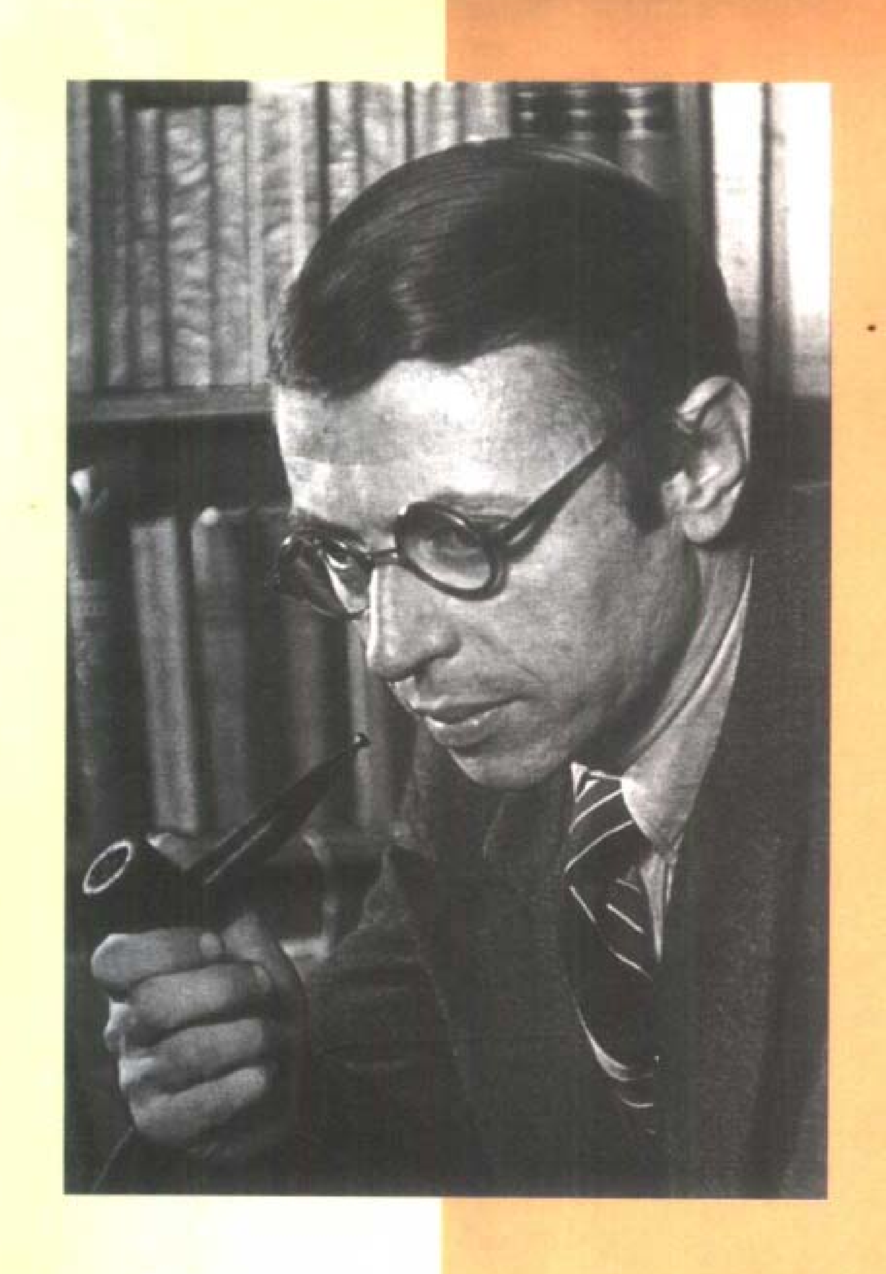


萨特文集

1 ● 小说卷［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　珉　主编

● 小说卷［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JEAN-PAUL SARTRE
La Nausée, Le Mur, Les Mots

Oeuvres romanesqu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Editions Gallimard, 19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文集(1—7卷)/(法)萨特著;沈志明、艾珉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
ISBN 7-02-003287-7

Ⅰ.萨… Ⅱ.①萨…②沈… Ⅲ.①萨特(1905~1980)
-文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现代 Ⅳ.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8064号

责任编辑:艾 珉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艾 珉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663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 插页7
200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218.00元
(共七卷)

总 序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载着萨特灵柩的柩车向蒙巴那斯公墓徐徐行进，后面随着望不到尽头的巨大人流。柩车到达时，公墓内外早已人山人海，致使柩车长时间难以通过。据悉约有六万（也有一说是十万）群众自发参加了这次葬礼，其中不少人甚至是千里迢迢从外省赶到巴黎来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萨特的坟头每天都有不知名姓者奉献的鲜花……一个作家，在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时出现如此动人的场景，至少说明他曾与千千万万民众息息相通，他已刻入人们的记忆，并将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位置。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无疑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为文学家，他针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介入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勇敢地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一边，不倦不怠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及专制暴政。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对整整一代甚至数代青年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萨特于一九〇五年出生在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童年时代一直随母亲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夏尔·施韦泽是位语言教师，家中藏书甚丰，萨特从小生活在书的世

界，四岁即能阅读，八岁开始尝试写作，被全家视为神童。一九二四年，萨特考入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一九二九年获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第一名，成为一名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学哲学教师。一九三三年，萨特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进修，受业于德国著名哲学教授胡塞尔[①]门下，研究克尔恺郭尔[②]、海德格尔[③]、雅斯贝斯[④]等人关于“存在”的学说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一九三四年，萨特学成归国，仍在中学任教，同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一九三六年，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出版，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又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恶心》和中短篇小说集《墙》，其思想及艺术的新颖独特，立即为文坛及读书界所瞩目。萨特在战前的这段生活，正如他在传记小说《文字生涯》中所描述的，以“读书”、“写作”四字便可概括：“我的生活从书本开始，大约也要在书本中结束。”这一点是萨特其人的重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萨特的平静，迫使他走出书斋。一九三九年他应征入伍，次年六月被俘，在战俘营生活了十个月后获释，仍回中学教书。战争成为他的生活和思想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纯粹的个人转向社会”。他意识到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参加了地下抗敌活动，为抵抗运动组织的地下刊

① 胡塞尔（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以现象还原的新方法探讨分析深层意识及事物本质，并提倡道德自主权。

②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基督教哲学家，以对理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闻名，他认为历来哲学只关心客体世界，忽视了作为世界主体的“人”，从而主张以“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础。

③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著名的“本体论”者，主张人类有自我选择的自由。

④ 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他将人的主观世界视为现实的核心，并为人的自由呼吁。

物撰稿。一九四三年，他的第一部剧作《苍蝇》首演成功，此剧借古喻今，以暗示手法召唤人们奋起反抗法西斯的统治，在敌占区引起强烈反响。同年，萨特又出版了已酝酿十年之久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系统阐述了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学说，且强调了在被奴役情况下，完全有权选择反抗的道路。放弃选择，也就是放弃自由。此书显示了反对消极无为、妥协投降思想的挑战态度，被誉为“反附敌思想的宣言书”，当时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四四年，萨特辞去教职，和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人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从此专事著书立说，直到去世。

战后十年，是萨特的极盛时期，其声誉之高，连他本人都颇感惊异。青年们纷纷以阅读《现代》杂志为时髦，他的戏剧上演时场场爆满；甚至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也染上了史诗般的传奇色彩。萨特及其学说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首先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战争创伤和战后的冷战局面给人们造成的焦虑彷徨心理，并试图以自己的学说给人们指出一条精神上的出路。特别是对那些既不满意现存秩序，又不能认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萨特的学说由于标志着一种忠于个人信念的独立不羁精神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萨特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出色地运用了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使存在主义这种抽象晦涩的哲学变得通俗易懂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哲学是哲学家们的事情，只有生活才值得自己关心。萨特把存在主义解释为“生活与行动的哲学”，“一种怎样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去的哲学”，他在小说、戏剧中展示人们共同的生活处境，揭露现实的荒谬，将人们面临的选择提到哲理高度来启发人们深思，这样他的文学作品便与同时代人建立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他的哲学也就跳出了玄奥之塔而贴近了人们的生活，变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了。

事实上萨特的学说的确不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有关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一种哲理。萨特自己也曾说，存在主义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只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源于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关于“存在”的学说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其产生的土壤而言，原是社会矛盾深化、乐观主义丧失的产物：无情的生存竞争、尖锐的阶级冲突、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破产、贫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特别是战争的残酷、死亡的恐怖……将人们抛入焦虑不安的困惑之中，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荒诞、异己、动荡不宁和令人绝望的世界，个人孤立无援，人丧失了人的价值，变成了物的奴隶；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称颂的高大、尊严的“人”，如今却渺小、软弱，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提出要从新的角度研究人、关注人，重新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和前辈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选择”论是萨特学说的基本命题。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按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是人区别于物的最大特点。对于物来说，是“本质先于存在”，物在被制造出来以前，其性能功用早已设计好了；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确立自己的价值：“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萨特当然不会停留于重复或阐释前辈哲学家的论点。如果他的学说毫无新意可言，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萨特的影响能大大超过他的前辈，而被西方尊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人”和“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萨特超越前人的地方，首先是完全剔除了存在主义自我选择论中的宗教神秘色彩，把人类自身的意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克尔恺郭尔曾将人类可选择的生活分为三类：美学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在人生最高境界的宗教阶段，人的精神世界才与上帝的意志达到和谐统一。萨特不承认上帝，他说“上帝死了”。意思是人不需要任何神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每个人应自己进行选择，且以行动来体现自己的选择。于是“自由选择”、“重在行动”便成为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最大特色。萨特拒绝上帝，同时也拒绝一切社会定见和习俗，他蔑视社会的评判，不承认既定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主张按自己的独立判断采取行动，自己对自己负责。总之，萨特认为人必须从一切桀锢中解放出来，冲破神灵或社会强加于自己的观念，敢于自己作出判断，自己承担一切，哪怕遭到失败、牺牲，毕竟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生活过、行动过。

萨特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自由是这一学说的核心，但他所谓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里，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所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因素：一是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二是在意识到人的异化和贬值的情况下，力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努力。萨特认为，无论人的处境多么恶劣，意识总是自由的，思想总是由自己支配的，人毕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走向。你被敌人俘虏，失去人身自由，但你是成为宁死不屈的英雄，还是卑怯可耻的叛徒，全凭自己决断。一个残疾人，受到生理的局限，他可以怨天尤人，也可以发掘自己的潜能，找到自救的途径，全看自己作何选择。

由此可见萨特的存在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试图超越环境的限制，努力寻求个人价值的学说。在人们对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悲观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学说无疑因提示了某种较积极的人生

追求而在人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所以，安德烈·莫洛亚[①]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称作一种“随时给人以希望和向往”的哲学。萨特学说之所以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原因大约在此。

萨特还有一个超越前辈之处，即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以往的存在主义学说，都将人的主观世界视为惟一的“实在”，而将外部世界视为虚无。萨特在战前的学术思想，同样只着眼于孤立的个人，看不到个人与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有什么联系。战争使他意识到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存在”，个人无法与社会割裂。萨特曾经认为，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选择的自由。后来这一观点有所修正，他承认了社会对人的制约，并修改了自由的概念：“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它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所受制约的人，譬如冉奈[②]生存的条件不折不扣使他成为小偷，他却同时使自己成为诗人。”（《处境种种》第9集）也就是说，萨特开始在承认社会制约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比将主观意志绝对化有所前进了。

萨特不能不正视，战争一旦发生，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而每个人对战争的态度、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总和又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进程。“每个人的处境和集体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只有在改变集体处境的同时才能改变个人的处境。”（《七十岁自画像》）因而每个人都对社会、对人类承

---

① 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作家，尤以其传记文学闻名于世。

② 让·冉奈（1910— ），法国作家，原系一惯窃，曾多次入狱，在狱中写出为其罪行辩护的作品，极富才华。萨特惜其才，将他保释出狱。

担着一份责任，人人都应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作认真的思考与抉择，“不仅要考虑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人类负责。”（《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思想，显然使萨特的存在主义比他的前辈具有了更多的理性色彩和积极意义。萨特宣称：“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于是他参与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并创立了“介入文学”的理论。

一九四七年二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萨特的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作者探讨文学的属性时，着重论证了“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①。萨特声明他不要求绘画、雕刻、音乐直接介入，但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的文学却必定要介入。因为说话是一种行动，行动必然使作家介入。谈及“为什么写作?”时，萨特认为艺术创作的深层动机，是作者需要向世界证实自己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必须由作者和读者双方共同完成。“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因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召唤”，即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作者和读者的自由互相寻找、彼此影响。自由是创作的中心题材，但萨特认为，实际上作家在自己身上和他的读者身上遇到的都是“陷在泥淖中的、有待打扫干净的”自由，每本书都使人们从个别的异化中得到具体的解放。谈及“为谁写作?”时，作者回顾了作家与读者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家有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自由度。萨特提出，当一种文学对自主性没有明确的意识，而听命于某种意识形态时，这种文学便是异化的文学；当一种文学对自身本质没有完整的认识、仅以形式上的自主为原则，而忽视作品主题的重要性时，这种文学便是抽象的文学。萨特将

① 萨特所说的介入，即介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

二十世纪的作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在一九一四年已经成名，他们大都依附资产阶级；第二代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深受战争刺激，对现实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只顾破坏，不思建设。萨特将自己归入从二战前夕开始写作的第三代作家。这批作家不像第一代那样依附资产阶级，也不像第二代那样只顾破坏。他们面对战后百业凋敝、一片废墟的现实，其自由意识中，既有否定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否定性表现在对劳动的异化提出抗议；建设性表现为创造性的超越，即人们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追求更好的处境而作的努力。萨特认为当今文学的批判职能主要是代表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抗议资产阶级的压迫，但又感到法国被压迫阶级已为追随苏联政策的法共所控制，而苏联在“革命出了故障”的现阶段，保卫的已不是革命利益，却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萨特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既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不能与共产党的功利主义相调和。所以作家无法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只能既反对资产阶级也批评共产党。萨特的上述立场，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中间路线，毋宁说是他的存在主义自由观的表现，他拒绝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控制，要求自由地作出判断，自由地介入现实。

萨特的文学创作既是他介入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形象化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萨特把文学放在从属地位。相反，文学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追求。较之哲学家的声誉，他更重视自己的文学家声誉：“哲学是第二位的，文学则是第一位，我要通过文学实现不朽。[①]”在萨特看来，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时代的变化会导致哲学思想的相应变化，哲学探究的是永恒，而其论点总会不断为后代所超越；文学则不然，文学记录当今世

① 见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对话》(1974)。

界，而优秀的作品却可以超越时间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不过萨特视哲学为文学的灵魂和尺度，因而"一个作家必须首先是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基本要求"①。

萨特的文学创作在战前已初露锋芒。一九三八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恶心》第一次以文学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主人公罗冈丹意识到自己生活得浑浑噩噩，全然是个没有理由的、偶然的存在，便为一种虚妄、荒诞的感觉所缠绕，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和厌倦。整部小说就是刻画罗冈丹的这种心理体验，亦即揭示尚未获得本质的存在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生活中的普遍状态，只是多数人尚未明确地意识到罢了。小说抓住了这一普遍存在却又往往被人忽视的现象，上升到哲理高度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是小说给人以深刻印象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恶心》阐明了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出发点，罗冈丹的恶心感标志着醒悟的开端。

中短篇小说集《墙》（1939）所收的五篇作品则提出了存在主义学说的另一个基本命题：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五个故事分别将人物置于五种荒谬的，甚至是极限的处境，让他们在困境中自由选择、自由行动。共和党人帕勃洛等人被长枪党徒判处死刑，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因处于死亡的临界状态而备受折磨，怯懦但却无辜的小儒昂被枪杀，超越了恐惧的帕勃洛为愚弄敌人说的一句假话，却暴露了战友的藏身之地，并意外地因此获释（《墙》）。夏娃放弃正常人的生活，和精神失常的丈夫厮守在一起，她宁愿在最后的时刻亲手杀死丈夫，也不愿接受医生和父母的建议，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卧室》）。希尔贝想要模仿古希腊无赖厄罗斯忒拉特，以骇世惊俗之举使自己千古留

① 见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对话》（1974）。

名，他打算在大街上开枪打死几个行人，然后自杀，但在关键时刻失去了勇气（《厄罗斯忒拉特》）。吕吕因丈夫性无能而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女友劝她离家出走，但她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床第秘事》）。工厂主的独生子吕西安试图寻找却一直找不到自我，因而对一切感到兴味索然。他曾想自杀，又尝试过同性恋，后来为一个极右的民族主义集团所吸引，成为一名狂热的反犹分子。就在他以偏执的态度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他以为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首领”的感觉（《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作者一方面揭露这种种存在的荒谬性，同时让读者领会到，这完全是主人公自我选择的后果。他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可能给他（或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命运，因此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没有神灵事先作出安排，也没有人能代替他作出决定，他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显然，当时萨特认为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自由是绝对的。

二战结束以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1945—1949），如标题所示，是对自由之路的思考与探索。萨特在这组小说中融入了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新感受。他第一次将个人的处境与群体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将自由置于一定的社会制约之下，他试图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作出选择时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考虑到对社会负责，因为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小说的中心人物马蒂厄是个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他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更自由。为了寻求自由，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小说的第一部《不惑之年》以一九三八年西班牙内战正酣时期为背景，刻画了法国人普遍的冷漠态度。马蒂厄并非不同情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斗争，但下不了决心去介入，何况他身不由己，陷入矛盾重重的生活泥淖中不能自拔

……尽管已届不惑之年，他仍然处在困惑之中，从无果断的选择或行动，也一直不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二部《缓期执行》以慕尼黑会议为背景，描写战争阴云笼罩下法国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动态，以及被迫卷入备战行动的情景。小说采用蒙太奇的手法，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不断转换场景，达拉第、张伯伦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小说中众多的虚构人物交替出现……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谁也无法置身事外，马蒂厄也被动员入伍。捷克已经岌岌可危，绝大多数法国人却存着侥幸心理，祈望战火不要烧到法国来。英、法政府决定向希特勒妥协，慕尼黑协定签订了，人们松了一口气，然而实际上战争仅仅是延缓而已。第三部《痛心疾首》描写战争发生和法国惨败后人们的心理状态。马蒂厄和他的伙伴们参战以来，未及放一枪，法军已全线崩溃。他们所在部队的军官全部逃之夭夭，士兵们愤懑却无能为力，只好借酒浇愁。马蒂厄冷静地直面现实，法国的惨败引起他的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对战败并不是完全无辜的。迄今为止他一直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从未想到应对社会承担一份责任，他既不参加选举，也不过问世界大事，他意识到正是自己和所有法国人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今日法国的面貌。德国人已进入村庄，马蒂厄在工人皮内特的带动下，参加了钟楼阻击战。从来不曾参与战斗的马蒂厄也开枪射击了，而且命中了敌人，他兴奋地体验到作出选择并付诸行动的快感。最后钟楼上只剩下马蒂厄一人，他高声嚷道："总不能说我们坚持不了十五分钟吧！"他走近栏杆，站着射击，每发子弹都成为对优柔寡断、无所作为的过去的清算与报复。他坚持了十五分钟，最后一枪正好射中了向教堂奔来的德国军官。马蒂厄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意志、价值和力量，他获得了自由。马蒂厄消失了，他的朋友，共产党人布吕内在战俘营中坚持斗争……小说本来还有第四部（《最后的机会》），

但只起草了一些片断。作者本想通过布吕内对战后生活的积极介入谱写自由的凯歌，然而战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常令萨特无法作出选择，他曾寄予厚望的共产党也令他大感失望。自由陷入困境，漫长的自由之路望不到尽头，于是《自由之路》只能成为一阕“未完成的交响曲”。

萨特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不曾着意塑造典型形象，作者的匠心主要用于刻画人物的处境、内心的冲突和艰难的抉择，所以他的小说一般被称为“处境小说”。由于他抓住了人们当时共同面临的困境，颇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如果说萨特所刻画的人物似乎缺乏魅力，那是因为他原本无意于表现美或崇高。相反，他的主旨是揭露人性的弱点，表现他们浑浑噩噩的自在状态，他们那种意志薄弱的循规蹈矩或盲目而无效的挑战行为、报复行为，乃至自惩行为……萨特认为通过揭露引起人们的愧疚，便是召唤人们为改变现状作出努力。这就是他所谓的“揭露带来变革”。

与小说相比，萨特在戏剧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正是通过戏剧，萨特的影响迅速地遍及全欧。就艺术手法而言，萨特戏剧对法国传统戏剧并无大的突破，但其重要特色同样是突出了对处境的刻画。萨特认为，“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作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提倡一种处境剧》）所以，和小说一样，萨特的戏剧也称作“处境剧”。

萨特一生创作了八部戏剧，加上改编的剧本，共十一种。不言而喻，“自由”是这些剧的共同主题。一九四四年五月首演的独幕剧《隔离审讯》（又译《禁锢》、《秘审》、《没有出口》）是萨特最重要的剧作之一，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哲理剧，生动地阐明了作者关于“自由”的思想。故事发生在地狱里，但这不是传说

中充满鬼蜮或酷刑的地狱，而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是死者，正在接受他人评判的折磨。原来地狱不是别的，正是他人投向自己的清醒目光。萨特既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地狱，但他相信人活着就是为自己写历史，死后只能任人评说。这就是所谓“他人即地狱”。这一论点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任何人无法逃脱他人的审判，因而务必以对己负责的态度作认真的选择；二是不能因惧怕他人的审判而放弃自由，违心地按世俗偏见决定自己的行动。此剧的标题包含被禁锢和没有出口之意，实际上出口是有的，房门没有上锁，只是三个死者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迈出房门一步。这一细节画龙点睛地图解了萨特的自由观，说明自由是存在的，选择是可能的，地狱并非不能砸碎，人们放弃选择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萨特的第一部剧作《苍蝇》(1943) 是他为自由提供的第一个范例。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回到阿耳戈斯，发现故国落入仇敌之手。朱庇特要他放弃复仇，远走他乡。俄瑞斯忒斯回答：“朱庇特是天上的神，不是人间之神，人间的事应由人来主宰。”他毅然采取行动，杀死谋害父亲的凶手和充当同谋的母亲，解放了阿耳戈斯的人民，然后独自承担罪责，在苍蝇（复仇女神的象征）的追逐下离开阿耳戈斯。此剧在巴黎沦陷时期演出，其暗示是一望而知的，因而获得极大成功。

《恭顺的妓女》(1946) 与前剧相反，描写了人是如何放弃自由，从而丧失人的本质的。丽瑟是个白人妓女，她并不喜欢黑人，但也不想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她本已答应为被诬杀人的黑人作证，可是在社会偏见、种族歧视的压力下，终于屈服于白人统治者的威胁利诱，为维护达官贵人的利益作了假证。她放弃了良知的选择，不仅丧失了意志自由，甚至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死无葬身之地》(1946) 把人物置于极限的处境，面对生死

的考验。被俘的抵抗战士失去人身自由，受着严刑拷打，但他们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和刽子手之间展开了一场意志的决斗。事实上，英雄也好，懦夫也好，最终都难逃一死，关键是选择什么方式去死，是作为英雄尊严地死去，还是作为懦夫卑贱地死去。此剧对同一处境中的不同心态作了精细的描绘，在萨特笔下，被掩护者远比受拷打者痛苦，性格软弱者远比意志坚强者受折磨。

《脏手》(1948) 的剧情，同样围绕主人公面临的两难困境展开，并涉及革命队伍中自由与纪律、理想与行动、目的与手段等关系问题。尽管萨特不否认为了达到善的目的不排斥某些恶的手段，但革命者能否以革命的名义行不义之事，是否应遵照上级指令去做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仍是令他困惑的问题。此剧以某革命党（指共产党）党内斗争为背景，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因受到党内教条主义 者的反对而遭暗杀，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充当了这次谋杀的工具。雨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贺德雷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为此深深陷于矛盾之中……三年后，雨果出狱，得知被害的贺德雷才是正确路线代表，自己的行为毫无价值，于是在绝望中开枪自杀。萨特从不承认《脏手》是一出政治剧，更不承认对共产党怀有恶意，但此剧毕竟批评了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党内斗争的残酷，且影射了苏共对法共的控制，因而大大触怒了法共和苏联当局，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萨特一时被视为反共分子。

哲理剧《魔鬼与上帝》(1951) 被萨特解释为《脏手》的续篇，试图继续探讨善与恶的关系。剧情被安排在四百年前农民起义的背景上。主人公格茨是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受到两方面的唾弃，于是立志报复。他先是酷爱暴力，杀人作恶，对抗上帝，结果丝毫不能动摇旧世界的根基，反而受到王侯们的利用；后来他摒弃暴力，广行善事以讨好上帝，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人格，百

姓们也生灵涂炭。他觉悟到行善的恶果更甚于作恶，“上帝毁人不亚于魔鬼”，于是他转变观念，开始皈依人，投身于农民的起义斗争。他摆脱了上帝，摆脱了抽象的善与恶，过渡到具体的介入，即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求善，而不排斥必要恶。

萨特宣称《魔鬼与上帝》是他最重要的剧作，认为在解决知识分子与行动这一矛盾上，“我使自己笔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这部剧可以理解为萨特试图靠拢工人运动的一种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显然与他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关。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萨特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一再面临困境，他所参加的知识分子中立组织“革命民主联盟”也因意见分歧而解体。此时他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且深受吸引。他将马克思主义列为十七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①]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上升中的阶级——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当代“惟一有生命力”的和“不可超越”的哲学。他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历史的惟一合理的解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惟一有保留的是，马克思强调客观规律，而萨特强调人的主观意志，萨特相信主宰历史的是人而不是规律。不过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并无矛盾。正是在马克思的感召下，萨特产生了靠拢工人运动的意向，从而成为创作《魔鬼与上帝》的契机。而且此后数年，萨特的确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与共产党结为同盟。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间，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相当友善，曾应邀访问苏联和中国，发表热情洋溢的观感，并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首演的《涅克拉索夫》，以讽刺闹剧的形

---

① 按萨特的意见，笛卡儿和洛克是第一阶段；康德和黑格尔是第二阶段；马克思是第三阶段。

式猛烈抨击了西方新闻媒体的反苏反共宣传。由于这部剧，萨特被指控为“暗藏的共产党人”。其实萨特与共产党人之间始终不曾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些分歧集中反映在他的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1957—1960）里。萨特声称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却是批判共产党的。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指共产党的理论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他把现代马克思主义称作“懒汉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主张已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他批评共产党将思想与事实扼杀在党的路线之下，动辄按路线划分革命与反革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本当包含存在主义，可是当今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却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因而有必要将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完善起来，重新“发现人”、“探索人”……

意识形态的分歧决定了萨特与共产党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萨特指责苏联出兵，为此与法共分道扬镳，并辞去了法苏友协的职务。与此同时，萨特也严厉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便是针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创作的。

在以战后德国为背景的五幕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作者试图通过一个不愿正视战争罪责的法西斯走卒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重温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借以启发法国人民认真思考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萨特想要说明，在一个正向暴力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犯罪的可能。格拉赫父子本不是纳粹分子，而且内心对法西斯主义不以为然，但侵略战争能给格拉赫家族的企业带来巨大利润，于是老格拉赫接受了纳粹的订货，且向纳粹出售建立集中营的土地，实际

上成为纳粹的支持者。儿子弗朗茨因救援一个犹太人受到追究，被遣送到前线作战，尽管杀人违背他的初衷，终于身不由己地成为一名法西斯走卒、屠杀苏军俘虏的刽子手。他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以为战争一旦发生，便非打赢不可。否则将是德国的毁灭。德国战败后，弗朗茨十余年闭门不出，在负罪感和逃避罪责的矛盾心理折磨下濒于疯狂。他宁愿相信德国已成废墟，以便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也不愿看到德国的复兴而面对良心法庭的审判。最后，已患绝症的父亲决心和儿子一起自裁，以"车祸"形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此剧以振聋发聩的力量向法国公众敲起了警钟，召唤人们对阿尔及利亚问题作出认真选择，切勿向侵略者妥协而沦为共犯。此剧公演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震动，自然也招致极右分子的敌视，他的寓所两次被极右组织投放炸弹，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遭暗害，但他仍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六二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除上述八部剧作，萨特还改编过若干前人的作品，如大仲马的《凯恩》、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等。一九五三年首演的《凯恩》虽非萨特的原创，但他将剧中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精彩鲜活的萨特式人物，使之面对选择的强烈挑战，戏剧效果绝佳，演出场场爆满，是一部改编得极为成功的剧作，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创造，因而本书编者将改编后的《凯恩》也作为萨特的剧作收入《文集》，以飨读者。

六十年代中期，最值得一提的是萨特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这是一本以叙述童年生活为主的小书，却又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萨特以自嘲的口吻，诙谐俏皮、妙趣横生地向读者讲述他自我发现、自我扩张和自我认识的过程，解释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胚芽和整个学说的出发点。他的家庭环境使他很早就破除了对上帝的迷信，很早就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追求不

朽。他喜欢扮演孤胆英雄，救世人于水火之中。他深信文学能救世，于是“引天下为己任”，立志以他的作品“保护人类不跌入万丈深渊”。然而使命固然崇高，自己却不堪重负，原来“一项伟大的事业落在了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肩上”。他回顾往事，发现过去的幻想是“十足的疯狂”，实际上他“对大众的需求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漠不关心”，他“自封为大众的救星，私下却是为自己得救”。萨特承认自己骨子里是理想主义的哲学家，脱离实际，把概念当现实，把文字当作事物的精髓。对他而言，“写作即存在”，“存在只是为了写作”。他说：“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才摆脱。”最后他发现“文化救不了世，救不了人，也维护不了正义”。但写作已成为他的习惯，他的职业，他还得继续写下去，文化是人类的财产，毕竟还有些用处。

这本书自一九五三年着手写作，一九五四年已经完稿，但断断续续修改了十年，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发表。这部作品出版后，法国及整个西方文坛反映强烈，很快译成各种文字。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为这部作品优美的文体和独特的风格所倾倒，一致认为确系匠心独运、新颖脱俗的大手笔，足以代表萨特的最高艺术成就。正是这部作品出版以后，萨特被授予一九六四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过萨特声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拒绝了领奖。

萨特是位多产作家，除哲学、小说、戏剧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和文学评论，后结集出版，编为《处境种种》，共十集。此外，萨特还有多种研究专著：如《犹太问题随

感录》(1946)、《波德莱尔》(1947)、《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1952)[①]和《家中的低能儿——福楼拜》(1971—1972)[②] 等。萨特三岁失去右眼,靠一只左眼完成了五十卷巨著,到一九七三年以后,双目濒于失明,仍以口述或对话方式勤奋工作。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七十岁自画像》,便是以接受采访的形式完成的。

萨特忠于自己的介入原则,直到晚年,参加社会活动依然热情不减。为了抗议美国入侵越南,他拒绝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并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谴责美国总统等战争罪犯。同样,他也谴责苏联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对捷克、阿富汗的入侵。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发动"五月风暴",萨特站在学生一边,不断地发表演说、签署宣言、出庭作证、参加游行,乃至上街叫卖宣传"毛派"思想的《人民事业报》……。很难说萨特真的相信学生们的行动能有什么成果,但他支持一切挑战现存制度的行为。他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叛逆,而且坚持背叛"。他始终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社会主义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一个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代名词,而不是当时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萨特一生叱咤风云,轰轰烈烈,虽然时而不免有骇世惊俗之嫌,但的确以实际行动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他不畏强暴,不怕孤立,从不屈服于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始终凭良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人们不见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同意他的见

① 这原是为冉奈作品写的一篇序,写作过程中竟膨胀成长达 690 页的一部书,萨特声称这是把他所理解的自由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② 萨特晚年致力于福楼拜研究,为此花了十年心血,但全书并未写完,仅出版了前三卷。

解，但他的勇气和人格却赢得了公众的敬重，以致有人赞他为"世纪的良心"。一个作家不论有过多少失误和缺点，能够在民众中赢得如此广泛的尊敬和由衷的悼念，就值得引起重视和探究，他的这份遗产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而我们将萨特创作的全部小说、戏剧及重要文论结集翻译出版，以便读者对作为文学家的萨特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为了使萨特其人给读者留下更清晰的印象，我们还在第七卷卷尾编入了《萨特生平、创作年表》。

本《文集》的译文，有的属新译，有的属重新校订。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水平所限，差错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使馆对本《文集》的翻译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艾　珉

一九九六年十月

小说卷导言

众所周知，让－保尔·萨特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从其文字生涯发端就双管齐下，使文学与哲学相辅相成。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萨特作为作家和哲学家第一次接受记者的正式采访，题为《让－保尔·萨特，哲学小说家》一文中有一段萨特原话："我想望只以美的形式来表达思想，即运用艺术作品：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但我发觉这不可能。有些东西技术性太强，要求纯哲学语汇。所以我不得不两面出击，几乎一篇小说配一篇论文。①

尽管萨特许多年后声称文学与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哲学论文不提供文学创作的线索，但他不能否认上述用艺术作品来表达哲学思想的事实。从三十年代初露锋芒到五六十年代成为西方思想和文化界巨匠，萨特文学创作和哲学专论、文艺评论乃至伦理及政治论著，始终犬牙交错，并行不悖。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把叙述技巧与伦理学及形而上学相结合，始终坚持在文学创作之前先确定哲学基质，比如为《自由之路》先确定"人注定是自由的"、"不幸就不幸在我们是自由的"等命题，并使两者既分工又不分家，其概念表达主要由哲学著作来完成，而小说、剧本则限于图解哲学依据。他的小说并非由果溯因地图解其哲学观点，相反，从具体着眼，由表及里，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人感受和

① 《萨特著作索引》第65页，加利马出版社。

体验其自由哲学。《存在与虚无》所阐述的自由哲学，先前已在《恶心》中得到部分体现，但没有生硬地移植到罗冈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中去，而是听任人物在叙事过程中经受考验，使自由哲学得以具体落实。

况且，萨特很早就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文学创作不要过分具体，要赋有哲理；哲学则应避免过分抽象，切忌从概念到概念，应从分析具体事例入手。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以致阅读小说《恶心》，常有小说化的哲学之感，而通读《存在与虚无》则不时感到好似哲理小说。如果说普鲁斯特① 未能实现把哲学诗化的理想，那么萨特倒初步把哲学小说化了。总之，无论哪种文体，都明显见出作者本人真诚的投影和萨特思想的轨迹，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所以我们论述萨特的小说创作时，不可避免要涉及他的哲学、伦理、文艺理论，否则无法真正理解其小说的内容和技巧。

萨特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恶心》、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三个阶段构成他小说创作的整体：《恶心》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揭示了人的自在状态，即存在的偶然性；中短篇小说集《墙》再现怪异的个体所经历的奇特而徒劳的生存方式；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则是传统小说艺术的回归，作为介入文学，揭露世人真诚作弊②，描绘社会生活的种种处境，可称处境小说。

除以上作品外，萨特还写了一部描写自身童年生活及思想成

---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长河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以"意识流"表现手法为其艺术特色。

② 萨持所说的"真诚作弊"，意谓人们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及社会定见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不是经过独立思考作出判断和选择。

长过程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这部作品风格之新颖、文字之精美，在法国及整个西方文坛获得一致赞扬，被认为代表了萨特在纯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部作品的出版，使萨特获得了一九六四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现就萨特的几部小说，分别加以评述。

一 《恶心》

萨特于一九三一年着手创作《恶心》，历时七年。起初题为《陈述偶然》，后来改为《忧郁》。如果说这个时期他在胡塞尔门下学习和研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颇有心得，为后来创建自己的学说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文学创作却是惨淡经营，屡遭拒绝。直到短篇小说《墙》获纪德主持的《新法兰西评论》的好评后，此书才得以于一九三八年发表，定名《恶心》。

小说内容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主人公罗冈丹游历多年，终于在布维尔住下，生活在循规蹈矩的市民们中间。他准备写一部历史论著，论述十八世纪冒险家罗尔邦。为写论文，他经常去市图书馆，在那里结识一位人文主义的自学者，此人按字母顺序读书。晚上罗冈丹泡酒店，专点一张爵士歌曲唱片：《这些日子里》，有时跟酒店老板娘上楼幽会。他四年来一直爱恋的女人安妮已离他而去，因她执意追求“完美时刻”，他为在她周围再现完美时刻而精疲力竭。分手后，罗冈丹渐渐忘却过去，日益陷入扑朔迷离、奇异荒诞的现在。生活失去了意义。他先前以为会有美好的奇遇，如今只剩下“历史故事”。于是专心致志研究历史人物罗尔邦，以为死者应当为生者辩护。

不料就在此时，他开始经历真正的奇遇：一种叫他五官七窍难受的感觉影响着他的七情六欲，一种恶心感从四面八方向他悄

然袭来，他仿佛飘浮在温热的时间水塘里。是他变了，还是世界变了？仿佛屋宇、花园、咖啡馆都在恶心，似乎空气、光线、路人都散发着腐臭。终于他明白了：他要论述的那个古人不会复活，因为死者永远不能为生者辩护。接着春天来临，他悟出恶心的意义就是存在的揭示。赤裸裸的存在，好难看哪！突然安妮给他来信，使他重抱一线希望：他们又重逢了。但安妮变得肥胖臃肿、垂头丧气。她已不再追求完美时刻，就像罗冈丹不再追求美好的奇遇。她以她的方式发现了存在。他俩无话可说，再次分手。罗冈丹又陷入孤独。怎么办？向谁求救？周围都是道貌岸然的资产者，他们逢人便举帽致意，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最后罗冈丹决定离开布维尔，临行前再去咖啡馆听一遍《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转动的时刻，他瞥见一线希望、一个机遇，朦胧感到自己可以立身处世了。

《恶心》的创作过程，正是萨特从二十六至三十四岁经历精神危机和身分危机的时期。他孤独彷徨，无所适从，围绕着偶然性这个题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的确，他从少年时就思考偶然性：幼年丧父的普卢[①]生活在平庸的、演戏似的家庭氛围中，很早就寻思“我来到世上干什么”。显然这是个哲学命题，因为偶然性理论涉及自在存在、自为存在、自由和必然性。但萨特偏偏以文学形式来揭示和表现，要用一切艺术手段来揭示人和物的偶然性，为此拟定主题：一个孤独者在外省体验偶然性。其形式只能是小说和哲学沉思的混合体。这样，偶然观成为全书的动力和主线。

其时偶然像死神又像疯魔徘徊在萨特周围，他决意通过笔下的主人公罗冈丹来表达他的切身感受。因此，罗冈丹便成了第一

---

① 普卢，萨特的乳名，即保尔的昵称。

个萨特式人物①。他通过罗冈丹表现写作是他的天职，高于一切，占据生活的最高地位，是追求，是未来，是生命；同时通过罗冈丹来倾诉他内心深处的烦恼：讨厌一切自在状态的事物，厌恶白生生的肉体。只有此时，一向不接受别人批判的萨特才真诚地作自我批判。

可以说，罗冈丹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神危机时期的萨特。作者受到的压抑显然来自正统思想，他把内心的感受，诸如孤独，焦虑，不满，通过罗冈丹发泄出来，只不过情绪更激烈、更疯狂罢了。再进一步看，这里的焦虑、惶惑、消沉乃至疯魔恐怕主要来自萨特初期创作的困境：天才往往产生于绝望，在绝望之下，急中生智，创造发明。罗冈丹是着了魔的萨特。有如凡高疯狂时那些红须赤发的自画像，尤其那幅把自己耳朵割掉的自画像。

一九三八年春，《恶心》发表不久，评论界就将其誉为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庆幸终于产生了法国的卡夫卡。读书界不管喜欢或不喜欢萨特，公开或私下一致认为法国又产生了一位大作家。法国战后六十年文学的历史证明，《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是二十 世纪法国文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作品，就是说，评论文章和论文最多。只要拿起一本法国文学史或选读，必有《恶心》的地位和篇幅，《恶心》甚至名列最畅销的严肃文学书目，成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一个重要坐标。该书一方面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三十年代法国日常生活某些侧面和社会焦虑，另一方面以小说虚构来图解哲学疑团和哲学发现（如偶然观）。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构成独创的作品，标志着法国文学一

---

① 萨特式人物，指带有萨特式思维特征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常常部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历程、感情体验和行为方式，但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

个新起点。

《恶心》是对抗环境的狂怒心声，很像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罗冈丹和巴达缪[1]都在漆黑一团的人生状况中不知所措。卷首题铭正是塞利纳的一句话："这个青年没有群体的重要性，他仅仅是一介个体。"

《恶心》发现和揭示的存在丑得像树根。并不是存在本身丑陋，而是因为在认识存在之前，人们的头脑充斥着假象和幻想，粉饰了谎言。就像萨特在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中说的那样，看惯书本插图，遇到真的猴子，反倒觉得不像；面对真的树木花卉，反倒觉得不美。总之，不喜欢一切天然的东西。所以，发现存在等于发现错觉，拨开错觉，直面存在的虚无，重新开始生活。这就是罗冈丹听到爵士歌曲所产生的那种喜悦。他决心投入写作，做些切实有益的事情。正如《苍蝇》中俄瑞斯忒斯所说："人生始于绝望的彼岸"。但不管怎么说，俄瑞斯忒斯有社会和家庭背景，心里有所牵挂；罗冈丹却是纯粹的畸零人，在社会边缘游荡，是社会的飘浮物。他所遇之人，都是有地位、有身分、有资产的。这些资产者自欺欺人，真诚作弊，看不见自身存在的偶然性。他们享受荣华，受人尊敬，恶习被掩盖、被粉饰，因此他们存在的偶然性是不透明的。这引起罗冈丹极大的反感，所以他同情和支持自学者对图书管理员（科西嘉人）的不满。

这并不等于说，罗冈丹发现偶然就能摆脱偶然，他所瞥见的解决办法仅仅是一种诱惑，一种实现不了的幻想。只有摆脱孤独，走向大众，才有解决办法，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一条出路。可此时的萨特与人民大众、阶级斗争、社会实践相距甚远。他只把资产者当作写作素材。小说中罗冈丹对存在的意识是消极

---

[1] 巴达缪，《茫茫黑夜漫游》中的主人公。

的。因为当时萨特本人虽发现和认识了存在，却还想逃避存在。后来他摆脱了孤独，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和斗争，才能承受存在。那将是《自由之路》时期的萨特，下文将专门论述。

我们知道，《存在与虚无》比《恶心》晚五年发表，但诸如l'en-soi et le pour-soi（自在与自为），la mauvaise foi（真诚作弊），la facticité（矫揉造作，不自然），l'inauthencité（不真实）等哲学观念早已通过显而易见的隐喻在《恶心》中表现出来，其形式是罗冈丹自始至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既被现实吸引又对现实反感，遇到所渴望的东西立即产生恶心。世道的灰色使人泄气：软绵绵，昏昏然，脏兮兮，黏糊糊，而事物之无情又叫人畏惧：硬硬的，挺挺的，直直的，亮亮的，白白的，纯纯的。后者代表"自在存在"，前者体现"自为存在"，两者有如阴阳结合，你中有我，似是而非。这种形象很符合《存在与虚无》中的一句悖论："它是它不是的东西，它不是它是的东西"。换句话说，存在的困难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您想不存在也得存在，回避困难的存在徒劳无益。但你的存在又是偶然的，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让你从娘肚子出来了，你不得不承受这偶然的必然性。从这层意义上讲，《恶心》的积极面在于人类自在存在的觉醒。换言之，人找到了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才有自为存在的可能性，才有争取自由的可能性，才使萨特后来有可能承受历史的必然性。

总之，《恶心》别出心裁，有意把小说与哲学、虚构与自传、想象与真实熔于一炉，使之相反相成，叫人说不出甚么体裁。发表和再版时标题下有"小说"字样，从一九六〇年版就没有了，似乎《恶心》自成一体，并得到了承认。

二 《墙》

如果说《恶心》是纯哲理小说，或是把哲学小说化的尝试，那么中短篇小说集《墙》则是挑战文学，甚至可说是挑衅文学。既是挑战，就得了解挑战的对象和内容、挑战的方式方法，以及挑战的结果是否经得起历史考验。为此我们不得不多花些篇幅。

萨特从两个方面提出挑战，在哲学思想上，他以现象心理学的意识主导论来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原动论；在文学创作上，他以多斯·帕索斯来反对莫里亚克，捧前者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贬后者“不是小说家”，“不是艺术家”。总之，他通过创作《墙》等几个中短篇来批判弗洛伊德和莫里亚克，进而图解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

中短篇小说集《墙》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包括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关于这五篇作品，萨特曾作过这样的介绍：

> 谁都不肯正视大写的存在。这里是迷途不知返的五个小故事，不管可悲或可笑，反正是面对存在的五个人生。帕勃洛即将遭到枪决，则臆想生存的彼岸和设想自己的死亡，徒劳无益。夏娃试图追随皮埃尔体验非现实世界和困于疯魔，徒劳无益。因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幌子，疯子说谎成性。厄罗斯忒拉特执意摈弃生存状态，想要犯罪，闹个满城风雨，徒劳无益。因为罪已犯下，罪行成立，他眼见一团血淋淋的污物，却辨认不出自己的罪行。吕吕自己骗自己：在自己和情不自禁反顾自己的目光之间，她试图抹上一层轻纱般的薄雾，徒劳无益。因为薄雾旋即变成透明；自己骗不了自己，一相情愿而已。吕西安·弗勒里耶是最接近有存在感的，但他硬不肯接近，躲之避之，龟缩着静观自己的权利。权利本不存在，是理所当然拥有的，徒劳无益。因为一切逃避都被大写的墙阻拦；逃避存在，依然存在。存在无

所不包，人须臾不可离。①

恐怕是这段文字使许多人把中短篇小说集《墙》视为《恶心》的续篇。因为《恶心》的主人公罗冈丹发现了世人熟视无睹的存在，而小说集《墙》的主人公们则个个窥伺存在，企图体验存在，尽管徒劳无益。这种理解不算曲解，但不太符合事实。从创作年代来看，《厄罗斯忒拉特》写于一九三六年，《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发表，《卧室》于一九三八年一月问世，同年八月和九月《新法兰西评论》连载《床第秘事》，而《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完稿。由此可见，五个中短篇和《恶心》几乎同时创作，但大部分发表在先。甚至可以说，《恶心》的出版，有赖于短篇小说《墙》的成功。因为《墙》在《新法兰西评论》发表，受到纪德好评："这是篇杰作，很久没有读到如此令人高兴的作品了……当可寄大希望于作者"。萨特这才变得引人注目。

以《墙》为书名，显然既有现实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在以《墙》为篇名的短篇小说中，墙是禁锢死囚的牢笼，实实在在的大墙。死囚拼命用背顶墙，恨不得把墙推到，逃之夭夭。《卧室》之墙既是实在的——因为它把"正常人"和"反常人"隔开，"反常人"自我幽禁，自绝于"正常人"；但也是隐喻的——因为夏娃曾试图进入皮埃尔的疯魔世界，后来终于发现他俩之间隔着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厄罗斯忒拉特》的墙是无形的，一种无形的隔板，主人公借以窥视世人，视世人为仇敌，充当色厉内荏的假想英雄。《床第秘事》中，墙是玻璃做的，当吕吕把亨利关在阳台的玻璃门外，透明而封闭的阳台成了吕吕施虐的场所，聊以满足暂时的逃避。《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人与人的隔阂像厚

① 以上这段文字是萨特给报刊提供的关于中短篇小说集《墙》的内容介绍。

厚的墙阻挡着世人沟通。总之，逃避存在的世人处处受到墙的拦阻，碰得头破血流。

这里，作者开门见山点明小说集《墙》的哲学涵义：五个故事，五种人生，都因不肯正视存在，全部走入歧途，落个可悲或可笑的下场。作者为他的主人公选择了极限处境，让人物陷入两难境地。

《墙》的主人公面临死亡。“什么是死亡?”必然成为他首先思考的问题，非常迫切，但整个晚上他避而不答，又好像找不出答案，正如要给“无限”下定义，不知从何下手。转而以数学推理的方式来进行哲理思辨：帕勃洛对死亡的恐惧首先在自己身上引起生理反应，尽管还不清楚恐惧的客体究竟为何物；随着推理的深入，害怕死亡的理由慢慢被排斥，悄悄强迫自己听天由命。比利时医生引起他极大的反感，但愤慨突然消失，重压感油然而生，他莫名惊诧：“这不是想到死亡，也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不可名状的。”死亡在即，当意识到一身冷汗和小便失禁时，反而不再羞愧不再发怒，进而不再留恋生命。最后如何解决“什么是死亡”这个疑难问题呢？干脆不去想它，因为想也想不出所以然。既然死亡摧毁一切，人的生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生命既无价值可言，人类一切活动便都是可笑的。于是帕勃洛开始以潇洒的态度对待死亡，他想捉弄敌人，向敌人提供假供。不料假供变成实供，假出卖变成真出卖。面对这样的结局，他不禁失声大笑。事实似乎证明，他对生与死的思考徒劳无益，人依然未能战胜偶然。

《卧室》提出了伦理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达尔贝达先生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的共识，即疯子应当被幽禁在舒适的监狱——疯人院里，隔离于世人之外。因为疯人已不属于正常人的范围，夏娃拒绝了父母及医生的建议，坚

持和精神失常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宁愿在皮埃尔的病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时亲手杀死丈夫，也不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她试图进入疯魔世界去理解疯魔，试图适应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但正如弗朗肖大夫所说："所有的疯子都是说谎的，您想区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他们编造的感受，那是白费心力。"夏娃尽管作了勇敢的选择，却完全无视真实的存在，结果是枉费心机，最终她不能不意识到皮埃尔的那个世界完全是虚妄的，皮埃尔已不再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

《厄罗斯忒拉特》继续探讨"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人公保尔·希尔贝是个反人道主义者，他否定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观念，厌恶和仇视人文主义者所热爱和歌颂的"人"；他蔑视正面英雄，崇拜厄罗斯忒拉特式的"黑色英雄"，且试图通过杀人、犯罪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扬名天下。但真到采取行动时，他又丧失勇气，向行人开枪已使他惊惶失措，自杀更是下不了决心。归根结底他和社会的对抗纯属胡思乱想，他最终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荒谬存在。

《床笫秘事》的命题属于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具体讲就是目光：自己的目光和他人的目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议题是：吕吕嫁给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她该不该离开他？吕吕的女友丽蕾特认为这样的夫妻关系完全违情悖理，竭力怂恿吕吕离家出走；吕吕由于患有性冷漠症，并无离家私奔的强烈愿望。最终起作用的自然是吕吕自己的选择。但吕吕却以社会伦理、家庭的责任及义务等大道理掩饰真实的自我，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订的

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第一个答案是哲学老师援引笛卡儿的一句话："我不存在"。第二个答案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他作出的判断：吕西安是个"不安分的精神紊乱者，同性恋者，鸡奸者"。但很快又被哲学老师否定了："尽是胡说八道。"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彷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吕西安找不到答案，开始怀疑问题的提法不对头：他提的是哲学问题，应当用哲学思辨来解决，而他偏要"从他人的目光认出真正的吕西安"。终于他明白必须从实践角度提出问题，要通过自己的行为确立自己真正的形象，但不幸，为表现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他选择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表明作者通过小说集《墙》对不同形式的"虚妄存在"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批评了当时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偏见"。

萨特首先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话长，萨特与精神分析学很有缘分，一辈子形影相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精神分析学的假朋友，而是批判性的同路人。一言以蔽之，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爱之深、恨之切，千方百计要发展弗洛伊德学说，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创立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此是后话。但最初阶段，他走过了一段弯路。

萨特出身书香门第，满脑子笛卡儿理性主义，而二三十年代正是弗洛伊德主义最时髦的年代，被超现实主义者捧上了天，可萨特与之格格不入。其实他只读过《梦的解析》和《日常生活心理分析》，便大胆否定弗洛伊德学说的两大支柱：泛性欲论和潜

意识论。为了捍卫意识主导论和“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公式，萨特试图结合研究现象学，创立一种摈弃潜意识论的精神分析学，具体成果见于他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哲学论文：《情感现象学理论初探》。他指出：“我们不拒绝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假如这些成果是通过理解力获得的。我们只否定有关因果关系的隐蔽理论的一切价值和一切可理解性。况且，我们断言，倘若精神分析学家运用理解力来解释意识，那最好干脆承认意识中所发生的一切只能由意识本身来解释。”① 在这之先，他更明确指出：“假如我们对自己真正的性欲有某种不清晰的意识，那我们就是真诚作弊。”

因此萨特在致力于创立现象心理学的同时，不断参照精神分析学。萨特当时初出茅庐，知道《初探》不会有多大反响，便接连抛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企图用人物形象来批判弗氏理论，即用清醒的意识描绘世人受到精神刺激，程度不同产生精神病态，抑或有意无意真诚作弊，包括撒谎，推托，心理补偿和升华等，而与泛性欲论和潜意识无关。

萨特对精神病理学的关心体现在三十年代所有的文学乃至哲学作品中。《恶心》的主人公不时感觉错乱，《墙》收的五个中短篇都有精神病态的描述。其中《卧室》、《厄罗斯忒拉特》和《床笫秘事》专门写精神失常和性反常。皮埃尔得了幻觉症，对光线和声响极度敏感，以为受到迫害，编造回忆，自建井然有序的疯狂世界。保尔·希尔贝的精神病态恰似弗洛伊德所说的强迫性精神病。他非常迷信，处处见到命运的征象。他情绪矛盾，优柔寡断，准备行动的时间很长，而且偏执症和窥淫癖兼而有之，此外还患有洁癖，时时处处戴着白手套，仍摆脱不了怀疑和犹豫引

① 《情感现象学理论初探》是《情感理论初探》最主要的一章，参见第37、35页，艾曼恩出版社，1965年。

起的痛苦。至于吕吕，她因典型的性冷漠而心理失常，下意识地厌恶雄性象征：大胆的目光、多毛的皮肤、冲鼻的男子气味等等。

如果说萨特承认精神分析学适用于病态案例，那他坚决否认它适用正常情况。譬如在他看来，帕勃洛和吕西安都是正常人。尽管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可为精神分析学家所利用，如帕勃洛的忧郁、焦虑、恐慌、幻想，吕西安的恋母情结、同性恋乃至施虐倾向，但萨特认为，这是社会病态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他们的天性所造成。他以大量篇幅描述吕西安如何不断适应各种恶习和无行，指名道姓嘲笑弗洛伊德，连带抨击和讽刺超现实主义。《卧室》似乎有意针对超现实主义者某些精神病学实践，如夏娃效仿勃勒东[①] 通过《娜嘉》来反对幽禁疯子，认为疯魔是智能高超的表现，是独创性的反映。而萨特则认为这是真诚作弊的某种形式。

后来萨特承认三十年代自己有两大无知：对精神分析学极度反感，根本不懂潜意识；对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学说。尔后终于发现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是近代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确实，萨特的错误关键在于否定潜意识，进而把自我克制一律斥为真诚作弊。而弗氏的独创和发现恰恰在于把潜意识视为人类精神活动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通、最简单的因素。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时发现，潜意识或称本能的冲动受到压抑，得不到宣泄时，就可能变成歇斯底里的隐患。因此，抑制作用，就成为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即把歇斯底里症视为心理冲突和抑制作用交织互动的结果。

---

① 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娜嘉》是他的代表作。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和抑制作用说既适合精神病患者也适合正常人；相反，萨特的真诚作弊说，只适合正常人而不适合精神病患者。可惜他这段弯路后来一度走得更远，连普通心理学都被他当作“最抽象的科学”加以批判（参见本《文集》第七卷“文论”部分：《提倡一种处境剧》）。幸而最后萨特明白了精神分析学的奥秘，取其精华，创建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萨特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写成的第一部传记《波德莱尔》，有一段文字论及窥淫癖，很适合用来分析《厄罗斯忒拉特》的主人公戏弄妓女的卑劣行径。他指出，窥淫者不交出自身，在他穿得整整齐齐，观看一个裸体而不触及它时，一阵淫荡的、不显山露水的战栗传遍全身。他在作恶，他知道这一点；他隔着一段距离占有她，又保留了自己。当他在一名妓女身上满足他的恶习时，他的偶像会向他显现，他要嘲弄他的偶像，欺骗和玷污他的偶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个例。

最后我们不能不评说萨特抨击和挑战莫里亚克这一震撼法国文坛的文学现象。一九三九年萨特至多算得上文坛新秀，居然胆敢发表文章，从小说理论上全盘否定享有盛誉的小说家莫里亚克。他在《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1939年2月）一文中指出：“显而易见，莫里亚克先生不爱重时间，也不爱重柏格森所谓等待‘糖块溶化’的必要性。在他，笔下人物的时间是梦幻，是过于合乎人情的幻觉；他摆脱时间，断然置身于永恒之中。”① 意思是说，莫里亚克排除时间，扼杀人物自由，把人物幽禁在某种命运之中。而“小说如同生活，在现时中展开……小

① 《处境种种》第一卷第52页。

说里的情节不成定局，因为小说里的人是自由的”[①]。为此，萨特认为莫里亚克不是写小说，而是“记叙”，或曰“静止记叙”，即静止结构或静止布局。因为“记叙诠释：年代次序（生活次序）掩盖不住因果次序（知性次序）。事件不触及我们，而置于事实与规律的中途。”[②] 后来在《话说〈局外人〉》（1943）一文中进一步为记叙下定义：“记叙诠释，并且在叙述的同时进行协调，用因果次序代替时间顺序。”[③]

显然萨特偏爱小说不爱记叙，他主张按时间顺序让人物自由活动。从《恶心》、《墙》、《自由之路》来看，他的理论确实指导着他的实践。举短篇小说《墙》为例：

帕勃洛经过五天的单独禁闭，又在地窖关押了二十四小时。他等了三个小时才轮到受审。回到牢房再等。晚上八点，他获悉被判死刑。漫长的夜晚，漫长的等待，直到比利时医生告知其时是凌晨三点半，他才恢复时间概念。黎明时分，两名死囚被带走。一个小时后，他被带走，等了一刻钟才传讯。假出卖朋友后，又等了半个小时才被带到大院与其他囚徒为伍。中午吃饭，傍晚获悉朋友被捕，弄假成真。

小说集的其他四篇，时间感也很强烈。几乎所有的情节都在虚构的时间中展开，处处标明具体的、确切的时刻。事情随着时间顺序按部就班铺展，仿佛都是人物亲自经历的，让人看不出作者的调遣，进而让人看不出小说的动机和因果关系。

为了掩盖事情的因果关系，行文中多用并列句和表示使人感

---

① 《关于多斯·帕索斯》，见《处境种种》第一卷第16页。
② 《关于多斯·帕索斯》，见《处境种种》第一卷第16页。
③ 《处境种种》第一卷第121页。

到突然的各种副词。这是他从多斯·帕索斯[①] 那里学来的。他归纳这位美国作家的手法时指出："每件事都是一个物件，耀眼而孤立，不是任何其他物件派生的，而是突然出现，同其他物件为伍：一个不可制约的物件。"就是说把逻辑串连的事情一件件孤立起来，一一列举，并列堆砌，借此掩盖因果关系。仅举《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一例：

> 他们抽着英国香烟，留声机上放着唱片，吕西安听到了索菲·塔克和艾尔·约翰逊的歌声。他们两人都变得很伤感，吕西安心想，贝尔利亚克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里诚如萨特所说，"句子纯粹是并列的，回避了种种因果联系。"这些并列句的确叫人看不出因果关系，其实作者是想说：吕西安听到索菲·塔克和艾尔·约翰逊的歌声，因为是他选的唱片；他心想贝尔利亚克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后者的伤感情绪使他也多愁善感起来。

至于用表示突然的各种副词来掩盖因果联系，借以显示事情的突然性、荒诞性，借以突出人物情绪的波动性、本能的爆发性、存在的偶然性，也是从多斯·帕索斯处取经得来的。仅举一例："我（帕勃洛）正要说下去，但突然发生了我自己也感到惊奇的事：骤然间，我对这个医生的到来再也不感兴趣了。"但不指出帕勃洛为何不想再说，为何对医生再也不感兴趣。作者故意掩盖因果关系，借以突出事件的紊乱性，使小说更近似生活。

如果说上述手法确实可取，那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他手法。小说艺术惟有多种多样才能欣欣向荣，这是毋需赘述的。自从《莫里亚克与自由》发表后，萨特与莫里亚克一直笔战不休，

---

① 多斯·帕索斯（1896—197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倒是莫氏颇有长者风度，对萨特的偏激比较宽厚，称他为“天命的无神论者”，不像受到萨特抨击的塞利纳讥讽他是“玻璃缸里的金鱼”。

一九六〇年当记者问萨特是否坚持认为莫里亚克不是小说家，此时萨特已饱经沧桑，答道：“我想如今我比较灵活了，想到小说的主要特质在于感人肺腑，引人入胜，对写作方法远不像从前那么吹毛求疵了。”此时萨特早已不把多斯·帕索斯视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他进一步解释道：“我发觉所有的方法都是弄虚作假，包括美国方法。总有办法对读者说出想说的话，作者无时不在嘛。”① 也就是说，方法各有千秋，不是小说成败的关键。

三 《自由之路》

长河小说《自由之路》是一部未完成的三部曲，包括《不惑之年》、《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全书描写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法国乃至欧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作者谈到创作设想时指出：“我的本意是写一部有关自由的长篇小说。我想描述几个人物和几个社会群体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间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一直把他们引向巴黎解放，也许还达不到他们自身的解放”。②

《恶心》的成功增强了萨特写小说的信心，一九三九年初他确定三部曲总题，年底加利马出版社已预告次年出版《不惑之

① 《萨特著作索引》第72页，加利马出版社。

② 引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作者在《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出版之际为加利马出版社撰写的新书介绍。

年》，但战争爆发，出版计划中断。萨特本人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应征入伍，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被俘关进集中营。设法脱逃后，在巴黎从事哲学研究和文化战线的地下抵抗活动。这场战争使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把他造就为社会活动家。如果说他体现了他那一代人的觉醒，那他是当之无愧的。不妨引用萨特晚年的回顾："战争确实把我的生活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我三十四岁，战争结束，我四十岁，这确是青年向壮年的过渡期……就是说，我从战前的个体主义、纯个人主义过渡到了社团主义、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的真正转折：战前，战后。战前，写下像《恶心》那样一些作品，其中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战后，慢慢达到了《辩证理性批判》。"①

然而萨特的自由哲学观和小说创作指导思想始终一贯，尽管内容和形式大大改变了。《自由之路》的自由观仍然发端于《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那个命题："我们注定是自由的。"其中心思想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处境多么受限制，我们都在选择，并以行动表明自己的选择，不选择的消极状态也是一种选择。"人不是先存在而后自由的，""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获得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本质是悬在自由之中的。"② 因此，自由不是外在于人的实在性的一种品质，而是其构成部分。自由就是选择，包括存在选择。"不选择，其实是选择了不选择。"③同时，人只是在创造自己的时候才占有自己，一旦创造了自己，就逃脱了自己；人能占有的，永远是物。可是，如果人在世上只是物而已，人便失去创造性的自由，而创造性的自由则是占有的

① 引自《七十岁自画像》，参见《处境种种》第十卷第179—180页。

②③ 引自《存在与虚无》第61页，加利马出版社，1947年。

基础。虽然人能够感受和喜爱自由，但处在意识朦胧时，在自由面前会感到害怕。因此，人们发现自由时定会走向绝对的孤独和负有完全的责任。孤独者知道自己无依无靠，却对世界、对善恶负有责任。他们为此感到焦虑。

萨特把上述自由观作为《自由之路》的哲学基础，改变了一般传统小说正面人物的设计，所有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异化，一般表现为真诚作弊，言不由衷，自欺欺人。他们企图挣脱时代风尚的樊篱，但缺乏足够的勇气，更不知道如何获得自由。他们在永无尽头的自由之路上徘徊或迂回行进，祖国可能得到解放，他们却得不到自由。

《不惑之年》的情节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前后四十八小时之内。那正是西班牙内战高潮时期，欧洲局势已动荡不宁。但法国人依然麻木不仁。日常琐事填满了人们的生活，谁也无暇顾及其他。主人公马蒂厄是中学哲学教师，他头脑清晰，独立不羁，一心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是他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他收入稳定，又是单身贵族，按理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完全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自由。他同情西班牙人民，甚至考虑过到西班牙去投入战斗，但又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从报上读到马德里被轰炸的消息，真心诚意地为西班牙发生的惨案而愤慨，愤慨之余还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承认“法国人是混蛋”，甚至认为自己也是罪人，然而他依然没有任何行动，他摆脱不了自己深陷其中的生活：玛赛儿怀孕了，而他已不再爱玛赛儿，不愿和她结婚；他想要让玛赛儿在高级产科大夫那儿安全地堕胎，却又筹借不到这么大一笔钱，时间紧迫，除了偷盗似乎别无良策；他爱伊维什，却又不知道是否应当向她表白；伊维什考试落榜，伤心欲绝，他不能丢开她不管……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人人都处在自己的种种现

实矛盾之中，无法超脱，无法回避。他如众人所说是个“想得到自由的人”，然而他和众人一样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被种种日常的、无聊的麻烦事填满了人生。尽管他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叛逆，他的所作所为经常与市民社会的传统道德相抵触——他抛弃了已相好七年的情妇，眼睁睁看着一个同性恋者将娶他的情妇为妻……可他并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尽管已届不惑之年，他仍然处在困惑之中，在全书结尾处，他无限感慨地想道：“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是我的生活汲干了我的自由。”

《缓期执行》原名《九月》，内容是记叙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会议期间的危机。确切讲，小说描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点三十分至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整整一个星期的社会动态。全书既无集中的情节，也看不出谁是故事主人公。只见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大量虚构的人物交替出现，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令人目不暇接……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各自按其本来面目登场表演：雅克的慕尼黑立场，比尔南沙兹的侥幸心理，皮埃尔的怯懦，菲力普的和平幻想，胖路易的懵懂，萨拉的菩萨心肠……法国人普遍对战争缺乏心理准备，谁也不愿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惟有共产党人希望战争给革命带来机遇，流亡中的俄国贵族指望希特勒的进攻能摧毁苏维埃政权……总之，不管人们是否关注世界大事，在这场巨大的危机面前，谁都不能置身事外。人们抱着侥幸心理，只求战火不要烧到法国。马蒂厄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整个局势，却得不出客观、确切的结论。马蒂厄抓不住战争，正如当时萨特本人也未能摆脱迷茫和困惑。马蒂厄当然厌恶战争，从来不曾想到要参与战争，但是动员令一下达，他别无选择，只能应征入伍。他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是无法分割的。

慕尼黑协议签订了，没有人比当事人更清楚这是何等卑劣的

叛卖。达拉第返回巴黎，以为自己将面对群众的抗议和唾骂，没想到人们竟兴高采烈地捧着鲜花欢迎他。他忍不住低声骂道："一群蠢货！"因为欧洲局势并未真正改变，战争只是延缓而已。

《痛心疾首》描写一九四〇年六月马其诺防线的崩溃和巴黎的沦陷。全书的主题是对法国惨败的反思，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是自省对法国的战败是否完全无辜，谴责包括自己在内的法国人一贯蜷缩在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从未意识到每个人都对世界、对人类承担着一份责任。小说分上、下两篇，上篇再现六月十五至十八日马蒂厄及其战友得知法国一败涂地时的心理反应；下篇记叙六月十八至二十九日法国战俘被转移到德国的过程，以及共产党员布吕内在战俘中酝酿和组织抵抗活动的动态。

与小说的前两部相比，主人公马蒂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显然正处在蜕变过程之中。孤独者罗冈丹的个体经验让位于战争环境中的集体经验；马蒂厄不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与周围的战友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中的一员。在马其诺防线崩溃的同时，他以往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猛烈的震撼，他甚至对战友皮内特说："应当由我替你去送死，因为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一开始就错了。"他在钟楼坚持抵抗十五分钟，对整个战局而言可说是于事无补，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攀上了他生命的最高峰：他第一次作出了选择，采取了行动；第一次体验到"自由"带来的欢乐，从而也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他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成为对旧我的清算与批判。

马蒂厄的朋友布吕内在《不惑之年》中是共产党人尼赞[①]的化身，他曾动员马蒂厄加入共产党，但马蒂厄表示："必须有

① 尼赞（1905—1940），战前是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一直是萨特政治思想上的向导。

了信仰才能下跪"，拒绝了布吕内的好意。但在《痛心疾首》中，这两个人事实上走到了一起，马蒂厄为追求自由付出了悲壮而沉重的代价；布吕内则在实际斗争中意识到曾经作为他行动准则的政治思想出现了某种差错。总之，马蒂厄和布吕内经过战争的撞击，殊途同归，两人都逐渐放弃原先的意识形态，开始关注"人"，开始重新思考战争的性质和人类的命运。他们走出以往狭窄的圈子，萌发了博爱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既非形成于形而上，亦非形成于伦理学；既不同于马尔罗的行动博爱观，亦有别于加缪的理念博爱观。这仅仅是一种萌发，实际上只是一种朦胧的希望。后来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博爱之路要靠群体的每个个体在取得共识之下，自由组合，结伴而行。

《痛心疾首》是萨特在抗德胜利之后创作和发表的，其间萨特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与苏共和法共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建立第三政治势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后，不得不与法共既联合又斗争，思想上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他的小说原构思为布吕内和重伤康复的马蒂厄联手领导战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凯歌，所以原题名《最后的机会》。但尼赞事件① 使他对法共极为失望，小说无法继续，戛然而止，只得将《最后的机会》更名为《痛心疾首》，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自由之路"。于是继《存在与虚无》的未完成，《自由之路》又一次未完成，而后《文字生涯》、《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家中的低能儿》更是一次接一次未完成。"未完成"成了萨特著作的一大特征。至于《辩证理性批判》，恐怕

---

① 尼赞因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法共产生分歧，旋即脱党，并奔赴前线，献身疆场，后受到法共严厉谴责，被诬为叛徒。萨特曾于一九六〇年撰文为尼赞鸣不平。

是最大的未完成。也许我们可以从如此普遍的未完成现象中进一步理解萨特有关自由的思想：有始无终是考验自由的法则，终结了，自由就消失了。所以，如同断臂维纳斯一样，“未完成”倒成了萨特著作的特殊魅力。

总之，萨特阐述“自由之路”时，并没有向读者指出一条具体的通往自由的道路。相反，谁想把自由作为物来寻求，必会大失所望。萨特的书不提供自由，因为自由是不可提供的。他描述的自由，是一种需求，不是某个“已知项”。自由在萨特的书中，只是遥远的地平线，可望不可即；只是有始无终的历程，后浪促前浪的推动。在这层意义上，自由就是道路，前人未走过的道路，等待开辟的道路，永无尽头的道路。萨特让他的萨特式人物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任其在焦虑、困惑、挫败中经受考验。他不作结论，不勉为其难地为他们制造结局。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但他没有说过，人注定获得自由。但他一再强调，没有勇气去寻找自由之路的人，必定永远得不到自由。

除了描写萨特式人物，萨特的《自由之路》最强调的是对“处境”的刻画。一九四七年萨特在著名的《什么是文学》中公开提倡“处境文学 ”，此时他恰好以创作《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前后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改变了小说人物的命运和写作方法。三十年代世界总体危机，酝酿和导致世界大战。战争阴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萨特虽属首批意识到被欺骗被遗弃的人士，而面对云谲波诡的情势，颇感“囿于处境”，无能为力。然而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不愿坐以待毙，必须揭示困扰亿万众生的“处境”。在这样的形势下，萨特萌生创作“处境小说”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所谓“处境小说”，就是既没有先入为主的“内在叙述者”，也没有“无所不晓的见证人”。为了展示时代真相，萨特认为必

须使小说技巧适应表现处境的需要，要让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相对同步地铺叙。小说人物走马灯似的出现，每个人物登场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任何人物都不占特殊地位。这样就会"处处引起怀疑，引起等待，叫人有未完成之感"，"迫使读者自己推测，感受自己对情节对人物的看法是许许多多看法中的一种"。[①] 见仁见智是也。

同时，萨特大力推崇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沃尔夫，充分肯定他们的积极影响，主张他这一代作家要与文学理想主义决裂，全方位反映现实，使活生生的事件具有文学价值，把事件的方方面面以电影快速分镜头的方式和盘托出，像机舱滑梯把乘客（读者）倾泻到茫茫尘海，让读者自己在火热的生活中识别是非，辨别方向。萨特本人在小说创作上直接运用了上述作家的技巧。为了表现事件的"多维性"，他排除了"无所不晓的叙述者"，排除了位于读者和小说人物主观思绪之间的中介者，让意识和人物自由出入，络绎不绝，或互不相关，或偶然相遇。萨特称此手法为"暂存现实主义"。

《不惑之年》作为第一部处境小说，萨特动手创作时相信找到了适合当时处境的小说技巧和美学：平铺直叙与大屏幕电影手法相结合。故事情节的时间和地点简单紧凑，内心独白占相当的篇幅。除了人物心理描写明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主要采用海明威等人把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进行再创造的技巧，这些技巧曾被三十年代美国"小说式电影"采用过。而《不惑之年》中则多处可见"电影视觉景象"。如马蒂厄和鲍里斯的姐姐伊维什在蒙巴那斯圆顶咖啡厅约会。鲍里斯突然慌慌张张跑来，报告他的情人洛拉死了。他非常害怕，恳求马蒂厄去洛拉房间取回他的

① 《处境种种》第二卷第252—253页。

信件，因为涉及毒品事由：洛拉可能因吸毒过量至死。马蒂厄立即前往，偷偷进入洛拉房间，打开箱子，见除信件外，还有许多钱。急需用钱的马蒂厄犹豫片刻，只拿走信件而未动钞票。待他重新折回，想要取钱时，传来了洛拉的声音：“谁呀？”原来洛拉醒过来了。类似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可说与看电影不相上下。

《缓期执行》的写作手法基本相同，不过较《不惑之年》的空间更广阔，时间更拓展，叙述节奏更加快，层次也更复杂了；人物的数量成倍增加，好似“群像小说”，并且以“大屏幕”平行或同步显形的手法来协调种种意识。为此，作者大量采用蒙太奇手法（现时已不新奇，但在四十年代，引入小说尚属尝试阶段)。例如，小说开始不久，“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菲利普和胖路易各自同时在空寂无人的街上游荡，前者在巴黎，后者在马赛。他们两人产生相同的被遗弃感，同一时间产生相同的念头：“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吗？”他们同时都受到伤害，胖路易头部受伤，菲利普则吃了继父的耳光，前一天又让莫里斯打了一巴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同时在不同城市临街窗户的盲眼监视下游荡，好比置于上帝目光的审视下。此处构成处境、情节、情感的多层次镜头。一切事物，包括风景、房屋、火车、音乐、摆钟、广播，乃至不同的政治观点都以蒙太奇手法迅速转换，同时表现。如比尔南沙茨先生断言情势恶化的全部责任应由希特勒一人负责，而布吕内认为德国资本主义为万恶之根源。两种简单化的观点客观地、平行地摆在读者面前。最后，倒数第二章，捷克斯洛伐克无奈地被割让给德国时，伊维什正半推半就地被一个青年人奸污。

多角度的镜头汇成万花筒般的景象。作者转动万花筒，让不同的价值观念撞击，让复调音乐夹着噪音一起迸发，让人心的浮动通过乱哄哄的场景跃然纸上。《缓期执行》是战争的前奏，作

者回顾这段历史，心情十分复杂，创作时可说运用了浑身解数，使出了身兼编年史家、醒世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短篇小说家、电影编剧、对白编者、笔战家、新闻记者的看家本领，犹如有十八般武艺的艺人，变换着怪异的服装，在狂欢节上做各种表演；又像有经验的厨师，博采众长，精心做了一大盘杂烩。虽然整体笔调悲怆，却处处显露出讽刺和戏谑。

《痛心疾首》主要写大崩溃。作者极力保持客观，资料多于想象，现实多于幻想，他把众多单个的故事巧妙地加以归并组合，写成"人类崩溃"的编年史式小说，使人想起左拉的《崩溃》。但具体手法又不同于《崩溃》。萨特不像左拉那样提供情趣、意志、表象，他避免像讲一个人似的谈论一群人或一个民族，避免把人物归类作简单化的描绘。本书除了继续采用同步叙述技巧，还增加了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的篇幅。如下篇描述以布吕内为中心的一大群法国战俘被押往德国。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突出了压抑沉闷的气氛和灰暗单一的色调，使人感到成群的法国人似乎正无奈地走下地狱。在这里萨特又一次选择了极限处境：以法国战俘被押往德国所引起的恐惧为背景，描写他们在死与生、恨与爱、怒与喜、战争与和平的临界线上挣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萨特的创作方法完全取决于他的创作思想。这位自由哲学的倡导者认为小说是他阐明哲学思想最自由的场所。从小说整体内容上看，的确可以找到萨特思想发展的轨迹。一九四〇至四九年，虽然哲学思想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但在小说创作中，毕竟从罗冈丹式孤立的自我过渡到马蒂厄初步醒悟到的"社会人"。从这个角度看，《痛心疾首》无疑是《自由之路》三部曲——也许还是他全部小说——中格调最高的。

综观萨特的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特征在于揭露资产阶

级传统道德和行为方式，从社会生活禁区突破，把种种阴暗面，包括阴暗心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人虽然已经接受左拉对社会阴暗面赤裸裸的描绘，但难以接受萨特把未婚同居、堕胎、同性恋、变态性欲等犯罪心理和行为，堂而皇之如实搬到艺术作品中。这种把不可告人的社会现象公之于众，不管作者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会激起人们产生挑战现存秩序的自由倾向，起到"搅乱人心"的作用。比如一些大胆的教师把小说集《墙》中的某些作品引入中学课堂，曾引起教育界和学生家长的强烈抗议。一时间，萨特在循规蹈矩的人们眼里，成了魔鬼的象征。他和他的追随者成了一群凭本能行事的走兽，媒体报导对他常常很不利，从文学抨击转向攻讦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内容大致如下："在花神咖啡馆（萨特等人的活动场所之一），人们动不动亲吻面颊。姑娘穿长裤。诗人长发披肩，不男不女。画家蓬头乱发。赶时髦的年轻人穿牛仔衬衫，花花绿绿，不三不四……一群妖魔"。奇怪的是，报刊抨击萨特越激烈，萨特著作在青年人的心目中威望愈高。当年受批判的小说集《墙》供不应求，改为普及本，大量销售。

究其原因，他的小说不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强迫读者接受，而把读者置于某种处境，任其自由思考自由裁决。主题涉及人的处境、人的状况，可谓严肃而永久的内容，旨在培养读者的感受力，使读者懂得价值和反价值的辩证关系。况且作者始终持愤世嫉俗的态度，尤其集中批判萨特式人物，即某种形式的自我批判，锋芒所向，恰恰针对他们把自由作为物来祈求。萨特式人物总希望实现无法实现的事情，越办不到的事越想办到，其结果，自欺欺人地把办不到的事情当作思想去追求。他们往往过着纨绔子弟无病呻吟的生活，既渴望行动，又游手好闲。他们有着孩子般的逆反心理，一味依靠否定成年人才获得暂时的自由感。但这

样做，又担心自己也会变成成年人从而失去自由。所以，萨特式人物无疑永远得不到他所渴望的自由，只好面对自由的已知项作空转，借助痛苦把自己打扮成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以致他们绝大多数染上无所为而为的浪荡作风，因为这种作风是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一轮“无限好”的落日。而自杀又是浪荡作风的最高圣事，《痛心疾首》中菲利普想投塞纳河自杀就是一例。萨特如此描写他：“傲慢而软弱。自欺欺人。一张布尔乔亚的小脸因陷进抽象的误区而惊恐失色；相貌迷人却不肯慷慨施予”。他们的作风宛如“自杀俱乐部”，其成员一生无非操练永久性的自杀。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对于他们与其说是结束生命的手段，不如说是保护生命的方法。萨特由此得出结论：“人对他自己所作的自由选择与所谓的命运绝对等同”①。

因此，萨特式人物虽非“正面形象”，却有醒世之效，令人思考如何选择人生。当代著名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se）指出：

> 巴黎解放时，文人学士奇怪地困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藩篱，小狗似的急匆匆投入比中世纪更糟糕的经院哲学中去。惟有萨特赋予我们重整哲学秩序的力量。他不是作为一种方式或一个榜样出现，而是不断向我们输送新鲜空气，即使是来自花神咖啡馆。他是以奇特方式改变知识分子处境的知识分子。企图弄清楚萨特是某种东西的开端或终结是愚蠢的。正如一切事物和一切创造者那样，他处在中间，从中间推陈出新。②

德勒兹以平易近人的话语，中肯地道出了萨特的价值和魅力。

---

① 《波德莱尔》第179页，加利马出版社。

② 《对话》第18页，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7年。

五 《文字生涯》

五十年代，“萨特冲击波”盛极而衰。眼睛一直向前看的萨特，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他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全部著作原是十足疯狂的产物：“我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作家”，“我是赋有天命的”。[①] 于是他决定撰写自传，追本溯源，“解释我的疯狂，我的精神病的起因”[②]，试图说明以写作为天职的普卢如何演变成名震一时的萨特。他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自我批判。

萨特从自己的出身、儿时的生活环境、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本世纪初充满假想英雄的社会气氛入手，很快发现：“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这个书香子弟受到了典型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熏陶。婴儿时丧父，和母亲一起寄居在外祖父母家。外祖父是新教徒，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外祖母是天主教徒，骨子里却怀着伏尔泰式的对宗教的怀疑。普卢耳濡目染，看出笼罩在他周围的宗教气氛只是家庭喜剧的组成部分。萨特在一九五一年说过：“我出身在一个半耶稣教半天主教的家庭，面对两教的争议，从十一岁开始，我的信念已确定”：“上帝不存在”；并确信“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③]。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并比这位推倒一切偶像和传统的“超人”走得更远，他一反笛卡儿证明上帝存在的逻辑推论，不无过分地扬言能“证

①② 《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18日。

③ 见《萨特谈“萨特戏剧”》。

明上帝不存在"①。这部自传便是他的又一次尝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强调人的价值，但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宗教的外壳。高卢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督教思想长期统治着西方文化。人文主义思想尽管与之对立，但人们在探求万物的本原时，却总想找个造物主。

一切哲学都要有个起点。萨特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不存在的假设使萨特处于窘迫的境况，但也使他获得"人注定是自由的"这个立足点。上帝不存在，人的命运失去外在的主宰，人"被抛入这个混沌的世界"，"没有根据"，"没有意义"，人必然感到"焦虑"、"恐惧"，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惶惑"、"苦恼"。那么人来到世上干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谁？这样，人的实在，人的地位，人的意识（即"自我"，主观之我），总之，"人"成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大凡哲学家把目光盯着人的共同性、人的本质这一普遍概念上，再根据这个普遍概念确定道德标准："人的本质先于存在"。萨特把这个论点颠倒了过来："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指出人赤条条来到世上并无本质可言，人经"自我选择"以后才获得"自我本质"。萨特不同于弗洛伊德，后者否定现实世界对"自我"具有制约作用。而他却承认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但他认为可以摆脱外在世界的制约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这种自由在他看来是绝对的。后来战争的悲剧才使他明白："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这结论是错误的，非常错误，以致后来我自己批判自己。"②

---

①② 见《萨特谈"萨特戏剧"》。

萨特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具体的人，即具体的实例——个人，而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企图通过千差万别的某个现实的个体来说明人。一般哲学家只掌握普遍的原则，着力于理念的真实存在，而忽视具体的真实。萨特提出了挑战，他把个别的人作为他的存在学说的对象。然而，了解和表现神秘的动物——人——是一门艺术，惟有文学家才能办到，所以哲学家萨特是和文学家萨特同时度过文字生涯的。

要了解和表现矛盾百出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的人，在萨特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不失为一种彻底的方法。尽管他对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下意识的渴望，性意识等论点不以为然，但他身体力行“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①。对萨特来说，“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幻想不仅是存在的先导，而且是存在本身。他说：“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但家人千方百计让他相信他“是奇迹造成的孩子”，“上天的礼物”，“天赐”的“神童”。在十九世纪度过大半生的外祖父向他“灌输路易-菲力浦时代流行的思想”，即救世济人的理想，他“乍学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外祖父喜欢在各种场合扮演上帝老人，小普卢自个儿扮演孤胆英雄，救世主总是孤立无援的：“既然别人把我看作想象中的孩子，我就以想象来自卫”；“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我没有超自我”。萨特此处用反讽的手法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术语（人格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赋予新的含义：他不像贾宝玉那样成天感到贾政无

① 钱钟书：《诗可以怨》，《比较文学论文集》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形的威慑，心头没有父威的阴影，只有外祖父的宠爱。他，“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把书房看作教堂”，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他的脚下，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有了这个幻觉，他就自以为命定永垂不朽，必将写出伟大的作品：“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为了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他“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引天下为己任，扭转乾坤救人类”；他“混淆着文学和经文”，自信用他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万丈深渊”。然而，他痛苦地发现没有人发给他委任状。卡夫卡说过：“我有一份委任状，但不是任何人授予我的。”[①] 于是，他“自授委任状，旨在保护人类”，深信文学能救世。

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亿人躺着安睡，惟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他“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他塑造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自身的投影：“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畸零人，孤立无援、只身奋斗的个人英雄，哈姆莱特式的人物，其悲剧在于“一项伟大的事业落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肩上”[②]。尽管自己选择的使命是美丽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但责任太沉重了，到头来被重负压得粉碎。回首往事，就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③] 所说：“真想不到我为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究其原由，他

---

① 萨特答记者问，《世界报》（1955年6月1日）。

② 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期，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 斯万，指普鲁斯特（1871—1922）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主人公。

说："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自以为肩负着关系到全人类的使命，有权占一个席位，"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作史诗"，"把艺术作品看作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以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惟一的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这就是他说的"始终不渝的幻觉"，"十足的疯狂"："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了我自己得救"；"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其结果，如同一项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转啊转"，"最后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失败是必然的。

萨特还从世界观的高度对自己进行了剖析，承认自己"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他把概念"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以致他"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譬如，"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像人"。从而"把文字看作是事物的精髓"，对他来说，"写作即存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他说："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他长期把他的笔当作利剑，此时不无感叹地承认"无能为力"："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这个认识在他是长期而痛苦的努力的结果，得来不易。他终于"心明眼亮"了，"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人民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这才是使他"彻底获救的事业"。

萨特一九五三年开始写这部自传体小说，大部分文字完成于一九五四年，几经修改，一九六三年春才发表。他写自传的目的，正如他为苏联一九六四年俄译本作的序中指出的那样，是

“力图破除一种神话”。从上面的概述来看，我们认为他是真诚的。萨特一生与文字打交道，是个多产作家，下笔动辄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而且常常写完就脱稿，不再修改。这本小书则被他压了十年之久，足见对自己进行批判是何等艰难痛苦。萨特解释过为什么迟迟不发表①，那是因为他发现对自己、对文学否定过了头，所以几易其稿，“磨去棱角”。不管怎么说，文化作为人类的产物还是有用的。“在书丛里出生成长”的萨特，肯定自己“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尽管写作是吹牛皮，说假话，但总还有一些现实意义”。作家的努力不完全徒劳无功吧。事实上他也不总是“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在接触社会实际的过程中，有幸发现过“海底细沙上的珍奇”，并由他命名，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学说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对人类文化还是有贡献的。然而，他的“轻薄”不可抗拒地时常使他“浮在水面上”。他说：“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对自己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再说，作家在创作时，总或多或少把自己摆进去，即使是说谎，“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有好处嘛。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从中认识自己，进而改造自己。萨特总结时指出：“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他对自己漫长的文字生涯所作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萨特这部自传是别出心裁、推陈出新之作，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作者独辟蹊径，不以叙述悲欢离合、时运兴衰的经历取胜，而把笔墨集中在自身内心的追求和心迹的剖白上，多层次地抒写

① 《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18日。

自己潜在的心声。萨特的著作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参错，博大精深，令人望洋兴叹。但他这部自传体小说却表现出他还有纤细入微、玲珑剔透的一面，且文字洗练，言简意赅，新颖脱俗，不落窠臼。他在琐碎的家常和世俗的应对中挑选一个片断，一个见闻，一个情绪、一个印象、一个想象、一个幻觉，间或穿插英雄传奇、历史掌故甚至神魔灵异，寄托他的哲理，以小见大，化寻常为卓异，给人以透视感，甚至细枝末节也可用来揭示人生的重大问题，好像一切事情都包容在他的哲学之内。由于他对自己的童年和童年残存的一切以及外祖父这一代“世纪末”的残辉采取批判态度，全书充满反讽的笔调和揶揄的口吻。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诙谐、俏皮而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他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当时的世态习俗，这也可说是刻画颓俗的讽世之作。书中的绝大部分素材取自作者六岁至十一岁的经历，但已足够构成一部完整的内心生活的自传了。萨特认为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一旦冲破束缚，便能腾空而起”，然后就是“重复”，“不断再生”，一直跑到终点。的确，我们细心阅读，掩卷凝思：萨特的主要哲学思想和伦理观仿佛都已历历在目。

《文字生涯》发表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坛反响热烈，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包括苏联的俄译本）。萨特罕见地受到了各界各派的一致好评，他的自传无争议地被视为匠心独运的文学大手笔。诺贝尔奖金的决策者们以为萨特经历了十余年坎坷的社会活动家生涯之后回到了纯文学的领域，为表彰他的成就，决定向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金。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萨特谢绝了这项世界级的最高荣誉。因为这项荣誉不符合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作为资产阶级营垒的叛逆者，他在皈依、觉醒、解脱之后，决不肯再回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在他的自传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帐"。他不屑跻身于"荣誉席"之列，对他，"过去没有作用"，而"未来吸引着"他。他似乎以自己的行动发展了我国的一句老话："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种种譬如今日生"，将来种种譬如今日死。他不愿被荣耀置于死地，而要"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他说："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重新开始，成为新人，这是他生活的强烈愿望。他的成就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等于零，随风而逝："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他总是他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创造新的自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确信："我的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的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他当时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著《家中的低能儿》，后来一直坚持写到双目完全失明方始搁笔，终于以他惊人的毅力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沈志明

一九九七年春于巴黎

总 目 次

附录

第七卷 文论卷

附录

恶　　心

桂裕芳　译

献给海狸*

* 海狸，指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海狸是朋友们因她勤奋认真而赠给她的绰号。——原编者注。

“这个青年没有群体的重要性，他仅仅是一介个体。”

L.—F. 塞利纳：《教堂》*

---

* 《教堂》，指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教堂》。

出版者声明

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

第一页没有标明日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

安托万·罗冈丹自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此时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

没有日期的一页

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① 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②而应该小心谨慎地、详详细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

当然，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星期六，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但我停住了，石子从我手中落下，我走开了，可能神情恍惚，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

---

① 此处空白。——作者注。

② 此处有一字被擦掉（可能是“歪曲”或“制造”），另加一字，但不清楚。——作者注。

这便是表象，而我身上发生的事未留下清楚的印迹。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但我不知道自己注视的是海还是石子。石子是扁平的，整整一面是干的，另一面潮湿，沾满污泥，我张开手指捏住它的边沿，免得把手弄脏。

前天，事情就更复杂了，再加上一系列巧合和误会，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我不会把这一切写在纸上来自娱。总之，我确实有过害怕或类似的感觉。如果我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那我早就迈进一大步了。

奇怪的是，我毫不感到自己神经失常，而是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至少这是我想证实的一点。

十点半钟①

话说回来，也许那真是一次轻微的神经质发作。它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上星期的古怪感觉今天看来十分可笑，我已经摆脱了它。今晚我很自在，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它朝向东北，下面是残废者街和新火车站工地。从窗口望出去，在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拐角，是铁路之家的红白火焰招牌。由巴黎来的火车刚刚到站，人们走出老火车站，在各条街上散开。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不少人在等候最后一班有轨电车，他们正站在我的窗下，围着路灯，大概形成了愁苦的一小堆。他们还要等几分钟，有轨电车十点四十五分才来。但愿今夜没有生意人来投宿，因为我直想睡觉，早就困了。只要一夜，美美的一夜，所有那些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

① 当然是指晚上。下文与上文相隔很久。我们认为它最早写于第二天。——作者注。

十一点差一刻，不用害怕了。他们已经来了，除非今天是鲁昂那位先生来的日子。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那间带浴盆的2号房间是专为他留着的。现在他随时可能来，因为他常去铁路之家喝杯啤酒，然后才来睡觉。他不喧闹，个子小小的，干干净净，戴着假发，蓄着黑黑的、打了蜡的小胡子。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时，心中轻轻一动，感到十分宽慰，如此井然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叫我害怕的呢？我想我已经痊愈了。

挂着"屠宰场－大船坞"牌子的7路有轨电车来了，丁零当啷直响。它又开走了。现在它载满箱子和熟睡的儿童驶向大船坞，驶向工厂，驶向黑暗的东区。这是倒数第二班车，末班车在一小时以后才来。

我要上床了。我已经痊愈，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①

① 没有日期的一页至此结束。——作者注。

日　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呆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须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① 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

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

---

① 指奥吉埃·普（Ogier P…），日记中常提到他。他当过庶务文书。罗冈丹于一九三〇年在布维尔图书馆与他相识。——作者注。

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

“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

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之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呆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

不知它是什么，但我不能正视它，因为它使我恶心。这一切都与梅尔西埃的胡子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我对他很生气，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说：

“谢谢您，但是我旅行够了，现在该回法国去了。”

第三天，我便乘船回马赛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所有这些迹象堆积起来预示着我的生活将发生新变化，那么我很害怕。这倒不是说我的生活很丰富，或是很有价值，或是很可贵。我害怕那个即将产生、即将控制我的东西——它将把我带往何处？难道我得再次出走，放弃一切，放弃我的研究和书？难道在数月、数年以后，我将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地在新的废墟上醒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斯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

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朗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

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嘴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持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呆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

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呆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星期四上午，图书馆

刚才，在走下旅馆的楼梯时，我听见吕西一边给楼梯打蜡，一边在向老板娘诉苦，她诉苦已不下一百次了。老板娘很吃力地回答，话语简短，因为她还没有戴上假牙。她几乎赤身露体，只穿着粉红色的晨衣，脚登拖鞋。吕西像平时一样很脏，时不时地停下来，跪着直起上半身瞧着老板娘。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显得理直气壮。

“我宁可他去追女人，这我不在乎，这对他也没有坏处。”

她讲的是她丈夫。这个黑发棕肤的小女人四十岁上才用积蓄买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男人，勒库安特工厂的钳工，但家庭生活很不幸。丈夫并不打她，也不找别的女人，只是酗酒，每晚回家时都是酩酊大醉。他情况不妙，三个月以来面色发黄，日见消瘦。吕西认为是因为酗酒，可我看是肺病。

“得振作精神。”吕西常常说。

很明显，她十分苦恼，但她慢慢地、有耐心地振作起来，因为她既无法自我安慰，也不自甘沉沦。偶尔她也稍稍想到这桩烦恼，稍一想起便借机发挥，尤其是与人交谈时，因为人们总是安慰她，而她也稍感轻松，她那不慌不忙的语气仿佛在为他们出主意。她独自一人收拾房间时，我听见她在哼歌，为的是不去想这件事。但她整天闷闷不乐，厌烦愤懑地指着喉咙说：

“这里咽不下去。”

她独自享用痛苦，大概也独自享用快乐吧。我在想，她有时是否想摆脱这种单调的痛苦，摆脱这种她一停止歌唱便卷土重来的唠叨话呢？她是否希望痛痛快快地痛苦，自溺于绝望中呢？但是对她来说，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被卡住了。

星期四下午

德·罗尔邦先生容貌奇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 常称他为“亲爱的丑八怪”，然而他却赢得宫廷里所有女人的欢心。他不像丑男人瓦泽农[2] 那样扮演小丑，而是靠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力使被他征服的女人神魂颠倒。他长于耍阴谋诡计，在项链事件[3] 中举止暧昧，与圆桶米拉博[4] 及奈尔西亚[5] 来往频繁，后来在一七九〇年销声匿迹，不久后又出现在俄罗斯，参与暗杀保罗一世事件，后从俄罗斯去到最遥远的国度，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走私、玩弄阴谋、充当密探。一八一三年他返回巴黎，一八一六年执掌大权，成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6] 的惟一亲信。这位老夫人喜怒无常，为童年回忆所困扰，只有看到德·罗尔邦先生时才开心地微笑。他通过这位公爵夫人在宫廷里为所欲为。一八二〇年三月，他娶了美丽的德·罗克洛尔小姐为妻，她芳龄十八，而他已七十岁了。此时他至尊至贵，处于一生的巅峰。七个月以后，他被控谋反，被捕入狱，五个月以后死于狱中，而此案无人过问。

我忧郁地重读热尔曼·贝尔热的这段注解[7]。我是从这几行

---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② 瓦泽农（1708—1775），其貌不扬，但十分风流，曾被伏尔泰称为“女人们亲爱的情夫”。——原编者注。

③ 指一七八四年发生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项链事件。德·拉莫特夫人欺骗红衣主教罗昂，让他借债购买珍贵项链赠送皇后，后罗昂无力偿还债务，被捕入狱，王后也受到指控，朝廷上下分为两派。这个案件持续一年之久，后罗昂被流放，德·拉莫特夫人被捕入狱。

④ 圆桶米拉博子爵（1754—1792），曾武装反对法国大革命。

⑤ 奈尔西亚（1739—180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当时被视为淫秽之作。

⑥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1778—1851），法王路易十六之女，曾目睹父母被处死。

⑦ 热尔曼·贝尔热：《圆桶米拉博及其朋友》第406页，注②，尚皮翁出版社，1906。——原编者注。

字中首先知道德·罗尔邦先生的。我觉得他十分迷人，而且，根据这几行字，就立刻爱上了他！正是为了他，为了这位亲爱的先生，我才来到这里。我从国外旅行归来时，原本可以立刻定居巴黎或马赛，然而，大部分有关这位侯爵滞居国外的资料都保存在布维尔市立图书馆。罗尔邦曾是马罗姆城堡的领主。在战前，那个村子里还有他的一个后代，是位建筑师，姓罗尔邦－康普雷。他于一九一二年去世，将大量遗物赠给布维尔图书馆，其中有这位侯爵的书信、日记片断以及各种文件。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

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笔记。我有十多年没有碰它们了。我的笔迹似乎变了。从前我写得很密。那一年我是多么热爱德·罗尔邦先生啊！我还记得有天傍晚，一个星期二傍晚，我在马扎林图书馆工作了一整天，阅读了罗尔邦先生于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期间的书信，从中猜到他多么巧妙地欺骗奈尔西亚。这时天色已黑，我走下曼恩大街，来到快乐街拐角，买了一些栗子。我真快活！我想到奈尔西亚从德国回来时那副模样，不禁独自大笑起来。侯爵的面孔和这墨水一样，自我研究以来，已大大暗淡了。

首先，从一八〇一年起，他的行为就难以理解。我不缺资料：信件、日记片断、秘密报告、警察局档案，我的资料甚至太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见证不够可靠，不够确实。它们相互并不矛盾，不，然而也不吻合。它们说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可是，别的历史学家依据的也是同样的资料，他们是怎样做的？莫非我过于谨慎或者不够聪明？其实这样提问题对我毫无意义。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长久以来，我对罗尔邦这个人的兴趣超过我打算写的那本书，可是现在，这个人……人开始使我厌烦。我更关注的是书，写书的愿望日益强烈，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吧。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罗尔邦积极参与了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后来又被沙皇派去东方作密探，并且经常背叛亚历山大一世而效忠拿破仑。与此同时他还可能与阿图瓦伯爵[1] 保持频繁通信，并告之以无足轻重的信息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富歇[2] 也在玩弄更复杂、更危险的把戏。罗尔邦也许还私下和亚洲的公国做枪支交易。

是的，他很可能做这一切，但是没有证据，我开始想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些假定十分恰当，能反映事件，但它们来自于我，它们只是我归纳知识的一种办法。没有任何一点来自罗尔邦。事实是缓慢、怠惰、阴沉的东西，它们顺应我所强加的严格秩序，但始终留在秩序之外。我觉得自己在做一种纯粹臆想性的工作。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

星期五

三点钟。三点钟。要干事已经太晚，或者太早了。下午三点钟可是个怪钟点。今天更是无法容忍。

寒冷的阳光照得灰扑扑的玻璃窗发白。天空暗淡泛白。今天早上小河结了冰。

我坐在暖气炉旁艰难地消化午餐。我知道这一天将白白浪费掉。除非夜幕降临，否则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是由于阳光，阳光将工地上空肮脏的白雾染成泛泛的金色，阳光泻进我的房间，苍白发黄，在我桌上铺开四个灰暗、虚假的影子。

我的烟斗上有一层金色的漆，初一看十分悦目，但细看之下

---

① 阿图瓦伯爵，法王路易十六最小的弟弟，即未来的国王查理十世。

②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在法国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期间曾任警察总监。

金漆已脱落，木头上只剩下长长一道灰白痕迹。一切都是如此，一切，包括我的手。既然阳光是这样，最好还是上床睡觉，但是我已闷头睡了一夜，现在毫无困意。

我喜欢昨日的天空，昏暗的雨空，它显得窄狭，紧贴着我的玻璃窗，仿佛是一张可笑而动人的面孔。今天的太阳却一点也不可笑，恰恰相反。它向我所喜爱的一切，向工地上的锈迹和栅栏的烂木板投下一种吝啬和有节制的光线，就像人们在不眠之夜以后看着头天晚上冲动之中作出的决定，或者一气呵成、未加修改的文章。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四家咖啡馆一到夜间便灯光灿烂，交相辉映。它们远不止是咖啡馆，还是水族馆、大船、星星或白色的大眼，然而它们此刻却失去了这种朦胧的风采。

这种天气对自省是再好不过了。太阳向万物投下冷冷的光，仿佛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它从我的眼睛进入我体内，照亮我的内部，使我贫瘠。我敢肯定，不出一刻钟，我就会达到自我厌恶的极端。多谢了，我可不想这样。我也不打算重读我昨天写的有关罗尔邦旅居圣彼得堡的文章。我垂着手坐着，或者胡乱画着，百无聊赖，打着呵欠，等待黑夜来临。等天黑以后，我们，物体和我，将走出虚渺。

罗尔邦参与还是没有参与暗杀保罗一世的阴谋？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一点不确定我就无法继续下去。

按照切尔科夫的说法，罗尔邦受雇于帕伦伯爵。切尔科夫说，大多数谋反者都同意推翻并囚禁沙皇（亚历山大似乎也赞成这个办法）。但是帕伦希望一劳永逸地除掉保罗，于是德·罗尔邦先生便受命去一一劝说谋反者，使他们同意暗杀。

他拜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而且绘声绘色地模仿可能出现的场面。就这样他使他们产生并发展了谋杀的狂热。

但是我不相信切尔科夫。他不是明智的见证人，而是暴虐的占星家，是半个疯子，因为他把一切都说成恶魔。我根本看不出为什么德·罗尔邦先生要扮演这个夸张的角色。他模仿了暗杀的场面？算了吧。他很冷静，一般从不以情来打动人，不作明示，只作暗示。他这种平淡的、缺乏戏剧性的方法只能在他的同类人身上奏效，即能够理喻的阴谋家、政治家。

夏里埃尔夫人[①] 写道：

> 阿代马尔·德·罗尔邦讲话时从不绘声绘色，不作手势，没有抑扬顿挫。他半闭着眼，睫毛下勉强露出一点点灰色眼珠。近几年我才敢承认他曾使我十分厌烦。他的话有几分像马布利神甫[②] 写的书。

而正是这个人，利用模仿的才能……可他是如何迷惑女人的呢？这里还有塞居尔[③] 讲的一件奇事，我觉得它是真实的：

> 一七八七年，在穆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老人正奄奄一息。他是狄德罗的朋友，曾受到哲学家们的薰陶。附近的神甫们忙得不可开交，竭尽全力，但毫无效果。这老人是泛神论者，拒绝临终圣事。德·罗尔邦先生正经过这里，不相信这件事，向穆兰的本堂神甫打赌，说不出两小时他就能使病人恢复基督教感情。本堂神甫接受了打赌，而且输了，因为罗尔邦在清晨三点钟开始接触病人，五点钟病人就进行了忏悔，七点钟便死去。“您竟如此雄辩?”本堂神甫说：“您比我们厉害!”罗尔邦答道：“我没有辩论，只是使他害怕地狱。”

现在，他真正参与谋杀了吗？那天晚上八点钟时，一位军官朋友送他回到住所。如果他后来又出来，那怎能顺顺利利穿过圣

① 夏里埃尔夫人（1740—1805），荷兰女作家。

② 马布利神甫（1709—1785），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天性悲观，绰号为“预言不幸的先知”。本书中的马布利咖啡馆由他得名。

③ 塞居尔（1753—1830），拿破仑麾下的将军，剧作家，著有三卷回忆录。

彼得堡呢？保罗处于半疯狂状态，已下令自晚上九时起逮捕一切行人，只有产婆和医生除外。难道那个荒谬的传闻是真的：罗尔邦装扮成产婆混进皇宫？不过，这种事他也做得出来。总之，发生暗杀的那天晚上，他不在自己家里，这事似乎已被证实了。亚历山大多半对他疑虑重重，所以在登基后的头一批举措中，就以赴远东执行任务这种含糊其词的借口使罗尔邦侯爵远离圣彼得堡。

德·罗尔邦先生使我非常厌烦。我站起身，在苍白的光线中活动一下。我看见光线在我手上和衣袖上变化，说不出多么恶心。我打呵欠。我点燃桌上的灯，灯光也许能压过日光。可是不然，灯柱脚周围只有可怜的一小片光。我灭了灯，站起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是玻璃镜，这是陷阱。我知道我会陷下去。我陷下去了。那灰东西出现在镜子里。我走近它，瞧着它，再也无法走开。

这是我的面影。在这种白白浪费的日子里，我常常呆在这里端详它。我不明白它，不明白这张面孔。别人的面孔都有含意，而我的面孔却没有，我甚至说不出它是美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家这样对我说。但我并不感到惊奇。说实话，将这种类型的品质赋予面孔，我甚至很反感，难道可以说一块土或一块岩石是美还是丑吗？

然而，毕竟有一个东西使我看了高兴，它是在软塌塌的面颊上方，在前额上方，这便是使我头部发亮的、漂亮的红色火焰：我的头发。它可是悦目的，至少颜色鲜艳。我很高兴有一头棕红头发。它，在那里，在镜子里，引人注目，光彩照人。我算是幸运儿，如果我的头发晦暗无光、介乎褐色和黄色之间，那么我的面孔会暧昧不清，它会使我发晕。

我的眼光慢慢地、烦闷地，顺着额头，顺着面颊往下，它遇

不到任何坚实的东西，它陷在沙里。当然，这里有鼻子、眼睛、嘴，但它们没有任何含意，甚至也没有人的表情。不过安妮和韦莉曾经说我炯炯有神，可能是我对自己的面孔太习惯了吧。我小时候，毕儒瓦婶婶对我说：“你要是老照镜子，就会看见一只猴子。”我大概看得太久了，我看到的还够不上猴子，只是像块息肉，与植物界相近，它有生命，这我不否认，但不是安妮想的那种生命。我看见轻微的颤抖，我看见黯淡的肌肉正自在地伸展和抽动。从如此近处看，眼睛十分可怕。它是呆滞的、软塌的、盲目的，周围是红圈，像鱼鳞。

我整个身子倚在陶制框沿上，将脸凑近镜子，直至贴着它。眼睛、鼻子和嘴都消失了，不剩下任何有人性的东西了。在努起的滚烫的嘴唇两侧是棕色的皱纹、裂缝和隆起。大角度倾斜的面颊上有一层细软光滑的白毛，鼻孔里也伸出两根毛。这是一幅凸起的地质图。但这个月球世界毕竟是我熟悉的，我不敢说认出了它的细枝末节，但它的总体使我感到似曾相识，这种感觉使我变得迟钝，我渐渐滑入梦乡。

我想振作精神，强烈而锐利的感觉会使我得到解脱。我将左手贴在脸上，用力扯皮肤，扮一个鬼脸。整整半边脸被扯歪了，左半侧的嘴巴扭曲了，膨胀了，露出一颗牙齿；眼眶里是白色的眼球，下面是粉红色的、充血的皮肤。这不是我想要的，这里没有任何强烈的、新鲜的东西，而是淡淡的、朦胧的、已经见过的东西！我睁着眼睛入睡了，在镜子中我的脸已经涨大、涨大，成为一个其大无比的、浅浅的光晕，滑入光线中……

我突然惊醒，因为我失去了平衡。我发现自己骑坐在椅子上，仍然恍恍惚惚。别人是否也这样对自己的面孔难作判断呢？我看自己的面孔时就好比在感觉自己的身体，那是一种隐约的、器质性的感觉。但是别人呢？譬如罗尔邦？他看着自己在镜子里

的面孔时也昏昏欲睡吗？德·冉利斯夫人① 曾经写道：

> 在他那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竭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他着意修饰头发，每次见他，他总戴着假发。他的面颊呈蓝黑色，因为他蓄着浓须，他喜欢自己刮胡须，但又刮得不好。他常像格里姆一样往脸上涂铅白粉。德·当热维尔② 先生说他那张脸又白又蓝，活像一块罗克福尔奶酪。

他大概很有趣，但是在德·夏里埃尔夫人眼中可不是这样，她大概觉得他死气沉沉。人也许根本不可能了解自己的面孔，或者是因为我孤独一人？群居的人们学会了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出现在朋友面前的模样。我没有朋友，所以我的肉体才如此赤裸？真好像，是的，真好像是没有人的自然。

我没有兴趣工作，什么也干不了！只有等待黑夜。

五点半

情况不妙！糟糕透了！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这一次它在咖啡馆里袭击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因为迄今为止咖啡馆是我惟一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人，又有明亮的灯光，然而以后连这也没有了。我在房间里走投无路时，我再也无处可去。

我来咖啡馆寻欢做爱，可是我刚推开门，女侍者玛德莱娜就对我喊道：

“老板娘不在，上街买东西了。”

我大失所望，生殖器一阵发痒，很不舒服。与此同时我感到

---

① 冉利斯夫人（1746—1830），法国作家，曾写过八十多部作品，特别是回忆录。——原编者注。

② 当热维尔，可能隐射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博托（1707—1783）。——原编者注。

乳头在与衬衣摩擦。我被一种缓慢的、有色彩的涡流围住、裹住，这是由烟雾和镜子组成的雾和光的涡流，尽头处有几张长椅在发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这时产生了一股旋涡，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阴影。我感到自己被朝前推了一下。我在漂浮，明亮的雾气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体内，使我晕头转向。玛德莱娜漂浮着走过来，帮我脱下大衣。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她戴着耳环，我认不出她来了。我瞧着她的大脸颊，它们没完没了地往耳朵延伸。在颧骨下方的颊窝里有两个孤立的粉红色印迹，它们在这可怜的肉体上似乎感到乏味。面颊延伸，朝耳朵延伸，玛德莱娜笑着说：

"您要点什么，安托万先生?"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我付了钱。玛德莱娜端走了碟子。我的玻璃杯紧压着桌面上一小摊黄色啤酒，酒里漂着一个小气泡。长椅的软垫在我坐的地方塌了下去，于是我不得不用鞋底紧紧蹬着地面，以免滑下去。天很冷。在我右边，他们正在呢绒桌布上玩牌。我进门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感到那里有暖暖的一大团东西，一半在长椅上，一半在最里面的桌子上，还有成双成对挥动的手臂。后来玛德莱娜给他们送去纸牌、桌布和一只盛着筹码的木碗。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身上断了一根弹簧，我能转动眼睛，但不能转动脑袋。我的头软软的，富有弹性，仿佛正好架在我脖子上。我要是转头，头就会掉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见一个短促的呼吸声，眼角偶尔瞟见一个布满白毛的发红的闪光。这是一只手。

老板娘上街买东西时，她的表亲便替她站柜台。他叫阿道尔

夫。我坐下时开始看他，一直看着他，因为我的脑袋不能转动。他穿着衬衣，挂着淡紫色的背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以上。蓝衬衣上的背带几乎看不见，它们隐没了，隐藏在蓝色中，但这是虚假的谦虚，事实上它们不甘于被遗忘。它们温顺而固执，令我不快，仿佛它们原来要成为紫色，但中途却停了下来，放弃了最初的抱负。我真想对它们说："去呀，成为紫色，事情就了了。"可是不，它们悬在那里，既未完成抱负，又痴心不改。有时，四周的蓝色滑过来将它们完全盖住，有一刻我根本看不见它们。但这仅仅是一阵波浪，不久以后，有几处蓝色变淡了，于是我看见迟疑不决的淡紫色像小岛一样露了出来，小岛逐渐扩大，相互连成一片，重新组合成背带。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的眼皮肿胀翘起，只露出下面一小点眼白。他在微笑，似睡非睡，不时地哼哼鼻子，叫一叫，身子轻轻抖动，活像一只睡梦中的狗。

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我在恶心中。

在我右手，那暖暖的一团开始喧闹起来，成双的手臂在挥动。

"噫，这是你的王牌。""王牌，怎么回事？"一个大黑脊梁俯在牌桌上："嘿嘿嘿！""怎么，王牌，他出了王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对，我出王牌。""那好，红心王牌。"他哼唱："红心王牌，红心王牌。红一心一王一牌。"说白："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先生？我要了！"

再度寂静——我的口腔后部感到空气的甜味。气味。背带。

表亲站起来走了几步，将手背在身后。现在他微笑，抬起头，身体往后仰，重心放在脚跟上。他就用这种姿势睡着了。他

摇摇晃晃，始终带着微笑，双颊在颤动。他要跌倒了。他往后仰，往后仰，往后仰，面孔完全对着天花板，接着，快跌倒时，他灵敏地抓住柜台边沿，又恢复了平衡。如此这般往返不已。我看腻了，将女侍者唤过来：

“玛德莱娜，在留声机上放一支曲子吧，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那支歌：Some of these days.①

“好，不过这些先生们可能不高兴，他们玩牌时不喜欢音乐。哦，我去问问。”

我使出很大力气才转动了脑袋。他们是四个人。女侍者俯身对一位老头说话，他脸膛红红的，鼻尖上架着黑圈单片眼镜。他把纸牌藏在胸前，从下朝上看我一眼。

“好吧，先生。”

微笑。他的牙齿烂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邻座——一个蓄着黑髭须的人——的手。此人鼻孔极大，占去他半张脸，似乎足以为一大家人泵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张着嘴呼吸，还气喘吁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着狗脸的青年。第四位玩牌的人我看不清楚。

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大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

---

① 英文：《有一天》——拉格泰姆乐曲（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由黑人音乐家谢尔顿·布鲁克于一九一〇年作曲并作词。曾风靡一时。

玛德莱娜摇动留声机的手柄。但愿她没有弄错，可别像那天一样放上 Cavalleria rusticana[1] 这首大曲子。她没有弄错，正是我要的曲子，一听旋律我就认出来了。这是一首拉格泰姆老曲子，迭句是歌唱。一九一七年我曾经在拉罗歇尔的街上听见美国兵用口哨吹这个曲子。它在战前就有了，但录音则是近得多的事。不过，这张唱片是这一套中最老的，是使用宝石唱针的帕泰牌唱片。

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

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粘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

“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 A。”

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

---

① 意大利文：《乡村骑士》——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1863—1945）的歌剧。

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磨擦。

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忽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

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

> Some of these days
> You 'll miss me honey.[①]

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

---

① 英文：有一天你会想念我，亲爱的。

手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

“瞧这个!”

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

“瞧这个!”

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

“妈的! 他用王牌压。”

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作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

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飘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 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

And when you leave me.[1]

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2]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

唱片停止了。

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

“啊！红心9！”

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

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

呆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

现在是七点半钟，我不饿。电影要到九点才开演。我干什么

① 英文：当你离开我时。

② 纳加，即高棉雕刻中经常出现的神圣动物之一七头蛇。

呢？快步走走，暖暖身子。我在犹豫，我身后的那条大街通往市中心，通往灯火辉煌的中心区街道，通往派拉蒙宫、帝国宫、雅昂大商场，但它们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刻。一切活物，无论是狗是人，一切自然活动的柔软主体，我都看腻了。

我向左转，我要钻进那排路灯尽头的洞里，顺着诺瓦尔大街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道。洞里刮着冰冷的风，那里只有石头和泥土。石头是硬的，而且不会动。有一段路十分讨厌。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大团灰色气体，夹带着几串火光，发出贝壳类的声音，这是老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诺瓦尔大街上的头一百米——从棱堡大街到天堂街——使那里出现了十几盏路灯和四家并排的咖啡馆：铁路之家和另外三家。咖啡馆在白天有气无力，一入夜便灯火通明，并向街心投下长方形的光影。我还要沐浴在三条黄色光影中。我看见从拉巴什针线杂货店里走出一位老妇，她将方巾拉起盖着头，跑了起来。现在走完了，我来到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站在最后一根灯柱旁边。沥青地突然中止。在街对面是黑暗和泥泞，我穿过天堂街，右脚踩在水洼里，袜子湿了。散步开始了。

人们不住在诺瓦尔大街这个区里。这里气候严酷，土地贫瘠，无法定居和发展。索莱伊兄弟（他们曾为海滨圣塞西尔教堂提供有护壁的拱穹，价值十万法郎）的三家锯木厂门窗都朝西，开向静谧的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使这条街上机声隆隆。三家工厂都背朝维克多－诺瓦尔大街，以围墙相连。这些建筑物沿着左边人行道，长约四百米，没有一扇窗户，连天窗都没有。

这一次我踩在水里走着。我走到对面人行道上，那里有惟一一盏路灯，它像地球尖端的灯塔，照着一道破损的、有几处被拆毁的栅栏。

木板上还挂着几张破广告。在一张星形的破绿纸上，有一个满脸仇恨的、美丽的面孔正在作怪相，有人用铅笔在它鼻子下面画了一副钩状髭须。在另一张碎纸上，可以看出白色的字purâtre①，它滴下几个红点，也许是血。这张脸和这个字也许属于同一张广告。现在广告撕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简单关系消失了，另一种关系则自动地在扭曲的嘴、血迹、白字、字尾âtre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些神秘的符号仿佛试图表达一种毫不松弛的、罪恶的情欲。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栅栏过去就是一堵长长的墙。墙上没有缺口，没有门，没有窗，直伸到二百米开外的一座房屋。我走出路灯的光区，进入黑洞。我看着脚前自己的影子融入黑暗，我仿佛掉进了冰水。在前方尽头，透过层层稠密的黑暗，我看见浅浅的粉红色，那是加尔瓦尼大道。我回转身，在远方，在路灯后面，有一点光亮，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前面，在我后面，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但这里只有黑暗。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它来自远方。做家务的声音、汽车的隆隆声、呼喊声、狗吠声，它们都留在温暖处，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更缺少人性。

我停步聆听它。我很冷，耳朵疼，耳朵大概冻得通红。但我感到自己是纯净的，我的四周以其纯净征服了我。没有任何东西有生命，风吹着，僵直的线条遁入黑夜。诺瓦尔大街没有卑下的姿态，不像资产阶级的大街那样向行人献媚。没有人想到要装饰它，它恰恰是反面，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的反面，加尔瓦尼大道的反面。布维尔的居民对车站附近还稍加收拾，为了旅客有时去打扫打扫，可是再往远他们就完全不管了。于是这条街便盲

① pur、纯洁；âtre、贬意的字尾。这是作者臆造的字，大意为“不洁的纯洁”。

目地、笔直地向前，与加尔瓦尼大道相撞。它被这座城市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大卡车飞快驰过，发出雷鸣声。这里甚至没有谋杀案，因为既缺乏凶手也缺乏受害人。诺瓦尔大街是无人性的，就像一块矿石，就像一个三角形。布维尔能有这样一条街真是幸运。一般说来，这种街只是在首都才有，譬如在柏林的新科隆或腓特烈海因附近，或者在伦敦的格林威治附近。这是些笔直的狭长通道，十分肮脏，刮着吹堂风，人行道很宽但没有树。它们几乎总是在城郊的古怪街区，有了它们才有了城市，附近是货车车站、有轨电车车站、屠宰场、煤气储气厂。暴雨过后两天，全城在阳光下半潮半干，散发出潮湿的热气，但这些街道仍然十分寒冷，而且到处是水洼和烂泥。有些水洼终年不干，除非到了每年的八月。

恶心呆在这里，呆在黄色的光中。我很快活，寒冷是如此纯净，夜晚是如此纯净，连我自己不也是一股冰冷的空气吗？没有血液，没有淋巴，没有肉体。在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朝着远处苍白的光线流动。只有寒冷。

这里有人。两个人影。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一个小个子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袖子。她低声说话，说得很快。由于有风，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你闭嘴，行不行？”男人说。

她仍然在说。男人猛然推开她。他们四目相视，迟疑不决，接着男人把两手插进口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消失了。我与那女人相距不到三米。突然间，一种沙哑深沉的声音将她撕裂，从她身上迸发出来，整条街便响起了激烈冲动的话语：

“夏尔，求求你，你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夏尔，回来吧，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几乎能碰着她。这是……怎么能相信这个热情冲动的肉体，这张痛苦不堪的脸竟是……？但我认出了那条头巾，那件大衣，以及她右手上的那块紫红色大胎痣。这是她，是女佣吕西。我可以帮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地从她面前走过，眼睛瞧着她。她盯着我，但仿佛看不见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不错，是她，是吕西，但神情完全变了，不再是她自己。她正在埋头忍受痛苦。我羡慕她。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仿佛等待被打上烙印。她张着嘴，呼吸困难。我感到街道两旁的墙在升高，在相互靠近，她好像站在井底。我等了一刻，我怕她突然倒在地上，因为她很娇弱，承受不了这异常的痛苦。但是她凝然不动，仿佛像周围的一切那样变成了石头。片刻间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她，这突然显现的才是她真正的本质……

吕西发出轻微的呻吟，惊讶地睁着大眼，用手摸着喉咙。不，她能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力量不来自她本身，而来自外部……就是这条街。应该搂住她的双肩，将她领到明亮处，领到粉红色温暖的街道上，领到人们中间，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苦。她会软化，恢复她那讲究实际的神气以及普通程度的痛苦。

我背朝她转过身去。毕竟她运气不错。而我呢，三年来过于平静。从这种悲惨的孤独中，我如今只能得到一点空空的纯净。我走开了。

星期四，十一点半

我在阅览室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下到抵押广场抽烟。这是一个用红砖铺砌的场地，修建于十八世纪，是布维尔居民的骄傲。在夏马德街和絮斯佩达街的街口，横挂着旧铁链，表示禁止

车辆通行。一些身着黑衣的女士在遛狗，她们沿着墙，在拱廊下慢慢走动，很少来到空地上，但她们像年轻姑娘一样偷眼瞧着居斯塔夫·安佩特拉兹[①]的雕像，悄悄投去满意的目光。她们大约不知道这尊大铜像是谁，但是从他的礼服和高礼帽看，他显然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放在一大叠对开本的文书上。她们感到底座上的这尊铜像像是她们的祖父。她们不需久久注视就能明白他和她们想法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他用他的权威，用被他的手所沉甸甸压着的渊博学识为她们服务，为她们狭隘而牢固的思想服务。黑衣女士们大可放心，尽可以安安心心地操持家务和遛狗。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了。

《大百科全书》[②]上有关于这个人物的几行文字，我去年读过。我把书放在窗沿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安佩特拉兹的绿色脑袋。我读到他于一八九〇年左右踌躇满志，担任学区督察，画了一些精美的小玩意，又写了三本书：《论希腊人的民主》(1887)、《罗兰[③]的教育学》(1891)以及一八九九年的诗体遗嘱。他于一九〇二年去世，受到同胞及有识之士的深深惋惜。

我靠在图书馆正面的墙上。烟斗快灭了，我抽了一口。一位老妇人畏畏缩缩地从拱廊里走出来，精细而固执地瞧着安佩特拉兹。她突然壮起胆子。尽快地穿过院子，来到铜像前站立片刻，一面翕动嘴唇。接着她那在粉红色石砖上的黑色身影便逃走了，

---

① 安佩特拉兹，萨特臆造的名字，与求得荣誉（头衔……）者（impétrant）音、形相近。——原编者注。

② 指一九〇〇年左右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共32卷。——原编者注。

③ 指夏尔·罗兰（1661—1741），法兰西研究院教授，巴黎大学校长，曾著书论教育学。萨特在此也可能指他在勒阿弗尔中学的同事罗兰。——原编者注。

消失在墙的裂缝里。

一八○○年时，这个广场也许是很轻快的，因为它有粉红色的地砖和周围那些房屋，但现在它却显出几分冷漠与不祥，稍稍令人厌恶，这是由于底座上那个高高的铜像。这位大学教师被铸成铜像，也就成了巫师。

我看着安佩特拉兹的正面。他没有眼睛，也几乎没有鼻子，胡须上到处有一种古怪的斑点，它像传染病一样，有时袭击本区所有的雕像。安佩特拉兹在致敬，在他坎肩上，靠心脏的地方，有一大块浅绿色印迹。他看上去体弱不适，精神不佳。他没有生命，是的，但他也不是死的。他发出一种隐约的力量，像风在推开我。安佩特拉兹想将我赶出抵押广场。我得抽完烟斗再走。

一个瘦瘦的大黑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使我吓了一跳。

“对不起，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大概在重复您书里的话吧。”他笑了，“是在寻找十二音节诗句?”

我惊讶地看着自学者，他对我的惊讶感到吃惊。我说：

“在散文里不是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诗句吗，先生?”

我在他眼中的身价降低了。我问他此刻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老板让他走，他便直接来到图书馆。他不打算吃午饭，他要看书，一直看到图书馆关门。我不再听他讲，他大概离开了最初的话题，因为他突然说：

“像您那样享受写书的幸福。”

我得说点什么。

“幸福……”我的语气流露出怀疑。

他误解了这句回答，迅速纠正说：

“应该说：本领，先生。”

我们走上楼。我无心写作，便拿起有人忘在桌上的一本书，

《欧也妮·葛朗台》，它翻到第27页，我机械地拿起它，开始读第27页，接着又读第28页。我没有勇气从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取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像一只找到骨头的狗。

“您在读什么？”

他似乎不想告诉我，犹豫了一下，转动着迷惘的大眼，接着无可奈何地递过书来。这是拉尔巴莱特里耶[①]的《泥炭和泥炭沼》以及拉斯泰克斯的《希托帕代萨或有益的教诲》[②]。怎么了？有什么使他为难的，这些书不是很正派的吗？为了于心无愧，我翻了翻后一本书，其中都是高尚的东西。

三点钟

我放下《欧也妮·葛朗台》，又工作起来，但情绪不高。自学者看到我在写，用既尊敬又艳羡的目光观察我。我不时稍稍抬起头，看见从他那硕大的硬领中伸出一个鸡脖子，他的衣服磨损了，但衬衣却白得耀眼。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又取了一本书，我从反面看清了标题，那是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诺曼底编年史《科得贝克之箭》[③]。我不由得对自学者的阅读书目感到困惑。

突然间我想起他最近读的书的作者姓名：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莱特里耶、拉斯泰克斯、拉韦尔尼。我心头一亮，原来这就是自学者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来阅读。

---

① 拉尔巴莱特里耶，法国作家，曾写过五十多部有关农业的书。——原编者注。

② 这是一部由梵文译成的寓言与故事集，作者姓名是萨特臆造的。——原编者注。

③ 《科得贝克之箭》，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一本小册子，于一八八〇年出版。

我看着他，带着几分赞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七年前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不计其数的书，大概像拉斯蒂涅[1] 一样说："人文科学，咱们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翻开第一页，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现在他读到了字母 L，J 后是 K，K 后是 L。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而且从不感到困惑。他什么都读，单性生殖的理论，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在他后面，在他前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对自己说："现在呢？"

该吃点心了。他老老实实地吃面包和一块加拉彼特牌巧克力。他垂着眼皮，我可以尽情欣赏他那美丽的、弯弯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他发出一股老烟草的气味，吐气时还夹杂着淡淡的巧克力香味。

星期五，三点钟

我差一点上了镜子的当。我避开镜子，却落入玻璃窗的陷阱。我无所事事，晃着胳膊走到窗前。工地、栅栏、老车站——老车站、栅栏、工地。我打着呵欠，连眼泪都打出来了。我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拿着那包烟丝。应该装烟斗，但我没有勇气。我垂着两臂，前额靠在玻璃窗上。那位老妇人使我不快。她固执地碎步疾走，眼神迷惘，有时又畏葸地停住，仿佛刚有一个无形的

① 拉斯蒂涅，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他曾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高处，面向巴黎上流社会，气概非凡地说"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危险从她身边擦过。她来到我窗下，风吹她的裙子紧贴着膝盖。她站住了，整理一下头巾，手在颤抖。她又走了。现在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老鼠妇！我估计她会朝右走上诺瓦尔大街，大概还有一百多米吧，照她现在的速度，得用上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我就这样呆着，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瞧着她。她会停下二十次，再走，再停……

我看到了未来，它在那里，在街上，比现在稍稍更苍白。它为什么非要实现不可呢？那会给它增加什么呢？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远了，不一会儿又停下来，理理从头巾下遁出的一绺灰发。她走着，刚才她在这里，现在她在那里……我开始糊涂了，我是看见还是预见她的姿势？我再分不清现在和将来，然而它在持续，它在逐渐实现。老妇人在僻静的街上走，摆动着脚上那双肥大的男鞋。这就是时间，赤裸裸的时间，它慢慢来到存在中，它让你等待，可是当它来到时，你感到恶心，因为你发现它早已在这里了。老妇人走近街的拐角，成了一小堆黑衣服。对，不错，这是新事，因为刚才她不在那里。但这种新事退了色，凋谢了，永远不会使人惊讶。她要拐弯，她在拐弯——无止境的时间。

我奋力使自己离开窗口，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走。我贴着镜子瞧自己，我对自己感到恶心，又是无止境的时间。最后我摆脱了自己的影像，倒在床上。我瞧着天花板，想睡一觉。

安静。安静。我不再感到时间的滑动和擦动。我看见天花板上的图像。首先是圆圆的光圈，然后是十字形，它们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接着，另一个图像在我眼睛的底部成形了。这是一个跪着的大动物。我看见它的前腿和驮鞍，其他部分被蒙在雾里。但我认出了它，它是我在马拉喀什见到的一头骆驼。它被系在一块石头上，一连六次跪下又立起，一些孩子们笑着喊着逗它玩。

两年以前真是奇妙。那时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蜂箱一样

嗡嗡响，于是我又看到一些面孔、树木、房屋、一个光着身子在桶里洗澡的日本釜石女人，一个死了的俄国人——他身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干了，在身体周围流成一大摊。我又感觉到古斯古斯[①] 的味道，中午时分布尔戈斯市满街上的油味，特杜安城街上飘浮的茴香味，希腊牧人的口哨声，我深为感动。然而很久以来这种快乐就耗尽了。今天它会再生吗?

一个炙热的太阳在我脑中迅速滑动，就像一张幻灯片，在它后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它摇晃几下便停住不动了，我的内心被一片金光照耀。这光辉突然来自哪个摩洛哥（还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的太阳呢？我沉入了往昔。

梅克内斯。那位山民当时是什么模样？在贝达伊清真寺和桑树浓荫下那个可爱的广场之间，他在小街上径直朝我们走来，使我们害怕。当时安妮是在我右边还是左边?

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打开钱袋时，看见的只是落叶。

至于那位山民，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乳白色的瞎眼。这只眼睛真是他的吗？在巴库向我讲述国家堕胎原则的医生也是独眼。当我想回忆他的面孔时，出现的也是这个发白的眼球。他们俩像诺尔恩[②] 一样，只有一只眼睛，轮流使用。

至于当时我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事情更简单，它的形象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只模糊地感到它很可爱，而这几个字牢牢地连在一起：梅克内斯可爱的广场。如果我闭上眼，或者

① 古斯古斯（Couscous），北非食品，用粗麦粉团加佐料或再加鱼、肉、蔬菜等制作而成。

② 诺尔恩（Nornes），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掌管人的生死及宇宙秩序。

茫然盯住天花板，也许我能重建那个场景：远处有一棵树，一个矮壮的黑影朝我奔来。但这是为回忆而臆想出来的。那个摩洛哥人是瘦高个，当他碰到我时我才看见他。这么说我仍然知道他是瘦高个，某些简化了的知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搜索记忆，但是枉然，寻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我不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回忆还是臆想。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字词。我还能够讲故事，讲得太好了（要说讲趣闻，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我谁也不怕），但它们只是框架。有一个人，他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但这不是我，他与我毫不相干。他游历一些国家，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和从未去过一样。在我的叙述中，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我根据字词来遐想，就是这样。

然而在一百个死故事中，总有一两个活故事。对它们我是十分谨慎，偶尔讲讲，但不经常，惟恐损坏了。我打捞上一个故事，重又看见它的背景、人物、姿态。突然我停住了，我感到有损耗，我看见在感受的脉络之间出现了一个字词，我猜它将很快地取代我喜爱的某几个形象。我立刻停住，想别的事。我不愿意使记忆疲劳，不过这样做也没用，下一次讲述往事时，一大部分将会是凝止的。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

二七年四月七日”。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

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

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

“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

“看照片太暗了。”

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

“那当然。”

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

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

“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

们了。"

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

"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

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1] 的礼物。

"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

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飘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

"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2] 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

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

"那要看情况。"我说。

---

① 大约指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国王。

②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他舒了一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

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

“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

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

“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

“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

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

“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

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

“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

“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脸红了，笑着说：

“也许冒昧……”

“说吧。”

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

“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

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忿忿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馁与四年前在河内感到的一样，那时梅尔西埃催促我与他同行，而我闭口不答，只是盯住一尊高棉雕像。思想，这个使我十分厌恶的白色大物，就在这里，我有四年没有见到它了。

“我能问您……？”自学者说。

当然啦！给他讲一件事，一件出名的奇遇。但是，关于这个我一个字也不想说。

“这里，”我俯在他窄窄的肩头上，指着一张照片说：“这里，这就是桑蒂亚纳，西班牙最美的村庄。”

“吉尔·布拉斯的桑蒂亚纳[1]？我以为它是虚构的呢。啊，先生，您的谈话真使我长见识。显然您去过不少地方。”

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画片、照片，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灭了灯。现在我独自一人，不完全独自一人。还有那个思想，它在我面前，它在等待。它缩成一团，像只大猫呆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解释，一动不动，只说不。不，我没有过奇遇。

① 指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桑蒂亚纳的吉尔·布拉斯》中的桑蒂亚纳。

我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燃烟斗，倒在床上，用大衣盖住腿。令我惊奇的是，我竟如此忧愁、如此烦闷。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但我给了他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他们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这件事，你管它叫什么都行，总之，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

天完全黑了，我不知道烟斗是否熄灭。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天花板上闪过红光，接着又驶过一辆笨重汽车，连房屋也在震颤。现在大概是六点钟。

我不曾有过奇遇。我有过麻烦事、事件、事故，你叫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奇遇。这不是语言问题，我开始明白了。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那不是爱情，不是，也不是荣誉，也不是钱财，而是……总之我想象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但是时不时地，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我便沉入往昔，心里想：从前，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奇遇。但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

首先，开始应该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明白我想要什么了。真正的开始，像一声号角，像爵士乐的第一个音符，它突然切断了烦闷，加固了瞬间。它属于那样的黄昏，你事后说：“那是一个五月的黄昏，我在散步。”你散步，月亮刚刚升起，你很

清闲，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空荡荡的，但突然间，你想道：“有点什么事发生了。”不论是什么事：黑影里轻轻的爆裂声或是穿过街道的隐约人影。但这件小事与别的事不同，你立刻就看出它只是隐在朦胧中的一个大形态的前部；于是你暗想：“有点什么事开始了。”

开始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能加延长线的。它的意义来自它的死亡。我被永不复返地引向这个死亡——它也可能是我的死亡。每一时刻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引来后面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珍惜每一时刻，我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绝不阻止它的死亡。我在萍水相逢——在柏林和伦敦——的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热爱那一刻，我几乎爱上了那个女人——会结束的，这我知道。不久我就要去另一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再也见不到这一夜。我细察每一时刻，将它汲尽，无论是美丽眼睛里短暂的柔情，还是街上的嘈杂、黎明的微光，我都一一捕捉，并且永远将它固定在我身上。然而，那一刻在流逝，我不挽留它，我喜欢它流逝。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奇遇结束了，时间又恢复它通常的惰性。我向后转头，身后那个富有旋律的美好形态完全沉没于往昔中。它越来越小，收缩成一团，现在，结尾与开端合而为一了。我瞧着这个金点在缩小，心想我愿意在同样条件下，从头到尾再生活一次，哪怕因此几乎丧命，哪怕因此而失去财富、朋友。然而，奇遇是不能重新开始的，也不能延长。

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

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

“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星期六，中午十二时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

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

然而必须作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呆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 Blue Sky[1]。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

---

① 英文：蓝天。

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

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对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步，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

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

星期日

今早我忘记这是星期日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街。我带着《欧也妮·葛朗台》。当我推开公园的铁栅门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和我打招呼。公园里空无一人，光秃秃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的模样与往常不同，它向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呆了一会儿，猛然间我明白今天是星期日，它在树上，在草坪上，仿佛是淡淡的微笑。这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简单地说："这是公园，冬天里一个星期日早晨。"

我放开铁门，返身朝房屋和市民们的街道走去，低声说："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在沿海的码头后面，在货车车站附近，在城市周围，都有一些空荡荡的库房和一动不动地停在暗处的机器。在所有的房屋里，男人们都在窗子后面刮胡子，他们扬起头，时而瞧瞧镜子，时而瞧瞧寒冷的天空，看看天气如何。妓院也开始

接待头一批客人：乡下人和士兵。在教堂里，在烛光下，一个男人面对一群跪着的女人喝葡萄酒。在所有的郊区，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工厂围墙之间，黑色的长队伍开始移动，慢慢向市中心行进。街道以骚乱时期的姿态来迎接他们：除了绕绳街以外，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铁挡板。再过一会儿，黑色人流将静静地侵入这些佯死的街道，首先是图尔维尔的铁路工人以及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工作的妻子，接着是儒克斯特布维尔的小市民，接着是皮诺纺织厂的工人，接着是圣马克藏斯区所有的修理工，最后是蒂埃拉什的人，他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来。很快，在关门上锁的商店和房屋之间将出现星期日的人潮。

一座挂钟敲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在星期日的这个钟点，可以在布维尔见到一种难见的景象，但不能去得太晚，必须赶在大弥撒结束以前。

若泽凡－苏拉里小街是条死街，有股地窖的气味，但是和每个星期日一样，它也充满了喧闹，充满了潮汐声。我转进夏马尔议长街，沿街是三层楼房，配上白色的长百叶窗。这条公证人的街也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闹哄哄的。我来到吉耶小巷，嘈声更大，我听出来了，这是人声。接着，在左边，突然迸发出了光与声。我到了，这就是绕绳街，我只要走进同类们的队伍，就会看到体面的先生们相互脱帽致意。

六十年前，谁会想到绕绳街会有如此奇妙的变化呢，它今天被布维尔的居民称作小普拉多大道[1]。我见过一张一八四七年的地图，上面根本没有这条街。那时它大概是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排水沟里流着砖片、鱼头和鱼内脏。但是，一八七三年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为了公益事业，在蒙马特尔山丘建立一座教

---

① 普拉多大道，马赛市一条长达三公里的大街。

堂[1]。此外不久，布维尔市长夫人见到了显圣，她的主保圣人圣塞西尔对她进行指责。让精英贵人们每星期日踩一脚泥去圣勒内教堂或圣克洛迪安教堂和小店主们一同做弥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议会不是已经作出榜样了吗？靠上天保佑，布维尔的经济状况属于上乘，难道不该修建一座教堂向上帝谢恩吗？

这些幻象被接受了。市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教同意募捐。剩下的是选址问题。商人和船主的古老家族主张将教堂盖在他们居住的绿丘，“让圣塞西尔俯视布维尔，就像耶稣圣心教堂俯视巴黎一样”。然而，人数不多却腰缠万贯的海滨大街的新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不在乎出多少钱，但教堂必须建在马里尼昂广场。他们出钱盖教堂是为了使用。他们很高兴能向称他们为暴发户的傲慢的市民们施展一下威风。主教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于是教堂被建在绿丘和海滨大街的中途点。这座庞大的教堂于一八八七年建成，耗资一千四百万法郎以上。

绕绳街虽然很宽，但十分肮脏，名声不好，不得不全部重新翻修，居民们一律被迫迁到圣塞西尔广场后面，于是小普拉多大道就成了——特别是星期日上午——名人雅士的聚集处。他们所到之处，豪华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开张，就连复活节星期一、圣诞节通宵、星期日上午也开门营业。于连熟肉店的热肉糜远近闻名，旁边的福隆糕点店陈列着它的名产，精致的圆锥形黄油小点心呈淡紫色，上面插着一朵糖做的蝴蝶花。迪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有普隆出版社的新书，几本技术书籍，例如船舶的理论、船帆的论著，还有一大本带插图的布维尔历史，以及陈设得十分雅致的精装本：蓝皮面的《柯尔希斯马克》[2]，淡黄皮面上烫有大红花

---

① 指一八七三年决定修建的圣心大教堂，意在为巴黎公社“赎罪”。

② 柯尔希斯马克，法国作家伯努瓦（1886—1962）的小说。

的《我儿子们的书》，它是保尔·杜梅尔[①] 的作品。在“高级时装、巴黎款式”的吉斯兰商店两旁，有皮埃儒瓦花店和帕甘古董店。在一座崭新的黄色大楼的二楼是雇有四位指甲修剪师的居斯塔夫美发店。

两年前，在双磨坊巷和绕绳街的交接处曾经有过一家不知趣的小店，它贴出的广告是“滴必灵”牌杀虫药。这家店是在圣塞西尔广场上还有人叫卖鳕鱼的时代发迹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小店的橱窗很少被擦洗，你得费劲地透过灰尘和水气往里瞧，才能看见一大群穿着火红紧身上衣的小蜡人，代表形形色色的老鼠。它们拄着拐杖，从一条多层甲板的大船上下来，刚登陆就被一位农妇挡住。这位穿着花哨，但面色发青、浑身污垢的农妇朝他们喷洒“滴必灵”药，将它们赶跑。我很喜欢这家小店，它有一种玩世不恭、顽冥不化的神气。它离那座法国最昂贵的教堂不过两步远，它在那里傲慢地提醒人们蚤虱和污垢的权利。

这位老草药商去年死了，她的侄子盘卖了小店。几堵墙一拆，便有了现在的小会议厅——“雅厅”。亨利·波尔多[②] 去年还来这里做过一次有关登山运动的谈话。

走在绕绳街上，不能匆忙，因为一家一家的人都在缓缓而行。有时，一家人走进福隆糕点店或皮埃儒瓦花店，于是你便可以向前挪一个位置。可是，有时两家人相遇，一家人属于正向的人流，一家人属于逆向的人流，他们相互紧紧握手，你只好站住，原地踏步。我小步前行。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

---

① 保尔·杜梅尔（1857—1932），法国政治家，一九三一年当选总统，一九三二年遭暗杀。

② 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惯以大山为题材。

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绕绳街十六号是于尔班帽店，它专做军帽，门前挂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总主教红帽做招牌，金色的流苏从离地两米的高处垂下。

我站住了，因为在流苏的正下方聚集了一群人。我旁边的那人晃着胳膊，心安理得地等着。这是一个小老头，像瓷人一样苍白易碎，我估计他是商会会长科菲埃。据说他令人生畏，因为他总不说话。他住在绿丘顶上一座大砖房里，窗户总是敞开着。好了，那群人散开，我们向前走了。另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好在不占许多地方；他们刚一聚拢，就朝吉斯兰商店靠过去。人流甚至没有停下，只是稍稍向外弯一弯。我们从六个人面前走过，他们相互握着手说："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好吗？快戴上帽子，先生，您会着凉的"；"谢谢，夫人，今天可不暖和"；"亲爱的，我给你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很高兴认识您，我丈夫常常讲起给他治好病的勒弗朗索瓦大夫，不过您快戴上帽子，大夫，您会得病的，不过大夫好得快"；"唉，夫人，大夫是最缺人护理的"；"大夫是出色的音乐家"；"啊呀，大夫，这我可不知道，您拉小提琴？大夫真是多才多艺"。

我身边那个小老头肯定是科菲埃。那群人中有一个女人，棕发女人，她一面朝大夫微笑，一面死死盯住小老头，仿佛在想："这不是商会会长科菲埃吗？他真叫人害怕，冷冰冰的。"但是科菲埃不屑一顾，这些是海滨大街上的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自从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人们在星期日相互脱帽致意以来，我也学会了区分海滨大街和绿丘的住户。崭新的大衣、软毡帽、雪白耀眼的衬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毫无疑问，这准是海滨大街的人。至于绿丘的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消沉相。他们的肩膀窄窄的，憔悴的脸上露出傲慢不逊的神气。这位牵着一个孩子

的胖先生，我敢打赌，他准是绿丘人，因为他脸色铁灰，领带细得像根绳子。

胖先生走近我们，盯着科菲埃先生，但是在快与科菲埃相遇时却扭过头去，慈爱地与小男孩逗趣。他又走了几步，俯身瞧着儿子的眼睛，俨然是个爸爸。突然间，他灵巧地向我们转过头来，迅速看了一眼小老头，弯起手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冷冰冰的致意动作。小男孩不知所措，没有脱帽，因为这是大人之间的事。

在老下街的拐角上，我们的人流与刚从教堂涌出的信徒的潮流相遇，十几个人撞在一起，打着旋相互致意，帽子摘得飞快，我难以看清。在这个肥胖而苍白的人群上方是圣塞西尔教堂那庞大的白色建筑，它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出白垩般的白色；它那光辉的厚墙后面还留着少许的黑夜。我们又开始走了，但顺序稍有变化。科菲埃先生被推到我后面，一位穿海蓝衣服的女士紧贴在我左边。她刚做完弥撒，眨着眼睛，晨光使她稍稍炫目。走在她前面、后颈瘦瘦的那位先生就是她丈夫。

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先生挽着妻子的手臂，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微笑了起来。她立刻小心翼翼地收起奶油色面孔上的一切表情，像盲人一样走了几步。这是明确的信号：他们要打招呼了。果然，片刻以后，这位先生便举起了手。当他的手指接近毡帽时，它们稍稍犹豫，然后才轻巧地落在帽子上。他轻轻提起帽子，一面配合性地稍稍低头，此时他妻子脸上突然堆出年轻的微笑。一个人影点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那孪生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出于一种顽磁现象，它们还在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夫人和我迎面相遇时，他们恢复了冷漠的神气，但嘴边还留有几分愉快。

结束了。人群开始稀疏，脱帽致意也越来越少，商店橱窗也

不那么精美了。我来到绕绳街的尽头。是否穿过街心，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再往回走呢？我想已经够了，我看够了那些粉红色的脑袋，那些高贵的和谦逊的小脸。我打算穿过马里尼昂广场。我小心翼翼地从人流中抽出身来，这时，就在我旁边，黑帽下露出一个真正绅士的脑袋，就是那位海蓝衣服女士的丈夫。啊！长头型人的漂亮长脑袋，上面长着浓密的短发，漂亮的美国式唇须中夹着几根银丝。还有微笑，特别是微笑，有教养的美妙微笑。鼻子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副单片眼镜。

他转过头对妻子说：

“这是工厂里新来的绘图员。不知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个好小伙子，很腼腆，很逗。”

年轻的绘图员正靠着于连熟肉店的玻璃窗站着，他刚又戴上帽子，面孔绯红，垂着眼睛，神态执拗——这是强烈快感的外部迹象。显然他这是头一次在星期日来绕绳街。他看上去像初领圣体者。他两手背在身后，转头看着橱窗，露出十分讨人喜欢的腼腆。四根香肠披着晶莹闪亮的冻汁心花怒放地躺在香芹配菜上，但他视而不见。

一个女人走出熟肉店，挽起他的手臂。这是他妻子。她很年轻，但皮肤憔悴。她可以在绕绳街周围转来转去，谁也不会把她看作贵妇。她那玩世不恭的眼神，理智而警惕的态度泄露了她的身分。真正的贵妇是不知道价格的，她们爱的是痛快的挥霍。她们的眼睛是美丽天真的花朵，温室的花朵。

敲一点钟时我来到韦兹利兹餐馆。像往常一样，老头们都在那里，其中两位已经开始用餐了。有四位正在喝着开胃酒玩牌。其他人站在那里看他们玩，一面等待侍者摆餐具。最高的那位蓄着长须，是经纪人。另一位是海军军籍局的退休专员。他们像二

十岁的人一样大吃大喝。星期日他们总是吃舒克鲁特[1]。最后到的人与正用餐的人打招呼。

“怎么，还是星期天的舒克鲁特?”

他们坐下，舒了一口气：

“玛丽埃特，小姑娘，来一杯不带泡沫的啤酒，再来一份舒克鲁特。”

这位玛丽埃特是个壮实的女人。我在最里边的餐桌前坐下，这时一位红脸老头拼命咳嗽，玛丽埃特正给他倒苦艾酒。

“再倒一点呀，瞧你。”他一边咳一边说。

一直在倒酒的玛丽埃特生气了：

“我不是在倒吗，谁说什么了？您这人，别人还没开口就生气。”

别人都笑了起来。

“一针见血!”

经纪人走去坐下，一边搭着玛丽埃特的肩膀：

“今天是星期日，玛丽埃特。下午和亲爱的男人一道去看电影?”

“啊，对，今天该安托瓦内特值班。至于亲爱的男人，成天干活的可是我。”

经纪人在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神色不快的老头对面坐了下来。老头立刻激动起来。经纪人没有听，扮扮鬼脸，捋捋胡子。他们从来不听对方说话。

我认出了我的邻座，他们是附近的小商人。星期日女佣外出，他们便来这里用餐，总是拣同一张桌子。丈夫在吃一大块粉

---

[1] 舒克鲁特，源自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一道名菜，以酸白菜为主，配以大量的香肠、熟肉、土豆等等。

红色的牛排，凑近看看牛排，有时还闻闻。妻子正埋头小口小口地吃。这是个四十岁的金发女人，身体结实，两颊红红的、松松的，缎子衫下有着丰满、坚实的乳房。像男人一样，她每顿饭都大口喝下一瓶波尔多葡萄酒。

我读《欧也妮·葛朗台》，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无事可干。我随意翻开这本书，母亲和女儿正在谈论欧也妮初生的爱情。

> 欧也妮亲吻她的手，说道：
>
> “你真好，亲爱的妈妈!”
>
> 这句话使母亲那张因长期痛苦而格外憔悴的老脸露出了光彩。
>
> “你觉得他好吗?”欧也妮问。
>
> 葛朗台太太只微微一笑，沉默片刻后，她轻声说道：
>
> “你已经爱上他了？那可不好。”
>
> “不好，”欧也妮说，“为什么？你喜欢他，拿侬喜欢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他呢？好了，妈妈，摆桌子准备他来吃饭吧。”
>
> 她扔下手中的活计，母亲也跟着扔下，一边说着：
>
> “你疯了!”
>
> 但她自己也高兴地跟着发疯，仿佛证明女儿疯得有理。
>
> 欧也妮唤来拿侬。
>
> “又有什么事呀，小姐?”
>
> “拿侬，中午能有奶油吗?”
>
> “啊，行，中午行。”老女仆回答说。
>
> “那好，给他上的咖啡要特别浓。我听德·格拉桑先生说巴黎人都喝浓咖啡。你得多放些咖啡才行。”
>
>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
> “去买呀。”
>
>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
> “他去牧场了……”

自我进来以后，我的邻座便沉默无语，此刻，突然间，丈夫

的声音使我从阅读中惊醒。

丈夫用神秘的、甚感有趣的声调说：

“喂，你明白了吧?”

妻子吓了一跳，从遐想中醒来，瞧着他。他边吃边喝，然后又用同样诡秘的声音说：

“哈！哈!”

沉默。妻子又陷入遐想。

她突然打了一个寒战，问道：

“你说什么?”

“昨天，苏珊。”

“哦，对，”妻子说，“她去看维克多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妻子不耐烦地推开盘子：

“真难吃。”

盘子边上挂着她吐出来的灰色小肉丸。丈夫继续他的话题：

“那个小女人……”

他闭上嘴，茫然地微笑。在我们对面，老经纪人正在抚摸玛丽埃特的手臂，一面微微喘气。过了一会儿，丈夫说：

“那天我对你说过。”

“你说什么了?”

“维克多。她会去看他的。你怎么了?”他突然惊惶失措地问：“你不喜欢这个菜?”

“很难吃。”

“手艺不行了，”他傲慢地说，“赶不上从前埃卡尔的时候了。你知道埃卡尔如今在哪里吗?”

“在东雷米，是吧?”

“是的，是的，谁告诉你的?”

“是你，星期天你告诉我的。”

她拿起随便放在纸桌布上的一块面包吃了，然后用手熨平桌子边沿上的纸，迟疑地说：

“你知道，你弄错了，苏珊更……”

“这有可能，亲爱的姑娘，这有可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用目光寻找玛丽埃特，给她做手势。

“真热。”

玛丽埃特举止随便地靠在桌沿上。

“啊，是的，很热。”妻子抱怨地说，“这里很闷，牛肉又难吃。我要对老板说，手艺不如从前了。请你稍稍打开气窗吧，亲爱的玛丽埃特。”

丈夫又用逗乐的语气说：

“喂，你没看见她的眼睛？”

“什么时候，宝贝？”

他不耐烦地模仿她：

“‘什么时候，宝贝？’你就是这样。在夏天，下雪的时候。”

“你是指昨天，哦，对！”

他笑起来，目视远方，相当用心地迅速背诵：

眼睛就像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他很满意，似乎忘记了想说什么。她也兴奋起来，并无什么想法：

“哈，哈，你这个机灵鬼。”

她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他的肩头：

“机灵鬼，机灵鬼。”

他更自信地重复说：

“在火炭里撒尿的猫。”

她不再笑了：

“不，说真的，她可是个严肃的人，你知道。”

他俯下头，在她耳边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张着大嘴听，面孔紧张而快活，仿佛想噗嗤笑出来，接着她朝后一仰，抓搔他的手：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理智而平静地说：

“你听我说，亲爱的，既然他是这样说的，要不是真的，他何必这样说呢？”

“不，不。”

“可既然他这样说了，你听着，假设……”

她笑了起来：

“我笑是因为我想到勒内。”

“是的。”

他也笑了，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

“那么，他是星期二发现的……”

“星期四。”

“不，星期二，你知道，因为……”

她在空中划了一个省略号。

长长的沉默。丈夫用面包蘸着汤汁。玛丽埃特撤下盘子，送上水果馅饼。等一会儿我也要吃一块水果馅饼。妻子心神恍惚，唇边挂着骄傲和不以为然的微笑，然后用拖长的声音说：

“啊，不，你是知道的。”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官欲望，以致他动了心，用胖手抚摸她的后颈。

“夏尔，别说了，你在刺激我，亲爱的。”她含着满嘴的馅饼微笑着说。

我试图继续看书：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去买呀。”
“要是撞上先生了呢?”

可我又听见那女人在说：

“是呀，我会让玛尔特大笑的，我要讲给她听。”

他们不再说话了。在馅饼以后，玛丽埃特又端上了李子干，女人忙着吐果核，优雅地吐在匙上；丈夫则两眼看着天花板，用手在餐桌上敲进行曲。沉默似乎是他们的正常状态，而话语则是有时发作的小小的狂热。

“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
“去买呀。”

我合上书，我要去散散步。

我走出韦兹利兹餐馆时，已将近三点钟了。我那沉甸甸的身体感到这是下午。不是我的下午，是他们的下午，是十万布维尔人将共同度过的下午。就在此刻，他们用完了丰富而漫长的星期日午餐，离开餐桌，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星期日已经耗尽它轻快的青春，现在该消化消化小鸡和馅饼，该换衣服上街了。

清亮的空气中响起了黄金国影院的铃声。大白天里响起铃声，这在星期日是司空见惯的。沿着绿墙有一百多人在排队，在贪婪地等待进入美妙的黑暗，等待那轻松自在的时刻，银幕将像水中的白石一样发亮，说出他们的心事和梦想。但这是空想，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个东西仍然很紧张，他们担心美好的星期日会遭到破坏。等一会儿，他们会像每星期日那样大失所望，或者因为影片愚蠢，或者因为邻座抽烟斗并且往两腿下面吐痰，或者因为

吕西安令人扫兴，没有说一句好话，或者，就在难得去电影院的今天，他们偏偏发作了肋间神经痛。等一会儿，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隐隐的愤懑将在黑暗的影厅里膨胀。

我走上布雷桑街。阳光驱散了云雾。天气晴朗。从波浪别墅走出了一家人。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级上，自信地目视前方，一面深深地呼吸。至于父亲，我只看见他宽大的后背，他正弯下腰锁门。房子将幽暗无人，直到他们回来。在旁边那几所已经走空的、上了锁的房屋里，家具和地板在轻轻作响。出门以前他们熄灭了餐厅壁炉里的火。父亲和那两个女人会合在一起，全家人便一言不发地上路了。他们去哪里呢？星期日，人们或是去那座巨大的墓园，或是去拜访亲戚，或者，如果完全没事，去海堤上走走。我没事，便走在布雷桑街上，这条街通往海堤－散步场。

天空呈淡蓝色，几缕轻烟，几只白鹭，不时掠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远处是沿着海堤－散步场的白色水泥栏杆，我透过栏杆的孔洞，看见大海在闪闪发光。这一家人向右拐，走上通往绿丘的上坡路布道神甫－伊莱尔街。我看见他们慢慢上坡，在闪烁的水泥地上形成三个黑点。我向左转，走进在海边络绎不绝的人群。

与上午相比，人群更为混杂。他们似乎都没有勇气继续承受规规矩矩的等级制度，而在午饭以前，他们曾为此自豪。商人和公务人员肩并肩地走着，任凭那些可怜巴巴的小职员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碰撞和挤压他们。贵族、精英、专业人员都融合在这温暖的人群中，他们现在只是人，几乎仅仅是人，他们不再代表任何东西。

远处有一摊亮光，那是退潮的大海。水面上的几块礁石尖撕破了这光亮的表层。沙滩上躺着几条渔船，不远便是粘糊糊的立

方形石头，那是被胡乱扔到海堤脚下护堤防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有洞隙，塞满了蠕动的东西。在外港的进口处，一条挖泥船矗立在阳光耀眼的天空下。每到晚上，它便轰鸣吼叫，喧嚣之极，直到午夜。但是每星期日，工人们上岸走走，只留下一个人看船，因此挖泥船便安静下来。

阳光清澈透明，像白葡萄酒。光线轻轻拂过身体，没有产生阴影或曲线，手和脸只是淡黄色的斑点。所有穿大衣的人都仿佛在离地几厘米的地方轻轻飘浮。风不时将水一般颤抖的阴影吹向我们。片刻间面孔退了色，变成白色。

这是星期日。人群被夹在栏杆和别墅的铁栅之间缓缓流动，在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大饭店前散开成上千条小溪。有许许多多孩子，他们或坐在车上，或被抱着、牵着，或三三两两、一本正经地走在父母前面。这些面孔，刚才我都见过，它们在朝气蓬勃的星期日上午显得得意洋洋，而现在，沐浴在阳光中，它们表露的只是安详、轻松和几分执拗。

大手势没有了。人们当然还摘帽致意，但不再夸张，不再像上午那样兴奋。他们微微向后仰着，抬头望着远方，任凭风吹着自己走，大衣在风中鼓胀了起来。有时有一声干笑，但立刻就被止住了。一位母亲在喊：雅诺，雅诺，听话。接着便是沉静。我闻见黄烟丝的淡淡的气味，原来小职员们在抽烟，萨朗波牌、阿依夏牌，这是星期日的香烟。在几张比较松弛的脸上，我仿佛看到几分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欢快，他们只是在休息。他们那睁大的、凝神的眼睛被动地反射出大海和天空。等一会儿他们要回家，全家人围着餐桌喝茶。眼下他们只想少费力气，节省手势、话语和思想，随波飘流；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抹去皱纹、鱼尾纹，以及一周的工作所带来的辛酸的表情，仅仅一天。他们感到时间从指缝间流过。他们来得及聚集精力以便在星期一

早上焕然一新地从头开始吗？他们深深呼吸，因为海边的空气能增补精力。只有他们那入睡者般的均匀而深沉的呼吸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悄悄地走在这个处于休息状态的、悲惨的人群中，不知如何处置我那结实而且精力充沛的身体。

大海现在是深灰色，慢慢涨潮，晚上就该是满潮了。今晚，海堤-散步场会比维克多-诺瓦尔大街更荒凉。在左前方，有盏红灯在航道中闪烁。

太阳慢慢落在海面，途中将一所诺曼底别墅的窗子照得火红。有个女人被照得眼花缭乱，懒懒地用手捂住眼睛，一面摇着头。

“加斯东，真晃眼。”她半笑不笑地说。

“嘿！这可是好太阳，”丈夫说，“它不暖和，但叫人高兴。”

她转身朝着大海，又说：

“我还以为看得见它呢。”

“不可能，”丈夫说，“它在晃眼的地方。”

他们大概在谈卡伊博特岛，岛的南端位于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本该看得见的。

光线变柔和了。这个不稳定的钟点预示着黄昏来临。星期日已经成了过去。别墅和灰白栏杆仿佛是新近的回忆。面孔一一失去闲暇的表情，有几张脸几乎变得温情。

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

“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

“什么？”

“那儿，那儿，是海鸥。”

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

“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

“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

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

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

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

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

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

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

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

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象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

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

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

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

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作出选择，我放

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

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

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气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了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

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

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

星期一

昨天我怎会写出这种荒唐和浮夸的句子呢？

“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

我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某些情景。应该避免漂亮的空话，应该信手写来，不雕琢字句。

总之，昨晚我自觉崇高，这一点使我恶心。我二十岁时曾醉过，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1] 那个类型。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但我听之任之，甚觉有趣。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我酒醉时从不呕吐，但呕吐也许更好。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我像傻瓜一样兴奋，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抽象的思想来洗涤。

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这已得到证明。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事实大概是这样：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就这样继续下去；每个瞬间都消失，用不着挽留它，如此等等。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总之，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却很少见到。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

如果我记得不错，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但为什么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难道时间并不永远是不可逆转的？有时候，人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前进或后退都无所谓，但在另一些时候，网眼仿佛收紧了，因此不能错过机会，因为不可能再一次从头开始。

安妮使时间恢复了它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她在吉布提，我在亚丁，我常常去看她，共度二十四小时。她千方百计地增加我

---

[1]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

们之间的误解，直到最后离我走只剩下六十分钟了，确确切切的六十分钟。六十分钟正好使你感到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我还记得一个可怕的晚上。我应该在午夜动身回亚丁。我们坐在露天电影院里，心情沮丧，她和我一样，只不过她是策划者。到了十一点钟正片开始时，她拉过我的一只手，双手紧紧握住，一言不发。我感到一种刺激性的欢乐，不用看表，我知道现在是十一点钟。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这一次我们要分别三个月。银幕上有一次出现了全白的图像，冲淡了黑暗，我看见安妮在流泪。后来，到了午夜，她使劲握握我的手便放开了。我站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圆满的工作。

晚上七点钟

工作了一天，进展不错。我写了六页，感受到几分乐趣，何况这是对保罗一世统治的抽象论述。在昨天的狂喜以后，今天一整天我都正襟危坐。我真不该动情。不过，我在揭露俄国专制政体的手段时，感到十分自在。

但是这个罗尔邦令我很恼火。他在细小的事情上十分诡秘。一八〇四年八月他在乌克兰到底干了些什么？他隐晦地谈到这次旅行：

> 后代将作出判断：我的努力——未能成功——是否该受到粗暴的背叛和侮辱，我默默地忍受它们，而我心中的秘密足以使嘲讽者闭嘴和无比恐惧。

我受骗过一次。在谈到一七九〇年短暂的布维尔之行时，他的文字充满了浮夸和隐晦。我浪费了一个月去核实他的言行。最终，他使一个佃户的女儿怀了孕。也许他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

我对这个自命不凡、满口谎言的人十分气恼，也许这是怨恨吧。他对别人撒谎我很高兴，但是他应该对我破例。我原以为我与他会串通一气，骗过这么多死人，他终究会对我，对我讲真话的！可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说，他对我说的就和对亚历山大或路易十八说的谎话一样。罗尔邦必须是个体面人，这点对我十分重要。机灵鬼，大概吧，谁不是机灵鬼呢？大机灵鬼还是小机灵鬼？我尊重历史研究，但并不因此而在这样的死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他活着，我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关于他，我知道些什么呢？想象不出会有比他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了，但他确实有美好生活吗？如果他的信件不是那么浮夸……啊，应该看到他的目光，他也许有一种迷人的动作：歪着头，调皮地竖起细长的食指放在鼻子旁边，或者，有时在两个彬彬有礼的谎言之间，他突然变得粗暴，但为时不长，他很快就克制住了。然而他死了，留下的只有《论战略》和《对道德的思考》。

如果我随意想去，我想象他是这样的人：他善于讽刺揶揄，伤害过不少人，但是在这个表象下面，他很单纯，近乎幼稚。他很少思考，但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天赋，他在任何场合都举止得体。他的恶作剧是天真的、自发的、慷慨的，与他对道德的爱同样诚挚。他背叛了恩人和朋友，然后便严肃地转向事件以吸取教益。他从不认为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权利，也不认为他人对他有任何权利。他认为生活对他的赐与是没有道理、毫无理由的。他迷恋一切，但又轻易地摆脱。他的信件和作品从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由一位写字先生代笔。

如果最终是这样，我还不如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小说。

晚上十一点钟

我在铁路之家吃晚饭。老板娘在那里，我只好和她做爱，这是出于礼貌。我对她有几分厌烦，因为她太白，又有一股新生婴儿的气味。她热情洋溢地把我的头紧紧抱在胸前，认为应该这样做。至于我，我心不在焉地在毯子下面摸玩她的生殖器，弄得手臂发麻。我想到德·罗尔邦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生平的小说呢？我的手臂直直地贴着老板娘的腰。我突然看见一个小花园，那里的树木既矮又粗，毛茸茸的硕大的叶子从树上垂下，四处有蚂蚁在爬，还有蜈蚣和衣蛾。有的动物更可怕，身体是一片烤面包，就像一盘烧鸽里垫底的烤面包。它们像螃蟹一样用脚爪横行。宽大的树叶上有黑黑一层小虫。在仙人掌后面，公园里的韦莱达[1] 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真令人作呕。"我大声叫了起来。

"我本不想弄醒你，"老板娘说，"但是床单压在我屁股下面，再说，我得下楼照料乘火车去巴黎的客人。"

封斋节前的星期二

我揍了莫里斯·巴雷斯[2] 的屁股。我们是三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中央有一个洞。莫里斯·巴雷斯走近我们说："很好！"并且给我们每人一小束堇菜花。脸上有洞的士兵说："我不知往哪里插。"，莫里斯·巴雷斯说："插在你头上的洞里。"士兵回答说："插在你的屁眼里。"我们便把莫里斯·巴雷斯打翻在地，脱下他的裤子，裤子下面有一件主教的红袍，我们掀起红袍，莫里斯·

---

① 韦莱达，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女祭司，反对罗马人入侵，后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原编者注。

② 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巴雷斯喊了起来："当心，我的长裤是连鞋套的。"我们揍他的屁股，揍得出血，并且用堇菜花瓣在他臀部上画了一个戴鲁莱德[1]的头像。

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想起我的梦。此外，我睡觉大概很不老实，因为每早起来毯子都掉在地上。今天是封斋节前的星期二，但是在布维尔，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全城只有一百多人化装打扮。

我走下楼梯时，老板娘叫住了我，

"这里有您一封信。"

一封信，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五月份鲁昂图书馆馆长寄来的。老板娘领我去她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鼓鼓的黄色长信封，这是安妮写来的。我有五年没有她的消息了。信是寄到我在巴黎的旧地址的，邮戳是二月一日。

我出门，信封握在手里不敢打开。安妮用的信纸没有变，她也许仍然去庇卡迪伊那家小文具店去买信纸。她大概还保持原来的发型，留着浓浓的金色长发，不愿剪掉。在镜子面前，她不得不耐心地搏斗才能拯救自己的面孔。她不爱打扮，也不怕衰老。她愿意保持本色，仅仅保持本色。我欣赏她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对自己形象的忠实，绝对严格的忠实。

地址是用紫墨水写的（她也没有换墨水），有力的笔迹仍然微微闪着光泽。

安托万·罗冈丹先生

我多么喜欢在这些信封上看到我的名字。在朦胧中我又看到

---

① 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曾参与未遂的军事政变（1899）。

她的微笑。我猜到她的眼睛和那低俯的头。我坐着，她走过来，微笑地站在我面前。她比我高出上半身，她伸直手臂抓住我的两肩，摇晃我。

信封沉甸甸的，至少装了六张纸。在秀丽的笔迹旁边是我从前的门房那潦草的小字：

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

这些小字没有光泽。

我折开信封，失望使我又年轻了六岁。

“我不知道安妮是怎样把信封弄得鼓鼓的，里面可什么也没有。”

这句话，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说过一百次，当时我也像今天一样，使劲地从信封衬纸里抽出一小张方格纸。

安妮用铅笔写道：

“我过几天去巴黎。二月二十号你来西班牙旅店看我，求你了（‘求你了’被加在这行字的上方，并且以一个古怪的螺线与‘看我’相连），我必须见到你，安妮。”

我在梅克内斯和丹吉尔的时候，晚上回家有时看见床上有张纸条：“我要立刻见到你。”我跑去看她，她开了门，抬着眉毛似乎很惊讶。她不再有话对我说了。她埋怨我去找她。这一次我要去，也许她拒绝见我，也许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姓名的人住在我们这里。”但我想她不会这样做。不过，再过一星期，她可能写信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下一次再见面吧。

人们都在上班。这个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将平淡无奇。残废者街上有股浓重的湿木头气味，每次下雨以前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古怪的日子：电影院放映日场，学校的孩子们放假。街上有一种泛泛的、淡淡的节日气氛，不断引起你的注意，但当你真正

注意时，它又消失了。

我大概能重新见到安妮，但不能说这个念头使我真正快活起来。接到她的信后，我便感到无所事事。幸好现在是中午。我不饿，但我要去吃饭，以消磨时间。我走进钟表匠街上的卡米尔餐馆。

这是一家比较封闭的餐馆，整夜供应舒克鲁特或荤杂烩。人们看完戏就来这里就餐。那些夜里到达、饥肠辘辘的旅客们，在警察的指点下，来这里吃饭。八张石板面的桌子，沿墙是一排皮制长椅，两边是布满棕色斑点的镜子。两扇窗子和门上的玻璃用的都是毛玻璃。柜台在一个凹处，隔壁还有一个单间，是为成双成对的人准备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来一份火腿蛋。”

女侍者是一个双颊红红的高个子姑娘，她和男人讲话时总是笑。

“这我可没办法。您来一份土豆蛋吧？火腿给锁起来了，只有老板才能动。”

我叫了一份荤杂烩。老板叫卡米尔，很凶。

女侍者走开了。我独自呆在这间阴暗的老店堂里。我的皮夹里有安妮的一封信。出于一种虚假的羞愧，我不再读这封信，只是试着一一回忆每句话。

我亲爱的安托万

我微笑了，当然不，安妮当然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

六年前——我们刚刚按照双方同意分了手——我决定去东京。我给她写了几个字，当然不能再称她为“心爱的”了，便天真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安妮”。

“你的自如真令我佩服，”她回答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也

不是你亲爱的安妮，而你呢，我请你相信你也不是我亲爱的安托万。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称呼我，就别称呼我，那样更好。”

我从皮夹里取出她的信。她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信尾也没有客套话，只有“我必须见到你。安妮。”没有任何东西确切地告诉我她的感情。我不能抱怨，因为她喜爱完美。她总想实现“完美的时刻”。如果实现不了，她便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生命从她的眼神中消失，她懒洋洋地呆着，像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要不就是挑我的毛病：

“你擤鼻涕像一个资产者，大模大样，还用手绢捂着咳嗽，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不能回答，必须等待。突然，从我无意的举动中，她看到了信号，战栗了一下，无精打采的清秀面孔变得严肃了，她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她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迷人的魔法：她哼着歌，眼睛巡视四周，然后微笑着站起身，走过来摇晃我的双肩，而且，在几秒钟内，仿佛给周围的物体下命令。她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解释她对我的期望：

“听我说，你想努力，对吧？上一次你可真傻。你知道这个时刻会多美吗？你瞧瞧天空，瞧瞧阳光在地毯上的颜色。我刚好穿上了绿裙衣，也没有化装，很苍白。你往后退退，坐在阴影里。你明白你该做什么吗？真是！你真傻！给我说点什么呀！”

我感到手中握着成败的关键。这个瞬间有一种朦胧的含意，必须使它更精炼、更完美。某些动作必须要做，某些话必须要说。但我不堪责任的重负，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陷在安妮臆想的那套关于瞬间的礼仪中，奋力挣扎，而且挥动粗大的手臂将它们像蛛网一样撕碎。在这种时刻，安妮恨我。

当然，我要去看她。我尊重她，而且仍然全心地爱她。但愿另一个男人对完美瞬间的游戏比我灵巧，比我走运。

“你这该死的头发把什么都破坏了，”她说，“能拿红头发的男人怎么办呢?”

她微笑。我首先失去的，是对她的眼睛的记忆，后来，是对她长长的身体的记忆，我尽量长久地记住她的微笑，后来，三年前，我也失去了这个记忆。不过刚才，当我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信时，这个回忆又突然回来了，我仿佛看见安妮在微笑。我再试试回忆它，因为我需要感受安妮所勾起的全部柔情。这个柔情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它渴望诞生。然而，回忆不再来，完了。我仍然空荡荡、干巴巴的。

一个男人冷嗖嗖地走了进来。

“先生女士们好。”

他没有脱下发绿的大衣便坐了下来，两只大手相互搓着，手指交叉在一起。

“您要点什么?”

他一惊，神色不安地说：

“嗯？来点加水的比尔酒。”

女侍者一动不动。她在镜子里的面孔仿佛在睡觉。其实她是睁着眼睛的，只是睁开一条缝。她一向如此，接待客人慢慢吞吞，客人点了酒菜后，她总要遐想片刻，大概从遐想中得到小小的乐趣吧。我猜她在想那瓶酒，即将从柜台上方取下的、带白底红字商标的瓶子，她在想她即将倒出的浓稠的黑汁，仿佛她本人也喝。

我将安妮的信塞回皮夹里，它给了我它所能给的。我无法追溯到那个曾经拿着它，折叠它，将它装进信封的女人。然而，用过去时来思念某人、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不让最短的瞬间、最轻的不快脱离我们而留在后面。声音、气味、日光的细微变化，还有我们相互并未道出的思想，这一切都被我们带

走，这一切都是鲜活的。我们不停地、身临其境地为它们高兴，为它们痛苦。不是回忆，是强烈炽热的爱，没有阴影，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庇护所。三年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分手，因为我们承担不了这副重担。当安妮离开我时，突然一下子，我感到这三年都塌陷在过去时里了。我甚至没感到痛苦，只感到空虚。后来时间又开始流逝，空洞越来越大，再后来，在西贡，我决定返回法国，于是残留的一切——陌生面孔、地点、长河沿岸的码头——全部化为乌有，因此我的过去如今只是一个大洞，而我的现在就是靠着柜台遐想的黑衣女侍者和这个小个子男人。我对自己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书本上来的。贝拿雷斯城的宫殿、麻风病王的平台，带有曲折高梯的爪哇寺庙，它们曾反映在我眼中，但它们留在那边，留在原处。电车晚上从普兰塔尼亚旅馆门前驶过，车窗上并不带走霓虹灯招牌的影像，电车燃烧片刻，然后带着黑黑的车窗远去。

那个人一直看着我，令我生厌，他个子小小的，倒摆出一副派头。女侍者终究去照应他了。她抬起黑黑的长臂去取饮料，然后端来瓶和杯子。

“来了，先生。”

“阿希尔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

她倒饮料，没有回答。他突然灵巧地从鼻子旁边抽回手指，摊开两只手掌放在桌子上，头朝后仰，眼睛发亮，冷冷地说：

“可怜的姑娘。”

女侍者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他的表情难以捉摸，可能是吃惊，仿佛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我们三个人都局促不安。

胖胖的女侍者最先恢复镇静。她缺乏想象力。她庄重地打量阿希尔先生，明白她只要动一只手就能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扔到街上去。

“我为什么是可怜的姑娘?”

他迟疑着，瞧着她，不知所措，接着便笑了。他脸上堆满了皱纹，用手腕轻松地做了做手势：

“这把她惹恼了，‘可怜的姑娘’，不过就这么说说罢了。没有什么意思。”

她转身回到柜台后面。她的确在生气，可他还在笑：

“哈哈！我不过随口说说。真生气了？她生气了。”他朝我这个方向说。

我转过头去。他拿起杯子，但不想喝，惊讶而胆怯地眯着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事。女侍者已经在收款处坐下了，拿起了针线活。一切重归于平静。但已不是原先的平静了。下雨了，雨点轻轻敲着毛玻璃窗。如果化装的孩子们还在街上，他们的硬纸面具会变成软塌塌的一团。

女侍者开了灯。现在还不到两点钟，但天空完全黑了，所以她看不清手中的活计。柔和的灯光。人们在家里大概也开了灯，看看书，在窗前瞧瞧天空。对他们来说……这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衰老的。他们生活在遗赠和礼品中间，每件家具都是纪念品。小钟、奖章、肖像、贝壳、镇纸、屏风、披巾。橱柜里堆满了瓶子、织物、旧衣服和报纸。他们什么都留着。保存往昔，这是有产者的奢侈。

我能在哪里保存我的往昔呢？不能将它揣在口袋里，必须有房子来安置它。我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一个孤零零的人，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他是无法截住回忆的，回忆从他身上穿越过去。我不该埋怨，我追求的不正是自由吗？

小个子男人坐立不安，叹了口气。他缩在大衣里，但有时挺直身体，露出傲慢的神气。他也没有往昔。要是仔细找一找，在他的表亲——如今互不来往——那里，大概能找出一张照片吧：

在一个婚礼上，他戴着硬领，穿着硬胸衬衣，蓄着年轻人的粗硬髭须。至于我，大概连照片都没留下。

他仍然看着我，要和我说话了。我感到自己很僵硬。他与我彼此并无好感，但我们是同一类人，就是这样。他像我一样孤单，但比我更深地陷入孤独。他大概在等待他的恶心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这么说，现在有人能认出我了，对我打量一番以后心里想："这是我们的人。"那又怎么样呢？他想干什么？他应该知道我们谁也管不了谁。有家的人都在家里，生活在纪念品中间，而我们在这里，两个没有记忆的落魄者。如果他突然站起来，如果他对我说话，我会跳起来的。

门咣当地开了。这是罗杰医生。

"大家好。"

他走了进来，神态孤僻而多疑，两条长腿在微微打颤，勉强架住他的身体。星期日我在韦兹利兹餐馆常常看见他，但他不认识我。他的体格像儒安维尔的教官，胳膊和大腿一样粗，胸围一百一十公分，站立不便。

"冉娜，小冉娜。"

他小步走到衣架前，将那顶宽宽的软帽挂在衣钩上。女侍者已叠好活计，无精打采、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将医生从雨衣里拽出来。

"您要点什么，大夫？"

他严肃地端详她。他真有一个我称作的漂亮脑袋，一个被生活和激情磨损和耗竭的脑袋，但他了解了生活，控制了激情。

"我也不知道要点什么。"他用深沉的声音说。

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擦擦额头。只要不是站着，他就感到自在。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威严，叫人害怕。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陈年苹果烧酒吧，孩

子。”

女侍者一动不动地端详这张堆满皱纹的大脸。她在遐想。小个子男人如释重负地抬头微笑。的确，这位巨人使我们得到了解脱。刚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攫住我们。现在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

“怎么，不给我拿苹果烧酒?”

女侍者惊醒过来便走开了，医生伸开两只粗胳膊抓住桌子两侧。阿希尔先生异常高兴，想引起医生的注意，便摇晃着腿在长椅上跳动，但是白费力气，他个子太小，弄不出响声来。

女侍者端来苹果烧酒，并且向医生扬扬头，示意他旁边有那位客人。罗杰医生慢慢旋转上身，因为他的脖子动不了。

“噢，是你，老坏蛋。”他叫道：“你还活着?”

他又对女侍者说：

“你们接待这种人?”

他瞧着小个子男人，目光凶狠。这是一种纠正谬误的坦率目光。他解释说：

“他是个老神经病，老神经病。”

他甚至懒得表明这是开玩笑。他知道老神经病不会生气，而会微笑。果然如此，小个子谦卑地微笑了。老神经病，他这下轻松了，感到自己能抵御自己。今天不会发生任何事。最奇怪的是，我也松了一口气。老神经病，说得不错，仅此而已。

医生笑了，向我投来一个邀请与会意的目光，大概是由于我的身材吧——再加上我身上那件干净衬衣。他想邀我加入他的玩笑。

我没有笑，没有回答他的主动表示，于是，他一面笑，一面用瞳孔的可怕火光在我身上试探。我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他像近视眼一样上下打量我，将我归类。归入神经病还是流氓?

终于是他先转过头去。在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孤独者面前稍稍退缩，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立刻就被忘在脑后。他拿起一支烟，点燃，然后像老头一样一动不动，眼光无情而凝滞。

漂亮的皱纹，各式各样的；有贯穿前额的横纹、鱼尾纹、嘴巴两侧苦涩的褶纹，还有吊在下颌下面的、绳索般的黄肉。这个人可真走运。远远一看见他，你就想他一定受过痛苦，他一定生活过。他配得上这张面孔，因为他毫无差错地留住和利用了往昔。他直截了当地将往昔制成标本，并且在女人和年轻人身上试用。

阿希尔先生很快活，大概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快活了。他赞赏地张着嘴，鼓起脸腮小口小口地喝酒汁。好吧！医生镇住了他。医生没有被这个即将发作的老神经病给吓倒。几句粗话刺刺他，结结实实敲他一下，事情就成了。医生是有经验的，他是职业经验论者。医生、神甫、法官、官员，他们了解人，仿佛人是由他们造的。

我为阿希尔先生感到羞耻。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应该团结一致反对他们。而他却抛弃了我，投到他们那边去了。他真心地相信经验，不是他的经验，也不是我的经验，而是罗杰医生的经验。刚才阿希尔先生感到自己古怪，似乎孑然一身，而现在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而且不少，因为罗杰医生见过他们，罗杰医生可以对阿希尔先生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以及故事的结尾。阿希尔先生只不过是一个案例，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纳入某些一般概念之中。

我真想对他说他受骗了，被那些重要人物利用了。职业经验论者？他们在半醒半睡的麻木状态中熬日子，由于急躁而仓促结婚，又莫名其妙地生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婚礼和葬礼上与别人相遇。有时他们被卷入旋涡，奋力挣扎，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事。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他们的视野以外。长长的模糊形状、事件，从远方来，迅速擦过他们身边，等他们想观看时，一切已经结束。然而，他们快到四十岁时，却把本人可怜的固执习性和几句格言称为经验，于是他们就成了自动售货机：你往左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银纸包装的小故事，你往右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像融化的焦糖一样黏牙的宝贵忠告。照此办理，连我也会受到人们的邀请，他们会相互散播说我是空前绝后的大旅行家。是的，穆斯林蹲着撒尿，印度产婆用在牛粪中研碎的玻璃代替麦角碱，婆罗洲的姑娘来月经时便上屋顶呆三天三夜。我在威尼斯见过小游船上的送葬仪式，在塞维利亚见过受难周的庆典，在上阿默高也见过受难主日。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见识的极小部分。我可以仰靠在椅子上，乐呵呵地开讲：

"您知道吉赫拉瓦吗，亲爱的夫人？那是摩拉维亚的一座奇特的小城，一九二四年我在那里呆过……"

法庭庭长见识过许多案件，听完我的故事后会说：

"多么真实，亲爱的先生，多么有人情味。我刚工作时也见过类似的案件。那是一九〇二年，我在利摩日当代理推事……"

但是，我年轻时就讨厌这些事。我不是出自职业经验论者的家庭，不过业余经验论者也是有的：秘书、职员、商人、在咖啡馆听别人讲述的人。将近四十岁时，他们感到全身被经验塞得满满的，无法排泄，幸好他们有孩子，便强迫孩子就地将经验消化掉。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往昔并未丧失，他们的回忆浓缩了，柔顺地变成了智慧。驯服的往昔！可藏在衣袋里的往昔——充满漂亮格言的金色小书。"请相信我，我这是经验之谈，我知道一切都来自生活。"难道生活也替代他们去思想吗？他们用旧的来解释新的，用更旧的来解释旧的，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列宁

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是法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实际上，他们从来什么也不懂……在他们的傲慢后面，可以隐隐看出一种郁闷和懒惰。他们看着一些现象从面前驰过，却连连打呵欠，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老神经病”，于是罗杰医生便泛泛想到另一些老神经病，但却记不起任何一位了。现在，阿希尔先生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令我们吃惊，因为他是个老神经病！

他不是老神经病，他是害怕。怕什么呢？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它消失。

人们喜欢笼统的概念，再说，职业家，甚至业余爱好者最后总是有理的。他们的智慧劝戒你尽量不出声，尽量少生活，让你自己被人遗忘。他们讲的最好的故事就是冒失鬼和怪人如何受到惩罚。对，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会说相反的话。阿希尔先生也许良心不安，也许在想如果当初听了父亲和姐姐的话，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医生有发言权。他没有错过自己的生活，他使自己成为有益的人。他平静而威严地矗立在这个穷途潦倒者的上方，像一块岩石。

罗杰医生喝了他的苹果烧酒。他那高大的身躯下沉，眼皮也重重地下垂。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没有眼睛的面孔，真像一个硬纸面具，就是今天商店里卖的那种。他的两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突然间，真理向我显现：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他肯定知道这一点，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将成为的尸体。这便是他们的经验，这便是为什么我常想他们的经验散发一股死亡的气息，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罗杰医生相信经验，他想掩饰无法容忍的现实：他是孤独的，一无所获，没有过去，智力日渐衰退，身体日渐蜕化。于是他努力制造、安排、铺

垫一个小小的谵想作为补偿：对自己说他在进步。他的思维有空洞吗，脑子里有时出现空白吗？那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已不如青年时代敏捷。他看不懂书里的话吗？那是因为他现在远离书籍。他再不能做爱了吗？可是他曾经做过爱。而做过爱比仍在做爱要强得多，因为有了时间距离，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比较和思考。这张可怕的死尸面孔无法忍受镜中的影像，于是便极力相信自己被刻上了经验的智慧。

医生稍稍转过头来，半睁开眼皮，用微红的、发困的眼睛看着我。我对他微笑。我想用这个微笑来揭示他试图掩饰的一切。如果他想："这人知道我快死了！"那么他就会醒过来。但是他的眼皮又垂下，他睡着了。我走开了，让阿希尔先生守护着他的睡眠。

雨停了，空气温和，美丽的黑色形象在天空里缓缓滚动，对完美时刻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了。安妮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暗暗的、小小的潮汐，以配合这些形象。但是我不会利用时机。在这片未加利用的天空下，我茫然走着，平静而空虚。

星期三

不应该害怕。

星期四

写了四页纸。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不要对历史的价值思考过多，那样会感到厌烦的。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

再过一星期，我将去看安妮。

星期五

棱堡大街上浓雾迷漫，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兵营的墙根走。在我右边，汽车车灯将湿漉漉的灯光抛向前面。我根本看不清人行道的边沿。我周围有人，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偶尔还听见说话的嗡嗡声，但我看不见人。有一次，一张女人面孔出现在我肩头，但立即被浓雾吞没。另一次，有一个人喘着大气掠过我。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一心只想谨慎前行，用脚尖探地，甚至向前伸出双臂。对这种练习我毫无兴趣，但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上了钩。半小时后，我总算远远望见一团发蓝的烟雾。我朝它走去，很快就来到一片明亮地的边沿，我认出中央那个灯光穿透浓雾的地方就是马布利咖啡馆。

马布利咖啡馆里有十二盏灯，只有两盏灯亮着，一盏是在付款台的上方，一盏是在天花板上。惟一的侍者一把把我推到一个暗角里。

"别坐这儿，先生，我在打扫。"

他穿着上装和白底紫条纹衬衫，没穿坎肩，没戴假领。他打着呵欠，不高兴地瞧着我，一面用手指拢头发。

"黑咖啡和羊角面包。"

他没有回答，揉揉眼睛走开了。我眼前都是阴影，可恶的、冷冰冰的阴影。暖气肯定没有开。

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对面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她的手一直在动，时而摸摸衬衣，时而整整黑帽。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他在埋头吃奶油面包。寂静使我感到压抑，我想点烟斗，但是划火柴的声音会引起他们注意，我不愿意这样。

电话铃声。她的手停住了，贴在衬衣上。侍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扫完地后才去摘下话筒。"喂！乔治先生吗？您好，乔

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是的，他应该下来了……啊，这种大雾天……他通常在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乔治先生。”

浓雾像灰色的厚绒窗帘一样压在玻璃窗上。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不一刻又消失了。

女人埋怨地说：

“你给我系鞋带。”

“鞋带没有散。”男人头也不抬地说。女人激动起来，两只手像大蜘蛛一样上下摸着衬衣和颈部。

“散了，散了，你给我系鞋带。”

他厌烦地弯下腰，轻轻碰碰她在桌子下面的脚。

“系好了。”

她满意地微笑。男人唤来侍者：

“多少钱？”

“几个奶油面包？”侍者问。

我低下眼睛，不愿显出盯住他们的神气。几分钟后，我听见嘎吱声，看到出现了裙子的边角和两只沾着干泥的高帮皮鞋，接着是男人的尖头漆皮鞋，它们朝我走来，停住，向后转。他正在穿大衣。这时，一只手臂直挺挺地垂着，那只手沿着裙子往下伸，犹豫片刻后，在裙子上抓抓搔搔。

“准备好了吗？”男人问。

那只手张开了，摸到右鞋上一大块成星状的泥，接着手便消失了。

“总算好了。”男人说。

他提起衣架旁边的皮箱。他们走了出去，我看着他们没入浓雾中。

“他们是艺术家，”侍者端来咖啡时说，“在电影大饭店里演

幕间节目的，就是他们。他们今天走，今天是星期五，要更换节目。”

他走到艺术家刚离开的桌子旁边去取那盘羊角面包。

“用不着了。”我说。

我根本不想吃这些面包。

“我得关灯了。早上九点钟了，还为一位客人开两盏灯，老板会说我的。”

昏暗笼罩了店堂。从高高的玻璃窗透进紫棕色的微光。

“我想见法斯盖尔先生。”

我没有看见这位老妇人进来。一股寒气使我打了个寒战。

“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来。”

“是弗洛朗夫人叫我来的，”她又说，“她不太好，今天来不了。”

弗洛朗夫人就是那位一头棕发的收款员。

“这种天气对她的肠胃不好。”老妇人说。

侍者摆出像煞有介事的神气说：

“这是由于大雾，和法斯盖尔先生一样。真奇怪，他还没有下来。有人来电话找他。往常他总是八点钟下楼的。”

老妇人机械地瞧瞧天花板：

“他在上面？”

“是的，在他的卧室里。”

老妇人有气无力地，仿佛在自言自语：

“也许死了……”

“什么！”侍者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慨，“什么话！真多谢您了。”

也许死了……这个想法也掠过我。这种雾天里难免有这种想法。

老妇人走了。我也该效仿她，这里又黑又冷。雾气从门底下钻进来，它将慢慢上升，淹没一切。我本可以去市立图书馆的，那里既明亮又暖和。

一张面孔再次紧贴在玻璃窗上，还扮着鬼脸。

“你等着瞧。”侍者气急败坏地跑到外面去了。

面孔消失了，我独自一人。我狠狠地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浓雾多半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我害怕回去。

在收款台后面的阴暗处，什么东西咯啦响了一下。声音来自私人楼梯，老板终于下楼了？不，没有人出现，楼梯是自动地咯啦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要不他就是在我头上死了。一个雾天的清晨，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小标题：在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们吃喝着，哪知……

但是他仍然在床上吗？他没有拽着被单翻倒在床下，脑袋碰着地板？

我很熟悉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向我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是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大胡子的、快活的胖子。如果他死了，准是由于中风，他的脸会呈酱紫色，舌头伸在外面，胡子翘起，卷曲起伏的须毛下，脖子呈紫色。

私人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勉强能看见栏杆顶头的球形装饰。必须穿过这层黑暗。楼梯会响。在楼上我能找到房间的门……

尸体在那里，在我头上。我会扭动开关，摸摸那温暖的皮肤，瞧一瞧。我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如果侍者突然发现我上楼梯，我就告诉他我听见了声音。

侍者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

“来了，先生！”他叫道。

傻瓜！他朝我走来。

“两法郎。”

“我听见上面有声音。”我说。

“也该有声音了。”

“是的，但我看情况不妙，好像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

厅堂阴暗，窗外是雾，在这种氛围下，这些话显得十分自然。侍者露出古怪的眼神，我永远难忘。

“你该上去看看。”我狡诈地说。

“啊，不！”他说，“我怕他骂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点钟。”

“他要是到了十点半钟还不下来，我就上去。”

我朝门口走了一步。

“您走了？不再呆一会儿？”

“不了。”

“真是有喘气声？”

“我不知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也许是我的想象吧。”

雾气稍稍散开。我急急忙忙去绕绳街，因为我需要亮光，但我大失所望。的确，绕绳街上有亮光，商店橱窗里有亮光，但不是欢快的，而是蒙着雾气的白生生的亮光，像淋浴水一样落到你肩上。

这里有许多人，主要是女人：女仆、做零工的女佣、老板娘，总之那些认为“我亲自采购比较可靠”的女人。她们在商店橱窗前闻一闻，最后才走了进去。

我在于连熟肉店门口停了下来。玻璃窗内有只手指点着块蔬猪脚和小香肠，接着出现了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她向前弯下身子露出了胸部，用手指拿起了那块死肉。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的地方，法斯盖尔先生死了。

我在四周寻找可靠的支持，以抵御我自己的思想，但没有找到。雾逐渐破碎，然而街上仍然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它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是隐蔽的、透明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害怕。我的前额靠在橱窗上，注意到俄式蛋黄调味汁上有一个暗红点，那是血。黄色上的这个红点使我想呕吐。

突然我看到幻象：一个人朝前摔倒了，血流进菜里。鸡蛋滚落在血中，上面的西红柿圆片平平地落下，红色落在红色上。调味汁有点变稀，成为一摊黄黄的奶油，将血分为两个支流。

"这太蠢了，我得动一动，还是去图书馆工作吧。"

工作？我很清楚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又虚度了一天。我穿过公园时，看见有个人坐在我常坐的长椅上，他披着蓝色长斗篷，纹丝不动。他可真不怕冷。

我走进阅览室时，自学者正要出来。他朝我扑过来：

"我得谢谢您，先生，您的照片使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一见到他，我产生了片刻的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也许更容易度过这一天。然而，和自学者在一起，所谓两个人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他在一个四开本的书上拍了一下，那是《宗教史》。

"先生，努萨皮埃能写出如此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对吧？"

他看上去很疲乏，两手发抖。

"您气色不好。"我对他说。

"啊，先生，是的，因为我遇见了一件倒霉事。"

图书馆的管理员朝我们走来，这是一个肝火旺的小个子科西嘉人，蓄着军乐队队长那种大髭须。他在桌子中间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鞋跟橐橐地响。冬天，他捂着手绢吐痰，然后将手绢放在炉边烤干。

自学者走近我，凑到我脸边低声说：

“在这个人面前我不讲，”接着用知心的语气说，“如果您愿意，先生？……”

“什么事？”

他脸红了，腰部优美地晃动了一下：

“先生，呵，先生。我斗胆问您。您肯赏脸在星期三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很乐意。”

我乐意和他一起吃午饭，就像我乐意自缢上吊一样。

“您真给我面子，”他说，又急忙加了一句，“如果您同意，我去您家找您。”然后他就消失了，大概是怕我反悔。

那时是十一点半，我一直工作到两点差一刻，效果很差。我眼睛看着书，心里却不停地想着马布利咖啡馆。法斯盖尔先生现在下楼了吗？其实我并不太相信他会死，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快，因为我这个念头飘浮不定，我既无法信服，也无法摆脱。科西嘉人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响。有好几次，他来到我面前，仿佛要和我说话，但改变主意又走开了。

将近一点钟时，最后一批读者走了。我不饿，主要是不想走。我接着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惊跳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掩埋在寂静里。

我抬起头，阅览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科西嘉人多半下楼去他妻子那里了，她是图书馆的看门人。我想听见他的脚步声，但听见的只是炉子里的煤炭在轻轻地跌落。雾气侵入了阅览室，不是真正的雾，因为它早已散去，而是另一种雾，充斥街道的、从墙和地砖中散出的雾气。物体显得缥缈。当然，书籍仍然在这里，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书脊或呈黑色或呈棕色，上面有标记 UP lf 7996（公众用书——法国文学）或者 UPsn（公众用

书——自然科学)，可是……怎么说呢？在平时，这些强大而矮壮的书籍，加上火炉、绿灯、大窗和梯子，就抵挡了未来。只要你呆在这四堵墙里，将发生的事只能在火炉的左面或右面发生。即使圣德尼[①]本人捧着自己的头进来，他也必须从右边进来，行走在法国文学书籍和女读者的桌子中间。如果他脚不着地，在离地二十公分的地方飘浮，那么，他那血淋淋的脖子正好和书架第三层一样高。因此，这些物体至少可以用来确定可能性的界限。

然而今天，它们不再确定任何东西了，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它们艰难地从这一刻捱到那一刻。我两手紧紧握住我看的书，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一切看上去都不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纸板布景中，布景随时可能被拆掉。世界在等待，它屏住呼吸，缩得小小的——它在等待它自己的危机，它的恶心，就像阿希尔先生那天一样。

我站起来，我再也不能在这些衰弱的物体中间呆下去了。我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安佩特拉兹的头。我低声说：一切都可能出现，一切都可能发生。当然不会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恐怖，安佩特拉兹不会在底座上跳起舞来。而是另外的东西。

我惊恐地看着这些不稳定的存在物，它们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就可能崩溃。对，是这样。我在这里，我生活在这些载满知识的书籍之中，一些书描述了动物种类永不变更的形状，另一些书解释了宇宙的能量不灭。我在这里，站在窗前，窗玻璃有一定的折射率。但这是多么软弱无力的屏障呀！世界大概是出于懒惰才一成不变。可今天它似乎想变了。于是一切，一切都可能

① 圣德尼，三世纪巴黎第一位主教，后殉教而死。民间传说他捧着头从坟墓中出来。

发生。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的不适起因于马布利咖啡馆的那件事。我必须再去一趟，必须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活着，甚至摸摸他的胡子和手。那样一来，我也许就得到了解脱。

我匆匆取下外套，顾不得穿，往肩上一披就逃走了。穿过公园时，我又见到那个穿斗篷的人，他仍然坐在原处；他那张大脸呈灰白色，耳朵冻得通红。

马布利咖啡馆在远处闪亮。这一次，那十二盏电灯大概都开了。我加快脚步，得尽快结束。我先从大玻璃窗往里瞧，厅里没有人。收款员不在那里，侍者也不在——法斯盖尔先生也不在。

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没有坐下，喊道："侍者!"没人答应。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碟子里还有一块糖。

"没有人吗?"

衣钩上挂着一件大衣。在独脚小圆桌上有几个黑纸夹，里面夹着一叠叠的画报。我屏住呼吸，捕捉最轻微的声音。私人楼梯在轻轻响动。外面响起了汽笛声。我紧盯着楼梯，倒退着出来。

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时顾客稀少。法斯盖尔先生患了感冒，准是打发侍者出去办事了——也许是请医生。对，只不过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我走到绕绳街街口时，转过身来，厌恶地端详那灯光灿烂却荒寂无人的咖啡馆。二楼的百叶窗是关着的。

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慌攫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正去什么地方。我沿着码头跑，拐进博伏瓦齐区荒凉的街道。房屋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逃跑。我焦急地一再自问：去哪里？去哪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有时我的心怦怦跳，我猛然转身，我背后出了什么事？也许它在我背后开始，而我突然向后转身时，已经太晚了。只要我能盯住物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我尽可能地盯住地砖、房屋、路灯，我的视线迅速地从这些物体转到那些物体，以便出

其不意地打断它们的变化。它们的模样不太自然，但是我拼命对自己说，这是一盏路灯，这是一个界石形状的小喷泉，而且我试图用强烈的目光使它们显出日常的面貌。我在路上遇见好几个酒吧，其中有布列塔尼人咖啡馆和海员酒吧。我站住，看着它们粉红色的罗纱窗帘，犹豫不决，这些封闭式的小酒店也许被幸免，也许还保留着昨日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被遗忘的部分。但是我必须推门进去。我不敢，便走开了。我特别害怕房屋的门，怕它们自动打开。最后，我在街心走。

我忽然来到诺尔船坞码头。几只渔船和小游艇。我的脚踏在嵌在石头里的圆环上。我在这里，远离房屋，远离门，我将得到片刻的休息。在有小黑点的、静静的水面上，飘着一个瓶塞。

“那么水下呢？你没有想到水下会有什么吗？”

一个虫子？一个半陷在泥里的大甲壳虫？它那十二对脚爪在泥里慢慢地挖。它有时稍稍抬起身子。在水底。我走近观看，等待一个旋涡，一个轻微的波动。瓶塞静止不动地呆在黑点中间。

这时我听见人声。正是时候。我转过身继续走路。

在卡斯蒂格利奥讷街，我赶上了两个正在说话的男人。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大吃一惊，一同转过身来，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看我的身后，惟恐还有别的东西。那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害怕？我超过他们时，我们相互对视，差一点就搭上话了。但是，他们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怀疑。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能随便和人说话。

我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布利贝街。是的，命中注定，我得再去图书馆，试着拿起一本小说看看。我沿着公园的铁栅走，远远看见那个披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荒凉的公园里。他的鼻子现在和耳朵一样红。

我正要推开铁栅门，便被他的面部表情吓呆了。他眯着眼

睛，似乎在傻笑，一副痴騃和虚情假意的神气。而与此同时，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看不见的某个东西，眼神冷酷而强烈，以致我突然回过身去。

在他正对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抬起一只脚，半张着嘴，尖尖的脸往前探；她一面神经质地扯头巾，一面呆呆地看着他。

男人在对自己微笑，仿佛即将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突然站起来，两手伸进一直垂到脚边的斗篷的口袋里。他走了两步，直翻白眼。我想他要跌倒了，但他仍然在痴痴地笑。

我突然明白了，那件斗篷！我本可以阻止这件事，只要咳两声或推开铁门就行了。但是小姑娘的表情使我呆住了。她满脸恐惧，心肯定在猛烈地跳动，但是在这张老鼠脸上，我也看到一种强烈和邪恶的东西。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在外面，在公园的边沿，在他们小小的悲剧的边沿，而他们呢，他们被暗暗的强烈欲望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想看看当我身后的这个男人敞开斗篷时，那张显老的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突然间，小姑娘得到了解脱，摇着头跑开了。穿斗篷的人看见了我便站住了，在小径中央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然后便缩着脖子走了，斗篷边碰着他的小腿。

我推开铁门，一下子跳到他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喊道。

他战栗起来。

“城市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有礼貌地说。

我走进阅览室，从桌上拿起《巴马修道院》，想聚精会神地读，在司汤达的明媚的意大利寻找庇护。但我只有短暂的、断断

续续的幻觉，不时地跌入充满威胁的现实。在我对面，一个小老头在清嗓子，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椅子上遐想。

时间在流逝，玻璃窗完全黑了。科西嘉人正在办公桌上给新进的图书打钢印，不算他，我们是四个人：那个小老头、金发青年、一位正在读学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还有我。有时候，我们之中的一位抬起头，迅速地、疑虑地向另外三个人看一眼，仿佛害怕他们。有一刻小老头笑了起来，年轻女人便全身发抖。我从反面认出了他看的书，这是一本轻松小说。

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捺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呆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入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①]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必恭必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

---

① 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画家，陶瓷玻璃工艺家，农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作家。

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〇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商人联合会，“以便将一切善良的人们组成有力的束棒[①]，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10．7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① 束棒，古罗马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这个字。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

我不对他吹毛求疵，但他却不放过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这只是心理学，和小说中一样。但是，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这是真的，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像石头、植物、细菌一样存在。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有时它给

我一些模糊的信号，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

然而，对于冉·帕科姆这位死去的、毫无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国防部的帕科姆的儿子——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发出的沉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尔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

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已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作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怨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〇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

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从何而来。他受人爱戴是因为他

理解一切，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对他讲。他有点像勒南[1]，只是更优雅。他属于说这种话的一类人：

“社会主义者吗？可我比他们走得更远！”当你跟他走上这条危险的路时，你很快便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弃家庭、祖国、财产权以及最神圣的价值，甚至怀疑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权。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复了旧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过头去，看见社会主义者被远远抛在后面，显得很小，他们挥动手绢喊道：“等等我们。”

从瓦克菲尔德那里我还听说，这位大师常常微笑着说他喜欢“分娩灵魂”。他始终年轻，身边也都是年轻人。他经常接待攻读医学的富家子弟。瓦克菲尔德去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大师把刚刚学会抽烟的学生当成年男人看待，请他们抽雪茄。他躺在长沙发上，半闭着眼，滔滔不绝地说，大群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围在四周。他追忆往事，讲述故事，从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训。在这些有教养的青年中，如果谁的见解与众不同，帕罗坦便对他特别关心，请他发言，专心致志地听，并提供意见和思考题目。这位青年被丰富的思想装得满满的，遭到同伴们的仇视，又不愿再孤身一人与众人唱反调，于是必然有一天会请求单独谒见大师，腼腆地向他倾诉最隐秘的思想、不满和希望。帕罗坦将他抱在怀里，说道：“我理解你，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于是两人畅谈一番。帕罗坦走得很远、很远，年轻人跟不上。但是，在这样会谈几次以后，年轻叛逆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看清楚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与家庭及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终于理解了精英们令人钦佩的作用。最后，仿佛出现了魔法，这只迷途羔羊在

[1] 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及历史学家，在语文学、宗教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影响很大。

帕罗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瓦克菲尔德说："他医治的灵魂比我医治的肉体还多。"

雷米·帕罗坦和蔼地向我微笑。他犹豫着，想了解我的立场，以便慢慢改变它，将我带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着他那没有皱纹的、美丽而平静的额头，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只手。我回他一个微笑，便走开了。

他的弟弟冉·帕罗坦是S. A. B.[①] 的主席，他正两手扶着堆满文件的桌子的边沿，那姿势向来访者表明会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很特别，仿佛既抽象又闪着纯粹权利的光辉。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据了整个面孔。在这团火的下方是神秘主义者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里想："他和雷米·帕罗坦很相像。"我转过头看那位大名医，寻找他们的相似点，突然在他那张温柔的脸上看到某种冷漠和忧愁，这是这家人特有的神情。我的目光又回到冉·帕罗坦身上。

这个人思想简单，在他身上，除了骨头和死肉外，只剩下纯粹权利。这是一个着魔中邪的案例，我想道。人一旦被权利占领，任何驱魔咒语也赶不走它。冉·帕罗坦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感到轻微的头疼，但他不会头痛，他感到的只会是被医治的痛苦权利。人们不能让他过多思考，不能让他看到令人不快的现实，看到他可能的死亡，看到旁人的痛苦。人们在弥留之际往往按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习惯，说几句崇高的话，而他呢，对守护了他十二夜的妻子说（就像我的一位叔叔对他妻子那样）："你，泰蕾兹，我不谢你了，你只是尽到了责任。"一个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真该向他脱帽致敬。

① 可能是"布维尔船主协会"的缩写。——原编者注。

我惊讶地凝视他的眼睛，它们示意我离去。我不走开，显然很不知趣。我曾在埃斯库里亚尔图书馆久久凝视过腓力二世的肖像，因此我知道，当你正视一张闪烁着权利的面孔时，不用多久，闪光就会熄灭，只剩下灰烬残渣，正是这残渣使我感兴趣。

帕罗坦有很好的耐力。但是突然间，他的目光熄灭，画幅暗淡下来。还剩下什么呢？盲人的眼睛，像死蛇一样细薄的嘴唇，还有脸颊，孩子般圆圆的、苍白的脸颊，它摊开在画幅上。S. A. B. 的职员们不会猜到它们的模样，因为在帕罗坦的办公室里从来呆不长，他们走进办公室时，遇见的是那道可怕的目光，它像一堵墙，遮掩住那张苍白的、软弱无力的脸颊。他的妻子是在多少年以后才注意到的呢？两年？五年？我想象，有一天，当丈夫躺在身边，鼻子蒙上一缕月光时，或者当他饭后仰靠在安乐椅上，半闭着眼吃力地消食，下巴上有一片阳光时，她鼓起勇气正视他，于是这一大堆肉便现出原形，臃肿不堪，流着涎，有几分猥亵。从那一天起，帕罗坦夫人大概就掌握了指挥权。

我向后退了几步，一眼览尽所有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贝尔院长、两位帕罗坦、奥布里将军。他们曾戴过高礼帽，星期日曾在绕绳街与市长夫人——曾见到圣塞西尔显灵的格拉蒂昂太太——相遇，他们郑重其事地对她行大礼，这种大礼的秘诀已失传。

他们的肖像精确之至，然而，在画笔下，他们的面孔已失去人脸的神秘弱点。就连最懦弱的面孔也像陶器一样纯净。我在上面寻找与树木和动物、与土生或水生的三色堇的相似之处，但是找不到。我想他们在世时不曾需要肖像，但是，在去世前，他们请来名画师为自己画像，好让他们为改变布维尔周围的海洋和田野而进行的工程审慎地重现在他们脸上：疏浚、钻探、灌溉。因此，凭借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的帮助，他们征服了全部自然：身外

的自然和自己身上的自然。这些暗色肖像提供给我目光的，是人对人的重新思考，而惟一的装饰是人所获得的最大战利品：美妙的人和公民的权利。我毫无保留地赞赏人的统治。

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走了进来。他们身穿黑衣，尽量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在门口站住了，显得很惊奇，先生本能地摘下帽子。

“啊！怎么！”女士激动地说。

先生很快镇静下来，用恭敬的口气说：

“这可是整整一个时代！”

“是的，”女士说，“是我祖母的时代。”

他们走了几步，遇见冉·帕罗坦的目光，女士仍然惊呆地张着嘴，先生并不洋洋得意，他显得谦卑，大概是对这种令人生畏的眼神和短暂的接见十分熟悉吧。他轻轻拉拉妻子的手臂。

“瞧瞧这一位。”他说。

雷米·帕罗坦的微笑从来不让卑微者感到拘束。女人走近肖像，专心致志地看：

“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肖像由雷诺达绘制。”

“帕罗坦是科学院院士，”丈夫说，“雷诺达是研究院院士。这可真是历史。”

女人点点头，然后看着大名医：

“多么有派头！神气多么聪明！”

丈夫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简单地说：

“正是这些人建造了布维尔。”

“把他们全放在这里，真不错。”女人感动地说。

我们这三个士兵在这间宽大的展厅里操练。丈夫在不出声地、必恭必敬地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就突然不笑了。我转过

身，走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前。一种温和的快感侵袭了我。啊，对，我是对的。真是太逗了。

女人走近了我。

“加斯东，”她突然壮起胆子说，“你来看看。”

丈夫朝我们走过来，她又说：

“你瞧瞧，这个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还有一条街哩，你知道，就是那条到达儒克斯特布维尔之前，朝绿岗上坡的小街。”

片刻后她又说：

“他那样子可不随和。”

“可不！不满意的人要和他打交道可不容易。”

这句话是冲我来的。先生用眼角瞟了我，出声地笑了。这一次他显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仿佛他就是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可没有笑。他向我们伸出肌肉紧张的下颌和突出的喉结。

片刻的安静和凝神赞赏。

“他好像要动起来了。”女人说。

丈夫殷勤地向她解释：

“他是做棉花生意的大商人，后来弃商从政，当上了议员。”

这一点我也知道。两年前我曾在莫勒雷神甫[①]的《布维尔名人小辞典》中查阅到有关他的条目，我抄了下来：

> 布莱维涅，名奥利维埃－马夏尔，前者之子，在布维尔出生和去世（1849—1908），曾在巴黎攻读法学，一八七二年获学士学位。在公社起义期间，曾与众多巴黎人一样被迫避难于凡尔赛宫，受到国民议会庇护，因此感触极深。布莱维涅不同于只追求玩乐的同龄青年，他立下誓言要“为重整秩序而献身”。他信守诺言，回到家乡后立即

① 莫勒雷神甫（1727—1819），法兰西学院院士。——原编者注。

建立著名的秩序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布维尔的大商人大船主每晚的聚会处。有人俏皮地称这个贵族圈子比骑师俱乐部更加封闭，然而，在一九〇八年以前，它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起着良好的作用。一八八〇年，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与商人夏尔·帕科姆（见另一条目）的幼女玛丽-路易丝·帕科姆成婚，并在夏尔·帕科姆去世后成立帕科姆-布莱维涅父子公司。不久后弃商从政，竞选议员。

布莱维涅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国家患了重病，那就是统治阶级不愿继续领导。如果那些就继承性、教养和经验而言都最有能力行使权力的人，由于顺从或厌倦而放弃权力，那么，先生们，谁将来领导呢？我常说，领导不是精英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恢复权威原则吧。"

布莱维涅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第一轮选举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一再连选连任。他能言善辩，言词激烈锋利，作过无数次精彩的演说。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罢工爆发之时，他正在巴黎，连夜赶回布维尔，领导研究对策，并提出与罢工工人谈判。谈判是本着宽厚调解的精神进行的，后来由于儒克斯特布维尔的殴斗而中断。军队谨慎介入后民心才安定下来。

他的儿子奥克塔夫年纪轻轻就进了综合理工学院①，他一心培养儿子当"领袖人物"，但奥克塔夫却英年早逝，在这个沉重打击下，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一九〇八年二月，他与世长辞。

演讲集：《道德的力量》（1894，绝版），《惩罚的责任》（1900）——本集的全部演讲都是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绝版），《意志》（1902，绝版）。在他死后，人们又将他的最后几次演讲及致亲友的信收集成册，取名《Labor improbus》②（普隆出版社，1910）。肖像：一幅由博尔迪兰绘制的绝妙肖像现存布维尔博物馆。

---

① 综合理工学院，一七九四年成立的高等学校，进行英才教育，属军队编制。

② 拉丁文，取自维吉尔《农事诗》（Ⅰ，144—145）名句"顽强的工作无坚不摧"的一半。此处可译为《水到渠成》——原编者注。

绝妙的肖像，不错。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蓄着一小撮黑胡须，黄褐色的面孔有点像莫里斯·巴雷斯。他们两人一定相识，在议会中坐的是一条板凳，但是这位布维尔议员没有那位爱国者联盟主席那般潇洒，他像棍子一样僵直，像玩偶匣里的玩偶一样从画布上蹦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瞳孔是黑的，角膜发红。他抿着厚厚的小嘴，右手按在胸前。

我曾经十分讨厌这幅画。在我眼中，布莱维涅时而太大，时而太小，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时得知了实情。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那一期上，整个篇幅都是讲布莱维涅。在封面上，小小的他抓着孔布[1] 老爹的狮鬣，解说文是："狮子的虱子"。从第一页起，一切都清楚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身高一米五三。人们嘲笑他身材矮小，嘲笑他的声音像雨蛙——这个声音却不止一次地使整个议会发抖。人们还说他在皮鞋里加了橡皮垫圈。相反，出身帕科姆家的布莱维涅夫人则人高马大。编年史家写道："他的另一半是他的双倍[2]，这话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五三！对，博尔迪兰小心翼翼地不让肖像四周的物品将肖像衬托得更矮小：一个墩状软垫，一把矮矮的安乐椅，一个书架及十二开本的书，一个小小的波斯圆桌。然而，他的身材与邻居冉·帕罗坦一样，两幅画的尺寸又一样，因此，这幅画上的小圆桌和那幅画上的特大桌几乎一样大，墩状软垫竟和帕罗坦的肩头一样高。目光本能地对这两幅肖像作比较，因此感到不舒服。

现在我想大笑，一米五三！如果我想和布莱维涅说话，我就

---

① 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任内阁总理，主张政教分离。

② 双倍（double），此处是双关语，意为复制品及双倍。

必须弯腰或蹲下。他如此激昂地扬起头，这也不足为怪了，因为对这种身材的男人来说，命运总是在离他们头顶几厘米的地方起作用。

令人赞叹的艺术威力。这个声音极尖的矮小男人，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张咄咄逼人的脸、一个高雅的手势和公牛般血红的眼睛。对公社感到恐惧的大学生，肝火旺盛、身材矮小的议员，都被死亡带走了。然而，由于博尔迪兰，这位秩序俱乐部主席兼道德力量组织的雄辩家万世永存。

“啊，可怜的小皮波。”

夫人遏制住惊呼。在奥克塔夫·布莱维涅——前者的儿子”——的肖像下方，一只虔诚的手写下了这几个字：

一九〇四年死于综合理工学院

“他死了！和阿隆代尔的儿子一样！他看上去很聪明。他妈妈该多么伤心啊！这些高等学校功课太多，脑子不停地转，连睡觉也动脑子。我很喜欢他们的两角帽，挺神气。那叫羽饰吧？”

“不，羽饰是圣西尔军校的。”

我也凝视那位英年早逝的综合理工学院学生。他那张蜡黄的脸和正统的髭须足以使人想到死亡即将来临。何况他已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明亮的眼睛瞻望远方，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头高高扬起，他穿着军服，代表法兰西军队。

Tu Marcellus eris! 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 ……①

① 拉丁文：你将是马尔切鲁斯、双手散发百合花……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马尔切鲁斯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外甥，曾被视为王位继承者，但二十岁即去世。

玫瑰花被折断，综合理工学院学生夭折，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吗？

我顺着长画廊慢慢走，不停下，路过那些从幽暗中露出的优雅面孔时，向它们致意：商业法庭庭长博苏瓦尔先生[1]、布维尔独立港口管理委员会主席法比先生、商人布朗日先生及其一家、布维尔市长拉讷坎先生、生于布维尔、任法国驻美大使的诗人德·吕西安先生、一位身着长官制服的陌生人、大孤儿院院长圣玛丽-路易丝嬷嬷、泰雷宗先生及夫人、劳资调解委员会主席蒂布-古龙先生、海军军籍局局长博博先生、布里翁先生、米奈特先生、格雷洛先生、勒费弗尔医生、潘女士以及博尔迪兰本人——是他儿子彼埃尔·博尔迪兰给他画的。画中人的目光都明亮而冷静，五官清秀，嘴唇薄薄的。布朗日先生节俭而有耐心，圣玛丽-路易丝嬷嬷虔诚而灵巧，蒂布-古龙先生对己对人都十分严厉，泰雷宗夫人与严重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她那张疲惫已极的嘴角流露出痛苦，但是这位虔诚的女人从未说："我疼。"她克服病痛，拟定菜单，主持慈善活动。有时，话说到一半，她慢慢闭上眼睛，面无血色。这种衰弱持续不到一秒种，她又睁开眼睛接着讲。缝纫工厂的人悄悄说："可怜的泰雷宗夫人！她从不诉苦。"

我穿过了长长的博尔迪兰-雷诺达展厅。我回过头，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2]，你们在绘画的小圣殿里精美无比，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我们的骄傲和存在的理由，再见了，坏蛋们[3]。

---

① 博苏瓦尔（Bossoire），作为普通名词，指船上升降船锚、小艇的吊架，用作姓名十分可笑，这种例子不止一处。——原编者注。

② 在法国文学中，百合花常是纯洁和德行的象征。

③ 根据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纳吉尔出版社，第 84 页)中的说法，"坏蛋"是指那些试图证明其存在是必然的人(其实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属于偶然)。——原编者注。

星期一

我不继续写关于罗尔邦的书了，结束了。我不再写了。我将如何利用我的生命?

三点钟了，我坐在桌前，我从莫斯科偷来的那一叠信放在我身旁，我写道：

>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侯爵在我身旁。我将自己的生命借给他，直到最后将他安置在历史存在之中。我感觉到他，仿佛他是我腹中的微热。

我突然想到人们肯定会对我提出异议，因为罗尔邦对侄儿毫不坦率，如果他失败，他要让侄儿当证人，在保罗一世面前为他辩解。遗嘱一事很可能是他虚构的，好装作幼稚无知。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小的异议，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却陷入遐想中，闷闷不乐。我突然又看见卡米尔餐馆那位胖胖的女侍者，阿希尔先生那副惊慌的模样，还有那个店堂，我在那里曾清楚感到自己被遗忘、被丢弃在现在时中。我不耐烦地对自己说：

“我这人连自己的往昔都留不住，还能盼望去拯救别人的往昔吗?”

我拿起笔，试图继续工作。那些关于往昔，关于现在，关于世界的种种思考，使我烦透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安安静静地写完书。

然而，当我的目光落在那一叠白纸上时，它的外表令我吃惊，于是我手中的笔停在半空，我呆在那里端详令人目眩的白纸，它是多么坚硬、鲜艳，它属于现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是现

在。我刚才在上面写的东西还没有干，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最初曾是我的一小部分，而现在，它印在纸上，它独立于我。我再认不出它了，甚至无法重新思考它。它在那里，在我对面，在它身上我找不到起源的标记。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写它，而我，我不能确定它是我写的。字母现在不再发亮，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短暂的光泽已荡然无存。

我不安地瞧瞧四周。现在，只有现在。囿于现在中的一些轻巧、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玻璃衣橱，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本性暴露了出来：它是现在存在的东西，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不存在。往昔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既不存在于物体，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当然，很久以来我就明白自己错过了往昔，但是，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往昔仅仅撤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它仅仅是退休，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度假和闲散状态。每一个事件，在完成任务以后，便乖乖地、自动地进入一个盒子，成为名誉事件，因为虚无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显现的样子，在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想法占据我达好几分钟，后来我使劲晃动两肩想摆脱它，我将那一叠纸拉过来。

……他刚刚立了遗嘱。

我突然剧烈地想呕吐，笔从我手中滑落，墨水四溅。这是怎么回事？是恶心？不，不是它，房间像每日一样和蔼慈祥。桌子似乎稍稍厚沉，笔稍稍紧实，然而德·罗尔邦先生却第二次死去。

刚才他还在那里，在我身上，安静而温暖，而且我不时地感

到他在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来说，他比自学者或铁路之家的老板娘更鲜活。他很任性，可以好几天不露面，但是，在神秘的好时光，他常常像对湿气敏感的嘉布遣会修士一样，露出鼻子来，于是我便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和发蓝的脸颊。而且，即使他不露面，他也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自己装得满满的。

现在什么也不剩下了，就好比这些干涸的墨渍，它们原先的鲜亮也不再剩下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了恰恰不该说的话。我说往昔不存在。因此，刹那间，德·罗尔邦先生就悄无声息地返回到虚无中去了。

我双手拿起他的信，怀着某种绝望拍拍它们。

“这是他，”我想道，“是他一笔一划地写了这些符号。他俯在这些纸上，手压着纸，不让纸在笔下滑动。”

太晚了，这些字句再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我双手捏着的这一叠黄纸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里还有一段复杂的故事。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〇年遭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转入秘密档案，一百一十年以后，又被掌权的苏维埃存入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被我从国家图书馆偷出。这事好像不是真的，我对这次偷窃也没有确切的记忆。其实，要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在我房间里，可以想出一百个更加可信的故事来。但是，与这些粗糙的纸张相比，那些故事会像气泡一样空洞和轻飘。我与其依靠这些纸来与罗尔邦沟通，还不如直接求助于招魂桌。罗尔邦不存在了，完全不存在了。如果他还剩下几根骨头，那么它们是为自己存在的，完全独立，它们如今只是一点点磷酸脂和碳酸酯，加上盐和水。

我作最后一次尝试，对自己重复德·冉利斯夫人的话——它往往被我用来描绘侯爵：

> 在他那张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

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

他的脸顺从地出现了，尖尖的鼻子、发蓝的脸颊，还有微笑。我可以任意——也许比以前更随意地——想象他的五官，但这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形象，一个虚构。我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缺陷。

敲四点钟了。我无所事事地在椅子上已经呆了一个小时。天暗了下来。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白纸仍然在桌子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但是我决不会在已经开始的那张纸上往下写，我决不再顺着残废者街和棱堡大街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真想跳起来走出去，随便做点什么好排遣排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动一动指头，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地呆着，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不愿意它发生。它什么时候发生都为时过早。我不动弹，机械地看着我在纸上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 人们精心散布最不祥的谣言。德·罗尔邦先生上了圈套，因为在九月十三日致侄儿的信中，他说他刚刚立了遗嘱。

著名的罗尔邦事件结束了，就像热烈的恋情一样。我应该寻找别的东西。几年以前，在上海，在梅尔西埃的办公室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生活在沙皇的宫廷里，古老的宫殿十分寒冷，在冬天，门上都挂着冰钟乳石。今天我醒过来了，面对的是一叠白纸。烛台、冰冷的庆典、军服，打着寒战的美丽的肩头，这一切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温暖房间里的某个东西，某个我不愿看见的东西。

德·罗尔邦先生曾是我的合伙人，他需要我是为了他的存在，我需要他是为了不感觉我的存在。我提供原材料、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打算出卖的原材料：存在，我的存在，而他，他要做的

是体观。他站在我面前，占领了我的生命，为的是体现他的生命。我不再感觉我的存在，我不再存在于我身上，而是存在于他身上。我为他而进餐，为他而呼吸，我的每个动作的意义都在外面，在那里，在我对面，在他身上。我看不见我的手在纸上写字，甚至也看不见我写出的句子，但是，在纸的另一边，在纸的后面，我看见了侯爵，他要求我做写字的动作，这个动作延续和巩固他的存在。我只是使他存在的手段，他是我存在的目的。他使我摆脱了自己。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千万别动，别动……啊！

我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

处于等待中的那个东西警觉起来，猛扑向我，钻进我身体，将我塞满。这没什么，那东西，就是我。存在被解放了，被解脱了，在我身上回涌。我存在。

我存在。这很柔和，多么柔和，多么缓慢，而且很轻巧，它仿佛半浮在空中。它在动。到处都有轻轻的擦动，擦动在融化、消散。慢慢地，慢慢地，我嘴里有充满泡沫的水，我咽下去，它滑进我的喉咙，抚摸我——它在我嘴里再次产生。我嘴里永远有一小汪发白的——隐蔽的——水，它摩擦我的舌头。而这一小汪水，还是我。还有舌头，还有喉结。这是我。

我看见自己的手，它摊开在桌子上。它活着——这是我。它是张开的，五指伸开、竖起，手背朝下，露出肥肥的腹部，像一头仰卧的野兽，指头就是脚爪。我逗趣地让手指迅速活动，就像仰翻的螃蟹在晃动爪子。螃蟹死了，爪子缩了起来，缩回到手的腹部。我看见指甲——我身上惟一没有生命的东西，这还说不一定哩。我的手又翻倒过来，手心朝下地摊开，我看见手背，银白色的、微微发亮的手背，真像是鱼——如果指根没有红毛的话。我感觉到我的手。在手臂尖端晃动的这两个动物，就是我。我用

一只爪子的指甲去搔另一只爪子；我感到手在桌子上的重量，桌子不是我。这种重量的感觉久久不消失，久久地，久久地。它没有理由消失，久而久之变得难以忍受……我缩回手，将手伸进衣袋，立刻隔着布感到大腿的暖气，我马上让手从衣袋里跳出来，让它靠着椅背垂着。现在我感觉到它在我手臂尽头的重量。它稍稍往下坠，轻轻地、徐缓地、软软地，它存在。我不再试了，不论我将它放在哪里，它都会继续存在，我也将继续感到它存在，我无法消除它，也无法消除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和弄脏我衬衣的潮湿的热气，无法消除那懒洋洋地转动——仿佛用勺子转动——着的热脂肪，无法消除脂肪中的那些感觉，它们来来去去，从腰部上升到腋下，或者从早到晚呆在它们习惯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我猛然站起身。只要我能停止思想，那就好多了。思想是最乏味的东西，比肉体更乏味。它没完没了地延伸，而且还留下一股怪味。此外，思想里有字词，未完成的字词，句子的开头，它们一再重复："我必须结……我存……死亡……德·罗尔邦先生死了……我不是……我存……"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比别的事更糟，因为我感到自己应负责任，又是同谋。例如这种痛苦的反刍：*我存在*。是我在维持这种反刍，是我。身体一旦起动，就独立出去了，而思想呢，是*我*在继续它，展开它。我存在。我想我存在。啊，存在的感觉是长长的纸卷——我轻轻地展开它……要是能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有多好！我试试，我成功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烟雾……但它又开始了："烟雾……别想……我不愿意去想……我想我不愿意去想。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去想，因为这还是思想。"这么说，永远没完？

我的思想就是*我*，因此我才停不下来。我存在因为我思想，而我无法使自己不去想。就在此刻——多么可怕——如果说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害怕存在*。是我，是*我*将自己从我向往的虚无中

拉出来。仇恨和对存在的厌恶都使我存在，使我陷入存在。思想在我脑后产生，像眩晕，我感觉思想在我脑后诞生……如果我让步，它就来到前面，来到我两眼之间，而我一直在让步，它在长大，长大，变得其大无比，将我填得满满的，使我的生存继续下去。

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身体是温的，我感到自己淡而无味。小刀在桌子上，我打开它，总之，会有点变化吧。我将左手放在拍纸簿上，往手心狠狠扎了一刀。动作过于紧张，刀锋滑过去了，只是表皮受了伤。流血了。那又怎样？有什么变化呢？不过我满意地看着白纸上的那一摊血，它横在我刚才写的那几行字中间，它终于不再是我。白纸上的四行字，一片血迹，这是美好的回忆。我应该在下面写上："这一天我放弃了写德·罗尔邦侯爵的计划。"

我该治治这只手？我在犹豫。我瞧着那一丝单调的、细细的血，它正好在凝固。结束了。切口周围的皮肤仿佛长了铁锈。在皮肤下面，只剩下轻微的感觉，与别的感觉相似，也许更淡而无味。

钟敲了五点半，我站立起来，冷衬衫贴着皮肤。我走出门。为什么？嗯，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即使我呆在那里，即使我悄悄地缩在角落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我将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耸人听闻。小吕西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了！报纸发出油墨味，在我的手指间皱成一团。无耻的家伙跑掉了。小姑娘遭到强奸。人们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手指紧紧抓着泥。我将报纸卷成一团，手指紧紧抓住它，油墨味，老天爷，事物的存在今天多么强烈。小吕西安娜被强奸。被掐死。她的身体，她那受伤的肉体仍然存在。但是她已不存在了。她的手。她

不再存在。房屋。我在房屋之间行走，我是在房屋之间，直直地在铺路石上。我脚下的铺路石是存在的，房屋在我头上合拢，像水一样盖住我，盖住天鹅一般隆起的纸。我在。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在因我思。我为什么思想？我不愿再想我存在，因为我想我不愿意存在，我思想我……因为……呸！我逃跑，那个无耻的家伙逃跑了，她的身体被奸淫。她感到另一个肉体进入她的肉体。我……我……她被强奸。一种微弱的、血腥的强奸欲望从后面袭击了我，轻轻地，在耳朵后面，耳朵跟在我后面。棕红头发，我头上的头发是棕红色，一根湿草，一根棕红草，这还是我吗？还有报纸，它还是我吗？拿着报纸，存在紧靠着存在，事物相互紧靠着存在，我放开报纸。房屋突然显现了，它在我面前存在，我沿着墙走，沿着长长的墙走，我在墙面前存在，走一步，墙在我面前存在，一座房子，两座房子，在我后面，墙在我后面，一个手指在我的裤子里抓搔，抓搔，抓搔，将小姑娘沾满污泥的手指拉出来，我的手指沾上了污泥，手指刚从泥水中出来，慢慢地，慢慢地垂下，刚才它变软了，轻轻地抓搔小姑娘的手指，她被掐死，无耻之徒，她的手指轻轻地抓土，抓泥，我的手指慢慢滑下，指尖朝下，暖暖地靠着大腿抚摸。存在是软的、滚动的、晃荡的，我在房屋之间晃荡，我在，我存在，我思故我晃荡，我在，存在是跌落，跌下了，将跌下，将不跌下，手指搔着天窗，存在就是不完善。先生。漂亮的先生存在。先生感到他存在。不，走过的这位漂亮先生，像牵牛花一样傲慢温柔的先生，他不感到他存在。开花。我那只受伤的手很疼，存在，存在，存在。漂亮先生，存在荣誉勋位，存在髭须，这便是一切，仅仅成为荣誉勋位，仅仅成为髭须，这该多么高兴，其他的谁也看不见，他看见鼻子两侧的髭须尖梢，我不思故我是髭须。他既看不见他瘦弱的身体，也看不见他那双大脚，仔细搜搜他的裤

子，人们会发现一对灰色的小橡皮。他有荣誉勋位，坏蛋们有权存在："我存在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权存在，因此我有权不思想，手指竖起来了。我要……？在喜气洋洋的白被单上抚摸轻轻倒下的充分发育的白色肉体，触摸腋下微潮的腋毛，肉体的粘液、汗液、滑液，进入他人的存在中，进入散发生存的厚重气味的红色粘膜中感觉我存在于两片柔和的湿唇之间，淡血色的红唇，颤抖的唇微微张开，湿湿的充满了存在、湿湿的充满了透明的脓液，在甜蜜的湿唇之间，它们像眼睛一样，泪汪汪的。我的肉体在生活，肉体在蠢动，轻轻地搅动汁液，搅动稠液，肉体在搅动，搅动，搅动，肉体甜甜的淡水，我手上的血，我受伤的肉体微微疼痛，这转动着的肉体走着，我走，我逃，我是肉体受伤的无耻家伙，存在因撞在墙上而受伤。我冷，我走一步，我冷，走一步，我向左转，它向左转，它想它向左转，疯了，我疯了？它说它怕变成疯子，小家伙你瞧瞧存在，它停下，身体停下，它想它停下，它从哪里来？它在做什么？它又走，它害怕，很害怕，无耻的家伙，欲望像浓雾，欲望，厌恶，它说它厌恶存在，它厌恶吗？厌烦了对存在的厌恶。它跑。它希望什么？它跑，逃走，跳进水池。它跑，心脏，心脏跳动，这是高兴，心脏存在，两腿存在，呼吸存在，它们存在，跑动，喘息，无力地跳动，轻轻地喘气，我喘气，它说它喘气。存在从后面抓住我的思想，而且从后面轻轻展开它；我从后面被抓住，我从后面被强迫去思想，也就是去成为某个东西，我喘息着吐出存在的轻轻气泡，在我身后，它是朦胧欲望的气泡，它在镜中像死人一样苍白，罗尔邦死了，安托万·罗冈丹没有死，我失去知觉。它说它要消失，它跑，跑猜环游戏[1]（从后面），从后面，从后面。小吕西尔[2]

---

① 猜环游戏：大家围坐成圈，相互迅速传递东西，一人站在中央猜东西在谁的手里。

② 上文是吕西安娜 Lucienne 而不是吕西尔 Lucile，原文如此。

从背后被抓住，从背后被存在奸污，它求饶，它羞于求饶，羞于请求怜悯，羞于呼救命。羞于呼救命因此我存在，它走进海员酒吧，小妓院的小镜子，小妓院的小镜子里棕红头发的大个子面色苍白地跌坐在长椅上，唱机在转，存在，一切都在转，唱机存在，心在跳动，转呀，转呀，生命之液，转呀我肉体的冻汁、糖汁、甜食……唱机。

When the mellow moon begian to beam
Every night I dream a little dream.[①]

那个深沉、沙哑的声音突然出现，世界，存在的世界，便隐没了。这声音属于一个有肉体的女人，她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对着一个圆盘唱，声音被录了下来。女人，啊！她曾像我，像罗尔邦一样存在，我不想结识她，但是有一点，不能说她现在存在。转动的唱盘现在存在，声音唱出的曲调，颤动的曲调，现在存在，印在唱盘上的声音曾经存在。我在听，我现在存在。一切都是满满的，处处都是密集、沉重、甜蜜的存在。然而在这个近在咫尺但可望不可即的甜蜜之外，在这个年轻的、无情的、宁静的甜蜜之外还有那个……那个严峻。

星期二

无事。存在过。

星期三

纸桌布上有一圈阳光。一只冻僵的苍蝇在光圈里爬动取暖，

① 英文：当温柔的月亮开始闪亮/每晚我做个小小的梦。

前面的爪子相互摩擦。我要帮助它，将它拍死。它看不见这个巨大的食指，食指上的金色汗毛在阳光中闪烁。

“别打死它，先生！”自学者喊了起来。

苍蝇裂开了，小小的，白白的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我帮它解脱了存在。我冷冷地对自学者说：

“我这是帮助它。”

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呢？现在是正午，我等待着睡觉的时刻（幸亏睡眠不躲着我）。再过四天我又要见到安妮，目前这是我惟一的生活目的。在那以后呢？等安妮离开我以后呢？我很清楚自己暗暗地希望什么，我希望她永远不再离开我。然而，我应该知道安妮决不肯在我面前衰老的。我是软弱的，孤单的，我需要她，我愿意精神饱满地去见她，因为她瞧不起失魂落魄的人。

“您好吗，先生？您感觉好吗？”

自学者用带笑意的目光斜视我。他有点喘，像喘不过气来的狗那样张着嘴。我承认今早我几乎高兴看见他，我需要和人谈谈。

“我多么高兴能和您同桌用餐，”他说，“您要是冷，我们可以坐在暖气旁边。这些先生要走了，他们已经要了账单。”

有人关心我，考虑我冷不冷，我和另一个男人说话，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

“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换个座位？”

那两位先生点燃了香烟，走了出去，他们现在在阳光下，在纯净的空气里。他们顺着大玻璃窗走，两手扶着帽子。他们在笑，风吹鼓了他们的大衣。不，我不想换座位，何必呢？何况，透过大玻璃窗，我可以看见海，绿绿的、稠稠的海，它在那些更衣室的白屋顶之间。

自学者从他的钱夹里掏出两张紫色的长方形卡片，一会儿他用这个付账。我从反面认出其中一张上写着：

博塔内店，饭菜实惠。
午餐定价：8 法郎
冷盘任选
肉加配菜
奶酪或甜点
二十张卡为 140 法郎

坐在门旁圆桌上的那个人，我现在认出来了。他经常住普兰塔尼亚旅馆，是旅行推销员。他不时向我抛来专注的、微笑的眼光，但是他看不见我，他在专心致志地观察他吃的东西。在收款台的另一侧，有两个红红的矮壮男人正一边喝白酒，一边品尝海蚌。蓄着稀疏的黄髭须的那位小个子在讲故事，他自己也乐，他不慌不忙，大笑时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另一位没有笑，眼光冷漠，但常常点头表示赞同。靠窗处有一个棕色的瘦男人，五官清秀脱俗，一头漂亮的白发往后梳，正带着沉思的神情看报。在他旁边，在长椅上，放着他的公文包。他在喝维希矿泉水。再过一会儿，这些人都要离去。他们的身体被食品撑得沉甸甸的，经微风一吹，他们将敞开大衣，沿着栏杆走，一面观看海滩上的孩子和海面上的船，他们的头脑微微发热、微微作响。他们将去工作。而我呢，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工作。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阳光在他稀疏的头发上闪亮。

“您点菜吧。”

他递给我菜单，我有权点一个冷盘：四片圆圆的红肠或者白萝卜或者褐虾或者一小盘浇汁芹菜。勃艮第蜗牛得另外加票。

“给我来红肠吧。”我对女侍者说。

他夺过我手上的菜单。

“没有更好的吗？这不是有勃艮第蜗牛吗？”

“我不大喜欢蜗牛。”

“啊！那么牡蛎呢？”

“得加四法郎。”女侍者说。

“好，来牡蛎吧，小姐。我要白萝卜。”

他脸红了，对我解释说：

“我很喜欢白萝卜。”

其实我也一样。

“然后呢？”他问道。

我看了肉类那一栏，我喜欢焖牛肉，但我预知他会叫烩鸡，因为那是惟一要加票的菜。

“给这位先生来烩鸡，给我来焖牛肉，小姐。”他说。

他将菜单翻过来，反面是酒类。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哟，”女侍者说：“您这回要酒了，您可是从来不喝的。”

“偶尔喝一瓶还是可以的。小姐，来一瓶安茹葡萄酒吧。”

他放下菜单，将面包掰成小块，用餐巾擦餐具。他看了一眼那位看报的白发男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来这里一般总带上一本书，虽然医生劝我不要这样，因为吃快了咀嚼不够充分。但我有个驼鸟胃，什么都能消化。一九一七年战争期间我当过俘虏，吃得极差，大家都病倒了，当然，我也像别人一样请病假，其实我什么事也没有。”

他当过俘虏……这是他头一次告诉我，我惊奇不已，很难想象他除了自学者以外还能是什么人。

“您在哪里当的俘虏？”

他不回答，放下叉子，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他要讲述他的麻烦事了。此刻我想起图书馆里曾经有过不顺当的事。我竖起耳

朵听，因为对别人的麻烦表示同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换换脑子。我没有麻烦，我像享受年金者一样有钱，我没有上级，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存在，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厌烦是如此空泛，如此玄奥，我为它羞愧。

看来自学者不想讲述。他向我抛来一种古怪的眼光，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心灵相通。他的心灵上升到那双美妙的盲人眼睛里，显露了出来。如果我的心灵也如法炮制，将鼻子贴到玻璃窗上，那么它们将相互致意。

我不要心灵相通，我还没有跌得这么低。我往后退，但是自学者死盯着我，同时在桌子上方向前俯身。幸好女侍者端来了他的萝卜，他坐回到椅子上，心灵从眼中消失。他顺从地吃了起来。

"您的麻烦解决了?"

他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什么麻烦，先生?"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说过。"

他满脸通红，冷冷地说：

"哦！哦！对，那天，对了，是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科西嘉人。"

他再次犹豫，显出母羊的固执神气：

"那都是闲话，我不愿意惹您讨厌。"

我不再坚持。他吃萝卜，吃得极快，不像是吃。当女侍者给我端上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萝卜，盘子里只剩下一堆绿梢头和少许湿盐。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停下来看菜单，一个厨师模型左手拿着菜单给他们看（右手拿着一只煎锅）。他们在犹豫。女人怕冷，下巴缩在皮衣领里。年轻男人最先决定，推开门，让女伴先进来。

她进来了，和气地环顾四周，有点发抖。

“这儿暖和。”她低声说。

年轻男人又关上了门。

“先生太太们好。”他说。

自学者转身和气地说：

“先生太太们好。”

其他客人不回答，那位高雅的先生稍稍放低报纸，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新来者。

“谢谢，不用麻烦。”

年轻男人不等女侍者跑来帮忙就灵活地脱下了雨衣。他没穿短上装，穿的是带拉锁的皮茄克。女侍者有点失望，转身朝着年轻女人，但那男人又抢在前面了，他用轻巧而准确的动作帮女伴脱下大衣。他们在我们近旁坐下，两人靠在一起。看上去他们相识不久。年轻女人的脸显得疲乏和纯净，有几分怨气。她突然摘掉帽子，微笑地甩甩那头黑发。

自学者和善地久久端详他们，转身对我动情地眨眨眼睛，仿佛是说：“他们多美！”

他们不难看。他们沉默着，很高兴在一起，很高兴人们看见他们在一起。从前，当安妮和我走进庇卡迪伊一家餐馆时，我们有时也感到自己成为动情端详的对象。安妮为此不快，而我呢，我承认我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惊奇。我从来没有像这个年轻男子那样潇潇洒洒、清爽利索，甚至也不能说我的丑陋打动了人。然而当时我们年轻，而现在，年龄使我为旁人的青春而感动，我不为自己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双深色的、温柔的眼睛。男人的皮肤稍呈桔红色，有些颗粒，可爱的小小的下颌显示倔强。他们使我感动，的确如此，但又使我有几分恶心。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暖气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在心中追寻同样的梦，如此温柔、如

此软弱的梦。他们很自在，充满信心地看着黄墙，看着人，这样的世界真好，它正应该是这样，而目前，他们正从对方的生命中吸取自己生命的意义。不久，他们两人将变成一个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的、温和的，将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而他们将毫不觉察。

他们仿佛彼此害怕。最后，青年男子笨拙而坚决地握起女伴的手指尖。她深深地呼吸，于是两人同时低头看菜单。是的，他们很快活。那以后呢?

自学者得意地，带几分神秘地说：

“前天我看见您了。”

“在哪里?”

“哈！哈！”他尊敬地逗我。

他让我等了一会儿，说：

“您正从博物馆出来。”

“啊，对，”我说，“不是前天，是星期六。”

前天我可没有心思去逛博物馆。

“您见到那幅著名的奥尔西尼① 谋杀案的木雕吗?”

“我不知道这个作品。”

“怎么可能呢？它在进门靠右手的一个小厅里。作者是一位公社起义者，他躲在布维尔的一个谷仓里，直到颁布大赦。他原想乘船去美洲，可是这里港口的警察很厉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利用被迫空闲的时间雕刻了一大块橡木，而且除了小刀和指甲锉以外没有别的工具。他用锉刀来刻精细部位：手和眼睛。木头长一米五，宽一米，整个作品是完整的一片，一共有七十个

---

① 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革命者，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刺杀拿破仑三世未遂，当场死伤一百五十八人。——原编者注。

人物，每个人物像我的手那么大，还有给皇帝拉车的两匹马！那些面孔，先生，用锉刀刻出的那些面孔，都很有表情，很有人情味。先生，我敢说这个作品值得一看。”

我不想作出许诺。

“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我同情地说：

“雕刻也与我无缘。”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象，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也许吧……”

他遐想片刻：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音：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哦哦！”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请吧。”我说。

他念道：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我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象，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

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

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①]。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

① 《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1933。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

“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

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

“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

他看着我，换了话题：

“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

“我很感兴趣。”

“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呆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

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

"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

"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呆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

他迟疑片刻：

"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他们，但你感觉他们紧靠着你，你听见他们的呼吸……最初，有一次拥挤得厉害，我想我要闷死了，但是突然，一种强烈的欢乐在我心中升起，我几乎昏倒，于是我感到我爱这些人，他们像我的兄弟，我想亲吻他们所有的人。从这以后，每次我去都感到同样的欢乐。"

我该吃鸡，它大概凉了。自学者早已吃完，女侍者等在那里换盘子。

"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独自溜进去，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堕入如痴如狂的状态。时间在流逝，而我毫不觉察，有时我还抽泣。"

我大概病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是的，这是病人的愤怒，我的手在颤抖，血涌上我的脸，最后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凉的，我也是凉的，而这是最难受的事，我是说很久很久以来，我的心就凉透了，冰冰冷。愤怒的旋风穿透了我，像战栗，又仿佛意识在与低温奋力抗争。这种努力毫无效果。我本可以莫名其妙地将自学者或女侍者揍一顿或骂一顿，但是那样一来我便不是完全参与游戏了。我

的愤怒在表层上躁动，因此有一刻我十分难受，像是一团被火包着的冰——怪味蛋卷[1]。这种表层的躁动消失了，我又听见自学者说：

“那时每星期日我都去望弥撒。先生，我从来不信教，但是我可以说，弥撒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与人的相通。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法国神甫主持弥撒。那里还有一架风琴。我们脱帽站着听，风琴的声音使我激动，我感到和周围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啊，先生，我真喜欢那些弥撒。现在我有时星期日早上还去教堂，去回忆当初的情景。圣塞西尔教堂有一位卓越的管风琴师。”

“您大概常常回想这段生活吧。”

“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被释放。那几个月可是很难熬，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天地消沉。只要看见人们聚在一起，我就钻进去。”他笑笑又说，“有一次我居然跟在人群后面去送葬。有一天，我感到绝望，把我收藏的邮票扔进火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真的？”

“有人劝我……先生，我知道您会为我保密的。我是——也许您不以为然，但您很豁达——我是社会主义者。”

他低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眨动：

“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加入了社会党，S. F. I. O.[2]，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

他容光焕发，自豪地瞧着我。他仰着头，半闭着眼，半张着嘴，像一位殉道者。

---

① 挪威甜食，由冰淇淋、杏仁蛋糕等构成，外热内冰。

② S. F. I. O.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图尔大会上，社会党分裂，产生了法国共产党。——原编者注。

我说：

“这很好，很美。”

“先生，我早知道您会赞成我。再说，一个人告诉您他是怎样安排生活的，他十分快乐，这时您怎能责备他呢?”

他伸开双臂，手心朝着我，手指朝下，仿佛等待接受什么烙印。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一大块暗红色东西在他嘴里滚动。

“啊，”我说，“既然您快乐……”

“快乐?”他的眼光令我局促，他又抬起眉毛，严厉地看着我，“您可以判断，先生。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我感到可怕的孤独，想到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

他挺直身体，两颊鼓了起来：

“我不再孤独了，先生，永远不再孤独。”

“啊，您认识许多人?”我问。

他微微一笑，我立刻发现自己多么幼稚。

“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当然，先生，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

“可是，”我说，“在社会党支部里……”

“啊！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但大都只知道名字，先生，”他调皮地说，“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要是有勇气的话，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

他用眼光探询我，我点头赞同，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

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论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唉，人道主义者我可见得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是官员们的亲密朋友。所谓“左倾”的人道主义者一心要维护人性价值，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因为他不愿背叛人，但他同情卑微者，他那丰富的古典学识是献给卑微者的。他往往是一位鳏夫，蓝眼睛里噙满眼泪，每到周年纪念时必定要哭一场。他喜欢猫狗和一切高级哺乳动物。天主教人道主义者出现较晚，最年轻，总用赞叹不已的口吻谈论人。最微不足道的生命，伦敦码头工人的生命，缝鞋女工的生命都是多么美丽的神话呀，他说。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启迪天使，他写出忧愁的、精彩的长篇小说，并经常获妇女文学奖。

这些都是大明星，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并富有责任感；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诙谐，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特别爱去守灵。他们都相互憎恨，当然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人。然而自学者不知道，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而他一无所知。

他看着我，显然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您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吗，先生?”

“我的天……”

面对他焦急不安，带几分埋怨的神气，刹那间我后悔不该使

他失望。但是他又和蔼地说：

“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您的书，您以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事业服务。”

我的书，我的研究，这个傻瓜。这是他最大的蠢话。

“我写作不是为了这个。”

自学者突然变了脸，仿佛嗅出了敌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死了。

他假装惊奇地问?

“可是……如果不冒昧的话，您为什么写作，先生?”

“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写而写。”

他得意地笑了，觉得已经使我不知所措：

“如果是在荒岛上，您会写吗?写东西不总是为了被人读吗?”

出于习惯，他采用了疑问语式，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我认不出他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

“总得为点什么吧：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为某些朋友写作。好吧，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总之，先生，不管您怎么想，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

他等待回答，见我不说话，便微微一笑：

“莫非您愤世嫉俗?”

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但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自学者就占了上风，会马上包抄我，抓住我，超越我，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如果我正面反对他，就会上他的当，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

人，一种无赖，他们每次都输给他。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善恶二元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大癖，它们只是一些阶段，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愤世嫉俗者是人，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

我不愿意被收编，也不愿意用我美丽的鲜血去养肥那个淋巴怪物。我不会犯傻地说我是“反人道主义者”。我不是人道主义者，仅此而已。

“我觉得既不该恨人也不该爱人。”我对他说。

他用保护者的冷淡眼光看着我，仿佛不在意地低声说：

“应该爱人，应该爱人……”

“爱谁？这里的这些人？”

“所有的人，包括他们。”

他转头看看青春焕发的那一对青年，这就是应该爱的。他对那位白发先生端详片刻，然后将目光移到我身上，脸上露出一种默默的疑问。我摇头表示“不”。他似乎怜悯我。我不快地说：

“您也一样，您并不爱他们。”

“是吗，先生？我能有不同的看法吗？”

他又变得必恭必敬，连指甲尖都必恭必敬，但他眼中含着嘲讽，仿佛觉得滑稽可笑。他恨我。我原不该同情这个怪人。我反过来问他：

“那么，您身后这两个年轻人，您爱他们？”

他又看看他们，想了一下，用怀疑的口气说：

“您是想让我说我不认识他们就爱他们。那好，先生，我承

认，我不认识他们……”他自命不凡地笑了起来："除非爱就是真正的认识。”

“可是您爱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他们年轻，我看到他们身上的青春，当然还有别的，先生。”

他停住，侧耳细听：

“您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吗?”

当然清楚！年轻男子被四周的同情目光所激励，正兴奋地讲述他的足球队去年和勒阿弗尔俱乐部进行比赛，如何战胜了它。

“他在给她讲故事。”我对自学者说。

“啊！我听不清楚。但我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一个柔和，一个低沉，相互交替。这……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可是，很可惜，我还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那又怎么样哩?”

“就是说，他们在演戏。”

“真的？也许是青年人的戏。”接着他讽刺地问道，“对不起，先生，我认为这种戏大有好处。演演戏就能再像他们那样年轻吗?”

我不理睬他的讽刺，继续说：

“您背朝他们，听不清他们的话……年轻女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他发窘：

“哦，我……”他斜瞟了年轻人一眼，恢复了自信，说：

“黑色。”

“您看出来了吧！”

“怎么?”

“您看出来您并不爱这两个人。走在街上您也许认不出他们。

对您来说他们只是象征。使您动情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人的青春，男人和女人的爱情，人的声音。”

“那又怎么样呢？它们不存在吗？”

“当然不存在，无论是青春、中年、老年，还是死亡……”

自学者的脸像木瓜一样又黄又硬，凝定在一种斥责性的痉挛状态。但是我继续说：

“就拿您身后这位喝矿泉水的老先生来说吧。我想您爱他是因为他成熟，他勇敢地走向自己的衰亡，而且衣着整齐，不肯马马虎虎。”

“一点不错。”他挑战似地说。

“您看不出这是个坏蛋吗？”

他笑了，认为我太冒失，朝那张白发下的漂亮面孔迅速看了一眼：

“不过，先生，即使他看上去像您说的那样，您也不能以貌取人吧？面孔在休息时是不表达任何东西的，先生。”

盲目的人道主义者！这张脸是如此富有表情，如此清晰，然而人道主义者温情而抽象的心灵是从来不被面孔的含意所触动的。

“您怎么能截住一个人，”自学者说，“怎么能说他是这样或是那样呢？谁能洞察一个人？谁能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潜力？”

洞察？我向天主教人道主义致敬，自学者从它那里借取了这种说法，自己还不知道。

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您值得赞美。我值得赞美。当然啦，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

他不明白地瞧着我，浅浅地微笑说：

“您这是开玩笑吧，先生。不过，的确，所有的人都有权受

到我们的赞美。做人是很难、很难的，先生。”

他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了基督体现的人类之爱。他摇摇头，出于一种奇怪的模仿现象，他与那个可怜的凯厄诺[1] 十分相似。

“对不起，”我说，“那么我不敢肯定我是人了，因为我从不觉得做人难，我觉得只要随意就行了。”

他坦率地笑了，但是眼神仍然不快：

“您太谦虚了，先生。要承受您的处境，人类处境，您和大家一样，需要很大的勇气。先生，即将到来的时刻可能是您的死期，您知道这一点，您还能够微笑，瞧，这不是值得赞美吗？在您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中，”他尖刻地说，“都有无限的英雄气概。”

“什么甜点，先生？”女侍者问。

自学者面色煞白，眼皮半搭在石头般的眼珠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好像请我挑选。

“奶酪。”我怀着英雄气概说。

“先生呢？”

他吓了一跳：

“嗯？哦，哦，我什么也不要，我吃完了。”

“路易丝！”

那两个胖子付完账往外走。其中一人是瘸腿。老板送他们到门口，因为这是重要顾客，餐厅刚才用冰桶给他们送上一瓶葡萄酒。

我带着几分歉意瞧着自学者。整个星期他都在快活地想象这次午餐，他将和另一个人谈论他的人类之爱了。他很少有机会与人交谈，而我却使他十分扫兴。其实他和我一样孤独，没有人关

---

① 冉·凯厄诺（1890—1978），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在作品中描写本人自学成材的经历及对资产阶级文化修养的追求。——原编者注。

心他。只是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孤独罢了。就是这样。但是，不该由我来让他睁开眼睛。我感到很不自在，火气大，不错，但针对的不是他，而是维尔冈之流及其他人，针对所有那些毒害了这个可怜的头脑的人。如果他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我会好好教训他们一番。然而，对自学者，我什么也不说，对于他我只感到同情。他像阿希尔先生一样，是我这边的人，只是出于无知、出于善良而叛变了！

自学者的笑声使我从忧郁的遐想中惊醒。

“请原谅。我想到我对人们的深深的爱，想到我对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但我们在这里一个劲地争论，辩论……我真想大笑。”

我不说话，勉强笑笑。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我环顾店堂，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饭？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是多余的人。

自学者的态度温和了下来。他原本怕我作出更强烈的反驳。他愿意将我说的话一笔勾销。他朝我俯身，用秘密的口吻说：

“其实，先生，您爱他们，像我爱他们一样，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他在自命不凡地笑，紧挨着我的脸，像在噩梦中一样。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迟迟不咽下去。人。应该爱人。人是值得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

一次大发作，我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一小时前我就看见它逼近，但我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嘴里的奶酪味……自学者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鸣响，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只是机

械地点头。我的手抓住甜点刀的刀柄。我感觉到这个黑色木柄。是我的手在拿着它。我的手。我个人宁愿不碰这只刀，为什么总是触碰物体呢？物体不是用来让人触碰的。最好是在物体中间滑动，尽量少碰他们。有时你用手拿起一个物体，那就应该尽快放掉它。小刀跌落在盘子上。白发先生听见响声吓了一跳，瞧瞧我。我拾起刀，将刀锋压在桌面上，使它弯曲。

那么说，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是恶心了。我绞过多少脑汁，写过多少东西！现在我知道：我存在——世界存在——我知道世界存在。这是一切，但对我无关紧要。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它使我害怕。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我瞧瞧石子，于是一切便开始了：我感到石子*存在*。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在它以前，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然后还有别的。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

“……古罗马，先生？”

自学者大概在向我提问。我朝他转身，对他微笑。哦！他怎么了？为什么缩在椅子上？我使他害怕？其实终究会是这样。再说，我对这也无所谓。他们害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感到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将奶酪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那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踢踩我，用鞋子敲掉我的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嘴里是血味而不是奶酪味，其实这并无区别。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动作，制造一个多余的事件——自学者会惊呼一声，那一声也是多余的——于是他脸上流着血，所有这些人都会惊跳起来。有许多事就是这样存在的。

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位青春的代表中断了情话。女的撅着嘴。但他们肯定看出我是不会伤害人的。

我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自学者睁大眼睛瞪着我，我是不会扎破他的眼睛的。

“您这就走。”他喃喃说。

“我有点累了。谢谢您邀请了我。再见吧。”

离去时，我发觉左手还握着奶酪刀。我把刀扔到盘子上，盘子咣当一响。我在一片寂静中穿过店堂。他们不吃了，瞧着我，食欲也没有了。如果我朝那位年轻女人走去，对她说“喏!”，她准会跳起来。不过这犯不着。

然而，出门以前，我还是转过身，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好终身不忘。

“再见，先生太太们。”

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脸上该恢复了血色，他们该开始议论了。

我不知道去哪里，直直地站在那个厨师模型旁边。我不用回头便知道他们在玻璃窗后面看我，他们既惊讶又厌恶地瞧着我的后背。他们原以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人，但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人的外形，于是他们看见一只螃蟹，螃蟹后退着逃离如此富有人性的店堂。现在闯入者在被揭露后逃走了，会议继续进行。我感到背后麇集着这么多双眼睛和这么多惊惶失措的思想，我十分不快。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那条沿着海滩和更衣室延伸的人行道上。

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那春天般的、诗意的面孔朝向大海。在阳光下，他们高高兴兴。一些女人穿上了浅色的、去年的春装，她们修长洁白，像是上了光的山羊皮手套。还有些中学的、商业学校的大男孩，此外还有戴着勋章的老头。他们互不相识，却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因为天气晴朗，因为他们是人。在宣战的日子，人们相互拥抱，虽然互不相识；在春天，他们相互

微笑。一位神甫读着祈祷书慢步走来。他不时地抬头，用赞赏的眼光看看海，因为大海也是一本祈祷书，它在讲述上帝。轻快的色彩、轻微的芳香、春天的灵魂。“天气晴朗，海是绿的，我喜欢这种干冷，不喜欢潮湿。”这些诗人！如果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人的大衣，对他说：“来帮帮我”，他会想：“这只螃蟹是怎么回事?”于是丢下大衣逃之夭夭。

我背朝他们，两手扶着栏杆。真正的海又冷又黑，充满了动物。海在这薄薄一层蓝色下蠕动，蓝色是用来骗人的。我周围的精灵们上了当，他们只看见那薄薄的表层，是这个表层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我，我却看见了下面！光泽消失了，一片片润滑闪光的表皮，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在我的注视下，发出爆裂声，裂开了，微微张着嘴。圣埃莱米尔的有轨电车来了，我旋转了一下，物体也随我旋转，它们像牡蛎一样苍白发绿。我跳上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我哪里也不去。

车窗外闪过一些僵直硬挺的东西，一阵一阵地，它们发蓝，有人，有墙。一座房屋开着窗，露出黑黑的心脏。玻璃窗使一切黑色变浅发蓝。这座黄砖的住宅大楼也发蓝，它向我逼近，犹豫着，战栗着，突然又耷拉着脑袋停住了。一位先生上车，在我对面坐下。黄楼又动起来，一下子紧挨着玻璃窗，离得那么近，以致我只能看见局部，它暗了下来。楼房又升高了，其高无比，楼顶看不见了，几百扇开着的窗户露出黑黑的心脏。楼房沿着电车延伸，与之摩擦。颤抖的车窗之间是一片黑暗。楼房像泥土一样黄，没完没了地延伸，而车窗外现在是天蓝色。突然间，楼房消失了，留在了后面，于是一种强烈的灰色光线侵入车厢，而且以一种必然的公正方式四处蔓延。这是天空。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天空，因为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两面都看得清楚，右面一直看到大海，左面一直看到机场。禁止抽烟，哪怕是

茨冈女人牌香烟。

我的手搭在长椅上，但又急忙抽回，因为它存在。我坐着的这个东西，刚才用手扶着的这个东西，叫做软垫长椅。他们制造它就是为了让人坐的，他们拿了皮革、弹簧、织物，开始工作，目的是做一张椅子，等他们完工以后，做成的就是它。他们把它搬到这里，搬到这个车厢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呆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尽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漂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叮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

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

“您等车到站。”

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

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

晚上六点钟

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相反，我不堪重负，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从未离开我，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但是我不再忍受它，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它是我。

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的长椅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我

坐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弓着背，单独面对这个黝黑多结、完全野性的庞然大物，它使我害怕。于是我得到了启迪。

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我像别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装在海边散步的人一样，像他们一样说：“海是绿的，空中那个白点是海鸥。”但是我并不感到它存在，并不感到那只海鸥是“存在的海鸥”。一般说来，存在是隐藏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它就是我们。人们说话必定要谈到它，但是触摸不到它。我自以为想到它，其实什么也没想到，脑子空空的，或者脑子里只有一个字——“存在”。要不我就想……怎么说呢？我想到属性，我对自己说，海属于绿色物体，或者绿色是海的一种属性。即使我瞧着物体时，我也从未想到它存在，因为在我眼中它是布景。我将它拿在手中，将它当作工具，我预见到它的抗力，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层。如果有人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形式是从外面加在事物上的，它丝毫不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突然间，它在这里，像白日一样清楚；存在突然露出真面目。它那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姿态消失了，它就是事物的原料本身，这个树根正是在存在中揉成的。或者说，树根、公园的铁栅门、长椅、草坪上稀疏的绿草，这一切都消失了。物体的多样性、物体的特征，仅仅是表象，是一层清漆。这层漆融化了，只剩下几大块奇形怪状的、混乱不堪的、软塌塌的东西，而且裸露着，令人恐惧地、猥亵地裸露着。

我小心翼翼地一动不动。但是我不用动就能看见树木后面的蓝柱石和音乐亭的路灯，还有月桂树丛中的韦莱达石像。所有这一切……怎么说呢？使我不舒服。我真希望它们的存在不那么强烈，而是比较冷漠、抽象、克制。栗树紧靠在我眼前，整个下半截被绿锈覆盖，黝黑、肿胀的树皮像是煮硬的牛皮。马斯克雷水

泉的潺潺水声溜进我耳朵，在里面筑巢，使我耳中充满了叹息，我的鼻孔里充塞着一种绿色的、腐败的气味。一切东西都慢慢地、柔和地随意存在，就像那些疲惫的女人尽情大笑一样，她们说："笑笑多好。"而她们从前相互卖弄，相互卑下地倾诉自己的存在。我明白，在不存在和痴狂的满盈之间是没有折衷的。如果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个程度*，直至发霉、肿胀、猥亵。在另一个世界里，圆圈、乐曲，都有它们纯净、严格的线条。然而，存在是一种弯曲。树木、深蓝色的柱石、泉水愉快的喘息、生动的气味、飘浮在冷空气中的薄薄的热雾。在长椅上试图消化的红发男人，所有这些半睡眠和消化状态，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泛泛的滑稽景象。滑稽……不，还不到这个程度，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滑稽的，只是与某些通俗笑剧的情景有着某种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相似罢了。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我试图数数栗树，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它孤立出来，超越禁锢。至于这些关系（我坚持维护它们，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延缓衡量、数量、方向的崩溃），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它们不再咬啮物体。*多余的*，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颗栗树。*多余的*，韦莱达石像……

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但我明白这一点，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然而，就连我的死亡也

会是多余的；我的尸体，我的血，在这些石子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也会是多余的；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我的骨头，经过洗濯、去污，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但也会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

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又是一个词，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但是，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在涂上色彩的、人的小世界里，一个动作，一个事件，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例如疯子的胡话，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绝对或者荒谬。那个树根，它对什么而言是荒谬的呢？没有任何东西。啊！我怎样才能用语言将它确定下来呢？荒谬，对石子、干泥、一簇黄草而言，对树、天、绿色长椅而言。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深沉和隐秘的谵妄。当然，我并非无所不知，我没有见过胚芽发育，也没有见过树木生长。然而，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节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

我引向它本身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我看出来：无法从它作为根部、作为抽水泵的功能过渡到那个，过渡到它海豹般坚硬厚实的皮，过渡到它那油光光的、有老茧的、固执的外貌。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稍稍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现在也仿佛在稍稍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种奇异的极端中。我用鞋跟去刮这个黑爪，我真想刮去一点皮，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挑战，只是为了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出现荒谬的浅红色伤痕，只是为了与世界的荒谬性开玩笑。然而，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

黑色？我感到这个词 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

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象，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象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过多最后成为虚无。

这是奇异的时刻。我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冰凉，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然而，就在这种迷醉中，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我理解了恶心，我掌握了它，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但是，现在，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

些坏蛋——绿冈及其他地方的坏蛋——试图用权利的思想对自己掩饰的。但这是多么可怜的谎言！谁也没有权利，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完全无动机，因此他们无法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且，在他们内心，隐秘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朦胧的、不确切的、忧愁的。

这种痴迷状态持续了多久。我是栗树根。或者说我完全是它存在的意识。我独立于它——既然我有意识——但我消失在它身上，我就是它。意识局促不安，但是它以全部重量悬伸在这根没有生气的木头之上。时间停止了，我脚下有一小摊黑水。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我很想从这可怕的享受中脱身，但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在它里面。黑树根在那里，在我眼睛里，它下不去，就像一大块东西卡在喉咙里。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它。我费了多大劲才抬起眼睛？我抬眼了吗？也许是在自我消灭片刻以后，我才仰起头、抬起眼，死而复生？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过渡。但是，突然间，我不可能再想树根的存在了。树根消失了，我徒劳地重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长椅下，在我的右脚边，但这些话再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在远处想的，它必须猛然侵入你，在你身上扎下来，像静止的大动物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要不就什么也不再有。

什么也不再有了，我的眼睛是空的，我高兴得到了解脱，但是突然，我眼前晃动了起来，轻微的、迟疑的晃动，因为风吹动了树梢。

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并不因此不快，换换口味也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一动不动、像眼睛一样死死盯住我的东西。我看着树枝摆动，心里想：运动从不完全存在，它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过渡，中间阶段，音乐中的弱拍，我即将看到存在从虚无中诞

生，逐渐成熟，充分发展，我终于能看到诞生中的存在了。

但是，不到三秒钟，我的希望被一扫而光。在那些迟疑不决的、像盲人一样在四周摸索的树枝上，我找不到向存在的“过渡”。过渡这个概念，是人的又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过于明确。所有这些小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是为它们自己而发生的。晃动从四面八方包抄大小树枝，围着这些干瘪的手旋转，用小小的旋风覆盖它们。当然，运动不是树，但运动也是一种绝对。一个物体。我的眼睛遇到的都是满盈。树枝梢头充满了存在，这种存在不停地更新，但永不诞生。风——存在物过来栖息在树上，像一只苍蝇，于是树战栗起来，但战栗并非诞生中的品质，并非从潜能到行动的过渡，它是物体。物体——战栗溜进树里，控制树，摇晃树，又突然放弃它，去更远的地方旋转。一切都是满盈，一切都是行动，没有弱拍，一切，就连最难以觉察的跳动，都是用存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围着树打转的存在物，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之间，它们存在，突然之间，它们不再存在。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回忆。存在无所不在，无限的，多余的，时时处处——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我呆在长椅上，惊愕不已，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四处都是开放、繁盛，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绽开，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这令我厌恶。我想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既然它们都很相似？”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这么多的存在，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然后又失败——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我就是这样挣扎）。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相反，它是郁闷的，软弱的，对它自己一筹莫展。这些树，这些高大笨拙的物体……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书本上描写的美妙的春天，那是充满劈啪声、爆裂声，花木茂盛的

美景。有些傻瓜走来和你谈权力意志和生存竞争。难道他们从未观察过一只动物或一棵树？这株有斑秃的悬铃木，那株半腐烂的橡树，有人还想让我把它们看作是向天空冲刺的、顽强的青春力量？还有这个树根，难道我该把它看作是撕裂大地，与它争食的贪婪的爪子？

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物体。软弱、无力，不错，树在漂浮。向天空冲刺？不如说精疲力竭。时时刻刻我都准备看到树干像疲惫的阴茎一样皱叠、萎缩，倒在地上，成为布满褶子的、黑黑的、软软的一摊。它们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于是它们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为自己打点饭菜；树液缓缓地、无可奈何地在导管里上升，树根缓缓地深入土中，但它们无时无刻不想抛下这一切，无时无刻不想消失。它们疲惫、衰老，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因为它们太软弱，不会死，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乐曲并不存在。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向后靠着，闭上眼睛。但是形象立刻警觉起来，跳将起来，使我合着的双眼里充满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满盈，人无法脱离它。

奇怪的形象。它们表现了大量的物体，不是真正的物体，而是与之相似的其他物体。有些木头东西像椅子，像木屐，还有些东西像植物，然后还有两张脸，那是在某个星期日下午在韦兹利兹餐馆吃饭的那一对。他们离我不远、胖胖的、热热的、充满肉欲的、荒唐的、耳朵红红的。我看见那女人的肩头和胸部。赤裸的存在。这两个人——突然使我厌恶——这两个人继续存在，在布维尔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在什么样的气味中？那个温柔的胸部继续与凉爽的织物摩擦，继续缩在花边下，而那个女人继续感到胸脯存在于胸衣内，继续想："我的乳房，我漂亮的果

实”，继续神秘地微笑，关注使她感到舒服的、丰腴的乳房，我叫了起来，眼睛又睁得大大的。

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我梦见的吗？它在那里，压在公园上，滚落在树木中，软软的，厚厚的，把一切都粘住了，像果酱。而我，我和整个公园都在它里面？我害怕，但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这很愚蠢，很不合适，我恨这极其讨厌的果酱。可它多的是！多的是！它一直升上天空，四处蔓延，用它衰竭的胶状体充斥一切，我看见它的深渊，深渊，比公园的边界，比房屋，比布维尔还远得多；我不再在布维尔了，我哪里也不在，我在漂浮。我不惊奇，我知道这是世界，突然显现的、赤裸裸的世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前前、后后，无处没有世界。而在世界之前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不曾有过它不存在的时刻。这一点着实令我气恼，因为这个流动的幼体，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但它又不可能不存在。这是无法设想的！我想象虚无，但我已经在这里，在世界上，睁大眼睛，活着。虚无只是我脑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存在的、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这个虚无并非在存在之前来的，它也是一种存在，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我喊道：“脏货！脏货！”我晃动身体，想抖掉这些粘糊糊的脏货，但是抖不掉，它们是那么多，成吨成吨的，无边无际。我处在这个巨大的烦恼深处透不过气来。但是，突然间，公园变得空空的，仿佛落进了一个大洞，世界像出现时那样骤然消失，或者说我醒过来——总之我再看不见它了。我四周是黄黄的土，从土里向空中伸出枯树枝。

我站起身往外走。来到铁栅门时我回头看看。公园对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久久地注视。树木的微笑，丹桂树丛的微笑，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存在的真正奥秘。我想起不到三星期前

的一个星期日，我曾经在物体上看到会意的神情。这个微笑是针对我的吗？我烦躁地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任何办法。然而，它在那里，在等待，像是目光。在那里，在栗树树干上……它就是那棵栗树。物体仿佛是中途停下的思想，它忘了自己，忘了原来的想法，无所事事地呆在那里，带着它也不明白的、古怪的、小小的含意。这小小的含意使我不快。即使我靠着铁栅门呆上一百零七年，我也无法理解它。关于存在，我学到了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走了，回到旅馆，于是写下了这些。

夜

我作了决定。既然我不再写书，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布维尔。我将去住在巴黎。星期五我乘五点钟的火车，星期六我将见到安妮。我想我们会在一起过几天。然后我再回来了结一些事，收拾行李。最迟在三月一日，我将在巴黎定居。

星期五

在铁路之家。我的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唱机。强烈的奇遇感。

星期六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

部丰满。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她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很高兴看见你。”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你这就错了。”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

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是吗？”我冷冷地说。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作是抽象的道德，看作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致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当然，浅黄色。”

她笑了起来：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

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我不戴帽子了。”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它对你不合适。”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作出一切让步。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我在伦敦演戏。”

“和坎德勒在一起？”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

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剧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1] 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2]。”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是英国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

---

① 奥卡西（1880—1964），辛格（1871—1909），均为爱尔兰剧作家。

② 《布里塔尼居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名剧。

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你现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结婚？"我吓了一跳。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

"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象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

"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决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①]，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

"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安妮专注地看着我：

---

① 指电影《皇帝的紫罗兰》，讲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卖花女如何成为贵妇；影片因女演员的精湛演技而大获成功，并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原编者注。

“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

“是的。”

“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

“对。”

“哈！哈！”

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

她突然说：

“我变了。”

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

她耸耸肩，冷冷地说：

“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

她站到我面前：

“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

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

“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

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

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

“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象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

“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

“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

“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

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

我突然说：

“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

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

“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

“上百次!”

“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

“不!”

“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再没有……”

“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

她又轻轻地接着说：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

“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

“没有了。”

我目瞪口呆、坚持说：

“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

她微笑：

“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

“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

“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

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

“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

“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

“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

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

“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

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

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

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呆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

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①]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呆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

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

她只说了一句话：

"我幸存下来了。"

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

面具落下，她微笑了：

"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

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

"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

---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怪，据说原系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目光使人变为石头。

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为什么？”

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

“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

“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

“为什么？”

“它们使我恶心。”

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呆在我身边像根木桩。”

“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

“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

“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

“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

“好像没有。”

“谈过，”她满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①，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桔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

“对，也许……”

“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

“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

“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

① 艾克斯，法国普罗旺斯一地名，以其温泉疗养地著名。

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

“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

“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特殊情景？”

“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呆一呆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

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姊姊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高兴，仿佛这段回忆仍在灼痛她，她停下来，两眼发呆，抬起眉毛，再次重温这个场面：

“后来，我把它扩展了，首先加进了一种新情景：爱情（我是指做爱的行为）。我为什么拒绝……你的某些要求呢，以前你要是不明白的话，现在该明白了。对我来说，那是要拯救什么东西。后来我又想，一定有许许多多、难以数计的特殊情景，总之我认为特殊情景是无限的。”

“对！可那到底是什么？”

“噢，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她吃惊地说：“我解释有一刻钟了。”

“主要一点是不是必须充满激情，比如说，仇恨或爱情，或者事件的外貌必须崇高，我是说，能看见的那部分……”

“两者都有……要看情况。”她不高兴地说。

“那完美时刻呢？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

“完美时刻是在这以后。首先是先兆，然后，特殊情景便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便提出了问题：你是否想使它变成完美时刻。”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在每一个特殊情景中，总应该做某些动作，有某种姿态，说某些话——而其他的态度和话语是严格禁止的。是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

“一句话，情景是材料，需要处理。”

“对，”她说，“首先应该浸泡在特殊事物中，感觉到你在对它进行整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实现了，那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

“总之，这像是艺术品。”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她恼火地说：“不，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使特殊情景转变为完美时刻，这是道德问题。对，你尽管笑，这是道德。”

我根本没有笑，我自发地说：

“听我讲，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你，从来没有真心想帮助你。要是我早知道……”

“谢谢，十分感谢，”她挖苦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感谢你这姗姗来迟的悔恨吧。何况我也不怨恨你，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我很紧张，无法对人讲，连你也不例外——特别是你。那时总有什么东西显得虚假，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我感到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应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举动？”

“你真傻，这得看情况，没法举例子。”

“告诉我，你当时想做什么？”

“不，我不想讲。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上学时读到的，令我十分吃惊。有一位国王吃了败仗，成了俘虏，呆在战胜者军营的角落里。他看见儿子和女儿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一个仆人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呻吟起来，抓扯自己的头发。你，你也可以想象一些例子。你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哭，否则就是卑劣，而当一块木柴砸在你脚上时，你怎么干都行：呻吟、哭叫、颠起另一只脚跳跳。时时自我克制，这是愚蠢的事，因为你在毫无意义地耗尽自己。”

她微笑地接着说：

“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比自我克制还进一步。你肯定记不得我第一次吻你的情景吧？”

“记得，记得很清楚，”我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畔的

基尤植物园。”

“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当时我坐在荨麻上，我的裙衣撩了起来，大腿全刺破了，稍稍一动就又添伤口。显然，自我克制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并不感到慌乱，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嘴唇，我要给你的那个吻可重要得多，它是承诺，是协约，你明白，那疼痛来得不是时候，我不能想到我的大腿。仅仅不流露痛苦还不够，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她高傲地看着我，对她自己的作为仍感到惊讶：

“你坚持要我的吻，其实我已决心给你了，但我让你一再恳求，因为必须按规矩办事。在这整段时间里，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我终于使自己完全麻醉了。老天知道我的皮肤多么敏感，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我们又站起来。”

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奇遇，没有完美时刻……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剩下的，我猜到了，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把剩下的事说出来……

“那么，你意识到总有人来破坏你的效果，或是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或是一个棕红头发的家伙，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是的，当然。”她冷淡地说。

“就是这些?”

“啊，你知道，红发家伙的笨拙，久而久之也许我会认了，因为我毕竟对别人如何扮演角色感兴趣……不……可能是……”

“没有特殊情景?”

“对。我原以为仇恨、爱、死亡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① 一样。我原以为一个人可以因仇根或死亡而发

---

① 安妮将耶稣受难日与圣灵降临节混淆了。在圣灵降临节，圣灵以火舌的形式降临到使徒身上。——原编者注。

出异彩，完全错了！对，我的确以为‘仇恨’是存在的，它栖息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超越自己。当然只有我，只有我恨，只有我爱。而我呢，总是同样的东西，总是同一个面团，不断拉长，拉长……人们彼此这么相似，居然想到起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真是奇怪。”

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她。我说：

“你听着，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比起你慷慨送给我的界石角色来，使我高兴得多。那就是我们都变了，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我喜欢这样，我不愿看见你越走越远，而我却不得不永远当你起点的标志。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正是我要对你讲的，当然，用词不同。我们在终点会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吗？”她轻声说，仍然十分固执，“但我宁肯你没有变化，那样更好。我和你不同，我不喜欢别人和我想得一样。也许你弄错了吧。”

我对她讲我的奇遇，讲存在——也许讲得过长。她睁大眼睛，抬起眉毛，专心听着。

等我说完，她舒了一口气：

“可是，你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你抱怨是因为你周围的物体不像一束花那样有序，不用你费心费力。而我呢，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我要的是行动。你知道，我们以前玩冒险先生和冒险女士，你承受冒险，我制造冒险。我常说：‘我是一个活动家’，你还记得吗？现在我可以简单地说：不可能成为活动家。”

我的神情大概不以为然，因此她激动起来，用更强调的语气说：

“再说，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例如，我行动时必须自信，相信我的行动会产生后果……注定的后果。我没法向你说清楚……”

“没有必要。”我显出几分学究气，“这一点我也想过。”

她猜疑地看着我说：

“你认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你真令我吃惊。”

我没法说服她，我只会惹她生气，于是便一言不发。我很想将她抱在怀里。

突然，她不安地瞧着我：

“如果你也想到这些，那该怎么办?”

我低下头。

“我……我幸存下来。”她沉重地重复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有生活目的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原先的期望不高。面对着我被赋予——莫名其妙地赋予——的生命，我更多感到的是惊奇。我仍然低着头，不愿在此刻看见安妮的脸。

“我旅行，”她用沉闷的声音继续说，“我从瑞典回来，在柏林呆了一星期。那个人养着我……”

将她抱在怀里……有什么用处呢？我对她无能为力，她和我一样孤独。

她的声音稍稍快活一些：

“你在咕哝什么呢?”

我抬起头，她正温柔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在想事……”

“啊，神秘人物！你爱说不说，随你便。”

我向她谈起铁路之家，谈起留声机上古老的拉格泰姆音乐，以及这音乐带给我的奇异的愉快。

“当时我想，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至少寻找……”

她不答话，我想她对我的话兴趣不大。

然而，过了一刻，她说话了，我不知她在继续她的思绪还是

回答我刚才的话。

“绘画、塑像，这是些无法使用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很美。音乐……”

“可是在戏剧里……”

“戏剧怎么样了？你想把所有的艺术都说一遍？”

“你从前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完美时刻。”

“不错，我实现了，为了别人。我在灰尘里，在穿堂风里，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硬纸做的布景中间。一般说来，我和桑代克演对手戏。你大概在科文公园见过他演戏吧。我总担心我会当他的面大笑起来。”

“你不完全投入角色？”

“有时稍稍投入，但从不十分投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正前方的那个黑洞，黑洞里是人，但我们看不见，对他们来说，我们献上的当然是完美时刻。但是，你知道，他们并不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完美时刻在他们眼前出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吗？总之，完美时刻哪里也不在，既不在舞台下也不在舞台上，它不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在想它，你明白吗？亲爱的，”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用几乎要赖的口吻说：“我把这一切都甩了……”

“可我，我试图写这本书……”

她打断我：

“我生活在过去。我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并且稍加改变。像这样，从远处看，你不会难过，而且几乎信以为真。我们的整个故事都很美，我稍稍改变一下，就成了一连串完美的时刻。于是我闭上眼，努力想象我生活在其中。我还有些别的人物……得学会全神贯注。你不知道我读过什么书吧？罗耀拉[①] 的《灵性

① 指伊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

锻练》。它对我大有帮助。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安排布景，然后是人物，这样就能够看见。”她用一种怪僻的语气说。

“这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说。

“你以为我会感到满足吗?”

我们默默地呆了一会儿。黄昏降临，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我端起茶杯，杯里还剩下一点茶，我将它凑到唇边。茶是凉的。我想抽烟，但又不敢。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她去过哪里？干了些什么？遇见了什么人？然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安妮坐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而我们没有话说。

“现在你该走了，我在等人。”安妮突然说。

“你等……?”

“不，我等一个德国人，画家。”

她笑了起来。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古怪。

“他这个人和我们可不一样，至少在目前。他行动，而且不遗余力。”

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去伦敦。”

“经过第厄普?”

“是的，然后我可能去埃及。也许冬天我再来巴黎，我会给你写信的。”

“明天我一整天都有空。”我腼腆地说。

“是的，可我有许多事要办。”她冷冷地回答，“不，我不能再见你。我会从埃及给你写信。你只要给我地址。”

“好的。”

在阴暗中，我在一个信封角上草草写下地址。等我离开布维尔时，我得告诉普兰塔尼亚旅馆给我转信。其实我很清楚她不会写信的。也许十年以后我才能再见到她。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与她分别，我不禁感到沮丧，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孤独。

她站起身。来到门口时，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微笑地说：

“这是为了记起你的嘴唇，为了《灵性锻练》。”

我抓住她一只胳膊，将她往身边拉。她不反抗，但摇头表示反对。

“不，我不感兴趣。不会重新开始的。要说和人的关系嘛，哪个稍稍漂亮的小伙子都比得上你。”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英国。”

“不，我是指人……”

“什么也不干！”

我没有松开她的胳膊，我轻声说：

“那么，找到你以后我又得离开你了。”

现在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面孔。它突然变得灰白疲惫，一副老妇人的面容，十分可怕，显然这不是她所要的，但它在那里，而她一无所知，也许她无可奈何。

“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找到我。”

她挣脱胳膊，打开门。走道里一片光明。

她笑了起来：

“可怜的人！运气不佳。第一次演好了角色，却不受赞赏。

好了，走吧。”

我听见门在我身后关上。

星期日

今早我查了查火车时刻表。如果她没有撒谎，她该乘五时三十八分的火车去第厄普。也许她的伙伴和她开车去？我在梅尼蒙唐区的街上转了一上午，又在河边转了一下午。她与我相隔不过几步路，几堵墙。到了五时三十八分，我们昨天的会见就会成为回忆，轻轻吻我嘴唇的那个胖女人将和梅克内斯及伦敦的那位瘦小姑娘重叠起来，一同成为往事。不过，事情还没有过去，因为她还在这里，还有可能再看见她，说服她，将她带走，永远。我尚未感到孤独。

我想将思绪从安妮身上挪开，因为我对她的身体和面孔想得太多，神经极为紧张，手在颤抖，身体在打寒战。于是我在旧书报摊上翻起书来，特别是淫猥书刊，因为它们毕竟能吸引你的全部注意。

当奥尔塞车站的大钟敲五点钟时，我正在看一本叫作《拿鞭子的医生》的书的插图。插图大同小异，里面大都有一个满面胡须的小个子对着一个其大无比的、赤裸裸的臀部挥舞马鞭。我发觉五点钟已到，便匆忙把书扔回书堆，跳上出租车，来到圣拉扎尔火车站。

我在月台上走了约摸二十分钟，便看见他们来了。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皮毛大衣，一副贵妇的派头。她还戴着短面纱。那男人穿着驼毛绒大衣，皮肤黝黑，人很年轻，高大英俊。他显然是外国人，但不是英国人，也许是埃及人。他们上了车，没有看见我。他们相互没有交谈。后来那男人又下车买报纸。安妮放低她车厢的窗子，看见了我。她久久地注视我，平心静气地，眼神呆

滞。后来那男人又上了车，火车就开了。此刻我清楚地看见我们从前吃饭的那家庞卡迪伊餐馆，然后一切都完了。我走路。我感到疲乏便进了这家咖啡馆，睡着了。侍者刚刚叫醒了我，我是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下写下了这些话。

明天我将乘正午的火车返回布维尔。我在那里呆两天就够了：收拾行李和去银行结账。普兰塔尼亚旅馆可能要求我多付半月的房钱，因为我没有预先通知他们退房。我还得去图书馆还书。总之，我将在周末以前回到巴黎。

这个改变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都是城市，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那座城市濒临大海，除此以外，它们十分相似。人们挑选一块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在上面弄一些空心的大石头，石头里面关着气味——比空气浊重的气味。有时，气味从窗口被抛到大街上，它就呆在街上，直到被风吹散。天气晴朗时，气味从城市的这一头进，那一头出，穿越所有的墙。另一些时候，声音在这些日晒冰冻的石头中间打转。

我害怕城市。但是千万不能出城。如果你走得太远，就会遇见植物的包围圈。植物蔓延好几公里，它朝城市爬来，它在等待。当城市死去，植物将乘虚而入，爬上石头，钳住它，深掘它，用黑色长钳使它破裂，堵填孔洞，将绿爪悬吊在各处。只要城市还活着，就应该留在城里，不能孤身一人去到城门口那丛生的枝蔓下，应该让枝蔓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飘动和响动。在城市里，如果你会安排，乘动物在洞穴里或有机垃圾堆后面消化或睡觉的时候出门，那么你遇到的只是矿物——最不可怕的存在物。

我要回布维尔。植物仅仅从三面包围它。在第四面有一个大洞，里面全是黑黑的水，水自己在动。风在房屋之间呼啸。气味停留的时间比别处短，它被风吹向大海，像摇曳的薄雾一样贴着

黑水水面奔跑。天在下雨。在四个栅栏之间长了一些植物，植物肥肥的，被摘去了芽，被驯化了，变成无害的，布维尔的一切都又肥又白，因为天上降下了那么多雨水。我将回布维尔。多么可怕！

我猛然醒来，现在是午夜。安妮离开巴黎已经六小时了。船已驶入大海，她在船舱里睡觉，那位黝黑的美男子正在甲板上抽烟。

星期二于布维尔

这就是自由吗？在我下方，花园徐缓地向下，朝城市延伸，每座花园里都有一座房子。我看见大海，它沉甸甸地一动不动。我看见布维尔。天气很好。

我是自由的，我不再有任何生活的理由，我尝试的一切理由都成了泡影，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我还相当年轻，还有精力重新开始。但是重新开始什么呢？在我最恐惧，最感恶心的时候，我寄希望于安妮，盼望她来救我，这一点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过去死了，德·罗尔邦先生死了，安妮回来又使我的全部希望破灭。我独自呆在这条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独立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有点像死亡。

我的生活今天结束。明天我将离开这座躺在我脚下的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它将仅仅是一个名字，矮壮的、市侩气的、完全法国味的名字，我记忆中的一个名字，不像佛罗伦萨或巴格达那样富丽堂皇的名字。将来有一天我会问自己："我在布维尔时，整天到底在干什么？"至于今天下午，至于今天的太阳，它们将荡然无存，甚至连记忆也没有。

我的全部生活都在我后面。我看见它的全貌，看见它的形式以及至今引导着我的缓慢运动。没有什么话好说，这是一场输掉

的比赛，仅此而已。三年前我郑重其事地来到布维尔，那时我就输了第一局；我想玩第二局，结果第二局也输了，输了比赛。同时我明白了我总是输家，只有坏蛋才自以为是赢家。现在我要像安妮那样，幸存下去，吃了睡，睡了吃。慢慢地、悄悄地存在，就像这些树，就像一汪水，就像有轨电车上的红色长椅。

恶心让我喘息片刻。但我知道它将卷土重来，它是我的正常状态。不过我的身体今天很累，无法承担它。病人幸好有虚弱的时刻，他们在几个小时里失去对疼痛的意识。一句话，我感到厌烦。有时我使劲打呵欠，连眼泪都滚落在脸颊上。这是一种深沉、深沉的厌烦，存在的深沉核心，我本身就是由它组成的。我并非不修边幅，恰恰相反，今天我洗了澡，刮了脸。可是当我回想这许多细心的小动作时，我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做出来的，因为它们如此虚妄，大概是习惯替我代劳的吧。习惯并未死亡，它继续忙忙碌碌，慢慢地、狡诈地编织网纱；它替我洗身，替我擦身，替我穿衣，就像是奶妈。难道也是它领我来到绿岗？我记不清是怎样来的了，大概是从多特里台阶那边上来的，真是一级一级地爬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吗？更难以想象的是等一会儿我还要走下这些台阶。然而，我知道，过一会儿我来到绿岗坡下时，我将抬头看见此刻近在咫尺的房屋，它们将远远地亮起窗口的灯光，远远地，在我头部的上方，而我无法摆脱的此刻，将我关闭，从四面限制我的此刻，成为我的构成元素的此刻，它将仅仅是一个混乱的梦境。

我瞧着布维尔在我脚下闪烁着灰色的光。它在阳光下好像是成堆的贝壳、鳞片、碎骨片和砂砾。在这些碎屑之中，一些小小的玻璃片或云母片不时地闪着微光。贝壳之间，有些沟渠和细细的犁沟在蜿蜒伸展，一小时以后它们将是街道。我行走在这些街道、这些墙壁之间。我看到布利贝街上有些黑色的小人，一小时

以后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站在山岗的高处，感到离他们十分遥远。我仿佛属于另一个物种。他们下班后走出办公室，满意地瞧瞧房屋和广场，想到这是他们的城市，“美丽的市民城市”。他们不害怕，感到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看到的只是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被驯服的水，只是一按开关就从灯泡里射出的光，只是用木叉架住的杂交树。他们每天一百次地目睹一切都按规律进行，世界服从一种亘古不变的、确定的法则。空中的物体以同样的速度坠落，公园在冬天下午四时关门，夏天下午六时关门，铅的溶点是335度，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在晚上十一时五分从市政府发车。他们性格温和，稍稍忧郁。他们想到明天，也就是另一个今天。城市只拥有惟一的一天，它在每个清晨不断重复。只有星期日这一天被人们稍加打扮。这都是些傻瓜。一想到要再见到他们那肥肥的、心安理得的面孔，我就感到恶心。他们制定法律，他们写民众主义小说，他们结婚，并且愚蠢之至地生儿育女。然而，含混的大自然溜进了城里，无孔不入地渗入他们的房屋、办公室，钻到他们身上。大自然安安静静，一动不动，他们完完全全在大自然中，他们呼吸它，却看不见它，以为它在外面，在离城二十法里的地方。我却看见了它，这个自然，我看见了它……我知道它的顺从是出于懒惰，我知道它没有规律——而他们以为它有恒定性……它只有习惯，而明天它就可能改变习惯。

如果出了点事呢？如果，突然间，它开始跳动了？他们会发现它就在那里，他们的心仿佛裂开了。他们的堤坝、堡垒、电站、高炉以及锻锤对他们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也许立刻就会发生，因为已经有了预兆。例如，一位父亲在散步时，突然看见一块红色的破布仿佛被风吹着穿过街道向他奔来，当破布来到近处时，他看出这是一块腐烂的肉，上面有灰尘

的污渍，它在爬动，在跳跃；这一截扭曲的肉体在小溪里滚动，痉挛地喷出血柱。又例如，一位母亲看着孩子的脸颊问道："你这里是什么，水疱?"于是她看见孩子的脸颊稍稍肿胀起来，绽裂，裂成一个大缝，而在裂缝深处将出现第三只眼睛，笑咪咪的眼睛。又例如，他们全身将感到一种轻轻的摩擦，就像游泳者在河里被灯心草抚摸一样，于是他们明白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另外一个人将感到嘴里有什么东西在搔，他走近一面镜子，张大嘴，原来他的舌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巨大蜈蚣，它正在编织脚爪，刮着他的上下颚。他想把蜈蚣吐出来，但蜈蚣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必须用两手使劲扯。还会出现许多新东西，必须为它们取名：石眼、三色手臂、脚趾－拐杖、蜘蛛－下颌。某人将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但醒来时却会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发青的土地上，周围是丛生的阴茎，它们发出响声，呈红色和白色，像儒克斯特布维尔的烟囱一样指向天空，还有半露出地面的睾丸，毛茸茸的，像葱头一样成球形。鸟类将围着这些阴茎飞，用嘴啄它们，直至出血，于是精液将缓缓地、慢慢地从伤口流出，它透明而温热，其中夹着血和小气泡。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任何大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有一天早上，人们推开百页窗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它沉重地栖息在物体上，似乎在等待。仅此而已。然而，这种情况如果稍稍持续，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自杀。对。稍稍改变，看一看，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有些人会突然陷入孤独中。一些完全孤独，绝对孤独，可怕地畸形的人，他们将眼睛发直，在街上奔跑，沉重地从我面前过去；他们在逃避自己的疾病，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疾病，他们张着嘴，舌头——昆虫在嘴里拍打翅膀，于是我将大笑起来，不顾我全身上下布满了肮脏暧昧的痂盖——它们开放成肉花，紫罗兰，毛茛。我将靠在墙上向他们喊道："你们

的科学又怎样呢？你们的人道主义又怎样呢？你们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尊严到哪里去了？”我将不再害怕——至少不比现在更害怕。难道这不仍将是存在，存在的不同变异吗？面孔将渐渐被许多眼睛吞没，这些眼睛将是多余的，可能吧，但并不比第一双眼睛更为多余。使我害怕的是存在。

黄昏降临，城里亮起了头几盏灯，我的天！城市虽有这许多几何图形，但仍显得如此自然，被暮色压得扁扁的。从这里往下看，这是多么……明显。难道只有我看出这一点吗？难道在别处，没有另一个卡珊德拉[1]从山岗上观看脚下被自然吞没的城市吗？何况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能对它说什么呢？

我的身体缓缓地转向东方，摇晃了一下，便开步走了。

星期三，在布维尔的最后一天

我跑遍全城寻找自学者。他肯定没有回家。这位遭人抛弃的可怜的人道主义者大概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无比羞愧和恐惧。说实话，对这件事的发生我并不惊奇，因为长久以来我就感到他那副柔顺畏缩的模样会招来丑闻。其实他没有多大罪过，勉强叫作好色吧，他喜欢凝视年轻小伙子，可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有一天他肯定会孤独的，和阿希尔先生一样，和我一样。他属于我这一类人，诚心诚意。现在他进入了孤独，直至永远。突然间一切倒塌了：对文化的梦想，与人和睦相处的梦想。首先出现的将是害怕、恐惧，不眠之夜，然后便是一长串的流放岁月。晚上他将再去抵押广场徘徊，从远处瞧着灯火通明的图书馆窗口，回想那一长排一长排的书、皮封面，还有书页的香气，他会失去勇

---

① 卡珊德拉，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亚公主和女预言家。

气。我很后悔没有陪着他，但是他不愿意，他求我让他一人呆着，他开始学习孤独。我现在是在马布利咖啡馆写这些话。我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这家咖啡馆，我想看看总管和女收款员，深刻感觉一下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但是我的思想摆脱不掉自学者，眼前不断浮现他那张充满责备的萎靡不振的脸和带血迹的高领。于是我要了一点纸，好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

下午将近两点钟时，我去到图书馆。我想："图书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

阅览室里几乎空无一人。我很难认出它来，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来。它像雾气一样轻盈，似真非真，呈红棕色。夕阳将女读者的桌子、门、书脊都染成了红棕色。刹那间，我愉快地感到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树叶的小灌木丛，我微笑，想道："我很久没有微笑了。"科西嘉人背着手朝窗外看。他看见什么了？安佩特拉兹的脑袋？"我再也看不见安佩特拉兹的脑袋了，再也看不见他的高礼帽或礼服了。再过六小时，我将离开布维尔。"我将上月借的两本书放在副管理员的办公桌上。他撕掉一张绿卡片，将碎片递给我：

"给您，罗冈丹先生。"

"谢谢。"

我想道："现在我什么也不欠他们了。不欠这里任何人任何东西。一会儿我去铁路之家和老板娘告别。我是自由的。"我犹豫了一会儿，是否利用最后这几个小时在布维尔城里多走走，去看看维克多－诺瓦尔大街、加尔瓦尼大道、绕绳街？但是这个灌木丛如此宁静，如此纯洁，它几乎不存在，没有受到恶心之害。我走去坐在火炉边，桌上胡乱放着《布维尔报》，我伸手取了一份。

家犬救主

雷米尔东的一位养犬者杜博克先生，昨晚骑车从诺吉斯集市返回……

一位胖太太在我右边坐了下来，将毡帽放在旁边。她的鼻子正正地竖在脸上，就像一把刀插在苹果上。鼻子下方那个淫猥的小洞倨傲地皱缩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精装书，臂肘支在桌子上，用两只胖手托着头。在我前面，一位老先生正在睡觉。我认识他，我感到害怕的那天晚上他也在图书馆，那时他大概也很害怕。我想道："这一切现在多么遥远。"

四点半钟，自学者进来了。我原想去和他握手告别，但我们前次的会晤肯定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他冷冷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将一个小白包放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里面大概和往常一样装着一块面包和一长块巧克力。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本带插图的书走回来，将书放在小包旁边。我想道："我这是最后一次见他。"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以及以后所有的晚上，他都将回到这张桌旁，一面看书，一面吃面包和巧克力，他将有耐心地像老鼠一样啃书，继续往下读：纳多、诺多、诺迪埃、尼斯，并且不时地中断，好往小本上记下警句格言，而我呢，我将在巴黎行走，在巴黎街上行走，看到新面孔。当他仍然在这里，胖胖的脸被灯光照射时，我会遇到什么呢？我即将被奇遇的幻影所迷惑，幸好我及时觉察到，便耸耸肩接着看报。

布维尔及郊区

莫尼斯蒂埃

一九三一年宪兵队的活动。莫尼斯蒂埃宪兵队队长加斯帕尔中士及手下的四位宪兵：拉古特先生、尼藏先生、皮埃蓬先生、吉尔先生，在一九三一年成绩卓著，共处理刑事案七起，民事案八十二起，违章案一百五十九起，自杀案六起，车祸案十五起，其中三起造成伤

亡。

儒克斯特布维尔

儒克斯特布维尔小号同谊会。今日总彩排，发放年度音乐会卡。

孔波斯泰尔

向市长授予荣誉勋位。

布维尔旅游者（1924年成立的布维尔童子军基金会）：

今晚20时45分，于费尔迪南－比龙街10号A厅总部召开月度例会。议题：宣读上次会议记录。请联系，年度酒会，一九三二年会费，海上出游计划，其他问题，新会员入会。

动物保护（布维尔协会）：

下星期四15时至17时，于布维尔市费尔迪南－比龙街10号C厅召开常务会议。函件请寄加尔瓦尼大道154号总部协会会长。

布维尔保护狗俱乐部……布维尔战争伤残人俱乐部……出租车老板工会……师范学校之友布维尔俱乐部……

两个年轻男孩夹着书包进来了。中学生。科西嘉人很喜欢中学生，因为他可以像父亲一样监视他们。他常常喜欢随他们在椅子上摇来晃去聊大天，然后，突然轻轻地走到他们背后说："你们这些大小伙子，这样做合适吗？你们要是不改，管理员先生肯定要向校长先生告状的。"如果他们抗议，他便用可怕的眼神瞧着他们："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也指导他们的阅读，因为图书馆里的某些书被打上红叉，这是地狱，例如纪德、狄德罗、波德莱尔的书，还有医学论著。当中学生要求查阅这些书时，科西嘉人便向他打手势，将他拉到墙角查问，不一会儿便大笑起来，声音响彻阅览室："可是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有些书更有趣，更有教益，首先你完成了作业吗？你在哪个年级？二年级？四点钟以后就没事干了？你的老师常来这里，我要和他谈谈你。"

那两个男孩呆在火炉边。年纪小的那一个长着漂亮的棕发，皮肤几乎过于细嫩，嘴巴小小的，傲慢而凶恶。他的同伴，一个

开始蓄髭须的，腰圆背厚的胖子，用手肘碰碰他，低声说了几句话。棕发小伙子没有回答，但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接着，这两人漫不经心地在书架上挑字典，并且走近一直死死盯住他们的那位自学者，仿佛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紧靠着他坐下，棕发小个子在他左手，结实的胖子又在小个子的左手。他们立刻翻阅字典。自学者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瞧瞧阅览室，然后埋头看书。从来没有一个阅览室如此令人放心。除了那位胖太太急促的呼吸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看到的都是俯在八开本书上的脑袋。但是，从此刻起，我感到即将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所有这些人都专心致志地低着头，好像在演戏，因为几秒钟前我感到有一股残酷的气流从我们身上拂过。

我已经看完了报，但迟迟不愿离去；我在等待，假装看报。使我更感好奇，更感局促的是，别人也在等待。我的邻座似乎把书页翻得更快。几分钟过去了，我听见一阵低语声。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那两个男孩已经合上了字典。棕发小个子没有说话，把脸侧向右边，显得恭恭敬敬，兴致勃勃。黄发男孩半个身子藏在他肩后，正竖起耳朵听，默默地笑。“是谁在说话？”我自问。

是自学者。他朝年轻的邻座弯下身，眼对眼地看着他，对他微笑。我看见他在努动嘴唇，长睫毛时不时地颤动。我从未见他如此年轻，可以说他很迷人。但是他常常停住，不安地朝身后看。年轻男孩似乎在吮饮他的话语。这个小场面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打算继续看报，突然那男孩将手从身后抽出，慢慢滑到桌沿上，手躲过了自学者的目光，慢慢向前，向周围探摸，接着，它遇到黄发胖子的手臂，使劲地拧它一下。胖子正默默地听自学者讲，没有看见这只手伸过来，惊讶和赞赏地张开大嘴，跳了起来。棕发小伙子仍然一副恭恭敬敬，兴致勃勃的样子。你简直会怀疑这只淘气的手是不是他的。“他们会对他怎样呢？”我在

想。我清楚即将发生一件卑鄙的事。此刻阻止它还来得及，但我猜不出该阻止什么。刹那间我想站起来，走去拍拍自学者的肩膀，和他说说话，然而，就在此刻，他看到我的目光，立即闭上嘴，并且不高兴地撅起嘴。我感到气馁，赶紧移开视线，继续看报，以掩饰窘态。然而那位胖太太却推开书抬起了头。她仿佛被迷住了。我明确感到悲剧即将爆发，他们都愿意它爆发。我能做什么呢？我朝科西嘉人那边看了一眼，他不再瞧着窗外，朝我们半侧着身子。

一刻钟过去了。自学者又继续低语。我不敢看他，但我能想象他那年轻温柔的神情以及别人注视他的沉重目光，而他本人还一无所知。有一刻我听见他在笑，一种轻细如笛的顽童笑声。我心中难过，仿佛这些可恶的孩子即将淹死一只猫。随后，轻语声突然停止。这种寂静具有悲剧性，这是结束，是处死。我低头假装看报，其实我没有看报，我抬起眉毛，尽量抬高眼睛，试图抓住在我面前静静发生的事。我稍稍转头，用眼角终于瞟到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手，刚才沿着桌子滑动的那只小白手。现在它手背朝下呆在那里，轻松、温柔、色情，像晒太阳的游泳女人一样懒洋洋地赤身露体。一个棕色有毛的物体迟迟疑疑地靠近它，这是一只被烟草熏黄的粗大手指，它在那只小手旁边，像男性生殖器一样无比粗俗。它停住一会儿，直僵僵地，指尖朝着那只小手的细嫩手心，接着，突然，它开始腼腆地抚摸那只手。我并不惊奇，主要是恼怒，对自学者恼怒，他这个傻瓜，竟然克制不了自己，竟然不明白他在冒多大的危险！他只剩下一个机会了，一个小小的机会！如果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放在书的两侧，如果他完全保持沉默，也许这一次能躲过命运。但我知道，他会错过机会。手指轻轻地、谦卑地在毫无生气的手上滑过，稍稍擦过，不敢停留，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丑陋。我突然抬起头，我再忍

受不了这种固执的、反复的抚摸。我寻找自学者的眼睛，我大声咳嗽以警告他。但他闭着眼睛微笑，他的另一只手消失在桌子下面。那两个男孩不再笑了，脸色苍白。棕发小个子撅起嘴，他害怕了，好像不知所措，但是他没有抽回手，手仍然一动不动地呆在桌子上，稍稍有点紧张。他的同伴则张着大嘴，真正惊呆了。

这时，科西嘉人喊叫起来。他来到了自学者的椅子后面，虽然谁也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他满面通红，仿佛在大笑，但眼睛里闪着光。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又几乎松了一口气，因为等待是太难受了。我希望这事尽快结束。两个男孩像床单一样煞白，转眼间抓起书包消失了。

"我看见你了，"科西嘉人怒不可遏地喊道，"这回我可看见你了，你总不敢说没有吧。嗯，你还要说你这一招不是真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的把戏？我的眼睛可没有装在裤袋里，伙计。我对自己说：要耐心，耐心！等抓住他时，我轻饶不了他。啊，对，我轻饶不了你，我知道你的姓名、地址，我打听过，你知道，我还认识你的老板许利埃先生，明天早上，他会收到图书管理员先生的一封信，他会大吃一惊。嗯？你不说话了。"他瞪大眼珠接着说："首先你别以为这事就此了结。在法国有专门处理你这种人的法院。先生在寻求知识！先生在进修！先生时时打扰我，又找资料又找书。我可从来不信你这一套，你知道。"

自学者似乎并不吃惊，大概多少年来就料到这个结局，不止一百次地想象将会发生的事，科西嘉人将悄悄溜到他身后，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在耳旁响起。然而他仍然每晚来图书馆，炽热地继续阅读，而且，时不时地，像小偷一样，抚摸一个小男孩的白手或大腿。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顺从。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他佯作愤慨和惊讶，但并不理直气壮。他很清楚事情已经发生，无法阻止，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捱过去。

“别听他的，我全看见了。”我那位女邻座说。她沉甸甸地站了起来：“啊，不！这可不是头一次，就在这个星期一我就看见了，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这个寻找知识的严肃场所居然会出现这种丑事。我没有孩子，但我同情那些母亲，她们让孩子来这里学习，以为这里很安全，没有干扰，而这些魔鬼却毫无廉耻，妨碍孩子们做功课。”

科西嘉人走近自学者，对着他的脸喊道：

“你听见这位太太说的吗？别演戏了。有人看见了你，坏东西。”

“先生，我命令你放客气点。”自学者矜持地说。这是他的角色。也许他想承认，想逃跑，但是他必须把角色演到底。他不看科西嘉人，两眼几乎闭着，双臂垂着，面无血色，接着，血突然涌上了脸。

科西嘉人气急败坏：

“客气！坏东西！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盯了你好几个月了。”

自学者耸耸肩，假装继续看书。他满脸通红，满眼泪水，但还假装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看一幅拜占庭镶嵌画的复制品。

“他居然还看书，脸皮真厚。”那位太太瞧着科西嘉人说。

科西嘉人迟疑不决。副馆员是一个腼腆的、思想正统的年轻人，他十分害怕科西嘉人，此时他在办公桌后面慢慢站起来，喊道：“帕奥利，什么事？”刹那间，局面显得举棋不定，我希望事情到此了结。然而科西嘉人大概自觉可笑，便十分恼火，对这位默不作声的牺牲品不知说什么好，便挺直身体，往空中挥动拳头。自学者回过头来，惊惶失措，张嘴结舌地看着科西嘉人，目

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恐惧。

“你要敢打我，我就去告你。”他艰难地说，“要走，我自己走。”

我也站了起来，但为时已晚，科西嘉人快活地轻轻哼了一声，朝自学者的鼻子就是狠狠一拳。刹那间我只看见自学者的眼睛，他那双漂亮的、充满痛苦和羞愧的眼睛，它们瞪得大大的，在它们下方有一只袖子和一个棕色的拳头。科西嘉人抽回拳头，自学者的鼻子开始流血，他想用两手捂住脸，但科西嘉人朝他嘴角又是一拳。自学者倒在椅子上，腼腆和柔顺的眼睛直视前方。血从鼻子流到衣服上。他用右手摸索他那个小包，左手一个劲地擦鼻孔，因为血流不止。

“我走了。”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身边的那个女人面色苍白，两眼闪光。

“坏东西，”她说，“活该！”

我气得发抖，绕到桌子另一边，抓住科西嘉人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他双脚乱蹬，我真想把他扔到桌子上摔碎。他脸色发青，奋力挣扎，想抓伤我，但是他手臂太短，够不着我的脸。我一言不发，我想揍他的鼻子，让他破相。他明白了，抬起手肘护脸，他害怕了，我很满意。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放开我，你这个粗人，莫非你也喜欢鸡奸？”

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放了他。是害怕事情复杂化了？还是布维尔的懒散岁月使我上了锈？要是在从前，我肯定会敲掉他的牙。我朝自学者转过身，他终于站起来了，但是躲避我的目光。他低着头，走去摘下大衣，不时用左手擦擦鼻子下面，仿佛想止血，但是血继续涌出。我害怕他受伤，他不看任何人，嘀咕着说：

“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小个子科西嘉人刚刚站稳，又重新控制局势，对自学者说：

“你滚，不要再来，不然就让警察把你带走。”

在楼梯下面，我追上了自学者。我局促不安，为他的羞愧而羞愧，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他仿佛没觉察我在那里。他终于取出了手绢，往里面吐什么东西。鼻血稍稍少了一点。

“您和我一起去药房吧。”我笨拙地对他说。

他不回答。从阅览室传来一片嘈杂声，大概所有的人都在同时说话。那个女人在尖声大笑。

“我永远也不再来了。”自学者说。他转身用迷惘的眼光看看楼梯和阅览室入口。这个动作使血流到他的假领和脖子之间。他满嘴、满脸都是血。

“来吧。”我抓住他的胳膊说。

他颤抖了一下，用力挣脱。

“放开我！”

“可您不能独自一人。得有人给您洗脸，治治伤口。”

他重复说：

“放开我，求求您，先生，放开我。”

他几乎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只好让他走。夕阳照着他驼着的后背，不一会他便消失了。在门口留下一个星状的血迹。

一小时以后

天阴，太阳正在落山，再过两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穿过公园，在布利贝街散步。我知道这是布利贝街，但我认不出来。从前我走进这条街时，仿佛走进厚厚一层良知之中，因为这条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严肃而无风韵，街心凸起，浇上了柏油，很像国家级公路，这种公路穿越富裕村镇时，两旁是两层楼的大房子，绵延一公里以上。我曾经称这条街为农民街，并且

十分喜爱它，因为对这个商港来说，它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不合常情。今天，房屋依旧，但已失去农村的面貌，仅仅是楼房而已。刚才在公园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花木、草坪，奥利维埃·马斯克雷喷泉由于毫无表情而显得固执。我明白，这座城市先抛弃了我，我还没有离开布维尔就已经不在这里了。布维尔保持沉默。奇怪的是：我还得在这座城里呆上两个小时，而它已经不理睬我，将家具收拾整齐，盖上罩布，以便干干净净地迎接今晚或明天来的新主人。我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被人遗忘。

我走了几步，停下来。我品尝自己被完全遗忘的状态。我处在两座城市之间，一座城市根本不认识我，另一座城市不再认识我。谁还记得我？也许是一位粗壮的年轻女人，在伦敦？……然而，她想念的真是我吗？何况还有那个人，那个埃及人。他也许刚走进她的卧室，将她抱在怀里。我不嫉妒，我知道她是幸存者。即使她全心爱他，那也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而我有过她生前最后的爱情。不过他还可以给她乐趣。如果说她此刻正全身酥软，陷于昏乱之中，那么她身上不再有任何东西与我相连。她在享受，对她来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就仿佛我们从未相遇。她一下子便将我排除了，世上所有的意识也都排除了我。真奇怪。然而我知道我存在，我在这里。

现在，当我说“我”时，似乎很空洞。我被遗忘，所以再也无法很好地感觉自己。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是存在——感觉自己存在的存在。我长久地、轻轻地打呵欠。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人来说，安托万·罗冈丹都不存在。这挺有趣。安托万·罗冈丹到底是什么？抽象。一个苍白微弱的、对自我的记忆在我的意识中摇曳。安托万·罗冈丹……突然，我暗淡下去，暗淡下去，完了，它熄灭了。

意识处于几堵墙壁之间，它清醒、孤独，一动不动。它在继

笑说："这种脏东西该去蹲监狱。"他在走，他不能回家，因为科西嘉人在家里等他，还有那个女人和那两个男孩："别否认，我看见你了。"于是那一幕又重演一遍。他想道："老天爷，要是当初我没有做这事，要是当初我能够不做这事，要是这不是真的，那该多好！"

焦虑不安的面孔在意识前来回晃动：

"也许他会自杀。"不，这个走投无路的柔顺的灵魂不会想到死亡。

有对意识的知觉。意识可以被你一眼望穿，它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是平静的、空的，摆脱了曾经居住它的人，它不是任何人，所以显得畸形。声音在说："行李已经托运，火车再过两小时就开了。"左右两边的墙在滑动。有对碎石路的意识，对铁器商店、对军营的枪眼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这是最后一次。"

有对安妮——在旅店里的胖安妮和老安妮的意识，有对痛苦的意识，痛苦是有意识的，它在长长的墙壁之间，墙壁伸向远方，永不回头："难道永远没完？"在墙与墙之间有声音在唱那支爵士乐曲 Some of these days，难道永远没完？乐曲悄悄地，阴险地，从后面回来抓住声音，声音在唱，无法停下，身体在走，对这一切都有意识，唉！对意识的意识。但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承受痛苦，扭着双手，自我怜惜。没有任何人。这是十字街头的纯粹的痛苦，被遗忘而不会自我遗忘的痛苦。那个声音在说"这是铁路之家"，于是我在意识里喷射出来，这是我，安托万·罗冈丹，我一会儿就动身去巴黎，我来向老板娘告别。

"我来向您告别。"

"您要走，安托万先生？"

"我要换换环境，定居巴黎。"

"您真走运！"

我怎么能将嘴唇贴到这张大脸上？她的身体已不再属于我。昨天我还能想象她在黑毛料裙下的身体，而今天，这裙衣已无法渗透了。那个青筋暴露的白白的身体，难道是个梦？

“我们会想念您的。”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我请客。”

我们坐下来，碰杯。她稍稍压低声音说：

“我已经很习惯您了，”她有礼貌地惋惜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会回来看您的。”

“这就对了，安托万先生。您什么时候路过布维尔，就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您对自己说：‘我这就去和冉娜[1]夫人打招呼，她会高兴的。’的确，我们很想知道客人们的近况，再说，在我们这里，客人们总会回来的，有海员，对吧，有大西洋轮船公司的雇员，他们有时两年里不露面，去了巴西或纽约，要不就在波尔多的一条货船上干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您好，冉娜夫人。”我们在一起喝一杯，信不信由您，我可记得他们爱喝什么，虽然过了两年！我对玛德莱娜说：‘给彼埃尔先生端一杯不加水的干苦艾酒，给莱翁先生端一杯努瓦利－森扎诺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板娘？’我说：‘这是我的本行嘛。’”

在厅堂尽头，有一个胖男人——她最近的姘头。他在叫她：

“老板娘宝贝！”

她站起身：

“对不起，安托万先生。”

女侍者走近我：

---

① 本书开始时，这位老板娘叫弗朗索瓦兹，而不是冉娜。

“您真就这样走了?”

“我去巴黎。”

“我在巴黎住过,”她自豪地说,“住了两年。我在西梅翁餐馆干活,但是我想念这里。”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感到再没有什么话说了:

“那好,再见吧,安托万先生。”

她在围裙上擦擦手,向我伸出手来。

“再见,玛德莱娜。”

她走开了,我拉过布维尔报,又将它推开,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老板娘还没有回来,她将两只胖手放在男友手中,男友正激动地揉来揉去。

再过三刻钟火车就要开了。

我在算账,以消磨时间。

每月一千二百法郎,这不算阔气,但是如果我稍加节制,这钱也该够了。住房三百法郎,每天伙食十五法郎,还剩四百五十法郎,用于洗衣,小开销,看电影。至于内衣外衣,现有的能用很久。两套西服还很干净,只是肘弯上微微发亮,如果多加小心,还可再穿三四年。

老天爷!我将像蘑菇一般生活。如何打发日子呢?我将去散步,坐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椅上——或者,为了省钱,坐长椅。我将去图书馆看书。然后呢?每星期看一次电影。然后呢?每星期招待自己看场马戏?和卢森堡公园里的退休者一起玩槌球游戏?三十岁!我怜悯自己。有时我想不如干脆在一年里把剩下的三十万法郎花光,然后……可是我会得到什么呢?新衣服?女人?旅行!我曾有过这一切,而现在,结束了,我对它们再没有兴趣,它们会留下什么呢?一年以后我又会像今天一样空空的,连记忆

也没有，而且在死亡面前胆怯懦弱。

三十岁！一万四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月去领钱。但我不是老头！但愿有人给我什么事情做做，不管什么事……我最好别想这个，因为此刻我在给自己演戏。我很清楚我什么也不想干，干事就是创造存在，而存在已经够多了。

实情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笔，我大概即将有恶心，而写作似乎可以推迟它，所以我将脑子里的闪念写下来。

玛德莱娜想让我高兴，在远处指着一张唱片对我喊道：

"您的唱片，安托万先生，您喜欢的那张，您想听听吗？最后一次。"

"请吧。"

我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此刻心情不好，不适于听爵士乐，但我还是注意听，因为，正如玛德莱娜所说，我是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它很老，即使在外省也太老了，在巴黎是找不到的。玛德莱娜将唱片放在唱机的圆盘上，它马上就要转动了。钢针将在纹络里跳跃，发出声音，等到钢针顺着螺旋形的纹络达到唱片中心时，一切将结束，那个唱 Some of these days 的沙哑声音将永远沉默。

这声音开始了。

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我的毕儒瓦婶婶就是这样："在你可怜的叔叔去世后，萧邦的前奏曲可帮了我大忙。"音乐厅里挤满了被侮辱、被冒犯的人，他们闭上眼睛，努力将苍白的面孔变为接收天线。他们想象，被捕捉到的声音将在他们身上流动，轻柔而滋润，他们的痛苦将变为音乐，就像少年维特的痛苦一样。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这些笨蛋。

我想问问他们，这个乐曲与他们相通吗？我刚才的状态与至福相去万里。表层上我是在机械地算账，在下面一层滞留着许多

不愉快的思想，它们或是表现为不明确的问题或是表现为默默的惊异，但无论白天黑夜，它们都缠绕着我，其中有对安妮的想法，对被我践踏的生活的想法。然后，在更下面一层，是像晨曦一样腼腆的恶心。但当时没有音乐，我郁闷而沉静。四周的物体是由与我一样的材料构成——一种丑陋的痛苦。我外面的世界是那么丑陋，桌上的脏杯子是那么丑陋，玻璃镜上的棕色斑点是那么丑陋，玛德莱娜的围裙、老板娘那位胖情人可亲的神情都是那么丑陋，世界本身的存在是那么丑陋，以致我感到无拘无束，和它们是一家人。

现在出现了这只萨克管的音乐。我感到羞愧。一种傲慢的、小小的痛苦，这是痛苦－典型。萨克管的四个乐音，它们往返来回，似乎在说："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节奏地痛苦。"对，不错！我当然愿意采取这种痛苦方式，有节奏地，不取悦自己也不怜惜自己，而是怀着一种冷漠的纯洁。我杯底的啤酒是温的，玻璃镜上有棕色斑点，我是多余的人，我最真诚、最无情的痛苦蹒蹒跚跚，沉甸甸的，像海象一样肉多皮厚，瞪着湿漉漉的、难看而又感人的大眼睛，这一切难道是我的错吗？不，显然不能说这个在唱片上方旋转，并且令我目眩的痛苦——小小的金刚石痛苦——是与人相通的。它甚至不是讽刺，而是轻快地旋转，自顾自地旋转。它像长柄镰刀一样斩断了与世界的乏味联系，现在它仍在旋转，而我们大家，玛德莱娜、胖男人、老板娘、我自己，还有桌子、长椅、有斑点的镜子、玻璃杯，我们都曾陷于存在，因为我们是在自己人之间，仅仅在自己人之间。它突然来临时，我们正像每日一样衣冠不整，无拘无束，我为自己羞愧，为那些在它面前存在的东西羞愧。

它不存在。这甚至令人气恼。如果我起身将唱片从托盘上拿开，将它摔成两半，我也触及不到它。它在以外——总是在某个

东西以外，在声音以外，在小提琴的某个乐音以外。它通过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存在显露出来，细薄而坚实，可是当你想抓住它时，你会遇见存在物，你只能撞上毫无意义的存在物。它在它们后面，我甚至听不见它，我听见声音，即揭示它的空气振动。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多余的东西。与它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它*在*。

而我，我也想*在*，我甚至一心只想这个，这便是事情的底细。我对自己生活中的表面混乱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在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企图中找到了藏在深处的同一个欲望：将存在逐出我身外，排除时间里的脂肪，将瞬间拧干，挤干，使我自己纯化、硬化，最后能够发出萨克管那样清晰明确的音。这甚至可以当作一个寓言：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世界。他和别人一样存在在有公园、酒吧、商业城市的世界里，但他想让自己相信他生活在别处，生活在画幅后面——和丁托列托[①] 的总督们，和戈佐利[②] 严肃的佛罗伦萨人在一起；生活在小说后面——和法布里斯·台尔·唐戈及于连·索黑尔[③] 在一起；生活在唱片后面——和爵士音乐长长的、干巴巴的呜咽在一起。后来，当过傻瓜以后，他明白了，睁开了眼睛。他看出他弄错了，他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对一杯温啤酒。他颓丧地坐在长椅上想：我是傻瓜。正在这时，从存在的另一面，在那只能远远看见，永远无法接近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小小的旋律开始跳起来，唱起来："应该像我一样，应该有节奏地痛苦。"

那声音唱道：

---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

② 戈佐利（1420—1497），意大利画家。

③ 分别为司汤达的作品《巴马修道院》与《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

Some of these days
you 'll miss me honey.

唱片上的这个地方大概被擦伤了，因为声音很古怪。还有点什么东西令人难受，唱针在唱片上轻轻擦动，却根本触及不到旋律。旋律在后面，很远很远。这一点我也明白。唱片被擦伤，被磨损。女歌唱家也许死了，我呢，我即将乘火车离去。存在物既无过去也无未来，从一个现在落入另一个现在；声音在日益分解，嘶哑，滑向死亡；而在这个存在物和这个声音后面，旋律仍然不变，年轻而坚实，像无情的见证人。

歌声沉默了。唱片转了一会儿也停住了。咖啡馆摆脱了讨厌的幻影，正在反刍，反复咀嚼存在的乐趣。老板娘脸上充血，朝她那位新男友白胖的脸颊扇几个耳光，但未能使它发红。这是死人的面颊。我呢，我滞留在那里，几乎睡着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上火车了，但我不想这个。我想到在纽约一座大楼的二十一层有一个美国人[①]，他长着浓浓的黑眉，脸刮得光光的，正热得透不过气来。在纽约上空，天空在燃烧，蓝天起火了，黄色的大火舌舔着楼顶，布鲁克林的顽童们穿着游泳裤在浇水管下冲身子。在二十一层，阴暗的房间像被大火烤着。黑眉的美国人在叹息、喘气，汗水流在脸颊上。他只穿着衬衫坐在钢琴前，嘴里有烟味，脑子里隐隐约约、隐隐约约有一个曲调的影子，Some of these days。再过一小时汤姆会来，屁股上挂着那个扁平水壶，于是他们两人都将倒在皮椅上，大口喝酒，炙热的阳光将使他们的喉咙燃烧，巨大而酷热的困倦沉沉地压着他们。但是首先得记下这个曲调，Some of these days。湿手抓住钢琴上的铅笔。Some of

① 指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1896—1970），他曾写过流行歌曲。——原编者注。

these days, you 'll miss me honey.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或那样，反正都一样。歌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挑选了这个眉毛如炭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身体来诞生。他有气无力地拿着铅笔，汗珠从戴着戒指的手指上落到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恰要通过这个装满了脏啤酒和烧酒的笨伯来完成这个奇迹呢？

"玛德莱娜，您能再放一次吗？就一次，然后我就走了。"

玛德莱娜笑了起来，她摇动手柄，于是又开始了。但是我不再想到我，我想到远方的那个人，他在七月的一天，在炎热阴暗的房间里写出了这个乐曲。我试图通过旋律，通过萨克管平直而微带尖酸的声音去想念他。他写了这个。他曾有过烦恼，对他来说，一切并不是应该的那样，他要付账单，某处还有一个女人，她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思念他，此外还有这个可怕的热浪，它使人化成一摊脂肪。这一切谈不上美丽，也谈不上光荣。但是当我听见这支歌，当我想到正是这个人写的，我便觉得他的痛苦和汗水……很动人。他运气好。他大概还意识不到。他大概想：要是有点运气，这东西会给我带来五十美金。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次为别人激动。我想知道他的事，我想知道他有过什么样的烦恼，他有妻子还是独身。决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写了这个。我不想结识他，何况他也许已经死了。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情况，以便在听唱片时可以常常想到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猜想，如果有人告诉他，在法国第七大城市的火车站旁有人在想他，他会无动于衷，但是换了我，我会高兴的。我羡慕他。我得走了。我站起来，犹豫地呆了一小会儿，我想听那个黑女人的歌声，听最后一次。

她在唱。这两个人获救了：犹太人和黑女人。获救了。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彻底完了，被淹没在存在里，然而我此刻如此温情

地想念他们，谁也不会这样想念我的。谁也不会，连安妮也不会。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像死人，像小说人物。他们已经洗去了存在这个罪孽，当然并不彻底，但做到了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突然间，这个念头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已对此不抱希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畏畏缩缩地擦过我，我不敢动弹，惟恐它消失。某个我原先不再体会的东西：一种欢乐。

黑女人在唱。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她存在的价值？稍稍一点？我感到自己出奇地胆怯，不是因为我抱很大的希望。我像一个在雪地行走、完全冻僵的旅行者，突然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我想他会在门边一动不动地呆着，一直发冷，全身轻轻地打着冷战。

Some of these days
You 'll miss me honey.

难道我不能试一试……当然不是乐曲，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肯定是写书，因为我不会干别的。但不是历史书——历史讲的是已存在过的事，而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我的错误在于想使德·罗尔邦先生死而复生——，而是另一种书。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但是，在印刷的文字后面，在书页后面，应该有某个东西，它不存在，它超越存在。比方说一个故事，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一件奇遇。它必须美丽，像钢一样坚硬，使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羞愧。

我走了，自觉茫然。我不敢作出决定。如果我确知自己有才能……但是我从来……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写过历史文章，不错，还有别的。可是一本书，一本小说，从来没有。有人会读我的小说，会说：“这是安托万·罗冈丹写的，就是那个泡咖啡馆的红头发家伙。”于是他们会想到我的生活，就像我想到黑女人的生活一样，仿佛这是一个珍贵的、半传奇性的东西。一本书。

首先当然会是令人厌烦的、劳累的工作，它不会阻止我存在，也不会阻止我感觉我存在。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书将会写成，它将在我后面，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那时，通过它，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也许有一天，当我想到此时此刻，想到我弓着背等着上火车的这个郁闷时刻，我会感到心跳加速，我会对自己说："正是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开始了。"于是我终于会接受自己——过去时，仅仅是过去时。

黑夜降临。普兰塔尼亚旅馆的两扇窗子刚刚亮了。新车站工地发出湿木头浓浓的气味。明天布维尔会下雨。

墙

王庭荣　译

献给奥尔加·柯萨凯维契*

* 奥尔加·柯萨凯维契，移居法国诺曼底的俄国流亡者的女儿，于一九三五年经西蒙娜·德·波伏瓦介绍与萨特相识。一度在萨特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之间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并成为德·波伏瓦的《女客》中的格扎维埃尔和萨特的《自由之路》中的伊维什的原型。

墙

我们被赶进一个白色的大厅。强烈的光线使我的双眼不由得眯了起来。我看到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有四个穿便服的家伙，他们正在看一些材料。其他俘虏都已被赶到了大厅的尽头，挤在一堆，我们必须穿过整个大厅才能与他们会合。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我是认识的，另一些可能是外国人。我前面的这两个人都是黄头发，圆脑袋。他们俩长得很像，我想大概是法国人。最小的那个不时地提裤子，看来有点神经质。

就这样延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的脑袋变得昏昏沉沉，空空荡荡。但是大厅里很暖和，我觉得怪舒服的。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冻得发抖已经一天一夜了。狱卒把俘虏一个一个带到桌子前。那四个家伙讯问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大多数情况就到此为止。要不然，他们就再随便提个问题。例如："你参与过破坏军火吗?"或者"九号早上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他们的样子不像在听。他们先是沉默不语，两眼直视前方，接着就开始写起来。他们问汤姆是否确实参加了国际纵队。由于已经在他的衣服里搜到了有关证件，汤姆只得承认。他们什么也没问儒昂。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后，他们写了很多。

"我的哥哥何塞是无政府主义者，"儒昂说，"你们知道他已经不在这里。我是无党派的，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他们没有反应。儒昂接着说：

"我什么也没干。我不愿意替别人受罪。"

他的嘴唇在抖动。一名狱卒打断了他，并把他带走。接着轮到了我。

“你叫帕勃洛·伊比埃塔?”

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一个家伙看了看材料问我：

“拉蒙·格里斯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从六号到十九号你把他藏在你家里了。”

“没有。”

他们写了一阵儿，狱卒就把我带走了。走廊里，汤姆和儒昂站在两名狱卒之间等着我。于是我们开始往回走。汤姆问一名狱卒：

“喂!”

“干吗?”狱卒问。

“刚才是讯问还是审判?”

“是审判。”狱卒说。

“那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狱卒生硬地答道：

“会到你们的牢房把审判结果告诉你们的。”

实际上，我们的牢房不过是医院的一间地窖。由于穿堂风，牢房里冷得要命。整整一夜我们冻得发抖，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个单人囚室里度过的。那是一间大约建于中世纪的地牢。由于俘虏很多，牢房不够用，因此他们被随便乱塞。我对那间单人囚室并不留恋。那里倒不冷，但只有我一人；时间长了受不了。在地窖里我就有伴了。儒昂很少说话，因为他害怕，并且年纪太轻，插不上嘴。但是汤姆十分健谈，他的西班牙文很好。

地窖里有一条长凳和四个草垫。我们被带回牢房后，大家坐了下来，静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说：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我说道，“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拿这小家伙怎么样的。”

“对小家伙他们没什么可以问罪的。”汤姆说。“他只不过是个抵抗战士的弟弟，仅此而已。”

我看了一眼儒昂，他似乎不像在听。汤姆接着说：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戈萨[①]干了些什么？他们让俘虏躺在公路上，然后乘着卡车从俘虏身上压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那是为了节省弹药。”

“但这并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很反感，他不应该说这些。

“几个军官在公路上散步，”他接着说，“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香烟，监视着这一切。你以为他们会这样结果那些俘虏吗？才不呢！他们让那些人大喊大叫。有时持续一个小时。那个摩洛哥人说，第一次他差点吐出来。”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会这样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少弹药。”

光线从四扇气窗以及左边天花板上的一个圆洞射了进来，圆洞平时用一块活动翻板盖着，以前往地窖里卸煤便是通过这里。圆洞的正下方，有一大堆煤，从前是为医院供暖用的。但自从战争爆发后，病人都转移了，这堆煤留在那里也就没用了。因为忘记关上翻板，下雨时雨水直往里灌。

汤姆开始打哆嗦：

① 萨拉戈萨，西班牙一省会。

“真见鬼，我在打哆嗦，”他说，“又开始了。”

他站起来，开始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从他张开的衬衫里都可以看到他那雪白、多毛的胸脯。他躺在地上，举起双腿做一些交叉动作。我看见他那肥胖的臀部在颤动。汤姆很壮实，但是他的脂肪太多了。我在想，枪弹或刺刀很快就要钻进这一大堆嫩肉里，就像钻进一大块黄油一样。假如他很瘦，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并不是真的感到冷，但是我的肩膀和双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感到我缺了点什么。我开始在我的周围寻找上衣。可是，我突然想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确是很难受的。他们拿我们的上衣去送给他们的士兵，只给我们留下了衬衫，还有住院病人在大夏天穿的帆布长裤。不一会儿，汤姆起来了。他喘着气坐在我身旁。

“你身上暖和了吗？”我问。

“没有，真见鬼。可是我喘不过气来。”

晚上将近八点，一名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徒来到牢房。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问狱卒：

“这三个人叫什么名字？”

“斯坦卜克，伊比埃塔和米巴尔。”狱卒答道。

军官戴上夹鼻眼镜，看了看名单说：

“斯坦卜克……斯坦卜克……啊，在这儿。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上执行。”

他又看了看名单，接着说：

“另外两个人也一样。”

“这不可能，”儒昂说，“我不会被判死刑的。”

军官用惊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儒昂。

“你叫什么名字？”

“儒昂·米巴尔。”

“可是你的名字在这单子上，”军官说，“你被判了死刑。”

“我什么也没干。”儒昂说。

军官耸了耸肩，转身对汤姆和我说：

“你们是巴斯克人吗?”

“我们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仿佛被激怒了，接着说：

“有人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可不愿为追捕他们浪费时间。那么，你们当然不想要神甫啰?”

我们不屑回答，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大夫一会儿要来。他被准许和你们一起度过这一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出去。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汤姆对我说，“这一下我们可惨了。”

“是啊，”我说，“但对小家伙太狠了。”

我说的是句公道话。但是我并不喜欢小家伙。他那张脸太秀气了。并且，恐惧和痛苦使这张小脸变形，把它的线条都扭曲了。三天前他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很能讨人喜欢。但现在他的样子像一只用旧了的苍蝇拍。我想，即使他们把他放了，他也不会再变得年轻了。如果能对他表示点怜悯倒不是件坏事。但是我不喜欢怜悯，我甚至有点讨厌这个孩子。他什么也不说，变得十分阴沉。他的脸和手都变成了灰色。他又坐了下去，用他那两只小圆眼睛朝地上看。汤姆是个好心人。他想拉住儒昂的胳膊，但被他猛力挣脱。小家伙还作了个鬼脸。

“让他去，”我低声说，“你没看见他都快哭了。”

汤姆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本想好好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分心，不至于想自己的事。但是，这叫我生气。以前我从未

面临过死亡，因此也从未想到过死。而现在，死亡来临了，除了它我还有什么可想的。

汤姆开了腔：

“你打死过鬼子吧？”他问我。

我没有作声。他开始向我解释说，自八月初以来他已经打死了六个鬼子。他并不明白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且我发现他也不想明白。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明白。我不知道是否将很痛苦。我想到了枪弹，想到了滚烫的弹雨穿透我身体的情景。这一切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我很坦然，因为我们还有整整一夜可以用来思考。过了一会儿，汤姆不说话了。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脸色也阴沉下来了，样子很可怜。我想，他也开始了。天几乎全黑了。一束惨淡的星光透过气窗和煤堆射了进来，在地上洒下了一大片光亮。从天花板上的圆洞里，我已经望见了一颗星星。它预示着这将是清澈寒冷的一夜。

门开了，两名狱卒走了进来。他们的后面跟着一个头发金黄，身穿一套浅灰褐色制服的人。他跟我们打招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准许在这艰难的时刻来帮助你们。”

他的嗓音悦耳、优雅。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为你们效劳。我将竭尽全力为你们减轻这几个小时的痛苦。”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还有别的囚犯呢，医院里都住满了。”

“人家把我派到这里来的，”他漫不经心地笑道，“噢，你们喜欢抽烟吧，嗯？”他急忙补充道，“我这里有烟卷，甚至还有雪茄呢！”

他把英国香烟和小雪茄递给我们。但我们拒绝了。我看了看他的眼光，他似乎有点为难。我对他说：

“你并不是出于同情才来这里的。再说，我也认识你。他们把我抓来的那一天，我在兵营的大院里看见你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正要说下去，但突然发生了我自己也感到惊奇的事。骤然间，我对这个医生的到来再也不感兴趣了。通常，当我攻击一个人时，我总是抓住不放的。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想说话了。我耸了耸肩，移开了眼光。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我发现他在好奇地观察我。两名狱卒坐在草垫上，瘦高个佩德罗在那里转动手指头，另一个则不时摇晃脑袋不让自己睡着。

“你要灯吗?”佩德罗突然问医生。

医生点头示意。我想他差不多笨得像块木头，但是人倒不坏。从他那冷静的蓝色大眼睛看来，我觉得他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才犯过错的。佩德罗出去，拿了一盏煤油灯回来放在长凳的一端。灯光很微弱，但总比没有好。前一天晚上我们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我对煤油灯照在天花板上的那片圆光凝视了一阵。我入了迷。然后，我突然惊醒。那片灯光已消失，我感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压垮了。并不是想到死，也不是惧怕，它是不可名状的。我的两颊发烫，头痛得厉害。

我打起精神来，看了看我的两名同伴。汤姆把脑袋埋在双手里，我只能看到他那白皙肥胖的颈背。小儒昂的情况最糟。他的嘴巴张开，鼻孔在抽动。医生走近他，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像是给他鼓气。但是他的两眼始终是冷峻的。接着，我看到比利时人的手从儒昂的肩膀沿着胳膊偷偷地挪到了他的手腕上。儒昂任其摆布，毫无反应。比利时人若无其事地用三个手指按着儒昂的手腕，同时又往后一退把背朝着我。但是，我也往后一仰，看到

他拿出表来，一边按着小家伙的手腕，一边看着表。过了一会儿，他放下了那只迟钝的手，回去背靠墙坐下。后来，他仿佛突然想起一些很重要的事必须立即记下来，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好几行字。“坏蛋，”我生气地想，“他可别来把我的脉。他要是来的话，我就要在那张混账脸上狠狠地揍几拳。”

他没有来。但是我感到他在看着我。我抬起头，还了他一眼。他用毫无表情的语气对我说：

你不觉得这里冷得让人发抖吗?”

他看上去很冷，脸色有点发紫。

“我不冷，”我对他说。

他一直在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我。忽然我明白了。我把双手放到自己的脸颊上。原来它们沾满了汗水。在这寒冬腊月，到处是穿堂风的地窖里，我竟然出汗了！我用手指摸了摸头发。因为出汗，它们都粘结起来了。同时我还发现，我的衬衫也湿透了，并且粘到了皮肤上。我汗流浃背至少有一小时了，而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逃过那比利时蠢猪的眼光。他看到了汗珠在我脸上流淌，他一定会想：这完全是一种病理的恐惧状态的表现。而他的自我感觉很正常，并且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觉得冷。我想起来去狠揍他一顿。可是，刚要站起来，我的羞愧与怒气就立即消失了。我又心不在焉地坐到了长凳上。

我只是用手绢不停地擦着脖子。因为现在我感觉到汗水从头发流到了我的颈背，这是很不舒服的。然而无济于事。不久我也就不再擦了。手绢已经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而我还在继续出汗。我的屁股也大量出汗，湿透的裤子贴在了长凳上。

小儒昂突然发问：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要痛苦……很长时间吗?”

“噢！什么时间……？不，很快就会过去的。”比利时人慈父般地答道。

他像是在安慰一名就诊的病人。

“可是我……有人告诉我……常常要开两次枪呢。”

“有时候是这样的，”比利时人点头说，因为第一次射击可能打不中要害部位。”

“那他们就得重新上子弹，再次瞄准啰?”

他想了想，用嘶哑的嗓子接着说：

“这又得好长时间!”

他对受苦简直怕极了，并且只想着这个。当然，在他这种年龄也是人之常情。我对这个倒想得不太多。而且，并非因为害怕我才出汗的。

我站起来，一直走到煤堆旁。汤姆惊跳起来，他向我投来了仇恨的目光。由于我的鞋声太响，惹恼了他。我不知道当时我的脸色是否也同他一样灰暗。我发现他也在出汗。天气好极了，然而一丝光亮都钻不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头就能望见大熊星座。但是，和以前不同了。前天，从那总主教府的单人囚室里，我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每一个小时都能引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当天空呈现柔和的青蓝色时，我想到大西洋边的海滩；中午，当我看到太阳时，我就想起塞维利亚的一家酒吧。我在那里曾一边喝着芒扎尼亚葡萄酒[1]，一边吃鳀鱼和橄榄；下午，在阴影里，我想起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它的一半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另一半却笼罩在浓重的阴影之中。看到大地上的

① 芒扎尼亚葡萄酒是西班牙名酒。

一切都能在天空中得到反映，真令人心酸。然而，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仰面朝天看了。天空再也引不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肯这样。我回来坐在汤姆身旁。又过了很长时间。

汤姆开始轻声说话了。他必须不停地说话。否则，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想他是在跟我说话，可是他并没有朝我看。显然，他是怕看到我这个样子：灰暗，流汗。我们两个都一样难看，互相看起来比照镜子还可怕。他看着那个活人——比利时人。

"你明白吗？"他问，"我可不明白。"

我也开始小声说话，一边看着比利时人。

"怎么，什么事？"

"我们这儿将要发生一些我不明白的事。"

汤姆的身边有一股怪味。我觉得自己对气味比平时更敏感了。我冷笑着说：

"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

"这不一定，"他顽固地说，"我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我应该了解……你知道，他们将要把我们带到大院里去。然后，那些家伙将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

"不知道。大概五个或八个。不会更多了。"

"那好。就算他们八个人。当有人对他们下令'瞄准'时，我就会看到八枝步枪都向我们瞄准。我想我简直要钻进墙里去。我将使尽全身气力用背去顶墙，但是墙却巍然不动，真像在噩梦里一样。这一切我都能想象得到。啊！你要是知道我能想象到这一切就好了。"

"行了！"我对他说，"这些我也都能想象到。"

"这大概是痛得要命的。你知道，他们专门瞄准眼睛和嘴，使你变形。"他恶狠狠地补充道，"我已经感到伤口的疼痛了。我

感到脑袋和脖子已经痛了一个小时了。并非真的痛，但更糟糕。因为这是明天早晨才能感觉得到的疼痛。以后呢?”

他的意思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愿意流露出来。至于疼痛，我也感到全身仿佛刀伤累累似的。对此我很难忍受。但是同他一样，我也不很在乎。

“以后，”我生硬地对他说，“你就入土了。”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两眼直盯比利时人。医生不像在听。我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对于我们脑子里想的，他并不感兴趣。他到这里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观察我们这些正在步步走向死亡的活人的身体。

“这真像一场噩梦，”汤姆说，“我要想一件事情，总觉得快想出来了，很快就要明白了。但是它却溜走了，于是我就忘了，这件事也就放下了。我想，以后将是一片虚无。然而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有时我几乎想出来了……可是又忘了，我只得又重新开始思索痛苦、子弹和枪声。我跟你发誓，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不会变疯的。可是有些地方不对劲。我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并不困难，但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亲眼看到的。我不得不设想……设想自己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将为别人继续存在下去。帕勃洛，我们生来并不是为了想这些。你可以相信我，以前我曾经为了等待什么而彻夜不眠；但是，现在这种事可不同往常，它将从背后把我们送上西天，帕勃洛，而我们自己对此却毫无准备。”

“住嘴，”我对他说，“要不要我去叫个神甫来听你的忏悔?”

他没有回答。我早已发现他想当预言家，并且在用平直的语调和我说话时管我叫帕勃洛。我不太喜欢这样。但是，所有的爱尔兰人似乎都是这样的。我仿佛觉得他身上散发出尿味。说实在，我对汤姆并没有什么好感，我也不知为什么。即使因为我们

要一起去死，我也应该对他多一点好感的。要是别人，情况就会不同了。例如拉蒙·格里斯。可是，在汤姆和儒昂中间，我感到孤独。不过，我倒喜欢这样。要是跟拉蒙在一起，我可能会变得比较软弱。但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很冷酷。我是故意心肠硬一点的。

他继续嘟嘟囔囔，像是挺有乐趣。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必定要不断地说话。他像那些年老的前列腺病患者一样，身上尿味冲天。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说的这些话，我也说得出来。死亡自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且，自从我行将死亡之时起，这堆煤，那条长凳，还有佩德罗那张丑脸，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顺眼了。不过，我不喜欢和汤姆想一样的事情。我也很明白，在这一夜里，再过五分钟，我们就会同时继续想起来，同时出汗，同时颤抖。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我仿佛第一次感到他的样子很奇怪。他的脸上呈现出死亡的气色。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二十四小时以来，我一直生活在汤姆身边。我听他讲话，我也和他说话。并且我也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可是，现在我们俩酷似一对孪生兄弟，仅仅是因为我们就要一起死去了。汤姆抓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朝我看：

“帕勃洛，我在想……我想我们是否真的在死去。”

我把手抽回来，对他说：

“下流坯，瞧瞧你脚底下吧！”

他的脚底下是一摊尿，并且尿还不断地透过裤子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

“你尿裤了。”我说。

“不对，”他生气地说，“我没有尿，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比利时人走了过来，他假装关心地问：

“你感到不舒服吗？”

汤姆没有答理。比利时人看了看地上那摊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汤姆粗暴地说，"我并不怕。我跟你们发誓，我不害怕。"

比利时人没有作声。汤姆站起来，走到角落里去撒尿。接着，他扣着裤裆的扣子往回走，重新坐下，再也不吭声了。比利时人在做记录。

我们都看着他，小儒昂也在朝他看。我们三人都在看他，因为他是个活人。他做出活人的动作，有着活人的忧虑；在这个地窖里他像活人一样冻得发抖；他有一具营养良好、听从自己指挥的躯体。我们这几个人却再也不大感觉得到自己的躯体了。总之，跟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摸摸自己的裤裆，但是我不敢。我看着比利时人。他蜷着腿，支配着自己的肌肉，并且他可以想明天的事。我们这三个已经失去人血的亡灵，在那里看着他，像吸血鬼一样吮吸着他的生命。

他终于走到小儒昂身旁。他是出于职业的目的想摸一下儒昂的颈背呢，还是为慈善心所驱使？如果是出于慈善心，那么这是漫长的黑夜中仅有的一次。他抚摸小儒昂的脑袋和脖子。小家伙两眼看着他，毫无反应。突然，他抓住医生的手，用异常的眼光看着他。他把比利时人的手放在他的两只手之间。他这两只手一点也不招人喜欢，就像两个灰色的钳子夹住一只红润肥胖的手。我已经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汤姆一定也看出来了。可是比利时人什么也不明白，他慈父般地微笑着。过了一会儿，小家伙把那只肥胖的红爪子往嘴里送，想咬它。比利时人立刻躲开，跌跌撞撞地退到墙边。他厌恶地看了我们一眼，大概猛然醒悟到我们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我开始笑起来。一名狱卒惊醒了。另一名已经睡着的，也睁大了两只白眼珠。

我感到既疲乏又高度兴奋。我不愿再想黎明即将发生的事，

不愿再想死亡了。这毫无意义。我脑中出现的只是一些单词或一片空虚。每当我希望想一些别的事时，我立刻看到枪管瞄准了我。我体验到自己被处决的滋味可能已经不下二十次，有一次我甚至认为自己确实死了，大概因为我睡着了一分钟。他们把我拖到墙根，我挣扎着。我请求他们原谅。我惊醒过来，看了看比利时人。我害怕在梦里曾喊叫过。但是，他在捋自己的小胡子，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想我是可以睡着一会儿的。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合眼，实在是精疲力竭了。可是，我不想白白丢失这两小时的生命。那样，他们就会在黎明来把我叫醒，我就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然后，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上西天了。我不愿意这样，不愿意像畜牲一样死去。我要死得明白。另外，我也害怕做噩梦。我站了起来，来回走四方步。为了换换脑子，我就开始想我过去的事情。许多往事都杂乱无章地回忆起来了。有好的，也有坏的——至少我过去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个面孔，一桩桩往事。我仿佛又见到了一个年轻斗牛士的面孔，瞻礼日他在巴伦西亚[①] 被牛角撞伤了；我看到了我的一个叔叔的面孔，还看到了拉蒙·格里斯的面孔。我想起了一件件往事。例如：一九二六年我是怎样失业了三个月的，我又是怎样差一点饿死的。我想起在格拉纳达[②]，我在一条长凳上过了整整一夜。那时我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发狂了，我不愿饿死。想起这些真有点好笑。追求幸福、女人和自由是多么艰难啊！为了什么呢？我曾想解放西班牙，我崇拜毕·伊·马加尔[③]，我曾参加无

① 巴伦西亚，西班牙一城市。

② 格拉纳达，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岛屿。

③ 毕·伊·马加尔（1824—1901），西班牙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曾任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总统。

政府主义运动，并在一些公众集会上讲过话。我对待一切都极其认真，仿佛我是长生不老的。

这时候，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都展现在我面前了。我想："这全都是该死的谎言。"既然我的一生已经告终了，那它也就毫无价值了。我纳闷我怎么会和那些姑娘一起去闲逛、胡闹的。早知道我会这样死去，我就不会去招惹她们了。我的一生就在我的眼前，它已经终止，关闭了，就像一只袋子。然而袋里装的东西却都是未完成的。有一阵，我试图对它作出评价。我想说：这是美好的一生。可是，我不能对它作出评价，因为这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轮廓。我的时间都用来为永生签发通行证了。我什么也没有弄懂。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有些东西我本来会留恋的，如：芒扎尼亚酒，或者夏天我常在加的斯[①]附近一个小海湾里洗的海水浴。可是，死亡使它们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比利时人忽然想出了一个妙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我可以给你们的亲人捎个信或转送纪念品。"

汤姆瓮声瓮气地说：

"我什么人也没有。"

我没有答理。汤姆等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打量着我问：

"你不给贡莎捎句话吗？"

"不。"

我讨厌这种虚情假意的合谋。但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在前一天晚上谈到过贡莎，我本不应该说的。我和贡莎在一起已经一年了。前一天，为了能和她相会五分钟，我即使用斧子砍断自己的胳膊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我才谈起了她，我实在没有办

① 加的斯，西班牙南部一滨海城市。

法。而现在，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了。我甚至不再想把她抱在怀里。因为我厌恶自己的身体，它已经变得灰暗了，并且还在不断出汗。再说，我也没有把握不讨厌她的身体。当贡莎得知我死亡的消息时，她一定会哭的，她将有好几个月再也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但即将死去的毕竟是我。我想起了她那美丽温存的眼睛。每当她看着我时，总有一种东西从她那里传到我身上。但我想这一切都已结束了。假如现在她看着我的话，她的目光将停留在她的双眼里，不会传到我这里来。我是孤独的。

汤姆也很孤独，但是和我不完全一样。他骑坐在长凳上，并且开始微笑着打量它，显出惊奇的样子。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摸木凳，然后又猛然把手抽回，全身颤动。假如我是汤姆，我才不会去摸凳子玩呢。这是爱尔兰人的又一出滑稽剧。可是我也觉得各种东西的样子很奇怪。它们比平时更加模糊，更加稀疏。我只要看一眼长凳、煤油灯和煤堆，就能感觉到我快要死了。当然，对于自己的死我还不能想象得很清楚，不过我到处都见得到它。通过周围的东西，以及它们像在垂死病人床头低声说话的人们一样稍稍地往后退，以便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的样子，都可以看到我的死。刚才汤姆在长凳上摸到的正是自己的死。

此时此刻，假如他们来宣布饶我一命，我可以安心地回家了，我会无动于衷的。当你对于人的永生已经失去了幻想时，等待几个小时与等待几年就都无所谓了。我对任何东西都已无所牵挂，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平静的。然而，由于我的躯体，这种平静又是令人厌恶的。我用它的眼睛看，用它的耳朵听。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了。它自己在出汗，在颤抖，而我却已经认不出它来了。我不得不摸摸它，看看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另一个人的身体。有时候，我还能感觉得到它。我仿佛感

到滑动，往下冲，就像坐在一架正在向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我也感到心跳。但是这并不能让我踏实下来。来自我身上的一切都可鄙地令人怀疑。大部分时间它毫无反应，默不作声；我只能感到一种沉重、卑鄙的压力。我感到自己像是被一条巨大的寄生虫困住了。有一会儿，我摸了摸裤子，觉得它湿了。我不知道是汗湿的，还是尿湿的。不过，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到煤堆上去撒了尿。

比利时人拿出表来看了看，他说：

"三点半了。"

坏蛋！他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时间竟这样流逝了。黑夜像巨大无形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我甚至记不得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儒昂叫了起来。他绞动着自己的手，哀求道：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起双手在地窖里来回奔跑，然后跌坐在一张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失神的眼光看着他，甚至不再想安慰他了。实际上也毫无必要。虽然小家伙的吵闹声比我们大，但是他受到的打击却比我们轻。他就像一个以发烧与病痛作斗争以进行自卫的病人。当你连烧都不发的时候，情况就严重得多了。

他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可怜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死。一刹那，只有一刹那，我也想哭，我想用眼泪来可怜自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瞥了小家伙一眼，看到他那瘦弱的双肩在抽动。我感到自己变得不近人情了。对人对己我都不能怜悯。我想，我应该死得清清白白。

汤姆站了起来，走到圆洞的底下，开始观察星空。我很固执，我要清清白白地死去，我想的只是这个。但是，在我的下方，自从医生告诉我们时间以后，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它一滴

一滴地在流淌。

我听到汤姆说话时，天还很黑呢。他问：

“你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了吗？”

“听见了。”

有几个家伙在大院里走动。

“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总不能在黑夜里开枪。”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对汤姆说：

“天亮了。”

佩德罗打着哈欠站了起来，吹灭了煤油灯。他对同伴说：

“好冷啊。”

地窖变得灰蒙蒙的。我们听到了远处的枪声。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在后院干这个。”

汤姆问医生要一支烟。但是我不要。我不想抽烟，也不愿喝烧酒。从这时起，他们就不断地开枪了。

“你明白吗？”汤姆问。

他还想补充点什么，可是他住嘴了。他看着门。门开了，一名中尉带着四个士兵走了进来。汤姆的烟掉到了地上。

“斯坦卜克？”

汤姆没有答应。佩德罗指了指他。

“儒昂·米巴尔？”

“是坐在草垫上的那个人。”

“起来。”中尉说。

儒昂没有动。两个士兵抓住他的腋窝，让他站住。但是他们一松手，他又倒在地上。

士兵犹豫了。

“感到难受的又不是第一个。”中尉说，“你们两人可以把他抬走嘛。到那里自然会有办法的。”

他转向汤姆说：

“走吧，过来。”

汤姆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名士兵跟在后面。他们抬着小家伙的腋窝和小腿肚。小家伙没有晕过去；他瞪大了眼睛，眼泪顺着两颊往下淌。当我也想出去的时候，中尉制止了我：

“你是伊比埃塔吗?”

“是的。”

“你先在这里等着。过一会儿再来找你。”

他们出去了。比利时人和两名狱卒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人。我不明白刚才发生的事，但是我宁愿马上了结算了。我听到了时间相隔几乎一样的阵阵排枪声。每听到一阵枪声，我都禁不住发抖。我想喊叫，想揪自己的头发。但是，我咬紧牙关，双手插在口袋里，因为我要保持清白。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一股雪茄味，并且热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有两名军官坐在沙发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几份材料。

“你叫伊比埃塔吗?”

“是的。”

“拉蒙·格里斯在哪儿?”

“不知道。”

讯问我的那个人是个矮胖个儿。在他的夹鼻眼镜后面是一双冷酷的眼睛。他对我说：

“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他站起来，抓住我的两条胳膊，用一种简直要一口把我吞掉的神气看着我。同时，他还使尽全力绷住我的二头肌。这倒不是为了弄痛我，而是他要弄的把戏。他想要制服我。

他还认为有必要往我脸上喷吐他那污秽的浊气。有好一阵，我们两人保持着这种状态。可是我只想发笑。要想吓唬一个即将去死的人，必须使用更多的手段。现在的这一套不管用。他猛力推开了我，又坐了下来。他说：

“拿他的命来换你的命。你要是说出他在哪里，我们就饶你一命。”

这两个用马鞭和皮靴装扮起来的家伙，毕竟也是就要死去的人。比我稍晚点，但不会很久。而他们却专管在那些纸堆里寻找一些名字，然后把另一些人抓进监狱。或者消灭他们。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和别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活动在我看来都很令人反感，而且非常可笑。我再也没法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象了，我觉得他们都是疯子。

那个小胖子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着他的靴子。他的一切动作都是精心设计好的，样子活像一头凶猛活跃的野兽。

“怎么样，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格里斯在哪儿，”我回答，“我原来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名军官懒洋洋地举起了他那只苍白的手。这种懒怠的姿态也是故意的。我看透了他们耍弄的全部小把戏，并对世上竟有人以此为乐感到惊愕。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条斯理地说，“把他带到内衣房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顽固地拒绝交代，那就立即枪毙。”

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很清楚。我先是等了整整一夜。后来，在他们枪决汤姆和儒昂时，又让我在地窖里等了一个钟头。现在，他们又把我关到内衣房里。这些阴谋诡计他们大概是昨天就策划好的。他们以为，时间长了人的神经会支持不住。他们企图

这样来征服我。

他们失算了。在内衣房里，我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于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并开始思考起来。但不是按照他们的吩咐思考。当然，我是知道格里斯在哪里的。他藏在离城四公里的表兄弟家里。我也知道，除非他们对我用刑（但是看来他们还没想这样做），否则我绝不会透露格里斯的藏身之地。这一点是明确无误、肯定无疑的。对此我再也不去多想了。只是我很想弄懂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出卖格里斯。为什么呢？我已经不再喜欢拉蒙·格里斯了。我对他的友谊和我对贡莎的爱情以及对生存的企求，在黎明前片刻都已经同时消亡了。当然，我始终是尊重他的，他是一条硬汉子。但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同意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价值更高。任何生命在这种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让一个人紧贴墙站着，然后开枪射击，直至把他打死为止。无论是我，是格里斯，还是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明白，他对于西班牙的事业比我有用。但是，无论西班牙、还是无政府主义，我都嗤之以鼻。因为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了。然而，我在这里，我可以出卖格里斯来换取自己一条命。可我拒绝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有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我想：

“难道就应该顽固？……”

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劲油然而生。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两名军官那里。一只耗子从我们脚下穿过，逗得我开心。我转身问一个长枪党徒：

“你看见耗子了吗？”

他没有回答。他脸色阴沉，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很想笑，但是克制住了。因为我怕一旦笑开了头就止不住了。那个长枪党徒有一撇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把你的小胡子剃掉吧，傻瓜。”

我觉得，他活着就让这些须毛侵占他的面庞，真是不可思议。他随便地踢了我一脚，我就不作声了。

“那么，”胖军官问，“你考虑了吗?”

我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仿佛在欣赏几只稀有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他藏在公墓里，在一个墓穴或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是想捉弄他们一下。我想看着他们站起来。束紧皮带，然后急忙下达命令。

他们跳了起来。

“走。莫勒，去跟洛佩兹中尉要十五个人。你呢，”矮胖子对我说，“假如你说的是实话，那我说的话是算数的。如果是捉弄我们的话，那就饶不了你。”

他们在一片喧闹声中出发了。而我则在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待着。我不时地发笑，因为我在想过一会儿他们将要发作的样子。我感到自己既糊涂又狡猾。我在想象，他们如何把盖在墓上的一块块石板撬起，然后打开每个墓穴的门。我仿佛是另一个人在想象这一切：因那个顽固的企图就此成名的俘虏，那些神色庄重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徒，以及那些身穿制服在坟墓之间来回奔跑的人；这一切都让人忍俊不禁。

过了半小时，矮胖子一个人回来了。我以为他是来下令枪决我的。别的人大概都留在公墓里了。

军官看着我。他一点尴尬的样子都没有。

“把他带到大院和别人呆在一起，”他说，“等军事行动结束后，由普通法庭来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于是问他：

“那么你们不……不枪毙我了？”

“至少现在不。以后么，就不关我的事啰。”

我始终没有明白。我问他：

“那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士兵就把我带走了。在大院里有一百来个俘虏，还有妇女、孩子和几名老人。我开始围绕中间的草坪走起来，简直感到莫名其妙。中午，他们让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两、三个人和我打了招呼。我大概认识他们，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搭话。因为我连自己在哪里都搞不清了。

黄昏，又有十来个新俘虏被带到大院里来了。我认出了面包师卡西亚。他对我说：

“好小子，真走运！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

“他们判了我死刑，”我说，“可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我也不知为什么。”

“他们是两点钟逮捕我的。”卡西亚说。

“为什么？”

卡西亚并不参与政治活动。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把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抓起来了。”

他放低了声音：

“他们抓到了格里斯。”

我开始发颤：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自己干了蠢事。星期二他离开了表兄弟家，因为他已经听到一点风声。他可以藏身的人家还有的是，但是他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说：‘本来我可以藏到伊比埃塔那里去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捕了，我就藏到公墓去算了。’”

“公墓?”

“是啊，真蠢。显然，他们今天早晨去过那里，这本来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在掘墓人的小屋里抓到了他。他先向他们开了枪，他们就把他打死了。”

“在公墓!”

我开始晕头转向，终于摔倒在地。我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卧　室

一

达尔贝达太太手指间夹着一块拉哈-洛库姆[1]。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举到嘴边，屏着呼吸以免自己的气息把裹在糕点上的糖粉吹走。“哦，这是玫瑰香的。”她想。她突然在这块透明的肉体里咬了一口，一股腐臭的味道立即灌满了她的嘴。“真奇怪，生病居然能让你的感觉变得灵敏起来。”她想起那些清真寺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东方人（她新婚旅行时曾去过阿尔及尔）。于是，她那苍白的双唇开始露出一丝笑容。原来这种拉哈-洛库姆也很会讨好人的。

她不得不好几次把手心放在正在翻阅的书页上，因为尽管十分小心，她的手上仍沾上了薄薄一层白色的糖粉。她的双手在光滑的纸页上反复揉搓着那些细小的糖粒。“这使我想起了在阿尔卡雄[2]沙滩上看书时的情景。”一九〇七年夏天，她是在海滨度过的。那时她戴着一顶镶有绿色飘带的大草帽。她待在海岸边，手里捧着一本吉普或科莱特·伊韦尔[3]的小说。风扬起滚滚沙

① 拉哈-洛库姆，一种阿拉伯糕点。

② 阿尔卡雄，位于法国西南部大城市波尔多附近的旅游胜地。

③ 吉普和科莱特·伊韦尔均系法国女作家。

土，落到她的双膝上。同时她也不时捏住书的一角来回晃动书本。这跟目前的感觉一模一样。只不过那里的沙粒是干的，而现在的糖粉却有点沾在指头上。她仿佛又见到了墨绿色海面上空那一片珍珠灰色的天空。“那时夏娃还没有出生呢。”她感到被往事的回忆压得很沉重，但又觉得它像檀香木匣一样珍贵。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当时阅读的那本小说的书名，它叫《小夫人》。那本书并不讨厌。但是，自从一种莫名其妙的苦恼让她闭门不出后，达尔贝达太太宁肯读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了。她希望病痛、严肃作品的阅读、对往事和最美好感觉的密切关注，能使她成熟得像温室里漂亮的水果一样。

她忐忑不安地想起，过一会儿她丈夫便会前来敲门。每周的其他日子，他只是在傍晚时分到来，在她的额头上默默地吻过之后，便坐在她对面的安乐椅上阅读《时代报》。但每周四是达尔贝达先生的特别日子，因为通常在下午三时到四时他要去女儿家里待上一个小时。出门之前，他来到太太的卧室，两人对他们女婿的事情苦涩地商讨一番。每星期四的这种谈话，可以预想到它们最微小的细节，把达尔贝达太太弄得精疲力尽。达尔贝达先生的身影仿佛充满了她这间平静的卧室。他并不坐下，只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围着自己打转。他的每一次发怒都像玻璃碎片一样伤害了达尔贝达太太。这个星期四比以前更加糟糕，因为一想到过一会儿她必须向丈夫叙说夏娃对她吐露的真情，而且他那庞大可怕的身躯将会暴跳如雷，达尔贝达太太便不由得全身冒汗。她从茶碟里拿起一块洛库姆，犹豫不决地凝视了片刻，然后又伤心地把它放了回去，因为她不愿让丈夫看到自己吃洛库姆。

听到敲门声，她惊跳起来。

“进来！”她有气无力地说。

达尔贝达先生踮着脚尖走了进来。

“我要去看夏娃。”他像每周四一样说道。

达尔贝达太太对他笑着说：

“你替我亲亲她。”

达尔贝达先生没有回答，忧心忡忡地皱起了额头。每周四在这同一时刻，在他身上交织着一种沉重的恼怒和消化不良的滞重感。

“一会儿我从她家里出来后要去看望弗朗肖。我要请他和夏娃严肃地谈一谈，尽力说服她。”

他经常去拜访弗朗肖医生，但是白费功夫。达尔贝达太太皱了皱眉头。以前她身体好的时候，她总是耸耸肩膀。但自从病痛使她的身子变得沉重起来，她便用面部表情代替了会使她很累的动作。她用眼神表示同意，用嘴角表示反对，用皱眉头代替了耸肩膀。

“必须把他从她身边强行拉开。”

“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法律也很糟糕。那天弗朗肖对我说，他们和家庭打交道有不少想象不到的烦恼。例如，有些人总是犹豫不决，他们要把病人留在家里；而医生们则被捆住了手脚，他们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仅此而已。”他接着说，“必须是他这种人在公众面前闹出丑闻，或者由她自己提出要求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但是这种局面近期内还不可能出现。”达尔贝达太太说。

“是啊。”她丈夫说。

他转身面朝镜子，把手指伸进胡须并开始梳理起来。达尔贝达太太冷漠地望着丈夫那红润和粗壮的颈背。

“假如她继续这样下去，”达尔贝达先生说，“她会变得比他还要痴迷，这是对健康极其有害的。她对他寸步不离，除了前来看望你她从不出门，也不接待任何客人。他们房间的空气简直无

法呼吸。因为皮埃尔不愿意，她便从不打开窗户，仿佛要听从病人的意见。我觉得他们在焚烧一些香料，香炉里有那么一些脏兮兮的东西。别人会以为在教堂里呢。我敢保证，我有时候在想……她的眼光很奇怪，你知道吗！"

"我倒没有发现，"达尔贝达太太说，"我觉得她的神色很正常。显然，她的样子很忧伤。"

"她的脸色惨白。她是否睡得好，吃得下？不能问她这方面的事。但是我想，她身边有一个像皮埃尔这样的男人，夜里是没法合眼的。"

他耸了耸肩膀接着说：

"我觉得奇怪的倒是作为她父母的我们俩，没有权利保护她不被她自己伤害。要知道，皮埃尔在弗朗肖那里是会得到更好治疗的。那里有一座大花园。而且我想，"他笑着补充道，"他跟那些同类会相处得更好。那种人就像孩子，应该让他们这种人待在一起。他们会建立一种像共济会那样的秘密联系。从第一天起就应该把他送到那种地方，而且我说这是为了他自己。这显然是为他好。"

过了一阵他接着说：

"我要告诉你，我不想知道她单独和皮埃尔在一起，尤其是夜里。想想要是发生点什么事情怎么办：皮埃尔的样子是极其狡猾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那么担心，"达尔贝达太太说，"因为他的神情历来如此，他给人的印象仿佛在嘲笑大家。"她叹了口气接着说，"这可怜的年轻人曾经有过他的骄傲，如今却落到这个地步。他自认为比我们大家都聪明。为了结束谈话，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对你说：'您说得对。'……目前他还意识不到自己的状态，这对他真是件幸运的事。"

她不快地想起他那张总是略微歪向一边并且带有讥讽神情的长脸。在夏娃初婚的那些日子里，达尔贝达太太非常乐于和女婿亲近一些。但是他让她泄了气，因为他几乎不说话，而且总是急急忙忙、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

达尔贝达先生沿着自己的思路接着说：

“弗朗肖让我参观了他的精神病院，棒极了。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房间，你知道吗？还有皮椅和沙发床。有一个网球场，而且他们还打算建一个游泳池。”

他站在窗前，一边摇摆着他的弓形腿，一边望着窗外。忽然间，他双手插入口袋，垂着肩，灵巧地转动脚跟。达尔贝达太太感到自己要冒汗了，因为每次都一样，现在他就要像一头被关在铁笼中的狗熊般在屋里来回踱步了，而且每走一步他的鞋都会咯咯作响。

“亲爱的，”她说，“求求你坐下来好吗！你这样弄得我好累。”

她犹豫不决地接着说：

“我有一件严重的事情要告诉你。”

达尔贝达先生在安乐椅上坐下，把双手搁在膝盖上。达尔贝达太太感到后脊梁一阵微颤。是时候了，她必须说出来。

“你知道，”她为难地咳了一下说，“星期二我见过夏娃。”

“是啊。”

“我们聊了很多。她的心情很好，我很久没见到她那么自信了。于是我问了她一些事。我让她谈谈皮埃尔的情况。这样我就了解到，”达尔贝达太太为难地补充道，“她仍然非常钟情于他。”

“我当然是知道的啰，”达尔贝达先生说。

达尔贝达太太有点不高兴了，因为每一次她都得把事情详详细细地解释一番，说得清清楚楚。达尔贝达太太一直向往生活在

高雅和敏感的人群里，因为和这些人交往，彼此的话语可以非常含蓄。

“但是我想说，”她接着说道，“她跟我们想象的钟情不是一回事。”

达尔贝达先生如同每次猜不透某种影射或某条消息时那样，转动着他那双愤怒和不安的眼睛，他问：

“什么意思？”

“夏尔，”达尔贝达太太说，”别烦我了。你应当明白，有些事情一个母亲是很难说出口的。”

“你说的这些我一点都不懂，”达尔贝达先生气愤地说，“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

“谁说不了！”她说。

“他们还有……现在还有？”

“对！对！对！”她很恼火，干脆地接连说了三个对字。

达尔贝达先生摊开双臂，低下脑袋，不作声了。

“夏尔，”他的夫人不安地说，“这件事我不该告诉你的。可是我不能自己一个人把它搁在心里。”

“我们可怜的孩子！”他缓慢地说道，“和这个疯子在一起！他甚至已经认不出她，管她叫阿加特。她大概已经糊涂得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他抬起头，严肃地望着他太太说：

“你肯定没有搞错吗？”

“绝对错不了。我跟你一样，”她立即补充道，“我不能相信她的话，而且我也不理解她。我只要一想到被那可怜的倒霉鬼碰一下就……”她叹了口气说，“总之，我想她是被他抓住不放了。”

“嗨！”达尔贝达先生说，“你还记得他来求婚时我对你说的

话吗？我对你说：‘我觉得他太讨夏娃喜欢了。’你当时不愿相信我的话。”

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满脸通红地说：

“这是不正常的！他把她搂在怀里，一边亲她一边叫她阿加特，并且对她说着关于会飞的雕像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无聊话！而她就让他为所欲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呢？她若真心可怜他，就送他进疗养院，她每天随时都可以去看他。可是我绝对想象不到，……我已经把她当作寡妇了。听着，冉奈特，”他语气沉重地说，“我坦率地告诉你：假如她脑子还清醒的话，我倒宁愿她去找一个情人！”

“夏尔，别说了！”达尔贝达太太喊道。

达尔贝达先生懒洋洋地从小圆桌上拿起他进来时放下的帽子和手杖。

“听了你刚才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我还是要和她谈谈，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达尔贝达太太希望他快点走。

“你知道，”她鼓励他道，“我觉得无论如何，夏娃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固执，……而不是别的什么。她知道他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她很顽固，不愿意因此感到失望。”

达尔贝达先生漫不经心地摸了摸自己的胡须说道：

“固执？有可能。那么，假如你说得对，她最终会厌烦的。他并非每天都通情达理，而且他很少说话。当我向他问好时，他便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的手，一句话也不说。而当只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我想他马上就会被他的顽念重新缠住。因为夏娃告诉我，他有时会像被人宰杀般地叫喊起来，他有幻觉，是那些雕像。它们使他很害怕，因为那些雕像会嗡嗡作响。他说，雕像在他周围飞来飞去，而且对他翻白眼。”

他戴上手套接着说：

“她会不会厌倦，我不敢说。但是，假如在这之前她自己先垮了呢？我希望她出去走走，见见朋友和熟人。她也许能遇到一个好青年。喏，就像施罗德那样的小伙子。他是辛普隆公司的工程师，很有前途的。她可以在这些或那些人家里再次见到他，慢慢地她对建立新生活的想法会习惯起来的。”

达尔贝达太太担心话题重新打开，因此没有作声。她丈夫俯身对她说：

“得了，我该走了。”

“再见，她爸。”达尔贝达太太说着便把额头伸向他，“好好亲亲她，并且替我告诉她，她是个可怜的小宝贝。”

丈夫走后，达尔贝达太太一屁股坐进了安乐椅。她已精疲力尽，于是闭上了双眼。“如此的生命力”，她自责道。当她稍许恢复过来，立即缓缓地伸出她那苍白的手，闭着眼睛摸索着，从小盘子里拿起了一块洛库姆甜点。

夏娃和丈夫一起住在巴克街一幢旧楼房的第六层。达尔贝达先生灵巧地爬上了一百一十二级楼梯。到他手按门铃时，甚至没有喘一口气。他满意地记起多尔穆瓦小姐夸他的那句话：“夏尔，像你这样的年纪，你实在是了不起。”他从来没有像每星期四那样感到自己强壮和健康，尤其是在这种敏捷的攀登之后。

是夏娃前来开的门。“确实，她没有女佣。若是设身处地替那些姑娘想一想，她们在她家是呆不住的。”他亲了亲女儿。

“你好，可怜的小宝贝。”

夏娃相当冷淡地问了他好。

“你的脸色有点苍白，”达尔贝达先生说着和她挨了挨脸颊，“你的活动太少了。”

接着是片刻沉默。

“妈妈好吗？”夏娃问。

“马马虎虎啦，你星期二不是见过她了吗？她就那样，跟以前差不多。你婶婶路易丝昨天来看她。这让她很高兴。她喜欢有人来访，但是客人不能呆得太久。你婶婶路易丝带着孩子来巴黎是为了那桩抵押的事情。我想这事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她到我办公室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卖掉。她倒是找到了买主，就是布列托奈尔。你还记得布列托奈尔吗？他现在已经退出商界了。”

他突然不说了，因为夏娃几乎没在听。他伤心地想，夏娃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就像书本。以前必须从她手里把书夺走，如今她甚至连书都不读了。”

“皮埃尔好吗？”

“很好，”夏娃说，“你要看看他吗？”

“当然啰！”达尔贝达先生高兴地说，“我要见他一面。”

他对这个不幸的小伙子充满了怜悯之情，然而每次看见他时又不无反感。“我讨厌那些不健康的人。”显然，这不是皮埃尔的过错，因为他有极可怕的遗传因子。达尔贝达先生叹了口气说：“这种事情防不胜防。知道时总是太晚了。”不，皮埃尔是没有责任的。不过，他身上总是带着这种毛病，这又构成了他的基本性格。这不像癌症和结核，当人们对患者本人诊断时，那两种病是可以不予考虑的。而当皮埃尔向夏娃求爱时，他那种十分讨夏娃喜欢的神经质的优雅和精明，却是一些疯狂之花。“他娶她时已经疯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罢了。”达尔贝达先生想，“人们不禁要问，责任究竟起始于何时，或者说终止于何时。总而言之，他自我剖析得太多了。他整天都在围着自己转。然而，这到底是他的病因还是后果？”他跟着女儿穿过一条又长又暗的过道。

“这套公寓你们两人住太大了，”他说，“你们应该换个地方才好。”

“爸爸，你每回都跟我说这个，”夏娃说，“可是我已经告诉过你，皮埃尔不愿意离开他的房间。”

夏娃真让人感到吃惊。人们不禁暗忖她对丈夫的病情是否清楚。他已经疯到极点，她却依然听从他的决定和意见，仿佛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似的。

“我说的这些都是为你好，”达尔贝达先生有点不快地说，“我觉得，假如我是女人，待在这些昏暗的旧房间里我会害怕的。我希望你能有一套明亮的公寓，就像这些年在欧特伊一带新盖的房子，三间小小的通风良好的房间。他们没有房客，因此降低了租金。现在正是好时候。”

夏娃轻轻地转动了门把，于是他们两人走进了房间。达尔贝达先生被一股浓重的乳香味道呛了一下。窗帘是拉上的。在昏暗中，他辨出了安乐椅靠背上冒出来的瘦弱的颈背。原来皮埃尔背对着他，正在吃饭。

“皮埃尔，你好，”达尔贝达先生朗声说道，“怎么样，今天好吗?”

达尔贝达先生走过去。病人坐在一张小桌前，他的神情颇为狡黠。

“啊！咱们今天吃溏心鸡蛋，”达尔贝达先生提高嗓门说，“这不错，挺好！”

“我不聋，”皮埃尔轻声说道。

达尔贝达先生很气愤，把目光转向夏娃，要她作见证。但是夏娃报以冷峻的目光，默不作声。达尔贝达先生明白自己刺伤了她。“那好，她活该。”跟这个不幸的小伙子在一起，简直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谈话气氛。因为他的理智还不及一个四岁的孩子，而

夏娃却希望人家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男人。达尔贝达先生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所有这些可笑的事情烟消云散时刻的到来。病人总会使他感到不快，尤其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没有理智。例如可怜的皮埃尔，他完全没有理智，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但要想让他表示起码的歉意或是暂时认错，那都是徒劳的。

夏娃撤走蛋壳和蛋杯。她在皮埃尔面前摆了一副餐具：一把叉子和一把餐刀。

“他现在要吃什么啦?”达尔贝达先生兴冲冲地问。

“一份牛排。”

皮埃尔拿起叉子，把它夹在他那细长和苍白的手指间。他仔细地端详着叉子，接着便发出一下轻微的笑声。

“下一次再用这把，”他放下叉子喃喃说道，“我觉得它有问题。”

夏娃走近他，并以异常的兴趣打量着那把叉子。

“阿加特，”皮埃尔说，“给我另外拿一把叉子来。”

夏娃听从他的吩咐。皮埃尔开始吃起来。她拿起他那把可疑的叉子，把它紧紧地夹在手里，两眼直盯着它看。她似乎在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的一切动作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达尔贝达先生想。

他觉得很不自在。

“小心，”皮埃尔说，“叉子上有刺，你得拿住它的把中间。”

夏娃叹了口气，把叉子放在餐具桌上。达尔贝达先生感到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不认为应该迁就这个倒霉鬼的种种任性。即使对皮埃尔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害无益的。弗朗肖说得很对：“绝不能陷进病人的妄想。”与其给他另一把叉子，倒不如慢慢给他讲道理，让他明白第一把叉子和别的叉子完全一样。他走向餐具桌，故意拿起那把叉子，并用手指轻轻地摸了摸它的尖齿。然后

他转向皮埃尔。但是皮埃尔正在用餐刀平静地切着牛排，他向岳父投去柔和而呆滞的目光。

“我想和你聊一会儿，”达尔贝达先生对夏娃说。

夏娃顺从地跟着他回到客厅。当达尔贝达先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时，发现手里还拿着那把叉子。他生气地把叉子扔在了靠墙那张蜗形脚桌子上。

“这里的空气好多了，”他说。

“我从不到这里来。”

“我可以抽烟吗?”

“当然可以喽，爸爸，”夏娃赶紧说，“你要一支雪茄吗?”

达尔贝达先生宁肯自己卷烟抽。他不厌其烦地想着即将开始的这场谈话。在谈到皮埃尔时，他会因为他的理智问题感到十分为难，如同一个巨人在和一个孩子玩的时候，为自己的巨大力量感到为难一样。他所有那些明白、清晰和准确的优点这时都反而和他作对。“必须承认，和我那可怜的冉奈特在一起时，也差不多如此。”当然，达尔贝达太太不是疯子，但是疾病也把她弄得……软弱无力了。而夏娃则相反，她继承了父亲的天性，具有一种耿直和逻辑性很强的性格。因此，和她谈话是一件快事。“正因如此，我不愿让别人来破坏我们的谈话。”达尔贝达先生抬起双眼，他想再看看女儿那聪明和细腻的轮廓，他失望了。在这张从前是那么理智和明朗的脸上，现在却有点模糊和捉摸不定的东西。夏娃一直是很美的。达尔贝达先生发现，她悉心地化了妆，甚至竭尽了全力。她在眼皮上涂了蓝色，并且在长长的睫毛上涂了眼睫膏。这种完美的浓妆使她父亲感到难受。

“你这样化妆显得脸色发青，”他对女儿说，“我担心你会得病。你现在妆化得太过分了！以前你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夏娃没有作声。达尔贝达先生则为难地打量着在浓密的黑发

下这张艳丽但已憔悴的面孔。他觉得，她的样子像一位悲剧演员。“我甚至知道她像谁。像那个女人，那个在奥朗日墙[①] 用法语演过《费德尔》[②] 的罗马尼亚女人。”他很遗憾对她做了这个并不令人愉快的评论。“嗨！我说漏了嘴！最好别拿这些小事来烦她。”

“原谅我，”他笑着说，“你知道我历来崇拜大自然。我不大喜欢现在女人们搽在脸上的各种香脂。但是，我错了，人们应该随着时代前进嘛！”

夏娃对他莞尔一笑。达尔贝达先生点燃了雪茄，抽了几口。

“我的小宝贝，”他开始说，“我想告诉你，让咱们俩一起好好聊聊，就我们两人，像从前一样。来吧，坐下，好好听我说。你得相信自己的老爸爸。”

“我喜欢站着，”夏娃说，“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达尔贝达先生有点生硬地说，“这一切到底会把你引向何方？”

“这一切？”夏娃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是，一切，就是你自己营造的这种生活。听着，”他接着说，“别以为我不理解你（他突然间来了灵感）。但是你想要做的事实在超出了人类的力量。你想光靠幻想来生活，对吗？你不愿意承认他有病？你不愿意看到今天的皮埃尔，是不是？你的眼里只有从前的皮埃尔。我的小宝贝，我的小乖乖，这是异想天开，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达尔贝达先生接着说，“噢，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你大概没有听过。我们住在萨布勒多隆的时候，你才三岁。你母亲认识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少妇，她有一个漂亮的小男

① 奥朗日墙，法国城市奥朗日有一古罗马剧院废墟，后成为一露天剧场。

② 《费德尔》，法国十七世纪戏剧家拉辛的名剧。

孩。你常和这个小男孩在海滩上玩耍。当时你们都很小，你是他的未婚妻。后来回到巴黎，你母亲想再见见这位少妇。人家告诉她，这位女士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她那漂亮的儿子被一辆汽车的前挡泥板撞死了。人家对你母亲说：'你去看看她，但千万别和她谈起她儿子的死，她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死了。'你母亲去了她家，看到的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女人。她像她儿子仍然活着那样生活。她对儿子说话，桌上还摆着他的餐具。她就生活在神经如此紧张的状态中，因此半年后，人们不得不强制地把她送进了一家疗养院，她在那里待了三年。不，我的孩子，"达尔贝达先生摇了摇头说，"这种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她最好是勇敢地承认现实。那样，她只需痛苦一次，而时间会让人们渐渐遗忘的。请相信我，除了面对现实别无他法。"

"你弄错了，"夏娃很费劲地说，"我很清楚皮埃尔是……"

后面那个字她没有说出来。她站得笔直，把双手放在靠背椅的椅背上。在她脸部下方有点冷漠和难看的东西。

"哪……怎么说？"达尔贝达先生惊愕地问。

"什么怎么说？"

"你……？"

"我就爱他这个样子，"夏娃迅速和厌烦地说。

"事实并非如此，"达尔贝达先生用力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你并不爱他；你不可能爱他。爱这种感情，只能对健康和正常的人才能产生。对于皮埃尔，你只是怜悯，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且你对他给了你的三年幸福一直铭记在心。可是别对我说你爱他，我不会相信的。"

夏娃默不作声，心不在焉地盯着地毯看。

"你可以回答我呀，"达尔贝达先生冷冷地说，"别以为进行这次谈话我比你更好受些。"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么，假如你爱着他，”被激怒的达尔贝达先生大声喊道，“这对你，对我，对你可怜的母亲，都是很大的不幸。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本不想说的事情：三年后，皮埃尔的神经将会完全错乱，变得像一头野兽。”

他用严厉的眼光看着女儿。他抱怨女儿太固执，迫使他违心地向她揭露了这个令人痛心的隐秘。

夏娃没有动弹，她甚至连头也不抬。

“我早就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他惊愕地问。

“弗朗肖，半年前我就知道了。”

“我可叮嘱他要对你保密的，”达尔贝达先生痛苦地说，“不过，这样也好。但是，既然如此，你就应该明白，把皮埃尔留在家里是不可原谅的。你所进行的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假如还有什么可能，假如通过治疗可以挽救他，……我就不说这些了。可是，你来看看现实：以前你很漂亮、聪明、快活，现在你却心甘情愿、毫无回报地摧残自己。事实是，你曾经非常可爱，但是现在完了。你已经尽了全部责任，甚至超出了你的责任。现在，若是再坚持下去那就是不道德的了。人们还有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的孩子。而且，你也不想想我们，你必须，”他一字一顿地说，“把皮埃尔送到弗朗肖的医院里去。然后放弃这套公寓，因为你在这里只有过不幸。回到家里和我们一起住。如果你想做点什么事帮助别人解脱痛苦，那你可以照顾照顾你的母亲。你可怜的妈妈虽有护士在照料，但是她需要有人陪陪她。而她呢，”他补充道，“她会赞赏你为她做的一切，对你十分感激的。”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达尔贝达先生听见皮埃尔在隔壁房间里

唱歌。而且那很难说是一首歌，倒不如说是一连串尖锐和急促的声音的堆砌。达尔贝达先生抬起头望着女儿。

“怎么样，行不行?”

“皮埃尔还是得跟我在一起，”她柔声地说，“我和他相处得很好。”

“那你就整天都得装傻。”

夏娃笑了笑，向父亲投去一瞥奇异的、嘲弄的、而且几乎是快活的目光。“确实，”达尔贝达先生气愤地想，“他们不光做这些，他们还在一起睡觉呢。”

“你完全疯了，”他站起来说道。

夏娃惨然一笑，并且仿佛对她自己喃喃地说道：

“不完全。”

“不完全？我只能对你说一句话，我的孩子，你让我害怕。”

他匆匆地亲了亲她便走了。他一边下楼梯一边想：“得派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来，把这个可怜的废物强行拉走，不必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施行冲洗疗法。”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秋日，安静而豁朗。阳光给行人的脸上涂了一层金色。达尔贝达先生看到这一张张朴实的面孔感到十分惊讶。有的脸被太阳晒成了褐色，有的则相当光滑，但是它们都表现出他所熟悉的那种幸福和苦恼。

“我很清楚我责备夏娃什么，”在走到圣日耳曼大道时他这样想道。“我责备她生活在人类的圈子之外。皮埃尔已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她给予他的一切照料和全部爱，都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夺取的。人们没有权利拒绝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当魔鬼来到人间，我们就组成社会生活在一起了。”

他友善地注视着过往行人；他喜欢他们凝重和清澈的目光。

在这些阳光普照的街道上，在人们中间，人就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那样感到十分安全。

一位没有戴帽子的女士在一个露天货架前停住了脚步，她手里搀着一个小女孩。

“这是什么?”小女孩指着一台收音机问道。

“别碰，”她母亲说，“这是收音机，可以放音乐。”

她们在那里站了片刻，默默地欣赏着。达尔贝达先生动情了，他俯身向小女孩笑了笑。

二

“他走了。”大门砰的一声重新关上。夏娃独自一人呆在客厅里。“我希望他死。”

她双手攥紧了靠背椅的椅背。她再次想起了父亲的目光。达尔贝达先生以一种行家的神情俯向皮埃尔。他对皮埃尔说：“这不错，很好!”仿佛一个善于和病人打交道的人。他看了看他，于是皮埃尔的面孔便映在了他那双灵活的大眼睛深处。“当他看着皮埃尔，当我想到他看见了皮埃尔时，我恨他。”

夏娃的双手沿着靠背椅滑了下来，她转身向着窗口。她感到耀眼。房间里充满了阳光，到处都是：照在地毯上的是一个个苍白的圆点；在空气中的仿佛是刺眼的尘埃。夏娃对这种不肯保守秘密且过分认真的光亮已经不习惯了，它钻到各个角落，把它们一一照亮；它像一名优秀的家庭主妇，擦拭着家具，使它们闪闪发光。然而，夏娃走向窗口，掀起挂在窗边的平纹细布窗帘。这时候，达尔贝达先生正走出大楼。夏娃忽然注意到他那宽阔的肩膀。他抬起头，眯着眼睛望了望天空，然后像年轻人一样大步流星地走远了。“他在强制自己，”夏娃想，“一会儿他会胸痛的。”

她已经不太恨他了。在他的脑子里，除了千方百计想表现得年轻些，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是，当她见到他在圣日耳曼大道拐角消失后，怒气再次涌上心头。“他总惦记着皮埃尔。”他们俩生活的一小部分从这间封闭的屋子里逸出，在街道上、阳光下和人群中游荡。“难道人们永远不能把我们忘掉吗?”

巴克街上几乎空荡无人。一名老妇人正在一步一步地穿过马路；三个姑娘嬉笑着走了过去。再有就是一些男人，一些强壮有力、神色凝重的男人。他们手提公文包，正在交谈。“正常的人。”夏娃想道，她惊奇地发现了自己身上这种如此强烈的仇恨。一位美丽的胖妇人正在吃力地奔向一位举止潇洒的先生。他张开双臂把她搂住和她亲吻。夏娃苦涩地笑了笑，放下了窗帘。

皮埃尔已经不唱了，但是四楼的那位少妇却弹起了钢琴。她在弹一首肖邦的练习曲。她感到平静多了。她跨出一步向皮埃尔的房间走去，可是又立即止步。她略带忧伤地靠在了墙上：一如每次她离开那间卧室，想到还要回到那里，便不由得心里发紧那样。然而她很明白，她不可能去别处生活，因为她喜欢那间卧室。仿佛为了争取一点时间，她出自冷峻的好奇心用目光扫视了一遍这间无阴影无气味的房间，她在这里等待着自己重新获得勇气。“这里简直像一间牙医的诊室。”玫瑰红丝质的安乐椅、长沙发和方凳简朴而平常，有点儿父性；它们是男人的好朋友。夏娃想象着，一些神色庄重、身穿浅色衣服的先生，如同她刚才从窗口看到的那些人，走进这个客厅，继续着已经开始的谈话。他们甚至不花点时间确认一下这个地点，便迈着坚定的步伐一直走到屋中央。其中一位把手放在身后，仿佛是他的尾迹。他边走边轻轻擦过靠垫和桌上的物品。碰到这些东西时，他甚至没有一丝反应。而当某件家具正好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时，这些庄重的先生们并非绕道而行，而是平静地把家具挪一挪。他们终于坐下

来，始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甚至不朝后面瞧一眼。“一间正常人使用的客厅。”夏娃想。她的手搁在那间封闭小屋的门把上，顿时忧上心头并且感到嗓子发紧：“我得进去了。我从来不让他独自呆很久的。”必须打开这扇门。随后，夏娃将站在门口，以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卧室里昏暗的光线，而这间卧室却将竭尽全力把她推开。夏娃必须战胜这种抗拒，以便进入屋中央。忽然，夏娃强烈地希望见到皮埃尔。她很想和他一起嘲笑达尔贝达先生。但是皮埃尔不需要她。她无法预料他将怎样对待她。她突然不无骄傲地想到，哪里都没有自己的位置了。“正常人还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可是要我和他们一起呆上一个小时都不可能。我需要在那里生活，在墙的那一边。但是那里，人家又不要我。”

她的周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光线已经老化，它变得发灰了：它已变得沉重，如同已经一天没有更换的花瓶里的水。在沉浸于这种老化光线里的物品上，夏娃重新体验到一种忘却已久的伤感：即秋末午后的那种伤感。她犹豫地、并且几乎腼腆地望了望四周。这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在卧室里，既无白天也无黑夜；既无四季之分也无伤感。她泛泛地记起很久以前的那些秋天，她童年时代的秋天。想着想着，她突然变得僵直起来，因为她害怕回忆过去。

她听见了皮埃尔的声音。

“阿加特，你在哪里？”

“我来了，”她喊道。

她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焚香浓烈的味道立即充满了她的鼻孔和嘴，于是她睁大眼睛并且把双手挡在了前头。——很久以来，香味和昏暗对她来说仅是一种呛人却舒适的要素，同水、空气与火一样简单和熟

悉。——她谨慎地朝着仿佛在雾气中晃动的一个苍白的圆点走去。那就是皮埃尔的脸，因为他的衣服（自从他生病以来，一直穿着黑色衣服）湮没在黑暗之中。皮埃尔的头向后靠着，紧闭着双眼。他很美。夏娃望了望他那弯弯的长睫毛，然后在他身边的矮椅子上坐下。“他像是不大舒服，”她想道。这时，她的双眼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写字台首先显现出来，接着是床，然后是皮埃尔的个人物品：剪刀、胶水罐、书本和植物标本集。它们铺满了安乐椅旁边的那一片地毯。

“阿加特？”

皮埃尔睁开双眼，他望着她笑笑说：

“你知道我那把叉子的事吗？”他说。“我那样做是为了吓唬那个家伙。它几乎没有什么毛病。”

夏娃心领神会，微微一笑。

“你很成功，”她说，“你把他气坏了。”

皮埃尔笑了。

“你刚才看见了吗？他把它摸弄了好一会儿，把它捏在手里，……问题是，”他说，“他们不会拿东西，他们紧紧地抓住了它们。”

“确实如此，”夏娃说。

皮埃尔用他的右手食指敲了敲左手手掌。

“他们就是用这个拿东西的。他们伸出手指，当他们抓住东西后，就贴上手掌，以便扼杀它。”

他说得很快，并且话是从嘴唇边上说出来的。他仿佛很烦躁。

“我在想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最终说。“这个家伙已经来过。他们为什么派他到我这里来？如果他们想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只需去看看电影，他们甚至不必动窝。他们在犯错误。他们

有权力，但是他们在犯错误。我从来不犯错误，这是我的王牌。奥夫卡，”他说，“奥夫卡。”

他在额前挥动他那只长长的手。

“这个讨厌的女人！奥夫卡，帕夫卡，絮夫卡。你还想多要吗？”

“是铃吗？”夏娃问。

“是，她走了。”

接着他严肃地说：

“那家伙，他是个次要角色。你认识他，你和他一起去了客厅。”

夏娃没有吭声。

“他想干什么？”皮埃尔问，“他一定对你说了。”

她犹豫片刻，接着便粗暴地说：

“他想要把你关起来。”

当人们柔声地把实情告诉皮埃尔时，他会不相信。因此必须对他厉声喝道，以麻痹并解除他的疑虑。夏娃宁愿粗暴地对他道出实情，而不肯欺骗他。当她对他撒谎，他也表示相信时，她不禁产生一种微弱的优越感，而这却使她厌恶自己。

“把我关起来！”皮埃尔讥讽地重复道，“他们在胡说八道。这能妨碍我什么？不过是筑起几堵墙。他们也许认为这样做能制止我。我有时想是否有两种集团。一种是真正的，是黑人集团。另一种是糊涂虫组成的集团，他们到处管闲事，净干蠢事。”

他用手在安乐椅扶手上敲了一下，高兴地打量着它。

“墙是可以穿过去的。你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转向夏娃好奇地问道。

“我不会把你关起来的。”

他耸了耸肩。

“不能这样回答。你也犯了个错误，除非你不是故意的，应该让他们使自己的把戏破产。”

他不说话了。夏娃忧伤地低下了头。“他们捏紧了它们！”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是多么地轻蔑，而这话说得很对。“我是否也捏紧了那些东西？我徒劳地观察自己，我想我的大多数动作都会使他反感。可是他不说。”她突然感到自己很可怜，如同她十四岁时，性格急躁和轻率的达尔贝达太太对她说：“你这个人简直连自己的手都不会用。”她不敢动弹。正在这时，她竭力想要换个姿势。他轻轻地把双脚缩回到椅子下面，勉强擦着地毯。她瞧着桌上的台灯——皮埃尔已把灯座涂成黑色——和那副国际象棋。在棋盘上皮埃尔只留下了黑色的小卒。他有时站起来，一直走到桌子旁，把小卒一个一个拿在手里。他和它们说话，管它们叫机器人，它们似乎在他的手指间显示出一种无声的生命力。当他把它们放下，夏娃走过去抚摸它们（她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它们又变成了无生命的小木块，但是它们之中还有一种泛泛的、捉摸不透的东西，仿佛有某种含义。“这是他的东西，”她想。“在这间卧室里已经不再有属于我的东西了。”她曾经有过几件家具：镜子和细木镶嵌的小梳妆台。那是她祖母留下的，被皮埃尔戏称为“你的梳妆台”。现在皮埃尔已把它们据为己有。只有对皮埃尔，那些东西才会显出其真面目。夏娃可以连续几小时地看着它们，它们却顽固不化并且恶意地使她失望，永远只给她看到其表面——如同对弗朗肖医生和达尔贝达先生一样。“然而，”她伤感地想道，“我看它们时已经和我父亲不完全一样了。我不可能和他的看法完全一样。”

因为双腿发麻，她稍为挪动了一下膝盖。她的身子僵直，感到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过于活泼和轻率。“我想成为隐身人待在这里，以便能够看见他而他却见不到我。他不需要我。

在这间卧室里我是多余的。”她稍稍转过头去，望着皮埃尔头上的那片墙。墙上刻写着一个又一个的威胁。夏娃知道这件事，但她看不懂。她经常看着壁纸上那一朵朵硕大的红玫瑰，一直看到它们在自己的眼前跳跃起来。玫瑰在昏暗中闪闪发光。威胁通常刻写在床的左上方天花板旁边。但它有时会换地方。“我得站起来。我不能，我不能坐得更久了。”墙上还有一些白圈圈，它们像一片片洋葱。圆圈绕着自己转，于是夏娃的双手开始发抖。“有的时候我也疯了。不，”她苦涩地想，“我不能变疯。我只是有点神经质而已。”

突然，她感到皮埃尔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

“阿加特，”皮埃尔温情脉脉地说。

他对她笑，但是他只是抽搐地捏住她的指头，仿佛他抓住螃蟹的背以免被它的大钳子夹住。

“阿加特，”他说，“我多么想信任你。”

夏娃闭上眼睛，胸脯上下起伏。“现在什么也别说，否则他会失去信心，什么都不说了。”

皮埃尔松开她的手。

“我很爱你，阿加特，”他对她说，“但是我不能理解你，你为什么总是呆在卧室里？”

夏娃不回答。

“告诉我为什么。”

“你知道我爱你，”她生硬地说。

“我不信，”皮埃尔说，“为什么你还爱我？我应该让你讨厌，我被鬼怪缠了身。”

他笑了笑，但他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你我之间有一堵墙。我看得见你，跟你说话，但是你在那一边。是什么东西阻止我们相爱？我觉得从前更加容易点，在

汉堡。”

“是，”夏娃忧伤地说。他总是说汉堡，从不谈谈他们真正的过去。夏娃和他，谁都没有到过汉堡。

“那时我们沿着运河漫游。有一条平底驳船，你记得吗？驳船是黑色的，甲板上有条狗。”

他在不断地编造，他的样子很虚假。

“我拉着你的手，那时候你的皮肤和现在不一样。我相信你说的一切。别作声，”他喊道。

他听了一阵。

“她们要来了，”他沮丧地说。

夏娃惊跳起来。

“她们要来了？我还以为她们永远不会再来了。”

三天以来，皮埃尔变得更加安静。那些雕像没有来。皮埃尔对雕像惊恐万分，尽管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夏娃却不怕它们。但是当这些雕像在卧室里嗡嗡作响地飞行时，她很担心皮埃尔。

“把齐于特尔递给我，”皮埃尔说。

夏娃站起来，拿住齐于特尔。这是皮埃尔自己粘贴的一个硬纸板手工劳作，是他用来制服雕像的。齐于特尔像一只蜘蛛。在硬纸板的一面皮埃尔写着“能降住伏兵”，另一面上写着“黑”。第三面上他画了一个眯着眼睛微笑的头像，那是伏尔泰。皮埃尔抓住齐于特尔的一只爪子，脸色阴沉地打量着它。

“它已经没有用了。”他说。

“为什么？”

“他们把它扳倒了。”

“你再做一个？”

他久久地望着她。

“你很愿意这样。”他咬着牙说道。

夏娃生皮埃尔的气了。“每一次她们到来时，他都事先知道。他从来不会弄错，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齐于特尔可怜地吊在皮埃尔的手指头上。“他总能找出一堆理由不用它。星期日它们到来的时候，他声称没有找到它。其实我看见它了，就在胶水罐后面，他不可能看不见的。我纳闷，是不是他自己把它们引来的。”人们从来都无法知道他是否完全真诚。有时候，夏娃觉得皮埃尔不由自主地被大量不健康的思想和幻觉所缠绕。可是在别的时候，皮埃尔像是在编造。“他很痛苦。但是，他对雕像和黑人究竟相信到何种程度？那些雕像，我知道他在任何时候都看不见它们，他只是听见它们的声音。当它们来临时，他转过头去。可他仍然说见到了它们，而且还能对它们一一加以描述。”她想起了弗朗肖医生那张红彤彤的脸。“可是，亲爱的夫人，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是说谎的人。假如您想区分他们真实感受到的和他们声称感受到的，那是白费时间。”她惊跳起来：“弗朗肖到底想干什么？我可不会像他那样去想。”

皮埃尔站了起来，他把齐于特尔扔到纸篓里。“我要像你那样去想，”她喃喃道。他踮着脚尖小步地走着，双肘紧贴着臀部，以尽量少占地方。他回到原地坐下，以坚定的眼光望着夏娃。

“得糊上黑色的壁纸，”他说，“这个房间里不够黑。”

他坐在安乐椅里。夏娃凄然地看了看这具吝啬的身躯，它随时准备后退和蜷缩起来。他的胳膊、双腿和脑袋像是一些可以自由伸缩的器官。挂钟敲响了六点钟。钢琴声停止了。夏娃叹了口气，因为雕像不会马上到来，得等着它们。

“要不要开灯？”

她宁愿不在黑暗中等待它们。

“你愿意就开灯。”皮埃尔说。

夏娃开亮了写字台上的那盏小灯。顿时一片红色的雾气笼罩

了房间。皮埃尔也在等待。

他不说话，但是他的嘴唇在动弹，它们在红色的雾气中形成了两个暗色的圆点。夏娃喜欢皮埃尔的嘴唇。以前它们是很动人和性感的。但是如今它们已失去了性感。它们上下分开，微微颤动，又不断地合上，一片压在另一片上面，接着又重新张开。它们孤独地生活在这张与世隔绝的脸上，像两头担惊受怕的野兽。皮埃尔可以这样喃喃自语好几小时而不说出一句话来。而夏娃则常常被这种顽固的小动作迷住。“我喜欢他的嘴巴。”他不再亲吻她，他厌恶身体的接触。夜里，有人用男人粗硬和干巴巴的手摸他，把他的整个身子夹住；又用有长长指甲的女人之手龌龊地抚摩他。他经常穿着衣服睡觉，但是双手却伸到衣服下面，并且揪住衬衫。有一次他听到笑声，还有两片浮肿的嘴唇贴到了他的嘴唇上。正是从那一夜起，他再也不亲吻夏娃了。

“阿加特，”皮埃尔说，“别看着我的嘴！”

夏娃低下了头。

“我并非不知道可以从嘴唇上看懂别人的心思。”他继续傲慢地说。

他的手在安乐椅扶手上抖动。他的食指僵直，敲了三下大拇指，其他手指则紧缩着：这是在驱魔。“快开始了，”她想。她真想把皮埃尔一把搂在怀里。

皮埃尔开始用一种上流社会的语调大声说话。

“你还记得圣波利吗？”

夏娃没有回答，这可能是个陷阱。

“我是在那里认识你的，”他满意地说，“我是从一名丹麦水手那里把你夺过来的。我和他差点打起来，可是我付了酒钱，于是他就让我把你带走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他在撒谎，他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他知

道我不叫阿加特。他说谎时我恨他。”但是她看见他的双眼直盯盯的，怒气又就消了。“他不是在撒谎，”她想，“他一定黔驴技穷了。他感到她们正向他走来，他说话正是为了不让自己听见她们的到来。”皮埃尔双手紧抓住安乐椅扶手。他的脸色苍白，他在笑。

“那些会见往往很奇怪，”他说，“但是我不相信偶然。我不问你是谁把你派来的，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总而言之，你很机灵地玷污了我。”

他很艰难地说着话，嗓音尖利而急促。有几个字他发不出声来，仿佛一种柔软和无形的物质从他嘴里吐了出来。

“你把我拉到了节庆活动场上，在一些回旋转动的黑色汽车中间。但是汽车后面有一大堆红彤彤的眼睛。我刚转过身去，它们就闪闪发光。我想一定是你一面攀着我的胳臂一面给它们发出信号。可是我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完全沉浸在加冕礼盛大的庆典之中了。”

他两眼圆睁，直盯着前面。他迅速地把手贴在额头上，动作十分急促，并且不停地说话，他不愿意停止说话。

“那是共和国的加冕礼，”他用刺耳的嗓音说道，“由于各殖民地专门为庆典送来了各种动物，那真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盛大场面。你当时害怕迷失在猴群当中。我说是在猴群当中，”他看了看四周，用傲慢的神气重复道，“我可以说是在一群黑人当中！那些钻到桌子下面，并且以为不会被人发现的瘦小家伙，被人发现了，而且立即被我的目光死死盯住。命令要求住嘴，”他大声喝道，“住嘴！大家各就各位，为雕像的到来做好准备，这是命令。特拉拉！”他在吼叫，并用双手做成喇叭形状放在嘴边，“特拉拉拉，特拉拉拉拉。”

他不作声了，夏娃知道雕像刚进入卧室。他全身僵直，脸色

苍白，神情轻蔑。夏娃也身子发僵，两人在静默中渐渐地松弛下来。有人在过道里走动，那是女佣玛丽，她大概刚来。夏娃想："我得给她煤气费。"接着，雕像开始飞舞起来，她们在夏娃和皮埃尔中间来回穿梭。

皮埃尔说了声"嗯"，便一屁股坐在了安乐椅里，并把双腿抽回到自己身下。他转过头去，不时发出冷笑。一颗颗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渗出。夏娃不忍看到这张苍白的脸以及被颤动扭曲了的那张嘴，她闭上了眼睛。一些金色的线条开始在她眼皮的红色底部跳动起来。她感到自己衰老和沉重。离她不远，皮埃尔在大声喘气。"她们在飞舞，在嗡嗡作响；她们俯身向着他……"她感到身上微微发痒，肩上和右肋很不舒服。于是，她的身子本能地向左倾斜，仿佛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接触，给沉重和笨拙的东西让道。突然，地板嘎啦一响。她很想睁开眼睛，看看右边并用手驱散那儿的空气。

她什么也没有做，仍然紧闭着双眼。这时，一种苦涩的愉悦使她的全身颤抖。"我自己也害怕了，"她想道。她的全部生命都藏到了自己的右边。她闭着眼睛，俯身向着皮埃尔。她只需付出极小的努力，这样她就生平第一次能进入那个悲剧世界了。"我害怕那些雕像，"她想。这是一种强烈和盲目的肯定，是一种咒语。她竭尽全力要相信她们的到来。使她右边麻痹的那种苦恼，她力图使之赋有新的含义，即一种触摸。在她的胳膊、肋部和肩上，她感觉到它们经过。

雕像飞得很低，而且很慢。它们在嗡嗡作响。夏娃知道它们的神情狡黠，而且睫毛从它们眼睛周围的石头里伸出来。但是它们的模样，夏娃仍然不很清楚。她也知道它们还没有完全变活。但是在它们巨大的身躯上已经出现了层层肌肉和温暖的鳞片。在它们的指尖，石头在脱落，而它们的手心使它们发痒。夏娃无法

看到这一切。她只是想，一些身躯庞大的女人，正在像人那样，并且以石头固有的倔强，既庄严又怪诞地在她的身上滑来滑去。“它们正在俯向皮埃尔，”夏娃猛一使劲，于是它们双手开始颤动起来。“它们正在向我扑来……”突然间，一声可怕的喊叫把她吓呆了。“它们碰到他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皮埃尔双手抱头，气喘吁吁。夏娃感到精疲力竭。“闹剧，”她后悔地想，“这不过是一场闹剧。我从未真正地相信过。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却在真正地受折磨。”

皮埃尔渐渐放松，并用力地呼吸，但是他的眼珠瞪得极大，他大汗淋漓。

“你看见它们了吗？”他问。

“我无法看见它们。”

“这样对你更好，否则你会害怕的。我呢，”他说，“已经习惯了。”

夏娃的手一直在抖动，血涌到了她脑子里。皮埃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放到嘴上。但是他并不点燃香烟。

“看见它们倒无所谓，”他说，“但是我不愿意它们碰我，因为我害怕它们让我身上长疱。”

他思索片刻，问道：

“你听见它们了吗？”

“听见了，”夏娃说，“就像是飞机的发动机。”（上星期日，皮埃尔曾经这样告诉她的。）

皮埃尔略带优越感地笑了笑。

“你夸张了。”他说。

但是他仍然脸色苍白。他看着夏娃的手。

“你的手在发抖。我可怜的阿加特，刚才让你受惊了。可是你不必烦恼，明天以前它们不会再来了。”

夏娃说不出话来，她牙齿咯咯作响，可是担心让皮埃尔看出来。皮埃尔久久地打量着她。

“你美极了，”他点着头说，“遗憾，真遗憾！”

他迅速地伸出手，轻轻地摸着夏娃的耳朵。

“我美丽的守护神！你让我有点不自在，你太美了。这让我分心。若不是要回顾的话……”

他不说了，只是惊奇地望着夏娃。

“不是那个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泛泛地笑了笑说，“那个字就在嘴边……而这个字却代替了它……我忘了刚才对你说什么了。”

他思索片刻，摇了摇头。

“得了，”他说，“我要睡了。”

他用一种童音补充道：

“你知道，阿加特，我累了。我的脑子已经不转了。”

他扔掉香烟，不安地望着地毯。夏娃在他头下塞了一个枕头。

“你也可以睡了，”他闭着眼睛对她说，“它们不会再来了。”

概　　要

皮埃尔睡着了，脸上显示出一种诚实的微笑。他歪着脑袋，仿佛想用脸颊亲自己的肩膀。夏娃不困，她想：“总而言之。”突然间，皮埃尔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那个长长的、白生生的字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皮埃尔惊奇地朝前看了看，仿佛他看见了这个字却又记不起来。他那软绵绵的嘴巴张开着，似乎他身上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这对他来说是头一回发生的事。而且，他自己也察觉到了。他刚才还说脑子不转了。”

皮埃尔发出一声快感的呻吟，他的手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夏娃神色严厉地望着他。“他将怎样醒过来?”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只要皮埃尔一睡觉，她就得想到这个，她无法克制自己。她害怕他醒来时两眼混浊，并且开始嘟嘟哝哝。“我真蠢，”她想，“一年之内不会那样的，这是弗朗肖说过的。”但是她仍然忧虑万分。一年，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和另一个秋初。有朝一日，这些症状将会变得混乱一团，他的嘴巴将会合不拢，半睁着噙满泪花的双眼。夏娃俯向皮埃尔的手，贴上了她的双唇。“在这之前，我会把你杀死的。”

厄罗斯忒拉特*

男人们，必须由上往下地看他们。我关了灯，来到窗边。他们甚至想不到有人竟能从上往下地观察他们。他们很注重自己的前面，有时也注重后面。但是他们精心筹划的全部效果，对于身高一米七〇的观众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谁曾想过从七层楼往下看到的圆顶礼帽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忽视用鲜艳的颜色和耀眼的布料来捍卫自己的肩膀和脑袋，他们不会和来自人类的这个最大敌人——居高临下的透视——作斗争。我俯着身笑了。他们为之骄傲的了不起的“直立”姿态在哪里？他们朝着人行道把自己压扁，从肩下伸出两条长腿，仿佛在爬行。

我真该在这里，在七楼的阳台上度过我的一生。必须通过物质的象征来展示精神的优越，否则，它们便不复存在。可是，确切地说，我和人们相比，到底优越在哪里？除了位置上的优越，别无其他。我置身于我所属的人类之上凝视人类。我之所以喜欢巴黎圣母院的双塔、埃菲尔铁塔顶层的平台、圣心大教堂以及德朗布尔街上我的第七层楼，原因就在于此。这是些极佳的象征。

有时我也需要下楼来到街上，例如为了去上班。我会感到窒息。当人们和其他人处于同一水平时，要把他们当作蚂蚁就困难多了，因为他们能触动你。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已经死了的

---

* 厄罗斯忒拉特，古希腊埃费兹人，他想用骇世惊俗之举使自己名传千古，便一把火烧掉了当地著名的阿尔忒弥斯神庙。

家伙。他面朝地倒着。人们将他翻过来，他流着血。我看到他睁开的双眼、古怪的表情以及满身的鲜血。我想："这没什么，并不比新上的油漆更刺激人。有人把他的鼻子涂成了红色，仅此而已。"但可恶的是，我感到双腿和颈部发软，晕了过去。他们把我带到一家药房，在我的肩上打了几巴掌，灌了我几口烈性酒。我真该杀死他们。

我知道他们是我的敌人，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对待我，他们也想随时助我一臂之力，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同类。但是，假如他们能够猜出极小一部分实情，便会揍我。而且，后来果然这样做了。当他们把我抓住，知道了我是何许人，就把我痛打了一顿。他们在警署把我打了两个小时，扇我的耳光，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拧我的胳膊，撕我的裤子，最后把我的夹鼻眼镜扔在地上。我爬在地上寻找眼镜的时候，他们踢我的屁股，还哈哈大笑。我早就预料到他们终归要揍我的。我并不强壮，无力自卫。有的人对我窥测已久，是那些大个子。他们在街上故意把我推推搡搡，为了取笑，也为了看看我的反应。我什么也不说，佯装不明白。然而他们毕竟把我制服了。我怕他们，这是一种预感。但你们一定会想，我憎恨他们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从这个观点看来，自从我买了一把手枪之后，一切便容易多了。当人们身上经常带着这种能够爆炸并发生巨响的东西，便会感到自己十分强大。每星期日我都带着它，我把它放进裤兜，便出门散步去了，——一般总是去那些大马路。我感到它像一只螃蟹抓住我的裤子，感到它冰凉地贴在我的腿上。但是，由于紧挨我的身体，它渐渐暖热起来。我姿态僵硬地走着，活像一个正在勃起的家伙，每走一步路他的阴茎都会妨碍他。我把手伸进裤兜，摸了摸那东西。我不时走进公共便池——即使在那里我也十

分注意，因为旁边常常会有人的——我取出手枪，把它掂量一番。我望着它那黑格子的枪托和那个像半闭着的眼皮的黑色扳机。别的人，那些在外面看见我叉开的双脚和裤腿的人，以为我在那里小便。其实我从不在公共便池里小便。

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要朝别人开枪。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出门去寻找莱雅。她是在蒙巴那斯大街上一家旅馆前拉客的一个金发姑娘。我从未和女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因为那样我会觉得遭到了打劫。人们骑在她们身上，那是事实。但是她们会用毛茸茸的大嘴吞噬你的下腹。而且我听别人说，是她们——肯定如此——在这宗交易里赚了。我对任何人一无所求，但也不愿有任何付出。不然，我情愿要一个冷漠而恭顺的女人，她将厌恶地承受我的发泄。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和莱雅来到迪凯讷旅馆的一个房间。她脱光衣服，我便盯着她看，但是并不碰她。有时候，在我裤裆里自己流了；有时候我便赶回家里自己射完。那天晚上，我没有在她的位置上找到她。我等了一会儿，没看见她来。我想她大概得了流感。那时正是一月初，天气很冷。我很沮丧。我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因而强烈地记起那天晚上想要获得的那种快感。在敖德萨大街上有一个褐发女人，我常注意到她。她年龄稍大了一些，但是长得结实丰满。我并不讨厌成熟的女人，因为她们脱光衣服时，似乎比别的女人更加裸露。但是她并不了解我的习惯，直截了当地把这个告诉她，我还有点发憷。此外，我对新认识的人总是不大放心。那种女人很可能把一个流氓藏在哪一扇门背后。等你们干完事，那家伙便会突然冒出来，抢你的钱。他若不对你拳打脚踢，那便谢天谢地了。然而，那天晚上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我决定回家取我那把手枪，然后出门去冒险。

一刻钟后我找到那个女人时，我的武器就在自己的衣兜里。

我什么也不怕了。我面对面仔细打量她时，她那副样子很凄惨。她很像我对门的邻居，那个军士的老婆。我很满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看看那个女人脱光了是个什么样子。军士不在家时，她总是开着窗户穿衣服。我常常躲在窗帘后面窥视她。但是她在屋子里头梳妆打扮。

斯泰拉旅社只剩下五楼的一个空房间。我们上去了。那女人相当笨重，每登一级楼梯便要停下来喘口气。我却很轻松自如。尽管我的肚子已微微突出，但整个身子仍相当干瘦，得爬四层楼以上才会气喘。在第五层楼，她停了下来，右手按着胸口，呼吸急促。她左手拿着房门钥匙。

“真高，”她边说边对我笑了笑。

我没有回答，从她手里夺过钥匙，打开了房门。我左手紧握手枪，它在我的衣兜里直瞄准前方，直到把门打开我才松开它。房间里空空荡荡。洗脸池上放了一小块绿色香皂，是给过夜的人用的。我笑了笑，因为对我来说，那些坐浴盆和一块块小小的香皂都没有多大用处。那女人一直在我的身后喘气，这刺激着我。我转过身去，于是她便把双唇向我伸了过来。我推开她。

“把衣服脱光。”我对她说。

有一张绒绣椅面的安乐椅，我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遗憾自己不抽烟。女人脱掉连衣裙，然后停住了，向我投来一瞥不信任的目光。

“你叫什么名字?”我边问边向后仰。

“勒内。”

“那好，勒内，你快一点，我等着呢。”

“你不脱衣服?”

“得了，得了，”我对她说，“你别管我。”

她让裤子落在脚下，然后拾起它，把它和胸罩一起小心翼翼

地放在连衣裙上。

“亲爱的，你难道是个小坏蛋，小懒鬼?”她问，“你样样都要你的小情人来做吗?”

说着，她向我走来，双手搁在安乐椅的扶手上，笨重地想要跪在我的两腿之间。但是我粗鲁地把她拉了起来。

“别这样，别这样，”我对她说。

她惊奇地望着我。

“可是你要我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必做。你走走步，在房间里转转，我只要求你这一点。”

她开始笨拙地来回走步。当女人全身裸露时，再没有比要求她们走步更使她们为难的了。她们不习惯脚跟着地走路。那婊子驼着背，垂着双臂。我却在那里狂喜。我安稳地坐在安乐椅里，穿得严严实实，甚至连手套也没有摘。而这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则听从我的命令，光着身子开始在我的周围打转。

她扭头看着我，为了保全面子，还对我发出媚笑。

“你觉得我美吗?你大饱眼福了吧?”

“你别管。”

“喂，”她突然愤怒地问我，“你想让我这个样子走好久吗?”

“你坐下吧。”

她坐在床上，我们两人面面相觑。她在起鸡皮疙瘩。听得见墙那边一个闹钟的嘀嗒声。我忽然对她说：

“把你的双腿叉开。”

她迟疑片刻，后来照办了。我望着她两腿之间的那个部位，并且用鼻子嗅了嗅。然后我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只是对她说：

“你明白吗?”

我又笑起来。

她惊愕地看着我，接着便满脸涨得通红，把双腿并拢了。

“混蛋，”她咬牙切齿地说。

但是我笑得更加厉害了。于是她猛地站了起来，从椅子上拿起胸罩。

“喂，我对你说，还没完呢。一会儿我会给你五十法郎的，但是我花了钱得有所值啊。”

她烦躁地拿起裤子，对我说：

“我不干了，你懂吗！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假如你让我上楼来是为了嘲弄我的话……”

这时我拔出手枪，给她看了看。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手里的裤子又掉在了地上。

“接着走，”我对她说，“来回地走。”

她又来回走了五分钟。然后我把手杖递给她，要她拄着手杖走路。当我感到我的底裤已湿，便站了起来，递给她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收下了。

“再见，”我说，“我付这个价钱没有让你太受累吧！”

我走了，把她一人赤身裸体地留在了房间中央。她一手拿着她的胸罩，一手拿着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并不惋惜花掉的这份钱。我把她弄得目瞪口呆，而婊子是不会轻易惊呆的。我一边下楼一边想：“这就是我想要干的，让他们大家都惊呆。”我快活得像个孩子。我拿走了那一小块绿香皂，回到家里在热水下久久地搓着它，直到它在我的手指间变成了薄薄的一小片，像一块被吮了很久的薄荷糖。

但是这天夜里我惊醒了，我又看见了她的面孔，当我向她表现出情欲时她的目光，以及她每走一步时抖动着的肥胖肚子。

我真笨，我想。我感到一种苦涩的懊恼。我在那里的时候，

真该向她开枪，把她的肚子打得千疮百孔。那一天和以后三天的夜里，我都梦见她肚脐周围一圈有六个红色的小洞。

以后我每次出门都必带手枪。我看着人家的后背，并且根据他们的举止发挥想象，假如我向他们开枪，他们将会以怎样的姿势倒下。每星期日，我都要去沙特莱剧院门前古典音乐会的出口处。将近六点钟，我听到一阵铃响，那些女引座员便前来打开玻璃大门并且用钩子把它们固定住。这是开始，人群缓慢地从里面出来。那些人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晃晃，眼里还充满了幻想，心中仍满怀着美好的感情。许多人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周围，在他们的眼里街道大概成了一片蓝色。于是他们神秘兮兮地笑了，仿佛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正是在这另一个世界，我等着他们。我早已把右手伸进衣兜，竭尽全力握住枪柄。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正在向他们开枪。我朝他们猛烈地扫射，他们一一倒下，后者趴在前者的身上；而那些惊恐万状的幸存者，则慌忙往剧院里退去，把玻璃大门都挤碎了。这是一种很费劲的游戏，最后我的双手发抖，我不得不去德雷埃酒吧喝了杯白兰地才恢复过来。

女人，我并不杀死她们。我只是朝她们腰部开枪，或是朝她们的腿肚子开枪，为的是让她们跳起舞来。

我还没有拿定任何主意，但是我决定什么都干，仿佛自己的主意已定。我先解决一些细节问题。我去当费尔－罗什罗集市的一个靶场练习。纸板靶子上我的成绩并不出色，但是活生生的人却提供了宽阔的靶子，尤其在近距离向他们开火时更是如此。接着，我为此进行了宣传。我选定全体同事都在办公室的一天，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虽然我很讨厌和他们握手，但是出于原则，我对他们表现得相当友好。他们摘下手套互致问候。他们沿着手指慢慢褪下手套，渐渐露出那片肥胖和皱巴巴的手掌，那样子十分

猥亵。我是从来不摘手套的。

星期一早上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销售处的女打字员刚给我们送来了收据。勒梅西埃友善地和她开玩笑。她出去后，他们那些人就以行家的姿态分析她的魅力所在。接着他们又谈起了兰伯[1]。他们都喜欢兰伯。我对他们说：

“我喜欢黑色英雄。”

“黑人吗?”马塞问道。

“不，是指魔法、妖法[2]这个词里黑的意思。兰伯是一位正派英雄，我对他不感兴趣。”

“你去看看，横渡大西洋容易吗!”布克森酸溜溜地说。

我向他们陈述了我关于黑色英雄的看法。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勒梅西埃概括道。

“不，”我态度温和地说，“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喜欢别人。”

“那他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但是，这时候肚里有点墨水的马塞开了腔。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家伙，”他对我说，“他叫厄罗斯忒拉特。他想成名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便一把火烧掉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埃费兹神庙。”

“这座神庙的建筑师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起来了，”他承认，“我甚至觉得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是吧?那你记得住厄罗斯忒拉特的名字吗?你看，他估计

---

① 兰伯，美国飞行员，曾于一九二七年独自驾机飞渡大西洋。

② 魔法、妖法，法语原文 magie noire 是一个复合词，形容词 noire 在这里的意思为邪恶的、丑恶的、卑劣的。

得不错吧。"

谈话到此为止，我的心里很舒坦。到时候他们会想起这次谈话的。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厄罗斯忒拉特，他的故事使我很受鼓舞。他已去世两千多年，但是他的英雄业绩如同一颗黑色的钻石仍在熠熠生辉。我开始相信，我的命运将短暂而悲惨。起初我很害怕，后来慢慢习惯了。如果以某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是残忍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能立即带来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美好。当我下楼走到街上，便感到身上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我身上带着手枪，这个能爆炸并发出声响的东西。但我已经不是从它那里，而是从自己身上获得安全感了。因为我是一个和手枪、鞭炮以及炸弹同类的人。我也如此，有朝一日在我凄惨的生命终结之时，我将会爆炸，将会像镁光一样以强烈而短促的光辉照亮世界。那个时期，我往往连着几夜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站在沙皇的必经之路上，我身上带着一个爆炸装置。正在那时，队伍过来了，炸弹随即爆炸。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沙皇以及三名身穿镶有金线绦子制服的军官一起炸得血肉横飞。

现在我已经好几个星期不去上班了。我常到大马路上去，在我未来的牺牲品当中溜达；或是关在自己房间里制订计划。十月末我被解雇了。于是我利用闲暇起草了下列信件，并且抄写了一百零二份。

先生：

您久负盛名，您的大作印制了三万份。让我来告诉您其原因所在。这是因为您热爱人们。在您的血液里流淌着人道主义，这就是福分。只要与人为伍，您便兴高采烈。您一见到自己的同类，即便不认识，也会对他产生亲切感。您对他的身体、他的活动方式、他那开合自如的双腿、尤其是他的双手——每只手有五个指头，拇指可以和其

他指头对立——都很感兴趣。您的邻座从桌上拿起一只杯子，您便兴味盎然，因为有一种您在著作里经常描写的人类特有的拿东西的方式，它不如猴子的方式灵巧迅捷，但是远比猴子的方式聪明，您说对不对？您也喜欢人类的肉体，喜欢他那种接受再训练的重伤病人的举止，他那每走一步都在重新创造步态的神情以及连猛兽都承受不了的那种不寻常的眼光。因此，您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适合于和人类谈论人类的语调：一种既婉转又狂热的语调。人们贪婪地争相阅读您的作品，他们坐在舒适的安乐椅里读着，思考着您给他们讲述的审慎而不幸的伟大爱情，这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慰藉，例如长得丑陋，生性怯懦，被戴绿帽子以及年初没有加薪等等。因此，人们乐于说您的最新一部小说写得实在好。

我猜想，您一定很想知道一个不热爱人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那么让我来告诉您，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非常不爱人类，一会儿我将要去杀死五六个人。您也许会想，为什么只是五六个呢？因为我的手枪只有六颗子弹。这是一桩极端残酷的事，对吗？而且，这纯粹是一桩非政治性事件，对吗？但是我告诉您，我不能爱他们。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但是，他们身上吸引您的东西恰恰让我反感。我跟您一样，曾见过一些人两眼半开半闭，左手翻阅着一本经济杂志，同时还在有节制地咀嚼着。如果说我宁肯看那些海豹进餐，难道这是我的错吗？人类的面孔除了做出表情，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他们闭着嘴咀嚼时，他们的嘴角一上一下，仿佛不停地从安详宁静转换到悲戚惊讶。我知道您喜欢这个，您管这个叫思维的觉醒。但我却讨厌这个，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生来如此。

假如我们之间只有兴趣的差异，那我便不会来打扰您。但是发生的一切都仿佛表明您很风雅而我却完全不是。我能随心所欲地喜欢或不喜欢美国式的龙虾；但是如果我不喜欢人类，我便是一个混蛋，阳光底下便没有我的位置。他们夺走了生命的含义。我希望您能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三十三年来，我到处碰壁。在那些紧闭的大门上写着“非人道主义者不得入内”。我从事的一切，不得不都放弃了。我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是一种荒谬并受到谴责的企图，或者必须让这种企图

早晚转化为对他们有利。那些我并非故意针对他们的思想，我无法予以摆脱，也无法使之明确，因为它们仿佛是存在于我身上的一些器官的轻微运动。我使用的那些工具，我觉得是属于他们的，例如词语。我想要属于我自己的词语。但是我所掌握的词语已经在不知多少的意识里存在过了。它们根据在别处形成的习惯自行在我的脑子里排列起来，而我用它们来给您写信不无勉强。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您：必须喜欢人类，或者起码是他们允许你反弹。而我呢，我不愿意反弹。一会儿我将拿起我的手枪走上街头，我要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件反对他们的事情。再见了先生，也许我将遇到的正是您。您永远不会知道，我把您的脑袋打开花将会有多么高兴。否则——这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您就读读明天的各大报纸。您将会看到，有一个叫保尔·希尔贝的家伙，狂怒之下在埃德加·基奈大道一举打死了五名过路人。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大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价值如何。因为您明白我并非“发怒”，相反我很镇静。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保尔·希尔贝

我把这一百零二封信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一百零二位法国作家的地址。然后我把这些信和六叠邮票一起放入一个抽屉。

此后的半个月里我很少出门。我渐渐让我的罪行缠住了身。在我有时前往自我观察的镜子里，我喜悦地发现了自己面部的变化。我的眼睛变大了，它们占据了整个面孔。它们在夹鼻眼镜后面显得又黑又柔和，我使它们像星球一样旋转起来。这是艺术家和杀人犯的漂亮眼睛。但是我打算在屠杀完成之后变化得更加深刻。我见过那两个美丽少女的照片。那是两个杀死并洗劫了自己女主人的女仆。我见过她们在事件之前和之后的照片。之前，她们的面孔像清纯的花朵在凸纹布衣领上来回摆动。她们身上透着健康和诱人的诚实。一副普通的铁夹把她们的头发烫得如此鬈曲。比她们的鬈发，她们的衣领以及她们在照相馆里的神情更为

肯定的是，她们两人姐妹般地相像，她们俩如此善良地相像，因此立刻突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自然根基。之后，她们的面孔像火烧一样容光焕发，她们的脖子像未来死刑犯一样赤裸。脸上到处是皱纹，因惧怕和憎恨造成的可怖的皱纹，还有许多褶子和小洞，仿佛一头猛兽带着利爪在她们的脸上肆虐过。她们的眼睛，依然大而乌黑深邃——和我的一样。然而，它们却不再相像了。每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忆着她们那桩共同的罪行。我想："假如由于极偶然的原因犯了一次重罪便能如此改变这两个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姑娘，那么从一桩由我本人策划和组织的罪行中我还有什么不能指望呢？"它将会控制我，搅乱我那过分人性化的丑陋……犯罪，它能把人的生命一分为二。大概有些时候人们会希望后退，但是它这种闪闪发光的矿物就在那里，在你的后面，挡住你的退路。我只要求有一个小时来享受我的罪行，体验它那巨大的压力。这一个小时，我将安排得十分周全，使它完全为我所用。我决定在敖德萨大街的上方动手。我将趁人们惊恐万状之际溜之大吉，让他们呆在那里收拾同伴的尸体。我将拼命奔跑，穿过埃德加－基奈大道后，便迅速转入德朗布尔大街。只需要三十秒钟的时间我便能回到我居住的那幢大楼的门口。这时候，追捕我的那些人还在埃德加－基奈大道上呢。他们失去了我的踪迹，起码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重新找到它。我将在家里等着他们，当我听到他们敲门时，我将在手枪里重新压上子弹，随后朝自己的嘴里开枪。

我生活得更加阔绰。我和瓦万街上的一家餐馆老板商定，由他每天早晚派人给我送来一些可口的饭菜。送餐人按响了门铃，我不开门。等了几分钟后我便把门微微启开，看见地上一只长篮子里放着满满几盘热腾腾的菜肴。

十月二十七日晚六时，我只剩下十七法郎五十生丁。我拿起

手枪和那一大包信件下了楼。我特意不把门关上，以便干完事尽快回家。我的感觉不太好，双手冰凉，血液直往上涌，两眼发痒。我看了看那些商店、学校街旅馆以及我经常去那里买纸笔的文具店，但是我不认得了。我纳闷："这条是什么街?"蒙巴那斯大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他们挤我，推我，用肘和肩搡我，我跌跌撞撞，任凭他们推搡，无力在他们中间穿行。我突然发现在这汪洋大海的人群之中，自己极其孤独和渺小。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是完全可以把我狠揍一顿的。我由于衣兜里的那把枪，心里很害怕。我觉得他们就要猜到枪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将会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然后一面用他们那人类的爪子抓住我，一面又气愤又高兴地叫喊："嗨，抓住了……抓住了……处死他!"他们将把我高高抛起，然后我便像一只木偶般掉到他们的怀里。于是我断定，我的计划推迟到明天实施是明智的。我前往圆顶酒家吃了一顿十六法郎八十生丁的晚餐。还剩下七十生丁被我扔进了阴沟。

我接连三天呆在房间里不吃也不睡。我放下了百叶窗，既不敢走近窗口，也不敢开灯。星期一，有人拼命地打铃叫门。我屏住呼吸等待。一分钟后，门铃又响了。我踮着脚尖走到门边，把眼睛贴在锁眼上。我只见到一片黑布和一个钮扣。那家伙再次按响门铃，后来便下楼去了。我不知道他是谁。夜里，我出现了幻觉，形象相当新鲜，有棕榈树、流水和穹顶之上紫色的天空。我不渴，因为每隔一小时我便去洗碗池的水龙头饮水。但是我饿。我又见到了那个褐发妓女，是在一座城堡里。这城堡是我在远离任何村落的黑喀斯高原上建造的。她赤身裸体，单独和我在一起。我用手枪威逼她跪在我面前，用四肢奔跑；然后我把她绑在一根柱子上，用很长时间向她解释了我要做的事情之后，便向她开枪，把她打得遍体开花。这些画面搅得我心乱如麻，不能不感

到满足。之后，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黑暗之中，脑子里一片空白。家具开始发出嘎嘎声响。这时，正是清晨五点钟。我随时都能离开房间，但此时我不能下楼，因为街上有很多人在行走。

天亮了。我不再觉得饿，但是我开始流汗，把衬衫都汗湿了。外面阳光灿烂。于是我想："在一间紧闭的房间里，他蜷缩着躲藏在黑暗之中。三天来，他没吃也没睡。有人敲门，他没有开门。过一会儿，他将上街，他将去杀人。"我把自己搞得很害怕。晚上六点钟，我又感到饿，我气坏了。有一会儿，我撞在了家具上。于是我把各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的灯全都打开。我声嘶力竭地唱起歌来，我洗了洗手便出门了。我用了足足两分钟才把所有的信塞进了邮筒。我把信捆成十封一扎。我大概弄皱了一些信封。然后我沿着蒙巴那斯大道一直走到敖德萨大街。我在一家衬衫店的镜子前停下脚步。当我看见镜子里自己的面孔时，我想："就是今晚了。"

我守候在敖德萨大街上方离路灯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两个女人走了过来。她们手挽着手。那金发女人说：

"他们在所有的窗户上都挂了地毯，而且是当地的贵族们扮演了群众角色。"

"他们头上都扑了粉吗?"另一个女人问。

"要接受一份每天挣五个金路易[①] 的工作，并不需要在头上扑粉。"

"五个金路易!"棕发女人赞叹地说。

在走近我的时候，她补充道：

"而且我想，他们穿上自己祖先的服装一定会感到很好玩。"

她们走远。我很冷，但是我在大量出汗。过了一阵，我看见

---

① 金路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钱币。每个金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

三个男人走过来。我让他们过去了，因为我需要六个人。走在左边的那个人看了我一眼，并且把他的舌头弄得啧啧作响。我转过头去。

七点五分，两组挨得很近的人从埃德加－基奈大道方向走了过来。有一男一女带着两个孩子。他们的后面紧跟着三个老妇人。我向前跨出一步。那个女人似乎在发怒，使劲地摇晃着小男孩的手臂，男人则带着拖腔说：

“这孩子也很讨厌。”

我的心在怦怦直跳，致使两臂发疼。我朝前走去，站在他们面前，纹丝不动。我的手指在口袋里软软地扣在扳机上。

“劳驾，”那个男人把我推开说道。

我记得自己关上了房门，这使我很恼火，因为开门要花费宝贵的时间。人们都走远了。我转过身去，机械地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我已经不想朝他们开枪了。他们消失在马路上的人群中，我则靠在了墙上。我听见敲响了八点钟，后来又敲响了九点钟。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为何要去杀死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呢？”我想笑。这时，忽然有一条狗前来嗅我的脚。

当那个大胖男人从我面前走过时，我惊跳起来，并且立即跟随其后。我看见了他那圆顶帽和大衣领之间红色颈项上的皱纹。他走起路来有点左右摇摆，呼吸重浊，样子很健壮。我拔出手枪。此人颇为引人注目但却冷若冰霜。这使我很反感。我记不清该怎么办。我一会儿朝他全身看看，一会儿盯着他的颈项。他颈项上的皱纹在向我微笑，仿佛一只开口微笑但又苦涩的嘴。我在考虑是否要把手枪扔到阴沟里去。

突然间，那个家伙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望着我。我后退了一步。

“我是想……问您……”

他不像在听我，却望着我的双手。我费劲地说完了下面这句话：

“您能不能告诉我盖泰街在哪里?”

他的脸盘很大，双唇在发抖。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了手。我再次后退，并对他说：

“我想……”

这时候，我知道我要开始大声叫嚷了。我不愿意喊。于是我向他开了三枪。他白痴似地跪倒在地，脑袋垂在了他的左肩上。

“坏蛋，”我对他说，“十足的坏蛋!”

我逃跑了。我听见他在咳嗽。我还听见人们的叫喊声和我身后人们追赶的脚步声。有人问：“怎么回事，他们在打架吗?”紧接着大家便喊了起来：“抓住杀人犯！抓住杀人犯!”我不觉得这些叫喊声与我有关。但是在我的孩提时代，我觉得这种喊声很凄惨，像消防队的警报声，既凄惨又有点可笑。我的两腿拼命地往前跑。

不过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没有沿着敖德萨大街的上方朝埃德加－基奈大道跑去。相反，我却沿着它的下方朝着蒙巴那斯大道跑去。到我察觉自己的失误时，为时已晚。我已经被人群包围在正中央，一张张惊讶的面孔都朝着我看（我还记得一个戴了顶有羽饰的绿色帽子、浓妆艳抹的女人的面孔），我听见敖德萨大街上那些蠢货在我的身后高喊抓杀人犯。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不知所措了。我不愿意在这人群中窒息地死去。我又开了两枪。人们立即叫嚷起来，如鸟兽般地散开了。我奔进了一家咖啡馆。我所经之处，那些顾客纷纷起立，但是并不试图抓住我。我穿过整个咖啡馆，一直走到尽头的洗手间，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我的手枪里还剩下一颗子弹。

又过了一阵。我不停地喘息，上气不接下气。一切都变得异

常安静，仿佛人们故意不出声响。我把枪举到眼前，看见了它那又黑又圆的小洞。子弹将从它那里出来，火药会把我的脸面烧毁。我放下了胳膊，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们蹑手蹑脚地过来了。从他们脚步擦地的声音来判断，他们该是一大群人。他们悄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却一直在喘气，我想他们在隔墙的那一边也听得见我的喘息声。有人在轻手轻脚地向前走，摇了摇门把，他大概紧贴着墙，以避开我的子弹。我仍然想开枪，但这是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我自己的。

"他们在等什么?"我思索着。假如他们扑上门来，把它撞开，那么我马上就没有时间向自己开枪，他们便会把我生擒了。但是他们并不着急，想让我自行死去。这些混蛋，他们害怕了。

过了一阵有人喊道：

"喂，开门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又是一片寂静。随后，同一个人再次说道：

"你很清楚，你是逃不掉的。"

我仍然气喘吁吁，没有回答。为了鼓励自己开枪，我对自己说："假如他们把我抓住，他们便会打我，砸碎我的牙齿，也许还要挖掉我的一只眼睛。"我很想知道那个家伙是否死了，可能我只是打伤了他……而另外两颗子弹也许没有打中任何人……他们是否正在地板上拖一件重东西?我赶紧把枪口塞进嘴里，牢牢地咬住它。但是我不能开枪，甚至连手指都不能放到扳机上去。一切又重归寂静。

于是我扔下手枪，给他们打开房门。

床第秘事

一

吕吕习惯裸睡，因为她喜欢让床单抚弄自己，而且洗衣服是很花钱的。起初亨利激烈反对，因为不能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不能这样做，这是肮脏的。他最终还是学了老婆的样子，不过对他来讲这是一种放任。有客人来访时，他像木桩一样笔直，很有风度（他欣赏瑞士人，尤其是日内瓦人。他觉得他们有派，因为他们像木头人）。但是他不拘小节，例如不太讲卫生。他不常换底裤。吕吕把他换下的底裤扔到脏衣服堆里时，总不免要看看裤底由于经常擦着股沟有没有那摊黄颜色。吕吕并不怕脏，因为那样显得更亲切，会有一些柔和的影子，比如胳膊肘弯处。她不喜欢那些英国人，那些没有任何气味的，无个性的身体。但是她讨厌丈夫的不拘小节，因为那是他娇惯自己的方式。每天早上他起身时对自己总是十分温柔，满脑子的幻想。但是灿烂的阳光、冷水和刷子上的鬃毛，便会粗暴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吕吕仰面躺着，她把左脚的大拇指伸进了床单缝里。那不是一道缝，而是一处开线的地方。这让她很恼火。我明天得把它补一补了，她想。但是她仍然拉了拉线，直到把它们拉断。亨利还没有睡着，但是他不再妨碍别人了。他常对吕吕说，一旦闭上眼睛，他便会觉得被又细又结实的绳子捆绑住，甚至连小指头也抬

不起来了。一只大苍蝇被裹进了蜘蛛网。吕吕喜欢感觉到自己身边躺着这个被俘的巨大身躯。假如他能这样瘫痪了，就得由我来照料他，把他像孩子般说一说，有时还得给他翻身，可以在他屁股上打几下。有时候他母亲来看他时，我会找个借口让他暴露，我将把被子拉下，他母亲便会看到他赤裸裸地躺在那里。我想她会吃惊得跌倒在地的。大概有十五年她没有见到他这个样子了。吕吕的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臀部，在他的腹股沟里捏了一把。亨利咕哝一声，但是没有动弹。无能为力了。吕吕笑了。“无能”这个词总会令她发笑。当她还爱着亨利，并且他这样瘫痪般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她常常以想象来自娱。在想象中，她仿佛看到他被一些非常小的小人耐心地捆绑起来。那些小人就像她小时候读格利佛[①] 的故事时在一幅画面上看到过的那样。她经常管亨利叫“格利佛”。亨利喜欢这样，因为这是个英文名字，而且这样吕吕显得很有学问。但是他更喜欢吕吕读这个名字时带点英国腔。这真让我恼火。假如他想要一个有学问的人，只需娶珍妮·比德便是了。她的胸脯像号角一样又尖又高，但是她会五种语言。那时候，每星期日我们都要去苏镇[②]，在他家里我觉得无聊之极，于是我随便拿起一本书。总会有人过来看看我读的是什么书。他妹妹问我：“你懂吗，吕西？……”问题是，他觉得我不够高雅。瑞士人，是的，只有他们才是高雅之士，因为他姐姐嫁给了瑞士人，而且他让她生了五个孩子，以后他们便像大山似地压在了她的身上。而我是不能生育的，这是先天的。但是我从不认为他做的事高雅。每当他和我一起外出，他总是不断地去小便池，我不得不浏览商店橱窗等着他。我成什么样子了？他从

---

① 格利佛，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
② 苏镇，巴黎近郊一风景胜地。

小便池出来时，总是提着裤子，像老人一样弯曲着双腿。

吕吕把大拇脚趾从被缝中抽出，抖动几下双脚，以便在这具被俘的柔软身躯旁感受到灵巧的乐趣。她听见了咕噜声，这是肚子里发出的声响。这使我很恼火，我从来弄不清这是他的肚子还是我的肚子发出的声音。她闭上眼睛。这是液体在许多软管里流动的声音。人人身上都有这种声响。丽蕾特身上，我的身上都有（我不喜欢想这种事，想起它我会肚子疼）。他爱我，却不爱我的肠子。假如把我的阑尾放在大口瓶里给他看，他是认不出来的。他经常不断地在我身上抚摸。但假如把那只大口瓶放在他手里，他将什么感受都没有，他绝不会想"那里面是她的东西"。应该能够爱一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食道、肝和肠子。也许人们因为不习惯而不爱它们。假如他们像看见我们的手和臂一样经常看见它们，也许会爱上它们的。这样看来，海星大概比我们更加互敬互爱，因为天气晴朗时它们便躺在海滩上，吐出自己的胃部透透空气，而且大家都能看得见。我在想，从什么地方我们能把自己的胃吐出来呢，从肚脐那里？她闭上了眼睛，那些蓝色的圆盘像在游乐场那样开始旋转起来。昨天我用橡皮箭射向那些圆盘，每中一箭便亮起一个字母，它们组成一个城市的名称。由于他像惯常那样在身后抱住我，使我未能得到第戎（Dijon）的全名。我讨厌别人在后面碰我，我希望自己没有后背。我不喜欢在我看不见的时候别人对我搞点什么名堂。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看不见他们的手，只觉得手在上上下下，也不知它们将伸向何方。他们都在瞪大眼睛看着你，而你却看不见他们。他就喜欢这样。亨利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他只想呆在我的身后。我肯定他是故意摸我臀部的，因为他知道我为自己有一个臀部而感到羞愧万分。当我感到羞愧时，他便亢奋不已。但是我不愿想他（她害怕了），我愿意想丽蕾特。她每晚在同一时刻，即亨利开始咕哝和

呻吟时都要想起丽蕾特。但是有一种抗拒力，另一个人也想极力表现自己。甚至有一会儿，她还见到了短而鬈曲的黑发，于是她觉得这一下行了。她全身打颤，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假如是面孔，那行，还过得去。但是有几天夜里，由于想起以前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竟然未能合眼。当人们了解一个男人的一切时，那是很讨厌的，尤其是这个。亨利却不是这样，我能把他从头到脚地想象出来。这使我感到很温馨，因为他很柔软，除了肚皮是玫瑰色的，其余的肉体都是灰色的。他说一个身材好的男人坐着时，肚子上有三道皱纹；可是他的肚子却有六道皱纹。只不过他两道两道地数着，而且他不愿意看别人的。想到丽蕾特时，她感到有点恼火。“吕吕，你可不知道优美的男人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笑话，我当然是知道的，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她说的是那种肌肉发达，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身板。我可不喜欢这种身材。帕特森的身体便是如此。当他把我搂在怀里时，我觉得自己软弱得像条毛毛虫。我之所以嫁给亨利，那是因为他的身体柔软，因为他像个本堂神甫。那些穿着法衣的本堂神甫柔软得像女人，而且他们似乎穿着长袜。我十五岁那年，曾想轻轻撩起他们的长袍，看看他们身上男人的膝盖和底裤。我觉得他们两腿之间有点什么东西很是奇怪。我很想一只手抓住他们的袍子，另一只手在他们腿上轻轻地滑动，一直伸到我想的那个地方。我对女人就不是这么喜欢，但是长袍下面男人的那东西很柔软，像一朵大花。问题是，人们从来不能把这玩意儿捧在手里，因为它不能乖乖地待在那里。它会像一头野兽般躁动起来，变得坚硬。这让我害怕。当它坚挺起来，笔直往上翘时，那是很粗鲁的。因为做爱是一件肮脏的事。我爱亨利是因为他那小玩意儿从来硬不起来，它那小脑袋从来挺不起来。我笑它，有时还吻它，我不怕它，比小孩的玩意儿更不怕。每天晚上，我用手指捏住他那柔软的小玩

意儿，他脸红了，并且叹着气转过头去。但是这小东西不动弹，它乖乖地呆在我的手里，我并不捏得很紧。我们就这样长时间地躺着，他便渐渐入睡了。于是我仰躺着，想起了本堂神甫，想起一些纯洁的事和女人。我先是抚摩自己的肚子，我那扁平和美丽的肚子。然后双手往下伸，一直往下，于是便产生了快感。这是只有我自己才能给予的快感。

天生短而鬈曲的头发，黑人的头发。焦虑像一颗小球哽在喉头。但是她紧闭眼皮，后来终于出现了丽蕾特的耳朵，一只暗红色金光灿灿的小耳朵，样子像一块冰糖。看见它，吕吕不像往常那样高兴，因为她同时听见了丽蕾特的声音。这是一种尖利和清晰的声音，吕吕很不喜欢。“我的小吕吕，你应该和皮埃尔一起走。这是你要做的惟一一件聪明事。”我对丽蕾特很有好感，但是当她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并且对自己说的话十分得意时，我就有点恼火。前一天在圆顶酒家，丽蕾特通情达理并略带惊慌地对我说：“你不能再和亨利在一起，因为你已经不再爱他。否则，这是在犯罪。”她从不放过机会说他的坏话，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友好，因为他一向对她很友善的。我不再爱他，这是可能的，但是轮不到丽蕾特来对我说这个。和她在一起，一切似乎既简单又容易：相爱或不再相爱。可是对于我，事情却不那么简单。首先，这里有我的习惯。其次，我很爱他，这是我的丈夫。我真想揍她一顿，我一直想伤害她，因为她很胖。“那将是犯罪。”她举起胳膊，我看见了她的腋窝。当她两臂光光的时候，我更喜欢她的腋窝了。腋窝。它半开着，仿佛是一张嘴。这时吕吕看见了淡紫色的肉体，在拳曲的腋毛底下稍为有点皱纹，那腋毛就像头发。皮埃尔管她叫“丰满的密涅瓦[1]”，她一点都不喜

---

[1]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欢这个称呼。吕吕笑了笑，因为她想到了小弟弟罗贝尔。有一天她身上只穿着连衫衬裙。他问她："为什么你的腋窝里有头发?"她答道："这是一种病。"她很喜欢当着小弟弟的面穿衣服，因为他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真不明白他的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吕吕所有的东西他都要碰。他把姐姐的衣裙仔细地折叠起来。他的双手如此灵巧，以后定能成为一位时装大师。这是一种迷人的职业。我将为他设计布料图案。一个男孩从小便想成为服装师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是个男孩，我就想当探险家或演员，但是不当服装师。可是这孩子一直充满幻想。他说得不多，但是很有主见。而我却想当个修女去那些豪宅募捐。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很柔和，非常柔和，柔得像肉团。我要睡着了。修女帽下面我有一副美丽苍白的面孔，那样子一定很高贵。我将会看到数百间昏暗的前厅。但是女仆会马上前来把灯点亮，于是我便会看到一些家族的肖像画，以及放在托架上的青铜艺术品。还有一些衣帽架。女主人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前来对我说："嬷嬷，给您。""谢谢夫人，愿上帝祝福您。下次再见。"但是我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修女。在公共汽车里，有时候我会向一个家伙暗送秋波。起初他会惊奇得目瞪口呆，随后他便会跟着我，对我说些乱七八糟的话。于是我就让警察把他抓进监狱。募捐来的钱我会自己留下。我会给自己买点什么呢?解毒剂。这是很蠢的。我的双眼渐渐疲软，我喜欢这样，仿佛把它们在水里泡过，我的全身都很舒服。那是镶有祖母绿和青金石的罗马教皇美丽的绿色三重冕。三重冕在旋转，不停地转。这是一只令人厌恶的牛头，但是吕吕不害怕。她说："斯库热，康塔尔的鸟[1]，停住!"一条红色的长河穿过荒凉的农村。吕吕想起了她的机动绞肉机，

① 康塔尔是法国一地名，"康塔尔的鸟"是一句常见的咒骂之词。

随后又想起了洗发膏。

“这将是犯罪!”她半夜里惊醒过来，两眼直瞪瞪的。他们在折磨我，难道他们察觉不到吗?我很理解丽蕾特，她这样做是为了我好。但是，对待别人一向通情达理的她，应该明白我需要好好考虑。他两眼火辣辣地对我说：“你来!你到我的房子里来，我要你整个人。”我厌恶他那想要施催眠术时的那双眼睛，他揉捏我的胳膊。我看到他那双眼睛时，总要想起他胸脯上的毛。你来，我要你整个人。这种话怎么能说得出口。我又不是一条狗。

我坐下的时候，朝他笑了笑。我为他特意换了一种香粉，我还画了眼睛，因为他喜欢。但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他不看我的脸。他只盯着我的乳房。我希望它们瘪下去，好气气他。不过我的胸脯并不丰满，它们很小。你到我在尼斯的别墅来。他说别墅是白色的，有大理石楼梯，并且面朝大海。他还说我们将整天都赤身裸体。我光着身子走在大理石梯子上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可笑。我将强迫他在我前面登上楼梯，这样他便看不见我了。否则，我会连脚都抬不起来的。我将呆立在那里，一心盼望他变成瞎子。再说，这也无济于事。只要他在我身边，我总觉得自己是赤裸的。他用胳膊搂住我，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狂热地爱着我!”而我却害怕，我说：“是的。”我要给你幸福，我们一起乘汽车，坐船去游览。我们去意大利，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他的别墅里几乎没有家具，我们只得睡在地上的一张床垫上。他愿意让我躺在他怀里，我便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我很喜欢他的胸脯，因为它是棕色的，而且很宽广。但是他的胸部全是毛，而我却喜欢男人身上没有毛。他的体毛是黑色的，柔软得像泡沫。有时候我抚弄它们，有时候它们却令我厌恶。我便尽量后退，但是他紧紧地楼住我。他要我躺在他怀里，他紧紧地抱住我，我便闻到他的气味。天黑时，我们将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假

如他想干那事，他会在半夜里把我弄醒。我将永远不能安宁地入睡，除非来了月经。因为只有那种时候，他才会让我得到一点安静。而且看来有的男人还和那些正来月经的女人干那种事。干完事，他们的肚子都沾上了血，那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血，大概床单上和别的地方都会沾上血，这真令人作呕！为什么我们非要有一具身体呢？

吕吕睁开眼睛。窗帘被街上射进来的阳光映红了。镜子里也有一抹红光。吕吕喜欢这种红光。一把安乐椅的影子映照在窗户上，仿佛中国的皮影。在安乐椅扶手上有亨利脱下的裤子，背带则悬挂在空中。我得给他去买背带的拉襻。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想出去。他想整天地拥抱我，我将属于他。我要让他高兴，他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会想："她是我的爱，她的身上我都碰过了。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再开始。"在王家港。吕吕在被子里蹬了几脚。当她想起在王家港发生的一切，便不由得厌恶起皮埃尔来。那时，她在篱笆后面，她以为他待在汽车里，正在查阅地图。突然间，她看见了他。他已经悄悄走到她的身后，正在瞧着她，吕吕踢了亨利一脚，那个家伙就要醒了。但亨利只是哼了一声，并没有醒来。我想认识一位像少女一样纯洁的美男子。我们将谁也不碰谁，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在海边漫步。夜里，我们将躺在两张并列的床上，像亲兄妹一样。我们将一夜聊到天亮。不然，我愿意和丽雷特生活在一起，女人们待在一起多么富有魅力啊！她的肩膀丰满又光滑。当她爱着弗雷奈尔时，我非常难过。一想到他抚摸她，两手慢慢在她的肩膀和胁部摸索，而她则轻轻地叹息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想，当她光着身子仰躺在一个男人的身下，并且感觉到有一双手在她的肉体上到处摸索时，她的脸上将会有什么表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碰她的，我不知道如何对待她。即使她愿意，并且对我说"我很愿意"，我也不

能够。但是，假如我是个隐身人，我很愿意在别人和她干那种事的时候待在她身边，看着她的面孔（如果她仍然保持智慧女神密涅瓦的仪态，那才是怪事呢），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她那叉开的双膝，那玫瑰色的双膝，并且听见她的呻吟。吕吕感到嗓子发干，发出了短促的笑声。因为有时候人们是会有这种想法的。有一次，她竟然杜撰出皮埃尔想对丽蕾特施暴。并且我帮着他，我抱住了丽蕾特。昨天，她的双颊绯红，我们俩紧靠在一起坐在她的沙发上。她的双腿并拢，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永远不会说什么。亨利开始打鼾，吕吕则吹口哨。我待在那里睡不着。我的心情很坏，而这头蠢猪居然还在打鼾。假如他搂住我，求我，并且对我说："吕吕，你的一切都属于我，我爱你，你别走！"我会为他做出这个牺牲，留下来。是的，我会一生都和他待在一起，以博取他的欢心。

二

丽蕾特坐在圆顶酒家的露台上，要了一杯波尔图开胃酒。她无精打采，正在生吕吕的气。

"……他们的波尔图酒有一股瓶塞的味道，"吕吕嘲弄地说，因为她只喝咖啡。可是毕竟不能在喝开胃酒的时候喝咖啡吧。这儿的人整天都在喝清咖啡或牛奶咖啡，因为他们没有钱。这可能会让他们恼火。我不能这样，我会当着顾客的面对这家酒店毫不留情，这是一些不要面子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约我来蒙巴那斯。如果她约我去和平咖啡馆或盼盼咖啡馆，那会离她家更近些，我也可以离上班的地方稍近些。我不能说总是看到那些人会让我伤心。如果我有一点时间必须来这里的话，那么待在露台上还可以，里面可是有一股脏衣服的味道，我不喜欢那些庸庸

碌碌的人。即使在露台上，我也觉得不自在。因为我自己身上很干净，过路人看到我在一群不修边幅的男人以及样子很别扭的女人中间时，不免会大吃一惊的。人们一定会想："她在这里干什么?"我知道，夏天这里有时会有一些有钱的美国女人来光顾。但是，由于我们现政府[1]的缘故，她们似乎都不再前来而去了英国。正因如此，如今高档的商业网点已经不景气了。我比去年同期少销售一半。而且我不明白别人是怎么做的，因为我是最优秀的售货员，这是迪贝什夫人对我说的。我抱怨小约奈尔，她不会卖货。这个月她没有比自己的定额多卖出一分钱。我们售货员站了整整一天之后，很想找一个比较豪华，有点艺术品味，服务人员训练有素的舒适地方去松快一下；很想闭上眼睛自由地遐想，然后来点轻松的音乐。不时去一次大使舞厅，这花不了很多钱。但是这里的侍者都那么蛮横无礼，看得出他们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惟有那个为我服务的小个子棕发侍者，他倒是很殷勤。我相信吕吕很高兴感觉到自己处在这种人中间。要是去一个比较高档的地方她会害怕的。她从心底里对自己没信心。只要哪个男人表现出翩翩风度，她立即感到害怕。她不喜欢路易。嘿！我想她在这里会感到很自在的。这里有的人甚至连假领都没有，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样子十分穷酸，并且毫不掩饰地直瞪瞪盯着你看。看得出他们这种人没有钱玩女人。然而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女人并不缺，甚至有的还让你倒胃口。他们这种人的样子简直要把你一口吞下，他们甚至不会对你稍有礼貌地说一声想要你，把事情说得委婉点，让你高兴一点。

侍者走过来，他说：

"小姐，这是您要的波尔图，干红的?"

---

[1] 指当时的左派人民阵线政府。

“是的，谢谢。”

他还十分和蔼地说：

“天气真好！”

“可是来得不算太早。”丽蕾特说。

“可不是，不然真要以为冬天永远没有尽头了。”

他走开了，丽蕾特一直盯着他看。“我很喜欢这位侍者，”她想，“他处处都很得体。他并不显得很亲热，但是他总会对我说上一句话，这是对我小小的特别关注。”

一个瘦弱的驼背年轻人正贪婪地盯着她看。丽蕾特耸了耸肩，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你想对女人眉目传情时，至少得穿干净点。如果他和我说话，我便会对他这样讲。我纳闷为什么她不走。她不愿意伤害亨利，我觉得这太糟糕了，因为一个女人毕竟没有权利跟一个阳痿患者在一起毁了自己的一生。”丽蕾特厌恶性无能的男人，那是明显的现实问题。“她应当离开他，”丽蕾特作了决断，“这关系到她的幸福。我要对她说不能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吕吕，你没有权利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我再也不会对她说什么了。够了。这话我已经对她说过一百遍了。人们对幸福不能凑合。”丽蕾特感到头脑里一片空白，她太累了。她望着杯中粘稠的波尔图酒，仿佛是液体的焦糖。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反复回响：“幸福，幸福”。这是一个充满柔情却又沉重的美好词语。她想，如果在巴黎晚报举办的大奖赛上有人问她的意见，她便会说这是法语里最美的词。“有人曾想到过这个吗？他们说：力量，勇敢，因为他们是男人。这应该是个女人才好，只有女人才能猜到这个。应该设立两项奖，一项奖给男人，最美的名词应该是荣誉；另一项奖给女人，我能赢得该项奖。我会说幸福；荣誉、幸福，这很押韵，非常有意思。我会对她说：‘吕吕，你没有权利辜负自己的幸福。你的幸福，吕吕，是你的幸福。’我个人觉得

皮埃尔是很不错的。首先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其次他很聪 明，这没坏处；另外，他有钱。他将对吕吕关怀备至。他是那种善于解决生活中各种细小困难的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件愉快的事。我很喜欢人家会点菜，这要掌握得恰如其分。他很会说话，对侍者，对领班都是如此。人家都听他的。我管这个叫做有派。这可能是亨利身上最缺乏的。此外，还有健康方面的考虑。由于她父亲的缘故，她应该注重身体才好。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从来不饿也不困，每夜只睡四个小时，并且为了推销花布图案整天在巴黎奔跑，这样倒是很不错的。但这是头脑不清醒的表现。她实在需要合理的饮食制度。吃得少，这我同意。但是需要经常，并且定时。若要把她送进疗养院住上十年，确实为时过早了。”

她忐忑不安地盯着蒙巴那斯十字街头的那座大钟。时钟的指针指着十一点二十分。“我真不理解吕吕，她的脾气真怪。我总也弄不明白她是否喜欢男人，或者男人让她生厌。可是跟皮埃尔在一起她是应该高兴的。这毕竟和去年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有所不同，就是那个拉比，或是我所谓的勒比。”想起这些，她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她忍住不笑出来。因为那个瘦弱的年轻人一直在盯着她看。刚才她回过头时曾发觉了他的目光。拉比的脸上长满了黑痣，吕吕喜欢用指甲在他的脸上把那些黑痣挤掉。“长这种东西很讨人嫌，但这不是他的过错。吕吕不知道何谓美男子。我很喜欢爱俏的男人。首先，男人们漂亮的衣物有多美啊！他们的衬衫、鞋子、美丽的闪色领带，都很漂亮。可能你会觉得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些都那么柔情并且强有力。这是一种充满柔情的力量，如同他们那英国烟草和科隆香水的味道以及他们刮了胡子后的皮肤味道。那不是……那不是女人的皮肤，简直像

科尔多瓦[1] 的皮革。他们强有力的臂膀把你紧紧搂住，你把脑袋靠在他们的胸膛上，便能闻到他们身上那种讲究仪表的男人所特有的强烈而温馨的气息。他们会对你低声说一些甜言蜜语。他们的穿着华丽，脚上穿着漂亮而粗犷的牛皮鞋。他们对你喃喃低语‘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而你便会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丽蕾特想起了去年离她而去的路易，于是伤心起来。“他是一个自恋的男人。他有一大堆规矩，有一枚刻上他姓氏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一个金烟嘴，以及一些小小的癖好，……不过这种人有时候苛求起来更甚于女人。最好的是那种四十岁的男人。尽管他们两鬓已灰白，头发向后梳，肩膀宽宽却很干瘦，但他们很会照料自己，很喜欢体育运动，又懂得生活，因为他们经历过沧桑，所以这样的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吕吕不过是个孩子，她有我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因为皮埃尔对她已经开始厌倦了，换了别人便会趁虚而入，我却总是劝他耐心点。当他对我稍有温情的表示，我便装作毫没留意，开始和他谈起吕吕，我总能找到一些话把吕吕抬举一番。但是她不配有这样的好运气，她意识不到这一点。我希望她像我一样过过那种路易离开之后的孤独生活。她会明白，当她工作了一天，晚上独自回到家里，看见房间里空空荡荡，巴望把头靠在一个肩膀上时，是个什么滋味。你会怀疑第二天早上是否还有勇气起床，再去上班，并且表现得迷人、快活，给人以勇气。实际上我宁愿死也不愿再过这种生活了。”

时钟敲响了十一点半。丽蕾特想起了幸福、青鸟，幸福之鸟和爱情的叛逆之鸟。她惊跳起来：“吕吕迟到三十分钟了。这倒是正常的。她永远不会离开丈夫，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实际上，正是出于体面的考虑她才和亨利继续在一起生活。她对他不

① 科尔多瓦，西班牙地名，曾以盛产皮革著称。

忠，但是只要人家称她‘太太’，她便觉得这算不了什么了。她大讲他的坏话，但是别人不能在第二天把她说过的话向她重复。否则她会气得满脸通红的。我为她竭尽了全力，我要说的话也都对她说了，随她去吧。”

一辆出租车在圆顶酒家前面停住，吕吕下了车。她带着一只大手提箱，表情颇为庄重。

“我和亨利吹了，”她远远地道。

她走过来，被手提箱的重量压弯了腰。她面带笑容。

“怎么回事，吕吕？”丽蕾特惊呆了，“你不会是想说……”

“是的，”吕吕说，“结束了。我把他蹬了。”

丽蕾特仍然不信。

“他知道吗？你告诉他了吗？”

吕吕射出了愤怒的目光。

“怎么啦！”她说。

“那好，我的小吕吕！”

丽蕾特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无论如何，她认为吕吕现在需要鼓励。

“真好，”她说，“你真勇敢。”

她很想补充一句：你看这事并不很难。但是她忍住了。这时吕吕的样子很招人喜欢。她的两颊红彤彤，双目炯炯有神。她坐下并把手提箱放在身边。她身穿一件灰色的羊毛大衣，系一根皮腰带，里面有一件浅黄色的卷领毛线衫，头上没有戴帽子。丽蕾特不喜欢吕吕不戴帽子外出散步，因为她一眼便看出了她那种自责和自娱奇异混杂的神情。吕吕总是给她这种印象。“她身上我所喜欢的，”丽蕾特断定，“便是她的青春活力。”

“快刀斩乱麻，”吕吕说，“我把心里话统统都对他讲了。他简直晕了。”

“我真不敢相信，”丽蕾特说，“我的小吕吕，这是怎么啦？你吃了豹子胆啦？昨天晚上我还拿脑袋担保你决不会离开他的。”

“那是因为我弟弟。跟我在一起，他要压我一头，这我没得说。但是我不能容忍他碰我的娘家人。”

“怎么回事？”

“侍应生在哪里？”吕吕坐在椅子上招手。“圆顶酒家的侍应生在你叫他们的时候，从来不会马上出现在你面前。我们这一桌是那个小个子棕发年轻人服务的吧？”

“是的，”丽蕾特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把他征服了。”

“是吗？那你得小心盥洗室的那个女人，他可是整天都和她摽在一起的。他在追她，但是我认为他只是想借此看看那些出入盥洗室的女士们。她们出来时，他总是盯着她们看，直看得人家脸红。对了，我得出去一下，我要下楼给皮埃尔打个电话，他要气坏了！如果你看见侍应生，替我要一杯加奶咖啡。我就去一会儿，回来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过来对丽蕾特说：

“我真高兴，我的小丽蕾特。”

“亲爱的吕吕，”丽蕾特拉着她的手说。

吕吕抽出手来，步履轻盈地穿过了露台。丽蕾特看着她走远了。“我永远想不到她能走到这一步。瞧她多快活，”她想，同时有点气愤，“她成功地甩掉了丈夫。要是她听了我的话，这事早就办完了。总而言之，这多亏了我。说实在的，我对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一会儿吕吕回来了。

“皮埃尔的决心更坚定了，”她说，“他想知道详细情况。我一会儿会告诉他的，因为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说我们也许可以明天晚上动身。”

“我真高兴，吕吕，”丽蕾特说，“快告诉我，你是昨天夜里决定的吗?”

“你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决定，”吕吕谦逊地说，“这事就自己定下来了。”

她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

孩子。他当然只会说这个了。我难过极了。我们在客厅里用早餐，这时亨利站了起来，扇了罗贝尔一记耳光。当时我真想杀死他！”

“于是你就走了？”

“走了？”吕吕惊奇地说，“去哪里？”

“我以为你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听着，我的小吕吕，你得有条有理地把事情给我讲清楚，否则我无法明白。告诉我，”她疑惑不解地补充道，“你确实离开了他，是真的，对吗？”

“当然啦，我已经给你解释一个小时了。”

“好。那么亨利打了罗贝尔一记耳光。后来呢？”

“后来，”吕吕说，“我把他关在阳台上。太逗了，他还穿着睡衣呢！于是他便敲窗门，但是他不敢砸碎玻璃，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吝啬鬼。要是我的话，哪怕弄得双手鲜血淋淋我也要把窗玻璃全部砸烂。后来泰克西耶他们闻声而来。于是他透过窗户对我笑笑，佯装这是我们两口子在闹着玩。”

侍者走过来，吕吕抓住他的胳膊。

“小伙子，你终于过来啦！能不能麻烦你给我来一杯加奶咖啡？”

丽蕾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向侍者会意地笑了笑。但是小伙子仍然面无笑容，并且卑恭地欠了欠身，但是眼里充满了责备的目光。丽蕾特有点抱怨吕吕。她这个人对下人从来都掌握不好分寸，要不太随便，要不太苛求，太生硬。

吕吕笑了起来。

“我笑是因为仿佛又看见了穿着睡衣被关在阳台上的亨利。他冻得发颤。你知道我是怎样把他关在阳台上的吗？他在客厅的尽头，罗贝尔在哭，他在一旁唠唠叨叨地教训他。我打开落地窗对他说：‘亨利，你来看，一辆出租车把那个卖花女人撞倒了。’

他走到我身边，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卖花女人。她告诉过他自己是瑞士人，他以为她很爱他。‘在哪里？在哪里？’他急忙问道。我呢，悄悄地往后退，回到房间后便把窗门关上了。我透过窗门对他大声喊道：‘你对我弟弟那么凶狠，这是给你的教训。’我让他在阳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他瞪大眼睛望着我们，气得脸色发青。我向他吐吐舌头，并且给罗贝尔糖果吃。后来我把自己的衣物拿到客厅里，当着罗贝尔的面更衣，因为我知道亨利最讨厌这个。罗贝尔像一个小大人吻我的胳膊和颈部，他很可爱。我们只当亨利不在我们面前。真糟糕，我忘了梳洗。”

“那家伙待在玻璃窗门后面。这太滑稽了！”丽蕾特说着便放声大笑起来。

吕吕停住笑。

“我担心他着凉，”她认真地说，“人在气头上往往会考虑不周。”

接着她快活地说：

“他向我们伸出拳头，嘴里不停地说着。但是他的话我连一半都听不懂。后来罗贝尔走了。这时，泰克西耶他们按响了门铃，我开门让他们进来。他看见他们时，变得满脸堆笑。他在阳台上弯腰向他们行礼，我便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我丈夫，我的大宝贝，他像不像水族馆里的一条大鱼？’泰克西耶他们透过窗门向他还礼。他们有点吃惊，但是仍然不动声色。”

“我在这里也能想象得到，”丽蕾特笑着说，“哈哈！你丈夫在阳台上，而泰克西耶夫妇在客厅里！”她又重复了几遍“你丈夫在阳台上，泰克西耶夫妇在客厅里……”她本想找一些滑稽和色彩鲜明的词语来向吕吕描述那个场面，她认为吕吕没有喜剧细胞。但是她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我打开窗门，”吕吕说，“亨利便回到客厅。他当着泰克西

耶夫妇的面拥抱了我，叫我小淘气。‘小淘气，’他说，‘她想跟我闹着玩。’于是我笑了，泰克西耶夫妇也彬彬有礼地笑了，大家都笑了。但是，在泰克西耶夫妇离开后，他在我耳朵上狠狠地揍了一拳。于是我抓起一把刷子扔到他的嘴角上，把他的嘴唇打裂了。”

“我可怜的吕吕！”丽蕾特亲切地说。

但是吕吕用动作拒绝了任何同情。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斗志高昂地晃动着她那棕色的鬈发，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

“就在那时候我和他摊了牌。我用毛巾替他洗干净嘴唇，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我不再爱他并且要离他而去。他哭了起来，而且说要自杀。但这也无济于事了。丽蕾特，你还记得吗？去年为了莱茵河地区那件事，他每天都要对我说那些同样的话：吕吕，战争即将爆发，我就要上战场，而且会战死在疆场，你要后悔的，你将会为你给我带来的一切痛苦而感到内疚。‘好啊，’我对他说，‘你是个性无能者，这正是表现你男子气概的大好时机。’总而言之，我设法使他平静下来，因为他说要把我锁在客厅里。我对他发誓一个月之内我不会走的。后来他上班去了。他两眼发红，嘴唇上搽着药膏，样子很不好看。我则整理了房间，把滨豆放在炉子上煮，并且收拾好手提箱。我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放在厨房桌子上。”

“你给他写了什么？”

“我对他说，”吕吕骄傲地说，“滨豆在锅里煮着。你自己用餐，别忘了关煤气。冰箱里有火腿。我已经受够这一切，我走了。永别了。”

她们两人都笑起来，路上的行人不禁回过头来看着她们。丽蕾特想她们的样子一定很迷人。她很遗憾自己没有坐在维尔咖啡厅或和平咖啡馆的露台上。两人笑够了便安静下来。这时丽蕾特

发现已经无话可说，她有点失望。

“我得走了，”吕吕站起来说，“我和皮埃尔约好中午十二点见面。我的手提箱怎么办呢？”

“留给我吧，”丽蕾特说，“一会儿我把它放在盥洗室的女看门人那里。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两点钟，我去你家找你。我有一大堆东西要和你一起去买。我自己的东西只拿了不到一半，我得跟皮埃尔要钱。”

吕吕走了，丽蕾特便招呼侍应生。她为她们两人感到心情沉重和忧郁。侍者跑过来。丽蕾特早已察觉，这个小伙子对于她总是招之即来的。

“一共五法郎。”他说。接着他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们二位非常快活，楼下的人都能听到你们的笑声。”

吕吕刺伤了他，丽蕾特立刻这样想道。她红着脸说：

“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有点激动。”

“她很可爱，”侍者动情地说，“谢谢你，小姐。”

他收起六法郎走了。丽蕾特感到有点意外。这时敲响了十二点钟，她想亨利快回家了，他将会看到吕吕留的字条。对她来说这是个美妙的时刻。

“我希望你们在明天晚上以前把这些东西送到旺达姆街的剧院旅馆，”吕吕气派十足地对女收银员说。接着她转身朝向丽蕾特：

“好了，丽蕾特，咱们走吧。”

“您的姓名？”女收银员问。

“吕西安娜·克里斯潘太太。”

吕吕把大衣挽在胳膊上，跑了起来。她三步并成两步地跑下了萨马里泰纳商厦的大楼梯。丽蕾特紧随其后，有好几次差一点

摔倒，因为她看不见自己的脚步。她两眼盯着在她前面跳跃的那个蓝色和鹅黄色的纤细身影。“确实，她的身材非常诱人……”每当丽蕾特看见吕吕的背影或侧影，她都会为她那诱人的线条感到吃惊。她也不清楚原因何在，这只是一种印象。“她很苗条、玲珑，但是她身上有一种邪气。我也不明白。她总是竭尽全力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大概是这个原因。她说为自己的臀部感到羞愧，总穿一些紧身的短裙把臀部裹住。她的那个部位很小，这我知道，远比我的小，但是它很突出。在她的细腰下面显得圆滚滚的。它把裙子撑得那么紧，简直像是硬塞进去的。此外，它还扭动。”

吕吕转过身来，两人相对而笑。丽蕾特又气恼又颓丧地想着她朋友那不谨慎的身躯：往上翘的小乳房，黄黄的光滑肌肤——摸上去简直像橡胶——长长的大腿，长长的下流身躯，长长的四肢。“一具黑种女人的身躯，”丽蕾特想，“她的样子像一个跳伦巴舞的黑女人。”在转门附近，有一面镜子把丽蕾特的身影映照出来。“我更像个运动员，”她搀着吕吕的胳膊想道，“我们两人都穿着衣服时她比我更有派；但是光着身子我肯定比她棒。”

两人都不再作声。过了一会儿，吕吕说：

“皮埃尔对我很好。丽蕾特，你也对我很好。我对你们两人都很感激。”

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勉强，但是丽蕾特没有在意。吕吕从来不会道谢，因为她太腼腆了。

“真烦人，”吕吕突然说，“我还得去买一个胸罩。”

“这儿？”丽蕾特问。这时她们正巧路过一家内衣店。

“不。正因为我看见了这里的胸罩，所以便想起了这事。我买胸罩都上费谢商场。”

“蒙巴那斯大道上的那家？”丽蕾特大声问道，“吕吕，你可

得特别小心,”她严肃地说,“最好别常去蒙巴那斯大道,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碰见亨利的,那样就糟了。”

“碰见亨利?”吕吕耸了耸肩说,“不会的,怎么会碰见他呢?”

丽蕾特气愤得涨红了两颊和双鬓,她说:

“我的小吕吕,你总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什么你就干脆否认它。你想去费谢商店,于是你偏说亨利不会走过蒙巴那斯大道。你明明知道每天下午六点钟他要经过蒙巴那斯大道,这是他的必经之路,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他要走到雷恩大街,然后在拉斯帕伊大道的拐角等公共汽车。”

“首先,现在刚五点钟,”吕吕说,“其次,他不一定去上班了。他看了我的字条后,肯定就躺在床上不动了。”

“可是吕吕,”丽蕾特忽然说,“你知道吗,离歌剧院不远的九四大街上还有一家费谢商店。”

“是,”吕吕嗫嚅地说,“那就去吧。”

“啊,我真喜欢你,我的小吕吕!咱们去吧!很近的,比蒙巴那斯十字路口近多了。”

“可是我不喜欢那儿卖的东西。”

丽蕾特暗暗觉得好笑,各家费谢商店卖的不都是同样的货物吗!可是吕吕却固执得让人难以理解。亨利不正是她在这个时候最不想见到的人吗?仿佛她故意想要撞在他的枪口上似的。

“那好,”她宽容地说,“咱们就去蒙巴那斯吧。再说,亨利个子很高,我们定能在他发现我们之前先看见他。”

“那又怎么呢?”吕吕说,“假如我们碰到他,那就碰到他吧,这很简单。他总不至于吃掉我们。”

吕吕坚持步行去蒙巴那斯,她说需要透透空气。她们沿着塞纳大街走,然后是奥德翁大街,后来是沃日拉尔大街。丽蕾特夸

奖皮埃尔，并且对吕吕说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多么热爱巴黎！”吕吕说，“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别说了，吕吕。你有幸能去尼斯，而你却遗憾离开巴黎。”

吕吕没有搭腔。她神色忧郁地开始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

她们走出费谢商店时，听到钟声敲响了六点正。丽蕾特抓住吕吕的肘部，想尽快把她拉走。但是吕吕在博曼花店前停住了。

“我的小丽蕾特，你快来看看这杜鹃花。如果我有一间漂亮的客厅，一定要摆满杜鹃花。”

“我不喜欢盆栽的花，，”丽蕾特说。

她非常恼怒，扭头望了望雷恩大街。不言而喻，过了一分钟她便见到了亨利高大而愚蠢的身影正向这边走来。他没有戴帽子，身穿一件栗色的粗花呢运动短外套。丽蕾特很讨厌栗色。

“他来了，吕吕，他来了，”她急急忙忙地说。

“哪里？”吕吕问，“他在哪里？”

她也不比丽蕾特更加镇静。

“在我们身后，对面的人行道上。咱们快走，别回头。”

吕吕仍然回过头去。

“我看见他了，”她说。

丽蕾特极力把她拉走，但是吕吕呆立在那里不动，盯着亨利看。最后她说：

“我觉得他看见我们了。”

她仿佛很害怕，一下子听从了丽蕾特，乖乖地被她拉走了。

“看在上帝份上，吕吕你现在千万别扭头看，”丽蕾特气喘吁吁地说，“到了下一条街，我们就往右拐，那是德朗布尔大街。”

她们二人匆匆赶路，不免与行人相撞。时而吕吕有点被拖着走，时而她在前面拉着丽蕾特走。但是她们还没有走到德朗布尔

大街的拐角，丽蕾特便看到吕吕身后不远处有一个棕色的巨大身影。她明白那是亨利，因而开始气得发抖。吕吕眼皮下垂，样子狡黠又固执。“她在为自己的不慎而后悔，但为时已晚，活该！”

她们加快了脚步。亨利一言不发地紧随其后。她们走过了德朗布尔大街，继续朝着气象台的方向走去。丽蕾特听见了亨利咯咯的皮鞋声，在脚步声里还伴随着一种轻微而有规律的嘶哑喘息声。那是亨利的喘息声（亨利的喘息声一向很重，但从未如此强烈。大概为了追上她们而跑了过来，也许是因为激动）。

“必须装得仿佛他不在那里一样，”丽蕾特想，“不能表现出已经发现了他的样子。”但是她仍然忍不住从眼角瞥了他一眼。他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眼皮下垂，看起来仿佛闭上了眼睛。“他简直像个梦游者，”丽蕾特厌恶地想道。亨利的嘴唇在颤动，下嘴唇上有一小块已经半脱落的玫瑰色油膏，它也开始颤抖起来。而那喘息声还是那么均匀和嘶哑，渐渐变成了带鼻音的乐声。丽蕾特感到很不自在。她并不怕亨利，但是他的疾病和情欲总是有点让人害怕。不一会儿，亨利慢慢地伸出手来，看也不看便抓住了吕吕的手臂。吕吕歪了歪嘴，仿佛就要哭出来。她全身哆嗦，挣脱了出来。

——呸！亨利喊了一声。

丽蕾特极想停下来，因为她胸痛并且耳鸣。但是吕吕几乎在奔跑。她那样子也像个梦游者。她觉得，假如她放开吕吕自己停下来，那么他们两人将会无声地，肩并肩地继续向前跑。他们都双眼紧闭，脸色惨白得像死尸。

亨利开始说话。他的嗓音出奇地嘶哑。他说：

“跟我回家去。”

吕吕没作声。亨利用同样嘶哑的声音淡淡地说：

“你是我老婆，跟我回去。”

“明摆着她不愿意回去，”丽蕾特咬紧牙关地说，“别烦她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接着说：

“我是你丈夫，我要你跟我回家。”

“我请你让她安静，”丽蕾特提高嗓音说，“你这样烦她是得不到什么的。你走吧。”

他诧异地转向丽蕾特。

“这是我的老婆，”他说，“她是属于我的，我要她跟我回去。”

他抓起吕吕的胳膊。这一回吕吕没有挣脱。

“请你走开，”丽蕾特说。

“我不会走的，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要她回家。”

他用力地说着，忽然间他做了一个鬼脸，露出了牙齿。他拼命地喊道：

“你是属于我的！”

一些人转过身来朝他们笑。亨利摇着吕吕的胳臂，并且咧开嘴像野兽般怒吼。幸好这时有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来。丽蕾特向它招手，车便停了下来。亨利也停住脚步。吕吕还想继续往前走。但是他们每人紧紧抓住她的一条胳膊，使她不得动弹。

“你得明白，”丽蕾特把吕吕拖向马路，并对亨利说，“你用这种暴力永远不能把她拉回家。”

“放开她，放开我的老婆，”亨利说着便往相反的方向拉。

吕吕软得像一团棉花。

“你们上不上车？”司机不耐烦地喊道。

丽蕾特放开吕吕的胳膊，朝着亨利的双手雨点般地猛捶。但是他仿佛没有感觉。过了一阵，他松开手惊愕地望着丽蕾特。丽蕾特也望着他。这时她很难集中思想，只觉得心里一阵强烈的反

感。他们这样互相对视了好一阵。两人都气喘吁吁。随后，丽蕾特恢复了镇静，她抓住吕吕的身子，把她一直拖到出租车旁。

“去哪儿?”司机问。

亨利跟了过来，他也想上车。但是丽蕾特竭尽全力把他推开，并匆匆地关上了车门。

“喂，走吧，走吧!”她对司机说，“一会儿告诉你地址。”

出租车开动了，丽蕾特坐在车里，很是灰心丧气。“这一切多么无聊，”她想。她恨吕吕。

“我的小吕吕，你想去哪里?”她亲切地问道。

吕吕没有回答。丽蕾特用胳膊搂住她，并且晓之以理地说：

“你得告诉我，我把你送到皮埃尔那里好吗?”

吕吕动了一下，丽蕾特以为她同意了。于是她往前凑去对司机说：

“去麦西纳大街十一号。”

丽蕾特转过身来时，吕吕神情怪异地望着她。

“怎么回……”丽蕾特问道。

“我恨你，”吕吕大声吼道，“我恨皮埃尔，恨亨利。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你们大家都在折磨我。”

她突然止住，面部的线条都扭曲了。

“你哭吧，”丽蕾特镇定而庄重地说，“哭吧，这样会舒服一点。”

吕吕弯下身去，开始抽泣。丽蕾特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不时地抚摩她的头发。但是，她内心里一片冰凉，甚至有点鄙视吕吕。汽车停下时，吕吕也安静下来了。她擦擦眼睛，并且补了妆。

“原谅我，”她温顺地说，“刚才我太激动了。我看到他这种样子很受不了，我很难过。”

“他的样子像只猩猩，”丽蕾特平静地说。

吕吕笑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丽蕾特问。

“呃，明天以前不行。你知道吗，皮埃尔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不能留宿我。我住在剧院旅馆。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在九点左右来找我，因为过后我要去看妈妈。”

她的脸色灰白，丽蕾特忧伤地想，吕吕的脸色如此易变，真是太可怕了。

“今天晚上别太难过了，”她说。

“我累极了，”吕吕说，“我希望皮埃尔能让我早点走，但是这种事他从来都不懂的。”

丽蕾特留住出租车，让司机送她回了家。刚才有一阵她想去电影院，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心情了。她把帽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朝窗户走去。但是床吸引了她。它是那么洁白、柔软，被窝里潮乎乎的。她扑到床上，让枕头抚弄自己滚烫的脸颊。“我很坚强，是我为吕吕做了一切，而现在我却孤独一人，没有人来为我做点什么。”她越想越伤心，只觉一股怨气涌上心头，真想哭一场。“他们要去尼斯，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是我促成了他们的幸福，然而他们不会再想起我。我却留在这里，每天要工作八小时，在比尔玛商店出售假珍珠。”当第一行泪珠滚到她的脸颊上时，她便慢慢地倒在了床上。“在尼斯，”她伤心地边哭边说，“在尼斯……在阳光照耀下……在那蓝色海岸……”

三

“呸!”

深夜。仿佛有人在房间里走动：一个穿拖鞋的男人。他小心

翼翼地跨出一步，随后另一步。尽管如此，他仍在地板上发出了轻微的声音。他停住脚步，房间里一片寂静。接着，他突然走到房间另一头，又开始了他那无目的的走动，如同一名躁狂症患者。吕吕觉得冷，因为被子太薄了。她使劲骂了一声“呸!”这声音让她感到害怕。

呸！我肯定他现在正在看天空和星星。他点了一支烟，他在外面，他说过喜欢巴黎天空的淡紫色调。他迈着小碎步回到屋里。小碎步。他对我说过，当他迈着小碎步走了一程后，便会觉得很有诗意，并且像一头刚被挤过奶的母牛一样轻松，因为他不再想那事了。而我却被弄脏了。他现在很洁净，这我不奇怪，因为他把污秽留在了这里，留在黑暗中。擦手毛巾上沾满了污秽，床中间的那一片床单是湿的。我不能伸腿，因为我会感到皮肤湿乎乎的。多么脏啊！而他却全身洁净干爽。我听见他出去的时候轻轻吹着口哨。他现在就在下面，身穿华丽的套服和春秋大衣，全身干爽清新。必须承认，他很会穿衣服。女人能跟他一起出去是值得骄傲的。他在我的窗户下面，而我却光着身子躺在黑暗中。我全身发冷，并且用双手在摩擦肚皮，因为我觉得身上全是湿的。“我上去一分钟，”他说，“就为了看看你的房间。”他待了两小时，那张床吱嘎作响——那张肮脏的小铁床。我纳闷他是如何找到这家旅馆的。他告诉我以前曾在这里住过半个月，我在这里会很舒服。这是一些很奇怪的房间，我见过两间。我从未见过这么小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家具。有墩状软垫、长沙发、小桌子。这一切都散发着爱的气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这里住过半个月，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他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对我是很不敬的。我们上楼时，旅馆的侍者乐了，那是个阿尔及利亚人。我讨厌那种人，而且害怕他们。他盯着我的两腿看，后来便回到他的办公室。他大概会想“行了，他们一定正在干那种

事"。他想象着那种肮脏的事，仿佛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对女人干的事非常可怕。假如哪个女人落入他们手中，她将会变得终生残废。在皮埃尔折腾我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他也在想着我正在干的事，并且他想象的比实际情况更糟糕。房间里有人！

吕吕屏住呼吸，可是走步声也立即停止了。我的两条大腿之间不舒服，既痒又灼痛，我真想哭一场。以后每天夜里都得如此，除了明天，因为明天我们将在火车里过夜。吕吕咬咬自己的嘴唇，全身都在战栗，因为她记得刚才曾经呻吟过。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呻吟，我只是呼吸得重了一点。因为他的身子很重，他压在我身上时，我简直无法呼吸。他对我说："你在呻吟，你有快感。"我讨厌在干这种事的时候说话。我希望这种时候要忘情，可是他却不断地说一些蠢话。首先，我没有呻吟，我不可能有快感，除非是我自己造成快感，这是事实。医生曾对我这样说的。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他们也从不愿意相信这个，他们都这样说："那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弄好，我会教你得到快感的。"我任凭他们说去，我很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那是医学上的问题。但是这使他们感到恼火。

有人正在上楼。这是一名归来者。我的老天，最好不是他回来了。如果他想的话，他是完全做得出来的。不是他，因为脚步很沉重。或者——吕吕的心在剧烈跳动——会不会是那个阿尔及利亚人，他知道我单身一人在屋里；他会前来接连地敲门。我不能，不能忍受这个。不对，楼下那一层的。有人回来了，他把钥匙插进锁孔，得花一点时间。他醉了。我在想住在这家旅馆里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真够脏的！今天下午，我在楼梯上遇到一个红发女郎，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是一个吸毒者。我没有呻吟！当然，他要尽种种花招最终还是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他精于此道。

我讨厌那种精于此道的人，我宁愿和生手睡觉。他们的手会直接伸到该去的地方，轻轻地触及，稍为按一下，并不太用力……他们把你当作一件乐器，并且为自己能玩好这件乐器而感到骄傲。我讨厌别人把我搅得神魂颠倒，我会嗓子发干，心里害怕，嘴里有一股味道。我感到屈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驾驭了我。假如皮埃尔扮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对我说："我的手法很高明"，我会扇他的耳光。我的老天，真想不到生活就是这样的。正是为了这个，人们穿衣，人们洗澡，人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所有的小说都写这种事，人们整天想着它。结果呢，就跟着一个家伙来到一个房间，他会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直到把你的肚子弄湿了为止。我想睡觉。哦，要是我能睡着一会儿就好了。明天夜里要在火车上度过，我会累垮的。我还是希望能够比较精神饱满地在尼斯街头闲逛。据说那里美极了，有一些意大利风格的小街和晾在外头的五颜六色的衣物。我将支起我的画架画画。一些小女孩会前来看我画画。真该死！（她往前挪了挪，臀部碰到了那一片潮湿的床单。）他带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没有人，没有任何人爱我。他[①] 走在我的身边，我几乎支持不住，等待着听到一句充满柔情的话语，他原本可以说一句"我爱你"。当然我不会再回到他那里，但是我会对他说几句客气的话，那样大家也能友好地分手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抓住我的胳膊，我也把胳膊伸给了他。丽蕾特十分恼怒。要说他的样子像一只猩猩这话可不对，但我知道她是这样想的。她是从侧面用龌龊的眼光看他的。她这么坏真令人吃惊。嗨！无论如何，他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反抗。但是他要的不是我，而是他的老婆。因为他娶了我，他是我丈夫。他总是贬低我，他说他比我聪明。现在发生

① 这个"他"应指亨利。

的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只要不再居高临下地对待我，我也能继续和他在一起了。我肯定现在他对我的离去并不惋惜。他不会哭，他只是发发牢骚，仅此而已。而且他很高兴，因为他能一人独占大床，舒坦地伸展他的长腿。我真想死，我非常害怕他把我当成坏女人。我无法对他做任何解释，因为丽蕾特就在我们两人中间。她不停地说着，说着，简直有点歇斯底里。她现在一定很满意，她在为自己的勇敢而自我陶醉。这对亨利有点残忍，他温柔得像只绵羊。我要去。他们总归不能强迫我像一条狗那样离开他。她跳下床来，拧亮了灯。我只穿长袜和连衫衬裙就够了（她非常着急，甚至连头发也没有梳理）……一会儿看见我的人不会知道我宽大的灰大衣底下没有穿衣服。他将会跪倒在我的脚下。阿尔及利亚人，——她心跳不已地停了下来——我得叫醒他，让他给我开门。她踮着脚下楼——但是楼梯一级一级地发出声响。她敲了敲办公室的窗玻璃。

“什么事？”阿尔及利亚人问。他的两眼红彤彤，头发蓬乱，样子并不可怕。

“给我开门，”吕吕生硬地说。

一刻钟后她便按响了亨利的门铃。

“谁啊？”亨利在屋里问道。

“是我。”

他没有作声，他不愿意让我回到家里。但是我要把门一直敲到他打开为止。由于害怕邻居反应，他会让步的。一分钟后，房门微微张开，亨利出现了。他的面色灰白，鼻子上长了一个疱。他穿着睡衣。“他没有睡着，”吕吕心疼地想。

“我不想就这样离去，我想再见到你。”

亨利始终缄默不语。吕吕把他轻轻一推便进了房间。他局促

不安，在过道上他总是这副神情。他瞪大眼睛望着我，摇晃着手臂，不知如何摆弄他的身体。“别说话，得了，别说话，我看得出你现在很激动，说不出话来。”他努力咽下唾液，吕吕把门关上了。

“我希望我们能友好地分手，”她说。

他张嘴仿佛想要说话，旋即便转过身去跑开了。他在干什么？她不敢追上前去。难道他在哭吗？忽然间她听见他在咳嗽。原来他在卫生间里。他回来时，她便搂住了他的颈部，把嘴贴到了他的嘴上。他觉得要呕吐。吕吕大声地抽泣起来。

“我冷，”亨利说。

“咱们睡吧，”她哭着建议道，“我可以一直待到明天早上。”

他们躺在了一起。吕吕大声抽泣，哭得全身颤动，因为她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己这张漂亮而干净的床以及窗玻璃上微弱的红光。她想亨利会把她紧紧搂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直挺挺地躺着，仿佛床上有一根木桩似的。他和同瑞士人谈话时一样笔直、僵硬。她用双手抱着他的脑袋，盯着他看。

“你呀，你很纯洁，非常纯洁，”她说。

他哭了。

“我真不幸，”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不幸过。”

“我也一样，”吕吕说。

他们哭了很久。过了一阵，她先止住，并且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要是我们能像两个纯洁和悲伤的孤儿呆在一起该有多好啊！但是这不可能，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生活是一朵巨大的浪花，它将在吕吕身上撞得粉碎，并且把她从亨利的怀里夺走。你的手，你的大手。他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的手很大。他说古老家族的后代往往都有发达的四肢。他再也不会用他的手箍住我的身子了——他把我弄得有点痒痒，但是我很骄傲，因为他的双手几

乎能合抱在一起。说他性无能是不对的，他很纯洁，非常纯洁——可是有点懒惰。她噙着泪花笑了，并且在他的下巴上亲了亲。

“我怎么对我的父母讲呢?”亨利问，“他们会气死的。”

克里斯潘太太不会气死，相反她会得意洋洋。他们一家五口会在餐桌上用责备的口吻谈论我，如同那些知道得很多，却又碍于那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因而半遮半掩不想把什么都说出来的那些人，因为她太年轻，有些事不能当着她的面说。她会暗自好笑，因为她会知道一切。她总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讨厌我。卑鄙透了！种种迹象对我都是不利的。

“别马上告诉他们，”她恳求道，“你就说我身体不适去了尼斯。”

“他们不会相信的。”

她在亨利的脸上洒下了雨点般的亲吻。

“亨利，你对待我并不很好。”

“是的，我对你是不够好。可是你也一样，”他思索着说，“你对我也不够好。”

“我对你也不够好。呜，呜!”吕吕说，“我们都很不幸!”

她哭得那么厉害，以致觉得自己快要断气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她也得走了。人们永远不能，永远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人们只能随波逐流。

“你本不应该就这样走了，”亨利说。

吕吕叹了口气。

“我本来是很爱你的，亨利。”

“现在呢，你不爱我了?”

“现在不一样了。”

“你跟谁走?”

“和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一起。”

“你怎么会认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亨利生气地说，“你是在哪里见到他们的?”

“别说这些了，我的宝贝，我的小格利佛，这时候你总不能再端起丈夫的架子来教训我吧?”

“你肯定是跟一个男人走的!”亨利哭着说。

“听着，亨利，我向你发誓不是这样的。我敢绝对保证，因为现在的男人太让我厌烦了。我跟一对夫妇一起走，是丽蕾特的朋友，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我想独身生活，他们将会替我找到工作的。噢!亨利，要知道我现在多么需要单身生活啊!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厌烦。”

“什么?”亨利问，“什么事让你厌烦?”

“一切!”她抱住他，“我的宝贝，惟有你不让我感到厌烦。”

她把手伸到亨利的睡衣下面，久久地抚摩他的全身。被她那冰凉的手一摸，亨利浑身发颤，但是他任其抚摩。他只是说：

“我会得病的。”

确实，他身上有什么地方受伤了。

七点钟，吕吕起了床。两眼红肿，倦怠地说：

“我得回到那里去。”

“哪里?”

“我住在旺达姆街的剧院旅馆。那是一家很脏的旅馆。”

“留下来跟我在一起吧。”

“不，亨利，我求你不要再坚持了，我对你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波涛将你席卷而去，这就是生活。人们无法判断，也无法理解，只能随波逐流。明天，我就到了尼斯。”她去卫生间用温

水洗了洗眼睛。随后她颤抖着穿上了大衣。“这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希望今天夜里能在火车里睡得着，否则明天到了尼斯我会支撑不住的。但愿他买了头等车厢的车票。这将是我第一次坐头等车厢旅行。事情总是这样的：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很想乘头等车厢作长途旅行，可是一旦这个日子来到了，事情又闹到这个地步，弄得我几乎提不起兴致了。”现在她急于要走，因为最后这段时间她觉得实在难以忍受。

“你打算怎样和那威尔士人了结？”她问。

威尔士人向亨利订了一幅广告画，亨利已经画完，可是那威尔士人却不想要了。

“我不知道，”亨利说。

他在被子里缩成了一团，只看得见他的头发和一小片耳朵。他有气无力慢慢地说：

“我想睡上一个星期。”

“再见了，宝贝，”吕吕说。

“再见。”

她俯身向着他，掀起一角被子在他额头上亲了亲。她在楼道里呆了很久，下不了决心关上屋门。过了一阵，她转过身去猛地拉住门把。她听到了砰的一声，以为自己要晕倒了。她体验到一种感觉，如同人们往父亲的灵柩上扔下第一铲土的时候一样。

“刚才亨利表现得不太好。他完全可以起来把我送到门口的。我觉得，若是由他来关门我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四

“她竟这么干！”丽蕾特两眼望着远方说。“她竟这么干！”

那是晚上。六点左右皮埃尔给丽蕾特打了电话。于是她来到

圆顶酒家和他见面。

“你不是今天早上九点钟和她有约吗?”皮埃尔问。

“我见过她了。”

“她没有异常表现吗?”

“没有,”丽蕾特说,“我没有发现异常。她有点累,她告诉我你走了之后她没有睡好。因为她一想到能去尼斯便非常兴奋,并且还有点害怕那个阿尔及利亚侍者,……哦,她还问我是否相信你买了头等车厢的车票。她说能坐头等车厢旅行是她的毕生梦想。不,”丽蕾特肯定地说,我保证她脑袋里绝对没有这种想法。至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和她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对于这种事情,我的眼力是不错的。要说有什么事情瞒过了我的眼光那才怪呢。你会说她这个人城府很深,可是我认识她已经四年,我在各种场合都见过她,我对我的吕吕真可谓了如指掌。”

“那么是泰克西耶夫妇促使她下的决心喽。那就怪了。”

他沉思片刻接着说:

“我纳闷是谁把吕吕的地址告诉他们的。是我选的这家旅馆,她以前从未听说过。”

他漫不经心地在手里摆弄着吕吕的信。丽蕾特很恼火,因为她很想看这封信,但他又不让她看。

“你什么时候收到的?”她终于发问。

“信吗?……”

他随即把信递给了她。

“给你,你看吧。大概有人在一点钟左右放在门房那里的。”

那是一页薄薄的紫色信笺,是烟草店里出售的那种信纸。

亲爱的宝贝:

泰克西耶夫妇来找我(我不知道是谁把地址给了他们)。我将会使你很难过。我不走了,我的心肝宝贝,亲爱的皮埃尔。我要留下来

和亨利呆在一起，因为他太不幸了。今天早上他们去看过亨利，他不愿意开门。泰克西耶夫人说他已经不成人形了。他们两口子非常善解人意。他们理解我的原因。她说一切过错都是他的，并且说他是一头熊，但是他的本质不坏。她还说，是得让他尝尝这个苦头他才能明白爱你有多深。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的。他们没有说。可能是今天早上我和丽蕾特一起走出旅馆时，他们偶然看见我的。泰克西耶夫人对我说，她很清楚她在要求我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是她很了解我，相信我一定会答应的。我非常遗憾放弃了我们美好的尼斯之旅，我的心肝。但是我想你将是我们这几个不幸人中的最幸运者，因为你毕竟一直拥有我。我整个身心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仍然可以像过去一样经常见面。但是，假如亨利失去了我，他会自尽的。我对他是不可缺少的。我向你保证，感到自己身负如此的重任并不轻松。我希望你不要愁眉苦脸，我很害怕你那种样子。你也不愿我感到内疚，是吗！过一会儿，我要回到亨利那里。我想到要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心里不免有点慌乱。但是我会有勇气向他提出我的条件的。首先，我要更多的自由，因为我爱你。我要他别管罗贝尔，要他今后永远不再说妈妈的坏话。亲爱的，我很伤心，我真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我想你。我要紧紧地靠在你的怀里，感受你对我全身的抚摩。明天五点钟我会去圆顶酒家。

吕吕

“我可怜的皮埃尔！”

丽蕾特抓住他的手。

“我要告诉你，”皮埃尔说，“我尤其为她感到惋惜！她很需要空气和阳光。但是既然她已经这样决定了，……我母亲对我大发雷霆，”他接着说，“别墅是她的，她不愿意我带一个女人去那里。”

“啊！”丽蕾特断断续续地说，“啊！那太好了。那么这一来

便皆大欢喜了!”

她松开皮埃尔的手。不知为什么，她内心涌起一种苦涩的懊恼之情。

一个企业主的童年

“我穿着小小的天使服样子十分可爱。”波蒂埃太太对妈妈说：“您的儿子真招人喜欢，他穿着那身小小的天使服，样子好可爱。”布法迪埃先生把吕西安拉到他的两腿之间，摸着他的手臂说：“真像个小女孩，”他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克琳娜，吕西安娜还是玛尔戈？”吕西安涨红了脸说：“我叫吕西安。”他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不是一个女孩，因为许多人一边亲他一边叫他小姐。人人都觉得他那薄纱翅膀，蓝色的长裙，赤裸的小胳膊以及金黄的鬈发非常招人喜爱。他害怕别人突然决定他不再是个小男孩了。他抗议也是徒劳的，谁都不会听他的。除了睡觉的时候，人家再也不许他脱下裙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便发现裙子就在床头。白天他要小解时，必须像内奈特那样撩起裙子蹲下来。人人都会对他说：我漂亮的小姑娘。可能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一个小女孩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如此温柔，觉得这有一点令人沮丧。他的嗓音如同清脆的笛声从嘴里飘逸而出，他还用圆弧形的动作向大家献花。他很想亲吻自己的肘弯。他想这不是真的。他很愿意这不是真的。但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玩得更加尽兴。那一天家里给他穿上了皮埃罗[①] 的服装，他和里黎在一起又跑又跳又喊。他们藏在桌子下面，他妈妈用长柄眼镜轻轻地敲了他一下说：“我为我的小儿子感到骄傲。”她身材魁

① 皮埃罗，法国哑剧中的典型人物。他全身穿白衣，面部涂白粉。

梧，长得很美，是在场的女士中最胖、最高的一位。他经过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时，正在喝香槟酒的爸爸把他从地上抱起，唤道："小家伙!"他真想哭出来，喊一声"嗳!"他要了一杯桔汁，因为是冰镇的，以前家里人不让他喝冰镇饮料。可是这一回，人家给他在一个小小的杯子里倒了一点点。桔汁有点粘糊糊的味道，并不很凉。吕西安想起他生重病时喝过的搀了蓖麻油的桔汁，于是放声大哭起来。他在汽车里坐在爸爸和妈妈中间时，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妈妈把吕西安紧紧搂在怀里。妈妈怀里很温暖，而且香喷喷的。她全身都是柔软的丝绸服装。汽车里不时地变成粉笔般一片白。吕西安眨了眨眼睛，妈妈衣襟上的紫罗兰从阴影里突现出来，吕西安一下子闻到了它的香味。他还在轻轻地抽泣，但他觉得自己又湿又痒，像桔汁那样有点粘粘的。他真想在自己小小的浴缸里扑水玩，让妈妈用海绵替他擦洗。家里允许他睡在爸爸和妈妈的卧室里，跟他小时候一样。他笑着，把他的小床的弹簧弄得吱嘎作响。爸爸说："这孩子兴奋过度了。"他喝了一点桔花水，看见爸爸只穿着衬衣。

第二天，吕西安肯定自己忘了点什么事。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的梦：爸爸和妈妈穿着天使服。吕西安光着身子坐在便盆上敲着小鼓，爸爸和妈妈在他周围飞来飞去。那是一场噩梦。但是在梦前还发生过别的事情。吕西安大概醒了。他试图回忆时，他见到了一条被一盏小蓝灯照亮的又黑又长的地道，那盏灯和父母卧室里晚上点亮的值夜灯几乎一模一样。在这昏暗和蓝色的黑夜尽头，有个什么东西掠过——白色的东西。他坐在地上妈妈的脚边，拿起他的小鼓。妈妈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宝贝?"他低下头，一边敲鼓一边喊："嘣，嘣，塔啦啦嘣。"但她转过头去时，他便开始仔细打量她，仿佛第一次看见她。那件蓝色带玫瑰花的连衣裙他是认得的，那张脸他也是认得的。但是又不一样

了。突然，他觉得想起来了。假如他再继续想一小会儿，就会想出个结果了。那地道里只有灰白色的光亮，可以看见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吕西安害怕了，他喊了起来。于是地道消失了。“怎么啦，小宝贝?”妈妈问。她跪在他身边，神情很不安。“我闹着玩呢，”吕西安说。妈妈身上发出香味，但是他害怕妈妈碰自己。他觉得妈妈的样子很怪，爸爸的样子也很怪。他决定从此再不去他们的卧室睡觉了。

以后几天里，妈妈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吕西安依然像往常一样穿着裙子，但又像个真正的小男人和她闲聊。他要妈妈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妈妈抱他坐在膝盖上。她翘起一个指头，面带笑容，一本正经地给他讲狼和小红帽的外婆。吕西安看着她，不断地问“后来呢?”有时候，他摸摸妈妈脖子上的发卷。可是，他没听她讲，他在思索她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妈妈。她讲完故事后，他说：“妈妈，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于是，妈妈就讲了，但是她可能在撒谎。也许她从前是个小男孩，家里给她穿了裙子——就像那天晚上给吕西安穿上裙子，为了装成女孩子她便继续穿了下去。他轻轻碰了碰她那美丽的胖胳膊，它们在丝绸衣服底下像黄油一样柔软。假如脱下妈妈的长裙，让她穿上爸爸的长裤，将会怎样呢?也许她立即会长出一小撮黑黑的胡须。他竭尽全力抱住妈妈的胳膊。他觉得妈妈就要在他的面前变成一头令人厌恶的野兽——或是变成一个游乐场上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张开大嘴笑了，吕西安看见了她玫瑰色的舌头和喉咙深处。那里很脏，他真想往里面吐口痰。“哈哈哈!”妈妈说，“你搂得我好紧，好儿子!再使点劲儿。你爱我有多深就搂多紧。”吕西安捧起那只戴满了银指环的漂亮的手，在上面印满了亲吻。第二天，吕西安坐在便盆上，她坐到他身边，拿起他的双手对他说：“使劲屏气，吕西安，使劲，我的小心肝，我求你了，”他突

然停止屏气，有点气喘吁吁地问她："无论如何，你是我的亲妈妈吧?"她对他说："小傻瓜"，并且问他是不是快要解出来了。从那天起，吕西安肯定她在装腔作势，从此他再也不说长大以后要娶她了。但是她还不太清楚她搞的什么名堂。可能是在他梦见地道的那一天夜里，有几个贼前来把爸爸和妈妈从床上拉起来，让他们去干他们的勾当。或者，那就是爸爸和妈妈。他们白天扮演一种角色，夜里又扮演一种绝然不同的角色。因此，圣诞节夜里他惊醒后看见爸爸和妈妈正把玩具放进壁炉，他也不感到惊奇了。第二天，他们大谈圣诞老人，吕西安便假装相信他们。他以为这就是他们扮演的角色，玩具大概是他们偷来的。二月份他得了猩红热，玩得很痛快。

病愈后，他便总是装成孤儿。他坐在草坪中央大栗树下，双手捧满了土。他想："我将成为一名孤儿，我的名字叫路易。我已经六天没有吃东西了。"女佣日耳曼娜来叫他吃午饭。在餐桌上他继续装孤儿。爸爸和妈妈什么也没有察觉。他被几个贼人收容，他们要把他训练成一个扒窃手。他吃完饭就要逃走，要去举报他们。他吃得很少，喝得也不多。他曾在《守护天使客店》这本书里读到过，饿极了的人吃的第一顿饭应该比较清淡。这很有意思，因为人人都在演戏。爸爸和妈妈装扮成爸爸和妈妈，妈妈装作很烦恼，因为她的小宝贝吃得太少了。爸爸装作在看报，还不时用手指在吕西安的面前晃动，说着："巴达嘣，巴达嘣!"吕西安自己也在演戏，但是到后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到底在演什么了。演孤儿?或是演吕西安?他望着盛水的长颈瓶，瓶底有一小片红光在跳跃。可以打赌，爸爸那只手指头上长着小黑毛，并且能发光的大手就在瓶子里。忽然间，吕西安觉得那长颈瓶也是装作是一只长颈瓶。结果，他几乎没有吃菜，因此下午饿极了，只得去偷了十几枚李子吃，差一点闹得不消化。他觉得自己很讨厌

继续装扮吕西安了。

然而，他又不得不装扮下去，他觉得自己一直是在演戏。他很想和丑陋而庄重的布法迪埃先生一样。每次布法迪埃先生前来和他们共进晚餐，他总是俯身吻着妈妈的手说："亲爱的夫人，我向您深深致意。"吕西安站在客厅中央，不胜钦佩地看着他。但是吕西安自己的事却没一件是庄重的。他摔了交隆起一个疱时，有时会停止哭泣问自己："我真的很疼吗?"于是，他感到更加伤心，哭得更欢了。有时他吻着妈妈的手对她说："亲爱的夫人，我向您深深致意，"妈妈便边弄乱他的头发边说："小东西，这样不好，你不应该嘲笑大人。"于是他感到完全泄气了。他只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五才觉得自己有点重要。那两个日子，很多太太前来看望妈妈，总有两三位女士正在服丧。吕西安喜欢身着丧服的女士，尤其是那些长着大脚的太太。总的说来，他喜欢和大人们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体面。他从不愿想到大人们上了床就忘乎所以，再顾不上小男孩干的那些事。她们身上穿着那么多衣服，颜色又那么深，人们简直想象不出衣服下面都有些什么。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吃这吃那，又说又笑，笑得一本正经，像望弥撒时一样。他们把吕西安当个人物。库凡太太常把吕西安抱在她的膝盖上，一边摸着他的腿肚一边宣称："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宝宝。"接着，她便问他有哪些爱好，她亲吻他，还问他将来想做什么。有时他说想成为一位像贞德那样伟大的将军，从德国人那里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有时又说想当一名教士。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贝斯太太是一位又高又大还长着一片小胡子的女士。她常把吕西安弄得朝后仰，一边胳肢他一边管他叫"我的宝贝娃娃"。吕西安十分开心，他乐得前仰后合，在她的胳肢下来回扭动身体。他想自己是一个小玩具娃娃，大人们的一个可爱的小玩具娃娃。他真想

让贝斯太太脱去他的衣服，把他当成一只橡皮娃娃放到一个小小的摇篮里睡觉。有时候，贝斯太太会问："我的娃娃会说话吗?"接着她便突然摁一下他的肚皮。于是，吕西安便装作像个机械娃娃，捏紧喉咙喊一声："哇!"两人便都大笑起来。

每周六都来家里吃午饭的本堂神甫大人问他是否很爱妈妈。吕西安很爱他漂亮的妈妈和健壮而和蔼的爸爸。他小大人般地望着本堂神甫，答道："是的"，全体宾客哄堂大笑起来。神甫的脑袋像一颗又红又粗糙不平的覆盆子，每一个小孔里长出一根毛发。他对吕西安说这很好，应该热爱自己的妈妈。随后他又问吕西安，在他妈妈和仁慈的上帝之间他更爱谁。吕西安无法立即猜出正确的答案。于是他晃动鬈发，两脚在地上乱踢，一边喊着"嘣，塔啦啦嘣"。大人们便继续交谈，仿佛吕西安不存在似的。他跑到花园，从后门溜到了外面。他带着那根小小的白藤手杖。当然吕西安不应该走出花园，这是禁止的。平常吕西安是一个很乖的小男孩，可是这一天他却很想反抗一下。他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庞大的荨麻丛。显然那是一片禁地。墙是黑乎乎的，荨麻是可恶的有害植物，有一条狗正好在荨麻下面方便过。可以同时闻到植物、狗屎和热酒的味道。吕西安一边用他的手杖抽打着荨麻，一边喊着："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他看见被折断的荨麻十分可怜地挂在那里，流淌着白色的汁液。它们那毛茸茸的白色茎杆折断时都疏解开了。他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轻轻地喊着："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一只很大的绿蝇在嗡嗡叫。这是一种很会拉屎的苍蝇，吕西安很害怕。这时，一股难闻的强烈的腐臭味静静地充塞了他的鼻腔。他不停地说着："我爱妈妈"。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突然感到一阵恐怖，于是一溜烟跑回了客厅。从这天起，吕西安明白了他不爱他妈妈。他并不觉得心里有愧，但是他表现得益发乖巧，因为他想人的一生就必须装作很爱自己

的父母，否则他就是个坏孩子。弗勒里耶夫人觉得吕西安越来越温顺。恰巧那年夏天战争爆发，爸爸上前线打仗去了。由于吕西安格外善解人意，妈妈才在忧伤之中感到了几分欣慰。下午，妈妈觉得难受，在花园里的帆布躺椅上休息，吕西安忙去拿来一个靠垫塞在妈妈的头下，或者找来一条毯子盖在她腿上。妈妈一边推辞，一边笑着说："乖儿子，我会太热的。你真懂事！"于是他抱住妈妈狂吻起来，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喊着："我的亲妈妈！"随后，他走到栗树下面坐下。

他说一声"栗子树！"便等着。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妈妈躺在游廊里，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寂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到处散发着热烘烘的青草气息，本来吕西安可以装扮成原始森林中的探险家，但此时他无心玩耍。空气仿佛在墙的红顶上颤动，阳光在地上和吕西安的手上射下了灼热的斑点。"栗子树！"他对妈妈说"我漂亮的妈妈"时，妈妈笑了；而他管日耳曼娜叫火枪时，她哭了，还到妈妈那里去告状。可是当他说栗子树时，却什么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咬牙切齿地骂"该死的树"，他心里还不踏实。由于大树纹丝不动，他便更加大声地不断高喊："该死的树，可恶的栗子树！你等着瞧，等着吧！"接着狠狠地踢了它几脚。但是大树仍然静静地，静静地耸立在那里，仿佛是个木头人。所有这些事叫人很不愉快。晚餐时吕西安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些树是木头做的，"同时做出一副妈妈很喜欢的惊奇的小模样。弗勒里耶太太这天中午没有收到信，因此冷冷地说："别装出傻样子。"吕西安现在变得常常毁坏东西。他把所有的玩具都拆了，为了看看它们是怎么做的。他用爸爸的一把旧剃须刀把扶手椅的扶手都划破，把客厅里的塔纳格拉小塑像① 打翻在地，

① 指出土于希腊塔纳格拉村的两千年前的陶土女像。

为了知道它是否空心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他外出散步时，用他的手杖砍杀那些植物和花卉。每一次，他都深深感到失望。东西是没有灵性的，它们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妈妈经常指着一些花和树问他："这个叫什么?"吕西安总是摇摇头回答："这东西什么都不是，它没有名字。"所有这些都不值得注意。把蚂蚱的腿揪下来要好玩得多，因为它能像一只陀螺在你的手指间震颤。而且，如果你摁住它的肚子，它还能吐出一种黄色的浆液来。不过总而言之蚂蚱是不会喊叫的。吕西安很想把那种弄疼了会叫喊的小动物拿来试验试验，例如母鸡。但是他不敢接近它们。三月份，弗勒里耶先生回到家里，因为他是一位厂长。将军对他说，他回来领导他的工厂比和普通人一样呆在战壕里会更加有用。他觉得吕西安有了很大变化，并且说简直认不出自己的小儿子了。吕西安如今变得懒洋洋的。他回答问题时有气无力，总是把一个指头放在鼻孔里，或是吹吹自己的指头然后闻闻它们的味道。要他办点事情必须求他才行。现在，他自己一人去厕所，只需把厕所的门留一条缝，妈妈或日耳曼娜不时前来鼓励他。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宝座上，有一次他竟然厌烦得睡着了。医生说他发育得太快，给他开了一种滋补的药品。妈妈想教吕西安几种新的游戏，但是吕西安觉得这类游戏已经玩腻了，它们都大同小异，总是老一套。他经常赌气：这也是一种游戏，但是很好玩。这样可以让妈妈难过，自己也可以自怨自艾。他装聋作哑，双眼蒙眬，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内心却感到温馨舒适，如同晚上躺在被窝里可以感受到自身的气息那样，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存在。吕西安动不动赌气，爸爸用嘲讽的口吻对他说："你成赌气包了，"吕西安于是哭着在地上打起滚来。妈妈有客人时，他还常常去客厅。但自从家里把他的鬈发剪去后，大人们便不太注意他了。他们要不给他讲大道理，就是给他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

故事。他的表兄里黎因为躲避轰炸和他漂亮的妈妈贝尔特姑妈一起来到费罗尔，吕西安非常高兴。他想教里黎玩。但是里黎满脑子想的都是憎恨德寇的事，尽管他比吕西安大六个月，仍然孩子气十足。他满脸雀斑，对许多事情都不很明白。然而吕西安还是对他透露了自己是一个梦游者的秘密。有的人夜里会起来，睡着觉说话并且到处游荡。吕西安在《小探险家》这本书里读到过。而且他想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吕西安，他在半夜里真的会走，会说话，并且爱着自己的父母。只是到了天亮，他便忘记了一切，重新开始假装成吕西安。起初，吕西安对这件事只是半信半疑。但是有一天他们来到了荨麻丛，里黎把自己的小鸡鸡露给吕西安看，说“你瞧，它多大，我已经是个大男孩了。到它完全长大，我就成了男子汉，可以上战场去打德寇了。”吕西安觉得里黎很奇怪，大笑不止。“把你的那个给我看看，”里黎说。他们比了比，结果吕西安的比里黎的小，但这是里黎耍了花招，他把自己的故意拉长了。“我的比你大，”里黎说。“是的，可我是个梦游者，”吕西安平静地说。里黎不明白什么是梦游者，吕西安只得向他解释一番。解释完了，他想：“我确实是一个梦游者，”于是他极想放声大哭一场。他们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因此两人商定第二天夜里里黎不能睡着。当吕西安夜里起来时，由里黎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并且记住他说的全部话语。“过了一阵你就把我弄醒，”吕西安说，“看看我是不是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晚上，迟迟不能入睡的吕西安听见了响亮的鼾声，他不得不把里黎弄醒。“桑给巴尔！”里黎说。“里黎，醒醒，你得在我起来时看着我。”“别闹，让我睡觉，”里黎含混不清地说。吕西安摇晃他，手伸到他睡衣下掐他。里黎的两腿乱踢乱蹬起来，终于醒了，两眼瞪得大大的，露出一副奇怪的笑容。吕西安想起爸爸要给他买的自行车，还听到了火车头的汽笛声。忽然间，女仆进来拉开了窗帘，

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吕西安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夜里干了什么。仁慈的上帝是知道的，因为他能洞察一切。吕西安跪在跪凳上，竭力表现得很乖，想让妈妈在望完弥撒后夸他一番。但是他讨厌仁慈的上帝，因为仁慈的上帝比吕西安自己更了解吕西安。他知道吕西安不爱他妈妈和爸爸，知道吕西安假装很乖，而且晚上在床上摸自己的小鸡鸡。幸好，仁慈的上帝不能全部记住，因为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小男孩。当吕西安拍着自己的脑门说“皮科坦”时，仁慈的上帝便立即忘记了他看见的事情。吕西安还努力让仁慈的上帝相信他是爱妈妈的。他不时在脑子里想着：“我多么热爱我亲爱的妈妈!”然而他身上总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还不太相信，仁慈的上帝当然能见到这个角落。那样的话，便是他赢了。但是有时候，人们能够完全融入自己说的话里面。当你口齿清楚迅速说出“哦，我多么热爱我的妈妈”时，你便能看见妈妈的面孔，觉得非常动情，你会含糊地，含糊地想着，仁慈的上帝正在看着你。随后，你甚至不再想了，你会柔情满怀。再后来，便会有几个字在你的耳边跳跃：妈妈，妈妈，**妈妈**。当然，它只是一闪而过，如同吕西安试图用两条腿使椅子保持平衡。但是，假如正好有人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声“帕科塔”，那么仁慈的上帝将会受骗上当。他只看到了好事，而且他所见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但是这种游戏吕西安玩腻了，因为要付出的努力太大了。而且无论如何你永远不会知道仁慈的上帝到底赢了还是输了。吕西安不再关心上帝的事了。他第一次领圣体时，神甫说他是教理课上最乖、最虔诚的小男孩。吕西安能迅速领会，他的记忆力很好，但是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每星期日他比较清醒。当吕西安和爸爸一起在通往巴黎的公路上散步时，他脑子里的云雾便驱散了。他身穿漂亮的水手服，他们会遇到一些爸爸厂里的工人。他们向爸爸和吕西安致意。爸

爸走向他们，他们便说："弗勒里耶先生，您好!"还说："小东家，您好。"吕西安很喜欢那些工人，因为他们是大人，可是又和其他大人不同。首先，他们叫他先生。其次，他们都戴着鸭舌帽，有着一双双剪掉指甲的粗大的手。那是一些皲裂的受苦人的手。他们是一些可尊敬的人，而且也尊重他人。不可以去拔布利戈老爹的胡子，否则爸爸要骂吕西安的。布利戈老爹为了和爸爸交谈，摘下了帽子，但是爸爸和吕西安却仍然戴着帽子。爸爸说话时，声音响亮、粗重但悦耳。他问："喂，布利戈老爹，等着儿子回家哪! 他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呢?""这个月底，弗勒里耶先生，谢谢，弗勒里耶先生。"布利戈老爹显得很高兴，他绝不会像布法迪埃先生那样贸然在吕西安的屁股上拍一巴掌，叫他一声小顽童。吕西安很讨厌布法迪埃先生，因为他太丑了。但是他见到布利戈老爹时，他便会觉得满怀柔情，很想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不久以后便停战了。爸爸每天晚上都大声读报，大家都在谈论俄国人，德国政府和赔偿问题。爸爸在一张地图上把一些

国家指给吕西安看。吕西安度过了一生中最令人厌烦的一年。他更喜欢打仗的时候。现在，人们都仿佛无所事事。库凡太太两眼发出的光芒已经熄灭了。一九一九年十月，弗勒里耶太太让吕西安作为走读生上了圣约瑟学校。

热罗迈神甫的办公室里很热。吕西安站在神甫的扶手椅旁，双手放在背后，心里十分烦恼。他想："妈妈怎么还不走啊！"可是弗勒里耶太太还不想走。她坐在一张绿色扶手椅的边上，把丰满的胸部朝向神甫。她说话很快，声音像唱歌，正如她生了气但不愿表露出来的时候那样。神甫缓缓地说着，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字似乎比别人说出来的长得多。仿佛这些字像大麦糖，神甫在放走它们之前要一一吮吸过。他告诉妈妈，吕西安是一个有礼貌且勤奋的好孩子，但可怕的是他对一切事物都漠不关心。弗勒里耶太太则说她非常失望，因为她原以为换了环境能对他有好处。她问，至少在课间休息时他是否也玩。"很遗憾，夫人，"善良的神甫说，"甚至游戏似乎也不大能引起他的兴趣。有时候他也好动，甚至有点过火。但是他很快便厌倦了。我认为他缺乏恒心。"吕西安想："他们是在谈论我呢。"他们是两个大人，他和战争、德国政府或普万卡雷[①] 先生一样，成了他们的话题。他们的神情严肃，正在分析他的情况。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高兴。他的耳朵里灌满了他母亲唱歌般的话语以及神甫那些被吮吸过、粘糊糊的话语。他真想哭。幸好铃响了，他获得了自由。但是在地理课上他非常烦躁，于是他请求雅坎神甫准许他上厕所，因为他需要活动活动。

首先，清新、孤独和厕所的好味道使他得以平静。为了问心

① 普万卡雷（1860—1934），法国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过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

无愧，他蹲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便意。他抬起头，开始看那些涂满门板的题词。有人用蓝色的粉笔写了“巴拉托是一只臭虫”。吕西安笑了。他想，确实如此，巴拉托是一只臭虫，他的个子很小。大家说他可能会长高一点，但可能性极小，因为他爸爸的个子很矮，几乎是一个侏儒。吕西安心里想，不知巴拉托是否看到了这句题词。他觉得他没有看到。否则这句话早就被擦掉了。巴拉托一定会吮湿了手指，把这几个字一一擦掉的。吕西安高兴地想到，巴拉托四点钟将会来上厕所。当他脱下条绒小短裤，便会看见“巴拉托是一只臭虫”这句话。也许他从未想到过自己那么矮小。吕西安打定主意，决定从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起就叫他臭虫。他站起来，看见右面墙上另外一句用同一种蓝色粉笔题写的话：“吕西安·弗勒里耶是一根大芦笋”。他仔细地把这几个字一一擦掉后回到了课堂。“确实如此，”他一边看周围的同学一边想，“他们都比我矮。”于是他觉得很不自在。“大芦笋”。他坐在自己那张用安的列斯群岛的木材做的小书桌前。日耳曼娜在厨房里干活，妈妈还没有回家。他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下“大芦笋”，为了好好地认认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太熟了，以至于他反倒觉得没有把握了。他喊着：“日耳曼娜，我的好日耳曼娜！”“您还要什么？”日耳曼娜问。“日耳曼娜，我想要你在这张纸上写‘吕西安·弗勒里耶是一根大芦笋’。”“您疯啦，吕西安少爷？”他双臂抱住日耳曼娜的脖子恳求地说：“日耳曼娜，我的小日耳曼娜，求求你了。”日耳曼娜笑了，在围裙上擦了擦她那油腻的手指。她写的时候，吕西安没有看她。但是，他随后便把这张纸拿回房间，久久地推敲。日耳曼娜的字体细长，吕西安觉得听到了一种干巴巴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大芦笋”。他想“我个子很高”。他觉得羞愧得无地自容。巴拉托太矮，自己又太高，真是半斤八两。人家一定在背后讥笑我呢。仿佛这是命里注定的。直到目前

为止，他总是自上而下地看着自己的同学，他觉得这很自然。但是现在，似乎突然间他被判定今后一辈子都要成为大个子了。晚上他问父亲，假如他竭尽全力能否使自己变矮。弗勒里耶先生说这不行。所有弗勒里耶家族的人都是又高又壮的，吕西安还会再长呢。吕西安非常失望。当母亲替他塞好被子，他又从床上起来去照镜子。“我真高，”他想。但是照了也是徒劳，因为镜子里看不出来。他的个子不高也不矮。他略微拉起睡衣，看见了自己的双腿。于是他便想象出科斯蒂尔对埃布拉尔说：“喂，瞧那芦笋的两条长腿，”接着便会有人说：“芦笋在起鸡皮疙瘩！”吕西安把睡衣拉得很高，他们都看见了他的肚脐和全部秘密。于是他急忙跑回床上，钻进被窝里。他把手伸到睡衣底下时，他想科斯蒂尔一定看见了，还说“快来瞧瞧大芦笋在干什么呢！”他在床上焦躁不安地翻来覆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大芦笋！大芦笋！”直到后来，他手指底下产生了一种又痒又酸的感觉。

以后几天，他很想请求神甫准许他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那是因为布瓦赛，温凯尔曼和科斯蒂尔他们几个坐在他后面，可以看见他的后颈。吕西安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后颈，但是他看不见它，并且常常把它忘了。但是当吕西安努力回答好神甫的提问，背诵唐·狄埃格[①] 的大段独白时，别的同学在他的后面看着他的后颈。他们会一边讥笑一边想：“他的脖子多细，简直像鸡脖子！”吕西安竭力提高声调，表现出唐·狄埃格受到羞辱时的心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嗓子。但是后颈始终在那里，静静的，毫无表情，如同一个正在休息的人。而巴赛却能看见它。他不敢换位置，因为最后一排是留给笨学生的。但是他总感

① 唐·狄埃格，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中的人物，主人公罗德里格的父亲。他因被罗德里格的情人的父亲打了一记耳光，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

到后颈和肩胛有点发痒，他只得不断地搔痒。吕西安想出了一种新的游戏：早上他独自一人像大人一样在卫生间洗盆浴时，他想象总有人在锁眼里看他，有时是科斯蒂尔，有时是布利戈老爹，有时是日耳曼娜。于是他朝着各个方向转动，以便让他们能看见他的各个侧面。有时他把屁股对着房门，四肢着地，让屁股撅起来，样子非常可笑，布法迪埃先生便蹑手蹑脚走过来给他冲洗。一天他在厕所里，听见嘎拉嘎拉的声音。原来是日耳曼娜在给走廊里的餐具橱打蜡。他屏住呼吸，轻轻把门打开走了出去，短裤拖在脚腕上，衬衫绑在腰上。他不得不小步地跳跃向前，以免失去平衡。日耳曼娜向他射来了冷峻的目光。“您在作套口袋跑步吗?”她问道。他愤怒地拉上裤子，奔回自己床上。弗勒里耶太太很伤心，她常常对丈夫说：“他小时候那么伶俐，瞧他现在这副傻样，多可惜呀!”弗勒里耶先生漫不经心地看了吕西安一眼，说道：“这是年龄关系!”吕西安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躯体才好。无论他做什么，他总觉得这具身子不经他同意就无处不在。吕西安很喜欢想象自己是个隐身人。而且为了报复，他还养成了从锁眼里窥视的习惯，以便看看别人在本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他在母亲洗澡时看见过她。她坐在浴盆上，样子似睡非睡，她肯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她的面孔，因为她认为没有人能看见她。海绵在这具松弛的肉体上自行来回搓动。她的动作很懈怠，仿佛即将停顿下来。妈妈把肥皂擦在一块毛巾上，随后她的手便消失在两腿之间。她的面容很安详，几乎有点忧伤。她肯定在想别的事情，如吕西安的教育问题或普万卡雷先生。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就是这一大堆粉红色的肉体，这具压在坐浴浴盆珐琅上的庞大身躯。另外一次，吕西安脱掉鞋，一直爬到阁楼上。她看见了日耳曼娜。她身穿一件绿色的长睡袍，一直拖到脚上。她正在一面小小的圆镜前梳头，并且无精打采地对

自己发笑。吕西安乐坏了，他放声大笑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匆匆下了楼。此后，他经常对着客厅里的穿衣镜发笑，甚至做鬼脸。过了一阵，他便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吕西安终于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除了库凡太太谁也没有发现他的这种变化。库凡太太管他叫睡美男。有一大团他既不能吞又不能吐的空气使他总是半张着嘴；这是他的呵欠。他独自一人时，这团空气不断膨胀，轻轻地抚弄他的上颚和舌头。他把嘴张得大大的，眼泪便在两颊上往下滚。这是非常愉快的时刻。在厕所里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玩了。但是现在他很喜欢打喷嚏，它能使他惊醒，片刻之内他兴奋地环视四周，然后便又昏昏入睡了。他学会了辨认各种各样的睡眠。冬天，他坐在壁炉前，把脑袋伸向炉火。到它变得通红，烤得焦黄时，脑子忽然间就变得空空荡荡，他管这个叫做“脑袋睡觉”。每星期日早上恰恰相反，他用双脚睡觉。他进入浴缸，慢慢地弯下身子，睡意便汩汩作响地从两腿经两腋一直往上传导。昏昏欲睡的雪白躯体在水中胀大起来，像一只水煮母鸡，上面端立着一颗金色的小脑袋。脑袋里装满了诸如圣殿、神庙、地震、破坏圣像者等深奥的词语。在课堂上，睡眠是一片白，时而有些一闪而过的念头，如：“你要他做点什么来对付三个人？”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耶。“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都不是。”第一名吕西安·弗勒里耶，第二名温凯尔曼。佩尔罗获代数第一名。他只有一个睾丸，另一个还没有下垂。他让人花两个苏看一眼，十个苏摸一下。吕西安给了他十个苏，犹豫不决地伸出了手，没有摸便走开了。但是后来他懊悔极了，这一来往往能使他清醒一个多小时。他的地质学成绩不如历史，第一名温凯尔曼，第二名弗勒里耶。每星期日，他和温凯尔曼以及科斯蒂尔一起骑车外出漫游。自行车队穿越被炎热烤红了的乡村，在柔软的尘土上滑行。吕西安的双腿肌肉发达、轻快

有力，但是一路上沉闷的昏睡气息渐渐渗入他的头脑。他躬身趴在车把上，两眼发红，已经有点张不开了。他曾三次获得优秀奖，因此得到了《法比奥拉或地下墓穴教堂》、《基督教精髓》以及《红衣主教拉维热里传》等著作。暑假后返校时，科斯蒂尔给大家讲述了《非凡的孩子》和《梅斯的炮兵》。吕西安决心做得更好，他在父亲的拉露斯医学词典里查了“子宫”这一词条，然后向他们解释了女人的身体结构。他甚至在黑板上画了一幅草图，科斯蒂尔声称这令人作呕。但是从此以后，每当他们听到输卵管这个词时，便不禁哄堂大笑。吕西安自豪地觉得在全法国再也找不出一个中学生，甚至修辞班[①] 的学生，能像他那样熟悉妇女的器官。

弗勒里耶全家举迁巴黎仿佛一道闪亮的镁光。由于看到形形色色的电影院，五花八门的汽车和光怪陆离的街道，使得吕西安久久不能入睡。他学会了区分邻里牌和帕卡尔牌轿车；区分伊斯帕诺－苏伊萨牌和罗尔斯牌轿车。他还能在一些场合谈论低车身的轿车。一年来，他身着长长的短裤。为了奖励他在中学会考第一部分取得的好成绩，他父亲送他去英国游览。他见到了吸足了水的草地和白色的悬崖峭壁。他和约翰·拉蒂默玩了拳击，学会了由上朝下的出击手法。但是有一天早上他醒来时仍然昏昏沉沉，于是他再度陷入了半醒半睡的状态。他昏昏沉沉回到了巴黎。孔多塞中学的初级数学班只有三十七名学生。有八名学生自诩已经懂得人事，把别人都当成幼稚的娃娃。那些懂得人事的人一直瞧不起吕西安。到了十一月一日万圣节，吕西安和那个最自命不凡的加里外出散步，他漫不经心地表现出对解剖学方面的精确了解，使加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吕西安没有加入懂事者小团

---

① 修辞班为法国中学的最高班。

体，因为他父母不准他晚上出门，但是他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铁了。

每星期四，贝尔特姑妈带着表兄里黎到雷努阿尔街来吃午饭。她变得臃肿而且忧伤，整天唉声叹气。但是她的皮肤仍然细腻白净，吕西安很想看看她一丝不挂时的样子。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此事：最好是冬季的某一天，在布洛涅森林的一个矮树林里，把她的衣服全都脱光。她将两臂交叉在胸前，浑身起着鸡皮疙瘩，不停地打着冷颤。他想象，有一个近视眼过路人用手杖的顶端碰了碰她说："这是什么呀?"吕西安和表兄相处得不大和睦。里黎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但有点过分风雅。他在拉卡纳尔中学上哲学班，对数学一窍不通。吕西安不禁想起里黎七岁多的时候还把屎拉在裤子里，他只得像只鸭子叉开双腿摇摇晃晃地走路，还用天真的目光望着他妈妈说："不，妈妈，向你保证，我没有拉。"因此吕西安很讨厌碰里黎的手。然而他对里黎非常友善，给他讲解数学课程。他往往需要作出很大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急躁，因为里黎不太聪明。但是他从不发火，而且始终保持稳重平静的语调。弗勒里耶太太觉得吕西安很有办法，但是贝尔特姑妈却毫不领情。吕西安向里黎建议替他补课时，她便会涨红了脸，在坐椅上焦躁不安地说："不，你心眼太好了，我的小吕西安。但是里黎已经是个大小伙子，如果他愿意倒也无妨，不过不能让他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一天晚上，弗勒里耶太太忽然对吕西安说："你也许以为里黎对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很感激，是吗？我来告诉你，我的乖儿子，你错了！他认为你自以为是，这是贝尔特姑妈对我说的。"

她说话时仍带着固有的唱歌语调，显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但吕西安明白她愤怒已极。他内心隐隐地感到不自在，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都很忙，因此这件事被他抛在了

脑后。

星期日早上，他突然放下笔，自问："我真的那么自以为是吗?"那是早上十一点钟。吕西安坐在书桌前，望着墙壁装饰布上的粉红色小人。他左边的面颊感受到一股四月份首批阳光带来的干燥而多尘的暖意，右边面颊则感受到一种来自取暖器的沉重和闷热的气流。"我真的那么自以为是吗?"很难回答。吕西安首先回忆起和里黎的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公正地判断一下自己当时的态度。当时他俯身向着里黎，笑着对他说："你懂吗？假如你不懂，我的老兄，你就直说，不用害怕。咱们以后再谈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在进行一项比较难的推理时出了错，于是他开心地说道："我也一样出错。"这是他从弗勒里耶先生那里学来的一个短语，他觉得很有趣。这是个小过失。"可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显得自以为了不起呢?"由于他努力地寻找，终于，他突然记起了一种像一团白云似的又白又圆又软的东西。这就是那一天他的想法。他说了："你懂吗?"于是这一点便印入了他的脑子，但是这很难描述。吕西安竭力想看看这团云，忽然他脑袋向前掉到了云雾里。他被团团水汽所包围，接着自己也变成了水汽，最后他终于成为一股散发着内衣味道的潮湿的白色暖流。他想摆脱这团水汽，朝后退去，但是这水汽始终紧随不舍。他想："我是吕西安·弗勒里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正在做一道物理题，今天是星期日。"但是他的想法渐渐化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他抖动一下身体，开始辨认墙壁装饰布上的人物。有两个牧羊女，两个牧童，还有一个爱神。接着，他突然自言自语道："我是……"随后听见轻轻的卡拉一声，他便从长长的梦游中清醒过来了。

这一经历并不令人愉快。牧童朝后跳了过去，吕西安觉得仿佛在用望远镜的大头看着他们。取代这种他感到如此温柔，并且

令人快感地逐渐消失在后退之中的惊愕状态的，是一种清醒的困惑，他不禁自问："我是谁?"

"我是谁? 我看着书桌，看着练习本。我叫吕西安·弗勒里耶，但这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我自以为是，还是不自以为是，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毫无意义。我是一个好学生。这不是真的，因为好学生是喜欢学习的，而我却不喜欢。我的成绩很好，但是我不爱学习。我并不讨厌学习，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头头。"他不安地想道："那么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又过了一阵。他搔了搔面颊，眨了眨左眼，因为阳光太耀眼了。"我是什么人呢?"有一股雾气，层层交织、无边无际。"我!"他望着远方。这个"我"字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随后似乎可以隐约看见一样东西，它像阴暗的金字塔尖，它四周的塔身正消逝在远方的云雾里。吕西安打了个冷颤，他双手在发抖："明白了，"他想，"明白了! 我可以肯定：我并不存在。"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吕西安经常试图再次进入昏睡状态，但是没有成功。他每夜都能睡着九个小时，其他时候非常清醒。只是他越来越困惑。他的父母说他从未如此健康。有时他想到自己并不具备当头头的素质，便觉得怪浪漫的，很想在月光下连续步行几小时。但是他父母还不准许他晚上出门。于是他经常躺在床上，给自己测量体温。体温表上显示三十七度五或三十七度六。吕西安以一种略带苦涩的喜悦心情想到，他父母觉得他脸色很好。"我并不存在。"他闭上眼睛，任凭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存在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自己并不存在，我只需把耳朵堵住，什么都不想，我就能自行消失了。但是幻觉很顽固。至少，他由于掌握了一个秘密而对别人有一种带嘲弄意味的优势。例如：加里并不比吕西安更多地存在。为此，只须看着他如何在其崇拜者中间胡乱抖动自己的身体，人们便会立刻明白，他认为自己的存

在像钢铁一样牢固。弗勒里耶先生也不存在。无论里黎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存在：这个世界是一出没有演员的喜剧。吕西安的论文《道德与科学》得了十五分[1]，因此他想再写一篇《论虚无》。他设想人们读了他的这篇论文后，便会像吸血鬼听到公鸡啼明时那样一一消失。开始论文写作之前，他想征求一下哲学老师勒巴布安的意见。在一堂哲学课结束时他说："请问老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并不存在？"勒巴布安先生说不可以。他说："*我思故我在*[2]。既然你怀疑自己的存在，那么你就是存在的。"吕西安不服气，但是他放弃了论文的写作。七月份，他以一般的成绩通过了数学的中学会考，便和父母一起去费罗尔度假。困惑仍然缠绕着他，仿佛憋着想要打喷嚏一样。

布利戈老爹已经去世，弗勒里耶先生的工人们的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现在能领到丰厚的薪金，他们的妻子也买得起长筒丝袜了。布法迪埃太太对弗勒里耶太太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她说："我的女佣告诉我，昨天她在烤肉店里看见了那个小个子安西奥姆，她是你丈夫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她母亲去世时，我们曾经关照过她。她嫁给了博佩蒂厂里的一个钳工。你知道吗，她要了一只二十法郎的烤鸡！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现在可没有什么能够满足她们的了。她们想要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今，每星期日吕西安和父亲一起外出散步时，工人看见他们时只是勉强用手碰一下帽子致意，有的人则为了不打招呼而故意避开了。有一天吕西安遇见布利戈老爹的儿子，他甚至像是认不出他了。吕西安有点恼火，因为这正是证明他是一位头头的

---

① 法国学校规定满分为二十分。

② "我思故我在"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著名命题，原文为拉丁文。

好机会。他向儒尔·布利戈射去鹰一般锐利的目光，双手叉在背后向着他走去。但是布利戈似乎并不害怕，因为他以呆滞的目光看了吕西安一眼，吹着口哨和他擦肩而过。“他没有认出我，”吕西安想。但是他极为失望，在以后的几天里，他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弗勒里耶太太的小手枪放在五斗橱左边的抽屉里。这是她丈夫一九一四年九月出发上前线之前送给她的礼物。吕西安拿着它在手里把玩了好一阵。这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金色的枪管，枪托镶嵌着螺钿。不能指望一篇哲学论文去说服人们相信他们并不存在。需要的是行动，一次真正极端的行动。它将能清除表面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揭示世界的虚无。一声枪响，躺倒在地毯上的一具血淋淋的年轻人尸体，以及草草写在一张纸上的几句话：“我自杀是因为我不存在。你们也一样，兄弟们，你们也是虚无！”人们早晨读报时将会看到：“一名少年的大胆行动！”于是人人都会感到心烦意乱，他们将扪心自问：“我呢？我存在吗？”历史上，《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时，曾经发生过连锁反应般的自杀事件。吕西安想到“殉难者”这个字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见证人”。他过于敏感，因而不能当头头，但这不妨碍他成为见证人。后来，他经常来到母亲的小客厅看那把手枪，接着便陷入了精神危机。他甚至手指紧紧地捏着枪托，牙齿咬过金色的枪管。其他时间他还是很快活的，因为他想到所有真正的领袖人物都曾有过自杀的企图，例如拿破仑。吕西安对自己已到了绝望境地并非视而不见，但是他希望能摆脱这场危机，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胎换骨。他饶有兴味地读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了。吕西安把九月三十日确定为结束犹豫的最后期限。最后几天日子过得极其艰难。诚然，危机不无益处，但是它迫使吕西安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致使他害怕有朝一日会像玻璃一

样粉碎。他再也不敢碰手枪。他只满足于打开抽屉，把母亲的套装掀起一角，久久地凝视置于玫瑰色丝绸之中的那个冰凉顽固的小怪物。然而，当他同意活下去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沮丧，变得整天无所事事。幸好，即将来临的开学使他有无数需要操心的事。他父母把他送到圣路易公立中学的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就读。他戴一顶镶红边的漂亮橄榄帽和一枚校徽，唱着：

是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①] 推动了机器
是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推动了火车……

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学生”这个新的头衔使吕西安感到无比骄傲。而且他的班级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传统和一套礼仪。这是一种力量。例如每一堂法语课结束前一刻钟，总会有一个人问道：“圣西尔学校[②] 的学生怎么样?”大家立刻悄声地回答：“他们是笨蛋!”于是这个人接着问道：“农业学校的学生怎么样?”大家稍为大声地答道：“他们是笨蛋!”于是，几乎双目失明，戴了一副黑色眼镜的贝蒂讷先生厌倦地说：“先生们，请大家自重!”接着是一片寂静，学生们面面相觑，会心地笑了。随后，又有人大声问道：“中央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怎么样?”于是他们一起大声吼道：“他们个个都了不起!”每当这样的时候，吕西安总会感到激动不已。每天晚上，他都要向父母详细报告白天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当他说到“于是全班同学都乐了……”或“全班一致决定隔离梅里奈斯”时，这些话说出来仿佛像一口烧酒灼热了自己的嘴。然而，最初几个月过得很艰难。吕西安的数学和物理写作都没有及格，而且同学们之间也不太友好。他们大

---

① 法语原文 piston 一词多义，既指活塞，又指法国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预备班的学生。

② 圣西尔学校是法国著名的高等军事学校。

多数人享受助学金，学习非常刻苦却不大正派，而且都有坏习惯。他对父亲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我愿意与之交朋友的。"弗勒里耶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享受助学金的人是一批知识精英，然而他们将成为坏头头，因为他们过于顺利了。"吕西安听见说到"坏头头"时，感到他的心仿佛被揪紧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再次想到要自杀。但是他已经没有暑假里的那种热情了。一月份，有一个名叫贝尔利亚克的新生引起了全班的公愤。他穿了几件最时髦的绿色和淡紫色的紧身小圆领上衣以及时装广告画上的那种紧身长裤，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它们套到身上去的。一上来，他的数学成绩便是全班倒数第一名。"这无所谓，"他声称，"我是搞文的，我学数学只是为了苦修。"一个月之后，他征服了全班同学。他给大家散发走私香烟，告诉大家他有女人，并且把女人们的来信拿给大家看。全班同学一致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不必去管他。吕西安非常欣赏他的优雅仪表和举止风度。但贝尔利亚克对他十分傲慢，管他叫"阔少"。一天，吕西安这样说道："不管怎样，这总比当穷人的儿子好。"贝尔利亚克笑了，对他说："你是个厚颜无耻的小家伙!"第二天，他给吕西安看了他的一首诗："卡鲁佐每晚都要生啖眼睛，除此以外，他和骆驼一样很有节制。一位女士用她全家人的眼睛扎成花束，把它扔到了舞台上。在这一大胆的行动面前，人人都为之倾倒。但是别忘了，她的这一光荣时刻延续了整整三十七分钟，从第一声喝彩直到歌剧院大吊灯熄灭。（后来她必须搀着她丈夫走。他是多次比赛的获奖者，现在只得用两枚军功章填充他血淋淋的眼眶。）请记住：我们当中谁若是吃下了太多的人肉罐头，必将得坏血病死去。""好极了，"吕西安十分窘迫地说。"这首诗我是用一种新技巧写成的，这叫做自动写作。"贝尔利亚克漫不经心地说。过了若干天，吕西安自杀的欲望越来

越强烈，他决定征求贝尔利亚克的意见。“我该怎么办呢?”他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这样问道。贝尔利亚克认真地听了他的叙说。他有吮手指头的习惯，吮完便把唾沫涂在脸上的青春豆上。因此他的皮肤有的地方闪闪发亮，就像雨后的路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终于发话，“这无关紧要。”他想了想又一字一顿地强调说：“从来一切都无关紧要。”吕西安有点失望。但是下星期四贝尔利亚克邀请他去母亲家里用茶点时，他明白那一天他给贝尔利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尔利亚克太太非常和蔼可亲，她的左面颊上长了几个疣和一颗血管痣。“你瞧，”贝尔利亚克对吕西安说，“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我们。”这也正是吕西安的看法。于是他们一致同意，他们两人都属于被牺牲的一代。天色渐暗，贝尔利亚克躺在床上，两手枕在后颈上。他们抽着英国烟，留声机上放着唱片，吕西安听到了索菲·塔克和艾尔·约翰逊的歌声。他们两人都变得很伤感。吕西安心想，贝尔利亚克是他最好的朋友。贝尔利亚克问他是否知道心理分析。他的语气很认真，并且很严肃地望着吕西安。他向吕西安透露：“直到十五岁，我一直对母亲怀有情欲。”吕西安听了觉得很不自在。他害怕自己脸红了，而且他想起贝尔利亚克太太脸上长着疣，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产生那种念头。然而，她给他们送来烤面包片时，他有点心慌意乱，并且试图猜想她穿着的那件黄毛衣里面的胸脯是什么样的。她出去后，贝尔利亚克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你也一样，你一定曾经想过要和你母亲上床睡觉。”他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十分肯定。吕西安耸了耸肩说道：“当然啦。”第二天，他心里很不安，担心贝尔利亚克把他们的谈话告诉别人。但是他很快便放下心来。他想：“无论如何，他比我的责任更大。”他被他们之间秘密谈话所具有的那种科学方式迷住了，于是下一个星期四他去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读了弗洛伊德一本关于梦的著作。这是一次

启示。“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吕西安在街上一边漫步闲逛，一边不断地说道。随后，他买了《心理分析入门》和《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两本书。他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了。那种认为自己不存在的奇怪现象，那种曾长久地存在于他的意识里的空虚感，他的昏昏欲睡，他的困惑，以及为了认识自己所付出的种种毫无结果的努力，碰来碰去总是一道看不透的雾嶂……“当然啦，”他想，“我有一个情结。”他告诉贝尔利亚克，他小时候是如何想象自己是一个梦游者，而且他从未看清过事物的真面目。他断定：“我大概有一个极好的情结。”“和我一样，”贝尔利亚克说，“我们都有家庭情结！”他们养成了如何解释梦，甚至最下意识动作的习惯。贝尔利亚克总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以致吕西安有点怀疑他在编造，至少是美化了。但是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客观地触及到了那些最微妙的话题。他们互相承认自己戴了一副快乐的面具来欺骗周围人，而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非常苦闷。吕西安摆脱了他的忧愁，他贪婪地投身到心理分析的汪洋大海里，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最合适的，而且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坚强，无需再发火，也不必总是在自己的意识里寻找性格的具体表现。真正的吕西安是深深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对他如同对一个亲爱的缺席者，只能想象而永远不得相见。吕西安整天思念着他的情结，并且相当自豪地想象在他意识的雾气之下蠢动的那个阴暗、残酷和强暴的世界。“你知道，”他对贝尔利亚克说，“表面上我是一个麻木不仁，对一切都很冷漠的男孩，是一个不值得关心的人。甚至内心也几乎如此，致使我有点自暴自弃。但是，我很清楚还有其他的方面。”“总会有其他方面的，”贝尔利亚克呼应道。于是他们互相骄傲地笑了。吕西安写了一首题为《当迷雾散尽时》的诗歌，贝尔利亚克觉得棒极了。但是他批评吕西安不该用格律

诗。可是他们仍然把这首诗背熟了，每当他们谈到各自的 Libido[1] 时，便很乐于说那是“蜷缩在雾气大氅底下的巨蟹”，然后便眨眨眼简称其为“巨蟹”。但是过了一阵，当吕西安独自一人，尤其在晚上时，他开始觉得这一切很可怕。他再也不敢面对母亲。每当他去睡觉前和母亲吻别时，他总担心会有一股邪恶的力量使他的亲吻偏离，从而落到弗勒里耶夫人的嘴上去。这好比他身上背了一座火山。吕西安的行动极其谨慎，以免暴露他发现的那颗浮华和阴暗的灵魂。现在他已了解它的全部代价，而且担心其可怕的觉醒。“我害怕自己，”他自语道。半年来，他已经放弃了孤独的行为，因为它们使他厌倦，而且他的功课很忙。但是他正是回到了老路上。每人都必须走自己的路，弗洛伊德的书里充满了那些不幸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都因过分突然地放弃原有的习惯而得过神经官能症。“我们会不会变成疯子？”他向贝尔利亚克。事实上，有几个星期四他们感觉很古怪。黑暗悄悄潜入贝尔利亚克的卧室，他们已经抽完了几包含鸦片的卷烟，他们的双手在颤抖。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悄然起身，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拧开门把。一缕黄色的光线射进房间，他们二人满腹狐疑地对视着。

吕西安不久便发现，他和贝尔利亚克的友谊是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的。没有人比他更能感受恋母情结那种哀婉动人的美。但是，他从中尤其看到了一种激情力量的征象，并且希望以后把它引向其他目的。贝尔利亚克则恰恰相反，他似乎满足于这种状态，而且无意改变。“我们是不可挽救的人，”他骄傲地说，“是两个完蛋的家伙。”“我们永远都成不了事，”吕西安呼应道。“是的，永远都成不了事。”但是他怒气冲冲。复活节度假归来后，

[1] Libido，弗洛伊德使用的心理学术语，意为“性欲”，音译“利比多”。

贝尔利亚克告诉吕西安，他和母亲在第戎的一家旅馆里曾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清晨起床，走到母亲床前。母亲仍在睡觉，他轻轻地掀开被子。“她的睡衣是卷起来的，”他吃吃笑着说。听到这番话，吕西安不禁有点蔑视贝尔利亚克，他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有情结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要学会及时消除它们。假如一个成熟的男人仍保留着幼稚的情欲，那么他如何能担当起指挥别人的重任呢？吕西安焦躁不安起来，他很想听听权威人士的意见，但却不知道找谁才好。贝尔利亚克经常和他谈到一位名叫贝尔热尔的超现实主义者。他对心理分析非常在行，而且似乎对贝尔利亚克影响很大。但是贝尔利亚克从未提议介绍吕西安认识他。吕西安曾指望贝尔利亚克给他介绍女人，他想，拥有一个漂亮的情妇将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他的想法。但是这份指望落空了，贝尔利亚克再也没有谈起过他那些美丽的女友。他们有时去逛大街，跟在一些女人的后面，但是他们不敢和她们攀谈。“我的老兄，你想干什么?”贝尔利亚克说，“我们不是那种招人喜欢的人。女人们觉得我们身上有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吕西安没有答话。贝尔利亚克开始让他生厌了。他经常拿吕西安的父母开一些十分庸俗的玩笑。他管他们叫软蛋先生，软蛋太太。吕西安很清楚，超现实主义者一般说来是看不起资产阶级的。但是贝尔利亚克曾多次应弗勒里耶太太之邀来家里做客，而且母亲对他十分信任和友好。即使不思感激，只是出于情理，他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来谈论她。此外，贝尔利亚克有个可怕的恶习：经常借了钱不还。乘公共汽车时他从不带零钱，每次都得由吕西安替他付车费。在咖啡馆，五次当中只有一次他主动提出付账。一天，吕西安明确告诉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而且他认为同学之间应该大家分摊外出消遣的费用。贝尔利亚克两眼直盯着他说：“我早就料到了：你是肛门那类货色。”接着，他便给吕西安解释弗洛伊德

的粪便=黄金的公式及有关吝啬的理论。“我想知道一件事，”他说，“你母亲给你擦屁股一直擦到几岁?”他们差一点闹翻了。

从五月初起，贝尔利亚克开始逃学。课后，吕西安到小田园街的一家酒吧去找他，他们一起喝耶稣受难牌的苦艾酒。一个星期二下午，吕西安发现贝尔利亚克独自一人坐在桌旁，面前是一只空杯子。“你来啦，”贝尔利亚克说，“听着，我得走了。五点钟我跟牙医约好了。你等着我，牙医就在附近，我半个小时就能回来。”“没问题，”吕西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答道。“弗朗索瓦，给我来一杯白味美思。”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进酒吧。他发现他们两人时，惊讶地笑了。贝尔利亚克脸红了，他急忙站了起来。“这会是谁呀?”他很纳闷。贝尔利亚克一边握着那陌生人的手，一边试图挡住吕西安。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急。另一人却响亮地答道：“不，小兄弟，不。你永远只能当个小丑。”与此同时，他踮起脚尖，镇定自若地越过贝尔利亚克的脑袋看了看吕西安。此人约摸三十五岁，脸色苍白，一头漂亮的银发。“他一定是贝尔热尔，”吕西安想道，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他长得真美!”

贝尔利亚克既小心翼翼，又专横地抓住银发男子的肘部。

“您跟我来，”他说，“我要去找我的牙医，就在附近。”

“我猜想，你是和你一个朋友在一起，”那人注视着吕西安答道，“你应该给我们两人介绍介绍。”

吕西安笑着站了起来。“机会来了!”他想。他的两颊烧得发烫。贝尔利亚克的脖子已经缩了回去，吕西安又一次觉得他会拒绝。“喂，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快活地说。但是，他刚开口说话便觉得热血冲到了两鬓。他简直想往地下钻。贝尔利亚克转过身来，并不看着任何人，喃喃低语道：

“这是我的同学吕西安·弗勒里耶。这位是阿希尔·贝尔热尔先生。”

“先生，我很欣赏您的作品，”吕西安细声细气地说。贝尔热尔把吕西安的手抓在他那双纤细的长手里，并且让他坐下。接着是片刻寂静。贝尔热尔用热烈和温柔的目光盯着吕西安看。他一直握着吕西安的手。“您是否很不安?”他和蔼地问。

吕西安清了清嗓子，以坚定的目光望着贝尔热尔。

“是的，我很不安!”他声音清晰地回答。他仿佛觉得经受了加入秘密社团的考验。贝尔利亚克犹豫片刻后便怒气冲冲地重新坐下，同时把帽子扔在了桌上。吕西安极想向贝尔热尔叙说自己想自杀的念头。这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人，应该把自己的事情直截了当、原原本本地向他倾诉。由于贝尔利亚克在场，他不敢说什么。他恨贝尔利亚克。

“你们有茴香酒吗?”贝尔热尔问侍者。

“不，他们没有茴香酒，”贝尔利亚克急忙答道，“这是一家可爱的小酒吧，但是只有苦艾酒可喝。”

“那边长颈瓶里黄颜色的东西是什么?”贝尔热尔悠然自得、柔声细语地问。

“那是耶稣受难牌的白苦艾酒，”侍者答道。

“那好，给我来一杯。”

贝尔利亚克在座位上烦躁不安。他仿佛既想夸奖朋友，又担心因突出了吕西安而损害了自己，内心十分矛盾。终于，他用忧郁和骄傲的口气说：

“他曾经想自杀。”

“原来如此!”贝尔热尔说，“我正是这样想的。”

又是一阵寂静。吕西安谦卑地垂下了眼睛，他在想贝尔利亚克是否会很快走开。贝尔热尔突然看了一下表，他问：

“你不是要看牙医吗？”

贝尔利亚克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贝尔热尔，您陪我去吧，”他请求道，“离这儿不远。”

“不，既然你还要回来，我就在这儿陪陪你的同学吧。”

贝尔利亚克呆立在那里，仍然迟疑不决。

“去吧，快去吧，”贝尔热尔威严地说，“一会儿你还上这儿来找我们。”

贝尔利亚克走开后，贝尔热尔站了起来，很自然地坐到了吕西安的身旁。吕西安向他久久地倾诉自己的自杀念头。他还向贝尔热尔诉说了自己曾经对母亲怀有恋情，自己是一个肛门虐待狂，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爱，而且他身上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滑稽戏。贝尔热尔一语不发地听着他的叙说，同时深情地望着吕西安，而吕西安则因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欣慰。他讲完后，贝尔热尔便用胳膊亲切地搂住他的肩膀。吕西安闻到了一股科隆香水和英国烟草的味道。

“吕西安，你知道我把你这种情况称做什么吗？”吕西安满怀希望地望着贝尔热尔，他没有失望。

“我把它称做‘紊乱’，”贝尔热尔说。

“紊乱”这个字的前一部分如月光般柔和，皎洁，但是结尾的 oi[①] 这个音却带有法国号的铜质音响。

“紊乱……”吕西安念念有词地说着。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和告诉里黎自己是个梦游者时一样沉重和不安。酒吧里很昏暗，但是大门朝向街面，朝向春天那金色和明亮的雾霭敞开着。贝尔热尔身上散发出一种注意保养的男人所特有的香气。在这种香气里，吕西安又闻到了一股昏暗的大厅里的

① 这是法语原文 désarroi 的最后两个字母，其国际音标为〔wa〕。

沉闷气味。这是一种红葡萄酒和潮湿木头散发出的味道。"紊乱……"他想道，"这将会使我怎么样呢?"他还不大清楚，到底是发现了他的一个缺点还是一种新的毛病。他清晰地看见贝尔热尔两片灵活的嘴唇，正在不断地遮挡和展现他那颗金牙的熠熠闪光。

"我喜欢那些处于紊乱状态的人，"贝尔热尔说，"我觉得您的运气极好。因为不管怎么样，您这是天赐的。您看见那些猪了吗?它们很呆。必须把它们赶到红蚁群里才能把它们惹恼。您知道那些兢兢业业的小昆虫都在做些什么?

"它们在吃人，"吕西安说。

"对，它们啃掉骨头架上的人肉。"

"我明白，"吕西安说，接着又问道："那么我呢?我应该做些什么?"

"为了仁慈的上帝，你什么也别做，"贝尔热尔以一种滑稽的惊愕表情说，"千万别坐下，"他笑着说，"除非坐在尖头桩[①]上。你读过兰波[②]的书吗?"

"没有，"吕西安说。

"我把他的《灵光篇》借给你看。听着，我们还得见面。如果你星期四有空，可以在下午三点左右来我家。我住在蒙巴那斯的第一战场街九号。

星期四，吕西安去了贝尔热尔家。整个五月份他几乎天天都去。他们两人商定对贝尔利亚克说，他们每周只会面一次，因为他们既不想瞒他，又想尽量不让他难过。贝尔利亚克的表现非常

---

① 尖头柱，古代一种刑具，犯人坐在桩上，桩尖由肛门刺入。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与另一象征派诗人魏尔兰（1844—1896）有同性恋关系。

不得体，他嘲笑地对吕西安说："怎么样，你们俩一见如故吧？他对你说了他的不安，你和他谈了你的自杀，可真有你的，不是吗！"吕西安抗议道："我提醒你，"他红着脸说，"是你首先提起我的自杀。"贝尔利亚克立即说："嗨，那只是为了让你不必羞于谈及此事。"他们的约会越来越稀少了。"他身上我所喜欢的一切，都是从您这里摹仿的，现在我可明白了。"有一天吕西安对贝尔热尔说。"贝尔利亚克是一只猴子，"贝尔热尔笑道，"正是他的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你知道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吗？这样，许多事情便好解释了。""确实如此，"吕西安附和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而且，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贝尔热尔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和滑稽可笑的东西。有红丝绒坐垫架在用涂漆木头做的女人腿上的墩状软座，有黑人小雕像，有带刺的铸铁贞洁腰带，有上面嵌着小匙的石膏乳房；书桌上有一只巨型的青铜虱子以及从米斯特拉的尸骨堆里窃得的一具和尚的头盖骨，它们被用来作镇纸。墙上贴满了宣布超现实主义者贝尔热尔死讯的讣告。无论如何，这房间给人一种聪慧和舒适的感觉。吕西安喜欢躺在抽烟室里那张深深的长沙发上。特别令他吃惊的是，贝尔热尔在一个书架上堆放了大量愚弄人、逗人发笑的小玩意儿。有冰凉的流体、能使人打喷嚏的粉末、挠痒的毛、漂浮的糖、魔鬼的粪便以及新娘的束腰吊袜带。贝尔热尔边说边用手指捏住魔鬼的粪便。他神色庄重地打量着它说："这些玩意儿有着革命的价值。它们能使人不安，而且具有比《列宁全集》更加巨大的破坏力。"吕西安又惊讶又着迷，来回望着这张眼睛深陷、焦虑不安的漂亮面孔和优雅地夹着一块制作得非常逼真的粪便的又长又细的手指。贝尔热尔经常和他谈兰波以及"全部感官系统的错乱"。"你经过协和广场，能够随心所欲、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黑女人正跪在地上舔那块方尖碑时，你便可以说你破坏了

背景，而且得救了。”他把《灵光篇》、《马尔多罗之歌》[1] 以及萨德侯爵[2] 的作品借给吕西安看。吕西安认认真真地想看懂，但是许多事情他仍然不得其解。他很恼火兰波是个同性恋者。他对贝尔热尔说了，但贝尔热尔却笑了起来。他说：“这有什么呢，我的小兄弟？”吕西安很难堪。他脸红了，足足一分钟他对贝尔热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克制自己，抬起头坦率地说：“我说了蠢话。”贝尔热尔抚弄着吕西安的头发，显得温情脉脉。他说：“这双惶恐不安的大眼睛，这双牝鹿的眼睛……是的，吕西安，你说了蠢话。兰波的同性恋行为是他的敏感性最初的和天才的错乱。正是有了它，我们才能读到他的诗篇。相信引起性欲有特殊的东西，即女人——因为她们的两腿之间有一个洞，这是那些呆子才犯的讨厌错误。你瞧！”他从书桌里取出十来张发黄的照片，扔在吕西安的膝盖上。吕西安看见照片上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妓女，她们张大了缺牙的嘴巴在笑，像嘴唇一样张开双腿，从大腿之间伸出了像长满苔藓的舌头那样的东西。“这套照片我是从布萨达[3] 花三法郎买来的，”贝尔热尔说，“假如你亲吻这些女人的臀部，你便是一个阔少，大家都会说你已经过上了单身汉的生活。因为她们是女人，你懂吗？我告诉你，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坚信任何事物都能引起性欲，例如：一台缝纫机，一支试管，一匹马或是一只鞋。他笑着说：我曾和苍蝇做爱。我曾认识过一个和鸭子做爱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把它们的脑袋放进抽屉，紧紧捏住它们的爪子，这样就能成事了！”贝尔热尔漫不经心地捏了一

---

① 《马尔多罗之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所推崇的作家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作品，以动物为象征，暗示人在绝望中的反抗。全书是一场性虐待的噩梦。

② 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作品多为色情描写。

③ 布萨达，阿尔及利亚城市。

下吕西安的耳朵，最后说："鸭子疼得要死，那个当兵的太折磨它了。"每当经过这类谈话回家时，吕西安总觉得脑袋烧得像团火。他认为贝尔热尔是个天才。他经常半夜里醒来，全身都被汗湿透了，满脑子都是鬼怪和猥亵的场面。他自问贝尔热尔是否对他起着好的影响。他反复地搓着手呻吟道："我孤独一人！没有一个人为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是否走在正道上！"假如他一直走到底，假如他确确实实把自己的全部感官都搞乱，那么他不就要不知所措，淹死在汪洋大海之中了吗？有一天，贝尔热尔和他谈了很久安德烈·勃勒东[1]，吕西安仿佛在梦中喃喃说道："对，当然是了。可是在这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后退了，对吗？"贝尔热尔跳了起来，他说："后退？谁说要后退？假如你变疯了，那就好极了。正如兰波所说，以后'自会有别的令人生厌的劳动者'。""我正是这样想的，"吕西安凄然说道。他发现，这些长时间谈话的结果和贝尔热尔希望的恰恰相反。每当吕西安因体验到一种比较微妙的感觉和一种奇特的印象而惊讶不已时，他便颤抖起来。"开始了，"他想。他宁愿只有最平凡最迟顿的感觉。只有晚上和父母在一起时，他才感到很自在。那是他的避风港。他们谈白里安[2]，谈德国人的缺乏诚意，谈冉娜表姐的分娩和物价等等。吕西安凭着粗浅的良知和他们愉快地交谈。一天，他从贝尔热尔那里回到家中。他走进卧室后习惯地锁上门，插上插销。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后，便放声大笑。但是他一夜没有睡着，他刚明白自己在害怕。

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中断和贝尔热尔的来往。"他把我迷

① 安德烈·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和领袖。

② 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十一次出任总理，兼掌外交，曾主张成立欧洲联邦。

住了，”他想。此外，他非常珍惜贝尔热尔在他们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如此微妙、如此特殊的亲密关系。贝尔热尔说话时的语气一贯刚强有力，甚至有点生硬。但是他能巧妙地让吕西安感受到，甚至可以说触及到他的柔情。例如，他批评吕西安的领带打得太难看，替他重新打好；他用一把来自柬埔寨的金梳替吕西安梳头。他向吕西安揭示自己身体的秘密，并且向他解释什么是青春的粗犷和感人之美。“你就是兰波，”他对吕西安说，“兰波来巴黎看望魏尔兰时，他有一双和你一样的大手，一张健康的青年农民的红润面孔和金发少女般纤细修长的身躯。”他迫使吕西安解开领扣和衬衫，把局促不安的他带到一面镜子前，让他欣赏他那红红的脸颊和雪白的胸脯之间迷人的和谐。这时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吕西安的臀部，伤心地补充道：“应该在二十岁时自杀。”现在，吕西安经常照镜子，他学习如何享受自己充满稚气的青春魅力。“我是兰波，”晚上他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时这样想道。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生命将像一朵过于美丽的鲜花那样短暂和悲惨。这时候，他觉得很久以前自己曾经有过类似的印象，一种荒谬的形象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自己很小的时候，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张着天使的翅膀，在一项慈善义卖中兜售鲜花。他望着自己的长腿自娱地想：“我的皮肤果真那么柔软吗？”有一次，他用自己的嘴唇在前臂上亲吻，沿着一条可爱的蓝色小血管，从手腕一直吻到肘弯。

一天，他走进贝尔热尔家里时，意外地发现贝尔利亚克也在场，这使他很扫兴。贝尔利亚克正在用小刀切割一团黑乎乎的像土块一样的东西。这两个年轻人已经有十天没有见面了，他们冷冷地握了握手。“你看，”贝尔利亚克说，“这是印度大麻。我们要把它夹在两层黄烟丝之间放在烟斗里抽，它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也有你的份，”他补充道。“谢谢，”吕西安说，“我不想

要。”其他两人笑了起来，贝尔利亚克不怀好意地坚持道：“我的老弟，你真蠢。你试试看，你想象不出这有多舒服。”“我跟你说不!”吕西安说。贝尔利亚克不吭声了，他只是神色高傲地笑了笑。吕西安看见贝尔热尔也在笑。他跺了跺脚说：“我不要，我不想糟蹋自己，我觉得抽这种会把你们变傻的东西才是愚蠢呢!”他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番话。但是当他明白了刚才这番话的分量，并且想象到贝尔热尔可能对他产生的想法后，他真想把贝尔利亚克杀死，同时不禁眼泪夺眶而出。“你是个阔少，”贝尔利亚克耸了耸肩说，“你装得像在游泳，但是你害怕失足。”“我不愿意养成对麻醉品的嗜好，”吕西安更加平静地说，“这是和别的锁链一样的一条锁链。我要保留自己的自由。”“你就说害怕陷进去不就得了，”贝尔利亚克粗暴地说。吕西安正想给他两记耳光，这时他听见了贝尔热尔威严的声音：“算了，夏尔，”他对贝尔利亚克说，“他说得对。他害怕陷进去，这也是一种紊乱。”

他们躺在长沙发上抽了起来，一股亚美尼亚纸的味道在房间里迷漫。吕西安坐在一个红丝绒的墩状软座上，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过了片刻，贝尔利亚克头朝后仰，面带激动的笑容，不停地眨着眼皮。吕西安满怀怨恨地望着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最后，贝尔利亚克站了起来，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房间。直到最后，他的脸上一直挂着那种迷迷糊糊而又充满快感的奇特笑容。“给我烟斗，”吕西安嗓音吵哑地说。贝尔热尔笑了。“没关系，”他说，“对贝尔利亚克别太在意。你知道他这时候在干什么吗?”“管他呢!”吕西安说。

“你还是知道为好，他正在吐呢!”贝尔热尔平静地说，“这是印度大麻对他产生的惟一效果。其他不过是瞎闹而已。我有时让他抽一点是因为他想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怪有趣的。”第二天，贝尔利亚克来到学校，他想在吕西安面前摆谱。“你上了火

车，”他说，“但是你却精心挑选了那些留在车站上的人。”但是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你就爱吹牛，”吕西安回敬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吗？你在那里呕吐，我的老兄！”贝尔利亚克的脸色立即变得煞白，他问：“是贝尔热尔告诉你的？”“你以为是谁？”“好极了，”贝尔利亚克喃喃道，“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贝尔热尔是一个有了新欢而出卖老朋友的家伙。”吕西安心里有点不安，因为他曾答应贝尔热尔保密的。“得了，没事儿！”他说，“他没有出卖你，他只是想告诉我这不能抽。”但是贝尔利亚克转过身去，不和他握手便扬长而去。当吕西安再次见到贝尔热尔时，有点忐忑不安。“你和贝尔利亚克说了什么？”贝尔热尔面无表情地问。吕西安低头不语，他心里有愧。但是忽然他感到贝尔热尔的手放在了他的颈项上。他说：“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的小兄弟。无论如何，这一切得有个了结。我从不会长久地喜欢那种只会瞎闹的人。”

吕西安恢复了一点勇气，他抬起头笑了笑。“但我也是一个只会瞎闹的人，”他眨了眨眼说

“是的，但是你很漂亮，”贝尔热尔说着便把吕西安拉到自己怀里。吕西安任其摆布。他觉得自己温柔得像个姑娘，不禁两眼泪汪汪。贝尔热尔亲吻他的脸颊，轻咬他的耳朵，一会儿叫他“我美丽的小坏蛋”，一会儿叫他“我的小兄弟”。吕西安则认为自己能有一个如此宽容、如此善解人意的大哥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弗勒里耶夫妇很想结识吕西安无时不在他们耳边提起的这位贝尔热尔先生。于是他们请他来家里吃饭。大家都觉得他很迷人，甚至日耳曼娜也为之倾倒。她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男人。弗勒里耶先生认识贝尔热尔的伯父尼藏将军，他就此大谈了一番。于是弗勒里耶太太很高兴把吕西安托付给贝尔热尔，在圣灵降临

节时和他一起去度假。他们乘汽车去鲁昂。吕西安想参观大教堂和市政厅，但是遭到贝尔热尔的断然拒绝。“看那种破烂玩意?”他蛮横无礼地问。结果，他们到科尔得利街一家妓院里鬼混了两小时。贝尔热尔很古怪，他管所有的妓女都叫“小姐”，在桌子底下不断用膝盖碰吕西安。然后，他同意和其中的一个上了楼，但过了五分钟就下来了。“咱们快走，”他喘着气说，“不然事情要闹大了。”他们匆匆付了钱便出了门。在街上，贝尔热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趁那个女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往床上扔了满满一把痒痒毛，然后声称自己有阳痿便匆匆下了楼。吕西安喝了两杯威士忌，有点晕晕乎乎。他唱着《梅斯的炮手》和《非凡的孩子》两首歌。他觉得贝尔热尔既深思熟虑又童心未泯，对他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们来到旅馆时，贝尔热尔说：“我只订了一个房间，但是卫生间很大。”吕西安并不感到意外。在旅途中他曾隐隐约约地想到过将会和贝尔热尔同住一个房间，但是这一想法从未十分明确。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他总觉得这事有点尴尬，尤其因为他的脚很脏。在把行李往上送的时候，他想象贝尔热尔会对他说：“瞧你多脏，你会把被子和床单都弄黑的，”而他自己则会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说：“关于清洁问题，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但是贝尔热尔把他和他的手提箱一起推到卫生间，对他说：“你去里面准备准备，我要在房间里换衣服。”吕西安洗了脚，还洗了个坐浴。他很想去厕所，但是他不敢，只在便盆里解了小便，然后换上权充睡衣的衬衫和母亲借给他的拖鞋（他自己的那双破得不像样了），便敲了敲房门：“您准备好了吗?”他问。“好了，好了，进来吧。”贝尔热尔在天蓝色的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睡袍。房间里有一股科隆香水的味道。“只有一张床吗?”吕西安问。贝尔热尔不语。他先是惊愕地望着吕西安，后来便放声大笑起来。

“哟，你怎么穿着衬衫!”他笑着说，“你的睡帽怎么戴的？不行，你的样子太可笑了，我要你自己照照镜子。”“已经有两年了，”吕西安恼怒地说，“我一直要求母亲给我买睡衣。”贝尔热尔走到他身旁。“来吧，把这衣服脱掉，”他不容置辩地说，“我把我的一套睡衣给你穿。可能大了点，但是总比这个好。”吕西安呆立在屋子中间，两眼盯着地毯上的红绿菱形图案。他真想回到卫生间去，但是他害怕被别人看成是懦夫，于是干脆把衬衫从头上脱下。一时谁也不说话。贝尔热尔含笑打量着吕西安，吕西安则突然意识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伫立在屋子中央，脚上穿着母亲那双带绒球的拖鞋。他望着自己的手，这双和兰波一样的大手，他很想把它们护在自己的肚子上，至少可以遮挡住那个要紧的地方。但是他镇定下来，勇敢地把手放在了背后。墙上的两行菱形图案之间，有一个紫色的小方块正在变得越来越远。“我敢保证，”贝尔热尔说，“他和处女一样贞洁。吕西安，你去照照镜子，你一直红到了胸部。你现在这样总比穿着那件衬衫好多了。”

“是的，”吕西安好不费劲地说，“可是光着身子总归不大文明。您快把睡衣给我吧。”贝尔热尔扔给他一件散发着薰衣草香的丝质睡衣。接着两人便上了床。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我不大舒服，”吕西安说，“我想吐。”贝尔热尔没有吭声。吕西安嗳出一股威士忌的味道。“他将和我一起睡觉，”他想。令人窒息的科隆香水味道堵住了他的嗓子眼，地毯上的菱形图案开始转动起来。“我真不该同意这次旅行。”他的运气真不佳。最近一个时期，他曾经多次差一点识破贝尔热尔对他的企图。可是每一次都仿佛故意似的，总会发生一件小事把他的思想岔开。而现在，他在这里，躺在这个家伙的床上，那家伙正等着干他的好事呢。“我得拿着枕头到卫生间里去睡。”但是他不敢，他想到了贝尔热尔讥讽的目光。他笑了。“我想着刚才那个婊子，”他说，“可能

现在她正在自己搔痒呢。”贝尔热尔仍然一语不发。吕西安用眼角瞄了他一眼。他仰面躺着，双手枕在后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结果吕西安倒怒从中来，他撑起一支胳膊对他说：“我说，您还在等什么呢？您把我带到这儿难道是为了无谓的消遣吗！”

他后悔说出了这句话，但为时已晚。贝尔热尔转过身来向着他，用开心的目光盯着他说：“瞧瞧这个长着一副天使面孔的小无赖。我的小宝贝，我可没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指望我来放纵你的感官吗？”

他又盯着吕西安看了一阵，他们几乎脸贴脸了。接着他便把吕西安搂在怀里，伸到睡衣下面去抚摩他的胸脯。这并非不舒服，有点痒痒，只是贝尔热尔非常可怕。他的样子很蠢，吃力地重复道：“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这声音就像火车站里报告列车进发的唱片一样。贝尔热尔的手则相反，它又轻又快，像一个人。他轻轻地触碰吕西安的乳头，仿佛人们进入浴缸时被温水抚弄一样。吕西安想抓住这只手，把它拉开，并且拧住它。但是那样贝尔热尔会笑话他的。他会说：瞧瞧这个童男子。这只手缓缓地沿着他的肚子滑动，停下来解开了系着裤子的绳结。他任其摆布。他又沉又软，仿佛一块湿透的海绵。他害怕极了。贝尔热尔掀开了被子，他把脑袋枕在了吕西安的胸脯上，仿佛在为他听诊。吕西安接连嗳了两股酸味，他担心吐在那神气十足的漂亮银发上。“您压在我的胃上了，”他说。贝尔热尔稍稍抬起身子，一只手伸到了吕西安的背后。另一只手不再抚摩，它在乱拉乱扯。“你的小屁股很美，”贝尔热尔忽然说。吕西安以为在做一场噩梦。“您喜欢我的屁股吗？”他殷勤地问。但是贝尔热尔突然把他松开，扫兴地抬起头来说：“该死的小浑球，”他怒不可遏地说，“你想玩兰波，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你仍然没有兴奋起来。”吕西安紧张得流

出了眼泪，他竭尽全力推开贝尔热尔。“这不是我的错，”他尖声叫道，“您让我喝得太多了，我想吐。”“那你去吧！去吧！”贝尔热尔说。“别着急，慢慢来！”他又低声说了一句：“这一晚过得可真有意思。”吕西安穿上裤子，套上黑睡袍便走了出去。他关上厕所的门以后，感到自己非常孤独和心慌意乱，不禁哭了起来。睡袍的口袋里没有手帕，他便用卫生纸擦眼睛和鼻子。他徒劳地把两个手指伸到喉咙里，仍然没能吐出来。于是他随手解开裤子，坐在便桶上发抖。“坏蛋，”他想，“坏蛋！”他遭到了极大的侮辱，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因为被贝尔热尔抚摩过或是因为没有性冲动而感到羞愧。门那边的走廊在吱嘎作响。每听到一次响声吕西安便会惊跳起来。他犹豫是否要回到房间里去。“我还是得去，”他想，“得去。否则，他和贝尔利亚克会瞧不起我的！”他欠起身，但是他立即又见到了贝尔热尔的脸和他那愚蠢的神情。他听见贝尔热尔说：“小笨猪，你不难为情吗！”他又失望地坐在了便桶上。过了一会儿，一阵激烈的腹泻使他感到稍为轻松了一点。“它从下面跑掉了，他想。我宁肯这样。”事实上他不再想吐了。“他会弄疼我的，”他忽然这样想，而且他认为自己将会昏过去。最后，吕西安感到冷极了，冻得牙齿开始格格作响。他想自己要病倒了，于是猛地站了起来。他回到房间里，贝尔热尔不大自然地望着他。他在抽烟。他的睡衣是敞开的，可以看得见他那瘦削的身躯。吕西安慢慢地抽脱拖鞋和睡袍，一声不响地钻进了被窝。“好了吗？”贝尔热尔问。吕西安耸了耸肩说：“我冷！”“要我给你暖和暖和吗？”“您试试看吧，”吕西安说。他立即感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压垮了。一张湿润柔软的嘴紧紧贴在了他的嘴上。仿佛是一块生牛排。吕西安被弄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但是他很高兴，因为他不再冷了。他想起了贝斯太太，她经常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

管他叫“我的玩具娃娃”；他也想起了管他叫“大芦笋”的埃布拉尔；他还想起了每天早晨的盆浴，并且觉得布法迪埃先生就要进来给他洗澡。他心想：“我是他的玩具娃娃!”这时候，贝尔热尔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呼喊，他说：“好啊！你终于下定决心了。来吧，”他气喘吁吁地补充道，“咱们来把你培养成人。”吕西安坚持要自己脱掉睡衣。

第二天，他们中午时分才醒来。侍者把早餐送到了他们的床头，吕西安觉得他的样子很傲慢。“他把我当成男妓了，”他不快地想道。同时全身颤栗起来。贝尔热尔非常体贴，他先穿上衣服，在吕西安洗澡的时候，他去老集市广场抽了一支烟。吕西安边用马尾手套仔细擦洗身体边想：“问题是，这种事很让人腻味。”当最初的一刹那恐怖过去后，当他意识到这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痛苦，他便陷入了沮丧的烦恼之中。他总是希望这就完了，他可以睡觉了。但是，贝尔热尔一直把他折腾到清晨四点钟才放过他。“我还是得把那道三角题解出来，”他想。他竭力抛开杂念，只想着功课。这一天过得很长。贝尔热尔给他讲述洛特雷阿蒙的生平事迹，但吕西安并不认真听。贝尔热尔有点让他恼火。晚上，他们下榻在科德贝克的一家旅馆，当然贝尔热尔又把他折腾了很长时间。但是到了清晨一点钟，吕西安干脆告诉他自己困了，于是贝尔热尔放过了他而没有生气。将近黄昏时他们回到了巴黎。总而言之，吕西安对自己并无不满。

他的父母张开双臂欢迎他归来。“你好好谢谢贝尔热尔先生了吗?”他母亲问道。他和他们一起聊了一会儿诺曼底的乡村风貌，便早早去睡觉了。他睡得很熟，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觉得身体里面在发抖。他站起身来对着镜子凝视了很久。“我是一个鸡奸者，”他想。随即瘫倒在地。“吕西安，快起来，”他母亲隔着门叫道。“今天早上你得去上学。”“知道了，妈妈，”吕西

安顺从地答道。但是他又躺倒在床上，开始看自己的脚趾。“这太不公平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太没有经验了。”这些脚趾被人一个接一个地吮吸过。吕西安猛地转过头去。“他是知道的。他让我干的事有一个名称，就叫做和男人睡觉，而他是知道的。”这很有趣，吕西安苦涩地笑了，我可以在好几天里不断地寻思：我是否聪明，我是否有点自负，我永远不得其解。而与此同时，不知哪天早上便会有一些标签贴到你的身上，你一生都得带着它们。例如：吕西安是一名高个子的金发青年。他很像父亲，是个独生子，自从昨天以来他成了一个鸡奸者。人们将会这样说他：“你们知道弗勒里耶吗？他就是那个喜欢男人的高个子金发青年！”而别人会这样回答：“啊对了！是那个娘娘腔的大小伙子吗？好极了，我知道是谁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但是他没有勇气去上学。他顺着朗巴尔街而下，一直走到塞纳河边，然后沿着河岸走。天空晴朗，街道上散发着绿叶、沥青和英国烟草的味道。这是洗净的身躯穿上洁净的衣服、换上崭新灵魂的理想天气。街上的行人个个都神态庄严，惟有吕西安自己觉得在这大好春光里显得反常和可疑。“这是命中注定的滑坡，”他想，“我从恋母情结开始，后来变成肛门虐待狂，而现在是最糟糕的，我成了一个鸡奸者。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显然，他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他并不很喜欢贝尔热尔的抚摩。“可是，假如我积习成瘾了呢？”他惴惴不安地想道，“我将摆脱不了，它就像吗啡一样！”他将成为一个名誉扫地的人，任何人都不再愿意接待他。他向父亲的工人下达命令时，他们会嘲笑他。吕西安自鸣得意地想象着自己那可怕的命运。他仿佛见到了自己三十五岁时的形象。他将是一个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蓄着小胡子，佩戴荣誉勋位勋章的绅士。他将神气活现地把手杖高高举起。“先生，您的到来是对我女儿们的侮

辱。”忽然间，他一阵踉跄，戛然停止了游戏。他刚想起贝尔热尔的一句话。那是在科德贝克的夜里。贝尔热尔说：“嘿，瞧瞧，我看你上瘾了!”他想说明什么？自然，吕西安并非木头人，在被他抚摩一阵以后……“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不安地想。但是人们说，那种人非常了不起，他们很善于瞄准同类，如同第六感觉。吕西安长时间地看着一个在耶拿桥前指挥交通的警察。“这个警察能引起我的冲动吗?”他两眼盯着警察蓝色的长裤，想象着他那肌肉发达和多毛的大腿。“这能让我动心吗?”他非常宽慰地走开了。“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他想。“我还能够解脱。他滥用了我的紊乱，但我并不真是一个鸡奸者。”他对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再次试验，每一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哎呀!”他想，“可让我紧张了好一阵!”那是一种警示，仅此而已。不能再干那种事了，因为学坏是很快的，必须立即摆脱这些情结。他决定不告诉父母，自己去找一位专家进行心理分析。然后他将找一个情妇，变成一个和常人一样的男人。

吕西安渐渐安下心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贝尔热尔。在这一时刻，贝尔热尔正在巴黎的某个地方，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对其本人十分陶醉。“他知道了我身体的秘密，他了解我的嘴，他曾对我说：‘你有一种我忘不了的味道。’他将向他的朋友吹嘘，他会说：‘我占有了他。’仿佛我是个女人。这时候，他或许正在把那几夜的事情告诉……”想到此，吕西安心里一紧，仿佛心脏停止了跳动，“告诉贝尔利亚克！假如他这样做，我就要杀死他。贝尔利亚克非常恨我，他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全班同学的。那样我就完蛋了，同学们再也不会和我握手了。我要说这不是真的，”吕西安精神恍惚地想，“我要去控告，说他强奸了我!”吕西安对贝尔热尔痛恨到了极点，因为假如没有他，没有这种可耻和不可救药的意识，原本一切都会相安无事，而且无人知晓，

吕西安自己终究也会忘掉它的。“他要是能突然死去就好了！我的上帝，我求求您，让他在没有对任何人透露此事之前，今天夜里就死去吧！我的上帝，请把此事埋葬掉，您不可能愿意我成为一名鸡奸者的！无论如何，他还控制着我！”吕西安愤怒地想，“我必须回到他那里，做他想做的事，然后对他说我喜欢这样，否则我就完了！”他又走了几步，为了万无一失他补充道：“我的上帝，请让贝尔利亚克也死去。”

吕西安未能克制自己回到贝尔热尔那里去的念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以为到处都会遇到他。他在房间里学习时，每听到铃响便会惊跳起来。夜里，他常做可怕的噩梦。他梦见贝尔热尔在圣路易中学的大院中央把他强行拉走。预备班的全体同学都在场，他们一边看热闹一边哈哈大笑。但是，贝尔热尔渺无音讯，并不试图再次见到他。“他只是要我的肉体，”吕西安恼怒地想。贝尔利亚克也失踪了。星期日有时和他一起去购物的基加尔告诉他，贝尔利亚克在一次精神危机之后离开了巴黎。吕西安渐渐平静下来。鲁昂之行对他来说是一场阴暗野蛮的噩梦，幸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几乎忘掉了全部细节，只记得肉体和科隆香水发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味道以及那不能忍受的烦恼。弗勒里耶先生曾多次问起那位贝尔热尔朋友的情况，他说：“我们得请他去一次费罗尔以示感谢。”“他去了纽约，”吕西安终于这样答道。他多次和基加尔以及他姐姐去马恩河上划船。基加尔还教他跳舞。“我觉醒了，”他想，“我获得了新生。”但是他仍不时感到有一种像褡裢一样的东西压在背上，那是他的那些情结。他寻思是否有必要去维也纳找弗洛伊德。“我将身无分文地出发，如必要可以步行。我将对他说：我没有钱，但我是一个实例。”六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圣米歇尔大道上遇到了以前的哲学老师勒巴布安。“弗勒里耶，”勒巴布安问，“那么你是准备上中央高等工

艺制造学校喽?”“是的，先生，”吕西安回答。“你原本可以上文科班的，”勒巴布安说。“你的哲学成绩很好。”“我没有放弃哲学，”吕西安说，“今年我读了不少书，例如弗洛伊德的著作。噢对了，”他忽然心血来潮地补充道，“先生，我正想问您，您对心理分析有什么看法?”勒巴布安笑了。“这是一种时髦，”他说，“它会过去的。弗洛伊德思想的精髓，你在柏拉图那里便能找到。其余呢，”他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补充道，“我坦率告诉你，我不屑于看那些无用的废话。你最好去读读斯宾诺莎的著作。”吕西安如释重负，他轻轻地吹着口哨步行回家。“那是一场噩梦，”他想，“不过一切都已烟消云散!”那一天赤日炎炎，但是吕西安抬起头一眼不眨地盯着太阳看。这是大家的太阳，吕西安有权正对着它看。他得救了!“无用的废话!”他想，“那是些无用的废话!他们想引我走邪道，但是没有得逞。”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地抗争。贝尔热尔用歪理欺骗了他，但是吕西安觉得兰波的鸡奸癖是一种病态。而当那个小虾米贝尔利亚克想让他抽印度大麻时，吕西安断然拒绝了。“我差点失足，”他想，“保护我的是我的精神健康!”这一天晚餐时，他深情地望着父亲。弗勒里耶先生肩膀宽阔，动作像农民般沉稳缓慢，体现出一种良好的教养，一双领袖人物的灰眼睛，目光冷峻神采奕奕。“我很像他，”吕西安想。他想起了弗勒里耶家庭代代相传，已有四代企业家。“那些人真是胡说。家庭还是存在的!”于是，他骄傲地想起了弗勒里耶家族的精神健康。

这一年吕西安没有参加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入学考试，全家早早去了费罗尔。他欣悦地回到了那所房子、花园以及那座宁静沉稳的小城。那是另一个世界。他决定每天早早起床，在本地区进行长途跋涉。他对父亲说：“我要让肺部装满新鲜空气，为明年的拼搏把身体练得棒棒的。”他陪同母亲前往布法迪埃和

贝斯家里做客。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成为一个既懂事又稳重的年轻人。在巴黎修法律课程的埃布拉尔和温凯尔曼也都回到费罗尔度假。吕西安多次和他们一起出游。他们谈起了对雅克玛尔神甫搞的恶作剧以及骑着自行车痛快的游览。他们唱三重唱《梅斯的炮手》。吕西安非常欣赏老同学的坦率和实在。他为自己忽略了他们感到内疚。他向埃布拉尔承认不大喜欢巴黎，但是埃布拉尔对此不能理解。他父母把他托付给一位神甫，他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至今他对卢浮宫博物馆的参观以及在歌剧院度过的晚会仍保留着美好的印象。吕西安为这种朴实而动情。他觉得埃布拉尔和温凯尔曼仿佛是他的大哥哥，并且开始想，他并不为曾经有过如此动荡不安的生活而感到遗憾，因为他赢得了经验。他和他们谈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并且以逗他们生气来取乐。他们猛烈地抨击关于情结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反对是天真的，吕西安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接着他补充道，假如用哲学观点来看问题，便很容易批驳弗洛伊德的错误了。他们非常佩服他，但是吕西安佯装没有察觉。

弗勒里耶先生向吕西安讲解了工厂的机制。他带吕西安参观了中心大楼，吕西安久久地观察工人们的劳作。“假如我死了，”弗勒里耶先生说，“你必须能够立即掌管厂里的一切事务。”吕西安嗔怪他说：“我的老爸，你别说这个好不好！”但是接连好几天，当他想到早晚要落到他身上的责任时，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就老板的职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弗勒里耶先生告诉他，产业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他们总是用他们的阶级斗争来烦我们，”他说，“好像老板与工人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就拿我的情况来说。我是个小老板，是巴黎行话里所谓的一个小奸商。可是我养活了一百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我的生意兴隆，他们便首先获益。但是，如果我被迫关闭了工厂，那么他们便要流

落街头。我没有权利，”他强调说，“把生意做坏。这就是我所谓的各阶级的利害一致性。”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一切都正常。他几乎不再想起贝尔热尔。他已经原谅了他，只是希望今生今世不再见到他。时而，当他换衬衫时，他走到镜子前，惊奇地望着自己。“有一个男人曾经喜欢过这个身躯，”他想。他的双手慢慢地在腿上抚摩着，并且想：“有一个男人曾经为这两条腿动了心。”他又抚摩腰部，很遗憾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来抚摩自己这缎子般的肌肤。有时候，他也悔恨自己曾经有过的各种情结。它们很顽固和沉重，它们那巨大和阴沉的分量曾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吕西安再也不相信它们，而是感到一种艰难的轻松。再说，这并非那么不愉快，这是一种很能忍受的醒悟，它有点使人气馁，顶多可以认为是一种厌烦。“我不算什么，”他想，“什么都没能把我弄脏。而贝尔利亚克却被肮脏地拖下了水。我多多少少还能够承受，这是为单纯付出的代价。”

有一次散步时，他坐在一处斜坡上想道：“我沉睡了六年，忽然有一天我从蚕茧里脱颖而出。”他非常兴奋，怡然自得地观赏着风景。“我生来就是为了投入行动！”他想。但是忽然间，他的辉煌思想变得平淡无奇了。他喃喃低语道：“让他们等着瞧，他们早晚会知道我的价值。”他使劲地说了，但是话语仿佛是从空壳里冒出来的。“我有什么呢？”这种奇怪的担忧，他不愿意承认，它以前曾给他造成太多的痛苦。他想：“是这片宁静……这个地方……”这里除了在尘埃中艰难地拖着黄黑色腹部的蟋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有生命的东西。吕西安讨厌蟋蟀，因为它们的样子总像一半是空的。公路的另一边是一片地面龟裂、布满荆棘的灰蒙蒙的荒原，一直伸展到河边。谁都看不见吕西安，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跳跃着，只觉得他的动作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甚

至重力的阻挡。现在他站着，在灰色云雾的笼罩之下，如同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样。“这一片宁静……”他想着。它更胜于宁静，是虚无。在吕西安的周围，乡村出奇地静谧，一片懒洋洋，毫无人类的气息。仿佛它变得很小很小，屏住了呼吸以免打扰他。“当梅斯的炮兵回到了驻地……”声音在他的嘴唇上停住，如同火苗在真空中窒息一样。吕西安孤独一人，位于这非常隐蔽和毫无重力的大自然之中，既没有影子也没有回声。他打起精神，试图找到原先的思路。“我生来就是为了投入行动。首先，我有毅力。我可能做一些傻事，但是我不会走得很远，因为我能回到正路上来。”他想：“我的精神很健康。”但是，他做了一个鬼脸以示厌恶便不再往下想了，因为在这条只有垂死的小虫穿行的白色公路上谈论“精神健康”，他觉得十分荒谬。吕西安生气地踩在一只蟋蟀上，他觉得脚底下有一个弹性的小圆球。当他抬起脚来，蟋蟀还活着。于是吕西安朝它吐了口唾沫。“我很茫然，我很茫然，和去年一样。”他想起了管他叫精英的温凯尔曼，又想起了把他当作男子汉的弗勒里耶先生，还想起了贝斯太太，她曾说：“这个大小伙子，我以前叫他我的玩具娃娃，现在我可不敢和他以你相称了，他让我惶恐不安。”但是他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和他们一起留在了费罗尔。这里，在这偏僻荒芜的角落里，只有一条白色的惶惶不安的可怜虫。“我到底是什么？”几公里连绵不断的荒原，一片寸草不生、毫无气味的平坦而龟裂的土地。突然间，从这灰色的土壳里笔直地冒出一根芦笋。它是那样的奇特，甚至连影子都没有。“我到底是什么？”自从上一次假期以来，这个问题没有改变过，仿佛它就在吕西安曾把它搁下的老地方等着他。或者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状态。吕西安耸了耸肩。“我太多虑了，”他想，“我自我分析得太多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力图不再自我分析。他很想对物品着迷，久久地凝视着蛋杯、餐巾环、树木、橱窗等。他极力讨好母亲，问她愿不愿意把她的银器给他看看。他观看银器时，他想的是看银器，然而他的眼光后面却有一小片充满活力的雾气在跳跃。吕西安徒劳地使自己专心和弗勒里耶先生交谈。这一片既厚又薄的雾气，浓密而不坚实，它给人以假象，仿佛一片光亮，悄悄地溜到了他对父亲话语的注意力的后面。这一片雾气就是他本人。吕西安不时感到厌倦，于是不再听对方的说话。他转过身来，试图抓住这片雾气，面对面地看着它。但是他看到的只是空白，雾气仍在后面。

日耳曼娜泪流满面地前来告诉弗勒里耶太太，她的兄弟得了支气管肺炎。“可怜的日耳曼娜，”弗勒里耶太太说，“你可一向说他的身体非常结实!”她准她一个月的假，找了厂里一个工人的女儿来替代她。那姑娘十七岁，名叫贝尔特·莫泽尔。她个子矮小，金黄色的发辫盘在头上。她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因她来自孔卡尔诺，弗勒里耶太太让她戴上花边头饰。“这样显得更可爱。”从她刚来的那几天开始，每次她遇到吕西安，她那大大的蓝眼睛总会流露出一种对吕西安的谦卑的爱慕之情，吕西安也明白她喜欢自己。他和贝尔特亲切地交谈，多次问她：“你喜欢我们这里吗?”在走廊里，他故意和她擦肩而过，以试探她的反应。但是，她使他产生恻隐之心，并且他也从这种爱中获得了宝贵的鼓舞。他常常不无激动地想象贝尔特对他的印象。“事实上我和她经常来往的年轻工人是不大一样。”他借故让温凯尔曼来到配膳室，温凯尔曼觉得贝尔特身材不错。“你这小子真走运，”他断言，“我要是你，早就勾上她了。”但是吕西安还在犹豫，因为她身上有汗味，而且她的黑衬衫肘部已磨破了。九月的一天下午，天下着雨，弗勒里耶太太乘坐汽车前往巴黎，吕西安独自一

人呆在房间里。他躺在床上开始打呵欠。他觉得自己像一朵变幻莫测、转瞬即逝的云彩，永远是同一朵，也永远是另外一朵。它的边缘随时随刻融入于大气之中。“我纳闷为什么我存在呢？”他在那里，在消化，在打呵欠，他听见雨点打在窗玻璃上。这片白色的雾气在他头脑里渐渐散开。以后呢？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以后他将要担当的责任也难以为它正名。“无论如何，我并没有要求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想。接着，他做了一个自我怜悯的动作。他想起了童年时的忧虑和长时期的昏昏欲睡。如今它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实际上，他一直不断为自己的生命所困扰，它是一件巨大而无用的礼物，他把它抱在怀里不知如何处置，也不知把它放在何处。“我是以后悔自己的出生来消磨时光的。”但是他实在太沮丧了，因而不能更深入地继续推想。他起来点燃一支烟，到楼下厨房吩咐贝尔特为他沏茶。

她没有看见他进来。吕西安碰了碰她的肩膀，她吓得惊跳起来。“我让你害怕了？”他问。她双手撑着桌子，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胸脯起伏不停。过了一阵，她笑了，说：“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家里还有别人。”吕西安也报以宽容的微笑，并对她说：“请你给我沏壶茶。”“马上就好，吕西安先生，”小姑娘说。她立即走向炉边。吕西安的到来仿佛使她相当为难。吕西安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他慈父般地问道：“怎么样，喜欢在我们家吗？”贝尔特转过身去，在水龙头上接了一小锅水。水声盖住了她的回答。吕西安等了一会儿。她把小锅放到煤气炉上，他又问：“你抽过烟吗？”“抽过几次，”小姑娘疑虑地回答。他把克拉温牌的香烟盒打开，递给她。他并不很满意，他觉得在损害自己的名声，他不应该让她抽烟的。“您想要……要我抽烟？”她惊奇地问。“为什么不？”“太太会骂我的。”吕西安有一种当了同谋的不快感觉。他笑起来，说道：“咱们不告诉她。”贝尔特脸红了，

她用手指夹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我要把火递给她吗？那是不得体的。"他对她说："喂，你不点上它吗？"她把他惹恼了。她两臂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满脸通红，一副恭顺的样子，夹着烟卷的双唇像一只鸡屁股。仿佛她的嘴里吞进了一根体温表。终于她从一个马口铁罐里抽出一根浸硫火柴，擦着后点燃了烟。她眨着眼睛抽了几口便说："这烟很淡。"接着，她从嘴里匆匆地取出烟卷，笨拙地把它捏在五个手指中。"她生来就是受苦的命，"吕西安想道。然而，当他问起她是否喜欢她的家乡布列塔尼时，她便渐渐活跃起来。她告诉他各式各样的布列塔尼女帽，甚至还用柔和但走调的嗓音为他唱了一支罗斯波登的歌曲。吕西安不怀恶意地逗她，但是她不懂得别人的玩笑，只是神色惊慌地望着他。这时候，她颇像一只兔子。他坐在矮凳上，觉得十分自在。"请坐，"他对她说。"不，吕西安先生，我不能在吕西安先生面前坐。"他抓住她的两腋，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这样行吗？"他问。她没有反抗，同时还低声咕哝道："坐在您的膝盖上！"她感到无比幸福，但却用古怪的语调责备着。这时吕西安有点烦恼，他想："我陷得太深了，我不应该走得这么远的。"他不再作声。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浑身热乎乎的，显得非常安静。但是吕西安感觉到她的心在怦怦直跳。"她是我的东西，"他想，"对她我可以为所欲为。"他放开她，拿起茶壶便上楼去了。贝尔特没有试图留住他。喝茶之前，吕西安用母亲的香皂洗了手，因为手上有贝尔特腋下的味道。

"我要不要和她睡觉？"在以后几天里，吕西安不断地想着这个小问题。贝尔特总是设法出现在他的必经之处，并且用一双西班牙长毛垂耳猎犬似的忧郁的大眼睛望着他。但是道德占了上风。吕西安明白，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又因为自己在费罗尔人人皆知，无法买到避孕工具，因此，他会让她怀孕的。这样会给弗

勒里耶先生带来极大的麻烦。他还想到，假如以后他手下一个工人的女儿夸耀自己曾经和他睡过觉，那么他在工厂里将会威信扫地。“我没有权利碰她。”在九月的最后几天里，他避免和贝尔特单独在一起。“那么，”温凯尔曼问他，“你等什么呢?”“我不想，”吕西安生硬地回答，“我不喜欢和女仆谈情说爱。”温凯尔曼还是第一次听说和女仆谈情说爱，他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便不再作声了。

吕西安对自己十分满意。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有风度，因而也弥补了不少过错。“她是垂手可得的，”他有点遗憾地想。但是继而他又想道：“权当是我已经占有过她了。因为是她自己送上来的，只是我不愿意罢了。”从此，他认为自己不再是童男子了。这些轻快的满意之情让他高兴了好几天，随后便也化作一片雾气。十月份开学时，他觉得和去年开学时一样无精打采。

贝尔利亚克没有返校，谁都没有他的音讯。吕西安发现了几张新面孔。坐在他右边名叫勒莫尔当的小伙子在普瓦蒂埃上了一年数学专修班。他比吕西安的个子还要高，留着一片黑黑的小胡子，已经像个大人了。吕西安兴趣索然地和同学们重新相聚。他觉得他们很幼稚，并且总是天真无邪地吵吵闹闹，简直像一群神学院的学生。他仍然参加他们的集体活动，但是显得漫不经心。好在作为二年级学生，他有权利这样做。勒莫尔当已经成熟，他原本可以更多地引导吕西安。但是，他并不像吕西安一样是个经历过多种艰难的考验因而成熟起来的小伙子。他生来就是一个成人。吕西安经常十分满意地打量着这颗没有脖子，歪歪地长在肩膀上的深思熟虑的大脑袋。仿佛无法把任何东西通过耳朵或那双玫瑰色透明的中国式小眼睛灌进他的脑袋里去。“这是一个有主见的家伙，”吕西安怀着敬意想道。而他不无嫉妒地思索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得勒莫尔当有了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这

就是我应当成为的：一块岩石。”他仍然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勒莫尔当能够理解数学的推理。但是当于松老师把第一次作业本发还给大家时，他便放下心来。吕西安名列第七，而勒莫尔当只得了五分，名列第七十八位。这一切都符合实际。勒莫尔当有点无动于衷。他预想的结果似乎更糟。他那张小嘴和肥大光滑的黄脸蛋不是用来表达感情的。那是一尊菩萨。大家只见他发过一次怒，那天劳维在衣帽间里推搡了他。他先是发出十几声低而尖利的埋怨声，还不断地眨着眼。“回波兰去，”他终于说，“滚回波兰去！你这犹太鬼，别到我们的国家里来烦我们，”他那魁梧的身材镇住了劳维，他庞大的上半身在两条长腿上摇摇晃晃。最后，他打了劳维两记耳光，小劳维道了歉，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星期四，吕西安和基加尔一起外出。基加尔带他去他姐姐的女友那里跳舞。但是基加尔最后承认，这样的蹦蹦跳跳使他感到厌倦。“我有一个女友，”他悄悄对吕西安说，“她是罗亚尔街上普利尼耶舞厅里跳得最棒的。正好她的一个朋友没有舞伴。星期六晚上你和我们一起去吧。”吕西安和家长闹了一通，终于获准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外出活动。家里把大门钥匙放在门毯底下。将近九点，他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家酒吧找到基加尔。“你会发现，”基加尔说，“法妮非常可爱，而且她的优点是很善于着装。”“我的舞伴呢？”“我不认识她，我知道她是个学裁缝的女艺徒，她刚到巴黎，是从昂古莱姆来的。对了，”他补充道，“别犯傻。我叫皮埃尔·多拉。你呢，你有一头金发，我就说你有英国血统，这样说更好些。你就叫吕西安·博尼埃尔。”“为什么呢？”吕西安不安地问道。“老兄，”基加尔说，“这是规矩。和那些女人在一起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永远不能说出你的真名字。”“好吧，好吧！”吕西安说。“那我是个干什么的呢？”“你可以说是个大学生，这样更好些。你明白吗，这会让她们感到得意的。你不必为

她们花费很多，费用自然是大家分摊。但是今晚让我来付账，我习惯这样。下星期一我会告诉你欠我多少。”吕西安立即想到基加尔企图从中揩点油。“我怎么变得如此多疑了！”他暗自好笑地想道。法妮几乎立刻到了。这是个身材高大瘦削的棕发姑娘。她的大腿很长，脸上浓妆艳抹。吕西安觉得她有点让人胆怯。“这就是我和你说起过的博尼埃尔，”基加尔说。

“很高兴认识你，”法妮眯起眼说，“这是我的朋友莫德。”吕西安见到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的年龄难以捉摸，戴的头饰像一只倒扣的花盆。她只是略施脂粉，和光彩照人的法妮相比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吕西安痛楚地感到失望。但是他发现莫德有一张漂亮的嘴，而且和她在一起他不必感到窘迫。基加尔特意预先付了啤酒账，因此他可以利用初到时的喧闹，不让姑娘们有时间吃喝便嘻嘻哈哈地把她们推出酒吧门外。吕西安对他十分感激，因为弗勒里耶先生每周只给他一百二十五法郎零花钱。他还得用这笔钱支付通讯费用。这天晚上过得很有意思。他们到拉丁区的一家小舞厅去跳舞。玫瑰色的舞厅并不大，暖融融的，四周的角落光线阴暗。一杯鸡尾酒只需五法郎。那里有很多大学生，他们都带着法妮那样的女人，但是不如法妮漂亮。法妮很出众。她直盯着一个正在抽烟斗的大胡子男人，大声喊道：“我讨厌在舞厅里抽烟的人。”那家伙立即满脸通红，忙把点燃的烟斗放回衣兜里。她对基加尔和吕西安的态度有点高傲，并且用母亲般的慈爱口吻多次对他们说：“你们是坏孩子。”吕西安觉得非常自在，心里甜滋滋的。他给法妮讲了好几件有趣的小事，边说边笑。后来，他的脸上便一直挂着笑容。他很善于运用一种随随便便、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而又略带嘲讽的高雅嗓音。但是法妮很少和他说话。她一手托住基加尔的下巴，向着脸颊方向拉动，以便突出他的嘴巴。当他的嘴唇变得肥大，并且开始流涎，像那些胀满了汁

液的水果或是蛞蝓时，她就一边叫他“宝贝”，一边小口小口地舔他的双唇。吕西安觉得尴尬极了，他认为基加尔非常可笑。基加尔的嘴唇边上有口红，而且两颊上有手指的印记。但是其他舞伴的举止更加放肆。大家都在拥抱，亲吻。管衣帽间的那位女士不时挎着小篮子前来抛撒彩色纸带卷和彩色小球，同时大声喊着：“加油啊，孩子们，尽情地玩吧，放声地笑吧，加油啊，快加油啊！”于是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吕西安终于想起了还有莫德在场。他笑着对她说：“瞧瞧这些年轻的情侣。”他指着基加尔和法妮补充道：“我们两个是高贵的长者了……”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是笑得十分滑稽，弄得莫德也笑了。她摘下帽子。吕西安喜悦地发现她比舞厅里的其他女人毫不逊色。于是他请莫德跳舞，并且对她讲述了他中学会考那一年和老师们瞎起哄的事。她的舞跳得很好，她有一双持重的黑眼睛，显得很在行。吕西安和她谈起贝尔特，并且说很内疚。“但是，”他补充道，“这样对她更好。”莫德觉得贝尔特的故事很有诗意，但却令人伤心。她问贝尔特在他父母家里挣多少钱。她又说：“一个姑娘给人家当女仆并不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基加尔和法妮不再管他们。他们只顾自己互相抚摩，基加尔的面孔全都湿了。吕西安不时地重复：“瞧瞧这些年轻的情侣，快瞧瞧他们！”而且他脑子里也想好了一句话：“他们引得我也想学他们的样。”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只是在那里笑。然后，他佯装莫德和他是老朋友了，不屑于谈情说爱。他叫她“老兄”，而且还拍拍她的肩膀。法妮突然转过头来，惊奇地望着他们。“喂，”她说，“小班同学，你们在干什么呢？快亲吻吧，我看你们早想得要命了。”吕西安一把搂住了莫德，他还有点为难，因为法妮在看着他们。他很想让此吻又长又成功，但又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怎样呼吸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困难，只需斜着亲嘴，把两人的鼻孔错开便可以了。他听

见基加尔在那里数数："一——二——三——四——"直到第五十二秒他才放开莫德。"这个头开得不坏呀，"基加尔说，"但是我比你棒。"吕西安看着手表，也开始数起来：基加尔在第一百五十二秒时才松开法妮的嘴。吕西安非常生气，觉得这种比赛很愚蠢。"我是出于谨慎松开了莫德，"他想，"但是这并不是难事。只要掌握好呼吸便可以无限止地延续下去。"他建议再比一次，结果他赢了。当他们比完后，莫德瞧了瞧吕西安，并且认真地对他说："你吻得很好。"吕西安兴奋得脸都红了。他弯腰说了一声"为你效劳"。但他本来是更想和法妮亲吻的。为了赶最后一班地铁，他们于午夜十二点半分了手。吕西安心花怒放，他在雷努阿尔大街上又蹦又跳。他想："事情已有十分把握。"他的嘴角很痛，因为今天晚上笑得太多了。

现在他订于每星期四晚上六点和整个星期六晚上和莫德会面。她任他拥抱亲吻，但是不愿失身于他。吕西安向基加尔抱怨，基加尔安慰他说："别着急，"基加尔说，"法妮肯定她会和你睡觉的。只是她还年轻，她只有过两个情人。法妮叮嘱你对莫德要温柔体贴点。""温柔体贴？"吕西安问。"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两人放声大笑起来，基加尔肯定地说："老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吕西安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他不断地亲吻莫德，并且对她说他爱她。但是时间长了便有点单调乏味，而且和她一起外出他也并不感到很骄傲。他本想对她的梳妆打扮提一些建议，可是她有许多成见，并且很容易生气。在亲吻的间歇，他们手拉着手，两眼发呆，默默无语。"她眼神如此严肃，天知道她在想什么。"而吕西安总是在想着同一件事。望着莫德这个郁郁寡欢，捉摸不定的小小存在，他不禁想道："我想成为勒莫尔当，他是一个找到了自己道路的人！"在这一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自己坐在热恋他的女人身边，两人手拉着手，

他的嘴唇还因刚才频频的亲吻而湿乎乎的。他拒绝她献给他的微不足道的幸福：孤独。于是，他紧紧抓住小莫德的手指，眼泪夺眶而出。他很想使莫德幸福。

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勒莫尔当走到吕西安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你愿意签名吗？”他问。“这是什么？”“这是为高师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给《事业报》寄去了一份有二百人签名，反对义务预备兵役的狗屁文章。对此，我们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至少征集一千人的签名。我们将要去圣西尔军校，海军学校预备班，农学院，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院，让所有一流学校的学生都签上名。吕西安顿感身价百倍，他问：“这会登载出来吗？”肯定会登在《行动报》上。可能也会登在《巴黎回声报》上。吕西安极想立即签名，但又想这样不够严肃。他拿起那张纸，认真地看了一遍。“我想，你不是搞政治的，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是法国人，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当吕西安听到“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时，他立即觉得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他签了名。第二天他买了一份《法兰西行动报》，但是声明没有登出来。它星期四才得以发表。吕西安在第二版上找到了它，标题是“法国青年给了国际犹太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大名被压缩得很小，登在离勒莫尔当不远的地方，和周围的弗莱什、菲利波等名字一样陌生。它的样子很体面。“吕西安·弗勒里耶，”他想，“是一个农民的姓氏，是纯粹的法国姓氏。”他高声朗读了以字母F开头的全部姓名。当他读到自己的姓名时，他佯装不认识这个人。随后，他把报纸塞进口袋，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几天后，是他去找了勒莫尔当。“你是搞政治的吗？”他问。“我是联盟[1] 成员，”勒莫尔当说，“你有时也看《行动报》吗？”

---

[1] 联盟，指民族主义右翼组织“法兰西爱国青年联盟”。

“不常看，”吕西安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我认为我正在改变态度。”勒莫尔当用他那难以捉摸的神情淡淡地望着他。吕西安粗略地向他叙述了贝尔热尔称之为“紊乱”的故事。“你是什么地方人？”勒莫尔当问。“费罗尔人。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你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直到上中学为止。”

“我明白了，”勒莫尔当说，“事情很简单，你是个背井离乡的人。你读过巴雷斯[1] 的作品吗？”“我读过他的《科莱特·博多希》。”“不是这部，”勒莫尔当不耐烦地说。“今天下午我把他的《背井离乡的人们》给你带来。它讲的是你的故事。你会在书里读到你的病症以及对症的良药。”这本书是用绿色羊皮做的封面。第一页盖有安德烈·勒莫尔当的藏书印鉴，那漂亮的哥特字体十分醒目。吕西安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从未想过勒莫尔当会有自己的藏书章。

他满腹狐疑地开始了阅读。曾经有过多次人们企图给他解释，曾经有过多次人们借书给他，对他说：“读读这本书吧，写的全是你的事。”吕西安略带几分忧愁地笑着，他想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人用几句话便能剖析的人。恋母情结，紊乱，多么幼稚可笑！这一切早已远离他而去，不复存在了！但是，刚读了几页书，他便入迷了。首先，这不是心理分析，——吕西安对心理分析已经极其厌烦——巴雷斯谈到的年轻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像兰波或魏尔兰那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更不是那些请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的无所事事的病态的维也纳人。巴雷斯开始时把他们置于他们的环境和家庭之中。他们在外省极其传统的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吕西安觉得斯蒂雷尔和自己很相像。

[1] 指莫里斯·巴雷斯。

“这可是真的，”他想，“我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他想到了弗勒里耶家族的精神健康。这种健康只能在农村，并且通过他们的体力来获得（他祖父能用手指把一枚铜币拧弯）。他激动地想起了费罗尔的黎明。他起床后悄然无声地下了楼，以免吵醒父母。他骑上自行车，于是法兰西岛柔媚的景色便悄悄地笼罩着他，抚摩着他。“我历来很讨厌巴黎，”他坚定地想道。他还读了《贝雷尼斯的花园》。他时而中断阅读，两眼迷茫地思索起来。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向他展示了一种性格，一种命运，一种能够摆脱存在于他意识中无休止的废话的办法，一种确定自我，肯定自我的方法。然而他是多么喜欢巴雷斯奉献给他的这种充满清新的田野气息的无意识，并且厌恶弗洛伊德的那些邪恶和淫猥的畜牲！为了抓住这份礼物，吕西安只需摆脱毫无结果和危险的冥想。他必须研究费罗尔的地面和地下，寻找一直延伸到赛奈特河边这片起伏的丘陵的意义，诉诸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或者，非常简单，他必须回到费罗尔，在那里生活。那样，他将感到费罗尔就在自己的脚下，它无害而肥沃，伸展于广阔的田野上。在这片土地上，有树林、泉水和花草。它像一方养料丰富的腐殖土，吕西安终于可以在此汲取力量从而成为一名企业主。吕西安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苦苦思索，变得兴奋不已，甚至不时感到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今，当他一手搂着莫德的身腰，默默地待在她旁边时，脑子里经常回响起以下的词语和短句：“恢复传统”，“土地和死者”。这是一些深奥难懂，取之不尽的词语。“这多么诱人啊！”他想。然而他不敢相信，因为已经有过太多次人们让他失望了。他把自己的担忧向勒莫尔当倾诉。“太妙了，”勒莫尔当说，“老朋友，人们是不会立刻相信自己想要什么的，因为需要实践。”他略加思索便接着说道：“你应该来和我们在一起。”吕西安真心实意地答应了，但是他强调保留自由。“我来，”他说，“但是不

做任何承诺。我想观察和思考。”

吕西安被这帮年轻保守派的同志情谊迷住了。他们对他表示了诚挚和简朴的欢迎。他很快便觉得在他们中间很自在，而且不久便熟悉了勒莫尔当的“小集团”。他们是二十来个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戴一顶条绒的贝雷帽。他们经常在波尔德啤酒馆的二楼聚会，在那里玩桥牌，打台球。吕西安常去那里和他们一起玩。不久他便明白，他们已经接纳了他，因为对他的每次到场他们都欢呼“帅哥来啦！”或“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弗勒里耶！”但是，尤其吸引他的是他们欢快的性格；没有丝毫的学究和严厉气氛，很少谈论政治。大家笑着，唱着；并且为年轻的大学生们高声欢呼或是有节奏地鼓掌。这就是他们的聚会内容。勒莫尔当本人则一面保持一种无人敢于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自我放松一点，不由得笑了起来。通常，吕西安默不作声，目光扫视着这些正在大声喧哗的健壮的年轻人。“这是一股力量，”他想。生活在他们中间，他渐渐地发现了青春的真实含义。它不存在于贝尔热尔式的人物所欣赏的那种矫揉造作的风雅之中。青年是法国的未来，而且勒莫尔当的同伴们并没有青少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可爱。他们都已成年，其中好几个已经蓄须了。经过对他们的仔细观察，你便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已经摆脱了同龄人固有的恶习和犹豫，他们无须再学什么，他们都已成熟了。起初，他们轻率和无情的玩笑颇使吕西安反感。本来可以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当雷米前来报告激进派领袖迪比斯的夫人双腿被一辆卡车轧断时，吕西安原以为他们会对一位不幸的对手表示起码的同情。但是，他们却全体放声大笑，并且拍着大腿嚷道：“这个老僵尸！”和“卡车司机真了不起！”吕西安有点窘迫，但是他忽然明白了这种有净化作用的放声大笑是一种拒绝。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不愿表示懦弱的怜悯，于是他们便拒绝了。吕西安

也笑了起来。渐渐地，他们的恶作剧向他显示了其真实性质。它只有其轻浮的外表，实际上这是对一种权利的肯定。他们的信念非常牢固，如宗教般虔诚，因此他们有权利表现得轻浮，可以对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地开个玩笑。例如，在夏尔·莫拉斯冷峻的幽默和德贝罗戏谑性的玩笑之间（他的口袋里经常放着一块破旧的英式军大衣片，他称之为勃吕姆[1]的包皮），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一月份，巴黎大学宣布将要举行庄严的仪式，向两位瑞典矿物学家授予名誉博士的学位。“你等着看一场好戏吧，”勒莫尔当给吕西安一份请柬，这样说道。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当吕西安看到共和国总统和巴黎大学校长踏着《马赛曲》的乐声步入大厅时，吕西安的心怦怦直跳，他在为他的朋友担心。几乎同时，观众席上有几名年轻人站了起来，开始大喊大叫。吕西安满怀同情地认出了雷米，他的脸涨得通红，像个西红柿。他正被两名彪形大汉抓住上衣往外拉。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但是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正在拼命地吹喇叭，样子像一个捣蛋鬼。“太好了！”他想。他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固执的严肃和好动喧闹之间奇特的混杂。它使最年轻的人们显得成熟，最年长的人们显得调皮。不久，吕西安也试着开起了玩笑。谈到埃里奥[2]时，他说：“假如这一位寿终正寝，那就不再有仁慈的上帝了，”这句话取得了成功。这时他觉得身上产生了一种神圣的狂怒。于是，他咬牙切齿，一时间，竟感到自己和雷米或德贝罗一样坚信、一样执

---

① 指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吕姆（1872—1950），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组阁时担任总理。

② 指爱德华·埃里奥（1872—1957），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之一，人民阵线组阁时任议长。

拗、一样强有力了。“勒莫尔当说得对，”他想，“需要实践，有了实践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还学会了回避争论。基加尔只是个共和派，他对吕西安提出了一大堆反对意见。吕西安颇有风度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说话了。基加尔仍在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可是吕西安甚至不再看他，他在抚平裤子上的褶子，用烟卷吹出烟圈来取乐，一面盯着女人看。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一些基加尔的责难，只是它们突然失去了分量，轻飘飘、微不足道地向他滑来。基加尔终于印象深刻地住了嘴。吕西安和父母谈起了他的新朋友，弗勒里耶先生问他是否会成为一名保守派。吕西安犹豫不决，他严肃地答道：“我很想，真的很想。”“吕西安，我求求你了，别干这种事，”他母亲说。“他们太狂躁了，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的。或是把你毒打一顿，或是把你投入监狱，你明白吗？而且，你实在太年轻了，不能搞政治。”吕西安只是坚定地一笑，没有做声。弗勒里耶先生却说：“亲爱的，让他去吧，”他和蔼地说，“让他去实践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得经过这个阶段。”自那日起，吕西安觉得他父母对他另眼相看了。然而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这几个星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脑海里先后浮现出他父亲善意的好奇，弗勒里耶太太重重的忧心，基加尔刚具备的尊敬，勒莫尔当的坚定执著和雷米的急躁不安。他摇着头自言自语：“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和勒莫尔当长谈了一次，勒莫尔当很理解他的理由，劝他不必操之过急。吕西安仍然非常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小滴透明的胶质，正在咖啡馆的座位上颤动。他觉得年轻保守派们的喧闹和动荡十分荒谬。但是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石头一样沉重和坚强，因而又感到很是高兴。

他和这个小团体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给他们唱了去年暑假埃布拉尔教他的《雷贝卡的婚礼》这首歌。大家都说这歌有趣极

了。正在兴头上的吕西安谈了不少他关于犹太人的尖刻的想法，并且还提到了吝啬得出奇的贝尔利亚克。“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他如此吝啬，一般人是不可能这么吝啬的。忽然有一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个犹太人。”这时全体哄堂大笑，吕西安愈加慷慨激昂。他觉得对犹太人真是痛恨极了，而一想起贝尔利亚克更是令人扫兴。勒莫尔当的目光直盯着他，对他说：“你是纯血统的。”此后，他们经常对吕西安说：“弗勒里耶，给我们讲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要好听一点的，”于是吕西安就把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犹太人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起头，吕西安只需故意怪腔怪调地说“又一田，莱匪鱼煎不老母……”[①]，朋友们便个个乐不可支了。有一天，雷米和潘特诺特说，他们在塞纳河边遇到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径直向他走去，仿佛想要把他扔进河里，这可把他吓得半死。“我当时想，”雷米肯定地说，“弗勒里耶没和我们在一起真是太遗憾了。”“还是他不在场为好，”德贝罗打断他说，“否则他一定会把那个犹太人扔进河里去的。”吕西安一眼便能认出犹太人，他这种本事举世无双。有一次他和基加尔一起外出，他碰了碰基加尔的肘部对他说：“别马上回头，我们后面那个小胖子就是犹太人！”基加尔随即夸道：“在这方面你的嗅觉真灵敏！”法妮也没有辨认犹太人的本事。一个星期四，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到莫德的房间，吕西安唱起了《雷贝卡的婚礼》。法妮受不了了，说道：“别唱了，别唱了，我要尿裤子了。”当他停下来时，她向他投去了高兴、甚至温柔的目光。在波尔德啤酒馆，终于有人给吕西安编造了谣言。那里总有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说着：“弗勒里耶那么热爱犹太人……”或是“莱昂·勃吕姆是弗勒里耶最要好的朋友……”其他人则屏住呼吸，

① 原话应为：“有一天，勒维遇见勃吕姆……”

张大嘴巴，出神地等待着。吕西安满脸通红，拍着桌子大声骂道："真他妈的……！"于是，全体哄堂大笑，他们说："他起步了！他起步了！他不是走，他跑起来了！"

他经常随他们一起参加政治性集会，聆听克洛德·马克西姆·里尔·德·萨尔特教授的演讲。由于参加这些新的活动，他的学习受到了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吕西安这一年无法指望顺利通过国立高等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弗勒里耶先生表现得很宽容。他对妻子说："吕西安需要学习如何做人。"这些会议散会后，吕西安和他的朋友们头脑发热，常常做出一些淘气的恶作剧。有一次，他们十来个人遇到一个黄褐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他一面看着《人道报》，一面穿过圣安德烈德扎尔街。他们把他逼到墙角，雷米喝令他："把报纸扔掉。"那小个子还在扭扭捏捏，但是德贝罗已经悄悄绕到他身后，将他拦腰抱住，勒莫尔当则以他强劲的腕力一把夺走了他的报纸。这一切很有意思。那个狂怒的小个子男人拼命地乱踢，同时用一种古怪的语调大声地喊着："放开我，放开我。"勒莫尔当不动声色地把报纸撕碎。但是当德贝罗正要放开那个家伙时，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那家伙扑向勒莫尔当，并且企图揍他。幸而雷米及时向他耳后突然狠揍一拳，他才得以幸免。那家伙一下子被摔到墙边，脸色极难看地望着他们大家，同时骂道："该死的法国佬！""你再说一遍，"马歇索冷冷地说道。吕西安明白要坏事了，因为马歇索从来听不得关于法国的玩笑。那个外国佬又说了一遍："该死的法国佬！"于是他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随即脑袋朝下，跌跌撞撞地向前扑去，并且声嘶力竭地喊着："该死的法国佬，该死的资产阶级，我恨你们，我要你们死光，统统都死光！"接着又是一连串难听的辱骂声，吕西安简直想象不到他竟能使出这么大的劲头来。于是，他们失去了耐心，不得不人人都参与进来，好好地教训他一顿。过了一

阵，他们放开他，那家伙连滚带爬地来到墙边。他全身在发抖，有一拳把他的右眼打得睁不开了。他们打累了，围在他四周，等着他倒下去。那家伙歪着嘴，又吐出了一句："该死的法国佬!""你想再挨一顿揍吗?"气喘吁吁的德贝罗问道。那家伙似乎没有听见，他用左眼挑战性地望着他们，一面还不断地重复："该死的法国佬，该死的法国佬。"接着是一阵犹豫，吕西安明白，他的同伴们要放弃这场搏斗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扑向前去，拼命地揍他。他听见了什么东西的撕裂声，那个小个子男人用软弱无力和惊怒的目光看着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该死的……"他那颗肿胀的眼睛睁开了，但是那只是个没有眼珠的窟窿。他跪倒在地，什么都不说了。"快撤，"雷米提醒道。于是他们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圣米迦勒广场。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就整了整领带，并且用手掌互相拍打衣服以恢复常态。

整个晚上，这些年轻人谁都没有提起他们的冒险，并且互相表现得格外和蔼可亲。他们早已把那件通常用来掩饰他们情绪的可耻粗暴行为抛在了脑后。他们彬彬有礼地互相交谈着。吕西安心想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现得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但是他自己很是恼火，因为他一般是不会在大街上与流氓打斗的。他情意绵绵地想起了莫德和法妮。

他难以入睡。他想："我再也不能以局外人的身分跟着他们行动了。如今，利害得失都已权衡，我必须参与进去!"当他向勒莫尔当宣布这个好消息时，他觉得十分庄重，几乎有一种宗教的虔诚感。"我主意已定，"他对勒莫尔当说，"决心跟你们一起干。"勒莫尔当拍了拍他的肩膀，于是全体成员一起庆祝这件大事，喝了好几瓶酒。他们又恢复了粗暴和欢快的语气，但是没有谈论前一天发生的事。他们分手时，马歇索爽直地对他说："你的拳头真厉害!"吕西安则说："因为那是个犹太人!"

第三天，吕西安带着一根很粗的白藤手杖来找莫德，这是他在圣米迦勒大道的一家商店里买的。莫德一看就明白，她望着手杖问道："怎么，你参加了？""参加了，。"吕西安笑着回答。莫德显得很兴奋。她本人更倾向于左派，但是她的思想很宽容。"我觉得，"她说，"每个派别都各有所长。"晚上，她曾多次搂着他的后颈，一边叫他"我的小右派"。不久以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莫德感到累了。"我想要回家了，"她说。"但是如果你乖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回去。你可以握住我的手，你要好好待你的小莫德，她太难受了。你要给她讲讲故事。"吕西安的兴致并不太高，因为莫德的房间虽然整洁，可那种穷酸相使他心里不快。这简直像一间女仆的房间。但是，如果他放弃这次良机，那将是一种罪过。莫德一进屋就扑在床上，她说："哦，真舒服。"随后，她不再做声，并且翘起嘴唇直盯着吕西安看。他也来躺在她身旁。莫德用手掌盖住眼睛，却把手指分开，她用孩子般的声音说："咕咕，我看见你了。吕西安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了！"他觉得自己既沉重又绵软。莫德把手指放进他的嘴里，他就吮了起来，情意绵绵地和她聊着。他说："小莫德病了，可怜的小莫德真不幸。"接着他便从上到下地抚摩她的身体。她已闭上眼睛，神秘莫测地笑着。过了一阵，他掀起莫德的短裙，两人便开始做爱。吕西安想："我挺有本事的。"他们完事后，莫德说："得了！我早料到会到这一步的！"她瞧着吕西安，温柔地责备他："坏东西，我还以为你挺老实的呢！"吕西安说他也对她感到很意外。"就这么回事，"他说。她想了想，对他严肃地说："我毫不遗憾。以前可能更纯洁，现在要差一点了。"

"我有情妇了，"吕西安在地铁里这样想道。他觉得空虚和倦怠，身上有一股苦艾和鲜鱼的味道。他直挺挺地坐下，以免被汗水湿透的衬衫贴在身上。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是凝乳做成的。

他使劲地反复说着："我有情妇了"，但是他感到失望。直至前一天，在莫德身上他所渴求的是她那张仿佛与外界隔绝的如封似闭的小脸，她那纤细的身段，庄重的仪态，良好的名声，对男性的傲气，总之是使她与众不同的一切特性。她确确实实是另外一种人，让人难以接近，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她颇有主见，廉耻分明，常穿长筒丝袜和绉纱连衣裙，并且烫着头发。这些也都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可是这层美丽的外表已经在他的拥抱中融化了，只剩下了肉体。他曾把嘴唇贴在了一张没有眼睛，像肚皮一样裸露的面孔上，他曾占有了一朵巨大的湿漉漉的人肉鲜花。他又见到了在被窝里上下拱动，在微张的毛茸茸的洞穴里有节奏地拍打的那头盲目的牲畜。他想：那是我们俩。他们合二而一。他已经分不清哪里是他的肌体哪里是莫德了。以前没有任何人曾在他面前如此令人作呕地暴露过。除了有一次里黎在灌木丛后面给他看过他那小鸡鸡；还有他自己忘乎所以地光着屁股趴在床上，乱蹬双腿等着裤子晾干的时候。吕西安想到基加尔时心里才感到一阵宽慰。明天他可以对他说："我和莫德睡觉了。老兄，她是个出色的小女人，简直是天生的尤物。"但是，他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在地铁尘埃滚滚的热浪里，在一层薄薄的外衣下，如同赤身裸体一般；他坐在一位教士身边并且面对着两位成熟的女士，觉得自己像一根被玷污的芦笋那样僵直和裸露。

基加尔热烈祝贺他。他对法妮有点腻烦了。他说："她的脾气实在太坏了，昨天她跟我闹了整整一个晚上。"于是，他们两人就下列问题达成了共识：这样的女人还是很需要的，因为人们毕竟不能把贞洁一直保持到结婚前。而且她们个个身体健康，也不谋私利。但是如果沉溺于她们那就要铸成大错。基加尔谈起真正的好姑娘时语气是高尚的。吕西安向他打听了他姐姐的情况。"她很好，我的老兄，"基加尔说，"她说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你懂吗，”他暴露真情地补充道，“我不会因为有个姐姐而恼火。否则，有些事情是意识不到的。”吕西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此后，他们经常谈论女孩子，并且觉得这样做充满了诗意。基加尔喜欢引述他的一位叔叔的话，此人是一位情场高手。他曾说：“在我这坎坷的一生中，也许并不总在做好事。但是有一件事仁慈的上帝会感谢我的，那便是我宁愿被砍掉双手也从不碰一位姑娘。”他们两人有时也去皮埃蕾特·基加尔的女友那里。吕西安很喜欢皮埃蕾特，他和她谈话时像个爱逗弄人的大哥哥。他很感激她，因为她没有剪短头发。他一直忙于他的政治活动。每星期日早上他都要去讷伊教堂前卖《法兰西行动报》。在两个多小时里，吕西安板着面孔来回踱步。做完礼拜从教堂里出来的姑娘们有时向他投来美丽而坦诚的目光。于是吕西安便松弛一下，他感到自己很纯洁、坚强。他向她们报以微笑。他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尊重妇女，并且很高兴得到了他们的理解。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且，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姐妹。

四月十七日基加尔一家为皮埃蕾特的十八岁生日举行一次家庭舞会，吕西安自然也被邀参加。他和皮埃蕾特的交情已经很深，她称他为她的舞伴。他怀疑她是否有点爱上自己了。基加尔太太请来了一位钢琴师，整个下午一定会非常愉快的。吕西安和皮埃蕾特一起跳了好几次舞，随后他找到正在吸烟室里休息的基加尔。“你好，”基加尔说，“我想你们互相都认识了吧。弗勒里耶，西蒙，努瓦斯，勒杜。”在基加尔逐一介绍他同学的时候，吕西安看见一个身材高大、长着红色鬈发、奶油色皮肤和又黑又硬的眉毛的小伙子，正迟疑不决地向他们走来。他顿时便气炸了。“这家伙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不解地想着，“基加尔很清楚我是容不得犹太人的！”他立即转过身去，匆匆走开以免互相介绍。“那个犹太人是谁？”过了一会儿他问皮埃蕾特。“那是韦尔，

他是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我弟弟是在练剑室认识他的。”“我讨厌犹太人，”吕西安说。皮埃蕾特莞尔一笑。

“他倒是个好小伙子，”她说，“你带我到冷餐桌前去吧。”吕西安拿了一杯香槟酒，但是随即又马上把它放下，因为他正好和基加尔和韦尔打了个照面。他怒火中烧地盯着基加尔看，然后便转身要走开。但是皮埃蕾特抓住了他的胳膊，于是基加尔大大方方地上前来搭话。“这是我的朋友弗勒里耶，这是我的朋友韦尔，”他很自然地说道，“好了，我给你们已经介绍完毕。”韦尔伸出了手，吕西安非常不高兴。幸而他突然想起了德贝罗的话：“不然，弗勒里耶准把那个犹太人扔到河里去了。”于是，他把双手插入口袋，转过身去走开了。“我再也不上这个人家里来了。”他一面要回外衣一面这样想道。他感到了一种苦涩的骄傲。“这就是坚持己见的结果，简直无法在社会中生活了。”但是到了街头，他的这种傲气便渐渐消融了，吕西安变得忧心忡忡。“基加尔一定会很生气！”他摇摇头，试图坚定地对自己说：“他既然邀请了我，就没有权利再邀请犹太人！”但是他的怒气消了。他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刚才韦尔伸着手时惊愕的神情，于是不由得想和解了。“皮埃蕾特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我应该握住那只手。无论如何这于我毫无损失。冷冷地打个招呼，随即便分手。这就是我该做的。”他在考虑是否还来得及回到基加尔家里去。他可以走近韦尔，对他说：“请原谅，刚才我不大舒服。”他可以和他握手，友好地交谈几句。可是不行，已经为时过晚，他的这一举动其影响是无法挽回的。他怒气冲冲地想：“我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主张告诉那些不能理解的人呢！”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觉得真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基加尔和皮埃蕾特正在评论他的行为。基加尔说：“他完全疯了！”吕西安握紧拳头。“哦！”他失望地想道，“我真恨他们！我非常恨那些犹太人！”他

试图从对这种深仇大恨的沉思中汲取一点力量。但是这种仇恨情绪在他眼皮底下烟消云散了。他徒劳地想到那个收取了德国佬的钱财并且憎恨法国人的莱昂·勃吕姆。他身上有的只是沮丧和冷漠。吕西安幸运地在莫德家里找到了她。他对她说很爱她，并且疯狂地占有了她好几次。“一切都完了，”他想，“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人物。”“别，别!”莫德说，“别这样，我的宝贝，不要这样，这是不可以的!”莫德最终还是任他为所欲为了。吕西安要吻遍她的全身。他觉得自己很幼稚，并且有点反常，他真想哭。

第二天早上在学校里，吕西安看见基加尔时不由得心里一紧。基加尔的脸色阴沉，佯装没有看见他。吕西安狂怒不已，无法克制自己。“坏蛋!”他想，“坏蛋!”课后，基加尔脸色铁青地向他走来。“他要是对我发脾气，”吓坏了的吕西安想，“我就掴他几个耳光。”他们相持了一阵，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鞋尖。最后，基加尔嗓音沙哑地说：“老兄，原谅我，我不该那样对待你。”吕西安跳了起来，不信任地望着他。但是基加尔结结巴巴地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是在练剑室里遇到他的。于是我就想……我们一起参加击剑比赛，他请我到他家里去过。但是我明白，你知道，我不应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但是当我写请柬时，我不加思索就……”吕西安始终一语不发，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打算宽容了。基加尔低着头继续说：“得了，就算我干了一件蠢事……”“傻蛋，”吕西安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慷慨大度地说：“再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那副德行像个没有教养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不能碰他们，这是生理上的原因。我总觉得他们的手上长着鳞片。皮埃蕾特说什么了?”“她狂笑不已，”基加尔可怜兮兮地说。“那个家伙呢?”“他明白了。我尽可能地做

了解释，但是一刻钟以后他也找了个台阶自己下了。”他一直很窘迫，又补充道：“我父母说你做得对。当你有自己的信念时，你只能这样做。”吕西安品尝了“信念”这个词的滋味。他真想把基加尔拥抱在自己的怀里。“这没什么，老兄，”他说，“既然我们是好朋友，这就无所谓了。”他异常兴奋地顺着米迦勒大道而下。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他自言自语：“真奇怪，我不再是我了，我再也认不出自己了！”天气很暖和，人们在街上闲逛，脸上露出了春天带来的惊喜和初次笑容。吕西安如同一块坚硬的钢铁钻入这柔软的人群。他想：“这已经不是我了。”昨天我还是一只和费罗尔的蟋蟀一样的鼓鼓的大昆虫。如今吕西安觉得自己像精密的计时器一样干净、清晰。他走进泉水酒吧，要了一杯佩尔诺酒。小团体的伙伴们从不光顾泉水酒吧，因为此地麇集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外国佬。但是那一天，那些外国佬和犹太人都没有烦扰吕西安。在这个如同随风微微作响的燕麦田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非同寻常，而且样子十分可怕，如同斜靠在长椅上的一座耀眼的巨钟。他饶有兴趣地认出了一个矮小的犹太人。上学期他曾被爱国青年联盟的人在法学院的走廊里痛打了一顿。那个胖小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身上并没有留下挨揍的痕迹。他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伤痕累累，后来才恢复了原形。但是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对淫威的屈从。

此时，他的样子很高兴。他舒舒服服地打着呵欠。一束阳光刺痒了他的鼻孔。他搔了搔鼻子笑了。那是笑吗？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外面大厅某个角落而前来终结于他嘴上的一次小小的振荡。所有这些外国佬都在深暗和沉重的水里漂流，波浪摇撼着他们柔软的肌体，抬起他们的胳膊，拍打着他们的手指，并且和他们的嘴唇嬉戏。这些可怜的家伙！吕西安对他们不由得生起恻隐之

心。他们到法国来干什么？是什么样的海浪把他们带到此地的？尽管他们在圣米迦勒大道的高档时装店里购置了时髦服装，那也是徒劳。他们并不比水母更好看。吕西安想，他不是水母，也不属于这群低三下四的家伙。他想："我是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后来，他突然忘记了泉水酒吧和外国佬。他只看见一个后背，一个宽阔的肌肉拱起的后背，它正在用一种平静的气魄离去，无情地消失在雾气中。他还看见了基加尔。基加尔脸色苍白，也在盯着这个后背看。他对看不见的皮埃蕾特说："得了！就当我干了一件蠢事！……"吕西安狂喜不已，因为这个强壮和孤独的后背正是他的！这个场面是昨天发生的。有好一阵，他竭尽全力使自己变成了基加尔。他用基加尔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后背，他在自己面前体验到了基加尔的屈辱，并且觉得既高兴又害怕。"这对他们是一次教训！"他想。背景变了：这是未来，发生在皮埃蕾特的小客厅里。皮埃蕾特和基加尔神色不大自然地正指着一份需要邀请的宾客名单上的一个名字。吕西安不在场，但是他的威慑力在他们的身上起作用。基加尔说："不！别请他！跟吕西安在一起会闹出事来的。吕西安是容不得犹太人的！"吕西安又细细地思量了一番，他想："吕西安就是我！是一个容不得犹太人的家伙。"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今天却不同往常，完全不同。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说："吕西安不喜欢牡蛎"或"吕西安喜欢跳舞"。但是千万别误解，对跳舞的爱好，也许在那小个子犹太人身上也能发现，这并不比水母的一次颤动更有意义。只需看一眼那个可恶的犹太人便能明白，他的全部好恶都如同他的气味和皮肤的光泽一样紧紧地附在他的身上；而且像他那沉重的眼皮的上下眨动和令人厌恶的贪婪微笑一样和他一起消失。但是吕西安的反犹太主义属于另外一种。这是一种十足无情的反犹太主义，它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从他手上冒出

来，直刺别人的胸膛。“这种事，”他想，“很是……很是神圣!”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有时用一种特别的口气对他说：“爸爸在书房办公呢。”这句话仿佛是宗教格言，忽然间赋予他一大堆宗教义务，例如不可以玩他的卡宾汽枪，不能高喊“塔拉嘣”。他在走廊里必须踮着脚尖走路，如同在大教堂里一样。“如今，该轮到我了，”他满意地想道。人们只要悄声地说：“吕西安不喜欢犹太人，”于是大家都会吓瘫了，仿佛四肢都被大量痛苦的短箭刺透了。他动情地想：“基加尔和皮埃蕾特都还是孩子呢。”他们曾犯了弥天大罪，但是只需吕西安略施淫威，他们便后悔不已，他们就得低声地说话，并且踮着脚尖走路。

吕西安再一次对自己充满了敬意。但是这一次他不再需要借用基加尔的眼睛了。他令人尊敬地出现在自己的眼面前。他这双慧眼终于穿透了他的肉体、好恶、习惯与性情的外壳。“在我寻找自我的地方，”他想，“我不能找到自我。”他真心诚意地，仔仔细细地把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都搜集在一起。“可是如果我只应该是目前这个样子，那么我和这个小犹太人也相差无几了。”在粘膜深处如此这般地搜索，除了肉体的伤痛、关于平等的可耻谎言以及混乱之外，还能发现什么呢?“第一句箴言，”吕西安想，“是别想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了。”真正的吕西安——他现在知道了——需要在别人的眼光里，在皮埃蕾特和基加尔胆怯的顺从里，在所有那些为了他而成长壮大的人们，那些今后会成为他手下工人的学徒以及有朝一日他会当上他们市长的大大小小费罗尔人的充满希望的期待之中去寻找。吕西安几乎害怕了，因为他几乎觉得自己个子太高了。有多少人都携着武器在等着他。而他呢，目前和将来永远都是别人的这种无限期待。“一个头头就应该是这样的，”他想。于是，他仿佛又见到了肌肉发达、拱起的后背，随后立即又见到了一座大教

堂。他就在教堂里，在通过窗玻璃射入的缕缕光线中小心翼翼地漫步。“不过，这一次我就是大教堂！”他目光死死地盯住身旁那个浅棕色皮肤、个子高高像一支雪茄的古巴人。必须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他这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慢慢地，小心谨慎地把手举到额前，如同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随后他庄严地冥思苦想了一番，那些词语便脱口而出了。他喃喃说道：“我有权！”权！这是像三角和圆那样的东西。它们是那样完美，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徒劳地用圆规画出了成千上万个圆，但是仍然画不出一个圆周。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将谨小慎微地听从吕西安的命令，然而他们却不能使吕西安的这种指挥权枯竭。权在存在之外，如同数学对象或宗教信条。而吕西安恰恰就是这样，他集一大堆责任和权利于一身。曾经有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偶然地，漂泊不定地存在于世上。但那是因为缺乏认真思考的缘故。早在他出生之前，他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定位于费罗尔。甚至在他父亲结婚以前，人们已经在期待着他的降临。他之所以来到这人世，那是为了占据这个位置。“我存在，”他想，“乃是因为我有权利存在。”可是，可能是生平第一次，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闪电般的辉煌的想象。他或早或晚（而且这毫无意义）将被国立高等工艺学校录取。那么，他将会摆脱莫德（如果她总想跟他睡觉，这很腻人。他们俩融合在一起的肉体在这初春的灼热中散发出一种有点烧焦的白葡萄酒烩肉的味道。“再说，莫德属于大家，今天她跟我在一起，明天她会跟另一个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将去费罗尔定居。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像皮埃蕾特那样的姑娘，一位为他保持着贞洁，眼睛鼓鼓的外省女子。她有时试图想象其未来的主人，那个既可怕又温柔的男人。但是她没有成功。她是一位处女，并且在内心深处承认吕西安有独占她的权利。他将娶她，她将成为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晚上。当她

以庄重而细小的动作宽衣解带时，仿佛是一种献身。他在大家的赞同下把她搂在怀里，他将对她说："你是属于我的！"她要向他展示的，她有责任仅仅向他展示。而做爱对于他来说则是能带来快感的对自己财富的一种清理。这是他最富于温情的权利，也是最隐秘的权利。这是直到肉体都被人尊敬的权利，在床第被人服从的权利。"我将趁年轻就结婚，"他想。他还想将会有很多孩子。随后他又想到了父亲的事业。他迫不急待地想接父亲的班，并且在思忖弗勒里耶先生是否不久便会去世。

挂钟敲响了十二点正。吕西安站了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嬗变。在这家咖啡馆里，一小时以前走进来一名举止文雅、犹豫不决的青年人，现在走出去的是一名成熟的男子汉，是法国人当中的一位企业主。吕西安在法兰西某个早晨荣耀的光辉沐浴下走了几步。在学校街和圣米迦勒大道的拐角处，他走向一家文具店，照了照镜子。他很想在自己的脸上找到他十分欣赏的勒莫尔当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但是镜子折射出来的却是一个漂亮而固执的小脸蛋，还不算十分可怕。"我要开始蓄须了，"他作了决定。



文 字 生 涯

沈志明 译



献给 Z. 夫人*

---

*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应邀访问苏联。他们跟陪同的法文翻译列娜·卓妮娜结下了友谊。一九六三年该书分两次刊登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题献给 Z. 夫人（即列娜·卓妮娜）。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萨特再度访苏，为 Z. 夫人翻译的俄文译本《文字生涯》写过一篇短序。



一

读　　书

一八五〇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尊纡贵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①，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他写过一篇论述汉斯·萨哈斯的学位论文。选用了直接教学法，后来他自称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与西蒙诺合作出版了《德语课本》，备受称赞。从此一帆风顺，

---

① 阿尔贝·施韦泽（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连连晋升：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的一次发奖仪式上，他作了演讲，讲稿还很荣耀地专门印发给大家："部长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怎么也猜不着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我要讲音乐！"他还擅长即兴吟诗。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说："路易最虔诚，奥古斯特最有钱，而我最聪明。"兄弟们听了哈哈大笑，妯娌们听了直抿嘴巴。

夏尔·施韦泽在马孔娶了路易丝·吉尔明，一个信天主教的诉讼代理人的女儿。她对新婚旅行一直耿耿于怀：丈夫没等她吃完饭便把她拽走塞进火车。到了古稀之年，路易丝还讲起在车站餐厅吃韭葱冷盘的事："他把葱白全吃了，只把葱叶留给我。"他们在阿尔萨斯待了两个星期，始终围着餐桌转。兄弟们用土语讲些不堪入耳的与排泄物有关的故事。牧师路易不时转过身来给路易丝翻译几句，算是基督教徒的施舍吧。没过多久，她便从医生那里获得了通融证明，从而免去了同房的义务，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她老嚷嚷偏头痛，常常躺在床上不起来，开始讨厌噪声、情欲、热情，总之讨厌施韦泽一家粗俗不堪和演戏似的生活。这个易怒的、狡黠的女人总是冷冰冰的。她的想法正经，但不高明。她的丈夫想法不正，但有巧思。因为她丈夫爱骗人而且轻信，所以她对什么都怀疑："他们硬说地球是转动的，他们懂得啥？"她周围尽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喜剧演员，因此她憎恨德行和做戏。这个注重实际的女人十分敏感，她生活在粗野的唯灵论者的家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于是笃信起伏尔泰的宗教怀疑思想，以示对抗，尽管她并没有读过伏尔泰的书。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她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而不为人所察觉。否定一切的狷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她不见任何人。占先坐上手吧，未免太过分；将就坐下手吧，虚荣又使她不甘

心。她说过："要善于让别人有求于你。"起先人家确实有求于她，但后来对她越来越淡漠，由于老见不着她，到头来干脆把她忘了。她几乎身不离安乐椅或卧床。

施韦泽一家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新教徒。这两大美德兼而有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罕见。他们讲话喜欢直言不讳，一方面以地道的基督教徒方式贬低躯体，另一方面欣然赞同对生理机能应予满足；而路易丝却喜欢闪烁其词。她念过许多猥亵的小说，不太欣赏男女私情，却赞赏裹着男女私情的层层透明薄纱。她美滋滋地说："这才是大胆设想，妙不可言！做人嘛，要悠着点儿，别太使劲！"这个纯洁得像白雪的女人在读阿道尔夫·贝洛写的《火姑娘》[①] 时，险些儿没笑死过去。她津津乐道地大讲新婚之夜的逸事，大凡以不幸告终：不是新郎急不可待想成其好事，把妻子磕在床架上折断脖子，就是新娘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发现她光着身子，疯疯癫癫地躲在柜子顶上。路易丝把自己关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夏尔一进屋，便推开百叶窗，把所有的灯全点亮。她用手捂着眼睛，呻吟道："夏尔，多刺眼呀！"可是她的反抗决不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夏尔使她胆战心惊，给她带来奇妙的不舒适，有时也感受到友情，反正只要夏尔不碰她就行。但要是夏尔一嚷嚷，她就什么都让步了。夏尔使她出其不意地生了四个孩子：第一胎是女儿，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然后是两个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

夏尔出于对宗教的冷漠，或出于对神的崇敬，同意让孩子们受天主教的熏陶。路易丝并不真信教，但因为她讨厌耶稣教，所以让孩子们信天主教算了。两个男孩都向着母亲，她悄悄使他们疏远肩宽体胖的父亲，夏尔却毫无察觉。老大乔治进了巴黎综合

① 《火姑娘》，当时流行的猥亵小说。

理工学院，老二爱弥尔当了德语教员。爱弥尔的行径有点蹊跷：我知道他一直打光棍，尽管他不喜欢父亲，却处处学父亲的样。父子动辄闹翻，但也有几次使人难忘的和好。爱弥尔神出鬼没，他非常喜欢母亲，一直到死，常常偷偷来看望她，事先并不打招呼。他对母亲又是亲吻，又是爱抚；讲起父亲，先是冷嘲热讽，然后越讲越生气，最后大发雷霆，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母亲扬长而去。我想，路易丝很喜欢爱弥尔，但爱弥尔使她心惊肉跳。这两个粗暴而难处的男人使她头昏脑涨，所以她更喜欢乔治，可惜他老不在身边。爱弥尔一九二七年孤独悒郁而死。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手枪，箱子里塞着一百双破袜子，二十双断跟皮鞋。

小女儿安娜-玛丽的童年是在一张椅子上度过的。父母教她学会无所事事，学会坐正立直、缝缝缀缀。她颇有天赋，但父母让她的天赋荒废掉以显示其高雅；她颇为艳丽，但父母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姿色掩盖起来。这等高傲的小康人家对美的判断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比他们富裕的或比他们条件差的都可以显示美：他们认为美是属于侯爵夫人和娼妓的。路易丝高傲到了缺乏任何想象力的程度，由于害怕上当受骗，干脆把她孩子、她丈夫、她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优点否定得一干二净。夏尔则根本不善于察看别人的美，他把美貌和健康混为一谈。自从妻子病了之后，他便与一些想入非非、长胡须、浓妆艳抹的女人来往；只要她们身体健壮，他都可以得到安慰。五十年之后，安娜-玛丽翻开家里的照相簿，突然发现她曾经是很美丽的。

差不多就在夏尔·施韦泽与路易丝·吉尔明结缡的同时，一个乡村医生娶了佩里戈的一位大财主的女儿，在凄凉的梯维埃大街的药房对面安家落户。新婚的第二天，萨特大夫突然发现岳父原来身无分文，一气之下，四十年没跟妻子说话。在饭桌上，他

以手势和动作表达思想，妻子管他叫“我的寄宿生”。不过他跟妻子仍旧同睡一张床，往往间隔一段时间，闷声不响地让她鼓一次肚子：她给他生下两男一女。悄悄生下的这三个孩子名叫让-巴蒂斯特、若瑟夫和埃莱娜。埃莱娜很晚才出嫁，嫁给一个骑兵军官，这位军官后来得了疯病；若瑟夫在轻骑兵服役，但很快就退伍寄居在父母家。他没有职业。父亲沉默寡言，母亲乱叫乱嚷，他在两面夹攻之下变得口吃了，从此一生吐词困难。让-巴蒂斯特早想进海军军官学校，为的是要看大海。他当上海军军官后，在交趾支那得了痞疾，病得力竭体衰。一九〇四年他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韦泽，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

但死并不容易，内热时退时起，病情时好时坏。安娜-玛丽忠心耿耿地照料他，既不失夫妻情分，也谈不上爱他。路易丝早就告诫过她要提防房事：新婚出血之后，便是无休无止的牺牲，以及忍受夜间的猥亵。我的母亲效法她的母亲：只尽义务，不求欢快。她不怎么了解我父亲，结婚前和结婚后一样的不了解，以致不免有时寻思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决意死在她怀里。家人把他转移到离梯维埃几法里[①] 外的一座农庄里，他父亲每天坐着小篷车去看他。安娜-玛丽日夜忧心忡忡地看护病人，累得精疲力竭，她的奶水枯了，于是把我送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奶妈处寄养。我一心一意地等死，因为闹肠炎，或许因为抱恨含冤。我母亲时年二十岁，既无经验，又无人指点，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疾病和服丧使她尝到了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滋味儿。我却从中得到了好处：那时候做母亲的自己哺育，而且喂奶的时

① 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间很长。要不是我们父子同时病危，我说不定会因断奶晚而遭受磨难。由于生病，我不得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发烧以及发烧所引起的迟钝反倒使我对联系母子的脐带突然剪断毫无感觉。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幻景和原始的偶像。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安娜-玛丽既无金钱又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但我父亲毫无道理的弃世使施韦泽一家愤愤不平：他简直像是休妻。母亲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又没有早作准备，被认为咎由自取，谁让她懵懵懂懂地嫁给一个不耐久的丈夫呢。但对待细高个儿阿丽亚娜[1] 怀里揣着孩子回到默东，家里人的态度倒都是无可指责的。我外祖父已经退休，这时他复职就业，并没有一声怨言；我外祖母，虽然得意，但并不喜形于色。安娜-玛丽虽然感激涕零，但在好意相待中猜测到责难。无疑人们情愿接纳寡妇，而不喜欢做母亲的姑娘，但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先在默东后在巴黎，一概如此。她身兼数职：女管家，女护士，膳食总管，太太陪房，女用人，但依然抵消不了她母亲无声的怒气。路易丝每天早上排菜谱，晚上结菜帐，感到枯燥乏味，但又不容别人替她效劳。她要别人分担她的义务，但又为失去特权而恼火。这个日见衰老而愤世嫉俗的女人有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她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幻觉一旦消失，路易丝便嫉妒起女儿来了。可怜的安娜-玛丽，要是消极被动，就说她是一个包袱；要是积极主动，就说她有意掌管门

① 阿丽亚娜是安娜-玛丽的爱称。

庭。为了绕过第一道暗礁，她必须鼓足全部勇气；为了躲过第二道障碍，她必须含垢忍辱。没有多久，年轻的寡妇重新降为未成年的姑娘：一个带有污点的处女。父母不拒绝给她零花钱，只是老忘了给她；她的行头已经磨损得露线了，我外祖父也顾不上给她制新的。父母几乎不容她独自外出。她的旧友大部分已经结婚了，每当她们邀请她吃晚饭，她必须事先早早儿请求许可并保证十点前有专人把她送回来。这样晚饭吃到一半，主人就得起身离开桌子把她护送到车上。就在这时候，我外祖父穿着睡衣，手上拿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钟打十下，不见女儿回来，他便大发雷霆。邀请日见稀少了，再说我母亲也嫌这样的乐事太花钱。

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偏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1]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轻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2]。

---

① 埃涅阿斯，特洛亚王子。希腊人围城攻打时，他英勇抵抗；特洛亚沦陷后，他背着父亲安客塞斯并带着孩子逃亡。

② 萨特用反讽的手法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叫“本我”或“伊特”，即无意识或潜意识，所谓支配人的生命的原动力；第二层叫“自我”，即现实化了的“本我”；第三层叫“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即属于道德、良心和理想的意识。这里萨特的意思是，没有受到父亲的任何影响。

人一死了之还不行，还要死的是时候。如果我父亲晚死几年，我本会感到有愧。一个懂事的孤儿应自怨自艾：父母讨厌见他，躲到天国里去了。而我当时却乐不可支，因为我不幸的处境反倒使人敬重，显出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服丧也看成是一种美德。我父亲很知趣，他负疚而死，因为我外祖母老说他逃避义务，外祖父又正好对施韦泽一家的长寿引以自豪，所以他不容许别人三十岁就去世。因为女婿死得蹊跷，他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过女婿。到头来，他干脆把他给忘了。我呢，连遗忘都不需要，因为让-巴蒂斯特溜之大吉，根本不想让我认识他。直到今天，我为自己对他不甚了了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经热爱过生活，想活下去，曾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造就人的一生，这也就够了。但家里谁也没有使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曾经有好几年我都看到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肖像：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等到我母亲改嫁的时候，肖像消失了。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勒当泰克[1] 关于科学未来的著作，一本韦贝尔[2] 的著作，题为《由绝对唯心主义到实证主义》。我父亲跟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善于读书。我发现在书页空白处有他一些很难认的潦草的手迹，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我把这些书卖了，死者与我太不相干了。我只是听旁人说起过他，就像听人讲“铁面人”[3] 或

---

① 勒当泰克（1869—1917），法国生物学家，著有《生命的新理论》（1896），《生命的科学》（1902）等。

② 韦贝尔（1864—1920），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③ 传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出世后立即被宣布为王位的继承人，不料几小时后，他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应是路易十四的兄长（据说，法国人把双胞胎中后出世的视为哥哥或姐姐）。但王位继承人已经宣布，不能改变，于是王室把他的哥哥赶走。他长大以后，一直神秘地被路易十四关在监狱里，因为孪生兄弟长得很像，阶下囚被戴上“铁面罩”，一直到死。

"埃翁骑士"[1] 一样，而且我所知道有关他的事情都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现在已经腐烂了）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家人向我暗示我不是某个死者的儿子，而是奇迹造成的孩子。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我淡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是头头，也从来不想当头头。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码事。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他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使人发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让我服从谁呢？人们给我介绍一个高个儿年轻女子，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但我自己却把她当作大姐姐。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在我看来，她是伺候我的呢。我爱她，但要是谁都不尊重她，我怎么会敬重她呢？我们家有三间卧室，一间是外祖父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一间是"孩子们"的。所谓"孩子们"，就是"我们母子俩"：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而一切照顾则是为我而设的。在"我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姑娘的"床。姑娘独自一个人睡，醒来的时候保持着贞洁。她跑到洗澡间沐浴的时候，我还熟睡着，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衣冠整洁了：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

---

[1] 埃翁骑士（1728—1810），法国间谍，他的神秘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他被国王路易十五派到俄国执行秘密任务，后担任过驻伦敦大使馆秘书，并参加过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1777年他回法国后，接到命令不许脱去女装，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男人。

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请想想，我会服从她吗？我宽宏大量地答应她的恳求，再说她从不给我下命令，而是用轻松愉快的话语给我描绘未来，然后赞扬我愿意实现这个未来："我的小宝贝真乖，真听话，乖乖让妈妈点滴鼻剂。"这些甜言蜜语哄得我乖乖就范。

至于一家之主，他活像上帝老人，人们经常把他当作上帝老人的化身。一天他从圣器室进入礼拜堂，教士正以五雷轰顶来威胁对上帝不热忱的信徒："上帝就在这儿！他看得见你们呐！"突然信徒们发现在悬空的讲道台底下有一个高大的大胡子老人在瞧着他们，吓得他们拔腿便跑。外祖父还说，有几次他们曾跪倒在他的膝前。他喜欢显圣上了瘾。一九一四年九月间，他在阿卡雄的一家电影院显圣，当时我母亲和我在楼厅里。他要求开灯，另一些先生在他周围扮天使，大声喊叫："胜利！胜利！"上帝登上戏台，宣读马恩河公告①。他在胡须还是黑的时候，就已经扮耶和华了，我怀疑爱弥尔是间接地死在他手里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上帝嗜吸儿子们的血。好在我出世的时候，他漫长的一生已近尾声，胡子已经花白，烟丝把胡子熏得黄黄的。当老子，他已经没有兴致了。但倘若是他生育了我，我想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控制我的：受习惯所驱使嘛。我幸亏属于一个死者。这个死者生前洒了几滴精液，算是塑造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普通代价。所以，我是天上的采邑，外祖父没有产权但可以享用其收益：我成了他奇妙的"宝贝"，因为他一直梦寐以求能怡然自得地度过余年。他决意把我看作命运的奇特恩赐，看作一件无偿的礼物，而且随时都

---

① 指马恩河战役公告，一九一四年九月的马恩河战役中，法军大捷，从而阻止了德军的入侵，迫使德军后撤。

可以退回；此外他还能对我有什么要求呢？只要我在他跟前，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既是大胡子爱神慈父，也是圣心孝子；他给我做按手礼，我脑袋上感到他手心热乎乎的。他称呼我是他小小的宝贝，颤悠悠的嗓音柔情绵绵，泪水模糊了他那冷冰冰的双眼。大家啧啧称赞："这个男孩使得他神魂颠倒！"他非常喜欢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爱我吗？他那么公开表露情感，倒使我难以识别他这一着的诚意了。我看不出他对其他孩子有很多感情，一则他不怎么常见到他们，再则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他，而我却处处依靠他：在我身上他欣赏的是他自己的慷慨大度。

老实说他有点故作高尚：这个十九世纪的人物如同很多同代人一样自诩高尚，连维克多·雨果本人也不例外，维克多·雨果自诩是雨果主义者[①]。我外祖父是美髯公，总喜欢哗众取宠，一场戏刚下场便准备重新上场，好似酒鬼喝完一杯又想着下一杯，我认为他是两门新艺术的牺牲品：摄影艺术和做外祖父的艺术。他的尊容很上照，这是他的造化，也是他的不幸。屋子里到处是他的照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瞬间摄影，他津津有味地摆出固定的姿势和连续的活动姿态，动辄停住动作，一动不动地摆一个优雅的姿势，从而留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他醉心于这些永恒的瞬间，以便为自己塑像立影，流传千古。由于他喜欢照连续的活动姿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好似幻灯上硬邦邦的画像：一个小灌木丛，我坐在一个树桩上，时年五岁，夏尔·施韦泽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黑条乳白色法兰绒西装，白绲条背心，怀表的链条横贯其间，夹鼻眼镜悬系在一根细绳上，他向我俯着身子，抬起一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着话。画面阴暗，潮湿，只有他的大胡

---

① 马克思夫人燕妮曾说过："雨果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子放出白光，犹如绕下巴围着一圈光轮。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过于战战兢兢地聆听，反而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猜想这个帝国时期的老共和党人在向我传授公民的义务，在给我讲资产阶级的历史：从前有国王、皇帝，都是坏东西，人们把他们赶跑了，于是万事如意，一切皆好。傍晚我们到大路上去等他，我们很容易在走出缆索铁道的乘客中认出他来：高高的身材，迈着小步舞领舞的步伐；他在更远的地方先看见我们，早已拉开架式，听任某个无形的照像师摆布：胡须迎风飘悠，身板挺拔，迈着内八字步，挺胸凸肚，两臂大摇大摆。信号升起，我一动不动地停住，身子向前倾斜，我是起跑的赛跑运动员，是即将飞出鸟笼的小鸟。片刻间我们面面相照，活像一对漂亮的萨克森瓷人。然后我带着水果和鲜花，满载外祖父的幸福，向他扑去，撞倒在他的双膝间，假装上气不接下气。他把我从平地抱起，举向云霄，然后手臂一弯，把我降落在他的心房上，一边轻声说道："我的宝贝！"这是第二个画面，颇受行人注目。我们俩大演特演滑稽戏，足有一百个种类不同的场面：调情，很快消除的误会、敦厚的戏弄和善意的责怪，多情导致的气恼，柔情绵绵的故弄玄虚和痴情。我们竟然设想有东西阻碍我们相爱，以便享受排除障碍的快乐。我有时蛮不讲理，喜怒无常，但这遮掩不住我那细致入微的敏感。他所表演的高尚而忠厚的虚荣心很适合外祖父的身分。他表现出雨果所推崇的糊涂和溺爱，要是别人只给我面包，他一定给我加上果酱，所以那两位夫人切忌只给我面包。再说我是一个乖孩子，觉得我的角色非常合适，决不肯出让分毫。

确实，我父亲过早的引退使我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俄狄浦斯"[1]：我没有"超我"，不错，但我也没有杀气腾腾呀！我母亲

---

[1]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其宿命为杀父娶母。这里作者以玩笑口吻说自己独占母亲，但已不可能杀父。

是属于我的，没有人与我争夺这个安稳的所有权，因此我不懂得暴力和憎恨，我不必学会妒忌别人。由于没有碰过钉子，起初我只是通过靠不住的笑容认识现实。我能造谁的反呢？我能反对什么呢？别人纵使为所欲为，可并没有侵犯我呀！

我乖乖地让别人给我穿鞋，往我鼻子里点滴剂，给我刷衣服、洗脸、穿衣服、脱衣服，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听凭别人对我爱抚备至。我觉得再没有比做好乖乖更有趣的事了。我从来不哭，很少笑出声，不吵也不闹。四岁的时候，我弄脏了果酱，被人抓住。我想，那是因为我爱科学，而不是出于恶作剧。总之，记忆所及，我就干过这么一件坏事。星期天夫人们有时去望弥撒，去听美妙的音乐，听有名气的管风琴演奏者演奏。老夫人和少夫人并不修行，但别人对宗教的笃信造成一种气氛，使她们也在音乐声中恍若出世，她们听托卡塔曲时才信上帝。我感到这种超凡入圣的时刻其乐无穷：大家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我懂得应该干什么。我双膝跪在跪凳上，把自己变成一尊雕像，连脚趾都不应该动一动；我瞪着眼睛直视前方，连睫毛都不眨一眨，直到眼泪流满双颊为止。当然我在进行提坦巨人[①]式的搏斗来忍受双腿发麻，但我坚信一定胜利，充分意识到我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在心里招来各种罪恶的诱惑，然后一一击退。我要不要站起来高喊“巴搭彭”[②]呢？要不要爬到圆柱上往圣水缸里撒尿呢？一会儿母亲一定会赞扬我，因为这些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可怕念头被我阻止了。我自欺欺人地装作受苦的样子，以便增添我的荣誉。其实我的邪念并非不可收拾。我太怕出丑了，我只想以我

① 提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乌拉纽斯（又译乌拉诺斯）和地神格伊阿（又译盖亚）所生的子女，共十二人，六男六女，他们是力大无比的巨人。

② 象声词，一般在讲述冲锋陷阵时使用，意思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的美德使世人惊诧。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使我确信我天性善良，我只要任其自然，就能受到赞扬。动坏脑筋，出坏主意，即使有这样的事，也是来自外部的，刚一沾上我，就失去生气而衰退。我这块土壤不宜生长邪恶。由于我善于表演德行，我不需要花力气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只要任意编造就行了。我可以演得像公子王孙那样潇洒，使观众屏住呼吸，我把这个角色演得精益求精。人家喜爱我，所以我是可爱的，再简单不过了。世界不是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吗？人家对我说我长得漂亮，我也就相信了。一些时候以来，我右眼长了角膜翳，后来使我成为独眼龙和斜眼，当时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人们给我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我母亲用彩笔整修着色。在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上，我脸色红润，满头金黄的鬈发，面颊滚圆，平和的目光充满了对现存秩序的敬重；鼓鼓的嘴巴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知道我的价值。

光天性善良是不够的，还要未卜先知：小孩口中透天机。孩儿们刚从自然脱胎，是风和海的表兄弟。他们的牙牙学语，对于知音者来说，富有广泛但是朦胧的启示。我外祖父曾同亨利·柏格森① 横渡日内瓦湖，他说过："我兴奋得如醉似痴，目不暇接地观赏熠熠闪烁的山峦和波光粼粼的湖水。柏格森却坐在一只箱子上，目不转睛地瞧着两脚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从旅途中这件小事上得出一个结论：诗的沉思胜于哲理。于是他对我沉思起来，在公园里，坐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身旁放着一只啤酒杯，他看着我跑来跑去，他想从我含混不清的话语中悟出至理名言。他居然真有所悟。后来我嘲笑过这种痴癫，现在不免后悔，这其实是因为他感到大限将临。夏尔用陶醉来攻克焦虑。他在我身上欣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赏着世间奇妙的作品，以便确信一切皆好，甚至连人生可怜的末日也是好的。大自然正准备把他收回自己的怀抱。在山顶树梢上，在海波水浪中，在点点繁星之间，在我幼小生命的发源地，他寻找着归宿。他拥抱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为他挖好的坟墓。这可不是真理，而是他的死神通过我的口给他的启示。我幼年平淡无奇的幸福不时夹杂着丧事的气氛，因为我的自由是多亏了一起及时的死亡，我的重要性全靠一起等待已久的丧事。唉，怎么不是呢？阿波罗神殿所有的女祭司都是女死神，这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

我外祖父把自己的儿子看作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虐待他们。他们踮着脚进屋，出乎意料地发现老人待在一个小孩子的膝旁：真叫他们伤心！在几代人之间的冲突中，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携手合作的：孩子传达神谕，老人解释神谕。本性露真情，经验传真知：成年人只有闭嘴的份儿。倘若没有孩子，他们便去找一只鬈毛狗。去年我去过一次狗公墓，在一块块墓碑上的铭文中，我认出外祖父的“至理名言”：狗懂得爱，狗比人更温柔、更忠诚，狗的感情细腻，有一种从不出差错的本能，能知善知美、识别好坏。一个伤心欲绝的人说过：“波洛纽斯[①]，你比我好得多，反倒比我先死，我还苟且活着。”当时有一个美国朋友陪着我，听说此话，他一气之下，朝一条泥铸的狗狠狠踢了一脚，踢碎了一只耳朵。他行之有理，过分喜欢孩子和畜牲，其实是厌恶人类。

因此，我是前途无量的鬈毛狗；我预卜未来。我说一些孩儿话，人们记住了，并跟着我说，这样我就学会了创造其他的话。我也讲一些大人的话，会使用“超过我年龄”的话语，而且不走

---

① 波洛纽斯，狗名。

样。这些话语就是诗，办法很简单：信鬼神，信运气，信虚无；从大人那里整句整句地借用，把句子拼拼凑凑，然后学舌地说出来，但并不解其义。总之，我口传的是真正的神谕，别人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真”出自我“知性”幼稚的蒙昧。我信心十足地自我欣赏着。我的举止和言论有价值，自己并不知道，大人却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奉献我自己享受不到的高尚乐趣。我小丑般的言行披着慷慨大度的外衣：可怜的人们曾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我心一软，便从虚无中跑了出来，很有一点利他主义的气势；孩儿的外表其实是我的乔装打扮，为的是给他们造成有一个儿子的幻觉。母亲和外祖母常常教我排演下凡出世的场面，因为这乃是绝顶仁慈之举。她们投夏尔·施韦泽之所好，知道他的癖性，知道他喜爱戏剧性的变化，有意为他准备一些意想不到的高兴的事情。夫人们把我藏在一件家具的背后。我屏住呼吸，她们离开屋子或假装把我忘记了。我消失了。外祖父进了屋，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看他的表情，好似我根本没有存在过。突然我从小小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承蒙我出世，他感到不胜荣幸，见到我，他立即活跃起来，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向天举起双臂：我的出现使他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我献出自身，时时奉送，处处赠与，奉献一切。只要我推开一扇门，我自己也感到显圣似的。我把立方形积木一块一块往上砌，从模子里取出沙人：我大声呼叫，一个人应声而出，我又造出一个幸福的人。安排我吃饭，睡觉，按时令变化为我增减衣衫，都是这些拘泥虚礼的人们生活中的佳时良辰和必尽的义务。我当众吃饭活像一个国王，如果我胃口很好，人们便向我道贺，连外祖母也脱口喊道：“他吃得多乖啊！”

我不断地创造自己。我既是赠与人也是赠与物。倘若我父亲

活着，我就会知道我的权利和义务；他死了，我一无所知。我没有权利，因为爱浸透了我整个身心；我没有义务，因为我出于爱才慷慨给与。惟一的职责是讨人喜欢；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在我们家，大度宽宏比比可见：外祖父养活我，而我使他幸福；我母亲对每个人忠心耿耿。今天，回想起来，惟有母亲的忠诚在我看来是真的，当时我们却好像闭口不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礼仪，我们把时间消耗在互敬互让、虚礼相待上。我尊敬长辈，条件是他们宠爱我。我耿直，开朗，温柔得像个姑娘。我总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大家都是好人，因为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把社会看作是一种功德和权势的严格等级制度。占据阶梯最高层的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给予处在他们之下的人们。我绝对不会占据最高一级，我知道最高一级是留给严厉而慈善的人们的，他们是维持社会等级的人。我栖身在等级之外的一个小小的阶梯上，离他们不远，我的光芒从阶梯的上端倾泻到下端。总之，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世俗的权势，既不屈就低层，也不高高在上，而是在别处。我是神职文人的子孙，从小就是一个教士。我有红衣主教的慈祥，为了履行神职始终保持好兴致。我平等对待下级，其实这是出于好心，为使他们幸福而编造的谎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骗上当则是应当的。对女佣，对邮差，对母狗，我说话的语气宽容而温和。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上有穷苦人，也有罕见的怪物，有连体双胞胎，还会发生铁路事故，这种种反常的现象不是哪个人的过错。善良的穷人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提供慷慨施舍的机会，而沿街乞讨的穷人是一些羞怯的穷人，我奔向他们，往他们手里塞一枚两个苏[1]的硬币，更重要的是，我赐给他们一个平等待人的美丽的微笑。我觉得他

[1] 苏，法国辅币名，一个苏相当于现在五生丁，即二十分之一法郎。

们笨头笨脑，所以不爱碰他们，但强迫自己去做，这对我是个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爱我，因为这种爱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丽。我知道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但我乐于成为他们多余的东西。再说，不管他们怎么不幸，他们的苦楚总不会超过我的外祖父吧。他小时候，天不亮就起床，在黑暗里穿衣服；冬天洗脸，得敲碎水罐里的冰才行。幸亏家境后来好转。外祖父相信人类的进步，我也相信，在我出世之前，人类的进步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我的家简直是天堂。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总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庆幸自己碰到千载难逢的运气，出生在亲密无间的家庭，生长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对现实不满的人使我感到气愤：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是反叛者。外祖母特别使我不安，我痛苦地发现她不太欣赏我。实际上，路易丝早就把我看透了。她公开谴责我哗众取宠，但她却不敢责备她的丈夫。她说我是鸡胸驼背的木偶，是小丑，说我做鬼脸出怪样。她命令我不许再“装腔作势”。我尤其感到憎恶的是看出她竟嘲笑我外祖父，这个女人是“否定一切的妖精”。我顶了嘴，她要求我赔理道歉，但我有恃无恐地拒绝了。外祖父抓住机会表示偏爱，他护着我反对自己的妻子。她受到侮辱而怒不可遏，站起身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拒不出门。我母亲惶惑不安，害怕外祖母积仇记恨，低声下气地轻声责怪父亲。他耸耸肩膀，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去了。母亲央求我去讨饶。我对自己的神通没法不得意忘形：我是圣米迦勒[①]，我能擒妖除魔。我去到外祖母跟前随随便便地表示了一下歉意，算是了结此案。除此之外，我当然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

① 圣米迦勒，统领天兵武将的大天使。

的外祖母嘛。母亲建议我称她“妈咪”，称一家之长夏尔时，用他阿尔萨斯的名字卡尔。卡尔和妈咪，连在一起叫，声音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听，比菲来蒙和博西施[①]还悦耳。母亲每天翻来覆去地对我说：“卡尔妈咪等着我们咧，卡尔妈咪会很高兴的……”这不是没有用心的。她想用这四个浑然一体的亲切的音节来显示家里人的和睦。我将信将疑，不过我装得十分相信，好似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言语掩盖了事物的实质。我喊卡尔妈咪便能维持家庭亲密无间的团结，并且能把夏尔好大部分德行归到路易丝的头上。外祖母令人怀疑，她天生爱造孽，随时都可能犯过失。但时时都有天使伸出手来阻拦，只言片语的力量就能把她挡住。

确确实实的坏人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和所有的时钟。[②]惟有原先搁在外祖父壁炉上的黑大理石座钟还在。说也巧，座钟还是一帮德国学生送给他的哩，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偷来的。家人给我买汉西[③]的书，给我看书中的图画，我对画中那些粉红脸蛋胖乎乎的人一点也不反感，相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因为他们非常像我的阿尔萨斯的舅舅们。我外祖父只承认一八七一年的法国版图，他时不时去贡斯巴赫、法芬赫芬看望留居在那里的人。他也带我去。无论在火车里德国检票员向他查票时，或在咖啡馆里德国跑堂对他有所怠

---

① 相传菲来蒙和博西施住在弗里吉（小亚细亚古地区名）。他们俩慷慨地接待了化装成旅行者的宙斯和赫耳墨斯，而其他居民却拒绝接待他们。两位天神降下大水惩罚弗里吉人，只有菲来蒙和博西施幸免。他们俩的名字成了夫妻恩爱的象征。

② 法国每个城镇的政府正门高处都有时钟。这句话意思是说普鲁士人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各城镇。

③ 汉西（1873—1951），阿尔萨斯漫画家。

慢时，夏尔·施韦泽的爱国怒火便涌上心头，脸气得通红。这时两位夫人紧紧挽住他的双臂："夏尔！你想过没有？他们会撵我们的，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外祖父提高嗓门："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撵我，我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呢！"两位夫人赶紧把我推到他的脚跟前，我用央求的神情望着他，他平静下来，叹道："看在孩子的份上，算了。"一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我的头。这种场面引起我对他的不满，而没有激起我对占领者的愤慨。再说，夏尔在贡斯巴赫少不了每周对弟媳妇发几次脾气，他常常把餐巾往桌子上一甩，砰地一声关上餐厅的门离去。弟媳可不是德国女人呀！饭后我们跑到他脚前哭哭啼啼，抽抽泣泣，而他脸色铁青，不理睬我们。外祖母说："阿尔萨斯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不该这么经常去那儿。"怎么能不同意她的看法呢？况且我不太喜欢阿尔萨斯人，他们对我不敬重。所以，别人把他们抢走，我并不那么懊丧。有人说我到法芬赫芬的食品杂货商勃卢门费尔德先生家去得太勤了，说我屁大的小事都要去惊动他。卡罗利娜婶婶像煞有介事地"提醒"我母亲，人们又将此话告诉了我，这一次，路易丝和我串通一气，因为她很讨厌丈夫的老家。

在斯特拉斯堡，我们聚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突然听见尖细而明快的音乐声，赶紧跑向窗口，军队！我兴致勃勃地观看普鲁士军队在孩子气的音乐声中列队而过，我拍手叫好，外祖父却坐在椅子上咕咕哝哝；母亲过来轻轻在我耳边提醒我应该离开窗口。我照办了，但有点不情愿，我当然恨德国人啰，不过不那么坚定罢了。何况就是夏尔本人也只能以委婉的方式发泄他的沙文主义情绪。一九一一年，我们离开默东迁居到巴黎勒高夫街一号，他不得不退休了。但为了养活我们，创立了实用语言学院，向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教授法语，用的是直接教学法。学生大部分

来自德国，学费付得很高。外祖父把金路易[1] 放进上衣口袋里从不计数；外祖母是失眠症患者；她夜里溜到前厅偷偷捞一些金路易据为己有，这是她亲自告诉她女儿的。总之一句话，敌人付钱供养我们。如果法德开战，阿尔萨斯会归还给我们，学院却要破产，所以夏尔是主张维持和平的。再说也有好德国人，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如一个脸红红的、汗毛很浓的女作家，路易丝带着几分醋意嘲笑她，管她叫“夏尔心爱的女人”；一位秃头大夫，一次把我母亲逼得紧贴门上，企图亲吻她。她怯生生地向她父亲抱怨这件事，外祖父却大为光火：“你使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他耸耸肩膀，下结论说：“你一定是睁着眼睛做梦吧，我的女儿。”到头来反倒是她自感有罪。所有的客人都懂得必须对我的品德大加赞扬，他们温顺地捏捏我摸摸我。可见，尽管出身不同，他们隐隐约约也有善的概念。庆祝学院成立周年的时候，来了总有一百多客人，他们喝着蹩脚的香槟酒，我母亲和穆黛小姐合奏巴赫的乐曲。我穿着蓝色平纹细布长罩衣，头发梳得闪闪发亮，宛如插上翅膀，在客人中飘来荡去，托着果篮，敬献桔子，他们啧啧称赞：“真是个小天使！”这么看来，这些人并不太坏啊。

诚然，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替受难的阿尔萨斯报仇雪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德国鬼子当作笑柄，百般奚落，不过声音很轻，贡斯巴赫和法芬赫芬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嘲笑一个女大学生达一百次之多，可谓不厌其烦，为的是她在一次把德文译成法文的练习中出了差错：“夏绿蒂全身酸痛，瘫倒在维特的墓前。”[2] 我们以同样的劲头嘲笑一个年轻教师。他在一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二十法郎金币。

② 应译为：“夏绿蒂痛心疾首，瘫倒在维特的墓前。”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次晚餐上，狐疑地端详他那片瓜，末了他竟连瓜子和瓜皮统统吃了下去。德国人出这种洋相反倒使我倾向于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是劣等人类，好在他们有幸成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

人常说，没有胡须的亲吻就像没有盐的鸡蛋，我补充一句，就像没有恶的善，就像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年间我的生活。如果说人们只能通过对立的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特性，我却活生生地体现了不能确定性：如果说爱与憎是一枚奖章的正反面，我却既不爱物也不爱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们不可能既要恨又要讨人喜欢，既要讨人喜欢又要喜欢他人。

那么我是不是那喀索斯[①]呢？倒也不是，我一味卖俏，也就忘乎所以了。总之，我并非兴致勃勃地玩沙子、胡写乱画、小便大便，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成人赞赏我的产品、我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好在掌声不断，无论听我叽叽喳喳，还是听我演奏巴赫的赋格曲，大人们一概微笑着品尝，神情狡黠，十分默契。这表明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柜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这是指自我欣赏到自恋的程度。

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静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静的未来。我偷偷地摸摸书、碰碰书，让双手有幸沾一点书上的尘土，但不知拿书做什么用。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参加仪式而不解其意：外祖父平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也要我母亲代办，但摆弄起这些文物来却灵巧得好似主祭司。我千百次看见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绕桌一圈，两大步横穿房间，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本书，根本不必费时选择。他一边回到扶手椅，一边用拇指和食指翻阅着，刚刚坐定，一下子就翻到了“要找的那一页”，啪的一声打开，那声音像皮鞋发响。有时候我走近看看像牡蛎一样裂开的盒子，发现里面赤裸裸的内脏，但见灰白而发霉的纸张微微凸起，覆盖在上面的黑色小静脉，吸饱喝足了墨水，散发出蘑菇味儿。

在外祖母房间里，书是躺着的，这是她从一家阅览室借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超过两本。这种无价值的装饰品使我想起过年吃的糖果，因为书页柔软而发亮，很像裁剪好的铜版纸。纸张光亮、雪白，几乎是新的，总带着点儿神秘感。每星期五外祖母梳妆打扮一番，出门时对我们说：“我还书去。”回家后，她摘下帽子，卸了装，从手笼里取出书来。我感到蹊跷，心想：“莫非还是那两本？”她精心地包上书皮，不让人看封面，然后选择其中一本，在靠窗口的安乐椅里坐定，戴上圆框眼镜，疲乏而安乐地叹口气，垂下眼皮，脸上浮现出一种美滋滋的、机灵的微笑，这种微笑我后来在若孔德夫人[1] 的嘴唇上重新见到。母亲默不作声，也请我不要说话。于是乎，我想到了弥撒、死亡、睡

---

① 若孔德夫人即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原型，于一五〇三年至一五〇六年间创作，现藏卢浮宫。人们推测这是佛罗伦萨银行家弗朗塞斯卡的夫人蒙娜·丽莎的画像；她抿嘴微笑，从各个角度看，她都在微笑。

觉，我浸沉在神圣的静穆中。路易丝时不时发出轻微的笑声。她把女儿叫过去，用指头点着一行字，两位夫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不过，我不喜欢这种装订的书，太讲究了。这是我们家的不速之客，外祖父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些书只为不懂事的人所崇拜，只有娘儿们才欣赏。星期天，他闲着无聊，走进妻子的房间，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但无话可讲。众人望着他，他劈里啪啦地敲打玻璃窗，实在想不出新花样，便转身走向路易丝，突然从她手中抢走小说。她怒冲冲地叫道："夏尔，你干什么？我念到哪儿了？一会儿该找不着啦！"但见他趾高气扬地朗读起来，突然用食指敲敲书，说道："不懂！"外祖母说："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从当中念起的呀！"于是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扔，耸耸肩走了。

外祖父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内行。我很清楚，他曾经指给我看书柜的一格上放着好些大本大本的书，硬纸褐色布贴面。"小乖乖，这些书是外公我编写的。"多么令人自豪啊！我是专门生产圣物的能工巧匠的外孙。他像管风琴制造者一样令人尊敬，像为教士做衣服的裁缝一样可敬。我看见过他著书：每年再版一次《德语读本》。暑假里，全家焦急地等着校样。夏尔 是不能容忍无所事事的，他对虚度光阴非常恼火。邮差终于送来了大包大包软邮件，家人用剪刀铰断细绳。外祖父打开长条校样，摊在餐室的饭桌上，他在校样上划一条条红杠杠，每发现一个印刷错误，就嘀咕着骂天咒地。女用人叫开饭时，他才停止嚷嚷。全家都高高兴兴的。我站在椅子上，陶醉地观赏着条条黑字和贯穿其间的血红条痕。夏尔·施韦泽告诉我他有一个死对头，那就是他的出版商。外祖父不善于算账，他因为无忧无虑而挥霍无度，因为爱出风头而慷慨解囊，结果到了风烛残年时，他得了八旬老人的吝啬病，那是肢体不灵和怕死所造成的。不过当时这种毛病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古怪的多疑。每当他收到汇款单，看到作者版权

的金额时，双臂举起，叫嚷别人掐他的脖子，要不然走进外祖母的房间，阴沉沉地声称："我的出版商抢了我的钱，简直是绿林大盗。"我目瞪口呆，惊讶之余发现了人剥削人。这是十恶不赦的现象，幸亏范围有限，否则世界倒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人说老板按照工人的贡献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以报酬。那么为什么出版商，这些吸血鬼，要损坏这一美名而大吸我可怜的外祖父的血呢？这位圣人的一片献身精神没有得到报偿使我对他倍加尊敬：我很早就把教书看作是一种圣职，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激情了。

我还不识字，但为了赶时髦，要求有我的书。于是，外祖父跑到他的混账出版商那儿要来了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布肖故事集》，里面是几篇民间传说，经过改头换面适合于儿童的口味。据作者自己说，他这个成年人以儿童的眼光进行编写。我想立即举行接收仪式。我捧起这两本小书，闻了闻，摸了摸，漫不经心地翻到"要找的那一页"，发出啪啪的响声。结果白费了力气，因为我并没有占有它们的感觉，我力图把它们当作玩具娃娃，哄哄，吻吻，打打，也不成功。我只得哭丧着脸把书放到母亲的膝盖上。她眼睛离开了活计，抬起头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念什么啊，亲爱的？仙女吗？"我疑惑地问道："仙女？这里面讲仙女吗？"仙女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母亲经常讲给我听。她给我洗脸的时候讲，只在给我擦花露水时停一停；她给我洗澡的时候也讲，到浴缸底下拣从她手上滑下去的肥皂时停一停。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心不在焉，这样的故事我太熟悉了。我一个劲儿地瞅着安娜-玛丽，她是我每天清晨的侍女；我专心地听着她战战兢兢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于她的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我喜欢她那些半句半句的话，姗姗来迟的词语。她说话时猛一上来很有把握，但很快就乱了阵脚，败下阵来，她的自信消失在悦耳动听的稀疏的话语中，但一阵缄默之后，她的自信又重新抬头。故事，通过讲故

事，她把内心的独白串连在一起了。她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俩始终单独和秘密地在一起，远离人间，远离诸神，远离教士，好似两只带角的母鹿[1]，和其他成仙的鹿在一起。我不明白人们居然把我们散发出肥皂和香水味的世俗生活片断写进了整整一本书里。

安娜-玛丽让我在小椅子上跟她面对面坐着。她弯下腰，垂下眼皮，好似睡着了。她的脸酷似塑像，嘴里发出无动于衷的声音。我完全糊涂了：谁在讲故事？讲什么？讲给谁听？母亲完全进入了角色，没有一丝微笑，没有一点默契的表示，我被弃置不顾了。再说，我已经听不出是她的语言了。她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是书在说话。从书里跳出来的句子使我惊恐不已，这可是真正的蜈蚣呵：音节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乱蹦乱动，二合元音拉得长长的，双辅音哆哆嗦嗦的。朗朗的读书声中鼻音很重，虽然休止和换气时稍断一断，但仍旧浑然一体，抑扬顿挫地带着许多我不懂的词语向前流动，根本不答理我。有时候没有等我明白，就滑过去了；有时候我早已明白，却大模大样地摇来摆去一直拖到终点，连一个逗号也不给我落下。毫无疑问，这篇弘论不是为我而发的。至于故事，则经过一番节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仙女，所有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同类，都变得庄严郑重起来了。人们用华丽的笔调来描述他们褴褛的衣衫，言词装饰着事物，使行动礼仪化，使事情仪式化。故事讲到这里，就有人发问，这是因为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学校读物，就是说他不肯失去任何机会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要是处在樵夫的地位，他会干些什么呢？他喜欢两姐妹中的哪一位

---

[1] 母鹿没有角，意思是尤物。

呢？为什么？他赞成惩罚巴贝特[1] 吗？这个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过我还是作了回答，但我微弱的声音消失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谢一声。

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书声：莫里斯·布肖眼观世界，关怀着儿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门主任关照着女顾客。我十分得意，无意中喜欢上预先编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欢即兴的故事了。我对言词前后严密的排列开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书上都是同样的词，都是同样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着。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人物则是瞎碰运气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样，但最后 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弥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复始地在我耳边缭绕。

我于是嫉妒起母亲来，决心取她而代之，强夺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家人无意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2] 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

① 巴贝特，故事中的女孩名。

② 埃克多·马洛（1830—1907），法国作家，《苦儿流浪记》是他的代表作。

我欣喜若狂：这些像在标本盒里的植物一样被晒干的声音，现在也属于我了。先前外祖父用目光使干枯的声音复活：他听得明白，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我也会听了，也会满口讲客套话了。我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人任凭我在书房里漂泊，我向人类的智慧发起了进攻，这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无数次听到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责骂犹太人不懂得大自然的含义和不会欣赏静谧的甜美。针对这种论调，我反驳道："那么，我比犹太人还犹太人。"农民对幼年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只记得如何天真烂漫地淘气，而我所记忆的东西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我没有扒过土，没有掏过窝，没有采集过植物，没有扔石头打过鸟。然而，书是我的鸟和窝，书是我的家畜和畜棚，书是我的乡间。书柜是一面镜子，把世界一并收入其间。它与世界一样无边无际，千姿万态，变幻莫测。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冒险，为达到书柜的高处，得爬椅子、登桌子，大有引起山崩地裂把我埋没的危险。最高一格的书我一直够不着，有些书刚发现就被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还有些书跟我捉迷藏，我取出来刚念了个开头便放回原处，要一个星期方能重新找到，可见放错了地方。我看到了丑恶的东西，心里直发毛；打开一本画册，碰到一版彩色画，面目可憎的昆虫在我眼前麇集蠕动。我趴在地毯上，枯燥无味地浏览着封特奈尔①，阿里斯托芬②、拉伯雷③的著作，文句硬邦邦的，我怎么也啃不动。于是我仔细观察，绕着圈子走，假装躲得远远的，然后突然出其不意，一个回马枪，攻其不备，但多半没有用，不懂的句子

---

①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曾任科学院常务秘书。著有《宇宙万象解说》。

② 阿里斯托芬（约前445—前386），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家。

③ 拉伯雷（约1494—1553），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著名长篇小说《巨人传》的作者。

依然严守秘密。我成了拉佩鲁斯[①]，麦哲伦[②]，伐斯科·德加马[③]。我发现千奇百怪的“土著人”，如泰伦斯[④] 用亚历山大诗体写的剧本《Heautontimoroumenos》[⑤]，又如在一本论比较文学的著作中出现的 idiosyncrasie[⑥]。尾音省略，交错配列法，典故以及无数其他像卡菲尔人[⑦] 般的难以捉摸和不可接近的词语不时出现在某页的某个角上。只要它们一出现，整段的意思就被搞得支离破碎。这些佶屈聱牙和晦涩难懂的词语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彻底弄明白：这是我记忆的腐殖土。

书柜里净是法国和德国的伟大经典著作，此外有一些语法书，几本著名的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之类，几本画册——一本鲁本斯[⑧] 画册，一本梵狄克[⑨] 画册，一本丢勒[⑩] 画册，一本伦勃朗[⑪] 画册——这些是外祖父的学生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可怜的小天地。好在《拉罗斯大词典》为我弥补了一切，我

---

① 拉佩鲁斯（1741—1788），法国著名航海家，受路易十四派遣，前往发现新大陆，被瓦尼科罗岛的土著人杀害。

② 麦哲伦（约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他首次进行环球旅行时，在菲律宾被害。

③ 德加马（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于一四九七年发现可以从好望角通往印度。

④ 泰伦斯（前190—前159），迦太基人，后沦为罗马奴隶，著名的拉丁语喜剧家，留下六部喜剧。

⑤ 拉丁文：《赎罪者》。

⑥ 医学术语：特应性。

⑦ 卡菲尔人，系指非洲东南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

⑧ 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画家。

⑨ 梵狄克（1599—1641），比利时画家。

⑩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和雕刻家。

⑪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随手从写字台后面的书柜倒数第二格上取下一卷，A - Bello，Bello - Ch，Ci - D，Mele - Po，Pr - Z[①]（这些音节的组合成了专有名词，划定着包罗万象的知识领域：有 Ci - D 区域，有 Pr - Z 区域，各自有各自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各自有各自的城市、大人物、战役等）；我吃力地把词典放到外祖父的写字垫板上，把它打开，一本正经地在里面掏鸟窝捉鸟，捕捉停在逼真的花上活灵活现的蝴蝶。书里人畜皆有，栩栩如生。版面是他们的躯体，正文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独特的精髓。我们一出家门遇见的则是轮廓模糊的草图，多少近乎原型，未臻完善：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我在书中认识宇宙，对天地万物进行了一番融会贯通，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倍加思索，但此后，依然感到宇宙可畏，我把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本知识和现实情况的偶然性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

日常生活是清高的：我们所交往的人老成持重，他们口齿伶俐，言不虚发，他们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原则上，便是以民族的智慧为依据。其实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不过是心灵上的一种矫饰主义，我却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他们一发话，我就心悦诚服。他们讲得既透彻又简洁，言之有理，不容置疑。他们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申述的理由是那么冗长可厌，不可能没有道理吧。他们自鸣得意地披露自己的良心问题，这并没有使我心绪

① 词典按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排列，如第一卷的第一个词是 A，最后一个词的词头是 Bello，封面上标着 A - Bello，下列各卷，以此类推。

不宁，反而对我颇有裨益，因为这种良心上的冲突是假的，事先早已解决好了的，而且总是千篇一律。他们的过错，一旦自己承认之后，便无足轻重了。因为操之过急，或一时气愤——尽管合情合理，但也许火气太大了一点——使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偏差，好在他们早已及时改正了。而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并且比较严重，但不是永远不可饶恕的。在我们家里从不讲别人的坏话，只是不胜伤心地指出别人性格上的缺陷。我聆听着，理解着，赞同着，感到他们的话使人放心。既然讲话的目的是使人放心，那么我讲的话也不会出错了。任何事情都不是无可救药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动；表面上的骚动徒劳无功，掩饰不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死气沉沉正是我们应守的本分。

我们的客人告辞后，我自个儿留下来，从这平庸的墓地逃跑，到书里去寻找生活，寻找欢乐。只要打开一本书，我便再次发现书中的思想不合人情，令人担忧，其浮夸和深奥之处超过了我的理解力，行文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迅速之极，一页之内我得中断无数次，无奈任其逃之夭夭，我莫衷一是，已经晕头转向了。我亲眼目睹一些事情，要是问外祖父，他决计认为不可置信，书中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物出其不意地出现，相亲相爱，吵架闹翻，互相扼杀；幸存者忧伤成疾，最终一命呜呼，到九泉之下与他刚杀害的朋友或温柔的情妇会合去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也要像成人一样或指责，或祝贺，或宽恕吗？但这帮标新立异的人物一点儿也不想按我们的原则行事。他们的动机，即使写出来，我也不明白。布鲁图斯[1] 杀死他的

---

[1] 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创建人之一，于公元前五〇九年推翻帝制，宣布共和，被选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因其子与皇党勾结，他大义灭亲，把谋叛的儿子判处死刑。

儿子，马特奥·法尔科纳[1] 也这么干，可见这等事似乎相当普遍。不过在我周围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默东的时候，外祖父和舅舅爱弥尔闹翻了，我听见他们在花园里吵吵，但看不出他想宰儿子。要不然他怎么会谴责杀婴之父呢？而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自己并未面临危险，因为我是孤儿嘛。这类大肆炫耀的凶杀案，我感到可乐。不过在故事的行文中我感到有一种啧啧称赞的味道，这使我莫名其妙。对贺拉斯[2]，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朝他的画像上吐唾沫，瞧他那副德行，在画面上他头戴钢盔，手持光亮的宝剑，正在追赶可怜的卡米叶哩。卡尔有时哼哼：

近戚远亲，
不如兄妹手足之情……

这使我神魂颠倒：倘若我万幸有一个妹妹，我会感到她比安娜-玛丽更可亲吗？甚至比卡尔妈咪更可亲吗？说不定她便是我的情人。情人这个词，我当时经常在高乃依的悲剧中见到，但不解其意。情人们拥抱亲吻，海誓山盟永睡一张床（稀奇古怪的习惯：为什么不像我和母亲那样分开睡在两张相同的床上呢?)。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然而我揣测到在冠冕堂皇的构思里藏着一团毛茸茸的肉体。总而言之，要是我当哥哥，说不定会犯乱伦罪

---

① 法国十九世纪作家梅里美短篇小说《马特奥·法尔科纳》中的主人公。因其子做了背信弃义的事而将儿子处死。

②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高乃依（1608—1684）的悲剧《贺拉斯》的主人公。剧情取材于古罗马故事。罗马和阿尔巴的战争持续多年，最后双方决定，各方出三人，败者的国土将被胜者吞并。贺拉斯孪生三兄弟代表罗马一方，对方是居里亚斯孪生三兄弟。决斗开始后，最小的贺拉斯见两个哥哥已战死，便佯作逃跑。然后回马将三个受伤的敌手各个击破，一一杀死。贺拉斯凯旋归来，他妹妹卡米叶知道情人被杀（因她已与居里亚斯一兄弟订婚），站在城门上指责他。贺拉斯勃然大怒，当场杀死了自己的妹妹。

呢。我大胆地设想着。想入非非吗？掩饰禁忌的情感吗？两者都很有可能。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有一个妹妹。今天——一九六三年——母亲依然是惟一使我动感情的亲属[①]。我千错万错不该到妇女们中去寻找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妹妹，难怪我碰了钉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写到此事，当年为卡米叶惨遭杀害而愤愤不平的怒气又涌上心头。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活泼，以致我想贺拉斯的罪行兴许是我反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军人居然杀害自己的姐妹。我要给这个兵痞一点颜色看看。我恨不得一下子吊死他！十二发子弹一齐打进他的身子才解气。我把这一页翻了过去，然而下一页上的印刷文字证明我错了：应该宣告杀妹妹的人无罪[②]。顷刻之间，我气急败坏，跺脚捶胸，活像一头上了圈套的公牛，灰心丧气。之后，我赶紧平息怒气，事情总有个始末呀！应该适可而止：我太年轻了，把什么都搞得颠三倒四的。再说，宣告无罪这一节正好是用为数很多的亚历山大诗体写的，难懂极了，我急不可耐地跳了过去。我喜欢这种一知半解，故事里有许多地方不理解，这就

---

① 作者原注：将近十岁的时候，我读到《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法国作家阿贝尔·埃芒（1862—1950）的作品。——译者），心神酣畅。书里讲一个美国小男孩和他妹妹的故事。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自己扮演男孩，深入他的角色，热恋着小姑娘比蒂。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讲一对因心中有乱伦的念头而迷途的孩子。不过在我的一些著作中，已能找到这种幻觉的蛛丝马迹。例如，在《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在《自由之路》中的鲍里斯和依维什，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茨和莱妮。只有弗朗茨和莱妮这一对付诸行动。这类家庭关系，引起我注意的并非是情欲，而是禁止性交：火与冰，纵情与节制交错在一起；如果乱伦是柏拉图式的，我倒挺喜欢。

② 贺拉斯杀死妹妹卡米叶之后，有人把事情告到国王那里。经过一番辩论，国王对贺拉斯说："你的美德使你的荣耀超过你的罪过。"从而保护了贺拉斯。

使我感到迷迷惘惘。我读了二十遍《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末了能把整段整段背得滚瓜烂熟，但依然不明白可怜的鳏夫的所作所为：是的，他发现了信①，但难道就有理由听凭胡子乱长吗？他向罗道耳弗投以忧郁的眼光，对他记仇抱恨，到底仇恨什么呢？那他为什么又对罗道耳弗说："我不恨你"呢？为什么罗道耳弗觉得他"滑稽和有点儿卑贱"呢？之后，查理·包法利死了，忧郁而死的呢？还是生病而死的呢？既然一切都了结了，那为什么医生还剖检他？我喜欢这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因为每每我都败下阵来。我莫名其妙，精疲力尽，领略着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所激起的快感，这就是所谓世界的厚度吧。

外祖父爱在家里唠叨所谓人心，我觉得这既乏味又空洞，除了在书本里，人心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使人眼花缭乱的姓名决定着我的情绪，时而使我恐怖万状，时而使我郁郁寡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当我念叨着"查理·包法利"的时候，仿佛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大胡子在围墙里散步，简直让人不堪忍受，定睛一看，又无影无踪了。导致我既焦虑又快乐的原因是在我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忧虑：一方面我担心一头栽进虚构的天地里，在里面陪着贺拉斯、查理·包法利游荡不止，无望重新回到勒戈夫街，回到卡尔妈咪和母亲身边；另一方面我推想着这一连串的句子对成年读者提供的一些意义，而这些意义对我则是回避的。我通过眼睛往脑子里灌进一些有毒的词儿，这些词的含义比我原先知道的要丰富得多。虚构的故事与我并不相干，但故事人物怒不可遏的言语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在我身上引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忧伤，简直能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毁了：我是否也会感染中毒而死呢？我贪婪地吸收语言的同时，深深地被形象吸引住了，

① 查理·包法利在妻子自杀之后，发现了她的情人罗道耳弗写给她的情书。

幸亏上述两起危险彼此排斥，我方始得以逃生。

日暮时分，我陷落在词丛语林里不能自拔，稍微有一点儿声音都会使我哆嗦，把地板咯啦咯啦的响声当作感叹词在瓣里啪啦作响，我满以为找到了大自然的语言。这时母亲进来，打开灯，大惊小怪地叫着："可怜的乖乖，你糟蹋自己的眼睛啊！"我好不失望地回到家庭平庸的谈吐中来，同时又感到宽慰。我跳将起来，撒野，大叫，乱跑，做怪样。不过，恢复童性之后，我仍感不安：书里讲些什么？谁写的书？为什么写这些书？我把这些忧虑开诚布公地向外祖父倾吐。他经过思索之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一面让我骑在他绷直的腿上，一面唱道："骑在我的小马上，马儿跑得快如飞，连连放臭屁。"听到这不堪入耳的歌词，我不禁大笑。他停住唱，让我坐在他的双膝上，目光炯炯，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并像演说似地重复道："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无论人间什么事，一概通晓。"这话未免夸海口了。其实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一样，卡尔把工程师、商人，可能还有军官统统排斥在他的"共和国"之外。他认为建设工厂是破坏风景，对纯理论科学，也只欣赏其纯。我们在盖里尼度过七月下半月，我舅舅乔治带我们参观铸造厂。厂里很热，一些穿着破旧的粗鲁人挤来挤去老是撞着我们，巨大的嘈杂声震得我昏头昏脑。我害怕得要命，无聊得要死。外祖父出于礼貌看着熔液赞不绝口，但他视而不见，根本没往眼里去。可八月份在奥弗涅时大不一样了。他串乡走镇，到处搜索，在古代砖砌建筑前面站定观看，用手杖头敲敲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眼前所看到的，小乖乖，是高卢罗马时代的砖墙。"他也很欣赏教堂建筑，尽管厌恶天主教徒，但只要见到教堂是哥特式的，少不了要进去看看；至于罗马风格的教堂，这要根据他的

情绪而定。那时他已不怎么去听音乐会了，但以前常去：他喜欢贝多芬，喜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的排场和大乐队；他也喜欢巴赫，但劲头不大。有时他走近钢琴，并不坐下，用僵硬的手指使劲弹几个和弦。外祖母抿嘴笑着说："夏尔在作曲呢！"他的儿子们——尤其是乔治——个个都是杰出的演奏者。但他们讨厌贝多芬，只愿意演奏室内音乐。外祖父倒不在乎这些意见分歧，而且和颜悦色地说："施韦泽一家天生就是音乐家。"我生下才八天，听到调羹丁当响时乐呵呵的，他便断定我的耳朵有乐感。

彩画玻璃窗，拱扶垛，雕门画栏，赞美歌，木刻或石刻的耶稣受难像，诗文默祷或诗律学，种种这类人文科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超凡的精神境界，再加上自然界的美，更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仙境。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荧荧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灵魂向上帝赞扬人类，向人类显示上帝。我外祖父在"美"中看出有血有肉的"真"，在"美"中发现最高尚的升华源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暴风雨突然在山中爆发之时，或维克多·雨果灵感迸发之际——人们可以达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最高点。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作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①]，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

① 拉丁文：神殿。

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息，平原使我气闷，好像在火星上步履艰难地爬行，犹如肩负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只要爬上乡间低矮的小屋顶上，我便乐不可支，好似回到我的七层高楼上，我在那里再一次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决不会写作了。

今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幢新楼房的第十一层上修改这部手稿。凭敞开的窗户眺望，我看见一座公墓，看见巴黎，看见圣克卢蓝湛湛的山丘，足见旧习之顽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儿时，我确实想配得上这样的高度。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因为我不需要往我的圣树上攀：我就出生在上面，只是拒绝下来罢了；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但后来我根本没有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幸运得很，有时我接触到海底细沙上的珍奇，由我这个发现者给它们命名。但有时毫无办法，我的轻薄不可抗拒地使我浮在水面上。到头来，我的高度计出了毛病。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不过，这对于干我们这一行倒挺合适：出于习惯，我住在空中，同时到下面去探索，但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总得给我讲讲作家吧。外祖父给我讲得很有分寸，而且不带感情。他教我念这些杰出人物的姓名，我自个儿待着的时候，把这个名单统统背了下来，从赫西奥德[①]到雨果，一个不漏，他们是圣人和先知哟。据夏尔·施韦泽自己讲，他对他们顶礼膜拜。但他们把他带坏了。他们老缠着他，使他不能把人类的杰作直接归功于圣灵。所以他暗中更喜欢无名氏，更喜欢那些谦虚地隐姓埋名的大教堂建造者，更喜欢无数的民歌作者。他不讨厌莎士比亚，因为莎氏其人到底是谁至今还未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荷马[②]也不反感。他还喜欢几个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过的作家。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对于他同代的作家，他则一概否定，只有阿那托尔·法郎士[③]和库特林纳[④]除外，后者能逗他发笑。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意：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他想的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一致。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时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这

---

① 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前七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长诗《工作与时日》是他的代表作，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农业劳动，介绍了不少农事知识。

② 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古希腊行吟诗人。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其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纪》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③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以文笔俏皮含蓄著称。

④ 库特林纳（1858—1929），法国作家、戏剧家，善于塑造滑稽可笑的人物。

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和教育界，即他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暗暗厌恶他那些藏书的作者们，这些著书立说的大名人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内心认为他们的书简直不像话。而我却搞错了，把这种表面上热情推荐而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看作是鉴赏家的严峻；他神圣的职业使他凌驾于这些大名人之上。不管怎么说，这位祭司向我提示，天才无非是一种借贷：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这样下去，你就会听到有神圣的声音为你启示，而你只需挥笔直书。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①] 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②] 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有人这样解释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父亲下地干活，把儿子交给祖父祖母照管。这样，我起步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我该抱怨吗？不知道，反正在我们社会的演变中有时后退意味着前进。不管怎么说，外祖父把这根硬骨头扔给我啃，我居然啃得那么干净，以致能从骨头缝里看人生。原先外祖父暗暗地想通过这些作品来使我讨厌其作者。但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把才华和功德混为一谈。这些正直的作者很像我：当我挺乖的时候，当我勇敢地忍着疼不哭的时候，我有权得到赞扬，得到奖赏，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夏尔·施韦泽给我看这些人写的书，他们像我一样受到监视，经受考验，得到奖赏，但他们善于一辈子

①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那斯派，后来成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 《地粮》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早期代表作。此处指纪德出名的年代。

保持我这个年龄的童心。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便把他们当作我最早的朋友。他们深深地爱过，吃过大苦，好似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们的结局都很好。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他们心想："好运气！美丽的诗篇马上要诞生了！"

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浆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大腿刺伤了。但他刚被打开，就向我奉献他的版画，色彩暗淡，线条柔和，好似在给我讲知心话。福楼拜，他是裱在布上的小个儿，无香无臭，但布满了雀斑。维克多·雨果，一人数身，书柜的各个阁板上都有他。以上说的是躯体。至于灵魂嘛，灵魂经常出没于著作之中：书页好比窗户，窗外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有人在窥伺我，但我假装没看见，在已故夏多布里昂① 的凝视下，继续读我的书，双眼盯着书中的文字。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我很喜欢跟我玩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听说查理五世替提香捡画笔时②，我毫不惊讶，这并不怎么困难嘛！一个君王干这种事儿挺合适。不过，我对他们并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但我指责所有其他的人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书中的照片多为头发蓬乱，目光直视，炯炯有神，严肃而带几分凶相。

② 查理五世（1500—1558），先后为德国皇帝（1519—1556），荷兰亲王（1516—1555），西班牙国王和西西里岛亲王（1516—1556）。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他为查理五世画过像。一五三三年查理五世封他为皇室画师。

渺小。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作规律：人类是一个很有限的小聚会，周围生活着多情的动物。

我不可能非常看重作家，因为外祖父待他们太坏了。自从维克多·雨果死了之后，他停止看书；后来实在无事可做，他又读起书来。不过，他的职务是翻译。这位《德语课本》的编者内心真实的意图是把世界文学当作他的教材。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莫泊桑的作品给德国学生作法译德的练习最合适；歌德的身价要比戈特弗里德·凯勒[①] 高出一大截，他的作品用来作德译法的练习无与伦比。外祖父，作为人文学者，对小说不太重视；但作为教师，对小说赏识备至，因为小说的词汇丰富，到头来他觉得只有作品片断选最可接受。几年之后我看到他津津有味地欣赏《包法利夫人》的一个片断，这是他从米罗诺选编的《读本》中摘取的，而福楼拜全集已经待在那里二十年等着他赏脸。我感到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这使我跟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少不了把他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比较方便。我发现作家们既荣耀也悲惨。最惨的要算梅里美，他只被用来当作中级班的教材，因此他身居两地：在书柜的第五层上，《高龙巴》[②] 像一只纯洁的鸽子，张着一百个翅膀，被冷落，扔在一旁，一直无人问津，人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在书柜下面的阁板上，这位纯洁的少女被囚禁在一本很脏的小书里。小书黑不溜秋，臭味难闻，故事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

① 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作家，用德语写作。

② 《高龙巴》是梅里美的小说，法语高龙巴（Colombe）是鸽子的意思。

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①]，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②] 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

① 教课书中的字印得较大，字母之间的空隙也较大。

② 典出叙事诗《特里斯丹和伊瑟》：国王马克派侄儿特里斯丹替他去爱尔兰向伊瑟求婚。伊瑟的母亲交给伊瑟一瓶春药，祝她跟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海峡时，伊瑟和特里斯丹误饮了这瓶魔水，以致相爱不舍。马克和伊瑟的婚礼举行完毕，夜已来临，但在新婚的床上却躺着一个假伊瑟——忠实的女仆白兰仙做了替身。伊瑟和特里斯丹继续相爱，最后以自杀告终。

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她高声朗诵《泰奥多找火柴》。家人对我的着迷觉得很有趣，关怀备至地促使我更迷恋，并想把它宣扬出去。有一天，外祖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库特林纳大概是个好好先生。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为何不给他写信呢？"我写了信。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几年前，报纸把我这封信发表了，重读时我很生气。我在信的最后写道："您未来的朋友"。我当时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我亲近的熟人是伏尔泰和高乃依，一个活着的作家怎么会拒绝我的友谊呢？但库特林纳拒绝了。他做得很对，因为给施韦泽的外孙回信，实际是给他的外祖父回信。当时我们对他的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夏尔说："我姑且认为他工作很忙。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得给孩子回信啊。"

时至今日，放肆这个幼年时代的毛病在我身上依然存在。我把这些杰出的死者当作同窗伙伴相待，直言不讳地谈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当人们为此指责我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想回答："你们甭管我们的事，你们的天才作家已经属于我了。我曾把他们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而非常不敬地玩耍过哩。难道我对待他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吗？"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才摆脱了卡尔的人文主义，即高级教士的人文主义。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我旧时的同窗伙伴，耍笔杆的英雄被剥夺了特权，重新成为庶民，因此我两次为他们服丧。

我以上所写的是假的，也是真的，或者说，不真不假。人们写发疯的人也罢，写正常的人也罢，其写法都是这样。记忆所

及，我尽可能准确地叙述事实，但在抒写的时候，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能把握我们的情感的各个方面，但把握不住情感的力量，即情感的真诚程度。行为本身不能作为标准，除非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行为不是表面的姿态，但这总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请看以下的情况：在一些成年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小型成年人，我念的是成年人的读物。这已经很不自然了，因为这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想硬说自己有什么过错，事情本是这样，仅此而已。尽管如此，我的探索和我的猎奇组成了家庭喜剧的一部分。人们对此兴高采烈，但我心中有数，是的，我心中有数。每天，一个神奇的孩子使他外祖父不再翻阅的难懂的作品恢复了生机。我的生活超过了我的年龄，如同有人的生活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大写字桌，写字垫板，粉红吸墨水纸上红的和黑的墨迹，尺子，浆糊瓶，散发不出去的烟味儿；冬天还有蝾螈炉发出的红光，云母的噼啪声。这简直是物化了的卡尔本人。这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便向书跑去。真心诚意吗？此话怎么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觉察的和游移不定的界线呢？我俯卧在地板上，脸朝窗户，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着，右边放着一杯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左边一只盘子里放着涂果酱的面包片。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安娜-玛丽，卡尔妈咪早在我出世以前就翻阅过这些书，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们的知识啊。晚上，他们问我："你念了什么？学到什么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是产妇啊，要生产出一句孩儿话来对答。躲着大人们念书，是在感情上跟他们相通的最好办

法。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的目光将通过我的枕骨部位进入我的体内，再从我的瞳孔出来，箭一般射到书上。书上的句子已被念过无数次了，而我才第一次阅读。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这么说，自从我识字前装模作样地辨读《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以来，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喽？没有，其实只是演出的继续而已。在我的背后，房门打开了，他们来看我在干些什么。我弄虚作假：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缪塞放回原处，立即踮着脚尖，举起胳膊，捧下沉甸甸的高乃依。他们根据我的体力消耗来判断我的爱好。我听见背后一个赞叹不已的声音轻轻地说："他是多么喜爱高乃依啊！"其实我并不喜欢高乃依，因为他的亚历山大诗体使我很扫兴。幸亏出版商只全文出版高乃依最有名的悲剧，对他次要的剧本只印出剧名和分析性的剧情简介。但这反倒引起我的兴趣："罗德林黛[①]是伦巴第国王贝塔里特的妻子，国王被格里莫阿德打败了，她在乌努尔夫的威逼下嫁给外国的亲王……"在勒·熙德和西拿之前，我先知道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②]。我满嘴是声音铿锵的姓名，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仔细地注意着不要把书中人物的亲缘关系搞错。家人还说："这孩子求知欲很强，他竟在啃《拉罗斯词典》呢！"随便他们说去，其实我并没有钻研，而是发现词典里有剧本和小说的简介，我非常乐意读这类东西。

为了讨人喜欢，我竭力想受到文化的熏陶：每天拜读圣经贤传。有时静静地匍匐在书前，翻几页，这也就够了。这些小伙伴

① 罗德林黛，《贝塔里特》的主人公，这是高乃依一部不成功的悲剧，发表于一六五一年。

② 均为高乃依相应的剧作《勒·熙德》、《西拿》、《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中的主人公。

的著作往往是我的转经筒[①]。与此同时，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恐惧和欢乐。有时竟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拼命地疾驶起来，好像被一条狂怒的鲸鱼卷走了。其实这条鲸鱼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请你们自己作结论吧！总之，我的目光在跟文字打交道，品尝着每个字，确定着每个字的内涵。久而久之，这种演戏似的学问培养了我的才智。

话说回来，我已开始了真正的阅读，那是在书房圣殿之外进行的，即在我们的房间里或在餐厅的桌子下面进行的。关于这些读物，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除母亲外，任何人也没有跟我谈起过。安娜-玛丽对我弄虚作假的行为十分重视，开诚布公地向妈咪讲了她的不安，外祖母成了她可靠的同盟者，说道："夏尔胡闹，是他纵容孩子，我亲眼看到的。等这孩子身体垮了，我们算讨便宜啦！"两位妇女还讲到劳累过度和脑膜炎。要是用脑过度得了脑膜炎那将多危险啊。但正面袭击我外祖父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她们迂回作战。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安娜-玛丽好像很偶然地在一间书亭前站住。书亭位于圣米歇尔林荫路和苏弗洛街交叉角上。我看到了美妙的图画，画中耀眼的颜色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要求买这些画，立即就得到了。这下可上了瘾：每星期我都要买《唧唧叫》，《了不起》，《假期》，让·德拉伊尔的《三个童子军》以及每星期四以小册子出版的《绕地球飞行》[②]，这些都是阿尔诺·加洛班出版的。每两个星期四之间，我脑子里想的尽是安第斯山的雄鹰，铁拳拳击家马塞尔·杜诺，飞行员克里斯蒂安，

① 转经筒，藏传佛教徒祈祷用法物，形如桶，中贯以轴，其中装有纸印经文，上下两端固以轴承，周围刻六字真言，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一遍。

② 《唧唧叫》，《了不起》，《假期》，《三个童子军》，《绕地球飞行》等五种画报和杂志均为当时的儿童读物。

却很少想到我的小伙伴拉伯雷和维尼[①]。母亲到处收罗能还我童年的读物。她首先找到了《粉红小书》，这是童话月刊，然后逐渐搞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②]，《最后一个莫希干人》[③]，《尼古拉斯·尼古尔贝》[④]，《拉瓦雷德的五个苏》[⑤]。儒勒·凡尔纳过于沉着冷静，我更喜欢保尔·迪瓦写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但赫哲勒丛书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我都非常喜欢。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多亏了这些魔盒——而不是夏多布里昂排列整齐的诗句——我初次领略了美。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记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频髯。美妙的小阿乌达脱颖而出，真的成了奇迹，令人赞叹不已。在这些五十厘米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⑥]的幸福。我认识的这个新世界乍一看好像比我熟悉的旧世界更令人不安，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抢劫，杀戮、血流成河。印第安人，印度人，莫希干人，霍屯督人劫持姑娘，捆绑姑娘的父亲，发誓要让他死在最残忍的折磨之下。这是

---

① 维尼（1797—1863），法国作家、诗人。

②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

③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库柏（1789—1851）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二六年。莫希干人是过去住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印第安人。

④ 《尼古拉斯·尼古尔贝》，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

⑤ 《拉瓦雷德的五个苏》，法国作家保尔·迪瓦（1856—1915）的小说，发表于一八九四年。

⑥ 指牲畜的颈圈或奴隶的锁链。

十足的恶。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下一章，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勇敢的白人把野蛮人杀了个落花流水，割断捆绑那位父亲的绳索，终于使父亲与女儿拥抱团聚。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再说死的样子并不可怕：双臂成十字倒下，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圆窟窿；如果在枪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么，有罪过的人就"死在剑下"。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的姿势，想象着刀光剑影，剑刺入胸膛，如同切入黄油，剑头从不法之徒的背部出来，他瘫倒在地上，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有时人死得离奇可笑，譬如《罗兰的教女》中的那个撒拉逊人。他骑着战马直冲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马上，骑士狠狠朝他脑袋正中砍了一马刀，活生生把他自上而下劈成两半。居斯塔夫·多雷[①] 的一幅插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场面。多么有趣啊！两个半拉躯体往两边分开，倒下去，在马镫周围构成两个半圆形，战马受惊，直立起来。有好几年，我一看到这幅木刻画，就情不自禁地笑得流眼泪。结果我悟出：敌人虽然可恨，但毕竟是无害的，因为敌人的阴谋计划总不能得逞。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我发现，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英雄们受奖赏，得到高官显爵，受到尊敬，获得金钱。由于他们英勇奋战，一片土地被征服了，一件艺术品从土著人手中骗来，运送到我们的博物馆里。姑娘热恋着救她性命的探险家，最后以有情人结为眷属告终。这些画报书籍培育了我内心深处的幻影：乐观主义。

这些读物我很长时间都是偷着看的。甚至用不着安娜-玛丽提醒，我心里就明白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此对外祖父闭口不提。即使我腐化堕落，放荡不羁，出没妓院，也不会忘记

① 居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绘画家、木刻家、画家、雕刻家。

真正的我应该留在圣殿里。何必为一时误读一点不正经的书而惊动外祖父呢？但卡尔最后还是抓住了我，他对两位妇人大发雷霆。她们趁他喘息的片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我见到画报和探险小说，垂涎三尺，死皮赖脸要买，她们能拒绝吗？这个巧妙的谎言把我外祖父难住了。是我，是我一个人勾搭浓妆艳抹的淫荡女人，欺骗了“高龙巴”。我，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①，骨子里则下流至极。任他选择吧，要么我不再预言，要么他得尊重我的癖好，并且不要追根究底。夏尔·施韦泽，倘若是父亲，大概会点一把火将这些东西烧个精光。可他是外祖父，他只能好不伤心地宽大为怀，我也就知足了。我继续安静地过着双重生活，直至今日，从未间断过。我更愿意念《祸不单行》②，而不乐意读维特根斯坦③。

在我的空中孤岛上，我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但一旦把我置于庶民之中，我就一落千丈，降为最后一名。

外祖父决定让我到蒙田公立中学④ 注册入学。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校长，并向他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智力大大超过了年龄。校长是个通情达理、有求必应的人。我直接上了八年级，心想这下可以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了。然而，事与愿违，经过第一次听写之后，我外祖父立即

---

① 埃利亚桑，即拉辛（1639—1699）的剧本《阿塔莉》中的人物。王子埃利亚桑被长老若亚德从他继母阿塔莉的屠刀下救出，藏在庙宇内。他长大成人后，在长老们的协助下，成为犹太人的国王，最后处死了阿塔莉。

② 《祸不单行》，法国一套侦探小说丛书名。

③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后加入英国籍。在数理逻辑方面，特别在真值表和真值函项等理论方面有过贡献。

④ 蒙田公立中学属中小学十年一贯制的学校。

被校方找去。他回来的时候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胡乱涂写、墨迹斑斑的纸，往桌子上一扔，这便是我交的听写作业。校方请他注意看我的书写，仅“野兔喜欢百里香”一句，没有一个字写对的，因此校方竭力使他明白：我应该上十年级预备班。母亲看到我的“野兔”，禁不住大笑起来，外祖父狠狠瞪了她一眼才制止了她的笑声。于是他责怪我故意不肯好好写。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到他的训斥，然后他宣布人们低估了我，第二天他就让我退学，并跟校长闹翻了。

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失败并不使我伤心：我是神童，仅仅不会书写而已。再说，我对离群索居并不感到厌烦，更喜欢继续干我的坏事。我甚至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机会：外祖父请了一名巴黎小学教员给我私人授课，他几乎每天都来。外祖父专门给我买了一套小办公桌椅：一张木制的书桌和一张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李埃凡先生来回走着给我听写。他长得很像樊尚·阿里奥尔[①]。外祖父说他是共济会会员。他以正派人接近鸡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②]。”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忘了疼爱我：我想他把我看作学业上落后的孩子，其实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对谁说了我的坏话吧。

我们在阿卡雄住过一段时间，我上了市镇小学。外祖父出于他的民主原则才让我上这样的小学，但他要求校方把我跟群氓子

---

① 樊尚·阿里奥尔（1884—1966），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47—1954）。

② 共济会会员俗称三点兄弟，他们书写时爱用缩写 F∴（单数），FF∴（复数），把三点连起来则成为三角，作他们的代号。

弟隔开。他把我托付给小学教师时说："亲爱的同行，我把我最珍贵的宝贝很信任地托付给您。"巴罗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带着夹鼻眼镜。他来我们别墅喝过麝香葡萄酒，声称得到一个中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对他的信任感到十分荣幸。他让我坐在靠近讲台的一张专设的课桌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让我离开他的身旁。这种特殊照顾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至于我的同学们，那些"老百姓的子弟"，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我想他们大概无所谓吧。他们吵吵闹闹，我厌烦透了。在他们玩杠子的时候，我呆在巴罗先生身旁无所事事，感到十分高雅。

我有两条尊重我的小学教师的理由，一是他要我好，二是他出气很粗。成年人应当长得很丑，满脸皱纹，惹人讨厌。当他们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虽感到有点厌恶，却满乐意克服这点厌恶情绪。这证明德行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也有纯朴平淡的乐事：跑跑，跳跳，吃糕点，抱吻我母亲细嫩喷香的皮肤，但我更重视跟成年人混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费劲的快乐。对我来说，成年人的威信与他们引起的反感是不可分的，我认为令人厌恶就是认真精神的体现。我冒充高雅的人。当巴罗先生俯身对着我的时候，他的呼吸使我感到既难受又美滋滋的。我做出巴结他的样子，吸着这位德行齐全者令人不快的气味。一天我发现学校墙上写着一条标语，走近一瞧，上面写着："巴罗老头是个狗屁。"我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地站着，心跳得几乎炸裂，害怕极了。"狗屁"，这是多么丑恶的字眼啊！这是麇集在下等词汇中的肮脏字眼。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个短小而粗鲁的字眼像蛆虫那样面目可憎，看一眼就够叫人恶心的了。我决不肯念出声来，哪怕轻声念也不行。这个被钉在墙上的蟑螂，我不愿意它跳到我嘴里，化成黑色肉浆，咕噜咕噜地钻到我喉咙底下去。如果我装作看不见，它也许会钻进墙洞里去吧。于是乎，我把目光

移开，却看到非常下贱的称呼："巴罗老头"。这更使我惊恐不已，不管怎么说，"狗屁"一词，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家，管人叫"某某老头"，指的是园丁，邮差，或女用人的父亲，总之是穷苦的老年人。有人竟把我外祖父的同行，小学教师巴罗先生，看成是穷老头。准是有人头脑里盘旋着这个错乱的、罪恶的想法。在谁的脑子里呢？也许在我的脑瓜里吧。念了亵渎神明的标语不就足以成为渎圣者的同谋吗？我好像觉得有个疯子在嘲笑我的礼貌，嘲笑我对别人的尊敬，嘲笑我的热忱，嘲笑我每天早晨脱帽问候："您好，老师！"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时又觉得这个疯子便是我自己。肮脏的字眼和肮脏的思想充塞了我的脑袋，譬如说，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放声大喊："这个老畜牲臭得像头猪"呢？于是我轻轻地说道："巴罗老头真臭！"这一下，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我哭着逃开。第二天我恢复了对巴罗先生的尊敬，对他的硬领和蝴蝶领结肃然起敬。但当他俯身看我的作业本时，我把头转过去，屏住了呼吸。

第二年秋天，母亲主张领我上布蓬私立小学。每天得爬木头楼梯，进入二楼的一间教室。孩子们成半圆形集合在一起，静悄悄的；教室后面，母亲们一本正经地靠墙坐着监督老师。教我们的那些可怜的姑娘，首要的义务，是给我们这些神童平均分配赞美词和好分数。如果她们之中有谁稍微表示不耐烦或对一个好的回答表示过分的满意，布蓬小姐们就会失去学生，而这位教师就会丢掉饭碗。我们足足有三十个神童，但似乎从来没有时间互相搭话。一下课，每个母亲便粗暴地把自己的孩子拽走，匆匆离去，从不打招呼。上了一个学期，母亲让我退学了，因为学不到东西。再说每次轮到表扬我的时候，她邻座的女人们眼睛都逼视着她，让她厌烦透了。玛丽-路易丝小姐是个金发姑娘，带着夹鼻眼镜，在布蓬小学一天教八节课，但工资少得可怜，不够度

日。她同意到家里来给我个别授课，当然是瞒着学校领导干的。她有时中止听写，深深叹几口气，以便减轻一点心头的重压。她对我说，她厌倦死了，她的生活孤独得可怕，要是有个丈夫，她愿意牺牲一切，什么样的丈夫都行。可她最后也被打发走了，硬说她什么也没有教会我。我猜想，主要因为我外祖父觉得她晦气。这个正直的人不拒绝减轻不幸者的痛苦，但讨厌把他们请到家里。而且他做得很及时，玛丽-路易丝小姐已经开始使我气馁了。我满以为工资是与功绩相称的，那么既然人们对我说她值得称赞，为什么付给她的钱那么少呢？只要有个职业，人们便是可敬的，自豪的，人们为劳动而感到幸福。那么她既然有机会一天工作八小时，为什么谈起自己的生活时直诉苦，好似得了不治之症呢？当我谈到她的苦衷时，外祖父便哈哈大笑，说是她长得太丑，没有哪个男人要她。我可不笑，难道有人生下来就注定倒霉吗？如果是这样，人们以前对我撒了谎。事实上，世界不是一切皆有秩序，而是表面的秩序掩盖着不可容忍的混乱。如果有人及时把这层表面的秩序挑开，我的苦恼早就烟消云散了。夏尔·施韦泽后来给我请了一些比较得体的教师，太得体了，以致我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十岁，我单独一人跟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我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他们带着自己的悔恨所创造的怪物。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跟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和日光交织在一起，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并继续由他们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玩具和天地。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

连一点躲藏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却融入了一种难以言传，没有固定形状和确切内容的信念。这种信念搅乱了一切。我成了一个伪善者。不学习别人演戏，自己怎么演得出来？我这个人，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这是因为我生来有缺陷，我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便求助于成年人。我要求他们确保我的价值，结果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既然必须讨人喜欢，我便作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过维持不了一会儿。我到处装作天真烂漫和神气活现的闲散模样，窥伺着良机。每当我以为抓住了良机，便摆出一副姿态，但总觉得这种姿态靠不住，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外祖父在打盹儿，身上裹着花格子毛毯。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幸亏他的眼镜滑了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捡。他惊醒了，把我抱在怀里，于是我们演出了一场动人的天伦之爱，但这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了。那么我欲求什么呢？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我想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作窝呐。我走进厨房，宣布我要拌生菜，于是我听见一片欢呼声，欣喜若狂的笑声："不，小乖乖，不是这样！把你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啊，对啦！玛丽，帮他一下！你们瞧瞧，他搅拌得多好啊！"我是一个作假的孩子，拎住生菜篮拌生菜只是做做样子，但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演喜剧使我避开了世界和大众，我只看到角色和小道具；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忧虑当回事呢？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以致对他们的意图毫不理会。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一排脚灯把我和他们隔开，使我孤傲至极，但这种孤傲很快变成了焦虑。

糟糕的是，我怀疑成年人在跟我演戏。他们对我说的话似糖

果般的甜蜜，而他们之间说话时则完全用另一种语调。不过有时他们也打破神圣的默契。譬如，我撅着嘴装出最可爱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动作，但他们用真嗓门儿对我说："一边玩去吧，小乖乖，我们在谈话呢。"还有几次我觉得他们在利用我。譬如，母亲带我去卢森堡公园，跟家里闹翻了的爱弥尔舅舅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他妹妹，冷冰冰地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而是想看看小宝贝。"他说，我是家中惟一纯洁的人，只有我没有故意伤害过他，没有听信闲言碎语谴责过他。我笑了，很不好意思自己有那么大的威力，居然能在这位郁郁寡欢的人心田里点燃起爱的火焰。但很快兄妹俩议论开他们的正经事，互相一一列举自己的冤屈。爱弥尔抱怨夏尔，安娜-玛丽为夏尔辩护，但不时作些让步；后来他们谈起路易丝。我呆在他们的铁椅子中间，被他们遗忘了。

外祖父是一位左派老人，他却以自己的行为给我传授右派的格言：真情实况和无稽之谈是一码事；扮演激情就能感受激情；人是有礼仪的生物。如果我当时已经到了懂这些格言的年龄，随时都可能加以接受。人们让我相信，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演滑稽剧，互相引逗发笑。我乐意当喜剧演员，但要求当喜剧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无影无踪了。我发现我在喜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假主角"。我有台词，也经常出场，但没有"自己的"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避他的死神。我欢蹦乱跳，使路易丝感到赌气有理、而使安娜-玛丽感到处于卑贱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我的话，她的父母照样会很好地收养她，她也用不着对妈咪战战兢兢；没有我的话，路易丝照样能发牢骚；没有我的话，夏尔照样可以对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塞万峰，对着流星，对着别人的孩子赞叹不已。我只是他们不和或和好的偶然因素，其深刻的原因在别处：在马孔，在贡

斯巴赫，在蒂维埃，在一颗生垢的年迈的心里，在我出生以前遥远的过去。我为他们体现家庭的团结和原有的矛盾，他们运用我非凡的童年使他们各得其所。我十分苦恼，因为他们的礼仪使我确信，没有无故存在的事物，事必有因，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在宇宙中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当我确信这一点时，我自己存在的理由则站不住脚了。我突然发现我无足轻重，为自己如此不合情理地出现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上感到羞耻。

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这位可敬的过客本应该给我灌输自尊，有了自尊，我便可以确立生活的权利。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如果我一生下来就决定让我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那么我便一世有保障，无忧无虑。即使让-巴蒂斯特·萨特知道我的归宿，他也已经把这个秘密带到西天去了。我母亲只记得他说过："我的儿子将来不要进海军。"由于没有更明确的指示，从我开始，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如果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会变成另一种人。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几天前，在一家饭馆里，老板的儿子，七岁的小男孩，对女出纳嚷嚷："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好一个大丈夫！在他这个年龄，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我稍微胡闹一下，母亲便轻声在我耳边说："当心点！我们可不在自己家啊！"我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啊，住在勒戈夫街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母亲改嫁后依然是这样。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一切的一切都借给了我，使我

始终悬在空中。这个世界的财富反映着所有者的本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稳定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钢铁生产不需要我。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

倘若我跟我的躯体相处融洽，那就十全十美了。然而，躯体与我，我们结成了奇特的一对。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而我，我既不富也不穷，既不能自认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不能把我的种种欲望看成是生活的需求。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上苍有时（难得）恩赐我好胃口（不厌食）。我没精打采地呼吸着，懒懒散散地消化着，随随便便地排泄着。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我的躯体，这个好吃懒做的伙伴，从来没有粗暴和野蛮的表现，只有过一连串轻微的不舒适，是一种娇气。但这正是成年人所希望的。那个时代，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必须有一个娇滴滴的孩子，我正好是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人们观察我，给我摸脉，给我量体温，强迫我伸出舌头。“你不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吗?”“这是灯光照的缘故。”“我向你肯定他瘦了!”“不，爸爸，我们昨天还给他称过体重呐。”在他们讯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末了，他们把我塞到被窝里，里面热得使我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把躯体和身上不舒服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叫人讨厌。

西蒙诺先生是我外祖父的合作者，每星期四跟我们一起吃中午饭。我很羡慕这个四十来岁的人。他有姑娘般的面颊，小胡子油亮油亮的，头发染得很漂亮。为了不使谈话冷场，安娜-玛丽问他是否喜欢巴赫，是否喜欢海和山，是否觉得故乡难忘，他总

是不慌不忙地先思考一下，在内心的情趣花坛里寻找一番。等找到所要求的答案之后，就用很客观的声调向我母亲叙述，一边向她点头致意。多么幸运的人啊！我想，每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准是满心喜悦，犹如站在高山之巅清点着属于他的山峰，山脊和山谷，然后舒坦地伸伸懒腰说道："这正是我，完完全全的西蒙诺先生。"当然，别人问我时，我也很能高谈阔论一番我的爱好，甚至讲得有声有色，使人确信无疑。但我孤独一人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根本认不准我到底爱好什么。我的爱好需要确定，需要推动，需要注入生气。我甚至没有把握到底喜欢烤牛里脊还是喜欢烤小牛肉。要是我也有突出的面貌，有悬崖峭壁般的率直品行，我愿意奉献一切。皮卡尔夫人非常得体地用时髦的词汇谈起我的外祖父，她说："夏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听到此话，我感到自己毫无希望了。卢森堡公园的小石子，西蒙诺先生，栗子树，卡尔妈咪，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我却不是。我既无惯性，又无深度，更无不可捉摸性。我是白纸一张，永远是透明的。自从我听说西蒙诺先生，这个硬如铁板的塑像式人物，居然还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时，我妒火中烧，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天是节日，实用语言学院里人很多，在奥埃尔煤气灯晃动的火光下，我母亲演奏肖邦的乐曲，人们不时鼓掌。大家奉我外祖父的命令，一律讲法语，他们讲法语时调子慢腾腾，喉音很重，夹着过时的优雅词句，带着清唱剧夸张的口气。人们搂抱我，我从一个人的手里飞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脚不着地。这时外祖父坐在最高荣誉的席位上庄严宣布："今天这里缺少一个人物，他就是西蒙诺。"我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紧紧贴在一个德国女小说家的怀里，又从她的怀里脱身出来，躲到一个角落里。顿时仿佛客人们消失了。我看到在一片嘈杂声中屹立着一根擎天柱：

西蒙诺先生，无血无肉的西蒙诺先生。他的缺席奇迹般地美化了他。全院师生远未到齐。有些学生病了，有的人借故不来，但这些人不来无关紧要，不足挂齿。惟独西蒙诺先生不在要大书特书。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这间坐满了人的屋子犹如挨了一刀，出现了一个空缺。我惊叹至极，一个人居然有既定的地位，他的地位。大家的等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肚子，突然之间，他好像能从这个肚子里再生出来。不过，要是他真的在一片欢呼声中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甚至夫人们纷纷拜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也许会从醉醺醺中清醒过来：肉体的出现总是多余的。作为童男，其本身必定是纯而又纯的，保持着一尘不染的透明性。既然命中注定我每时每刻处在某些人中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并且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多么想使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想念我，如同水、面包、空气那样使他们感到不可缺少。

这个愿望每天都挂在我的嘴上。夏尔·施韦泽认定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以便掩饰内心的焦虑。他活着的时候我觉察不到他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焦虑，只是现在才有所感受。他的同行们个个顶天立地。在这些顶住天的阿特拉斯巨神[①]中，有语法学家，语史学家，语言学家，例如里昂-冈先生和《教育学杂志》的主编。外祖父谈起他们时总用教训人的口吻使我们明白他们的重要性："里昂-冈很称职，法兰西学院应有他的一席地位。"或者，"舒雷尔老了，但希望不要傻头傻脑地让他退休，否则学院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这些老人都是无法替代的。他们要是死亡，欧洲将服丧，甚至可能回到野蛮时代，而我周围都是这些老人。我心想，如果能听到一个奇迹般的声音宣布："这个小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曾反抗主神宙斯，攻打奥林匹斯山，失败后被罚在世界极西处用头、手顶住天。

萨特很称职，如果他死了，法国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视瞬息为永恒，就是说无所事事，而我却想马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阿特拉斯巨神，永生永世的阿特拉斯。我甚至不肯设想也许经过努力才可以变成阿特拉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权利。我需要有一个高级法院，下一道法令恢复我的权利。但到哪儿去找法官呢？我的家庭法官们由于他们蹩脚的表演已经身败名裂了，我拒绝他们的审判。但我找不着别的法官。

我是一条惊慌而发呆的害虫，无法无天，既无理智又无目标。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我这个惊恐失色的小喜剧演员变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小动物。母亲的好友们对她说我郁郁寡欢，发现我有时呆着出神。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对我说：“你一向高高兴兴，唱唱笑笑的！有什么不满意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呀！”她说的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我是一条狗，打呵欠，流眼泪，感觉到泪水滚滚而下。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是一只苍蝇，沿着一块窗玻璃往上爬，滚了下来，又往上爬。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胆战心惊的时光凝滞了，把我吞没，不过时光虽则凝滞，还有一息尚存。有些人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时光一扫而尽，有些人用新鲜的时光代替之，但一样的徒劳无功。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我母亲老对我说，我是小男孩中最幸福的。确确实实啊，我怎么能不信她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被弃置不顾。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种说法，其次我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关怀备

至。但这正是我生命的脉络，快乐的依托，思想的内容。

我见过死神。死神在我五岁的时候窥伺过我。晚上，她在阳台上徘徊，把她的丑脸贴在玻璃窗上。我见过她，但什么也没敢说。有一次在塞纳河畔伏尔泰路上我们遇见了她。这是一个又高又大的疯癫女人，上下一身黑。我经过的时候，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个孩子，我要把他放到我的口袋里。"还有一次，死神以洞穴的形式出现，那是在阿卡雄。卡尔妈咪和我母亲带我去拜访杜邦夫人和她的儿子，作曲家加勒里埃尔。我在别墅的花园里玩，心里很害怕，因为人家告诉我说，加勒里埃尔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我学骑马玩，但不怎么起劲，只在房子周围蹦蹦跳跳。突然，我瞥见一个黑咕隆咚的窟窿：打开的地窖。我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当时怎么忽然感到特别孤独和恐怖，一阵眼花目眩，我转过身，大声叫喊着逃跑了。那个时期，我每天夜里在床上与死神相会，这已成了一种仪式：我必须朝左侧睡，脸向着床背后的过道。我战战兢兢地等着，她在我面前出现了，瘦骨嶙峋，手持长柄镰刀，完全是传统的死神形象；然后我获许翻身，朝右侧睡，等死神走后，我才安安稳稳睡觉。在大白天，死神乔装打扮，变化多样，但我认得出她。母亲一旦用法语唱《桤木之王》这支歌，我就赶紧塞住双耳；念了《酒鬼和他的妻子》，害得我六个月没有打开《拉封丹寓言》。死神这个臭女人，她倒无所谓，居然藏到梅里美的故事《伊尔的美神》里去了，正等着我读这篇故事，伺机跳出来掐我脖子哩。不过，葬礼和坟墓倒没有使我不安。大概在那个时期，我的萨特祖母病倒，死了。在她临死前，母亲和我接到电报，我们去了蒂维埃。人们不让我接受祖母漫长而不幸的生命寿终正寝的地方。为了不使我闲着，他们临时给我想出一些有教益的游戏，但统统沉浸在悲哀的气氛里，使人感到厌烦。我玩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拼命想做出默哀的样子，但我

什么感受也没有。当我们送殡到公墓的时候，我并没有动感情。人不在世反倒增添了光彩：去世不等于死亡，老太太只不过变成了盖墓石板而已。我觉得挺有意思：这里发生了蜕变，肉身一经蜕变，就永远存在了。总之，我感到自己好像堂而皇之地变成了西蒙诺先生。由此我一向喜欢，现在仍然喜欢意大利公墓：墓石是经过雕琢的，全然是巴罗克风格的塑像，墓碑上一个圆框镶着死者生前的一幅照片。我七岁的时候经常遇见逼真的无鼻死神，但从来没有在公墓遇见过。死神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影或一场恫吓。人影的形象疯疯癫癫，恫吓的形式则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大嘴随时都可能张口把我吞没，甚至在大白天，在最灿烂的阳光下。任何东西的背面都是阴森可怕的。当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会看到可怕的情景，死就是极度地失去理智和完全陷入恐怖之中。我经历过恐怖，其实就是患了真正的神经官能症。如果追根究底，事情大概是这样：我是备受溺爱的孩子，天赋很高，常常感到家庭仪式这种所谓不可缺少的东西是生造出来的，因而我的无用感就更加明显了。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因此应该消失。我始终处于即将消亡前昙花一现的黯淡状态。换言之，我被判了死罪，随时都可以对我执行死刑。但我竭尽全力拒不服罪，并非我留恋我的生命，正相反，恰恰不留恋，只是生活越荒诞，死亡越痛苦。

上帝本可以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那样我就能成为画有十字的杰作了。一旦确信自己在宇宙大乐团中的地位，就会耐心等待上帝给我揭示他的意图和我存在的必要性。我揣测着宗教信仰，希望得到宗教信仰，这是救命良药啊。如果人们不让我有宗教信仰，我就自己创造出宗教信仰来。当然，人们没有拒绝，我受到信奉天主教的熏陶后，得知万能的上帝创造出我是为了他的荣耀，这已超过了我的奢望。但后来人们教我读谈论上帝的流行

书籍，我从中认不出我的灵魂所期待的上帝：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创世主，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大老板。两者其实是一码事，但我原来不知道，所以我为虚伪的偶像服务并不很热心，并且官方的教义使我失去了寻求我自己信仰的兴趣。多么幸运啊！信赖和忧虑使我的灵魂成为播种宗教信仰的理想土壤；如果不发生上述这场误会，我有可能成为修道士哩。

大资产阶级在受到伏尔泰怀疑宗教的思想影响之后，孕育了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运动。这场缓慢的运动，进行了一个世纪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的家也受到了影响。如果这种信仰没有普遍受到削弱，信奉天主教的外省小姐路易丝·吉尔明要嫁给一个路德教教徒可能还得多费一番周折。自然，我们家人人都信教，但这是出于谨慎。在孔布[①]内阁之后七、八年间，公开不信教的人情绪激烈，言谈放肆。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怪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人们不敢请他吃晚饭，怕他“出言不逊”。他是一个狂热者，受到层层禁忌的包围。他拒绝在教堂里下跪，拒绝在教堂里嫁女儿，拒绝在教堂里哭哭啼啼。他立志以自己纯洁的品行来证明自己学说的真谛。他拼命折磨自己，不让自己幸福，至死得不到安慰。他虽到处宣扬没有上帝，却言必称上帝，其实这是一个上帝狂。简言之，这是一位有宗教信念的先生，而信教者则没有宗教信念。两千年来基督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基督教普及到每个人，人们希望在教士的目光中，在半明半暗的教堂里，看到基督教的信念闪闪发光，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受到照耀，而谁也不需要对之身体力行。这是公共的遗产。上流社会相信上帝，为的是不理会上帝。看来，宗教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宗教听凭你自己做主：基督教徒可以逃避望弥

① 爱弥尔·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〇二年任内阁总理。

撤，但可以给他的孩子们举行宗教婚礼，可以取笑圣絮尔皮斯教堂的“迷信品”，也可以在唱《罗恩格林婚礼进行曲》[1] 时热泪滚滚。他不必在生活中作出榜样，也不需要在绝望中死去，更不会死后被焚化。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的家庭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法国甜蜜的自由时所用的冠冕堂皇的修饰词罢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接受洗礼，为的是保护我的独立；如果拒绝受洗，人们就担心我的灵魂会受到侵犯，一旦入了天主教，我便自由了，便是一个正常人。人们说：“至于将来么，他爱干什么就随他自己吧！”所以人们认为培养信仰比失去信仰要困难得多。

夏尔·施韦泽的喜剧演员气质太重了，他需要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观赏者。但除了在关键时刻，他并不想念上帝；他确信在死的时候能找到上帝，所以在生活中把上帝撇在一边。出于对我们失去的两个省的忠诚，加之为了表示他一直保持着反教皇主义的兄弟们的粗犷豪放，他私下里少不了一有机会就对天主教教义嘲笑一番。他在饭桌上说的话很像路德的言论。他总提起卢德[2]，说什么贝纳黛特看见过“一个女人换衬衣”，还说什么有人把一个瘫痪者扔到圣池里，等人家把他捞起来时，他已“两眼翻白”了。他讲述圣人拉勃尔的生活，说他满身长虱子；讲述圣女玛丽·亚拉科克的生活，说她用舌头舔病人的屎尿。这些瞎话帮了我的忙，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倾向于超脱人世间的财富。何况我也没有任何财富，这种一无所有使我感到惬意，我不用费劲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因为神秘主义适用于流亡异乡的人，也适用于多余的孩子。为了把我投向神秘主义，本来只需要从另一

---

① 理查·瓦格纳（1813—1883）的三场四幕歌剧《罗恩格林》中的歌曲。

② 卢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圣女贝纳黛特（1844—1879）生于卢德。她的幻觉引起人们对卢德的朝圣，朝圣日期是四月十日。

个角度向我解释圣徒的行为就行了；我向来钦慕圣洁，很容易上钩。但外祖父一劳永逸地使我对圣洁失去兴致，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圣人们醉心于他们疯疯癫癫的行为，这使我恶心。他们对躯体残忍的蔑视使我害怕。圣人们古怪的行为不比那个穿着无尾常礼服跳入海里的英国人更有意义。我外祖母听着这些故事，装出很生气的样子，说她丈夫是“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她拍拍他的手指以示警告。但她脸上挂着宽容的微笑，这使我彻底看破了她，她什么也不相信，只是由于怀疑一切，才使她没有成为无神论者。我母亲谨慎地抱着不介入的态度。她有“她自己的上帝”，只求她的上帝悄悄地安慰她。一场辩论在我的脑子里进行着，但是已不太激烈；另一个我，即我的黑影兄弟，无精打采地否定了所有的信条。我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新教徒，把批判精神和顺从思想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好比当头挨了一棒，其结果不是教义的冲突，而是外祖父母对宗教的冷漠把我引向不信宗教。不过，我当时还信神：我穿着衬衣跪在床上，双手合掌，每天做着祈祷。但我想念上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母亲每星期四领我到修道院院长迪比多斯办的学校去，我坐在陌生的孩子们中间听宗教教理课。外祖父早已先入为主地向我灌输他的思想，以致我把神甫看成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虽然他们是我信奉的宗教的圣职人员，但他们比牧师更使我感到陌生，他们的道服和独身使我敬而远之。夏尔·施韦泽很敬重迪比多斯院长——一个有教养的人，很了解他的为人。但他如此公开地反教权主义，以致我跨进大门时，感到如临敌阵。至于我本人，我倒不讨厌教士。他们对我讲话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笑逐颜开，一脸聪明、慈祥的神情，他们有着无限深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我在皮卡尔夫人和我母亲那些懂音乐的女友们眼睛里见到过，是我特别欣赏的。我外祖父则讨厌教士，并通过我表现出

来，首先是他出主意，把我委托给他的朋友，那位修道院院长。但每星期四傍晚，我这个小天主教徒被带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总不安地仔细打量我，在我的眼睛里寻找教皇主义在我身上所取得的进展，少不了要取笑一番。这种暧昧的状况维持不到六个月就结束了。一天，我交给老师一篇论耶稣受难的法语作文。这篇作文在家里备受赞扬，母亲还亲手抄写了一份，但在学校里只得了二等奖。这次失望非同小可，使我更不信宗教了。接着我生了一场病，加上放假，便没有回到迪比多斯学校去，开学的时候，我要求干脆不去算了。以后好多年，在公开场合我跟万能的上帝还保持着联系，但在私下里，我已停止和他打交道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玩火柴，烧着了一小块地毯。我正在掩盖我的重罪，突然上帝看到了我，我感到脑子里和手上都有上帝的目光，弄得我在浴室里团团转，我已暴露无遗，成了一个活靶子。但愤怒拯救了我，上帝如此粗鲁和冒失使我怒火万丈。我辱骂神明，像外祖父那样嘟囔："什么上帝，去你妈的，真是活见鬼！"从此上帝再也不看我了。

我以上说的是使命未完成的故事。我需要上帝，人们把上帝给了我。我接待上帝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找他。上帝没有在我心里扎根，只在我身上无声无臭地待了一阵子，然后就死亡了。今天当人们跟我谈起上帝时，我毫无遗憾地打诨，用一个老风流重逢一个迟暮的美人作比喻："五十年前，如果没有那场误会，如果没有那次误解，如果不发生那起使我们分离的意外事情，我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点什么关系。"

但什么关系也没有发生。不过我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妙。外祖父对我的长头发很恼火，向我母亲说："这是一个男孩子，你想把他变成女孩子呀。我不愿意我的外孙变成一个没有男子气的人。"安娜-玛丽硬顶着。我想，敢情她乐意我真的是一个女孩子

呢。要真的是这样，她那童年般的不幸日子会好过得多。但上天没有成全她，她便自作安排：把我打扮成天使的模样，看不出是男是女，外表上像女孩的样子。她温柔可亲，从她的言传身教，我学到了温存。再加上我的孤单，我变得很文静，躲着一切激烈的游戏。我七岁那年，一天外祖父忍不住了，抓着我的手说带我散步去。我们刚拐过街角，他便把我推进一家理发店，对我说："我们将让你母亲意想不到地高兴一下。"我非常喜欢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家这类事情层出不穷。譬如，捉弄人的或好意的故弄玄虚，意想不到的礼物，戏剧性的新发现，接着是拥抱亲吻，凡此种种成了我们生活的基调。我的阑尾被切除的时候，母亲瞒着卡尔，怕他着急，其实他未必会焦急不安。我舅舅奥古斯特出钱付了手术费。我们从阿卡雄偷偷出来，躲进库勃瓦一家诊所。手术的第二天，奥古斯特来看我外祖父，对他说："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他说得郑重其事，但语调和蔼可亲。卡尔摸不着头脑："你再娶了！"我舅舅微笑着回答："不是，一切都很顺利。""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这类戏剧性的小事在我儿时生活中屡见不鲜。我亲切地望着我的环形鬈发串串沿着塞在我脖子上的白围巾滚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怪诞地躺着，失去了光泽。我理了短发，凯旋而归。

我听见的却是惊讶声，没有人来拥抱亲吻，母亲躲进自己的房间哭泣：人家用一个小男孩换走了她的小女儿。更为糟糕的是，我漂亮的鬓角鬈发原先一直在我的耳边翩翩起舞，在我母亲看来，这很能遮盖我丑陋的眼睛，当时我的右眼已经开始模糊了。她不得不承认现实，甚至外祖父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人家好端端交给他一个漂亮的小宝贝，他还回来的却是一只癞蛤蟆，这使得他以后再也无法赞不绝口了。妈咪瞧着他，感到很有趣，只是说了声："卡尔神气不起来了，他驼着背萎靡不振。"

安娜-玛丽出于好心向我瞒着她伤心的原因。到十二岁那年我强烈地感觉出来了。我很不自在，经常发现我家的朋友们向我投以忧虑或困惑的目光。我的观众越来越挑剔了。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尽量演出拿手好戏，结果演得很不自然。我着实感受到一个衰老的女演员的痛苦，我发现别人倒能够讨人喜欢。曾经发生过的两件事情，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九岁那年，一天下着雨，在努瓦塔布尔镇的旅馆里我们有十个孩子在一起玩，好像十只猫装在同一个袋子里，好不热闹。为了给我们找点事干干，外祖父同意给我们编写并导演一个有十个人物的爱国剧本。我们这一帮人中年龄最大的贝尔纳扮演斯特罗索夫老头。这是一个善良而性情粗暴的老人。我扮演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剧情是：父亲选择去法国，我偷偷越过边境去找他。我外祖父为我精心安排了充满英雄气概的台词。我伸出右臂，低着头，把神圣的脸颊藏到自己的肩窝里，低声道白："永别了，永别了，我们亲爱的阿尔萨斯。"在排演的时候，大家说我演得动人极了，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很自然的。演出在花园里举行，舞台设在两排卫矛树丛和旅馆的墙之间，父母们坐在藤条椅子上观看。孩子们玩得开心极了，可谓欣喜若狂，只有我例外。我深信这出戏的成败掌握在我的手里。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我千方百计演得讨人喜欢。我认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太做作了。大家普遍认为贝尔纳演得最好，他不怎么过事渲染。我懂得这一点吗？演出结束，由他进行募捐。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趁他不防，一把抓住他的假胡子，拽下来捏在我手里。这算得上头牌名角儿心血来潮的动作，想引起哄堂大笑。我感到十分得意，摇晃着战利品，欢蹦乱跳。但大家并没有笑。母亲抓住我的手，生气地把我拉得远远的。她很伤心地问我："你怎么搞的？假胡子多么漂亮！大家一致称赞好看！"外祖母匆匆赶到，她转

告我们刚听来的话：贝尔纳的母亲说我嫉妒了。“你瞧，这是爱出风头的好处！”我赶紧溜走，跑到我们的房间，站在带镜的衣橱前面，久久地做着鬼脸。

皮卡尔夫人认为孩子什么书都可以读：“一本写得很好的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害的。”以前当着她的面，我曾要求看《包法利夫人》，我母亲用她悦耳的嗓音说：“哦，如果我的小宝贝在他这个年龄就读这类书籍，赶明儿他长大了该怎么办呢！”——“我就照着做呗！”这句回嘴获得最真诚和最持久的赞扬。皮卡尔夫人每次来看望我们，必提起这件事。我母亲带着得意的责怪口吻喊道：“喔，布朗什！请您快别这么说，您要把他宠坏的。”我既喜欢又鄙视这个苍白肥胖的老女人。她是我最好的观众，听到通报她的到来，我感到精灵附身似的：我梦见她的裙子掉下来，看到了她的臀部，这算是对她的灵性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吧。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她送我一本红皮面的手册，切口是涂金的。那天外祖父不在家，我们待在他的工作室里，妇女们激动地谈论着。由于正在打仗，她们谈话的调子比一九一四年还低沉，一股黄黄的脏雾粘在窗户上，散发出熄灭的烟丝味儿。我把本子打开一看，非常失望，因为我希望这是一本小说，或短篇故事，原来是个记事手册，在五颜六色的纸上，同样的调查问题表有二十份之多。她对我说：“回答这些问题，让你的小朋友也来填写，将来都是你美好的回忆。”我认为这是给我一个机会显露奇才，我要立即大显身手。于是我在外祖父办公的地方坐下，把手册放在垫板吸墨纸上，拿起塑料杆的笔蘸到红墨水瓶里，开始写起来。这时她们交换着乐滋滋的眼色。我一跃腾空而起，超越了我心里要说的话，追逐着“超过我年龄的答案”。不幸，调查的问题不帮忙，表上尽是一些关于我爱好或不爱好之类的问题。例如，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啊，最喜爱什么香味啊。我无精打采地杜撰着我的

爱好。突然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什么是你最大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个战士，为死者报仇。"我太激动了，不等写完，就跳到地上，急于把我的作品交给她们看。她们的目光打起精神，变得敏锐起来。皮卡尔夫人带上眼镜，我母亲从她的肩上俯身去看，两个人同时狡黠地伸伸嘴唇，然后一起抬起头来：我母亲的脸涨得通红，皮卡尔夫人把手册还给我："我的小朋友，你知道，只有由衷地回答才能引起兴趣。"我感到无地自容。我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她们需要的是有奇才的儿童，我却显示出高尚的品行。我的不幸在于这些夫人没有亲人在前线，在她们恪守中庸之道的心灵上，英豪是没有地位的。我赶紧躲开，跑到一面镜子前面做鬼脸去了。

这两次做鬼脸，如今想起来，当时无非是想保护自己。我用脸部肌肉运动来刹住羞愧迅速外露，然后把我的不幸推到极端，由此把我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为了不丢脸，我赶紧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干脆抛弃讨人喜欢的手段，以便忘记我曾用过乃至滥用过这种手段。为此目的，镜子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让镜子向我表明我是一个丑八怪，如果镜子能做到这一点，我辛酸的内疚就会变成恻隐之心。但主要是因为失败使我看清我的奴性，于是乎我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为的是不让奴性发展，为的是与人们断绝关系，并使人们抛弃我。上演恶的喜剧为的是跟善的喜剧针锋相对。从前扮演埃利亚桑，现在扮演加西莫多[①] 了。我歪嘴扭鼻子，皱眉斜眼睛，使我的脸变了样，用毁自己的容貌来抹去我以前的微笑。

我的病越治越糟糕：为避开荣誉和丢脸，我企图躲进孤独的个性中去。但我没有个性，在自己身上只发现令人吃惊的呆板。

---

① 加西莫多，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打钟人。

在我眼前，一只水母撞倒在鱼缸的玻璃上，有气无力地蜷缩成环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夜降临了，镜子里浮现的黑云慢慢聚拢，吞没了我的身影。我的替身已被夺走，只剩下我自己。在黑暗中，我感到迷离恍惚，听到窸窸窣窣声和怦怦的心跳声。啊！一头活生生的野兽，最可怕的野兽，惟一使我害怕的野兽。我拔腿逃跑，重新到亮光下上演我丧失神采的天使角色，但白费心机。镜子使我明白我本来并不讨人喜欢，其实这一点我心里始终是清楚的。这以后，我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我受大家宠爱，但每个人又把我推回来，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东西。七岁的时候，我才求助于自己，但我自己还不存在；我好比空无一人的玻璃宫殿，为新生的时代反映出它的烦恼。我新生，为的是满足我对自己极大的需要；直到那时，我有的只是沙龙小狗的虚荣；我被逼到非自尊不可的时候，变得傲慢自大起来。既然没有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既然谁都不要我，那么我就自命不凡地要成为天下不可缺少的人。还有什么更妙的呢？还有什么更蠢的呢？的确，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在座位上睡着了，检票员把我摇醒："您的票呢？"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票，也没有钱当场补票。于是乎我开始为我的过错辩护：我把身分证忘在家里了，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蒙过检票员的检查，但承认偷偷溜进了车厢。我非但没有对检查员的权威表示异议，反而对他履行的职责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他未检查之前，我已经屈从他的裁决了。我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局势完全倒过来才能得救。于是我透露我肩负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去第戎，这关系到法国，也许关系到全人类。从这个新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在这整列火车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利占一个位置。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项最高的命令与一

项具体的规定发生了矛盾。但如果检票员擅自中断我的旅行，他可能引起严重的纠纷，其不堪设想的后果也许会落到他的头上，所以我恳求他三思而行：在维持一列火车的秩序的借口下，把全人类推进混乱之中是否明智？这就是自尊：无耻之徒的辩护词。持票的旅行者才应该老实点呢。我不知道是否能胜诉，反正检票员默不作声。我重新申述我的理由，只要我在讲话，便相信他不会强迫我下车，就这样，我们面对面，一个不吭一声，另一个滔滔不绝，而火车把我们带向第戎。火车、检票员和轻罪犯，在我身上熔于一炉，另外还有第四者，那就是组织者，其愿望只有一个：欺骗自己，哪怕一分钟也好，忘记自己所创建的一切。家庭喜剧帮了我的忙，家人称我为天才，这是闹着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由于我备受同情，往往眼泪汪汪，但心坚如钢，我要成为一件正在寻找收礼人的有用的礼物，把自己献给法国，献给世界。至于具体的人，我才不在乎呢。不过，既然非要跟人打交道不可，我还能使人们高兴得流泪，这说明世界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欢迎我的。你们会想我未免太自负了吧，不，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充满着自尊和不幸。我被一股激情推到世上，一味往善的方向发展，前后关系是很清楚的：母爱的温存使我变得懦怯，孕育我的那个粗野的摩西不在人世，使我的生活单调乏味，外祖父的宠爱使我自命不凡。我纯粹是个物品，倘若我能相信家里上演的喜剧，那么我献身于受虐狂再合适也没有了。但不可能，家庭喜剧只使我表面上激动，骨子里却冷若冰霜，不以为然。我对成套的喜剧形式反感至极，憎恶幸福的昏厥，憎恶懒散，憎恶自己过分受抚摸、过分受宠爱的躯体，我在反对自己时找到我自己，我立意自尊和残忍，反过来说，我变得宽宏大量了。宽宏大量，如同它的反面：吝啬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而分泌的香

膏，到头来使我们中毒而死。为了逃脱被人弃置不顾的命运，我为自己选择了资产阶级最不可救药的孤独，即造物主的孤独。请不要把这当头一闷棍与真正的反抗混为一谈：人们奋起反抗嗜杀成性者，而我只有施恩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施恩人的同谋哩。况且是他们把我称为神童的，我只不过把受我支配的工具用于其他目的罢了。

上述的一切都是在我头脑里发生的。既然别人把我看作想象中的孩子，我就以想象来自卫。如今当我回顾六岁至九岁时的生活时，印象最深的是我智力活动的连续性，其内容经常变化，但纲领是不变的。一开始我上场太早，于是退到屏风后面藏起来，正当世界静悄悄地要我脱颖而出的时候，我恰好再生了。

我最初编的故事无非是《青鸟》[①]，《穿靴子的猫》[②]，以及莫里斯·布肖写的童话的翻版。这些故事在我的眉宇之间，脑门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后来我敢于修改这些故事了，给自己在故事里找到了一个角色，从此故事改变了性质。我不再喜欢仙女，仙女在我周围已经太多了，此时丰功伟绩代替了仙国美景。我成了英雄，把我的媚态一扫而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取悦于人，而是使人折服。我抛开了家，把卡尔妈咪，安娜-玛丽从我的幻想中清除出去了。我对做做手势、摆摆姿态厌倦了，决意幻想出瑰行壮举来。我杜撰了一个艰难困苦和难以忍受的天地，即《唧唧叫》、《了不起》中的天地，保尔·迪瓦小说中的天地；我不杜撰自己一无所知的劳动和需求，而代之以惊险。但我从来不敢触动既成秩序：确信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里。我给自己确定的职

---

① 此处《青鸟》指瑞典作家帕尔·阿泰尔博姆（1790—1855）写的童话故事。

② 《穿靴子的猫》，著名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的作品，与之齐名的，还有《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

责是把坏蛋从这个社会中驱逐出去。我既是警察，又是施刑者，每天晚上都要献祭一帮强盗。我从来没有发动过预防性战争和惩罚性远征。我杀人不为取乐，亦非因为发怒，而是为了使姑娘们死里逃生。这些弱不禁风的人儿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们需要我呀！显而易见，她们不能指望我的帮助，因为她们不认识我。但我把她们抛入极大的风险之中，除了我谁都救不了她们。当土耳其近卫军挥舞他们的弯形大刀时，一片呻吟声掠过沙漠，悬岩对沙子说："此地缺一个人，那就是萨特。"就在此刻，我拨开屏风，挥舞快刀，人头纷纷应声落地，我在血河中诞生了。钢铁带来的幸福！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我每次诞生都是为了消亡。女孩子被我救了之后，投入当总督的父亲的怀抱，于是我走开，不得不重新成为多余的人或去寻找新的凶手。杀人凶手倒总能找得着。我作为现成秩序的捍卫者，把我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上，把邪恶闷死在我的怀里。邪恶消亡我亦消亡，邪恶再生我又再生。我是一个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我暗中行侠仗义，外表上却不露声色。我依然奴颜婢膝和极力巴结，要丢开已养成的德行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每天晚上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日复一日的滑稽戏收场。我赶紧跑上床，草草做完祷告，便滑进被窝里去了。我急于想再横冲直撞地干一番。在黑暗中我衰老了，变成一个孤独的老年人，没有父母，无家可归，几乎连姓名都没有。我在一幢熊熊燃烧的房顶上行走，手中抱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妇女。在我的下面，人群高喊着，楼房眼看快倒塌了。此时我用预言家的口吻脱口而出："请听下回分解。"母亲问道："你说什么？"我谨慎地回答："我暂停一下。"事实上我已经睡着了，在危如累卵的气氛中睡着了。这种不安全感挺有趣儿。第二天晚上，我很守约，又跑到屋顶上，又是熊熊烈火，这一回是死定了。不料，我突然发现一条承溜，

前一天晚上却没有注意到。我的上帝，我们得救了！但我怎么样才能抓住竖管往下滑而又不松开我珍贵的负荷呢？有了，这位年轻的妇女苏醒了过来，我把她扛在背上，她的双臂紧搂着我的脖子。不，不好，经过考虑，我还是让她重新昏迷不醒，哪怕她对自己被救稍微作出一点点贡献，我的功劳就等于减少了。巧得很，我脚边有一根绳子。我把受难者牢牢缚在我这个营救者的身上，剩下的事便很简单了。高贵的先生们——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热烈接待我，拥抱我、亲吻我，给我颁发勋章。我失去了自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物抱吻起来太像我外祖父了。于是我把全部故事抹去，重新开始：事情发生在夜里，一个姑娘喊救命，我冲入混乱之中……请听下回分解。我冒着生命危险，迎接英雄壮观的时刻，使我这只偶然降到人间的动物变成荣膺天命的过客。但我感到胜利之后反倒活不下去似的，我太幸福了，等第二天再来一次吧。

一个大有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的无知小学生居然做起冒失鬼的梦来，人们不免感到惊讶吧。儿童身心不宁是因想象而引起的，平息这种身心不宁并不需要流血。难道我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一名英勇的医生，拯救深受鼠疫或霍乱之害的同胞吗？没有，我承认从来没有过。但我既不残忍也不好战，如果本世纪初的年代使我成为"史诗诗人"，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吃了败仗的法国，全国上下充塞着假想的英雄，他们假想的丰功伟绩安抚着法国人的自尊心。在我出生前八年，西哈诺·德贝拉克[①]"像红裤军乐队那样大吹大擂"。不久，自负而被害的小鹰[②]问世，很快就使人

① 爱德蒙·罗斯唐（1868—1918）的五幕诗体喜剧《西哈诺·德贝拉克》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最流行的戏剧作品之一，主人公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吵架，好动武，夸夸其谈，假充好汉。

② 爱德蒙·罗斯唐的五幕诗体剧《小鹰》（1900）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儿子小鹰，他青年时代着望光宗耀祖，但被德军俘虏。他企图越狱逃脱梅特涅的控制，结果事败身亡。

们忘记法绍达事件[①]。一九一二年，我对这些上层人物一无所知，但和他们的模仿者倒是经常打交道的。非常喜欢黑社会的西拉诺，即阿塞纳·吕班[②]，但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力大无穷，敢于冷嘲热讽，表现出十足的法国聪明才智，正是由于我们在一八七〇年惨败丢脸的缘故。民族的好斗性和报复思想使所有的孩子都变成复仇者。我也跟大家一样成了一个复仇者。爱开玩笑和喜欢摆军人威风，这些战败者不可容忍的缺点吸引了我，我把流氓无赖先嘲笑一番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但战争使我厌倦了，我喜爱经常到我外祖父家来的温和的德国人，只对个人之间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兴趣。在我没有怨恨的心中，集体力量起了变化，我运用集体力量来培养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管它呢！反正我已被打上烙印了。在这动刀动枪的时代，我之所以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作史诗，因为我是失败国的子孙。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我死亡之前，我将用史诗般的理想主义来补偿我本人没有遭受过的侮辱，补偿我本人没有忍受过的耻辱，补偿早已归还给我们的两省的失陷。

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永远忘不了他们观看的第一场戏，代表他们的作家自告奋勇记述当时的情景。幕布一拉开，孩子们以为身临宫廷之中，但见一派金碧辉煌，大红绛紫，炉火熊熊，浓脂

---

① 法绍达是旧城市名，今称科多克，位于苏丹上尼罗省。一八九八年该城的归属问题引起一场英法外交风波。法军从刚果出发，走旱路先占该城，自六月十日插上法国国旗，英军走尼罗河水路，九月十八日才到达。开始法国拒绝撤军，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英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法国屈服，整个尼罗河盆地从此割让给英国。

② 阿塞纳·吕班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人物，神出鬼没的小偷典型，外表极有绅士风度。在勒布朗的很多小说中出现过。

厚粉，夸夸其谈，尔虞我诈，这一切使犯罪也显得颇为神圣。孩子们从舞台上看到贵族复活了，而贵族恰恰是由他们的祖父们杀害的，幕间休息时，层层楼座的观众给他们提供了社会的形象，人们把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和活着的贵族指给他们看。孩子们回到家里，直着眼发愣，精神萎靡不振，但心中暗暗盘算着将来有朝一日也能主持隆重的场面，成为儒尔·法弗尔、儒尔·费里、儒尔·格雷维式的人物。[①] 我看我的同代人不一定讲得出首次看电影的日期，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个与传统隔绝的世纪。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预示着我们的野蛮这种诞生在盗贼巢穴之中的艺术却被政府部门列入市集娱乐，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儿们的娱乐。母亲和我是电影迷，但我们很少想到这种艺术，从来也不谈起：当人们不缺面包的时候，难道会谈论面包吗？当我们觉察到它的存在时，它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了。

下雨的日子，安娜-玛丽问我想干什么，我们久久犹豫不决，马戏场，夏特莱剧场，电力公司俱乐部，蜡人馆，不知去哪儿好，最后我们装出随便去一个地方的样子，决定到一家电影院去。我们打开房门，外祖父已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问道："孩子们，你们上哪儿去啊？"我母亲回答："去电影院。"他皱起眉头，母亲赶紧补充道。"去先贤祠电影院，很近嘛，只穿过苏弗洛街就行啦。"他放我们走了，但耸了耸肩膀。第二个星期四

① 儒尔·法弗尔（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国防政府成员（1870）。儒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对小学教育作出过贡献，但他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儒尔·格雷维（1807—1891），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79—1887）。

他对西蒙诺先生说："您瞧瞧，西蒙诺，您是一个庄重的人，请您想想，我女儿居然带着我外孙去看电影，您理解吗？"西蒙诺先生用随和的语气回答道："我从来不去电影院，但我的妻子有时倒是去的。"

电影已经开场了。我们跟着女引座员，跌跌撞撞摸着走，我感到自己像个偷渡者。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一束白光穿过大厅，白光中灰尘在欢蹦乱跳，烟雾在翩翩起舞，空中鸣响着一架钢琴的声音①，紫色的梨② 在墙上闪闪发亮，消毒剂的气味直冲我的嗓子眼。在这挤满人的夜晚，这些梨和气味弄得我迷迷糊糊，我仿佛在吞食那些太平灯，全身都充满了它们的酸甜味儿。我的背蹭过一双双膝盖，坐到一张吱嘎作响的椅子上，母亲往我屁股底下塞一条折叠起来的毯子：把座位垫得高高的。我终于集中注意力望着银幕，看见一片白垩般的荧光，密密实实的光线好似暴雨蒙住了闪烁的风景，自始至终不断下着大雨，甚至在大太阳下或在屋里室内也是大雨滂沱，不时一颗小行星似的火球穿过一位男爵夫人的客厅，而她却若无其事。我很喜欢这种大雨，喜欢这种在墙上发生的忐忑不安。钢琴师弹起了《芬格尔洞》序曲③，观众都懂得罪犯快出现了。男爵夫人害怕得要命，她美丽的容貌变成炭黑色，最后让位于淡紫色的字牌："上集完"。立刻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哪儿？在一所学校里？在一个机关里？一点儿装饰也没有，只见一排排折叠式座椅，座位下露出弹簧，四周的墙壁涂着赭石颜料，地板上到处是烟头和唾沫。大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嘈杂，观众大声说话，女引座员叫卖英国糖果。母

① 本世纪初的电影是无声片，放映时带有钢琴伴奏。
② 指太平门上的梨形灯。
③ 门德尔松所作的著名序曲之一，又名《赫布里底岛》。

亲给我买了一些，我把糖果放到口袋里，因为我还在咂摸太平灯的滋味。人们揉着眼睛，个个头昏眼花的样子，士兵是这样，本区的女用人也是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嚼着烟草，披散着头发的女工大声笑着，所有这些人都不属于我们的阶层，幸亏在这片黑压压的人头中不时出现令人欣慰的高筒礼帽，这才使人放下心来。

我已故的父亲和外祖父是剧院三楼楼厅的常客。他们对剧院中划分等级的繁文缛节兴致颇浓：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应该按三六九等把他们分开，要不然就会鱼龙混杂，面目不清了。电影院则相反，观众混杂在一起，好像不是为了娱乐欢庆而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才聚集在一起的。在电影院里礼节被取消了，这反倒显露出人们之间真正的关系，即依附关系。我讨厌繁文缛节，喜欢聚集的人群。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聚集，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摩肩擦背不分彼此，这样如梦后初醒的状态，这样暗自意识到做人的危险，后来只有一九四〇年在D区十二号[①] 才重新感受到。

我母亲索性大着胆子带我去通俗喜剧院，例如基内拉马剧场，戏剧游乐园，滑稽歌舞剧院，戈蒙大剧院——当时人们称跑马场。我看过《小丑》、《幽灵》、《马西斯特的功绩》、《纽约的秘密》[②]，但这些地方的金碧辉煌很令我扫兴。滑稽歌舞剧院，这个由剧院改建的电影院，硬是保留着原先庄严隆重的气派：直到最后一分钟金穗帷幕还挡着银幕，等重重敲三下地板方始开场，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D区集中营关押战俘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萨特被俘后曾被关押在那里。

② 这四种均为根据侦探小说或惊险故事拍摄的无声电影，其中苏韦斯特（1874—1914）写的侦探小说《幽灵》最为著名。

乐队演奏序曲，幕布升起，灯光熄灭。我很厌烦这种不伦不类的繁文缛节，这种发霉过时的排场，这一套讲究必然使剧中人物更加远离观众。在楼厅里，在顶层楼座上，我们的父辈受到刺眼的吊灯和刺鼻的天花板油漆的侵袭，决不可能也决不愿意相信戏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在剧院受到接待而已。至于我，我宁愿就近看电影。在本区放映场那种虽不舒适却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我悟出这种新艺术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大家的。从思想上来说，我和电影艺术是同时代的产物：我七岁时，已经会念书；电影诞生已十二年，却还不会说话。听人说，电影方兴未艾，前程远大，我心想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喽。我没有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当人们给我一粒英国糖果时，当一位妇女在我身边抹指甲油时，当我在外省旅馆厕所里闻到某种消毒剂的气味时，当夜间乘火车我仰望着车厢顶上的紫色照明灯时，我仿佛在眼里，在鼻中，在舌上重新感觉到这些早已消失的放映室里的灯光和香味。四年前，我经过芬格尔洞穴附近的海面，正遇上狂风大作，我仿佛听到了钢琴声。

既然无法接近神道，我便崇拜起魔法来：电影。电影的表象变化无常，我却反常地喜欢这种变幻莫测。这种涓涓细流似的连续不断，既是整体又是零星，由整化为零。我观看从一堵墙上掠过瞬息万变的幻景，万物的立体形状消失了，扰乱着我身心的一块块庞然大物的形状消失了。作为幼稚的唯心主义者，我为万物能这样无止无休地缩小而高兴。后来每当看到立体的东西发生移动和旋转时，我便想起银幕上图像的移动和变幻。我实在喜欢电影，连它平面几何的图像都喜欢。从黑白两色，我可想象出黑白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五光十色，而且只肯跟内行的人略谈一二。我为看到了平日人们不愿让人看见的事物而欣喜若狂。更使我喜欢的是，我的英雄们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并

非哑巴，因为他们能使人明白自己的意图。我与他们通过音乐来沟通思想，音乐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声音。被迫害的无辜女子通过音乐表达的痛苦比诉说或表演更为感人。她通过旋律深深打动了我，犹如道出她的肺腑之言。我通过银幕上的字母读到人物之间的对话，了解到她的希望和辛酸，但通过耳朵突然发现了她强忍着的悲痛。我受到了感染，这位在银幕上哭泣的年轻寡妇虽然不是我，但她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足以使她的眼泪润湿我的眼睛。我仿佛成了预言家，却又什么也不能预言：叛徒出卖以前，他的滔天罪行我已经感觉出来了；当宫殿里还是一派宁静的时候，阴森森的和弦已经预示凶手快出场了。这些骑士、火枪手、警察，他们是多么幸福啊，音乐预告他们前程似锦，他们主宰着局势。一支连绵不断的乐曲水乳交融地陪伴着他们的一生，引着他们走向胜利或走向死亡，随后乐曲也逐渐消失。众人期待着英雄，他们是遇难的姑娘，将领，埋伏在森林中的叛徒，被捆绑在炸药桶旁的伙伴——他忧心如焚地眼看着引爆线在燃烧。引爆线在迅速燃烧，处女向劫持者绝望地反抗，英雄在大草原上骑马飞驰。所有这一切形象纵横交错，迅速异常，台下演奏着根据《浮士德的沉沦》改编的钢琴曲《沉沦》①，琴声阴森凄凉，形象与音乐浑然一体，表现着一个东西：命运。英雄下马着地，熄灭了引爆线，叛徒向他扑去，于是展开短刀搏斗。决斗的波折紧密配合着音乐的铺展，其实都是一些假风波，掩盖不了人世间既定的秩序。最后一刀正好落在最后一个和弦上，皆大欢喜！我兴奋至极，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世界，达到了极乐的境地。但灯光一旦复明，我感到扫兴透了，因为我已经完全进入这些角色，跟他们休戚与共，他们消失了，他们的

① 《沉沦》，指法国作曲家柏辽兹（1803—1869）所作的四章传奇剧乐曲。

世界也随之覆灭。我从骨子里感到他们确实胜利了，但这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的胜利。走到街上，我又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我决定发表己见，并且生活在音乐的旋律中。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机会就来了。外祖父到语言专科学校教课，外祖母躲进她的房间读吉普[1] 的书，母亲让我吃完点心，把晚饭做上，吩咐完女用人之后，到钢琴旁坐下，演奏肖邦的叙事曲，舒曼的奏鸣曲，弗兰克[2] 的交响变奏曲，有时在我的请求下，她也演奏《芬格尔洞》序曲。我溜进工作室，室内已经昏暗，两支蜡烛在钢琴上点着，半明半暗对我非常合适。我一手抓着外祖父的尺当作我的长剑，一手拿着他的裁纸刀当作我的匕首，我立刻变成一个火枪手的平面形象。有时灵感一时上不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定，尽管我好斗成性，剑术高超，但因肩负一项重要的使命，还得隐姓埋名。我必须挨打而不还手，竭力装出怯懦的样子。我在屋子里团团转，恶狠狠地斜着眼睛，低垂着头，脚拖着地面走路，时不时惊跳一下，不是别人刮我一记耳光，便是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但我切记不作反抗，只是暗暗记下侮辱我的人的姓名。等到一定的火候，音乐终于大作，如同伏都教[3] 的仪鼓，钢琴的节奏加快，迫使我行动起来。即兴幻想曲渗入我的心田，在我的脑海里萦回，使我忘记自己的过去，给我展现未来的艰难险阻。我着魔了，魔鬼附着我的身心，摇李树似的震撼着我。上马！我既是良种牝马又是骑士，既是骑马人又是被骑者，我飞快地奔驰在荒原和田野上，就是说在工作室的门窗之间来回乱跑。“你太闹了，邻居要埋怨的。”母亲说着，但没有停止演奏，我不

---

① 吉普（1849—1932），法国女作家。

② 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

③ 伏都教，安的列斯群岛黑人的一种宗教。

理会她，因为我是不说话的。我发现了公爵，从马上跳将下来，不出声地向他撇嘴，示意他是狗杂种，他勃然大怒，一声呼出他的大兵。我用剑光护身，筑成一道钢铁堤防，时不时刺穿一个士兵的胸膛。紧接着，我一转身，又变成了被砍的大兵，我倒下来，死在地毯上。然后，我又悄悄从尸体中抽身出来，站起来重新担任游侠骑士的角色。我同时扮演所有的角色，演骑士时给公爵一记耳光，然后转过身来扮公爵吃一记耳光。但我演坏蛋演不久，总是急于回到第一个重要角色：我自己。我是不可战胜的，打败了所有的人。但像我夜间编的故事一样，我总是迟迟不让自己凯旋，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消沉。

我保护着一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不让她受国王的弟弟的欺凌。一场大残杀呵！我母亲已经翻过一页乐谱，快板变成了柔板，我赶紧结束屠杀，向受我保护的夫人微笑。她爱上了我，这是由音乐一语道破的，而我，也爱上了她，也许是一颗钟情的心在我身上萌发。恋爱了，该做些什么呢？我挽着她的手臂，陪着她在一块草地上散步。但这不够呀。于是被急忙召来的流氓和大兵帮了我的忙：他们向我们扑过来，一百个人对付我一个；我杀死了九十个，但另外十个人抢走伯爵夫人，扬长而去。

我忧郁的岁月开始了。爱我的女人被掳走，王国的全部警察在追捕我，我成了不法之徒，走投无路。我可怜至极：孤独一人，以剑为伴。我垂头丧气地在工作室里踱来踱去，整个身心沉浸在肖邦如泣如诉的乐曲之中。间或我回顾自己的经历，或向前跳越两、三年，心想那时一切将变得好起来，人们将还我爵位封号，还我土地，还我几乎未受损伤的未婚妻，国王最终将宽恕我。但我随即又向后蹦，蹦回两、三年，重新处在不幸之中。这样的时刻真叫我陶醉：假想与现实融为一体。我是懊丧的流浪者，寻求着正义，活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寻

思着生活的意义，在音乐的旋律中徘徊于外祖父的工作室里。我一面扮演戏中的角色，一面利用我们的相像之处，把我们的命运搅和在一起：我确信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透过自己遇到的艰难险阻看到了通向目的地的捷径。眼下虽然卑贱，但正是通过这个卑贱的地位，我瞥见了光辉灿烂的前程。舒曼的奏鸣曲更使我深信不疑：我既是绝望的人，又是从创世那天起就拯救了那个人的上帝。能够空伤心是多么让人高兴啊！我有资格对天地万物表示不满。我领略着伤感的乐趣和怨恨的刺激，终于对胜利来得太容易而厌烦了。平日我是备受关怀的玩物，不管我想吃不想吃，总是被填得饱饱的。所以我急于过一贫如洗的假想生活，八年的极乐生活，其结果使我产生了想当殉难者的志趣。我把平日偏袒我的审判官统统换掉，换成讨厌我的审判官，他们准备不听我辩护就定我的罪，但我决意改变他们的做法，迫使他们宣告我无罪，向我庆贺道喜，给我表彰性的奖赏。我满怀激情读了二十遍格里塞利迪斯[①] 的故事。然而，我毕竟是不爱吃苦的，不过爱让别人受苦，而且很残忍。譬如，我是无数公主小姐的保护者，但毫不拘束地想象着痛打那个与我同楼的邻居小女孩一顿屁股。这篇不值得推荐的故事有一点使我十分中意：不幸的侯爵夫人受虐待，但她以百折不挠的贤德最后使残暴的丈夫折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迫使审判官屈服，迫使他们崇敬我，以惩罚他们的偏见。但我日复一日地推迟宣告我无罪，因此我始终是未来的英雄，一方面我如饥似渴地想成为一尊圣体，另一方面又不断推迟

① 格里塞利迪斯，又名格丽霄达，相传是十一世纪时的一位侯爵夫人，贤妻的典范。卜伽丘（1313—1375）最早讲述她的故事。萨路卓侯爵为了考验妻子的贤德，对她百般虐待，但她始终百依百顺，最后侯爵对她恩情弥笃，爱宠有加，尊她为侯爵夫人。萨特在下文中多次提到她。

这个愿望的实现。

我感受到了双重的忧伤，既是体验到的，也是假装出来的。我想这种忧伤反映了我的失望情绪：我一连串的功绩只不过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罢了。当我母亲用力弹奏《即兴幻想曲》最后几个和弦的时候，我已经迷离恍惚了，不记得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孤儿，还是没有孤儿可供保护的游侠骑士。英雄完成一项功绩又去完成另一项功绩，小学生做完一个听写又去做另一个听写，英雄也罢，小学生也罢，同样地重复自己的事，我始终被关在“重复”这座监狱里。但未来确是存在的，电影向我揭示了这一点，我一心想有一个前途。格里塞利迪斯受的气使我厌倦了。我无止无休地推迟享天福的历史性时刻是徒劳无益的，反正我创造不出真正的前途，所谓前途，只不过是推迟了的今天而已。

接近这个时期——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阅读了《米歇尔·斯特罗戈夫》①。我高兴得哭了：真是楷模的一生！这位军官，为了显示他的价值，不需要等到强盗来挑战，上面一道命令就把他从黑暗的虚无中唤了出来，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服从上面的意志，并为上面的胜利而献身，因为这种献身是无上光荣的：小说最后一页被翻过以后，米歇尔活活地被禁锢在他那烫金边的小棺材里了。没有一点忧虑，因为他一出现就负有正当使命；没有任何偶然性，他转战南北，始终兴头十足：他的勇气，敌人的警觉，地形的自然条件，通讯的手段，其他二十名信使，

---

① 《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儒勒·凡尔纳于一八七六年发表的惊险小说。主人公米歇尔·斯特罗戈夫是沙皇的信使队长，他奉命送一份重要信件到遥远的伊尔库茨克去。该城受到鞑靼人叛乱分子的严重威胁，这次叛乱是由原皇家军官伊凡·奥加雷夫煽动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不幸被伊凡手下的人抓住，受尽严刑拷打，险些被挖去双眼。小说从始至终贯穿了斯特罗戈夫大无畏的精神和绝对忠诚的品质。

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预先布置好的，米歇尔每时每刻都在地图上留下足迹。没有重复，一切都在变化，当然他也必须不断变化。他的前途在向他召唤，照亮着他的道路；他向着一颗明星勇往直前。三个月之后，我怀着同样的激情重读了这本小说。我并不喜欢米歇尔，觉得他太听话了，但妒忌他的前途。我爱慕他身上潜藏的基督教徒的气概，而大人们一直不允许我成为基督教徒。俄国的沙皇是上帝老子天皇爷，米歇尔被一道奇怪的命令从虚空中召唤出来，他像一切圣者，肩负罕见的重大使命，战胜诱惑，排除障碍，阅尽尘世，饱尝殉道者的苦难；在得到天助[1]后，对他的上帝歌功颂德，在他完成任务之际，进入了不朽的行列。我认为这本书有毒，难道存在上帝的意中人吗？上帝难道事先给他们指定了道路吗？我讨厌圣洁，但米歇尔·斯特罗戈夫身上的圣洁迷住了我，因为它披着英雄主义的外衣。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对我的哑剧改动分毫，肩负使命的想法只是想入非非，犹如飘忽不定的幽魂，落实不到行动上，可是我摆脱不了它。诚然，我的哑剧中的配角们——法国各代的国王——很听我的指挥，而且只要我打一个手势，他们便向我下达命令：我是不向他们请求命令的。如果出于服从而冒生命危险，那么慷慨施与将成什么了呢？马塞尔·杜诺，这个铁掌拳击家，每星期都使我惊讶不已，他的表演姿态优雅，超过了应尽的义务。而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尽管眼睛被打坏，满身是光荣的斑斑伤痕，却很难说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欣赏他的英勇善战，却不赞成他的卑躬屈膝，这位好汉头顶一片青天，为何要向沙皇弯腰躬身呢？沙皇吻他的脚才对呢！然而，如果不卑躬屈膝，何处能找到生存的理由呢？这个矛盾使我深深陷入困境。有时我企图回避困难：

① 被一滴眼泪的奇迹所救。——作者原注

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听说有一个危险的使命，便上前跪倒在国王的脚下，恳求交给我这个使命。他拒绝了，因为我太年轻，事关重大，我不行。于是乎我忽地站起来，向他挑战，干净利索地打败他所有的侍卫。君主明白过来了："行吧，既然你乐意，那你就去完成使命吧！"但我没有上自己计谋的当，心里明白这是硬要别人接受的。再说，所有这些王孙贵族丑八怪，早就使我烦透了：我是长裤汉① 和弑君者，我外祖父早就让我对君主抱成见，无论他们叫路易十六，还是叫巴丹盖②。尤其因为我每天阅读《晨报》上米歇尔·泽瓦科的连载小说，这位受雨果影响的天才作家发明了共和主义的武侠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全部代表人民，他们推翻帝国，又建立帝国，然后再推翻帝国，自十四世纪就预言法国大革命。他们出于侠义心肠，保护年幼的国王或呆傻的国王不受大臣们要挟，他们还打坏国王的耳光。其中最伟大的侠客是帕达扬，他是我的师父，我无数次学他的模样，高傲地做出两条细腿站得很稳的样子，打亨利三世和路易十八的耳光。在此以后，我怎么会听命于国王呢？总而言之，我既不能给自己发委任状，以证实我在这个地球上的意义，也不能承认任何人有权向我颁发这种委任状。我继续骑马巡视，懒洋洋的，已经厌倦混战了。由于自己头上没有沙皇、没有上帝，或没有父亲，我当刽子手时漫不经心，当殉道者时无精打采，因而只能当格里塞利迪斯喽。

我过着双重生活，全是骗人的把戏：在公开场合，我是一个

---

① 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广大群众的称呼。因当时贵族都穿短套裤，平民百姓却只穿长裤。

②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八四六年化装从阿姆古堡逃跑，穿的是泥瓦匠巴丹盖的衣服，后来他的政敌给他取绰号称他巴丹盖。

小骗子，即著名的夏尔·施韦泽那个有名的外孙；私下自个儿时，我深深陷入假想的愤慨。我假装隐姓埋名，以此来纠正虚假的荣耀。我毫不费劲地从一个角色跳入另一个角色。正当我一剑刺倒假想敌人时，门锁发出钥匙的转动声，母亲的双手突然僵住，在琴键上空一动不动。我把尺子放进书柜里，跑向外祖父，投入他的怀抱。我给他搬椅子，给他拿毛皮便鞋，对他一天的工作问长问短，不时提到他学生们的名字。不管先前我陷入多么深沉的遐想，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迷途的危险，我自如地对付着外祖父。不过我面前有一种潜在危险：我的现实生活很可能永远是双重的虚假，只是不断互相交替罢了。

我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卢森堡公园的平台上，孩子们在玩，我走近他们，他们在我身边擦过，却对我视而不见。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们，他们是多么壮实，多么敏捷，多么健美呵！在这些活生生的英雄面前，我失去了神童的智慧，失去了渊博的知识，失去了强健的体魄，失去了舞剑的灵巧。我靠在一棵树上，期待着。只要这帮顽童的首领吼一声："出来，帕达扬，你来扮演俘虏。"我将抛弃我的种种天赋，哪怕跑龙套也甘心情愿，哪怕扮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甚至装死人也乐意呀！可惜我没有得到这种机会。面前这帮孩子是我真正的审判者，我的同代人，我的同辈人。他们的冷淡把我打入冷宫，我再也不求他们来发现我了，我既非奇迹，也非怪物，一个引不起任何人兴趣的矮小瘦弱的人而已。可是我母亲愤愤不平，这位颀长而美丽的女子跟我这个小矮个儿在一起感到很得体，认为再自然不过了：施韦泽一家颀长，萨特一家矮小，我长得像父亲，仅此而已。她情愿在我八岁的时候还抱着我走，这样携带方便；我岁数长了，个儿仍旧矮小，但在她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然而当她看到谁都不邀请我玩时，她真心疼我，生怕我发现自己矮小而自惭形秽，其实

我不尽然如此。为了挽救我失望的情绪，她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说：“大傻瓜，你等什么呀？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玩。”我宁愿干最卑贱的事，也不愿丧失自尊去求他们。一些妇女坐在铁长椅上打毛线，她指着她们说：“你要我去跟他们的母亲说说吗？”我求她千万不要这样。她抓着我的手，我们离开了，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始终是哀求的样子，但总是被排斥在外。黄昏，我回到自己的窝，回到精灵出没的圣地，沉浸在遐想中：我用咒骂和残杀一百个大兵来为我沮丧的情绪报仇雪恨。管他呢，反正事情进展得不顺利。

我的外祖父拯救了我：他无意中把我抛入了一场新的骗局，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二

写　　作

夏尔·施韦泽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作家。但到了七十高龄，仍对法语爱不忍释，因为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学会，而且还不能运用自如。他喜欢舞文弄墨雕词琢句，不喜欢吟哦咏诵，而他那不争气的语音语调却处处使他露怯。一有空，他便挥笔成章，很乐意为我们家和学校增添光彩，每逢佳日良辰写些应时作品：新年祝辞，生日祝愿，婚宴贺辞，圣查理曼节献诗；独幕剧，猜字谜，限韵诗，顺口溜；开代表会时，即席赋四行诗，德文和法文同时并举。

初夏，没等外祖父结束课程，两位妇人和我，我们便出发去了阿卡雄。他一星期给我们写三次信，每次给路易丝写两页，给安娜-玛丽写一个附言，给我写一整篇韵文。为了让我更好地领略我的幸福，母亲边学边教我诗律。有一次她们发现我在乱写韵文回信，于是赶紧催我写完，并助我一臂之力。两位妇人发信的时候，想到收信人会惊奇得目瞪口呆，不禁笑得流眼泪。回程邮班给我送来一首赞美我的诗，我再以一首诗相答。这个习惯使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结成了一条新的纽带，两人犹如印第安人或蒙马特区为妓女拉客的人，用妇女不懂的语言狼狈为奸。家人送我一本音韵词典，我便成了打油诗人。我给薇薇写情诗，这是一个金发小姑娘，总坐在她的长椅子上，几年以后死了。小姑娘对我的情诗满不在乎：她是一个天使；但公众广泛的赞美为我补偿了她

的无动于衷。我后来还找到过几首这样的诗。一九五五年科克多[①]说过，除了米奴·德鲁埃，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②]。一九二一年除了我，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我写作纯粹是装腔作势，搞虚礼俗套，冒充大人的样子；我之所以写作，因为我是夏尔·施韦泽的外孙嘛。家人让我念拉封丹寓言，我不喜欢。拉封丹的韵文写得松松散散，我决定用十二音节诗重写他的寓言。这个创举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好像受到嘲弄，从此不再赋诗。但我已是离弦之箭，干脆放弃韵文，改写散文。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从《唧唧叫》中读到的引人入胜的奇遇进行再创造，笔录下来。该是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在神奇的遨游中，我想达到的却是现实。母亲经常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乐谱，一边问我："普卢，你在干什么？"我有时打破沉默回答："我在演电影呢。"确实，我千方百计想象出种种镜头，让这些镜头在真的家具和真的墙壁之间再现，如同银幕上荧荧闪烁的镜头那样明晰可见，结果白费了力气。我不能无视我的双重虚假：我假装一个假装英雄的演员。

我乍学创作，下笔成文时，真是欣喜无穷。依然是冒名顶替，但我说过，我把文字看作是事物的精髓。看到我细小而潦草的字像萤火虫似的在黯淡无光的物体上闪烁爬行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想象的事物成了现实。一只狮子，一名第二帝国的上尉，一个贝督因人[③]，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命名后进入餐厅，从此永远受禁，化为文字符号。我自以为用钢笔尖把我的梦想铭刻在

---

① 让-科克多（1889—1963），法国著名多体裁作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

② 米奴·德鲁埃是本世纪初一个不出名的女诗人，因早熟而没有得正确的指导，天赋很快衰竭。显然，这里是科克多一句俏皮的反话。

③ 贝督因人，居住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

人间了。我要来一个本子，一瓶紫色墨水，在封皮上写道："小说簿"。我把第一个写完的本子定名为《寻蝶记》。一个学者和一个强壮的年轻探险家以及学者的女儿逆亚马逊河而上，寻找一种珍贵的蝴蝶。内容，人物，探险的细节，甚至故事的标题，全部是从上一期季刊的一篇连环画借用的，这是肆无忌惮的抄袭，却替我解除了一切不安：既然我没有作任何杜撰，那么我写的一切必然是真实的。我并不奢望出版，但竭力使自己相信已出版的正是我要写的作品，我不写楷模以外的东西。我认为自己是抄袭者吗？不，我认为自己是独创一格的作者：我做了加工和润色呀。譬如，我想到了改动人物的姓名。这些细微的改变使我有权混淆记忆和想象。现存的句子以崭新的面貌在我头脑里重新组合，稳稳当当，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我把这些句子誊写下来，在我眼前展现出密密匝匝的东西。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作者灵感来临时已在内心深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灵感了。

我从来不完全相信"自动写作"[①]，但非常喜欢这种写作游戏，我是独生子嘛，可以自个儿玩耍。我不时搁下笔，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双眉紧锁，目光恍惚，竭力使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作家。再说，出于赶时髦，我醉心于抄袭，甚至有意走极端，下例可资印证。

布斯纳[②] 和儒勒·凡尔纳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人传授知识。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中断故事，着重描写一株毒草，一座土著人居所。作为读者，我跳过这些专题技术性描写；作为作者，我的

① 超现实主义初期的写作方法，即快速的、不加思索的写作，以抒写"潜意识"。

② 路易·布斯纳（1847—1910），法国小说家，以写惊险小说著称。

小说充斥了这类东西，我认为要向我的同代人灌输所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富埃吉[1] 人的风俗，非洲的植物，沙漠的气候。蝴蝶采集者和他的女儿遭到意外，不幸分离了，后来意外地乘坐一条船，一起在海上遇难，他们紧紧抓住同一个救生圈，不约而同抬起头，喜出望外，一个喊："爸爸"，一个喊："黛西"。不幸，一条角鲨在周围转来转 去，寻找鲜肉，越来越靠近父女俩，鲨肚在浪花间闪闪发亮。遇难者能死里逃生吗？我去找《拉罗斯大词典》Pr—Z卷，吃力地搬到书桌上，熟练地打开所需要的那一页，逐字逐句地一行行抄袭："鲨鱼遍及热带大西洋，这种大海鱼嗜食，长达十三米，重达八吨……"我慢条斯理地抄写，懒洋洋而津津有味，感到高雅的程序已跟布斯纳相等；由于还未找到办法拯救我的主人公，我乐于沉浸在惴惴不安之中。

这种新活动注定也是一场滑稽戏。母亲对我鼓励有加，领着人到餐厅观看少年创作者伏案写作。我装作聚精会神，全然未注意到欣赏者在场。他们踮着脚退出去，一边轻声说我可爱、迷人至极。爱弥尔舅舅送给我一架小打字机，但我不曾使用过；皮卡尔夫人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供我环球旅行，不至于搞错路线；安娜-玛丽把我的第二部小说《香蕉商人》誊抄在铜版纸上，传播了出去。甚至妈咪也鼓励我，她说："至少他乖了，不吵闹了。"幸而这种认可因受到外祖父的反对而被推迟了。

卡尔从来不允许我看他所谓的"低劣的读物"。母亲向他禀报我已开始写作，起先他非常高兴。我猜他希望我写的是我们家的编年史，一定是妙趣横生，幼稚可爱。他拿起我写的本子，翻阅了一番，撅撅嘴，离开餐厅，对我热衷抄袭报刊上无聊的东西大为恼火。自此之后，他对我的作品漠不关心了。母亲十分伤

---

① 富埃吉是南美火地岛南部的一个地名。

心，但执著地在他不防备的时候让他读《香蕉商人》。她等到他换上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下，当他双手扶膝，眼睛冷冷凝视前方，静静养神的时候，她抢走我的手稿，漫不经心地翻阅，突然受到感染，自个儿格格发笑，最后情不自禁地把手稿递给我外祖父："爸爸，你看看嘛！有趣极了。"但外祖父用手推开本子，或者看上一眼，没好气地挑剔我的书写错误。母亲慢慢害怕起来，既不敢赞扬我，又恐怕我难过，干脆不再读我的作品，闭口不谈了事。

我的文学活动虽然得到许可，但已受到冷落，处于半地下状态。然而我仍旧兢兢业业，无论课间休息、星期四[①]、假期，或者有幸得病躺在床上，从不间断写作，记得病后初愈是我美好的时刻。我用的是一个红边黑皮本，像织挂毯一样不断地拿起又放下。我不怎么演电影了，小说代替了一切。总之，我写作是为了取乐。

我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起来，加进了错综复杂的插曲，把我所读的东西倾箱倒箧，好的赖的，一股脑儿塞进去。故事的进展虽然受到影响，但这对我倒是一个收获，因为不得不在情节之间外加衔接。这样一来，我抄袭的程度反而减少了一些。再说，我已具备两重性。前一年我"演电影"的时候，扮演我自己，把整个身心投入想象，不止一次真以为自己全部陷进去了。当上作者，主人公仍旧是我，即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史诗般的梦幻。同时，我和他又是两个人：他不叫我的名字，我讲到他时只用第三人称。我不再借给他举止，而用文字替他塑造一个身子，如见其人。这种"间隔"的结果有可能使我胆颤心惊，其实不然，反倒使我十分高兴：我乐于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他是我的玩偶，

① 当时法国小学星期四不上学，现在是星期三下午放假。

我高兴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对他严加考验，在他的肋部捅一长枪，然后照料他犹如母亲照料我，医治他犹如母亲医治我。我所喜爱的作者们多少还知道羞耻，一般中途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甚至泽瓦科[1]书中的勇士也从来不跟二十个以上的恶棍对垒。我却把惊险小说写得更加惊险，干脆抛开真实性，把敌人增加十倍，把危险增加十分。《寻蝶记》中的年轻探险者为拯救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岳父，跟鲨鱼群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大海变得一片血红。还是这个勇士，受伤后，逃出一个强盗所围困的大农场，双手捂着肠子，穿过沙漠，在向将军当面禀报之前，决不肯让人家缝合他的肚子。稍晚些时候，还是这个勇士，改名叫格茨·冯·贝里欣根，单枪匹马打败了一个军队。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准则。我这种阴郁而崇高的幻想来源于我清教徒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环境。

作为英雄，我向暴君作斗争；作为造物主，我使自己成为暴君。我从无害变成伤人。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挖掉黛西的眼睛呢？我可以像拔去一只苍蝇的翅膀那样挖掉她的眼睛。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边写道："黛西用手捂住眼睛：她瞎了双眼。"我感到恐惧，把笔搁下：我制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小事件，使我的名誉颇受影响。我其实并不残忍，这不，我反常的乐趣立即变成恐惧。我吊销了所有的政令，用笔大涂特涂，使人无法认清，于是姑娘双眼复明，或干脆让她从未失明，但这个反复久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真不安起来了。

小说中的世界也使我不安。有时候，我对写给孩子们看的冲淡了的屠杀场面感到厌倦，索性信笔写去，便在焦虑中发现各种恐怖事情都有可能出现。我发现一个面貌狰狞的世界，它恰恰否

[1] 米歇尔·泽瓦科是前面提到过的《帕达扬一家》的作者。

定了我强大无比的王国。我心想，一切都可能发生呵！这就是说，我能够想象一切。我哆嗦着，时刻准备撕掉自己的稿纸：我写下了不可思议的暴行。如果我母亲碰巧在我背后读到了，她一定会像抓到什么似的惊恐地大叫起来："多么可怕的想象啊！"她会轻轻咬着嘴唇，想说话而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突然逃走了之：她的逃跑只能加剧我的焦虑。但是这跟想象没有关系。十恶不赦的暴行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像其他事情一样，在我记忆中发现的。

那个时代，西方世界死气沉沉，正是人们称之为"养尊处优"的年代。资产阶级没有明显可见的敌人，于是乎乐于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有意寻找某种忧虑，聊以解闷儿。譬如招魂术，降神术。勒高夫街二号，即我们对面的那幢楼里，有人转桌子。外祖母说，对面五楼占星师家干这事。有时她叫我们观看，我们赶巧看到几双手摁着独脚圆桌面，但有人走近窗口，拉上了窗帘。路易丝断言，这个占星师每天接待像我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过都是由母亲领去的。她说："我亲眼看见他给他们做按手礼。"外祖父直摇头，尽管他反对这类名堂，但不敢嘲笑；母亲诚惶诚恐；外祖母破例地显得惊讶，不再抱怀疑态度。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千万别介入，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流行神怪故事。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每周发表二、三则神怪故事，以飨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读者，因为这些读者依然留恋着信仰的高雅。叙述者非常客观地报导某件令人惶惑的事情。这给实证主义提供了机会：事情不管怎样离奇，总包含着某种合理的解释吧。作者探求这种解释，发现后，忠实地向我们介绍，但立即巧妙地使我们意识到不足和浅薄。故事无非以疑问告终，让人寻味，但已足够说明阴间是存在的，这比直言阴间存在更令人生畏。

一天我打开《晨报》，不禁毛骨悚然。一则故事使我震惊，

现在还记得标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夏日傍晚，一个女病人独身在农舍二楼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棵栗树从敞开的窗户向房间里伸进一个枝杈。楼下好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聊天，看着夜幕降临花园。突然一个人指向栗树说："瞧！瞧！起风了吗？"大家不胜惊讶，走到台阶一看，一丝风也没有，但树叶却在颤动。就在此刻传来一声尖叫，病人的丈夫急忙奔上楼，但见他年轻的妻子直挺挺地立在床上，手指栗树，然后倒下猝然去世。这时栗树恢复了平日发呆的样子。她见到了什么呢？一定是某个疯子从疯人院逃出来，躲在树上装鬼脸吓唬人，按常情推测，不是疯子。难道有另外更合理的解释吗？但是……大家怎么没有看见他爬上树呢？怎么没有见到他爬下树呢？狗怎么没有叫唤呢？可是又怎么可能出事后六个小时在离农舍一百公里的地方抓住这个疯子呢？问题没有解答。叙述者笔锋一转，漫不经心地推断："据林子里的人说，摇栗树枝的是死神。"我扔掉报纸，跺脚高喊："不对！不对！"我的心跳得差点从嘴里蹦出来。一天，我在去里摩日的火车上翻阅阿歇特出版的年历，差点儿没昏厥过去：我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版画：月下码头，一个粗糙的长钳子伸出水面，夹住一个醉汉，拖入水底。画下方有一段文字说明，结尾大致是："醉后幻觉呢？还是地狱微开？"我怕水，怕蟹，怕树，更怕书。我诅咒刽子手，故事里充斥着他们狰狞可怕的形象，然而我却模仿他们。

当然必须有一定的时机。譬如日暮黄昏，阴影笼罩餐室的时候，我把小书桌推到窗前，焦虑油然再起。我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高尚绝伦，起先怀才不遇，后来一鸣惊人，他们对我百依百顺，正说明他们毫无定见。这时候，它来了：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的生物吸引着我，但迷离恍惚，要看清，必须把它描摹下来。我赶紧结束正在展开的奇遇，把我笔下的各种人物带到地球的另一端，

一般在海底或地下，我急于让他们面临新的危险，让他们临时充当潜水员或地质学者，发现那个怪物的踪迹，跟上去，突然与它相遇。与此同时，在我笔下出现火眼章鱼，二十吨重的甲壳动物，会说话的巨蜘蛛蟹。其实这个怪物就是我这个魔童：我的百无聊赖，我对死亡的恐惧，我的庸俗和反常。当时我并没有认出自己，邪恶的东西一经问世就跟我作对，跟我勇敢的洞穴学者们作对，我为他们担忧。我的心很激动，手不由己地写下一行一行的文字，好像在念别人写的东西一样。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我既不把人物丢弃给动物，也不让人物脱身，只不过让双方交交锋而已。第二天，我留下一、二页空白，把我的人物投入新的行动。离奇的“小说”，总是有头无尾，总是重新开章，或待下回分解，随意在别的标题下出现，凶杀故事，侠义奇遇，荒诞事件，词典条目，陈词滥调大杂烩。可惜这些东西全部丢失了，有时不免感到遗憾，如果当年想到保存，我便可以重温童年了。

我已开始发现自己。我几乎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在从事一项毫无内容的活动，但这已经足够了。我逃脱了喜剧：我还没有真下功夫，便已不再演戏了。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迷惑人的游戏；从写第一部小说，我已明白一个孩子已经进入玻璃宫殿。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说：“我”，这指的就是写作的我。不管怎么说，反正我领略了喜悦，我是属于大家的孩子，却和自己在私下幽会。

能长期如此就好了，这样默默地坚持下去，我就会言之由衷的。但是人家把我挖了出来。我已到了习俗认为资产阶级子弟应该显示志向的年龄。别人早就告诉过我们，我那些住在盖里尼的施韦泽表兄们将像父辈一样成为工程师。事关重要，刻不容缓。

皮卡尔夫人决意首先发现我额头上的征兆，她信心十足地说："这孩子是写作的人材！"路易丝听不入耳，一笑了之。布朗什·皮卡尔转身一本正经地向她重复道："他确是写作的人材嘛！在他，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母亲知道夏尔不鼓励我写作，生怕招惹是非，眯着一只眼睛打量我，一边说："布朗什，是这样吗？您当真这么想的吗？"晚上，我穿着衬衣在床上蹦跳的时候，她紧紧搂住我的双肩，笑着对我说："我的小宝宝是写作的人材！"她谨慎小心地向我外祖父转告，生怕他发脾气。他只是点了点头。但到了星期四，我听见他向西蒙诺吐露，人到风烛残年，见到天才绽露，谁也压抑不住激动。他对我的涂鸦尽管仍然一无所知，可是当着请来吃饭的德国学生，他把手按在我的头顶上，不失时机地用直接教学法向他们传授法文短语："他有文学头脑。"每个音节咬得清清楚楚。

其实他根本不信自己说的话。怎么讲？既然坏事已铸成，如果硬性不让我写作，也许更不可收拾，可能导致我一意孤行。卡尔宣布我的天职，为的是留个后路让我回心转意。他完全不是看破红尘的人，但人老了，激情使他厌倦了，在他思想深处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冷沙漠里，我相信他对我、对家庭、对自己是心中有数的。一天我趴在他脚下看书，大家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里，这是他一手制造的。突然他心血来潮，打破寂静，好像我不在场似的，瞧着我母亲，用责怪的口气说："要是他想靠笔杆子过日子，那就糟了。"外祖父欣赏魏尔兰[1]，有一本《魏尔兰诗选》，自称一八九四年见过魏尔兰醉醺醺走进圣雅克街一家酒馆。这次相遇使他根深蒂固地蔑视职业作家。在他看来，职业作家是微不足道的魔术师，开始索取一个金路易让人赏目，末了乞讨几个苏

① 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

让人看屁股。我母亲听后心惊肉跳，但没有吭声。她知道夏尔对我另有期望。大部分中学里教德语的席位由选择法国国籍的阿尔萨斯人占据，这是对他们爱国主义的奖赏。他们夹在两个民族中间，讲两种语言，因此他们的学业不正规，文化有缺陷，为此很痛苦；他们抱怨在学校里受同事敌视，受教育团体排挤。我应该成为他们的复仇人，为我外祖父报仇，因为我既是阿尔萨斯人的外孙，又是正统的法国人。卡尔让我知识渊博，走康庄大道：我将代表受难的阿尔萨斯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出色地通过获得大中学校教师资格的会考，成为堂堂的文学教授。一天晚上，他宣布要跟我进行男子之间的谈话，让娘儿们退席。他把我抱在膝上，郑重其事地跟我交谈。我从事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此话为的是不挫伤我的愿望——，但我应当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文学不能糊口啊。我知道有些著名作家是饿死的吗？我知道有些作家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吗？如果我想独立自主，应当选择第二职业。教书有空闲时间，而且大学教员和文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可以交替从事这两种神圣的职业，一方面跟大作家打交道，另一方面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学生，我从中获得灵感，可以趁韵赋诗，把贺拉斯的作品译成无韵诗。聊慰客居外省的寂寞；给地方报纸写些文学小品，为《教学杂志》写一篇出色的希腊文教学论文，再写一篇关于少年心理学的文章。等我死的时候，抽屉里放着未发表的著作：一篇颂海沉思诗，一部独幕喜剧，几页关于奥里亚克[1]古迹的考证，既博学，又富有感情。这些足以汇集成册，将由我以前的学生精心出版。

一些时候以来，外祖父对我德行的赞赏已打动不了我了，他

---

① 奥里亚克，法国康塔尔省首府，以名胜古迹著称。

称我是“上天的礼物”，颤抖的声音充满慈爱。我虽然假装听着，但已经听不入耳了。那次他肆无忌惮地对我说谎，我为什么会洗耳恭听呢？出于什么误会我使他说出违背心愿的教诲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生硬、严厉，在我听来，俨然成了去世的生我者的声音。夏尔有两副面孔。当他扮演外祖父的时候，我把他看作跟我一样的小丑，对他不敬；但当他跟西蒙诺先生或跟他的儿子们谈话，当他在餐桌上一语不发，用手指点作料瓶架或面包篮，让两个女人伺候，我赞赏他的权威，尤其是食指的动作更叫我肃然起敬，他有意不把食指伸得很明显，只是半屈着在空中比画一下。使他的意图模棱两可，让两个侍女捉摸他的指令。有时，外祖母一不高兴，搞错了，把果酱盘递给了他，其实他要喝酒。我责怪外祖母：既然我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愿望百依百顺，那么迎合这种愿望比满足这种愿望更为重要了。如果当年夏尔张开双臂，远远向我高喊：“这就是再生的雨果，这就是未来的莎士比亚！”那么我今天可能是机械制图员或文学教授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第一次以家长身分对待我时，显得闷闷不乐，由于忘记欣赏我，变得更加令人可敬。这是摩西在颁发新法令，即我要执行的法令。他在谈论我的天职时，只强调不利的一面，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确认我有此天职。如果他向我预言我的稿纸将浸透泪水，或将使我神经错乱，我的资产阶级中庸之道可能使我退下阵来了。然而他在让我深信具有天职的同时，使我明白我可以幸免令人眼花缭乱的紊乱，因为论述奥里亚克或教学法，既不需要狂热，也不需要喧嚣；至于二十世纪永垂不朽的呻吟，让别人去发泄吧。我甘心情愿永不叱咤风云，在文学领域满足于施展侍从的特长，温文尔雅，兢兢业业。至于职业写作，在我看来，似乎是成人的事，显得那么繁重严肃，那么无关紧要，而实际上又那么枯燥无味，以致霎时间我深信这种事正是为我安排的。我既认为

此事“不过尔尔”，又相信自己“确有天分”，与所有耽于幻想的人一样，我把幻想的破灭混淆为真理的发现。

卡尔把我像兔子皮似的翻了个儿。我本以为写作只是为了固定我的梦境，卡尔的意思则相反，我梦想只是为了练笔：我的焦虑和我假想的激情只是我的天才施展的诡计，旨在每天把我引向课桌，给我提供适合我年龄的叙述主题，准备迎接将来有了经验和成熟之后对付大题目。我神奇的幻想破灭了。外祖父说：“唉！光有眼睛还不行，还要学会使用眼睛。你知道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让他干什么吗？他把莫泊桑拉到一棵树前，给他两个小时，让他把树描摹下来。”从此我学习观察。作为奥里亚克遗迹天生的颂扬者，我伤感地观看着眼前的文物：写字垫板、钢琴、挂钟将通过我未来的苦差而永垂不朽，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观察着。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悲伤的游戏。譬如，直挺挺地站在丝绒轧制的扶手椅前仔细观看。有什么可讲的呢？喏，外面套着一块绿色毛茸茸的织物，两个扶手，四只脚，一个靠背，靠背上方装饰着两个木制小松果。暂且说这些吧，以后再补充，下一回我会讲得更好，最后将对扶手椅了如指掌。将来等我描写起扶手椅来，读者会说：“观察得多仔细，多透彻，多完整！这种特征是编造不出来的啊！”真实的笔，通过真实的文字，描写真实的事物。我倘若不变成真实的我，那才叫见鬼呢。简言之，我终于明白如何回答向我要火车票的检票员了。

读者一定以为我珍视我的幸福。糟糕的是，我并未从中体验到快乐。我已经正式受命，别人好心赐给我一个前程嘛。我声明我的前程似锦，暗地里却不胜厌烦。这个书记官的差使，难道是我请求得来的吗？跟伟人们频繁接触之后，我深信作家必定享有显赫的名声；拿人们为我预言的荣耀与我身后留下的几本小册子相比，我感到受骗上当了：我真能相信子孙后代读我的书吗？他

们真能狂热崇拜这么一点作品吗？真能对我自己也望而生厌的科目发生兴趣吗？有时我安慰自己说，我的“风格”会使我不被遗忘，外祖父认为斯丹达尔没有这种莫测高深的素质，而勒南[1]则具备。但这番毫无意义的话不能使我放心。

然而，我必须自我牺牲。两个月之前，我好斗剑、善竞技，这下全完了！人家责令我在高乃依和帕达扬之间选择。我撇下心爱的帕达扬，卑躬屈膝地选定高乃依。见到小英雄们在卢森堡公园奔跑角逐后，他们的健美使我沮丧，我明白我属劣等，必须公开承认自己属劣等，然后收剑入鞘，回到芸芸众生中来，重新跟大作家们为伍。他们个子矮小，我不怕。他们小时候，体格不健全，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像他们：他们长大成人后，弱不禁风，老年时患卡他性炎，在这方面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一个贵族让人对伏尔泰饱以老拳，我也许会挨某个上尉的鞭打，而此人小时候在公园里假充过好汉。

我是出于无奈才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在夏尔·施韦泽的工作室里，在那些不成套的、破旧的、散线的著作中间，天才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因此，在旧制度[2] 下，很多军事院校的学生尽管命中注定只配舞文弄墨，却为了能指挥一个营而来受罪。有一个情景久久在我眼前不断出现，集中表现了名望带来的可悲排场：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上面放着几个长颈大肚瓶桔子水和几瓶汽酒，我拿起一个酒杯，周围一些穿礼服的人——足有十五个——举杯祝我健康。这是一个租来的大厅，我猜到我们身后那一部分布满灰尘，长期无人使用。由此看出，生活对我来说，是等到晚年能主持实用语言学院一年一度的庆典，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求了。

---

① 埃尔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和语言学家。

② 指一七八九年前的法国封建王朝。

就这样，在勒高夫街一号的六层楼上，铸下了我的命运。我和卡尔进行过无数次交谈，面对着亨利·海涅、维克多·雨果，上方是歌德和席勒，下方是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我们赶走了娘儿们，紧紧搂在一起，秘密交谈，其内容对我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但每句话却印在我的心上。夏尔措词委婉，恰到好处，让我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天才。确实，我知道自己没有天才，我无所谓；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主义却成了我激情惟一的目标。这是指引内心贫乏者的火焰，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我不再敢对自己未来的丰功伟绩欢欣雀跃，再说我早已噤若寒蝉：人们想必是搞错了，要末有天才的是别的孩子，要末是我应该负起别的使命。晕头转向之余，为了顺从卡尔，我接受了小作家兢兢业业的生涯。简言之，他十分小心地防止我走文学道路，结果反倒促成了我的文学生涯。时至今日，有时心情不佳，不禁寻思，我长年累月、日以继夜地埋头写作，消耗那么多墨水纸张，抛售那么多无人请我写的书，这一切是否仅仅奢望取悦于我的外祖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五十多岁，为了执行一个早已离世的老人的遗志，深深卷入他所反对的事业中去了。

事实上，我活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他感叹万分地说："真想不到我为了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有时候我私下十分粗野，这种简便的方法有益于身心健康。粗野总是理直气壮的，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确实不具备写作的天才，人家已经让我有自知之明了，认为我读死书，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我写的书充满辛劳和汗水。我承认对那些贵族派来说我的书臭气冲鼻。我常常跟自己作对，也就是跟大家作对[①]，从聚精会

---

① 你沾沾自喜，别人乐于喜欢你；你攻击你周围的某个人，其他的人哈哈大笑；但倘若你解剖你自己的灵魂，所有的人就会嗷嗷叫。——作者原注

神、全力以赴开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告终。我接受的命令已经缝在我的皮肉里，要是一天不写作，创伤就会作痛；要是下笔千言，创伤也会作痛。这种刺人的约束至今仍使我感到格外生硬和粗鲁，犹如史前的螃蟹，被海水冲上长岛的海滩，像煞有介事；也像螃蟹那样，幸免于时光的磨损而留存下来。我久久羡慕拉塞佩德街的看门人，夏日傍晚，他们在人行道上乘凉，跨坐在椅子上，眼睛无伤大雅地四处张望，却不负有观察的使命。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几个靠舞文弄墨卖俏的老头和一些文理不通的花花公子之外，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说话用的是自身的语言，写作的语言则是非固有的，从而我推断干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再说，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例如我外祖父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使我启蒙，使我伏案写作。如果他的声音没有化成我的声音，如果我在八岁至十岁之间没有傲慢地把所谓迫切需要的使命引为己任，尽管我是委曲求全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听信外祖父了。

我深知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夏多布里昂

我差一点儿宣布弃权。卡尔勉强承认我有天资，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我的天资不够策略，其实我认为自己的天资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不过这一偶然性无法给予另一种偶然性——我本人——合法地位。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唱歌，但她同样不能因此而免票旅行。至于我，我有文学天资，所以我写作，一辈子干这个好差使。不错。但是艺术失去了——至少在我看来——神圣的权力，我飘忽不定，只是稍微富足一点，仅此而已。为了使我感到必不可少，必须有人请我出山。家人曾一度让我保持这种幻

想，他们一再说我是上天送来的，千载难逢，对外祖父，对母亲不可缺少。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那时候我的自尊和我的孤独达到了顶点，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写不下去了。皮卡尔夫人的赞扬使我笔下的内心独白显得如此了不起，我不敢再继续写下去。等我想把小说往下写，心想总得把让我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挨饿的、无依无靠的一对青年救出来吧，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痛苦。刚一坐下，我的脑袋就乱作一团，我咬指甲做鬼脸：我已经失去了童心。我重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火烧火燎，可惜心中从未点燃过怒火。环境、兴趣、习惯养成我很听话，后来只是因为顺从过了头才造反的。家人给我买了一个“作业本”，红边黑布面，外表跟我的“小说簿”没有丝毫区别。乍一看，学校作业和个人习作合二为一了；我把作者和学生，把现时的学生和未来的教师视为一体，把搞创作和教语法看成一码事。我的笔一经社会化，便被我扔下了，整整好几个月没有再碰过。外祖父暗自庆幸，而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则整天板着脸，他大概在心里盘算，他的计谋初见成效了吧。

他的计谋失败了，因为我满脑子是英雄史诗，我的剑虽则断了，我虽则重归庶民行列，但夜里经常做令人焦虑的梦：我在卢森堡公园水池旁，面对参议院大楼，必须保护一个金发小姑娘免受某个未知的危险，她很像一年前死去的薇薇。小姑娘冷静而自信，眼睛严肃地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环。害怕的倒是我，我怕她落到隐蔽的强人手里。我多么喜爱她，但爱莫能助啊！至今我对她还眷恋不已。我寻找她，失而复得，把她抱在怀里，又重新失去：她就是史诗。八岁那年，正当我逆来顺受的时候，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惊，为了拯救这个死去的小姑娘，我致力于一个

简单而疯狂的行动，以致改变了我的生涯：我把英雄的神圣力量偷偷地赋予了作家。

起初我得到一个新发现，确切地讲是一种模糊的回忆，因为两年前我已经有所预感，即伟大作家和游侠骑士很相像，因为两者都使人感恩戴德。对帕达扬，无庸置疑，感激涕零的孤女泪如雨下，洒落他一手背。但按《拉罗斯大词典》和报上登的讣告来看，作家也不乏厚待，只要他们不短命，总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感谢信。此后，感谢信源源不断，堆满他的写字台，充斥他的房间；外国人远涉重洋向他致意；他的同胞在他死后凑钱为他树纪念碑；在他的故乡，甚至在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对感恩图报本身，我不感兴趣，太像家庭喜剧了。但有一幅木刻画使我神魂颠倒。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几小时后将到达纽约，远处可见他乘的船。岸上人群麇集，恭候着他，人人张大口，挥舞帽子，孩子们夹在当中喘不过气，此时人群好似独雁、孤儿、寡妇，由于心目中的人不在而显得黯然寂寞。我喃喃自语："这里独缺一人，此人就是狄更斯！"泪水润湿了我的眼睛。然而，我暂且不管结果，直接追溯其根源，心想，受到如此狂热的欢迎，文人必然历尽艰险，为人类作出了辉煌的贡献。至此，我一生只见过一次如此狂热的场面：帽子满天飞，男男女女高呼万岁，那就是七月十四日阿尔及利亚步兵列队游行。这个联想使我进一步深信，我的同行尽管生理有缺陷，矫揉造作，娘儿们模样，却很有士兵气概。他们单枪匹马，冒生命的危险，进行着神秘的战斗，人们仰慕他们的天才，更崇敬他们军人般的勇气。我心想，这是千真万确的喽！人们*需要他们*！当他们还未发表第一本书，当他们还未开始写作，当他们还未出世，在巴黎，在纽约，在莫斯科，人们已经焦急不安地，或如醉如痴地等待他们了。

那么……我呢？我负有写作的使命吗？反正人们在等待我。

我把高乃依改编成帕达扬，让高乃依保留畸形的腿，狭窄的胸，苍白的脸，但闭口不谈他的吝啬和贪财。我有意混淆写作艺术和行侠仗义。出于好玩，我把自己打扮成高乃依，自授委任状：保护人类。我的新伪装为我准备了一个奇特的未来，但就眼前来讲，我捞到了一切好处。我出身低微，说过要尽一切努力脱胎换骨。无辜的受难者频频求告我出世为他们主持公道，请别见笑，我是假骑士，丰功伟绩尽是假的，变来变去，最后自己也厌烦了。正好这时我获准幻想，并让幻想变成现实。因为我的使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大主子已拍胸脯担保了嘛。我这个假想的小子变成了真正的侠客，其功绩就是真正的书籍。我是人们所需要的啊！人们等待着我的著作。但尽管我很卖力，第一卷要等到一九三五年才问世。将近一九三〇年人们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凑在一块儿议论："他倒不着忙！咱们喂了他二十五年，什么结果也没有！难道到老死还看不到他写的书吗？"其实我在一九一三年已经回答他们了："嗳！让我慢慢写嘛！"但是说得十分客气。我看得出——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我援救。这种需要使我具备使之满足的手段，我竭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发现这种普遍的等待。发掘我生命的源泉，寻找我存在的理由。有时我简直以为就要成功了，但没多久，又听其自然了。管他呢，反正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悟够我受用的了。安下心之后，我观看外部世界：或许在某些地方我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不，还没有，为时尚早。我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对象，尚未脱颖而出罢了，乐得再隐姓埋名一阵子。有时候外祖母带我去图书阅览室，我看到苗条的夫人们从一个书柜移向另一个书柜，若有所思，因找不到合她们口味的作者而表现出嗔怪的神情。合她们口味的作者无处可寻，因为就是我，即在她们裙边磨蹭的小鬼，她们却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因淘气而发笑，因感动而哭泣。短暂的童年消磨在假想中，而假想出来的兴趣和主意也随即消逝了。人们想摸我的底，结果碰了钉子：我是作家，有如夏尔·施韦泽是外祖父，天生而永恒的。不过有时兴奋之余，不免产生不安。卡尔替我担保的天资，我不肯承认是偶然获得的。于是设法搞一份委任状，但因缺乏鼓励和正式请求，我不能忘记是自己给自己授的委任状。我出身于一个完全过时的世界，在刚脱胎成为我，即我自以为是别人眼中的那个“别人”的时候，我正视自己的命运，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不是别的，正是自由，正是我自己所确定的自由，看上去却像是外部力量强加给我的。总之，我既不完全迷糊，也不完全觉醒，我游移不定。这种摇摆引起一个老问题：如何兼收并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的坚信和帕达扬的侠义。我身为骑士，却从未接受过王公大臣的命令。那么是否需要有命令才能当作家呢？这类苦恼一向持续不了多久，我夹在两种对立的神秘学说中间，但对两者的矛盾应付裕如。上天的礼物和自己的产物熔于我一身，这对我非常合适。在我兴高采烈的日子，一切来自于我。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从虚无中冒出来，给人类带来盼望已久的读物；我是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刻，感到我的飘忽游离庸俗得令人作呕，只能强调上天降我以大任，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吁请人类对我的生命负责，这时我只不过是某种集体需求的产物。大部分时间，我精心协调内心的平衡，既不排斥振奋人心的自由，也不忽视顺理成章的必然。

帕达扬和斯特罗戈夫可以和睦相处，危险在别处。有人让我目击一场令人不快的较量，从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对此泽瓦科应负主要责任，我可没有怀疑过他呀，他到底是想找我的麻烦还是提请我注意？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在马德里郊外一所小客栈里，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帕达扬，这位老兄举杯自酌，好不闲适。

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个饮酒人，此人只能是塞万提斯。他们两人结识，互相敬重，企图携手协力。高兴至极的塞万提斯向他的新朋友透露写书的想法，至此，书的主人公尚未成形。感谢上帝，帕达扬出现在他眼前，可以给他当模特儿啦。我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书扔掉：多么没有分寸啊！我是作家兼骑士，人家把我劈成两半，每一半成了一个整人，两方相遇，各方不再具备对方的特点。帕达扬不愚笨，但根本写不出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会打架，但让他单枪匹马打败二十个大兵却办不到。他们的友谊本身说明他们的局限。前者想："这个学究有点虚弱，但不缺乏勇气。"后者想："咳！这个兵痞还会动脑筋呢。"再说，我可不乐意我的英雄做愁容骑士的模特儿。我演电影那阵子，有人送我一部《堂吉诃德》的删节本，没有念五十页就丢下了，因为作者公然嘲笑我的丰功伟绩。而现在泽瓦科把自己出卖了……相信谁好呢？实际上，我是荡妇、营妓。我心里，我卑怯的心里喜欢冒险家胜过知识分子。我为只能当塞万提斯而感到羞愧。为阻止自己泄露真情，我在自己的头脑里和在自己的言语中实行恐怖统治，追踪具有英雄气概的字眼和行为，驱逐游侠骑士，不断设想文人的模样、他们经历的危险、他们鞭笞坏人的锐利笔锋。我阅读《帕达扬和福丝塔》、《悲惨世界》、《历代传说》[1]，为冉阿让[2]悲伤，为埃维拉德斯[3]哭泣，但掩卷之后，便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找我真正的部下去了。西维奥·贝科科[4]，终身监禁；安德

---

① 雨果的第十本诗集（1859），也是他规模最大的史诗选本，几乎集中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

② 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

③ 《历代传说》中的人物。

④ 西维奥·贝科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因参加烧炭党而被判死刑，后缓刑，坐牢九年。他写的《监狱回忆录》使他享有受侮辱的爱国者的盛誉。

烈·谢尼埃[1]，上断头台；埃蒂安纳·多莱[2]，活活烧死；拜伦[3]，为希腊捐躯。我以镇静而热烈的情绪，千方百计改变我的天职，让它披上我旧时的梦想。为此目的我不惜任何代价：混淆概念，歪曲词义；我退出凡尘，生怕碰到坏人和与人较量。我的心灵原先一片空白，现在处于持久的总动员状态：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的不安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磨练我的天才，当然再好没有，但有什么用处呢？人们需要我：为的是什么？我不幸自忖我的作用和命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顿时，我感到一切都落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想当英雄就是英雄。没有这回事儿。光有勇气和天资是不行的，还得有七头蛇[4] 和龙，而我又从未见过。伏尔泰和卢梭当年披甲奋战，是因为当时还有暴君肆虐。雨果在盖纳西岛无情地抨击巴丹盖，外祖父教会我痛恨巴丹盖。但我认为我的痛恨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个皇帝四十年前就死了。对当代史，夏尔闭口不谈，这个德雷福斯派从不跟我提起德雷福斯。多么遗憾！要不然我可以大演特演左拉[5]：我受斥走出法庭，登上马车的踏板，一个转身，打断一批狂热者的腰。不，不，我找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把他们吓退了。之后，我当然不肯逃亡英国，我宁愿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黎街头游荡，乐滋滋

---

① 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因反对大革命的过激措施而上断头台。

② 埃蒂安纳·多莱（1509—1546），法国人文主义者和印刷师，因不顺从教会而被绞死。

③ 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因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而死于希腊。

④ 典出希腊神话。七头蛇生有七个头，斩去后仍会生出，后为赫拉克勒斯所杀。这里说到七头蛇和龙，是指英雄需有用武之地。

⑤ 左拉是为德雷福斯平冤狱的主将。

地重新变成格里塞利迪斯，丝毫没想到先贤祠里已留出我的位置。

我记得，外祖母每天收到《晨报》和《精粹日报》。我得知大盗的存在后，跟所有教养有素的人一样，大加谴责。但这批人面兽心的家伙跟我不相干，大无畏的莱皮纳① 足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时报上说工人发怒了，接着工厂倒闭，资本不翼而飞，我不甚了了。再说，我不知道外祖父是怎么想的。他不折不扣地履行选民的义务。每当他走出选举人秘密写票室，满面春风，显得有点自命不凡，我们家的妇人逗他："喂，跟我们说说你投谁的票啦!"他冷冷地回答："这是男人的事情!"② 但在后来选举共和国新总统时，他一时失口，说出己见。他瞧不起总统候选人庞斯，气冲冲嚷道："他是卖香烟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法国的最高职务由另一个跟他地位相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此人叫普万卡雷③。今天我母亲证实他投激进派的票，而且当时她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看中公务员的政党毫不奇怪，再说激进派已名存实亡。夏尔投票给一个主张变革的党，实际上选举的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党也就心满意足了。总之，照他说来，法国的政治颇为健全。

我为此感到伤心，因为我已经全副武装，以备保护人类避免可怕的危险，可是大家都劝我放心，说人类日臻完善。外祖父一向教我尊重资产阶级民主，让我为之执笔作战。但在法利埃④当总统期间，农民已经有了选举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幸

① 路易·莱皮纳（1846—1933），第三共和国期间任警察局长。
② 当时妇女没有选举权。
③ 雷蒙·普万卡雷（1860—1934），于一九一三年当选为法国总统。
④ 阿尔芒·法利埃（1841—1931），普万卡雷的前任总统。

生活在共和国时代的共和党人能干些什么呢？无事可干，要不然教教希腊文，写写奥里亚克的名胜古迹。我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无冲突的社会使作家失业，我再一次感到窒息。

依然是夏尔使我摆脱困境，当然他自己并未察觉。两年前，为了对我进行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给我讲过一些思想，之后只字不提了，生怕促使我过激，但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悄悄地抬头，其主要精神在我身上扎根，渐渐使作家兼骑士转变成作家兼殉道者。我前面说过，夏尔虽然不愿当牧师，却继承了父亲遗志，保留了牧师精神，把文化奉为神明。从这种混合物产生的圣灵，即无限的本质，照耀着文学与艺术，古代语言与实用语言以及直接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采用犹如白鸽子给施韦泽一家带来吉祥，吉祥的鸽子星期天随着教堂管风琴、乐队的音乐而飞翔，平日上课时如福星高照在我外祖父的脑门上。卡尔所说的话在我脑子里汇总起来形成一篇论文：世界受邪恶蹂躏，惟一的解救是自灭于人间，像落水者在海底仰望星空一样瞻仰不可能实现的理念。由于这差使很难办到且带有危险，人们便把它委托给一批专家。学士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扭转乾坤拯救人类。大大小小的世俗猛士们可以尽情互相残杀或苟且偷生，反正有作家和艺术家替他们思考美与善。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只需两个条件：其一，严加保管已故学士圣人的圣物：油画，书籍，塑像；其二，至少剩下一个学士圣人继承苦差、炮制未来的圣物。

这些无聊的胡诌，我生吞活剥，当然不甚了了，二十岁的时候还信以为真呢。由于这些胡诌，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把艺术作品看作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个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我发掘出这种极端的信仰后，攫为己有，装潢我平庸的天职。先前，仇恨和刻薄跟我无缘，跟外祖父缘分也不深，而这时我已兼收并蓄，福楼拜、龚古尔、戈蒂耶的旧怨积恨使我中毒了。他们对人抽象

的恨以爱的幌子灌输到我身上，使我感染上新的自负。我成了清洁派[①]，混淆了文学和经文，把文学视为人的一种牺牲。据我判断，我的同胞们只要求我用笔赎救他们，他们为先天不足而痛苦。要是没有圣人代他们祈祷，他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每天早晨我之所以睁得开眼睛，跑到窗口看到街上来往的先生太太还活着，那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家干活，从黄昏到黎明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使我们赖以多活一天。每当夜幕降临，他重新埋头工作，今晚，明晚，一直到耗尽心血死去。我应接这个班，也要用我神秘的祭品，即我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万丈深渊，此时军人悄悄让位于文人：我这个悲惨的帕西法[②]，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祭献品。我发现尚泰克莱[③] 之日，心上就起了一个结，一个怨结，过了三十年才解开。这只公鸡尽管挨打、受伤、流血，但依然设法保护住一窝家禽。他嘹亮的鸣啼足以吓退雄鹰，而卑鄙的芸芸众生对他冷嘲热讽之后极力奉承；鹰消失之后，诗人重整旗鼓，美激发他的灵感，大大增强他的力量，于是乎他扑向对手，把对手打倒在地。我痛哭起来，格里塞利迪斯、高乃依、帕达扬原来是同一个人，那么尚泰克莱便是我了。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简单了：写作就是给诗神的绶带锦上添花，为后人树立榜样，保护人民不伤害自己和抵御敌人，以隆重的弥撒祈求上天保佑人民。我从来没有想到写作可以提供人家阅读。

我们要么为同胞写作，要么为上帝写作。而我决心为上帝写

---

① 清洁派，又称卡特里派，十二、三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异端教派，该派信奉新摩尼教二元论，宣传善恶二元论，视物质世界为恶。

② 帕西法是瓦格纳三幕五场歌剧《帕西法》的主人公。这部作品肯定了善胜恶的力量，艺术家的牺牲使人类获得再生。萨特对此加以讽刺。

③ 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爱德蒙·罗斯唐的《尚泰克莱》是一出情节剧，主角是一只公鸡，名叫尚泰克莱。此剧在作者死后才搬上舞台。

没有转过：这一回逃不过了，今天是我的末日？你从来没有觉得应该赶快，赶快赶快，否则时间来不及了？你以为你永垂不朽吗?”我半挑战半应付地回答：“是的，我认为我永垂不朽。”这纯属假话，我只是保了险，不会猝死而已；圣灵向我定做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作品，那就应该让我有时间去完成。死于荣誉，这种死庇护着我不出事故，不会充血，不患腹膜炎。我跟死神已约好相会的日子，如果我过早赴约，可见不着死神啊。我的朋友们尽可以责怪我不想到死，殊不知我时时刻刻跟死神生活在一起。

今天，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生存状况，包括焦虑状态在内，而我选择高枕无忧，事实上我真以为自己永垂不朽哩。我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因为只有死者才享受永垂不朽。尼赞和马欧[1] 明白他们会成为野蛮干预的对象，活生生、血淋淋地被迫离世。我则自欺欺人：为了抹煞死亡的野蛮性，我把死亡当作目的，把生命当作了解死亡的惟一手段。我慢慢走向我的终点，惟一的希望和欲望是能写完我的书，确信我的心脏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这时才让死神带走一个死人。尼赞二十岁的时候就用一种绝望的急切心情观察女人、汽车以及世上一切财富：必须马上看到一切，占有一切。我也观察，但虔诚多于觊觎。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这颇为省事嘛：我是一个过分安分的孩子，胆怯、懦弱，不敢正视自由开放的生存和没有上帝保佑的生存；我望而生畏，连连后退，硬要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更有甚者，认为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

显而易见，这种作弊的做法免得我受自爱的诱惑。我的每个朋友受到灭亡的威胁，他们时刻自卫，以求生存，寻求凡人生活

① 马欧也是萨特的同届同学。后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长。

的不可替代性，自视可爱、珍贵、卓越，人人自命不凡。我则把自己与死者相提并论。我不自爱，认为自己极其平常，比伟大的高乃依更令人生厌。依我看，我奇特的主体只在为变成客体作准备时才有意义。难道我比较谦虚吗？不是，而是更为狡猾。我让后代来替我爱我自己。那些还未出世的男男女女将来有一天会觉得我可爱，就是说认为我有某种魅力吧，我是他们幸福的源泉。我有更多的心眼儿，更会用心计：我把枯燥无味的生活变成我的死神的手段，然后悄悄杀个回马枪来援救我的生活。我用未来人的眼睛看待我的一生，感到这是一则美妙动人的故事，是由我替大家亲身体验的。多亏了我，今后任何人都不必再亲自经历这一切，只要动嘴巴讲讲就行。这是十足的疯狂：我把某个伟大死者的过去选作自己的未来，妄想倒过来经历一遍。在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是被追认的人了。

这不完全是我的过错，因为外祖父就是用这种追溯的幻想培养我的。再说也不完全是他的过错，罪魁不是他。我一点也不怨他，这种海市蜃楼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在同代人完全消亡的情况下，某个伟人的死亡对后代人永远不会构成意外打击，时间为他的死亡确定了某种特色。凡享高寿的死者都死于先天，死亡既在他接受临终涂油礼，也在他初生受洗礼的时候来临，他的一生属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们从开始，从末尾，从中间，进去出来，随意顺年表而下或逆年表而上，因为年代顺序已经打乱，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人物可以高枕无忧，不担风险，即使有人在他的鼻孔里挠痒痒，他也不会打喷嚏。他过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人生表象，但是只要你稍微让他的生命复活一下，他的经历顿时变成同时发生的事件。你若想置身于消亡者的地位，装作体验他的激情、无知、偏见，复活一下已消失的抵抗力，重现一点儿急躁或忧虑情绪，那是万万办不

到的。你忍不住要根据他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当时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这并不奇怪，死亡是出生的归宿，盖棺才能论定。死者居于存在与价值的中途，介乎历史的原貌与编写的历史之间，他的历史成了某种循环的液汁，在他一生的每个时刻都得到体现。在阿拉[①] 的沙龙里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沉着镇静而矫揉造作，他就是后来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当时没有一个客人注意到他已把脑袋夹在腋下，鲜血淋淋，看不出血弄脏了地毯，而我们则清楚地看到鲜血淋淋的人头。曾几何时，相隔五年，囚车送他上刑场，但此时此地，这颗割下来的人头颚骨下垂，却在侃侃而谈。这种看法上的阴差阳错已是公认的，不过无妨大局，有办法纠正。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力加掩饰，以此孕育自己的唯心主义。他们暗示，某种伟大的思想倘若诞生，就投胎到女人的肚子里，变成将来怀有这种伟大思想的伟人，为他选择状况、环境，恰如其分地确定他的亲人们的理解和不理解的比例，解决他要受的教育，让他经受必要的考验，逐步使他形成不稳定的性格，但又加以控制，直到精心培育的对象脱颖而出，光芒四射。这一切虽然没有明讲，但处处使人感到因果的顺序在暗中是颠倒的。

我高高兴兴地使用这种海市蜃楼，以便确保我的命运。我抓住年代，颠倒其头尾，一切便豁然开朗了。事情从一本小书开始，深蓝色的封面，带有发黑的镀金装饰，厚厚的纸发出死人的臭味，书名是：《英杰们的童年》。扉页上有一个戳记，证明是我大舅乔治一八八五年获算术第二名所得的奖品。我在胡编异想天

---

① 罗伯斯庇尔于一七五八年生于阿拉。

开的旅行的那阵子，发现了这本书，翻阅了一下，就气愤地丢下了。因为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跟神童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在呆板的德行方面跟我相近，我不懂为什么对他们大书特书。后来书不翼而飞了，其实是我有意把它藏起来的，以示惩罚。一年之后，我翻箱倒柜把书找了出来，这时我已经变化，由神童变成备受磨难的小伟人。无巧不成书，书也变了样。书上的文字还是原来的，但讲的好像就是我。我预感到这本书会把我毁了，心里很怨恨，很害怕。每天打开书之前，我走到窗前坐下：一旦有什么危险，便可以让真正的阳光进入我的眼睛消毒。今天，那些为受过方多马斯[①] 和安德烈·纪德影响而不胜遗憾的人使我啼笑皆非，殊不知孩儿们愿意吸毒啊。我像吸毒者那样战战兢兢地吞下我的毒品，结果似乎并没有伤什么元气。那时候人们鼓励少年读者，说什么明哲和尽孝是成功之本，甚至可以使我们成为伦勃朗或莫扎特。人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描述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孩子所干的平平常常的事情，但他们知恩尽孝，他们叫让-塞巴斯蒂安，让-雅克或让-巴蒂斯特，使他们的亲人幸福，如同我使我的亲人幸福一样。其毒汁恰恰在于文章作者从来不提及卢梭、巴赫、莫里哀的名字[②]，却巧妙地处处暗示孩子们未来的伟大，漫不经心地通过某个细节提到他们的著作或他们最出名的行为，精心设计着故事，要是不对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哪怕最寻常的小事也无法叫人理解。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中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一个名叫桑济奥的男孩，发疯似地想见教

---

① 本世纪初由苏韦斯特尔和阿兰合著的侦探小说《方多马斯》的主人公，是神出鬼没而富有诱惑力的罪人。

② 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是莫里哀的名字，让-塞巴斯蒂安是巴赫的名字。

皇。一天人家把他带到广场等候圣父经过。孩子脸色苍白，双目睁得圆圆的，人家忍不住问他："你高兴了吧，拉法埃洛？这一回你至少亲眼看见我们的圣父了吧?"他惶惑地回答："什么圣父？我光看见鲜艳的颜色啊!"还有一例，小米格尔一心想从军，坐在一棵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本武侠小说，突然一阵震耳的铁器声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附近的老疯子[1]，一个破落的绅士，骑着一匹瘦马，举着长枪，颤巍巍地冲向一座风车。吃晚饭的时候，米格尔把这个小故事讲得既滑稽又可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后来房间里剩下他独自一人时，他把小说扔在地上，踩上几脚，抽噎了好久。

这些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预示着自身的前途，而他们却以为在瞎说、胡闹。我和作者比他们看得远。我们交换着微笑，对他们不胜同情。这些表面极其平常的孩子，我观察他们的生活，用的是上帝设计这种生活的目光，即先看其结尾。开始我兴高采烈，他们是我的兄弟啊，他们的光荣也就是我的光荣。然后完全翻转过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书页的另一面，让-保尔的童年酷似书中让-雅克和让-塞巴斯蒂安的童年，一切都是先兆。不过，这时作者挤眉弄眼的对象则是我的甥孙们。这些未来的孩子从我的死到我的生倒着观察我，我想象不出这批未来的孩子该是什么样子，但不断向他们递送我自己也难以破译的信息。想到死亡，我不寒而栗，虽说死亡是我全部行为的真正意义。我丧失了自身，试图从反方向穿过书页，把自己重新放在读者的地位，我抬起头，求助阳光，喔，原来这一举动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这种突然的不安，这种怀疑，这个眼睛和脖子的动作，到二〇一三年会得到怎么样的解释呢？到那时有两把打开我的钥

① 即堂吉诃德。孩子读《堂吉诃德》入了神。

匙：作品和死亡。我已经无法从书中出来了，这本书早已读完，我只是书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我窥伺自己：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跟母亲喊喊喳喳说话。我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大声重复，但无济于事，话语出口而逝，不可捉摸。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好像跟我毫不相干，扒手天使钻进我的脑袋，抢劫我的思想。这个天使不是别人，正是三十世纪的一个金发少年，他凭窗而坐，通过一本书观察着我。我喜恨交加，感到他的目光把我钉死在我所处的那十个世纪。在他看来，我弄虚作假，生造一些双关意义的词语抛给读者。安娜-玛丽看见我趴在课桌上乱涂乱写，对我说："天色暗啦！我的小宝贝要弄坏眼睛的。"这正是天真无邪地回答的好时机："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写字。"母亲笑了，说我是小傻瓜，并把灯点亮。戏法已变完，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我刚才向公元三千年报告我未来的残疾。等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眼瞎的程度超过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我摸着黑创作最后一部书。在我身后人家找出这份手稿时大失所望："根本无法辨认！"甚至提出把手稿扔进垃圾箱。最后奥里亚克市图书馆纯粹出于怜悯，收藏了起来。一百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一些年轻学者出于爱我，试图辨认这份手稿，他们得花毕生的精力方能重整我的杰作。母亲已经离开房间，剩下我自个儿，我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在黑夜里！"我的曾甥孙在天边，啪地一声合上书，深思着他曾舅父的童年，眼泪流满双颊，不胜感叹道："想不到他真的在黑暗中写作。"

未来的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在他们面前招摇而过。我想到会使他们成为泪人儿，自己也挤出几滴眼泪；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死亡，死亡已肯定无疑，我在谱写死者的传略，即我的真相。

一个朋友看了上述文字，不安地打量着我说："原来你精神

病很严重啊，超过了我的想象。”精神病？我说不上，反正我的极度狂热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毋宁说是真实性的问题。九岁的时候，我感到真实性不足，后来则绰绰有余。

开始的时候，我身心是健康的。一个耍花招的小鬼知道适可而止。然而我很勤奋，即便虚张声势也竭尽全力。今天我认为当时卖弄小聪明是智力训练，耍花招是对可望不可即的真实性所作的夸张。我的天职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强加的。其实也无所谓强加，只不过是一个老妇人的信口开河和夏尔的使用谋略，但这足以使我心悦诚服。成人的话铭刻在我心上，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颗明星，我看不见明星，只看得见手指，但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声称相信我。他们给我讲已故伟大人物的生涯，其中就有一个未来的古人，他们是拿破仑，地米斯托克利[1]，菲力普·奥古斯特[2]，让-保尔·萨特。对此我深信不疑，否则就是怀疑大人的话了。上列最后一个伟人，我很想面对面遇见一下。我张着嘴，扭曲身子，企图引起直觉，使自己心旷神怡，我好比一个性冷淡的女人，先是扭动身子，激发情欲，结果却是用身子的扭动代替性的快感。称她是佯装还是过分用心呢？总之，我什么也没有获得，不是太前就是太后，无法直视内心，发现自我。扭来扭去结果毫无进展，神经倒紧张了一阵，最后对自己产生怀疑，靠权威，靠成人不可否认的好意，无法确认和否认对我的委任；委任状已经封口盖印，万无一失，加在我身上，却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对它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但我既无法解除它，也不能领受它。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

---

① 地米斯托克利（前525—前460），古代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和统帅。

② 菲力普·奥古斯特（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

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我注定成为英杰，我死后将埋在拉雪兹公墓，也许在先贤祠已选好位置，在巴黎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外省、在外国有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心公园和广场。但即使在最乐观的时刻，我也看不到自己。作为无名小卒，我怀疑自己不可靠。在圣安娜医院，一个病人在床上喊道："我是亲王！把大公爵关禁闭。"人家走近病床，凑到他耳边说："把鼻涕擤掉！"他乖乖地擤鼻涕。人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轻声回答："鞋匠。"然后又大声嚷嚷起来，我想，我们无一例外都像这个人，反正我刚九岁的时候，很像他：既是亲王，又是鞋匠。

两年之后，病人康复，亲王消失，鞋匠什么也不信了，我停止了写作。小说手稿被扔进垃圾箱，丢的丢，烧的烧，取而代之的是句法分析本，听写本，算术本。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附有省会而没有专区，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几条刻在石碑上的礼仪准则，有时这座凄凉的花园里飘过一缕轻雾：虐待狂的梦幻。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我这个前帕达扬每季度收到令人满意的健康简况表：孩子智力中等，品行高尚，数学欠佳，想象力丰富而不过分，易动感情；十分正常，只是有些做作，但也日见减少。实际上我已完全着了魔。两个事件，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使我残存的一点儿理智也泯灭了。

公共事件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们还有那么几个坏人，但八月二日[1]，突然之间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了大

[1]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接受德国的宣战。

权，全体法国人都成了好人。我外祖父的冤家对头们投入他的怀抱，出版商恪守诺言，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①] 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挡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作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支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

① 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

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希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1]，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2] 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璜，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

---

① 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

② 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

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们。一星期之后，这个故事使我心烦意乱。决斗一场是我从武侠小说中借用的：斯脱特-贝克尔是富贵人家子弟，流亡异乡。一天，他走进一家强盗开的酒店，受到强盗头目大力士的侮辱。他大显身手，活活打死了头目，取而代之，然后搜罗流氓无赖，自立为王，按时带兵登上强盗船，扬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1] 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

[1] 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

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没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与魔鬼订约》，《穆图希米子爵的奴隶》，《达扎尔起死回生》。我很喜欢这些书，纸张发黄，老化变脆，斑迹点点，散发出枯叶的怪味，确实是一些枯死的纸页，残存的遗迹，既然战争使一切都停止了，我明白长发人最后的历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或再也弄不清侦探之王最后的侦查了。这些孤胆英雄跟我一样成了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因此我对他们怜爱备至。只要看到装璜封面的彩色版画，我便欣喜若狂。布法洛·皮尔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时而追逐印第安人，时而躲避印第安人。我非常喜欢尼克·卡特的插图。人们可能觉得这些插图单调：几乎清一

色是表现这位伟大的侦探大打出手或挨揍败退。但是这些吵架斗殴发生在曼哈坦大街上，那里地面空旷，周围是棕色的栅栏或猪血色立方形的简陋建筑，这使我心驰神往。我想象这是一座广阔的城市，习俗严格而血案累累，恶习和美德皆置于法外，杀人犯和正义者一概逍遥自在和为所欲为，双方到了晚上才拔刀评理见个高低。这座城市酷似非洲，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于此。

我把战争和天职统统抛到脑后。要是有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啊?"我就和蔼地、谦虚地回答想当作家，但已经抛弃了登峰造极的梦想，不再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喊喊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尽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

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他们气得直跺脚，咒天骂地。”于是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当着人的面，我们自有默契，一个眼色即心领神会。一家商店或一间茶室的女招待显得滑稽。母亲走出时对我说：“我没敢看你，否则我会当着她的面噗嗤笑出声来。”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要知道没有多少孩子能使一个眼色就让他们的母亲噗嗤笑出声来的啊。由于我们俩都羞怯，害怕受惊也是共同的。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有十二本布法洛·皮尔历险记我没有买过。正当母亲准备付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白白胖胖的，漆黑的眼珠，小胡子抹得油亮，头戴划船草帽，一副时下英俊少年的派头，他眼睛死盯着我母亲，可是冲着我连连说道：“看把你宠的，小子，太宠你啦！”开始我大为生气，他怎么劈头就用“你”称呼我，但当我看到他古怪的目光，我和安娜-玛丽都不由得如受惊的小姑娘似的朝后蹦了一步。见此情景，这位先生不自在地走开了。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想象不出这个人想要我们什么，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看透了他的心思。这种欲望，我是通过安娜-玛丽观察出来的。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昂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确信自己在保护着她。这是那些年代留下的回忆吗？是的，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世间俗人之间没有这种情谊，因为这不合他们的常情。我久久凝视这样一对对无邪的伴侣，等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子时，赶紧转过

头去。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我十岁三个月。家人不想再把我过久地关在家里了。夏尔·施韦泽闭口不提他的怨恨，替我在亨利四世中学注了册，让我走读。

第一次作文，我得了倒数第一名。我是小封建主，一向把教和学看作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玛丽-路易丝小姐出于笃爱向我传授知识，我出于好心和爱她接受知识。所以，从讲台上向众人权威性地授课使我张皇失措，我对这种冷冰冰的民主法则感到莫名其妙。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紧求见我的班主任奥利维埃先生。他在自己的独身套间里接见我们，母亲运用了她悦耳的嗓音。我靠着她坐的椅子，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瞧着穿过窗玻璃上的灰尘透入的阳光。她竭力证明我的实际水平比作业要强，说我已经学会独立看书，开始写小说。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呆满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时间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他拒绝给我单独授课，但答应“关照”我，我本无更多的要求。上课时我窥视他的眼色，他只针对我上课，这一点我十分肯定。我好像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几句好话，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不费劲地成了一个较好的学牲。外祖父看到我的季考成绩单咕哝了

几句，但不再想把我从学校领出来。五年级的时候，换了别的老师，我失去了优待，但我对民主已经习惯了。

学校的功课很多，我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再说跟新朋友们交往后连写作的欲望也没有了。我终于有了伙伴。先前我一直被束缚在集体乐园之外，进去之后第一天就受到非常自然的接待，从此我不再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新朋友们跟我比较近似，不像帕达扬那帮小伙子，尽叫我伤心，他们是走读生，宝贝儿子，用功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兴高采烈。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我继续模仿大人；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讨厌孩子气，这可真是些男子汉啦。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放学我们结伴回家，马拉坎三兄弟，若望，雷内，安德烈，还有保尔，诺贝·梅尔，布兰，马克斯·贝科，格雷瓜，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干脆，倔强，快活，我感到自己坚强如钢，解脱了生之多余的思想负担。我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雕像之间的广场上玩球，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①]，真是各得其所，我成了不可缺少的了。不再羡慕西蒙诺先生了：我此时此刻守在我的位置上，梅尔向格雷瓜做传球的假动作时，会想到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吗？这种迅如闪电的直觉使我发现了我的不可缺少性。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不幸，这种直觉来得快，去得更快。如我们的母亲们所说，

① 英文：各就各位。

我们的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有时把我们各组混成一个统一的小群体，把我整个吞没了。不过，我们忘记父母的时间不长，他们无形的影响使我们很快重新陷入动物群那种共同的孤独感中。我们的团体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等级，在完全融合和并列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但不能抵制外界使我们产生的相互看法，毕竟各自属于某些狭窄的、强大的和原始的群体。这些群体创造出蛊惑人心的神话，以讹传讹，硬要我们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娇生惯养，思想正统，感觉灵敏，好动脑筋，害怕混乱，厌恶暴力与非正义。在一起也罢，分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犯任何人，甚至游戏的时候也保持彬彬有礼。冷嘲热讽是严格禁止的。如有人发火，大伙儿立即围上去劝他平静下来，迫使他道歉，让-马拉坎或者诺贝·梅尔代表他的母亲训斥他。所有这些夫人互相都认识，而且互相毫不容情：她们互相转告我们的话、我们的批评、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但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对她们的反应闭口不谈。有一天，我母亲看望马拉坎夫人回来后非常生气，因为马拉坎夫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安德烈觉得普卢尽找麻烦。”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介意，这是母亲们之间的闲谈而已。我对安德烈没有记恨，对他只字未提。总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百姓，人类和畜牲。我们只瞧不起包饭的走读生和寄宿生：准是他们作恶多端，他们家才对他们弃置不顾；或许他们的父母不好吧，但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父亲是按儿子的品行区别对待的。傍晚四点，自由的走读生放学之后，公立中学便成了为非作歹之地。

如此小心谨慎的友谊总间隔着冷却的时期。假期我们分手时，并无遗憾。不过，我很喜欢贝科。他也是寡妇的儿子，有如

我的兄弟。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1]的一角谈论文学，就是说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后来我们俩到修辞班[2]时又分在一起，他仍旧很漂亮，但得了肺病，十八岁上死了。

所有的孩子，包括文静的贝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贝纳尔。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她们略有不快。由于无法使我们讨厌他，她们干脆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在我们看来，他是名誉走读生。傍晚在家灯下，我们惦记这位传教士，有他在丛林里教化这帮寄宿野人，我们感到宽慰。话说回来，寄宿生也十分敬重他。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一致的赞赏出自什么原因。反正他温存，和气，灵敏，除此之外，主要因为他是班上第一名。再则，为了他就学，他母亲节衣缩食。我们的母亲不跟这位女裁缝来往，但她们对我们说起她，往往为的是让我们掂量母爱的伟大，可我们想到的却是贝纳尔，他是这位不幸妇女的温暖和快乐。末了，大家对这样善良的穷人同情备至。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我记得有人不许他加入我们的游戏。在我，他由于身体虚弱不能跟我们玩，更引起我的敬意。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但我们不接近他，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生前已

---

① 指雨天可以活动的带顶棚的操场。

② 当时法国公立中学中仅次于哲学班（即毕业班）的最高班。

像一个象征符号一样隐退了。儿童是遵守习俗的，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因为他是最优秀而不得天独厚的。那年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丧父孤儿，这些父亲先生不是死了就是上了前线，至于留下的男人，都已精疲力衰，丧失了男子气，竭力让儿子们忘却他们。那是母亲统治的时代，而贝纳尔恰恰为我们体现了母权制消极的美德。

那年冬天，贝纳尔死了。孩子和士兵是不关心死人的，但我们足有四十个人聚集在他的棺材前哭 泣。我们的母亲们参加了守灵，坟墓上铺满了鲜花，鲜花之多，使我们把这起死亡看成是那年颁发的超优奖。再说贝纳尔平时不声不响，好像没有真死，仍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隐隐感到他神圣的存在，我们的品德起了一个飞跃。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或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过早地死去。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已的珍贵。我在说当年的梦话吗？反正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明摆着，这个女裁缝，这个寡妇，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呢？是否猜到世道艰难呢？我认为是的。要知道我对自己的童年采取否定和遗忘的态度，并认为我丧失了童年，所以，我肯定上述的感受，否则为什么贝纳尔的形象会引起我如此清晰的痛苦的回忆呢？

几个星期之后，五年级 A 甲班[①] 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

① A班是拉丁文班，偏重文史哲。甲班即优秀生班。

我们正在上拉丁文课，门突然打开，贝纳尔在门房的陪同下进来向我们的老师迪里先生致敬，然后坐下听课。从他的铁架眼镜和围巾，从他略钩的鼻子和小鸡似的怕冷的样子，我们大家断定他是贝纳尔。我心想，莫非上帝把他还给了我们不成？迪里先生好像跟我们一样，不胜诧异。他停止讲课，喘着气问："你的姓名？身分？父母职业？"他回答道，包饭生，工程师的儿子，姓尼赞，名保尔-伊夫。我最为吃惊。课间休息时，我主动接近他，他也作了反应，从此我们结下友情。一个细节使我感到这个人不是贝纳尔本人，他比贝纳尔丑陋：尼赞患斜视症。但注意到这一点为时已晚，我已经喜爱上尼赞的外貌所体现的善良，以致喜爱上他本人了。我上了圈套，崇尚美德的习性导致我喜受丑八怪。说真的，假贝纳尔并不坏呀；他代替真贝纳尔活着；所有真贝纳尔的长处他都有，不过已衰退。贝纳尔的矜持，到他身上变成掩饰。当他被强烈而消极的冲动压倒时，他不喊叫，只是气得脸色煞白，结结巴巴语不成章。这不，我们视为温存的情感只是暂时的麻醉。他嘴里吐出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愤世的、轻率的客观言论。我们听起来不顺耳，因为我们很不习惯。他跟我们一样，自然敬重他的父母，但惟有他，谈起父母时带讽刺的口吻。在课堂上，他不如贝纳尔那样才智横溢，但读过许多书，并渴望写作。总之，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把他跟贝纳尔相提并论不足为怪。尼赞跟贝纳尔的酷似使我着迷，我弄不清是应该赞扬他提供了美德的外表，还是责备他只有美德的外表。我总是要么盲目的信任，要么莫名的怀疑。我知尼赞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后来的事，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结识的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但没有根除。其实在骨子里没有起任何变化。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

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我跟布兰跑跑跳跳，跟贝科、尼赞促膝谈心，在这种时刻我的假想使命自流了，自成一体躲到我的阴面，不让我看见，却操纵着我，对一切的一切施加影响，越过我，使树木低头，使墙壁让路，使天空弯腰。我视自己为大王，竟疯狂地信以为真。我的一个分析学家朋友说，这是性格性神经症。他说的对，一九一四年夏至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使命左右了我的性格，我的妄想离开了我的大脑，注入了我的骨髓。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我发现我原先扮演的和预言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惟一的区别是我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盲目行事。先前，我通过形象想象一生，从死亡看到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把我推向死亡，自从抛弃生死转化的看法后，我自身成了生死交替的实体，在两极之间颠簸，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我未来的永存变成我具体的未来，每个瞬间跟永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我最专心致志的时候，对永恒的想念使我分心，使充实变得空虚，使现实变得轻浮。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和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来得最晚，使我进一步接近永存。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再也不想一下子跨过二十年，然后草草越过第二个二十年，再也不设想我遥远的登峰造极的日子，我等待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因为每一分钟引来另一个一分钟。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时间推我一直向前，把我整个儿卷走，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真是如释重负！以前我的日子天天一个样，有时不禁生疑，我是否注定要过千篇一律的倒退日子。现在，日子本身没有起多大的变化，还是照旧哆哆嗦嗦地消逝。但是我，日子在我身上的反映起了变化，不再是时间朝我静止的童年倒流，而是我，好似奉命射出的

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一九四八年在乌特勒支[①]，冯·列纳教授让我作投射测验。一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画着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受测验者应指出哪个画面给予他最强烈的快速感。我说："小艇。"然后，我好奇地观察这个我突然选中的画：小艇仿佛腾空而起，霎时间凌驾在停滞的湖水之上。我很快明白了这个选择的理由：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感到自己如艄柱似的冲破现时的束缚，腾空而起，从此我开始奔跑，现在仍在奔跑。在我看来，决定速度快慢的不是在一定时间内跑过的路程，而是起跑突破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吉亚科梅蒂[②]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他腿被撞伤摔倒时，脑子还清醒，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喜悦："我终于出了点事儿！"我深知他的激进主义：他已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爱他的生活，以致没有别的向往。这种生活很可能为偶然发生的、荒唐的事故所冲击，甚至被断送。他心想："因此，我不是天生的雕刻家，甚至不是生来就该活着的。我生下来时什么都不是。"使他兴奋的是危险的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遭难时吓得发呆的目光茫然望着城市的灯火、来往的行人和他自己落在污泥里的躯体。而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界本来就与他朝夕相处。我欣赏这种顺应不测的意志。如果人们爱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就应该爱好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欢迎这类迅如闪电的意外，因为这类事故向他们揭

① 乌特勒支，荷兰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乌特勒支和约》。

② 吉亚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画家，萨特的朋友。萨特曾为他写过专文。

示，地球并非为了他们而存在。

十岁的时候，我声称酷爱这类意外。我一生的每个环节应该预见不到，能散发出新漆的芳香。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实事求是地说，我以笑脸相迎。一天夜晚，因电路故障，灯突然熄灭。家里人在另一间房间叫我，我叉开双臂，摸着黑向前走，结果头撞在一扇门上，磕掉一颗牙。尽管痛得厉害，我却觉得有趣好笑，如同吉亚科梅蒂后来把他的腿当作笑料，但我们取笑的理由截然相反。既然我预先确定我的历史将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意外只能是一个圈套，新鲜事物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各族人民请我出世，这种需要本身早就把一切安排妥当，这颗磕掉的牙对我来说是一种征兆，一种暗示，要等到后来才能明白。换言之，我历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确定好的，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反正保持不变。我通过我的死亡观照我的一生，结果只看到一系列已完成的事情，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你们想象得出我安然无事的程度了吧？对我来说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故，我遇到的只不过是上天安排的假事故。报纸让人相信街头四处隐藏着横行霸道的人，偷盗小老百姓。而我，生来命运不凡，撞不见这等人。也许有一天我会掉胳膊断腿或双目失明，但这一切都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我的不幸只是考验，只是促使我创作出书的手段。我学会忍受悲伤和疾病，从中看到通向隆重葬礼的起点，看到为我开拓的通天台阶。这种颇唐突的操心没有使我不快，相反我一心要表现得名副其实。我把坏事看作变成好事的条件，连我的错误都有用处，就是说我犯的错误算不上什么错误。

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作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

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有一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的进步……不断的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

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在公共场合，我公开接受同班级和同代人的观念：我们受益于既得的成绩，得益于已有的经验。过去丰富了现在。在单独一个时，我远远没有感到满足。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既然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的对象，那我干脆跳跃前进，堂堂正正，一气呵成，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为什么非要过去来丰富我呢？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越再生越完好、越善于运用内心的惰性储存，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越接近死亡越看清死亡的真相。人们常对我说，过去推动着我们，但我深信未来吸引着我。要是我感到自己干活拖沓，或才能施展缓慢，我就会不高兴。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把平稳的进化论改变成间断的革命灾变说。几年前有人向我指出，我的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危机时刻突然作出决定。眨眼之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就转变了。自然如此，因为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

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尽管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事业，尽管我对工作全力以赴，尽管我真心诚意结交友谊，尽管我发脾气时毫不掩饰，但我很快便否认自己。我知道这一点，也愿

意这么做。正在激情高昂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背叛自己，高兴地预感到我未来的背叛。大致而言，我与常人一样履行我的诺言，我的友情和行为虽则始终不渝，但我容易感到新的冲动，比如观赏古迹、名画、风景。有一个时期我感到最后看到的总是最美的。我有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当我们一起回顾他们所珍视的事情时，我的言谈很不敬，或干脆很轻率，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对过去的事情已不屑一顾。由于我颇不喜欢自己，就寄希望于未来，结果更不喜欢自己，随着时间毫不容情地向前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差劲。昨天我干得不好，那是昨天的事；而今天我已经预感到明天我对自己严厉的评判。总之，不能挨得太近。我对自己的过去敬而远之。少年，中年，刚消逝的去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属旧时代。新时代此时此刻宣告诞生，但决不固定下来，因为明年就要把它彻底埋葬。尤其是我的童年，我早已把它一笔勾销。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回忆起童年的大概轮廓。我三十岁的时候，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好像你既没有双亲又没有童年似的。"我傻乎乎居然十分得意。不过，我十分喜欢和尊重某些人，尤其是妇女——对他们的志趣和欲望，对他们从前的事业，对消逝的节日，始终不渝地保持朴实忠诚的态度。我欣赏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意志，欣赏他们牢记一切的愿望，甚至到死他们还记得洋娃娃、乳牙、初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到了暮年还非得找年轻时爱过而没有到手的老女人睡觉。还有一些人对已故的人怀恨在心，或者不肯承认二十年前犯的小过失，甚至耿耿于怀。而我，我从不积怨，出于好意承认一切；我善于作自我批评，条件是出于我自愿，不由别人强加。有人曾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跟当时的我过不去，那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些都记在当时那个我的名下了。谁叫他太笨，不会让人家尊重。一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话带刺，对我

心怀不满了十七年，事因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我对他失礼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当年出于自卫作了反击，指责他太敏感、太胡搅蛮缠，总之对那件事我发表了个人见解。这次会面，我非常乐意听取他的想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责备自己当时出于虚荣心，表现自私，没有心肝，总之，乐意承认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头脑清醒感到欣喜。要知道这么心甘情愿承认错误，证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人家相信我的话吗？不，我的正直和毫无隐讳的坦白相反更加激怒申诉人。他揭穿了我，知道我在利用他。他怨恨的是我，活着的我，包括现在和过去，他深知我依然如故，而我却扔给他一具僵死的遗物，为的是乐于感到我自己像初生的孩子。到头来，我发火了，对这个鞭尸的狂怒者很不满意。反之，如果有人提醒我说在某个场合我表现不错，我一摆手就把此事忘了。人家以为我谦虚，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干得好一些，明天还要好得多。中年作家不喜欢人家过分肯定他们的处女作，而我敢说我最不喜欢这类赞扬。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然后才是最近出版的书，但我心里已经开始腻烦了。要是批评家今天觉得这本书不好，他们也许会使我不快，但六个月之后，我差不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论他们认为这本书如何贫乏和无价值，我毕竟要求他们把它放在比它更早写出的东西之上。我同意所有作品被全盘贬斥，只要把它按出版时间加以评论就行，惟有出版顺序能给我写好书的机会，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

自然我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经常炒冷饭。但这一点我新近才觉悟到。我旧时的信念动摇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一生中有几个严厉的见证人，他们不放过我的任何小毛病，经常揪我的辫子，说我重蹈覆辙。他们直言相告，我相信他们言之有理，最后为之庆幸：昨天我多么盲目啊。我今天的进步

就在于明白了我停滞不前。有时我自已成了原告的证人。例如，我想起两年前写过一页东西，可以供我使用，但找来找去找不着。心想这也好，我一时懒惰，想把一页旧货塞到新书里，现在既然找不着，干脆重写，今天写的肯定要好得多。等我写完后，却偶然发现了那页一时丢失的文字。实在令人惊讶：我两次写的，除了几个标点有差别外，无论内容和用词，一模一样。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把这页过时的东西扔进字纸篓，留下新写的文字。新写的似乎总比旧写的要高明。总而言之，我自我陶醉：幻想破灭之后，继续弄虚作假，尽管老朽昏庸，仍想享有登山运动员那种青春的活力。

十岁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我的怪癖和唠叨，怀疑是跟我不沾边的。我跳跳蹦蹦，喊喊喳喳，为街头的景象所吸引，不断脱颖新生，听得到旧壳一一脱落的声响。每当回到苏弗洛街，我每跨一步都感到在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里倒映着我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反映出我那对一切都不忠的任命。万物皆备于我。外祖母想配齐餐具，我陪她去陶瓷和玻璃制品商店。她指着一只盖上有红圆顶的大汤碗和一些印花盆子说，这些不太称她的心，她要的那种盆子上除有花外，还有沿花茎往上爬的小虫。老板娘生气了。她很清楚我外祖母要的货，曾经卖过，但三年来不生产了。而这些新近出的盆子质地精美，至于花上有没有小虫，无关紧要，花总是花呗，谁会吹毛求疵注意小虫呢？我外祖母不以为然，她坚持让人去看看有没有库存。去看库存当然可以，但要时间呀。老板娘一个人在店里，伙计刚下班走了。人家把我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叮嘱我什么也别碰。我被遗忘在那儿，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围那些易碎的物品，那些布满灰尘的闪光的器皿，还有已故帕斯卡尔[①]

---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学者，思想家和作家。

的面具和画有法利埃尔总统[1] 肖像的便壶。不管表面上如何，我只是个虚假的配角。有些作家正是这样把“不重要的角色”推到前台，而把主人公放在不显眼的地位，这叫做伏笔。但读者不上当，他先翻阅最后一章看看小说是否圆满结束，已经知道这个靠在壁炉上的苍白的小伙子肚子里装着三百五十页书，三百五十页爱情和历险的故事。其实我至少有五百页，我就是长篇故事的主人公，结尾圆满。这个故事，我早已停止对自己讲了，有什么用呢？无非使自己感到浪漫罢了。尴尬的老妇人，陶器上的花朵和整个商店被时间往后抛。黑裙子褪色了，声音模糊不清了，我可怜的外祖母，故事的第二部分肯定见不着她了。我则是故事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三者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老小孩，死小孩，在此地默默无闻地被埋在比我还高的盆子堆里，在外面，在遥远的地方，则享受着声誉带来的无上哀荣，我是处在行程起点的原子，也是与终点撞击后反弹回来的振波。起点和终点集中于我，两面向我夹攻。我一手碰到我的坟墓，一手抓住我的摇篮。我感到自己生命短暂而辉煌，好似一个消失在黑暗中的闪电。

然而，无聊仍一直纠缠着我，时而不引人注目，时而使我反感，等无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便屈服于最致命的诱惑：俄耳甫斯操之过急，结果失去了欧律狄刻[2]；我操之过急，结果常常晕头转向。我苦于无所事事，有时旧病复发，又疯狂起来，而恰

---

① 法利埃尔（1841—1931），法国政治家；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三年间任共和国总统。

② 典出希腊神话传说，俄耳甫斯是善弹竖琴的歌手。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获准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在路上不许回顾。但俄耳甫斯急不可耐，当他接近地面时违约回首看妻子在不在，结果欧律狄刻又回到阴间。

恰这时应忘记疯狂，应暗中控制疯狂，并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事物。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想当即认清自己，一下子抓住纠缠我的全部东西。真倒霉！进步，乐天，令人愉快的背叛和秘而不宣的归宿，总之我自己创造的一切土崩瓦解了，惟有皮卡尔夫人的预言尚存。但尚存的预言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种权威性的判断空洞无物，旨在笼统地挽救我失去的分分秒秒。未来一下子变得干巴巴，剩下一个骨架子。我感到在这个骨架子里生存极为困难，但是我发现根本无法摆脱。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有一天在卢森堡公园，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安娜-玛丽要我坐在她身旁休息，我浑身是汗。那是跑得过多的缘故。这至少是事情的顺序。我无聊至极，竟狂妄地把顺序颠倒过来：我奔跑，为的是出一身大汗，好让我母亲有机会唤回我。一切行动的目的地是长凳，一切行动必须在长凳结束。长凳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此我不在乎，但整个过程的各个印象，我却记忆犹新，反正全部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迟早会知道的，我的侄儿们将来也会知道的。我摆动两条不着地的小腿，看到一个人走过，他背着一只包裹，原来是一个驼子：这有用处。我得意地对自己重复道："我坐着不动极为重要。"但无聊反而加剧了，我憋不住偷偷观察自己：我不想获得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只想捕捉我此时此刻的意义，体会其迫切性，享有一点未卜先知的机能，我认为缪塞和雨果便有这种机能。自然，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抽象地要求肯定自己的不可缺少性，顿悟自己的存在其实并无目的性，这两者并行不悖，既不打架，也不混淆。我一心想自我逃避，重温腾云驾雾的神速。俱往矣！魔法已破。我的腿弯发麻，身体扭动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上苍委任我新的使命：我重新奔跑极为重要。于是，我跳下地，飞奔起来，跑到路头，转身一看：什么也没有变化，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对

这次失望，我用语言向自己掩饰：我声称，一九四五年在奥里亚克的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这次奔跑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我欣喜若狂地宣布，我十分满意。我强迫圣灵作出反应，向他表示信任：我疯狂地发誓不辜负圣灵给我的机会。这一切十分微妙，而且非常伤脑筋，我心里明白。母亲已经急匆匆过来，又是毛衣，又是围巾，又是外套，我乖乖地让她一层层地裹，最后成了一个包裹。还得忍气吞声地回苏弗洛街，瞧门房特里贡的小胡子，听液压电梯的噼啪声。不管怎么说，多灾多难的小追求者终于回到书房，从一张椅子坐到另一张椅子，拿起书，翻阅一本扔掉一本。我走近窗户，发现窗帘下有一只苍蝇，我把它赶到窗帘的一个皱褶里，逼得它走投无路，然后向它伸去一只凶杀的食指。这个时刻不包括在总进程表里，纯属额外，不算数的，绝无仅有，僵死不变，而且天机不会泄漏：那天晚上不会，以后也不会，奥里亚克城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起纠纷。人类已熟睡，而杰出的作家——这位圣人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已经退场。孩子单独一人，一时感到烦闷没有出路，需要强烈的感受，那种想凶杀的感受。既然不让我有人的命运，那我就来主宰一只苍蝇的命运。我不慌不忙，让苍蝇猜猜扑向它的巨人是谁。我摁下食指，苍蝇成了肉浆，结果受愚弄的却是我自己！真不应该杀死它，天晓得！所有的生物中只有这个小生命怕我，现在谁也不买我的帐了。既然杀了虫，我便取代受害者，自己成了虫子。我成了苍蝇，而且一直是苍蝇。这次我把事情讲透了。现在没有别的事可干，只好从桌子上拿起《科科朗上尉的奇遇》[①]，一屁股坐在地毯上，随便翻到哪一页，反正已翻阅无数次了。我

① 法国作家阿弗雷德·阿索朗（1827—1896）的小说，全名为《科科朗上尉奇妙而真实的奇遇》（1867）。

感到非常厌倦，非常忧伤，甚至麻木不仁了。但一开始读故事，我就忘乎所以了。科科朗在空无一人的书房里打猎，腋下夹着卡宾枪，背后有母虎跟随。丛林的矮树匆匆地在他们周围后退。远处我安排了一些树，猴子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突然母虎路易宗大吼起来，科科朗停住不动：大敌当前！这是我选择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的光荣有了归宿。人类惊醒，求我援救，圣灵悄悄地在我耳边下达振奋人心的启示："如果你不是早跟我结下不解之缘，你就不会来找我了。"这句恭维话算是白说了，因为此地除了骁勇的科科朗之外，没有别人听得见。顶天立地的作家却好像在立等这句恭维话，听了之后立即重新上场。一个曾侄孙侧着金发的头在阅读我的历史，泪水润湿了他的眼睛。未来的光明使我的心充满阳光，我沉浸在无限的爱中。我乖乖地读下去，阳光终于消失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感到一种节奏，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击。我开动了，其实早已开动。我在向前进，马达隆隆。我感觉到心灵在飞速跳动。

综上所说，我的一生以逃避开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从而塑造了我。宗教通过陈旧的文化观念，作为原型，显露出幼稚性，这对孩子来说，再容易接受不过了。人们教我圣史、圣经、信条。却没有给我提供相信的手段，结果引起了混乱，而这种混乱造成了我的特殊品性。信念，如地壳褶皱似的发生了周折，大大转移了。我对天主教的神圣信念转移到了纯文学；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却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仪式，万古流芳成了宗教永生的代用品。为了确信人类永远与我共存，我主观上确定人类将无止境地存在下去。我在人类中间瞑目，就等于再生和永存。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假设

有朝一日大难降临，地球毁灭，哪怕要五万年之后，我也会惊恐万状。如今，我虽已看破红尘，但想到太阳冷却仍不免感到忧虑。我的后人在我死后第二天就把我遗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但如果人类一旦消亡，那么世世代代的死者将同归于尽。

这种神话其实非常简单，我毫不费劲就心领神会了。我既是耶稣教徒，又是天主教徒，这种双重教派的属性妨碍着我信神，即一般人所称的圣人、圣母、上帝。但是某种巨大的集体力量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时刻注视着我，这就是他人的信任。通常被信任的对象只要换个名称或作表面的变动，立即就被这种力量识破，遭到它的攻击，受到它的重创，然而乔装改扮却使我受骗上当。我自以为献身于文学，其实我接受了神职。在我身上。卑躬屈膝的信徒所持的信念变成自命不凡的天降大任。为什么上天没有降我大任呢？一切基督教徒难道不是预定灵魂得救的人吗？我野草似的生长在天主教教义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养分，从而制造自己的液汁。由此导致我自以为清醒，实为盲目，害了我三十年。

一九一七年在拉罗歇尔的一天早晨，我等同学一起去上学，他们迟迟不来，我等得不耐烦，无事可干，决定想想上帝。转瞬间，上帝从九重天上滚落下来，无缘无故地不见踪影了。我颇为礼貌地表示惊讶，心想：上帝不存在。从此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如此，因为后来我从未想使上帝复活。但他人依然存在，即看不见的人，圣灵，此人确保我的委任，并以无名而神圣的伟大力量指导我的一生。要摆脱他，我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躲在我的脑后，化装成概念，让我用来了解自己，确

定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辩护。长期以来，我通过写作向死神、向戴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是教会的一员。作为活动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为狂热的信仰者，我企图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 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也是信仰。我眼花缭乱，只要眼睛继续发花，我就认为自己太平无事。三十岁的时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恶心》中描写了我的同类多余而不快的人生——这完全是心里话，读者尽可以相信——同时为自己的人生开脱。我当年是罗冈丹[1]，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脉络。但并不感到得意。同时，我是我自己，命运不凡的人，地狱的编年史家，并对自己的原生质浆进行显微透视摄影。后来我乐陶陶地论述人是怪诞的。我自己就很怪诞，我跟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被委任说明这种怪诞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怪诞性就改观了，变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变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对象和我获得光荣的跳板。我囿于这种自圆其说，没有看穿。我用这套理论来观察世界。弄虚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错了，但我仍津津乐道地描摹我们不幸的人生。根据教条，我怀疑一切，只不怀疑自己；我用一只手恢复被另一手摧毁的东西，把不安视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时候很幸福。

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怎样的酸楚侵蚀了缠裹我、使我产生幻觉的轻纱，何时和如何尝试暴力和发现我的丑陋——这长期是我的消极因素，如同有腐蚀性的生石灰，摧毁着神童的心灵——以及出于何种原因我经常性地不论自己，甚至根据一种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断其是否正确。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什么殉道，什么救世，什么不朽，一切皆倾塌，大厦成了废墟，我在地窖里逮住圣灵，然后把它逐走。树立无神论要经过长期而痛苦

① 《恶心》中的主人公。

的努力，我认为已经彻底树立了。现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无疑配得上荣获公民责任感奖。近十年来，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反而大吃一惊。我想起积习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后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岁时无票旅行的地位：检票员进入我的车厢，望着我，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其实他只想尽早走开，让我安稳地旅行，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托辞，他就满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托辞，况且我无心寻找，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尴尬地一直呆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没有任何人在等待着我。

我解除了包围，但我没有还俗。我一直写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

Nulla dies sine Iinea①。

这是我的习惯，再说也是我的职业。我长期把我的笔当作剑，现在我认识到我们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此外这座破旧不堪的大厦，即我的假象，成了我的特性，我虽已摆脱神经症，但本性是改不了的。儿时的种种特性尽管大大减弱，遭到消磨，受到挫损，吃不开了，不出头露面了，但仍残存在五十来岁的人身上，大部分时间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时机，趁你稍不提防，便抬头翘尾，以新的伪装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真心诚意断言只为我的时代写作，但我对现时的盛名很恼火。这算不上什么光荣，因为我还活着，仅此一条就足以推翻我往日的幻想。是不是我暗自还抱有幻想？不尽然。我想，我的幻想已改编

① 拉丁文：无日不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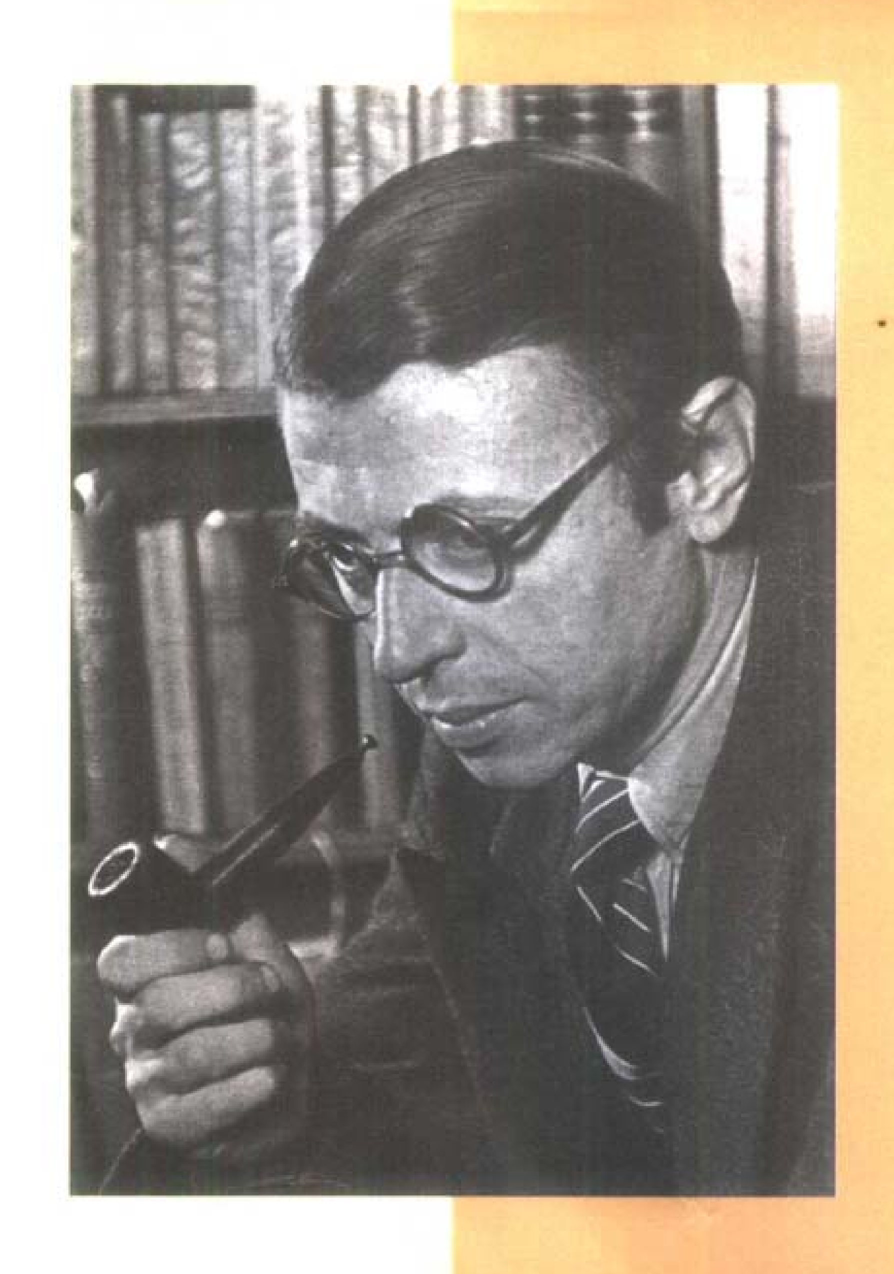
过了，因为我失掉了默默无闻死去的机会，有时反倒庆幸被人误解哩。格里塞利迪斯没有死，帕达扬仍跟我形影不离，斯特罗戈夫阴魂未散。我隶属于他们，他们隶属于上帝，而我不相信上帝。请你们想想如何理清其中的关系吧。就我来说，我理不清，有时怀疑我是否在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竭力践踏往日的希望，为的是得到百倍的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成为菲洛克忒忒斯[①]，卓尔不群，但臭不可闻。这个残废者愿奉献一切，直至无条件交出宝弓，但可以肯定他暗地里在期待着报偿。

“随他去吧。”妈咪会说，“做人嘛，悠着点儿，别太费劲啦。”

我感到我的疯狂有可爱之处，那就是起了保护我的作用，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不受争当“尖子”的诱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

① 菲洛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箭手，参加特洛亚远征途中被蛇咬伤，伤口化脓，臭不可闻，被同伴抛弃在一座荒岛上，后特洛亚久攻不克，又把他请到战场，射死特洛亚王子帕里斯。



萨特文集

2 ● 小说卷［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 小说卷［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自 由 之 路

第 一 部

不 惑 之 年

丁世中　译

献给旺达·柯萨凯维契*

---

* 旺达·柯萨凯维契，俄裔演员，奥尔加·柯萨凯维契的妹妹，一九三八年与萨特结识，成为挚友，曾在萨特的多部戏剧中扮演角色，本书人物伊维什身上有她的影子。

一

在维尔辛杰托里街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抓住了马蒂厄的胳膊；在另一侧的人行道上，一名警察正在踱方步。

“老板，行行好，我饿了。”

他的两只眼睛挨得很近，嘴唇肥厚，散发着一股酒气。

“倒不如说你口渴吧?”马蒂厄问道。

“我跟你打赌，朋友：我打赌是肚子饿，”那家伙结结巴巴地说。

马蒂厄在衣袋里摸到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对他说：

“啊，这无所谓。我不过说说而已。”

说着将那一百苏递给了他。

“你这可是做了件好事，”那家伙倚着墙说，“我要为你作最好的祝愿。我该祝你什么呢?”

于是两人都琢磨起来；马蒂厄说：

“你想祝什么就祝什么吧!”

“好嘛，我祝你走运，”那人又道，“就祝这个。”

他颇为自得地笑了。马蒂厄注意到警察正朝他们走来，不禁为那家伙担心，便说：

“得啦，再见吧!”

他正想走开，那人却一把将他抓住：

“祝你走运还不够。还不够呢，”那人有些哽咽地说。

“那么你还想怎样?”

“我想送你一点东西……”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个苏值一法郎，一百苏即五法郎的硬币。

警察走过来喝道：

“我要以乞讨罪送你去坐牢！”

他年纪很轻，两腮红喷喷的。他竭力做出很严厉的样子：

“你扰乱行人已经有半个钟头啦！”

那语气却并不十分肯定。

“他没有乞讨，”马蒂厄忙说，“我们是在谈话。”

那警察耸了耸肩，便继续往前走。那汉子却摇摇晃晃，样子很令人担心。他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警察。

“我找到一件东西，马上就送给你。我送你一张马德里的邮票。”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长方形的绿色硬纸片，把它递给了马蒂厄。马蒂厄念道：

“全国劳动者联合会。全联合会日报，共两份。寄往：法国。无政府主义工会委员会，贝尔维尔街四十一号，巴黎第十九区。”在地址下方贴了一张邮票，邮票也是绿色的，上面加盖了马德里的邮戳。马蒂厄伸出手，说：

“非常感谢！”

“可你得注意！”那家伙面带愠色地说，“写的是……是马德里。”

马蒂厄注视着他：那人样子很激动，绷足了劲儿要想说明白他的想法，终于放弃了，只是喃喃道：

“马德里呀。”

“是的。”

“我向你打赌：我这就去那儿。不过现在还没安排好。”

他的神色变得忧郁，喃喃道：“等一等，”接着用手指轻拂着那张邮票。

“行啦。你可以拿走啦。”

“谢谢。”

马蒂厄刚迈出几步，那家伙又叫他回来：

“喂！”

“嗯？”马蒂厄应道。那人远远将那枚一百苏的硬币亮给他看：

“有个家伙刚塞给我一百苏。我请你喝一杯罗姆酒。”

“今晚就算啦。”

马蒂厄怀着蒙眬的遗憾走开了。在他这一生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同大家一起在街上游荡，同大家一起泡在酒吧间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邀请他喝上一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像这样的交往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是爱打趣儿的。他曾动念到西班牙去打仗。马蒂厄加快了步伐，他烦恼地思量着：“反正我跟他也没啥要交谈的。”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绿色明信片：“是从马德里寄来的，但却不是寄给他的。大概是什么人转让给他的。他在送给我之前反复抚摸过它，因为是从马德里寄来的啊。”他回想起那家伙的容貌，以及他在凝视那张邮票时做出的表情：一种十分激动的奇特表情。马蒂厄也凝视起那张邮票来，并且继续向前迈着脚步，接着便将那张明信片放回衣兜。一列火车呜呜呜叫起来。马蒂厄忽而想到：“我老啦！”

此刻是十点二十五分，马蒂厄提前到达了。他不停地往前走，经过那座蓝色小屋时甚至连头也不回。不过他还是用眼角斜睨着。所有的窗户都黑了灯，只有杜菲夫人家除外，玛赛儿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屋子的大门：她正俯向母亲，用男子气的动作为她塞好大床上的被窝。马蒂厄一脸愁云；他琢磨着：“五百法郎得一直管到二十九号，平均每天三十法郎，甚至还没这么多。我该怎么办呢？”他掉过头，从原路退回去。

杜菲夫人房间里的灯光已经熄灭。片刻之后，玛赛儿的窗户

又通明透亮了。马蒂厄穿过马路，挨着杂货铺朝前走，尽量避免新鞋底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大门半关半闭。他轻轻将门推开，门嘎吱一声。“星期三我把油壶带过来，在铰链上抹点儿油。”他边想边进了门，将大门重新关上，在一团漆黑中脱下了鞋。楼梯格格作响：马蒂厄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手里提着自己的皮鞋。他在踏上每一级台阶之前，都先用大脚趾探测一番。“多么滑稽啊！”他心里嘀咕着。

玛赛儿在他到达楼梯转弯处之前，就打开了房门。一团颇像彩虹的玫瑰色雾气从屋里逸出，顿时在楼梯道当间散发开来。她穿的是那件绿色衬衫。马蒂厄从薄薄的衣料间窥见了她那丰腴柔嫩的臀部。他走进屋里。他始终觉得仿佛是走进了蜗居。玛赛儿将门关上、锁好。马蒂厄走向嵌在墙里的大衣柜，将柜门打开，又将皮鞋放在里面。然后他瞧瞧玛赛儿，觉得有点儿什么故障。

“有什么不顺当的事情？”他小声问。

“还好，”玛赛儿低声回答，“你呢，老朋友？”

“我一个子儿也没啦。除这之外，还马马虎虎。”

他吻了吻她的脖子和嘴巴。脖子散发着琥珀香味，嘴上则有一股普通烟草的气味。玛赛儿在床沿坐下来，开始凝视自己的腿，马蒂厄则在这当儿更衣。

“这是什么啊？”马蒂厄问。

原来壁炉上搁着一张他从未见过的照片。他走近一瞧，是一名女扮男装、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正羞答答而又冷漠地微笑着。她穿着一件男式上装和一双平底皮鞋。

“那是我，”玛赛儿头也不抬地说。

马蒂厄转过头来：玛赛儿已将衬衫从丰腴的臀部卷了上去。她朝前微弯着身子。马蒂厄能想象出衬衫下那对又丰满又娇嫩的乳房是什么样儿。

“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

“从一本照相册里。照片是一九二八年夏天拍的。”

马蒂厄将上衣仔细折好，放在衣柜里靠近鞋子的地方。他问道：

“你现在看起家庭相册来啦?”

“不。我也不太明白，今天我忽发奇想，要回顾一下往事，看看我在认识你之前是什么样子，自己没得病之前是什么样子。把照片给我!”

马蒂厄将照片拿过来。她从他手里一把抢了过去。他挨在她身旁坐下。她有些颤栗，将身子挪开了点儿。她含着三分笑意，端详着那张照片。

“我那时怪有意思呢，”她说。

姑娘直挺挺地倚着一座公园的栏杆站立着。她张着嘴，似乎也在说：“真有意思!”表情也同样潇洒而稚拙，同样无惧无畏。只是那时的她又年轻又苗条。

玛赛儿连连摇着头。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呀！照片是在卢森堡公园、由一位学药物学的大学生拍摄的。你看见我穿的那身短衫了吗？那是我当天为自己买的，因为下个星期日大家准备到枫丹白露去郊游。天哪！……”

今天准有点什么事情：她的手势从来没有这么急促，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忽高忽低，这么具有男子气魄。她坐在床沿上，模样比光着身子还糟糕，简直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具大瓷娃娃，放在玫瑰色的房间尽里。听见她像男人那样粗声粗气地讲话，同时又闻到一股浓重的暗香从她身上逸出，真让人觉得别扭。马蒂厄抱住她的双肩，将她搂到怀里：

“你怀念那个年头吗?”

玛赛儿没好气地回答：

“倒不是怀念：我只是遗憾自己本可过另一种生活！”

那时她已开始攻读化学，却被一场大病弄得辍了学。马蒂厄暗忖：“她好像怪罪我哩。”他正要启齿相问，却注意到她的眼神，于是沉默不语。她面带愁容，心情紧张地瞧着那张照片。

“我长胖了，是吗？”

“是的。”

她耸了耸肩，将照片扔在床上。马蒂厄又转念：“也真是，她的经历很惨啊。”他想吻吻她的面颊，她却轻轻挣脱了，脸上挂着一丝神经质的笑意。她喃喃地说：

“这也有十年啦。”

马蒂厄心想：“我什么也没有给她啊。”他每周有四个夜晚来看望她。他详详细细对她讲述自己所做的事情。她给他出些主意，语气严肃认真而又略显专断。她常说：“我这是通过别人来生活呢。”他问道：

“你昨天干什么啦？出门了吗？”

玛赛儿做了个厌烦的姿态，在空中划了个圆圈：

“没有，我太累啦。我读了点儿书。但妈妈为商店的事老打扰我。”

“今天呢？”

“今天么，我出门啦，”她神情呆板地回答，“我觉得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需要接触接触各种人。我一直走到快乐街，觉得挺开心。再说，我很想看望安德蕾。”

“你见到她了吗？”

“见到啦，谈了五分钟。我从她家出来的时候，下起雨来了，真是个奇特的六月！而且人们的容貌都那么难看。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便回到家里。”

她有气无力地问他：

“那么你呢?”

马蒂厄没有心思多说话，只是应答道：

“昨天我到中学去教了最后几堂课，然后在雅克家吃晚饭。像平常那样普普通通。今天上午我到会计那里，想看看能不能给我预支点儿钱。看样子没有这种做法。但记得在博韦[1]的时候，我跟会计想出过办法的。然后我就去看了依维什。”

玛赛儿扬了扬眉，注视了他一会儿。他也不喜欢对她提及依维什。他又道：

“她现在心情极坏。”

“原因是什么?”

玛赛儿的声音又变得坚实有力，脸上的表情也显得通情达理而富于男子气。她的样子变得像一个壮实的近东男人。于是他讷讷地说：

“她要落榜了哩。”

“你对我说过，她正在用功读书嘛。”

“也可以这么说……一定要说用功，那便是按她自己的方式。就是说她可以接连好几个小时呆呆地面对书本，一动也不动。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模样：她就像精神病人一样有种种症候。十月份的时候，她熟读了植物学，考官很满意。可是突然，她发现自己面前是一位秃头先生，正在问及腔肠动物。她觉得很滑稽，便想到：‘我才不管你那腔肠动物不腔肠动物呢!’于是那考官竟没能从她嘴里问出一个字来!”

“真是个古怪的小女孩!”玛赛儿若有所思地说。

“不管怎样，”马蒂厄说，“我担心她又犯这种毛病，或者搞

[1] 博韦，法国瓦兹省一地名。

出什么新花样来，你等着瞧吧！”

这语气，这居高临下而又超脱一切的语气，会不会是故意骗人的呢？凡是能用言词表达的，他都说了出来。“但还不仅仅是言词啊！”

他踌躇了片刻，然后又泄气似地低下了头：玛赛儿完全了解他对依维什是有感情的；她甚至可以容忍他爱她。其实她只要求做到一点：便是用方才那样的语气提到依维什。马蒂厄一直抚摩着玛赛儿的脊背，而玛赛儿开始眏眼皮了：她喜欢他抚摩自己的背部，尤其是从腰间到肩胛骨之间的部位。但突然她挣脱开来，脸色变得冷漠了。马蒂厄对她说：

“你听着，玛赛儿，依维什落榜我才不在乎呢。她跟我一样，天生不是当医生的料。不管怎样，即使她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修业考试，明年第一堂解剖课她就会掉头溜走的，而且从此不会再跨进医学院的大门。但假如这次不行，她就会干出蠢事来。她家里人是不愿意让她重读一遍的，即使她这回落了榜。”

玛赛儿用追根究底的口气问：

“你说的蠢事是哪一种啊？”

“那我就不知道啦，”他无可奈何地回答。

“嘿！可怜的老友，我很了解你。你不敢承认，你是害怕她开枪自杀。你还自称讨厌传奇式的故事呢。顺便说说，难道你从来没见过她的皮肉？若是我，就连用手指触摸她一下也会害怕将它捅破的。而你居然想象：这么娇气的玩具娃娃，竟会用左轮手枪在自己身上戳个洞洞？我倒可以想象她瘫倒在坐椅上。一副披头散发的样子。眼前放着一支小巧的白朗宁手枪，脸上充满不胜惊诧而又天真烂漫的表情。那才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风味。但要叫我想象出别的什么蠢事，那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一支左轮手枪嘛，那是专门用在咱们这种鳄鱼皮肤身上的。”

她将胳臂倚在马蒂厄的胳臂上。他的皮肤比玛赛儿的皮肤还要白皙。

“你看呀，老朋友，尤其是我的皮肤，简直可以说是摩洛哥皮呢。”

她吃吃地笑了起来：

“你不觉得我具备一切条件，可以充当千疮百孔的活靶子么？我想象，在我左乳上有一个浑圆的小洞。洞眼边缘干净利落，呈殷红色。这不也挺浪漫么？”

她还在吃吃地笑着，马蒂厄用手捂住她的嘴：

“快住口，你要吵醒老人家了。”

她不再开口了。马蒂厄将手放在玛赛儿的腿上，含情脉脉地抚摩着。他喜欢这柔软光洁的皮肤，上面的茸茸细毛在抚摩下犹如无数轻盈的震颤。玛赛儿纹丝不动：她在注视马蒂厄的那只手。马蒂厄终于将手缩了回去。

“你瞧我呀，”他道。

他霎时看见她两眼出现了黑圈，那只是高傲而失望的一瞥。

“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不舒服，”她边说边扭过头去。

同她在一起总是这样：她紧张而焦虑。再过一会儿，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她会突然发作的，没办法。在这时刻到来之前，只能想法子消磨时间。马蒂厄很怕这类悄然的发作：在这小小的蜗居里，炽烈的情爱是无法维持的。因为绵绵情话只能低声诉说，并且不可伴以手势，以免惊醒杜菲太太。马蒂厄站起身，走到衣柜跟前，从上衣衣兜里掏出了那硬纸片。

“喏，你瞧。”

“这是什么？”

“是刚才路上一个行人送我的。他看上去还讨人喜欢，我给

了他一点钱。"

玛赛儿无动于衷地接过卡片。马蒂厄觉得同那陌生人间似乎有某种默契，便又道：

"要知道，对于他来说，这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呢。"

"那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么?"

"我不知道，他说要请我喝一杯。"

"你没有答应?"

"没答应。"

"为什么?"玛赛儿漫不经心地问，"那也许挺有趣呢。"

"嘿!"马蒂厄应道。

玛赛儿抬起头来，眯着眼怪感兴趣地盯着挂钟观望。

"真奇怪，"她道，"每次你跟我说起这类事，我总感到恼火：天晓得眼下有没有这种事。你的经历中充满这种失之交臂的机遇。"

"你管这叫失去的机遇么?"

"不错。从前，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创造这样的邂逅之缘哩。"

"也许我有点变了，"马蒂厄老老实实地说，"你觉得呢？是因为我老了么?"

"你今年三十四岁，"玛赛儿言简意赅地说。

三十四岁。马蒂厄转而念及依维什，于是怏然一惊。

"是呀……。听我说，我想并不是这么回事；倒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要知道，我不想卷进去。"

"如今你很少卷进什么事情里去，"玛赛儿说。

马蒂厄急忙补充道：

"况且他也未必卷入：人喝醉酒的时候，是会做出悲天悯人的样子来的。我正避之惟恐不及呢。"

可他心里想的是："其实也不尽然。我哪里做过周密思考!"

他不过是要竭力显示心口如一罢了。马蒂厄和玛赛儿早就约定，他俩一定要将实情和盘托出，相互间要坦诚相见。

“其中有一点……”马蒂厄又道。

但玛赛儿格格地笑了。那是一种轻浅温柔的格格声。有时她抚摩着他的头发，也会这样笑着称他为：“我可怜的老友啊。”不过此时她却没有一点含情脉脉的样子。

“这方面我很了解你，”她道，“你是害怕悲天悯人吧！后来呢？你毕竟还是向这可怜的汉子表示了点儿怜悯之情么？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马蒂厄问。

他不禁为自己辩护。

玛赛儿露出一点并非善意的笑容。“她正琢磨我这个人呢，”马蒂厄不知所措地思索着。他觉得自己心情平和，有点儿糊里糊涂，反正并不想争论。

“听着，”他说，“你不该把这件事当真，首先是我那时没有工夫，我正在往你这儿走。”

“你说得非常对，”玛赛儿应道，“这没什么，可以说毫无意义。不值得大做文章……。然而毕竟也是一种征兆。”

马蒂厄为之一惊：她最好不要使用这种令人反感的字眼！

“得啦，往下说吧，”他道，“这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值得关注呢？”

“这个嘛，”她道，“还是你那出了名的清醒。老兄，你也真有意思。你那么害怕上你自己的当，所以宁肯对自己说谎，也不接受世上最美好的冒险。”

“那么好，”马蒂厄说，“你已经知道啦。人家这么说由来也很久啦。”

他觉得她很不公道。这所谓的“清醒”（他讨厌这个字眼，

但一段时间以来玛赛儿认定了它。去年冬天的说法是“紧急情况”：她用的字眼很少超过一个季度），这清醒是他俩已经彼此习惯了的。他俩相互对此负责，它不过是表示他们之间爱情的深层意义而已。马蒂厄与玛赛儿相好之后，他就永远放弃了孤独自处的想法，放弃了那些新鲜而模糊、然而又很羞怯的思想。而在此之前，这类思想却常常像鱼儿一样欢蹦乱跳地潜入他的脑海。他只有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才能爱玛赛儿：她亦即他的清醒，亦即他的伙伴、见证人、参谋、裁判官。

“假如我对自己说谎，”他道，“我会觉得同时也就是对你说谎。那是我无法忍受的。”

“那倒是，”玛赛儿应答。

她的样子并不太心悦诚服。

“你看上去不怎么信服哩?”

“没有呀，”她有气无力地说。

“你以为我在对自己说谎吗?”

“不……不过那是永远弄不明白的。当然我不这样想。然而你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你有点儿自我消毒呢。这是我今天生出来的念头。你身上处处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似乎经过一番漂白，似乎从蒸锅里过了一遍！但这样就没有黑白对比啦。就没有任何无用的、含混的或者不明不白的东西啦。这叫走极端。我不能说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你是顺乎自己的天性。你本来就有自我分析的癖好。”

马蒂厄不知所措了。玛赛儿经常表现得很不留情；她总是怀着戒心，有点儿咄咄逼人，也有点儿疑神疑鬼。如果马蒂厄不同意她的意见，她常常会以为他想强加于人。但她却很少感觉到她有意令他不快。而且，还有床上的那张照片。……他惶惶不安地端详玛赛儿：还没有到她听任自己决定说实话的时侯。

“我对认识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有兴趣，”马蒂厄简单地表示。

“我明白，”玛赛儿回答，“这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为了将自己从自我当中解放出来。自我观望、自我判断，这是你最喜欢采取的态度。当你自己看着自己时，你想象你所观望的并不是你自己，想象你自己什么也不是。其实，这正是你的理想：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什么也不是，”马蒂厄缓缓地重复着，“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听我说：我……我愿意只以我自己为本源。”

“对啦，成为自由的。完完全全自由。这正是你的毛病。”

“这并不是一种毛病，”马蒂厄说，“这是那种……你又想叫人变成什么样子呢?”

他恼火得很：所有这一切他已向玛赛儿解释过一百遍。她明明知道，这是他最挂在心上的。

“假如……假如我不努力重新把握自己的存在，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那么荒谬!”

玛赛儿摆出一副嘲笑和冥顽不灵的神态：

“对啦，对啦……是你的毛病。”

马蒂厄暗想：“她装做淘气的样子，真令人生气!”不过他立刻有些懊恼，委婉地说：

“这不是毛病：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这不算是毛病，那么为什么别人并不像这样呢?”

“他们也是如此，只是不自觉罢了。”

玛赛儿收敛了笑容。她的嘴角已生出愁苦辛酸的皱纹。

“我嘛，我不是那么需要自由。”

马蒂厄打量着她那向前倾斜的后颈，顿时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当他与她相处时，令他魂牵梦萦的始终是这种悔恨，这种荒谬的悔恨心情。他觉得自己永远也不能为玛赛儿设身处地：“我

同她谈论的自由，是身心健康者的自由呀。”

他将手放在她的脖子上，轻轻用手指揉着那虽很光滑、但已有些松弛的皮肤。

“玛赛儿？你感到烦恼吗？”

她将有点困惑的目光转向他：

“没有呀。”

他俩无言以对了。马蒂厄的手指尖有一种快感。仅仅在手指的尖端。他将他的那只手沿着玛赛儿的背部朝下滑动，玛赛儿则悄然垂下眼皮。他看见了她那长长的睫毛。他将她拉过来紧贴着自己。确切地讲，在此时此刻他并没有占有她的欲望，而是想看到这倔犟别扭的性格，像冰碴儿那样在阳光下融化。玛赛儿让自己的头在马蒂厄的肩上摩擦，他清清楚楚看到了她那褐色的皮肤、那双目之下微微泛青的晕圈，晕圈边上有许多小疙瘩。他暗想："我的天哪！她真老了不少啊。”他想到自己也苍老多了。他带着某种局促俯身瞧着她：他宁可忘掉自己、也忘掉她。但当他俩做爱的时候，他不能忘记自我已有很久很久啦。他吻了吻她的嘴，那是一张端庄正经的嘴。她轻轻向后滑下，仰卧在床上；紧闭双目，身子沉重，无精打采。马蒂厄站起身，脱下长裤和衬衫，将它们折好放在床脚，然后依偎着她躺下来。但他却发现她两眼睁得大大的，正紧盯着天花板发愣，一双手交叉着放在脑袋下面。

“玛赛儿，”他唤道。

她不应答。她的神色并不友善。接着她突然坐了起来。他也一骨碌坐在了床边上，因为身子精光赤条而感到尴尬。

“眼下，”他语气坚决地说，“你应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有气无力地回答。

“不对，”他温存地说，“你正为什么事情烦恼，玛赛儿！难

道咱们不能无话不谈了吗?"

"你帮不上忙，反而会觉得苦闷的。"

他轻轻抚摩她的头发：

"还是讲一讲罢。"

"是这样，我有啦。"

"什么？有什么啦?"

"有孩子啦!"

马蒂厄做了个鬼脸：

"你能肯定吗?"

"百分之百。你知道，我是从不慌张的：已经拖了两个月啦。"

"该死!"马蒂厄嘟囔道。

他暗想："她至少在三周前就该告诉我啦!"他忽然想用双手做点什么事情：比如填一填烟斗之类，但烟斗却连同上衣放进了衣柜。于是他从床头桌上拿起一支香烟，立刻又将它放回原处。

"哎，就是这样！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玛赛儿说，"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打掉吧，行不行?"

"好的。是呀，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打，"玛赛儿说。

"谁告诉你的?"

"安德蕾。她自己去过。"

"就是去年给她瞎折腾的那个老太婆吗？要知道，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恢复过来。我不要那个地方。"

"那么，你愿当父亲喽?"

她挣脱开，在离马蒂厄稍远的地方坐了起来。她的神情严峻，但并不是男人的神情。她两手平摊在大腿上，两臂有点像陶壶的双耳。马蒂厄注意到她的脸色渐渐变成灰色。屋里的空气是

玫瑰色的、甜丝丝的。他俩呼吸的、吞下的全是玫瑰色：但同时却有这副灰色的面孔、有这僵直的目光，她似乎在竭力压下咳嗽，不让它迸发出来。

“等一等，”马蒂厄说，“你就这么突然给我提出这个问题：让我好好想一下。”

玛赛儿的双手颤抖起来；她突然带着强烈的情绪说：

“我不需要你想什么。想或不想不是你的事情！”

她朝他转过头来，凝视着他。她瞧着马蒂厄的脖子、肩膀和腰部，接着她的目光还在往下扫射。她似乎觉得十分新奇。马蒂厄满脸涨得通红，赶紧夹住了两腿。

“你一点也帮不上忙，”玛赛儿重复着。她颇有几分含讥带讽地说：

“到了此时此刻，就纯粹是女人的事啦。”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她把嘴巴抿得紧紧的：那嘴巴涂满口红，发出赭色的反光，活像一条红殷殷的爬虫，正忙着要吞噬这灰惨惨的脸庞。“她感到委屈啦，她准是把我恨透了呢，”马蒂厄心想。他觉得自己就要呕吐了。屋子仿佛突然收走了那玫瑰色的烟雾。在各种什物之间是一片片空白。马蒂厄嘀咕着：“我让她背上了这个包袱！”突然间，那电灯、那穿衣镜连同铅灰色的反光、那只小挂钟、那张大安乐椅，以及敞开一半的衣柜，都像是一套无情的器械：人家将它们开动起来，它们在空气里展开那细巧的命脉，却又那样僵硬顽固，好像八音盒的底座在固执地重弹它的老调儿。马蒂厄摇了摇身子，却不能摆脱这既阴森又酸楚的天地。玛赛儿却不曾动弹。她还在那里仔细观看马蒂厄的肚皮，以及那朵罪恶之花（它正软绵绵地在他的裤裆里休养生息，那模样儿既大胆放肆又仿佛天真无邪）。他明明知道她极想大喊大叫、放声痛哭一番；但她绝不会那样做，惟恐吵醒了杜菲夫人。他蓦

地拦腰抱住玛赛儿，将她拉向自己这边。她扑在他的肩头上，抽泣了三、四声，却是欲哭无泪。她只能放纵自己到这样的程度：不过是一场旱天雷罢了。

她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她用求全的语调说：

“真对不起，老朋友。我方才需要松弛一下神经。从今天早晨起，我就硬着头皮顶着。当然，我丝毫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你其实是有权利责怪的，”马蒂厄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平生第一遭。……他妈的，多么卑劣！我干下的蠢事，却让你受罪。管它呢，就这么着啦。你听着：这老太婆是个什么人？她住在哪里？”

“莫雷尔街二十四号。好像是个挺古怪的老太婆。”

“我能猜到。你说你是安德蕾介绍来的？”

“是呀。老太太只收四百法郎。要知道，这好像是最低价，”玛赛儿突然用通情达理的语气说。

“是的，我明白，”马蒂厄辛酸地说。“总之这是个机会。”

他觉得自己像洞房之夜的新郎君那样笨手笨脚。一条赤身裸体的壮汉闯下了大祸，便强作欢颜，好让人家不计前嫌。可她哪里能够忘怀：他那皮肤白皙的两条大腿，肌肉挺发达，稍显粗短，赤条条的身子感到了满足，却仍然那么贪欲。这一切都仿佛依然历历在目啊。那原是一场滑稽可笑的噩梦。“我若是她，就会狠揍这一堆皮肉！”想着想着，他又道：

“我不放心的正是这个：她收费收得不多啊。”

“真要谢谢你的关心呢，”玛赛儿说，“她收费这么低真是万幸：我正巧有这么多，四百法郎。本来准备付给女裁缝的，但她得等下一回了。要知道，我相信她会好好照料我，就像那些满不在乎地收你四千法郎的地下诊疗所一样，那些地方可是臭名远扬

的了。何况咱们也别无选择啊。”她说最后这几句时，特别加重了语气。

“咱们别无选择，”马蒂厄重复着说，“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临近半夜时分。她似乎只在夜里看病。真有意思，是吗？我想她有点儿疯疯癫癫，但这对我倒合适，因为妈妈的缘故。白天她要照看杂货铺，几乎没法入睡。走进一处院落，在一扇门下可以瞥见一线亮光，就是那地方了。”

“好，”马蒂厄说，“那么，我上那儿去一趟。”

玛赛儿大惊失色地瞅着他：

“你没有发疯罢？她会把你轰出门，会把你当做警察局的密探哩。”

“我还是要去，”马蒂厄又说一遍。

“可这是为什么？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

“我要知道一下，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假如不中我的意，你就别去。我不愿叫一个装疯卖傻的老太婆随随便便宰割你。我也可以说是安德蕾介绍我来的。我有一位女友碰上了麻烦，她眼下得了感冒。总之随便编造点儿什么。”

“那又怎样？要是这儿不行，我该上哪儿？”

“总还有两天时间可以回旋吧，嗯？明天我去看看萨拉，她肯定有门路儿。你该记得，当初他俩是不要孩子的。”

玛赛儿似乎轻松了点儿。她抚摩着马蒂厄的后颈：

“你真好，亲爱的。我不太清楚你想搞什么名堂，但我明白你想做点儿事。嗯，你代替我，叫人家在你身上动手术吗？”说着，她将那双很好看的胳膊挽住了马蒂厄的脖子，用逆来顺受而又不无调侃的语调说：

“你要是问萨拉，那准会是一名犹太医生！”

马蒂厄拥抱着她。她已变成一摊软泥，她连连呼喊：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

“脱掉你的衬衣罢！”

她照办了，他便将她推倒在床上，万般柔情地抚摩起她那对丰乳。他极爱那厚实硕大的乳峰，和四周热乎乎的、隆隆鼓起的胸脯。玛赛儿紧闭两眼、微微叹息，她听凭摆布而又露出贪婪的样子。但她的眼皮却抽搐着，那迷迷糊糊的光景持续了好一会儿，像一只温馨的手拂过马蒂厄的整个身子。接着，蓦然间，马蒂厄想到：“她已有身孕啦。”他便重新坐定。他脑子里还回荡着尖啸的乐声。

“听我说，玛赛儿。今晚那家伙没劲儿。咱俩都太紧张啦。真对不起。”

玛赛儿睡眼惺忪地嘟囔了一声。然后她突然坐了起来，用两手理了理头发。

“随你的便，”她冷冷地说。

然后又比较客气地讲：

“其实你说得对，咱俩都太紧张啦。我渴望你的抚爱，但我又有顾虑。”

“遗憾啊，”马蒂厄说。“木已成舟，咱们也没啥可以顾虑的了。”

“我懂，但当时并不是凭理智。我不知该怎样对你表示：亲爱的，你有点儿叫我害怕呢！”

马蒂厄洗了洗脸。

“好。就这么着，我去拜访一下这位老太婆。”

“好的。你明天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进展情况。”

“我不能明晚来看你么，那不是简单点儿。”

“不行，明晚不行。要是你愿意，就定在后天晚上。”

马蒂厄套上了衬衫，蹬上长裤。他亲了亲玛赛儿的额头：

“你不怪我吧?”

“又不是你的过错。七年里才发生一次，你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我呢，至少还不让你讨厌吧?”

“你疯啦。”

“你知道吗，我有点儿讨厌我自己，总觉得自己像一堆无用的肉!”

“我的宝贝，”马蒂厄温情地说，“可怜的小宝贝。一周之内解决问题。我向你保证。”

他不声不响地打开房门，手提皮鞋溜出门外。在楼梯平台上他掉头一看：玛赛儿径自呆坐在床上。她朝着他莞尔一笑。但马蒂厄总觉得她心里怀着对自己的怨恨。

有点儿什么东西从她发呆的两眼里脱落，现在两眼静静地、柔和地在眼眶里随意转动：她不再凝视他，他也不必再顾及她的目光。在深色的衣服和黑夜的遮掩下，她那有罪的肉体觉得受到了保护，于是渐渐恢复了热气和无辜感。她在被褥下再度感到身心酣畅……。油壶，后天得将油壶带来，我该如何才能记住这件事呢？他现在是孤单单一个人了。

他停下脚步，感到刺伤了心，可也不尽然，他不是孤单一人，玛赛儿并没有放开他，她想着他，心里正在嘀咕：“这混帐东西，他对我干下了这种事情，他在我身子里面泄了精，就像小孩尿床一样。”他徒然在人烟稀少的街道上大步前进，像个默默无闻的黑影，把衣领一直拉到脖子顶，却仍然不能摆脱她。对玛赛儿的意识仍然留在了那里，其中充满了不幸和呐喊。而马蒂厄并没有丢弃这种意识：他仍在那玫瑰色的房间里，身上一丝不挂、毫无防备，面对那沉甸甸的透明体（它比射过来的目光更令人难堪）。“就这么一次啊!”他气急败坏地自言自语。然后他又

小声重复了一遍，为的是说服玛赛儿："七年之中就这么一次！"玛赛儿不肯人云亦云。她仍待在那屋子里，想的是马蒂厄。遭到她这样看待、这样无声的仇恨，实在是难以忍受。丝毫不能自卫、甚至不能用双手护着肚子。但愿在同一时刻，他能够以这等顽强为他人而存在……可雅克和奥黛特在酣睡；丹尼尔喝得酩酊大醉、或者脑子浑浑噩噩。依维什则从不想念远方的故人。或许有一个鲍里斯……但鲍里斯的意识只是一丝微弱而模糊的闪电，它抵挡不了远远吸引着马蒂厄的那可怕的、静态的清醒。黑夜埋葬了大多数人的意识：马蒂厄同玛赛儿现在是深夜相会。真是无独有偶。

加缪酒店里还亮着灯。老板正在将坐椅堆放在一起。女招待正在用一块木制护窗板顶住大门中的一扇。马蒂厄推开那另一扇门走了进来。他是有意要露一露面。仅仅是为了露面。他用臂肘支在柜台上，招呼大家：

"晚安，各位！"

老板上下打量着他。店堂里还有一位巴黎地区公共交通的售票员，正在喝红葡萄酒。他的鸭舌帽遮住了两眼。人的意识啊。和蔼可亲、漫不经心的意识。那售票员用手指将鸭舌帽弹到脑后，用两眼盯住马蒂厄。玛赛儿的意识放松了，在黑夜中渐渐淡化。

"给我来上一杯。"

"您是稀客晚到啊，"老板说。

"口渴啦，总不能说是过错吧！"

"气候干燥得叫人口渴，这不假，"售票员说，"似乎正是酷暑天气呢！"

大家不再说话。老板涮着酒杯，售票员吹起口哨来。马蒂厄很满意，因为他们不时瞧瞧他。他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容貌。

他的脸色苍白、脑袋浑圆，从一层银灰色的波浪里冒了出来：在加缪酒店里，由于光线的关系，你总觉得仿佛是拂晓四点钟。一片灰蒙蒙的烟氲使眼睛眯成一线，脸、手以至思想都笼罩上一层灰白的颜色。他喝着酒，想道："她怀孕啦。真有意思：我并没感到这是真的。"他觉得这令人反感而又滑稽可笑，如同看见一对老夫妻还在嘴对嘴亲吻一样：做爱做了七年，不应当再出这种事了。"她怀孕啦。"在她的肚子里，有一小股透明的液体，正在缓缓地膨胀，往后会变得像一只眼睛："它在她肚皮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之间扩张，是一件活物啊。"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他瞥见一根长长的针刺，正犹犹豫豫地往前伸去。只听得哑然一声响，那眼状物便破裂了。只剩下一片不透明的干瘪的薄膜。"她要到那老太婆家里去，她将让自己受人宰割。"他感到自己心绪恶劣。"得啦！"他力图振作起来。这些都是一些灰色的念头、凌晨四点钟时的念头。

"晚安！"

他付完款便走了出去。

"我都干了些什么事啊？"他一边缓缓迈着步子，一边努力回想。"两个月之前……"他什么也回想不出来，要不然那就发生在复活节假期的次日。他像平素一样将玛赛儿搂在怀里。与其说是欲念驱使，倒不如说是出于柔情。大约是这样的。可现在却……他是上当受骗啦。"一个孩子。我自以为是使她快活一下，哪知道竟给她制造了一个孩子。我一点也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眼下我得掏四百法郎给那个老太婆。她将把她的器械插入玛赛儿的两条大腿间，来回刮弄一番。那生命将消失，一如它糊里糊涂到来一样。而我呢，我仍像从前一样窝窝囊囊。在毁灭这条生命的时候，恰如在创造它的时候那样，我始终是莫名其妙。"想到这里，他不禁发出一声轻轻的干笑："可别的那些男人呢？那些

一本正经决定要做父亲、并且以播种者自居的男人们，当他们端详太太的肚皮时，难道他们比我明细么？他们也是盲目操作啊，不过使劲往里戳了三下罢了！剩下的便是暗室里和胶状物的事情了，有如照相馆之所为。那是不需要这些男人而进行的事情。他走进一所院落，看见一扇门下有灯光，暗想："便是这里了。"他感到羞愧。

马蒂厄敲了敲门：

"谁呀?"一个声音问。

"我想同您谈一谈。"

"这可不是登门造访的时间呀。"

"是安德蕾·贝尼埃叫我来的。"

门半启半闭。马蒂厄瞥见一绺黄头发和一个大鼻头。

"您想要干什么？别搞什么警察突击检查。捞不着什么东西的，我是合乎手续的！我只要高兴，就有权利彻夜点着灯。您如果是警官，就得出示您的证件。"

"我不是警察局的人，"马蒂厄表示，"我遇到了麻烦。人家告诉我，可以找您帮忙。"

"进来吧。"

马蒂厄走了进去，老太婆穿了一条男人的长裤和一件带拉链的工装。她骨瘦如柴，目光呆滞而又冷酷。

"您认识安德蕾·贝尼埃么?"

她怒不可遏地上下打量着他。

"正是，"马蒂厄说，"她去年圣诞节前夕来拜访过您，因为她碰上了麻烦。她病得不轻，您还亲自登门去为她治疗过四次哩。"

"后来呢?"

马蒂厄瞧着老太婆的双手，那是双男人的手、扼杀人的手，

手上皮肤皲裂，满是裂口，指甲又短又黑，外加伤疤和伤痕。左手大拇指的头一节上有紫色瘀斑和一大块乌黑的硬痂。一想到玛赛儿柔嫩的褐色皮肤，马蒂厄顿时不寒而栗。

“我并不是为她而来，”他又道，“而是为了她的一位女友。”

老太婆发出一声干笑。

“这是头一遭儿有这么个男人胆敢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我不想跟男人打交道，你懂吗？”

这间屋子又脏又乱。到处堆着箱子，方格地面上散落着一些稻草。在一张圆桌上，马蒂厄瞥见一瓶罗姆酒和喝剩的半杯酒。

“我登门拜访是因为我的女友叫我来。她今天不能亲自请教，便让我同您好好商量。”

房间尽里还有一扇半开半闭的门。马蒂厄敢打赌门后一定还有什么人。老太婆发起议论来：

“这些可怜的孩子，都太痴啦。一看您这副样子，就知道您是闯祸的主儿，老是碰翻坛坛罐罐。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将自己的珍宝奉献给您们这些人。说到底，她们还是自作自受！”

马蒂厄依然彬彬有礼。

“我想看一看您在哪儿施手术。”

老太婆向他投来仇恨和狐疑的目光：

“瞧您说的！谁说我施什么手术来着？您胡扯些什么？您管什么闲事？要是您的女友想来看看我，叫她自己来好啦。我只愿同她本人打交道。您想要弄个明白，嗯？她在被您弄到手以前，是不是也想到过要弄个明白？您造孽啊，行啦，还是祈祷我比您灵巧点儿吧！我能对您说的，就这么几句话了。快走吧！”

“再见，夫人，”马蒂厄说。

他走了出去，感到如释重负。他缓缓折回奥尔良大道。从离开玛赛儿身边到现在，他头一回可以毫无焦虑、不觉恐怖地想念

她，心中只剩下一丝温情的悲哀。“明天我去拜访萨拉，”他兀自寻思。

二

鲍里斯凝视着红色方格台布，想起了马蒂厄·德拉鲁。他思忖：“这个人不错。”乐队已经安静下来，空气泛着一片蓝色，人们相互交谈起来。在这面积不大的厅堂里，鲍里斯认识所有的人：他们并不是随便来寻开心的；他们在工余之暇来到这里，表情庄重，还饿着肚子。洛拉对面的黑人是伊甸园的歌唱家；尽里面的六个男人和他们婆婆妈妈的女伴，就是为奈奈特伴奏的乐师了。他们肯定遇到了什么事，诸如喜出望外的幸运，也许是有了夏季合同（前天他们曾含含糊糊地提到君士坦丁堡的一家夜总会）；因为他们点了香槟酒，而平常他们是比较吝啬的。鲍里斯也看见了那位金发女郎，她曾跳过爪哇式的水手舞。那位正在吸雪茄的瘦高个儿，原是托洛泽街一家夜总会的经理，警察局最近勒令该店关了门。他扬言不久就要重新开张，因为他在上层有后台。鲍里斯不胜遗憾的是他从未光顾过那里，假如再开张他一定要去。那家伙有个年轻的男友[1]做伴，后者远远看去不乏魅力，眉目颇清秀，作风也还随和，甚至还有些许风度。鲍里斯对鸡奸者素无好感，因为他们常常对他紧追不舍。而依维什却对他们颇为赏识，赞道：“这些人嘛，至少还有胆量标新立异。”鲍里斯对姐姐的高见一向极为看重，并且老老实实勉励自己要敬重姑奶奶们。那黑哥儿正在吃咸菜煮白肉。鲍里斯暗想：“我不爱吃这玩艺儿。”人家给跳爪哇舞的女郎上了一道菜，他倒很想知道那菜

---

① 此处指同性恋男友。

名。那是一种褐色佳肴，看上去色味俱佳。台布上已有一块红酒污迹。这污迹还挺光鲜，简直可以说台布上的这块地方是缎子做的。洛拉在污迹上洒了点盐，她是个细心周到的人。盐变成了玫瑰色。“盐可以去污，”看来此话不确。他差一点儿要告诉洛拉盐并不能去污。但为此就得开口说话，鲍里斯却感到自己发不出声来。洛拉紧靠着他，不胜疲惫却充满热情，使鲍里斯连片言只字也吐不出来。他已经全然失声。假如我是个哑巴，情形就是如此。这倒很惬意，声音就在喉咙里浮动，像棉花一般柔软，但它挣扎不出喉管，似乎已经消亡。鲍里斯自忖：“我很喜欢德拉鲁，”想到这里颇有些喜不自胜。他本可以更加高兴的，只可惜他感觉到在自己左侧洛拉正从头到脚不住地打量他。这肯定是热情奔放的目光，洛拉不可能用别的目光来端详他。这有点儿令他为难，因为热情的目光要有回报：不是善意的手势，便该是盈盈的笑脸。可鲍里斯却不可能做出任何动作来。他陷入了瘫痪。不过这不很重要：他不是瞥见了洛拉的视线，只是猜到了几分，那就仍然是他主观上的事情。现在他完全侧着身子，头发遮住了两眼，他连洛拉的些许身影也瞧不见，反而满可以假定洛拉是在凝视大厅和厅里的各色人等。鲍里斯毫无睡意，倒不如说他觉得挺自在，因为他认识大厅里所有的人。他瞥见了那位黑哥儿粉红色的舌头。他对这黑哥儿颇为钦佩：有一次他竟脱下皮鞋，用足趾夹起一盒火柴，又将火柴盒打开，从中取出一支火柴，还用双脚将它擦着了火。“这小子真了不起，”鲍里斯极为赞赏地思量，“大家都应当像会使用双手一样，也善用两脚！”由于老被人观察，他觉得左半个身子极不自在。他深知洛拉将要质问他：“你在想什么?”此时此刻已在临近。绝对不可能推迟发问的时间，这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洛拉会在她认准的时间提出，那差不多是命中注定了的。鲍里斯觉得自己在享用很少一点点极为珍贵的时

间，其实这是相当愉快的：鲍里斯看见台布，他看见洛拉的酒杯（洛拉用了一点简易晚餐；正式的晚饭她在演唱之前是一概不用的）。她喝了格鲁奥古堡出产的一种酒。她很善于保养，并且干了不少随心所欲的开心事。因为她视衰老为畏途。杯底还剩了些许葡萄酒，真像残留的血迹。爵士乐队开始演奏《假如月亮变成绿色》[1]。鲍里斯自忖："我会不会唱这支小曲儿呢？"要是能够吹着口哨，在银色月光下沿着皮加尔大街漫步，那才真够意思呢！德拉鲁对他说过："你的口哨吹得像猪叫！"鲍里斯暗自好笑。叹道："这个坏东西！"他对马蒂厄抱有极大的好感。他悄悄斜睨了一眼，却不转过头来，只见到在浓浓一绺赤发遮掩下洛拉那双大眼。其实别人的目光还是可以忍受的。当你感到人家一腔热忱地端详你时，只须习惯于这特别热烈的氛围就行啦。它足以把你烧得面红耳赤。鲍里斯温顺地任洛拉端详，让她看自己的身材、看瘦削的后颈，还有那让她分外钟情的修长侧影。惟有这样，他才能深藏不露，独自去想那些昔日的趣闻轶事。

"你在想什么呀？"洛拉问道。

"什么也不想。"

"人总得想点儿什么。"

"我方才什么也没想，"鲍里斯说。

"甚至也没想到你喜欢他们演奏的小曲儿、或者想到你有心要学一学如何打响板？"

"想到过，也就是这一类小事啦。"

"你看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要知道你的一切思想活动啊！"

"这用不着说。小事一段。"

---

① 《假如月亮变成绿色》，一支萨特所喜爱的美国歌曲。

“小事一段！人家还以为：爹妈给你的舌头只能用来跟你的教授议论哲学呢！”

他瞧了她一眼，对她微微一笑：“我很爱那个人儿，因为她长着一头红发，并且神态老成呀。”

“真是个调皮鬼！”

鲍里斯眏眏眼睛，故意做出乞怜的姿态。他不喜欢别人对自己评头品足。这种事总是很麻烦的，他自己也理不出头绪来。洛拉似乎气鼓鼓的，其实是因为爱之甚切，为了他神魂颠倒。确实有这样的时刻，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竟会无缘无故地搔首弄姿、或者茫然若失地呆望着鲍里斯，自己也不知如何摆弄他才是，甚至径自手舞足蹈起来。当初鲍里斯觉得莫名其妙，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洛拉将手搁在鲍里斯头上，感慨道：

“我琢磨这脑袋里都装了些啥东西，真叫我害怕！”

“怎么会呢？我向你担保，没有害人的东西，”鲍里斯笑嘻嘻地说。

“是啊，可我没法跟你说……不知不觉就有这种想法，不是有意的。你的每一个想法都是飞来的神思哩。”

她将他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

“别把我的发绺撩上去，”鲍里斯说，“我不想让人看见我的额头。”

他抓起她的手，稍稍抚摩了一番，然后将它重新放在桌面上。

“在这儿，你表现得很温情，”洛拉说，“我以为你和我在一起挺好；可一转眼你就没影了，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我就在这儿。”

洛拉挨得很近地瞧着他。她那苍白的脸庞因一种伤感的宽容而有些变样。这正是她演唱《被剥削的人》时的神态。她噘着嘴

唇，那两片厚厚的、嘴角下垂的朱唇，当初曾让他十分喜爱。从他的嘴体验到这两片嘴唇的亲吻时起，他就产生了一角湿润炽热的裸露肌肤嵌在了石膏面具上的印象。现在他倒更喜欢这姑娘白皙的皮肤，白得简直不像是活人的。洛拉怯怯地问：

“你……跟我在一起不觉得厌烦吧?”

“我从来不厌烦的。”

洛拉叹了口气，鲍里斯颇为得意地想：“真有意思，她显得那么老成，她从不谈年龄，但她大概奔四十岁了。”他倒喜欢钟情于他的人看上去年长一些，这反使他放心。不仅如此，这还使他们总有些小心翼翼，但乍一看并不明显，因为两人的皮肤都晒黑了。他真想亲吻一下洛拉那伤感的容颜，他想她一定是累坏了，她的一生极为失意，而且十分孤寂：自从爱上他后，甚至变得格外孤寂了。“我一点也帮不上她啊!”他万般无奈地想。此时此刻，他觉得她非常可亲。

“我很惭愧，”洛拉说。

她的声音沉重而忧戚，犹如红色天鹅绒做的幕布。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他应道：

“当我听你说‘孩子”时，简直是一种享受，你的声音念这个词儿特别好听，那元音发得圆润。在《被剥削的人》中，这个词儿你唱了两遍。光为这一点我就要去听。今晚听众多吗?”

“一帮子小市民。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他们还死活非听我唱不可。萨伦扬只好喝令他们安静下来。要知道，这叫我很不自在，倒像是我在碍事。我进场时，他们还是鼓了掌。”

“这很正常。”

“我受够啦，”洛拉讲道，“给这些家伙演唱真叫人恶心。有些家伙来是因为要酬酢某个家庭。你要是亲眼见到就好啦：他们满脸堆笑地跑过来，打躬弯腰，女客入席时替人家扶住椅子！这样你当然就妨碍了人家，你走过时人家就以垂怜的目光傲视着你。鲍里斯，我是为了混饭吃才卖唱的啊！”

洛拉最后这句话来得唐突。

“是这样。”

“当初要知道是这么个下场，我才不干呢！”

“在哪儿唱都一样，你在音乐厅演唱时，也是为了生存嘛。”

“那可不一样。”

沉默了片刻，洛拉匆匆又道：

“比方说，那在我之后演唱的小伙子，今晚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彬彬有礼，但他的俄罗斯味儿也不比我浓！”

“她以为我已对她感到厌烦，”鲍里斯暗想。他决心一次跟她讲清楚：她永远也不会令他厌烦。今天不说了，以后再说。

“也许他学过俄语？”

“这话该你来说，”洛拉道，“你该能告诉我他的发音好不好。”

“我的父母是在一九一七年离开俄国的。那时我才三个月。”

“你不会说俄语，这简直是笑话，”洛拉若有所思地下这样的结论。

“她真有意思哩，”鲍里斯暗忖，“她为爱上我而深感羞愧，因为她年纪比我大。我却觉得这很自然，总得有一个比另一个年长嘛。”并且尤其要紧的是，这更合乎道德：鲍里斯不会爱上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姑娘。假如两人都很年轻，那么他们就会不知如何是好，一切都会出毛病，你会觉得是在玩过家家。跟成熟的人相处，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坚实可靠，他们会给你带路，而且他

们的爱情是有分量的。鲍里斯同洛拉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良知是给予赞同的，自己觉得理所当然。无疑地，他更喜欢同马蒂厄做伴，因为马蒂厄不是婆婆妈妈之辈：男人更有意思。马蒂厄还可以给他传授一些经验。但鲍里斯常常琢磨马蒂厄对自己是否有友谊。马蒂厄漫不经心，而且有点粗鲁。当然喽，男人之间是不应当卿卿我我的；但有许许多多别的办法表示对什么人有感情。鲍里斯觉得，马蒂厄本可以不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手势来表示友爱。同依维什在一起时，马蒂厄就判若两人了。鲍里斯回想起有一次马蒂厄帮助依维什穿上大衣时的面部表情，他心中顿时不快地一笑。那是马蒂厄的微笑：在鲍里斯如此赏识的那张痛苦的嘴巴上，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既含有羞愧又透着柔情。想到这儿，鲍里斯的脑海里已是烟雾腾腾，于是他什么也不思索了。

“那小伙子走啦，”洛拉说。

她焦虑地瞧着他。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德拉鲁，”鲍里斯怅惘地回答。

洛拉苦笑：

“你是不是有时也能想想我呢？”

“我没必要想你，因为你就在这儿嘛。”

“你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德拉鲁？你想同他一起过日子么？”

“我对呆在这儿感到很满意。”

“你是对呆在这儿满意，还是对跟我在一起满意？”

“这是一回事。”

“对你来说是一回事。但对我却不一样。同你呆在一起时，我并不在乎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何况我对同你在一起从来也没有心满意足过。”

"从来没有?"鲍里斯十分惊奇地问。

"谈不上满意。你不用装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看到过你同德拉鲁在一起时是什么模样儿。只要他在场，你简直就忘乎所以啦。"

"这是两码事。"

洛拉将她那已经见衰的美丽面庞凑近了他：她似乎在请求：

"瞧瞧我，你这小白脸！你干吗那么把他放在心上呢?"

"我不知道。我并没太多把他放在心上。他非常好。洛拉，跟你一起谈论他，我觉得不是滋味儿。因为你对我明讲过：你对他没好感。"

洛拉强作笑容道：

"瞧这人的别扭劲儿。可我的小姑娘，我没说过对他没好感。我只是一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他如此了不起。你不妨解释解释，我不过是想弄明白。"

鲍里斯心想："这可不行。我说不上三句话，她就会让我住口!"

"我觉得他很可亲，"他小心翼翼地说。

"你总是这么对我说。要是我，就不一定用这个词儿。若对我说他看上去挺聪明，说他有教养，这都可以；但不能说可亲。反正我是说我的印象。在我看来，所谓可亲的男子，应当是跟莫里斯差不多的人，干净利索，毫不含糊；可他呢，他叫人家难受，因为他不阴又不阳，叫人摸不着底细。你瞧，就说他那双手吧。"

"他的手又怎么样？我倒挺喜欢它们哩。"

"那是工人的粗手。它们总是有点儿发抖，仿佛他刚干完什么体力活儿。"

"是呀，正是这样。"

"哦，也许吧。可他并不是工人啊。当我看见他的大巴掌遮住一杯威士忌酒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劲儿、并且懂得享受。这我一点儿不反对；但在这之后，就看不下他喝酒的那副样子喽。那张怪模怪样的嘴巴，很像巧言令色的牧师。我没法跟你说清楚，我觉得他自奉俭薄，但你若细看他的眼睛，便可明明白白看出他很有教养。只不过他是那种什么爱好也没有的男人，不爱喝酒、不贪美食，甚至不爱跟女人睡觉。他必须对世上的一切都加以思考，就说他那副嗓门儿吧，是万无一失的教书先生的斩钉截铁之声。我知道那是职业病，老给孩子们上课的人就会这样。我有一位小学老师就跟他一个调门儿。可我已经不再是小学生啦，这叫我受不了。你完完全全是个大老粗，或者完完全全是个文人雅士，是个小学教员或者是个牧师，这我都能够理解，但总不能两者兼而有之吧。我不知道天下是否有喜欢这种男子的女人，似乎从未有过。我只是开门见山地说出来罢了。这种男人碰碰我都会引起我的反感。正当他用冰冷的目光上下打量我的时候，又用那爱寻衅闹事的巴掌抚弄我，这个我不干!"

洛拉说到这里才舒了口气。"她往人家身上胡栽了些什么啊!"鲍里斯心想。但他却十分平静。爱他的人相互之间未必相爱。鲍里斯觉得，他们在他面前分别拆对方的台，这也很自然。

洛拉用迁就对方的语气继续说："我很理解你。你看他的眼光跟我不一样，因为他当过你的老师，你深受熏陶。我通过许多细枝末节能看出这一点。比如说，平素你对一般人的穿着打扮极为挑剔，惟恐其优雅不够到家；但只有对他例外，他穿戴得像个伧夫俗子，打的领带连我住的旅馆里的跑堂也看不上。可你却觉得无所谓。"

鲍里斯顿觉语塞，但心情平和。他缓缓解释道：

"谁要是并不在意穿着而穿得蹩脚，那就不算什么。可恶的

是想要一鸣惊人，弄出的效果却一败涂地。”

“你的效果可不差，我的小崽子！”洛拉戏谑道。

“我知道穿什么对我合适，”鲍里斯谦虚地说。

他想起穿上一件粗针毛衣，自己感到很满意：那是一件漂亮的毛衣。洛拉握着他的一只手，将它放到自己的双掌中颠动。鲍里斯瞧着自己那只起起落落的手，忽想到：“这不是我的手，倒像一张煎饼。”他感觉不出这手掌了，觉得很好玩儿，于是挪动了一个指头叫她的手掌又活跃起来。那指头摩擦着洛拉的掌心，洛拉便向他投以十分感激的目光。“我最怕这目光，”鲍里斯恼火地想。他自忖：假如洛拉不是经常摆出这么一副自卑而可怜的面孔，他一定会比较容易流露出温情。至于在公共场合让一个上点年纪的正经女人捏摸他的手，他可一点儿也不在意。他早就认为，自己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男人。即使他独自一人时，比如在地铁里，人家都用大惊小怪的目光打量他，而从工场作坊下班回家的小丫头们却当面嘲笑他。洛拉突然又道：

“你仍然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他那么好。”

她就是这么个人儿：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拢。鲍里斯断定她是自寻烦恼，其实她是喜欢来这一套。他盯着她瞧：她周围的空气泛着淡蓝色，她的面庞白里透点儿蓝光，眼神依然那么炽热固执。

“你说，那是为什么？”

“就因为他很好嘛。唉！”鲍里斯不禁叹了口气，“你老追着我。他却不依恋什么。”

“不依恋什么难道是好事？你呢，你也依恋什么吗？”

“不依恋任何东西。”

“无论如何，你总有点儿依恋我吧？”

“不错，我是依恋你的。”

洛拉似乎很不高兴了，于是鲍里斯扭过头去。她做出这副模样的时候，他实在不怎么愿意瞧她。她自己折磨自己，他觉得这是胡来，却也无可奈何。凡是他能左右的，他都在做。他对洛拉一心不贰。他常常给她打电话，每周有三次亲自到苏门答腊歌厅门口去接她。最近这几天晚上，他干脆在她屋里过夜。至于其他方面，或许只是个性格问题，同时也是个年龄问题。年纪大的人总是过分较真，仿佛事关他们的性命。鲍里斯小时有一次将汤匙落在地上。家里人叫他拾起来。他一口拒绝，并且毫不相让。于是他父亲说："那么就由我来替你拾起来。"那口气里带着一种令人难忘的威严。鲍里斯看见他那高大的躯体硬邦邦地弯下，看见那光秃秃的头顶，还听见了骨骼的咯咯响声，这是无法容忍的大不敬：他放声大哭起来。自此，鲍里斯就把大人尊为庞大无比而行动不便的神明。他们一弯腰，别人就会觉得他们快要折成两段；假如他们走路打个趔趄，或者四脚朝天栽倒在地，别人就会既好笑又战战兢兢。假如他们如洛拉此刻那样眼中噙满泪水，别人就会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成年人的泪水，那是一种极为神秘的灾难，有点儿像上帝因为悲叹人类之无行而挥洒的热泪。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感佩洛拉的热情。马蒂厄说过人是应当有激情的；笛卡儿也曾作如是说。

"德拉鲁是有激情的，"他继续思索，并且高声道出，"但这并不妨碍他不依恋任何东西。他是自由的。"

"照这么说，我也是自由的。我依恋的只有你。"

鲍里斯避不作答。

"我难道不算自由？"洛拉追问。

"这是两码事。"

很难说清楚啊。洛拉是一名受害者，她不走运，而且太容易令人动心。这一切都对她不利。何况她还吸毒。从某种角度说，

这有好处；原则上甚至完全是好事。鲍里斯跟依维什提到过，两人都同意这是好事。但也有个目的性问题：假如是为了自我毁灭，是出于绝望，或者是为了确立自身的自由，那就理应予以赞扬。但洛拉吸毒却是品味放松的感觉，这是她松弛的时刻。而且她并没有上瘾。

"你真叫人好笑，"洛拉生硬地说，"你还是老一套，总是从根本上就把德拉鲁置于他人之上。老实说，咱们不妨私下评判评判：到底是他，还是我更自由？他家里桌椅板凳一应俱全，领着固定工资，退休金有保障，过着小公务员式的日子。而且更胜一筹的是，他还有那么个你跟我提起过的姘头。那是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这就十全十美了。作为自由，实在是登峰造极喽。我呢，只有这一身破衣衫，孑然一身，住的是旅店。连今年夏天弄不弄得到合同都还一筹莫展。"

"这是两码事，"鲍里斯重复道。

他感到恼火。洛拉才不在乎什么自由不自由。她今晚热中于此，无非是要对马蒂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哼，我的小白脸，你要是这样，我就跟你拼命。你说什么？什么是两码事？"

"你呀，你是在不知不觉中享有自由的，"他解释道，"碰巧如此，就这么回事。可马蒂厄呢，人家是经过思考的。"

"我还是莫名其妙，"洛拉摇头说道。

"这么说吧：他那套房子，他才不在乎呢；他在里面过日子同从前在别处过日子并无不同。我还觉得他也并不在乎他那位家庭妇女。他与她同居，那是因为反正得找个女人一同睡觉。他的自由是看不出来的，是内在的。"

洛拉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他便起了叫她难受一下的念头，好教训教训她。于是他又道：

“你呀，你太依恋我啦；他是不会让别人这样钉住他的！”

“哼！”洛拉受到伤害便喊了起来，“我太依恋你，你这小坏蛋！你以为他就不那么依恋你那妹子啦？只要看看那天在苏门答腊歌舞厅他那副神情，心里就明白啦。”

“依恋依维什？”鲍里斯问，“说这话真叫可悲！”

洛拉“哼”地冷笑了一声，鲍里斯头脑里顿时一片烟雾。过了一会儿，爵士乐队奏出《圣詹姆士医院》的曲调，鲍里斯听了便有起舞之意。

“跳一圈好吗？”

他们翩翩起舞了。洛拉紧闭双目，她可以听见他那急促的呼吸。那年轻的同性恋者站起来，去邀请那位曾跳过爪哇舞的女郎。鲍里斯想到可以在近处观察他，觉得很高兴。洛拉在他的臂弯里显得沉甸甸的。她跳得不坏，身上的味道馥郁芬芳。可就是太沉了。鲍里斯觉得自己更愿意同依维什一起跳舞。依维什跳得真棒。他暗想：“依维什该学学打响板。”后来，由于洛拉的芬芳气息，他什么也不再想了。他紧紧搂着洛拉，使劲吸着香味儿。她睁开两眼，仔细端详他：

“你爱我吗？”

“爱呀，”鲍里斯边说边做鬼脸。

“你干吗对着我做鬼脸？”

“没啥原因。你碍我的事。”

“为什么？那么你不是真爱我？”

“哪里的话。”

“那为什么你自己从不主动说起？每回都要我来问你。”

“因为没到时候。这是奥秘，我觉得不应当将它说穿。”

“我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觉得不高兴么？”

“不。你想说时你可以这样说，但你不应当问我是不是

爱你。"

"亲爱的，我问你什么事情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只要看着你、感受到我爱你，便觉得很满足啦。但有时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感情。"

"我明白，"鲍里斯认真地回答，"但你得等水到渠成嘛。假如不是自发产生，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可你这小傻瓜，你自己讲人家不问你，你就想不起来！"

鲍里斯笑起来，他道：

"倒也是，你让我说了蠢话。但你要知道，人们可以对某某人有好感，却并不想说出来。"

洛拉没搭腔。他俩停了步，鼓起掌来，于是乐队再度奏乐。鲍里斯高兴地看到那小男妓踏着舞步朝他们走过来。但他从近处见到这人时，却不免大失所望：那家伙足有四十岁了。他的脸上保持着青春的光华，但内里却苍老了。他长着两只湛蓝的大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样。还有一张稚气很重的嘴巴，但在他那瓷釉般的眼睛下却出现了吊泡。嘴角也有许多皱纹，鼻孔拧缩在一起，像快要咽气的人一样。还有他的头发，远看像一团金色的雾，其实几乎遮不住头盖骨。鲍里斯不胜厌恶地瞧着这不留胡须的老少年："他曾经是很年轻的，"他暗想。有些人生来就似乎有三十五岁（譬如马蒂厄），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青春。但谁若真正年轻过，就会终生留下痕迹。这可以保持到二十五岁的样子。在这以后……就不堪入目了。他开始端详洛拉，并且急匆匆地对她说：

"洛拉，仔细瞧瞧我。我爱你。"

洛拉的眼圈红了，脚底竟踩了鲍里斯一下。她只是说：

"我亲爱的……"

他真想大声说："靠紧点儿呀，让我感受到我对你的爱。"但

洛拉却一言不发，这回轮到她自行其是啦，多好的时刻！她似笑非笑，垂下了眼皮，由于幸福的感觉反而渐渐收敛了兴奋的表情。这时的容貌是平静而孤傲的。鲍里斯觉得自己被抛弃了。那种该死的念头突然渗透他周身："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衰老！"去年他是镇定自若的，从来也不曾有过诸如此类的念头；到如今，却颇有凄凄然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整个的青春年华都从手指缝间流失了。以二十五岁为界。"我还有五个有用的年头，这之后我就自杀拉倒！"他已听不下这种乐曲，也难以忍受自己周围的这些人物，便问：

"咱们回家去么？"

"这就走，我的宝贝儿。"

他俩回到了原桌。洛拉叫来服务员，付了账，接着便将天鹅绒质的短斗篷披在肩上，说道：

"咱们走吧！"

于是两人走了出去。鲍里斯没有多少想法了，却觉得阴森森的。勃朗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很多，都是些冷酷苍老的男人。他碰见了穿靴猫乐厅的指挥皮拉涅兹，向他致了意。他挺着大肚皮，两条短腿在大肚皮下一步一挪。"我也一样，也许会长个大肚皮。"再也不能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感觉到自己的动作呆板机械，似乎变成了死木头疙瘩儿……。而正在过去的每分钟，都在消磨掉一点儿他的青春。"要是我至少能够自我节约，悠着点儿活着，慢速运转，或许能多争取几年。但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就不能每天晚上熬到凌晨两点才上床。"他恨恨地扫了洛拉一眼："她在谋杀我呢！"

"你不舒服吗？"洛拉问。

"没什么不舒服。"

洛拉住在纳瓦兰街的一家旅店里。她从钥匙牌上取下房门钥

匙，两人便悄悄上楼。房间里毫无陈设。只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贴满标签的木箱，在尽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鲍里斯的照片，是用图钉钉住的。那原是一张身分照，洛拉拿去叫人家放大了。“这张照片么，它还会是这个样子，”鲍里斯暗想。“将来我变成一个老废物之后，这照片上的我却会风采依旧。”他真想扯下来撕它个粉碎。

“你脸色好阴沉，”洛拉说，“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累坏啦，”鲍里斯应道。“我头痛死了。”

洛拉面露焦虑之色。

“你别是生病了吧，亲爱的？你不想吃一片药吗？”

“不用啦，还行。一会儿就会好的。”

洛拉托着他的下巴，让他的头昂起来：

“你好像对我有什么怨恨。至少不该怨我、恨我吧？不对呀，你还真怨恨我哩！我做了什么错事啊？”

她的神情颇为慌乱。

“我对你没啥怨恨。你这是说痴话，”鲍里斯有气无力地驳斥道。

“你是在怨恨。可我做了什么错事？你最好还是对我明说。我才能跟你解释清楚。这里面肯定有误会。那不会是无法弥补的。鲍里斯，我求你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啊。”

他用胳膊搂住洛拉的脖子，对着她的嘴亲了一下。洛拉微微颤抖了。鲍里斯闻到了芬芳的气息，感受到贴在自己嘴上的是湿漉漉的肉体。他神魂颠倒了。洛拉捧着他的脸没头没脑地狂吻了一阵子。她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

鲍里斯觉得此时对洛拉产生了欲念，他对此颇感满意：欲念能吸收沮丧的想法，当然也能吸收所有其他的念头。他脑子里立

刻出现一阵骚动，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他将手轻轻搁在洛拉的臀部，透过绸裙子触摸着她的肌肤：他的身子化为这只在绸子般的肌肤上伸展的手。他将手微微捏紧，那衣料便在他手指间滑动，像某种细嫩的动物毛皮；而她那真正的皮肤却在绸裙下绷足了劲儿抵挡着，既富有弹性，又像羔羊皮手套那么清凉。洛拉将她的短斗篷甩落在床上。她的一双玉臂便赤条条地展露出来，立即挽住了鲍里斯的颈脖。她周身散发着香气。鲍里斯瞥见她那剃过毛的腋窝，布满黑里透青的小斑点：真像是深深扎进皮肉的刺头。鲍里斯同洛拉双双呆立在欲念袭来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俩竟没有挪开身子的气力了。洛拉的腿簌簌发抖，鲍里斯竟以为两人都会瘫倒在地毯上。他紧紧搂抱着洛拉，体验着她那对丰满的乳房蕴藏的柔情蜜意。

“啊啊！”洛拉叫唤着。

她顺势仰卧在床上。他被这嘴唇鼓胀的苍白容貌所感动，那面容好似墨杜萨的头颅。他心想：“她的大好年华也就到尽头了。”于是将她搂抱得更紧。“不定哪天早晨，她会突然垮掉。”他不再怨恨她了。他感到自己的身子紧紧贴着她。这身子虽瘦削却很结实，肌肉紧绷着。他用两臂搂抱住她，支撑她向衰老作抗争。接着，他感到刹那间的迷糊和嗜睡：他瞧着洛拉的胳膊，觉得有如老妪的白发，旋即以为将衰老攫在了手掌中，应当绷足气力扼住它，直至将它缢死。

“你搂得我好紧，”洛拉幸福得连连呻吟，“你弄疼我了哩。我需要你啊。”

鲍里斯挣脱出来：他有些吃惊。

“把睡衣递给我。我到洗手间去更衣。”

他走进洗手间，将门反锁上：他讨厌洛拉在他更衣时闯进来。他洗脸濯足，将爽身粉洒在腿上，觉得很好玩。他将自己收

拾得清清爽爽，暗想："可有意思啦。"他感到脑袋沉甸甸、空荡荡，自己也弄不清在想些什么。"我得找德拉鲁谈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门的那一边，她正在等候，肯定已经脱得一丝不挂。可他却不想仓促上阵。一条赤裸裸的身子。充满着原始的气息，某种翻江倒海的体验……这一切都是洛拉所不愿明白的。现在需要的，是投入深沉的、强烈的感官享受中去。一旦投入之后，那东西才会来劲儿；但在这之前，难免有一种恐惧感。"无论如何，我不愿像上次那样昏厥过去，"他愤愤不平地想。他在洗脸池上方仔仔细细地梳着头，为的是看看自己会不会掉头发。然而没有一根头发落在洁白的瓷釉上。等他穿好睡衣，他便推门回到屋里。

洛拉果然赤条条地平躺在床上。这是另一个洛拉，懒洋洋的，令人望而生畏；她正透过睫毛窥视着他。她的身子衬着蓝色的棉被，像鱼肚一样泛着银白色。小腹的三角上有一簇赭色的阴毛，她很美。鲍里斯走近床铺，以又迷惘又厌恶的心情上下打量着她；她向他伸出双臂：

"等一会儿，"鲍里斯说。

他按了按电钮，于是电灯熄灭了。房间霎时变成一片红色。在对面建筑物的四楼上，不久前安装了亮晶晶的广告。鲍里斯在洛拉身旁躺下，动手抚摸她的肩头和乳房。她的皮肤是如此滑润，你一定以为她仍穿着那身绸裙子。她的乳房稍嫌柔软，但鲍里斯顶顶喜欢这样：这是一个有阅历的女人的乳房。他徒然将电灯熄灭，由于那该死的广告，他照样可以看见洛拉的面容：被红光映照成苍白色，却有两片黑色的嘴唇；她仿佛正在受苦受难，她的目光很严峻。鲍里斯觉得心情沉重而悲怆，真像是在尼姆[1]

---

① 尼姆，法国南方城市。有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斗兽场，今仍存有遗址。

头一条公牛跳进斗牛场时的情景：就要发生什么事了，那是既不可避免、又十分可怕、却很平淡无奇的事情，比如那公牛将在血泊之中倒毙。

“脱掉你的睡衣吧，”洛拉哀求他。

“不脱，”鲍里斯顶道。

这已成为老一套。洛拉每次都要求他脱掉睡衣，鲍里斯不得不一口拒绝。洛拉的双手悄悄伸进了他的上衣下面，温情脉脉地抚摩他。鲍里斯不禁失笑道：

“你呵到了我的痒处哩。”

他俩拥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洛拉抓着鲍里斯的一只手，让它按着自己的肚皮，紧紧贴着她那撮赭色的阴毛：她总是要提出各式各样的古怪要求，有时鲍里斯只好硬着头皮抵挡。他让自己那只手麻木不仁地在洛拉的大腿间悬放片刻，然后缓缓地将它上移直至她的肩头。

“来呀，”洛拉一边将他拉过来，一边喃喃有声：“我真爱你。来呀，快来呀！”

她不一会儿就哼唧起来。于是鲍里斯心里想：“这下子好啦，我非晕过去不可！”仿佛有一股粘乎乎的波浪从他的腰间一直升到后脖根儿。“我不愿意，”鲍里斯咬紧牙关自语道。但他突然感到，人家像提起一只兔子那样，从颈部将他托起，他顺势扑倒在洛拉身上，于是在赤光照耀下有了一次充满快感的盘旋。

“我的爱人呀！”洛拉念叨着。

她轻轻地让他侧过身来，自己下了床。鲍里斯依然十分沮丧，将脑袋埋在枕中。他听见洛拉打开洗手间的门，琢磨着：“和她折腾完了之后，我还是纯洁的，我不想搞什么名堂。我对做爱感到厌恶。说准确点儿，倒不完全是这本身令我厌恶，而是我真怕又昏厥过去。你竟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会觉得自己受

制于他人。何况选择自己的女伴又有什么意义？跟任何女人搞都是一模一样。不过是生理现象罢了。”他不胜厌恶地重复：“生理现象！”洛拉为了过夜在洗濯。潺潺水声是令人愉快的，也是清白无辜的，鲍里斯愉快地听着。沙漠里干渴的幻觉症患者也会听到类似的声音，泉水叮咚的声音。鲍里斯试图想象自己也是一名幻觉症患者。房间、红光、汩汩水声，这一切全都是幻觉呀。他将返回大漠，躺在无际的沙土上，用软木太阳帽遮住两眼。这时马蒂厄的面庞兀然显现。“真有意思，”他喃喃自语，“我更喜欢男人，而不是娘儿们。我跟女人在一起时，那乐趣还不及跟男人在一起的四分之一。但无论如何我是不愿同男人睡觉的。”他很开心地想到：“等我跟洛拉分手之后，我就去当修道士！”他觉得自己是无情而纯洁的。洛拉又蹦到床上，一把搂住了他。

“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她连声呼唤。

她抚弄着他的头发，出现了一长段静默。当洛拉开口说话的时候，鲍里斯眼前已是金星乱转。她的声音在赤红的夜色中显得很古怪。

“鲍里斯，我只有你啦。我在人间孑然一身，你一定得爱我，我心里只有你。我一想到自己的身世，就想跳河自杀。我必须日日夜夜想着你。千万别狠心，我的爱人呀！别伤害我，你是我仅有的一切了。我在你的掌握之中，我的爱人！永远别伤害我，我是孤身一人啊！”

鲍里斯一惊，醒了过来。他清醒地考量着眼前的局面，用明明白白的语调对洛拉说：

“若说你孤独，那是因为你爱孤独，还因为你高傲。要不是这样，你就会爱上一个年纪比你大的男人。我呢，我年纪太轻，不能使你免去孤独。我觉得你是为了这个才选择我的。”

“我不知道，”洛拉回答，“我热切地爱着你，我就知道

这个。”

她狂热地抱紧他。鲍里斯隐隐约约听见她在念叨：“我爱死你啦！”接着他便呼呼入睡了。

三

夏季。空气灼热而浓烈。马蒂厄在清朗的天空下，正在马路中间走着。他摆动双臂，推开金色的重重帷幔。夏季。他人的夏季。在他，一个黑色的日子开始了。它将逶迤地一直拖到晚间，是在太阳照耀下的葬礼。一处住址。金钱。得跑向巴黎的各个角落。萨拉会提供住址。丹尼尔会借钱。再不然就是雅克。他梦见自己是一名杀人犯，在他的眼眶深处还残留着一点儿这场噩梦，却在强烈的光照下被摧毁。德朗布尔街十六号。就是这个地方。萨拉住在第七层楼，当然喽，电梯是不灵的。马蒂厄步行登楼。在紧紧关闭的房门后面，一些女人正系着围裙、头上扎着毛巾，干着整理房间的活儿。对她们来说，这一天也是刚刚开始。是怎样的一天呢？马蒂厄按门铃时，他已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想：“我该做点儿体操啦。”又不无厌倦地自语：“我每次爬楼梯时就这样嘱咐自己。”他听见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只见一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目光明澈，笑盈盈地为他开门。马蒂厄认出了他。这是个德国人，一名流亡者，他常在圆顶酒家见到他：要么正在津津有味地啜饮牛奶咖啡，要么弯腰注视着棋盘，目光不离棋子，一边舐着他那两片厚厚的嘴唇。

“我要见一见萨拉，”马蒂厄开口道。

那矮男人变得严肃起来。他欠了欠身，脚后跟碰了个响；他的耳朵呈紫红色。

“我是魏缪勒，”他僵硬地自我介绍。

“我叫德拉鲁，”马蒂厄不慌不忙地应道。

矮个子男人脸上又浮起了和蔼的微笑，招呼：

“请进，请进。她在楼下工作间里。她会很高兴的。”

他将客人领进前厅，迈着碎步消失了。马蒂厄推开玻璃门，走进戈梅兹的公寓。在室内楼梯的转角处，他停了步，因为光线照得他头晕目眩：那是从布满尘土的彩画玻璃窗直射进来的。马蒂厄眨着眼睛，他感到头昏脑胀。

“是谁呀?”萨拉的声音问。

马蒂厄从扶梯上欠身观看。萨拉正坐在半榻上，身穿黄色晨衣，透过硬直而稀疏的头发，他看见了她的脑壳。一支火炬正对着她大放光芒：那是一只人类学里短头型的赭色脑袋……“是布吕内，”马蒂厄不快地想。他已有半年没见到布吕内了。但一点也不愿在萨拉家里与他重逢。这有些不方便，他们想交谈的事情太多啦。他们那奄奄一息的友谊只与他俩相关。何况布吕内带来的是外界的空气。那是整整一个健康的天地，充塞着各种各样顽强的反叛和暴力，体力的活动、耐心的奋斗和严明的纪律：马蒂厄将悄悄告诉萨拉的是令人害臊的小小床上的秘密，那是布吕内不需要了解的。萨拉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你好，你好呀!”她对他招呼道。

马蒂厄也报以一笑：他从上面瞥见了那张扁平难看的脸，由于善良而显得忧心忡忡；再往下看，便是那对肥大稣软的乳房，从晨衣领口袒露出了一半。于是他匆匆走下楼来。

“什么好风把你吹了过来?”萨拉问道。

“我想向您请教一点事情，”马蒂厄应答。

萨拉的脸色由于好奇而微微泛红。

“随便问吧!”她接茬道。

她觉得准能使马蒂厄开心，便兴匆匆地补上一句：

“您知道谁在这儿?”

马蒂厄转身朝向布吕内，同他握手。萨拉以动情的目光看着他们俩。

“你好啊，你这老牌社会叛徒[1]!”布吕内开口道。

马蒂厄听到这声音还是挺高兴的。布吕内是大块头，腰板结实，脸上的表情像乡巴佬一般迟钝。他看上去并不特别可爱。

“你好!”马蒂厄问候道，“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哩!”

布吕内笑而不答。

“请坐在我身边,”萨拉急切地说。

她知道，她将帮他的忙；现在，他是在她的管辖之下。马蒂厄坐了下来。小帕勃洛在桌子底下玩积木。

“戈梅兹怎样啦?”马蒂厄问。

“还是老样子。他现在在巴塞罗那,”萨拉说。

“您得到他的消息了么?”

“上星期有信来。他给自己摆功咧,”萨拉讥讽道。

布吕内的两眼炯炯发光。

“你知道吗，他晋升为上校啦!”

上校。马蒂厄想到昨日的他，不禁一阵难过。他呀，这个戈梅兹远走高飞啦。一天，他从《巴黎晚报》得知伊伦[2]陷落。他在画室里来回踱步踱了很久，一边用手指梳理自己的黑发。然后他便走下楼，穿着短上衣，连帽子也没戴，似乎是要去圆顶酒家买一包香烟。自此就没有回家。这间画室依然像他离去时一模一样：画架上放着一幅未完成的画作，桌子上有一块雕刻了一半

① 意谓马蒂厄是社会党人。这是借用法共的词语。

② 伊伦，靠近法、西边界的西班牙城市。此处指被反对共和政府的法西斯军队攻陷。

的铜牌，四周是一堆装酸性化学剂的小瓶。画和雕的人像是辛普森小姐。画作上的她是裸体。马蒂厄仿佛又看见她在戈梅兹的臂膀中醉醺醺但却仪态万方地用沙哑的嗓音唱歌。他暗忖："他对萨拉也太残酷无情啦！"

"是部长先生为您开的门么?"萨拉用开心的声音问。

她不愿提到戈梅兹。她原谅了他的种种不是：他的背信弃义、他的心血来潮、他的冷酷无情。但这件事不能原谅。不能原谅他出走到西班牙：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杀人，他已经杀了人。在萨拉看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哪位部长?"马蒂厄颇为吃惊地问。

"那个红耳朵的小耗子。人家是一位部长哩，"萨拉以带着几分天真的自豪感说，"人家一九二二年曾参加慕尼黑的社会党政府。现在他快饿死啦。"

"您当然将他收留了。"

萨拉哈哈大笑道：

"他提着衣箱跑到我家里来。可不，说真的，"她嘀咕着，"他没有可去的地方。人家把他从旅馆里赶了出来，因为他已经付不起账了。"

马蒂厄扳着手指数着说：

"连同安尼娅、洛佩斯和桑蒂，您已经有四位食客啦。"

"安尼娅就要走了，"萨拉接道，好像有点歉疚的样子。"她找到工作啦。"

"这是发疯，"布吕内说。

马蒂厄一惊，朝他转过头来。布吕内的愤怒既是有分量的，又是冷静的：他以地道的乡巴佬神情凝视着萨拉，并且重复道：

"这是发疯。"

"说的什么？什么事算是发疯?"

“哎哟!”萨拉急急忙忙应道，一边将手放在马蒂厄的胳臂上，“快来救救我，亲爱的马蒂厄!”

“什么事呀?”

“可这跟马蒂厄无关，”布吕内满脸不高兴地对萨拉说。

她不再听他说下去，而是用可怜巴巴的语调哀告：

“他要我把部长先生赶出去。”

“赶出家门?”

“他说我收留他是犯罪。”

“萨拉在夸大其辞，”布吕内平静地说。

他朝马蒂厄转过身来，有些勉强地解释道：

“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矮子的来头。半年前，他好像在德国大使馆的走廊里出没过。一名犹太流亡者能在那儿干些什么，是不需要多高的天分就能猜出来的。”

“你们并没有证据呀!”萨拉嚷了起来。

“没有。我们是没有证据。假如我们有，他就不会再呆在这里了。但即使只有假定，萨拉为他提供食宿也是极其不谨慎的。”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萨拉情绪激昂地问。

“萨拉呀!”布吕内温和地说，“您宁愿毁掉整个巴黎，也不愿让您的门客有什么不快。”

萨拉淡淡一笑道：

“不是整个巴黎。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决不会为你们的党派之争牺牲魏缪勒，党派嘛……那是抽象的东西。”

“我也常常这样说，”布吕内应道。

萨拉使劲摇头。她的脸涨得通红，她那发绿的大眼睛蒙上了薄薄的雾气。

“那位矮个子部长，您是见到了的，马蒂厄，”她不胜愤慨地说。“难道他会去伤害哪怕一只苍蝇么?”

布吕内的平静是广阔无边的。那是大海的平静，既令人放心，又使人激动。他从来不像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他拥有人群式缓慢、安静而又嘁嘁喳喳的生活。他解释道：

“戈梅兹有时派回一些信差来。他们上这儿来，我们在萨拉的住所会见他们。你不难设想。信息的内容是绝密的。难道你非得选择这样的地方。来安顿一个有间谍名声的人物么?”

马蒂厄避而不答。布吕内用的是疑问句式，但这是为了取得雄辩效果：他并不是在征求马蒂厄的意见；布吕内早已不就任何问题征求马蒂厄的见解了。

“马蒂厄，我请你来做裁判：假如我赶走魏缪勒，他准会投塞纳河自尽。难道可以仅仅因为有怀疑，就把一个人逼得自杀?”她极为不满地补上最后这句话。

她挺了挺腰板，模样儿丑陋而精神焕发。她使马蒂厄产生一种糊里糊涂的同情心，那是常人对被压死者、遭逢事故者以及蜂窝组织炎和溃疡患者极易产生的。

“真是这样么?”马蒂厄问，“他会投塞纳河自尽么?”

“绝对不会，”布吕内插话道，“他会再到德国大使馆去，并想办法把自己彻底出卖。”

“这也一样，”马蒂厄接着说，“反正他是完蛋了。”

布吕内耸了耸肩，说：

“可惜是这样的。”

“您听见他说什么了吗，马蒂厄?”萨拉焦虑不安地盯着他问，“您说，到底谁有理？说点儿看法呀!”

马蒂厄无话可说。布吕内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不需要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肮脏的知识分子、一个走狗之流的意见。“他会以冷淡的礼貌听我说话，他会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只是按我所说来评判我本人，如此而已。”马蒂厄不愿布吕内来评判他。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俩谁也不评判谁。“友谊不是用来批评人家的，”那时候布吕内常说，“友谊是用来增强信任的。”也许目前他也还说这种话，但他想到的却是自己党内的同志了。

“马蒂厄！”萨拉说。

布吕内朝她俯下身子，摸着她的膝头说：

“萨拉，您听我说，我很喜欢马蒂厄，也非常尊重他的智慧。如果是要弄清斯宾诺莎或康德某一段话的含意，那自然非他莫属。但这件事太蠢啦，我向您保证：我无需一名裁判，即使他是一位哲学教授。我的态度很清楚。”

“当然，”马蒂厄自语，“那当然。”他心里十分难过，但他并不责怪布吕内。“我有什么资格给人家出主意？我自己一生做出了什么成绩啊？”

布吕内站起身，说：

“我该走啦。不用说，萨拉，您可以自己看着办。您不在党内，但您为我们做的事已很可观。但假如您要挽留那个人，那么当戈梅兹带消息回来时，我只要求您到我家里来谈。”

“那没问题，”萨拉说。

她的两眼闪闪发光。她仿佛获得了解放。

“任何东西都别随处乱扔。统统烧掉为好。”布吕内又叮咛。

“我答应照办。”

布吕内转身对马蒂厄道：

“好啦，再见吧，老弟！”

他并不向他伸出手，而是专注地观察他，表情严峻。那是昨晚玛赛儿式的目光，包含着抑制不住的惊讶。对方在这目光下原形毕露，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大汉。渺不足道，笨手笨脚。“我有什么资格给人家出主意？”他眯眯眼睛：布吕内看上去生硬而干瘪。“而我呢，我脸上就摆着‘打胎’二字！”布吕内开口啦。他

的语调却完全不是马蒂厄所想象的那样。

“你一副倒霉相，”他温和地说，“有什么事不顺当吗?”

马蒂厄也站起身来。

“我……遇到了麻烦。不过不是很严重。”

布吕内将手放在他的肩上。他颇为踌躇地看着马蒂厄。

“真蠢啊，一天到晚东奔西跑，连看看老伙伴们的时间都没有。假如你一命归天，我得过一个月才会知道。而且会是偶然得悉。”

“我不至于马上送命的，”马蒂厄乐呵呵地说。

他感觉到布吕内放在自己肩上的手，暗想：“他并没有评判我啊，”心里充满谦卑的感激之情。

布吕内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那不至于，可是……”他喃喃道。

他似乎终于拿定了主意：

“你两点钟时有空吗？我有点儿时间，可以上你家里转一圈。咱俩可以像从前那样谈谈心。”

“像从前那样。我没别的事，在家恭候，”马蒂厄答道。

布吕内亲切地冲他微笑。他保持了那种天真愉快的笑容。他转过身，朝着楼梯走去。

“我送你走，”萨拉说。

马蒂厄目送这两人离去。布吕内上楼梯的动作轻快得令人吃惊。“并没有完全变样儿哟，”他暗自想。顿时他的胸臆有一种悸动，其间包含着温暖和谦逊，又似乎是一种期待。他向前走了几步。在他的头顶，房门砰然响了一声。小帕勃洛挺认真地瞧着他。马蒂厄走近桌面，拿起一把雕刻刀。一只停在铜版上的苍蝇嗡地飞走了。帕勃洛依然盯着他望。马蒂厄觉得挺不自在，也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被孩子的目光所吞没。“孩子么，

都是些小小野兽，他们的感官全是一张张嘴巴。”帕勃洛的目光还不是人类那种目光，但已是活跃异常的生命：这娃儿离开娘胎还不很久，这一看就知道。他呆在那儿，手足无措，小模小样儿，身上还有那种刚被吐出来的、混浊的毛茸茸气息；但就在他那眼眶里浑浑噩噩的粘液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小小的贪婪的意识。马蒂厄玩弄着那把雕刻刀。“天气真热！”他自言自语。苍蝇在他四周嗡嗡飞舞。在另一处玫瑰色调的屋子里，在另一个女人的腹内，有一个水疱儿正在膨胀。

“你知道我梦见了什么吗？”帕勃洛问。

“你说说看。”

“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根羽毛。”

“他有了思想咧，”马蒂厄想。

他又问：

“你变成一根羽毛以后又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我睡觉呗。”

马蒂厄蓦然将那雕刻刀扔在桌面上：那苍蝇被吓得不停地转着圆圈儿飞，终于停在那铜版的两条细线的缝儿里。细线所代表的却是女人的一只胳臂。得赶快采取行动啊，因为那水疱儿正在膨胀：就在此时此刻，它正在暗中努力，拼命要摆脱粘连、要从黑暗里脱身，变成跟这小东西差不多的玩艺，变成这正在吞噬世界的、小小的、苍白而又柔软的吸盘！

马蒂厄朝楼梯走了几步。他听见了萨拉的声音。她打开大门，站在门槛上对布吕内微笑。“她还等什么，不赶快回来？”他转过身来，瞧瞧孩子，又瞧瞧那只苍蝇。“一个小孩。一个会思想的肉团儿，若要杀他他就会叫喊、会流血。杀一只苍蝇比杀一个小孩容易。”他耸了耸肩膀。“我不是去杀任何人。我是防止一个小孩诞生。”帕勃洛又去玩他的积木；他已把马蒂厄抛到脑后。

马蒂厄伸出手，用手指触摸桌子。他惊奇地反复自语："防止小孩诞生……"仿佛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已经发育完全的孩子，正等待时机要蹦过来，蹦到布景的这一边，蹦进这间屋子和光天化日之下，而马蒂厄正在半路上拦截他。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小小的若有所思、外貌狡黠的人儿，表里不一、模样儿痛苦、皮肤白皙，两只耳朵很大，身上有若干胎记，如同一般护照上登记的那样有各种面貌特征。这小小的人儿将永远不会一条腿在人行道上、一条腿在阴沟里满街乱跑；他有一双眼睛，像马蒂厄长着绿眸子，或像玛赛儿长着黑眸子，它们将永远不能见到冬日的蓝天、大海的波涛，或是任何人的面孔。他有一双手，将永远不能触摸白皑皑的积雪、女人的肌肤或松柏的表皮：那将是一整幅关于人间的景象，血淋淋的，光芒四射的，阴森单调的，热情奔放的，具有不祥之兆的，充满希望的景象。也是园林屋宇栉次鳞比的景象，温柔而成熟的大姑娘的形象，可怕的爬虫的形象，……这一切都将在刮胎刀的一刮之下化为泡影，犹如玩具气球在刹那间爆裂。

"我来啦，"萨拉应道，"让您久等了吧？"

马蒂厄抬起头来，感到舒了一口气：她俯在栏杆上，笨重而丑陋。此人已是徐娘半老，一身仿佛腌渍过的肉，好像尚未出生就已经老了。萨拉冲着他笑嘻嘻，匆匆走下楼梯。她那身晨服在她短粗的小腿四周轻轻飘逸。

"怎么样？有什么事吗？"她急切地询问。

她那双迷惘的大眼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他转过身来开门见山地说：

"玛赛儿怀孕啦。"

"噢！"

萨拉的表情倒挺高兴。她迟疑地问：

“那么……你们打算……？”

“不，不是，”马蒂厄急忙回答，“我们并不想要孩子。”

“哦，是这样。我明白啦。”她低下头，保持沉默。马蒂厄无法忍受这种忧伤，这甚至说不上是一种责备。

“我猜想你们二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戈梅兹对我提到过，”他只好不讲客气啦。

“是的，老早以前。”

她突然抬起两眼，激动地说：

“您知道，要是动手早，就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力戒去评判他，于是放弃了自己对他的保留和责怪；只剩下一个愿望，便是安慰他。

“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当会露出笑容，信心十足地面对未来。她将独自一人为这小小生命的悄然消逝而哀伤。

“萨拉，您听我说：请尽量理解我：我不想结婚。这不是出于自私。我觉得婚姻……”

他打住了：萨拉是已婚的女人，她在五年前嫁给了戈梅兹。马蒂厄稍停片刻又道：

“而且玛赛儿不想要孩子。”

“她不喜欢孩子吗？”

“她没有这种兴致。”

萨拉不知如何是好了，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是的。那么，果真是……”

她抓起他的双手道：

“我可怜的马蒂厄，您一定很伤脑筋！我希望能帮助您。”

“对啦，正是这样。”马蒂厄接口说，“您能够帮助我们。当您碰到这个……麻烦时，您曾去看过什么人，我记得似乎是个什

么俄国人。"

"不错，"萨拉应道（她的脸色突然变了），"那太可怕了！"

"哦？"马蒂厄接着说，声音都走了调。"那是……那是很疼痛的吧。"

"倒不太疼，可是……"她哀痛地说，"我怀念那孩子啊。您知道，那是戈梅兹的意思呀。在那个时候，只要他想干什么……但这太可怕啦，我永远也……如今他即使在我面前双膝跪地，我也绝不会重蹈覆辙啊。"

她用茫然若失的眼光盯住马蒂厄。

"手术之后，他们递给我一个小包，对我说：'把这扔进阴沟得啦。'扔进阴沟。像一只死老鼠！马蒂厄呀，您不明白您要干的是怎样的事情啊！"

"可当您生下一个婴儿时，难道您就更明白一些么？"马蒂厄生气地问。

一个婴儿：又增加了一个意识，一小点闪烁跳跃的火光，它将兜着圆圈儿飞舞，向四壁碰撞，而且无处可逃。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您不知道您要玛赛儿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担心以后她会恨您。"

马蒂厄似乎又看见了玛赛儿的眼睛，一对有着晕圈的、冷酷无情的大眼睛。

"您恨戈梅兹吗？"他生硬地问。

萨拉做了个大慈大悲而又无可奈何的手势：她恨谁也恨不起来，尤其不可能恨戈梅兹。

"不管怎样，"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说，"我不能把您介绍给这个俄国佬，他至今还给人做手术，但他现在嗜酒如命。我已经对他毫无信任。两年前，他有过一桩丑闻。"

"您就不认识别人了么？"

“一个也不认识，”萨拉慢吞吞地说。但蓦然间，她的善良禀性全都涌到她的眉宇之间，她大声说：“不，对啦。我来管这件事。我怎么竟然没有想到呢！我负责安排。去找瓦尔德曼嘛。您没有在我的家里见到过他么？是个犹太人，妇科专家。可以说，打胎是他的专长：在他手上您会安然无恙的。在柏林，他的诊所是门庭若市啊。纳粹上台后，他便移居维也纳。这以后便是德奥合并，他提了一只小衣箱，落难巴黎。但他早就把钱全都存到了苏黎世。”

“您估计他能办成么？”

“当然能成。我今天就去拜访他。”

“我很高兴，”马蒂厄说，“我太高兴啦。他不会收太多钱吧？”

“在德国时，他最多收到两千马克。”

马蒂厄的脸变成刷白：

“等于一万法郎！”

她急忙补充道：

“那是宰人，他是仗着名气收钱。这里谁也不认识他，他就得合理收费：我会提个建议，比如三千法郎。”

“好吧，”马蒂厄咬紧牙关表示同意。

他不禁自问：“我到哪里去找这笔钱啊？”

“听我说，我干吗不今天上午就去一趟呢？他住在勃莱兹－戴高夫街，离这儿挺近。我穿好衣服就下楼。您等着我吗？”

“不等啦，我……我十点半钟还有约会。萨拉，您真是难得的好人啊！”马蒂厄道。

他抱住她的两肩，笑嘻嘻地摇晃着。她刚刚为他作了牺牲：不顾自己的一腔反感，出于仗义伙同他干一件令她厌恶的事。她为此而兴高采烈。

“近十一点钟时您在什么地方?”她问，“我可能要给您打电话。”

“这个么，我会在圣米迦勒大道的杜邦·拉丁餐厅。我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您来电话么?”

“在杜邦·拉丁餐厅？那好吧。”

萨拉的晨衣领口开得很大，她那硕大的乳房露出一大截。马蒂厄紧挨着她的身子，既是出于友情，又是为了把视线从她的躯体上移开。

“再见啦，”萨拉说，“再见啦，亲爱的马蒂厄。”

她抬起头来，以她那温柔而难看的面容仰望着他。在这副面容上，渗透着一种惊人的、几乎是感官式的谦卑，使人狡黠地想要伤害它、羞辱它。丹尼尔说过：“我一见她，就懂得了性虐待狂。”马蒂厄亲了亲她的两腮。

“夏日!”天地一色，融在了一起；从街上仰望，是一片流动的仙境。人们有如在空气里飘浮，人面赤红如焰。马蒂厄嗅到一股新鲜而活泼的气息、一种跃动着青春的尘粒。他眯着眼睛，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夏日来了啊!”他向前走了几步。黑色的柏油有些融化，夹杂着小小的白石子，粘在鞋底上。玛赛儿有孕啦，这就不同于往昔的夏日了。

她正在酣睡。她的身子沉浸在浓郁的荫影里，在沉睡中流淌着汗水。她那对美丽的褐色和淡紫色的乳房塌陷下去，乳峰四围渗出细细的汗珠，是白色的、微咸的，像一朵朵小花，她在沉睡。她总是要睡到正午时分。可她肚子里的那个水疱，它却没有入睡。它没有工夫休息：它在摄取营养、在膨胀。时间以不可逆转之势，抖动着径直前行。水疱在膨胀，时光在流逝。“我得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弄到那笔钱。”

卢森堡公园。天气炎热，泛着白光。雕像、野鸽、儿童。儿童在奔跑，野鸽在飞翔。奔跑、白色的闪光、小小的溃散。他在一把铁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丹尼尔是不会借给我的。但我还是要试一试。然后，作为最后一招，我总还可以去找雅克。”青草地波浪起伏地一直延伸到他的脚下，一尊少女雕像的臀部正对着他，野鸽咕咕不停地叫唤，那是些与石雕为伍的飞鸟：“不管怎样，这不过是半个月之内的一桩事情。这犹太佬总可以等到月底吧，到本月二十九日，我就能领到工资了。”

马蒂厄突然停下脚步：他发现自己正在思考。他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此时此刻，布吕内正在街上行走。他在阳光下很舒适。他很轻松，因为他正在期待。他在穿越一座纤维玻璃的城市，他不久会将它砸烂。他感觉到自己是强者。他有些摇摆地朝前行走，走得谨慎而又小心，因为砸烂一切的时刻尚未到来。他在等待，他在期望。而我呢！而我呢！玛赛儿有了身孕。萨拉能说服那犹太佬吗？到哪里去弄钱？我琢磨的就是这些事啊！”他突然仿佛看见在两道黑色浓眉下的一双挤到了一起的眼睛：“马德里。我本想上那儿去。我向你发誓。后来没安排上。”他突然一转念：“我已经老啦。”

“我老喽。现在我有气无力地倒在一张椅子上，陷入个人生活琐事无法自拔，不再有什么信念。然而我呀，我也曾想着要去西班牙。可后来没安排上。南南北北的西班牙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却在这里，我在品尝我自己。我品尝到了昔日血与水的味道，那是含有铁质的水。也就是我自己的味道，我便是我自己的味道，我存在着。存在，那便是：不渴而自饮！三十四岁，我已自我品尝了三十四个年头，于是就老了。我辛苦过，我期待过，我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一切：玛赛儿、巴黎、不再依赖别人。这

些都已终结。我已经无可期待。”他凝视着这座普普通通的花园，总是那么新鲜，又总是原来的样子。如同不尽的海洋；一百年来是相同的缤纷色彩和不变的嘈杂之声在涤荡着它，如同大海里永远相同的浪花和波涛。这里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一群群不拘一格向前奔跑的儿童，一百年来就是这样；有同样的阳光照射在断了指头的皇后们的石像上；还有这一株又一株的树木。有萨拉及其黄色的晨衣，有怀了孕的玛赛儿，有金钱问题。所有这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正常、那么单调，这一切就足够填满人生，而这也就是人生。其余呢，才是分裂的西班牙，才是西班牙的众多古堡[1]，才是……“什么呀？一种为我所用的、温暖的世俗性宗教？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天使般纯洁的陪衬，借以点缀我真正的一生？一种对罪责的逃遁？他们，如丹尼尔、玛赛儿、布吕内、雅克，全都是这样看待我的：一个想得到自由的人。他像大家一样，既要吃、又要喝，他是公教人员[2]，自己不搞政治，他读《事业报》和《人民报》，他也有金钱方面的烦恼。不同的是，他想获得自由，如同别人想获得一套邮票。自由，这是他的秘密花园。他同他自己的小小的默契。一个懒惰而冷漠的家伙，有点儿喜欢幻想，其实颇通情达理，狡黠地为自己构筑了一种平庸坚固、但却墨守成规的幸福，偶或也以高尚的想法来为自己辩护。难道这就是我？”

那时他七岁，住在皮蒂维埃当牙医的于勒叔叔家。他独自待在候诊室里，玩着妨碍自己存在的游戏：他竭力不咽下口水，诸如将什么冰凉的液汁留在舌尖上、避免做吞咽的动作，不使它进入喉管底部。他竟能做到使自己脑子一片空白。但这空白本身仍

① 此处“古堡”系双关语。兼有“海市蜃楼”、“幻想”之意。

② 法国的公立学校教师属公教人员。

然有一种味道。那是一个专做傻事的日子。他在这外省式的酷热里好不难受，这样的天气使人想到蚊蝇。而他正巧捉住一只苍蝇，刚刚扯掉它的翅膀。他方才发现这苍蝇的绿脑袋很像厨房里火柴棒儿的绿尖尖，于是跑到厨房里去找到了火柴盒儿，用苍蝇的绿头去摩擦，看看能不能着火。可干这些事也都是马马虎虎：不过是闲来无事取闹而已。因为他无法对他自己产生兴趣，也明明知道那苍蝇是不会燃烧的。在候诊室的桌子上，放着一些看破了的周刊和一尊漂亮的中国瓷瓶，是青灰色的，带有瓶把儿，做成鹦鹉爪的形状。于勒叔叔告诉他这古瓷瓶有三千年历史。马蒂厄两手反背着走近了瓷瓶，端详着它。一边不胜忧郁地摇摆着身子：在这阳光烧烤着的古老天地里，却当上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小小肉团儿，面对一只毫无知觉的三千年古瓶，想来不免令人寒心！他转过身来背朝着这古瓶，在大镜子跟前挤眉弄眼，又深深吸起气来，却仍排遣不了闲愁。于是他突然走回桌子旁边，双手举起那颇有分量的古瓶，砰然将它掷在地板上：这真是突发奇想，天外飞来的神思。这样做了以后，他立刻觉得自己飘飘然如游丝一般。他无限惊喜地瞧着那堆破碎的瓷片。这三千年的古瓷瓶在这只有四、五十年资历的四墙之间、在亘古不变的阳光照耀中，遭逢了某种变故，那是旭日破晓式的大逆不道的变故。他暗自寻思："干下这件事情的便是我呀！"于是感到无限自豪。没有羁绊、没有谱系、没有缘起，一个执拗的小家伙，突然顶破地壳而显现。

他十六岁时已成为一个野小子。在阿尔卡雄，他躺在沙滩上，观看着大洋里平静壮阔的波浪。有个波尔多的小子竟朝他扔石子，他刚刚揍了他一顿，并且强迫他啃了一嘴沙土。他坐在松树的树荫下，气喘吁吁地，鼻孔里充满松脂的芬芳气息，觉得自己简直像一枚吊在半空中的小炸弹，圆圆的，粗暴的，无法譬解

的。他叮咛自己："我将是自由的；"也许他什么也不曾叮嘱过自己，但这确实是他想要说的，而这便是在打赌。他曾发誓：今后整整一生都要像这特别的时刻。他二十一岁时便在屋里研读斯宾诺莎的作品；这天正好是封斋节前的欢庆之日，街上开过许多五彩缤纷的彩车，车上载着硬纸做的各色人物。他抬起眼来瞅了瞅，又发起誓来（这回带着哲理性的夸张口吻，最近以来他和布吕内都是这样）。他叮嘱自己："我将拯救我本人！"他十次、百次地一再起誓。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知识界方式的演变，用词是有所变化的。但却始终是内容一样的同一种誓言。在他自己心目中，马蒂厄并不是那个有些笨拙、在一所男子中学讲授哲学的高个子家伙，不是律师雅克·德拉鲁的兄弟，也不是玛赛儿的情夫、或者丹尼尔和布吕内的好友，而仅仅体现为这个誓言。

什么誓言？他用手拂了拂被阳光照花的眼睛：他也弄不清楚了。他现在常常（而且越来越经常）长时间地离群独处。为了理解这誓言，他必须是在自身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刻。

"请把球发过来。"

一只网球滚落到他脚下。一个小男孩手里拿着球拍朝他跑过来。马蒂厄将球捡起，抛了过去。他肯定并不处于最佳状态：他是在这郁闷的酷暑中苟活，忍受着日常生活里那种古老而单调的感觉；他徒然反复念叨从前激励他的句子："得到自由。成为自身的动因。要能够宣告：我欲故我在。成为我自身的发端。"这是些空洞而夸张的句子，是令人恼火的知识分子用语。

他站起身来。一个公职人员站起了身。他在金钱方面碰到了麻烦，他要去找他从前一位学生的姐姐。他在寻思："是不是已成定局？是不是我仅仅是一名公职人员？"他期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近这些年来都只不过是在临阵的前夜罢了。他透过无数小小的日常烦恼在期待。当然，他也追求那些风流女子；但就在

这个时期，他也在到处旅行，何况他还必须挣钱过日子。但即使在这一切当中，他惟一关切的仍然是保持自由。为了采取一种行动。一种自由自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它将决定他的整个一生，并成为新的生存的开端。他从来没能完全投入一次恋爱、从事一种娱乐；他也从来没有真正感到不幸。他始终觉得自己心不在焉，觉得自己似乎尚未完全降临人世。他在期待着。但就在这个当儿，渐渐地、乘人不备地，年龄却有增无已；它们从背后袭击，一下子便到了三十四岁。“我本该在二十五岁时投入。像布吕内那样。但在那个年纪你不会是心明眼亮地投入。你在上当受骗。我也不愿意上当受骗。”他曾想到过到俄国去，想到过放弃自己的学习，或者去学一种手艺。但每一次在这类重大决断的边缘，使他止步不前的，是他没有那样做的理由。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时的冲动罢了。于是，他便继续不停地期待着……

在卢森堡公园的水池中，一些玩具帆船在转悠，不时被喷泉的水柱击中。马蒂厄停下脚步，观看这小型船赛。他思量着：“我不再期待。她说得对：我空耗了自己、虚度了年华，完全沉浸在期待之中。此刻我很空虚。此话不假。然而我已不再期待任何东西了。”

那边在喷泉附近，一只小船遇难了，它即将倾覆。所有在旁观看的人都哈哈大笑。一名顽童正用一只船桨试着将它扶正。

四

马蒂厄看了看手表：“十点四十分，她迟到啦。”他不喜欢她迟到。他总是担心：她别在无意中自取灭亡。她什么事情都记不住，老是自我回避，经常忽略了自身，记不得要吃饭、记不得该

睡觉。总有一天她会忘记呼吸空气，那时就一切完蛋。两个年轻人在他身旁停下脚步：他们以鄙夷的目光打量一张桌子。

“请坐，”其中一个用英语讲。

“我这就坐下，”另一个也用英语回答。于是他们嘻嘻哈哈地就坐。他们的手保养得很好，表情生硬，肌肤却柔嫩。“这里尽是些乳臭未干的娃娃！”马蒂厄忿忿地想。是一些大、中学生。年轻小伙子在一些半醉的女孩子包围下，颇像些闪闪发光不怕磕碰的昆虫。“青年人真有意思，全都虚有其表！”马蒂厄自语。依维什感觉得到自己年轻，鲍里斯也是，但他们是例外。青春的牺牲品。“我当年并不知道自己是青年人。布吕内、丹尼尔都不知道。明白这一点是后来的事。”

他并不十分快活地想着将带依维什去看高更[1]画展的事。他喜欢向她介绍漂亮的油画、美好的电影、出色的艺术品，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漂亮，这是一种表示歉意的方式。依维什却不谅解他：今天上午如同过去那几次一样，她将以古怪而气恼的表情去观赏油画。马蒂厄将站在一旁，显得丑陋、碍事、无足轻重。然而他并不愿意变成美男子：她面对着美的时候，反而益发感到孤独。他自忖：“我真不知如何待她是好。”正在这时，他瞥见她走了过来。她在一个头发鬈曲、戴着眼镜的小伙子陪伴下，正从林荫大道徐徐下行。她将面庞仰起凝视着他，将光艳照人的酣笑奉献给他。他俩谈得十分起劲。当她发现马蒂厄时，目光顿时暗淡下来，匆匆向他打了个招呼，无精打采地穿过学校街马路。马蒂厄起身道：

“你好啊，依维什。”

“早晨好，”她应道。

---

① 高更（1848—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塑家。

她的面部作过精心修饰。金黄色的耳环低垂到鼻尖以下的位置，刘海差不多遮住两眼。冬天，寒风吹散她的头发，暴露出她那苍白的胖脸蛋和低平的额头（她自称为“我的卡尔梅克人[1]额头”）。于是显现出一张像两片云烘托下的满月般的大脸，毫无血色、充满稚气，而又性感。不过今天马蒂厄见到的，却是一具狭窄而清纯的假面，她将它置于真实的面孔之上，有如一只三角形的面具。马蒂厄的年轻邻座们转身朝向她：显然他们的观感是：“漂亮的姑娘！”马蒂厄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在这所有人当中，惟有他知道依维什其实是长得很难看的。她闷闷不乐地静静坐着。她没有涂脂抹粉，因为化妆品会损伤皮肤。

“夫人喝点什么呢？”服务员问。

依维什嫣然一笑，她喜欢人家称她为“夫人”。于是她不知所措地转身瞧着马蒂厄：

“要一杯薄荷露吧，”马蒂厄接话道，“您喜欢喝这个。”

“我喜欢这个吗？”她感兴趣地问，“那就要这个吧。”等到服务员一走开，她便问：“这是什么饮料呀？”

“是绿色的薄荷水。”

“就是我上次喝过的那种粘糊糊的绿色汁水？嘿，我才不要喝它呢，弄得嘴巴油腻腻的。我总是随便由人家安排，其实真不该听您的话。咱俩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您说过您喜欢这个，”马蒂厄不高兴地说。

“是呀，可后来我想了想，又记起了那股味道，”她说着打了个哆嗦，“我再也不要喝它啦。”

“服务员！”马蒂厄喊道。

“算啦，算啦，由它去。他会送来一杯，那颜色还是很好看

---

[1] 卡尔梅克人，系亚洲中部、西部、北部的人种。

的。我不动它就得了。反正我又不渴。"

她不再开口了。马蒂厄不知对她说什么才好：依维什感兴趣的事实在太少啦。何况他自己也没有说话的兴致。玛赛儿仿佛就在现场。他看不见她，也不呼唤她的名字，可她在这儿。依维什嘛，他看得见、摸得着，也可以唤她的名字：但却可望不可即，她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坚挺的胸脯。似乎是画出来的，并且涂上了彩釉，就像高更油画上的塔希提女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再过一会儿，萨拉会打电话来。服务员就会喊："德拉鲁先生有电话！"马蒂厄将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唉声叹气："他要价十万法郎，少一分钱不干。"医院呀，外科手术呀，乙醚的气味呀，金钱问题呀。马蒂厄奋力挣扎一下，便转过头去瞧着依维什。她却闭目养神，用手指轻轻掩住眼皮。她重新睁开眼说：

"我觉得这眼皮会自动张开。我不时闭上眼睛，好休息一下。您看眼皮发红不发红呀？"

"不红。"

"是因为阳光的关系。到了夏天，我两眼总是疼。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只有等夜已来临的时刻才能出门。否则就不知往哪里藏身才好。阳光到处追逼你。而且，人人的手都是湿腻腻的。"

马蒂厄在桌下用手指摸了摸掌心：掌心是干燥的。两手湿腻腻的大概是另外那个男人，那头发鬈曲的大高个儿。他无动于衷地注视着依维什。他既有负罪感，又觉得摆脱了约束，因为他不太把她放在心上。

"我叫您今天上午出门走走，这使您厌烦吗？"

"反正我也不可能一直呆在自己房间里。"

"那是为什么？"马蒂厄吃惊地问。

依维什不耐烦地瞧瞧他：

"您呀，您不知道女大学生之家是怎么回事。那里毕竟要保

护年轻姑娘们，尤其是在考试的阶段。而且那管家婆挺喜欢我，以各式各样借口随时跑进我的房间。她喜欢摸我的头发，我却最讨厌人家碰我。”

马蒂厄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明明知道她的心口不一。依维什不胜忿怒地摇摇头。

“这学生之家的胖管家婆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事情总是这样，过三个月她就会讨厌我：她会说我很狡猾。”

“您就是狡猾嘛，”马蒂厄接话道。

“那倒也是，”她拖长嗓门儿回答。这使人想起她那苍白的腮帮。

“再说，您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最终会发现您不让他们看见您的腮帮，并且像一般假正经的女人那样，在他们跟前总是低低垂下眼帘。”

“瞧您说的！让人一眼就看清您是怎么一个人您就高兴么？”接着她略带轻蔑地补充道：

“您确实对这类事情不大敏感。至于直视别人的容貌，我是做不到的：我马上会觉得两眼发痒发痛。”

“开头您常常使我手足无措，”马蒂厄说，“您总是瞧着我的额头以上、也就是头发所在的部位。而我就最怕变成秃顶……我那时以为您看出了发间的一片空隙，于是两眼便离不开那里了。”

“我看谁都是这样看。”

“不错，要不然就是斜睨：这么着……”

他向她投过一瞥狡黠而迅疾的目光。她半嗔半喜地发出格格笑声：

“够啦！我不愿意人家模仿我的样子。”

“这又不是出于恶意。”

“当然不是。但学我的那些表情，实在使我害怕。”

“我可以理解，”马蒂厄笑道。

“但您不像是理解的样子。即使您是世上的头号美男子，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她换了一种语调说：

“我只是想不要把眼睛弄得那么痛。”

“听我说，”马蒂厄又道，“我这就到一家药店去替您买一种药片。但我正在等一个电话。如果有人找我，就请您告诉服务员：我马上就回来，请对方再打一次电话。”

“不，不必去啦，”她冷冷地说，“非常感谢您，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是这阳光造成的。”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真没劲，”马蒂厄怀着一种古怪的挖苦的快意想道。依维什用手掌抹平她的衣裙，同时将手指微微抬起，好像就要弹奏钢琴的键盘似的。她的两手仍然发红，因为她的血液循环不佳。一般情况下，她尽量保持两手悬空，稍稍挥动一两下，好使它们恢复自然的色泽。这两只手很少用来取物，而是她手臂顶端的两个不大精致的小摆设。它们触摸物体时动作轻微而游移，与其说在取物，毋宁说是在塑造什么艺术品。马蒂厄观察了依维什的指甲：又长又尖，涂了很厚的指甲油，差不多是中国派头。只须看一看这些多余而脆弱的装饰；就明白依维什四体不勤、十指无用。某一天，她的十指之一的指甲自行脱落了。她便将它珍藏在一具小小的模型棺材里，不时以惊喜参半的目光观赏一番，马蒂厄见过那指甲，上面还保留着彩釉，很像是甲虫的化石。“我猜她准有什么心事：她从来没有这么不耐烦过。大概是放心不下考试吧。除非她对我有些恼火：无论如何，我是个大人嘛。”

“等人变成瞎子，就肯定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啦，”依维什突然用旁观者的神情评说着。

“肯定不会的，”马蒂厄笑嘻嘻地说。“要知道拉昂[①] 的医生对您说过：您多少患有结膜炎哩。”

他话说得很柔和，他笑得也很柔和。他感到自己充满了温情：跟依维什打交道要永远带着笑容，要做一些柔和而缓慢的动作。“就像丹尼尔对待他家里的猫一样。”

“我的眼睛非常疼，”依维什诉苦道，“只要有一点小事……”她吞吞吐吐起来：“我……觉得疼痛是在眼眶深处。在顶顶里头，您对我说起的那次发作，开头是不是也这样？”

“哦，那天出的事情么？”马蒂厄问，“听我说，依维什，上次是您的心脏问题，您害怕心脏病发作了。您把自己当小孩，可以说您需要折磨自己。在另外一些时刻，您又突然宣布您的身体是铁打钢铸的。两者不可得兼呀。”

他的声音在他的喉头留下一丝甜甜的味道。

依维什严肃地瞅了瞅自己的脚下。

“我准会出点儿什么事的。”

“我知道，”马蒂厄说。“您的生命线断了。但您也对我说过，您并不怎么相信这个。”

“对啦，是不怎么相信……还有一层，就是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未来。这未来是有险阻的。”

她沉默不语了，马蒂厄也静静地瞧着她。没有前途……突然间，他觉得口里有一股苦味儿，又觉得自己非常依恋依维什。确实，她没有未来：依维什三十岁，依维什四十岁，……这毫无意义。他想：“她缺乏生存能力。”马蒂厄独处的时候，或者他同丹尼尔、同玛赛儿交谈时，他的一生就在他自己面前展示：为数不

---

① 拉昂，巴黎北面的小城镇，仍属巴黎盆地，附近为平原，种植谷物及甜菜等。依维什的父亲在拉昂开办锯木厂。

多的几个女人、几次旅行、几本书籍，那是清清楚楚而又单调寂寞的。一条长长的、软绵绵的斜坡，马蒂厄在缓慢地、缓慢地沿坡下滑，甚至他常常觉得下滑得不够迅速。而突然间，当他见到依维什时，他似乎觉得自己坠落到底了。依维什是个小小的受难者，爱享受而多坎坷，不会有什么前途：她将会消逝，会神经失常，会因心脏病发作而死掉，再不然就会照她父母的意思幽禁在拉昂。但马蒂厄不能忍受生活中没有依维什。他用手做了一个模糊的姿势：他真想抓住和紧握依维什的上臂。但这时耳边却响起："我讨厌人家碰我。"于是马蒂厄的那只手缩了回去。他急忙说道：

"依维什，您的工装真好看！"

这话问得很不得当：依维什很不自然地低下了头。带着几分委屈用指头轻弹着那身工装。她总是把恭维当成冒犯，似乎人家硬要用斧子为她劈出一尊雕像来，做工粗糙，却很诱人。但她却惟恐掉进圈套。只有她自己才能妥善地考虑自己的形象。她不声不响地思虑着，那是一种充满温清的小小信念，一种陶醉。马蒂厄谦和地瞅着依维什柔弱的肩头，她那笔直又浑圆的脖颈。她常常说："我讨厌那些对自己的肉体麻木不仁的人。"马蒂厄对自己的肉体是有感受的，不过感受到的是窝窝囊囊的臃肿之躯。

"您还想不想同我一道去看高更的作品？"

"什么高更作品？哦，是指您向我提起过的那个画展？很好嘛，咱们可以一道去呀。"

"您似乎并不怎么迫切呀。"

"那倒不是。"

"可是依维什，假如您不想去，那就该明说嘛。"

"但您想去呀。"

"您知道我已经去过一趟。我有意向您介绍它，但要是您兴

趣不大，我也就不起劲了。"

"那么我更愿意改天再去。"

"不过展览会明天就结束了，"马蒂厄失望地说。

"那就算啦，"依维什有气无力地说。"还会再举办的。"然后又兴冲冲地补上一句："这类活动总是会再举办的吧，是不是?"

"依维什呀!"马蒂厄温和而略有些不悦地说，"您倒很自在。不如明说您不想去了，但要知道这类活动要隔很久才会再次举办的。"

"是呀，"她和善地表示，"我不想去参观展览，是因为这次考试让我倒胃口。让人等结果等这么久，真是可恶!"

"是明天发榜吧?"

"正是。"她边说边用指尖碰了碰马蒂厄的袖口，"今天别管我，我变得不认识自己啦! 我完全受制于别人，真屈辱透了。我老觉得自己变成了贴在灰墙上的一张白纸。他们强迫你这么想嘛。今天早晨一起床，我就觉得似乎已经到了明天；今天这一天不算数，好比在日历上已经划去了。对我来说，等于偷走了我一天的寿命，而我剩下的日子并不富裕。"

她小声而匆匆地补充道：

"我的植物学预考失败啦。"

"我明白，"马蒂厄说。

他很想从自己的记忆仓库中搜索出引起过焦虑的往事，以便理解依维什的焦虑心情。也许相当于教师学衔考试的前夕吧……不，无论如何，情况是不同的。他已往的生活毫无风险，平平静静。如今他却感到自己不堪一击，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当然这是为依维什着想。

"假如我被初步录取，"依维什说，"那么在参加口试之前我要喝上一口。"

马蒂厄没有作声。

“喝上一小口，”依维什又说了一遍。

“您提到过，二月份在接受预试之前要喝一口。结果可真糟糕啊，您竟喝了四小杯罗姆酒。喝得烂醉如泥。”

“不过我不会被录取的，”她假惺惺地说。

“那就罢了。可万一取了呢？”

“那我就不喝呗。”

马蒂厄不再说什么：他可以肯定，她一定会醉醺醺地去接受口试。“若是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我为人太小心谨慎啦。”他对依维什有些忿忿然，对自己则不胜厌烦了。服务员递上一只高脚酒杯，倒了半杯绿色薄荷露。

“我马上给您拿冰桶来。”

“谢谢啦，”依维什说。

她注视着酒杯，马蒂厄则注视着她。一种强烈而模糊的愿望渗透了他周身：暂时变做这充满自身气味、而又极度狂热的意识，从内心感受这细长的手臂，感受到肘弯两端前后臂肌肤的连接，感受到这躯体，以及它不断给予自身的，悄然无声的小小亲吻。变成依维什而又继续是我自己。依维什从服务员手上接过冰桶来，取了一小块冰放在高脚杯里。

“这不是为了饮用，而是看上去更美，”她道。

她稍稍睒了睒眼睛，露出稚气十足的微笑。

“是很美啊。”

马蒂厄气恼地瞧着那酒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那液体粘稠滞重的沉浮，以及那冰块模模糊糊的白色，白费，对依维什来说，这是体现为绿色稠液的小小享受，它一直粘到了她的指尖，对于马蒂厄来说却毫无意义。比没有意义更糟：一只酒杯里面装着薄荷露。他可以设想依维什的感觉是什么，而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

感觉。对她来说，事物是令人窒息而又相互串通的存在，是大幅度的动荡，一直渗透到她的肌肤之中；而马蒂厄对这一切却永远是遥遥观望。他窥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像往常一样他晚了一步。依维什已经不再瞅她那只杯子。她的神情十分惆怅，正在紧张地扯着自己头发上的一个发结。

“我想要一支烟。”

马蒂厄从衣兜里取出他那包金火花牌香烟，递给了她：

“我给您点火。”

“谢谢，我宁愿自己点火。”

她点着香烟，吐出几口烟雾。她将一只手靠近嘴边，以乖戾的神情玩弄着烟雾，让它沿着手心飘舞。她仿佛对自己解释：

“我想叫这烟雾看上去是从我手心里飘出来的。这会很有趣，一只能吞云吐雾的手！”

“这办不到，烟很快就飘走了。”

“我也知道，并且感到恼火，但我停不下来。我感到自己呼出的气使手心发痒，那气息正好吹在掌心上。掌心好像被一堵墙壁分成了两半。”

她轻轻一笑，便沉默下来，接着仍很不满足而又颇为固执地继续向手掌心吹气。然后她扔掉香烟，连连摇头。她头发上的香味直逼马蒂厄的鼻孔。那是一种点心和香草糖的混合气味，因为她用蛋黄来洗头发。然而这种糕点的香气却留下一种肉体的味道。

马蒂厄忽然想起了萨拉。

“您在想什么呢？”他问依维什。

她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张着嘴没有回答。接着她又恢复沉思的神态，脸上收敛了笑意。马蒂厄觉得看她已看累了，眼角有些痠痛。他又问：

“您在想什么呢?”

“我么……”依维什打起精神说,“您老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想什么具体事。都是些难以言传的东西,形成不了语句。”

“但总是在想点什么吧?”

“这么说吧,比如:我在注视正在走过来的这位先生。您要我说出什么来呢?应该讲:他是个胖子,他用手绢擦额头,他戴着现成的领结……您让我讲这一套实在是古怪,这些是不值一提的啊!”后两句话似乎是突然迸发的,看得出她又羞又恼。

“不,对我来说是值得的。假如我可以表示一个愿望,那便是希望您说出心里的想法。”

依维什不禁笑了。

“这真是怪癖,”她道,“语言不是派这种用场的。”

“真有意思,您对语言怀着野蛮人才有的那种崇敬之情。您似乎认为:语言是用来宣布红白喜事、或者是望弥撒用的,不能用作他途。而且您不正视别人。依维什呀,我观察过您呢:您看看自己的手,然后就看自己的足尖。其实我知道您在想什么。”

“那您还用得着问吗?不需要太聪明便会知道:我在想这次应试。”

“您担心被刷下来,是吗?”

“当然,我是担心落榜。或者倒不如说:我不担心,我明知自己一定会落榜。”

马蒂厄口中又感觉到一股大事不妙的味道:假如她落榜,我就永无重见她的日子啦!而她是一定会落榜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想回拉昂,”依维什绝望地说,“假如我因落榜而返回,我就再也出不来啦。他们明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

她又扯起自己的头发来。

“假如我有胆量……”她结结巴巴地说。

“那您要干什么呢?”马蒂厄忐忑不安地问。

“随便干什么。什么都比回到那边要好。我不愿在那里度过一生，我不愿意!”

“可您对我说过：一两年后，您父亲可能卖掉锯木厂，那时所有人都会到巴黎来定居。”

“要有耐心呀!你们所有这些人都来这么一套,”依维什说着将怒气冲冲的目光转向马蒂厄。“我倒要看看您到那儿去!在那个地窖里待上两年，消磨两年之久啊!难道您想不到，这是从我的寿命里偷走的两年么?我只有一条命啊，我呀!”她气呼呼地说，“像您这么说话，别人还以为您能长命百岁呢。按您的说法，损失一年是可以弥补的!”说着，她眼眶里已噙满泪水。“所谓弥补是不可能的。我的青春将在那里一点一滴地流逝。我要立刻生活，我还没有开始，而且我没有工夫等待。我已经老啦，我都二十一岁啦。”

“依维什，请冷静点,”马蒂厄劝道，“您叫我害怕哩。请您至少试着清清楚楚地向我说一次，您是怎样完成您的实际作业的。您有时显得很满意，有时又似乎完全失望。”

“我全都失败了,”依维什忧伤地说。

“我认为您的物理考得不错。”

“别提啦!”依维什嘲讽道，“化学反正是一败涂地，我这脑袋瓜儿就是装不进什么化学成分的配置，那玩艺儿太枯燥啦。”

“那您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

“什么领域?”

“物理、化学、生物呀。”

“为了死活走出拉昂呀,”她狠巴巴地说。

马蒂厄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他们都不开腔了。一个女人

走出咖啡馆，不急不忙地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她长得挺美，脸庞的肌肤光滑，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鼻子。她似乎在寻找什么人，依维什大约是先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于是缓缓抬起表情沮丧的面孔，一眼瞥见那女人，顿时转忧为喜。

“真是个美人儿哟！”依维什用低沉的声音说。马蒂厄非常厌恶这种声音。

那女人站住了，在阳光照耀下眏了眏眼睛。她大约三十五岁左右。透过那身薄纱长裙，可以瞥见她细长的玉腿。但马蒂厄没有兴致去观赏它们。他端详的还是依维什。依维什已变得几乎是丑陋的了。她使劲用一只手紧握自己另一只手。有一天她曾对马蒂厄说过：“小鼻子嘛，使我想去咬它一口！”马蒂厄将身子稍稍朝前倾斜，看见了她大半张脸。她神情倦怠而凶狠。他想：她或许真想咬人呢。

“依维什！”马蒂厄温和地唤她。

她不回答。马蒂厄知道她不会回答：对于她来说，他已经不再存在，她是独自呆在这儿。

“依维什！”

正是这样的时刻他最珍爱她：她那小巧玲珑而又富于魅力的身躯蕴蓄着一种痛苦的力量，一种对于美的热爱，热烈的、朦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爱。他自忖：“我不漂亮，”于是轮到他感到孤独了。

那女人远去了。依维什目送她远去，愤愤不平地嘀咕着：

“有时候我真想做个男人。”

她冷冷地轻轻笑了一声，马蒂厄忧伤地看看她。

“德拉鲁先生有电话，”服务员叫喊。

“我就是德拉鲁，”马蒂厄说。

他站起身。

“对不起。是萨拉·戈梅兹打来的。”

依维什对他冷冷一笑。马蒂厄走到咖啡馆里面，顺着楼梯走下。

“是德拉鲁先生么？第一个电话间。”

马蒂厄拿起话筒，电话间的门并未关上。

“喂，是萨拉吗？”

“再问你好，”萨拉拖着浓重的鼻音说，“嘿，都安排好啦！”

“哦，我真高兴。”

“不过您得赶快：他这个星期日就要上美国去。他想最晚在后天进行，好在最初几天观察一下。”

“好……那么我今天就告诉玛赛儿。不过这事有点措手不及。我得去弄钱。他开价多少？”

“哦，真抱歉，”萨拉的声音说，“可他要四千法郎现款。我向您保证：我坚持不同意。我说您手头拮据，可他连听都不要听。这是个卑鄙的犹太人！”她笑呵呵地补上了最后这一句。

萨拉有的是过剩的怜悯心。但当她着手帮助人家时，她就变得像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修女那样粗暴而忙碌。马蒂厄将话筒拿得稍远些，不禁掂量起来：“四千法郎啊！”此时他听见萨拉冲着黑色话筒爆发出的笑声，觉得简直如同在做噩梦一般。

“在两天之内？好，我……我想办法。谢谢您啦，萨拉，您是无价之宝呀，您今天晚餐之前是不是在家里？”

“全天在家。”

“好。我走一趟。还有些事要解决。”

“晚上见。”

马蒂厄走出电话间。

“我要一个电话筹码儿，小姐。哦，不，不用啦。”

他将二十个苏扔进一个小托盘，然后缓缓走上楼梯。在解决

这笔钱的问题以前，就不需要给玛赛儿打电话了。“我中午去找丹尼尔。”他在依维什身边又坐下来，毫不带温情地瞅着她。

“我现在头不疼啦，”她和和气气地说。

“那我很高兴，”马蒂厄道。

他的心头笼上一片阴影。

依维什透过长长的睫毛斜睨着他。她做出一种惶恐和娇媚的微笑：

“咱们还是……还是可以去看高更画展嘛。”

“假如您想去的话，”马蒂厄毫不惊奇地说。

他们站起身来，马蒂厄发现依维什的杯子已经空了。

“出租车，”她招呼。

“不要这一辆，”依维什说。“这是敞篷的，咱们会迎面叫风吹着哩。”

“不，不，”马蒂厄对司机说，“请继续往前开。不是要您这一辆。”

“叫住那一辆，”依维什嚷道，“多漂亮，像教皇加冕用的马车，而且是有篷的。”

出租车停下来，依维什上了车。“我在丹尼尔那儿得多借一千法郎，好把这个月混过去。”马蒂厄心里琢磨。

“去圣奥诺雷郊区的艺术画廊。”

他悄悄坐在依维什身旁。他们两人都很拘谨。

马蒂厄发现，在他两脚之间有三个烟蒂，只抽了一半，一头是金黄色的。

“坐这辆出租车的客人曾紧张地动过脑筋。”

“为什么？”

马蒂厄将烟蒂指给她看。

“这是个女人，”依维什说，“有口红的痕迹。”

他俩相视一笑便不再说话。马蒂厄道：

“有一次我在出租车里发现了一百法郎。”

“您该很高兴喽。”

“嗨！我把它交给了汽车司机。”

“喏！”依维什说，“要是我，就自己留下，您干吗要交出去？”

“我也不知道，”马蒂厄回答。

出租车越过圣米迦勒广场，马蒂厄几乎想说：“瞧，塞纳河的河水一片碧绿！”但并没有说出口。依维什突然提起：

“鲍里斯以为今晚咱们三人都要去苏门答腊歌厅。我希望……”

她转过头来，端详着马蒂厄的头发，温情脉脉地噘着嘴。依维什不能算是爱卖弄风情，但有时也做出柔媚的样子，为的是感受到自己的脸蛋如同熟果子一样软绵绵、沉甸甸。马蒂厄觉得她既挑逗人，又不得体。

“我乐于见见鲍里斯，并且同您在一起，”马蒂厄说，“要知道，有点儿碍事的是洛拉；她容不得我哩。”

“这有什么关系？”

一阵静默。似乎他俩同时意识到，他们是关在一辆出租车里的一对男女。“不该这样，”他琢磨，心里有点儿窝火。依维什又道：

“我觉得没必要把洛拉当回事。她漂亮，会唱歌，如此而已。”

“我觉得她讨人喜欢。”

“当然喽。这是您的道德观，您总是想十全十美。凡是人家讨厌您的时候，您就竭尽全力去发现人家的优点。至于我，我不认为她讨人喜欢，”她补充道。

“她对您可是热情友好的啊!”

“她别无选择。但我不喜欢她。她装腔作势。”

“装腔作势?”马蒂厄扬眉问道,“我恰恰认为她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真奇怪,您竟没有注意到:她长吁短叹,粗声粗气恰如其人,她叫人家以为她倒霉透顶;但过一会儿她又专点好菜,品尝美酒佳肴!”

接着她狡黠而不怀好意地说:

“我呀,我总以为凡是处境绝望的人都不在乎死活。看她花钱那么算计,还要攒钱,实在让人奇怪!”

“这不等于她不绝望。日益衰老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厌倦自己、厌倦生活,于是就想到钱、想到保养自己。”

“是嘛,人本来就不该衰老,”依维什冷冷地说。

他不自在地瞧瞧她,急忙应道:

“您说得对,老了就很难看。”

“可您呀,看不出您有多大年纪,”依维什说,“我觉得您似乎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像矿石那样永远年轻、毫无变化。有几次我曾试图设想您在孩提时代是什么样子,但却办不到。”

“我那时的头发是鬈曲的,”马蒂厄说。

“可我呢,我想象您跟如今一模一样,就是型号小一点儿!”

这一次,依维什大概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很温柔的。马蒂厄想开口说话,但喉头却有一种奇怪的搔痒感觉,他已不能把握住自己。他抛开玛赛儿、萨拉和没完没了的医院走廊,那是他自今晨以来一直徜徉的地方。现在他不在任何地方,而是觉得自由自在了。这郁闷而炎热的夏季的一日,正以它巨大的身影向他压来,他也真想随遇而安地让自己陷入其中。他一度觉得自己仿佛悬在半空,却带着已获得自由的奇特印象。接着他又突如其来地

伸出臂膀，一把抓住依维什的两肩，把她拉进自己的怀抱。依维什毫无反应地听之任之，让整个身子倾倒过去，她像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她一言不发，无所谓喜怒哀乐。

出租汽车急驶进了里沃利街。卢浮宫的拱形长廊从车窗望去一闪而过，有如巨大的信鸽飞驰。天气本已很热，马蒂厄又感觉到一具滚热的身躯依偎着他的胁部。透过司机的前窗，他瞥见道路两侧的绰绰树影和一根旗杆顶端飘扬的三色国旗。他忽然想起有一次他在穆夫塔尔街看见一个男人干的事。那人衣冠楚楚，但面色灰白。他走近一家油炸食品店，长时间盯着货架上一只碟子里放着的一片冷牛肉。然后，他伸出手去拿了那片肉。看上去他似乎觉得这非常简单，他大约也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吧。老板狂叫一声，一名警察过来带走了此人，他还一脸惊诧不解之色。依维什仍旧不言不语。

“她在评判我的为人，”马蒂厄不悦地想道。

他俯下身子。为了惩罚她，他尖起嘴唇轻轻吻了吻她冰凉而紧闭的嘴巴。他的表情固执。依维什沉默不语。他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眼神，那放纵的欢乐已化为乌有。他暗想：“已婚男子在出租车里调戏少女！”他的手臂立刻垂下，绵软无力、不能动弹。依维什挺了挺身子，机械地晃动着，像秋千被从固定的位置上推了一把。“糟啦，”马蒂厄琢磨，“无可挽回了。”他蜷起身子，恨无地缝可钻。一名警察举起警棍，出租车刹了车。马蒂厄直视前方，却再也不见树影，只看见他的爱情。

确实是爱情。此时此刻，是爱情。马蒂厄寻思：“我干了什么事啊？”五分钟前，此情此爱还不存在。他俩之间只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罕有的感情，无以名之，并且无法以行动表现。但正好，他采取了一个行动，惟一顶顶不该有的行动——何况并非故意，是自发产生的。一个行动，于是这爱情便呈现在马蒂厄眼

前，就像一件令人讨厌的、已有些庸俗的庞然大物。从今以后，依维什会认为他是爱她的，会认为：“他也跟别的男人一样”。从今以后，他也会像爱其他女人一样爱依维什。“她在想什么呢?”她待在他身边，僵直而安静。而在他俩之间已经有过这行动。我讨厌人家碰我，这笨拙而温存的动作，已如往事一般无形中固定下来。“她正喘着粗气，她看不起我，会认为我与别的男人一样。我想从她那里得到的并不是这个，”他绝望地思忖。但这时他已想不起当初想得到的是什么。爱情已经降临，爽爽快快，轻而易举，连同它那些简单的欲念、那些平庸的举动；而这正是马蒂厄自由自在地将它招来引来的。“这一点也不真实，”他努力思索着。“我不想占有她，我从来没有这种欲念。”然而他已知道他将会对她产生欲念：终究会变成这样的。我将观赏她的玉腿和她的酥胸。然后突然会有这么一天……这时突然显现在他眼前的，是精光赤条、四肢平摊在床上的玛赛儿。而且她的双目紧紧闭着。他不禁对玛赛儿有些忿然了。

出租汽车停下来，依维什打开车门，下车站在马路中间。马蒂厄并未当即随她下车。他圆睁大眼端详这既新鲜又古老的爱情，这有妇之夫的爱情：羞答答的、诡计多端的，对她来说是屈辱的，而且它本身也早已是受了侮辱的。他已经将这爱情当做命中注定的事而予接受。他终于走下车来，付了款，赶上依维什。她正在画廊旁门下等着他。“但愿她能忘掉这件事。”他偷偷觑了她一眼，觉得她表情冷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俩之间已有某种了结，”他寻思，不过他无意阻止自己爱她。他俩一言不发地悄然走进展览厅。

五

“大天使啊!”玛赛儿打着呵欠，稍稍挺了挺身子，摇摇头，这便是她的第一个念头：“大天使将在今晚降临。”她喜欢它那神秘的造访，但今天想到这一点却并无乐趣。在她周围的空气里，有一种凝固了的憎恶、中午时分的憎恶之感。屋里充满那种稍有缓解的炎热，它已经在室外肆虐过，并将它的耀眼光芒留在窗帘的皱褶里，它停驻在这里，如命运之神一般麻木而阴森。“他是那么纯洁，假如告诉他，会使他感到厌恶的。”她像昨天一样坐在床沿，那时马蒂厄赤条条地依偎着她，她带着一种沮丧的厌烦凝视着他的足趾。昨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无形之中，那静止的淡红色灯光像冷却了的气味一样留在了空中。“我没有能够……没有能够告诉他啊。”他也许会说：“好啦！那么咱们想想办法。”态度轻松而高兴，有如吞下一剂药物那样。她事先就知道，自己忍受不了这样的表情，于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她思忖：“已到了中午!”天花板像晨昏时分一般灰暗，但这确实是正午的炎热。玛赛儿总是很晚入睡，她早已不知上午是什么模样。有时她甚至觉得一整天就停留在中午，她的生命也终于会在中午结束；她自己似乎已化作正午时分，撒落在诸般物件上，软绵绵，汗淋淋，前途无望，毫无用处。室外是一片光明，是色彩绚丽的衣着。马蒂厄此时正在外面奔波，在白昼强烈欢快的光线中奔波。而白昼是和她无缘的，到此时一天已经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在想着我，他在奔波忙碌，”玛赛儿不甚友好地思索着。她有些不快，因为她想象得出烈日之下这位怜悯的化身，那是思想高尚者言行一致而又笨手笨脚的怜悯。她觉得自己举止迟钝、浑身是汗，还处在睡眠时的脏乱中。她头上似乎戴着紧箍咒，嘴里一

股吸墨纸的怪味儿。顺着两肋的这股暖流，在腋下黑色汗毛的末端渗出冷冷的汗珠儿。她想吐，但忍住了：她的一天尚未开始。它就在这儿，紧靠着玛赛儿，有些摇摇晃晃，稍不留神就会像雪崩一样坍塌。她冷冷笑道："这就是自由！"当你早晨醒来时，胸臆中翻江倒海，而到重新就寝还得消磨整整十五个小时，难道这就是所谓自由？"这东西无助于活下去，这自由。"仿佛有一些小小的涂了树脂的羽毛摩挲着她的喉管，接着是一种厌倦一切的感受，变成小小的气团停在她的舌尖，将两片嘴唇拉回口腔里。"我还算走运，听说有的女人从早吐到晚，到有孕两个月时会这样；我上午吐一点儿，下午感觉疲劳，但还能顶住。妈妈认识一些女友，连烟草味儿都受不了，到这种地步可就够呛啦。"她猛地站起身来奔向洗脸池，结果吐出一摊带泡沫的浊水，像稍稍搅拌过的鸡蛋白。她抓住那瓷釉边儿，仔细瞧那冒着泡沫的液体：说到底，还真像是精液。她苦笑着自语："爱情留下的纪念！"她拼命使脑子安静下来，就这样开始她的一天。她什么也不再想了，用手掠了掠头发，便等待着："上午我总是要呕吐两次。"后来，她突然回想起马蒂厄的容貌，还有他那副天真和深信不疑的模样儿，那时他说过："把它打掉，好吗？"她脑中闪过一丝恨恨的念头。

又来了。她先是闻到黄油味儿，觉得不胜厌恶。她感到自己似乎在咀嚼一块已有哈喇味的黄油，接着喉管里产生一种似乎要哈哈大笑的感觉，于是赶快朝洗脸池弯下身子。从她的唇间挂下一长条流涎，她猛咳了几声才将它甩掉。这并不使她感到厌恶。但她却很快自己讨厌起自己来：去年冬天她患腹泻，就不愿让马蒂厄再同她接触。她觉得自己身上总是有股气味。她仔细瞧着慢慢向抽水马桶洞眼里流过去的一摊摊粘液，留下亮晶晶、粘糊糊的痕迹，像蜗牛在爬行。她一面低声哼唧："真怪，真怪！"这并

不令她厌恶：这就是生活，正如春天里的鲜花也是粘粘糊糊地绽放，这使人讨厌并不会超过花蕾面上那层红色且有气味的胶质。“使人讨厌的并不是这东西。”她放了点水洗净了盥洗池，以软绵绵的姿势脱下衬衫。她暗想：“假如我是一头牲口，人家就不会来打扰我。”她就可以恣意过着这种懒洋洋的日子，可以沐浴在幸福而慵倦的大海里。但她不是牲口。“把它打掉，好吗？”从昨晚以来，她就觉得有人在追逐着她。

大镜子照出了她那映着铅灰色光泽的面容。她凑近了看一看。她既不要观赏自己的肩膀，也不看那对乳房：她不爱自己的躯体。她要看的是自己的肚皮和那丰腴的骨盆。七年前，某天早晨（马蒂厄刚跟她过了夜，那是第一夜），她挨近这面大镜子，带着同一种犹疑的惊诧，她琢磨了起来：“这可是真的，人家竟会爱上我呢！”于是她欣赏起自己平滑光亮的肌肤来，几乎和一块丝绸料子一般。她整个身子有如水面，也仅仅是水面，生来就为着映照毫无用处的光线变化；如同水面在微风吹动下泛起涟漪一样，它也在抚摩下微微起皱。如今这已是不一样的肌肤了。她瞧着自己的肚皮，在这富于养料的“大草场”面前，她回想起了童年时代的印象：那时她看见卢森堡公园里哺乳的女雕，便在恐惧和讨厌之余，也萌生一种朦胧的期望。她咂摸着：“就在这个部位。”在这肚皮里，一枚小小的血色杨梅正带着憨厚的急躁情绪，正急于谋求生存；一枚小小的、傻乎乎的血色杨梅，甚至连小动物还不是，人家就将操起小刀，一下子将它刮掉！“还有别的女人，也正在此刻瞧着她们的肚皮，也在想：‘就在这个部位。’但这些女人啊，她们却深感自豪！”她耸了耸肩膀：是啊，不错嘛，它是为母性而创造的，这荒谬地膨胀着的小东西！然而男人却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决定。她将到那个老太婆的诊所去：只好把它想象成一个纤维瘤得啦。“何况在目前，也不过就是个纤

维瘤罢了。”她将到那老太婆家里去，会将两条腿高高跷起，那老太婆将把她的器械伸进她的大腿当中，把那瘤子刮掉。以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此事，这将成为一桩下流的往事。谁的一生里都会有这一类经历。她将回到她那淡红色的房间，她将继续读书，会再次腹泻；马蒂厄会继续每周来访四夜，在一个时期内将对她细心照料，像照料年轻的母亲一样。以后再同她做爱时，他会更加小心谨慎。而丹尼尔，作为大天使的丹尼尔也会不时来访……失掉一次机会，如此而已！她忽然从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两只眼睛，便急忙掉过头来：她并不愿意怀恨马蒂厄。她嘀咕道：“我总该开始梳妆打扮啦。”

她没有勇气去打扮，而是重新坐回到床边。她轻轻地将手放在肚皮上，就在黑茸茸的阴毛上方，她按了一按，但没用大力气，然后怀着某种柔情自言自语：“就在这个部位。”但恨恨之心不肯退缩。她竭力对自己说：“我不愿恨他。他是有这种权利的。咱们早就相约，假如出了事故……他是不可能知道的，那本是我的过错，我对他只字未提过呀。”她一度以为她的紧张情绪可以放松一下了，她惟一担心的是会记恨马蒂厄。但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她心头一惊：“我怎么可能对他说呢？他从来什么也不问我。”显然，他俩曾一劳永逸地商定：两人要相互交心、毫不保留。但这在他很容易办到，他特别喜欢谈他自己，叙述一番自己在良心上过不去的小疙瘩，讲一讲自己在道德上难以处理的各种情况。至于玛赛儿呢，他对她完全信任，实在是由于懒惰。他不肯为她费心，只是想：“她若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会对我说的。”然而她不能说，她无从启齿。“其实他应当知道这一点，知道我没有珍惜自己到那种程度。”除了同丹尼尔在一起的时候。丹尼尔善于启发她自己关心自己：他那么谆谆善诱，一边用美丽的眸子注视着她，一边问寒问暖；再说他俩也共同守着一个秘密。丹

尼尔颇有些神出鬼没：他总是悄悄看望她，而马蒂厄一点也不知道他俩过从甚密。他俩并没干坏事，这几乎是在玩什么恶作剧。但这种串通却在他俩之间建立了一种活泼可爱的关系。更何况玛赛儿也乐于有这么一点儿私情，有这么点儿真正属于她自己、而无须与他人分享的东西。“他只要仿效丹尼尔就可以啦。为什么只有丹尼尔懂得让我开口说话呢？要是他当初助我一臂之力……”玛赛儿还在寻思。昨天从早到晚，她都觉得喉咙发紧。她本想对他说：“要是留住这孩子呢？”啊！只要他踌躇一秒钟，我就会跟他说。但他来了，他做出那副天真的样子：“把它打掉，怎么样？”而她竟未能启齿。“他走的时候忧心忡忡：他不愿让那老太婆毁了我。那是真的：他会去找地址，眼下他没有课啦，可以专门干这个。这总比跟那个小丫头闲泡好。再说他就像什么人打破了泥娃娃那么头痛。可其实呢，他良心上觉得太太平平……他大概发誓要格外地爱我。”她不禁抿嘴一笑：“这挺好。不过他得抓紧：要不了很久，我就会过了做爱的年龄啦。”

想到这里，她的手在床单上抽搐起来。她感到不胜惊恐：“假如我对他耿耿于怀，我还能剩下什么呢？”她到底是否弄明白了自己心里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她从远处看，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堆黑糊糊、有些萎靡不振的肉团儿。那模样便是不生孩子而打入冷宫的苏丹王后啊。“他能活得下去吗？我可是完蛋了。”她将上老太婆那儿去。偷偷摸摸地趁夜晚去。那老太婆会用手轻拂她的秀发，如同对安德蕾一样，并且管她叫：“我的小猫咪！”脸上一副做肮脏交易的神情，同时唠叨着：“未婚的姑娘搞大了肚子，这就跟得了淋病一样下流！‘我得了性病啦！’这种丫头就该这样看待自己！”

不过她还是忍不住轻轻抚摩自己的肚皮。她想：“是在这个部位。”在这个部位。像她自己一样是活物，却遭了厄运。像她

自己一样，是荒谬而多余的生命……她突然充满激情地自语：“他本可以属于我的。哪怕是个白痴、是个残废，本来可以属于我啊！”但这秘密的心愿、这悄然的誓言是如此地孤寂无援，如此地不可告人，而且需要向许许多多的人隐瞒，以致她突然觉得自己有罪，不禁厌恶起自己来。

六

门楣上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缩写字徽记以及交叉的三色国旗：这就立刻定了调。然后走进空空荡荡的大展厅，投入了从彩色毛玻璃窗射进的学院式光线中：刚进门时是一种金黄色调，进去之后立刻融为灰色。浅色的墙壁，褐色丝绒的帷幔。马蒂厄悟到：“法兰西的精神！”法兰西精神的熏陶，那是无处不在的，在依维什的发丝间、在马蒂厄的双手上：那作了过滤处理的阳光和这几间展厅肃穆的寂静。马蒂厄感到被一大堆公民义务所压倒：注意小声说话、不得触摸展品，发扬批判精神时须既温和又有力，尤其在任何时候都别忘了法兰西品质的精华：恰如其分。在此之余，当然也看得出墙上、画上都斑斑驳驳，这些马蒂厄就一律熟视无睹啦。他仍然将依维什带进这展览会，他一言不发地让她看了一幅带耶稣受难十字架的布列塔尼风景画、两名跪在沙土上的塔希提女郎、一幅毛利族骑士的巡视图。依维什不声不响，马蒂厄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他也间或试图观赏这些油画，但却看不出所以然。“油画嘛，那是不会来占据你的，它只是摆在那里；”他略有些恼火地寻思，“它们存在与否要由我而定，我在它们面前是自由的。”太自由了：这就给他增加了一份额外的责任，他觉得自己不够周到。

“这个，便是高更的作品，”他指点着。

那是一幅方形的小幅油画，标题是《作者自画像》。高更在画面上脸色苍白，头发梳理整齐，下颚极为突出，看上去聪明过人，带着稚气的傲慢和忧愁。依维什一言不发，马蒂厄瞟了她一眼：仅仅看见她那被滤过的日光冲淡了的金发。上星期他首次观看这张画的时候，曾觉得它很美。现在他却感到索然寡味，而且，他并没有看这画：马蒂厄眼前充斥着现实、真相，渗透着第三共和国的精神。凡是现实的东西，他都看见了，他看见这典雅的光线所照亮的一切，诸如四面的墙壁、镜框里的油画、画面上结成硬块的油彩。但画面本身他却视而不见：画面仿佛被隐没了；在这讲究不偏不倚的气氛中，显得怪异的倒是曾有这么些人在画布上涂抹和虚构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进来了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先生的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眼睛长得像高帮皮鞋的钮扣，一头白发显得很柔软；太太像羚羊般苗条轻捷，看上去约摸四十岁。一走进展厅，他俩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架势：想必他们已是常客了。他们显得风华不减，无疑同灯光的柔美有不可否认的关系。大约是国家展览馆的灯光最有益于他们青春常驻。尽里那面墙的边侧有一幅风雨剥蚀、色彩灰暗的巨制，马蒂厄将它指给依维什看：

"还是他的作品。"

高更在暴风雨狂袭的氛围中打着赤膊，以幻觉者冷酷虚无的目光盯着观众。孤独与傲慢吞噬了他的容颜。他的身躯变得像热带水果那样臃肿和松软，皮肤上长满水疱。他已丧失尊严（这尊严在马蒂厄倒完好如故，但不知将它如何摆布），却狂放依旧。在他身后，活跃着一些影影绰绰的活物，不啻是群魔乱舞的巫魔夜会[①]。马蒂厄头一回看见这副淫荡可怖的皮囊时，某种激情油

① 指中世纪传说中魔鬼于安息日（星期六）晚在勃罗肯山上举办的巫魔夜会。

然而生；但他那时是独自一人。可今天呢，却有一个爱抱怨的小家伙呆在他身边，弄得马蒂厄无地自容，成为赘物：犹如弃置于墙角的一堆腐臭的垃圾。

先生和太太挨近了他们。这二位无拘无束地在画幅前立定脚跟。依维什只好闪向一边，因为他们阻挡着她的视线。那位先生向后仰起脑袋，以一种惋惜而严厉的表情审视着这幅画。这是一位权威人士：他身上佩戴着标志勋位的玫瑰花徽章。

"啧、啧、啧！"他连连摇头说，"我真不敢恭维！天哪，他竟以基督自居！而他背后这位黑色天使，又实在不严肃。"

太太噗哧笑出了声。

"我的天！也真是，"她用轻飘飘的尖嗓音说，"这位天使啊，矫揉造作透了。"

"我不喜欢思考着的高更，"先生深刻地点评道，"真正的高更是描绘风景的高更。"

站在这肥胖而半裸的画中人面前，这位先生用那双布娃娃式的眼睛观赏着高更的作品；而他自己却又干又瘦，披挂着那身灰色法兰绒料子的西服。马蒂厄忽然听见一阵古怪的咯咯笑声：原来是依维什忍俊不禁，一发不可收拾。她咬紧嘴唇，向马蒂厄投来求救的目光。"她不嗔怪我了，"马蒂厄脑中不胜欣喜地闪过此念，他赶忙去挽住她的胳臂，将笑得直不起腰的她护送到展厅中央的一张皮椅上坐下。依维什一屁股栽进椅中，同时还笑个不停，满头金发全都披散到脸上。

"真是太古怪啦，"她高声议论着，"他怎么可以说：'我不喜欢思考着的高更？'还有那位贤慧的太太！他有这么一位贤慧的夫人作伴，也真是相得益彰啊！"

先生和太太依然挺胸直立：他俩似乎在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定主意。

“旁边那间展厅还有另一些油画，”马蒂厄小心翼翼地提示。

依维什正色道：

“不必去看啦，”她闷闷不乐地回答，“这会儿情况不同啦：有其他观众了……”

“您愿意咱们现在就走吗?”

“我想那比较好，所有这些油画又叫我头疼啦。我想到室外散散步。”

她站起身。马蒂厄也跟着站起身，同时不无遗憾地看了一眼左边墙上挂的那幅大油画：他本来也想向她介绍一番的。画面上有两个女人正光着脚踩过一片泛着粉红色调的草地。其中一个戴着风帽，那是一名女巫。另一个则带着预言者式的安详，向前方伸出手臂。这两个女人不完全是活着的人，她们被画下时，似乎正处在蜕变为物体的过程中。

外面，街道上一片火红的阳光。马蒂厄觉得似乎正在火红的炭盆中穿行。

“依维什！”他勉为其难地招呼一声。

依维什扮了个鬼脸，便将两手举起遮住两眼：

“我觉得简直是一针一针在刺我的眼睛，想把它们刺瞎了哩。我恨这夏天！”她气呼呼地说。

他们往前走了几步。依维什有点踉跄，她仍然用双手使劲挡住两眼。

“小心啊，”马蒂厄说，“人行道到此结束。”

依维什突然将两手放下。马蒂厄瞥见她两眼圆睁，眼圈发白。他俩悄然穿过马路。

“这不该公开举行，”依维什蓦然来了这么一句。

“您是指展览会?”马蒂厄吃惊地问。

“是呀。”

“如果不是公开展出，”他试图恢复他俩平素那种高高兴兴的亲切语调，“我就不知道咱们怎样才能入场。”

“那咱们就不去呗，”依维什没好气地说。

他们不说话了。马蒂厄又想：“她还在埋怨我哩。”接着，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种难以忍受的信念：“她是想溜之大吉。她一心一意就想这。她大概正在脑子里编造一句客客气气告辞的话，然后就甩掉我。我不愿她走掉，”他焦虑地想。

“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吧？”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呀。”

“没有，没有什么事要做。”

“既然您想散散步，我便想……请您陪我上蒙马特尔街丹尼尔家走一趟。您不反对吧？咱们可以在他家门前分手；如果您愿意，我付钱叫好出租车，送您回女学生之家。”

“随您的便。不过我不回学生之家，我要去看看鲍里斯。”

“她留下来啦。”但这不能证明她已经原谅了他。依维什极不愿意告别故地故人，即使她已厌恶之至，因为她一想到此后如何便会不寒而栗。她会懒散而怨愤地随波逐流，顺应最不愉快的局面，终于在其间找到喘息之机。马蒂厄毕竟感到满意：只要她还同他待在一起，他就会阻止她去想问题。只要他自己喋喋不休，只要他硬叫她听他讲这一套，总可以防止她心头已在酝酿的怒火迸发。必须唠叨起来，叽叽呱呱打开话匣儿，话题不拘。但是马蒂厄找不到可说的话。末了，他笨头笨脑地问：

“这些油画还算讨人喜欢吧？”

依维什耸了耸肩。

“当然喽。”

马蒂厄真想拭一拭额头上的汗水，但却不敢这么做。“再过

一个钟头，她就获得自由啦，她将不留余地，对我作终审判决。我也无从自辩了。不能就这么着让她离去，”他下定了决心，“我得作一番解释啊。”

他转身瞧着她，瞥见她的眼神有些迷糊，便欲言又止了。

“您认为他得了精神病吗？”依维什猛地问道。

“说的是高更？我也不知道啊。是因为他那帧自画像您才问这个吗？”

“是因为他的眼神。还有他身后那些黑影儿，真好像一群魔怪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呢。”

她略带惋惜地又道：

“他很美哩。”

“哦，”马蒂厄惊奇地说，“我是不会这样想的。”

依维什谈论大名鼎鼎的死者用了一种令马蒂厄骇怪的方式：在大画家及其作品间，她不认为有任何关系；油画嘛，那是些物体，是感官上美妙的物体，理应将它们据为己有；她觉得它们始终是存在的；画家则同常人一般无二；她一点也不感激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也不怀任何敬意。她询问的是他们是否有趣、是否风度翩翩，是否曾经有过许多情妇。某一天，马蒂厄问她喜不喜欢图鲁兹－洛特雷克[①] 的画，她竟然回答：“讨厌极啦，他人就那么丑！”马蒂厄觉得他本人受到了伤害。

“不，他很美，”依维什又斩钉截铁地说道。

马蒂厄耸了耸肩。巴黎大学的男学生们，一个个都像姑娘们那样腼腆清秀；依维什可以一一端详，饱尝眼福。马蒂厄甚至觉得她这种表现颇富魅力：一天她竟久久盯着由两位修女陪伴的一名孤儿院少年，并且稍带焦虑而又郑重其事地宣称：“我想我要

① 图鲁兹－洛特雷克（1864—1901），法国印象派画家。

变成好男色者了！”对女人也一样，她也会觉得女人美。但高更不行。那是个成年男子，虽然他曾为她而留下了她喜爱的作品。

“应当一提的是，我并不觉得他可亲，”他道。

依维什噘着嘴以示轻蔑，却不置一词。

“怎么回事，依维什？”马蒂厄急不可耐地问，“就因为我说他不可亲，您就抱怨我？”

“不是的，但我在想，您为什么这样说？”

“随便说说。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如此：他的神情傲慢，弄得两只眼睛往上翻，像锅里煮过的死鱼！”

依维什用手去扯自己的一绺头发。她露出兴味索然的固执模样。

“他具有贵族气息，”她不含褒贬地说。

“是呀……”马蒂厄也用同样的语调应答，“他非常傲慢，如果您是指的这一类表现。”

“当然是这样，”依维什略带讪笑道。

“为什么说‘当然’呢？”

“因为我知道您准会把这称为傲慢。”

马蒂厄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我决无说人家坏话的意思。您知道：我倒喜欢人有点儿傲骨。”

出现了一阵久久的静场。然后依维什突然带着木讷和自信的神色说：

“法国人不喜欢贵族气息。”

依维什生气的时候，很喜欢对法国人的气质评头品足，那模样总是有些木讷，此刻她用一种憨厚的语调补充道：

“其实这我可以理解。从外表看，的确显得有些夸张。”

马蒂厄不吭气了：依维什的父亲就是贵族。假如没有一九一

七年的革命，依维什就会被关进莫斯科的贵族小姐寄宿学校受教育。人家就会把她介绍到宫廷里，她就会嫁给一名近卫军军官。他身材高大、容貌出众，脑门却不宽，目光极呆板。现在呢，塞尔金先生当上了拉昂地方一家机械锯木厂的厂主。依维什则到了巴黎。她在巴黎游荡，并且有不喜欢贵族的法国市民马蒂厄陪伴。

“他……难道也走啦？”依维什突然问。

“是的，”马蒂厄热心地回答，“您想听我讲讲他的故事吗？”

“我想我本来知道：他已婚，有子女。是这样的吗？”

“不错，他在一家银行工作。此外，每到星期日，他就携带画架和颜料盒到郊区去。这就是所谓星期日画家。”

“星期日画家？”

“是的，开头他不过如此。就是说，是专在星期日制造涂鸦之作的业余画家。像那些持竿渔翁一般。要知道这多少也是为了保健，因为风景画是在乡下画。能呼吸新鲜空气。”

依维什笑了，但并不是马蒂厄所期待的那种神态。

“他最初是个星期日画家，这让你觉得有趣吗？”马蒂厄忐忑不安地问。

“我想到的不是他呢。”

“您在想什么啊？”

“我在想，人们是否有时也会谈到什么星期日作家？”

星期日作家：那是些小资产者，他们每年写上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五、六首诗歌，好叫自己的生活染上一点儿理想的色彩。也是为了保健。马蒂厄想到这里不禁一震，继而喜孜孜地问：

“您是说我也是一名星期日作家？哈哈，您看，听风便是雨啦。也难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动身到塔希提岛去。”

依维什转过头来直视着他。她的样子狼狈而胆怯：她大概被自己的大胆吓坏啦。

“我不太相信，”她不关痛痒地说。

“为什么不可以？”马蒂厄问，“也许不去塔希提岛，而是去纽约。我很愿意去一趟美洲。”

依维什使劲扯着自己的鬈发，喃喃道：

“是呀，假如是作为出差……跟别的教授作伴儿。”

马蒂厄静静地端详她。她又道：

“也许我弄错啦……我想象得到，您或许在一所美国大学，为美国的大学生们讲课；但无法想象您站在一条船的甲板上，跟一批移民混杂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您是法国人啊。”

“您认为我必须坐头等舱么？”他有些羞惭地问。

“不，”依维什简短地回答，“二等舱就行啦。”

他吞咽不下口中的唾液了。“我倒愿意看见她同移民们一起站在那里，站在一条船的甲板上。她会因此完蛋哩。”

“总而言之，”他以做结论的口气说，“我觉得您这样一口咬定我不会远行，无论如何也是奇怪的。何况您没有猜对，我过去就常常萌生这样的念头。后来不想了是因为我觉得这念头太傻了。这件事尤其好笑的是，居然是因为高更引起的：正好他一直到四十岁还是个小职员！”

依维什爆出一阵冷笑。

“难道不是这样？”马蒂厄问。

“是这样的……既然您这样说。何况看他的画就知道……”

“知道什么？”

“是这样的：我想不会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小职员。他的样子……好像茫然若失。”

马蒂厄回想起那副有着大下巴颏儿的胖脸蛋。高更失去了人

的尊严，他愿意失去这尊严。

“我明白，”他道，“您是指尽里墙上的那幅大油画？他那时已经病入膏肓。”

依维什轻蔑地一笑。

“我是指小的那一幅。他那时年轻着呢；他的神情似乎将要大有作为的样子。”她呆呆地看着半空中，神态有点儿惶恐，马蒂厄再次感到妒羡之意涌上心头。

“显然，假如您是指这一点，我还不是个失魂落魄的人。”

“哦，不是的，”依维什应道。

“我不明白这怎么能成为优点，”马蒂厄说，“要么就是我没弄清楚您的意思。”

“好啦！且不谈这个吧。”

“当然可以。您总是这样，总喜欢指桑骂槐地责备别人，又不肯说个明明白白。这太随便了吧。”

“我不责备任何人，”她满不在乎地说。

马蒂厄停下脚步打量着她。依维什也勉勉强强在原地站住。她两脚轮番小息着，并且避开了马蒂厄的目光。

“依维什，您得告诉我那句话的含意。”

“哪句话呀？”她惊奇地问。

“什么‘茫然若失’的人啦。”

“咱们说来说去还在说这个？”

“看起来挺傻，不过我就是想弄清您想表示什么。”

依维什又扯起自己的头发来：真是讨厌鬼！

“没什么，忽然想到这么个词儿。”

她打住了，似乎在寻找什么。她不时张开嘴巴，马蒂厄还以为她要说点儿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说。

“我才不在乎这么说或者那么说呢，”她道。

她将一丝鬈发绕在手指上，用力扯着，似乎要拔下那根头发。她接着飞快地又说道：

“您已经定居，现在住的地方恐怕是金不换的喽，”眼睛还盯着自己的鞋尖。

“问的是这个！”马蒂厄应答，“您又怎么知道呐？”

“这是一种印象：别人总觉得您已经功成名就，事事都有主见了。这样，您如果觉得事物唾手可得，便会顺手拈来；但要劳您的大驾去争取，大概是不甚情愿的。”

“您怎么知道？”马蒂厄又问了一遍。他实在回不出别的话来，其实倒觉得依维什一语中的。

“我本以为，以为您不愿再冒任何风险，”依维什颇有几分厌倦地说。“您人太聪明，不会去冒风险的。”

接着，她又虚情假意地说：

“但您既然当面告诉我您并非如此……”

马蒂厄忽然想到玛赛儿，不禁颇觉羞愧：

“不，”他低声道，“我是这样的，是像您认为的那样。”

“啊哈！”依维什得意洋洋地接话道。

“您……您觉得这是卑劣的么？”

“正好相反，”依维什雍容大度地说，“我觉得这是再好也不过的啦。像高更那样，大概是没法过日子的。”她又补充一句道：“跟您在一起觉得放心，不必害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那倒是，”马蒂厄冷冷地说，“如果您的意思是指我不干随心所欲的事情……您知道，我也可以跟别人学，但我觉得那样做太差劲。”

“我明白，”依维什又道。“您做的每件事情总是那么……有条不紊……”

马蒂厄觉得自己的脸变得刷白了。

“您这是指的什么，依维什?”

“什么都指，”依维什含糊其辞地回答。

“嘿！那您的这点儿看法就与众不同啦。”

她两眼并不瞧他，却喃喃说道：

“每周一开始，您就带来一份《巴黎周刊》，您要安排一个计划……”

“依维什!”马蒂厄气呼呼地说，“那可是为了您呀!”

“我知道，”依维什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对您可是感激不尽哩。”

马蒂厄有些被刺痛，但尤其觉得始料不及。

“我真不懂，依维什。您是不是不爱听音乐、不愿看油画呢?”

“并不是这样。”

“您说得有气无力呀。”

“我是真心喜欢的……但是我非常讨厌——”她突然语气强烈地说，“人家把我喜欢的事情变成非尽不可的义务!”

“哦！……您……原来您不喜欢这些!”马蒂厄重复道。

她抬起头来，将头发甩向后脑。她那苍白的大脸蛋完全显露出来，她的两眼闪闪发光。马蒂厄惊呆了：他凝视着依维什薄薄的柔弱的嘴唇，自问怎么会去亲吻它们。

“早就该告诉我呀，”他不胜怜悯地又道，“我是绝不会勉强您的。”

他拉她去听音乐会、去看展览，并且向她解释那些画幅；而就在这当儿，她却对他生出了怨愤。

“要是我不能拥有这些画幅，它们对我又有何用处呢?”依维什充耳不闻地说，“每一回我都发疯似地想将它们拿走，但观众

连摸都不许摸啊！而我感觉到您在我身旁，心平气和、循规蹈矩：您去看展览就像到教堂去望弥撒一样。”

他俩不再说什么了，依维什保持着冷漠的表情。马蒂厄突然喉头发紧：

“依维什，我请您原谅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

“今天上午?”依维什反问，“我连想也没有再去想。我想到的是高更。”

“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啦，”马蒂厄说，“我甚至没弄明白怎么会发生的!”

他是为了良心上过得去才这样说的：他明知自己是要败诉的。依维什没有答理，于是马蒂厄吃力地又道：

“还有博物馆和音乐会……您要知道我是多么遗憾！我总以为自己跟人家有了默契……您却从来不置一词。”

说到每一句时，他都以为自己会停下。而另一句话又从他的喉咙底里冒出来，使他继续摇唇鼓舌。他说的时候心绪恶劣，而且结结巴巴。他又道：

“我会设法改变的。”

“我真卑鄙，”他暗自寻思。一腔怒火烧得他两腮通红。依维什摇着头说：

“人是不能自己改变自己的，”她现在用了入情入理的语调，反倒使马蒂厄对她产生厌恶。他俩肩并肩静静地向前走。他们身上洒满阳光，彼此怀着忿忿之情。但与此同时，马蒂厄用依维什的眼光来观察自己，心中对他本人厌恶至极。她将手举向额头，又用指头揉揉太阳穴：

“路还远吗?”

“还得一刻钟。您累了吗?”

“嗯，是累。对不起，应该说是由于那些画。”她顿了顿足，

茫然不知所措地瞅着马蒂厄："这会儿我就已经忘光啦。它们在我脑中全都搅成了一团。每次全都一样。"

"您想回去了吗?"马蒂厄几乎松了一口气。

"我想这样比较好。"

马蒂厄叫来一辆出租车。眼下他急于要独自待一会儿。

"再见啦，"依维什目不侧视地咕噜了一句。

马蒂厄心想："还有苏门答腊歌厅呢？我是否仍应当去一趟?"

"再见吧，"她又道。

出租车远去了，好一阵，马蒂厄都焦虑地目送着它。接着，在他内心深处一扇门砰地关闭了，又紧紧闩上，他开始想念起玛赛儿来。

七

丹尼尔光着膀子，对着穿衣镜刮脸："这是今天上午的事，到中午就了结啦。"这不单是一项计划：这事已经定了，体现在电灯的灯光之中，也在剃刀嗞嗞的响声中。你别想将它推迟，也别想提前让它早早结束：总而言之就得有这么一番经历。十点钟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午已潜入屋内。一只圆圆的大眼在张望。这之后，仅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午后，像一条毛虫蜷曲着。他的眼底非常疼痛，因为觉睡得实在太少。嘴唇下面长了个疱，红红的，尖端却是白色。现在每当他痛饮一杯之后就会如此。丹尼尔伸长耳朵：没什么，是街上的嘈杂声。他瞧着那通红灼热的肉疱（还有两眼下方淡青色的眼泡），心想："我在毁灭我自己呢!"他小心翼翼让剃刀在肉疱周围刮着，避免刮破它。那会留下一小撮黑毛，也只好算了：丹尼尔最讨厌刮破皮。同时，他伸长耳朵：房

间的门虚掩着，为的是能听清楚。他自语道："这回我一定要抓住她！"

那是很细微的一阵窸窣声，几乎无法分辨。丹尼尔却立刻蹦起来，手上还拿着剃刀，猛地打开房门。但为时已晚，那孩子早就防着这一手：她已经拔脚溜去，大约是蜷伏在楼梯平台什么角落里，正屏息凝神，仔细谛听，心儿怦怦乱跳。丹尼尔在脚下小块草垫上发现了一束石竹花，于是大喊一声："该死的小丫头！"他可以肯定：就是那看门女人的女儿。她每天向他道早安时那副挤眉弄眼的神态，一看就明白啦。已经有半个月啦，每天上午从学校回家，她总要在丹尼尔门前摆上鲜花。他一脚把那束石竹花踢进了楼梯道里的垃圾桶。"我得找一个上午，一直待在前厅里偷听，只有这样才能逮住她！"那他就会上身赤膊，用很厉害的目光盯着她。他想："她爱的是我这副长相。我的面孔和肩膀正合她的理想。让她看看我胸部长满了毛，这才能吓住她！"他回到屋里又重新刮起脸来。从镜子里看起来，他的脸阴沉庄重，面颊有点发青，他不自在地想："叫她们激动的就是这副尊容。"那是大天使的脸型。玛赛儿就管他叫"亲爱的大天使"。如今，他得忍受那小婊子的眉来眼去，她正因为青春期的萌动而体态丰满起来。"小贱货们！"丹尼尔没好气地想。他稍稍向前俯身，用剃刀巧妙地一刮，就将那肉瘤头儿削掉了。她们喜欢这副面孔，现在来它个小小的破相，也算是恶作剧吧。"咳！破了相也还是一张脸，总还有点儿像什么：这会让我格外厌烦哩！"他又凑近镜面，毫无乐趣地自审一番。他自语道："再说，我也愿意自己英俊。"他的神情疲惫。他揪了一把自己的臀部："得减它一公斤的肥！"昨天晚上，在约翰妮酒店喝了七杯威士忌。直到凌晨三点，他都下不了回家的决心，因为将脑袋搁在枕头上、扎进漆黑的夜色里而又得为第二天发愁，这实在令人难受。丹尼尔忽然想到君

士坦丁堡的野狗。人家在大街小巷里追逐它们，接着将它们装进口袋、装进篓子，最后将它们扔到一座荒岛上。它们相互撕咬。海上强劲的风常常将它们的惨叫声吹入水手的耳际："不应当将狗弃于荒岛啊。"丹尼尔不喜欢狗。他穿上一件乳白色丝绸衬衫，蹬上一条法兰绒的灰长裤。他仔仔细细挑选了一条领带：今天就系有绿色条纹的那根，因为他脸色不佳。接着他打开窗户，让晨光进入房间。那是一个注定会沉重、郁闷的上午。丹尼尔让自己在死水般的暑气中沉浮片刻，然后环视了一下四周：他喜欢他这间屋子，因为它没有什么个性，不会让人一眼看出主人便是他。你或许会把它当成旅馆里的房间。四壁空空，两张安乐椅，一只木椅，一张桌子，一具衣柜，一张床。丹尼尔没有纪念品。他看到房间正中敞开的大柳条筐，便转过了眼睛：那是为今天准备的。

丹尼尔的表指着十点二十五分。他将厨房门打开一半，吹了声口哨。最先露面的是西皮翁。它的毛白里间黄，长着一撮小胡髭。它冷冷地瞧了瞧丹尼尔，又凶狠地做出打呵欠的样子，然后拱起脊背。丹尼尔和气地蹲下，用手抚摩它的嘴巴。那猫半闭着眼，用前爪轻轻拍打他的衣袖。过了一会儿，丹尼尔抓着它的颈脖，将它放进筐里。西皮翁一动不动地呆在里面，疲惫而心满意足。接着过来的是玛尔维娜。丹尼尔喜欢它的程度不及对另外两只，因为它虚情假意，并且喜欢逢迎。当它确信丹尼尔已看见它时，便远远地咪呜起来，同时做出种种媚态：它用脑袋去蹭门当中的一扇。丹尼尔用手指摸了摸它那肥胖的颈部，于是它翻身仰卧着，将四只爪子笔直地举起。他便搔着它的黑毛下的胸部："哈、哈！"他像唱歌那样有节拍地轻轻唤着。"哈、哈！"于是它向两侧来回滚动，脑袋做出优美的动作。"等一等再瞧，只需要等到中午，"他喃喃自语。他一把拎起它的脚爪，将它放在西皮

翁的旁边。它似乎感到惊奇，但却滚成了一团圆球，大概转了转脑筋，又重新咪呜咪呜叫起来。

"波贝！"丹尼尔叫唤道，"波贝，波贝！"主人招呼的时候，波贝几乎从来不报到。丹尼尔只好到厨房里去找它。它看见丹尼尔时，便纵身跳上煤气灶，同时气呼呼地吼叫着。这是一只野猫，右肋有一条很长的伤口。某个冬天的夜晚，丹尼尔在卢森堡公园快静园前发现了它，便将它抱回了家。它专横暴戾，经常咬伤玛尔维娜；丹尼尔倒很喜欢它。他将它抱在怀里。它却将脑袋往后缩。耷拉着耳朵，脖子也变粗了：它似乎很不高兴。他用手指去摸它的嘴巴，它轻轻咬着那指头，似乎又恼怒又淘气。他揪了揪它脖子上的肉。它便抬起那固执的小脑袋。它并不呜哩呜噜地叫（波贝可从来不呜呜叫），却盯着丹尼尔，目光逼视着他。丹尼尔不经意地想："这倒少见，一只猫愣愣地瞪着你！"与此同时，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涌上心头，他不得不转过两眼。"嘿嘿！"他喃喃道，"嘿嘿！我的王后娘娘呀！"他朝它一笑，却没有正眼瞧它。另外两只仍然并排蹲着，样子很傻，呜呜之声不绝，像夏日蝉鸣般执著。丹尼尔瞧着它们，不怀好意地松了口气："可以做白葡萄酒烩肉。"他联想到玛尔维娜的玫瑰色乳头。但要想让波贝进柳条筐，那可是费尽力气：他不得不托起它的屁股，那刁畜牲转过头来唾了他一口，还用利爪搔了他一下。"哼！好大的胆！"丹尼尔说。于是他同时抓住它的脖子和腰部，硬将它塞了进去。柳条筐在波贝的利爪下格格作响。那猫怔了一小会儿，丹尼尔趁机砰然放下筐盖，锁上两边的扣锁。"哎哟！"他这才舒了口气。他觉得手上有些灼热，那是一种干涩的微痛，几乎像搔痒。他重新站起身来，以自嘲的满意心情上上下下审视一遍。"锁住啦！"在他的手背上有三处搔伤；在他的心头也有一种搔痒之感。这古怪的感觉可能意味着要出事。他拿起桌上那团绳

子，塞进长裤衣兜里。

他在犹豫。“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我会觉得太热的。”他本想带上他的法兰绒短装，但他不习惯迁就自己的愿望。何况在炎炎夏日之下，满面通红、汗流浃背地走路，手臂上还有这么个赘物，看上去就挺滑稽。滑稽而且有些可笑：他不禁微露笑意，终于挑选了那件紫红粗花呢上装，那是五月底以来他就穿不住了的。他提起柳条筐的把手，嘀咕着：“好沉啊，这些该死的畜牲！”他想象得出它们卑微而可笑的姿势，它们又恼火又惊慌的神态。“我爱的竟是这劳什子！”只须将三只爱物关进一只柳条筐，它们就恢复了猫儿的原形。仅仅是几只猫，小小的哺乳类动物，虚荣、狭隘、胆小，毫不神圣。“猫儿就是猫儿。”他不禁失笑。他觉得似乎在故意捉弄什么人。当他跨出大门时，他起了一阵恶心，但为时不久：在楼梯道里，他觉得身子还能挺住，并无呕吐之虞，但腹部有一种古怪的淡而无味之感，如同嚼了生肉。看门女人正立在门槛上，冲着他笑脸盈盈。她很喜欢丹尼尔，因为他彬彬有礼、殷勤风雅。

“您起得真早啊，塞雷诺先生。”

“我担心您病了咧，亲爱的夫人，”丹尼尔十分关切地应答道。“我昨晚回来很迟，看见您屋子的门下还漏出灯光。”

“您想想，”看门女人笑着说，“我累坏啦，没关灯就睡着喽。突然，我听到您按门铃的声音。噢，我就嘀咕：准是塞雷诺先生回来啦！（我这儿外出未归的就只有您了。）在这之后，我立刻熄了灯。那时候差不多是凌晨三点钟吧？”

“差不多……”

“哦！”她道，“您弄到了一只大筐！”

“那是我的几只猫咪。”

“这些可怜的小动物，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我把它们送到穆东我姐姐家里去。兽医说它们需要新鲜空气。”

他郑重地补充：

“您知道吗，猫也可以染上肺病呢！”

“肺病！”女看门人吃惊地说，“那么，就好好照应它们吧。不过这样您家里就出现空白啦。我替您整理房间时，已经习惯看见这些小东西了呢。您也会伤心的啊。”

“非常伤心，杜布依夫人，”丹尼尔说。

他严肃地朝她笑了笑，便径自离去。“这老鼹鼠，说话自相矛盾呢。我不在家时，她准定摆弄它们来着。可我明明说过，不许她碰它们。她最好管住她那个丫头！”他一脚跨出大门，阳光使他目眩头晕，这该死的滚烫而刺人的光线。它照得他两眼发痛，这倒是意料中事：头天晚上若是喝了几杯，那么最好第二天上午是多云天。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啦。他觉得自己是在阳光中沉浮，脑袋好像套上了紧箍咒。蓦地，他看见自己的身影，又可笑又粗壮，他手提的柳条筐摇摇晃晃的影子也映了出来。丹尼尔不禁好笑。他本人是很高大的。他使劲挺了挺身子，但那人影儿却仍然短小而畸形，简直像一只黑猩猩。“杰凯尔医生和海德先生。不，不需要出租车，”他自言自语。“我有的是时间。我要带海德先生徒步走到第72路车站。72路车会把他送到夏朗东的。”在离那里一公里开外的所在，丹尼尔知道在塞纳河边有一处偏僻的角落。“当然，”他喃喃自语道。“我不会在那里观赏风景，那是最不可取的。”在那个地方，塞纳河的河水特别黑也特别脏。由于维特里的几家工厂，河面上处处是发绿的油迹。丹尼尔厌恶地自我审视：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非常温和，温和到了不自然的程度。他不无乐趣地想到：“男人就是这样。”他是非常冷酷而内向的，但内心又有一个软弱的受害者苦苦求饶。他琢磨：“人

竟会自己恨自己，好像那是另一个人，也真怪。”其实并非如此：他枉费了心机，只有一个丹尼尔。当他瞧不起自己时，他觉得自己超越自身，变成抽象的法官，俯视着一条邪恶的蛆虫；然后突然间，这虫又缠住他，从下面吸着他，于是两个他又粘到了一起。“该死！”他暗忖，“我得去喝上一杯！”他只须拐一个小弯，在塔叶杜斯街的优胜酒店歇歇脚。他推门进去时，酒店里空空荡荡。服务员正在擦酒桶形的红木桌子。在丹尼尔眼中，黑暗显得十分柔和：“脑袋真疼，”他自语道。他放下筐子，踮起脚坐到一张酒吧圆凳上。

“当然是要满满一杯威士忌喽，”酒店老板断言。

“不，”丹尼尔回绝道。

“去他妈的，他们这一套！总是把活人当成雨伞或缝纫机之类，一定得分类选册！我并不是……从来就不是属于哪一类的。可他们随意就给您下定义。这客人是多给小费的，那客人总爱说笑话。我就是那种专喝满满一杯威士忌的了！”

“来一杯有泡沫的杜松子酒，”丹尼尔吩咐。

酒店老板没吭气就给他上了酒：他大概不高兴了。“也好。我以后再也不上这一家来啦。来得太勤了哩。”何况那杜松子酒有一股利泻的柠檬汁味儿。喝下去就变成略带酸味的粉末，散在舌头上面，最后变成铁锈味儿。“这对我没啥意思，”丹尼尔想。

“请用球形玻璃杯给我斟一杯伏特加，洒点儿胡椒。”

他饮下了伏特加，不禁晕乎了一阵子。嘴里觉得火辣辣的。他思忖：“这就没完没了啦？”但这些念头只是表层的，总像是什么空头支票之类。“什么东西没完没了？什么东西没完没了？”只听得一声短促的咪呜声和利爪抓搔的声音。酒店老板吃了一惊。

“筐子里有几只猫，”丹尼尔简单解释道。

他从高凳跳下，扔了二十法郎在桌上，又重新提起柳条筐。

在提起的瞬间，他发现地面上有一个小红点：那是一滴血。“它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丹尼尔忧心忡忡地想。但他并不想揭开盖子。眼前，筐里只有一种群体性的、难以区分的惧怕。一旦揭开，这恐惧就物化为他的几只猫，那是丹尼尔此刻不能忍受的。“哦！你不能忍受啦？假如我将它揭开呢，这盖子?”可丹尼尔已走出了酒店，耀眼的光芒复又出现，那是透明的、湿润的光线：您会觉得两眼发痒，您还以为看见的是火；然后突然又发现，您看见几座房屋已有了一段时间。您看见百步之外，如同淡淡的轻烟那样缥缈的房屋：在街道顶端有一堵蓝色大墙。“看得清楚反是恶兆哩，”丹尼尔暗想。他心目中的地狱便是如此：一种穿透一切的目光，可以看到世界的尽头，看透自己的内心。那筐子在他臂下自己摇晃着，并从筐内抓搔着。这使他感到恐怖近在咫尺，竟不知它是令人高兴还是令人生厌：其实两者都一样。“毕竟有点儿可以使它们放心的东西，它们能闻出我的气味。”丹尼尔暗忖：“不错，对他们来说，我就代表一种气味。”可别着急呀：不用很久，丹尼尔就不再有这股熟悉的气味了，他将会无臭无味地在人群中行走，人们没有精细的嗅觉，不可能从气味将他辨认出来。变得没有气味、没有阴影、没有历史，而只是一具无形中拔除了自我的东西，向着未来迈进。丹尼尔发现那东西比自身超前几步，在那街灯所照之处。他仿佛看见那东西正走过来，或许由于手提物的重量而微微跛行，举止做作、浑身是汗。他看到那东西朝自己走来，他则仅仅是一道目光。但一家染料店的大镜子映照出他的形象，前面那种幻觉便不驱自散了。丹尼尔浸透污泥浊水：他自己；塞纳河的污泥浊水将灌满柳条筐，它们会用利爪相互残杀。他深感厌恶，心想：“多无聊的举动。”他停住脚，将那柳条筐搁在地上：“害人必害己。自己不可能直接害自己。”他又想到君士坦丁堡：人家将不贞的妻子和疯猫一同装进麻袋，扔进

博斯普鲁斯海峡。酒桶、皮袋、柳条筐，都相当于牢房。“还有更糟糕的。”丹尼尔耸了耸肩：又是空头支票式的念头。他不愿小题大做，过去他常常如此。小题大做是由于自以为了不起。丹尼尔将永远、永远也不会自以为了不起了。公共汽车蓦然出现。丹尼尔向汽车司机做了个手势，便在头等席位上坐下。

“到终点么?”

“要六张票，”售票员说。

塞纳河的河水将使它们发狂。那是牛奶咖啡一般，却泛着淡紫色泽的河水。一个女人坐在他对面，威严而做作，带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看那柳条筐看得兴致勃勃。“该死的小密探!”丹尼尔想。筐里发出咪呜咪呜的叫声，丹尼尔猛一惊，仿佛他在谋杀现场被人捉住：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小姑娘用清脆的嗓音问。

“嘘!”母亲喝道。“别打扰这位先生!”

“里面装了几只猫，”丹尼尔回答。

“是您养的么?”小姑娘又问。

“不错。”

“您干吗将它们装在筐子里呢?”

“因为它们生病啦，”丹尼尔和和气气地回答。

“我能看看它们么?”

“雅尼娜，”母亲阻止道，“你太过分啦。”

“我不能打开给你看。因为生病，它们变得挺凶狠呢。”

小姑娘改用一种很讲道理而又挺可爱的语调说：

“哦，这些小东西，跟我是不会凶狠的。”

“你以为吗? 听着，我的小宝贝儿!”丹尼尔低声而快速地说，“我要去淹死我喂养的猫。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就在今天上午，有个像你一样的漂亮小姑娘给我

送鲜花来。它们把她的脸全都抓破啦。家里人将不得不给她装假眼睛呢。"

"哎呀!"小姑娘极其惊愕地叹道。她不胜恐怖地瞅着那编筐，吓得直往妈妈裙子里钻。

"你看，你看!"母亲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丹尼尔，一边训斥女儿："你本应当规规矩矩呆着，不要乱多嘴、胡说八道。没什么，我的小宝贝儿。这位先生是跟你说着玩儿的。"

丹尼尔平静地以凝视回敬了她："她恨我，"想到这里他不禁得意起来。他瞥见车窗外一排排灰房子疾驰而过，并且知道那女人在怒视他。"恼火了的母亲！正在我身上寻找可以仇恨的东西。不会是恨我的长相。"谁都不会讨厌丹尼尔的长相。"也不会是我的衣着，那是崭新而合身的。哦，也许是我这双手。"他的手又短又粗壮，有点儿肥厚，关节上长着黑毛。他将两手摊开在膝盖上："你看呀！不妨看一看呀!"可那女人已经不再追究：她两眼直视前方，样子很麻木；其实她是在休息。丹尼尔有些贪婪地凝视着她：这些正在休息的乘客是什么样的人呢？她身体放松，似乎自我稀释了。在这颗头脑里，没有任何自我逃遁式的念头、没有好奇心、没有仇恨，也没有任何举动、甚至是轻微的颤动：剩下的仅是昏昏欲睡的一个大面团儿。她突然醒过来，一种活跃的表情显露在她的容颜上。

"是这儿。就是到这儿!"她说，"快走呀，瞧你总是拖拖拉拉，真讨厌!"

她牵住女儿的手，拖她朝前走。小姑娘在下车前掉过头来，向筐子投以恐惧的目光。公共汽车重新开动，然后又停了一站。有几位乘客带着笑容从丹尼尔面前走过。

到终点啦!"售票员对他喊道。

丹尼尔猛省过来：车厢里已经空空如也。他站起身来往下

走。下面是一处人来人往的广场，有几家小酒店；在一辆有把手的车子四周，围上了一群工人和妇女。一些女人非常惊奇地瞧着他。丹尼尔加快步伐，转进一条通向塞纳河边的脏乱不堪的小街。小街两侧有一些酒桶和仓库库房。那编筐开始咪呜咪呜叫个没完没了。丹尼尔几乎奔跑起来。他好比提着一只漏桶，那水正一滴一滴往外流。每一声咪呜就是一滴水。那“水桶”很沉重。丹尼尔用左手提着，右手便擦拭自己的额头。不应该再想里面的猫。“哼！你不愿想这些猫？那么就偏要让你想，否则太便宜你了！”丹尼尔仿佛又看见波贝金黄色的眼睛，便赶紧随意想点儿什么，想到证券交易所，想到前天他赚了一万法郎，想到玛赛儿。他今晚就应当去看望玛赛儿，这是他平常去的日子：“大天使呀！”丹尼尔冷冷一笑。他心里很瞧不起玛赛儿：“他俩没有勇气相互挑明已不再相爱。假如马蒂厄正视现实，那他就必须作一个决定。但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毁掉自己。他是合乎常情的哩，他这个人，”丹尼尔不无嘲讽地想。那几只猫哇哇乱叫，好像被迎头浇了开水似的。丹尼尔觉得自己乱了方寸。他将柳条筐放在地上，照准它狠踢了两脚。筐里大乱一阵，然后众猫不再出声了。丹尼尔纹丝不动地伫立一会儿，耳后感到一阵古怪的震荡，如电波般射出。一些工人从仓库里走出来，丹尼尔又继续赶路。到地方啦。他走下一列石头阶梯，来到塞纳河岸，便席地坐在一只铁环旁，正好在一大桶沥青和一堆石板间。蓝天下，塞纳河水泛着黄色。一些黑色平底驳船，上面装满酒桶，停泊在对面岸边。丹尼尔坐在阳光下，觉得太阳穴很疼痛。他观赏着微微起伏的水波以及乳白色的粼光。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团绳子，用小刀割了很长一截。接着他并不起立，径直用左手捡起一块石板。他用绳子的一端系住筐子把手。将绳子在石板上绕了好几圈，又打了好几个结，再将石板放回地面：这就做成了一件古怪的器

械。丹尼尔心想：应该用右手提筐，左手持石块，使两者同时沉入水底。也许那柳条筐会在水面上浮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然后一股强力会将它拖向水底，柳条筐将突然沉没。丹尼尔想到自己很热，便诅咒厚上衣，但却不想脱去。在他内心深处，那东西在跳动、在求饶；而丹尼尔却无情地眼看自己在呻吟："要是你没有勇气一下子自杀，那就该一点点地去死。"他将凑近河水，说："永别啦，我在世上最钟爱的东西啊……"他撑着双手稍稍站起，环顾四周：在右面，河岸是荒凉的；但在左岸远方，在阳光映衬下他瞥见一个黑影，那是一个渔夫。水下的骚动一定会扩散，波及他的钓竿钩子："渔夫准会误以为有鱼儿上钩了。"他不禁笑了，并且掏出手绢来擦拭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他的手表上时针标明十一时二十五分。"十一时三十分再干！"得将这非同寻常的时刻拖后：丹尼尔已经分解成两个人；他觉得在赤红的云彩中、在灰暗的天空下，自己已失魂落魄；他想到马蒂厄时带着某种自豪："自由的竟是我啊，"他自忖。但这是一种没有个人特色的自豪，因为丹尼尔已不再是任何人了。在十一时二十九分时他站立起来，觉得浑身疲软，只好撑在那大桶上。他不小心在厚上衣上蹭了一块沥青斑点，便瞪眼凝视着它。

他一面看着淡紫衣料上的这块黑斑，一面突然觉得自己又恢复成一个单一的人了。独自一人。一名懦夫。一个爱自己喂养的猫、不愿将它们抛入水中的家伙。他拿出小刀，弯下身子，割断那根绳子。静悄悄地：甚至在内心深处也静悄悄。他内心太惭愧了，以致不愿再对自己说什么。他重新提起筐篓，重新走上那石头阶梯：如同从一个蔑视着他的人面前走过时，便扭过脑袋一样。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一片荒漠和宁静。当他登上阶梯最高几级时，他才敢对自己开口说话："那滴血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敢打开柳条筐：他一瘸一拐地朝前走。这便是我，便是我。我

便是如此。一个拆烂污的家伙。但他心里又似乎泛起一丝笑意，因为他救下了波贝。

“出租车！”他叫嚷道。

一辆出租汽车停在面前。

“去蒙马特尔街二十二号，”丹尼尔吩咐，“可以把这柳条筐放在您身旁吗？”

他让自己随着出租车的启动而摇晃。他甚至不能够妄自菲薄了。接着，羞耻感又占上风，他重新自我审度：那是难以忍受的。“既不能一下子死，也不能一点点死，”他不胜辛酸地想。当他掏出钱包给司机付款时，他毫无快感地留意到钱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钞票。“多多赚钱，那是不错的。我有这个本领。”

“您回来啦，塞雷诺先生！”女看门人招呼道，“正好有人上楼去您家里。是您的一位朋友。高个子，肩膀很阔。我告诉他您不在家。他回答：‘他不在家吗？那么我就留个字条，从门下塞进去。’”

她瞧瞧那筐子，惊叫起来：

“您又将它们带回来啦，可爱的小动物！”

“您说有什么办法，杜布依夫人，”丹尼尔说，“也许这是罪过，可我不忍心跟它们分手啊！”

“准是马蒂厄来啦，”他边上楼梯边想，“这家伙来得真巧啊。”他对于能将怨恨转嫁于人感到高兴。

他在四楼的楼梯平台上遇见了马蒂厄。马蒂厄打招呼道：

“你好哇！我还以为见不着你呢！”

“我去给猫咪放风啦，”丹尼尔解释。他惊奇地发现，马蒂厄带着某种热情。

“你跟我一起重新上楼吗？”他匆匆问。

“是呀。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丹尼尔急忙瞧了他一眼，注意到他面色发灰。“他似乎遇到很大的麻烦，”丹尼尔想。他很想助马蒂厄一臂之力。他们上了楼。丹尼尔将钥匙插进锁孔，推开门。

“进去吧，”他道，一边轻轻推了一下马蒂厄肩部，但随即将手缩了回来。马蒂厄走进丹尼尔的房间，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

“我一点也没听懂你那位看门女人对我说的话，”马蒂厄即刻说道，“她说你把猫送到姐姐家去，那么你现在同姐姐和解啦？”

丹尼尔不觉心头一凉：“假如他知道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会给我什么颜色瞧啊？”他并无好感地盯着这位朋友理智而锐利的眼睛：“倒真是，他很正常。”他感到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万丈深渊。他咧嘴一笑：

“嘿，就是嘛，送到姐姐家……那是无关宏旨的小谎话，”他解释。他明白马蒂厄是不会追问的。马蒂厄有个令人懊丧的坏习惯，就是把丹尼尔当成撒谎专家，于是故意不去探询促使他撒谎的种种动机。其实马蒂厄正困惑不解地斜睨着那篓子，并且一言不发。

“我可以打开吗？”丹尼尔问道。

他变得很冷漠。他仅仅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打开那柳条筐：“那滴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一边跪在地上一边想：“它们会蹦到我脸上来的！”于是他将脸凑近筐盖，让它们能够得着。想到这里他打开了锁：“让他腻味一下也不无好处，可以叫他暂时别那么高高兴兴，别那么稳重自如。”波贝头一个哼唧着跳了出来，并且立即溜进厨房。西皮翁第二个跳出，它保持那副凛然的神态，却并不放心。它一步一摇地走到衣橱前，狡黠地瞧瞧四围，伸了个懒腰，终于钻到床底下。玛尔维娜却一动也不动：“它受伤啦，”丹尼尔想。它沮丧地躺在篓底，丹尼尔将手指托起它的下颏，强迫它抬起头来：它鼻子上被利爪狠狠抓了一下，而

且左眼已经睁不开了。不过它已经不再流血。在它脸上有一块发黑的痂块，四周的茸毛又硬又粘。

“出什么事啦?”马蒂厄问。他欠起身子，客客气气地端详这只母猫。“我在照应一只母猫，他会觉得十分可笑。如果照应一个婴儿，他会觉得很自然。”

“玛尔维娜挨了重重的一爪子，”丹尼尔解释道，“肯定是波贝干的，它简直叫人受不了！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一分钟时间照料它一下。”

他从衣柜里找出一瓶山金花酊剂和一包药棉。马蒂厄不声不响地注视着他，然后像一个老人那样用手去摸摸自己的额头。丹尼尔动手给玛尔维娜洗濯鼻头。那母猫稍稍扭动了一下。

“给你打扮漂亮，”丹尼尔喃喃道，“别乱动呀。得了，得了！喏！”

他以为这就可以让马蒂厄十分恼火了，因此干得益发起劲。而当他重新抬头时，却发现马蒂厄正冷漠地朝空中呆看。

“对不起，亲爱的，”丹尼尔用最恳切的语气说，“我只要再干一分钟就完啦。我得给这小畜牲洗一洗，因为感染起来是很快的。这不太使你恼火吧?”他一边发挥，一边向马蒂厄示以坦诚的笑容。

“干吧，干吧，”马蒂厄回答，“别跟我挤眉弄眼的。”

我在挤眉弄眼！马蒂厄这种优越感实在可恶！“他自以为对我很了解：说什么*我的谎言*、什么*我在挤眉弄眼*。其实他对我毫不了解，却把我当成一件货物胡乱贴标签，这他就得意啦。”

丹尼尔又恳切地哈哈一笑，便仔细地拂拭着玛尔维娜的头部。玛尔维娜紧闭两眼，仿佛很陶醉。可丹尼尔却明白它非常痛苦。他轻轻地拍了拍它的胁部。

“好啦，”他说着站起身来。“明天就看不出来啦。那只猫抓

它抓得可狠呢，你知道吗？”

“波贝吗？那可是个恶棍！”马蒂厄心不在焉地说。

他突然冒出一句：

“玛赛儿怀孕啦。”

“怀孕！”

丹尼尔的惊奇为时不长，可他不得不拼命忍住，免得哈哈大笑。原来是这样，原来竟是这样的呀！“是这么回事儿！她们每月尿一回血，何况还像鳐鱼那样产许多卵！”他不胜厌恶地想到今晚就会见到她。“我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去握她的手！”

“我很伤脑筋呐！”马蒂厄如实地说。

丹尼尔瞅着他，审慎地说了一句：

“我理解你。”然后他就匆匆转过身去，借口把那瓶外用药水送回衣橱。其实他是害怕对马蒂厄嗤之以鼻地发作起来。他开始追忆母亲故世的情形。一遇到这种困境，这样的回顾总是很灵的。她临终时只抽搐了两、三下便完啦。马蒂厄继续对着丹尼尔的脊背郑重其事地说：

“要紧的是这令她感到屈辱。你见到她的次数不多，你不容易明白，可她是女战神型的人物。闭门造车的女战神。（他不含恶意地补上这么一句。）对她自己来说，这可是堕落为浊骨凡胎咧。”

“是嘛，”丹尼尔关切地说，“何况在你也并不见得更好：你算是白费力气呢，你现在该厌恶她了吧。我知道，若是换了我，这事准会扼杀爱情的。”

“我对她已谈不上爱情啦，”马蒂厄应道。

“是吗？”

丹尼尔深感惊奇和有趣。他想：“今晚可有戏看啦。”又问：

“你对她本人说了吗？”

“当然没说。”

“为什么‘当然’呢？你总得说呀。你会把她……”

“不。我不愿意甩掉她，假如你指的是这方面。”

“那怎么办？”

丹尼尔觉得太有趣啦。这会儿他倒希望赶快见到玛赛儿。

“没什么。我这是活该，”马蒂厄说，“我不再爱她，这不是她的错。”

“那么是你的错喽？”

“是呀，”马蒂厄不多噜苏地说。

“你还要悄悄去看她，并且……”

“那又怎样？”

“那么，”丹尼尔说，“如果你久久玩弄这种小花招，最终你会恨她的啊。”

马蒂厄表情冷酷而固执：

“我不愿她烦恼。”

“如果你更愿意自我牺牲……”丹尼尔漠不关心地说。当马蒂厄开始充好人时，丹尼尔很讨厌他。

“我有什么好牺牲的？我去中学教课，我去看玛赛儿。我每隔一年写一本中篇小说。迄今为止我就是这么过的。”他又以丹尼尔从未见过的苦闷表情补充说：

“我是个业余作家。何况我眷恋她。如果再也见不到她我会觉得很难受。然而这在我就如同亲情一样罢了。”

一阵沉默。丹尼尔走过去，在马蒂厄正对面的安乐椅里坐下。

“你得助我一臂之力，”马蒂厄说，“我找到一个地方，但兜里没钱。借给我五千法郎吧。”

“五千法郎！”丹尼尔将信将疑地重复道。

他的钱包正鼓鼓囊囊放在他内衣衣兜里，那是猪贩子的大钱包；只要打开它，从里面取出五张票子就得啦。马蒂厄早先可是帮过他不少忙的呀。

“月底我还你一半，”马蒂厄说，“另外一半在七月十四日还。因为到那时，我提前领取八、九两个月的工资。”

丹尼尔瞧了瞧马蒂厄的灰色面孔，暗忖：

“这小子准是日子很难过啊。”但他想到那几只猫，便自感冷酷无情了。

“五千法郎!”他用遗憾的口气说，“可我没有这笔钱，我的老兄，我拮据着呢……”

“可那天你还对我说过，你就要做一笔好买卖啦。”

“哎哟哟！可怜的老兄，”丹尼尔道，“你说的那笔好买卖令人大失所望：证券交易所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何况这是硬碰硬的事：我现在是一屁股的债。”

他并没有用特别真诚的口气说这番话，因为他并不想让对方口服心服。但一见马蒂厄根本不信，他却火冒三丈了：“让他自己活见鬼去！他自以为思想深邃，想当然地认为能洞察我的内心活动。我不明白我干吗要帮他的忙：他应当去找跟他差不多的人借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马蒂厄始终保持这副正经和做作的神态，即使倒了霉也不改。

“好，”马蒂厄匆匆道，“那么你是真的没办法?”

丹尼尔又想：“他真是急需，才会这么执著!”

“真不行。我非常抱歉，老兄。”

他因为马蒂厄的窘态而发窘，但这也未必令人不快：这好比是倒转了局面。丹尼尔很喜欢人为制造的态势。

“你真急需么?”他似乎非常关切地探询，“你不能找找别的门路吗?”

“唉，要知道，我是有意避免向雅克借。”

“倒也是，”丹尼尔有些失望地说，“你还有这位哥哥。那你一定能搞到这笔钱。”

马蒂厄似乎很泄气：

“拿不准啊。他铁了心不肯再借给我一个铜子儿，认为这是给我帮倒忙。他竟对我说：‘有你这么一把年纪，你该独立谋生啦！’”

“嘿！但碰到这种情况，他肯定会借给你的，”丹尼尔直截了当地说。他缓缓伸出舌尖，舔起自己的上嘴唇来，表示很得意：他一开头就找准了这种语气，表面上乐观轻松，正好叫人家又气又恼。

马蒂厄红了脸：

“问题正在这里。我不能对他说是为解决这种问题。”

“那可不，”丹尼尔接话道，同时想了一想：“实在不行，还有专门借钱给公教人员的公司嘛。我应当告诉你，多半会碰上放高利贷的。不过你有了钱，就不会在乎那么点利息。”

马蒂厄似乎有些兴趣。丹尼尔不无厌倦地想：这回他大概放心了点儿。

“那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立刻可以出借么？”

“哦，不行呢，”丹尼尔急忙说，“他们要等十来天光景：总得调查一下呀。”

马蒂厄不开口了。他似乎在思索。丹尼尔突然感到有一阵软绵绵的触动。竟是玛尔维娜跳上他的膝盖，它呜呜叫着在那里坐定：“这畜牲倒不记恨，”丹尼尔厌恶地想。他开始用手轻轻地、漫不经心地抚摩着它。畜牲和人都恨不起丹尼尔来：由于他那老好人似的麻木不仁，或许也是由于他的长相。马蒂厄陷进他那可怜的算计中去了：他也是个不记恨的人呢。丹尼尔俯身看着玛尔

维娜，并且搔起它的脑袋来：他的手有些哆嗦。

“其实，”他两眼不看着马蒂厄说，“我对于无钱可借几乎感到高兴呢。我方才考虑过：你一贯想做个自由人，这事就给你完成一次自由行为提供了大好机会。”

“自由行为？”马蒂厄似乎根本没有听懂。丹尼尔重新抬起头来，说：

“是呀，你娶了玛赛儿不就得啦？”

马蒂厄皱着眉头瞧瞧他：以为丹尼尔可能在拿自己开心。丹尼尔以谦卑而郑重的态度忍受这目光。

“你疯了吗？”马蒂厄问。

“为什么这样说？你只须说一句话，便可以改变你的一生。这不是天天都能有的机会啊。”

马蒂厄失笑了。“他打定主意嗤之以鼻！”丹尼尔恼火地想。

“你诱惑不了我，”马蒂厄回答，“尤其是在眼下。”

“是啊，不过……倒也正好，”丹尼尔以同样轻松的口气说，“故意违背心愿做相反的事情，这准挺有意思。我们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变成什么样的人呢！”马蒂厄说，“你是不是还想叫我生上三个孩子，带他们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好享受做另一个人的乐趣？我可以想象：如果我这个人彻底完蛋，那可真叫做改变了我的一生啊！”

“没那么严重，”丹尼尔想，“不像你以为的那么严重。”

“其实呢，”他明白地说道，“做个完了蛋的人也不见得很不快活。彻底完蛋，等于入土。那就是如你所说，结婚，生上三个孩子，才会让你冷静下来！”

“这话不错，”马蒂厄说，“像这样的家伙我天天都碰见。喏，来看望我的学生家长里就不少。生了四个孩子，戴上绿帽子，还

是学生家长协会的会员。他们倒态度安详。甚至于可以说非常宽厚。”

“他们自有乐趣，”丹尼尔说，“倒令我看了眼花缭乱。你呢，对你真没有诱惑力吗？”接着又说：“我可以想象你婚姻美满，也会同他们一样，肥肥胖胖，善于保养，有说有笑，心明眼亮。要是我，我才不反对呢。”

“这很像你自己，”马蒂厄毫不动心地说，“可我呀，我更愿意向我哥哥借五千法郎！”

他站起身来。丹尼尔将玛尔维娜放在地上，自己也站了起来。“他明知我有钱，却并不记我的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钱包就在手头。丹尼尔只须将手伸进衣袋，并且可以说：“喏，老兄，我是有意把你晾在一边，跟你开个玩笑。”但他又怕贬低了自己的身价。

“我真抱歉呢，”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要是想到什么办法，一定会给你写信。”

他把马蒂厄一直送到大门口。

“别操这份心啦，”马蒂厄乐呵呵地说，“我会自己想办法。”

他关门回屋。丹尼尔听见马蒂厄下楼梯的脚步声，暗想：“这下子糟啦，”他感到憋气。但这为时不久，旋即又想：“他时时刻刻那么悠然自得、精神饱满，前后一贯。他是很烦恼，但这只是在外表。内心深处他却应付裕如。”他凑到大镜子跟前，瞅了瞅自己有些阴沉的漂亮面孔，寻思：“话说回来，他若能决定娶玛赛儿，那才是上上之策！”

八

此刻她已醒来多时，大概正在苦思冥想。应该安慰她，告诉

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不上那鬼地方去了。马蒂厄动情地想起前一天她那备受折磨的可怜样子，突然觉得她脆弱得令人心疼。“我得给她打电话。”但他决定还是先到雅克家里走一趟。“这样一来，也许我就有好消息告诉她了。”可一想到雅克会摆出一副什么样的面孔，他就愤愤然。一种觉得有趣、却又显得明智的表情，比责备、比宽容都更有分量，头朝一边歪着，两眼半开半阖，问道：“怎么回事儿？又缺钱啦？”马蒂厄一想到这就起鸡皮疙瘩。他穿过马路，又想起丹尼尔：他并不怪罪他。就是这样，对丹尼尔是不能怪罪的。但他却埋怨雅克。他在雷阿缪尔街一幢大而矮的建筑物前站住，像每次那样，气恼地读那块牌子：“律师雅克·德拉鲁，住在三楼。”律师！他进了门，乘上电梯。“我希望奥黛特不在，”他嘀咕着。

她偏偏在。马蒂厄透过小客厅的玻璃门瞥见了她，她正端坐在沙发上，高雅、颀长、干净得一尘不染。她正在阅读。雅克常常说：“奥黛特是巴黎罕见的妇女之一，居然能抽出时间来读书。”

“马蒂厄先生想见夫人吗？”萝丝问。

“是的，我要向她道声早安。但还要请你通知先生一声，我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他。”

他推门而入。奥黛特冲着他抬起那不太招人喜欢、却浓妆艳抹的漂亮面孔。

“您早呀，蒂厄，”她心绪颇佳地招呼着，“您是来拜访我的吗？”

“拜访您？”马蒂厄问。

他亲切而又有些手足无措地瞧着这安详的高额头和这双碧眼。她无疑是个美人儿，但那似乎是一种经不起细看的美。马蒂厄习惯像洛拉那样的美貌：它的含义一眼望去就明明白白；他无

数次尝试着从整体上记住奥黛特这些不稳定的面部线条，但它们却溜掉了，而且整体的线条时刻在变化，于是奥黛特的脸始终保持一种令人失望的资产者的神秘。

“我很愿意拜访您，”马蒂厄又道，“但我得见一见雅克，我需要他帮我一个忙。”

“不用太着急，”奥黛特应道，“雅克是跑不了的。请在这儿坐一坐。”

她在自己身边给他让出一席之地，同时笑盈盈地说：

“小心啊，总有一天我会发火的。您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有权要求得到单独拜访。您也答应过我。”

“应当说，是您答应过：总有一天您会约见我。”

“您说得好客气啊，”她仍高高兴兴地说，“可是您的良心上过不去呢。”

马蒂厄坐了下来。他很喜欢奥黛特，但却从来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

“您好吗，奥黛特？”

他有意使声音里饱含热情，以掩饰提问的笨拙。

“非常好，”她回答，“您可知道，今天早晨我上哪儿去了？开车到圣日尔曼去啦，拜访了弗朗索瓦丝，觉得真高兴。”

“雅克好吗？”

“他这几天挺忙的。我几乎没见着他。但他像平常一样，身体好得出奇。”

马蒂厄突然有一种郁郁寡欢之感。“她是属于雅克的，”他暗忖。他不自在地瞧着那晒成褐色的长胳臂，那是从一条非常朴素的长裙袖口里露出来的。裙子用一根红色细腰带束着，差不多还是年轻姑娘穿的那种式样。这胳臂、这长裙、这裙下的肉体全都属于雅克，就像这安乐椅、这桃花心木的写字台、这沙发一样。

这稳重文静的女人完全是一副名花有主的样子。一阵静场。然后马蒂厄使用了专为奥黛特保留的那种情感热烈、略带鼻音的腔调，说：

“您的裙子真漂亮！”

“哦，请听我说，”奥黛特含笑而嗔怒地回应道，“别提这条裙子啦。您每回见到我，总是对我的衣裙说长道短。还是对我讲一讲您本周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马蒂厄也笑了。他感到一身轻松。

“可是，恰恰是关于这条裙子，我有些话要讲。”

“天哪，”奥黛特说，“是什么话非讲不可啊？”

“是这样的：我在想，当您穿它时，是否应当戴上耳环？”

“戴耳环？”

奥黛特用古怪的目光瞧着他。

“您觉得那模样儿太庸俗？”马蒂厄问。

“不是的。但那会使面孔变得不太庄重。”

她又突然用嘲弄的语气对他说：

“我若是戴上，您同我在一起就惬意得多了吗？”

“没有的事。怎么会呢？”马蒂厄含含糊糊地反驳。

他有些意想不到，心想：“她绝非糊涂之辈哩。”说到奥黛特的智慧，也同她的美色一样：总有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一阵沉默，马蒂厄不知说什么好。不过他并无告辞之意，他在欣赏一种宁静的气氛。奥黛特和蔼地对他说：

“我不应当留您，快到雅克屋里去吧。您似乎心事重重。”

马蒂厄站起身来。他想好了要向雅克借钱，手指立刻就有一种发麻的感觉。

“再见啦，奥黛特，”他亲切地说，“不，不用啦，别起身。我一会儿再来跟您告别。”

“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害者呢?”他一边敲雅克的门，一边思索着，“跟这类好脾气的女人交往，那是永远也弄不清楚的。”

“请进来,”雅克说。

雅克站起来，举止敏捷、腰板笔直，朝马蒂厄走来。

“你好呀，老弟,”他热情地招呼，“还行吗?”

他看上去比马蒂厄年轻得多，尽管他是哥哥。马蒂厄觉得他臀部发福了。不过他很可能穿了紧身衣。

“你好,”马蒂厄友善地微笑招呼。

他总觉得有点歉疚。二十年来每当他一想到、或者重新见到这位兄长时，他总有一种歉疚感。

“那么,”雅克开口问，“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马蒂厄做了个不顺心的手势。

“情况不好吗?”雅克问，“喏，坐下再谈。你要杯威士忌么?”

“来杯威士忌吧,”马蒂厄应道。他坐了下来，喉咙却像被噎住了。他暗想:“我喝掉这杯威士忌，啥也不提就回家得啦。”但为时已太晚，雅克已经心中有数了。“他只会认为，我没敢打他的主意。”雅克依旧站着，他拿出一瓶威士忌酒，斟满两只杯子。

“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瓶了,”他说，“入秋之前我不会再买新的。不管怎么说，盛夏季节喝带泡沫的杜松子酒，到底要更好些。你说呢?”

马蒂厄并不回答，而是不太客气地注视着这张显得很年轻的、又红又嫩的面孔，以及这一头剪得短短的金黄色头发。雅克天真无邪地微笑着，他浑身上下都渗透着天真无邪，但他的目光却是冷酷无情的。“他装成没事人儿似的,”马蒂厄气急败坏地想，“其实他对我的来意一清二楚，正在寻思怎样表演哩。”于是

他硬邦邦地开口道：

“你可以想见，我是来掏你的腰包的！”

得啦，这就挑明啦。这样一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的兄长已经带着极为吃惊的神态，频频皱眉头。“他一点儿也不会对我留情的，”马蒂厄失魂落魄地想。

“没有的事，我什么也不曾‘想见’，”雅克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讲？你是不是想暗示：那是你惟一的来意？”

他坐下来，腰板依旧很直，甚至有些僵硬；同时，他灵巧地架着腿，似乎是为了跟上身的僵硬取得平衡。他身穿一套英格兰呢的漂亮运动装。

“我什么也不想暗示，”马蒂厄说。他眨眨眼睛，紧紧抓着手里的杯子补充道：

“明天之前我急需四千法郎。”

“他马上就会说不的。但愿他立刻拒绝，我就可以溜走啦。”可雅克从不慌张，他是当律师的，有的是时间。

“四张大票子！”他以行家的神气摇着头，“可你得解释一下，跟我解释一下呀！”

他伸直了两腿，颇为得意地瞧着自己脚上的皮鞋，说：

“你真有意思，蒂厄，”他道，“真有意思，你又让我长见识了。哦！别从坏的方面去想我要对你说的话（他见到马蒂厄做手势，便针锋相对地补充说）：我并不想批评你的行为，但我在思考、我在斟酌，我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也就是用‘哲学家’的眼光，如果说我不是在同一位哲学家交谈的话。你看，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一再嘱咐自己：不要做一个死守信条的人。而你呢，你一脑瓜子的信条，你为你自己编造信条，却并不照着办。纯粹从理论上讲，你这样是顶独立的，这美得不行，你是超阶级的人物。但是，我在想：假如没有我，你会变成什么样

子。请你注意：我这个没有信条的人，能不时接济你一下，实在是殊荣呀。但我觉得，按照你的观念，我就会牢记不要向一个该死的资产阶级分子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的确是个该死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加上这最后一句时开心地笑了。

接着，仍旧笑嘻嘻地说：

“还有更甚于此的呢，你是朝咱们这个家庭吐唾沫的，但却仗着亲情关系来敲我的竹杠。因为说到底，假如我不是你的兄弟，你是不会来找我的。”

他做出诚恳关怀的样子。

“说实在的，这一切并不使你难堪吧？”

“我只好洗耳恭听呢，”马蒂厄也笑着回答。

他不会投入一场思想上的争论。同雅克进行思想上的争论，结果总是不好的。马蒂厄很容易变得不冷静。

“是呀，当然是这样，”雅克冷冰冰地说，“你不觉得你自己应当妥善安排吗？……不过那大概有悖于你的思想。我不说这是你的过错：在我看来，这是那些信条的过错。”

“要知道，”马蒂厄没话找话地答道，“拒绝种种信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条啊。”

“哦，不一定吧，”雅克敷衍道。

“到这份儿上，他该掏出钱来啦，”马蒂厄暗忖。但他瞧着兄长饱满的腮帮子，他那富态的脸相和那既开朗又固执的神情，不禁一阵心酸：“他不肯转圜哩。”就在此时雅克又开口说话了：

“四张大票子，”他重复说，“那是突然有需要喽。因为我记得，上周你……你来叫我帮一个小忙时，根本没有涉及此事呀。”

“是这样的，”马蒂厄道，“我……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他突然想起玛赛儿，仿佛见她赤条条的，凄凄惨惨地等在那淡红色的小屋里。于是，他以急不可耐的语调补充说：

“雅克，我必须弄到这笔钱。”

雅克好奇地打量着他，马蒂厄紧咬着嘴唇：这两兄弟见面时，他俩并没有习惯如此流露真情。

“有这么严重吗？真奇怪。你毕竟最不肯……平常你跟我借点儿钱是因为你不会、或者不愿好好安排，可我绝对想不到……当然我不会诘问你什么，”他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却正是在探问。

马蒂厄不知所措了：“要不要对他说这是为了交税呢？不行。他知道我在五月份交掉了。”

“玛赛儿有孕啦，”他突然憋不住了。

他感到自己脸红了，肩膀也在晃动。说到底，为什么不能讲？为什么突然这么难为情？他以咄咄逼人的目光直视这位兄长。雅克做出关心的样子：

“你们原先想要孩子吗？”

他装做不理解的样子。

“不想要，”马蒂厄斩钉截铁地说，“是出了事故。”

“我也觉得奇怪哩，”雅克说，“不过，也许你是想把不符合现有社会秩序的试验进行到底……”

“或许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雅克极其自如地问道：

“那么？什么时候结婚呀？”

马蒂厄气得满脸通红：仍像往常一样，雅克不肯老老实实面对现实。他总是来来回回兜圈子。就在这当儿，他绞尽脑汁去找一个制高点，以便从那个高度来俯视别人的行为。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也不管人家做什么，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使自己超越争论。他只会俯看一切，他热衷于有个制高点。

“我俩已决定让她堕胎，”马蒂厄毫不含糊地说。

雅克连眼皮也没眨。

“你找到医生了吗?”他不冷不热地问。

“找到了。”

“这人可靠吗?照你对我说的来看，这年轻女人的身子很单薄哩。”

“有朋友替这人担保。”

“好,”雅克应道，“这当然很好。”

他稍稍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又睁开，用指尖将两手合拢。

“总而言之,”他说，“如果我没弄错你的意思，你面临的情况是：你刚刚知道你的女友怀孕了；由于信条方面的原因，你不愿意结婚；但你又认为，自己对她承诺的责任不亚于婚姻关系。你既不愿意娶她为妻、又不愿损害她的名誉，于是决定在尽可能理想的条件下为她做堕胎手术。朋友们向你推荐了一位可靠的医生，他开价四千法郎，于是你只好把钱弄到手。是这么回事吧?”

“一点也不错!”马蒂厄说。

“那为什么要在明天之前拿到钱呢?”

“有关的人在一周之内要到美国去。”

“好哇，明白啦!”雅克说道。

他把合十的手举到齐眉高，以精确的眼光瞧着它们，如同一个人就要为自己所举各条作最后结论的架势。可马蒂厄并没有上当：当律师的人做结论没有这么快。雅克又将手挪下来，将两手分开搁在膝盖上。他舒舒服服地靠在安乐椅上，两眼也不再那么炯炯有神了。他以迷迷糊糊的口气说：

“眼下对堕胎处置很严哩。”

“我知道,”马蒂厄道，“不时出点儿事。他们不时抓几个没有后台的可怜虫去坐牢。但有名的专家却没有人敢惊动。”

“你的意思是说执法不公,”雅克说，“我完全赞成你的见解。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倒不尽反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你说

的可怜虫大约是些土医师或接生婆，用不干不净的器械摧残妇女。搜捕行动是有选择地进行，是这样的。”

“那么得啦，”马蒂厄不耐烦地说，“我是来跟你要四千法郎的。”

“呃……”雅克支吾着，“你能肯定：堕胎是符合你那些信条的么?”

“为什么不能肯定?”

“我不知道，你应当知道这一点。你出于尊重人命而当上了和平主义者，现在却要去毁灭一条人命。”

“我已下定决心，”马蒂厄说，“何况，也许我是和平主义者，却并不以人命为至上，你大概是混为一谈了。”

“啊，我还以为……”雅克解释着。

他平静却又好奇地端详着马蒂厄。

“那么，你要扮演一个杀害婴儿的罪犯了么？这对你可极不合适哩，可怜的蒂厄呀。”

“他害怕人家把我捉住，”马蒂厄心里嘀咕，“他不会借给我一个铜子儿。”最好能对他这样讲：“你若肯掏钱，是不会冒任何风险的。我一定去找一个没有上警察局名单的能人。假如你不干，我就只好把玛赛儿交给土医师；要是那样，我就什么也不敢保证，因为警察局全都记录在案，可以随时对她们拧紧螺丝钉。”但这些理由过于直率，反而不会令雅克动情。于是马蒂厄简要地说：

“堕胎又不是杀害婴儿!”

雅克取出一根烟点着。

“不错，”他以超脱的口气说，“我同意：堕胎不是杀婴，那只是一种‘假想的’谋杀罪。”他又郑重其事地接着说：“可怜的马蒂厄，我对假想的谋杀不持异议，对手段高明的罪 行也不持

异议。可现在是你，你来犯假想谋杀罪。你呀，按照你的为人……”说着他把舌头弹得嘎嘎作响，表示一种责备：

“那肯定不行，简直是唱歌跑了调儿！”

这下完蛋啦。雅克拒绝啦，马蒂厄也就可以告辞了。他清了清嗓门儿，为了良心上过得去，问道：

“那么，你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希望你理解我，”雅克说，“我不是拒绝帮助你。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真正帮助你？而且我相信你很容易找到你需要的那笔钱……”他蓦然站起身来，好像打定了某种主意，然后亲切地将手放在弟弟的肩头：

“听我说，蒂厄，”他热情地表白着，“就算我拒绝了吧：我实在不愿帮助你对自己撒谎。但我建议你换个办法……”

马蒂厄本来该起身了，却反而一屁股又坐了下来。他对这位兄长的旧怨此刻又复发了。他不能忍受这对他肩头的轻轻而有力的挤压。他向后抬起头来，瞥见一具缩短了的雅克的面孔。

“对我自己撒谎！瞧呀，雅克，不如说你不愿卷进一桩堕胎案子里去，说你不赞成这种做法，或者说你手头没有现钱，这都是你的权利。我是不会怪罪你的。可你胡扯什么撒谎不撒谎干什么？这里头没有谎话。我不要孩子，却来了这么一个，我想除掉它，就这么回事。”

雅克将手缩回去，装成深思熟虑的样子踱了几步。“他要跟我长篇大论了，我本不该同意进行争论的，”马蒂厄思量着。

“马蒂厄，”雅克以庄重的语调说，“我对你的了解，超过你的估计。你真令我担心。我早就害怕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要出生的孩子是某种局面的逻辑发展。你是自愿陷入此种局面的。你想除掉这孩子，那是因为你不愿接受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喏，要不要我来告诉你全部真相呢？在眼下这个具体时刻，你也许并

没有向你自己撒谎：但是你的全部生活都是建立在一个谎言基础上的。”

“请说呀，”马蒂厄道，“不要有顾虑嘛：就请你来告诉我，我到底对自己避讳了什么。”说着不禁一笑。

“你对自己讳言的是：你是一个羞羞答答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本人是经历了许多摸索之后，回到资产阶级中来的。我同资产阶级缔结了理智的良缘；而你呢，却是情趣上的资产阶级、气质上的资产阶级。正是你的气质促使你结婚。因为你是结了婚的，马蒂厄呀！”雅克极其强调地说。

“这是头条新闻，”马蒂厄挖苦道。

“没错儿，你是结了婚的，不过你口头说的恰恰相反，那是因为你有一套理论。你在这个年轻女人家里已养成种种习惯：每周四次你不慌不忙地去同她聚会，同她一起过夜。这已经连续七年之久，已经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艳遇。你敬重她，你觉得自己对她应尽某些义务，你不愿与她分手。而且我确信你不仅仅是追求快活。而且据我设想，不管这快活劲儿曾经有多强烈，时间长了就冲淡啦。其实是，到了晚上你就要坐在她身边，向她娓娓叙述一天里的种种经历，并且就某些难题向她求教。”

“那当然，”马蒂厄耸耸肩膀说。他对自己感到极其恼怒。

“好啦，”雅克继续道，“请问你：这和结婚有什么不同？……就差搬到一起住啦！”

“就差住在一起？”马蒂厄用讥诮的口气应道，“请原谅：这无关紧要。”

“哦，”雅克说，“我想，对你来说，不同居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他可从没有像这样高谈阔论过，”马蒂厄琢磨，“他这是故意报复哩。”真该掉头而去啦。但马蒂厄心里明白：他必会奉陪

到底。出于好斗和不怀好意的心情，他倒想了解这位兄长的高见。

“对我来说！”马蒂厄道，“你为什么说：没有多少值得惋惜的？”

“因为你这样很舒适，表面上还挺自由：你得到了结婚的一切好处，又利用你的信条来回避结婚的种种不便。你不肯将这局面合法化，其实你很容易做到的。如果说有人因此受苦受难，那可不是你。”

“玛赛儿同意我对婚姻的见解，”马蒂厄哑着嗓子说。他听着自己吐出每个词儿，觉得自己一定很招人讨厌。

“哦，假如她不同意，”雅克说，“也一定会出于自尊心而不愿向你承认。你知道，我无法理解你呢。你一听说执法不公，便当即表示愤慨；但是多年来你却一直使这女人处于屈辱的地位，仅仅是为了享受自以为坚持信念这样一种乐趣。这本也可以理解，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如果你真使自己的生活与思想相吻合。可是，我要对你再说一遍：你其实是结了婚的，你有一套漂亮的住房，你定期领到颇为丰厚的薪俸，你一点也不必为未来发愁，因为国家保障你一份退休金……你是喜欢这种生活的：平静、规范，真正是公教人员的生活。”

“听我说，”马蒂厄插话道，“你我之间有一桩误会：我对于自己是否资产阶级并不在意。我想得到的仅仅是……（他咬紧牙关说完这句话，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样子）保持我自己的自由。”

“我呀，我本以为，”雅克继续说，“自由在于正视自己心甘情愿投入的处境，在于接受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但这肯定不会是你的意见：你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你毕竟是这个社会的公教人员；你宣称原则上是同情共产党人的，但你却避免尽义务，从来也不参加投票。你瞧不起资产阶级，但你却是个资产阶级分

子，父兄全都是这个阶级的人，你的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一个样儿。”

马蒂厄做了个手势，但雅克却不容别人打断：

“我可怜的马蒂厄呀，你毕竟已到不惑之年，”他以怜悯兼责备的口气说，“但就连这一点，你也要向自己隐瞒，总是要表现得比实际上更为年轻。何况，……也许我有欠公正罢：不惑之年或许你尚未达到，这更多地是一种精神上成熟的年龄……或许我比你更早地达到了这年纪。”

“这下子好啦，”马蒂厄想，“他要谈到他的青年时代了。”雅克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是非常自豪的，那是他的护身符，他可以借此心安理得地站在维护秩序一边。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他曾经潜心模仿所有的时髦新潮，他投入过超现实主义，有过值得吹嘘的几起艳遇，有时甚至在做爱之前要吸一吸浸透氯乙烷的一块手绢。突然有一天，他走上正道：奥黛特给他带来了六十万法郎的嫁妆。他当即写信给马蒂厄说：“要有勇气随大流，惟有如此方能标新立异。”他于是买下一间律师事务所。

“我不指责你的青年时代，”他道，“正好相反：你有幸避开了某些歧途。不过，我也不悔恨自己的青年时代。其实，你看，咱俩都不得不发挥咱们那位海盗式爷爷的本能。不同的是，我是一次性完成；你呢，你则是细水长流，迄今还没有得其要领。我想，当初你远不及我像海盗，这就毁了你。于是你这一生不得不永远在两者之间寻求折衷，一方面是其实非常淡薄的叛逆和无政府的意趣；另一方面则是你内心深处的趋向——毋宁说是守秩序、追求精神上的健全，甚至可以说是墨守成规。结果你始终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老学生。可是老弟啊，好好瞧瞧你自己吧：你也三十有四了呢，你的头发已经略显稀疏（稀疏的程度稍逊于我，这倒是不假），你已经早就不是翩翩少年了。流浪汉的生活

对你非常不合适。而且，所谓的流浪汉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百年前是风靡一时的，现在不过是一小撮迷失方向的人，对任何人也没有威胁，却变成了搭不上班车的可怜虫了。马蒂厄呀，你到了不惑之年啦，到了这年龄，或者本应到了这年龄，”雅克漫不经心地重复道。

“得啦，”马蒂厄说，“你所谓的不惑之年，也就是逆来顺受之年，我一点也不想接受它。”

但雅克没听他在说什么。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清朗活泼，他兴高采烈地又道：

“听着，像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如果你拒绝，你也不难弄到四千法郎，我也就无悔无恨了。我留一万法郎供你动用，条件是娶你的女友为妻！”

马蒂厄早就料到这一招，反正他这是给他自己留下后路，借以保全面子。

“谢谢你啦，雅克，”马蒂厄说着站起身来。“你真是太周到啦，但这是行不通的。我不是说你全盘皆错，但假如我什么时候必须结婚，那总得是我确有这个心愿吧。眼下这样做，则无异是摆脱困境的心血来潮，那才是愚不可及哩。”

雅克也站起身来，说：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要着急。你的妻子将在这里受到欢迎。无须我说明，我相信你作的选择。奥黛特将很高兴把她当朋友招待。而且我的妻子对你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呢。”

“我充分考虑过啦，”马蒂厄说。

“随你的便吧，”雅克诚挚地说，（他究竟是否那么不满意呢？）随后又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呀？”

“我星期日来吃午饭，”马蒂厄说，“再见啦。”

“再见，”雅克说，“还有……要知道，假如你改变主意，我

的建议始终是算数的。”

马蒂厄微微一笑，没有答理就走了。“完事啦，完事啦！”他暗想。他连跑带跳地下了楼梯，虽然并不感到愉快，却想拉开嗓子唱一唱。此刻，雅克理应重新坐到他的办公桌旁，眼神茫然若失，脸上挂着忧虑而沉重的苦笑：“这孩子真令我操心，可他毕竟到了通晓事理的年龄啊。”也许他跑到奥黛特屋里去转了一圈：“马蒂厄真叫我烦心。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他真不懂道理啊。”她会说些什么呢？她是扮演贤慧沉思的妻子的角色呢，还是寥寥数语、匆匆表示赞同、连头也不抬继续看书呢？

“哎呀，”马蒂厄暗自叫苦，“我竟忘了对奥黛特说声再见！”他为此颇感懊悔：他很容易产生懊悔之感。“真是这样的么？我是不是一直让玛赛儿处于屈辱的地位呢？”他记起了玛赛儿反对结婚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词：“我是向她提出过这种建议的。就这么一次。在五年以前。”那倒的确是空谈而已。不管如何，反正玛赛儿对他是嗤之以鼻的。“哦！这方面呀，”他自忖，“我在这位兄长面前是有自卑感的啊。”然而不，不是这样的，不管他怎样有负疚之感，在雅克面前却一贯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不过，这混账东西始终是牵挂我的。当我在他面前不再感到羞愧时，我就该为他而感到羞愧了。哦，家庭的纠葛真是没完没了呀。就像天花一样，得病是在童年，但留下疤痕却是一辈子的事。”在蒙托格伊街拐角处有一家酒店。他走进去，在柜台上换了一枚硬币。电话间设在一个阴暗角落里。他摘下话筒时心里挺难过。

“喂，喂！是玛赛儿吗？”

玛赛儿的电话机就在她屋里。

“是你呀？”她应道。

“是我。”

“怎么样？”

“是这样的：那老太婆不行啊。”

“嗯?”玛赛儿不以为然地回答。

“我向你保证，她八成是个醉鬼，屋里一股臭味，糟透了。要是你亲眼看到她那双手啊！而且人也很粗野。”

“好啦。那怎么办?”

“那么，我考虑找另一个人。萨拉给介绍的。一个非常好的人。”

“哦!”玛赛儿淡漠地应着。她又问：

“要多少钱?”

“四千法郎。”

“多少?”玛赛尔无法相信，又问了一遍。

“四千。”

“你瞧！这怎么行，我只能到……”

“别去!”马蒂厄使劲喊道，“我去借钱!”

“向谁借呀？向雅克借?”

“我刚从他家出来。他不肯。”

“丹尼尔呢?”

“他也不肯，这混蛋！我今天上午去见了他，我可以肯定他钱多得冒油!”

“你没告诉他：钱是用来……做这件事，”玛赛儿急忙问。

“没有，”马蒂厄答道。

“你下一步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已感觉到自己的声音缺乏信心，便加重语气补充道：“别着急。咱们还有四十八小时：我能弄到的。只要魔鬼也出面，这四千法郎就在眼前!”

“好呀，赶快弄来，”玛赛儿用奇怪的语气说，“赶快弄来呀!”

“我再给你打电话。我明晚还可以见着你吗？”

“没问题。”

“你还好吗？”

“还好。”

“你……你不是太……”

“倒是呢，”玛赛儿生硬地回答，“我非常焦虑。”她又较为缓和地补充：“总之尽最大努力吧，可怜的朋友！”

“我明晚就把四千法郎给你送来，”马蒂厄又道。

他踌躇了一下，勉力说：

“我爱你。”

玛赛儿没有答理就挂断了电话。

他从电话间里走出来。当他穿过这家咖啡馆时，耳中还萦绕着玛赛儿生硬的声音：“我非常焦虑。”“她对我有怨恨。可我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难道我老是让她处于屈辱的地位吗？可假如……他在人行道边突然停住脚步。可假如她想要孩子呢？那么，一切就都化为乌有啦。只要这样想一秒钟，一切就都改变了意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马蒂厄，马蒂厄本人就从头到脚变了样儿：他一直不停地向自己撒谎，他是个大混蛋。幸好，这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我经常听到她嘲笑那些已婚女友，笑她们怀了孕；她管她们叫‘神圣的花瓶’；她说过‘她们骄傲得不得了，因为就要下蛋啦！’谁说过这样的话，谁就无权悄悄改变初衷，那会变成不尊重他人对你的信任。而玛赛儿是不会犯这种毛病的，她会对我说实话，她干吗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一直毫无保留地相互倾诉。嘿！够啦，够啦！”在这盘根错节的丛林里团团转已让他厌倦透了。玛赛儿、依维什，钱、钱！依维什、玛赛儿。“我将做一切必须做的事。但我希望不再想这件事，看在上帝份上，我愿想想别的事情。”他想到布吕内。但这个呀，还要惨呢：这是已经泯灭的友

谊。因为就要重新见到布吕内，他感到紧张而忧伤。他瞥见一处报亭，便走过去："请给我一份《巴黎－南方》报。"

没有这种报纸了。他就随便拿起一份，那是《撷英报》。马蒂厄付了十个铜子儿便走啦。《撷英报》倒不是一家骂人的报纸，这是一种语义含糊、无棱无角，像木薯粉般索然寡味的蹩脚报纸。它不会使你动怒，但你在读它的时候会认为活得没有意思。马蒂厄读到："对巴伦西亚进行轰炸"，顿时抬起头来，微微感到气愤：眼前这条雷阿缪尔街变成了古铜色。下午两点钟，正是白天最热的时刻，暑气在马路当中像一长条带电的火花，蜿蜒曲折，噼啪作响。"四十架飞机在市中心上空盘旋达一小时之久，掷下炸弹一百五十枚。死伤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他溜了一眼，看到大标题下用斜体字编排的一篇密密麻麻的可怖文字，似乎是"特派记者"在摇唇鼓舌，表现资料之详尽，文中提供了种种数字。马蒂厄翻转了这一页，他实在不想再知道得更多。其他的内容有弗朗丹[①]在巴尔－勒－杜克[②]的演说。法国龟缩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斯托柯夫斯基宣称："我永远不会娶格丽塔·伽波为妻。"魏德曼事件的新发展。英王来访：巴黎在等待快乐王子。所有的法国人……马蒂厄一惊，暗想："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混蛋！"这是戈梅兹有一次从马德里来信说的话。他合上报纸，开始读头版特派记者写的电讯。已统计出五十名死者和三百名伤员，但这是不完全统计，废墟下面肯定还有尸体。没有迎战的飞机。没有高射炮。马蒂厄模模糊糊感到自己也有罪。五十名死者

① 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1889—1958），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一度担任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一九三八年宣布赞同慕尼黑协定。一九四〇年参加维希政府。后被德国人排挤，转而参与抵抗行动。战后因为其叛卖行为曾被判刑。

② 巴尔－勒－杜克，法国东北部小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法军重要据点。

和三百名伤员，这确切的含意是什么？一家医院里挤满了伤残者？像一次严重的火车事故那样？五十名死者！今天早晨当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读到报纸时，不会不觉得一团怒火堵住了他们的喉咙，成千上万的人定会握紧拳头，喃喃自语："一群混蛋！"马蒂厄也握紧拳头，哼唧着："一群混蛋！"同时格外觉得自己有罪。哪怕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活跃而有节制的激情、一种很受局限的激情，那也要好一点儿。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内心空虚，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极强烈的愤慨、没头没脑的愤慨，似乎历历在目，似乎伸手可及。然而这愤慨又是僵死的，它等待着他去身体力行才能获得活力，才会爆发，才会为之受苦。这是别人的愤慨啊。"一群混蛋！"他握紧拳头，他大踏步前进，但这情绪就是不肯涌上心头，它依然徘徊于外界。"我去过巴伦西亚，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九三四年的狂欢节，看到了奥尔特加[①] 与大学生队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斗牛赛。"他的思绪此刻正在这座城市上空盘旋，在寻找一座教堂、一条街道、一所房屋的门面，也许他可以感慨地说："我见过这地方，他们将它炸毁了；它不复存在了。"成了这副样子！他的思绪落在一条黑黝黝的小街上，一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耸立在四周。"我见过这地方，"他这天上午曾在那里散步，他在酷热的阴影中透不过气来，天空高高地展现在人们头顶上，像着了大火似地燃烧着。成了这副样子。*炸弹落在这条街上，落在巨大的灰色建筑物上。街道突然开阔啦。它一直伸展到房屋中间，街上不复有阴影，天空的熔液挥洒在马路当间，太阳灼热的光芒照在废墟上。*某种东西正准备诞生，那是愤怒的淡淡

① 奥尔特加·依·伽塞（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作家，曾任共和派议员，被认为是共和派的精神领袖。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流亡国外。此处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斗牛队。

曙光。成了这副模样！但这地方失去了气势、被夷为平地，现在已空无一人。他一步一步地缓缓前进，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那么庄重得体，但却是在巴黎送葬，而不是在巴伦西亚，因为巴黎萦绕着愤怒的鬼怪。玻璃窗仿佛在燃烧，汽车在马路上疾驰，他在身着薄衣衫的小人物、在法国人当中行进，而他们并不仰望天空，他们对天空无所畏惧。然而这毕竟是现实啊，在那边，在同一轮太阳照耀下，这已经是现实：汽车停下了，玻璃窗炸碎了，一些惊呆了的、默默无言的可怜女人，像失魂落魄的老母鸡似的蹲在实实在在的尸体旁，她们不时抬起头来张望天空、那布满毒瘴的天空。所有的法国人全都是混蛋。马蒂厄觉得很热，真的很热啊。他用手绢拭了拭额头，心想：一个人无法为自己的要求受苦！"在西班牙那边，正在发生严重的悲剧事件，要求人们为之受苦……我却做不到，我没有卷入。我人在巴黎，处在我的种种现实当间，有坐在办公桌前说'不'的雅克，有冷嘲热讽的丹尼尔，有留在淡红色房间里的玛赛儿，还有今天上午我亲吻了一下的依维什。这实实在在的现实，正因其实在才令人恶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我的天地便是一家医院，医院里有怀了孕的玛赛儿，以及向我索取四千法郎的犹太人。也有别的天地。戈梅兹就是一个。他卷入了，他走啦，这是他的命运。还有昨天那个家伙。他没有去，他大约跟我一样，仍在街上徘徊。不过假如他捡到一张报纸，并且读到'巴伦西亚遭轰炸'时，他不需要强迫自己，他会在那边、在那变成废墟的城市中受苦受难。为什么我偏偏置身于这吵吵嚷嚷、充斥着外科手术刀、出租车中狡黠的轻薄游戏的可恶天地，这与西班牙毫无关联的天地？为什么我没有和戈梅兹、布吕内一起去参与？为什么我不曾渴望前去战斗？我是否有可能另外选择一个天地？我是不是仍然享有自由？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我不会遭到抵制，但更糟的是：我被关在没有栅

栏的囚笼中，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和西班牙隔开……，然而这空间却又不可逾越。”他看了看《攝英报》的最后一版：特派记者拍下的照片。一些尸体沿着墙根躺在人行道上。在马路正当间，一名肥胖的家庭妇女仰卧着。裙子翻转到大腿部位，脑袋已不知炸飞到哪里去了。马蒂厄折起报纸，将它扔进水沟。

鲍里斯在门前等候他。一见到马蒂厄，他马上做出冷淡且一本正经的样子，那是他在装傻。

“我刚刚去您家按了门铃，”他道，“不过我想您大约不在家。”

“您能肯定吗？”马蒂厄以同样的腔调问。

“不完全肯定，”鲍里斯说，“我只能说：您没有为我开门。”

马蒂厄犹豫不决地瞧着他。还不到两点呢，无论如何，布吕内在半小时之内是不会到达的。

“跟我一起上去吧，”他道，“咱们把事情弄清楚。”

他们上了楼。在楼梯中，鲍里斯用本色的语调说：

“今晚去苏门答腊歌厅还算数么？”

马蒂厄转过头去，假装在衣兜里寻找钥匙。

“我不知道去不去，”他应道，“我想了想……也许洛拉更愿意您独自去。”

“当然是的，”鲍里斯说，“但这有什么？她会讲礼貌的。何况不管怎样，咱们也不是单独去：还有依维什呢。”

“您看见依维什了吗？”马蒂厄边说边打开房门。

“我同她刚分手，”鲍里斯答道。

“请进，”他说着往后退让一下。

鲍里斯在马蒂厄前头走，非常熟稔而自如地朝书桌走去，马蒂厄不抱好感地盯着他那干瘦的脊背。“他已见过她啦，”他暗想。

"您会来吗?"鲍里斯问。

他转过身来，面带笑容温情地打量着马蒂厄。

"关于今晚，依维什……没对您说什么吗?"马蒂厄问。

"今晚吗?"

"对啦。我在琢磨她去不去：她似乎一心一意记挂她的考试呢。"

"她是一定要去的，"鲍里斯说，"她讲过，咱们四个人聚在一起才有意思呐。"

"四个人?"马蒂厄重复道，"她说了四个人一起?"

"可不，"鲍里斯老老实实地讲，"也有洛拉呀。"

"那么她估计我会去?"

"当然喽，"鲍里斯惊奇地说。

一阵沉默。鲍里斯倚在阳台栏杆上，俯视着街景。马蒂厄走到他旁边，在背上给了他一拳：

"我很喜欢您这条街，"鲍里斯道，"但久而久之也会生厌吧。您住的是公寓，这始终令我吃惊。"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像您这样自由的人，应当卖掉您的家具去住旅馆。您明白吗?您可以在蒙马特尔的一间屋子住一个月，下个月住神庙街郊区，再下个月住穆夫塔尔街……"

"嗨!"马蒂厄恼火地回答，"这都无关紧要。"

"是呀，"鲍里斯思索一番后才说，"这无关紧要。有人按门铃了，"他不快地补了一句。

马蒂厄过去开房门：是布吕内。

"你好，"马蒂厄道，"你……你提前到啦。"

"嗯，是呀，"布吕内笑嘻嘻地说，"你不高兴吗?"

"没有的事……"

“这位是……?”布吕内问。

“鲍里斯·塞尔金,”马蒂厄介绍道。

“哦!就是那位了不起的高足喽,”布吕内说,“还不曾有幸结识哩。”

鲍里斯冷冷地欠了欠身,便退到房间最里面去了。马蒂厄站在布吕内面前,摇晃着两臂。

“他不喜欢人家把他当成我的弟子。”

“明白啦,”布吕内说,却并不惊奇。

他在手指间转动着一支香烟,对鲍里斯恨恨的目光无动于衷,且安之若素。

“坐呀,”马蒂厄说,“坐在这张安乐椅上。”

布吕内坐到了一张木椅上。

“不啦,”他微笑着说,“你的安乐椅腐蚀人呢……”他补充道,“这么说,你这老牌社会叛徒,要跑到你的窝里来才能见着你呀!”

“这可不是我的错,”马蒂厄说,“我经常想同你见上一面,但哪儿也找不着你呀。”

“那倒也是,”布吕内说,“我成了某种推销员了咧。他们搞得我团团转,有时我自己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啦。”

他亲热地接着说:

“我一见到你,就觉得极舒服。总觉得到了你的家也就是宾至如归啦。”

马蒂厄不胜感激地对他笑着说:

“我常常想:咱俩见面的次数应更多一些。我觉得咱们三人若常碰面,老也会老得慢点儿呢。”

布吕内惊奇地看看他:

“三人?”

“是呀，就是嘛，丹尼尔、你，加上我。”

“真的，丹尼尔！”布吕内惊喜地说，“这伙计还活着呀！你不时还见得到他，是吗？”

马蒂厄的兴致一扫而光：布吕内碰见波塔尔或布尔里埃时，布吕内或许会用同一种厌倦的口气对他们说：“马蒂厄吗？他是布封中学的教师，我不时还见得到他。”

“我见得到他，不错！那还用说！”他不无痛楚地说。

一阵沉默。布吕内早已将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他待在那儿，沉甸甸的，块头很大，他坐在马蒂厄的一张椅子上，表情固执地将脸俯向一根火柴燃着的火焰。这间屋子里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那根香烟冒出的青烟，感觉到他做出的种种缓慢手势。马蒂厄瞧瞧他那双乡巴佬的粗手，暗忖：“他到这儿来啦。”他感觉到在他的内心深处，信任和喜悦正有重燃之势。

“撇开这一点，你有什么变化啊？”布吕内问。

马蒂厄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没有任何变化。

“没变化，”他答道。

“我明白啦：每周上十四小时的课，暑假期间到国外旅行一趟。”

“嘿，正是这样！”马蒂厄笑道。他避免去瞧呆在一旁的鲍里斯。

“你那位兄弟呢？还是火十字团[①] 么？”

“不啦，”马蒂厄说，“他有点小变化。他说火十字团缺乏活力。”

---

① 火十字团，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组织，后成为右翼政治团体，一九三六年被取缔。

“那是多里欧[1] 的猎获物喽，”布吕内说。

“人家这么说……喏！我刚跟他吵了一架，”马蒂厄不假思索地又道。

布吕内向他投以尖锐而又迅疾的一道目光。

“为什么事情?”

“总是老一套：我请他帮个忙，他却以长篇大论的说教来回答我。”

“于是你呢，你就骂他一顿。真奇怪啊，”布吕内含讥带讽地说，“你是不是还抱有改造他的希望?”

“那谈不到，”马蒂厄恼火地答道。

他们又沉寂了一阵子，马蒂厄愁闷地暗忖：“真费劲儿啊。”要是鲍里斯知趣告退就好啦。但他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而是待在一角，样子极不随和，像一只患了病的猎犬。布吕内现在骑在坐椅上，他也以沉郁的目光打量着鲍里斯。“他也希望鲍里斯走掉呢，”马蒂厄满意地想。他开始两眼盯住鲍里斯，也许在目光的交叉火力下，他最终会有所领悟。鲍里斯纹丝不动。布吕内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年轻人，您还在钻研哲学吗?”他问。

鲍里斯点点头表示认可。

“您学到了什么程度?”

“我正在完成学士课程，”鲍里斯干巴巴地回答。

“您的学士课程，”布吕内心事重重地说，“您的学士课程，那正好呀……”

他直率地补充道：

---

① 雅克·多里欧（1898—1945），工人出身，法共叛徒，后组织所谓“志愿军团”参与德军进攻苏联。

“要是我把马蒂厄抢走一小会儿，您会恨我吗？您有机会天天看到他，而我……”他转身问马蒂厄，“你愿意出去散散步吗？”

鲍里斯态度僵硬地朝布吕内走过来，说：

“我明白啦。请留下，请留下：该走开的是我。”

他微微欠了欠身子：他受到了伤害。马蒂厄把他送到门口，对他满怀热情地说：

“今晚再见，好吗？我大约十一点钟到那里。”

鲍里斯以惋惜的神情对他笑了笑：

“晚上见。”

马蒂厄关上了门，转身朝布吕内走去，搓着手说：

“好哇！你把他撵走啦！”

他俩哈哈大笑。布吕内问：

“也许我过分了点儿。你不怪我吧？”

“正相反，”马蒂厄笑嘻嘻地说，“他习惯啦，何况我同你独处高兴得很哩。”

布吕内一本正经地说：

“我急着要他走，因为我只有一刻钟时间。”

马蒂厄的笑声戛然而止。

“一刻钟！”他急忙又道，“我明白，我明白。你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你来这儿就够仗义的了。”

“说真的，我甚至一整天都有安排了。但今天上午见到你那副尊容，我就想：‘我一定得找他谈谈。’”

“我的脸很难看么？”

“是呀，可怜的老兄。脸色太黄、太肿，眼皮和嘴角老抽动。”

他动情地补充道：

“我暗中想：‘别让人把他给毁了！’”

马蒂厄干咳着说：

“我没想到我的脸那么有表现力……我没睡好觉，”他费力地补充道，“我遇到了麻烦……哦，你知道，同人人一样，不过是金钱方面的麻烦。”

布吕内不像是心悦诚服的样子，他道：

“假如仅仅如此，那也没什么。你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但你的样子，倒像那种刚发现自己借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行不通了的人。”

“哦！思想嘛……”马蒂厄作了一个含糊的手势，说道。他以谦恭的感激之情瞅着布吕内，心想：“他正是为了这而来。他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有许多重要约会，却愿意跑一趟来救援我。不过也难说，假如布吕内仅仅是熬不住、一定要来看看我，那倒更好一些。”

“听我说，”布吕内直截了当，“我就不跟你兜圈子啦，我是来向你提一个建议的：你愿不愿意入党？如果你同意，我就带你走一趟，只要二十分钟就解决问题啦……”

马蒂厄大吃一惊：

“加入共……产党？”他问道。

布吕内哈哈大笑，他的眼皮眯成了一道缝，两排光亮的牙齿也展露出来。

“是呀，当然是喽，”他说，“你总不会以为我是要让你加入拉罗克[①] 那一伙吧？”

---

① 弗朗索瓦·拉罗克（1885—194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军功，后成为右翼退伍军人兼政客。二战中一度与德合作，后又转而抵抗德国。其抗德行动在一九六一年得到官方承认。



一阵沉默。

“布吕内啊，”马蒂厄温和地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成为共产党员呢？这是为了对我有利，还是为了对党有利？”

“是为了对你有利呀，”布吕内说，“你用不着做出疑神疑鬼的样子，我并没有变成为共产党拉伕的掮客。何况咱们得说清楚：党并不需要你。对于党来说，你不过是一小笔智慧的财富（要说知识分子嘛，我党已经多得可以外销啦）。可你呀，你却需要党呢！”

“是为了对我有利，”马蒂厄重复道，“为了对我有利……听着（他突然又说），我没想到你……你会提出这个建议，我觉得……措手不及啊，可是……可是我愿意听听你有什么想法。你知道，我周围都是些只会自顾自的娃娃，他们从原则出发全都钦佩我。从来没有任何人谈论我。我呢，有时我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认为我需要参加组织？”

“不错，”布吕内强调道，“你是需要参加组织。难道你自己感觉不到这一点？”

马蒂厄苦笑了：他想起了西班牙。

“你走过了你自己的道路，”布吕内说，“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不可能自动投向我们，你得先解放自己。现在这一步已经完成，你是自由的。但这自由又有何用处，如果不用来参加组织？你用了三十五年的时间来清理自己，结果仍然是一场空。你是一具古怪的空壳呢（他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说）。你吊在半空中过日子，同资产阶级的联系已经切断，同无产阶级却毫无瓜葛。你像浮萍一样漂在水里，你是个抽象的人，是个缺席者。朝朝暮暮这样生活是不会很舒服的。”

“可不是，”马蒂厄说，“是不舒服。”

他凑近布吕内，摇了摇他的肩膀：他是很喜欢这个人的。

“你这拉伕老手，”他对布吕内说，“这臭老鸨！你对我说这些还真叫我高兴！”

布吕内心不在焉地对他微微一笑，他按自己的思路在思考，因道：“你放弃了一切来追求自由。再往前走一步吧，就连这自由本身也放弃了吧：一切都将归还给你的。”

“你说话跟教士一模一样，”马蒂厄笑嘻嘻地说，“不尽然呢，认真说，老兄啊，那不会是什么牺牲。你知道，我很清楚我能重新获得一切：血、肉，以及真正的激情。你知道，布吕内，我终于失去了现实感：没有任何东西在我看来是完全真实的啦。”

布吕内不答话：他在思考。他那张砖红色的脸膛胖胖的，肌肉往下耷拉，橙黄色的睫毛很淡，也很长。他长得像普鲁士人。马蒂厄每次见到他，鼻孔里都痒痒的，似乎是在轻轻闻嗅，期待突然闻到浓重的动物气味。然而布吕内却没什么气味。

“你呀，你是很现实的，”马蒂厄说，“你触碰的一切都像是现实。自从你走进我房间，我就觉得它变得真实了，而且令我讨厌。”

他突然又道：“你才是真正的人啊。”

“人？”布吕内问，显得很惊奇，“若不是人岂不糟糕了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你选择了做一个人！”

一个肌肉发达、有些青筋暴突的人，他思考问题立足于简单而严峻的事实；一个正直、内向、自信、脚踏实地的人，能抵御各种天使般的诱惑——艺术的、心理的、政治的诱惑，完完全全是人，也仅仅是一个人！而面对着他的马蒂厄却优柔寡断、不老练、不成熟，为种种无情的琐事所包围，他不禁自况：“我呀，我的样子哪儿像个人！”

布吕内站起来朝马蒂厄走去，对他说：

“那你就学我的样，有什么东西妨碍你呢？难道在你的想象中，你将一辈子躲躲闪闪地过活？”

马蒂厄迟疑不決地端详他，说：

“当然，当然。假如我选择，我就选择同你们在一起，没有其他选择啊。”

“没有其他选择，”布吕内重复道。他稍停一下又问：“那就行啦？”

“得让我喘口气呀！”马蒂厄答道。

“喘吧，喘口气吧，”布吕内说，“但要抓紧啊。到了明天，你就太老喽，你会受制于你的日常习惯，变成你的自由的奴隶。也许这世界也会变得太老喽。”

“我不明白，”马蒂厄应道。

布吕内瞅着他，急急忙忙说：

“九月份要打仗啦。”

“你开玩笑，”马蒂厄说。

“你可以相信我：英国人已经确知，法国政府也得到了消息；德国人将于九月下旬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小道……”马蒂厄颇为抵触地说。

“你怎么一点也不明白？”布吕内恼火地问。他冷静下来，又和气地补充道：

“是呀，假如你明白了，我也就不必和盘托出啦。听着：你跟我一样，都是步兵。假设你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发去前线：你可能像肥皂泡一样转眼就完蛋。你等于做了三十五年大梦，而一枚手榴弹就摧毁了你的好梦。你到死都没有醒悟！你当了成天空想的公教人员，又成了一文不值的英烈。你倒下时仍然一窍不通，乖乖地为维护施奈德先生在斯科达工厂的利益而送命！”

“而你呢？”马蒂厄问。他又笑嘻嘻地补充：“可怜的老兄，

我很担心，马克思主义不是避弹衣呢。”

“我也有这种担心，”布吕内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派到哪里去吗？派到马其诺防线前沿：这叫做有保障的战争。”

“那又怎样？”

“那就不一样了，变成自愿接受的风险。现在任何东西都不能剥夺我生命的意义，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它成为必然的命运。”

他赶紧补充道：

“像所有同志的生命一样，那是当然的。”

看来他是怕犯骄傲自满的毛病。

马蒂厄未置可否。他走过去倚着阳台，心想：“他把这事说得很透彻。”布吕内说得对：他的生命是一种命运。他的年龄、他的阶级、他的时间，他收回了一切、接受了一切。他选择灌铅的棍子打他的太阳穴、德国的手榴弹炸开他的肚皮。他入伍啦，放弃了自由，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于是人家将一切都归还给他，甚至包括他的自由。“他比我更自由：他跟他自己一致，跟党也一致。”他就在这儿，非常现实，口中有真正的烟草气味。充盈在他眼中的色彩和形态较之马蒂厄能见到的更真实、也更密集。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将自己延伸到了全世界，同各国无产者一起受苦受难、并肩进行斗争。“就在此刻，就在同一时刻，在马德里近郊，有人正以枪口直逼胸膛相互残杀，在集中营里有奥地利的犹太人正在奄奄一息、束手待毙，在南京城的废墟里埋着很多中国人；而我，我却在这儿，好端端的，自己觉得很自由：一刻钟后，我将拿起帽子到卢森堡公园散步。”他转身向着布吕内，不胜痛苦地瞧着他。“我是多么不负责任啊！”他暗自思量。

“他们轰炸了巴伦西亚！”他突然开口道。

“知道啦，”布吕内回答，“整座城市竟没有一尊高射炮啊！他们将炸弹扔进一家售货市场！”

他并没有握紧拳头，并没有放弃平静的语气和有点拖沓的语流；然而挨轰炸的就是他自己，被杀害的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他的亲生儿女！马蒂厄走过去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你的安乐椅腐蚀人呢。”他猛地挺起身子，转而坐在桌面的一角上。

“怎么样？”布吕内说。

他似乎在窥探马蒂厄。

“是啊！”对方回答，“你运气好啊！”

“成为共产党员的运气？”

“是呀。”

“你也有的是机遇！这是自己选择的，老兄。”

“我知道。你有能做选择的好运道。”

布吕内的脸色有些严峻起来：

“这就是说，你没有这种好运道？”

得啦，该回答了啊。他在等待：同意还是不同意。入党，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人，行动，坚持信念。那就是得到拯救。布吕内目不转睛地盯住他：

“你不同意？”

“是的，”马蒂厄绝望地说，“是的，布吕内，我不同意。”

他暗想：“他这次来是想把他最深切的体验奉献给我啊！”于是又道：

“你知道，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以后……”

布吕内耸耸肩膀。

“以后？假如你期待内心开了窍再作决定，那就有可能要等很久很久。你以为我加入共产党时就心悦诚服了么？信念是逐渐形成的呀。”

马蒂厄苦笑了。

“我很明白：你先下跪，然后便会信仰上帝。你也许是对的。

但我却要先信仰才行。”

“当然喽，”布吕内不耐烦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全都一个样儿：一切全垮掉了，人人都跑光了，枪也自行打响了，你们却待在那儿，仍旧心平气和，要求有权利取得信念。哎呀！要是你能用我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就会明白：时间紧迫得很呢。”

“是呀，不错，时间很紧迫。那又怎样呢？”

布吕内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表示气愤。

“嘿嘿！你假装对自己的怀疑主义感到懊恼，实际上却在顽固坚持。这就是你精神上的安乐窝！一旦有人朝它发动进攻，你就顽固坚持，抱住不放，就像你哥哥抱住金钱不放一样。”

马蒂厄和气地问：

“此时此刻，我脸上是一副顽固相吗？”

“我不敢说……”布吕内回答。

屋内鸦雀无声。布吕内似乎情绪缓和下来。马蒂厄想：“他要是能理解我就好啦。”他作了一番努力：说服布吕内，这是他剩下的惟一办法，可以用来说服他自己。

“我没有什么要维护的：我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感到自豪，也没有钱。我的自由吗？它成了我的负担：我自由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任何用处。我极其渴望干脆放弃了它，换取一种信念。能跟你们一道工作，在我是求之不得的。这可以改造一下我自己，我需要忘记一点我自己。何况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如果找不到足以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人。”

布吕内重新抬起头：

“那不就行啦？”他几乎是高高兴兴地说。

“那么你就应当明白：我不能参加组织，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我跟你们一样牢骚满腹、慷慨激昂，反对的人与事也都相同，但程度不及你们。这是我毫无办法的。要是我也高举拳

头、唱起《国际歌》，参加游行队伍，并且自称对此感到高兴，那就等于自己骗自己。”

此时布吕内显得格外壮实、格外像个乡巴佬，叫人想起一座圆塔。马蒂厄一筹莫展地打量着他：

“你能理解我吗，布吕内？告诉我呀，你能理解我吗？”

“我不知道是否能很好地理解，”布吕内回答，“但不管怎样，你用不着自我申辩，并没有任何人在责备你。你在把自己保留给更佳的机遇，那是你的权利。我愿意看到这种机遇早早到来。”

“我也希望如此。”

布吕内好奇地瞅着他。

“你确实有这样的愿望？”

“那可不是……”

“是吗？那就更好。不过我怕不会很快出现这种机遇。”

“我也这么说，”马蒂厄道，“我曾想或许永远不会出现，要不就是姗姗来迟，甚或根本没有机遇。

“那怎么办？”

“嗨，假如这样，我就变成那种可怜虫啦。如此而已。”

布吕内站起身来，说：

“得啦……得啦……好吧，老兄，我能见到你还是非常高兴的。”

马蒂厄也站起身来。

“你不能……你不能就这么走呀。你还有点儿时间没有？”

布吕内瞧了瞧手表：

“我已经晚点了呢。”

一阵沉默。布吕内彬彬有礼地等候着。马蒂厄想：“他不能走，我得跟他谈谈。”可他找不到什么可对他说的话了。

“不要责怪我啊，”他匆匆说。

“我并不责怪你，”布吕内道。“你不一定要跟我的想法一致。”

“这可不是实话了，”马蒂厄痛心地说，“我熟悉你们，你们这一伙人：你们认为别人一定得跟你们想法一样，否则就是混蛋。你认为我也是个混蛋，只是不愿对我明说，因为你认为此事难以挽回。”

布吕内淡淡一笑，道：

“我没认为你是个混蛋，不过我原以为你已摆脱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没到我想象的那个程度。”

说着，布吕内走到了门口。马蒂厄对他说：

“你无法了解你来看我、表示愿意帮助我令我多么感动。不过今天上午我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你要知道，你说得很对，我需要有人帮助。然而我所需要的是你布吕内的帮助，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帮助。我愿意常同你见见面，交谈一番，难道就不行？”

布吕内转过眼睛，支吾道：

“我是很愿意的，只怕我没有许多时间。”

马蒂厄思忖：“显而易见，他今天上午是对我动了恻隐之心，而我却败坏了他这种情绪。如今，咱俩又重新变成陌路人。我对他的时间没有任何使用权。”他不由自主地说：

“布吕内，你不会那么健忘吧？你曾是我顶要好的朋友呢。”

布吕内玩弄着门上的插销：

“你以为我是为什么而来的呢？假如你接受了我的主意，咱们本可一道工作……”

两人又不复言语。马蒂厄琢磨：“他很着急。他急着想脱身。”布吕内眼睛瞧着别处补充道：

“我始终惦念你。惦念你这张脸、惦念你的双手，还有你的

话音。何况还有那么多往事。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件事：如今我的朋友是党内的同志了；同这些人我有着整整一个共同的世界。”

“你以为咱们两人就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吗？”马蒂厄问。

布吕内不答话而耸了耸肩。只须说出一句话，仅仅是一句话啊，那么马蒂厄就会重获一切：重新获得布吕内的友谊，以及生活的意义。那就像瞌睡一样富于诱惑力。马蒂厄突然挺了挺身子，说：

“我不想再留你啦。有时间就来看看我吧。”

“一定的，”布吕内说，“你呢，假如你改变主意，不妨通知我一声。”

“那当然，”马蒂厄说。

布吕内已推开门。他向马蒂厄微露笑容，便毅然离去。马蒂厄想：“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走了。他沿着一条又一条的街道走了。他摇摇摆摆、大模大样，跟一般水手一样；于是街道也一条跟着一条变得很现实。但房间里的现实却随着他消失了。马蒂厄凝视着他那张绿色的、腐蚀人的安乐椅，还有他的那几把椅子、他的绿窗帘，心想：“他再也不会来坐我的椅子了，再也不会一边卷香烟一边注视我这几幅绿窗帘了。”这间屋子仅仅变成公共汽车开过时的一片绿色光点，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颤动。马蒂厄走近窗口，倚着阳台。他思量：“我不能接受啊！”他身后的房间有如一潭静静的死水，只有他的脑袋还浮在水面。那腐蚀人的房间就在他身后，他把脑袋保持在水面上。他仔细观察着街景，却思考着：“难道真是这样？难道我真的不能接受么？”远处有个小女孩正在跳绳，绳子抛在她头顶上，像一只弧形的环，然后又在她脚下拍打着地面。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阳光照耀着街道和屋顶，像永恒的真理那样匀称、固定和冷峻。“我当真不是一个混蛋吗？”安乐椅是绿色

的，跳绳用的绳子像环把：这些是无可争辩的。但一到涉及人的问题，就总是可以争论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作种种解释，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予以解释，随你的便。“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想保持自由：我能说的就是这些。我还可以说：我胆小怕事；我喜欢我这些绿色的窗帘；黄昏时我喜欢在我的阳台上乘乘凉，我不喜欢改变这一切。我很乐于怒斥资本主义；但我不愿意人家消灭它，因为那样我就没有理由拍案而起了。我很高兴能感到自己傲慢而孤独，也很高兴永远说不。我定会害怕有人勉强建立一个满不错的世界，因为那样我就只好说是，只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了。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谁来决断？布吕内作了决断：他认为我是个混蛋。雅克也这样认为，丹尼尔也不例外：他们全都认定我是个混蛋。这可怜的马蒂厄，他完蛋啦，他是个混蛋。而我呢，我又能做些什么来反对他们所有这些人？必须作出决定，但我决定什么呢？”刚才当他说不的时候，他自认为是肺腑之言。一种痛苦的热忱径自从他胸膛升起。但在这样的阳光下，谁会有能力来保持一丝一毫热忱呢？这是希望消逝之光，它使所照到的一切都变为永恒。那小姑娘将永无止境地跳绳，那绳子将永远被抛于她的头顶之上，将永远拍打她脚底下的人行道。马蒂厄将永远盯着她观看。跳绳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啊？干吗要决定得到自由呢？在这同一片阳光下，在马德里、在巴伦西亚，也有一些人俯在窗口，他们在观看荒无人烟而又永恒不灭的街道。他们询问：“有什么用处？继续斗争有什么用处？”马蒂厄回到房里，但阳光追随而至。“我的安乐椅，我的家具。”在桌面上，有一只螃蟹形状的镇纸。马蒂厄抓住它的脊背，似乎它是个活物。“我的镇纸。”这又有何用？又有何用？他松开手，让螃蟹落回桌面，决然说道：“我是个完了蛋的家伙！”

九

现在是下午六点。丹尼尔走出工作室时，照了照前厅的大镜子，心想："又发生这种情况了！"他感到害怕。他走进雷阿缪尔街：这是可以藏身之地，这其实是一个露天大厅、一处可供漫步的场所。由于夜幕降临，道路两旁的商店已空无一人。至少，你不必想象在黑糊糊的玻璃窗后面有卿卿我我的事情。丹尼尔的目光获得了解脱，它穿过这随处都有"洞穴"的悬崖绝壁，直射向微红和死寂的天空，它像一潭静水，被这些悬崖包围在天际线上。

躲藏起来也并非易事。即使对于雷阿缪尔街来说，他依然过于显眼。从商店里跑出的妓女，身材高大且涂脂抹粉，竟大胆地朝他频送秋波。他感觉到身体在悸动，便咕哝着骂了声："脏货！"他害怕闻到她们的气味。女人们徒然常常洗澡，她们总是有气味。幸好女人比较少。无论如何，这不是一条女人街。男人们对他毫无兴趣，他们依旧边走边读报，或者厌倦地擦着眼镜的镜片，再不就大惊小怪地对着空气痴笑。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人群，虽然有点稀稀拉拉。它在缓缓行进。人群的沉重命运仿佛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丹尼尔按照这行列的缓缓步履行进，也学着这些人睡眼惺忪地微露笑意，分享他们朦胧而危险的命运。他感到茫然：他身上只有嗡嗡的雪崩似的巨响，自己似乎变成被遗忘了的明亮海滩："我到玛赛儿家时间太早啦，还有空闲可以散散步。"

他重新振作起来，挺着身子，警觉起来。他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继续往前走，"还有空闲可以散散步"，这意思是"我要到露天游艺场去转一圈"，而丹尼尔早就无法自欺欺人了。何况这又有

什么用？他想去露天游乐场吗？那么他就去得啦。他要去，是因为他毫无阻挡自己去的意思："今天上午是忙猫儿的事，又是马蒂厄的访问。其后是令人厌恶的四小时工作，今晚又得去看玛赛儿，真是吃不消哩。我应当稍微弥补弥补。"

玛赛儿其人简直是一汪沼泽地。她可以接连几小时听人家高谈阔论，口口声声：对、对，总而言之是"对"。但各种思想就这么陷进她的脑海而已。她的存在完全是皮毛的。同笨蛋们闹着玩儿，短时间是很不错的：你放出手里的线，他们就在空中飞，轻飘飘的，如同吹起来的庞然大物。你收一收手里的线，他们就缩回地面飘呀飘，显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线摇动一下，他们就傻头傻脑地蹦跶一两下。不过得经常换换对象，若是同一批笨蛋就会令你厌烦。何况眼下玛赛儿正在腐烂，她的屋子里一定是气味难闻的。平常已是如此，你进门时总忍不住要嗅一嗅。怪味儿倒没有，但你总是不放心，你的支气管不免惶惶不安，常常会闹出哮喘病来。"我要到露天游乐场去走走。"其实不必如此过意不去，这是完全清白无辜的。他很想看看鸡奸者追逐猎物的手段。塞瓦斯托波尔大马路的游乐场在同类活动中是闻名遐迩的。财政部的税务官杜拉就是在这里跟一个小婊子勾搭上，后来被她杀害了的。在游戏机前面晃来晃去、等待顾客光临的痞子们，比起蒙巴那斯的同事有意思得多了：他们是些业余的小骗子，没教养的野小子，粗暴无礼、卑鄙下流，讲起话来声音发哑，神态狡黠而谨慎，目的只是捞上十个法郎、混上一顿晚饭。于是这时那些男妓，真要叫人笑得背过气去：他们含情脉脉、轻言细语，讲起话来甜甜蜜蜜，颇有些招蜂引蝶的劲头儿，眼神则可怜巴巴、困惑迷惘。丹尼尔不能容忍他们那副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们好像总是一脸认罪服罪的模样。他真想揍他们一顿。一个自轻自贱的人，人们总想饱以老拳，百般凌辱，将他残余的尊严扫尽荡光。

丹尼尔通常总是靠在一根柱子上，仔细端详他们在同性恋人贪婪而嘲弄的目光下，如何千方百计地炫耀自己的色相。男妓们往往把他当成密探、或者是哪个小家伙的权杆儿，这往往使他们大为扫兴。

丹尼尔突然着急起来，脚步也加快啦："咱也要开心开心哩！"他的嗓子发干，四周干燥的空气火烧火燎地烤着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漆黑，只记得出现了一片浓稠的蛋黄色亮光，它既在推搡着自己，又拼命吸引着他。这该死的亮光，他需要看见它，但它却仍是那么遥远，在低矮的墙壁之间飘浮，有如地窖里冒出的一股气味。雷阿缪尔街消失了，他眼前仅仅剩下一段距离，以及路障和行人：这倒像是在做一场噩梦。不过在真正的噩梦中，丹尼尔从来也没有走完一条街。他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街转悠，在万里晴空下被烧烤着。他放慢了脚步。露天游乐场到啦：他看见招牌，吃准了行人的脸全是陌生的，便走了进去。

这是一条积满灰尘的狭长通道，墙上刷了褐色的灰粉，像一般寄存货物的仓库那样丑陋无比，并且散发出一股酒气。丹尼尔钻进黄色光照之中，它比平素更凄惨、更接近奶油色。白昼的强光似乎将这黄色的灯光挤压到大厅的深处。对丹尼尔来说，这黄光便是晕船的光线：它使丹尼尔想起那次乘船去巴勒摩[1] 时度过的病痛之夜。在空无一人的机器房里也有一线与此相仿的黄色雨丝，他在梦中有时忆起这一幕，便不禁猛然惊醒，幸好发现自己是处在漆黑的夜色里。他在游乐场度过的分分秒秒似乎都由一种喑哑的传动杆的操作声打着拍子。

沿着墙壁安放了一些装有四条腿的粗糙的盒状物，那便是各

---

① 巴勒摩、意大利城市，以其拜占廷风格的宫殿及教堂闻名于世。

类游戏了。丹尼尔全都谙熟：足球队队员，有十六个涂上色彩的小木人，串在长长的铜棍上；马球队队员；白铁做的汽车，要让它在呢质公路上奔驰，穿过住房和田野向前疾驶；月夜里有五只小黑猫爬上屋顶，得用五发左轮枪子弹将它们一一击倒；电动卡宾枪；以及巧克力糖和香水的中奖游戏机。在大厅尽里，有三排“全景电影”。电影的片名用巨型黑色字母标出：《新婚夫妇》、《顽皮的女仆人》、《日光浴》、《魂断洞房夜》。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走近这几部机器中的一部，他往机器缝隙里塞了二十个铜子，又匆忙又笨拙地将眼睛贴在云母质的望孔上窥看。丹尼尔快要窒息了：又是尘土、又是酷暑，况且人家从墙壁的另一面，每隔一段时间就大刀阔斧地敲敲打打。朝左侧一看，他发现了钓饵：一些衣衫寒酸的小伙子聚集在那黑人“拳击手”的四周：那是一个两米高的人体模型，腰间挂着一块皮垫子和一具计力器。小伙子一共四名：一名头发金黄，一名棕红，两名深褐。他们脱下了上衣，卷起衬衫袖子，露出瘦削的小胳膊，绷足力气朝那皮垫猛击。一根针在皮垫上标出他们拳击的力度。他们朝丹尼尔送来狡黠的目光，然后格外卖力地猛击起来。丹尼尔朝他们瞪了瞪眼，暗示他们看错了对象，毅然掉头而去。右侧靠近柜台的地方，背着光线可以瞥见一名高个子的男青年，脸色发灰，穿一件皱皱巴巴的上衣、一袭睡衣和一双短袜。他同另外那几个肯定不是一伙人，而且他似乎并不认识他们。他走进游乐场纯属偶然（丹尼尔愿以脑袋打赌），似乎正一门心思地注视着一架小吊车。过了一会儿，他大概发现了在玻璃后面，一堆糖果上面好端端地摆着一只手电筒和柯达牌小型照相机。他不声不响地走了过去，狡黠地将一枚硬币塞进了那部机器的缝隙里。然后他稍稍后退几步，似乎又重新陷入沉思，他以表示思考的手指头轻抚着鼻翅。丹尼尔感到一种极其熟悉的颤栗掠过后颈，暗想：“此人孤芳自

赏，他乐于抚摩自己。”这些人很富于魅力，也别有一番情趣：他们任何细小的动作都流露出一种下意识的卖弄风情，一种深挚而隐晦的自恋。这小伙子急急抓住机器的两只把手，非常内行地操作起来。那小吊车开始自转，发出机械摩擦和衰老的震颤声，整部机器都剧烈地摇晃。丹尼尔很希望他能赢下那只手电筒，但洞口吐出的却是五颜六色的糖果，颇像一些又蔫又瘪的干扁豆。这小伙子似乎并不失望，又在衣兜里摸了半天，终于掏出另一枚硬币。“这是他最后的几文钱了，”丹尼尔判定，“他从昨天起就没有吃饭！”不该这样想。见到这干瘦而可爱的身躯，而且他一心一意忙着自己的事情，就不该想象他过着什么既节衣缩食、又充满自由与希望的生活。不该在今天，不该在这儿、这地狱般的所在，在这阴森可怖的光线下，在这敲打墙壁的隆隆声中。我曾向自己起誓要奋力顶住。然而丹尼尔是如此了解：人们有可能被这些机器攫夺，渐渐在这些机器里把钱丢光，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再干，喉管因为受到诱惑和愤怒而发干：丹尼尔了解各式各样的诱惑。那小小吊车开始旋转，动作小心翼翼但越来越快：这件镀镍的小机械似乎感到自满自足。丹尼尔害怕起来：他向前迈出一步，极想将手放在那小伙子的胳膊上（他已经接触到那已经磨亮的粗糙衣料），并且大喊一声：“别再玩啦！”噩梦将重新袭来，带着这永恒的情趣，以及从墙壁那边传来的得意的当当声，还要加上他所熟悉的无限的忧戚，它将淹没一切，需要许多个日日夜夜方能将它摆脱。但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丹尼尔获得了解脱。他挺了挺身子，以为自己要哈哈大笑起来，暗想：“就是这个人。”他有些迷惑，但毕竟是满意的，因为他顶住了这一关。

那位先生走得挺欢快，他行进中两膝弯曲，但上身笔挺、腿脚轻健：“你呀，你穿着硬衬胸衣呢，”丹尼尔暗忖。此人大约五十岁上下，脸刮得很仔细，从长相就可看出他人情练达，显然已

饱经世故。头发已全白，可谓鹤发童颜；鼻子端正漂亮，像佛罗伦萨人的鼻子；目光略嫌冷漠，有几分近视；正是合乎时宜的那种目光。他的光临引起了震动：四个小瘪子同时转过头来，都做出清白无辜的假象，然后重新对那黑人的肚皮施以拳击，却已显得心不在焉。那位先生将目光在他们身上停留片刻，带着既有保留、又不无严厉的色彩。然后他转过身去，走近足球比赛的台子。他转动了一下那些铁棍，带着笑容仔仔细细看那些小木偶，似乎对自己竟随心所欲来到这地方感到好笑。丹尼尔注意到这笑容，感到这是对自己当头一棒，否定了前面的猜测。他厌恶这一套做作与虚伪，很想拔腿就走。但这也只是一闪念，是无足轻重的情绪波动，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他舒适地斜倚在一根柱旁，以凝重的目光注视那位先生。在他右侧，穿睡衣的年轻人从衣兜里掏出第三枚铜钱，第三次在那小吊车四围静静地转悠。

那位漂亮先生欠身瞧瞧那游戏机，用食指摸摸那些木偶球队队员细小的身躯。他不愿意降尊纡贵地提出要求，大约以为，以他的苍苍白发和这身鲜亮的衣着，可以说是一块美味的面包片，足以吸引这几只小苍蝇。确实，经过一番窃窃私语之后，那金发小伙子便从那一帮人中走出，他将上衣披在肩上，双手插在衣袋里，摇摇晃晃，慢慢凑近那男色嫖客身旁。他一脸胆怯和试探的模样，浓浓的眉毛下面目光如犬一般机敏。丹尼尔厌恶地瞅着他那肥大的臀部、浮肿而发灰的乡巴佬腮帮子，由于蓄着一点胡髭，脸上已显得不干不净。“女人般的肉体，”丹尼尔想，“可以像揉面粉那么捏一把的。”那位先生会把他带回家、让他洗个澡、给他擦肥皂，甚至还会给他洒上香水。想到这里，丹尼尔不禁怒火重新燃起，唾骂道：“混账东西！”那年轻人在离老先生几步远的地方停下，现在是他在端详那游戏机。他们两人都在俯身观看那几根金属杆，似乎瞧得兴趣盎然，却并不相互瞟上一眼。不一

会儿，那年轻人似乎断然下定了决心：他一把抓住一个键钮，急急忙忙让一条金属杆转动了一圈。于是有四只小木偶跟着转动，待停下时已是脑袋朝下了。

“您会玩这游戏吗?”那位先生甜甜蜜蜜地问，“哦，您愿意给我解释解释吗？我弄不明白呀!”

“您得放进二十个铜子，然后拉一拉这弹簧。于是冒出若干圆球，得将它们打进窟窿眼儿里。”

“但得有两个人一道玩儿，是吗？我想办法把球打进去；您呢，您该阻挡我吧?”

“那当然，”年轻人回答，过一会儿又道，“得站在两头，一人在这边，一人在另一边。”

“您愿意同我玩一局吗?”

“我么，愿意呀，”年轻人说。

于是他俩玩了起来。那位先生尖着嗓门儿叫：

“瞧这小伙子多机灵！怎么弄的？他一个劲儿地赢哩！教教我呀。”

“多玩玩就会啦，”那年轻人谦虚地说。

“哦，您经常练习！那么一定是这里的常客喽？我有时也顺便进来，却从来也没碰到过您呢；否则我会注意到您的。是的，是的，我准会注意到的。我很会看相貌，而您的长相很有意思。您是都兰地区的人吧?”

“是的，是的，没错儿，”那年轻人不知所措地应答。

那先生中断了游戏，挨近了他。

“可这一局还没完呐，”年轻人天真地说，“您还有五个球呢。”

“不错！那咱们一会儿再玩，”那位先生道，“如果您不讨厌，我愿意聊一会儿天。”

年轻人意味深长地一笑。那位先生为了同他会合，不得不转过身子。他抬起头来，一边用舌头舔着薄薄的嘴唇，这当儿却同丹尼尔的目光相遇。丹尼尔撇了撇嘴，那先生匆匆转过眼睛，似乎有些不安，像神甫一般搓了搓手。年轻人什么也没看见，他张大着嘴巴，目光空虚却不失礼貌，正等着人家跟他说点儿什么。一阵静场之后，那位先生压低嗓门儿，柔声柔气对他说了点儿什么。丹尼尔徒然伸长耳朵，只偶尔辨出“别墅”、“台球”等字眼儿。年轻人心悦诚服地频频点头。

“那一定是干干净净的喽!”他大声说。

那位先生并不作答，而是朝丹尼尔的方向偷偷觑了一眼。丹尼尔浑身发热，因为他又气恼又觉得颇为有趣。他了解这类人分手的全过程：他俩会相互道别，那位先生会匆匆忙忙先走一步。小伙子会没精打采地同伙伴们会合，再向那“黑人”的腹部打上一、两拳，然后有气无力地说声再见，拖着两腿也走开了。现在应当钉他的梢啦。那老家伙大概正在邻近的一条街上踱方步，定会发现丹尼尔正紧跟他的美少年亦步亦趋。多么好的时机！丹尼尔提前品尝着这难得的收获，他以裁判官的目光打量着他的猎物衰老而窘迫的脸相，他的双手在颤抖。他的兴致本可以是完美无缺的，只可惜喉咙发干，口渴得要命。要是他找到好机会，就会对他俩来一手“风化警察”的把戏：他总可以记下那老家伙的大名，吓他个死去活来：“假如他要求我出示警官身分证，我就掏出警察局的特别通行证来给他看。”

“你好哇，拉里克先生!”一个声音羞羞答答地招呼道。

丹尼尔一惊：拉里克是他有时使用的化名。他蓦然转身：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严厉地问。“我早已禁止你再到这儿来!”

原来竟是鲍比。丹尼尔将他介绍给了一家药店老板。他现在

变得又肥又胖，穿着一套新买的成衣，已经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鲍比耷拉着脑袋，做出天真烂漫的样子：他两眼盯着丹尼尔，却不回答他的话。此时鲍比脸上挂着天真无邪而又略带狡黠的笑容，那样子仿佛是在玩捉迷藏："瞧我在这儿呐！"这笑容把丹尼尔的怒火拱到了顶点。

"你怎么不回话！"他诘问。

"我找了您三天啦，拉里克先生！"鲍比拖长了声音说，"我不知道您的地址。我琢磨：'总有一天丹尼尔先生会到这附近来散步的！'……"

"总有一天！该死的小坏蛋！"他居然敢揣摩丹尼尔的动向，猜侧他将如何如何："他自以为对我了如指掌，可以随意支配我！"有什么办法呢，除非将他像小小的蜗牛一般碾死。丹尼尔的某种形象已经烙在这狭小的额头下，这形象始终存留在那里。丹尼尔虽然极不情愿，却仍然同这软弱而活生生的形象有着默契：正是他自己，如此这般地存活在鲍比的意识之中啊。

"你真丑！"丹尼尔嘟囔道，"你发胖了，而且这套衣服对你不合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你一穿着打扮，就显得格外俗不可耐，真叫人作呕！"

鲍比似乎无动于衷：他打量着丹尼尔，两眼和和气气地睁得溜圆，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丹尼尔讨厌这种穷人特有的麻木不仁的耐心，讨厌这如同橡皮一样又软又顽固的微笑：即使你挥动老拳将他的嘴唇打开花，这微笑仍将残留在血淋淋的嘴巴上。丹尼尔斜睨了一眼那英俊的先生，气恼地发现他不再拘谨：他正俯向那金发小流氓，嬉皮笑脸地使劲吸着他头发上的香气。"这本在意料中，"丹尼尔忿然自语，"他看见我同这个男妓在一起，就把我也当成同道，这玷污了我。"他恨透了这臭不可闻的帮口。"他们以为人人都跟他们一伙。无论如何，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跟这伙

臭男妓混为一谈！”

“你想干什么？”丹尼尔突然问，“我时间很紧，还有，请你后退一两步，你浑身散发一股美发油的气味！”

“真抱歉，”鲍比不急不忙地说，“您刚刚靠着那根柱子，样子一点也不着急，所以我才斗胆……”

“哦！你瞧，你多会说话！”丹尼尔哈哈大笑道，“你在买成衣的时候，是不是也买到一根现成的舌头？”

这些冷嘲热讽的话从鲍比的耳边飘然而过：他仰起头来，眯着两眼，以混杂着惬意和谦卑的神情瞅着天花板。“他曾经讨我喜欢，因为他像一只猫。”想到这里，丹尼尔压不住心中爆发的怒火：可不是！正是这样，有过这么一天，鲍比有一天是得到过他的欢心！难道这就赋予他一辈子的权利么？

那位老先生牵起了小男友的手，像慈父一般用双手捧着它。然后他拍拍男友的腮帮就告辞而去，还向丹尼尔投以会心的眼神，跳舞似地迈着大步远去。丹尼尔朝他伸伸舌头，但那家伙早已转过身去了。鲍比不禁失笑。

“你怎么啦？”丹尼尔问。

“那是因为您向那老嫖客吐了舌头，”鲍比答道。接着他温和地说：“丹尼尔先生，您还是老样子，还是跟顽童一个样儿！”

“得啦，”丹尼尔恼怒地说。他突然起了疑心，询问道：

“你那位药店老板呢？你不在他店里干啦？”

“我运气不好呗，”鲍比抱怨道。

丹尼尔厌恶地瞧着他。

“可是你心宽体胖哩。”

那金发小子走出了游艺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路过时碰了碰丹尼尔。他的三名伙伴不一会儿也随他离去。他们相互推推搡搡，放开嗓门儿哈哈大笑。“我待在这儿干什么？”丹尼尔心

想。他的视线在搜寻那穿睡衣的小伙子拱起的双肩和干瘦的后颈。

“来吧，说实话呀，”他神不守舍地说，“你对那药店老板做了什么坏事？你偷了他的东西吗？”

“是老板娘不好，”鲍比回答，“她对我没有好感。”

穿睡衣的小伙子已不在场了。丹尼尔感到厌倦和无聊，他很怕又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因为我同拉尔夫见面，她就勃然大怒了，”鲍比又说。

“我叮嘱过你别再同拉尔夫往来，那是个卑鄙的小贱货。”

“难道自己走了运，就得抛弃伙伴们?”鲍比极其愤慨地反问，“我见他的次数减少了，但不愿意突然一刀两断。他是个小偷，所以她说：‘我禁止他进我药店的大门。’有什么办法，她就是这么个混账女人。于是我就在店外同他会面，免得被她抓住。但那学徒却看见我们啦。那个肮脏的小混蛋，我想他是有癖好的。”鲍比腼腆地说，“我刚来时，他老是我的鲍比长、我的小鲍比短的，我好不容易把他撵开。他对我说：我要逮住你的。他回到药店，哇哩哇啦什么都说。什么他看见我们呆在一起啦，表现恶劣啦，别人见着我们就离得远远的啦。‘我怎么关照你的，’老板娘说，‘我不准你同他见面，否则就不许在我这儿干!’‘太太，’我对她说，‘在店里是您说了算。可我在外面的时候，您就管不着啦。’于是，‘砰’地一记闭门羹来啦。”

游乐场已空无一人，墙的那一面也停止了敲打。收款员站起身来，她是一个金黄头发的胖女人。她迈着小碎步走到一架送香水的游戏机前，笑嘻嘻地照了照镜子。钟声敲响七点正。

“在店里是您说了算。可我在外面的时候，您就管不着啦，”鲍比自鸣得意地又说了一遍。

丹尼尔振作了一下精神。

“他们就这样把你赶出来啦?”他敷衍地问道。

“是我自己离开的,”鲍比自豪地说,“我想:我宁愿一走了之。我一个铜子儿也没啦,哼!他们连欠我的钱也不肯给,但那就拉倒了:我就是这么个人。我住进拉尔夫家,下午睡大觉,因为晚上他要接待一位交际花,那是他的相好。我从前天起就没进过食啦。”

他以讨好的神情看了看丹尼尔:

“我心想:我总要想办法见一见拉里克先生,他会理解我呢。”

“你是个小傻瓜,”丹尼尔说,“我对你已经不感兴趣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你找到一个位置,你却只待了一个月就弄得扫地出门。而且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我连一半都不信。你像拔牙的江湖医生那样信口开河。”

“您可以去问人家,”鲍比说,“您可以弄清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问人家,‘人家’是谁?”

“老板娘呗。”

“我才不会去问她呢,”丹尼尔说,“她会对我胡扯一通的。再说我对你已经无能为力啦。”

他觉得浑身发软,心想:“我该走啦。”可他的两腿发木。

“拉尔夫和我想合伙干点儿事情……”鲍比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想自立门户呢。”

“是这样啊?你是要我给你垫一笔钱做原始资本?别跟我胡编乱造啦。说你要多少钱吧。”

“您真是好样儿的,拉里克先生,”鲍比感激不尽地说,“我今天早晨还在对拉尔夫说:只要能找到拉里克先生,你就会看到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你要多少?”丹尼尔又问了一遍。

鲍比来回扭动着身子。

“我的意思是，假如您有时也能借点钱给我，我是说借，嗯？头一个月的月底我就如数奉还。”

“多少?”

“一百法郎。”

“喏，”丹尼尔说，“给你五十法郎，算我送你的。你就滚开吧。”

鲍比不声不响地将这张钞票收进衣兜。于是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滚蛋罢，”丹尼尔软绵绵地说。他全身已软得像烂泥似的。

“谢谢您啦，拉里克先生，”鲍比说。他假装走开，却又折了回来。“您要是想找拉尔夫或找我说点儿什么事情，我们就住在附近，大熊街六号，八层楼。要知道，关于拉尔夫，您可是全弄错啦。他可喜欢您呢。”

“快滚罢!”

鲍比往后倒退着离去，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然后转过身子，终于走开。丹尼尔朝那小吊车走去，仔细瞧了一瞧。在那柯达小照相机和手电筒旁边，还有一副望远镜，那可是他从未注意到的。他塞了一枚二十铜子的硬币到机器缝里，随意转动了一番各种键钮。吊车放下它的两只钳手，笨拙地在糖果盆子里抓了一番。丹尼尔取出五、六颗糖放在掌心里，随即吃起来。

太阳还在将残留的金色光芒照射到黑色的巨大建筑物上，天空里已布满金黄色的云霞。但在马路当间，已渐渐出现了柔和湿润的阴影，人们在阴影的轻拂下展露出笑容。丹尼尔口渴得要命，但他不愿意喝水：渴死算了，渴死了拉倒！“不管怎么说，

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但这更糟：他让邪恶从自己身旁擦肩而过，他放肆地为所欲为，就是不曾满足自己，他甚至没有这样做的勇气。此刻他让这邪恶附在自己的躯体上，如同一种止不住的搔痒，从头到脚毒害他的身体。他的眼里仍充满这种黄颜色的影响，以致看什么物体都呈现这种颜色。倒不如在享乐中将自己毁掉，同时也就毁掉了那邪恶本身。的确那邪恶是会一再复活的。他转过身来，突然想到：“他有可能钉我的梢，好弄清我住在哪里。我倒愿意他是跟在后面，那我就要当街狠狠揍他一顿！”但鲍比却并未露面。他赚到了这一天的食宿费，此刻回家去啦。住在拉尔夫那里，大熊街六号。丹尼尔一惊：“要是我能忘掉这地址该多好！要是能想办法将它忘掉……”有什么办法？他是绝对忘不掉的。

四周的人们正在嘁嘁喳喳地聊天，相处得和和气气。一位先生对他的太太说：“哎，可这要追溯到战前啦。是一九一二年。不对。是一九一三年。我那时还在保尔·卢卡斯[①] 那里。”和平。诚实人的和平，正派人、好心人的和平。为什么他们算是好心，而我就不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这样。天空里，光线里，大自然里的某种东西决定了是这样的。他们明白，他们懂得自己是有理的；而如果上帝存在，上帝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丹尼尔看看他们的面孔：虽然他们很自在，但脸上的表情却是严峻的。只要有一个信号，这些人就会向他扑来，把他撕成碎片。而天空、光线、树木、整个大自然都将同他们看法一致，像历来那样：丹尼尔是个心术不正的人。

在门槛上，那位肥胖、脸色苍白的看门人有一副溜肩，此刻正在乘凉。丹尼尔远远就瞥见了他，心想：“这便是善良的化

① 保尔·卢卡斯，美国无声及有声影片演员。

身。”看门人在一张椅子上坐着，两手搭在肚皮上，活像一尊菩萨。他望着人们走过，不时微微点头，表示对他们的赞赏。“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丹尼尔不胜羡慕地思量。他肯定有一颗敬重他人的心。不仅如此，而且能感受到冷热、明暗、干湿等各种自然力量。丹尼尔站住了：他对那傻呵呵的长睫毛，以及那胖脸上一本正经的狡黠感到困惑。他昏头昏脑，以致脑子里好像只剩下刮脸用的带泡沫香料的白色乳剂。“他夜夜都睡得很香，”丹尼尔想。他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杀掉这家伙呢，还是钻进这循规蹈矩的灵魂中去？

胖看门人抬起头来，丹尼尔却继续向前走：“按照我这样生活，可以指望很快就变成一个又痴又呆的人。”

他不高兴地看了一眼他的手提包，他不喜欢手里拿着这玩艺儿。它使他看上去像一名律师。但这阵恶劣的心情立刻化为乌有了，因为他记起带上这东西原是有目的的；甚至可以说，它将大有用场。他并不隐讳自己正在冒风险，但他安详而冷静，只是稍稍有点儿活跃。“也许我跨十三步就可以到人行道终端……”他当真跨了十三步，不多不少正落在人行道边缘。不过那最后一步明显地比前面十几步要大得多。他竟像击剑手那样劈开两腿一跃向前：“这没什么要紧，反正这事已完全有把握。”那是不会失败的，是非常科学的。甚至可以自问：为什么没有人早早想到这办法。“事实是，”他颇为严厉地想，“小偷都是笨蛋。”他一边穿过马路，一边想得更为透彻了：“他们早就该组织起来。像魔术师一样，组织成工会。”组织一个协会，以共同占有偷窃技巧并且加以开发，这正是他们所欠缺的。应当有一个注册会址、会徽、传统习惯和一个图书馆。还要有一个电影资料馆，以及一些影片，用来将高难技术摄成慢镜头资料。每种新的技术改良均应摄

成电影，理论均应录制成唱片，并且署上发明人的大名。一切均应分门别类。比如，其中有一六七三年式对货架的窃技；或者还有“塞尔金技巧”（又称“哥伦布鸡蛋法”[1]，因为它像道早安一样简单，但也得想到才行啊）。鲍里斯会同意拍一部示范性短片的。“哦！还得免费教授偷窃心理学课程，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他设想。他这一套办法几乎完全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他心满意足地瞧着只有两层楼的一家小咖啡馆，店面是淡黄色的，他又突然发现这家小店恰好处在奥尔良大道正中。在奥尔良大道上，晚上七点与七点半间，人们的神情竟是那么和蔼可亲！光线当然起重要作用，它好似一层极为合身的薄纱衣衫，衬托出了此情此景。另外，住在巴黎一隅的尽头、靠近某一城门的地带也是令人惬意的。你脚底的街道似乎在向这座城市古老的商业中心疾驰，奔向中央菜市场、奔向圣安东区阴森森的小街小巷，你好像一头扎进傍晚时分城市近郊那种温馨的宗教朝拜当中。人们看上去是有意出门上街，好相聚在一起。你如果推搡他们一下，他们并不生气，你甚至可以认为这使他们很开心。还有，他们观望商店橱窗的表情充满天真无邪和不含私利的赞赏之意。在圣米迦勒大道上人们也观看橱窗，但用意在于购货。“我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一次，”鲍里斯热心地作出了决定。再有一件事，就是到明年夏天，他将在这批四层楼的房屋里租赁一间卧室。这些楼房如同孪生姐妹一般彼此相像，不由得令你想起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但假如窗户都是这么狭小，我就不知道当年那些家庭主妇怎样把横木穿过窗户、扔到士兵身上去的。窗户四周全是焦黑焦黑的，似乎

---

[1] 典出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有人想在餐桌上难倒哥伦布，拿起一只煮鸡蛋请哥伦布把它竖起来，哥伦布拿起鸡蛋在桌上一敲，把一端击碎，鸡蛋就立起来了。

全都被大火的火舌舐了个遍。这些颜色青灰、点缀着小小黑洞的屋面，颇像万里晴空中的片片乌云，并不显得凄惨。我凝视这些窗户，假如我能爬上这家小小咖啡馆的屋顶平台，就准能窥见各家房间里面镶有大镜面的衣橱，把它们当成纵向的小小湖泊。人群川流不息从我上方走过，我会联想到市政警察、想到王宫的金黄色栅栏、想到七月十四日，真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些联想。他忽然想到，“这共产党员，他跑到马蒂厄家里来干什么啊?”鲍里斯不喜欢这些共产党员，他们太一本正经。尤其是布吕内，简直可以说是一位教皇。“他把我赶了出来,”鲍里斯感到好笑，“这混蛋，他不折不扣地把我赶走!”接着他突然脑子一热，很想使使坏：“也许马蒂厄发现自己全都弄错啦，他也许会加入共产党咧。”他一时好玩，便列举这样一种改变信仰将带来的种种不可估量的后果。但他立刻害怕起来，于是戛然而止。完全可以肯定马蒂厄并没有弄错，否则实在是太严重啦。现在他鲍里斯可是有了立场：在哲学课上，他曾对共产主义流露过极大的同情，但正是马蒂厄通过向他阐明自由的意义，才使他得以改邪归正。鲍里斯当即明白了：人们有责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想你觉得适合的一切，并且应当仅仅对你自己负责，而且要经常重新判断自己的思想，重新判断所有的人。鲍里斯是将自己的一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他是完完全全自由的：这特别表现在他一贯在重新判断所有的人，除了马蒂厄和依维什。这两人是完全用不着啦，他们已是完人。至于那自由，也是用不着对它反复思考的。否则你就不再是自由的了。鲍里斯不知所措地搔着脑袋，琢磨着他不时产生的砸烂一切的冲动究竟从何而来。“实际上，也许我具有焦虑的天性，”他不胜惊奇而又颇有兴致地自忖。因为归根到底，假若冷静地考察一下各种事情，就会认定马蒂厄并没有弄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马蒂厄不是那种把事情搞错的人。鲍里斯高兴起

来，轻松地摇晃起手里的提包。他也在想，具有焦虑的天性，这符不符合道德呢？粗粗看来，正面反面都有一些道理。但他不让自己作进一步思考。他将去请教马蒂厄。鲍里斯认为：在他这个年纪就妄图独立思考，那是极不得体的。他在巴黎大学见得多啦。像这类自作聪明的人，戴眼镜的高等师范学生，他们总是保留某种具有个人色彩的理论，结果却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胡说八道而告终。即使不是这样，那些理论也是见不得人的、古怪偏执的。鲍里斯最讨厌贻笑大方，他不愿胡诌，而宁可保持沉默，让人家把他当作头脑空虚的人。这倒不至于太令人生气。再往后那当然是另一码事，眼下他可以信任马蒂厄，这原是他的本行本业嘛。何况看到马蒂厄思考问题的样子，他总觉得很愉快：马蒂厄有些脸红，瞧着自己的手指，有点儿结结巴巴，但是在进行诚实的、出色的工作。有时在这当中，鲍里斯有了点小小的想法，那是不期而至的；他竭力不让马蒂厄看出来。但这坏蛋总是能发现，便对他说："您脑子里藏着点儿什么东西。"接着就向他不停地提出问题。鲍里斯狼狈不堪，一再想转移话题，但马蒂厄却扭住不放。鲍里斯终于和盘托出，窘得眼睛向下瞧着自己的双脚。最糟糕的是，在这之后马蒂厄常常要训他，说："那天您愚蠢之至，推理乱得像个白痴。"仿佛鲍里斯真的曾以为自己有过什么天才的见解。"这坏蛋！"鲍里斯乐呵呵地自语着。他在一家漆成红门面的药店前停住脚步，不偏不倚地观察起自己的模样儿来。"我是个谦虚的人，"他想。他觉得自己是讨人喜欢的。他跳到自动磅秤上，称一称自己的重量，看看自己自昨日以来有没有发胖。一只红灯泡亮了一亮，机器带着尖啸的叫声开始转动。鲍里斯得到一张硬纸卡片：五十七公斤半。他一时有些慌神："我增加了五百克！"他暗想。但幸好他在此时发现自己手里还拿着那提包。于是他从磅秤上走下来，又重新来一遍。五十七公斤，对

于一米七三的身高，正合适。他的心情好极了，内心觉得极舒坦。在外部，有一种淡淡的愁绪，伴送着在他四周渐渐逝去，并且拂过他身边的旧的一天；这一天徐徐降落时有通红的夕阳残照，也有无限怀旧的浓郁芬芳。这一天，这热带的海潮渐渐退去，将他独自遗留在愈益淡泊的夜空下：它不过是一个驿站、一个小小的驿站。黑夜即将来临，他将要去苏门答腊歌厅，在那里见到马蒂厄，见到依维什。他将要和歌而舞。然后，过一会儿，在这昼夜交替之际，将会有这窃技的精彩一幕。他挺起身子，加快步伐：应当谨慎行事。这是因为有这些装做若无其事的家伙，他们正在道貌岸然地翻阅书籍，其实却是一伙私家侦探。伽尔布尔书店雇用了六名之多。这消息是皮卡尔告诉他的，此人在地理结业考试落第之余，操了三天这样的营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爹娘断了他的炊。可他厌恶已极，便很快洗手不干了。他不仅得像一般下流的密探那样窥察顾客，而且奉命要伺机栽赃于天真的读者：比如某些戴夹鼻眼镜的顾客畏畏缩缩走近书架时，你就得趁其不备扑将上去，硬说人家企图将什么典籍装进衣兜。当然，这些倒霉鬼会吓得面无人色。你就把他们带到走廊尽头一间黑糊糊的办公室里，敲它个一百法郎，否则即予法律追究云云。鲍里斯想到这里不禁自我陶醉起来：他要为所有这些倒霉鬼报仇。他呀，人家是抓不住的。“大多数这类人物都不会为自己辩护，”他思忖，“在一百个小偷中，有八十个是临时动念。”至于他，他从来不干心血来潮的事。他不敢自称无所不知，但他知道的那一点却是有条不紊地学得的。他始终认为，脑力劳动者也应再掌握一门手工技艺，才能保持同现实的接触。迄今为止，他的尝试并未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他认为弄到手的东西一文不值：计有十七根牙刷、二十来个烟灰缸、一个指南针、一个火钩、一只补袜撑子。在每桩案子里他重视的是技术上的难度。比

如上个星期，在一家无人问津的商店里偷一只摩洛哥羊皮公文包是不算什么的，但在药店老板的眼皮底下弄到一小盒甘草片就非同小可了。偷窃的收益完全是精神上的。在这个问题上，鲍里斯自认为同古代斯巴达克人意见一致，即偷窃是一种苦行。当然也有其乐无穷的时刻，如当你想到："我要数到五，'五'字一出口，这把牙刷就应当进我的衣兜！"这时便很快乐。你虽然喉头发紧，但却觉得头脑分外清醒、全身充满力量。他不禁微微一笑，这回他要对自己的信条来个例外，利益将首次成为偷窃的动机。至多不过半小时之内，他就将拥有这珍宝，这不可缺少的宝物："这宝贵的词库！"他小声自言自语着。因为他喜欢"词库"的说法，这使他想起中世纪、阿倍拉尔[1]、一种植物志、浮士德，以及克吕尼博物馆[2]收藏的贞洁腰带等等。"这词库将属于我，我可以每天随时查阅它！"而在这之前，他不得不在书架上匆匆忙忙翻阅，而且书页也未曾裁开，经常只能查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今天晚上他就会把它放在床头几上，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他的头一道目光便是投向这词库的。"哦，不行。今天晚上我将在洛拉屋里过夜！"他懊恼地想到。不管怎样，他要把这词库带到巴黎大学图书馆去。他将不时中断复习功课，瞧一瞧它作为一种乐趣：他决心每天学习一句、甚至两句成语，以六个月计算，三六一十八，再乘以二，总数达到三百六十句，加上他现已掌握的五、六百句成语，就可以向一千条迈进，这就是所谓的中等知识水平了。他横穿拉斯帕伊大道，有点儿不开心地走进了

---

① 皮埃尔·阿倍拉尔（Pierre Abélard，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其女弟子爱洛伊丝与他之间的恋情曾传为文坛佳话。

② 克吕尼，法国东部城市。一八四四年法国政府在此创建中世纪工艺品博物馆。

丹费尔－罗什罗街。他很讨厌这丹费尔－罗什罗街，也许是由于那里的栗子树。无论如何，这是个毫无价值的地方，例外的只有一家黑黢黢的染料店，挂着血红色的窗帘，那阴森可怖的样子倒像印第安人割下的两块带发头皮。鲍里斯路过时向那染料店投以友好的目光，然后便钻进了这条寂静无声且泛着金黄色的别致街道。一条街道吗？其实只是一个大洞眼，两边有一些房屋罢了。“是这样的，不过地下铁道从它下面经过呢，”鲍里斯想，并且从中得到一些慰藉。有这么一两分钟，他想象自己是在一层薄薄的沥青硬壳上行走，也许它会塌陷呢。“我得把这事告诉马蒂厄，”鲍里斯想，“他会目瞪口呆的。”不，他突然涨得满脸通红。他什么也不会讲啦。对依维什倒是可以说：她能理解他。如果说她自己并不动手去偷，那是因为她没有这种天赋。他也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洛拉听，好叫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马蒂厄在偷窃这类问题上的态度不是那么明朗。当鲍里斯向他提及时，他似笑非笑地聊表宽宥。然而鲍里斯不太敢说他赞成。天晓得，马蒂厄究竟会怎样责备他。洛拉嘛，这把她急坏啦，但这是正常的，她不能理解个中奥妙，尤其是因为她有些吝啬。她对鲍里斯说：“你会去偷你亲娘的东西，也总有一天会偷起我的东西来。”而他的回答是：“嘿、嘿！要是有机会，我也不反对嘛。”当然喽，这是违背常识的：一般都不会偷亲友的东西，因为做起来太容易啦。他以表示恼火作为答复：他讨厌洛拉这种作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扯到自己身上去。可是马蒂厄……就是马蒂厄呀，却教人十分费解呢。他有什么理由反对偷窃呢？须知都是按照规则进行的呀。马蒂厄的这种暗含的责备使鲍里斯一度不胜痛苦，然后他摇着头自言自语：“真有意思！”再过五年七载，他就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了，就会觉得马蒂厄的思想太婆婆妈妈，并且老掉了牙。到那时，他就自己来评判自己：“天晓得咱们还能不能见面？”鲍里斯

一点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天来临，他觉得自己极其幸运，但他很理智，明白自己早晚会变，会把许多人和事抛在身后，目前他还没有定型。马蒂厄是一个阶段，正如洛拉也是如此。即使鲍里斯对他顶顶崇拜的时候，在这崇拜之中就含有某种暂时性的东西，使它虽然狂热却并不盲目。马蒂厄是再好也不过的人，但他不可能与鲍里斯同时变，甚至可以说他已完全无法再变了，他已经太成熟啦。这些想法使鲍里斯感到颓丧，所以他很庆幸走到了爱德蒙－罗斯当广场：穿过这广场总是令人愉快的，也许是因为那些公共汽车像肥大的火鸡似的，笨头笨脑地冲着您开过来，但您只须稍稍收一收胸脯，就可以凑凑合合地躲闪过去。“但愿他们别灵机一动，恰恰在今天把那本书收了回去！”走到亲王先生街与圣米迦勒大道交叉的路口，他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他想约束一下自己急切的心情。假如由于抱着希望而兴奋得满面通红，又睁着野狼般贪婪的大眼跑进书店，那可就不谨慎啦。他的信条就是在冷静中采取行动。他强迫自己安安静静地站在一家卖阳伞和刀具的商店面前，然后从容不迫地挨个观赏配有钟表的各种商品、绿色和红色的女用短柄阳伞、油伞、雕得像叭儿狗脑袋般的象牙柄雨伞……所有这些东西都单调得可怜。而且，鲍里斯极愿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来买这类商品的老年人。他就要冷静地、并无快意地下决心啦，却突然瞥见什么又使他重新兴奋起来的东西：“一把木柄小刀！”他喃喃道，两手不禁微微颤抖。这是一柄货真价实的可用作武器的小刀，刀锋又厚又长，有卡槽，黑牛角柄儿，形状像月牙儿一般优美。刀锋上有两块锈斑，你还以为是血迹呢。“嗨！”鲍里斯不禁叹出声来，心儿因欲望而十分激动。这把刀被打开了，好端端地放在一个喷漆小托盘上，两侧各放一把雨伞。鲍里斯凝视良久，周围的男男女女黯然失色了；凡与那刀锋的寒光无涉的一切，顿时都在他心目中失去了价值。他真想抛开一

切，冲进那间小店铺，买下这把小刀，然后随便逃到哪里。就像江洋大盗带走他们的赃物一般。“皮卡尔会教我如何投刀的，”他琢磨着。但他那严格的责任感不久又重占上风：“等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再将它买下，作为干成那桩壮举的自我奖赏！”

伽尔布尔书店位于沃吉拉尔街与圣米迦勒大道的拐角处，在两条街各有一个门面（这正合鲍里斯之意）。在书店门口安放了六张长桌，上面摆满各种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旧书。鲍里斯借着眼角余光看见一位蓄红胡子的先生，常在附近来回踱步，很怀疑他是一名密探。接着他就凑近第三张桌子，果然发现：那本书就放在那里，又厚又重，以致鲍里斯一度感到泄气。那是一部四开本、合计达七百页的大书，夹有像小指头那么厚的凹凸花纹纸：“这得装进我的手提包才行啊，”他暗自琢磨，内心有点儿沮丧。但一看到封面上微微闪耀着金光的书名，他立刻恢复了勇气。那书名是：《十四世纪以来俚语隐语历史和词源词典》。“历史词典！”鲍里斯暗自赞叹不已。他以亲切和爱惜的姿态，用指尖轻轻拂了拂书皮，算是又接触到了它：“这哪里是一本书，简直是一件动产啊！”他极为赞赏地寻思着。在他身后，那蓄胡子的先生毫无疑问已经转过身来，正在窥测他的动向呢。现在应当叫这场戏开演啦：翻弄一下这本书，装成犹豫不决的闲逛者，最终要做成受到吸引的样子。鲍里斯随意打开这本字典，读道：

“对……来劲，意即：热中……或爱好。如今已相当普遍使用此种说法。例：‘教士对某事像雄蜂一样来劲。’可释作：‘教士热中于性爱’。又如：‘对男人来劲儿，’意即：‘爱好男色’。此一成语似来自法国西南部。”

此后的书页未曾裁开。鲍里斯不再往下看，却径自笑起来。他美滋滋地喃喃自语：“教士对那种事像雄蜂一样来劲儿。”然后他恢复严肃的表情，并数起数目来：“一、二、三、四！”同时，

一种单纯无邪的兴奋使他的心怦怦跳动。

一只手突然放到他肩上。“我完蛋啦，”鲍里斯自忖。“不过他们动手太早，不可能取得对我不利的证据。”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缓缓转过身来。原来是丹尼尔·塞雷诺，马蒂厄的一个朋友。鲍里斯见过他一两回，觉得他非常好。天哪，他怎么像个密探啦！

“您好，”塞雷诺道，“您在看什么啊？好像有什么东西迷住您啦。”

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像密探，不过还是要小心：说真的，他显得过于客气，没准儿在酝酿什么卑鄙勾当。而且，真好像是故意的，他恰在鲍里斯翻阅这本隐语词典时抓住了他。这准会传到马蒂厄耳中，叫他笑破肚皮的。

“我是路过在这儿稍停的，”鲍里斯勉强应答道。

塞雷诺微微一笑。他用两手捧起那本大书，将它举到齐眼高度：他大约有些近视。鲍里斯很欣赏他的从容大方。在一般情况下，翻阅图书的人有心将它们留在桌面上，以防备私家侦探。但显而易见，塞雷诺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鲍里斯用压抑的嗓音喃喃道：“这是一部奇书……”

这样说是为了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

塞雷诺避不作答。他似乎沉浸在阅读之中了。鲍里斯感到忿然，便很严厉地审视了他一番。但他按照正派人的思维，不得不承认塞雷诺的穿着十分讲究。说实在的，这套几乎是粉色的粗呢西服、这件亚麻衬衫、这条黄颜色的领带，无不流露出一种刻意的放肆，令鲍里斯有点反感。鲍里斯喜爱简朴大方、稍有点随便的优雅。不过总而言之，这大体上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像新鲜黄油一样软绵绵。塞雷诺突然大笑。他的笑声是热烈而讨人喜欢的，而且鲍里斯觉得他很可亲，因为他笑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

“对男人来劲儿!”塞雷诺念叨着，“对男人来劲儿！真是一大发明呢。我间或会使用此说的。”

他将此书放回到桌上。

“您对男人来劲儿么，塞尔金?”

“我……”鲍里斯支吾着，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红脸呀，”塞雷诺说（鲍里斯倒因此而满面通红了），“请相信：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我可会辨别那些有此劲头儿的人呐（显然这种说法令他乐不可支），他们的姿态圆圆软软的，不会看错的。而您呢，我观察了您好一阵子，我都入迷啦：您的姿势轻快优美，却有棱有角。您大概很乖巧。”

鲍里斯仔细聆听着塞雷诺的这番话：有人解释他怎么看待你，这听起来总是很有意思的。何况塞雷诺的男低音嗓门听来极为悦耳。可是呀，他那双眼睛却让人不自在：粗看你以为它们充满柔情；仔细一看，却发现包含某种冷漠，甚至怪僻。“他有意拿我开心呢，”鲍里斯暗想，不由得警觉起来。他倒想问问塞雷诺，所谓“有棱有角的姿势”指的是什么，却又不敢；他琢磨着，此时恐怕是言多必失呀。而且，在这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觉得自己心里滋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情。他此时真想跺脚抖动一番，好挣脱这温情的纠缠。他转过头去，于是出现一阵令人颇为难堪的静场。“他会把我当成笨蛋哩，”他抱着逆来顺受的心情想。

“您是在研究哲学吧，我想，”塞雷诺开口道。

“不错，研究哲学，”鲍里斯急忙应道。

他很高兴有了一个由头可以打破沉默了。然而就在此时，巴黎大学的大钟敲了一下，于是鲍里斯惊恐不已地打住话头。“八点一刻啦，”他忧心忡忡地想，“假如他不马上滚开，那就完啦。”伽尔布尔书店的关门时间是八点半钟。塞雷诺一点儿也没有要走

开的意思。他又道：

“我向您坦白：我对哲学可是一窍不通。您，您应该是很懂的喽，理应是这样嘛……”

“我不知道，略懂一点，我想是这样，”鲍里斯说，其实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掂量着：“我准是十分无礼的样子，可他为什么不滚蛋呢?”其实马蒂厄早就跟他说过：这塞雷诺总是不识时务而来，这已成为他那魔鬼式性格的一个部分。

“我猜想您喜欢哲学，”塞雷诺说。

“是呀，”鲍里斯回答，觉得自己又一次红了脸。他讨厌谈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好羞人呀。他觉得塞雷诺想到了这一层，现在是故意做出不知趣的样子来。塞雷诺以十分专心的神情凝望着他，又问：

“为什么喜欢?”

“我不知道，”鲍里斯说。

这是实话：他并不知道。然而，他极喜欢哲学。甚至极喜欢康德。

塞雷诺微笑道：

“至少，立刻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爱好。”

鲍里斯生气了，塞雷诺赶紧说：

“我是在开玩笑。其实，我是觉得您很走运呢。我呀，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学过一阵子。但人家没能让我爱上它……我想，正是德拉鲁使我倒了胃口：对我来说，他太高明了。有几次我请他作些解释。但他一开口对我讲，我就全糊涂了。甚至觉得连我自己提的问题也弄不明白啦。”

鲍里斯对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感到十分不快。他甚至怀疑，塞雷诺可能是居心不良地想引导他说马蒂厄的坏话，以便幸灾乐

祸地转述给马蒂厄。他佩服塞雷诺竟会无缘无故地干这种蠢事，但他极力反抗，冷冰冰地驳道：

“马蒂厄讲解得极好。”

这一回塞雷诺不禁大笑，鲍里斯窘得咬了咬嘴唇。

“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塞雷诺道，“只不过我同他是老朋友了，我猜想他是把他的教学才能留给了青年人。他一般是从自己的学生当中招募弟子。”

“我并不是他的弟子，”鲍里斯说。

“我想到的并不是您，”丹尼尔说，“您的容貌也不像是弟子。我想到了胡迪盖尔，他是一个头发金黄的高个儿，去年上印度支那去啦。您肯定有所风闻：两年前他俩打得火热，简直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呢。”

鲍里斯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很高明，他对塞雷诺的敬意随之增加，但他还是恨不得当面给他一拳。

“马蒂厄对我提起过他，”鲍里斯说。

马蒂厄是先认识这胡迪盖尔的，鲍里斯很讨厌这个家伙。鲍里斯到圆顶咖啡厅去找马蒂厄时，他有时摆出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口中喃喃说道：“我得给胡迪盖尔写封信！”说罢全神贯注、久久若有所思，活像前线的大兵给家乡的小妞儿写信的那副神态。而且他面对一页白纸，举着钢笔老在上头转圈圈。于是鲍里斯在他身边坐下做起功课来，但他不喜欢马蒂厄这个样子。当然他并不是忌妒胡迪盖尔。恰恰相反，他对胡迪盖尔颇为怜悯，外加几分反感（何况他对这胡迪盖尔一无所知，仅见到过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名样子挺倒霉的高个儿男孩，穿着打高尔夫球的运动短裤；再就是见到过他的一篇愚不可及的哲学论文，至今仍被搁置在马蒂厄的书桌上睡大觉）。但是他绝对不愿意马蒂厄将来对待他就像现在对待胡迪盖尔那样。他宁愿永远也不要再见

到马蒂厄、假如马蒂厄某一天真会对一位年轻的学哲学的大学生摆出一副自以为是而又悲天悯人的样子，胡诌什么："哦！今天呀，我得给塞尔金写封信！"他勉强可以接受马蒂厄只是他的人生途中的一站（接受这一点已经相当困难），却不能忍受自己变成马蒂厄人生途中的一站。

塞雷诺好像在这儿扎下了根。他用双手撑着桌面，那姿态似乎既没精打采、又轻松随和：

"我常常对自己在哲学方面全然无知感到惭愧，"他接着说，"搞哲学的人似乎非常开心呢。"

鲍里斯没有回答。

"我需要一位入门导师，"塞雷诺又道，"某个像您这样的人……不要太在行，却又很认真对待它。"

他笑了笑，似乎脑中闪过什么有趣的念头。

"您说呢，要是我听您讲讲课，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喽……"

鲍里斯怀有戒心地瞧了瞧他。没准这又是一个圈套。塞雷诺肯定比自己聪明得多，肯定会向自己提出许许多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给塞雷诺上课！他要给吓坏了的。眼下他冷静而逆来顺受地想到：大约已经八点二十五分啦。塞雷诺的脸上依然堆满笑容，他对自己的主意感到洋洋自得。然而他的目光却有些古怪，鲍里斯不太敢正视他。

"要知道，我可是懒汉，"塞雷诺又说，"得对我厉害点儿才行哩……"

鲍里斯不禁笑出声来，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

"我想我根本没有能力……"

"哪里哪里！"塞雷诺应道，"我相信您有能力……"

"您会把我吓坏的，"鲍里斯说。

塞雷诺耸了耸肩膀：

“嘿！……听着，您有没有点儿时间？咱们也许可以上对面达尔古尔酒店喝上一杯，谈谈咱们的计划。”

说什么“咱们的”计划……！鲍里斯的两眼盯着伽尔布尔书店一名伙计的动作。他正动手将书一本一本地堆起来。不过他还真愿意跟塞雷诺一起上达尔古尔酒店：他真是个怪家伙，但却一表人才。而且同他谈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必须针锋相对，你好像时时刻刻处在危难中。他思想斗争了一阵子，但一种责任感占了上风：

“我有比较急的事儿要办，”他道，说话的声音因为惋惜而变得有些生硬。

塞雷诺的脸色变了。

“很好，”他说，“我不愿打扰您。原谅我耽误您这么多时间。好啦，再见吧，替我向马蒂厄问好。”

他蓦然转过头来瞧瞧，便离去了。“我有没有得罪他啊？”鲍里斯 于心不安地思量着。他以忧虑的目光凝视着塞雷诺阔大的肩膀，他正沿着圣米迦勒大道向着上方行走。鲍里斯猛悟到他已不能再耽误一分钟了。

“一、二、三、四、五！”

数到五的时候，他用右手堂而皇之地抱起了那本大书，毫无躲闪之意地径直朝那家书店走去。

一连串的字眼，向着随便什么处所飞去。字眼在逃逸，丹尼尔也在逃避，避开一个细长的、有些佝偻的身躯，眼睛泛着浅褐色，整个的容貌朴实而可爱，他是一个小修道士、俄罗斯（式的）修道士：阿辽沙。脚步声、字眼，脚步声一直传入他的脑际。只要这些脚步声、只要这些字眼，一切总比寂静要好：“那小傻瓜，我看他可看准啦。我的父母不许我同不认识的人说话；

什么亲爱的小姑娘，您要不要我给您一颗糖果……这可是爸爸妈妈禁止的……哎，这本是个头脑十分简单的家伙，我不知道，我可是不知道呀。您喜欢不喜欢哲学？我不知道。天老爷，他怎么会知道呢，这可怜的羊羔！马蒂厄在他的课堂上称王称霸，他向他扔了手绢。他把孩子带到咖啡馆，那孩子就连同牛奶咖啡以及各种理论，一并吞了下去，像吞圣餐面饼一样。去吧，去亮你那个初领圣体者的相吧。他装作一本正经、恃才傲物的样子，像一头载满宝物的蠢驴！哦，我明白啦，我不愿用手碰你，我不配这样做。我对他说我不懂哲学，这时候他瞧着我的眼神多么特别。到最后，他甚至于连礼貌也不屑一顾了。哦！我可以肯定（胡迪盖尔还在时我就预感到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叫他们都提防着我。这很好哇（丹尼尔泰然自若地笑道），这是给我上了极好的一课，而且没花很大代价。他把我打发走，我对此是很满意的。假如我冒傻气对他流露出一点兴趣，并且对他一吐衷肠，那他立刻就会去向马蒂厄打小报告，他俩会笑破肚皮呢。”他猛地停下脚来，一位跟在他后面行走的太太竟然撞到他的背部。他甚至小声喊了出来：“他跟马蒂厄议论过我！”这念头实在叫人咽不下去，叫你气得浑身发抖。不难想象。他俩养足了精神，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年轻的那个当然是目瞪口呆，还用手捂住半边耳朵好听个一清二楚，视之若灌顶醍醐！地点当是在蒙巴那斯的什么咖啡店里，四围散发着浓重的脏衣服的臭气。“马蒂厄对他肯定是傲然视之，故作高深向他解释一通我禀性如何，他俩一定是笑得死去活来。”丹尼尔反复自语道：“笑得死去活来呀！”一边用指尖掐着自己的掌心。他们竟在背后品评他，将他大卸八块、精心解剖，而他却毫无招架之功。他连猜也没有猜到，他在这一天也像在别的日子里一样过活，仿佛他是一个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幻影，仿佛他在别人眼里并不是那具略显发胖的躯体、不是那

数得溜圆的一对腮帮子、不是那正在凋谢的东方式美男子、不是那张冷漠无情的笑脸，谁知道呢？……不对呀，没有人议论我。“如果说鲍比知道、拉尔夫知道，马蒂厄却不知道。鲍比不过是只小虾米，他没有头脑，仅仅是住在大熊街6号拉尔夫家里。嗨，要是能在盲人当中生活该多好。他不是盲人，他以此自豪，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是个细心的心理学家，有权利议论我几句，因为他认识我已有十五年之久，并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不会放弃这种权利。只要他遇见什么人，我为之而存在的人就变成两个、三个、九个，以至一百个。塞雷诺、塞雷诺，掮客塞雷诺、做交易所生意的塞雷诺，于其他营生的塞雷诺……。哼！要是他死掉才好呢。可不会是这样，他的脑海深处带着对我的看法，自由自在地到处转悠，并且传染给所有接近他的人。你得四处奔波，得刮啊、甜啊，得擦啊、洗啊，倾江河之水不停地洗啊。我已经用刮骨疗毒的办法刮了玛赛儿。她初次见面就向我伸出手来，死死盯着我说：“马蒂厄常常对我谈到您！”于是就轮到我盯着她，我被摄住啦，我钻了进去。我存在于她的血肉之中、在这固执的脑门儿后面、在这双明眸的深处啊！这混账东西！可是现在，她对马蒂厄议论我的那些话，连一个字儿也不相信啦。”

他心满意足地笑了。他对这胜利无限自豪，以致在瞬间忘记了管住自己：在字眼的罗网当中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这窟窿渐次扩大、延伸，终于变成一片沉默。沉重而空虚的寂静啊。他本来不应当、本来不应当停止唠叨的啊。风已经停住，怒火在踌躇徘徊。在沉寂的黑洞之底，可以瞥见塞尔金的面庞，犹如敞开的伤口。温和而阴沉的面庞，要有多么大的耐心、多么强烈的热情，才能将它照亮些许啊！他思忖：“我本来可以……”我在今年，甚至今天，他本来可以那样做的。在这之后呢……他寻思：“便是我最后的机遇啦。”那是他的最后机遇，马蒂厄漫不经心地夺

走这个机遇。什么拉尔夫之类、鲍比之类，就是给他留下的残羹剩粥。“而他呢，那可怜的孩子，马蒂厄会把他变成一只有学问的猴子！”他不声不响地朝前走，只有那足音回荡在他脑际深处，如同在清晨无人行走的街道上。他的孤独是这样彻底，而头顶上的天空是那样美丽，并且像善者的良知那样柔和，周围的人群又是那样忙忙碌碌。以致他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惊愕。他或许是什么人的噩梦的化身，而这人终究是要睡醒的。幸运的是，那愤怒如潮水般泛滥，它淹没一切。他感觉到自己因为释放出某种狂怒而再度兴奋起来，于是发泄重新开始，一连串字眼重新冒出。他恨马蒂厄。这家伙大概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他从来不向自己提出什么问题，这一碧如洗的青天、这德行圆满的宇宙正是为了他而设置的，他觉得如鱼得水、伸展自如，从未产生过孤独感。“我的天，”丹尼尔寻思，“他以歌德自居呢。”他抬起头，直勾勾地瞧着过路行人。他在发泄这种愤恨之情：“可你要小心啊，你若愿意，收几个弟子也未尝不可，但却不能是为了对付我，否则我也会叫你瞧点儿颜色的！”一股新的怒气使他感到飘飘然，他觉得自己已离地而起，自己在飞翔，并且为自己的神通广大而万分欣喜。突然他起了一个念头，一个锋利泼辣、光彩夺目的念头：“然而，然而，然而……也许咱们可以帮助他思考思考，帮助他安分守己起来，设法使他不那么轻而易举地得手，这将是真正地拉他一把啊。”他回想起，某日玛赛儿蓦地以阳刚之气，以高亢的声音扬言：“当一个女人毫无出路时，她只须让自己生一个孩子就得啦！”他俩对此见解不尽相同，这才叫有意思呢：他因此而跑遍草药店，而她却待在那粉红色房间的一角，因为渴望生一个孩子而变得面容憔悴。只是她不敢对他表白自己的想法……假如这时有个什么人，比如他俩共同的好友，能够鼓励她一两句话……“我也够狠毒哩，”他心里想，其实是喜不自

胜。狠毒，眼下就表现为这神奇无比的速度感。你似乎突然同自己的躯体分了家，像箭一样向前飞驰。速度揪住你的脖根，它一分钟一分钟地加快，那滋味又难受又甜美，你放开了车闸儿飞快地向前，你冲过左侧、右侧或临时出现的小小障碍物，将它们一律踏倒，像折断一把枯树枝那样（可怜的马蒂厄呀，我也太损啦，我会糟蹋他的一生哩！）。而这糅合着恐惧的欢乐实在令人陶醉啊，它像雷鸣电殛一样干脆利落，那是一种刹不住的欢乐呀！“我倒要问一问：难道他还会有什么弟子吗？既已为人之父，那就不容易有人光顾喽！”当马蒂厄或许要来向塞尔金宣布他就要结婚时，塞尔金将会摆出怎样一副面孔！这小伙子的蔑视、他那不尽的惊异之感！“您竟要结婚了？”马蒂厄支吾着：“人有时要尽义务啊。”可小家伙是不懂这类义务的。有些什么东西正在竭力要重新出现。那是马蒂厄的容貌，他那善良的好好先生相；但那狂奔却又变本加厉地再度出现：邪恶只有在保持一定速度之下才能得到平衡，如同自行车那样。他的思想机敏而欢快，此刻又在他眼前连蹦带跳起来：“马蒂厄可是个好人呀。他心眼不坏，哦，不坏；他是亚伯[1] 那一类型的，他有着自己的良知。是啊，他必须娶下玛赛儿。此后他就高枕无忧啦，他还年轻，还有整整一辈子时间可以庆幸自己的善行哩。”

在宽厚而亲切的天空下，这纯洁良知的舒适的憩息，深不可测的纯洁良知的憩息是多么地诱人啊！他简直闹不清楚自己是为了马蒂厄，还是为了他本人才如此地渴望这憩息。一个完蛋了的、逆来顺受而又心平气和的家伙，总之是心平气和啦……“要是她不愿意……”哦！假如有一线希望，有一线希望使她宁愿有这么个孩子，我可以起誓：她一定会要求他明天晚上就迎娶她。

---

① 亚伯，圣经中的人物，亚当和夏娃的次子，禀性善良。

“德拉鲁先生暨夫人……德拉鲁先生暨夫人荣幸地通知您……”总之，我成了他俩的护佑天使、成了他们家庭的专任天使哩。那是一名大天使，是一名仇恨的大天使、充当青天老爷的大天使，他走进了维尔辛杰托里街。一时间，他仿佛又看见那有点笨拙、却很优雅的修长体形，正在伏案苦读什么著作。但这形象很快便消失，重新显现的却是鲍比，“大熊街 6 号”。他觉得自己同空气一样自由，他允许自己为所欲为。维尔辛杰托里街的那家大杂货铺还开着门，他走了进去。当他从店里出来时，右手持圣米迦勒的利剑[1]，左手则提着准备送给杜菲夫人的一盒糖果。

十

小挂钟敲响了十点。杜菲夫人似乎不曾听见。她仔细瞧着丹尼尔，但她的眼睛微微发红。“她一会儿就要走开啦，”他想。她带着狡黠的神情微笑着，但从她那合不太拢的上下嘴唇间却漏出了微微的气息：她借着笑容在打呵欠呢。突然，她把头向后一仰，似乎作出了什么决定。她带着几分调皮的活跃说道：

“好啦，孩子们！我得上床啦！别叫她睡得太晚啊，丹尼尔，我指望您呢。一旦入睡，她就能睡到明天中午。”

她站起身来，用灵活的小手轻轻拍着玛赛儿的肩膀。玛赛儿此刻正坐在床上。

“你听见吧，我的胖猫，”她故意咬紧牙齿逗乐。“我的女儿，你睡得太多，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结果长一身肥肉哩。”

“我保证午夜之前离开，”丹尼尔说。

玛赛儿莞尔一笑：“如果我愿意放他走。”

---

① 大天使圣米迦勒的形象是手持利剑，此处系作者嘲讽丹尼尔以大天使自喻。

他转身向着杜菲夫人，装做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呢！"

"反正要合情合理呀，"杜菲夫人说，"谢谢您美味的糖果！"

她将那系着彩带的糖盒举到齐眉高，做出几分威胁的样子：

"您太客气啦，这下把我惯坏啦。我到头来要骂您呢！"

"您要是喜欢就是我最大的乐趣了，"丹尼尔以诚挚的声调说。

他弯下身子亲吻了一下杜菲太太的手。从近处看，手上已布满皱纹，外加一些浅褐色的老人斑。

"大天使哟！"杜菲太太动情地说，"得啦，我走啦，"她又道，随即亲了亲玛赛儿的前额。

玛赛儿用胳臂挽着杜菲太太的腰，同她亲热了一小会儿。杜菲太太玩弄着玛赛儿的头发，让它披散开来，然后便轻轻挣脱身子。

"我一会儿过来替您掖好被子，"玛赛儿说。

"不用，不用，你这坏丫头！我让你跟你的大天使呆在一起。"

她像小姑娘一般雀跃而去。丹尼尔以冷漠的目光盯着她那枯瘦的背影。他还以为她粘在这儿永远不走了呢。房门重新关上了，但他并没有放松下来：他对与玛赛儿单独相处感到有些紧张。他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正笑盈盈地端详着他哩。

"您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他问。

"每回看到您同妈妈说话我都觉得好玩儿，"玛赛儿说，"您真会迷人，可怜的大天使呀！这是一种耻辱呢，您身不由己地老要去诱惑别人！"

她带着主人的温存打量丹尼尔，她似乎对能够单独拥有他而感到惬意。"她现在的脸相跟一般孕妇相同，"丹尼尔怀着怨愤

想。他怨的是玛赛儿居然这么心满意足。他总是有几分忧虑，因为他又将开始窃窃私语的长谈，而且必须完全投入。他赶紧清了清嗓门儿。“我要得哮喘病了呢，”他暗忖。现在的玛赛儿，已经化成一团浓烈的幽香，像是安置在床上的气团儿，只要轻轻做一个手势，就会散发成为丝缕。

她站起身说：

“我要给您看一件东西。”

她到壁炉台上去找一张照片。

“您总是想知道我青少年时是什么样儿……”她边说边将照片递了过去。

丹尼尔接了过来：那是玛赛儿十八岁时拍摄的。那模样真像一个烟花女郎，嘴唇软绵绵地，目光却透着冷酷。松弛的肉体总像是披在身上的一件过于肥大的衣服。其实她那时是清瘦的。丹尼尔抬起两眼，发现她目光里含着焦虑。

“您那时挺可爱，”他小心翼翼地说，“不过您变化不太大。”

玛赛儿扑哧笑出声来：

“哪里哪里！您真是会讨好女人的坏小子。您明知我今非昔比了呢！不过您可以放心，好在我妈不在这儿。”

她又道：

“可不是，我当年勉强算得上是个美人儿吧？”

“我更喜欢您现在的模样，”丹尼尔说，“您那时嘴唇有点儿软绵绵……您现在的神情有意思得多哩！”

“别人永远弄不清您是不是讲的真话，”她脸色阴沉地说。但很容易看出，她心里挺得意。

她抬起一点儿身子，朝大镜子瞥了一眼。这又笨拙又不知羞的动作令丹尼尔感到不快：在她卖弄风情的把戏中有一种能博得谅解的孩童般的真诚，同她那忧心忡忡的成年女人面庞恰成对

照。他冲着她笑了。

“我也要问问您：您觉得有什么好笑呢?”她道。

“那是因为您照着镜子顾影自怜的神情完全像个小女孩儿。您偶尔照应照应自己时是那么楚楚动人!”

玛赛儿脸上泛起红晕，急得顿足道：

“他无时无刻都要说恭维话!”

于是两人相视而笑。丹尼尔不很自信地想：“可以谈那件事啦。”看情形还不错，时机也正好，但他却觉得内心空虚而提不起劲儿来。他有意想到马蒂厄，以便自策自励，并且很高兴那宿怨依旧。马蒂厄像根肉骨头那样干脆利索，因此恨他可以恨得起来。但对玛赛儿却无从恨起。

“玛赛儿，您瞧瞧我呀。”

他向前挺了挺胸脯，以关切的目光打量了她一番。

“行呀，”玛赛儿道。

她报之以相同的目光，但她的脑子里却在翻腾起伏：她难以承受男人直勾勾的凝视。

“您似乎很疲倦。”

玛赛儿眨了眨眼皮，说：

“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都是因为天气太热啦。”

丹尼尔更加俯身向前。他带着惋惜和责备的口气重复道：

“是非常疲倦哩!我刚才有心观察了您。当您母亲向咱们讲起她的罗马之行时，您的模样是那么魂不守舍，又是那么神情紧张……”

玛赛儿打断了他的话头，含嗔带怒地说：

“您听着，丹尼尔：她这已是第三次对您叙述此行观感啦。您呢，每次都装做兴致很浓的样子。老实说，我是不太高兴的。真不知道这几次您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我觉得您母亲很有意思，”丹尼尔道，“我已熟知她那些故事，但还是愿意聆听她娓娓道来。她的那些小小动作和手势很有吸引力。”

他说着微微扭了一下脖子，玛赛儿不禁大笑。丹尼尔有意模仿他人时，是学得很像的。但他立刻又板起面孔，玛赛儿也就收敛了笑容。他不无责怪之意地瞅着她。她在这种目光下略显不安。她对他道：

“今晚是您的表现奇特。您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么？”

他并不急于作答。在他俩之间，出现了难堪的静场。这间小屋不啻是一具蒸笼。玛赛儿抿嘴苦笑，但这表情转瞬即逝。丹尼尔觉得怪有趣。

“玛赛儿，”他道，“这话不知对您当讲不当讲……”

她朝后一扬脖子，说：

“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呀？”

“难道您不责怪马蒂厄？”

她的脸色煞白了：

“他……啊！这……他向我起过誓，说一点儿风也不向您漏哩！”

“玛赛儿，这件事太重要啦，您却要瞒着我！难道我不是您的好友吗？”

玛赛儿一惊，脱口道：

“这是件不清不白的事！”

原来如此！明白啦：她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必再侈谈什么大天使、什么年轻时的照片了。那种以嘻嘻哈哈来充作体面的挡箭牌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怀了孕的胖女人，只是一具血肉之躯。丹尼尔觉得很热，用手拭了拭汗涔涔的额头。

“不是这样的，”他慢吞吞地说，“不，这没有什么不清白。”

她突然以臂肘和前臂做了个手势，仿佛要劈开房间里灼热的空气。

“我一定招您讨厌了，”她道。

他报之以苦笑：

“讨厌？招惹了我？玛赛儿，您费尽心机也找不着会惹得我讨厌您的事情哩。”

玛赛儿没有答理，只是忧伤地耷拉下了脑袋。末了，她只得说：

“我一心一意想让您置身事外呢！”

他们不再言语。从此，他俩有了一种新的联系：那是一种不洁的、柔软的纽带，如同婴儿的脐带一般。

“马蒂厄同我分手以后，您见到他了么？”丹尼尔问。

“下午近一点钟时，他给我来过电话，”玛赛儿生硬地答道。

她缓过劲儿，态度也固执起来。她是处在守势，却将腰板挺得笔直，连鼻头也皱缩起来。她是在受苦受难啊。

“他对您说我不肯借钱给他么？”

“他说您没有钱。”

“我有的是呢。”

“您有钱？”她不胜惊奇地重复道。

“我确实有，就是不想借给他。至少我得先见您一面再说。”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问：

“玛赛儿，我该不该借钱给他？”

“这个么，”她很为难地回答，“我不知道呀。这得您看自己办不办得到喽。”

“我完全能够办到。我有一万五千法郎可以随意支配，一点不会觉得拮据。”

“那么，对啦，”玛赛儿又道，“对啦，亲爱的丹尼尔，就该

借给我们。”

一阵沉默。玛赛儿用手指搓揉着床单，她那沉甸甸的乳房上下起伏着。

“您没有弄明白，”丹尼尔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您是否真心实意渴望我借钱给他？”

玛赛儿抬起头来，颇感诧异地打量着他：

“丹尼尔，您好古怪。您心里有什么想法吧？”

“那么说……我不过在琢磨，马蒂厄有没有先同您商量。”

“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么说吧，”她带着浅浅的微笑说，“我俩从不相互商量，您是了解我俩是怎么回事儿的：两人中有一个说，咱们将如何如何；要是另一个不赞成，就表示异议。”

“不错，”丹尼尔说，“不错……可是啊，这太方便了那已形成定见的一方：另一方仓促上阵，来不及形成自己的见解。”

“或许是这样的……”玛赛儿道。

“我知道马蒂厄是十分尊重您的看法的，”他又说，“但我很能想象此事的经过：它在我的脑子里盘据了整整一个下午啦。他肯定是拱起了脊背，就像他遇到这种情况常常做的那样，然后一边咽唾沫一边嘀咕着：‘好吧！那就这么着吧，咱们采取断然措施。’他一点儿也没有犹豫，何况他不会有这种心态：他是个男人啊。可是呀……这样决定是不是有点儿仓促呢？您大概并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吧？”

他又俯身向着玛赛儿：

“难道经过情形不是这样么？”

玛赛儿没有瞧他。她把头转向洗脸池那边。丹尼尔见到的是她的侧影。她的神情忧郁。

“差不多是这样，”她答道。

这时她的脸涨得通红了：

"哦，丹尼尔，咱们不谈这个啦，我求求您！这……这对我来说是不那么愉快的。"

丹尼尔眼睁睁地盯着她。"她心跳得很快，"他猜想。他不知道自己的乐趣是令她感到屈辱呢、还是同她一起领略屈辱？他琢磨："谈这件事比想象的要容易。"

"玛赛儿呀，"他道，"不要拒人千里之外嘛：我知道咱们谈这件事对您是多么不愉快……"

"尤其是同您谈，"玛赛儿说，"丹尼尔，您的情况完全不同啊！"

"天哪，我成了她心目中纯洁的化身！"她又颤抖了一下，用双手抱着胸部道：

"我连看也不敢看您啦。即使我不令您讨厌，也觉得失掉了您这个好友。"

"我明白，"丹尼尔凄苦地说，"一个大天使，那是很容易被触怒的。请您听着，玛赛儿：别再让我扮演这种可笑的角儿了。我并不是什么'大天使'。我只是您的朋友、您的最要好的朋友。但我总可以说句话吧，（他态度坚定地说）因为我有能力帮助您。玛赛儿，您是否真的认定：您不想要一个孩子？"

他说着将身子挨近玛赛儿，一时有些把持不住，似乎要全身散架似的。但举动刚露头就突然止住，他重重地一动不动地落坐在床沿。她转过头来看看丹尼尔，不觉面红耳赤。但她并不是怀着怨恨瞅着他，而是带着一种谅解的惊愕表情。丹尼尔暗忖："她感到一筹莫展啦。"

"您只须说一句话，如果您能肯定自己的想法，马蒂厄明天上午就可以拿到钱。"

他几乎希望她回答："我能肯定自己的想法。"那他就可以将钱送去，一切都可以说清楚了。可她却讷讷无言。她早已将身子

转向他，似乎在静候。那就不能不把事情进行到底啦。“哦，竟是这样!”丹尼尔有些厌恶地想，“她居然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我的天!”就像那母猫玛尔维娜挨了他打之后的模样儿。

“您呀!”她又说，“您还费心考虑这类问题! 可他却不管……丹尼尔啊，世上就只有您在关心我呀。”

他站起身来，坐到她身边，抓住她的手，一只柔软发烫的手好比一桩隐情：他默默将这手握在自己手里。玛赛儿似乎在努力忍住眼泪。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的膝盖。

“玛赛儿，您觉得打掉这孩子也无所谓吗?”

玛赛儿做了个表示厌倦的手势：

“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丹尼尔琢磨：“我成了赢家哩。”但他并不觉得高兴。他胸口闷得慌。在玛赛儿身边，可以闻到一股气味，他可以起誓说有这么回事。但这是难以闻辨的，也许并不一定是什么气味，也可以说她在孕育她四周的空气。还有这只手被握在他手中，正不停地出汗。他竭力握得更紧些，仿佛要将那手里的汁液都挤出来。

“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他用有些生硬的语调说，“咱们以后再看情况。现在我完全是为您着想。您要是留住这孩子呢，可能会变成灾难，但也许会成为一种机遇。玛赛儿，总不要弄成今后您自责考虑欠周吧!”

“是这样……”玛赛儿答道。“当然是这样……”

她诚实地凝视着空旷之处，这模样儿使她显得年轻起来。丹尼尔不由得想到照片上的那个女学生。“真的! 她那时很年轻啊……”但在眼下这副令人不快的面庞上，连青春的光华也不怎么动人了。他突然放开玛赛儿的手，稍稍离她远了一点儿。

“好好想一下，”他急切地重复道，“您是不是真能肯定?”

“我不知道，”玛赛儿回答。

她站了起来：

“真对不起，我得给妈妈掖被子去啦。”

丹尼尔默默点了点头：这是天天如此的事。“我赢啦，”当房门在玛赛儿身后关上时他暗想。他用手绢擦擦手，猛然站起身来，打开了床头桌的抽屉：有时那里面放着一些有趣的信件，或者是马蒂厄的字条，完全是用夫妇之间的口吻写成；也有一些安德蕾抱怨自己不幸的长篇大论。这回抽屉却空空如也，丹尼尔重新坐在安乐椅上，暗忖：“我猜对啦，她非常想生出这孩子。”他很高兴独自呆着：这样可以减轻点儿他的怨愤。“我敢担保他会娶她为妻的，”他喃喃自语。“而且他真卑鄙，甚至不同她商量一下。真不值得，（他冷笑着又对自己说）不值得去恨他，原因很简单：我同别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玛赛儿愁容满面地回到屋里。她用唐突的口气说：

“即使我想要这孩子，这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能存有当单身母亲的奢望，他也根本不会正式娶我，难道不是这样么？”

丹尼尔不胜惊奇地扬了扬眉：

“那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娶您？”

玛赛儿呆呆地瞧着他，接着毅然决然地哈哈大笑起来：

“啊，丹尼尔，说到底，您也明白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

“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明白，”丹尼尔说，“我只知道一点：假如他想娶您，他只须跟别人一样办正常手续。那么不出一个月，您就是他的妻子了。玛赛儿，会不会是您这方面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呢？”

“他如果勉强娶我，我会很反感的。”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玛赛儿感到轻松了点儿。她放声大笑，于是丹尼尔明白，自己的思路不对。她说：

“不是这么回事。说真的，不把我叫做德拉鲁夫人，我才不在乎呢。”

“这个我相信，”丹尼尔敏捷地答道，“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这是保住孩子的惟一办法呢?”

玛赛儿似乎很激动：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问题。”

这大概是实情。很难让她正视各种问题。得强迫她集中注意一件事，否则她会分散精力而不得要领。

她补充道：

“这……这对我俩是不言而喻的：婚姻是一种束缚，我俩都不想要它。”

“可您又想要孩子?”

她避而不答。这是关键时刻啦。丹尼尔冷酷地重复道：

“难道不是？您想要孩子吗?”

玛赛儿一只手撑着枕头，将另一只手放在大腿上。此刻她将这另一只手抬高了一点，摸着肚皮，就像腹痛的样子。这很可笑，又很迷人。她用痴人独语的声调说：

“不错，我想要孩子。”

赢啦。丹尼尔没再吭气。他的目光已离不开这肚皮。这冤家对头的皮肉，这赋予人脂肪和食物的皮肉，这婴儿的食橱啊。他想马蒂厄当初是要占有它的，于是他有一种短暂的满足感，似乎他已进行了报复。那褐色的、戴着戒指的手，正在丝绸衣料上抽动，正在压迫这肚皮。她感觉得到体内是什么在蠕动吗，这沉甸甸的、惊慌失措的母性啊？他真想转化成她！玛赛儿压低嗓门道：

“丹尼尔呀，是您解救了我。我不能对任何人，对世上任何人明言啊。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罪过。”

她忧心忡忡地瞧着丹尼尔："这不是一种罪过吗?"

他失笑了："罪过? 玛赛儿啊，您这是反常哩。您会觉得您的自然需要是罪过吗?"

"不是这么说。我的本意是：对马蒂厄来说是有罪啊。这等于毁了双方的约言。"

"您得好好跟他谈一次，如此而已。"

玛赛儿没有回答。她似乎在反复咀嚼。突然，她充满激情地说："哦，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决不会让他像我这样虚度此生!"

"您并没有虚度此生呀。"

"虚度啦。"

"没有，玛赛儿。还没有嘛。"

"我毫无作为，而且谁也不需要我。"

他不吭气了：此话不假啊。

"马蒂厄并不需要我。万一我死掉……那是不会令他痛心疾首的。对您也一样，丹尼尔。您对我怀有最深厚的友情，这也许是我在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但您并不需要我。倒不如说，是我需要您。"

回答，还是表示反对? 要谨慎小心啊：玛赛儿似乎正处在那种玩世不恭式的清醒状态中。他不言不语地抓住她的手，不无暗示地紧紧握着它。

"一个孩子，"玛赛儿继续道，"一个孩子，对啦，他或许会需要我的。"

他抚摩着她的手。

"所有这些话应当去对马蒂厄说呀。"

"我不能这样做。"

"那是为什么?"

"我受到约束。我等着他主动。"

“可您明明知道他永远不会主动：他不去想这些。”

“他为什么不想？您不是想到了吗？”

“我不知道呀。”

“那么，事情依然是这样。您借些钱给我们，我去找那医生。”

“您不能这样做，”丹尼尔突然大声说，“您不能这样做啊！”

他突然打住，疑惑地打量着她：一时的激动使他发出这愚蠢的喊声。这念头令他感到浑身冰凉，他讨厌失去自制力。他抿紧嘴唇，扬起一边的眉毛，做出含讥带讽的表情。这样的自我解嘲是徒劳无益的。本来就应当不去看她：她向前拱着双肩，两臂沿两胁下垂。她被动而疲惫地等待着，她将经年累月地这样等待，一直等到尽头。他琢磨：“这是她最后的机遇！”就像方才他为自己使劲琢磨一样。人们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是在尝试自己最后的机遇。她将进行赌博，并且输光。再过两三天，她就仅仅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可怜虫，如此而已。应当力求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假如由我出面跟马蒂厄谈呢？”

他油然生出无限的怜悯，一种含混不清的怜悯。他对玛赛儿并不同情，并且感到厌恶之至。但怜悯心却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他愿意随便做点什么以摆脱这怜悯心。玛赛儿抬起头来，她好像认为他在发疯。

“跟马蒂厄谈？由您出面？可丹尼尔呀，您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也许可以对他说……我偶然碰见了您……”

“在哪儿碰见？我是从来不出门的。即使勉强这么说，难道我可以直愣愣地跟您说这些？”

“不，不可以。那不用说。”

玛赛儿将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说：

“丹尼尔，我求求您，千万别掺和进来。我对马蒂厄感到极为恼火，他实在不该对您唠叨……”

但丹尼尔不肯放弃他的设想：

“玛赛儿，您听着。您不知道咱们该怎样对付他吗？其实简单之至。就是对他讲实话：‘请您原谅我们玩了一个小小的捉迷藏：玛赛儿和我偶尔见见面，就是没跟你打招呼。’”

“丹尼尔，”玛赛儿是在恳求了，“不要这样做。我不愿你们议论我。无论如何，我不愿显得是在争取当然的权利。本来就应当是他来理解这一切。”

她又以夫妇之情的口吻说：

“您还得知道：他决不会原谅我不亲自同他谈这件事。我们之间从来是无所隐瞒的。”

丹尼尔思量：“她真善良啊。”但他不愿流露出笑意。

“我自然不会用您的名义说话，”他道，“我可以告诉他我见到了您，您似乎很苦恼，也许事情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简单。所有这些仿佛都是我在采取主动。”

“我不愿意，”玛赛儿态度固执地说，“我不愿意哪。”

丹尼尔急切地瞅着她的肩膀和脖子。这种愚蠢的顽固劲儿使他很恼火。他想打掉它。他产生了一种强烈而不太体面的欲望：强暴这种意识，同她一起堕入屈辱之中。但这并不是要施虐，而是带有试探性的、比较具体和物质的。这是出于善意。

“必须这样做，玛赛儿。玛赛儿，瞧瞧我呀！”

他抓住她的肩膀，手指陷入热乎乎的一堆“黄油”般的肌肤中。

“要是我不对他说，您就永远什么也不会说，那么……那么就完蛋啦。您将默默地在他身旁度过这一生，最终会把他恨透的。”

玛赛儿没有回话。但从她那含着怨愤和泄了气的表情中，他领悟到她正在退让。她口头上还在说：

“我不愿意。”

他放开了她，怒气冲冲地说：

“假如您不让我这样做，我会一直埋怨您的。您将亲手毁掉自己的一生！”

玛赛儿用足尖触摸着床头地毯。

“只能……只能对他说些非常含糊的话，”她道，“仅仅是为了提醒他注意……”

“当然是这样，”丹尼尔说。

他心里却想：“别指望我会这么做！”

玛赛儿又做了个沮丧的手势：

“还是不行啊。”

“我的天！您方才已差不多是很理智了……怎么又说不行了呢？”

“您就不得不告诉他，咱俩见了面。”

“那可不是，”丹尼尔恼火地说，“我跟您说了嘛。不过我了解他，他不会因此而生气，最多表面上有些不高兴。而且，正因为他会感到负疚，他对您也有不是之处反而会很满意。何况我会对他说，咱俩是近几个月才见面，间隔时间也很长。反正咱们迟早也得说真话嘛。”

“是的。”

但她并非口服心服，而是极其惋惜地嘀咕着：

“那本是咱俩的秘密。听着，丹尼尔，那本是我的私生活。我也没有别的私生活啦。”

她恨恨地补充道：

“惟有向他隐瞒的事，才算是属于我自己的啊！”

“得试试看嘛。为了那孩子呀。”

她就要让步了，只须再等待一下。她在自重力的牵引下，将滑向逆来顺受、滑向听其自然。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坦诚相告，不再戒备，甚至满意地对他说：“随便您怎么做吧，我交给您啦。”她吸引着他。这正在吞没他的温情，他已不知究竟是邪恶抑或善良。亦善亦恶，他们的善与他的恶，这本是一回事。有这么个女人，有这样一种两心相通，既令人嫌恶又令人晕眩。

玛赛儿用手掠了掠头发。

“那么好，让咱们试一试，”她以挑战的口气说，“说到底，这是一种考验呢。”

“一种考验？”丹尼尔问道，“您是想考验马蒂厄吗？”

“是的。”

“您能想象他会无动于衷，而不急着向您解释？”

她冷冷地说：

“我需要保持对他的敬重。”

丹尼尔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您已经不再敬重他了吗？”

“也不是……但从昨晚起，我同他已经不再相互信任。他实在……您说得对：他实在过于漫不经心啊。他没有替我着想。还有今天打来的电话，太令人痛心。他竟……”

她刷一下满脸通红了：

“他竟认为应当对我说，他爱我。在挂上电话时这样说。这是感到内疚的恶俗表演。我无法向您形容这给我留下的印象！万一我对他不再敬重……不过我不愿这么想。当我偶然对他啧啧有怨言时，在我是极其痛苦的。哦！但愿他明天听我说一说，哪怕询问我一次、仅仅一次：‘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她沉默了，不胜忧郁地摇摇头。

“我会同他谈，”丹尼尔说，“从您这里出门之后，我会捎个信给他，约他明天见面。”

他俩讷讷无言了。丹尼尔已在设想明天的会见：看来可能会是激烈而严酷的，这将洗净今天这种粘粘糊糊的怜悯心。

“丹尼尔！”玛赛儿喃喃道，“亲爱的丹尼尔！”

他抬起头来，遇见了她的目光。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迷惑人的目光，充满了性爱般的感激之情，一种类似爱情的目光。他闭上两眼：他俩之间存在着比爱情更强的东西。她敞开了心扉，他深入了她的心灵。他俩已经合二为一。

“丹尼尔！”玛赛儿又呼唤道。

丹尼尔睁开眼睛，艰难地咳嗽着。他患有哮喘病。他抓着她的手，屏住呼吸，长时间地亲吻着。

“我的大天使，”玛赛儿在他的头顶上喃喃道。

他简直要一辈子俯身在这香气溢人的手掌上了。而她也在轻轻抚摩着他的头发。

十一

一朵巨大的淡褐色花朵正向天空徐徐升起，那便是夜色了。马蒂厄正在这片夜色中缓缓步行，心里叨念着：“我是个完了蛋的家伙。”这么想在他是崭新的，要反复琢磨、小心揣测。有时他竟抓不到头绪，仅仅剩下几个字眼。这些字眼不无某种令人沮丧的魅力：“一个完了蛋的家伙！”他想到了大灾大难、自杀、造反，以及其他各种极端的结局。但很快转念又想：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眼前是一场小小的灾难，平静而微不足道。谈不到走投无路。正好相反，情况还算比较让人宽心：马蒂厄的印象似乎是，人家刚给了他各种出路，像对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

“我只须让自己活下去就是了，”他想。他看见了“苏门答腊歌舞厅”几个火红的字。门口的黑人早已向他走来，要帮他摘去鸭舌帽。走到门槛上马蒂厄倒犹豫不决起来：他听见一些嘈杂的声响，一支探戈舞曲。他心头还充满慵懒的情调和蒙蒙的夜色。何况这一切是突然来临的，就像清晨起了床却不记得是怎样离开床铺的：他掀开绿色的帷幔，走下了十七级通往下层的阶梯，便走进一间大红色的、人声鼎沸的地窖，点缀着不干不净的白色斑块，那便是桌上铺的台布。这里散发着男人的气味，舞厅里到处都是男人，如同在望弥撒时一样。在地窖的尽里，身着丝绸衬衫的高丘人[1] 正在一座平台上演奏音乐。他面前站立着许多人，纹丝不动而且穿着整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在跳舞；他们的表情闷闷不乐，仿佛陷入某种无休无止的命运折磨。马蒂厄以疲惫的目光搜索着整个大厅，为的是能发现鲍里斯和依维什。

“您想要一张桌子吗，先生?”

一个英俊的青年向他点头致意，那模样像是拉皮条的。

“我在找人呢，”马蒂厄应答道。

那青年认出了他是谁，便用诚恳的态度招呼道：

“哦，是您呀，先生？洛拉小姐正在更衣。您那几位朋友在尽里，靠左手，我带您去他们那儿。”

“不用啦，谢谢，我自己能找到的。你们这儿今天客人很多呀。”

“不错，相当多。都是些荷兰人。他们有点儿吵闹，但肯花钱喝酒。”

那青年走开了。在翩翩起舞的舞伴间别想走出一条路来。马蒂厄等待着。他聆听着探戈舞曲和拖曳的舞步声，静观这无言的

---

① 高丘人，拉丁美洲潘帕斯平原上的人。

聚会里徐徐的挪动。到处是裸露的丰肩，光彩照人、体态丰盈的女人，还有一位黑人露了露头，一副假领闪耀着洁白的光芒。也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似乎带着几分歉疚起舞。探戈舞曲尖啸的音符从这些人头顶飘过来，乐师们似乎不像是为他们在演奏。“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马蒂厄暗自琢磨。他的上装肘部已经发亮，他的长裤也早已没有裤缝的痕迹。他的舞跳得一点儿也不好。他无法像他们既消消停停又郑重其事地消遣。他感到十分不自在：在这蒙马特尔街区，虽然领班服务员态度和蔼可亲，你也永远不会感到泰然自若。空气里就荡漾着一种惶惶然的、永无休止的冷酷劲儿。

白色灯泡又重新亮了起来。马蒂厄穿过舞池，跟在跳舞者的身后向前行进。在一处角落里安置着两张桌子。一张桌旁的男女二人正在交谈，语句短促，也不彼此相视。在另一张桌旁，他瞥见了鲍里斯和依维什。他们在交头接耳，似乎很专注。看起来朴素无华，但落落大方。“人家还以为是两位修道士呢。”此刻正是依维什在高谈阔论，做着激烈的手势。对于马蒂厄，即使在充满信任的时刻，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的表情。“他们多么年轻啊!”马蒂厄思量。他简直想来个向后转，即刻离去。然而他还是向他们走去，因为他不复能忍受孤寂，觉得此刻自己似乎在透过锁孔窥探他们。不一会儿，他俩会瞥见他，会将通常留给父母和大人看的那种一本正经的面孔转向马蒂厄，即使他们内心深处或许已有变化。他现在同依维什仅有咫尺之距了。但她仍未看见他。她俯在鲍里斯的耳边喁语着。她那模样有点儿（稍稍有点儿）像一位大姐，对鲍里斯说话带着一种得意的倨傲。马蒂厄感到有所慰藉：即使同她自己的兄弟相处，依维什也没有完全放松，她装成大姐姐的样子，永远不会忘乎所以。鲍里斯微微一笑：

“毫无办法!”他很干脆地说。

马蒂厄将手放在桌面上。“毫无办法!”说到这里，他俩的交谈就打上了一个句号：有点像一部小说或一出戏的最后一句对白。马蒂厄凝视着鲍里斯和依维什，他觉得他们颇有些浪漫情调。

“你们好哇，”他招呼道。

“您好!”鲍里斯一边起身一边说。

马蒂厄朝依维什很快地扫了一眼：她将身子朝后仰起。他看到了她那毫无表情而又闷闷不乐的眼神。真实的依维什已不知去向。“为什么一定要真实呢?”他恼火地琢磨着。

“你好哇，马蒂厄!”依维什说。

她没有露出笑容，但也没有显出惊异或怨恨的样子。她好像觉得马蒂厄在场是很自然的。鲍里斯以敏捷的手势指着人群：

“有人来啦!”她满意地说。

“是呀，”马蒂厄应道。

“您要我这个位置吗?”

“不必啦，用不着的。您一会儿让给洛拉吧。”

他坐了下来。舞池里没有人了，乐队的平台上也没有人：高丘人已奏完探戈系列。希吉多黑人爵士乐队将取而代之。

“你们想喝什么?”马蒂厄问。

人们在他周围发出嗡嗡的谈话声。依维什并没有怠慢他，倒是他自己感受到一股湿漉漉的热气，由于感到自己是这些男人当中的一员，他有一种愉快的充实感。

“来杯伏特加酒，”依维什说。

“嗬，现在您喜欢伏特加啦?”

“这酒很厉害，”她不置可否地说。

“这一种又怎样呢?”马蒂厄问，一边指着鲍里斯杯子里的白

色泡沫儿。这样提问是为了表示态度公正。鲍里斯以惊喜的赞赏姿态瞅着马蒂厄。马蒂厄觉得局促不安。

“这很差劲儿，”鲍里斯说，“这是酒吧侍者调的鸡尾酒。”

“您要这种酒是出于礼貌吧？”

“他缠了我三个星期，非要让我尝一尝。要知道，他根本不会调鸡尾酒。他成为酒吧侍者是因为他当过魔术演员。他说这两者是同一种行当，其实他弄错啦。”

“我想这是因为反正有调酒器嘛，”马蒂厄说，“何况即便是打鸡蛋，手也得灵巧呀。”

“这么说真不如耍手技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要他这恶劣的混合物的，但今晚我却向他借到了一百法郎。”

“一百法郎吗，”依维什道，“可我有呀。”

“我也有的，”鲍里斯说，“但因为他是酒吧侍者。向酒吧侍者就应该借钱，”他以某种节俭精神解释着。

马蒂厄看了看那酒吧侍者。他站在酒吧台子后面，穿一身白衣，交叉着手，抽着一根香烟。他的表情很平静。

“我倒愿当一名酒吧侍者，那一定是很有趣的。”

“那您就很划不来喽，”鲍里斯说，“您会把什么都砸碎的！”

一阵静场。鲍里斯瞅着马蒂厄，而依维什则瞅着鲍里斯。

“我是个多余的人，”马蒂厄忧郁地想。

领班递给他一份香槟酒价目表：得小心点儿呀，他兜里剩下的钱已经不到五百法郎。

“来一杯威士忌，”马蒂厄说。

他突然讨厌攒下的钱，讨厌起钱袋里这薄薄的一叠钞票来。他把领班又叫了回来。

“请等一下。我更喜欢要香槟酒。”

他又要过了价目表。莫姆酒[1] 要三百法郎一瓶。

“您一定得喝啊，”他对依维什说。

“不行。也行啊，”她考虑了一下改口道，“喝一杯更好些。”

“请来一瓶莫姆酒，您这手艺高明的调酒师！”

“我为喝香槟酒而感到高兴，”鲍里斯说，“因为我不喜欢喝它。得习惯习惯啊。”

“你们两人都太气盛，”马蒂厄道，“喝的全都是你们不喜欢的玩艺儿！”

鲍里斯很开心：他顶顶喜欢马蒂厄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依维什噘着嘴巴。“简直什么话也不能对他俩说啦，”马蒂厄稍带幽默地想，“不管说什么，其中总有一位不以为然。”他俩此刻都坐在他对面，又专注、又严肃。他们对马蒂厄都各有既定的看法，两人都希望他符合自己的看法。只不过这两种形象互不相容。

他们不声不响了。

马蒂厄放松他的两条腿，让它们歇息一下。他高兴得喜笑颜开了。他听到一阵阵号声，尖锐而嘹亮。他并不想从中听出什么曲调，这里有这样的演奏，如此而已，于是便出了音响，使他感受到铜管乐富于刺激性的乐趣。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完蛋；但是说到底，在这场舞会中，在这一桌上，在所有这些同样也完蛋了的人当中，这就无所谓，也并无令人难堪之处了。他转过头来，只见那酒吧侍者仍在若有所思。右边有一个戴单片眼镜的家伙，一人独自呆着，形容憔悴。稍远处，另外一个男人也无人陪伴，面对三杯酒和一只女用提包。他的妻子和妻子的男友大约正在翩翩起舞。他的表情倒显得颇为轻松。他用手遮着脸连连打呵欠，那双小眼睛不住地眨巴，一副寻欢作乐的样子。到处都

[1] 一种烈性酒。

是笑盈盈、白净净的面孔和赌光输光的眼神。马蒂厄突然感到自己同所有这些男人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本应回家去，但却连这也力不从心，便只好呆在这里抽细长的特别香烟，喝酸溜溜的混合酒，咧开嘴微笑，耳朵里断断续续听着音乐的演奏，或者用疲惫的眼光注视着自身命运的残照。马蒂厄感觉到一种谦卑而怯懦的幸福在向自己悄然发出呼唤："同他们一样生活……"他恐惧了，不觉悚然一惊。他转身朝向依维什。她仍然怀着怨愤，并且不肯亲近，但她仍然是他惟一的救命草。依维什对着眼凝视自己杯中残存的透明液体，神情忧郁。

"得一饮而尽！"鲍里斯说。

"别这么干，"马蒂厄说，"您的喉管会觉得火烧火燎呢！"

"伏特加酒总是一饮而尽的！"鲍里斯严肃地说。

依维什举起杯来。

"我倒更喜欢一饮而尽，那才是速战速决呢！"

"别，别喝下去，等香槟酒上来！"

"我必须将它咽下去，"她气恼地说，"我要喝着玩儿嘛！"

她将头朝后一仰，将酒杯凑近了嘴唇，让酒杯里盛的全部饮料都流到嘴里。她那神气仿佛是在注满一只水晶瓶。她便这样僵持了一秒钟，不敢吞下去，将这一小团火留在喉管里。马蒂厄为她感到难受。

"咽下去呀！"鲍里斯对她说，"你把它想象成水就得啦，也不过如此。"

依维什的脖子变粗了。她将酒杯放下时，做了个可怕的鬼脸。她的两眼充满泪水。她的邻座、那位褐发女士一时抛开了自己的忧思，用充满责难的目光斜睨她一眼。

"呸！"依维什说，"滚烫滚烫的……简直是一团火啊！"

"我给你再买一瓶，好让你练一练，"鲍里斯道。依维什稍稍

思索了一下说：

“那我还不如练着喝葡萄渣烧酒，那度数还更高呢。”

她又稍带不安地说：

“我想，我现在可以喝着玩儿啦。”

谁也没答理她。她敏捷地转过身来向着马蒂厄：这是她今天头一回正视他。

“您呢，您有酒量么?”

“他么？他可了不得呀，”鲍里斯说。“有一天他同我一边议论康德，一边竟喝下七杯威士忌！末了我也听不清他讲什么啦，我替他沉醉不醒啦！”

这是实话：即使这样，马蒂厄也没有晕头转向。他在痛饮的时候，便硬着头皮顶住。靠什么？靠的是突然想到了高更：那胖胖的苍白面颊和失魂落魄的眼神。他心想：“为了保持我做人的尊严！”他害怕若稍微松点劲，脑子里就突然浮起酷暑天气的浓雾，冒出什么苍蝇蟑螂式的胡思乱想来。

“我最讨厌酩酊大醉，”他谦恭地解释道，“我能喝，但我绷足全身力气抵制出现醉态。”

“说到这方面，您有一股执拗劲儿，”鲍里斯赞赏道，“比骡子还要倔犟呢！”

“我不是执拗，而是顽强：我不会放纵自己。我总是要想一想会有什么遭遇，这是一种自卫。”

他讥诮地说，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

仿佛是说给自己听。但这不是实话，他并不坦诚。其实他是想讨好依维什。他在想：“难道我落到了这种地步?”他确实落到利用自己失意的地步，不惜从中捞取微利，借此取悦于小姑娘们。“混账东西！”但他却大惊失色地打住了。当他自认是混账东

西时，他也并不坦诚，也并不是真正怒不可遏。这不过是用来自赎的一种雕虫小技，他自认为借助“清醒”便可以摆脱卑劣；但这种“清醒”在他是毫不费力气的，而仅仅令他感到有趣罢了。这种清醒的自审，这种踩着自己的肩膀抬举自己的想法，也都是如此。……“应当脱胎换骨才是。”但任何东西都无助于他达到这目标。他的所有思想从产生之时起便染上这特色。突然间，马蒂厄像伤口一样敞开，他彻头彻尾地看透了自己，好像是洞开的井底：思想，关于思想的思想，关于思之再思的思想……他透明而至于无穷、腐朽亦至于无穷。接着，这一切都熄灭啦。他重新看见自己坐在依维什的对面，她正以古怪的表情瞧着他：

“那么，”他问她，“您刚刚做功课啦？”

依维什忿忿地耸了耸肩：

“我不愿人家对我提这件事！我厌烦啦，我上这儿来是散心的。”

“她一整天都蜷着身子呆在半榻上，眼睛睁得像小碟子那么大！”

鲍里斯不顾姐姐投来不高兴的目光，挺自豪地补充道：

“她真有意思、盛夏酷暑，也可以冻得周身发抖呢。”

依维什颤抖了好几个钟头，也许还抽泣过。此刻已经不露痕迹啦：她在眼皮上涂了青色，又在嘴唇上抹了淡红的唇膏。酒精又烧红了她的腮帮，使得她似乎精神焕发。

“我想度过一个极愉快的夜晚，因为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夜了。”

“您真可笑。”

“不是的，”她固执地说，“我知道我必定落榜，我会立刻就走的，我不能在巴黎多呆一天。否则……”

她没有讲下去。

"否则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求求您，咱们别再谈这个吧。这使我感到屈辱。哦！香槟酒来啦!"她高高兴兴地说。

马蒂厄看见了那瓶酒，估量着："得付三百五十法郎!"昨天在维尔辛杰托里街跟他搭讪的那个人，他也是山穷水尽的，但他所求有限，谈不到香槟酒或寻欢作乐；何况他当时饿了。马蒂厄对那瓶酒厌恶已极。瓶子又沉又黑，瓶颈部分围了一块白色餐巾。那侍者俯向冰桶，装作严肃认真、恭恭敬敬，拿起酒瓶熟练地在指尖上旋转起来。马蒂厄还在端详这酒瓶，又想起昨天那个家伙，觉得一种不折不扣的焦虑猛烈袭上心头。就在此时，平台上有一个气派十足的年轻人，对着扩音器唱道：

> 埃米尔呀埃米尔
> 他一箭便中的!

同时还有那在苍白的指尖上扬扬得意旋转的酒瓶，以及在闷热中受煎熬却毫无异议的人们。马蒂厄寻思："这香槟也就是粗红葡萄酒的味儿，其实都是一码子事。何况我根本不喜欢香槟酒。"这整个舞场给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像肥皂泡那样轻飘飘的小地狱。想到这里，他抿嘴一笑。

"什么事让您那么开心呀?"鲍里斯未语先笑，随即问道。

"我刚刚想起，我自己也不喜欢这香槟酒呢。"

于是三人笑做一团。依维什的笑声又尖又脆，惹得邻座的太太转过头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我们的样子太可笑啦!"鲍里斯说。

他补充道：

"等侍者走开之后，也许可以将它全倒进盛冰块的小桶里。"

"随您的便，"马蒂厄应道。

"不行!"依维什抗议,"我呀,我可是想喝下去呢。你们若不想喝,我就整瓶包下来。"

侍者为他们三人斟了酒。马蒂厄不胜忧戚地将酒杯送到唇边。依维什不知所措地盯着自己的杯子。

"如果冒着泡儿喝,大概味道是不坏的,"鲍里斯说。

白灯泡灭了,又点燃了红蜡,响起了咚咚的鼓声。一位矮个、秃顶、浑圆的先生,身着燕尾服,跳上了平台,对着扩音器眉开眼笑地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苏门答腊歌舞厅极为高兴地推出艾丽诺尔小姐在巴黎的首演。"然后重复一遍:"艾丽诺尔小姐,哈哈!"

在安的列斯土风舞的旋律下,一位身材颀长的女郎走进大厅。她赤身裸体,在赤红的灯光下,她的躯体像一长条棉花。马蒂厄转头向着依维什:她睁大苍白无力的两眼凝视着这裸体女郎。她摆出了那副乖僻冷酷的面孔。

"我认识她,"鲍里斯轻轻说。

女郎跳起舞来,似乎急于博得喝彩。她好像并不在行。她一前一后地将两腿向前踢去,踢得强劲有力,两脚在腿的末端向前伸展,如同手指指着前方。

"她太卖力啦,这样会累垮的,"鲍里斯品评道。

说实话,她的四肢细弱得令人担忧。她将双足重新放回地面时,两腿自踝骨到大腿都在颤抖。她挨近平台,然后转过身子:"行啦,"马蒂厄厌烦地想,"她要卖弄臀部的功夫啦。"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此起彼伏地盖住乐曲声。

"她根本不会跳舞,"依维什邻座的女客撇着嘴说,"酒水费就收了三十五法郎,娱乐节目得下点儿功夫才是!"

"他们还有洛拉·蒙特罗呢,"那胖汉子说。

"这于事无补。真不要脸,这是街上随便捡来的破烂货色!"

她喝了一口面前的鸡尾酒，随即玩弄起自己的戒指来。马蒂厄用目光将大厅扫视一番，所见都是些严厉而古板的面容。人们津津乐道的竟是自己的怒气：他们觉得这女郎真是双重的一无所有[1]，因为她表演得太拙劣了。她似乎感觉到人们的敌意，于是希望能缓和他们的情绪。马蒂厄对她没头没脑的好意深为感动：她将半裸的臀部向他们伸过去，表现出极度的热情。这叫人看了好不伤心。

“她真是十分卖力啊!”鲍里斯道。

“这打动不了观众，”马蒂厄说，“他们希望受到尊重。”

“他们主要是想看到光屁股!”

“这也不错，但他们要求有艺术包装。”

不一会儿，那舞女不但臀部怪模怪样地扭动，而且下肢也跟着踢蹬，随后又笑嘻嘻地重新站直，举起两臂在空中不停地抖动，于是带动全身自肩胛骨至腰间一波又一波地颤栗。

“真好笑，她的屁股那么僵!”鲍里斯说。

马蒂厄没有答话，他刚刚想到了依维什。他不敢正视她，但想起了她那副冷酷的表情。末了，这小丫头也跟所有其他观众一样成了圣洁的孩童：她优雅的举止和得体的衣着成了她的双重护身符。她也像食肉动物一般，馋涎欲滴地盯住这具可怜的、一丝不挂的肉体。于是一股怨愤之情涌上马蒂厄心头，使他差点儿说出刻毒的话：“既有此刻，今天上午又何必那么忸怩作态!”他稍稍转过头来，只见依维什攥紧拳头，搁在桌面上。她的大拇指指甲猩红，又尖又细，像箭头一样指向舞池。“她是那么凝神屏息、旁若无人，”马蒂厄暗想，“她将那动情的面庞藏在头发下面，正紧紧并拢大腿，在享受其中的乐趣哩!”这念头使他觉得难以忍

---

① 意谓既无衣衫，又无技艺。

受。他差点起身离去，但浑身已没有力气。他只是想："我居然以为她纯洁而喜欢她！"那舞女将拳头贴紧屁股，转动鞋跟侧行，臀部差点儿擦着他们这一桌。马蒂厄倒很想摸一摸这在可怜巴巴的脊梁骨下摆动的大屁股，好摆脱前面的杂念，也可以好好捉弄一下依维什。那女郎岔开两腿蹲了下来，前后慢慢摇晃着臀部，活像夜色笼罩的小火车站里，在无形手臂提携下不断晃动的昏暗灯笼。

"呸！"依维什嚷嚷，"我看不下去啦！"

马蒂厄颇为吃惊地朝她转过头来，他看到的是由于气愤和厌恶而扭曲变形的一副尖面孔："她还没有晕头转向，"他宽慰地想道。依维什颤抖着。他想以微笑相迎，脑子里却充满顾虑。鲍里斯、依维什、那淫荡的肉体和淡红色的薄雾，统统滑到他的身心之外。他似乎是孤身一人，远处是光华四射的焰火。在腾腾烟雾中，一具四足怪物正在像孔雀开屏一般施展魅力。节日的乐曲透过树枝细润的窸窣声，起起落落地传入他的耳际。"我出了什么事呀？"他自言自语。这情景与今晨何其相似：在他四周剩下的仅仅是一场戏。马蒂厄却置身事外。

乐曲戛然而止。那女郎也已立定，此时面向整个大厅。在盈盈笑脸中，那双迷人的眼睛却露出绝望的神情：没有人鼓掌，甚至有一阵喝倒彩的笑声。

"一帮兔崽子！"鲍里斯怒斥起来。

于是他使劲拍起巴掌来。几张大吃一惊的脸孔朝他转过来。

"你安静点儿不行吗，"依维什火冒三丈地嚷嚷，"你不能为她鼓掌！"

"人家尽了最大努力呀！"鲍里斯说着仍在鼓掌。

"那就更不合适！"

鲍里斯耸耸肩道：

"我认识她。我同她，还有洛拉共进过晚餐。她是个好姑娘，却没什么头脑。"

那女郎笑盈盈地连送飞吻，然后退了场。一道白色灯光照亮了大厅，有如大梦初醒：人们在平息怒气之余高高兴兴地再度相见，依维什的女邻座点燃一支香烟，独自微微噘着嘴。马蒂厄却并未苏醒。他是在做白日梦，事实就是如此。周围的人都已喜笑颜开，他们欢声笑语、怡然自得；在轻松之余，大多数人并无魂牵梦萦的心态。"我的模样儿也应当是这样，眼睛、嘴角都应当表情适当。而且尽管如此，人家也应看出它是空洞无物的。"那主持人是一个噩梦中的人物形象：他在平台上蹦蹦跳跳，不断做着手势要求大家肃静，显得似乎在提前品尝自己将唤起的惊奇，接着便不加说明地故意向那扩大器推出那颇孚众望的大名：

"洛拉·蒙特罗！"

大厅里激荡着热烈欢迎的气氛，掌声自四面八方迸发出来，鲍里斯似乎很开心。

"他们情绪高昂，会很带劲儿的。"

洛拉倚门而立。远远看去，她的脸扁平多皱，像狮子的面孔。她雪白的丰肩微微泛着绿光，像在汽车车灯照耀下被晚风吹动的桦树枝叶。

"她多么漂亮啊！"依维什喃喃道。

她不慌不忙地大步迈向前台，仿佛无可奈何，却又从容自然。她像苏丹王后那样拥有一双细巧的小手和极其沉稳的风度。但她却在一举一动间表现出男子汉的洒脱仪态。

"她的台风真棒，"鲍里斯赞不绝口地说，"他们不敢对她使坏！"

这可是真的：第一排观众坐在椅子上朝后移了移，似乎有些怯生生，不敢在如此贴近的距离端详这位名流的丰采。那是个雄

辩家的漂亮脑袋，硕大且有名流气派，稍有点政界人士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情：那张嘴巴精通自己的专业，也惯于毫无顾忌地打呵欠，嘴唇突起，为了唾弃邪恶、厌倦，也是为了把歌声送向远方。洛拉蓦地来了个亮相，依维什的女邻座又喜又嗔地喘着粗气。“她抓住了观众，”马蒂厄暗忖。

他觉得有些别扭：洛拉其实原本是高尚热情的；然而她的脸在做假，硬要假扮高尚和热情。她这是在受罪，鲍里斯令她伤心绝望。但她每天有五分钟光景，借助登台高歌来受这份美人罪！“那么我呢？我不也是受的美人罪么？我在音乐伴奏下摆阔，其实是个完了蛋的家伙。的确是这样，我是名副其实地完蛋了。”在他四周，情形亦复如此：有些人其实并不存在，是无影无踪的水蒸气；另一些人又存在得太嚣张，比如那位酒吧侍者。刚才他在抽一支香烟，难以捉摸又富有诗意，漂亮得像朵牵牛花。此刻他苏醒啦，又过于守酒吧侍者的本分，不停地摇动着调酒器，然后将它打开，将黄色的泡沫分倒在许多酒杯里，姿势精确得实在有些过分：他在卖弄酒吧侍者的身分。此刻马蒂厄想起了布吕内。“也许没有别的办法，也许应当作出选择：要么什么也不是，要么扮演自己本分的角儿。这就很可怕了，人从本性上就弄虚做假啦。”

洛拉并不着急，只是用目光扫视一下大厅的前前后后。她那脸上的苦相加剧并且凝固起来，她好像顾不上面部的表情。然而马蒂厄感觉到，在那惟一保持生气的两只眼睛深处，似乎有一种强烈而逼人的好奇心，那可不是硬装出来的。她终于瞥见了鲍里斯和依维什，仿佛因此放下心来。她向他们投来极其友善的微笑，然后以茫然的神情自行报幕：

“唱一支水手的小曲儿：《琼尼·帕尔默》。”

“我喜欢她的歌喉，”依维什说，“像灯芯绒一般柔中有

骨哩。”

“说得是。”

马蒂厄暗忖：“又是《琼尼·帕尔默》！”

乐队奏出引子，洛拉抬起她那沉甸甸的两臂（准备好啦，她做出两臂交叉的姿势）。他看见张开的是一张血红的大口：

> 是谁无情、妒忌而且刻薄？
> 是谁一输了钱，便急忙做手脚？

马蒂厄不再聆听。在这不胜痛苦的形象面前，他很难为情。这不过是一种形象，他心里明白。但无论如何……。

“我不懂得受苦，从来没有受够苦。”在苦难之中最令人烦恼的是：它像一具幻影，你把时间全用于追寻它，总以为快追到了，准备投身进去，咬紧牙关，受苦受个够，哪知就在投入之际，这苦难却逃之夭夭，你得到的不过是支离破碎的言词，以及满脑子的奇怪推理：“它们总在我脑子里喋喋不休。我愿不惜代价，以便做到闭口无言。”他不胜羡慕地瞧着鲍里斯。在这固执的脑门后面，却是不同寻常的沉寂。

> 他无情、妒忌而且刻薄！
> 这就是琼尼·帕尔默。

“我在说假话啊！”他的颓唐、他的哀叹，全都是谎言、全都是空虚。他将自己推入空虚、推到他自身的表面，以逃避真实世界的巨大压力。在那个世界里，在那漆黑而又酷热、散发着麻醉药味的世界里，马蒂厄并未完蛋，绝非如此，而是更糟：他放荡，放荡而且有罪。假如在后天之前他搞不到五千法郎，那么将要完蛋的是玛赛儿。那是彻底完蛋、实实在在地完蛋。这意味着她要么生下那小孩、要么冒在土医师手里送命的风险。在这个世界里，苦难并非什么精神状态，也无须词句来表达它：它反映为

事实。“娶了她吧，你这假流浪汉，娶了她吧，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肯娶她为妻呢?”我敢打赌：她会鼓掌欢迎的，马蒂厄不胜惊恐地想。此刻大家都在鼓掌，于是洛拉才以微笑回报。她欠欠身，说：

“再唱《平民歌剧》里的一首歌：《海盗的未婚妻》。”

“我不爱听她唱这支歌。马尔戈·丽昂[①] 强多了。更显得神秘一些。洛拉是很理智的女人，谈不上神秘。而且她过于善良。她恨我，但那是粗率的恨，并非病态的恨，是老实人的恨。”他迷迷糊糊地在脑中闪过这些细小的念头，如同小老鼠在谷仓里窜来窜去。台下，是浓浓的愁楚的睡意，是静默地等候着的稠密的人群：马蒂厄迟早会回到他们当中的。他眼中兀然显现的是玛赛儿，是她那无情的嘴巴和迷惘的眼神：“娶了她吧，你这假流浪汉。娶了她吧，你已到达明理晓事的年龄，应该娶她为妻啊。”

一艘来自远洋的轮船，
舷樯边三十门炮对准炮眼，
将要徐徐驶入这港湾。

“得啦，得啦！我能弄到这笔钱，我最终是能弄到的。不然我就娶她为妻，就这么说定啦。我并不是那种混帐东西，可是今晚，仅仅是今晚，就别跟我提起这些倒霉的事。我想把一切都忘掉。可玛赛儿没有忘记，她仍呆在屋里、躺在床上，她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她正眼睁睁地瞧着我，她聆听着她体内的躁动。而以后呢？以后她将使用我的姓氏，也许还将占有我的毕生；但今夜却是属于我的！”他转身朝着依维什，朝着她冲去，她正向他

---

① 马尔戈·丽昂，法国歌手兼演员。《平民歌剧》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作品。

微笑。但他的鼻头却撞到了一排酒杯，大厅里正响起热烈的掌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大家纷纷要求。洛拉并不考虑这些愿望：她在凌晨二时还有另一场表演，此时得省点儿力气。她鞠了两次躬，便向依维什走来。一些人将头转向马蒂厄这一桌。马蒂厄和鲍里斯站起身来。

“你好哇，我的小依维什！还行吗？”

“你好！洛拉，”依维什娇声应答。

洛拉轻轻摸了一下鲍里斯的下颏：

“你好呀，你这坏蛋！”

她那平静低沉的语音赋予“坏蛋”这个词庄重的意味。洛拉似乎是从她那些拙劣却动人的歌词里有意选了这字眼。

“您好啊，夫人！”马蒂厄说。

“哦，”她回答，“您也来啦？”

他们都坐了下来。洛拉向鲍里斯转过头来。她似乎挺自在。

“他们好像给艾丽诺尔喝了倒彩？”

“大家正在议论呢。”

“她跑到我的化装室来哭了一鼻子。萨伦扬大发脾气。这是一周以来的第三次啦。”

“他会不会把她撵走啊？”鲍里斯忐忑不安地问。

“他很想这样做：她没有拿到合同。我对他说啦：假如她离开，我也一同走！”

“那他怎么说呢？”

“说她还可以再呆一个星期。”

她扫视了一下整个大厅，拉开嗓门儿嚷道：

“今晚的观众太差劲！”

“嘿，我不会这么说的，”鲍里斯道。

依维什邻座的那位太太正不知羞耻地打量洛拉，一听这话便

征了一下。马蒂厄直想发笑；他觉得洛拉为人极好。

"那是因为你不习惯，"洛拉说，"我一进来就立刻明白，他们刚刚干了坏事，他们一脸厌烦的样子。要知道，假如那丫头丢了这差使，就只有当婊子的份儿啦！"

依维什蓦然抬起头来，她似乎有些恍惚。

"我才不在乎她去当婊子呢。这比跳舞对她更合适！"依维什激愤地说。

她费尽力气保持脑袋不耷拉下来，睁大暗淡无光、发着淡红色泽的双眼。她不像方才那样理直气壮，改口以迁就和不得已的语气说：

"当然，我非常理解她也得混饭吃啊。"

没有人答话，马蒂厄为她感到痛苦：保持脑袋笔直想必是不容易的。洛拉却心平气和地看着她，那意思似乎是在琢磨："富家子女的毛病！"依维什淡淡一笑。

"我不需要翩翩起舞，"她狡黠地说。

她的笑容消失了，脑袋终于耷拉下来。

"她还真能坚持，"鲍里斯心平气和地说。

洛拉好奇地端详起依维什的脑袋来。过了一会儿，她伸出胖胖的小手，一把抓住依维什的发绺，将她的头拉起来。洛拉此时真像是一位护士小姐：

"怎么回事，我的孩子？酒喝多了吗？"

她将依维什金黄色的鬈发拨开，就像拉开帷幔一样，于是露出一张苍白的大脸。依维什半睁着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脑袋朝身后仰去。"她马上就要呕吐啦，"马蒂厄无动于衷地思忖着。洛拉不时猛拉几下依维什的头发。

"睁开眼呀，得啦，快睁眼啊！您费心瞧瞧我呀！"

依维什的两眼睁得大大的，眼中闪耀着恨意：

"行啦，可不是吗：我在瞧您呐！"她用清晰而冷淡的声音说。

"哦，"洛拉说，"您醉得并不厉害呀。"

她松开了依维什的头发。依维什急忙抬起双手，将鬈发在腮帮上重新铺开。她似乎在塑造一只面具，果然，在她的手指拨弄下重新出现了她那张瓜子脸，不过在眼窝里和嘴巴周围却仍有某种呆滞和精疲力竭的痕迹。她有一阵子纹丝不动，像梦游者一样令人害怕。就在这当儿乐队奏出了一支慢步舞曲。

"你请我跳吗?"洛拉问。

鲍里斯站起身来，于是他俩迈开了舞步。马蒂厄用目光追踪他们，却无意于开口说话。

"这女人在责怪我，"依维什忧伤地诉说。

"洛拉吗?"

"不是她，是我邻座那位太太。是她责怪我。"

马蒂厄没有回答。依维什又打开了话匣子：

"我多么想在今晚好好玩一玩，可是……竟会这样！我恨这香槟酒！"

"她大概也恨我吧，因为是我让她喝香槟的呀。"他十分惊奇地看到，她又从冰块桶里取出那瓶酒，并且把自己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

"您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我想我喝得还不够。一定得达到某个数量，再往后就没问题啦。"

马蒂厄认为自己本应阻止她再喝，但却毫无行动。依维什将酒杯举到唇边，做了个不胜厌恶的鬼脸：

"味道真不好，"她说着，将酒杯放回原处。

鲍里斯和洛拉从他们桌旁舞过，他俩笑得挺欢。

“行吗，小姑娘?”洛拉呼唤着。

“现在一切正常，”依维什含着和蔼可亲的微笑说。

她又端起香槟酒杯，盯着洛拉一饮而尽。洛拉以微笑相报，这两人一边起舞一边远离开去。依维什似乎入了迷。

“她紧紧依偎着他，”依维什用几乎听不明白的声音说，“这……这真可笑。她那副模样就像吃人的女妖!”

“她忌妒哩，可忌妒两人中的哪一个?”马蒂厄思量。

她已是半醉，神情古怪地微笑着。她一心关注鲍里斯和洛拉，却根本没把他马蒂厄放在眼里。他只不过给她提供了高谈阔论的借口：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每句话，都只是透过他向她自己表达罢了。“我本来很难忍受这局面，现在却平心静气、无动于衷，”马蒂厄自语道。

“咱们跳舞吧!”依维什突然说。

马蒂厄怔住了：

“您不喜欢同我跳呢。”

“没关系，”依维什说，“我喝醉啦!”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差点儿没跌倒，只是靠扶住桌边才站定脚跟。马蒂厄用两臂搂住她，带着她向前。他俩仿佛钻进了蒸气浴中。人群在他俩身后重新合拢。气氛阴暗却香气四溢。马蒂厄一度淹没在人群里。但不一会儿他又重新出现，跟在一位黑人后面缓缓走步。他变成了一人独步；从最初几个节拍开始，依维什即已舞步轻盈，他简直感觉不到这舞伴的存在。

“您跳得真轻快!”

他低头一看，只见许多只脚：“不少人跳得并不比我高明呢，”他认定。他几乎是伸直胳臂挽着依维什，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同时他瞧也不瞧她一眼。

“您跳得很合规矩，”她道，“但可以看出，您并不喜欢

跳舞。”

“跳舞令我害怕呢，”马蒂厄说。

他又含笑道：

“您真令人吃惊。方才您走路都有困难，现在舞却跳出了专业水平！”

“我可以在酩酊大醉中跳舞，也可以跳它个通宵达旦。从来不会觉得疲劳的。”

“我也愿意如此啊。”

“您做不到的。”

“这我知道。”

依维什紧张地环顾四周：

“看不见那吃人女妖了咧，”她道。

“洛拉吗？在您的左后方呢。”

“咱们往那边去吧，”她又说。

他们撞到一对羸弱的舞伴身上。男的向他们说了声对不起，女的却投来恨恨的目光。依维什头朝后仰，拉着马蒂厄向后退。鲍里斯和洛拉都没看见他俩舞过来。洛拉双目紧闭，眼皮在表情严肃的面庞上像两块青色的斑点。鲍里斯微笑着，似乎忘情于这天使般的孤独。

“现在又该怎样呢？”马蒂厄问。

“咱们就留在这附近吧，这里人少点儿。”

此刻依维什变得几乎是沉甸甸的了。她可以说是在走步，两眼一直盯着她的弟弟和洛拉。马蒂厄只能瞥见两个发卷间的一小截耳朵。鲍里斯与洛拉各自旋转着，复又相互靠拢。当他们离得很近时，依维什拧了一把她弟弟的前臂：

“你好，小拇指！”

鲍里斯惊奇地睁圆了两眼：

“喂，依维什！”他招呼道，“别想溜走！你为什么这样叫我啊？”

依维什避而不答。她拽着马蒂厄来了个向后转，又设法让自己背对鲍里斯。洛拉现在睁大了两眼。

“你知道她为什么管我叫小拇指么？”鲍里斯问洛拉。

“我想我猜到了呢，”洛拉回答。

鲍里斯又说了几句话，但噼噼啪啪的掌声压住了他的声音。爵士乐队停止了演奏。黑人乐师纷纷收拾道具，以便让位给阿根廷乐队。

依维什和马蒂厄回到了原桌。

“我玩得真痛快，”依维什说。

洛拉已端坐在那里。

“您跳得棒极啦，”她对依维什说。

依维什并不答话。她以凝重的目光注视着洛拉。

“您情绪很好哇，”鲍里斯对马蒂厄说，“我本以为您从不跳舞呢。”

“是您姐姐让我跳的。”

“您身体这样壮实，倒满可以跳杂技性的舞蹈呢，”鲍里斯道。

一阵令人窘迫的静场。依维什不言不语，显得孤寂和有所求的模样。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在他们头顶上，露出一小片局部的净空，干燥、沉闷，呈现出一团圆圆的气体。灯泡又重新亮起来。当探戈舞曲奏出头几个节拍时，依维什朝洛拉欠了欠身：

“来呀！”她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不会带人，”洛拉说。

“我来带吧，”依维什说。她露着牙齿不太友善地又道：“别害怕，我带得跟男人一样。”

两人站起身来。依维什强行搂住洛拉，将她推进舞池。

“这两人真有意思，”鲍里斯边说边填烟斗。

“是呀。”

洛拉尤其有意思：她完全是少女的神态。

“瞧这个，”鲍里斯招呼着。

他从衣兜里取出一柄阔大的匕首，将它搁在桌面上。

“这是一柄巴斯克匕首，”他解释道，“它装有保险卡槽哩。”

马蒂厄彬彬有礼地接过匕首，尝试着要将它打开。

“不是这么开，您这倒霉家伙！”鲍里斯嚷道，“您要伤了自己呢！”

他收回匕首，将它打开，放在自己酒杯近侧，说道：

“这是北非长官用过的匕首。您看见这些褐色的斑痕吗？售刀人一口咬定这是血迹呢。”

他们不再说话。马蒂厄注视着远处洛拉表情丰富的面庞，它仿佛在灰色海洋的水面上轻轻滑动。“我没想到她的身材有这么高大。”他转过目光，看到鲍里斯脸上天真而满足的神情。一股难过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之所以满意是因为同我呆在一起，”他愧悔交集地想到，“而我却从来找不到可以对他说一说的话语。”

“请注意刚刚进来的那个女人。在右侧第三桌落坐啦，”鲍里斯说。

“戴珍珠项链的金发女人吗？”

“就是她。可那是一串假珍珠。别露声色呀，她正在盯着咱们看呢。”

马蒂厄悄悄向一位身材高大的女郎投以阴沉的目光，那是一位冷面美人。

“您觉得她怎样？”

“平平常常。”

“上星期二我被她看上了咧。她有几分醉意，老要请我跳舞。此外，她还将她的香烟盒送我当礼品，这可把洛拉气疯啦。她叫侍者送了回去。”

鲍里斯又朴实无华地补充道：

“那烟盒是银质的，还镶了钻石。”

“她正一个劲盯着您看呢，”马蒂厄说。

“我可以想见。”

“您准备拿她怎么办？”

“不理她，”鲍里斯轻蔑地说，“她是有人豢养的女人。”

“怎么？”马蒂厄问道，“您忽然变成清教徒了？”

“不是这么回事，”鲍里斯笑嘻嘻地说，“不是这样的。可是放荡女人、舞女、歌女，终归是一码事。您要是粘上一个，那就会全都粘上。”他说着放下了烟斗，非常郑重地说：“何况我持身清白。我呀，可跟您不一样。”

“哼！”马蒂厄不以为然。

“您会看到的，”鲍里斯又道，“会看到的：等我跟洛拉吹了之后，我会像修道士那样生活。”

他好不开心地搓搓手。马蒂厄说：

“不会那么快就吹掉的。”

“定于七月一日。您拿什么打赌？”

“什么也不赌。您每月都发誓说下个月告吹，但每次都赌输了。您已经欠我一百法郎、一副赛马望远镜、五包皇冠牌雪茄烟，还有咱们在塞纳街看到的酒瓶里装船的玩具。您从来就不打算一刀两断。您对洛拉依恋得很呢。”

“您这话我听了胸口发疼！”鲍里斯解嘲道。

“不过您身不由己罢了，”马蒂厄不动声色地接着说，“您不能有承担义务的感觉，这会使您发慌的。”

“别胡扯啦，”鲍里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您可以继续奔走，把雪茄和小船弄到手。”

“我明白，您欠的赌咒账是从来不还的：您是个小无赖。”

“您呢，您是个庸人，”鲍里斯回敬道。

他的脸忽然一亮：

“您不觉得这对男子汉是莫大的侮辱么：先生，您是个庸人！”

“这话不算坏，”马蒂厄说。

“要不再刻薄点儿：先生，您是个没价值的人！”

“不，这可不行，”马蒂厄回答，“这会削弱您自己的立场！”

鲍里斯痛痛快快地承认道：

“您说得对。您可恶就可恶在这里：您总是说得对啊。”

他小心翼翼重新点燃烟斗。

“跟您说实话吧，我自有主意呢，”他有些慌乱、却依然执拗地说，“我想得到一个上流社会的正经女人。”

“哦，”马蒂厄说，“那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儿的，她们肯定是忸怩作态的。而且，要知道，这是体面事儿呢。其中有些是在《新潮》上了榜的。您买上一本《新潮》杂志，看看上面的图片，读到‘德·罗加马杜尔伯爵夫人和她的六条猎兔犬’这条消息，您会想到：‘昨夜我就是跟这个女人睡觉的。’这会令你为之一振！”

“瞧呀，她此刻正向您送秋波呢，”马蒂厄说。

“不错。她脸皮厚着呢。这纯粹是怪癖，要知道：她想从洛拉手里把我夺走，因为她讨厌洛拉。我要对她转过脸去，”他决然道。

“那同她待在一起的男人又是谁呢？”

“一个老伙伴。他在摩尔宫跳舞。他长得俊，嗯！瞧他这张

脸。他大概有三十五岁啦，但还摆出一副大天使的架势。”

“那有什么?”马蒂厄说。“您到三十五岁时，也会是这样的。”

“到三十五岁时，我早死了好几年啦，”鲍里斯干脆地说。

“您这是说着玩儿的。”

“我有肺病，”他回答。

“我知道，(一天鲍里斯在刷牙时擦破了牙龈，因而吐了血，)我知道。后来呢?”

“我有肺病也无所谓，”鲍里斯说，“但我讨厌去治病。我认为不需要活过三十岁。再往后不过是一只老皮囊罢了。”

他盯住马蒂厄又说：

“这话对您不适用。”

“不，”马蒂厄接道。“其实您说对了呢，过了三十岁就是老皮囊了。”

“我愿意再长两岁，然后一辈子保持这个年龄：那才叫享福呢。”

马蒂厄端详着他，脸上挂着一种略带诧异的同情。对鲍里斯来说，青春一方面是一种会消亡的、天生的长处，应当以玩世不恭的心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品质，应当表现出受之无愧。不仅如此，青春还是一种报偿。“没什么关系，他懂得保持青春，”马蒂厄想。在所有这些人当中，也许只有他一人端坐在椅子上，全心全意投入这场舞会。“其实这也不那么坏：把青春活个够，然后在三十岁上一命呜呼。不管怎样，三十岁之后也跟死人差不多。”

“您的样子似乎非常烦恼，”鲍里斯说。

马蒂厄一惊：鲍里斯窘得满面通红，但他射向马蒂厄的目光却充满心神不宁的关切。

“一眼能看出?”马蒂厄问。

“别提啦，当然看得出。”

“我有金钱方面的苦恼。”

“您守不住财哩，”鲍里斯有些严厉地说，“假如我领一份像您那样的工资，才不至于需要借钱呢。您要酒吧侍者的那一百法郎吗?”

“谢谢您。我需要五千法郎呢!”

鲍里斯心领神会似地吹了声口哨，说道：

“哦，真抱歉。您的朋友丹尼尔能助一臂之力吗?”

“他不能。”

“您的胞兄呢?”

“他不愿。”

“哦，他妈的，”鲍里斯怅然道，“假如您愿意……”他很为难地又想说什么。”

“假如我愿意……什么呀?”

“没什么，我自己在琢磨：真可笑，洛拉的手提箱里塞满了钞票，可她一点儿也用不着。”

“我不愿向洛拉借钱。”

“但我可以向您发誓：她一点儿也不用。如果涉及她在银行的户头，我也不会开这个口：她买股票、玩证券，就算她需要这些钱吧。可是她四个月来在家里闲置了七千法郎，连碰也没碰，甚至没找到时间往银行送。我告诉您，这七千法郎垫了箱子底。”

“您不明白，”马蒂厄不快地应道，“我不愿向洛拉借钱，因为我不喜欢她。”

鲍里斯哈哈大笑：

“这不见得吧?您不喜欢她?”他问。

“您明明看见了嘛。”

“这毕竟很蠢啊，”鲍里斯说。“您为了五千法郎烦恼得像一只虱子。可钱就在您伸手可及之处。您却不愿去拿。假如我作为自己的需要向她提出要求呢?”

“不，不！别这样做，”马蒂厄急忙回答。“她终究会了解真相的。我可是说真的，嗯！您跟她要求借钱，那会使我很不高兴的！”他说得很肯定。

鲍里斯没有答理。他用两个指头夹着匕首，将它缓缓举到齐眉高，刀尖朝着地面。马蒂厄觉得很不自在，心想：“我真卑鄙，我没有权利以牺牲玛赛儿为代价，自己却充当正人君子。”他转过头来向着鲍里斯，想对他大喊：“去吧，去跟洛拉要钱呀！”但他却挤不出一个字来，血却一下子涌到面部。鲍里斯松开两指，匕首立刻落下。刀锋扎进地板，匕首柄簌簌颤动着。

依维什和洛拉回到原位。鲍里斯拾起匕首，将它重新放在桌面上。

“这可怕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洛拉问。

“这是长官用的刀，”鲍里斯笑道，“是用来督促你勇往直前的呀！”

“你真是个调皮鬼！”

乐队开始演奏另一首探戈曲。鲍里斯略带愁容地瞧着洛拉。

“喏，来跳舞啊，”他喃喃地说。

“你们要把我累死呀。你们所有这些家伙！”洛拉说。

她的脸上放出光彩，又笑嘻嘻地补了一句：

“你真好！”

鲍里斯站起来，马蒂厄暗想：“他仍然会向她借钱的。”他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却又有些胆小鬼式的轻松愉快。这时依维什坐到他的身旁。

“她真不简单，”依维什声音沙哑地说。

“不错，她很美。”

“哦！……还有她的身段！脸相是有些憔悴了，可身材却楚楚动人哩。我感觉到时光在流逝，似乎她即将在我的怀抱里渐渐凋谢！”

马蒂厄凝望着鲍里斯和洛拉。鲍里斯还没有提到那个问题。看样子他正在说说笑笑，而洛拉也以欢颜报之。

“她挺讨人喜欢，”马蒂厄漫不经心地说。

“讨人喜欢？”依维什冷冷地应道，“嘿，那可谈不到。她是个下流女人，母性动物罢了！”

接着自鸣得意地说：

“我镇住了她！”

“我看出来啦，”马蒂厄道，一边神经质地忽而将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忽而又分开。

“您愿意再跳一圈么？”他问。

“不啦，”依维什答道，“我想喝一杯。”于是斟了半杯酒，解释道：“在舞会上喝点儿挺合适，因为舞蹈可以防醉，而酒精却能助兴。”

她极认真地又道：

“我玩得真痛快，这样结束真带劲儿！”

“行啦，”马蒂厄想，“他对她开口啦。”鲍里斯的表情严肃，说话时两眼并没看洛拉。洛拉一言不发。马蒂厄感到自己已经面红耳赤，此刻感到对鲍里斯极为恼火。一位黑人极其阔大的两肩一度遮挡住洛拉的颜面，待她重现时只见她一脸不悦之色。接着乐曲就停下了。人群渐渐散开，鲍里斯从众人中间走出，神情是假充好汉而又郁郁寡欢。洛拉离他好远跟随而来，样子也很不开心。鲍里斯欠身向着依维什，急忙耳语道：

“帮我个小忙：请她再跳！”

依维什不露声色地起身，主动向前迎住洛拉。

“哦，不行啦，”洛拉回答，“不行啦，我的小依维什！我累坏啦。”

她俩讨价还价一番，接着依维什硬把她拉走了。

“她不愿意？”马蒂厄问。

“不愿意，”鲍里斯回答，“我要找她算账的！”

他气得脸色发青，那根根的、软绵绵的双唇使他的模样跟他姐姐很相像了。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不快的相像。

“别干蠢事啊！”马蒂厄不安地说。

“哼，您在责怪我呢，是不是？”鲍里斯问，“方才您是不让我向她开口的……”

“我要是怪您就是混账东西啦：您明知我是悉听尊便的……。可她为什么不答应啊？”

“不知道，”鲍里斯说着耸了耸肩膀，“她脸色很难看，说她自己也需要钱。居然这么说！”他说这话时又惊又恼。“我可是头一回向她开口……她全不当回事儿！有她好看的！这么一把年纪的女人，还想占我这种人的便宜！”

“您是用什么口气提出的呀？”

“我说成是一个伙伴需要买一间车库。我还说了那伙伴的姓名：皮卡尔。她认识这皮卡尔。他也真是想买下一处车库。”

“她大概没法儿相信你。”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鲍里斯道，“但我知道，我马上就要找她算账！”

“千万别激动啊，”马蒂厄大声叮嘱。

“哦，没什么，”鲍里斯咬牙切齿地说，“那是我份内的事儿！”

他跑过去对那大个子金发女郎微微一欠身。那女人稍有些脸

红，随即站起身来。他俩正欲起舞之际，洛拉和依维什却从马蒂厄身旁擦过。那金发女郎正在挤眉弄眼，做出种种媚态。但满脸笑容下面却隐藏着警觉的目光。洛拉不动声色，雍容大度地向前迈步。人们在她所过之处无不退避相让，以示对她的尊重。依维什向后倒退着，两眼朝天，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马蒂厄从刀刃一面拿起鲍里斯的匕首，用刀柄笃笃敲起桌面。“将有一场恶斗！”他猜想。其实他才不在乎。他想到的是玛赛儿。他自言自语道：“玛赛儿，我的妻子！”耳中仿佛听见砰砰的关门之声。“我的妻子，她将在我的家中生活。”就是如此，这是合乎自然的，完全合乎自然的。就如同呼气吸气，就如同咽下唾沫。这将是无处不在。“你就顺乎自然吧，不必紧张。要灵活、要自然。在我家中，我这辈子将天天看到她。”他自忖：“一切都清清楚楚。我将有我的生活啦。”

一种生活。他端详着这些红光满面的脸，这些正在云蒸霞蔚之中飘忽而行的赤红的月轮儿：“他们自有生活。人人如此。各有各的。这种种生活透过舞会的四墙、飞越巴黎的大街小巷、遍布法国的城镇乡野，到处延伸着。它们相互交错、彼此重叠，但却仍然具有严格的个人色彩。犹如一把牙刷、一柄剃刀，以及其他不可外借的洗嗽用具。我本也知道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生活。可我却并不知道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啊。我一直以为：“我什么也不干，我会躲开它的。”可现在呢，我一头扎了进去。他将匕首放在桌面上，拿起酒瓶，在自己的酒杯上倾倒起来：那酒瓶却已空空如也。依维什的酒杯里还剩下些许香槟酒，他举起那杯子一饮而尽。

“我打过了呵欠。我读了一会儿书报。我上床做了爱。这一切无不留下痕迹！我的每一个动作，无不在其自身之外，在未来的岁月里，引发出一种细小而固执的期待，这期待将发育成熟。

这些期待便是我自己。我在十字路口、在条条道路的交叉处、在第十四区区政府的接待大厅里等待着我自己。我在那里的一张红色安乐椅上等待我自己。我等着我的光临：穿一身黑色大礼服、戴着硬假领。等待我冒着那酷暑盛夏，公开宣称：是的、是的，我同意娶她为妻!”他猛烈地摇着头，可是他的生活仍然执著地环绕着他。“缓缓地，确凿地，随着我的喜怒哀乐，随着我的慵懒懈怠，我像春蚕吐丝般筑着窝巢。现在大事已毕。我已蜕变成形，到处皆我！中央是我的宅邸，有我躲在屋子正中，环绕着一圈绿皮安乐椅，外面有欢乐街，单行线，因为我总是下行。再外面是曼恩大道，整个巴黎呈圆形环绕着我。前方是北，后方是南，右侧是先贤祠，左侧是艾菲尔铁塔。正对着我的是克里扬古尔门。而在维尔辛杰托里街的正当中有一个淡红色闪闪发光的小洞穴，便是我妻子玛赛儿的小屋。玛赛儿赤身裸体，正在那里等着我归来。再外圈，环绕巴黎的便是全法国，处处是单行方向的公路，以及染成黑色或蓝色的海洋：有湛蓝的地中海、有黑浪滚滚的北海、有牛奶咖啡色的英吉利海峡；还有德国、意大利诸国，西班牙成了白色，因为我不曾去战斗过；还有距离我的房间特定里程的圆形城市，廷巴克图、多伦多、喀山、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像路标界石一般巍然屹立。我出去、我离开、我漫步、我流浪。我徒然在流浪：那是大学的暑假，我随便走到哪里都背负着我的蜗居。我仍然呆在自己屋里，如同在家中一样，仍然埋在一大堆书报之中，并不曾向马拉喀什或廷巴克图挪近一厘米！即使我乘坐了火车、轮船或长途汽车，即使我到摩洛哥去度假，即使我蓦然来到了马拉喀什，我也仍然等于还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仍然在自己家中。而假如我到广场、到阿拉伯市场去散步，假如我去搂一个阿拉伯男子的肩膀、为了通过他对马拉喀什有所感受，那又怎么样呢！在马拉喀什的仍是这个阿拉伯人，而绝非

我自己！我却仍然端坐着，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像我自己所选择的那样平静且沉浸在思考当中，距离那位摩洛哥男子和他的呢斗篷有三千公里之遥！待在我的房间里。永远如此。永远是玛赛儿从前的情人、现在的丈夫、教授；永远是那个不曾学习英语、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去西班牙的人，永远如此。

“我的生活。”它环绕着他。这是一种没头没尾的奇怪物件，然而它又不是没有终极的。他经历着这生活：从一个区政府到另一个区政府，一九二三年十月是在第十八区区政府通过了征兵体格检查；一九三八年八月或九月，他将在第十四区区政府娶玛赛儿为妻。这生活具有朦胧不定的含义。像自然现象一样；它又具有经久不散的霉味儿，类似尘土和蝴蝶花的味道。

“我过着贫齿类动物的怠惰生活，”他反思着，“一种极怠惰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啃啮，我一直在等待。我保养自己是为了未来，而我刚刚发现：我已没有用作啃啮的牙齿。怎么办呢？打碎这蜗壳吗？说起来容易。再说，那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一小堆粘稠的胶状物，身后在尘土中拖着一道闪光的印迹。”

他抬起眼睛，看见了洛拉。她嘴边挂着一丝恶意的微笑。他也看见了依维什，她在翩翩起舞，头向后仰，心醉神迷，既不考虑年龄，也不考虑未来：“她的背上没有蜗壳。”她在尽情跳舞。她如醉如痴，一点也没想到马蒂厄。一丁点儿也没有，仿佛他马蒂厄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乐队已开始演奏一支阿根廷探戈舞曲。马蒂厄很熟悉这支探戈舞曲，它的曲名是《一匹紫红色的骏马》。但他此刻正端详依维什，于是仿佛头一回听到这支伤感而粗犷的歌曲。“她将永不会属于我，它将永不会进入我的蜗壳。”他微微一笑，体验到一种使人清醒的谦卑的痛苦。他温情地观赏这狂热而娇弱的身躯：他的自由曾触及这躯体。“我亲爱的依维什，我亲爱的自由啊！”而突然间，只见在她那被玷污的身躯之

上，在她的生命之上，君临着一种纯净的意识，一种与我无涉的意识，仅仅是些许温热的空气罢了：这意识在飘浮，那是一道目光，正在凝视那位冒牌的流浪汉，那死抱住自己舒适生活的小资产者。那失败了的、"既不革命、也不造反"的知识分子，那虚无缥缈、却囿于松散生活的梦想家。那意识准在评判："这家伙已经完蛋，他是罪有应得哩。"它不站在任何人一边，它在旋转不已的气泡中自我旋转，被粉碎、被断送，在依维什的脸上印着苦难，尽管乐声朗朗，却转瞬即逝，留下无尽的哀思。一种红色的意识、一曲短小凄切的哀歌《我那闭塞的小屋》。它无所不能，能真正地为西班牙人哀痛欲绝，能决然拿定主意。假如这情形能如此这般延续下去，……但这是不可能延续的啊。那意识在膨胀、在膨胀。乐队停止演奏，于是那意识也爆裂了。马蒂厄又剩下一人，孑然独处。在生活的谷底，冷漠，固执，甚至不再自我评审、不再自我容忍。他曾经是马蒂厄，如此而已："又一个心醉神迷的人。结果会怎样呢?"鲍里斯重新回到座位上。表情不算十分自信。他对马蒂厄说：

"嘿，真够呛!"

"怎么回事?"马蒂厄问。

"那金发女郎。那是个坏女人。"

"她干了什么?"

鲍里斯皱了皱眉头，颤抖着没有回话。依维什回来在马蒂厄身边坐下。她独自一人回来。马蒂厄用目光搜索一下大厅，发现洛拉正坐在乐师们身旁，同萨伦扬交谈。萨伦扬一脸吃惊的样子，接着阴沉地朝高个子金发女郎这边扫了一眼。金发女郎正在漫不经心地扇着扇子。洛拉朝她笑了一笑，便穿过大厅走来。当她坐下时，她的表情古怪。鲍里斯做作地瞧着右脚的皮鞋。出现了一阵凝重的沉默。

“这太过分啦!”金发女郎嚷着,“您没有这个权利,我就是不走!”

马蒂厄一惊,所有人都转过身来。萨伦扬谄媚地朝金发女郎欠身,像旅馆的侍者领班在接受客人的订单。他对她说话时细声细气,态度既安详又生硬。金发女郎突然起立。

“过来!”她召唤她的相好。

她在手提包里搜索,嘴角颤抖不已。

“不,不,”萨伦扬说,“该由我来请您!”

金发女郎揉皱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将它扔在桌面上。她的男伴已经站起身来。男伴带着责备的眼神瞧了瞧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接着那金发女郎挽起他的臂膀,两人昂首阔步地离去,姿势相仿地摇晃着屁股。

萨伦扬吹着口哨向洛拉走过来。

“她再来的时候,一定会热闹的,”他带着幽默的口吻笑着说。

“多谢,”洛拉说,“我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他走了。阿根廷乐队已离开大厅,黑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提着各自的乐器又走回来。鲍里斯向洛拉投去又恼怒又佩服的目光,接着突然转向依维什。

“来跳一圈,”他道。

当他们起身时,洛拉平和地瞧了一眼。但当他们走远时,她的面孔陡然变色。马蒂厄对她微微笑道:

“您在这夜总会可是得心应手啊,”他说。

“我养着他们,”她满不在乎地说,“这些人都是因为我而来的。”

她的眼神依然充满焦虑。她神经质地轻轻叩击着桌面。马蒂厄不知对她说什么是好。幸好她不久便站起身来。

“真抱歉呢，”她道。

马蒂厄眼见她在大厅里兜了一圈便无影无踪了。他猜想：“是到了吸毒时间了。”他一人枯坐着。依维什和鲍里斯舞兴正浓。兄妹俩如乐曲般纯洁，也差不多如乐曲般毫不留情。他转过头瞅着自己的两只脚。时间在流逝。毫无作为。他无所思念。突然沙哑的抱怨声使他一惊。洛拉回来了。她闭目养神，笑容可掬。马蒂厄暗想：“她如醉如痴了。”她睁开两眼，在一边坐下，脸上笑意不减。

“您知道鲍里斯需要五千法郎么？”

“不，”他回答，“我不知道，他竟需要五千法郎？”

洛拉依旧盯着他，身子一前一后微微摇摆。马蒂厄看见两只大大的碧眼珠儿，瞳孔却细小难辨：

“我刚拒绝了他借钱的要求，”洛拉说，“他说这是为了皮卡尔，我以为他会向您借呢。”

马蒂厄哈哈大笑：

“他知道我从来就无钱可借。”

“那么您不知道这件事吗？”洛拉一脸狐疑地发问。

“可不，就是不知道！”

“哦，”她道，“那就怪了。”

你会觉得她像一只旧沉船，会船底朝天闹得不可开交，或者张开血盆大口发出怒吼。

“他刚才去您那儿了么？”她只是提问。

“不错，大约三点钟来的。”

“他一点没提及吗？”

“这有什么奇怪？他也许是下午见到了皮卡尔。”

“他对我正是这么说的。”

“那又怎样呢？”

洛拉耸了耸肩：

“皮卡尔整天在阿让特伊干活。”

马蒂厄冷冷地说：

“皮卡尔需要用钱，他大概上鲍里斯的旅馆走了一趟。他没找到人，后来沿圣米迦勒大道折回时，却偶然与他相遇。”

洛拉含讥带讽地盯着他：

“您想想看，鲍里斯只有三百法郎的零花费。皮卡尔怎么会向他去借五千法郎呢？”

“那我就不知道啦，”马蒂厄怒气冲冲地回答。

他真想一语道破：“那笔钱是我要的。”这么一来，就可以了结此事。但因为鲍里斯，这就万万使不得。“她会恨死他的。他就像是我的同谋啦。”洛拉用她的红指甲尖轻叩桌面，嘴角突然噘起，微微哆嗦了一下，又恢复原状。她不安而执著地窥视马蒂厄，但在这待机欲发的盛怒下，马蒂厄约略看到隐隐的巨大空虚。他真想笑出声来。

洛拉转过目光，问：

“这会不会是一次故意试探呢？”

“试探？”马蒂厄颇为惊奇地重复道。

“我怀疑呢。”

“试探？多么奇怪的想法！”

“依维什老是向他嘀咕，说我是守财奴！”

“谁告诉您的？”

“我知道这事您觉得奇怪吗？”洛拉得意洋洋地问，“那是因为这孩子很憨厚。你们别以为可以对他说我的坏话而不让我知道。就凭他瞧我的眼风，我每回都心里有数。要不然他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我提问。您可以想见，我怎么会不心领神会。这种事在他是身不由己，他宁愿交代清楚。”

“那又怎样?”

“他想弄清我是不是守财奴呗。他编造了这皮卡尔的故事。要不然就是别人面授机宜的。”

“您认为那会是谁呢?”

“我一无所知。不少人认为我是个老东西，而他却还是个娃娃。这里的臭婊子们看到我跟他在一起，那副面孔就可以证明。”

“您以为他在乎她们对他说的闲话?”

“那倒未必。可也有人以为，在他面前播弄是非正是为了他好。”

“您听着,”马蒂厄说，“用不着拐弯抹角、含沙射影。您这话若是指我，可就大错特错了。”

“哦!”洛拉冷淡地应道，“也许是吧。”一阵静场后，她蓦然质问道：“为什么每次您和他一同来这里就会争吵?”

“我不知道。我没起任何作用。今天我本不想来……我猜他对待咱们两人方式是有区别的。因此看见您我同时在场，心里就不是滋味儿。”

洛拉面色阴郁而紧张地直视前方。她终于开口道：

“请牢记这一点：我可不愿别人把他从我手里抢走。我相信自己不至于伤害他。将来他对我厌倦了，可以离开我嘛。这日子不会太遥远的。但我不愿意别人把他从我手里抢走。”

“她说出心里话啦,”马蒂厄想。这当然是吸毒的影响。不过也有另外的原因：洛拉对马蒂厄怀恨在心，但此刻她对马蒂厄说的话，却未必敢对别人说。在他俩之间，虽不无怨恨，却又难解难分。

“我并不想从您手里把他抢走,”他道。

“我原来是相信的,”洛拉若有所思地说。

“那么，就不应当这样想喽。您同鲍里斯的关系与我无关。

假如有关，我倒觉得像现在这样挺好。”

“我曾经琢磨：他自认为对鲍里斯负有责任，因为是他的老师嘛。”

她不再说什么，于是马蒂厄明白：自己没能说服她。她似乎在寻找字眼。

“我……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她不胜痛苦地又道，“我不需要等您开口才知道这个。但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帮助他：有些事情我可以教他。（她以轻蔑的口吻这样说）而且您凭什么认为：对他来说我已经太老？他就爱我这个模样儿。只要别人不硬把这些念头往他头脑里塞，他同我在一起是很幸福的。”

马蒂厄没有吭气。洛拉措词激烈而并不自信地嚷道：

“可您本应当知道，他爱我。他大约对您说起过，既然他对您无话不说。”

“我想他是爱您的，”马蒂厄说。

洛拉将沉郁的目光转向马蒂厄：

“我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决不会作茧自缚。但我得告诉您：这孩子是我最后的缘份儿啦。这之后，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马蒂厄没有立刻回答她。他瞧瞧正在酣舞中的鲍里斯和依维什，真想对洛拉进一言：“咱们两人不必争论。您明明看见，咱们是半斤八两啊。”不过这种相似之处有些令他反感。洛拉的爱诚然强烈而纯洁，但其中也有某种无奈和贪婪。然而他却勉为其难地说：

“您向我絮叨这一套，……其实我跟您一样清清楚楚。”

“为什么说：跟我一样？”

“咱俩不相上下。”

“这是什么意思？”

“请您看看咱们自己，”他应道，“再看看他们兄妹俩。”

洛拉不胜轻蔑地噘起嘴巴：

“不能说您我不相上下，”她道。

马蒂厄耸了耸肩膀，他们各执一端，只好沉默了。于是两人都注视着鲍里斯和依维什。鲍里斯和依维什舞兴正浓，没想到正在做无情的事。他们或也略有所感。马蒂厄就坐在洛拉身边，他俩不入舞池，是因为到底上了点儿年纪。“也许有人还以为咱们才是一对情侣呢，”他暗想。他隐约听见洛拉自言自语：“但愿我能弄清楚，那确实是为皮卡尔借的钱！”

鲍里斯和依维什正朝着他俩这边走回来。洛拉费力地站立起来。马蒂厄担心她会跌倒，但她扶住桌子，深深吸了口气。

“过来，”她招呼鲍里斯，“我有话要对你讲。”

鲍里斯似乎有些发窘：

“你不能在这儿讲么?”

“不行。”

“那么，就等乐队开始演奏，咱们边舞边谈吧。”

“不，”洛拉说，“我累了。你到我的化妆室来。请您原谅，好吗，我的小依维什?”

“我喝醉了呢，”依维什客客气气地回答。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洛拉道，“再说，不一会儿就该我上场唱歌啦。”

洛拉离去了，鲍里斯勉强跟随着她。依维什一屁股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我真是喝醉了呢，”她说，“是在跳舞当中感觉到醉意上来的。”

马蒂厄没有答理。

“他们干吗要走开?”依维什问。

"他们有话要说清楚。而且洛拉刚刚吸了毒。要知道，在服了第一剂之后，就会一心一意想着吸食第二剂。"

"我想我也会爱上吸毒的呢，"依维什说，一脸沉思的样子。

"这很自然。"

"那怎么着？"她忿忿道，"假如我一辈子都得在拉昂度过，我总得有事可做呀。"

马蒂厄不吭气了。

"哦，我明白啦！"她道，"您责怪我，是因为我喝醉了。"

"没有的事。"

"有，您责怪我呢。"

"这从何说起？何况您并不很醉呀。"

"我醉得非常厉害，"依维什心满意足地说。

人们开始退场。这时大约是凌晨二时。洛拉的化妆室是一间肮脏的小屋。屋里挂着红丝绒的帷幔，悬有一面金黄框架的旧镜子。在这间屋里，洛拉正连威胁带恳求地大声叫嚷："鲍里斯，鲍里斯，鲍里斯！你惹得我要发疯啦！"而鲍里斯正耷拉着脑袋，模样儿既胆怯又固执。在红色的四壁当中，一袭黑长裙晃来晃去，那黑色的光泽映照在大镜子里；美丽雪白的两臂从长裙袖口伸出，正以过时的哀伤姿态，做着绞扭的动作。再过一会儿，洛拉就会突然转到屏风背后，她将舒坦地仰着头（似乎为了止住鼻孔流血），猛吸两下那种白色的粉末。马蒂厄的额头满是汗水，但他却不敢拂拭。他对于在依维什面前汗流不止感到难为情。依维什不停地跳了舞，她脸色苍白地呆着，却并未流汗。她今天早晨就说过："我最讨厌那些湿漉漉的手掌。"他真不知该怎样处置自己的两手。他觉得自己浑身无力、极度疲乏，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也不再思念什么。他不时想到：再过一会儿太阳就要升起了。他就得再想办法：给玛赛儿打电话、给萨拉打电话，从早到

晚又经历新的一天。他觉得这不可思议。他倒愿意无休无止地呆在这桌边，照着这人造的灯光，挨近依维什。

“我觉得好玩，”依维什用醉醺醺的声音说。

马蒂厄瞅了她一眼：她处在那种兴奋的激情中，很容易为区区小事而勃然大怒。

“我不在乎那些考试，”依维什说，“要是落了榜，我反而很开心。今天晚上我就埋葬自己的顽童岁月。”

她破颜一笑，忘情地说：

“这像一粒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什么东西像小钻石啊？”

“此时此刻呀。它是浑圆的，它挂在半空，像一粒小钻石。我是永生不灭的。”

她拿起鲍里斯那把匕首的木柄，将刀刃按在桌边上，试着把它弄弯。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儿？”依维什突然问。

“说谁呀？”

“我旁边穿黑衣服的这一位。打从她来这儿以后，就一直对我横加指责哩。”

马蒂厄转过头来。原来那位黑衣女士正用眼角余光斜睨着依维什。

“是吗？”依维什问。“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想是的。”

他看见依维什那张小脸蛋缩成一团、表情不善，眼神迷茫而充满怨恨，暗想：“我最好别在此时开口说话。”黑衣女士心中完全清楚，他们正在议论她：她摆出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她的丈夫这时睁开大眼，正瞪着依维什。“真烦人哪！”马蒂厄想。他感到周身懒洋洋的，并有些胆小怕事。他愿意想一切办法避免生出

是非。

“这女人瞧不起我，因为她很体面，”依维什对着她的匕首喃喃自语。“我呀，我就是不体面。我是来娱乐的，来一醉方休的，我在物理、化学、生物考试中将要落榜。我讨厌所谓的体面，”她突然拉开嗓门大声说。

“别嚷嚷，依维什。我求求你。”

依维什冷漠地瞪了他一眼。

“您是在对我说话吧，我想?”她又道，“不错，您也是体面的。您不必害怕：等我在拉昂的父母膝下再过十年，我会变得比您还要体面得多呢!”

她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固执地将匕首的刀刃紧贴桌边，像疯子一般试图将它折弯。出现了一阵沉闷的静寂，接着那黑衣女士转身朝向她的丈夫，说：

“我不懂，一个人怎能像这小丫头一样?”

那丈夫畏缩地瞧了瞧马蒂厄的肩膀，应道：

“嗯，嗯!”

“不能全怪她自己，”那女人继续说，“作孽的是那些把她带到这儿来的人!”

“这下子好啦，”马蒂厄琢磨，“要出丑闻了啊。”依维什肯定听到了前面的对话，但她却不做声，显得很乖巧。实在是太乖巧啦：她的样子似乎是在窥探什么东西：她重新抬起头来，做出一副古怪而又开心的表情。

“出什么事啦?”马蒂厄不安地问。

依维什的脸色变得刷白：

“没什么。我……我还要做一件不得体的事，好让这位太太解解闷儿。我想看看她见了血受不受得了。”

依维什的邻座轻轻叫了一声，接着眼皮不停地打颤。马蒂厄

匆匆扫视了一下依维什的双手。她右手执住那匕首，正聚精会神地划开左手的掌心。从拇指的肥厚部至小指根部，皮肉已经绽开，鲜血正缓缓流出。

“依维什！”马蒂厄喊道，“您可怜的一双手啊！”

依维什表情含糊地冷笑道：

“您以为她会转动一下眼珠么?”马蒂厄从桌面上伸过手去，依维什并不抵抗地由他将匕首挪开了。马蒂厄慌了神。他盯着依维什瘦小的指头，只见已被鲜血染红。他估计她的手一定很疼。

“您发疯啦！”他嚷道，“跟我到卫生间来，清洁女工会给您包扎一下。”

“给我包扎?”依维什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您明白您在说什么吗?”

马蒂厄站起身来。

“来吧，依维什。我求求您，快来呀。”

“这是一种挺舒服的感觉，”依维什回答，却并不起立，“我本来还以为我的手像一团黄油那么柔软呢。”

她将自己的左手举到齐鼻头那么高，并且以品评的眼光打量一番。鲜血淌得东一滴西一滴，像一窝蚂蚁到处流窜。

“这是我的血，”她道，“我很爱看见自己的鲜血。”

“这就很够啦，”马蒂厄说。

他一把抓住依维什的肩头，但她却用力挣脱了。于是一大滴血落在桌布上。依维什亮晶晶的两眼恨恨地盯着马蒂厄。

“您还敢碰我么?”她怒道，又带着蔑视的微笑说，“我本应想到，您会认为这样做有些过分。看见有人居然用自己的鲜血闹着玩儿，您会觉得不可思议。”

马蒂厄感到自己气得脸色煞白。他重新坐下，将左手平放在桌面上，柔声道：

“过分吗？不是的，依维什。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想，这大概是贵族小姐的娱乐吧？”

于是他将那匕首一下扎进自己手心，却几乎没有特别的感觉。当他松开时，那匕首仍立在他的皮肉中，刀柄朝着上方。

“哎哟，哎哟！”依维什厌恶地说，“快拔出来，快拔出来呀！”

“您看哪，”马蒂厄咬紧牙关说，“这也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呢。”

他有一丝甜蜜和沉重的感觉，有点儿担心自己会晕倒。但这时他心头涌上一股固执的快感和一种懒学生恶作剧的劲头儿。他对自己捅这么一刀不仅仅是为了在依维什面前逞强，而且也是向雅克、向布吕内、向丹尼尔、向自己的生活发出挑战：“我是个傻瓜，布吕内说我是个大孩子，说得很有道理啊。”但他毕竟感到一种满足。依维什注视着马蒂厄那只似乎钉住在桌面上的手掌，以及在刀刃四周溢出的鲜血。接着她注视着马蒂厄，脸色全变了。她柔声细语地问：

“您为什么这样做啊？”

“可您呢？”马蒂厄直愣愣地反问。

在他们的左侧，出现了一小阵不以为然的嘈杂声：那是舆论的反应。马蒂厄置之不理，他凝视着依维什。

“哦！”依维什说，“我……太抱歉啦。”

嘈杂声越来越大，那黑衣女士大喊大叫起来：

“他们是醉鬼，他们自我伤害。应当阻止他们这样做，我看不下这种事！”

有几个人转过头来，侍者也应声而至：

“夫人需要什么吗？”

黑衣女士用一块手绢紧紧掩着嘴巴，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

马蒂厄和依维什。马蒂厄急忙将匕首从伤口拔出，感觉非常疼痛。

“我们是用这把匕首自伤的。”

这侍者早就见怪不怪了。

“假如先生和女士想去洗手间，”他不动声色地插话道，“负责更衣间的女士手头有一切必需物品。”

这一次依维什顺从地站起身来。他们跟在侍者身后穿过舞池，两人各将一只手举向空中。这看上去是那么滑稽，以致马蒂厄忍俊不禁了。依维什先是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他，接着自己也哈哈大笑。她笑得太厉害，以致那只手簌簌发抖。两滴血掉落在地板上。

“我觉得挺好玩儿，”依维什说。

“天哪！”更衣间的女管理人叫道，“可怜的小姐呀，您对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啊！还有那位可怜的先生！”

“我们拿一把刀子玩儿来着。”

“您看看！”更衣间的女人忿然道，“说出事就出事啦！是本厅的刀子吗？”

“不是。”

“哦，我也这么想……因为这伤口挺深呢，”她审视着依维什的伤处说。“不过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妥帖的。”

她打开一个柜子，自己的身子有一半探进柜中。马蒂厄和依维什相视而笑。依维什似乎减去了几分醉意。

“我没想到您也能这样做，”她对马蒂厄说。

“您看到啦：并不完全是白付代价啊，”马蒂厄说。

“我此刻有疼痛的感觉，”依维什说。

“我也一样，”马蒂厄说。

他很高兴。他读到了“女厕”和“男厕”的金字，分别刻在

涂有奶灰色瓷漆的两扇门上。他瞧了瞧方格白瓷砖的地面，闻到一股消毒药液的茴香气息，顿时心花怒放：

“当一名更衣间女管理员也不坏啊，”他热情洋溢地说。

“可不是，”依维什开心地答道。

她又粗野又温情看着他，稍稍踌躇了一下，突然用左手掌拍打马蒂厄那只负伤的手，发出一声喑哑的拍击声。

“咱们的血就流淌到一处啦，”依维什解释。

马蒂厄一言不发地紧握她的手，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乎伤口在他的手心底下裂开。

“您弄得我好疼，”依维什说。

“我知道。”

那更衣间的女人已从柜子里钻了出来，脸有些发红。她打开一只白铁盒子，说：

“器材都在这儿。”

马蒂厄瞥见一瓶碘酒，几根针，一把剪刀和一些消毒纱布。

“您的设备可真齐全哩，”他道。

她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哦！这是因为有时候事情不是闹着玩儿的。前天就有一个女人把酒杯扔到我厅的一名常客头上。这位先生的血流啊、流啊，我真担心他会伤了眼睛。结果我从他眉毛那儿取出不小的一块玻璃碎片！”

“活见鬼！”马蒂厄咒道。

更衣间的女管理人在依维什身边忙忙碌碌。

“请耐心点儿，可爱的孩子。会有点儿烧得痛，这是碘酒。涂在这儿，行啦。”

“我不知道该不该提一个好奇的问题？”依维什小声问马蒂厄。

“请提吧。”

“我想知道：我同洛拉跳舞时，您在想些什么?”

“是说刚才么?”

“是的，就是鲍里斯邀请那金发女郎的时候。您当时独自一人待在您那个角落里。”

“我认为我大概在想我自己，”马蒂厄说。

“我悄悄觑了您一眼，您……差不多是美男子哩。希望您永远能保持这样的容貌。”

“人们不可能总想自己啊。”

依维什笑了：

“我呀，我相信我总想着自己。”

“请将您的手伸过来，先生，”那位更衣间的女士说。“请注意，会有点儿烧得痛。噢，噢！这没什么。”

马蒂厄感到一阵灼热，但他并不在意。他在看依维什，她正笨拙地在大镜子面前梳头，用包扎了的手抓着耳环。她终于将头发全部掠到脑后，于是她那张阔大的脸庞展露无余。马蒂厄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欲念正在他身上膨胀。

“您很美啊，”他道。

“谈不上，”依维什笑道，“正好相反，我是个丑八怪。现在的面孔是不供观瞻的。”

“我想我更喜欢这副面孔，胜于平常那一副，”马蒂厄揶揄道。

“明天我就梳成这发式，”她说。

马蒂厄找不到什么话来应答。他点点头就不作声了。

“包扎好啦，”更衣间的女管理人说。

马蒂厄忽然发现，她嘴唇上的茸毛浓密而灰白。

“谢谢您，夫人。您真像护士小姐那么能干哩。”

洗手间的这位女士高兴得满面通红：

“哦!”她道，“这很自然。干咱们这一行的，有许多棘手的事情得做。”

马蒂厄放了十个法郎在小碟子里，他俩就走开了。他们满意地瞧了瞧自己包扎齐整了的僵木的手。

“我就跟长了木头假手差不多，”依维什说。

舞厅几乎已空无一人。洛拉站在舞池正中，就要开始唱歌。鲍里斯坐在他俩那一桌上，正等候他俩归来。黑衣女士及其夫君已杳无踪影。他们的桌面上留下两只喝去一半的酒杯，还有一只敞开的香烟盒，内剩约十余支香烟。

“真是一件糟糕的事，”马蒂厄说。

“是呀，”依维什道，“那是我造成的。”

鲍里斯乐呵呵地瞧着他俩。

“你们这是自相残杀啊!”他揶揄道。

“就因为你那把破刀子!”依维什赌气道。

“看来它挺锋利呢，”鲍里斯说。一面以旁观者的目光端详他俩的手。

“洛拉呢?”马蒂厄问。

鲍里斯一脸愁云。

“很不妙，我说了一句蠢话。”

“什么话?”

“我说皮卡尔上我家里来了，我在自己屋里接待了他。好像我头一回说的跟这不相符，鬼知道我胡诌了些什么。”

“您说他在圣米迦勒大道上与您巧遇啦。”

“哎唷!”鲍里斯嚷了起来。

“她大喊大叫了么?”

“嘿嘿!叫得像猪嚎。您瞧瞧她那副模样儿就会明白的。”马

蒂厄瞟了洛拉一眼。她一脸怨恨和悲伤的表情。

“真对不起，”马蒂厄道。

“您用不着说这话，都是我不好。何况会好起来的，我已经习惯了。每一回都能缓解下来。”

他们沉默了。依维什不胜怜惜地瞅着自己包扎好的手。睡意、晨风、苍白的曙光全都静悄悄地潜入大厅。舞会上出现了拂晓的氛围。“一粒钻石，”马蒂厄思忖，“她说过自己是一粒小小的钻石。”他感到幸运。他再也不想什么有关自己的事情。他觉得自己仿佛坐在室外的一条长凳上：在室外、在舞厅之外、在他的生活之外。他抿嘴一笑：“她还说过这话：她说自己是永生不灭的……”

洛拉拉开嗓门唱起歌来。

十二

“十点钟在圆顶咖啡厅见。”马蒂厄睡醒了。床上的这堆白纱布，便是他的左手。它隐隐作痛，但他整个身躯却是轻快的。“十点钟在圆顶咖啡厅见。”她说过：“我会比您先到，我会一整夜无法合眼的。”现在已是九点了。他跳下床来。“她要改变她的发式哩，”他自语道。

他推开百叶窗：街道上空无一人，天空低沉而灰暗。天气不像昨天那么热，这是真正的清晨。他打开洗脸池的水龙头，将脑袋浸泡在水里：我也一样，我是属于这清晨的。他的生活已撇在他的脚下，变做了沉重的皱褶，它还环绕着他，缠住他的踝骨。但他会跨越过去，将这生活当做一张没用的皮抛在自己身后。桌子、床铺、电灯、绿色的安乐椅：它们已不是他的合伙者，而是铁制或木质的无名之物，一些器具而已。他是在一家旅馆的房间

里过了夜。他匆匆穿上衣裤，吹着口哨下了楼梯。

“您有一封市内快信，”女看门人说。

玛赛儿！马蒂厄立刻感到口中起了一种苦涩的味道：他把玛赛儿全然抛在了脑后。女看门人递给他一个黄色信封：原来是丹尼尔寄来的。丹尼尔写道：

> 亲爱的马蒂厄：我已搜遍我的余款，肯定达不到你要的那个数目。请相信我深感抱歉。你愿意中午来寒舍小坐吗？我要同你谈谈你那桩事情。
>
> 致友好问候

“那么好。”马蒂厄暗想，“我去看他。他不愿直接把钱交出来，但肯定是找到了什么办法。”他觉得生活是方便的，它也应当是这样的：反正萨拉一定会负责设法叫那医生耐心等几天。实在不行，也许可以将钱寄到美国去。

依维什在那里，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他首先看到的是她那只打了绷带的手。

“依维什！”他温情地呼唤道。

她抬起眼来瞧瞧他，她的面容仍旧是尖削的、虚假的，显露出那种有些做作的纯真。她的发卷遮住了面颊的一半；她没有掠开头发。

“您睡了一会儿吗？”马蒂厄忧伤地问。

“没怎么睡。”

他坐了下来。她发现，他正在端详他俩包扎起来的手。于是她缓缓将手抽回，藏到桌子底下。侍者凑了过来，他很熟悉马蒂厄。

“好吗，先生？”他问道。

“挺好，”马蒂厄回答，“请给我一份茶和两只苹果。”

出现了一阵沉默，马蒂厄借此机会将昨夜的事统统隐没了。

当他觉得心静如洗时，他又重新抬起头来：

“您似乎情绪不高。是因为这场考试吗?”

依维什的回答只是轻蔑地噘了噘嘴巴，马蒂厄不作声了。他两眼瞪着没有人坐的长凳。一个女人正跪在方格地面上使劲擦洗。圆顶咖啡厅还没怎么睡醒，现在是上午嘛。在可以上床睡觉之前，还要度过整整十五个小时！依维什开始小声说话，神情很痛苦。

“原先是夜里两点钟，”她道，“现在已是九点。我感觉得到，每时每刻都在我身子下面飞逝。”

她又带着怪僻的神情，重新扯着自己的鬈发。那样子令人难受。她道：

“您认为，人家大商场会接受我做女售货员么?”

“您就没想到，依维什，那可是累死人的呀。”

“做女模特呢?”

“您身材矮小了点儿，但也许可以试一试……”

“我愿意随便干什么，只要不在拉昂待下去，我可以洗碗涮碟子。”接着又带着焦虑和老气的口吻问：

“如果是这样，要不要在报纸上登求职广告?”

“听我说，依维什，咱们还有回旋余地。反正您现在还没有落榜嘛。”

依维什耸了耸肩，马蒂厄急忙接着说：

“即使您落了榜，也不能说就一切完蛋。比方说，您可以回到家乡待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由我来寻找机会，我一定能给您找到一份差事的。”

他说这话时，其实是将信将疑，内心并不抱什么希望：即使他给她找到工作，她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被扫地出门的。

“要在拉昂住上两个月！”依维什愤慨地说，“很明显，您在

瞎说。那是……那是无法忍受的!”

“反正您可以在那里过暑假嘛。”

“那倒是。但事到如今，他们会怎样接待我?”

她说不下去了。他也讷讷无言地凝视着她：她的脸色发黄，这是上午的脸色、每天上午的脸色。黑夜仿佛从她身上悄然溜走了。“什么东西也不会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他思忖。他忍不住问她一句：

“您没有把头发梳到脑后?”

“您明明看见没有嘛，”依维什冷冷地回答。

“昨天晚上您答应过我的，”他有点生气地说。

“那是酒后失言，”她说，然后似乎为了镇住他，她大声重复道：“我喝得酩酊大醉了啊。”

“当您向我许诺的时候，却不像是醉得很厉害的样子。”

“好呀!”她很不耐烦地说，“那又说明什么? 人们在许诺的时候，总是作惊人之言的嘛。”

马蒂厄没有回答。他的印象是，人们无休无止地向他提出一些十万火急的问题：怎样才能在今晚之前搞到五千法郎? 怎样在明年将依维什弄到巴黎来? 现在对玛赛儿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他还没有来得及缓过劲儿来，没有来得及重新考虑自昨晚以来即已是根本性的反思：“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拿我这一生派什么用场?”正当他转过头来似乎想甩掉这新的焦虑时，他远远瞥见了鲍里斯犹疑不决的修长身影。鲍里斯似乎正在平台上寻找他们两人。

“这不是鲍里斯么?”他怏怏不乐地说。他又带着怀疑的口气问：“是您叫他也上这儿来的吗?”

“没有的事，”依维什极为惊异地答道，“我本应当在中午跟他见面，因为……因为她跟洛拉一起宿夜。您瞧他这副神态!”

鲍里斯瞥见了他俩。他朝着他俩走来。他两眼圆睁、目瞪神呆，脸色发青，但嘴上挂着一丝笑意。

“你好哇！”马蒂厄喊道。

鲍里斯将两个指头伸到齐眉高处，那是他向别人致意的习惯动作，但他没能做完这动作。他将两只手摊在桌面上，脚跟竟不停地摇晃起来，口里吐不出只言片语。他脸上仍挂着笑意。

“你怎么啦？”依维什问，“你像那个怪物弗朗肯施坦[①]！”

“洛拉死了，”鲍里斯说。

他傻乎乎地盯着前方。马蒂厄一时没弄明白，接着惊呆了。

“你说什么……？”

他注视着鲍里斯：可别想立刻询问什么。他抓住鲍里斯的胳膊，强令他在依维什身边坐下。鲍里斯机械地重复着：

“洛拉死了！”

依维什将睁得溜圆的大眼转向弟弟。她在长凳上朝后闪了闪身子，似乎很怕跟他挨在一起。

“她自杀了？”依维什问。

鲍里斯未曾答话，双手便簌簌颤抖不已。

“说呀，”依维什神经质地重复道，“她是不是自杀了？她是不是自杀了？”

鲍里斯嘴角的笑意令人不安地扩展开来，以致嘴唇哆嗦起来。依维什一边扯着发卷，一边上下打量他。“她真不懂事啊！”马蒂厄忿然想到，便转圜说：

“得啦，您以后再告诉我们。现在别说什么。”

鲍里斯竟然笑道：

① 弗朗肯施坦，英国小说中的人物：发明一种机器人，该机器人闯下许多乱子，最后也毁灭了发明家本人。泛指可怕的人物。

"假如你们……假如你们……"

马蒂厄用指尖轻掴了他一记耳光。鲍里斯收敛了笑容，一边抱怨一边瞅着他。接着他缩了缩身子，安静下来，张着嘴，一副蠢像。他们三人都讷讷无言，死神无名而凛然地来到他们当中。这并不是一种结局，而是一种环境、一种粘稠的物质存在；正是透过它马蒂厄看见他那杯茶、那张大理石桌子，以及依维什高贵而凶狠的面庞。

"这位先生要喝什么?"侍者问。

他凑过来，用讥诮的目光看看鲍里斯。

"请快上一杯白兰地，"马蒂厄说。然后他神色自若地说："这位先生有急事。"

侍者走开了，过一会儿送来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此时马蒂厄感到浑身疲乏、心力交瘁，这才发现昨夜十分劳累。

"喝呀，"他对鲍里斯说。

鲍里斯顺从地喝了一口。他放下杯子，似乎自言自语地开口道：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小家伙!"依维什招呼着，同时挨近了他。"我的小家伙!"

她对他温柔地微笑着，抓住他的头发，轻轻摇动着他的脑袋。

"你在这儿，你的两手是热的啊。"鲍里斯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现在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吧，"依维什道，"你能肯定她的确是死了吗?"

"她昨夜吸了毒，"鲍里斯难受地说，"我俩吵了架。"

"那么她服毒是自杀啦?"她急忙问。

"我说不上，"鲍里斯回答。

马蒂厄惊诧不已地瞧着依维什：她无限温情地抚摩着兄弟的手，但她的上唇古怪地向上翻卷，露出一口小牙。鲍里斯开始用重浊的声音说话。他似乎并不是以他们两人为谈话对象：

“我们进了她的房间，她吸了毒。她在这之前已在化妆室里吸食过一次，那时我俩发生了口角。”

“其实那大概已是第二次，”马蒂厄插话道，“我的印象是您同依维什跳舞时，她已经在吸毒。”

“是啊，”鲍里斯厌倦地说，“那就一共吸了三次。她过去从来没有吸过这么多。咱俩没有说话就睡下了。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我无法入睡。后来，她突然安静了，我也就睡着啦。”

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说：

“今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感觉闷得慌。原来是因为她的胳膊，那胳膊从被头上横伸过来压着我。我对她说：‘把胳膊挪开，你弄得我快憋死啦。’她并不挪动。我还以为她是有心表示和解，于是便去抓他的胳膊，顿时感到冰凉冰凉。我问她：‘你不舒服吗?’她一言不发。我只好使劲去推她的胳膊，她差点儿跌落在墙壁与床铺之间的空当里。我只好下床来，抓住她的手腕儿，想拉她一把，让她躺直了。她两眼是睁着的。我看着这双眼睛，那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有点儿生气地说。

“可怜的小家伙!”依维什说。

马蒂厄竭力对鲍里斯表示怜悯，却做不到。鲍里斯比依维什更令他不知所措。简直可以说，他是在责怪洛拉不该死掉。

“我抓起我的衣服，急忙穿上了身，”鲍里斯用单调的声音继续说，“我不想让人在她的房间里发现我。谁也没看见我出门。收费处一个人也没有。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便上这里来啦。”

“你觉得伤心吗?”依维什轻声问。她朝他俯下身来，却也并无太多的同情：她的神情不过是打听打听事情经过。她又问道：

“瞧着我呀！你觉得伤心吗？”

“我呀……”鲍里斯结结巴巴起来。他盯着她，突然说：“我觉得很可怕！”

侍者正好走过，他叫道：

“我还要一杯白兰地。”

“是不是同头一杯一样急？”那侍者笑嘻嘻地问。

“得啦，就快点儿上吧，”马蒂厄没好气地说。

鲍里斯有点令他厌恶。他平日严峻优雅的风度已经荡然无存。他这副新面孔跟依维什太相像啦。马蒂厄想到正躺在一家旅馆屋内床铺上的洛拉的遗体。一些戴圆形帽的先生们将会冲进房间，他们审视这具艳尸的目光，将既带有贪欲，也有职业上的关切。他们将掀开被子，脱去睡衣寻找伤痕，一边暗想：警官的差使有时也挺不错呢。他不寒而栗了：

“她独自一人留在旅馆？”他问道。

“是的，我猜想人家会在中午发现她，”鲍里斯焦虑地说。“女仆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叫醒她。”

“两小时以后，”依维什说。

她又拿出大姐姐的神气。她似乎很怜悯、很得意地抚摩着兄弟的头发。鲍里斯让她轻轻抚摩。他突然爆出一声：

“他妈的！”

依维什大为吃惊。鲍里斯平常爱说俗语，可从不说粗话。

“你干了什么事啊？”她忐忑不安地问。

“我那些信件啊！”鲍里斯喃喃道。

“什么？”

“我的信件啊，我真傻，我把它们留在她屋里了。”

马蒂厄没听明白：

“是指您给她写的信么？”

"是的。"

"那又怎样呢?"

"那呀! ……医生会来检查的，大家都会知道，她是中毒而死的。"

"你俩在通信中谈到了毒品问题?"

"正是这样，"鲍里斯闷闷不乐地答道。马蒂厄的印象是他在装腔作势：

"您也吸毒吗?"他问。他有些不悦，因为鲍里斯从没对他提起过。

"偶尔干过……也就是一两次，出于好奇。另外，我提到一个男人贩毒品，是白滚球商店的，我为了洛拉从他那里买过一回。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倒霉。"

"鲍里斯，你发疯啦，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写在信里?"

鲍里斯抬起头来：

"您该明白这有多麻烦!"

"不过也许人家不会发现这些信件?"马蒂厄说。

"他们首先会发现的就是这个。即使一切如愿，我也会作为见证人被传讯。"

"哦! 咱们的老爹，"依维什说，"他准会气得大叫。"

"他可能把我叫回拉昂，把我塞进一家银行。"

"那你就给我作伴喽!"依维什忧郁地说。

马蒂厄不胜怜悯地瞧瞧这姐弟俩："他们竟是这样!"依维什不再那么神气活现：他俩相互依偎，脸色苍白，五官都变了形，活像两个小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马蒂厄发现鲍里斯正在斜睨着自己，他的嘴巴周围露出狡黠的模样，那是一种可怜的、笨拙的狡黠。"这里头有手脚，"马蒂厄快快地思量。

"您说女仆会在中午来叫醒她?"他询问。

"不错。她总是敲门一直敲到洛拉答应为止。"

"那么好，现在是十点半钟。您有时间从从容容回去一趟，将您的信件拿走。假如您愿意，就要一辆出租汽车。但您也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鲍里斯将两眼转开去。

"我不能回去。"

"原来如此！"马蒂厄暗想。他追问道：

"您真不能去么？"

"我不能去。"

马蒂厄发现依维什在注视他。

"您的信件放在什么地方？"马蒂厄问道。

"在窗前的一只小手提箱里。在小手提箱上面有一只衣箱，您只须将它推开。您会发现，有许许多多信件。我的那些信是用一根黄带子捆起来的。"

他稍停了一会儿，又以无所谓的口气补充道：

"还有一些钱。一些钞票。"

钞票。马蒂厄轻轻吹了声口哨，他暗忖："这孩子并没有神经失常。他想得真周到，想到了给我那笔钱。"

"那手提箱上了锁吗？"

"上啦。钥匙在洛拉的手提包里，手提包在床头桌上。您会发现一串钥匙，上面有一把扁平的小钥匙。就是它啦。"

"房间号是多少？"

"四层楼 21 号，左手第二间屋子。"

"这很好，"马蒂厄说，"我去一趟。"

他站起来。依维什仍然端详着他，鲍里斯似乎得救啦。他恢复了原先的优雅，将头发掠向后脑，略带笑意地说：

"假如有人拦住您，您就说是去波里瓦尔的房间，他就是堪

察加的那个黑人，我认识他。他也住在四层楼。”

“你们两人都在这儿等着我，”马蒂厄说。

他不知不觉用了发号施令的口吻。接着又比较和气地补充道：

“我一小时后回来。”

“我们等您，”鲍里斯说。

他又带着无限钦佩和感激的神情说：

“您真是金子般的好人啊！”

马蒂厄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走了几步，对于能孤身独处颇觉满意。他走了之后，鲍里斯和依维什一定会叽叽喳喳耳语一番，他们将重新组成那弥足珍贵而又令人窒息的小天地。但马蒂厄并不担心这一点。环绕着他的，倒是昨天经历的种种操心事，现在又支离破碎地重现在眼前：对依维什的爱情啦、玛赛儿的身孕啦、金钱问题啦，还有在这一切当中的一块黑斑点，即死神 。他用双手拂拭着面部，接连发出了好几声："哎唷！”同时又搓揉着腮帮。“可怜的洛拉，我喜欢过她呢！”他喃喃自语。但是他没有资格对她表示惋惜：这一死亡之所以该诅咒，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惩罚，但这不是他份内的事。它是突然降临到一个慌里慌张的小小心灵中来的，在这心灵中漾起波纹。思考这死亡、为这死亡赎罪，这样不堪负荷的责任竟完全落到这小小的心灵上。鲍里斯若有一丝哀痛也好些，……可是他感受到的却仅仅是恐惧。洛拉之死将永远与社会无关，将永远是不入流的，如同一种谴责。“像一条狗似地倒毙！”这念头怎能叫人忍受啊！

“出租车！”马蒂厄唤道。

他坐进汽车之后，感到比较平静了。他甚至有一种心平气和的优越感，仿佛突然间已得到某种谅解，即他与依维什不是同一年龄层次的人，也可以说，青春突然失去了它的价值。“他们还

得依赖我,”他带着痛苦的豪情喃喃自语。这出租汽车最好不要停在旅馆面前。

“在纳瓦兰街与殉难者街的交界处!”

马蒂厄凝视着拉斯帕依大道那一连串色彩暗淡的大建筑物。他自言自语地重复道:“他们还得依赖我啊!”于是他觉得自己很结实、甚至很厚重。接着,玻璃窗变得灰暗不明,出租车钻进了渡船街狭窄的通道。突然间,马蒂厄意识到洛拉已经死了,而他将走进洛拉的房间、见到她圆睁的大眼和惨白的尸身。“我不要看她,”马蒂厄毅然决然地想。她死了。她的意识已经消亡。但这不等于她的生命消亡。那生命曾长期停驻其中的柔软温情的动物,现在已将这生命抛弃。而这孤寂的生命仅仅是暂时停顿。它仍在飘浮,充满着并无反响的呐喊,以及毫无结果的期待、阴暗的片断回忆、过时的形象和气息;它游离于社会的边沿,虽无关紧要,却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已成定局;它比矿石还坚不可摧,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既往的存在,它不过是刚刚经历了最后一次蜕变:它的未来已经凝固定形。“一个生命,那是包括未来在内构筑而成的,正如各种实体也是包括空白在内而形成的,”马蒂厄沉思着。他低下头来,想到自己的生命。未来已渗透到他的心中,那里的一切都是即将发生或延期发生的。他童年时代曾有过最悠远的岁月,某日他说过:“我将获得自由”,某日他又说过:“我将长大成人”;他过去和如今都觉得,这些岁月带着它们特定的未来,就像在上头的一小片有个性色彩的浑圆天空。而这未来便是他,便是如今这副模样的他,既无精打采又正在成熟。经过所有这些已流逝的时光,这些最悠远的岁月仍在支配着他。它们坚持自己的要求,而他常常感到无限追悔,因为这无精打采和令人生厌的现在,曾经是这既往岁月曾拥有过的未来。它们期待了二十年之久的,竟是如今的他,一个疲倦了的人;一个固执

的孩子曾指望他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些童稚的誓言是永远幼稚可笑，抑或变成一种命运的发端，这都取决于他。他的既往不断被现实修正；每过去一天，就有更多的昔日那些伟大梦想在破灭。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未来。于是由期待到期待、由未来到未来，马蒂厄的生命就这样渐渐滑向……滑向什么呢？

不会滑向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他想起了洛拉，她已经死去，而她的一生如同马蒂厄的一生那样，不过只是一种期待罢了。过去肯定有个留着鬈发的小姑娘，在某年的夏日发誓要做一名伟大的歌唱家；她在一九二三年前后已成为青年歌手，又急于要在海报上跃居明星的地位。她对鲍里斯的爱情，这女人的黄昏之恋，曾给她带来无限痛苦，却从第一天起就注定将久拖不决。就在昨天，默默无闻而步履蹒跚的他，还在等待未来的意义。就在昨天，她还认为她将活下去，鲍里斯也总有一天会爱她。最充实、最沉重的时刻，她觉得最具有永恒价值的爱情之夜，其实都只不过是期待。

并不曾有什么可供期待的东西：死亡逆转了所有这些期待，将它们拦腰截断。于是它们变得静止、沉默，毫无目标，纯属荒谬。并不曾有什么可供期待的东西：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知道洛拉最终能否赢得鲍里斯的爱情。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洛拉已经死去，不再有什么手势可做，不再有抚爱，不再有企求。剩下的仅仅是对期待之期待，仅仅是色彩紊乱的泄了气的生命，它逐渐自行消亡。“万一我今天突然死掉，”马蒂厄忽而想到，“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否已经完蛋，抑或是否还有机会可以解救自己。”

出租汽车停下来，马蒂厄下了车。“请等一等我，”他对司机说。他斜穿马路，推开旅馆大门，走进阴暗的、香气浓郁的门厅。左侧一扇玻璃门的上方有一块釉质标牌，上书“经理室”。

马蒂厄透过玻璃扫了一眼。屋子里似乎空空荡荡，能听见的只是一座时钟嘀嘀嗒嗒的声音。这家旅馆的常客，如女歌唱家、舞蹈家、爵士乐队的黑人乐师，都是深夜方归、迟迟不起的。大家都还在梦乡。“我不能上楼上得太快，”马蒂厄自忖。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乱跳，两腿早已发软。他在四层楼的楼梯平台上停住脚步，向周围扫视了一番。钥匙挂在房门上。“万一里面有人呢?”他凝神谛听片刻，接着便敲门。没有人回话。五层楼有人拉了一拉马桶的水箱，马蒂厄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水声，接着是细小的水流声。他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暗，还保留着沉睡中的潮湿空气。马蒂厄用目光搜索着半明半暗的处所，急于想看到死亡在洛拉脸上的反映，似乎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床铺安置在房间尽里的右侧。马蒂厄发现洛拉脸色惨白，正盯着他看。“洛拉么?”他轻轻唤道。洛拉没有回答。她的面容特别富于表现力，但却不易捉摸。她的乳房赤裸着，那美丽的臂膀有一只僵直地横搁在床上，另一只却藏在被窝里。“洛拉!”马蒂厄一边朝床走去，一边又唤了一声。他的目光不能从这丰满的酥胸上移开，他简直想去抚摩一番。他在床边站立了一会儿，神情犹豫，忐忑不安，整个身子被强烈的欲念浸透。然后他转过身来，急忙从床头桌上拿起洛拉的手提包。那只扁扁的钥匙果然就在包里，马蒂厄取出便朝窗户走去。一线灰色的光芒透进窗帘，屋子里充满一种静止的存在。马蒂厄在手提箱前跪下来。那不可阻挡的存在就在他背后，像一道目光。他将钥匙插进锁孔。他打开手提箱盖，将两手伸进箱子，一些纸张在他手指下发出窸窣声。那是纸币，里面装了许多。都是票面一千法郎一张的。在一束收据和发票下面，洛拉藏了一扎信件，用黄色窄缎带系着。马蒂厄将这扎信举到有光亮的高度，看了看那上面的笔迹，小声说：“就是这批信啊!”然后将它们装进衣兜。但是

他却舍不得离去。他继续跪在那里，目光紧紧盯着钞票。过了一会儿，他紧张地搜索起那些纸币，把头转了开去，仅仅根据触觉，连看也不看地筛选着。“我有了钱啦！”他心中想。在他身后，有着这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女人，她一脸惊诧之色，两臂似乎还可以伸过来，她的红指甲似乎也还可以抓搔。他重新站立起来，用右手掌掸了掸膝盖。他的左手紧紧握着一叠钞票。他喃喃自语：“这下子咱们摆脱困境啦……”他惶惑地端详着这些纸币。“咱们摆脱困境啦……”他不由自主地伸长耳朵，倾听着洛拉无声的身躯，顿时觉得自己被钉在原地了。“得了吧！”他逆来顺受地嘀咕一声，便放开手指。于是钞票旋转着又落回手提箱里。马蒂厄重新关上箱盖，将钥匙转了一圈，再将这扁扁的薄片放进自己的衣兜，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

光线照得他两眼发花。“我没有拿钱，”他大惊失色地想。

他纹丝不动地站立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想：“我真懦弱啊！”他绷足力气想发一顿脾气，但人们是不可能对自己火冒三丈的。他忽然想到玛赛儿，想到那能用手掐死人的混帐老太婆，倒确实有些害怕起来：“这没什么，不过是举手之劳，为了不使她受罪。为了避免终身落下病根子！可我居然未能做到：我过于思前虑后啦。好小子，干吧。从今以后，（他一边凝视自己缠了绷带的手，一边思忖）我可以用匕首割手，在小姐们面前充好汉：我将永远不会把自己当回事了。”她将到老太婆那里去，没有别的出路啊。到时候就该她表现得勇敢啦，该她自己去与焦虑和恐惧抗争了。在这当儿，他将跑进一家小酒店，靠喝罗姆酒来支撑自己。“不行，”他又不胜惊恐地转念想，“她不会去啊。我还是得娶她为妻，我只有这个本领。”他叹息：“我将娶她为妻！”一边用那只受伤的手紧紧压着扶梯，觉得自己简直如溺水者一般。他连连嘀咕：“不行！不行！”一边将头向后一扬，然后深深

吸了一口气，便转过身子，穿越走廊回到房间里。他像第一回一样又倚门而立，竭力让两眼适应半明半暗的光线。

他简直不敢肯定自己有勇气去偷窃。他迟疑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终于辨别出洛拉灰暗的面孔以及她那正盯着他的两只大眼。

“是谁啊?”洛拉问。

那声音是微弱而凶狠的。马蒂厄从头到脚都哆嗦起来，喃喃自语：“你有多笨!”

“我是马蒂厄。”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洛拉问道：

“现在几点钟啦?”

“十一点欠一刻。”

“我的头好疼，”她说。她将被窝拉到下颏，一动不动地待着，两眼紧盯马蒂厄。她的样子似乎仍在昏死之中。

“鲍里斯到哪儿去啦?”她问，“您上这儿来干什么?”

“您生病了呀，”马蒂厄匆匆解释道。

“生什么病?”

“您浑身僵直，两眼圆睁。鲍里斯跟您交谈，您却不答理，他吓坏啦。”

洛拉似乎并不注意听他说什么。接着，她发出一声令人难受的笑声，又很快将它压下去。她绷足力气说：

“他以为我死了吗?”

马蒂厄无言以对。

“嗯? 是这样的吧? 他准以为我死了吧?”

“他很害怕，”马蒂厄含含糊糊地应答。

“唉!”洛拉叹道。

又是一阵沉默。她闭拢了眼睛，她的上下颚在颤抖。她似乎

在尽最大努力来恢复元气。她仍旧闭着眼说：

“把手提包递给我，在床头桌上。”

马蒂厄把包递给她：她取出一只粉盒，用镜子照了照自己，做出不胜厌恶的样子。

“我的确像个死人，”她说。

她将手提包放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叹息一番，又道：

“而且真比死人好不了多少。”

“您觉得难受吗?”

“很不好受。但我心里有数，白天就会好起来的。”

“您需要什么? 要不要我去请医生?”

“不必啦。您呆着得了。这么说是鲍里斯叫您来的喽?”

“是的。他慌做了一团。”

“他在楼下吗?”洛拉边问边稍稍抬起身子。

“不在那里……我……我当时在圆顶咖啡厅，您知道。他上那儿去找我。我跳进出租车，就到了这儿。”

洛拉的脑袋又重新落到枕上。

“还是要感谢您。”

她竟笑出声来，那是一种气喘吁吁，勉为其难的笑。

“总而言之，这小天使吓坏啦。他匆匆忙忙地溜走啦。他让您来看一看，好确认我真死掉啦。”

“洛拉!”马蒂厄唤道。

“得了，”洛拉说，“不要胡扯了!”

她重新闭上两眼，马蒂厄以为她又要昏厥过去。但稍过一会儿，她完全清醒，冷冷地又道：

“请您叫他放心。我没什么危险。我有时稍感不适，因为我……总之他会明白是由于什么原因。是心脏有点儿毛病。叫他立刻来一趟。我等着他。我在这儿一直待到晚上。”

“明白啦，”马蒂厄说，“您当真不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今晚我就会好的，我还要上那儿去唱歌。”

她补充道：

“他同我的事还没完呢。”

“那么再见吧。”

他朝房门走去，但洛拉把他叫了回来。她用恳求的声音说：

“您答应我叫他上这儿来吗？我俩……我俩……昨晚有些争吵。请转告他，我不记恨，现在什么问题也不存在啦。但一定要他来。我求求您，要他来呀！我不能忍受他以为我已经死掉。”

马蒂厄很受感动，他道：

“明白啦。我为您把他叫来。”

他走了出去。那包信被他塞进上衣的内兜，现在正沉沉地压在他的胸口。马蒂厄琢磨着：“天晓得他会多么吃惊！我得把钥匙交还给他，他自己想办法将它放回手提包。”他试着兴高采烈地对自己反复说：“我没把钱拿走，是有先见之明啊！”但他高兴不起来，虽然他的懦弱产生了有利的效果。重要的是，他没能将那笔钱拿走。“不管怎么说，我对她并未死去感到高兴。”

“喂，先生，”出租汽车司机喊道，“请打这边走！”

马蒂厄莫名其妙地转过身来。

“怎么回事？哦，原来是您啊！”他认出那辆出租车之后说，“那么，请把我送到圆顶咖啡厅。”

他坐进车里，出租车立刻开动起来，他想赶走这次失手的念头。他取出那包信件，解开绳结，开始阅读起来，那是些鲍里斯在复活节期间从拉昂寄来的短信。信里间或提到可卡因，但用词极隐蔽，马蒂厄十分惊奇地自忖：“我本不知道他还这么小心谨慎。所有这些信件开头的称谓都是“我亲爱的洛拉”，接着便是关于鲍里斯日常生活的简要汇报。“我游了泳。我同父亲吵了架。

我认识了一位前摔跤运动员，他将教我兰开夏式摔跤。我抽了一支亨利·克莱牌香烟，直到抽完都没让烟灰落在地上。”鲍里斯的信每次结尾都写：“我爱你，拥抱你。鲍里斯。”马蒂厄不难想象洛拉会带着怎样的心情阅读这些信件，她大约每次都会感到既是意料中的、又是很新鲜的失望心情；而且她每次都得作出新的努力，以便自我安慰道：“其实他是爱我的：问题在于他不善表达。”马蒂厄想：“她毕竟收藏着这批信件。”他仔细地重新打好结，将这扎信放回衣兜：“鲍里斯必须想个办法，将它们重新塞进手提箱，而又不叫她看见。”当出租车停稳时，马蒂厄已感觉自己变成了洛拉的天然盟友。但他想到她时总是把她当成了古人。在走进圆顶咖啡厅时，他的印象是，自己将要维护的是对一位逝者的记忆。

可以说，自从马蒂厄走后，鲍里斯一动也没动过。他坐在一边，两肩微拱，嘴巴张开，鼻孔皱缩。依维什正活跃地对他说着悄悄话。但当她见到马蒂厄进来时，便立刻不作声了，马蒂厄挨近了，将那捆信扔在桌面上，说：

“喏，都在这儿。”

鲍里斯拿起信扎，赶紧藏进衣兜。马蒂厄不甚友善地打量着他。

“没有碰到大困难吧？”鲍里斯问。

“一点也不困难，只是有一个情况：洛拉并没有死。”

鲍里斯抬起两眼瞧瞧马蒂厄，似乎一点也不明白：

“洛拉没有死，”他傻乎乎地重复道。

他在椅子里陷得更深了，似乎沮丧之至。“当然喽，他大约开始适应啦，”马蒂厄思忖。

依维什两眼闪闪发光地瞅着马蒂厄。

“我本来可以打赌说她没死的！”她道，“那么她出了什么

毛病?”

“仅仅是晕过去而已,”马蒂厄生硬地回答。

他们无言以对。鲍里斯和依维什得花些时间来消化这条新闻。“简直是开玩笑,”马蒂厄想。鲍里斯终于重新抬起头来。他的眼神呆滞:

“是……是她自己把这些信件交还给您的吗?”他问。

“不是的。我取走这些信时,她还在昏迷中呢。”

鲍里斯喝了一口白兰地,将酒杯放回桌面上:

“竟是这样!”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她说,她吸食毒品时,有时不免如此。她对我说,您应当知道这个情况。”

鲍里斯没有回答。依维什似乎明白过来。

“她说什么来着?”她好奇地问,“当她看见竟是您站在床脚前时,一定是非常震惊的喽?”

“还好。我说,鲍里斯被吓坏了,所以跑来向我求援。当然,我又说,我赶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他转过脸来叮嘱鲍里斯:“您可要牢牢记住我的话,可别自相矛盾。还有,您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信放回原处,而又不让她发现。”

鲍里斯用手抹了抹脑门儿,说:

“我可不去。我亲眼看见她死了嘛。”

马蒂厄不耐烦了:

“她要求您立刻去看她。”

“我……我还会以为她是死人的,”鲍里斯重复说,似乎想以此来开脱自己。

“是呀,可她偏偏没有死!”马蒂厄恼火地说。“叫上一辆出租车,赶快去看望她!”

鲍里斯一动不动。

“您听见没有?”马蒂厄问。“这女人孤苦伶仃，可怜得很啊。”

他伸出手想抓住鲍里斯的胳臂，但鲍里斯使劲挣脱了。

“不行!”他大喊一声，弄得平台上的一个女人立刻转过头来张望。他又放低了点儿嗓门说：“我不去。”声音虽柔却固执得毫无商量余地。

“可是，”马蒂厄惊奇地说，“要知道，昨天那些事已过去了：她答应不再重提旧事。”

“哦，昨天那些事!”鲍里斯说着耸了耸肩。

“怎么样?”

鲍里斯不高兴地瞅着他：

“她令我厌恶。”

“就因为您曾以为她已死了？听我说，鲍里斯，快振作起来，整个这件事是很滑稽的。您是弄错了，可不是！如此而已：这已成为过去。”

“我倒觉得鲍里斯在理，”依维什情绪激昂地说，然后又补上一句：“我……我要是他也会这样。”那声音分明颇有寓意，但马蒂厄却不知个中奥妙。

“难道您不明白？他这样会让她送命的。”

依维什摇了摇头，她那阴沉的小脸蛋不胜愤慨。马蒂厄向她投以反感的目光，心想：“她在煽动他的情绪!”

“假如他又到她那里去，那一定是出于怜悯了，”依维什说，“您不能这样要求他：没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了，即使对她也是这样。”

“他至少该去看看她。他会明白的。”

依维什做了个不耐烦的鬼脸，说：

“有些东西是您体会不到的。”

马蒂厄还在惊愕不已，鲍里斯又道：

“我不想再见她，”声音里透着犟劲儿，“对我来说，她已是死人。”

“真是愚不可及！”马蒂厄喊道。

鲍里斯表情阴沉地看着他。

“我不愿对您说，但假如再见到她，我就得碰她，而这是我办不到的，”他不胜厌恶地补上后一句话。

马蒂厄深感无能为力。他厌倦地瞧着这两张情绪抵触的小面孔。

“这样吧，”他道，“你等会儿再说，……等您的印象淡漠下去。您向我保证：明天或后天再去看望她。”

鲍里斯似乎轻松了，却假惺惺地说：

“那好吧，明天去。”

马蒂厄差一点嘱咐他：“您至少得给她去个电话，就说您现在不能去。”但他把话咽了下去，暗想：“他不会打这电话的。我自己打。”于是起身告辞：

“我得上丹尼尔家去了，”他对依维什说，“您的成绩什么时候公布？是两点钟么？”

“对啦。”

“要不要我也去看一看？”

“不必啦，谢谢。鲍里斯会去的。”

“我什么时候再见到您？”

“不知道。”

“看了榜马上给我发一封市内快函，告诉我您被录取了没有。”

“好的。”

“别忘了啊，”马蒂厄渐行渐远地叮咛着，“再见！”

“再见!”姐弟俩不约而同地回答。

马蒂厄走进圆顶咖啡厅的地下室，查了查电话号码簿。可怜的洛拉！鲍里斯明天才会回苏门答腊舞厅去。“可这整整一天，她将在等待中度过！……我可不愿处在她这种境地。”

“您能给我拨一拨‘特鲁00—35’号电话么?”马蒂厄问那肥胖的女话务员。

“两处电话间都有人在用,”她回答。“您得等一会儿。”

马蒂厄等待着。他从两扇敞开的门看见了洗手间的方格白瓷砖。昨晚在另一处“洗手间”……有那么一段奇特的爱情往事啊。

他觉得心中充满对依维什的怨恨。“他们都害怕死亡,”他暗自琢磨，“他们徒然年轻、整洁，心灵却狭小阴暗，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怕死、怕病、怕衰老。他们死抱住自己的青春，就像奄奄一息的病人紧紧攥住生命。我已有那么多次，亲见依维什在大镜子面前捏着脸颊：她居然已担心自己长出皱纹。他们把时光全用在咀嚼回味青春上面了，所作的打算全是急功近利的，仿佛两人都只剩下五至六年的寿命。在这之后呢……在这之后，依维什说过要自杀，但我却处之泰然，她永远也不敢这样做的：他们将回首往事。说透了，现在是我有了皱纹，我的皮肤已像鳄鱼皮般老化，肌肉也打起了结儿，可我呀，我还有些年头儿好活呢。……我开始认为：倒是咱们这些人经历了青春。咱们这些人充过好汉，做了许多可笑的事，但我在思索：拯救自己青春的惟一办法，是不是将它忘掉?”但他这时感到很不自在，他感觉到他俩就在上面，正脸对脸地窃窃私语并且串通一气。然而他们毕竟富有吸引力。

“电话接通了吗?”他问。

“稍等一会儿，先生,”那胖女人用刺耳的声音回答，“我有

一位顾客要挂阿姆斯特丹的长途。”

马蒂厄转过身来走了几步，“我没能把钱取走！”一个女人正轻盈而敏捷地走下楼来，似乎用小姑娘般的面部表情在说：“我要去撒尿啦！”她看见马蒂厄，犹豫了片刻，又以滑行的大步继续往前走，样子很精神，香气四溢，像一朵鲜花似地走进洗手间。“我没能将钱取走。我的自由是一篇神话。一篇神话（布吕内说对啦），而我的生命却是在它下面，以机械般的严整构筑而成。那是一种虚无，是骄傲而凄惨的梦想，想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成为与现实的我永不相同的东西。正是为了不属于我自己的年龄层次，所以这一年来我跟两个孩子做游戏；但这是枉然的，我是个成年人，是个大人，正是一位大人，一位先生在出租车里亲吻了小姑娘依维什。正是为了不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我才给左翼杂志写文章；可这也枉然，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我没能取走洛拉的钱，他们的清规戒律使我恐惧。正是为了逃避我的生活，我才征得玛赛儿同意，东眠一宵、西宿一夜，才固执地拒绝在区长面前办结婚手续。这是白费力气，我无异于已婚的男人，过着有家室的生活。”他抓起电话簿，漫不经心地翻阅着，读道：“霍尔倍克：剧作家，诺尔 77—80 号。”他感到恶心，自语道：“就是这样。愿意做我实际上是的那种人，这便是我仅剩的自由了。我仅有的自由是：愿意娶玛赛儿为妻。”自认在几股相反的潮流间被抛来抛去，他对此已十分厌倦，以致他几乎感到慰藉。他攥紧拳头，拿出了大人、资产阶级、先生、家长的严肃神情，在自己内心宣布：我愿意娶玛赛儿为妻。

呸！这不过是空话，是幼稚的和枉然的选择。“这也一样，”他在想。“这也是一种谎言：我并不需要意愿就可以娶她为妻，我只需顺乎自然就行。”他合上了电话号码簿，他心情沉重地审度着他的人格尊严的残余。突然间，他觉得他看到了自己的自

由。它是不可即的，既冷酷无情、又年轻幼稚、变化莫测。它却单单命令他抛弃玛赛儿。这只是刹那间的现象；这无从解释的自由，它的外表却是罪恶。他只是隐隐约约地窥见过它。它令他惧怕，并且是那样遥远。他却猛然撞在了凡人的意愿、凡人的字句上："我将要娶她为妻。"

"该您啦，先生，"那女话务员说，"请去第二个电话间。"

"谢谢，"马蒂厄说。

他走进了电话间。

"请拿起话筒，先生。"

马蒂厄顺从地拿起电话筒。

"喂！是特鲁00—35号吗？请给蒙特罗太太传个话。不，不必打搅她。请您过一会儿上楼转告。是鲍里斯先生的话：他不能来啦。"

"莫里斯先生？"对方问。

"不对，不是莫里斯，是鲍里斯。勃奥，鲍。鲍里斯不能来了。对了。正是这样。谢谢，再见，夫人。"

他正要往外走，却搔着头皮想道："玛赛儿大概急坏啦，趁我在这儿，我该给她去个电话。"他有些踌躇地瞧了一眼那管电话的女人。

"您想拨另一个电话吗？"她问。

"是的……。请拨塞格25—64。"

这是萨拉家的电话号码。

"喂，萨拉，我是马蒂厄，"他道。

"您好，"萨拉的粗嗓门儿应道，"是吗？是不是已经办妥啦？"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马蒂厄说，"那些人都不肯松口哩。我正想求您呐：您能不能到那个人家里跑一趟，请他允许赊账，

月底结清。”

“可是月底他就远走高飞了。”

“我把该给 的钱寄到美国去。”

一阵短暂的静场。

“我可以试试看。”萨拉不怎么热心地答道，“但这不是一说就能成功的。他是个老守财奴，而且正在发犹太自大狂，自从人家把他赶出维也纳之后，他就仇恨一切非犹太的东西。”

“您若不觉得麻烦，就请您还是试试看。”

“一点不麻烦。午饭后我就去。”

“谢谢您，萨拉，您真是金子般的好人啊!”马蒂厄道。

十 三

“他太不公道，”鲍里斯说。

“是呀，”依维什应道，“假如他自以为帮了洛拉一把的话!”

她轻轻冷笑了一声，于是鲍里斯心满意足，没有再说什么。谁也不像依维什那样了解他。他转过头去瞧瞧通向洗手间的楼梯，十分严肃地想：“刚才他话说过了头。他不应该像方才那样对我说三道四。我又不是胡迪盖尔!”他两眼盯着那楼梯，希望马蒂厄上楼梯往回走时能朝他们笑一笑。马蒂厄重新出现啦，但出门时连朝他俩这边看都没有看上一眼。鲍里斯对此极为反感。

“他那样子可是神气活现呢，”他说。

“谁啊?”

“马蒂厄呗。他刚出门。”

依维什默不作声。她的表情非怒非喜，只是一味端详自己那只缠着绷带的手。

“他迁怒于我，”鲍里斯说，“一定是认为我不道德。”

“说得对，”依维什道。“但在他这是一时之见。”她耸了耸肩，“他道貌岸然时，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倒不是，”鲍里斯回答。稍稍考虑一下之后，他又说：“我比他还更讲道德呢。”

“呸！”依维什说。她在凳子上晃了晃身子，表情呆痴，脸蛋显得胖乎乎的。她用无赖的口吻说：“我才不把什么道德之类放在眼里，我不理会这玩艺儿。”

鲍里斯深感孤独。他真想挨依维什更近一些，但马蒂厄似乎仍在他俩中间。他便说：

“他不公道。连让我解释解释的时间都不给我。”

依维什以公正的神态说：

“有些事情是无法向他解释的。”

鲍里斯习惯性地不加驳斥。但他却认为：对马蒂厄是什么都可以解释的，只要他当时情绪不坏。他总觉得他俩所议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马蒂厄：依维什口中的马蒂厄要更加平淡无奇一些。

依维什淡淡一笑，揶揄道：

“你的表情好固执，你这匹小骡子！”

鲍里斯没有回话，他正在反复思考他本应对马蒂厄表白的话：他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小子；当他以为洛拉已经死去时，他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时间甚至以为自己会因此备受折磨，这令他大为恼怒。他觉得折磨自己是不道德的，何况他确实受不了任何折磨。于是他抑制住了自己。出于道德。可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了，出了什么故障。得等待恢复正常。

“真有意思，”他道，“此刻我想到洛拉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心地善良的老婆婆。”

依维什暗自好笑，鲍里斯很不高兴。出于公道，他又说：

“她此刻大概没法儿开心！”

“当然喽。”

“我可不愿她难受啊，”他接着说。

“那好呀，你只须去看看她就得啦！”依维什像在唱歌，语调还挺悠扬。

他这才明白，她是故意让他掉进圈套，便忿然回答：

“我决不去。首先她……在我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具尸体。其次我不愿意让马蒂厄觉得，他可以牵着我的鼻子团团转。”

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他可不是胡迪盖尔。依维什语气缓和地说：

“他倒真有点儿牵着你的鼻子团团转呢。”

这是耍花招，鲍里斯看出奥妙却并不生气：依维什是出于好意，想让他同洛拉告吹，这是为了他好。所有的人都是为鲍里斯好。但这所谓“好”，内容却因人而异。

“我这么做是给他一个错觉，”鲍里斯不慌不忙地应答，“这是我对付他的策略。”

但他这样说是触到了要害，他对马蒂厄不无怨恨。他在长凳上有些晃动，依维什神情不安地瞧着他。

“小家伙，你想得太多啦，”她说，“你只须想象她果真死了便得了呗。”

“那可不是，那才方便 呢。但我做不到呀，”鲍里斯说。

依维什似乎觉得有趣。

“这就奇了，”她道，“我是做得到的。当我不再见一些人时，他们就如同已经不在人世。”

鲍里斯很佩服他这姐姐，便不作声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这等魄力。稍过一会儿他道：

“我在琢磨他有没有把钱取走。那就要咱们好看啦！”

“什么钱呀？”

“洛拉屋里的钱。他需要五千法郎。”

“嘿!”

依维什的神情是既好奇又不高兴。鲍里斯在想，他本来或许应当守口如瓶。他俩早说定了，要无话不谈；可是有的时候也不妨对这条规矩作一些例外处理。

“你似乎对马蒂厄有一团怒火呢，”他喃喃道。

依维什噘着嘴唇说：

“他让我恼火。今天上午他在我面前充男人。”

“啊……”鲍里斯漫应着。

他在琢磨依维什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他不露声色：他俩理应做到心照不宣，否则就大煞风景了。在片刻沉默之后，依维什突然又道：

“咱们走吧。我受不了这圆顶咖啡厅。”

“我也一样，”鲍里斯说。

他们站起身来，走出了店门。依维什挽着鲍里斯的臂膀。鲍里斯想呕吐，感觉虽很轻微，却不易驱散。

“你想他会老那么牢骚满腹么?”他问。

“那不会，那不会的，”依维什颇不耐烦地回答。

鲍里斯居心叵测地说：

“他对你也嘟嘟哝哝呢!”

依维什哈哈一笑：

“这很可能，但我以后再计较，现在还有别的心事呢。”

“不错，”鲍里斯含混地说，“你心烦得很。”

“烦得要命。”

“由于你这场考试么?”

依维什耸了耸肩膀而未置可否。他俩不声不响地走了几步。鲍里斯在琢磨到底是否真因为这场考试。他倒希望果真如此：那

是比较合乎道德的。

他抬起眼来看了看，恰巧蒙巴那斯大道是由于这灰蒙蒙的光线而闻名遐迩的。你还以为是处在十月呢。鲍里斯对十月非常有感情。他喃喃自语："去年十月，我还不认识洛拉呢。"与此同时，他又觉得如释重负："她还活着啊。"自从他将她的尸体抛弃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以来，他还是头一回感到她仍然活着，仿佛她是死而复生。他思付："马蒂厄不可能老是责怪我，因为她并没有死呀。"直至这一分钟，他才知道她在经受痛苦，她在焦虑中等待着他；但这种痛苦和焦虑在他看来已是无法补救和凝固不变了，如绝望的弃世者的痛苦和焦虑一样。然而事情全搞错了：洛拉依然活着，她睁大了两眼躺在床上，她胸中蕴藏着活人的小小怒火，就像他每回赴约迟到时一样。这愤怒不多不少就像往常一样不可忽视，也许稍微更重一点儿。他对她并没有对死者必尽的那种难以确定而又令人生畏的义务，而仅仅是一些严肃的责任，总之是家庭式的责任。这样一来，鲍里斯可以毫无恐惧地回想起洛拉的容貌来了。应召而来的并不是一名死者的面孔，而是昨天她向他转过来的、依然年轻却怒不可遏的面孔。那时她对他大喊大叫："你跟我撒了谎，你根本没见着皮卡尔！"与此同时，他感到心中升起一股实实在在的怨气，针对着这假死鬼：正是她引发了所有这一连串灾难。他说：

"我不回我自己的旅馆去，她有可能到那里登门造访。"

"你就到克洛德家里住一夜。"

"可以。"

依维什忽生一念。

"你应当给她写一封信。这比较合规矩。"

"给洛拉写？哦，那不行。"

"行的。"

“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

“我替你写，你这小废物！”

“跟她说些什么呢？”

依维什惊奇地打量着他：

“难道你不想跟她分手么？”

“我不知道。”

依维什似乎很恼火，但她也不坚持。她从不坚持己见，她也很适于这样做。但无论如何，处在马蒂厄与依维什之间，鲍里斯得小心翼翼：眼下，他既不想丢掉洛拉，也不想再看见她。

“走着瞧吧，”他道，“老想这件事是毫无益处的。”

他的的确确是走在这条林荫大道上。这些人脸色都很好，他几乎同所有的人都面熟。此刻还有一线略带欢快的残阳，正照着丁香花园的玻璃窗上。

“我肚子饿了，”依维什说，“我要去进餐啦。”

她走进德马里亚食品店。鲍里斯在门外恭候。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脆弱。他琢磨，应当想点什么，才能为自己提供一点小小的乐趣。他的选择突然落在《俚语隐语历史和词源词典》上了。他很高兴。这部词典现在已经躺在他的床头柜上，一眼能见到的便是它了："这等于一件动产，"他精神焕发地想，"我干了件绝活儿！"还有，福也是从来不单行的。他想到了那把匕首，便将它从衣兜里掏出，打开来看。"我真走运啊！"他前一天才买下这把匕首，现在它已颇有阅历啦：它划破过他两位最亲近者的皮肤。"它非常锋利啊！"鲍里斯思量。

一个女人从这儿路过，正使劲儿端详他。她穿得漂亮极了。他转过身来看见她的背影：她也转过身来，他们不无好感地互相打量一番。

“我回来啦！”依维什道。

她手里拿着两只加拿大产苹果。她将其中一只在屁股上擦了擦，擦亮之后便啃了一口，又将另一只递给鲍里斯。

“我不要，”鲍里斯说。“我肚子不饿。”又说：

“你让我不痛快。”

“为什么?”

“你把苹果拿到屁股上擦!”

“好叫它们光亮呀，”依维什回答。

“你瞧瞧那往前走的女人，”鲍里斯说，“我看上她了呢。”

依维什吃着苹果，样子很和气。

“又是一个?”她嘴里塞得满满的问。

“不是这边，”鲍里斯道。“在你身后呢。”

依维什掉过头来，扬了扬眉。

“她很漂亮，”依维什简单评论道。

“你看到人家的穿着了吗？我要是得不到这样一个女人，那一辈子就白活啦。要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那才叫快活呢。”

依维什仍在观看那渐行渐远的女人。她一只手拿着一个苹果，模样儿似乎是向着他伸手。

“我对她厌倦了之后，就转送给你，”鲍里斯颇为慷慨地说。

依维什还在啃她的苹果。

“瞧你说的!”她道。

她挽起他的胳膊，拉着他就走。在蒙巴那斯大道的另一侧，有一家日本商店。他俩穿过马路，在货架面前站住。

“瞧那些小酒杯儿!”依维什说。

“那是喝日本清酒用的，”鲍里斯说。

“清酒是什么?”

“是用大米做的一种烧酒。”

“我要来买这种酒。我用茶杯喝它。”

“茶杯太小了呢。”

“我可以连着斟好几杯呀。”

“要不然你也可以一次斟它六杯。”

“对呀，”依维什兴高采烈地说。“我把斟得满满的六个杯子放在面前，一杯一杯轮流喝！”

她稍稍往后挪了挪身子，咬着牙齿极为热烈地说：

“哦，我真想把整个铺子全买下来！”

鲍里斯不赞成他姐姐对这些小玩艺儿如此兴致勃勃。不过他还是想跨进这小铺，但依维什却一把拉住了他。

“今天不进去啦。来吧。”

他俩沿着丹费尔－罗什罗街往上走。依维什嘀咕道：

“为了弄到这些小玩艺儿，（那会装满整整一间屋子！）我宁可卖身给一个老头儿。”

“你不行的，”鲍里斯厉声道，“那可是专门的行业。要专修呢。”

他俩缓缓前行。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依维什肯定已经忘记了考试，她的神情是高高兴兴的。每到这样的时刻，鲍里斯总觉得他俩就像一个人。在天空里，有大片大片的蓝色，也有翻腾跃动的白云：树叶上渗透着雨水，闻得见烧木柴的气味，就像走在一个村庄的主要街道上。

“我挺喜欢这种天气，”依维什边说边啃起第二只苹果来。“天气有点儿潮湿，但并不粘人。况且也不亮得刺眼。我觉得一口气可以走二十公里。”

鲍里斯悄悄张望附近有没有咖啡馆。依维什一说到步行二十公里，总是立刻要求坐一坐。

她瞧了瞧贝尔福雄狮[1]，一往情深地说：

"我喜欢这雄狮。它像一位巫师。"

"嘿！"鲍里斯说。

他即使不赞同姐姐的趣味，也还是尊重它的。何况马蒂厄为此作过担保。他有一次对鲍里斯说过："您姐姐趣味恶俗。但这比最稳妥的那种趣味要好：这是一种深刻的恶俗趣味。"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可争议了。但鲍里斯本人倒是偏爱古典美。

"咱们走阿拉戈大道吗？"他问。

"哪一条道？"

"这一条。"

"我很愿意，"依维什说，"这条路闪闪发光。"

他俩静静地走着。鲍里斯发现，他姐姐脸色阴沉下来，显得有些神经质。她故意将两脚扭来扭去地向前走："痛苦即将开始，"他强忍着担忧暗自思量。每当依维什等待考试结果时，她总是开始自我折磨。他抬起两眼，看见四个工人正朝他们走来，有说有笑地打量着他俩。鲍里斯对这种说笑本是习以为常的，他便怀着好意瞧着这几个人。依维什却自管低着头，不像是瞥见了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快要同他俩迎面相遇时，他们散了开来：有两个从鲍里斯左侧走过，还有两个则从依维什右侧行走。

"把他们夹在当间？"他们当中有一人在出主意。

"胡闹什么，"鲍里斯还算客气地说。

就在这一刻，依维什扑腾跳起来，口里尖叫一声，继而又用手遮住嘴巴，压下了这喊声。

"我的举止像个小厨娘呢，"她满脸愧色地说。那几名青年工

---

[1] 贝尔福（Belfort），法国东北部城市，有雄狮雕塑，象征普法战争时对普军的抵抗。此处可能是指仿制品或工艺品。

人已远去了。

“出什么事啦?”鲍里斯惊奇地问。

“他摸了我一下，这卑鄙的小子!”依维什厌恶地说。

她一本正经地补充道：

“这没什么，我也不该大喊大叫。”

“是其中哪一个?”鲍里斯怒不可遏地问。

依维什一把拉住他。

“我求求你，别造次。人家是四条汉子。何况我这就已经够可笑的了。”

“倒不是因为他摸了你一下，”鲍里斯解释道，“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我陪着你时，居然有人敢这么对待你。你与马蒂厄同行时，就没有人敢碰你。我看上去像个什么?”

“本来就是嘛，我的小家伙，”依维什忧愁地说，“我也没能保护你呀。咱们不是受人敬重的人呀。”

这是实话。鲍里斯常常觉得奇怪：当他照镜子时，他觉得自己的模样儿挺威严。

“咱们不受人敬重，”他重复道。

他俩紧靠在一起，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孤儿。

“这是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依维什问。

她指着一列长长的墙壁，在栗子树的绿叶丛中显得格外黝黑。

“这是一座监狱，桑台监狱，”鲍里斯回答。

“这可是臭名远扬的咧，”依维什说，“我从没见过更阴森的地方。有人从这里逃出来过吗?”

“很少有这种情况，”鲍里斯说，“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有一名囚犯曾从墙头跳下，挂在一株栗树的粗干上，后来逃走啦。”

依维什想了想，便用手指头指了指一株栗树。

“该是这棵树吧，”她道，“咱们不妨到那旁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我累啦。也许咱们会看到另一名囚徒往外跳。”

“也许，”鲍里斯将信将疑地回答，“要知道，他们一般是夜间才这么干的。”

他俩穿过马路，过去坐了下来。凳子是潮湿的。依维什满意地说：

“挺凉快呢。”

但不一会儿她就折腾起来，开始拉扯头发。鲍里斯只得拍拍她的手，示意她别扯她的鬈发。

“你摸摸我的手，”依维什说，“它冰凉的呢。”

果真如此。而且依维什的脸色铁青，她的样子似乎痛苦不堪，浑身上下都微微颤抖。鲍里斯看到她这么难受，不禁出于同情而联想到洛拉。

依维什突然抬起头来；她那样子像是下了什么不祥的决心。

“你带了骰子吗？”她问。

“带啦。”

马蒂厄曾送给依维什一套骰子，小方块儿装在一只皮质小口袋里。依维什又当做礼品转送给了鲍里斯。他俩经常玩这游戏。

“咱们玩掷骰子，”她说。

鲍里斯从小口袋里取出骰子。依维什又道：

“两局再加一次决胜局。你先掷。”

他俩分开来，鲍里斯骑在凳上，扔出骰子。结果是三个同为K。

“干净利落！”他道。

“讨厌鬼！”依维什说。

她皱了皱眉头，在掷出骰子之前，先念念有词，并且在自己

的手指上吹了一吹。这相当于念咒语。“这可是当真的，她在赌考试成败哩，”鲍里斯琢磨。依维什掷了小方块，却输啦：三个同 Q。

“来第二局吧，”她一边说，一边眼睛闪闪发光地瞧着鲍里斯。这一回她得了三顺王牌。

“全赢啦！”这回该她宣布道。

鲍里斯掷了骰子。眼看就要出现四个大王。但没等它们落下，他伸出手去，假装要拾起它们，其实是用食指和中指巧妙地碰了碰其中两只。于是两个老 K 取代了一张红心 A 和一张王。

“两对同花！”他沮丧地宣布。

“我赢了一局，”依维什得意地说，“开始决胜局！”

鲍里斯在想她是否看出了他玩弄的花样。不过无论如何，这无关宏旨：依维什只重视结果。她以二比一胜了决胜的这一局，而他并没有做手脚。

“好呀！”她简简单单地说。

“你还想玩吗？”

“不，不，”她道，“这很好嘛，我刚才玩是为了猜我会不会被录取。”

“我不知道你有这想法，”鲍里斯说，“那么好！你已被录取啦！”

依维什耸了耸肩。

“我不信这个，”她道。

他俩沉默了，低着头并排坐着。鲍里斯并没有盯着依维什看，但感到她在哆嗦。

“我觉得好热，”依维什说，“真可怕：我的两只手湿漉漉的。我因为焦虑而流汗。”

实际上，她的右手刚才还是冰凉的，现在却滚热滚热。她的

左手不能动弹，并且包得紧紧的，正放在膝上。

"我讨厌这绷带，"她说，"我活像一名战场上的伤兵，真想将它扯掉。"

鲍里斯没有作答。远处的一座时钟敲响了一下。依维什一惊：

"已经……已经是十二点半了吗？"她茫然问道。

"是一点半，"鲍里斯看看自己的手表答道。

他俩面面相觑，鲍里斯忙道：

"是啊，现在我不能不去了。"

依维什紧紧挨着他，用两臂勾住他的双肩。

"别去，鲍里斯，我的小家伙，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今晚就回拉昂，我……我什么都不管啦。"

"你在胡说，"鲍里斯温和地对她说，"你在重见爸爸妈妈时，一定得心中有数才行。"

依维什垂下两臂。

"那你去吧，"她道，"但赶快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在这儿？"鲍里斯极为惊异地问，"你不愿意咱俩一同走一走么？你可以在拉丁区的一家咖啡店等我。"

"不，不，"依维什说，"我在这儿等你。"

"随你的便。如果下起雨来呢？"

"鲍里斯，我求求你，别折磨我，快去快来。我呆在这儿，即使下雨、即使发生地震；我已经无法站起身来。我连伸出手指头的力气都没啦。"

鲍里斯站起身，大步流星地走了。他横穿马路之后，转过头来看了看。他瞥见依维什的背影，她瘫坐在那张凳子上，脑袋深陷在两肩之间，模样活像一个穷愁潦倒的老太婆。"不管怎样，她也许是会被录取的，"他喃喃自语。他向前走几步，突然回想

起洛拉的容貌。真正的容貌。他想："她多不幸!"于是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

十 四

过一会儿。过一会儿，他将重新开始那毫无成果的搜寻。他无法摆脱玛赛儿怨恨和厌倦的目光、依维什阴沉的表情，以及洛拉死尸般的面孔。因此过一会儿他又将感到嘴里有一种发烧的苦涩，焦虑又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过一会儿准是如此。他沉沉地坐在那张安乐椅中，并点燃烟斗。他孤独而平静，沉浸在这酒吧间昏暗的清新气息中。这里有那只涂了漆的大桶，人们将它当桌子用，有许多女艺人的照片，有水手们挂在墙上的贝雷帽。有这台几乎让人看不见的收音机，它在像一股喷泉似地喁喁低语。在厅堂的深处，有这些大腹便便、穿着考究的大亨们，正吸着雪茄烟、饮着波尔图葡萄酒。他们是最后一批顾客，一些商人。另外那些顾客早就回家进午餐去了。此刻也许是下午一点半，但你很容易以为还是上午时分，白昼在这里展示，如同风平浪静的海洋。马蒂厄溶解在这片没有激情、没有波浪的海洋中，化成了一曲几乎听不见的黑人圣歌、一片由不同声部混成的杂音、一线红棕色的光亮，还有所有这些动作优美的外科医生式的巧手，它们悠悠摆动，手指里夹着雪茄烟，宛如载着各种香料的帆船。这恬静生活的小小片断，他清楚地知道只是人家暂时借给他享用的，不一会儿他就必须交还，但他却悠然自得地充分利用：对于失败了的人，社会仍保留给他们许多微不足道的小小享受，惟须享用适度；甚至可以说，他正因为这些享受而保持了大部分一时的风雅。丹尼尔正坐在他的左侧，庄重而沉静。马蒂厄可以从容不迫地欣赏他那阿拉伯酋长式的英俊相貌，这本身也是一种小小的

眼福。马蒂厄伸了伸腿，专为丹尼尔露出一丝笑容。

“我介绍你喝他们这儿的色雷斯白葡萄酒，”丹尼尔说。

“行呀。可你得请客，我身无分文啊。”

“我请你喝，”丹尼尔应道，“可你得告诉我：你愿不愿意我借给你二百法郎？我感到很惭愧，能贡献的实在微不足道啊……”

“嗨！”马蒂厄回答，“其实连这也不必。”

丹尼尔那双体贴人的大眼转向他。他坚持道：

“恳请你接受。我有四百法郎应付这一周：咱们俩对半分。”

应当避免接受，这不合常规。

“不用啦，不用啦，”马蒂厄说，“我向你保证，用不着。你太客气啦。”

丹尼尔用殷切关怀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当真没有任何需要吗？”

“不，”马蒂厄回答，“我得有五千法郎才行。但不是立刻就要。眼下我需要一杯色雷斯酒，还需要你同我谈谈话。”

“我但愿谈话不比色雷斯酒差，”丹尼尔说。

他只字不提他那封市内快信，也不提促使他把马蒂厄请来的原因。马蒂厄倒很领这份情：反正不会误了这话题。他先开口道：

“你知道吗，我昨天见到了布吕内。”

“真的？”丹尼尔有礼貌地问。

“我相信这么一来，我和他的交情就完啦。”

“你们吵架了么？”

“不是吵架。比吵架还糟。”

丹尼尔显出难过的样子。马蒂厄不禁笑道：

“你啊，你对布吕内是不以为然的喽？”

“哎呀，你知道，……我同他从来也不像你们俩那么亲密，”丹尼尔说，“我很敬重他，但假如我能作主，我会叫人把他制成标本，送到人类博物馆二十世纪分馆展出。”

“他在那儿露脸不会寒碜的，”马蒂厄说。

丹尼尔说了假话：其实，从前他非常喜欢布吕内。马蒂厄尝了一口色雷斯酒，品评道：

“这酒很好。”

“是呀，”丹尼尔说，“这是他们最上品的了。但他们的存货快完啦，没办法补充，因为西班牙在打仗。”

他将空酒杯放下，从一只小碟里取了一粒橄榄。

“你知道吗？”丹尼尔又道，“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呢。”

这下子完啦：这微不足道而轻松自在的福气就此变成了历史。马蒂厄用眼角瞟了瞟丹尼尔：丹尼尔的表情庄重而深沉。

“你说吧，”马蒂厄道。

“我在思索，这会给你造成什么印象，”丹尼尔犹豫不决地又说，“假如你一定要责怪我，我就太遗憾啦。”

“你只须说下去，这样才能安心，”马蒂厄带着微笑答道。

“那么……你猜猜我昨晚见到谁啦？”

“昨晚你见到了谁？”马蒂厄失望地重复着，“可我不知道啊，你有可能见了许许多多人。”

“是玛赛儿·杜菲。”

“玛赛儿？哦。”

马蒂厄并不特别吃惊。丹尼尔同玛赛儿过去并未经常见面，但玛赛儿似乎对丹尼尔有好感。

“你真走运，”他应道，“她从来不出门的。你在什么地方遇见她啦？”

“可不就是在她家里……”丹尼尔笑嘻嘻地说。“你想还有什

么地方，既然她从来不出门?”

他垂下眼皮，显出谦卑的样子，又补充道：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不时见见面。”

出现了一阵静场。马蒂厄凝视着丹尼尔又浓又黑的长睫毛，只见它们眨巴眨巴地轻轻跳动。时钟敲了两下，一位黑人的歌喉唱着《卡罗利纳有一个摇篮》。“我们不时见见面。”马蒂厄将头转开，瞅着一名水手贝雷帽上的红色飘带。

“你们见面，”他不甚理解地重复说，“可……在什么地方见啊?”

“不就是在她家么，我刚才已告诉你啦，”丹尼尔有些不悦地说。

“在她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上她家里去?”

丹尼尔没有回答。马蒂厄问：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怎么引起的呢?”

“其实再简单也不过了。我一向对玛赛儿·杜菲很有好感。我钦佩她的勇敢和气度。”

他停了一停，马蒂厄不胜惊奇地喃喃复述着：“玛赛儿的勇气，她的气度。”这些并不是他在她身上最看重的品质。丹尼尔继续说：

“有一天我觉得无聊，忽然想起去按按她家的门铃。她非常友善地接待了我。就是这么回事：从那以后，我们就继续见面。我们惟一的过失就是没对你讲。”

马蒂厄沉浸到那玫瑰色房间浓郁的芬芳和软绵绵的气氛中了：丹尼尔仿佛坐在那张安乐椅上，他用他那双牡鹿般的大眼睛盯着玛赛儿。玛赛儿却笨头笨脑地微笑着，好像人家要为她照相似的。马蒂厄摇了摇头：这对不上号呀，太荒唐、太奇怪啦。这两位毫无共同之处。他俩是不可能谈得来的。

"你上她家去，而她似乎向我隐瞒了这一点?"

他又泰然自若地说：

"这是胡扯。"

丹尼尔抬起两眼，阴郁地瞧着马蒂厄。

"马蒂厄!"他以最诚挚的语调说，"你应当公道地向我承认：我可不敢在你同玛赛儿的关系问题上有什么造次，你俩的关系太值得珍惜了。"

"我没有这样说，"马蒂厄道，"我没有这样说。但你这毕竟是在胡扯。"

丹尼尔非常泄气地垂下两臂。

"那么好，"他忧郁地说，"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不，不，"马蒂厄道，"说下去呀，你这人真有意思：我想不通，如此而已。"

"你不肯帮我一把，"丹尼尔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在你面前责备自已，这本来已是十分艰难了。"他叹了口气又道："我本希望你能相信我口头的诉说。但既然你一定要证据……"

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只皮夹子，里面塞满各种便条。马蒂厄随便瞥了一眼这些小条子，暗想："这混账东西!"他这样做时神态慵懒，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你瞧呀，"丹尼尔说。

他将一封信递给马蒂厄。马蒂厄接了过来：那是玛赛儿的笔迹。他读道：

> 亲爱的大天使：您像平常那样，总是说对啦，那天确实是长春花。但您写给我的那些废话，我可是一句也不懂，既然您明天没空，星期六再说吧。妈妈说，为了糖果的事，她要狠狠地骂您。快来吧，亲爱的大天使：我们急切地期待您降临。
>
> 玛赛儿

马蒂厄盯了丹尼尔一眼，说：

“那么……这是真的喽?”

丹尼尔点了点头：他的身子挺得笔直，阴沉而一本正经，像决斗场上的见证人。马蒂厄将那短笺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上面写的日期是四月二十日。“她写下了这份东西。”这种矫揉造作而又轻松活泼的文风一点儿也不像是她的。他困惑地拭了一下鼻头，接着竟大笑起来：

“大天使。她管你叫大天使，我是绝对不会想到 这个词儿的。我想，该是指一个贬到下界的大天使，类似路济费尔① 这样的角色。而且你还见了老太太，这可就齐啦!”

丹尼尔似乎不知所措，他生硬地说：

“这太好啦。我担心你会发脾气呢……”

马蒂厄转过头来，六神无主地望望他。他明白，丹尼尔原来估计他会勃然大怒的。

“说得对，”他道，“我应当生气，那才正常。可你要记住：也许以后会这样，但眼下我只感到震惊。”

他将杯里的酒饮尽。现在轮到他自己对为什么没有更生气而感到奇怪。

“你常见她吗?”

“说不准。每月两、三次。”

“可你俩到底有什么可谈呢?”

丹尼尔一惊，两眼闪闪发光。他以过于温和的语调挖苦道：

“难道你想给我们建议一些话题么?”

“别生气呀，”马蒂厄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所有这些对我

---

① 路济费尔（Lucifer），魔鬼撒旦的别名，原为天使，因犯罪被贬谪人间，常引诱人们犯罪。

来说是太新鲜、太出乎意料啦……这几乎使我觉得有趣。但我并没有恶意。那么真有这么回事喽？你们喜欢在一起谈谈喽？可是（你别嘀嘀咕咕，我求你。我只是在设法弄明白），你俩在一起谈什么呢？”

“什么都谈，”丹尼尔冷冷地说，“当然喽，玛赛儿并不期待我有什么高见。但她可以从中得到憩息。”

“真难以令人置信，你们差别太大啦。”

他无法摆脱这荒唐的印象：丹尼尔那么一本正经，一脸阴沉、优雅、高贵的表情，样子活像卡利奥斯特罗①，脸上挂着非洲人经常保持的那种笑容；而玛赛儿端坐在他对面，呆板、笨拙而忠厚……忠厚吗？呆板吗？也许不那么呆板：“来吧，大天使，我们期待您。”写下这句子的竟是玛赛儿，试着讲这种笨拙的俏皮话的竟是玛赛儿。马蒂厄头一回微微感到心中有一股怒火。“她对我撒了谎，”他惊愕地想，“她对我撒谎已有半年之久啦。”于是他又道：

“玛赛儿有些事竟瞒着我，这太叫我吃惊啦！”

丹尼尔没有答话。

“是你要求她三缄其口的吗？”马蒂厄问。

“是我要求的。我不想让你左右我们的关系。目前我对她已相当了解，这就不那么重要了。”

“那么是你要求她这样的喽？”马蒂厄较轻松地重复道。他又问：“她没有为难么？”

“她非常吃惊。”

“不错，但她也没有拒绝啊。”

---

① 卡利奥斯特罗，十八世纪意大利冒险家、江湖医生，卷入法国宫廷阴谋，被判死刑，后减刑为终身监禁。

“没有。她不应认为这有多大罪过。我记得，她微微一笑，说：‘这是个良心问题。’她认为我喜欢在身边制造神秘气氛。”他带着含蓄的嘲讽又说：“开头她称我为罗亨格兰[①]。后来就像你现在看到的，她选中‘大天使’的称呼。”这口吻让马蒂厄听了极不愉快。

“是的，”马蒂厄说。他心想：“他在嘲笑玛赛儿。”他为玛赛儿感到屈辱。他的烟斗熄灭了，他伸过手去，机械地抓了一颗橄榄。情况是严重的，他感到自己还谈不上沮丧。一种精神上的惊愕，那是有的，就如同人们发现自己全盘错了的时候一样。……若在过去，他是会有切肤之痛的。而现在他只是以闷闷不乐的语调说：

“我同她过去是无话不谈的……”

“那是你的想象，”丹尼尔说，“能做到什么话都说吗？”

马蒂厄怒气冲冲地耸了耸肩。但他主要是生自己的气。

“还有这封短信！”他嚷道，“我们期待您的降临！我觉得好像冒出来另一个玛赛儿。”

丹尼尔似乎吓坏了：

“另一个玛赛儿，瞧你说的！听着，你总不至于为了这种儿戏行为而……”

“刚才是你自己责备我对事情不够认真。”

“这是因为你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丹尼尔道，接着亲热而谅解地又说：“问题在于，你过分相信自己对各色人等的判断。这段小插曲不过是证明：玛赛儿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也许是这样，”马蒂厄说，“但还有别的因素。”

---

① 罗亨格兰，原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八五〇年瓦格纳将其故事编为著名歌剧《罗亨格兰》。

玛赛儿是不在理的；但马蒂厄却害怕迁怒于她，他不应当丧失对她的信任，尤其是在今天：今天他也许必须为她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他需要对她保持敬重，否则就太难忍受啦。

“再说，”丹尼尔又道，“我们一直想告诉你的，但神神秘秘地也挺有趣儿。于是就一再拖延下来。”

我们！他口口声声说：我们！有人在向马蒂厄提到玛赛儿时可以自称“我们”了！马蒂厄很不友善地盯着丹尼尔：这本应是恨他的时机了。但像往常一样，丹尼尔总是弄得人家无计可施。马蒂厄蓦然对他说：

“丹尼尔，她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么！我已经对你说过啦，”丹尼尔答道，“因为我要求她这样。何况她对于有自己的秘密觉得挺有意思。”

马蒂厄摇了摇头：

“不。还有别的因素。她心里明白自己干下了什么事情。可她为什么要干呢？”

“可是……”丹尼尔说，“我猜想：在你的光照之下过日子并不总是舒服的。她为自己寻找了一个荫凉的角落。”

“她觉得我咄咄逼人吗？”

“倒也没有明说，但我自以为理解到了这一点。有什么办法啊！你代表一股力量嘛，”他笑盈盈地补充道。“请注意：她钦佩你，她钦佩你宛如生活在玻璃房子里，却要在屋顶上大喊大叫，披露一般人视作隐私的东西。但这却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没有对你提起过我的造访，因为她害怕你会曲解她的感情，会强制她给这种感情命名，害怕你将它随意割裂、再支离破碎地归还原主。要知道，这类感情需要保持其模糊，……那是某种游移不定、含义极不精确的东西……”

“她对你这样说了吗？”

“是的。这是她明说过的。她告诉我：‘同您在一起使我觉得好玩儿的是，我一点也不知自己走向何方。同马蒂厄在一起呢，我却始终明白这一点。”

“同马蒂厄在一起，我却始终明白这一点。”依维什也说过：“同您在一起，永远也不必担心有意外的事。”马蒂厄感到一阵恶心。

“她为什么从不向我谈及这些呢？”

“她认为这是因为你从来不问她。”

这倒是实话，马蒂厄耷拉下了脑袋：每当涉及深入了解玛赛儿的感情这类问题时，马蒂厄总是油然生出一种无法克服的慵懒心情来。他有时也发现玛赛儿的目光里闪过些许阴影，但此时他必定会耸耸肩：“得啦！若真有什么东西，她会告诉我的，她对我是无话不谈的。”这便是我所谓的信任她。我把一切都弄糟啦。

他振作了一下，突然又问：

“你为什么今天把这件事告诉我呢？”

“迟早总有一天得告诉你啊！”

这种不着边际的态度，是故意拿来吊胃口的：马蒂厄没有上当。

“为什么在今天、又为什么由你来说？”他又道，“比较正常的做法……应当是她先对我说这件事。”

“是啊，”丹尼尔假装为难地说，“也许我搞错了，但我认为这关系到你们二位的利益。”

好哇。马蒂厄挺直身子，暗想：“你得提防更毒的一手啊。这才开始呢。”丹尼尔又道：

“跟你说实话吧：玛赛儿并不知道我俩的谈话，她直到昨天似乎都没有下决心及早把这事告诉你。你若能注意别对她提起咱俩的交谈，我就感激不尽啦。”

马蒂厄不由得笑起来：

“你倒做了好人，你这撒旦！你到处制造神秘。昨天你还同玛赛儿密谋对付我，今天却要求我与你串通去对付玛赛儿。你真是个两面三刀的怪物啊。”

丹尼尔淡淡一笑，说：

“我绝非撒旦式的人物。促使我吐露真情的，是昨晚我的的确确深感不安了。我觉得你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误会。当然，玛赛儿心高气傲，不会自己来找你谈开的。”

马蒂厄手里紧紧握住酒杯：他开始明白了。

“那是由于你们……”丹尼尔含蓄地把话说透了：“你们出了事故。”

“嗨！”马蒂厄答道，“你对她说你已知道了吗？”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说。是她先提到的。”

“啊！”

“昨晚在电话里她似乎还惟恐我同他谈及。可当晚她却向他和盘托出了。又一个弄虚作假的把戏啊！”马蒂厄接着问：

“那又怎样呢？”

“是这样：情况不大好。出了点儿毛病。”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马蒂厄口干舌燥地问。

“没有具体原因，而是……她谈这件事的方式。”

“出了什么问题？她埋怨我给她制造了一个娃娃吗？”

“我想不是。不是埋怨这个。而是责怪你昨天的态度。她对我谈起时是有情绪的。”

“我做了什么错事啊？”

“我没法确切地告诉你。喏，她特别向我提到过：‘老是他说了算；假如我不赞同他的意见，当然会抗议。只不过他总是占上风，因为他已形成定见。他从来不给我时间形成自己的意见。’

我不能保证字字句句都准确。”

“但我没有什么可说了算的，”马蒂厄惊愕地说，“出现这类情况时，我们对于该怎么办总是意见一致的。”

“不错。但是前天你考虑到了她的看法么？”

“天哪，没有啊，”马蒂厄说，“我确实以为她同我的想法一样。”

“是啊，总之你什么也没有问人家。你们俩上一次遇到这种……意外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啊？”

“我不知道。是在两三年前吧。”

“有两三年了。你没想到，这当中她有可能改变主意吗？”

在厅堂的后面，那些先生们已站起身来。他们嘻嘻哈哈相互恭维一番，一名跑堂将他们的帽子取来，三顶黑色毡帽，一顶瓜形帽。他们出大门时向酒吧侍者打了个友善的手势，侍者便关掉了收音机。小酒店重新恢复一片死寂的状态。空气里有一股大灾大难的气息。“不会有好结局，”马蒂厄思量。他不清楚究竟什么结局会不好：是这风云变幻的一天，还是这件堕胎的事情，抑或是他同玛赛儿的关系？不是的，是某种更模糊、更广泛的东西：他的生活、整个欧洲，以及这平淡无奇、带有不祥之兆的和平。他仿佛又看见布吕内棕红色的头发：“九月份将会爆发战争。”眼下，在这冷清阴暗的小酒店里，人们几乎要相信这种估计了。在他的生活中，在这个夏天，似乎有一种腐臭气息。

“她害怕动手术吗？”他问。

“我不知道，”丹尼尔神情淡漠地说。

“她渴望我娶她为妻吗？”

丹尼尔噗哧一笑：

“这我就一无所知喽，你问得太多啦。不管怎样，事情大概不是那么简单。你知道吗？你应当在今天晚上同她谈谈这个问

题。当然不必提到我：应当显出你自己忽然前思后虑的样子。按照昨天我见到她的模样儿看来，她不会不一吐为快的：她似乎心理负担极为沉重。”

“那好吧。我尽量让她开口说话。”

一阵沉默之后，丹尼尔颇为窘迫地补充道：

“那么就这样办啦：我可是先给你打过招呼了。”

“很好。我得谢谢你，”马蒂厄说。

“你责怪我吗?”

“哪儿的话。你能这样帮忙难能可贵啊：这事像是天外飞来的横祸啊。”

丹尼尔大笑：他的嘴张得老大，可以窥见他那两排光洁的牙齿，还有那颤动的喉头。

我不该这样。她将手放在电话话筒上思忖，我不该这样啊。我们过去是无话不谈，从不隐瞒的呀。他一定认为：玛赛儿什么都告诉我。哦！他这样想，他知道啦，现在他知道啦，他又惊愕又压抑，脑子里回荡着这细言慢语：玛赛儿从来都是把什么都告诉我的。现在这声音在那里，在他脑子里，这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我百倍千倍地但愿他恨我。但他却在那儿，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长凳上，两臂张开，似乎刚让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又目光盯着地面，好像什么东西刚在那儿破碎了。事情已办妥，谈话已进行。眼没见，耳未闻，我并不在场，什么也不知道。可谈话是在那里进行，它已进行，话已说出。我却什么也不知道。那低沉的声音像一缕青烟似地徐徐升向店堂的天花板。那声音就将从那里传来；那低沉而动听的声音总是使电话的话筒微微震颤：它将从那里发出，它将宣布事已办妥。天哪，天哪，那声音将说些什么呢？我一丝不挂，我大腹便便，而这声音却将穿戴整齐地从那白

色薄片里逸出。我们本不该这样，我们本不该这样。如果可以责怪丹尼尔，她就几乎想要责怪他啦。他是那样地宽容大度，那样地满怀善意。他是惟一替我着想的人，他承担起了我这段公案。那位天使，他将他那动听的嗓音用来为我辩护。一个女子，一个弱女子，非常脆弱的、在男人的世界、活人的世界里受到保护的女子，是一个低沉却热烈的嗓音在保护她。那嗓音将从那里逸出，它将宣称："玛赛儿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可怜的马蒂厄，亲爱的大天使！她在思索：大天使啊，于是她的两眼湿润了。那是温馨的泪水，象征丰盛和多产的泪水，那是经过八天酷热之后的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受到保护的温良女子的泪水呀。他将我搂在怀里，我受到抚爱，呵护，眼里噙着颤抖的泪花，两腮流下曲曲弯弯的轻轻细流，嘴巴颤抖着向上噘起……在整整八天之中，她一直凝视远方某个固定的地方，两眼干涩而孤寂：他们将从我这儿夺去那生命。在整整八天之中她曾是那个思想清晰的玛赛儿，坚强而理智的玛赛儿，男子汉式的玛赛儿；他说我是个男子汉，可现在却流下了泪水，成了弱女子一个，那是从眼中洒下的细雨啊。干吗非要挺住呢？明天我将变得坚强而理智。仅仅一次，就这么一次落泪、悔恨、甜甜的自我怜惜、以及更加甜甜的谦卑。她柔软的双手托着腰部、臀部……她真想搂住马蒂厄，请他原谅，双膝跪下求他原谅：可怜的马蒂厄，我可怜的伟人。一次，仅仅一次，受到呵护、受到宽容，这是多么好啊！突然，一个念头使她喘不过气来，仿佛一罐子酸醋流进了她的血管：今晚他上我这里来时，当我用两臂勾住他的脖子，拥抱他的时候，他就什么都知道啦。但我呢，我却得伪装并不知道他已明白。哦！我们在向他撒谎（她一筹莫展地暗想），我们仍在向他撒谎。我们把什么都对他说了。但我们的诚意却已经被毒化。他已经知道，他今晚走进屋来，我将注视他那双善良的眼睛，我将费神思

考。他已经知道，我又怎堪忍受这一点！我的伟人，我可怜的伟人哟！我有生以来头一遭儿使你难受啦。哦！我什么都可以接受。我可以到那老太婆的诊所去。我可以打掉那孩子。我感到羞愧。我做他想做的一切，做你想要我做的一切！

电话铃在她手指下发出响声，她紧张地抓起话筒：

“喂！”她招呼道，“喂！是丹尼尔吗？”

“是的，”那安详而美妙的嗓音回答，“您是谁呀？”

“是玛赛儿呀。”

“您好，亲爱的玛赛儿！”

“您好！”玛赛儿应道。她的心怦怦直跳。

“您睡得好吗？”那男低音在胸中回荡，又动听又令人不很好受。“昨夜，我告辞得太晚啦，杜菲夫人要骂我啦。不过我希望她没有察觉。”

“没察觉，”玛赛儿喘着粗气说，“您离开的时候，她正在呼呼大睡。”

“您呢？”那温柔的嗓音继续问，“您睡着了吗？”

“我吗？您问这……我睡得很好呀。您知道，我有些着急。”

丹尼尔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多余的美妙笑声，平和而洪亮。玛赛儿稍稍松驰了一点。

“您不必着急呀，”他道，“一切都很顺利。”

“一切都……这是真的么？”

“是真的。比我原来估计的还要好。咱们有点错怪了马蒂厄，亲爱的玛赛儿。”

玛赛儿因为深深的悔恨而十分难受。她道：

“是吗？咱们果然是错怪了他？”

“我刚说一两句话他就打断了话头，”丹尼尔说，“他告诉我，他完全明白有什么事情不顺当，这事弄得他昨日一整天都不得

安宁。”

“您……您对他说了咱们常见面吗？”玛赛儿嗓音哽塞地问。

“当然说了，”丹尼尔惊奇地答道，“咱们不是早已说好了吗？”

“是的……是的。他的反应怎样呢？”

丹尼尔似乎有些犹豫，回答说：

“反应很好。总之是很好。起先他不愿相信……”

“他大概会对你说：‘玛赛儿同我是无话不谈的。’”

“正是这样，”丹尼尔似乎觉得很有趣，“他恰恰就是这么说的。”

“丹尼尔！”玛赛儿说，“我后悔莫及哩！”

她又听见了那深沉而欢快的笑声：

“事情就是这样：他也后悔。他走的时候悔恨不已。哦！要是你们二位都抱着这样的心情，我真想躲在您屋里的什么角落，让他来见您：那一定会妙不可言呢。”

他又笑了起来，玛赛儿谦卑而感激地想：“他在嘲笑我哩。”但这时那嗓音已变得非常低沉，听筒竟像管风琴一样震颤起来。

“不，说真的，玛赛儿呀，一切都极其顺利。您知道：我真为您高兴。他没有让我说下去，我刚说了一点儿就被打断，他接过话头道：‘可怜的玛赛儿，我是罪魁祸首啊，我恨我自己，但我一定将功补过。你认为我还来得及补过吗？’他说这话时，两眼全红了。他是多么爱您啊！”

“哦，丹尼尔！”玛赛儿说，“哦，丹尼尔……！丹尼尔！”

一阵沉默之后，丹尼尔补充道：

“他对我说，今晚他要同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要挖掉祸根儿。’现在一切全看您啦，玛赛儿。他会完全照您的意思去做的。”

“哦，丹尼尔！哦，丹尼尔！”她缓过点儿劲来，又道：

“您真是善良啊，真是……我想尽早同您见面。我有那么多话要对您说，并且不愿不当面交谈。您明天能来吗？”

那嗓音变得有些冷漠，不是那么和谐了。

“哦，明天，那不行！我当然急着想见见您……听我说，玛赛儿，我一定给您去电话。”

“好的，”玛赛儿道，“尽快来电话吧。哦！丹尼尔，亲爱的丹尼尔……”

“再见啦，玛赛儿，”丹尼尔说，“今晚要灵活一些呀。”

“丹尼尔！”她呼唤着。可他已经把电话挂断。

玛赛儿放下话筒，用手绢拭了拭湿润的两眼：“大天使啊！他匆匆溜走啦，惟恐我向他表示谢意呢。”她挨近窗户，瞧着过往的行人：有女人，有顽皮的男孩，有三五个工人，她觉得他们的样子都很幸福。一个年轻女人在马路当中奔跑。她怀里抱着孩子，一面气喘吁吁地跑着对他耳语，一面贴着他的小脸笑个不停。玛赛儿一直盯着她看，然后走近大镜子，神色惊异地照了照自己。在洗脸池上方的小搁板上，漱口缸里插着三枝红玫瑰。玛赛儿颇费踌躇地取出一枝，拿在手指间转动着，然后眯起眼睛将它插在乌黑的发际。“我的头发上插着一朵玫瑰花……”她张开眼，顾影自怜了片刻，轻拍了拍头发，羞答答地看着自己微笑起来。

十　五

“请在这儿等一等，先生，“那矮个子男人说。

马蒂厄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是一间阴暗的会客室前厅，散出一股大白菜的气味；左侧有一扇玻璃门微微闪光。有人

按了电铃。那矮个子男人便去开门。一名少妇走进来，她穿戴得体，却略显寒酸。

“请坐，夫人。”

他陪着她走到长凳前，几乎紧挨着她的身子。她坐下来，将两腿并拢，坐得很端正。

“我已来过啦，”年轻女人道。“是为了借一笔钱。”

“是的，夫人，一定照办。”

矮个子男人冲着她的面孔问：

“您是公教人员吗?”

“我不是，我丈夫是。”

她开始在手提包里搜寻。她长得并不难看，但表情痛苦而无奈。矮个子男人贪婪地打量着她。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两三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证件。他接过来，走近玻璃门，以便看得更清楚。他拿在手里久久审查着。

“好极啦，”他一边交回证件一边说，“太好啦。两个孩子？可您却长得那么年轻！……急切地期待他们降生，不是吗？可他们一来到人间，就会打破家庭的收支平衡。你们眼下有些拮据，是吗?”

年轻女人脸红了。于是那矮个子男人连连搓手：

“那么，”他好心好意地说，“咱们会妥善安排的。咱们会把一切都弄妥帖。咱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嘛。”

他面带沉思和笑意端详一阵这年轻女人，然后便离去了。那女人恶狠狠地瞟了一眼马蒂厄，便玩弄起手提包的拉链来。马蒂厄感到很不自在：他这回可真是扎到穷人堆里了。他将要拿到的是为他们准备的钱，灰暗发黑、散发着大白菜气味的钱。他垂下头来，望望两脚间的地板，又想起洛拉手提包里那些闪闪发光、香气四溢的钞票。这两种钱可不一样哟。

玻璃门打开了，一位身材高大、蓄着白胡髭的先生出现了。他那银灰色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后脑。马蒂厄跟着他走进办公室。那位先生和和气气地将一张旧皮椅指给他看，于是两人同时坐下。那位先生臂肘撑在桌上，两只白皙漂亮的手交叉放着。他系着一条暗绿领带，领带上不大引人注目地点缀着一粒珍珠。

“您希望求助于本公司的服务吗?”他带着长者的口吻询问。

“不错。”

他打量着马蒂厄。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在脸上略显暴突。

“尊姓大名……?”

“敝姓德拉鲁。”

“您不会不了解，本公司的章程规定，仅向公教人员提供贷款服务。”

那嗓音像那双手，美丽、平和、厚实有力。

“我是公教人员，”马蒂厄说，“是教师。”

“噢，噢!”那位先生关切地说，“我们特别乐于帮助教育界人士。您是在中学任教吗?”

“不错。在布封中学。”

“好极了，”那位先生从容不迫地说，“那么，咱们来办一办例行的小手续，……首先，我得问问您有没有携带身分证件，无论哪一种：护照、兵役证书、选举证……”

马蒂厄递上他的各种证件。那位先生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看了片刻。

“好。非常之好，”他说，“您要借多少钱呢?”

“我要六千法郎，”马蒂厄说。

他思索片刻后又说：

“就算是七千法郎吧。”

他既吃惊、又高兴。他想：“我没想到办得这么快。”

“您了解我们的贷款条件么？规定的借期为六个月，不得延长。我们不得不规定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这是因为我们要付高额费用，并且冒巨大的风险。”

“好，好！”马蒂厄赶快回答。

那位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两张印好的纸张。

“劳驾您填一填这些表格，好吗？您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大名。”

这是一式两份的借贷申请表。填写的项目有姓名、年龄、婚姻状况、住址。马蒂厄动手填写起来。

“好极啦，”那位先生用目光扫视着表格说。“一九〇五年……生于巴黎……父母均为法国人……这样吧，目前就办这些。在交付七千法郎时，我们将要求您在贴好印花的表格上确认自己负债。印花费由您负担。”

“交付时？您不能立即将钱给我吗？”

那位先生似乎极为惊异。

“立即？可是，亲爱的先生，我们至少要有十五天才能收齐有关情况。”

“什么情况？您已经看到了我的证件……”

那位先生以宽容而颇感有趣的表情，注视着马蒂厄，然后说道：

“哦！教育界的人士全都这样！全都是理想主义者。先生，请您注意：就这件个别事情而言，我并不怀疑您说过的话。但就一般而论，怎样才能证明向我们出示的证件并非伪造的呢？”他苦笑了一笑：“当人们处理金钱问题时，人们就学会了怀疑。我跟您的看法一样，也认为这是一种卑劣的感情。但我们没有权利表示信任。现在就这样吧（他似乎在下结论），我们必须进行那小小的调查。我们将直接去找您所属的那个部。请不必担心：我

们会注意必要的保密。但不妨私下说说，您也知道行政机关是怎么回事。按常理，我很怀疑您在七月五日之前能否指望我们的援助。"

"那就不行啦，"马蒂厄喉头发紧地说，接着又补充道："我最迟在今晚或明晨要拿到这笔钱，因为有紧急需要啊。能不能考虑，……付更高的利息呢?"

那位先生似乎惊讶之至，他将他那双优美的手举到半空：

"可我们这儿不是放高利贷的！亲爱的先生！本公司得到公共工程部的鼓励。这可以说是一家官方机构。我们收取正常利息，那是根据我们的费用和风险确定的。我们不能助长任何这一类交易。"

他正色补充道：

"如果您急需，就该早点儿来。您没有读过我们的公告吗?"

"没有，"马蒂厄边起身边说，"我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啊。"

"那么我很抱歉……"那位先生冷冷地说，"要不要撕掉您刚才填写的表格呢?"

马蒂厄想到了萨拉："她肯定已经争取到了延缓的时间。"

"不要撕掉，"他回答，"在这段时间里我想办法安排。"

"这就对啦，"那位先生和气地说，"您总能找到一位朋友，在这半个月里垫付这笔钱，解决您的需要。那么这就是您的地址喽?"说着他用食指指了指表格上填写的地名：于依更斯街12号。

"不错。"

"那么，到七月初时，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小小的通知单，邀您相见。"

他站起身来，陪同马蒂厄走到门口。

"再见，先生，"马蒂厄说，"谢谢。"

“很高兴为您效劳，”那位先生一边鞠躬一边说，“希望有幸与您再见。”

马蒂厄大步流星地穿过前厅。那位少妇还坐在那里，她正神色惊恐地咬着自己的手套。

“夫人，劳驾您到屋里来，”那位先生跟在马蒂厄后面说。

在室外，植物油点燃的灯光在灰暗的空气里颤动着。现在，马蒂厄老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碰了壁!”他暗想。他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萨拉身上。

他已走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在柜台上要了一个电话筹码。

“电话间在尽里右侧。”

马蒂厄一边拨电话号码，一边喃喃自语：“但愿她已办成这件事。”这变成了一种祈愿。

“喂，喂，是萨拉吗?”他问道。

“喂，是她的住所，”一个声音说，“我是魏缪勒。”

“我是马蒂厄·德拉鲁，”马蒂厄说，“我能跟萨拉说话吗?”

“她出门啦。”

“哦?这可麻烦了，……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家吗?”

“不，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话要转告她吗?”

“没有。只要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了。”

他挂上电话就走出了咖啡馆。他的生活已由不得他自己，而操在萨拉手中。他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他向一辆公共汽车招了招手，坐到一位老太太身旁。老太太正用手绢掩着嘴不停地咳嗽。“犹太人相互之间总是能说通的，”他自忖。他会有办法，肯定会有办法。

“去丹费尔－罗什罗吗?”

“三张票，”售票员回答。

马蒂厄打了三张票，开始观望车窗外的街景。他想到玛赛儿时又怨愤又伤心。车窗在抖动，老太太在咳嗽，她那黑草帽上装饰的花朵在跳动。草帽、花朵、老太太、马蒂厄，一切都由这巨大的机器带动着往前走。老太太捂着手绢，连头都不抬；她在大熊街与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拐角处咳嗽，到蒙托格伊街仍在咳嗽，直至经过新桥的桥面，在平静的灰色河水之上，还是咳个不停。“假如那犹太人不同意呢？”但这个念头不足以使他从混沌中清醒过来。他仿佛是被塞在卡车车斗尽里头的一袋煤炭，同其他麻袋混在一起。“拉倒，那就算完蛋啦。我今晚就告诉她要娶她为妻。”公共汽车庞大而任性，将他载往前方，让他左转右转，将他摇来晃去，使他东碰西撞，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变使他撞在长凳的靠背上、撞在这汽车的车窗上。他随着他生活的速度而摇动，暗自念叨：“我的生活已不属于我自己，我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命运罢了。”他眼见圣父街黑沉沉的建筑物一个接一个地涌现，他眼见自己的生活一幕幕展现。娶她、不娶她：“这已与我毫不相干，不过是扔铜子落在正面或反面的问题。”

突然一个刹车，公共汽车停下了。马蒂厄挺了挺身子，焦虑地瞧着司机的背部。他的全部自由的与不自由的问题适才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思忖。“不、不，不是正面或反面这样的偶然性。任何事情都应当通过我而发生。”即使他让自己被带着向前，一筹莫展、毫无希望，即使他像装满煤炭的旧麻袋一样任凭载运，那还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沉沦。他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自由地做牲畜或机器。自由地接受、自由地拒绝，或自由地支吾搪塞。娶她、甩掉她、将这个包袱再背上许多年。他可以随便怎么做，任何人都无权出主意。对他来说，无所谓善恶，除非他自己加以界定。在他四周，各种问题排列成一个圆圈，它们不作任何表示地静静等待着不提供任何暗示。在这极度沉寂之

中，他是孤独的。自由而孤独，无人相助、无可自恕，命定要不可更改地作出决定，永远命定得拥有自由。

“丹费尔－罗什罗站，”售票员嚷道。

马蒂厄站起身，走下汽车。他一头钻进了弗瓦德沃街。他既疲倦又紧张，眼前老是出现那黑房间深处敞开着的一只手提箱。手提箱里装着香气四溢、手感柔软的钞票。那也是一种悔恨啊：“啊！我本应将它们取走的呀！”他心里想。

“您有一封市内快信，”女看门人说，“是刚收到的。”

马蒂厄接过市内快信，拆开信封。立刻，他觉得四周的墙壁坍塌下来，感到换了天地。信纸当中赫然写着三个短句，字很大，字体下坠：

落榜。晕倒。依维什。

“但愿不是什么不幸的消息？”女看门人问道。

“不是的。”

“哦，那就好。因为您目瞪口呆了呢。”

“我从前的一个学生，考试没考好。”

“嘿，听人家说，考题更刁啦。”

“难得多了呢。”

“您想嘛！录取那么多年轻人，”女看门人道，“然后，他们就都得到了学位。拿这些人派什么用场呢？”

“我正想问您呢。”

他第四次重读依维什的来信。他感到吃惊的是她夸大其辞，令人担心。落榜、晕倒……“她正在干蠢事，”他暗想，“这是明摆着的，她正在干蠢事。”

“现在几点钟？”

“六点正。”

“六点。她是两点钟看到考试结果的。她被抛弃在巴黎街头已有四小时之久啦。”他将那封市内快信塞进了衣兜。

“伽里奈夫人，请借给我五十法郎，”他对女看门人说。

“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女看门人吃惊地回答。她在针线桌的抽屉里寻找了一番：“喏，只有一百法郎，您晚上还我。”

“好的，”马蒂厄说。“谢谢啦。”

他出了门，思量着：“她究竟会在哪里呢？”他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两只手簌簌发抖。一辆流动兜客的出租车正从弗瓦德沃街开过。马蒂厄将它拦住：

“圣雅克街 173 号，女大学生之家。请快点儿。”

“可以，”司机道。

“她会在哪里呢？最好的情况是，她已出发回拉昂；最糟呢……而我已经晚了四个小时，”他暗想。他身子前倾，右脚使劲踩住地毯，口里只催快点儿、快点儿。

出租车停下了。马蒂厄走下车来，在女大学生之家门前按电铃。

“依维什·塞尔金小姐在这儿吗？”

女管家颇有戒心地打量他。

“我去看一看，”她道。

她一会儿就走回来：

“塞尔金小姐从今天早晨起就外出未归。有什么话要转告她么？”

“没有。”

马蒂厄重新登上出租车。

“索默拉尔街波兰旅馆。”

稍过片刻，他敲了敲车窗，嚷道：

“哎，哎！是左面这家旅馆。”

他跳下车来，推开玻璃车门。

“塞尔金先生在吗?”

那位患白化病的胖服务员正在柜台值班。他认出了马蒂厄，对他露齿一笑：

“他通宵没回来呢。”

“那么他姐姐呢……？一位金发姑娘，她今天来过吗?”

“哦，我很熟悉依维什小姐，”那服务员回答，“不，她没有来过。只有蒙特罗夫人来过两次电话找鲍里斯先生，要他一回来就去看望她。您要是见到鲍里斯先生，可以转告他。”

“好的，”马蒂厄说。

他走开了。她会在哪里呢？去看电影了么？这不大可能。在街上来来去去地流浪么？不管怎样，她还不曾离开巴黎，否则她该会回女大学生之家一趟，好取走衣箱。马蒂厄从衣兜里掏出市内快信，又仔细看看信封：那是从居亚斯街邮局发出的，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往哪儿开呢?”司机问。

马蒂厄犹豫不决地看看他。突然心头一亮：“她这么写，准是在酒后。她肯定是喝醉了。”

“您听着，”他吩咐，“您从河滨一带开始，顺着圣米迦勒大道缓缓上行。我在寻找一个人，得找遍各咖啡馆。”

依维什不在比亚里茨、不在水泉、不在达尔古尔、不在比亚尔、也不在咖啡宫。在卡普拉德，马蒂厄瞥见一个同她熟识的中国学生。他朝这学生走去。那中国人正在喝波尔图葡萄酒，身子骑在一张酒吧间的圆凳子上。

“请原谅，”马蒂厄一边抬头看他一边说，“我想您大概认识塞尔金小姐。您今天看见她了吗?”

“没有呀，”那中国人回答。他说话颇不流畅。“她碰上了倒

霉事。”

“碰上倒霉事!”马蒂厄惊叫道。

“不是这意思,”那中国人解释,“我是问:她有没有碰上倒霉事儿。”

“我不知道呀!”马蒂厄说着转过身子。

他甚至已不再想防止依维什自己伤害自己。他只有一种痛苦而强烈的愿望,就是重新见她一面。“万一她企图自杀呢?她这方面很傻,是有可能这么干的,”他忿然想道。不管怎样,她也许就在蒙巴那斯。

“去瓦文十字路口,”他道。

他又登上出租车。他双手不停地抖:他将它们揣进了衣兜。出租车在梅迪契喷泉附近掉头,这时马蒂厄瞥见依维什的意大利籍女友雷纳塔。她腋下夹着一只皮包,正从卢森堡公园走出来。

“停车,停车!”马蒂厄对司机喊。

他跳下出租车,朝雷纳塔奔去。

“您见到依维什了吗?”

雷纳塔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招呼道:

“您好,先生。”

“您好,”马蒂厄应道,“您见到依维什了吗?”

“依维什吗?当然喽,”雷纳塔说。

“什么时候见着的?”

“大约一个钟头之前。”

“在什么地方?”

“在卢森堡公园,跟她搭伴儿的人挺古怪,”雷纳塔略带矜持地说,“您知道,这可怜的姑娘没有被录取呢。”

“知道啦。她上哪儿去啦?”

“他们想去舞厅。我想是去了彝妹舞厅吧。”

“在什么地方?”

“在亲王殿下街。您会见到一家唱片店，舞厅在地下室。”

“谢谢。”

马蒂厄刚迈出几步就折了回来：

“真抱歉。我也忘记跟您说再见。”

“再见，先生，”雷纳塔说。

马蒂厄回过头来又对司机说：

“亲王殿下街，离这儿很近。慢慢开，我会叫您停下的。”

“但愿她还在那里！我要看一看拉丁区的所有茶座舞厅。”

“停车。就在这儿。请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马蒂厄走进一家唱片商店。

“是彝蛛舞厅吗?”他问。

“在地下室。请下楼梯。”

马蒂厄顺着一处楼梯下行，闻到一股清凉而潮湿的空气。他推开一扇包着皮革的门，不禁大吃一惊：依维什就在这里。她正在跳舞。他倚着门柱，自语道：“她真是在这里!”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却经过消毒的地窖，光亮洁净。从罩着油纸灯罩的顶灯上，落下经过筛滤的光线。马蒂厄瞥见在这灯光照耀的死寂海洋的深处，放着铺有桌布的十来张桌子。在淡黄色的墙壁上，主人贴了绚丽多彩的纸板，表现的是异国情调的植物。但在潮气的影响下，它们已翘起角来，仙人掌上仿佛长满水疱。一台看不见的唱机正在放一首快速狐步舞曲。这种背景音乐的乐曲，使舞厅显得更空旷。

依维什将脑袋靠在男舞伴肩上，紧紧贴着他的身子。他舞跳得很棒。马蒂厄一眼认出了他：就是那褐发的高个子青年，昨天在圣米迦勒大道陪着依维什的那一位。他吸着依维什头发的气息，不时亲吻一下她的发丝。于是她把头往后一仰，嘻嘻笑起

来，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而他却在她耳边絮语。舞池中仅有他俩在对舞。在舞厅尽里，四个小伙子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正拍着巴掌，一边高喊："加油呀！"那高个子青年搂着依维什的腰肢，将她领回他们那一桌。男大学生们围住她，忙不迭地恭维讨好。他们的表情既亲切又夸张。他们在一定距离之外，以殷勤和温情来包围她。浓妆艳抹的女人在冷眼旁观。她显得举止笨拙，萎靡不振。她点燃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地叫：

"再来呀！"

依维什一屁股跌坐在一张椅子上，身旁一边是那位年轻女人，另一边是一个蓄络腮胡的矮个子青年。她狂笑不止。

"不，不！"她一边说一边在自己面前挥着手，"不要逃！不许逃啊！"

那蓄胡子的青年殷勤地站起来，把座位让给 那英俊的褐发男舞伴。"这下子齐啦，"马蒂厄琢磨，"人家承认他有权坐在她旁边了。"英俊的褐发青年似乎觉得如此安排完全顺理成章。何况他是惟一神态自若的青年人。

依维什用手指着那蓄胡子的人：

"他想逃哩，因为我答应过亲吻他！"她嘻嘻哈哈地说。

"对不起，"那蓄胡须者庄重地说，"您没有答应我，而是威胁要亲吻我！"

"那么好，我就不吻你，而要吻吻依尔玛！"依维什嚷道。

"您想亲吻我呀，小男儿依维什！"那年轻女人又惊奇又得意地说。

"好，来呀！"她不由分说地拉着这女人的胳膊。

其他人都惊奇得纷纷散开。有人高喊："加油，依维什！"声音里略带责备之意。英俊的褐发青年冷冷地瞧着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他在窥探她。马蒂厄感到屈辱："对这位漂亮的男青年

来说，依维什不过是已经到手的猎物，他用行家的色情眼光打量她，好像正在剥光她的衣服，她在他面前早已一丝不挂了：他仿佛看到了她的乳房、她的大腿，也闻到了她肌肤的香味……马蒂厄猛然振作起来，两腿发软地朝依维什走去：他发现自己头一回通过另一个男人的欲念而对她产生了欲念。

依维什在亲吻她邻座的女人之前千娇百媚地忸怩作态。末了，她用双手捧住那女人的脑袋，亲吻了她的嘴唇，然后使劲将那女人推开。

“你身上一股茶树味儿！”她一脸责备的样子说。

马蒂厄在她们的桌前站定。

“依维什！”他唤了一声。

她张大嘴巴盯着他。他甚至怀疑她还认不认识他。她却不急不忙地举起左手给她看。

“原来是你！喏，瞧呀！”

她早已扯掉了她的绷带。马蒂厄看见她手上有一处淡红色、粘粘糊糊的硬壳，四周有一些小小的黄脓疱。

“你还留着绷带，”依维什大失所望地说，“的确，你呀，你很谨慎呢。”

“她不听我们劝告，将绷带扯了，”那女人以抱歉的口吻说，“简直是个小淘气鬼！”

依维什蓦地站起来，表情阴郁地瞧着他。

“把我从这里带走吧，我在这里堕落啦。”

年轻人面面相觑。

“您听着，”蓄胡子的年轻人对马蒂厄说，“我们可没有灌醉她。我们倒是想不让她喝的。”

“这下说对啦，”依维什厌恶地说，“他们都是侍候小孩的保姆，如此而已。”

“除了我，依维什，”那英俊的男舞伴说。“除了我呢。”

他以同谋的神色盯着依维什。依维什转身瞧瞧他，说：

“除了这一位，他是条莽汉。”

“来吧，”马蒂厄柔声说。

他搂住她的肩膀，将她带出去。只听得身后一阵啧啧称奇的嘈杂声。

走到楼梯当中，依维什变得沉甸甸的。

“依维什呀，”他恳求地呼唤。

她嘻嘻哈哈地摇动着一头鬈发。

“我要在这里坐下，”她道。

“请便吧。”

依维什噗哧一声笑了，立刻将裙子撩到膝盖以上。

“我要在这里坐下。”

马蒂厄将她拦腰抱起，往外就走。走到街上，他才将她放下；她并没有挣扎。她眨眨眼睛，闷闷不乐地看看四周。

“您愿意回家吗？”马蒂厄出主意道。

“不愿意！”依维什大声说。

“要不要我把您送到鲍里斯那里呢？”

“他不在家。”

“他在哪儿？”

“鬼才知道。”

“您愿意上哪儿去呢？”

“我吗，我哪儿知道啊？您得找个地方，是您把我弄出来的呀。”

马蒂厄思索片刻。

“好的，”他道。

他将她扶到出租车旁，吩咐道：

"去于依更斯街 12 号。"

"我送您到我的住所，"他说，"您可以在我的沙发上躺一躺。我给您沏茶喝。"

依维什没说什么。她颇为艰难地上了汽车，立刻扑倒在坐垫上。

"不舒服吗？"

她脸色铁青。

"我病啦，"她说。

"我叫司机在一家药店前停一停，"马蒂厄道。

"不用，"她激烈反对。

"那么您就躺平，闭上眼睛，"马蒂厄叮嘱，"咱们一会儿就到。"

依维什有点儿哼哼唧唧。突然，她脸色由青变绿，把头伸向车窗。马蒂厄眼见她那干瘦的脊背，由于呕吐而晃动不已。他伸过手去，一把握住了车门的卡锁。他真担心门会自动打开。过了一会儿，咳呛止住了。马蒂厄急忙向后仰仰身子，拿起烟斗，神情专注地往里填烟丝。依维什在坐垫上重新躺倒，马蒂厄将烟斗放回衣兜。

"咱们到啦，"他对她说。

依维什艰难地坐起来，开口道：

"真不好意思啊！"

马蒂厄头一个下车，接着伸出手臂去扶她。但她却将他推开，自己在马路当中跳下。他匆匆付了车费，转身看看她。她却毫无表情地瞧着他。从她那纯洁的小嘴里涌出一丁点呕吐的酸味儿。马蒂厄充满感情地吸着这气味。

"您好些了吗？"

"我不醉啦，"依维什怏怏不乐地说，"可我觉得头好疼。"

马蒂厄轻轻牵着她上楼梯。

“每上一级阶梯，我的脑袋就好像挨了一记，”她恨恨地对他说。在三层楼平台上，她停下来喘了喘气。

“现在我都想起来啦。”

“依维什呀！”

“全都想起来啦。我同一些卑鄙的家伙一同乘车，我出乖露丑了，而且我……在物理、化学、生物考试中落了榜。”

“来呀，”马蒂厄说，“现在只剩下一层楼啦。”

他们静静地往上走。依维什突然说：

“您怎么把我找到的呀？”

马蒂厄弯下身子，将钥匙插入锁孔。

“我到处找了一阵子，”他回答，“后来我遇见雷纳塔。”

依维什在他背后嘀咕道：

“我一直盼望您赶快来啊。”

“请进，”马蒂厄一边退缩一边招呼。她走过时碰了碰他，他真想一把搂住她。

依维什趔趔趄趄地走了几步，便进到房间里面。她沮丧地扫视了一下四周。

“您的住房就这样啊？”

“可不是，”马蒂厄答道。他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寓所接待她。他环顾一下自己那几张绿皮安乐椅和那张书桌。他用依维什的眼光一打量，立刻觉得很惭愧。

“这是长沙发，请躺下，”他招呼。

依维什往沙发上一扑。什么话也没有说。

“您想喝茶吗？”

“我觉得冷呢。”

马蒂厄去找来他的脚毯，用它盖住她的两腿。依维什紧闭两

眼，把头放在靠垫上。她觉得很难受，在她的额头上、鼻头上方，出现了三条细细的竖纹。

“您想喝茶吗?”

她默不作声。马蒂厄拿起电水壶，到洗碗池的水龙头去接满一壶水。在食橱里，他找到半只放了很久的柠檬，外壳已枯干，差不多已无汁水。但假如使劲挤，也许还能挤出一两滴来。他将它放在一只托盘上，另加两只茶杯，便回到房间里。

“我在烧开水，”他道。

依维什没有回话。她睡着啦。马蒂厄拉过一张椅子，紧紧靠着沙发，然后不声不响地坐下。依维什额头上的三条竖纹消失了，额头光滑纯净。她面带微笑，两眼紧闭。“她是多么年轻啊!”他思忖。他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女孩身上。她此刻在这沙发上显得如此孱弱和轻盈：她不能帮助任何人，恰恰相反，她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生活。但马蒂厄却无法助她一臂之力。依维什将去拉昂，将在那里糊糊涂涂地度过一两个冬天，然后会出现一个男子（一位年轻男子），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至于我，我将娶玛赛儿为妻。”马蒂厄站起身，过去悄悄地看了看水开了没有。然后他又走回来在依维什身边坐下。他含情脉脉地凝视着这病病恹恹、衣衫污垢的瘦小身躯，可它在安睡中却依然显得那么高贵。他想他是爱上了依维什，并为此惊诧不置：爱情是不知不觉产生的，它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激情，也不是他的各种感情的一个特殊种类，毋宁说它是高悬的一种诅咒、一种不幸的先兆。水在开水壶里发出吱吱叫声，于是依维什睁开两眼：

“我给您沏茶，您愿意喝茶吗?”马蒂厄问。

“茶么?”依维什不知所措地问，“可您不会沏茶。”

她用手掌将披散在脸上的鬈发抹了回去，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站起身来。

“把您的茶叶袋交给我得啦，”她招呼道，“我来给您煮俄式热茶。不过得有一套俄式茶炊才行。”

“我只有一个电水壶，”马蒂厄说着将那袋茶叶交给她。

“哦！还是一袋锡兰红茶！不过也只好这样了。”

她在电水壶四周忙碌起来。

“还有茶壶呢？”

“那倒是，”马蒂厄回答，他奔进厨房去找茶壶。

“谢谢。”

她的表情依然阴郁，却很活跃。她将开水注入茶壶，过了一会儿便回到原地坐下。

“得让它慢慢泡开，”她说。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开口道：

“我不喜欢您这套房子。”

“我早料到的，”马蒂厄说，“如果您好点儿了，咱们可以出去走走。”

“走到哪里去啊？”依维什问。“不，”她又道，“我能呆在这儿感到很满意。所有这些咖啡馆在我脑子里乱做一团；还有那些人，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这里虽然观瞻上不雅，却安安静静的。您能不能放下窗帘呢？咱们可以打开这盏小灯嘛。”

马蒂厄站起身来。他过去关上了护窗板，放下窗帘的系绳。于是沉甸甸的绿色窗帘合拢了。他打开书桌上那盏灯。

“这就变成夜里的气氛了，”依维什着迷地赞叹道。

她倚着沙发垫说：

“这是多么柔和啊，好像白昼已结束了一样。我希望等我离开这里时，天已经黑了，我真害怕又见到日光。”

“您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马蒂厄说，“不会有什么人来这里的。何况万一有人来，咱们就让他白按电铃而不去开门。我空

闲得很呢。"

这不是实话：玛赛儿同他在十一点钟有约会。他愤愤地想："让她等着吧。"

"您什么时候走呢?"他问。

"明天。中午有一趟火车。"

马蒂厄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到火车站去送送您吧。"

"不用!"依维什说。"我讨厌这一套。拖拖拉拉地话别，跟橡皮一样没完没了。而且我会累得半死呢。"

"随您的便吧，"马蒂厄道，"您给父母发电报了吗?"

"没有。我……鲍里斯想发来着，我没让他发。"

"那么，您应当自己通知他们，是吗?"

依维什垂下头来：

"不错。"

一阵沉默。马蒂厄瞧了瞧依维什低垂的脑袋和她那纤弱的肩膀：他觉得她正在渐渐离他远去。

"那么，今天是咱们今年最后一夕相聚喽?"

"哈!"她含讥带讽地笑道，"今年最后一夕!"

"依维什，"马蒂厄说，"您不该……那么我先到拉昂去看望您吧。"

"我不愿意。跟拉昂相关的一切都不干不净。"

"那您就回这儿来。"

"不行。"

"十一月份还有一期会考。您的父母不能……"

"您不了解他们二老。"

"确实不了解。但为了惩罚您一次落第而毁掉您一辈子，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他们不会想办法惩罚我，”依维什说，“但这就更糟。他们将不再关心我，干脆不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我本来就活该如此(她怒气冲冲地说)。我没有能力学会一门技艺，所以宁肯一辈子待在拉昂，而不会再参加一次物理、化学、生物会考。”

“别这样说，依维什，”马蒂厄道，样子有些惊慌，“不要自暴自弃呀。您本来就不喜欢拉昂嘛。”

“哦，对啦，我讨厌那地方，”她咬牙切齿地说。

马蒂厄起身去找茶壶茶杯。突然他觉得脸上一阵发热，转身并不瞧她地轻声道：

“听着，依维什。您明天就动身啦，但我可以肯定，您必定会回来。十月底回来。中间这段时间由我设法安排。”

“您设法安排？”依维什惊奇而厌倦地问，“可是没什么要安排的。我已经说过，我学不进什么专业知识。”

马蒂厄大着胆子抬起头来瞟了她一眼，却仍然心里不踏实。怎样才能找到不致令她反感的字眼呢？

“我不是指这个……假如……假如您允许我帮助您一下……”

依维什仍然一脸莫名其妙的样子。马蒂厄又说：

“我会有点钱的。”

依维什感到一阵恶心，问：

“哦，真的吗？”接着老实不客气地说：“那绝对不可能。”

“怎么能这样说，”马蒂厄急忙辩白，“绝非不可能。听我说：在暑假期间，我可以省下一些钱。奥黛特和雅克年年邀请我去他俩在松林里的儒安的别墅度过八月份，我还从来没去过。我早晚要去一趟，那么我就今年去，我可以散散心，还能节约一点钱……。别盲目拒绝呀，这等于先借点钱给您，”他急切地说。

他没有再往下讲，依维什陷在沙发里，不甚友善地悄悄端详他。

“您别这样瞧着我，依维什！”

“哦，我不知道在怎样瞧您，只知道我头痛得很，”依维什用不悦的语调答道。

她垂下眼帘，补充道：

“我该回家休息啦。”

“我求求您，依维什！听我说，我能弄到钱。您就在巴黎住下去，不必客气，我求求您，别不经考虑就一口回绝。这不会叫您为难的：等您能挣钱过活时再还我就是。”

依维什耸耸肩，马蒂厄急忙又道：

“那么，叫鲍里斯还我也行。”

依维什讷讷无言，她将脑袋埋在头发里。马蒂厄仍然呆呆站在她面前，一脸恼火和倒霉的样子。

“依维什！”

她仍然默不作声。他真想托着她的下巴，强令她抬起头来。

“依维什，倒是开口呀！回我的话呀。为什么您不答理我呢？”

依维什没吭气。马蒂厄开始来回踱步。他暗自思忖：“她会接受的。在她表示接受之前，我不能丢开她不管。我……可以开课，或者充任校对。”

“依维什，”他唠叨着，“您得告诉我，为什么您不肯接受？”

曾经有过这种情形：采取疲劳战术可以把依维什攻下来。那就得接二连三地向她提出各种问题，并且提每个问题时都得换一种语调。

“您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又问，“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肯接受！”

末了，依维什头也不抬地喃喃道：

“我不愿意要您的钱。”

“这是为什么？您不是拿了父母的钱么?”

“这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您对我说过上百次，说您讨厌他们。”

“我没有理由接受您的钱。”

“或许您有理由接受他们的?”

“我不愿意人家对我慷慨解囊，”依维什道，“至于我父亲这么做，我不必对他感恩戴德。”

“依维什，您干吗要如此傲慢?”马蒂厄不禁高声说，“您没有必要为了争面子而毁掉自己的一生。想想您在拉昂会怎样度日吧。您会每时每刻后悔不迭的。”

依维什的脸色陡变，连声喊：

“别管我，别管我啦!”

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又道：

“哦，没有钱可真是受罪！没钱会把人置于多么卑贱的境地呀。”

“这可就让我费解啦，”马蒂厄温和地说，“上个月您还对我说，金钱是脏东西，根本不必把它当回事。您当时扬言：‘管它从哪儿来，有钱花就行。’”

依维什耸耸肩膀。马蒂厄仅能瞥见她的头顶，还有鬈发与衣领间的一小段后颈。后颈的肤色比面部颜色深一些。

“您难道没这样说过?”

“我不愿意您给我钱。”

马蒂厄不耐烦了。

“哦！那是由于我是男人吧。”他断断续续地笑着说。

“您这是什么话?”依维什质问道。

她以冷冷的仇恨眼光打量他：

“这话太粗鲁啦。我可从来没这样想过，而且……而且我不

把这放在眼里。我甚至没有想到……”

“那又怎样？您琢磨琢磨吧：您将平生头一次完完全全得到自由。您可以随便住在哪里，可以做自己愿做的任何事情。您对我说过，您想考哲学学士。很好嘛，不妨试一试。鲍里斯和我可以帮您一把。”

“您为什么要对我行善呢？”依维什问道，“我可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您。我……我在您面前总是令人无法忍受。如今您反倒怜悯起我来啦。”

“我不是可怜您。”

“那您为什么提出给我钱？”

马蒂厄踟蹰片刻，然后掉转头说：

“我无法想象今后再也看不到您。”

沉默片刻后，依维什欲言又止地揣摩着：

“您……您的意思是……您出于自私才提出借钱给我？”

“纯粹出于自私，”马蒂厄冷冷地答道，“我不过是想再见到您，如此而已。”

他大胆地朝她转过身来。她看着他时扬了扬眉，嘴巴半张半闭。然后突然间她似乎轻松起来。

“也许是这样，”她满不在乎地说，“这么说来，那是您的事了。以后再说吧。无论怎样，您说得在理：钱从哪个渠道来都无所谓。”

马蒂厄舒了口气。“这下子行啦！”他猜想。但他的心情还不太轻松：依维什仍旧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您怎样才能叫您父母接受这一点呢？”他故意这样问，好让她陷得更深些。

“我随便编点儿什么，”依维什含含糊糊地应道，“信不信由他们去，既然他们不负担我，那又有何妨？”

她神情沮丧地垂下头来。

“我还是得回那边去，”她喃喃道。

马蒂厄竭力掩饰心头的怒火：

“反正您还得回巴黎来！”

“哦！”她又说，“这是不现实的，……是耶，非耶，我自己也说不准。那是遥远的事。而回拉昂呢，我清清楚楚知道明晚就到家啦。”

她摸了摸自己的喉部，说：

“我切切实实感受得到。再说，我该收拾行李啦。我得干整整一夜哩。”

她站起身来，说：

“茶该沏好啦。过来喝茶吧。”

她将茶倒入茶杯。这茶浓黑浓黑，简直像咖啡。

“我给您写信吧，”马蒂厄说。

“我也会写的，”她道，“但没有什么话可对您说呀。”

“就给我描写描写您的房子、您自己的卧室。我希望能想象出您在那边如何生活。”

“哦，这不行！”她驳道，“我不喜欢谈论这些事情。单是在那里生活就已够受的啦。”

马蒂厄联想到鲍里斯写给洛拉的那一堆干巴巴的短信。但这只是刹那间的念头：他端详着依维什的双手，她那尖尖的、染红了的指甲，还有那细瘦的手腕，于是思忖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

“多么奇怪的茶水！”依维什一边放下茶杯一边说。

马蒂厄突然一惊：刚刚有人在大门上按了铃。他却不吭声。他希望依维什没有听见。

“咦！是不是有人按了铃？”她问。

马蒂厄将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要她别出声。

“咱们刚才说好了不开门的，”他低声道。

“开门，开门！”依维什清脆的嗓音叫嚷起来，“也许有重要事情：快去开门呀。”

马蒂厄朝门口走去。他想：“她生怕同我串通一气哩。”正当萨拉即将再次按铃时，他去开了门。

“您好！”萨拉气喘吁吁地招呼道，“哎哟，您可让我跑断腿啦。那位矮个子部长告诉我，您打过电话。于是我就赶来啦。我甚至连帽子也来不及戴。”

马蒂厄面带惊惶之色打量着她：她身上紧裹着那身苹果绿的套服，脸上因堆满笑容而将一口黄牙展露无余，头发乱蓬蓬的，善良的神情有些不正常，一看就觉得她遭了大灾大难。

“您好，”马蒂厄匆匆应答道。“我正在同……”

萨拉友好地将他推开，从他的肩头探过脑袋张望：

“这是谁啊？”她极为好奇地问道：“哦！是依维什·塞尔金。您好吗？”

依维什站起身来，做了个类似屈膝礼的动作。她的表情失望，其实萨拉也一样。依维什是萨拉惟一难以忍受的人。

“您好瘦啊，”萨拉说，“我可以肯定，您吃得太少，您有些任性哩。”

马蒂厄站到了萨拉的正对面，两眼紧盯住她。萨拉不禁失笑道：

“您瞧马蒂厄瞪着眼责备我呢，”她开心地说，“他不让谈节食的问题。”

接着转身对马蒂厄道：“我回家晚了，那怪物找不着了。他到巴黎还不满二十天，却卷进一大堆暧昧事里啦。我抓住他时已经六点啦。”

“您真好，萨拉。谢谢您，”马蒂厄应道。

他高兴地说：“得啦，以后再谈。先过来喝杯茶！”

“不，不！”她道，“连坐也不坐啦。我这就去西班牙书店，他们要求立即见我，戈梅兹有个朋友刚到巴黎！”

“是谁呢？”马蒂厄装模作样地问，目的是拖延点儿时间。

“还不清楚。据人家说，是戈梅兹的朋友。是从马德里过来的。”

她关切地端详着马蒂厄。她的一双眼睛因充满善意而显得不知所措。

“可怜的马蒂厄呀，我给您带来的可不是喜讯：他拒绝啦。”

“嗯！”

马蒂厄还有力气回答道：

“您大概希望跟我单独谈谈吧？”

他多次皱眉头，但萨拉连看也不看：

“哦，这也不必了，”她忧郁地说，“我几乎没有什么要对您说的。”

她以十分神秘的语调补充道：

“我尽可能地坚持己见。一点办法也没有。有关的人必须明天上午带着钱到他那里去。”

“好吧！那就算啦：咱们不再提这件事，”马蒂厄忙说。

他强调最后那句话。但萨拉还是坚持要说明理由，她解释道：

“我尽了最大努力。要知道，我恳求他帮忙。他问我：‘这女人是犹太人吗？’我说不是，他立即回答：‘我不赊账。假如她要我打掉，那就得付现款。否则，巴黎到处都有诊疗所嘛。’”

马蒂厄听到他身后的沙发格格作响。萨拉继续往下讲：

“他说：‘我绝不会为他们赊账。他们在那边让我们受够了

罪。’这是实话，您知道的。我几乎能谅解他呢。他向我提到维也纳的犹太人、提到集中营。我简直不愿相信他所说的……’她的声音哽咽了：‘人家让他们受尽苦难啊。’”

她沉默了，出现了沉闷的寂静。她摇摇头又说：

“那么您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您不想……”

“想过的，”马蒂厄闷闷不乐地说，“我估计也就只能这样了结。”

“我亲爱的马蒂厄呀，”萨拉激动地说。

他严峻地瞧着她，她神情狼狈而讷讷无言了。他在她的眼神里看出，似乎有某种良心受责的样子。

“好哇!”她过了一会儿说，“那么我就告辞啦。明天上午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想知道后来怎样。”

“没问题，”马蒂厄答应，“再见啦，萨拉。”

“再见啦，我的小依维什，”萨拉在门口喊道。

“再见，夫人。”

萨拉走后，马蒂厄重新在屋里踱起步来，他感到有些冷。

“这个好心女人，”他笑着说，“就像一阵飓风，她进门像狂风骤起，她离去如风驰电掣。”

依维什默不作声。马蒂厄料到她不会回答的。他走过来坐到她身旁，眼睛望着别处说：

“依维什，我将要娶玛赛儿为妻哩。”

又是一阵沉默。马蒂厄扫视了一下窗前悬挂的厚重的绿窗帘。他累极了。

他低下头，对依维什解释道：

“她前天告诉我，她已怀孕了。”

这句话很难说出口，他不敢转身看依维什，却知道她正瞧着他。

“我在想，您干吗要对我说这个，”她冷冷地说，“这是你们两人的事嘛。”

马蒂厄耸耸肩说：

“您知道她是……”

“是您的情妇?”依维什高傲地接话道，“我要告诉您：我不太关心这种事。”

她犹豫片刻，接着漫不经心地说：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做出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假如您娶她，总是由于很愿意这样做吧。否则，照我听人家谈起过的，办法有的是啊……”

“我没有钱，”马蒂厄说，“我到处设法弄钱……”

“就是因为这，您曾委托鲍里斯向洛拉借五千法郎么?”

“哦，您听说啦？我没有……总之也是，您一定要这样说，就算是真的吧。”

依维什不冷不热地说：

“这很卑鄙。”

“是呀。”

“不过，这与我无关。”依维什道，“您应当明白您该怎么做。”

她一口将茶饮尽，问：

“现在几点钟?”

“九点欠一刻了。”

“天色已黑了吗?”

马蒂厄走到窗口，撩起了窗帘。从百叶窗透进一线灰暗的残光。

“还没有全黑。”

“哦，也罢。不管它，”依维什一边起身一边说。“我还是走吧，还得整理行装，”她带着叹息的声调说。

“那么再见，”马蒂厄说。

他并不想挽留她。

“再见啦。”

“我能在十月份再见到你吗?”

他不很甘心让她离去。听见这话她猛一惊。

“十月份!”她眼睛一亮，重复道，“十月份！哦，不可能。”

她哈哈笑道：

“很抱歉。可您的表情真奇怪。我从未想到过要您的钱。您自己安家还不够呢。”

“依维什!”马蒂厄抓住她的胳臂喊道。

依维什嚷了一声，突然挣脱开来，说：

“放开我，不许碰我!”

马蒂厄垂下双臂。他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怒火在心头升起。

“我早就料到，”依维什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昨天上午……您大胆地碰了我……我心里嘀咕：‘这是有妇之夫的举动!’”

“行啦，”马蒂厄不客气地说，“不必多说，我明白啦。”

她站在那里，在他面前挺立着，气得满脸通红，嘴角挂着高傲的微笑：他对自己感到害怕了。他冲出门外，撞了一下依维什，砰然关上身后的房门。

十 六

你不懂得爱，你不懂爱
白白地，我向你把两臂伸开。

在阑珊的夜色里，三剑客咖啡馆已是灯火通明。在平台前面，已聚集起休闲的人群：再过一会儿工夫，那光辉灿烂的夜景图，就将从一家咖啡馆到另一家咖啡馆、从一面橱窗到另一面橱窗，伸展至巴黎全城。人们一边欣赏音乐，一边等待着黑夜来临。他们神情快乐，在这夜色初降的霓虹灯前挤在一起推推搡搡。马蒂厄绕过了这充满激情的人群：甜蜜的夜晚不是为他准备的。

你不懂得爱，你不懂爱
你永远永远也不明白。

一条笔直的长街。在他的身后，一间绿色的小屋里，一个小小的充满怨愤的灵魂使劲将他推开，在他的面前，一间玫瑰色的小屋里，一个平静的女人挂着希望的微笑正等着他。再过一小时，他就将蹑手蹑足地走进那玫瑰色的小屋。他将被这甜蜜的希望，被这感激和爱情所吞没。终其一生，终其一生。有的人为了比这更小的事而跳水。

“真是笨蛋!”

马蒂厄向前跳跃以躲过汽车。他在人行道上绊了一跤，两手趴在地上。

“见鬼!”

他站起来，掌心感到灼痛。他认真地察看沾满污泥的双手，右手黑糊糊的，有几处小小的刮伤；左手也疼痛起来。污泥弄脏了他的绷带。“这下子齐啦，祸不单行嘛，”他郑重其事地嘟哝着。他掏出手绢，用唾沫弄湿了，怪心疼地擦了擦手心。他直想落泪。刹那间他手足无措，吃惊地瞧着自己。接着，径自哈哈大笑起来。他笑自己、笑玛赛儿、笑依维什、笑自己的笨拙、笑自己的生活，也笑自己可悲的情欲；他忆起往日的抱负，觉得自己

落到这步田地十分可笑：像他这样一位道貌岸然的先生，因为跌跤竟差点流泪。他并不是害臊，而是带着冷静而强烈的调侃情绪瞧着自己。他暗忖："还说我一向自以为了不起呢。"在摇晃几下之后，笑声戛然而止：再没有任何人笑了。

一片空虚。躯体拖着两脚重新往前走动。但是觉得又沉重、又炎热，时而打战、时而又因气愤而感到喉管和腹部发热。但这躯壳已不再载荷什么人。街道像洗碗槽的洞眼那样将杂物吸得一干二净。方才还充塞在街上的什么东西，刚刚被吞吸光。各种物体还在原地，完好无损，但组合已被拆散，它们或者从天空挂下，如同一些钟乳石；或者从地面突起，像奇形怪状的粗石巨柱。它们所有习以为常的小小心愿、细声细气的蝉鸣虫唧，都已在空气里化为乌有，现在已经沉默无言。从前曾有过一种人类的未来，也曾奋起同它们抗争，它们却将这未来反馈为无数形形色色的诱惑。未来已经死亡。

躯体向右拐弯，钻进了一处肮脏的裂口深处耀眼而跳动的气体中。在几块映着光柱的大镜子之间。一些黝黑的庞然大物艰难地缓缓向前移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齐眉高的地方，一些毛茸茸的花朵在摆动。在这些花朵当中、在裂缝的尽里，一个透明的影子在移动，带着一种冰凉的欲念陷入沉思。

"我要去抓住这些东西！"人群复又形成，喧闹忙碌，有汽车、有行人、有橱窗。马蒂厄重新来到远征街当间。但这已不是原来的人群，也不完全是原来的马蒂厄了。在世界的尽头，在房屋和街道以外，有这么一扇紧紧关闭着的门。他搜索了一下他的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枚钥匙。那边是那扇紧闭的门，这边是这枚扁平的小钥匙：这便是世上仅有的物体了。在这两者之间，仅仅存在一堆堆障碍和一程又一程的距离。"还有一个钟头。我还来得及徒步走过去。"一个钟头：走到那扇门前，将门打开，正好

要这么多时间。超过这时间就不再有任何东西。马蒂厄以均匀的步伐朝前走，自我感觉是心平气和的。他觉得心绪恶劣，但很平静。“假如洛拉还躺在床上呢?”他将钥匙重新放进衣兜，暗想：“那就活该啦：我还是要把钱拿走。”

灯光暗淡。在顶层窗户旁边，在玛尔莱纳·迪特里赫[1]与罗伯特·泰勒[2]的照片之间，有一个作为广告品的年历，上面挂着一面已有黄斑的小镜子。丹尼尔朝它走去，微微弯腰，照着镜子重新打好领带结。他急着要穿戴齐整。从镜面上他瞥见背后出现了拉尔夫瘦削而结实的侧影（虽然由于镜面的光线暗淡和白色污垢而模糊不清)。于是丹尼尔的双手颤抖起来：他真想一把掐住这又干又瘦、喉结突起的脖子，用自己的手指将它掐断。拉尔夫朝小镜子转过头来。他不知道丹尼尔已瞥见他，却以古怪的目光盯着他的背影：“这家伙的面孔简直像个杀人犯。这小子自以为受了侮辱，他恨死我啦，”丹尼尔想着心里战栗起来。但掂量一下，又觉得这差不多是快活的战栗。于是他拖拖拉拉地系着领结。拉尔夫仍瞅着他，丹尼尔在品味那将他们两人联结在一起的仇恨，那是一种似乎积蓄达二十年之久的旧恨，是一种占有，这使他得到净化。“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家伙，从背后给我一下。”那年轻的面孔将在镜面上变得肿大，到那时就将完蛋，这将是可耻的死，——对他倒挺合适。他突然转身，拉尔夫急急垂下了眼帘。屋子热得像一具火炉。

“你这里有毛巾吗?”

丹尼尔的两手已是汗涔涔的。

---

① 美国著名女影星，拍有《蓝色天使》(1930年）等影片。

② 美国政治家，曾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任参议员、州长。

"您看看水罐里有没有。"

水罐里有一条脏兮兮的毛巾。丹尼尔仔细擦了擦两只手。

"这水罐里从来没有水，"他道，"你们两人似乎不怎么洗脸。"

"我们在走廊里的自来水龙头上洗，"拉尔夫用阴冷的语调说。

沉默一阵后，他解释道：

"这样方便一点。"

他正在穿鞋，身子坐在折叠床边沿，上身微弯，右膝抬起。丹尼尔观赏着这干瘦的脊背，还有从拉科斯特牌短袖衬衫里伸出来的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的胳膊："他挺有风度，"丹尼尔公正地琢磨。但他讨厌这种风度。再过一会儿，他就出门远去了。这一切就将变成过去。但他明白，屋子外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当他重新穿起短上衣时，他不禁犹豫起来：他的肩部、胸部都已大汗淋漓，他担心，上衣的重量会使那件亚麻衬衫粘住潮湿的肌肤。

"你屋里热得要命啊，"他对拉尔夫说。

"这里贴近屋顶嘛。"

"现在几点钟啦？"

"九点钟。钟声刚响过。"

在天亮之前，还有十个小时要打发。他不会上床休息。睡在床上更难受。拉尔夫抬起头来说：

"拉里克先生，我早想问您：是您出主意叫鲍比回他原来药店的吗？"

"出主意？谈不到。我对他说过，抛开药店老板是很蠢的。"

"哦，那很好。因为这意思是不一样的。他今天早晨跑来跟我讲了这件事，说他要去表示歉意，说这是您的意思，可他不像是说实话。"

“我没叫他做任何事情，”丹尼尔说，“尤其不曾叫他去表示什么歉意。”

他们两人都轻蔑地一笑。丹尼尔想重新穿起短上衣，却没有这勇气。

“我对他说：‘随便你怎么办吧，’拉尔夫说着弯下身子。‘这不是我份内的事儿。既然是拉里克先生给你出主意，那么……’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做了个怒气冲冲的动作，给左脚的皮鞋带打了结。

“我不会对他说什么，”拉尔夫道，“他就是这么个人，他不撒谎就过不了日子。不过有个家伙，我敢保证，我还要在街道拐角逮住他。”

“那药剂师？”

“正是。但不是老的那个，是那年轻的。”

“那实习店员？”

“不错。就是那个胆小鬼。他说了鲍比和我那么多坏话。鲍比回到这黑店，那有什么可得意的！可您不必担心，我找一天晚上，在店门口恭候那实习员。”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对于这火气颇感自鸣得意。

“我会把手插在口袋里，摆出一脸凶相走过去：‘你还认得你爷爷吗？认得吧？那敢情好。说说你打了我多少小报告？’您会看到这小子现原形。‘我没说啥，我啥也没说啊！’‘哦，你啥也没说？’啪！一拳击中肚皮，我把他打倒在地，又骑在他身上，抓着他的脑袋猛撞人行道！”

丹尼尔怒不可遏而又略带嘲弄地瞅着他：“都是一路货。”全都一样。除了鲍比，他像个娘们儿。打完架，他们总要议论把谁干掉。此刻拉尔夫非常兴奋，他两眼闪闪发光，面红耳赤：他喜欢做一些激烈而粗暴的手势。丹尼尔忍不住想再压压他的傲气。

“你听着：没准儿是他收拾你一顿呢。”

“他收拾我?”拉尔夫恶狠狠地冷笑起来。“他尽可以来找我呀。您只须问问东方饭店的服务员。那小子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啦。这实习员已经三十岁啦，胳膊这么细。他居然说要叫我败下阵来哩。”

丹尼尔放肆地讥讽道：

“你揍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当然喽。”

“哦，您打听打听就知道啦，”拉尔夫不快地说，“他们跑出来看热闹的大概有十个人。‘你出来啦?’我冲他来了这么一句。喏，在场的有鲍比，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我见到过您同他在一起，他叫柯尔班，屠宰场的。那家伙出来冲我说：‘你敢跑来教训一个有儿有女的人?’瞧我怎么答话！我来它个下马威，照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接着转身用臂肘杀了个回马枪。就这么着：照准他的鼻子！”他站起身来，模仿这场战斗的各个回合。他一个劲儿地团团转，展示他那坚挺的小屁股，因为穿了紧身蓝布裤而尤显突出。丹尼尔感到怒火中烧，真想狠狠揍他一顿。“他鼻子流血啦，”拉尔夫说，“嗨！再朝他腿上踢一脚，他就倒在了地上！这位有儿有女的一家之长，就被打得辨不出东西南北啦!”

他没再说下去，表情阴森而自负，似乎在沾沾自喜。他那样子像一条爬虫。“我恨不得宰了他!”丹尼尔心想。他不太相信这番胡言乱语。但说拉尔夫能将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打翻在地，他听了毕竟不是滋味儿。他哈哈笑道：

“你这是假充好汉!”他艰难地开口道，“你总有一天要碰个大钉子的。”

拉尔夫也吃吃笑了起来，两人相互凑近了点儿。

“我不是充好汉，”他回答，“而是不畏强手。”

“那么,” 丹尼尔道, “你是谁也不怕了？嗯？谁也不怕?”

拉尔夫满面通红了。

“并不是高头大马的人，就一定最有力气啊!” 他说。

“你呢？你露一手我看看，看你有没有力气?” 丹尼尔推着他说，“看你有没有力气呀?”

拉尔夫目瞪口呆了片刻，接着他的两眼闪闪发光。

“跟您比一比，我倒愿意的。当然是闹着玩玩,” 他用尖啸的嗓音说，“不动真格儿。您赢不了的。”

丹尼尔一把抓住他腰部：

“我要让你看看赢不赢得了，我的小娃娃!”

拉尔夫又灵活又有劲。在丹尼尔的双手捏抓之下，他的肌肉全都绷足了力气。他俩不声不响地摔打着，丹尼尔却先喘起了粗气，他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像一个蓄着胡髭笨手笨脚的胖墩儿。拉尔夫居然能把他抬起来，但是丹尼尔却用手推拉尔夫的脸面，于是拉尔夫放开了他。他俩重新面对面站立，虽仍是笑嘻嘻地，却有些红了眼。

“噢，您要来凶的一手?” 拉尔夫用古怪的语调说，“您要来凶的?”

他突然伸长了脑袋，冲着丹尼尔扑了过去。丹尼尔躲过了这一手头功，一把捉住了他的后颈。他已是筋疲力竭，拉尔夫却毫无倦意。他俩又抱做了一团，在房间中央反反复复扭打起来。丹尼尔的口腔底部觉得发涩而且发烫，他想：“得收场了，否则他会把我治住哩。” 于是绷足力气去推拉尔夫，但拉尔夫挺住了。丹尼尔顿时生出一腔怒火，暗想：“我岂不成了笑柄!” 蓦然间，他弯下身子，拦腰抱住拉尔夫，将他举起，扔到床上；就着这股劲儿，他直愣愣地扑倒在他身上。拉尔夫奋力挣扎，并且企图乱抓乱挠；但是丹尼尔握紧他的手腕，按在长枕上。两人就这样相

持了好一阵子。丹尼尔极度疲乏，实在难以重新站立起来。拉尔夫被钉在床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被这男子汉的体重、这一家之长的体重压得喘不过气来。丹尼尔美滋滋地瞧着他。拉尔夫眼里充满疯狂的仇恨情绪。他的样子很美。

"谁制服了谁?"丹尼尔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到底谁制服了谁啊，我的小家伙?"

拉尔夫立刻浮起笑意，用假惺惺的语调说：

"您身体真棒，拉里克先生。"

丹尼尔松了手，重新站立起来。他喘不过气，觉得很丢人，他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我身体曾经很棒，"他应道，"现在却上气不接下气喽。"

拉尔夫挺立着，正在整理衬衫上的假领，根本不曾喘粗气，他试图笑出声来，却躲避着丹尼尔的目光。

"喘气的问题么，那不算什么，"他以老手的口吻说道，"只要训练训练就行。"

"你格斗技术高明，"丹尼尔说，"但咱们的量级不同。"

两人都有点不自在地格格笑了起来。丹尼尔很想扼住拉尔夫的咽喉，使劲朝他脸上猛揍几拳。他重新穿起那件短上衣。沾满汗水的衬衫果然粘住了肌肤。

"也罢，"他道，"我走啦。晚安。"

"晚安，拉里克先生。"

"我为你在屋里藏了点儿东西，"丹尼尔说，"你好好找一找，一定能找到的。"

门重新关上了，丹尼尔两腿软绵绵地走下楼梯。"我得先洗一洗，"他想，"首先得从头到脚洗一遍。"他跨过旁门的门槛时，突然想到一件事，令他停下脚步：他今天早晨出门前刮了脸，将剃刀忘记在壁炉台上，整套剃具全都敞开放在那里。

马蒂厄推开旅馆大门时，引起一阵轻微低沉的门铃声。“今天早晨我没有发现这门铃，”他琢磨，“他们大约是在晚上九点之后打开门铃开关的。”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斜睨了一眼，瞥见一个人影儿：里面有人呢。他不急不忙地走向挂钥匙的板牌。21号房间。钥匙挂在一根钉子上。马蒂厄匆匆将钥匙取下，将它放入衣兜，接着向后转身，又朝楼梯方向走去。他背后有一扇门启开，他想：“他们会叫我的。”他并不害怕，这是事先估计到的。

“喂，喂！您上哪里去呀？”一个生硬的声音问。

马蒂厄转过身来。原来是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瘦高个儿女人。她的表情既神气活现、又忐忑不安。马蒂厄冲她微微一笑。

“您上哪儿去？”她又问一遍，“您不能问一问门房么？”

波利瓦尔。那黑人的名字叫波利瓦尔。

“我去四楼波利瓦尔的房间，”马蒂厄不慌不忙地说。

“那就好！因为我方才瞥见您在钥匙板那儿鬼鬼祟祟，”那女人疑神疑鬼地说。

“我看看他的钥匙是不是挂在那里。”

“不在那里吗？”

“不在。他大概在家，”马蒂厄道。

那女人朝挂钥匙板走去。一半对一半的机会。

“说得对，”她道，那样子是既舒了一口气，又颇感失望。“他在房间里。”

马蒂厄不理不答地开始爬楼梯。在通往四层的楼梯平台上，他稍稍停歇了一下，然后将钥匙塞进21号房间的锁孔，打开了房门。

房间沉浸在一片黑暗中。黑暗里约略有些红光，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热气和香味儿。他将房门反锁，然后朝床铺走去。一开

头，他还将两手伸向前方，以防万一有什么障碍物。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床上很凌乱，在长枕上面有两只单人枕头，由于卧者脑袋压过仍然凹陷下去。马蒂厄在手提箱前跪了下来，将箱打开。他稍稍有点儿想要呕吐。早晨他松开手放下的纸币，现在又重新落在了那几捆信札上头。马蒂厄取了五张钞票，他并不打算为自己偷取分文。"这箱子的钥匙应当怎么处理？"他踌躇了一下，决定将它留在手提箱的锁孔里。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尽里的右侧，还有一扇他今晨未曾注意到的房门。他走过去将它打开：原来是洗脸间。马蒂厄划了一根火柴，看见镜子里出现了他那张被火光照成金黄色的面孔。他张望自己直到那根火柴熄灭。然后他扔掉火柴，回到房间里。此刻，他清清楚楚地分辨出各种家具、洛拉的衣服、她的浴衣、睡衣、套服，全都整整齐齐地安放在椅子上、或者挂在衣帽架上；他微微狞笑了一下，便径自走出房间。

走廊里空无一人，却可以听见脚步声和笑声。大约有人正在上楼梯呢。他下意识地动了一动，似乎想折回屋里。但转念觉得不必：即使被人抓住，对他来说也全然无妨。他将钥匙插入锁孔，将房门严严实实锁上。当他缓过劲儿来时，瞥见一个女人、后面跟着一名士兵。

"是在五层楼。"那女人说。

士兵应道：

"太高了呢。"

马蒂厄给他们让了路，然后继续下楼。他有点儿开心地想，最难的事儿还在后头：得将这房门钥匙交回，挂在钥匙板上。

在二楼他停下脚步，俯在扶梯上观望。那高个子女人正站在大门门槛处。她背向着他，闲眺着街景。马蒂厄悄然无声地走下最后几级楼梯，将钥匙挂在钉子上，然后蹑手蹑脚重新走上楼梯

平台，稍候片刻后，便噔噔噔地大步跑下来。那高个子女人转过身，他走过时向她致意。

“再见啦，太太。”

“……见啦，”她含含糊糊应答着。

他出了大门，仍感觉那女人的目光死死盯着他的脊背。他差点儿没哈哈大笑起来。

兽死而后毒汁尽。他两腿发软，却大踏步前行。他很害怕，嘴里觉得干渴。街道过分泛着蓝光，天气过于温暖，火苗顺着导火线跳跃，跳到尽头便点燃一桶火药。他四级并一级地往楼上爬。他十分艰难地将钥匙往锁孔里塞，因为手在哆嗦。两只猫在他的裤裆下飞奔而去：他现在可把它们吓坏啦。兽死……

剃刀还在那里，端放在床头桌上，彻底敞开着。他抓起剃刀柄仔细端详。剃刀柄是黑色的，刀片是白色的。火苗顺着导火线跳跃。他用手指轻拂刀锋，立刻有一种被割破的酸涩感，于是他不寒而栗：这只手得完成所有的事情啊。剃刀于事无补。它不过是一件死东西，放在手中只有一条小虫的分量。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要求援助，希望有点儿征兆。一切都死气沉沉，一切都寂然无声。桌子是死的，椅子是死的，它们在静止不动的光线里浮现。在这蓝得过分的光线下，我是惟一屹立着的活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助我一臂之力，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两只猫正在厨房里乱抓乱扒。他用手撑了一撑桌面，它以同等的压力回应他所施加的压力。既不多，也不少。物体是只知顺从的，是驯服的，可操纵的。我这只手将完成一切。他因为焦虑和厌倦而打起了呵欠，而且厌倦比焦虑更甚。他在这场景中孤独一人。什么也不促使他作出决定，什么也不阻止他作出决定。必须独自作决定。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空缺。在他两腿之间的这朵红花，它不在这

里；地板上这摊红色水洼，它也不在这里。他察看着地板。地板是单色的、平滑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斑迹存在的位置。我将躺卧在地上，毫无活力，长裤解开，粘糊糊的；剃刀将落在地上，是红色、有缺口、毫无活力的。他着迷地凝视着剃刀、凝视着地板：但愿他能充分地想象这摊红色的水洼、这割破的伤口，以致它们可以自动完成，而不需要由他来做这件事。疼痛，那将是我能够忍受的。我愿意疼痛，我呼唤疼痛。但问题在于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他瞧着地板，然后又瞧瞧刀片。徒劳无益呀：空气很温暖，房间很幽暗，剃刀发着柔和的亮光，它正轻飘飘地待在他掌中。一个动作，得有一个动作。只要流出一滴血，现实就将立即翻倒。是我的手，是我的手该完成一切。

他朝窗口走去，他仰望着天空。他放下窗帘。用左手去做。他打开电灯。用左手打开。他将剃刀移到左手拿着。他拿起公文包。他从里面取出五张一千法郎面值的钞票。他又从书桌上拿起一只信封，将钱塞进信封。他在信封上写道：于依更斯街 21 号德拉鲁先生收。他将信封放在桌上十分显眼的地方。他站起来，向前走着。他将那活物紧贴着肚皮带走，它在吮吸他。他感觉得到它。做或者不做。他落进了陷阱。必须作出决定。他有整整一夜来考虑这件事。他独自一人面对他自己，整整一夜啊。他的右手又拿过了剃刀。他害怕自己的手，他留神地看着这手。它在手臂的终端僵硬发直。他说了声：“干吧！”一种细微的乐不可支的颤栗从他腰部一直爬到他脖子上。“干吧，了此一事呀！”假如他能发现自己致残致伤，一如清晨听到闹钟铃响之后发现自己起床站立一样，起床是不必知道如何起床的。但首先得做这个猥亵的动作、这进公共小便池的动作，得长时间地、不急不忙地解开裤扣。剃刀的死气沉沉传染到他的手、他的胳臂。一具暖洋洋、活生生的躯体，却拥有顽石般的手臂。一只硕大的石像般的胳膊，

冰冷而死板，终端拿着一把剃刀，他放松了五指，于是那剃刀落在桌面上。

剃刀在那里，在桌面上，完全敞开着。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他可以伸出手，将它拿起来。那剃刀将无动于衷地服从调遣。还来得及。将来也永远来得及。我还有整整一夜呢。他穿过这间屋子。他不再恨自己。他不再要任何东西。他在犹豫。那活物在那里，在他的裤裆里，笔直而僵硬。烂污货呀！我的孩子，假如这太叫你厌恶，那里有一把剃刀嘛，就放在桌子上。兽死而后……。剃刀啊剃刀。他围着桌子来回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把剃刀。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将它取走吗？没有啊。一切都是死寂而静止的。他伸出手，他触摸着刀片。我的手将完成一切。他纵身向后跳去，拉开房门，跳进了楼梯。他那些猫咪当中有一只被吓坏了，在楼梯里先于他逃遁而去。

丹尼尔在街上奔跑着，楼上房门洞开，电灯亮着，剃刀仍放在桌面上，那几只猫在黑魆魆的楼梯上游荡着。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折回原路、回到楼上去。房间正在百依百顺地等待他。什么也没有决定，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已决定了的东西。必须奔跑啊，尽可能逃到最远方去，重新在喧闹和亮光中成为众人当中的一员，让别人注视自己。他一直奔到奥拉夫王咖啡馆，气喘吁吁地推开了店门。

"来一杯威士忌！"他喘着粗气吩咐。

他的心脏怦怦跳动，那振辐似乎直达指尖。他嘴里涌上一股墨水的味道。他坐进尽里的单间。

"您似乎很疲劳，"那侍者态度极恭顺地说。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挪威人，法语说得极纯正。他十分和蔼地注视着丹尼尔。丹尼尔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大大方方给小费的古怪富翁。他挂着笑容解释道：

“不怎么妙啊。我有点儿发烧呢。”

侍者微微点头，然后走开了。丹尼尔重新陷入孤独。他的房间万事俱备地在上面等待他归来：房门敞开着，剃刀放在桌上闪闪发光。“我怎么也不能回到屋里去。”他将尽情痛饮。等到凌晨四点钟敲响之时，这侍者将在酒吧调酒师的帮助下，将他抬进一辆出租车。如同每次的情形一样。

侍者端着半杯酒和一瓶佩里埃矿泉水走了过来。

“正是您喜欢的那种，”他说。

“谢谢。”

丹尼尔独自一人待在这平淡而宁静的小酒店里。金黄色的灯光在他四周沉浮。隔墙板金黄色的木料也在发出柔和的光芒。这木料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清漆。你若用手去摸它，它能粘住你。他将佩里埃矿泉水倒入杯中，那威士忌酒冒了一阵泡沫，忙忙碌碌的气泡儿浮到面上。它们像婆婆妈妈的女人一样彼此推搡着，然后这一大阵子的动荡才平静下来。丹尼尔凝视着这黄色的液体。它上面还飘浮着一点泡沫的痕迹：你简直以为这是变味的啤酒呢。在酒吧内侧，那侍者和调酒师避开外人耳目，正用挪威语交谈。

“又喝酒了！”

他一巴掌扫荡了酒杯，让它在方格地面上摔得粉碎。酒吧调酒师和那侍者突然不作声了。丹尼尔俯身桌面上：那液体正在方格地上缓缓向四面八方溢去，直流到一只椅腿边。

侍者赶忙跑过来：

“我真是笨手笨脚呀！”丹尼尔笑嘻嘻地哼唧着。

“给您另来一杯吧？”侍者问。

他弯下身子，但腰身却绷得很紧，竭力擦掉那液体，并拾起玻璃碎片。

“好的……不必啦，”丹尼尔突然说，“这可是对我下警告啊，”他以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今晚我不该喝酒。请给我半杯佩里埃矿泉水，外加一片柠檬。”

侍者走开了。丹尼尔感到比较平静了。他四周又形成一种昏暗的现实 。生姜的气味、金黄色的灯光、隔墙的木板……

“谢谢。”

侍者拔掉瓶塞，斟上半杯饮料。丹尼尔喝了一口就把杯子放下。他暗忖：“我早就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干不出来的！”当他大步流星地在街上奔走，当他四级一大步地攀登楼梯时，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贯彻始终的。当他将剃刀握在掌中时，就早已知道。他连一秒钟也不曾弄错过，自己是多么蹩脚的演员啊。他终究不过是做到让自己吓坏了自己，然后撒腿溜之大吉。他拿起酒杯，将它紧紧攥在手中：他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厌恶自己。他将永远不再能找到这么难得的机会。“混蛋！懦夫兼戏子：真是个混蛋！”他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可并没有做到。那不过是些空话。本来应当……哦，随便是谁、随便哪个评判员，他全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是*他自己*。这对自己的轻蔑实在是太残酷无情了：它永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那是一种奄奄一息、软弱无力的轻蔑，它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消亡，它仿佛永远无法达到。要是有什么人*知道*，要是他能感觉到别人的极度轻蔑压在他心头……“但我却永远做不到，我宁愿自己阉割自己。”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到明晨还有八小时要打发。时间似乎不再流逝。

十一点钟！他突然一惊：“马蒂厄正在玛赛儿屋里。她在对他说话。就在此时此刻，她在对他说着什么。她用两臂挽住他的脖子。她觉得他没有尽快提出要求……我也有责任，我造成了这种情况。”他浑身上下哆嗦起来：他会让步的，他终于会让步的。我毁掉了她的一生啊。

他放下酒杯，站立起来，直愣愣地瞧着前方，既不能蔑视自己，也不能自我忘怀。他宁愿已经死掉，但却仍然活着。他继续固执地使自己存在下去。他宁愿自己已经死掉，他想他宁愿自己已经死掉，他认为他是想着宁愿自己已死掉……有一种办法。

他自言自语地发出了声音，于是侍者跑过来。

“您叫我来着?”

“是的，”丹尼尔魂不守舍地说，“这是给您的。”

他将一百法郎扔在桌上。有一种办法。把一切都安排妥帖的办法！他挺了挺身子，敏捷地向门口走去。“一种好办法。”他轻轻地笑了一笑：每当有机会跟自己开个小玩笑时，他总觉得其乐无穷。

十 七

马蒂厄将身后的门轻轻关上，向着铰链那边稍稍提起一点儿，以免弄出嘎嘎的声响。然后，他将脚放在楼梯的第一级上，弯下身子解开鞋带。这时他的胸口轻轻碰着了膝盖。他脱下皮鞋，用左手提着，重新站立起来。同时他将右手放在扶梯上，抬起两眼瞧着那淡红色的薄雾，它仿佛虚悬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已经分辨不出自己的位置。他在黑暗中慢慢向上攀登，竭力不使阶梯嘎吱作响。

房门半开着，他用手推了一推。空气似乎很浑浊。一整天的热气，像某种渣滓一样，沉淀在这房间的深处。一个女人正坐在床上瞧着他，脸上带着微笑。她便是玛赛儿。她穿上了那件漂亮的白睡衣，系着金黄色的腰带。她仔仔细细地化了妆，神态庄重而愉快。马蒂厄返身关上房门，摇晃着两臂，僵立那里，被难以承受的温馨气氛弄得透不过气来。他来到这里，在这里神采飞

扬，在这笑盈盈的女人身旁，完全沉浸到了这疾病、糖果和爱情的氛围之中。玛赛儿将头向后仰去，眼皮半睁半闭，调皮地瞅着他。他也报以微笑，走过去将皮鞋放在架子上。一个充满柔情的声音，在他背后叹道：

"我亲爱的。"

他突然转过身来，倚在木架上。

"你好呀！"他低声招呼道。

玛赛儿将手举到齐眉高，晃动着指头说：

"你好，你好！"

她站起身，迎上前来，用两臂挽住他的脖子，亲吻着他，将舌头伸到他嘴里。她将眼皮涂成蓝色，在头上插了一朵鲜花。

"你身上好热啊，"她一边抚摸着他的后颈一边说。

她稍稍仰着头，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她将舌头尖儿伸到他两排牙齿当间，一脸活跃和开心的样子。她很美。马蒂厄不禁揪心地联想到又瘦又丑的依维什。

"你情绪真好哇，"他道，"但昨天在电话里，似乎不很妙啊。"

"是的。我又笨又蠢。可今天不错，甚至可以说很不错哩。"

"你这一夜睡得好吗？"

"睡得可香哩。"

她再一次地亲吻他，他从那两片嘴唇上感觉到像天鹅绒般柔软的肌肤，以及她那光滑、热烈、灵巧的舌头。他轻巧地挣脱身子。玛赛儿的睡衣里面精光赤条，他窥见了她那对丰满的乳房，顿时口中生出一种甜甜蜜蜜的感觉。

她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向床边：

"过来坐在我身旁呀！"

他坐到她的身旁。她始终用双手捧着他的手，并且以笨拙的

轻轻摇动压迫着它。马蒂厄感到，她手上的热气一直升到他的腋窝下。

“你这屋里真热呀!”他说。

她没有答话，而是两眼紧紧地盯着他。她的嘴唇微启，神态又谦卑、又满怀信任。他悄悄将左手从腹部前方拂过，狡黠地插入长裤的右口袋，好去取烟草，玛赛儿半道上抓住这只手，轻轻叫嚷起来：

“嘿！你手上怎么搞的呀?”

“我自己割破了手。”

玛赛儿放开马蒂厄的右手，顺便抓住他的左手。她轻轻将它翻转，用评论的眼光端详着它：

“瞧你的绷带有多脏，你会感染的！上面还有泥污，这是怎么弄的啊!”

“我跌了一跤。”

她宽容而惊异地说：

“我自己割破了手，我跌了一跤。瞧这笨蛋！你搞的什么名堂啊？等着，我呀，我给你重来、重新包扎。你不能老是像这副模样呀。”

她解开马蒂厄手上的绷带，摇摇头说：

“伤得很重呢，你倒了什么霉？是挨了揍吗?”

“不是的。是昨晚在苏门答腊歌舞厅。”

“在苏门答腊?”

只见一张发青发白的大脸蛋儿，蓄着金黄色的头发。明天，明天，我将为了您而梳成这种发式。

“是鲍里斯忽然心血来潮，”他接话道，“他买了一把匕首，向我挑战，问我敢不敢在掌心刺上一刀。”

“你呢，自然喽，你就忙着照办啦。他们对你使的激将法啊，

可怜的亲爱的人儿！所有这些娃娃都在牵着你的鼻子团团转呢。瞧你这只爪子多可怜，毁成了这个样儿！”

马蒂厄的这只手毫无生气地放在她的两只滚烫的手中。那伤口已结成带脓的硬痂，实在令人讨厌。玛赛儿缓缓将这只手举到跟她的脸一样高，她盯着这只手，接着，她忽然弯下身子，以一种谦卑的激情，将嘴唇贴在了伤疤上。“她怎么啦？”马蒂厄琢磨。他一把将她拉了过来，亲吻着她的耳朵。

“你跟我在一起觉得好吗？”玛赛儿问。

“当然很好。”

“可你的表情却不像啊。”

马蒂厄笑而不答。她站起来，走到木架那边去找她的药箱。现在她背朝着他，踮起了脚尖，举起胳臂在最上面一层摸来摸去。她的衣袖顺着胳臂滑落下来。马蒂厄注视着他曾经常抚摸的赤裸的手臂，往日的情欲重又涌上心头。玛赛儿虽然行动不便，却敏捷地朝他走来，吩咐道：

“伸出你的手来！”

她已在一块小小的海绵上洒了酒精，开始为他清洗这只手。他感觉到这熟悉的躯体的微温，这躯体此刻正紧贴着他的臀部。

“舔一舔！”

玛赛儿将愈伤用的胶皮纱布一端递了过来，他伸出舌头顺从地舔了舔那粉红色的胶皮。玛赛儿将纱布条贴在那伤口上。她取下了原先的绷带，用指尖将它在半空中晃动片刻。她又厌恶又开心地凝视了一会儿。

“这脏东西该怎么处理？等你一走，我就把它扔进废物箱！”

她轻快地用干干净净的白纱布将他的手重新包扎一番。

“那么，是鲍里斯向你发出挑战？于是你就伤了自己的手？真是一个大小孩！他也这样干了么？”

“没有啊，”马蒂厄答道。

玛赛儿噗哧一笑：

“他耍弄了你呀！”

她将一根安全别针含在嘴里，又用两手撕开纱布。她用嘴唇咬住别针，一边口齿不清地问着：

“依维什在场吗？”

“当我伤着自己时？”

“是呀。”

“不在。她正在同洛拉跳舞。”

玛赛儿将别针插在绷带上，在别针的金属丝上，还残留着她的一点儿唇膏。

“喏，好啦！你们玩得痛快么？”

“马马虎虎。”

“苏门答腊歌舞厅有意思吗？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想让你带我去一次哩。”

“可那会累着你的，”马蒂厄不悦地说。

“哦！就一次嘛……咱们郑重其事地去一趟，我已经好久没跟你一起出门啦。”

出门！马蒂厄不胜气愤地在脑中重复着这颇具夫妇色彩的字眼：玛赛儿在用词方面总是不走运。

“你愿意吗？”玛赛儿问。

“听我说，”他接话道，“反正在秋季之前不大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得好好歇着，然后便到了这家歌舞厅的年假。洛拉要去北非巡回演出。”

“那么，咱们今年秋天去。说定啦？”

“说定了。”

玛赛儿不自在地咳了一声嗽，说：

“我看得出，你有点儿怨我。”

“我吗?”

“就是啊……前天我是很招人讨厌的。”

“没有呀。为什么这样说?”

“是那样的。我很神经质。”

“比那更小的事也会这样的。全是我不好，我的小宝贝儿。”

“你没有理由自责，”她大声说，那语调充满信任。“你从来都没有理由责备你自己。”

他不敢转过身来瞧她，他太能想象她的脸色会是怎样的，他不能忍受这种毫无道理、并且受之有愧的信任。出现了长时间的静场：她肯定在期待一句温情的话，一句宽宥的话。马蒂厄挺不住了，开口道：

“你看呀。”

他从衣兜里掏出皮夹，将它展开在膝盖上。玛赛儿伸长脖子，将下巴颏儿倚在马蒂厄的肩头。

“我应当看什么呀?”

“看这个。”

他将钞票从皮夹里掏了出来。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他一边数着，一边得意洋洋地将它们弄得啪啪响。钞票上还残留着洛拉身上的气息。马蒂厄将钞票放在膝盖上，等候了一会儿。由于玛赛儿一声不吭，他便转身看看她。她已经重新抬起头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那些钱。她似乎没有弄明白，只是缓缓念叨着：

“五千法郎。”

马蒂厄做了个老好人的动作，将钞票放在床头桌上。

“可不!”他接道，“五千法郎呀。我好不容易才弄到!”

玛赛儿并不答话。她咬着下嘴唇，将信将疑地瞧着这些纸

币。她陡然间显得苍老了。她忧伤地，但仍然怀着信任地瞅着马蒂厄，开口道：

“我还以为……”

马蒂厄打断她的话头，直率地说：

“你就可以到那犹太医生的诊所去了。他似乎很有名气。维也纳有成百上千的女人经过他的手治疗。那可是上层人士，有钱的顾客啊。”

玛赛儿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那敢情好，那敢情好，”她喃喃道。

她从药箱里拿出一根安全别针，此刻正神经过敏地将它反反复复地开关着。马蒂厄又道：

“我把钱留给你。我估计萨拉会将你带到他那里，由你和他结账。他要求预付治疗费，这猪猡！”

沉默片刻之后，玛赛儿问他：

“你是从哪儿搞到这笔钱的？”

“你猜猜看，”马蒂厄道。

“从丹尼尔那里？”

他耸了耸肩膀：她明明已经知道，丹尼尔分文也不肯出借。

“从雅克那里？”

“不对。我昨天在电话里已对你说过啦。”

“那我就猜不着啦，”她生硬地说。“到底是谁啊？”

“没有人送给我这笔钱，”他道。

玛赛儿惨然一笑：

“你总不至于对我说：你是偷来的？”

“正是呢。”

“你偷了这钱？”她大惊失色地重复道，“不会是真的吧？”

“是真的。偷了洛拉的钱。”

两人无言以对。马蒂厄拭了拭额头上的汗珠：

“我会跟你说说经过的，”他又道。

“这钱居然是你偷来的！”玛赛儿慢慢地又说了一遍。

她的脸变成了青灰色。她喃喃地说，却不朝他瞧：

“那说明你一心一意要除掉孩子啊。”

“我主要是不想让你去那老太婆家里。”

她在沉思。她的嘴角又生出那冷酷的、玩世不恭的皱褶。于是他问：

“你怪我偷了这钱？”

“我并不在乎。”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玛赛儿做了个唐突的动作，药箱落在了地板上。他俩都扫了一眼，马蒂厄便用脚将它推开。玛赛儿缓缓朝着他转过头来，她显得很惊讶。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马蒂厄重复道。

她冷冷一笑。

“你为什么笑呢？”

“我在嘲笑我自己，”她回答。

她摘下了插在头发上的那朵花，拿在手指间来回转动。她口中念念有词：

“我真傻！”

她的表情变得冷酷。她的嘴仍然张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却吐不出字句来：她似乎害怕自己将要说的事情。马蒂厄抓住她的手，她却挣脱了。她并不瞧他地开口道：

“我知道你见了丹尼尔。”

说出来啦！她身子朝后一仰，两手使劲抓住床单。她好像被吓坏了，又好像得到了解脱。马蒂厄也觉得解脱了。现在所有的

牌全都摊在桌面上，那就必须把路走到底。他俩有整整一夜可以做这件事。

“不错，我是见了他，”马蒂厄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那么是你指使他来的啦？你俩共同安排了一切，嗯？”

“别这么大声说话，”玛赛儿道，“你会吵醒我母亲哩。我没有指使过他，但我确知他想见见你。”

马蒂厄沮丧地说：

“这真糟糕！”

“可不是！确实很糟，”玛赛儿痛苦地说。

他俩沉默了，仿佛丹尼尔就在场，仿佛他一屁股坐在他俩中间。

“那么好，”马蒂厄道，“咱们得非常坦率地说清楚，咱们也就只能做这件事了。”

“没什么可说的，”玛赛儿回答，“你见到了丹尼尔。他对你说了要说的话，你同他分手后就到洛拉那里偷了五千法郎。”

“正是。而你呢，你悄悄接待丹尼尔已有好几个月了。你心里明白：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解释。听我说，前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天吗？”

“别装糊涂啦。丹尼尔告诉我，你责怪我前天的态度不对头。”

“哦，别提啦，”她说，“不必伤这个脑筋啦。”

“我求求你，玛赛儿！”马蒂厄道，“别再固执啦。我向你发誓：我是出于好意，我会承认自己的一切错误。但你得告诉我，前天出了什么事情。假如咱们能恢复一些彼此间的信任，情况就不知要好多少啊。”

她在犹豫，既沮丧，又有一些轻松。

“我求求你，”他边说边拉起她的手。

“那么……就像从前那几次一样，你根本不在乎我脑子里有什么想法。”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让我说出来呢？你心里清清楚楚嘛。”

“这一点也不错，”马蒂厄说，“我认为我是清楚的。”

他暗忖：“完啦，我得娶她为妻。”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我以为可以避免这结局，就得是个大混蛋！”她在这儿。她受痛苦煎熬，十分不幸，心绪恶劣。而他只须做一件事，就可以让她恢复平静。他问：

“你是想叫咱俩结婚，对吗？”

她抽出手来，陡然站立起来。他惊骇不已地瞧着她：她脸色灰白，双唇颤抖：

“你……是丹尼尔这么告诉你的吗？”

“不是，”马蒂厄怔住了，他这样回答：“但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觉得是这样！”她哈哈笑道，“你觉得是这样！丹尼尔对你说我很烦恼，于是你就以为我想把自己嫁出去。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你马蒂厄的看法，跟我相处七年之久的看法！”

这时她的双手也开始颤抖。马蒂厄真想将她一把搂住，但他不敢。

“你说得对，”他道，“我本不该这样想。”

她似乎没有听见。他坚持道：

“听我说，我自有原因：丹尼尔刚告诉过我，你背着我同他见面！”

她仍不答理。他温柔地问：

“你是想要孩子吗？”

“嘿，”玛赛儿说，“这跟你无关了。我想要什么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对不起，”马蒂厄道，“还来得及……”

她摇摇头说：

“不是这么回事。已经来不及了……”

“可这是为什么，玛赛儿？你为什么不愿心平气和地同我谈谈心？只需要一个钟头：一切都会安排好，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我不愿意。”

“可这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啊？”

“因为我不是那么敬重你了。也是因为你不再爱我了。”

她话说得满有把握，但她自己却为刚刚说过的话而感到吃惊和害怕。在她的目光中，仅仅剩下焦虑不安的疑问。她怅然说道：

“你竟对我有那种看法，这就证明你已经完全不爱我了……”

这几乎是一种审讯。假如他将她搂在怀抱里，假如他说自己是爱她的，那么一切都还有挽救余地。他将娶她为妻。他们将保留那孩子，并且将相依为命、白头偕老。他已经站起身来，就要对她说：“我爱你。”他有点站立不稳，用极清晰的声音说：

“那么，你说得对……我对你已经不再有爱情。”

这句话出口许久之后，那余音犹在耳际，令他自己震惊不已。他琢磨：“完蛋啦，统统完蛋啦。”玛赛儿的身子朝后一仰，她发出一声得意的喊声。但几乎同时她用手捂住嘴巴，示意他别作声：

“我母亲，”她不胜忧虑地小声说。

他俩都凝神谛听，但只听见远处汽车行驶的声音。马蒂厄开口道：

“玛赛儿呀，我还以整个身心依恋着你……”

玛赛儿轻蔑地一笑。

“当然。不过你依恋……是按照另一种方式。你想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他抓起她的手，对她说道：

“听我讲……”

她生硬地挣脱，将手抽回来，同时答道：

“得啦，得啦。我想知道的都已知道。”

她将落在额头上的几绺汗津津的头发甩向后脑。她突然笑起来，仿佛是向着已逝的往事。

“但是你得给我解释，”突然，她挟着出于仇恨的快乐又道，“昨天你在电话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得清清楚楚：‘我爱你，’可那时并没有人要求你这样说。”

马蒂厄不作声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

“你是那么瞧不起我啊……”

“我并非瞧不起你，”马蒂厄说，“我有……”

“你走吧，”玛赛儿喝令道。

“你疯啦，”马蒂厄说，“我不想走，我得给你解释。说明我……”

“走吧，”她闭着眼睛，压低嗓门重复道。

“可我对你依旧满怀深情，”他绝望之余大声喊道。“我并不想抛弃你。我愿与你相依为命，我将娶你为妻，我……”

“快走吧，”她说。“走吧！我不能再看见你。你快走，不然我就不能担保自己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她浑身不停地颤栗起来。马蒂厄朝她跨一步，她却用力将他推开：“你要是还不走，我就叫我母亲来了。”

他打开柜子，拿出皮鞋，觉得自己又可笑又可恨。她冲着他

的背影嚷道：

“把你的钱拿回去!”

马蒂厄转过身来，说：

“不行。这个嘛，可是另一码事。不能因为……就……”

她抓起床头桌上的钞票往他脸上扔去。钞票在整个房间里飘荡飞舞，然后落在床边的脚垫上，在那药箱旁边。马蒂厄没有去拾起，他瞧着玛赛儿。她紧闭两眼，断断续续笑了起来。她念念有词道：

“哈，真可笑！我本以为……”

他想挨近她。她却睁开两眼，把头往后一仰，用手指指门，示意他快走。“我若再赖下去，她会狂喊的，”他琢磨。于是他转过身来，手提皮鞋，穿着短袜就走出房间。等他走到楼梯下面时，他穿上皮鞋、停顿了片刻，将手放在插销上，凝神谛听。他突然听见玛赛儿的一阵笑声，那是阴森而低沉的笑声。它如嘶鸣般升起，又如潺潺水声般泻落。一个声音喊叫起来：

“玛赛儿？出了什么事？玛赛儿?”

那是母亲的声音。笑声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平静。马蒂厄又听了一会儿，因为再也听不到什么声响，便轻轻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十 八

他暗自思忖：“我是个混蛋!”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奇。他只是觉得疲惫和愕然。他在二楼楼梯平台上停下来喘了口气。他的两腿发软，这三天他才睡了六个小时，或许还要少：“我得睡一觉。”他得把衣服脱掉，摇摇晃晃走到床边，倒头便睡。但他也明知他会守着夜色，通宵无眠。不过他仍往楼上走，他那套房的

房门还敞开着，依维什或许早已溜之大吉：书房里的灯仍然大放光明。

他走进门，一眼却看见了依维什，她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

“我没走，”她说。

“我看见了，”马蒂厄干巴巴地回答。

他们默默待了一阵子：马蒂厄能听到自己强劲沉稳的呼吸节奏。依维什转过头嘟哝着：“我方才真招人讨厌！”

马蒂厄没有回答。他盯着依维什的头发，暗想：“我是为了她才做那件事的吗？”她低下了头，他以一种刻意的温情凝视着她那细嫩而略带褐色的后颈。他执意要自己感到珍惜她甚于世上的万物，那么，他的行为才勉强说得过去。但他此刻除了无名之火，已近乎麻木不仁。而那件无法掩饰、莫名其妙并难以解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偷了人家的钱，又无缘无故遗弃了有身孕的玛赛儿。

依维什尽量客客气气地说：“我不该插进来表示自己的意见……”

马蒂厄耸耸肩，说道：“我刚刚同玛赛儿吹啦。”

依维什抬起头，用平淡的声音说：“您甩了她……没给钱吗？”

马蒂厄淡淡一笑。“当然没给，”他想，“如果我那样做，她现在准要怪我呢。”

“没给。但我安排妥帖啦。”

“您弄到那笔钱了？”

“是的。”

“从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她忧虑地看着他：“可您并没有……”

“我是偷来的，如果您想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从洛拉那儿

偷的。她不在家时，我闯进了她的房间。”

依维什眨眨眼睛，马蒂厄加上一句：“我自会还她，就算是强迫借钱吧，也没啥。”

依维什看上去懵懵懂懂；她缓缓重复着，就像方才玛赛儿一样：“您是从洛拉那儿偷来的。”

她沉思的表情令马蒂厄厌烦。他急忙辩解：“是的，这没什么了不起：只须爬上楼梯，再拉开一道门就得啦。”

“您为什么这么干?”

马蒂厄淡淡一笑：“我哪里知道!”

她突然挺直身子，如同在大街上转身看路过的漂亮女人或小伙子一样。这时她总是一脸挑剔和孤傲的样子。但这次她端详的却是马蒂厄。马蒂厄感到自己脸红了，他不无顾忌地说：“我确实不想将她一甩了之，只想给她一笔钱，就不必非娶她不可。”

“是的，我明白，”依维什说。

她看来丝毫不像是明白了，她的目光仍盯着他。他转过头去继续说：

“您知道，这很糟糕，是她赶我出门的。她把这看得太严重，我不知道她原来期望什么。”

依维什没有答理。马蒂厄默默无言，显得极苦恼。“我不愿她来奖励我，”他想。

“您是个好人，”依维什说。

那苦涩的爱正在他心中复苏，马蒂厄深深为之惊惧。他觉得自己在又一次遗弃玛赛儿。他什么也不说，却在依维什身边坐下，紧握她的手。她说：“您看上去好孤独。”

他感到羞愧。过了一会儿，他说：“依维什，我不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您知道，这事糟透啦：我在心慌意乱中偷了人家的钱，现在后悔不迭啊。”

“我看得出，”依维什笑道，“我想我若是您，一定也很后悔：头一两天难免啊。”

马蒂厄紧握她那手指尖尖的粗糙小手，说：

“您弄错啦，我并不是……”

“别说了，”依维什道。

她突然缩回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露出两颊和耳朵。她只须快捷地做几个动作；当她垂下双手时，头发已分向脑后，把脸颊全部展示出来。

“请便吧，”她说。

马蒂厄想：“她连后悔的机会也不给我啊！”

他张开两臂，不禁把依维什拉过来。她则听他摆布。他似乎听见心中响起早已淡忘的一支欢快热烈的小曲儿。依维什头歪向一侧肩膀，对他咧着嘴傻笑。他报以一笑，轻轻吻了她一下，然后盯着她看。这时，小曲儿戛然而止。“唔，她不过是个娃娃啊，”他暗自想。孤寂之感油然而生。

“依维什，”他柔声唤道。

她惊讶地看着他。

“依维什，我……错了。”

她皱皱眉，头微微颤抖着。

马蒂厄垂下胳膊，疲倦地说：“我不知道究竟想从您那儿得到什么。”

依维什一惊，蓦地挣脱出来。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但她半阖起眼睛，做出一副温柔而忧郁的样子，惟有一双手仍表露出恼怒：那两只手不安地乱动，拍打着头顶，抓挠着头发。马蒂厄的嗓子干哑，但他冷漠地观望着这种愤怒：“唔，”他想，“我把这一头也弄糟啦。”而且，他几乎有点开心。这仿佛是某种赎罪。他盯着她，而她却固执地移开目光。他继续说：

“我不该碰您呀!”

“哦，我没什么，”她说着，却气得满脸通红，又以悠扬的语调补充道：“您当时似乎因做了什么决定感到骄傲之至，简直像是要上这儿来领奖呢!”

他再次坐到她身边，温柔地抓住她的臂肘，她也并不挣脱。

“不过，我爱您，依维什。”

依维什挺直身子，对他说：“我不愿意您以为……”

“以为什么呢?”

可他猜到了，于是他松开她的胳膊。

“我呀，我不爱您，”依维什说。

马蒂厄没有回答。他想：“她是在报复，这并不奇怪。”何况，也许真是这样：她为什么要爱上他呢？他的愿望只不过是在她身边默默坐一阵子，然后二话不说地让她走开。但他却说：

“明年，你会回来吗?”

“会的，”她回答。

她几乎是含情脉脉地对他莞尔一笑。她大约感到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记得头天夜里洗手间女管理员替她包手时，她转过身来瞧他就是这么一副面孔。他犹豫不决地看了她一眼，觉得他的欲念复苏了。那是一种既悲伤又无奈的欲念，一种无以名之的欲念。他攥住她的胳膊，感受到手指下那细嫩的肌肤。他说：

“我告诉您……”

他打住不说了。这时，门铃响了，先是一声，随后是第二声，再就是不间断的叮铃叮铃声。马蒂厄觉得身上直冒凉气，琢磨着：“准是玛赛儿来啦!”

依维什大惊失色，她显然也往一处想啦。他俩面面相觑。

“您该去开门，”她嘀咕道。

“我想也是，”马蒂厄说。

他却并不动弹。现在从门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的敲打声，依维什颤抖地说：

“想想门那边有个人，这太可怕啦。”

“是呀，”马蒂厄说。“您能不能……能不能躲进厨房？我把门闩上，谁也看不见您的。”

依维什平静而威严地瞅了他一眼：“不，我就呆在这儿。”

马蒂厄走过去打开门，在半明半暗中瞥见一颗颇像面具的怪模怪样的大脑袋：那是洛拉。她把他推向一边，兀自冲进房间。

“鲍里斯在哪儿？”她问，“我听见他的声音啦。”

马蒂厄甚至没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跟在后面急忙走进起居室。洛拉已经气势汹汹地冲向依维什。

“您必须告诉我，鲍里斯在哪儿。”

依维什惊恐地瞧着她。而洛拉看起来不像是在对她或对别人说话。她甚至吃不准洛拉究竟看见她没有。马蒂厄站到她俩中间说：

“他不在这里。”

洛拉将扭曲的脸转向他。她已哭成了泪人儿。

“我明明听到了他的声音嘛。”

“除了这间屋子，公寓里就只有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您可以随便搜查任何地方，”马蒂厄说着，一边竭力直视洛拉。

“那么他在哪儿？”

她仍然穿着那身黑丝绸上衣，带着舞台化装的痕迹。在她又大又黑的眼瞳中有一种凝重的神色。

“他离开依维什大约是在三点钟，”马蒂厄说，“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干什么。”

洛拉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她的双手紧抓一只黑丝绒小手提包。里面似乎只装着一件又硬又沉的东西。马蒂厄注意到那手提

包，不禁害怕起来。他必须立即把依维什支开。

“好吧，您若不知他干了什么，我倒可以奉告，”洛拉说。“我出门不久，大约七点钟的时候，他到了我屋里。他竟打开我的房门，撬开一只手提箱的锁，偷了我五千法郎。”

马蒂厄不敢正视依维什，他两眼怔怔地盯着地板，平静地对她说：“依维什，您最好避一避，我得同洛拉谈谈心。我能不能……今晚再见到您呢？”

依维什脸都变了色。“哦，不行！”她说。“我得赶回去。我得收拾行装，而且想睡一会儿。我确实非常想睡觉。”

“她要远行吗？”洛拉探问。

“是的，”马蒂厄说，“明天早晨走。”

“鲍里斯也同行？”

“不。”

马蒂厄握住依维什的手。“去睡一会儿吧，依维什，您度过了难熬的一天。我想您仍不愿我去送行，是吗？”

“是的，这样更好些。”

“那就明年见啦。”

他凝视着她，希望从她眼中发现一丝柔情，但仅能看到惊恐的神色。

“明年见吧，”她说。

“我会给您写信的，依维什，”马蒂厄凄然道。

“好吧，好吧。”

依维什准备出门时，洛拉挡住路说：

“等一等，我怎么知道她不是去找鲍里斯呢？”

“那又怎样？”马蒂厄说，“我想她总有自由吧？”

“呆在这儿，”洛拉用左手抓住依维什的手腕说。

依维什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喊声。

“让我走，”她嚷道，“别碰我，我不愿人家碰我。”

马蒂厄使劲把洛拉推到一边，洛拉向后退了几步，愤愤地嘟哝着。他盯着她的手提包。

“卑鄙的女人！”依维什从牙缝里挤出含混的骂声。她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手腕。

“洛拉，”马蒂厄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提包说，“让她走吧，我有许多话要同您谈，但要让她先走。”

“您会告诉我鲍里斯在哪儿吗？”

“不会的，”马蒂厄道，“不过我会解释清楚偷钱是怎么回事。”

“很好，说下去，”洛拉道，“如果您看见鲍里斯，告诉他我已控告他。”

“这控告要撤回，”马蒂厄小声说，眼睛仍然盯着手提包。“再见，依维什，快走吧！”

依维什没有回答。马蒂厄宽慰地听到她那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他没看见她走开，但脚步声消失了，他有阵子感到他的心都抽紧了。洛拉向前走了一步，大声说：

“告诉他，这次他找错了门儿。告诉他：想蒙住我他还太嫩！”

她仍然以令人难堪的目光转向马蒂厄，这目光似乎仍然视而不见。

“那么？”她刺耳地说，“现在就讲您那篇故事吧。”

“听我说，洛拉！”

洛拉却又大笑起来。

“我是有一把年纪了，”她笑着说，“是呀，人们常说我可以当他的妈啦！”

马蒂厄朝她走去：“洛拉！”

“他对自己说：‘这老太婆对我着了迷，我敲她一笔钱，她反倒会感恩不尽呢。’他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他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马蒂厄抓住她的胳膊，像筛糠一样使劲摇她，而这时她却仍在狂笑，同时叫嚷：

“他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安静点儿！”他厉声道。

洛拉平静下来，似乎头一回看清是他。

“说吧！”

“洛拉，”马蒂厄说，“您真的告了他？”

“是的，那又怎样？”

“偷钱的是我呀！”马蒂厄大声说。

洛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只好再说一遍：“偷那五千法郎的是我呀！”

“哦！”她接话道，“是您？”

她耸耸肩，“那女掌柜看见的是他啊。”

“她怎么会看见他呢？跟您说那是我嘛。”

“她看到的是他，”洛拉气呼呼地说，“他在七点钟悄悄上了楼。她故意放他过去，那是按我的吩咐办。我整天都在恭候他光临，而且只在那之前出去过十分钟。他肯定是在街角窥探我的动向，一见我出去，就立刻上了楼。”她以一种似乎要表达坚定信念的急切而懊恼的语气说着。

“她好像硬要自己相信这一点，”马蒂厄沮丧地想，于是他说：“听着，您什么时候回去的？”

“第一次么？是八点钟。”

“那时钞票还在箱子里。”

“我告诉您，鲍里斯七点钟就上了楼。”

“他或许是这样做了，或许他是上去看您的。不过您没有察看一下箱子么？”

“不，我看啦。”

“您是八点钟看的？”

“正是。”

“洛拉，您没说实话，”马蒂厄道，“我确知您没有察看。八点时，那把钥匙在我手里，您不可能打开箱子。再说，如果您八点发现失窃，怎么能让我相信：您竟会等到午夜才来找我呢？八点时，您不慌不忙地梳洗化装完毕，穿上漂亮的黑裙子到苏门答腊歌舞厅去了。不是吗？”

洛拉费解地瞅着他，说：“女掌柜亲眼看见他上楼的。”

“是的，但是您——您并没有察看箱子。八点钟时，钱还在里面。我是十点上楼把钱拿走的。门房有个老太太，她看见我了，可以作证。您发现失窃已是午夜。”

“是的”，洛拉厌倦地说，“是在午夜。但这是一码事。我在苏门答腊歌舞厅时身体不舒服，就回了旅馆。我躺下了，而且把箱子放在身旁。那里面有……一些信，我想重温一下。”

马蒂厄暗想：“那是实话：里面有信。为什么她要讳言那些信的失窃呢？”两人都沉默不语了。洛拉不时前后摇晃，像梦游者似的。她后来像是醒过来了。

“是您，您偷了我的钱？”

“不错。”

她冷笑一声：“留着您的废话给法官消受吧。您想替他服六个月的刑，那么请便。”

“瞧您说的，洛拉，为了鲍里斯我甘愿冒坐大牢的险，又能图个啥呢？”

她撇了撇嘴：“我怎能知道您和他之间的勾当？”

“真蠢！听着，我发誓：那是我干的！箱子是在窗子旁边，压在衣箱下面。我拿走钱，把钥匙留在了锁孔里。”

洛拉的嘴唇抖动了一下，她神经质地用手捏了捏手提包：

“您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吗？那么让我走吧。”

她想走过去，马蒂厄将她拦住。

“洛拉，您硬是不肯相信啊。”

洛拉用肩头一顶把他顶到一边。

“您竟看不出我现在有多着急！您真以为我是三岁小孩，会轻信您关于手提箱的天方夜谭，在窗子旁边，衣箱底下（她模仿着马蒂厄的声音重复说）。鲍里斯明明来过这儿，您竟以为我不晓得？你们早就串通好对老太婆用什么台词！现在快放我走吧，”她恶狠狠地说，“还不赶快放我走！”

马蒂厄想抓住她的肩膀，但洛拉一个箭步退得老远，想要打开那手提包。马蒂厄一把夺过来，把它扔在沙发上。

“畜牲！”洛拉骂道。

“那里面装的是硫酸还是左轮手枪？”马蒂厄笑嘻嘻地问。

洛拉从头到脚抖动起来。“啊，天哪，”马蒂厄想，“她要歇斯底里发作了。”他仿佛跌进阴森可怖、荒诞不稽的梦境。但必须说服她。洛拉不再颤抖。她后退到窗子那里并盯着他，那眼神闪着无可奈何的恨意。马蒂厄转过头望着别处，他并不怕她恨自己，但在这张脸上却别有一种凄凉的冷漠，这可真令人吃不消啊。

“我今天早上去了您的房间，”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从您的手提包中拿走了钥匙。当您正要醒来的时候，我却在动手开箱子。我没来得及把钥匙放回原处。于是我有心要在今晚再次造访贵宅。”

“其实不必，”洛拉冷冷地说，“我看见您今天早上进去的。

当我对您说话时，您还没有走到我的床脚边。”

“我已经进去了一次，又出去了。”

洛拉冷笑一声。他勉强解释道：“为了去拿那些信件。”

她好像没有听见：和她谈论这些信是徒劳无益的。她一心记挂钱的事情。而且她需要一心想钱，才能使怒火熊熊燃烧。这是她惟一的招数了。最后她急促地冷笑道：

“不幸的是，昨晚是他向我要那五千法郎的，您明白吗？我们吵架也是为这呢。”

马蒂厄明白已无计可施。罪犯不会是别人，只能是鲍里斯，这已是铁板钉钉啦。“我早就该想到这一层，”他懊丧地嘀咕着。

“您不必费心了，”洛拉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会逮住他的。万一您蒙住了法官，我还会有别的法子治他，如此而已。”

马蒂厄盯着沙发上的手提包，洛拉也盯着手提包。

“他是为了我才向您要钱的，”马蒂厄说。

“是的，而且我猜想昨天下午他也是为了您才从书店偷了一本书，对吗？他和我一起跳舞时还自吹自擂呢。”

她戛然止住，又突然继续说，口气平静却暗含威胁：

“那么，好！是您偷了我的钱喽?”

“是的。”

“那么，把钱还我。”

马蒂厄顿时语塞。洛拉则以尖刻而得意的语调又说：

“立刻把钱还我，那么我就撤消指控。”

马蒂厄不答理。于是洛拉说：“够了，我明白了。”

她拿起手提包，他却不打算阻拦她。

“况且，即使我现在有钱，那又能证明什么呢？也许是鲍里斯把钱交给了我。”

“我没问您这个。我只要求您把钱还给我。”

"钱已经没有了。"

"别开玩笑好不好？您十点钟从我那里偷了钱，到了午夜您就分文不剩？真该恭喜您啊。"

"我把钱给了别人。"

"给谁了？"

"我不会告诉您，"他急忙补了一句，"但不是给鲍里斯。"

洛拉笑而不答；她走向门口，他不阻拦。但他想："她要去警察局，是在殉难者街。我会去那儿解释清楚。"

他看见那高大的黑色背影像灾难临头那样呆呆挪动，这时他不禁害怕起来：他想到那手提包，于是再做一次努力：

"反正我也可以告诉您：我是为杜菲小姐这么干的，她是我的一个女友。"

洛拉开门走了出去。他听见她在前厅发出一声尖叫。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洛拉突然再次出现，样子像个疯婆。

"有人！"她说。

马蒂厄想："是鲍里斯。"

那是丹尼尔。他神色庄重地走了进来，并欠身向洛拉致意。

"这是那五千法郎，夫人，"他说着递给她一个信封，"请惠予证实这钱是您的。"

两个念头同时出现在马蒂厄的脑海中，"是玛赛儿叫他来的"；还有，"作为进门前的准备，他一直在门外偷听"。

"难道她……？"马蒂厄问。

丹尼尔做了个手势打消他的疑虑：

"一切顺利，"他说。

洛拉像农家女子一样，用狐疑、狡黠的目光望着信封。

"里面有五千法郎么？"她问。

"是的。"

“怎么能证明那钱是我的呢?”

“您没有记下钞票的号码么?”丹尼尔询问。

“哪有的事!”

“唉，夫人，”丹尼尔用责备的语气说，“该记下钱的号码啊。”

马蒂厄突然灵机一动：他想起手提箱里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脂粉气息和霉味儿。

“您嗅一嗅嘛，”他说。

洛拉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猛然抓起信封撕了开来，并把钱凑近鼻子去闻。马蒂厄担心丹尼尔会哈哈大笑。但丹尼尔却板着面孔，而且以极为谅解的目光看着她。

“这么说，您迫使鲍里斯把钱还来啦?”她问。

“我不认识名叫鲍里斯的任何人，”丹尼尔说，“是马蒂厄的一个女友交给我钱，让我带给他。我立刻跑来了，刚好听到你们谈话的结尾。真要请您原谅呢，夫人。”

洛拉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两只胳膊紧贴身子垂下，左手牢牢抓住手提包，右手紧攥钞票：她显得惶惶不安和不知所措。

“但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突然责问马蒂厄，“五千法郎对您算得了什么?”

马蒂厄不快地笑了笑。

“显而易见，算很大一笔钱，”接着他温和地补充道：

“您得考虑撤诉，洛拉。要不然，就不如控告我得啦。”

洛拉把头掉开，急忙答道：

“我还没有告任何人呢。”

她表情执著地僵立在房间中央，然后问：“还有一些信呢。”

“眼下不在我这儿。今天早上以为您已经死了，便为鲍里斯取走了。也正因为如此，又起了回来拿钱的念头。”

洛拉这时看着马蒂厄而并无怨恨，只是极为吃惊并有些好奇。

“您竟从我这儿偷走五千法郎，”她说，“多么……多么滑稽可笑！”

但她的眼睛很快又变得暗淡无光，脸色阴沉下来。她显得很痛苦。

“我要走了，”她说。

他们默默无言地让她走了。她一到门口，又转身说：“如果他没做错事，为什么不回来？”

“我不知道。”

洛拉轻轻啜泣几声，身子倚在门框上。

马蒂厄走近一步，但她已经恢复平静。

“您认为他会回来吗？”

“我认为会的，这种人不能使他人幸福，却也不会抛弃他人。这对他们也很艰难啊。”

“是的，”洛拉说，“是的，好了，再见。”

“再见吧，洛拉。您……您现在不需要什么了吗？”

“不需要。”

她走了出去。他们听见门砰然关上。

“刚才那位老夫人是谁？”丹尼尔问。

“是洛拉，鲍里斯·塞尔金的女友。她有点儿疯疯癫癫。”

“看起来是有点儿，”丹尼尔说。

马蒂厄因为和丹尼尔单独相处而感到窘迫：他仿佛觉得又突然被迫面对自己的不端行为。他的劣行就在那儿，正面对面地、活生生地在那里，并反映在丹尼尔的眼神里。只有上帝才知道，在这个人任性、做作的意识中，他的不端行为的表现是什么样子。丹尼尔似乎过分想利用他的特殊处境。他的举止既是客客气

气的，又是傲慢矜持的，还带几分阴阳怪气，如同在最不如意的日子里一样。马蒂厄强打精神，竭力昂起头来；丹尼尔则脸色铁青。

“你脸色很难看，”丹尼尔嘲笑道。

“我正要用这话回敬你呢，”马蒂厄接嘴道，“咱们俩风光好啊！”

丹尼尔耸耸肩膀。

“你是从玛赛儿家来的吗？”马蒂厄问。

“是的。”

“是她把钱交给你的？”

“她不需要钱，”丹尼尔闪烁其词地应付着。

“她不需要？”

“是的。”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她是否能设法……”

“亲爱的，这已经不值一提了，”丹尼尔说，“都成了老皇历啦。”

他扬起左边的眉毛，嘲讽地打量马蒂厄，好像是透过并不存在的单片眼镜瞧人。“如果他想叫我大吃一惊，”马蒂厄想，“得让两手别抖个不停才好。”

丹尼尔故意漫不经心地说：“我要娶她。我们将保住那孩子。”

马蒂厄拿起一支烟并燃着了。他的脑袋像时钟一样摆动。他平静地说：

“那么你一直爱着她么？”

“为什么不可以呢？”

“说的是玛赛儿呀，”马蒂厄心想。是玛赛儿！他没法使自己信服。

“丹尼尔，”他说，“我不信。”

“那你就等着吧，你会看到的。”

“不，我想说：你没法令我相信你爱她。我怀疑这背后有什么名堂。”

丹尼尔看起来很累，他在写字台边上坐下来，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无拘无束地晃动着。“他在闹着玩儿，”马蒂厄恼怒地想。

“如果你知道底细，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丹尼尔说。

马蒂厄却想到：“活见鬼！她早就是他的情妇呢。”

“如果你不该告诉我，那就别开口，”他生硬地顶道。

丹尼尔盯了他一会儿，似乎有心要逗他。然后他突然站起身来，用手拭了拭前额：

“势头不妙呢，”他说。

他惊诧不已地凝视着马蒂厄。

“这不是我的来意。听着，马蒂厄，我是……”

他强作笑颜继续说：

“我若告诉你，你就要认真对待。”

“行。说明白，要不然就别说，”马蒂厄接话道。

“好吧，我是……”

他再次卡壳儿啦。马蒂厄不耐烦了，越俎代庖道：

“你是玛赛儿的情夫。你想挑明这事。”

丹尼尔两眼睁得溜圆，轻轻吹出一声口哨。马蒂厄气得满脸通红。

“亏你想得出！”丹尼尔故作赞叹地说，“你求之不得的就是这个，对吗？不，亲爱的，你连这种现成的借口也没有呢。”

“那你只管说吧，”马蒂厄理亏地嚷道。

“等等，”丹尼尔问，“你没有什么可喝的饮料么？比如威

士忌?"

"不，"马蒂厄说，"但我有白朗姆酒。这是个极好的主意，咱们来喝上一杯，"他补充道。

他冲进厨房，打开碗柜："我刚才太下作啦，"他想。他转身拿来两只波尔多酒杯和一瓶朗姆酒。丹尼尔接过酒瓶，往杯里斟满酒。

"是从马提尼克朗姆酒店买的吗?"他问。

"是的。"

"你有时还去那儿?"

"有时还去，"马蒂厄说，"为你的健康干杯。"

丹尼尔以审讯的眼光逼视着他。仿佛马蒂厄向他隐瞒了什么。

"为我众多的情人干杯，"他举杯说道。

"你喝醉啦，"马蒂厄气冲冲地喊。

"我确实喝了点酒，"丹尼尔说，"但是，别担心，我上玛赛儿家去时还没吃东西。是后来……"

"你是从玛赛儿家来的么?"

"是的，除了顺路去了一趟法斯塔夫杂货店。"

"你……你大概刚好在我离开后去找她的吧?"

"我一直等着你出来，"丹尼尔笑着说，"我看见你拐过街角，于是就进去了。"

马蒂厄忍不住做了个气恼的手势：

"你在钉我的梢?"他说，"哦，那倒也好，毕竟玛赛儿不至于单独一个人呆着了。那么，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

"什么也不想说，我的老伙计，"丹尼尔突然友善地说，"只是想通知你，我要结婚了。"

"就是这事吗?"

“就是这事……是的，就是这事。”

“随你的便，”马蒂厄冷冷地说。他们沉默了一阵子，随后马蒂厄问：

“怎么样……她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让我告诉你，玛赛儿高兴极了呢?”丹尼尔嘲讽地问道。“那我就不避讳了。”

“别客气，”马蒂厄生硬地说，“我当然无权过问……不过，毕竟是你找上门来的……”

“是这样，”丹尼尔道，“我原以为很难说服她，可她却满口答应、欣然接受了。”

马蒂厄从他的眼中瞥见闪过一丝恨恨的闪光；为了替玛赛儿辨解，他急切地说：

“她走投无路了……”

丹尼尔耸了耸肩膀，来回踱起步来。马蒂厄不敢正视他：丹尼尔正极力克制自己，他轻言慢语，却像是魔鬼附了身。马蒂厄两手交叉、紧握十指，眼睛盯着自己的双脚。他费力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说来，她是想要那个孩子?我当初没弄明白这一点。如果她早告诉我……”

丹尼尔未置一词。马蒂厄神情专注地继续说：

“是为了那个孩子。好得很，他会降临人世。而我……我本来却想打掉他。现在我想他最好还是生下来。”

丹尼尔没有搭腔。

“我当然永远不会见到他的喽?”马蒂厄问。

这谈不上是提出问题。他不等对方回答又补充道：

“总之，就这样了。我想我应当满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救了她……不过，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当然不是发什么善心，如果你是指这方面，”丹尼尔不客气地说，“你的朗姆酒太次了。”他说，“不过，还是再给我一杯。”

马蒂厄斟上两杯，两人一饮而尽。

“那么，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丹尼尔问。

“什么也不做。没有更多的事可做。”

“去找那个小姑娘塞尔金么?”

“不。”

“然而你现在不受约束啦。”

“啊!”

“好了，晚安，”丹尼尔站起来说，“我到这儿来是还你钱，而且让你稍微放心一点。玛赛儿什么也不用害怕，她信任我。整个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但她并非真的不幸。”

“你要娶她!”马蒂厄重复说道，“她恨我，”他小声补充。

“你设身处地想想嘛，”丹尼尔疾言厉色道。

“我明白。我已这样做了。她没有谈到我么?”

“很少谈到。”

“你知道，”马蒂厄说，“你娶她，我有点儿不好受。”

“你后悔吗?”

“不，我觉得这不吉利。”

“谢谢你的关照。”

“啊，对你们两个都是如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别担心，一切都会顺利的。要是生个男孩，我们给他取名马蒂厄。”

马蒂厄直挺挺站起身，攥紧两只拳头。

“住嘴!”他叫道。

“算了，别发火嘛，”丹尼尔说。

他心不在焉地重复道：

“别发火，别发火，”他下不了决心是否离开。

“简而言之，”马蒂厄道，“你是想在这场风波之后，专程来观赏我的丑态吧？”

“可以这么说，”丹尼尔道，“坦率地讲，有这种因素。你看起来总是……那么稳重：我对这总是感到恼火。”

“那么，你已经看到了，”马蒂厄说，“我并不那么稳重。”

“对。”

丹尼尔朝门口走几步，又突然折回马蒂厄身边；他已没有那副嘲讽的表情，但也差不了多少：

“马蒂厄，我是个同性恋者，”他说。

“什么？”马蒂厄问。

丹尼尔朝后仰着身子，用惊异的眼神瞅着他，眼里闪着怒火。

“这使你感到恶心，嗯？”

“你是个同性恋者？”马蒂厄慢慢重复道，“不，这没使我恶心；为什么会使我恶心呢？”

“我求你，”丹尼尔说，“不要以为非装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来不可……”

马蒂厄未予回答，一边瞅着丹尼尔，一边想：“他是个同性恋者。”他并不十分吃惊。

“你什么也没说，”丹尼尔带着嘘声继续道，“你是对的，你的反应很正常。我相信，那是每个正常男人应有的反应。但同样应当的，是你不必流露出来嘛。”

丹尼尔僵住不动，两只胳膊紧贴身子，样子显得更消瘦了。“老天爷，他干吗要跑到我这里来折磨自己？”马蒂厄刻薄地想。他觉得他本该找些话来说，但却陷进深深的、无能为力的冷漠当中了。他觉得这样做是那么自然和正常：因为他是个卑鄙的小

人。丹尼尔是同性恋者，这是合乎情理的。最后他终于说：

“你愿怎样就怎样。这与我无关。”

“我想像得到，”丹尼尔傲慢地说，“我想象得到，这与你无关。你自己的良心就够你操劳的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这儿告诉我这一切呢？”

“好吧，我……我想来看看这件事对你这号人物会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清清嗓子说。“而且，现在有一个人知道啦……我……我或许会相信这一切的。”

他的脸色有点发青，而且说话困难起来，但脸上仍然挂着一丝微笑。马蒂厄忍受不了这微笑，于是把头转过去。

丹尼尔冷笑道：

“你吃惊了吧？这搅乱了你对同性恋者的看法吧？”

马蒂厄激动地抬起头来：

“别充好汉了，”他说，“你很痛苦，用不着在我面前充好汉。也许你对自己感到恶心，但不见得比我对自己更甚。咱俩不相上下。此外，（他思索片刻后又说）也正是因为如此，你才来对我胡诌这一大套。对像我这样一个懦夫供认隐私并不那么艰难；而且，你还可以得到坦陈隐私的种种好处。”

“你是个小滑头，”丹尼尔用一种马蒂厄从未听到过的粗俗腔调说。

他们两人都不作声了。丹尼尔像个老翁一样，直勾勾地瞪着前方。马蒂厄则深感良心上有亏：

“既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娶玛赛儿呢？”

“那是两码事。”

“我……我不能让你娶她，”马蒂厄说。

丹尼尔挺直身子，在他死鬼般青灰色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些暗红色斑点。

"当真，你不能吗?"他轻蔑地问，"你怎样阻止我呢?"

马蒂厄站起身子，不予回答。电话机就在桌上。他拿起话筒，拨了玛赛儿的号码。丹尼尔嘲讽地望着他。长时间的沉默。

"喂?"玛赛儿的声音传了过来。

马蒂厄一惊。

"喂!"他说，"我是马蒂厄。我……听我说，咱们俩刚才都太傻了。我愿意……喂!玛赛儿，你在听我说么?玛赛儿!"他怒喊道，"喂!"

没有回音。他失去了理智，对着话筒大喊：

"玛赛儿，我要娶你!"

短暂的沉默之后，话筒那边传来一串尖叫声，然后是挂上话筒的声音。马蒂厄还紧握了一阵子话筒，随后才轻轻放回桌上。丹尼尔一言不发地瞅着他，并无丝毫得意的样子。马蒂厄啜了一口朗姆酒，转过身来坐在扶手椅上。

"好吧!"他说。

丹尼尔微微一笑：

"别发急，"他宽慰地说，"同性恋者大都是模范丈夫，这是尽人皆知的。"

"丹尼尔!如果你仅仅为了做做样子而娶她，你就毁了她一生。"

"你最没有资格对我说这种话，"丹尼尔道，"而且，我不是为了做做样子才和她结婚。况且，她想要的，首先是那个孩子。"

"她……她知情吗?"

"不!"

"你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出于对她的友谊。"

他的语调并不令人信服。他们再次斟满酒杯，马蒂厄固执

地说：

“我不想让她不幸。”

“我向你发誓，她不会不幸。”

“她相信你爱她吗?”

“我认为不。她建议我住在她那儿，但那对我不合适。我会把她安置在我家。我们说好以后慢慢培养感情。”

他勉强做出自我解嘲的样子补充道：

“我打算把做丈夫的责任履行到底。”

“但……?”马蒂厄满脸通红地问，“你也爱女人么?”

丹尼尔古怪地抽了一口气说：“不十分。”

“我看得出来。”

马蒂厄低下了头。羞愧的泪水充盈了他的两眼，他说：

“从知道你将娶她时起，我就更厌恶自己啦。”

丹尼尔喝了一口酒。

“是的，”他带着不偏不倚的表情漫不经心地说，“我想你一定感到自己非常卑鄙。”

马蒂厄未置可否，他瞪着两脚间的地板。“他是个同性恋者。她却将要嫁给他。”

他摊开两手，用脚跟蹭地板，他感到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突然，他觉得沉默变得难以承受，便喃喃自语：“丹尼尔在瞧着我。”他迅疾地抬起头。丹尼尔的确在瞧他，而且表情是那么充满恨意，以致马蒂厄感到心都抽紧了。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他问。

“你明白的!”他说，“有人应该明白的!”

“你不反对给我一枪，是吗?”

丹尼尔不回答。马蒂厄突然像被一个无法忍受的想法刺痛了似地：“丹尼尔，”他说，“你娶她是为了自我牺牲。”

“那又怎么样?”丹尼尔用失真的语调说，“这事与旁人无关。”

马蒂厄两手抱着头说：“上帝呀!”

丹尼尔赶忙补充道：

“这没什么大不了。对她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恨她么?”

“不。”

马蒂厄悲哀地想：“不对，他恨的是我。”

丹尼尔恢复了笑容：

“咱们喝完这瓶酒么?”他问。

“干杯吧!”马蒂厄说。

他们喝着酒，马蒂厄发觉自己还想抽烟。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支烟，并点燃它。

“听着，”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不相干，甚至你刚才对我说明之后也是如此。但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感到羞愧呢?”

丹尼尔轻笑了一声。

“我料到你要问这，亲爱的。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者，所以感到羞愧。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什么：‘我若是你，我就不会这样。我要公开索求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一种爱好，同其他爱好一样，’如此等等。只是这不关我的事。我知道你会这样说，原因正在于你不是同性恋者。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自惭形秽，这是他们的天性。”

“但是你正视自己，那不是更好么……?”马蒂厄怯生生地问。

丹尼尔显得有些恼怒：

“将来有朝一日你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时，再来教训我吧，”他

狠巴巴地回答。“不，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或者是被动承认的同性恋者，都是死鬼了；他们都因羞愧把自己折磨死了。我不要这样的死法。”

但他似乎松快了点儿，并且不带恨意地瞅着马蒂厄。

“我只不过是过于正视罢了，”他温和地继续说，“我太了解自己了。”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马蒂厄又点燃一支烟。他的杯子里还剩一点朗姆酒，他干了它。丹尼尔叫他害怕。他想：“两年后，四年后……难道我也会变成这样么?”突然，他希望去同玛赛儿谈谈这件事：他只能对玛赛儿谈论他的生活、他的恐惧、他的希望。但他这时记起：他将永远见不到玛赛儿了。他悬念中的无以名之的希望便慢慢化做一种极度的苦恼。他感到孤独。

丹尼尔似乎在思考：他的眼神发呆，嘴唇不时半开半合。他轻轻叹了口气，脸上仿佛有什么东西消逝了。他用手拭了拭额头，他显得有些惊奇。

“今天，不管怎么说，我做了自己没想到的事，”他小声说。

他脸上带着奇特的、近乎天真的微笑。那笑容在他那青灰色、因为没刮净胡须而留下青斑的脸上显得极不相宜。“真的，”马蒂厄想，“他这次可是一不做二不休了。”突然，一个想法冒出来，使他的心抽紧了：“他自由啦，”他想。丹尼尔所唤起的恐惧感又突然搀进了几分忌妒。

“你一定处境尴尬，”他说。

“是的，处境尴尬，”丹尼尔答道。

他一直面带真诚的笑容。他说：

“给我一支烟。”

“你现在抽烟啦?”马蒂厄问。

“一支，就今晚。”

马蒂厄出其不意地说道：

“我宁愿处在你的地位上。”

“处在我的地位上？”丹尼尔不太吃惊地重复。

“是的。”

丹尼尔耸耸肩，说：

“在这件事中，你从哪方面说都是赢家啊。”

马蒂厄干笑一声。丹尼尔解释道：

“你自由了。”

“不对，”马蒂厄摇摇头，“不能说一个男人遗弃了一个女人就算自由了。”

丹尼尔好奇地瞧着马蒂厄：

“今天早上你倒似乎相信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那时不清楚。现在什么都不清楚。真相却是，我毫无所获地遗弃了玛赛儿。”

他盯着夜风吹拂的窗帘，显得十分疲惫。

“毫无所获，”他重复道，“在整个这件事里，我只是体现一种拒绝、一种否定：玛赛儿不在我的生活中了，但其他一切照旧。”

“什么？”

马蒂厄用一种含意不明的大手势指了指书桌说：

“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

他对丹尼尔迷惑不解。他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么？他采取了行动；现在，他已不能后退。对他来说，感受一下从未感受过的行动，也算是新奇吧：这行动他几乎已无法理解，并将打乱他整个的生活。至于我，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毫无所获；可以说，人家窃取了我行为的后果；一切似乎表明我总可以重新再干。我并不知道，做了一件无法挽救的事会有什么后果。”

他大声说：

“前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想参加西班牙民兵的家伙。”

“那又怎样呢?”

“他呀，他已经泄了气：现在他完蛋了。”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事?”

“我不知道。我刚才想起这个。”

“你曾想去西班牙么?”

“是的。不太想。”

他们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丹尼尔扔掉手里的烟，说：

“我很想比现在年长半岁。”

“我不想，”马蒂厄说，“半年后，我跟现在还是一模一样。”

“不过不会这么懊悔了，”丹尼尔说。

他站起身来：

“我请你去克拉里斯酒吧喝上一杯。”

“不，”马蒂厄说，“我今晚不想喝得醉醺醺。如果我醉了，就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

“不会干惊天动地的事，”丹尼尔说，“那么你不来啦?”

“不。你不想再多呆一会儿么?”

“我必须喝点酒，”丹尼尔说，“再见吧。”

“再见。我……我不久会再见到你么?”马蒂厄问。

丹尼尔显得挺尴尬。

“我想很难。玛赛儿已经对我说，她不会干涉我的生活。但我想如果我再和你见面，她会受不了的。”

“真的吗？好吧!”马蒂厄冷冷应道，“这样说来，就祝你好运吧。”

丹尼尔不置一词地对他笑了笑，马蒂厄突然加上一句：

“你恨我。”

丹尼尔走近马蒂厄身边，用手拂了拂他的肩膀，做了一个笨拙、抱愧的手势：

“不，此刻不恨。”

“但是明天……”

丹尼尔低下头，没有答理。

“再见，”马蒂厄说。

“再见。”

丹尼尔走了出去。马蒂厄挨近窗口，撩起窗帘。这是一个令人惬意的夜晚，一个令人惬意的、蓝色的夜晚；晚风吹散了乌云，人们可以看见屋顶上方闪耀着星星。他双肘倚在阳台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下面的街上，一个男子在静静地走着；他在于依更斯街和弗瓦德沃街相交处停下来，抬头望了望天空：那是丹尼尔。从曼恩大道随风飘来一阵阵音乐声，指路灯的白光射向天空，在一柱烟囱上方停留片刻，消逝在一片屋顶之后。这是一个乡村节日的夜空，点缀着乡间假日和舞会的标志。马蒂厄看着丹尼尔消失了，心想：“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是孤单一人，但并不比以前更自由。昨晚他还对自己说：“要是玛赛儿不存在就好了。”但这是一个谎言。“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是我的生活汲干了我的自由。”他重又关上窗户，回到屋里。屋里依然散发着依维什的气味。他呼吸着那气味，回顾这纷纷扰扰的一天。他想：“徒然闹腾了一阵。”徒然：他徒然被赋予了生命，他一无是处，然而他再也不会演变了：他已被塑就。他脱掉鞋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的扶手上，手里拿着一只鞋；他仍感到嗓子眼里朗姆酒那股火辣辣、甜丝丝的味道。他打了个呵欠：他结束了自己的一天，他的青春也告结束。他感受到的种种道德观念都审慎地告诉他怎么做：有大彻大悟的享乐主义，嘻嘻哈哈的宽容忍让，有逆来顺受，严肃认真，禁欲精神，以及可以让人像行家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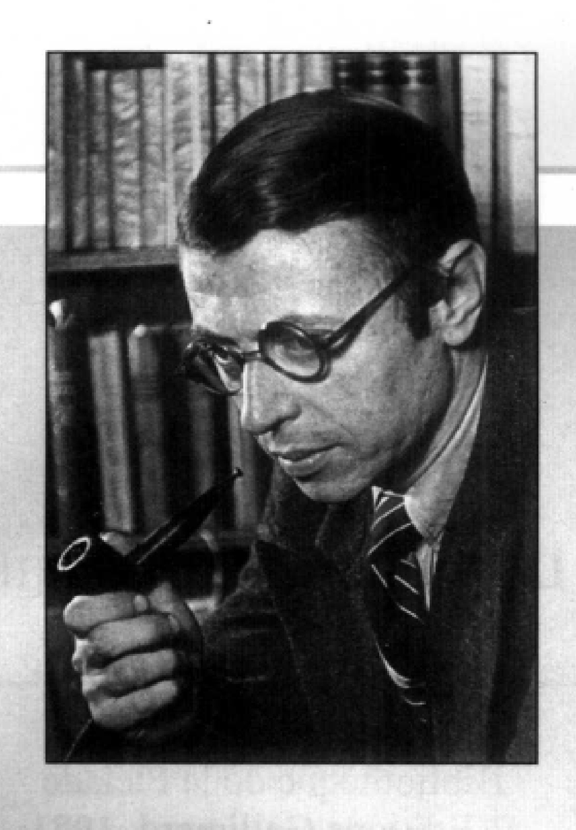
样分分秒秒品尝着庸碌人生的一切。他脱掉短上衣，开始解下领带。他打着呵欠再对自己说："真的，这毕竟是真的：我已届不惑之年啦。"



萨特文集

3 ● 小说卷［I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3 ● 小说卷［I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自 由 之 路

第 二 部

缓 期 执 行*

丁世中　译

* “缓期执行”系法律术语，用于此处意谓当时的绥靖政策只不过使希特勒推迟几天发动战争，好比暂缓行刑。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柏林正是十六点三十分，伦敦是十五点三十分。小山上的旅馆显得百无聊赖，空空荡荡却庄严肃穆，里面住着一位老者①。在昂古莱姆、在马赛、在根特、在多佛尔，大家在思忖："他在干什么？已经三点多钟了，他为什么还不下来？"他正坐在百叶窗半开半闭的客厅里，浓密的眉毛下两眼直视前方，嘴巴微微开启，似乎在追忆遥远的往事。他停止了阅读，一只衰老的、长着黑斑的手还抓着那几页纸，此刻正顺膝部下垂着。他扭头问贺拉斯·威尔逊②："现在几点钟啦？"贺拉斯·威尔逊回答："大约四点半。"老人抬起那双大眼，彬彬有礼地笑着说："天气真热呀。"炎热沉甸甸地降临欧洲，那是一种橙红色的、噼啪作响且闪闪发光的炎热。人们浑身发热，手热、眼热、支气管也热。他们等待着，因为炎热、尘土和焦虑而感到作呕。在旅馆大厅里，记者们正等待着。庭院里，三名司机在等待着，纹丝不动地把握着汽车的驾驶盘；在莱茵河对岸，在德累森旅馆大厅里，一些身材颀长的普鲁士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米朗·赫林卡已经不再等待。他从前天起就已不再等待。已经出现了那沉重的、黑色的一天，其间传开了雷鸣电闪般的确凿消息："他们

① 指当时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希特勒同张伯伦就苏台德问题第二次会谈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举行。张伯伦住在河对岸的旅馆里。

② 贺拉斯·威尔逊，当时英国政府的工业问题顾问。

抛弃了我们!”接着时光又重新随意流逝：日子不再为了其自身而存在，它们仅仅代表着未来，也仅仅存在于未来。

十五点三十分。在濒临一种可怖未来的时刻，马蒂厄还在等待；就在这当儿，十六时三十分，米朗却已失去未来。老者站起身来，膝盖僵硬、以轩昂而略微颤动的步履穿过厅堂，叫道："先生们!”他挂着和蔼可亲的微笑，将那份文件放在桌面上，同时用攥紧的拳头将那几页纸弄平整；米朗早已站到了桌前；展开的报纸覆盖住那方漆布。米朗已是第七次读它啦：

“关于未来的基本态度，共和国总统暨政府除接受两大国建议之外已无能为力。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1]。”内维尔·亨德逊[2] 和贺拉斯·威尔逊朝那张桌子走去；老人朝他们转过身来，他显得和善而迂腐，开口道：“先生们，我们只好这么办了。”米朗暗想：“没有别的路可走啦。”一阵杂沓的喧嚣声从窗外传进来，米朗思忖：“我们已是举目无亲了!”

街上响起小耗子般的微弱喊声：“希特勒万岁!”

米朗跑到窗口嚷道：

“稍等一下，等我下楼来!”

一阵狂奔乱窜，木底鞋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在街的尽头，一名顽童转过身来，在围裙兜里乱摸一阵，便甩开膀子扔出了什么东西。墙壁上发出两声清脆的撞击声。

“那是小李卜克内西[3],”米朗说，“他正在外面逛呢。”

米朗俯在窗口朝下看：街上空荡荡的，像星期日一样。舍恩

① 此处引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传部长的原话。

② 内维尔·亨德逊（1882—1942），当时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执行者。

③ 作者在此有意借用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姓氏。

霍夫一家的阳台上已挂起红白两色的卐字旗。那座绿房子所有的护窗板都已关上。米朗心想："咱们家可没有护窗板呀。"

"应该敞开所有的玻璃窗，"他道。

"为什么?"安娜问。

"要是玻璃窗关着，他们就会照准玻璃打。"

安娜耸了耸肩膀。

"反正都一样……"她应道。

他们的歌声、叫喊声变成一阵又一阵嗡嗡的喧闹传到楼上。

"他们还待在广场上哩，"米朗说。

他将双手放在窗户的横杆上，心中琢磨："一切都完啦。"街角出现了一个大块头男人，背着一只帆布包，身子支在一根拐杖上。他显得很疲惫，后面跟着两个女人，被沉重的包袱压得弯下了腰。

"雅格施密特一家回来啦，"米朗说着，但并没有转过头来。

他们是星期一晚上出逃的，大约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夜里越过边界。眼下他们神气活现地回家来啦。雅格施密特走近绿房子，踏上门前的石阶。他因为风尘仆仆而脸色灰暗，表情里含着一种古怪的微笑。他在上衣口袋里乱摸了一阵，终于取出一把钥匙。女人们已将包袱放在地上，正瞧着他的动作。

"没什么风险了你就回来啦!"米朗冲着他喊道。

安娜大声喝道：

"米朗!"

雅格施密特抬起头来张望。他瞥见了米朗，那明亮的眸子闪闪发光。

"没风险了你就回来喽!"

“说得对，”雅格施密特喊道，“我回来，就该你滚蛋啦！”

他将钥匙在锁孔里转了转便推开大门；两个女人跟着他走进去。米朗回过头来道：

“肮脏的胆小鬼！”

“你这是惹事，”安娜嘀咕着。

“都是些胆小鬼，”米朗说，“该死的日耳曼崽子，两年前还低三下四，给咱们舐皮靴呢！”

“不管怎样，你不该惹他们！”

那位老者打住了话头；可他的嘴巴依然半启半阖，似乎在无声中还继续对当前形势发表高见。他那双溜圆的大眼已噙满泪水，他扬起眉毛，用询问的神情凝视着贺拉斯和内维尔。这两人不声不响了，贺拉斯做了个唐突的动作，把头转了过去；内维尔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那份文件，仔细端详片刻，极不满意地将它推开。老者茫然不知所措；他摊开两臂表示无能为力和诚信之意。他第五次宣布：“我突然面临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我以为我们会平静地讨论我带回的各项建议……”贺拉斯暗想：“真是一只老狐狸！他打哪儿学来的这副老爷爷腔调？”于是回答道：“好吧，阁下：十分钟后咱们就到德累森旅馆啦。”

“莱尔岑来了一趟，”安娜说，“她男人正在布拉格，她很不放心。”

“她上咱们家来得啦。”

“你以为她会平静些么？”安娜不无讥诮地说，“家里有你这么个疯子，趴在自家窗口辱骂街上的行人……”

他瞧了瞧她那副精明而安详的面容，她神情有些疲惫，两肩窄小，肚皮很大。

“你还是坐下吧，”米朗道，“我不喜欢看你站着的模样。”

于是她坐下，双手交叉搁在肚皮上。楼下有人晃动着报纸不

停地叫喊："《巴黎晚报》[1]，刚出版的，就剩两份，要买赶快！"他喊得那么来劲，已是声嘶力竭了。莫里斯接过报纸读道："张伯伦首相致函希特勒总理，据英方人士估计，希特勒总理将惠予赐复。同希特勒先生的会晤原定今日上午举行，鉴于上述原因已予推迟。"

泽泽特从莫里斯的肩头上瞧了瞧那张报纸，问道：

"有新情况么?"

"没有，还是老一套。"

他翻过那一版，两人都注意到一张灰蒙蒙的照片，照的是某处一座古堡式建筑，似乎是中世纪的什么玩艺儿，在一座小山顶上，有圆塔，有若干小钟楼，还有几百扇窗户。

"这是戈德斯堡，"莫里斯道。

"张伯伦跑到那儿去了?"泽泽特问。

"似乎加派了警察呢。"

"不错，"米朗应道，"又派了两名宪兵，总共有六名了。他们在宪兵队筑起了工事。"

一连串叫喊声像暴风雨般袭进屋内。安娜不寒而栗；不过她的容貌仍很平静。

"要不要打电话?"她问。

"打电话?"

"对呀，给普里塞克尼切打电话。"

米朗把报纸指给她看，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根据德国国家通讯社星期四的一则电讯，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居民已自行维持秩序，直至德语区边界。"

---

[1] 《巴黎晚报》，当时为图文并茂的大报，日销二百万份。

“也许这并不真实，”安娜道，“我听说只是在埃格尔[2]才是这样。”

米朗朝桌子猛击一拳：

“他妈的！还得求援兵哩。”

他摊开双手：那是一双多结的大手掌，上面满是褐色斑点和伤疤；他在那次出事前是伐木工人。他瞅着这双手，同时张开十个指头，说：

“他们可以上这儿来。三三两两地来。大家会开心五分钟，我敢这么讲。”

“他们一来就是六百人啊，”安娜说。

米朗低下了头；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听！”安娜说。

他屏息细听：现在可以听得更分明了，他们大约开始行进。一腔愤懑令他浑身颤栗；他看不清楚情况究竟如何，只觉得头昏脑胀。他凑近五斗柜，呼呼喘起气来。

“你怎么啦？”安娜问。

他俯向五斗柜的抽屉，一边喘着粗气。他的身子俯得更低了，嘴里径自嘟哝着。

“不要这样，”她对他说。

“什么？”

“不要这样。把家伙交给我。”

他转过身子：安娜已站立起来，她倚着那张椅子，表情严肃。他想到她的肚子，便将手枪交给她。

“好吧，”他道，“我这就给普里塞克尼切去电话。”

他下楼去到底层，走进学校大厅，打开窗户，然后拿起

---

② 埃格尔，匈牙利地名。

电话。

“请给我接普里塞克尼切的镇公所。喂，喂！”

他的右耳听见一阵忽高忽低的吱吱声，左耳则听见那些人的声音。奥黛特发出一阵含糊的笑声：“我一向搞不大清楚它在哪儿，这捷克斯洛伐克！”说着将手指捅进沙堆。不一会儿听到一声嘀嗒声。

“嗯？”一个人声问。

米朗自忖：“我得求援兵啊！”他用全力攥住电话的听筒。

“这儿是普拉夫尼兹，”他说道，“我是镇里的小学教师。我们一共是二十名捷克人，还有三名日耳曼族民主人士躲进一处地窖，其余的都在亨莱茵；他们已被自由军团[1]的五十条汉子团团包围。这五十人是昨晚越过边界的，接着便将那些人都集合到广场上。镇长同他们在一起。”

一阵沉默。后来有一个声音傲慢无礼地应道：

“对不起，这里说德语！”

“猪猡！”米朗用德语怒斥。

他挂上话筒，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他的腿疼得厉害。他走进屋内坐下来。

“他们已到了那边，”米朗说。

安娜朝他走过来，将双手搭在他肩上，喃喃道：

“亲爱的……”

“这帮混蛋！”米朗又道，“他们都能听懂，在电话机旁吃吃冷笑呢！”

他将她拉到自己两膝当间。那隆起的大肚子触到了他的腹部：

---

① 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自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起建立所谓“自由军团”。

“现在咱们可是无依无靠啦。”

“我不信。”

他缓缓抬起头来，自下而上地打量着她；她是个规矩且勤劳的女人，但她也有女人的共性：总是需要信赖一名男子。

“他们过来啦!”安娜嚷道。

人声仿佛离得更近了：他们大约正在穿过镇上的主要街道。远远听来，人群的欢呼声倒像是恐怖的喊叫。

“大门堵死了吗?”

“堵死了，”米朗道，“不过他们仍可从窗子进来，或者从后花园绕道儿。”

“假如他们上来……”安娜嘀咕着。

“你不用害怕。他们可以把瓶瓶罐罐都砸烂，我也一声不吭。”

他蓦然感到她热烈的嘴唇贴在他的面颊上：

“亲爱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这样。”

“不是为了你。你我是一回事。是为了孩子啊。”

他俩猛地一惊：有人按了门铃。

“别到窗口去!”安娜嚷道。

可他还是立起身来走到窗口。雅格施密特家所有的护窗板全都敞开了；大门上高高悬挂着希特勒的党旗。他俯身一看，只见有个小小的人影儿。

“我得下去，”他大声说。

他穿过屋子来到下面：

“是玛丽卡啊!”他道。

下楼后他就去开门。楼群的屋顶上空飘扬着一片爆竹、欢呼和乐曲声：简直像是过节啊。但街上却是空空的，他不禁感到揪心。

“小家伙，你上这儿来干什么？”他问，“今天不上课哩。”

“妈妈叫我来的，”玛丽卡答道，她手里提着一只小篮子，里面装着苹果和植物油甜饼。

“你妈妈发疯了！你得回家去。”

“妈妈说您不会把我赶走的。”

她递给他一张折了两道的纸。他展开读道：“她爸爸和乔治昏了头。我求求您，看好玛丽卡，直到今晚。”

“你爸爸上哪儿去啦？”米朗问。

“他跟乔治躲在门后，手里拿着斧子和步枪，”她回答，接着一本正经地说：“妈妈打后院把我送出来，她说我在您家里更安全，因为您是位理智的人。”

“是呀，是呀，”米朗道，“我可有理智呢。走吧，上楼去。”

柏林是十七点三十分，巴黎是十六点三十分。苏格兰北部气氛有点儿压抑。冯·多恩贝格先生[1] 出现在格朗德旅馆的阶梯上，记者们立刻围上去，皮埃里尔问道：“他会下楼来么？”冯·多恩贝格先生右手拿着一张纸，举起左手宣布道：

“还没有决定今晚张伯伦先生是否能会晤元首。”

“就是在这儿，”泽泽特指点道，“我那时就是在这儿，在一辆小绿车里卖花。”

“你混得不错嘛，”莫里斯说。

他顺从地端详着人行道和大马路，因为自打她提起这段往事，他俩便想来看一看这地方。但这并不能引起他什么兴致。泽泽特放下胳膊，瞧着汽车驶过，悄然笑了起来。莫里斯问：

“你那时有椅子坐么？”

“有时候有；是折叠椅，”泽泽特说。

---

① 冯·多恩贝格，当时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

“大概不怎么舒服吧。”

“春天可棒着呢，”泽泽特应道。

她像在病室里似的，小声跟他说话，却并不朝他转过身子；有好一会儿了，她用肩头和背部做起优雅的动作，模样一点也不自然。莫里斯感到厌烦；在一面橱窗前至少站着二十几个人，他也凑过去，越过他们的头顶朝前观看。泽泽特仍待在人行道边上兀自出神；过了一会儿，她才同他会合，又挽起他的胳臂。在一块磨出斜切面的玻璃牌子上，有两小块红皮革，四周镶着红色泡沫，像是小小的粉扑。莫里斯笑了起来。

“你觉得好笑?”泽泽特低声问。

“这可是皮鞋呢，”莫里斯好笑地回答。

有两、三个人转过头来。泽泽特冲莫里斯“嘘!”了一声，便将他拉开。

“这有什么?”莫里斯不服道，“又不是在教堂里望弥撒!”

不过他还是压低了嗓门儿。人们都轻手轻脚地鱼贯而行，他们似乎都彼此相识，但谁也不开口说话。

“我有整整五年没到这儿来了，”莫里斯小声说。

泽泽特颇为得意地将马克西姆餐厅指给他看。

“这儿是马克西姆餐厅，”她咬着耳朵告诉他。

莫里斯瞧了瞧马克西姆，猛地转过头去：他听人家提起过，这可是个龌龊的鬼地方。一九一四年，工人们在前线卖命，资产阶级却在这里痛饮香槟酒!想到这里他不禁咬牙嘀咕：

“腐朽透顶!”

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不自在。他摇晃着身子，迈着小步朝前走；他觉得那些人似乎弱不禁风，很怕将他们撞倒。

“也许是吧，”泽泽特接过话茬说道，“但这毕竟是一条漂亮的大街，你不觉得么?”

“我可觉得没劲，”莫里斯说，“这地方闷死人啦。”

泽泽特耸耸肩，莫里斯却想起了圣旺大街：今天早晨他打旅馆出来时，有几个家伙吹着口哨赶到他前头，他们背着背包，躬身扶着自行车的把手。他觉得很高兴：有几位在圣德尼停了下来，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赶路，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走。工人阶级已经动起来了。他冲泽泽特说：

“这儿可是在资产阶级堆子里！”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闻到一股亚美尼亚纸张的气味；莫里斯站住了，说了声“对不起”。

“你说什么?”泽泽特问。

“没说什么，”莫里斯不自在地答道，“我没说什么。”

他又跟人家碰撞上啦；别人低头走路没问题，他们总能想出办法在最后关头相互避开；这大概是习惯成自然罢。

“你还走吗?”

可他不想再往前走啦。他真担心碰碎什么东西，再说这条街不通向任何地方，连个去向也没有。有的人重新上行、走向大马路，也有人下行到塞纳河边，还有人鼻头贴在橱窗上就不动窝儿了。于是有局部的倒流，但却没有整体的运动，你总不免觉得孤单。他伸出手，搭在泽泽特肩上；他用力捏着衣服下的肥肉。泽泽特对他嫣然一笑。她觉得很有趣，她贪婪地观赏着一切，并不失内行的样子，她俏皮地晃动着她那娇小的臀部。莫里斯搔了搔她的脖子，她噗哧一笑。

“莫里斯，”她娇嗔道，“别胡来!”

他喜欢她脸上涂的浓重色彩：那好似白糖的白颜色；那颧颊上的朱红色。凑近一闻，她身上散发着华夫饼干的香味。他悄悄问她：

“你觉得好玩吗?”

"我是旧地重游了，全都认出来了呢，"泽泽特说，眼里闪耀着光芒。

他不再搭着她的肩膀，两人重又不声不响地朝前走：她认出了几个资产者，从前常到她这里买花的。她总是报以微笑，有的还曾试图过来捏捏她的脸蛋儿。莫里斯凝视着她那白皙的后颈，顿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不知是喜是怒。

"卖《巴黎晚报》嘞！"一个声音叫喊道。

"咱们买吗？"泽泽特问。

"这跟刚才那版一模一样呢。"

人群围住了报贩，不声不响地争购报纸。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她穿着高跟鞋，头上扣着一顶式样古怪的帽子。她展开报纸，边看边迈着碎步朝前走。她突然脸一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快瞧这位家庭主妇！"莫里斯招呼道。

泽泽特扫了一眼，说：

"也许她男人得上前线。"

莫里斯耸了耸肩膀：真是怪事，戴这种帽子、穿这种鳄鱼皮高跟鞋的女人，居然也会倒霉？

"怎么会呢？"他道，"她男人是当官的。"

泽泽特却说：

"就算她男人是当官的，也可能跟当兵的一样送死啊！"

莫里斯斜睨了她一眼：

"你那些当官的要叫我笑死哩。你只要看看一九一四年，就知道他们送不送命了。"

"正是呢，"泽泽特应道，"我相信死了不少啊。"

"送命的是乡巴佬，还有咱这号的！"莫里斯反驳道。

泽泽特更紧地依偎着他，说：

“哦，莫里斯，你真认为会爆发战争么?”

“我么，我怎么会知道?”莫里斯答道。

今天早晨他还相信会打仗，伙伴们也跟他一样相信。他们那会儿全都在塞纳河边上，大家瞧着一串大吊车和那艘挖泥船。有些小伙子卷起衣袖干活。那是些热纳维里埃的壮汉，正在挖电缆地道，说明战争一定会爆发。不管怎么着，这对热纳维里埃的壮汉们影响并不大：他们可能到北方什么地方去挖战壕，冒着烈日、顶着枪林弹雨，就像现在冒着塌方和工伤事故的危险。他们将会等待战争结束，就像现在等待贫困告终。桑德尔早就说过：

“小伙子们，打就打！不过等到从前线回来，可得留着手中的枪!”

现在呢，他可不知道相信什么是好了：在圣旺，战争气氛从未消失，但不是在这里。这里是一片升平气象：这里有的是橱窗，货架上是高级消费品，是五颜六色的衣料，是供人自鉴的大镜子，总之享乐的物事应有尽有。路人愁容满面，可那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干吗要打仗？他们已经应有尽有，用不着期待什么。对什么也不抱希望：除了使生活如开头那样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这该是多么可悲!

“资产阶级不想打仗，”莫里斯突然解释道，“它害怕胜利，因为那将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老人站起身来，将内维尔·亨德逊和贺拉斯·威尔逊一直送到门口。一时间他以颇为激动的神色注视着他们。他很像所有那些形容憔悴的老者：他们此刻正团团围住王家大道的报贩，或者围住波尔·马尔街的报亭；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一生善始善终。送客的老翁此刻想到了街上的老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便对客人叮嘱道：

“你们还要问一问冯·里宾特罗甫先生：希特勒总理是否认

为有必要在我回国前再作一次会晤？并提请他注意，假如原则上同意会晤，那么希特勒先生就有必要让我们了解有什么新建议。请特别强调一下，我已决心竭尽全力通过谈判解决此项争端。欧洲各国人民是不想打仗的；为了一个大体已求得一致的问题而使他们陷入血腥冲突，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祝你们顺利。"

贺拉斯和内维尔点点头便下了楼；老者那一本正经、颤颤巍巍、略带嘶哑而又文质彬彬的话音始终回荡于他们耳际。莫里斯呢，他正凝视着街头老人和妇女细嫩、白净或苍老的肌肤，不胜厌恶地想到：这些人也许将血流如注！

他们将流血，这比踩死蜗牛还要令人恶心，但势必走到这一步。机关枪将对王家大道实行纵向扫射，此后会有若干天，这条大街将无人光顾，到处是破碎的玻璃、弹痕累累的镜面；咖啡馆的平台上一片打翻在地的桌椅，四周是破罐碎瓶的玻璃碴儿。地面尸体横陈，天空战机不断盘旋。然后尸体会被抬走，桌椅会被扶正，窗户会配上新玻璃，生活将恢复正常：又会有密集的人群，颈脖粗壮发红、穿皮茄克、戴鸭舌帽的人们又会拥挤于街头。俄国那时就是这样的情景，莫里斯记得曾见过涅瓦大街的照片；无产者占据了这条豪华的大马路，他们在大马路上随意漫步，宫殿和石桥已不再令无产者惊羡。

"真抱歉！"莫里斯不胜惶恐地说。

他的臂肘刚刚猛撞了一位老妇的背部，老太太怒目圆睁地盯住他。他实在感到厌烦和泄气：在巨型广告牌和挂在阳台上的熏黑了的金字招牌下，在点心铺和鞋店之间，在玛德莱娜大教堂[①]的大圆柱前，你不可能想象会有另一种人群：这里多的是咯噔咯

① 玛德莱娜大教堂，巴黎著名的大教堂，于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二年建于巴黎最豪华的地段，以其建筑的宏伟著称。

蹬迈着碎步的老太太，多的是身着水兵服的小娃娃。这凄惨的金色光芒、这芬芳的薰香气息、这高耸入云的大楼，那甜甜蜜蜜的语声、焦虑而倦怠的容颜、鞋底踏着柏油马路的前途渺茫之声，一切都是组合在一起的整体，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梦想。“我本不该上这儿来的，“莫里斯心中暗想，一边又向泽泽特投以埋怨的目光，“一名无产者的岗位不是在这里。”

一只手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认出了布吕内，顿时高兴得涨红了脸。

“早安，小伙子！”布吕内笑着打招呼。

“你好，同志！”莫里斯应道。

布吕内的大手有力而多茧，跟他自己的一样，握手很有劲。莫里斯定睛瞧了瞧布吕内，轻松地笑了。他如梦初醒：他感觉到伙伴们就在身边，在圣旺、在伊夫里、在蒙特罗伊，在巴黎市区、在贝尔维尔、在蒙特鲁日、在拉维叶特；他们手挽着手，正在准备艰苦斗争。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布吕内问，“失业了么？”

“我正在度年假，”莫里斯略带窘态地解释道，“泽泽特想上这儿来看看，因为她从前在这儿干过活。”

“这位便是泽泽特？”布吕内问，“你好哇，泽泽特同志。”

“这位是布吕内，”莫里斯介绍道，“你今天早晨在《人道报》上看到的就是他的文章。”

泽泽特大胆地瞧着布吕内，向他伸出手来。这姑娘在男人面前毫不腼腆，哪怕他们是资产阶级或党里的大人物。

“我早就认识他，他那时才这么点儿高，”布吕内指着莫里斯说，“他参加了红鹰团[1]，是合唱队队员，我可从没见过像他这

---

[1] 红鹰团，法共领导的青年组织，类似童子军。

么跑调儿的歌手。后来，人家准许他只在游行队伍里假装唱一唱。"

他俩都笑开了。

"怎么样?"泽泽特问，"会不会打仗啊? 您应当知道的，您呀；您是消息灵通人士嘛。"

这是个蠢问题，是妇人之见；但莫里斯对她公开提问倒有几分感激。布吕内神情严肃起来。

"我不晓得战争会不会爆发，"布吕内答道，"但重要的是不应当害怕战争：工人阶级应当明白，不是靠节节退让就能避免战争的。"

他说得振振有辞。泽泽特以充满信任的目光仰望着他，一边听他说一边报以充满善意的微笑。莫里斯却感到不快：布吕内的话跟报纸上登的一样，他没有比报上多说一句。

"您认为只要咱们给希特勒一点儿厉害看看，他就会偃旗息鼓么?"泽泽特又问。

布吕内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来他不明白人家是在询问他个人的意见。

"完全有这种可能，"他答道，"何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苏联总是同咱们站在一起的。"

"显而易见，"莫里斯自忖，"党内的大头头们绝不会随便把个人意见告诉圣旺的一名小机械工。"不过他依然感到失望。他凝视着布吕内，满腔快乐顿时烟消云散：布吕内的双手像乡下人那样强劲有力，下颚显得刚毅顽强，眼神里充满自信；不过他却戴着假领和领带，穿着法兰绒套装，在资产阶级堆里他似乎应付裕如。

一面深色的橱窗映出了他们的身影：莫里斯从橱窗里看到一个不戴帽子的女人，还有一名把鸭舌帽推到后脑勺的壮汉，那汉

子的茄克装绷得快开裂了；他们正在同一位绅士交谈。然而，莫里斯依然呆在那儿，双手插在衣兜里，委决不下是否向布吕内告辞。

"你还是在圣芒代吗?"布吕内问。

"不，"莫里斯答道，"是在圣旺。眼下我在勒弗莱沃的厂里干活。"

"哦？我还以为你在圣芒代呢！是当钳工吗?"

"是机械工。"

"好哇，"布吕内说，"好，好，好！那么，再见吧，同志。"

"再见，同志，"莫里斯道。他感到不自在，隐约还带着几分失望。

"再见，同志！"泽泽特说，一边乐呵呵地笑着。

布吕内目送他们远去。人群复又将他俩团团围住，但莫里斯阔大的肩膀突现在众人的帽子之上。他只好挽着泽泽特的腰部：他的鸭舌帽轻轻擦碰着她的发髻；他俩脸挨着脸地从路人堆里向前迂回行进。

"这是个好小伙子，"布吕内思量着，"可我不喜欢他那个胖姑娘。"他继续往前赶路。他不苟言笑，颇有歉疚之感。"我又能回答他们什么呢?"他心想。在圣德尼、在圣旺、在索肖、在克勒佐，千千万万的人以同样焦虑和信任的目光期待着。千千万万像方才那一位似的脑袋，老好人式善良而结实的圆脑袋，梳理得不大高明的脑袋，形状粗笨的脑袋，名副其实的男子汉脑袋……它们都仰望着东方、仰望着戈德斯堡、仰望着布拉格、仰望着莫斯科。现在能够回答他们什么呢？保护他们：目前能够做到的不过如此罢了。保护他们迟缓而固执的思想，对付试图使他们思想出轨的形形色色的混蛋们。今天是波宁格大妈、明天是小学教师

工会书记多丹、后天是社会党的皮维尔蒂派[1]，这便是命运为他作出的安排；他从这一批人走向另一批人，竭力使他们闭上嘴巴。波宁格大妈也许会以温柔的表情瞧瞧他，挥舞着理想主义的双臂谈论“流血是多么可怕”。那是一名五十来岁的胖女人，面色红润，两颊长着白色细毛，头发剪得很短，在眼镜片下露出教士那种软绵绵的目光。她身穿一件男式上装，翻领处戴着荣誉勋位勋章的绶带。“我将对她说：女人不要做蠢事啦！一九一四年她们用肩膀把自己的男人拱进了火车车厢，而本来却应当卧轨阻止火车开车；今天打仗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你们却要组织什么争取和平联盟，想尽方法来破坏男子汉的士气！”莫里斯的容貌又浮现在眼前，布吕内不胜烦恼地摇动着肩膀：“一句话，只要一句话，有时就能使他们开窍，可我却想不出这样的话！”他怨愤地想着：“这都怪他那个娘们儿，她们的本领就是提些愚蠢的问题！”泽泽特的两颊涂着厚厚的脂粉，她那双小眼睛闪烁着淫荡的目光，身体散发着下贱的香气。她们会柔声柔气但却百折不挠地去征集签名，什么激进党里的知名鸽派人物，托洛茨基主义的犹太妇女，社会党内的反对派人士，她们胆大妄为、无孔不入，看到一名乡下老太婆正在挤牛奶，便会冲向前去，将一支钢笔塞到她那湿漉漉的大手里：“如果您反对打仗就请在这儿签名。”*再也不要有战争，永远不要！谈判再谈判！和为贵！*那位泽泽特女士，假如猛然朝她塞一支钢笔过去，她会干什么呢？她是否能保持较为健康的阶级反应能力，对这些善良的胖老太婆们嗤之以鼻呢？她把小伙子拉进了富人区。她观赏起商店来眉飞色舞，在自己脸上抹的脂粉足有一尺厚……。可怜的小伙子啊，她为了阻止他上前线，可能会吊着他的脖子不放，那可就不堪入目喽！他们

---

[1] 指社会党的少数派，主张绥靖政策。

可不需要这类名堂……。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我对她没好感，因为她脸上涂脂抹粉，一双手却毁得厉害。”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当单身汉呀。他感到厌倦和沉重，他意识到，“我责备她化妆，是因为我不喜欢廉价的化妆品。”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爱他们，爱他们所有的男男女女，人人有份，不分彼此。他思忖：“我甚至不应表示愿意爱他们，应当是出于需要，好比人的呼吸一样。”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永远脱离关系。“我将会白费力气。我们对往事的回忆永远不会彼此雷同。”约瑟夫·梅尔西爱现年三十三岁，患有遗传性梅毒。在布封中学和塞维涅中学任自然史教员，现正喘着气沿王家大道上行。不时歪扭着嘴，口中带着唾液发出咂叽咂叽声，嘴也常常歪扭着；他的左肋疼痛，总觉得自己倒了大霉，他断断续续琢磨着：“他们到底给不给应召入伍的公务员照发工资?”他低头瞧着双脚，好避开所有这些冷酷无情的面孔；他碰撞了一个棕发大汉，那人穿一身灰法兰绒套服，一怒之下将他推向一面橱窗。约瑟夫·梅尔西爱抬起眼来寻思：“什么大衣柜!”真是一尊“大衣柜”、一堵结实的墙壁，属于那种无动于衷、冷酷无情的蛮人，就像从前当堂挖苦他的初等数学老师长脚夏迈利埃，是那种什么也觉察不到、毫无自我感觉的一类家伙：他们从未生过病，从没有咽唾液的怪习惯，大模大样享受女人和生活，笔直地朝既定目标前进，同时把你推向橱窗。王家大道上的人群缓缓朝塞纳河流去，布吕内跟着它流淌；有人碰撞了他，他看见一个烂鼻头的瘦鬼匆匆走过，那人头顶圆筒礼帽、佩戴瓷片大假领；他又想起了泽泽特和莫里斯，复又感到那由来已久的习惯性的焦虑不安；他面对这些无法逃遁的往事而自惭：他忆起马恩河畔的白房子、父亲的书房、母亲香气四溢的纤纤玉手，这一切都使他永远无法同他们在一起。

那是一个美丽的金色黄昏，是九月金秋的景象。斯特凡·哈

特利倚着阳台喃喃道："薄暮里的人群，正广泛而悠缓地骚动着。"所有这些帽子、这毡帽做成的海洋，还有几只不戴帽子的脑袋，正在人潮之间此起彼伏，他想到："就像海鸥一般"；他想，自己将会这样写："就像海鸥一般"。他瞥见两个头发金黄的脑袋、一个发已灰白的脑袋，还有浮现在众人之上的一颗棕色的头颅，它已经开始秃顶。斯特凡想到："……法国的人群"，并感到不胜激动。那是英勇而古板的小人物的小小人群。他将这样写："法兰西的人群正在平静和尊严中等待着事件的来临。"《纽约先驱报》将以黑体字印出通栏标题："我测试了法国的人群。"这些小人物，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身体洗干净，那是女人们的宽沿帽子，是不声不响、平静而不洁的人群，玛德莱娜大教堂与协和广场间的巴黎，以傍晚平静时辰的金色光辉洒向他们。他将写道："法兰西的面貌"，他将写道："法兰西永恒的面貌"。人群在滑动、在耳语，或可将这形容为既谦恭又惊诧；写成"惊诧"或许有些夸大其辞。斯特凡在想：一个棕红头发的法国大汉，头顶已微秃，如夕阳般宁静，汽车的玻璃上映照出片片落日余辉；几处人声，几处闪动着的人声……。斯特凡心想："我的文章已大功告成。"

"斯特凡！"西尔维亚在他背后呼唤。

"我正在工作，"斯特凡生硬地回答，连头也不回。

"可是亲爱的，你得回我一句话，"西尔维亚说，"在拉斐特号上只有头等舱位了。"

"就买头等舱票吧，坐豪华舱得啦，"斯特凡道，"拉斐特号也许是上美国去的最后一班船了，以后要隔很久哩。"

布吕内慢慢朝前走，他嗅到一股亚美尼亚纸味，又抬起头来，瞧瞧挂在一处阳台上已经发黑的金色字母；战争其实已经爆发：它就在眼前，在这片无序的灯光火海之中，如同镌刻在这易

碎的名城墙壁上的事实；它如同一种定向爆破，将王家大道炸成两截；路人虽然从街上穿行，却视而不见；布吕内却看得分明。战争始终在眼前，但人们还不明白。布吕内曾想到："咱们头上的天空会塌下来的。"其实一切都已经开始下塌：他已经看到了房屋的真情实景：那只是暂时停住的坍塌。这家优雅的商场支撑着成吨成吨的巨石，而这每一块同其他巨石联成一片的石头，五十年来一直执拗地向着同一地点坍塌；再加上几公斤，那坍塌便周而复始。一根根圆柱将会颤栗着裂开，变成龌龊不堪的一堆碎石断垣，夹杂着折裂的骨架子；橱窗将被炸得开花；车载斗量的石块将压向地窖，将成包成捆的存货砸烂。他们有重达四千公斤的炸弹。布吕内的心揪紧了：方才不久，在这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店面上，还印有人的笑容，同黄昏的金碧辉煌交相辉映。此刻却已暗淡无光：十万公斤的石块啊！人们是在暂停的雪崩当间游荡！废墟中行进着士兵，他可能被打死。布吕内仿佛瞥见泽泽特堆满脂粉的脸颊上出现了一道道黑沟。一排排尘土飞扬的墙壁、一段段洞开的残垣，混杂着蓝色、黄色的方纸片，还有斑斑驳驳的招牌；在崩落的什物间，仿佛还可瞥见赤红的瓷砖贴面、街上荒草湮没的石板。接着呈现的是木板搭成的陋屋，是露宿的帐篷。再后，便像在外围大马路上一模一样，盖起了外观极为单调的大规模兵营。布吕内的心都抽缩啦，他心忧如焚地自语："我可是爱巴黎的啊。"蓦地，这显见的实况突然消失，名城又在他身边突现。布吕内收住了脚步；他觉得某种怯弱的温情柔化了他的思绪，转而琢磨："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要是能没有战争该多好！"于是他贪婪地凝视着那些阔大的栏杆门、德里斯柯尔店五光十色的橱窗，还有韦伯啤酒店蓝色的帷幔。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羞惭了；他继续迈步向前，思忖着："我对巴黎是爱之过甚了！"就像莫斯科的皮尔尼亚克，他对那些古老的教堂也未免爱

之过甚。党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很有道理的。死亡镌刻于人群里，毁灭则镌刻于物件之中；后来者必会重建巴黎、重建全世界。我将要问她："难道您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和平？"我将和颜悦色地同她谈话，并且仔仔细细地把她端详，对她进一言："女人不要打扰我们。现在不是时候，不应当用她们的蠢话来纠缠男人们！"

"我愿意做男人，"奥黛特说。

马蒂厄支住一只臂肘站起身来。他现在面孔涨成了酱色。他不无讥诮地反问：

"为了装成小士兵么？"

奥黛特脸红了：

"那倒不是！"她急忙辩道，"不过我觉得此时此刻女人简直像白痴。"

"这恐怕不怎么叫人舒心吧，"马蒂厄接茬道。

她这一回似乎又充当了学舌鹦鹉；她用的字眼儿总是反过来击中她自己。但她觉得，假如她辞能达意，马蒂厄本不会责备她的；她本来应当说：男人们在她面前谈论战争总是令她坐卧不宁。他们总是装腔作势，他们过于自信，好像是向她示意：战争是男人的事情，然而他们似乎又总是期待她做点什么，比如作出某种仲裁，因为她是妇道人家，不会开赴前线，将始终置身事外。但她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留在后方？毅然开拔？这不该由她来决定，因为她不到前线去。再不然就该对他们说："随你们自己吧。"但假如他们无意做任何事情呢？她就尽量回避，装作不闻不问，在他们自命不凡地喧嚷时，给他们上咖啡或消化酒。她叹了口气，抓起一把黄沙，让那热乎乎、泛白光的沙粒轻泻到她那褐色的小腿上。海滩上寂寥无人，大海波光粼粼，涛声轻轻。在那位普罗旺萨旅店店主的木制浮桥上，三位身着泳装的

年轻女人正在饮茶。奥黛特闭上了眼睛。她躺在沙滩上，享受着那份既无岁月、又无年龄的温暖：那是她孩提时代即有的温暖，她曾紧闭双目躺在同一片沙滩上，或者在一片红蓝辉映的火海里扮演不怕火的蝾螈。同样温暖、同样湿漉漉的泳装的抚爱；你似乎觉得这泳装在阳光照耀下正轻轻蒸发；颈背下的细沙还像从前一样灼热；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同蓝天、大海和沙滩融为一体，再也分不出今昔。她坐起身来，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今天可有真正的现实；她满腹焦虑；还有马蒂厄，皮肤发褐、光着身子，此刻正盘腿坐在他那件洁白的浴衣上。马蒂厄默不作声。她自己也但愿能够默不作声。不过当她不迫使他直接同自己说话时，她就仿佛失掉了他：他倒是随时奉陪，用那清晰而微哑的嗓音发一小通议论，然后就走神了，让自己的身体留下陪她，那是肌肤光洁、训练有素的身体。也许可以假定他沉浸在什么愉快的沉思中吧；但他却直勾勾地朝前方凝视，那神情令人心碎，而他那双大手则忙着堆沙堆。沙堆倒塌了，那双手却不知疲倦地重堆一次。马蒂厄从来不瞧瞧自己的手；末了这让她恼火了。

“干沙是做不成沙堆的，”奥黛特说，“连很小的娃娃都懂哩。”

马蒂厄忍不住笑了。

“您在想什么呢?”奥黛特问。

“我得给依维什写信了，”他答道，“这叫我为难呢。”

“我没想到这会叫你为难，”她略带笑意地答道，“您给她寄了好些书去啦。”

“可不是！有些笨蛋把她吓坏了。她开始看报纸，却一点儿也看不懂：她要我给她解释解释。这好办，她把捷克人同阿尔巴尼亚人混为一谈，竟以为布拉格靠着海边。”

“这挺符合俄罗斯风格，”奥黛特生硬地说。

马蒂厄啜啜嘴而不作答，奥黛特明白自己招人讨厌了。马蒂厄又微笑着说：

“复杂的是，她对我一肚子火。”

“为什么？”她问。

“因为我是法国人。她本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居住，现在法国人却突然要打仗了。她觉得这太可气了。”

“真不像话！”奥黛特愤然道。

马蒂厄做出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

“要为她设身处地想一想嘛，”他温文尔雅地说，“她嗔怪我们，因为我们使自己冒死伤的风险。她觉得伤员们‘有失分寸’，因为别人不得不想到他们的躯体。她把这叫做‘生理性能’。她讨厌这‘生理性’，不管关乎她自己还是关乎他人。”

“可爱的小心肝儿！”奥黛特嘀咕着。

“人家可是真心的，”马蒂厄道，“她整日整日地不吃不喝，就因为这倒了她的胃口。夜间她困得睁不开眼，就靠喝咖啡保持清醒。”

奥黛特避不作答；她心里在想：“狠狠揍一顿屁股，这才是她该得到的！”马蒂厄带着几分诗意和傻气在沙堆里转动着他的双手。“她从来不进餐；但我敢肯定，她在房间里准藏了大瓶大瓶的甜果酱。男人们都太愚蠢了！”马蒂厄又重新开始堆沙堆了；他又重新堆积，天晓得往哪儿堆，堆多长时间。“我呢，我得吃带血的牛肉，发困时就睡大觉，”她不无凄楚地想。在那位普罗旺萨人的浮桥上，乐师们正在演奏《葡萄牙小夜曲》。他们一共是三位，都是意大利人。小提琴手不错；他演奏时双目紧闭。奥黛特颇为激动：露天演奏音乐总是很有意思的，声音是那么轻微、那么细弱！尤其是在此时此刻：成吨成吨的热量和战祸在压迫着大海、压迫着沙滩；而这里却有这小耗子般的纤纤弱音径直

飘向长空。她转身朝向马蒂厄，很想告诉他："我挺喜欢这乐曲。"但她把话咽下去了：也许，那位依维什讨厌《葡萄牙小夜曲》。

马蒂厄的手不动了，于是沙堆坍塌了。

"我挺喜欢这乐曲，"他边说边抬起了头，"它叫什么名字啊？"

"叫《葡萄牙小夜曲》，"奥黛特答道。

戈德斯堡是十八点零十分。老者仍在等待。在昂古莱姆、在马赛、在根特、在多佛尔，他们在思索："他现在干什么？他下楼了么？他是否正在同希特勒谈话？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们两人正在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在等待。老者也在等待，在百叶窗半开半闭的客厅里等待。他独自一人，打着饱嗝儿走近了窗口。小山的山坡朝着河流的方向展开，山坡上青白二色交相辉映。莱茵河黑油油地流淌，好似雨后湿漉漉的柏油马路。老者又打起了饱嗝，嘴里泛起一股酸味儿。他用手指轻叩玻璃窗，被吓得魂不附体的灯蛾在他四周飞散开来。天气闷热，昼光耀眼、尘土飞扬，充满狐疑与虚张声势的氛围，同当今时代极不合拍，很像是腓特烈二世[①]时代打着古时颈圈式的闷热；在这股热浪的重压下，一位年迈的英国人不胜厌烦地呆着，那是一位爱德华七世[②]时代风格的老派英国人，而除他以外的整个世界已进入一九三八年。在松林里的儒安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十七时十分，一位身穿白布长裙的女人坐在折叠椅上，摘下黑眼镜读起报纸来。那是《小尼斯人报》。奥黛特·德拉鲁认出了黑体字

① 腓特烈二世（1712—1786），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间的普鲁士王。

② 爱德华七世（1841—1910），一九〇一年即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以讲究穿着、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著称。

的大标题："请保持冷静"；她睁大眼睛才看清副标题："张伯伦先生致函希特勒"。她在思量："我是否真正厌恶战争?"她自答道："不，不：并不是那么彻底。"假如她是完全彻底地厌恶战争，她就会一跃而起，直奔火车站，高举双臂大声疾呼："不要到前线去！呆在自己家里！"在一瞬间，她仿佛看见自己两臂交叉狂呼狂叫，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然后她却暗自庆幸：自己尚不至于干出这等粗野的事来。不是彻底反战。一个正正经经的女人，一个讲道理、有分寸的法国女人，是要遵守许多清规戒律的，其中就有别把任何事情想透彻的清规戒律。在拉昂的一间黑屋里，一个小姑娘怒气冲天、大惊小怪地反对战争，既盲目、又执拗。奥黛特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她还说过："我始终惦记那些上前线的可怜男人！"但她并没有作任何思考，她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她知道人家会告诉她应当怎样想、怎样说和怎样做。一九一七年她父亲阵亡时，人家对她说："这很正常，你应当勇敢地挺过去！"她很快就学会了带着"勇敢"的悲哀佩戴黑纱巾，并且以战争孤儿清白无辜的目光凝视他人。到了一九二四年，她的胞兄又在摩洛哥负伤，他回来时已成瘸腿，于是人家对奥黛特讲："这很正常，尤其不要对他作怜悯的表示"；雅克几年后对她说："真奇怪，我本以为艾蒂安会更坚强些，他却不能正视自己的残疾，脾气变得暴躁起来。"雅克会上前线、马蒂厄会上前线，这都很正常，她坚信不疑。目前报刊尚无定论；雅克认为："这将是一场愚蠢的战争，"而《天真汉》[1] 却说："我们不能因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要穿白色短袜就去打仗。"但不用很久，全国就会是一片赞同之声；上下议院将一致批准政府的政

---

① 《天真汉》，法国的一份极右派周刊，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对希特勒采取不抵抗态度。

策；《日报》[1] 将欢呼我们那些英雄般的勇士。雅克呢，他会说："工人们可真了不起"；路人将相互报以虔诚而会心的微笑：这将是战争，奥黛特也会表示赞成，一边亲自编织着空军用的护耳罩[2]。他[3] 在那儿，似乎在聆听乐曲，他懂得究竟应该怎样思考，却不肯明说。他给依维什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信，向她解释当前形势。对奥黛特，他却不作任何解释。

"您在想什么啊？"

奥黛特猛一惊：

"我……我什么也不想。"

"您不大正常，"马蒂厄道，"我呀，我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

她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却不愿再说什么。他现在似乎完全睡醒了，睁眼盯着奥黛特。

"怎么啦？"她略带窘态地问。

他并不答理，却神色惊奇地笑着。

"您发现还有我这个人在？"奥黛特揶揄道，"这可触到痛处喽？是吗？"

马蒂厄笑起来总是眯起眼缝儿，很像中国的小孩。

"您以为您能做到不引人注目？"他反问。

"我呆着没怎么活动啊，"奥黛特回答。

"是呀，连话也没怎么说。甚至您还竭力让人家忘记您。不

---

① 指《巴黎回声日报》，该报最初反对一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行动，五月二十一日危机后主张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态度，后又转而采取了慕尼黑绥靖主义立场。

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空军编织护耳罩成为上层社会妇女所喜爱的奉献活动。

③ 指马蒂厄。

过，这是白费力气：即使您循规蹈矩、眼观大海并且默不作声，别人也知道您在场。就是这样。在剧场里，这叫做独特台风；有的演员有，有的则不行。您属于前者。"

奥黛特面颊发烧啦：

"您被俄国人宠坏啦，"她大声说，"独特台风大概是非常斯拉夫化的素质。我想我不是这一类人。"

马蒂厄严肃地瞧瞧她。

"您是哪一类人呢？"他问道。

奥黛特感到自己眼中露出慌乱的神色，并且不停地眨眼。她定了定眼神，重新瞧着自己涂了指甲油的光脚。她不喜欢别人议论自己。

"我是个女市民，"她很开心地说，"法国的女市民，是个没啥意思的人物。"

他或许觉得她并不十分恳切；于是她以结束争论的口气着力补充道：

"芸芸众生罢了。"

马蒂厄没接话茬儿。她用眼角的余光瞧瞧他：那双手又重新掏起沙土来。奥黛特琢磨自己有什么话说得不恰当。本来他很可以表示一点儿异议，即使是礼貌性的应答。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他那温和而沙哑的声音：

"嗯，觉得自己属于芸芸众生，心里难受么？"

"已经适应啦，"奥黛特说。

"可以想见。我呢，却还没有适应。"

"可您，您不属于芸芸众生，"她颇兴奋地评道。

马蒂厄欣赏着自己搭起的沙堆。这一回，是稳稳当当的一坯漂亮的小沙丘。他一挥手，将它夷平。

"人们总归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嘛，"他道。

他笑了：

“这很愚蠢。”

“您太忧心忡忡啦，”奥黛特说。

“不比别人严重。我们都被战争的威胁弄得十分紧张。”

她举目顾盼，欲言又止。正好同他的目光、那平静而柔和的美好目光相遇。她默默无语了。芸芸众生啊：在海滩上有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四目相视；而战争已在他们四周降临；它已来到他们身上，并使他们与别人、与所有的人大同小异。“他自认为是芸芸众生；他瞧我、向我微笑，但却不是向我微笑，而是向着芸芸众生。”他不要求她做任何事情，除了像往常一样不言不语和隐名埋姓。是该不言不语啊：假如她对他这么说：“您不属于芸芸众生，您很英俊、很强壮，颇富于幻想，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假如他相信她的话，他便会从她掌中滑掉，便会重新做起他的美梦，也许还会爱上另一个女人，比如这发困时猛喝咖啡的俄国女人。她出于自豪而猛然一惊，开口说起话来。她急促地说：

“这回将是很可怕的。”

“特别是很愚蠢的，”马蒂厄说，“他们将摧毁伸手可及的一切。摧毁巴黎、伦敦、罗马……。战后可就好看啦！”

巴黎、罗马、伦敦。还有雅克在水边的那座白色的资产阶级别墅。奥黛特不寒而栗；她凝视着大海。大海已变成一片耀眼的水气；一位滑水运动员光着身子、皮肤黝黑，正在汽艇牵引下在这片水气上躬着身子滑行。没有任何人能够摧毁这闪闪的波光。

“至少还会剩下这东西呢，”她道。

“什么东西？”

“这个，大海呀。”

马蒂厄摇了摇头。

“连这也不行，连这也不行啊，”他说。

她惊讶不已地瞧瞧他：她始终不很懂得他的真意何在。她想问问他；但她突然必须离开啦。她一跃而起，穿好拖鞋，披上了浴衣。

“您这是干吗？”马蒂厄问。

“我得走啦，”她说道。

“您这是灵机一动么？”

“我刚想起，我答应雅克今晚为他做一份蒜酱。光靠玛德莱娜是做不成的。”

“尤其罕见的，是您长时间呆在同一地方，”马蒂厄说，“好罢，我再下一次水。”

她踏上铺满沙子的台阶。一上了平台，她就转身张望。她看见马蒂厄向大海奔跑。“他说得对，”她暗想，“我是有好动癖的。”总是在动身，总是在重新开始，总是在逃跑。只要在那里玩得有点高兴，她就会感到困惑，就有负罪感，就觉得受之有愧。她望着大海想：“我总是感到害怕。”在她背后一百米，有雅克的别墅，有胖墩墩的玛德莱娜，有待调制的蒜酱，有各种理应做的事，要备餐；她又重新上路了。她会询问玛德莱娜：“您母亲身体怎样？”玛德莱娜会回答：“还那样，”边说边吸着气。奥黛特会给她出主意：“应当给她做一份汤，给她些鸡肉，上菜之前，您先撕下一只鸡翅膀，看看她吃还是不吃！”玛德莱娜将回答：“嗨，我可怜的夫人，她什么也不会碰的。”奥黛特会说：“让我来吧。”她会接过那只鸡，亲手撕下一只翅膀，觉得很有道理。“连这也不行！”她向大海瞥了最后一眼。“他是这么说的：连这也不行啊。”这海洋毕竟是那样轻盈，仿佛是倒置的天空，他们能将它怎样呢？它是粘糊糊的，泛着海蓝色，又像是加奶的咖啡，是那么平坦、那么单调，是天天如此的海洋，她闻到了碘酒和药品的气味，那是他们的海洋、他们的海风；他们每天要为

这些药付一百法郎。他支起身子，瞧着正在灰色沙滩上嬉戏的儿童们：名叫西蒙娜·夏西厄的小姑娘连跑带笑，拖着紧裹着矫形靴的那只左腿。在阶梯附近，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小青年，大概是新来的，干瘦得吓人，耳朵奇大，正用手指挖鼻孔，同时一本正经地瞧着三个小女孩玩沙堆。他拱着又尖又窄的两肩，弯曲着双膝，可他那行动不便的上身依然像顽石一般僵硬。石膏胸衣。治疗结核性脊柱侧凸。"他大概同时患有痴呆症。"

"快躺下，"冉尼娜说，"躺平了，今天您活动太多啦。"

他照办了，然后仰望天空。四朵小小的白云。他听见马路上一部推车发出咯吱咯吱声："这一位倒是早早送回去了，他到底是谁呢?"

"你好，小家伙!"一个声音粗里粗气地招呼着。

他高兴地举起两臂，晃动着脑袋上方的一面小镜子。他们已经走过去，可他还是认出了那护士肥大的臀部：病人是达里欧。

"你什么时候刮掉胡子啊?"他冲达里欧喊道。

"等你先割掉那宝贝儿，"达里欧的声音从远处回答。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冉尼娜却讨厌粗话。

"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去呢?"

他看见冉尼娜的手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块表。

"再过一刻钟左右。您觉得腻味了吗?"

"没有。"

他从不觉得腻味。盆里栽着的花不会觉得腻味。太阳一出来人家便将它们放到露天下，黄昏时分搬回屋里。人家从不征求它们的意见，它们不作任何决定，也没有任何期待。人家想象不到：用全身的毛孔吸取空气和光线是多么费劲儿。天空像铜锣似的发出响声，他发现有五个三角形小灰点儿在两朵白云间闪闪发光。他伸展一下四肢，脚趾抖动了一下：那音响金属般的声浪哗

哩哗啦传过来，倒还悦耳动人，有点儿像躺在手术台上时麻醉剂的味儿。冉尼娜叹了口气。他用眼角的余光瞧了瞧她：她已抬起头来，似乎很焦虑，肯定有什么事情令她烦恼。“啊！真的：战争要爆发啦。”他却笑了。

“那么，”他转了转脖子说，“这些站着的人，他们下决心要打他们的仗啦！”

“您知道，我已说过：您再这么讲话，我就不理您啦！”她生硬地回答。

他沉默不语了，他有的是时间，飞机在他耳边发出嗡嗡声；他自我感觉很好，沉默对我没什么妨碍。她是不能抗争的，站立着的人总是忧心如焚，他们总得开口说话或有所行动；她终于说：

“是呀，我很害怕：战争就要爆发了！”

同时摆出做手术的日子里那种脸色，既是贫苦人家孩子又是护士长的脸色。头一天她进门时，就对他说：“请抬起身子，让我取出便盆”，那时就是这么一副脸色。他那时大汗如雨，闻见自己身上的气味、那股可怕的皮革加工车间的气味；她是站立着的，没没无闻但很在行，她把洁白的双手伸向他，那时就是这么一副脸色。

他缓缓舐着自己的嘴唇：从那以后，他可一直比她高出一筹。他这会儿对她讲：

“您好像挺激动！”

“可不是！”

“战争能把您怎么样？这同咱们不相干呀。”

她转过头去，他不高兴地轻叩着肢体固定托的边沿。她不用管打仗的事。她的本行是照料病人。

“我呀，我才不在乎打仗呢！”他道。

“您干吗要装坏心眼呢?”她柔声柔气地问，“您不至于喜欢法国打败仗吧?”

“我才无所谓呢。”

“查理先生！您这样可叫人害怕哩!”

“如果我成了纳粹可不是我的错儿，”他冷笑道。

“纳粹!”她失望地说，“您还会编出什么来！纳粹！他们毒打犹太人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把他们关进大牢，对神甫们也这么干，他们还纵火烧了国会大厦，真是一伙强盗！这种事咱们可不敢乱说；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不应当自称纳粹，连玩笑也开不得啊。”

他嘴唇上挂着些许笑意，似乎心领神会，好让她继续往前走。他对纳粹分子确无反感。他们暴虐而阴险，好像想一口把什么都吞掉：“咱们且瞧瞧他们走多远，且瞧着吧。他产生了一种令人开心的想法：

“要是发生战争，那么所有的人就都躺下啦!”

“哦，他很开心呢，”冉尼娜道，“他又有什么新发现?”

他开口道：

“站立着的人们站累啦，他们将平躺在地面上刨出的洞洞里。我仰卧，他们俯卧：大家都躺倒喽。”

已有相当长时间，他们朝他俯下身子，为他洗濯，擦身，用他们轻重适当的手搓揉他，用许多双手按住他，让他不得动弹，他从下巴颏儿鉴赏他们各位的尊容、他们突起的双唇和上方鼻垢已结痂的脏鼻孔，以及黑黑的一线睫毛：“也该他们躺倒躺倒啦!”冉尼娜毫无反应。她不像平常那么活跃了。她轻轻地将手搁在他的肩膀上：

“坏东西，”她斥责道，“坏东西，坏东西!”

终于双方和解了。他问她：

“今晚有什么好吃的?”

“一份半粥,外加土豆泥,还有你喜欢的:江鳕鱼!”

“然后呢,甜食有什么?李子干么?”

“不知道。”

“该是李子干了,”他道,“昨天吃的是罐头杏子。”

又过去了约五分钟;他伸直身子,挺了挺胸让自己更舒适,并且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他那小天地。那是一只布满灰尘、位置固定的“眼睛”,上面有一些褐斑纹:它总是将各种动作略加分解,这很有趣,于是那些动作变得僵硬机械,如同战前的电影一般。就在此时,一位穿黑衣服的女人闪了进来,她躺在一副肢体固定托上闪动一下就不见了:一个小男孩推着小车。

“这是谁呀?”他问冉尼娜。

“我不认识,”冉尼娜说,“我相信她住在休闲别墅,您知道,那是海滨的一所棕色房子。”

“安德烈是在那儿做手术吗?”

“正是。”

他深深吸了口气。一缕清新明亮的阳光照到他的嘴巴、鼻孔和两眼。“这位士兵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他需要呼吸病人的空气?”确有一名士兵从镜面闪过,像幻灯片一样僵直,他似乎忧心忡忡。查理撑着一只臂肘坐起来,以好奇的目光追踪:“他能自己走路,小腿大腿都自如,全身都压在他的双脚上。”那士兵站住了,开始同一位女护士谈话;“是这儿的人”,查理松了口气想道。那人说话时一本正经,点点头,但始终不改忧虑的表情。“他自己洗澡,自己穿衣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时时刻刻都必须自己照料自己,他觉得自己站立着很有意思:我见到过这种情况。他会出事的。明天战争将降临,他们都会出事的。我没事。我么,我是一个物件。”

"到钟点啦，"冉尼娜说。她满面愁容地瞧着他，眼中噙满泪水。她真差劲。他对她说：

"您喜欢您的布娃娃吗？"

"嗯，喜欢。"

"不要像去的时候那样弄得我摇摇晃晃。"

"不会的。"

泪水涌出，在她苍白的脸上滚动。他满腹狐疑地瞧着她。

"您怎么啦？"

她不作答，却早已吸着鼻子俯向他，为他整理好被子；他瞥见她的鼻孔。

"您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仍不回答。

"您瞒着我什么事了？您同古维内夫人吵架了吗？得啦，我不喜欢人家把我当小孩。"

她直起身子，带着无可奈何的柔情瞧着他。

"要把你们撤走哩，"她一边落泪一边说。

他不太明白，反问：

"我么？"

"贝尔克[①] 的所有病人。这儿离边境太近啦。"

他哆嗦起来，抓住冉尼娜的手紧握着：

"可我想留在这儿！"

"他们不打算在这里留下任何人，"她声调沮丧地说。

他用力握着她的手：

"我不愿意，"他嚷着，"我不愿意！"

她并不作答地抽回手，走到小车后面，将它往前推。查理支

① 贝尔克海滩，位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设有骨科疗养院。

起半个身子，用手指绞着被褥的一角。

“可他们会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什么时候动身？护士们跟不跟我们同行？您说话呀。”

她仍不作答，他听见她在自己头顶上叹着气。他又重新躺下，十分着急地说：

“他们骗我骗到最后呀！”

我不愿意朝街上看。米朗倚窗而立，朝下看看；他表情阴郁。他们还没到这里，却在房屋四周拖着腿前进。我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俯身朝向玛丽卡，对她说：

“你待在这儿。”

“哪儿?”

“靠着这几扇窗户间的墙壁。”

她对我说：

“干吗把我送到你家里来?”

我没回答。拖拖沓沓的脚步，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我挨近她坐在地上。我心情沉重。我双臂抱住她。米朗俯在窗口，他百无聊赖地咬着指甲。我对他说：

“米朗，到我们这儿来；别待在窗口啦！”

他嘟哝着，俯在窗子横档上，故意欠着身子。拖拖沓沓的脚步声。过五分钟他们就会到达此地。玛丽卡皱皱她的小眉毛。

“谁在走路?”

“德国人。”

她“哈”了一声，神情又变得纯真起来。她老老实实倾听着拖拖沓沓的足音，就像听到我在课堂上的声音或林中的风雨声：因为是在那儿。我瞧了瞧她，她回报我以纯真的目光。仅仅是这目光，仅仅是这不理解、不能预见的目光。我愿意变成聋子，因这双眼睛而入魔，在这双眼睛中听出声音来。一种没有意义的轻

微的声响，如同树叶枝干的沙沙声。我知道那是拖拖沓沓行进的足音。这是软软的声音，他们将软绵绵地来到，他们将痛打他直到他也在他们手下变得软绵绵。他在那儿，强壮有力，在窗口凝视：他们将会把他抓在手中，他将变得松弛无力，那重伤的面孔上留着傻乎乎的表情；他们将痛打他、把他推倒在地，明天他将在我面前感到羞愧。玛丽卡在我的怀抱中颤栗，我问她：

"你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她不害怕。她表情严肃，如同我在黑板上书写，而她半张着嘴注视我的手臂时一样。她很用功：她已懂得树木、水，以及独自行走的兽类，还有人群，以及字母表。现在的情形是：大人们一声不响，街上却有拖沓前进的脚步声；要懂得的是这些。因为咱们是一个小国。他们会来的，他们会让坦克穿过咱们的田野，会向咱们的战士开枪。因为咱们是个小国。天哪！想办法让法国人来帮助咱们呀，天哪，可别让他们抛弃了咱们。

"他们来啦，"米朗说。

我不想看他的面孔。只看玛丽卡的神情，因为她不懂。在咱们的街道上：他们在前进，他们在街上拖着脚步，他们呼叫咱们的名字，我听见了。我在这儿，坐在地上，沉甸甸地，不能动弹；米朗的手枪在我围裙口袋里。他瞧瞧玛丽卡的面孔：她半张着嘴；她的眼神清澈，可她却弄不明白。

他沿着铁路前进，瞧着店铺轻松地笑了。他瞧瞧铁路、瞧瞧店铺，直愣愣地瞧着前面的白色街道，眨巴着眼睛，心想："我来到了马赛。"商店关了门，铁帘已放下，街上已空无一人，但他是到了马赛。他停下来，放下背包，脱掉身上的皮茄克，用手臂挎着，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重新背起那只背包。他真想跟谁聊上几句。他说："我的手绢里包着十二只烟头和一支雪茄的

烟头。铁轨闪闪发亮，长长的白色街道令他目眩，他说："我背包里有一升红葡萄酒哩。"天气令人唇焦舌敝，他本可将那红葡萄酒喝掉；但只要不是所有的酒店都关了门，他就宁愿到一家酒店里喝一杯苦艾酒。"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他说。他开始在铁轨当中行走，街道在两排漆黑的房屋间像一湾河流似地闪闪发亮。左边倒有许许多多商店，但由于铁帘已统统放下，就无法知道店里卖的是什么货色。右边是敞开而荒凉的开放式建筑，像是什么车站之类，不时有砖墙隔开。这就是马赛啦。胖路易琢磨：

"他们会在哪里呢?"

"快回来!"一个声音喊道。

在一条小巷的角落里，有一家酒店还开着。一名壮实的小伙子蓄着直直的胡髭，正站在门槛上招呼："快回来!"于是一些胖路易未曾看见的人突然从地里冒出来，向着酒店狂奔。胖路易也跑起来；其他小伙子相互推搡着回来了，他想跟在他们身后回来，但那蓄小胡子的却用手背给他当胸一拳，喝道：

"滚开!"

一个穿背带裤的娃娃，两手搬着一张比他大得多的圆桌，想将它收回店堂。

"行啊，胖爹，"胖路易道，"我滚开。你这里也许有一杯苦艾酒吧?"

"我说了，你滚开!"

"我这就走，"胖路易应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在自己不受欢迎的人堆里赖下去。"

那人转过身把背朝着他，用力拔掉大门的外插销，走进店铺，立即将门重新关上。胖路易仔细端详大门：在门把的位置上，只剩下一个小圆洞，四周有突起的边缘。他挠了挠颈背，重复道："我这就走，他用不着害怕。"不过他还是挨近了玻璃橱

窗，想窥探一下店堂，但有人从里侧放下了窗帘，他啥也没能看见。他思量："我可没想到会是这样。"他左顾右盼地瞧着那条漫无尽头的街道，铁轨闪闪发光；在铁轨上停着一小节漆黑的车厢，早已无人问津。"我想回到什么处所，"胖路易说。他真想找个小酒店喝上一杯苦艾酒，跟老板聊上几句。他挠着头皮解释："倒不是因为我没有待在户外的习惯。"不过，通常他在户外时，别人也在户外，那里有羊群和其他的牧童，总之是有同伴；然而，要是没有人，那就真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可这会儿呢，他一个人在户外，其他人全都在室内，躲在四墙之内，关在没有门把的大门后面。他一人待在户外，陪着他的只有那节车厢。他轻轻敲打咖啡馆的玻璃，等待着。没有人回应。要是他没有亲眼目睹他们入内，他准会断言咖啡店是空着的。他说："我这就走开，"并且真走啦。天气令人口渴得出奇；他没想到马赛竟是这样。他向前走，觉得这条街像是被封闭了。他说："我该坐在哪儿呢?"他听见身后一阵声响，像是羊群的季节性放牧。他转过身来，看见远处有一群人举着旗子。"哦，好嘛，我去看看他们游行，"他喃喃道。他觉得非常高兴。不错，在铁轨的那一面，有一处广场似的地方，一处集市市场，他瞥见两座小小的绿色陋居紧靠着一堵大墙，便自语："我就坐到那儿去看他们游行。破屋中的一个是一家铺子，向四周散发出香肠和炸土豆条的气味。胖路易看见一位穿白围裙的老头儿正在店堂里摇动炉子，便喊道：

"老爹，给我点儿土豆条!"

老头转过身来：

"真他妈的，"他嚷着。

"我有钱呢，"胖路易说。

"他妈的！我不在乎你的臭钱，我要关门啦!"

他走出来，开始转动一只手柄。然后铁帘便哗哩哗啦落了下来。

“还不到七点钟呢，”胖路易大声喊道，想用叫喊压住铁帘的哗啦声。

老头儿不答理。

“我本以为你该到七点才关门，”胖路易仍在喊。

铁帘已放下。老头取下手柄，挺挺胸，又吐了口痰。

“你说、小子，你没看见他们过来了，唵？我不想免费供应土豆片，”他一边往小屋里走，一边说。

胖路易又瞧了一会儿这扇绿门，接着便坐在市场中央的地面上，他用背包垫着背部，怡然晒起太阳来。他想到他有一块面包、一升红葡萄酒、十二只香烟头和一只雪茄烟头，便喃喃道：“好哇！我要吃饭啦！”在铁轨那一侧，那些家伙开始游行，他们晃动着小旗，又是唱又是大喊大叫；胖路易从衣袋里取出餐刀，一边吃一边观看他们游行。有人举起拳头，也有人冲着他高喊：“跟咱们走！”他却放声大笑，顺便向他们招手致意。他很喜欢喧闹和骚动，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消遣嘛。

他听见脚步声，便转过身子。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朝他走来，那人光着双臂，穿一件老式玫瑰色短袖衬衫；一条蓝粗布裤子，随着每向前迈一步，都在他那对瘦长的腿肚子上时紧时松地晃动。他不像是着急的样子。他停下脚步，在褐红色的手掌中拧着一件游泳衣。水滴到尘土上，形成一个小圆点儿。这黑人将游泳衣卷进一块毛巾，然后无精打采地瞅着游行队伍，一边吹着口哨。

“喂！”胖路易喊道。

黑人瞧瞧他，冲着他微微一笑。

“他们在干什么？”

黑人摇晃着双肩朝他走来：他不像是着急的样子。

“这是些码头工人，”他道。

“他们在罢工吗？”

“罢工已经结束，”黑人道，“但这些人希望重新开始。”

“哦，是为了这个！”胖路易说。

黑人一声不响地瞧着他，他似乎在想什么点子。末了，他就地坐下，将泳衣放在膝上，开始卷起香烟来。他吹着口哨。

“你是打哪儿来的？”他问。

“从普拉德斯来，”胖路易说。

“我不知道它在哪里，”黑人回应道。

“嘿，你不知道它在哪里！”胖路易笑着重复道。他俩齐声笑着，然后胖路易解释说：

“我早已不喜欢呆在那儿。”

“你是上这儿来找工作的吗？”黑人问。

“我从前是牧人，”胖路易解释着，“我在加尼古山[①] 放羊。可我已经不喜欢呆在那儿了。”

黑人点点头。

“这里已没有活儿啦，”他严肃地说。

“噢，我一定能找到，”胖路易说，他伸出手来：“我什么都能干呢。”

“早已没有活儿啦，”黑人重复说。

他俩都不作声了。胖路易瞧着那些叫嚷着的游行者。他们喊道：“绞死他！绞死萨比亚尼[②]！”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妇女；她们脸颊通红、头发散乱，张大了嘴巴好像要吞食一切。可人们听不

---

① 加尼古山，在法国南部，接近西班牙边界。

② 萨比亚尼，法国议员，当时是亲德派在法国南方的头目之一。

见她们说些什么，因为男人的声音更响亮。胖路易这会儿开心啦，他总算有伴儿啦。他喃喃自语："真有意思。"那边有一个胖女人跟其他人一起走过去，她的乳房左右晃动着。胖路易心想——在两餐之间，他不无开开玩笑的兴致——他会用双手去捧住那乳房。黑人笑出了声，他笑得很厉害，以致被香烟吐出的烟熏得直呛。于是他又笑又咳。胖路易拍打着他的背部；

"你笑什么啊？"他笑嘻嘻地问黑人。

黑人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就为了这，"他回答。

"喝上一口吧，"胖路易说道。

黑人接过瓶子，就着瓶口喝起来。胖路易也喝。街道复又变得荒凉。

"你在哪里睡觉？"黑人问。

"不知道，"胖路易说，"那是一个位置，防雨布覆盖的车厢。那里有煤炭的气味。"

"你有钱么？"

"也许有，"胖路易说。

咖啡馆门打开，一群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在街上稍停片刻；他们瞧着罢工者行进的方向，一边用手遮着眼睛。接着，有些人边点燃香烟边慢慢走开；也有一些小股小股地滞留在街上。有一个家伙面色通红，肚皮干瘦，老在做手势。他怒气冲冲地对一位看上去并不壮实的小伙子说：

"战争已经在屁股后面追着咱们，你还跑来跟我们议论什么工会理论！"

他汗流浃背，没穿外衣，衬衫敞开着，腋窝处有两个湿透了的大斑点。胖路易转身面对黑人：

"战争？"他问道，"什么战争？"

"一张长凳!"丹尼尔说,"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那是一张绿色长凳,紧靠着农场的墙壁,安置在打开的窗户下面。丹尼尔推开栅栏,走进庭院。一只狗狂吠着,向前方扑去,把铁链拉得紧紧的;一位老妇在屋子的门槛上出现,她手中拿着一只锅子。

"喏,喏!"她挥舞着锅子喝道,"不许动!听话!"

那狗咕噜了几声,随即躺下。

"我的妻子有些累了,"丹尼尔说着脱下帽子,"您允许她坐在这张凳子上吗?"

老妇不信任地眯起眼睛:也许她不懂法语。丹尼尔又大声重说一遍:

"我的妻子有些累了。"

老妇转身朝向玛赛儿,只见她靠在栅栏上;于是她的不信任感消失了。

"当然,您太太可以坐下,凳子就是给人坐的嘛。她不会把凳子坐坏的,它早就在这儿啦!你们是从佩尔霍拉德镇来的么?"

玛赛儿走进来,微笑着坐下:

"是的,"她道,"我们本想一直走到悬崖边;但眼下,这对我太远了点儿。"

老妇会意地眨巴眨巴眼睛。

"是呀!"她回答,"您现在应当小心谨慎。"

玛赛儿不禁靠在墙边,两眼半睁半闭,嘴上挂着一丝幸福的微笑。老妇以内行的目光瞧瞧她的肚皮,然后转身朝丹尼尔点点头,以敬佩的眼光对他微微一笑。丹尼尔的手攥紧了手杖的圆柄,也露出笑容。大家都在微笑,那肚皮在那儿,放心大胆地呆着。一个孩子踉踉跄跄地走出农场,他猛地站住,不知所措地盯着玛赛儿。他没穿裤衩,小屁股微微发红,上面结着硬疙瘩。

"我想看看那悬崖，" 玛赛儿以淘气的口气说。

"佩尔霍拉德有一辆出租汽车，" 老妇道，"车主是小朗布兰，住在比达斯公路的最末一座房屋里。"

"我知道，" 玛赛儿接茬道。

老妇转向丹尼尔，以威胁的口气指着他说：

"哦，先生，得好好侍候您的太太；现在别让她干任何活儿。"

玛赛儿笑道：

"他待我挺好，是我自己要走一走的。"

她伸出手来摸摸那孩子的脑袋。两周以来她对孩子发生了兴趣；这是突然产生的。当小孩经过她身旁时，她总要闻闻他们、摸摸他们。

"这是您的孙子么?"

"是我侄女儿的孩子，快四岁啦。"

"小家伙挺漂亮，" 玛赛儿道。

"不淘气的时候挺好，" 老妇说着压低了嗓门儿问："你这个会是小子么?"

"嘿，" 玛赛儿回答，"我当然希望是。"

老妇笑出了声：

"你得天天早晨向圣玛格丽特[①] 祈祷啊!"

接着是一片静穆，似乎有天使环绕。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丹尼尔。他身子前倾，支着手杖，带着谦恭和阳刚之气垂下了眼皮。接着很客气地询问：

"我还得打搅您一下，太太，" 他和气地说。"我能为我妻子讨一碗牛奶么?" 他转身问玛赛儿：

---

① 圣玛格丽特，主保生育的圣徒。

“您愿意喝碗牛奶么?”

“我这就给您取,”老妇应道，接着便消失在厨房里。

“坐到我这儿来吧,”玛赛儿招呼着。

丹尼尔坐了下来。

“您真周到呢!”她说着牵起他的手。

他微微一笑。她用炽热的目光瞅着他，他却径自笑着，拼命压住呵欠，嘴唇儿乎咧到耳边。他心想：“大肚子也不必这么招摇嘛。”这里空气潮湿、有点儿热乎乎，一种清新的气味，一股股地荡漾在空气里，像是盘错在一起的海藻散发出来的。丹尼尔注视着栏杆另一侧灌木丛绿色红色的闪闪光芒；他的鼻孔和嘴巴里都充满树叶的气息。还有十五天时间。十五个绿色和闪光的昼夜，十五个乡间起居的日子。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乡间。一只犹疑不定的手指轻拂着他的手掌，像微风摇曳的树枝。他低垂眼帘瞧着手指。那手指白皙，略显肥厚，戴着一只结婚戒指。“她真心爱我,”丹尼尔想。被真心爱着。日日夜夜，这谦卑的、渗透的爱，宛若田野里各种充满生命力的气息在荡漾。他半阖上眼睛，呈现在面前的是：玛赛儿的爱同窸窸窣窣的枝叶、同肥料草料融成一片。

“你在想什么呀?”玛赛儿问。

“我想到战争,”丹尼尔回答。

老妇端上一碗冒着气泡的牛奶。玛赛儿从她手中接过便大口大口一饮而尽。她的上嘴唇一直伸向碗底，吸干时微微发出咂叭咂叭的声响；牛奶通过她的喉管时仿佛在歌唱。

“这真好!”她轻轻叹口气说。她唇上就像长出了洁白的胡髭。

老妇充满善意地瞧着她。

“就是要新鲜牛奶，小家伙最需要的就是这东西了,”她说。

于是两个女人会意地哈哈大笑，玛赛儿扶着墙壁立起身来。

"我觉得完全缓过劲儿来啦，"她对丹尼尔说，"你想什么时候走，咱们就什么时候走。"

"再见啦，老人家，"丹尼尔顺手将一张钞票塞到那老妇手中，"谢谢您这么好客!"

"谢谢您，老人家，"玛赛儿带着亲切的笑容说。

"好吧，再见啦，"老妇道，"好走，悠着点儿!"

丹尼尔打开栅栏，闪开身子让玛赛儿先走；玛赛儿无意中碰到一块大石头，踉跄了几步。

"当心啊!"老妇远远地招呼。

"扶住我的胳膊吧，"丹尼尔叮咛。

"我真是笨手笨脚呢，"玛赛儿惶惑地说。

她抓住了丹尼尔的胳臂；他感觉到那热乎乎、大腹便便的身子紧紧依偎着他，心想："这本是马蒂厄希望得到的啊。"

"尤其要注意小步小步往前走，"丹尼尔道。

黑糊糊的一排排树篱。万籁俱寂。一片片田野。天际是一长条黑色的松林。男人们踏着沉重缓慢的步伐回到农庄；他们将坐在长桌边，不声不响地喝上一碗汤。一群奶牛从大路上走过。其中一头因为受惊而跳跃着奔跑。玛赛儿紧紧依偎着丹尼尔。

"您很难想象：我怕奶牛哩，"她压低了嗓门儿说。

丹尼尔温柔地挽紧她的胳膊，心想："去你的奶牛!"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再作声。他用眼角睃着她，看着她那双茫然的眼睛、那半醒半睡的笑意、那无限幸福的神态，满意地想道："行啦，她恢复过来啦。"她常常出现这种情形，有时是因为小家伙在肚子里乱动，或是因为她突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她想必感觉到胸臆中有数不清的悸动，像银河上那样气象万千。不管怎样，总赢得了五分钟嘛。他自忖："我在乡村漫步，正好有

奶牛经过，这富态的女人便是我的妻子!”他直想笑出声来：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奶牛。“报应，报应！你希望过一会儿出点毛病！好嘛，这可应验了哩!”他俩像一对情人那样手挽着手，缓缓朝前走着，牛蝇在他们四周嗡嗡叫。一位老汉扶着锄头，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家地头上，望着他俩经过，朝他们咧嘴一笑。丹尼尔感到自己两颊通红了。正在这时，玛赛儿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

“您相信吗，相信会打起仗来吗?”她蓦地问道。

她的举动不那么莽撞僵硬了，变得迟缓而疲惫无力。但她保留了唐突和率直的话音。丹尼尔在眺望田野。是种什么庄稼的田地啊？他连什么是玉米田、什么是甜菜田也辨不清。他听见玛赛儿又问一遍：

“您相信会发生战争吗?”

他在想：“若真要打起仗来呢!”她就会变成寡妇。一名有子女的寡妇，外加六十万法郎现钱的抚恤金。不用说，还有对难得的好丈夫的怀念：她还能有什么奢望呢？他突然停步，心中翻腾着欲念；他用力抓着手杖，暗想：“天哪，一旦发生战争!”那将是晴天霹雳，将把这一片柔情蜜意轰个粉碎，将把这辽阔的田野彻底翻个个儿，将在地里挖出深陷的地洞，把原来平整单调的农田变成翻江倒海的怒涛、善良人们的坟茔，将成为对千千万万无辜者的一场大屠杀。“这明净的天空啊，他们将亲手将它撕成碎片。他们将怎样彼此怨恨啊！他们将怎样魂飞魄散啊！而我呢，我将在这仇和恨的海洋里颤栗!”玛赛儿非常吃惊地瞧着他。他差点儿笑出来。

“不，我不相信会发生。”

孩子们在大路上嬉戏，只听见他们尖声尖气的童音和天真无邪的笑声。和平的气象。阳光在树篱中闪烁，跟昨天一样、跟明

天也一样；佩尔霍拉德的钟楼已出现在大路拐角。世上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芬芳，它们在黄昏时分修长而暗淡的身影，以及它们独有的前程。这所有前程的总和，便是和平了。人们在这栏杆的朽木上可以触摸到它，在这小男孩稚嫩的脖颈上可以感觉到它，在他那深情渴望的眼神里可以辨认出它；它从日光照得温煦的荨麻上冉冉升起，在这一座座钟楼的叮当声中可以听见它。到处人们都聚集在热气腾腾的大汤碗四周，他们折断长条面包，他们往酒杯里倒葡萄酒，他们擦干净餐刀，这些日复一日的行动就构成了和平。和平就在这儿，同所有这些前途交织到一处：它具有大自然那种游移不定的执著，它犹如太阳永远在周而复始，犹如乡野万物蠕动的静谧，犹如人们生息劳作的天性。任何举止无不在呼吁和平、实行和平，包括玛赛儿在我身边笨拙的行进，以及我的手指在玛赛儿臂膀上轻柔的抚压。突然从窗外投进冰雹般的石子："滚出去！滚出去！"米朗只来得及往后一仰。一个尖利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赫林卡！米朗·赫林卡，滚出去！"某人竟唱起自编歌曲来："德国人如裘皮，捷克人像虱子钻进裘皮里！"石子在地板上哗啦啦滚动。一块石板将壁炉上的大镜子打得粉碎，另一块落在餐桌上，掀翻了满满一碗咖啡。咖啡在油布上流淌，一滴滴落在地板上，米朗倚着墙，瞧瞧镜子、餐桌和地板，那些人仍在窗外用德语破口大骂。他思量："他们掀翻了我的咖啡！"当即用力攥住一张椅子的椅背。他汗流浃背，将椅子举得比头还高。

"你要干什么？"安娜大喊道。

"我要砸碎他们的脑袋！"

"米朗，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光想到你自己！"

他搁下椅子，惊异不置地盯着四壁。这已不成其为自己的房间。他们已砸得它千疮百孔；他两眼仿佛罩上一层红雾；他将两

手插进衣袋，喃喃地反复自语："不光我自己，不光我自己。"但丹尼尔心里却想："就剩下我自己了。"在这漫漫无边的和平之中，同他那血淋淋的梦境交织在一起的就只有他自己。坦克大炮、飞机弹坑、千疮百孔的田野，在他的脑海里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巫魔夜会。天空将永远不会裂开；前程就在这儿，安放在这片乡土之上；丹尼尔置身在内，有如钻进苹果的一条小虫。仅有一种前程。所有人的共同前程：他们经年累月地劳作，亲手将它慢慢缔造；他们没给我留下一席之地、留下最微不足道的机遇。一腔愤懑化作泪水，一古脑儿涌上米朗的眼眶；这时丹尼尔转向玛赛儿："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前程，这便是我仅仅剩下的前程，因为世界就它的和平作出了决断。"

竟如鼠辈一般无奈！他支着前臂坐起来，看见两旁商店一家家闪过眼前。

"快躺下！"冉尼娜用含着泪水的声音招呼道。"您可别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地来回转动：您搅得我头昏脑胀哩。"

"他们打算把我们弄到哪里去？"

"我对您说过啦，不知道咧。"

"您知道他们要将我们疏散，却不晓得疏散到哪里去？嘿！我信你才怪呢！"

"我敢起誓：人家没告诉我。别折磨我！"

"先说说是谁告诉您的？会不会是胡说八道？人家可以胡编乱造来骗您！"

"是病房主任医生讲的，"冉尼娜歉疚地说。

"他居然没说咱们上哪儿去？"

推车顺着居齐埃渔场前进。病人双脚在前，被推进刺鼻而腐臭的鱼腥味儿当中。

"快走，哪来的一股满身屎尿的小丫头的臭气！"

“我……我没力气推得更快啦。亲爱的娃娃，求求你，别乱动，闹不好你还会高烧达三十九度。”她叹了口气，然后似乎是自言自语：“我真不该告诉您。”

“那当然！临出发的那天，还该给我打上麻醉剂，或者骗我说是去野餐？”

他又重新躺下，因为就要打纳蒂埃书店门前经过了。他很讨厌纳蒂埃书店，因为那店面发黄且肮脏。而那老太婆又总是站在门口，看见他经过就两手合掌地观望。

“摇晃得厉害哩！小心点儿！”

像鼠辈一般！有的人可以站着，跑进地窖或顶楼躲起来。我呢，我好比一只邮包；他们只须来将我取走。

“是您来贴标签么，冉尼娜？”

“什么标签？”

“发货标签呀：什么朝上朝下，易碎品，请轻拿轻放，等等。您可以给我一张贴在肚皮上、一张贴在屁股上。”

“坏心眼儿！”她应道，“坏心眼，坏心眼儿！”

“得啦！他们会让咱们坐火车，当然喽？”

“可不是。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乘病员专列喽？”

“可我不知道呀，”冉尼娜嚷道，“我又不能胡编，告诉你我真不知道！”

“用不着大喊大叫。我耳朵不聋。”

推车戛然停下，他听见她在擤鼻涕。

“您怎么啦？您当街把我给扔下吗？……”

车轮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重新滚动起来。他又开口道：

“可他们一再告诫过我们：千万别坐火车旅行……”

只听见他的头顶上一阵阵令人不安的吸气声，他便一声不

响：他生怕她哭哭啼啼。这时候街上到处是病号：一名大汉，被一位泪涔涔的女护士推着往前走，这场面真要人好看呢。但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不禁嘟哝起来：

“我讨厌新城市。”

他们对一切都已作出决断，他们想承担一切，他们有的是健康、力量、闲暇；他们投了票，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头目，他们站立着，他们跑遍各地，脸上露出一副自以为是和忧心忡忡的神气；他们少数人就决定了世界的前途，特别是这些可怜的病人（其实是些大孩子）的前途。结果竟是这个：战争；真肮脏啊。我凭什么要为他们干的蠢事付出代价？我呀，我是病号，谁也没征求过我的意见！这会儿他们想起了还有我这个人，想把我拖进他们的勾当里！他们将抬起我的双臂和两腿，对我喝道：“对不起，很抱歉，我们是在打仗，”然后便像粪土一般将我扔在一个角落里，以免我妨碍他们的大屠杀游戏！他压下去半个钟头的问题突然浮到了嘴边。她听了一定很高兴，不过也该：这回非问个明白：

“你们……女护士是不是都随行？”

“是的，”冉尼娜说，“少数几个随行。”

“那……您呢？”

“不，”冉尼娜说，“不包括我。”

他颤栗了，声音沙哑地问：

“您扔下我们？”

“我被指定负责敦刻尔克医院。”

“好了，好了！”查理接话道，“所有的护士都一样，是么？”

冉尼娜不言语。他支起身来，四面打量着。他的头不由自主地从左向右、又从右向左来回转动，这是很累人的，弄得他两眼直发痒。一位高大的老汉推着一部车，朝他们迎面走来。在固定

托上躺着一位容貌干瘦、满头金发的少妇；人家在她的腿部盖上了一件华丽的毛皮大衣。她不怎么看他，将头向后一仰，朝俯视她的老先生喃喃说了几个字。

“这位是谁?”查理询问，“我瞅见她已有好久了。”

“我不清楚。我想这是一位夜总会的女艺人。她装了一条假腿和一只假胳膊。”

“她知道情况吗?”

“知道什么?”

“我是指病员，他们知情吗?”

“没有人知情，医生禁止传播。”

“这很可惜，”他讥笑道，“否则她就不会这么自鸣得意啦。”

“请在这上面喷一点灭虫剂，”皮埃尔登上马车之前吩咐，“这儿有一股飞虫气味。”

那阿拉伯人顺从地将一点杀虫剂喷在马车坐席的套子和垫子上。

“好啦，”他道。

皮埃尔皱了皱眉头。

“嗯!”

莫德将手放在他的嘴巴上。

“嘘，”她恳切地示意他住口，“嘘，嘘！这么着就行了。”

“好吧。不过假如你长了虱子，可别抱怨!”

他伸出手帮助她上车，然后坐在她身旁。莫德干瘦的手指在他掌心中留下了干燥发烫的体温：她总是有点儿发烧。

“请载着我们绕城游逛，”他简短地下令。

常言说得好：贫困使人俗。莫德就挺俗：他讨厌她同车夫、搬运夫、向导、咖啡馆侍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她总认为这些人有理;即使当场抓住他们的毛病，她也总是想方设法为这些人

开脱。

马车夫抽了一鞭，马车便咯吱咯吱地走动起来：

“什么破车!”皮埃尔笑嘻嘻地说，“我总是担心某条车轴会折断!”

莫德将身子探出车外，用她那严肃审慎的大眼睛扫视一切。

“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游逛喽。”

“是呀!”他道，“是呀!”

她觉得心中诗意盎然，因为这是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去乘船。这挺招人烦的。两者相较，他比较能容忍她的沉默、而难以接受她的雅兴。她貌不惊人，当她想表现风雅和活跃时，很快就会转变成灾难。“这样就很够很够啦，”他思忖。还有明天一整天，以及渡海的三天时间；到了马赛呢，那就再见啦，各奔一方喽。他很高兴订了头等舱：那四个女人将乘坐三等舱；到他思念她时，会请她进他的舱房。但她生性胆小，假如他不去找她，她永远不敢上楼到头等舱来。

“你们在旅游车上订了座吗?”他问。

莫德的表情有些为难：

“我们最后决定不坐旅游车。人家派小轿车来接我们到卡萨布兰卡。”

“谁来?”

“鲁比的一位老熟人，极可爱的一位老先生，他将带我们到费兹转一转。”

“很遗憾，”他彬彬有礼地说。

马车离开了马拉喀什，从这座欧化的城市中央穿过。在他们前方，有辽阔的空地，还有他们那些破桶破壶及空罐头盒，正在干旱中腐蚀，马车疾驰于两侧镶着耀眼玻璃的白色方形建筑中间；莫德戴上了太阳镜，皮埃尔也因为阳光刺眼而扮着鬼脸。那

些大方屋整齐地并列着，但在沙漠上却没有分量；只要大风一刮，就会拔地而起。在一座方屋上，钉了一块告示牌，标明“利奥泰元帅[①] 街”。但哪里有什么街道：仅仅是一小段夹在房屋当间的柏油沙漠路。三名当地居民看着马车驶过；最年轻的一位盯着他们看。皮埃尔微微挺起身子，狠狠盯了他们一眼。炫耀武力方能避免动武，这句名言不仅适用于军界，也是殖民者、甚至普通旅游者的警句。没有必要大肆张扬自己的威力：只须毫不松懈，保持威严即可。早晨以来一直压抑他的焦虑此时已烟消云散。在这帮阿拉伯人愚蠢的目光下，他感到自己的代表着法国。

“咱们回去会发现什么呢？”莫德突然问。

他攥紧了拳头而不答理。真是笨蛋：她一下子又将焦虑还给了他。她又说：

“或许仗已经打起来。你得上前线；我得失业。”

他讨厌她这样一本正经地谈到失业，似乎她真是一名做工的。然而她毕竟是宝贝女子乐团[②] 的第二小提琴手，那时乐团正在地中海和中东一带巡回演出：这可算是一门艺术行当。他做了一个恼火的姿势：

“我求你，莫德，能不能不谈国事？免掉这一回吧，行吗？这是咱们在马拉喀什的最后一夜了。”

她依偎着他：

“也真是，这是咱们的最后一餐啦。”

他抚摸着她的秀发；但他嘴里留下了苦涩的滋味。倒不是恐惧，嗨，不是；那是有来历的。他确知他永不惧怕。这毋宁说是一种……幻灭。

---

① 利奥泰（1854—1934），法国元帅。

② 作者在法国鲁昂和图尔见过类似的乐团，糅在一起写进了作品。

马车现在沿着城根前进。莫德指给他看一扇红门，门上方长着一片棕榈绿叶。

“哦，皮埃尔，你记得吗？”

“记得什么？”

“整整一个月前，咱们是在这里相遇的。”

“哦，是呀……”

“你爱我吗？”

她长着一张小瘦脸，骨骼稍稍突出，一双眼睛很大，嘴巴很秀气。

“对啦，我爱你。”

“说得比这动听点儿嘛！”

他朝她俯下身子，亲吻了她。

老人似乎忿忿然了，他直愣愣地瞧着他俩，皱着他那浓黑的眉毛。他以急促的声音说：“一份备忘录！他的让步仅此而已！”贺拉斯·威尔逊点点头，心想：“他为什么还要装腔作势呢？”难道张伯伦事先不知道将有一份备忘录么？难道这一切不是头一天就定好了的么？这一套把戏难道不是他俩面对面商量好的么？那时仅有他们两人，外加那个充任翻译的伪君子施密特博士！

“把你的小莫德抱住吧，她今晚挺烦躁。”

于是他用手臂抱住她，她以孩童般的声音问：

“你说，你不害怕打仗么？”

他感到一阵战栗，直袭他的颈背，令他极为不快：

“可怜的小姑娘，不怕，我才不怕哩，男子汉是不怕打仗的！”

“可我敢打赌：吕西安是怕打仗的！”她道，“就这一点，让我讨厌他：他真是太胆小啦！”

他欠身亲吻她的头发：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想给她一

记耳光。

“先不说别的，”她接着讲，“一个男人如果从早到晚哆哆嗦嗦，他又怎能保护女人呢?”

“他够不上男子汉，”他柔和地说，“我呀，我才是男子汉哩!”

她将他的脸颊用手捧住，一边嗅一边说：

“对啦，你才是男子汉，一条男子汉，先生！你头发、胡子都又黑又亮，看上去不过三十岁哩!”

他挣脱出来；他觉得自己心中甜滋滋的，但又觉得很乏味。一种恶心的感觉从胃部直冲喉管，不知是什么令他最为反感：究竟是这亮堂堂的沙漠，是这一堵堵红土砌的墙垛，还是这蜷缩在他怀里的弱女子?“我对这摩洛哥已厌倦透啦!”他真想一下子回到图尔，走进爸爸妈妈的老房子，最好是在一大早，妈妈会把早点送到他床头来！“好吧，请到记者厅来，”他对内维尔·亨德逊说，“请您宣布一下：应希特勒总理的请求，我将于今晚二十二点半钟左右前往德累森旅馆!”

“马车夫!”他喊道，“马车夫！请从这扇城门回城!”

“你怎么啦?”莫德不胜惊奇地问。

“我厌倦城墙，”他激烈地表示，“厌倦沙漠，也厌倦摩洛哥!”

但他立刻控制住自己，并用两指托住她的下颏：

“你要是听话，”他又说，“我就给你买一双拖鞋!”

战争还没有反映在旋转木马的音乐声中，也没有来到罗什舒亚尔街熙熙攘攘的酒店里。没有一点儿风。莫里斯汗流浃背，他感觉到泽泽特温暖的大腿紧挨着自己的大腿；他们在玩一种纸牌戏，这也好嘛：不是在田野之中，不是在树篱上方热气腾腾的微颤中，不是在唧唧鸟语或玛赛儿的笑声中，战争在马拉喀什附近

城墙的沙漠中腾起。突然刮起一股赤热的风，在马车四周旋转不已：它向着地中海的万顷碧波飞驰，它抽打着马蒂厄的面庞；马蒂厄在荒凉的海滩上晒干身子，心想："连这也不行"；但战争之风已冲着他吹来。

连这也不行！天气渐凉，但他却无意立即回去。人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海滩；已到晚餐时刻。大海本身也愈显荒寂：它在残阳映照下分外落寞，那是上天倾泻的余辉；而滑水用的深色跳板却如同礁石的岩头一般在碧波间突现。

"连这也不行呀！"马蒂厄思忖。她可能在织毛衣，敞开着窗户，期待雅克的飞鸿。她不时抬起头来，流露出一线朦胧的希望；她会用目光寻觅她的海洋。她的海洋：一只浮标、一处跳水台、些许涛声拍岸的温暖海水。一方与居民相得益彰的安静的小花园，加上几条宽阔的大马路和许许多多曲径幽途。但每次当她重新拿起毛线活儿时，都不免带着同样的失望：人家似乎改动了她那海洋的形貌。后方已是刺刀林立、炮阵遍布，连海岸似乎也朝后拉了好远。海水也好、沙滩也好，全都像是萎缩了，继续过它们自己那种单调的岁月。铁丝网以星星点点的黑影，映照在白石阶上；大炮在松林间，陈放在海滨的散步场所；别墅前布置了岗哨；一些军官盲目地在这座孤寂的水城里漫步。大海复归平静。下海游泳已不现实：由军方守卫着的海域，从岸边看来太像是处于管制之下；跳水台和浮标将不会置放于从陆地能见的距离之内；奥黛特自童年以来在波涛上游历的路途，全都已化为乌有。然而适成对照的是，公海却与近处的海水作对：它波涛汹涌、不通人性。在距马耳他五十海里处正进行着海战，在意大利巴勒摩附近有一连串的船只被击沉，在深沉的水域有铁甲铸成的"鱼类"游弋；近水处处可以感觉到公海冷峻的存在；而这巨浪滔滔的大海，却会像铜墙铁壁一般兀立于天际。马蒂厄站起身

来：他已经晒干，这会儿正用手背掸去泳衣上的沙粒。“这战争实在可恶！”他思量着。而战争过后呢？这将是另一片海洋。战败者的海洋、还是战胜者的海洋？五年后、十年后的一个九月之夜，也许他又重新坐在这同一片沙滩上，面对这一块硕大无比的明胶，而同样的赭色光柱将重新荡漾于海面。但到那时他将看到什么呢？

他站起身来，披上了浴衣。现在平台上的松树衬着天空，已是幢幢黑影。他向大海投去最后一缕目光：战争还没有爆发；人们正在别墅里消消停停地用晚膳；没有大炮、没有士兵、没有铁丝网，舰队仍停泊在比塞大[1] 的港湾里、土伦[2] 的港湾里；还能够看到浪花滚滚的大海，那是最后几个和平之夜的大海啊。但它仍然不动声色、毫无倾向：一大片微微起伏的咸水，这不说明什么。他耸了耸肩，便踏上石阶。好几天以来，那些事物一件又一件地漂离而去。他失去了嗅觉，失去了中午的各种气味，接着失去了味觉。现在又失去了大海。“像快要沉船时，耗子纷纷逃离一样。”待到踏上征途时，他将孑然一身，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他缓步走向别墅，皮埃尔从马车上纵身跳下。

“来呀，”他道，“你将得到你那双拖鞋。”

他们走进了阿拉伯市场。时间已晚；阿拉伯人尽力在日落之前赶到杰马-埃尔-弗纳广场。皮埃尔觉得自己开心了点儿；熙来攘往的人群给他以某种慰藉。他目送戴着面纱的妇女；当她们回眸相看时，他颇为自得地从她们的目光里照见了自己的俊美。

“瞧呀，”他又说，“这里便有拖鞋。”

货架上什么都有，乱七八糟地陈列着衣料、项链和绣花鞋。

---

① 比塞大，突尼斯一港湾，当时法国在该港建有船舶基地。

② 土伦，法国濒地中海一军港。

“多好看啊!”莫德说，“咱们在这里停一会儿!”

她把手伸进这杂货堆里，皮埃尔却闪开一步：他不愿让阿拉伯人看到，竟有一名欧洲男人全神贯注地欣赏女人的各种装饰品。

“选货罢，”他漫不经心地吩咐，“你想要什么就选什么吧!”

邻近的货摊卖法语书籍；他为消遣而去翻了翻，那儿有一堆侦探小说和故事片脚本。他听见右侧莫德手中戒指手镯相碰的叮当声。

“你找着宝贝了吗?”他从背后问她。

“我正在找，在找，”她答道，“得好好想一想。”

他又回转身去看书。在一堆《得克萨斯州的杰克》和《布法洛法案》下面，他发现了一本有照片插页的图书。原来是皮科上校有关脸部受伤[1] 的一本专著；书的开头有不少缺页，其他各页都卷了角。他本想很快地重新放回书架，但为时已晚：书本竟自行打开了。皮埃尔看到一帧可怕的头像，从鼻子到下颚简直是一个黑洞洞，既无嘴唇亦无牙齿；右眼已荡然无存，右颊是一块巨大的伤疤。这副备受折磨的面孔却未失人性，仍含着一丝可怕的笑意。皮埃尔觉得头皮上起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鸡皮疙瘩，心里直在打鼓：这部著作怎么会流落到此地?

“好书多着呢，”那书商道，“您定会觉得有趣的。”

皮埃尔一页页地翻阅。他看到一些没有鼻子或没有眼睛或失去了眼皮的人，眼球暴突，倒像是解剖学图表所描画的。他竟被吸引住了，一张张地将照片看下去，一边喃喃自语：“但这本书怎么会流落到此?”最骇人的是一只没有下颚的人头；上颚已无

---

① 伊夫·艾米尔·皮科（1862—1938），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创建了“面部受伤者联盟”，并任第一届主席。该联盟的格言为“仍然要微笑”。

嘴唇，只见一截牙龈和四只牙齿。“他活着，”皮埃尔暗想，“这家伙仍然活着！”他抬起头来：一个镶金边的镜框里配着一面大镜子，镜子反射出他的表情；他不胜惊恐地瞧着自己那副神态……

“皮埃尔，”莫德说，“来看呀，我找着啦。”

他踌躇不定了：书使他不能释手，他下不了决心将它扔回书堆，或者远远离去、掉头再也不看它。

“我就来，”他说。

他用手指了指那本书，问那书商：

“多少钱？”

那孩子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像走兽一般来回踱步。伊蕾娜正在用打字机打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揭发军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她停下打字，抬头说：

“您搅得我头晕哩。”

“我不会走的，”菲力普说，“在他收到之前我不走……”

她咧嘴笑道：

“花样真多！您想见到他吗？他就在这儿：在门后面；您只须进去，就会见到他。”

“好极啦！”菲力普说。

他趋前一步，又站住说道：

“我……那是笨办法，我会打扰他的。哦，伊蕾娜，您不愿再去问问他。最后一次，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您真能找麻烦，”她道，“由它去得啦。皮多是个卑鄙的家伙：难道您竟不明白，他不愿再见您是一件走运的事情啊！否则对您只有坏处。”

“哼，坏处！”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有人能对我使坏？看来您不了解我的生身父母：德行全都归了二老，给我剩下的就只有

邪恶啦。”

伊蕾娜盯着他说：

“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摆布你?”

孩子脸红了，却不答腔。

“哦，反正是那样，”她边说边耸耸肩膀。

“去再问他一遍，伊蕾娜!”菲力普以祈求的声音说。“去再问他一遍。告诉他我正要作出重大决定哩。”

“他才不当回事儿哩。”

“还是去对他说一说吧。”

她推开门，不声不响走了进去。皮多抬起头来，做了个鬼脸。

“出什么事啦?”他大声问，那声音有如雷鸣。

但却没能镇住她。

“得啦，”她道，“用不着大喊大叫。是这孩子：我已受够啦，不愿再管他的事。把他交给您一小会儿，这会碍着您吗?”

“我已说过不行，”皮多回答。

“他说他要作出重大决定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嘿!您自己想办法吧!”她不耐烦地说，“我是您的秘书，而不是他的保姆。”

“好嘛，”他说着，两眼炯炯发光。“让他进来吧!他要做重大决定，哈，什么重大决定!我呢，我的决定是要人家的命!”

她对他嗤之以鼻，然后转向菲力普。

“进去吧。”

孩子急急往前走，但走到办公室门口，他却虔诚地停下了脚步，她不得不推他往前走。她在他进门后重新将门关上，回到打字桌旁。几乎就在这当儿，隔壁传出大喊大叫的声音。她却若无

其事地继续打字；她明知对菲力普来说，输局已定。他装成不法之徒的样子，在皮多面前却佩服得五体投地；皮多便借此把他召来，纯粹出于恶习：他甚至连同性恋者也不是。末了，这孩子吓坏了。他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只想赚而不愿亏。此刻他恳求皮多同他继续交朋友，但皮多却叫他滚蛋。她听见皮多大嚷："给我滚开！你是个胆小鬼、小市民，一个富家子弟，却想冒充无赖汉。"伊蕾娜忍俊不禁，照旧打了几行字。"能够想象有比判决德雷福斯的将领更阴险的禽兽么？""他把人家说成什么样子！"她想着，觉得可笑。

门启开复又砰砰关上。菲力普已出现在她眼前。他大哭了一场。他身子朝着办公室，用食指指着伊蕾娜的胸部说：

"他把我逼到了绝境，"他气呼呼地说，"他没有权利逼人太甚嘛。"说着，他一仰头，转而哈哈笑道："等着瞧我的！"

"你可别找倒霉，"伊蕾娜叹息着说。

女护士重新关上大箱子的箱盖：二十二双皮鞋，这对鞋匠来说活儿不算太多。一双鞋破了，他就扔进大箱子，再买一双新的；另外再加上一百双后跟或大脚趾有洞洞的破袜子，衣箱里还有六套旧西服。他住的地方又脏又臭，是名副其实的光棍陋室。她可以离开他五分钟，悄悄溜进走廊，走进厕所，敞着门就撩起了短裙。她匆匆方便，伸长耳朵聆听有没有什么声响：然而阿尔芒·维吉埃却独自一人老老实实躺在房间里，蜡黄的双手放在床单上。他将那长着灰白硬胡子的瘦脸往后一仰，眼眶深陷、神情冷漠地微笑着。他那双小腿伸到了被褥外面，两只脚成八十度锐角，脚趾冲前指着——那可怕的趾甲，他每三个月才用小刀修一次，它们二十五年来戳穿了他所有的袜子。他屁股上生了褥疮，虽然人家在他下身垫了一块圆形的橡皮垫：不过他现在再也不流血啦，他已命归西天了。在他的床头桌上，人家放着他的单片眼

镜，还有一副放在水杯里的假牙。

死了。可他的生命在这儿，无处不在，难以触摸，已经告终，像鸡蛋一样坚实饱满：它是那么充实，世上的一切力量聚在一处也不能再塞入一粒原子；它又有那么多气孔，以致巴黎和全世界都能从中穿过，它洒落在法兰西的东南西北，又凝结在空间的每个小点上，这空间皆是固定而人声鼎沸的大集市；那里有呐喊声、笑声，火车头的鸣笛声，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榴霰弹的爆炸声，他脑袋中流血的嗡嗡声，正是那时他在两条战壕之间倒了下去；声响就在这儿，但已冰冻住；侧耳倾听的女护士只听到短裙下的窸窣声。她重新站起身来，并不去拉水箱：那是出于对亡灵的敬意；她又重新来到阿尔芒枕边坐下，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日，在格朗德·雅特，静止不动的灿烂阳光射进那条小船，永远照亮了一个女子的面孔。阿尔芒·维吉埃死了，他的生命在漂泊，它包含着许许多多凝然不动的痛苦，一九二二年三月整整历时一个月的巨大创伤，他的肋间神经痛，一些永不磨损的小珠宝，某个星期六晚间贝尔西堤岸上的七色光：那是刚刚下过雨的日子，石板路很滑，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说笑着经过那里，一个三月闷热的下午，雨点滴落在阳台上，发出淅沥淅沥的声响，一支茨冈人的曲子令他眼中噙满泪水，露珠正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一群鸽子飞过圣马克广场。她打开报纸，调整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开始阅读起来：“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张伯伦先生未曾与希特勒总理会谈[①]。”她想起了她那肯定将开赴前线的侄儿，于是将报纸放在一旁叹息起来。和平在这儿，如同天上的彩虹，如同

---

① 张伯伦同希特勒就苏台德地区的第二次会谈原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举行。其间由于张伯伦的信件等原因，改在当日晚十时半举行。故傍晚的报纸有此消息。

格朗德·雅特的阳光，如同阳光照耀下的金黄色胳臂。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八〇年的和平，那是人类的伟大的和平啊；女护士咬紧了双唇，她思忖："要打仗啦。"她凝视着远方，目光专注。她的目光穿透了和平。张伯伦点头称是，表示："我当然会竭尽全力，可不抱很大希望。"贺拉斯·威尔逊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颤栗向他背部袭来，他道："假如他态度诚恳呢?"那女护士在想："我丈夫死于一九一四年，我侄儿死在一九三八年。我本人活在两次大战之间。"但阿尔芒·维吉埃知道和平刚刚诞生，尚达尔问他："按您的想法，您为什么要参战?"他的回答是："为了使它成为最后一场战争。"那是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永远如此。他在听白里安[①] 演说。在明净的天空下，白里安在讲坛上显得身材十分矮小；被淹没在瞻仰他的人群之中。和平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伸手可及、睁眼可见，于是欢呼着："和平万岁!"永远如此。他坐在卢森堡公园的一张铁椅上，一直凝视着野罂粟花：战争已融入历史，他伸伸两腿，观望着跑跑跳跳的儿童，认为他们将永远不会再经历战争的恐怖。未来的岁月将是一条平静的康庄大道，时代将舒展自如地充分展开。他瞅着自己沐浴着温煦阳光的衰老的双手，顿时绽开笑容，喃喃自语着："这是因为有了我们。将不会再发生战争。无论是在我有生之年，还是在我大去之后。"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永远如此。阿尔芒·维吉埃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评论他的功过是非。再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在冥寿之中坚不可摧的前途。再过一天，仅仅是再过一天，也许他的一切希望都会崩溃，他会突然发现他的生命已在两次大战之间化为乌有，如同被在铁锤和砧

① 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一九二五年洛迦诺公约缔造者之一，承诺过法国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侵略的义务。

板之间砸碎一般。然而他却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去世的，是在休克七天之后，于清晨四时停止呼吸，将和平一并带往了他乡。和平，那是全部和平，世界的和平，不可摧毁和捉摸不定的和平。有人按了大门上的门铃，女护士一惊，大概是昂热的表姐来了，她是死者惟一的亲戚，人们头一天给她发电报通知了她。开门一看，是一位皮肤微黑的小个子女人，嘴巴干瘪得像耗子，脸上满是披散的发丝。

“我是维尔舒太太。”

“哦，好极了、夫人！”

“还能见到他么？”

“当然。他在这儿。”

维尔舒太太挨近病床，她凝视着下陷的两颊和塌落的眼眶。

“他变得好厉害，”她道。

在松林里的儒安是二十点三十分、布拉格是二十一点三十分。

“请继续收听。即将播出极为重要的新闻。请继续收听。即将播出……”

“这下完啦，”米朗道。

他伫立在窗口。安娜没有管理。她正弯下身子，拾起碎玻璃片，将最大的石子放入围裙口袋里，又从窗口扔了出去。灯被打碎了，屋子里灰暗而略呈青色。

“这会儿，”她道，“我得好好扫一扫。”

她重复道：“好好扫一扫，”说着却战栗起来。

“他们会抢走所有东西，”她边哭边叫，“会砸烂一切，把我们赶走。”

“住口，”米朗道，“看在上帝份上，别哭呀！”

他走到收音机旁，转动了键钮，机子的灯亮了。

“没什么东西，”他满意地说。

突然，那尖利而机械的声音充满屋内：

“请继续收听。即将播出一条极为重要的新闻。请继续收听。即将播出……”

“听呀，听呀！”米朗嚷道，声音都变了。

皮埃尔大踏步往前走。莫德在他身旁跟着小跑，将那双阿拉伯拖鞋夹在腋下。她很高兴，对他说：

“这拖鞋真棒。鲁比要羡慕得发疯哩；她在费兹也买了一双，还不及这一半好。穿上它真舒服，你下床时就趿上它，甚至不用动手去取。而普通拖鞋却麻烦得很。不过得学一手，才不至于半路丢落。我想，脚掌得弯曲一下，将大脚趾这么放；我去问问旅馆的女仆，她是阿拉伯人。”

皮埃尔仍不答话。她不安地瞧了他一眼，又道：

“你本该也买一双，你平常老是光着脚满屋跑；要知道，这对男人跟对女人一样合脚。”

皮埃尔在街中央站住了脚。

“别说啦！”他狠巴巴地喝住她。

她不知所措地站住了：

“出什么事啦？”

“这对男人跟对女人一样合脚！”皮埃尔学着她的腔调说，“得了，得了！你明知道你胡扯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想的其实跟我一样，”他又加了一句，说着用舌头舔舔嘴唇，含讥带诮地笑出声来。莫德本想开口，但一见他这副表情，心里一凉，便住口了。

“但有人不愿正视现实，”他又道，“尤其是女人。当她们想的是一回事时，她们就急急忙忙谈论另一回事。是这样吧？”

“可皮埃尔呀，”莫德惶恐地说，“你疯了吧！我一点也不明

白你在说什么。你以为我在想什么？你又在想什么啊？”

皮埃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打开放到她面前，说：

“想这个。”

那是一张毁了容的照片。伤员失去了鼻子，眼上戴着罩子。

“你……你买了这个？”她十分惊讶地问。

“是的！我买啦，”皮埃尔说，“尔后呢？我是男子汉，我不怕：我倒要看看，明年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把照片拿到莫德面前挥舞着：

“我变成这个样子之后你还爱我吗？”

她生怕听懂他的意思，只要他住口，她什么都情愿。

“说话呀！你还会爱我吗？”

“别说啦，”她道，“求求你，别再说啦。”

“这些人呀，”皮埃尔说，“现在都住在慈谷军医院。他们入夜才出门，还要戴上面具。”

她想从他手中夺过那本书，但他却夺了回来，重新装进衣袋。她凝视着他，双唇抖索着，她害怕会大哭一场。

“哦，皮埃尔！”她和气地说，“你害怕吗？”

他突然沉默了，用痴呆的目光盯着她。他俩一度站立不动，接着他吃力地说：

“所有的男人都害怕。所有的。不害怕倒不正常了。这同勇气毫不相干。你呀，你没有资格议论我，因为你不去打仗。”

他俩又重新默默地往前走。她暗想：“这是个懦夫！”她盯着他那晒黑了的大脑门儿，他那佛罗伦萨人式的鼻子，他那细巧的嘴巴，不禁思量：“这是个懦夫。跟吕西安一样。我真不走运。”

奥黛特的上身在光线中露出，下身却隐没在餐厅的阴影中；她正倚着阳台欣赏大海。胖路易琢磨着：“这是场什么样的战争

啊！”他在往前走，落日的赤色余辉在他的双手、他的胡须上不停地跳动。奥黛特感觉到：在她身后有一间灰暗的房屋、一处难得的藏身之地，洁白的台布在黑暗中隐约闪现；她却在光线、在光线中挺立着，知识和战争通过两眼渗入她的身心；她想到他就要动身去前方，这时电灯的光芒一束束地凝结在流动着的落日余辉中，那是蛋黄色的光束，因为冉尼娜拧动了电灯开关，玛赛儿的两手正在灯下的黄光之中摸索着，她想要一点儿食盐，那双手在桌布上留下晃动的影子。丹尼尔说：“那是吹牛，只要坚决顶住，他就得摊牌！”像玻璃砂纸一样伤眼的强烈光线，这便是南国情调了，直至日落的最后时分都是这样的。眼下是中午，接着黑夜便倏然光临。皮埃尔还在唠唠叨叨，他想让她相信自己已恢复了镇静；但她却不声不响地在他身旁走着，只是用像阳光一样刺激的目光盯着他。等他们到达广场之后，她本担心他会提出两人一起过夜，然而他却脱下帽子，冷淡地说：“明天我们一大早就得起床，你还得整理行装，我想你最好还是回去同女伴们一起过夜。”她应道：“我也觉得这样更好。”于是他道了一声：“明天见。”“明天见，”她回答，“明天船上见。”

“请继续收听，即将广播极其重要的新闻。”他仰卧着，双手放在颈后，他觉得自己有点醉醺醺，喃喃自语道：“你很爱自己的小乖乖。”她哆嗦了一下，说：“是呀……”像每个夜晚一样，她害怕了。“是呀，我爱您！”她有时接受，有时却说不行，但这天晚上她却不敢表示。“那么，悄悄抚爱一下，夜晚的抚爱？”她叹息着，一脸羞涩的样子，很有趣。她说：“今天晚上算啦。”他有点儿喘气，说：“可怜的小乖乖，她是那么动情，这会给她多么大的快乐。为了使她能入睡，您竟不愿意？不愿意，竟然如此？你知道，这总是能令我平静下来……”她摆出一副护士长的面孔，像她放置便盆时那样；她双肩上的脑袋变得很僵，她睁着

眼；但似乎是故意视而不见，她的双手却在下面轻快地为他解开扣子，那是专家的手啊；而她的脸上却挂着愁绪，真是非常有意思。手伸了进去，轻巧而柔软；奥黛特一惊，嚷道："你吓着我啦；雅克是否跟你在一块儿？"查理叹了口气，马蒂厄说不在。"不在，"莫里斯道，"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取了房间牌上的钥匙："这上面还有粪便的臭味儿，真恶心！""是萨尔瓦多太太的小子干的，"泽泽特说，"她接待相好时便将孩子赶出来，孩子便随意脱下裤子，觉得很好玩儿！"

他们登上楼梯："请继续收听，即将广播一项……"米朗和安娜都俯伏在一架收音机上，从窗口传进一阵阵欢呼胜利的声音。"把广播音量放低点儿，"安娜说，"不要刺激他们，"一只柔和的手，像杏仁乳那样柔软，查理让它发芽、开花，那只大果子膨胀起来，果荚就要破裂，直指上天的果子，汁液充沛的果子，包含着炽热得闷人的整整一个春天；沉默，刀叉的细微响声，收音机里裂帛般的长音，和风对那多毛的、毛茸茸的大果子的轻轻吹拂，安娜惊跳起来，紧紧抓住米朗的胳膊：

> 公民们：
>
>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宣布总动员；所有四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任何年龄的专业人员均应立即报到。后备役的所有军官、士官和列兵以及各类第二后备役的人员，所有休假人员均应立即前往其所属装备中心报到。所有人员均应身着旧便装，携带军队证件及两日的口粮。抵达各任所的最后时限为凌晨四时三十分。
>
> 所有运载工具、汽车和飞机均处于动员状态。汽油销售须持军方特许证方得进行。
>
> 公民们！决定性时刻来到了。胜利取决于每位公民。请各位公民竭尽全力为祖国效劳。愿你们勇敢而忠实。我们的斗争是争取正义与自由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万岁①!

米朗一跃而起，他热血沸腾，两手搭在安娜肩上，对她嚷着：

“终于来临！安娜，这下好啦，这下好啦！”

一个女人的声音以斯洛伐克语重播着这道法令，他们就再也听不懂了，除了偶尔有几个单词还能猜出，但那调子很像是演奏军乐。安娜不断重复着：“终于，终于！”两颊已流满泪水。接着，他们又听懂了以德语播放的“政府已作出决定”这句话；米朗将音量放到了最高，收音机便大喊大叫起来，那声音将他们恶俗的歌声压倒，似乎被堵在了墙外，也压倒了他们那过节般的喧嚣：它将飞出窗外，它将打碎雅格施密特家的玻璃窗，飞进他们慕尼黑式的客厅里找到他们，打断他们小小的家庭聚会，让他们的脊背感到冰凉。粪便和酸腐牛奶的气味等待着他，他猛吸一口，吸进了身躯，像扫帚清扫一般使他扫除了王家大道那股金黄色的、所谓干干净净的香气，这却是贫穷的气味，是他的气味。莫里斯站立在自己的房门口，泽泽特正将钥匙放进锁孔，奥黛特兴高采烈地叫嚷着：“入席，是时候啦，快入席！雅克，你会有个意外的惊喜！”他觉得自己既强大、又坚定，他回到了愤怒和反叛的天地；三楼的孩子们尖声怪叫，因为他们的父亲酩酊大醉而归；隔壁房间传出玛丽亚·普朗齐尼太太轻起轻落的脚步声，因为她那做屋面工的男人上个月从屋顶上摔下受了伤。声响、色彩、气味，一切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样子，他一觉醒来，重又发现了战争的世界。

老者把身子转向希特勒，他瞧着这张顽童胡闹的脸谱、这蝇

---

① 捷克斯洛伐克在这天晚间九时三十分发布了动员令。布拉格电台同时播出了这一文件。

类的面孔，从灵魂深处感到无比厌恶。里宾特罗甫走进来，用德语咕噜了几句话，希特勒便对翻译施密特博士做了个手势："我们获悉，"施密特博士用英语说，"贝奈斯先生[1] 的政府刚刚发布了总动员令。"希特勒不声不响地张开双臂，好似一个人在表示遗憾：事态竟证明他估计对了。老人和气地笑了，眼睛里亮起了淡淡的红光。那是战争的微光。他只须也像元首一样表示不满，他只须张开双臂做出类似这样的表示："是吗？就这样吧！"那么，十七天来他像玩杂技那样举着的一堆碟子就会垮下来，砸得满地板都是。施密特博士好奇地瞅着他，博士心想：当某人举碟子已达十七天之久，大概是很想张臂舒缓一下的；他心想："历史性的时刻来到啦！"他认为已到最终不得不求助于一名伦敦老旅行推销员[2] 赤裸裸的自由的时刻。现在元首与老者静静地相互端详着，不需要任何翻译了。施密特博士后退了一步。

他坐在热吕广场的一条长凳上，将班卓琴放在身旁。在法国梧桐树下，光线暗淡并泛着青色，传来一阵阵悠扬的乐声；现在已是夜晚，渔舟的桅杆冒出地面，黑森森的，挺拔笔立；在港口的另一侧，千百户人家的窗户熠熠发光。一个孩子正在使喷泉的水汩汩长流，一些黑人来此小坐，向他打着招呼。他不饿也不渴，刚刚在长堤后面洗过澡；他遇见一个蓬头垢发的大个子，似乎从天而降，给了他一些饮料，这都很好。他将班卓琴从琴套里取出，想唱上一两支曲子。在短暂的时刻里，他干咳几声，清了清嗓子，马上就要开唱了。张伯伦、希特勒、施密特正在悄悄地等待战争，战争马上就会到来的；脚已经发胀；但它正在临近；

---

①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② 据《巴黎晚报》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英国首相张伯伦是以旅行推销员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

过一会儿他就会把脚从鞋里拔出；莫里斯正坐在床上用力拉；再过一会儿雅克就喝完他那份汤了；奥黛特将再也听不见这恼人的窸窣声；那焰火、那些准备发出的众多火箭，再过一会儿火花就将旋转着飞向顶棚；她的玩具娃娃过一会儿就会有一股苦艾酒的气味；一股热乎乎的黏稠液体将浸没他那瘫痪的大腿；内蕴丰富而温柔的歌声，将会穿透法国梧桐的密叶冉冉升起；过一会儿，马蒂厄进餐，玛赛儿进餐，丹尼尔进餐，鲍里斯进餐，布吕内进餐；他们都怀着转瞬即逝的心情，充满了小小的富足的快感。再过一会儿，战争就会来临，穿盔披甲，皮埃尔害怕它，鲍里斯接受它，丹尼尔渴望它，那是战争：站立者的伟大战争、白种人的疯狂战争。顷刻间，它在米朗的房间里爆发，它从所有的窗户里逃出，它哗哩哗啦地泻落在雅格施密特家中，它在马拉喀什城堡的四周游荡，它在大海上狂啸，它粉碎了王家大道的高楼大厦，它使莫里斯的鼻孔里充斥着厕所的臭味和腐臭牛奶的酸味；在田野里、在马厩里、在农场大院里，它并不存在；它正在两面窗间壁的大镜子间、在德累森旅馆饰有糊墙纸的客厅里，像骰子游戏似地被人耍弄着。老人用手摸摸额头，用平淡的声音说："好嘛，假如您愿意，我们就逐一讨论您的备忘录条款。"施密特博士领悟到：又得用上翻译了。

希特勒挨近了桌子；优美的低音在纯净的空气里升起；在马西利亚旅馆的六层楼上，一个正在阳台上乘凉的女人听见他的声音，不禁喊出："戈梅兹！来听听这黑人的歌声，多么动听！"米朗想到自己的腿，快乐顿时无影无踪，他紧紧抱着安娜的肩膀说："他们不会要我的，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那黑人还在唱。阿尔芒·维吉埃已经死了。他那苍白的双手在床单上伸开，两个女人一边照料着他，一边议论时事，立即谈得非常投机。冉尼娜拿起一方毛巾擦了擦手，然后就替他擦腿；张伯伦说："关

于第一段，我提出两点反对意见，”而那黑人用德语唱道：“你是我心目中最美的美人！”

两个女人停住脚步；他认识她们，那是拉瑟东街的两个妓女，安尼娜和多洛雷斯。安尼娜对那黑人道：“你呀！你唱歌啦？”他没答理，还在唱着。两个女人朝他笑笑，萨拉不耐烦地叫喊道：“戈麦兹、帕勃洛，快来呀！你们在干什么？一个黑人在唱歌，真好听咧。”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在克雷维依，正当六点钟敲响的时分，克鲁拉尔老爹走进宪兵队，敲起办公室的门来。他心里嘀咕：“他们把我弄醒了。”他本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弄醒？”希特勒在睡觉，张伯伦在睡觉，他的鼻子像短笛般奏出小调儿来，丹尼尔满身大汗地坐在床上，心想：“这只是一场噩梦啊！”

“请进！”宪兵中尉说，“噢，原来是您啊，克鲁拉尔老爹？看起来得干上一场喽。”

依维什微微有点儿呻吟，把身子转向侧面。

“是小家伙把我叫醒的，”克鲁拉尔老爹说。他忿然地瞅着中尉，嚷道：“得是重要的事呀……”

“哦，克鲁拉尔老爹，”那中尉说，“得擦亮您的皮靴咧！”

克鲁拉尔老爹不喜欢这中尉。他道：

“我嘛，我没有靴子这玩艺儿。我没有皮靴，只有大木头鞋。”

“得擦亮您的皮靴，”中尉重复道，“得擦亮您的皮靴，咱们可是大好人咧！”

假如没有这胡髭，他倒长得像个大姑娘。他戴着单片眼镜，腮帮子红通通的，像那位小学女教师。他身体前倾，两臂张开，用指尖撑住桌子。克鲁拉尔老爹瞧着他思忖着：“是他让人把我弄醒的。”

“他告诉您带上浆糊桶了吗？”中尉问。

克鲁拉尔将浆糊桶藏在背后；他悄悄拿了出来。

“还有毛刷呢？”中尉问，“得赶快干呀！您没有时间再回家一趟了。”

“毛刷在我的工作服里，”克鲁拉尔老爹庄重地说，“人家是突如其来叫醒我的，但我却没有忘记毛刷。”

中尉将纸卷递交给他：

“您在镇公所正门刷上一张，在广场刷两张，在公证人家门口也刷一张。”

“在拜洛姆师傅家么？那儿禁止张贴，”克鲁拉尔老爹说。

“我才不管呢！”中尉道，他神情紧张而快活，“我来负责，我负一切责任！”

“这算不算动员呢？”

“但愿是！”中尉说，“大家会有争论，克鲁拉尔老爹，会争论的！”

“噢！”克鲁拉尔老爹说，“您同我两人，我想咱俩会留在这里。”

有人在敲门，中尉敏捷地去开了门。是镇长来了。他脚蹬大木鞋，在工作服上披了肩带。他开口就问：

“小伙子有什么话对我说？”

“告示在这儿，”中尉回答。

镇长戴上眼镜，将告示展开来读。他低声念道："实行总动员"。他使劲将它们抛在桌上，仿佛怕烧烫了手似的。他说：

"我去了靶场；顺便取我的肩带。"

克鲁拉尔老爹伸出手，卷起告示，藏在工作服下。他对镇长说：

"我说呢，他们这么早叫醒我，非同一般咧！"

"我去取了肩带，"镇长忐忑不安地瞧着中尉说，"他们并没有提到征兵啊！"

"另外还有一张告示，"中尉说。

"天哪，"镇长说，"真他妈的见鬼！这一套又得再来一遍啊！"

"我是过来人，打过仗的，"克鲁拉尔老爹说，"五十二个月没有负过伤，"他挤挤眼睛，想到这一点便很开心。

"得啦，"镇长说，"您打了那个仗，就不会再打这个仗啦。何况您才不管他征兵不征兵哩。"

中尉威风十足地用拳头猛击桌面，叫道：

"得干点儿什么，不能若无其事！"

镇长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将手插在肩带里，拱着背，解释道：

"鼓手生病了呢。"

"我也会击鼓，"克鲁拉尔老爹驳道，"我可以暂时代理。"说时不觉露齿一笑，十年来他一直做着当鼓手的美梦。

"当鼓手？"中尉道，"您给我去敲警钟吧，您就该干这个！"

张伯伦在睡觉，马蒂厄在睡觉，卡比利亚人将梯子靠旅游轿车放好，用劲扛起了木箱，不扶把手便爬上梯子；依维什在睡觉，丹尼尔将两腿伸出床外，一具大钟在他的脑海里猛然敲响，皮埃尔盯着那卡比利亚人黑里泛红的脚掌，估摸着："这准是莫

德的箱子。”但莫德不在场，待会儿她将同杜赛特、弗朗丝及鲁比一起，乘坐爱上鲁比的一位老富翁的小轿车出发；在巴黎、在南特、在马孔，都有人往墙上张贴白色告示；在克雷维依，警钟当当敲响。希特勒在睡觉，希特勒成了幼童，他才四岁，人家给他穿上漂亮的袍子，正好有一只黑狗走过，他想将狗捉进捕蝴蝶的网子；警钟在响，勒布利哀夫人惊醒了，张口道：

“什么东西烧焦啦?”

希特勒在睡觉，他用指甲刀将他父亲的裤子剪成细条，这时莱尼·冯·里芬斯塔尔走了进来，捡起法兰绒细条儿道：“我把它做成沙拉给你吃。”

警钟在响、在响、在响，莫白朗对妻子说：

“我敢打赌，是锯木厂起火啦。”

他走上了街。勒布利哀夫人穿着淡红色衬衫躲在护窗板后面看着他走过，看见他呼唤正在奔跑的邮差。莫白朗大喊：

“喂，昂赛末!”

“宣布动员啦!”邮差大声回答。

“什么？他说什么来着?”勒布利哀夫人问回到她身边的丈夫，“不是什么地方起火了?”

莫白朗瞧着两张布告低声读了一遍，然后转身回家了。他妻子正站在门口，他对她说：“叫保尔赶快套车。”他听见声响便转过头来：原来是夏宾坐在大车上；他对夏宾说：“好哇！你倒是真快，有这么着急吗?”夏宾瞧着他，没有答话。莫白朗瞧了瞧大车后面，两条老牛给拴着笼头，正慢吞吞地跟着走。他低声道：“好壮实的牲口!”“你可以说，”夏宾气乎乎道，“可以说这是好牲口!”警钟正在鸣响，希特勒正在睡觉，弗雷略老头对儿子说：“要是他们把两匹马和你都抢走，那我还怎么干活儿呢?”娜奈特跑来敲门，勒布利哀夫人对她说：“是您吗，娜奈特？去

广场上看看，干吗要敲警钟啊?”于是娜奈特回答：“太太您还不知道？这是总动员呀!”

像每天早晨一样。马蒂厄思量：“像每天早晨一样。”皮埃尔跑到玻璃窗前，他从窗口看到阿拉伯人坐在地上或五颜六色的木箱上，等候去乌阿查查的公共汽车；马蒂厄已睁开眼睛，他觉得它们在眼眶里软绵绵、油腻腻的，像新生婴儿的眼睛，视而不见。他在想：“这是干什么?”像每天早晨一样。一个恐怖的早晨，一支着火的箭矢朝卡萨布兰卡、朝马赛发去，大轿车在他脚下颤动，发动机在旋转；司机正站在外面，他是一名高个子的大汉，戴着黄呢鸭舌帽，帽边是皮的，此刻正不急不忙地抽完手里的香烟。他喃喃自语：“莫德瞧不起我。”跟别的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静止而空虚的早晨，每天都有铜管和军乐演奏下虚张声势的仪式，还有众目睽睽下的旭日东升。从前有过别种样式的早晨：那是一日之始；闹钟响了，马蒂厄一跃而起，两眼圆睁，目光清新，如同听见军号声。没有什么可开始的，没有什么可以着手的事儿。但仍然必须起床、必须参加仪式、在酷热之下走过大道和小径，做种种宗教动作，像一位已失去信仰的教士。他将两腿伸出床外，挺了挺腰，脱去睡衣。“这是干什么?”他又重新躺下，光着身子，用手托着后颈，在乳白的薄雾中开始辨明顶篷。“完啦，彻底完啦。从前是我载负着岁月行进，我将岁月从此岸渡向彼岸；现在变成岁月载负着我啦。”大轿车不停震动着，在他的脚下噼里啪啦作响，车厢地板变得滚烫，他觉得自己的鞋底已在开裂，皮埃尔怯懦而沉重的心在怦怦跳动，在撞击温热的坐垫，车窗玻璃变得灼热，但他却感到冰凉，他在想：“这已经开始。”这将以一个墓冢告终，在色当附近，或在凡尔登附近。而这才刚刚开始啊。她不客气地说过：“那么你是个懦夫，”并且以蔑视的目光盯着他。他仿佛又看见那严肃而激昂的娇小脸庞，那

阴郁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他心中一震，而汽车正在这时启动了。天气还算凉爽；道口工的妹妹路易松·高乃依从利齐厄来帮助她有病的姐姐操持家务，这会儿来到公路上，要把拦住道口的栏杆举起，“这玩艺儿碍事！”她说。她心情很好，因为她订了婚。这是两年前的事，但她一想到就很快乐。她开始转动操纵杆，却突然停住。她认定她身后的公路上有人。她从屋里出来时，没有想到看一看，但她认定是有人的。她转过身来，顿时屏住呼吸：竟有一百来部大车、马车、牛车、老式轻马车一动不动地顺序静候着。小伙子们笔直地坐在车夫座位上，手里拿着鞭子，表情狠巴巴的，一点儿声息也不出。有些人骑在马上，还有人是步行来的，手里用绳子牵着牛。这很古怪，令她害怕起来。她敏捷地转动操纵杆，纵身跳到公路边上。小伙子们扬鞭抽打牲口，马车便从她面前驰过。大轿车在红草原当间开过，阿拉伯人在他们身后蠕动着。皮埃尔自言自语：“这帮坏小子，只要觉得他们在身后，我就放不下心来，总在想：他们在搞什么名堂。”皮埃尔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车厢内里的情况：他们挤做一团，大家一言不发，脸色发青或发灰，都在闭目养神。一名戴面纱的妇女在口袋和包裹中间随意仰卧，只见她两眼在面纱上方紧闭着。“这可不是好办法，”他想，“再过五分钟他们就会呕吐的，这些人没有一副好肠胃。”路易松在途中认出了他们：其中有克雷维依的小伙子们，几乎全来了；她本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但他们的容貌已不同往常。那红脸大汉是小夏宾，她在圣马丁节时跟他一起跳过舞。她冲他喊道：“喂，马赛尔，你太得意啦！”他转过身来以威吓的神态瞧着她。她故意问：“你这是去参加婚礼么？”小夏宾答道：“他妈的，没错儿。你说对啦：是参加婚礼。”大车越过铁轨时左右晃动不已，两头牛紧跟着大车，是两头壮实的好牛。其他大车也纷纷通过，她用手遮住阳光盯着它们。她认

出了莫白朗、杜尔努、高什瓦，他们对她毫不留意，驶过时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手持马鞭有如权杖，看上去像蹩脚的帝王。她心里发酸，对他们喊道："是打仗吗?"但没有人答理她。他们的车驶过了，那是些摇摇晃晃的破车，跟在后面的牛却庄重得滑稽；这些车辆在转角处一辆接一辆地不见了；她仍旧用手遮着朝阳，静静地观望了一阵子。大轿车如风驰电掣般前行，左转右拐，声震如雷。她想到自己的未婚夫冉·马特拉此刻正在昂古莱姆服兵役，是工程兵团的一员；大车又重新出现了，像白色公路上的牛蝇，粘在山岭的斜坡上。大轿车在棕红的岩石间疾驰，又转来转去，每到拐弯处，阿拉伯人都被抛得相互碰撞，并且惊呼"啊唷!"那位戴面纱的女人突然站起身来；她那张被白纱巾遮住的嘴巴，喷出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脏话。她将大腿般粗壮的胳膊举过头顶；胳膊前端，是一双轻巧丰满的手，手指涂了指甲油，此刻正在不停地舞动着；末了，她干脆扯下面纱，从车门伸出脑袋，哼哼唧唧地呕吐不已。"好哇，好哇!"皮埃尔自言自语，"他们要吐我们一身啦!"大车没有前进，似乎粘在了公路路面上，路易松长时间瞅着它们；它们毕竟在挪动、在挪动，它们一辆接一辆到达山顶，随后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了。路易松放下手，她那双昏眩了的眼睛眨个不停，然后她回转身去照应小孩。皮埃尔想着莫德，马蒂厄想着奥黛特；他曾梦见过她：他们相互挽着腰，在普罗旺萨人的浮桥上高唱《霍夫曼童话》里的船歌。现在他赤身裸体，在床上大汗淋漓，他凝视着天花板，奥黛特在给他作伴。"假如我没有烦腻而死，那完全得感谢她啊。"一种泛白的津液还在他的眼睛里轻轻颤栗，一丝柔情还在他心中悸动。一种空泛的柔情，一种小小的、忧伤的、苏醒时的柔情，一种为了再躺一会儿寻找的借口。再过五分钟，凉水就会流到他的颈脖上、眼眶内，肥皂泡沫就会在他耳室裂开，牙膏就会涂在他的牙龈上，

那时他就再也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柔情。五颜六色、光芒四射、香甜苦辣、叮当有声。再后便是一些字眼儿，彬彬有礼的字眼，一本正经的字眼，由衷而发的字眼，稀奇古怪的字眼，一直使用到夜晚的种种字眼儿。马蒂厄……嘿嘿！这曾代表着前程。现在却不再有什么前程可言。只有在梦里、在午夜至凌晨五时之间，才有马蒂厄。夏宾念叨着："两条壮实的好牲口！"战争，他才不在乎呢：得走着瞧。可这些牲口，他照料它们有五年啦，他亲自阉割了它们，真叫他伤心啊。他用鞭子抽了抽他的马，让它靠左边走；他的小马车便缓缓超过西默农的大车。"你在搞什么鬼？"西默农问。"我觉着腻味儿，想早点到地方！"夏宾应道。"你会累着牲口的，"西默农道。"现在我才不在乎呢，"夏宾说。他想追过所有的人；于是他站起身来，用舌头打着响儿，大声喝道："吁、吁！"他超了波保尔的大车，又超保拉伊的双轮马车。"你跟我们赛车么？"保拉伊问。夏宾没有答理。保拉伊在他后面大喊："小心牲口啊，别把它们累垮了！"夏宾暗地里却在想："我就想让它们完蛋呢！"他又抽了几鞭，这会儿夏宾跑到头里，别人跟在后面也抽打起马儿来，好像在争什么高低。他们在抽打，马蒂厄站起身来，他揉了揉两眼；他们在抽打；大轿车闪了闪，想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阿拉伯人，那人在车架上带了一位胖乎乎的、戴面纱的阿拉伯女人；有人在敲门，张伯伦惊醒了，问道："啊唷！怎么回事儿？谁在敲门？"一个声音回答："阁下，已经七点钟啦。"兵营大门口，有一根木头栏杆。一名卫兵在栏杆前站岗。夏宾拉了拉缰绳，大声喝道："喃，喃！他妈的！""啊呀，啊呀，"那卫兵道，"你们这副样子，是打哪儿来的呀？""喂，抬起这个！"夏宾指着栏杆说。"我没接到命令，"士兵说，"你们到底打哪儿来？""我告诉你，把栏杆抬起来。"一名军士从哨所里走出，所有的大车都已经停下；他打量了一番，接着打了个唿哨

儿，问道，“你们都跑到这儿来干吗?”夏宾道，“现在都动员啦。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们不再要我们啦?”“你有后备兵役手册吗?”军士问。夏宾在衣兜里摸来摸去。军士瞧着这些不声不响、表情阴沉的小伙子们，他们此刻正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仿佛是在参加阅兵式，他莫名其妙地滋生出一种自豪感来。他朝前跨了一步，大叫一声：“别的人呢？都带了手册吗？请出示手册。”这时夏宾已找到他的兵役手册。军士顺手取来，翻阅了一下，说：“得啦，你这是第三类手册，笨蛋！你太着急啦，下一次才轮到你呢。”“我告诉您：我已被动员啦！”夏宾又道。“你比我还懂?”军士说。“不错，我当然懂，”夏宾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了布告嘛。”在他后面排队的小伙子们不耐烦啦。保拉伊不禁喊道：“哎呀，还有完没完？还让不让进?”“看了布告?”军士说，“喏，你那布告，在这儿呢。你只要看看就明白啦，要是你识字的话。”夏宾放下手里的鞭子，跳到地上，挨近了墙壁。一共有三张布告，两张是五颜六色的：“请参军，重新参加殖民军!”还有第三张，却是白色的：“立即召回某些类别的后备役军人。”他慢慢看着，低声朗读，一面摇着头说：“咱们那儿张贴的可不是这一张啊。”莫白朗、保拉伊、弗雷略都从车上下来，瞧了瞧那张布告：“这布告，不是咱们那一张!”“你们是从哪儿来?”军士开口问。“从克雷维依来，”保拉伊回答。“那我可不知道啦，”军士道，“不过我觉得克莱维依宪兵队里有个大混蛋。不管怎么着，把你们的手册都交给我，跟我一起去见中尉吧。”在克雷维依广场上，在教堂前，女人们正围着为本乡做了许许多多好事的勒布利哀夫人，其中有玛丽、有斯特芳尼、有办事员太太，还有冉娜·弗雷略。玛丽悄悄哭泣着，勒布利哀夫人戴了顶大黑帽子，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阳伞：“不要哭呀，玛丽。得咬紧牙关。哎呀，哎呀，得咬紧牙关咧。会把您丈夫还给您的，

您会看到,又有表扬又佩戴奖章。他也许并不是最倒霉的,您要知道!因为这一回呀,人人都动员了呢,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

她用阳伞指着东方,好像自己倏然年轻了二十岁。"您会看到,会看到的,"她唠叨着,"没准儿是平民打赢这场战争呢。"但那位玛丽却显出一副窝囊相,抽噎得两肩抖动不已,透过泪水老盯着那阵亡者纪念碑,保持一种令人恼火的沉默。"遵命,"中尉说。他将话筒凑近耳朵,连声道:"遵命!"倦怠而愤怒的声音不断传来:"你说他们已经开拔啦?啊,朋友,你这可是干了桩好事。我说心里话:您会因此丢掉饭碗的!"克鲁拉尔老爹提着浆糊桶和刷子,腋下夹着一卷白色告示穿过广场。玛丽朝他大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勒布利哀夫人不耐烦地注意到,她的眼神里闪耀着愚蠢的希望之光。克鲁拉尔老爹从容地笑着,指着白纸卷说:"这不算什么。是中尉弄错了告示。"中尉挂上电话,两腿软绵绵地坐了下来。那声音还在他耳际回荡:"这桩事会叫你丢掉饭碗的!"他站起来,走近敞开的窗户:在对面墙上,刚刚贴上一张还湿漉漉的白的布告,"实行总动员"几个大字仿佛光华四射。他气得要背过气去,暗想:"我叫他先撕掉这一张,但他却偏偏要最后才撕!"于是他一脚跨过窗棂,奔向布告,动手捅破那告示。克鲁拉尔老爹将刷子浸入浆糊桶,勒布利哀夫人不胜惋惜地看着他这么做,中尉则在刮墙壁,刮了又刮,手指甲粘上了许多浆糊球儿;勃洛马尔和科尔米埃仍然留在军营里;别的人回到自己的马匹旁,心神不定地面面相觑。他们又想捧腹大笑,又想宣泄怒火,却又觉得如同逛完集市一样空虚寂寞。夏宾挨近他的老牛,用手抚摸着它们。它们脸上和胸部都淌满涎沫,夏宾心疼地自责:"早知如此,真不该叫它们累成这副样子。""怎么办啊?"保拉伊在他身后问。"咱们不能马上回家,"夏宾说,"得让牲口歇一歇。"弗雷略瞅着军营,忽然忆起往事,便用

臂肘捅了一下夏宾，狡狯地笑道："喂，上那儿去怎么样？""你想上哪儿啊，哥儿们？"夏宾问。"哎唷，"弗雷略答道，"上妓院呗！"克雷维依的小伙子们围拢来，拍打着他的双肩，他们嘻嘻哈哈地议论道："了不起的弗雷略，他总是能想出好主意！"夏宾也绽开了笑容，说道："哥儿们，我知道在哪儿；你们上车就行啦，我给你们带路！"

已是八时三十分。一名滑水者由一艘汽艇拉载正在跳板四周转悠。马蒂厄不时听见发动机的轰隆声；尔后那汽艇远远离去，滑水者变成一个小黑点，人们就再也听不见什么了。时而平静、时而风大浪急的洁白海面像是无人问津的滑冰跑道。不久之后，它将发蓝，噼啪作响，变成深沉的液体，那将成为所有人的大海，充斥着一片喊杀声，点缀着一处处小黑点儿。马蒂厄穿过平台，眼睛顺着散步堤望去。咖啡馆还没开门，两部轿车从门前驶过。他漫无目标地走到外面：为了买份报纸，呼吸一下弥漫于港湾的海藻和桉树的浓郁香味，同时也是为了消磨光阴。奥黛特还在睡觉，雅克一直工作到十点钟。他转向一条朝火车站方向上行的商业街，两名年轻的英国女人笑嘻嘻地同他交臂而过；有四个人在围观一份布告。马蒂厄走近了：这总能耗掉一点儿时光。一位蓄着小胡子的矮少爷在频频摇头。马蒂厄读道：

> 据国防与军事部部长暨空军部部长命令，凡后备役军官、下级军官和列兵，持有白色动员令或动员手册、且标明为"二"类者，均应立即毫不延迟地出发，无须等待个别通知。
>
> 上述人员均应到达动员令或动员手册指定之集合地点，并遵循此文件规定之各项条件。
>
>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九时，星期六。
>
> 国防部部长、军事部部长暨空军部部长。

"啧、啧、啧！"那位先生颇不以为然地作出反应。马蒂厄冲

着他微微一笑，又仔细重看了一遍那张布告：它属于那种可厌但须知晓的官样文章；一个时期以来，此类文章充斥于各家报纸的《英国外交部声明》或《法国外交部通告》之类的标题下。总得看个两遍才能得其要领。马蒂厄读到："……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心想："我就是持有'二'类手册的啊！"突然，他觉得那布告在跟他作对：仿佛人家用粉笔将他的大名写在了墙上，还伴以辱骂和威吓。已经被动员啦：是在这儿，在这堵墙上——也许这会儿也已写在他的脸上。他脸红了，并且匆匆离去。"第二类。这可好啦。我正在变得有价值啦。"奥黛特将以含蓄的激情盯着他。雅克将会打扮成过星期日的样子，对他说："老弟，我没什么可说的。"不过马蒂厄仍觉自己卑微，无意变得引人注目。走上头一条街他就向左拐，并且加快步伐：右边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一小群人正喊喊喳喳地围观一张布告。全法国都是如此。三五成群，站在成千上万张布告面前。而在每一群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正隔着上装的衣料触摸自己的皮夹和兵役手册，并觉得自身正变得有价值。在邮局街上，有两张告示，两群人。人家还在议论他。他走进一条又黑又长的小巷。他坚信，至少这条小巷，张贴告示的人是手下留了情的。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他可以替自己盘算盘算。他思量："这下行啦。"是行啦：这圆满充盈的日月，本应留在原地，寿终正寝，现在却突然急速延伸，带着哗啦哗啦的响声冲向黑夜，冲向暗处，越过硝烟，跨过荒原，穿透许多车轴和转向架，悄悄滑将进去，如同滑进滑梯一般；他只会在夜尽时分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月台上，方能停住。大白天已有一些灯光闪烁；那是夜间火车站的未来之光。已经有一种隐痛折磨着他的眼眶：那是将要失眠的干涩的痛楚。这不会令他烦恼，不论是这还是别的什么……；但这也不会使他高兴，不管怎样，这都是插曲，是别样的情趣。"我得打听一下去马赛的火车时刻，"他

想。不知不觉，这小巷把他带往蓝色海岸的环山公路。突然，他从暗处又到了通明透亮的所在，坐在一家刚开门的咖啡馆的平台上。“来一杯咖啡，还要一份火车时刻表。”一位胡髭银白的先生坐到了他身旁。一位体态丰满的太太陪伴着他。那位先生打开《尼斯先驱报》在阅读，太太则转过身子朝向大海。马蒂厄瞧了瞧她，顿时变得心事重重。他想起：“得清理一下我的杂事。将依维什安顿在巴黎我的套房里，为她办个委托书，好让她能领到我的薪金。”那位先生的脑袋从报纸上方露出，他喃喃地说：“打仗啦。”太太叹着气，没有作答。马蒂厄打量着这位先生平整光洁的两颊、他那身粗花呢上装，以及那件淡紫条纹的衬衫，心想：“打仗啦。”

是打仗了。某种千钧一发式系于他身心的东西脱落了，下陷了，并往后落下；这就是他的生命。它已经死亡。死亡。他转过身来。他瞧着她。维吉埃已经死了，他的手摊在白床单上伸展。一只苍蝇在他额头上寄生，而他的前程无穷无尽地延长，摸不着、触不到，已经像他那死去的眼皮下呆滞的目光一样，永远固定。他的前程：是和平，是世界的前程，是马蒂厄的前程。马蒂厄的前程就在这儿：显然是固定而呆滞的，是不相干的。马蒂厄坐在一张咖啡桌边，他在饮咖啡，他已超越自己的前程，他凝视着它，心想：“和平”。维尔舒太太脖子酸痛，两眼发痒，她指着维吉埃对女护士说：“这是个好人哇。”她在寻觅一个词儿，一个稍微正式的词儿来形容他，她是他的近亲，该当由她来盖棺论定。“平和的”这个词儿已到了她的嘴边，但却不够分量。于是她说，“他是一位和平人士，”随后不再言语。马蒂厄心想：“我曾有过和平的前程。”和平的前程：他爱过、恨过、遭受过苦难，而前程就在这儿，在他的周遭和头顶上，可说无处不在，像广漠的海洋；他的每一腔怒火，每一项灾祸，每一副笑颜，无不发源

于这无形而实在的前程。一次微笑，一次单纯的微笑，这便是对次日、次年和这一世纪和平的透支；否则我永远不敢微笑啊。许多许多年未来的和平事先便沉积在各种东西上，使它们成熟、明亮；拿起自己的手表，握住门把，抓起一个女人的纤手，便是把握住和平了。第一次大战的战后是一个起点。和平的起点。人们不急不忙地经历着和平，就像经历一个早晨。“爵士音乐是一个起点，而我那么喜爱的电影也是一个起点。还有超现实主义。还有共产主义。我犹豫不决，我久久挑选着，我有的是时间。时间、和平，这是同一回事儿。现在这种前程来到了，却死在我脚下。这是一种虚假的前程，是一种骗局。”他凝视着自己经历过的这二十年，太平无事，阳光普照，像平静的大海，他现在按照它们的原样在回顾：一个已限定数目的岁月，被压缩在密不透风的两堵高墙间，一个已造册登记的阶段，有开头也有结尾，列进了历史课本，被称做“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总计二十年，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八年，仅仅二十年啊！昨天，它还显得又短又长：反正人们不会想到去计算，因为那时它还没有结束。现在它已结束。那是一种虚假的前程。二十年来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乃是虚假的经历。我们曾是用功而又严肃的，我们试图理解，而现在：这些美好的岁月却有着隐秘而黑暗的前程；它们骗了我们大家；今天的战争——新的世界大战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把这些岁月从我们手里抢走了。我们不知不觉做了受骗的丈夫。现在战争来了，我的生命已经死亡；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在寻觅往事，不论是哪一桩，首先是死而复生的那件事，比如说他在佩鲁斯[①]度过的那个夜晚：他坐在平台上，品尝着杏汁冰激凌，凝视着远方尘土中宁静的阿西兹山[②]。是啊，那是

①② 法国东南部地名。

本应从夕阳红霞中看出端倪的战争。"假如我能从照亮桌面和护墙的红光中看到暴风雨和流血的前兆，那么和平的岁月现在仍属于我，或者我至少能挽救危局。但我却毫无警觉，冰激凌在我舌尖上融化，我思忖着：'古老的黄金啊，爱情和神秘的荣誉啊'，我已失去一切。"侍者在许多桌子当间穿梭，马蒂厄招呼他过来，付了账，站起身来却不清楚该干什么。他将自己的生命抛在身后：我已脱胎换骨。他穿过马路，面对大海凭栏而立。

他觉得自己又凄凉、又轻松：他变成赤条条的，人家已将他洗劫一空。"我已经一无所有，连我自己的过去也不在我手中。不过，这是一个虚假的过去，我并不惋惜。"他自忖："他们剥夺了我的生命。那是可悲而失败的一生。玛赛儿、依维什、丹尼尔，龌龊的一生，但我现在无所谓了，既然生命已死亡。从今天早晨他们将这些白色告示贴在墙上开始，所有的生命就随之死亡，随之沉沦。当初如果我曾经能够为所欲为，哪怕有一次（仅仅一次）自由行动，那也会是一种龌龊的欺骗，因为那会是为了和平而自由行动，又是一种骗人的和平。到头来我还得呆在这里，面对着大海，依傍着这里的栏杆，背对这许多白色布告；这些布告在法国所有的墙壁上谈到我，宣布从来也不曾有过和平，而我的生命已经完结：当初可真不该费这么大力气，也无须如此这般地悔恨不已。"海洋、海滩、帐篷、栏杆：寒风瑟瑟，血色全无。它们已丧失那个旧的前程，可人家也还没有赋予它们新的前程；它们在现实中飘浮。马蒂厄在飘浮。海滩上的一名幸存者赤身裸体，四周是胀满海水的破衣物，是洞穿无底的瓶瓶罐罐，是海浪卷过来的用途不明的什物。一位皮肤深褐的年轻人走出一处帐篷，他表情镇定而超脱，凝视着大海支支吾吾地说："幸存者，我们都是幸存者啊。"德国军官微笑着彼此招呼，发动机在转动，螺旋桨在转动，张伯伦向人们致意，微笑着，转过身来，

踏上了舷梯。

在巴比伦的流放、关于以色列的诅咒以及哭墙[1]，这一切对犹太人来说都不曾改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那时他们的子弟在蓄着拳曲胡须的征服者残酷无情的目光监视下，被捆缚着在亚述[2]的红塔间游街。沙洛姆在这些头发乌黑拳曲而又分明的大汉中碎步前行。他认为一切都不曾改变。沙洛姆想到乔治·列维。他思量："我们不复有犹太人的团结一致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天咒啊！"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情绪还不算太坏，因为他看到了这些贴在墙壁上的白色告示。他曾请求乔治·列维帮助，但乔治·列维是个冷酷的人，一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他拒绝帮助。确切地说也不算是拒绝，他只是诉苦，扭绞着臂膊，提到他的老母、提到了当前危机。但谁都知道他厌恶老母、也知道皮货业并无危机。沙洛姆也开始诉苦，他将颤抖的双臂举向苍天，他提到新的流亡潮和可怜的犹太移民，他们替人受难，并且深受其苦啊！列维是个残酷无情的家伙，一个为富不仁的恶棍，他叫苦叫得震天响，用他的大肚皮将沙洛姆推向大门，对他嗤之以鼻。沙洛姆呻吟着往后退，两臂高高举起，想到门那边职员们会怎样相互打趣，他真忍不住想笑。在九月四日街的角落里开着一家金碧辉煌、门面豪华的熟肉店；沙洛姆不胜惊羡地停步不前，他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串串冷冻小香肠、各种各样的馅饼、外焦内嫩的串肠、鼓鼓囊囊而又多皱的粗香肠（尖端细小且略带红色），维也纳的肉食店顿时映入眼帘。他已竭力不吃猪肉，但可怜的移民只能有什么吃什么啊。他走出熟肉店时，用手指提着一根红线拴住的白纸盒，包装极为细巧，人家会当作是糕点盒，他心中怨愤，

---

① 哭墙，古以色列圣殿之残迹，今人在此墙前抚今追昔，又译作"悬墙"。

② 亚述，古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王国，亚述人以勇敢和残忍著称。

暗自骂道："所有的法国人都为富不仁。"他们是欧洲最富有的民族。沙洛姆钻进九月四日街，祈求对为富不仁者的天咒；老天爷似乎让他如愿以偿了，他当下就瞥见一堆法国人站在白色告示面前纹丝不动，不声不响。他与他们擦身而过，低垂眼帘并紧咬嘴唇，因为当此时刻，一名可怜的犹太人若被发现正在巴黎街头哑然失笑，那是颇为不妥的。钻石商比尔南沙茨在这儿，他犹豫片刻，便在走进正门之前，将那包猪肉香肠塞进了提包。发动机在转动，转动，并且发出轰隆声。车板在抖动，空气里一股酒精和汽油味儿，大轿车仿佛钻进了大火之中；嘿，皮埃尔，原来你是个胆小鬼！飞机在阳光中沉浮，丹尼尔用他的手杖尖轻轻敲打布告，说："我很放心，我们不会那么蠢：没有飞机就去打仗！"飞机从树林上方飞过，正好擦过树梢。施密特博士抬起头来，发动机轰隆作响，他瞥见飞机在枝叶间穿行、云母的闪光在空中掠过，便喃喃道："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同时展露出微笑。阿拉伯人被制服了，逆来顺受，脸色铁青，七横八竖地躺在大车里头；一个小黑人从矮屋走出，挥动小手，久久凝视着远去的轿车；您看见那个小犹太人了吧，他从我这儿买了一斤香肠，只买了这一样。我本以为他们不吃猪肉呢！小黑人和译员慢步走回，头脑里还轰鸣着发动机的震动声。那是一张圆形铁桌，漆成绿色，中央有一个置放阳伞的洞眼，桌子有的地方像梨一样长着点点褐斑；报纸平放在桌面上，是一份未展开的《小尼斯人报》。马蒂厄干咳了一声，她坐在桌子一旁，刚刚在花园里吃过早饭，我怎么能向她宣布这件事呢？不要闹别扭，尤其不能闹别扭。她要是一声不响该多好，不，一声不响还不行，要是能站起来说："好哇，我叫人给你准备路上吃的夹肉面包。"就这么着。她正穿着睡衣，在读她的信件。"雅克没有下楼，"她对他说，"他夜里干活干得很晚。"他们每次见面，她的头一句话总是跟他说起雅

克，此后就不提他了。马蒂厄一笑，干咳了几声。“请坐，”她道，“你有两封信哩。”他取过信来问：

“您看报了吗?”

“还没有呢。玛丽叶特连同信件一起取了来，但我还没有打定主意看报。过去我就不热心看报纸，现在我简直有些讨厌它们呢。”

马蒂厄微微一笑，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仍旧咬紧牙关。他们之间又变得同从前一样。只要墙上贴了一张告示，他们之间便又同从前一样：她又重新变成雅克的妻子，他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对她说的话。“一些生火腿，”他心里想，“我在旅途中爱吃这个。”

“请读一读，读读您的信件吧，”奥黛特急促地说，“别管我；何况我还得上楼换衣服。”

马蒂厄拿起第一封信，邮戳打着寄自比亚里茨。总算是省了点儿时间。她站起来之后，他要对她说：“顺便提一提，我得出发……”不，这太超脱了。“我走啦。”最好改成：“我就走……”他认出了鲍里斯的笔迹，愧悔地想：“我有一个多月没给他写信啦。”信封里装着一张明信片。鲍里斯写好了自己的地址，并在明信片左侧贴了张邮票。在右侧，他匆匆写了几行字：

亲爱的鲍里斯，

我身体 { 很好 * / 很差。

我久无音信的原因是：合理、不合理的生气；故意如此；突然改变看法；发疯、生病、懒惰；完全由于无信义 * * 。

今后 × × 日内将写一封长信。

请接受我深切的歉意，以及我包含愧悔的友谊。

（签　名）

* 删去不适用的提法。

* * 同上。

“您独自在发笑，”奥黛特说。

“是鲍里斯，”马蒂厄说，“他同洛拉正呆在比亚里茨。”他把信递给她，她也笑起来：

“这个人倒很可爱，”她道，“他现在……他现在的年龄是……?”

“十九岁，”马蒂厄说，“这要看仗打多久。”

奥黛特温情地瞧着他：

“您的学生们在沾您的光呢，”她对他说。

跟她说话越来越困难了。马蒂厄拆阅了另一封信，那是萨拉的丈夫戈梅兹写的。自他去西班牙后马蒂厄就没再见过他。他现在是正规军上校。

亲爱的马蒂厄：

我现在到马赛出差，萨拉和孩子到这里来同我会面。我星期四返回，但不会不来看你，请按星期日四点钟的火车等我。请给我在什么地方订一个房间，我将设法在松林里的儒安停一停。我们有很多话要谈。

致友好问候。

戈梅兹

马蒂厄将信放进衣兜，很不高兴地想：“明天是星期日，我早已经走啦。”他很想见见戈梅兹；在这个时刻，这是朋友中他惟一想再见到的。这位朋友知道点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也许我明天可以在马赛见到他，在两班火车间见到……”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信：戈梅兹没有写明地址。马蒂厄恼火地耸耸肩，将信扔在桌上；戈梅兹虽然当了上校，依然是过去的老样子：又专横又不灵活。奥黛特决定展开报纸，她张开美丽的双臂，将报纸拿在半空中，很专注地看着。

“啊！”她嚷道。

她朝马蒂厄转过身来，口气轻松地问他：

“您呢，你没有第二类手册吧?”

马蒂厄觉得满面通红，眨了眨眼：

“有哩，”他慌忙说。

奥黛特毫不留情地看着他，好像他有什么错。他急急忙忙补充道：

“但我今天还不走，还要再呆四十八小时；有个朋友来看我。”

他倒因为这个突然的决定而感到轻松：这就将互诉衷肠几乎推迟到第三天：“从松林里的儒安到南锡还有一段路，他们不会因为晚了几个小时而跟我闹别扭。”但奥黛特的目光并未缓和；他在这种目光下挣扎着，重复道：“我还要呆四十八小时，我还要呆四十八小时，”而这时埃拉·比尔南沙茨用干瘦发褐的手臂搂着父亲的脖子。

“你真好，我的小爸爸，”埃拉·比尔南沙茨说。

奥黛特突然站起身来：

“好啦，我走了，”她道，“我总得穿衣服吧，我想雅克过一会儿就下来跟您作伴。”

她走开了、一边将睡衣掖紧在她那纤瘦而浑圆的臀部。马蒂厄想：“她做得恰当。关于这件事，她做得恰当。”他感到自己充满感激之情。多漂亮的姑娘、多漂亮的小贱货，他故意瞪起眼睛将她推开；这时魏斯正站在门口，那神气好像在过节：

“你把我沾湿了呢，”比尔南沙茨先生边说边擦着腮帮儿。“你给我搽了胭脂哩。哪有这样亲嘴的!”

她笑出声来：

“你担心你那些打字员会怎么想。来吧，”她说着又亲了亲他的鼻子，“来吧，来吧!”接着他又感到热乎乎的嘴唇贴到了他的

头顶上。他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伸长那有力的胳膊，将她推得老远。她咯咯笑着，挣扎着，他自言自语道："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小姑娘！"她母亲又胖又无力，大眼睛里总有一种惊恐和忍气吞声的神色，使他很不自在。但埃拉像父亲，特别是她独立不羁，不受制于任何人，她是独自在巴黎成长起来的。"我总是对他们说：种族，种族算什么？你们要是在街上遇见埃拉，会把她当成犹太姑娘么？她跟巴黎女子一样苗条，有着南方姑娘那种暖色，小脸蛋儿显得既懂事又多情，比例匀称、无可挑剔，让人看了满心欢喜，哪里分得出种族，哪里看得出天生命苦？分明是地道的法国脸蛋儿嘛。"他放开她，抓起桌上的珠宝盒，递给她：

"喏，"他对她说。当她仔细端详珍珠时，他又说："明年每粒的个儿会比这大两倍，不过也就是最后一回啦：项链已经完成了。"

她还想亲亲他，但他对她说：

"去吧！生日好，生日好！快点儿走吧，你上课要迟到了呢！"

她向魏斯投以微笑，便匆匆离去；一位年轻姑娘关上门，穿过秘书室，走开了；沙洛姆半坐在凳子上，将帽子放在膝头，自语道："漂亮的犹太小姑娘！"她的脑袋像猴子一样小，微向前倾，简直可以放在一只手掌心里；两只大眼睛有些近视，却很美丽，她大概是比尔南沙茨的女儿。沙洛姆站起身来，约略打了个招呼，她似乎未曾看见。他重新坐下，心想："她的样子过分聪明啦；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的表情好像烙在我们的面孔上；可以说，我们像殉教者一样受烙。"比尔南沙茨先生这时想着珍珠，念叨着："这倒是一笔不坏的投资！"这串珍珠价值一百张大钞，他想：埃拉接受它们既不觉得大喜过望，也不是无动于衷：她了解商品的价格，但她觉得兜里有钱、接受重礼、过得幸福都是挺

自然的。“天哪，即使我只干了这一件事，和我的妻子及克拉科夫[1]老家所有的人一起，只有这么一个成果：只有这么一个小姑娘，波兰犹太人的后代，不必太费脑筋，不必含辛茹苦，对于生活幸福觉得天经地义——那就算没有虚度年华了。”他转身对魏斯说：

“你知道她上哪儿去吗？”他故意问，“我跟你打赌。她是到巴黎大学上课哩！真是怪事啊。”

魏斯含混地一笑，依旧不太自在的样子，说道：

“老板，我是来向您道别的。”

比尔南沙茨先生从眼镜上方瞧着他问道：“你要走？”

魏斯点头，于是比尔南沙茨先生瞪大两眼盯着他：

“我早就料到！你真笨，居然拿了第二类手册！你呀你！”

“这是事实呀，”魏斯笑道，“我的确有这么笨。”

“好哇！”比尔南沙茨先生抱起臂膊说，“这下真叫我为难啦！没有你我怎么办？”

他神不守舍地反复说：“没有你我怎么办？没有你我怎么办？”他在回想魏斯有几个孩子。魏斯有些不安地斜视着他：

“嘿！您能找到人接替我的，”他道。

“那可不行！我已经得白白付你工资了；你总不能叫我再背一个包袱吧。你的职位空着，等你回来。”

魏斯样子很感动，他斜着眼擦鼻子，他的长相实在难看。

“老板，……”他又道。

比尔南沙茨先生没让他讲下去：千恩万谢无异于亵渎，何况他对这魏斯也并不那么同情，因为他那副尊容就包含着他的苦命，他两眼的目光鬼鬼祟祟，下嘴唇很肥厚，因为善良和痛苦而

---

[1] 克拉科夫，今波兰南部城市。

哆嗦着。

“好了，好了，”他道，“你不离开店里，你在陆军军官中代表本店。你是中尉吧?”

“我是上尉，”魏斯说。

“他妈的上尉，”比尔南沙茨先生想。魏斯一脸高兴的样子，他那对大耳已变成深红色。他妈的上尉——这便是战争啊，要讲究军阶哩。

“这是干什么蠢事啊！嗯?”他问。

“唉！”魏斯道。

“不是蠢事吗?”

“当然不是，”魏斯说，“但我的意思是说：对咱们来说，还不能说是干蠢事。”

“对咱们来说?”比尔南沙茨先生惊奇地问，“对咱们？你是指谁啊?”

魏斯低垂下眼帘道：

“对咱们犹太人来说。他们对德国犹太人干了那样的事，这以后咱们就有了进行战斗的理由。”

比尔南沙茨先生迈了几步，他颇为恼火，反问道：

“这叫什么？咱们，犹太人？没听说过。我么，我是法国人。你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么?”

“我那位定居格拉茨的表兄从星期二起就住在我家了，”魏斯道，“他将胳臂伸出来给我看：他们用雪茄将他从臂肘灼到了腋下。”

比尔南沙茨先生突然打住，用他那双强壮有力的手抓住一把椅子的椅背，一腔阴森森的怒火烧得他两眼通红：

“干这种事的家伙，干这种事的家伙……”他连连嘀咕。

魏斯反倒笑了。比尔南沙茨先生镇定下来道：

“这并不是因为你的表兄是犹太血统，魏斯，而是因为他是一条汉子。我不能容忍对好汉施加暴力。可所谓犹太人是什么？是别人把他当作犹太人的那种人。喏，你看看埃拉，如果你不认识她，你会把她当成犹太人么？”

魏斯似乎并不信服。比尔南沙茨先生朝他走去，伸出食指指着他的胸膛：

“你听着，小魏斯，我能对你说的是：我从一九一〇年起就离开波兰到了法国。人家待我很好，我也觉得事事如意，我自忖：‘好啦，现在我的祖国就是法国了。’到一九一四年就打起仗来啦。好嘛，我思量：‘我就打仗呗，既然这是我的祖国。’我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儿，我打到了圣母大道，我呀。不过现在我得对你说：我是法国人。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法国犹太人：就是法国人。柏林和维也纳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犹太人，我可怜他们；一听说有人被折磨，我就一腔怒火。但是，听我说：只要我能阻止法国人，哪怕是一个法国人，去为他们送命，那我就要阻止！我觉得自己更像街上碰到的随便什么人，而不太像我在伦茨[1]的那些叔伯，或者在克拉科夫的侄儿们。德国犹太人的是是非非，这跟我们不相干。”

魏斯的神情却阴沉固执。他忧伤地笑道：

“老板，即使真是这样，您最好还是别大声说出来。那些开拔的人，总得为自己找到开拔的理由吧，理应如此啊。”

比尔南沙茨先生感到惭愧的红晕涌上面部。“可怜虫，”他不无内疚地想着。

“你说得也有道理，”他突然又对魏斯说，“我不过是个老伤兵，对这场战争已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会去打仗了。你什么时

---

① 伦茨，当时波美拉尼亚（在今德国东部）的小镇。

候出发?"

"乘十六时三十分的火车," 魏斯说。

"今天的火车吗? 那么, 你还呆在这儿干吗? 快走呀, 快去看你老婆呀。你需要钱吗?"

"谢谢, 眼下不用。"

"去吧。叫你老婆来一趟, 我跟她结清工资。去吧, 去吧。再见啦。"

他打开门把他往外推。魏斯向他致意, 咕噜了几句听不清楚的感谢话之类。比尔南沙茨先生越过魏斯的肩头, 看见前厅有一个男人正坐着, 帽子放在膝盖上。他认出那是沙洛姆, 便皱了皱眉头, 他不喜欢让上门求诉者久等。

"请进呀," 他招呼道, "让您久等了么?"

"不到半小时," 沙洛姆以隐忍的态度微笑着说, "半小时算什么? 您这么忙。我呢, 可有的是时间呀。我从早到晚干啥呀? 不过是等待罢了。流亡生活也就是等待, 这您是知道的喽。"

"请进," 比尔南沙茨先生热情地说, "请进, 他们本应早告诉我的。"

沙洛姆进来了。他满脸堆笑, 不住地点头。比尔南沙茨先生跟着进来, 关好了门。他清楚地记得沙洛姆: "他在巴伐利亚的工会运动里当过头儿。" 沙洛姆不时来访, 敲他两三千法郎, 便接连几个星期不露面。

"请抽雪茄。"

"我不抽烟," 沙洛姆微微向前欠一欠身说。比尔南沙茨先生拿起一根雪茄, 神不守舍地在手指间转动着, 然后又放进烟盒。

"那么?" 他道, "您的事顺当么?"

沙洛姆寻找一张椅子。

"请坐! 请坐," 比尔南沙茨先生热心地说。

不。沙洛姆没有要坐下的意思。他挨近椅子，将他的提包放在椅上，好显得自如一些；然后，他转向比尔南沙茨先生，音调悠扬地长吁一声。

“哦！不怎么顺当呢，”沙洛姆说，“寄人篱下终非上策啊，人家不怎么能容你呢。嗟来之食，总不免遭人非议。他们对咱们有戒心啊，法国人的戒心嘛。将来我回维也纳，法国给我留下的印象会是：一处难攀登的阴暗楼梯，一个需要按一下的电钮，一扇半开半关的门，问一声：‘您想要什么？’然后便砰然关上。专管公寓房的警察、市政府、警察局里排的长队。其实，这都挺自然嘛，咱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呀。其实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就行：可以让我们干活儿嘛；我巴不得能做点事情。但是为了求职，就得有劳动证；而为了有劳动证，就得已经在某处被雇用。我即使带着世上的最大善意，也不能养活自己啊。我最难忍受的也许就是这一点：竟成了旁人的包袱！尤其是当人家冷冰冰地让你感觉到这境遇！而且我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我本已开始写回忆录，这倒很可以赚点儿钱的。但每天要办那么多交涉，只好丢下不写啦。”

他身材矮小，表情活泼，将提包放在椅子上，而空出的手便在红通通的耳旁飞舞：“他真是一副犹太人的样子，这一位啊。”比尔南沙茨先生无精打采地走近大镜子，很快地瞥了一眼：他一米八的个头儿，塌鼻梁，深度眼镜下的两眼像美国拳击家；不，咱们两人不是同一种族。不过他不敢瞧这位沙洛姆，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到连累。“让他滚开吧，他要能马上滚开就好啦。”但不该作这样的指望。沙洛姆觉得自己与乞丐的区别，就在于造访时间长，以及谈话生动活泼而且嘻嘻哈哈。“我得跟他聊聊，”比尔南沙茨先生想。沙洛姆有权要他陪着聊，有权从他那儿要三张大钞票，有权从他那儿得到一刻来钟的谈话时间。比尔南沙茨先生坐

到办公桌的桌边上。他的右手本已插进上衣兜，此刻正轻轻敲着雪茄烟盒。

“法国人都是些无情无义的人，”沙洛姆道。他的声调升了上去，然后又像神仙下凡似地降了下来，那本来缺少表情的两眼里，竟闪起顽皮的火焰。“无情无义的人，在他们眼里，外国人原则上都是嫌疑犯，如果还不是罪犯的话。”

“他同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并不是法国人。天哪，我是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到达法国的。谁也记不得这一点了，但他却没有忘记。我是个走运的犹太人。”他转向沙洛姆，忿忿地盯着他。沙洛姆微微低头，又礼貌地展露了笑容；但他那对弯眉下的目光却直视对方。他盯着比尔南沙茨，无神的大眼却看他明明是犹太人。两名犹太人，待在室内，在九月四日街的一间办公室里隔绝于世，两名犹太人，两名同谋者。而在他们周围，在各条街道上，在其他房屋里，却只有法国人。两名犹太人，胖犹太人发了家，瘦小而饥饿的犹太人却一直不走运。真是劳莱与哈台①。

“这是些无情无义的人！”沙洛姆说，“一些冷酷之至的家伙！”

比尔南沙茨先生突然耸耸肩。“应当替人家设身处地想一想……”他生硬地说。他未能说“替我们……”“您知道吗？一九三四年以来，法国有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沙洛姆说，“我知道。我觉得这是法国的一大光荣。可它做了什么才配得上这光荣？看看吧：法国的青年在拉丁区满街跑；假如发现什么人像犹太人，立刻饱以老拳。”

---

① 劳莱与哈台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喜剧人物，一胖一瘦。

"布鲁姆[②] 内阁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 比尔南沙茨先生说。

他说了："我们"；他承认和这矮小的"外国佬"是同伙。我们，我们犹太人。但这是出于施舍。沙洛姆两眼饱含敬意执著地盯着他。他干瘦、矮小，他们在巴伐利亚痛打了他一顿，并将他逐出，现在他流落至此，不得不在一家龌龊的旅店过夜，然后在咖啡馆度过白天。"还有魏斯的表兄，他们用雪茄灼伤了他。" 比尔南沙茨先生瞧着沙洛姆，产生一种粘糊糊的感觉。他对沙洛姆并没有什么同情，不是的：那是一种……那是一种……

她瞧着他，暗想："这是一个贪婪的人。他们被视为有罪，战争正是通过他们而来临的。" 但她感觉得到：她昔日的旧情并未熄灭。

比尔南沙茨摸了摸他的公文包。

"总之，" 他以充满善意的口吻说，"希望这种情况不致拖得太久。"

沙洛姆抿紧嘴，猛地抬起他的小脑袋。"我的姿态做得太早了点儿，" 比尔南沙茨想。

一个贪婪的人。他玩女人、杀男人。他自以为是强者，其实不然。他被视为有罪，仅此而已。

"这得看法国人，" 沙洛姆说，"假如法国人恢复他们的历史使命感……"

"什么使命？" 比尔南沙茨先生冷冷问道。沙洛姆的两眼闪耀着仇恨的光芒：

"德国以各种方式挑衅并侮辱他们，" 他语气冷酷凌厉地说，"他们还等什么？难道他们以为可以消除希特勒的怒气？法国每

---

② 布鲁姆（1872—1950），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个任法国总理的犹太人。

次新的失职行为都会使纳粹制度延长十年。而在这期间，我们这些受害者却在这里等待，心忧如焚。今天，我看见墙上贴出白色告示，心中唤起些许希望。可昨天我还在想：'法国人的血管里简直无血可流了，我会在流亡中死去。'"

两名犹太人待在九月四日街的一间办公室里。犹太人对国际时事的观点。《我无处不在》[1] 明天将会写道："正是犹太人将法国推向战争。"比尔南沙茨先生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着：他已是怒火中烧。他缓缓地问：

"假如打仗，你会参战么?"

"许多移民都会入伍，我敢肯定。可您瞧瞧我，"沙洛姆边说边指指自己瘦弱的躯干，"哪个征兵体检委员会能要我?"

"那么，您能不能让我们安静点儿?"比尔南沙茨先生用雷鸣般的声音说，"您能不能让我们安静点儿? 您跑到我这儿来找什么麻烦? 我吗，我是法国人，我不是德国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不关我的事儿。您还是上别的地方去打吧，您那场战争!"

沙洛姆惊惶地瞧了他一会儿，然后又恢复了那谦卑的笑容，伸出手来拿起他的公文包，倒退着走近房门。比尔南沙茨先生从兜里取出钱包，说：

"等一会儿。"

沙洛姆已走到门口，对他说：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有时向犹太人求援。可您说对啦：您不是犹太人，我找错了门儿。"

他走了出去，而比尔南沙茨先生对着门口凝视良久，却不做任何手势。他是个冷酷的人、一个贪婪的人，他们天生命好，干

---

[1] 《我无处不在》，法国一份极右派的周刊，创办于一九三〇年，持反犹、排外的立场，主张法国与希特勒结盟。

什么都成功。但战争就是通过他们而来临，死亡和痛苦也是通过他们。他们是火焰、是大火，他们作恶，对我也作了恶，那就像插入我指尖的一块碎木片，像我眼皮下一块灼热的煤碴儿，像扎在我心窝里的一根刺。"这就是她对我的看法。"他用不着去当面问她，他了解她；假如能钻进这生着拳曲黑发的脑袋，他准能在那里找到此种偏见，她是独具特色的一种固执的女人，她永远不会忘却。他穿着睡衣俯身观察热吕广场：气候还凉爽，天空一片蔚蓝，天边略呈淡灰；正是在这时水开始流向瓷砖地面和鱼贩的货摊上，充满出发与清晨的气息。清晨、大海，那边是没有歉疚的生活，是卡塔洛尼亚开裂的土地上榴弹开花冒出的轻烟。但在他的背后、在半启半闭的窗户后面，在充满睡意和夜色的房间里，却有这种熄灭了的思想，它在窥视他、在审判他，还有他自己的歉疚之感。他明天将要出发，他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拥抱他们，她将带着小家伙返回旅馆，她将蹦蹦跳跳走下巨大的阶梯，她会想：他已经返回西班牙。她将永远不能原谅他去了西班牙；这在她，已是心上的一块疙瘩。他俯瞰热吕广场是为了推迟回到自己房间里去的时刻：他需要的是狂呼，是痛苦的高歌、是剧烈短促的疼痛，而不是这种极其可怕的温存。水在广场上流淌。水、清晨湿漉漉的芬芳、拂晓乡野气息的呼喊。在梧桐树掩映下，广场滑溜溜、水汪汪的，同时也是白花花、轻快利索的，有如沉浮于波涛间的海鱼。这天夜间，曾有一位黑人唱歌，夜色愈见其沉郁干爽，是西班牙之夜啊。戈梅兹紧闭两眼，觉得周身洋溢着强烈的西班牙欲念和尚武好斗的志气。她不懂得这些。不懂黑夜、不懂清晨、也不懂战争。

"砰砰！砰砰！砰砰砰！"帕勃洛声嘶力竭地不住叫喊。

戈梅兹转身回到屋里。帕勃洛戴上了钢盔，他抓起他的冲锋枪枪筒，将它当做大刀挥舞。他在旅馆的屋里狼奔豕突，向着空

气拳打脚踢，自己差点儿踉跄倒地。萨拉用无精打采的目光盯着他的举动。

“这可是大砍大杀咧，”戈梅兹道。

“我要把他们统统枪毙、杀个片甲不留！”帕勃洛一边应答，一边不误手脚功夫。

“统统枪毙谁啊？”

萨拉穿着睡衣，正坐在床边补缀一只袜子。

“枪毙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帕勃洛回答。

戈梅兹笑得前仰后合地说：

“杀吧！别让一个漏网！你漏了一个呢，看那边，还有一个家伙！”

帕勃洛奔向戈梅兹指点的方向，用冲锋枪照着空气又猛劈一番。

“砰砰！”他一面劈一面喊，“砰砰砰！不能饶了你！”

他站住脚，转身向着戈梅兹，气喘吁吁，神情严肃而激动。

“哎，戈梅兹，”萨拉道，“你看，你怎么能这样？”

昨天戈梅兹刚给帕勃洛买了一套玩具武器。

“他应当学会打仗，”戈梅兹边说边抚摸小家伙的脑袋，“否则他会像法国人一样，变成胆小鬼！”

萨拉抬眼盯了他一眼。他发现自己深深伤害了她。

“我弄不懂，”她驳道，“为什么人家不想打仗，就管人家叫胆小鬼？”

“有时候就应当一心想打仗！”戈梅兹回答。

“永远不要，”萨拉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有朝一日我会发现自己的家在路旁变成瓦砾、我的儿子会被压死，我将抚尸痛哭；那么，说什么我也不干啊！”

戈梅兹不言语了。实在是无从说起啊。萨拉说得对。照她的

观点，她说对啦。然而，在原则上，萨拉的观点又列入应当不予考虑的那一类，否则就无所措手足了。萨拉淡淡地苦笑着：

“戈梅兹，当年我同你相识时，你可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啊。”

“在那个时候，应当做和平主义者。目标未变。可达到目标的手段不一样啦。”

萨拉不开口了，她不知应当如何。她的嘴巴半启着，下垂的嘴唇露出了她的龋齿。帕勃洛举着冲锋枪飞舞了一圈，又大喊道：

“你等着瞧，卑鄙的法国佬，胆小的法国佬！”

“你看，你看！”萨拉道。

“帕勃洛，”戈梅兹大声道，“不要打法国人。法国人并不是法西斯啊。”

“可法国人是胆小鬼！”帕勃洛嚷着。于是他用枪托狠揍窗帘，窗帘哗啦一声落到了地上。萨拉没有吭气，但戈梅兹宁愿没看见她对帕勃洛投去的眼光。那不是严厉，不，不是的，毋宁说，是吃惊，并且犹疑不定，似乎是头一回见到自己的儿子。她将正在补缀的袜子放到一旁，凝视着这陌生人，这砸烂别人脑袋、敲破对手头骨的小莽汉，她大约不胜惊恐地寻思：“这是我教出来的啊！”戈梅兹面有愧色，暗想：“才一个星期呀，只一个星期就这样了！”

“戈梅兹，”萨拉蓦然道，“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战争就要爆发？”

“我希望如此，”戈梅兹说，“但愿希特勒最终将迫使法国人开战。”

“戈梅兹，”萨拉接话道，“你知道吗，最近这些时候，我明白了一点：男人们生性恶！”

戈梅兹耸了耸肩膀：

“他们既不善、也不恶，各人按各人的利益行事呗。”

“不，不，”萨拉说，“他们生性恶。”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帕勃洛，似乎在给他算命。“他们生性恶，并且热中于彼此暗算！”她接着又说。

“我不是恶人，”戈梅兹说。

“不对，”萨拉说，两眼却并不看他，“你是恶人，可怜的戈梅兹！很恶哩。而且你没有理由：别人是由于生逢不幸。而你呢，你却是幸运者中的恶人。”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戈梅兹端详着她短小肥厚的后颈，这一点儿也不美的躯体，他夜夜搂抱的便是这躯体啊。他暗想：“她对我没有友情，没有柔情。更无所谓敬重。她倒是爱我，如此而已：咱们两人谁更恶呢？”

蓦地，他觉得一种愧悔之情油然而生：他是某个晚上从巴塞罗那过来的，还真是高高兴兴，打心眼里高兴。他请了一星期假，准备明天返任。“我这个人不善，”他自认。

“有热水吗？”

“温热的，”萨拉说，“左边的自来水管。”

“好，”戈梅兹说，“好啦，我要刮刮脸。”他走进洗手间，却让门敞开着，打开水龙头，挑了一片刀片。“等我一走，那套武器就长久不了啦。”萨拉大概会将它们锁进装药品的柜子里，要不干脆把它们扔在这儿，从此再也找不着。“她只会教他做做小姑娘的游戏，”他想。他再见到帕勃洛还要隔多长时间，而她会将孩子教成什么样呢？可小家伙看上去挺经得起摔打。他挨近洗脸池，从镜子里看见了母子二人。帕勃洛正站在房间中央，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两腿叉开，双手插在裤兜里。萨拉蹲在他面前，不声不响地打量他。“她是想弄清他像不像我，”戈梅兹想。

他觉得很不自在，便悄然关上了洗手间的门。

“……和孩子到这里来同我会面……请按星期日四点钟的火车等我，并为我预订……”一只手有力地放在他的左肩上，另一只手放在右肩上。一阵热烈友好的轻压。好啦：他将来信放进衣兜，举目四顾。

“你好!”

“奥黛特刚刚告诉我……”雅克说着，一边凝视着马蒂厄：“可怜的老弟!”

他继续瞧着他的老弟，坐进奥黛特刚离开的那张椅子；一只似乎已不属于他的手，巧妙地提起他的裤子，他的两腿自动交叉起来。他不知道这类小小的地方事件：他仅仅是个旁观者。

“你知道：我今天不走啦!”马蒂厄说。

“知道啦。你不怕人家找你的麻烦吗?”

“嗨……只晚几个小时嘛……”

雅克深深吸一口气：

“你要我说什么好呢？从前嘛，当什么人开赴前线时，人家可以勉励他：保卫你的子女、保卫你的自由或你的家园、保卫法兰西……，总之，都可以为他找到去冒生命危险的种种理由。可是如今呀……”

他耸了耸肩。马蒂厄低下头来，用脚后跟刮着地皮。

“你不答理，”雅克用深沉的声音说，“你因为怕说多了，便宁可不说。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行了。”

马蒂厄仍在用脚擦地面。他头也不抬地说：

“不，你不知道。”

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他听见兄弟迟疑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什么?”

“啊，我什么也没想。”

“也可以这么说，”雅克道，带着一种难以觉察的不快，“你没想法，但却感到失望，这本是一回事。”

马蒂厄竭力抬起头来，并强作欢颜：

“我也没有失望。”

“反正呀，”雅克接着说，“你总不能硬要我相信：你上前线是听天由命，好像绵羊被拉到屠宰场?”

“是呀，”马蒂厄道，“我有点儿像呢，像拉往屠宰场的绵羊，你不觉得么？我之所以出发，那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除此之外，这场战争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等等，全都是极次要的，就我来说是这样。”

雅克将头朝后一仰，眯着眼，端详马蒂厄：

“马蒂厄呀，你让我吃惊哩。你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真认不出你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本来有这么一位老弟：他具有叛逆性，他玩世不恭，他犀利刻薄，他绝不愿上当受骗；他在没有弄清为什么要举起小拇指、而非食指之前，是不会举起小拇指的；他还要弄清为什么是右手小拇指、而非左手。这会儿战争发生了，人家把他送往前线，而我这位叛逆者、这位惹是生非的专家，却乖乖地开拔，连个为什么也不问，反倒说：‘我上前线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不是我的错，”马蒂厄说，“我对这类问题从来无法形成见解。”

“总之让我们看一看，”雅克道，“事情毕竟是清楚的：我们面前有这么一位先生——我是指贝奈斯，他已正式承诺，要将捷克斯洛伐克造就成像瑞士那样的联邦[1]。他是作了承诺的（雅克

---

[1] 作者在此借雅克之口陈述支持慕尼黑协议的一些观点，他本人是在次年才站到对德主战派方面来。

用力重复说)，我专门查看了和会的正式记录。你看，我连资料来源都向你作了交代。这个诺言就是赋予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以种族自治权。这很好。但现在这位先生将他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让捷克人管理、审判和监视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不喜欢这一套：他们完全有此种权利[1]。尤其是我很了解这帮捷克公务员，我呀，我是去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讨厌劲儿就甭提啦！好啦，人家要法国（据他们说，是个热爱自由的国家）去流血，好让那些捷克公务员能继续对日耳曼居民实行那些卑劣的欺压；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你这位巴斯德中学的哲学教师就得将你最后的青春岁月埋入比契和维森堡[2] 之间的地底下！这下子你该明白了吧：你跑来对我说，你上前线是逆来顺受，你不在乎这战争正义不正义，我听了可有点儿耳朵发热呢。”

马蒂厄颇为困惑地瞅着他这位兄长。“种族自治权，我可怎么也不会找到这样的词儿。”但为了问心无愧，他还是说话了：

“眼下苏台德人要的可不是种族自治权啦，他们要的是同德国合并。”

雅克做了个受苦受难式的鬼脸：

“劳你的驾，马蒂厄，可别像我的门房那么说话。别管他们叫‘苏台德人’。苏台德是一处山脉的名字。应当说‘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干脆叫‘日耳曼人’也行。怎么着？他们要同德国合并？是呀，那是因为对方逼人太甚的缘故。假如人家开头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就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但贝奈斯却玩弄诡计、耍小心眼儿，因为咱们国家有些大人物让他以为有法国做靠山，从而铸成大错：眼下便是这后果。”

---

① 这是“慕尼黑分子”的典型观点。

② 比契和维森堡，今德国东南部奥、捷边界附近的地名。

他愁容满面地瞅着马蒂厄，说：

“凡此种种，我都可以勉强忍受：因为我早就明白政客们都是些什么货色。但我难以忍受的是：像你这样有见识的人，一名学界人士，居然失去最基本的反应能力，居然若无其事地向我宣称，你上屠宰场是因为你身不由己！假如你们许多人都这样想问题，那法国就完蛋啦，可怜的老弟呀！”

“可你要我们怎么办？”马蒂厄反问。

“怎么办？谢天谢地，咱们还置身于民主国家嘛！我想，法国总还有个公众舆论嘛。”

“那又怎样？”

“那么，假如千百万法国人不把精力耗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上，而是万众一心地站出来，对咱们的统治者大声疾呼：‘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想回归大日耳曼么？那就让他们回归得啦：这事只同他们相关！’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位政治家，为了此等区区小事去冒战争的危险。”

他将一只手搁在马蒂厄膝上，然后和解地说：

“我知道你不喜欢希特勒政权。但人家毕竟可以不同意你对它的种种偏见：这到底是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并且已受过磨难的政权，它对中欧各国无疑具有吸引力。而且，无论如何，这是人家的事，咱们没什么可掺和的。”

马蒂厄差点儿打起呵欠来，故意将两腿收到椅子下面；他偷偷瞅了一眼他哥哥有些浮肿的面孔，觉得他变得苍老了。

“也许是，也许你说得有道理，”他顺从地附和道。

奥黛特从楼上下来，不声不响地坐在他们身旁。她有家养宠物的那种优雅和宁静：她坐下来，复又走开，再重新走来坐下，确信来来去去都不惊动他人。马蒂厄恼火地转过头来瞧瞧她：他不喜欢看到他俩在一起。当雅克在场时，奥黛特的脸毫无表情，

平静而不可捉摸，像眼眶里没有瞳仁的塑像。但人家却不得不寻找别的含义。

“雅克觉得我对离别不够忧伤，”马蒂厄笑着说，“他要让我哀伤欲绝，告诉我这是毫无意义地去送命！”

奥黛特却回报他以微笑。这并不是他见惯了的应酬的笑，而是特意送给他的会心的笑。刹那间，大海复又重现，带来海波的轻漾、波涛上错落有致的影子、水面上跳动的一泻无余的阳光，还有点缀地面的龙舌兰和针叶植物，巨松的点彩式阴影，无处不在而又爽利的暑气，以及松脂的馥郁芬芳：总之是松林里的儒安镇一个九月清晨的种种气氛。亲爱的奥黛特。婚姻不幸，不被人爱；然而难道能说她已浪掷了她的一生？须知她以嫣然一笑，就召回了碧波边的花园、还有海边特有的暑热！马蒂厄盯着雅克，他面色蜡黄、体态肥胖、双手颤抖。他气愤地拍打着报纸：“他害怕什么呀？”马蒂厄在琢磨。九月二十四日是个星期六，这天上午十一点钟，有位于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出生在尼姆的帕斯喀尔·蒙塔斯特吕克，绰号叫做“独眼龙”的，——他在一九〇七年八月六日误将餐刀戳入左眼而受伤；当时他想割断小伙伴朱洛·特鲁费叶秋千上的绳索，看看绳子断了会怎么样——这一天，他像所有的星期六一样，在帕西码头上卖着蓝蝴蝶花和金色花蕾。他呆的地方就在地铁站稍靠前；他有自己一套卖花的技巧。他从折叠椅上的柳条篮里取出一些花束、一些特别漂亮的花束，然后跑到汽车道上，不管飞驰着的轿车的喇叭声，大声叫卖着：“卖花卖花，为您太太买上一束好花儿！”一边摇动着那黄色的花束。汽车像斗牛场上的公牛似地径直朝他冲来，他却岿然不动，只是将托盘收回点儿，脑袋微向后仰，听凭汽车如笨重的野兽冲将过来，然后对着打开的车门大喊：“卖花卖花，漂亮的花束！”通常开车人是要停车的，他登上踏脚板，这时汽车开到便

道边上停妥，因为这天总是周末，他们很愿意为太太买上一束花，带回葡萄街或拉纳拉格街华丽的公寓。“漂亮的花束！”也有百分之一继续赶路而不停车的，“滚开！”于是他便纵身往后一跳。真不知这些人今天上午有什么毛病。他们把车开得又快又粗鲁，一心扒在驾驶盘上，像聋子似地充耳不闻。他们不转入查理-狄更斯街或者朗巴尔大道，他们风驰电掣般穿过沿河大堤，似乎决心一直开到蓬图瓦兹。独眼龙帕斯喀尔这回可是弄不明白啦：“他们这是上哪儿去？他们上哪儿去啊？”他们居然能眼睁睁看着他篮子里装满金黄色和玫瑰色的花朵，仍然扬长而去，这是多么可悲啊！

“这纯粹是发疯，”他道，“是历史上最赤裸裸的自杀啊。怎么？法国在近百年中已经历了两次可怕的流血，一次是帝国时期的连年战事，另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不仅如此，人口出生率还在年年下降。难道要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新的战争，再丢掉三、四百万男子？那是不可能再制造出来的三、四百万男子汉啊！（他一字一句大声说）不管战胜战败，国家都会变成二等国，这将是确凿无疑的。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我也得告诉你们：咱们还来不及叫一声‘哎唷！’，捷克斯洛伐克就会被吃掉。只要看一看地图便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就像衔在日耳曼狼嘴里的一块肉。只要那狼合拢上下颚……”

“可是，”奥黛特说，“那将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一定会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国。”

“真是这样吗？”雅克放肆地大笑，“哦，我倒真愿相信你呢！的确，英国人似乎很愿意重建火灾的温床，一千五百万人口，九个不同的民族，这是对常识的挑战嘛。捷克人可不该弄错啊（他态度严肃地补充道），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他害怕什么呀？他目击汽车飞驰而过，将那束派不上用场的鲜花紧紧攥在手中。这有点儿像某个采购之夜的尚蒂依公路：有人提着箱子、有人抱着床垫，将儿童车、缝纫机抱上车顶；而所有汽车都塞满了衣箱、包裹、篮子。“别开玩笑！”独眼龙帕斯喀尔说。汽车向前飞驰，全都超载，只要一颠簸，挡泥板马上就会刮响车胎。“他们在逃跑，”他想，“他们在逃之夭夭！”他轻轻朝后一跳，想避开一辆萨姆松车，但没想退回人行道。他们在逃之夭夭啊，这些胖乎乎的堆在一起的老爷们，这些肥肥的小孩、漂亮的太太，他们全都像屁股着了火；为了躲开德国佬、躲开轰炸、躲开共产主义而逃之夭夭。他帕斯喀尔就因而丢掉了所有的顾客。但他觉得这实在是非常滑稽：这小汽车的大游行、这朝着诺曼底的狂奔，将造成他多少损失啊！所以他不顾逃跑的汽车从身边擦过，仍旧站在马路当间，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还有，请问：咱们打哪儿通过才能援助他们呢？因为最终我们总得打德国喽。那么，打哪儿通过？东面，有齐格飞防线，我们会碰破头。北面是比利时。我们难道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请问，请问呀：打哪儿通过？难道要绕道土耳其？简直是天方夜谭。咱们能够做的，也不过就是严阵以待，等候德国清算捷克斯洛伐克这本账。完了之后，它就会来清咱们的账……”

“好啦，”奥黛特说，“恰好在这个时候……”

雅克用丈夫式的目光瞪着她：

“那怎么着？”他冷冷地问。然后他俯向马蒂厄：“我跟你提到过洛朗。他曾经是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头目，现在仍然是戈特和居伊·拉尚勃尔[1] 的顾问。好吧，我把他在今年七月告诉我的

---

[1] 居依·拉尚勃尔，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间法国内阁的空军部部长。戈特是他的前任。

情况不加评论地照转：法军满打满算只有四十架轰炸机和七十架驱逐机。按比例计算，德国人在新年那天就可以打到巴黎。"

"雅克！"奥黛特怒气冲冲地喊道。

他害怕什么呀？帕斯喀尔笑啊、笑啊，为了笑个痛快，他让手里的花束掉落在地上，然后向后倒退一步。汽车的一个轮胎压过了花束的枝干。他害怕什么呀？她怒不可遏，是因为有人居然想到法国会打败仗。她也不完全赞同法国，某些说法让她害怕。他们害怕齐伯林飞艇、害怕德制野鸽式飞机。我是在一九一六年见识过的，他们那时处境危急，现在又面临危机。汽车飞快地从辗碎的花枝上驶过，帕斯喀尔已是泪水盈眶，他觉得这实在滑稽。莫里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为伙伴们付了账，人家在他肩上拍了几大巴掌，这会儿他还觉得肩头热呼呼的。现在他是独自一人，过一会儿得把这件事告诉泽泽特。他已看到在潘霍埃工厂灰色高墙上张贴的白色告示，便凑了过去，他需要独自慢慢地再看一遍：

"按照国防部长、军事部长暨空军部长的命令"。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也不过就是工伤事故。泽泽特很坚强，她还年轻，足以重建生活；只要没有孩子，总是非常简单的。除此之外，便是他开往前线；而且说到底，他将把枪留在手中，这是说好了的。可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两年后，还是五年后？上次战争延续了五十二个月。在整整五十二个月当中，都必须服从那些上士、那些军事长官、以及所有那些他恨透了的警察的嘴脸。对他们惟命是从、向他们当众行礼，其实每当他碰到这种人，总是不得不将手插在衣兜里，以免忍不住跑上去掴他一记耳光。在防区内，他们差不多算是安分守己，因为怕从背后挨枪子儿；但在休息时，他们像当兵的一样找人家的麻烦。"嗨，首次攻击的那天一来到，且看我怎么把冲在我前头的军士长先给撂倒！"他又重新往前走，

觉得既愉快又忧伤，就像当年他玩拳击时那样：这是比赛前一刻钟他在更衣室脱衣服时领略过的滋味。战争是一条漫长、漫长的道路，所以用不着过多地去想它，否则最终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战争结束，带着枪荣归故里都没有什么意义。漫长、漫长的道路。也许他会在半路倒下，好像他没有别的目标可追求：仅仅为了保卫施奈德工厂或德·温德尔先生[1]的保险柜而送命。他在潘霍埃工厂与热尔曼船厂墙壁之间的黑尘土当中行走；在他右侧相当远的地方，他看见北方省铁路修配车间微微倾斜的屋顶。然后，在更远的处所，是咖啡焙炒工场的红色大烟囱。他喃喃自语着："一条漫长、漫长的道路。"独眼龙在汽车当间大笑，莫里斯在尘埃中行走，马蒂厄坐在海边，正在聆听雅克的宏论，琢磨着："也许他说得有道理，"他想着他将脱光衣服、丢掉职业和身分，赤身裸体地奔向最荒谬的一次战争、一次未打先败的战争；他觉得自己已在没没无闻的人群中渐渐湮没；他已什么也不是，既不是鲍里斯的老教师、也不是老玛赛儿的老情夫、更不是依维什的不相称的爱侣；他已只是一个无名氏，说不出年龄，被人窃取了前程，在他面前是难以逆料的日日夜夜。十一时三十分，大轿车在萨菲[2]停靠，皮埃尔下车活动活动腿脚。柏油马路两边是平平的黄色小屋；从后背看去，萨菲无影无踪，悄悄向着大海扩展。一些阿拉伯人蹲在一长条赭色土地上，烹调着什么食物；飞机飞过灰黄色的一方棋盘，那便是法国了。"他们才不在乎法国不法国呢，"皮埃尔不无羡慕之情地思忖；他夹杂在阿拉伯人当中行走，伸手便可触及他们，然而却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消消停停地在阳光下抽着他们的大麻烟末；而他呢，他

① 德·温德尔，著名的冶金厂厂主。
② 萨菲，摩洛哥城市。

就要跑到阿尔萨斯去送命；他被一个土块绊了一下，飞机落入泥潭之中，那老者寻思："我可不喜欢坐飞机。"希特勒俯视桌面，一位将军指着地图说："有五旅战车。一千架飞机将从德累斯顿、从坦普霍夫[1]、从慕尼黑起飞。"而张伯伦却用手绢紧捂着嘴，喃喃自语道："这是我平生第二次乘飞机。我不喜欢坐飞机旅行。""他们不能帮我的忙；他们在阳光下蹲着，像冒着热气的小平底锅，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天下无双；啊！（他极其失意地想）天哪，天哪！要是我能成为阿拉伯人那该有多好！"

十一时四十五分，弗朗索瓦·哈纳坎上了二楼：他是圣弗鲁尔的一级药剂师，身高一米七，鼻梁笔直，额头平常，患有轻度斜视，蓄有络腮胡子，有口臭加狐臭味儿，七岁前得了慢性肠炎，十三岁左右摆脱了恋母情结，十七岁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手淫直至服兵役，平均每周自渎二至三次，《时代》及《晨报》[2]的读者（订户），是迪欧拉弗瓦、艾斯白朗丝的丈夫，未曾生育子女，是上教堂的天主教徒，每季领圣餐二至三次；他上楼走进新房，他的妻子正在试戴一顶帽子，对他说："我早就料到啦：他们征召'二'类手册的人。"他的妻子将帽子放在梳妆台上，摘掉衔在口里的别针，说道："那么，你今天下午动身上前线？"他答道："对，坐五点钟的火车。""天哪，"他妻子说，"我已经颠三倒四，来不及给你准备一切啦。你带什么走呀，"她问道，"当然得带上衬衫，还有长裤子，有毛料的、平纹细布的、棉布的，最好带上毛料子的。哎，还有法兰绒腰带，你将它们卷在一起，可以带上五六条呢。""不要什么腰带，"哈纳坎说，"那是藏

---

① 坦普霍夫，在柏林的西南郊，有重要机场。

② 二者均为当时所谓"温和慕尼黑派"的报纸。《时代》相信希特勒具有诚意；《晨报》则支持日耳曼人。

虱子的老窝!”“说得真可怕，不过你不会长虱子的；为了让我高兴，你也得把腰带带上；到地方之后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幸亏我有罐头，你看，还是我一九三六年为了应付罢工买的，那时你还笑我呢，我有一罐白酒汁腌酸菜，可你大概不喜欢……”“我怕酸，不过，”他边说边搓手，“假如你有一个小什锦砂锅……”“一个什锦砂锅，”艾斯白朗丝说，“嘿！亲爱的，你怎么加热呢?”“唔!”哈纳坎说。“什么！唔，这得隔水炖才行。”“那么，有没有冻鸡，嗯?”“啊，就是嘛，冻鸡，还有混合大香肠，是克莱尔蒙表兄寄来的。”他沉思片刻后道：“我得带上我的瑞士刀。”“好的。可我把你喝咖啡用的暖瓶往哪儿搁呢?”“可不是！咖啡，是得有点儿暖肚子的东西！我结婚后还是头一回进餐没有热汤呢，”他苦笑着说，“趁你在家，给我放上几只李子，另加一小瓶烧酒。”“你带不带那只黄衣箱?”他一惊，说：“衣箱？绝对不带。太不方便，而且我不想把它弄丢；那边的小偷什么都偷，我还是带上我的军用背包得啦。”“什么背包?”“就是我婚前带去钓鱼的那一只。你拿它干吗啦?”“拿它干吗了？啊，不知道，亲爱的。你把我搅昏啦，我想我是把它放在顶楼上了。”“顶楼上？天哪，喂老鼠啦！那可叫好看呢。”“你带上衣箱要好得多。箱子又不大，你很容易盯牢它的。哦！我想起它在哪儿啦：在玛蒂尔德家，我借给她野餐用了。”“你把我的背包借给了玛蒂尔德?”“不对，你说什么背包？我的意思是指暖瓶!”“不管怎么着，我要我那只背包!”哈纳坎固执地说。“啊，亲爱的，你叫我怎么说好呢，你看我有这么多事要干，你帮点儿忙好不好？你自己去找找你那背包嘛，自己上顶楼去瞧一眼不就得啦。”于是他爬上楼梯，推开顶楼的门，一股尘土气味扑鼻而来，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一只老鼠从他两腿间窜了出去：“我的老天爷，耗子早将背包吃下肚啦!”他心里想。

上面有大箱子、柳条模特儿、一只大地球仪、一只老式火炉、一台牙医用的活动椅、一架风琴，得把所有这些都搬开。除非她想到将那背包放进了一只大箱子，便于好好保存。他一只只地打开箱子，又怒气冲冲地将它们一一关上。那背包实在是方便，皮做的，有拉链，能装下好多东西咧，里面还分成两格。正是这些东西帮助你度过苦日子；你想不到这是多么可贵！“反正我不带那衣箱上路，我宁可啥也不带！”他不胜愤慨地想。

他在一只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双手已因沾满灰尘而变得黑糊糊的。他感到尘土像又干又硬的浆糊一样粘在他浑身上下，于是将两手高举在半空，以免弄脏他那件黑上装。他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有勇气走出这间顶楼：我对一切都失去了胃口咧；还有这一夜，将在没有热汤垫肚子的情况下度过，一切都是那么枉然：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那么无依无靠，一个人待在高处、高高在上，坐在他那只大箱子上；在他下面二百米开外，有那乱哄哄、黑魆魆的火车站在等候他大驾光临。这时艾斯白朗丝的一声震耳的呼叫使他蓦然一惊；那是一声胜利的呼喊：“找着啦，找着啦！”他推开房门，跑到楼梯上问：“在什么地方？”“我找着你的背包啦，它在下面、食物贮藏室的壁柜里！”于是他走下楼梯，从妻子手里接过背包，打开瞧了瞧，用手掌掸掸灰，再将它放在床上说：“听着，亲爱的，我在想：是否最好给自己买上一双漂漂亮亮的皮鞋？”

“入席！入席！”他们钻进了中午令人目眩的隧道；外面，是一片因暑气而呈白色的天空；是死气沉沉、白得晃眼的街道，是无人地带，是战争的气氛；在紧闭的护窗板后面，他们正在焖肉。丹尼尔将他的餐巾放在膝上，哈纳坎则将餐巾系在脖子上，布吕内却拿起桌上的纸餐巾，将它揉了揉，然后用来擦嘴唇；冉尼娜把查理推进几乎空无一人的大餐厅，餐厅的玻璃窗被白垩式

微光照成一条一条，她将餐巾铺在查理胸前；现在是休战：战争，是啊，是在打仗呢，可天气这么热！黄油放进了水中，沉在杯底里是一大块儿，形状朦胧而油腻；水面上浮着一层灰色的油脂，一些腐败的黄油片儿翻起肚皮漂浮着；丹尼尔瞧着小贝壳形状的黄油在椭圆小盘子里溶化；布吕内拭了拭额头，干酪在他的碟子里冒水汽，像正在干活的汉子般大汗淋漓；莫里斯的啤酒散发着温热，他用力推开面前的杯子，嚷道："呸！简直是马尿！"一根小冰柱在马蒂厄的红酒里沉浮，他举杯而饮：先尝到的是冷水，接着是一小点儿变了味的酒，还有点儿热气，但立刻融化成清水。查理转过头来说："还叫人喝热汤！大暑天上热汤，该是有精神病吧！"人家将小碟子放在他胸口，透过餐巾和衬衫使他感受到一股热气；他只能看见瓷器的边缘，他估摸着将汤匙插入，直线将它举起；但当你平卧时，对直向的感觉总是不那么有把握，一部分液体带着啪啦声又落回碟子里，查理慢慢将汤匙举到嘴唇上方，他往下送时又偏了。妈的！老是这样，滚热的液体流到他脸上，弄湿了他衬衣的假领。战争！是呀，战争！"不，不！"泽泽特说，"不要收音机，我不想要了，我连想它都不愿想了！""不，听点儿音乐嘛！"莫里斯说。亲爱的听……，再……再……见，亲……亲……。我的星辰，新闻节目，西班牙毡帽和女用头巾……我将等待着[①]，应于格特·阿尔纳尔、皮埃尔·杜克罗克、他的夫人以及在拉罗什-卡尼亚克的两个女儿之请，应加尔维的艾莉亚娜小姐之请，同时应冉-弗朗索瓦·罗盖特为他的小玛丽-玛德莱娜提出的请求；还有应杜勒的一群打字员为她们的士兵提出的请求；我将日日夜夜地等待；请再用一点儿炖鱼

① 《我将等待着》是一九三八年风靡一时的咖啡座流行歌曲，暗含对"奇怪的战争"的影射和讽刺。

汤，“不用啦，谢谢，”马蒂厄说。这不是不能妥善安排的；广播电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飞越死寂而透亮的各处广场，穿透玻璃窗，进入城内闷热的房间里；奥黛特思忖：并不是不能安排妥帖，这是显而易见的；天气竟这样炎热。艾莉亚娜小姐、泽泽特、冉-弗朗索瓦·罗盖特，以及拉罗什-卡尼亚克的杜克洛克家族认为：并不是不能安排妥帖的。天气竟这样炎热。丹尼尔问：您要他们怎么办呢？“这是一次错误的警报，”查理自语道，“他们会把咱们扔在这儿不管的。”埃拉·比尔南沙茨放下叉子，头向后一仰，说：“哎呀，我吗，什么战争呀，我反正是不信的。”我将始终等待你归来；飞机从一片放倒在地、沾满尘土的玻璃上方飞过；在很遥远的地方，在这片玻璃的尽端，看得见一点儿油灰，亨利向张伯伦欠了欠身，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到英国啦，下面就是英国，挤垮机场栏杆的人群，就是欢迎阁下回来的；我亲爱的，总是期待；他忽觉有点头晕，天气本来就太热嘛。他真想忘掉那个鼠头獐目的胜利者，还有德累森旅馆，以及那份备忘录；天哪，还一心愿意相信，相信一切尚能安排妥帖。他紧闭两眼，亲爱的玩具娃娃：这正是杜朗蒂夫人，还有他在德卡兹维尔[①] 的那位外孙女所要求的呀。天哪，打仗呀，天热呀，下午勉为其难、充满愁绪的午睡呀。卡萨布兰卡，这里就是卡萨布兰卡，大轿车在一处洁白而荒凉的广场上停下了。皮埃尔头一个下车，热泪倒流回眼眶；轿车内倒还有些许晨意，而在车外，在大太阳底下，上午已经了结。亲爱的小娃娃，青年时代已经了结，上午已经了结，希望也已不复存在。现在是中午的高峰。冉·塞尔万将他的盘子推开，他正在读《巴黎晚报》的体育版，他没听说部分动员令，他去上班了，现在回来进午餐，大约两点钟重新

---

① 德卡兹维尔，法国南方小城。

上班。吕西安·雷尼埃正用手掌压碎小核桃，他读了白色布告，暗想：这是虚张声势；弗朗索瓦·德斯迪特在德里安学院的实验室里当雇员，此刻正用面包擦盘子：他没什么想法，他老婆也没什么想法，勒内·马尔维尔、皮埃尔·夏尔尼埃没什么看法。清晨时，战争还是一个尖尖的冰柱儿，扎在他们的头脑里，后来却溶化了，变成一小摊微温的水。亲爱的玩具娃娃，那勃艮第式牛肉的厚味儿，那海鱼的鲜味儿啊，两枚臼齿中间的那点儿残存的肉、红葡萄酒的醇香和炎热的天气啊，真热！亲爱的听众，法国是不可动摇而又酷爱和平的，它坚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他很疲倦，他已昏昏沉沉，他三次用手遮住眼睛，日光使他难受；道本正吮吸着铅笔头儿，对《晨邮报》的同事说："他挨了一闷棍儿。"老者举起手来，有气无力地说：

"我在归国之际，首要的责任是向法、英两国政府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我此次使命的成果；而在此之前，我难以作任何透露。"

正午以它的缟素将他团团围住，道本凝视着他，想起在炽热的晴空下，在灰色斑驳的岩石当间，伸展着漫长而荒凉的路。老者以更加无力的声音说：

"我只说这么一点：我坚信，有关各方均将继续努力，以便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因为欧洲当代的和平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她非常准确地在台布上啄食着面包屑儿。她有点儿呼吸急促，像她患干草热时一样，她对我说过："我觉得肚子里有一团气出不来，"她滴下几点眼泪，因为失望：这将扰乱她的一切生活习惯。我对她说了："在开头的时候，仅仅是在开头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倒霉，脑袋着了点该死的凉，她认为这就是不幸。她腰板挺得笔直，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放松自己，觉得全法国的

女人都像她一样不幸。她庄重、沉静、威严，两臂放在台布上，很像一本正经坐在大商店收款台上的收款员。她不思考，她不愿思考。等我上前线后，她会安静得多。她在想什么？她想到她的餐刀架上有一个斑点。她皱皱眉头。她用红指甲剜掉那斑点。她会安静得多。她的母亲、她的女友们，缝纫工场，她一人独占的大床，她吃得很少，只须在炉灶角落里为自己做几个摊鸡蛋。小姑娘不难喂养。只要糊糊粥，永远是糊糊粥，我对她说：“随便给我吃什么，每天吃一样的东西，不必去编什么菜谱之类，我从来不注意自己在吃什么，”可她还是坚持她那一套：这是她的职责嘛。

“乔治?”

“亲爱的?”

“你要药茶吗?”

“不用，谢谢!”

她一边用药茶、一边叹气，她的两眼发红，但她不看我，而是盯着食橱，因为食橱就在那儿，正对着她。她没话跟我讲，要不然就只会讲：“可别着凉啊!”她也许已经在想象我今晚在火车里的模样儿：一个瘦小的人影儿，藏在车厢尽里；但她只会想到这里为止，再往下就太难想象啦，她还是想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吧。这将变成一个空白、一个小小的空白，安德蕾呀，我是如此无声无息，我平常总是抱着一本书坐在躺椅上，她补她的袜子，我俩无言以对。躺椅仍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她会给我写信，每周三次。非常认真地写。她会变得一本正经，花许多时间寻找墨水、钢笔、她那副金黄架子的眼镜；然后她会神气十足地坐在她祖母传给她的那张很不方便的写字台面前：“小丫头正在长牙。我母亲来过圣诞节。安士兰太太去世了。艾米莉安娜九月份完婚。未婚夫很不错，已经上了点岁数，从事保险业工作。”万一

小姑娘得了百日咳，她准会瞒着我，免得我心神不宁。“可怜的乔治，他不必知道。有点儿小事他就会心放不下。”她会给我寄邮包：什么香肠、食糖、成包的咖啡、成盒的烟草、一双羊毛袜子、一罐沙丁鱼、促进新陈代谢的药片，还有咸黄油，等等。一万件包裹中的一件，并且同另外一万件不相上下；假如人家错把邻居的发了给我，我也发现不了。邮包、信件、冉奈特的糊糊粥、餐刀架上的斑点、食橱上的尘土，这就满够她忙的了；晚上，她会说：“我累坏啦，我力不从心了呢。”她不会读报的。就像现在这样。她讨厌报纸，因为这是没收拾好的纸张，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又不能用来派厨房或擦办公桌的用场；赫贝尔托太太会来向她报告新闻：咱们大战告捷，或者说，亲爱的朋友，情况不妙，没啥进展哩。亨利和帕斯略尔已同他们的妻子事先约定一种暗号，以通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将重点标明某些字母。但对安德蕾却行不通。他还是试探了一下，看成不成：

“我可以告诉你，我已到达什么地方。”

“但这不是不允许的么？”她惊奇地问。

“倒也是，但可以想出办法来。你要知道，就像在一九一四年打仗时一样，比方说，你可以把所有大写字母联成一个字来读。”

“这太复杂啦！”她叹口气说。

“不，你会发现：这再简单也不过呢。”

“是呀，可你会被人家抓住，人家把你的信扔进字纸篓，弄得我担惊受怕哩。”

“冒这点儿风险值得啊。”

“嗨，亲爱的，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做……可你知道，我跟地理……我还是自己看地图吧，我会看出一个圆点儿，下面有个地名。这算高招儿哩。”

就这样。一句话，这办法更好，好得多呢；她将领取我的薪金……

“我把委托书给你了么?”

“给啦，亲爱的，我把委托书放在写字台里了。”

这就好得多啦。让人家成天焦虑而不过问，总是很可厌吧，人是很容易受伤害的。我将椅子往后推了推。

“啊不，可怜的朋友，你不用折好餐巾啦。”

“倒也是。”

她不问我上哪儿去。她从不问我上哪儿去。我对她说：

“我去看看小丫头。”

“别把她吵醒了。”

“我不会吵醒她的；只要我小心，就能做到轻手轻脚，不至于弄醒她，我身轻如燕哩。”他推开门，一扇护板打开了，下午耀眼的白光射入室内；房间有一半还处在阴影中，另一半却在含着尘埃的光线下闪耀着。小姑娘正在摇篮里熟睡，乔治坐在她一旁。她那金黄色的头发、那线条纯净的小嘴、肥胖而微微下赘的两腮，使她看上去有些像英国法官。孩子开始喜欢我啦。太阳照到跟前了，他轻轻将摇篮往后推了点儿。“嘿，嘿！这副模样儿，她长得像我，将来不会漂亮的。可怜的孩子，倒不如像她的母亲哩。她全身还是软绵绵的，好像还没长出骨头来，她身上已带有我成长的那种刻板法则：细胞将按我那样繁殖；软骨将像我那样长硬；脑壳将像我那样骨化。一个干瘦的小丫头，貌不惊人，头发灰暗，右肩脊柱侧凸，深度近视；她将足不点地，无声无息地滑行，对人对事无不退避三舍；因为她体弱身轻，无力改变任何事物。天哪，她还要经历那么多岁月，它们将不动声色地接踵而至；而这又是多么枉然、多么无聊，一切都已命定，早已渗透在骨血之中！但她得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经历自身的命运，并且还要

自以为是什么新发现。可这命运已经完整地在那里，因为全然可以预见而分外可憎：我传染了她，她为什么还要点滴不遗地再度经历我已有过的经历？为什么一切都必须无休无止地周而复始？一个干瘦的小姑娘、一个清醒而胆怯的小灵魂，为了受苦受难恰恰就需要这样。我么，我走啦，我应召去干别的事；她却要在这里逐渐长大，她将固执地、冒失地代表着我。还有百日咳啦，长期的病假啦，对于腮帮红喷喷、体形胖乎乎的同伴不胜妒羡啦，她还会顾镜自怜、暗自叨念：'我真丑呀，有谁会爱恋我呢？'所有这一切日复一日散发着似曾相识的气息，试问何必如此、何必如此？"她约略有些惊醒，认真而好奇地将他打量。在她这可是充满新鲜感的一刻，她以为他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他将小宝宝从摇篮里抱起，使劲搂着她："我的女儿！我的小宝贝！可怜的小女儿哟！"她受惊了，突然嚎叫起来。

"乔治！"门后一个充满埋怨的声音传来，于是他将孩子重新轻轻放进摇篮。她又将他打量了一番，神态严肃哀伤，接着紧闭两眼，眨巴眨巴又睁开两眼，复又完全紧闭。她已开始喜欢我啦。本应当一直在这里，使她彻底习惯我的存在，不再有丝毫生疏之感。要别离多长时间啊？五年？六年？我归来时将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姑娘，惊诧不置地打量我，暗自思忖："我爸爸就是这副模样儿？"她会在小朋友们面前为我害臊。就连这，我也是过来人。爸爸战后归来时，我正好十二岁。这当儿，下午的阳光已泻入差不多整个房间。下午。战争。战争，它大概像一个永无完结的下午。他悄然起身，轻轻打开窗户，放下百叶窗。

十九号船舱，就在这儿。她不敢进去，依然待在门口，手上提着衣箱，竭力要自己相信还有一线希望。而且，假如幸好是一间小巧玲珑的舱房呢，也许还有床头小地毯、也许洗脸池上方的小托板上放着装满鲜花的漱口杯呢？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常

听人家讲："在某某号轮船上，不必订二等舱，三等舱就跟头等舱一样豪华了。"也许就在这一刻，弗朗丝已经口服心服，也许她正在说："是呀，就是嘛，这舱房就是与众不同嘛，要是三等舱全都像这样……"莫德想象她是弗朗丝——随和而懦弱的弗朗丝，她会说："嘿！天哪……可以想办法嘛。"但实际上她心里凉了半截，并且已有一种逆来顺受之感。她听见附近有脚步声，很不情愿被人发现自己在走廊里拖着步子往前走；从前有一次发生过一桩盗窃案，人家很不客气地盘问了她一通；所以你若是个穷光蛋，就要特别留意小节，因为人家可不讲情面：想着想着，她突然到了舱房正当间。她倒并无大失所望之感，好像一切都在意料中。一共六个床位：三张上下架叠的卧铺在右侧；另外三张在左侧。"好嘛，就这样……就这样！"洗脸池上方没有什么鲜花，也没有床头小地毯；这一套她并没有真信过。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住四个人觉得有点儿挤，但洗脸池很干净。她想哭，但连这也用不着啦：因为这是安排好了的。弗朗丝不能坐三等舱，这是基本事实。一切从这儿出发，没商量，鲁比不能背朝机车坐火车旅行，这事也没商量，所以就有理由琢磨：弗朗丝为什么坚持要买三等舱的票。但在这方面同在另一方面一样，弗朗丝无可指责：她买三等舱的票，是因为她惯于节俭，也因为她把宝贝乐队的财务管理得井井有条。谁能为此而责备她呢？莫德将她的提包放在地上，她在一瞬间想呆在舱房里不出来，装做已登船两天了。那么，卧铺也好，船上的小气窗也好，墙壁上处处露出的黄色钉头也好，一切都会显得对她是亲切自然的。她使劲儿自语："这船舱很好嘛，嗯。"然后她便觉得疲劳不堪，又将提包拿起，站在几张卧铺当间不知所措。"假如在这儿呆下去，我就得打开行李；但肯定不会呆下去。假如弗朗丝看见我开始安顿下来，她是喜欢唱反调的，就更有理由决定离开啦。"她觉得自己在船舱

里是权宜之计，在船上、在陆地上无不如此。船长又高大又壮实，已是一头白发。她哆嗦了一下，心想："还是四个人待在舱里好，但愿能只容四人才是。"但只要扫视一圈就不抱奢望了：右侧的床铺已放上行李；一只柳条箱，靠一根旧铁条锁住；一只帆布——连这也不是，是硬纸——做的衣箱，四角生了锈。而且，最不走运的是：她听见一阵细小的窸窣声，抬头一看，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已经躺在右上铺上，她脸色惨白，鼻孔抽缩，双目紧闭。得啦，完蛋喽。她从甲板上走过时，他打量过她的两条腿；他当时抽着一支雪茄烟，她很熟悉这类男人，浑身都是雪茄和香水味儿。好啦，明天她们就会叽叽喳喳！涂脂抹粉地从二等舱甲板上走来，人们将已经安顿妥帖，他们已经相互结识、选定坐哪一艘远洋轮船；鲁比将挺直腰身，昂首阔步，脸上堆满笑容，眼睛深度近视，屁股一摇一摆；杜赛特将用尖嗓门招呼道："不呀不，我的宝贝儿，来吧，这是船长的吩咐呀。"先生们好端端地坐在甲板上，用毛毯紧裹着膝头，冷淡地盯着她们；女人们则在她们走过时发表不太恭敬的议论；到了夜晚，她们会在走廊里遇见过分彬彬有礼的男士，四面八方伸过手来。"呆在这儿！天哪，呆在这儿，在这四堵漆成黄色的钢板之间有多好啊！天哪，总是在自己人当中嘛！"

弗朗丝推开房门，鲁比跟在后面走进来。"没将行李取下来么？"弗朗丝扯开嗓门嚷道。

莫德示意她别说话，一边指着铺位上的女病人。弗朗丝抬起她那双明亮的睫毛疏淡的大眼睛，瞧着那最上面的铺位；她的面容仍像平常那样不动声色却又迫不及待，可莫德心中明白原先的打算已经落空。

"情况不算太坏，"莫德兴冲冲地说，"这间舱房几乎是在船的中央，前后颠簸不太严重。"

鲁比没有作答，仅仅耸了耸肩膀。弗朗丝以不在意的口气问：

“咱们怎么安顿?”

“随你们便吧。要不要我睡下铺?”莫德殷勤地问。

弗朗丝如果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有另外两个人，是无法入睡的。

“咱们走着瞧，”她说，“咱们走着瞧……”

船长的脸色通红，眼神明亮而冷峻。门打开了，出现一位穿黑衣服的太太。她嘟囔了几句，便到她的铺位、衣箱和篮子之间的地方坐下。她约摸五十来岁，穿着颇为寒伧，皮肤粗糙，呈灰土色，皱纹很深，两眼暴突。莫德瞧着她想：“完啦。”她从化妆包里取出一支口红，重新涂抹了一下两唇。但弗朗丝用眼角打量她一下，神情是那么高傲，以致莫德不高兴地将那支口红送回了化妆包。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莫德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她已经历过类似的静默，那是一年前乘圣乔治号去丹吉尔，以及乘泰奥菲尔·戈蒂埃号去游历科林斯的众神庙时，也是在与此相仿的一间船舱里。突然，寂静被一阵抽抽噎噎的声音所扰乱：那位黑衣太太掏出了手绢，将它展开掩住容颜。她呜呜哭起来，不太激烈，但也未加克制，就像人家估计到发作时间会很长而故意从容不迫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打开篮子，取出一块黄油面包、一片烤羊肉和餐巾包着的一只暖瓶。她一边抽噎一边进餐，接着拧开瓶塞，将热咖啡倒进杯子里，嘴里塞得满满儿的，此时亮晶晶的热泪沿着腮帮不住地滚落下来。莫德以崭新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这间舱房：这很像外省小火车站里的一间候车室、也就是候车室而已。“但愿它没有变质。”她用鼻子嗅了嗅，又因为眼睫膏的缘故而将脑袋向后仰了一仰。弗朗丝斜眼冷冷瞧着她。

“这船舱面积太小，”弗朗丝用在大庭广众中说话的声音嚷

道，“咱们在这儿不会舒服的。在卡萨布兰卡人家答应我，咱们将单独待在一间六个床位的舱房里。”

开始出现了虚应客套的气氛，空气里有点儿凄惨和略带肃穆的东西；莫德小声说：

“可以采取补票的办法嘛。”

弗朗丝没有答理。她坐在左侧铺位上，似乎在沉思冥想。不一会儿，她的脸色豁然开朗，她高高兴兴地说：

“如果我们向船长自荐，在头等舱客厅里举行一场免费音乐会，也许他会同意派人将咱们的行李搬进一间舒服点儿的舱房里?”

莫德没有应声，鲁比开口啦。

“这主意太棒啦!”鲁比开心地说。

莫德突然不寒而栗，她对自己忽然讨厌起来。她转身向弗朗丝恳求道：

“去吧，弗朗丝！你是咱们的领队，该你去瞧瞧船长啦!”

“才不呢，亲爱的，”弗朗丝开心地说，“你干吗要让一个像我这样俗气的老太婆去看船长？他对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要客气得多呢。”

一位皮肤微红、长着白发灰眼的大胖子。他一定是有洁癖的。总是这样的。弗朗丝伸出手去，按了按电铃，又道：

“最好立刻解决这个问题。”那黑衣太太还在呜咽。她突然抬起头来，似乎发现她们在场：

“你们是不是要换一间舱房?”她忧心忡忡地问。

弗朗丝冷冷地打量着她。莫德急忙回答黑衣太太：

“我们的行李很多，夫人。这里实在是拥挤，我们会碍您的事呢。”

“哦，你们不会碍我的事，”那位太太说，“我喜欢有伴儿。”

她们听见有人敲门，船上的服务员走了进来。“准能办成的，”莫德心想。她取出口红和粉扑，朝穿衣镜走去，开始细心化妆起来。

“您能不能问问船长，”弗朗丝问，“他有没有工夫接见一下宝贝女子乐队的莫德·达西尼小姐?”

“不行，不行，”服务员说，“我敢发誓说不行。”

柳条椅，梧桐树荫。丹尼尔浸沉在恼人的往事中；一九二〇年在维希，在公园里的老树掩映下，他躺在柳条椅里打瞌睡，脸上挂着同样斯文的微笑，母亲在身旁织毛线。玛赛儿在身旁为孩子织短袜，她什么也不瞧，只沉溺于对战争的冥想。一只巨蜂发出嗡嗡声；维希之后已经过去多少岁月，这只巨蜂仍在嗡嗡，发出类似薄荷的气息；在他们身后，在旅馆客厅里，有人在弹钢琴，二十年来一直如此、一百年来一直如此。手指上照着些许阳光，使指节的汗毛显得拳曲。些许阳光温暖着杯底的一小潭咖啡，一块突起的方糖，泛着许多褐色的细粒，细粒发出闪闪的亮光，丹尼尔将糖碾碎，为了解闷而倾听小匙下的糖块瓦解时发出的轻细声响。花园稍向河流方向倾斜，微温的河水缓缓流动，晒热的植物散发着香味；台阶另一侧的一张桌上，退休上校德·莱特朗奇扔下一本《两世界杂志》。死亡、永恒，人们是无法逃遁的，那柔美的、无孔不入的永恒；人们头顶上发粘的片片绿叶；最早一批落叶堆成永恒的一堆。惟一的生者艾米尔正在野栗树下掘土。他是老板的儿子，他将一只灰布袋扔在身旁洞穴的边沿，袋子里装着死狗唧唧；艾米尔头戴大草帽，正在为狗掘墓；汗水在他赤裸的脊背上闪闪发光。他是个粗野无能的小子，脸上的线条粗糙，额头像一方岩石，下面两道横纹，带着青苔似的斑痕就算是眼睛了。他才十七岁，就已学会掀开女人的裙子，他是当地高尔夫球的冠军，会抽雪茄：而身材却这么纤细，实在不般配。

“啊，”玛赛儿说，“假如我斗胆相信……”

当然。当然她是不敢相信的。然而，即使爆发战争，又能对她有什么影响呢？她会继续在乡间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养胖身子。假如她也逃难，就会耽误午睡时间。他用脚踩着铁锹，使劲往下压；轻轻地将两手放在腰间，在翻土时像按摩师那样轻压；微微触碰上下起落的背部肌肉，将手指头摸摸腋下潮湿的处所；他身上的汗有一股百里香的气味。他喝了一口葡萄烧酒。

“那就太棒啦，”玛赛儿说，“您瞧，现在开始动员啦。”

“可是，亲爱的玛赛儿，您怎么会受骗呢？国内航线将在北海兜个小圈儿，法国将动员二十万大兵，希特勒将在捷克边境集结四个装甲师。尔后，这些先生们的良心就得到满足，他们便可以围坐在一张桌旁悠哉游哉地闲谈。”

女人的身体，是很吸引人的。有弹性、柔若无骨，而且往往会主动送上门来。这美好的躯体，足以引诱雕塑家抚摸，且必以此为模特进行塑造。丹尼尔突然在安乐椅上挺起身子，闪亮的目光转向玛赛儿。“不要这，尤其不要这，不要这心猿意马的恶习，我还没到这个岁数。我在喝一杯葡萄烧酒，我一本正经地谈论着正在逼近的战争，而在这当儿，目光却懒洋洋地掠过一个年轻人赤裸的脊背和稍稍撅起的臀部，捞到了夏日下午提供的所有机遇。让它来吧，让这场战争来吧，让它制服我的双眼。将它们限制在我的眼眶里；让战争使它们终于看见污秽的躯体、流血和脱臼的躯体；让它使我摆脱永恒、摆脱平庸的、永恒的而又区区不足道的各种欲念，摆脱微笑，摆脱枝叶，摆脱蜂类的嗡嗡鸣叫；一股喷涌的火焰冲向天空，那是灼伤容貌和两眼的火焰；人们觉得自己的两颊被炸飞，愿那无以名之和不堪回首的时刻来临！”

“可您瞧，”玛赛儿温厚地说，（其实她并不高估自己的政治头脑）“德国人不能后退，不是吗？而我们呢，我们也到了让步

的极限。那又怎样?"

"您别害怕，"丹尼尔痛苦地说，"我们将作出一切必要的让步，没有限度。何况德国人也可大大方方地退却，谁又敢称这为退却啊？人们会说这是宽宏大量咧!"

艾米尔挺了挺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他的腋窝在阳光照耀下火辣辣地发烫，他嘴角挂着微笑仰望晴空，像一尊年少的神祇。年少的神啊！丹尼尔用力抓住椅子扶手。天哪，有多少回、多少回，他曾说过：看见阳光灿烂中的少年，就想起年少的神祇！这都是老姑妈用的旧字眼；"我是同性恋者"，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但也仍然是些字眼而已，这不能触及他；他突然想到："战争对这一切能有什么影响呢，这场战争啊?"他还会坐在这儿，倚着一处斜坡，神不守舍地瞅着一名年轻士兵，光着背，正在掘地或捉虱子。那时，他的嘴唇仍会努起，喃喃自语：年少的神祇啊！人们到处都会动情的。

"哎呀呀!"他突然说道，"我们在这儿忐忑不安，可到底什么时候会爆发战争？我想那反正也得过一天算一天呗。"

"啊！丹尼尔，"玛赛儿真是惊诧不置了，"您怎么能这样说？这会是……会是很可怕的呀。"

字眼，仍然是一些字眼。

"最可怕的是，"丹尼尔笑着说，"没有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世上没有极端的事。"

玛赛儿有些惊诧地瞧着他。她的目光灰暗，眼眶微红。"她开始发困啦，"丹尼尔心满意足地想。

"您若是指精神上的痛苦，那我可以理解。可丹尼尔！还有肉体上的痛苦……"

"嘿!"丹尼尔用手指着她威胁道，"您已想到您将来的痛苦啦。那您走着瞧吧！走着瞧吧，我想这也一样：估计得太严

重啦。”

玛赛儿冲他微笑，同时差点儿打了个呵欠。

“得啦，”丹尼尔站起身来说，“玛赛儿，您就别那么操心啦。你看，差点儿误了午睡时间。您的睡眠不足；按您的情况，得多多睡觉。”

“我吗，我还睡眠不足?”玛赛儿又打呵欠又想笑，“正好相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咧，我现在什么书也不看啦，成天就躺在床上过日子。”

“谢天谢地，”丹尼尔心想，一边吻了吻她的手指尖。

“我打赌，”他又道，“您没有给您的母亲大人写信。”

“倒也是，”她道，“我是个坏女儿。”

她又打了个呵欠，接着说：“我在睡觉前先做这件事。”

“不，不!”丹尼尔急忙说，“您还是立刻休息吧。我来给她写上几句。”

“哦，丹尼尔，”玛赛儿惭愧而兴奋地说，“女婿来信，她一定会很得意的喽!”

她摇摇晃晃地登上台阶，他又回来坐在安乐椅上。他打了打呵欠，时间白白过去，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听人家弹钢琴。他瞧了瞧手表：已是三点二十五分，玛赛儿要在六点钟下来做饭前散步。“我还有两个半钟头可以支配，”他有点忧虑地想。是这样：在过去，他的孤寂犹如自己呼吸的空气，亲身经历而并无察觉；现在这孤寂却是人家一小段一小段特许给他的，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最糟糕的是，当玛赛儿在的时候，我倒不那么腻味。‘你这是活该（他自言自语)、你这是活该!’”杯底里还剩下一点儿烧酒，他一饮而尽。那六月的夜晚，当他下决心娶她时，他不胜烦恼，觉得自己惹祸上身。所有这一切便是落得如今这样的结果：这柳条椅，这含在嘴里逐渐变味儿的烧酒，这赤裸

着的脊背。战争，也会跟这差不多。可怕的是，这都将是明天的事情。我结婚了，我当了兵：我所发现的只有我自己。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在此列：一连串小小的偏离正道的奔走，一连串离心的运动，都没有什么中心。然而总还存在着一个中心。一个中心：那就是我，我——这厌物处在中心了。他抬起头来，那巨蜂齐着他的两眼嗡嗡飞舞，他挥手将它轰走。又是一次逃遁。稍稍挥了挥手，几乎什么也没做，却已实现了逃遁。可这只大蜂与我何干？如石雕像一般，纹丝不动、无情无义，没有手势、无声无息，耳目失灵，大蜂、球螋、瓢虫全都可以在我身上飞舞爬行，我只是一尊有眼无珠的洁白雕像，没有打算、也无事可操心；也许我能同我自己达成默契。不是为了认可我自己，绝不是，而是为了最终能成为我的仇恨的纯粹客体。一声撕裂、波罗乃兹的四个音符、这闪闪发光的背部（就在那边）、大拇指肥厚处的一阵搔痒，接着他又重新绷足了力气。按我自己的样子存在，作为同性恋者而存在，作为坏人、懦夫、乃至那种无法立足的人渣而存在，他将两膝合拢，将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他很想笑出声来："我看上去该是多么循规蹈矩啊，"又耸了耸肩膀："笨蛋！别再操心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别再顾影自怜，假如我顾影自怜，我就成了两个人。存在。在黑暗中。盲目地。做一个同性恋者。犹如橡树之为橡树。自我熄灭。熄灭内心的视线。"他琢磨："熄灭。"这个词儿像雷鸣般轰响，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驱逐这些词语，它们像不断繁衍的小小延缓，每个人都有己之末日……又是一声新的撕裂声，丹尼尔迷迷糊糊而又不胜烦腻，又重新变成眼前只剩下两小时的家伙，在这当儿也只得勉强自娱自遣了。像他们认为我的那个样子存在，像马蒂厄认为我的那个样子——像拉尔夫那小脑袋所认为的那样；像驱赶蚊虫那样驱赶字眼；他开始默默地数着数字：一、二……——他忽然想起一些字眼儿：

消夏者的娱乐……。但是他加快了数数的速度，他将链条的环节相互凑近，字词也就无法通过了。五、六、七、八……海底深处，某种形状的东西呆在那里，蜷缩着，其貌不扬，是这底层的常客：原来是一个海蜘蛛，它正将肢体充分展开……二十二、二十三，丹尼尔发现自己正屏住呼吸……他放开呼吸……二十七、二十八……另外那个人仍在掘土，在高处，在地面上；那形状是什么：是张开的创伤、一张苦不堪言的嘴，它正在流血，它就是我自己，*我正是那张开的双唇，以及在双唇间流淌的鲜血啊*……三十三，这形状是他所熟悉的，然而他却是头一回看清楚。也得驱赶这种种形状的东西；他被一种奇特而又轻微的恐惧攫住了。飘滑吧，让自己轻轻飘滑，如同你渴望入睡时那样。*可是我一定要入睡！*他晃动身子，浮到表面上来。外界万籁俱寂！这压抑人的、半死的静寂，他枉然在自己身上寻觅它：它已经在那儿、在外面，它令你毛骨悚然。散落开的阳光在地面洒下淡淡的、悸动的圆点，那命归黄泉的母狗，那树梢上的水声，那赤裸裸的脊背——它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他觉得自己是如此异样，于是让自己从头做起，他仰面躺下：现在能够自下而上地看这花园，好似一名潜水员，抬起头透过明净的水波仰望天空。没有杂音、没有人声，周围是怎样的寂静啊，上面、下面，上上下下只有他自己，他是嵌入这片寂静之中的小小饶舌者。一、二、三，驱除言谈，愿花园的寂静穿过我的身躯，愿它紧紧联成一片，并透过我而相联，使我的呼吸变均匀。缓慢地、深沉地，愿每一股气流能像活塞一样，将每个试图出生的字词都粉碎。*存在*，如同一株树、如同赤裸的脊背、如同泛红的大地之上耀眼的星辰。假如我闭上两眼呢：两眼的视野达到远处，超越眼前，超越我自身，已经落在*那边的树叶上，落在脊背上*；那是被追捕的、躲躲闪闪的、逃遁的目光，总是极目而视，总是远远地可触摸。然而他却

不敢垂下眼皮：艾米尔应当从下方观察他，不时会发现他像一位老先生，被消化性瞌睡困扰；迷恋于某一物体，给视觉以食物，吸引它，滋养它，并滑落到自己内心世界中去，从目光中解放出来，进入我那浓浓的夜色中。他盯着花坛，它就在左侧：只见那里出现了绿色的、凝重的巨大波动，那是一股波涛在散开前的凝聚；迷惘的眼神从一片绿叶跳到另一片绿叶，溶解在这植物丛中。一（吸气）、二（呼气）、三（吸气）、四（呼气）。他旋转着下行，途中突然非常想哈哈大笑；我装做是苦行僧，只要不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就行。现在，波涛卷到他的上方，他向下疾行，遇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字眼，如“恐惧”、“挑战”，有若沉渣泛起。那是向明净天空的挑战，他设想那是并无形状、并无字眼的；它像下水道出口一样张开嘴巴。在蓝天下，是痛苦的要求、是徒然的恳请：“上帝呀上帝，你为何将我抛弃？”这正是他遇到的最后字眼：它们像轻盈的肥皂泡一般冉冉升起，花坛上绿色的繁茂仍在那里，既未被察觉、亦未被提及，而是针对他两眼的充分的存在：它来啦，它来啦。它像一把弯刀似地将他劈开，这是非同寻常、令人失望而又甜甜蜜蜜的。打开啦，打开啦，夹壳炸开了，打开啦，打开啦，装满了，我自己属于永恒：是同性恋者、是坏人、是懦夫。人家看见我；不，甚至不，是那东西看见我。他是一道目光的对象。一道将他搜索到底的目光，像刀一般穿透他的目光，却又并非他自己的目光。一种不透明的目光，简直就是黑夜的化身，在那儿，在他灵魂深处等待他，让他注定永远只能是他自己：懦夫、伪君子、同性恋者，永远如此。他自己，在这目光下跃动，向这目光挑战。目光。黑夜。似乎黑夜就是目光。我被人看见。透明的、透明的，被看透看穿。但又是被谁看穿啊？我并非孤独一人，丹尼尔高声叫道。艾米尔挺了挺腰板。

“什么事啊，塞雷诺先生？”他问。

“我问您是不是掘完了?”丹尼尔问。

“快了,”艾米尔说,“再要几分钟就行了。”

他并不急于重新动手掘地,他以露骨的好奇心盯住丹尼尔。嗨,这个嘛,这才是一种人性的目光,是一种可以直视的目光。丹尼尔站起身来,因恐惧而哆嗦不已:

“您在大太阳下掘地不觉得累吗?”

“我习惯啦,”艾米尔说。

他的胸脯很可爱,略显肥厚,有两个粉红的小尖点儿;他倚在锹柄上,一脸挑逗人的样子;只要跨出三大步……就有那种奇特的、奇特的、比任何快感都要刺激的乐趣,还有这道目光。

“我觉得天气太热,”丹尼尔说,“我想,我得上去歇一会儿。”

他点点头,便登上台阶。他已唇焦舌敝,他拿定主意,一回到屋里,就放下窗帘,关上百叶窗,他又将开始体验。

在圣弗鲁尔是十七时十五分。哈纳坎太太陪伴丈夫到火车站去;他们走上了陡坡小径。哈纳坎先生穿上他的运动装,斜背着他的挎包;他穿上崭新的皮鞋,鞋面硌脚。半路上,他们碰到卡尔维太太。她在公证人家门前站下,想喘口气。

“哎,可怜这两条腿,”她看见他们俩便道,“我成了十足的老太婆喽。”

“您比什么时候都更年轻哩,”哈纳坎太太说,“我还没见过几个人爬这样的坡道不歇口气的!”

“你们这样匆匆忙忙往哪儿去呢?”卡尔维太太问。

“哦,亲爱的冉娜,”哈纳坎太太说,“我这是送我的丈夫。他上前线去,重新应召入伍了呀!”

“这不可能嘛,”卡尔维太太说,“我一点不知道!哎呀!哎呀!”哈纳坎先生觉得她以特别的兴趣打量着自己。

“这么好的日子，竟要上前线，这可够残酷的。”卡尔维太太补充道。

“也罢，也罢！”哈纳坎先生敷衍着。

“他很勇敢哩，”哈纳坎太太说。

“那敢情好，”卡尔维太太微笑着对哈纳坎太太说，“我昨天对我丈夫正是这样说的：法国人将勇敢地奔赴前线！”

哈纳坎顿觉自己勇敢而又年轻。

“真抱歉，出发时间到啦，”他说。

“那么希望早日再见，”卡尔维太太又道。

“哦……早日再见……”哈纳坎太太连连点头道。

“是呀是呀，早日再见！早日再见！”哈纳坎先生大声说。

他们又重新上路。哈纳坎先生迈着大步，哈纳坎太太对他说：

“慢点儿，弗朗索瓦，我因为心脏的关系，跟不上你啦！”

他们遇见玛丽，她的儿子这时正在服兵役。哈纳坎先生对她嚷道：

“玛丽，要捎个什么话儿给令郎吗？我也许会碰见他呢：我又去当兵啦。”

玛丽似乎很惊奇：

“主啊！”她合着手掌说。

哈纳坎先生对她悄然做了个手势，他们夫妻俩便走进火车站。

入口处检票的是夏尔洛。他问：

“怎么啦，哈纳坎先生，这回要砰砰开火啦？”

“乒乒乓乓呢，像情人跳伦巴舞那么激烈！”哈纳坎先生一边将票递给他，一边应答。

公证人皮诺先生正在月台上。他远远招呼他们：

“这么说巴黎得挨炸啦?”

“说对啦,”哈纳坎先生应道,“要不就是南锡。”

接着他简捷地补充:“我又应召入伍啦。”

“哦,是这样,”那公证人喃喃道,“是这样?告诉我:您真持有‘二’类手册吗,您哪?”

“可不吗?”

“那就去吧!”公证人说,“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当中来的:这一套嘛,都是做做样子!”

“我看不见得,”哈纳坎先生生硬地答道,“您知道,在外交上有过这样的情况:开头是闹剧、结局却是流血!”

“那……您愿意为捷克人打仗么?”

“捷克人不捷克人,反正都是因为普鲁士皇帝而打仗!”哈纳坎先生说。

他俩笑了,相互祝愿了一番。开往巴黎的火车进了站,但皮诺先生仍从从容容地吻了哈纳坎太太的手。

哈纳坎先生没有用手扶就爬上车厢。他顺便将挎包扔到预订的座位那个角落,又回到车厢走廊,放下玻璃窗,对着妻子微笑。

“嘿嘿,我在这儿呐!我感觉很好,”他说,“车厢里位置很空,假如一直这样,我就可以躺倒睡觉啦。”

“喔!在克莱尔蒙会有人上车的。”

“我担心呢。”

“给我写信,”她叮嘱他,“每天写几句;不用很长。”

“一言为定。”

“别忘了系上法兰绒腰带,让我高兴高兴嘛。”

“我保证,”他以严肃得滑稽的表情说。

他直起身子,穿过车厢走廊,走到车厢踏板上。

“吻我一下呀，老伴儿，”他招呼着。

他在她那肥肥的两腮上亲吻了一下。她滴下两滴眼泪。

“天哪！”她说，“这么折……折腾！倒好像真需要这么干似的。”

“得啦，得啦！”他道，“嘘！嘘！你能不能……”

他们沉默无言了。他冲着她笑；她一边掉泪，一边也望着他莞尔一笑。他们已经找不到什么话说了。哈纳坎先生倒希望火车立刻开动。

尼约特是十七点五十二分。挂钟上的长针每分钟都摇摇摆摆地挪动，迟疑一下，然后停住。火车里漆黑，火车站也漆黑。那是煤烟给熏黑的。她一定要来。出于责任感。我对她说过：“你不用来了。”她大惑不解地瞧着我：“怎么啦，乔治？你没有牵挂啦？”我对她道：“别待太久，你不能把小丫头抛开过久啊。”她回答：“我请柯尔努大妈看一会儿。我把你送上车，以后就回家。”此刻她就在那儿，我倚在车厢窗口，一个劲儿瞧着她。我很想抽烟。却又不敢，心想这不合体统。她遥望月台尽头，因为阳光过强，便用手遮住两眼。然后她不时想起我还在场，应当望望我。她抬起头，目光落到我身上，冲我露齿一笑，却无言以对。其实，我已是离去的人。

“卖枕头、毛毯，还有桔子、汽水、夹肉面包！”

“乔治！”

“亲爱的！”

“你要桔子吗？”

我的挎包早已塞得满满的。但她执意要给我买上点什么。因为我是出征者呀。假如我不要，她会觉得歉疚。可我不爱吃桔子。

“不要啦，谢谢了。”

"嗯，不要?"

"真不要。你真周到。"

淡淡一笑。我方才已亲吻了这冷淡、丰满、却很好看的面庞，也亲吻了这挂着笑意的嘴角。她拥抱了我，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干吗要有这么多名堂呢，天老爷？因为我出征？还有另一些人也出征。人家也拥抱他们，这倒也是。就像这样，有多少漂亮女人站在这里，映着西下的斜阳，顶着浓烟和煤灰，以不太自然的笑脸仰望倚着车窗的一名男子！后来又如何呢？我们呀，我们这些人大概总有些可笑。她太漂亮、太冷峻了；我呢，却太丑啦。

"给我写信啊，"她道。——其实她已说过这话，但总得打发时间呀——"尽可能常常来信。用不着写得很长……"

不会很长的。我不会有什么要说的，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个人从来没出过事儿。何况我已见过她是怎样看信的。她的神情专注、郑重，又很厌烦；她将眼镜架在鼻头上，小声朗读着，读给自己听，有时还有意跳过几行。

"好啦，得了，可怜的宝贝，我得跟你再见啦。今夜你想法子睡一会儿。"

可不是，没话也得找点儿话呀。不过她明明知道我乘火车是从不睡觉的。回头她会对柯尔努大妈再说一遍："他出发啦，火车里挤得满满当当。可怜的乔治，我希望他能睡上一小会儿。"

她环顾四围，神情很不幸。她那顶大草帽在头上微微动弹了一下。一对青年男女在她附近站住了。

"我得回去啦。为了小丫头。"她说这话的声音比较响，好叫那对年轻人听见。他们趾高气扬，因为长得帅。但他们并没注意她。

"对啦，亲爱的。再见吧。快快回家。一有工夫我马上

写信。”

还是流下了一小滴泪水。为什么啊，天哪，为什么啊？她在迟疑。万一呢，万一她突然向我伸出臂膀，对我说一句“过去全都是误会，我爱你，我爱你！”呢？

“别着凉啊。”

“不会的，不会的。再见啦。”

她真走啦。她约略做了个手势，投过一瞥明净的目光，终于慢悠悠地走了，一边微微摆动她那优雅坚挺的臀部，这时是十七时五十五分。我不想抽烟了。那对年轻男女留在月台上。我瞅着他们。男的背着挎包，两人谈到了南锡：男子也是被再度征召入伍的。他俩不再说什么，只是四目相对。我则注视他俩的四只手，那是优美而未戴戒指的手。女的脸色苍白，颀长苗条，乌黑的头发蓬蓬松松；男的身材高大，肤色金黄，头发也是金黄色，赤裸的胳膊从蓝色短袖衬衫伸出。火车的车厢门砰然关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他俩甚至已不相互凝视，因为不需要如此，他们的默契是内在的。

“去巴黎的请上车。”

她打了一个寒战，一语未发。他并不拥抱她，而是在齐肩高度将她那裸露而美丽的两臂捧在手中，缓缓地顺着胳膊将两手下滑。他在手腕处停顿下来。那是纤细瘦弱的手腕。他似乎使劲捏住这手腕儿。她听任摆布，双臂麻木地下垂，面部似乎受了催眠一般。

“上车吧。”

火车微微启动，他跳上车厢踏板，呆在那里，用手抓牢黄铜把手。她转身向着他，阳光将他的脸照得惨白，她眨巴眨巴眼睛，嫣然一笑。这是张大了嘴巴而又充满热情的一笑，那么充满信赖，那么沉静，那么温馨：一个男子，不管怎样英俊、怎样强

壮，无论如何是不能独自一人带走这笑容的。她根本未曾看见我，她的眼中只有他；她眨巴着两眼，她挣扎着透过阳光再看他一小会儿。我冲着她微笑：我倒回报了她一笑。十八点正。火车驶离车站，迎着夕阳远去，车上所有的玻璃窗都光耀夺目。她依然呆在月台上，渺小而暗淡。在她的周围，挥舞起许多条手绢。她一动不动，也不挥舞什么手绢，她的双臂沿着身躯下垂；然而她还在微笑，差不多可以说是在竭尽全力微笑。此刻，她大约还在笑，可谁也看不见她的笑容了。人家还看得见她。她站在那儿，为了他、为了所有出征的男儿、也为了我。我的妻此刻已回到我们安静的家园，正坐在小女儿身边，寂静与平和又在她四周重建。我呀，我走啦，可怜的乔治，他走啦，我希望他能睡一会，我走啦，我在阳光沐浴下高飞远走，我拼命朝那仍然呆在月台上的小小黑影儿微笑着。

十八点十分。皮多在卡赛特街散步，十八点钟他本有个约会，他瞧了瞧手表，十八点十分，我再过五分钟上去。在巴黎以南五百二十八公里处，乔治正倚着护栏，在牧场当间穿过。他瞧着电线杆，流着汗，微笑着。皮多暗自思忖："这小讨厌不知又干了什么蠢事?"他忽然起了强烈的欲念，想上楼、按电铃、大声喊叫："哎唷，他又干了什么？这可同我，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啊。"可他还是强迫自己折回来，我将一直走到那边的煤油灯下。于是他向前走去，最要紧的是别显得有求于人，他甚至暗中责怪自己不该来；也许本该用那种带正式抬头的信纸复函：夫人，若有意与鄙人恳谈，鄙人每日上午十至十二时在写字间恭候。他背朝路灯，即刻加快步伐，虽然心里很不情愿。巴黎：五百一十八公里，乔治拭着自己的额头，他像一只螃蟹那样朝巴黎方向滑行。皮多自语道："这是件讨厌的事，"他几乎奔跑起来，火车已被抛在他身后，他拐进雷恩街，走进七十一号，爬上四层

楼，按了电铃；在距离巴黎六百三十八公里的地方，哈纳坎正在欣赏邻座女人的大腿，那是肥腴而线条优美的大腿，穿着有点儿露出汗毛的长袜。皮多按了电铃，他拭着额上的汗，一边在楼梯转角处等候。乔治擦拭着额头，只听得远处传来铁路转向架的咯吱咯吱声。他又干了什么蠢事啊，皮多感到吞咽困难，这是件讨厌的事，尤其是胃部，那胃是模模糊糊而又咕咕作响的；但他站得笔直，脑袋僵硬地抬起，鼻孔故意撑大，并且噘起嘴巴，样子很难看，这时门开了。哈纳坎乘坐的火车钻进了隧道，皮多钻进了凉爽的黑暗中，闻得见那股尘土气，保姆招呼他："请进呀!"于是一个浑圆的、洒了香水的女人出现了，她光着软绵绵的臂膊，那是四十来岁女人柔软、温馨而新鲜的肉体，头发乌黑、可中间夹杂着一绺白发；她朝他冲过来，他立刻闻到她那股成熟女人的气息。

"他现在在哪里?"

他欠了欠身，她刚流过泪。哈纳坎的女邻座分开了交叉的大腿，他在吊袜带的尽端看见了一角肉体。他故意噘着嘴问：

"您说谁呢，夫人?"

她："菲力普在哪儿?"

他觉得自己充满柔情，也许她会在他面前大哭一场，会扭动她那美丽的双臂，一个像她这种阶层的女人当然会剃光腋下汗毛的。

一个男人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那是从前厅传来的：

"亲爱的，咱们白白浪费时间哩。假如皮多先生想进我的办公室，咱们得把情况告诉他。"

落进了陷阱！他走进来，气得发抖，他钻进白热的空气中，火车从隧道中穿出，一束白光射进车厢。他们坐下来，自然是背对阳光；而我呢，却正在阳光直射下。他们是两人。

“我是拉卡兹将军，”那穿军装的胖子说。他指着他的邻座，一位忧郁的巨人，补充道：

“这位是雅尔迪先生，精神科大夫；他最近用心为菲力普做了检查，并且跟踪观察了一段时间。”

乔治回到他那节车厢坐定。一名褐皮肤的矮个子欠身向前，此刻正在说话，他有西班牙人的长相：“你们的老板会帮助你们，这太棒了，对职员和公务人员有利呀。我吗，我没有固定收入，我是咖啡馆的侍者，靠收小费过日子，这就是我的收入。您告诉我说这长不了，说这是为了吓唬他们，我倒很愿意相信您的话；那么假定还继续两个月，那么我的老婆吃什么呢？”

“我的继子菲力普，”那位将军说，“没跟我们打招呼就离开了家，是在凌晨时分。上午快十点钟的时候，他母亲在餐厅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于是他隔着办公桌将信递给对方，并且摆出威严的架势补充道：“请看一看这封信吧。”

皮多很勉强地接过那封信：上面是很不整齐的、尖头尖脑的小字体，有涂改、又有污迹，他来了，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待着，我听见他来回踱步，他随处（在地上、椅子上、门的下面）扔下揉皱的小纸团儿，然后扬长而去。纸上涂满蝇爪般的字迹，皮多瞧瞧这笔迹，却不愿看下去，觉得那是一连串极荒谬而又眼熟的图画，一看就让人恶心。我宁愿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我的小妈妈：现在是杀人犯的时代，我呀，我选择当烈士了。您也许会有点儿难过：我这是自讨的。

菲力普

他将信放在办公桌上，微笑道：

"杀人犯的时代！兰波的影响[1] 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将军瞅着他，开口说：

"咱们过一会儿再来谈影响问题。您知道我的继子在哪里么？"

"我怎么会知道？"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嘿，这么干，"皮多暗想，"他们在审讯我呢！"于是转身向拉卡兹夫人，用一种伙伴式的口气说：

"不知道，天哪！也许是在八天以前。"

现在，将军的声音从侧面传到他耳中。

"他有没有将他的意向告诉您？"

"没有，"皮多一边说，一边向那母亲微笑，"您是了解菲力普的，他干起事来凭心血来潮。我可以肯定：他昨天晚上不知道今天早晨要干什么。"

"而自那以后呢，"将军又道，"他有没有给您写信或打电话？"

皮多不能明确答复，但那只手已做出动作，那是顺从的、言听计从的手，它伸进上衣的内袋，跟着就下了决心，那只手递出一张纸片。拉卡兹夫人贪婪地抓住那张纸，我再也指挥不了我的双手啦。他还能指挥自己的面部表情：他噘起了嘴，做了那可怕的样子，同时扬起一侧眉毛。

"我是今天上午收到这个的。"

"高高兴兴的流浪汉，"拉卡兹夫人用心地读道，"为了和平嘛。"

火车在滚动，轮船在颠簸，皮多的肠胃在咕咕作响，他艰难

---

[1]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曾有同性恋倾向。

地站立起来：

“这意思就是又高兴、又流浪，”皮多彬彬有礼地解释道，“是魏尔兰[①]一首诗的标题。”

精神病专家瞅了他一眼。

“是一首有点儿特别的诗。”

“就这些吗?”拉卡兹夫人问。

她将那张纸放在手指间反复翻看。

“唉，是这样，夫人，就这些。”

这时他听见将军斩钉截铁的声音：

“您还要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封信已写得清清楚楚。我倒觉得奇怪：皮多先生怎么会声称不了解菲力普的意向?”

皮多突然转身面向他，瞧了瞧那身军服（不是他的面孔，而是军服），于是热血涌向他的头脑。

“先生，”他道，“菲力普每星期给我写三、四次这种鸡爪式笔迹的信件，我后来根本不再留意。请原谅我告诉您，我毕竟还有别的事要操心。”

“皮多先生，”将军说道，“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领导一家叫做《和平主义者》[②]的杂志，您在杂志上明确表示：不仅反对战争，而且反对法国军队。您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认识我的继子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您争取到他赞同您的主张。他在您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种与我势不两立的态度，因为我是一名军官；对他的母亲也是如此，因为她嫁给了我这名军官[③]。他公然参与反

---

①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与兰波有同性恋关系。

② 这是第一次大战前的一家法国杂志。慕尼黑事件期间，有一家与此类似的杂志，名称略有不同。

③ 萨特根据当时一批类似的案件虚构了有关情节。

军游行。如今，正当国际形势紧张之际，他弃家出走，还借刚才您见到的那张纸条儿，通知您他将成为和平事业的烈士！皮多先生，您已经三十岁，而菲力普还不到二十岁；因此，我要对您说：我继子出走产生的任何后果，我认为您个人都必须负责，您听了这话不必感到惊奇。"

"好啦，"哈纳坎对他的女邻座说，"我嘛，我得告诉您：我已被动员啦！""哎呀，我的天哪！"她应道。乔治瞧着咖啡馆的侍者，觉得他很顺眼，也很想对他说："我也一样，已经被动员，"可他不敢说，那是出于谨慎；火车摇晃得厉害，"我在受车轮刑哩！"他想。

"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皮多斩钉截铁地说，"我能理解您的悲痛心情，但我总不能答应做您的替罪羊吧。菲力普·格雷齐涅确实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本刊编辑部来过，这一事实我无意否认。他交给我们一首诗，我们觉得颇有培养前途，便在十二月号上予以发表。此后他常来造访，我们却采取竭力规劝的态度，因为我们觉得他委实过于狂热；总之，我们已拿他没办法。"（将军坐在屁股尖儿上，用忿然而又可厌的目光打量着皮多，眼见他又喝饮料又抽烟，目睹他的两片嘴唇上下启闭，自己却既不喝也不抽，只是不时伸出手指挖鼻孔，或者用指甲剔牙、一边还目不转睛地照旧盯着他。）

"可他能跑到哪儿去呢？"拉卡兹夫人突然大喊起来，"他能在哪儿？他正在干什么？您提到他时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掉了！"

他们都不作声了。她身子朝前俯，表情既焦虑又轻蔑；皮多从她胸衣开口处瞥见了她胸脯的上端；将军直挺挺坐在安乐椅上，他在等待。他对一位合法母亲的悲痛，惠予几分钟的肃静以示尊重。精神病专家以深切的同情凝视拉卡兹夫人，好像这是他

的一位病人。然后他摇晃着他那忧郁的大脑袋，转向皮多，一如先前那样满怀敌意：

“皮多先生，我承认菲力普并没有理解您的全部思想。但毕竟这是一个极易受外来影响的孩子，他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

“难道这是我的过错?”

“也许这并不是您的过错，但您却滥用了您的影响力。”

“这是什么话!”皮多说，“既然您为菲力普检查过身体，您当然知道他有病!”

“不完全如此，”那医生笑眯眯地说，“他肯定有一定的遗传负荷。是父系的影响（他说着看了一眼那位将军），但他不完全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他是一个孤僻、不合群、懒惰和虚荣的孩子。怪癖、仇恨心理自然是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心理。他常常来看望我，最近我们常聊天，他承认他……怎么说呢? 请原谅医生的直率（他对拉卡兹夫人说)。简单说来，是经常、一贯的手淫。我知道，我的许多同行只把这看作一种结果，而我从中辨别出来的却是一种原因，同艾斯奎罗尔[1] 意见一致。总而言之，他恰如芒杜斯先生颇为得当地形容的那样，正在艰难地经历青春期少年特殊的危机[2]：他需要有人引导。皮多先生，您可是做了坏牧羊人，坏牧羊人啊。”

拉卡兹夫人的目光似乎偶然落在皮多身上；但这目光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皮多更愿意干脆面向精神病专家说话：

“我对拉卡兹夫人深感抱歉。但既然您迫使我说出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向您表明：我一贯认为菲力普是最典型的堕落分子。

---

① 艾斯奎罗尔（1772—1840)，著名精神病专家。

② 指皮埃尔·芒杜斯于一九〇九年发表的《青春期少年的内心世界》一书中的论点。

假如说他需要人引路，那么您为什么不予以照应？这是您的职责呀！”

精神病专家苦笑了一番，叹着气舐了舐嘴唇。那女人也在笑。她靠着舱门，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她以蛊惑人的表情微笑着。

“好吧，孩子，”船长道，“您得九点钟再来看我，我会告诉您我为您和您的女友能做些什么。”他的眼神迷茫而明亮，他满脸通红，抚摸着她的胸和颈部，又说一遍：“别忘了：今晚九点到这里来赴约。”

“拉卡兹将军好意让我翻阅了菲力普的几页日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了解其内容。皮多先生，读过这份材料之后，便知您对这不幸的孩子进行了讹诈。您明知他十分渴望得到您的器重，便趁机向他要求某些服务，究竟是何种服务，日记中未曾明言。只是近来他流露反叛之意，您便对之极端蔑视，终至令他陷于绝境。”

他们知道什么啊？他怒不可遏，反倒笑起来了。莫德笑着行礼，下身已退出门外，上身朝前鞠躬，浸在舱房暖热芬芳的氛围中：

“当然当然，船长先生。那么就说好九点钟；船长，一言为定：九点钟。”

“谁令他陷入绝境？谁会天天让他受委屈？难道是我在上周六在餐桌上掴了他一记耳光？难道是我硬要把他当成病人、送他去见精神病专家，并且强迫他回答有损人格的种种问题？

“您也是吗，也被动员啦？”咖啡馆的侍者问。

乔治对他苦笑；他本应开口说话，回答那两位少妇的问题：

“不，”他道，“我回巴黎办私事。”

拉卡兹夫人的尖声叫嚷使他吃了一惊。

“您还不赶快住嘴？您能不能闭上嘴？您对他是多么蔑视！二十岁的孩子，您将他衣服脱光，亵渎了他；还有我，您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也许他已经投了塞纳河，你们却还在这里相互推委责任！我们全都有罪啊；他说：‘你们没有权利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但我们全都逼了他啊！”

将军满面通红，莫德也满面通红。

“行啦，”她说，“人家会来给我们搬行李了，我们今天夜里睡二等舱。”

“亲爱的，”弗朗丝说，“是嘛，你看，你当成天大的事，其实并没那么难。”

“萝丝！”他说，没有提高嗓门，只是瞪眼盯住她。她哆嗦了，张嘴瞧着他：

“这……这太卑鄙了！”她道，“我感到羞耻！”

他伸出那只有力的手，抓住妻子赤裸的胳臂，重复了一遍：

“萝丝！”声调仍未提高。拉卡兹夫人的身子缩了下去，她紧闭嘴巴，摇着头，似乎醒悟了；她瞅着将军，将军对她一笑，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我并不像我的夫人那么忧虑，”他说，“我的继子出走时，从他母亲的书桌里偷走了一万法郎。所以我很难相信他会轻生！”

这时一片寂静。船有点颠簸；皮埃尔觉得身子发粘，他站在卧铺前，打开自己的衣箱。衣箱里溢出一股薰衣草、牙膏和烟草的气味，这气味让他有些恶心，他想：“船上服务员说过啦，我们这次渡海不会顺当！”将军沉思不语，将军夫人的神情像个乖孩子，皮多无法理解，他的肠胃咕咕叫，他的脑袋疼了，实在无法理解！嗬，肠胃翻起来了，然后又直冲到鼻头，地板在脚底下咯吱咯吱震动着，空气又热又粘，他定睛瞧了瞧将军，再也没有恨他的力气。

“皮多先生，”将军又道，“作为今天谈话的结论，我认为您能够，并且应当帮助我们找回我的继子。迄今为止，我仅限于向警察局报警。但假如从现在起四十八小时内我们还没有找回菲力普，我想把案子交到我的老友、检察官戴特纳手中，同时向他提出：司法当局是否应对《和平主义者》的资金来源作一些调查。”

“我……当然会帮助您的，”皮多答道，“谁都可以查一查《和平主义者》的账目，我们可以将它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

船在下沉，这是俄罗斯的群山哩。他将声音挤出发紧的喉咙，补充说：

“但是我……我不拒绝助您一臂之力。纯粹出于人道因素，我的将军。”

将军点了点头，说：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船缓缓地、缓缓地上升，好像是偷偷上升；它下降时也是如此；大家不禁要瞧瞧卧铺和洗脸池，以便顺手抓住什么正在上升或下降的东西。然而大家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有时在贴近小窗的下线处，出现一条深蓝色的带子，随即又渐渐消失。这是一种活跃而又畏缩的小小运动，宛若心脏的跳动，而皮埃尔的心脏合着这节拍在跳动。接连许许多多个钟点，船只不停地忽上忽下。皮埃尔的舌头像一只多汁的水果放在他的口中；每咽一次唾沫，他就听见耳朵里什么地方有软骨组织作响的声音；头上仿佛套了紧箍咒，把两鬓压得好生疼痛；再就是老想打呵欠。可他保持着镇定：晕船的事只在你老想着它时才会发生。他只要挺起身子、走出船舱、到甲板上去转一圈，就能缓过劲来，这轻微的恶心感就会消失：“我得去看看莫德，”他道。他松手放开了衣箱，在铺位旁站得笔直笔直，就像睡了一觉醒来似的。这会儿轮船在他脚下忽起忽落，但胃和脑袋都得救了；莫德高傲的眼神又出现在面前

——还有恐惧和羞耻。我要告诉她我生病了，有点儿中暑，喝酒喝多啦。我必须解释清楚，他将诉说一番，她将用严酷的目光洞穿他，这可真讨厌。他艰难地咽下唾沫，那唾沫以可怕的滑腻擦过喉间，已经有一种难闻的液汁喷向他的口腔。真讨厌，真让人讨厌！他的想法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一种放松的舒适感，一种按拍节上下起伏的需要，慢慢地、久久地呕吐的需要，他想往枕头上一倒，嗨唷、嗨唷，万念俱灰，被环宇的颠簸带向远方；他及时控制住自己：晕船只在你老想着它时才会发生。他完全恢复过来；挺直而瘦削，成为懦夫，被人蔑视的情夫，未来的战死者，他重新感到害怕，那种清醒、冰凉的害怕。他从上铺取下第二只衣箱，将它放在下铺，动手将它打开。他呆在那里站得笔直，不弯腰，甚至不看那衣箱；他僵硬的十指盲目地触摸着箱锁；这值得么？值得去打仗么？他将变成软绵绵的一摊，他将什么也不去想，他将不再害怕，只要听天由命便可。“我得去看看莫德。”他举起一只手在空气里晃动，带着一种颤悠悠的、颇为庄重的温存。柔和的姿态、轻轻跳动的睫毛、嘴巴里甜甜的味道，薰衣草香精和牙膏的香味，轮船悠悠地上升，又悠悠地下降；他打着呵欠，时间的流逝变缓慢了，在他四周变得如糖浆一般；只须挺直身子，走出船舱迈三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再度感到害怕么？他用手背推开了衣箱，扑倒在床上。一杯糖浆，用白糖调制的糖浆。他不再害怕，他不再难为情，晕船真是滋味无穷呢。

他在码头边坐下，两腿高悬在水上；他累啦，他说：“马赛本是不错的，假如没有这么多房子。”在他下面，船只微微荡漾，很轻微地荡着，那是些小船，为数甚多，装饰着鲜花、漂亮的红帘子和赤条条的雕像。

他瞧着航行中的船只。有的像山羊一般跳来跳去，有的却非

常稳健；他欣赏着碧蓝的海水，以及远处的一座大铁桥。远眺总是一大乐趣，能使人心旷神怡。他这会儿觉得两眼好生疼痛：他梦见自己睡在车厢底下，有几条汉子提着灯走了过来；他们照见了他，将他赶出来，满嘴是侮辱人的脏话。之后，他发现一堆沙子，然而他再也未能入睡。他发问道："今晚我到哪儿安身呢？"肯定有好地方，还铺着点儿草料。可事先得知道是在哪里呀。他本当问问那黑人的。他肚子饿啦，便站立起来；他的膝盖僵硬，格格作响。"我得找个客栈哩，现在啥吃的也没有啦，"他解释道。他重新迈步往前走，他已经走了一整天，他走进门就问："有活儿干吗？"然后又继续走。那黑人已经告诉过他："没活干啦。"在城里，走路是很费劲儿的，因为是石板路。他穿过码头，是慢慢斜穿的，一边东张西望，好避开有轨电车；因为他听见了电车叮叮当当的铃声，这使他为之一震。这天街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一些又瘦又矮的人，行色匆匆，眼睛老盯着足尖，似乎在寻觅什么失物；他们走过时常将他碰撞，然后头也不抬地匆匆道声抱歉；他倒很想与之交谈几句，但他们看上去真是弱不禁风，令人为之担惊受怕。他走上便道，见有咖啡店和漂亮的平台，还有客栈，但他并不入内：桌面上铺着台布，台布嘛，就有弄脏的危险。他转进一条阴暗的小街，小街冒出一股鱼腥味儿，他问："这么个地方，我该上哪儿去进餐呢？"说也巧：他一眼就看见了可遇不可求之处，在一间小屋前面，摆着十几张木头桌子；每张桌上安排了三、四份刀叉，还有一盏圆形小灯，光线不怎么明亮，也没有铺什么台布。在其中一张桌子上，一位先生已在大嚼大咽，伴着一位看上去挺正派的太太。胖路易挨近他们，在邻桌坐下，冲着他俩露齿一笑。那太太一本正经地把他打量一番，并将自己的椅子往后推一推。胖路易叫来了女服务员，是一位有点儿瘦小的漂亮小妞，臀部很结实，并且很爱扭动。

“好姑娘，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她模样儿挺俊，又散发着香气，但却不像是欢迎他光顾的样子。她颇为犹豫地瞧瞧他：

“您自己看菜单吧，”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纸。

“哦，好的，”胖路易说。

他拿起那张纸，装做端详的样子，心里却害怕把菜单拿反了。这当儿女服务员走开了，同站在门槛上的一位先生交谈起来。那先生边听边点头，还打量着胖路易。末了，他从女服务员身边走开，面有难色地挨近胖路易。

“您想要什么啊，我的朋友？”他问道。

“嗨，我想吃点什么，”胖路易不胜惊讶地回答，“您这儿总该有一碗汤和一片肥肉罢！”

那位先生面带愁容地摇了摇头，道：

“不，我们这儿没有汤。”

“我兜里有钱，不需要赊账，”胖路易强调。

“这我相信，”那位先生说，“不过您大概弄错了。您在这儿不会觉得方便的，对我们也有些妨碍。”

胖路易盯了他一眼，问：

“那么这儿不是旅店么？”

“是的，是的，”老板说，“不过我们的顾客是专门的……您最好到加纳比埃尔街对面去，可以找到一大堆小饭馆，对您再合适也不过啦。”

胖路易站起身，他不胜困惑地搔搔头皮，又道：

“我有钱呀，可以拿给您看呢。”

“不用，不用，”那先生急忙答道，“您说的我全信。”

他彬彬有礼地挽起他的胳膊，带着他在小街上走了几步。

“打这儿走，”他说，“您就能找到堤岸，再靠右首顺着走，

不会走错的。”

“您真是个好人，”胖路易说着摸了摸帽子。他感到自己做错了事。

他又重新来到码头上，到了矮小的、黑头发的人群当间，这些人在他的两腿旁窜来窜去。他走得非常慢，惟恐碰翻了哪一位。他心里很不好过。在这个钟点，他通常是从加尼古山朝维尔弗朗什[1] 走，牛群在他前头慢行，倒是有了伴儿；他经常碰见帕尔杜先生，他朝维蒂叶农庄走，每回都送他一支雪茄，或在他腰间捅上几拳。山峦呈红褐色，鸦雀无声；山谷深处，能看见维尔弗朗什的炊烟。他迷了路，所有这些人走得都太快，他只能瞥见他们的头皮或帽尖儿，他们全都是矮小人种。一个顽童从他两腿当中穿过，嬉笑着瞧他，对他的伙伴说：

“给我瞄着这个家伙，你不会以为：他一个人在上面感到腻味吧？”

胖路易看着他们奔跑，感到自己有错儿；他因为自己身材高大而感到惭愧。他说：“他们有自己的习惯，”然后身子靠在墙上。他既忧郁又和气，忧郁得像在生病的日子里一样。他怀念那黑人，他又礼貌又快活，那是他惟一的朋友。他思忖：“我本不应当让他走掉的。”而且，突然间，一种快活的想法闪过他的脑海：“黑人嘛，从老远就能认出来，重新找到他应当是没什么困难的；”他继续朝前走，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了，他用眼睛寻觅他，心想：“我该请他喝一杯。”

她们全都来到广场，脸蛋被夕阳照得很红。其中有冉娜，有于絮尔，有克拉波姐妹，有玛丽，还有所有其他女人。她们开头是在家里等待，后来眼看一分一秒过去，又一个个地回到广场上

---

① 维尔弗朗什，法国东南部小镇。

来。她们等待着。透过明净的玻璃，她们看到特朗伯兰寡妇的咖啡馆华灯初上，在玻璃窗上方形成三个模模糊糊的斑点。她们瞧着这些斑迹，深感悲伤：特朗伯兰妈妈点亮了她那冷清的咖啡馆的灯火，她坐在一张大理石桌边，将她的针线篓放在大理石上，无牵无挂地缀补着线袜，因为她已做了寡妇。而她们呢，她们却待在外面等候丈夫，她们感到自己身后屋里空空，厨房里夜色渐浓；在她们前头，是这条漫长的冒险之路，路的尽头便是卡昂城。玛丽瞧了瞧教堂钟楼上的时间，对于絮尔说："再过一会儿就九点钟啦，也许人家还是把他们留下了。"镇长说过这根本不可能；但他懂什么啊！他不比她们更了解城里人的习惯。人家干吗要拒绝送上门来的棒小伙子呢？也许人家对他们说了："哎，好嘛，既然你们已经来了……"，于是便将他们留下。小萝丝奔过来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大喊："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所有的女人也都拔腿跑起来；她们一直跑到达尔波瓦田庄，从那里可以看到一段大路，于是她们看见他们在白色的公路上，正好在大草地当间：他们都还在大车上，像去时一样鱼贯而行；他们回程走得很慢，边走还边唱。夏宾走在最前头，他瘫坐在长凳上，两手无力地执着缰绳，他已昏昏入睡，马儿凭着习惯自己往前走；玛丽发现他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想到他又同别人打过架。在他身后，小雷纳尔站在四轮车上大声唱着歌，但他的样子并不开心，别的人跟在后面，衬着明亮的天空，显出一个个黑色的身影。玛丽转身对克拉波说："他们都喝醉啦，人家要的就是这一口呢！"夏宾的大车走得十分慢，一面还吱扭吱扭地响着，女人们闪开身子让大车通过。车子驶过后，路易丝·夏宾发出一声尖叫："天哪，他只牵回一匹牲口，那另一匹呢，他弄到哪儿去啦，是不是卖了喝酒啦？"小雷纳尔声嘶力竭地大声歌唱，让他的轻马车从一个沟壑跳到另一个沟壑；后面那些人，也都手持马鞭，

站在大车上唱个没完。玛丽见到她的男人，他看上去没有醉，但她凑近看那副嘴脸时，便知他也没少喝，而且就要揍人啦。“连畜牲都不如呢！”她想，心里十分难过。但见他回家她还是挺高兴的，农庄里要干的活儿太多啦，虽说他有时要揍人，（比如周末）还是宁愿让他在家里干粗活儿。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那是小啤酒店的一个平台；他要红葡萄酒，可端上来的却是一小杯白葡萄酒；他的两腿发酸，于是他在桌子底下把腿伸直了，在鞋子里扭动着脚趾。“真有意思，”他说。然后一边喝、一边又说：“真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有心找了他半天。”他真想让他坐在对面，好好端详一下那副善良的黑面孔；只要一见到他，他就要发笑；那黑哥儿也发笑。他的神情又温顺又轻信，像牲口一样：“我要给他烟叶抽、给他葡萄酒喝！”

他的邻座打量了他一番：“他觉得我古怪，因为我自言自语”；那是个二十岁的矮小子，发育得很不好，很瘦弱，皮肤像姑娘般细嫩；他同一个褐皮肤的坐在一起，那人倒是个漂亮男子，鼻头扁平，耳朵里长毛，左前臂文了一只铁锚。胖路易明白他们在用他们的方言议论他。他朝他们微笑，同时唤来了堂倌。

“小伙子，同样的酒再来一杯。要是你有大点的杯子，只管拿来。”

堂倌不动弹，也不说话；但端详他的样子异乎寻常。胖路易掏出钱包往桌上一放：

“你怎么啦，小伙子？以为我付不起钱吗？喏！”

他取出三张大钞，每张一千法郎，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

“你有什么可说的？去，给我上一杯你那破玩艺儿。”

他将钱包放回衣兜，发现那鬈发小伙子冲他有礼貌地微笑着。

“混得不错？”那矮小子问。

“嗯?”

“挺好吗?”

“还行,”胖路易说,“我在找我那位黑哥们儿。”

“您不是本地人?”

“不是,”胖路易含笑回答,“我不是这儿的人。你不想喝一杯么?我请客。”

“那敢情好,”鬈发小子说,“我能把我的伙伴也带来吗?”

他用方言对伙伴说了几句话。伙伴笑了笑,默默站起身来。他们在胖路易对面坐下来。那矮个子身上散发着香气。

“你身上有一股贱女人的味儿!”胖路易说。

“我从理发店刚回来。”

“哦!原来如此。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里奥,”那矮个儿说,“这哥们儿是意大利人。他叫斯塔拉斯;我们是水手。”

斯塔拉斯笑着打了个招呼,但一言不发。

“他不懂法语,但他很有意思,”马里奥说,“你会意大利语么?”

“不会,”胖路易说。

“没关系,你会明白的:他很有意思。”

他们彼此用意大利语交谈。这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他们似乎在歌唱。胖路易跟他们呆在一起颇为高兴,因为有了伴儿;但实际上,他仍觉得孤独。

“你们要什么酒啊?”

“好,来茴香酒吧,”马里奥说。

“三杯茴香酒,”胖路易重复了一遍,“这是什么东西?葡萄酒一类吗?”

“不,不,比那好得多,你会发现的。”

堂倌倒满了三杯烧酒，马里奥往杯子里兑了点儿白水，那烧酒就变成旋转不已的一团白雾。

“祝你健康!”马里奥说。

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用袖子擦了擦嘴。胖路易也喝了下去：味道不坏，确有茴香味。

“快瞧斯塔拉斯，”马里奥说，“他会叫你发噱呢。”

斯塔拉斯开始斜着眼瞧人；他皱了皱鼻头儿，噘了噘嘴唇，还像兔子似地晃晃耳朵。胖路易笑了，却感到不悦和反感：他觉得斯塔拉斯不讨人喜欢。马里奥笑出了眼泪：

“我对你说过，”他笑嘻嘻地说，“他很有意思。现在他要玩小碟子了。”

斯塔拉斯将酒杯放在桌上，又把垫在下面的小碟放在他巨大的掌心中，再以左手在右手上面平搓三次。第三次刚过，那小碟便不知去向。斯塔拉斯利用胖路易惊奇之际，将手伸进他的两膝之间。胖路易感到一件硬东西刮过他的腿部：那只手重新出现，手中拿着小碟儿。胖路易微露笑意，马里奥却拍着大腿，高兴得掉出了眼泪。

“嘿！老坏蛋!”马里奥在两次打呃之间说，“我早说过：你跟咱在一起，会笑个没完!”

他渐渐安静下来；到他恢复正经之后，一种沉甸甸的静默笼罩住了这三个人。胖路易觉得他们已令人讨厌，有点儿希望他们滚开；但转念一想：黑夜即将来临，他又得重新上路，在漫长阴暗的街道上胡乱穿行，没完没了地寻找一个可以吃饭的角落，以及一个可以睡觉的处所，想到这，他觉得心揪紧了，于是又要了一巡茴香酒。马里奥俯身向着他，胖路易闻到了他的香气。

“这么说，你不是这儿的人?”马里奥问。

“我不是本地人，此间谁也不认识，”胖路易说，“我就认识

一个小伙子、还找不到他的踪影。要么你认识他，他就是那黑哥儿，”他想了想又道。

马里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蓦然俯身向着胖路易，眯缝着眼说：

“马赛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他对胖路易说，“假如你没见识过马赛，就等于一辈子没寻过开心！”

胖路易沉默不语。在维尔弗朗什，他倒是常常寻乐的。当年他服兵役时，在佩皮尼扬的窑子里，他也是快活过来的；那可真够意思。可他没法想象在马赛也能寻欢作乐。

“你不想乐一乐？”马里奥问，“那些漂亮小妞儿你就不当一回事？”

“那倒不是，”胖路易说，“可眼下我更需要填饱肚皮。你要是认得什么餐馆，我就请你一道吃一顿。”

随着夜幕下垂，各种物质都蒸发成为气体，只剩下一块块朦朦胧胧的气团，颜色灰暗的薄雾。她低着头，缩着肩膀，匆匆忙忙向前走；她生怕突然绊着一团缆绳什么的，于是她紧贴着舱壁踽行；完全被夜色吞没，仅仅成为悬在这巨大雾团中的一股水汽，然后沿着船边慢慢散开。然而她明知自己洁白的衣裙是一盏提灯。她穿过二等舱甲板，听不见任何嘈杂声，惟有那波涛无尽的哀怨。可是到处都有纹丝不动、无声无息的人影，映衬在大海平静的暗影上，他们睁着眼睛：不时有尖尖的火光洞穿漆黑的夜，将某人的面孔照红；于是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凝视着她，旋即渐次隐没。此时的她，真恨不得弃世而去。

得从一处楼梯走下去，穿过三等舱甲板，再从另一处楼梯攀缘而上，那梯子像绳梯一般垂直，泛着白色；假若有人瞥见我，那是不会发生疑问的了：他的单人舱在上面，那里只有他一间；这男人有活儿要干，他不大可能留我整整一夜。她还担心他搞出

滋味来，天天晚上派一名男仆到客厅里来寻她，像那个希腊籍船长干过的那样。但不会，对这么一个肥肥胖胖的老家伙来说，我实在是过于干瘦啦，他会大失所望，他会发现我只剩下一把骨头。她用不着叩门，那门是虚掩着的，他在黑暗中等候她，说：

“请进来，美人儿！”

她有些踌躇，喉头突然发紧；一只手伸出来将她拉进单人舱，门又重新关上。她突然发现身子紧贴着一个大肚皮，一张有软木味儿的老嘴使劲压着她的嘴唇。她听任摆布，以傲慢的隐忍思忖：“这是我的职业呀，是我行当里的一部分哩！”船长按了电灯开关，于是他的尊容便在黑暗中显露出来：他两眼的眼白泛着水气和蓝颜色；左眼有一个红色的斑点儿。她笑嘻嘻地挣脱出来；一切都变得难上加难啦，因为电灯照亮了一切。本来，她只是笼而统之地想象他的模样；可这一下子，他却存在于最小的细微末节之中，可谓纤毫毕露。她就要同一位世上无双的人物做爱，而这做爱又和跟别的男人一个样儿。这一夜将成为无双之夜，又同任何的夜并无不同：一个独一无二、无法弥补的爱情之夜，它将无可弥补地永远消失。莫德笑着说：

“请稍耐，船长，请稍耐，您真性急呀：咱们总得相互认识认识嘛！”

出什么事啦？他支着一只臂肘抬起身子，满腹狐疑：船似乎纹丝不动了。他感到有三、四次反胃，有一次很厉害，一直冲到鼻头，他觉得浑身既空虚又绵软，但脑子却很清楚。

“出什么事啦？”他在寻思。他突然在床铺上坐起，似乎有一只铁箍套住他的头颅，还有那种极为熟识的忧虑在咬啮他的心。时间又重新开始流逝，那是一座不可逆转、断断续续运作的机械，每秒钟都像一弯锯齿那样撕裂着他，每秒钟都使他更接近马赛、接近他将沉沦于其中的灰色大地。人间又重新出现，环绕着

他的单人舱：一个冷酷无情的人间，有火车站、有烟氲、有制服、有备受摧残的田野；那是他既无法生存、又难以割舍的人间，包括那在弗朗德勒等着他的土穴。一个胆小鬼，身为将门之子却害怕打仗。想到这儿他自己都厌恶自己。然而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攫住生命。但这就更加令人恶心啦："我并不是为了自身的价值而想活着；我是……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不为，只因为我本来就活着。"他觉得只要能保住皮囊，他就什么都干得出来：可以溜之大吉、可以跪地求饶、可以卖友求荣；然而他又并不怎么看重他这条命。他站起身来说："我对她说什么呢？说我中暑啦，疟疾发作啦？身上感觉不正常啦？"他走近大镜子，身体摇摇晃晃，发现自己脸色蜡黄蜡黄，如同柠檬一般。"这下子齐啦：我连脸面都靠不上啦。而且我大概还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气味。"于是他在脸上洒了一通香水，又用漱口水洗了洗口腔。"真是麻烦呀，"他忿忿然想道，"我还是头一遭考虑一个婊子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半吊子的荡妇、烂舞厅里拉琴的；我从前玩过有夫之妇，玩过贤妻良母哩。"她勾住我啦，这婊子；"他一边穿上衣一边想，"她心里有数。"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船长还光着身子，他的皮肤蜡黄而有光泽，除了胸部的四、五根白毛外，全身无毛，也许是因为年老而脱落光了。他笑着，样子像个胖乎乎的老顽童。莫德轻轻用指尖触摸他那光溜溜的胖大腿，他绞扭着身子大嚷：

"别搔我的痒处啊！"

他知道那间舱房的号码：27号。他走进右首走廊，然后又走入左边一条走廊。他用力敲打舱壁；27号，就在这儿嘛。一名年轻女子仰卧着，像死人一般脸色铁青；一名老妇坐在床上，两眼又红又肿，正在吃一块奶酪点心。

"哦！"她道，"那三位女士吗？她们都很和气。她们走掉啦，

人家把她们搬到二等舱去了；我会想念她们的。”

他惊奇地瞧着她，将手放在她的胯骨上：

“您要是长着一张漂亮的小脸蛋，那就十全十美了；可你真够瘦的呀。”

她噗哧一笑；当有人摸着她的胯骨时，她总是忍俊不禁。

“船长，您不喜欢瘦子吧？”

“嗨！我一点儿不讨厌瘦子，绝不讨厌！”他忙着应答。

他连跑带跳地上了楼梯；他必须见着莫德。现在他上了二等舱的甲板，一条很漂亮的、铺了地毯的走廊；门和壁板都上了青灰色的瓷漆。他很走运：鲁比突然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提衣箱的男服务员。

“您好！”皮埃尔说，“您坐二等舱吗？”

“不错不错！”鲁比答道，“弗朗丝害怕得病。我们一齐商妥：既然事关健康，就该作一点儿牺牲。”

“莫德上哪儿去啦？”

莫德正侧身卧着，船长斯斯文文而又心不在焉地轻轻抚摸她的屁股；她倒觉得委屈了：“要是我不对他的胃口，他就不该勉为其难嘛。”她也用手去摸他的腰间，算是礼尚往来：那可是老皮老肉了。

“莫德吗？”鲁比尖声怪气地回话，“谁知她上哪儿去了？您是了解她的：她忽然动念去讨好运煤工了，要不就是去讨好船长；她最喜欢东奔西颠，总是从船这头跑到另一头。”

“小怪物！”船长说着笑起来，一边抓住她的手腕：“我就让你在我这船主的身子上奔走一圈！”他揶揄道。他的眼睛头一遭儿光芒四射。莫德便听任他摆弄，她因为换舱房而有些不好意思、好歹得叫他满意啊：她遗憾自己实在太瘦，似乎让人上当受骗了；船长倒满脸堆笑，他低垂眼帘，似乎庄重正派而又含蓄敛

抑的样子。他抓住莫德的手腕，温柔而坚定地指引她那只手遨游；莫德也心甘情愿，暗想："人家一心想干的事儿，咱要是拒绝也不合适；毕竟此番给人添了麻烦，尤其是人家原本不喜欢干柴棍儿！"

"多谢，多谢啦！"

他点点头，又重新向前疾行。必须找到莫德；她应当在甲板上。他爬上二等舱的甲板，天色已暗，几乎不可能分辨出谁是谁来，除非是凑到鼻尖底下去端详。"我真笨，其实只须在此守株待兔便可：不管她从哪儿来，她都得走这部楼梯么。"那船长已经紧闭双眼，样子既安详又全神贯注，让莫德觉得十分有趣，她的手腕已感劳累，但能让人高兴她也就满意了。再说，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就像小时候泰弗讷尔爷爷将她抱在膝上，爷爷却突然颠着脑袋睡着了。皮埃尔凝视大海，心想："我是个胆小鬼！"一阵凉风拂过他的脸，吹得他的发绺咝咝有声。他瞧着波浪的汹涌澎湃，吃惊地省视自己："胆小鬼。我真没有想到哩。"胆小到可悲可叹的地步。仅仅一天，就足以让他发现自己的真相；若不是此番战祸临头，他本会永远一无所知。"假使我生在一八六〇年，比如说……"，那么，他会沉着自信地安度此生；他会苛责别人的怯懦，不会有什么事情（绝不会有）暴露他真正的天性。不走运啊。一天。才一天工夫，眼下他算是明白了，并且感到孤零零。汽车、火车、轮船驶过这明净且音响格外好的黑夜，全都驶往同一方向：巴黎，载着像他一样的年轻后生。他们不能成眠，倚着舷墙、或者用鼻头儿贴着玻璃窗。"这是不公正的啊，"他心想，"成千上万的人、也许是千百万人，生活在幸福的年头，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他们尝到的是并无定论的甜头。阿尔弗莱德·德·维尼也许是个胆小鬼。还有缪塞呢？圣伯夫呢？

波德莱尔呢?[①] 他们都非常走运。可我却很倒霉! 他一边顿足,一边喃喃自语。她本可以不知此事的,她本可仍以崇敬的神色看待我,她也不会比别人跟我的时间更长,过了三个月我就会将她抛在一边。可眼下她已经知道。她知道啦。这婊子,她抓到我的把柄啦。”

外边一团漆黑,但在酒吧里,光线却十分充足,以致胖路易被照花了眼,说来有趣,因为看不见灯,只是天花板上有一圈弯弯曲曲的红色管道;还有一圈白色管道,那便是光源了;他们到处都安装了镜子;在对面的镜子里,胖路易瞥见了自己的整个大脑袋,以及斯塔拉斯的脑门顶儿;他既看不见马里奥也看不见戴西,他们的身材都太矮小。他付了餐费和四巡茴香酒的钱;他叫了白兰地。他们坐在酒吧的尽里,正好面对柜台,那里挺舒服,四周响着催人入眠的音乐。胖路易兴致勃勃,他真想跳上桌子高歌一曲。可惜他不通音律。有时候他闭上两眼,落进一个黑洞,觉得碰上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压迫得他全然透不过气来。他重新睁开眼,想追忆到底是什么,临了却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扯平了说,他还是觉得挺自在,有点儿恼火,却又很舒服;他很难坚持睁着眼睛。他早已将两条长腿伸到桌子底下,一条腿夹在马里奥的两腿间、一条腿夹在斯塔拉斯的两腿间。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他自己,觉得很好笑,他试图学斯塔拉斯的样子做鬼脸,但他既不会斜眼看人、又不会叫耳朵动弹。在镜子下方,有位小个子太太,相貌端正、穿着整齐,正若有所思地吸着烟,此时大约

① 以上提到的人名,均为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作家:阿尔弗莱德·德·维尼(1797—1863),浪漫派诗人,小说家;缪塞(1810—1857),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圣伯夫(1804—1869),小说家和批评家;波德莱尔(1821—1867),诗人兼批评家,法国象征派的前驱。

以为那鬼脸是冲着她做的，便向胖路易伸出舌头，接着她将右腕放在左手里，又捏紧右拳，一边转动一边吃吃地笑起来；胖路易惊愕地掉转头去，惟恐自己在无意中得罪了人家。

戴西挨着他坐着，她矮小、刚强、爱激动。但她不大理会他。她散发着香气，妆化得很好，乳房高高隆起，但胖路易觉得她太一本正经：他喜欢那种小巧玲珑，有点儿嘻嘻哈哈的姑娘，不时捉弄你一番，比如对准你的耳朵吹一口气，或者垂着眼跟你说些叫人耳热的悄悄话，那种龌龊话你一时半会儿不会弄明白的。戴西既活跃又严肃；她同马里奥一本正经地议论战争；她唠叨着：

“那就打呗，这一仗；如果该打，那就打呗。”

斯塔拉斯正对着戴西，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他看上去很专心，但肯定是出于礼貌，因为他啥也听不懂。胖路易对他颇有几分同情，因为他一直保持平静，从来不发火。马里奥以狡黠的神态瞧着戴西，他点头道：

“没说的，没说的。”

可他不像是心悦诚服的样子。

“我么，我喜欢战争甚于喜欢罢工，”戴西说，“难道你不更喜欢战争、而偏爱罢工？你只要看看码头工人罢工，就明白它让大家、让我们以及别人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

“没说的，”马里奥答道。

戴西很认真地、愁容满面地高谈阔论，她一边摇头一边说：“一打仗，罢工就完蛋（她说得铁板钉钉）。所有的人都得干活儿。嘿嘿！要是你看到过一九一七年的轮船就好啦！可惜你那时是个毛孩子；我当年也是毛孩子，可你看，我统统都记得。军乐队大吹大擂，夜间看见火光直照到艾丝塔克河。还有满街攒动的人头，你真觉得不知自己到什么地方啦，大家都很自豪，布特里

尔街排着长队，有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印度人，有多少人啊！告诉你，我母亲捡到多少东西啊！"

"没有德国人吧，"马里奥说，"大伙儿就是跟他们打仗呀。"

"告诉你，就是有德国人，"戴西说，"而且是制服笔挺、帽子上有个什么符号的。我毕竟是亲眼看见的，不是吗?"

"咱们就是跟他们打仗，"马里奥说。

戴西耸了耸肩：

"不错，那是从上头、从北面、从战壕那边来的。我说的这些是打海上来的，来做买卖的。"

一名高个子女人走过。她肥肥胖胖，皮肤金黄得像黄油一般，但她的神态也一本正经。胖路易心想："是因为住在城里才有这副神态。"她俯身向着戴西，似乎怒不可遏：

"哎呀呀，我可不喜欢战争，你明白吗？因为我已经打够啦。我兄弟一九一四年打过仗，难道你想叫他再打一次？还有我叔叔的农庄，难道它没被烧掉，嗯？这些你都无所谓?"

戴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恢复了冷静。

"那么你更喜欢罢工?"她诘问，"你明说呀！"

马里奥盯着那金黄皮肤的大个子，她一言不发、连连摇着头走开了。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向一位满面愁容的小个子激动地诉说起来，那人正在口里嚼着一根稻草。她指着戴西，说话之快委实令人吃惊。那小个子并不答话，他嚼着稻草连眼睛都不抬，甚至不像在听她说话。

"她是色当人，"马里奥解释道。

"在什么地方?"戴西问。

"在北方。"

她耸了耸肩膀。

"那么，她有什么好嘟哝的？他们在北方早已习惯打仗了。"

胖路易使劲打了个呵欠，泪水顿时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他倦了，但挺开心，因为他喜欢打呵欠。马里奥匆匆瞥了他一眼，斯塔拉斯也打起呵欠来。

“这位伙伴腻味啦，”马里奥指着胖路易说，“你对他客气点儿，戴西。”

戴西转身朝着胖路易，将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她已不再有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气。

“真的吗，我的宝贝儿，你有个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在身边，还觉得腻味吗？”

胖路易正想回话，却瞥见了那黑哥儿。他伫立在柜台前面，正在喝一大杯黄澄澄的饮料。他穿一身绿色套服，戴一顶草帽，上面饰着一根五彩飘带。“啊，好！”胖路易道。他端详着那黑人，很是高兴。

“你怎么啦？”戴西惊讶地问。

他将头转向她，又转向斯塔拉斯，惊惶地凝视他们。他对于与他们为伍深感羞愧。他摇摇肩膀，让戴西放下手臂；他站起身，蹑手蹑脚地挨近那黑人。黑人在喝饮料，胖路易舒坦地笑了。戴西在他身后尖声嚷道：“这胖子怎么搞的？把我弄得好疼。”但胖路易满不在乎，他摆脱了马里奥和斯塔拉斯。他在黑人头上举起手来，照他的肩胛狠拍一巴掌。那黑人差点儿闭过气去；他猛咳一声，吐了口痰，怒气冲冲地转向胖路易。

“是我呀！”胖路易招呼道。

“您有时是不是有点疯疯癫癫？”那黑人尖声尖气地说。

“你看清楚，是我啊！”胖路易重复道。

“我不认识您，”那黑人说。

胖路易伤心地瞧着那黑人：

“你不记得啦？昨天咱们还见了面哩，你那时刚刚游过泳。”

黑人咳嗽并吐了一口痰。斯塔拉斯和马里奥已站起身来，他们分别站在胖路易的左右侧。“他们还不肯让我安静么?”胖路易忽然自语。马里奥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口。

“喂、来吧，”他说，“你看得明白，他不肯要你。”

“这是我的黑哥儿，”胖路易用威吓的语气说。

“把他弄走，”那黑人说，“你们几点钟让他上床?”

胖路易瞧瞧那黑人，觉得很失望：明明就是他嘛，他本来又潇洒又快活，戴着一顶漂亮的草帽，为什么变得这么健忘、这么没良心?

“我还请你喝过酒呢!”他说。

“得啦，过来吧!”马里奥重复道，“这不是你那位黑哥儿；他们全都彼此相像咧。”

胖路易捏紧拳头，转身向马里奥：

“告诉你：给我滚开。这儿没你的事!”

马里奥后退了一步。

“所有的黑人全都一个样儿，”他忧心忡忡地说。

“马里奥，别管他。他是个蛮子，你过来吧，”戴西嚷道。

胖路易正要撞门，这时门却开了，又有第二个黑人出现，长得和第一个人很相像，戴一顶狭边草帽，穿一身玫瑰色衣服。他漫不经心地瞧瞧胖路易，跳舞般地穿过酒吧，跑过去倚着柜台。胖路易擦擦眼睛，反复端详这两个黑人，不禁大笑起来。

“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他说。

马里奥凑近道：

“对了吧，你看见啦。”

胖路易觉得茫然。他很不喜欢斯塔拉斯或马里奥，可又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挽住他俩的胳膊：

“我还以为那是我的黑哥儿呢，”他解释道。

那黑人朝他背过身，喝起酒来。马里奥看看斯塔拉斯，然后两人都转身朝向戴西走去。戴西站在那里，双手叉腰，正等着他们，神情不大随和。

“哼！”马里奥说。

“哼！”斯塔拉斯响应。

他俩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每人挽住胖路易一只胳膊，将他连拖带拉拽了出去。

“咱们去找你那位黑哥儿，”马里奥招呼着。

街道又狭窄、又荒凉，散发着一股白菜味儿。在屋顶上方，可以瞥见满天星斗。“他们全都长得一个样儿，”胖路易心神不宁地想。他问道：

“马赛有许多这样的么？”

“许多什么？伙计？”

“许多黑人嘛！”

“不老少呢！”马里奥说着点点头。“我是全黑的，”胖路易想。“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船长说，“我就算是您的贴身仆人吧。”马里奥拦腰挽住胖路易。船长抓住连衫衬裙的背带，莫德不禁失笑：“您拿反了哩！”马里奥俯身向前，他紧紧抱住胖路易的腰部，用脑袋蹭他的肚皮，嘟哝着：“你是我的伙伴，斯塔拉斯不是真伙伴，他不过是小伙伴。咱俩才是情投意合！”斯塔拉斯在窃笑，他的脑袋似乎在旋转、旋转、再旋转，他的牙齿闪闪发光，真是一场噩梦，他的脑袋被叫喊声和灯光搅得嗡嗡作响，他正在走向别一种声响和别一种灯火：它们通夜都不会放过他。斯塔拉斯的笑声，他那起伏不定的褐色面孔，马里奥那张狡猾的小脸……，他真想呕吐，大海在皮埃尔的胃里起起落落，他心里明白再也找不到他那位黑哥儿，马里奥推着他，斯塔拉斯拽着他，黑哥儿是一名天使，我却下了地狱。他喃喃道：

“那黑人竟是一名天使！”

两滴滚圆的泪珠滑落在他的腮帮上，马里奥推着他，斯塔拉斯拽着他。他们转过街角，皮埃尔双目紧闭，剩下的只有街灯在石板路上闪动着的反光，以及海水撞击艏柱时激起泡沫的嘘嘘声。

护窗板紧闭，窗户紧闭，散发着一股臭虫和甲醛的气味。他俯向旅行护照，蜡烛照亮了他那灰白拳曲的头发，将他脑袋的影子投射在整个桌面上。“他为什么不开电灯，他这样好费眼力啊。”菲力普清了清嗓门儿：他觉得自己沉浸在静默和忘却之中。“在那边我存在着，我终于存在了：我是强有力的，我得到了承认，她没能吞下一口食物，她的喉管里堵着一团泪水；而他，他惊呆了。他向着我举起的手萎缩了，他本不相信我能这样；在那边我刚刚问世，但现在我是在这儿、面对这矮壮的老汉，他蓄着灰白的胡髭，完全将我抛到脑后。在这里，就是这里！在这里，我单调地存在于盲聋哑人之中，我融化为影子，而在那边，在蜡烛台的照明下，在安乐椅和长沙发间，我存在着，我是算数的。”他顿了顿足，老人抬起双眼，那是一双近视眼，眼神冷酷，似乎泪水汪汪、而且倦怠无神。

“您去过西班牙么？”

“去过，”菲力普说，“是在三年前。”

“护照已失效。本应办延长手续。”

“我知道，”菲力普不耐烦地说。

“我吗，我是无所谓的。您说西班牙语么？”

“说得跟法语一样好。”

“假如他们把您当成西班牙人，那您就走运了，加上您的头发是亚麻色的。”

“西班牙人也有长金黄头发的。”

那老头儿耸了耸肩膀。

“我么，您要知道，我对您说这个……”

他漫不经心地翻动护照。“我呀，我在这里，在一个专造假证件的地方。”但这看上去很不像。从这天早晨起，就什么也不像真的啦。伪造证件者不像伪造证件者，倒像一名宪兵。

“您的样子像一名宪兵。”

老头儿不回答；菲力普觉得很不自在。微不足道。它在这里又重新出现：那头一天显而易见的微不足道；那时我正从他们目光下经过，我是背负在一个玻璃工人背上的一方玻璃，我在阳光下经过时发出摇曳的光芒。在那边，现在我却像死人一样暗淡无光；她在寻思：“他在哪里？他正在做什么？他是不是毕竟还想念着我？”可那老头儿似乎不知道，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我还是一块宝石呢。

“那么？”菲力普问。

那老头将疲惫的目光转到他身上。

“是皮多打发您来的吗？”

“您这是第三次这样问我啦。不错，是皮多让我来的，”菲力普不慌不忙地答道。

“好吧，”老人说，“一般来说，我干这种事不要钱；但给您干，得收三千法郎。”

菲力普像皮多那样噘起嘴唇：

“我早料到。我没有让您白干的意思。”

老头儿哼哼冷笑两声。“我的音调不自然，”菲力普忿然想，“我的傲慢无礼还不够自然，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他们与我之间，有一记耳光的老账要算呢。我得还清了账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地谈话。不过那最后一次、离现在最近的那一次（他激动地想），已经一笔勾销。”

“那么请收下，”他道。

他急忙掏出钱包，将三张钞票放在桌上。

“小笨蛋！”老头儿说，“现在我可以将它们装进兜里而不给您干活。”

菲力普焦虑地盯着他，作出要收回钞票的样子。老头儿哈哈大笑。

“我还以为……”菲力普道。

老头儿笑个没完。菲力普狼狈地缩回手，不禁也笑了起来：我总还能识别人嘛，我知道您不会这么干，”他说。

老人不笑了，但他的表情又开心又凶狠。

“他还识得人哩。可怜的臭小子，你上我这儿来，你从未见过我。却掏出钞票放在桌上，这可是要你命的一着。去吧、去吧！让我干活儿吧。我先收你一千法郎，以防你变卦。等你来取证件时，再付其余的款项。”

又是一记耳光。我会统统奉还的。泪水涌进他的眼睛。他有权利生气，但他现在感觉到的却是惶惑。他们怎么都如此冷酷无情？他们从不手软，而且时刻戒备，一旦有隙可乘便扑将上来，让你吃不消，我招他惹他了吗？对蓝色客厅里的人，我招惹他们了吗？我一定得掌握较量的规则，也来个硬的，叫他们发抖！

“什么时候能得？”

“明儿上午。”

“没想到……没想到要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老头儿说，“还得盖章呢，你以为我可以自己制造？得啦，走吧，明天上午你再来，我总不能拼上一整夜来干你的活儿吧。”

外面是黑夜，是令人作呕的暖热之夜，加上它的种种魔怪；还有长时间在你身后作响的脚步声，你却不敢掉头张望，这便是

圣旺之夜；这个街区是不安全的。

菲力普淡淡地问：

“我可以在几点钟来？”

“随便，六点钟以后就行。”

“附近……有没有……旅店？”

“圣旺大道上就有，你只须挑选就行。得啦，快走吧！”

“我六点钟再来，”菲力普坚定地说。

他拿起提包，重新关上门，走下楼梯。到了四层楼的转角处，他的泪水涌出来，他忘了带手帕，只得用袖子擦擦眼睛。他还吸了吸鼻子：反正我不是胆小鬼。楼上那老鬼以为我是胆小鬼，他的傲慢像目光一样跟踪着他。他们都盯着我。菲力普急忙走完最后几级楼梯。“请把门打开。”于是门开了，外面是单调的灰色的夜，空气闷热。菲力普仿佛钻进了这锅“洗碗水”。“我不是胆小鬼，只有这该死的老家伙才会那样认为。而且他也不再那样想了（他断言道）。他不会再想到我，他大概已动手干活儿。”那目光消失了。菲力普加快了步伐。“那么，菲力普？你害怕啦？”“我不害怕，我不能害怕。”“你不能，菲力普？你不能吗？”他身子碰到墙壁。皮多抚摸着他的两胁和胸部，透过衬衫碰到他的乳头，然后用右手的两个指头敲了一下他的嘴巴：“永别啦，菲力普，滚开。我不喜欢遇事畏缩的人。”街上有许多静止的人影儿，那些人都闷声不响地倚着墙，他们也不抽烟，只用他们蒙着夜色的双眼看着你走过，没有任何动作。他几乎奔跑起来，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就凭你这副面孔？走吧，去吧，你是个小小的懦夫。”他们会看到的，他们都会看到的，他会像别人一样前来，他会念出我的名字，并且说：“喏！对于一个富家子弟，一个毛头小伙子来说，这就算不坏啦。”

在他的右首出现一片亮光，原来是一家旅馆。侍者就站在门

槛上；他正斜眼看人。“他是不是在打量我呢?”菲力普放慢脚步，然后却向前多跨一步，以致越过了门框。现在那侍者想必在他背后瞅着他；从情理上想，他不能往回退了。可疑的膳食总管，或者是独眼巨人的决斗。再不然就是：独眼巨人碰上了麻烦事。某天他照了照镜子，因为他颧骨上方发痒：他原先的眼睛旁边又长出一只眼！多么令人绝望！不可能让它们协同演习啦，因为原先那只眼长期单干，它是自成一家的。在对面人行道上，有另一家旅店：孔卡尔诺旅店，一座两层楼的小小建筑。“我去不去呢?假如他们要我的证件呢?”他暗自思忖。他不敢穿越马路，而是在同一侧人行道上继续前进。“得有胃口才行，但今晚我却没什么胃口，老家伙把我的胃口倒光啦；他一眼看见‘咖啡、葡萄酒、烧酒’的招牌，便想：要是来上一杯呢?”随即推门而入。

这是一家很小的咖啡店，一个柜台加两张桌子，木屑儿粘住了鞋底。老板怀着戒心端详他。“我的衣着太讲究了咧，”菲力普恼火地想。

“来杯白兰地!”他边说边挨近柜台。

老板提起一只瓶子，那瓶子在瓶塞上还加了一个白铁嘴儿。他将酒往外倾倒，此时菲力普已放下手提包，以好奇的神态看他如何操作：一细条儿酒从白铁嘴里流出来；那老板的样子简直是在给蔬菜浇水。菲力普接过啜了一口，暗想：“想必是劣质酒吧!”他从来不喝这种酒，那味道像变质的葡萄酒，喝了嗓门儿烧得慌；于是他匆匆将酒杯重新放下。老板又端详他。在他那平和的目光中，是否含着几分讥诮！菲力普又端起酒杯，用漫不经心的姿势举到唇边：他的喉管像着了火，他的眼睛湿漉漉的，他将杯中物一饮而尽。待他再放下杯子时，他觉得身上没劲儿，心情却还快活，他想：“这回可是观察的好机会。”两周前，他已发现自己不善观察：“我是诗人，不会分析。”自那以后，他强迫自

已随时随地登录眼前的一切，例如一一清点橱窗里的陈列物。他环顾四周：我就从最后一排瓶子做起吧，在高处、柜台的后面。四瓶比尔、一瓶古得龙、两瓶努瓦利、一小坛罗姆烧酒。

有人刚刚走进来。一个戴鸭舌帽的工人，菲力普想："是个无产者。"他不大有机会碰到这类人，但常想到他们。这一位约摸三十来岁，肌肉发达却不匀称，手臂过长、两眼扭曲，肯定是体力劳动使他变得畸形。他鼻头下长着硬刷刷的黄胡须，帽子上戴着三色徽记。看上去他很不高兴，并且情绪激动。他开口道：

"老板，一杯白葡萄，快点儿。"

"就要关门啦，"老板说。

"您总不能拒绝一名应召者喝上一杯白葡萄吧？"那工人诘问了。

他说话很费力，声音沙哑，似乎一整天都是在叫喊中度过的。他一边眨着右眼一边解释：

"我明天上午出发。"

老板拿起一只杯子和一瓶酒。

"您上哪里呢？"说着他将杯子放在柜台上。

"上斯瓦松，我是坦克兵。"

他将杯子举到嘴边，那只手颤抖着，葡萄酒洒到地上。

"咱们要戳穿他们的肥肉！"他道。

"嘿！"老板不以为然。

"就这么干！"那家伙又道。

说着，用右手的手背在左拳上连打两记。

"要知道，"老板接着说，"这帮猪猡是很厉害的！"

"就这么着，我告诉你！"

他将酒喝了，舌头打了个响儿，并且唱了起来。他显得又激动又疲乏；他的面部线条越来越松弛，两眼渐渐闭上，嘴唇有些

下垂：但立刻有一种无情的力量，把他的眼皮又拉上去，将他的嘴角也提了起来。他似乎成了某种快乐的捕获物，受到它的摆布；他已耗尽精力，这快乐却并不罢休。他转向菲力普：

“你呢？你也被动员了么?”

“我……还没有呢，”菲力普说着往后退了退。

“你还等什么？就得戳穿他们的皮囊呀!”

这真是无产者：菲力普对他一笑，并努力向他靠近一步。

“我请你喝一杯白葡萄，”那无产者说，“老板，两个酒杯：一个给您，一个给他，我付这一巡。”

“我不渴，”老板表情严肃地说，“何况到关门时间了；我呀，我每天四点钟就起床。”

但他仍将一只酒杯推到菲力普跟前。

“咱们干杯，”那无产者说。

菲力普举起酒杯。方才是在一个文件伪造者家里，眼下是同一名劳动者在酒店柜台上。要是他们看见我会怎么说!

“为你的健康干杯!”他道。

“为胜利干杯!”那无产者回答。

菲力普惊奇地瞧着他：他肯定是想开玩笑；劳动者么，应当是赞成和平的呀。

“跟我学呀，”那家伙强调，“说：为胜利干杯!”

他的表情严肃而不悦。

“我不愿说这种话，”菲力普驳道。

“为什么?”那家伙问。

他捏紧拳头。一个饱嗝儿打断了他的话头；他翻了翻白眼，拉长下颚；约摸一秒钟的光景，他的脑袋有气无力地摇晃着。

“跟他学着说吧，”老板道。

那无产者恢复了镇静，他凑到他面前说话，满嘴喷着酒气。

“我不能说：为了胜利。”

“你居然不愿说：为了胜利？你这是冲着我来的？冲着一名被动员入伍的人？冲着一九三八年的勇士？”

无产者一把抓住他的领带，使劲把他的身子推到柜台边上：

“你冲着我这么干？你不愿干杯？”

皮多呢，他会怎么应付这情势？他若处在我这样的地位，该会怎么办呢？

“得啦，”老板声调颇严厉地说，“照他的要求说吧：我不愿意出什么事情；而且我得清场呢。我是四点钟就起床了呀，我啊！”

菲力普举起杯喃喃地说：

“为了胜利。”

他喝着，但他的喉头发紧，觉得咽不下去。那小子放开他，扬扬得意地冷笑起来，一边用手背擦拭他的胡髭。

“他不肯说：为了胜利，”那家伙向老板解释，“我给你抓住他的领带：你这不够格的法国人，竟敢对我这么干？对一个被动员入伍的、一个一九一四年的勇士这么干？”

菲力普将一枚四十苏的硬币扔在柜台上，拿起他的手提包便匆匆走出。他是个醉鬼，得让他一步，皮多也会让他的：“我不是胆小鬼！”

“嘿，说呀，臭小子！”

那家伙跟在他后面出来了，菲力普听见老板将门关上，还听见钥匙转了一圈。他觉得浑身冰凉，似乎人家把他们两人关在了一起。

“别这么急着溜走，”那家伙说，“咱们要戳破他们的皮囊，我对你说。这酒润身子哩。”

他挨近菲力普用胳臂围住他的脖子，马里奥挽起胖路易的臂膀，温情地搂紧他。这简直是地狱，他们在阴暗的小街上行走，永不停步。胖路易吃不消了，他想呕吐，两耳嗡嗡鸣响着。

“那是因为我有点儿急事，”菲力普说。

“上哪儿去？”胖路易问。

“去找你那黑哥儿。”

“你不要装蒜！我请喝酒，就得喝，懂吗？”

胖路易端详着马里奥，他害怕了。于是马里奥说：“那么，伙计，小伙计，你累啦，伙计？”可他的脸色不同了。斯塔拉斯挽起了他的左臂。这简直是地狱。他竭力想抽出右臂，却感到肘部剧痛。

“嘿，你呀，你弄断了我的臂膀哩！”他道。

菲力普突然往前俯冲，拔腿奔跑起来。那是一个醉鬼呀，在醉鬼前头逃命并没有什么不妥。斯塔拉斯突然放下他的胳膊，并且往后倒退一步，胖路易想转过头来看看他在搞什么名堂，但马里奥抓紧他的胳膊。菲力普只听见身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吁喘：“黑夜里的臭婊子，不值钱的窝囊废！你用不着害怕，等我来教训你，我来！”“你怎么啦，我的小伙伴，你怎么啦？咱们不是好伙伴吗？”胖路易暗想：“他们要杀我哩！”恐惧令他浑身冰凉，他用空着的手扼住马里奥的喉咙，将他从地面提起；但就在这刹那间，他自己的脑袋却一直裂到下巴。他松开马里奥，跪跌在地上，眉头上方鲜血直冒。他试图一把抓住马里奥的上衣，但马里奥却向后倒退一步。胖路易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只见那黑人贴着地面、却又脚不着地向前滑行，他一点儿也不像别的黑人，而是张开臂膀含笑朝他走，胖路易也伸出手来。他头部一阵剧痛，朝他大喊一声：“救命！”原来他脑壳上又挨了重重一击，便一头

栽进河沟。菲力普一直在跑，到了加拿大旅馆，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朝身后看看，已将对方甩掉，于是紧了紧领结，不慌不忙地走进旅馆。

前后颠簸，左右颠簸。前后颠簸，左右颠簸。船只的摆动螺旋似地钻进他的膝弯、他的大腿，继续上升着，及至到了下腹，却好似一阵巨大震动似地慢慢消失了。不过他的头部却没受影响，至多有一两次余痛罢了；他用两手紧紧攥住船舷上的栏杆。已是十一点钟了；满天星斗，远处海面上跳动着一片赤色火光。当我失去下颚、仰卧在繁星闪烁下的土坑里，也许就是这幅图象将最后重现在我的眼前，并且永远，永远留在那里。这是一幅深色的、纯净的图象，伴着棕榈叶轻轻晃动的沙沙声，以及黑夜里遥远的、火光后的芸芸众生。他仿佛看见他们都穿着制服，提着马灯，像鲱鱼似地一个紧挨着一个站立在那里，静悄悄迈向死亡。他们不声不响地注视着他，那片赤色火光在水面上滑动，他们在皮埃尔面前鱼贯而行，全都注视着他。他呢，恨他们所有这些人，在黑夜高傲的目光下，他觉得自己孤独而倔犟；他冲着这些人高喊："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害怕是有道理的，我生来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为了活着！不是为了死掉：没有什么比死更痛苦的了！"她却迟迟不来；她可能待在什么地方呢？他俯身朝中甲板张望。"混账东西，我不能这么白白等你！"他得到过女模特、时装演员，那可是些身材窈窕的女郎；但这回却是个矮小的瘦猴儿，可以说有点儿畸形：竟成了他望眼欲穿的第一个女人！"她最喜欢不过的事情，便是让人抚摸她的后颈，打黑发长出的脖根儿摸起，使她那种迷乱的感觉从腹部渐渐上升到头部，把她清晰的思想搅个糊里糊涂：我要吻你，吻你，我要穿透你那傲慢的态度，像捅肥皂泡儿一样将它捅破；一旦你心里只有了我，一旦你连声喊着'我亲爱的皮埃尔'，转动着明亮的眼睛

时，我倒要看看鄙夷的目光会变成啥样子，倒要看看你还是不是把我称做‘胆小鬼’！”

“再见啦，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再见啦，欢迎你再来，欢迎你再来！”

那是一阵轻言絮语，海风将它吹得踪影全无。皮埃尔转过头来，风儿便钻进他耳朵里。那边，在前舱甲板上，船长室上方挂着一盏小灯，此刻照亮了正被海风吹得鼓胀起来的白裙。那身着白裙的女人正在缓缓沿着梯子朝下走，一边紧扶着栏杆，大约是因为风大颠簸的缘故。她的衣裙时而鼓胀起来、时而又紧贴她的大腿，好似一尊正在敲响的大钟。她突然消失了，大概正在穿越中甲板吧。船猛可落进一个大黑洞，大海现在跑到船的上头，翻滚着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的波涛；船正在艰难地重新往上爬坡。那女人的头部又重新显露：她在攀登二等舱甲板的扶梯。这就是人家为她们调换舱房的原因。她流着汗，浑身湿漉漉的，头发有些散乱，一脸正经、严肃的样子，她从皮埃尔面前走过，却没看见他。

“婊子！”皮埃尔喃喃道。他突然感到十分乏味，再也不想得到她，再也不想活下去了。船在下沉、下沉，沉进海底；皮埃尔也在下沉，浑身绵软无力。他踌躇了一会，随后觉得满口苦胆味儿，于是他俯身向着漆黑的海水，伏在栏杆上呕吐起来。

“现在得填一张小卡片，”旅馆服务员说。

菲力普放下手提箱，拿起蘸水笔，将笔尖蘸进墨水。那服务员背着两手，冷眼瞧着他的动作。他是在压下一个呵欠，还是在压下一声笑呢？“因为我衣冠楚楚啊，”菲力普不胜恼怒地自忖，“他们都是只见衣衫不见人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明白！”于是他用力写下：依奇多尔·杜卡斯。旅行推销员。

“请带路，”他盯着服务员的眼睛说。

服务员从挂板上取下一把大钥匙，两人一个跟着另一个上了楼。楼道里很黑，为他照明的几盏发着蓝光的灯彼此相隔很远。服务员的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噼啪的声响。一扇门背后，有一个小孩正在哭泣；空气里弥漫着厕所的臭味。“这是一处带家具的旅店，”菲力普心想。“带家具的房子，”那是他在自然主义作家作品里经常读到的一个阴森森的字眼，而且是很不情愿碰见的字眼。

“就在这儿，”服务员说着将钥匙塞进锁孔。

这是一个方砖铺地的大房间；墙壁下半截漆成赭石色，上半截直到天花板则是暗黄色。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它们似乎被人遗忘在屋子中央；两扇窗户、一只洗脸池（倒像是厨房里的洗碗槽），靠墙安放着一张大床。“简直是将新婚夫妇的大床放进了厨房！”菲力普暗忖。

服务员并不离去，而是面带微笑地说：

“应当给十法郎。请现在就付账。”

菲力普递给他二十法郎，并说：

“都留着吧。请在五点半钟把我叫醒。”

那服务员似乎并不感到惊喜，临走时说了声：

“晚上好，先生。祝您晚安。”

菲尔普凝神谛听了一小会儿。到他不再听见拖鞋在楼梯上拖沓的声响之后，便将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转，然后插上扁插销，又将桌子搬过来顶住房门。接着，他把手提箱放到桌子上，摇晃着胳臂仔细端详。客厅里枝形烛台上的灯光熄灭了，伪造犯的小蜡烛也熄灭了；黑暗吞噬了一切。一种无以名状的黑暗。剩下的只有这间长方形的屋子，仍在黑暗里发着光。它如同黑夜一样没有什么特性。菲力普凝视那张桌子，木然不知所措。他打着呵

欠。然而他并不渴睡：他百无聊赖。一只苍蝇在初冬降临、其他苍蝇纷纷冻死之际，却苏醒过来，可又没有力气飞走。他凝视着手提箱，自言自语："得将它打开，我得把睡衣取出。"然而欲念却在他的脑际变迟钝了，他甚至不能举起自己的手臂。他瞧瞧手提箱、瞧瞧墙壁，琢磨着："有什么用处呢？阻止自己的死亡有什么用处，既然有了这堵墙壁——它横在我眼前，颜色又是那么不洁和耀眼！"他连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啦。

哎嗨，船儿在上浮！哎嗨，它又下沉啦！他再也不害怕啦。这只大盆忽而上浮、忽而又下沉，盆里装满泡沫；他也跟着上浮和下沉，身子仰卧着，并且再也不觉得害怕。那男服务员进来时定会大声惊呼，因为我呕吐了一地，但我才不在乎呢。一切都那么惬意：他嘴里的口水，呕吐物的气味，他胸腔里的圆球儿，可以说他的遍体上下全都是舒适惬意的；还有这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着的车轮儿，正要辗碎他的脑门——他眼睁睁地看见它，津津有味地看着它，那是一只出租汽车上用的灰色旧轮胎。那轮子在转动，熟悉的种种思想在转动、转动，不过他不在乎，总之，总而言之是不在乎！一周之后，在阿尔戈纳，他就可以不在乎了，他们会向我开枪，可我不在乎这个！她不把我放在眼里，她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我才不在乎哩。这在今天又能把我怎样，能把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

哎嗨，船儿上浮！哎嗨，船儿下沉；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是多么令人惬意啊！

十一点钟，在万籁俱寂之中敲响了十一下。他伸出手，打开手提箱，他的右颊像火炬般烧得滚烫；十一点啦，那枝形烛台在夜间复又点亮。她坐在安乐椅里，是那么娇小而丰满，赤裸着美丽的双臂。他感到脸颊上一阵灼热。酷刑又重新开始，那只手举

了起来，脸颊滚烫滚烫，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是胆小鬼啊！他展开他的睡衣；十一点钟了，妈妈晚上好！我正在亲吻将军手下高等妓女香喷喷的脸颊，我在凝视她的玉臂，我在她面前低下头，爸爸晚上好，菲力普晚上好，菲力普晚上好！昨天，就是昨天啊。他不胜惊骇地自忖："这是昨天呀。可我干了什么？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把睡衣放进手提箱，我像平常一样出了门，于是一切都变了：一块巨大的山石落在我身后，公路上，将公路砸出个大洞，我就不能走回头路啦。可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提起了手提箱，轻轻地开门，从楼梯上走下来……这是昨天的事啊。她坐在安乐椅上，他站在壁炉面前，就在昨天。客厅里温暖而明亮，我是拉卡兹将军的继子菲力普·格雷齐涅，文学学士、未来的诗人，昨天啊昨天，永远是一去不复返的昨天啊。"他脱掉外衣，穿上睡衣：在一家带家具的旅馆里，这些动作是新鲜的，也是犹犹豫豫的，不得不学着做啊。那本兰波诗集还放在手提箱里，他将它留在箱子里，因为现在不想看书。要是有这么一次、有这么一次她相信我，比如说将她那美丽的玉臂搂住我的脖子，对我说："我相信你，你很勇敢，你会成为强者，"那么，我本来是不会出走的。她是一名高等妓女，她带到我屋里来的是将军式的字眼、是化石般的字眼，她将它们脱口吐出来：这些字眼于她是过分沉重了，它们滚落在床底下，我让它们在那里堆放了整整五年啊。只要将床搬动一下，便可找到所有这些字眼，什么祖国呀，荣誉呀，道德呀，家庭呀，全都落满灰尘，我可不曾为了对自己有好处而挪动任何字眼。他依旧赤着脚站在方砖地上，他打了个喷嚏。我要着凉了哩，电灯开关就在房门附近，他关了电灯，摸索着爬上床，他害怕踩着什么小动物，比如说那种大蜘蛛。它们的爪子有人的手指那么大，看上去像是被砍断的一只手，学名叫做"蜢蜘"：万一这里有这么一只、

有这么一只呢？他钻进被窝，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的脸颊在发烧，像黑夜里的一支火炬、一柱赤色火焰，他将脸颊紧贴在枕头上。他们上床睡觉啦。她穿上那件绣着花边的玫瑰色衬衫。今天晚上想象这一切已不那么痛苦了；今天晚上他不敢触碰她，他会觉得羞愧，而她呢，作为高等妓女，也不会听凭人家摆布：她的孩子正在公路上受苦，正在忍饥受冻。她在想念我啊，她是在假寐呢，她仿佛看见了我，见到我脸色苍白、表情冷峻，嘴唇抽搐，两眼欲哭无泪，她仿佛看见我在黑夜星空下踽踽独行。他不是个胆小鬼，我的孩子并不是胆小鬼，我的孩子、我的宝贝、我亲爱的人儿。要是我在那儿、要是我能在那儿，为了孤寂的她，饮下她滚落在腮帮上的泪珠、抚摸那温馨的玉臂，妈妈、亲爱的妈妈哟。“将军荣任首相啦！”一个古怪的声音在他耳边嘀咕着。一个绿色三角形的东西脱落下来，开始旋转起来，将军荣任首相啦。

那三角形在旋转，原来竟是兰波诗集，它像蘑菇一样长大，变成干巴巴的一块硬痂、像是脸颊上的一处肿块，为了胜利，为了胜利，为了胜利。“我不是胆小鬼！”菲力普惊醒过来，叫嚷着。他汗流浃背地坐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床单散发出一股硫磺气味，他们有什么资格做我的见证人？这些鼠辈。他们按自己的规则来对我作判决，我只接受我自己的规则！我会有自己的庆典！我会有自己的骄傲！我属于大贵人的类型。啊！他狂热地想，今后、今后！还得等待。今后，他们会在这家旅馆的墙壁上镶嵌一块大理石标志，上书：菲力普·格雷齐涅曾在此度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间的一夜。不过那时我已作古。门下响起一阵模糊而轻盈的声响。黑夜转眼已然逝去。他从遥远未来的角度观测这一夜，用的是身着礼服、在大理石嵌板下高谈阔论者的目光。每一分钟都在向着黑夜逸去，宝贵、神圣，且已

成往昔，有朝一日，这一夜会如同马尔多罗[①]之夜、兰波之夜一样辉煌而且成为轶事。我的这一夜啊。"泽泽特!"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呼叫。骄傲在摇晃，往昔在碎裂，剩下的是眼前。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他的心脏在他的胸腔里跳动。"不对，是旁边那一家。"他听见了邻室房门咯吱咯吱的声响。"他们至少有两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心里想。

他们正在说话。菲力普听不全他们说些什么，但听出那男人名叫莫里斯，这使他放下心来。他又重新躺下，伸直两腿，将被子从下颚边上挪开，因为害怕嘴上长出疙瘩来。响起一阵轻轻的、尖啸的歌声。一种奇怪的歌声。

"别哭啦，别哭啦，哭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那男人温柔地说。

他的声音热情、粗犷，咬字生硬且不连贯，语流时快时慢，嘶哑刺耳；然而这些话语却拉成温柔而低沉的长音久久振颤。在一两阵汩汩流水声之后，那尖细的歌声消失了。他俯向她，搂住她的肩膀。菲力普似乎感到两只强劲的手抓住了自己的双肩，一张面孔朝自己俯下。那是一张消瘦的褐色——几乎是黑色——面孔，泛着青光的腮帮，拳击手的鼻子，一张线条优美却不无凄苦的嘴巴——那是一张黑人的嘴。

"别哭啦，"那声音重复道，"亲爱的，别哭了，镇静点。"

菲力普完全镇静下来。他听见他们来来回回走动。可以说他们仿佛就在我的屋子里。他们在地板上拖拉一件重物。也许是床，也许是一只大箱子。然后那男人脱下皮鞋。

"下星期天吧，"泽泽特说。

---

① 马尔多罗，指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所推崇的作家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中的主人公。

她的声音比较平常，也比较悦耳。他不大容易想象她是什么长相：也许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而脸色却十分苍白，就像《罪与罚》里的索妮娅？

“什么？”

“喔，莫里斯，你忘了？咱们该去高拜依，上冉娜家里去。”

“你自己去吧。”

“我没有去那儿的心情了，”她回答。

他们压低嗓门，菲力普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他们的忧伤让他感到高兴。他们是无产者。真正的无产者啊。刚才那家伙却是个醉鬼、一个鼠辈。

“你上那儿去过吗，上南锡？”泽泽特问。

“以前去过。”

“那地方怎么样？”

“不坏哩。”

“给我寄一套明信片来。我要能想象你正呆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会让我们去，你是知道的。”

一名真正的无产者。他是真不想打仗的，也不盼望什么胜利：他是十分哀伤地上前线去的，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大宝宝啊！”泽泽特说。

他们沉默无言了。菲力普琢磨：“这两人很伤心呢，”霎时眼中噙满同情之泪。“感伤而温馨的天使啊。我愿走进他们屋里，向他们伸出手来说：‘我也很伤心呢。那是因为你们、为了你们。我离开父母的住所出走，也正是为了你们。为你们、也为所有上前线的人。’我和莫里斯将站在她左右两侧，我会对他们说：‘我是为和平牺牲的烈士’。”于是他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他已不是单独一人，有两位伤心的天使守护着他安眠。他这名烈士像石雕的静卧者，由两名手持棕榈叶的感伤天使护佑在他枕旁。他们口

中念念有词："我的大宝宝，我的大宝宝，别离开我，我爱你啊！"还有另一句甜蜜而精彩的话，他已记不起来，是顶顶含情脉脉的一句话。它在旋转、它像一团火苗一般闪闪发光，菲力普将这话带入了他的梦境。

"啊，好嘛！"胖路易说，"啊，好嘛！"他坐在人行道上；他不曾料到脑袋会如此这般疼痛，每阵剧痛都在他心中唤起一种新的惊愕。"哎哟！"他嚷道，"哎哟，这家伙！真他妈的，竟是这样！"他抬起手来摸摸腮帮子，觉得滑腻腻的，还有些痒痒，大概是淌血了。"这么说，我得包扎一下，"他自言自语。"可他们把我的挎包扔到哪里去啦？"他在身子四周摸来摸去，终于他的手碰到一件硬东西，那是一个钱包："难道他们丢了钱包？"他不禁发问。于是他抓起那东西，将它打开，里面空空如也。他在衣袋里摸索一番，取出一根硫磺火柴，在柏油路上划了划：原来是他自己的钱包。"那么还好，"他认可道，"现在情况不算太糟。"他的兵役证还在他工作服口袋里，但钱包却是空的。"我该怎么办？"他仍用手在地面上摸来摸去，自言自语道："我可不上警察那儿去。那万万使不得。"他闭了一会儿眼，开始叹息起来：他的脑袋那么疼，让他怀疑里面是否打了个洞。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脑壳，似乎并没有裂缝，但头发却粘糊糊地凝成一束束，只要轻轻一按，就好像有人朝上面敲槌子。"我可不愿上警察局，"他说，"但我该怎么办呢？"他的两眼已习惯于昏暗的天色，他发现几米外的马路当中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那是我的挎包喽，"他匍匐着朝前爬去，因为他还不能用两腿站立起来。"这是什么东西？"他摸到一摊水。"他们打破了我的瓶子，"他暗想，觉得好难过。他拿起那挎包，帆布已透湿，瓶子已打得粉碎。"哎哟！竟是这样，竟是这样！"胖路易说。他松开挎包，坐在葡萄酒流成的水洼中，在大路中央失声痛哭起来。嚎啕声是从鼻孔里发出

的，将他的身子震动得前仰后合，他觉得脑壳要爆裂了：自从老太太去世以来，他还没有这么失声痛哭过，查理全身赤条条的，两脚朝天呆在六位护士长面前，最年轻的一位舞着双臂，蠕动着上下颚，意思是说："做起手术来方便！"马蒂厄缩小身子、蜷成一团，玛赛儿叉开两腿等着他；玛赛儿变成了接球的玩具头像。当马蒂厄变得浑圆之后，雅克便将他扔过去，他跌落到布满火箭筒的黑洞里。他跌落到战争的漩涡里；战争正在酣畅地进行，一枚炸弹打碎玻璃窗，滚到床脚下；依维什站起身，炸弹开了花，原来是一束玫瑰花，奥芬巴赫[1] 从中走出来："别上前线，"依维什说，"别去打仗，否则我怎么办？"为了胜利，菲力普刺刀上膛、向前猛冲，一面高呼："胜利，胜利，为了胜利！"那十二位沙皇撒腿逃跑了，沙俄皇后得到了解放，他解开了她的绑绳：她竟是赤身裸体，矮小而肥胖，眼睛斜视；榴霰弹和手榴弹迈开脚爪全速冲向司令官。皮埃尔从背后抓住它们，将它们塞入自己的背包。这是上级指示。但第四枚手榴弹却想飞走。于是他一把抓住它那呼呼作响而且拼命挣扎的鞘翅，逗得他哈哈大笑，径自给它拔起"毛"来。司令官瞪着两眼瞧他，榴霰弹已打得他脸颊和牙床肿大，但他的两眼却安然无恙，那是一双充满傲气的大眼；皮埃尔撒开两腿就逃，他在临阵脱逃，脱逃。他向着沙漠奔逃。莫德问他："我能撤去餐具么？"他感觉到维吉埃已经阵亡。丹尼尔脱去他的长裤。他想："有人在窥探"；他在窥探的目光前挺起身来，那是怯懦的、同性恋的、不怀好意的、挑战性的目光。"它在窥探我，窥探我现在是什么样儿。"哈纳坎睡不着觉，一心想的是："我已经被动员"，他觉得这很古怪，他那女邻座的头沉甸甸地压在他肩上，散发出一股头发和美发油的气味。他故意垂

---

[1]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

下手臂，去摸她的大腿。这么做很开心，不过有点儿累人。他是趴着倒下的，他已失去两腿。“我的爱人呀！”她在呼叫。“你说什么?”那半睡半醒的声音问。“我在说梦话，”奥黛特回答，“睡吧，亲爱的，睡吧！”菲力普惊醒了：不是公鸡司晨叫醒了他，而是一个女人轻轻的呻吟：啊唷—唷—唷……他起先以为那女人在哭泣；其实不是。他很熟悉这一类呻吟。他常常耳朵贴着门板、因为恼怒和寒冷而脸色发青地谛听过这类呻吟。不过这一次倒不令他讨厌。这是崭新而温情的：是天籁。

“哎唷唷，我多么爱你！”泽泽特那沙哑的声音说，“嘀，嘀，嘀！哎呀呀！”

接着是沉默无语。他将自己坚硬的躯体全力压在她身上，这黑头发的、嘴巴显得痛楚的美丽天使。她被压坏了，也得到充分的满足。菲力普突然重新挺起腰板，坐了起来，嘴巴一副难看的样子，心头充满妒恨。但他毕竟很爱泽泽特啊。

“哎呀呀呀！”

他舒了口气：这是一声断然的、终了的呻吟；他们干完了那件事儿。稍停片刻之后，他听见夹杂着水声的嗒啦声：一些赤脚在石板地上奔跑，自来水龙头吟唱起来，有如枝头小鸟；所有的水管都摇动着，发出刺耳的咕噜声。泽泽特回到莫里斯身边，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两条腿却冻得冰凉；床咯吱咯吱地响，她又在他身旁、在这又暖和又潮湿的床上躺下。她紧紧地依偎着他，她又闻到了他那粗犷的汗味。

“你要是累死了，我只好自杀。”

“别这么说。”

“我只好自杀啦，乖乖。”

“快别这么说，那就太可惜了咧。你身材这么好，人又勤快；你喜欢吃喝，又喜欢做爱。瞧瞧这么一来你会有多大的损失！”

“跟你做爱，那我是喜欢的。是跟你呀，”泽泽特深情地说。“可你呢，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你就要走啦，心里还怪高兴。”

“不，我不高兴，”莫里斯说，“我很不乐意走。”

他就要走啦。他会走的，会坐上去南锡的火车，我将永远看不见他们啦，我将永远看不见他的容貌。他将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他的两脚夹住了被褥：“我想见见他们。”

“假如你不走的话。假如你有可能不走的话……”

莫里斯温和地对她说：

“别胡说八道啦。”

“我要见见他们，”他从床上跳下来。蟑螂正躲在床下窥探着他，但他比它跑得快，他打开电灯，于是它消失在灯光下。“我要见见他们。”他穿好长裤，光脚蹬上皮鞋，就出了门。两只蓝灯泡照亮了走廊。在十九号房门上，他们用图钉按住一张灰色纸条，上书：莫里斯·塔耶尔。菲力普倚墙而立，他的心在胸膛内怦怦直跳，他像刚刚奔跑过一样气喘吁吁。“我现在怎么办？”他伸手摸了摸房门：他们就在这儿，在这堵墙背后啊。“我什么也不要求，只不过想见到他们。”他弯下腰，将眼睛贴在锁孔上张望，结果冲着他的角膜吹来一阵冷风。他眨眨眼皮，啥也没看见：原来里面已经灭了灯。“我要见到他们，”他边想边敲门。他们却并不应答。他的喉咙抽紧了，同时更使劲地敲门。

“是谁呀？”那声音问。声音是唐突生硬的，但也是会改变的。他会打开房门，声音也定会改变。菲力普还在敲：他不便开口呀。

“嗨，怎么回事儿？”那变得不耐烦的声音问，“是谁呀？”

菲力普不再敲门啦。他已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他猛吸了一口气，从发紧的喉管里迸出一句话来：

“我想跟你们谈谈。”

久久的一阵沉默。菲力普正想走开，却听见了脚步声、紧贴房门的呼吸声，以及嘀嗒一声开关响；他开了灯。脚步远去了，他正在穿长裤。菲力普后退一步，靠墙站着，他害怕起来。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房门打开了。在半开半掩的门缝当间，他看见一个赤发蓬乱的脑袋，颧骨很大，皮肤多皱。这家伙的眸子是淡色的，看不见睫毛；他以滑稽而惊愕的神情盯着菲力普。

“您敲错门了吧?”他说。

是他的声音，但透过这张嘴巴，却不易辨别了。

“不，”菲力普说，“我没敲错。”

“那么？您找我干什么?”

菲力普凝视着莫里斯，心想：“现在用不着啦。”但为时太晚了。他只得说：

“我想跟你们谈谈。”

莫里斯十分踌躇；菲力普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就要重新关上房门，于是用力倚在门板上。

“我想同您谈谈，”他又说一遍。

“我可不认得您呀，”莫里斯说。他那双淡淡的眸子显得冷酷而狡黠。他长得颇像来家里修浴缸的那名管道工。

“怎么回事儿，莫里斯？他想干什么?”泽泽特忐忑不安地问。

这声音是真实的；那看不见的柔和面孔也是真实的。只有莫里斯的那副大面孔才是梦幻。一场噩梦。那声音消逝了；柔和的面庞消失了；莫里斯的脑袋从阴影中显现，冷酷而硕大，也是真实的。

“这家伙我不认识，”莫里斯说，“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

“我或许能为你们效劳，”菲力普结结巴巴地说。

莫里斯不无提防地打量着他。“他看见了我这条法兰绒长裤，”菲力普暗忖，“他看见了我这双小牛皮的皮鞋，他看见了我这身黑睡衣的上装。有俄国式的假领。”

“我……我住在旁边这间屋里，”他边说边使劲顶着门。“我……我向你们打赌，我或许能为你们效劳哩。”

“回来吧，”泽泽特大声说，“别理他，莫里斯，别理他。”

莫里斯仍在凝视菲力普。他沉思片刻，那双眉紧蹙的面容稍稍明亮了点儿：

“是爱弥尔派您来的吗？”他稍稍压低嗓门儿问。

菲力普把目光转开。

“不错，”他回答说，“是爱弥尔派我的。”

“那么？”

菲力普微微一颤。

“我不能在这儿说话啊。”

“您怎么会认识爱弥尔呢？”莫里斯犹疑地问。

“让我进屋吧，”菲力普恳求道，“让我进门对您又有何妨？我在这过道里是什么也不能说的呀。”

于是莫里斯打开房门。

“请进，”他招呼着，“可不要超过五分钟。我瞌睡得很。”

菲力普走进屋里。房间跟他自己那间完全相同。但椅子上放着一堆衣服，在红色方砖地上、离床不远的地方，还有女人的长袜、短裤和皮鞋。桌子上有一只煤气炉、外加一口锅。那里散发着一股冷却了的油脂味儿。泽泽特坐在床上，肩上紧紧裹着一条淡紫色羊毛披巾。她的眼睛小而深陷，不停地转动着，可谓其貌不扬。她很不友好地凝视着菲力普。房门又重新关上，菲力普不寒而栗。

“那么，爱弥尔要我干吗？”

菲力普惴惴不安地瞧着莫里斯：他无法启齿。

“喂，请快点儿，”泽泽特怒气冲冲地说，“他明早就动身。现在可不是来找麻烦的好时候！”

菲力普张开嘴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一个音节来。他以对方的眼光来观察自己，觉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我跟您得讲法语，对吗？”泽泽特问，“我方才对您说了，他明天动身。”

菲力普转身朝莫里斯，嗫嚅地说：

“不该动身啊。”

“动身上哪儿？”

“上前线呀。”

莫里斯惊诧不置了。

“他是个密探！”泽泽特尖声嚷道。

菲力普晃着胳臂，呆呆望着红色地砖，觉得浑身麻木。这差不多是一种快感。莫里斯抓住他的肩膀，摇晃他的身子，问：

“你认识爱弥尔么，你？”

菲力普默不作答。莫里斯更用力地摇晃他。

“你答话呀！我问你认识不认识爱弥尔？”

菲力普抬眼看着莫里斯，眼神里充满绝望。

“我认识一个专门伪造证件的老头儿，”他压低嗓门儿匆匆地说。

莫里斯突然松开手。菲力普低下头补充道：

“他将为您做这种证件。”

又沉寂了好一会儿，然后菲力普听见泽泽特得意洋洋的声音：

“我不是对你说过么，他是有意来找麻烦的！”

菲力普大着胆子抬起头来，莫里斯凶神恶煞般盯着他，正要举起他那只毛茸茸的大手。菲力普纵身往后一跳。

“不是这样的，”他举着臂肘说，“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那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是和平主义者，”菲力普哭丧着脸说。

“和平主义者！”莫里斯大惊小怪地重复道，“真是闻所未闻哩！”

他搔了搔脑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嚷道：

“和平主义者！泽泽特，你听说过吗？知道这是什么吗？”

菲力普浑身打起颤来。

“不许您笑！”他压低嗓子说。

他咬着嘴唇，竭力不要哭出来：“即使您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您也应当尊重我啊！”

“尊重你？”莫里斯重复道，“尊重你？”

“我是逃兵，”菲力普自豪地说，“我建议您伪造证件，因为我让人为自己这么干过。后天我就要进入瑞士境内了。”

他面对面地瞧着莫里斯：莫里斯的两道眉毛紧蹙，做成横眉倒竖的额头纹。他似乎陷入了沉思。

“跟我走吧，”菲力普说，“我有够两人用的路费。”

莫里斯不胜厌恶地瞧着他。

“混账东西！”他骂道，“泽泽特，你瞧他多么窝囊！战争当然叫你丧魂失魄，你当然不愿跟法西斯分子作战。你倒更想拥抱他们哩，嗯？他们会保护你的钱财，你这有钱人的崽子！”

“我不是法西斯分子，”菲力普说。

“不是不是，我才是法西斯呢！”莫里斯挖苦道，“滚开，你

这脏货，快滚远些！否则我手下可不留情啊！"

菲力普巴不得拔腿就走，连腿带脚。但他并没有溜走。他拖着两腿朝前走，凑近了莫里斯，勉强放下那像儿童一般不自觉地举起的臂肘。他瞧了瞧莫里斯的下颚，却没能将目光抬到对方眼睛的高度，去看那双暗淡的、没有睫毛的眼睛。他脱口道：

"我不会走开的。"

他们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然后菲力普大声喊道：

"你们是多么顽固啊！都很顽固，统统都顽固。我方才在这儿，听见你们在说话，还满心希望……可你们跟其他人一样，像一堵墙那样不透风。总是谴责别人，从不设法理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逃离前线是为了你们！我本可以安安稳稳呆在自己家里，肚子饿了有饭吃，暖暖和和坐在沙发里，身边还有仆人侍候。我正是为了你们而抛弃这一切！可你们呢，人家把你们送往屠宰场，你们却觉得妙不可言，毫无反对意见；人家发给你们一杆枪，你们就自以为是盖世英雄了。假如有人企图另有作为，你们就说人家是富家子弟、是法西斯、或者是胆小鬼。其实人家是不肯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罢了。我绝非胆小鬼。那是你们信口雌黄、凭空捏造，我更不是什么法西斯；所谓富家子弟，并不是我自己的过错。得了吧：做一名贫家子弟其实反而轻松，轻松得多呢。"

"我劝你趁早走开，"莫里斯冷漠地说，"因为我不爱听胡言乱语，弄不好还会发作一场！"

"我不走，"菲力普边说边顿足，"我算是受够啦！受够了那些假装对我视而不见、或者鄙视我的家伙，他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利？我啊，我也是人，不比你们差！我偏不走，如果需要我就呆它整整一夜，索性辩论个一清二楚！"

"哼，你偏不走!"莫里斯道，"哼，你偏不肯走?"

他一把抓住菲力普的肩膀，将他朝门口推去；菲力普想反抗，但那是白费：莫里斯力大如牛。

"放开我，放开我!"菲力普大喊大叫，"如果你们把我赶出门，我就呆在这门口，我要大吵大闹，我不是胆小鬼，我要你们听个明白!放开我，你这蛮子!"说着就朝莫里斯踢了几脚。

他眼见莫里斯的巴掌高高举起，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便大叫："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莫里斯捏起拳头就给了他两耳光。

"手下留情呀，"泽泽特说，"他还是个娃娃咧。"

莫里斯放开菲力普，带着几分惊奇打量起来。

"你们……我恨你们!"菲力普咕哝着。

"你听着，小家伙，"莫里斯说，态度有点迟疑。

"走着瞧，"菲力普道，"你们走着瞧!你们会害臊的!"

他跑了出来，回到自己屋里把房门紧紧锁上。

火车轰隆隆前进，轮船上下颠簸。希特勒在酣睡，依维什在酣睡，张伯伦在酣睡，菲力普扑倒在床上抱头痛哭。胖路易踉踉跄跄，除了房屋还是房屋，他的脑壳像着了火，可他却停不下脚步，他必须在这布满陷阱的黑夜、在这窃窃私语的可怕之夜里行走。菲力普失声痛哭，他已筋疲力竭。他嚎啕不已，还听见人家隔着墙壁议论自己。他连恨他们都恨不起来。他不停地哭，好像被放逐在这可悲的寒夜里，这到处是十字路口的灰蒙蒙的夜里。马蒂厄被惊醒了，他站起身，倚窗而立，倾听着大海的喁喁私语，向这乳白色的美丽夜色微笑着。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这是耻辱的一天，休息的一天，是恐惧的日子，也是上帝的日子。太阳在这个星期天冉冉升起。灯塔，马灯，十字架，面颊，面颊，上帝在教堂里背着他的十字架，我在热闹的星期日街道上摆出我的面孔朝前走；喏，你脸上长了个肿块哩；不，那是他们把我的脸当屁股打，不知羞耻的小家伙，把屁股放在脸上招摇过市；一只窝窝囊囊的顶在身子上的大脑袋，有裂缝的，包扎着的脑袋，大南瓜，大笋瓜。他们狠狠揍他的屁股，一下、两下。他脑子里想他在走路，鞋底在他脑袋里作响。今天是星期日，是我去找工作的日子，门都关上了，那是些铁铸的大门，钉了钉子，生了锈，关住了那一片漆黑，关住了散发着木屑味儿、油污味儿和废铁味儿的空间；也关住了洒满污秽木屑的泥土地，它们全都关闭了，那些可怕的小木门，关住了满满当当塞着家具、纪念品、儿童和仇恨的房间，外加那浓烈的烂洋葱味、床上鲜亮的假领，以及窗后思绪万千的女人；他是在窗户之间、在众目睽睽下行走，由于众目睽睽而变得僵硬、呆痴。胖路易在砖墙和铁门间走、不停地走，身无分文，腹中空空、脑海翻腾，如心脏一般怦怦跳动。他仍在走，鞋底好似在脑际作响：噼啪、噼啪……他们在走，已是汗流浃背，走在这星期日人迹罕见的街道上。他的脸倒照亮了前方的马路，他暗忖："这已是战时的街道了。"他盘算着："我怎么才能弄到吃的？"他们琢磨："没有人能帮帮忙么？"可那些褐皮肤的矮个子男人、那些面部皮肤粗糙的大个子工人，他们一边刮脸一边想到战争。想到他们会有一整天时间琢磨战争，一整天的空虚无聊，用来向空无一人的街道宣泄

他们的烦燥。战争：店铺关闭、街道荒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星期天。菲力普现在改名佩德罗·卡扎雷斯，他在胸口写上这名字。佩德罗·卡扎雷斯、佩德罗·卡扎雷斯、佩德罗·卡扎雷斯。佩德罗·卡扎雷斯就在今晚前往瑞士，他将要带到瑞士的，是一副挂了彩的、留下五个指印的胖脸蛋；女人们从高层窗户里打量着他。

上帝在凝视丹尼尔。

我是否要称他为上帝呢？一字之差，一切都会变样儿。他倚在鞍具商店紧紧关闭的灰色门板上。人们匆匆忙忙地赶往教堂，在玫瑰色小街上衬托出黑压压的人群，永远如此。一切都永远如此。一个少妇走过，她头发金黄、体态轻盈，那头发于蓬乱之中透着精心梳理的痕迹。她住在旅馆里，她丈夫是波城的一位实业家，每半个月来探望她两天。她的面庞没有特意化妆，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她的小脚踏着碎步向教堂走去，她的灵魂如银色的湖水般宁静。教堂好似一个大黑洞，它的正面是罗曼式的建筑风格，在进门后右手的第二个祭坛里，可见到一尊石雕的卧象。他冲着那女针线商和她的小男孩微笑。我要不要称之为上帝？他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暗自想："那是会发生的事情。或迟或早。我已感觉到有点儿什么事情。我一直竭尽努力争取有一名见证人。没有证人，人们就不存在。"

"您早呀，塞雷诺先生，"纳丁·皮雄招呼道，"您是去望弥撒么?"

"我正赶去呢，"丹尼尔回答。

他的目光紧盯着她。她比平常瘸得更厉害，两个小姑娘跑着追上了她，并且兴高采烈地围着她团团转。他注视着她们。向她们投以我那被别人注视着的目光！我的目光是透空的，上帝的目光已将它穿透。"我这是在搞文学哩，"他突然意识到。上帝已不

在这儿。今天夜里，在被褥的汗水之中，有着上帝的体现。丹尼尔觉得自己那时就像亚当的儿子该隐[1]："我降生了，我如你所创造的模样降生了：怯懦、空虚、喜好男色。今后该怎么办呢?"而那目光就在这儿：无处不在、默默无言、透明光洁、神秘莫测。丹尼尔最终睡着了，待到醒来时，他是孤孤单单一人。一个关于目光的追忆。人群从所有敞开的屋门涌出，戴着黑手套、袖面假领，肩披兔皮，手持弥撒经。"嗨，"丹尼尔自言自语，"得找到办法。没完没了地向着空灵的上界升华，我已厌倦啦。我需要一片屋顶啊。"屠宰铺的老板在路上遇着他，那是一位气色极佳的大胖子，星期天总是戴上夹鼻眼镜，以示对仪式的重视；他那只多毛的手拿着一本弥撒经。丹尼尔琢磨："他就要让自己被那目光看见，目光将会从玻璃天棚和有色玻璃窗落到他身上；他们都将让自己被看见；有一半人类是在上天的目光下生活。当这名屠夫用斧子劈砍、使肉类开绽、露出浑圆的青色骨头时，他是否感觉一道目光正在注视他呢？有人在看着他，有人看见他是那么狠心，正如我看见他的双手；有人看见他的吝啬正如我看见他那稀疏的头发。看见他掩藏在吝啬下的狠心正如我看见他头发下的脑壳。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会翻转那本弥撒经折了角的篇章，并且念念有词："主啊主啊，我是很吝啬的。"而墨杜萨[2]的目光将会从上界如雷霆般劈打下来。石头里有德行，石头里也有弊病："多么安闲！这些人练就的技术是无懈可击的，"丹尼尔恼恨地想，一边凝视着钻进黑乎乎的教堂里去的那些黑色脊背。三名

---

① 该隐，《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之子，因忌妒杀其弟亚伯，西方文学常以此作为骨肉相残的比喻。

② 墨杜萨，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妖，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她的目光能使人变成石头。

妇女在早晨赤红的光线中迈着同样的碎步前进。三名忧愁的、沉默的、思绪万千的妇女。她们点着了炉子、打扫了地板、在咖啡里注入牛奶，但她们却什么也不是：不过是扫帚顶端的一只胳臂、攥着咖啡壶把的一只手，或者说是那雾幛的一部分，它正透过屋墙，超越田野和树林而冉冉升起。此刻她们正往那儿，往半明半暗的所在走去。她们将成为她们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他远远跟着她们。“要是我也进去呢？这不是开玩笑么：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你所创造的那个样子：表情忧伤，行为怯懦，不可救药。你在瞧我，而一切希望都已逃跑：我对于自我逃遁已深感厌倦。然而我也知道：在你的目光下我已不能再自我逃遁。我将走进去，我将挺立在这些匍匐在地的妇女当中，像一座标志不公正的纪念碑。我将要说：“我便是该隐。怎么？是你将我制造出来，现在你得背负着我！”玛赛儿的目光，马蒂厄的目光，鲍比的目光，我那几只猫的目光：它们总是注视我这副皮囊。马蒂厄，我是一名鸡奸者。我是、我是、我的确是鸡奸者，我的天哪！”那脸上布满皱纹的老者眼角上挂着泪水，他咬着被烟草熏红的胡髭，样子很凶狠。他走进教堂，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而又痴呆迟钝，于是丹尼尔跟着他走进去。就在这个时候里巴多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来到滚球场。小伙子们招呼道：“怎么样，里巴多，今天体力好吧？”里巴多想着这事儿，一边手上卷起香烟来，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于是不胜惆怅地瞧着货车和大酒桶。他觉得手里缺点儿什么，缺少一个带钉子的滚球，沉沉地握在掌心中；他凝视着酒桶，思忖着：“某个星期天吧，假如不算可惜的话！”马里于斯、克洛迪欧、雷米都先后离开了，他们都想玩打仗游戏；儒勒和夏尔洛很卖力，他们沿着铁轨滚动那些大木桶，他俩一齐动手将木桶抬起扔进货车车皮；他们身强力壮，但毕竟有了一把年纪。里巴多听见他们气喘吁吁，汗水从他们赤裸的脊背上直往下

滚。那是怎么干也干不完的。有一名大个子，头上裹着纱布，在堆栈四周转悠了一刻钟啦；他最终朝着儒勒走来，里巴多看见他的嘴唇在颤动。儒勒傻呵呵地听他说着什么，然后半欠着身子，两手叉着腰，点头朝里巴多这边示意。

“这是什么意思?”里巴多问。

那人犹疑地走过来，迈着外八字脚，像鸭子那样往前走。真像个恶棍。他摸了摸头上的包扎，算是致意。

“有活儿干吗?”他问。

“找活儿?”里巴多接过话茬儿来。他打量一下这家伙：十足的恶棍，那包扎的纱布已经发黑。他看上去很健壮，但脸色却苍白得吓人。

“活儿吗?”里巴多问。

他俩颇为踌躇地相互打量着，里巴多寻思这家伙会不会晕倒。

“找活儿，”他一边说一边搔着脑瓜儿。“这里缺的不是活儿。”

那家伙眨了眨眼睛。从近处看，他倒并不那么凶恶。

“我能干活哩，”他说。

“你看上去不正常，”里巴多说。

“什么不正常?”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病。”

那家伙十分吃惊地瞅着他，说：

“我没有病。”

“你脸色苍白。而且这绷带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因为他们揍了我一顿，”那家伙解释道，“这没啥。”

“谁揍了你？是警察吗?”

“不是。是伙伴们。我可以马上干起活儿来。”

“得走着瞧，”里巴多说。

那家伙弯下腰来，抓住一只木桶，用胳膊举将起来。

“我能干哩，”说着将桶放回原地。

“婊子养的！”里巴多赞赏地说，又补充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胖路易。”

“有身分证么？”

“我带着兵役证，”胖路易答道。

“拿来看看。”

胖路易在工装内侧衣袋里搜寻了半天，将兵役证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交给里巴多。里巴多打开一看，便吹了声口哨。

“你瞧瞧看，”他说，“你瞧瞧看！”

“我是合乎规定的，”胖路易忐忑不安地说。

“合乎规定？你识字吗？”

胖路易狡黠地瞧着他：

“搬运木桶不需要识字。”

里巴多将兵役证递给他：

“伙计，你这是第二类手册。人家等你到蒙彼利埃兵营报到。我劝你动作快点儿，否则人家会以违抗命令论处。”

“到蒙彼利埃？”胖路易惊骇不已地问。“我到蒙彼利埃无事可干呀。”

里巴多生气了。

“告诉你：你已经被动员了，”他大声说，“你持有二号手册，你属于被动员的。”

胖路易将兵役证放回了衣袋。

“那么您不雇用我啦？”他问。

“我不愿雇用一名逃兵。”

胖路易弯下身来举起一只木桶。

"得啦，得啦，"里巴多急急地说，"你身强力壮，我不否认。但假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人家来逮捕你，那可就要我好看了。"

胖路易早已将那只木桶扛上了肩；他一边皱着浓眉，一边十分用心地打量着里巴多。里巴多耸了耸肩，说：

"真抱歉。"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走开了，心里在嘀咕：

"我可不愿要一个违抗军令的人。"

"喂，夏尔洛！"他招呼道。

"哎？"夏尔洛应答着。

"注意点那边那个家伙。他是个违抗军令的人。"

"真可惜，"夏尔洛说，"他本可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我不能雇用一名抗命的家伙。"里巴多说。

"当然不能，"夏尔洛也说。

他们两人都转过身来；那壮汉已将木桶重新放回地面，他做出一副倒霉相，将那兵役征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

人群将他们团团围住，将他们抬起来，在他们四周来回转圈子，并且越转人越多。勒内已不知道自己是在原地不动呢，还是也跟着人群在团团转。他凝视着东火车站大门上方飘扬着的法国国旗；战争在远方进行，在路轨的尽头，它并不碍事。他倒觉得有一种贴近得多的灾难在威胁自己：那就是人群，这场面是脆弱的。总觉得有某种灾难笼罩着人群。*加利埃尼的葬礼*[1]*：他爬行着，在人群黑色的下半身当间，在酷日下，他拖曳着那身白色的小袍子向前行进，搭起来的架子倒塌了；别再看啦，他们抢走了*

① 加利埃尼将军于一九一六年去世，萨特曾和家人一起在荣军院广场参加他的葬礼，目击了以下描写的故事。

那僵直的女人，从开裂的小靴子缝里露出了饰着红色花边袜套的一只脚；在明净浩荡的天空下，人群已将他团团围住。我讨厌人群，他觉得处处都有眼睛盯着他，像是许许多多小太阳，在他的背上和肚子上照耀得鲜花怒放，也照亮了他那苍白的长鼻子。那是五月初星期日的郊区之旅，而次日的报纸标题是《赤色星期日》，总有几个人在街上倒下。伊琳娜以她短小而丰满的身躯庇护着他。别再看啦，她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她拖着我向前，而那女人却走到我后面，像恒河水葬的死者一样在人群头顶上滑行。她以责备的眼光瞧着远方三色旗下、军帽上高高举起的拳头。她说：

“这帮白痴！”

勒内假装充耳不闻；可他姐姐自信而悠缓地说：

“这帮白痴，人家把他们送往屠宰场，他们还自得其乐！”

“她这是危言耸听。在公共汽车里，在电影院里，在地铁车里，她总是这样，说些不该说的话，从她那柔美圆润的嗓音里发出的是骇世惊俗的词句。”他朝自己背后看了一眼，那个鼠头獐目、眼神呆滞、鼻头扁塌的家伙正在聆听他们说话。伊蕾娜将手放在他肩上，她的神情是深思熟虑的。她忽然想到自己是他的大姐姐，他知道她马上就要给他来一套讨厌的忠告；不管怎么说，她毕竟劳神到火车站来为他送行，现在，在这些没有女人陪伴的男人之间，她是独一无二的了；就像有时他带她到皮多体育场去看一场拳击赛，在这类场合不该惹她生气。她常常躺在沙发上看书，一边大量抽烟。她总是自有一番见解，就像她自编草帽一样。她告诫他：

“好好听我讲，勒内。你总不该像这些白痴一样行事吧！”

“不会的，”勒内低声说，“不，不会那样的。”

“好好听着，”她又说，“你不要表现出热心。”

当她信心十足时，她的声音传得很远。她继续道：

“你能捞到什么好处？既然你无法避免，就只好去喽。可一到前线，你不必出风头，好事坏事都别带头：反正都是一样的结果。只要能躲的事，你就躲一躲。”

“好的，好的，”他应道。

她牢牢抓住他的肩膀；她深深地、却不带感情地注视着他；她按自己的思路前进。

“因为我很了解你，勒内。你是个爱充好汉的小子，为了让人家谈论你，你什么都干得出来。可这一回，我可是有言在先，假如你受表扬而归，我就不理你啦。这叫做愚不可及。假如你回来时有一条腿截了肢、或者脑袋上打出一个窟窿，你就别指望我表示怜悯，也不要骗我说这是由于出了事故。只要小心点儿，这些统统可以避免。”

“好呀，好呀，”他满口答应。

他认为，她说得很在理，但却不应该明言。也不应该这么想。应当顺其自然，悄悄进行，不必点破。也就是水到渠成吧，日后就不必自责。鸭舌帽啊，简直是鸭舌帽的海洋：有如星期一早晨、每周工作日的鸭舌帽，又像工地上、或星期六开大会时的鸭舌帽，莫里斯待在人群最稠密的地方，觉得颇为自在。人潮高举拳头，徐徐将它们往前推动，有时突然停下，有时出现迟疑，复又重新向前，走向红白蓝三色旗。同志们，同志们，那是五月的拳头啊，五月举着鲜花的拳头朝着伽尔什流去，朝着伽尔什草原上的赤色小亭。我的名字叫泽泽特，山鹰在歌唱，歌唱美好的五月、歌唱新生的世界。到处弥漫着甜饮料和葡萄酒的气息。莫里斯无处不在，莫里斯分身有术，浑身散发着饮料和葡萄酒香。他的衣袖擦过别人上装的硬毛料，一个头发拳曲的小伙子将他的挎包推向莫里斯腰部，千万只脚的沙沙行走声从莫里斯的腿部传

往他的胸膛。天空中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就在他头顶上，他翘首仰望，他凝视着飞机，又垂下眼帘，于是发现下方也是仰望着的容颜，和自己的表情一般无二，便向着他们露出会心的微笑。黝黑的皮肤，清澈的两眼，短而自来卷的头发，一处伤疤，他也报以一笑。莫里斯向那戴夹鼻眼镜、样子如此专心的人微笑，向那瘦削、苍白、留着浓密胡须的人微笑，此人却紧咬着嘴唇毫无笑意。人家对着他耳朵大喊大叫，人家喧哗，人家欢笑。瞧，宝贝儿，当真，是你呀，多亏打仗咱们才相见；一派星期日的景象啊。当工厂都关门时，当人们聚在一起，两手空空，在车站里候车，背着背包，迎接不可抗拒的命运时，那便是星期天了；至于是出发去打仗，或者是去枫丹白露森林度假，那都无关紧要。丹尼尔站在一张祈祷用的跪凳面前，呼吸着宁静的地窖和香火气味，凝视着紫色灯光下那些不戴帽子的脑袋，他是在一群下跪的男人当中惟一站立不动的人。莫里斯周围是站立着的男人，没有女人伴随的男人，闻着强烈的葡萄酒、煤火以及烟草相混杂的气味，在朝阳照耀之下凝视着戴鸭舌帽的人们，心里琢磨："今天是星期天啊。"皮埃尔在睡觉，马蒂厄挤了挤牙膏管，粉色的牙膏悠然地给挤出来，终于落在牙刷上。一个小孩推搡了一下莫里斯，笑嚷道："喂，西蒙！西蒙！"于是那叫西蒙的转过身来，他的脸颊红润，咯咯笑着说："嘿，不是么！倒可以把这叫做'阴暗的星期日'哩！"莫里斯也笑起来，重复着说："阴暗的星期日！"一位漂亮的年轻人也向他回报以微笑，有一个女人同他待在一起。那女人不很俗气，穿戴俏丽；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臂，以恳求的目光瞧着他。他却连看也不看她。假如他看她，他俩就会重新搂抱在一起，又变成一个人啦。只有这么一对男女。他在发笑，他在凝视莫里斯，女人是不算数的，泽泽特是不算数的，*她喘着粗气，她发出浓郁的气味，她在我的身子底下多么酥软，亲*

爱的、亲爱的，戳进我那里面呀！夜色阑珊，像是他躯体与衬衫间残留的一丝汗意，一丝平淡而甜蜜的焦虑，可他却朝着空气咯咯发笑，女人已成多余。战火已经降临，战争、革命、胜利。我们将握紧手中的枪。所有这些人：头发拳曲的、蓄胡子的、戴夹鼻眼镜的、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都将高唱《国际歌》，带着手中的枪回到家里，那将又是一个星期天。永恒的星期天。他高高举起拳头。

“他举起了拳头。这才是聪明人。”

莫里斯转过身来，拳头仍然高举着：

“什么，什么?”他问道。

原来是那胡须浓密的人。“你们想为苏台德人送命么?”他问。

“住嘴!”莫里斯说。

蓄胡子的人神情不善而又犹疑不决地瞧瞧他，仿佛是在竭力回想什么事情。他突然爆出一声：

“打倒战争!”

莫里斯闻声倒退一步，他的背包碰到了某人的脊背。

“你闭不闭嘴? 闭不闭? 你这张臭嘴!”他嚷道。

“打倒战争! 打倒战争!”蓄胡子的人还在叫。

他双手开始发抖，翻着白眼，一时竟止不住呼叫。莫里斯惊骇而忧郁地瞧着他，并没有生气，却一度想要不要当头给他一拳，仅仅为了让他闭上嘴。孩子打嗝时猛推他一把就可以止住。但他感觉手指触到了松软的肌肤，说来惭愧，原来他碰撞到一个娃娃的身上。再动手又为时过早。他便将两手抄进口袋：

“滚开，混账东西!”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蓄胡子的人还在叫喊，那声音既文雅又疲乏，分明是富家子弟的声音。莫里斯突然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似乎这场面是有意

制造的。他环顾四周，兴高采烈的情绪顿时化为乌有：这全是另外那些人的过错，他们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在群众性集会上，如果有人出来胡说八道，人群就会如潮水般拥过去，将他推倒在地。一时间还可以看到他的两条胳膊在空中挥舞，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他的影子了。现在不仅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而且伙伴们全都退缩，那蓄胡子的四周竟空无一人。那位年轻女人好奇地打量他，她早已松开男伴的臂膊，小伙子们都转身离去，他们的表情很不自在，佯装没听见什么。

“打倒战争！”蓄胡子的家伙又喊。

莫里斯有一种古怪的不适之感：这会儿阳光灿烂，这家伙独自叫叫嚷嚷，而所有这些人却一言不发地低下了头……他那不适的感觉已变成焦虑；他晃动着肩膀推开人群，径自走向火车站的入口处，走向那些真正的同志。他们此刻正在旗帜下高举拳头。蒙巴那斯大道人烟稀少。是星期天嘛。在穹顶咖啡馆平台上，有五、六个人在喝咖啡；领带铺的老板娘正站在门槛上。在九十九号宇宙咖啡厅的楼上，一名穿衬衫男子在窗口露面，随即凭栏眺望。莫贝尔和泰蕾丝发出一声欢呼。终于又有一张啦。在那边，就在那边的墙壁上，在穹顶咖啡馆与药铺之间，贴着一张大幅黄色红边的告示，标题为《告法国人》，墨迹还未干。莫贝尔脖子缩在两肩中间，脑袋冲向前，急急朝前走去。泰蕾丝紧跟在后，像着了魔的小姑娘：他们在市民们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撕掉了六张告示。有这么一个年轻好动、身材健美而又有决断的头头，可以说好得很。

“混账话！”莫贝尔说。

他环顾四周；一名小姑娘停下脚步，她大约十岁光景，一边玩弄着自己的辫子一边瞧着他们。莫贝尔大声重复道：

“混账话！”

泰蕾丝在莫贝尔背后大声嚷嚷：

"政府怎么能让人张贴这样的混账话?"

领带铺的老板娘没有答话，这是一位昏昏欲睡的胖女人，在她两片腮帮当间流露出一丝只知干本行活儿的得意微笑。

告法国人：

德国人的苛刻条件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已作了最大努力以维护和平。但任何人均不得要求法国放弃自己的承诺，并同意成为二等国家。如果我们今天抛弃捷克人，那么明天希特勒就会向我们索取亚尔萨斯……

莫贝尔抓起告示一角，像撕报纸一样扯下一长条黄纸。泰蕾丝抓住告示的右角用力一拉，扯下了一大片纸：

要求法国放弃

并同意成

二等国

弃捷

墙壁上只剩下一片形状不规则的黄五角星。莫贝尔倒退一步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一只黄五角星，只剩下一只黄五角星，句子已变得无伤大雅而且支离破碎。泰蕾丝微微一笑，瞧了瞧自己戴着手套的双手，手上残留了一小角告示，是粘在他右手手套上的一块碎纸片："共和……"。于是她用拇指搓了搓食指，那一小片黄纸变成面团儿，干巴巴地在两指间滚动，又变得像别针针头那么硬实。泰蕾丝两指一松，那面团儿便落在地上。她陶醉在敢作敢为的自豪之中。

"戴齐雷先生，那是用来做一小份牛排的，大约三百克重的牛排。要做得漂亮。所以请给我切好肉：昨天是您的小伙计切给我的。实在不敢恭维，肉上筋筋绊绊的。哎，告诉我：对面出了

什么事呀？是啊，二十四号挂了黑帘子。是有人去世了？”“啊，我不知道，”那屠户道，“二十四号没有我的顾客，他们上贝蒂埃店里买肉。请看看：我算不算照顾您，颜色多新鲜，肉多嫩，像香槟酒一样，刚开瓶还冒着沫儿呢。一根筋都没有，我简直可以生吃呢。”“二十四号住的我知道，”利厄蒂埃太太说，“那是维吉埃先生。”“维吉埃先生？不认识。是一家新房客吗？”“不对，就是那小老头儿，您太认识啦。就是给泰蕾丝糖果吃的那一位。”“哦！就是彬彬有礼的那一位喽？太可惜啦！我会记着他的。维吉埃先生怎么可能？”“您听着，他那么一大把年纪，也算高寿啦。”“啊！”利厄蒂埃太太说，“您知道，像我对丈夫说的：他死得正是时候，这小老头儿有先见之明。也许再过半年，咱们这些人就会后悔不像他那么有造化呢。您知道，他们有一种新发明！”“欧，您说谁呢？”“他们呗，就是德国人呀。用那办法杀人像杀苍蝇一样容易，而且痛苦得不得了。”“天哪，能是这样么？啊，狗强盗们！到底是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呀？”“哦！我想这是一种毒气，或者是什么光之类，人家向我解释过。”“那就是死光了。”那屠户点点头说。“对啦，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您说，是不是躲在地底下要好点儿？”“您说得对。我就这么说来着。不用再操劳，不用再操心；我希望是这么个死法：晚上照常睡觉，第二天早晨就不用醒啦！”“好像他就是这么死的。”“说谁呀？”“那小老头儿呗。”“有的人就是有福气。咱们呀，什么苦头都得吃！虽然咱是女人家。您不是看见了么：西班牙出的事有多惨！不用啦，要一份牛排骨，您还有没有内脏可以给我喂猫？我连想都不敢想：又要打仗！我丈夫在一九一四年打过，现在轮到我儿子啦。我跟您说，男人全都是疯子。大家就那么谈不拢么？”“那是因为希特勒不愿大家谈成功，波纳丹太太。”“说什么？希特勒么？他不是要他那个苏台德么，这个家伙？好嘛，我呢，我可以奉送给

他。可我也弄不清这是人呢还是山，我儿子却要为这送命。我可以奉送嘛，可以奉送嘛！您不是想要么：现在就送给您。他会上当的。哎，告诉我：（她又改成认真的口气说）是今天下葬么？您不知道在几点钟？因为我想在自家窗口为他送行哩。”他们打这场战争，背着我搞了些什么名堂？他拿着那兵役证，紧紧攥在手里，下不了决心送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他在世上仅有的东西了。他一边打开看，一边不停住脚步，看到自己的照片，这才稍稍放下心来。至于那些说他这样那样的小黑字，看上去并不那么让人不安，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头；不过他仍在喃喃自语：“还是呀，还是呀，目不识丁总是件倒霉事啊！”一名逃兵，这个已经精疲力竭的小伙子，正拖着身子经过克利希大街，照着一扇扇玻璃橱窗往前走。这与世无争的小伙子，竟是一个违抗军令的人、一名逃兵：一个捣蛋的大孩子，脑袋剃得光光的，住在巴塞罗那的巴里奥·奚诺街区，由一位深深爱着他的姑娘将他藏了起来。可他怎么会成为逃兵？该用什么眼光来看自己呢？

他站在教堂的中央，神甫正在为他唱诗。他默念着：“安眠，憩息，憩息，安眠。”正如永恒总会使他自身发生变化那样。[①]你将我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你的意图是无从猜透的；我是你思想中最低贱的表现，你看见我，我为你效命。我起而反对你，我辱没了你，也正是在辱没之中为你效命。我是你创造的产物，你通过我而自爱，你这曾创造魔怪的主啊，你载负着我。一只铃当在响，信徒们都垂下头，但丹尼尔却直视前方，目不斜视。你看见我。你是爱我的。他觉得自己安静而神圣。

灵柩在二十四号门前停下。“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波纳丹

---

① 这是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梅（1842—1898）的十四行诗《爱伦·坡之墓》的第一句。

太太说。“是在四楼，”门房说。他认出了殡葬工人，招呼道：“您好哇，勒内先生，一向都好吗?”“您好呀，”勒内先生回答，“没想到有人需要在星期天下葬!”“哈哈!”看门女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独立思考。”雅克注视着马蒂厄，在桌面上猛击一掌，说：“即使我们能打胜这一仗。你知道这对谁有好处吗?对斯大林有好处。”“但假如我们不理不睬，好处就归了希特勒!”马蒂厄和和气气地说。“那又怎么样?希特勒、斯大林，一丘之貉!不同的是，跟希特勒达成协议可以节约咱们两百万人的生命，还能省掉一场革命!”这话真是切中要害啦。马蒂厄站起身来，跑到窗口去瞧了一眼。他连生气都说不上，而是在琢磨：“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处?”他临阵逃脱了，可天空还是一副星期日才有的好模样儿，街上还是洋溢着美食佳肴的香味，有鸡蛋花香、烤子鸡香，总之是家庭的气息。一对夫妇走过去，男的提着一包铜版纸包装的糕点，用一根粉红细绳子拴在小手指上提着。像在每个星期日那样。*这不过是闹着玩儿，是一概不算数的。你看，一切是那么平静，一点风波也没有。这是星期日式的死水一潭，合家团圆式的静寂，你只要旧戏重演罢了。天空还存在，食品商店还存在，糕点还存在；但逃兵是不存在的。*星期天，星期天，在克利希广场公共小便池前出现的第一列长队，这一天最早出现的炎热。走进那刚刚又往下降的电梯里，呼吸那灰暗的小笼子里四楼金发女人的香水味道，按一按那白色的键钮，那轻微的震动，不知不觉地滑行，将钥匙插进锁孔（像每个星期日那样），将帽子挂在第三只挂衣钩上，在前厅的镜前收拾一下领带上的花结，推开客厅大门，叫一声：“我回来啦!”她会怎么办呢?每个星期日她都迎上前来，口中不停招呼着：“我亲爱的人儿”，难道这次会例外吗?看来不会，准定不会。然而，他的确永远失去了这一切。“要是我能发发脾气也好!他打了我一记耳光，他打了

我一记耳光啊，”他心里嘀咕着。他停下脚步。他肋间有些疼痛，于是靠着一株树站立着。他倒也没有发脾气，却惶然思忖：“哎，我要还是个孩子该多好！”马蒂厄过来坐在雅克对面。雅克在说话，马蒂厄瞧着他，一切是那么惹人生厌。光线半明半暗的工作室、松树林子那边的轻松音乐、装在碟子里的小片黄油、还有托盘上用毕的空碗：永远是这一类无关紧要的小事。他想说点什么，并非为了什么，只是为说话而说话，只是为打破这永恒的沉寂，他哥哥的声音未能打破的那种沉寂。他对哥哥说：

“不用伤脑筋。战也罢、和也罢，都一样。”

“一样？”雅克不胜惊奇地说，“此刻有千百万人正准备相互残杀，你去对他们说这番话吧！”

“那又怎样？”马蒂厄好好先生似地说，“他们一生下来就带着死亡的阴影。即使将这批人统统杀光，人类也还像从前一样完整无缺：没有空白点，也不少一个人！”

“将减少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人啊！”雅克驳道。

“不是数字问题，”马蒂厄说，“人类是自动充实的。它不缺谁，也不等谁来补充。人类将继续漫无目标地走下去，同一些人将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将同样地虚度自己的年华。”

雅克含笑瞧着他，表示他没有受骗：

“你想说明什么啊？”

“嗨，就是呀，不想说明什么。”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波纳丹太太叫嚷着，显得很活跃，“他们就要把棺材放进柩车啦！”

战争没什么了不起，火车开动了。从车窗里伸出许多高举的拳头。莫里斯找到了老伙伴们：杜贝克和洛朗隔着车窗紧紧拥抱他，他唱起：“国际主义就一定要实现。”杜贝克揶揄道：“你唱歌就像我放屁！”“我就是要唱嘛，”莫里斯回答。他觉得好热，

太阳穴有点疼，这是他今生最高兴的一天。他觉得冷，肚子也有点疼。已是第三次按电铃。只听得走廊里有匆匆走过的脚步声，还有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却不见来人的踪影："她们都在干什么？她们要让我把屎拉在裤子里吗？"终于有人咚咚咚地跑来了，打房间前面走过……

"喂！"查理嚷着。

奔走还在继续，声响变得微弱下去，但头顶上却有人拼命敲打。让她们都滚开，假如是那小多莉亚克，他每个月给她们五张票子的小费，她们会为进他屋子而大打出手哩。他打了个寒噤，大概有的窗户敞开着，一股冷风从门下猛吹过来：她们在换空气哩，我们还没滚蛋，她们就忙着换空气；乱七八糟的声音、冷风、喊叫都钻进来，就像在磨坊里一样。我简直是待在大庭广众之中哩。从第一次透视以来，他还不曾这样焦虑过。

"喂，来人呀！"他嚷道。

十一点差十分啦，冉尼娜还没有来。人家让他独自一人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在上面怎么老是敲打个没完？钉锤的敲打声震得他的眼底都产生了回响。他们莫非是在钉我的棺材？他两眼干涩而疼痛。清晨三点钟时，他从噩梦中惊醒。不过这也说不上是一场梦：他似乎还留在贝尔克；海滩、医院、诊疗所，所有的地方都空空荡荡：没有了病人、没有了护士、窗洞里黑魆魆的。病室里空无一人。到处是光秃秃的灰暗沙滩。但这空旷并不仅是空空如也，只有在梦中才会看见这等情景。梦还在继续；他睁着眼，但梦还在继续。他呆在他的肢体固定托里，在他那间屋子的正中。可他的屋子已经腾空了，已经无所谓上、下、左、右。真正是家徒四壁——仅仅是以直角相交错的四面墙壁，其间不过是一点儿咸涩的海边空气罢了。她们正在走廊里拖拉一件沉重而粗笨的物体，大概是某位富家子弟的大箱子：

"喂，喂！"他叫嚷着。

门打开了，路易丝太太进来了。

"请进来！"他招呼道。

"哦，稍等一会儿！"路易丝太太说，"我们得给一百名病人穿衣服。得统统按次序来嘛。"

"冉尼娜呢？"

"您以为她有时间照顾您？她在给小鲍狄埃姐妹穿衣呢。"

"快把便盆递给我，"查理道，"快点儿，快点儿！"

"您怎么啦？还没到您大便的时间呢！"

"我感到焦虑，"查理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对啦，可我得给您做准备。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十一点之前准备就绪。总之，您得动作快点儿。"

她解开他的睡衣，拉了拉他的裤子，然后又从腰部托他一把，将便盆塞到他身子下面。搪瓷盆又冷又硬。"我拉肚子了，"查理厌烦地想。

"假如我在火车里也腹泻不止，那该怎么办？"

"别着急。什么情况都估计到啦。"

她一边瞧着他，一边摆弄手里的钥匙串儿。她对他说：

"你们动身的日子天气晴好哩。"

查理的嘴唇颤抖起来，他说：

"我真不想走啊。"

"得啦，得啦！"路易丝太太说，"喂，拉完了吗？"

查理最后使了一次劲："完啦。"

她在围裙的衣袋里摸了半天，终于抽出一大块手纸和一把剪刀。她将手纸剪成八份。

"抬起身子来！"她命令道。

他听见了手纸的沙沙细声，感觉到了手纸的摩擦。

“哎唷，”他叹道。

“别嚷嚷！”她说，“您向前趴着点儿，等我将便盆取走；我这就给您擦干净。”

他收腹趴在那里，只听得她在屋里走动，然后感觉到她那熟练的手指的轻抚。这是他顶喜欢的时刻了。那物体，那被抛弃的小物体。他的阴茎勃起了，于是他在新床单上擦了擦它。

路易丝太太像翻动包袱一样将他的身子翻转过来，瞧了瞧他的肚皮，不禁失笑道：

“哦，淘气鬼！查理先生，大家会记得您呢。您还真是个开心果儿。”

她将被褥一掀，帮他脱下睡衣。

“脸上搽点儿香水，”她一边替他擦脸一边说，“天哪！今天的梳妆只好简单点。”

“伸起胳臂。好。穿上衬衫。现在穿裤衩儿，别这么乱蹬乱踢的，我没法给您穿袜子哩。”

她倒退一步，观赏着自己的作品，然后满意地说：

“您现在一身干干净净啦。”

“旅行时间很长吗？”查理声音变了调，问道。

“可能很长，”她说着为他穿好上装。

“上哪儿去哟？”

“不知道。我想你们会先在第戎停一停。”

她环视一下四周，说：

“我得看一看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哦，当然喽，您的杯子，您那只蓝颜色的杯子！您那么喜欢用的。”

她从杂物架上将杯子取下，又欠身朝着手提箱。那是一只饰有红蝴蝶的蓝色搪瓷杯，很漂亮的一只杯子。

“我把它夹在几件衬衣当间，免得打破。”

"拿来给我吧，"查理说。

她惊奇地瞧瞧他，将杯子递给他。他接过来，倚着臂肘撑起身子，使劲将杯子往墙上砸去。

"破坏狂！"路易丝太太怒不可遏地喊道，"你要是不愿拿着，就应当把它交给我呀。"

"我既不愿意交出去，也不愿意拿着，"查理回答。

她耸耸肩膀，走到门口，将门完全敞开。

"那咱们就走啦？"他问。

"那可不，"她回答，"您总不愿意错过火车吧？"

"这么快就走，这么快！"查理唠叨着。

她又从前面走到他身后，用手推着肢体固定托；他伸出手臂，在路过时摸了摸桌子。从装在他头顶的镜子里，他一度瞥见窗子和一截墙壁，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啦。他现在是在长廊里，前面有四、五十辆手推车，沿着墙根排成长列。他觉得有人在故意绞他的心。

送葬的行列启动了："他们出发啦，"波纳丹太太说，"瞧，没有多少人送他到最后安息地去呀。"他们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轮子每转动一圈就停一步，那阴森的墓穴就在顶端。她们两个两个地推着固定托，但因为只有一台电梯，所以很费工夫。

"这队排得真长呀，"查理说。

"没有你是不会出发的，"路易丝太太说。

柩车从窗下经过。后面跟着一位穿丧服的矮个子女人，大约是家属。门房女人锁上她的小屋，她在行列里跟着往前走。与她并肩的是一个健壮的女人，穿灰色衣服，戴一顶蓝毡帽，那便是护士了。波纳丹先生同妻子站在一起，倚着阳台栏杆张望："维吉埃老爹么，他是个共济会会员，"他道。"你知道个啥"；"哈哈！"老头傲慢地应答着。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跟我握手的

当儿，他的大拇指在我手心里画三角哩。”波纳丹太太突然感到怒火冲到太阳穴，她男人竟敢如此轻薄地议论一位仙逝的老人。她默默目送着这葬礼的行列，念叨着：“可怜的人儿啊。”他静卧在那里，平躺着，身子笔直，脚朝前，向着墓穴。可怜的人儿啊，没有家人实在是凄凉啊。她画了个十字。他身子笔直，人家正把他往那阴暗的电梯井里推，他将感到电梯在下陷。

“谁跟咱们一起走呢？”查理问。

“咱们这儿一个也没有，”路易丝太太说，“他们指定诺曼底别墅的三位女护士，外加乔杰特·富凯。您肯定认识这位大个子女人，皮肤带点褐色的那一位。目前她在罗贝塔尔医生的诊所。”

“啊！我明白是谁啦！”查理接过话茬儿，路易丝太太正缓缓地将他朝电梯井推过去。“就是皮肤带褐色、两腿修长的那一位。她看样子可不好说话呀。”

他在海滩上经常看到她：她照应一大群患佝偻病的小孩，对他们公平地赏以耳光。她光着腿，脚穿草底帆布鞋。那是一双长着茸毛且有劲的漂亮大腿。他自忖，由她来看护才好哩。他们会用绳子把他吊放入墓穴的。除了这位小个子好女人，没有任何人会俯身朝他看一眼，而她甚至连点和气的表情都没有。要是就这么死掉可就惨啦。路易丝太太将他推进电梯。挨墙的暗处已安放好另一副肢体固定托。

“谁在那儿？”查理眯着眼睛问。

“是彼特鲁斯呀！”一个声音应道。

“啊，大傻冒儿！”查理招呼说，“怎么回事儿，是大搬家么？”

彼特鲁斯并不答话，这时一阵轻微的撞击，查理觉得自己仿佛飘浮在固定托上方几公分的地方。他们在梯井中深深地下陷，第四层的地板已在他头顶上。他是从下面、从洗碗槽的黑洞里告

别人世的。

“可她在哪儿呢?”查理抽抽噎噎地问，“冉尼娜上哪儿去啦?”

路易丝太太似乎充耳不闻。因彼特鲁斯在场，查理只得将眼泪往肚里咽。菲力普在前进，他已是欲罢不能了；假如他停步，他就会昏倒在地；胖路易也在前进，他的右脚受了伤。一位先生打荒凉的街道上经过，是个矮胖子，蓄着胡髭，迈着方步。胖路易向他伸过手去：

“请问你识字不识字?”他问那人。

那位先生往旁边一闪，更加匆忙地往前走。

“用不着逃呀，”胖路易说，“我又不会把你吃掉!”

那位先生大步流星朝前走，胖路易开始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一边将兵役证递过去；那位先生终于奔逃起来，边逃边发出牲口般的尖叫。胖路易停下脚步，一边隔着绷带搔头、一边目送他远去：那位先生变得像皮球一样又小又圆，滚进一条小街的街角，反弹几下，又转了个圈，终于消失。

“哎唷唷! 哎唷唷!”胖路易呼天抢地。

“别哭啦!”路易丝太太劝解着。

她用自己的手绢为他擦擦眼睛，我没想到自己竟在哭泣。他觉得深受感动了，自怜自爱倒挺惬意。

“我在这儿挺幸福啊!”

“倒看不出呢，”路易丝太太说，“您总是跟在人家后面嘀嘀咕咕的。”

她关上电梯的铁栅，把他推进前厅。查理撑着臂肘支起身子，他认出了托托尔和小姑娘加瓦尔达。加瓦尔达脸色苍白如纸；托托尔一头钻进被窝，闭上眼睛。他们被抬出电梯时，一些戴鸭舌帽的壮汉便接过手推车，推着病人跨过诊所门槛，同病人

一起消失在公园里。一名男子朝查理走过来。

“好啦，再见吧。一路顺风！”路易丝太太道，“到地方后，给我们寄张小小的明信片来。别忘了，漱洗用品在您脚头，被褥下面。”

那汉子已朝查理俯下身子。

“嘿，”查理大声说，“您得小心点儿。没有干这一行习惯的人往往手太重！”

“能行的，”那家伙说，“推你们这玩艺儿没什么了不起。在敦刻尔克火车站推过双轮车、在朗斯推过小货车、在昂赞又推过手推小车，我一辈子专干这种差使咧。”

查理不吭气啦：他害怕了：为小姑娘加瓦尔达推固定托的那家伙让她两个轮子着地大转弯儿，结果托板猛蹭了一下墙壁。

“等一等，”冉尼娜嚷着，“等一等！我来把他推到火车站去。”

她连跑带跳地下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查理先生！”她喊道。

她半忧伤、半出神地瞧着他。她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她佯装整理被褥的样子，好能够触摸他。他在人寰中到底还拥有一点东西啊。不论他走到那里，他都拥有这件东西：这颗勤劳而谦恭的心将继续在贝尔克一处荒凉的诊疗所里，为了他而不停地跳动！

“好哇，”查理说，“您扔下我不管了！”

“哦，查理先生，时间耽误了。可我没办法呀，路易丝太太大概已经告诉您了吧！”

她在固定托四周团团转，愁云满面而又忙碌不堪，但两腿却站得稳稳当当。他妒恨得直哆嗦：她是一个站立的人，那么她记住的往事也是立着的，所以他就不可能长久地在她心中得到栖身

之地。

“得啦，得啦，”他生硬地要求，“咱们快点儿，推我走吧！”

“请进！”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莫德推了推门，一股呕吐物的气味冲向她的喉头。皮埃尔笔直地躺在铺位上。他脸色发青，眼睛在脸上大得怕人，但看上去却很安详。她不由得往后倒退，却仍然往那小屋里钻。在皮埃尔床头的一张椅子上有一只脸盆，里面装满浑浊的、多泡沫的液体。

“我吐的已完全是粘液，”皮埃尔平静地说，“我早就把肠胃里的东西都吐光啦。把脸盆拿走，请坐下。”

莫德屏住气将脸盆挪开，并把它放在洗脸池旁边。她坐下来，却故意敞着门，为的是让屋子通风。有一阵两人相对无言；皮埃尔以令人难堪的好奇心瞧着她。

“我不知道你病了，”她道，“否则早就来啦。”

皮埃尔用臂肘支住身子，说：

“现在好点了，不过身子还很虚弱。从昨天起我就吐个没完没了。也许我最好中午吃点东西，你觉得怎样？我想叫人送一份鸡翅膀来。”

“这个我不好说，”莫德不高兴地应道，“肚子饿不饿其实是你自己的感觉。”

皮埃尔担心地注视着被褥，又道：

“当然，这可能增加我肠胃的负担，但也可能使胃里舒坦一点。何况，假如再犯恶心，总得有点东西往外吐呀。”

莫德惊讶不置地瞧着他。她心想：“要了解一个男人得花多少时间啊。”

“那么好，我叫船舱服务员送一份菜汤和一客鸡脯来。”

她强作笑容，补充道：

"你既想吃东西，就病得不算重哇。"

一阵沉默。皮埃尔重新抬起两眼，怀着一种复杂心态打量她，既显得专注、又好像满不在乎。

"那么告诉我：你们现在坐二等舱啦？"

"谁对你说的呀？"莫德快怏地问。

"鲁比。昨天我在过道里遇见了她。"

"是二等舱，"莫德回答，"不错，我们坐上了二等舱。"

"你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们建议举行一场音乐会。"

"哼！"皮埃尔回答。

他不停地盯着她，又将手在床单上伸直，柔声柔气地问：

"你还跟船长睡觉了吧？"

"你胡说什么呀？"莫德反驳。

"我瞧见你从他的单人舱走出来，"皮埃尔又道，"这错不了！"

莫德觉得很不自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已不必向他交代；但从另一方面讲，先跟他打个招呼或许更正常点儿。她低垂眼帘咳起嗽来，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反有几分同情皮埃尔了。

"听着：假如我不答应，弗朗丝就没法理解，"她对他解释道。

"可这跟弗朗丝有什么关系？"皮埃尔用平静的语调问。

她猛地抬起头：他在微笑，脸上挂着懦怯的好奇表情。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她宁愿他冲她大喊大叫。

"你要是非知道不可，"她冷冷地说，"那就是这样：既然乘了轮船，我就得跟船长睡觉，才能让宝贝乐队坐上二等舱飘洋过海。就是这么回事。"

她稍停片刻，好听到他表示抗议。可他却一言不发。她朝他

探过身子，又使劲加上一句：

“我不是个荡妇！”

“谁说你是荡妇来着？你做你愿做或能做的事儿。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她觉得这是劈面抽了自己一鞭。她蓦地站起身嚷道：

“哼，你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你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正是这样。”

“那你就错啦，”她情绪激动地说，“你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哩！”

“那么这很不好喽？”皮埃尔故作惊讶地问。

“哎！你别想把我搅糊涂。不，这并不是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呢？谁要求我拒绝？当然不是那些围着我团团转的男人；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女伴；甚至不是我的亲娘，她已没有分文收入，全靠我寄钱。只有你会觉得这不好，因为你是我的情夫！”

皮埃尔两手交叉放在被子上面，他的表情像病人那样又阴沉又躲躲闪闪：

“别大声嚷嚷，”他温和地说，“我头痛得很。”

她压住怒火，冷冷地瞧着他，声音不高不低地说：

“你不用害怕，我也不嚷嚷了。不过我想告诉你：咱俩算是一刀两断啦。因为你应当明白：让这大腹便便的老家伙摸我本来就倒我的胃口。倘若你臭骂我一顿，或者对我表示怜悯，我会觉得你多少还怜惜我这个人，我也就有几分勇气了。但假如我随便同谁睡觉都不关任何人，甚至不关你的痛痒，那我就成了癞皮狗、成了臭婊子。得啦，老朋友，臭婊子追求的是富豪，用不着为了你这号流浪汉自找麻烦！”

皮埃尔不吭气了：他索性闭目养神。她一脚踢翻自己坐的椅子，气冲冲地跑出去，将房门砰然关上。

他支着臂肘，在各处别墅、诊所、家庭式公寓间不断转移。到处都空空荡荡。勒伦旅馆一百二十二扇窗户统统敞开。在愿望别墅的前厅、在绿洲别墅花园里，病人们在静候，一个个都躺在自己的“棺材”里，脑袋抬起，静静地眼看一串串肢体固定托鱼贯而行。这固定托的族群全都涌向火车站。谁也不吭气，只听见车轴的吱吱声，以及轮子从便道滑向大马路的咕咚声。冉尼娜走得很快，他们超越了一位胖乎乎、气色很好的老太太，她由一个哭哭啼啼的小老头儿推着往前走。他们也超越了佐佐。他由母亲推着去火车站，就是那个管公共厕所的女瘸子。

“哎哟！”查理嚷道。

佐佐一惊，他稍稍抬起身子，用明净而无神的眸子注视着查理。

“咱们全都没遮没掩的哩！”他叹着气说。

查理朝后倒下身子。他感觉到左右全是躺着的伙伴，不啻是万人葬礼啊。他重新睁开两眼，瞥见一角蓝天，还有成百上千的人群，全都俯伏在格朗德街家家户户的窗口上，摇动着手帕。混账东西！今天又不是七月十四日国庆节！只见一群海鸥啾啾叫着在他的头顶盘旋。冉尼娜正在他身后擤鼻涕。她在黑色面纱下哭泣，女护士跟在柩车后，她的两眼一直盯着那不停摇晃的惟一花圈。但她听见她在哭，按说她对他的死不该有多少惋惜。她有十多年没看见他了。但人们总是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深藏着一种羞怯的、未能抒发的忧伤，它谦卑地等待某次出殡、某次初领圣体，或者某次婚礼，以便得到那从来未敢祈求的热泪。那女护士想到自己那瘫痪在病榻上的母亲，想到战争，想到就要动身到前线去的侄儿、又想到当护士的生涯是多么艰难。于是她也抽噎起来。她又觉得满意了，因为那小个子的太太在哭泣。在这两位背后，那女门房也在抽抽搭搭：可怜的老头儿呀，为他送葬的人寥

寥无几。至少要做出点悲伤的样子嘛。冉尼娜推着固定托时在流泪。菲力普在朝前走。我快要晕过去啦。胖路易在朝前走。战争，疾病，死亡，出发，贫困；今天是星期日，莫里斯在他那节车厢窗口放声歌唱起来。玛赛儿走进糕点铺去买一块奶油果子饼。

“您怎么不爱说话，”冉尼娜道，“我本以为，同我离别总有点令您难受吧。”

他们走进通往火车站的那条街。

“您觉得我还不够烦的么?”查理问道，“他们将我裹起来，把我送往不知什么地方，也不问我的想法。这还不算，您还要我对您表示留恋?”

“您好没良心啊。”

“得啦，”他冷冷地说，“您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嘛。那才晓得您把良心往哪儿搁了哩。”

她没有答理。他这才发现头顶上有一片灰暗的屋顶。

“咱们到了，”冉尼娜道。

该向谁呼救命呢？该恳求谁，才能使他们不把我带走？只要把我留下，我怎么都行。她会照料我，带我出去散步；晚上她会轻轻抚摸我……

“唉，”他对她说，“我觉得我会死在路上哩!”

“您疯了!”冉尼娜慌张地说，“您简直是疯了。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她围着固定托四周转，朝他俯下身子，他感觉到了她呼出来的热气。

“得了，得了!”他嘲弄道，“别那么做作啦。假如我要死了，可不会给你添麻烦，而是那褐色皮肤的美人。您知道吗？就是罗贝尔塔尔医生手下的那位护士。”

冉尼娜突然直起身子，正色道：

“那是个泼妇。您想象不到，她给吕西安纳制造了多少麻烦！”接着又咬牙切齿地补充道：

“跟她在一起，您就等着瞧吧。用不着跟她眉来眼去。她可没我这么实心眼儿。”

查理坐起来，忧虑地环视四周。候车室大厅里停了二百来个固定托。推车人将他们依次推向月台。

“我不想走，”查理嘀咕着。

冉尼娜突然怅然若失，直勾勾地瞧着他说：

“别啦，我亲爱的、亲爱的布娃娃！”

他正想回上几句话，谁知固定托已经徐徐启动。他打脚踵到颈脖周身不寒而栗起来；他将头朝后一仰，便瞥见一张红喷喷的面孔正俯视着他的脸。

“写信来呀，”冉尼娜嚷道，“写信来呀！”

他已来到月台上，只听得一片乱糟糟的吹哨声和道别声。

“不……不是这趟火车吧？”他忐忑不安地问。

“谁说不是？你想乘什么车？东方号快车么？”列车员含讥带讽地问。

“可这全是货车皮呀！”

列车员在两脚当间吐了一口唾沫，解释道：

“用客车无法安置你们。那得先将座位拆除，试想那该有多麻烦啊！”

行李员从两端将固定托抬起，再从手推车中卸下托套，把他们送进车厢。进车厢后，有一些戴鸭舌帽的员工，他们弯下身子，勉力抓起固定托，在黑暗中往前抬。美男子萨缪埃尔本是贝尔克的唐璜，一人便有十八套行头；此刻正挨着查理，也被两名行李工人架着抬进车皮，四脚朝天地消失在黑暗中。

“总该有病人使用的救护列车罢?”查理义愤填膺地问。

“嘿,这我相信。似乎在这大战濒临的关头,他们会派遣几列救护列车到贝尔克来,专门运送患脊椎结核的病人!”

查理正想回敬几句,他的固定托却突然翻倒,他头朝下地被抬起来。

“快把我扶正呀,让我竖起来呀!”他急呼道。

搬运工哈哈大笑。那大黑洞越来越近了,洞口也变大了。他们放下绳索,棺材轻轻地落在新挖出的泥土中。那女护士和看门女人在墓穴边弯着腰,放开嗓子嚎啕大哭。

“你看,你看,”鲍里斯说,“他们全溜啦。”

他们坐在旅馆的大厅里,靠近一位挂着勋章正在看报的先生。看门人提来两只猪皮箱,将它们放在大门口,离其他箱子不远处。

“今天早晨有五起离去的客人,”他不紧不慢地说。

“瞧那些箱子,”鲍里斯说,“都是猪皮制品。这些人真不配用。”

补上这句话时,语气很严厉。

“为什么呀,我的美人儿?”

“这些箱子上应当贴满标签。”

“为什么?那就看不出是猪皮的啦,”洛拉说。

“那正好嘛。真正的奢侈品是藏着的。何况这些标签可以起护套的作用。我要有一只这样的箱子,就不在这儿啦。”

“在哪儿呢?”

“随便哪儿:在墨西哥或中国,”随即又道:“跟你在一块儿。”

一位戴黑帽的高个子女人激动地穿过大厅,嚷着:

“玛丽埃特,玛丽埃特!”

“是德拉里芙太太，”洛拉说，“她今天下午走。”

“咱们将单独留在旅馆，”鲍里斯道，“那才有意思呢：咱们可以每晚换一间屋子！”

“昨天在游乐场，听我演唱的是十个人，”洛拉说，“因此我就不费力气啦，索性叫人把他们集合到中间那儿张桌子，对着他们的耳朵哼唱那些歌曲。”

鲍里斯站起身去瞧那些箱子，他不声不响地将它们都触摸一遍，然后回到洛拉身旁。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他重新坐下时问道，“在这儿呆下去也挺好嘛。弄得不巧，人家也许会在他们回家的第二天，轰炸他们的住所呢。”

“可不是吗，”洛拉说，“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你不懂这道理吗？”

“不懂。”

“是这么回事：到上了点儿年纪，人们宁愿呆在家里，等着麻烦事儿降临。”

鲍里斯笑了。洛拉不安地挺了挺胸。她早就有这种印象：他发笑的时候，她总觉得似乎是在取笑她。

“你笑什么呀？”

“我觉得你口气很大。居然向我解释上了年纪的人如何行事。可你实际上一窍不通。可怜的洛拉：你家里还没有这样的人呢。”

“确实没有，”洛拉伤感地回答。

鲍里斯抓起她的手，冲着她的掌心吻了吻。她脸红了。

“你对我真好。听我说，你跟从前不一样啦。”

“好好保养！”

洛拉使劲握握他的手：

“我才不保养呢。可我纳闷：你干吗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上了点年纪啦，”他回答。

她让他握着自己的手，仰面坐在安乐椅中格格发笑。他看她开心，也觉得高兴：他想给她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他抚摸着她的手，心中想：“一年，我还剩下一年可以与她一同度过”；他感到自己一往情深：他俩的故事已如往事那样美滋滋了。从前他待她不好，那是因为他俩的协议没有限期：这让他心里不痛快。他倒是喜欢有期限的承诺。一年为期：他会将她应得的幸福全都给她，他将弥补自己的一切过失，然后跟她分手。但那不是破裂：既不是为了另一个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已对她产生厌倦。一切都将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因为他将成年、人家会送他上前线。他用眼角瞅了瞅她：她看上去很年轻，动人的胸脯由于兴奋而微微起伏。他不禁忧郁地想：“我将成为终生只有一个女人的男子。”一九四〇年被动员入伍；一九四一年，不，应当是一九四二年在前线牺牲，因为他还应有时间学习。这样计算，二十二年便只有一个女人。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梦想同上流社会的女人同枕共席。“我还是个未涉世事的毛孩子呢，”他想到这里，对自己并不宽容。他到死还未能结识公爵夫人们，但他并不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以后的有限岁月中，也满可以去拈花惹草，但他不怎么想这样做：“那太分散精力啦。既然你只剩下两年寿命，最好是行事专一。”儒勒·勒纳尔[①] 告诫过他的儿子：“你只须研究一个女人，但要好好研究，那么你就会了解所有的女人。”他得仔仔细细研究洛拉：在餐厅、在街头、在床上。他用指头轻抚洛拉的手腕，心想，“我还不太了解她。”她身上还有些角落他不了解，而她脑中想些什么更是不知晓了。不过他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他打算马上着手。他转过头来瞧瞧她，将她仔细端详一番。

① 儒勒·勒纳尔（1864—1910），法国作家，《胡萝卜须》的作者。

“你干吗老瞧我?”洛拉问。

“我在研究你哩。”鲍里斯说。

“我不希望你老瞅着我，我总担心你嫌我老啦!”

鲍里斯朝她淡淡一笑：她仍然不免多疑，对幸福还没有习惯。

“别担心，”他对她说。

一位孀妇冲他俩冷冷地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受过勋的先生身旁的安乐椅里。

“好哇，亲爱的夫人，”那位先生道，“咱们有希特勒的演说可听哩。”

“哦！什么时候?”那孀妇问。

“明晚他要在体育宫发表演说。”

“呸!”她颤抖着应道，“那我就早早上床睡觉，把脑袋钻进被褥；我实在不想听他那一套。我猜想他也说不出什么叫人高兴的话来。”

“我也有同感，”那位先生说。

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

“您看：咱们的大错，是在一九三六年铸成的。那年来了个莱茵地区重新武装。当时就该派十个师过去。如果我们显示威力，德国军官衣袋里本来就有撤防的成命。可是萨罗[1]当时等待人民阵线发话。而人民阵线却宁愿将我们的武器交到西班牙共产党人手里!”

“英国不会跟着咱们走的，”那孀妇指出。

“英国不会跟着咱们，英国不会跟着咱们!”那位先生反复嘀咕，有些不耐烦了。“那么好，我要向您这位夫人提个问题。假

---

① 萨罗，一九三六时任法国布鲁姆内阁的内政部长。

如萨罗下动员令，您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办吗?"

"不知道，"那孀妇说。

"他会自寻短见，夫人；我这话是言之有据的：我在二十年前就认识国防部二局的一位军官。"

那孀妇黯然点了点头，说：

"失去了多少机会啊!"

"可这是谁的过错呢，夫人?"

"唉!"她叹息道。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那位先生说，"这就是投赤色分子票的结果啊。法国人真是不可救药：战火都烧到大门口啦，还在要求照发工资的休假!"

那孀妇重新抬起头来：她显得由衷地焦急。

"那么您认为非打不可喽?"

"打么?"那位先生愕然答道，"嘿，嘿！别这么快下结论。不见得：达拉第又不是小孩；他必会作应有的让步。可我们会遇上最讨厌的麻烦。"

"一帮混蛋!"洛拉咬着牙骂。

鲍里斯不无同情地对她微笑。在她看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非常简单：一个小国受到攻击，法国就有责任保卫它，在政治上，她有点儿糊涂，但却很宽厚。

"来吃午饭，"她道，"他们真烦人。"

她站起身来。他紧紧盯住她那肥美的臀部，心里想的是女人。他今夜将要占有的是女性，是整个的女性。他觉得一种强烈的欲望烧得他面红耳赤。

在他背后是火车站，还有戈梅兹，他已在车厢里，两腿伸在长条坐椅上。他避过了离别的场面："我不喜欢在月台上相互拥抱。"她走下那宏伟的阶梯，火车还停留在站内，戈梅兹一边吸

烟一边阅读，两条腿伸在长椅上。他穿着一双崭新的牛皮鞋。她看到了这双鞋，搁在长椅的灰色椅套上。他坐的是头等车厢。这是战争带给他的好处。“我恨他，”她想。她态度生硬，心里空荡荡的。她觉得历历在目的仍是晶莹的大海，是港口，是船只，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剩下的是灰暗的旅馆，是鳞次栉比的屋顶和一列列有轨电车。

“帕勃洛，别往下走这么快，你要摔倒的！”

那小男孩停留在一级阶梯上，一只脚还悬在半空中。他就要去看马蒂厄。他本可以同我多呆一天，但他更喜欢马蒂厄。他的双手灼热。只要他在这儿，那就是一种酷刑；现在他离去了，我倒不知何去何从了。

小帕勃洛表情严肃地瞅着她。

“我爸爸走了吗？”他问道。

正对着他们有一只大钟，显示着一点三十五分。火车刚刚开出七分钟。

“不错，”萨拉答道，“他走啦。”

“他是去打仗吗？”帕勃洛两眼发亮地询问。

“不是的。他去看一个朋友，”萨拉回答。

“是呀，可以后呢？他还是要去打仗吧？”

“以后嘛，”萨拉说，“他要让别人相互厮杀呢。”

帕勃洛已经停在倒数第二级阶梯上；他弯了弯膝盖，并拢两脚跳到人行道。然后他转过头，瞧着妈妈，颇为得意地笑了起来。“演杂技呢，”她喃喃自语。她掉过头，没有向他微笑，却环视了一下那座很有气势的阶梯。在她的头顶上方，火车的车轮在滚动，有时停车，有时复又启动。戈梅兹那列火车是向东行驶的，穿过耸立的白垩岩峭壁间，也有可能穿过一排排住房。她头顶上的火车站已人迹稀少，像一个巨大的灰色气泡，充满阳光，

也笼罩着烟雾，散发着葡萄酒和煤烟的气味，铁轨则熠熠生辉。她低下头，一想到上面那被抛弃在下午白热阳光中的火车站，心里的滋味便不好受。回想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也是坐着这同一次列车，身着灰色粗花呢的西服远行。辛普森小姐正在戛纳等候他。他俩在桑·雷莫度过了两周。“我宁可这样，”她暗想。一只小拳头摸索着触碰她的手，她伸开手掌，将帕勃洛的小手腕握在掌心。她垂下眼帘注视着他。他穿着带水手领的工装，头戴一顶帆布帽子。

“你干吗这样瞧着我?”帕勃洛问。

萨拉转过头去瞧着大马路。她一想到自己这么冷酷，便觉得骇然。“他不过是个孩子，不过是个孩子啊!”她想。她又凝视着他，并且强作笑容；但她却力不从心，牙关咬得紧紧的，嘴唇也发木了。孩子的上下唇却抽搐起来，她猜到他要掉泪了。她猛地拉住他大步往前走。孩子一惊，泪水倒化为乌有，只得迈着小跑步跟随她前行。

“上哪儿去呀，妈妈?”

“不知道，”萨拉道。

她走上右首第一条街。那是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她加紧本已迈得很大的步子，然后向左拐进一条街，两侧是灰暗肮脏的高房子。街上依然荒无人烟。

“你让我跑起来了，”帕勃洛道。

萨拉紧握着他的手不答话，拉着他继续走。他们走上一条笔直的大街，有无轨电车的大街。看不见大轿车，也看不见无轨电车，只有垂下的铁帘，再就是通往港口的电车轨道了。她猜想这是因为星期日之故，不觉心头抽紧了。她又用力拉了拉帕勃洛的手腕儿。

“妈妈，”帕勃洛呻吟起来，“啊，妈呀!”

为了能跟上她，孩子只好撒腿奔跑。他倒不哭，只是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了黑眼圈；他向着她仰起惊愕和疑惧的小脸。萨拉突然停步；泪水浸湿了她的两颊。

“可怜的孩子，”她说，“可怜的无辜小儿啊！”

她在他面前蹲下：管他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眼下他在这儿，于世无害，长相难看，脚下拖着一个矮墩墩的身影儿。他好像在世上孑然一身，那桩丑事似乎全映在他的目光里；反正他不是自己要求降临人世的。

“你为什么哭呢？”帕勃洛问，“是因为爸爸走了么？”

萨拉的泪水顿时干涸了，差点儿破涕为笑。但帕勃洛却很不放心地瞧着她。她重又站立起来，转过头去说：

“对啦，对啦，是因为爸爸走了。”

“咱们很快会回去么？”他又问。

“你累了吧？离咱们家还远着呢。来吧，来吧，咱们慢慢走。”

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帕勃洛又停下了；他伸出手指：

“哎，看哪！”他说着，目光全神贯注，含着几分悲伤。

那是一家蓝色墙壁的影院门口张贴的海报。他们走了过去。从灰色而崭新的电影厅逸出一股福尔马林的气味。海报上画的是牛仔们正在追赶一名蒙面骑手，一面开着枪。又是几声枪响，又是手枪！他屏息敛气地瞧着。再过一会儿，他要戴上钢盔，拿起玩具枪，假装蒙面大盗冲进屋里。她没有勇气将孩子拉开，只是自己将头转了过去。售票员正在她的玻璃票房里吹着电扇。这是一个褐皮肤的胖女人，脸色泛白，目光如炬。玻璃窗后的小窗台上放着一瓶鲜花；她用图钉在墙上挂了一张罗伯特·泰勒的肖像。一位中年人从观众厅走出，朝票房走过来。

“卖了多少？”他透过窗口问。

“卖了五十三张，”她开口道。

“我点数的结果也是这样。昨天是六十七张。一部这么精彩的电影，还有追捕的场面！”

“大家都呆在家里！”女售票员耸耸肩膀说。

一名男子在帕勃洛近处站下来。他喘着粗气望望海报，却似乎没看它的内容。这是个脸色灰白的大个子，衣衫褴褛，头上扎着染血的绷带。腮帮上、手上全都沾了泥土。他似乎来自远方。萨拉携起帕勃洛的小手。

“过来呀！”她道。

由于牵着小孩，她竭力走得慢些。但她却实在想奔跑，总觉得后面有人在盯着她。在她前头，铁轨在闪闪发光，柏油在阳光曝晒下正渐渐融化，一盏路灯近处的空气似乎微微波动着。总之，今天跟平常的星期天不一样了。“大家全都呆在家里。”就在片刻前，她还在猜想：在这一方方住宅之外，应当有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的马路，处处洋溢着米粉和金黄色烟草的气息。她此刻行走在城郊一条寂静的街道上，看不见的人群就在近处，在为她作伴。仅仅是一声号令啊，大街小巷立刻就空无一人了。眼下，他们两手空空、形单影只地奔向港口；一堵堵死气沉沉的墙壁，其间惟有空气在轻轻荡漾。

“妈妈，”帕勃洛嘀咕着，“有位先生跟在咱们后面！”

“没有的事，”萨拉回答，“他跟咱们一样，在走自己的路。”

她向左转去，那是同样一条街道，没有尽头，单调死板。横穿整个马赛，就剩下了一条街。萨拉就在这条街上，在户外，还携带着一个小孩。这时所有的马赛人却都留在室内。只卖了五十三张票。她想起戈梅兹，想起他的微笑：当然，所有法国人都是胆小鬼。嘿，那又怎样呢？他们都呆在家里，这十分自然。他们害怕战争，这么做很合情理。可她觉得不自在。她发现自己在加

快步伐，而由于帕勃洛的缘故，她想放慢步子。但小家伙却拉着她往前走。

“快点，快点儿，妈妈！”他几乎噎住了喉咙催促着。

“出什么事啦？”她生硬地问。

“你看，他还跟在后面呐。”

萨拉掉头稍稍看了一眼，发现了那乞丐；他在跟踪他们，这已确凿无疑。她的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咱们跑吧！”帕勃洛说。

她忽然想起那染血的绷带，便猛地转过身来。那家伙也突然停步，用迷迷糊糊的眼神瞧着他们。萨拉害怕起来。孩子用两只手紧紧抓着她，使劲儿往后拉。“大家都呆在家里！”她叫喊、呼救都将是白费力气。谁也不会应声而出。

“您需要帮忙吗？”她问道，两眼直勾勾地瞧着那乞丐。

他可怜巴巴地笑了一笑，萨拉的恐惧心理顿时化为乌有。

“您识字吗？”他问。

他将一个又旧又破的小本子递给她，她接了过来，这是兵役证。帕勃洛用两手抱住她的双腿。她感觉到了他小小身体上的热气。

“干什么呢？”她问。

“我想知道那上面写些什么，”那汉子指着证上一页纸问。

他的样子非常善良，虽然一只眼睛发青并且半开半阖。萨拉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又瞧瞧那页纸。

“多倒霉啊，”那汉子不知所措地说，“不识字是多么倒霉呀！”

“是这样，您这张纸上没写什么，”萨拉说，“那您就该到蒙彼利埃去。”

她把那证件递还给他，但那人并不立刻接过去。他问：

“真要打仗了吗?”

“我不知道,”萨拉回答。

她在想:“他该走啦。”何况她一心惦念戈梅兹。她问:

“谁替您包扎的呀?”

“这个嘛,”那人应道,“我自己喽。”

萨拉在旅行袋里搜寻一番。她找到了几根别针和两块干净手绢。

“请您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她威严地对他说。那家伙颇为艰难地坐了下来。

“我两腿发僵,”他道,还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萨拉撕开手绢。这时戈梅兹正坐在头等车厢里,两腿跷在长椅上,看着《人道报》。他将见到马蒂厄,然后去图卢兹,再改乘飞机去巴塞罗那。她解开绷带,一点一点地摘除下来。那汉子嘟囔了几声。他的半个脑壳上长出一条又硬又粘的痂块。萨拉将一条手绢递给帕勃洛。

“到喷泉去弄点儿水来。”

小家伙拔腿就跑,对能脱身感到很高兴。那汉子抬眼瞧瞧萨拉,对她说:

“我不想打仗。”

萨拉将手轻轻按在他肩上。她真想说点儿抱歉之类的话。

“我是一个牧羊人,”他道。

“您在马赛做什么事情?”

他摇摇头说:

“我不想打仗啊。”

此刻帕勃洛回来了,萨拉凑凑合合清洗了伤口,敏捷地重新做了包扎。

“请您站起身来,”她道。

他照着做了，仍用迷惘的目光瞧着她。

“那么，我非得去蒙彼利埃喽?”

她在旅行袋里摸来摸去，终于拿出两张一百法郎的票子。

“给您做旅费吧，”她说。

那汉子没有马上接过去：他仔细端详她。

“拿去吧，”萨拉低声而急速地说，“拿去吧。如果您能逃避，那就不要打仗。”

他接过了钱。萨拉用力同他握了握手，重复道：

“不要打仗。随便怎么干都行：回老家去，躲藏起来，干什么也比打仗好。”

他很不理解地瞧瞧她。她拉起帕勃洛的小手，向后转身，又重新赶路。片刻之后，她掉头看了看：他凝视着萨拉扔在马路中央的绷带和湿手绢。他终于弯下身来，摸索着捡起那两件东西，然后塞进了衣袋。

额头上的汗珠直淌，一直淌到两鬓，然后流到耳边、鼻孔下。他先还以为是什么小虫子，他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却打下几滴热泪。

“他妈的!”他左侧的邻人说，“天真热呀!”

他听出那声音，原来是那野小子勃朗夏。

“他们故意这样做，”查理说，“他们故意让车皮在阳光下晒了好几个小时!”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勃朗夏问：

“是你吗，查理?”

“是我，”查理回答。

他后悔自己开了口。勃朗夏很喜欢恶作剧：有时他用水枪把别人浇个透湿；要不就打着滚去碰撞人家；有时又把纸片做成蜘蛛的模样拴在人家被褥上。

“大家又碰到一起啦，”勃朗夏说。

“是呀。”

“地球不大咧。”

查理迎面挨了一束水枪射来的水。他擦了擦脸，吐出嘴里的水；勃朗夏哈哈大笑。

“你这坏东西！”查理骂道。

他掏出手绢，一边擦着脖子、一边强作笑容。

“又玩水枪！”

“我就喜欢这，”勃朗夏嘻嘻哈哈地说，“我的枪法不差吧？击中面部！你别忙，我兜里装着各色花样：一路上够咱们开心的！”

“坏东西！”查理半嗔半喜地骂着，“坏东西，调皮鬼！”

勃朗夏令他望而生畏；两人的固定托紧挨着。假如他想捏我，或者把什么令人发痒的东西塞进我的被子里，那就只须伸过手来。“我这下倒了霉呢，一路上都得提心吊胆！”他嘀咕着。随即叹了口气，瞪着两眼瞧天花板：那是一方很大的深色墙板，上面有很多铆钉。他将小镜子转向后方，屋里的大穿衣镜黑得像烟熏过的玻璃板。查理稍稍探起身子，放眼扫视一下四周。那些人将滑槽门完全敞开；一道金黄色的光线在车厢里闪耀，照亮了横躺着的身躯，轻轻掠过被褥，衬托出人们苍白的容颜。但有光线的区域仅仅限于门框那么大的范围；右面和左面差不多是漆黑一团。有人交了好运：他们准是偷偷给担架工塞了小费；他们享受充分的空气、充分的光线；他们还可以不时支起身子，欣赏窗外飞驰而过的绿树。他精疲力竭地重新倒下；他的衬衫已经湿透。要是马上能开车也好点儿。但整列火车却被抛弃在这儿，在阳光下曝晒，无人问津。贴着地面，有一股奇特的气味，是腐烂的稻草加某种香味。他抬起脖子为了避开这股气味。它实在令人作

呕；但是汗水浸透他的身子，他只好听天由命。哪知这股怪味道又在他鼻尖下卷土重来。外边有铁轨，有阳光，有在备用轨道上停放的空客车，还有灰尘蒙蒙的灌木丛：简直是一片荒漠啊。稍远的所在，却是一片星期天的气氛。在贝尔克正是星期天：孩子在海滩上嬉戏，一家一户的人在啤酒店里饮用牛奶咖啡。“真有意思，真有意思！”他自忖。在车厢另一端，响起一个声音：

“德尼！嘀，德尼！”

谁也没有回话。

“莫里斯，你在这儿吗？”

一阵沉寂，那声音颇为遗憾地说道：

“混账家伙！”

沉默被打破了。有人在查理身边叹息着：

“天气好热哟！”

一个无力而颤抖的、看来是重病号的声音回答：

“等火车开动起来，就会好一点儿。”

他们谁也看不清谁，只是胡乱地交谈着。其中有一位半开玩笑地说：

“大兵们就是这样旅行的。”

接着又恢复了沉默。酷热、沉默、焦虑。查理突然瞥见两条美丽的长腿，穿着白色长袜，他的目光顺着白大褂往上看：就是那位漂亮的女护士。她刚刚登上客车。她一只手提着衣箱、一只手拎着一张折叠椅。她用愠怒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嚷道：

“都疯啦，纯粹是发疯啊！”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从外面传来一个粗嗓门的问话。

“只要稍微动动脑子，也许就该明白：不应当把男女病人混杂在一起呀！”

“人家送来是什么样儿，我们就按什么样儿安排！”

“大家面对面，叫我怎么个护理法啊？”

“他们上车的时候您就应当到场嘛。”

“我分身无术呀。刚才我在负责登记行李。”

“真是乱七八糟，”那男人说。

“可以这么说。”

沉寂片刻后，她又道：

“劳驾招呼一下您的伙伴们；把男病号转移到最后一节车厢去。”

“您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加班费该您付喽？”

“我要告你们的状，”那护士生硬地说。

“好哇，”他接话道，“您告吧，我的大美人儿。我呢，我可不在乎，明白吗？”

那女护士耸耸肩膀，将身子转过去。她小心翼翼地在病人当间穿行，跑到离查理不远的地方在折叠椅上坐下。那正好在光亮处所的边缘上。

“嘀，查理！”勃朗夏招呼。

“哎？”查理哆嗦着回答。

“这屋里有娘们呢。”

查理没有接茬儿。

“要是我想拉屎，那该怎么办啊？”勃朗夏大声说。

查理又羞又恼地涨红了脸，但他忽然想到野玫瑰刺人的事儿，不觉会心地微笑起来。

贴着地面有一阵骚动，大概是有些家伙在扭过脖子看有没有女邻人。不过整个车厢却笼罩一种局促不安的气氛。嘁嘁喳喳的耳语延续了一阵子，后来渐渐归于消失。“要是我想拉屎，那该怎么办啊？”查理也觉得肚皮里挺龌龊，简直是一堆又粘又湿的大肠贴在了一处：要是在女孩儿们面前提出来要大便盆，那该多

难为情啊！他紧闭双唇，暗下决心："我会顶到底。"勃朗夏使劲呼吸，他的鼻头奏出了一曲轻盈无邪的音乐。天哪，要是他睡着了该多好！查理一度产生了希望，他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一根火柴。

"这是干什么？"女护士问。

她将一件毛线活儿放在膝盖上。查理瞥见在他上方很高很远的地方，在蓝色的氤氲之中，她的表情是那么恼火。

"我想点一支烟，"他道，自己也觉得音调古怪，而且有点冒失。

"哦，不，"她回答，"这里不许抽烟！"

查理吹灭了火柴，用指尖在四周摸索，在两床被褥之间，摸到了一块潮湿而粗糙的木板，他用指头搔了一下，然后将烧焦了一半的火柴棍儿放在上面。这触摸突然使他吃了一惊，便将两只手缩回胸前，"我躺在地面上！"他想。地面。也就是地上呀！在桌椅板凳的下头，在护士和行李工的脚底，被人家踩压。差不多同泥土、稻草混在一起。而在地板缝儿里爬行的任何小生物都有可能攀到他肚皮上。他蹬着两腿，他用脚后跟刮着固定托。声音很轻，为了避免吵醒勃朗夏。汗水在他胸前渗出，他在被窝里屈起两腿。他来到贝尔克的初期，大腿和小腿上这种令人惶惶的蚁走感、他整个身体又强烈又朦胧的反叛，一直在不停地折磨着他。后来这一切都平静下来，他忘记了自己还有两条腿，反而觉得被人推着、坐在有轮子的车上滚动、由人家抬着自己，这都很自然。他已经成为一件物体。"会不会旧病复发？"他焦躁地想，"会不会旧病复发呀？"他伸直两腿，紧闭双目。脑子里只应当想："我不过是一块石头，除了石头我啥也不是呀。"他那痉挛的双手伸开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被褥下正渐渐变成石块。许多石块中的一块。

他一惊之下坐了起来，两眼圆睁，颈脖挺直：只觉得一下子摇晃，然后是刮碰的声音，再就是立即变得单调的滚动声，又像淅沥淅沥的雨点声那么令人安心：火车已经开动，它正沿着什么前进；外面有某种坚实的、阳光照射下的东西，在客车一旁滑过：那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影子，起先十分缓慢，接着越来越快地在敞开的那扇门正对的亮壁上闪过；简直可以说那是电影院的银幕。壁面上的光线变得稍稍暗淡一些，复又泛着灰白的色调，突然间又豁亮了：“已经开出火车站！”查理觉得颈脖酸疼，但心情却比较安宁了；他重新躺下，举起两臂，将小镜子转了九十度。现在，他在镜子的左角，瞥见一块长方形的光亮。这对他就很够啦：这亮晶晶的表面十分活跃，呈现着一整幅风景图画；那光线有时颤动不已，渐行渐淡，似乎即将隐去，有时却变得坚实、凝固，颇有几分像是赭色油漆的涂抹面；接着，有时它又整幅地颤抖起来，壁面上泛起层层斜行的波纹，似乎是被风吹皱的水面。查理久久凝视着这画面：过了一阵，他觉得自己获得了解放，似乎已坐起身子，两腿在客车踏脚板上晃荡，一边观赏着树木、田野和大海疾驰而过。

“勃朗夏！”他低声叫喊。

没人回话。他稍等了一下，悄声问：

“你睡着啦？”

勃朗夏仍不作答。夏尔轻轻舒了一口气，然后放松身子，两腿伸直，两眼还盯着镜子观看。他睡了，他睡了。进车厢时，他已不能站立；他瘫倒在坐椅上，但他的目光却是顽强的，那意思是说：“你们别想骗我！”他要咖啡时的表情颇为凶狠。有的人就是把服务员当成敌人。往往是年少气盛的人，他们深信生活便是斗争，这是从书本里看来的，于是他们在咖啡馆里战斗起来。他们不过是要一杯石榴汁，目光却凶得叫你打哆嗦。

“一杯咖啡，两杯茶。送到平台上来，”费利克斯说。

她按了按键钮，让摇柄转动起来。费利克斯向她挤挤眼睛，指指那正在熟睡的矮个儿青年。这说不上是什么斗争，倒像是沼泽地：你只要动一动，马上就往下陷，但他们并非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头几年他们使劲挣扎，于是下沉得更厉害。我经历过、经历过。现在我老啦，安分啦，两臂紧贴身子，一动不动了，到了我这把年纪，陷下去也不至于太深。他睡着啦，张着嘴巴，下颚垂在胸前，样子一点也不好看。他的眼皮又红又肿，鼻子也是红的，看上去像一只羊。一见他摆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走进空着的大厅，我立刻猜到几分；外边太阳这么毒，平台上那么多客人，我就琢磨啦：“他要找个地方写信，或者等一个女人。再不然就是出了什么毛病。”他举起那没有血色的长手，不用睁开两眼便挥手驱赶苍蝇：其实并没有苍蝇。他即使在睡眠中也不无苦恼。烦恼到处追随着你。我坐在凳子上，凝视着铁轨和山洞。一只鸟正在歌唱。我正怀着孕，身子沉甸甸的，却被赶走了。我欲哭无泪，而且囊中羞涩。我只有一张车票。我昏沉沉睡着了，梦见有人来杀我，揪住我的头发，管我叫“破鞋”。这当儿火车开过来，我也就上了车。有时我想他一定会得到补助，因为他是老工人、又身患残疾，人家没有理由不答应他的要求；有时我又猜想他们会挖空心思不给他补助，这帮家伙心黑着呢。我待着，上了年纪，可我能动脑筋。他穿戴得像个小少爷。准有妈妈在给他料理衣物。可他的皮鞋却因蒙着尘土而泛白了；他干吗啦？他奔哪儿去呢？年轻人血气方刚，假如他叫我：“打呀！”我连爹妈都可以杀掉。你瞧顽劣可以达到什么地步！有时候他或许杀了某位老大娘，就是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他们一定会逮住他，您会看到的。他不是人家的对手。也许他们会跑到这儿来逮他。《晨报》就会发表一张他的照片。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小无赖的形象，其实

压根儿不像他。但也总会有人评头品足，说："一看长相就知是这类货色！"我呢，我倒要说：要判决他们的案子，就应当不曾在近处看到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你要是眼见他们每天陷进去一截，就会觉得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到头来都一个样儿：不管是在一家咖啡馆平台上喝牛奶咖啡，还是节衣缩食给自己买一座房子，抑或是犯下弑母的罪行。这时电话铃声大作。她吃了一惊："喂，是谁呀？"

"我想跟居赞太太说话。"

"我就是呀，什么事？"她应道。

"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于洛说。

"什么？"她语塞了，"什么，什么？"

"他们不给我补助呀！"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他们正式拒绝了。"

"可你是残疾人，又是老工人；他们对你怎么说来着？"

"说我没有这资格。"

"啊！"她叹道，"啊！"

"今晚再见吧，"于洛说。

她挂上电话。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一个残疾人兼老工人呀。居然当面说他没有这资格！"现在我要烦死啦，"她心里想。那年轻人鼾声如雷。他那副长相又蠢又自鸣得意。费利克斯出去了，托盘上放着那两只糖渍金桔和一杯不加奶的清咖啡；他推开了门，阳光照射进来，镜子在安睡者的上方闪闪发光。后来门又重新关上，镜子上的光熄灭了，只剩下他们两人。"他干了些啥？他上哪儿游荡去啦？他的衣箱里带了些什么东西？现在他得还债：二十年、三十年，除非他在战场上送命。可怜的小伙子呀，他正当该上前线的年纪。他在熟睡、在打鼾。他很伤心。平台上

人人在谈论战争，而我的丈夫却拿不到补助金。哎呀，发发慈悲吧，可怜可怜咱穷人呀！”

“皮多！”那年轻人嚷道。

他猛然惊醒过来。他盯住她看了好一阵，两眼发红、嘴巴张开，然后他又将下巴颏弄得咂咂作响。他噘起嘴唇，那模样既机灵又凶狠。

“服务员！”

费利克斯没有听见。她却看见了他，他来来去去，接过顾客订饮料的单子。那青年人不知所措，敲打着大理石板，脑袋左摇右晃，一脸走投无路的样子。她对他油生怜悯之心。

“一共二十个苏，”她从柜台上方对他说。

他对她投报以恨恨的目光，将一枚五法郎的钱币扔在桌上，拿起箱子一瘸一拐地走了。镜面又闪闪发光，一阵叫喊声和一股热气涌进了厅里，孤独感也随之进入室内。她凝视着一张张桌子，那些镜面，那扇门，所有这些极其熟稔的物体，此刻已不能吸引她的注意。“就要开始啦，我会烦死的！”她嘀咕着。

他被一束灯光照亮。有人从侧面用手电筒向他照射。他转过头来嘟囔着。手电筒的光紧贴着地面；他的眼睛眨巴眨巴地动着。在这束光线后面，有一双沉着而无可逃遁的眼睛正盯住他。这是难以忍受的。

“干什么呀？”他问。

“就是这小伙子，”一声像唱歌般抑扬顿挫的声音在说。

一个女人。我右侧的长方形灯光，是来自一个女人。他稍有些得意，旋即气愤地想到：“她像照一堵墙壁似地用灯光来照我，”于是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讲：

“我不认识您！”

“咱们常常碰面，”她回话道。

灯光熄灭了。他目眩眼花地呆在那里，眼前晃动着许多紫色的小圆点儿。

“我没法看见您。”

“我看得见您，”她道，“即使没有灯光，我也看得见。”

那声音年轻而美丽，但他却怀着戒心。他又说一遍：

“我看不见您；您弄花了我的眼睛。”

“我在黑夜里也看得见东西，”她得意地说。

“您得了白化病吗？”

她咯咯笑起来：

“白化病？我眼不红、发不白，假如您真是说那种病的话。”

她的语调很昂扬，因此所有的句子都像疑问句。

“您是谁呀？”

“哦，猜猜看！”她说，“并不那么难呀：前天您还遇见过我，向我投来恶狠狠的目光。”

“恶狠狠？我又不恨任何人。”

“哦，不对！”她说，“我甚至觉得您恨所有的人哩。”

“别着急！您身上是不是穿着皮衣？”

她仍在咯咯发笑，又说：

“伸过手来，摸摸看。”

他将胳膊伸过去，摸到一堆庞大而不成形的东西。那是一件皮货。在那毛皮的下面，肯定有被褥、有衣服，然后是雪白柔软的身体，如同蜗牛待在蜗居里。她肯定觉得暖暖和和！他稍稍抚摸了一下那毛皮，从那里逸出一股浓郁柔和的香味。方才闻见的原来是这股气味。他逆向抚摸着毛皮，感到心满意足。

“您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您戴的是金耳环。”

她笑个不停，那灯光又亮起来。但这一回，她是用手电筒照

自己的面容；火车的颠簸使她手中的电筒晃动不止。那灯光从胸部上升到额头，拂过涂抹了口红的双唇，将嘴角一撮淡黄的绒毛染成金色，又使鼻孔变得更加赤红。弯曲而深黑的睫毛在微肿的眼皮上扬起，像是纤细的足爪。那仿佛是静卧的两条小虫儿。她的发色是金黄的：她脑袋周遭的金发像薄云般翻动。他的心微微震颤了。他思忖："好一个美人儿！"于是蓦然将手抽回。

"我认出您来啦。从前总是一位老先生推着您；您走过时对谁都不瞧一眼。"

"我可是瞧您来着，透过我的睫毛。"

她微微抬起头来。他现在已将她辨得明明白白，说：

"我哪里会想到您肯降尊纡贵瞧我呢？您看上去那么富有，那么鹤立鸡群。我当时以为您在博凯尔包饭公寓。"

"不，"她回答。"我那时是在'木屋别墅'。"

"没想到在这列运牲口的车皮里遇见您。"

手电筒的灯光熄灭了。她道：

"其实我很穷呢。"

他伸过手去，轻轻按着那毛皮：

"这东西呢？"

她笑了。

"我就剩下这件东西了。"

她又回到那一片漆黑之中。一堆黑糊糊的不成形的东西。可他的眼里还留着她的身影。他将双手收回到肚皮上，两眼瞪起天花板来。勃朗夏不紧不慢地打着鼾。病人三三两两地交谈起来。火车呻吟着滚滚向前。她现在是贫病交困，躺在一辆运牲口的货车里，人家像对待布娃娃似地随意给她穿脱衣服。而她又长得那么漂亮。漂亮得跟电影明星一样。就在他近侧，躺着这个横遭屈辱的美人儿，这纯净而又被玷污的修长躯体。她很漂亮。她在酒

吧里卖唱，透过睫毛打量过他，并且很愿意结识他：这就等于让他重新站立起来，成了正常人。

“您当过歌女？”他突然问。

“歌女？不。我弹钢琴。”

“我以为您是歌女。”

“我是奥地利人，”她解释，“我的钱全在那边，在德国人手中。德奥合并后，我就离开了奥地利。”

“那时您已经生病了吗？”

“我已躺在一块木板上。爸爸妈妈把我送上了火车。那情景跟今天一样，除了那天是个晴朗的天气，而我是躺在头等车厢的座位上。德国飞机在我们头顶飞过，大家总以为它们要投弹啦。妈妈在哭泣，我仰头看着，感觉得到在天花板之上，是一方沉浊的天空压着我们的头顶。我们乘坐的是德国人放行的最后一列火车。”

“后来呢？”

“后来我就到了这里。我母亲去了英国，她得挣钱养家啊。”

“那位给您推车的老先生呢？”

“那是个老朽的白痴，”她刻薄地说。

“您是独自一人喽？”

“独自一人。”

他重复道：

“在世上孑然一身，”于是觉得自己像一株榆树那样坚实顽强。

“您什么时候知道是我在这儿呢？”

“当您擦亮一根火柴时。”

他不想让自己快乐的心情溢于言表。她不言不语地呆在那里，心情沉郁，对一切都很冷淡，别人也几乎把她忘却。倒是

她，将酸甜苦辣糅进他的话语，令他的声音微微颤栗。但他决心将对她的向往留到今夜，好独自一人充分享用。

“您瞥见墙壁上的光亮了吗?”他问。

“看见啦，我瞧了足足一小时呢，”她回答。

“看呀，看呀。现在闪过的是一株树。”

“或者也许是一根电线杆。”

“火车开得不快。”

“不算快，”她应道，“您着急吗?”

“不着急。不知道往哪儿开哩。”

“真不知道!”她颇为高兴地说。她的声音也战栗起来。

“说到底，咱们在这里也不坏呀，”他道。

“这里空气流通，”她又说，“何况这些闪过的影子真教人开心咧。”

“您还记得那则关于山洞的神话吗?”

“不知道。山洞的神话，指的是什么啊?”

“是一些奴隶，他们被捆缚在一个山洞的深处，看见许多影子从一堵墙上闪过。”

“为什么将他们捆缚在山洞里啊?”

“不知道呀。写这个故事的是柏拉图①。”

“哦，是呀，柏拉图……”她茫然应答着。

“待我来告诉她柏拉图是何许人，”他洋洋得意地琢磨。他肚子微微作痛，但仍然希望这次旅行永无终了。

乔治摇动着门上的插销。透过门上玻璃，他瞥见一名留小胡子的高个儿，和一位头上缠着布的青年女子。他们正在木制柜台后面洗杯盘。一名大兵正在一张桌前打瞌睡。乔治使劲拉了拉插

① 柏拉图（前429—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

销，玻璃哗啦啦颤抖起来。但还是没有人开门。那女人和男子似乎啥也没听见。

“他们不会开门的。”

他转身一看：一个肥胖的成年男子正笑呵呵地瞅着他。他下身穿一条军裤，上身穿一件黑色外衣，打着绑腿，戴一顶软帽，佩着活假领。乔治指了指木牌，上书：“餐厅五点钟开门。”

“现在五点十分啦，”他道。

对方耸了耸肩。他的左腰间挎着一只体积很大的背包，右腰间是一只防毒面具。他摊开两臂，将肘部抬到半空。

“他们爱几点钟开门就几点钟开门。”

兵营大院里站满表情厌倦的中年男子汉。也有不少人独自散步，两眼凝视着地面。一些人穿军衣上装，另一些人穿咔叽布裤子；还有一些人照旧着便装，但足蹬崭新的木鞋，在大院柏油铺的地面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一位红头发的高个子，很幸运地弄到一整套军服，此刻正将两手插在上装口袋里，若有所思地散着步。他将圆顶帽推到耳根部位，一脸逞强斗胜的气势。一位中尉穿过三三五五的人群，快步迈向餐厅。

“您没有去领一套服装吗?”那矮胖子问。他扯了扯背包带子，好把那包甩到背后去。

“他们一套也没有啦。”

那家伙照自己两脚之间吐了一口痰：

“我呢，给了我这么一套行头。我穿着闷死啦。这么大的太阳，真是要命。瞧这个乱劲儿!”

乔治用手指了指那位军官。

“要向他敬礼吗?”

“怎么敬法？我总不能向他脱便帽吧。”

那军官不加理睬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乔治用两眼凝视了一会

儿他那瘦骨嶙峋的脊背，感到十分沮丧。天气很热，军用建筑物的玻璃窗一律涂成蓝色。在白色墙壁后面有白色公路，还有在炎炎烈日下展现着一望无际的绿野的飞机场。兵营的墙壁在草地当间划出了一小块平坦、但却尘土飞扬的广场。一些神色疲惫的男子在那里转悠，犹如在城市的街道上一样。就在这个时刻，他的妻子将百叶窗打开一半，让阳光照进餐厅。到处阳光普照：照着家家户户，照着各处兵营，也照着乡间田野。他自忖："总归彼此相像。"可他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彼此相像。他想到战争，发现自己并不怕死。远处一列火车在鸣笛，好像是有人冲着他发出微笑。

"听一听呀，"他道。

"听什么？"

"火车鸣叫。"

那矮胖子莫名其妙地瞧了瞧他，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拭起额头来。火车还在鸣叫。它在向前行驶，满载着平民、漂亮的女人和男女儿童。平静的田野在车窗外掠过。火车又鸣响汽笛，随后减速前进。

"要停车了咧，"查理说。

车轴咯吱咯吱响了一会儿，列车随后停下来。这种行进的运动仿佛离查理远去，他觉得自己干涸、空虚，似乎全身的血都已流尽，就像是死过去了一般。

"我不喜欢火车中途停车，"他说。

乔治想到那些旅客列车，旅客们在南方、近海、临海的地方，或者在海边的白色别墅旁下车。查理感觉得到青草在车厢底板下头、在两条铁轨之间勃然生长，他透过车厢的铁皮有所感受，从那映在墙上的长方形亮光中他瞥见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火车夹在草原中央，犹如一艘船陷入了大浮冰之间。青草将沿着

车轮攀缘，在木板缝隙里生长，田野从静止不动的列车当间伸展开来 仿佛落进陷阱的列车在嘶鸣、在悲号；远方的笛声如此富于诗意地久久不散。火车在缓缓滚动，莫里斯邻座的脑袋在淡黄色的假领上晃动着。他是一个满嘴大蒜味儿的胖子。打出发起他就高唱《国际歌》，还喝下了两公升劣等红葡萄酒。他终于倚在莫里斯的肩头，呼噜呼噜地入睡了。莫里斯热得要命，却不敢稍有动弹。他觉得快要吐了，因为天热、因为葡萄酒的气味，也因为透过灰蒙蒙窗户的炽热阳光令他头晕目眩。他心里嘀咕着："要是到了目的地该有多好！"他的两眼搔痒难熬，变得又大又不好受。于是他闭上眼皮，耳朵里仿佛听见血液在流动，而且阳光竟能穿透他的眼皮。他感觉到了白日里的瞌睡，那种湿漉漉的、令人头晕眼花的瞌睡。伙伴的头发刺痛了他的脖子和下巴颏。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下午。那胖家伙忽然从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说：

"这是我太太。"

这是像照片上常见的那种看不出多大年纪的女人，她是无可挑剔的。

"她身体很好，"乔治说。

"她能吃能喝，"那人应道。

他们面面相觑，踌躇不定。乔治对这血色太旺的大胖子毫无好感，他说起话来总是气喘咻咻；不过他也想将女儿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看。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啦？"

乔治瞧瞧他而不作答，心里觉得有点好笑。接着，他突然用手摸摸衣袋，取出皮夹，从中拿出一张照片，低垂眼帘递给他。

“这是我女儿。”

“您的皮靴挺棒的，”那家伙一边接过照片一边说，“到时候大有用处哩。”

“我脚上有鸡眼，”乔治不好意思地说，“您估计他们会让我继续穿这双皮靴吗?”

“他们求之不得呢。他们也许没有备足皮鞋，不够每人发一双。”

他又继续端详了片刻乔治脚上的皮靴，然后不无遗憾地转过目光，专心去看相片了。乔治觉察到他面红耳赤啦。

“多漂亮的孩子，”那家伙说，“她体重是多少?”

“我说不上，”乔治回答。

他不胜惊愕地打量着这胖子，只见他用十指抓住相片，以苍白无力的目光盯着它，然后对这人说：

“我复员的时候，她大概不认识我啦。”

“这很有可能，除非……”那家伙道。

“是呀，除非……”乔治接话道。

“那么，我这就去啦?”萨罗问。

他将那页纸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达拉第用小刀削尖了一根火柴棒儿，将它塞进牙缝儿。他并不回话，而是躬着腰、蜷在椅子里。

“我到底去不去?”萨罗又问了一遍。

“这意味着战争，”波内轻声慢语地说，“而且是必败无疑的一场战争。”

达拉第一惊，朝着波内意味深长地瞧了一眼。波内的目光明净而深沉，他毫不惭愧地面对这眼神。他的样子像食蚁兽，夏邦蒂埃·德·里勒和雷诺待在稍稍靠后的地方，默不作声，一脸不赞成的样子。达拉第完全瘫了下来。

“去吧！”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做了个软弱无力的手势。

萨罗站起身，走出这间屋子。他拾级下楼，同时觉得脑袋疼痛欲裂。他们全都在场，见到他却一言不发，做出一副就事论事的姿态。萨罗暗自叹息：“真是一群混蛋！”

“我向你们宣读这份公报，”他道。

一阵嘈杂声。他利用这当儿擦了擦眼镜，接着便宣读：

“内阁会议听取了总理先生和乔治·波内先生就帝国总理致张伯伦先生备忘录所作的报告。

“会议一致批准了爱德华·达拉第和乔治·波内先生拟向伦敦英国政府提交的声明。”

“这下子好啦，”查理暗想，“我想大便呢。”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他的肚皮胀得满满当当，非要溢出来不可啦。

“对，对，”他说，“我跟您的想法一样。对啦。”

几个平静的声音同时提高了。他真想完完全全隐遁到自己的声音里去，在那美妙如歌的金发女子的声音之畔做一个男低音。然而，他首先体现为这腾腾热气、这活生生的不安全感、这在他大肠里咕咕作响的一堆湿物。一阵沉默；她在他身旁沉思遐想。他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抹了抹汗涔涔的额头。“哎！”他突然抱怨道。

“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是我的邻人在打鼾。”

那东西在肚子里作怪，就像狂笑是止不住的。那是一种强烈而阴沉的欲望，要在下体敞开狂泻一番。仿佛有一只蝴蝶在他的股间发狂似地拍击着翅膀。于是他夹紧了屁股，脸上直冒汗珠，朝着耳边流去，弄得两颊奇痒难熬。“我要全拉出来啦，”他惊恐地自忖。

“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啦？”那金发女人问。

“我呀……”他回答，“我在琢磨，您为什么想结识我呢?”

“您有一双美丽的目空一切的眼睛，”她道，“还有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敌视我，恨我。”

他微微摆动一下腰部，好驱走便意，随即说：

“我恨所有的人，因为我是个穷光蛋。我的脾气很坏。”

出于欲念，这话竟脱口而出，这算是从上体敞开啦：从上体或者下体，反正他得一吐为快。

“脾气很坏，”他喘着粗气又道，“我生性忌妒。”

他从来没有这样多言多语过。对谁也没有。她用指尖轻轻抚摸他的手。

“可别恨我呀：我也是穷人咧。”

他的阳具突然有一种搔痒的感觉：倒不是由于拂过抚摸他掌心的温暖的纤纤素指，而是有更远的来历，即来自海边那空无一人的大房间。他刚按了铃，冉尼娜闻声而至：她掀开被褥，将便盆塞到他臀下，目睹他撒尿，有时还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他那件宝货，他顶顶喜欢这件事。现在，他的皮肉已经勃起了，习惯已经形成：他想要大便的欲念已被一种酸懒劲所破坏。被在别人注视下、在内行眼光下撒尿的意念所破坏。“我就是这样的，”他自忖。他缺乏勇气。他讨厌他自己，他摇了摇头，汗水灼痛了他的双眼。“火车怎么还不开动啊?”如果车轮又重新滚动，他觉得也许就能自拔于困境。那种暧昧、痛苦的欲念就会被甩掉，那么他大概还能坚持一会儿。他压下了新的一声哼唧：他痛苦已极，像一块衣料即将被撕裂；他悄然用自己的手紧握着那只瘦削而充满温情的手。像杏仁乳一样柔软的两只手内行地捏住了宝货。那宝货很开心，但懒洋洋的，龟头微微侧倒。肉铺的女儿，在冰冷的床上捏着一根小香肠。全裸式。敞开。随便参观。一只绽开的蛋壳，这就是大地回春啦。该死，他恨这个冉尼娜。

“您的手好热哟！”那声音说。

“我发烧啦。”

有人正在阳光下呻吟，是躺在门口的病人中的一位。女护士站起身来，跨过许多人的身躯朝他走来。查理举起左手，迅速操纵着他的小镜子；镜面突然摄入了那女护士，她正俯身看护一名长着招风耳、红腮帮的小伙子。他似乎已经急不可耐。她站起身来，回到原来的位置。查理只见她在箱子里乱翻。她正面对他们，此时手中端着一把尿壶。她大声问道：

“有没有想小便的？谁有要求，最好在停车时提出，比较方便点儿。可千万别忍着，相互之间别不好意思。这里不分男女，大家都是病友嘛。”

她以那严厉的目光扫视一周，可谁也不答理。那胖小子抢过小便壶。立刻塞进被窝。查理紧握着那位女友的手。只须提高嗓门说一句“我，我有需要。”就行了。那女护士弯下身子，拿过便壶，将它高高举起。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装满了煞是好看的多泡沫黄色液体。女护士走近门口，向着车外面弯弯身子；查理从墙上看到她的影子，只见她高举的胳臂衬映在长方形的光亮之中。她将便壶一歪，便见一条液体的影子闪闪发光地从壶中逸出。

“夫人，”一丝微弱的声音呼叫着。

“哦，”她说，“您拿定主意啦！我就来。”

他们彼此谦让着。女人比男人更能坚持。他们要把女邻人熏臭了咧。在这以后，他们还敢对她们说话么？“一帮混账东西！”他想。地面上一阵骚动的声响；从各个角落里响起嘁嘁喳喳、羞羞答答的呼叫。查理听出了几名女性的声音。

“等一等，”女护士说，“大家轮着来。”

“大家都是病友。”他们自以为，有病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分

男女，都是病友。他在受苦受难，但他为受苦受难而感到自豪：我不会认输；我呀，我是男子汉。那女护士从一些病人身边走到另一些病人身边，只听见她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咯噔咯噔作响，不时还夹杂揉纸擦纸的细声。客车里充满一股既令人嫌恶、又热乎乎的气味。"我不会认输的，"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因疼痛而扭曲了身子。

"夫人！"那金发女人的声音喊道。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那声音却羞答答地重复着，依然如歌唱般动听：

"夫人，夫人！到这儿来。"

"就来啦，"女护士道。

那热乎乎的纤手在查理掌中扭了扭，便挣脱开去。他听见高跟鞋咯噔咯噔的响声：那女护士高高在他们之上，博大而肃穆，犹如一名大天使。

"请转过身去，"那声音哀告道。她又悄悄说了一遍："请转过身去！"

他掉过头去，真想连耳朵带鼻孔统统堵上。女护士俯下身子，好似一群黑压压的飞鸟扑将下来，使他的小镜子镜面无光。他什么也看不见啦。"这是一位女病人，"他想。她大概脱去了那件毛皮衣服；一瞬间，芬芳的香气镇住了一切，但渐渐又透出一股陈旧的哈喇味儿，直扑他的鼻孔。那是个女病人，一个女病人。美丽而光滑的皮肤，却覆盖着软化了的椎骨和化脓的肠道。他不知所措了，既生出厌恶的感觉，又萌发不洁的欲念。然后，突然间，他沉默不语了，他的五脏六腑像一只拳头似地收缩起来，连自己的躯壳也感觉不到了。是一个女病人啊。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欲望都荡然无存了，他觉得自己洁净而干燥，似乎恢复了健康。一个女病人："她能顶住时就一直顶着啊！"他不胜怜

爱地想。沙沙的揉纸声出现了，女护士站起身来，车厢的另一端已有好几个声音在呼叫她。他是不会呼叫她的，他仿佛在离地面几寸的地方，滑翔于众人之上。他不是一件物体，他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她没能顶到底啊，”他怀着一腔柔情思忖着，以至眼眶里闪出了泪花。她不再开口说话了，她不再敢同他搭讪；她感到羞耻。“我会保护她的，”他又不胜怜爱地想。站起身来，站起身来，俯望着她，端详她那惊恐不已的美丽脸庞。她在黑暗处微微喘着气。他伸过手去，试着抚摸那毛皮。那年轻的身躯抽搐着，但查理却碰到一只手，于是将它抓住。那手抵抗着，他将它拉到自己身旁，拼足全身力气握住了它。一个女病人。而他就在这儿，干燥、坚实、摆脱了困境。他一定要保护她：

“您叫什么名字呀？”他问。

“那么好，请念一念，”张伯伦不耐烦地说。

哈利法克斯勋爵[1]拿过马萨里克[2]的来电，开始读起来。“他不需要定调啦，”张伯伦想。

哈利法克斯读道：

> 我国政府已研究了文件和地图。这在事实上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同一般向战败国提出的文件，而决不是向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一项建议。该主权国家已尽可能准备为欧洲的平静作出牺牲。希特勒先生的政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类似的作出牺牲的准备。我国政府对于备忘录的内容深为惊诧。各项建议已大大超出我们就所谓英法计划所同意的内容。它们剥夺了我们民族生存的各项保障。我们必须让出精心构筑了工事的许多阵地，并让德国军队深入我国领土，而来不及在新基础上组织防务、或作任何自卫准备。我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将随着

① 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外交部秘书。

② 指托马斯·马萨里克之子冉·马萨里克，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

接受希特勒先生的计划而自动丧失。人口迁移的全部程序对于不接受德国纳粹制度的人们而言，将沦为惊慌失措的大逃亡。他们必须离乡背井，甚至无权携带个人物品，就农民而言，无权携带自家的奶牛。

我国政府要求我极其庄重地宣布：希特勒先生以目前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我国政府来说是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可接受的。针对这些花样翻新而又冷酷无情的要求，我国政府决心投入至高无上的抵抗，我们将在上帝帮助下如此行事。圣文赛斯拉斯、冉·胡斯和托马斯·马萨里克① 的国家决不会是甘受奴役者的国家。

我们曾经违心地跟随两个西方民主大国，满足其心愿。在这考验的时刻，我们对它们抱着期望。

"就这些呀?"张伯伦问。

"就这些。"

"那么就出现了新的障碍喽，"他又道。

哈利法克斯勋爵没有回答。他似有歉疚地直着身子，谦恭知礼而颇有城府。

"法国部长们将在一小时后到达，"张伯伦生硬地说，"我认为，这封电报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您认为它会影响他们如何决定吗?"哈里法克斯略带嘲讽地说。

老人未作答复；他将那张纸拿在手中，喃喃自语似地朗读起来。

"奶牛!"他突然怒不可遏地叫喊起来，"奶牛跟这里的事有什么关系？说得多么笨拙!"

"我不觉得有那么笨拙。我很受感动，"哈利法克斯勋爵说。

① 圣文赛斯拉斯，波希米亚国王，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主保圣人；冉·胡斯(1372/1373—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

"感动?"老人微微冷笑地说，"亲爱的，咱们是在办一件公事。谁受到感动谁就会成为输家!"

红色、粉色、赭色的衣料，赭色的长裙，白色的长裙，袒露的胸脯，手绢遮掩下丰满的乳房，桌面上映着一摊摊阳光，许多双手，粘稠的金黄色液体，又是许多双手，从裤衩里露出的大腿，欢乐的语声，红色、粉色、白色的长裙，在空中来回旋转的欢乐之路，又是一些大腿，《风流寡妇》里的圆舞曲，松树的芬芳，热乎乎的沙粒，从万顷碧波上吹来的香草气息，阳光普照之下看不见却存在着的大小岛屿，向风群岛，复活节岛，三明治岛，沿海边开设的高级商店，三千法郎一件的女用雨衣，首饰别针，红色、粉色和白色的花朵，许多双手，横陈的大腿，"音乐从这里飘出"，在空中旋转的欢乐之声，苏珊娜，还有你那节制饮食的规定呢?哦，算啦，就这一次。海面上的点点白帆，还有伸平手臂、从一朵浪花跳向另一朵浪花的滑水运动员，一阵阵飘来的松树的清香，和平。松林里的儒安镇的和平。她仍待在那里，瘫痪了、被遗忘了，脾气正在变坏。人们在自欺欺人：浓重的色彩、缠绵的乐曲遮掩着他们言不及义的小小苦恼；马蒂厄不急不忙地沿着众多的咖啡馆，沿着一家家店铺前行，大海就在他的左侧，戈梅兹乘坐的火车要在十八点零十七分才能到达；他习惯性地瞧着女人们，瞧着她们象征和平的臀部、象征和平的乳房。但他弄错了。从三点二十五分起他就错啦；三点二十五分有一班火车开往马赛。"我已不在这里，我已经在马赛，在火车站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去巴黎的火车，并且已经在开往巴黎的火车里。在令人昏昏欲睡的一个清晨我抵达巴黎，来到一处兵营，在兵营院子里转悠，那地方是南锡附近的艾塞。"在南锡附近的艾塞，乔治不再开口了，因为若要说话就得大声喊叫。他们都抬头仰望天空，飞机几乎是挨着屋顶掠过，发出雷鸣般的轰隆

轰隆声。乔治目送着飞机，飞越一堵堵墙壁，飞越家家户户的屋顶，飞越尼约特。现在他就在尼约特，同那小女孩一起待在屋里，嘴里有一股尘土味儿。"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呢？他会从火车里跑出来，就像松林里的儒安的度假者那样活泼，那样皮肤发褐。我眼下皮肤一如他黝黑，但却没有什么话可对他说。我曾去过托莱多[1]、去过瓜达拉哈拉[2]，你干了些什么事？我过我的日子……我去过马拉加[3]，我是最后一批离城的。你干什么来着？我过日子。哦！他恼怒地想，我等待的是一位朋友，毕竟不是一名裁判官啊。"查理笑了起来，她却一言不发。她还有点害羞。他牵着她的手笑着说："卡特琳娜，这是个美丽的名字。"他含情脉脉地对她说。毕竟他是很走运的，他曾在西班牙打过仗，他居然能够参与那场战争，没有武器，便用土制炸药包去对付坦克，在山区里利用鹰巢，在马德里没有旅客的旅馆里做爱，平原地区三三两两的炊烟，单枪匹马的战斗，西班牙依然是那么古色古香。而眼下的我呢，等待我的是一场可悲的战争，一场规规矩矩、为人所厌倦的战争。对付坦克的是反坦克弹，总之是集体进行的高技术战争，有如危害极广的传染病。西班牙就在那边，顺着一道波纹，奔向远方蓝色的海洋。莫德倚着栏杆，眺望西班牙。他们正在那边作战。这艘船正沿着海岸滑向前方。在那边，他们的耳际响着隆隆炮声。这里听见的是拍岸的涛声，一条飞鱼正跳出水面。马蒂厄正在向西班牙迈进：左侧是海洋，右侧就是法国。莫德却沿着海岸徐徐前行，左侧是阿尔及利亚，她正被带往右侧、也就是带往法国。西班牙便是这炽热的呼吸和一抹淡雾了。莫德和马蒂厄想到西班牙战争，这倒使他们淡忘了另一场战争，那正在他们右侧酝酿的灰绿色的战争。得一直悄悄走到断垣

---

①②③ 托莱多、瓜达拉哈拉、马拉加，均为西班牙城市。

残壁的所在，就地巡视一圈，再回到原地，便算是完成任务。那摩洛哥人在发黑的乱石间爬行。地面是热乎乎的。他的手指、脚趾上全是泥土，他害怕了，他想到了丹吉尔[1]。在丹吉尔的最高处，有一座两层楼的黄房子。从那里可以看到永恒的粼粼碧波。一位长着白胡髭的黑人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将一条条蛇送入口中，以此来愉悦英国人。应当想到这所黄房子。马蒂厄想到了西班牙，莫德想到了西班牙，那摩洛哥人在西班牙干裂的土地上匍匐行进，他思念着丹吉尔，觉得自己很孤独。马蒂厄转进一条死胡同，西班牙在掉转方向、在燃烧，在他的左侧，已是一团难以辨别的火云火雾。右侧是尼斯，在尼斯以外，是一个黑洞，是意大利。火车站就在他对面；他的对面是法国和战争，是那场真正的战争。南锡。他已在南锡。走出火车站，他便是向南锡行进了。他既不口渴，也不觉得热，更不觉得疲倦。他仿佛魂不附体，软绵绵的，无名无姓；五颜六色的色彩、抑扬顿挫的声调、太阳灿烂的光辉、酸甜苦辣的气味，全埋藏到他的躯壳里了。一切都已与他无牵无涉。"开始染上一种疾病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他思量。菲力普将他的手提包转到了左手；他已疲惫不堪，但是得坚持到晚上，要坚持到晚上啊。晚上，我将在火车里睡觉。银塔咖啡馆的平台像蜂房一样，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红色、粉色、褐色的长裙，人造丝的长袜，涂脂抹粉的脸蛋，加糖的饮料，像果汁一样粘粘糊糊的人群，怜悯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生：人家将他们从咖啡馆里强拉出来，从他们的卧室里强拉出来，将靠他们来打仗。他怜悯这些人，也怜悯自己。他们正在烈日照耀下受煎熬，浑身油腻腻的，肚子吃得很饱，却一筹莫展。菲力普突然因疲劳、也因自豪而感到晕眩：我已成为他们的

[1] 丹吉尔，法属摩洛哥一海港。

良知!

又一家咖啡馆。马蒂厄端详着这些晒得黝黑、心宽体健的漂亮男子，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他们的右侧是赌场，左侧是邮局，身后则是汪洋大海。这便是一切了：对他们来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是永远不发亮的灯。他们都集中在这里，战争不过是个幻影罢了。“我就是幻影啊，”他自忖。他们将变成中尉、上尉，将在床上就寝，将每天刮脸；然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将去无危险的岗位。他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谁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呢?跟开赴前线的人团结一致么?可我自己不是也要开赴前线么!我并不要求别人与我团结一致呀。我为什么要上前线呢?”他突然想到这一层。“小心点儿!”菲力普被人猛挤一下，脱口喊道。他弯腰捡起手提包。那穿着旧拖鞋的高个子连头也不回，照旧往前走。“冒失鬼!”菲力普嘟囔着。他此刻就站在咖啡馆门前，用吓人的目光瞅着顾客。但谁也不曾注意到这小小的事故。一个幼儿在啼哭，母亲用手绢轻轻拭着他的眼。邻桌坐了三个神情沮丧的男子，面前放着桔汁。“他们也并非全然无辜啊，”他一边想一边用让人难以忍受的目光扫视人群。“他们为什么要开赴前线呢?其实只要说声‘不去’就行了嘛。”轿车在向前飞驰，达拉第深深陷在坐垫里，吮吸着一支已熄灭的香烟，同时看着路人行走。他对去伦敦感到厌烦，那里没有开胃酒，让他吃的饭菜粗劣得有如猪食。一名留长发的女子张大嘴巴在傻笑，他立刻想到：“他们还不明白底细哩，”于是摇头不已。菲力普在想：“人家将他们赶往屠宰场，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把战争当做一种疾病。战争可不是什么疾病，”他意味深长地思索着，“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灾难，是人们强加给自己的。”马蒂厄推开旁门：“我是来接一位朋友的，”他对车站职员说。火车站是喜气洋洋的，但荒凉和寂静得像一座公墓。我为什么要出发呢?他在一条绿色长凳上坐

下。“有些人会拒绝出发上前线。但那与我无关。拒绝，袖手旁观。或者溜到瑞士去。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没有此种感应。这与我无关。西班牙战争也与我无关。共产党同样与我无关。可什么事才与我相关呢？”他不无焦虑地想。铁轨在闪闪发光，火车将从左侧开进。在左侧，尽头的小湖泊闪闪发光，铁轨汇合的处所，便是土伦、马赛、布港，西班牙，一场荒谬的、没有理由的战争。雅克说，这场战争事先就注定要败。“战争是一种疾病，”他想，“我要做的便是像忍受一种疾病那样忍受它。没有目的。出于洁身自好。我将做一个勇敢的病人，就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我不赞成这场战争。又为什么不要打？我这条命甚至不值得珍惜。对啦，对啦，我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一名公务员。他们给他留下的，便是一般公务员那种可悲的坚韧不拔：他们出于自尊能够忍受一切，诸如贫困、疾病、战争。想到这里，他不禁失笑了，自忖：“我甚至也并不尊重自己。”“一名殉难者，他们需要一名殉难者，”菲力普喃喃自语。他在困乏中沉浮，这倒也不无乐趣，但要完全放松才能做到；他只是觉得看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右侧和左侧各有一扇护板挡住他的视线，无法看到街景。人群团团围住了他，人流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些小孩在他两腿间奔跑窜行。在他的头上、头下，都闪烁着明亮的面孔，总是同样的面孔，摇曳着，自后向前倾斜着。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的，我们将接受这吃不饱肚子的工资；是的，我们将开赴前线；是的，我们让丈夫出发；是的，我们将怀抱婴儿，在面包店前面排长队。那是人群；就是那人群，那庞大的、默默承受一切的人群。“如果你要向他们作解释，他们就会把你臭骂一顿，”菲力普脸颊烧得通红地思量，“他们会怒气冲天地把你踩在脚下，大声叫喊：‘我们愿意！’”他端详着这些毫无生气的面孔，掂量出自己是何等无能为力：对他们实在是无言以对，他们

需要的是一名殉难者。是有人突然踮起脚尖，石破天惊地高呼：不！他们会一齐朝他扑来，将他碎尸万段！但为着他们、经由他们而抛洒的热血，将赋予他们以崭新的力量。殉难者的精神将渗透他们的身心，他们将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地高昂起头颅，拒绝的怒吼将以雷鸣电殛的气势席卷四面八方的人群。“我便是这名殉难者了，”他暗自思索。一种受难者的喜悦、无以名状的强烈喜悦袭上他的心头；他稍低下头，丢掉他的衣箱，双膝跪倒在地。他被淹没在了大众的赞同之中。

“您好哇！”马蒂厄招呼道。

戈梅兹没戴帽子朝他奔来，容貌依然那么英俊。他眼前一阵模糊，使劲眨着眼皮问：“我此刻在什么地方？”一些人声从他身体上方传来：“他怎么啦？是突然晕眩了？您家的地址在哪儿？”有人朝他俯下头来，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会不会咬我一口啊？您家的地址！马蒂厄与戈梅兹相视一笑。您家的地址，您家的地址，您家的地址！他拼足力气站起来，含笑道：

“没什么要紧，夫人。只是因为天热罢了。我就住在近处。我这就回家。”

“得陪着他，”他背后有人建议。“他不能独自一人回去！”这声音淹没在一阵树叶飒飒声中：“是的，是的，是的，得陪着他，得陪着他，得陪着他！”

“啊，别管我！”他嚷道，“别管我！不要碰我。不！不！不！不！”他直视他们，盯着他们既疲惫、又吃惊的两眼，大喊一声：“不！”不要战争、不要将军、不要负罪的母亲、不要泽泽特和莫里斯，不要他们！让我安静会儿。他们于是闪开了，他也就奔跑起来，但鞋底却像灌了铅似地沉甸甸的。他跑呀、跑呀，有人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他觉得自己就要嚎啕大哭了。原来是一个小伙子，蓄着小胡髭，此刻将手提包交到他手里。

"您忘了带走这手提包!"他哂笑着说。那摩洛哥人突然站住了：他将一条蛇当作一根枯树枝。一条小蛇；得有一块石头砸烂它的脑袋。但那条蛇突然扭动身子，在地面上发出一道褐色的闪光，便窜进深沟，无影无踪了。这倒是一个吉兆。墙壁后面毫无动静。"我就会回来的，"他想。

马蒂厄抓住戈梅兹的肩膀：

"您好，您好呀，上校!"他说。

戈梅兹脸上浮起高贵而神秘的微笑。

"将军!"他如此应答。

马蒂厄将两手垂下。

"将军？嗬，那边升得可真快呀。"

"干部不足呀，"戈梅兹依然挂着微笑说，"马蒂厄啊，您晒得好黑呀!"

"这可是奢侈的肤色，"马蒂厄颇不自在地说，"这是待在海滩上无所事事得来的。"

他在戈梅兹的双手和脸庞上寻找他吃苦受罪的痕迹；他自己准备作种种忏悔。但身着法兰绒制服，显得纤瘦矫健的戈梅兹挺直身子，并不想立刻谈正事：眼下，他还是一副夏季度假者的姿态。

"咱们现在上哪儿?"他问。

"咱们找一家安安静静的小饭馆吧，"马蒂厄回答，"我目前住在我哥哥嫂嫂家，但我不请您上他们家吃晚饭。他们不讨人喜欢。"

"我想找个有音乐、有女人的地方，"戈梅兹说。他放肆地瞧瞧马蒂厄，又补充道："我这个礼拜一直闷在家里。"

"哦，那么好，"马蒂厄说，"好。这么说，咱们就去普罗旺斯人餐厅。"

哨兵并不严厉地瞧着他们走过来，倒是摆出内行的神气。他在两台自动售票机当间纹丝不动地站立着，稍稍有点儿驼背；太阳将他的步枪和钢盔染成了红色。他就便招呼他们：

“上哪儿去呀?”

“南锡附近的艾塞，”莫里斯道。

“出门之后在左首乘有轨电车，到终点站下车。”

他们走出去。那是一方寂寞的广场，就像一般火车站前常见的那样。附近有几家咖啡店和旅馆。空中飘着几缕轻烟。

“松快松快两条腿总是好的，”多尔尼埃叹了口气说。

莫里斯抬起头来，眨着眼，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有轨电车连个鬼影儿也没有啊!”贝拜尔说。

一个女人善意地瞧着他们。

“电车还没来呢! 你们要上哪儿去呀?”

“上南锡附近的艾塞去，”莫里斯说。

“得等整整一刻钟，每二十分钟一班车。”

“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多尔尼埃对莫里斯说。

天气凉爽了，火车滚滚向前，空气里漾着红光。他因感到幸福而微微战栗，拉了拉被子，喊道：“卡特琳娜!”但她却不回答。但一样物件轻轻拂过他的胸部，像是一只鸟儿。这鸟儿又缓缓爬到他脖子上；然后它飞走啦。突然又停在他的额头上。这是她的手啊，她那温馨芬芳的手，它从查理的鼻子上滑过，轻盈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嘴唇，呵得他痒痒的。他抓住那只手，将它按在自己的嘴上。那手是温暖的；他将手指顺着她的手腕摸去，感觉到了她的脉搏砰砰跳动。他闭上眼睛，吻着这只清瘦的手。这时那脉搏在他手指下像一只小鸟的心脏一般跳动着。她不禁一笑：“咱们倒像是盲人，要靠手指来相互认识呢。”现在轮到他伸出臂膀，他生怕碰伤了她。他无意间碰到小镜子的铁支架，指尖摸着

在被褥上披散的金黄头发。再往上摸，便是一边鬓角、一片脸颊——柔嫩得像整个女人的身子；其后是灼热的嘴唇吮吸他的手指，一排伶俐的牙齿轻轻咬着它们，使他从颈背到腰部都产生一种针刺般酥麻的感觉。他呼唤着："卡特琳娜!"心里想的是："咱们做爱吧!"她却松开了手，长叹一声。莫里斯朝他的啤酒杯吹了一口气，将泡沫吹落到地上。他喝起啤酒来。而她问："男男女女肩并肩躺着的那种小船，名叫什么来着?"莫里斯用上唇贴住杯子，舔着泡沫，一边喃喃道："多么清凉!""不知叫什么，"查理回答，"也许叫什么贡多拉吧!""不，不叫贡多拉，反正这没什么关系，咱们就好比在一条这样的小船里。"他抓住她的手，他俩比肩而卧、仿佛顺流而下。她成了他的情妇，成了一位头发稍带金黄色的电影明星。他也成了另一名男子，他保护着她。他对她说："我真希望火车永远也不要到站!"丹尼尔轻轻咬着他的蘸水笔杆，这时有人叩门。于是他屏住呼吸，他视而不见地瞧了瞧放在垫纸板上的那张白纸。"丹尼尔，你在屋里吗?"这是玛赛儿的声音。他避不作答；玛赛儿沉重的脚步远去了。她从楼梯走下去，梯子一级一级格格作响。他略略一笑，将钢笔蘸了蘸墨水，写道："亲爱的马蒂厄。"黑暗中的一只捏紧了的手，笔尖的沙沙声响，菲力普的脸庞从黑暗中显露，向他迎面奔来，在镜面的昏暗中更形苍白。一阵轻微的颠簸，冰镇啤酒在他喉管里咕咚作响，打断了他想说的话。轮胎火车在巴黎至鲁昂间前进三十三米，在一个人来说是一秒钟，对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的二十点钟来说，是千分之三秒钟。失去一秒钟：对查理与卡特琳娜来说，是在灼热田野里在铁轨上滚动而去的一秒钟；对乘坐帕凯公司客轮远游的莫里斯来说，是在浓黑的咖啡沫中荒废的一秒钟、在新启用的墨水汁儿中费神的一秒钟；那是在钢笔尖在纸上刮过、并且划破了纸的当儿，在写下"马蒂厄"的"马"字时，

墨水闪闪发亮、随即变干花去的一秒钟；就在这当儿，达拉第深深陷在坐垫里，一边吮吸一支已经熄灭的香烟，一边注视着步行的路人。他对于到伦敦来感到厌烦。他固执地将两眼转向大门那边，以免看见波内那张讨厌的面孔，以及那该死的英国佬莫测高深的尊容。他自言自语："他们没意识到啊！"他瞥见一名留长发的女人，正咧着大嘴傻笑。他们表情麻木地围观轿车。有两三个人还高呼："好哇！"然而他们决没意识到，他们不明白，这按着喇叭在前往伦敦的公路上疾驰的黑色轿车。是把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和平的抉择带往唐宁街啊！要么战争，要么和平；就像一枚硬币，要么是正面，要么是反面啊！丹尼尔在写字。船长在头等舱客厅的门前站住了，他读道："今晚二十一时，宝贝女子乐队将在头等舱客厅里举行交响音乐会。邀请所有乘客——不论其舱位等级——均光临指导。"他吸着烟斗想："她实在太瘦啦。"正在此刻，他闻到一股热乎乎的香味，还听到似乎是羽翼轻轻拍打的声音，原来是莫德。他立刻转过身来。在马德里，这时正值夕阳西下，太阳余辉将大学城倾圮的门面照耀得金光灿灿。莫德瞧瞧船长，他向前迈了一步。摩洛哥人在废墟之间穿行，比利时人瞄准了他。莫德与船长相互注视。摩洛哥人一抬头便看见了那比利时人。他们面面相觑，然后突然间，莫德冷冷一笑，把头转了过去。比利时人扣了扳机，摩洛哥人立即倒下。船长朝莫德迈了一步，心中嘀咕："她可是太瘦啦，"然后便站住。"该死的混蛋！"那比利时人骂道。他看了看倒毙在地的摩洛哥人，又说了一句："该死的混蛋！"

"那么，玛赛儿呢？"戈梅兹说，"萨拉告诉我，已经完啦？"

"完了，"马蒂厄说，"她嫁给了丹尼尔。"

"丹尼尔·塞雷诺？真是古怪的念头，"戈梅兹说，"总之，您获得解放啦。"

“解放了，”马蒂厄说，“从什么约束下解放？”

“玛赛儿对您不合适，”戈梅兹说。

“不谈啦，”马蒂厄说，“不谈啦！”

铺好白台布的餐桌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是一方落满松针的沙石舞池。普罗旺斯人餐厅已无人光顾。只有一位先生在吃着鸡翅膀，一边喝着维希矿泉水。乐队队员们无精打采地登上平台，在椅子哗哩哗啦的响声中就坐，接着一边调弄自己的乐器，一边交头接耳闲聊起来；在松树间，还可瞥见翻着黑浪的大海。马蒂厄将两腿伸到桌下，呷了一口波尔图酒。一周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到是在自己家里；他一下子聚精会神起来，全部身心投入这奇特的地方：一半像私人客厅、一半像神奇的树林。松树像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粉红色的小电灯泡在温馨的大自然的夜色中，将贵妇人优雅小客厅的幽暗灯光挥洒到台布上；松树间突然亮起一盏探照灯，将舞池照得如同抹了水泥一般整洁。但在他们头顶上，总好像缺点什么。在天空里，闪闪发光的星星像一些忙忙碌碌的小动物。空气里洋溢着松脂香味。还有那海风，有如受难的幽灵，惶惶然地不停躁动，吹动着桌面上的台布，有时又像怪兽一般，冷不防向你的脖颈噬咬一口。

“让我们谈谈您吧，”马蒂厄说。

戈梅兹似乎很惊奇，问：

“您没有遇上别的事情么？”

“没有，”马蒂厄说。

“两年来都是这样？”

“没什么事。您离开我时是这样，重逢时仍是这样。”

“了不起的法国人！”戈梅兹笑道，“你们全都是永恒不变的！”

萨克管手在笑：因为小提琴手正对她耳语。鲁比俯向正在调

小提琴音准的莫德。她说：

“瞧那第二排的老头儿。”

莫德忍俊不禁，那老头的脑袋像鸡蛋一样光秃。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听众席，下面坐着足足有五百人。她瞥见皮埃尔站在厅门附近，便收敛了笑容。戈梅兹脸色阴沉地凝望着小提琴手，然后又瞧了一眼空缺着的座位。

“要找安静的一角，我看这也就蛮好啦，”他有些勉强地说。

“还有音乐听哩，”马蒂厄说。

“我明白，”戈梅兹说，“我看见啦。”

他以责备的眼光瞧瞧那些乐师。莫德从所有的目光中都看出了责备之意，像每次一样，她的腮帮烧得通红，心里不住嘀咕：“哎唷！天哪，这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但弗朗丝站在那里，得意洋洋，披着三色绶带，一脸兴高采烈的样子：她脸上堆满笑容，提前在那里打着拍子，她手执琴弓，翘起小指，倒像拿着一把刀叉。

“您答应会有女人在场，”戈梅兹说。

“可不是！”马蒂厄带几分歉意地说。“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些什么：上星期的这时，所有桌子全都占满了，有穿着漂亮的女人。我敢起誓呢！”

“都是时势造成的啊。”戈梅兹以他那柔和的声音说。

“大概是。”

时势！这倒是实话：对于远方那些人来说，也存在着“时势”。他们正凭借比利牛斯山进行战斗，眼睛盯着巴伦西亚、马德里、塔拉戈纳[1]；不过他们会读报的，他们思念的是他们背后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许许多多的武器，他们对于法国、捷克斯洛伐

① 塔拉戈纳，西班牙城市。

克、德国，也都有自己的见解。马蒂厄坐在椅子上有点焦躁，一条鱼游到了鱼池的玻璃板附近，瞪大了圆眼瞧着他。他朝戈梅兹微微笑了笑，略表赞同，接着用不太肯定的语气说：

“因为人们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什么也不明白，”戈梅兹说，“一个西班牙人能够明白，一个捷克人、甚至一个德国人也都能明白，因为他们感同身受。法国人没有切身体验；他们什么也不明白，只是一味害怕而已。”

马蒂厄感到委屈，不客气地说：

“这不能怪法国人。拿我来说，我就没有什么可患得患失的，我对上前线并不恼火；这不过是换换环境。但若人们执著于某些东西，我想，顺顺当当由和平转向战争大概并非易事。”

“我只用一个小时就转过来啦，”戈梅兹说，“您难道以为我不执著于绘画的本行么？”

“您的情况不同，”马蒂厄说。

戈梅兹耸了耸肩膀。

“您说的跟萨拉一样。”

他们默默无言了。马蒂厄不很佩服戈梅兹，远不如布吕内和丹尼尔那么佩服。但他在戈梅兹面前有负疚感，因为戈梅兹是西班牙人。他打了个寒噤。一条鱼碰到了鱼池的玻璃板。他在这样的注视下是法国人，百分之百的法国人。应受谴责的人。既是应受谴责的人，又是法国人。他真想对戈梅兹说一句：“真他妈的！我可是主张干涉西班牙的！”但问题不在于此。他个人表示的愿望是不算数的。他是法国人，即使他表示同别的法国人不一样，也还是无济于事。我决定对西班牙不干涉，我不运送武器去西班牙，我对志愿人员封锁了边界。应当同大家一起进行自卫，或同大家一起受谴责：同旅馆领班一起，同这位患有消化不良症而正在饮用维希矿泉水的先生一起。

“我真傻，”他道，“我还以为您会穿着军装上这儿来呢！”

戈梅兹淡淡一笑：

“穿军装？您想看到我穿军装？”

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叠照片，将它们先后递给了马蒂厄。

“这就是本人。”

照片上出现的是一位表情冷酷的军官，正站立在一座教堂的石阶上。

“您看上去不大好打交道啊。”

“就是这样，”戈梅兹说。

马蒂厄端详他一下，不禁失笑。

“对呀，是开个玩笑。”戈梅兹说。

“我不这样想，”马蒂厄说，“而是想如果我穿上军装，会不会像您这么凶狠！”

“您是军官么?”戈梅兹饶有兴趣地问。

“是普通一兵。”

戈梅兹做了个困惑的手势。

“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普通士兵。”

“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是将军，”马蒂厄立刻应答。

戈梅兹开心地笑了。

“您不妨瞧瞧这，”他将一张照片递给马蒂厄。

照片上是一个少女，发色深褐，神情忧郁。她长得很美。戈梅兹挽着她的腰，像他通常照相时那样，仪表不凡。

“战神和维纳斯，”戈梅兹道。

“我认出您的本色了，”马蒂厄说，“不过说实在的，您要的都是小小年纪的孩子呀！”

“十五岁。不过战争催人成长。您瞧我在作战。”

马蒂厄看到照片上的小个子男人，正蜷伏在一截破墙旁边

探看。

“这是在什么地方?”

“在马德里。大学区。那里此刻还在战斗。”

他打过仗。他实实在在地匍匐在这堵墙的后面，人家冲他开枪。当时他是上尉。也许他正值弹尽粮绝之际，正在喃喃自语：“这些混账法国人!”戈梅兹仰靠在椅子上，刚刚将波尔图酒一饮而尽。他从从容容地掏出火柴盒，点燃一支香烟。他那既高雅又滑稽的相貌从黑暗中闪现，复又隐没了。他打过仗；但这在他的目光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夜幕已降临，在他周围是一片柔和的氛围。在粉红色的灯光上方，他被染上淡淡的蓝色。乐队正在演奏《我不再爱你》。晚风轻轻吹动台布，一名有钱的单身女人走了进来，在他们一旁坐下。她身上浓烈的香气一直飘到他们鼻尖底下。戈梅兹将鼻孔敞开，饱吸了一番这股香气。他的表情变得冷峻，他转过头向四周寻觅。

“瞧右边!”马蒂厄说。

戈梅兹以饿狼般的眼神盯着她，样子颇严肃。他道：

“好漂亮的姑娘!”

“这是一位演员，”马蒂厄道，“她很温柔，可从不去海滩。有位里昂的工业家养着她。”

“哼!”戈梅兹接道。

她也注视着他，然后似笑非笑地转过头去。

“这个良宵您不会白白度过哩!”马蒂厄揶揄道。

他没有说什么。他将前臂放在台布上，马蒂厄瞧着他那戴着戒指的多毛的手，灯光将它照成玫瑰色。他呆在那儿，身子略微发蓝，手上却泛着玫瑰色光泽。他在呼吸那金发美女的芳香，用目光召唤她。他打过仗。他见过变为焦土的城镇，见过浓烟滚滚的尘土，见过皮开肉绽的战马臀部，见过刺得两眼发黑的火箭爆

炸。他打过仗；他还将回去继续打仗。但他现在正在这里，他看见的这些白桌布，也正是映入我眼帘的那些桌布。马蒂厄竭力用戈梅兹的眼光来观察松林、舞池、女人。那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眼光啊。他一度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体验到的这种焦躁而又狂放的贪婪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打过仗，他……他是多么富于传奇色彩啊！“我呢，我不是传奇性人物，”马蒂厄自忖。“不用啦，”奥黛特说，“只摆两份餐具，马蒂厄先生不会回来吃晚饭。”她走近那扇敞开的窗户，听到普罗旺斯人餐厅的乐曲，那是一支探戈舞曲。他们谛听这支乐曲。马蒂厄却在想：“他是路过这里。”服务员给他们端上一份浓汤。“不，”戈梅兹道，“我不喝浓汤。”女子乐队在演奏《猫的探戈舞曲》。弗朗丝的那把小提琴起先是在光照下跳跃着，接着却突然像一条飞鱼向着黑暗处沉落。弗朗丝笑盈盈地，两眼半闭半张，在她那把小提琴遮掩下陷入沉思，琴弓摇曳，琴声依依。莫德觉得那声音仿佛贴着她的耳朵传播。她听见那秃顶先生在咳嗽；皮埃尔凝视着她。戈梅兹笑了起来，他似乎并不满意。

“一支探戈舞曲，”他喃喃道，“一支探戈舞曲！假如某些法国人想在马德里的某家咖啡厅里演奏这种探戈舞曲，那么……”

“人家会朝他们扔熟土豆么？”马蒂厄问。

“扔石头呢！”戈梅兹说。

“在那儿，人们不怎么喜欢法国人吧？”马蒂厄问。

“那还用说！”戈梅兹回答。

他推开门：巴斯克人的酒吧里空无一人。某天晚上，鲍里斯走了进来，就因为它的店名叫做“巴斯克人酒吧”。这使他想起发音与“巴斯克”相近的另一个词儿，那意思是“劣质肉”；读到这个词儿他就要发笑。后来发现这家酒吧还真不错。于是鲍里斯就在每晚洛拉去工作的时候，到这里来消磨时光。从敞开的窗

口可以听到远处游乐场里放的乐曲。甚至还有这么一次，他觉得听出了洛拉的声音。但同样的情形并未再次发生。

"您好，鲍里斯先生，"老板说。

"您好哇，老板！"鲍里斯回话道，"请给我一杯白朗姆酒！"

他觉得称心如意。他打算一边抽烟斗、一边喝上两杯白朗姆酒；然后快十一点钟时，再来一份夹香肠面包。到午夜前后，他就去接洛拉。老板俯向他，满满斟了一杯酒。

"马赛人没有来吗？"鲍里斯问。

"没有来，"老板应道，"他去参加一次本行业的宴会了。"

"哦，真抱歉！"

"马赛人"是一位女胸衣推销员；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叫夏利埃，是位排字工人。鲍里斯有时同他们一起玩纸牌戏，有时他们聊聊政治或体育新闻；还有些时候，他们干脆坐着不言不语，有的人坐在柜台旁，有的则坐在店堂尽里的桌旁。夏利埃不时打破沉寂，说上一句："对，对，对！就这么回事"，一边还连连点头。于是时光就这样舒舒服服地流逝。

"今天可是人丁不兴旺呀，"鲍里斯说。

老板耸了耸肩膀。

"他们全都跑掉啦。往年我一直营业到万圣节，"他一面走回柜台一面说，"但照这样下去，我打算十月一日就关门，回老家守田产去啦。"

鲍里斯停止了饮啜，不觉为之一震。无论如何洛拉的合同十月一日到期，到那时他们早走啦。但他不愿想到：这巴斯克酒吧将在他们走后关门大吉。游乐场啦、所有的旅馆啦，全都会停业的。整个比亚里茨就会变成无人问津之地。这就跟人总要想到死一样：如果你确信，在你之后别人还会饮白朗姆酒，还会洗海水浴，还会听爵士音乐，那你一定会觉得欣慰。但如果不得不设想

所有的人都同时完蛋，而在你之后整个人类都从此休矣，那总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吧。

“您什么时候重新开门呢?”鲍里斯为了心里踏实，又问道。

“要是打仗，那就再也不开门喽!”老板说。

鲍里斯扳着手指数了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我还会再来五次，然后就完结啦。从此就永远不会再见到巴斯克酒吧喽。”真有意思。五次。他在这张桌上还将饮用五次白朗姆酒，然后就是战争了。巴斯克酒吧将要关门，而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他鲍里斯就将被动员入伍。这里有一些榆树枝做成的吊架，上面装饰着蜡烛形状的灯泡，在桌面上洒下一层赤红色的美妙光泽。鲍里斯触景生情：“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光影。就是这独特的一种：底色是黑的，上面泛着赤红的光。”当然，他会看到许多别种的光芒，会看到战场夜空里飞逝的火箭，据说是颇值得一看的。但这一片光却将在十月一日熄灭，鲍里斯将永远不再能见到它。他仔细端详着桌上的一片灯光，对之怀着珍惜，并且觉得内疚。他总习惯将各种物件当做刀叉汤匙，好像可以不断更换，其实那是大错特错了。酒吧、影院、房屋、城乡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对于其中每个地方，同一个人只能光顾有限的若干次数。

“要不要打开无线电广播?”老板问，“这可以给您解解闷。”

“不用啦，谢谢!”鲍里斯说，“这就很好了。”

到一九四二年他倒下的时候，他将用过 365×22＝8030 次午餐，还要把婴儿时期的用餐也计算在内。假定他每十次用餐中有一次吃了摊鸡蛋，那么就总共吃了八百零三个摊鸡蛋。“才八百零三个摊鸡蛋?”他颇为惊异地自言自语。“啊，不止如此!还要加上晚餐。那么就是一万六千零六十顿饭、一千六百零六个摊鸡蛋。”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爱好者，这不算可观。“还有咖啡馆，”

他接着想，"可以数一数我还要去多少次咖啡馆：假定我一天去两次，而再过一年我就应征入伍，那么共有七百三十次。730次啊！多么微不足道！"这总是对他的一个打击啊。不过他也不是特别感到意外：他一直知道自己将死于英年。他常常自忖：要么得肺病而死，要么被洛拉谋杀。但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从来就认为：他大概会死在战争中。他也用功，准备中学毕业会考或学士论文，但那倒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间，就像年轻姑娘在嫁人之前也在巴黎大学听听课。"真有意思，"他暗想，"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那时人们攻读法律或参加哲学类教师资格会考，以为自己到四十岁时就会有一间公证人事务所，到六十岁时能领取一份教授退休金。真不知道这些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未来还有一万或一万五千个夜晚将在咖啡馆度过，将食用四千份摊鸡蛋，享受二千个寻欢作乐之夜！如果他们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处所，他们很可能寻思：'咱们明年再来，或者十年后再来！'他认定，他们势必会做出一些蠢事来。人们总不能遥遥隔着四十个春秋来调度自己的生活啊！"至于他呢，他要适度得多：他只有两年的计划。再往后，就万事皆休。必须有个限度。一条帆船在中国长江上缓缓行驶，鲍里斯突然伤感起来。他永远也去不了印度、去不了中国、去不了墨西哥城，甚至连柏林也去不了，他的一生比他自己希望的还要受局限。只是在英国、拉昂、比亚里茨、巴黎小住过数月；可旁人却有周游过世界的呢。只得到过一个女人。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生啊！它看上去已经了结，因为你事先已知道它将不会包含的全部内容！必须有个限度。他挺了挺身子。喝了一口朗姆酒，心想："这反而更好，就没有虚度年华之虞了！"

"再来一杯朗姆酒，老板！"

他抬起头来，用心地端详那些电灯泡。

正对着他、在大镜子上方，挂钟敲响了。他看到镜子里自己

的容貌。他想："现在是九点四十五分，"又想："等到十点钟！"于是将女服务员叫了过来。

"再来一杯，跟刚才一样。"

女服务员走开了，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和一个托盘又走回来。她将酒倒在菲力普的杯子里，又将托盘放在另外三个杯子上面。她面带讥讽的微笑，但菲力普头脑清醒地直视她的两眼。他稳稳当当地拿起酒杯，一滴不洒地将它举起。他饮了一口，又重新放下酒杯，仍然目不转睛地瞧着女服务员。

"多少钱？"

"您想付钱么？"她问。

"我想立刻结清。"

"那么，应付十二法郎。"

他给了她十五个法郎。挥手叫她退下。他暗想："我现在不欠任何人钱啦！"在他那举起的手遮掩下，他暗自好笑。他又自语道："不欠任何人！"他看见了自己在镜子里的笑容，这本身也令他发噱。等到钟敲十点正，他就要站起身来，抹掉大镜子里他的身影，"殉难"的历程就将开始。目前，他还觉得自己挺开心，他以玩票的态度观察形势。咖啡馆是好客的，是个享福的好去处，坐席像羽绒垫一般柔软，他深陷在里面。从柜台后面传来轻盈的乐曲，还有器皿的撞击声。这后一种声音令他回想起塞利斯贝格[①] 奶牛行走时的铃铛声。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本可以无休无止地坐在那里自我欣赏和谛听妙音。但十点一到，他将站起身来，亲手摘下他在镜里的身影，像摘掉眼里的角膜白斑一样。给镜子动了摘除白内障手术……

光线的白内障。

---

① 瑞士地名。

在动了摘除白内障手术的镜子里。

或者说：

光线像瀑布似地倾泻入摘除白内障后的镜子。

再不然说：

尼亚加拉瀑布[①] 式的强光涌入了摘除白内障后的镜子。

这些字眼都像粉尘一样簌簌落下，他紧紧抓住面前这一方冰凉的大理石；风将会把我吹走，他喉管里还残留这油腻腻的酒味儿。殉道者。他瞧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想他是在看那殉道者；他向他自己微笑、敬礼。“十点差十分，哈哈！”他满意地想，“我嫌时间太长啦。”五分钟的流逝，简直长得永无休止啊。还有两个无休止的时刻，需要不动弹、不思索、也不受苦受难地呆着，仅仅凝视那消瘦了的殉道者的美丽面容，然后时间就会呼啸着钻进一辆出租车、钻进一列火车，一直开到日内瓦。

车不动心不动。

时间的尼亚加拉瀑布。

光线的尼亚加拉瀑布。

在动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的镜子里。

我乘着出租汽车走啦。

去戈布尔格、去比勒拉克特[②]。

……拉特……拉特！

白内障拉特。

菲力普笑了，他不再笑了，他环顾四周，咖啡馆具有火车站的气氛，火车的气氛，医院的气氛。他想呼救。还剩下七分钟。“到底怎样才是更革命的呢？”他在沉思，“走还是不走？假如我

---

① 尼亚加拉瀑布，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著名大瀑布。

② 法国东南部地名。

走，那便是针对别人的革命；假如我不走，便是针对自己的革命，那更不易令人相信。一切都准备就绪，偷了钱，让人制造了假证件，切断了一切关系，然而到最后时刻，嘿嘿嘿：我不走啦，祝您晚安！自由降为二等货色；自由对自由有争议。”到十点差三分，他决定掷铜子儿以正、反面来决定走或不走。他清清楚楚地想象出奥尔赛火车站候车厅，旅客稀少但灯火辉煌。大阶梯深入到地下层，弥漫着机车排出的浓烟，似乎他嘴里都充满了烟味。他拿起一枚四十个苏的铜子儿，如果是反面便走；他将它抛向空中，反面，走！果然落下来的是反面。“那么好，咱就走！”他对镜里的影子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仇恨战争，并不是因为我仇恨自己的家庭，甚至也不是因为我决定要走：这纯粹是由于偶然，是因为一个铜子儿落在了这一面而不是另一面。”他暗想：“这可棒极啦，我已达到自由的顶峰！廉价的殉难；要是她亲眼看见我把铜子儿抛向空中！还剩下一分钟。扔一下骰子！叮叮当，永远不；叮叮，扔一下；叮叮叮，骰子；叮叮，谢天谢地；叮叮叮，不改变；叮叮，偶然的决定。叮叮！”他站起身来，径直往前走，他前一脚后一脚地踏在地板格的缝隙里，他感觉到女服务员望着他脊背的那种目光，他还不至于让她讥笑。她将他唤回来：

“先生！”

他颤抖着转过身来：

“您的手提包。”

他妈的。他奔跑着穿过大厅，一把抓住那手提包，不觉有点儿踉踉跄跄。他在一片笑声中勉强走到门口，出了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将手提包攥在左手里，又用右手紧握着那枚铜子儿。出租汽车在他面前停下。

“上什么地方？”

司机蓄着小胡髭，脸上长了个疣。

“上皮加尔街，”菲力普道，“古巴小屋。”

“我们打败了，”戈梅兹说。

马蒂厄本已听说，却以为戈梅兹还不知道。乐队正在奏《我期待着萨丽》。在灯光照耀下，碟子都闪闪发光，探照灯的灯光照着舞池，就像是月光泻下令人骇然的光亮，犹如宣传到火奴鲁鲁旅游的招贴画上的月光。戈梅兹坐在那里，月光洒落在他的右侧，他的左侧是一名冲着他似笑非笑的女人。他就要返回西班牙了，却已获悉共和军打了败仗。

“您还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嘛，”马蒂厄说，“谁也不能把话说死。”

“不是的，”戈梅兹说，“我们，我们有确实的消息。”

他并不显得忧伤：他只是确认一件事，如此而已。他平静而释然地瞧着马蒂厄，对他说：

“我手下的士兵全都确信，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他们仍在坚持战斗，不是么？”马蒂厄问。

“您要他们怎么办呢？”

马蒂厄耸了耸肩膀。

“当然只能如此。”

我拿过酒杯来，喝了两口马尔戈古堡产的酒。人家对我说：“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别无选择。我又喝了一口古堡酒，耸耸肩说：“当然如此。”混账话！

“这是什么？”戈梅兹问。

“罗西尼式腓里牛排，”服务员领班回答。

“哦，行呀，”戈梅兹说，“上吧。”

他从那人手中接过餐盘，将它放在桌上。

“不错，不错，”戈梅兹说。

牛排放在桌上，他一份，我一份。他有权品尝他那一份，他有权用他那洁白的牙齿咀嚼它，他有权欣赏他身旁的漂亮姑娘，并且想："美丽的骚娘儿们！"我无权。假如我食用，就会有一百个倒下的西班牙人站起来扑向我的喉管。我没有付出代价啊。

"喝呀，"戈梅兹劝道，"喝呀！"

他拿过酒瓶来，又给马蒂厄满满斟了一杯。

"这可是看在您的面子上，"马蒂厄似笑非笑地说，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牛排突然已上到他的盘子里。他举起刀叉喃喃道：

"算是西班牙让我吃下的吧！"

戈梅兹似乎没听见他说什么。他为自己斟了一杯马尔戈古堡酒，边饮边笑着说：

"今天是腓里牛排，明天就是鹰嘴豆啦。今晚是我在法国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我在法国吃的惟一一顿美味的晚餐。"

"怎么可能？"马蒂厄应道，"在马赛那一段呢？"

"我得陪萨拉，她是素食者。"

他眼睛直视前方，看上去很友善。他说：

"我离队度假时，巴塞罗那已有三周断了烟草啦，全城人都没有烟抽，您不觉得别扭么！"

他把目光转向马蒂厄，这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而且令人不快。

"你们也将经历这一切，"他道。

"不一定吧，"马蒂厄说，"战争还有可能避免的。"

"哦！当然啦，"戈梅兹说，"战争总是可以避免的。"

他淡淡一笑，又道。

"只要你们不管那些捷克人！"

"不，老兄，"马蒂厄暗忖，"不，老兄！西班牙人可以就西班牙问题说三道四。这是他们的地盘么。但要上一堂关于捷克斯

洛伐克的课呀，我就得请一位捷克人来！”

“坦率地说，戈梅兹呀，”马蒂厄问道，“应不应该支持这些捷克人呢？不久前，共产党人还要求苏台德地区的捷克人实行自治呢！”

“该不该支持他们呢？”戈梅兹模仿马蒂厄的口气问，“过去该不该支持我们呢？该不该支持奥地利人呢？还有你们自己呢？轮到你们时，又有谁会支持你们呢？”

“跟我们无关嘛，”马蒂厄说。

“跟你们有关，”戈梅兹说，“否则将会跟谁有关呢？”

“戈梅兹呀，”马蒂厄说，“吃您的腓里牛排吧。我非常理解，您恨我们大家。但无论如何，今天是您最后一天假期，牛排在您的盘子里已经冷却，身旁有个女人在向您送着秋波。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个人是主张干涉西班牙的。”

戈梅兹恢复了常态。

“我知道，”他微笑着说，“这我是很清楚的。”

“何况您要明白，”马蒂厄又道，“西班牙的情况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当您要同我谈论捷克斯洛伐克时，我就跟不上您的思路了，因为我看得远不是那样明白。有一个法律问题，我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说到底，假如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不愿意做捷克人呢？”

“抛开那些法律问题吧，”戈梅兹耸耸肩膀说，“您要找到进行战斗的理由吗？只有一条理由：如果不战斗，你们就肯定完蛋。希特勒想得到的，既不是布拉格、也不是维也纳，也不是但泽了：他是要得到整个欧洲！”

达拉第瞧瞧张伯伦，瞧瞧哈利法克斯，然后他将目光转到一旁，瞧了瞧放在靠墙桌子上的金黄色大钟；时针正指着十时三十五分。出租车在古巴小屋前停了下来，乔治翻了个身，微吟了几

声。他旁边那人的鼾声弄得他不能成眠。

“我只能重申我已宣布过的内容，”达拉第说，“法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已作出承诺。如果布拉格政府坚持拒绝德国的建议，并且由于此种拒绝所带来的后果而遭受侵略，法国政府即认为自己有义务实施它所作的承诺。”

他咳了一声，看看张伯伦，然后等待着。

“是的，是的，”张伯伦回答，“当然是这样。”

他似乎准备再说几句；却欲言无词。达拉第静候着，一边用足尖在地毯上画着圈圈。他终于抬起头来，不胜疲惫地问：

“如果出现此种情况，英国政府持什么立场呢？”

弗朗丝、莫德、杜赛特和鲁比站起身来，向听众致谢。头几排听众有气无力地鼓了几下掌，接着人群便在哗哩哗啦挪动坐椅的嘈杂声中徐徐退场。莫德以目光搜寻着皮埃尔，但皮埃尔早已不知去向。弗朗丝转过身来瞧瞧莫德，莫德的腮帮兴奋得通红，笑盈盈地开口道：

“这是一场很好的晚会，确实是很好的晚会。”

战争的气氛已经来临，就在那座白色舞池里，体现在人工的阴惨月光上，体现在长号吹出的尖啸而走调的音符中，体现在台布上冷淡的氛围中；在红葡萄酒的气味中可以闻到它，在戈梅兹未免苍老的容貌中可以看到它。战争，死亡，溃败。达拉第瞧着张伯伦，他在张伯伦的两眼中读到了战争。哈利法克斯瞧着波内，波内瞧着达拉第。他们全都哑口无言。马蒂厄呢，他是在餐盘里看到了战争，在腓里牛排深色的、斑驳的浇汁中看到了战争。

“那么，假如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呢？”

“那整个欧洲就会法西斯化，”戈梅兹貌似轻松地回答，“这对共产主义倒不坏，等于为它作准备！”

"您戈梅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想他们的特务大概会在一家公寓里把我暗杀掉，再不然我就会到美洲去吃苦。这又有什么?我将不曾虚度此生!"

马蒂厄好奇地瞧着戈梅兹。

"您就没有什么可抱憾的么?"他问。

"没有。"

"连绘画也在内?"

"不错。"

马蒂厄失望地摇了摇头。他倒很喜欢戈梅兹的画作。

"您从前画得很好啊!"马蒂厄说。

"我永远不可能再提笔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很具体的因素。我已失去了耐心，我会觉得作画很枯燥呢。"

"可是，打仗也得有耐心呀。"

"这是性质不同的耐心。"

他们没再说下去。领班将煎饼放在锡制餐盘中送上来，还浇了朗姆酒和加尔瓦多斯葡萄酒，然后他将一根点燃的火柴凑近盘子。于是火焰像鬼影一样，在空中飘舞了一阵子。

"戈梅兹!"马蒂厄突然迸出一句，"您呀，您是强人，您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您的意思是说，您可能不知道喽?"

"不。我相信我会知道。但我想到的并不是我自己，要知道，戈梅兹呀；有的人除了自己的一条命，就一无所有。而任何人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不管是谁。任何政府、任何当局。假如在法国，法西斯主义取代了共和制度，他们连感觉都不会感觉到。比如说塞文山区的一名牧羊人，您认为他会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

战么?"

"在我们西班牙，恰恰是牧羊人最狂热!"戈梅兹说。

"他们为什么而战呢?"

"这得看情况。我知道有的人就是为了上学识字而战。"

"在法国谁都识字，"马蒂厄说，"假如我在团队里遇到一个塞文山区的牧羊人，如果我看到他在我身旁为了维护我的共和国和我的自由而送命，我敢起誓：我不会为此感到自豪，哎，戈梅兹！要是这么多人为您牺牲，您有时会不会感到惭愧呢?"

"我问心无愧，"戈梅兹说，"我也跟他们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啊。"

"将军们一般都是寿终正寝的。"

"我不是一开头就当将军啊。"

"反正是不一样的，"马蒂厄说。

"我不吝惜他们，"戈梅兹说，"我不觉得他们可怜，"说着，他在桌布上伸过手去抓住马蒂厄的前臂又道：

"马蒂厄，战争是很壮丽的啊。"

他的声音低沉缓慢，他的容颜顿时光彩照人。马蒂厄试着要挣脱，但戈梅兹用力抓住他的胳臂，接着说：

"我爱战争。"

那就没什么好说了。马蒂厄不自在地微微一笑，戈梅兹放开了他。

"您深深打动了咱们的女邻座哩，"马蒂厄说。

戈梅兹眯起漂亮的睫毛朝左侧瞧了一眼。

"是这样吗?"戈梅兹应道，"那么，应当趁热打铁喽。这舞池是让人跳舞的吗?"

"是呀。"

戈梅兹扣好上衣，站起身来。他朝那女演员走去，马蒂厄看

见他朝她微微欠了欠身。她朝后仰着头，送上一张笑脸，打量着他，然后他俩便走开跳舞去了。他们舞兴颇浓。她一点儿也没有黑种女人的举止，大概是马提尼克岛的黑白混血女人。菲力普心里想的是"马提尼克女人"，但到嘴边的词儿却是"马拉巴尔女人"[①]。他喃喃道：

"我的马拉巴尔美女哟！"

她应道：

"您跳得真好！"

她的声音像短笛那么清脆，听来颇为悦耳。

"您的法语说得很好呀，"他道。

她不高兴地瞟了他一眼：

"我是在法国出生的！"

"这没关系，"他回答，"毕竟您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嘛！"

他忽然意识到："我酒后胡言哩！"不禁对自己失笑了。她不带情绪地告诉他：

"您喝醉了呢！"

"……系的，"他舌头发硬地回答 。

他已经不觉得疲劳了。他满可以一直跳到第二天早晨。不过他心里已拿定主意要同这黑女人过夜，这可是更要紧的事呀。在醉醺醺当中最令人高兴的是，它使你对各种事物都有了一种权力。用不着去碰那些东西，只要看它们一眼，您就占有它们啦。他占有了这额头、这乌黑的秀发，他舒心地用眼睛盯着她那光洁的容颜。往稍远处看，便是一片模糊。好像有一位胖胖的先生在饮香槟酒，还有一些人挤成一团儿，他已分不大清楚是些什么人。舞曲告终，他们返回座席。

---

① 此处因联想到波德莱尔的诗歌《给马拉巴尔女人》。

“您跳得真棒!”她道，“像您这样的英俊男子，大约占有过很多女人吧?”

“我还是童男呢,”菲力普回答。

“您在撒谎!”

他举起右臂：“我向您起誓：我真是童男。我可以凭我母亲的脑袋起誓!”

“哦?”她倒大失所望了，“那么，就是说，女人引不起您的兴趣喽?”

“我不知道,”他说，“等着瞧吧。”

他打量着她，用目光占有她，然后噘着嘴唇说：

“我指望你呢。”

她吸了一口烟吹到他脸上：

“你会看到我有什么能耐!”

他轻轻抓住她的秀发，将她拉向自己。挨近之后，她毕竟显得胖点儿。他轻轻吻了吻她的嘴唇。她道：

“还是童男哩。那我可赚了。”

“赚？人家总是输呢,”他说。

他对她一点欲念也没有。不过他还是满意的，因为她很漂亮，而且不使他畏惧。现在他觉得十分自在，暗忖：“我会应酬女人啦!”他松开手，她挺了挺身子。菲力普的手提包落在地上。

“小心呀，你喝醉啦,”菲力普说。

她捡起手提包，问：

“里头装了什么?”

“嘘！不许动它：是外交信袋!”

“我要知道里头是什么,”她装作耍孩子脾气，“亲爱的，告诉我里头都装了什么?”

他想从她手中夺回那手提包，但她早已将它打开。她瞥见了

睡衣和牙刷。

“还有一本书呢!”她发现了那本兰波诗集，便问：“是谁写的?”

“他么，”他回答，“是个离家出走的家伙。”

“出走到哪里?”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道，“反正是离家出走啦。”

他从她手里将书取过来，又将它重新放进手提包。

“他是位诗人，”他含讥带讽地说，“这下子你该明白点儿了吧?”

“可不是么，”她回答，“其实你本该马上就说嘛。”

他重新合上手提包，自忖：“我还没有出走呢，”想到这儿醉意顿时消减不少。“为什么？为什么我还不出走?”现在，他能清楚地辨别对面那位胖先生：其实人家并不是那么胖，他的两眼却是怪吓人的。人群一串串地自动散落开来；有白皮肤、黑皮肤的女人，也有一些男人。他觉得人家在仔细端详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怎么进来的？为什么我还没有走开?”他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黑洞：他曾将一个铜子儿扔向空中，然后叫一辆出租汽车，便到了这里：现在他坐在这里，在这张桌子、这杯香槟酒前。同这身上散着鱼腥味儿的黑女人在一起。他盯着将铜子儿扔向空中的这位菲力普，竭力想识别他，他想：“我是另一个人。”又想：“我不认识我自己啦。”他把头转向那黑肤女郎：

“你干吗老瞧着我?”她问。

“就要瞧。”

“你觉得我漂亮吗?”

“还过得去。”

她清了清嗓子，两眼闪闪发亮。她两手按着桌布，把屁股从坐椅上稍抬起一点。

“你要是觉得我难看，我可以滚蛋：反正咱们不是已婚夫妇！”

他在衣袋里摸了摸，掏出三张皱巴巴的票子，每张票面一千法郎。

“喏，拿去，别走！”

她接过钱，将它们展开，抹了抹平，笑嘻嘻地又重新坐下。

“你是个小坏蛋，”她道，“一个坏小子！”

他眼前敞开了一个耻辱的深渊：他只有往下跳了。被掴了耳光、挨了打、又被赶走，却还赖在这儿。他俯身看这深渊，觉得一阵眩晕。在谷底等候他的是耻辱。他只能选择受辱。他闭了闭眼，这一整天的疲惫感又涌上心头。疲惫、耻辱、死亡。选择受辱。“为什么我没有走？为什么我选择不走？”他觉得自己肩上压着整个地球的重量。

“你不怎么爱讲话啊！”她对他说。

他用食指托着她的下巴颏儿。

“你叫什么名字？”

“佛洛西。”

“这个名字可不是马拉巴尔人的。”

“我已经告诉你：我出生在法国！”她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

“好啦，佛洛西，我塞给你三张钞票。你总不至于不愿陪我聊天吧？”

她耸耸肩膀，把头转过去。那黑洞仍在那里，在顶底下的是耻辱。他瞧着这洞洞，俯身望下看，突然间他明白啦。焦虑在拧绞他的心：“这是一个陷阱。假如我掉进去，就永远爬不出来。永无天日！”他重新站起来，非常自信地想：“我没有走是因为我喝醉了酒。”深渊合拢了：他作出了选择。“我没有走是因为我喝醉了酒。”他已到耻辱的边缘。他曾经过于胆小：现在他选择不

再感到羞耻。永远不再。

“我本应乘火车的，你要知道。后来，我实在是醉得厉害。”

“你改乘明天的火车不就得啦!”她带着老好人的口气说。

他一惊，说：

“你为什么叫我这样做?”

“那是因为，误了一班火车，总是改乘下一班呗，”她带几分惊诧地说。

“我不再去啦，”他皱着眉头说，“我改变主意啦。你懂什么叫‘信号’么?”

“信号?”她重复道。

“世上充满了信号。一切都是信号。应当善于破译它们。你本应当走，却喝醉了酒，于是你不走了：你为什么没走成呢?是因为你命不该走。这就是一种信号：你在这儿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她点头，答道：

“不错，你说的真是如此。”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巴士底广场前的人群，应当在那里表现出来。当场表现。当场不惜粉身碎骨。俄耳甫斯[①] 式的行为。打倒战争！谁还能说我是个胆小鬼?我将为他们所有这些人抛洒热血：为了莫里斯和泽泽特、为了皮多、为了将军、为了所有那些要用指甲抓我剐我的人们！他转身面对那黑皮肤的女郎，温情地端详她：一夜，仅仅只有一夜啊。我的第一个寻欢作乐之夜。也是最后一个寻欢作乐之夜。“你很美呢，佛洛西。”

---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色雷斯诗人，歌手，善弹竖琴，其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一直追到阴间，乞求冥后答应他把妻子带回人间。

她冲他微笑。

“你若愿意，对我可得温柔点儿!”

“来跳舞呀。”他对她道，“我会一直温柔到公鸡司晨!”

他们翩翩起舞。马蒂厄打量着戈梅兹。他在想：“最后之夜”，于是露出笑容。那黑肤女郎酷爱跳舞，她半阖两眼尽情享乐着。菲力普在旋转，他不停地思忖：“我的最后一个寻欢作乐之夜，我的第一个寻欢作乐之夜。”他不再感到耻辱。他感到疲倦，天气很热。明天我将为了和平而抛洒热血。但黎明还远着呢。他翩翩起舞，他感到惬意而且在理。他觉得自己很浪漫。光线沿着墙壁洒落下来。火车放慢了速度。出现了咯吱咯吱的摩擦声，重重地摇晃了两下。火车停下。灯光直泻客车车厢。查理眨眨眼，放下卡特琳娜的手。

“到拉罗什-米热纳了，”女护士大声说，“咱们到站啦。”

“拉罗什-米热纳?”查理问。“可咱们还没有经过巴黎呢!”

“也许是绕道了吧，”卡特琳娜说。

“快把东西收拾好，”女护士大声招呼着，“就会来把你们抬下车的!”

勃朗夏突然惊醒了，忙问：

“什么，什么？到什么站啦?”

谁也没有答理。女护士解释道：

“明天还要乘火车。今晚就在这里过夜。”

“我眼睛好痛，”卡特琳娜笑着说，“这灯光太强啦。”

他朝她转过身子，她边笑边用手遮着两眼。

“收拾好你们的东西，”女护士连声叫喊，“收拾好你们的东西!”

她俯身瞧着一个秃了顶、脑壳锃亮的男人，问：

“完了吗?”

“等一分钟，活见鬼！”那男人回答。

“快点儿吧，”她又道，“抬运工人就要到啦！”

“啧！啧！”他埋怨着，“您可以取走啦，把我的便意全搅掉啦。”

她重新站起身来，两手伸直端着便盆。她跨过一些人的身躯，朝门口走去。

“咱们不用着忙，”查理说，“他们一队工人大约是十二、三人，而待卸的客车有二十节之多。等他们卸到咱们这节车厢呀……”

“除非他们从尾巴开始……”

查理用前臂挡住眼睛，问：

“他们打算把咱们往哪儿搁？搁在候车室？”

“我猜是这样。”

“离开这节车厢我还舍不得呢。我在这儿筑了窝啊，您呢？”

“我吗，”她对他道，“既然我跟您在一起……”

“他们已经来啦！”勃朗夏喊了起来。

几条汉子已进入车厢。他们的面部一点儿也看不清，因为他们背着光。他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样子是从两头同时上车的。现在是一片沉默了；卡特琳娜低声说：

“我早就跟您讲：人家要从咱们这儿开始！”

查理没答话。他看见两条汉子躬身去抬一位病友，心里十分难过。雅克在熟睡，他的鼻子正如雷轰鸣；她不能就寝，只要他还没有回来，她就无法入睡。就在他脚前，查理瞥见一个庞大的身影低低弯着腰，他们刚抬走前面的伙伴。往下就该轮到我了：黑夜、烟雾、寒冷、摇晃、荒无人烟的月台，他不寒而栗了。门下的缝里透过一线光亮，她听见底层有声音，他来啦，她听出他在楼梯上走动的足音，于是平心静气下来：“他到啦，到家了。

我有了他。”还有这一夜。最后一夜。马蒂厄打开门，又将它关上。他打开窗户，关上护窗板。她听见自来水的流水声。他要去睡觉了。在这堵墙的另一边。在同一片屋顶下。

“这是我的东西，”查理道，“告诉他们：在我走后就来抬您。”

他紧紧握了握病友的手，就在这当儿两条汉子弯身抬他，他迎面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

“哼！”有个家伙在他后面嘀咕。

他突然害怕起来，他们抬他时，他调整了一下镜子，想知道她是否跟着，但从镜中只能瞥见工人的两肩和他那夜鸟般的脑袋。

“卡特琳娜！”他大喊一声。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在门槛上端挣扎着，那工人在他后头大声发号施令，他的两腿下坠，觉得自己跌了下去。

“慢着点儿，”他要求，“慢着点儿！”

但他已经看见了漆黑的夜空里闪烁的繁星，天气非常冷。

“她有没有跟上来？”他问道。

“您说谁呀？”那长着夜鸟式脑袋的家伙问。

“我邻近的女人，是我的女友呀。”

“女病人后抬，”工人答道，“不会把你们男男女女放在同一个地方。”

查理不禁颤抖了：

“我本来还以为……”他说。

“您总不会愿意她们当您的面撒尿吧，”“我还以为……我还以为……”查理结结巴巴地说。

他用手拭了拭前额，突然嚎叫起来：

“卡特琳娜！卡特琳娜！”

他在他们的臂膀中挣扎着，眼睛里只看见繁星，一盏灯向他射过来刺眼的光，接着又是繁星、又是灯光，他仍在叫喊：

“卡特琳娜！卡特琳娜！”

“这个家伙准是疯啦！”那后面的担架工说，“您能不能闭住您那张嘴？”

“可我连她的姓氏也不知道呀，”查理泣不成声地说，“我会永远失掉这个女友啦！”

他们将他放在地上，打开一扇门，又重新抬起。现在他看见的是阴森森的黄色天花板，听见身后门又重新关上。他上当受骗啦。

“混蛋，都是混蛋！”他破口大骂，而他们已将他放在地面上。

“你呀，真够呛！”那鸟头怪物道。

“行啦，”另外那个担架工人说，“你没看见吗，他神经有点儿失常哩！”

他听见他们的足音远远消逝，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

“咱们又相聚啦，”勃朗夏的声音在打招呼，就在同时，查理脸上不偏不倚地挨了一记水枪喷射。可现在他不言不语了，像死人一样纹丝不动，他睁着大眼死盯着天花板，水一滴滴流进他的耳朵和脖子。她不想入睡，只是平卧着一动也不动，呆在这黑黝黝的屋子里。“他躺下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呼呼入睡，我将替他守夜。他很坚强、很纯正，他今天早晨听说要上前线，连眼皮都没眨一眨。不过现在他却没有武器；他将好好睡一觉，这是最后一夜啦，唉！他是多么富于传奇色彩啊。”

这是一间暖暖和和而又馥郁芬芳的屋子，到处都是耀眼的光亮和鲜花奇葩。

“请进，”她说。

戈梅兹进来了。他环顾四周。发现沙发上放着一只玩具娃娃，于是想到了泰鲁埃尔[1]。他曾在与此非常相似的一间屋子里睡过觉，有许多灯、有玩具娃娃、也有鲜花，但却没有芬芳和天花板；在地板的正中央有一个洞。

"您为什么微笑?"

"这地方真可爱，"他答道。

她走到他身边：

"要是您喜欢这间屋子，那您什么时候想来就来。"

"我明天就走，"戈梅兹说。

"明天?"她问，"到哪里去?"

她用那美丽而无表情的眼睛凝望着他。

"到西班牙去。"

"西班牙？不过要是那样……"

"不错，"他答道，"我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军人。"

"您是哪一边的?"她询问。

"您希望我属于哪一边呢?"

"佛朗哥一边?"

"好嘛，瞧您说的!"

她用胳臂挽住他的脖子说：

"多英俊的军人!"

她的气息令人陶醉，他拥抱了她。

"仅仅一夜啊，"她说，"这可不算多。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心爱的男人!"

"我会回来的，"他故意说，"等佛朗哥打赢这一仗……"

她又热吻了他一番，然后轻轻地脱开身子。

---

① 西班牙阿拉贡省城市，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内战期间发生过激烈战斗。

“等一会儿。小圆桌上有杜松子酒和威士忌。”

她打开洗手间的门，消失了。

戈梅兹走向小圆桌，斟满一杯杜松子酒。卡车滚滚向前，玻璃窗被震得直哆嗦，萨拉惊醒了，在床上坐起来。“到底有多少辆，简直没个完啊!”她暗自琢磨。那是些载重卡车。已经伪装起来，披上灰颜色的防雨布。蒙布上面也画了绿色褐色的迷彩。里面大约载满了人员和武器。她喃喃自语：“这就是战争啊!”不禁潸然泪下。卡特琳娜！卡特琳娜！她有整整两年没落一滴眼泪。戈梅兹登上火车时，她没有流下泪水，现在却泪如泉涌。卡特琳娜！抽噎使她不能平静，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边哭边紧紧咬住枕头，以免吵醒小家伙。戈梅兹啜了一口杜松子酒，觉得很不错。他在屋里踱了几步，便在沙发上坐下。他一只手擎着酒杯，一只手抓住玩具娃娃的后颈，将它放在自己膝上。他听见洗手间自来水龙头的流水声。一种他很熟悉的柔情，如同一双光洁的玉手，从他的肋间渐渐上升。他感到幸福，一面啜饮一面思索着：“我算得上强者。”卡车隆隆向前，玻璃窗震出嗞嗞声，自来水龙头在哗哗地流水，戈梅兹自忖：“我很坚强。我热爱生命，但不惜自己的生命。我等候着死神明天来临、或者即刻来临，却一点也不害怕它。我喜欢奢侈，但我将再次经历贫困和饥饿，我知道该干什么，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指挥人家，人家服从我的指挥。我放弃一切，放弃了绘画，放弃了荣誉，但我却心满意足。”他忽然想到马蒂厄，喃喃道：“我可不愿变成他那个样子。”此刻她打开洗手间的门，赤身裸体地披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衣，招呼道：

“我来啦!”

“哦，是这样!”她嘟囔着，“哦，真是他妈的!”

她在洗手间待了足足半小时，上上下下洗了一遍，还实实在

在地洒了一身香水，因为白种男人并不总是爱闻她身上那股气味。她张开双臂、堆满笑容朝他奔去。而他，他却睡着了！全身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怒气冲天地猛摇他的身子：

“你要不要醒一醒？你这小混蛋，要不要醒一醒？”她用刺耳的声音吼叫着。

他睁开眼皮，用迷惘惺忪的双眼瞧着她，将酒杯放在搁板上，玩具娃娃搁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将她搂在怀里。他感觉很幸福。

“你认得这几个字吗，你呀？”胖路易问。

那职员将他推开了。

“你这是第三次问我啦。我对你说过，你该去蒙彼利埃。”

“去蒙彼利埃的火车在哪儿？”

“它要在早晨四点开车，现在还没有编组。”

胖路易忧心忡忡地瞧着他：

“那我该干什么呀？”

“你就在候车室待着，四点钟之前打个盹儿。你手头有车票么？”

“没有，”胖路易回答。

“那赶快去买。不对，不在这边！哦，蠢驴，在售票处，真是个笨蛋！”

胖路易去了售票窗口。一位戴眼镜的职员在玻璃窗后打瞌睡。

“喂！”胖路易叫道。

那职员一惊。

“我去蒙彼利埃！”胖路易说。

“蒙彼利埃？”

职员似乎莫名惊诧，大概他还没醒过来。胖路易倒有些怀疑了。

“上面写着蒙彼利埃么?”

他又拿出了兵役证。

“蒙彼利埃，”那职员说，“四分之一票价，十五法郎。”

胖路易将那好心女人的一百法郎递了过去。

“现在呢，我该干什么呀?”他问。

“到候车室去呗。”

“火车几点开?”

“四点。您不识字么?”

“不识字，”胖路易答道。

他踌躇着不肯走，又问：

“真的要打仗了么?”

那职员耸了耸肩膀。

“您问我，我怎么知道? 火车时刻表上并没有写着答案呀，是不是?”

他站起身，走到屋子尽里。他假装查阅什么证件。但不一会儿，他就坐下来，双手捧着头，继续呼呼大睡。胖路易看了看周围，希望有个人能给他解释解释关于战争的种种传说。但大厅里空空荡荡。他自语：“好吧，我就上那候车室去得啦。”于是他穿过前厅，两腿已是拖拖拉拉不听使唤：他昏昏欲睡，而且大腿感到疼痛。

“让我睡吧，”菲力普哼哼唧唧地说。

“更经常点儿来，”佛洛西说，“一个童男! 你非干不可，这可是会给我带来好运的呀!”

他推开候车室的门，走了进去。长凳上到处是呼呼大睡的旅客，地面上放着许多箱子和包袱。光线暗淡。尽里有一扇玻璃

门，通往黑暗处。他走近一条长凳，在两个女人当间坐下。其中一位汗流浃背，张着大嘴睡着了。汗水流到她的腮帮子上，留下粉红的痕迹。另外那个女人睁开眼来瞧瞧他。

“我是应征入伍的，”胖路易解释，“我得到蒙彼利埃去！”

那女人赶紧闪开，用充满责怪的目光瞅着他。胖路易以为她不喜欢当兵的，但忍不住还是要问：

“是不是真要打仗啦？”

她不理睬，将脑袋往后一仰，又重新睡着了。胖路易就怕自己万一睡着。他说：“我一睡着就醒不来哩。”他将两腿伸直；他真想吃点儿什么，比如面包或者香肠之类。他还剩得有钱，但现在是夜里，所有的商店全都关了门。他嘀咕着：“这仗是跟谁打呀？”大概是跟德国人吧。也许是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上有人家扔掉的一张报纸，就在他脚跟前。他拾起报纸，想到那个为他包扎脑袋的好女人，自言自语道：“我不该动身的。”又道：“是呀，可我会流落到哪里呢？又没有钱了。”随即想：“到了兵营，他们管饭。”可他不喜欢兵营。也不喜欢候车室。突然，他觉得很悲伤，好像血都被放干啦。他们曾经将他灌醉并且痛打一顿。现在他们又派他去蒙彼利埃。他想：“天老爷呀，我么，我啥也不明白呀。”他又想：“都是因为我不识字。”所有这些闷头大睡的人都比他知道得多。他们都读了报纸，了解为什么要打仗。而他呢，他是在漆黑一团中孤孤单单的一人啊。孤单而且渺小。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好像就要一命归天了。而且他感觉得到那张报纸就在他手中。那上面写着呢。他们什么都写了出来：战争呀，明天气候如何呀，物价又怎样呀，还有火车的钟点呀。他摊开报纸仔细瞧着，只见上面有千百个小黑点儿，有点儿像洋片琴，只要一摇动把手，纸上的小孔就会发出声音来。看得时间长了就会头晕。上面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很整洁而且头发梳

得溜光的男人在笑。他丢下了报纸，不禁呜呜地哭了起来。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十六点三十分。大家都在仰望天空，我也在仰望天空。杜缪尔说："它们不会晚到的。"他已经取出他的小型照像机，他凝视天空，由于阳光刺眼而扮着鬼脸。飞机有时是黑色的，有时却闪闪发光。它渐渐变粗变大，但声音还依然如故，是一种充实的、听来颇为悦耳的声音。我嚷道："别推推搡搡呀！"他们全都跑来啦，都在我身后推推搡搡。我转过身来，他们将头朝后仰起。做着鬼脸；在阳光反射下他们泛着绿色，他们的身子做出模糊的动作，活像一堆没有脑袋的青蛙。杜缪尔说："总有一天，咱们会像这样鼻孔朝天躺在田野里；不过那时是着咔叽服倒下的，飞机将是德国制造的。"我应道："有这些软蛋，还到不了明天就遭殃！"飞机在空中兜着圈子，下坠着、下坠着，它几乎贴到地面，又重新拉起，再贴近地面，它蹦跶着在草地上奔跑，终于停住了。我们向着机身跑去，我们总共五十人。萨罗跑在我们前面，弯下身子。有十几位先生像滚瓜似地在草坪上狂奔，两脚不停地扭动。大家都站住了。飞机一动也不动，我们默不作声地望着它，驾驶舱的门仍然关着，好像他们全死在里面啦。一个穿蓝工装的家伙拿过一架云梯，将它靠近机身。门开了，一个人从梯子上走下来，后面又走下一人，再接着便是达拉第了。我的心快要跳出来啦。达拉第耸着肩膀，低垂脑袋。萨罗挨近了他。我听见他问：

“怎么样啊?”

达拉第从衣袋里伸出一只手，做了一个含混的手势。他低着头匆匆往前走，人群蜂拥而上，抢着走到他前头。我一动不动，明白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加默兰[1]将军从机上跳下来。他很敏捷，穿着漂亮的皮靴，表情似乎一触即怒。他英姿勃勃，气势逼人。

“那么?”萨罗问他，“那么，我的将军?是要打仗喽?”

“嗨，天哪!”将军回答。

我的口发干，我要渴死啦!我向杜缪尔大喊：“我溜啦，你一人照你的相吧。”我一直奔向出口，奔到公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去《人道报》。”司机对我笑笑，我也报之一笑。他问：

“怎么样，同志?”

我回答：

“行啦，这回他们山穷水尽；没退路了!”

出租车全速前进，我端详着房子和人群。人们还一无所知，他们不注意出租车，而出租汽车正是从他们当间全速前进，载的乘客是知情的。我把头伸出车窗，想对他们大喊：“这回行啦!”我跳出出租车，付了车费，飞快地上楼梯。他们统统都在：迪普雷、夏尔韦尔、雷纳尔和夏博。他们穿着衬衫，雷纳尔抽着烟，夏尔韦尔在写文章，迪普雷凭窗远眺。他们惊奇地瞧着我。我对他们说：

“走吧。伙伴们。下楼去，我请客!”

他们仍在瞧我；夏尔韦尔抬起头来盯着我。我说：

---

[1] 加默兰（1872—1958），法国将军，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曾指挥英法联军。

"好啦！好啦！打仗啦！下楼来吧，我请客，我请大家喝酒。"

"您戴着一顶漂亮帽子啊，"老板娘说。

"是吗？"佛洛西应道，她照照更衣间里的镜子，很得意地说：

"帽子上有羽毛，。"

"对了！"老板娘又道，"您屋里有人，玛德兰娜没能收拾房间。"

"我知道，"佛洛西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收拾。"

她走上楼梯，推开房门。护窗板已经关上，屋子里跟黑夜一样。佛洛西轻轻拉上房门，又去十五号叩门。

"谁呀？"朱用吵哑的嗓音问。

"是佛洛西。"

朱过来开了门，她穿着短裤衩儿。

"快进来吧。"

佛洛西进了屋。朱将头发往后脑勺掠了掠，站在房间中央，正在设法将那对大乳房塞进奶罩。佛洛西觉得她还应当剃一剃腋毛。

"你刚起床吗？"她问道。

"我是六点钟才上床的，"朱回答，"有什么事吗？"

"来看看我的小白脸！"

朱套上一件晨衣，跟着她走进过道。佛洛西带她进屋，一边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安静。

"什么也看不见呀，"朱说。

佛洛西把她推到床前，小声道：

"瞧呀！"

她俩都弯下身子。朱暗自好笑，连声说：

“他妈的！真是他妈的：还是个娃娃呢。”

“他叫菲力普。”

“瞧他多美！”

菲力普仰卧着睡熟了；他的模样像个天使。佛洛西半惊喜半怨恨地凝望着他。

“他的金黄头发比我的还鲜亮，”朱又说。

“他是个童男呢，”佛洛西道。

朱瞧着她，狡黠地笑了笑：

“曾经是。”

“你说什么?”

“你方才说：他是个童男。我纠正你的说法：他曾经是个童男。”

“嘿，嘿！是呀，要知道，我相信他现在仍然是。”

“别开玩笑！”

“他从清晨两点起，就一直这么睡大觉，”佛洛西冷冷地说。

菲力普睁开两眼，瞧了瞧探身望着自己的两个女人，哼了一声，便翻转身子俯卧着。

“你看呀！”佛洛西唤道。

她掀开被窝，露出了那男孩洁白光鲜的身子。朱的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着。

“咪呜！咪呜！”她学着馋猫叫，“快给他盖上，不然我会疯疯癫癫起来哩！”

佛洛西用手轻轻抚摸那男孩瘦削的臀部、他那细嫩的小屁股，然后叹了口气，重新给他盖上被子。

“给我一杯诺伊酒，”比尔南沙茨先生吩咐。

他一屁股坐在长凳上，用手绢拭着额头。通过圆形柱础上方的大镜子，他可以监视从他的办公室出入的情况。

“您喝的是什么呀?”他问纳厄。

“跟您一样,”纳厄答道。

服务员正要走开。纳厄却将他唤回:

“请给我带一份《消息报》回来。”

两位朋友相互默视片刻,然后纳厄突然将两臂举向空中:

“哎呀呀!”他喊道,“哎呀呀!可怜的比尔南沙茨!”

“是呀,”比尔南沙茨先生应道。

服务员斟满他俩的酒杯,将报纸递给纳厄。纳厄看了看股市行情,做了个鬼脸,又将报纸放在桌子上。

“很糟糕啊,”他道。

“当然。您要他们怎么办?他们在等待希特勒发表演说咧。”

比尔南沙茨先生神情忧郁地扫视四周的墙壁和大镜子。平常他很喜欢这家清新温馨的咖啡馆。今天他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自在,为此他颇有些忿忿然。

“现在只能等待啦,”他又说,“达拉第已经尽了力,张伯伦也已经尽力。目前,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大家将索然无味地进一顿晚餐。然后一到八点半钟,就会转动收音机键钮,去收听这篇演说。等待什么呢?”说到这里他突然猛击桌面一拳。“等待一个独夫的兴之所至!一个独夫!现在商业萧条,股票暴跌,我手下的伙计已经晕头转向。可怜的西依已被动员入伍。都是由于那个独夫啊。战与和都操在他掌心里。为全人类着想,我对此感到耻辱!”

布吕内站起身来。桑布利埃夫人端详着他。她有点儿喜欢他:他本该来做爱的,干起来悄悄地、平静地、像乡下佬那么慢慢吞吞。

“您不留下来吗?”她问,“您可以同我一起进晚餐嘛。”

她指着收音机又说:

“作为消化酒，我建议您听听希特勒的演说。”

“我七点钟还有一个约会，”布吕内说，“而且，坦率地说，我才不在乎希特勒的什么演说呢！”

桑布利埃夫人颇为不解地瞧瞧他。

“假如资本主义的德国想生存下去，”布吕内发挥道，“它就要得到欧洲所有的市场。因此，它必须用武力消灭它所有的工业竞争对手。德国必须打仗，”他斩钉截铁地补充道，“它也必须输掉这一仗。假如希特勒在一九一四年死掉，我们今天的情况仍会是这样。”

“那么，”桑布利埃夫人嗓门发紧地说，“这捷克事件并不是说说大话喽？”

“在希特勒的脑子里这也许是说大话吧，”布吕内道，“但希特勒的脑子里怎么想并不重要。”

“他还能避免战争，”比尔南沙茨先生断然说，“假如他愿意，他还能避免战争。所有的王牌都操在他手里：英国不愿意打仗，美国离得太远，波兰跟他的步调一致；如果他愿意，他明天就可以主宰世界而不必放一枪一炮。捷克人已经接受英、法计划，他也只须接受就行啦。如果他表现出克制……”

“他已经不能后退了，”布吕内说，“整个德国都支持他、推动他向前。”

“我们，我们是可以后退的，”桑布利埃夫人说。

布吕内瞧瞧她，不禁笑了。于是又说：

“哦！这倒也对，您是和平主义者嘛。”

纳厄将盒子翻转，多米诺骨牌全落在桌面上。

“哎唷，哎唷！”他道，“我就怕希特勒的克制。您明白吗？这会给他带来多么高的威望！”

他俯向比尔南沙茨先生，和他耳语了一番。比尔南沙茨先生

不悦地闪开身子：纳厄说不上三句话就要鬼鬼祟祟地耳语一番，两手还在空气里频频比划。

“万一他接受英-法计划，那么三个月后多里欧就会上台。”

“多里欧……”比尔南沙茨先生耸耸肩膀。

“多里欧或者别的什么人。”

“然后怎样？”

“我们能怎样？”纳厄问道，他把嗓门儿压得更低了。

比尔南沙茨先生端详着他那张痛苦的大嘴，感到怒火已使自己面赤耳热：

“什么也比打仗好啊！”他没好气地说。

“把您的信给我，小保姆会将它投邮的。”

他将信封放在桌上一口平底锅和一只锡盘子之间，那上面写的是：“拉昂　轻革工场街十二号　依维什·塞尔金小姐收”。奥黛特朝收件人地址瞟了一眼，但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她正在将一只大包裹系上绳子。

“喏，喏，”她道，“这就好啦，您不用着急嘛！”

厨房又干净又洁白，如同医院的病房一样。它洋溢着一股松脂气和海腥味。

“我放进去两只鸡翅，”奥黛特说，“还有您爱吃的冻肉，再加上几片黑面包和生火腿三明治。保温瓶里有葡萄酒。您只须保存好瓶子，到那边有用。”

他寻找她的视线，她却将目光移向包裹，并且显得很忙碌。她跑到食橱前，剪了一根长绳，又跑回来处理这包裹。

“已经捆得相当结实啦，”马蒂厄说。

小保姆觉得好笑，但奥黛特没答理。她将绳头放在口里，再紧紧咬住，然后灵巧地将包裹翻了个个儿。蓦然间，松脂的气味溢满马蒂厄的鼻头。而自前天以来，他头一回感受到，在他身边

有点儿什么将来也许值得留恋的东西。那就是这厨房里晌午时分的和平气氛；这安安静静的家务活儿；这窗帘筛过的一线阳光，如同面包屑一般泻落在方格砖上。在这一切之外，或许还包括他的童年时代，以及某种既宁静、又忙碌的生活方式，那是他已彻底舍弃了的。

“把您的手指按在这儿，”奥黛特说。

他走过去，俯身在她的颈脖上方，用手指捺住那绳头。他很想对她说几句温情的话，可惜奥黛特的语调容不得温情。她抬起两眼瞧着他：

“您要不要煮鸡蛋？可以放在衣袋里。”

她的神态像一个年轻姑娘。他是不会怀念她的。也许因为她是雅克的妻子。他觉得他会很快忘记这含蓄的面孔。不过他到底希望，此去能使她感到有些难过。

“不用，”他应道，“谢谢您，不要煮鸡蛋啦。”

她将那包裹交到他手中，说：

“喏，一个漂漂亮亮的包裹！”

他对她说：

“送我到火车站吧。”

她摇摇头：

“我不去啦。雅克会送您去的。我想，在离别的几分钟里，他愿意独自同您在一起。”

“那么就别了，”他说，“您会给我写信吗？”

“我会难为情的：我写的字像小姑娘的一样，还有拼法错误。不写啦：我给您寄包裹。”

“我倒希望您给我写信，”他说。

“那么，你会不时在一盒鲨丁鱼罐头和一包肥皂之间找到一封短简。”

他向她伸过手去，她匆匆一握。她的手炽热而干燥。他隐隐约约地想："怪可惜呢。"那修长的指头从他的指间滑过，有如发烫的沙粒。他笑着走出厨房。在客厅里，雅克正跪在他那台收音机前，摆弄上面的键钮。马蒂厄从门前经过，从容不迫地走上楼梯。他对于远行并无不满。他走近自己房间时，听见身后有窸窣的声音，转过头一看：原来是奥黛特。她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脸色苍白，正注视着他。

"奥黛特！"他招呼道。

她没有回答，只冷冷地继续瞧着他。他感到尴尬，将包裹转到左手，做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奥黛特！"他又叫了一声。

她挨近他，表情不再含蓄，而且似乎预感到什么，那是他前所未见的。

"别啦！"她说道。

她挨他很近。她闭上眼睛，突然把自己的嘴唇贴在了他嘴唇上。他动了一下，想要搂住她，但她已溜掉。现在她又恢复含蓄的神态，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

他走进自己屋里，将包裹放进箱子。那箱子装得满满当当，他不得不跪在箱盖上，才将它关紧。

"这是什么呀？"菲力普问。

他猛一惊坐了起来，怔怔地瞅着佛洛西。

"嗨，是我呀，我的小宝贝儿！"她道。

他一仰身，便朝后倒去，一边用手去摸脑门。他呻吟起来："我的头好痛呀！"

她打开床头桌抽屉，取出一小瓶阿斯匹林。他打开墙角小桌的抽屉，取出一只杯子和一瓶伯尔诺红酒，将它们放在董事长办公桌上，然后跌坐在安乐椅里。飞机发动机旋转的声音还残留在

他的脑际。还有一刻钟、仅仅一刻钟的时间可用来恢复常态。他往杯子里倒了一些伯尔诺酒，又从桌上取过玻璃瓶，往杯里加水。杯里的液体荡漾着，渐渐泛着银色光芒。他从下唇摘下烟屁股，顺手扔进字纸篓。我已尽力。他觉得心里很空虚，他喃喃自语："法兰西啊……法兰西……"，随即喝下一口伯尔诺酒，我已尽力而为；现在就看希特勒怎么说了。他又喝一口伯尔诺酒，用舌尖咂了咂滋味，他思忖："法国的处境是明摆着的。"他想："现在我只有等待。"他累极了，将两条腿在办公桌下伸开，颇为满足地自言自语："我只有等待啦，"像所有的人那样，牌已经打出。他早就说过："如果捷克边界遭到侵犯，法国将实践它的诺言。"张伯伦当时回答："如果由于这些义务，法国军队积极投入对德作战，我们将觉得有义务支持他们。"

内维尔·亨德逊爵士朝前迈步，贺拉斯·威尔逊爵士笔直地站在他身后。内维尔·亨德逊爵士将电报递交给帝国总理。帝国总理从他手里接过电报，当即阅读起来。读完后，帝国总理询问内维尔·亨德逊爵士：

"这是张伯伦先生的来电么?"

达拉第饮一口伯尔诺酒，叹了一口气；内维尔·亨德逊语调坚定地回答：

"不错，是张伯伦先生的来电。"达拉第站起身来，走过去将那瓶伯尔诺酒放进墙角小柜的抽屉里。帝国总理用沙哑的声音说：

"您可以将我今晚的演说视为对张伯伦先生来电的答复。"

达拉第思量着："这混蛋，这混蛋！他要说出什么东西来呢?"一种轻微的醉意爬上他的太阳穴，他想到："我已掌握不住事变。"这仿佛是一段长时间的休息了。他自忖："我已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而现在是战是和并不掌握在我手中。"没有什么

需要决定的事了，剩下的是等待。像所有的人一样。像街角卖煤炭的商人一样。他笑了，他就是街角的煤炭商人，人家剥夺了他的职责；法国的处境是清楚的……。这是一段长时间的休息。他两眼盯着地毯上的黑图案，感到晕眩正在上升。和与战。我竭尽全力维护和平。但他现在琢磨：他是否愿意像稻草似的被这股巨流卷走？是否突然渴求那巨大的空白，也就是战争？

菲力普不胜惊恐地环顾四周，大呼：

“我没有走呀。”

她走过去打开百叶窗，然后回到床边，俯身瞧着他。她觉得很热，他闻到她身上那股鱼腥味。

“你说什么，你这小坏蛋？你说什么？”

她将一只强劲有力的黑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太阳在他左颊上落下一片光迹。菲力普望着她，觉得有些委屈：她的眼角、嘴角都已有鱼尾纹。“她在灯光下倒是显得极美的啊！”他心里嘀咕。她朝他脸上吹吹气，把她那粉红色的舌头伸进他的两片嘴唇之间。“我没有走啊，”他还在想。他对她说：

“你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她做了个奇怪的鬼脸，将嘴闭上。她回答说：

“是没有你年轻，小坏蛋！”

他想要下床，她却牢牢地抱住了他。他赤身裸体，无以自卫。他觉得自己真可怜。

“小坏蛋，小坏蛋！”她连声叫唤。

那双黑乎乎的手沿着他的腰部往下身摸。“不管怎么说，”他自言自语，“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有机会被黑女人夺去童贞的。”他身子朝后一仰，于是黑色、灰色的裙子就在离他面孔咫尺之距旋转起来。

他身后那个家伙叫喊得不那么响亮了，可以说是一种喘气

声，一种咕哩咕噜的声音。一只鞋在他头顶上迈过，他瞥见一只尖尖的鞋底，有一小块泥土粘在鞋跟上。那鞋底咯吱咯吱踩在他的固定托旁。这是一只带钮扣的大黑鞋。他抬起两眼，看见那身教士长袍，很高的地方，一对大翻领上方有两只毛茸茸的鼻孔。勃朗夏对他悄悄耳语：

“这伙伴准是很不妙啦，要不然他们不会叫一个小教士来的！”

“他得了什么病？”查理问。

“不知道呀，但皮埃罗说他要完蛋了。”

查理想：“为什么不是我呢？”他想到自己的遭遇，思忖：“为什么不是我呢？”两名担架工从他身旁走过，他看出他们裤子的衣料。他还听见教士在他身后发出平静低沉的语声。那病人也不再哼唧。“他也许已经完蛋啦，”他琢磨着。女护士从一旁走过，两手端着一只面盆。他怯生生地说：

“夫人，您现在不能上那儿去一下么？”

她垂下眼皮看着他，气得满面通红：

“怎么还是您？您想要怎样啊？”

“您不能派什么人到女病人那边去一下？她的名字叫卡特琳娜。”

“嘻！别吵吵啦！”她回答，“您这是第四次要我这样做啦！”

“只不过是为了问清楚她姓什么，同时也把我的姓氏告诉她。这不会给您添太多麻烦的。”

“有个人快死了，”她粗暴地说，“您以为我有那么多时间去管您的蠢事！”

她走开了，那家伙又重新哼哼唧唧，真叫人受不了。并肩躺着的躯体蠕动了一阵。在尽里，是跪在病人身旁的神甫的大屁股。这是查理调整镜子之后瞥见的。在他们上方，有一处壁炉，

镜框里镶着一面大镜子。神甫站起身，担架工朝那人的身躯弯下腰，然后将他抬走了。

“他死啦?”勃朗夏问。

勃朗夏的固定托上没有安装旋转镜。

“我不知道,”查理回答。

那一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扬起一片尘土。查理咳起嗽来。接着，他看见担架工们弯腰驼背地朝门口走去。离他不远，一条长裙在旋转，接着突然停住了。他听见女护士的声音。

“这么一来，我们就同外界完全隔绝，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了。情况怎样啦，神甫先生?”

“一点儿也不好,”神甫答道，“一点儿也不好。希特勒今晚发表讲话，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觉得是要打仗了。”

他说话的音浪一起一伏飘到查理脸上。查理咯咯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开心的?”勃朗夏问。

“我觉得开心，因为那神甫说要打仗了。”

“我不觉得这开心,”勃朗夏道。

“我呀，正相反。”

“他们这场战争啊，够受的，够他们受的!”他不停地笑着：在他头顶之上一米七开外，便是战争，便是那场暴风雨。荣誉遭到侮辱，爱国的义务必须尽到。但在地上，却既无战争、又无和平；有的只是二等公民的苦难和耻辱，一些废物、一些只能躺着的家伙。波内不要战争；尚佩蒂埃·德·里勃要战争。达拉第盯着地毯看，这是一场噩梦啊！他摆脱不了这从耳后袭来的晕眩：让它爆发吧！让它爆发吧！让柏林的那只大恶狼今天晚上宣布战争爆发吧！他用他的大皮鞋使劲刮着地板。而就在这地板之上，查理感到晕眩从他的肚皮爬上他的脑袋：是耻辱，那甜甜蜜蜜、舒舒服服的耻辱啊。他仅仅剩下这个东西。女护士走到门口，她

跨过一具躯体，神甫闪了闪身子让她通过。

"夫人，"查理大声喊叫，"夫人！"

她转过身来，显得高大壮实。美丽的面庞上长着浓密的汗毛，眼神怒不可遏。

查理用明白清晰、回荡于大厅的声音叫道：

"夫人哪夫人！快点，快点儿，把便盆给我，急得很呀！"

他来啦！他来啦！人家从背后推挤他们，他们又推挤那名警察。警察摊开双臂，向后退了一步。他们高呼："万岁，他来啦！"他迈着僵直而平静的步伐，用胳膊挽着他的妻子。弗雷德很激动，我父母在星期天双双来到格林威治。他高呼："万岁！"在这里看到他俩如此平静是多么美妙啊！看到他俩像一般和睦融洽的老夫妻那样作午后的小小散步，谁还敢有恐惧感呢？他紧紧抓着小箱子，将它举过头，使劲呼喊着："和平万岁，万岁！"他俩转过身来朝向他，张伯伦先生本人还向他展露笑容。弗雷德感觉到宁静与和平悄悄地降临到心灵深处，他有人保护、有人领导、有人安慰啦。张伯伦这老头儿居然还能设法像普通平民那样随意在街头散步，并且亲自向他展露笑容。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向他高呼万岁，弗雷德注视着张伯伦瘦骨嶙峋的脊背，他正迈着那教士式的稳健步伐远远离去。"这便是大英帝国的化身，"他暗想，泪水随之涌入他的眼眶。小莎迪弯下身子，在那警察的胳膊下拍了一张照。

"排队，夫人，像大家一样排队去！"

"买一张《巴黎晚报》也要排队？"

"那还用说！排了队，您也不一定能买上呢！"

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那真是见鬼了！我不会为一张《巴黎晚报》去排队。我还从来没有排队去买一捆报纸呢！"

她转身离开众人，骑自行车的送报人带着一捆报纸来了。他将那捆报纸放在报亭旁的桌子上，他们动手点起数来。

“报来啦！报来啦！”

人群中一阵骚动。

“得啦！”女报贩子喊道，“你们还让不让我点数啊？”

“别挤呀，瞧你们！”那位太太大声说，“告诉你们，不许乱挤！”

“我没挤，夫人，”那矮胖子说，“是人家挤我，这可不一样啊！”

“可我呀，”那干瘦的汉子道，“我请您对我的妻子保持礼貌！”

一位穿丧服的太太转过身来对艾米莉说：

“这是我今早以来见到的第三起拌嘴了。”

“啊！”艾米莉说，“这是因为此刻大家都很神经质啊。”

飞机靠近山区了。戈梅兹凝视着起伏的山峦，又凝视着自己下面蜿蜒曲折的河流与一望无际的田野。在他的左侧，有一座浑圆的城镇，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笑，那么小巧玲珑的便是碧绿鹅黄的法兰西啊。它有着如茵的芳草和幽静的流水。“别了，别了！”他将要钻入山区，别了：罗西尼式腓里牛排呀，皇冠牌雪茄烟呀，漂亮的女人呀！他飞翔着，将降落在那光秃的赤色土地上，降落在血染的大地上！别了，别了：所有的法国人全都在那里、在他下面，在那浑圆的城镇里，在田野里，在水边：十八点三十五分，他们像蚂蚁般蠕动起来，他们在等候希特勒的演说，他们在我下面一千公尺处等候希特勒的演说。我么，我不等待任何东西。再过一刻钟，他就再也看不见这一片片恬静的草地了。耸立的丛岩巨石将把他隔绝，不再与这片胆怯吝啬的土地相连接。再过一刻钟，他就要降落了，向那些干瘦而身手矫健的男子汉，向

那些目光坚毅的人们，向他手下的士兵们降落。他感到很幸福，虽然喉管里塞着一团焦虑不安。山峦与山峦相连，此刻它们变成了褐色。他琢磨着："我即将重见的巴塞罗那不知怎样了呢？"

"请进，"泽泽特应道。

进来的是一位贵妇人，体态略胖，但穿着漂亮，头戴草帽，身着威尔士亲王式套服。她环顾四周，鼻翅儿翕动着，脸上立刻露出善意的笑容。

"您是苏珊娜·塔耶尔夫人吗？"

"是我，"泽泽特好奇地应道。

她站起身来。她觉得自己两眼通红，便背靠窗口。那贵妇眏眏眼睛瞧着她。仔细一看，来客似乎比表面要年长一些。她好像极度疲惫。

"但愿没打搅您？"

"哪里哪里！"泽泽特客气地说，"请坐呀。"

贵妇人欠身仔细瞧了瞧椅子，然后才坐下。她身子保持笔直的姿势，脊背却不接触椅背。

"从今天早晨起，我大约总共爬了四十层楼。人家还并不总记得叫你坐下。"

泽泽特这时才发现手指上还戴着顶针。她当即摘下扔进针线盒。不早不迟，炉子上的牛排吱吱响起来。她不觉脸红了，忙跑到炉边关了煤气。但牛排味儿却久久不散。

"不要耽误了您进餐啊！"

"哦，我有的是时间！"泽泽特答道。

她端详那贵妇人，觉得又局促、又好笑。

您的先生被动员入伍了吗？"

"他是昨天清晨动身的。"

"他们都走啦，"贵妇人道，"这太可怕啦。您的经济……情

况……一定很困难吧……”

“我想我得重操旧业哩，”泽泽特回答，“我从前做过卖花女。”

那贵妇人点点头：

“真可怕！真可怕！”她看上去是那么伤心，于是泽泽特做了个同情的手势：

“您丈夫也上前线了吗？”

“我还没结婚哩，”她瞧了瞧泽泽特，急忙补充道：“但我有两个兄弟可能要上前线。”

“您有什么事吗？”泽泽特很生硬地问。

“是这样，”那位小姐说，“是这么回事……”她对泽泽特微微一笑继续道：

“我不了解您的思想，我将向您提出的要求同任何政治问题都没有关系。您抽烟吗？您要不要一支香烟？”

泽泽特犹豫了一下说：

“很愿意。”

她倚着煤气炉站立，两手紧抓着背后桌子的边沿。此刻牛排的气味同来访女人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了。那小姐将香烟盒递给她，于是泽泽特朝前迈了一步。小姐的手指纤细而洁白，指甲修剪得很好。泽泽特从她那涂指甲油的手指间取了一支烟。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和那小姐 的手指，巴不得她赶快离去。她们都点燃了香烟，那小姐问道：

“您不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这场战争吗？”

泽泽特一直退到炉前，以不信任的目光瞧着她。她心中忐忑不安。她发现，桌上胡乱放着吊袜带和一条长裤。

“您不认为，”那位小姐说，“假如咱们把力量联合在一起……”

泽泽特漫不经心地穿过房间。等走到桌边时，她问：

"咱们是指谁呀?"

"咱们女人啊，"那位小姐使劲地说。

"咱们女人，"泽泽特重复着，随即急忙打开抽屉，将吊袜带和长裤一齐塞进去。然后，她才轻松地转过头来问那小姐：

"咱们女人？咱们能做些什么呢?"

那小姐像男人似地抽着烟，从鼻子里喷出余烟。泽泽特打量着她的套装和玉质项链，觉得同她大谈"咱们"是很滑稽的。

"您独自一人是不能有什么作为的，"那小姐好心好意地说，"可您并不孤独啊：眼下有五百万妇女，都在为一个亲爱的人担惊受怕。在下面一层楼里，住着帕尼埃夫人，她的兄弟和丈夫刚出发到前线去，而她要照应六个孩子。对面人行道那边有女面包商。在帕西，有德·肖莱公爵夫人。"

"哦！德·肖莱公爵夫人……"泽泽特喃喃道。

"怎么样?"

"我和她们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有的人乘汽车进进出出，而有的人自己干家务么？哦，夫人，我是最主张优化社会组织的。但您以为战争会赐给我们这样的组织么？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阶级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夫人，咱们首先是妇女，是在其最珍爱的方面遭受打击的妇女。假定咱们全都携起手来，全都齐声高呼：'不要战争！'……瞧呀，难道您不愿意他返回家园?"

泽泽特摇摇头：这位小姐称她为"夫人"，她觉得这太可笑了。

"战争是不可能阻止的，"她道。

小姐略微有些脸红了，反问道：

“为什么不可能阻止?”

泽泽特耸了耸肩膀。这个女人想要阻止战争。另一些人如莫里斯，则想消除贫困。最终谁也阻止不了任何灾难。

“就是因为阻止不了嘛,”她回答。

“但恰恰不应当这样想啊,”来访的女人责备道，“正是那些这样想的人，把战争引到我们眼前，何况也应当替别人想一想呀。不管您做什么，您同我们所有女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啊。”

泽泽特不理睬她了。她手里紧握那支已熄灭的香烟，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村学堂里听课。

“您总不能拒绝为我签个字罢,”那小姐又道，“您瞧，夫人，签个名吧：您不能拒绝的。”

她从化妆包里取出一张纸来，将它递到泽泽特眼前。

“这是什么呀?”泽泽特问。

“这是一份反战请愿书,”小姐解释，“我们征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

泽泽特低声读道：

“在本请愿书上签名的法国妇女宣布：她们信任共和国政府，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拯救和平。她们确认一个绝对的信念。即战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爆发，都是一种罪行。谈判、交换意见，永远如此；借助暴力，绝不可行。争取普遍和平，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法兰西母亲和妻子联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她将这张纸翻转过来：背面签满姓名，上上下下挤在一起。有横的、斜的，笔锋朝上的、走势向下的。有用黑墨水的，也有用紫墨水或蓝墨水的。有些签名向横面展开，字母硕大而有棱角；也有的签名小里小气，笔迹尖细，羞羞答答地挤在一个角落里。每个签名下面都注明通讯地址：雅娜·普莱默夫人，多比雅克街6号；索朗治·佩雷斯夫人，圣旺大道142号。泽泽特扫视

了一番所有这些夫人的签名。她们全都曾经躬身在这张纸上书写，有的人签名的时候，小崽子们正在旁边一间屋里哭闹；有的则在小客厅里，用足赤的金笔签名。现在她们的名字比肩而立，彼此相像。苏珊娜·塔耶尔夫人，只需向小姐要一支笔，她也就成了可登大雅之堂的"夫人"啦，她的名字就可以在其他各位的下面龙飞凤舞，显得举足轻重，却又寂寞单调。

"您拿了这些都去干什么呢？"她发问。

"等我们征集到足够数量的签名，我们就派出一个妇女代表团，直接递交总理府。"

苏珊娜·塔耶尔夫人。她成了苏珊娜·塔耶尔夫人。莫里斯总是反复告诫她：要同自己的阶级共进退。可现在，她却同德·肖莱公爵夫人有了共同的义务。她想："签名，我总不能拒绝签个名吧。"

佛洛西臂肘支在长枕上，仔细端详菲力普。

"怎么样，坏蛋？你觉得怎样？"

"还行，"菲力普回答，"要是头不疼，那就更带劲儿了。"

"我得起床了，"佛洛西道，"我这就去吃点东西，然后上夜总会去。你也来吗？"

"我太累了，"菲力普应道，"你一个人去吧。"

"你在这儿等我，嗯？你起誓：在这儿等我！"

"那当然，"菲力普蹙着眉说，"快走吧，快走。我一定等你。"

"那么，"小姐又问，"您是不是愿意签名呢？"

"我没有蘸水笔，"泽泽特说。

那小姐递给她一支金笔。泽泽特接过笔就在那页纸的下方签了名。在签名处旁边，她又端端正正写下姓名住址。然后她抬头看那小姐：她觉得要发生点儿事情。

什么也没有发生。小姐站起身来。她接过那张纸，认真地看了看。

“太好啦，”她说，“这样，我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泽泽特张开了嘴：她似乎有一大堆问题要提，却又提不出，只是问：

“那么，你们将这递交给达拉第喽？”

“当然，”那小姐回答，“当然是这样。”

她挥动了一下那张纸，然后将它折好，放进她的化妆包。化妆包关上时，泽泽特突然觉得心头发紧了。那小姐抬起头来，直视她的两眼，说：

“谢谢。为了他，谢谢您。为了所有咱们这些女人，谢谢您。您是一位好心肠的女人，塔耶尔夫人。”

她向泽泽特伸出手，说：

“再见啦，我必须走啦。”

泽泽特先在围裙上拭了拭自己的手，然后才握住对方的手。她感到痛苦而失望。

“就……就这样么？”她问。

小姐吃吃地笑起来。她的牙齿像珍珠一般美丽。泽泽特喃喃念叨：“咱们休戚与共……”但这句话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的，目前，只有这些。”

她迈着快步走到门口，打开门，最后一次将笑盈盈的面庞转向泽泽特，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身上浓郁的香气还荡漾在房间中。泽泽特听见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又深深地吸了两三口气。她觉得好像人家从她这里偷走了什么东西。她走到窗口，打开窗户，俯身向着窗外。紧贴人行道停放着一辆汽车。那位小姐从旅馆走出，打开轿车门，坐进车里。车子随即启动。“我干了件蠢事，”泽泽特自忖。那辆汽车转入圣旺大道，便不知去向，

从而也就永远带走了她的签名和那位香气四溢的漂亮太太。泽泽特叹了一口气，重新关上窗户，又将煤气灶点燃。油脂又发出哔哔啪啪的声响，热乎乎的肉香压过了香水味，泽泽特喃喃自语：“要是让莫里斯知道，那不知要挨多少骂呢。”

“妈，我饿啦！”

“请问现在几点钟了？”那位母亲问马蒂厄。

她是一位俊俏而壮实的马赛女子，唇上隐约有点儿绒毛。

马蒂厄瞟了瞟手表，说：

“八点二十分。”

那女人从脚下提起一只用铁条封着的篮子，应道：

“你会满意的，小讨厌！马上给你开饭。”

说着，她朝马蒂厄转过头来：

“她会折腾得叫圣人下地狱哩！”

马蒂厄冲着她们投去淡漠而善意的微笑，“八点二十分，”他在琢磨，“再过十分钟希特勒就要发表演说啦。他们都进了客厅，雅克摆弄键钮已经有十来分钟了。”

那女人原已将篮子放在长凳上；此刻她将篮盖儿掀开，雅克高声叫喊：

“找到啦，找到啦！找到斯图加特啦！”

奥黛特站在他身旁，将手搭在他的肩头。她听见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她觉得恍惚瞥见一座有拱顶的长方形大厅，大厅的气息似乎朝她扑面而来。马蒂厄为了不碰着篮子而挪动一下身体：他好像并未离开松林里的儒安。他在奥黛特身旁。他依偎着奥黛特。但他闭目塞听，火车已将他的耳朵、眼睛载向马赛。他对她并没有爱情，那是两码事儿：她凝视他的眼神倒好像意味着他虽死犹生。他想做出一种表情，回报她那沉甸甸压在他心头的令人不快的柔情。他寻觅着奥黛特的面庞，但那面庞却躲开他的目

光，他两度见到的倒是雅克的面容。马蒂厄后来隐约瞥见一把安乐椅里坐着一个木然不动的身躯，一截低垂的后颈，和看不见口鼻的面容上全神贯注的神态。

"钟点已经到了，"雅克转过身来对她说，"他还没有开始演说。"

我的眼睛在这里。他清楚地看见那只篮子：一块饰有红黑条纹的漂亮餐巾盖着篮里盛放的东西。马蒂厄还出神地端详了一阵那褐色的后颈，然后才撇下它，对于那沉甸甸的柔情而言，这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她沉没在阴影里，那洁白的餐巾兀然突现出来，占据了他的目光，将各种印象和思想胡乱地驱散了。*我的眼睛在这里啊*。一阵瓮声瓮气的铃响让他吓了一跳。

"珂珂特，快弄一弄。快点儿！"马赛女人道。

她挂着歉疚的笑容转向马蒂厄：

"是闹钟响。我总是将它拨到八点半钟。"

小姑娘匆匆打开一只手提包，将手伸进去，那铃响才止住。八点三十分。他就要走进体育馆了。我是在松林里的儒安，我是在柏林。可*我的眼睛在这里*。*在某个地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停在一扇大门前。一些身着褐色衬衫的大汉从车上跳下。在东北方向的某个地点，在他右侧和背后。但*在这里*，却是那方餐巾挡住了他的视线。只见几个戴着戒指的胖乎乎的手指，急忙揭开餐巾的四角，于是那方餐巾不复存在。马蒂厄发现一只躺倒的保温瓶和好几堆点心：他已是饥肠辘辘。我是在松林里的儒安，我是在柏林，我是在巴黎，我不复有生命，我不复有命运。可*在这里*，我觉得饿啦。在这里，在这胖胖的褐皮肤女人和这位小姑娘的身旁。他站起身来，摸到了行李架上的那只手提箱，将它打开，摸索着找到奥黛特打的那个包裹。他重新坐下，拿起刀子，割断了细线绳；他急急忙忙吃起来，好像必须在预定时间吃完，好专心

聆听希特勒的演说。希特勒走进大厅，一阵雷鸣般的欢呼震动得玻璃窗格格作响，然后逐渐平息，于是他伸开手臂。在某个地点，有一万条持枪的汉子，正昂首伸臂站立着。在某个地点，在他的身后，奥黛特正俯身聆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发出的声音。他在演说，头一句话是："同胞们"，而从这时开始，他的声音即已不属于他自己，已变成了国际性的话语。人们在听他说话：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布拉格、在奥斯陆、在丹吉尔、在戛纳、在莫尔莱、在帕凯海运公司由卡萨布兰卡驶向马赛的白色巨轮上。

"你有把握说找到了斯图加特电台吗？"奥黛特问，"怎么什么也听不见呢。"

"嘘，嘘！"雅克回答，"我不会弄错。"

洛拉在游乐场入口停下脚步。

"那么回头见，"她向他告别。

"好好唱吧！"鲍里斯说。

"一定。你现在去哪儿，亲爱的？"

"我去巴斯克酒吧，"鲍里斯答道，"有些朋友不懂德语，要我把希特勒的演说翻译给他们听。"

"嘿嘿！"洛拉闻之生畏，叮嘱道："你可开不得玩笑啊！"

"我很喜欢当翻译的，"鲍里斯回答。

*他在演说！*马蒂厄竭力想听，但什么也听不见，只得干脆作罢。他自顾进餐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姑娘正在啃一块涂果酱的甜点心。大家耳中听到的只有火车转向架沉重的隆隆声，这个封闭的夜晚本是温馨甜蜜的。马蒂厄转过目光，隔着窗户凝望大海。在大海上方，圆浑浑的微红的夜幕正在徐徐降落。然而，一个尖啸刺耳的声音穿透这甜蜜的氛围。这声音无处不在，火车向这声音冲去，这声音也钻进火车，来到孩子的脚下，来到那位太

太的秀发当间，甚至传进我的衣袋。假如我有一台收音机，我会让它在行李架上、在座席下大喊大叫。声音响亮而又骇人听闻，它盖过火车飞驰前进的隆隆声，震得车窗格格作响——可我却听不到这声音。他倦极了，他瞥见远方水面上的薄雾，一心惦念着她。

“听呀，”雅克得意洋洋地喊起来，“听呀！”

突然，一阵响亮的嗡嗡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奥黛特不禁向后倒退一步，这几乎让人难以忍受。“他们的人可真多，”她暗忖，“他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啊！”在那边，几千公里开外，有着成千上万死心塌地的信徒。而他们的声音充斥在这居家的客厅里——正是这个家庭的命运，要受那边摆布。

“他来啦，”雅克说，“他来啦。”

狂风暴雨渐渐平息。人们能够辨出带生硬鼻音的语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于是奥黛特明白他就要开始演说了。鲍里斯推开酒吧的门往里走，老板向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赶快就坐。

“赶快啊。”他道，“就要开始啦。”

他们三人倚在酒吧柜台旁：那个马赛男人，鲁昂的排字工人夏利埃，还有一位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专门推销缝纫机的，名叫肖米。

“大家好哇！”鲍里斯小声招呼。

他们匆匆向他问了好，他便走近收音机。他敬重这几位，因为他们不惜提前进晚餐，好到场聆听一席令人不快的言词。他们都是些硬邦邦的好汉，敢于直面诸般事情。

他双手撑在桌面，凝视着广阔的海洋，倾听着海涛的声音。他举起右臂，于是海浪平静下来。他开口道：

亲爱的同胞们，

达到一定限度之后，就不可能再作让步，否则就会成为有害的弱

点了。现在有一千万德国人身处帝国之外，构成两大片领土。这些德国人愿意回归帝国。如果我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抛弃他们，我将无权面对德国历史。我在道义上亦将无权充任这个民族的元首。我已亲自承担许多牺牲、许多割让。现在到了我无法越过的极限。奥地利的全民公决表明此种感情是多么有根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而世界各国恰恰始料未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一次全民公决如果不产生它们期待的结果，那就会是徒劳无益、甚至后患无穷。不过，这一问题已在有利于整个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福祉的前提下获得解决。

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最后一个应当解决、并且定会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

大海在他的脚下波涛汹涌，他一度沉默无言，静观那翻江倒海的巨浪。奥黛特用手护住胸口，每当出现这种声嘶力竭的叫喊时，她的心都不由得怦怦乱跳。她弯腰贴近雅克的耳朵，而雅克始终紧锁双眉，一副屏息凝神的样子。虽然希特勒停止发言已有好几秒钟。她不抱希望地问雅克：

“他说了些什么啊？”

雅克自称懂德语，因为他曾在汉诺威住过三个月，而且这十年来，他在广播里仔细收听柏林所有演说家的讲话，由于想看有关金融的文章，他甚至订阅了《法兰克福报》。但他读后或听后提供的消息却总是非常模糊的。这会儿他耸了耸肩膀：

“还不是老一套！他谈到了德国人民的牺牲与幸福。”

“他同意作出一些牺牲？”奥黛特兴奋地问，“就是说他可能作一些让步？”

“是的，也未必……要知道，都还是不着边际的说法。”

他一伸出手，卡尔就停止叫喊：这就是号令。他转身向右、又向左，一边喃喃说：“听呀，听呀！”他已变成一件驯服工具：他觉得元首无声的命令正穿透他的身心，并且在他的口里扎下根

子。"听呀，听呀！"他变成一只共鸣箱：兴奋的心情令他从头到脚战栗不已。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整个大厅全都浸沉在寂静和夜色之中。赫斯[1]、戈林[2]和戈培尔[3]全都隐没了。世界上只剩下卡尔同他的元首。元首在那面饰着卐字的巨幅红旗前讲话，他是为着卡尔、为了他单独一人而演说。一个声音、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声音。他为了我而讲话，为了我而思考，为了我而决策。是我的元首呀。

这是我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了，但是我绝不会放弃这个要求，我将本着上帝的旨意予以实现。

他稍稍停顿一下。于是卡尔领略到，这是允许他喊叫。于是他绷足力气大喊起来。人人也随着大喊大叫。卡尔的声音不断膨胀，升向大厅的支架，震动得玻璃窗哗哗作响。他高兴得头脑发热，好比有了一万张嘴巴，他觉得自己将永垂史册。

"住口，快住口！"米米勒对着收音机喊，又转过头来对罗伯特说："你明白吗！真是一帮子混蛋！这些家伙只有聚众狂呼乱喊，才觉得心满意足。他们的消遣似乎也仅此一项。他们柏林有好大好大的场地，可以同时容纳得下两万人，于是便在星期日集会，一边痛饮啤酒、一边同声高歌！"

那机器仍在乱响，罗伯特道：

"哦，听着：咱们把它关上。"

---

① 鲁道夫·赫斯（1900—1947），纳粹党卫军头目之一，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任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一九四七年在华沙受审，判处绞刑。

② 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党头目之一，盖世太保的创建者，吞并奥地利的主要策划人。

③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一九四五年追随希特勒自杀身亡。

他们转了转键钮，人声顿时消失。于是他们突然感到这间屋子从黑夜中走出来：它现在就在这儿、在他们的四周，小巧而静谧；高级消化酒就在面前。他们只是转了转键钮，那些狂呼乱叫就回到收音机里。于是一个美好而有度的良宵又从窗子里飞回。那是一个法国式的良宵。他们是在法国人同法国人间相处啊。

这所谓捷克国家从一开头就是胡编乱造的谎言。谎言的制造者名叫贝奈斯①。

收音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位贝奈斯先生出现在凡尔赛，劈头就宣称存在着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收音机里发出哈哈大笑。说话的声音再次出现，语气是恶狠狠的：

他不得不编造这一谎言，以便使他那小国寡民有点儿分量、占点儿歪理。而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家们不认为有必要核实一下贝奈斯先生的论断，何况他们从来没怎么弄清楚种族问题和地理问题。

由于这个国家似乎混不下去，于是便干脆夺走了三百五十万德国人，从而完全违背了他们的自决权和他们的自由意志。

收音机里面叫嚷："呸！呸！呸！"而比尔南沙茨先生却大声说："一派胡言！这些德国人并不是从德国手上夺过来的！"埃拉瞧着她那因义愤填膺而涨得满脸通红的父亲，他正坐在安乐椅中抽雪茄。她又瞧了瞧母亲和姐姐伊维，几乎有点儿恨家里这些人了："他们怎么能听这样的胡说八道！"

大概这样还不够，于是又增加了一百万马扎尔人，再加上喀尔巴

① 贝奈斯（1884—1948），捷克政治家，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阡山以南的俄罗斯人，以及数十万波兰人。

> 后来自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便是这么回事。它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也违背受胁迫的国家明示的愿望和意志。当我在这里对你们发表讲话时，我当然同情所有这些被压迫者的命运：我同情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的命运。但我议论的，理所当然只是我们德国人的命运。

大厅里充满狂呼乱叫。他们怎么能听这样的胡说八道？而这些"嗨尔！嗨尔！"的吼声简直令她心惊肉跳！"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犹太人啊，"她不胜愤慨地思忖，"我们用不着听杀害自己的刽子手讲话！""他倒也罢了，我从来就听他说什么犹太人根本不存在。可她呢（埃拉一边想一边打量着母亲），她啊，她明知自己是犹太人，她意识到这一点，却还待在那儿！"比尔南沙茨太太以能未卜先知自居，前天还惊呼："孩子们，这就意味着战争，意味着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犹太民族只好重新拿起自己的乞讨袋来啦！"此刻，她却在喧嚣声中昏昏欲睡。她不时闭上那双涂了眼影的眼睛。她那生着满头乌发的大脑袋摇摇晃晃。那声音压住了暴风雨，又继续叫喊：

> 而现在，他们开始实行寡廉鲜耻的政策。这仅仅由少数人治理的国家正在强迫自己的国民执行的政策，总有一天会迫使他们向自己的兄弟开枪！

她霍然站立起来。这些沙哑的词句仿佛是从喉管里硬挤出来的，那喉管又似乎时时要咳嗽的样子。听起来简直像刀砍那么可怕。他已在对犹太人横施酷刑；就在他高谈阔论之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在集中营里奄奄待毙。而人们却让他的声音在这里、在我们的客厅里颐指气使。就在这同一客厅，我们昨天还接待过眼睑被烧伤的达肖尔表兄！

> 贝奈斯是这样要求德国人的："假如我对德国作战，那么你就应当向德国人开枪。如果你拒绝，那你就是叛逆，我就叫人将你枪毙。"他对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这声音就在这儿，非常可怕，充满仇恨。这个人是同埃拉作对的。广袤的德意志平原、法兰西的丘陵山峦全都坍塌啦。他同她针锋相对，已毫无间距。他就在那收音机匣子里上窜下跳。他在注视我，他已经看见我。埃拉转身朝向母亲、朝向伊维看了看；然而她们已向后跳开。埃拉还能看见，但却触摸不到她们了。巴黎也已后退到够不着的地方，从窗户射进的光线死气沉沉地洒落在地毯上。他已不知不觉地同人与物都拉开距离，她独自一人与这声音在世上对峙。

> 今年二月二十日，我已在国会大厦宣布：在我国疆界以外生活的一千万德国人的生活必须来一个变革。然而贝奈斯先生却另搞一套。他建立了更加彻底的迫害制度。

他在单独同她对话。简直是四目相对，益发带有刺激性，并且蓄意吓唬她、伤害她。她被镇慑住了，两眼片刻不离收音机上的云母片。她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但他的声音却像在剜着她身上的肉！

> 更加严酷的恐怖……整整一个混乱的时期……

她蓦地转过身子，离开了这房间。那声音追逐着她直到门厅，变得模糊不清、被别的声音压倒，但仍然毒汁四溅。她匆匆走进卧室，用钥匙锁上房门。在客厅那边，他还在大声恫吓。但她只能听见一片含混不清的嗡嗡声了。她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难道竟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惨遭酷刑的犹太人的母亲，或者遭到暗杀的共产党员的妻子，毅然举枪将他击毙？她紧握拳头，想到假如她是德国女人，一定能找到力量干掉他。

马蒂厄站起身来，从风雨衣里取出雅克给他的雪茄，同时推开车厢门。

“要是为了我而走开，”那马赛女人说，“那您倒不必费心。我丈夫是抽烟斗的，我早就习惯了呢。”

“谢谢您这么周到，”马蒂厄回答，“不过我是想出去活动活动两条腿。”

其实他主要是不想再看见她，既不想看见那小姑娘，也不想看见那只篮子。他在过道里迈了几步，随即停下，点燃那支雪茄。大海一片蔚蓝，而且无风无浪。他沿着海岸徐徐行进，深思着：“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看来，这家伙的反应是变本加厉了，等于说：“杀、抓、关！”并且适用于所有多少不中他意的人。马蒂厄想认真思考一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还从未碰到过弄不明白的事情。这正是他惟一的力量，惟一的自卫武器，也是他仅有的骄傲了。他凝视着大海深思：“我不明白，于是我在纽伦堡提出要求。这要求是清楚的：我是头一个得去打仗啊。”这么做看来并不聪明，也一点儿不明朗。就他自身来说，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他下了赌注，结果输啦。他的一生已成为过去，是失败的一生。我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也不留恋任何东西，甚至不留恋奥黛特，不留恋依维什，我不是什么人物。剩下的只有事件本身。我宣布，现在，在威尔逊总统发表宣言[①]之后二十年，自决权最终应当对这三百五十万人民发生效力了。迄今为止触及他的一切事件都与他作为凡人的身分相适应。既有小小的骚扰，也有大灾大难，他看见它们一一来临，都曾睁开两眼予以正

① 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曾于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人民自决权是他所提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视。他到洛拉的房间里去取钱时，清清楚楚看见了钞票，摸到了它们，还呼吸到弥漫在屋里的芬芳气息，他抛弃玛赛儿的时候，他对她说话时正视着她的两眼。他遇到的困难从来都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完全可以对自己承认：“我做对了，我做错了”；换句话说他有能力自审。如今这些都已办不到了。贝奈斯先生再次作出了答复：新出现的死亡、新发生的监禁、新来到的……。他暗想：“我出发去打仗，”可这却毫无意义。在他身上发生了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他无法理解这战争。“也不太好说我不理解它，而是它不在这里发生。它在哪里？无处不在。它到处都可以出现：火车向着战争飞驰。戈梅兹降落在战火中。这些穿白布衫的度假者在战争中漫步。没有一次心脏跳动不是在给战争输血。没有任何人的意识不是渗透着战争的念头。然而，他也像希特勒的声音一样，虽然充斥于车厢，却是我所不愿听见的：我已明确向张伯伦先生宣布，什么是我们认为的当前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人们不时以为就要触摸到这战争了，也许是在随便什么东西上，比如在腓里牛排的浇汁当中。你一伸出手，它就不见了，只剩下浸在浇汁里的一小块肉。”“啊！”他想，“必须同时无处不在呀！”

我的元首，我的元首，你在训话，我却变成了石头。我不再思考，不再有任何欲求，我仅仅是你的声音。我将在出口处等候他，我将瞄准他的心脏，但我首先是所有德国人的代言人。我是为着这些德国人而说话的，保证我将不再袖手旁观和无所事事，让这布拉格的疯子为所欲为……。我将充当这殉难者，我没有动身去瑞士，现在我除了忍受这苦难之外已不能有任何作为。我起誓，要去做这殉难者，我起誓、起誓、起誓……。“嘘……，”戈梅兹要大家安静，“咱们且听听这木偶胡说些什么！”

这里是巴黎广播电台，请继续收听：下面将播送希特勒总理演说头一部分的译文。

“哎，你看，”热尔曼·夏博说，“你看！用不着下楼跑两个小时，追着买《不妥协者报》。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们总是这么做的。”

夏博太太将毛织活儿放进针线篮里，然后将她的软椅挪到近前。

“让咱们看看他说些什么。我不喜欢这一套，”她道，“简直像反胃似地叫人难受。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有呀，”热尔曼·夏博答道。

收音机嗡嗡直响，发出两三声呜里呜噜的声音。夏博抓住妻子的胳膊。

“听呀，”他对她说。

他俩微微欠了欠身子，耳朵伸得老长。只听见有人唱起《库卡拉恰歌》①。

“你能肯定这是巴黎广播电台吗？”夏博夫人问。

“没问题。”

“那么，就是有意让我们耐心等待。”

歌声唱了三小段，然后唱片便停下来。

“就要开始啦，”夏博说。

只听见一阵轻微的吱吱声，一家夏威夷乐队奏起《蜜月》这支曲子。

得无处不在啊。他愁绪满怀地凝视他的雪茄烟头。无处不在。否则你就上当受骗。“我上当啦，我是一名上前线去的大兵，需要观察的便是这二者了：战争和大兵。一截雪茄烟，水边的白色别墅，车厢在铁轨上单调地滑行，还有这位旅途常客：去过非斯、马拉喀什、马德里、佩鲁斯、锡耶纳、罗马、布拉格、伦

① “库卡拉恰”在西班牙语里有“破旧汽车”之意。

敦，他已是第一千次在三等客车的走廊里吸烟了。没有战争、没有大兵：必须无处不在，必须从四面八方来看待我。从柏林方面看，我是法军的三百万分之一；以戈梅兹的眼光看，则是狗日的法国佬当中的一个，要使劲踢他们的屁股才肯投入战斗；还有奥黛特的眼光。但应当以战争的眼光来看待我。可这战争的眼光又在哪里？我是在这里，在我眼前正飞驰过亮晶晶的大片水面。我心明眼亮，我看得出……——然而我却是在摸索着前进、盲目地前进。我的每一个行动都在那我看不见的世界里点亮一盏灯，或者引发一阵铃声。泽泽特已关上护窗板，但残阳余辉仍从缝隙中钻进来。她累得要死，将套装扔在一张椅子上，便赤裸着钻进被窝。我悲伤的时候总是睡得非常好的。但她一躺进被窝，便想起前天莫莫正是在这张床上同她恩恩爱爱。她一摊开身子，他便扑了上来，将她紧压在下面。如果她重新睁开眼睛，他便不翼而飞了。他已在那边、在兵营里过夜了。何况还有这该死的广播，用外国话大声吼叫着。那是海涅曼家的收音机，一楼住着这德国难民啊。沙哑而恶毒的声音，吵得你头疼。这声音没个完，永远没完没了！马蒂厄羡慕戈梅兹，接着又琢磨：戈梅兹不见得比我明白。他是在同看不见的对手作战。”这么一想，便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了。“他看见了什么？几堵墙壁、办公桌上一台电话、他的传令官的容貌。他在作战，却看不见战争。因此，要说作战，我们人人都在作战；我抬起手，在这支雪茄上吸了几口，我是在作战；萨拉咒骂男人们疯狂，她将帕勃洛抱在怀里，她是在作战；奥黛特将火腿三明治包进一张纸里时，她也是在作战。战争影响一切、席卷一切，它不遗漏任何事物，不遗漏一个念头、一个姿势，但谁也看不见它，连希特勒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他兀自重复道：“谁也看不见。”可突然间，他却瞥见了：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是巴黎广播电台，请继续收听：下面将播送希特勒总理演说第一部分的译文。

他们一动也不动。他们用眼角相互扫一眼。当丽娜·凯蒂[1]唱起《我等你归来》时，他们相视一笑。但唱完第一段时，夏博夫人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等你归来！”她道，“这可说对啦！他们拿咱们开心哩！”

一个庞大的物体、一个星球，存在于有上亿维的空间中。存在于三维空间的人。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然而，每一维空间便是一种独立意识。如果你想逼视星球，那它就会化为粉末，剩下的便只有各种意识了。一亿种自由意识啊！其中每一种或看见几堵墙，或看见一截发红的雪茄，或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容。它们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构筑着自身的命运。然而，假如你是这些意识中的一种，那么你会发现自己像珊瑚虫一样，通过无数次细微接触、通过极小的变动，与栖身其中的一只巨大而隐形的珊瑚休戚与共！战争：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然而牌已经打出。战争在这儿，它无处不在。它就是我一切思想的总和，也是希特勒一切言论、戈梅兹一切行动的总和：但没有任何人在那里做这个加法。战争仅仅为上帝而存在。。但上帝并不存在。可是战争是存在的。

我已不容置疑地指出：从今以后，德国的耐心毕竟是有极限的。我已不容置疑地阐明：我们德国人的素质固然可以表现出长久的耐心，但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结束这一切。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呀？”肖米问。

鲍里斯解释：

“他说德国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

[1] 丽娜·凯蒂，流行歌曲歌星，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红极一时。

“我们也有限度，”夏利埃说。

收音机里人人都在吼叫，这时赫雷拉走进了屋子。

“哦，你好呀！”他一见戈梅兹便道，“怎么样？休假愉快吗？”

“马马虎虎吧，”戈梅兹应酬着。

“那些法国佬，还是那么……小心谨慎？”

“哈！您连想都想象不到！但我想这回该让他们受个够啦！”

说着他指了指收音机：“柏林那个木偶肆无忌惮了！”

“当真吗？”赫雷拉的两眼放光，“可不是么，这会让许多事情改变面貌咧！”

“我也这么想，”戈梅兹说。

他俩相视而笑了好一会儿；本来站在窗口的蒂尔甘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把收音机声音弄小点儿。我听见一点儿声响。”

戈梅兹转了转键钮，叫喊声变得微弱了。

“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

戈梅兹凝神屏息，他辨出一阵低沉的嗡嗡声。

“没错儿，”赫雷拉道，“空袭警报！今天早晨以来第四次啦！”

“第四次！”戈梅兹重复着。

“是这样，”赫雷拉道，“嗨，您会发现有变化的。”

希特勒又在往下说啦。他们欠身向着收音机。戈梅兹一只耳朵听收音机，另一只耳朵跟踪飞机的嗡嗡声。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爆炸声。

他干了些什么呢？他没有让出领土，现在却驱赶起德国人来了！贝奈斯先生刚发了话，于是军事压迫措施就变本加厉。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数字：一天之内竟有一万人出逃，第二天变成两万……

飞机的嗡嗡声低沉了，然后又突然增强，接着是两起长长的爆炸声。

“炸的是港口，”蒂尔甘小声说。

……第三天达到三万七千人，再过两天是四万一、六万二、七万八，现在是九万、十万七千、十三万七千，今天竟有二十一万四千！整整好几个地区变得无人居住，有的地方被焚毁，有人用炮弹和毒气来打发德国人。贝奈斯先生安居布拉格，他也许在想：“不会出事的，反正我有英国和法国做靠山！”

赫雷拉拧了拧戈梅兹的胳膊：

“注意听呀，注意呀。他就要向英、法亮底牌啦！”

他兴奋得满面红光，甚至用不甚反感的目光注视着收音机。那雷鸣般的声音像乱石滚动一般宣泄：

现在，同胞们，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实话实说的时候了！

一串越来越近的爆炸声，压下噼噼啪啪的掌声。但戈梅兹几乎没怎么注意：他目不转睛地盯住收音机，一边听到这气势汹汹的声音，一边觉得内心重新燃起一种早已熄灭的感情，也就是某种类似希望的感情吧。

您不来看望我就出走，
连句再见也不说，
请给我留下点儿希望，
今夜啊，
我已是惆怅满怀！

“我听懂啦，”热尔曼·夏博说，“这回听懂啦！”

“怎么回事？”他的妻子问。

“嘿！同晚报串通一气呗。他们不愿赶在晚报发表前先广播

译文。”

他站起身来，拿起帽子，说：

“我下楼去，我在巴贝斯大路上一定能弄到一份《不妥协者报》。”

现在正是时候。他将两腿伸出床外，心想：“是走的时候了。”她将会发现小鸟已飞走，被面上却有用别针别着的一千法郎钞票。要是来得及，我就再加一首告别诗。他觉得脑袋沉甸甸，但并无头疼的感觉。他用两手抹了抹脸，但立刻厌恶地把手放下来：手上有那黑女人的气味。在洗脸池上方的玻璃横板上，有一块玫瑰色肥皂，旁边是喷雾式清洁器和一块橡皮海绵。他拿起海绵，但一股恶心升向喉头，他只好到自己的手提箱里去找盥洗用的手套和肥皂。他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水淌了满地，但这无关紧要。他梳了梳头，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件干净衬衫穿上。那是殉道者的衬衫。他既忧伤、又坚决。小圆桌上有一把刷子，他仔仔细细刷干净上装。“可我将长裤塞到哪儿去啦?”他自问。他查看了床下、甚至被单的夹层：没有长裤。他自忖：“我大约酒后糊涂了。”他又打开有大镜子的衣柜，仍不见长裤，他有点儿心慌了。他在房间正当中呆了一会儿，仅仅穿着衬衫，一边搔着头皮一边四处张望，接着他不禁怒气横生，因为对一位未来的殉道者来说，穿着短袜，在一个破鞋的卧室里无所事事，呆若木鸡地站着，实在是可笑已极。衬衫后摆的搭扣正打中他的膝头。就在这当儿，他发现在他的右首墙壁里嵌着一处壁橱。他赶快跑过去，但锁孔里却没有钥匙。他试着用指甲、然后又在桌上找到一把剪刀，拼命想撬开橱门，但未能达到目的。他仍掉剪刀，用力顿起足来，同时怒不可遏地连声叫喊：“该死的婊子，破鞋！她把我的长裤锁了起来，不让我出门!”

现在，我只能说一件事：有两个人彼此成为对立面，那边是贝奈

斯先生，这边就是我！

整个人群吼叫起来。安娜忧心忡忡地看着米朗。他走近收音机，两手插在衣袋里仔细端详它。他的脸色变黑了，面颊上有点儿什么东西在抽动。

"米朗，"安娜唤道。

我同他是两种类型的人。在各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时代，贝奈斯先生四出奔走，却远远离开危险。我那时作为忠诚的德国士兵，是克尽已责的。而今天，我是作为本国人民的士兵，站在这个人的对立面。

他们又重新鼓掌。安娜站起来，将手放在米朗的胳臂上：他的二头肌在收缩。他整个身子变成一尊石像。"他要摔倒啦，"她想。他结结巴巴地骂：

"这混蛋！"

她用全力抓住他的胳臂，他却将她用力推开。他两眼都已充血。

"贝奈斯与我！"他结结巴巴地喊，"贝奈斯与我！因为有七千五百万人站在你背后！"

他向前跨了一步。她暗想："他要干什么啊？"并且立刻冲上去。但他已向收音机吐了两次唾沫。

那声音还在继续：

我要宣布的事并不多：我感谢张伯伦先生的全部努力。我已向他保证：德国人民只要和平；但我也同样向他声明，我不能再放宽我们耐心的限度。我还向他保证，并愿在此重申：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德国在欧洲就不再有领土问题！我还曾向他保证：当捷克斯洛伐克解决上述问题，即当它向其少数民族作出澄清之后，——不是靠压力，而是和平解决——那时我就没有必要关心捷克这个国家了。我向他保证了这一点！我们绝不要捷克人！不过同样地，我现在要当着德国人

民的面宣布：在苏台德地区的问题上，我的耐心已达极限。我已向贝奈斯先生提出一项建议，该项建议不过是实施他本人已做的保证。他现在掌握着决定权：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要么他接受这些建议，那他就将会给德国人以自由；要么我们就自己动手去取得这种自由。

赫雷拉抬起头，很兴奋地说：

“他妈的！真他妈的！您听见了没有？这就意味着战争啊。”

“不错，”戈梅兹说，“贝奈斯是个强硬派；他不会让步，这就意味着战争。”

“他妈的，”蒂尔甘说，“要是这样就好啦！真要是这样才好呢！”

“这是什么啊？”张伯伦问。

“演说的后文，”伍德豪斯回答。

张伯伦接过那几页纸，开始阅读起来。伍德豪斯焦虑地端详着他的面容。不一会儿，首相抬起头来，亲切地对他笑了笑，说：

“是呀，没什么新内容。”

伍德豪斯惊奇地盯着他，指出：

“希特勒总理的措辞非常强硬。”

“唉，唉！”张伯伦先生道，“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今天，我率领我国人民前进。我是他们的第一号士兵。全世界都应当知道，在我背后是整整一个民族在前进，它已同一九一八年的形象完全不同。此时此刻，整个德意志民族将同我团结一致。他感到我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正如同我把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命运看成我自己行动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加强这种共同意志。像我们在战斗的时代那样，像当年我作为无名小卒出征一样：那时是为了征服一个帝国，并不知道能否成功，最后能否得到胜利！在我的周围聚集起了勇敢的男人和勇敢的女人的大军，他们跟着我一起前进。现在，我的德

意志人民啊，我要求你们："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紧跟我，向前进啊！此时此刻，我们全都愿意有一个共同意志。这个意志必须强过任何灾难和危险；如果它强过灾难和危险，它就一定能战胜它们。"我们是下定决心的，贝奈斯先生现在必须作出抉择！

鲍里斯转身看看别人，对他们说：

"完啦！"

他们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是精力集中地抽着烟。稍过片刻，老板问：

"那么，就关上收音机喽？"

"可以关啦。"

老板俯向酒瓶，旋转着瓶盖儿。一时间，鲍里斯觉得很不自在：似乎出现了一大片真空。从敞开的店门里，吹进一丝微风，也透过一点夜景。

"他到底说些什么啊？"马赛人问。

"是这样的：作为结束语，他大致说：'我国全体人民都站在我背后，做我的后盾。我已准备打仗。该由贝奈斯先生作出抉择啦！'"

"真该死！"马赛人长叹，"这就等于战争喽？"

鲍里斯耸了耸肩膀。那马赛人又道：

"既然如此，我已有六个月没见到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啦。我这就回马赛去，再见啦。我得跟她们挥手告别，然后去兵营报到。"

"我呀，也许连探视一下老母亲的时间都没有呢。"肖米说。接着又解释："我家在北方。"

"哦，是这么回事！"马赛人点点头说。

他们不再出声。夏利埃在鞋底上敲了敲烟斗。老板这时开口了：

“你们还要点儿什么吗？既然要打仗了，就算我请客吧。”

“多谢啦。”

室外的空气凉爽阴沉，远方传来游乐场的歌声：也许正好是洛拉在献艺吧。

“那个捷克斯洛伐克，我倒是去过，”北方汉子又道，“我很高兴去过那地方，这样你至少还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打仗。”

“您在那儿呆了很久么？”鲍里斯问。

“六个月。去伐木头。我跟捷克人相处得很融洽，他们热爱劳动。”

“要说这个嘛，”酒店老板说，“德国人也挺勤劳的。”

“不错，可他们弄得全世界屁滚尿流。而捷克人却很安分守己。”

“祝您健康！”夏利埃举杯道。

“也祝您健康！”

他俩干了杯，马赛人说：

“天气有点转凉了。”

马蒂厄突然惊醒了。他一边揉眼一边问：

“到哪里啦？”

“马赛圣夏尔车站：大家都下车。”

“好，”马蒂厄应道，“好，好！”

他从挂钩上取下雨衣，再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他感到茫然。“希特勒的演说大概完了吧，”他略微松口气地想。

“一九一四年的小伙子们，我可是亲眼见到他们出发的，”那北方男子说。“我那时才十岁。可跟如今大不一样啊。”

“他们不高兴吗？”

“嗨！哪儿不高兴呀！他们大喊大叫，高唱战歌，还手舞足蹈呢！”

“应当说，他们不知内情，”那马赛人说。

“是呀。”

“咱们如今可是知根知底哟，”鲍里斯道。

一阵沉默，北方汉子直视前方，喃喃地说：

“德国佬我是见识过的。占领过我们四年哪！抢走好多东西啊！整个村庄被扫荡，我们在采石场躲了好几个星期。所以你们应当明白，我一想到又要重演这一幕……”但他马上又说：“这不等于我不随大流……”

“我呀，实打实地讲，”老板笑着说，“我就是怕死。从小就怕。不过最近我却悟出几分道理。我对自己说：‘讨厌的是死，至于是得了重感冒还是中了炮弹……’”

鲍里斯高兴得笑逐颜开：他觉得他们都挺讨人喜欢。他暗想：“比起婆婆妈妈的女人，我更喜欢男子汉。”战争有一条长处，即那只是男人间的事。三、五年内，他将仅仅看见男子汉。“我会将轮休假让给有儿有女的一家之长。”

“重要的是，”肖米道，“要能够自认为没有白活。我嘛，三十六岁啦，并不总是得意。时好时坏嘛。可我没白活。他们可以把我碎尸万段，但我还是没白活呀。”他转身对鲍里斯，又说：“对于像您这样的小伙子，可就没那么容易喽。”

“哼！”鲍里斯激动地说，“人家早就告诉我，反正是要打仗的！”

他稍有些脸红，又补上一句：“结了婚的人才不好办呐！”

“是呀，”那马赛人叹道，“我老婆很有勇气，而且她有门手艺，是理发师。头疼的是两个小女儿：有个爸爸总是好点儿，不是么？喂，你们看呢，总不能说一上前线就非送命不可吧？”

“那倒是，”鲍里斯应道。

歌声消失了。一对男女走进酒吧。女的头发是棕红色的，穿

件绿色长裙，袒胸露肩。他俩在尽里一张桌旁坐下。

“还是要打！”夏利埃咒道，“战争多么可恶。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恶的事！”

“我也没见过！”老板说。

“我也没见过，”肖米也道。

“那么好，”马赛人说，“我欠多少钱？有一巡归我请客！”

“我也认一巡，”鲍里斯道。

大家都付了钱。肖米与那马赛人挽着臂膀走了出去。夏利埃踌躇一会儿，又转了回来，举着上等酒的酒杯坐下来。鲍里斯仍站在柜台前，暗想：“他们都那么讨人喜欢！”他顿时感到欣慰。将来在战壕里会有许多这样可亲的伙伴，会有千千万万！鲍里斯将同他们朝夕相处、厮守终日，不愁没事可做。他又想：“我运气不错。”当他将自己同那些被镇压或死于霍乱的同代人相比时，不得不承认自己挺走运。先前人家没把他当成叛逆分子；现在这场战争也不属于突如其来、令人不知所措的那一种，而是提前六、七年即有先兆，人们从从容容地看着它逐渐降临。鲍里斯本人从未怀疑过它最终是一定要爆发的。他坐等这场战争光临，犹如继位王子从童年时代就已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为着要登基。他们生育他就是为了这场战争，并且是为此而抚养他、送他上中学、上巴黎大学。他们赋予他以一定的文化教养。口头上他们说是为了培养他当教授，但他从来不怎么信。现在他明白，他们是要让他成为一名后备役军官；他们竭尽全力，要把他变成堂而皇之、身心健康的新炮灰。“最好笑的是，我并不是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而只是后来入籍的移民，”他暗自琢磨。不过这毕竟没太大关系。假如他仍留在俄国，或者双亲逃难之地是柏林或布达佩斯，结果也不相上下；这并不是一个国籍问题，而实在是年龄问题。年轻的德国人、年轻的匈牙利人、年轻的英国人、年轻的希

腊人都命里注定要打同一场战争，要承受同样的命运。在俄国，先有革命的一代、然后是五年计划的一代，现在轮到世界大战的一代：各有各的命嘛，归根到底，人们是为和或为战而生，正如有人生来是工人，有人生来是资产阶级，那是毫无办法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成为瑞士人。“有个家伙有权表示异议，”他暗自思忖，“那就是马蒂厄：他呀，肯定是生来就该过太平日子的。他早就相信，他命里注定要寿终正寝，而且早就形成一套生活习惯。到他这年纪，习惯是改不了的。而我呢，这是我自己的战争。是它培育了我，又是我将要从事于它，二者难解难分。我甚至无法想象，如果这场战争未能爆发，我将是何等模样。”他想到自己这一生，现在已不觉得太短促：“生命无所谓短促或久长。一生便是一生，就这么回事。它的终点是战争。”他突然感到自己拥有了新的尊严，因为他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职责，也因为他必将死于非命。他对自己的微不足道感到惶然。去找洛拉的钟点肯定到啦。他朝老板微微一笑，便匆匆走出店门。

天空里云层很厚。东一角、西一隅，间或可以瞥见几颗星星。海面上吹来阵阵晚风。鲍里斯的脑子里一度如烟雾般模糊，接着又想到：“我自己的战争”，不觉有些惊诧，因为他没有长时间作同一思考的习惯。“我会害怕的，”他喃喃自语，“哎唷唷，我会非常害怕呢！”一想到这无边无际的恐惧，他便又尴尬又轻松地笑了起来，但没走几步却又因突如其来的担心而停住了笑：用不着过分害怕嘛。他固然不大可能长寿，但也不能因此自暴自弃，或者随波逐流呀。人家从他一出生就给他定了目标，但也给他留下机遇。所谓他自己的战争，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禀性。他自己当然也可以期望别的前途。例如做一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过唐璜式的放荡生活，或者做出色的金融家。但禀性是不可选择的：要么符合禀性成就大业，要么错失禀性一事无成。

如此而已。但在他的禀性中最可恨的是不允许推倒重来。有的人生经历如同中学毕业会考一样：可以交好几份试卷，如果物理失败了，可以从生物或哲学上捞回。但他的一生却使人想起普通哲学的证书考试。那是一份试卷作定论的，所以叫人胆战心惊。不过反正是这次考试，而不是其他考试，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就叫他犯难啦。必须谨慎从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在战争中找到立足点，打下一点根基，并且善于利用一切。应当勉励自己，从某种观点来看，什么东西都是不相上下的：到阿尔戈纳森林出击一次[①]，跟乘贡多拉游船在威尼斯转悠也差不多；清晨在战壕里喝的饮料，同西班牙火车站早上的咖啡或可媲美。何况还有行伍里的伙伴、有户外生活、有远方寄来的包裹，特别是那些非同凡响的场面：飞机轰炸应当是值得一看的。但绝不能胆小怕事。“假如我先害怕起来，就等于放弃生活，与幼儿无异了。我决不会害怕的。”他坚定不移地想。

游乐场射出的灯光将他从沉思遐想中唤醒，一阵阵歌声从敞开的窗户中传出，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石阶前。“还有一年的时间要捱过去，”他不胜忧郁地喃喃自语。

已经过了午夜，体育馆里光线幽暗、空无一人。到处是翻倒在地的坐椅、掐灭了的雪茄烟头。张伯伦先生正在电台发表讲话。马蒂厄却在老码头岸边彷徨，暗自思量：“这是一场疾病，不过是一场大病而已。我不过是偶然罹难，其实与我并无关系，只须像对痛风或牙疾那样硬挺过去就得啦。”

张伯伦先生声明：

> 我希望总理将不致拒绝这一建议，该建议乃是本着我在德国受接

① 阿尔戈纳森林，法国北部丘陵和森林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战斗地区。

待时的同一友好精神提出的。如该建议获接受，则欧洲任何地方均不必流血，即能满足德国方面使苏台德与帝国联合之愿望。

他挥了挥手，以示讲话完毕，然后离开麦克风。泽泽特难以入寐，便站在窗口观望屋顶上方的星斗。热尔曼·夏博在厕所里脱下了长裤。鲍里斯在游乐场大厅里等候洛拉。四处的空气里，传播着无人聆听、或几乎如此的一曲天籁：阿斯托里亚旅馆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假如月色变绿》，达文特里电台① 正在转播这段音乐。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二十二点三十分。"德拉鲁先生!"女看门人招呼道，"真叫人喜出望外咧，我还以为您一周后才回来呢。"

马蒂厄以笑脸相迎。他本希望悄悄走过：但总得向门房要钥匙呀。

"至少您还没有应征入伍吧?"

"我吗?"马蒂厄应答，"没有。"

"哦!"她又道，"敢情好，敢情好！这种事总是来得过早。嘿，自从您离开后，您看出了多少事！您觉得是非打不可了吗?"

"我不知道，伽里奈太太，"马蒂厄说，又补充道："有我的信件吗?"

"这个嘛，我全给您转去啦，"伽里奈太太回答。"昨天我还将一件印刷品转到松林里的儒安呢。您要是提前告诉一下您回来

① 达文特里电台系当时英国的重要广播电台。

就好啦。哦，还有这，是今天早晨刚收到的。”

她将一只灰色长信封递给他。马蒂厄认出了丹尼尔的笔迹。他收下那封信，不拆封就塞进衣袋。

“您想要钥匙么?”女看门人问，“啊，您没能提前通知，这可就没法了喽，我没来得及打扫一下。现在呀，连护窗板都没打开呢。”

“没关系，”马蒂厄接过钥匙道，“没关系的。祝您晚安，伽里奈太太!”

屋子里还没什么人。从外面看，马蒂厄发现所有的百叶窗都依然关闭。为了过夏天，人家早已将楼梯上的地毯搬走。他缓缓从二楼的公寓套房前走过。这里从前常有婴儿啼哭声传出。马蒂厄的耳膜受不了新生儿啼叫的刺激，便常常在被褥里辗转反侧。如今，被护窗板遮得密不透风的房间漆黑一团，了无人迹。度假去了。然而他心中回荡的字眼却是："就要打仗。"这就是战争：有些人的假期猝然缩短，另一些人的假期被迫拖长。三楼住着一个由情夫供养的荡妇：她那一身脂粉气常常逸出门缝，洋溢在楼梯的转角地段。她现在大约在比亚里茨，住着暑气环绕、买卖萧条的大旅馆。他终于爬到四层楼，将钥匙塞入锁孔转动了一番。他所在的上上下下不过是石块、黑夜、寂寞。他走进黑暗，在黑暗中放下手提箱和雨衣：前厅充满尘土味。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两臂紧贴身躯，仿佛埋葬在夜色中。接着，他突然扭开电灯开关，从寓所的房间依次走过，将所有门户一律敞开。他让灯光照进书房，照进厨房，照进洗手间，照进自己的卧室。所有的灯泡都大放光明，灯光在所有厅室里畅通无阻。他在自家床边停下脚步。

有人曾在这里躺过，被褥像粗绳般七扭八歪，枕套又脏又皱，床单上洒满牛角面包屑，这人是谁?“就是我呀。”他喃喃

道："是我曾经躺在这里。我呀，最后一次是七月十五日。"但他颇为厌恶地瞧瞧床铺：他昔日的睡眠早已在被褥间冷却。如今是别人在此歇息。"我不在这儿睡觉啦。"

他转身走进书房：依然感到十分厌恶。壁炉上方搁着一只龌龊的酒杯。桌子上呢，在铜雕的螃蟹边上是一支捏碎的香烟：一堆干纤维从那里逸出，"我何时捻碎了这支香烟？"他压了压那香烟的中段，感觉到手指下枯烟叶发出的吱吱声。一堆书。一卷阿尔伯莱著作、一本马蒂诺[1] 的作品，还有《拉米埃尔》、《吕西安·娄凡》、《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2] 有人曾计划写一篇论司汤达的文章。书籍仍在，计划却无疾而终，变成了纸上谈兵。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写关于司汤达的论文还不算荒唐。一件空谈的往事。像那些资料的灰色封面，像铺满书脊的尘土。一件混浊的、被动的往事，一种猜不透、摸不准的存在。我的计划哟！

他那喝点儿什么的计划，沉淀在透明的玻璃杯上变做一层层厚土；他抽烟有计划，写作有计划……某人曾将他的种种计划到处悬挂。那里有这张绿皮面的安乐椅，某人当年坐在里面度过一个个夜晚，那是某个夜晚：马蒂厄看了看安乐椅，然后在一把椅子的边缘上坐下。你的安乐椅令人玩物丧志呢。就是在这儿，一个声音曾经这样指出："你的安乐椅令人玩物丧志。"在那张长沙发上，一位金发女郎曾经怒气冲冲地摇动她的耳环。在那时，某人几乎没有看见耳环、也几乎没有听见那语声：他通过这一切看见、听见的是他的前途。到如今，这里已是人去楼空，带走他那

---

[1] 马蒂诺（1805—1900），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其著作强调个人的良知，认为它是决定正确行为的主要指南，并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怀疑。此处提到的是他论述司汤达的作品。

[2] 《拉米埃尔》、《吕西安·娄凡》、《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均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作品。

过了时的，无从兑现的前途。存在的实物均已冷却，它们仍然在这里：一层脂肪的表皮凝结在家具上，说话的声音在齐眼的高度上飘浮：它曾经上升到天花板，又回落下来，总之是在飘浮。马蒂厄觉得自己走错了门，便去倚着窗户，顺手推开百叶窗。空中还有一丝日光，一种无以名之的光亮：他深深吸了口气。

丹尼尔的信。他伸过手去取来，却又让手垂在椅把上。丹尼尔是在一个六月的夜晚，经过这条街远去的。他从这盏街灯下去过。某人曾倚在窗口，目送着故人。丹尼尔就是给这送行者写的信。马蒂厄没有心思读他的来信。他突然折回去，以目光扫视书房，带着一种苦涩的喜悦。他们都在这儿，被禁闭起来，都已故世，有玛赛儿、依维什、布吕内、鲍里斯、丹尼尔。他们都曾来到这儿，在这里做这做那，还将在这里留驻。依维什的怒火、布吕内的训斥，马蒂厄已像回忆路易十六之死一样。同样不带任何偏见。这些表现都已属于世界的往事，而不属于他马蒂厄了，他是没有既往的。

他重新关上护窗板，穿过书房，踌躇了片刻，略想了想，让灯光继续亮着。明天早晨我再回来取箱子。他将房门向这些故人重新关上，便匆匆走下楼梯。很轻松。空虚而轻松。在楼上、他的身后，烛形电灯将通夜照亮他那已经逝去的生活。

“你在想什么?”洛拉问。

“什么也不想，”鲍里斯回答。

他俩坐在海滩上。洛拉今天晚上不演唱，因为游乐场举行盛大晚宴。一对情侣刚从他们前面走过，后面跟着一名士兵。鲍里斯想到了这名士兵。

“对我温柔些，”洛拉急切地说，“告诉我你在想些什么。”

鲍里斯耸耸肩：

“我方才在想刚从这儿走过的士兵。”

“喔，”洛拉不胜惊异地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你要人家对一名士兵有什么看法呢？”

“鲍里斯，”洛拉叹息道，“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本来是那么温柔，那么含情脉脉！可现在老毛病又来啦。今儿一整天，你几乎没跟我说一句话啊。”

鲍里斯没有理睬。他在想那名士兵。他思忖：“他倒走运；我呢，我还得捱上一年。”一年。他将回到巴黎，他将在蒙巴那斯大道上漫步，在圣米迦勒大道上漫步。这大道他已了如指掌。他将去先贤祠，去学士院，每天到洛拉的住所过夜，“假如我能见到马蒂厄，那还勉强过得去。但马蒂厄将被动员入伍。还有我的证书呢！”他突然想到这一点。因为，雪上添霜的事情是：还有高等学历文凭这么件尴尬事！他的父亲肯定会要求他应试，那么鲍里斯将不得不为雷努维埃交一篇关于想象力的论文、或者为迈纳·德·比朗交一篇论习惯的文章。[①]“他们为什么都要演戏呢？”他忿忿地想。他们养育他就是为了打仗，这本是他们的权利；可现在又要强迫他拿到证书，好像他还要度过和平宁静的一生。这多么好笑：在这一年当中，他还得光顾图书馆，他得假装研读蒂斯朗出版社出版的《迈纳·德·比朗全集》，装做认真作笔记，好好准备考试；同时还得惦记着正在等待他的真正考验，老要衡量他会不会害怕，或者能否经得起打击。“假如没有这女人，”他一边想一边不怀好意地瞧了洛拉一眼，“我就立刻入伍，跟他们开个大玩笑！”

“鲍里斯！”洛拉大惊失色地喊道，“你这样打量我！你是不是不爱我啦？”

---

① 雷努维埃（1815—1903），法国哲学家，属康德派；迈纳·德·比朗（1766—1824），法国唯灵派哲学家。

“正好相反，”鲍里斯咬紧牙关回答，“你不可能知道我多么爱你。你连猜都猜不到。”

依维什打开床头灯，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她故意将房门敞开，留意着走廊里有什么动静。天花板上有一圈圆光，房间的其他部位都泛着蓝光。桌子上方泛着一层蓝色的薄雾，发出一股柠檬、茶叶和香烟的气味。

她听见走廊里有轻轻的声响，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前。

“嗨！”她嚷道。

她的父亲转过头来，以责备的眼光瞧着她。

“依维什，我早就叮嘱过你：应当把门关上，或者穿上衣服！”

他的脸色微红，声音比平日更动听。

“有女用人在嘛。”

“女用人已经睡啦，”依维什满不在乎地说，接着又道：“我在看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走过的时候总是不声不响，我担心错过了你。现在你转过身去。”

塞尔金先生将身子转过去。她站起来，穿上睡衣。从背后看，她的父亲笔直地站在门框里。她瞧瞧他的颈背、他那运动员式的两肩，不禁吃吃笑了。

“你现在可以看啦！”

他现在面向女儿，吸了两三口气，说：

“你抽烟抽得太多啦。”

“是由于神经质的缘故，”她回答。

他不作声了，灯光照亮了他那张棱角分明的大脸。依维什觉得他很美。是山峦式的美、尼亚加拉瀑布式的美。末了他说：

“我要去睡啦。”

“不，”依维什恳求道，“不，爸爸：我还想听收音机呢。”

“这是干什么呀?”塞尔金先生喊道，“这么晚的时间?”

依维什并没有因为这生气的问话而上当受骗。她明知每晚快十一点钟时，他会重新走出自己的房间，跑到书房里悄悄收听新闻。他虽然体重达九十公斤，但却轻捷狡猾得像神话里的精灵。

“你独自去听吧，”他说，“我明天要早点儿起床。”

“可是爸爸，”依维什怪可怜地说，“你明知我不会调收音机嘛。”

塞尔金先生忍俊不禁了。

“哈哈！哈哈！”你是不是想听音乐啊?”他说着，恢复了一脸的正经模样，“但是你可怜的妈妈入睡了哩。”

“不是这么回事儿，”依维什怒道，“我不要听音乐。我是想了解他们打仗的事怎样了。”

“那你来吧！”

她赤着脚，随他来到书房，他俯向收音机。他那修长而有力的手，悠缓地调整着收音机的键钮，此情此景令依维什为之心动，并深深怀念过去父女间的情谊。她十五岁时，他们常常相伴，塞尔金太太都有几分醋意。塞尔金先生带依维什去饭馆时，让她坐在自己对面的长凳上，她自己决定要什么菜，服务员们称她为“夫人”，她高兴得格格发笑。他也颇感自豪，似乎他颇有艳福。收音机里放出一首进行曲的最后几个音节，然后是一个德国人以恶狠狠的语调讲话。

“爸爸，”她略带非难地说，“我不懂德语呀。”

他几近天真地瞧着她。“他故意这样，”女儿想。

“这么晚的时间，这就是最好的新闻节目啦。”

依维什听得很专注，为的是能不能碰巧听见她懂的德文字

Krieg[1]。那德国人不再说话，乐队又开始奏另一首进行曲。依维什觉得很刺耳，但塞尔金先生却将曲子听完：他还挺喜欢军乐。

“怎么样啊？”依维什忐忑不安地问。

“情况很不好，”塞尔金先生说，但表情并不十分忧伤。

“嘿！”她应道，喉咙似乎干涩了，“还是为了那些捷克佬吗？”

“就是呀。”

“我恨死他们啦，”她情绪激动地说，过了一会儿又道：“假如某个国家拒绝打仗，别国能强迫它吗？”

“依维什，”塞尔金先生表情严肃地说，“你还是个孩子呢。”

“嗯？”依维什回答，“是呀，当然喽。”

她怀疑父亲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

“就这么一条新闻么？”

塞尔金先生犹豫起来。

“爸爸！”

依维什琢磨：“他对我也听广播窝了一肚子火，因为这扰乱了他的好时辰。”再说，塞尔金先生爱好秘密。他有六只手提箱装了挂锁、两只大木箱紧紧上了栓。只有一人独处时他才偶尔开箱。依维什动情地端详着他，觉得他挺随和可爱，几乎想把自己忧虑的事情向他吐露。

“再过一会儿，”他微带歉意地说，“咱们就听法国广播。”

他将呆滞的目光垂下，她明白他帮不了自己的忙，于是顺口简单地问：

“打起仗来是什么样儿啊？”

---

① 德文：战争。

“法国人会被打败。”

“嗨，德国人会开进法国吗？”

“当然会的。”

“他们会到拉昂来吗？”

“估计会来。估计他们还会直下巴黎呢。”

依维什暗自思忖：“他也一窍不通呀，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话虽如此，她的心还是跳得很厉害。

“他们会占领巴黎，而不会毁了它吗？”

刚说完她就后悔不该提这种问题。自从布尔什维克烧了他们家的古堡，父亲已经尝够天灾人祸。他半阖着眼睛点头说：

“嘿，嘿！”

二十三点三十分。这是一条死气沉沉的街道。隔相当远一段路才有一盏马灯。一条不属于任何地方的街道，两边耸立着无名氏的陵墓。所有的百叶窗都已紧闭，不露一线光亮。“这是原来的德朗布尔街。”马蒂厄已走过塞尔街、弗瓦德沃街，其后是曼恩大道，还有快乐街。现在条条街道都一模一样：街上还有一些热气，但已面目全非，已是临战前的状态了。某种气氛已无影无踪。巴黎已变成各种街道的大坟场。

马蒂厄走进圆顶酒家，因为这圆顶酒家正巧在这里。一个服务员带着客气的笑容，在他周围忙忙碌碌：那是一个又瘦又小、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办好。显然是个新手：老服务员往往要让客人干等上一个钟头，然后才没精打采地过来，一丝笑意也没有地接过要菜的单子。

“亨利呢？”

“亨利是谁？”那服务员问。

“一个褐皮肤的大胖子，眼睛有些暴突的。”

“哦，哦，他应召入伍啦。”

“还有冉呢?”

“金黄头发的? 他也入伍了。我就是为他补缺的。”

“请给我一杯上等酒,” 马蒂厄吩咐。

那服务员小跑着离去。马蒂厄眏眏眼睛, 颇为惊奇地看了看大厅。每到七月份, 这圆顶酒家是无确切边界的。它透过玻璃窗和前厅门, 同外界融成一片, 它延伸到马路上, 路人沉浸在这淡淡的乳色中, 有些司机将车停到蒙巴那斯大道当中, 他们的手和左半边面孔就溶着这微微颤栗的乳色。往旁边跨越一步, 就掉入红色的氛围。司机们的右侧身影一片赤红, 那是圆亭餐厅。眼下外边的黑影正涌向玻璃窗, 圆顶酒家被限定在建筑物自身之内了: 有一整套餐桌、木凳、酒杯, 等等, 都已晾干, 回收, 也不再有体现其夜色的那种光影。人也都不见了: 那些德国难民、那位匈牙利钢琴家, 还有那酗酒的美国老太婆。全都远走高飞啦: 连同那一对对情侣, 他们在餐桌下面手搀着手, 情意缠绵、情语喁喁, 睡眼惺忪地熬到天明。在他的左侧, 有一位少校正同妻子一块儿进餐。在他的对面, 一名安南籍的矮个子娼妓正在一杯加奶咖啡面前沉思遐想。邻桌的一位上尉在吃酸菜炖肉。右侧一名着军装的小伙子正紧紧搂抱着一个女人。马蒂厄看他好生眼熟: 原来是那位美术学院的学生, 身材修长, 脸色苍白, 神情恍惚, 那身军装赋予他一副凶相。上尉抬起头来, 目光似乎能看穿那厚厚的墙壁。马蒂厄随着这目光朝前看去: 在尽端有一处火车站, 有灯光, 有铁轨上的反光, 有面如土色的男人: 他们由于失眠而瞪大眼睛, 正将双手放在膝盖上, 一本正经地坐在客车车厢里。记得在七月份, 我们围坐在灯下, 大家彼此凝视、目不旁顾。此刻, 他们踪影全无, 大约正奔向维森堡、蒙特梅第。在坐的客人之间有许多空白, 也有许多黑洞。他们连这圆顶酒家也动员起来, 将它变成生活必需品: 冷餐部。“啊!” 他有点儿幸灾乐祸地

想，"我在这儿没什么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也不留恋什么，我不会有依依难舍的感觉。"

那身材短小的印度支那女郎对他莞尔一笑。她娇小玲珑，两只手很细巧。马蒂厄已有两年之久，想跟她温存一夜。现在倒是个时机。我可以用嘴唇吻遍她那清凉的肌肤，嗅到她那小动物和首饰匣的特殊气息。在她那行家的手指抚摸下，我会脱得一丝不挂，会现出我的原形。我身上的一些过时的残余将因而消失。这只须回报她一笑就可以做到。

"服务员！"

那小伙子跑过来：

"一共十法郎！"

马蒂厄付了账就走了。跟她也毕竟太熟了啊。

天色已黑。战争的第一个黑夜。不，也不尽然。在房屋侧面的墙上，还留下不少灯光。再过一个月，再过两星期，头一次空袭警报就会将这些灯光吹灭，眼下还只是一次总演习，但是巴黎毕竟已失去它那玫瑰色的、温馨可爱的顶棚。马蒂厄平生头一回发现，悬在这座城市上面的，已是一大片灰暗的薄雾，那便是夜空了。这也是松林里的儒安、图卢兹、第戎、亚眠的天空，城乡共一天、全法兰西共一天啊！马蒂厄停下脚步，抬起了头，仰望夜空。那是任意一个处所的天空，不分优劣。我就是处在这巨大的彼此相仿的天空之下：任何一片天空。随便哪儿的一片天空：这就是战争。他的眼睛盯住一块闪光的路牌，于是又仔细看了一遍："巴黎，拉斯帕依大街"。可人家也将它们、将这些高贵的路名动员入伍了。因为它们看上去像是参谋部用的军用地图、或什么战报上抄来的。公路，只剩下南北东西各种方向的公路、标上了号码的公路！有时，人家给它们铺上一两公里的石板，于是便有一些人行道和一些房屋从地底下冒出来，名字就叫做街、马路

或大道了。但这从来不过是公路的一段而已。马蒂厄面向比利时边境朝前走去。走在由十四号国家公路派生的省级公路的一个段落上。他转入一条漫长而笔直的可以行车的道路上，那是西部铁路公司铁轨的延伸，也就是从前的雷恩路。一团火光将他团团围住，将一盏路灯从一片漆黑中突现起来，接着便全然熄灭了：原来是驰过一辆出租汽车，它正奔往右岸几处火车站。一辆黑轿车紧随其后，上面满载各级军官，然后又万籁俱寂。在路边，在这片到处一样的天空下，房屋的作用已降至最低限度：不过是每日军事报告中的一些建筑物而已，也是可被动员者和已入伍者家属的宿舍兼饭堂。现在已有人预见它们最后的归宿：它们将成为"战略要点"，最终成为作战目标。在此之后，毁坏巴黎也就不在话下：它已是一具死尸。正在诞生的是一个新天地：是工具的枯燥而实用的天地。

一线光明从两丑男咖啡馆的门帘当间透出。马蒂厄在平台上坐下。在他身后，有一些人在黑暗中窃窃私语。他们是最后一批顾客了。天气已有一些凉意。

"来半升啤酒，"马蒂厄吩咐。

"就要到午夜啦，"那服务员说，"平台上不招待客人了。"

"只喝半升。"

"那么请快。"

在他身后，一个女人哈哈笑出了声。自回巴黎以来，他还是头一回听到笑声：这几乎引起他不快。当然他也不觉得忧伤，但实在没有笑的心情。夜空当中一片淡云扯成乱絮，两座星斗显露出来。马蒂厄自忖："要爆发战争喽。"

"您不妨先跟我结账，然后我就不来打搅您啦。"

马蒂厄付了款，那服务员回到屋内。一双人影站了起来，在桌子当间悄然而行，然后离去。马蒂厄独自一人待在平台上。他

抬起头，发现广场对面有一座崭新的漂亮教堂，在夜幕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一座乡村教堂。昨天，在它的所在地耸立起一座极富巴黎特色的建筑物：圣日尔曼草场教堂，它是历史性的建筑，马蒂厄经常约依维什在教堂正门前会面。也许到明天，在两丑男建筑之前只剩下破碎的什物，一百尊大炮无休无止地朝它开炮。可是今天啊……今天依维什正在拉昂。巴黎已经灭亡，人家刚刚埋葬了和平，虽然尚未正式宣战。只有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黑夜的白色外壳，耸立在那个地方。一座乡村教堂。它是崭新的，漂亮的，但却没有什么用处。一阵轻风乍起。一辆轿车关闭了所有的灯打这儿经过；然后是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再就是两部大卡车震得地面发颤。那石雕式的图像模糊了片刻，接着风停了。寂静得以恢复，图像又再次出现：洁白的，无用的，非人间似的，在所有这些直立在东部公路边的怪物中，它象征着岩石般无情而裸露的未来。永恒的图像。只需空中出现一粒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儿，就能将它炸成灰烬，然而它仍然是永恒的。一个孤独的男子，被遗忘了，被黑影吞噬，站立在这可消亡的永恒物之前。他不寒而栗，他自言自语："我呀，我也是永恒的啊！"

这一切都是未经痛苦而实现的。曾经有过一个温柔、胆怯的男人，他爱巴黎，并且在巴黎漫步。这个男人已经去世。像瓦德克-卢梭、杜罗-丹然①一样都已成古人。他同和平事业一道，深深隐没在世界历史中，他的生平载入了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档案。他的日常开支可以佐证有关一九一八年以后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统计资料。他的信件可以作为两次大战间资产阶级历史的资料。他的焦虑、他的踌躇、他的羞辱和他的悔恨，对于研究第二帝国

① 瓦德克-卢梭曾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担任法国总理；杜罗-丹然，法国历史学家，著有《七月王朝史》。

垮台后的法国风俗具有宝贵的价值。这个男子按照自己的尺寸造就了自己的前途。他有胆识，皮肤黧黑，又颇能忍耐，经历了许许多多事变、聚会和谋划。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平凡人的前途：战争用它的全部分量压将下来，将这前途粉碎。然而，直至这一分钟前，还剩下一些可称为“马蒂厄”的东西，这正是他绷足气力要紧紧抓住的。他无法说出这是什么。也许那是某种由来已久的习惯，也许是某种按自身形象选择思想的方式，按自己的思想逐日进行选择的方式，选择其食品、衣着、所见的树木和房屋。他松开双手，并不想抓住什么；这一切发生在他内心深处，发生在字句已毫无意义的处所。他松开双手，剩下的只有一瞥目光。崭新的、毫无激情的目光，一种单纯的透明物。“我失去了灵魂，”他兴奋地想着。一个女人正在穿越这透明物。她在匆匆行走，她的鞋跟在人行道上发出笃笃声。她闯进这目光，静止不动地、忧心忡忡地、普通平凡地、入世间俗地，同时被许许多多细小的打算所吞噬。她一边走，一边用手抹了抹额头，将一绺头发甩向脑后。我也曾同她一样，有一窝一窝的计划或打算。她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在这目光下、在无动于衷的天空下，所有人的生活都差不多。阴影攫住了她，她的鞋跟在波拿巴街上作响。所有人的生命都融合到了阴影中，那笃笃声渐行渐远。

我的目光啊。它在凝视那钟楼被压抑了的白色。一切都已死去。连同我的目光和这些石头。如同这白色一样，是永恒的，是矿物质的。在我原先的前途中，有些男男女女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①] 都对我有所企盼。他们向我示意。而如今却只有我的目光将在未来自

① 最后一个日期可能是小说的这一部分撰写完毕的日子。但这纯属出版者的推测。

顾自盼，那将是永无尽期的企盼，如同这些石块的自顾自盼、自盼自顾，在明日、后日、直至永远。一道目光和像大海一样至大至巨的欢乐！这将是某种欢庆。他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想要保持镇静：谁能向我证明，我明日不会变得像我自己昨日一样？但他并不害怕。教堂可能倒塌，我可能跌进一个炮弹坑，然后又重新跌进我自己的生涯，但什么也不能剥夺我这永恒的时刻。什么也不能啊：将有可能出现那无雨无云的电殛，燃烧这些石块，笼盖它们的是漆黑的穹窿。绝对，永远存在。绝对，无缘由、无凭据、无目标，既无昨日亦无今后：除却那永生，它是低贱的、偶然的，但也是光辉灿烂的。“我是自由的，”他突然自语道。但他的欢乐即刻化作了压倒一切的忧虑。

伊蕾娜感到百无聊赖。现在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除了乐队正在演奏《音乐大师请奏一曲》，马克正在用海豹般的目光打量她，何况从来，或者说当时，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即使偶尔有什么事，人们也不会立刻发现。她的眼睛追随着一名北欧女人。她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翩翩起舞已经有一个多钟头了，连在两支舞曲中间也不稍事休息或小坐片刻。伊蕾娜不抱偏见地思量：“她的衣着很入时。”马克穿戴得也很讲究。大家都穿戴入时，惟有她伊蕾娜，套上这件石榴红的旧长裙，实在是自惭形秽啊。她才不在乎呢。我心里明白，我没有遴选衣物首饰的眼光。何况，我上哪儿去弄钱来除旧更新呢？只不过，既然是豪门富宅的常客，就应当想办法别显得那么寒碜。现在已经有六、七个男人盯着她看啦：穿一件有点磨亮了的廉价衣裙，这些男人就馋涎欲滴，胆子也壮起来了。马克很自在，因为他有钱。他喜欢带着她造访富宅，因为这可以使她低人一等，他或许以为这样她就比较容易到手了。

“您为什么不愿意？”他问。

伊蕾娜一惊。

“我不愿意什么啦？哦，您是说……”

她笑而不语了。

“您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的杯子里是空的。请再给我要一杯樱桃酒!”

马克又要了一杯樱桃酒。叫他付款是有点好笑的，因为他是在小本子上天天记账的。那么今天晚上他就会记上：同伊蕾娜一起外出，一杯杜松子酒、两杯樱桃酒，计一百七十五法郎。她发现他正在用食指的指尖抚摸她的前臂，他玩这种花样大约有好一阵子了。

“说呀，伊蕾娜，这是为什么呀?”

“是这样，”她边说边打哈欠，“我不明白。”

“哎，就是这么回事，要是您真的不明白……”

“哦，不是的！正好相反，我跟一个男人睡觉时，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的。是为了他的目光，或是为了他说了句什么话，再不然是因为他长得英俊。”

“我就长得英俊呀，”马克小声说。

伊蕾娜格格笑出了声。他不禁耳热了。

“总之，”他兴冲冲地说，“您是明白我的意思的。”

“很明白，很明白呢，”她应答着。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伊蕾娜，我的天哪！我得怎么做才行啊?”

他躬着身子瞧她，一脸谦卑而又记恨的样子。由于感情激动，他的呼吸有些乱。“真烦人咧，”她暗想。

“什么也不用做，没什么可做的。”

“嗨!”他叹道。

他将她放开，脑袋往后一仰，不觉露出了一口牙齿。她从镜

子里瞥见了自己，一个小邋遢鬼，眼睛倒很美，不觉自叹："天哪！为了这副长相，惹出多少是非！"她因此而为他，也为自己感到羞愧。一切都是那么乏味、那么讨厌。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答应：我太难为人家啦。还不如对人家讲："您想干那件事么？那好，咱们走：找一家旅馆，开个单间，呆半个来小时，玩他一回，怎么样！在被褥之间干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再回这里度过这一晚上，然后您就让我安安静静吧。"不过还是应当认为：她毕竟把自己可怜的肉体看得太重，还不准备迁就。

"我觉得您挺怪！"他道。

他茫然转动着光采照人、却颇含歹意的大眼睛。他想伤害我咧，这成了家常便饭，事后他又会向我道歉的。

"您可真会防身呀！"他含讥带讽地又道，"要不是我认识您已有四年，还会以为您是贞洁的化身哩！"

她突然颇有兴致地瞧瞧他，动脑子思索起来。当她思考问题时，就不那么厌倦啦。

"您说得对，"她回答道，"是挺怪的：我是个轻浮女人，这是事实。但把我剁成肉饼，我也不愿同您睡觉。您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她不抱偏见地端详了他一番，最后说："我甚至不好说：您真的叫我那么厌恶。"

"小声点儿！"他接话道，"别那么嚷嚷！"然后又恶狠狠地说："您的声音清脆极了，传得可远啦。"

他俩不作声了。人们舞兴正浓，乐队奏着《沙漠商队之曲》，马克在桌布上转动着酒杯，杯里的冰块嘎哒嘎哒作响。伊蕾娜又感到厌倦起来。

"其实是因为，"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对您的欲望表现得太外露了！"

他将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冷静地轻抹着。他想要恢复自己的

尊严。这无关紧要，五分钟后他还会失去这尊严的。她依然冲着他微露笑意，因为他给了她考量自己的好机会。

“是呀，有这个因素。大约有这个因素，”她说。

她觉得现在她与马克之间隔着一层雾。那是一层平静的、令她吃惊的薄雾。这惊奇的心情从她的胸口冉冉升向两眼。她顶喜欢感到吃惊，这样便可没完没了地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而永远不必回答。她向他解释：

“当有人过分渴求我时，我会见怪的。瞧呀，马克，我觉得自己可笑：也许明天希特勒就向咱们发动进攻，而您却因为我不肯跟您睡觉而在这里折腾自己。为了一个像我这样顶普通的女人您竟如此不可终日，那准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可怜虫喽。”

“这跟你没关系，”他气急败坏地喊道。

“跟我有关系：我讨厌人家把我看得了不起！”

一阵沉默。人也是动物：有些话是本能地脱口而出的。她用眼角觑了觑他：行啦，他就要泄气啦。他的腮帮子搭拉了下来，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来。有一回，在美妙歌厅，他竟潸然泪下。他此刻张大嘴巴，她不客气地喝道：

“闭上您的嘴，马克！我求求您：您就要说出蠢话或者脏话来啦！”

他却充耳不闻。他自右往左摇晃着脑袋，一脸决不罢休的样子。

“伊蕾娜，”他小声道，“我就要出发啦。”

“出发！到哪里？”

“别装傻。您听明白啦。”

“那又怎样？”

“我想您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她没有回答，只是直勾勾地端详他。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

去又道：

“一九一四年的时候，许多女人把身子给了爱她们的男人，仅仅是由于他们就要出征！”

她不说什么了。马克的两手有些发抖了。

“伊蕾娜，这种事情在您，平常是无足轻重的。但特别在此时对我来说，却有那么重的分量啊……”

“我不信，”伊蕾娜道。

他狠狠地朝她转过身来：

“说到底，他妈的！我是为您去打仗啊！”

“混账话！”伊蕾娜毫不相让。

他当即泄气了，眼睛也发红了。

“我不能想象：我没有得到您就去送命！”

伊蕾娜站起身来，招呼他：

“来跳个舞吧！”

他顺从地站了起来，两人迈开了舞步。他紧紧贴着她的身子；他沿着大厅，迈着大步儿带她跳了一圈。突然，她屏住气息。

“出什么事啦？”他问。

“没什么。”

她在返回原地时认出了菲力普，他正老老实实地坐在一个相当漂亮的克里奥尔女人身旁。“他在这儿！人家到处寻他，他却就在眼前！”她发现他脸色有些苍白，眼眶下方有黑圈儿。她当即将马克推入人群：无论如何不能让菲力普认出她来。乐队停止演奏，于是他俩回到桌旁。马克一屁股坐在长凳上。伊蕾娜正要去坐下，却看见一个男人欠身对那黑女子说些什么。

“请坐，”马克说，“我不喜欢看见您站着。”

“等一分钟！”她很不耐烦地说。

那黑女人懒洋洋地站起来，那男人同她搂抱在一起。菲力普注视了他们一会儿，那神情颇像遭到逼迫的样子。伊蕾娜则感到心在胸膛里怦怦乱跳。猛然，菲力普站起身来朝外走。

“对不起，我走开一会儿，”伊蕾娜道。

“您上哪儿去呀?”

“上厕所。上那儿去，您满意了吗?”

“您假装上厕所，然后就溜之大吉。”

她指了指放在桌上的手提包：

“我的包还留在座位上呢。”

马克嘀嘀咕咕没有答理；她穿过舞池，用两肩碰撞起舞者，辟出一条路来。

“这女人发疯了呢，”一名女子道。马克跟在伊蕾娜后面站起，伊蕾娜听见他在叫自己的名字。

可她已经走了出去：反正他总得花五分钟时间结账。街上一片漆黑。“真蠢，”她自忖，“我把他给丢掉啦!”不过当她两眼适应半明半暗的光线后，她瞥见他身子挨着墙壁，朝着圣三会教堂缓缓前行。她便撒腿奔跑起来：“那手提包就活该啦；我丢掉一只粉扑、一百法郎和马克西姆的两封信。”现在她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厌倦了。就这样，他们两人都连跑带奔地前进了一百米，然后菲力普突然停下脚步，伊蕾娜差点儿同他相撞。她来了个急转弯，超越了他，然后挨近一座建筑物大门，接连按了两次门铃，正当菲力普经过她身后时，大门开了。她等了约一秒钟，然后用力撞上门板。似乎她刚刚走进这建筑物。现在菲力普走得很慢，追上他易如反掌。他不时被黑暗吞没，但稍稍再向前，在街灯雨丝般的光线照耀下，他又会从黑暗中突然冒出。“这还真好玩儿，”她想。她很喜欢钉别人的梢；她可以跟在自己甚至不认识的人身后，接连行走好几小时。

在大马路上，现在还有许多行人，由于咖啡馆和商店橱窗的缘故，光线还比较明亮。菲力普第二次停下脚步，但伊蕾娜不让人家发现自己；她躲到他后面的一个阴暗角落，静候着。“他也许有什么约会吧。”他转过身来向着她的方向。他的脸色发青；突然他张嘴说起话来，她以为人家已认出了自己。不过她还是可以肯定：他不可能看见她。他往后倒退一步，口中念念有词。他似乎被什么事情吓坏了。“他变成疯子啦！”她暗想。

两个女人正好走过，一老一少，都戴着外省人的帽子。他走近她们。他脸上的表情像一名示威者。

“打倒战争！”他高呼。

那两个女人快步向前走。她们大概没有听明白。两名军官跟在她们后面行进。菲力普没有作声，让他们走了过去。紧跟着他们的是一名妓女，浑身的香气直扑伊蕾娜的鼻孔。菲力普狠巴巴地在她跟前立定。她已在向他卖笑，他却用噎在喉管里的声音对她喊：

“打倒战争！打倒达拉第！和平万岁！”

“夜郎自大！”那妓女嗤之以鼻。

她径自走了。菲力普摇摇头，然后义愤填膺地左顾右盼了一番，突然钻进了黎希留街的夜色之中。伊蕾娜放声大笑，差点被对方发觉。

“再等两分钟呀。”

他摆弄着键钮，冒出了一支爵士乐曲、萨克管演奏的四个音符，一阵嘁嘁的杂音。

“哦，别换台，”依维什说，“很好听呢。”

塞尔金先生转动键钮，代替萨克管呜咽的是一阵刺耳的长音，接着，他严厉地盯着依维什说：

“你怎么会喜欢这野蛮人的音乐？”

他瞧不起黑人。他从慕尼黑学习的年代就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回忆，心中十分崇拜瓦格纳。

“时间到啦。”

一个人声使收音机战栗起来。那是地道的法国人的声音，庄重、亲切，通过抑扬顿挫的音调，努力显示演说内容的跌宕起伏。是一位兄长恳切而令人信服的声音。我可极不喜欢法国人的声音。她对父亲露齿一笑，为了恢复一点儿昔日相知的深情，她故意贬道：

“我讨厌法国人的腔调！”

塞尔金先生在喉管里咕哝了几声，并未答理，只是做手势叫她别作声。那声音说：

> 今天，英国首相的代表再次受到帝国总理的接见。帝国总理通知他：如果在明日十四时之前未能得到布拉格有关撤出苏台德地区诺言的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将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
> 据一般估计，希特勒总理特意提及总动员。该项总动员的命令本应在星期一帝国总理发表演说时下达，但大约仅仅由于英国首相的来信而予以推迟。

那声音不响了。依维什的喉咙发干，她举目仰望父亲。他以一种全然痴迷的至福神情，聆听着这番言论。

“总动员，确切的含意是什么呀？”她颇为超然地问。

“这就意味着战争。”

“也不一定吧？”

“哼，哼！”

“我们不打仗，”她激烈地说，“我们不能为捷克人打仗！”

塞尔金先生和气地笑着说：

“要知道，一旦宣布动员……”

“但既然我们不要打仗……”

“不要打仗，我们就不会宣布动员。”

她大惊失色地盯着他：

“我们宣布了动员？我们也这样?”

“没有,”他红着脸说，“我是指德国人。”

“啊？我是说的法国人。”依维什生硬地应答。

那声音又以安抚、无害的语调宣称：

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一般均认为……

“嘘!”塞尔金先生打断她。

他重新坐下，面孔转向收音机。“我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啦,”依维什想。她踮着脚尖离开这房间，穿过走廊，关进自己的卧室。她的牙齿在打战：他们将经过拉昂，他们将火烧巴黎，以及塞纳街、快乐街、玫瑰丛街、圣热内维埃夫山舞厅，等等。如果巴黎着火，我就自杀。“唉!”她一边想一边跌坐在床上，“还有格雷万博物馆[1]呢?”她还从来没去参观过，马蒂厄答应过十月份带她去走一走，而他们却要用炸弹将它炸成灰烬！假如他们今夜就来轰炸呢？她的心在胸膛里怦怦跳动，她的前臂和两手都已冰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巴黎已是一片灰烬。人家故意秘而不宣，是为了不使居民惊慌失措。除非有什么国际条约禁止这样做？怎样才能弄清楚呢？她恨恨地想：“啊！我可以肯定有人是清楚的。我却一点也弄不明白，人家故意瞒着我。人家让我学什么拉丁语，谁也不把真情透露给我一星半点，现在却到了这个地步!”她感到茫然，“可我有生存的权利，人家让我来到人世，是为了叫我生存，我有生存的权利!”她觉得自己深深受到伤害，便扑在枕头上，全身颤抖，嚎哭了

① 格雷万博物馆，即巴黎著名的蜡人馆。

五、六声。"这太不公平啦，"她喃喃道，"在最好的情况下，要拖六年、十年，所有的女人都得穿上护士的衣服，打完仗我也就成了老太婆啦。"她欲哭无泪，心里好像堵着一块冰。她突然挺起身子："是谁，是谁要打仗？"这些人就个人而言，也并不好战。他们一心念叨的是有吃有喝，是挣钱养家，是生儿育女！德国人也是如此。然而战争却到了家门口。希特勒下了动员令。"他毕竟不能一意孤行作出决定啊。"她想。有一句话突然闪过她脑际，她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肯定是在报纸上，要不然就是在父亲同某位顾客进餐时，听人家提到过：*他背后是谁呢？*她小声反复问："他背后是谁呢？"她一边皱着眉头，一边盯着拖鞋的鞋尖。她抱着一线希望，但愿一切都将澄清。她数了一遍这些操纵世界的强大势力和黑暗势力的名称，如共济会、耶稣会、法国的二百家族、军火商、金矿主协会、银墙、美国的托拉斯、共产国际、三K党……。也许它们全都多少有份儿，还得加上其他因素，也许是什么极端诡秘而又强大无比的协会，至今大家也不知道它的名称。"但它们又想干什么呢？"她琢磨着，但就在这当儿，两滴气急败坏的热泪已流到她的腮帮上。她一会儿又想猜猜他们的道理，却觉得脑海里一片空虚，只是有一圈紧箍箍住了她的脑壳。"我至少该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在哪里呀？"她早已用图钉在墙上钉了一张蓝色和金色的水彩画，那便是欧洲地图了。那是前一年冬天，她按照一本地图画着玩儿的，边画边对地形作一点修正。她在所有的地方都加上了河流，将过于平直的海岸线画得曲曲折折。特别是，她不肯在地图上标出任何地名：这才显得有学问和深谋远虑。她也不标国界，她顶讨厌那些夹着圆点儿的虚线。她走到近处去看看：捷克斯洛伐克在这儿，在陆地最密集的那个地方。就在这儿，除非那是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还有德国呢？它在哪儿呀？她仔细瞧着那圈着蓝线、金光闪闪而又平滑光

润的一大片地方，掂量着："这么大一片土地!"于是觉得茫然了。她转过身来，让身上的睡衣落到地上，赤条条地顾镜自盼。平常当她厌倦的时候，这足以起一点安慰作用。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像一根稻草，皮肤粗糙不平，因为她冷得直起鸡皮疙瘩；还有那高高耸起的乳峰，她最讨厌这东西，地地道道只配送进医院、充当伤号的皮肉！听说他们要强奸所有女人，也许还会截断我一条腿！假如他们闯进她的卧室、假如他们发现她赤身裸体地躺在被窝里：您有五分钟的时间穿上衣服，他们会像对待玛丽-安东奈特一样转过身去，不过他们还是能听得见她在做什么：两脚落在床前小地毯上的细声，以及衣料擦过身子的沙沙声。她拿过长裤和长袜，迅速地套上。你得穿戴整齐、笔直挺立地恭候灾难光临。到她穿好短裙和胸衣之后，才感觉比较安全。但正当她要穿上皮鞋时，一个男低音突然在过道里用德语唱道：

我跟朋友一条心……

依维什扑到门口，将门打开。她同父亲面对面地站着，他的表情既庄重又愉快。

"你唱什么啊?"她火冒三丈地诘问，"你胆敢唱什么小调?"

他以会心的微笑瞧着她。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的小青蛙!"他道，"咱们会见到它啦。咱们的神圣俄罗斯!"

她砰一声撞上了卧室房门，躲回屋里："我看不上那个神圣俄罗斯！我不愿人家毁掉巴黎！假如他们胆敢触动它一根毫毛，你会看到法国飞机朝不朝你那个慕尼黑扔炸弹!"

脚步声在过道里渐渐消失，一切又恢复安静。依维什笔直地站在房间中央，竭力避免顾镜自盼。突然响起三下急促的吹哨声，是从街上传来的，她从头到脚不寒而栗。外面。在街上。一

切都发生在外面：她的房间简直是一座大牢。人家在各个地方决定着她的生活：在北方、东方、南方，在这一片夜色中：毒化了的、闪耀着电光的、充满窃窃私语和耳语的黑夜中。在各个地方，惟独不在她这立身之地：她被禁闭在四壁当间，但恰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的双手和两腿都开始颤抖，她拿起手提包，将梳子插入发中，悄悄打开大门溜了出去。

外面。一切都在外面：长堤上的树木，桥上的两座房子（它们为夜色徒增几分玫瑰氛围），我头顶上方亨利四世纵马横鞭的雕像：一切都是有重量的。里面呢，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一丝炊烟，不存在什么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等于什么也没有。"我是自由的，"他自言自语，此时已是口干舌敝。

在新桥中央，他停下脚步，哈哈大笑："这自由，我舍近求远了咧。它是如此贴近，以致我有眼看不见，有手摸不着，这自由就是我自己。我即是我的自由。"从前他曾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满心欢喜，能被雷霆万钧的霹雳所洞穿。但现在是既无霹雳又无欢喜：有的只是这空洞无物，这令他自己晕头转向的空虚，还有这焦虑——正是他自己的透澈妨碍他看明白这焦虑。他伸出手，缓缓在石栏杆上抚摸着。那石头是粗糙的、有裂缝的，是石化了的海绵，还带着晌午日光的热气。这石头在这儿：巨大的坚固的石头，它本身就关闭着被压制的沉寂，以及浓缩了的黑暗，这黑暗也就是事物的内里。这石头在这儿：它就是一个实体。他真想附着在这石头上、与它融为一体，用它的不透明、它的安详沉静来充实自己。但这石头不能给他任何帮助：它是在外面，永远在外面。不过，这两只手是放在白色栏杆上：当他凝视它们时，它们仿佛是青铜铸成。然而，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看见这双手，所以它们就不再属于他。这是另一位人物的手。在外面，如同那些树木；也如同被切断的手的倒影，在塞纳河水中战栗。他

闭上眼，那双手似乎成了他自已的手：紧贴着发热的石头的，只剩下一点儿常见的酸软感觉，一种微不足道的蚁走感。“我的双手：向我揭示事物的难以计算的距离，同时也使我同事物永远分离。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没有。如同光线一样，与世界不可分割，但也如同光线一样被远远放逐，在石头和流水表面上滑动，而任何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令我勾留或使我陷入沙土。外面。外面。世界之外，历史之外，我自身之外：自由便是放逐，而我注定是自由的。”

他走几步，又停下，坐在栏杆上，观望着汩汩的流水。“我要这一套自由干什么呢？我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呢？”人家为他的未来规定了一步一步的具体任务：去火车站，乘上去南锡的火车，到兵营报到，操作各种武器。但无论这种前途还是这些任务，都不再属于他了。不再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的了：战争正在把大地弄得颠三倒四，但这并不是属于他的战争。他孤独一人站在这座桥上，在世界上已是单枪匹马，没有人能对他发号施令。“我是毫无目的地自由，”他厌倦地思量着。天上地下都没有任何信号，世上的种种什物都过分地被它们的战争所吸引，将它们多副面孔的头转向东方。马蒂厄奔向事物的表面，它们却感觉不到他。被遗忘了。满不在乎地承载着他的这座桥、通向边界的这几条道路、这万头攒动观看远方与他无关的大火的城市居民，他们都将他遗忘了。被遗忘、被忽视、孤身一人：一名迟到者。所有被动员入伍的人均已在前天出发，他在这里已不再有事可做。我要不要乘火车？没有任何意义。出发、留下、逃走：这些行为并不会妨碍他的自由。然而还是要让自由冒风险。他用双手紧紧攥住石栏杆，俯身朝着水面。只要来一个跳水动作，水就会吞没他，他的自由就变成一泓流水。安息了。为什么不可以？这默默无闻的自杀也会成为一种绝对。一整套的规律，一整套的选择；

一整套的伦理教训。一种独一无二的行动、无可比拟的行动，将在一秒钟内照亮大桥和塞纳河。只要稍稍向前多倾斜一点，他就永远作了自我选择。他俯身朝下，但他的双手不肯放开那石头，这双手承担着他身体的全部重量。为什么不可以？他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让自己下沉，但也没有理由不让自己这样做。现在这行为就在这儿，在黑浪滔滔的江水面前，它为他绘出了前景。所有的缆索均已割断，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留他：这就叫自由，那可怕的自由！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感觉得到心脏慌乱地搏动。只要做一个动作，只要松开双手，就会变成*我曾经是马蒂厄*。晕眩渐渐从江面上消失。天空与桥梁一同坍塌了：剩下的就只有他与江水。江水一直升到他脚下，它的波涛轻轻拍打着他那悬在半空的双腿。江水。他的前途。“现在这可是真的呀，我就要自杀啦。”突然，他*决定*不付诸实行。他决定：“这将只是一次考验。”他又重新挺起身子，往前行走，在一个已死亡的星球外壳上悄然而行。下次再说吧。

她在大街上奔跑，又听见两、三下吹哨声，然后万籁俱寂，现在大街也成了监牢：街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千家万户大门紧闭、死气沉沉，所有的护窗板都关上了，战争在别处进行。她一度倚在一处充作界石的喷泉上。她焦虑而失望，但并不知道曾有过何种希望：也许是一些灯光、几家仍在营业的商店、对时事评头论足的人群。但这里什么也没有：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大城市里，灯火照亮着大使馆和宫殿；她却被禁锢在平凡的黑夜中了。“一切总是在别的地方发生，”她跺着双脚喃喃自语。她听见一阵沙沙声：也许有什么人溜到了她身后。她屏住呼吸，谛听良久；但那声音没有再出现。她觉得冷，恐惧令她喉管发紧：她在考虑。是否回家去更好些。但是她却不能回去，她的房间令她厌恶。在这儿，她至少是在大家共有的天空下行走。她通过天空，

仍在与巴黎、柏林相通。她听见身后有一阵长长的利爪搔地声，这一回她却有勇气转过身去。那不过是一只猫：她看见它的瞳仁闪光，它正自右向左穿过车行道。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她重新奔跑起来，转入梯也尔街停下脚步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飞机!”它们发出嗡嗡的低沉音，大约离此还很遥远。她又凝神仔细一听：并不是来自空中。倒好像是……“可不是吗?”她有点败兴地想：“是有人在打鼾哩!”这是公证人莱斯卡，她看出了头顶上的招牌。他敞开窗户，鼾声不止；她不禁失笑了。然后她突然收敛了笑容：“他们都在睡觉。街上只有我一人，四周是已入睡的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到我。”

“在这世界上，他们要么呼呼大睡，要么在办公室里准备他们的战争，没有一个人脑子里装着我的名字。但我这个人存在着，我看见、我感觉、我同希特勒一样存在着啊。”

过了一会儿，她又继续朝前去，终于来到了望台。在拉昂的下方，平原单调寂寞地伸展着。每隔一程路，人家都安置了灯火，但这不足以叫人安心。依维什非常了解它们照亮着一些什么东西：有铁轨、有枕木、有石块、有停在后备车道上的废弃车厢。在这片平原的尽头便是巴黎了。她舒了一口气：“假如巴黎着火了，应当能看见天边冒火光。”风吹得她的长裙在膝盖上啪啪作响，但她却纹丝不动：“巴黎就在那边，依然灯火辉煌，但也许这已是它的最后一夜了。”就在此时此刻，仍有人在圣米迦勒大道上匆匆来去；还有一些人待在圆顶酒家，或许是她的熟人，正在低声议论着什么。“最后一夜啦，而我却在这里，在这漆黑一片之中。等到我有了自由，也就只剩下一片废墟，以及乱石丛中的几顶帐篷了。天哪，我的天哪！你得让我能够最后瞧上它一眼呀。”火车站就在那儿，在她的下方，亦即大阶梯下的那一片火红。夜车的开车时间是三点二十分。“我有一百法郎呢，”

她颇为自得地想，“这手提包里装着一百法郎。”

想到这里，她立刻奔跑着下了斜坡。菲力普跑着往蒙马特尔街的下方走去。丧门星，该死的丧门星！啊，我竟成了丧门星？咳，他们会明白的。他终于跑到一处广场上，而在车行道的另一边，还有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黑洞口，发出一股大白菜和鲜牛肉的气味。他在一处地铁站的栏杆面前停住脚，马路边上丢弃着不少空木条箱；他看见脚下有一些稻草和沾上污泥的生菜叶子。在右侧，一些人影在一家咖啡馆的白色光照中来回走动。依维什走近售票窗口：

“要一张去巴黎的三等车票。”

“往返程？”职员问。

“往程，”她坚决地答道。

菲力普清了清嗓子，绷足力气高呼：

“打倒战争！”

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咖啡馆前面来来去去的人影依旧络绎不绝。他用双手做成喇叭又呼了一声：

“打倒战争！”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如电掣雷鸣。少数几个人影停下脚步，他看见有几名男子朝他走来。他们人数相当多，大多数人戴着鸭舌帽。他们懒洋洋地朝前靠拢，并以关切的神情注视他。

“打倒战争！”他向他们高呼。

他们距他已是咫尺之近。他们当中有两个女人，和一个外表英俊、皮肤深褐的小伙子。菲力普善意地瞧瞧他，接着目不转睛地大喊：

“打倒达拉第！打倒张伯伦！和平万岁！”

此刻他们已将他团团围住，他也觉得自在了，这可是四十八小时以来的头一遭儿。他们一边瞧他，一边皱了皱眉头，却一言

不发。他想向他们解释：大家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但他的叫喊却无法抑制，于是又一声："打倒战争！"这是一曲凯旋之歌。但就在这时，他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虽然他还在叫喊。接着他嘴巴上又挨了一记，末了右眼又被击以猛掌：他跪倒在地上，再也喊不出声来。一个女人挺身站到他跟前。他只见到她的两腿和平跟皮鞋，她连声骂道：

"混账！混账！他还是个孩子，不许碰他！"

马蒂厄听到一个尖利的声音在喊："混账！混账！他还是个孩子，不许碰他！"有人正在十几名戴鸭舌帽的汉子中间挣扎。那是一名小个子女人。她的两臂高高举向空中，她的全部头发都披散到脸上。一名褐皮肤、耳朵下方有伤痕的小伙子使劲摇晃她。她连珠炮似地叫嚷：

"他说得对呀，你们个个都是懦夫。你们应当去协和广场，参加反战游行！可你们更愿意在这里揍一个小孩，这不如游行危险嘛！"

一个胖胖的老鸨站在马蒂厄跟前，两眼放光地瞧着这场面，此刻插话道：

"剥光她的衣服！"

马蒂厄厌烦地躲闪开去：像这样的事件，大概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战争前夕，也就是动武的前夕：这属于花絮，与他实在不相干。蓦然间，他却拿定另一种主意：这与他相关！他一扬臂肘就推开了鸨母，闯进人群，将手搁在那褐小子肩上：

"警察局的。"他喝道，"出了什么事？"

那褐小子一脸狐疑地瞧瞧他。

"是那倒在地上的小鬼闹事。他喊了：'打倒战争！'"

"你揍了他吗？"马蒂厄语气严厉地问，"你就不能去叫一名警察么？"

“没有警察可叫。报告警官先生，”鸨母又插话了。

“你这浪荡女人，”马蒂厄又喝道，“等我问到你，你再开口。”

那褐小子颇为沮丧，一边舐着擦破点儿皮的手指一边说：

“又没有伤着他，不过是给了他一记耳光。留下点儿标记嘛。”

“谁打耳光来着？”马蒂厄问。

那脸上有伤痕的瞧瞧自己的两手，叹了口气，说：

“是我。”

其他人当即倒退一步。马蒂厄向他们转过身子：

“你们同意出庭作证吗？”

他们不声不响地更往后退了些。那鸨母已不知去向。

“快走开，”马蒂厄命令他们，“否则我就记下各位的大名了。你呀，你得留下。”

“怎么回事，”那人回答，“都到这时候啦，法国人教训一个挑衅的德国佬，倒反而要蹲大牢？”

“这你别管。跟我去面谈。”

看热闹的人早已散开。还有两、三人在咖啡馆门槛上呆呆望着。马蒂厄欠身探看那孩子：他们把他收拾得可不轻。他嘴角直流血，左眼睁不开了。他正用右眼盯住马蒂厄。

“我喊了口号，”他自豪地说。

“你干得最好的事，还不是这个，”马蒂厄道，“你能站起来吗？”

孩子艰难地立起身来。他掉到了生菜当中，屁股上有一片生菜叶子，几根沾上泥污的稻草挂在上衣上。那小个子女人用手背给他掸了掸身上。

“您认识他吗？”马蒂厄问她。

她踌躇了一会儿：

“不……认识。”

孩子噗哧笑了。

“她当然认识我。她是皮多的女秘书伊蕾娜。”

伊蕾娜面带忧愁地瞧着马蒂厄。

“您为这点事儿就要关他的禁闭吗？”

“我会为难哩。”

脸上有伤疤的汉子扯了扯马蒂厄的袖口：他并无得意之色。

“警察先生，我挣钱糊口。得干活儿。我要是随您上警察局，夜市的生意就完啦。”

“拿出你的证件来！”

那家伙拿出一本“南森护照”①。他的名字叫卡纳罗。

马蒂厄笑出了声，说道：

“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嘿，你还真热爱法国，碰上第一个攻击法国的，你就给予重创！”

“这是我的第二祖国嘛，”那家伙庄重地宣告。

“你要参军喽。我想？”

他不作答。马蒂厄把他的姓名、地址记在小本子上。

“给我滚蛋，”他喝令，“你等着传讯吧。其他人过来！”

于是三人一起走进蒙马特尔街，向前迈进了几步。孩子的两腿还趔趔趄趄的，马蒂厄便用手扶他。伊蕾娜问：

“请问：您准备放了他吗？”

马蒂厄没答话：他们离开莱市场还不太远。他们又一道走了一段路。等走到一盏路灯下，伊蕾娜站在马蒂厄面前，恨恨地瞧

---

① “南森护照”，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具有难民身分者所持的护照，可通行各国。

着他，骂道：

“卑鄙的警棍子！”

马蒂厄哈哈大笑了：她的发髻本已散开，头发披了一脸；她透过挡住两眼的发绺在睨视他。

“我根本不是警察！”他说。

“别开玩笑！”

她摇晃着脑袋，好把发绺甩开。后来，她只好怒气冲冲一把抓住它们，甩向后脑勺。于是她的面容展现了，两眼大而无光。她的相貌是很俊俏的。对方才的话，她似乎并不太吃惊。

“您若不是警察，那可把他们蒙苦啦！”她评头品足地说。

马蒂厄没有回答。这件事已引不起他的兴致。他忽然想到蒙托格伊街上去散散步。

“这样吧，”他说，“我把二位送上出租车。”

在马路当中正停着两三辆出租车。马蒂厄挨近其中一辆，一只手拉着那孩子，让他跟着走。伊蕾娜随他而来。她用右手捂住头发，避免散落。

“上车吧！”

她露出一丝愧色。

“我应当告诉您：我丢了钱包。”

马蒂厄将孩子推入出租车：他用一只手扶着孩子肩部，另一只手拉开车门。

“请在我上衣口袋里找一找，”他吩咐。“右边那口袋。”

伊蕾娜很快将手从衣袋中抽回。

“我找到了一百法郎外加几个苏。”

“拿着那一百法郎。”

他又轻轻推了一把，那孩子便一屁股坐在车座上了。伊蕾娜随后也上了车。

"您家住哪里?"她问。

"我已没有住所啦,"马蒂厄回话道。"再见吧。"

"哎!"伊蕾娜惊叹。

不过他已经转过身子:他一定要再看看蒙托格伊街,而且要立刻去看。他步行约一分钟,接着一辆出租车沿人行道停下,正好在他站立的地方。

车门打开,一个女人伸出头来。原来仍是伊蕾娜。

"上车吧,快点,"她对他说。

马蒂厄上了出租车。

"您就坐在加座上吧。"

他坐下了。

"出什么事啦?"

"是小家伙昏了头。他说要去自首。他老是摆弄车门,想跳车。我力气不够,拉不住他。"

那孩子挤在座位的一角,膝头高过了自己的脑袋。

"他有殉难癖,自己折磨自己,"伊蕾娜解释。

"他多大年龄?"

"不知道。十八、九岁吧。"

马蒂厄打量了一下那孩子又长又细的两条腿:他大约跟他最年长的学生年岁差不多。

"假如他自己想进监狱,您可没有权利拦着他,"马蒂厄说。

"您呀,您真怪,"伊蕾娜恼火地说,"您不知道他会冒什么风险。"

"他跟什么人打架了吗?"

"没有的事。"

"那他干了什么?"

"那就说来话长了,"她不悦地应答。他注意到:她已重新挽

好发髻，让它在头顶高高耸起。这使她看上去又滑稽又固执。尽管她的嘴巴很秀气，却也带着厌倦的表情。

"不管怎样，这是他自己的事，"马蒂厄道，"他是自由的。"

"自由！我已对您说过，他脑子早糊涂啦！"

一听见"自由"二字，孩子便睁开那还顶用的一只眼，叽哩咕噜说了点儿马蒂厄听不明白的话，然后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扑向出租车门把，想将门打开。就在此时，一辆汽车从出租车旁擦过。马蒂厄用手掌按住孩子胸部，将他推回坐垫上。

"假如我想自首，"他转过身来对伊蕾娜说，"我不希望有人阻拦我。"

"打倒战争！"孩子又叫道。

"对，对，你说得有理！"马蒂厄边说边将他继续按捺在座位上，然后转过头对伊蕾娜说：

"我相信，他的确昏头啦。"

司机打开玻璃窗。

"开车吗？"

"蒙苏里公园大路十五号。"伊蕾娜颇为得意地说。

孩子紧攥着马蒂厄的手，等出租车一启动，他倒打定主意要安分守己了。他们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出租车在马蒂厄不知道的黑暗街道上飞驰。伊蕾娜的容貌不时从黑暗处露一露，然后又立刻回到了暗处。

"您是布列塔尼人么？"马蒂厄问。

"我吗？我生在梅斯。您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您梳这种发髻。"

"很难看，是吗？是一位女友教我这么梳的。"

她沉默片刻，又问：

"您怎么会没有住址呢？"

“我正在搬家。”

“对啦，对啦……您也被动员了，是吗?”

“当然。跟大家一样。”

“能去打仗您觉得高兴吗?”

“说不上来：我还没打过仗呢。”

“我呀，我可是反战的，”伊蕾娜说。

“这我看得出。”

她关切地朝他欠了欠身子。

“请问：您是不是家里死了什么人?”

“没有呀，”马蒂厄回答，“我像是倒了这种霉的吗?”

“您显得古怪，”她又道，“留心，留心呀!”

那孩子将手伸出去，狡黠地想打开车门。

“你给我老实点儿行不行?”马蒂厄用力将他推回角落里。

“真缠人!”他对伊蕾娜说。

“他是一位将军的孩子。”

“哦!那么，他大概不会以此为荣吧?”

出租车停下了。伊蕾娜首先下车，然后就得叫那孩子下去。他使劲抓住扶把，还用两脚乱踢。伊蕾娜噗哧笑道：

“真讨厌!现在他又不肯下车了!”

后来，马蒂厄只好将他拦腰一抱，再把他放在人行道上。

“嗨唷!”

“请稍等一会儿，”伊蕾娜说，“钥匙在我的手提包里，我得从窗子爬进去。”

她走近一座小屋，只有二层楼。屋子有一扇窗户半开半关。马蒂厄用一只手抓住孩子。另一只手在衣袋里乱摸，掏出了车钱给司机。

“您全留着吧。”

“这小兄弟怎么啦?”司机觉得纳罕，不禁发问。

“他挨揍啦!”马蒂厄说。

出租车开动了。在马蒂厄身后，门开了，伊蕾娜出现在一块长方形的光亮之中。

“请进!”她招呼道。

马蒂厄推着孩子进去了。孩子一声也不吭。伊蕾娜在他进门后关上屋门。

“往左边走，”她叮嘱，“电灯开关在右首。”

马蒂厄摸到开关，陡然灯火通明了。他看见一间布满灰尘的房屋。一张折叠式铁床，一只装水的罐子，以及梳妆台上放置的一只脸盆。一辆卸了轮子的自行车，用绳子绑在天花板上。

“这是您的卧室?”

“不是的，”伊蕾娜道，“是客房。”

他打量着她，不禁好笑：

“瞧您的袜子!”

原来袜子上满是发白的尘土，膝头也被扯破了。

“那是爬窗子擦破的，”她满不在乎地解释。

那孩子站立在房间中央。他摇摇晃晃，很令人担忧，并且全凭他那一只眼睛观看一切。马蒂厄指着他问伊蕾娜：

“怎么安排他啊?”

“给他脱了鞋，让他躺下：我来给他洗脸。”

那孩子毫无抵抗地任人摆布，他似乎已精疲力竭。伊蕾娜手持脸盆和药棉朝他走来。

“喏，喏，”她念念有词，“得啦，菲力普，要听话啊。”

她朝他弯下身子，然后笨拙地在他的眉毛上抹了抹药棉。孩子低声抱怨起来。

“这就对啦，”她像母亲般抚慰他，“刺得有些痛，但很有

好处。”

她将脸盆放回梳妆台。马蒂厄站起身来，道：

“好了，我得走啦。”

“不行，”她大声说。接着又压低嗓子解释：

“假如他又想跑，我可没有力气留住他呀。”

“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通夜照料他吧？”

“您这人说话太不客气啦！”她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过一会儿，又以比较缓和的口气说：“至少等他睡着了吧。这用不了多久的。”

那孩子在床上翻来覆去，口中说些含糊不清的话。

“他到什么地方瞎混，弄成这副模样儿？”伊蕾娜问。

她有点儿矮胖，皮肤也缺点光泽，但很细嫩，有些汗津津的，看上去不太干净。你似乎觉得她刚刚起床。但她的容貌却称得上姣好：嘴巴特别细巧，嘴角有些疲惫，眼睛很大，耳朵娇小且有血色。

“好啦，他睡啦！”马蒂厄道。

“您以为是这样？”

正在此时，他俩都为之一惊：那孩子竟坐起来，大声吆喝：

“佛洛西，还我裤子！”

“见鬼！”马蒂厄骂开了。

伊蕾娜笑了：

“您就在这儿待到天亮吧。”

但这是深睡之前的一点儿梦话：菲力普随即向后倒下，嘟囔了几分钟，接着便打起鼾来。

“请过来，”伊蕾娜小声招呼。

他跟着她走进一间饰有玫瑰色提花糊墙纸的大房间。她在墙上挂了一把吉他和一把夏威夷四弦琴。

“这是我的卧室。我把房门半开着，可以听见小家伙的动静。”

马蒂厄只见一张没有铺叠、带着帐顶的大床，和一只软坐墩。一张亨利二世式的桌子上放着一些唱片和一架唱机。一张摇椅上胡乱地扔着几双旧袜子、一条女人的裤衩，和套装数件。伊蕾娜的两眼紧跟他的视线：

“我是从跳蚤市场买的家具。”

“不坏呀，”马蒂厄说，“一点也不差哩。”

“请坐呀。”

“坐在哪里?”

“稍等一会儿。”

软坐墩上放着一只瓶里装着的小船。她将这摆设取下，放在地面上，然后她又将放在摇椅上的衣物挪到坐墩上。

“好啦。我呢，我坐到床上去。”

马蒂厄坐上摇椅，开始摇晃起来。

“我上一次坐摇椅是在尼姆，在亚雷纳旅馆的大厅里。那年我十五岁。”

伊蕾娜没搭话。马蒂厄回想起那间阴暗的大厅，大厅的玻璃门上闪耀着灿烂的阳光：这段回忆至今仍是他自己的。还有别的一些私生活的模模糊糊的往事回忆，也以此为中心而依稀可辨：“我还没有忘却自己的童年。”壮年、成熟的年华已失落殆尽；但童年时代依然那么温暖：他还从来没有这样贴近自己的童年。他忆起了那躺在阿尔卡雄沙丘上的小男孩：那孩子坚持要争自由：面对这固执的顽童，马蒂厄已不再觉得羞愧。他站起身来。

“您这就走啦?”伊蕾娜问。

“我出去散散步，”他答道。

“您不愿多呆一会儿?”

他踌躇了：

“恕我直言，我宁可一人独处呢。”

她将手放在他的胳臂上：

“您会发现，跟我相处，就如同您一人独处一样。”

他打量着她：她说话的方式挺古怪，语气无力，但又严肃得有些呆板。说话时她的嘴不大张开，稍稍摇着脑袋，似乎为了便于吐出词句。

“那我留下吧，”他回应道。

她并无任何满意的表示。何况她的面容本身就缺乏喜怒哀乐的表情。马蒂厄在屋内踱了几步，挨近桌子，取了几张唱片。那全是旧唱片，还有少数几张有裂缝。大多数的外包装已不知去向。其中有几支爵士乐曲，有流行歌星莫里斯·谢瓦利埃的选段，有《左手钢琴协奏曲》，有德彪西的四重奏，托赛利的《小夜曲》，以及一支俄国合唱队唱的《国际歌》。

“您是共产党人么?”他问道。

“不是，”她回答，“我没有政治见解。但假如男人不是一群废物，我倒也许成了共产党人。”她略加思索，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和平主义者。”

“您真有意思，”马蒂厄说，“假如男人都是废物，那么他们死于战争或其他方式，对您不就无所谓了么?”

她固执而严峻地摇了摇头：

“正好相反，”她道，“既然他们是废物，靠他们打仗就格外可恶啦。”

沉默了片刻。马蒂厄凝视天花板上的一片蜘蛛网，轻轻吹起口哨。

“我没有什么饮料给您喝，”她说，“除非您喜欢喝巴旦杏仁糖浆，瓶底里还有一点儿残余。”

"不敢领教!"马蒂厄应道。

"是呀，我猜也是。哦！壁炉上还有一支雪茄烟，假如您想抽，不妨取了来。"

"那就叨光啦，"马蒂厄说。

他起身取了雪茄，谁知烟叶又干又碎。

"我可以放在烟斗里抽么?"

"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重新坐下，一边用手指将那支雪茄捻碎。他感觉得到，伊蕾娜两眼盯着他。

"请随意，"她说，"假如您不想开口说话，就别开口。"

"那很好，"马蒂厄说。

不一会儿，她问：

"您不想小睡片刻么?"

"哦，不想。"

他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不会有睡意了。

"假如您不是遇见了我，此时此刻会在哪里呢?"

"在蒙托格伊街。"

"您会在那儿干什么呢?"

"在那儿散散步。"

"跑到了这里，您觉得是奇事吧?"

"不见得。"

"应该说是的，您是稀客呀，"她带几分责怪的口气说。

他没有再答理。他想她可能说得对。这四堵墙与这坐在床边的女人，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巧合，是夜间出现的杂乱现象之一。马蒂厄在黑夜蔓延之地是无处不在啊，从北方的边界直至南方的蓝色海岸。他自身同黑夜已融为一体，他用黑夜里的目光瞧着伊蕾娜：在一团漆黑中，她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火光。一声尖利的叫

喊令她一惊。

“真煞风景！我去看看出什么事了。”

她踮着足尖走了出去，于是马蒂厄点着烟斗。他现在不想去蒙托格伊街了：蒙托格伊街就在这屋里，从当间穿越；法国的条条公路都从这里经过。各类小草都在这里生长。人家随便在什么地方放了四堵墙壁。马蒂厄正呆在随便什么地方。伊蕾娜回来重新就坐：她是随便一位什么人。她并不像布列塔尼女人。更像那圆顶酒家的小小安南女子。同她一样，她的皮肤发黄，面部很少喜怒哀乐，举止优美无力。

“没事儿，”她道，“他在做噩梦。”

马蒂厄平静地抽着烟斗。

“他大概很吃了些苦头呢，这孩子。”

伊蕾娜耸耸肩，突然脸色一变：

“得啦！”她道。

“您突然变得冷酷啦！”马蒂厄说。

“哦，怜惜像他这样的小少爷，这使我很恼火。这一切毕竟是富家子弟的事啊！”

“但他毕竟倒了霉啊。”

“您这话叫我觉得好笑。拿我来说吧，我老爹在我满十七岁时将我踢出家门：这就是说我同他合不来。但我也不能说我很倒霉呀。”

一瞬间，马蒂厄发现她高贵的容貌下面，还隐藏着一个历尽艰辛的女人饱经沧桑的冷酷表情。她的声音不急不忙而颇为洪亮地流溢出来，单调之中自有一种愤慨。

“倒霉或不幸，”她道，“应当是指贫病交加或饥寒交迫。其他都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忍俊不禁了：她郑重其事地皱着鼻头，把她那张小嘴使劲

张开，好吐出字眼儿来。他几乎没听见她的声音：他只是看见她。一种目光。宽阔无边的目光，空空荡荡的天空：她在这目光逼视下挣扎，犹如小小飞虫在路灯光柱中翻飞。

“不过，”她又道，“我倒愿意收容他，照料他，不让他去做蠢事。但我不希望人们怜悯他。因为我是懂得什么叫艰辛的！当资产阶级自称不幸时……”

她全神贯注地凝视他，然后舒了口气又道：

“不错，您也是个资产阶级呢，您呀。”

“对啦，”马蒂厄又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

她看见啦。她觉得他以极快的速度变得冷酷渺小。在这双眼睛后面，有一片不存在星辰的净空，也有一种目光。她看见我，如同看见桌子和夏威夷四弦琴。而对她来说，我只是在一种目光中悬浮的微粒，一个资产阶级而已。我确实是一个资产者。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她始终在端详他。

“您以什么谋生呢？别忙，让我猜一猜。当医生吗？”

“不对。”

“律师？”

“也不对。”

“嘻！”她喊道，“也许您压根儿就是个骗子！”

“我是教授，”马蒂厄说。

“这倒奇怪，”她有些失望地说。但她匆匆补充道：“但这无关紧要。”

她端详着我。他站起身来，从臂肘略为偏下方抓住她的胳膊。在他的手指按捺下，那柔软温热的皮肉有些下陷。

“您怎么啦？”她问道。

“我就是想摸摸您。礼尚往来么：因为您盯着我瞧呀。”

她就势依偎着他，目光也模糊起来。

“您讨我喜欢，”她说。

“您也讨我喜欢。”

“您有妻子吗？”

“无妻无伴。”

他坐到床边，紧紧挨着她：

“您呢？您生活中有男人吗？”

“有……好几个男人呢，”她做了个表示伤心的小手势。

“我比较轻佻，”她说。

那目光消失了。剩下的是一个中国小玩偶，还有点儿红木的气息。

“轻佻？那又怎样？”马蒂厄说。

她没有回答。她用双手捧着脑袋，非常严肃地看着空白的地方。“这是个喜欢思考的女人，”马蒂厄心想。

“当一个女人穿着平庸的时候，就得轻佻点儿，”她过了一会儿又说。

她焦虑地转向马蒂厄。

“我不让人感到可怕吧，嗯？”

“没有，”马蒂厄不无遗憾地说，“还不至于。”

但她显得那么伤心，以致他立刻将她搂在怀里。

咖啡馆里已是空空荡荡。

“现在是凌晨两点了吧？”依维什问服务员。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又看一看挂钟。钟面上指着八点半。

“也许吧，”他嘟囔着回答。

依维什乖乖地蜷缩在角落里，将短裙拉过来遮住膝盖。我就像一个孤儿，要到巴黎郊区去找姑妈似的。她觉得自己的两眼也许过于闪闪发光，便让头发披下来遮住脸部。但她的心却十分激动，几乎是一种乐滋滋的感觉。等待一个小时，穿过一条街道，

她就能跳上一列火车啦。大约六点钟时，我可以到达北方火车站；我先到圆顶酒家，吃两个柑桔，然后从那里到雷纳塔家里，向她借五百法郎。她本想要一杯上等威士忌，但孤儿是没资格饮酒的。

“能不能给我一杯菩提叶茶?”她细声细气地问。

服务员转身走了，他很可恶，但必须讨好他。当他端上菩提叶茶之后，她用温柔而带有怨气的目光瞧瞧他。

“谢谢!”她叹息道。

他站立在她面前，不知所措地吸了口气。

“您这是上哪儿去?”

“上巴黎，”她回答，“找我的姑妈去。”

“您不是那位楼上锯木厂厂主塞尔金先生的女儿吧?”

白痴!

“哦！不是，”她回答，“我父亲是一九一八年阵亡的。我是民族中学的女生。”

他连连点头，随即走开：这是个大老粗，一个乡巴佬。在巴黎，服务员们的目光像丝绒那么柔和，他们相信人家告诉他们的事情。我将重新见到巴黎，一到北方火车站，人家就会认出她来：有人会来接她的。街道在等候她，商店的橱窗、蒙巴那斯公墓的树木，以及……家人都在等候她。包括还没有走（如雷纳塔）以及走了又返回的那些人。我会熟悉一切的。她只有到了那儿，到了曼恩大道与滨河大堤之间，才又重新成为依维什。人家会在一张地图上指给我看，哪儿是捷克斯洛伐克。“啊!”她情绪激动地想，“他们要轰炸就让他们轰炸吧！我们死在一块儿，只剩下鲍里斯来怀念我们。”

“关灯吧。”

他照办了，房间立刻浸沉在战时的漆黑夜色中。两人的目光

在黑夜中融成一片。只剩下一线光亮，透过门框与打开的那扇门之间的缝隙。仿佛是一只竖立的眼在监视他俩。马蒂厄挺不自在地朝那门走去。

“不必啦，”背后的声音说，“让门开着：因为那小家伙，我要听他的动静。”

他悄悄走了回来，脱掉鞋子和长裤。右脚的鞋子落在地板上时出了响声。

“将您的衣服放在摇椅上。”

他将长裤、上衣、衬衫都放在摇椅上，椅子一摇就发出格吱声。现在他全身赤条条，两臂晃动、足趾抽搐，站在屋子中央。他不禁想笑。

“来吧！”

他在床上躺下，紧靠着一具热乎乎、赤条条的身躯。她仰卧着，不做任何动作，两臂紧贴着肋部。然而当他亲吻她颈脖稍往下的酥胸时，他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像是重重的锤击，使她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他久久一动不动地呆着，深深被这静卧中的搏击所打动：他忘记了伊蕾娜的长相。他伸出手，用手指轻轻抚摸那失去理智的肉体。随便是什么人。一些人从离他俩不远处走过，马蒂厄听见他们皮鞋咯噔咯噔响：他们相互大叫大嚷，并且哈哈大笑。

“玛赛儿，你说呀，”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若是希特勒，今夜你能睡着觉吗？”

他们笑声不绝，脚步和哈哈声渐行渐远，马蒂厄又变成孤身独处。

“假如我要采取谨慎措施，”一个半睡半醒的声音说，“最好立即告诉我。”

“无须谨慎，”马蒂厄答道，“我不是那种混账东西。”

她不吭气了。他听见她那强劲匀称的呼吸。一片草原，黑夜里的一片草原；她如同小草、如同树木一样在呼吸；他在琢磨她是否已经入睡。但这时一只笨拙的手，没有完全伸开，匆匆触了触他的臀部和大腿：这也勉强可以算是抚爱了。他轻轻欠起身子，悄悄压在她的躯体之上。

鲍里斯突然抽出身子，将被褥放平，自己转身侧卧着。洛拉没有动弹；她依然平躺着，双目紧闭。鲍里斯蜷曲着身子，尽可能避免让被褥碰到自己汗涔涔的躯体。洛拉没睁开眼睛就嘀咕起来：

“我有点儿相信你爱我啦。”

他并不搭腔。这一夜，他通过她，爱上了所有女人，包括公爵夫人以及其他女人。他的双手迄今出于无法克服的羞臊，一直仅限于触摸洛拉的两肩和乳峰；现在却浑身上下摸了个一处不漏。他的嘴唇也到处巡礼一番。通常在欢乐当中的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令他油生几分厌恶，现在他却疯狂地刻意追求：有些念头是他想避开的，此刻他觉得粘糊糊的，似乎被玷污了。他的心怦怦跳，快要跳出胸膛；这倒没有什么令他不快之处：只是此刻应当尽可能少思索。依维什总是告诫他：“你想得太多啦。”而她是说对了的。他突然发现，在洛拉紧闭的眼角，涌出了一点泪水，慢慢变成一小汪水，在鼻翅旁积累起来。“又出什么事啦?”他暗自思量。二十四小时以来，他的胸臆只有无泪的焦虑，他可没有心情去伤感。

“请把我的手帕递给我，”洛拉道，“在长枕下面。”

她拭了拭眼睛，然后睁开眼。她以不信任和无情的目光端详着他。“我又做错了什么事?”然而不是他所猜想的那样；她有气无力地说：

“你就要走啦。”

“上哪儿去？哦，是说这个呀……是的，但不是马上走：还有一整年呢。”

“一年算什么？”

她一个劲儿地盯着他。他从被褥里伸出一只手来，理平了搭在她眼睛上的发绺。

“再过一年，战争也许就宣告结束了呢，”她小心谨慎地说。

“结束？啊！我倒很听得进这话。但人们知道一场战争始自何时，却永远无法知道它终于何日。”

她那白皙的臂膊从被褥里伸出；她开始触摸鲍里斯的面孔，像个盲人似的。她拂过鬓角和腮帮，顺着两耳耳轮摸了一圈，又用指尖抚摸他的鼻头：他觉得自己变得颇为可笑。

“一年的时间长着呢，”他苦涩地说，“有的是时间可以琢磨它。”

“看得出你还是个孩子。要知道。到我这个年纪，一年的光阴过去得有多快！”

“我觉得一年是很长的，”鲍里斯固执地说。

“那么你很愿意去打仗喽？”

“那倒不是。”

现在他不觉得很热了。他转身平卧，将两腿伸直，碰到床脚的什么布料：那是他的睡裤。他眼盯着天花板说：

“不管怎样，既然我必须参加打这一仗，还不如马上就打，好不要再提到它。”

“嘿！还有我呐？”洛拉叫喊起来。她又以气喘不已的声音问：“小蛮子，丢下我你就一点儿也不心疼？”

“不过我反正得丢下你呢。”

“哦！越迟越好呀，”她热烈地说，“我会送命的呢。特别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因为懒，可能一连三天不给我写一封信，

我会以为你已经完蛋了哩。你可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

"你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鲍里斯说，"等经历过了之后再去伤这个脑筋吧。"

一阵静默。然后她用他谙熟的沙哑和怨愤的声音说：

"不管怎样，甩掉个把男人该不怎么难的。老娘见识的男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呢。"

他气冲冲地歪过身子，怒不可遏地看着她：

"洛拉，你要是胆敢……"

"那又怎样?"

"我就一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

她平静下来，脸上挂着奇特的笑容对他说：

"我还以为你厌恶战争呢？你一个劲儿对我吹，说你是反军国主义的。"

"我一直是这样。"

"那怎么说?"

"这不是一回事嘛。"

她重新闭上双眼，她现在心如死水，但容颜已今非昔比：嘴角上新近平添了疲惫和失意造成的两道皱纹。鲍里斯勉强解释道：

"我反对军国主义是因为我讨厌军官；"接着又缓和地说，"那些大兵，我倒挺喜欢。"

"可你得当军官，他们会强迫你当的。"

鲍里斯没有回答。这说来就复杂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讨厌当军官的，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既然这是他的战争，而且人家早就规定要他从事一段时间军人职业，他就必须当一当少尉。于是他想："假如我现在能在前线，跟着一队人行进，那就是说按规矩办，我就用不着为这种种事情烦恼啦！"他突

然说：

“我在琢磨，到时候我会不会胆怯？”

“胆怯？”

“这使我很苦恼。”

他估计她是弄不明白的：真不如和马蒂厄，甚至和依维什谈。但既然在这儿的是她……

“报纸上将天天刊载：法国人在铁流火海中前进……或者用诸如此类的说法。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每每要自问：‘我顶得下来吗？’再不然我会问回来休假的人，‘是不是很艰苦？’他们会回答：‘非常艰苦。’我会感到奇怪。那就逗乐啦！”

她哈哈一笑，并且严肃地学着他的腔调：

“等你经历之后，再去伤脑筋吧。而且即使你胆怯也一样，小傻瓜！是壮丽的事业啊。”

他暗想：“用不着跟她费口舌了：她反正是一窍不通。”他打着呵欠问：

“熄灯吗？我可是困了。”

“你要熄就熄吧，”洛拉回答，“吻吻我呀。”

他吻了吻她，并且熄了灯。他有点儿恨她，暗想：“她不是为了我而爱我的，否则她是会明白的。”他们全都一样，都装成闭目塞听的样子：他们把我当成斗鸡场上的公鸡，或者西班牙养牛场里用来斗牛的公牛。现在他们视而不见，我父亲硬要我把文凭拿到手，这个女人则要让我伏击敌人，因为她从前跟一名上校睡过觉。”不一会儿，他感觉到那热乎乎、赤条条的身子依偎着他的脊背。“还有一整年，老是这女人贴着我的身子，这明明是利用我呀，”他想着便自觉冷淡而毫无兴致了。他将身子挪近墙壁。

“你往哪儿挪啊？”洛拉问。“往哪儿挪？你会摔下去的！”

“你搂着我好热！”

她嘟囔着闪开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要掂量自己是不是一名胆小鬼，在这一年当中我将害怕自己胆怯。他听见洛拉均匀的呼吸，她睡熟啦。然后那躯体又压向他的身子。这不是她的过错，而是床垫正中有一块凹陷的地方。但鲍里斯却因忿然和无计可施而颤抖：“她将压着我直到明天清晨。啊！男子汉呀！”他思量着，“同男子汉们朝夕相处，各人将有各人的床铺。”突然，他感到一阵晕眩，他的两眼在黑暗里圆睁，并且向前凝视，一阵冰凉的寒气拂过他那汗涔涔的脊背：他刚刚明白，他已决心明天就入伍作战。

房门敞开，比尔南沙茨太太出现，身着睡衣衬衫，头上裹着一块丝巾。

“古斯塔夫，”她拉开嗓门大喊，好压住收音机的哇哇声，“求求你，上床睡吧！”

“你睡你的觉，”比尔南沙茨先生说，“别管我！”

“可你不上床我就睡不着。”

“咳！”他做了个厌烦的手势说，“你明明看见，我在等消息。”

“什么消息呀？”她驳道，“你干吗要一个劲儿摆弄这该死的收音机啊？邻居们总有一天要抱怨的。你等什么消息啊？”

比尔南沙茨先生转过身来朝着她，用力抓住她的胳膊说：

“我敢打赌说那是吹牛皮。我向你打赌：夜里会发表辟谣声明的。”

“你说什么？”她慌张地问“你说什么来着？”

他向她做手势要她保持安静。一个安详沉着的声音开始播音：

柏林权威方面否认在国外出现的以下传闻，即德国以今日十四时

为最后限期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最后通牒，以及在此限期之后将发布总动员令等等。

“听呀，”比尔南沙茨先生大声说，“听呀！”

据认为：此类消息只能散布惊惶失措情绪，并制造战争心理。

权威方面同样否认戈培尔部长就这同一期限向某一外国报纸发表所谓声明，并指出：戈培尔博士数周以来既未接待、亦未会见任何外国记者。

比尔南沙茨先生还聆听了片刻，但那声音却沉寂下去。于是，他搂着比尔南沙茨太太跳了一圈华尔兹舞，嚷道：

“我早对你说过、早对你说过吧：这是他们在后撤，是凄惨的后撤。咱们不会打仗的，卡特琳娜，不会打仗的。纳粹已经完蛋啦。”

灯亮了。在马蒂厄与黑夜之间突然耸立起四堵墙壁。他撑着双手欠起身子，端详着伊蕾娜安详的面容。这女子赤裸的身子与面部辉映，身子修饰了面容，有如大自然修饰荒弃的花园。马蒂厄再也不能将这容貌同浑圆的双肩，同耸立的小小乳峰区分开来。她是一朵初开的肉体之花，安静而朦胧。

“不太令人讨厌吧？”她问。

“讨厌？”

“有的男人觉得我讨厌，因为我不太主动。有一次，一个汉子跟我觉得厌烦。一清早他就走掉了，并且一去不复返。”

“我没觉得厌烦，”马蒂厄说。

她用轻盈的手指拂过他的颈脖：

“可您要知道：别以为我有什么性冷淡！”

“我明白，”马蒂厄应道，“别多说啦！”

他用双手捧住她的脑袋，欠身瞧着她的一双眼睛。那是两片

冰川般的湖泊啊，透明得不见湖底。她在瞧我。在这目光之后的躯体和容颜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双眼睛的深处便是黑夜了。未经开发的黑夜。她让我进入了这双明眸。我存在于这片黑夜之中；一个赤条条的男子汉。再过几小时我就将要离开她，但我毕竟将永驻于她的肉体之中。在她的肉体中，在这无以名状的黑夜中。他琢磨着："可她却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蓦然间，他非常强烈地依恋起这女人来，以致觉得非向她挑明不可。但她没有开口；那些词句说不出真情。他依恋的是这间房屋，同样依恋这个女人，依恋挂在墙上的吉他，依恋睡在折叠式眠床上的孩子，依恋这千金一刻，依恋这整整一夜。

她冲着他一笑：

"您对我是视而不见呀!"

"我看见了哩。"

她打了个呵欠：

"我想稍稍睡一会儿。"

"睡吧，"马蒂厄回答，"不过将您的闹钟拨到六点钟：我在去火车站之前，还要回家停一停。"

"您今天上午就出发吗?"

"上午八点钟。"

"我能去火车站送您吗?"

"假如您愿意的话。"

"请等一等，"她又道，"我得下床给闹钟重新上发条，还得把灯关掉。不过请别瞧我，我为自己的屁股感到羞愧哩。又大，部位又低!"

他便将头转了过去，只听见她在屋里来回走动。然后她熄了灯。她重新躺下时对他说：

"我睡着后有时会不知不觉地起身，在屋里走动。万一出现

这种情况，您只要打我几记耳光就行啦。”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清晨六时……

她感到挺自豪：她彻夜未曾合眼，却不觉得瞌睡。最多是眼眶里发红发干，左眼有些痒，眼皮不停跳动，还有整个脊背、从腰部到后颈，不时感到阵阵疲乏。她这次旅行所乘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到了令人寒心的程度；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活人，是斯瓦松车站站长，只见他在月台上摇晃着小红旗。其后，便是东站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了。那是其貌不扬的人群，随处可见的是老太婆和大兵。然而她拥有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目光！而且依维什还真喜欢旅途中那不停的小小摇晃，喜欢那借助臂肘、腰部、两肩的推推搡搡，以及前后人头的来回转动。无须独自一人承受战争的重压，这是多么舒心啊！她伫立在作为出站口的一扇大门门口，仔仔细细观察着斯特拉斯堡大道。应当看遍并且牢记那些浓荫匝地的树木，那些窗门紧闭的店铺，那些往返如常的公共汽车，那些有轨电车道，那些店门初开的咖啡馆，以及东方欲晓时分的淡云薄雾。即使他们扔下炸弹的时间是在五分钟后、是在三十秒钟后，他们也不能将这一切从我这儿抢走。她确信没有放过任何东西，连她左侧的“杜波－杜波－杜波奈”开胃酒[①]的大幅广告也收入了眼帘。然后，她心血来潮，忽发奇想：必须赶在他们来之前进城去！她推开两个提着鸟笼的布列塔尼女人，

① 法国著名开胃酒，一八四八年开始生产。

跨过门槛，踏上名副其实的巴黎人行道。她觉得似乎走进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之中，既令人振奋、又阴森可怖。“一切都将燃烧，妇女、孩童、老人，我也将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她毫无惧色：“无论如何，我对于老态龙钟感到厌恶。”但仓促之感令她几乎闭过气去。不能浪费一分钟：有那么多地方要再看一遍，如跳蚤市场、古代墓窟、梅尼蒙唐剧场；还有她未曾去过的那么多景点，如格雷万博物馆。“假如他们留给我一周时间，假如他们在下星期二之前不来，那么我就有充分时间做到这一切了。”她又充满激情地思忖：“啊！还有一周的生命，我要使它比整整一年的时间还要好玩儿，我要死在嬉戏玩乐之中！”她立刻朝一辆出租车走去：

“到于依更斯街十二号。”

“请上车。”

“请您开过这几条街：圣米迦勒大道、奥古斯特－孔特街、瓦文街、德朗布尔街，以及快乐街和曼恩大道。[①]”

“这可绕弯儿啦。”

“没关系。”

她上车，关上车门。她已将拉昂抛在身后，永远永远抛在身后。再也不回去：我们就死在巴黎啦。她又想：“天气多么好！多么好呀！今天下午去玫瑰丛街，还有圣路易岛！”

“快点儿，快点儿！”伊蕾娜喊，“来吧！”

马蒂厄穿着衬衣，正在大镜前面梳头。他将梳子放在桌上，又将上装夹在腋下，走进那间伊蕾娜的客房。

“怎么啦？”

伊蕾娜伤感地指指床：

---

① 以上街道均在巴黎第六、第十四、十五区，在大学区附近。

"他溜走啦!"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马蒂厄嚷道。

他端详了一会儿凌乱的被褥，一边搔搔头皮，随后放声大笑。伊蕾娜惊奇而郑重地望望他，但也忍俊不禁了。

"他耍了咱俩呀!"马蒂厄说。

他套上了上装。伊蕾娜还笑得前仰后合。

"七点钟在圆顶咖啡厅见。"

"七点钟见，"她回答。

他朝她欠下身子，轻轻吻了她一下。

依维什连跑带跳地上了楼梯，上气不接下气地在第四层的楼梯拐弯处停下脚步。门是半开半关的。她有些颤抖起来。"也许这里是看门女人的住处?"她径自走进去：所有的房门都是敞开的，所有的电灯都大放光明。在前厅，她发现了一只大旅行箱："他在这儿呢。"

"马蒂厄!"

没有人回答。厨房里空无一人，但在卧室里，床铺却凌乱不堪。"他准是在这儿过的夜。"于是她走进书房，打开窗户和百叶窗。"这地方不坏呀，"她动情地想，"那是我错怪人家了。"她将住在这里，每周给他写四次，不，五次信！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他会在报上看到"巴黎被轰炸"的消息，于是一封信也收不到啦。她在书房里转了一圈，摸摸各种书籍，还有螃蟹形的镇纸。在一本马蒂诺撰写的有关司汤达的著作旁边，有一根折断的香烟；她将它拾起，同其他纪念品一起放进手提包里。然后她老老实实坐在睡榻上。不一会儿，她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她的心怦怦直跳了。

果然是他。他在前厅稍事耽搁，然后提着旅行箱走进来。依维什张开双臂，她的手提包掉在地板上。

“依维什！”

他并不显得吃惊。他放下旅行箱，拾起那手提包，将它还给了她。

“您在这里很久了么？”

她没有回答；她有些抱怨他，因为她不小心让手提包掉落了。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她对他视而不见。她所见到的，是地毯和他的皮鞋尖。

“我挺走运呐，”他兴高采烈地说，“再晚一个钟头，您就会错过我啦：我现在要坐八点钟去南锡的火车。”

“怎么回事？您马上就出发？”

她不作声了，对自己很不满意，并且讨厌自己的声音。他俩没有多少时间了，她本希望简单些，但却控制不住自己：当她很久未见到他人时，一旦重逢是不可能简单的。她觉得浑身有一股软绵绵的浑噩劲儿，好像是跟别人赌气。她小心地不让他看见自己的面孔，但却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困惑。她意识到这比正面凝视他的眼睛似乎更不知羞耻。他两只手伸向旅行箱，将它打开，从中取出闹钟并且上了发条。马蒂厄站起身，将闹钟放在桌面上，依维什稍稍抬起两眼，因为与光源反向，只看见他那黑糊糊的身影。他走过来重新坐下。他仍然一言不发，但依维什倒恢复了一些勇气。他瞧瞧她，她也明白他正在瞧着自己。三个月以来，还从未有过任何人像他现在这样仔细端详她。她此刻感到自己被珍惜，却又很脆弱：一只小小的、无声的偶像罢了；这很甜蜜、很刺激，也有点儿可悲。突然，她听见闹钟嘀嗒嘀嗒的响声，以为他就要走了。“我不愿意做一个脆弱的偶像。”她作了极大的努力，终于转过身来朝向他。他的目光却并不是她所期待的那种。

“您来啦，依维什。您来啦！”

他似乎没有考虑自己在说些什么。她还是朝着他微微一笑，但她从头到脚都感到冰凉。他并未回报以笑容，而是不急不忙地说：

"是您呀……"

他不胜惊奇地端详她。

"您是怎么来的呀？"他以稍微活跃的口气又道。

"乘火车呗。"

她将手心同手心合在一起紧握着，使指关节发出格格响声。

"我是想问：您的双亲知不知道？"

"不知道。"

"您是逃出来的吗？"

"差不多是。"

"对啦，"他说，"对啦，那就太好啦：您就在这里住下吧。"他又关切地问："您在拉昂遇到麻烦了吗？"

她避而不答：那话音落在她的后颈上，像一把铡刀，冰凉而冷淡。

"可怜的依维什啊！"

她开始一把一把地揪自己的头发。他又问：

"鲍里斯在比亚里茨吗？"

"是的。"

鲍里斯摸索着起了床。他哆嗦着穿上长裤和上衣，朝洛拉看了一眼。洛拉正张着嘴熟睡呢。于是他悄悄打开房门，手提着皮鞋溜进过道。

依维什瞥了一眼那只闹钟，发现时间已是六点二十分。她以凄婉的声音问：

"几点钟啦？"

"六点二十分，"他应道，"请稍候：我将几件东西放进挎包，

这只需一小会儿。然后，我就完全空闲啦。”

他在旅行箱旁跪了下来。她麻木地凝视着他。她感觉不到自己身躯的存在，但闹钟的嘀嘀嗒嗒声却在耳边震响。不一会儿，他重新站立起来：

“全都准备好啦。”

他在她面前仍然站立着。她看到他的长裤，膝头已有些磨损。

“依维什，请仔细听着，”他不急不忙地说，“咱们谈谈正经事：这套房子就归您了。钥匙挂在门口的钉子上，您可以在这儿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关于我的薪金，我已作了安排：我授权雅克代领，他领后按月给您寄来。不时会有一些小账单要付清：比如房租，还有税款（除非军人免缴）；此外，您有时可以给我寄个小包裹来。剩下的钱归您，我想您应付生计是满可以的了。”

她惊惶不已地听着这平静单调的声音，觉得它很像电台播音员在播音。他怎么敢这么令人讨厌呢？她没怎么听懂他说些什么，却能清晰地想象他该是怎样一副表情：略带几分笑意，眼皮沉甸甸地耷拉着，一脸做作出来的大吉大利的神气。于是她盯了他一眼，为了更加厌恨他——可是这恨意却冰消瓦解了：他的表情同他的语调全然不同。他感到难过吗？一点也不，他不像受苦受难的样子。他那副面孔，是她未曾见识过的，如此而已。

“您在不在听我说话，依维什？”他笑盈盈地问。

“当然在听，”她回答。她站起来说：“马蒂厄，我希望您把捷克斯洛伐克在地图上的位置指给我看。”

“不过我手头没有地图，”他说，“哦，未必，我也许有一本老式地图集。”

他到他的书架上去找来一本精装的画册，将它放在桌上，翻动几页后将它打开。“中欧地区。”地图的颜色沉闷之极：仅有深

黄和浅紫。没有蓝色。无海无洋。依维什细细看了一通，她仍然没有发现捷克斯洛伐克。

“这本地图是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啦，”马蒂厄说。

“那么，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并没有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喽?”

“没有。”

他拿起钢笔，在地图中央画了一条不规则的、封闭性的弧线，说：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依维什瞧着这与水不沾边的一大片土地，色彩很愁惨，还有那与印刷体字母相比是那么难看、那么不得当的墨水线条……。在弧线圈内，她读到“波希米亚”的字样，说：

“哦，就是这个。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呀!”

在她看来，一切都是徒然的了，她竟放声大哭起来。

“依维什!”马蒂厄唤道。

她突然半躺在那张睡榻上。马蒂厄用两臂抱着她。开头她使劲挺了挺身子：“我不要他施舍怜悯，我显得真可笑。”但不一会儿，她就听之任之了。不再有什么战争呀、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呀、什么马蒂厄了。剩下的仅仅是这围绕着她双肩的温柔而热烈的轻压。他问：

“您昨夜睡了一会儿没有?”

“没有，”她在两次抽噎之间说。

“我可怜的小依维什呀！您等一会儿。”

他站起来走出房间，只听见他在隔壁屋里不停地走动。到他回来时，他恢复了些许那种她所喜爱的神情：天真而开朗；他坐在她身边说：

“我铺上了干净被褥。床也弄整齐了，我一走您就可以躺下啦!”

她瞧了他一眼：

“我……我不到车站去送您啦?”

“我还以为您讨厌在月台上送别呢!”

“啊!”她以好商量的态度说，“这次是特别重要啊……”

但他仍然摇了摇头：

“我更愿意独自一人走。而且您是必须睡一睡的。”

“嗯，”她问答，“嗯，那好吧!”

她想：“我多傻啊!”她突然感到身上很凉、很憋气。她用力摇摇头，擦了擦眼睛，微微一笑。

“您说对啦，我太神经质了。是因为疲劳：我要休息一下。”

他牵着她的手，让她站起身来：

“我应当带您转一圈，才算当上了屋主。”

在他的卧室里，他在一只大柜前停下来：

“这里面装着六对床单、一些枕套和被褥。什么地方还有一床鸭绒被，但我不记得放在哪里了。看门女人会告诉您的。”

他打开大柜子，瞧着一堆堆洁白的内衣。他不禁发笑了。他显得不很痛快。

“怎么回事呀?”依维什礼貌地问。

“所有这些，原先都是我的。真好笑呢。”

他转身朝着她。

“我也要让您看一看食橱。过来吧。”

他俩走进厨房，他指给她看一处食柜。

“在这儿。还剩有植物油、食盐、胡椒，这里还有一些罐头。”他将这些圆罐儿先后举到齐眉高，然后在灯光下转动着：“这是鲑鱼，这是扁豆肉，这是三罐腌菜肉，只要蒸一蒸……”他停下来，又不很友善地笑了笑。但他没再说什么，只是瞧了瞧一罐小青豆，眼神已是有气无力，便顺手放回了食柜。

“小心煤气，依维什。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关上总阀门。”

他们回到书房。

“对啦，”他又道，“我下去时会通知看门女人一声：我将套房交给您用了。明天她会为您把那位巴莱纳太太请来。她是我的管家婆，人不坏。”

“巴莱纳，”依维什道，“多古怪的姓！”

她忍不住笑了，马蒂厄也很开心。

“十月初之前雅克不会回来，”他又道，“我得给您一些钱，好等到他来。”

他的钱包里有一千法郎和两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他取出一千法郎给了她。

“非常感谢，”依维什说。

她接过来，紧紧攥在手里。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找雅克。我会写信给他，说我把您托付给他。”

“谢谢，”依维什又说一遍，“真要谢谢您！”

“您知道他的地址么？”

“知道，知道。多谢啦！”

“再见，”他挨近她说，“再见啦，亲爱的依维什。我一有那边的地址，就会给您写信的。”

他搂着她的肩膀，把她拉向自己：

“我亲爱的小依维什！”

她顺从地将额头向他这边伸去，并同他拥抱。然后他同她握握手，走了出去。她听见他砰然关上前厅的大门。然后她展开了那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看了看上面的图案，便将它撕成八块，扔在地毯上。

一个蓄着浅褐色胡子的老殖民者，一只手按着一名新兵的肩

膀，另一只手指着非洲海岸。“参加殖民军，重新参加殖民军！”那新兵一脸傻相。当然，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在整整六个月当中，鲍里斯会显得蠢笨如牛。就算是三个月吧：在战争年代，一天等于两天。“他们会剪掉我的发绺的，这帮笨蛋！”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反对军国主义。他经过一名哨兵跟前，那兵站在岗哨里一动也不动。鲍里斯向他投以狡黠的目光，但他突然缺乏勇气了。“他妈的！”他悄悄骂道。但他决心已定。他感到自己已从头到脚都充满不友善的情绪：他走进兵营，两腿有气无力。天空里映着一片红光，轻盈的风将海的咸涩味一直吹到这类遥远的郊区。“多可惜呀，”鲍里斯想，“天气这么好，实在是可惜呀。”一名警察正在警察局门口来回踱方步。菲力普将他端详了一番。他觉得自己已完全被人遗弃，感到浑身冰凉。他的腮帮和上唇非常疼痛。这将是一次毫无光彩的殉难。毫无光彩，并且毫无乐趣：先是坐监牢，然后在某个清晨，在万森古堡的大坑前上绞刑架。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他们全部抛弃了他。

“警察公署么？”他问。

那警察打量他片刻：

“在二层楼。”

我将是我自己的证人，我只须向我自己负责。

“这里是应征入伍办公室吗？”

两名士兵交换一下眼色，鲍里斯感到自己的腮帮赤红灼热。“我的气色可好着呢，”他暗想。

“院子尽里那座楼，左边第一扇门。”

鲍里斯用两只手指马马虎虎敬了一个礼，便以坚定的步伐穿过庭院。不过他暗想：“我准是一脸窝囊相。”这对他的情绪是莫大的打击。“他们一定觉得非常开心呢，”他想，“一个小子居然送货上门，没有人强迫他；他们一定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非

力普在灿烂的光线照耀下，笔直地站着。他直视一位挂着勋章绶带的矮个子先生的两眼，此人的下颚几乎是方形的。他不禁想到了拉斯科尼柯夫[1]。

“您是局长吗?”

“我是他的秘书，”那位先生说。

菲力普说话颇为艰难，因为上嘴唇肿大。但他的声音是清脆的。他向前跨了一步：

“我是拒服兵役者，”他语气坚决地说，“而且我使用着假证件。”

那秘书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

“请坐呀，”他彬彬有礼地招呼。

出租车向着东车站疾驶而去。

“您要迟到了哩，”伊蕾娜说。

“不会的，”马蒂厄回答，“但可能正好赶到。”

作为解释，他补充道：

“我家里来了一位姑娘。”

“一位姑娘?”

“她从拉昂赶来看望我。”

“她爱您吗?”

“没有的事。”

“您呢，您爱她吗?”

“也不爱：我把套房让给她住。”

“这是个好姑娘吗?”

“不，”马蒂厄回答，“不是个好姑娘。但也不是坏姑娘。”

---

① 拉斯科尼柯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的人物。萨特不止一次借用这个名字。

他们不再吭声。出租车穿过中央菜市场。

“那边，那边，”伊蕾娜蓦然说，“是在那一边。”

“对啦。”

“是昨天的事。天哪！路很远……”

她深深陷在车座中，好从反光镜中观望。

“结束啦！”当她重新坐定后，她道。

马蒂厄不搭腔。他想到南锡：他可从未上那里去过。

“您的话不多呀，”伊蕾娜说，“但我同您在一起也不寂寞。”

“我过去说话说得太多了呢，”马蒂厄略略一笑道。

他转身向她，问：

“您今天准备干什么呀？”

“什么也不干，”伊蕾娜回答。“我从来就不干什么事情，我老爹派给了我一份抚恤金。”

出租车戛然停下。他俩下了车，马蒂厄付了账。

“我不喜欢这些火车站，”伊蕾娜道，“样子很凄惨。”

她突然将手伸到他胳臂下面。她同他并肩而行，默不作声但亲切随便：他觉得似乎认识她已有十年之久。

“我得去买票。”

他俩从人群中穿过。那是平民的人群，动作迟缓、无声无息，混杂着少数士兵。

“您熟悉南锡么？”

“不熟悉，”马蒂厄说。

“我可熟着呢。告诉我您去的具体地点。”

“南锡附近艾塞的空军兵营。”

“我知道那地方，我知道的，”她说。

一些挎着背包的男人，在小窗前面排队。

“趁您在这里排队的时候，要不要我去为您买一份报纸？”

"不用啦，"他挽紧她的臂膀说，"呆在我身边吧。"

她带着满意的神情冲他微微一笑。他俩不慌不忙地朝前走。

"南锡附近的艾塞。"

他递过他的兵役证，职员给他一张车票。他转身向她：

"送我送到小门口吧。我宁愿您不到月台上去。"

他俩走了几步便停下。

"别了，别了！"她说。

"别了！"马蒂厄也道。

"只度过一个良宵啊。"

"一夜。不错。但您将是我对巴黎惟一的回忆。"

他亲吻她。她问他：

"您给不给我写信呢？"

"不知道，"马蒂厄说。

他不言不语地瞧了她片刻，接着便远去了。

"哎！"她向他喊道。

他转过头来。她脸上挂着微笑，但嘴唇有些发抖。

"我连您的姓名也不知道呢。"

"我叫马蒂厄·德拉鲁。"

"请进。"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头发像平常一样梳得整整齐齐，仍然那么英俊；她在想：为了过夜，他是否在头上戴了发网。他的房里散发着一股香水气味。他惊惶失措地瞅着她，急匆匆地从床头桌上拿起眼镜，架在自己鼻梁上：

"依维什！"

"是我！"她高高兴兴地回答。

她在床边坐下，冲着他笑。去南锡的火车正从东火车站驶出。在柏林，轰炸机也许甫告起飞。"我想玩一玩！我想乐一

乐!”她瞧了瞧自己四周：这是一间旅馆的房间，阔绰而丑陋。炸弹将穿透七楼的屋顶和地板：我将在这里送命。

“我没想到还能见到您，”他不失尊严地说。

“为什么？因为您的行为像一个不通人情的莽汉!”

“我们喝酒啦，”他道。

“我喝了酒，因为那时我听说我在物理、化学、生物考试中落了榜。可您呀，您压根儿没喝：您想把我拉进您屋里；您早就在打我的主意。”

他完全给搅糊涂了。

“好哇，现在我自己来啦。在您的房间里了，”她道，“那么该怎样?”

他满面通红了：

“依维什!”

她对他嗤之以鼻：

“您那架势也没啥了不起。”

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然后一只笨拙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腰部。轰炸机已越过边界。她笑得泪眼汪汪：“无论如何，我不会以处女之身送命啦!”

“这个位置空着吗?”

“哼!”那胖老头以此作答。

马蒂厄将他的挎包放在行李架上，然后坐下。车厢里坐满了旅客。马蒂厄竭力想端详端详旅伴们，但这时的天色还很晦暗。他有好一会儿纹丝不动地呆着。接着突然摇晃了一下：火车启动了。马蒂厄高兴得一惊：这都完结啦。明天就到南锡。战争，恐惧，或许还有死亡，然后是自由。“咱们将会看到的，”他喃喃道，“咱们将会看到的。”他将手伸到衣袋里去取烟斗，但一只信封却在他手指下被揉皱：那是丹尼尔的来信。他真想将它放回衣

袋，但某种顾忌不让他这样做：总还是应当看一看人家写来的信嘛。他填满了他的烟斗，将烟点燃，打开信封。从信封里取出的是整整七页纸，上面写满同样大小而又密密麻麻的字迹，连一处涂改也没有。“他准是先打了草稿。好长的一封信啊，”他不胜厌烦地想。幸好火车已经出站，光线比较明亮了。他展纸读来：

亲爱的马蒂厄：

我很容易想象出你感到多么惊奇，因而也就能深深感受到这封信是多么不合时宜。而且，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为什么要同你谈一谈。也许应当假定：就像犯罪之途一样，诉说衷肠之道是一条腻滑的斜坡。今年六月我向你透露我性格中的一个独特方面时，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当成自己最好的见证人。我对此颇感遗憾，因为我虽然要请你给我生平的所有大事打上印记，但也因此注定要对你常怀恨意，在我倒不致感到劳累，在你却有害无益了。你当然会想到，我是笑嘻嘻地写下这番话的。最近几天，我感受到一种含铅的轻松（但愿这样的联词不叫你害怕），于是笑声就赋予我某种额外的优雅。但让咱们撇开这些不谈，因为同样应指出：我不是要向你复述我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而是要讲一件奇特的历险。大概只有当这段历险对于别人来说也是存在的时候，它才会令我感到完全真实。这并不是因为我那么指望你相信，甚至也可能不是指望你的诚意。十多年来，你一直以理性主义为谋生手段。假如我要求你暂时将它放在一边以便随我进退，我实在怀疑你会不会同它一刀两断。但也让我刻意将这段经历告诉友人中最不适合听取它的那一位；也许我把这看做一种反考验。我并不要求你给我答复：如果你竟必须写信劝我不违常理，那我会感到不快的；请你务必相信，我自己也常在口中念念有词进行此类自我劝诫。我甚至不得不向你承认：往往正是当我想到常理、健全的理智、实证科学的时候，天赐的笑意就来到我身上。而且我设想，假如玛赛儿在我的来往信札中发现一封你的来信，那她会感到难过的。她会自以为查出了秘密通信。而且，既然她对你那么了解，她一定会以为你是慨然主动为我效劳，来指导我在夫妇生活中的小儿学步。但由

于下述原因，你的沉默可以成为对我的反考验。如果我可以无动于衷地想象你的“丑笑”，并且设想你在考虑我的“案例”时那种暗自揶揄的态度，同时仍不放弃我选择的独特道路，那么我就可以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并且在对精明的心理学家主动服务深表谢忱之余，我还要赘言：这次我是以哲学家为对象，因为应当将我寄给你读的这段小故事列入抽象思维的范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自视过高。因为我既未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亦未研究过叔本华的思想；但还要请你不必见怪：我诚然没有能力以概念来认定我目前思维的动向，便只得将这交给你去办理，因为这是你的本行。你们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所构思的一切，我仅限于盲目地经历过来。不过，我不认为你会轻易让步：这笑声、焦虑和转瞬即逝的直觉，遗憾的是你很可能认为必须将它们列入心理“状态”一类，并且用我的性格和习俗来给以解释；这样做时，你还得滥用我情不自禁向你作的坦诚透露。这就与我无关了：说过的话已经说过；你有自由随便加以使用，即使是为了对我犯下滔天大错。我甚至要向你承认：我暗自庆幸自己准备提供一切必要情况，以便恢复真相，虽然明知你将利用这些材料故意陷入误区。

现在谈谈事实吧。说到这里，由于忍俊不禁，一支秃笔竟从我手中落下。那是含泪的欢笑。下面的话是我于战栗之中写下，是我除向我自己以外从不为外人道的（既出于顾忌也碍于礼貌），此刻却要化作明明白白的字眼，而这些字眼又将变成致君函札一束，白纸黑字，纵使在十载年华已过之后，你仍可捧读而讪笑之。我深觉这乃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亵渎；这又无疑是最不可宽宥的了。但我既有几分感悟，也就不妨与君共享：亵渎亦可供喷饭之用。假如我果真曾就自己最珍爱的事物作过哪怕一次嬉笑怒骂，那珍爱自然也就打了折扣。是的，我将供你取笑的，乃是依照我新获致的信念。我诚惶诚恐地在内心孕育了此种新信念，其宏大壮丽自不在汝观念之中，却仍将完整地奉献与你。我在此间觉得如千钧压顶的重量，到了你那边却会由于你不以为然而压力锐减。倘使你读此信时不无乐趣，就须明了我实在已先行一步：我在笑，马蒂厄，我在笑。上帝创造了人类，又高于所有个别

的人，却遭到众生的耻笑：他悬于十字架上，脸色铁青、张口露齿，却在冷嘲热讽之下哑口无言，不啻任人宰割之鱼鳖！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笑的呢！得啦，得啦，你不必枉费心机，最富柔情的含笑之泪是不会在你脸上流淌的。

所以还是让咱们看看字眼都能起什么作用。首先是你能否理解我的意思：我要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的毛病和我的品德，因为都在自己鼻尖之下，实在无法看见，而且也无法退后一步看到自己的全貌。何况我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自我感觉：我似乎是一种柔软的流动物质，字眼恰恰深陷于其中。我只要试图给自己命名，那被命名者就立即同命名者融为一体，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我常常存心要恨我自己，你知道我要想如此是颇有一些理由的。但这种恨恨之情，一旦拿自己做试验，也就溶解在我自己的无定见之中了。剩下的仅仅是一段往事而已。我也不能做到自怜自爱：我确信这一点，虽然从未尝试。但我必须永远自己适应自己；我早成了我自己的负担。还不是太重，马蒂厄呀，不算太重。在这六月的某个夜晚，我一时兴起向你诉说衷肠，以为从你那惶悚的目光里看到了我自己。你是能看见我的，在你眼中我是实在可预见的；我的行为和性格都不过是固定本质的后果。这本质你是通过我本人而认识到的：我曾经通过一些字句向你作描绘。我向你揭示过一些你一无所知的事实，使你对此种本质得以领略一二。然而毕竟看见这本质的是你，我不过看到了你看见它。你一度竟成了我与我自己的中介，并且是我心目中世上最为可贵的中介：因为我这个坚实的存在，这个我欲使自己成为的存在，是你简单朴素地感受到了它，一如我之感受到你那样普普通通。因为，说到底，我存在着，我在这里，即使我自己不感觉我存在。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一确凿的事实而并无凭据、有这分自豪而并无实体，这是一种旷古未见的苦刑。这才使我悟到：人只能借助别人的判断，借助别人的怨恨，方能触及自己。也许亦可借助别人的爱情达到吧，但这不在此信的论题之列。从这一发现中，我对你留下一种似谢非谢之情。我不知道如今你以什么名称来称呼你我的关系。这绝非友谊，也不尽为仇恨。可以说，在你我之间有一具遗骸。那就是我之

遗骸。

当我偕同玛赛儿出发前往索弗泰尔时，我还处在此种心态中。有时我欲与你重逢，有时我又梦想着将你杀掉。但突然有一天，我意会到了你我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如果没有我，你会是什么样子呢？还不是那同样一种飘忽的东西，犹如我之于我自己那样么？你有时或能猜到你自己是什么，那是借助我的中介（不无忿忿之情）：一名不大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表面上很自信，实际上却游移不定，对于一切天生属于你理性范围内的东西充满善意；对于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满纸谎言；为了谨慎而喜欢说理，在鉴赏力方面爱感情用事，七情六欲颇不健全。总之是一名很有分寸、不走极端的知识分子，乃我中产阶级色味俱佳的优质产品。诚然，没有你的中介我触及不了自己，但同样地，你若要认识自己，我的中介亦属必不可少。我那时亲见你我二人，以相互支撑的方式保住两个虚无，那时我头一回有了这深沉完满、足以烧毁世界的欢笑。其后我又重新陷入一种相当严重的冷漠中，特别由于就在这六月，我作出了牺牲，并觉得是一种痛苦的赎罪；但久而久之，此种牺牲却显得极难承受。但写到这里我应当缄默了：我不可能在提及玛赛儿的时候不发笑；而出于礼貌（你会赞赏这礼貌），我不愿与你一同取笑她。正是在这时，最难以置信、最疯狂的机遇降临到我身上。上帝看见了我，马蒂厄。我感觉到、我确知这一点。就是这样：我一口气把什么都说了。我真想呆在你身旁，如果可能还要汲取更有力的信念，办法是看见你将被它震颤良久的那浑厚的笑容。

此刻话已说够。咱们彼此取笑也已到头：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在地下铁道、在剧场休息厅、在火车车厢里，你肯定有过从背后被人窥测之感，并会觉得突如其来和难以忍受。你转过身来，但那好奇的家伙已低下头去看书。因此你无法知道是谁在窥视。你回到你原先的所在，但心里明白，那陌生人已重新抬起眼睛。你有此感觉是由于整个背部有一种轻微的蚁走感，仿佛全身的神经突然迅速抽紧了。就是这样，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在旅馆花园里，我头一次有此种感受。可实际上却没有任何人；马蒂厄呀，你要明白：没有任何人。但那目光

却千真万确地存在着。请你弄明白我的意思：我并没有抓住它，如同人家顺便瞥见一个侧影、一个额头或一双眼睛那样。因为这目光的特性，正在于不可捉摸。我只得紧缩身子，做出防备的架势。我既被人看穿，同时又是无法穿透的东西，我是在存在着一种目光的情况下生存。此后，我便一直面对着见证人。处在见证人面前，即使是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有时，由于意识到被这种利剑穿透，感觉到自己是在见证人目光下睡觉，便会在突然间惊醒。坦率地讲，我几乎已完全失眠。啊，马蒂厄呀，这是什么样的发现啊：人家看见了我！我拼命挣扎着想认识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暴露无遗，我呼吁你的善意介入。可在这期间，人家却看见我了，那目光就在眼前，无法消除，像隐形的网。你也一样，你这多疑的取笑者啊，人家也看到了你。可你却一无所知。告诉你这目光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喏，你不妨想象那最黑暗的黑夜吧。正是这种黑夜在瞧着你。可也是使你目眩的夜，是光辉灿烂的夜，是白昼的秘密之夜！我遍体流淌着黑色的光明：这光洒遍我的双手、我的心田、我的两眼。然而我却看不见它。请你相信：我起初觉得这种没完没了的强暴可恶之极。要知道，我最早的夙愿是无影无踪；我曾千百次地发愿，希望无论在人世间还是在心灵间都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而突然发现这种目光乃是随时随地皆有的一种环境，我自己也在劫难逃，这是多么令人惶恐不安啊！但这也是令人慰藉的事情。我终于知道我是存在着的。你们的先知曾有过一句愚蠢之至、罪莫大焉的名言，叫做“我思故我在”；它曾令我吃尽了苦头——因为我愈“思”，似乎就愈“不在”；现在我反其意而自用之，将它窜改成“人见我，故我在”，还望足下息怒！那稀里糊涂自我泄露的罪责，自不必由本人承担了：看见我的人使我得以存在；他看见我是什么样的，我也就是那个样子啦。于是我将我那夜间的、永恒的面孔转向黑夜，故作挑战之态地站起来，对上帝大叫一声：这就是我！我的样子即如您之所见，亦即如我之存在。这叫我又能如何：你们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我自己。我除了自我容忍之外又能怎样呢？至于你们，把目光总避开我的你们，请也容忍我吧！马蒂厄呀，乐也不尽、苦也无

边啊！我终于蜕变成了我自己。人家恨我，人家蔑视我，人家容忍我，一种实际的存在支持我永远生存。我是无可穷尽的，也是无穷无尽的罪人。但我存在，马蒂厄啊，我存在呢。在上帝面前和在凡人面前，我存在。受难耶稣是也。

我去拜访了索弗泰尔的本堂神甫。这是一位受过教育而且很精明的农民，长着一副老戏剧演员疲惫而善变的面孔。我不怎么喜欢他；但对于能够通过他与教会作首次接触，也并无不快之感。他在一间放满书籍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这些书他肯定没有全部读过。我一见面就掏给他一千法郎，以示乐施好善。我发现他大约把我当成迷途知返的罪人。我觉得会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念及我当时境遇的悲壮性质，只得保持庄严肃穆。

"本堂神甫先生，"我对他道，"我只想打听一件事：贵教有无'上帝看见吾人'之说？"

"他看见咱们呢，"他甚为吃惊地回答，"他看透了咱们的心灵！"

"但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我问，"我日常的思想糊里糊涂泛着泡沫。他是否见到了？要不然，他的目光是否探及吾人永恒的本质？"

那老滑头当即答道：

"先生，上帝明察秋毫，洞悉一切。"

我从中体察到亘古不朽的大智大慧。

我懂得了……

马蒂厄极不耐烦地将信纸揉做一团。"陈词滥调！"他想。玻璃窗是开着的，他将这信揉成的纸团从窗口扔出去，无心再读下去。

"不，不，"警察局长说，"请您拿起电话筒：我不愿跟这些高级军官说话；他们把你当仆人看待。"

"我想这一位会比较和气，"秘书说，"不管怎么说，咱们是把他的公子送还给他。何况这本是他的过错，他应当更好地管教这孩子……"

"您等着瞧，等着瞧吧，"局长又道，"他会想法子叫您不好受。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咱们正处在战争前夕，您有本事就去试试叫一位将军承认自己有错吧！"

秘书拿起电话，拨了号码。局长点燃一支香烟，说：

"米朗，注意点儿技巧，要保持就事论事的调子，不要说得太多。"

"喂，"秘书说，"喂，是拉卡兹将军吗？"

"是的，"一个令人不快的声音说，"您有什么事？"

"我是德朗布尔街警察局的秘书。"

那声音似乎表示出更大的兴趣：

"是的，那又怎样呢？"

"今天上午八点钟，一个年轻人向我局投案，"秘书用平淡而疲倦的口吻说，"他自称是逃兵和假证件使用者。我们的确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伪造得很粗劣的西班牙护照。他拒不亮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但市局将您的继子的相貌特征和照片转来，我们立即辨认出是同一人。"

沉默片刻后，秘书又以有些无奈的口气继续说：

"当然，将军：对他不存在任何起诉理由。他并不是逃兵，因为他尚未应召参军；他兜里揣着假护照窜来窜去，但这并不构成犯罪，原因是他还不曾有机会使用这假护照。我们为您暂时看管着他，您随时可以来将他领走。"

"你们揍了他一顿吗？"那声音生硬地问。

秘书浑身一惊。

"他问什么呀？"局长询问。

秘书用手遮住了话筒。

"他问咱们揍了他没有。"

局长朝天伸了伸两臂，秘书这时应答道：

“没有，将军。当然没有。”

“很遗憾，”将军道。

秘书斗胆满怀敬意地笑了一声。

“他说什么啊?”局长又问。但变得很不耐烦的秘书向他转过身去，弯腰对着电话恭听：

“我今晚来，也许明天来。在此之前，就在局里看着他吧。这对他将是一个好教训。”

“是的，将军!”

将军挂断了电话。

“他都说了些什么啊?”局长打听。

“他的意思是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

局长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碎，含讥带讽地回答：

“瞧你说的!”

十八点三十分。海面上的太阳不停地下沉；大马蜂不停地嗡嗡叫；战争也不停地向人们追近。她没完没了地挥手驱赶一只马蜂；雅克在她身后正不停地小口饮啜着他那杯威士忌酒。她思量着：“生活是不可穷尽的啊。”父亲母亲、兄弟们、叔伯姑姨，整整十五个年头，大家在九月美好的晌午相聚在这间客厅里，安安静静、僵硬死板，像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她天天下午在这里等待晚餐开饭，先是在桌子下面等待，后来是在一张小椅子上坐等，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探索生活的意义。她们全都在这里：在所有那些悠闲的晌午，沉浸在一片金碧辉煌的红霞映照之中。父亲在她身后，读着《时代报》。生活的意义何在?生活的意义何在?一只苍蝇极其笨拙地顺着玻璃向上爬，然后跌落下来，又再次向上爬；奥黛特的视线紧追不舍，她真想哭出声来。

“过来坐下吧，”雅克招呼道，“达拉第要发表讲话了。”

她转过头来看看他：他没有睡好觉，此刻正坐在皮面安乐椅

中，一脸在惧怕时才有的那种童稚气息。她坐在椅子扶手上。每天都将是彼此雷同的。每天啊。她瞅了瞅室外，思忖："他说得对，海洋发生了变化。"

"他会说些什么呢？"

雅克耸了耸肩：

"他将对我们说："现在已经宣战！"

她全身微微一震，但仅此而已。十五个夜晚啊。在十五个忐忑不安之夜，她曾对着空气祈祷。她愿意献出一切，她的住房、她的健康、甚至十年的寿命，以此来拯救和平。但是现在，这战争，就让它爆发吧，让它爆发吧！要发生的事总得发生。我的天！让晚餐的钟声敲响，让雷霆电劈滔滔汪洋，让阴暗的声音突然宣布：德国人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只苍蝇。一只在杯底淹死了的苍蝇。她让自己沉没在这平静的大灾大难的晌午；她凝视着丈夫稀疏的头发，已不太能弄明白，为什么要费神保护人们免于死亡，保护房屋免于毁坏？雅克将杯子放在靠墙的长桌上，满怀愁绪地说：

"是结束的时候了。"

"什么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我甚至不知道该祝愿什么，是胜利呢还是失败？"

"哼！"她有气无力地应答。

"如果战败，我们就将日耳曼化；但我可以向你发誓，德国人是能重建秩序的。共产党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就只能卷铺盖喽。如果战胜，咱们将布尔什维克化，那将是贱民阵线大获全胜，将是无政府状态，也许还更坏……。"接着，又用抱怨的声音说："不该宣战呀，这场战争不该宣布进行的呀！"

她没怎么注意他这番话。她想的是："他害怕了。他真差劲，

现在孤独了。"她朝他欠着身子，抚摸他的头发："我亲爱的小雅克呀!"

"我亲爱的小鲍里斯呀!"

她向他启齿一笑。她样子十分诚实。鲍里斯由于悔恨而极其心痛。我总得把这事告诉她吧。

"真蠢，"洛拉又道，"我太紧张了，我真想知道他要对咱们说些什么。但你要明白，毕竟不是像你马上就要出发了那样。"

鲍里斯瞧瞧自己的两脚，径自吹起口哨来。倒不如干脆装聋作哑，好像没听见；否则她会得寸进尺地硬说他虚情假意了。但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了。她会拿出那副恐慌的惯常表情，可能会对他说："你干了这样的事！干了这样的事却对我只字不提!""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作了结论。

"给我一杯马提尼葡萄酒，"洛拉说，"你呢，你喝什么呀?"

"跟你一样。"

他又重新吹起口哨来。在听了达拉第的演说后，也许会出现一次机会：她知道战争已经爆发，这毕竟会使她有点儿不知所措。那时鲍里斯便单刀直入，不给她以喘息的机会，向她宣布："我已经入伍啦!"有时候，极度的不幸会引起出乎意料的反应：比如突然大笑；假如她哈哈大笑，那就有意思啦。"我总会觉得有点儿不舒服，"他很客观地喃喃自语。旅馆的所有客人都聚集在大厅里，包括那两个本堂神甫。他们半躺在安乐椅中，做出很惬意的模样，因为他们感到人家在仔细端详自己；但实际上他们很不自在，鲍里斯发现他们中不止一人时而偷觑一眼那座挂钟。行啦，行啦！各位只须再等半小时！鲍里斯很不高兴，他不喜欢达拉第。这家伙暗中破坏了人民阵线。一想到全法国有千千万万夫妇、千千万万户多子女家庭，以及许许多多神甫，竟会把这家伙的话当做天降的甘露，鲍里斯就觉得倒透了胃口。"这太抬举

他了呢,”他暗想。于是,他转身朝着无线电收音机,明目张胆地打起呵欠来。

天气太热,令人唇焦舌敝,有三位已经呼呼入睡:两位是离过道近的;还有一位是个小老头儿,正合着双手,似乎在做祷告。另外四人在膝盖上铺了一块手绢,玩起牌来。他们年轻而且相貌不太丑,将上衣挂在行李架上。衣服便在他们身后摇荡,顺带将他们的头发弄得直立起来。马蒂厄不时睨视邻座肤色深褐、长着卷毛的前臂,那是一名头发金黄的小个子。他的双手指甲又大又黑,玩起牌来却十分灵巧。他是一名排字工人,身旁那位则是锁匠。对面座位上的两位,挨马蒂厄近的是代理人,另一位则是哥伦布树林一家咖啡馆的提琴手。整个车厢充满人体、烟草和葡萄酒的气味。汗水在他们冷峻的面孔上流淌,塑造着他们的脸相,使他们的两颊闪闪发光。在那小老头哆哆嗦嗦的下颚上,在他腮帮子上乱草般又硬又白的胡须间,汗水显得更光亮、更酸涩:真是脸部的排泄物了。在窗子外侧,在残阳照耀下,伸展着平坦的灰色田野。

排字工人的手气不佳。他老输。他皱着眉头端详这牌局,似乎又惊奇又抵触:

“嗨,怎么搞的!”

那代理人轻快地把牌收回,并动手洗牌。排字工人盯着他,眼见纸牌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

“我手气不好哇!”他带着几分怒气说。

他们不声不响地玩着。不一会儿,那排字工人抓了几张顺风牌。

“王牌!”他得意洋洋地说,“孩子们,也许局面有点儿变啦!我也许会带劲儿一点!”

但那代理人早已摊出他的牌:“王牌、王牌、大王牌!别闹

啦！皇后不同意哩！”

排字工人将牌一推，说：

“不玩啦：输得太惨。”

“说对啦，”那锁匠道，“何况车身摇得厉害。”

代理人折好手绢，将它放进衣袋。此人又高又胖，脸色苍白，脑袋像青蛙般耷拉着，下颚阔大，头骨狭窄。另外三人恭而敬之地称他为“您”，因为他有教养，并且是上士。然而他的回应却是“你”。他对马蒂厄投以并非友善的目光，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我去喝上一杯！”

“这倒是好主意。”

锁匠和排字工人从挎包里掏出酒瓶。锁匠就着瓶嘴便喝，又将酒瓶递给小提琴手：

“来点儿葡萄酒？”

“现在不要。”

“你不明白这有多好！”

他们热得够呛，便不吭气了。锁匠鼓圆腮帮舒了口气，代理人点燃一支外国香烟。马蒂厄暗想：“他们不喜欢我，准是觉得我太傲气。”然而，他却觉得自己被他们所吸引，甚至于被入睡者、被那名代理人所吸引：他们打呵欠、他们沉睡、他们玩纸牌，列车的颠簸弄得他们空虚的脑袋摆来摆去。但他们却自有其命运，并不亚于帝王，并不亚于古人。那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它同炎热、疲惫和苍蝇的嗡嗡叫声融成一片：这节客车同蒸气浴室一样密不透风，被烈日、被高速行驶所禁锢，摇晃着将他们大家一起送向同一种冒险。一线亮光在那排字工人的耳朵上形成小小光圈；耳朵的血色很旺，耳垂简直像一颗红草莓。马蒂厄琢磨：“正是用这赤红的血来打仗啊。”迄今为止，他心目中的战

争就是一堆纵横交错的弯钢条、炸断的房梁、铸铁和石块。现在呢，在阳光中颤抖的就是赤红的鲜血啊；赤红的光亮渗透在这节车厢中：战争便是血浇灌的命运呀。人们作战便要用这六条汉子的血，贮存在他们耳垂里的血、在他们皮下蓝色血管里奔腾的血、他们红殷殷的嘴唇上的血。人家将像劈开盛水的羊皮袋一样将他们劈斩，体内的所有脏东西都将溅出。这锁匠的大肠咕咕作响，还经常恶作剧式地放个闷屁；他们的内脏将悲惨地抛洒于尘土中，犹如斗兽场上被刺开膛的骏马一般。

“好啦！我这就去伸一伸腿，”那排字工人似乎在自言自语。马蒂厄眼见他站起身来，走进过道：方才那句话已变成历史。那是一位古人生前在某个炎炎夏日说过的一句话。一位作古者，或者一位幸存者，反正都一样。作古，作古，他们已经作古。正因为如此，我就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他以某种浑浑噩噩的感觉瞧着他们，他也想投入他们那历史性的伟大冒险中去，但却被排除在外。他滞留在他们的热气中，将在相同的道路上抛洒热血；然而他竟不是同道，而只是一圈暗淡的、永恒的光环：他是没有命运的。

那位正在过道里吸烟的排字工人突然朝他们转身道：

“有飞机！”

“哦？”

代理人弯下身子。他的胸部碰到了他那肥厚的大腿，他举头抬眉，问：“在哪里？”

“那边，那边！要下蛋呢。”

“我……哦，啊！……嘿！真想不到！”锁匠道。

“是法国的吗？”提琴手问，将他那漂亮而迷惘的眼睛转向排字工人。

“飞得太高，看不见啊。”

"当然是法国的，"锁匠说，"你希望它是谁家的呢？还没有宣战呢。"

排字工人朝他们欠了欠身子，同时用双手攥住车门的门框。

"你懂什么？你坐火车已有十一个钟头了。也许你以为他们等你到了地方再宣战？"

锁匠似乎很受触动，说：

"妈的，你说得对。小马驹儿！小伙子们，也许从早晨起人们就处于战争当中了，是不是啊？"

他们都转身问代理人：

"您说呢？您是不是认为我们已处在战争当中了呢？"

代理人的表情很平静。他高傲地耸耸肩：

"你们胡想些什么？大家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么？你们在地图上看到过那个捷克斯洛伐克么？没看过吧？可我呀，我看过的。不止一次。他妈的不是玩艺儿。才一块手帕那么大。那里住着很可怜的二百万居民，连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呢。你们别以为希特勒关心那个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呢？首先，达拉第并不是达拉第本人：是二百家族。二百家族并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

他扫视一下听众，然后作结论了：

"实际情况是，从一九三六年以来，他们那边和咱们这边都在发生变化。那么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张伯伦、希特勒、达拉第之流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私自商定：'这些家伙嘛，把他们扣起来！'于是签订了一个小小密约。希特勒么，当工人不满时，他最大的法宝就是把他们赶进兵营。就这么着，免开尊口！不许吭气。你有牢骚么？两小时的操练。你还发牢骚？那就练它六小时。这么一来，小伙子们就疲于奔命了，一心只想上床睡大觉。好哇，别的大官儿们琢磨：'咱们如法炮制。'结果呢，是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黄油。既不是为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是为那个大头

目。不过咱们是被动员入伍了，放三、四年枪；这当儿在后方，他们会毁掉无产阶级。"

他们将信将疑地瞧着他；他们不相信，或者根本没听懂。锁匠含含糊糊地说：

"有一点是肯定的：大人物闯祸，小人物赔钱！"

提琴手点点头，似乎很赞同。接着大家再度陷入沉默，排字工转过身来，将额头紧紧贴在走廊里最大的一块玻璃上面。"显而易见，"马蒂厄暗想，"他们对打仗不热心。"他联想到一九一四年的那些人，个个张大了嘴巴，步枪上饰有花枝。而后来呢，正是这些人做得对啊。他们讲话全靠引用谚语，但词句暴露了他们。他们头脑里有些东西是不能借助词句来表达的。他们的父辈进行了荒谬的屠杀，所以这二十年来人家告诫他们：战争是不值当的。在这之后，难道还要让他们高呼"向柏林进军"吗？何况，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是全然没有意义的：那只不过是在他们命运边际的仓促的、微弱的闪光。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称他们为"一九三八年的士兵"，如同常说"共和二年的战士"和"一九一四年的大兵"一样。他们也会像前辈那样挖战壕，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然后便在战壕里睡觉，因为这是他们的天命。"而你呢？"他突然想到，"你不请自荐地充当他们的见证人，可你是什么人？你将做些什么？假如你幸免于难，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

排字工人敲了敲窗子。

"它们还在那里。"

"什么还在那里？"提琴手一惊，然后发问。

"飞机呗。它们围着火车转悠。"

"它们在转悠？你没有发疯吧？"

"我不是看见它们了么，嗯？"

“瞧呀！”锁匠说，“瞧呀！”

小老头儿醒过来了：

“什么呀？”他一边问，一边用手做成喇叭状，凑到了耳边。

“飞机！”

“哦，飞机！”

他惬意地一笑，仍旧睡他的觉。

“来看呀！”

那排字工人说，“来看呀！可能有三十架之多呢。从维拉库伯莱[1]之后，我还没见过这么多飞机呢！”

锁匠和代理人已站起身来。马蒂厄随他们走进过道。他瞥见在清澈如水的天空里，闪烁着二十来只小小的透明动物，如水中之虾。它们时隐时现，背着太阳光时就无法察觉。

“会不会是德国佬？”

“别说不吉利的话。不会闹翻的。你以为是要炸什么地方？”

现在过道里已经有二十多人，纷纷昂首仰望天空。

“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代理人说。

他们神情紧张。一个家伙用手指弹着玻璃，另一个则用脚打着节拍。飞行小队来了个急转弯，便在火车上空消失。

“嗨！”一个家伙舒了口气道。

“等着瞧，”排字工人说，“等着瞧！他们已完成预定动作。我说了嘛，是在列车上空盘旋！”

“来啦，来啦！”

一位蓄小胡子的大个子摇下了一扇玻璃窗，从车门口翻转上身仰望天空。飞机又重新出现，有一架在尾部留下一长道白色痕迹。

---

① 维拉库伯莱，巴黎地区的机场，常举行航空表演。

"确实是德国人，"那蓄小胡子的摆正身子又道。

"很有可能呀。"

在马蒂厄身后，提琴手突然站起身来，使劲摇晃那两位睡客。

"出了什么事？"睡客之一口齿不清地问，一边睁开惺忪的睡眼。

"已经宣战啦，"提琴手说，"就要打响啦：列车上空有德国佬的飞机！"

洛拉神经质地攥紧鲍里斯的手腕。

"听我说，"她对鲍里斯道，"听我说呀！"

雅克的脸色变得铁青，喊道：

"仔细听着，他就要开始演说了。"

那是一个缓慢、低沉而又喑哑的声音，稍带点儿鼻音：

我曾经宣布，今晚将就国际形势向全国通报。但就在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收到了德国政府的邀请信，邀请我明日在慕尼黑会见希特勒总理、墨索里尼先生和张伯伦先生。我接受这一邀请。

你们一定能够理解：在一次如此重要的谈判前夕，我有义务推迟原先打算向你们作出的阐释。但在动身前，我执意要向法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充满勇气与尊严的态度。

我特别要感谢重新应征入伍的法国公民，因为他们再次显示出冷静与决心。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自我们经历的困难时期以来，我始终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及法国的根本利益。明天我将继续进行此种努力，并确信举国上下与我完全一致。

"鲍里斯！"洛拉喊道，"鲍里斯！"

他没有回应。洛拉对他说：

"醒醒呀，亲爱的，你怎么啦？媾和啦：就要举行一次国际

会议咧。”

她转身瞧瞧他，脸色通红、神情激动。他咬着牙轻轻咒骂：

“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不是玩艺儿！”

洛拉的快乐顿时烟消云散：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脸色发青呀！”

“我已参军。服役三年，”鲍里斯说。

列车在奔驰，飞机在盘旋。

“火车司机疯啦！”一个家伙嚷道，“他怎么还不刹车？假如飞机往下扔炸弹，咱们都会像牲口般倒下！”

排字工人脸色惨白，但很镇定；他仍旧抬着头，不停地窥视飞机。

“得跳车！”他咬着牙说。

“可他妈的，”代理人道，“这么高速之下跳车，我没有这本领，”他掏出手绢拭了拭额头：“还不如拉紧急警报！”

锁匠和排字工面面相觑。

“你跳吧，你呀！”排字工人说。

“喂，万一是法国人呢？那不是出大洋相了么？”

马蒂厄后背遭到碰撞：一个大胖子朝列车车头方向跑去，边跑边喊：

“火车减速啦：都到车厢门口去呀！”

排字工人转过头来瞧那代理人；他的动作奇特，缓慢而迟疑，脸上挂着浅笑，微微露齿。

“您看见了，火车减速啦：明明是德国佬来了嘛，”他模仿那代理人的口气说，“这是骗人的，骗骗你们的！”接着又正色道：“好，请看，这是骗人的么？”

“我没说过这种话，我的原话是说……”代理人有气无力地应答。

排字工人转身不理他了，径自朝车头方向走去。每一节车厢都有人往外走，他们在过道里挤做一团，好抢先朝旷野里跳。有人碰了碰马蒂厄的胳膊，原来就是那小老头儿。他抬头看看马蒂厄，不知所措地打量他。

“出什么事啦？到底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事，”马蒂厄没好气地回答，“去睡你的觉吧。”

他欠身朝车窗外观望。有两人已站在本节车厢的踏脚板上。其中一位大喊着跳了下去，脚碰到了地面，朝侧面猛跨两步，被火车的惯性带着前进，肩部撞在一根电线杆上，接着头朝下从斜坡上滚球似地滚了下去。火车已经超越了他。马蒂厄转头一看，只见他已重新站立起来，变得很小，向空中高举两臂，在田野里撒腿狂奔。他的伙伴迟疑不决，身子已向前倾，但一只手还紧抓铜扶把不放。

“天哪，别挤呀，”一个被噎住的声音说，“闷死人啦！”

火车还在放慢速度。所有的窗口都有头伸出去，而在踏脚板附近，也都有人准备跳车。在转弯处，渐渐显出火车站的模样儿。大约在三百米开外，马蒂厄瞥见远处有一座小小城镇。又有两人跳下了车，并且跨过一处平交道口。火车已驶入站内。“英雄就是这么显出来的呢，”马蒂厄暗想。

火车站里逸出一阵巨大的嗡嗡声。色彩明亮的衣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戴着白手套的手向空中高高举起，一些身材高挑的姑娘头顶草帽挥舞着手帕，孩子们沿着月台笑声朗朗、你呼我应。提琴手用力推开马蒂厄，肚皮贴着车窗口，弯腰探出身子。他用双手做成喇叭，向人群喊话：

“快逃开！飞机临空啦！”

火车站的众人莫名其妙地瞅着他，又是微笑、又是呼叫。他却把两臂举过头，用手指向天空指了一指。回答他的是一片高声

叫喊。起初马蒂厄没听清楚，后来他突然明白了：

"和平！是和平呀，小伙子们！"

整列火车上的人雷鸣般地哇哇喊道：

"飞机！飞机！"

"万岁，万岁！"姑娘们却这样回答。

她们终于也仰望天空了，同时高举双臂，挥舞手帕，表示向飞机致敬。那代理人神经质地咬着手指甲，喃喃有词地说：

"我不明白，真不明白！"

嘎嘎响了两三声之后，火车完全刹住了。火车站的一名职员将小红旗揣在腋下，站到一张板凳上大声说：

"和平！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达拉第今晚动身。"

列车顿时鸦雀无声、纹丝不动，也毫不理解。然后，突然间，从车上迸发出欢呼：

"万岁！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

蓝色和粉红色的塔夫绸长裙，渐渐消失在褐色和黑色西装的人潮中。人群像树丛一样攒动着，发出细细的声响，阳光到处闪耀。鸭舌帽和草帽旋转着，旋转着，简直是一场华尔兹舞会啊……

雅克在客厅中央搂着奥黛特跳起华尔兹舞。比尔南沙茨太太紧贴胸口抱着埃拉，哼哼唧唧地说：

"我多么高兴啊，埃拉，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我多么高兴啊！"

窗下，一个小伙子满脸涨得通红，像疯子般格格笑个没完，蹦过去搂着一名农妇吻个不停。她也在笑，草帽早已飞走，口中嚷着："万岁！"一边接受亲吻。雅克吻着奥黛特的耳朵，乐不可支地说：

"和平啦。你一定会想到：他们将不限于解决苏台德问题。

四国和约。本来就应当从这里开始的。"

女仆将门推开一半问：

"夫人，我可以上酒吗？"

"上吧，上吧！"雅克应道，"然后你还可以到地窖里取一瓶香槟和一瓶尚贝丹酒。"

一个戴黑眼镜的高个儿老头爬到一张凳子上，一只手举着一瓶红葡萄酒，另一只手举着一只酒杯。

"小伙子们，喝一杯葡萄酒，为了和平，喝上一杯！"

"来呀，来呀！"锁匠喊道，"和平万岁！"

"啊，神甫先生，让我拥抱您！"

神甫倒退一步，但老妇抢先一步搂住他，像她说的那样干了。格雷西埃将大勺放进汤锅："哦，孩子们，孩子们！噩梦结束啦。"泽泽特打开了房门："那可是真的么，伊西多尔太太？""不错，我的小妞儿，是真的，我亲耳听见的，广播里说啦。您的男人会回来的，我早对您说过，上帝不愿打仗呢。"他在原地跳起舞来，松劲啦，松劲啦。希特勒松劲了。我么，我宁可相信，人家是叫咱们松劲。但既然不打仗了，我就不必在乎了；不过我还是未卜先知，在两点钟时我又全部买回来啦，一下子就是二百张票子啊。听我说，我的朋友，这真是一种极其例外、例外的情况：有史以来头一遭，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战争，靠了四位国家元首的意志得以防止。他们所作决定的意义远远超出现阶段。现在战争再也不可能发生啦，慕尼黑乃是头一项和平宣言啊。上帝呀上帝，我是祈祷了的，祈祷了的呀，我念叨过："上帝啊，请取走我的心、取走我的命！""而您，上帝啊，您圆了我的愿，您是最伟大、最有智慧、最有感情的呀，"神甫挣脱拥抱，说："夫人，我一直对您说：上帝是宽宏大量的。去他妈的捷克人，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泽泽特在街上走，泽泽特高声歌唱，

所有的小鸟儿都藏在我心头。人们的脸上全都浮着笑容，他们即使彼此不相识，也都挤挤眼相互问候。他们知道了，她知道了，他们明白她已知道，所有的人想到了一块儿，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只要跟大家一样行动就行啦。在这美好的夜晚，那路过的女人，我猜透了她的心思；而这善良的老头又猜透了我的心思。我向所有的人敞开心扉，万众一心嘛。她不禁落泪啦。大家彼此相爱，大家都高兴。大家同大家一样。而莫莫在那边，也应当高兴呢。她流着泪，人人凝视她，这些目光使她的前胸后背全都感到暖洋洋的。人家越是瞧她，她就越流泪。她觉得自己像喂宝贝吃奶的母亲一样自豪和泰然自若。

“好哇，”雅克道，“干了这一杯！”

奥黛特暗自发笑哩。她说：

“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让所有的后备士兵复员喽？”

“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吧，”雅克估计。

她又笑了，并且喝了一口葡萄酒。接着，热血突然一直涌上她的腮帮。

“你怎么啦？”雅克问，“你变得满面通红了呢。”

“没什么，”她回答，“喝多了点儿，没别的。”

我当初要是知道他这么快就回来，那就不会去拥抱他。

“上车呀，快上车！”

火车缓缓启动。那些家伙喊着、笑着，纷纷跑起来。他们成群攀住车厢踏脚板。锁匠汗流满面的尊容出现在车窗前，他用两手钩住窗沿，大呼：

“他妈的，拉我一把。我抓不住啦。”

马蒂厄拉住他，他一脚跨过车窗，跳进车厢过道。

“嗬！”他边说边拭额头。“我还以为要丢掉这两条腿呢！”

提琴手也露了面。

“好啦，全都到齐啦。”

“咱们打牌吧?”

“我赞成。”

他们回到车厢里。马蒂厄从格子窗里瞥见他们。他们先相互敬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然后代理人掏出手帕，铺在他们膝上。

“该你分牌。”

锁匠放了个屁，一边指着天花板上假想的火箭说：

“噢，多美的蓝花儿!”

“真臭!”排字工嘻嘻哈哈地说。

“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马蒂厄思量，“还有我，我在这儿干什么?”他们的命运已经消逝，时光又重新随意流逝，并无什么目标；列车也无目标地向前滚动，惯性而已。与列车并行，浮现的是一条死气沉沉的公路：眼下它也无所谓通向何地，剩下的不过是涂上柏油的土地罢了。飞机已无影无踪，战争也烟消云散了。天空变得暗淡，和平随着黄昏降临而回到人间。一片麻木的田野，几个玩纸牌的人物，几个昏昏沉睡者。过道里有一只打碎了的酒瓶，一摊酒渍中的几个烟头，一股浓烈的尿臊味。所有这些无以譬解的残渣……“倒很像是刚过完节庆的翌日，”马蒂厄揪心地想。

杜丝、莫德和鲁比顺着马赛的卡纳比埃尔大道行走。杜丝非常活跃：她早就特别爱好政治。

“看来好像是一场误会，”她解释道，“希特勒以为张伯伦和达拉第想要弄他；与此同时，张伯伦和达拉第则以为希特勒企图向他们发动进攻。然后墨索里尼走访了这两位。使他们明白自己搞错了。这会儿全都安排好了：明天他们四人一起共赴午宴啦。”

“多美的一顿宴会!”鲁比羡慕地叹道。

卡纳比埃尔大道一片节日气氛。人们迈着小步前进，甚至有

人独自笑出声来。莫德忧心忡忡。当然，对于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帖，她是高兴的；但她主要是替别人高兴。不管怎样，她还得在热尼埃弗旅店的蜗居里过上一夜，虽然那里臭气熏天；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火车站、许多列车、巴黎、失业、低级餐馆、胃痛发作，慕尼黑会谈不论结果如何，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很孤独。走过富豪咖啡馆时，她不禁一惊。

“出什么事啦?”鲁比问。

“是皮埃尔!”莫德答道，“别盯着看。他坐在左面第三桌。在那儿，得啦：人家瞅见咱们啦。”

他站起身来，穿着亚麻套服显得很精神，在他也是最阔绰、最有阳刚之气的行头了。“当然喽，”她琢磨着，“现在是不会有什么危险啦。”当他一步步朝着她走来时，她竭力追忆：在那充满呕吐气味的舱房里，那铁青的面孔是个什么模样儿。但那气味连同脸相，都早已被海风吹得踪影全无。他朝她点点头，看上去充满自信。她很想掉转头不认他，但那蹒跚的腿脚却不听使唤，硬将她带到他跟前。他却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

“喂，总不能连喝都不喝上一杯，就这么分手吧?”

她直愣愣地瞅着他，暗忖：“这是个懦夫呢。”但外表上却看不出。她看到的，却是含讥带讽而又颇为坚毅的双唇，很有男子气概的脸颊，以及尖尖隆起的喉结。

“来吧，”他喃喃地说，“那些嘛，全都成了往事啊。”

她想起了臭气熏天的旅店小屋，便应道：

“你也得请杜丝和鲁比呀。”

于是他朝她们走去，向她们露齿一笑。鲁比很喜欢他，因为他很气派。三朵鲜花在富豪咖啡馆的平台上坐成一个圆圈。那是整整一花坛的鲜花哟。有千花万卉；有明媚的容颜，在那里喁喁私语着；有万国国旗，有喷泉，有焰火。她低垂眼皮，深深吸了

一口气：在她眼前旋转的是一团火花啊，咱们本来就无权看死一个晕船的男人嘛！对她而言，今天也是和解的日子。

“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他独自一人待在灰暗的房间里，俯身朝前，臂肘搁在大腿上，两手捧着沉甸甸的脑袋。中午时分，那警察曾给他送来几片三明治和一杯咖啡，他将它们放在近处长凳上。吃又有何用？他算完蛋啦。他们会强迫他入伍，他将拒绝这样做。结果将是上绞架、或者无论如何得坐二十年牢。他的生命将在这里停摆。他无限惊奇地回顾这一生：那是从头到尾都失败了的一番努力。他的思想忽左忽右，毫无特色而又变化无常。只有一个想法是固定不变的，那是并无答案的一则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在旁边那间屋里，不时爆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警察们乐不可支。一个低沉的声音喊：

“得喝一杯呀！”

也许有些警察是彼此相爱的；而在外面，在街上或屋内，他们相视而笑，他们互相帮助；他们相互交谈的时候彬彬有礼、彼此敬重。有的人还相爱极深，如泽泽特与莫里斯这一对。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年长的缘故：他们已有足够的时间彼此适应、相互习惯。至于一个年轻人嘛，就犹如半夜里走进一节车厢的旅客，车厢已坐得半满：众人都讨厌他，商量好一同骗他，让他以为已无座位可坐。但我的座位是早已定下的，既然我诞生到了人间。再不然就是因为我已完全腐朽。门另一侧的警察又嘻嘻哈哈笑起来。其中有一位提到“慕尼黑”这地名。街道、房屋、车厢、警察局：人满为患的世界，各色人等的世界，菲力普却无法进入。他毕生将待在这样一间小屋里。那是为被世人唾弃者准备的地牢。他瞥见一个矮小肥胖的女人，脸上挂着笑容，两臂光洁无毛，就是那个高级妓女。他琢磨：“毕竟她会为我穿丧服的。”门豁然敞开，将军健步走入。菲力普在长凳上躲呀躲，躲到了最阴

暗的角落里，大喊一声：

“别管我！我愿意服刑。我不需要您来保护！”

将军放声大笑。他迈着干脆急促的步伐穿过陋室，在菲力普跟前立定：

“服刑？小蠢货，你把自己当成什么要人啦？”

臂肘一扬。菲力普不由自主地将胳臂向上抬去，挡住腮帮，以防打过来的耳光。不过菲力普还是放下了胳臂，以坚定的声音说：

“我是一名逃兵。”

“逃兵！希特勒同达拉第将在明天签订协议，我可怜的朋友！连仗也打不成了，你还当什么逃兵！”

他凝视着菲力普，眉宇间不但含讥带讽，而且万分鄙夷。

“菲力普啊，即使干坏事也得是条好汉呢。得有意志、有恒心。你不过是一个又神经质又缺乏教养的顽童；你对我严重失礼，还使你的母亲极端焦虑不安：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了！”

几名爱逗乐的警察把脑袋伸进门缝。菲力普顿足跳起。但将军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迫使他重新落坐。

“怎么回事？你得听我把话讲完。你这一次的胡作非为证明你的教育还得从头开始。方才你母亲已承认她对你过于软弱。现在由我来负责管你。”

他更加逼近菲力普。菲力普抬起臂肘，大喊大叫起来：

“您要是碰我一碰，我就当场自杀！”

“那咱们走着瞧吧，”将军应道。

他用左手压下那孩子的臂肘，又用右手掴了他两记耳光。菲力普赖在长凳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走廊里出现一小阵兴高采烈的骚动，一个女人唱起《干吧小水手！》，他恨所有这些女人，她们吵得我头痛。女护士走进来，

用托盘送来晚餐。

“我肚子不饿，”他道。

“噢，得吃点儿东西，查理先生。否则您还会衰弱下去。何况还有好消息可以增进您的食欲：战争已经免除啦。达拉第和张伯伦将同希特勒举行会晤。”

他不胜惊诧地打量着她：“这话倒是真的，他们那个苏台德事件还悬而未决呢。”

她有些脸红了，两眼闪耀着光芒：

“怎么啦？您不高兴么？”

他们把我从家里拖走，像打发一只破包裹一样把我弄走。现在却连仗也不打了。但他也并不生气，所有这一切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你想这能对我怎样呢？”他回答。

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夜

一点三十分。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休伯特·马萨里克先生和马斯特尼先生，在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陪同下[1]，正在贺拉斯·威尔逊爵士的房间里恭候。马斯特尼脸色苍白，汗流不止。他的两眼下面都出现了黑圈。休伯特·马萨里克来回踱着方步。阿什顿-格瓦

[1] 休伯特·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官员；马斯特尼，捷驻德大使；阿什顿-格瓦特金，英国外交部参赞。

特金先生坐在床上。依维什蜷伏在床的一角。她感觉不到其人。但感觉得到他的体温、也听得见他的呼吸。她睡不着觉，并且知道他也没有睡着。她的小腿、大腿都有一种触电之感。她真想翻身仰卧，但只要一动弹，她就会碰着他。只要他还以为她呼呼入睡，就不会来打扰。马斯特尼转过头来对阿什顿－格瓦特金说：

"时间真长啊。"

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做了个抱歉和无所谓的手势。马萨里克有些耳热面赤了。

"被告等判决哩！"他以低沉的声音说。

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似乎没有听见。依维什暗想："夜就没个完啦？"她突然感到臀部挨着了一个极软的肉体，他竟利用她睡着了来同她厮磨；可不能动呀，否则他会发现我是醒着的。那肉体缓缓地沿着她的腰部滑行，它是滚烫而软绵绵的，是一条腿。她使劲咬着自己的下唇，而马萨里克还在往下讲：

"为了完全像是被告听判决，人家让警察出面接待我们！"

"可这是怎么回事？"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表情惊讶地问。

"我们是被装入警车，送到雷吉纳旅馆的①，"马斯特尼解释。

"啧、啧、啧！"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以责备的口气道。

现在变成一只手啦。它沿着她的腰部往下走，很轻巧，似乎是出于无意。手指已轻轻拂到她的腹部。"这没什么，"她喃喃自语，"真是一只禽兽！我睡我的觉，睡我的觉。照样做大梦。我不会动弹的！"马萨里克接过贺拉斯·威尔逊爵士递给他的地图。应由德军立即占领的土地用蓝色标明。他看了一眼，便怒气冲冲

① 实际上会谈于一点三十分在慕尼黑元首大厦的会议厅举行，而不是在雷吉纳旅馆。

地将它扔在桌上。

“我……我始终弄不懂，”他一边说一边逼视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的眼睛。“我们还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阿什顿－格瓦特金先生耸了耸肩膀；他似乎是想表示，他在这件事当中没起任何作用。但马萨里克觉得，他不想流露内心的激动。

“同希特勒进行的这类谈判是十分艰巨的，”他指出，“请将这一点考虑进去。”

“一切都取决于大国是否坚决，”马萨里克慷慨激昂地回答。

那英国人有些脸红。他挺挺腰板，以郑重的语调说：

“如果你们不接受此项协议，那就得单独去同德国商量。”

他清了清嗓子，略微温和地说：

“也许法国人会将这话对你们说得更讲究一些。但请相信，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如果拒绝，他们就不再关心你们。”

马萨里克露出极不愉快的一笑。双方沉默了。一个声音悄悄问：

“你睡着了吗？”

她不回答，但立刻感到一张嘴贴到她的腮帮上。接着是整个沉重的躯体压住她的乳房。

“依维什！”他哼哼唧唧地说，“依维什呀！”

不能叫喊，也不能挣扎。我并不是被人强暴的小姑娘。她转身仰卧，用清晰的声音说：

“没有，我没有睡着。怎么啦？”

“我爱你呀，”那男人说。

一枚炸弹！一枚从五千米高空落下的炸弹，可以当场将他们炸死！一扇门打开了。贺拉斯·威尔逊爵士走进来。他眼帘低垂。自从他们到达以来他就一直低垂眼帘，同他们交谈的时候，

两眼也仍然盯着地板。他不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突然抬头，以茫然的目光逼视他们的眼睛：

"先生们，人家恭候各位光临。"

那三个男人随他而去。他们穿过不见人影的长长走廊。该楼层的男服务员正靠在一张椅子上呼呼大睡。整个旅馆似乎已经死去。他的身子滚烫滚烫，他用胸脯紧贴着依维什的乳房，她只听得一声动物吸盘式的软绵绵声响，身上淌满从乳房流下的汗水。

"您要是真爱我，就离我远点儿，"她道，"我太热啦！"

"请到那边去，"贺拉斯·威尔逊爵士指路之后便引退了。可他偏偏不离她远点儿，反而用一只手掀开盖被，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肩膀。他现在已用整个身子压住她，用粗大的手搓揉她的肩膀和胳臂，那是猛兽的手爪。与此同时，他那稚气的、恳求的语声喃喃唤道：

"我爱你呀，依维什，我的宝贝儿，我爱你呀！"

那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比较低矮、光线充足。张伯伦、达拉第和莱热[①]等站立在一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后面。烟灰缸里盛满烟头，但谁也不再抽烟。张伯伦将双手放在桌面上。他神情疲惫。

"先生们，"他带着和蔼的微笑招呼道。

马萨里克和马斯特尼颔首不语。阿什顿－格瓦特金突然远远离开他们，似乎已不能忍受与之为伍；他走过去站在张伯伦先生身后，同贺拉斯·威尔逊爵士在一起。眼下在这两个捷克人的对面、在桌子那一边，已一共有五个人了。在他们背后，则是房门和旅馆里人迹罕至的走廊。出现片刻极为沉闷的寂静。马萨里克轮番打量他们。然后他寻找莱热的目光。但莱热正将一些文件收

---

① 阿列克西斯·莱热，法国外交部秘书长。

进一个文件包。

“先生们，请坐，”张伯伦先生说。

法国人和捷克人都落了座，但张伯伦先生仍然站立着。

“是这样……”张伯伦先生开口道。他的两眼因缺少睡眠而微红。他以踌躇的神情凝视着双手，然后突然挺挺腰板，说：“法国和英国方才就德国对苏台德问题提出的要求签订了一项协议。由于所有人的良好愿望，可以认为这项协议较之哥德斯堡备忘录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他咳了一声，便打住了。马萨里克坐在扶手椅里，身子挺得笔直，他在等待。张伯伦先生似乎还想讲下去，但突然改变主意，将一张纸递给马斯特尼：

“您愿意知道这一协议的内容吗？也许您最好将它朗读一遍。”

马斯特尼接过那张纸；此时正有人轻手轻脚地从走廊经过。然后脚步声渐行渐远，城里什么地方的一座大钟敲响了两点。马斯特尼开始朗读。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而且音色单调。他读得很慢，似乎一句句地在思考，那张纸在他两手间索索抖动：

> 德国、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四强考虑到原则上已作出安排将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土地转让德国，兹同意下列措施和条件，以规范上述转让以及此转让导致的各项措施。通过本协议，四强之每一方均承诺实现必要的措置，以确保本协议之执行：
>
> 1，撤退将于十月一日开始；
>
> 2，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均同意，上述领土之撤出应于十月十日完成，并不得损坏现有之任何设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负责进行上述撤退，而不得因此损坏前述各种设施；
>
> 3，此撤退之条件将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详细拟订，该委员会由德国、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并捷克斯洛伐克之代表组成；

4，帝国军队将于十月一日开始逐步占领日耳曼人占优势之土地。本协议所附地图标明之四地区将按照以下顺序由德国军队占领：

一区，十月一日、二日。

二区，十月二日、三日。

三区，十月三日、四日和五日。

四区，十月六日、七日。

其他日耳曼人占优势之土地将由国际委员会确定，并由德国军队自即日至十月十日予以占领。

都市在沉睡，这单调的声音在沉寂中愈益分明。它磕磕碰碰、断断续续，接着又无情地重新震响，似乎还有些颤抖；而在这声音的四围，千百万日耳曼人正无际无涯地沉浸于梦乡，而它却在详尽无遗地陈述着一次历史性谋杀的实施细则。那另一个声音恳求着、低语着，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我爱你的乳房，我爱你身上的气息，你爱不爱我呢？这声音也在夜色中浮起。那两只手，正在她灼热的身子下面进行着谋杀。

“我想提一个问题，”马萨里克说道，“应当怎样理解‘日耳曼人占优势之土地’？”

问题是向张伯伦提出的。但张伯伦有些发楞，端详他一番，而并未作出答复。显然，他根本没有听朗读。马萨里克身后的莱热发言了。马萨里克转动一下他的转椅，可以瞥见莱热的侧影。莱热回答说：

“那是指按您已接受的建议而计算的人口多数。”

马斯特尼掏出手绢拭拭额头，然后继续往下念：

5，第3节提及之国际委员会将确定应举行全民公决的领土。在全民公决完成之前，上述领土得由国际部队占领。

他停顿下来，问道：

“这些国际部队确实是国际性的，抑或仅有英国部队？”

张伯伦先生用手遮住口，打了个呵欠，一滴眼泪在他腮帮上滚落。他放下手说：

“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澄清。也在考虑比利时士兵和意大利士兵的参与问题。”

马斯特尼接着念：

> 该委员会还将确定进行全民公决的条件，并以萨尔地区全民公决的条件作为基础。为开始进行全民公决，委员会还将确定一个日期，但不得迟于九月底。

他又停了一停，并以含讥带讽的温和语调询问张伯伦：

“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成员是否与其他成员同样享有表决权？”

“当然，”张伯伦先生和蔼地回答。

一种像血一样又粘又混浊的东西污染了依维什的大腿和肚皮。它渗透到她的血液中。我不是一名遭人强暴的姑娘。她敞开身子，任人宰割。但就在寒气彻骨和火烧火燎的滋味蔓延到她的胸腔时，她的头脑却保持冷静。她保住了脑袋，在脑海里向他怒喊：“我恨你！”

> 6，最后勘定边界由国际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并有权力在例外情况下向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强提出有限的修订建议，以严格的民族标准确定某些土地可不经全民公决予以转让。

“我们是否应当认为，”马萨里克问，“这是确保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一项条款？”

他转身面向达拉第，坚定地打量他。但达拉第未予理睬。他显得苍老而疲惫。马萨里克还注意到：他的嘴角还叼着一截早已熄灭的烟头。

“我们曾得到许诺要有这样一个条款，”马萨里克大声说。

"在某种意义上，"莱热应道，"这一条可以被认为是在起您所说的那种条款的作用。但作为起步，应当是适度的。保证贵国边界的问题属于国际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马萨里克生硬地一笑，随即抱起双臂，一边摇头一边说：

"甚至连个保证也不给！"

马斯特尼继续朗读道：

7，将拥有选择之权，以便纳入转让土地之内，或排除于其外。此种选择权应在本协议日期之后的六个月以内行使。

8，在本协议签订后四周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按当事人的愿望，对属于军警建制的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解除其隶属关系。

在同一期限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释放因政治性罪名正在服刑的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囚犯。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于慕尼黑

"就这些，"马斯特尼说，"就这些。"

他仍在看那张纸，好像还没有朗读完似的。张伯伦先生放心地打了个呵欠，接着便用指头轻轻叩起桌面。

"就这些啊，"马斯特尼又说了一遍。

完蛋啦。一九一八年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就此寿终正寝。马萨里克的两眼跟踪着那页白纸，马斯特尼将它重新放在桌上。然后他又转向达拉第和莱热，仔细端详这两人。达拉第瘫在扶手椅里，下巴颏儿垂在胸前。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仔细瞧了一会儿，又重新放进香烟盒。莱热有些脸红，他看上去不大耐烦。

"您是否期待，"马萨里克问达拉第，"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或作出答复？"

达拉第没有答话。莱热低下脑袋，语流极快地说：

"墨索里尼先生今天上午就得赶回意大利；我们已没有很多时间啦！"

马萨里克仍在打量达拉第。他道："甚至不必答复？我是否应当理解为：我们必须接受？"

达拉第做了个厌倦的手势，莱热在他身后应道：

"您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她哭了，将脸转向墙壁；她默默抽噎着，这抽噎摇撼着她的两肩。

"你哭什么？"他用吃不准的声调问。

"因为我恨您！"她回答。

马萨里克站起来，马斯特尼也站起来。张伯伦先生打了个大呵欠，似乎连下巴也快掉下来了。

九月三十日，星期五

小兵朝着胖路易走过来，手里挥动着一份报纸。

"和平喽！"他嚷道。

胖路易放下手里的桶：

"说什么呀，小伙子？"

"我说：实现和平了呗！"

胖路易满脸狐疑地瞅着他。

"这谈不上和平，因为并没有打仗呀！"

"胖子呀，他们签字了呢。只要看看报就明白啦。"

他将那份报纸递过去，但胖路易用手推开：

"我不识字。"

"啊，你这笨蛋！"那孩子不胜怜悯地说，"那你就看看照

片嘛!”

胖路易很不情愿地接过报纸，挨近马厩窗口，仔细看了看照片。他认出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正在微笑，看上去像几个好朋友。

“好哇，”他道，“好哇!”

他皱着眉头看看那孩子，然后突然开心起来，笑嘻嘻地说：

“他们现在和好啦！可我连他们过去为什么争吵也不知道呢。”

那士兵笑了，胖路易也连声哈哈。

“再见，老伙计!”士兵道。

他走开了。胖路易挨近那匹黑母马，抚摸着它的臀部。

“嘿，嘿！真漂亮啊!”他称赞着，“嘿，嘿!”

他感到不知所措，说：

“那么，现在该干什么？现在该干什么呢?”

比尔南沙茨先生把脸藏在他那份报纸后面。在铺开的一页页报纸上头，冉冉升起笔直的轻烟。比尔南沙茨太太在安乐椅里晃着身子。

“我得见见萝丝，谈谈吸尘器的事。”

她提到吸尘器已是第三次了，但并不走开。埃拉毫无好感地打量着她：她本希望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

“你想他们会不会从我这儿将它拿回去?”比尔南沙茨太太转身问女儿。

“你老问我这件事，我真说不上呢，妈妈!”

昨天，比尔南沙茨太太还把女儿、侄女搂在怀里，因为幸福而热泪盈眶。今天却已不知道拿这份兴高采烈的劲儿怎么办了。这是一份如她本人那样庞大而稀松的快乐。除非她能让别人与自己分享，否则它就要变成天赐的万福啦。

她转过头来看看丈夫，喃喃叫道：

"古斯塔夫！"

比尔南沙茨先生没有答理。

"你今儿没怎么出声呢！"

"没呢！"比尔南沙茨先生支吾着。

他还是放低了手头的报纸，从眼镜上方瞅瞅她。他的神态疲惫而苍老：埃拉看了非常心疼；她真想拥抱爸爸，但在比尔南沙茨太太跟前最好还是别做太动感情的事，因为她本来就过分激动了，随时可能有这类举动。

"至少你还是高兴的吧？"比尔南沙茨太太问。

"高兴什么呀？"比尔南沙茨先生没好气地问。

"你看呀，"她说，语气里已带着抱怨，"你对我说过一百次：你不要这场战争，它将成为大灾大难。应该做的是同德国人商量……。我以为你总该高兴了喽。"

比尔南沙茨先生耸耸肩膀，重新拿起报纸。比尔南沙茨太太注视着这一大堆纸张，目光中充满惊奇和责怪，下嘴唇不住地颤动。接着她叹了口气，艰难地站立起来，朝门口走去。

"我对丈夫、对女儿都弄不明白喽！"她一边走出房门，一边口中嘀咕。

埃拉朝父亲走去，温柔地吻了吻他的脑门儿。

"怎么回事啊，爸爸？"

比尔南沙茨先生放下眼镜，抬起头来看着她：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场战争么，我已经不是去作战的年纪了，对不对？那么，我就不吭气啦。"

他仔仔细细折好报纸，嘟嘟囔囔，似乎是说给自己听。

"我原先是赞成和平的……"

"那么？"

“那么……?”

他做了一个很滑稽的幼稚动作，将头向右倾倒，又将右肩抬起。

“我感到羞耻，”他以阴沉的语调说。

胖路易将桶里的水倒进厕所，小心翼翼地将海绵里的水全都挤出。然后他将海绵放进桶里，连桶带海绵送回马厩。他关好马厩的大门，穿越庭院，走进B楼。营房里没有一个人。“他们不急着回家，”胖路易自言自语，“大概他们在这儿很开心。”他从床下找出自己那身便衣长裤和上装。“我呢，我一点儿也不开心，”他边说边脱下军装。他还不敢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心想：“人家找我的麻烦有一个礼拜啦。”他穿上长裤，然后将军用品仔仔细细摆在床铺上。他不知道原来的老板还要不要他。“这年头儿，谁替他放羊啊!”他提起挎包便出门。洗衣池前面有四个人，一边打量他一边吃吃发笑。胖路易冲他们举手打了个招呼，便径自穿过庭院。他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准备步行回家。“我可以在农田方面帮他们一把，他们总会给我点儿吃的吧!”蓦然间，他仿佛又看见加尼古灌木丛上头淡蓝的天空，看见了羊群起起伏伏的后臀，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自由民啦。

“那边那个人，上哪儿去?”

胖路易猛一回首：原来是佩尔蒂埃军士，一个大胖子。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嘿嘿!”他一边跑一边嘀咕，“嘿嘿，这哪行?”

他在离胖路易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脚，由于愤怒和气喘而涨得满脸通红。

“您上哪儿去?”他又问。

“我走啦，”胖路易回答。

“您走啦!”那军士说着抱起臂膀，“您走啦! ……可您想到

哪儿去?”他以极度的愤慨责问。

“回老家去!”胖路易答。

“回他的老家!”军士重复道,“他要回老家去呢!大概这儿的菜谱不对他的味儿,或者是床铺咯吱咯吱响!”

他突然正颜厉色,命令道:

“请您给我来个向后转,跑步走!我要好好收拾您,好小子!”

“他还不知道那些人和好了呢,”胖路易寻思。他解释道:

“报告军士,和约已经签订啦。”

军士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在耍滑头,要不就是想买通我。”

胖路易这会儿不愿意发火,他掉转头来继续走路。但那个大胖子却紧追不舍,一把抓住他的袖口,站到他面前。他的大肚皮碰了碰他的身子,只听他大嚷:

“假如您不立即服从命令,那就军事法庭上见!”

胖路易站住了,挠起头皮来。他想起马赛,忽然觉得头疼。

“人家找我的麻烦有一个星期啦!”他语气温和地说。

军士抓住他的上衣摇撼着他,怒吼道:

“您说什么?”

“人家找了我一个星期的麻烦啦!”胖路易以雷鸣般的声音大喊道。

他抓住军士的肩膀,照准他的面孔就是一拳。没一会儿,他就只好将一只胳膊伸到他腋下,支住他不至于倒下;同时继续饱以老拳。这时,他感觉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他,接着便抓住他的胳膊,将它拧住。他只得放下佩尔蒂埃军士,军士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倒在地上。于是他动手收拾那些缠住他的家伙们。可就在这时,有人绊了一下他的小腿,他当即仰面倒在地上。他们一齐动

手揍他，他将脑袋左转右闪，想躲过拳头。他喘着粗气说：

"让我走吧，小伙子们。让我走吧，告诉你们：已经讲和了呀！"

戈梅兹用指甲掏了掏衣袋底，掏出几根烟丝，还搀着尘土和线头。他把这一切全都塞进烟斗，再将烟斗点燃。冒出的烟有一股酸涩呛人的味儿。

"配给的烟草已经抽完了吗？"加尔森问。

"从昨晚起就没有啦，"戈梅兹说，"假如我能料到，就会多带点儿回来的。"

洛佩斯走进来，拿来一些报纸。戈梅兹瞅了瞅他，然后低下眼睛看看烟斗。他明白了。他看见了报纸第一版上慕尼黑的名字被印成又粗又大的黑体字。

"那怎么办？"加尔森问。

远处传来隆隆炮声。

"咱们就完蛋啦！"洛佩斯答道。

戈梅兹咬紧他的烟斗嘴。他听见了隆隆炮声，又回想起松林里的儒安那平静的夜晚，想起海滨飘扬的爵士乐曲：马蒂厄还可以度过许许多多与此相似的良宵。

"这帮混账东西！"他喃喃咒骂。

马蒂厄在食堂门槛上待了一会儿，然后从屋里走到院里，将房门关上。他仍然穿着原先那身便装，服装店里已找不到军服上装了。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到处游荡，他们似乎不知所措，而且忧心忡忡。两名朝他走来的年轻人竟不约而同地打着呵欠。

"好哇，你们笑啦，你们！"马蒂厄对他们大声说。

最年轻的那一位闭上了嘴，以歉疚的神情道：

"不知道该干什么呀。"

"你好！"马蒂厄身后有人喊。

他转过身来。这是一位名叫乔治的人，跟他的床位相邻，圆圆的脸上毫无血色，表情颇为忧郁。他朝这人笑了笑。

“怎么样？”马蒂厄道，“好吗？”

“还好，”对方回答，“马马虎虎呗。”

“你应当发牢骚，”马蒂厄说，“你不该到这里来，在这个时间；你应当出现在舞场。”

“可不是么，”对方回答，又耸了耸肩，“在那儿或别的什么地方。”

“对啦，”马蒂厄说。

“我很满意，因为可以见到我的女儿了，”他应道，“要是没有这一点……我不过是打回办公室罢了；我跟老婆的关系不是太好……。大家会读读报纸，为但泽操心：这一切像去年一样又会重演一遍。”他打了个呵欠，说：“生活嘛，到处相同，不是吗？”

“到处都一样。”

他们勉勉强强地相视一笑，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彼此沟通的话了。

“回头见，”乔治说。

“回头见。”

在铁栅栏的另一侧，有人在拉手风琴。铁栅栏的另一侧便是南锡、是巴黎，是每周十四小时的课程，是依维什、是鲍里斯，也许还有伊蕾娜。生活到处都一样，永远一样。他缓缓地朝铁栅栏走去。

“当心啊！”

几位士兵向他示意远离此地：他们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并不十分认真地玩着扔铜子儿游戏。马蒂厄稍稍站立了一会儿：他看见铜子儿在滚动，接着又有一些、再有一些铜子儿滚动。不时有一枚铜子儿像陀螺一样自我旋转着，然后摇摇摆摆地倒在另一枚

铜子儿上，将它遮住一半。于是他们重新挺挺腰板，哇哩哇拉叫喊几声。马蒂厄继续走他的路。这么多穿越法国全境的火车与卡车，这么多辛勤劳动，花了这么多钱，流了这么多泪，在全世界的电台上发出这么多呐喊，用各种语言进行了那么多威胁，作了那么多挑战，还有那么多的喁喁私语，结果却是在一个庭院里来回转圈、或者在尘土中玩扔铜子儿游戏！所有这些男子汉都勉力克制自己，才能在出发时不流下眼泪。他们都突然直接面对着死亡，都在经历了千难万阻之后，或者出于某种谦卑，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现在，他们都惊呆了，摇晃着臂膀呆在那里，对于卷土重来的和平生活感到困惑：那是人家暂时饶给他们的，不过是瞬间而已，他们却不知拿它怎么办了。"这是上当受骗的一天！"他喃喃自语。他一把抓住铁栏栅的横条，朝外面放眼看去：阳光照耀在空空荡荡的一条街上。二十四小时以来，在各个城市的商业街上，已是一片和平气氛。但在兵营和城堡周围，还飘浮着一团朦胧的战争之雾，正处在慢慢消逝的过程中。那看不见的手风琴拉的是《悔罪的女人》①。一小股热风在公路上刮起旋转的尘土。"而我自己的生活，我将怎样处置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巴黎于依更斯街有一套公寓房在等着他。两间屋子。有暖气供应，有水、电、煤气，放着几只绿色安乐椅。桌子上有一只铜制螃蟹形镇纸。他将回到自己的住所，将钥匙插进锁孔。他将恢复在布丰中学的教师职务。似乎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什么也不曾发生。他所熟悉的生活在等待他，他已将它留在了书房，留在了卧室里。他不生任何是非地溜回去（没有任何人会惹是生非，没有任何人会提及慕尼黑的会晤，再过一个月一切都会被忘掉）。在他生活的连续性中，只会有一个小小的无形创伤，一个小小的裂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士兵中传唱的流行歌曲。

缝：回首往事，曾经有过一天夜里，他以为自己要出发上前线去……

“我不愿意！”他喃喃自语，同时使劲攥住铁栅栏的铁条儿。“我不愿意！不会是这样！”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盈盈地观望闪耀着灿烂阳光的房屋窗户。他觉得自己是强者。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淡淡的不安，他现在才开始认识它。这淡淡的不安给他以信心。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他也不再是什么人物。前天昏暗之夜将不会是白白度过的；那巨大的动荡不完全是无益的。“让他们收刀入鞘吧，假如他们愿意。他们打他们这一仗、或者不打这一仗，我不管它。我决不上当受骗。”手风琴不响啦。马蒂厄顺着庭院又重新走动。“我将仍然是自由的，”他暗自思量。

飞机在布尔热机场上空转了好几个大圈子，黑色的、波浪似的沥青覆盖了降落场的一半。莱热朝达拉第欠下身子，指着这黑压压的一片，对他大声说：

“多壮观的人群！”

达拉第也向下观望。从离开慕尼黑以来他头一遭开口说话：

“他们是来揍我的！”

列日不表示异议。达拉第耸耸肩膀：

“我理解他们。”

“一切都得看维持治安的部队如何，”莱热叹了口气说。

他走进屋内，手中拿着报纸；依维什坐在床上，她低着头。

“行啦！他们今夜签字啦！”

她抬起眼来，只见他神情兴奋，却缄默无言。大概因为她盯着他看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您的意思是说不会有战争啦？”她问他。

“正是这样！”

没有战争；没有飞机飞临巴黎上空；屋顶不会被炸弹炸垮：必须过日子啦。

"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她抽噎着说，"而您似乎非常高兴！"

米朗挨近了安娜。他踉踉跄跄，两眼发红。他摸摸她的肚子，说：

"这小家伙没有运气哩。"

"什么呀？"

"孩子。我说他没有运气。"

他跛行着走到桌边，斟了一杯酒。从清晨以来这已是第五杯了。

"你还记得吧，"他道，"你曾经在楼道里跌了一跤？我当时以为你一定要流产了。"

"结果呢？"她没好气地问。

他手里端着酒杯，转身朝着她。他似乎要举杯祝酒哩。

"那岂不更好，"他似笑非笑地说。

她端详着他：他举杯到嘴边，手有些哆嗦。

"也许是，"她说，"也许那倒更好。"

飞机着陆了。达拉第颇为艰难地走出机舱，踏上了舷梯；他脸色发青。下面是一片嗡嗡不止的大声叫喊。人们奔跑起来，冲破警戒线，挤垮了阻隔栏。米朗饮着酒，笑盈盈地自言自语："为法国干杯！为英国干杯！为光荣的盟国干杯！"接着他绷足气力将酒杯摔在墙上。他们在高呼口号："法国万岁！英国万岁！和平万岁！"他们手里举着旗帜、或者捧着鲜花。达拉第在舷梯最上面一级站住了。他惊惶失措地瞅着他们。然后他转身看看莱热，咬着牙小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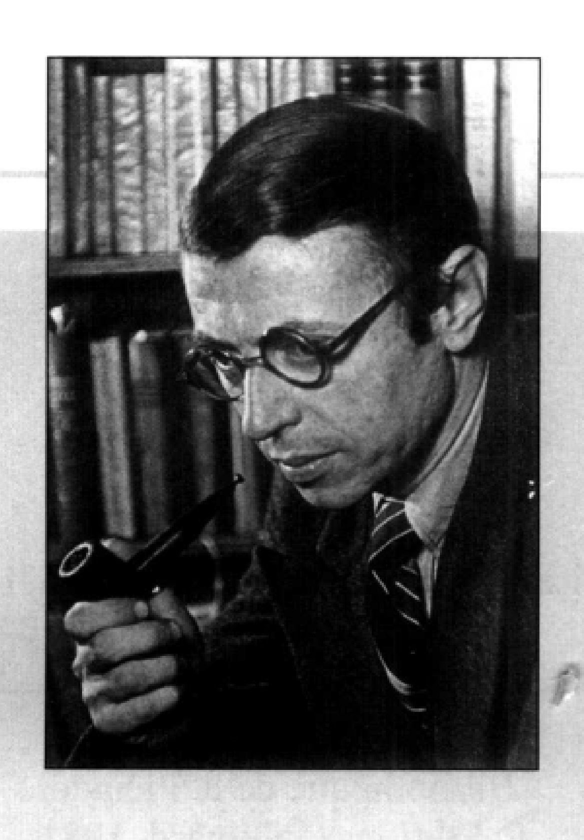
"一群蠢货！"



萨特文集

4 ● 小说卷［IV］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4

● 小说卷［IV］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自 由 之 路

第 三 部

痛 心 疾 首

沈志明 译



上　篇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时于纽约

一条章鱼？他拿起刀子，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场梦。不，原来炎热像章鱼似的用吸盘在吮吸他。他浑身出汗。近凌晨一点才睡着，两点钟他热醒了，跳进冷水浴缸浸泡，然后没有擦干身子便躺下，可立刻感到火烧火燎，如烈焰逼烤，又是大汗涔涔。黎明时分才入睡，却梦见火灾。现在必定日上三竿了，戈梅兹仍旧汗流浃背，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不停地淌汗。“他妈的！”他边骂边用湿漉漉的手掠了掠湿漾漾的胸脯。这简直不是炎热，而是天气得了重病：空气发高烧，空气冒热汗，人在汗中冒汗。起床。穿着衬衫直出汗。他挺直身子自言自语：“见鬼！我没有衬衫了。”他把最后一件衬衫，那件蓝的，泡在水里了，因为他不得不每天换两次。现在完了，直到送洗的衣服取回之前，他只得穿上又湿又臭的衣衫。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仍不免汗水如注。滴滴汗珠像虱子似的在胁部奔跑，弄得他怪痒痒的。他摸了摸搭在扶手椅靠背上那件皱巴巴的衬衫：在这个倒霉的国家，什么东西都干不了。他胸口发紧，嘴干舌粘，好像昨夜喝醉了酒。

他穿上裤子，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满街阳光，炎炎似火，这将延续十三个小时。他焦虑、气恼地凝望街面。天下无处不是

灾：在彼岸，黝黑肥沃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到处是鲜血和惨叫；在此岸，除了红砖房子便是金光烈日，赤日复赤日，一身汗接着一身汗。真的，天下无处不是灾。两个黑人笑嘻嘻地走过，一个女人进入杂货铺。戈梅兹骂道："他妈的！他妈的！"他望着炫目的流光溢彩，心想：我即使有时间作画，即使专心致志，在似火的骄阳下也难以下笔呀！"他妈的！他妈的！"

有人按铃。戈梅兹去开门。来人是里奇。

"要死人啦，"里奇进屋时说。

戈梅兹吓了一跳，问道：

"什么？"

"热呀，热死人哪。怎么？"里奇责备道，"你还没穿好衣服？拉蒙十点钟等咱们哩。"

戈梅兹耸耸肩："我老晚都睡不着。"

里奇含笑瞧着他，戈梅兹气乎乎地补充：

"天太热，简直没法睡觉。"

"刚来嘛，都这样，"里奇语气温厚地说，"你会习惯的。"

里奇关切地注视他，问道：

"你服盐片了吗？"

"当然，但对我没有效果。"

里奇摇摇头，宽厚中夹着几分严肃，心想盐片是止汗的呀，如果对戈梅兹不起作用，那说明他与众不同。

"喂，我说，"里奇突然皱起眉头，"你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西班牙也很热嘛！"

戈梅兹想起马德里干燥炎热的早晨，阿尔卡拉上空金光灿烂的太阳，还给人带来希望。他摇摇头说：

"热得不一样。"

"不那么潮，唵？"里奇颇得意地说。

"是的，而且比较能让人忍受。"

里奇拿着一张报纸，戈梅兹伸手想问他要，但没有胆量，手又缩了回来。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里奇兴高采烈地说，"是特拉华州日[①]，我刚从那边回来，知道吗？"

里奇打开报纸第十三页，戈梅兹瞥见一张照片：拉加迪亚握住一个大胖子的手，两人开怀大笑。

"左边这家伙，"里奇说，"就是特拉华州州长。拉加迪亚昨天在世界博览会大厅会见他，不平常哪！"

戈梅兹真想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看一看第一版的新闻，但又转念："关我屁事"，便走进盥洗室。他往澡盆里放凉水，同时匆匆刮胡子。他洗凉水浴时，里奇大声问道。

"你怎么样呀？"

"山穷水尽。我没有衬衫穿了，身上只剩下十八美元。再说马纽埃尔星期一就回来，我得把这套公寓还给他。"

但戈梅兹仍惦记着报纸，里奇一边等他一边看报，翻报的声响不时传来。他细心地擦干身子，但怎么也擦不干，浴巾直往外渗水。他穿上湿衬衫时微微打颤，然后回到卧室。

"巨人队的比赛。"

戈梅兹莫名其妙地望着里奇。

"昨天的棒球比赛，巨人队赢了。"

"噢，对，棒球……"

戈梅兹蹲下系皮鞋带。他试图从下往上看清第一版的大标题，终于憋不住问道：

---

①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纽约市市长拉加迪亚欢迎特拉华州州长理查德·麦克缪伦，时值纽约世界博览会举办特拉华州特别日。

“巴黎怎样了?”

“你没听广播?”

“我没有收音机。”

“完了，了结了，”里奇平静地说，“昨夜他们进驻巴黎了。”

戈梅兹走向窗户，把前额贴在灼热的玻璃上，凝望街道：无用的太阳，无用的日子，往后的日子毫无用处了。他转过身，跌坐在床上。

“赶快呀，”里奇说，“拉蒙可不乐意等人哟。”

戈梅兹重新站起来，但他的衬衫已经湿得可拧出水了。他走到镜子前打领带，问道：

“他同意了?”

“原则上同意了。每周六十美元，你负责画展专栏。他要亲自见你。”

“他会见到我的，”戈梅兹说，“他会见到我的”。

戈梅兹猛地转身问道：

“我要预支工资，你认为他肯干吗?”

里奇耸耸肩膀，思考片刻后说：

“我对他说你来自西班牙，他估计你心里并不揣着佛朗哥；我没有跟他提起你的……战绩。别对他说你曾是将军，谁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呢。”

将军！戈梅兹瞧了瞧自己破旧的裤子和由于出汗过多衬衣上出现的暗斑。他带刺地说：

“别担心，我根本不想吹嘘自己。我知道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在这里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六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里奇显得很不高兴，他冷冷地解释道：

“美国人不喜欢战争。”

戈梅兹把西服上装夹在腋下，说道：

“走吧!”

里奇慢慢地把报纸叠好，起身出发。在楼梯里他问道：

“你的妻子和儿子还在巴黎吗?”

“我很希望他们不在巴黎，”戈梅兹激动地说，“我希望萨拉早已逃到蒙佩利埃，她这点灵性总有的吧。”然后他加添道，“六月一日以来我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你若找到工作，可以把他们接来，”里奇说。

“是的，”戈梅兹说，“是的，是的，再说吧。”

街上，窗户金光耀目，太阳直射一排排平顶楼房，粗陋的建筑的墙砖已经发黑。每幢楼门前都是一色的白石台阶，东河那边热浪翻滚，雾气蒙蒙，这座城市显出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没有一点阴处，世上没有一条街像此地这样使人感到无遮无掩。阳光像烧至白热的针直刺戈梅兹的双眼，他举手挡光，但衬衫贴住了皮肤。他浑身发抖：

“热死人哪!”

“昨天，”里奇说，“一个可怜的老头在我面前倒下：日射病。哎呀，我可不喜欢看见死人。”

“去欧洲吧，让你看个够，”戈梅兹心想。

“有四十个街区的路程，必须乘公共汽车，”里奇接着说。

他们在一根黄柱子前停下。一个年轻妇女在等车。她用内行而忧郁的目光瞧了戈梅兹一眼，便转过身背朝他们了。

“漂亮的女人，”里奇说时样子像个中学生。

“她怕是个婊子吧，”戈梅兹充满仇恨地骂道。

在这个女人的注视下，戈梅兹感到自惭形秽，浑身冒汗。而她却不出汗。里奇也不出汗：穿着漂亮的白衬衫，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翘鼻子颇引人注目。然而，英俊的戈梅兹、英俊的戈梅兹将军却自惭形秽。将军对眼睛感兴趣：蓝色的、绿色的、黑色

的眼睛在跳动的睫毛遮掩下时隐时现；那婊子对矮个儿南欧人不屑一顾，此人每周挣五十美元，穿着现买的衣服直冒汗。"她以为我是西班牙侨民。"不过，他忍不住瞧了瞧她修长美丽的大腿，猛地又出了一身汗。"我有四个月没有做爱了。"从前，性欲好比腹中升起的太阳；如今，他像爱偷看猥亵场面的人，鬼鬼祟祟，无耻地眼红别人。

"抽支烟吗？"里奇问他。

"不，我的嗓子着了火似的，倒想喝点什么。"

"没有时间了。"

里奇不好意思地轻轻拍了拍戈梅兹的肩膀，对他说：

"尽量做个笑脸。"

"什么？"

"尽量做个笑脸。拉蒙要是看见你这么板着脸，会吓着的。我并不要求你点头哈腰，"他见戈梅兹做了个手势，赶紧补充道，"你一会儿进屋时，嘴上挂个泛泛的微笑，好像你忘了还在微笑，届时你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我会笑的，"戈梅兹说。

里奇关切地注视着他问：

"你是为孩子担心吧？"

"不。"

里奇痛苦地思索了一下，问道：

"因为巴黎的缘故？"

"我才不在乎巴黎呐，"戈梅兹粗暴地回答。

"他们没放一枪就拿下巴黎，难道这不更好吗？"

"法国人本可以保卫巴黎的，"戈梅兹声调平淡地说。

"得了，一座地势平坦的城市。"

"法国人本可以保住巴黎的，马德里就坚持了两年半嘛……"

“马德里……”里奇重复道，茫然做了个手势，接着说，“为什么要保卫巴黎？愚蠢透顶。他们会摧毁卢浮宫，歌剧院，圣母院。损失越少越好嘛。现在，”他满意地补充道，“战争快结束了。”

“不见得吧！”戈梅兹讽刺道，“照这么个打法，再过三个月就会建立纳粹和平了。”

“和平既非民主的，也非纳粹的，”里奇说，“和平就是和平。你很清楚我不喜欢希特勒分子，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人哪。一旦欧洲被征服，他们便开始遇到麻烦，届时便不得不往酒里加水啦。如果他们通情达理，他们就会让每个国家在欧洲联邦的范围内管理自己，差不多像我们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样子。”

他说得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并补充道：

“如果这样能阻止你们每二十年打一次仗，那就不错了。”

戈梅兹对里奇怒目而视，却发现他灰色的眼睛包含着无限的诚意。他性情快活，酷爱人类，酷爱鸟类，酷爱孩子，酷爱抽象艺术，以为用廉价的大道理就能解决一切争端。他对拉丁族的入境移民不大友好，而跟德国人比较和睦。“巴黎沦陷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戈梅兹转过脸，瞧了瞧报贩五颜六色的报摊，他突然感到里奇冷酷无情。

“你们这些欧洲人哪，”里奇说，“你们总那么依恋象征。一星期以前大家就知道法国被打败了。喏，你在法国生活过，你在那里有过往事，我理解这使你伤心。但巴黎失陷与你有何相干？既然巴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战争结束后，再回去就是了。”

一种幸灾乐祸感使戈梅兹心潮起伏。他声音颤抖着说道：

“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倒高兴呢！佛朗哥进入巴塞罗那时，法国佬摇头晃脑，说什么遗憾之至，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挺身而

出，连小拇指都不动一下。好哇，现在轮到他们了，让他们尝尝滋味吧！真叫我高兴！”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这时公共汽车叭哒叭哒停靠在人行道旁，他重复道，“真叫我高兴！”

他们跟着那个年轻妇女上车，戈梅兹设法偷看她的腿弯，上车后他们站在车厢外的平台上。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胖子赶紧避开他们，戈梅兹心想：“我大概身上发臭。”最后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手上打开一份报纸。戈梅兹从那人的肩上往下瞥见：“托斯卡尼尼[1] 五十四年来首次在里约热内卢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下面登着：“纽约首场上映《医生娶媳妇》，由雷·米兰德和洛蕾塔·扬主演。”车厢各处都有乘客在翻阅报纸：拉加迪亚会见特拉华州州长；洛蕾塔·扬；伊利诺斯州发生火灾；雷·米兰德；我使用喷雾除臭剂的日子丈夫就喜欢我；请买金阿盖尔，甜蜜的轻泻剂；拉加迪亚向特拉华州州长微笑；巴迪·史密斯宣布：“不要把烧饼给矿工。”他们翻阅着，白纸黑字的大版面报纸给他们讲他们的事情，讲他们的忧虑和喜悦；他们知道巴迪·史密斯是何等人士，而戈梅兹不知道；他们把头版头条的标题新闻“巴黎失陷”或“蒙马特尔在燃烧”翻过去，使其版面朝地板或朝司机的后背。他们阅读，报纸在他们的手中翻来翻去，而来自远方的呐喊没有人要听。戈梅兹感到衰老和疲倦。巴黎太遥远了，这里的一亿五千万人中惟有他一个人为巴黎担忧，这只不过是他个人小小的忧虑，比那使嗓子火烧火燎的干渴稍为重要一点罢了。

“把报纸给我，”他对里奇说。

德国人占领巴黎，向南方逼进。勒阿弗尔失陷。马其诺防线被突破。

---

① 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著名指挥家。

字字句句如泣如诉，但他身后三个黑人根本不理会，仍旧嘻嘻哈哈。

法国军队完整地保存下来。西班牙夺取丹吉尔。

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有条有理地掏公文皮包，掏出一把耶鲁大学的钥匙细细察看，踌躇满志。戈梅兹感到无地自容，不禁想把报纸合上，好像报上泄露了他最秘密的隐私。报上巨大的呐喊使他的双手颤抖，求救的呼唤、垂死者嘶哑的喘气声显得那样不适宜，如同他这个外国人流出的汗，如同他身上刺鼻的汗臭。希特勒的话不可信；罗斯福总统不相信……；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帮助盟国。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捷克人；法国人将尽一切努力帮助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纱布，药品，罐头奶。不幸哪！马德里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他看到马德里字样，再也念不下去了。“太棒了，坏蛋们，坏蛋们！让他们在巴黎四处点火八方燃烧吧，把巴黎化为一片灰烬。

图尔消息（本报特派记者阿尔尚博报道）：战斗继续进行，法国人宣布敌人的进逼减弱，纳粹损失惨重。

进逼当然减弱了，等到法国人的末日一到，剩下最后一份报纸时就彻底减弱了；什么损失惨重，可怜的语词，抱最后一线希望的说法，骗得了谁呀；什么在塔拉戈纳周围法西斯损失惨重；什么进逼减弱；什么巴塞罗那将坚守到底……第二天就仓皇逃窜了。

柏林消息（本报特派记者布鲁克·彼得斯报道）：法国丧失了全部工业；蒙梅迪失陷；马其诺防线崩溃；法军溃败在逃。

颂歌，赞歌，光辉灿烂；德国人军服整齐，在柏林、马德里放声歌唱，也在巴塞罗那放声歌唱；今天，巴塞罗那、马德里、

巴伦西亚、华沙、巴黎，明天，伦敦。在图尔[①]，衣冠楚楚的先生们在旅馆的走廊里奔跑。太好了，太棒了，让他们占领吧，法国、英国、所有的地方，让他们在纽约登陆，太棒了！

戴眼镜的先生注视着他，戈梅兹感到无地自容，好像大喊大叫了一场。黑人们在微笑，年轻女人在微笑，售票员在微笑，not to grin is a sin.[②]

“咱们下车吧，”里奇微笑着说。

海报上，杂志上，美国在微笑。戈梅兹想到拉蒙，也开始微笑了。

“现在十点钟，”里奇说，“咱们只迟到了十分钟。”

十点钟，这么说法国是下午三点钟：在这出征的上午后面正隐藏着一个暗淡的、无望的下午。

法国，下午三时。

“咱们糟了，”那家伙说。

他坐在驾驶位上发呆，萨拉发现他颈背上大汗涔涔，后面传来汽车喇叭的催促声。

“没有汽油了！”

他打开车门，跳到大路上，站在车前，望着自己心爱的汽车发愣。

“他妈的！”他嘀嘀咕咕骂道，“他妈的，真他妈的！”

他摸了摸烫手的发动机罩，萨拉透过车窗玻璃看见他在耀眼的阳光下发呆。周围一片嘈杂声，自早晨一直尾随其后的汽车纷纷远去，留下团团尘埃。他们后面，汽车喇叭、哨子、汽笛汇成

---

① 图尔曾是法国政府临时所在地，为期三天，自1940年6月11日至14日。

② 英语：“脸不露笑是罪过”。此话是当年开展微笑服务的口号。

一片鼓噪，好比许多金属鸟一起发出怒骂声。

“他们为什么发火?”

“因为我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她真想跳下车，但绝望使她瘫在车座上动弹不得。那家伙抬起头，愤怒地喊道：

“下车呀！没听见他们在催命吗？帮我推车。”

萨拉带着帕勃洛下车。

“到车后去，”那家伙冲着萨拉说，“使劲推吧。”

“我也要推车，”帕勃洛说。

萨拉用力把身体支撑在车尾，闭着眼睛，使出全部力气推车，仿佛在做噩梦。汗水湿透了她的短袖衬衫，太阳透过她紧闭的眼皮，照得眼睛生疼。她睁开眼睛，但见那家伙左手推着车门，右手驾驶方向盘；帕勃洛急忙跑到车后，抓住缓冲板，拼命叫唤着往后拽。

“别往后拽呀，”萨拉说。

汽车缓缓移到路边。

“别推了，别推了!”那家伙喊道，“行了，行了，他妈的。”

喇叭声停止了，汽车的长河又开始流动。

一辆辆汽车贴近这辆抛锚的车飞驰而过，车中一张张脸贴着窗玻璃往外探望，萨拉在众目睽睽下感到脸红，赶紧躲在汽车后面。驾驶一辆谢夫罗莱汽车的瘦高个儿伸出头冲着他们大骂：

“臭笨蛋!”

大卡车，小卡车，私人汽车，饰着黑旗的出租汽车，敞篷汽车。每过一辆车，萨拉的勇气就减少一分，吉恩似乎就离得更远一点。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在吱嘎刺耳的声响中，吉恩显得更加遥远了；最后是黑压压的步行者，他们蜂拥着往前赶路。萨拉躲在路沟边上，蜂拥的人群叫她害怕。他们步履艰难，患难

的痛苦使他们好像一家人似的，谁加入他们的队伍便与他们同舟共济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其实他们并没有瞧她，只顾着躲闪汽车，根本没注意她：他们的眼睛已无暇他顾。一个戴着窄边扁形草帽的大高个儿两手各提一只箱子，紧挨着抛锚的汽车过来，瞎子似的撞着汽车挡泥板，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又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他脸色苍白。其中一只箱子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签：塞维利亚，开罗，萨拉热窝，斯特雷扎。

“他累坏了，”萨拉大声说，“他快倒下了。”

他没有倒下。萨拉望着窄边扁形草帽远去，草帽上红绿相间的饰带在帽子汇成的海洋上快活地飘游。

“拿上箱子，你们单独走吧。”

萨拉不寒而栗，没有答理，她望着人群，心惊胆战，不敢与之为伍。

“您听见我的话了吗？”

她转身反问道：

“能不能等汽车过来时问人家要一罐汽油呢？步行的人群过后，一定有汽车过来的。”

“我劝您别白费心思啦，”那家伙狞笑着说。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他轻蔑地啐了一下，一时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您没看见这人群哪？一批接一批地往前赶，怎么叫他们停下来？”

“要是我搞到汽油呢？”

“我对您说吧，您根本搞不到的。休想他们为了您而掉队！”他冷笑着打量她，“如果您是漂亮妞儿，如果您才二十岁，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萨拉装作没听见，坚持说道：

“要是我替您搞到汽油呢？”

他固执地摇摇头说：

“绝对不行。我不再往前走了。即使您搞到二十升汽油，即使您给我搞来一百升。我总算明白了。”他交叉双臂，严厉地接着说，“请替我想想吧，每隔二十米就得刹车，把离合器分离又接上。每小时换挡一百次，非把汽车搞坏了才完事！”

车窗玻璃上有些褐色的脏点，他掏出手绢，精心擦拭，说道：

“我本不该卷进来的。”

“您本该带上足够的汽油，”萨拉反驳道。

他摇摇头，没有答理她。萨拉恨不得抓他一把，但克制住自己，平静地说：

“怎么办呢？您打算怎么办呢？”

“呆在这里，等一会再说。”

“等什么呢？”

他不回答。萨拉抓住他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

“如果您呆在这里，您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吗？德国人会把所有强健的男人抓到集中营去的。”

“当然喽！他们会把您这种娘儿们的双手砍掉，然后爬到您身上，如果他们有胆量的话。全是编派！他们决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四分之一都不到。”

萨拉喉干舌燥，嘴唇发抖，声音失真：

“那好。我们在哪儿？”

“离吉恩二十四公里。”

“二十四公里！但我决不在这畜牲面前掉泪。”

她钻进汽车，拿了箱子又出来，抓起帕勃洛的手说：

“来，帕勃洛！”

“上哪儿？”

“吉恩。”

“远吗？”

“相当远，但等你走不动，我会背你的。再说，”她挑战似的补充道，“肯定会有好人帮助咱们的。”

那人站到他们跟前，挡住他们的去路。他紧皱眉头，不安地挠脑袋。

“您想干什么？”萨拉生硬地问道。

“怎么？”他缺乏自信地问道，“就这么走啦？连谢也不谢一声？”

“谢谢，”萨拉说得很快，“谢谢。”

那家伙终于有辙儿了：发怒。他开始发火，脸涨得通红。

“我的二百法郎呢？在哪儿？”

“我什么也不欠您的，”萨拉说。

“您不是答应付二百法郎吗？今天早晨？在默伦？在我的汽车库里？”

“是的，如果您把我送到吉恩，但您在半路上把我和孩子抛下不管了。”

“不是我抛下你们，是老爷车子。”

他摇了摇头，太阳穴的青筋根根鼓起，两眼闪闪发亮，好像很兴奋。萨拉并不怕他。

“我要那二百法郎。”

萨拉掏了掏提包，说道：

“喏，一百法郎。我不欠您了，您肯定比我有钱。给您一百法郎，图个清静。”

他接过钞票，放进口袋，然后又伸出手。他满脸通红，张着

嘴巴，两眼若有所思。

“您还欠我一百法郎。”

“连一个铜子儿也别想得到了，让我过去。”

他不动弹，好像在跟自己作对。他并不真想要那一百法郎，压根儿就不知道想要什么，也许希望小孩在离开前亲吻他一下。他想用语言把这种希望表达出来。他走近萨拉，萨拉以为他要抢箱子。

“别碰我。”

“要么我得到一百法郎，要么我拿走箱子。”

他们四目对视。他根本不想要箱子，这是显而易见的，萨拉烦得巴不得把箱子留给他。但现在必须把戏演到底。他们拿不定主意，好像记不起各自的角色，轮到萨拉说话：

“您敢抢箱子！试试看。”

他抓住箱子的手柄，拉扯起来。他本可以猛地一下夺过箱子，但他只扭着头跟她拉来扯去，萨拉死拽住不放。帕勃洛大哭起来。步行的人群已经走远了，现在又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萨拉觉得自己滑稽可笑，死抓住手柄拼命摆脱，而他则抓得更紧，终于用力夺走了箱子。他惊讶地瞧着萨拉和箱子，也许他根本不想夺走箱子，但现在已是既成事实了。她精疲力尽了。

“把箱子还给我，”萨拉说。

他呆头呆脑，死不吭声。萨拉怒不可遏，突然向接连驶来的汽车奔去，大声喊叫：

“抓贼！”

一辆黑色的长形比克牌轿车开过来。

“得了，”那家伙说，“别惹是生非啦！”

他上前抓住萨拉的肩膀，但她挣脱了，嘴里连珠炮似的嘀咕，双手比比画画，猛然跳上比克牌轿车的踏板，死抓住车门把

手不放。

"捉贼！捉贼呀！"

一条胳膊伸出汽车，推萨拉下去。

"下去，您找死呀。"

她感到要发疯了：真痛快。她大叫大喊：

"捉贼呀！停车，救命呀！"

"快下去！您怎么让我停车呢，我的车尾快让后面的车撞了。"

萨拉的怒气突然消失了。她跳下车，闪了一下，管汽车库的家伙一把扶住她，没让她跌倒。帕勃洛又哭又叫。闹剧演完了，萨拉真想一死了之。她掏了掏提包，取出一百法郎。

"喏！过一会儿您就会感到羞愧的。"

那家伙接过钞票，头也不抬一下便放下箱子。

"现在，该让我们过去了吧。"

他闪过一边。帕勃洛仍哭个不停。

"别哭啦，帕勃洛，"她没好气地说，"行了，行了，完事了，咱们走吧。"

他们走开了。那家伙在他们背后咕哝：

"谁替我付汽油钱呢？"

黑压压蚂蚁似的汽车长龙把大路挤得水泄不通。萨拉试着挤进去走一走，但汽车喇叭的怒吼把她吓退到路沟里。

"跟在我后面走。"

她扭了一下脚，不得不停下。

"坐下吧。"

他们在草地上坐下。巨大的昆虫群在他们眼前缓缓地、神秘地爬行；那家伙背朝大路，手里捏着毫无用处的一百法郎；一辆辆汽车螯虾似地爬行，发出的吱嘎声就像蟋蟀大合唱。人变成了

昆虫。她害怕起来。

“他真坏，”帕勃洛说，“真坏！真坏！”

“其实谁也不坏，”萨拉充满感情地说。

“那他为什么来着抢箱子？”

“不说‘为什么来着’，应该说：‘他为什么抢箱子？’”

“他为什么抢箱子？”

“他害怕，”她说。

“咱们等什么呢？”帕勃洛问。

“等汽车长队过去，可以在大路上行走。”

二十四公里。孩子最多能走八公里。突然，她爬上斜坡，频频挥手。汽车一辆辆在她面前驶过，她感到被人窥视，被隐蔽的眼睛窥视，被苍蝇、蚂蚁古怪的眼睛窥视。

“你干什么，妈妈？”

“不干什么，”萨拉辛酸地说，“干傻事呢。”

她又退到路沟里，拉住帕勃洛的手，他们静静地望着大路。大路以及在大路上爬行的甲壳。吉恩，二十四公里。吉恩之后，纳韦尔，里摩日，波尔多，昂岱。到了昂岱，得跑领事馆，找门路，在办公室委曲求全地等待。如果搭上一辆去里斯本的火车，那就交上好运了。到了里斯本，如果找到一艘去纽约的船，那便是奇迹了。但到了纽约又怎么样呢？戈梅兹身无分文，也许他跟另一个女人同居了，那将是不幸和奇耻大辱。他打开电报，脱口骂道：“他妈的！”他转身望着抽烟的厚唇金发的胖女人，对她说：“我老婆找上门来了，不好办哪！”他去码头，别人都在挥动手绢，他却没有掏出手绢，生气地瞧着舷梯。萨拉心想：“得了！得了！如果我单身一人，那就永远不会打扰你了，可我必须活下去，以便抚养你让我生育的孩子。”

“汽车队伍消失了，大路变得空荡荡的。大路那边是黄色的

田野和山丘。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过来，他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恶狠狠地踩踏板。

他精神失常似的望了望萨拉，没有停车，大声喊道：

“巴黎一片火海。燃烧弹！”

“怎么？”

他赶上汽车队伍，抓住一辆雷诺牌汽车的后部，让汽车拖着他走。巴黎一片火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还要保护这个小生命？为了让他到处漂泊、吃苦受惊？为了让他承受半个世纪来对他的种族的咒骂？为了让他二十岁时在大路上遭机关枪扫射、捧着自己的肠子死去？“你将从父亲那里继承傲气、好色、凶狠，你将从我这里继承犹太血统。”她拉起帕勃洛的手：

“走吧！来！该上路了。”

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大路上，田野里，密集的、持久不散的、难以平息的人群，除了鞋底摩擦地面发出沙沙声外，鸦雀无声。一时间萨拉心惊肉跳，真想逃往乡间深处，但她恢复了镇定，拽着帕勃洛，随人流向前移动。气味。人的气味：热乎乎的，臭烘烘的，体弱多病的，酸溜溜的，香喷喷的，总之，有思维的动物反常的气味。萨拉眼前是一个个圆顶礼帽，她从两个晒红的颈背之间瞥见最后几辆汽车在远处消失，她最后的希望也随之消失了。帕勃洛咯咯笑起来，萨拉吓了一跳。

“嘘，”她局促不安地说，“不许笑。”

可他笑个不停，但不再发出声音。

“你为什么笑？”

“这好像葬礼，”他解释道。

萨拉猜得出她身边有些什么样的面孔和眼睛，但她没有勇气瞧上一眼。他们走着，像她顽强地生活下去那样顽强地走下去，厚厚的尘土扬起，向他们劈头盖脑袭来，而他们只顾朝前走。萨

拉昂首挺胸，眼睛通过人群颈背间的空隙直视远方，心里琢磨："我决不变得像他们那样！"然而，片刻之后，这种集体的行走感染了她，从大腿到腹部到心脏，使她浑身都在承受一颗过于劳累的心脏的重压。万众的心脏的重压。

"纳粹分子如果抓住咱们，要把咱们杀死，对吗？"帕勃洛突然问道。

"嘘！"萨拉回答，"我不知道。"

"他们把所有这些人统统杀掉吗？"

"别说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那么快跑吧。"

萨拉紧紧拉住他的手。

"别跑，跟着我。他们不会杀死我们的。"

从她左边传来粗重的喘息声，已有五分钟了，萨拉未加注意。这喘息声悄悄侵入她的肌体，停留在她的支气管，成了她的喘息声。她转过头去，看见一个老妇人，灰白的头发被汗水粘在一起了。这是个城市老妇人，白白的面颊，眼睛下挂着水泡，是她在喘气。她大概在蒙特鲁日的一幢带井院的楼房里生活了六十年，那是克利希某家商店的后楼。眼下，人家把她推到大路上，随波逐流。她背着一个长形的包裹，贴着胯骨，每跨一步，包裹就往下掉一次；她一脚深一脚浅，头部向前冲，跌跌撞撞。"谁让这么大年岁的人离乡背井呢？难道罪没受够，还故意造孽？"她胸中升起仁慈之情，有如奶水涌入乳房："我得帮助她，帮她背包裹，替她分担劳累和不幸。"她温和地问道：

"您单身一人，太太？"

老太太连头也不回。

"太太，"萨拉提高嗓子说，"您单身一人吗？"

老人板着脸瞧她。

“我可以帮您背包裹，”萨拉说。

她等待回音，眼睛盯着包裹，片刻后更急切地说：

“请把包裹给我吧，只要我孩子能走，我就替您背。”

“不给，我自己背，”老妇人说。

“可您太疲劳了，不能坚持到底的。”

老妇人充满仇恨地瞪她一眼，往旁边退了一步，说道：

“我不把包裹交给任何人。”

萨拉叹了一口气，不吭声了。她那没有耗掉的仁慈像一股恶气使她发胀。他们不愿意别人帮助。几个人扭头瞅她，叫她好不脸红。他们不愿别人怜爱，没有这个习惯。

“还很远吗，妈妈？”

“远着呐，跟刚才差不多，”萨拉回答，满肚子不高兴。

“抱我，妈妈。”

萨拉耸耸肩膀，心想：他装腔作势，因为我想替老妇人背包裹，他吃醋了。

“再走走吧。”

“我走不动了，妈妈。抱我吧。”

她撒开他的手，生气了，心想：他会把我搞得精疲力尽的，那我就谁也帮不上了。抱着孩子就像老妇人背包裹，临了她将跟他们一样狼狈。

“抱我嘛，”他跺着脚说，“抱我嘛。”

“你还不累呀，帕勃洛，”她轻声而严厉地说，“你刚下汽车。”

小男孩碎步小跑起来，萨拉昂头笔直向前走，尽量不去理会他。过了一会儿，她斜眼瞧他一下，见他在流泪。他暗自哭泣，无声的，自伤的，不时举起小拳头用力擦掉两颊的泪水。她感到惭愧，心想：“我太狠心了。出于自尊，我对别人那么和善，而

对他却那么狠心，因为他是我的。”她献身于众人，惟独忘记自己，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忘记她本人受到迫害，她逃往普遍的大慈大悲中躲藏。在这样的时刻，她讨厌帕勃洛，因为他是她的骨肉，从他身上看到她的种族。她伸出大手盖在儿子的头上，仿佛对他说：“你的脸长得像父亲，可你仍属母亲的种族，这不是你的错。”那老妇人粗重的喘气声搅动她的五脏。“我没有权利热心待人。”她把箱子换到左手，然后蹲下。

“用胳膊围住我的脖子，”她快活地对儿子说，“放松一点。嗨！我把你抱起来了。”

帕勃洛不轻哪。他喜笑颜开，太阳晒干了他的眼泪。萨拉此刻跟其他人一样了，变成畜群中的一头牲口。她每呼吸一次，支气管仿佛被火舌燎了一下。一种不自然的剧痛撕裂她的肩膀，一种既非施予又非被施的劳累打鼓似地撞击她的胸膛。一种当母亲和当犹太女人的劳累，她的劳累，她的命运。希望化作泡影：她永远到不了吉恩。不但她到不了，任何人都到不了。谁也没有希望了，老妇人，前面戴圆顶礼帽的两个男人，推着车胎爆裂的双座自行车的那对夫妻，都没有希望了。然而，我们挤在人群里，既然人群在走，我们也得走，我们只是这条长得不见尾巴的大虫的爪子。希望已不复存在，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还活下去？

突然，众人大喊大叫起来，她却没有大惊小怪；众人溃散逃离，跳上斜坡，卧倒在路沟里，她却停留在大路上。她丢下箱子，呆在大路中央，直挺挺的，孤身一人，神情傲然。她听到天空传来轰鸣声，看见脚下的身影长长的，她搂住帕勃洛，耳朵灌满爆炸声，行了，一瞬间她便会成为死人。但是噪音减弱了，她瞥见几个蝌蚪在天空的绿水中游走。人们从路沟里出来。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继续走下去。

"总之，他不太坏吧，"里奇说，"他请咱们吃午饭，预支给你一百美元。"

"对，"戈梅兹说。

他们站在现代艺术馆底层的临时展览厅里。戈梅兹转身背向里奇和展画，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沥青路和花园小块细草坪。他没有把身子反转过来，接着说：

"现在我也许可以想想吃饭以外的事情啦。"

"你乐坏了吧，"里奇的话充满好意。

他仿佛谨慎劝说："你找到了一个饭碗，在新环境里称得上一帆风顺了，你应当发挥激情，使人受教益。"戈梅兹投给里奇一个阴沉的目光，仿佛反驳道："乐坏了？你才乐呢，因为你可以卸掉我这个包袱了。"

他心里根本不领情。

"乐坏了，"他说，"难说呀。"

里奇脸上略有愠色，问道：

"你不高兴？"

"走着瞧吧，"戈梅兹冷笑着说。

他又把前额贴着窗玻璃，凝望草坪，心头贪欲和厌恶交织在一起。直到今天早上，谢天谢地，色彩未使他心烦意乱，他早已把在巴黎游荡时期的情景埋葬，那时他满脑子幻觉，心比天高，不可一世，每天上百次自夸："我是画家。"但现在拉蒙给了钱，戈梅兹喝了智利白葡萄酒，三年来第一次谈起毕加索。拉蒙说："我不知道毕加索之后画家还能干什么。"戈梅兹微微一笑，说道："我知道，"顿时心中重新升起烈火。走出餐馆的时候，他的眼睛好像刚切除了白内障：各种色彩添光斗艳，扑面而来，就像一九二九年的盛大舞会、狂欢节、幻想曲音乐会；人与物变得充血似的绯红，长裙的紫罗兰色变得红紫，杂货店的红门变成玫瑰

红，万物变得色彩绚烂，鲜艳夺目，仿佛脉搏在疯狂地跳动，血管在扩张，浑身颤动，直至爆裂；万物即将崩裂，众人即将中风；喊叫和咒骂交织在一起，活像庙会。戈梅兹耸了耸肩：当他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的时候，有人使他恢复对色彩的感觉；应当做的事情他心里是明白的，不过得由别人去做。他拽着里奇的胳膊，加快步伐，眼光发直，但五光十色从侧面向他袭来，仿佛血泡和胆泡在他眼中爆裂。里奇把他推进陈列馆，他现在身处馆内，却注视馆外，透过玻璃窗眺望自然的绿色，未完成的绿色，含混的绿色，某种有机体的分泌，如同蜂蜜、鲜奶那样的分泌物；这种绿色可以摄取，我吸收它并使它变得绿莹莹明灿灿……但那又有什么用，我已不再作画了。他心里叹道："一个艺术批评家领了薪水就不该注视野草，而要思考别人的思想。在他的背后，别人的色彩展示在画布上，体现着萃取物，体现着精华，体现着思想。这些色彩有幸得以完成，因为它们得到充实、提炼，被推至极致，终于大功告成，只需在美术馆永久保存了。如今，别人的色彩成了他份内的事了。"

"得了，"他说，"我得靠本事挣这一百美元。"

他转过身去，只见蒙德里安[1]的五十幅画挂在诊所似的大厅的白墙上：消过毒的油画挂在有空调的大厅里；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不受细菌和激情的侵袭。他走近一幅画，长时间地细看。里奇观察戈梅兹的面部表情，没等他开口便笑了。

"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戈梅兹悄声说道。

里奇的笑容收敛了，但显得非常能体谅人的样子。

"当然喽，"他很有涵养地说，"不能一下子就恢复过来，你

---

[1] 蒙德里安（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主义画派创始人之一，主张以几何形体构成"形式的美"，摒弃艺术的客观形象和生活内容。

需要重新投入。"

"重新投入?"戈梅兹恼火地重复道,"决不重新投入这玩艺儿。"

里奇顺势转过脸看那幅画。灰的底色上显现一条黑色垂直线,拦腰横插两条细线,上面一条线的左端顶着一个蓝色圆盘。

"我以为你喜欢蒙德里安。"

"我自己也以为喜欢,"戈梅兹说。

他们在另一幅画前停下,戈梅兹仔细瞧着、竭力勾起回忆。

"你真的必须就此写文章吗?"里奇不安地问。

"必须?不,但拉蒙要求我就此撰写第一篇评论。我想他认为这才郑重其事。"

"但要谨慎,"里奇说,"别一开始就尖锐批评。"

"为什么不可以?"戈梅兹生气地问。

里奇带着温厚的讥讽笑着回答:

"看得出你不了解美国的公众。美国人特别不喜欢别人危言耸听。你先要使自己有点名气,说些简单明了、合乎情理的事情,说得让人听起来顺耳。如果你一定要抨击某个人,那无论如何不要选择蒙德里安:他是我们的上帝。"

"见鬼,"戈梅兹说,"他提不出问题。"

里奇摇了摇头,舌头嗒嗒作响好几下,以示不同意。

"他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是的,但不是叫人发窘的问题。"

"嗨!"里奇说,"你想说有关性欲或生活的意义或贫困的问题吗?不错,你在德国留过学。具有'彻底性',嗯?"他边说边拍戈梅兹的肩膀,"你不认为这有点过时了吗?"

戈梅兹没作出反应。里奇继续说:

"本人以为艺术本来就不该提出令人发窘的问题。假设有人

来问我是否对我母亲动过欲念，我会把他赶出门外，除非他是来作科学调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允许画家们公开讯问我的情结。我跟大家一样，”他用和解的语气补充道，“我有我的问题。不过，受到问题折磨的日子，我不去美术馆，而打电话给精神分析学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本行：精神分析学家使我产生信心，因为开始谈话时他先作自我精神分析。只要画家们不认真作自我精神分析，那么他们无论讲什么都是乱弹琴，所以我不要求他们让我面对我自己。”

“那你要求他们干什么？”戈梅兹漫不经心地说，他怀着忧郁的执著仔细看画，心想：“这是用清水画的。”

“我要求他们纯洁无邪，”里奇回答，“这幅画……”

“嗯？”

“天使般的纯洁，”他忘情地说，“我们美国人，我们接受为幸福的人或为争取幸福的人所作的画。”

“我不幸福，”戈梅兹说，“在我的伙伴们蹲监狱或遭枪杀的时候，我若争取幸福，那我便是坏蛋。”

里奇又一次打响舌头，他说：

“老兄，我非常理解你那男子汉的焦急。法西斯主义，盟国的失败，西班牙，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当然喽！但有时超脱这一切是好事呀。”

“一刻都不行！”戈梅兹说，“一刻都不行！”

里奇脸有点发红，委屈地问道：

“那么你从前画什么呢？罢工？屠杀？戴大礼帽的资本家？向人民开枪的士兵？”

戈梅兹不觉莞尔，他说：

“你知道，我从来不大相信革命的艺术，如今完全不信了。”

“本来嘛，这不，”里奇说，“咱们一致了。”

"也许吧，不过我突然寻思我是否连艺术本身也不信了。"

"是连革命本身也不信了吗？"里奇问道。

戈梅兹不回答。里奇又和颜悦色地说：

"你们这些欧洲知识分子，你们叫我觉得好笑：你们面对行动总有一种自卑感。"

戈梅兹突然转身，抓住里奇的胳膊说道：

"走吧！这些画我瞧够了，对蒙德里安已烂熟于心了，总能凑出一篇文章来。上楼吧。"

"去哪儿？"

"去二楼，我想看看其他人的画。"

"其他什么人？"

他们穿过三个展厅，戈梅兹推着里奇直往前走，根本不看各个展厅的画。

"到底其他什么人？"里奇很不高兴地重复问道。

"所有其他人。克莱，鲁奥[①]，毕加索，提出令人发窘的问题的人。"

他们走到楼梯脚下。戈梅兹停步，困惑地盯着里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我自一九三六年以来第一次看画。"

"自一九三六年以来！"里奇惊愕地重复道。

"就在那一年我去了西班牙。那个时期我搞铜版画，其中一块图版没来得及完成，一直留在我的工作台上。"

"自一九三六年以来！是在马德里吗？普拉多博物馆的藏画呢？"

"装箱了，藏匿了，分散了。"

---

① 克莱（1879—1940），德国画家；鲁奥（1871—1958），法国画家。

"你一定很难过吧，"里奇点点头说。

"不，"戈梅兹粗鲁地笑道。

里奇不胜惊讶，惊讶中夹着责备，他说：

"我本人从未碰过画笔，但所有的画展我必去，这是一种需要。一个画家怎么能够四年不看画呢？"

"别忙，"戈梅兹说，"等一等。一分钟之后，我就知道我还是不是画家。"

他们爬上楼梯，进入一个展室。左边墙上挂着一幅鲁奥的画，红和蓝为主色。戈梅兹在画前停下脚步。

"这是三王[①] 中的一个，"里奇说。

戈梅兹没有答理。

"我呀，不怎么欣赏鲁奥，"里奇说，"你自然很喜欢喽。"

"别说话好不好！"

他又细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说：

"咱们走吧。"

"你若喜欢鲁奥的画，"里奇说，"展厅尽头有一幅我觉得美多了。"

"不必了，"戈梅兹说，"我变成睁眼瞎了。"

里奇望着他，半开嘴巴，说不出话来。戈梅兹耸耸肩膀。

"不该朝人开枪哪。"

他们下楼梯，里奇直挺挺，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情。戈梅兹心想："他觉得我可疑。"里奇是天使，毫无疑问，从他明亮的眼睛中看得出天使们的执著，他的曾祖辈们也是天使呀，曾在波士顿的各个广场上烧死不少巫师。"我冒汗，我贫穷，我的思想可疑，

---

① 三王，基督教传说中耶稣降生时从东方来朝拜的三博士，此处指戈梅兹崇拜的画家。

尽是些欧洲人的思想，美丽的美国天使们终将把我烧死。大洋彼岸是集中营，此岸则是烧死罪人的柴堆，太难选择了。”

他们来到设在大门附近的售货处，戈梅兹漫不经心地浏览一本复制品画册，其艺术手法是乐观主义的。

“我们成功地拍摄了精彩的照片，”里奇说，“瞧瞧这色彩，简直是逼真的油画。”

一具士兵的尸体，一个喊叫的妇人：倒影映在一颗安宁的心上。艺术手法是乐观主义的，痛苦显得理所应当，因为痛苦被用来展现美。“我不安宁，我不愿为我目睹的痛苦辩解。巴黎……”他猛地转身对里奇说：

“如果绘画不是一切，那便是开玩笑。”

“此话怎讲？”

戈梅兹粗暴地合上画册，说道：

“人们是不会画邪恶的。”

里奇的目光发呆，大惑不解，呆头呆脑地打量戈梅兹。突然他直爽地笑了笑，用手指点了点戈梅兹的肋部：

“老兄，我明白，参战四年，是得重新受教育呀。”

“不必了，”戈梅兹说，“反正我准备当批评家了。”

沉默片刻后里奇急促地说：

“你知道地下室有个电影厅吗？”

“我从没来过。”

“他们放映古典影片和纪录片。”

“你想看吗？”

“我得留在这附近，”里奇说，“我五点钟有个约会，离这儿七站地。”

他们走近一块上了漆的木板广告牌，看上面的节目海报，里奇说：

“《西行的车队》，我已看了三遍，”里奇说，“看看在德兰士瓦[1] 开采钻石，可能很有趣的，”他有气无力地问道，“你看吗?”

“我不喜欢钻石，”戈梅兹说。

里奇好像松了一口气，满脸堆笑，嘴张得大大的，拍了拍戈梅兹的肩膀。

“再见吧，”他用英语告别，好像他同时重获母语和自由。

“这是感谢他的时刻，”戈梅兹心想。但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户外烈日炎炎，无数的章鱼吸盘粘住他，豆大的汗珠从毛孔沁出，一下子湿透他的衬衫，他眼前仿佛有一块烧至白热的金属片在移动。不要紧！不要紧！他仍然感到高兴，因为他刚离开博物馆：炎热虽然毒辣灼人，却是真实的。摩天大楼刺向天际，比欧洲所有的大楼要高出许多，印第安的天空虽然蛮荒，却是真实的。戈梅兹信步街头，砖房虽然难看，根本没有人会想到把它们画下来，但它们是真实的，远处那幢高楼宛如克洛德·洛兰[2] 笔下的船：一叶轻舟；高楼是真实的，克洛德·洛兰的船只则不是真的：图画是幻象。他想起马德雷山脉的那座村庄，曾在那里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傍晚：大路上洒着真实的红色。“我永远不再作画”，他毅然作出决定，心中升起一股带涩味的欢快。而今他处在山脉的此面，恰恰在这儿，在烫人的人行道上，被这火炉炙烤得狼狈不堪。真实在他周围筑起高高的围墙，堵住所有的视

---

① 德兰士瓦，南非（阿扎尼亚）东北部省份。

② 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画家，擅长历史风景画。他革新古典风景画，开创以表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为主的新风格，对欧洲风景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线，世上只剩下这炎热，这些砖头，要不然便是幻象。他拐弯进入第七大街，人群潮水般向他逼进，后浪推前浪，浪峰闪烁，一束束目光，明亮而无生气；人行道在颤抖，滚烫的彩色光焰溅了他一身，人群像烈日下的湿被单一样直冒蒸气。微笑与青睐，not to grin is a sin [①]，茫然或明确的眼神，敏捷或迟缓的目光，无论哪种都是无生气的。他试图继续演滑稽戏，扮演真正的男子汉，可惜，办不到！眼看一切都在他手里失败了，喜悦顿时无影无踪；行人们的眼睛就像长在画像上似的。他们知道巴黎失陷了吗？他们想到此事了吗？他们个个行色匆匆，与他擦肩而过时只用眼白瞟他一下。戈梅兹心想："他们不是真实的，形似而已。那么真实的他们在哪儿呢？在别处，但不在这里。此地没有一个人是真实的，包括我自己，也不比别人真实多少。"与我戈梅兹形似的人在乘巴士，看报纸，向拉蒙微笑，谈论毕加索，细看蒙德里安的画。而真实的我大步走遍巴黎城：王府街空无人迹，协和广场人迹罕至，一面德国国旗飘在众议院屋顶，纳粹党卫队的一个团通过凯旋门，天空布满飞机。砖墙倒塌了，人群钻入地下，惟有戈梅兹只身一人在巴黎行走。在真实，惟一的真实中，在巴黎城里，在血泊中，在仇恨中，在失败中，在死亡中，行走。"法国人真浑！"他捏紧拳头，喃喃自语，"他们没能坚持住，兔子似的狼狈逃窜，我早已心中有数，早知道他们完蛋了。"他向右拐弯，进入五十六街，在一家法国酒楼前停步。他望了望红绿相间的门面：店号为风情女郎，犹豫片刻后推门进屋，他很想看一看法国人拉长的嘴脸。

室内光线昏暗，但颇凉爽：窗帘拉上了，点着灯哩。

戈梅兹看到非自然的光线很高兴。尽里的大屋一片昏暗和寂

---

① 见本书第 12 页注②。

静，那是餐厅。酒吧间坐着一个大汉，留着平头，戴夹鼻眼镜，两眼发呆，脑袋不时往前跌落，但随即十分庄重地重新抬起。戈梅兹在酒吧柜台前一张高脚圆凳上坐下。他有点认识男招待。

“双份苏格兰威士忌酒，”他用法语说，“您没有今天的报纸吗？”

男招待从抽屉里取出《纽约时报》递给他。这个金发小伙子愁眉苦脸，但一丝不苟，要不是一口勃艮第乡音，很可能当他是里尔人。戈梅兹装作浏览《纽约时报》，突然抬起头。男招待没精打采地等着他发话。

“消息不妙呀，嗯？”戈梅兹说。

男招待摇摇头。戈梅兹接着说：

“巴黎失陷了。”

男招待忧伤地叹息一声，倒一小杯威士忌，再把酒倒入一只大玻璃杯里，然后重复一次，把大玻璃杯推到戈梅兹面前。戴夹鼻眼镜的美国人转过身来朝他们望了望，懒懒地点点头，算是跟他们打招呼。

“加苏打水吗？”

“是的。”

戈梅兹不气馁，转回话题：

“我看法国完蛋了。”

男招待又叹了一口气，没有答话。戈梅兹幸灾乐祸，心想他太伤心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几乎亲切地问道：

“您不这样认为吗？”

男招待往戈梅兹的玻璃杯里倒苏打水。戈梅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哭丧的脸，抓住时机，换了一种口气对他说：

“你们为西班牙做了些什么？好了，现在轮到你们倒霉啦。”

男招待抬起头举起手，突然打破沉默，粗重的噪音缓慢而平静，鼻音颇重，勃艮第口音非常明显，他说：

“什么都有报应。”

戈梅兹冷笑着说：

“是的，什么都有报应。”

男招待边说话边比画，在戈梅兹面前手舞足蹈起来。原来满不是那回事，他根本不伤心。

“法国嘛，”他说，“很快就会知道她抛弃天然盟国所付出的代价喽。”

“怎么回事呀？”戈梅兹心里不胜惊讶。

他正准备尽情发泄怨恨，却在男招待的眼睛中蓦然发现自己想要表现的得意神情。

他想摸摸底细，试探着说：

“当捷克斯洛伐克……”

男招待耸耸肩膀，打断他的话头，轻蔑地说：

“捷克斯洛伐克！”

“怎么？”戈梅兹说，“你们拱手把捷克斯洛伐克断送的。”

男招待微微一笑，说道：

“先生，要是在路易十五统治下，法国就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了。”

“喔！”戈梅兹说，“您原来是加拿大人哪？”

“我来自蒙特利尔，”男招待答道。

“早该说了嘛。”

戈梅兹把报纸放在柜台上，过了一会儿才问道：

“你们这儿从不来法国人吗？”

男招待用食指点了一下戈梅兹背后的一个地方。戈梅兹转过

身去，只见一张铺白台布的桌旁坐着一位老人正对着手中的报纸出神。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脸部衰老下陷，布满皱纹和道沟，眼睛明亮而冷峻，小胡子灰白。与戴夹鼻眼镜的美国人那饱满的面颊相比，他的面颊好像用氂脚的材料切割而成。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心中充满真正的绝望。

“噢!”戈梅兹说，“我没有注意到他。”

“那位先生来自鲁昂，”男招待说，“是这里的常客。”

戈梅兹一口气喝光威士忌酒，跳到地板上，心想：“你们为西班牙做了些什么呢?”老人见他过来并不诧异。戈梅兹到桌前站定，急切地打量老人的面孔。

“您是法国人吗?”

“是的，”老人回答。

“我请您喝一杯，”戈梅兹说。

“不，谢谢，今天不是时候。”

戈梅兹的心因残忍而扑通扑通直跳。

“就因为这个?”他问道，一边用手指点着报上的大标题。

“就因为这个。”

“正因为这个我才请您喝一杯，”戈梅兹说，“我在法国住了十年，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在那儿。威士忌酒吗?”

“好吧，不加苏打水。”

“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不加苏打水，另一杯加水，”戈梅兹点了酒。

他们相对无言。戴夹鼻眼镜的美国人坐在圆凳上转来转去，然后默默地望着他们。

老人突然问：

“您，至少不是意大利人吧?”

“不，我不是意大利人，”戈梅兹微笑道。

“意大利人是坏蛋，”[1] 老人说。

“那么法国人呢？”戈梅兹问道，但声音变得温和了，他接着问道：“您在那边有亲人吗？”

“在巴黎没有，我的侄儿们住在穆兰。”

老人关切地瞧着戈梅兹说：

“我看得出您来这里不久吧。”

“您呢？”戈梅兹问道。

“我一八九七年就在这里定居了，已经好久了。”他补充道：“我不喜欢他们。”

“那为什么留在这里？”

“赚钱哪，”老人耸耸肩膀。

“您是商人？”

“理发师。在离这里两片房屋的地方开一爿理发店。每三年我去法国住两个月。我本应该今年去的，但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戈梅兹重复道。

“今天早上开门以来，”老人接着说，“来店里的顾客足有四十之多。有些天就这么顾客盈门。而且他们要求各项服务：刮胡子，剪头发，香波洗头，电吹风。您也许以为他们会跟我谈论我的祖国？休想！他们埋头看报纸，一声不吭，我给他们刮脸时瞥见报上的标题。他们之中有的是我二十年的老顾客，但他们没有任何表示。我没有刮破他们的脸，算他们运气：我的手都发抖了。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计，跑到这里来了。”

“他们才不在乎呢，”戈梅兹说。

“倒不完全不在乎，但他们说不出令人欣慰的话。巴黎，对

---

① 意大利人袭击了法国，以确保德国取胜，罗斯福总统称这种袭击为“背后捅刀子”。

他们来说是颇有分量的城名。他们闭口不谈，恰恰因为他们的心被触动了。他们就是这种脾气。"

戈梅兹想起方才第七大街上的人群，他说：

"街上那些家伙，您认为他们都在想巴黎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的。不过，您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跟咱们不一样。对美国人来说，思考伤脑筋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

男招待端上酒来，老人拿自己要的那份，举起杯子，说道：

"来！祝您健康。"

老人凄然苦笑着说：

"都不知道该共祝什么了，唵？"他沉思片刻后改口说道，"得了，我为法兰西干杯！还是为法兰西干杯吧。"

戈梅兹不愿意为法兰西干杯，他说：

"为美国参战干杯！"

老人淡然一笑，说道：

"这，您真是痴心妄想哪。"

戈梅兹喝干酒，转身对男招待说：

"同样的再给我们来一杯。"

他需要喝酒。刚才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关心法国，巴黎的失陷是他的事情：既对西班牙不利，也让法国人受到合情合理的惩罚。此刻他知道法兰西在酒吧间徘徊，以模糊而抽象的形式在六百万居民当中游荡。令他几乎难以忍受的是，他与巴黎的个人联系被切断了，他只是个初来乍到的移民，像许许多多人那样，被一种集体的顽念所困扰。

"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老人说，"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真正感到生活在国外。我了解他们，对他们不抱幻想，这一点可以向您保证。但我仍旧相信会有

人向我伸出手来或对我说一句话的，”他的嘴唇颤动起来，重复道，“毕竟是二十年的老顾客。”

“这是地道的法国佬，”戈梅兹心想，“管我们叫 Frente crapular[1] 的人。”但他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作出了判断：“他太老了。”老人茫然凝望，不大有把握地说：

“请注意，这也许是谨慎的判断。”

“嗯！”戈梅兹哼了一声。

“可能吧，”老人说，“非常可能，跟他们打交道，什么都可能哪。”老人以同样的语气接着说，“我在鲁昂有一幢房子，本打算到那里度晚年。如今想到我将死在这儿啦，对事情的看法也就变了。”

“当然，”戈梅兹琢磨他的话，心想，“当然，你将死在这儿啦。”他转过脸，很想扭头就走，但打消了这个主意，突然脸涨得通红，盯着老人的眼睛，用带嘘声的嗓音问道：

“您曾赞成干预西班牙内战吗？”

“什么干预？”老人惊愕地反问，他关切地打量戈梅兹，“您是西班牙人？”

“是的。”

“你们也蒙受许多苦难哪。”

“法国人没有怎么帮助我们，”戈梅兹声调平淡地说。

“是的，不过您瞧，美国人也没有帮助我们哪。民众和国家一个样：人人为自己。”

“不错，”戈梅兹说，“人人为自己。”

他没有为保卫巴塞罗那出力，巴塞罗那失陷了，如今巴黎也失陷了，我们俩都在流亡中同病相怜。男招待把两杯酒放在桌

---

① 西班牙语：浑蛋阵线。

上，他们同时拿起酒杯，彼此仍看着对方。

"我为西班牙干杯，"老人说。

戈梅兹犹豫了一下，低声道：

"我为法国解放干杯。"

两人相对无言。可怜哪，他们就像残臂断腿的木偶扔在纽约的酒吧间里无人过问，居然为法国为西班牙干杯。可悲呀！老人细心地把报纸折好，站起身说：

"我该回到店里去了，最后一巡由我付账。"

"不，"戈梅兹说，"不，不。招待，全部由我付账。"

"那么谢谢啦。"

老人走到门口时，戈梅兹发现他是瘸腿，不禁心动："可怜的老人。"他对男招待说：

"再给我来一杯。"

坐在圆凳上的美国人跳下来，踉踉跄跄向他走来。他说：

"我醉了。"

"噢？"戈梅兹搭腔。

"您没有发现吗？"

"没有，瞧您说的。"

"您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喝醉？"他问道。

"与我不相干，"戈梅兹回答。

美国人打了个响嗝儿，跌坐在老人刚离开的椅子上。

"因为汉斯们[①] 占领了巴黎。"他的脸变得阴沉了，补充道，"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最坏的消息。"

"一九二七年发生了什么事？"

美国人用食指摁着嘴唇说：

---

① 指德国人，日尔曼人中有许多叫汉斯的。

“嘘！个人的事情。”

说罢，他把脑袋搁在桌子上，好像睡着了。男招待离开柜台，走近戈梅兹，对他说：

“请照看他两分钟，他的时辰到了，我得去替他叫出租车。”

“这家伙干什么的?”

“他在华尔街工作。”

“他喝醉真的因为巴黎失陷?”

“他既然这么说，大概是真的吧。不过，上星期，因为阿根廷的事情；再上星期，因为盐湖城遭灾。反正每星期六醉倒一次，他总说得出理由。”

“他太容易动感情了。”

男招待急冲冲出了屋。戈梅兹双手捧头，两眼凝视墙壁，仿佛又清晰地看见他留在工作台上的那块雕刻板。左边本应当镂出一片昏暗，这样才能明暗有致。也许，一片灌木丛。对，一片灌木丛。他眼前重现版画，工作台、大窗户，不禁呜呜抽泣起来。

六月十六日，星期日

“在那儿！在那儿！就在树梢上空嘛。”

马蒂厄熟睡着，战争已经失败，即便在梦中，失败也成定局了。人声把他惊醒：他朝天躺着，双眼紧闭，两臂抱着身子，他打了败仗。他记不大清身处何地，但知道打了败仗。

“在右边!”夏尔洛激动地说，“就在树梢上空，我对你说了嘛！你有眼无珠吗?”

马蒂厄听到尼佩尔慢腾腾地回答：

“噢！噢！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我们在哪儿？在草地上。八个城里人呆在田野里，八个穿军服的老百姓，两个两个裹在行军被里，躺在菜园中央一张帐篷帆布上。我们吃了败仗。人们委托我们打仗，但我们失败了。战争从他们手中溜掉，溜到北方某个地方，稀哩哗啦地输了。

“噢！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马蒂厄睁开眼睛，望见天空，珠灰色的，没有云彩，没有底色，一派空蒙。早晨缓缓来临，阳光一点一滴地洒落大地，渐渐满地金光。德国人占领巴黎，我们输了这场战争。一天开始，一个早晨。新世界的第一个早晨，如同所有的早晨，一切有待去完成，全部的未来写在天上。他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搔搔耳朵：未来是属于别人的。在巴黎，德国人举目遥望天空，望见天上写着他们的胜利及其结果。我，没有前途了。晨风吹拂他的脸颊，轻柔凉爽，但他腰部右侧感到尼佩尔的热气，而左腿感到夏尔洛的热气。还有几年要活，还有几年要熬。这个刚开始的凯旋日叫人不得不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去，尽管白杨树林里晨风伴着金霞，尽管麦浪上日轮当午，尽管傍晚热腾腾的大地散发芳香，入夜后，德国人照样俘虏我们。嗡嗡声越来越响，他看见旭日升处出现飞机。

“这是一架意大利飞机，”夏尔洛说。

睡意朦胧的声音向天空咒骂。他们习惯于德国飞机没精打采的声音，习惯于一场厚颜无耻、废话连篇、无甚大碍的战争：这是他们的战争。意大利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扔炸弹哪。

“意大利飞机？噢，我想不是，”吕贝龙说，“你听不见马达声哪，转得那么灵巧。这是一架梅塞施米特，没错，三七型的。”

被窝下一阵轻松，他们仰着脸向德国飞机微笑。马蒂厄听见

几下闷声闷气的爆炸，随后空中形成四小块云团。

“狗娘养的！”夏尔洛骂道，“现在他们倒朝天上的德国人开炮了。”

“这会给咱们引来杀身之祸呀，”隆然怒不可遏地说。

“伙伴们还蒙在鼓里呢，”施瓦兹轻蔑地补充道。

又有两声爆炸，然后杨树上空出现两块棉絮般的晦暗的云团。

“狗娘养的！”夏尔洛重复道，“狗娘养的！”

皮内特用一只臂肘撑起上半身，英俊的巴黎人小脸蛋红扑扑的，气色极好。他傲慢地瞧着伙伴们，冷冷地说：

“他们干自己的行当。”

“如今不是多此一举吗？”施瓦兹耸耸肩膀说。

高射炮停止射击，云团渐渐消散，只听得一阵凯旋的、有规律的嗡嗡声。

“看不见飞机了，”尼佩尔说。

“看得见，在那儿，沿着我手指的方向看。”

一个葱根似的手指从地里钻了出来，指向飞机：夏尔洛赤身裸体裹在被窝里。

“安稳点儿，”皮埃内中士不安地说，“你会使咱们暴露目标的。”

“瞧你说的！这个时辰，人家还以为咱们是花菜呢。”不过，飞机掠过他头顶时，他还是把手臂缩了回来。伙伴们微笑着目送那个裹着阳光的耀点，算是早晨的消遣吧，也是这天的第一个事件。

“它還早儿呐，”吕贝龙说。

他们这拨在一起吃败仗的共有八人：五个文书，两个观测员，一个气象员，一个挨着一个睡在大葱和胡萝卜地里。他们输

掉战争如同人们失去时光：不知不觉地输掉[1] 了。八个人中，施瓦兹原先是铅皮匠，尼佩尔是银行职员，隆然是税务员，吕贝龙是证券推销员，夏尔洛·罗克劳是修阳伞和雨伞的，皮内特是巴黎地区公共运输车辆的查票员，最后马蒂厄和皮埃内两人是教员。他们在一起混了九个月，时而在杉树林里，时而在葡萄园里。突然有一天，波尔多传话过来宣告他们战败了，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错了。一只手笨拙地碰了一下马蒂厄的脸颊。马蒂厄翻身问夏尔洛：

"你想干什么，小家伙？"

夏尔洛侧睡着，马蒂厄看到他饱满的脸颊红红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想知道，"夏尔洛低声说道，"今天咱们开拔吗？"

在他快活的脸上，一缕焦急的神情在盘旋，惶惶然不知所依。

"今天？不知道。"

他们十二日离开莫斯布罗恩，乱跑了一阵子后，突然停下，呆到现在。

"咱们在这里干啥？你能告诉我吗？"

"他们说咱们等步兵。"

"要是步兵老爷不能脱身，那也不该为此让咱们跟他们一起给逮住呀。"夏尔洛谦卑地补充道，"我是犹太人，你明白吧。况且有个波兰姓氏。"

"我知道，"马蒂厄难过地说。

"别说话，"施瓦兹说，"你们听！"

那是低沉而持续的滚动声。前一天和再前一天这种声音从黎

---

[1] 法语中，"输掉"和"失去"是同一个词（Perdre）。

明延续到夜晚，没人知道谁开火和向什么开火。

“大概离六点钟不远了吧，”皮内特问，“昨天，他们从五点四十五分就开始了。”

马蒂厄把手腕举到眼睛上方，然后转过手腕看表：

“现在是六点五分。”

“六点五分，”施瓦兹说，“我想今天不会开拔了。”他打了个呵欠，接着说，“得了，又得在这穷乡僻壤泡上一天了。”

皮埃内中士也打了个呵欠，他说：

“行了，该起床啦。”

“是的，”施瓦兹附和道，“是的，该起床啦。”

但谁也没动窝。一只猫从他们附近快速而曲折地经过，突然蜷缩趴下，好像准备一跃而起，然后又好像忘记了原先的计划，懒散地走开了。马蒂厄用肘支撑起来，眼睛不离猫的一举一动。突然他瞥见一双用卡其布裹绑的腿八字排开着，抬头一看，原来是乌尔曼中尉站在他们面前，交叉手臂，扬起双眉，横目而视。

“你们在干什么？喂，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全疯了吗？请告诉我，你们在干什么，唵？”

马蒂厄等了片刻，看到没有人回答，他便开口了，但没有站起来。他说：

“我们更乐意睡在露天，中尉。”

瞧瞧你们！敌人的飞机在本地区飞行，你们乐意！可这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可能把敌机引来轰炸师部。”

“德国人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因为我们的转移全是在白天进行的，”马蒂厄耐心地说。

中尉好像没有听见，他说：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做，不允许你们离开谷仓。你们在上司面前这么躺着成什么体统！”

八个人这才无精打采地忙乱起来，他们从铺地的帆布坐到被子上，睡眼惺忪，不停地眨眼。赤身裸体的夏尔洛用一块手绢遮掩生殖器。清晨挺凉的，马蒂厄打了个寒战，赶紧从身旁找来上衣披在双肩。

“您，皮埃内，您也在里面哪！一个军士，不害臊吗？您应当做出榜样嘛。”

皮埃内紧抿嘴唇，一声不吭。

“难以置信，”中尉说，“给我说明白为什么离开谷仓，嗯？”

他说此话时信心不足，声音虽然厉害，但是疲乏；他的眼圈发黑，红润的面色变暗了。

“我们太热了，中尉，我们睡不着觉。”

“太热？你们想要什么？一间有空调的房间？今天晚上，我把你们打发到学校去睡，跟其他人混在一起。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打仗吗？”

隆然打了个手势，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他说：

“战争已经结束，中尉。”

“战争没有结束，说这话您应当感到害臊，因为离这里三十公里就有伙伴们在战斗，为掩护咱们而牺牲哩。”

“可怜的家伙们，”隆然说，“别人在签订和约，却命令他们去送死。”

中尉脸涨得通红。他说：

“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战士。只要还没有遣返回家，你们就是战士，就得服从上司。”

“即使在战俘集中营里？”施瓦兹问道。

中尉没有理睬，他望着士兵们，神情既轻蔑又为难；士兵们直视着他，不急不躁，毫无顾忌，几乎因感到不怕上司而获得新的愉悦。僵持片刻后，中尉耸耸肩膀，转身时扭着头说：

“请你们给我赶快起身。”

他昂首挺胸，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开了。马蒂厄心想：“他轻松的步子快到头了，过几个小时德国牧羊犬就会将我们像羊群似的赶向东方，届时乱作一团，还有什么军衔差别可言。”施瓦兹打着呵欠哭泣起来，隆然点燃一支香烟，夏尔洛一把把拔身边的杂草。他们都害怕起身。

“你们听见了吗？”吕贝龙问，“他说：‘我让你们睡到学校里去。’可见咱们不走了。”

“他这么说说而已，”夏尔洛说，“他知道得不比咱们多。”

皮埃内中士突然发作，问道：

“那么谁知道呢？究竟谁知道呢？”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皮内特跳起来说：

“咱们洗一洗吧！”

“好，我乐意，”夏尔洛边答话边打呵欠。

他站起来，马蒂厄和皮埃内中士也站了起来。

“喂，小娃娃！”隆然喊道。

夏尔洛一丝不挂，雪白鲜嫩，面颊红扑扑的，小肚皮鼓鼓的，在朝霞的沐浴下，金煌煌的，活像法兰西最美的娃娃。施瓦兹照例像每天早晨那样，蹑手蹑脚地从他后面过来挠痒痒。

“你起鸡皮疙瘩了，娃娃，起鸡皮疙瘩了。”

夏尔洛又笑又叫，扭作一团，但没有往常那么开心了。皮内特转身问别着脸抽烟的隆然：

“你来吗？”

“干吗？”

“洗脸呗。”

“洗个屁！”隆然执拗地说，“洗给谁看哪？给德国佬看？让他们把我这个模样俘虏去好啦。”

“他们不一定能抓住你。”

“得了吧，得了吧。”

“咱们总有办法脱身的，活见鬼！”皮内特说。

“你相信圣诞老人？”

“即使让他们抓住，也没有理由邋里邋遢呀。”

“我不愿意为他们洗得干干净净。”

“真浑，你说的是浑话！糊涂透了！”皮内特骂道。

隆然冷冷一笑，不再答理，他深陷在被子里，摆出占了优势的神情。吕贝龙也没有动窝，他假装熟睡。马蒂厄拿起背包，走近饮水处。水从石头食槽中的两根生铁管子流出来，清凉而洁净，像皮肤那般滑溜；一整夜，马蒂厄只听见它喁喁细语，充满希望的细语，幼稚的絮絮发问。他把头伸进水槽，水声仿佛最简单的歌曲，流到鼻眼和耳孔化成无声而明亮的清新，好似一束湿漾漾的玫瑰或水花，沁人心脾，使他联想到在卢瓦尔河中的沐浴，灯心草，绿色小岛，童年。他抬起头来时，看见皮内特使劲擦着抹了肥皂的脖子，朝他笑笑；他很喜欢皮内特。

“隆然，他真糊涂，”皮内特说，“即使德国佬来了，咱们也得干干净净哪。”

他往耳朵里插进一个手指，用力转动。

“你那么爱干净，”隆然在原位置上大声对他说，“把你的脚也洗洗吧。”

皮内特朝他投去怜悯的目光，说道：

“脚，别人又瞧不见。”

马蒂厄开始刮胡子。刀片用钝了，刮得他皮肤生疼：“一旦被俘，我就让胡子乱长。”太阳冉冉升起，长长的光线斜着射向草地，满地金光；树下的草鲜嫩鲜嫩的，早晨睡够了懒觉，头脑特别清醒。大地和天际充满征兆，希望的征兆。杨树叶丛中无数

的鸟儿按照某个隐形的信号一起放声歌唱，一时间百鸟齐鸣，像一阵飓风穿过树林，好不热闹，但不久啼鸣神秘地停止了。蓊郁苍翠中，瓜田菜畦里，浮泛着一圈圈焦虑，就像夏尔洛脸上的那种焦虑，却始终飘忽不定，无处栖止。马蒂厄仔细拭干刀片，把它放回背包。其实他的心与黎明、露水、阴影息息相通，内心深处一直等待着节庆。他早起，刮脸，好像为了庆祝什么：花园里将举行庆祝活动，如初领圣体或婚礼，草坪上放着桌子，林荫小径出现美丽的喇叭长裙，载蜜的胡蜂狂热地嗡嗡作响。吕贝龙终于起身，走到篱笆边撒尿；隆然夹着被子走进谷仓，然后出来，没精打采地靠近饮水处，把一只手指浸到水里，露出嘲弄和无所事事的神情。马蒂厄不必看他苍白的脸便知道不会有什么开心的表情，现在不会有，永远也不会有。

老农场主从住所出来，他边抽烟斗边瞧他们。

“您好，老爹，”夏尔洛说。

“好！你们好！”农场主点点头，“噢，你们好！”

他朝前迈了几步，到他们跟前站住：

“怎么？你们还没有开拔？”

“没错，正如您瞧见的，”皮内特生硬地说。

老人冷冷一笑，不给好脸色看。

“我早对你们说过，你们走不了的。”

“可能吧。”

老人朝自己两脚之间吐了一口痰，摸了摸小胡子。

“德国鬼子？他们是今天来吗？”

“也许今天来，也许今天不来，”吕贝龙说，“我们像您一样，也等候他们哩，我们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接待他们。”

老人神情古怪地望着他们，他说：

“你们，那可不一样，你们死里逃生喽。”

他抽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嘛，我是阿尔萨斯人。”

“我们知道，老爹，”施瓦兹说，“说点别的吧。”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老人点点头说，“如今是老百姓送死，当兵的却幸免于难。”

“行了，行了！您心里很清楚他们不会杀您。”

“我对你说我是阿尔萨斯人嘛。”

“我也是阿尔萨斯人，我，”施瓦兹说。

“很可能，不过，我离开阿尔萨斯时，阿尔萨斯还是属于他们的。”

“反正他们不会难为您，他们是跟咱们一样的人哪。”

“跟咱们一样，”老人突然愤慨地说，“他妈的，见鬼！你下得了狠心砍断孩子的双手，你？”

施瓦兹哈哈大笑，向马蒂厄挤挤眼睛说：

“他跟咱们吹上次战争的牛皮呢。”

他拿起毛巾，擦干肌肉发达的粗臂，转身向老人解释道：

“瞧您说的，他们又不是疯子！他们哪！会送给你香烟，是的，还有巧克力，这叫做宣传。不过您只管收下好啦，不碍事的。”他仍旧笑着补充道，“我对您说吧，老爹，现如今哪，生在斯特拉斯堡比生在巴黎强多了。”

“我这把年纪可不想成为德国人呐，”农场主说，“他妈的，见鬼！我宁愿他们把我毙了。”

施瓦兹拍了拍大腿，模仿老人的语气说：

“你们听见了？他妈的，见鬼！我呀，宁愿当个活着的德国人也不愿当个死了的法国人。”

马蒂厄生气地抬头瞪他，皮内特和夏尔洛也瞪他。施瓦兹停止说笑，脸红起来，晃了晃肩膀。马蒂厄把视线移开，他没有兴

趣充当评判者，再说他喜欢这个壮实的大汉，又安分又吃苦耐劳，他不想使伙伴更难堪。谁也没说什么，老人摇摇头，用记恨的目光依次扫视在场的人。他说：

“哎！这场战争不该输呀，不该吃败仗。”

大家不作声了。皮内特咳嗽一声，走近饮水处，样子傻乎乎地摸摸拍拍水龙头。老人把烟斗的灰倒在砾石路面上，用脚跟扒个小洞，把烟灰埋起来，然后转过背，慢步回到住所。长时间沉默。施瓦兹直挺挺地站着，双臂叉开，过了一会儿才如梦初醒。他难堪地笑着说：

“我那么说是为了捉弄他。”

伙伴们不约而同地盯住他，不接话茬。然后又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突然某种情绪平息了，出现缓和，某种静止的松散，聚集在他周围的愤怒的小团伙自动解散了。隆然用小刀剔牙缝，吕贝龙清嗓子，夏尔洛天真无邪地哼起小曲儿，除了涉及休假或伙食外，什么也不能使他们激愤起来。马蒂厄忽然闻到一丝苦艾和薄荷的清香：继群鸟之后，花草也睡醒了，散发出阵阵的芳香，仿佛迸发着阵阵的呼唤。他心想：“对啦，还有清香。”新鲜而悦人的清香还是涩涩的、酸酸的，然后随着天空越来越蔚蓝，随着德国坦克越来越临近，清香逐渐变得甜甜的，浓浓的，女性的。施瓦兹用鼻深深吸气，望着他们昨晚拖到房墙边的长凳，自言自语：

“好吧，好吧，好吧。”

他走过去坐在长凳上，双手垂在双膝之间，两肩缩成拱形，但头仍抬得高高的，目光正视前方，神态严峻。马蒂厄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不一会儿，夏尔洛离开大伙儿，跟过去站在他们面前。施瓦兹抬眼凝视夏尔洛，神情严肃。他说：

“我得洗衣服了。”

沉默片刻。施瓦兹仍盯着夏尔洛。“这场战争，不是我打输的……”

夏尔洛颇不自在，笑了笑，但施瓦兹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大家都像我那样干，这场战争也许打赢了。我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他不好意思地挠挠腮帮子，接着说，“好古怪！”

好古怪，马蒂厄琢磨着，是的，好古怪。他望着空处，心想：“我是法国人”，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此话古怪。好古怪。法兰西，我们向来视而不见：我身在其中，感觉到空气的压力，地球的引力，空间，能见的范围，确信无疑世界是为人创造的；我是法国人，这太自然了，这是使自己感到万能的最简单最经济的手段。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让别人，让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去解释他们遇到什么厄运或出了什么乱子才没有完全变成文明人。如今，法国四脚朝天躺下了，我们却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一部巨大的机器失灵了，这才想到：“原来如此。”所谓如此，指的是地面出现一次高低不平，历史出现一次意外事故。我们仍然是法国人，但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只需一次偶然事件就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偶然的产物。施瓦兹想到他是偶然的产物，便摸不着头脑了，对自己困惑不解；他琢磨着：“怎么会成为法国人呢？”进而想到：“运气好一点的话，我很可能生下来就是德国人了。”于是他显露严峻之色，竖起耳朵谛听他备用的祖国向他隆隆驶来，等待着光照人间的部队开来向他祝贺，他翘首盼着他能用我们的失败换取他们的胜利，届时他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胜利者和德国人了。

施瓦兹打着呵欠站起来说：

“好了，我去洗衣服了。”

夏尔洛转身去找正跟皮内特谈话的隆然。马蒂厄独自一人坐在长凳上。

吕贝龙也大声打起呵欠来，脱口说道：

“这儿腻味死人了！”

夏尔洛和隆然一起打呵欠，吕贝龙看到他们打呵欠，自己又打了个呵欠。他说：

“这儿缺的是一家妓院。”

“你满可以早晨六点钟拨弄你的鸡巴嘛，”夏尔洛愤慨地说。

“我？什么时辰都可以拨弄。”

“而我不行，我不想做爱，更不想让人踢屁股。”

吕贝龙冷笑。

“要是你结婚了，你就会学着做爱，不需要什么愿望，笨蛋！做爱时的好处在于你什么也不想。”

他们不再往下说了。杨树簌簌抖动，古风依旧的太阳在枝叶间颤悠，远处传来大炮温和的隆隆声，每天如此，声音又如此叫人放心，就像是大自然的一种声音。空中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似的，原来是一只胡蜂俯冲而下，落在他们中间。

“听！”吕贝龙说。

“什么？”

什么也没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周围好像空落落的。鸟儿在歌唱，公鸡在家禽棚里啼鸣；远处有人在有规律地敲打一块生铁，然而人们还是感到寂静，因为炮声停止了。

“哎！”夏尔洛说，“哎！停了！”

“是的。”

他们竖起耳朵细听，仍旧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这种事总是这样开始的，”皮埃内说，语气冷淡，“在某个时刻，整个战线一片寂静。”

“什么战线？根本没有战线。”

“那么就说到处一片寂静吧。”

施瓦兹向他们靠近一步，怯声怯气地说：

"你们知道，我认为首先应当有军号声。"

"去你的吧！"尼佩尔说，"联络都断了，他们签字画押已有二十四小时，咱们却在傻等。"

"也许战争从昨夜十二点就结束了，"夏尔洛说，笑中充满希望，"停火总在子夜进行。"

"或在中午十二点。"

"不，小鬼，在子夜，即零点，明白吗?"

"别争啦，"皮埃内说。

大家不做声了。皮埃内细听着，心里烦躁，不时噘嘴蹙眉，夏尔洛老张着大嘴，透过伴着飒飒树叶声的寂静，他们谛听着和平。一个没有钟声、没有鼓声、没有号声的不光彩的和平，一个好似死亡的和平。

"他妈的！"吕贝龙骂道。

隆隆炮声重新响起，似乎更沉闷、更逼近、更凶险。隆然交叉长长的十指，拧得咯咯作响。他牢骚满腹地说：

"嘿，上帝啊！他们还等什么呢！难道他们认为我们挨打挨得还不够？死的人还不够多吗？难道要等到法国彻底完蛋他们才肯决定停止残杀?"

他们烦躁、萎靡、因无能为力而气愤，脸色铁青，那是因生气而特有的脸色。只需从天边传来一阵战鼓声，便足以重新激起他们打仗的热情。皮内特猛地转向隆然，眼睛充满怒火，一手紧紧抓住水槽边。他说：

"什么残杀！什么残杀？嗯？死伤的人，他们在哪儿呢？你若亲眼见了，是你的造化。而我，只瞧见像你这样的胆小鬼，吓破了胆，抱头鼠窜。"

"嘀，小鬼，你怎么啦?"隆然假作关心地问道，"你身体不

舒服吗？”他意味深长地扫视其他在场的人，接着说，“我们的皮内特是个好小伙儿，我们喜欢他，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借故偷懒，每当需要一名敢死者时，总不见他站出来。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却怀念战争了，遗憾哪。”

皮内特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

“我不怀念战争，去你的，浑蛋！”

“你怀念战争！你想扮演小战士。”

“这总比你吓得屁滚尿流强吧。”

“你们听听，我说了句法军挨打，就是屁滚尿流了。”

“你说，你怎么知道法军挨了打？”皮内特愤怒得结巴起来，“你得到魏冈将军[1]的机密了？”

隆然傲慢而疲乏地笑了笑，他说：

“不需要魏冈的机密：一半兵员已经溃败，另一半就地被困，这还不够叫你明白吗？”

皮内特做了个不容置辩的手势：

“我们将在卢瓦尔河重新集结，与北方军团会师索谬尔。”

“你信吗？你这个小狐狸？”

“是中尉对我讲的，你问丰泰纳好啦。”

“好哇！不过，北方军团得赶快哟，因为德国鬼子就在屁股后面跟着呢，懂吧。至于咱们，我不大相信有什么会师。”

皮内特低着头，眼睛向上瞟隆然，气急跺脚，拼命摇动双肩，仿佛要摆脱猎犬群的追咬。他被逼急了，最后说：

“即使退到马赛，即使全法国无处可退，还有北非呢。”

隆然交叉双臂，轻蔑地一笑：

“为什么不退到圣皮埃尔岛及密克隆岛，傻瓜？”

---

[1] 魏冈将军于一九四〇年五月接替加默兰将军任法军最高司令官。

“你自以为了不起吗？说呀，你自以为了不起？”皮内特说着向他逼近。

夏尔洛赶紧插入他们中间说：

“得了！得了！你们真的想吵架吗？大家都同意战争不解决任何问题，永远不该打仗。他妈的！”他满怀信心地重复道，“永远不再打仗！”

他目光尖利地逼视他们，激动得直哆嗦。他满怀激情，想使所有的人和解：皮内特和隆然，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用几乎恳求的语气说：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设法跟他们和睦相处，他们总不会把咱们吃了吧。”

皮内特一下子把火气转到他身上：

“战争要是失败，应由像你这样的家伙负责。”

“又多了个不明事理的人，如此而已，”隆然冷笑道。

大家沉默了，然后不约而同地慢慢把脸转向马蒂厄。他早有思想准备：每次争论之后，大家都让他裁断，因为他受过教育。

“你是怎么想的？”皮内特问。

马蒂厄低下头，不回答。

“你聋了？人家问你的想法呢。”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马蒂厄回答。

隆然穿过小路，站到他跟前：

“不可能吧？教师嘛，任何时候都在思考。”

“这不，你瞧，不是任何时候。”

“不管怎么说，你不是糊涂蛋，你明知道抵抗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知道？”

皮内特也走了过来，站在马蒂厄的另一边，这样马蒂厄夹在一个好天使和一个坏天使中间。

“你不是胆小鬼，”皮内特说，“你不可能希望法军不拼个死活就放下武器。”

马蒂厄耸耸肩膀：

“假如是我打仗，我可能发表意见。而现在是别人在挨打，卢瓦尔河一带将有战事，我不能对他们说三道四。”

“你听明白了吧，”隆然用嘲弄的神情打量皮内特，“咱们对别人的战事不起决定作用。”

“我可没这么说呀，”马蒂厄不安地瞧着他们俩说。

“怎么，你没这么说？刚才还说来着。”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马蒂厄说，“哪怕很小很小的机会……。”

“怎么讲?”

“说不好哇！”马蒂厄摇摇头说。

“这是什么意思?”皮内特问。

“这就是说，”夏尔洛解释道，“只有等待，尽量不要太焦急。”

“不！”马蒂厄喊道，“不！”他猛地站起来，紧握双拳，“我从幼年一直等到现在了！”

大家瞧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终于平静下来，对大家说：“咱们决定什么或不决定什么，管什么用哪，谁征求咱们的意见了？你们意识到咱们的境况吗?”

大家着慌了，吓得往后退。

“行了，”皮内特说，“行了，咱们心中有数儿。”

“你说的对呀，”隆然说，“一个小兵没有发言权。”

他的冷笑和流涎叫马蒂厄恶心。

“一个俘虏更没有发言权，”马蒂厄冷冷地顶了他一句。

然而，一切都在要求我们发表意见。一切。一个大问号把我

们团团围住：一场闹剧。别人向我们提出问题，把我们当作人看待；别人想使我们相信我们还是人。不，不，不。多么大的笑话呀，一场影子似的战争向光有表象的人提出影子似的问题。

“这样的人即使有想法又有什么用处？又不是你作出决定。”

他不作声了，蓦然想到：“应当活下去。”活下去，日复一日地采摘发霉的失败之果，为他今天所拒绝的整体性选择背一屁股债。“我的上帝，这场战争，这次失败，我真不愿意接受，人家耍了什么花招迫使我不得不承受呢？”他仿佛一头掉进陷阱的野兽，怒火中烧。他抬起头，发现伙伴们的眼睛里也闪烁着相同的怒火。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天怒吼吧：“我们与这些倒霉的事毫不相干！我们是无辜的！”感情冲动过后，在早晨的阳光里自然弥漫着无辜的气氛，甚至在草坪上都感觉得出来。然而，无辜的氛围只是一种假象，其实是难以觉察的共同过失感，是我们的过失感。幽灵般的战争，幽灵般的失败，幽灵般的犯罪。马蒂厄依次瞧瞧皮内特和隆然，摊开双手：他不知道他想帮助他们还是请他们帮助。他们也瞧瞧他，然后转身走开了。皮内特呆望自己的脚，隆然哑然失笑，笑得勉强和尴尬；施瓦兹和尼佩尔单独呆在一旁，他们用阿尔萨斯语交谈，好像已经串通一气；皮埃内痉挛地张开和合拢右手。马蒂厄自忖：“我们已经变成这副样子了。”

同日十四时，马赛

当然，对垂头丧气他也严厉谴责，但一旦忧伤起来，鬼知道如何自拔。他寻思：“我的个性大概就是多愁善感的。”然而他有

许多理由欢天喜地，特别感到庆幸的是他避免了腹膜炎，现已康复。但他高兴不起来，心想："我死里逃生，"不如死了痛快。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喜悦的理由也变得凄楚，令人转喜为哀。他想："再说，我和死人差不多了。"如果由他自己决定生死，那么四〇年五月就在色当送命了，如今的麻烦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又长吁短叹起来，眼睛盯着在天花板上爬行的大头绿苍蝇，暗自推断："我是个没出息的人。"这个想法使他非常不愉快。迄今为止，鲍里斯自己规定永不盘问自己，他自我感觉良好；从另一方面看，反正要痛痛快快送死，有没有出息无关紧要，没出息的人反倒无可留恋。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别人准备让他活下去，他便不得不承认他既无志向又无才能和金钱。总之，除了身体健康之外，没有任何所需的优点。他担心："我将活得多么腻味！"他深感窝囊。苍蝇嗡嗡叫着离开了，鲍里斯把手伸进衬衣，抚摸齐腹股沟的肚子上一条疤痕，他喜欢用手指抚摸细肉沟的触感，它望着天花板，摸着疤痕，心情沉重。弗朗西永进屋，在没有人的床铺之间慢慢走着，靠近鲍里斯时突然停下，故作惊讶。他说：

"我在院子里找你呐。"

鲍里斯没有答理。弗朗西永交叉双臂生气地说：

"下午两点了，你还在床上！"

"我闷得慌，"鲍里斯说。

"你忧伤?"

"我不忧伤，我烦闷。"

"不要紧的，"弗朗西永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在鲍里斯的床头坐下，动手卷纸烟。弗朗西永长着一双大眼睛，眼珠好像随时会掉出来似的，鼻子像鹰嘴，他的样子叫人害怕。鲍里斯很喜欢他，有时候看他一眼就忍不住笑。

"快了！"弗朗西永说。

“几天?”

“再熬四天[1] 吧。”

鲍里斯屈指计算着说：

“这么说，是十八日喽。”

弗朗西永没好气地表示同意他的计算，用舌尖舔封口涂胶水的烟纸，点燃香烟，俯身秘密地问鲍里斯：

“这里没有人吗?”

所有的床上空无一人，伙伴们要么在院子里，要么进城了。

“你自己瞧吧，”鲍里斯说，“除非床底下有奸细。”

弗朗西永更凑近鲍里斯说：

“十八日晚上，是布兰值班。飞机将停在机场跑道上准备出发。布兰让我们午夜溜进去，两点钟起飞，七点钟就到伦敦了。你看怎么样?”

鲍里斯没有吭气，他摸摸疤痕，心想：“他们走运呀，”他越来越垂头丧气，“他要问我做什么决定。”

“嗯? 嗯? 你怎么想呀?”

“我想你们好走运，”鲍里斯说。

“怎么，走运? 你只要跟我们一起走就行了，到时候别说我们不关照你。”

“不会的，”鲍里斯承认，“我不会这么说的。”

“那好，你怎么决定呢?”

“我决定个屁，”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你总不至于留在法国吧。”

“我说不好。”

“战争并没有结束，”弗朗西永固执地说，“那些声称战争已

① 根据上下文，这个数字不对，因为说话时是六月十六日。

结束的人是胆小鬼和谎言家。你应当到有战斗的地方去，无权留在法国。"

"你对我讲这一套，"鲍里斯辛酸地说。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在等一个女友，对你说过的。我要等到跟她会面后才决定。"

"跟女友不相干，这是男人们的事。"

"相干的，就这样，"鲍里斯冷冷地说。

弗朗西永显得惶惑不安，不作声了。"他要是以为我胆小怕事呢?"鲍里斯想从他的眼里探测个究竟，但弗朗西永对他微微一笑，信任之色使他放下心来。

"你们七点钟就能到吗?"鲍里斯问。

"没错，七点钟。"

"清晨的英国海岸一定美得不得了，多佛尔那边有白色的悬崖峭壁，很壮观。"

"啊!"弗朗西永叹道。

"我从来没有乘过飞机，"鲍里斯说时把手从衬衣下抽出来。"你有时是否忍不住挠疤痕?"

"不。"

"我老想挠它，真叫人心烦。"

"由于我的疤痕所处的位置，"弗朗西永说，"很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挠痒痒。"

两人沉默片刻后，弗朗西永问道：

"你的女友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她得从巴黎赶来，你想想!"

"她得赶快哟，"弗朗西永说，"咱们男人可等不及的。"

鲍里斯长叹一声，翻身俯卧，弗朗西永则冷淡地继续说：

"我的女友，她却蒙在鼓里，尽管我每天见她。到了出发那晚，给她留个字条，等她读到，我们已经在伦敦了。"

鲍里斯直摇头，但没有辩驳。

"你让我莫名其妙！"弗朗西永说，"塞尔金，你让我莫名其妙！"

"你不懂，"鲍里斯说。

弗朗西永不响了，伸手拿起一本书。他们将于拂晓飞越多佛尔的悬崖上空。想也甭想，鲍里斯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奇迹，他明知道洛拉不会同意的。

"《战争与和平》，"弗朗西永念书名，"这是一本什么书？"

"一本写战争的小说。"

"关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不，另外一次。反正都一样。"

"是的，"弗朗西永笑道，"反正都一样。"

他随手翻开一页，皱起眉头，满面愁容地专心阅读。

鲍里斯又倒卧在床上，心想："我不能对她干那样的事，不能再一次不征求她的意见就一走了之。我若为她留下，这便是爱情的标志。好啦，瞧吧，多么奇怪的爱情标志。"但是人们可以为一个女人而滞留吗？弗朗西永和加贝尔当然认为不可以。他们还太年轻，不懂什么是爱情。鲍里斯自忖："我希望别人对我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爱情：我吃了苦头才明白。这是应得的结果。难道我们有权为使一个女人幸福而滞留吗？如果这么看待问题，那么我会认为不行的。但如果这会造成某人的不幸，难道有权出走吗？"他想起马蒂厄的一句话，："如果有必要，我不会胆怯到不敢伤害别人。"话虽这么说，真的付诸行动，马蒂厄自己则总是背道而驰，他从来没有勇气叫人受苦。鲍里斯转而念及："假如这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呢？假如我出走的愿望来自纯粹自私的

动机，即害怕平民生活无聊呢？也许我是个冒险家。也许沙场送命比活下去更容易些。假如我滞留是因为贪图安逸，因为胆怯，因为有个女人可支配？”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不敢再往下想。他回头看见弗朗西永满腹狐疑地俯身专心阅读，好像他决计识破作者的谎言。“如果我对他能说出：我跟你们走。如果此话说得出口，我就说。”他清一清嗓子，微微张开嘴唇，静静等候。“但这句话就是上不来，我何必强迫它说出来呢。”鲍里斯明白自己不愿意不征求洛拉的意见就出走。“她必定会说不同意，那样事情就解决了。但她要是不及时赶到呢？”他心里突然一惊，又想，“如果她十八日赶不到呢？我必须自个儿做决定吗？假设我留了下来，假设她二十日到达，并对我说：‘我会让你走的。’那样我挺有面子。另一种假设：我出走了，她十九日到达，自杀身亡。噢！那就糟啦。”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由得闭上眼睛，养起神来。

“塞尔金，”贝尔热在门口喊道，“有个妞儿在院子里等你。”

鲍里斯跳将起来，弗朗西永抬头说：

“是你的女友吧。”

鲍里斯伸腿下床，擦擦头皮，捋捋头发，打着呵欠说：

“那就太好了，但不会的，今天是我姐姐来看我的日子。”

“哎！是你姐姐来看你的日子，”弗朗西永傻乎乎地重复道，“就是上次跟你在一起的妞儿？”

“是的。”

“她长得不错，”弗朗西永说时并不热情。

鲍里斯裹上绑腿布，穿上外套，向弗朗西永行了二指礼，穿过房间，吹着口哨下楼梯。在楼梯半道的台阶上，他突然停下，不禁失笑，心想：“好古怪！我忧伤的时候好古怪。”他不乐意这个时候见依维什，“人家忧伤的时候，她帮不了忙，只会添乱。”

依维什在医院的院子里等他，遛弯儿的士兵们在经过时盯着看她，而她并不在意。她老远见着鲍里斯便笑着喊道：

“你好，小家伙！”

士兵们见鲍里斯下楼来，又笑又嚷，他们挺喜欢他。鲍里斯向他们招手致意，但他发现没有人向他喊：“你好走运呀”或“我情愿把她抱到床上而后遭雷劈，”心里挺不痛快。确实，依维什自从流产后老多了，丑多了。当然鲍里斯仍旧为她感到骄傲，但出于另外的原因。

“你好，小鬼，”他边问候边用手指尖轻触依维什的脖子。

如今她身边总散发着狂热的气息和花露水香味，他不偏不倚地打量她，对她说：

“你的脸色不好。”

“我知道。我很难看。”

“你不再涂口红了。”

“不涂了，”她生硬地回答。

他们一时找不到话题。依维什穿一件牛血色紧腰宽下摆外衫，高领，典型俄国款式，相映之下，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如果她乐意露一点肩膀或胸脯，倒还显得端庄丰腴，但她硬是把衣衫上部扣得高高的，把裙子弄得长长的，仿佛为自己的胴体感到羞耻。

“咱们呆在这儿？”依维什问。

“我可以外出，允许的。”

“汽车在外面等咱们，”依维什说。

“他没来吧？”鲍里斯着慌了。

“谁？”

“你公公呗。”

“亏你想得出。”

他们穿过院子，跨出大门。鲍里斯看见斯蒂雷尔的绿色比克牌大轿车，心里很不痛快，他说：

“下回叫车停在街角上。”

他们钻进汽车，里面大得出奇，坐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

“这里面可以捉迷藏了，”鲍里斯低声说。司机回头朝鲍里斯笑笑，这家伙膀大腰圆，蓄灰色胡子，一副巴结的样子。他问道：

“我该送夫人上哪儿？”

“你说呢？”鲍里斯问。

“我想去人多的地方，”依维什想了想说。

“那么去大麻田大街吧，怎么样？”

“大麻田大街？好吧，好吧，随你。”

“开到大麻田大街尽头的堤岸吧，”鲍里斯说。

“是，塞尔金先生。”

“懒汉！”鲍里斯心里骂道。汽车开动，鲍里斯朝窗外观看，他不想说话，因为司机听得见。

“洛拉呢？”依维什问。

他转过脸，见她非常自在，他用一只手指按住嘴，但依维什照样大声说话，好像司机只是一根煮熟的萝卜。

“你有洛拉的消息吗？”

他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喂！”

“没有消息，”他说。

鲍里斯在图尔治疗时，洛拉专程赶来住在他附近。六月初，他被疏散到马赛，洛拉北上巴黎去银行取钱，以备不测，然后南下与他会合。此后出现“突发事件”，他什么也不知道了。车子一个颠簸把他抛向依维什，他们俩在比克汽车后座上所占的地方

那么小，鲍里斯不由得想起他们刚到巴黎的那段时光，他们扮演流落首都的两个孤儿，其乐无穷，两人常常像现在这样紧紧偎依在圆顶酒家或穹顶咖啡馆长椅上。他抬起头想跟她讲讲此刻的回忆，但见依维什神色沮丧，便简单地问道：

“巴黎失陷，你见到了？”

“是的，我见到了，”依维什不动声色地回答。

“你丈夫呢？”

“也没有消息。”

她俯身在鲍里斯耳边急速而低声说：

“我希望他把命送掉。”

鲍里斯瞥了司机一眼，发现他从后视镜中注视他们，便捅了一下依维什的胳膊肘，依维什不作声了，但嘴上仍挂着不善而认真的微笑。汽车在大麻田大街低处尽头停下。依维什跳到人行道上，颐指气使地对司机说：

“您五点钟到里什咖啡馆来接我。”

“再见，塞尔金先生，”司机和气地告别。

“再见，”鲍里斯悻然回答，心想，“我乘有轨电车回去。”

他挽住依维什的胳膊，两人朝北返回大麻田大街。一些军官迎面而来，鲍里斯向他们致意，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鲍里斯很恼火，因为女人们纷纷回头打量他。

“你不向军官敬礼了？”依维什问。

“干吗要敬礼？”

“女人们都在瞧你哩，”她又说。

鲍里斯没有答理，一个褐发女人朝鲍里斯微笑，依维什回头生气地说：

“是呀，是呀，他很英俊，”她冲着褐发女人的后背嚷道。

“依维什！”鲍里斯恳求道，“咱们别引人注目。”

什么英俊，老一套。一天早上有人对他说他英俊，此后人人都对他说同样的话，弗朗西永和加贝尔管他叫“小白脸”。鲍里斯自然不吃这一套，但这叫人恼火，因为英俊不是男子汉的长处。他倒宁愿丑老婆子们统统只顾自己卖俏，而男人们在经过时向依维什献点殷勤，不用太过分，足以使她觉得自己漂亮就行。

里什咖啡馆的露天餐桌几乎座无虚席，坐着漂亮的褐发妓女、军官、潇洒的士兵、双手油污的老人。姐弟俩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所有这些人虽然无甚大碍而思想正统，却留着无用，不如把他们杀了，但让他们无痛而死。依维什开始揪扯发卷，鲍里斯问她：

“不舒服吗？”

她耸了耸肩膀。鲍里斯伸开双腿，发现自己心里厌烦。

“你想喝什么？”

“他们的咖啡怎么样？”

“一般。”

“我真想喝咖啡，那边的咖啡糟透了。”

“两杯咖啡，”鲍里斯对服务员说，然后转过脸来问依维什，“与公婆相处得怎么样？”

依维什脸上的热情立即消失了，她说：

“还行，我跟他们没有区别了。”她笑嘻嘻地补充道，“婆婆说我很像她。”

“整日里你干些什么？”

“拿昨天来说吧，我十点钟起床，尽可能慢地梳洗，拖沓到十一点半，开始看报……”

“你一向不会看报，”鲍里斯严厉地说。

“是的，我瞎看。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谈论战争，斯蒂雷尔老妈想起亲爱的儿子便掉眼泪。她哭泣的时候，双唇一噘一噘，

我总以为她会破涕为笑。饭后，我们打毛衣，她给我讲女人的私房话，说什么乔治小时候身体很弱，八岁的时候得了肠炎，想想看，让她在儿子和丈夫之间作选择，太可怕了，不过她情愿让丈夫死掉，她当母亲比当妻子更合适。然后她跟我讲她的疾病，子宫、大小肠、膀胱，据她说，糟糕透了。”

鲍里斯想起一则绝妙的笑话，就在嘴边，好像在什么书里读到的，否则不会这么记忆犹新。其实不是书上看到的。“女人跟女人交谈总离不开她们的内务或她们的内脏。”这句话的形式不免有点学究气，很像拉罗什富科的某句格言：“一个女人，得让她讲她的内务或她的内脏。”或者：“一个娘儿们不讲她的内务，必讲她的内脏。”是的，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他自问要不要把这句玩笑告诉依维什。但如今依维什越来越听不懂笑话。于是他只说了一句：

“明白了。然后呢?”

“然后我上楼回房，一直呆到吃晚饭。”

“在房里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晚饭后听收音机广播的新闻，然后评论新闻。听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失去，应当保持镇静，法兰西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刻。最后，我上楼回房，用电炉煮茶。我把电炉藏起来，因为三回中有一回烧了保险丝。我不得不坐在扶手椅里等他们睡着后再干。”

“结果呢?”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应该订一份东西读读。”

“我一读东西，字母便在我眼前跳舞，”依维什说，“我老想着乔治，情不自禁地希望收到他阵亡的消息。”

鲍里斯不喜欢姐夫，始终不明白依维什怎么会于三八年九月

离家出走，一头栽进瘦高个儿的怀抱。不过他乐于承认此人不错：当乔治得知依维什怀孕了，表现得非常合乎情理，是他坚持要娶依维什的。但为时已晚，依维什恨他让她怀上孩子。她说自己变成了丑八怪，躲到乡下藏起来，甚至不愿见自己的兄弟。如果她不是特别怕死，肯定自杀了。

"糟透了！"

鲍里斯吓了一跳。

"什么?"

"这！"她指了指她那杯咖啡。

鲍里斯尝了尝咖啡，平静地说：

"确实不怎么样！"他想了想又说，"还会越来越糟的，我猜。"

"战败国呗！"依维什说。

鲍里斯谨慎地环视左右，没有人注意他们，大家都在谈论战争，神态体面而严肃，好似刚从葬礼回来。服务员托着空盘经过。依维什把乌黑的眸子转向他，劈头便说：

"难喝死了！"

服务员瞧了瞧她，不胜惊讶：他蓄着灰胡子，依维什可以当她女儿。

"这咖啡，有股臭味儿，"依维什说，"把它拿走吧。"

服务员好奇地打量她：黄毛丫头吓唬不了他。当他明白对手是谁，便不客气地笑着说："您想喝木哈咖啡[1]吗？您也许不知道时下在打仗吧?"

"我也许不知道，"她生气地回答，"不过我兄弟刚受过伤，他肯定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鲍里斯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转过眼睛去。依维什变得大胆

---

① 木哈咖啡，原产于阿拉伯的上等咖啡。

放肆，而且善于应对。想当初她动不动生闷气，长发盖脸，但不怎么惹麻烦，鲍里斯不免惋惜失去的时日。

“在德国鬼子开进巴黎的日子，为一杯咖啡发牢骚，找错日子了吧，”服务员咕哝着，气恼地离开了。

依维什跺了跺脚说：

“他们口口声声说战争，可没完没了地让别人去打仗，还为此感到自豪。但愿他们吃败仗，彻底被打败，省得再罗唆。”

鲍里斯强忍住一个呵欠，他对依维什的发作已经不觉得好玩了。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看着她扯头发、顿脚、斜瞪眼挺有趣，可以叫你一整天乐呵呵。如今她的眼睛黯淡无光，好似怨气郁结。这样的时刻，她很像他们的母亲。鲍里斯不满之余暗想：“她是出嫁的女人，嫁给了在前线的丈夫以及公婆和家用汽车。”他望着依维什，心乱如麻，转过眼睛去，因为预感到她会叫他十分难堪。“我出走算了！”他突然挺直上身，下定决心：“一走了事，我跟他们一起出走，我不能再滞留法国。”依维什还在说话。

“什么？”他问。

“我说父母呐。”

“怎么啦?”

“我说他们本应留在俄国，你没听我说话。”

“如果他们留在那里，那他们早就蹲监狱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不该让咱们加入法国籍，否则咱们还可以回家。”

“咱们的家在法国，”鲍里斯说。

“不，在俄国。”

“在法国，既然他们让咱们入了法国籍。”

“不错，”依维什说，“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该那么做。”

“是的，但他们已经做了。”

“这个，我毫不在乎。既然他们不该那么做，那就像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你呆在俄国，”鲍里斯说，“你会吃苦头的。”

“我不在乎，因为俄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为之感到骄傲。而在这里我每时每刻感到耻辱。”

她暂不作声了，好像拿不定主意。鲍里斯望着她，假装温和的样子，压根儿不想跟她争辩，乐观地自忖：“她迟早会住嘴的。我看不出她还能讲些什么。”但依维什别出心裁，她举起一只手，在空中做了个滑稽的跳水动作，好像她跳入水中。她说：

“我厌恶法国人！

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位先生，正在看报，突然抬头，困惑不解地凝视他们。鲍里斯直逼他的眼睛，与他对视。但那位先生很快站了起来，原来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朝他走来，他上前恭敬地迎接，让她坐下，他们微笑着拉拉手。鲍里斯这才放下心来，转脸望着依维什。看来少不了要大吵一架了，她连连嘟哝：

“我厌恶他们，我厌恶他们！”

“你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的咖啡煮得不好！”

“他们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

鲍里斯本希望风波自行平息，现在发现他估计错了，他不得不勇敢地针锋相对。他说：“我倒挺喜欢他们。现在他们吃了败仗，大家都埋怨他们，而我在前线亲眼见到他们，我向你肯定，他们尽了一切努力。”

“瞧你！”依维什说，“瞧你！”

“我怎么啦？”

“为什么你说：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你要是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你会说：我们。”

其实鲍里斯没说“我们”是出于谦虚。他摇摇头，紧锁双眉

说："我既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也不觉得自己是俄国人。我在那边跟其他士兵在一起时，觉得很开心。"

"那是些兔崽子，"她说。

鲍里斯装作从反面理解她的意思。

"是的，了不起的兔崽子。"

"不，不，撒腿 就跑的兔崽子，像这个样子！"她边说边用右手在餐桌上做逃跑的样子。

"你跟所有的女人一样，"鲍里斯说，"只欣赏军事上的英勇气概。"

"不是的，但既然他们想打仗，这场战争，他们就得打到底。"

鲍里斯抬手做了个疲乏不堪的动作："既然他们想打仗，他们就得把这场战争打到底。"当然。前一天他还跟加贝尔和弗朗西永说过同样的话。他无精打采地把手放了下来：某人与你想法不同时，向他证明他错了是困难的，累人的。然而，某人与你意见一致时，硬要向他解释他搞错了，那非把人搞糊涂不可。

"放过我吧，"鲍里斯说。

"兔崽子们！"依维什狞笑着说。

"跟我在一起的人不是兔崽子，"鲍里斯说，"有的人甚至胆大得出奇。"

"你对我说过他们怕死。"

"你呢？你就不怕死？"

"我，是女人嘛？"

"不错，他们怕死，他们也是人嘛，"鲍里斯说，"他们知道为什么冒险，这叫做勇气。"

依维什望着他，露出猜疑的神色。

"你不会对我说，你，也怕死？"

“我不怕死，因为我相信参战等于送死。”他盯住自己的手指甲，满不在乎地接着说，“可笑的是，我仍旧心惊肉跳。”

依维什大吃一惊：

“什么缘故？”

“不知道。也许因为巨大的响声。”

其实这只发生在最初的进攻时刻，不过十分钟，也许不到二十分钟。但他不在乎依维什把他看作胆小鬼，这对他是个教训。她望着兄弟，神色不定，惊异一个俄国人，一个姓塞尔金的人，她的亲兄弟，居然会害怕。话音未落，他感到羞愧，赶紧补充道：

“不过，我并不总是害怕的。”

依维什脸上绽露笑容，如释重负，鲍里斯闷闷不乐地想：“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的想法了。”他们俩一时相对无言。鲍里斯喝了一口咖啡，差点没吐出来，好像他所有的苦楚一下子涌到嘴里，但他想到他即将出去，心中也就好受一点了。

“现在你准备干什么？”依维什问。

“我想他们会让我复员，”鲍里斯回答，“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康复了，但他们让我们呆在这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把我们怎么办。”

“将来呢？”

“我……将要求一个教师的职位。”

“你没有取得教师学衔呀。”

“没有，不过我可以当初中老师。”

“你喜欢教课吗？”

“不，不喜欢，”他激动地说，脸涨得通红，谦恭地补充道，“我不是这种材料。”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材料，我的小兄弟？”

"我也说不好。"

依维什突然目光闪烁：

"你要我告诉你咱们是什么材料吗？是当富翁的材料。"

"不对，"他恼火了。

他盯视她片刻，双手紧捧杯子，重复道：

"不对！"

"那是什么材料？"

"起先我信心百倍，"鲍里斯说，"后来别人让我死里逃生。我什么也不会，什么天赋也没有，什么兴趣也提不起来。"

他叹了口气，不作声了，很不好意思谈论自己，他的言外之意是：问题在于我不甘心庸庸碌碌过一辈子。说到底，与依维什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依维什一直保持自己的想法，她问：

"洛拉没有钱了吗？"

鲍里斯跳起来，敲了一下桌子：她竟有本事看透兄弟的思想，并用使人难以接受的词语表达出来。

"我不要洛拉的钱！"

"为什么？战前她给你钱的嘛。"

"是的，可她不会再给了。"

"那么咱俩自杀吧，"她激动地说。

他叹息一声，心烦意乱："她又来劲了，这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依维什笑着瞅瞅他说：

"咱们在老港租个房间，把煤气打开。"

鲍里斯只用右手的食指晃了晃，以示拒绝。依维什没有坚持，低下头，揪她的发卷，鲍里斯明白她有事求他。过了片刻，她眼睛望着别处说：

"我曾想……"

“唉！”

“我曾想你带着我，咱们一起靠洛拉的钱生活。”

鲍里斯咽下一口唾沫，差点儿没哽住。他说：

“嗬！你这么想过。”

“鲍里斯，”依维什突然情绪激昂地说，“我不能再跟那些人生活下去了。”

“他们虐待你？”

“相反，他们宠我惯我，你想想，我是他们儿子的妻子嘛。但我厌恶他们，厌恶乔治，厌恶他们家的佣人们……”

“你也厌恶洛拉，”鲍里斯顶了一句。

“洛拉嘛，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她在远方，还因为你两年没见到她了。”

“洛拉唱歌、喝酒、漂亮……鲍里斯！”她大声道，“他们是丑八怪。你若不让我逃出他们的手掌，我就自杀，不，我不会自杀，那样更糟。你得知道，我觉得自己老了，有时候很刻薄！”

“破罐破摔了，”鲍里斯心想。他喝了一点咖啡，以帮助唾沫滑进喉咙，自忖：“不能一下子得罪两个人吧。”依维什停止揪头发。她苍白的宽脸泛起红潮，巴望的神色坚定而焦虑，此刻她有点像从前的依维什了。也许她还会变得年轻？也许还会变得漂亮。他说：

“但有个条件，你得替我们做饭，小鬼。”

她抓起他的手，尽全力紧紧握住：

“你真的乐意？噢，鲍里斯！你真的乐意？”

我将去盖雷当教师，不，去盖雷不行，那边是一所高中。去卡斯泰诺达里吧。我将娶洛拉为妻：一个中学教员不可以跟一个姘妇住在一起，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备课。他把手插进头发，慢慢揪住一绺，拽了拽，想知道头发是否还长得结实，下定决心：

“现在还挺结实，将来肯定是秃顶，在我死以前，头发将脱得精光。”

“当然，我真的乐意。”

他仿佛看见一架飞机在黎明的天空盘旋，心里重复着：“悬崖峭壁，美丽的白色悬崖峭壁，多佛尔的悬崖峭壁。”

同日十五时，帕杜

马蒂厄坐在草地上，眼睛盯着墙头上的滚滚浓烟，时不时一团火焰腾空而起，把黑烟染得血红，然后凌空爆炸，火星四溅，火花纷纷落下。

“他们会惹出火灾的，”夏尔洛说。

蝴蝶似的烟炱在他们周围飘荡，皮内特抓住一片烟炱，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把它捏碎。

“一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他说时出示布满烟炱的拇指。

隆然推开栅栏门，走进花园，他满面泪水。

“隆然哭了！”夏尔洛说。

隆然擦掉眼泪，骂道：

“这些混蛋！他们差点没要我的命。”

他倒坐在草地上，捧着一本封面撕破的书。

“他们让我用风箱把火弄旺，他们自己往里面扔纸。浓烟直冲我的脸。”

“搞完了？”

“去你的。他们把我们赶出来，因为他们要烧毁秘密文件。你说我知道什么秘密，还说我搞到什么密令。”

“这气味难闻极了，”夏尔洛说。

“一股焦味儿。”

“不，听我说，他们烧档案，是臭味儿。”

“对，对，有臭味儿，也有焦味儿，我说的没错嘛。”

他们一起笑了。马蒂厄指着书问道：

“什么地方搞到的？”

“那边，”隆然含糊地说。

“那边，是哪儿？学校里吗？”

“是的，”他说。

他把书紧捧在怀里，显得非常不放心的样子。

“还有别的书吗？”马蒂厄问。

“还有别的书，但管后勤的家伙们用来生火了。”

“这是什么书？”

“一本历史书。”

“什么历史书？”

“我不知道书名，”他瞥了一眼封面，不情愿地说，“《法国两次王政复辟史》①。”

“谁写的？”夏尔洛问。

“沃……拉……贝尔，”隆然读着。

“沃拉贝尔是谁？”

“我怎么知道？”

“借我看看好吗？”马蒂厄问。

---

① 全名为：《查理十世一八三〇年下台前的两次王政复辟史》，作者是阿希尔·德·沃拉贝尔。

“等我看完吧。”

夏尔洛在草地上悄悄溜过去，从隆然手上夺过书一看：

“哦！这是第三卷。”

“这有什么关系？帮我集中注意力就行，”隆然把书夺回来。他随手翻开书，装作阅读的样子，以便进一步证明这本书是属于他的。书的归属程序完成后，他抬起头说：

“上尉把妻子的来信全烧了。”

他望着大家，耸起眉毛，神态天真，眼睛和嘴唇已提前表明他期待引起语惊四座的效应。皮内特打破沉思，不再怄气，转过身来，关切地问道：

“真的吗？”

“真的，他把老婆的照片也烧了，我亲眼看见的，她在火焰中飞舞，长得挺漂亮的。”

“别瞎扯！”

“我说的我担保。”

“上尉说什么来着？”

“他什么也没说，看着照片焚烧。”

“其他人呢？”

“也没说什么。有个叫乌尔里希的，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些信件，也往火里扔。”

“奇怪的主意，”马蒂厄咕噜着说。

皮内特转过身来问马蒂厄：

“你呢？不把嫂夫人的照片烧掉？”

“没有什么嫂夫人。”

“噢，原来如此。”

“你把老婆的照片烧了吗？”马蒂厄反问。

“我要到小德国佬出现在眼前才烧。”

他们不作声了。隆然埋头读起书来。马蒂厄瞥了他一眼，好羡慕，他站了起来。夏尔洛把手搭在皮内特的肩膀上，问道：

“再比赛?”

“如果你乐意。”

“你们玩什么?”马蒂厄问。

“玩五子棋。”

“可以三个人玩吗?”

“不行。”

皮内特和夏尔洛跨坐在长凳上，皮埃内中士在膝盖上写字，他挪动身子，为他们让出点地方。

“你写回忆录?”

“不，”皮埃内回答，“我在做物理题呐。”

夏尔洛和皮内特开始玩五子棋。尼佩尔朝天躺着睡觉，双臂交叉，张着嘴向外呼气，好像从檐槽喷口流出的水声。施瓦兹单独坐在一旁，冥思遐想。谁也不说话，法兰西仿佛已经死亡。马蒂厄打呵欠，望着秘密文件化为烟尘在空中消散，望着蔬菜空隙中露出的黑色沃土，头脑空空，好像已经死去。这个白色的、死气沉沉的下午是一座坟墓。

吕贝龙走进花园。他在吃东西，睫毛在患白化病的大眼睛下颤动，双耳和双颚同时蠕动。

“你吃什么?”夏尔洛问。

“一小块面包。”

“哪儿搞到的?”

他指了一下外边，没有回答，继续咀嚼。夏尔洛突然停止发问，心惊胆战地望着他；皮埃内中士，停下手中的铅笔，抬起头，也望着他。吕贝龙还在不慌不忙地咀嚼，马蒂厄注意到他很神气的样子，明白他带来了消息，一时和大家一样也害怕起来，

不禁往后退了一步。吕贝龙平静地咽下嚼物，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他吃的不是面包，”马蒂厄心想。施瓦兹也走过来，大家静静等待。

“得，妥了！”吕贝龙说。

“什么？什么？”皮埃内急躁地问道，“什么妥了？”

“妥了。”

“停……”

“是的。”

晴天掠过金箭似的电光，万籁俱寂；蓝蓝的天，絮般的云，突然闪电一晃，划破长空。没有响声，没有气流，时间凝固了，战争消退了。刚才，他们还在战争笼罩下寻求保护，还可以相信奇迹，相信永存的法兰西，相信美国的援助，相信弹性防御，相信俄国参战，如今战争在他们背后了结了，完成了，输掉了。马蒂厄最后的希望成了希望的回忆。

隆然首先恢复镇定，他伸出细长的手，仿佛谨慎地探测消息。他怯生生地问道：

“这么说……已经签订了？”

“今天清晨。”

皮埃内整整九个月盼望和平。不惜代价的和平。如今他发呆了，苍白，冒汗，由震惊转为狂怒。他喊道：

“你怎么知道的？”

“吉切奥利刚告诉我的。”

“他怎么知道的？”

“无线电广播。他们刚才听无线电广播来着。”

他学着广播员耐心的平淡的声音，津津有味地装作严酷无情。

“那炮声呢？”

“停火协定于子夜生效。”

夏尔洛脸涨得通红，眼睛闪闪发光：

“别瞎扯!”

“有细节吗?”皮埃内站起来问道。

“没有，”吕贝龙回答。

“咱们呢?”夏尔洛清了清嗓子问道。

“什么咱们?”

“咱们什么时候回家?”

“我对你说了，没有细节。”

大家不吭声了。皮内特一脚把一块石子踢进胡萝卜地里，他怒吼：

“停战！停战协定!”

皮埃内摇摇头，左眼皮跳动起来，在灰白的脸上，好似有风的天气晃动的护窗板。他得意地冷笑道：

“条件一定非常苛刻。”

大家齐声冷笑起来。隆然说：

“怎么不是呢！怎么不是呢!”

施瓦兹也在冷笑，夏尔洛转向他，惊异地盯住他。施瓦兹停住笑，脸涨得通红。夏尔洛盯住他不放，好像第一次见他，和和气气地对他说：

“此时此刻，你已是德国佬了。”

施瓦兹做了一个激烈而含糊的手势，猛地转身，离开了花园。马蒂厄感到疲惫不堪，跌坐在长凳上，说道：

“天气真热。”

总有目光盯住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瞧着他们吞食历史的苦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不断地窃窃私语：“由于一九四〇年的战败者，打败仗的士兵，我们才戴上锁链。”

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目光注视下，一成不变地被钉在这个不可磨灭的日子里，被审判，被评议，被解释，被指控，被原谅，被判决，被囚禁，他们淹没在苍蝇的嗡嗡声和大炮的隆隆声中，淹没在热气腾腾的草木气味中，淹没在胡萝卜地颤抖的空气中，他们在子孙万代的眼中永远永远是有罪的，永远永远是一九四〇年的战败者。马蒂厄打呵欠，成百万人瞧见他打呵欠：“他打呵欠，不像话，一个一九四〇年的战败者竟敢打呵欠!”他突然中止数不尽的呵欠，心想：“我们并不孤立。”

他望着伙伴们，他短暂的目光在他们身上触及永恒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目光：他们生平第一次和重大事件有了关联，他们是一场输掉的战争的传奇式士兵。他们被定型了！“我的上帝，我读过书，打过呵欠，高谈阔论过种种问题，我下不了决心选择，其实我早已选择了，选择了这场战争，选择了这场失败，我注定与这个日子相遇。一切必须重做，但又没有什么好做。”这两种想法相反相成，却又同时抵消，剩下的只有虚无的表面平静。

夏尔洛摇头晃肩，说说笑笑，时间又开始流逝。他嬉笑怒骂，取笑历史，取笑被塑造的形象来自我解嘲；他狡黠地望着大家，说道：“伙伴们，咱们脸上有光哪，这样光彩得很哪。”

大家莫名其妙，惊愕地转向他，接着吕贝龙也嬉笑怒骂起来。他难堪地皱起鼻子，笑声从鼻孔发出：

“你可以这么说！想一想他们把我们打得多惨哪!”

“痛打一顿，”夏尔洛痴狂似的说，“脱光咱们的裤子，打屁股!”

隆然跟着起哄：

“一九四〇年的士兵或短跑王子!”

“马路巨人。”

“奥林匹克赛跑冠军。”

“你们不用担心，”吕贝龙说，“咱们回老家时会受到热烈欢迎的，人家将通过决议赞扬咱们。”

隆然兴奋得发出嘶哑的喘气声：

“他们会到火车站迎接咱们，带上军乐队和体操队。”

“可我是犹太人，怎么得了！”夏尔洛笑出眼泪，“你们想想看，我那个区的反犹主义者们！”

马蒂厄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尽管觉得这种笑很不愉快，他经历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时刻：人们把他裹进冰凉的被单，尽管他烧得发抖，等他变成永久的塑像之后又被砸碎了，化作碎片般的嬉笑。他们嬉笑怒骂，恶棍似的拒绝伟大所带来的义务，什么伟大不伟大，不必为它担忧，只要身体健康，能吃能喝，管他娘的东半球，去他妈的西半球；他们也以严肃、清醒的头脑拒绝伟大所带来的慰藉，甚至逃避接受痛苦：我们连悲剧人物都不是，连历史人物都不是，我们只是蹩脚的喜剧演员，连一滴眼泪都不值，更不是什么生来命运不凡的人，世界是一种偶然。他们嬉笑怒骂，把头撞击荒诞之神和命运之神又被反弹回来，四处碰壁；他们嬉笑怒骂，为的是惩罚自己，净化自己，报复自己，为的是拿世人出气，无论是人道的还是不人道的世人，无论是充满希望的还是陷于绝望的世人。一张张嘴巴还在向蔚蓝的天空吐露内心创伤的积怨；尼佩尔仍在打鼾，他张着嘴巴打鼾也是一种喊冤叫屈。笑声渐渐变得滞涩、稀疏，在几个抽搐之后停止了：仪式终于结束，停战协定已被认可，他们正式了结。时间缓慢地流逝，太阳把时间这剂汤药晒得温温的：必须重新开始生活。

“就这样吧！”夏尔洛说。

“对，就这样吧！”马蒂厄说。

吕贝龙悄悄从口袋抽出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张嘴咀嚼起来，嘴巴在一双兔眼下不停地跳动，一边连连说道：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皮埃内摆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吹毛求疵地说：

"我早对你们说什么来着?"

"你对我们说过什么呀?"

"你们别装傻。德拉鲁，你记得芬兰被占领之后我说的话吗?还有纳尔维克被占领之后，你记得吗?你说我是不吉利的人，由于你比我能说会道，你把我弄糊涂了。"

他的脸红得像玫瑰，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仇恨和胜利的光芒。

"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我一直说不应该打仗：不打仗，我们不会落到这般田地。"

"会更糟糕，"皮内特说。

"不会更糟糕，没有比战争更糟糕了。"

皮埃内美得直搓手，脸上漾出无辜的神采：他搓双手，仿佛要把战争从手上清洗掉，他没有发动这场战争，甚至没有经历；他怄气十个月，不看不说不听，一味神经兮兮地反对各种命令，执行命令时漫不经心，烦躁不安，高傲超脱。现在，他的苦楚得到了报偿。他的双手是纯洁的，他的预言实现了，战败者不是他，而是他人，是皮内特，吕贝龙，德拉鲁等人。皮内特嘴唇颤抖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这么说，万事如意喽?你高兴了吧?"

"高兴?"

"你的失败，你得到了吧!"

"我的失败?瞧你说的，失败嘛，是我的也是你的。"

"你希望失败，所以它是你的。而我们不希望失败，所以不想剥夺你的失败。"

皮埃内感到未被理解，苦笑一下，耐心回答：

“谁对你说我希望失败呀?”

“你自己呀，刚才还说来着。”

“我说我预见到失败。预见失败和希望失败，是两码事，不是吗?”

皮内特望着他没答腔，整个脸下沉，嘴噘得老高，漂亮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被糊弄住了。皮埃内乘胜直追：

“我为什么希望失败?你能告诉我吗?难道我是第五纵队的，唵?”

“你是和平主义者，”皮内特吃力地说。

“那又怎么样?”

“一路货色。”

皮埃内耸耸肩膀，沮丧地摊开双手。夏尔洛跑到皮内特跟前，用胳膊围住他的脖子，好心劝说：

“得了，你们别吵了。争来争去有什么用处?反正失败了，咱们谁也没有过错，谁也不用自责。咱们倒了霉，如此而已。”

隆然露出政治家的微笑：

“是不是倒霉呀?”

“是的!”夏尔洛用和解的语气说，“公道一点嘛，要说倒霉，真是倒霉呀，倒了大霉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对自己说，大家轮着倒霉吧，上回是咱们赢了，这回是他们赢了，下回又会是咱们赢的。”

“没有下回了，”隆然说。

他举起手指，摆出爱唱反调的样子说：

“我们经历的这场战争是最后最后的战争，千真万确。胜者或败者，这是一回事：一九四〇年的小青年赢得了他们的父辈所输掉的东西。各民族完了，战争也完了。今天咱们跪在地上，明天将轮到英国人：德国佬占有一切，到处发号施令，节节推进，

直至建立欧洲合众国。"

"狗屁的合众国，"皮内特说，"我们只是希特勒的仆从。"

"希特勒？希特勒是什么东西？"隆然傲慢地说，"当然他算个东西。但如果你让各国自由，那你怎么能让他们和睦相处？国家就像人一样，必定各行其事。不过，一百年后谁还会谈起你那个希特勒？他早就归天了，纳粹主义也跟着归天了，对吧。"

"混账王八蛋！"皮内特嚷道，"这一百年，谁去度过呢？"

隆然显得很生气，他说：

"不应当这样看问题，小笨蛋，别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稍为看远一点，应当想到后天的欧洲。"

"后天的欧洲能让我吃饱肚子吗？"

隆然举手在阳光下来回摆动，以示和解：

"唔！唔！唔！车到山前必有路，总有办法的。"他主教似的把手搁在夏尔洛的头上，摸摸他拳曲的头发，问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夏尔洛说，"我坚持自己的看法：既然我们不得不签署这个停战协定，那就赶快签订，这样可以少死一些人，德国佬也来不及大发雷霆。"

马蒂厄不胜惊讶地望着夏尔洛。所有的人，一个个相继展示在他眼前：施瓦兹闷声不响，尼佩尔埋头大睡，皮内特怒气冲冲，皮埃内一脸无辜受害的样子，吕贝龙躲在一旁大嚼，嘴里塞得满满的，好似脸上七孔都堵塞了，隆然飘然离开本世纪而去。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急于摆出如何活下去的势态。马蒂厄猛地挺直腰板，大声说：

"你们叫我恶心。"

他们打量他，并不惊异，只带着苦涩而凄凉的微笑，其实他倒比他们惊异，这句话还在自己耳际回荡便自问怎么脱口而出

的。他又想表示惭愧又想表示愤慨，犹豫片刻后，决定表示愤慨：他一个急转身，推开小门，穿过马路。大路上阳光炫耀，空荡无人行走。马蒂厄跳入荆棘，不顾荆棘缠刺裹腿，他跑下小树林斜坡，一直走到小溪旁，“他妈的！”他大声骂道。他瞧着小溪，莫名其妙地连声骂道：“他妈的！他妈的！”离他百米远的地方，一个士兵光着上身，披着道道金光，在洗衣服；他吹着口哨，悠然自得，揉洗衣服如同揉捏面团；他打输了战争，却并不知道。马蒂厄坐下，感到羞愧：“谁给我权利对人如此严厉？他们刚获悉被葬送，由于不习惯，便尽力寻求解脱。而我，习以为常了，我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呀。总之，我自己也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出气。”他听见轻轻的劈啪声，原来皮内特跟他来水边坐下，他朝马蒂厄笑笑，马蒂厄也朝他笑笑，两人好长时间呆着没说话。

“瞧那边的小伙子，”皮内特说，“他还蒙在鼓里呐。”

那士兵俯身水面，埋头洗衣服，其顽强的动作已经没有用处了。一架错过时机的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空隆隆作响。士兵抬头透过叶丛仰望天空，惧怕的神色引他们发笑：这个小小的场景用来再现历史的真实倒很别致。

“咱们告诉他吗？”

“噢，得了，”马蒂厄回答，“随他去吧。”

他们不吭声了。马蒂厄把手伸进水里，抖动手指。他的手在水里变得苍白、银白，周围有一轮天蓝的光晕。水泡浮上水面。一根细枝被一个局部的涡流冲到他的手腕周围打转，不时撞击他的手腕。马蒂厄把手从水中抽了出来，说道：

“天真热。”

“是的，”皮内特说，“叫人想睡觉。”

“不，但还是想试一试。”

皮内特朝天躺下，合起双手垫在颈背，闭上眼睛。马蒂厄把一根枯枝插入小溪，不断搅动。片刻后皮内特睁开眼睛。

“他妈的!”

他坐了起来，双手搔头，把头发弄得像乱草似的。

“我睡不着。”

“为什么?”

“我恼火。”

“没有坏处，”马蒂厄说，“这有益健康。”

“我恼的时候，”皮内特说，“我要打要砸，否则，我闷得慌。”他好奇地望着马蒂厄问，“你不恼火吗?”

“也恼火。”

“我连一枪都没打过，”皮内特俯身解鞋带，苦涩地说。

他脱掉袜子，露出孩子似的细嫩的小脚，布着条条脏痕。他说：

“我洗一下脚。”

他把右脚泡入水中，用手抓住，开始擦洗。污垢脱落，变成一个个小团团。他突然倒着瞧马蒂厄，问道：

“他们会抓我们吗?”

马蒂厄点头表示肯定。

“把我们押送到他们那边?”

“很可能。”

皮内特气冲冲地擦脚。

“不签订停战协定的话，他们没那么容易制服我。”

“你能干些什么?”

“我打他个稀巴烂。”

“小牛犊!”马蒂厄说。

他们互相笑笑，但皮内特突然满面愁容，眼中布满疑云：

“你说我们叫你恶心。”

“我不是冲着你说的。”

“你冲着大家说的。”

“所以你想揍我？”

皮内特低下头不回答。

“揍吧，”马蒂厄说，“我也想大打出手，或许打一打会使我们平静下来。”

“我可不敢伤害你，”皮内特闷闷不乐地说。

“那不就得了呗。”

皮内特的左脚水淋淋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不约而同把目光盯住这只脚，皮内特活动着脚趾头。

“你的脚很有趣，”马蒂厄说。

“很小是吗？我可以夹着一个火柴盒，把它打开。”

“用你的脚趾头？”

“是的。”

他笑了笑，突然怒气冲冲，猛地用力抓住自己的踝骨：

“我连一个德国佬都没毙掉！他们却堂而皇之开来，我只得坐以待毙。”

“不错，是这样，”马蒂厄说。

“这不公平。”

“无所谓公平不公平，事情就是这样。”

“这不公平：咱们为其他人付出代价，为科拉和加默兰军团的人付出代价。”

“假如咱们在科拉军团，也会像那边的伙伴们那样干的。”

“瞧你说的！”

他张开两臂，深深吸气，握紧双拳，挺起胸脯，威风凛凛地

瞧着马蒂厄说：

“难道我像见了敌人便抱头鼠窜的吗?”

“不，”马蒂厄朝他笑着。

皮内特使劲凸出金黄色的双臂上的二头肌，欣赏着自己的青春、力量、勇气，自我陶醉了片刻。他露出微笑，但眼睛依旧晦暗，眉毛依旧低垂。

“我会死在战场上的。”

“像那么回事儿。”

皮内特笑笑，仿佛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心脏，阵亡了。牺牲而后得意扬扬，他转身向着马蒂厄，俨然是一尊为祖国牺牲的皮内特雕像。他重复道：

“我会死在战场上的。”

话音刚落，愤怒和活力再次使这个僵化的躯体热血奔腾。

“我没有罪过，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们对我使用不当，可不是我的过错。”

马蒂厄温存地望着他，皮内特在阳光下呈半透明状，生命力在他血管的蓝色枝杈里迅速上升，下降，循环，他大概觉得自己清瘦、健康、轻巧，自我感觉之好，很难想象无痛的疾病已经开始侵蚀他，将使他年轻的身躯在西里西亚的土豆地里或在波美拉尼亚的高速公路上变得腰弯背曲，将使他年轻的身躯疲惫不堪，充满忧愁，迟钝滞重。失败，是慢慢学会的。

“我从不求人什么，”皮内特说，“我安分地干我的工作；德国佬嘛，我不反对，还没见过一个长尾巴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至于但泽①，对不起，生平第一次在地图上看见这地方时，我已经被动员入伍了，且不说战争

① 但泽，即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是达拉第宣告的，是加默兰输掉的。而我，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错在哪里？你也许以为他们征求过我的意见？”

马蒂厄耸耸肩膀说：

“这场战争酝酿十五年了。应当及时努力避免或设法取胜。”

“我又不是议员。”

“你投过票呀。”

“当然，”皮内特没有把握地说。

“投过谁的票呀？”

皮内特沉默不语。

“你瞧，这不得了呗，”马蒂厄说。

“我被迫服了兵役，”皮内特没好气地说，“后来我又病了一场，好像我只投过一次票。”

“这次呢？你投票了吗？”

皮内特不回答。马蒂厄笑了笑，温和地说：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投票。”

上游那个士兵拧干几件衬衫后，把衣服裹在一块红色的毛巾里，吹着口哨上路走了。

“你听出他吹的曲子吗？”

“没有，”马蒂厄回答。

“《我们将在锡埃格弗里德防线上晾衣服》。”

他们哑然失笑。皮内特好像轻松些了，说道：

“我以前干的活很苦，不总是吃得饱肚子。后来我在巴黎地区联合运输公司找到这份差使，娶了老婆，我得养活她，对吗？你知道，她是大家闺秀，开始时我们相处不太顺利。后来，”他激动地补充道，“后来顺利地对付过去了，不过实话对你说吧，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

“是难哪！”马蒂厄说。

"我能干别的什么事吗?"

"不可能。"

"我无暇顾及政治，回到家里累坏了，而且还有鸡声鹅斗。再说，你要是结了婚，那就得每天晚上和老婆亲热，不是吗?"

"我能想象。"

"那有啥办法?"

"没办法。正因为这样才输掉这场战争。"

皮内特又一次气得跳起来：

"你的话叫我笑掉大牙！即使我关心政治，甚至搞政治，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你总可以尽力而为嘛。"

"你这样做了吗?"

"没有。"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能认为你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吗?"

"不能。"

"怎么样?"

马蒂厄不吭气了，他听到一只蚊子哼哼，随手朝额上挥动了一下，蚊子不叫了。"这场战争，一开始我也以为哪儿出了毛病。多么愚蠢！其实毛病出在我身上，出在皮内特身上，出在隆然身上，出在我们当中的每个人身上；这场战争是我们形象的反映，罪有应得。"皮内特长长地吸着气，目光一刻不离马蒂厄。马蒂厄觉得他一副傻相，顿时怒火中烧，怒气直往嘴里眼里冒："够了！够了！我讨厌充当那种洞察一切的人!"蚊子又围着他的前额嗡嗡作响，仿佛给他戴上一顶可笑的桂冠。"假如我投入了战斗，假如我扣动了扳机，说不定会倒下个把两个……"他猛地一抬手，朝自己的太阳穴一大巴掌，然后并指放下，只见食指上一小条弯弯曲曲的血迹，有如一个家伙倒在碎石路上，躺在血泊

中；太阳穴上一巴掌，食指扣动扳机，万花筒中五彩缤纷的玻璃碎片停止移动，血如花边似的装饰着小径的野草。我腻味透了！腻味透了！投入一次不明不白的行动有如闯进一座森林。一次行动。一次把你卷入又叫你永远弄不太明白的行动。他亢奋地说：

"如果能干点什么……"

"什么呢？"皮内特兴致勃勃地瞧着他问。

"无事可做。目前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马蒂厄耸耸肩膀回答。

皮内特穿上袜子，浅淡的眉毛耸得高高的，皱缩在一起。他突然问道：

"我给你看过我老婆的照片吗？"

"没有，"马蒂厄回答。

皮内特挺直身子，在上衣口袋里找了找，从钱夹里掏出一张相片。马蒂厄见到一个相当漂亮的少妇，神色冷峻，两边唇角有浓汗毛的影子。照片中央横着她的手迹："戴妮丝献给她的布娃娃，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皮内特红着脸解释道：

"她就这么叫我的，没法让她改变习惯。"

"她总得给你起个名儿嘛。"

"那是因为她比我大五岁，"皮内特庄重地说。

马蒂厄把照片还给他时说：

"她不错嘛。"

"在床上，"皮内特说，"她妙极了。你很难想象的。"他更加脸红了，手足无措地补充道，"她是大家闺秀。"

"你对我说过了。"

"是吗？"皮内特惊讶地说，"我对你说过了？我说过她父亲是绘图教师？"

"是的。"

皮内特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钱夹。

“真叫我烦透了。”

“什么事叫你这样烦?”

“像这样回家会叫她伤心的。”

他双手交叉抱着膝盖。

“唔!”马蒂厄不以为然。

“她父亲是一九一四年的英雄[①],”皮内特说,“得过三次嘉奖,十字军功章。他老挂在嘴上。”

“那又怎么样?”

“哎,像这样回家会叫她伤心的。”

“可怜的小傻瓜,”马蒂厄说,“你不会很快回家的。”

皮内特的怒气消了,伤心地摇摇头说:

“但愿如此。我根本不想回家。”

“可怜的小傻瓜,”马蒂厄重复道。

“她爱我,”皮内特说,“但她脾气不好,自以为了不起。她母亲也一样,老摆架子。一个娘儿们,得让她尊重你,不对吗?否则家里就乱套了。”

他霍地站起来说:

“我在这儿呆够了。走吗?”

“上哪儿?”马蒂厄问。

“不知道,找其他伙伴去。”

“随你便,”马蒂厄无精打采地说,他也站了起来。

他们上坡回到大路上。

“瞧,”皮内特说,“吉切奥利。”

吉切奥利叉开双腿,一手像帽檐似的遮在眉毛上,乐呵呵地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瞧着他们说：

“好得很嘛。”

“什么?”

“好得很嘛。你们走起路来活像鼓手。”

“究竟什么好得很哪?”

“停战的消息呀，”吉切奥利乐个不停。

皮内特喜上眉梢。

“是胡扯吗?”

“有那么一点!”吉切奥利说，“那个吕贝龙来跟我们纠缠，他打听新闻，我们就随便给他一些。”

“这么说，”皮内特来劲了，“没有停战?”

“屁的停战协定都没有。”

马蒂厄用眼角睨视皮内特，问道：

“这就改变局势了吗?”

“大大改观了，”皮内特说，“你走着瞧吧，局面会大不一样的。”

同日下午四时

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空无一人，丹东街也没有人影。铁门帘都没来得及卸下，玻璃橱窗闪闪发光，人们把大门上了闩便拔脚跑了。这是星期日，已持续三天的星期日，巴黎一周只剩下一个日子了——星期日，现成的，随便哪个日子，比平时的星期日稍为有点叫人吃不消，稍为多些火药味，寂静得出奇，已经充满隐蔽

的腐臭。丹尼尔走近一家呢绒布料大商店，堆成金字塔形的五颜六色的线球正在发黄，看上去像旧的；在毗邻的商店里婴儿衣着用品和儿童罩衫变得暗淡褪色。每家商店的柜台上积满一层面粉般的尘埃，橱窗玻璃上出现一条条白色长条污迹。丹尼尔暗忖："玻璃橱窗在哭泣呢。"橱窗好不热闹：成千上万只苍蝇嗡嗡飞舞。星期日。等巴黎人回来时，他们将发现死城上发霉的星期日。如果他们回来的话！丹尼尔自早晨一直在街上游逛，他真想仰天大笑，尽情宣泄一番。如果他们回来的话！

圣安德烈艺术小广场尽管阳光灿烂，却死气沉沉，大白天有如漆黑的夜晚。太阳好似人造的，好似遮盖黑夜的镁闪光，二十分之一秒之内就要熄灭却一直没有熄灭。他把前额贴在阿尔萨斯酒吧的大玻璃橱窗上，心想：我和马蒂厄在这里吃过饭，二月份他休假的时候，里面挤满了英雄和天使。他定睛细看，发现半明半暗中有些模糊的脏点，好像室内蘑菇，原来是纸桌布。英雄在哪儿？天使在哪儿？两把铁椅子留在露天座上，丹尼尔抓住其中一把的靠背，把它挪到人行道边缘，像吃利息的人那样坐下，在战时的天空下，在白日的炽热里，不禁想起许多童年旧事。他感到背上受着寂静的磁性压力，望着空荡荡的桥，河滨道上了锁的售书箱，没有时针的大钟，心想："他们本应对这一切袭击一下，扔几个炸弹给我们瞧瞧。"塞纳河对岸一个人影沿着警察局溜过，仿佛乘着电动人行道。确切地说巴黎不是一座空城，众多的散兵游勇不时在各个角落冒出来，却很快消失，仿佛被这永恒的阳光吸收了。丹尼尔思忖："城市是空心的。"他感觉出脚下地铁的通道，背后、面前、头上方，布满空间的悬崖似的大楼：天地之间有着成千上万的路易·菲利普款式的客厅，帝国款式的餐厅，带摆设架的长沙发，因无人照管而摇摇欲坠。丹尼尔猛地一转身，看见有人撞击玻璃橱窗。他久久凝视大玻璃窗，却只看见自己的

影象。他站起来，某种奇怪的焦虑使喉咙发紧，但不太忧伤：大白天产生夜间的恐惧倒蛮有趣的。他走近圣米迦勒喷泉，望着发绿的龙状喷头，心想："一切可随心所欲。"他可以在黑糊糊的窗户玻璃注视下脱下裤子，可以挖一块铺路石扔向啤酒店的大玻璃窗，可以高喊："德国万岁！"不会有任何问题。最多某幢大楼的七层有张惊惶失措的脸贴着玻璃窗向外探望，但不会出事。他们连愤慨的精力都没有了：楼上那位好好先生会转过脸对妻子客观地报告："广场上有个家伙适才脱掉裤子，"妻子在房间尽里回答："别站在窗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丹尼尔打了个呵欠。砸碎玻璃窗？得了！等他们抢劫的时候，也许看得更清楚些。他想："我真希望他们把这里搞成火海和血海。"他又打了个呵欠：感到有一种巨大而无用的自由。不时，这种快活使他恶心。

他离开时，一行成群结队的人从拉于歇特街出来。"他们现在结队转移了。"这是他自早晨所遇到的第十个列队。丹尼尔数了数，共九人：两个挎布提包的老太太、两个小姑娘、三个蓄小胡子的男人，干瘪而僵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年轻妇女，一个美丽而苍白，另一个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嘴唇上挂着微笑。他们走得很慢，谁也不说话。丹尼尔咳嗽一声，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向着他：眼睛里既没有好感也没有责备，仅有不信任的惊异。两个小姑娘中的一个俯向另一个时眼睛仍不停地注视丹尼尔，轻声说了几句话，两人惊喜地笑了：丹尼尔自己也觉得失去常态，好像一只岩羚羊首次用迟钝的目光凝视登山运动员。他们结队而过，荒诞而不合时宜，沉湎于孤独之中。丹尼尔穿过马路，走到圣米迦勒桥入口，凭着石栏杆眺望。塞纳河金波闪烁，远处，西北角上，一股浓烟在屋宇上空袅袅腾腾。突然，他觉得眼前的景色令他难以忍受，转过身去走回头路，又回到林荫

大道。

结队而行的人们消失了。寂静和一望无际的空旷：一个横向的无底洞。丹尼尔无精打采，街道仿佛漫无目的地延伸着，没有行人的街道全是一个模样。圣米迦勒林荫大道昨天还是通向南边的黄金巨流，今天却成了一条死鲸鱼，肚皮朝天。丹尼尔在这空心的、鼓胀的大肚子上把脚步踩得咯噔作响，强迫自己宣泄快乐，他大声喊道："我讨厌巴黎。"没有反响，没有任何生机，除了满眼青翠，除了栗树巨大的绿臂。他仿佛觉得走在矮树林里，兴味索然，故寻温馨。厌倦的、不洁的翅膀已经逼近他，幸好他瞥见贴在栅栏上的一张红白相间的海报。他走近一看，上面写道："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他张开双臂，嘻嘻一笑，如释重负：他们逃跑，他们逃跑，他们没完没了地逃跑。他抬起头，把微笑冲着天空，深深呼吸着：二十年来一直在审查间谍，连床底下都查遍了。每个行人或是原告证人，或是审判者，或集两者于一身，他所说的一切反过来又可能用来指控他。结果一下子全线溃退。他们逃跑，证人、审判者、正直的人们，一起在太阳下逃跑，蓝天在他们头顶上空下蛋似的产出一架架飞机。巴黎的城墙还那么自命不凡，吹嘘自己的伟业：我们是最强大的，最有德行的，是民主的表兄弟、波兰的捍卫者、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异性之爱的捍卫者，铁路将中断，我们将在齐格飞防线上晾衣服。巴黎各处墙上的海报还在吹嘘荣耀，不过已经降温了。而他们，他们，他们逃跑，怕得发疯似的，他们俯伏在沟渠里，他们请求宽恕。当然是体面的宽恕，除了体面之外，一切都失去了，剩下体面地拿走一切吧：喏，这是我的屁股，体面地踢吧；您若留我一条命，我就舔您的屁股。他们逃跑，他们爬行。我，罪魁祸首，我统治着他们的城市。

他低垂着眼向前走，兴致勃勃，突然听得汽车在紧靠他的街

面缓缓行驶，心里继续在想："玛赛儿在达克斯替她的孩子擦屁股，马蒂厄大概当了俘虏，布吕内很可能被打死了，我所有的证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得到了补偿……"突然，他问自己："什么汽车?"他猛一抬头，心怦怦跳到太阳穴，终于看见他们了。他们站着，整洁而严肃，每辆车上十五或二十个，长长的汽车伪装着，徐徐驶向塞纳河；他们笔直地站着缓缓滑行，没有表情的目光从他身上掠过，一批接一批，模样完全相同的天神，连瞧他时的模样也完全相同。丹尼尔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军乐声，仿佛觉得天空充满旗帜，他一时难以支撑，不得不靠在一棵栗树上。他独自一人在这条长长的大街上，他是惟一的法国人，惟一的老百姓，所有的敌军都瞧着他，他不害怕，信心十足地任凭这几千双眼睛注视："我们的胜利者!"他被欢乐所围困，但他大胆地回击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注视他们金黄的头发、黝黑的面孔、冰湖般的眼睛、细挑的身材、修长且肌肉发达得难以想象的双腿。他喃喃自语："他们多么英俊哪!"他仿佛飘离地面，他们将他抱起，紧紧搂在怀里，紧贴他的肚皮。什么东西从天上滚落下来：原来是古老的法则。审判者的社会崩溃了，判决取消了，穿上黄色军装的矮小丑陋的士兵溃不成军，人权和公民权的捍卫者们抱头鼠窜。"何等的自由呀!"他思量着，眼睛湿润了。他是大难之后惟一的幸存者。顶天立地的汉子孤身一人面对这些仇恨与愤怒的天神，这些灭绝种族的天神，他们的目光使他返朴归真了。他想："喏，新的审判者；喏，新的法则!"在他们头顶柔和的天空出现了奇迹，小片积云无意地显灵了，这是鄙视的胜利、暴力的胜利、欺诈的胜利、地上人间的胜利，其实这种种奇迹都是过眼烟云。一辆坦克缓缓开来，威风凛凛，掩盖着枝叶，发出不太大的隆隆声。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跟在坦克后面，上衣搭在肩上，衬衣的双袖卷至肘部，交叉着漂亮的赤臂。丹尼尔朝他

微笑，年轻人久久盯视他，神色冷峻，眼睛闪闪发光，突然，坦克离去时，那人脸上露出笑容。小伙子很快从裤子口袋摸出一小包东西扔过来。丹尼尔在空中接住，原来是一包英国香烟。丹尼尔捏得太紧，香烟好像在他手中粉碎了，但他仍旧笑容可掬，一阵既难受又刺激的慌乱从大腿一直升到太阳穴，他一时眼花看不清楚，喘着气重复道："他们进巴黎如入无人之境，容易得好比切割黄油。"其他人的面孔在他湿漾漾的目光前通过，一批接着一批，都是那么英俊。他们将损害我们，邪恶的统治即将开始，够呛！他真想变成一个女人向他们扔鲜花哩。

喊叫声，谩骂声，催促声，一片喧闹；堆在街道齐边地的锅盆器皿敲得震天价响，一道钢铁闪光掠过天空，但街面却空无行人，夏尔洛紧靠着马蒂厄，在谷仓的阴处冲着飞机喊叫：他们在两排房子中间超低空飞行。贪婪而懒散的海鸥在村镇上空超低回旋，寻觅食物，然后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叽叽嘎嘎地乱噪了一阵之后飞走了；有人谨慎地探出头来，一些家伙从谷仓从房屋走出来，另一些从窗户跳出来，一时间街上挤满了人，简直像赶集，但声息全无。所有的人全出来了，不发任何声音，有一百来人：工兵、无线电报务员、气象探测员、电话接线员、文书、观测员，全体人员，除了昨晚以来一直守候在汽车方向盘前的司机。他们就地停留（有什么好戏可看?）：有的人石匠似的坐在街面上，反正道路已经不通，不再有汽车开来，有的人坐在人行道边上、坐在窗户上，有的人站着，背靠房屋的门面。马蒂厄坐在食品杂货店前的小长凳上，夏尔洛和皮埃内走过去跟他呆在一起，但谁也不说话，只是为了呆在一起，面面相觑。他们心照不宣，看清眼前的处境：大集市，人群，冷静得太过分的人群，一百个人一百张灰色的脸。街道受太阳的烧烤，天空像被捅破的

火炉，街面烫得变形，烫脚跟烫屁股，可他们听凭炙烤。将军住在医生家，二层第三个窗户，那窗口是他的眼睛，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将军，彼此有数，怒目相视。他们担心开拔回家，谁也不提起，但浑身不舒服，就像胸膛受到猛击，双臂双腿乃至全身疼痛不适，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个伙伴叹了一口气，像正在做梦的狗，说着梦话："在军需处有牛肉罐头。"马蒂厄心想："是的，但他们让宪兵把守大门。"吉切奥利脱口而出：

"唉！傻瓜，他们派了宪兵把门呢。"

另一个伙伴也在白日做梦，用失真的声音，无精打采地说：

"跟面包商一路货色，那商人明明有面包，我敢肯定，我亲眼看见圆形大面包，可他硬是紧闭铺子。"

马蒂厄继续瞎想，但不说话，他梦见一块腓里牛排，馋涎欲滴；格里莫直起一点身子，指着护窗板紧闭的几排房子说：

"他们关着门偷偷干什么？穷乡僻壤，昨天他们还跟咱们聊天，今天却全藏起来了。"

房屋昨天还像牡蛎似的半开着，今天却关上了。男人和女人躲在屋里装死，缩在暗处出汗，对他们恨之入骨。尼佩尔说：

"不该因为吃了败仗咱们就成了鼠疫患者。"

夏尔洛的胃咕咕直叫，马蒂厄说：

"你的胃在咕咕叫。"

"不是咕咕叫，而是哇哇大喊，"夏尔洛回答。

一个皮球飞到他们中间，拉泰克斯从空中截住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走出来，胆怯地望着他。

"这是你的球吗？"拉泰克斯问，"过来拿呀。"

大家一起看着小姑娘，马蒂厄很想把她抱在膝盖上；拉泰克斯尽量使嗓门变得柔和：

"好嘛，来吧，来吧，来坐在我膝盖上。"

一时间四面八方都向她发出轻轻的呼唤：

“来呀！来呀！来呀！”小女孩站着不动，“来呀，小宝贝。过来吧，过来吧，小心肝，过来吧！”

“我的上帝，”拉泰克斯说，“这年头，咱们叫孩子们见了害怕。”

大家哄然大笑，对他说：

“是你吓着她啦，瞧你的嘴脸！”

马蒂厄也笑了。拉泰克斯用悦耳的嗓子重复道：

“来呀，小心肝！”突然，他发火了，大声道，“你再不过来，我就把它没收了。”他把球举到头顶上方让她看清，然后装作把球放进口袋的样子，小姑娘哭喊起来，大伙儿一起站起来同声朝他嚷道：

“还给她，混蛋，你竟欺负一个孩子。你敢把球放进口袋！你敢把它扔上屋顶！”

马蒂厄站着用手势责怪他。吉切奥利气得眼睛冒火，拨开马蒂厄，走到拉泰克斯跟前：

“把球还给她，你他妈的，咱们又不是野蛮人！”

马蒂厄怒不可遏，气得直跺脚。倒是拉泰克斯先平静下来，低下头说：

“你们别发火嘛！把球还给她就是了。”

他把球扔过去，但扔得不准，击着一堵墙上弹了回来，小姑娘赶紧扑过去，捡了球便逃走了。寂静。大家重新坐下，马蒂厄也跟着坐下，闷闷不乐，但心平气和了，心想：“我们不是鼠疫患者。”他心里只记着这件事，想着大家所想的事，仅此而已。有时候，他只是个焦虑不安、脑子空空的人，有时候则集大伙儿的思想于一身，等他的忧虑平息后，大伙儿的思想便大滴大滴地在他的脑子里涌现，然后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滚出来：我们不

是鼠疫患者。拉泰克斯摊开双手，伤心地瞧着自己的手说：

"我对你们说吧，我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我从没对他们动过手。"

他们重新坐下，浑身发臭，饥肠辘辘，模样灰溜溜，在这有人居住的一方天地里，面对着充满仇恨的门窗紧闭的一排排房子，默不做声，这帮糟蹋六月晴朗日子的下流寄生虫只好默不做声。忍！歼灭者将来到，将经过弗利－托克斯所有的街道。隆然指着护窗板说：

"他们等着德国佬来清除咱们哩。"

"可以打赌，他们对德国佬会客气得多，"尼佩尔说。

"当然喽！与其这么被占，"吉切奥利说，"还不如被胜利者占哩。那样会快乐得多，还可以做生意。咱们这些人哪，是不祥的人物。"

"六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拉泰克斯重复道，"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吓哭过。"

"咱们不受欢迎哪，"格里莫说。

一阵脚步声使大家抬起头来，但即刻又低下头去，原来是少校普拉在他们的脑壳间穿行。谁也没向他敬礼，他在医生的房前停下，大家又把头抬起来，目光一齐对准少校那垫料鼓鼓的双肩，见他掀起铁门环，敲了三下。门微微打开，他从窄口溜了进去。从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六分，参谋部所有的军官一个接一个在沉默的士兵中间穿行，神色生硬而尴尬：士兵们在他们经过时低头猫腰，等他们过后，立即挺起身子。帕延说："将军家在过节呀。"夏尔洛转过脸问马蒂厄："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别说话，"马蒂厄回答。夏尔洛瞧了瞧他，不吭气了。自军官们经过，伙伴们更加阴暗，更加泄气，更加消沉。皮埃内望着马蒂厄感到又惊讶又不安，心想：在我的面颊上他无意中发现他自己的

苍白。

突然传来歌声，马蒂厄吓了一跳，歌声越来越近：

只要罐子里有屎，
房间里就有臭气。

三十来个汉子从街角拐过来，醉醺醺的，没带枪支，没穿上衣，没戴军帽，他们大大咧咧地招摇过市，唱着歌，乱腾腾，闹哄哄，由于阳光和酒精的缘故，个个脸色通红。当他们瞥见这一大堆灰不溜丢、半死不活的东西贴近地面蠕动，向他们伸出无数的头颅，他们突然驻足，停止唱歌。一个大胡子胖子朝前迈了一步，他上身裸露，皮肤黝黑，肌肉发达，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他问道：

“你们是死人吗？”

没有人答理，他转身，吐唾沫，摇摇晃晃站不稳。

夏尔洛眯着眼睛，像近视眼似的瞧他们，问道：

“你们不是我们部队的吧？”

“这玩艺儿，是我们部队的吗？”大胡子拍着裤裆中间反问：“他妈的，不，我们不是你们部队的，这叫我难过呀。”

“你们从哪儿来？”

大胡子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从那上边。”

“上边，打响了？”

“他妈的，打响个屁，刚有点儿火药味，我们的上尉就溜了，所以我们也溜，上行下效呗，但方向不同，免得遇见他。”

大胡子后面的家伙们起哄嬉笑，其中两个汉子放肆地唱起来：

亮出你长长的鸡巴，

伙伴，用手托着它！
咱们都去打仗，
找婊子玩玩吧。

所有的人都掉头面向将军住所的窗眼，夏尔洛着慌了，挥手喊道：

"别唱了。"

歌手们不唱了，目瞪口呆，摇摇晃晃，疲乏得一下子垮了似的。

"我们的头头在那儿呢，"夏尔洛指着将军住所解释道。

"我才不在乎你们的头头哩，"大胡子高声说道。他的金项链在阳光下闪烁，他低头瞥一眼坐在路面上的士兵，补充道，"如果他们找你们麻烦，伙计们，那么你们只要跟着我们就行了，他们就管不着你们了。"

"跟我们来吧！跟我们来吧！"他后面的人有节奏地高喊，"跟我们来吧！跟我们来吧！"

沉默。大胡子的目光停留在马蒂厄身上。马蒂厄把眼睛转向别处。

"怎么样？谁跟我们走？我数三下：一、二、三。"

谁也没动窝。大胡子轻蔑地断定：

"你们不是男子汉，是些胆小鬼。咱们走吧，伙计们，我可不愿意泡在这里发霉，他们叫我恶心。"

他们迈开步子重新上路，士兵们腾出地方让他们过去，马蒂厄把脚缩到长凳下面。

亮出你长长的鸡巴……

士兵们注视着将军住所的窗眼：几张脸贴着玻璃窗，但军官们没有伸出头来。

咱们都去打仗……

他们消失了，谁也没说什么，歌声最后也消失了。马蒂厄这才缓过气来。

“首先，”尼佩尔说时眼睛不看伙伴们，“谁也证明不了咱们不走。没有一个证据！”

“已经证明了，”隆然回答。

“凭什么证明？”

“已经证明不走了。”

“为什么？”

“没有汽油了。”

“供军官们用的汽油总有的吧，”吉切奥利说，“油箱满满的。”

“咱们的卡车没有油了。”

“当然，”吉切奥利冷笑一声。

“我告诉你们吧，咱们被出卖了！”隆然提高尖细的嗓子嚷道，“被出卖了，卖给德国人，给卖了！”

“别逼我们，”梅纳尔厌倦地说。

“别逼我们，”马蒂厄附和着说，“别逼我们！”

“不过也真他妈的没劲儿，”一个电话接线员说，“别老念叨开拔，走着瞧吧。反正挨打屁股。”

马蒂厄想象着那些大兵在大路上边走边唱，也许还边采花。他感到耻辱，但这是共同的奇耻大辱。因此，他反倒不觉得太扫兴了。

“胆小鬼，”拉泰克斯说，“那个小混蛋骂咱们是胆小鬼。咱们都是一家之主。你瞧见他脖子上的项链吗？去他的吧，小畜牲！你倒说说看。”

“听！”夏尔洛说，“你们听哪！”

只听得一阵飞机的嗡嗡声，有人厌倦地悄声说：

“躲一躲吧，伙什们。他们又出动了。”

“自早晨已是第十次出动了，”尼佩尔说。

“你计算次数了？我连数也懒得数。”

他们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把身体紧贴大门，鱼贯进入走廊。一架飞机齐屋顶掠过，嗡嗡声减弱，他们又纷纷走出来，仔细观察天空，然后重新坐下。

“这是一架歼击机，”马蒂厄说。

“当心！当心！”吕贝龙说。

从远处传来机枪的哒哒声。

“高射炮？”

“高射个屁！是飞机在射击！”

他们面面相觑。

“今天这日子在大路上溜达可不舒适，”格里莫说。

大家没吭声，但眼睛发出会意的亮光，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片刻后，隆然只说了一句：

“他们还没走远呢。”

吉切奥利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下蹲三次，活动膝部，仰脸望一下天空，神色茫然，嘴角出现浮躁的皱纹。

“你去哪儿？”

“兜一圈。”

“哪儿？”

“那边。我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当心吃子弹！”

“别担心。”

他懒洋洋地走了。大家真想跟他去。但马蒂厄没敢起身。沉默许久后，大家脸上又有了血色，互相招呼，又活跃起来了。

“能像和平时期那样在大路上溜达一会儿该多美呀。”

“他们想干什么？一直步行到帕纳姆？有些家伙还信心十足哩。”

“如果可行的话，咱们早就干了，不用等他们来。”

他们不作声了，烦躁而紧张，但还在等候，一个瘦高个儿背靠食品杂货铺的铁窗帘，急得双手发抖。不一会儿，吉切奥利回来了，依旧踩着懒洋洋的步子。

“怎么样？”马蒂厄大声问。

吉切奥利耸耸肩膀，伙伴们用手撑起身子，目光炯炯地盯视他。

“被消灭了，”他说。

“全部吗？”

“我怎么知道？又没有数数。”

他脸色苍白，无声的嗳气使他的嘴唇一鼓一鼓的。

“他们在哪儿？在大路上？”

“他妈的！你们这么好奇，自己去看好了。”

他坐下，脖子上一条金项链闪闪发光，他用手抚摸，用手指转动，然后突然松开手，似乎勉强地说：

“我通知担架队了。”

可怜的家伙们！金项链闪闪发光，勾魂摄魄。谁在说“可怜的家伙们”呢？仿佛挂在所有人的嘴上。谁在假惺惺地说：“可怜的家伙们”呢？不过，这谈得上虚情假意吗？金项链在褐色的脖子上闪闪发亮。残暴、可怖、怜悯、积恨笼罩我们的心头，既难以忍受又令人快慰。我们是害虫的梦：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没有人性；思想长出毛和爪，到处奔跑，从一个脑袋跳入另一个脑袋。害虫快睡醒了。

“德拉鲁，他妈的！你聋了？”

"德拉鲁，是我的姓氏。"他猛地转身，只见皮内特在远处向他微笑：他看见了德拉鲁，"嗳！"

"来呀！"

马蒂厄浑身发抖，突然觉得自己是孤单单赤条条一个人。"我。"他做了个手势想把皮内特赶走，却来了一群人跟他作对，他们瞪着害虫的眼睛驱逐他，严肃而惊异地盯着他，好像从未见过似的，好像透过玻璃花瓶的厚底瞧见了他。"我不比他们好多少，我无权背弃他们。"

"快来呀。"

德拉鲁站起来。怪里怪气的德拉鲁，严以律己的德拉鲁，教书先生德拉鲁，他慢步上前与皮内特会合，仿佛背后有沼泽，有二百只脚爪的大虫，又仿佛背后有二百双眼睛：他感到背脊上毛骨悚然。再一次出现焦虑。这种焦虑开始时轻轻掠过，好似抚摸，然后安置下来，不起眼地、随便地躲在上腹窝。没有什么不舒服，只觉得空空的。身心空空的，周围空空的。他仿佛在稀疏气体中漫步。诚实的士兵德拉鲁抬一抬橄榄帽，诚实的士兵德拉鲁把手插进头发，诚实的士兵德拉鲁朝皮内特苦笑了一下，问道：

"什么事，小家伙?"

"你跟他们呆在一起开心吗?"

"不。"

"那为什么呆着不动窝?"

"大家都一样嘛，"马蒂厄说。

"谁跟谁一样?"

"他们和我们哪。"

"怎么讲?"

"反正大家呆在一起总好些吧。"

皮内特的眼睛顿时充满怒火，他把头朝后一仰，说道：

“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马蒂厄不吭声。皮内特说：

“走吧。”

“上哪儿？”

“邮电所。”

“去邮电所？这儿有邮电所？”

“是的，在村镇下端有个辅助收税所，兼办邮政。”

“你想去邮电所干什么？”

“别操心嘛。”

“肯定关门的。”

“对我来说大门总是开的，”皮内特说。他把胳膊塞在马蒂厄的胳膊下，连拉带推，补充道，“我找到个小妞儿。”

他说时眼睛闪烁狂喜的光芒，脸上露出优雅的微笑：“我想让你见见她。”

“干什么？”

“你是我的哥们儿，是不？”皮内特严肃地瞪视他，反问。

“那还用说，”马蒂厄回答。他又问，“你的小妞儿，是邮电所职员？”

“是电话接线员。”

“我以为你不乐意跟女人纠缠呢。”

皮内特强笑了一下说：

“既然不打仗，总得消磨时光哪。”

马蒂厄转脸直视他，发现他神态不凡。

“嘀，小伙子，对你得刮目相看了。是爱情使你变样了？”

“唉！唉！”皮内特说，“唉！唉！我运气不错。你去瞧瞧她的乳房，美极了。而且受过教育，地理呀算术呀，可以跟你比高

低呐。"

"那你老婆呢?"马蒂厄问。

"去她的吧!"他粗鲁地说。

他们来到一所二层楼的小房子前面，护窗板紧闭着，大门上了闩。皮内特敲了三下门，喊道：

"是我呀!"他转身对马蒂厄笑着说，"她怕遭到强奸。"

马蒂厄听见钥匙的声音。

"快请进屋，"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他们闻到一股墨水、浆糊、纸张的气味。一条长凳上装着一排栅栏，把屋子一分为二。马蒂厄发现尽里有一扇敞开的门。女人一直朝后退到门里，随手把门关上，而后传来上插销的声音。他们俩呆在专供顾客使用的窄走廊里，片刻后，邮电所女职员出现在营业窗口后面，处在安全之中。皮内特俯身把前额贴着窗口说：

"您把我们关起来了？不大客气吧。"

"嗨，得谨慎点哪，"她回答。

她的嗓子很好听，热情而凄婉。马蒂厄发现她的黑眼睛炯炯有神。

"怎么，"皮内特问，"对我们害怕啦!"

"不害怕，但也不轻信哪，"她笑着回答。

"因为我朋友的缘故？说来也巧，他跟您一样，也是公职人员；您处在熟人中间，该放心了吧。"他说话的声音很优美，微笑也挺优雅，"行了吧，至少从窗口伸个指头过来，只伸个指头。"

她从窗口伸出葱根般的指头，皮内特吻了吻她的手指甲。

"放开，"她说，"要不然我抽回来了。"

"这不礼貌吧，"他说，"应该让我的朋友拉拉手吧。"他转向

马蒂厄，“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姐，她是个勇敢的法国姑娘：她本可以撤退的，但她不愿意离开工作岗位，别人可能需要她。”

他说时摇动肩膀，笑容可掬，自始至终脸上堆着笑。他的说话声软绵绵的，唱歌似的，略带点儿英国口音。

“您好，小姐，”马蒂厄说。

她从窗口伸出手指打招呼，马蒂厄用手指勾了勾。

“您是公务员？”她问道。

“我是教师。”

“我是邮电所职员。”

“我看出来了。”

马蒂厄感到闷热又无聊，心里只想着留在他背后一张张灰色的、迟钝的脸。

“是这位小姐负责递送本村的全部情书，”皮内特说。

“嗨！你们知道，”她谦虚地说，“情书嘛，这里……”

“换了我呀，”皮内特说，“要是我住你们村，我就给这里所有的姑娘写情书，让每封情书经过您的手。那样您就成了爱情信使了。”他傻笑着重复道，“爱情信使！爱情信使！”

“那就糟了，”她说，“那样我的工作就加倍了。”

沉默许久。皮内特仍嬉皮笑脸，但神色紧张，东张西望，发现一支笔杆系在营业窗上，他拿起笔杆，往墨水里蘸了蘸，在邮政汇单上写了几个字。

“喏，”他把汇单递给她。

“这是什么？”她问道，没有接过去。

“拿着呀！您是邮政职员嘛，干您的本行吧。”

她终于接过去，读道：

“向无名氏小姐送上一千个吻……哎呀！”她说时又好气又好

笑，“瞧他糟蹋了一张邮政汇票。”

马蒂厄厌烦透了，他说：

“行了，我走了。”

“你要走?”皮内特着慌了。

“我得回到那边去。”

“我陪你回去，”皮内特急忙说，“不行，不行，我得陪你回去。”他转身对女职员说，“我过五分钟再来，您给我开门吗?”

“喔！他真叫人受不了，”她抱怨道，“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总得拿定主意呀!”

“那好，那好!”他说，“我留下，不过您得记住，这回是您要求我留下的。”

“我什么也没要求。”

“要求了!”

“没有!”

“真他妈的无聊!”马蒂厄低声自言自语，他转身对姑娘说，“再见，小姐。”

“再见，”女职员颇冷漠地回答。

马蒂厄出来后，头脑空空的。夜色已经降临，士兵们仍旧像刚才他离去时那样坐着。他走进他们中间，听见有人从地上问他：

“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消息，”马蒂厄说。

他回到长凳旁，在夏尔洛和皮埃内之间坐下，他问：

“军官们还在将军家里吗?”

“还在。”

马蒂厄打呵欠。他伤心地望着淹没在昏暗中的伙伴们，自言自语：我们。但这与他已不相干了，他感到孤独。他抬头后仰，

遥望第一批星星。天空温柔得像个女人，人间所有的爱都升到天上去了。马蒂厄眯着眼睛说：

“伙伴们，一颗流星。许个愿吧。”

吕贝龙放了个屁，说道：

“这就是我许的愿。”

马蒂厄又打了个呵欠，他说：

“好吧，既然如此，我去睡觉了。夏尔洛，你去吗？”

“我再考虑考虑：有时夜里开拔，我宁愿时刻准备着。”

“榆木脑袋！”马蒂厄粗鲁地笑道。

“好吧！好吧！”夏尔洛急忙说，“我去。”

马蒂厄回到谷仓，和衣倒在干草上。他困死了：倒霉的时候总是发困，只觉得有个红球在旋转，一张张女人的脸伸出阳台，也在旋转。马蒂厄梦见自己变成天空，从天国的阳台俯视地球。绿色的地球有个白色的肚皮，像跳蚤似的一蹦一蹦。他琢磨：“千万别让它碰着我。”但它伸出五个巨大的手指，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起来！快起来！”

“几点钟了？”马蒂厄问，他感到一股热气喷在他脸上，听到吉切奥利的声音：

“十点二十分。起来，悄悄走到门口，别探出身子，仔细瞧瞧。”

“发生什么事了？”马蒂厄坐起来，打个呵欠。

“军官们的汽车停在大路上，离这里一百米。”

“那又怎么样？”

“照我说的办，你自己瞧吧。”

吉切奥利走了，马蒂厄揉了揉眼睛，低声喊道：

“夏尔洛！夏尔洛！隆然！隆然！”

没有人回答，他站起来，睡眼惺忪，踉跄走到门口。门大开着，有人藏在暗处。

"谁?"

"是我，"皮内特说。

"我以为你正在干好事呢。"

"她扭扭捏捏摆架了，一两天内弄不到手了，他妈的，"他叹道，"我强笑得嘴唇都酸了。"

"皮埃内在哪儿?"

皮内特指了指街对面一个黑洞洞的门廊。

"在那儿，跟隆然和夏尔洛在一起。"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等待。月光下，夜色明朗，凉气袭人。他们正对面的门廊下有一大片人影隐隐约约地移动着。马蒂厄扭头望了望医生的住所：将军的窗户紧闭着，但门下射出一束淡淡的灯光。我，守候在这儿。时代连同它可怖的未来会倾覆，它只剩下一小段摇摇晃晃的有限的时间。再也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没有法国也没有德国，只有也许即将打开的大门底下的那一束淡淡的灯光。大门将打开吗？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马蒂厄只有这一点点希望与他相干了。一种喜欢冒险的兴奋激荡着他枯萎的心房。大门将打开吗？这关系重大，他觉得大门打开时会给他一个答复，以解决他一生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一阵喜悦从他的腰窝升起，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马蒂厄不好意思起来，全神贯注地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打了败仗。"顿然时间复原了，那一点点希望融化在无限的、不祥的未来之中。过去，也可以说无限的未来，从法老时代延伸到欧罗巴合众国。他的喜悦消失了：门下的灯光熄灭了，随着嘎吱一声，门慢慢打开，门口一片昏暗。人影在门廊

下跳动，街道像森林似的发出一阵劈啪声，然后又恢复寂静。太晚了，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过了一会儿，几个黑影出现在台阶上，军官们一个接一个走下阶梯，先下来的站在路中央等候后下来的。街道顿时大变样，好似一九一二年雪天驻防的街道，时辰已晚，将军府上的晚会结束了。英俊潇洒的中尉索坦和卡迪纳臂挽着臂，普拉少校把手搭在莫隆上尉的肩上，他们昂首挺胸，面带笑容，在月亮的“镁光灯”下，和蔼地摆出架式，作最后一次亮相。马蒂厄心想，我要把参谋部全体成员拍摄下来，铭记在心，一了百了。普拉少校以脚跟为轴心旋转着，他仰望天空，向空中伸出两个指头，好像为村镇祝福。将军终于出来，一位上校在他背后把门轻轻关上。此刻师参谋部全班人马到齐，一共二十来个军官，使人想起某个白雪皑皑的夜晚，天空明净，官兵跳舞直至午夜，留下最美好的驻防回忆。小股人马蹑手蹑脚地出发了。二层楼上一扇窗无声地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俯身窗外，望着他们离去。马蒂厄既感到罪孽深重，又感到心灵上的罪恶已涤除。

“真有其事！真相大白！”

莫隆上尉迟疑了一下，他听见什么了吗？他那颀长的身躯虽有些驼，却风度不减，此刻晃了晃，转过身来向谷仓张望，马蒂厄看清他明亮的眼睛。皮内特低声埋怨，恨不得一个箭步冲出去，但立即被马蒂厄抓着手腕，牢牢拽住。上尉用目光又在黑暗中搜索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满不在乎地打呵欠，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指尖轻轻拍打嘴唇。将军走过去了，马蒂厄从未离这么近见过他。将军身材高大、臃肿，重重地倚着上校的臂膀，面孔像片岩似的。勤务兵跟随其后，扛着旅行箱；一群少尉走在最后，交头接耳，只管咕咕唧唧说笑。

“这算什么军官！”皮内特几乎大声喊道。

马蒂厄心想："称他们希腊诸神更为合适。"诸神在人间小住之后返回奥林匹斯。眼前奥林匹斯诸神的队伍消失在黑暗中，一支手电筒射出的亮光在大路上一圈一圈地跳跃，然后也熄灭了。皮内特脸转向马蒂厄，他英俊的面庞在月光映照下露出绝望的神态。

"算什么军官呀！"

"不像话。"

皮内特的嘴唇抖动起来，马蒂厄担心他会嚎啕大哭，便说：

"得了！得了！小家伙，不要这样激动。"

"得亲眼看见才相信，"皮内特说，"这是违反常情的。"

他紧紧抓住马蒂厄的手，握住不放，好像还保留着最后一线希望。他说：

"也许司机们会拒绝离开？"

马蒂厄耸耸肩膀，只听得马达发动的呼噜声，好比从黑夜深处很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悦耳的蝉鸣。不一会儿，汽车开走了，随后马达声也消失了。皮内特交叉双臂，叹道：

"算什么军官呀！这一下我开始相信法兰西完蛋了。"

马蒂厄转过头去，只见影影绰绰的东西一串串从围墙往外涌，原来士兵们默默地成群走出小巷，走出通车辆的大门，走出谷仓。没错，是士兵们，二等兵，穿着不整齐，歪歪斜斜的，沿着白蒙蒙的街面屋移动。顷刻之间，街上挤满了人。他们是那样愁眉苦脸，马蒂厄不禁心中发痛。他对皮内特说：

"走。"

"上哪儿？"

"到外面看看伙伴们哪！"

"去他妈的蛋！"皮内特说，"我想睡觉，没有心思聊天。"

马蒂厄犹豫不决，他发困，剧烈的感情波动使他脑袋发木，

他很想蒙头大睡，什么也不去想。但士兵们垂头丧气，他看到他们的背影在月光下起伏不定，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

"我，很想聊天，"他说，"晚安。"

他走到街上，淹没在人群中。白垩似的月光映照在呆如石板的脸上，谁都不说话。突然，大家清晰地听见马达声。

"他们回来了！"夏尔洛说，"他们回来了！"

"不对，傻瓜！他们取道省级公路。"

然而他们仍怀着朦胧的希望谛听着。隆隆声减弱了，消失了。拉泰克斯叹道：

"完了。"

"孤立无援！"格里莫说。

谁也没有笑。有人焦急地低声问道：

"咱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任何回答，伙伴们对他们该干什么毫不在乎，他们有另一种忧虑，某种隐痛，难言的隐衷。吕贝龙打了个呵欠，沉默许久后说道：

"傻呆着于事无补。睡觉，伙伴们，睡觉。"

夏尔洛做了个泄气的大手势，说道：

"好吧，我去睡觉，但心里难受极了。"

伙伴们惴惴不安，面面相觑，根本不想分开，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呆在一起。突然人群中迸发出一句话，一个凄厉的声音：

"他们从来没有爱过我们。"

这个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大伙儿立即响应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你说得好，说得对，千真万确。他们从来没有爱过我们，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他们的敌人不是德国佬，而是咱们。整个这场战争，大家并肩作战，现在他们把咱们抛弃了。"

此刻，马蒂厄跟着其他人重复道：

“他们从来没有爱过我们！从来没有。”

一阵心慌意乱的嘁嘁喳喳淹没了他的声音，他的话说得不大合时宜。如今应当挑破脓肿，直诉衷肠：“谁也不爱我们。没有任何人怜惜我们：老百姓责怪我们未能保卫他们，我们的妻子为我们感到不光彩，上司们抛弃了我们，村民们憎恨我们。德国佬夜里长驱直入。”应当说：“我们是替罪羊，战败者，胆小鬼，害人虫，世间的渣滓。我们吃了败仗。我们丑陋，我们有罪，世上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爱我们。”马蒂厄说不出口，但拉泰克斯在他背后用客观的语气说：

“咱们是贱民。”

话音未落，响应四起，一致生硬地、无情地重复道：

“贱民！”

说话声停止了。马蒂厄瞧着隆然，无缘无故地瞧着，就这样瞧着，因为正好面对他，隆然也瞧着他。夏尔洛和拉泰克斯面面相觑，大家都面面相觑，似乎等着对方说点什么，好像还有什么要说的。然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突然隆然朝马蒂厄笑了笑，马蒂厄也笑了笑，以示回报；夏尔洛笑了笑，拉泰克斯笑了笑。月亮使众人的嘴上绽开一朵朵苍白的花。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走呀，”皮内特说，“喂，走呀！”

“不。”

“行了，行了！走吧。”

他注视马蒂厄时的神色既是哀求的又是诱人的。

“别去纠缠人家，”马蒂厄说。

他们俩在广场中央的树下，面对着教堂。村公所在右边。夏尔洛坐在村公所前第一级台阶上冥思遐想，膝上摊着一本书。士兵们或三五成群或单独一个慢步溜达，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马蒂厄的脑袋又沉又痛，好像喝醉酒似的。

“你好像情绪不好哇，”皮内特说。

“是情绪不好，”马蒂厄回答。

伙伴们之间有一种令人陶醉又令人疲乏的友谊，晚上月光溶溶，他们却火烧火燎，这种情境值得经历一番。然后火把熄灭，他们便去睡觉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因为他们还没有习惯互相爱护。今天是欢庆过后的第一天，人们恨不得互相残杀。

“现在几点？”皮内特问。

“五点十分。”

“他妈的，我迟到了。”

“那就赶快呀，去吧。”

“我不想单独去。”

“你怕她吃掉你？”

“不是的，”皮内特说，“不是的……”

尼佩尔从他们旁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他们，他两眼发呆，出神入定。

“带尼佩尔去吧，”马蒂厄说。

“尼佩尔？你疯了吧？”

他们目送尼佩尔，为他的盲人状和独舞步感到惊讶。

“我说他去教堂，你拿什么打赌？”皮内特问。他等了一会

儿，拍着大腿喊道，“他进教堂了，他进去了！我赢了。”

尼佩尔不见了。皮内特转向马蒂厄，彷徨无主地凝视他说：

“听说从早晨开始进去五十多人了，不时有人出来小便，然后又回到里面去。你认为他们在干什么？”

马蒂厄没有回答。皮内特搔着头顶说：

“我很想进去瞧一眼。”

“你去幽会吧，已经耽搁了，”马蒂厄说。

“去他妈的幽会吧，”皮内特回答。

他无精打采地离开了，马蒂厄走近一棵栗树。大路上丢着一个大盒子，这是师参谋部扔下的，哪个村庄都有这种情况，德国佬每经过一个村庄便捡走。“上帝啊，他们在等什么呢？让他们赶快行动吧！”失败与日俱增，太阳、树木、时尚依旧，人心却暗暗滋生死亡的欲望；但他嘴里还剩下昨天的博爱的滋味，尽管已经冷却了。辎重队长走过来，两个炊事员跟在左右。马蒂厄凝望他们，借着月光，看见他们向他笑了笑，但很快笑容消失。他们严峻而刻板的面孔表明必须提防月光的迷惑和午夜的陶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嘻嘻哈哈。他们也处在欢庆过后的第一天。马蒂厄从衣兜掏出小刀，着手削栗树的树皮。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世上的某个地方。

“刻写你的名字？”

“是的。”

“哈！哈！”

他们哈哈笑着走开了，后面紧跟着另一些士兵，马蒂厄从未见过。这些家伙胡子拉碴，眼睛放光，模样滑稽，其中一个一瘸一拐。他们穿过广场，走到面包店前的人行道坐下。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士兵来到，马蒂厄从未见过，他们没有武器，也不裹绑腿。脸色如灰，鞋上积着污泥。这些人本来可以得到爱护的。皮

内特回到马蒂厄身边，朝他们投去恶意的目光。

“怎么样?”马蒂厄问。

“教堂里挤满了，”他沮丧地补充道，“他们在唱歌呐。”

马蒂厄收起小刀。皮内特问：

“你在刻写名字?”

“我想刻，”马蒂厄说时把小刀放进衣兜，“但太费时间了。”

一个大汉在他们身旁停下，脸有倦色，线条模糊，敞开的领子上方灰蒙蒙的。

“伙计们，你们好，”大汉面无笑容地问好。

皮内特盯着他看。

“你好，”马蒂厄说。

“这边还有军官吗?”

皮内特噗嗤笑出声来，他问马蒂厄：“你听见了没有?”然后对那家伙答道，“没有，老兄，没有。没有军官了，我们共和了。”

“我看得出来，”那家伙说。

“你是哪个师的?”

“四十二师的。”

“四十二师?”皮内特咕哝，“没听说过。你们在哪儿?”

“厄皮纳尔。”

“那你来这儿干吗?”

大汉士兵耸耸肩膀，皮内特突然不安地问道：

“你们的师要开到这里来吗?官老爷以及随从?”

大汉听了哈哈大笑，指着坐在人行道上的四个伙伴说：

“喏，那就是我们的师。”

“厄皮纳尔乱得厉害吗?”皮内特问道，眼睛闪烁。

“乱得很，现在大概平静了。”

他说完便转身去找伙伴们了。皮内特目送他离去。

"四十二师！你想想！你，你知道这个四十二师吗？时至今日从未听说过。"

"但也没有理由向他摆绅士架子，"马蒂厄说。

"老有人来来去去，"皮内特耸耸肩膀，轻蔑地说，"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你简直像在异国他乡。"

马蒂厄没有答理，凝视着栗树干上刮削过的地方。

"喂！"皮内特说，"走吧！咱们三人到田野去，眼不见为净，多好哇。"

"你让我夹在你和你那位妞儿中间干什么呢？干你们要干的事，你们不需要我嘛。"

"我们不干什么呀，"皮内特可怜兮兮地说，"需要聊聊。"他突然中断自己的话，"你瞧瞧！瞧瞧吧，又是一个外来的。"

一个士兵向他们走来，他五短身材，步履僵硬，头上裹一块血迹斑斑的布条，蒙住右眼。

"我们也许处在一次大战役的中心，"皮内特说时嗓音响亮，充满希望，"也许会一塌糊涂。"

马蒂厄没有接茬。皮内特呼唤那个头缠布条的家伙：

"喂！"

那人停住脚步，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瞧他。

"那边交火了吗？"

那家伙光瞧着他，不给回答。皮内特转身对马蒂厄说：

"什么也问不出来。"

那人继续前行，走不到几公尺又停下，背靠一棵栗树，不由自主地滑倒，坐在地上，双膝碰着下巴。

"他不行了，"皮内特说。

"走！"马蒂厄说。

他们走近时，皮内特问道：

“不舒服吧，老兄?”

士兵不回答。

“喂！不舒服吗?”

“我们帮你一下，”马蒂厄对士兵说。

皮内特俯身准备托他的腋窝，但很快直起身子说：

“不必了。”

那人坐着不动，眼睛翻白。嘴巴微开，但面容温和，含笑。

“不必了?”

“嗨！你瞧他嘛。”

马蒂厄蹲下，把耳朵贴住士兵的上衣。他说：

“确实不行了。”

“那么，应当把他的眼睛合上，”皮内特说。

他用指尖给他合上眼睛，然后把脑袋扶正，把向前移的下唇推上，他的动作干净利索。马蒂厄目不转睛地望着皮内特而不看死人：人死了，不算数了。

“看上去你干了一辈子这个行当，”他说。

“哦，死人嘛，我见得多了。”皮内特说，“不过自参战以来倒是第一回见识。”

死者闭着眼睛，面带微笑沉思着。看起来死并不困难，容易得很嘛，而且颇为快活。“既然如此，为什么活着?”万物在空中浮动起来。活人、死者、教堂、树木。马蒂厄吓了一跳，原来一只手碰了一下他的肩膀，就是刚才那位面部线条模糊的大汉。他用浅色的眼睛瞧着死者问道：

“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

“这是热兰，”大汉解释道，他朝东转过身去喊道，“喂，伙

计们！你们快来呀！”

那四个士兵站起身，跑了过来。

“热兰死了！”大汉朝他们喊道。

“他妈的！”

他们围着死者，满腹狐疑地望着他。

“他没有倒下，这很滑稽。”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的人死的时候还站着哩。”

“你肯定他死了？”

“是他们说的。”

他们一起弯腰扑向死者，一个抓住他的手腕，另一个听他的心脏，第三个从衣兜掏出一面镜子搁在他的嘴边，就像侦探小说里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直起身来，满意了。

“这个混蛋！”大汉摇头骂道。

“这个混蛋！”他们四个人一起摇着头重复道。

其中一个矮胖的家伙转身对马蒂厄说：

“他走了二十公里。假如他悠着点劲儿，也许还活着呢。”

“他不愿意让德国佬抓住吧，”马蒂厄为死者开脱道。

“那又怎么样？德国佬有救护车。我在路上跟他谈过。他不停地流血，像头猪似的，可你无法让他明白。这位先生一意孤行，只说要回家。”

“他家在哪儿？”皮内特问。

“在卡奥尔。他是那边的面包商。”

“不管怎么说，他走错路了，”皮内特耸耸肩膀说。

“是呀。”

他们不吭声了，尴尬地呆望着死者。

“咱们拿他怎么办？把他埋了吧？”

“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们从腋窝和膝部把他抬起来。他仍朝他们微笑，但很快变得僵死了。

“我们帮你们一把。”

“不要了吧。”

“要的！要的！”皮内特兴奋地说，“反正我们没事可做，让我们散散心吧。”

大个子士兵坚定地瞧着他说：

“不要。必须由我们自己处理。他是我们方面的人，应当由我们埋葬他。”

“你们打算把他埋在哪儿？”

矮胖的士兵摆了一下头，示意北边说：

“那边。”

他们抬着尸体走了，他们的神色和死人也差不多。

“很可能这个伙计信教吧？”皮内特问。

他们惊愕地望着他。皮内特指着教堂说：

“里面有的是信徒。”

“不，不，不。必须由我们自己处理，”大个儿士兵举起手，样子庄严而凶狠。

他掉头不顾，跟着其他人走了。他们穿过广场，慢慢消失了。

马蒂厄转过身来看见夏尔洛抬着头望他，身边的台阶上放着一本书。

“那人死了。”

“晦气！”夏尔洛说，“我连看也不想看，他们把他抬过时我才瞧见。他不是我们方面的人吧？”

“不是。”

“那就好，”夏尔洛说。

他们互相走近。从村公所的窗户传出歌声和可怕的叫声。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马蒂厄问。

"乱套了,"夏尔洛简单地回答。

"你读得进书呀?"

"不怎么读得进,"夏尔洛谦卑地说。

"是什么书?"

"就是那本沃拉贝尔写的书。"

"我以为隆然还在读呢。"

"隆然!"夏尔洛含讥带讽地说,"唉!得了,他哪儿读得进书呀,隆然。"他用拇指点了点肩后的房子,"他在里面灌呢,像头猪。"

"隆然?他只喝水呀。"

"得了吧,去瞧瞧,准保灌醉了!"

"几点钟了?"皮内特问。

"五点三十五分。"

皮内特转身问马蒂厄:

"你不去吗?肯定?"

"肯定,我不去。"

"那你一边呆着吧。"他低下好看的近视眼,凑近夏尔洛说,"真让人烦透了。"

"什么事让你心烦,小傻瓜?"

"他找了个娼妇,"马蒂厄说。

"假如她惹你,那你就把她交给我。"

"不行,"皮内特说,"她可喜欢我呐。"

"那你自想办法吧。"

皮内特做了个诅咒的手势,转身走了。夏尔洛目送他离去,笑着说:

"他讨女人喜欢。"

"是的，"马蒂厄说。

"我可不羡慕他，"夏尔洛接着说，"这时候我恨不得崩掉这个娘儿们……，"他好奇地望着马蒂厄加添道，"听说害怕使人眼睛迷糊。"

"是吗？"

"我的情况不同，我认为害怕使人蜷缩。"

"你害怕吗？"

"害怕？不。不过我的胃上好像有东西顶着。"

"我明白了。"

夏尔洛突然揪住马蒂厄的衣袖，压低声音说：

"坐下，我有事要对你说。"

马蒂厄坐下。

"有人在胡说八道，"夏尔洛低声说。

"什么胡说八道？"

"你知道，"夏尔洛局促地说，"纯粹的胡编乱扯。"

"说说看。"

"那好，有个叫卡贝尔的下士说，德国佬将把咱们阉了。"

他边说边笑，但目光一刻不离马蒂厄。

"嗨，还用说，"马蒂厄回答，"确实是胡说八道。"

"我也不相信，"夏尔洛仍旧笑着说，"想想看，这对他们来说太费事了。"

他们不做声了。马蒂厄拿起沃拉贝尔的著作翻阅着，暗自希望夏尔洛让他把书带走。夏尔洛漫不经心地说：

"犹太人呢？在他们国家是不是遭阉割？"

"不，没有的事。"

"有人跟我说起过，"夏尔洛以同样的语气说。

突然他抓住马蒂厄的双肩。马蒂厄不忍心看这张魂飞魄散的脸，低头盯住自己的双膝。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夏尔洛问。

“无非像对其他人那样呗。”沉默片刻后，马蒂厄接着说，“把你的军籍簿撕掉，把你的军人身分牌扔掉。”

“早就这么干了。”

“那不就得了呗。”

“看着我，”夏尔洛说。

马蒂厄下不了决心抬头。

“我对你说看着我!”

“好，我看着你，”马蒂厄说，“那又怎么样?”

“我的模样像犹太人吗?”

“不，”马蒂厄说，“不像。”

夏尔洛感叹唏嘘。一个士兵从村公所踉踉跄跄地走出来，下了三级阶梯，第四级踏空，从马蒂厄和夏尔洛之间滚了下来，跌倒在马路中央。

“他怎么啦?”马蒂厄问。

那家伙趴在地上，用两肘支起上身，呕吐起来，然后脑袋又垂下去，不动弹了。

“他们在后勤处偷了些酒，”夏尔洛解释道，“你大概看见他们拿着长颈大肚瓶走过吧，谁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的瓶，还有满满一大盆酒！真恶心!”

隆然从底层一扇窗口探出头来，连连打嗝。他两眼通红，一边面颊弄得乌黑。

“你这副模样真体面呀!”夏尔洛严厉地向他喊道。

“德拉鲁!”

“干吗?”

“我丢人现眼了。”

“你走开不就得了。”

“我一个人走不开。”

“我来，”马蒂厄说着站起来，把沃拉贝尔的著作压在胸前。

“你心眼真好，”夏尔洛说。

“总得打发日子吧。”

他登上两级台阶，夏尔洛在他后边喊：

“喂，把我的书还给我。”

“喏，喊什么呀，”马蒂厄败兴地说。

他把书扔给夏尔洛，推门走进一条两边白墙的走廊，突然止步，心中一阵酸楚，只听得一个迟钝而刺耳的声音在唱《梅斯的炮手》。歌声使他想起一九二四年他去鲁昂精神病院看望姨妈的情景：姨妈是寡妇，忧郁成疾，神经错乱了；疯子们凭窗高歌。走廊左墙的布告栏里贴着一张海报，他上前一看，原来是《总动员》，心想：“我那时还是老百姓哩。”歌声时而昏昏沉沉，快入睡似的；时而好像哗啦哗啦往外吐，惊醒后大喊大叫。“我当时还是老百姓呐，陈年往事了。”他瞧着布告上两面交叉的小旗，想起羊驼毛上衣和硬领。他虽然从未穿过，这却是他想象中老百姓的模样。他思忖：“我讨厌又去当老百姓。再说，一个种族都要毁灭了。”他听见隆然高喊“德拉鲁”，看见左边有一扇门开着，便走了进去。太阳已经西下，长长的夕阳光芒带着尘埃把房间切割成两半却未给房间带来光明。一股强烈的酒味刺激马蒂厄的嗓子眼儿，他不由得眨了眨眼睛，这才首先看清一张地图，它挂在白墙上好似一摊污迹，接着看见梅纳尔坐在一个小柜顶上，两条腿下悬，一边在殷红的夕阳残辉中挥动他的旧皮鞋。原来是他在唱歌，狂喜的眼睛在张开的嘴巴上方如痴似癫地转动，声音仿佛从他的嘴里自然发出，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如一个巨大的

寄生虫吮吸他的五脏和血液之后化为歌曲；他有气无力地晃着胳臂，麻木地望着唱歌的虫儿从嘴里跳出来。没有其他家具，桌子和椅子大概早已让人抢走了。突然屋里响起一个表示欢迎的声音：

"德拉鲁！你好！德拉鲁！"

马蒂厄垂下眼睛，看见几个人。一个家伙倒在自己的呕吐物中，另一个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打鼾，第三个背靠墙头，像梅纳尔那样张着嘴巴，却不唱不哼，灰白的大胡子长了半脸，夹鼻眼镜后面双眼紧闭。

"你好，德拉鲁！你好，德拉鲁！"

在他右边还有几个家伙，狼狈的程度稍好一些。吉切奥利坐在地板上，两腿叉开，当中放着一个盛满酒的饭盒；拉泰克斯和格里莫像土耳其人似的蹲着，格里莫捏着金属杯的柄就地击节叹赏梅纳尔的歌唱，拉泰克斯的手整个儿塞在敞开的裤裆里。吉切奥利说了几句话，但完全被歌声淹没了。

"你说什么？"马蒂厄问时用手在耳边做了个小号角。

吉切奥利抬头用发怒的眼睛瞪梅纳尔：

"闭一会儿嘴吧，他妈的。你把我们耳朵都震聋了。"

梅纳尔停下不唱了，但可怜兮兮地说：

"我停不下来呀。"

不一会儿，他喉咙痒痒，又拉开嗓子唱了，这回唱的是《卡玛雷的女儿们》。

"我们又倒霉了，"吉切奥利说，他其实并不是真的不高兴，望着马蒂厄得意地说：

"嗨！这说明他是乐天派。我们这儿全是乐天派。我们是无业游民，无法无天、敢于打破坛坛罐罐的歹徒！"

格里莫点头表示赞成，笑呵呵像讲外语那样用心说：

“我们确是乐天派。”

“我看得出来，”马蒂厄说。

“你想喝一口吗？”吉切奥利说。

屋子中央摆着一个铜盆，里面盛着从后勤处弄来的红葡萄酒。酒里飘着什么东西。

“这果酱盆，”马蒂厄说，“你们从哪里弄来的？”

“你甭管，”吉切奥利说，“要喝就喝，不喝拉倒。”

他说话很吃力，几乎睁不开眼睛，但保持着好斗的样子。

“不喝，”马蒂厄说，“我来是带隆然出去。”

“带他去哪儿？”

“呼吸新鲜空气。”

吉切奥利双手捧起饭盒喝了一口说：

“我才不阻止你带他走哩。他三句话不离他的兄弟，叫人腻烦透了。记住我们这里是一伙爱说爱笑的人，不接纳醉后闷闷不乐的家伙。”

马蒂厄拉起隆然的手臂说：

“行了，走吧！”

“等一等，让我定一定神，”隆然挣脱开，生气地说。

“行呀，不着急。”

马蒂厄说着转身走近柜子瞧一眼，透过玻璃橱门，瞧见一些布面精装的大本书籍。有东西可读了，他什么都想读，哪怕《民法典》。但柜子是上锁的，他试着打开，没有成功。

“砸开玻璃，”吉切奥利说。

“那不行，”马蒂厄生气了。

“为什么不砸？等着瞧吧，德国佬可不会不好意思。”他扭头对其他人说，“德国人到处放火，德拉鲁却不愿砸开柜子。”

伙计们哄堂大笑。

“布尔乔亚！”格里莫轻蔑地骂道。

“喂，德拉鲁，来瞧，”拉泰克斯拉拉马蒂厄的衣服。

“瞧什么？”马蒂厄转过身去问。

拉泰克斯从裤裆里掏出生殖器，对他说：

“瞧瞧！脱帽致敬吧！我用它搞了六个。”

“六个什么？”

“六个胖娃娃。你知道，个个又白又胖，每次过磅，都在二十斤[1] 左右。我不知道现在谁养活他们。”他俯身对着阴茎多情地说，“你还会给我们生出更多的孩子，生得出一打！”

马蒂厄转过脸去不理他。拉泰克斯火了，吼道：

“脱帽致敬，见习生！”

“我没有戴帽子，”马蒂厄说。

拉泰克斯扫了周围的人一眼，说道：

“八年中生了六个，还有更好的吗？”

马蒂厄回到隆然身边问道：

“怎么？你走不走？”

“我不喜欢别人催我，”隆然愁眉不展，瞧着他说。

“我不催你，是你叫我来的。”

“我不大喜欢你，”隆然用手指着马蒂厄的鼻子，“我从来没有非常喜欢你。”

“我也没有，咱们扯平了，”马蒂厄说。

“很好！”隆然很满意，“这样咱们就相安无事了。现在首先请告诉我，”他狐疑地望着马蒂厄问道，“为什么我不该喝酒呢？不喝酒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酒后闷闷不乐，”吉切奥利插话。

---

① 指法国古斤，每斤 380 至 500 克不等。

"不喝酒更糟糕。"

梅纳尔唱道：

>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
> 把我埋在有好酒的地窖。

马蒂厄瞧着隆然说：

"你爱喝多少就喝多少。"

"是吗?"隆然嘟哝了一句，很失望。

"我说你爱喝多少就喝多少，"马蒂厄吼道，"关我屁事。"

他心想："我一走了之得了，"但他拿不定主意。他弯腰细看，一股酒气扑鼻而来，这种浓郁的、带甜味的气息来自他们的酒醉也来自他们的不幸。他想："我去哪儿?"他不由得晕头转向。他并不讨厌他们，这些失败者只不过彻底承受失败。如果他讨厌谁的话，那便是他自己。隆然俯身去取带柄的金属杯，身不由己，双膝跪倒在地，骂道：

"他妈的!"

他爬到铜盆跟前，把胳膊伸进酒里直至肘部，取出湿淋淋的军用杯，低头便喝。酒从他颤抖的嘴巴两角流到大盆里。他说：

"我不好受。"

"设法吐出来，"吉切奥利建议。

"怎么吐法?"隆然问道，他苍白呆滞，呼吸困难。

吉切奥利往自己的嘴里塞进两指，侧身弯腰，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吐出几口粘液。

"就这样，"他说着一边用一只手背擦嘴。

隆然仍旧跪着，把杯子换到左手，腾出右手塞进喉咙。

"喂!"拉泰克斯喊道，"你别吐到酒盆里。"

"德拉鲁!"吉切奥利喊道，"推开他，快推开他!"

马蒂厄推了隆然一下，隆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指还塞在嘴里。大伙儿都用鼓励的眼光望着他。最后隆然抽出手指，打了个嗝。

“别换手，”吉切奥利说，“就要上来了。”

隆然咳嗽，脸涨得通红，边咳嗽边抗议：“根本不行。”

“足见你是脓包！”吉切奥利怒气冲冲地喊道，“不会呕吐，喝什么酒呀。”

隆然把手伸进衣兜，重新跪直，然后蹲到盆边。

“你干什么？”格里莫大声问道。

“我给自己做个湿敷料，”隆然边说边把泡入酒中的手绢湿漾漾地取出，然后把它敷在自己的额上，奶声奶气地说：

“德拉鲁，请帮个忙，把手绢系在我脑后。”

马蒂厄捏住手绢的两端，在他脑后打个结。

“哎，”隆然说，“好受多了。”

手绢遮住他的左眼，红葡萄酒几条细流从他的两颊滴到脖子上。

“你这模样挺像耶稣基督的，”吉切奥利笑着说。

“算你说对了，”隆然说，“我是耶稣基督类型的人。”

他把军用杯递给马蒂厄为他盛酒。

“哦！不，”马蒂厄说，“你喝得够多的了。”

“照我说的办，”隆然喊道，“照我说的办，他妈的！”他唉声叹气，补充道，“我愁死了。”

“行了，行了，”吉切奥利说，“快给他喝吧，要不然他又要叨叨他的兄弟了。”

“我心里乐意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说说我的兄弟？”隆然傲慢地望着他说，“你管得了我？”

“嗬！那就放过我们吧，”吉切奥利说。

隆然转过脸对马蒂厄解释道：

“我的兄弟，他在奥斯戈尔。”

“他没有当兵?”

“想到哪儿去了，他是个歹徒。他陪年轻的妻子在松树林里散步常念叨：‘可怜的保尔运气不好’，他们搂着抱着，心里却想念我。而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叹一声‘可怜的保尔’。”他沉思片刻，做出结论：“我不喜欢我的兄弟。”

格里莫笑得直流眼泪。

“你笑什么?”隆然生气地问。

“难道你禁止他笑不成?”吉切奥利愤然责问。他慈父般地对格里莫说，“继续笑吧，小伙子，笑个痛快，咱们就图个高兴嘛。”

“我因为想到老婆才笑的，”格里莫说。

“我才不在乎你的老婆呢，”隆然说。

“你叨叨你的兄弟，我总可以说说我的老婆吧。”

“你老婆怎么啦?”

格里莫翘起一根手指压着嘴唇：“嘘!”然后俯身凑近吉切奥利，秘密地说：

“我老婆的脸丑得像屁股。”

吉切奥利想申明己见。

“别说什么!”格里莫急切地说，“像屁股，一点不假。等一等。”他抬起一点身子，左手从屁股底下往上摸裤子后袋，接着说，“我让你瞧瞧她的脸，准叫你恶心。”他怎么也摸不着后袋，几次努力失败后又倒下了，“总而言之，她的脸丑得像屁股，相信我说的，准保没错儿，我不会对你说谎，没有好处嘛。”

“她真的很丑吗?”隆然听得津津有味，问道。

“我说了嘛，丑得像屁股。”

“怎么丑法?”

“什么都丑。乳房挂下来碰得到双膝，屁股塌下来碰得到脚后跟，大腿嘛，更糟糕了！附带说一句，她尿床。”

“这样的话，”隆然笑着说，“你应该把她让给我，这种女人对我合适。我只跟丑婆娘干好事，标致的娘儿们，让给我兄弟。”

格里莫狡黠地眨了眨眼睛。

“唷！那不行，才不让给你呢，小伙伴。因为，我把她让给你，不等于说我找得到另一个女人，明摆着的，我自己也不漂亮。”他叹了一口气，做出结论：“这就是生活。知足常乐嘛。”

梅纳尔唱道：

> 这就是修道士的生活，
> 舒适懒散的生活。

“这就是生活!”隆然说，“这就是生活！我们就像是死人在回忆他们的生活。他妈的，咱们的生活可不是美丽的生活。”

吉切奥利把饭盒朝他脸上扔过去。饭盒擦过隆然的面颊，掉进盛酒的大盆里。

“换一换话题，”吉切奥利狂怒道，“我也有烦恼呀，可我不用自己的烦恼去烦别人。咱们是爱说笑的人，明白吗?”

隆然转向马蒂厄，睁着绝望的眼睛低声道：

“带我离开这儿吧，带我离开这儿吧!”

马蒂厄弯腰夹住他的腋下，隆然却像游蛇似的扭动，摆脱了他的搀扶。马蒂厄说：

“我厌烦了，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隆然干脆朝天躺下，狡黠地望着他说：

“你很想让我走，是不？你很想。”

“我不在乎。我只想让你做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那好吧!”隆然说，“先喝上一口。趁你喝酒的时候，我再想想。”

马蒂厄没答理他。格里莫仍递给他军用杯：

“喏。”

“不，谢谢，”马蒂厄说时做了个拒绝的手势。

“你为什么不喝?”吉切奥利莫名其妙，“够大家喝的，不必客气嘛。”

“我不渴。”

“他说他不渴。倒霉鬼，”吉切奥利嘻皮笑脸地说，“你不知道吧，我们这帮人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不想喝酒。”

“为什么你不像这样喝个痛快？为什么?”吉切奥利耸着眉毛问道，他严肃地盯视马蒂厄，“我本以为你入乡随俗。德拉鲁，你叫我失望。”

隆然用一只肘支着挺起身子说：

“你们看不出他瞧不起我们吗?”

大家沉默不语。吉切奥利抬头用审讯的目光凝视马蒂厄，之后，他突然蜷成一团，闭上眼皮，苦笑了一下，闭着眼睛说：

“瞧不起我们的人，让他们走好了。我们不挽留任何人，知己者留。”

“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哪，”马蒂厄说。

他不往下说了，心想：“他们酩酊大醉，我则是清醒的。”他不禁为由此产生的优越感而羞愧。他为自己不得不用宽容的语气跟他们说话而感到羞愧。“他们烂醉如泥，因为坚持不住了!”但谁也不能分担他们的不幸，除非跟他们一样喝得烂醉。他心里嘀咕：“我不该来这儿。”

“你瞧不起我们，”隆然重复时怒不可遏，“他站在那里好像

看电影，看着醉鬼们胡说八道觉得挺有趣。”

“去你的吧！”拉泰克斯说，“我没有胡说八道。”

“哎！算了吧，”吉切奥利厌倦地说。

格里莫若有所思，望着马蒂厄说：

“假如他瞧不起我们，我就往他头上撒尿。”

“我们往你头上撒尿，我们往你头上撒尿，”吉切奥利笑嘻嘻地重复道。

梅纳尔已经停止唱歌，他从柜顶上慢慢滑下来，神色惊惶地张望四周，等觉得放心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昏昏沉沉倒在地板上。谁都没有注意他，大家直瞪瞪地望着前方，不时凶恨地瞪马蒂厄一眼。马蒂厄不知如何是好，他原先进来是为了帮助隆然，没有恶意。他本该预见他进来的同时也带来羞愧和愤慨。由于他的到来，这些家伙产生了自省意识；他跟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的评判者和见证人。这个盛满葡萄酒和脏物的大盆叫他恶心，但同时，他责备自己产生这种厌恶感：“我的伙伴们烂醉如泥时，我却拒绝喝酒，我是何许人？”

拉泰克斯直愣愣抚摸着下腹部，突然他扭头对着马蒂厄投去一道挑衅的目光，接着把双腿间的饭盒移到裤裆下，掏出生殖器泡在酒里。

“我把它泡一下，滋补滋补它。”

吉切奥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马蒂厄转过脸去，却遇见格里莫讥讽的目光。

“你心里在想掉进什么窝里了？”格里莫说，“唏！你了解我们，老伙计，跟我们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朝前欠身，眨着串通一气的眼睛，大声问道：

“喂，拉泰克斯，敢不敢把这酒喝下去？”

拉泰克斯回他一个会意的目光，说道：

“我不大好意思呀。”

他说着双手捧起饭盒，咕嘟咕嘟喝下去，一边注视着马蒂厄。隆然嗤嗤冷笑，大伙儿也莞尔一笑。马蒂厄心想，他们做得这么过分是因为我的缘故。拉泰克斯放下饭盒，打响舌头咂着嘴说：

“姆，增加了些味道。”

“怎么样？”吉切奥利问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有趣？是不是乐天派？”

“这算得了什么，”格里莫说，“还有好看的呐。”

他用颤抖的手竭力解开裤裆。马蒂厄俯身对吉切奥利和气地说：

“把你的饭盒给我，让我跟你们一起乐一乐。”

“掉进盆里了，”吉切奥利没好气儿地说，“你去捞起来就是了。”

马蒂厄把手伸进盆，在酒里移动手指，触摸盆底，捞出盛满酒的饭盒。格里莫停下双手，瞧了瞧，重新伸进衣兜，然后直勾勾望着马蒂厄。

“啊！”拉泰克斯平心静气地说，“我早知道你会憋不住的。”

马蒂厄喝酒。酒里有一些软软的、无色的小颗粒，他把它们吐掉，然后又舀了一盒。格里莫笑逐颜开，他说：

“谁瞧见我们，都禁不住跟着我们喝。啊！咱们叫人羡慕哇。”

“叫人羡慕总比叫人怜悯好吧，”吉切奥利嘻皮笑脸地说。

马蒂厄及时救起一只在酒里挣扎的苍蝇，然后继续喝酒。拉泰克斯以行家的神色瞧着他说：

“他不是想喝醉，而是在自杀。”

饭盒的酒喝光了，马蒂厄说：

“我很不容易喝醉，”说罢，他舀了第三盒酒。酒的味道浓重，略带甜滋滋的怪味儿。马蒂厄满腹狐疑地问：“你们没有把尿撒在里面吧？”

“你有神经病吧？”吉切奥利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来，我们会糟蹋酒吗？”

“哦！我也不在乎，”马蒂厄说，他一饮而尽，然后喘了口粗气。

“怎么样？”吉切奥利关切地问，“感觉好些了吗？”

“还没有什么感觉，”马蒂厄摇摇头说。

他咬着牙，弯腰伸出饭盒，正当俯身盆上舀酒时，听见背后隆然在冷嘲热讽：

“他想向我们显示他的酒量比我们大。”

“不对！我想一醉方休，”马蒂厄转过身去说。

隆然重新坐了起来，直僵僵的，敷头的手绢滑到鼻子上，敷料上方两只空茫茫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他说：

“德拉鲁，我不大喜欢你！”

“你已经说过了。”

“伙伴们也不大喜欢你，”隆然说，“你叫他们望而生畏，因为你受过教育，但别以为他们喜欢你。”

“他们为什么要喜欢我？”马蒂厄喃喃低语。

“你做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不一样，”隆然接着说，“甚至喝醉了也跟我们不一样。”

马蒂厄呆望着隆然，茫然不知所措，突然一个急转身，把饭盒扔向柜子的玻璃门，吼道：

“我喝不醉呀，喝不醉。你们看到了吧，我喝不醉的。”

谁也不吭声了。吉切奥利把落在他膝上的一大片碎玻璃放在地板上。马蒂厄走近隆然，狠狠拽住他的胳膊，硬把他拉了起

来。隆然喊道：

“什么事呀？我惹什么事啦？管你自己的屁事去吧，贵族老爷。”

“我是来领你出去的，”马蒂厄说，“我非把你带走不可。”

隆然拼命挣扎。

“让我安静点，我对你说，放开我。放开我，他妈的，要不然我不客气了。”

马蒂厄开始把他往屋外拖，隆然举起手，试图用手指抠他的眼睛。

“混蛋，”马蒂厄骂道。

他撒开手，却对准隆然的下巴打了两个不太重的钩拳。隆然顿时软塌塌的，身不由己地转圈，马蒂厄趁势拽住他，把他像麻袋似的扛在肩上。

“你们瞧见了吧，”他说，“我呀，真动起手来，也不含糊哩。”

他厌恶他们。他扛着重负出门走下台阶，夏尔洛见了哈哈大笑，说道：

“这位兄弟，他扛着什么呀。”

马蒂厄穿过街面，把隆然放下，让他靠着一棵栗树。隆然睁开一只眼睛，想说什么，却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好受一点了吧？”马蒂厄问道。

隆然再次呕吐。

“好受一点了，”他说时连打两个嗝儿。

“好了，你就这么呆着吧，”马蒂厄说，“等你吐完了，设法好好睡上一觉。”

马蒂厄到达邮政所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他敲门。皮内特出来开门，一见之下，喜形于色，说道：

“嗬，你终于决定来了。”

“终于决定了。”

女职员站在皮内特背后的暗处。

“小姐今天不害怕了，”皮内特说，“去田野走走吧。”

姑娘朝马蒂厄投来一个忧郁的目光，马蒂厄对她笑笑，心想：“她对我没有好感，”但他根本不在乎。

“你身上有酒味儿，”皮内特说。

马蒂厄笑笑，不予回答。女职员戴上黑手套，双保险锁上大门，跟他们一起上路了。她把手搭在皮内特的胳膊上，皮内特挽着马蒂厄的胳膊，一路上受到士兵们的致意。

“我们进行节日散步，”皮内特朝他们大声说。

“咳！军官们走光了，天天是节日，”他们附和着说。

阳光下出现明月般的寂静，粗糙的石膏人像在荒凉的城中围成一圈，将使未来的人们联想起现今的人类[①]。被遗弃的高大白色建筑流着一条条黑色的眼泪，诸如西北边的凯旋门、北边的罗马神殿、南边有桥相连的另一座神殿；一个池子的水因不流动而腐败了，一根刀型石柱刺向天空。到处是石头。石头浸泡在历史的糖水里。罗马、埃及、石器时代，正是一个著名的广场所剩下的。他重复道：“所剩下的一切。”不过乐趣有点减淡了。没有任何东西比一场灾难更单调乏味了。他开始习惯了。他靠着铁栅栏，还挺愉快，但疲乏了，嘴里有一种夏日的燥热感，他走了一整天，现在两腿难以支撑了，但必须继续走下去。在一座死城中，人们必须行进。他对自己说：“我应该得到一个小小的意外

① 作者故意把这句话换成异体字，好似引用名家之言，其实是作者杜撰的，无非插入一点文绉绉的笔调。

收获。”无论什么都行，哪怕街角上为他一个人冒出一束盛开的鲜花。但是什么也没有。到处一片荒凉，即使高大建筑物上的小动物，那些黑色和白色的鸽子，古远的鸟类，由于不断啄雕塑为食，也变成石头鸟似的了。在石景中惟一有点令人愉快的气氛，那就是飘扬在克里永大厦上的纳粹党旗。

啊，像肉血似的国籍旗飘扬在北冰洋如绸似花的海面上。[①]

在血色的布料上有个白色的圆圈，好似映照在我儿时被单上的幻灯光圈；在圆圈中央有黑蛇的盘结，这是邪恶的缩写词，我的缩写词。每秒钟在旗帜的褶痕里凝聚一粒红色的珠子脱落下来，掉在碎石路上：美德在流血！他喃喃自语：“美德在流血！”但这已不完全像昨天那样让他觉得有趣了。三天来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他的喜悦凝固了；一时间疲乏使他眼花目眩，他自问是否要回家。不，不能回家：“到处需要我露面。”行进。每当天幕出现伴随巨响的裂缝，他总以宽慰的心情予以接纳：飞机在阳光中闪烁，这是换防，死城有了另一个见证人，它向别的眼睛抬起千万个死亡的脑袋。丹尼尔笑了：飞机在群墓之间寻找的正是他。“飞机为我一个人而来。”他真想跑到广场中心，挥动手绢。假如他们扔下炸弹！死城便复活了，城市将响彻锻炉的声响，就像以前工作繁忙时那样，美丽的寄生花草将爬满铺面。飞机过去了，丹尼尔周围又恢复行星般的寂静。行进！在这冷却了的星球表面不停顿地行走。

他拖着脚继续往前走，鞋沾满灰尘，变白了。突然他吓了一跳：他把额头贴近某店玻璃橱窗，发现一个逍遥自在的战胜国将

---

① 引自兰波《彩图集》中的《野蛮人》。“像肉血似的国籍旗”系指丹麦船的国籍旗，大红底色上饰有白色十字。纳粹党旗底色一般为白色，上有红色或黑色卐字。

军背着双手在观察他这个本地人迷失在巴黎的古建筑群里。所有的窗户都成了德国人的眼睛，他直起身子，矫健地迈开步伐，腰部一扭一扭，嘻笑着说："我是大公墓的看守人。"杜伊勒里花园，杜伊勒里宫河滨大道。在穿越马路之前，他习惯地朝左看一下朝右看一下，只看见一长条茏茏葱葱的绿色隧道。他即将跨上索尔费里诺大桥时突然止步，心怦怦直跳：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寒战从膝弯一直传到颈窝，双手和双脚顿时冰凉，他呆着不动，屏住呼吸，整个生命都汇集在眼睛里：他贪婪地望着无意之间背朝他的瘦长的年轻人，他正俯身凝望水面。"不可思议的相遇！"即使晚风变成声音呼唤他，抑或淡紫色的天幕上云彩绘出他的名字，他也不会如此激动，显而易见这个小伙子专门为他而出现在此的，伸出丝袖口的那双又长又宽的手仿佛在说着秘密的语言："他是天赐给我的。"小伙子修长，文气，金黄色的头发蓬散，圆圆的肩膀几乎是女性的，胯骨狭窄，臀部坚实，小耳朵秀气，他约摸十九或二十岁。丹尼尔瞧着这双秀气的耳朵，心想："不可思议的相遇，"他几乎害怕起来。整个身子僵住了，就像昆虫面临危险时那样："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危险，是姿色。"他的双手越来越冰凉，脖子仿佛让铁钳夹住了。姿色，最阴险的陷阱，笑容可掬地袒露着，默契似的让人有唾手可得之感，此刻正给他频送秋波，看上去正等候着他哩。弥天大谎：这个袒露的颈项不等待任何东西也不等候任何人，它在衣领上自我抚摸，自得其乐；那双热乎乎、金灿灿的长腿在灰色法兰绒裤子里觉得温暖如春，其乐无穷。他凝望着河流，眼里只有河流，心里想着什么：怪诞和孤独恰似一棵棕榈。"他是属于我的，但他并不认识我。"丹尼尔焦急如焚，感到一阵恶心，顷刻之间，天旋地转，一切颠倒了：小伙子变成小小孩，退得远远的，从深渊底谷呼唤他，英俊的小伙子在呼唤他。英俊少年，我的命运之神。他转念

一想："一切将重新开始。"一切：希望、不幸、耻辱、疯魔。再说，他突然想起法国已经完蛋了：一切都是允许的。一股热流从腹部传至指尖，他的疲劳消失了，血涌向太阳穴："我们俩是人类惟一看得见的代表，一个消失的民族仅有的幸存者，打个招呼说个话是不能回避的，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吗?"他向已经被他命名为奇迹的小伙子跨近一步，不禁觉得自己年轻和善良了，深深感到从小伙子身上得到令人振奋的启示。但几乎立即停下脚步：他注意到这个奇迹般的小伙子四肢发抖，浑身抽搐，时而朝后仰，时而朝前扑，趴在栏杆上，伸出脖子俯身水上。"小糊涂虫!"生气的丹尼尔心里骂道。小伙子与这个异乎寻常的时刻极不相配，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与人约会，幼稚的烦恼抽打了他的心灵，使其没有接纳好消息的余地。"小糊涂虫!"突然，"奇迹"抬起右脚，动作古怪而勉强，好像要跨过栏杆。丹尼尔正准备一跃而上，当下小伙子心慌意乱，侧过身来，腿仍举在半空中。他瞥见丹尼尔，这时丹尼尔才看见他灰白的脸上狂澜激荡的眼睛。小伙子犹豫片刻，脚擦着石栏杆放了下来，之后，他懒洋洋迈开步子朝前走，一边手摸着栏杆的边缘。"你，你想自杀!"

丹尼尔的惊喜一下子凝固了。原来是个神志不清的浑小子，承受不了自己所干蠢事的后果。一股性欲弄得他的生殖器热乎乎的，他开始紧跟在小伙子的后面，心中怀着猎人冷却的喜悦。他把狂喜冷处理后如释重负，觉得自己正正当当，所以气势汹汹起来。其实他更喜欢如此，但他乐于恼恨小伙子："你想自杀，小傻瓜?你以为这很容易吗?比你聪明的人有的是，都没有死成哩。"小伙子意识到背后有人跟着，于是抬高了腿，硬邦邦跨大步子。到达桥中央他猛地发现自己边走边用右手轻轻碰栏杆，胳膊一端的手直僵僵的不听指挥，他用力地把手放下，把它塞进衣兜，拱肩缩颈继续朝前走。丹尼尔暗自盘算："他形迹可疑，这

种人我就喜欢他们这样。”年轻人加快步伐，丹尼尔紧紧跟上，唇边漾开了狞笑：“他痛苦，急于了此一生，但他办不到，因为我跟在他后面。行了，行了，我钉住不放了。”小伙子到达桥尾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多尔塞河滨道。当他走到一条通往河堤的台阶口时，驻足停步，转身不耐烦地盯视丹尼尔，等着不动。刹那间，丹尼尔看清一张秀色可餐的脸，尽管是苍白的，一只小巧的鼻子，一张懦弱的小嘴，一双傲慢的眼睛。他伪善地垂下眼皮，慢慢走近，超过小伙子时看也没看他一眼，走出几步之后回头一望：小伙子不见了。丹尼尔赶紧俯身岸边护墙，伸出头望见小伙子低着头站在河堤上，出神地望着一个系泊环，一边沉思一边用脚踢系泊环。必须尽快下去，引起他的注意。幸好二十米外有另一个台阶，狭窄的铁扶梯，被护墙的一个凸出部分遮挡了。丹尼尔慢慢地、悄悄地走下扶梯，觉得开心得要命。走下扶梯后，他立即背靠护墙，只见小伙子在河堤的另一终端凝望河水。塞纳河似绿非绿，泛着硫磺色水光，顺流冲走软绵绵黑糊糊的怪状杂物，跳进这么一条污秽的河里可不那么有趣。小伙子弯腰捡起一块石子扔到河里，然后又开始他古怪的静观。“得了，得了，今天拉倒吧。需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吗？躲在一旁等他确信自己卑劣而离去时才发出哈哈大笑？这可说不准，弄不好我会让人憎恨一辈子。如果我立即扑上去，好像阻止他跳水自尽，他会感激我以为他敢于寻短见，即使让他表面上埋怨几句也无防，但必须避免跟他四目相对。”丹尼尔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深深吸了口气，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年轻人惊恐万状地转过身来，差一点跌倒，如果丹尼尔不及时抓住他胳膊的话。他说：

“我给您……”

但他立刻认出丹尼尔，显得放心了；他眼里惊恐让位于狂怒。他怕的是另一个人。

"干什么?"他傲慢地问。

丹尼尔一时回答不上来，情欲使他喘不上气来。

"那喀索斯[1]!"他吃力地说，"那喀索斯!"片刻后他又说，"那喀索斯俯身过度了，小伙子，他落水了。"

"我不是那喀索斯，"小伙子说，"我有平衡感，不需要你帮助。"

"他是大学生，"丹尼尔心想，粗暴地问，"你想自杀吗?"

"您疯了吗?"

丹尼尔哈哈大笑，小伙子脸涨得通红，神色沮丧地说：

"让我安静!"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丹尼尔说时紧紧从后面拥抱他。

小伙子垂下美丽的眼睛，丹尼尔及时后退一步，才躲过他用脚后跟踢来的一脚。"用脚踢我!"丹尼尔站稳之后心里嘀咕，"用脚乱踢，连瞧也不瞧我一眼。"他心醉神迷。他们俩默默地喘气。小伙子仍低着头，丹尼尔欣赏着他那一头非凡的细发。

"怎么？咱们像娘儿们似的踢脚撒泼?"

小伙子左右晃着脑袋，好像怎么也抬不起头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才故意粗鲁地说：

"快滚开吧。"

他说话的口气固执多于自信，但最后还是抬起头，大着胆子直视丹尼尔，但胆量慢慢退却了，眼睛移向一旁，丹尼尔尽情观赏这张忧郁而漂亮的脸蛋，好像它是专供观赏的。他想："傲慢而软弱。自欺欺人。一张布尔乔亚的小脸蛋因陷进抽象的误区而惊恐失色；相貌迷人，却不肯慷慨施与。"就在这一刻，他腿肚

---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美少年，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落水而死。

上挨了一脚，不禁做了个痛苦的怪脸，骂道：

“该死的小脓包！我不知道怎么会鬼使神差，没狠狠揍你一顿屁股。”

“请试试看！”小伙子说时眼睛闪烁发光。

“让我试试看？”丹尼尔破口大骂，“假如我一时高兴，当场把你的裤子扒下来，你以为你阻挡得了吗？”

“我才不怕您呢，”小伙子脸红到耳根，却失声大笑。

“该死的！”

丹尼尔骂时一把抓住他的颈背，往前摁，让他低头。

“不，不！”小伙子绝望地喊道，“不，不！”

“那你还用脚踢我不？”

“不了，但放开我。”

丹尼尔松手让他站直。小伙子默不做声，一副走投无路的神情。“你尝到嚼子的滋味了吧，小公马。在下出力把你驯化一下。是父亲？是叔叔？是情人？不，不是情人，以后咱们会喜欢谈情人的事情的，但眼下咱们是纯洁的少女。”

“喂，你想自杀。为什么？”他穷究不放。

小伙子死不开口。

“你想赌气就赌个痛快，关我屁事！”丹尼尔说，“不管怎么说，你失败了。”

小伙子脸上露出一丝苍白而狡黠的微笑。丹尼尔生气了，心想：“我们停滞不前，应当走出死胡同。”

他又开始摇晃年轻人，问道：

“你为什么笑？你说说看？”

“您不应该总这么纠缠我，”年轻人直视他的眼睛。

“很对，”丹尼尔说，“我这就放开你，”他把双手松开，伸进衣兜，问道，“往下说吧？”

小伙子站着不动，脸上仍带着笑容。“他嘲笑我。”

“好好听着，我是游泳好手，已经救过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在海里，而且遇上坏天气。”

小伙子像姑娘似的笑了，是那种假痴假呆的笑，含讥带讽的笑。

“这么说是一种癖好！”

“也许是吧，”丹尼尔说，“也许是一种癖好吧。往下跳哇！”他说时张开双臂作跳水状，“你想跳就跳哇。我让你先喝个够，你瞧着吧，这滋味可好哇。然后我不慌不忙地脱下衣服，跳进水里，把你打昏了，再把你拖上岸，那时你已半死了。”他哈哈笑起来，接着说，“你应当知道，一个自杀未遂的人，极少再次自杀的！等我把你救活，你再也不想自杀了。”

小伙子朝他逼进一步，好像上前揍他：

“您哪儿来的权利对我用这种语气说话？您哪有这种权利？”

丹尼尔始终笑容满面。他说：

“哈！哈！我哪儿来的权利？找呀！好好找一找呀！”他猛地抓住小伙子的手腕，“只要我在场，你就甭想自杀，哪怕你想得要命。我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

“您不会总呆在这儿的，”小伙子神色古怪地说。

“那你搞错了，”丹尼尔说，“我将始终在场。”他喜悦得浑身打颤，因为他无意中发现小伙子漂亮的浅褐色眼睛出现了好奇的闪光。

“即使我真的想自杀，关您什么事呢？您甚至不认识我。”

“你说过，这是一种癖好，”丹尼尔乐呵呵地回答，“我有阻止别人干他们想干的事的癖好。”接着满怀好意地瞧着他问，“事情就这么严重吗？”

小伙子没有回答，他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丹尼尔激动

得眼泪夺眶而出。幸亏小伙子出神入定，没有发觉。丹尼尔好不容易克制住抚摸小伙子头发的欲望，但只持续了几秒钟，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出口袋，像瞎子似的摸索着伸向金黄色的头顶。但他像被火烫着似的把手缩了回来："太早了！这是个笨拙的举动……"小伙子使劲摇头，沿着河堤走了几步。丹尼尔屏住呼吸等待着："太早，笨蛋，为时太早。"他愤恨自己鲁莽，警告自己说："如果他离开，我就不加阻止地放他走。"但丹尼尔一听到他失声哭泣，便跑向他，搂住他。小伙子倒在丹尼尔的怀里。

"可怜的小家伙！"丹尼尔神魂颠倒，"可怜的小家伙！"

如果能安慰他或跟他一起哭泣，他情愿砍下右手。过了片刻，小伙子抬起头，他不哭了，但两滴眼泪还在他秀色可餐的脸上滚动，丹尼尔真想用舌头舔两下，喝下去，让痛苦的咸味留在嗓子眼里。小伙子满腹狐疑地望着他，问道：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路过，"丹尼尔回答。

"这么说您不是士兵？"

"我对他们的战争不感兴趣，"丹尼尔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不大痛快，很快转了话题，"我给您提个建议吧。请问，你仍然决心自杀？"

小伙子不回答，但神情变得阴沉和坚决。

"很好，"丹尼尔说，"那么听着。我吓唬你是为寻开心，其实我根本不反对自杀，如果自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我把你的死看作一种厄运，因为我不认识你。我看不出为什么要阻止你自杀，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

他高兴地发现小伙子的脸色变了，心想："你以为了事啦。"

"瞧瞧，"他接着说时展示他戒指上的宝石，"在这个底盘里有烈性毒药。我总戴着这个戒指，甚至夜里，假如我陷入某种自

己的尊严无法忍受的境地，那就……”

他说到这里打住了，拧开戒指底盘。小伙子看见两粒褐色锭剂，又怀疑又厌恶。

“给我讲一讲你的事情。假如我断定你的动机可以接受，那么这两粒药丸中的一粒就属于你了，这总比泡凉水要适意些吧。你立即想要吗?”

他最后这么问，好像突然改变了主意。小伙子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没有回答。

“你想要吗？我把它给你，当着我的面吞下去，我不离开你。”他抓住小伙子的手补充道，“我握住你的手，你闭上眼睛吧。”

小伙子摇摇头，吃力地问道：

“我凭什么肯定这是毒药?”

丹尼尔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

“你害怕这是泻药？吞下去，你就知道了。”

小伙子不回答，他面色苍白，眼珠睁得大大的，但他斜睨着丹尼尔，露出狡黠的、卖弄风情的微笑：

“这么说，你不想要?”

“等等再说。”

丹尼尔重新拧上戒指底盘，冷冷地说：

“随你便吧。对啦，你叫什么名字?”

“有必要告诉你我的名字吗?”

“只说名不说姓。”

“那好吧，我叫菲利普。”

“行哪，菲利普，”丹尼尔说时胳膊挽住年轻人的胳膊，“既然你坚持作出解释，那上我家去吧。”

丹尼尔把他推上扶梯，敏捷地拉他上了台阶，然后臂挽臂地

沿河滨道走去。菲利普执拗地低着头，浑身颤抖，但紧靠着丹尼尔，每走一步，髋部便碰他一下。小伙子脚踏漂亮的美洲野猪皮鞋，几乎还是新的，尽管至少是一年前的产品，穿一身裁剪得很好的法兰绒套服，蓝色丝衬衫，白色领带。他的发型是一九三八年蒙巴那斯流行的款式：精心梳理的蓬乱，很能表现自恋的气派。为什么他没有当兵？太年轻了吧，也许，但他很可能比他看上去年长，孩子气在受压抑的孩子身上持续的时间较长。不管怎么说，决不会是贫困把他推向自杀。当他们经过亨利四世桥边时，他突然发问：

“你想投河是因为德国人的缘故？”

菲利普流露出惊讶的神情，摇了摇头。啊，他美如天使。丹尼尔满怀激情地暗自许愿：“我会帮助你的，我会帮助你的。”他决意拯救菲利普，让他成为男子汉。“我将把我的一切献给你，你将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中央菜市场已经空荡荡黑洞洞了，菜场的气味已经消散了。然而，城市换了新颜，一小时前还是世界末日，丹尼尔觉得自己已经作古。此刻，街道慢慢恢复原来的样子，丹尼尔好似在战前星期日散步，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周末即将结束，太阳正在西沉，一个崭新的、美好的星期将要开始。某种东西行将开始：一个新的星期，一则新的爱情故事。他抬起头，微笑了，一面映得火红的玻璃橱窗反射着夕阳余辉，这是一种征兆；一股捣草莓的美妙香味突然扑鼻而来，这是另一种征兆；远处，一个人影跑过蒙马特尔街，这又是一种征兆。每每福星高照，在路上巧遇天使般容光焕发、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他便觉得天和地都在向他挤眉弄眼。他昏昏然，心醉神迷，每走一步都觉得喘不上气，但他久已习惯在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身旁默默行走，没想到他最终醉心于需要持久耐性的鸡奸。“我窥伺你，在我眼里你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我凭嗅觉和视觉远

距离占有你，而不给予我的任何东西；我猜得到你那呈凹形的肋部，我不用动手便可抚摸，我已进入你的体内，你甚至没有觉察出来。”他俯身闻一闻垂着的颈背所散发的香味，不料嗅到一股浓郁的樟脑丸味儿。他立即直起身子，十分扫兴，却觉得挺有趣儿：他喜欢这种激动和冷漠的交替感，喜欢神经紧张，他满怀喜悦地自忖：“让咱们瞧瞧我是不是好侦探。眼前有位青年诗人，在德军进入巴黎时想投河，为什么？惟一的，但重要的线索，是他穿的这套衣装散发着樟脑丸味儿，这证明好久不穿了。为什么在自杀的日子要改换行头？因为他不能再穿昨天穿的衣服了。这么说，那是一套军装，容易让人认出他，抓住他。所以，他是一名士兵。那么他怎么会在这儿呢？如果他应征加入炮兵或空军，那他早就跟别人一起逃到图尔去了。怎么样？清楚了，非常清楚了。丹尼尔停步指着通车辆的大门说：

“就在那儿。”

“我不去，”菲利普突然说。

“什么？”

“我不愿意上去。”

“你宁愿德国人把你逮去？”

“我不愿意嘛，”菲利普重复道，眼睛盯着自己的脚，“我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我又不认识您。”

“嗬，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丹尼尔说，他双手捧住菲利普的头，用力把它抬起来，说道，“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呀。我可以把你的故事讲给你听。”他边说边直勾勾地盯住菲利普的眼睛，“你原是北方军团的，部队惊惶失措，溃不成军，你便开小差了。后来，你再也无法找到部队，我猜，你便回家了，但你家的人早已走空。于是，你换上老百姓的服装，直奔塞纳河准备自尽。并非因为你特别爱国，而是你不能忍受你是懦夫这一想

法。难道我搞错了吗?"

小伙子站着不动，但两眼睁得更大了。丹尼尔口干舌燥，感到焦虑像潮水般涌上来。他重复道：

"难道我搞错了吗?"

这次语气粗暴多于自信。菲利普发出一声轻轻的埋怨，身体放松了；丹尼尔的焦虑顿时消退，快乐得喘不过气来，他暗自狂喜，心里怦怦直跳。他轻声说：

"上楼吧，我有灵丹妙药。"

"治什么的?"

"包治百病。我有许多东西要教你哩。"

菲利普神情疲倦，却轻松多了。丹尼尔把他推进大门，他在蒙马特尔或蒙巴那斯追逐过许多漂亮小伙子，但从来不敢把他们带回家。如今女看门人和大部分房客正在蒙塔日吉和吉恩之间的大路上拼命奔跑，所以今天是好日子。他们默默上了楼。丹尼尔把钥匙塞进锁眼时没有放开菲利普的手臂，等打开门才闪过一旁说：

"请进。"

菲利普懒洋洋地跨进屋子。

"正对门那间是客厅。"

他转身背朝菲利普，锁上门，把钥匙塞进衣兜。他回到菲利普身边时，小伙子正站在饰物架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一个个小雕像。

"这些小雕像太棒了!"

"不错吧，"丹尼尔说，"确实不错。尤其因为它们是真品。我亲自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

"这个呢?"菲利普问。

"这个么，是死亡儿童的肖像。在墨西哥，死了人，便请画

师来画像。画师安顿停当，对着尸体画出活人的容貌。这幅肖像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您到过墨西哥?”菲利普问道，略带几分敬意。

“我在那边呆过两年。”

菲利普忘情地望着肖像：美丽的小男孩苍白而高傲，以死神的目光自负而认真地回视着他。丹尼尔心想：“他们俩很像，两人都是金发，都那么放肆和脸无血色，一个在画的这边，另一个在画的那边，想死的孩子和已死的孩子面面相觑，四目对视，中间有死神把他们隔开，死神就是虚无，就是画的平坦的表面。”

“太棒了!”菲利普重复道。

突然，丹尼尔感到极度疲乏，支持不住了。他叹了口气，坐倒在扶手椅上。玛尔维娜立即跳上他的双膝。

“好啦！好啦!”他抚摸着猫说，“乖一点，玛尔维娜，你真漂亮。”他转过脸对菲利普无力地说，“酒柜里有威士忌，不，右边那个中国柜子，那儿，对。你再从里面拿几个玻璃杯，给咱俩斟酒，当一下女主人吧。”

菲利普斟了两杯，递给丹尼尔一杯，规矩地站在他面前。丹尼尔一饮而尽，顿时感到精神振奋。

“如果您是诗人，”他突然以您相称，“您就会感觉得出咱们的相遇是异乎寻常的。”

“谁对您说我不是诗人呢?”小伙子古怪地傲然笑着。

他正面逼视丹尼尔：自从进了屋子，他的模样和举止都变了。丹尼尔心里不快：“他怕的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们。他不再怕我了，因为他看出我没有当父亲。”他假装犹豫不决，若有所思地说：

“我在寻思你是否引得起我的兴趣。”

“您早一点这样寻思就好了，”菲利普说。

“还来得及嘛，”丹尼尔微笑着说，“假如你让我讨厌，我就把你赶出门外。”

“那就不必这么麻烦了，”菲利普说，一边朝门走去。

“留下吧，”丹尼尔说，“你很清楚你需要我。”

菲利普若无其事地笑了，他回来坐在一把椅子上。波佩经过他身旁，他顺手抱起它，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波佩没有提抗议。他抚摸它，轻轻地，带着性感抚摸。

“你得了一个好分，”丹尼尔惊讶地说，“它第一次让人抚摸。”

菲利普这次微笑良久，笑得含蓄，笑得自命不凡。他垂下眼睛问道：

“您有多少只猫？”

“三只。”

“您也获得一个好分。”

他轻搔波佩的头顶，波佩发出呼噜声。丹尼尔心想：“这个小无赖看上去比我还自在，他知道我喜欢他。”他想让小伙子窘迫一下，突然发问：

“说说好吗？到底怎么回事？”

菲利普分开双膝，放开波佩，小猫跳到地上，逃跑了。

“哎，您已经猜到了，”菲利普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原先在哪儿？”

“在北方。一个叫帕尼的村子。”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坚守了两天，后来出现坦克和飞机。”

“一起出现的？”

“是的。”

“你害怕了？”

"说不好，或者说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害怕。"他的脸部线条显得突出了，显得成熟了。他呆望着空处，神色疲乏，"伙伴们乱跑，我也跟着他们乱跑。"

"以后呢?"

"我徒步行走，后来搭乘一辆卡车，再后来又行走，前天才到这里。"

"你行走的时候想些什么?"

"什么也不想。"

"为什么等到今天才自杀?"

"我想跟母亲再见一面，"菲利普回答。

"她不在家吧?"

"不在，她走了。"

他抬起头，睁着明亮的眼睛凝视丹尼尔，斩钉截铁地说：

"您若把我当作懦夫那就错了。"

"真的?那你为什么逃跑?"

"我逃跑，因为其他人都跑了。"

"不过你确实想自杀。"

"是的，不假，我想自杀。"

"为什么?"

"讲起来太费事了。"

"着什么急么?"丹尼尔说，"喂，再给你自己斟一杯威士忌。"

菲利普自斟自饮，双颊红润了。他轻声笑道：

"我若只身独处，就不在乎什么懦夫不懦夫了。我是和平主义者。军人的美德是什么东西?是缺乏想象力。战场上勇敢的人都是些乡巴佬，不折不扣的粗人。不幸我出生在一个英雄世家。"

"我明白了，"丹尼尔说，"你父亲是职业军官。"

"预备役军官，"菲利普说，"他死于战争后遗症，但缔结停

战协议前一个月中了毒气。他死得光荣，使我母亲对军人更有浓厚的兴趣：一九三三年她改嫁给一位将军。"

"她可能会失望的，"丹尼尔说，"将军们通常死在床上。"

"这一位可非同小可，"菲利普充满仇恨地说，"他跟巴雅尔[①] 差不多：做爱，杀戮，祈祷，但没有思想。"

"他在前线？"

"不在前线在哪儿？他大概亲自操作机关枪或者带头领着部队爬向敌人。他会坚持到让自己的人员死剩最后一个。"

"我想象他是黑皮肤，长浓毛，留胡子。"

"猜对了，"菲利普说，"女人们喜欢他，因为他有公山羊的味儿。"

他们互相看了看，哑然失笑。

"你看上去不大喜欢他"丹尼尔说。

"我讨厌他，"菲利普说。

他脸红起来，直盯盯地看着丹尼尔。

"我有恋母情结，典型的通例。"

"你爱的是母亲？"丹尼尔问道，没有轻信。

菲利普没有回答，摆出了不起却注定倒霉的样子。丹尼尔朝他俯身温和地问：

"恐怕你爱的是继父吧？"

菲利普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定神后哈哈大笑，直盯着丹尼尔的眼睛说：

"亏您想得出来！"

---

① 巴雅尔（1475—1524），法兰西贵族，二十岁便建立战功，当了将军还亲临战场，最后在一次掩护战中受重伤。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有个雅号：无所畏惧又无可指责的骑士。

“怎么不！好好听着！”丹尼尔也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你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想自杀的吧。”

“完全不是，”菲利普捧腹不止，说道，“绝对不是。”

“那因为谁的缘故？你奔向塞纳河，因为你缺乏勇气，而你又宣称你不在乎勇气。你害怕他的蔑视吧。”

“我害怕母亲的蔑视，”菲利普说。

“母亲的蔑视？我肯定她会对你宽大为怀。”

菲利普咬着嘴唇不回答。丹尼尔说：

“当我把手搭在你肩上时，你惊惶失措了。你以为是他，对不对？”

“他曾经……”菲利普站了起来，眼睛闪闪发亮，“他曾经把手搭在我身上。”

“什么时候？”

“不满两年前吧，从那时起我老觉得他在我身后。”

“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赤身露体地倒在他怀里？”

“您疯了，”菲利普说，由衷地发火了。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占有了你。你像一匹母马，趴在地上，他从后面上身跟你交媾。你从来不是你自己：时而你想他所想，时而你逆他所想。什么和平主义，上帝知道，你根本不在乎，假如你继父不是当兵的，你大概想都想不到。”他站起身来，抓住菲利普的双肩，问道，“你愿意我帮你解脱吗？”

菲利普挣脱出来，又起了疑心：

“您有什么办法？”

“我对你说了，我有许多东西要教你。”

“您是精神分析学家？”

“差不多吧。”

“就算是真的，”菲利普摇摇头问道，“您出于什么原因对我感兴趣呢?”

“我是心灵爱好者，”丹尼尔微笑着说，接着他激动地补充道，“你的心灵一定美好卓绝，只要把束缚它的东西解除就行。”

菲利普没有反应，但露出得意的神色。丹尼尔搓着手走了几步，兴高采烈地说：

“应当从清除一切价值观念着手。你是大学生吗?”

“曾经是，”菲利普回答。

“法律系的?”

“文学系的。”

“很好。那么你明白我想说的，即有系统的怀疑，唵？也就是兰波的有系统的失常。我们摧毁一切，但不通过言词，而通过行为。那样，你所假借的一切将烟消云散。而剩下的却是你自己。同意吗?”

菲利普好奇地望着他。丹尼尔接着说：

“按你目前的处境，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什么也没有，”菲利普耸耸肩膀。

“很好，我选中你了，”丹尼尔说，“那咱们立即下地狱吧。”他投去一个锐利的目光，补充道，“可别把感情转移到我身上哟。”

“没有这么笨，”菲利普说时回他一个瞪眼。

“当你把我像破皮烂壳那样扔掉时，你就痊愈了，”丹尼尔说时眼睛一直盯视他。

“不用担心，”菲利普说。

“像破皮烂壳那样!”丹尼尔笑了笑。

“像破皮烂壳那样!”菲利普重复道。

他们俩同时笑了，丹尼尔为菲利普斟一杯酒。

“咱们坐那儿吧，”姑娘突然说。

“为什么坐那儿?”

“比较软和呗。”

“瞧瞧，”皮内特说，“邮政小姐们喜欢软和的东西。”

他脱下自己的上衣，扔在地上，对她说：

“喏，坐在我的衣服上软和软和。”

他们在一块麦地边的草地上倒坐下。皮内特紧握右拳，眼角注视姑娘，他把拇指插入嘴里，假装吹气；二头肌顿时鼓出来，好像用唧筒打足了气，姑娘轻轻笑了笑。

“你摸摸看。”

她用手指怯生生地碰了碰皮内特的手臂，二头肌即刻消失了，皮内特学着气球跑气的声响。

“哦!”姑娘不由得喊出声来。

皮内特转过脸对马蒂厄说：

“你想象得出吗？要是莫隆见我脱了上衣坐在路边，他会说什么?”

“莫隆?”马蒂厄说，“他还在跑呢。”

“让他快跑吧，我讨厌恶心他!”他说罢俯身对女职员解释道，“莫隆是上尉。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了。”

“大自然的怀抱?”她问道。

“他认为这对他的健康更有好处，”皮内特冷笑着说，“如今咱们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人指手划脚了，咱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若愿意，咱们可以到学校的楼上睡在上尉的被窝里，村子由咱们掌管了。”

“管不了多久，”马蒂厄说。

“那就更有理由去享受一下。”

“我宁愿呆在这儿，”姑娘说。

“为什么？我对你说了，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村子里还有人呢。”

“对啦，你是公务员，”皮内特傲慢地打量着他说，“必须小心谨慎，注意行政作风。而我们呐，”他笑嘻嘻朝马蒂厄递了个串通的神色，“我们对谁都不用顾忌，我们飘泊无定，无法无天。我们是匆匆的过客，而你们，你们将留下来。我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旅鸟，像流浪汉。唵？我们是豺狼，是猛兽，我们是大灰狼，哈！”

他随手拔了一株草，拨弄姑娘的下巴；他深深地注视着姑娘，满面笑容地唱道：

谁怕大灰狼？

姑娘脸红了，笑了笑，接着唱：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

皮内特喜形于色，神不守舍地继续唱道：

哈！哈！少女！美丽的少女，美丽的少女，少女小姐！

他突然不唱了。天上晚霞绯红，地上一片幽蓝，凉气习习。马蒂厄感到他手心下、屁股下有青草、昆虫和大地混杂的生命，好比一大片长满虱子的粗糙而湿润的头发，这就是他手心里所感到的焦虑，赤裸裸的焦虑。坐以待毙！从孚日山脉到莱茵河，几百万人坐以待毙，因为没有办法做人了。这片平坦的森林将继他们之后存活下去，好像人在这个世上活不下去了，除非变成景色、草场或任何不具人格的东西。在他的手心下，青草引诱人去自杀。芳草萋萋，夜幕茫茫，被紧紧束缚住的思想在夜幕中像脱缰的野马飞奔疾驰，一只盲蛛在他的鞋边晃悠，突然张开所有的

巨爪仓惶出逃。姑娘叹了口气。

“怎么啦，宝贝?”皮内特问。

姑娘没有回答。她的小脸长得端正且充满热情，长长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下唇微微凸出。“怎么啦?嗯，怎么啦?告诉我，怎么啦。”

她默不作声。离他们一百米处，在夕阳和麦地之间，出现四个士兵，在金色霞光中显得影影绰绰。其中一个停了下来，转身向着东方，顿时被霞光吞没，在夕阳红霞中呈现的不是黑色，而是淡紫色，他光着头；后面一个上去撞了他一下，催他快走：他们在麦浪中鱼贯而行，好似船只；再后一个举着双臂徐徐而行；最后一人用细棍敲打麦穗。

“又犯傻了!”皮内特说，他托起姑娘的下巴瞧她，只见她眼泪汪汪，“喂，你真没劲!”

他竭力用军人粗暴的语气跟她说话，但他缺乏自信，话语从稚气的嘴里出来变得软绵绵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她说。

“不应当流泪，瞧瞧，”皮内特把她拉到怀里，笑着说，“咱们哭哭啼啼吗?”

她任凭自己的头靠在皮内特的肩上，皮内特抚摸她的头发，样子十分得意。

“他们会把你们带走的，”她说。

“得了!得了!”

“他们会把你们带走的，”她哭着重复道。

“我不需要别人怜悯，”皮内特把脸一沉说。

“我不要他们把你们带走嘛。”

“谁告诉你他们将把我们带走?你将看到法国人是如何战斗的，你将是此事最好的见证人。”

她抬起头，睁着大眼睛，惊恐失色，一时哭不出来。她说：

“不应该交战。”

“得，得，得。”

“不应该交战，战争结束了。”

他觉得挺有趣儿，仔细打量她，嘴里一边哼哼哈哈：

“哦！哦！哦！”

马蒂厄转过脸去，他很想走开。

“咱们昨天才认识，”她说时垂下长脸，下唇微微颤抖，她的模样庄重，惊恐，忧伤，像一匹易惊的马。她叹道，“明天。”

“嗬！今天到明天……”皮内特说。

“今天到明天只有一个夜晚。”

“不错，一个夜晚，”他眨着眼睛说，“刚好可以快活一下。”

“我可没心思寻快活。”

“你不想快活一下？真的不想快活一下？”

她望着他，不回答。他又问：

“你心里不痛快吗？”

她半张着嘴巴，直愣愣望着他。

“因为我的缘故？”他再问。

皮内特俯身搂她，温存中有点惊慌，但几乎立即挺直身子，扭动嘴唇，神色难看。他说：

“行了，行了！不要多愁善感，宝贝，会有其他人来的，失掉一个，找回一打。”

“我对其他人不感兴趣。”

“你亲眼见了就不会这么说了。你知道，那是些怪家伙。身材匀称！肩膀这么宽，胯骨这么大！”

“您说的是谁？”

“德国佬呗！”

“他们不是人。”

“怎么讲?”

“对我来说，他们是畜牲。”

皮内特客观地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说：

“你错了。他们是漂亮的小伙子，善战的士兵。他们虽说不如法国人，但他们是不错的士兵。”

“对我来说，他们是畜牲，”她重复道。

“别老这么说，等你改变主意的时候，就后悔不及了。他们是胜利者，你懂吧。一个刚打了胜仗的彪形大汉，是抵挡不住的，你得俯首帖耳，最后你心痒难熬。不信，去问问巴黎女郎！此时此刻，巴黎女郎们玩得可开心哩。哈，哈！她们大腿朝天了。”

“您叫我恶心，”姑娘突然挣脱了他。

“您来什么劲了，小妞儿?”皮内特问。

“我是法国人!”姑娘说。

“巴黎女郎也是法国人，这不碍事呀。”

“别说了，我想走了，”她说。

皮内特一下子脸刷白，冷笑起来。

“别生气嘛，”马蒂厄说，“他这么说是激您一下。”

“他太过分了，”她说，“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吃了败仗日子不好过呀，”马蒂厄温和地说，“需要时间去适应哪。您不知道，他平时是多么和气，像只羔羊。”

“哈！哈！哈!”皮内特哼哼哈哈。

“他忌妒了，”马蒂厄说。

“忌妒我?”姑娘问，她平静下来了。

“当然，他想到往后那些家伙向您献殷勤求爱，而那时他却在敲石子做苦工。”

“或者入土归天了，”皮内特仍冷笑着说。

“我不允许您去送死，”她大声说道。

“你说起话来像个妻子，”皮内特笑着说，“不，像个小姑娘，像个小妞儿，”他边说边搔她痒痒。

“你坏！”她经不住痒痒，扭曲着身子说，“你坏！你坏！”

“您不必太为他担心，”马蒂厄恼火了，“事情会简单了结的，再说我们没有弹药了。”

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脸来瞪了马蒂厄一眼，两人的目光都带着憎恨和醒悟，好像马蒂厄阻止了他们做爱。马蒂厄严厉地盯视皮内特，不一会儿，皮内特低下头，赌着气拔掉双膝间的一丛草。大路上仍有几个士兵在溜达，其中一个带着枪，把枪像大蜡烛似的竖得笔直，一边做着滑稽的动作。

“我就敢，”一个褐发矮胖子说，他走路时膝朝外翻。

矮胖子大兵双手抓住步枪筒，像使高尔夫球杆似的摆动着，用枪托狠狠把一块石子击到二十米之外。皮内特愁眉紧锁，瞧着他们活动。他说：

“有的人马上要胡作非为了。”

马蒂厄没有反应。姑娘拉住皮内特的手放在她膝盖上玩弄。

“你戴着结婚戒指，”她说。

“你刚发现？”皮内特问道，手的肌肉有点收缩。

“我早发现了。您结婚了？”

“既然我戴着结婚戒指。”

“是的，”她郁闷地说。

“瞧我怎么处理我的戒指。”

他做着鬼脸拉了拉手指，取下结婚戒指，把它扔进麦地里。

“喔！别这样，”姑娘怒冲冲地说。

依维什流血了，他拿起餐桌上的刀子，狠狠在自己的手心扎

了一刀。[1]“姿态，除了姿态还是姿态，小小的毁坏，于事无补，而我却把它视为自由，”马蒂厄打了个呵欠。

“它是金的吗？”

“是的。”

她抬起上身，轻轻吻了吻皮内特的嘴唇。马蒂厄挺直上身，坐起来说：

“我先走了！”

“再呆一会儿，”皮内特不安地央求道。

“你们不需要我了。”

“呆着吧，忙什么嘛……”皮内特说。

“她可不大乐意我呆在这儿，”马蒂厄笑了笑，指着姑娘说。

“她？当然乐意，她挺喜欢你。”他俯身盯住姑娘，急切地说：“他是我的好伙伴。你挺喜欢他，是吗？”

“是的，”姑娘说。

“她讨厌我，”马蒂厄心里嘀咕，但他留了下来。时间似乎凝聚在这片橙红色的平原上，微微颤动着。一个过猛的动作都会使马蒂厄觉得牵动筋骨似的，好像风湿病发作了。他朝天躺下。天空，粉红的、空荡荡的天空，我们能掉进天空里该多好哇！毫无办法，我们是天空下的造物，一切不幸皆来自此呀。

他看见沿麦地行进的那四个士兵转了一圈又回到大路上，然后鱼贯进入牧场。他们是工兵部队的，马蒂厄不认识。走在前头的下士长得很像皮内特，没有穿外套，也像皮内特那样敞着衬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紧跟其后的那个，褐色头发，黝黑皮肤，上衣脱下披在肩上，左手拿着一颗麦穗，右手剥着麦粒，然后张开手，凑到嘴边，摆动一下脑袋，伸出舌头舔舔这些金色的

---

① 这是本书第一卷《不惑之年》的一个场景。“他”便是主人公马蒂厄。

小锤体。第三个，比较高大，比较年长，不时用手指理一理金黄色头发。他们慢慢走着，漫不经心，像老百姓那样轻松随便。金黄头发的士兵把搔头发的双手往下移，慢慢经过脖子和肩膀，仿佛玩弄在阳光下从丑陋的军装伸出的骨骼。他们几乎一个接着一个驻足停步，遥望马蒂厄。在他们这种另一个时代似的目光注视下，马蒂厄觉得自己化为野草，他是一块被畜牲注视的草地。褐发士兵说：

“我把皮带丢了。”

说话声并没有打扰这温和而无情的世界，好像不是一句话，而仅仅是静谧中一个轻微的响声，这样的响声过后，世界显得更加宁静。同样的声音从金发士兵嘴唇发出：

“不用担心，德国佬会捡去的。”

第四个士兵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他站住，仰起头，脸上映着上天的虚空。

“嗳！”他突然喊道。他蹲下采摘一朵丽春花，衔在嘴里。他站起来的时候，瞥见皮内特搂着姑娘，笑着说：

“不容易弄到手吧。”

“相当不容易，”皮内特承认。

“天气凉爽了，唵？”

“好像是吧。”

“凉爽点好哇。”

四个人以法国人那种机敏，心照不宣地点点头，机敏消失了，他们又悠哉游哉，晃悠着脑袋，如闲云野鹤。马蒂厄心想：“他们生平第一次如此悠闲。”

他们休息了，告别了强行军、军容检查、操练、等待、希望，告别了战争以及先前的心力交瘁：和平。麦地里，树林旁，村镇上，三五成群的人们也在休息，犹如正在康复的病人，成群

结队漫步乡间地头。

“喔，喔，皮拉尔！”下士惊喊。

马蒂厄循声转过身去，但见莫隆上尉的勤务兵皮拉尔站在大路旁小便，他是布列塔尼农民，麻木，粗鲁。马蒂厄愣愣地望着他：晚霞染红了他土色的脸，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失去了平日猜疑和狡猾的神情；他也许生平第一次凝视天上显现的征象和太阳神秘的密码。一道清澈的水注从他两手之间涌出，而他的手似乎是被遗忘在裤开裆旁的。

“喔，皮拉尔！”

皮拉尔吓一跳。

“你在干什么？”下士问。

“我纳凉呢，”皮拉尔说。

“你撒尿，蠢猪！这儿有小姐呐。”

皮拉尔低头瞧瞧自己的双手，做出惊讶的神态，赶紧重新扣上纽扣。他说：

“不是故意的。”

“没有关系，”姑娘说。

她蜷缩在皮内特的怀里，对下士微微一笑，衣裙下摆翻起，也想不到把它放下：他们沉浸在天真烂漫之中。他们瞧她的大腿，并无恶意，只是赞叹的目光中夹着惆怅；他们是好人，目光淡淡的好人。

“好吧，那么再见！”褐发士兵说“我们继续散步。”

“饭前开胃的散步，”金发大个儿笑着说。

“祝你们胃口好，”马蒂厄说。

他们失声大笑，因为谁都知道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军需处的储备物一清早就抢光了。

“缺的不是胃口哇！”

他们站着不动，停住了笑，一丝焦虑重新在下士眼里出现，仿佛他们害怕离开似的。马蒂厄差点儿没叫他们坐下。

“走吧！”下士说，声音平静极了。

他们再次迈开步子走向大路，他们的离去好似在清凉的傍晚划开一道裂口，从这个裂口流逝了一些时间，德国人趁机朝前跳了一大步，五只铁指头紧紧揪住马蒂厄的心。之后，出血止住了，时间再次凝结，只剩下一片田园，天使们在这里闲逛。马蒂厄暗自叹喟：“多么空旷！”某个巨人突然出逃了，把大自然留给二等兵们看守。一个声音在古代的阳光下震响：潘死了。人人感到茫然若失。[1] 这一次谁死了？法兰西？希望？地球和田地慢慢返回原始无用的境地。人们在不能耕作不能保卫的田地里倍感没有生存的依据。一切似乎是新的，然而傍晚已被即将来临的黑夜包围，待到夜深时恐怕有颗彗星坠落地球。他们将轰炸吗？不久便可见分晓。那是世界的诞辰还是世界末日？麦子、丽春花，眼看着被夜幕逐渐笼罩，一切似乎同时诞生和死亡。马蒂厄扫视着这宁静的混沌，心想：“这是绝望的天堂。”

“你的嘴唇很凉，”皮内特说，他俯身吻了吻姑娘，问道，“你冷吗？”

“不冷。”

“你喜欢我吻你吗？”

“是的，非常喜欢。”

“那为什么你的嘴唇这么凉？”

---

① 潘，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相传提柏里乌斯统治罗马帝国时期，有一艘海船从伯罗奔尼撒驶向意大利，途中突然听到空中有喊声：“伟大的潘死了。”皇帝提柏里乌斯正式向全民发布这一消息。在近代文学作品中这句话不仅用来象征伟大人物的逝世，还用来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海涅听到七月革命的消息时说：“伟大的多神教的潘死去了！”意思是说：“波旁王朝倒台了。”

“他们强奸妇女是真的吗?”她问。

“你疯了。”

“吻我吧,”她多情地说,“我什么也不愿意想了。”

姑娘双手捧住他的头,一边拉向自己,一边自己朝天躺下。

“宝贝,”他说,“宝贝!”

他压在她身上,马蒂厄只见一些头发露出草丛。但皮内特几乎立刻抬起头来,恼恨、傲慢的面具已经脱落,柔和、茫然的双眼望着马蒂厄却视而不见,孤独之色溢于眉宇之间。

“亲爱的,来呀,来呀,”姑娘轻声唤道。

皮内特的头仍僵着不动,空茫茫的眼睛如同瞎子。马蒂厄望着这双呆滞的目光,心想:“他正在干男子的行当。”皮内特整个身子压着姑娘,把她平压在地里,让她与土地和游移不定的野草融为一体;她在呼唤他,她的腹部紧贴着他的腹部,身体下面的草倒了一片。她是水,是女人,是镜子;她用自己的整个平面照出未来战役的英雄,照出雄性,照出光荣和胜利的士兵;大自然仰面朝天,气喘吁吁,宽恕他所遭受的一切失败,低声呼唤:“亲爱的,来呀,来呀。”但他要把男子汉的角色扮演到底:他用手掌支撑着上身,叉开的双臂肩头就像两个翅端,头高高仰起,君临着百依百顺的酥体,希望得到来自下面的仰慕、映照、欲求,希望不知不觉地、无声无息地不去理会从地上传到他身上的那种荣耀,就像对待从动物身上传来的温暖,希望从虚无中、焦虑中浮现进一步的思索:“今后怎么办?”姑娘用手臂勾住他的脖子,将他的颈背往下压。他的头终于扎进荣耀和爱情中,与草地合拢了。马蒂厄悄悄站起来,走开了。他穿过草场,成了大路上溜达的散兵游勇。马路还是敞亮的,但两旁的杨树已影影绰绰。那一对男女消失在昏暗的草丛中;士兵们一路上采摘花朵,其中一个边走边把花束凑近面孔,鼻子扎进花束,嗅着鲜花,以度闲

暇，以消愁闷，以解无聊，有口难辩的无聊。暮色吞噬了叶丛，吞噬了面孔：大家成了一个模样。马蒂厄心想：“我和他们相像。”他又朝前走了一会儿，看见一颗星亮晶晶地出现在天边，他和一个吹着口哨的人擦肩而过。马蒂厄同这个散步的人素昧平生，但当他回头时，四目相视，两人都笑了，这是似曾相识的微笑，友好的微笑。

“有点凉了，”那人说。

“是呀，”马蒂厄回答，“开始凉了。”

他们没有其他的话可讲，那人离开了。马蒂厄目送他离去，是不是非得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希望才在人的眼中表现出终将取胜？皮内特正在做爱，吉切奥利和拉泰克斯酩酊大醉，正在村公所的地板上打滚，至于沿田间小径漫步的散兵游勇，他们正在把苦恼撒向田野，马蒂厄心想：“谁都不需要我。”他跌坐在路边，因为他不知道该去哪儿。夜色从嘴巴从眼睛从鼻孔从耳朵进入他的脑袋，他什么人物也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只有不幸和黑夜。“夏尔洛！”他心头一怔，跳了起来；他想到夏尔洛只身一人在担惊受怕，感到有些愧疚：“我跟那些醉鬼干蠢事的时候，夏尔洛孤身一人胆颤心惊，我本可以帮助他的。”

夏尔洛仍坐在原来的地方，俯在书上。马蒂厄走近他，用手抚摸他的头发。

“你这样看书可伤眼睛哪。”

“我没有看书，”夏尔洛说，“我在想事情。”

他抬起头，厚厚的嘴唇绽露笑容。

“你在想什么？”

“想我的商店。我担心他们已经把它洗劫一空了。”

“不大可能吧，”马蒂厄说，他指着黑洞洞的村公所窗户问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不知道，"夏尔洛回答，"有一个时辰没听见动静了。"

马蒂厄找了一级台阶坐下。

"不大好受吧，嗯？"

夏尔洛苦笑了一下，反问：

"因为我的缘故你才赶回来的？"

"我感到无聊，心想你也许需要有人陪伴。更确切地说，这样对我挺合适。"

夏尔洛摇摇头，没有接话茬儿。

"你希望我走开吗？"马蒂厄问。

"不，你并不妨碍我，"夏尔洛回答，"但你帮不了我。你能说些什么呢？说德国人不野蛮？应当鼓起勇气？我什么都懂。"

他叹了口气，小心翼翼把书放在身旁，说道：

"你非得是犹太人才行，否则不会明白。"他把手放在马蒂厄的膝上，以抱歉的口气说，"不是我害怕，而是我的种族在我的心里惊惶失措，谁也没有办法消除的。"

马蒂厄不吭声了，他完全是多余的。他们默默地并肩而坐，不知所措，等待着黑暗把他们吞没。

天光翳翳，夜雾低垂，这个时分万物脱离自身的轮廓，进入浑然一色的苍茫；万家窗户悄悄地一长排一长排溜进昏暗，房间恰似驳船，逛来荡去；威士忌酒成了阿兹特克人[①]的天神。菲利普像一株长长的灰色植物，并不令人生畏。爱情，不光光是爱情；友谊，不完全是友谊。丹尼尔在一旁高谈友谊，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热情而平静的声音滔滔不绝。等到他停下喘口气的时候，菲利普赶紧插话：

---

① 阿兹特克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相传酗酒成性。

"天这么黑了！您不认为可以开灯了吗？"

"如果电没有被掐断的话，"丹尼尔冷冷地回答。

他好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承受光明考验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打开窗户，俯身窗外，呼吸寂静的气味，这气味是紫色的。"多少次，就在这个地方，我想自我逃避，可我总听见脚步声，越来越响的脚步声总在我的脑海回响。"夜是温柔的，也是孤僻的；夜的肉体有多少次被撕裂又有多少次愈合。一个饱满的、处女的夜，没有男人的、美丽的夜，无籽的红瓤柑桔，秀色可餐。他勉强拉上百叶窗，扭动开关，房间陡然从黑暗中蹦了出来，一切东西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菲利普的面孔跃入丹尼尔的眼帘，丹尼尔觉得这个清晰的大脑袋在自己的目光中游动，这刚刚砍下的，仰面朝天的大脑袋，惊呆的两眼入迷地盯着他，好像第一次看见他似的。丹尼尔暗自盘算："必须不让他看出破绽。"他局促不安地举手一挥，打消眼前的幻景，用手指夹了夹上衣的卷边，莞尔一笑：他担心被察觉了。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觉得好看吗？"

"非常好看，"菲利普不动声色地回答。

丹尼尔转过身子，照着镜子，美滋滋地发现自己的面庞确是英俊的。菲利普垂下眼皮，用手捂着嘴痴笑。

"你笑起来像个女寄宿生。"

菲利普停止了笑。丹尼尔追问：

"你为什么笑？"

"不为什么。"

菲利普迷迷怔怔，一半因为酒意，另一半因为困惑和疲乏。丹尼尔琢磨："他到火候了。只要不停地嘻嘻哈哈，像中学生的闹剧，小伙子就会倒在沙发上，任凭哄弄，听其耳根被亲吻，只用情不自禁的笑来自卫。"丹尼尔猛地转身背朝他，在房里走了

几步，“太早了，太性急了，别干蠢事！明天他会去自杀或试图把我干掉。”在回到菲利普身边之前，他扣好上衣的钮扣，把下摆拉至腿部，以掩饰其明显的迷乱。

“总算了结了！”他说。

“了结了，”菲利普随声附和。

“看着我！”

他直勾勾盯住菲利普的眼睛，满意地点点头，慢腾腾地说：

“你不是懦夫，我肯定。”他伸出食指，戳了戳菲利普的胸部，“你，难道会望风而逃吗？得了吧！你不像那种人。你只是离开而已，一走了之，让那种事情自行了结。你为何没有为法兰西战死沙场？唵？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把法兰西放在心上，对吧？你根本不在乎，小无赖！”

菲利普点了点头，丹尼尔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了结了。你运气不错，这种运气我在你这个年纪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他激动地打着手势重复道，“没有的，没有的，我指的不是咱俩的相遇。你的机遇是历史性的巧合：你想破坏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吗？这不，德国人来帮你的忙了。哈！你将看到横扫一切的力量，你将看到家长族长们在地上爬行，你将看到他们舔别人的皮鞋和撅着大屁股让别人乱踢，你将看到你的继父趴着对别人俯首帖耳，他才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你将可以堂而皇之地鄙视他。”

他说着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多次重复“横扫一切！”，然后他突然转向菲利普说：

“必须喜欢他们。”

“喜欢谁？”菲利普着慌了。

“德国人呗。他们是咱们的盟友。”

“喜欢德国人，”菲利普机械地重复道，“可，可我……我不认识他们娜。”

“会认识的，不要害怕，咱们将到德国区长们甚至德国陆军元帅家里吃晚饭，他们将请咱们乘坐他们的梅塞苔丝黑色大轿车兜风，而巴黎人只好以步代车了。”

菲利普强压住一个呵欠，丹尼尔抓住他的两肩摇了摇，声色俱厉：

“必须喜欢德国人，这将是你的首次精神训练。”

小伙子并没有怎么动心，丹尼尔松开手，大展双臂，恶作剧地夸张道：

“杀人犯的大好时光来到了。”

菲利普又打了个呵欠，丹尼尔瞥见他尖尖的舌头。

“我困了，”菲利普不好意思地说，“我两夜没合眼了。”

丹尼尔真想发火，但他也疲惫极了，每次与新人相遇之后必定疲惫不堪。由于对菲利普不断产生性欲，他觉得腹股沟沉甸甸地发胀。他陡然急于只身独处，便说：

“那好吧，我不打搅你了，衣柜抽屉里有睡衣，随便挑吧。”

“不用了。”小伙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得回家去。”

丹尼尔笑了笑，望着他说：

“随你的便，不过你恐怕会遇上巡逻队，天知道他们会拿你怎么样，你漂亮得像个姑娘，德国佬个个是鸡奸者。再说，即便你安然到了家，你将再次见到你想避开的东西。墙上有你继父的照片吧，嗯？你母亲的香水味儿还在她房里飘溢吧？”

菲利普好像没听见他的话，用力站了起来，但又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哼哧：

“哦，哦，哦！”他呆望着丹尼尔，茫然微笑着说，“我想最好还是留下吧。”

“那么晚安。”

“晚安，”菲利普打着呵欠说。

丹尼尔走到房间的另一边，经过壁炉时按了一下槽板，一排书橱立即转动起来，显现出一排黄皮书籍①。他说：

“这些书，便是地狱。你以后慢慢读，里面讲的正是你。”

“讲的是我？”菲利普莫名其妙。

“是的，总之，讲的是你的症状。”

丹尼尔把书柜推回原来的样子，打开橱门，取下挂在橱门上的钥匙，扔给菲利普，含讥带讽地说：

“你若怕有鬼或小偷，就把门锁上。”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随手关上门，摸黑走到尽头，打开床头灯，坐在床上。终于独个儿呆着！走了六小时，为这个混世魔王当了四小时的保镖：“我累坏了。”他叹了口气，为只身独处感到高兴，为没有人注意他的动静感到高兴，他舒适地哼唧：“我的鸡巴痛极了。”他做了个哭丧的鬼脸，为没有被人看见而高兴。然后，他笑了笑，朝后一仰，像躺在浴缸里，浑身舒坦：他习惯于长时间搞抽象的性兴奋，听任阴茎偷偷勃起而没有结果。他凭经验知道躺着比较好受些。床头灯照在天花板上，映出一圈亮光，枕头清清爽爽。丹尼尔死人似的瘫着动不了窝，可满脸笑容，他在休息。“安心吧，安心吧，我把大门锁上了，钥匙就在我口袋里，再说他快累得瘫倒了，一觉睡到明天中午。哼，和平主义者，你信他的！总之，他露出了马脚。肯定有线可牵住他的手脚，我还没有发现罢了。”丹尼尔可以包揽纳塔纳埃尔们、兰

① 指英国作家，诗人王尔德（1854—1900）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以降的颓废派作品，黄皮书象征世纪末颓废风气的艺术观。

波们，② 但对新的一代，他困惑不解："多么奇怪的混合体：自我陶醉和社会观念混在一起，两者没有共同的含义。"不管怎说，大体上事情还算顺利：小伙子就在隔壁，被锁在屋里了。在拿不稳的情况下，彻底打出系统性错乱这张牌也不错嘛。这总能触动一下，而且讨好。他心想："我将征服你，我的天使，把你的道德准则清洗干净。社会观念！你将明白这是什么玩艺儿！"这种冷却的热忱积压在他心口，他想施展一下玩世不恭的把戏将它扫除："倘若我能把他久留在身边，那是一笔好买卖：我必须放弃寻欢作乐的生活，因此家里需要有人陪伴。露天赈济游艺会，③格拉夫与托托，翁弗勒尔的婶婶，马里于斯，④ 此巷禁止通行，他不打算去了；东火车站周围也不再去等待了，不再理睬休假的军人：他们粗俗下流，脚臭熏天。我循规蹈矩，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他在床上坐了起来，开始脱衣服，暗自下定决心："这将是一次严肃的私情。"他困倦了，但内心平静；他站起来取睡衣，察觉自己内心平静。他琢磨："很奇怪，我不恐慌。"当下他觉得背后有人，猛一转身，没见任何人，可吓了个半死。"又来了！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可以预见一切，可以一秒一秒地叙述未来苦难的年头，漫长无聊的岁月，毫无指望的岁月，最后是可耻而痛苦的结局：一切在意料之中。他瞧了瞧紧闭的房门，长吁短叹，心想："这一次，我必定自掘坟墓。"他嘴里已经感觉出未来苦果的涩味了。

---

② 纳塔纳埃尔是安德烈·纪德代表作《地粮》的主人公，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文化传统的叛逆者，同性恋者；大诗人兰波也是同性恋者。

③ 在《不惑之年》中，丹尼尔经常去塞巴斯托波尔林荫路的露天赈济游艺会，跟年轻小伙子调情。

④ 这四处咖啡馆或游艺场所都是同性恋者经常出没的地方。

"烧得好旺哪!" 一位老人说。

士兵们，老人们和姑娘们，大家都拥在大路上。小学教员举起手杖指着地平线，循手杖望去，远处升起一轮假太阳，火球般转动着，四周映射着鱼白色的曙光：这是罗贝维尔在燃烧。

"烧得好旺哟!"

"真旺哪! 真旺哪!"

老人们倒背着手，身体微微摇摆，声音深沉而平静："真旺哪! 真旺哪!"

"真是不幸!" 夏尔洛松开马蒂厄的胳膊说。

"农民的命苦哇，" 有位老人搭腔，"没有战争的时候，不是冰雹便是霜冻，对于农民来说，世上没有和平。"

士兵们的手在昏暗处触摸姑娘们，引起一阵阵笑声；马蒂厄听见从背后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他们在村镇废弃不用的小巷里玩耍。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走过来问道：

"是法国人放的火吗?"

"小妈妈，您脑子糊涂了?" 吕贝龙说，"是德国佬哇。"

"德国佬?" 一个老人摇摇头，表示怀疑。

"是的，德国佬，就是德国鬼子呗。"

老人仍保持怀疑的神态，他说：

"德国鬼子嘛，他们在上次战争已经来过。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是些不错的汉子。"

"我们为什么放火呢?" 吕贝龙气愤地说，"我们又不是蛮子。"

"那他们为什么放火呢? 烧光了，他们去哪儿驻扎?"

一个大胡子士兵举手说：

"咱们部队的一些笨蛋想卖弄一番，他们开了枪。德国佬若死一人，他们便放火烧村庄。"

那妇人转向吕贝龙，不安地问道：

“你们呢？”

“我们怎么？”

“你们不会干蠢事吧？”

士兵们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满怀信心地说：

“嗨！对我们，放心好了，你们可以高枕无忧。我们会生活。”

“我们会生活。我们唱歌，”大家互相使眼色，会心地笑道，“你们想想，和平即在眼前，难道我们会去撞德国佬的枪口吗？”

那妇人抚摸怀里孩子的脑袋，声音犹豫不决地问道：

“和平了？”

“对，和平了，”小学教员有力地说，“和平了。这才是咱们应该说的。”

人群中即刻产生一阵轻微的震动。马蒂厄听见身背后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唧唧哝哝声。

“和平了，和平了。”

他们遥望熊熊燃烧的罗贝维尔，却互相传告战争结束，和平实现。马蒂厄望着大路，望着从黑暗逃脱的一段大路，长达二百米，恰似白蒙蒙的大河一直流到他脚下，然后流经他身后关着护窗板的房屋。大路朝天，危险的大路，致命的大路，单向的大路，像古代的河流那样凶猛暴戾，明天将载着一船船杀人凶手来到这座村镇。夏尔洛长吁短叹，马蒂厄紧扼他的手臂，什么也没说。

“他们近在眼前，就在那儿！”有人冒出一句。

“唵？”

“我说的是德国佬，他们就在那儿！”

有人在昏暗中移动，一些抱着枪的士兵成散兵线移动，他们

一个接一个从黑色的汪洋中冒出来，慢慢地、谨慎地行进，随时准备射击。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马蒂厄被推来撞去，周围的人群纷纷骚动，吕贝龙喊道：

“伙伴们，快逃吧！”

“你疯了吗？他们瞧见咱们了，就这么等他们来吧。”

“等他们？他们会向咱们开枪的，是的。”

人群吓得倒抽了一口气，小学教员尖利的声音划破夜空：

“妇女们朝后站，男人们有枪的话立即放下，大家把手举起来。”

“一群混蛋，”马蒂厄怒不可遏，喊道，“你们眼睛瞎了，他们是法国人。”

“法国人……”

一时大家愣住了，呆在原地没动，接着有人将信将疑地问：

“法国人？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们确是法国人，由一名中尉指挥的小分队，十五六个人。他们严酷的脸上黑糊糊的。村民们退到路的两旁。冷冰冰地看着他们走过来。法国人，是的，不过是一些来自陌生而危险地区的法国人。荷枪实弹。在天色全黑的时分。从昏暗和战争中走出来的法国人，正把战争带到这个已经和平了的镇子。这些法国人，也许是巴黎人或者波尔多人，反正不大像德国人。他们从两排怯懦的、怀着敌意的人墙中间经过，如入无人之境，得意扬扬。中尉发出一道口令，随从的分队立即停下。他问道：

“这里属于哪个师部？”

中尉没有专门对哪个人发问。一片寂静，他重复了问题。

“六十一师，”一个伙伴不情愿地回答。

“你们的首长呢？”

“逃走了。”

“什么?”

“逃走了,”那士兵十分得意地重复道。

中尉歪了歪嘴巴,不再追问。

“村公所在哪里?”

乐于助人的夏尔洛站出来说:

“左边,路端。劳您驾,往前走一百米。”

军官猛地转身,上下打量着他说:

“怎么这样跟上司讲话?不能纠正一下姿势吗?说一声:我的中尉,会噎死吗?”

几秒钟的静场。军官直勾勾逼视夏尔洛,马蒂厄周围的伙伴们都盯着军官。夏尔洛随即做立正姿势:

“遵命,我的中尉。”

“这还差不多。”

军官轻蔑地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们,打了个手势,小分队立即继续行进。伙伴们望着军官消失在夜幕中,一声未吭。

“军官们有完没完?”吕贝龙难堪地问。

“军官们?明摆着的嘛,他们不把咱们烦死决不罢休,”有人接话茬儿,声音烦躁而凄厉。

“他们不会在这儿打仗吧?”一个妇人突然大声问道。

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夏尔洛声音温厚地说:

“亏您想得出来,小妈妈,他们又不是疯子!”

再次静场。所有的人都把脑袋转向北方。罗贝维尔孤立无援,但不会再受伤害了,已经成为历史传说了,如同边界线那边的外国遭到了厄运。吵架,打仗,火灾,对罗贝维尔顶合适,这些事情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士兵们慢慢地、懒懒地离开人群,朝村子走去。他们回营房美美地睡上一觉,以便精神抖擞地迎候德

国佬黎明时驾临。马蒂厄暗自骂道："缺德透顶!"

"得了，我去了，"夏尔洛说。

"你去睡了?"

"去聊聊天。"

"你要我陪陪你吗?"

"不必了，"夏尔洛打着呵欠说。

他走了，马蒂厄一人留下，心想："我是奴才，是的，奴才。"但他不责怪伙伴们，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苦苦服役十个月，如今政权更迭，他们即将落到德国军官的手中，向副官和上尉敬礼；前后没有多大差别，军官的社会等级是国际性的，士兵的苦役一如既往，不会变更。他琢磨："我责怪的是我自己。"但他又自责不该与自己过不去，因为那是一种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方式。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是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一种诡计。无辜和有罪，太严与太宽，无能为力与责任感强，离群索居与被人抛弃，完全清醒与彻底受骗，奴才与君主："我和大家没有两样，唉!"有人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原来是邮政所女职员。她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的脸说：

"请阻止他，如果您是他朋友的话。"

"什么?"

"他想打仗，快阻止他。"

皮内特跟在她后头，脸色苍白，眼睛呆滞无神，嘴上挂着狞笑。

"你到底想干什么，小傻瓜?"马蒂厄问。

"我对您说了，他想打仗，我亲耳听见的。他刚才去找上尉了，并对上尉说他要求打仗。"

"什么上尉?"

"刚才带着人经过这儿的那个呗。"

皮内特双手抄在背后，冷笑着说：

"不是上尉，是中尉。"

"你真的想打？"马蒂厄问他。

"你们真是烦人，"他答道。

"您瞧见了！您瞧见了吗？"女职员说，"他说他要求打仗，我听见的。"

"但是谁告诉您他们准备打仗？"

"您难道没有瞧见他们吗？他们的眼睛杀气腾腾，而他，"她说时伸出手指着皮内特，"瞧瞧他吧，他叫我害怕，他的样子可怕极了！"

"您想叫我干什么？"马蒂厄耸耸肩膀。

"您难道不是他的朋友吗？"

"是又怎么样？"

"如果您是他的朋友，您就应当对他说他不再有权去送死。"她双手揪住马蒂厄的两肩，"他不再有这种权利了。"

"为什么？"

"您心里明白。"

皮内特露出残忍而萎靡的笑容，他说：

"我是战士，我得打仗，士兵的本分就是打仗。"

"那你本不应该来找我。"

她抓住他的胳膊，用颤抖的声音加添道：

"你是属于我的。"

"我不属于任何人。"

"不，你属于我，"她说罢转身对马蒂厄怒冲冲地质问，"您，对他说呀！告诉他呀，他不再有权去送死！您有责任对他这么说。"

马蒂厄没有吭声，她逼近他，脸上火辣辣的；马蒂厄第一次

觉得她富有性感。

“您自称是他的朋友，能见死不救吗？您不在乎吗？”

“怎么会不在乎呢？”

“那您觉得他拿鸡蛋去碰石头很好吗？一个男孩去对付一个军队？于事无补嘛！您心里明白谁也不打了。”

“我知道！”马蒂厄说。

“那您等什么？还不快跟他说呀。”

“得让他征求我的意见哪。”

“亨利，我求你啦！征求他的意见吧，他比你年纪大，他大概知道怎么办。”

皮内特挥手准备拒绝，但转念一想，又把手臂放了下来，眯缝起眼睛，神态莫测高深。这副样子马蒂厄还从未见过。

“你愿意我跟他商量商量？”

“是的，既然你不爱听我的话。”

“那好，我同意。不过你走开一下。”

“为什么？”

“我不好当着你的面跟他谈。”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不是娘儿们的事情。”

“这是我的事情，既然这跟你有关。”

“噢！你老缠个没完，”他恼火了。

皮内特用肘捅了捅马蒂厄的肋骨，马蒂厄会意，赶紧帮腔：

“您不必走开，我们沿大路走走，您在这里等一下好啦。”

“好的，那你们快回来哟。”

“你疯了！”皮内特说，“我们会上哪儿去呢？只离你二十米，你总看得见我们。”

“如果你的朋友对你说不要打仗，你会听他的？”

“当然，”皮内特说，“我总按他说的做。”

她上前吊住皮内特的脖子：

“你向我发誓你立即回来？即使决定去打？即使你朋友劝你打仗？只要再见到你，我什么都愿意。你向我发誓？”

“是的，是的，是的。”

“你说呀，你说：我向你发誓！”

“我发誓，”皮内特说。

“您呢？”她对马蒂厄说，“您发誓把他给我带回来？”

“当然。”

“别待久了，别离远了，”她说。

他们在大路上朝罗贝维尔方向走了几步，灌木和路树不断从昏暗中出现。走了一会儿，马蒂厄转脸探望，只见女职员直挺挺地站着，几乎被夜幕吞没，她正竭力在黑暗中辨认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就完全见不着她了。当下她大嚷起来：

“别再走远了，我见不着你们了。”

皮内特咯咯嬉笑，双手围着嘴唇做成喇叭形，喊道：

“喔喔！喔喔喔！”

他们继续往前走，皮内特仍笑个不停，他说：

“她想让我相信她是处女，所以才这样。”

“噢！”

“是她说的，你知道，我没有觉察出来。”

“有些姑娘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她们对你撒谎，其实她们真的是处女。”

“没这回事！”皮内特冷笑着说。

“有这种情况。”

“你倒说得好！就算确有其事，又正好让我碰上，那也是个奇怪的巧合。”

马蒂厄笑笑，没有吭声。皮内特突然把头一晃，说道：

“再说，喂，我没有强奸她呀。严肃的姑娘，你追了半天，却弄不到手。拿我老婆来比方吧，我们俩想对方想得要死，可在新婚之夜以前却没有办法。”他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别胡扯了，这娘儿们，是为了让她那个地方舒服，我想是我给她帮了忙。”

“假如你给她弄出个孩子来呢？”

“我？”皮内特吃惊地说，“哎，呀，呀！你不了解我。我是守规矩的汉子。我老婆不要孩子，因为我们太穷，我学会了控制自己。不，不，这娘儿们得到了快活，我也快活了一下，我和她谁也不欠谁了。”

“如果真的是第一次，很难说她会有什么快活，”马蒂厄说。

“那她活该！”他无情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她失足了。”

他们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马蒂厄抬起头，在昏暗中寻找皮内特的眼睛。

“那帮人真的想打吗？”

“真的。”

“就在村里？”

“不在村里在哪儿？”

马蒂厄心头一怔，接着突然想起在树下呕吐的隆然，躺卧在地板上的吉切奥利，对着熊熊燃烧的罗贝维尔大喊“和平了”的吕贝龙。他狞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想起了伙伴们，他们将大吃一惊，”马蒂厄回答。

“怎么不是呢！”

“中尉肯接纳你吗？”

“如果我有一支枪。他对我说：‘有枪的话就来吧。’”

“你下定决心了?”

皮内特狠巴巴地笑了笑。

“不过……”马蒂厄接着说，但突然被皮内特打断。皮内特冲着他说：

“我是成年人，不需要别人的主意。”

“好，那好，咱们回去吧，”马蒂厄说。

“不！往前！”皮内特说。

他们走了几步，皮内特突然说：

“跳到沟里去。”

“什么?”

“快！跳！”

他们一起跳进沟里，再爬上另一面路堤斜坡，进入麦地。

“往左边走，”皮内特解释道，“有一条小路也通村子。”

马蒂厄绊了一跤，一膝跪倒，他骂道：

“他妈的！你搞什么鬼名堂，唵?”

“我不愿意再看到她了，”皮内特回答。

他们听见从大路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喊：

“亨利！亨利！”

“她老纠缠不休！”皮内特说。

“亨利！别撇下我呀！”

皮内特拉了拉马蒂厄的胳膊，两人俯伏在麦地里，听见女职员在大路上奔跑 。一颗麦穗的芒刺擦着马蒂厄的面颊滑过，一只小虫从他的手中逃走。

“亨利！别撇下我，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别撇下我，回来吧。亨利，我什么也不做主，我向你保证，回来吧，别这样离开我！亨利利利！不要没吻我就离开我！”

姑娘气喘吁吁地经过他们旁边。

“幸亏月亮还没有升起来，”皮内特喘息道。

马蒂厄闻到一股浓郁的泥土味儿，手下的土地是湿润的，松软的。他听见皮内特喘粗气，心里却想着：“他们要在村子里打一仗。”姑娘又呼唤了两次，由于焦急，声音变哑了，突然她转身折回，朝相反的方向奔跑。

“她爱你，”马蒂厄说。

“去她妈的蛋吧！”皮内特回答。

他们重新站了起来。马蒂厄看见东北方向的麦浪上映着一个火球，闪闪烁烁。“德国佬若死一个人，他们便放火烧村庄。”

“怎么样？”皮内特用激将法问他，“你不去安慰她一番？”

“她叫我厌烦，”马蒂厄说，“再说，做爱的事我今天没有兴致。总之，你不该追她，如果到手之后把她扔下不管的话。”

“他妈的！”皮内特骂道，“跟你争，我总是没有理。”

“喏，小路就在眼前，”马蒂厄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皮内特说：

“月亮！”

马蒂厄抬起头，看见另一个火球出现在天边，一个明亮的银盘。

“要真枪实弹大打一场了，”皮内特说。

“我想，无论如何他们明天早晨以前到不了的，”马蒂厄说。过了一会儿，他眼睛看着别处，对皮内特补充道，“你们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吧。”

“这是战争嘛，”皮内特回答，语气傲慢。

“恰恰相反，”马蒂厄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停战协定还没有签订。”

马蒂厄抓住皮内特的手，轻轻用手指摁了摁：皮内特的手是冰凉的。

“你肯定你情愿被打死?”

“不是情愿被打死，我是想毙掉个把德国小子。”

“那是一码事。”

皮内特抽出手，没搭腔。马蒂厄真想告诉他：“那是无谓的送死，”但噎着说不出来。他突然感到发冷，心想：“有什么权利阻止他呢？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他转身望着皮内特，轻轻吹起口哨：他已经超脱了，在最后一个夜晚盲目地行走，只行走而不前进，因为他已到了终点。他的死与生汇合了，他在月光下行走，但明天的太阳将照亮他的处处伤口。他停止了自我追求，现在完完整整是他自己，完整的皮内特本人，厚实而封闭的皮内特。马蒂厄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挽住他的手臂，挽住一名年轻的地铁职员的手臂：他高尚，温和，勇敢和多情，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死于枪下。皮内特朝他微微一笑，这笑出自以往岁月的深处；马蒂厄发现他的微笑，但丝毫没有受到感染。“为了砸开把他与我分开的躯壳，必须只接受他的前途而不接受别的前途，只接受他明天最后一次看见的太阳而不接受其他日子的太阳；为了每分每秒跟他风雨同舟，必须自愿以同样的方式去死。”他慢悠悠地说：

“其实我应当代你去送死，因为我，没有生活的依据了。”

皮内特兴高采烈地望着他：他们又成为忘年交了。

“你?”

“我一开始就错了。”

“那好，只要跟我走就行，”皮内特说，“咱们抹掉一切，从头开始。”

“可以抹掉一切，但无法从头开始，”马蒂厄微笑着说。

皮内特抓起他的手臂，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充满激情地说：

“德拉鲁，我的老伙计，跟我走吧，走吧。你知道，我有多

高兴，咱俩风雨同舟，其他人，不管他们了。”

马蒂厄犹豫了：拼死，进入这已经死亡了的生活的深渊，两人去拼死……他摇摇头说：

“不。”

“为什么?”

“我不愿意。”

“你害怕了?”

“不。我觉得这样做太浑。”

用刀扎伤自己的手；把结婚戒指扔掉；向德国小子们开火。然后又怎么样呢？砸个稀巴烂，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时心血来潮，不是自由。能少一点自以为是就好了。

“何以见得浑?”皮内特生气地问道，“我想毙掉个把德国小子，没有什么浑不浑的。”

“你可以毙掉一百个，战争仍将是失败的。”

“我将保全声誉，”皮内特冷笑道。

“在谁的眼里?”

皮内特低头走着，没有回答。

“即使人家给你树一块纪念碑又怎么样?”马蒂厄说，“即使人家把你的骨灰埋在凯旋门下又怎么样？引起烧毁整个一座村庄值得吗?”

“让它去烧好了。这是战争嘛，”皮内特说。

“有妇女和娃娃啊。”

“他们逃到田野里就行了呗。这事非干不可!”皮内特傻呵呵地说。

马蒂厄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问道：

“你就这么爱你的妻子?”

“把她扯进来干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她你才愿意送死的吗?”马蒂厄问。

“别烦我好不好!”皮内特大声说,“我对你这种钻牛角尖的屁话受够了。如果受教育的结果只是得到这些,我庆幸自己没有受过教育。”

他们到达村镇的第一群房屋,突然马蒂厄也提高嗓门吼起来:

“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

“你怎么啦?”皮内特停下脚步盯视他。

“没怎么,”马蒂厄惊愕地说,“我有点精神失常。”

“我得去一下学校,”皮内特耸耸肩膀说道,“枪支放在教室里。”

学校的大门开着,他们走了进去。在门厅的瓷砖地上睡着一些士兵。皮内特掏出手电筒,一圈光亮显现在墙上。

“在那儿。”

枪支成堆地放着。皮内特拿起一条枪,在手电光下仔细察看,然后放下,又拿起另一条,细心检查。马蒂厄对自己刚才失声吼叫感到羞愧:应当耐心等待和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备时机到来之际有所作为。一时冲动的行为于事无补。他笑着对皮内特说:

“你好像在挑选雪茄烟。”

皮内特满意了,把枪背在肩头。他说:

“我要这条枪了。咱们走吧。”

“把手电筒给我,”马蒂厄说。

他用手电光扫了一遍枪支,但见它们的模样又呆板又讨厌,好像见到打字机那样。难以想象这些玩艺儿能置人于死地。他弯下腰,随便拿起一条枪。

“你干什么?”皮内特吃惊地问。

"你瞧，"马蒂厄回答，"我拿起了枪。"

"不行，"那女人说时随手把门对着他砰地一声关上。

他站在台阶上，晃着胳臂，神情压抑，每当他吓唬不了别人的时候便是这副样子。他低声骂道："老妖婆。"骂声太低，只传到我的耳里，屋里的女人却听不见。不，可怜的雅克，什么都可以骂，但不可以骂"老妖婆"。低头吧，雅克，垂下你的蓝眼睛，瞧一瞧你的脚下：公正，你那美丽的男子玩具，化为齑粉了，拖着你无比痛苦的步子回到汽车那边去吧。我知道，上帝欠你的情，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再算账吧；他拖着无比痛苦的步子走向汽车。至于"老妖婆"一说嘛，用错了，他本可以找到别的说法，比如"贱货"，"破烂"，"老东西"，但不可以说"老妖婆"。我嫉妒他的隐语了吗？不，其实他什么也不用说，人家会给我们敞开大门的，会把他们的床、他们的被单、他们的衬衣让给我们的，那样他就坐在床边，把大手平放在红色棉被上，红着脸说："奥黛特，他们把咱们当作夫妻了，"见我不吭声，便改口说："那我睡在地板上好了。"我说："不，算了，反正一夜很快就过去；算了，咱们睡一张床吧。"来吧，雅克，来吧，蒙住我的眼睛，压制我的思想，占有我吧，压得重一些，要求高一些，动作猛一些，别让我一个人呆着想念心上人。心上人。他来了，走下台阶，如此透明，如此清晰，简直像一个回忆。你竖起右眉嗅了嗅，你拍了拍带风帽的斗篷，你用深邃的目光瞧我。确实。他嗅了嗅，竖了竖眉毛，目光深邃而出神，他俯身在她的上面；夜色浊重，浓得她伸手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在这样的夜里漂浮过，今天又在她眼前漂浮，轻如烟云，熟悉路途，恂恂然颇有古风：我通过他发现重浊而浓密的夜色，发现大路，发现徘徊的狗，除他以外，一切都是新的。他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个普通

概念，我呼唤他，却得不到他的帮助。她对他微笑，因为微笑总是不可缺少的；她向他奉献大自然的宁静和温馨，奉献幸福女子的乐观和信心。她在他身下与黑夜交融，化为一大片女性的夜色，把马蒂厄隐藏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但他没有笑容，揉了揉鼻子，这是学他哥哥的习惯动作。她吓了一跳："我想些什么呀，站着睡着了。我还不至于变成玩世不恭的老婆子吧，我白日做梦了。"这些话语被咽了下去，消失在喉咙的夜色里。一切都消失了，表面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概念意义上的两个人。她快活地问道：

"怎么样？"

"不行哪。他们硬说没有谷仓，而我明明见到了他们的谷仓，就在院子尽头。我毕竟不像拦路强盗吧。"

"你知道，"她说，"咱们赶了十四小时的路程，咱们的模样大概不会太鲜亮吧。"

他仔细打量她，在他的目光下，她感到自己的鼻子像车灯似的发亮，心想："他将对我说我的鼻子发亮。"但他却说：

"你眼皮底下都有眼袋了，可怜的宝贝儿，累坏了吧。"

她赶紧从手提包取出粉盒，严肃地对着镜子照了照，心想："我难看得叫人害怕"。在月光下她的脸色像布满黑点的大理石，"难看倒不要紧，但我厌恶邋遢。"

"咱们怎么办？"雅克问道，茫然不知所措。

她取出小粉扑，轻轻地往颧颊和眼皮底下抹了抹。

"随你吧，"她说。

"我征求你的意见呐。"

他就近抓住她拿粉扑的手，面带微笑，却不失威严。"我征求你的意见，"总算有这么一次"我征求你的意见"，但每次"我征求你的意见"，可怜的朋友，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会听取意

见的。只不过需要用别人的想法来明确自己的想法。于是她随口说道：

“咱们继续往前开呗，也许能找到比较客气的人家。”

“谢谢！这次经历叫我受够了。哈！”他加强语气说，“我讨厌农民！”

“那你想开一整夜的车呀?”

“一整夜?”他睁大眼睛反问。

“我们明天早晨将到达格勒诺布尔，可以到布莱里翁家休息一下，然后下午再出发，晚上在卡斯泰拉讷过夜，这样后天便可到达儒昂湾。”

“想得美!”他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太累了，会在驾驶盘上睡着的，等咱们醒来时，已躺在路沟里了。”

“我可以替换你。”

“亲爱的，请牢牢记住，我不会让你夜间开车的。你是近视眼，让你开车简直是谋杀。路上那么多手推车，卡车，汽车，有些人从来没摸过方向盘，却因仓皇失措，盲目上阵。不行，不行，必须具备男人的反应才行。”

这时有人打开护窗板，出现在窗口，粗声粗气地说道：

“这叫别人怎能安睡？离远一点去聊天吧，见鬼!”

“谢谢，先生，”雅克用辛辣的讽刺语调回答，“您非常有礼貌，非常好客呀。”

他说罢钻进汽车，砰地关上车门，猛然开动汽车。奥黛特用眼角注视他，此刻最好保持沉默。他至少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行进，而且不开车灯，因为他怕招引飞机。幸好月明如昼。她突然被抛到车门上，喊道：

“你干什么呀?”

他几乎没有减速便把车开进一条近便的小路，行驶了一会儿

后，陡然煞车，把车停在尽头的树丛下。

“咱们在这里过夜。”

“这里?”

他打开车门下车，没有答理。她跟在后面慢慢出来，外面的空气凉丝丝的。她又问：

“你想睡在外面吗?”

“不!”

她望着黑黝黝、软绵绵的草地怅然若失，不由得弯下身子，试探水情似的摸了摸草地。

“喔！雅克！咱们睡在这里多好哇，可以把被子和垫子搬出来嘛。”

“不行，”他重复道，并坚决地补充道，“我们睡在车里，这个时候难说会有什么样的人冒出来。”

她望着雅克踱来踱去，双手插在衣兜里，步子轻盈，似翩翩起舞，树林里仿佛有魔鬼在为他拉提琴，他身不由己地按拍子跳动和舞蹈。他愁容满面，老气横秋，眼神游移不定，让人觉得他出了什么问题，又羞于启齿。他回到汽车旁，这神奇机体的青春与活力，仿佛都灌注入他的双腿，因此脚步如此轻捷。“他一向讨厌睡在汽车里。他惩罚谁呢？征罚他自己还是我?”她感到有种莫名的罪责。

“你为什么板脸?”他问道，“咱们这儿四通八达，出了乱子你就高兴了。”

她垂下眼睛暗想：“我本来不想离开，雅克，我才不在乎德国人哩。我只想留在家里，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会跟马蒂厄断绝音讯，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被打死了。”

“我想念我的兄弟和马蒂厄，”她说。

“拉乌尔这时候正在卡尔卡松，躺在床上呢，”雅克苦笑

着说。

“但马蒂厄不……”

“我的兄弟嘛，记住他被派往服务部门，”雅克不快地打断她的话，“因此毫无危险。他将成为俘虏，如此而已。可怜的朋友，你不用担心，马蒂厄在某个参谋部当司书，跟在后方一样安稳，也许比咱们此刻更为安稳。他们的行话管这叫做‘好差使’。我为他感到庆幸。”

“当俘虏可不好受哇，”奥黛特说时没有抬眼睛。

“别把我没有说的意思强加给我！”他严肃地盯视她说，“马蒂厄的命运使我非常非常担心。但他既强壮又机灵，是的，很有办法，别看他举止漫不经心，好像三脚猫，其实比你想象的要机灵得多；我比你更了解他，不错，他凡事优柔寡断，又好摆架子，像大人物。一旦到了那边，他会想办法谋个好职位，我肯定他会当上德国军官的秘书或炊事兵……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他笑了笑，得意地重复道，“炊事兵，是的，炊事兵，非常合适！假如你想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他说私房话似的加添道，“我认为被俘会使他变得稳重，他将以一副新面孔回到我们身边。”

“被俘的时间会有多长？”奥黛特问道，喉中发紧。

“我怎么知道呢？”他摇摇头补充道，“我能告诉你的是，我认为战争不会继续很久。德军的下个目标是英国……英伦海峡太窄……。”

“英国人将奋起自卫，”奥黛特说。

“当然，当然，”他吃力地张开双臂，“我吃不准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们自卫。”

那么我们应当希望什么呢？我应当希望什么呢？起初，一切似乎很简单，她以为应当希望获胜，就像一九一四年那样，谁都像她那样有这种愿望。她开始乐呵呵的，就像当年看见母亲得知

尼韦尔[1] 发动进攻时那样乐不可支，她一再慷慨激昂地说："当然，我们必胜哪！必须对自己说我们不可能不获胜。"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恨自己，因为她厌恶战争，即使取胜了。然而人们光摇头不接话茬儿，好像她说话不知分寸。于是她缄默不语了。甚至使大家忘记她；她听着别人谈论德国、英国、俄国，甚至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心里嘀咕："要是他在这儿，他会给我解释的。"但是他不在，连信也不写：九个月内只给雅克寄过两封信。他怎么想的？他一定知道，他一定明白。如果他也不明白呢？如果谁都不明白呢？她猛地抬头，很想从雅克身上重新找到泰然自若的神情，那种处之泰然的神情有时还能使她安心；她很想从雅克的眼神里看到万事如意，人们有理由期望，而她往往抓不住期望的依据。期望什么呢？盟国的胜利只能有利于俄国，是真的吗？她讯问这张非常熟悉的脸，突然她发现了全新的东西：雅克的黑眼睛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嘴角仅存一丝傲气，却像干坏事的孩子当场被抓住时所表现的那种狂妄的赌气。"他出了什么毛病，不大对劲儿。"自离开巴黎以来，他一直很古怪，时而非常暴躁，时而非常温存。男人们自己觉得有罪过时，怪骇人的。

"我真想抽烟，"雅克说。

"你没有香烟了？"

"没有了。"

"喏，"她说，"我这里还有四支。"

他见是德雷斯克香烟，撅了撅嘴，带着疑惑取出一支。

"简直像麦秸！"他说时顺手把香烟塞进自己的衣兜。

他抽第一口，奥黛特便闻到烟味了，嗓子痒痒，直想抽烟。

---

① 尼韦尔（1856—1924），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领导第四炮兵团，后升为师长和军长，多次指挥反攻获胜。

在她不再爱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当他在她身旁喝酒她便口渴，每当他吃饭她便饥饿，每当他熟睡她看着便发困，她乐此不疲，心里踏实：他摄取她的欲望，认可她的欲望，并替她得到满足，其程度更刚强有力，更发自内心，更具决定性。如今……

“至少给我一支呀，”她轻声一笑说。

他望了望她，不明其意，然后耸起眉毛说：

“喔，对不起，可怜的宝贝儿，我这是机械动作，”他说着从衣兜掏出香烟。

“你留着吧，给我一支就行，”她说。

他们默默地抽着烟。她害怕情不自已，清楚记得当姑娘时那种使她神魂颠倒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和不可抗拒。也许这种渴望如今还会死灰复燃。他咳了两三声，清了清嗓子。“他想跟我说话，但总这样不紧不慢。”她耐心抽着烟，心想：“他进入话题好比螃蟹行进，横向插入。”他挺直身子，作出适当的表情，严肃地注视她，叹道：

“哎，可怜的奥黛特!”

她朝他淡淡一笑，这种微笑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他把手搭在她肩上说：

“你现在应当承认咱们这次行动就像一次闲逛。”

“是的，”她附和着说，“是的，是一次闲逛。”

他仍直盯盯望着她，把烟头掐灭在汽车踏板上，然后用脚踩碎。他走近她，好像为了使她信服，对她强调说：

“咱们不担任何风险。”

她没有理会。他用温和而坚决的语气接着说：

“我肯定德国人通情达理，他们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

她一直是这么想的，但她从雅克的眼中看出他期待她作出的

回答，于是说：

“谁知道呢？没准他们已经火烧和血洗巴黎了！”

雅克耸耸肩膀。

“怎么叫你明白呢？全是妇人之见！”他俯身向她耐心解释，“听我说，奥黛特，动动脑筋：停战后柏林肯定立即想把法国列入轴心国的伙伴，也许他们会依靠我们在美洲的威望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你跟得上我的思路吗？总之，即使作为战败国，我们也握有王牌。”他轻轻一笑，接着说，“我们的政治家们若能审时度势，甚至还有一副好牌可玩哩。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若用无谓的暴力去煽动法国舆论反对他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正是我的想法，”她生气地说。

“呀！”

他咬着嘴唇盯视她，样子十分难堪，奥黛特赶紧补充道：

“不过怎么能这么肯定没有危险呢？假设有人从窗口向他们开枪……”

雅克的眼睛熠熠生辉。

“如果有危险，我就留下了，我之所以勉为其难地离开，是因为我肯定没有危险。”

她仿佛又看见他强作镇静地走进客厅，用颤抖的手点燃香烟，仿佛又听见他从容不迫地对她说：“奥黛特，打点行李，汽车已在楼下准备停当，三十分钟后咱们出发。”他到底想说什么？他笑了笑，皮笑肉不笑。

“总之，”他作结论似的说，“这就叫做擅离职守。”

“可你没有职位呀。”

“我曾主管岛状住房群，”他说时用手掌推出一种可能存在的异议，“我知道这很可笑，当时在尚普努瓦一再坚持下我才接受的。我本可以有所作为。但我们应该做榜样哪。”

她很不友好地瞧着他，心想："是呀，是呀，是呀，你本应留在巴黎的，别指望我对你说出相反的意见。"他叹了一口气说：

"得了！木已成舟！如果我们对他们双方只承担可以调和的义务，那就太简单了。我使你厌倦了，"他补充说，"这是男性的顾虑。"

"我想我能理解，"她说。

"当然，我的小宝贝，当然，"他显露一种有男子气概的孤独者的笑容，抓住她的手腕，用使她放心的声音说，"得了，我能出什么事呢？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把身强力壮的人带到德国去，之后又能怎么样呢？马蒂厄安然无恙。他不像我性情暴躁。你记得吧，那个愚蠢的副官让我退役的时候？"

"记得。"

"我当时气疯了，什么都干得出来，你记得吧？你记得我是怎样大发雷霆的？"

"记得。"

他在汽车踏板上坐下，双手捧着头，空茫茫望着前方。他说：

"沙尔沃留下了。"

"什么？"

"他留在巴黎了。今天早晨我在车库遇见他，对我离开他好像很惊讶。"

"他呀，那不一样，"她机械地说。

"确实不一样，"他辛辣地说，"他是单身汉嘛。"

奥黛特站在他的左边，望着他的头顶，发现他的头发已掩盖不住发亮的秃处，心想："原来如此！"他目光呆滞，低声说：

"我找不到人肯接受我把你托付给他。"

"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好吗？"

“我说我不能把你托付给任何人。要是我敢把你一个人留在你婶婶家……”

“你想说你离开巴黎是因为我的缘故?”她问时声音颤抖。

“这是良心问题,”他回答,含情脉脉地望着她,“这些日子你心烦意乱,叫我非常担心。”

她惊得目瞪口呆,心想:“何必如此?为什么他要勉强自己?”

“你总关着护窗板,”他亢奋而焦急地接着说,“咱们成天生活在昏暗中,你囤集罐头食品,我经常踩着沙丁鱼罐头……另外我想吕西安娜对你有很不好的影响,每次她离开咱们家,你都很反常。她非常惊慌,也非常轻信,很相信那些关于强奸和砍手的瞎话。”

“我不想接话茬儿,不想对他说他想要我说出口的话。假如我蔑视他,我在这世上还剩下什么呢?”她心里这么想,脚下往后退了一步。他凝视她,目光如剑,好像逼她说出来:“说呀!快说呀!”在锐利目光的逼视下,在丈夫的目光逼视下,她再次感到有愧:“也许他以为我想离开巴黎,也许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也许我确实害怕却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真的?迄今为止,只要是雅克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我不相信他的话,那该信谁的呢?”她低下头说:

“我不喜欢留在巴黎。”

“你害怕了?”他宽厚地问道。

“是的,我害怕了,”她回答。

等她抬起头,他满脸笑容望着她说:

“得了,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得了嘛,露天过一夜,虽说不大适合咱们的年龄,但咱们也不老嘛,别有一番情趣哩。”他轻轻抚摸她的颈窝:“你记得一九三六年在耶尔的情形吗?咱

们睡在帐篷下，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她没有吭声，抓住车门把手，竭尽全力捏紧。雅克强压着呵欠说：

“很晚了，咱们睡吧，嗯?”

她点了点头。一只夜虫鸣叫起来，雅克在哈哈大笑说：

“挺有田园风情嘛!”他关切地补充道，“你睡后座吧，可以伸伸腿，我就趴在方向盘上睡好了。”

他们爬进汽车。他锁上右车门[1]，关上左车门转闩。

“你舒服吗?”

“挺好。”

他掏出手枪，有趣地查看着说：

“对眼下的境况，我那位老海盗祖父若在世会喜出望外的。”他兴冲冲补充道，“我们家族个个都有点海盗气质。”

她没有接话茬儿。雅克从座位上扭过身去，托起她的下巴。

“亲我一下，亲爱的。”

她感到他那热烈而张开的嘴贴紧她的嘴，像过去一样用舌头轻轻舔她的嘴唇，她微微打颤，同时感到一只手从腋窝伸进来抚摸她的乳房。

“我可怜的奥黛特，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小宝贝，”他亲热地说。

“我困死了，”她朝后一仰说道。

“那么晚安，我的心肝，”他微笑着说。

他转过身，双臂交叉搭在方向盘上，脑袋搁在手背上。她仍旧坐着，上身直挺挺的，感到透不过气来。她窥伺。两次叹息，还不算入睡，他还在动。只要他还醒着，脑子里装着她的形象，

---

① 从车内锁车门是不可能的。萨特虽有过驾驶执照，但从未有过汽车。

她就不能想任何事情："他在我身旁，我就一筹莫展。"行了，他呼噜了三声，睡着了。她稍为放松了一些：他现在只是一头牲畜。他熟睡了，战争熟睡了。男人的世界淹没在这个脑袋里熟睡了。奥黛特毫无睡意，直挺挺呆在昏暗里，两边的车玻璃窗呈白垩色，仿佛处在月光溶溶的湖底。她脑子里突然重现很久以前的一个印象：我在一条玫瑰色小径上奔跑。时年十二岁，我突然站住，一种慌乱的喜悦侵袭心头，我大声喊道："我是不可缺少的。"她重复道："我是不可缺少的。"但她不知道对什么而言。她试图思考战争，觉得她找得到真理："战争只会对俄国有利，是真的吗？"她立即放弃这种想法，喜悦变成沮丧："我弄不大清楚。"

她想吸烟。不真想，是由于烦躁。欲望越来越强烈，扩展到她的胸脯，一种不容置辩的欲望，一往无前的欲望，仿佛回到了她蛮横的少女时期。他把那盒香烟放在上衣口袋里。他为什么吸烟？烟味在他嘴里必定乏味，必定平常，为什么他吸我不吸呢？她向他俯下身子，见他呼吸均匀，便悄悄把手伸进他的衣兜取出香烟，然后卸下转闩，轻轻打开车门，溜出车外。月光从树叶间穿过，洒在路上，形成一汪汪似水的清辉，"这清凉的微风，这嘶嘶的虫鸣，是属于我的。"她点燃一支香烟。战争熟睡了，柏林熟睡了，丘吉尔，莫斯科，政治局，我们的政治家们熟睡了，一切熟睡了，没有任何人看见我的夜晚，我是不可缺少的。食品罐头是为我的战时子弟兵们[①] 准备的。她突然发觉自己讨厌香烟，于是又吸了两口便把它扔了，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想抽烟。树叶飒飒，田野像镶木地板不时劈啪作响。星星好似虎视眈眈的野兽。她感到害怕。他熟睡了，奥黛特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混沌世

① 指战争期间接受代母慰问品的士兵。

界，满脑子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他却知道行星的名称，地球至月亮的确切距离，他还知道地区的人口总数，居民的历史和职业。“他熟睡了，我鄙视他，但我一无所知。”她觉得自己陷入这不能利用的世界，这个需要看一看摸一摸的世界。她奔向汽车，想马上把他唤醒，唤醒科学、技艺和伦理。她伸手抓车门把手，俯身车门，透过窗玻璃看见一个张得大大的嘴巴，转念一想：“何必呢?”她在汽车踏板上坐下，开始思念马蒂厄，每天晚上都这样。

中尉急步攀登黑洞洞的楼梯，其他人跟在后面螺旋式地快步爬高。他们在一片黑暗中停下，用颈背顶开一道翻板活门，一股银色的月光直射进来，他们顿时觉得目眩。

“跟我来。”

他们钻出活门，豁然开朗，仰望冷冽而明亮的天空，浮想联翩。突然，在大自然窸窸窣窣的声响中升起一个人的声音：

“谁?”

“是我，”中尉回答。

“立正!”

“稍息，”中尉说。

几个人站在钟楼最高层的方形平台上，平台四角有四根立柱支撑楼顶，立柱之间有约一公尺高的石栏杆连接。四边直通天空。在月光的映照下，一根立柱向地板投下斜影。

“怎么样?”中尉问道，“这里还行吗?”

“还行，中尉。”

三个汉子站在他的面前，三个人都又高又瘦，都背着枪。马蒂厄和皮内特呆在中尉背后，惶恐不安。

“我仍待在这里，中尉?”三个轻步兵中的一个问道。

“是的，”中尉回答，他接着说，“我把克洛松和他的四名部下安排在村公所，剩下的人和我占据学校。德雷耶负责联络。”

“有什么吩咐？”

“自由射击。你们可以用尽弹药。”

“这是什么声音？”

从街上传来被捂住的喊叫声和脚拖地面的磨擦声。中尉笑着说：

“我让人把参谋部那些可爱的家伙弄到村公所地窖里。他们可以在那儿避一避，只呆一夜，明儿早晨，德国鬼子干掉咱们之后会收容他们的。”

马蒂厄直勾勾地望着轻步兵，他为自己的伙伴们感到羞愧，但三名轻步兵却若无其事。

“喔，对啦，”中尉说，“十一点钟老乡们在广场上集合，可别向他们开枪，我把他们打发到林子里过夜。他们走了以后，不管街上出现什么，你们开枪好了。但不得以任何借口下楼，否则我们将向你们开枪。”

他说完向翻板活门走去。轻步兵们默默地盯视马蒂厄和皮内特。

“中尉……”马蒂厄喊住他。

“喔，我把你们忘了，”中尉转过身来说，然后转向轻步兵们接着说，“对啦，这两位自愿参加战斗。他们有枪，我已发给他们一些子弹。如何安排他们，你们瞧着办吧。如果他们的枪法太糟，你们就把他们的子弹收回来。”他友好地瞧了瞧轻步兵们，最后说道，“永别了，伙伴们，永别了。”

“永别了，中尉，”轻步兵们彬彬有礼地回答。

中尉摇摇头，犹豫片刻，然后倒着走下几级楼梯，从头顶上把翻板往下关上。三个汉子瞧了瞧马蒂厄和皮内特，既不好奇，

也不友善。马蒂厄倒退两步，靠在一根柱子上。他的步枪弄得他挺不舒服：时而扛得太随便，时而像举大蜡烛似的。最后他把枪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皮内特跟在他后面，他们俩背朝月亮，而那三个轻步兵却完全暴露在月光下。他们仨满脸黑糊糊的胡茬，灰白的脸显得脏污不堪，眼睛则像昼伏夜出的鸟直勾勾盯住你不放。

“咱们好像来做客的，”皮内特说。

马蒂厄笑了笑，那三个汉子却毫无笑容。皮内特贴近马蒂厄，低声道：

“他们对咱们没有好感。”

“当然喽！”马蒂厄说。

他们局促不安，一时无话。马蒂厄俯视塔下，只见栗树郁郁苍苍，起伏不定。

“我过去找他们聊聊，”皮内特说。

“呆着，安分点儿。”

皮内特却已经向轻步兵们走去。

“我叫皮内特。那一位叫德拉鲁。”

他停下等候反应。个儿最高的那位点了点头，却没有一个自报姓名。皮内特清清嗓子，说道：

“我们来是为了作战。”

他们仍没有搭腔。金发高个儿把脸一沉，掉过头去。皮内特六神无主，迟疑起来，问道：

“我们该做什么？”

金发高个儿朝后一仰，打了个呵欠。马蒂厄瞥见他是个下士。

“我们该做什么？”皮内特重复问道。

“无事可干。”

“怎么无事可干?”

“眼下无事可干。”

“以后呢?”

“以后再说。”

马蒂厄笑着对他们说：

“我们打扰你们啦，是吧？你们情愿单独干?”

金发高个儿满腹狐疑地望了望他，然后转过脸去问皮内特：

“你干什么的?”

“地铁职员。”

下士咯咯一笑，但眼睛却无笑容。

“你以为已经是老百姓了？还得等一等哩。”

“喔！你问的是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的。”

“观测员。”

“他呢?”

“电话员。”

“辅助人员?”

“是的。”

下士很用心地瞧了瞧马蒂厄，好像难以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似的：

“有什么问题吗？你看上去挺结实……”

“心脏不大好。”

“你们从来没有向人开过枪?”

“从来没有。”

下士转过身瞧瞧自己的两个伙伴，三人一起摇头。

“我们将尽力而为，”皮内特说，声音哽住了。

长时间静场。下士瞧着他们直摇头。最后他叹了口气，似乎

拿定了主意。他站起来粗声粗气地说：

“我叫克拉波。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他们俩，一个叫沙斯里欧，另一个叫当迪厄，你们只要按他们的吩咐去做就行了，我们已经打了两星期，习惯了。”

“打了两星期?”皮内特怀疑地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掩护你们撤退，”当迪厄回答。

皮内特低下头，脸红了，马蒂厄觉得自己的上下颚在打仗。克拉波用比较和解的语气解释道：

“执行拖延任务。”

他们面面相觑，无言可对。马蒂厄非常不自在，心想：“我们永远成不了他们的人。他们接连打了两星期，而我们，净在大路上撤退。假如只需在他们放最后几枪时才追随他们，那就太容易了。永远成不了他们的人，永远。我们的人在下面，呆在地窖里，在耻辱和不幸中腐败发臭，我们的位置是在他们中间，我们出于自尊才在最后一刻把他们抛下。”他俯身朝下望，只看见黑糊糊的屋宇，白茫茫的大路，自言自语：“我的位置在下面，我的位置在下面，”心里却明白他再也下不去了。皮内特跨坐在栏杆上，大概为了掩饰窘态。

“快下来!”克拉波说，“你会使我们暴露目标的。”

“德国人还远着呢。”

“你怎么知道？我对你说快下来。”

皮内特气鼓鼓地跳到地板上，马蒂厄心里还在嘀咕：“他们永远不会接纳我们。”他对皮内特感到恼火：该退避三舍、屏气敛息的时候，皮内特却指手画脚、喋喋不休。突然一声巨响，模糊而沉闷，震得马蒂厄吓了一跳，耳朵嗡嗡作响。接着第二声响，第三声响，这是铜的震动声，马蒂厄感到脚下的地板在颤动。皮内特神经兮兮地笑着说：

“你用不着害怕，这是塔楼大钟鸣响。”

马蒂厄偷偷望了望轻步兵们一眼，满意地发现他们跟他一样也吓了一跳。

“现在是十一点钟，”皮内特说。

马蒂厄打了个寒战，感到冷，但没觉得不舒服。他高高在天上，在屋宇的上空，在尘寰的上空；夜色浊重，他感到寒冷，“不，我不再下去，永远不再下去。”

“瞧，老百姓撤离了。”

他们不约而同趴在栏杆上往下张望。马蒂厄仿佛看见密密麻麻的黑兽在叶丛下万头攒动，又似波涛下的海底，连绵起伏。大街上，门户轻轻打开，男人、女人、孩子悄悄出来，大部分人提着包裹或箱子。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街心，好像等候调遣。然后小股人马汇成一条长龙，缓缓向南移动。

“很像出殡行列，”皮内特说。

“可怜的老百姓!”马蒂厄叹道。

“不用替他们担心!”当迪厄冷冷地搭腔，“他们的村庄丢不了，可以回来的。德国人很少放火毁村庄。”

“那边呢?”马蒂厄指了指罗贝维尔那边问道。

“那边不一样，村民们跟我们一起打仗。”

“跟这里大不一样哟!”皮内特失声笑道，“这里的乡巴佬吓得屁滚尿流。”

“你们按兵不动嘛，”当迪厄瞪着他说，“总不该让老乡先动手吧。”

“谁的错，”皮内特怒气冲冲地问，“按兵不动是谁的错?”

“不知道。”

“当官的！是当官的把这场战争给输了。”

“别说当官的坏话，”克拉波说，“你没有资格说坏话。”

"我才不管呢。"

"你不可以在我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克拉波坚定地说，"因为，我对你说吧，除了中尉——再说他不是自愿的——我们所有的军官都留在那边了。"

皮内特想申明理由，向克拉波伸出手臂，但随后又把手臂垂下，丧气地说：

"我们谈不到一块儿。"

"你们来这儿干吗？"沙斯里欧好奇地望着皮内特问。

"来打仗呐，我对你已经说过了。"

"但为了什么？你们不必勉强来嘛。"

皮内特像个又懒又笨的学生，冷笑着回答：

"不为什么。好玩呗。"

"那就玩个痛快吧！"克拉波不客气地说，"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

"听听他们说什么来着，"当迪厄耻笑着插话，"他们来探望我们一下，来玩一玩，看一看怎么打仗；他们想来打靶呐，就像去泥鸽射击场。他们甚至不必勉强来的！"

"你呢？大傻瓜！"皮内特反问道，"谁勉强你打仗啦？"

"我们，不一样嘛，我们是轻步兵。"

"轻步兵又怎么样？"

"如果你是轻步兵，你就参加战斗。"

"如果不是的话，按你的意思，好像我向别人开枪只是为了好玩。"

沙斯里欧瞪视皮内特，眼神中掺杂着惊愕和厌恶。他说：

"你是否意识到你们有生命危险？"

皮内特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因为，如果你意识到了，"沙斯里欧继续说，"那你比外表

显露的更加糊涂。不到迫不得已就冒生命危险是不明智的。”

“我们是迫不得已的，”马蒂厄突然插话，“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受够了，再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指着钟楼下面的学校说，“对我们来说，要么选择钟楼，要么选择地窖。”

当迪厄颇受感动，脸色缓和了一些。马蒂厄乘势接着说：

“处在我们的位置，你们会怎么干?”

他们没有回答。马蒂厄坚决要求答复：

“你们会怎么干?”

“我也许会选择地窖，”当迪厄摇着头说，“你走着瞧吧，这儿不是好玩的。”

“不错，”马蒂厄说，“但是，别人在战斗，自己却呆在地窖，也不是滋味呀。”

“我没有说那滋味好受呀，”沙斯里欧说。

“对，”当迪厄承认道，“我们不该自鸣得意。”

他们的敌意看上去少多了。克拉波不无惊讶地把皮内特打量了一番，然后转过身去，走近栏杆。目光中那样冷酷而急躁的神态消失了，变得温和而茫然：他茫然凝视温柔的夜色和古朴的乡村。马蒂厄看不出是夜色的温柔映照在此人脸上，还是此人脸上的孤独感映衬着夜色。

“喂！克拉波，”当迪厄唤道。

克拉波挺直身子，恢复专家严峻的神态。

“干什么?”

“我去下一层的屋子转一转，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去吧。”

当迪厄掀开翻板活门时，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从下面传来：

“亨利！亨利！”

马蒂厄俯视街道。迟走的人们东奔西跑，活像热锅上的蚂

蚁。他望见大路上靠近邮政所有个小小的人影。

“亨利！”

皮内特把脸一沉，但什么也没说。几个妇女生拉硬拽，企图把女邮务员带走，但她又蹦又跳，大喊大叫：

“亨利！亨利！”

她挣开众人，冲进邮政所，关上大门。

“浑透了！”皮内特嘟哝了一声，他情不自禁用指甲抓石栏杆，“她应该跟别人走哇。”

“就是嘛，”马蒂厄说。

“她要倒霉的。”

“怪谁呢？”

皮内特没有答话。突然有人顶开翻板活门，喊道：

“帮我一把。”

大家动手把活门掀掉，当迪厄从昏暗中冒出来，背上扛着两块草垫。

“我找来这玩艺儿。”

克拉波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满脸喜气地说：

“咱们有窝了。”

“这东西有什么用处？”马蒂厄问。

“草垫能派什么大用场？用来串珍珠？”克拉波奇怪地望着他回答。

“你们准备睡觉？”

“咱们先随便吃一顿，”沙斯里欧说。

马蒂厄瞧着他们从背包取出牛肉罐头，围着草垫忙活，心想：“难道他们不明白他们快死了吗？”沙斯里欧找出一把开罐头刀，以迅速而准确的动作打开三听罐头，然后大家坐下，各自从口袋掏出小刀。

克拉波侧着脸瞥了一下马蒂厄，问道：

“你们饿吗？”

马蒂厄已经两天没吃东西，嘴里直冒口水，但说：

“我，不饿。”

“你的伙伴呢？”

皮内特不吭声，趴在栏杆上俯视邮政所。

“得了，吃吧，”克拉波说，“又不缺食品。”

“参加打仗的人有权吃饭，”沙斯里欧补充道。

当迪厄在背包里摸了一下，掏出两听罐头递给马蒂厄。他接过罐头，拍了拍皮内特的肩膀，皮内特冷不防吓了一跳：

“干什么？”

“喏，给你吃的！”

马蒂厄接过当迪厄递来的开罐头刀，把刀按在马口铁罐头的边缘，用全身的气力往下压，但刀口就是咬不住，从切槽滑了出来，碰到左拇指上。

“你好笨手笨脚哟，”皮内特说，“弄痛了吗？”

“没有，”马蒂厄回答。

“给我。”

皮内特把两听罐头打开，跟马蒂厄一起默默吃起来，他们俩靠近一根支柱站着，不敢坐下。他们用小刀掏牛肉，用刀尖戳牛肉块。马蒂厄细嚼慢咽，但食道麻木了，感觉不出肉味，很难咽下去。而坐在草垫上的三个轻步兵专心用餐，他们的小刀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轻声点，”沙斯里欧幻想似地说，“咱们是在教堂的钟楼吃东西。”

教堂的钟楼。马蒂厄眼睛往下看，感到在他们的脚下有一股石头和香炉的清香，彩绘玻璃掩映在肃穆虔诚的昏暗中。在他们

的脚下依然存在着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发冷，望着天空，嗅着天空，想着天空，仿佛赤身裸体置身于冰川：真是高处不胜寒哪。在他身下遥远的地方有着他童年的足迹。

克拉波仰起头，边吃边望天空，低声说：

“好好瞧一下月亮。”

“嗯?”沙斯里欧说。

“月亮。瞧，是不是比平时大了。”

“没有。”

“啊！我觉得它比平时大了。”他突然把目光转向马蒂厄和皮内特，“你们俩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站着吃不舒服。”

克拉波看到他们犹豫不决，催促道：

“来吧！来吧!”

“过去!”马蒂厄对皮内特说。

他们坐下，马蒂厄觉出从克拉波髋部传来的温暖。他们默默吃饭：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餐，神圣的一餐。

“我们有朗姆酒，”当迪厄说，“不够痛饮的，但每人可以喝上一口。”

他们轮流传递军用水壶，每人的嘴唇都碰到别人喝过的壶口。皮内特俯身对马蒂厄说：

“我看他们接纳我们了。”

“是的。”

“这帮人不坏，我喜欢上他们了。”

“我也是。”

皮内特挺直身子，目光闪烁，神气十足地说：

“咱们要是有人指挥，也跟他们一样神气。”

马蒂厄瞧了瞧那三位的脸，摇了摇头。

“我说的不对吗?”

"也许可能吧，"马蒂厄说。

皮内特已经注意马蒂厄的手好一会儿了，碰了碰他的肘关节，问道：

"你怎么啦？出血了？"

马蒂厄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左拇指拉了个口子。他说：

"嗨，大概是刚才开罐头时拉破的。"

"你就让它这么流血，傻瓜？"

"我一点感觉也没有，"马蒂厄说。

"你呀，没有我在你身边，你怎么办？"

马蒂厄瞧了瞧拇指，惊异自己竟有个躯体：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觉不出肉味，觉不出酒味，觉不出疼痛，心想："我就像一块冰。"他笑着说：

"有一次在舞厅我拿着一把匕首……"

他突然打住话头。皮内特莫名其妙地望着他问：

"怎么样呢？"

"没什么。我跟切割之类的工具没有缘分。"

"把手伸给我，"克拉波说。

他从背包取出一卷纱布和一瓶蓝色药水，把火辣辣的液体倒在马蒂厄的拇指上，然后裹上纱布。马蒂厄活动了一下包扎好的拇指，微笑着仔细观察，心想如此精心照料，无非阻止血别流得太早了。

"行了！"克拉波说。

"行了，"马蒂厄重复道。

"睡一会儿吧。伙计们，快午夜了。"克拉波瞧了瞧手表说：

大伙儿向他靠拢，他指着马蒂厄对当迪厄说：

"当迪厄！你跟他站岗。"

"是。"

沙斯里欧，皮内特和克拉波肩并肩在草垫上躺下，当迪厄从自己的背包取出一条被子，扔在他们三人的身上。皮内特尽情地伸了伸懒腰，向马蒂厄调皮地眨了眨眼睛，闭上眼皮睡了。

“我，监视这边，”当迪厄说，“你，监视那边。有什么动静，先通知我，不要乱来。”

马蒂厄走到指定的地方，瞭望乡间，心想自己快死了，很不是滋味儿。他望着黑森森的屋顶，望着蜿蜒于青树浓荫间磷光闪烁的大路，望着这一大片壮观而无处栖身的土地，心中叹道：“我死得毫无价值。”一阵轻柔的鼾声惊动了他，回头一看，伙伴们已经熟睡了。克拉波闭上眼睛显得更年轻，他在睡梦中微笑；皮内特也在睡梦中微笑。马蒂厄俯身久久注视他，心想：“太可惜了！”在平台的另一边，当迪厄躬身向前，双手平放在大腿上，摆着守门员的架式。

“喂！”马蒂厄轻声唤道。

“哎！”

“你当过守门员吧？”

“你怎么知道的？”当迪厄转身过来，惊异地问。

“看得出来。”

“挺不错吧？”他接着问。

“运气好的话，我已当上职业运动员了。”

他们互相用手致意，马蒂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心想，“我将死得毫无价值”，不禁可怜起自己来。霎时间浮想联翩，宛如一片叶丛在风中飒飒作响，汇集为一句话：“我曾经热爱过生活。”嗓子眼里老堵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我有权抛弃伙伴们吗？有权毫无价值地去死吗？”他挺直身子，双手撑着栏杆，愤怒地摇摇头。“受够了。让下面那些家伙见鬼去吧！让所有的人见鬼去吧！内疚呀，持重呀，约束呀，统统不必要了：再也没有

任何人充当我的评判者，没有任何人想念我，没有任何人回忆我，没有任何人为我作决定。"看透了一切，他断然地作出了决定。一旦下定决心，他那审慎而可怜的心顿时急转直下，一落千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决心让死亡成为我生命的秘诀，我的生存是为了死亡；死亡是为了证明不可能照此活下去；我的眼睛将熄灭世界的光辉，并将永远把它吞没。"

大地仰着脸迎接这位临死的人，天空垂头向他倾注点点星光，但马蒂厄专心警戒，不屑理会这些无用的礼品。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五时四十五分

"洛拉！"

她醒来时好不厌倦，每天早晨如此，虚弱的身体很不自在，她又一次作了调整。

"洛拉！你还没睡醒？"

"醒了，"她回答，"几点钟了？"

"五点五十五分。"

五点五十五分？我的捣蛋鬼已经醒了？他大变样了。

"过来！"他说。

"不，"她心想，"我不愿意他碰我。"

"鲍里斯……"

我厌恶自己的身子，即使你不厌恶，我也觉得它是一堆金玉其外的败絮，你只知其外，不知其内，否则一定叫你恶心。

"鲍里斯……我很累……"

但他已经摁住她的双臂，爬到她身上。“你知道吧，你将进入的是一道伤口。”以前他摸我，我柔软得像丝绒。如今，我的身子像干土，在他手指的抚摸下，我分崩离析了，可他偏要我有快感。她感到下腹深处一阵撕扯的疼痛：他仿佛用一把刀子往她的腹下捅进捅出，而他的神态恰如天马行空，如醉如痴，又像一个小爬虫，一只苍蝇，顺着窗玻璃往上爬，掉下来再往上爬。她只感到疼痛，而他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心满意足了；他从我的血液，从我的痛苦中得到了快感。“得了，他六个月没碰女人，所以做起爱来活像大兵进妓院。”她这么想着，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好似听到拍翼声，不，什么声响也没有。他紧紧贴住她，只有她的乳房在动弹，之后，他猛地离开她，乳房的反弹发出拔火罐的声响，她不禁想笑，但看见鲍里斯那张脸却兴味索然，笑不出来了。他的样子僵硬紧张，做爱好似有意喝醉，肯定是借酒消愁。他终于筋疲力尽，半死不活地瘫在她身上。她机械地抚摸他的颈背和头发，她冷漠而平静，但感觉到从腹部到胸部有个东西在嘣嘣直跳：那是鲍里斯的心脏在她身上扑通扑通地震动。“我太老了，实在太老了。”她觉得这种体操运动整个儿怪诞可笑，于是轻轻把他推开。

“下来。”

“唵?”

他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我的心脏吃不消了，”她说，“我的心跳得太厉害，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朝她微微一笑，从她身上滑了下来，肚子朝下，前额贴着枕头，眼睛紧闭，嘴角上浮现一条古怪的皱纹。她用一肘支着直起身子，直勾勾地看着他，但看不出什么名堂，他的模样太熟悉，太平常，不比细看自己的手看得出更多的名堂。“我什么感

觉也没有。”昨天，他在院子里出现，像姑娘似的秀色可餐，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感觉，甚至嘴里感觉不出热吻的滋味，下腹感觉不出毛茸茸的重压。她望着这个非常熟悉的后脑勺儿，心想：“我孤独无援。”小脑瓜儿，小脑瓜儿，经常装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曾多少次把它紧紧捧在手里，全神贯注，苦苦讯问，真想把它当石榴打开，舔一舔里面的东西。最后秘密暴露了，就像石榴开花，其实只不过是一点带甜味儿的水份。她恼恨地盯视他，恨他撩拨不了她，望着他嘴角那条苦涩的皱纹，心里嘀咕：“假如他失去了快乐，他还剩下什么?”鲍里斯突然睁开眼睛，微笑着对她说：

“你在我身旁，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疯婆子。”

她报答他一个微笑：“现在我心里藏着秘密，你甭想让我说出来，”他挺起身子，掀开被单，专心注视洛拉的身子。他用手轻轻掠过洛拉的乳房，她感到不自在。

“滑得像大理石，”他说。

她联想到夜间迅速下崽的畜牲，不禁脸红到发际耳根。

“我为你感到骄傲，”鲍里斯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医院里那些家伙，你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洛拉嫣然一笑，问道：

“他们没有问你跟我这个老太婆有什么瓜葛?没有把我当作你的母亲吧?”

“洛拉，”鲍里斯以责备的口气制止道。他突然想起什么，高兴得笑出声来，一时间青春再度在他的脸上显现。

“你笑什么?”

“我笑弗朗西永。他的妞儿干好事挺滑稽，还不到十八岁；

他对我说：‘你要是乐意，咱立即换一换对象。’”

“他倒挺懂礼貌，”洛拉说。

鲍里斯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顿时阴沉下来。她瞧着他，很不客气：“得了，得了，你有些小麻烦，咱俩彼此彼此。”我若对他说出我的麻烦，他能怎么样？“你能怎么样？我若对你说：‘我子宫里长了个瘤，必须把它切除，可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会出事的。’你把贼眼珠睁得大大的，对我说：‘不会吧！’我对你说会出事的，你说不可能的，说什么吃点药，照一照X光便会好的，说什么我多虑了。我若对你说我回巴黎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找勒古皮尔，他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你会反驳我说，勒古皮尔是个混蛋，最不应该找他办事，你不答应，你提出异议，你激动得拼命摇头，最后你哑口无言，如丧考妣，恶狠狠朝我直瞪眼。”她抬起赤裸的手臂，抓住鲍里斯的头发，问道：

“行了，小无赖！大胆说吧！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他假惺惺地回答。

“我不信，你平时可从来不在凌晨五点钟醒的。”

“真的一切顺利，”他坚持道，但口气软下来了。

“我明白了，”她接着说，“你有事要对我说，但又想让我逼你开口。”

他笑了笑，把头搭在洛拉的胳肢窝里，闻了闻，说道：

“你好香哟。”

“打岔吗？你究竟说还是不说？”她耸耸肩膀追问。

他摇摇头，惊慌起来。她不吭声了，像他一样朝天躺着，心想：“不说就算了，即使说了，与我何干？他跟我说话，跟我亲嘴，到头来我还是孤单单地死去。”她听见鲍里斯叹气，向他转过头去，但见他拉长了脸，愁眉不展。她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勉强打起精神想道："好吧，好吧，我来管管你吧。"她得盘问他，观察他，鉴貌辨色，像她爱吃醋那阵子，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说出他很想告诉她的事情。她坐起来说：

"那好，把睡袍递给我，再给我一支烟。"

"为什么穿睡袍？你这样很好嘛。"

"把睡袍递给我。我冷。"

他赤着褐色的裸体跳下床，洛拉转过脸去不看，他捡起床脚下的睡袍递给她。洛拉穿上睡袍，而他犹豫片刻后才穿了裤子在椅子上坐下。

"你找了个小妞儿，准备跟她结婚，对吗？"

他大惊失色，望着她直发愣，弄得她脸红起来。

"得了，得了，"她说。

静场片刻后她又问：

"他们让你自由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将娶你为妻，"他回答。

她拿起一支烟，点上火后问道：

"为什么？"

"我必须讲究体面哪。你若不是我的妻子，我就不能把你带到卡斯泰诺达里去呀。"

"你去卡斯泰诺达里干什么？"

"谋生呗，"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开玩笑，我去当初中老师。"

"那为什么非去卡斯泰诺达里当老师呢？"

"你走着瞧吧，没错，就去卡斯泰诺达里。"

"你想说，我将成为塞尔金太太，将戴上帽子去见校主任的妻子，是吗？"

"不叫校主任，叫校长，"鲍里斯说，"是的，你将去见校长

的妻子。而我，每学年期末，将发表授奖演说。”

“哼！”洛拉用鼻哼了一声。

“依维什将跟咱们一起生活，”鲍里斯说。

“她忍受不了我的。”

“忍受不了就忍受不了，大家凑合呗。”

“是她乐意的？”

“是的。她在婆家腻味透了，变得痴不痴呆不呆的，你肯定认不出她来了。”

双方一时沉默不语，洛拉用眼角观察他，问道：

“你们全安排好了？”

“是的。”

“但要是我不乐意呢？”

“喔，洛拉！你怎么会不乐意呢！”他说。

“因为，只要提起跟你一起生活，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高兴得不得了。”

她发现鲍里斯的眼睛明亮起来了。

“难道不是真的？”鲍里斯问。

“是真的，”她说，“但你是个小无赖，对自己的魅力太自信了。”

他眼里的亮光消失了，两眼盯着自己的膝盖，洛拉注意到他上下颌不停地蠕动。

“假如我能跟你一起生活，我一定高兴得不得了，”鲍里斯谦恭地说。

“你曾说过你讨厌当教师。”

“现今不当教师，你想叫我当什么？”他反问道，接着又说，“我给你讲一讲现状吧。打仗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可现在，我却问自己为什么活着。”

“你想写作吧。”

“我从未认真考虑过写作，我无话可说。你知道，我本以为会在部队里呆下去，现在我措手不及。”

“你惋惜战争已结束？”洛拉直盯盯地望着他问。

“战争没有结束，”鲍里斯说，“英国人还在打仗，再过六个月美国佬就插手了。”

“不管怎么说，对你来说，战争已结束了。”

“是的，”鲍里斯回答，“对我来说是结束了。”

洛拉仍钉住他不放：

“对你和对所有的法国人都一样。”

“不对！”他激动起来，“有些法国人去了英国，他们将坚持打到底。”

“我明白了，”洛拉说。

她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地板上，和气地问道：

“你有办法去那边吗？”

“嘿！洛拉！”鲍里斯突然神采奕奕，神情充满欣赏和感激，“是的，是的，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一架飞机。”

“一架飞机？”她重复道，莫名其妙。

“在马里尼亚克有一个私人飞机场，位于两个山之间。两星期前一架军用飞机因发生故障在这个小机场着落。现在修好了。”

“你不会开飞机呀。”

“我的几个伙伴会开。”

“哪几个？”

“有弗朗西永，我给你介绍过的那个家伙，还有加贝尔和泰拉斯。”

“他们劝你跟他们一块走?”

“是的。”

“结果呢?”

“我拒绝了,”他赶紧回答。

“真的吗? 你没有私下答应下来? 你暗自盘算: 我慢慢让老太婆有思想准备。”

“没有,”他说。

他温存地望着洛拉, 她很少见到他的眼睛如此水灵灵, 不禁心头一怔:“要是以前他如此亲热地瞧我一眼, 我死也乐意。”

“你老了, 还有点疯疯癫癫,”他对她说, “我可不能抛下你不管。假如我不在你身旁扶你一把拉你一程, 那你尽干蠢事。”

“是吗?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洛拉问道。

“随你便,”他满不在乎地说, “关键是必须在开学以前结婚。”

“开学, 是九月份?”

“不, 十月份。”

“很好,”她说,“我们时间充裕。”

她站了起来, 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地板上到处是带有口红印迹的烟头, 鲍里斯弯腰一个个捡起来。

“你的伙伴们什么时候出发?”她问道。

鲍里斯把烟头一个个排放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柜面上。

“明天晚上,”他回答时没有回头。

“这么快呀!”

“是呀, 得赶紧走。”

“这么快呀!”

她走到窗前, 把窗打开, 眺望微微摆动的渔船桅杆, 冷清的码头, 玫瑰似的天空, 心里重复:“明天晚上。”还有一根缆绳要

砍断，只剩下一根了，一旦把它砍断，她便可转过身来面对现实了，心想："与其另一个日子还不如明天晚上。"晨光熹微，水波涟涟。洛拉听见远处传来的船舶汽笛声，她等到觉得完全自在之后才转过身来对他说：

"如果你想走，我不会阻拦你的。"

此话很难出口，但一旦说了出来，她感到如释重负，心平气和了。她望着鲍里斯，莫名的怜悯油然而生："可怜的小东西，可怜的小东西。"鲍里斯猛地站起来，走到洛拉跟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喊道：

"洛拉！"

"你把我弄痛了，"她说。

他放开手，将信将疑地盯着她问：

"不会使你痛苦吗？"

"会的，"她通情达理地说，"会使我痛苦的，但我情愿受这份苦，因为你去卡斯泰诺达里当教师更叫我受不了。"

鲍里斯显得不怎么担心了，问道：

"你也受不了，也不能在那里生活吗？"

"是的，"她回答，"我也受不了。"

他躬肩缩颈，双臂下垂，生平第一次显露浑身不自在。洛拉没见他有喜悦表情，心里感激。

"洛拉！"

他边说边伸手搭在洛拉的肩上，而她恨不得把这只手从她肩上扒掉，但忍住了，朝他微微一笑；她感受到这只手的分量，但已经不属于她了。他的心已经飞往英国，他们俩已经陌同路人。

"我原本不答应的，你知道！"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原本不答应的。"

"我知道。"

"我永远不会对你不忠，保证不跟任何女人睡觉，"他说。

她莞尔一笑。

"可怜的小东西。"

他现在已是多余的人了。她真想此刻已经是明天晚上。他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子。

"糟糕！"

"又怎么啦？"她问道。

"我不走了！我走不了的！"

"为什么？"

"依维什！我对你说过她希望跟我们一起生活。"

"鲍里斯，"洛拉发火了，"如果你不是为了我而留下，我也不允许你为依维什留下。"但她的火气发出来就消了，接着说，"我会照顾依维什的。"

"你收留她？"

"为什么不呢？"

"可你们俩合不到一块哪。"

"那怕什么？"洛拉说，她厌倦透了，对他说，"要么穿好衣服，要么睡下，不然你会生病的。"

他拿起一块浴巾擦胸膛，脸上却是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她心里嘀咕，"真有意思，他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终生大事。"她往床上坐下，他在一旁用力擦身子，脸色阴沉。

"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她问道。

"没什么了，"他说，"我擦出一身汗！"

她吃力地站了起来，揪住他一绺头发，托起他的头，问道："瞧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疙瘩。"

鲍里斯转过眼睛不看她。

"我觉得你好奇怪。"

“有什么奇怪?”

“你眼看我要走了，却不怎么生气。这叫我心里不痛快。”

“这叫你心里不痛快?”洛拉反问，“这叫你心里不痛快。”

她说完哈哈大笑。

早晨六点钟

马蒂厄骂了一声，坐起来搓搓脑袋：一只公鸡不停地鸣叫，太阳刚刚升起，却已是瞳瞳生晖。

“好天气，”马蒂厄说。

谁也没有答理：他们个个跪守在栏杆后面。马蒂厄看了看手表，已是六点正。他听见远处传来一片隆隆声，赶紧爬过去跟伙伴们一起看个究竟。

“什么声音？飞机吗?”

“不，是他们来了，摩托化步兵。”

马蒂厄抬起身子，从伙伴肩上眺望。

“当心，”克拉波说，“赶快隐蔽好，他们有望远镜的。”

村口外二百米处，大路折向西边，消失在青草繁茂的小丘后面，经过面粉厂高大建筑时完全被遮掩，然后斜角沿着村镇往西南方向而去。马蒂厄眺望着摩托车队伍，远处的车队仿佛静止不动，他心想：“定是德国人了，”不觉害怕起来。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害怕，宗教般的畏惧，一种神圣的恐惧，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眼睛窥伺着这座村镇：陌生的眼睛，超人的眼睛，虫类的眼睛。马蒂厄恍然大悟，心惊肉跳：它们将目睹我的尸体。他情不自禁

地说：

“他们马上到了。”

伙伴们没有答理他。过了一会儿当迪厄声音沉重而缓慢地说：

“咱们坚持不了多久的。”

“向后退！”克拉波命令。

他们往后退下，四个人一起坐在一块草垫上。沙斯里欧和当迪厄看上去一模一样，皮内特跟他们也差不离儿：脸色发灰，目光温和的眼睛空茫茫无所适从。马蒂厄心想：“我跟他们一样，也像牝鹿。”克拉波在他们跟前蹲下，挺着胸对他们说：

“他们会在村口停下，先派几个摩托手进村侦察，咱们不要向他们开枪。”

沙斯里欧打了个呵欠，马蒂厄也跟着打了个呵欠，轻轻的一个呵欠，好似一阵恶心。他竭力排除焦虑，用愤怒使自己兴奋起来，对自己说：“我们是战士，他妈的！不是受害者！”但这不是真正的愤怒。他又打了个呵欠。沙斯里欧友好地瞧着他说：

“下手的时候心里不好受，干起来之后就好多了，你瞧着吧。”

克拉波自转一圈，蹲下对着他们说：

“只有一条命令：守卫学校和村公所，不得让德国人接近。下面的伙伴会发信号的，一旦他们开枪，咱们便可自由射击。你们记住，只要伙伴们能自卫，咱们只起掩护作用。”

他们望着他，一个个显出服从和认真神情。皮内特问道：

“以后呢？”

“嘿！以后么……”克拉波耸耸肩膀说。

“我不认为咱们能坚持多久，”当迪厄插话。

“难说呀，很可能他们有迫击炮，得设法不让他们到位。咱

们处境困难，但说不定他们的处境也不妙，因为大路和广场是成角形的。"

克拉波双膝跪下，双手着地，爬到栏杆，躲在一根柱子后面观察地形。

"当迪厄！"

"嗯？"

"到这儿来，"他没回头看伙伴们，接着说道，"咱俩，当迪厄，正面对付他们。沙斯里欧，你守右边，德拉鲁守左边。皮内特，你注意，如果他们从后面包抄咱们，你就去守卫后面。"

沙斯里欧把一块草垫拖到西侧顶着栏杆，马蒂厄拖一条被子，蹲在上面。

皮内特发火了。

"让我背朝这帮混蛋哪。"

"别抱怨，"沙斯里欧说，"我面朝太阳，眼睛睁不开。"

马蒂厄蜷缩在柱子后面，面对村公所，身子略朝右面倾斜，这样他可以看清大路。广场好似一个进得去出不来的黑洞，一个陷阱，吓得他不敢往那儿看。栗树上鸟儿在歌唱。

"当心。"

马蒂厄屏住呼吸：两个头戴钢盔，身穿黑衣的摩托车手闯进大街，好像两个神奇的骑兵。他无法看清他们的脸，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脸，只有两个瘦长的身躯，四条平行的长腿，两个又圆又滑的脑袋，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他们骑着车一冲一冲前进，就像旧式时钟报时的时候钟面下铰接的人物，直僵僵地一颠一颠。丧钟即将敲响。

"别开枪！"

车手们绕马道转了一圈，发出叭哒哒的声响，除了惊动麻雀外，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经过特别安排的广场显得死一样的寂

静。马蒂厄仿佛魂都被勾去了，心想："确实是德国人。"他们一冲一冲地经过村公所，来到马蒂厄所在位置的塔楼下，马蒂厄看得见他们戴着皮手套的大手在车把上颤动，他们没有停留，直接进入大街。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出现了，直挺挺一动不动骑在颠簸的坐垫上，按来的路线全速绕了回去。马蒂厄很高兴克拉波禁止先开枪，他觉得德国人是不可战胜的。鸟儿在空中转了一会儿，纷纷飞进树丛。克拉波说：

"看咱们的了。"

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刹住，车门咔咔打开。马蒂厄听见说话声和脚步声，他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如昏昏欲睡时那般晕眩，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睁着眼睛继续观察。他眯缝着眼睛眺望大路，不觉心平气和了，心想：我们下楼放下枪械，他们没准会关照我们，也许会对我们说："法国朋友们，战争结束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并没有对我们下手，他们对我们不在意，不想伤害我们嘛。他干脆闭上眼睛，仇恨随之烟消云散：让他们踩着我的尸体踢着我的尸体过去吧。他不怕死亡，怕的是仇恨。

一阵巨响，震耳欲聋，他睁开眼睛一看，街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他以为在做梦。没见谁打枪呀，谁也没……

"一群混蛋！"克拉波骂道。

"哪些混蛋？"马蒂厄吓了一跳，问道。

"村公所里那些混蛋呗，他们过早开了枪。大概气氛太紧张，吓糊涂了，让他们靠近再打就好了。"

马蒂厄的目光吃力地沿着路面往上伸展，仔细搜索每块铺路石以及路石之间的野草，直至大街拐角：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宛如八月的乡村，村民全下地干活了。但他心里很明白，只有几墙之隔有人在设想如何处死他："他们千方百计置我们于死地。"心里尽管这么想，却恨不起来，仍温情脉脉地爱着全人类：法国

准其腰部。他颇有点优越感，不由得冷冷一笑：威震四海的德国军队，神兵天将的军队，蚱蜢般一蹦一跳的军队，如今化作这可怜的家伙，理亏心虚太久而后心软下来，不知不觉误入歧途，孩子似的忙个不停，热忱得叫人发笑。马蒂厄不慌不忙地觊觎那个仁兄，他有的是时间：德国军队是有懈可击的。他终于射击了，但见那人双手一伸，滑稽地向前一跳，好像在学狗爬式游泳。马蒂厄觉得好笑，补了一枪，可怜的家伙又狗爬了二三下，手榴弹从他手上滑了下来，滚到街面上，没有爆炸。他趴着一声不吭，动不了窝，恶形恶状，一命呜呼。马蒂厄轻声脱口而出："我镇住他了，我镇住他了。"他望着尸体，心想："他们也是凡夫俗子嘛。"他不由得神气起来。

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克拉波过来视察新手的活计，望了望僵死的畜牲，头点赞许，之后，他转身叫道：

"沙斯里欧！"

沙斯里欧跪着爬了过来。

"监视一下那边，"克拉波说。

"我不需要沙斯里欧帮忙，"马蒂厄恼火了。

"他们会再来捣乱的，"克拉波说，"要是一来好几个，你就对付不了啦。"

突然传来一阵机关枪声，克拉波耸着眉毛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说：

"嘿！马上要乖乖地射击了。"

马蒂厄转身兴奋地对沙斯里欧说：

"喂，我想咱们已经给了他们一点颜色，德国佬闻风丧胆了。"

沙斯里欧没有答理，他神色沉滞，浑噩，几乎快睡着了。马蒂厄生气了，问道：

“你看不出他们拖延时间吗？我本以为他们一转眼就会再来跟我们算账的。”

沙斯里欧惊异地瞧了瞧他，又看了看手表，说道：

“摩托车手过去还不到三分钟。”

马蒂厄虽然感到扫兴，却噗嗤笑出声来。沙斯里欧举目监视，马蒂厄却只顾瞧着他打死的那具尸体，咯咯笑个不停。几年来他一直想有所作为，但总是无所作为：每每他采取行动的时候，总被别人抹杀，他无足轻重。然而眼前他这个行动，谁也无法一笔抹杀。他扣动了扳机，终于实实在在有了一点结果，心想：“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不由得笑得更欢。这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喊叫声，他却充耳不闻，心满意足地凝视他打死的尸体，心想：“这家伙尝到了滋味，他妈的！”他心里有数。“这个家伙是心里有数的！”属于他的尸体，属于他的杰作，属于他的世间足迹。此时，枪杀其他敌人的欲望油然而生，他觉得易如反掌，妙趣横生，他欲置整个德国于死地。

“当心！”

一个家伙手中握着手榴弹，沿墙匍匐而行。马蒂厄瞄准这个令人馋涎欲滴的怪物，心扑通扑通直跳。

“他妈的！”

打偏了。怪物缩做一团，好似迷失方向的人环视四周，感到莫名其妙。沙斯里欧打了一枪，那家伙像松了劲的弹簧，直挺挺地拉高身子，手臂一晃，手榴弹飞了出去，但自己四脚朝天瘫倒在路面中央。一时间窗玻璃炸开了，马蒂厄透过刺眼的蓝色烟雾瞥见几个人影在村公所底层扭来扭去，接着一片昏暗，他眼睛里直冒黄点点。他对沙斯里欧恼火透了，怒不可遏地连声骂道：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不用担心，”沙斯里欧说，“反正他的手榴弹扔歪了，伙伴

们在二楼上呐。"

马蒂厄眨了眨眼睛，摇摇脑袋，企图消除使他眼花的那些黄点点，他说：

"注意，我头晕眼花。"

"一会儿就没事了，"沙斯里欧说，"喂，快瞧那个我打中的家伙，他在挣扎呢。"

马蒂厄探身栏外，看得比较清楚了：德国佬四脚朝天，眼睛睁得大大的，手足乱动。马蒂厄向他瞄准。

"你疯了！"沙斯里欧说，"别浪费子弹！"

马蒂厄很不高兴地放下枪，心想，"这个混蛋也许逃掉一条狗命！"

村公所的大门突然洞开。一个家伙出现在门口，气宇昂然地朝前走去。他赤裸上身，直至裤带，活像去皮的人体模型。紫红的面颊仿佛刨过，刨花似的肉片往下垂着。他忽然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二十支枪向他齐发，他晃了晃，直挺挺栽倒在台阶上。

"他不是我们方面的人吧，"沙斯里欧说。

"不对，"马蒂厄气得声音都哽住了，"他是我们方面的人，叫拉泰克斯。"他的手瑟瑟发抖，眼睛生疼，声音颤抖，重复道，"他叫拉泰克斯，有六个孩子。"

说完，他突然俯下身子，瞄准倒下的家伙：那人睁大着眼睛，仿佛在盯视他。

"你该倒霉啦，混蛋。"

"你疯了！"沙斯里欧说，"我对你说了别浪费子弹嘛。"

"别来烦我，"马蒂厄说。

他不忙射击，心想："这坏蛋敢盯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瞄准那人的头部，一枪崩了脑袋，但那家伙却拼命奔跑。

"混蛋！"马蒂厄喊道，"混蛋！"

“当心哪！见鬼！当心哪！往右边跑！”

五六个德国人跑了出来。沙斯里欧和马蒂厄一起射击，但德国人已经改变策略，站到墙角隐蔽起来，伺机反扑。

“克拉波！当迪厄！快过来！要大干啦！”

“离不开呀，”克拉波回答。

“皮内特！”马蒂厄喊道。

皮内特没有理睬。马蒂厄不敢回头。

“当心哪！”

德国人突然跑了出来。马蒂厄射击，但他们已经穿过马路。

“他妈的！”克拉波在自己的位置喊道，“这个时辰树丛里也有德国佬。谁放他们过来的？”

德国人没有理会，照样往树丛里结集。沙斯里欧朝估计的方向射击。

“把他们引出来可麻烦哪。”

学校方面的伙伴们开始射击，但德国人躲在树丛里不还击。村公所几乎不向外边打枪了。街面上还不时冒点烟尘。

“别往树林里打枪，”克拉波喊道，“浪费弹药嘛。”

这时一颗手榴弹扔到村公所二楼门面上爆炸了。

“他们爬到树上了，”沙斯里欧说。

“要是爬到树上，”马蒂厄说，“咱们就好收拾他们了。”

他的目光朝叶丛扫视，看见一条胳膊伸出来。立即射击。但太晚了，村公所二楼的窗户炸飞了；一股恶浊的黄烟飘来，再一次熏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只听得从树枝上纷纷落下巨大的熟果子，不知道那帮家伙是掉下的还是跳下的。

“村公所一枪不发呀，”克拉波说。

他们屏着呼吸谛听。德国人不停地射击，可村公所就是不还击。马蒂厄不寒而栗。死光了。血淋淋的碎尸横躺在百孔千疮的

楼板上，屋子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

“不是咱们的错，”沙斯里欧说，“他们的人太多了。”

突然，村公所二楼窗口冒出一团团浓烟，马蒂厄看出又红又黑的火焰。有人在里面喊叫，声音尖利而失真，像女人的声音。马蒂厄顿时觉得自己快死了。沙斯里欧射击。

“你疯了！”马蒂厄对他说，“你在朝村公所开枪！还责怪我浪费子弹呢。”

沙斯里欧瞄准村公所窗户，朝火焰开了三枪。

“是那家伙在尖叫，”他说，“令人听着受不了。”

“他还在叫，”马蒂厄说。

他们听着那叫声，感到彻骨寒心。声音减弱了。

“完蛋了。”

突然，叫声又起，叫得更尖更惨。深沉又巨大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尖利。马蒂厄也向那边窗户开枪，但毫无结果。

“他不肯断气呀！”沙斯里欧说。

号叫声终于停止了。

“喔唷！”马蒂厄叹道。

“总算了结了，”沙斯里欧说，“断气了，烧焦了。”

树丛里没有动静，街上也没有动静。阳光把燃烧中的村公所的三角楣染成金黄色。沙斯里欧看了看表。

“七分钟，”他说。

马蒂厄蜷曲着，觉得火烧火燎，透不过气来。他的双手紧贴胸口，好似固定住了，好不容易慢慢往下移到腹部，以便确信自己尚未受伤。克拉波突然喊道：

“屋顶上有人。”

“屋顶上？”

“咱们的正前方，他们朝学校开枪。他妈的，完了！”

“什么完了！”

“他们架起一挺机关枪。皮内特！”克拉波喊道。

皮内特倒滑过去。

“到这边来。学校那边的伙伴们要吃枪子啦。”

皮内特爬过来，茫然失色。他脸色灰白。

“不舒服吗？”马蒂厄问道。

“不，很好，”他冷冷地回答。

皮内特慢慢向克拉波移动，然后跪下。

“开枪吧。”克拉波说，“朝街上打，不让他们安宁。我们来收拾机关枪。”

皮内特一声不吭，开始射击。

“打准点儿，见鬼！”克拉波说，“不要闭着眼睛瞎打。”

皮内特打了个哆嗦，竭力振作起来，双颊又有了些血色，睁大眼睛瞄准。在他身旁，克拉波和当迪厄不停地射击。克拉波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

“中了！”他喊道，“中了！它哑火了！”

马蒂厄侧耳细听，寂静无声。

“是的，”他说，“但伙伴们也不开枪了。”

学校一片寂静。三个德国人从藏身的树丛里飞跑穿过街面，冲到学校，撞开校门。他们进去以后很快出现在二楼窗口，向外打手势和喊叫。克拉波打了一枪，他们立即躲起来。但过了片刻，马蒂厄听到子弹呼啸，这是自早晨以来他们第一次受到射击。沙斯里欧看了看表，说道：

“十分钟。”

“好，”马蒂厄说，“最后的时刻到了。”

村公所在燃烧，德国人占领了学校，仿佛法国第二次被打败了。

"扫射呀，见鬼！"

几个德国人小心翼翼在大街口露面。沙斯里欧、皮内特和克拉波一起开枪。德国人又把头龟缩回去。

"这一打，咱们暴露了。"

又是一阵寂静。一阵长时间的寂静。马蒂厄心想："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在空荡荡的街面近处躺着四具尸体，稍远处还有两具，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应该一了百了：让人打死吧。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比预定的时间表晚了十分钟罢了。

"朝我们来了，"克拉波突然喊道。

一个又粗又矮的小怪物朝教堂滚动而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速射炮！"当迪厄喃喃低语。

马蒂厄朝他们爬过去。他们正面射击，但看不见敌人，好像速射炮自动推移似的。他们为了问心无愧才射击，反正还有子弹。他们镇静而疲惫的面庞十分英俊，这是他们最后的形象。

"朝后退！"

一个只穿衬衫的胖家伙突然在速射炮的左边出现。他根本不想躲闪，举起手臂平静地下达命令。马蒂厄猛地直起上身，那个敞胸露怀的小矮个儿强烈激起他的杀机。

"朝后退，肚子贴地趴下！"

炮筒慢慢升起。马蒂厄没有动弹，他仍旧跪着瞄准德国副官。

"你听见吗！"克拉波对他大声说。

"安静！"马蒂厄发火了。

他抢先射击，枪托的反弹把他的肩碰得格格作响，接着一声巨响，好像是他放的枪扩大的回声，他气得发狂，但随后听见一

阵撕裂软东西的声响。

"没打中!"克拉波说,"他们瞄得太高了。"

德国副官四脚朝天,在地上挣扎。马蒂厄含笑望着他,正准备结果他,但见两名士兵把他架走了。马蒂厄倒退着爬到当迪厄身旁躺一会儿。克拉波掀开翻板活门:

"快,咱们下去!"

"下面没有窗户,"当迪厄摇摇头说。

他们面面相觑。

"咱们不能丢下子弹,"沙斯里欧说。

"你还有许多吗?"

"两弹夹。"

"你呢,当迪厄?"

"一弹夹。"

克拉波放下翻板活门。

"咱们不能丢下子弹,"他说,"你说得对。"

马蒂厄听到身后一阵嘶哑的喘气声,他转过身,只见皮内特脸色苍白,嘴唇毫无血色,呼吸困难。

"你受伤了吗?"

皮内特凶狠地望着他回答:

"没有。"

克拉波关切地对皮内特说:

"小伙子,你若想下去,不必勉强留下。咱们没有愧对任何人。至于我们,你该明白,我们要把子弹用光,不可以丢下子弹哪。"

"活见鬼!"皮内特说,"德拉鲁不下去,我为什么要下去?"

他慢慢爬到栏杆,任意放枪。

皮内特不作回答。子弹从他们头顶上空呼啸而过。

“让他去吧，”克拉波说，“这样，他不闲着也好。”

速射炮又接连放了两炮。他们听到头顶上响起沉闷的撞击声，天花板上的灰泥残片纷纷扬扬往下落。沙斯里欧取出怀表。

“十二分钟。”

马蒂厄和沙斯里欧一直爬到栏杆。马蒂厄蹲在皮内特身旁，沙斯里欧则站在他右边，向前躬着身子。

“坚持了十二分钟，已经蛮不错了嘛，”沙斯里欧说，“已经蛮不错了嘛。”

空气嘘嘘作响，直向马蒂厄扑面而来，突然一股热风如烫粥似的溅了他一脸。马蒂厄一屁股坐在地上。血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的双手包括手腕鲜红鲜红的，他揉了揉眼睛，手上的血和脸上的血混在一起。但那不是他的血：沙斯里欧倒在栏杆上，头不见了，血冒着泡从脖子里往外涌出来。

“我不要，”皮内特喊道，“我不要！”

他猛地站起来，奔向沙斯里欧，用枪托敲打他的胸膛。沙斯里欧晃了晃，从栏杆上面翻了下去。马蒂厄冷冷地看着他摔下去，这正是他自己死亡的开始。

“自由射击吧，”克拉波喊道。

广场上突然布满士兵。马蒂厄回到自己的岗位，开始射击，当迪厄紧挨着他射击。

“这是一场屠杀，”当迪厄笑着说。

他突然一松手，枪掉下街面，自己直挺挺倒向马蒂厄，嘴里念念有词：

“老兄呀，老兄！”

马蒂厄用肩膀一拱，把他甩开了。当迪厄朝后倒下，马蒂厄继续射击。甚至楼顶在他头上倒塌时，他还在射击。一根横梁砸在他头上，砸落了他的枪，他怒火中烧，心想：“十五分钟，我

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十五分钟!”一支枪从断木碎瓦堆露出枪托，他用力抽了出来，枪上布满粘糊糊的血，但里面上着子弹。

“皮内特!”马蒂厄喊道。

没有人回答。楼顶倒塌的碎物把平台的北面全堵死了，瓦砾和横梁压住翻板活门，一条铁杆悬在开口的天花板下，马蒂厄孤身一人。

“见他妈的鬼。”他大声喊道，“总不能说咱们坚持不了十五分钟吧。”

他走近栏杆，直挺挺站着射击。这是一次极大的复仇，每发子弹都是对他过去不敢有所作为的报复。“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她的钱；一枪射向玛赛儿，因为我早该甩掉她；一枪射向奥黛特，因为我不敢吻她。这一枪射向我不敢写的书，还有一枪射向我所拒绝的旅行，再有一枪射向全体我原本憎恶却又竭力去理解的人们。”他还在射击，法律被打得满天飞舞；你说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砰”一枪打烂你的臭嘴；你说你永不杀生，“砰”一枪正中伪君子的嘴脸。他向大写的人开火，向德行开火，向世界开火：自由就是恐怖；火在村公所燃烧，火在他头脑里燃烧：子弹在呼啸，自由得如同空气，世界连同我一起爆炸。他开枪射击，他看了看表：十四分三十秒；他别无它求了，只要半分钟的期限，刚好来得及射击那个趾高气扬向教堂跑来的漂亮军官，他向漂亮的军官开火，向地球一切美丽的东西开火，向大街开火，向花朵开火，向花园开火，向他曾经喜爱过的一切开火。美的东西做个下流的姿势便溜走了，马蒂厄还在射击。他开火：他是纯洁的，他是万能的，他是自由的。

十五分钟。

下　篇

黑夜，繁星。北方有一处火光：一座小村落在燃烧。东方和西方，一长条一长条灼热的光，迅猛、耀眼：他们在开炮。他们无处不在，“明天就会抓住我。”布吕内进入沉睡的村庄，穿过广场，随便走近一栋房屋，敲敲大门，没有回音，按了一下插栓，门便打开了。他走进屋子，随手关上大门，眼前一片漆黑。点燃一根火柴。他所在位置是前厅，一面镜子隐约显现，他朝镜子照了照：“我太需要刮胡子了。”火柴熄灭。他已经看清左边有一道往下的扶梯。他摸着黑走近梯子，顺着扶手往下旋转，在转角处瞥见朦胧漫射的微光，再往下旋转，便是地窖。酒香和蘑菇味扑面而来。几个酒桶，一堆干草。一个粗壮的汉子穿着长睡衣和长裤坐在草堆上，旁边的金发女人半裸着身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他们直勾勾地望着布吕内，三个人张着大嘴，惊惶失措。布吕内走下梯级，汉子始终盯着他。布吕内踏进地窖，汉子突然说道：

“我妻子病了。”

“怎么啦?”布吕内问。

“我不想让她到林子里过夜。”

“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布吕内说，“我才不管呢。”

他站在地窖中央，汉子满腹狐疑地望着他：

“那么您想干什么?”

“在这里睡觉。”布吕内回答。

汉子噘嘴蹙眉，仍盯着他不放：

"您是军士?"

布吕内没有回答。

"您手下的人在哪儿?"汉子更加疑心了。

"死了,"布吕内回答。

他走近草堆时，汉子接着问：

"德国人呢?他们在哪儿?"

"哪儿都有。"

"我不愿意让他们在这儿发现您,"汉子说。

"听见了,"布吕内回答。

"我有妻子和孩子，我不想为您的蠢事遭殃。"

"不用担心,"布吕内说着坐了下来。

妇人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

"有些法国人在上面打仗，您应当跟他们在一起。"

布吕内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她立即把长睡衣往乳房上拉了拉，嚷道：

"滚出去!滚出去!您已经吃了败仗，还想连累我们一起送命。"

"别担心嘛，等德国人到了，你们叫醒我就行了。"

"您想干什么?"

"我去投降呗。"

"卑鄙!"妇人骂道，"不要脸，想一想，有些人却心甘情愿去牺牲。"

布吕内打呵欠，伸懒腰，脸堆笑。他一周来连续作战，没有睡觉，几乎没吃东西，许多次险些送命。现在不打了，打败了嘛，但还有工作要做，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躺在干草上，打了个呵欠，便睡着了。

"喂，快起来，他们到了,"汉子说。

布吕内睁开眼睛，看见一张粗大的红脸，听见哒哒声和爆炸声。

“他们到了？”

“是的，干起来了，我不能把您留在我家里。”

妇人没有动窝，依旧把睡着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但凶狠的目光一直盯着布吕内。

“我这就走，”布吕内说。

他站起身打了个呵欠，走到气窗口，把手伸进布背包，掏出一面小镜子和一把剃刀。汉子瞧着他，气得发愣：

“您总不至于刮胡子吧？”

“为什么不呢？”布吕内反问道。

“我对您说了，他们要是发现您在这儿，会枪毙我的，”汉子气得满脸通红。

“我很快就刮完，”布吕内说。

“不行，我不干，”汉子抓住他的胳膊往外拽，“我有妻子和孩子，早知道您这副德行，根本不让您进屋了。”

布吕内甩动胳膊，摆脱了拉扯，厌恶地瞪视粗壮的软骨头：他苟全性命，不管什么制度都无所谓，一味低声下气，甘心受愚弄，死心塌地苟且偷安。他又过来拉扯，布吕内一巴掌把他推到墙上：

“让我安静点，否则我揍你。”

汉子老实了，喘着粗气，缩在一旁，转动着酒鬼的昏眼，身上散发着死尸和粪水般的恶臭。布吕内动手刮胡子，没有肥皂没有水，刮得皮肤火辣辣生疼。由于发现身旁的妇人又怕又恨，瑟瑟发抖，布吕内加快了动作，若时间拖太长，她怕是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他把剃刀收拾好，放进布袋，心想：赶明儿还可以用两回。

“你瞧，我这不是刮完了吗，何必无事生非呢?”

汉子没有答理，妇人吼道：

“滚出去！滚出去!”

布吕内行了二指礼，说道：

“不管怎么说，还得谢谢你们。”

他登上黑糊糊的扶梯，穿过前厅，只见大门敞开，户外朝霞满天，机关枪发疯似的哒哒响个不停。屋内昏暗，凉爽。他走近大门，不得不投入光天化日之下。小广场，小教堂，亡灵碑，屋前的粪便，国家公路从两栋房屋之间穿过，满路朝晖。德国人已经到达，三十来个人正在忙碌，工人们紧张施工，德国人用一座迫击炮向教堂开火，有人则从钟楼上朝他们放枪，好不热闹。在双方火力交叉之下，广场上只穿着衬衫的法国士兵们睡眼惺忪，踮着脚碎步急促行走，好像列队赛美。他们苍白的双手，举过头顶，接受阳光的戏弄。布吕内瞧瞧他们，瞧瞧钟楼，瞧瞧他右边正在燃烧的大建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随口骂了一声：“他妈的。”他下了三个台阶，立即被捕了。他的双手始终插在口袋里，像两个铅球那么沉重。

“举起手来!”

一个德国人用枪瞄准他。他的脸涨得通红，双手慢慢抬起，一直举过头顶，他暗下决心：“他们将以血来为我雪耻。”他踏进法国人的圈子，跟着他们蹦来跳去，好似演电影，而不是真的，呼啸的子弹似乎打不死人，迫击炮好像在开空炮。一个法国人膝盖一软，倒下了，布吕内从他身上跨了过去。他不慌不忙地从一栋棕色房屋的边缘拐过去进入大马路，就在这时钟楼倒塌了。顷刻之间，德国兵不见了，枪炮声消失了，电影演完了，眼前是芳原绿野，布吕内又把双手插进衣兜，跟法国人聚在一起。这是一群嘈杂的法国人，身材矮小，穿着土黄色军装，邋遢不堪，硝烟

熏黑的脸上胡子拉碴，却不停地发笑，打趣，窃窃私语。他们或光脑袋或戴便帽，没有一个戴钢盔的；他们挤做一团接踵而行，活像一群绵羊。大家互相认出后，互打招呼：

“我九月份在萨韦纳见过你。”

“喂，吉拉尔，你好哇，咱们等到吃了败仗才相遇。莉萨好吧？”

一名德国兵背着枪，没精打采地押送这群吃了败仗的小羊群，他慢悠悠迈着大步，与战俘们急促的碎步形成鲜明的对照。布吕内跟着他们碎步小跑，但他和德国兵一样高大，脸也刮得一样干净。粉红色的大路在草地中间向前延伸，空中没有一丝风，热烘烘使人精神不振。人群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叽里呱啦的议论引起路旁的鸟儿竞相鸣叫。布吕内身旁的大胖子一团和气，他用嘴巴呼吸，气喘吁吁，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

“我们嘛，从萨韦纳下来，一路上在农场借宿。”

“我呢，是自个儿跑来的，”布吕内说，“有意思，我以为村民跑光了。”

他瞥见离他两行有个晒得黝黑的金发小伙子，光着上身，肩胛之间露着一大块血红的痂盖。布吕内顿时觉得背后升起一片喧腾：笑声、喊声、脚擦地声，仿佛是自然界的声响，很像风过树林的飒飒声。他猛一回头，仿佛有成千上万的人向他拥来，从田野从村庄从农场从各处被迫向他拥来。布吕内鹤立鸡群，头和肩高高立于万头攒动的人海之上。

“我叫穆吕，”胖家伙说，“是巴尔勒迪克人，”他接着自豪地补充，“我熟悉这个地区。”

路旁一家农场在太阳下燃烧，浓烟滚滚，一条狗汪汪狂吠。

“听见狗叫了吧？”穆吕问旁边的人，“他们把狗关在里

面哩。”

他旁边的那个肯定是北方人，金黄头发，高高的个儿，乳色皮肤，很像押送他们的德国佬。北方佬皱了皱眉头，朝穆吕转了转蓝色的大眼睛：

“唵?”

“狗，被关在里面了。”

“关在里面又怎样，一条狗嘛。”

“呵唷！呵唷！呵唷！呵唷！”

这回可不是狗叫，而是人号了：一个光着脊梁的小伙子在哀号。一个家伙连拖带拽地押着他，用手捂住他的嘴，布吕内正赶上瞥见他苍白的大脸和惊恐的眼睛。

“夏潘看上去快不行了，”穆吕对北方佬说。

“什么?”北方佬似乎没有明白。

“我说你的伙伴夏潘快不行了吧。”

“他总是与众不同，”北方佬笑了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大路渐渐升高，晒热的石头和烧焦的树木散发着好闻的气味，背后的狗叫声越离越远了。坡道爬到头，陡然下降。穆吕伸手指着长得看不见尾的队伍，说道：

“嗨！瞧瞧，这么多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转身问布吕内，“这有多少人?”

“说不好，也许一万，也许更多。”

“你这么一看就能大致估出个数来?”穆吕望着他，将信将疑。

布吕内想起七月十四日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每每派一些人到里沙－勒努瓦林荫大道，根据游行的时间估计游行的人数：摩肩接踵的人群鸦雀无声却热气腾腾，置身其间，心潮澎湃。而眼前的人群虽然喧闹却令人感到冷漠和死气沉沉。布吕内微微一笑

说："我有经验。"

"咱们上哪儿？"北方佬问。

"不知道。"

"德国部队在哪儿？谁指挥？"

没有德国军队，只有十来个德国佬分散在路上，他们押送的人群就像一大片羊群，从坡顶一直延伸到坡底，仿佛受自身的重力悬吊着。

"好滑稽，"穆吕说。

"是的，"布吕内附和说，"好滑稽。"

确实滑稽，他们满可以扑到这些德国人身上，掐死德国人，然后四处逃散。不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沿着大路一直往前走，到达山坡下的小盆地，现在又要爬一个山坡，他们热极了。穆吕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用笨拙的粗手翻动了一会儿，汗水滴到信纸上，紫色的墨水立即化开。他解下橡皮筋，没有重读便动手撕信；有条有理地撕成小碎片，随后散开，就像撒播似的。布吕内目随飘洒的纸片，大部分纷纷扬扬洒在士兵们的肩上，然后落在他们脚下，其中有一片纸屑在空中飘了片刻，落到一丛草上。草儿顶着纸片微微弯曲，好似罩了个盖子。纸片沿路飘洒，撕碎的，揉皱的，卷拢的，一直飘进路沟，落在断枪和破盔之间。每当纸片较大飘得较高时，布吕内偶尔瞥见片言只字：好好吃饭；别着凉；埃莱娜和孩子们拥抱你，我的心肝。一路纸片，一路被玷污的爱。山坡上爬着一些小怪物，没有眼珠的小怪物，它们呆望着这群残兵败将——这是些防毒面具。穆吕捅了捅布吕内的肘关节，指着一个防毒面具说：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算幸运，没使上这玩艺儿。"

布吕内没理睬，他便去找别的知音：

"喂，朗贝尔！"

布吕内前面的一个家伙回过头来，看见穆吕向他指着一个防毒面具，不需任何评论，两人不约而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周围的人也跟着笑开了：他们恨透了这些“懒虫”。先前由于害怕，不得不照料它们。现在它们被踩在脚下，报废了；瞧见它们，他们便想起战争已经结束了。农民们依旧每天下地干活，支撑在铁锹上望着他们经过。朗贝尔一时高兴，冲着庄稼人喊道：

“老爷子，好吧！我们退役了。”

十种声音，一百种声音一起挑战似的重复道：

“退役了！退役了！我们回老家了。”

农民们没有答理，好像没有听见。一个像巴黎人的金黄鬈发者问朗贝尔：

“你认为什么时候？”

“快了，”朗贝尔说，“快了，黄毛。”

“真的吗？你肯定？”

“你只要睁眼看看嘛。押送我们的家伙在哪儿呢？要是咱们真的当了俘虏，那早把我们看押得严严实实了。”

“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抓我们？”穆吕问道。

“抓？他们没有抓我们哪，只把我们搁在一边，省得我们碍手碍脚，好让他们畅行无阻。”

“即使如此，”黄毛叹道，“也得拖很长时间。”

“你没疯吧？他们追得没有我们逃得快，”朗贝尔有点放肆起来，冷笑着说，“德国佬才不着急哩，他们悠哉游哉，在巴黎弄个小娘儿们，在第戎吃瓶老酒，在马赛喝碗鱼汤。当然喽，到了马赛就完了，再也过不去了，前面是大海嘛。到那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给放了。八月中旬，我们就回老家了。”

“还有两个月，这么长时间哪！”黄毛点点头说。

“你好心急哟，他们总得把路修完，好让火车通过呀。”

"火车，奉送给他们好啦，"穆吕说，"要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步行回家好了。"

"去你的吧，我才不呢！已经走了两星期，受够了，真想歇息歇息呢。"

"你还想找个小娘儿们玩玩吧?"

"说得倒好，我拿什么去玩呢？走得太累了，裤裆里啥也没有啦，只想睡觉，自个儿睡觉。"

布吕内听着他们谈话，望着他们的颈背，心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杨树接着杨树，过了小桥溪水还是杨树。

"好渴哟，"穆吕说。

"渴得不厉害，"北方佬说，"倒是饿得慌，从昨天到现在还没进食哩。"

穆吕碎步疾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脱掉上衣，搭在臂上，解开衬衫钮扣，微笑着说：

"现在咱们可以脱掉上衣，自由自在了。"

前面突然停步。布吕内冷不防把胸部撞在朗贝尔的背上，朗贝尔转过身来：他留着连鬓胡，小眼睛炯炯发光，眉毛又粗又黑。

"你这笨蛋，眼睛不朝前看哪？有眼无珠吗?"他无礼地望着布吕内的军服，说道，"军士长也不管用。没人指挥了。都是老百姓了。"

布吕内瞧了瞧他，没跟他发急，他只好不吭声了。布吕内琢磨这家伙当老百姓时干些什么。小商人？职员？总之，中等阶层呗。像这样的人有好几万，毫无权威意识，也不大自爱。对这种人需要铁一般的纪律。穆吕问道："为什么停止前进?"

布吕内没理睬他：这也是个小市民，跟那个家伙一路货色，

不过更蠢一些，跟这帮人打交道可不容易。穆吕舒坦地叹了叹气，自已扇了扇风："也许有时间在地上坐一会儿吧。"

他把背包撂在路上，坐在上面。德国兵走近他们，毫无表情地注视他们，他的长脸很好看，蓝眼睛浮现一抹同情的亮光。他一板一眼地说："可怜的法国人，战争结束了。你们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

"他说什么？说什么？他说我们快回家了，当然我们快回家了，妈的，朱利安，听见了吧，快回家了，问问他什么时候。喂！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嗯？"

"喂，德国佬，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他们对他以"你"相称，既卑恭又随便，他们面对的虽然只是个小兵，其背后却是整个胜利的军队。德国人望着空处，重复道：

"你们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

"什么时候，唵？"

"可怜的法国人，就要回家了。"

队伍继续往前走，杨树接着杨树。穆吕哼哼唧唧起来，他又热又渴又累，真想停下来休息，但谁也阻止不了这顽强的行进，虽然无人指挥。一个家伙呻吟道："我脑袋痛，"但他继续往前走。叽里呱啦的议论慢慢沉闷下来，间隔性的沉默越来越长久，他们纳闷儿："这么走下去莫非走到柏林不成？"

他们继续往前走，前拥后挤，一浪推一浪。一座村庄，广场上一堆钢盔、面具、步枪。

"普德鲁，我前天经过这儿，"穆吕说。

"对，我也经过这儿，昨天晚上，"黄毛说，"乘卡车经过的，住户门前站着一些人，他们好像对我们没有好感。"

他们依然站在门口，交叉着手臂，默不做声，其中有老人，

妇女：黑头发，黑眼睛，黑长裙。他们睁眼凝望，面对这些见证人，战俘们振作起来，变得厚颜无耻、爱招惹人，他们挥动双手，笑着高喊："致敬，大娘！致敬，大爷！退役了，战争结束了，致敬！"他们边行进边招呼，挤眉弄眼、嘻皮笑脸，然而目击者们却沉默不语，直瞪瞪地望着他们。只有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娘挺着胖胖的身子，和气地低气叹道：

"可怜的小伙子们！"

北方佬怡然自得，微微一笑，对朗贝尔说：

"咱们不在北方，还算幸运。"

"为什么？"

"人家会朝咱们脸上扔家具。"

一眼泉水。百十来个弟兄离开队伍去喷泉喝水。穆吕跑了过去，笨手笨脚地弯着身子咕嘟咕嘟地喝水。他们感到惬意解乏，双肩颤动，水涓涓流在脸上。看守仿佛没有发现，对此视而不见：俘虏们要是乐意可以留在村里，当然要有勇气面对村民的目光。不，他们不愿留下，一个个跑回队伍，行色匆匆，好像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穆吕跑起来像女人，膝部扭个不停。他们互相拥抱，笑着叫着，争先恐后，迫不及待，活像一群被鸡奸的；他们的嘴巴咧得大大的，乐不可支，眼睛却像被打的落水狗，眯成细缝。穆吕抹了抹嘴唇，说道：

"真好喝。"

他惊异地望着布吕内，问道：

"你不喝水？不渴吗？"

布吕内耸耸肩膀，没有回答。很遗憾，这一大群家伙没给五百大兵严密看管，用步枪刺刀戳迟到者的屁股，用枪托揍饶舌者：看你们还敢唠叨多嘴不？他看看右边，看看左边，看看后边，寻找跟他相同的面孔，可他只看见千万张被抑制不住的喜悦

所扭曲所陶醉的放纵面孔。同志们在哪儿呢？共产党员，一眼就认得出来。一张特殊的面孔，一张严厉而冷静的面孔，一张男子汉的面孔。可是眼前这帮小子，又急躁又卑劣，低着头往前赶路，急冲冲拖着虚弱而不安分的身子，法国人全部的聪明智慧都外露在他们积满污垢的脸上，上下嘴唇连在一起机械地翻动，鼻翼时而收紧时而扩张，前额堆起层层皱褶裥，眼睛被虚火烧得通红。他们赞赏、识别、辩论、判断、批评、权衡利弊、领会异议、论证和断定，没完没了地搞形式推论，好像每张脸都是一个命题。他们顺从地走着，在行进中推理；他们心安理得，反正战争结束了，不打了，德国人看上去不太坏嘛。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认为一眼就判断出他们的新主子，于是他们的面孔重新散发出聪明智慧：这是一种特殊的法国奢侈品，必要时可以卖给德国佬，换取小恩小惠。杨树，杨树接着杨树，赤日炎炎，已是当午。

“他们来了！”

聪明智慧顿时消失，整个人群迸发出充满快感的呻吟，这不是喊声，也不是叹息，而是一种仰慕引起的倾倒，就如积满雨水的树丛嘘嘘作响。

“他们来了。”

这声音从前面传到后面，好似一个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来了，他们来了！队伍自行靠拢，朝低处靠边，长毛虫哆哆嗦嗦，而德国人长驱直入，乘着摩托车、卡车、履带装甲车。他们面孔刮得光光的，晒得黑黝黝的，精力充沛，英俊潇洒，沉静得像在高山放牧。他们旁若无人，目不斜视，眼睛只盯着南方；他们进入法国如入无人之境，静静地站在车上，你想想，人们免费运载他们，他们是四个轮子的步兵。这也叫战争，岂有此理，不如让机关枪对准我，让小口径火炮瞄准我！德国人

看上去帅极了，怪不得我们吃败仗。俘虏们很高兴德国人如此强大，一见之下更觉得自己无罪："不可战胜，没有什么好吵的，人家不可战胜嘛。"布吕内望着这帮惊叹不已的残兵败将，心想："净是这块料，朽木不可雕也，算了，将就着对付吧。"到处都有工作可做，在这批人中间肯定有人可以挽救。德国人过去了，长毛虫离开大路，爬向一个篮球场地，顿时挤得黑鸦鸦一片：有的坐下，有的躺下，有的用五月份的报纸顶在头上挡太阳，就像在跑马场的草地或星期天的凡赛纳森林。

"怎么会停下不走呢?"

"不知道，"布吕内回答。

他生气地望着这群东倒西歪的人，不想坐下，但这未免愚蠢，不应该鄙视他们哪，否则只能把事情搞糟，再说谁知道到底去哪儿呢，必须积蓄力量，于是他坐了下来。一个德国兵从他后面走过，接着另一个，他们友好地朝他笑了笑，带着慈爱的讥讽口气问道：

"英国人在哪儿呢?"

布吕内望着他们的黑色软皮靴不回答，他们便走开了，最后面是个副官，他用悲天悯人的语调重复问道：

"英国人在哪儿呢？可怜的法国人！英国人在哪儿呢?"

谁也没理睬他，只见他频频晃动着脑袋。等德国佬走远了，朗贝尔才低声回答他们：

"英国人在我屁股里呢，不管你跑得多快，他们都会跟你捣乱的。"

"唷!"穆吕哼哼。

"唵?"

"英国人嘛，很可能会跟德国人捣乱，但人家也跟他们捣乱哪，不好对付哟，从这里出发没有几公里嘛。"

"不一定吧。"

"肯定的嘛，笨蛋！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装得很厉害，因为他们躲在岛上，走着瞧吧，等德国佬跨过英法海峡，有他们好看的。我对你这么说吧，法国兵没能顶住，确实不假，但英国佬也打不了胜仗。"

同志们在哪儿呢？布吕内感到孤单，十年来从未如此孤单。他又饿又渴，并为感到又饿又渴而羞愧。穆吕转过身来对他说：

"他们会给我们饭吃的。"

"真的？"

"好像副官是这么说的，他们就要分发面包和罐头了。"

布吕内笑笑，他知道分不到任何吃的东西。要让这帮人吃点苦头，让他们吃尽苦头才行。突然一批人站了起来，接着另一批人，最后所有的人全站起来，又出发了。穆吕生气极了，低声抱怨：

"谁说又要开拔？"

谁也没答理，他大声道：

"别走呀，伙计们，他们就要分东西给我们吃了。"

人群对他的发急和喊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纷纷走上大道，继续往前赶路。一座森林。苍白淡红的阳光透过树叶深入森林，三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虽被丢弃，却依然威胁着东方。大家很高兴，因为有了树荫。一个团的德国工程兵列队经过。黄毛面带狡猾的微笑望着德国部队离去，他乐滋滋眯着眼观察胜利者，仿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享用着自己的优越感。穆吕抓住布吕内的胳膊，摇晃着说：

"那儿，那儿！灰色的烟囱。"

"怎么啦？"

"那是巴加拉！"

他踮起脚，双手搁在嘴边做成喇叭形，喊道：

“巴加拉！伙计们，快走呀，到巴加拉了！”

大家都疲乏了，况且太阳刺得眼睛睁不开，随声附和着：“巴加拉，巴加拉，”其实他们根本无所谓。黄毛问布吕内：

“巴加拉出产花边吧？”

“不，”布吕内回答，“出产玻璃制品。”

“喔！喔！”黄毛连哼了几声，茫然的神态中夹杂着敬意，“喔！喔！”

在蔚蓝的天空下，城市显得黑糊糊的，众人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有人伤心地说：

“见到一座城市心里就怪不是滋味。”

他们沿着一条荒废的街下来，只见人行道和街面上到处是玻璃碎片，黄毛冷笑了一下，指着玻璃碎片说：

“喏，这就是巴加拉的玻璃制品。”

布吕内抬头环视：房屋未受损失，但所有的玻璃窗全砸碎了。他背后有人重复道：

“见到一座城市，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一座桥梁。队伍突然停下，四万只眼睛转向河流：五个德国佬赤身露体在水中嬉戏，叫着闹着互相拨水。两万名穿着制服灰溜溜汗涔涔的法国人眼睁睁地望着这些光肚皮光屁股的家伙在十个月的大炮和坦克保护之后，现在堂而皇之炫耀裸体，不怕丢人现眼。原来如此，仅此而已，胜利者原是一团白生生、不堪一击的肉。一声低沉的叹息撕扯着众人的心。他们可以忍气吞声接受胜利的军队耀武扬威乘着坦克列队游行，却忍受不了这些德国佬赤条条在水中玩跳背游戏，这是赤裸裸的凌辱。朗贝尔俯向栏杆望着河水，低声说：

“一定非常清凉！”

这声感叹还谈不上是一种欲望，仅仅是一个死者的遗憾。这一大群人已经死了，被遗忘了，被埋葬在一场过期的战争中了，但他们还得打起精神继续往前走，忍受干涩，炎热和尘土。一座门楼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高墙深院呈现在眼前，布吕内在猎猎清风中看出这是一座兵营，尽管护窗板全关着。他向前走着，后面有人推推搡搡，他转过身说：

“别推嘛，大家都进得去。”

他跨进大门。穆吕愉快地笑道：

“今天总算过去了。”

老百姓、胜利者、杨树、阳光闪烁的河流统统过去了，他们即将把这场肮脏的战争埋葬在这座高墙深院里，即将把他们自己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蒸熟煮烂。布吕内朝前走，后面总有人推推搡搡，他一直走到院子尽头，停在长长的灰色峭壁脚下。穆吕用肘推了他一下：

“这是别动队的兵营。”

上百扇百叶窗关闭着，三级踏步的台阶连着一扇用挂锁锁上的大门。台阶左边，离营房两米处，有一座高一米宽两米的砖砌壁垒，布吕内走近壁垒，靠在上面。院子里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往里进，把最先到的人挤在营房的墙根下，就这样还有人往里涌。突然两扇沉甸甸的门转动起来，慢慢合拢了。

“行了，”穆吕说，“这下咱们安逸了。”

朗贝尔望着门楼，满意地说：

“还有一大堆臭货进不来，他们只好睡在外边了。”

“睡在院子里或睡在大街上，有什么……”布吕内耸耸肩膀说。

“那大不一样，”朗贝尔打断他说。

“咱们嘛，”黄毛点头赞成，添了一句，“反正不睡大街。”

“咱们虽然没有屋顶，总算有房子吧，”朗贝尔添枝加叶。

布吕内转身一百八十度，背朝营房，察看地形：眼前，院子微微倾斜向下延伸，直至围墙；两个瞭望台相隔一百米，分别耸立在墙的压顶上，台内空荡无物；一排新近打的木桩挂着铁丝和绳子，把院子割成两个大小不等的部分。较小的那部分，即围墙和排桩之间，是一块较窄的空地，还没有被占据，而另一部分，即排桩和营房之间，则挤满了人。大家十分拘束，好像是来参观访问的，没人敢坐下，他们仍旧背着军包、提着布包，脸上淌着汗水，法国人的聪明智慧已荡然无存。阳光照着他们空茫茫的眼睛，一时间他们躲进短暂的、不舒适的迷茫中，以便逃避过去，逃避最近的将来。布吕内不愿承认他口渴，放下背包，把手插进衣兜，吹起口哨来。一名中士向他行军礼，布吕内朝他一笑，但没有回礼，中士走近问道：

“大伙儿等什么?”

“不知道。”

中士是个瘦高个儿，身板结实，大眼睛由于自命不凡而失去了光泽，瘦削的脸上横着一道小胡子，动作敏捷而冷酷且矫揉造作。他问道：

“谁指挥?”

“会有谁呢？德国佬呗。”

“咱们这边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快找哇，”布吕内当面嘲笑他。

中士的眼睛燃起蔑视的火焰，他想当指挥官的副手，分享一下发布命令的乐趣，但布吕内根本不想指挥，他的指挥权随着他手下最后一名兄弟倒下已经结束了。现在他脑子里想的是其他事情。中士不耐烦地问道：

“为什么让这些可怜的人站着?”

布吕内没有理睬，中士狠巴巴地瞪了他一眼，只好亲自出马指挥。他神气活现地站了出来，双手搁在嘴边做了个喇叭形，大声喊道：

“大家坐下！让出一条路来！”

一些人转过头来，不安于现状，但身子却没有动窝。

“大家坐下！”中士重复道，“大家都坐下！”

一些人无精打采地坐下，口令波浪似的传开了：“大家坐下！”人群随着口令声纷纷坐下，声波在人头上空盘旋，一直传到院子的另一端，撞到墙上，神秘地反弹回来：

“大家站起来，站着别动，等待命令！”

中士焦急地望着布吕内：他有个竞争者，在那儿，在大门那边。一些人蓦地站了起来，捡起背包，抱在胸前，惶恐不安地向四处张望。但大部分人仍坐着，渐渐地，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中士自命不凡地嗤哧，观赏着自己的杰作。

布吕内瞧了他一眼，对他说：

“坐下，中士。”

中士对他挤挤眼睛，布吕内重复道：

“坐下！命令坐下就得坐下。”

中士犹豫了一下，在朗贝尔和穆吕之间找了个空隙坐到地上，他双臂抱膝，微微张着嘴巴，自下而上打量布吕内。

“而我，站着，因为我是军士，”布吕内加添道。

布吕内不愿意坐下，从腿肚到大腿一阵阵酸痛，但他硬不肯坐下。他望着成千上万的背脊和肩胛，望着抖动的颈窝和惊跳的肩膀，这片频频抽搐的人群在他眼皮底下煮得沸热，嘟嘟颤动，他既非悽悽惶惶，也不兴致勃勃，只有一个想法：“他们就是这块料。”众人直僵僵地等待着，看不出饿得发慌，大概炎热使他们的肠胃紊乱了吧。他们惊魂未定，期待着。但期待什么呢？一

道命令，一场灾祸，或黑夜降临，反正只要得到解脱，不管发生什么都行。一个大块头预备役军人脸色苍白，抬头对着一座瞭望台说：

“哨兵为什么不到那上面去？他们干什么吃的？”他停顿了一下，阳光灌满他仰着的眼睛，末了他耸耸肩膀，语气严肃而失望地说，“他们那边也跟咱们这边一样，犯了组织方面的错误。”

只有布吕内一人站着，他望着众人的头顶，心想：“同志们一定混在人群里，就像针掉进草堆，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需要时间哪。”他仰头看了一眼天空和天上黑色的飞机，低下头转身时，发现右边有个大高个儿没有坐下，是一名下士，正在抽香烟。飞机经过时轰隆隆震天响，人群好似被翻耕的土地，一下子变了颜色，从黑色变成白色，成千上万个又硬又黑的头颅仰面朝天，仿佛一朵朵巨大的山茶花争芳斗艳，眼镜点缀其间，在千枝万朵花丛中闪耀发光。下士没有动弹，他拱着宽大的肩膀，低垂双眼，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布吕内欣慰地注意到他剃光了胡子。下士转过身来，也注意到布吕内。下士的大眼睛呆滞，黑圈浓重，除扁鼻子外，他的脸几乎是好看的。布吕内心想：“这张脸在某个地方见过。”什么地方？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见过的脸太多了！他放弃了追忆，这无关紧要，况且下士不像认出了他。突然布吕内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喂！”那人抬起头应了一声：“喂！”布吕内对自己很不满意，其实根本不想喊他。但见他站着，衣着基本整洁，剃光了胡子……

“过来，”布吕内冷冷地说，“你若想站着，那就过来在小墙上靠一靠吧。”

那人弯下腰，提起背包，跨过一些人的肩膀，来到布吕内身旁。他身强力壮，略微有些发胖，主动打招呼：

“你好，老兄。”

“你好，”布吕内回答。

“就呆在这儿吧，”那人说。

“你单独一人？”布吕内问。

“我手下的人全死了，”那人说。

“我的人也死光了，”布吕内说，“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那人问。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喔，嗯，施内德尔，你呢？”

“布吕内。”

他们相对无言，布吕内看了看手表：五点钟，心想：“我干吗把这家伙叫过来，他会碍事的。”太阳落到营房后面，但天空低沉，没有一片云彩，没有一丝清风，死海似的寂静，整个院子鸦雀无声。布吕内周围的人双臂抱头，试着就地睡一会儿，但忧心忡忡，睡不着，于是又直起身子，或叹息或挠头。

“哎！哎！哎！”穆吕轻声提醒。

布吕内转身循声望去，由一名德国哨兵领路，十来个法国军官从他背后沿墙而过。

“怎么还有哪？”黄毛低声问道，“他们不是全溜了吗？”

军官们默默地离去，眼睛不看任何人。士兵们说说笑笑，却十分拘束。军官们经过时，他们扭过头去，好像双方都害怕打照面儿。布吕内朝施内德尔看看，四目相视，会心一笑。坐在地上的有人喧哗起来，原来是中士和黄毛在争吵，黄毛说：

“统统跑了！乘汽车坐摩托溜了，扔下我们，让我们活受罪。”

“此话说不过去，太叫人遗憾了，”中士交叉着双臂叹道。

“正如德国鬼子所说，”黄毛反驳道，“他们逮住我们时就说过：法国军队是一支没有头头的军队！”

"上次战争，头头们难道没有取胜?"

"头头不一样了嘛!"

"怎么不一样，只是部队不一样罢了。"

"怎么啦? 照这么说是咱们这些人打了败仗? 是二等兵? 你敢这么说，你这个二等兵。"

"我敢说，"中士说，"我说你们见了敌人拔腿就逃，出卖了法国。"

朗贝尔听着他们争吵一直没吭声，此时脸涨得通红，俯身对中士说：

"喂，小老弟，你要是没溜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也许以为已经战死沙场，呆在天堂里吧? 我猜你大概逃得不够快，被他们截住了吧。"

"首先我不是你的小老弟，我是中士，可以当你的老子。其次，我没有逃跑，是子弹打完了才让他们捉住的。"

周围的人向他们聚拢，黄毛让大家作证，笑着说：

"你们听见了吧。"

大伙儿哑然失笑，黄毛转向中士说：

"是呀，老爹，本来嘛，你打中了二十个空降兵，你一个人阻截了一辆坦克。我也可以这么吹，可惜没有证据。"

中士指着上身三块浅色的印痕，目光灼人地说：

"军功奖章，荣誉勋位勋章，十字勋章，是我一九一四年得的，那时候你们还没出世哩，这就是证据。"

"你的超级荣誉勋章在哪儿呢?"

"德国人来时我把它们摘掉了。"

大家围着他起哄，一个个趴在地上，两脚反拱到颈背，活像海豹，他们大声吼叫，争得面红耳赤，中士盘腿而坐，居高临下，以一当十，据理力争。

“喂，蠢货，”有人大声冲着他说，“想想看，贝当老头儿通过电台向我们嚷嚷法国已经要求停战，你说我听了还有心思打仗吗？”

“将军们已经跟德国佬在某个有名的古堡讨价还价，你还想叫我们送死吗？”另一个说。

“为什么不呢？”中士怒气冲冲地说，“战争本来就要死人嘛，不是吗？”

大家气昏了头，一时说不出话来，中士乘机接着说：

“我早就注意你们来着，一九四〇年的小伙子，小畜牲，只会调情做爱，乱发牢骚。谁也不敢跟你们说话，非得上尉亲自出马，先向你们敬礼，然后才向你们发话：‘对不起，请原谅，麻烦你们弄一下土豆好不好？’我心里嘀咕：‘当心那！这几天就要打响了，我的上司们，最强硬最顽固的头头会下达什么命令？’熬呀熬，总算到头了：休假。啊！当我得知休假临近，便赶紧收拾行李。休假！应当相信人家认为我们劲头十足，所以赶紧把我们打发回家让孩子们把我们这些胀鼓鼓的皮球放掉一点气。一九一四年也有休假吗？”

“有呀，有休假，肯定有的。”

“你怎么知道，小家伙，你参加了吗？”

“我没有参加，但我家老爷子参加了，是他对我说的。”

“你家老爷子在马赛打过仗吧，因为我们等了两年才轮到休假，而且动不动就被中断。你知道我参战五十二个月总共休假多少天？二十二天，是的，二十二天，我的小伙子，吃惊吧？尽管如此，还有人说我走运哩。”

“得了吧，”朗贝尔说：“别给我们讲你的光荣历史了。”

“我没给你们讲什么光荣历史，只向你们说明我们为什么打赢了那场战争，而你们为什么打输了这场战争。”

黄毛怒目圆睁，反驳道：

“既然你如此内行，也许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失去了和平?”

“和平?”中士惊讶地反问。

“是的，和平，和平！你失去了和平，”大伙儿嚷道。

“你们，”黄毛说，“你们这些老兵，你们怎么保卫你们的后代的？你们让德国付出过代价吗？你们解除了德国的武装吗？莱茵区呢？鲁尔区呢？西班牙战争呢？阿比西尼亚呢?”

“凡尔赛条约，”一个脑袋长得像圆锥形糖块的高个儿小伙子插进来说，“是我签字的吗?”

“也许是我签的吧！”中士愤怒地讥笑说。

“是的，是你！没错儿，就是你！你投票了吧？而我却没有，我现在才二十二岁，还从未投过票呢。”

“怎么证明！”

“明摆着的嘛，你糊里糊涂投了票，弄得我们活受罪。这场战争，你曾有二十年的时间，或让它爆发或不让它爆发，你干了些什么？对你直说了吧，老兄，我不比你差，假如我有头头指挥，还有枪支弹药，我也跟你一样英勇作战。可是，我用什么打仗呢？连子弹都没有。”

“谁的过错?”中士问，“谁投票赞成斯大林的？谁为了一块肉骨头闹罢工？谁专门跟老板作对？谁要求长工资？谁拒绝加班加点？谁要求汽车和自行车？嗯？搞小娘儿们，带工资休假，星期日郊游，青年旅舍，电影院，等等，谁要求的？你们游手好闲，而我，埋头苦干，连星期日也干活，干了一辈子苦力……”

黄毛脸涨得通红，爬到中士身边，冲着他的脸吼道：

“你敢再说一遍，敢说我不干活，敢说我游手好闲！我是寡妇的儿子，混蛋！我八岁就停学帮母亲干活儿。”

黄毛迫不得已时，可以不在乎吃败仗，但决不容忍人家责怪他游手好闲。布吕内心想："也许可以从中总结出一点东西。"中士也在地上爬来爬去，跟其他人头对着头互相吼叫。施内德尔俯身打算干预，布吕内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别管了吧，他们在打发时间呐。"

施内德尔没有坚持，直起身子，向布吕内递了个滑稽的眼色。穆吕说：

"得了，得了！你们总不至于打起来吧！"

"嘿！说得对！"中士重新坐起来，咯咯笑着说，"要打也太晚了一点，他真的想大显身手，让他去找德国人好了。"

黄毛耸耸肩膀，也重新坐好，反驳道：

"去你的，别恶心我了。"

长久的沉默。他们肩并肩地坐着。黄毛拔了几把青草，津津有味地把草编起来，其他人傻呵呵地待了一会儿，又纷纷爬回各自的位置。穆吕伸了个懒腰，笑了笑，用和解的语气说：

"这都是闹着玩的！闹着玩的。"

布吕内怀念同志们：他们吃了败仗，咬着牙节节后退，但在败退中努力走向胜利。他望着穆吕，心想："这号人却没见过。"他需要讲话，施内德尔就在眼前，跟他谈谈吧。

"你瞧，不需要干预吧。"

施内德尔没有回答，布吕内淡然一笑，学着穆吕的口气说：

"这是闹着玩的。"

施内德尔仍没有理睬，他呆滞而英俊的脸没有表情。布吕内不悦，转过脸去，他讨厌消极对抗。

"我想吃东西，"朗贝尔说。

穆吕指了指排桩那边的空间，用缓慢而热忱的声音像朗诵诗似的说道：

"食物将来自那边，栅栏门将打开，一辆辆卡车将开进来，面包将越过铁丝纷纷向我们抛来。"

布吕内用眼角瞟着施内德尔说：

"你瞧，咱们要是感情用事那就错了。失败，战争，这都是闹着玩的。只有食物才是正经事儿。"

一道讥讽的目光掠过施内德尔的眼缝，他不胜怜悯地说：

"他们怎么惹你啦，可怜的老兄？你好像对他们没有好感。"

"他们没有惹我，"布吕内冷冷地回答，"但我听见他们的议论了。"

施内德尔垂下眼睛对着握空拳的右手，盯视指甲，用他的粗嗓子漫不经心地说：

"对人家没有好感是很难帮助他们的。"

布吕内皱起眉头，心想："我的脸经常在《人道报》上亮相，很容易认出来，"嘴上却说：

"谁告诉你我想帮助他们?"

施内德尔脸上蒙上一层阴影，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们大家都应互相帮助哇。"

"那当然，"布吕内说，心里却很生自己的气：首先他不该发牢骚，其次更怪自己发火，向这个不明事理的蠢货暴露了自己的愤怒。他苦笑了一下，平静下来，笑吟吟地说，"我并不怨恨他们。"

"那么怨恨谁呢?"

"那些蒙骗他们的人，"布吕内注视着施内德尔说。

施内德尔不以为然，强笑着纠正道：

"谁蒙骗咱们呢？咱们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受苦。"

布吕内觉得又要发火了，赶紧把怒气压下去，宽厚地说：

"你这么说也可以吧。不过你知道，我从不抱幻想。"

“我也一样，”施内德尔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被蒙骗或没有被蒙骗，反正我们是这个样子了。”

“以后呢？为什么不随遇而安呢？”布吕内完全平静下来，心想：“有人的地方就有我的位置和工作。”施内德尔不再说什么，转过脸眺望门楼。布吕内对他没有反感，望着他，心里有些纳闷儿：“这位仁兄是何许人？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当老百姓时是干什么的？条件太优越！有点自由放任，但总的看来，还正派，也许可以派用场。”

时至黄昏，围墙蒙上灰色和桃红色，看不见的城镇上空已罩上暮色。大家茫然地对着围墙遥望城镇，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不想，也不动弹，军人巨大的耐心随着夜幕降落：他们等待着。他们等待过信件，等待过休假，等待过德军袭击，用他们的方式等待战争结束。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依然等待。他们等待满载面包的卡车，等待德国哨兵，等待停战，仅仅期望眼前一点点未来，仅仅期望活下去。远处的夜空响起一阵钟声，仿佛是在遥远的过去。

“喂！朗贝尔！也许是停战的钟声吧，”穆吕笑嘻嘻地说。

朗贝尔也哑然失笑，跟穆吕交换一个会心的眼色，然后面对大家说道：

“咱们本以为到哪儿都可以大吃一顿。”

“等到和平的那天再大摆酒宴吧，”穆吕说。

黄毛觉得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笑眯眯说：

“和平的日子一到，我一定痛饮两个星期。”

“痛饮两星期，痛饮一个月，”他周围的伙伴们附和道，“一醉方休，醉死过去才痛快哩！”

必须耐心地把他们的希望一一打消，把他们的幻想一一破除，使他们正视当前可怕的状况，使他们讨厌一切，讨厌所有的

人，首先讨厌他们自己。然后才可能……这一回施内德尔先注意到他，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一道冷酷的目光。布吕内没有示弱，把他的目光顶了回去。施内德尔说：

“那是很难的。”

布吕内等着下文，眉毛竖得高高的。施内德尔重复道：

“那是很难的。”

“什么很难？”

“很难让我们觉悟。我们不是一个阶级，充其量是一群乌合之众。工人比重很小，净是些农民和小市民。我们又不进行工作，尽搞些空洞的概念。”

“别担心嘛，”布吕内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会进行工作的……”

“是呀，不错，但我们只能干苦力活儿，这不能使人获得解放，我们充其量只是陪衬，你能让我们搞什么共同行动呢？一场罢工可以使参加罢工的人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而现在，即使所有的法国战俘都不干活儿，德国经济也糟不到哪儿去。”

他们四目相视，冷若冰霜，布吕内心想：“这么说你认出我来了，那么算你倒霉，我就盯住你了。”突然施内德尔脸上浮现憎恶，但很快消失了。布吕内吃不准这种憎恶是针对谁的。

“一个德国兵，”一个惊异而快乐的声音喊道。

“在哪儿？在哪儿？”

大家不约而同抬起头。左边的瞭望台出现一名士兵，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腰系手榴弹，另一个士兵背着步枪跟在后面出现。

“啃，到这会儿才来管我们，”一个家伙说。

大家如释重负，终于回到有法律、有常规、有禁令的人间社会，这是人类的秩序。众人转过脸去看另一端的瞭望台，依然空

无一人，但他们深信不疑，就像等待邮局开门或蓝色火车经过。果然，一个钢盔出现在墙头，接着另一个，两个怪兽似的钢盔共同守着一挺机枪，这挺架在三脚支架上的机枪虎视眈眈地对准战俘们，但谁也不害怕，因为瞭望台里不再无人。哨兵们站在墙头警戒，预示着一个平安的夜晚，决不会下令把他们从梦中叫醒让他们上路，因此他们感到很安全。一个戴着铁架眼镜的大个儿从衣兜掏出日课经，叽里咕噜念了起来。布吕内心想："他在招摇过市呢。"他面有愠色，但没有往心里去，还是休息吧。十五年来他第一次感到一天的时间拖得很长，在黄昏时分无所事事。孩提时期曾有过这份闲暇，望着天空玫瑰似的晚霞映射在墙面上，天幕低垂，却无法利用。布吕内怯生生地望了望天空，然后低头瞧着他脚边的伙伴们，有的动来动去，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把背包拆了又打上，总之，大家同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漂泊。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甚至想向他们微笑了。他觉得脚痛，于是在施内德尔身旁坐下，解开鞋带，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呵欠，感到自己的躯体像天空一样毫无用处，可嘴上却说："开始凉了。"明天他将开始工作。暮色苍茫，他仿佛听见一阵轻微的嗒嗒声，急促而无规律，他竖起耳朵细听，试图找到节奏，有趣地猜想到发电报的声音，但他马上明白了："有人牙齿格格作响。"他直起身子，发现前面有人赤裸着背部，背上有些黑色的痂盖，是白天在大路上高声叫喊的那个家伙。布吕内爬到他身边，发现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喂！"布吕内轻喊一声。

那人没有回答。布吕内从布袋里掏出一件粗毛线衫，又喊了一声，伸手碰了碰光肩膀，不料那人大喊了起来，转身气喘吁吁地望着布吕内，鼻涕从两个鼻孔一直流到嘴里。布吕内首次正面看他，是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小伙子，但两颊铁青，双眼深陷，睫

毛脱落。

"别激动，小伙子，"布吕内温和地说，"给你毛衣呐。"

小伙子胆怯地接过毛衣，顺从地穿上，然后双臂叉开，呆着一动不动。毛衣的袖太长，一直拖到手指甲。

"把袖子卷起来，"布吕内笑着说。

小伙子没有动弹，牙齿直打寒颤，布吕内拉住他的双臂，替他一一卷起袖子。

"就在今晚发生，"小伙子说。

"瞎想吧？"布吕内劝道，"什么就在今晚发生？"

"大屠杀！"小伙子说。

"得了，得了，"布吕内说着把手伸进小伙子的裤兜，掏出一块手绢，一看是血迹斑斑的脏手绢，赶紧扔掉，从自己口袋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递给他说：

"先把鼻涕擦了再说吧。"

小伙子擦干鼻涕，把手绢放进自己的衣兜，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话。布吕内轻轻抚摩他的脑袋，就像安慰小猫小狗，口中念念有词："对的，喔，是的。"小伙子镇静下来，牙齿不打颤了。布吕内转身问小伙子周围的人：

"谁认识他？"

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个褐发青年用两肘支起上身，回答：

"他叫夏潘。"

"时不时注意他一下，"布吕内说，"别让他干愚事。"

"我会看着他的，"年轻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布吕内问。

"韦尼埃。"

"你以前干什么的？"

"我是排字工人。"

“排字工人，三成是自己人，明天找他谈谈。”

“好，晚安，”布吕内说。

“晚安，”排字工人回答。

布吕内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做小结：穆吕，肯定是商人，别想指望他；中士也不行，不可救药，套中人式的人物；朗贝尔，爱发牢骚，日下思想处于崩溃状态，玩世不恭，但可争取；北方佬，是乡巴佬，微不足道，布吕内不喜欢乡巴佬；黄毛，跟朗贝尔一路货色，但黄毛比较聪明，而且尊重劳动，这是十拿九稳的；排字工人，很可能是个年轻同志。布吕内瞥了一眼施内德尔，见他睁大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抽烟：“此公，还得看一看。”神甫放下日课经，向躺在他身边的三个年轻人布道，年轻人热忱地洗耳恭听。布吕内想到已经有三个人被争取过去了：“他捷足先登，至少一开始就抢在我前面了。这几个人运气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礼拜天他们便可以做弥撒了。”

“他们今晚来不了啦，”穆吕叹道。

“谁？”朗贝尔问。

“开卡车的呗，天太黑了。”

穆吕平躺在地，把头枕在背包上。

“等一等，”朗贝尔说，“我有一块帐篷布。咱们一共几个人？”

“七个，”穆吕回答。

“七个都可以容得下，”朗贝尔说，“咱们七人都睡在上面。”

他把帆布摊在石阶前，问道：

“谁有盖的？”

穆吕拿出自己的被子，中士和北方佬也打开他们的，黄毛没有被子，布吕内也没有。

“没有关系，”朗贝尔说，“咱们凑合凑合吧。”

一个人从暗处走出来，怯生生地笑着说：

“你们若让我睡在帆布上，我愿拿出被子来。”

朗贝尔和黄毛冷冰冰地看了看不速之客，黄毛说：

“没有位置可分给你了。”

穆吕比较客气地补充道：

“请谅解，我们这些人是伙伴。”

微笑随之消失，被黑夜吞没了。就这样，一个小团体在这一群人中间形成了，偶然形成的团体，没有友情也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但已经团结起来抵御其他人了。布吕内也在其中，施内德尔对他说：

“来吧，咱俩一起睡我的被子。”

“待一会再说，我不想睡，”布吕内犹豫了一下说。

“我也不想睡，”施内德尔说。

他们肩并肩坐着，其他人已裹在被子里了。施内德尔吸烟时把烟裹在空拳里，不让哨兵发现。他掏出一包高卢牌香烟递给布吕内：

“抽支烟吗？不过到小墙后面去点烟，别让他们看见烟火。”

“不，谢谢，现在不抽，”他很想抽烟，但拒绝了。他已经不是十六岁了，不玩初中生的游戏，芝麻小事上违抗德国人，等于承认德国人的权力。此时最初的几颗星星闪闪发亮，围墙彼面很远的地方传来有点刺耳的音乐、胜利者的音乐。两万个疲乏的躯体上滚动着熟睡的鼾声，每个躯体好似一个波涛，成千上万个躯体汇成万顷波涛，在昏暗的海面上起伏。布吕内开始对无所事事感到心烦，天空晴朗，一抹淡云轻轻飘过，唉，不如睡觉算了。他打着呵欠转向施内德尔，突然，他目光灼灼，重新坐直，原来施内德尔毫无防备，叼在嘴上的香烟已熄灭，他没有重新点燃，任其吊在下唇上，眼睛忧伤地望着天空，这是了解他脑子里想什

么的好时机。

“你是巴黎人?”布吕内问。

“不。”

布吕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接着说:

“我住巴黎，但我是孔布鲁人，离圣艾蒂安不远。”

沉默。过了一会儿，施内德尔勉强地说:

“我是波尔多人。”

“啊，啊，我很熟悉波尔多,”布吕内说，“美丽的城市，不过相当凄凉，对吗?你在波尔多是干什么的?”

“对。”

“你干什么行当儿?”

“我干什么行当儿?”

“是的。”

“文书，诉讼代理人的文书。”

“唷!”布吕内说着打了个呵欠，得想法子瞧一眼他的军人证。

“你呢?”施内德尔问。

“我?”布吕内吓了一跳。

“是的。”

“代理人。”

“代理什么?”

“什么都代理。”

“明白了。”

布吕内沿着小墙往下蹲，直到双膝碰到鼻子，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就这样吧,”他好像在入睡前对一天做了总结。

“对，就这样吧,”施内德尔以同样的声调重复道。

“败得真惨哪!”布吕内叹道。

“这是意料之中的,”施内德尔答道。

“败是败定了,”布吕内说,“好在败得很快,流血不多。”

“他们会在短期内给我们放血的,其结果完全一样。”

“我觉得你很像失败主义者,”布吕内瞪了他一眼说。

“我不是失败主义者,我确认失败而已。”

“什么失败?”布吕内反问,“屁个失败。”

他打住话头,心想施内德尔要抗议了,但他想错了。施内德尔瞧着自己的双脚,样子像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烟头仍叼在嘴角。布吕内憋不住了,一定要陈述自己的想法,但此时他的想法已经走样了。如果这个呆子刚才开口向他发问,他早痛快地说给他听了。可现在他又不想说了,跟这么个无动于衷的家伙交谈势必是对牛弹琴。

“法国人从沙文主义出发以为战争失败了,他们总是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旦他们不可战胜的军队挨一顿揍,就以为一切都完蛋了。”

施内德尔鼻子轻轻嗯了一下,布吕内已称心受用了,他接着说:“战争刚开始呐,小老弟,六个月后战争将从好望角延伸到白令海峡。”

“我们呢?”施内德尔吃吃笑着问道。

“我们法国人,”布吕内回答,“我们将在其他领域继续进行战斗。德国人想把我们的工业军事化,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阻止他们搞军工化。”

施内德尔没有任何反应,他那运动员的身躯毫无生气。布吕内看了很不喜欢。令人沉闷和困惑的缄默,这本来是他的特长,自己擅长之处受到了打击,他本想让施内德尔说话,末了他反而说出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也缄默不语了,施内德尔继续一声不

吭，沉默会持续很久。布吕内惴惴不安起来：施内德尔的脑袋是太空还是太满。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家伙在乱哼哼。这次轮到施内德尔打破沉默，他颇热情地说：

“你听见了吧？他甘愿像狗似的活着。”

布吕内耸耸肩膀，这不是对一个说梦话的家伙发慈悲的时候，别浪费时间了。

“可怜哪，这帮人真可怜！”施内德尔叹道，低沉的声音充满同情。布吕内没吭气，施内德尔接着说，“他们永远回不了家，永远回不了的。”他转向布吕内，恶狠狠瞪了一眼。

“喂，喂，别这么瞪我，这跟我毫不相干哪，”布吕内笑着说。

施内德尔噗哧一笑，脸部表情松弛了，眼睛的怒火也熄灭了：

“当然，当然，跟你毫不相干。”

他们一时无话。布吕内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身子靠近施内德尔，低声说：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为什么不设法逃跑呢？”

“唔！”施内德尔支吾一声。

“你结婚了吗？”

“当然，孩子都有两个了。”

“你跟妻子相处不好？”

“我？哪儿的话，我们相亲相爱。”

“那还犹豫什么？”

“唔！你呢？你不逃吗？”

“我说不好，走着瞧吧。”

他竭力看清施内德尔的表情，但院子里夜色浊重，伸手不见五指，只见两个瞭望台的黑影顶着天空。

“我困了，”布吕内打着呵欠说。

“好，我也困了，睡吧，”施内德尔回答。

他们在帐篷布上躺下，把背包推到墙根，施内德尔打开被子，他们俩裹在一起，互道晚安。

“晚安。”

“晚安。”

布吕内侧过身子，把头枕在自己的背包上，眼睛却睁着，已经感觉到施内德尔的热气，猜想他也睁着眼睛，暗下决心：“我必须搞清楚这个家伙的底细。”他寻思他们俩究竟谁在操纵谁。时不时从满天繁星中掉下一小颗，把天空划出一道坠落的亮光。施内德尔在被窝里轻轻动了动，低声问：“你睡着了，布吕内？”

布吕内没有回答，他等着下文。但过了一会儿，他听见轻轻的鼾声，施内德尔睡着了，只有他醒着，在这两万支熄灭的灯中惟有他这盏灯亮着。他淡然一笑，闭上眼睛，昏昏然仿佛听见小树林里有两个阿拉伯人在嬉笑。其中一个问道：

“阿拉－埃尔－克里姆在哪儿？”

“他不在服装店那才怪哩，”老太太回答。

果然，克里姆正坐在店里的工作台前，拼命喊着：“杀人凶手！杀人凶手！”他边喊边把上装钮扣一个个扯掉，每扯下一个就有一声干巴巴的炸响和一道闪电似的亮光。

“躲到墙后面去，快！”施内德尔喊道。

布吕内猛地坐起来，搔搔脑袋，眼前仍是奇怪的黑夜，但喧哗四起：

“发生什么事啦？”

“快点！赶紧！”

布吕内甩掉被子，跟着施内德尔躲到小墙后面。有人哀号：“杀人凶手！”

突然传来一声德语喊话，接着一阵迅猛的机枪哒哒声。布吕内冒险探头墙上，在弹火闪烁的映照下，仿佛瞥见一大片枯萎的树木，参天的树枝疙疙瘩瘩，扭扭弯弯，看得他眼睛生疼，头脑发空。他脱口而出：

“受苦受难的人们！”

施内德尔从后面拉了他一把，骂道：

“什么受苦受难的人们，去你的吧，他们正在屠杀咱们哩。”

哭哭啼啼的声音还在哀号：

“像狗一样！像狗一样！”

机关枪停止了射击，布吕内用手摸了摸脑门，这才完全苏醒过来，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施内德尔答道，“他们打了两阵子枪，第一次大概朝天开的，第二次是动真格的。”

他们周围一片嘈杂声：

“怎么啦？究竟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

“安静，别说话，别乱动，躺着别动，”临时出现的头头们回答。

瞭望台的黑影伸向乳白色的天际，从里向外窥视的士兵手指扣着扳机。跪蹲在小墙后面的布吕内和施内德尔瞥见远处一支电筒发出的圆光。电筒的亮光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掌握下越来越靠近。电光扫射着平躺着的灰色无魂的躯体。两个哑嗓子用德语喊话。布吕内脸上正中电筒的照射，他两眼昏花，不由得闭上眼睛，一个口音浓重的声音问道：

“谁叫喊了？”

“不知道，”布吕内回答。

中士站起来，春风得意，在电光的照射下，站得笔直，既有

礼貌又保持距离，他答道：

“有个士兵发疯了，他疯喊起来，周围的伙伴们惊惶失措，纷纷爬了起来，于是哨兵开枪射击。”

德国人没听明白，施内德尔翻译成德语，德国人听后低声埋怨了几句，开始问话。施内德尔转身对中士说：

“他们说，问一下有没有被打伤的。”

中士又挺起上身，迅速而准确地用双手在嘴边形成一个喇叭，喊道：

“出示一下伤员！”

虚弱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他报告，两盏探照灯骤然大亮，放出雪白的、仙境般的光芒，普照着匍伏在地的芸芸众生。德国人抬着担架穿过院子，法国护士跟随其后，德国军官用心地问道：

“疯子在哪儿？”

谁也不回答，但疯子就站在他们眼前，苍白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眼泪流满双颊，士兵们团团押着他，而他愣头傻脑的，听凭摆弄，不时用布吕内给他的手绢擦擦鼻子和嘴巴。周围的人半卧半坐，望着这个把他们的痛苦受到了头的家伙，使人感到失败和死亡的气息。德国人离去了，布吕内打呵欠，灯光刺激他的眼睛，穆吕问道：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布吕内耸耸肩膀，施内德尔爽直地说：

“纳粹不喜欢疯子。”

一些人抬着担架走来走去，布吕内说：

“我看咱们可以重新躺下了。”

他们重新睡下。布吕内发现他刚才躺过的帐篷布上有个窟窿，不禁笑出声来。窟窿的周边还有焦味儿呢。他指给大家看，穆吕顿时脸色发青，双手发抖，连连惊叹：

"喔！喔！喔！"

布吕内微笑着对施内德尔说：

"总之，你救了我的性命。"

施内德尔没有笑，神情严肃而困惑，望着布吕内慢悠悠地说：

"是的，我救了你的性命。"

"那就谢谢你啦，"布吕内说着钻进被窝。

"我呀，还是睡到墙后面去吧，"穆吕说。

探照灯骤然熄灭，如同夜森林，一片黑暗，却有各种声响：嘎吱嘎吱，劈啪劈啪，飒啦飒啦，叽咕叽咕，嘁喳嘁喳。

布吕内猛地坐起来，满眼的太阳，满脑的睡意，定睛看表：七点钟。人们忙着叠帐篷布，卷被子。布吕内觉得身上又脏又湿，夜里出了汗，衬衣粘身。

"他妈的，我肚子好饿！"黄毛说。

穆吕忧郁地举目望定关闭的大门楼，叹道：

"又是一天没饭吃！"

"别说丧气话！"朗贝尔睁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

布吕内站起来，扫了一眼院子，见浇灌引水管子旁边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一个大胖子赤身露体让人给他冲澡，边冲边像女人似的哇哇叫。布吕内脱掉衣服，轮到他冲洗，他转着身子肚前背后接受冰凉而急促的水注冲击，之后，他没有擦身就穿上衣服，上前接了水管，替下面三个人冲澡。对冲凉水澡感兴趣的人不多，人们情愿把隔夜的臭汗留下。

"轮到谁冲呀？"布吕内问。

没有人回答。他气愤地放下水管，心想："他们得过且过。"他环顾四周，暗自叹道："瞧瞧，瞧瞧这帮人。"形势严峻哪。他把上装夹在腋下，不让人看见军衔条纹，走近一堆低声议论的人

群：准是谈论增加卡路里。人们十有八九交谈吃饭问题，布吕内对此并不埋怨：吃饭，是极好的出发点，既简单又具体，确实，饿汉不偷闲嘛。然而这堆人谈的并不是吃饭问题，一个眼睛通红的瘦高个儿认出布吕内，问道：

“是你呆在疯子身旁的，不是吗?”

“是我，”布吕内回答。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他大喊大叫了。”

“仅此而已？真他妈的，一共死四人，伤二十人。”

“你怎么知道的?”

“加尔蒂泽告诉我的。”

加尔蒂泽又矮又胖，面颊松弛，眼睛大而忧郁。

“你是护士?”布吕内问。

加尔蒂泽点点头，是的，他是护士，德国佬把他带到营房后面的马厩里让他照料伤员。有人插话说：

“有个伤员经过我的手。真是糟透了，退役一星期就把命送在这里，太糟了。”

“一星期?”布吕内不明其义。

“一星期，两星期，随你说，反正他们得把我们送回去，既然他们养不活我们。”

“疯子怎么样?”布吕内问。

加尔蒂泽朝自己脚下啐了一口，说道：

“别提了。”

“怎么啦?”

“他们硬要他闭嘴，一个家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让他咬了一口。唷，我的妈呀！惨不忍睹！他们大喊大叫，他们的话疯子根本听不懂，于是把他推到马厩的角落里，劈头盖脑一顿毒打，

有的用拳头，有的用枪托，打完了还哈哈大笑，更糟的是，咱们这边有些人火上浇油，因为他们说了，是那个王八羔子闯下的祸。最后那人的脸被打得稀巴烂，一只眼睛凸了出来，难看极了，他们把他架上担架，不知道抬到哪儿去了，不过他们仍继续打人取乐，因为我听见疯子惨叫到凌晨三点钟。”他从衣兜掏出一个小东西，用报纸碎片包着，“你们瞧！”他边说边打开小包，“这是一颗牙，我今天早晨在他挨打的地方找到的。”说完，他又小心翼翼把牙齿包好，放进衣袋。

布吕内转身离开他们，慢慢走回台阶。穆吕老远大声问道：

“你知道结果了吗？”

“什么结果？”

“昨天夜里死了二十人，伤了三十人。”

“见鬼！”布吕内骂道。

“不错嘛，”穆吕说时颇得意地笑了笑，重复道，“第一夜就这样，不错嘛。”

“他们何必这样浪费子弹呢？”朗贝尔提出问题，“他们若想搞掉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需让我们饿死，况且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他们不会让我们饿死的，”穆吕说。

“你怎么知道？”

“你只要像我这样，”穆吕笑着回答，“直盯盯地望着门楼，一则可以让你散心，再则卡车必定经过那儿。”

一阵马达声掩盖了他的话。北方佬喊道：

“瞧飞机。”

这是一架侦察机，五十米低空飞行，漆黑锃亮，从院子上空飞过后，从左侧绕回来，二次盘旋，三次盘旋，两万个人头随着它旋转，整个院子随着它旋转。

“有时他们会轰炸我们，”鬈发青年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

“轰炸我们？为什么？”穆吕问道。

“因为他们养不活我们。”

施内德尔眯着眼睛仰望飞机，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板着脸说：

“我猜多半是给我们照相。”

“照什么？”穆吕问。

“战地记者……”施内德尔简要地解释道。

穆吕宽大的面颊涨得通红，他的恐惧转变为狂怒，蓦地起立，向天空伸出双臂，大喊大叫起来：

“向他们伸舌头，伙伴们！向他们伸舌头哇！听说他们给我们照相呢。”

布吕内觉得好玩：人群中掀起一股怒潮，一个士兵伸出拳头，另一个缩肩挺肚，把小指头塞进裤裆，大拇指像生殖器似的竖着对准飞机，北方佬四肢趴着，头冲下，屁股朝天：

“我的屁股，让他们照吧。”

施内德尔盯视布吕内说：

“你瞧，咱们还是有活力的嘛。”

“得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布吕内说。

飞机迎着太阳远去了。穆吕说：

“这么说，我的脑袋将登在《法兰克福报》上喽。”

朗贝尔不见了一会儿，兴冲冲跑回来说：

“看来咱们不花钱就可置备家具。”

“什么？”

“营房后面有家具，床垫、水罐、水壶，俯拾即是，但必须捷足先登，要不然你抢我夺，什么也捞不着了，”他目光如电地瞧着同伴，“快跟我走吧，伙伴们！”

"我去，"鬈发青年跳起来说。

穆吕没有动窝。朗贝尔问：

"走吗，穆吕？"

"不去，"穆吕回答，"省点劲吧。吃不上饭，我就不动窝。"

"那么看好行李，"中士说，他站起来，跑着追赶上去。当他们到达营房拐角时，穆吕朝他们有气无力地喊道：

"你们白浪费气力，糊涂虫！"他叹了口气，严肃地望着施内德尔和布吕内，低声说，"我甚至不应该喊叫。"

"咱们走吧？"施内德尔建议。

"弄个水壶有啥用？"布吕内反问。

"嗨，活动一下腿也好嘛。"

营房背面也有一个院子，还有一长排平房，开着四个门洞，全是马厩。院子的一角乱七八糟地堆着旧草垫、床绷、折叠式铁床、摇晃的衣柜、缺腿的桌子。士兵们争先恐后抢夺废物：一个家伙背着一个床垫穿过院子，另一个抱着一个柳条模特儿。布吕内和施内德尔绕着马厩转了一圈，发现一个绿草茸茸的小丘。

"爬上去看看吗？"施内德尔问。

"上去吧，"布吕内感到局促不安，"这家伙想干什么？友情？这与我的年龄不相配了。"

他们在小丘顶上看见三个刚填满的新坑。

"你瞧，"施内德尔说，"他们才打死三个人。"

布吕内在新坟旁的草地上坐下，对施内德尔说：

"把你的小刀借我一下。"

施内德尔递去小刀，布吕内接过来打开，用刀尖把军衔条纹拆去。

"不该拆掉，"施内德尔说，"下级军官免除劳动。"

布吕内耸耸肩膀，没有搭理，他把条纹放进衣兜后，站了起

来。他们回到前院，伙伴们正在安置家具，一个挺俊的小伙子大模大样地坐在摇椅上晃来晃去；在一个支好的帐篷前面，两个汉子弄来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他们得意扬扬地打着纸牌；加尔蒂泽盘腿坐在一块床前小脚毯上，尽管这块波斯脚毯烧了好些洞。

“这使我想起跳蚤市场，”布吕内说。

“或者阿拉伯市场，”施内德尔附和着说。

布吕内走近朗贝尔，问道：

“您拿了什么？”

朗贝尔仰头抱着一堆又脏又黑带着破口的盘子，骄傲地说：

“碟子盘子！”

“干吗使？吃盘子？”

“随他去吧，”穆吕说，“说不定真的招来吃的哩。”

上午的时间过得挺慢，人们又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或想睡觉，或仰面躺着睁眼凝望天空。大家饥肠辘辘。鬈发青年把长在石子和野苣之间的青草顺手拔掉，北方佬掏出小刀，雕刻一块木头。一群人围着一口上锈的铁锅生起火来，朗贝尔站起来，走过去瞧了一眼，回来时失望地说：

“他们在煮荨麻汤，喝不得呀。”

他说着往鬈发青年和穆吕中间一屁股坐了下去。此时德国哨兵正在换岗。

“他们照样吃饭，”中士心不在焉地说。

布吕内走到排字工人身旁坐下，问道：

“睡得好吗？”

“睡得不错，”排字工人回答。

布吕内望着他很有好感，他清洁，明朗，眼睛含有活泼的光芒，多半是自己人。

“喂，我想问问你，你在巴黎工作过吗？”

“没有，”排字工人说，“在里昂。”

“里昂什么地方？”

“莱弗罗印刷厂。”

“啊，莱弗罗，”布吕内说，“我太熟悉了。三六年你们搞过一次漂亮的罢工，英勇卓绝，组织得很好。”

排字工人笑了，笑得灿烂、自豪。布吕内趁势问道：

“这么说你认识佩尼？”

“佩尼，工会代表？”

“是的。”

“当然！”

“是，转一圈去，我有话对你说，”布吕内站起来说。

他们走到后院时，布吕内面对面盯着他问：

“你是党员吗？”

排字工人犹豫不决，布吕内对他说：

“我是布吕内，《人道报》的。”

“原来如此，我说呢……”

“你现在身边有伙伴吗？”

“有两三个人。”

“胆子大的吗？”

“铁杆儿。可惜昨天走散了。”

“设法找到他们，把他们带来见我，咱们必须重新组织起来。”

布吕内回来坐到施内德尔身边，偷偷瞟了一眼；施内德尔脸上冷静，没有表情，问道：

“几点钟了？”

“两点，”布吕内回答。

“瞧，一条狗，”鬈发青年说。

一条大黑狗穿过院子，舌头垂得长长的，大家瞧它时表情都很古怪。

“哪儿来的狗?”中士问。

“不知道，”布吕内回答，“也许是马厩的吧。”

朗贝尔用一肘支着抬起身，双眼茫然地盯随黑狗，好似自言自语地说：

“听说狗肉不难吃。”

“你吃过狗肉?”

朗贝尔不作回答，做了个生气的手势，听天由命地朝天躺下。那两个在帐篷前面打牌的家伙扔下牌局，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离开牌桌，其中一个腋下夹着一块帆布。

“太晚了，”朗贝尔说。

黑狗绕过营房，不见了，那两个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随后也不见了。

“捉得住吗?”北方佬问道。

一会儿工夫，那两个人回来了，抬着一大包用帆布裹着的东西，一人提一头，好像架起一个吊床。他们经过布吕内面前时，从帆布包掉下一滴东西，落到石子上是鲜红的。

“材料太差，帆布应当是不透水的，”中士指出，他边摇头边咕哝，“什么事情都这么糟糕，怎么打得赢战争?”

那两个家伙把包裹往帐篷里一扔，其中一人立即爬进去，另一个去找劈柴点火。鬈发青年叹道：

“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布吕内不知不觉睡着了，穆吕一声喊叫惊醒了他：

“来了！来吃的了！”

门楼缓缓打开，上百人站起来齐声喊道：

“一辆卡车。”

卡车引擎盖上伪装着鲜花和树叶，开进门楼，带来一股春意，上百人起立迎接，卡车沿围墙和排桩之间的空道一直开进来。布吕内站起来，被推推搡搡拉来挤去，一直被拥到铁丝网。卡车是空的。车后部站着一个德国佬，光着上身，懒洋洋地看着人们向他拥来。褐色皮肤，金黄头发，流线型长肌肉，活像个阔佬儿，就像裸着上身在圣莫里兹滑雪的漂亮的年轻人。上千双眼睛仰望着他，使他乐不可支：他微笑着观看这群饥饿的夜出动物，它们拥到兽笼的栅栏来欣赏他。过了一会儿，他身子朝后仰，大声与瞭望台的哨兵打招呼，哨兵们以笑声回答他。人群等待着，目眩神迷，窥伺着主子的一举一动，迸发着焦急和兴奋的喘气声。德国佬弯腰从卡车尽底捡起一个球型面包，从裤兜掏出一把刀，打开刀刃，在自己的靴上磨了磨，然后割下一片面包。布吕内背后有个家伙气喘起来。德国佬把割下的面包搁在鼻子下假装美美地闻闻，两眼眯成一条缝，牲畜们嘟哝起来，布吕内怒火中烧，嗓子眼像被钳子夹住似的。德国人又瞧了人群一会儿，笑了笑，把面包薄片平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好像在玩掷圆石片游戏。他掷得太近，也许是故意的，面包片落在卡车和排桩之间。一些人赶紧蹲下，想从铁丝网下穿过去，但瞭望台的哨兵大声下令制止并用机关枪对准他们。那些人只好拥挤在铁丝网前，张着大嘴，傻瞪眼。穆吕紧贴着布吕内，咕噜着说：

“势头不好，还是走开吧。”

但后面的人把他挤压在布吕内身上，他怎么也挣脱不出来，急忙唤道：

“快后退，快后退，傻瓜蛋，你们难道看不出昨晚的事会重演。”

卡车上的德国人割下第二片面包，扔了过来，面包片在空中打了个转，落到高仰的人头中间，布吕内被卷进巨大的人涡，身

不由已地被挤被推被打，他瞥见穆吕被人浪卷走了，见他双手举得高高的，就像掉在旋涡里快淹死了。布吕内心里骂道："一群卑鄙下流东西！一群混账王八蛋！"他恨不得拳打脚踢，把他周围的人痛打一顿。第二片、第三片面包接连落下，大家抢得你死我活，一个强壮的汉子跳起来，抓住第三片面包，于是大家团团围上来抢，他赶紧把整片面包塞进嘴里，用手掌捂住嘴，别人这才放过他，之后，他转动着惶惑不安的眼睛，慢步离开了。德国人觉得挺有趣，他左边扔几片面包，右边扔几片面包，做假动作，故意叫大家失望。一小块面包碎片落在布吕内的脚边，一个下士长看见了，直扑过去，但撞着布吕内，被布吕内抓住双肩紧紧抱住。人们一拥而上，拼命抢夺那片掉入灰尘的面包。布吕内把脚一移，踩住那片面包，然后用鞋底狠狠碾了碾。此时已有十只手抓住他的腿，挪开他的腿，争抢混着泥土的面包屑。下士长拼命挣脱，眼见另一小块面包落到自己的脚下，高喊：

"放开我，臭王八蛋，放开我。"

布吕内就是不松手，下士长试图打他；布吕内用一肘抵挡，同时把他抱得更紧。布吕内非常得意。下士长声音失真地说：

"你把我闷死了。"

布吕内不松手，眼看白生生的面包片在他头上飞来飞去，他死不松手，非常得意，那家伙在他的双臂钳制下无力挣扎了。有人喊道：

"完了。"

布吕内把头朝后一仰，瞥见德国佬正在收拢小刀，于是松开手臂，下士长摇摇晃晃，向侧面跨出两步才恢复平衡，连咳几声，带着气愤难平的惊愕瞪视布吕内。布吕内则朝他微笑，下士长瞧了一眼布吕内的双肩，犹豫了一下，低声骂道："臭王八蛋，"然后转身走开了。人群慢慢散去，失望，丢脸。几个幸运

儿还在咀嚼，难为情地用手捂着嘴，眼睛像孩子似的打转。下士长在一根木桩边站定，一片面包落在卡车和木桩之间的煤灰里，他直勾勾望着这片面包。德国人跳下卡车，沿着围墙走到一所小屋，打开门进去了。下士长眼睛一亮，窥伺时机，等哨兵一转身，便趴下钻到铁丝网下，把手伸了过去。一声吆喝，哨兵向他瞄准。他欲后退，另一个哨兵示意叫他呆着别动。他僵着，脸色苍白，手伸着不敢收回，屁股朝天翘着。乘卡车来的德国人返回来，不紧不慢地走近下士长，一手把他提起来，另一只手狠狠揍了他一个耳光。布吕内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一个声音轻轻地在他背后说：

"你不大喜欢我们。"

布吕内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施内德尔。一时沉默无语。布吕内望着下士长被德国佬又推又踢地带往小屋，施内德尔声音平淡地说：

"我们饿呀。"

"你为什么说'我们'？"布吕内耸耸肩膀问道，"难道你也捡面包片了吗？"

"当然，"施内德尔说，"我跟大家一样饥不择食。"

"不对，我注意你了，"布吕内说。

"我捡没捡面包片，反正都一样，"施内德尔摇摇头说。

布吕内低着头，用脚跟刮地，把面包屑埋在泥土里、某种奇怪的感觉使他匆忙抬起头来，但就在同时某种闪光在施内德尔的眼里熄灭了，只剩下软弱的愤懑，使施内德尔的表情显得更加沉重。施内德尔说：

"不错，我们贪嘴！不错，我们懦弱和卑屈。难道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一切都被剥夺了，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责。为了表示勇敢，应当付诸行动，否则就是梦想。我们无

事可干，甚至弄口饭吃的本事都没有了，我们微不足道，于是我们胡思乱想，说什么我们懦弱之类的梦话。给我们活儿干，我们立即振作起来。"

德国佬从小屋出来，嘴里叼着烟，下士长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扛着一把铲子和一把十字镐。

"我没有活儿给你干，"布吕内说，"但即使无活可干，也可以行为端正哪。"

施内德尔的上嘴唇抽搐起来，但很快恢复正常。他微笑着说：

"我本以为你比较讲究实际。当然你可以行为端正，但这能改变什么呢？你帮助不了任何人，只有助于满足你自己。"他含讥带讽地补了一句，"除非你相信榜样的神通。"

"你认出我了，是吗？"布吕内冷静地望着施内德尔问道。

"是的，"施内德尔回答，"你是《人道报》的布吕内，我经常看见你的照片。"

"你看《人道报》?"

"有时看一看。"

"你是我们的人?"

"不是，但我不反对你们。"

他们慢步返回台阶，跨过一个个躯体，人们经过强烈的欲望和极度的失望之后，精疲力竭，他们脸色青灰，目光茫然。帐篷旁边，那两个玩牌的又摆开牌局，牌桌下有骨头和灰烬。布吕内用眼角睨视施内德尔，竭力在这张脸上重新找到前一天引起他强烈注意的那种亲近的神情。但施内德尔的大鼻子和宽面颊看得太熟了，早先的印象早已烟消云散。布吕内低声说道：

"你知道作为共产党员，一旦落入纳粹的手掌，意味着什么吗?"

施内德尔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布吕内接着说：

“我们对多嘴的人是冷酷无情的。”

施内德尔始终面带笑容，他说：

“我一向不多嘴。”

布吕内停下脚步，施内德尔也不走了。布吕内问：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吗?”

“你们准备干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你先回答愿意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布吕内盯视这张光滑而有点萎靡的宽脸，竭力弄清他在想什么，目不转睛地说：

“今后每天的日子难熬哇。”

“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了，”施内德尔回答，“再说有点事干干，也免得无聊。”

他们一起坐下，然后施内德尔笔直躺下，双手合拢，枕在颈窝。他闭上眼睛说：

“不管怎么说，你不喜欢我们，对此我很担心。”

布吕内跟着躺下，心里嘀咕：

“这家伙究竟何许人也? 同情者? 嗯! 你自作自受，活该，现在我拖住你不放了。”

他睡着了，醒来时已是傍晚，又睡着了，再醒时已是黑夜，又睡着了，再醒时已是太阳高照。他坐起来，扫视周围，一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等想起来时，只觉得脑袋空空的。黄毛坐着发呆，脸色阴森，两臂无力地悬在叉开的两腿之间。

“不舒服吗?”布吕内问。

“不太行，我全身无力。你认为他们今天早上会发东西给我们吃吗?”

“不知道。”

“你认为他们想饿死我们吗?”

“我想不会吧。”

“我厌烦死了,”黄毛叹道,“我不习惯呆着啥也不干。”

“走,去洗一洗。”

黄毛冷淡地朝浇灌引水管那边瞧了一眼:

“水很冷吧。”

“走吧。”

他们站了起来,施内德尔还睡着,穆吕还睡着,中士朝天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停地嚼自己的小胡子。地上躺着几千人,几千双眼睛睁着,随着阳光和炎热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眼睛逐渐闭上了。黄毛身体摇摇晃晃,他说:

“他妈的,我站不稳哪,这个样子非摔倒不可。”

布吕内展开引水皮管,接在水管上,打开水龙头。他觉得自己沉甸甸的。黄毛脱光衣服,他结实,多毛,球形肌肉累累。在水注的冲刷下,他弯腰屈背,肌肤变得通红,但脸色仍是灰色的。

“给我冲吧,”布吕内说。

“好沉哟,”黄毛接过水管说。他没有拿稳,勉强重新抓住,朝布吕内喷射,但双手发抖,突然把水管放下说,“我拿不住了。”

他们穿上衣服。黄毛在地上坐了好久,手上托着绑腿,眼睛望着清水注向石子地面,带着泥沙分成条条细流。他口中念念有词:

“咱们的气力消耗完了。”

布吕内关上水龙头,扶黄毛站起来,领着他回到台阶。朗贝尔醒来,见他们走路的样子,开玩笑说:

"你们走路怎么歪来扭去，好像挨了打似的。"

"累死我了，再也不去冲澡了，"黄毛瘫坐在帐篷帆布上抱怨道。他望着自己毛茸茸的、颤抖的大手，叹道："瞧这手，不听指挥了。"

"去散散步吧，"布吕内提议。

"得了，不去了！"他钻进被窝，闭上眼睛。

布吕内独自走到后院，院内空寂无人。他迈着小跑步伐在院里转了三十圈。第十圈时，他感到头晕；第十九圈时，他不得不靠着一面墙休息，但坚持下来了。他要锤炼体魄，终于坚持到底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他心跳得快蹦出嗓子眼儿，但很高兴："身体向来是受支配的，我每天这么锻炼，小跑要达到五十圈。我不觉得饿，很高兴没有饿的感觉：今天是第五天没吃东西了，自我感觉依然良好。"他回到前院，施内德尔仍旧张着大嘴呼呼熟睡，所有的人都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活像一具具尸体。布吕内很想跟排字工人聊聊，但他还睡着。布吕内只好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心脏仍旧跳得很厉害。北方佬突然咯咯笑起来，布吕内回头一看，只见北方佬垂头望着自己雕刻的棍子笑个不停，他已经刻好一个日期，正用刀尖雕琢花朵。朗贝尔忍不住问他：

"有什么好笑的？你，觉得有趣吗？"

北方佬还在痴笑，仍未抬头，解释道：

"我笑自己三天没拉屎了。"

"这很正常嘛，"朗贝尔说，"你拉得出什么东西？"

"有人拉屎呀，"穆吕说，"我亲眼看见的。"

"那是些走运的人，"穆吕说，"他们身上带着牛肉罐头哩。"

中士坐了起来，理着小胡子盯着穆吕，问道：

"喂，你说的卡车呢？"

“会来的，会来的，”穆吕回答，但语调已没有多少自信了。

“卡车要快来哟，”中士说，“否则没有活人迎接它们了。”

穆吕仍往门楼张望，大家听见一阵咕噜声，穆吕抱歉地说：

“是我胃里的水泡声！”

施内德尔醒了，他揉揉眼睛，微笑着低声说：

“一杯牛奶咖啡……”

“外加一些羊角面包，”黄毛说。

“我想要一份汤，”北方佬说，“汤里再加点红葡萄酒。”

“谁还有香烟？”中士问道。

施内德尔递给他一包烟，但被布吕内阻止了。布吕内感到不快，他不喜欢个体慷慨，建议道：

“咱们还是把烟集中起来分着抽吧。”

“照你说的办，我有一包半，”施内德尔说。

“我有一包，”布吕内说着从衣兜掏出来放在帐篷帆布上。

穆吕从背包掏出一个白铁罐，打开时说：

“还剩下十七支。”

“大家就有这些吗？”布吕内问，“朗贝尔，你没有烟吗？”

“没有，”朗贝尔回答。

“不对，昨天晚上你那盒烟还是满满的呐，”穆吕说。

“夜里我抽完了。”

“拿你没有办法！我听见你尽打鼾哩。”

“他妈的，真没劲！”朗贝尔说，“中士想抽烟，我乐意给他一支，但让我拿出来充公，我不干。”

“朗贝尔，”布吕内提醒说，“你是自由的，可以卷起帐篷帆布到别处去，但你想跟我们在一起，必须树立集体精神，要习惯把一切献给大家。把你的香烟拿出来。”

朗贝尔耸耸肩膀，恼怒地把一包烟扔在施内德尔的被子上。

穆吕数了数香烟说：

“一共八十支，每人十一支，还剩下三支，抽签吧。现在就平分吗？”

“不，”布吕内说，“如果现在分配，有的人不到今晚全抽光了。由我保管。大家三天之内每天抽三支，第四天抽两支，同意吗？”

伙伴们望着他，隐约觉得他们正在推举一个头头。布吕内重复问题：

“同意吗？”

其实大家对此无所谓，真正想要的是吃东西。穆吕耸耸肩膀，回答：

“同意。”

其他人点头表示赞同。布吕内分给每人三支烟，把剩下的放进他的背包。中士点燃一支，抽了四口就掐灭了，把烟头夹在耳朵上。北方佬拿起一支，破开烟纸，把烟丝塞进嘴里，当嚼烟嚼起来，解释道：

“这样可以充饥。”

施内德尔始终没有说话。布吕内心想：“他也许是个好的新成员。”他暗自分析施内德尔，然后分析其他事情，突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觉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两眼空茫茫的傻呆了片刻，手中捏着一把小石子，之后，看见排字工人醒了，便吃力地站起来，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啦？”

“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排字工人说，“我在院子里已转了三圈，没有找着。”

“继续找，”布吕内说，“别泄气。”他重新回去坐下，看了看手表说，“怎么搞的，伙计们，几点钟了？”

“四点三十五分，”穆吕回答。

“是啊，一点不错，四点三十五分，我什么事也没干，还以为是上午十点钟呢。”他觉得人家偷了他的时间，心想：“排字工人还没找到他的同伴们……”

这里一切都是缓慢的。缓慢，迟疑，复杂。需要几个月才做得成一点点事情。天空蓝得刺眼，阳光热得灼人，但渐渐变得柔和了，天空呈现玫瑰色。布吕内仰望天空，想起海鸥；他发困，脑袋嗡嗡作响，但不感到饿，心中纳闷：“我一天都不觉得饿呀。”他睡着了，梦中饥饿难忍，等醒过来，又不饿了，只觉得有点恶心，头顶一圈火辣辣的疼痛。天空蔚蓝，明快，空气清爽，远处乡间传来嘶哑的鸡鸣，太阳隐退了，但阳光仍在墙头喷着金色的薄雾；巨大的紫色阴影仍在院子上空延伸。鸡鸣声停止了，布吕内心想：“好静哪，”他一时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他硬撑着坐起来，伙伴们都在，在他周围成千上万的人躺着一动不动，看上去倒像是战场，但所有人的眼睛都睁着。布吕内看见一张张朝天的脸陷在散乱的头发里，眼睛却在窥伺。他转身找施内德尔，见他两眼发呆，便轻轻喊道：

“喂，施内德尔！唵，施内德尔！”

施内德尔没有回答。布吕内看见远处一条软绵绵的蛇在流口水，原来是浇灌引水皮管，心想：“我必须洗一洗。”但他的脑袋沉甸甸的，好像在把他往后拉，他不得不又躺下，觉得仿佛在飘浮。“我必须洗一洗。”他挣扎着再站起来，但身子不听指挥，双腿和双臂绵软得使他感觉不出来，好像是摆在他身旁的两样物件。太阳在围墙上空出现。“我必须洗一洗。”他恼火自己成了众多睁眼死人的一员，于是收缩肌肉，竭尽四肢的全部力气，猛地向前挺起，终于站了起来，他双腿发抖，浑身出汗，走了几步，直担心倒下。他走近排字工人打招呼：

“你好！”

排字工人挺起身子，神情古怪地望着他。布吕内重复道：

“你好！”

“你好！不想坐坐吗？不舒服吗？”排字工人问。

“还好！”布吕内说，“很好哇，我想站着舒服些。”

如果他坐下，他没有把握还能重新站起来，排字工人坐了起来，气色好，精神饱满，浅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使他漂亮的脸蛋看上去像个姑娘。他兴奋地说：

“我找到一个同伴，叫佩兰。他是奥尔良的铁路职工，跟同伴们失去了联络，正在找他们，一旦找着，他们三人中午一起来见你。”

布吕内看了一下手表：十点钟。他用衣袖擦了擦汗涔涔的前额，说道：

“很好，”他觉得要说些别的什么事情，但说不上来。他摇摇晃晃俯视了一会儿排字工人，重复道，“很好！很好！”

说完，吃力地迈开步子，脑子里火烧火燎的，回到位置上，身不由己倒在帐篷帆布上，而心里还在想：“我还没有冲洗呢。”

施内德尔用一肘支起身子，不安地瞧着他，问道：

“不行了吗？”

“行，”布吕内不悦地说，“行，行，没问题。”

他掏出一块手绢，平摊在脸上挡太阳。他没有睡意，或不完全困倦。脑子空空的，仿佛觉得乘电梯往下沉。有人在他头顶上空咳嗽。他拉开手绢，看见排字工人和其他三个同伴站在他跟前，惊异地望着他们，声音模糊地问：

“已经中午了？”

他使劲儿撑起来，很不好意思自己毫无准备，没有刮胡子，跟别人一样脏。他用足全身力气，终于站了起来，向大家问候：

“你们好。”

来访者们好奇地望着他，他们是他喜欢的那种人：结实，整洁，目光冷峻，是好料子。他们眼巴巴望着他，使他想到：“这里，他们只有我了，”顿时他觉得好多了，于是提议：

“咱们走一走？”

他们跟在他后面，绕过营房，一直走到后院尽头，布吕内转过身来向大家笑笑。

“我认识你，”一个剃光头的黑发棕肤的人说。

“我也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布吕内说。

“一九三七年我去见过你，”那人说，“我叫斯泰凡，是国际纵队的。”

另外几个自报了姓名：佩兰，奥尔良的；代鲁凯尔，朗斯的矿工。布吕内靠在马厩的墙上，望着他们，难过地想到他们多么年轻，恐怕饿得不得了。

“怎么样？应当怎么干呢？”斯泰凡问：

布吕内凝视他们，想不起要对他们说的话。他沉默不语，发现他们眼中惊讶的神情才开口说话：

“什么也不干。目前没有任何事可干。弄清自己人，保持联系。”

“你跟我们呆在一块儿吧？”佩兰问，“我们有个帐篷。”

“不，”布吕内迅速回答，“咱们呆在各自的地方，尽可能联络更多的人，认出自己的同志，设法了解别人脑子里想什么。别做宣传，还不到时候。”

“他们脑子里想什么，我知道，”代鲁凯尔做了个鬼脸，“什么也不想，只想自己的肠胃呐。”

布吕内觉得自己的脑子开始发胀，半闭着眼睛说：

“会改变的。你们那边有神甫吗？”

“有的，”佩兰回答，“我那边就有，他们干的事儿挺滑稽。”

“让他们干吧，”布吕内说，“你们不要暴露身分。如果他们主动接近你们，要对他们客客气气，明白吗？”他们点头赞同，布吕内对他们说，“明天中午碰头。”

大家望着他，犹豫不决，他有点生气，对他们说：

“走吧！你们走吧！我自个儿呆一会儿。”

他们走开了，布吕内看着他们离去，等到他们绕过营房，才迈出一只脚：他没有把握不摔倒。但还想“小跑三十圈”。他踉踉跄跄走了两步，气得他脸上冒火，头顶像被锤子连连猛击，但命令自己：“三十圈，立即开始！”他用力离开靠着的墙，走了三米，就摔了个狗吃屎。他重新站起来，又重新摔倒，手也摔破了。“每天小跑三十圈。”他抓住砌在墙上的一个铁环，重新站起来，一个冲刺跑了出去。十圈，二十圈，他的腿哆哆嗦嗦，每跨一步都像跌倒一次，但他知道，一旦停下来，就会倒下。二十九圈。第三十圈之后，他跑向营房拐角，进入前院时才放慢脚步。他跨过一个个躯体，到达台阶，躺着的人们没有一个动窝，好似一片肚皮朝天、浮在水面的死鱼。他淡然一笑。只有他一个人站着。“现在，我应当刮胡子了。”他拿起背包，走近营房的一个窗口，取出剃刀，把一面斜的镜子搁在窗台上，动手干刮胡子，痛得他半闭双眼。突然剃刀坠落，他俯身去捡，不料又失手，镜子落在他脚边，砸得粉碎，接着身不由己地跪在地上，这一回他知道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是爬到自己的位置上，仰天倒下。他的心脏嘣嘣直跳，在胸腔里扑通扑通，每蹦一次就像一枚火针钻刺头顶心。施内德尔一声不吭地扶起他的头，把一床一折四的被子塞在他的颈背。布吕内仿佛觉得掉进云雾之中，有一片云彩酷似修女，另一片却像威尼斯轻舟。这时有人拉他的衣袖，喊道：“起来，咱们搬家了。”他糊里糊涂地站起来，被推到台阶，营房大

门敞开着，战俘们潮水般涌了进去。他觉得登上台阶，真想停下，但后面有人推他，一个声音催他："再上哪！"他的脚不听使唤，双手朝前一扑，摔倒了。施内德尔和排字工人一边一个扶着他的胳膊，生拉硬拽把他带走。他想挣脱，但一点力气也没有，他说：

"我不明白。"

"你需要吃东西，"施内德尔笑嘻嘻地说。

"跟你们一样，不比你们更需要。"

"你个子比我们大，身体比我们壮实，需要吃得更多，"排字工人说。

布吕内说不动话了，伙伴们把他扶到顶楼。一条昏暗的走廊横贯整幢营房，走廊的西端有些小间，中间由栅栏墙隔开。他们走进一个小间，里面只有三个空货箱，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窗户。每两个或三个小间有一个天窗。隔壁小间的天窗给他们送来一道斜射的光线，使栅栏的木条在地板上形成长长的影子。施内德尔把自己的被子铺在地上，布吕内瘫坐在上面。他趁排字工人的脸凑近他时低声说：

"别老呆在这里，把你自己安插得远一点，明天中午碰头。"

排字工人的面孔在他眼前消失，梦幻展开序幕。栅栏木条的投影在地板上慢慢延伸，到达仰面朝天的躯体，然后拐弯，爬上货物箱，再拐弯，变得苍白，接着暮霭沿墙渐渐上升。从栅栏望去，天窗仿佛是道伤痕，一道苍白的伤痕，一道黑色的伤痕。突然，一个明亮的火光燃起，栅栏木条又旋转起来，转呀转，阴影随着亮光旋转，瑞兽困在笼子里，人们围着笼子，手忙脚乱了一阵子便消失了，只剩下漂流的船只，载着饿死在笼子里的苦役犯。在一根火柴的光照下，一个字样从半明半暗中显现，字母呈红色，斜写在一个空货物箱上：*易碎*。隔壁的笼子里关着一些黑

猩猩，它们好奇地挤在笼栏上，从栏杆的空隙中伸出长臂，它们的眼睛忧郁，四周布满皱纹，猴类是继人类之后眼睛最忧郁的动物。发生了什么事情，布吕内寻思着，是一场灾难吧。什么灾难？也许太阳冷却了？一个声音从最深处的笼子传来：一天晚上我将对你们讲述甜蜜的事情。[①] 一场灾难，所有的人都牵连进去了。什么灾难？党将怎么办？一阵清凉可口的菠萝味儿，新鲜爽快，喂给孩子吃的那种味道，布吕内咀嚼菠萝，细嚼嫩甜的纤维："我最后一次吃菠萝是什么时候？我一向喜欢菠萝，这东西好像去皮的鲜嫩木头。"他细嚼慢咽。嫩甜的纤维汁，黄色的，慢慢从他的食道里回升上来，就像太阳缓缓上升，经过舌头时灿烂辉煌。他想说点什么，说什么呢？称它为太阳的乳汁？"我一向喜欢菠萝，喔，很久了，那时我还喜欢滑雪，爬山，拳击，帆船，女人。易碎。什么东西易碎？我们大家都易碎。鲜美的味道经过舌头拐弯儿，像灿烂的涡流，这是一种久远的味道，被遗忘了，我把自己也遗忘了。"密集的阳光在果树叶丛中攒动，阳光像万道细雨洒落在我的前额，我躺在吊床上阅读，白色的房子在我的背后，啊，我的背后是都兰，我喜爱树木，太阳，房屋；我喜爱人世和幸福，啊，从前……[②] 他动了动，挣扎着说："我有事要做，有事要马上去做。"有要紧的约会，跟谁？跟克鲁普斯卡娅[③]。他又倒下：易碎！"我的爱心哪里去了？他们对我说：'你不怎么喜欢我们'。"他们制服了我，扒去我的皮：一棵鲜嫩多汁的苗儿，[④] 等我离开这儿，我要吃一整个菠萝。"他又抬起

---

① 一首歌的歌词。
② 萨特自编的歌词。
③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
④ 萨特自编的歌词。

身子，说有要紧的约会，但身子挺起一半，又倒下去了，像孩子那样安静。在大花园里，苗儿呀，你扒开杂草，去寻找阳光吧，你的愿望哪里去了?[①] 我没有愿望，我只是一张皮，汁液枯竭了。趴在笼子栅栏上的猴子们焦躁不安地望着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想起来了，直起身子，喊道："排字工人。"他问道："他来了吗，排字工人?"没有人回答，他又倒下，重新坠入粘糊迷蒙，重新坠入主观意绪：我们打输了战争，我将死在这里。马蒂厄俯在他身上，低声对他说："你不怎么喜欢我们，你不怎么喜欢我们，"猴子们拍着大腿哈哈大笑："你什么也不喜欢，真的，任何东西都不喜欢。"栅栏木条的阴影慢慢移到他脸上，阴影，阳光，阴影，他觉得很好玩。"我是党员，我喜欢同志们；对于其他人，我没有时间去敷衍，我有约会。一天晚上我将对你们叙述甜蜜的事情，一天晚上我将对你们说我爱你们。"他坐了起来，喘着粗气，瞧了瞧伙伴们，穆吕仰面朝着天花板痴笑，一个影子在他脸上活动，沿着他的面颊滑行，阳光照得他的牙齿闪闪发亮。

"喂，穆吕!"

"你听见了没有?"穆吕仍旧痴痴地微笑，一动不动地问道。

"听见什么?"布吕内反问。

"卡车。"

布吕内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害怕这个一下子把他吞没的奢望，活的奢望，爱的奢望，抚摸雪白的乳房的奢望，他向睡在他右侧的施内德尔求救：

"哎，施内德尔!"

"不行了，"施内德尔声音微弱地说。

---

① 萨特自编的歌词。

“你从我背包里拿烟抽吧，每天三支嘛。”

布吕内说时腰部慢慢滑到地板，重新仰面朝天平躺下，他凝望天花板，心想：“我喜欢他们，当然我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尽责。愿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人体，注定死亡的人体是个布满愿望的森林，一个愿望就像一只鸟，栖在树枝上；木盘上放着火腿肉；它们用餐刀把肉切开，切肉的时候一股湿木的清香从刀下散发开来。他们制服了我，是呀，我只不过是个愿望，我们全部陷入困境，糟透了，我会死在这里的。什么愿望？有人把他略微抬起，轻轻让他坐起，施内德尔给他喂汤。

“什么东西？”

“大麦汤。”

布吕内忍俊不禁，原来如此，仅此而已。所谓有罪的奢望，原来只是饥饿。他不知不觉睡着了，人家叫醒他，喂他吃第二份汤。他觉得胃里火烧火燎，栅栏墙还在旋转，但唱歌的声音停止了，他问道：

“有人唱歌吧？”

“是的，”穆吕回答。

“他不唱了。”

“他死了，”穆吕说，“他们昨天把他运走了。”

又给布吕内添了一份汤，外加面包。他说：

“好多了。”他不用扶助就坐了起来，微笑着说：“幼稚，爱心，‘主观意绪’，不足挂齿，只是饥饿引起虚弱时的幻觉。”他高高兴兴地招呼穆吕，“喂，这么说，卡车终于来了？”

“是的！是的！”穆吕回答，他正用小刀刮一个球形面包，把它掏空，切掉一部分，好像在搞雕刻，专心致志，头也不抬地解释道：“这是剩余下来的面包，发霉了。你要是吃了发绿的部分，就得拉稀，但把发绿的刮掉，周围还有好的嘛。”他递给布吕内

一小条面包，把另一条塞进自己的大嘴，神气十足地说，“六天没吃东西，我都快发疯了。”

“我也一样，”布吕内笑一笑说，“想起了‘主观意绪’。”

他又睡着了，被阳光照醒时，还觉得虚弱，但能够站起来了。他问道：

“排字工人来看过我吗？”

“你知道，这几天我很少注意来访者。”

“施内德尔呢？”布吕内问。

“不知道。”

布吕内来到走廊，看见施内德尔和排字工人在聊天，见他们又说又笑，心里生气。排字工迎上来对他说：

“我跟施内德尔两人已经展开工作了。”

布吕内转身瞧了瞧施内德尔，心想：“他到处钻空子。”施内德尔微笑着对他说：

“自前天以来，我们各处转了转，认出一些新伙伴。”

“嗯！我要见见他们，”布吕内冷冷地说。

他下楼梯，施内德尔和排字工人跟在后面下来。他踏进院子便停下来，不由得眯起眼睛：阳光耀眼，是个晴朗的日子。一些人坐在台阶上安静地抽烟，就像在自己家里辛勤劳动一周后安安稳稳地休息，不时有人点点头说几句话，仿佛大家欣然赞同。布吕内怒目而视，心里嘀咕：“好家伙，他们倒是随遇而安哪！”院子、瞭望台、围墙，仿佛属于他们，他们好像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以农民迟钝的头脑议论着村里发生的一切事件。“你拿这类家伙怎么办？他们占有欲极强，你即使把他们扔进大牢，三天之后，你就弄不清他们是囚犯还是监狱主人。”另一些人三三两两地散步，步履敏捷，又说又笑，到处乱走，活像招摇过市的市民。几个穿着自费军服的军校学生目中无人地走来走去，布吕内

听见他们优雅的谈话：

“不对，老兄，对不起，他们没有宣告破产，确有破产一说，但法兰西银行给他们接济资金了。”

有两个戴眼镜的家伙把棋盘摊在膝盖下棋，围着许多人观战。一个秃顶小个子皱着眉头埋头阅读，时不时放下书，急躁地翻阅旁边一本厚书。布吕内走到他背后，发现那是一部词典，情不自禁地问道：

“你在干什么？”

“学德文。”

浇灌引水管附近围着一些人，他们赤身裸体喊着挤着笑着，阿尔萨斯人加尔蒂泽把臂肘支在木桩上，跟一名德国哨兵聊天，德国兵边听边点头。只需一口面包！一口面包下肚，奄奄一息的败兵们阴森森的院子顿时变成海滨浴场，日光浴场，乡村节场。两个家伙脱光衣服躺在被子上晒太阳，布吕内恨不得用脚踹他们金黄的屁股：尽管把他们的城市乡镇烧光，尽管把他们流放，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能在什么地方苟且偷安，寻求可怜的安逸，对这种人怎么进行工作。他转身朝另一个院子走去，突然心头一怔，不由得停下脚步，眼前一片人背，成千个背部，随着一个铃的叮当声，成千的脑袋低下了。

“好家伙！”他说。

“是吧，今天是礼拜天，”施内德尔和排字工人噗嗤一笑，“我们想让你大吃一惊。”

“原来如此，是礼拜天，”布吕内说，他目眩神迷，直瞪瞪地望着他们：多么执著！他们制造一个综合性的礼拜天，把城市的礼拜天和乡村的礼拜天合而为一了，因为他们从一本日历上得知今天是礼拜天。前院是乡村礼拜，外省礼拜，后院是教堂礼拜，只缺演电影了。他转身问排字工人，“今晚没有电影吗？”

“基督教青年工人联合会准备搞‘篝火’，”排字工人笑着回答。

布吕内捏紧拳头，心想，“神甫们乘我生病的时候干得好欢。不该生病呀。”

“天气挺好！”排字工人怯生生地说。

“是呀，”布吕内低声说。不错，天气挺好，整个法国天气都不错。在阳光下，被撬的和扭曲的铁轨闪闪发亮，连根拔起的树木黄叶斑斑，此刻却金光闪亮，弹坑里的积水也闪闪烁烁，麦田里的死者披上绿装，在万里无云的天幕下饥肠辘辘。你们难道已经忘了：人好似橡皮做的，一个个人头又抬了起来，神甫在演讲。布吕内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见他脸色红润，头发灰白，戴着铁架眼镜，肩膀结实。布吕内认出他来了，就是第一个晚上捧读日课经的那个家伙。布吕内挤到前面，看见神甫身边站着那个蓄胡子的中士，他目光炯炯，神情谦恭，热忱听讲：

“……你们当中许多人是信徒，但我也知道有些人是抱着好奇心来听讲的，为了求得知识或仅仅为了消磨时间。不管是谁，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我最亲爱的弟兄，我的战友，我的教友，我向你们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天主教徒，耶稣教徒，无神论者，因为天主的话是讲给所有人听的。这个哀悼日正逢安息日，我向你们传递的信息概括为四个字：‘不要绝望！’绝望不仅是对神明仁慈的一种忤逆，甚至不信宗教的人都会赞同我的说法：绝望也是人对自己的一种侵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自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当中大概有人受了宗派分子的欺骗，把我国历史一系列了不起的事情仅仅看作一连串无意义无联系的偶然事件。他们至今仍喋喋不休，说什么我们吃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坦克，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对他们这种人，天主有个说法，就是他们有耳朵却不会听，有眼睛却不会看；当神明的怒火

降临所多玛和蛾摩拉[1] 时，这两座大逆不道的城中居然有顽固不化的罪人硬说铁雨把他们的城市化为齑粉，只是流星坠落或大气现象。弟兄们，他们不是自相矛盾吗？因为就算是霹雳偶然击毁所多玛，那也没有一件人的作品、一件人的耐力和技艺的产物会被盲目的力量无缘无故地毁于一旦。为什么建造？为什么种植？为什么建立家庭？我们现在被打败了，被俘虏了，我们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凌辱，我们身心痛苦，得不到亲人的音信。怎么？这一切难道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仅仅是机器力量的缘故？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弟兄们，我对你们说，让我们陷入绝望吧，因为没有比无缘无故受苦更令人绝望、更不公正的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坦克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呢？’他们一定会回答：‘因为我们生产得不够。’这样的回答一下子暴露了道德败坏的法国的真实面目，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法国忘记了她的义务，忘记了天主。确实，为什么我们生产得不够？因为我们不劳动。弟兄们，懒惰的浪潮袭击了我们，就像蝗虫侵袭埃及的田野，这股浪潮怎么来的？因为我们被自由的内部争吵分裂了：受无耻的煽动者指挥的工人们竟然憎恨起他们的老板，而被利己主义蒙蔽眼睛的老板们则很少注意满足工人们正当的要求；商人嫉妒公务员，而公务员则养尊处优；我们的议员们在议院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公益，而是争执谩骂，甚至有时大打出手。亲爱的弟兄们，为什么有纠纷？为什么有利害冲突？为什么世风日下？因为利欲熏心的物质主义像瘟疫似的传遍全国。物质主义是人们背离天主时产生的状况，人们以为出生于世必然回归于世，所以只关心世间的利益。因此我要回答怀疑论者说：

[1]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十八至十九章：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罪孽深重，耶和华降天火将二城夷为平地。

‘弟兄们，你们说得对，我们打输了战争，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物质，但你们只对了一半，因为你们的答案是物质主义的，而正因为你们是物质主义者，所以你们被打败了。法国，作为教会的长女，曾在历史上获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而背离天主的法国则遭到一九四〇年的失败。”

他停顿了一会儿，人们张着嘴静静地聆听，中士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布吕内朝神甫瞥了一眼，只见他踌躇满志，发光的眼睛把听众整个儿扫视一周，双颊泛红，举着手，几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接着说：

“因此，我的弟兄们，所谓我们的失败是偶然的结果，让我们抛弃这个想法，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过错，也是对我们的惩罚，不是什么偶然，弟兄们，是惩罚。这就是我今天带给你们的信息。”

他又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面向他的一张张脸的表情，以便判断所产生的效应，然后欠身用更加讨好的声音接着说：

“这个信息是严酷的和令人不快的，我承认，但这很有益处。有人以为自己是一场灾难无辜的受害者，有人不明白这场灾难而只会搓手，对他们来说，向他们揭示他们正在为自己的过错受罪吃苦，这难道不是向他们传递有益的信息吗？所以我对你们说，弟兄们，喜悦吧，从痛苦的深渊吸取喜悦吧，因为，如果有过错，如果要受罪，也可以赎罪嘛。我对你们说，还是喜悦吧，在你们天主的大厦里喜悦，因为有另一个喜悦的理由。耶稣基督为天下所有的人受苦，承担了你们的过错，为你们的过错曾经受苦并继续受苦，耶稣基督选择了你们，是的，选择了你们大家，农民，工人，市民，因为你们既不是完全无辜又肯定不是最有罪过，他选择你们，为你们获得一个无与伦比的前程，他决定让你们的痛苦像他所受的痛苦那样补偿全法国的过错和罪孽，天主始

终喜爱法国，上帝惩罚法国实在出于无奈。弟兄们，这就必须抉择了：要么你们诉苦和绝望，说什么‘为什么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为什么我倒霉，而不是我那个为富不仁的邻居？为什么不是把国家引向沦陷的政治家？’这么想毫无意义，你们只会在憎恨和怨愤中死去；要么你们对自己说：‘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而如今被选为受苦者，奉献者，殉难者，’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受命于天的人，就像每当法国濒危的时候上帝指使降生的人那样……”

布吕内踮着脚走开了，看见施内德尔和排字工人靠在营房的墙上，便走过去说：

“他很有两下子呢！”

“是呀！他住在离我两个房间，每天晚上只听见他一个人讲话，他巧妙地控制着伙伴们。”

这时两个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一个长脑袋戴夹鼻眼镜的瘦高个，另一个高傲地撇着嘴的矮胖子，高个子声音温和而准确地说：

“他讲得很好，通俗易懂，他说了应当说的话。”

“当然！”布吕内冷笑着叹道。

他们走了几步，排字工人信任地瞧着布吕内问道：

“怎么样？”

“怎么样？”布吕内反问道，“他的讲道，你认为怎么样？”

“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为咱们工作，他说明了被俘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以为他有点夸大其词，但他关心的事跟我们是一样的。只要小伙子们自以为月底可与女友重逢，你就拿他们毫无办法。”

“啊！”布吕内长叹了一声，见排字工人漂亮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双颊灰白，便说，“那方面的事就这样吧，你们甚至可以利

用神甫，跟自己的同伴们单独谈谈，对他们说：‘神甫说的听见了吧？他说咱们的苦日子难熬着呢！’”

“因为你，你认为咱们要熬很久吗？”排字工人吃力地问。

“你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布吕内冷峭地望着他反问。

排字工人不吭声了，咽下一口唾沫。布吕内转身对施内德尔继续说：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不认为他们会很快表明立场，我想他们会看一看再说。哼，他妈的，他的布道简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什么法国是教会的长女，贝当是法国人的领袖，一派胡言。”他突然盯着排字工人问，“你周围的人觉得他怎么样？”

“挺喜欢他的。”

“哦？”

“挑不出他有多大的毛病。他把自己的东西统统分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到他的好处，好像对你说：我给你东西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我，宁愿不抽烟也不要他的香烟，但只有我一个这样。”

“你对他只了解这些？”

“我发现他只在晚上出现，”排字工人抱歉地回答。

“白天他搞什么名堂？”

“在诊疗所。”

“这儿有诊疗所？”

“有的，在另一幢房子里。”

“他是护士？”

“不是，但他是护士长的朋友，他俩加上两名养伤的军官，他们一起打桥牌。”

“哈哈！大伙儿会怎么想呢？”布吕内问道。

“大伙儿没说什么，虽早有所闻，但不予追究。我是从加尔蒂泽那儿听说的，他是护士。”

"好哇，就这样，你向大伙儿揭露真情，让大伙儿想想神甫们怎么总跟军官们泡在一起。"

施内德尔带着古怪的笑容瞅着他们已有一会功夫了。他说："那另一幢房子，是德国人住的。"

"哦！"布吕内哼了一声。

施内德尔始终面带笑容，转身对排字工人说：

"你明白要说的话了吧，就说神甫撇下大伙儿去拍德国佬的马屁。"

"哎，你知道，他不见得老跟德国佬在一起，我想，"排字工人有气无力地说。

施内德尔耸耸肩膀，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布吕内觉得他是说着玩的。施内德尔追问：

"那你呢，你有权老钻在德国人的楼房里吗？"

排字工人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你没话说了吧，"施内德尔得意扬扬地说，"我才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呢，他可能想拯救法国，但客观上他是成天跟敌人泡在一起的法国战俘。这一点，伙伴们必须明白。"

排字工人感到为难，转身向布吕内求援。布吕内全然不喜欢施内德尔的腔调，但不愿意与他持相反的意见，便说：

"慢慢来吧。眼前不要拆他的台，况且有五十多人围着他转，你的力量不够。但要设法在交谈中让人明白：神甫认为咱们不会很快解脱，他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跟军官们过从甚密，老跟德国佬聊天。必须使大家慢慢明白神甫不是跟咱们乘一条船的。明白吗？"

"明白，"排字工人说。

"神甫的房间里有咱们的人吗？"

"有的。"

“他机灵吗？”

“还可以吧。”

“那就让他受诱骗得了。让他装作心服口服的样子，咱们需要有个通风报信的。”他靠在墙上，思索了一会儿，对排字工人说，“去把同伴给我找来，找两三个新结识的。”

留下他们俩的时候，布吕内对施内德尔说：

“我本想等一等再说，过一两个月，等大伙儿亮了相再着手。但神甫们太厉害了。假如咱们不立即动手，那就落后了。你仍同意跟我们干吗？”

“干什么？”施内德尔问。

“我以为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干，你改变主意了？”布吕内皱起眉头说。

“我没有改变主意呀，”施内德尔说，“我想知道你们将干些什么。”

“这么说吧，”布吕内解释道，“你听见神甫讲道了吧？这帮人不是新手，一个月后你将发现他们到处出头露面。况且，德国佬从我们中间物色两三个吉斯林[①] 毫不奇怪，然后把叛徒派来给我们说教。战前，我们有坚强的组织跟他们对抗：共产党，工会，防敌委员会。这里，什么也没有，所以必须重建某种东西。自然，很可能陷入空谈，我从来不喜欢只动嘴巴，但别无选择了。因此，挑选健康的成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展开地下反宣传，这就是近期目标。有两个主题可以展开：我们拒绝承认停战；民主是我们今天惟一能接受的政府组织形式。用不着走得太

---

① 吉斯林（1887—1945），挪威法西斯党魁，曾任挪威国防部长。一九四〇年协助德军入侵挪威，一九四二年充当傀儡政府首脑，一九四五年以战犯罪被处决，吉斯林的名字后成为叛徒的代名词。

远，开始必须小心谨慎。我负责寻找法共同志们，但还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比如社会党人，激进党人，以及所有多少带‘左派’色彩的人，像你这样的同情者吧。”

“软弱者，”施内德尔冷笑着说。

“还是称作温和派吧，”布吕内赶紧补充道，“可以是既温和又正直的嘛。我不太熟悉他们的语言，而你没有这方面的困难，因为是你的语言。”

“好吧，”施内德尔答应道，“总之，要重新恢复一点人民阵线精神，是吗？”

“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布吕内回答。

“这便是我的工作，”施内德尔点头道，“但是……你对自己的语言有把握吗？”

“我的语言？”布吕内惊讶地望着他问。

“是呀，如果你有把握……”施内德尔满不在乎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话，”布吕内说。

“我的话很明白，只是想说，贵党目前在干什么？贵党有何命令有何指示？我猜想你是知道的。”

“你难道不了解当前的局势吗？”布吕内微笑着问道，“德国人占领巴黎已两周，整个法国乱翻了天，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俘了，有的同志跟着部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或在波城或在蒙彼利埃，还有些一直呆在监狱里。如果你一定想知道共产党目前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党正在重新组织起来。”

“我明白了，”施内德尔有气无力地说，“你嘛，尽量在你这儿聚集贵党的同志，这很好。”

“那么好吧，如果你同意……”布吕内下结论了。

“老兄，我当然同意，不过么，”施内德尔说，“其实这与我不相干，我又不是共产党员。你对我说贵党正在重新组织起来，

我不便多问了。但我很想知道，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他边说边在上衣口袋掏东西，好像找香烟，掏了一会儿，抽出空手，沿墙下垂着，"贵党在什么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他眼睛故意不看布吕内，继续说，"苏联人与德国人结盟了。"

"不对，"布吕内不耐烦地说，"他们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是临时性的。稍为想一想，施内德尔，慕尼黑以后，苏联不再能……"

"我知道，"施内德尔叹了口气，打断他说，"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你会对我说，苏联对它的盟国失去信任，采取了权宜之计，直到积蓄足够的力量向德国佬宣战。是这样吧？"

"不完全如此，"布吕内犹豫一下说，"我更倾向苏联肯定德国人会向它发动进攻。"

"但你认为苏联是尽其所能拖延德国进攻的日期。"

"我想是的。"

"那么，我要是你的话，"施内德尔慢腾腾地说，"我就吃不准贵党会坚定地采取反对纳粹的立场，因为这样做将有损于苏联。"

他视力模糊的眼睛盯视布吕内，目光迟钝、忧郁，很难支撑。布吕内生气了，扭头说：

"别故意装糊涂，你心里很清楚我党不可能公开表明立场，一九三九年以来我们一直处在非法地位，[①] 只能搞地下活动。"

"地下活动，是的，"施内德尔笑着说，"但这是什么意思？

---

① 当时政府命令法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解散一切组织，《人道报》已于八月底被禁，但第一期地下《人道报》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版了。

比如，准备地下出版《人道报》？那么听着，发行一万份，至少每次一百份落入德国佬手里，这是必然的。处在非法状态，走运的话，可以隐藏传单的出处、印刷厂、编辑室等等，但藏不住传单，因为传单本身是散发的。我估计不出三个月盖世太保便完全了解法共的方针。"

"以后呢？他们总不能把法共等同于苏联吧。"

"那么共产国际呢？"施内德尔问道，"你认为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之间共产国际从未插过手？"他说话心平气和，语调平淡，但他有气无力的执著却令人生疑。

"咱们别纸上谈兵了，"布吕内说，"里宾特洛甫对莫洛托夫说过什么，我一无所知，我又没在桌子底下偷听。但我知道，因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苏联和法共的关系断了。"

"你相信吗？"施内德尔问，但片刻后他补充道，"不管怎么说，即使关系今天断了，明天又会恢复，有瑞士嘛。"

弥撒做完了。士兵们静悄悄从他们面前经过，走远了。施内德尔压低声音说：

"我相信纳粹政府认为苏联应对法共的活动负责。"

"就算如此，那会怎么样呢？"布吕内问道。

"可以设想，"施内德尔回答，"苏联为了争取时间强迫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销声匿迹。"

"强迫！"布吕内耸耸肩膀说，"你把苏联和法共的关系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你不知道共产党有支部和党员辩论以及在支部内部表决？"

"我不想伤害你，"施内德尔微微一笑，耐心地接着说，"让我换一种说法吧，请设想一下，法共为了不给苏联惹麻烦，自动销声匿迹……"

"这倒新鲜。"

"不怎么新鲜哪。宣战的时候你们干了些什么呢？开战以来，局势对苏联越来越不利。如果英国投降，希特勒便可放手大干了。"

"苏联还来得及准备，正在迎接对抗哩。"

"你肯定？红军上个冬天不太出色呀，你自己说莫洛托夫在等待时机……"

"如果苏联和法国之间的关系诚如你所说的，那同志们会及时知道红军备战的程度。"

"同志们，当然，远在巴黎。但你不会知道。在这里却是你开展工作……"

"归根结底，你究竟想说什么?"布吕内提高嗓门问道，"你想证明什么呢？想证明共产党变成法西斯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但纳粹的胜利和德苏条约是两个现实，也许法共对条约不高兴，但不得不迁就。"

"那我应当袖手旁观吗?"

"我可没叫你袖手旁观哪，咱们聊天嘛……"施内德尔边说边用食指擦擦大鼻子，吸了口气接着说，"共产党不比纳粹更赞成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尽管出发点不同。只要有可能设想建立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同盟，你们便选择保卫政治自由和反对法西斯专政的纲领。但这种政治自由是虚幻的，你比我更清楚。今天民主政体已经垮掉，苏联与德国靠近，贝当取得政权，贵党不得不在一个法西斯社会或接近法西斯的社会里继续开展工作。而你，一无领导，二无口号，三无接触，四无消息，你却要主动重振已经过时的纲领。刚才咱们谈到人民阵线精神，但人民阵线已经死亡。死亡了，埋葬了。在一九三六年的历史情况下它有一定的意义，而今天毫无意义了。布吕内，当心，你在黑暗中闯哪!"他的声音变得粗厉刺耳，但一下子缓和下来，又变得和和气气，

"所以我问你对你干的事有没有把握。"

"得了！咱们又不是干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布吕内哑然失笑道，"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千方百计反对神甫和纳粹分子。至于下一步怎么做，走着瞧吧，任务嘛，会自行冒出来的。"

"当然，当然，"施内德尔点头连连赞同。

"倒是你叫我不安，"布吕内盯着他的眼睛接着说，"我觉得你挺悲观的。"

"哎，我嘛，"施内德尔满不在乎地说，"你若想知道我的意见，我想咱们干的事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目前形势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不承担责任。我们当中回得了家的人将发现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有自己的干部和神话。我们无可奈何，至少在这个领域，我们力不从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给伙伴们鼓鼓劲，阻止他们陷入绝望，给他们灌输活下去的理由，哪怕是虚幻的，也值得一试。"

"这样就好嘛，"布吕内沉默片刻后接着说，"干吧！行了，我自己走一走，今天是第一次出门。回头见！"

施内德尔向他行了二指礼，走开了。布吕内心想："一个消极的才子！一个知识分子！我必须摆脱他。怪人，时而友好热忱，时而冷若冰霜，玩世不恭。在哪儿见过？他谈起党员们时为什么说'贵党的同志们'而不说'你的同志们'？我本以为他会说'你的同志们'。得设法瞧一眼他的军人证。"

充满节日气氛的院子里，人们打扮成外出的样子，人人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却仍然浮现茫然的神情。他们等待着，而等待使他们向往大墙外驻防的城市：花园、妓院和咖啡馆。院子中央有人吹口琴，有几对人翩翩起舞，大墙的上空仿佛出现鳞次栉比的屋脊和婆娑的树荫，城市的幻影映在幽灵般的舞者失神的脸上。布吕内向后转，回到后院。此刻变成另一番景象，教堂般的气氛

一扫而光，小伙子们喊着叫着在玩捉人游戏，发疯似的追赶奔跑。布吕内终于登上马厩后面的小丘，望着坟墓毫不拘束。有人在新夯实的泥土上扔了几朵鲜花，三个小十字架并排竖着。布吕内在两座坟墓之间坐下，死者在他身下平躺着，他镇静下来，总有一天他也会无忧无虑的。他掘出一个沙丁鱼罐头盒，空的，锈的，随手扔了出去，心想："星期天举行野餐，我在公墓的一个小山上散步，山下孩子们玩着捉人游戏，他们的喊叫声不绝于耳。是在哪儿呀?"他想不起来了。"不错，要在黑暗中闯了。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什么也不干吧?"想到这里，他激愤起来："难道等战争结束，我回去对同志们说：'我回来了，我活了下来'。太不像话了！那么逃跑?"他瞧了瞧围墙："不太高嘛，只要逃到南锡，普兰一家就会把我藏起来。"但他坐的地底下有三个死者，孩子们正在这漫长的下午叫着喊着。布吕内把手心贴在新翻的土上，决定不逃跑。随机应变。把大家先组织起来，等待时机，慢慢使大家树立信心和抱有希望，总之促使大家揭露停战的真相，然后随时准备根据事态的发展修改指示。他心里对自己说："党不会抛弃我们，党不能抛弃我们。"他伸直身子平躺下，像死人似的躺在死人的上面，他仰面凝望天空许久才爬起来，慢步下山丘，他感到孤单。死亡像某种气味，像周末结束的氛围那样萦绕着他。他生平第一次隐约感到自己应受谴责，因孑然一身，因还在思考和生活，因没有死去而应受谴责。大墙之外的房屋死气沉沉，黑糊糊毫无光泽，只剩下石头的永恒。星期天的人群喧哗已消散在无边的天际。只有布吕内不是永恒的，但永恒却像目光似的注视着他，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整整走动了一天，傍晚才回去，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心乱如麻，这是必然的。顶楼的走廊散发着灰尘的气味，鸽子笼般的房间里人声嘈杂，这是礼拜天的尾声。地上仿佛是星光灿烂的天空，人们在黑暗中吸烟。布吕内

不由得驻足停步，对大家说：

“你们抽烟要当心哪，别失火把房子烧了。”

他们对这个突然从肩膀上头降下的命令很不服气，嘟哝起来。布吕内不吭声了，茫然不知所措，他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他向前走了几步，一个小小的火球冒了出来，缓缓滚到他脚边，他把它踩在鞋底下。夜柔和，呈蓝色，窗户在昏暗中映着淡紫色，很像人们直视太阳太久眼中留下的映象。他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喊道：

“喔！施内德尔！”

“在这儿哪！往这边！”一个声音回答。

他转身往回走，有人自得其乐，轻声唱着：

在路上，在大路上，一个青年人在歌唱。

布吕内心想：“他们喜欢夜晚。”

“走这边，朝前走一点就对了，”施内德尔喊道。

他进屋，透过栅栏看天窗，想到蓝色的夜中点亮的煤气灯。他默默坐下，眼睛不离天窗。在哪儿见过煤气灯呢？周围的伙伴们轻声说话。白天他们大声说话，晚上他们轻声说话，因为他们喜欢夜晚。宁静随着黑夜悄悄进入黑黢黢的大楼，宁静融化在岁月的流逝中，仿佛他们挺喜欢这里的生活。

“我嘛，现在最好来一杯啤酒，”穆吕说，“通常此刻我正在蓝钟餐厅喝啤酒，边喝边看行人经过。”

“蓝钟餐厅在哪儿？”黄毛问。

“在戈伯兰，位于戈伯兰大街和圣米迦勒林荫道交汇处，你明白了吗？”

“喔，对，那里有圣米迦勒电影院？”

“相隔二百米，你看我熟不熟，因为我就住在鲁西纳营房对

面。下班后我先回家吃上一口，然后下楼去蓝钟餐厅，或有时去戈伯兰炮台，但蓝钟餐厅有乐队。"

"圣米迦勒电影院有时悄悄上演一些精彩的小节目。"

"对喽，有特蕾内，有玛丽－杜巴斯，我亲眼见过她本人出来，她有一辆这么小的汽车。"

"我也常去的，"黄毛说，"我住旺夫，每当散场后夜色宜人，便步行回家。"

"不近哪。"

"是不近，但咱们年轻嘛。"

"我对啤酒无所谓，从来兴趣不大，"朗贝尔说，"但对葡萄酒上瘾，能喝两公升，有时可喝三公升。不过必须随后排泄掉。想一想，假如今晚有酒，喝上一杯梅多克红酒，多来劲哪。"

"好家伙，三公升！"穆吕说。

"是的！"

"我喝一公升就翻胃酸。"

"因为你喝白葡萄酒呀。"

"对呀，是白葡萄酒，"穆吕说，"我只喝白的。"

"这是明摆着的嘛，喏，我老娘六十五岁了——我还跟她住在一起。她这把年纪了，一天还能喝一公升红葡萄酒，不过当然只喝红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陷入沉思，其他人也跟着出神，不插嘴，静静地听着别处传来的谈话声。布吕内怀念巴黎，怀念蒙马特尔街，怀念每次从《人道报》社出来时去喝白酒的小酒吧。

"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中士说，"我跟老婆去菜园。离巴黎二十五公里，圣乔治新城区过去不远，我有一个园子，种的菜可好呢。"

"对，那边的土地可肥哩，"栅栏墙那边有个粗嗓门的人大声

赞成。

“下班的时候，或许更早一点，”中士说，“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不喜欢在路灯下骑车。老婆的车把上挂着鲜花，而我的行李架上载着蔬菜。”

“我星期天不出门，”朗贝尔说，“街上人太多，再说我星期一上班，在里昂车站，挺远的。”

“你在里昂车站干什么？”

“在问讯处工作，车站外面的那幢楼房里。你若想短程旅行，不妨来找我预定，甚至临走前一天我都可以给你安排。”

“我在家里呆不住，闷得慌，要知道我是单身汉。”

“甚至星期六我也经常不出门，”朗贝尔说。

“那么小妞们呢？”

“小妞们？我让她上我家来呀。”

“上你家？”黄毛惊讶地问，“你老娘不说你吗？”

“她什么也不说，还给我们做汤吃呢，然后她自己去看电影。”

“好哇，”黄毛说，“你瞧她多棒，而我那个老娘在我十八岁那年撞见我跟小妞厮混，上来就给我几个耳光。”

“你也跟她住在一起？”

“现在分开了，我成家了，”他沉默片刻接着说，“要是在家，今晚不会外出，留下做爱了。”

静场许久。布吕内一直听他们谈话，他感到单调平常，永远如此，几乎怯生生地说：

“我这个时刻一定在蒙马特尔一家酒吧，跟同伴们喝白酒。”

没有人接话茬儿。有人唱起《我的小棚屋》，嗓音洪亮。布吕内问施内德尔：

“那个小伙子是谁？”

“他叫加苏，税务员，尼姆人，”施内德尔回答。

小伙子继续唱着，布吕内却想：“施内德尔没有说自己星期天干些什么。”

鸣声悦耳的呼唤把大家惊醒，是什么声音？方形天窗透着乳白，栅栏的阴影映在白色的地板上，时为凌晨三点。此时此刻，葡萄丛在溶溶月光下绵延起伏，阿里埃草木的诸岛为轻纱笼罩，花城沃桥的葡萄园工人正等着乘三点的火车，一边跺脚取暖。

“这是什么声音？”布吕内兴奋地问道，他惊跳起来，因为有人回答：“嘘！嘘！听！”

我不在马孔故居的床上吧，不是度暑假吧。再次传来平直的长鸣，连续三次笛鸣，每次由强到弱到消失。发生了什么事情。顶楼顿时飒飒作响，地板上好像有巨兽在翻身，处在黑夜深处的瞭望台发出呼喊：“一列火车！火车！火车！”确实不假，首次列车。新事物诞生了，深不可测的黑夜越来越浊重，但预示着新生，正准备放声歌唱。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论起来：

“火车，首列火车，铁路修好了。应当承认他们行动迅速，德国人一向以好工人著称。再说，这对他们有利，他们必须恢复一切。这列火车，你们瞧吧，使法兰西活了。它开往哪儿？南锡，也许直通巴黎。嘿！伙计们，嗨，小伙子们，说不准车里有战俘哩，回家的战俘，你们明白吗？”

火车在广阔的原野上行驶，人们从黑黢黢的大楼向外窥伺。布吕内暗自猜想：“这是一列军需火车。”出于谨慎，他竭力克服幼稚的想法，设法想象锈迹斑斑的车皮、篷布，一种铁与钢的空寂，他不禁浮想联翩：在长明灯蓝色的光影下，在红肠和葡萄酒的气味中，妇女们安然熟睡，一个男子在车厢走廊里抽烟，夜色衬托的窗玻璃掩映着他的身影，明天早晨就到巴黎了。布吕内淡

然一笑，重新睡下，不由得陷入幼稚的幻想中：月影婆娑，他在车厢里打盹，头搭在温柔裸露的肩上，醒来时眼前一片柔和的阳光：巴黎！他头没有动，眼睛转向左侧，看见六只蝙蝠，爪朝上倒挂在墙上，翅膀像裙子似的悬着。等他完全醒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挂在墙上的衣服黑影。当然穆吕没有脱上衣，只是等他睡着时才强行扒下的。如果不强行让他换衬衣，那他肯定把虱子传给我们。布吕内打呵欠，又是一个早晨。夜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哦，火车。他猛地挺起身，掀开被子坐起来，但他的身体像木头似的，浑身酸痛，麻木的肌肉硬如木质，仿佛地板的坚硬注入他的皮肉中了。他伸了伸懒腰，心想："如果回得了家，我再也不睡床了。"施内德尔还在熟睡，张着大嘴，挺不好受的样子；北方佬笑逐颜开；加苏头发散乱，眼睛血红，专心致志地捡被子上的面包屑，吃得津津有味，不时张大嘴巴，用拇指尖擦擦舌头，剔除混在面包屑中的羊毛；穆吕搔头摸耳，彷徨无主，皱纹里的黑痕使脸上的皱纹更加显眼，他的眼睛好像发酵了，得想办法强迫他洗一洗；黄毛眨眨眼睛，神情忧郁，若有所思，突然喜上眉梢，仿佛在说："果然如此！"他只把头露出被子，惊喜交加。

"怎么啦，小家伙？"穆吕问。

"我下面绷紧了，"黄毛回答。

"绷紧了，"穆吕将信将疑，"我才不信呢！像绷紧的头巾！"

"眼红了吧，"黄毛说，"你也想这个样子吧，瞧瞧它多可怜！"

穆吕拉拉朗贝尔的胳膊，朗贝尔惊醒时喊了一声：

"咳！"

"你瞧！"穆吕说。

朗贝尔揉了揉眼睛，看清后不由得骂了一声："他妈的！"但仍盯着看，问道：

“可以碰吗?”

“碰了，它会很难受的，”黄毛说，“有时是虚硬。对，虚硬!虚硬!”他沮丧地重复道，“当兵前我每天早晨醒来时它棍子似的有两倍这么粗。”他朝天躺下，双臂交叉，两眼半闭，带着孩子般的微笑，眯眼注视自己的生殖器，随着呼吸的节奏或升或降，他接着说，“我觉得心慌意乱，因为我有老婆呀。”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布吕内扭过头去，怒不可遏。

“我嘛，以前常去青楼，”穆吕说，“实话对你说，有时候这玩艺儿就是硬不起来，只好作罢。”

又一次哄堂大笑。黄毛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抚摸自己的生殖器，神情和蔼地说道：

“人间极乐!”

“藏起来!”布吕内猛地转身冲着黄毛低声斥道。

“为什么?”黄毛声音色迷迷地问道。

“把乳房藏起来，免得我看见，”加苏口齿伶俐地学着布吕内的腔调说。

“你们全是臭猪!”布吕内骂道。

大家转过脸来直勾勾地望着他。布吕内心想：“他们对我确实没有好感。”加苏咕哝了一句，布吕内俯身问他：

“你说什么?”

加苏没有回答，穆吕以调解的语气直言不讳地说：

“有时候讲讲性爱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让思想轻松一下嘛。”

“性功能衰竭的人才大谈性爱，”布吕内说，“有本事的，去做爱。”

“没本事的呢?”

“闭嘴。”

他们局促不安，脸色阴森，黄毛勉强地把被子慢慢往上拉。施内德尔还在呼呼大睡。布吕内俯向北方佬，摇醒了他；北方佬嘟哝着睁开眼睛，布吕内对他说：

"做操！"

"好吧！"

北方佬起床，拿了上衣，跟布吕内一起下楼去有马厩的院子。排字工人，代鲁凯尔和三个轻步兵在一个小板屋前等他们。布吕内老远向他们大声招呼：

"好吗？"

"很好。夜里的声响你听见了吗？"

"是呀，听见了，"布吕内气冲冲地回答。他的怒气很快消失了，眼前这些小伙子活泼，整洁；排字工人歪戴着橄榄帽，故作风流。布吕内朝他们笑笑。这时下起蒙蒙细雨，院子尽头一群人等着望弥撒。布吕内高兴地发现望弥撒的人比第一个礼拜天少多了。

"我对你说的事情你做了吗？"

代鲁凯尔没有回答，但打开木板屋的门；布吕内闻到马厩的湿草气味：有人在地板上铺了麦秸。

"什么地方弄来的？"

"想法子呗，"代鲁凯尔微笑着回答。

"很好，"布吕内说，友好地瞧了瞧他们。

他们进屋，脱掉衣裤，只剩衬裤和袜子。布吕内双脚伸进柔软的麦秸，十分满意：

"开始吧。"

大伙儿立即排成行，背朝门，布吕内面对他们边做动作边数数。他们跟着他做动作，从牙缝中发出嘘嘘的呼吸声。布吕内心里高兴，看着他们双手搭在颈背一直蹲到脚跟，一个个身强力

壮，肌肉鼓鼓的。代鲁凯尔和布吕内最结实，他们俩的肌肉鼓得像球儿。排字工人太瘦，布吕内有点替他着急，望着他瘦弱的身体产生一个念头，他直起身子喊道：

“停止。”

排字工人很高兴停下，他喘了口气。布吕内过来对他说：

“喂，你真瘦呀！”

“自六月二十日以来，我瘦了六公斤。”

“你怎么知道的?”

“诊疗所有一台磅秤。”

“必须恢复体重，”布吕内说，“你吃得不够。”

“有什么法子呢？……”

“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布吕内说，“我们每人把自己的一份分给你一点。”

“我……”排字工人说。

“我就算是医生吧，给你开增加营养的处方，”布吕内打断他的话，并转身问大家，“同意吗?”

“同意，”大家一致赞成。

“好，就这样，你每天上午到我们所在的房间收集。现在重练。”

大家按他的口令弯身转体，练了一会儿，排字工人摇晃起来，布吕内皱起眉头问道：

“又怎么啦?”

“有点吃不消，”排字工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别停下来，要坚持住，”布吕内说。

躯干像轮轴似的转动，脑袋或后仰朝天或前俯膝间，身子或曲或直。

“行了。”

于是他们朝天躺下做腹部运动，最后身体向前弯曲两手着地：很好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像摔跤运动员。布吕内感到肌肉绷紧，通腹股沟的肌肉隐隐作痛，他很愉快，这是一天中惟一美好的时刻，天花板上黑糊糊的横梁仿佛在后退，麦秸溅在他脸上，他闻到枯草的香味儿，双手碰着离双脚挺远的麦秸。他喊着口令：

“向前，前伸！”

“绷得好紧哪，”轻步兵说。

“那就对。坚持！再坚持！”布吕内伸直身子对马博说，“看你的了，马博！”

马博战前练过自由式摔跤，是职业按摩师。他走近代鲁凯尔，抓住他的腰身，代鲁凯尔咯咯笑了起来，觉得痒痒，双手朝后翻时干脆四仰八叉倒了下去。轮到布吕内，他感觉到代鲁凯尔热乎乎的手有力地支撑着他腰间两侧，他使劲朝后仰。

“不对，不对，”马博说，“别紧张，放松呀，见鬼，别使劲哪！”

布吕内双腿绷紧，骨头咯啦作响，太老了，太紧张了，手指尖几乎碰着地了，尽管如此，心里仍旧很高兴，他重新站直，出汗了，背朝大伙儿原地跳跃。

“停止！”他下完口令，猛地转身，发现排字工人昏倒了。马博轻轻把他平躺在麦秸上，带着轻微责备的口气说，“对他来说太艰苦了。”

“不对，”布吕内生气地说，“只是因为他不习惯。”

此刻，排字工人睁开眼睛，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布吕内友好地问道：

“怎么样，小马驹？”

“还行，还行，布吕内，”排字工人自信地微笑着回答，“我

很抱歉，我……”

“好啦，好啦，”布吕内说，“等你多吃一点就会好起来的。伙伴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冲澡去，小跑步！”

他们穿着短衬裤，腋下夹着衣服，一直跑到浇灌引水管，把衣服扔在一块帐篷帆布上，然后把帆布卷成一个包裹，以免衣服被淋湿。他们开始冲澡，由布吕内和排字工人握着龙头，朝马博平喷。排字工人焦虑地向代鲁凯尔瞥了一眼，清清嗓子，对布吕内说：

“想跟你谈谈。”

布吕内转过脸瞪他一眼，没有放下水龙头，排字工人垂下眼睛，布吕内有点生气，他不喜欢别人怕他，生硬地说：

“今天下午三点在院子里谈吧。”

马博用一块土黄色衬衫碎片擦完身子，穿上衣服，喊道：

“喂，伙伴们，有新闻了。”

一个黑发棕肤的大高个儿在一群战俘中间高谈阔论。马博非常兴奋，他说：

“那是沙博什，是秘书，我去瞧瞧有什么事儿。”

布吕内望着他远去。这笨蛋没来得及绑裹腿，两只手各提着一条就走了。

“你认为那边是怎么回事？”排字工人问，语气虽然冷淡，但声音热切。没错儿，从早到晚都听得到这种充满希望的声音。布吕内耸耸肩膀说：

“或是俄国人在不来梅登陆，或是英国人要求停战了，无非这一套，千篇一律。”

他很不客气地瞪视排字工人：小家伙心里一定很想去凑热闹，但不敢。布吕内对他的敬畏并不满意：只要我一转身，他就会一溜烟地跑去站在沙博什跟前圆睁眼睛，张大鼻孔，支起耳

朵，聆听指教。

“给我冲澡，”布吕内说。

他脱掉短衬裤，在收敛性的水注冰雹般的冲击下，他的皮肉顿时活跃起来，涌现百万个鸡皮疙瘩，他赶紧用双手猛擦身子，眼睛却一直盯视凑热闹的人们。马博已经挤到人群中间，仰起翘鼻子，洗耳恭听演讲。上帝呀，但愿他们放弃希望，但愿他们有事可干。战前，劳动是他们的试金石，决定着真情实况，调节着他们与外界的关系。如今，他们无所事事，以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想入非非，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情实况。比如，那边三个散步的，步子舒缓，望着村镇下端流光溢彩的植物，顺着绵延起伏的自然景色行进，难道他们是清醒的吗？时不时一句话从他们嘴里滚出来，有如梦呓，而他们自己却毫无察觉。他们梦想什么呢？他们从早到晚制造引起轰动的事，就像自动排泄毒素，须臾不可缺；他们日复一日地讲述自己不断编造的故事，充满戏剧性和血腥味的故事。

“这么冲一冲就行了，”布吕内说。

水注朝下，进入砾石地，激起泥浆泡沫。布吕内擦身子，马博回到他们跟前，样子得意得有点冲昏头脑。马博身体左右摇摆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讲出来，但装作超脱的口气：

“快有探访了。”

“什么？什么探访？”排字工人顿时脸涨得通红。

“家属来访。”

“真的吗？”布吕内含讥带讽地问道，“什么时候？”

“今天，”马博急速抬起头，以引起轰动的神情直视布吕内的眼睛说。

“当然喽，”布吕内说，“而且还订购了两万张床，以供战俘跟他们的妻子睡觉。”

代鲁凯尔噗嗤笑出声来，排字工人不敢笑，但他的眼睛渴望如此。马博平静地微笑着说：

“不开玩笑，正式的！是沙博什亲口说的。”

“哦！原来是沙博什的话！”布吕内取笑说。

“他说今天上午就张榜公布。”

“张在我屁股上，”代鲁凯尔说，布吕内朝他微微一笑。

“人家是正经八百的嘛，”马博惊异地说，“有人对加尔蒂泽也说了，是一个德国卡车司机对他说的，听说她们从厄皮纳尔和南锡来的。”

“她们，究竟是谁？”

“家属呗，她们昨天到的，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有的坐小推车，有的乘货物火车，总之她们在村公所铺上草垫过夜，今天一早她们便去恳求德军指挥官。瞧，快瞧，张榜了。”

一个家伙正朝大门上贴通知，人们立即蜂拥过去，团团围住营房台阶。马博挥手指向大门，得意扬扬地责问代鲁凯尔：

“怎么样？通知贴在你屁股上吗？贴在你屁股上吗？”

代鲁凯尔耸耸肩膀，布吕内慢慢穿上衬衫和裤子，对自己估计错误十分恼火。他说：

“再见，小伙子们，你们把水龙头关好。”

他若无其事地走向挤在门前的人群，希望这只是个平常的优待。他讨厌小恩小惠，比如残羹剩饭、家属探望之类，时不时安抚一下懦怯的人心。这使他的工作更加困难复杂了。他越过人头，老远看见布告：

本营指挥官允许战俘接待家属（直系）来访，为此将在底层开设一个接待室。探访暂定于星期天十四点至十七点。每人次不得超过二十分钟。此项特殊措施如遭战俘不轨行为所损害，则立即中止执行。

戈德舒兴高采烈，摇头晃脑，他说：

“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不坏嘛。”

站在布吕内左边的小加卢瓦吃吃地笑起来，笑得奇怪，笑得木然。

“有什么好笑的?”布吕内问。

“嘿，这不，来了嘛，慢慢来了。”

“什么来了?”

加卢瓦张皇失措，茫然挥挥手，停止干笑，重复道：

“来了。”

布吕内从人群中挤过去，进入前厅，底层昏暗，他周围的人群挤得像一窝蚂蚁，抬头望去，楼梯扶手上一排苍白发青的手，螺旋形楼梯里一串青森森的脸。他挤别人，别人挤他。他从栏杆上爬过去，却被别人挤在摇摇欲坠的扶手上动弹不得。整整一天，人们无缘无故地上楼下楼，布吕内暗自叹息：“毫无办法，他们的日子还不够难过。”他们活像息爷和有产者，兵营仿佛属于他们的，他们上至屋顶下至地窖，到处探宝，居然在食物贮藏室发现书籍。虽然诊疗所没有药品，厨房没有食品，依然有个诊疗所，有个厨房，有个秘书处，甚至有几个理发师，总之，他们觉得受人治理着。他们给家属写了信，两天来又恢复了城市的时间概念。当司令部规定他们按德国时间拨准他们的手表，他们立即遵命执行，甚至包括六月份以来手腕上一直戴着亡国时间表以示哀伤的人们：这一段荒芜的时间也军事化了，别人给他们提供了德国时间，胜利者最有效的时间，即在柏林、在格但斯克流逝的时间，神圣的时间。日子过得不错：被看押，被管理，被供膳，被供宿，被治理，可以不负责任。昨天夜里火车通了，家属们可以来了，带着罐头载着慰藉来了。喊叫声，哭泣声，接吻声！“他们非常需要这些，迄今他们至少是谦逊的，现在他们将

神气起来了。”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随时都要编造战俘的伟大英雄神话，并以此毒化他们。他顺着走廊进入他住的小间，怒气冲冲地瞧了瞧他的同伴们。他们像平常一样躺着无所事事，幻想着舒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朗贝尔耸着眉毛，嘬着嘴巴，神色惊奇地阅读《模范小姑娘》[1]。布吕内一眼看出新闻尚未传到顶楼，他犹豫起来：要向他们宣布新闻吗？他想象他们的眼睛顿时发光，兴奋得唾沫四溅。“反正他们很快会知道的。”于是一声不响坐下。施内德尔下楼梳洗去了，北方佬还没上来，其他人灰心丧气地瞧着布吕内。他问道：

“又发生什么事了？”

大伙儿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穆吕压低声音说：

“六号房间有虱子。”

布吕内惊了一跳，嘬嘴蹙眉，顿时烦躁起来，心里更加恼火，于是大发肝火：

“我不许这儿有虱子。”

他就此打住，咬着下唇，不安地凝视伙伴们。谁都没有反应，大家望着他，一个个黯然无神，脸色尴尬，加苏问道：

“喂，布吕内，咱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你们不大喜欢我，但遇到麻烦就来找我，”他回答，接着比较温和地说，“我早让搬家，你们不愿意嘛……”

“搬到哪儿？”

“有空房子嘛，朗贝尔，我叫你去看过底层的厨房有没有空地。”

“厨房！”穆吕叫起来，“谢谢，睡在瓷砖贴面上会拉肚子的，

---

① 德·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74）的作品。

再说那里到处是蟑螂。"

"总比虱子强吧。喂，朗贝尔，我跟你说话呐！你去过没有?"

"去过了。"

"怎么样?"

"已经有人占了。"

"你瞧，一星期前就对你说了，早该去嘛。"

布吕内觉得全身的血直往脸上涌，提高嗓门喊道：

"这儿不可以有虱子，决不可以!"

"得了，得了!"黄毛说，"别嚷嚷，又不是咱们的过错。"

"他嚷得有理！他说的对！我参加了第一次大战全过程，也从未染上虱子，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生虱子，得怪你们这些邋遢鬼，洗也不肯洗的臭小子。"

"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布吕内恢复镇静，和气地说。

"我们乐意呀，但什么措施?"黄毛冷笑道。

"首先，"布吕内回答，"你们每人天天早晨去冲澡。其次，每天晚上每人捉自己身上的虱子。"

"怎么讲?"

"你们脱光衣服，把上衣、衬衫、短裤里里外外的线缝好好瞧瞧，清除虱卵。如果你们系的是法兰绒裤带，那更得注意，那是虱卵最喜欢呆的地方。"

"有意思!"加苏说。

"睡觉时，"布吕内继续说，"把衣物挂在钉子上，包括衬衫，咱们光身子进被窝。"

"那怎么行呢，"穆吕说，"我非犯支气管炎不可。"

"我正想找你算账哩，"布吕内转身冲他说，"穆吕，你是个虱子窝，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胡说!"穆吕气愤得喘不过气,"胡说,我没有虱子。"

"也许现在你还没有,但已经有虱子从老远的地方向你紧逼了,这是非常肯定的,就像我们打了败仗一样肯定。"

"此话没有道理,"穆吕紧绷着脸说,"为什么向我紧逼不向你紧逼?没有道理嘛。"

"有道理的,我来告诉你,"布吕内声如雷鸣,"因为你脏得像头猪。"

穆吕向他恶狠狠瞪了一眼,张大嘴巴,但大伙儿哈哈大笑,群起而攻之:

"他说的对,你发臭发酸,你身上有股不修边幅的姑娘的气味儿,你邋里邋遢,叫人恶心,看着你我饭都吃不下去。"

"我洗的,"穆吕挺起胸膛,目光逼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或许比你们洗得勤快,只不过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得赤条条的,丢人显眼。"

"你昨天洗了吗?"布吕内指着他的鼻子责问。

"当然洗了。"

"那好,让大家看看你的脚。"

"你疯了,"他火冒三丈,赶紧把脚藏在身子底下,盘膝而坐,"我才不让人家看我的脚呢。"

"大家把他的鞋扒掉。"

朗贝尔和黄毛扑向穆吕,把他拦腰抱住,仰面朝天摁在地上,加苏往他腰两侧挠痒痒。穆吕哆嗦、咕哝、流涎、傻笑、叹息,他嚷道:

"别闹,别闹,伙伴们!别使坏!我怕痒痒。"

"那你乖乖别动。"

穆吕安静下来,尽管还在哆嗦。朗贝尔骑在他的胸上,中士解开他右脚皮鞋带子,脱掉鞋,他的脚全露了出来。中士大惊失

色，赶紧把鞋扔掉，忽地站了起来，喊道：

"天哪！"

"哦，天哪！"布吕内情不自禁跟着喊道。

朗贝尔和黄毛默不作声，站了起来，不胜惊讶地望着他。穆吕平静而严肃地重新坐起来。隔壁房间有人怒冲冲地喊道：

"喂，四号的伙伴们！你们在干吗？你们那里有人放臭气，像有哈喇味的黄油臭。"

"穆吕在脱鞋呐，"朗内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直瞪瞪地望着穆吕的脚：大拇趾黑糊糊的穿过破袜露在外面。

"瞧见脚掌了吗？"朗贝尔问，"这已经不是袜子，是花边了。"

加苏掏出手绢捂着鼻子呼吸。黄毛摇摇头，带着几分敬意连声道：

"真倒霉！真倒霉！"

"够了，藏起来吧！"布吕内说。

穆吕赶紧把脚伸进皮鞋。布吕内严肃地接着说：

"穆吕，你是公害，你给我马上去洗淋浴。如果你半小时内不洗干净，休想吃饭，今晚也不许睡在这里。"

穆吕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乖乖站起来，随便问道：

"这么说，这里由你领导喽？"

布吕内避而不答，穆吕悻悻而去，大伙儿都笑，布吕内却一本正经，他想到虱子，心里暗下决心："反正我，绝对不会生虱子的。"

"几点钟了？"黄毛问，"我肚子好饿。"

"正午，"中士回答。

"正午，是发食物的时间了，谁值日？"

"加苏。"

"喂，加苏，快去呀。"

"还早呢，"加苏说。

"对你说，快去，每次你值日，咱们总是最后吃上饭。"

"行哪!"

加苏气冲冲戴上橄榄帽走了。朗贝尔重新埋头看书。布吕内顿时觉得肩胛过敏性痒痒，朗贝尔边看书边搔大腿，黄毛望着他问：

"你有虱子?"

"没有呀，"朗贝尔回答，"但谈起了虱子，就觉得痒痒。"

"巧了，我也有同感，"黄毛说着搔搔脖子，"布吕内，你不痒吗?"

"不，"布吕内回答。

大家沉默不语，黄毛强笑着搔痒，布吕内双手伸进口袋，憋着不搔痒。加苏气鼓鼓回来了，在房门口喊道：

"你们捉弄我吗?"

"面包呢?"

"面包? 疯子，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厨房还没有开门哩。"

"难道六月份的事要重演了吗?"朗贝尔大惊失色地站起来说。

他们的心态无论在有预见性时还是在怠惰时，都准备向最坏处或最好处着想。布吕内转身问中士：

"你表上几点?"

"十二点十分。"

"肯定走得准吗?"

"这是瑞士表，"中士笑眯眯瞧了瞧手表得意地说。布吕内朝隔壁房间的人喊问：

"你们的表上几点?"

“十一点十分，”有人回答。

“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中士得意扬扬地问。

“你对我们说十二点十分，笨蛋，”加苏恼恨地说。

“对呀，法国时间十二点十分，德国鬼子的时间是十一点十分。”

“王八蛋！”加苏怒不可遏，他跨过朗贝尔的身子，躺倒在自己的被子上。

“总不该在法国倒霉的时候把法国时间也丢掉吧，”中士不慌不忙地解释。

“法国时间根本不存在了，傻瓜，从马赛到斯特拉斯堡已经实行德国佬强加的时间。”

“很可能，”中士平静而执拗地说，“但硬要我改变我的时间的人还没有出世哩。”他转身向布吕内解释道，“等到德国佬光着屁股逃跑时，你们就乐意恢复法国时间了。”

“哈哈！”朗贝尔大声道，“瞧瞧穆吕像个上流人物了。”

穆吕回来了，脸色红润，容光焕发，一副做客的模样，大家见了，哄然大笑：

“怎么样？穆吕，好不好哇？”

“什么好不好？”

“水呗。”

“当然，好极了，”穆吕漫不经心地说。

“好样的，”布吕内说，“从今以后，你每天早晨给我们看看你的脚丫子。”

穆吕好像没有听进去，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自命不凡地说：

“有新闻了，伙计们，好好听着！”

“什么？什么新闻？”

大伙儿立即兴奋起来，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咱们可以接待来访了！”穆吕说。

布吕内悄悄站起来走了出去，随他们欢欣雀跃。他加快步子，急速冲下陡峭的楼梯，院子里挤满了人，在蒙蒙细雨中，人们转悠来转悠去，形成一个个圈子，圈外的人往圈内张望，窗口挤着人头，朝院子里探望：发生了什么事情。布吕内进入人群，也转悠起来，但没有好奇心：每天在这块地方总有点事情发生，驻足停留的人们好像等待什么，徘徊的人们直勾勾望着他们。布吕内转来转去，安德烈中士微笑着招呼他：

“喂，布吕内，我打赌你在找施内德尔。”

“你见到他了？”布吕内连忙问道。

“当然，”安德烈打趣说，“他也正在找你哩，”他转身对旁边的人傻笑，“他们俩形影不离，就像衬衫总贴着屁股或跟着屁股跑。”

布吕内淡然一笑。形影不离，为什么不呢？他对施内德尔的友谊是可以容许的，因为不占他的时间，他们的关系好比共乘一条船，没有约束力，万一获赦，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一种没有强求没有权利没有责任的友情，仅有一点点温暖，就像给饿汉一口吃的。他转悠着，安德烈跟着他转悠，默不作声。在这缓慢的人群涡流中有一处绝对宁静的小区：一些穿军大衣的人坐在地上或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安德烈顺路抓住克拉波问道：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受处分的，”克拉波回答。

“什么人？”

“受处分的，对你说了嘛，”克拉波不耐烦地走开了。

他们又漫步转悠，但眼睛不离那些默然呆着不动的人们。

“受处分的！”安德烈咕哝，“第一次见到受处分的。受什么

处分？他们干些什么？"

布吕内喜形于色，他看见施内德尔呆在人群涡流的外缘，一边搓着鼻子一边仔细观察那群受处分的人们。布吕内喜欢施内德尔这种侧着头若有所思的样子，心里高兴："咱们马上聊聊。"施内德尔很聪明，比布吕内更聪明。虽然聪明并不重要，但使得他们的关系很融洽。他把手搭在施内德尔肩上，向他投去一个微笑，施内德尔回报一个淡淡的微笑。布吕内有时琢磨施内德尔是否乐意同他见面，他们经常在一起，但即使施内德尔对布吕内有好感，也不大流露。其实布吕内喜欢这样，他讨厌外露的表示。

"怎么样？"安德烈问，"你找到你的施内德尔了吧？"

布吕内笑了笑，施内德尔则毫无笑容。安德烈问施内德尔："喂，他们为什么受处分？"

"谁？"

"那些人呗。"

"他们没有受处分，"施内德尔说，"他们是阿尔萨斯人。你没看见加尔蒂泽，在第一排？"

"啊，原来如此！"安德烈说，"原来如此！"

他满意了，双手插在衣兜里，知道了情况，满足了，一时没想离开他们，但突然心慌意乱起来，问道：

"他们为什么呆在那里？"

"去问他们呗，"施内德尔耸耸肩说。

安德烈犹豫了一下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步接近那群人。阿尔萨斯人僵硬不安地直挺挺坐着，诚惶诚恐，军大衣下摆像裙子似的围着下身，有如坐在船甲板上的移民。加尔蒂泽盘腿而坐，双手平放在双腿上，两只大眼睛母鸡似的在宽阔的脸上滚动。

"喂，伙计们，有什么新闻？"安德烈问。没有人回答，安德

烈尴尬的脸在他们低着的头上空晃来晃去，重复问道，“有什么新闻?”仍旧没人回答，于是点名提问，“喂，加尔蒂泽，我猜有什么新鲜事了，瞧你们坐成圈圈的。”

加尔蒂泽终于抬起头，傲慢地盯住安德烈。

“你们阿尔萨斯人为什么集合在一起?”安德烈问道。

“因为上边有命令。”

“上边叫你们穿上大衣带上行李?”

“是的。”

“为什么?”

“不知道。”

安德烈激动得面孔通红，问道：

“你们总猜得到吧?”

加尔蒂泽不答理，他背后有人用阿尔萨斯语不耐烦地说话，安德烈急了，话中带刺儿地说：

“行哪，冬天你们丢人现眼，却没想到用土语挽回面子，现在我们吃了败仗，你们连法语都不会说了。”

他们连头都不抬一下，阿尔萨斯语就像清风吹拂树丛飒飒作响，连绵而又自然。安德烈盯视这一片脑袋，冷笑着说：

“因为今天做法国人没趣了，是不是，伙计们?”

“别替我们发愁，”加尔蒂泽生气地说，“我们做不了多久法国人了。”

安德烈犹豫了一下，紧皱眉头，想找个尖刻的妙答，但没找到，于是向后转，回到布吕内身边：

“得了!”

布吕内听见背后有几个人怒气冲冲地责问安德烈：

“你有什么必要跟他们谈话?随他们去吧，他们是德国佬了。”

布吕内瞧了瞧他们，只见一个个苍白乖戾的脸上透着酸奶味儿：妒羡。小市民小商人的妒羡，他们起先妒羡公务员，后来妒羡专业人员，如今妒羡阿尔萨斯人。布吕内淡然一笑，从这些妒火烧红的眼睛中看出他们很不乐意做法国人，这比逆来顺受已经强多了。妒羡，是要煞费苦心的。

"他们曾经借过你什么或帮过你什么吧?"

"你没发疯吧? 头几天我见过一些家伙有肉吃，当着你的面大吃大嚼，让你张着大嘴饿死也不分给你一星半点。"

阿尔萨斯人听见了，把他们的黄头红脸转向法国佬，也许要大打出手了。就在这时，一声嘶哑的喊叫响彻大院。法国人向后惊跳一步，阿尔萨斯人从地上跳起来，作立正姿势，面向出现在台阶上的德国军官，尽管他是个虚弱的高个子，眼睛塌陷，脸上脏得不得了。他开始讲话，阿尔斯人洗耳恭听，加尔蒂泽涨红了脸，伸长脖子，聆听指教。法国人也在听，尽管莫名其妙，依然垂手恭听。他们的怒火平息了，意识到这是参加一次正式的典礼。凡是典礼，总是体面的。军官滔滔不绝，时间在流逝，艰苦而神圣，他操的语言很古怪，听起来好似弥撒上的拉丁文。阿尔萨斯人摆出唱诗班的尊严，谁也不敢妒羡他们了。安德烈点点头，赞道：

"他们说的话叫人莫名其妙，但作为语言却不难听。"

布吕内没有理睬，这种人活像猴子，不到五分钟，怒火就消了。他问施内德尔：

"他讲什么?"

"他对他们说，他们自由了。"

指挥官的声音从又脏又黑的面孔热烈而断续地喷出来，他大声嚷嚷，眼睛却黯淡无光。

"他说什么?"

“多亏了元首，阿尔萨斯才得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施内德尔低声翻译道。

布吕内转过脸观察阿尔萨斯人，他们的脸部表情迟缓，激动了半天还没有表示，只有两三个人涨红了脸。布吕内觉得很有趣。德语嗓音高昂激越，一拍高于一拍，德国军官高举双手，紧握拳头，用双肘为自己颂扬的声音打节拍，全场人心激动，如同看到旗帜听到军乐。两只拳头展开，在空中飞舞，听众浑身打颤，军官高喊：“希特勒万岁！”阿尔萨斯人呆若木鸡，加尔蒂泽转过脸来狠狠瞪了大家 一眼，然后面对指挥官，伸出双臂，大喊：“万岁！”在出现一个难以觉察的静场之后一只只手臂举了起来，布吕内情不自禁地抓住施内德尔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此后高呼万岁一声接一声，有的人带着热忱，有的人只张嘴不发声音，就像有人在教堂唱圣歌是装样子的。最后一排有个彪形大汉低着头，两手插在衣兜里，样子很难过。手臂一条条放下来，布吕内松开施内德尔的手腕。法国人沉默不语，阿尔萨斯人重新作立正姿势，他们板着白色大理石似的脸，看上去又聋又瞎，只有金黄的头发熠熠生辉。指挥官发出一道命令，纵队开始移动，法国人散开让道，阿尔萨斯人在两道好奇的人墙之间列队而过。布吕内转身注视伙伴们烦躁的面孔，很想发现愤怒和憎恨，却只见到一丝淡淡的向往。远处栅栏门打开了，德国指挥官站在台阶上带着宽容的微笑望着纵队远去。安德烈连声说：

“到底呀！到底呀！”

“他妈的，”一个大胡子骂道，“我想起自己生在里摩日心里就……”

“到底呀！”安德烈摇着头连声叹息。

“在犯什么病？”炊事兵沙潘问道。

“到底呀！”安德烈又重复道。

“喂，我说，小鬼，如果只需要高喊‘希特勒万岁’就放你回家，你喊不喊?”炊事兵乐呵呵地问他，“不要紧嘛，喊一喊，反正心里想的不说出来就行。”

“我嘛，当然，”安德烈回答，“人家叫我喊什么就喊什么，不像他们那帮人，他们是阿尔萨斯人，他们对法国是有义务的。”

布吕内示意施内德尔离开，他们躲到空荡荡的后院。布吕内靠在带顶盖的墙上，面对马厩。离他们不远的地上坐着一个瘦高个儿士兵，尖脑顶，头发稀疏，两臂抱着双膝。他不妨害别人，就像林子里的白痴。

“两个阿尔萨斯社会主义者，你见到了吧?”布吕内望着自己的双脚问道。

“哪两个社会主义者?”

“在阿尔萨斯人中认出两名社会主义者，代鲁凯尔上星期跟他们接上头，他们乐意干。”

“怎么啦?”

“他们刚才跟着别人举臂高呼。”

施内德尔没有接话茬儿，布吕内凝视“乡村白痴”：那是个年轻人，鹰钩鼻造型完美，富人的鼻子，卓越的脸上印着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生活，皱纹纤细，肤色白皙，起伏不平的线条透着智慧，整个脸上笼罩着困惑的神情，有如动物走入了歧途。布吕内耸耸肩膀说：

“总是同样的麻烦事：某天你接触一个人，他同意了，第二天人不见了，换房间了，或者装作不认识你了。”他指着“乡村白痴”说，“我习惯跟男子汉打交道，但跟这号人就合不来。”

“别小看这号人，他是汤普森公司的工程师，人称前途无量的后生。”

“可惜，现在，前途无量变成毫无前途了。”

"对啦，"施内德尔问，"咱们究竟有多少人？"

"对你说吧，我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浮动不定。就算咱们有一百来号吧。"

"三万[①]人中只有一百名？"

施内德尔提问的语气平淡，不加任何评论，即使如此，布吕内也不敢正面瞧他。

"有些事情不对头，"布吕内接着说，"如果以一九三六年的基础力量计算，我们应当能够重新聚集三分之一的俘虏。"

"现在已经不是一九三六年的情况了，"施内德尔说。

"我知道，"布吕内承认。

"问题在于，"施内德尔用食指尖抠鼻孔，"我们重点吸收爱发牢骚的人，所以我们的成员不稳定。爱发牢骚的人必然是不满者，而不满者总喜欢嚷嚷。如果你让他对自己说的话做结论，他必定说他当然同意保持斗志，但等你一转身，他就变成一股气流了，我自己有过多次体验。"

"我也一样，"布吕内说。

"应当吸收真正的不满者，"施内德尔说，"吸收所有真正的左派人士，战前阅读《玛丽娅娜》和《星期五》[②]的人士；相信民主与进步的人士。"

"对，很对！"布吕内很赞成，他望着山丘顶上的木头十字架和毛毛雨淋后青翠欲滴的杂草，加添道，"有时我碰见某个仁兄只身一人拖着步子走路，好似久病初愈。我心想，这是个对象。但有什么办法呢？你刚走近，他就害怕了，好像对一切都那么疑神疑鬼。"

---

① 前面多次提到战俘的人数是两万。

② 《玛丽娅娜》和《星期五》是战前两家非共产党左派周刊。

“不完全如此，”施内德尔说，“我更倾向他们是些可怜的羞怯者，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彻底的战败者，而且永远失魂落魄。”

“说到底，”布吕内说，“他们不再坚持斗争，情愿认为他们的失败是无法挽回的，这样想比较体面。”

“是吗？这样想令人宽慰。”

“怎么讲？”

“如果你能想象你的失败是全体人民的失败，那总是令人宽慰的。”

“自杀者的想法！”布吕内厌恶地叹道。

“不错，”施内德尔慢悠悠地接着说，“你知道，他们代表着法国。如果你打动不了他们，你所做的一切是毫无意义的。”

布吕内转过头去凝望白痴，对他那张毫无人色的脸看得着迷了。白痴深深地打了个呵欠，痛快得流出泪水，一条狗跟着打呵欠，布吕内也跟着打呵欠，整个法国都在打呵欠。布吕内停止呵欠，但仍旧低着头，声音低沉而急速地问：

“应当继续吗？”

“继续什么？”

“斗争。”

“你问我！”施内德尔发出一声令人不快地干笑。布吕内猛地抬头，瞥见施内德尔厚嘴唇上一抹既残忍又痛苦的微笑正在消失。

“如果你放弃斗争，你准备干什么？”施内德尔问道，微笑消失，面容恢复平滑、凝重、冷静，死海一般叫人永远难以捉摸。

“准备干什么？我准备逃走，去巴黎找自己的同志。”

“去巴黎？”施内德尔搔搔头

“你认为那边也一样吗？”布吕内急切地问道。

“如果德国人彬彬有礼……”施内德尔沉思着说。

“很有可能，”布吕内插话，“可以肯定他们乐意帮助瞎子穿马路。”

“那么可以肯定，那边也是这个样子，”施内德尔说着猛地直起身子，不客气地审视布吕内，问道：“你抱什么希望呢?”

“我不抱任何希望，”布吕内生硬地回答，“我从来不抱任何希望，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希望，我心里清楚。”

“清楚什么?”

“我清楚苏联迟早要参战的，”布吕内回答，“我清楚苏联在等待时机，我要伙伴们做好准备。”

“时机已经错过了，”施内德尔说，“到不了秋天英国就将完蛋。在存在建立第二战场的希望的时候，苏联都没有干预，你怎么硬想让苏联在即将孤军作战的今天出面干预呢?”

“苏联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布吕内说，“苏联的劳动人民决不允许欧洲的无产阶级陷入纳粹的铁蹄。”

“那他们为什么允许莫洛托夫签署德苏条约?”

“那时没有别的办法嘛，当时苏联没有做好准备嘛。”

“凭什么证明苏联如今万事俱备了呢?”

“我们不是在交易所咖啡厅，”布吕内生气地用手掌击打墙头，“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跟你争论。总之，我是活动家，从来没有时间搞高级政治投机，我有自己的活儿要干。除此之外，我信赖法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一向如此，今天也不会改变。”

“这正是我所说的，”施内德尔闷闷不乐地说，“你靠希望活着。”

他忧郁的语气使布吕内大为恼火，布吕内觉得施内德尔的忧郁是装出来的，但他仍语气平和地反驳：

“施内德尔，法共政治局整个儿发疯并非不可能，但按照这种讲法，你现在头上方的棚顶马上塌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

你不会一辈子来守护它吧。当然你会对我说，如果你乐意，你寄希望于上帝或相信建筑师，但这些都是玩弄字眼，你心里很清楚，世间存在自然规律，楼房之所以长期岿然不动，是因为人们按照自然规律建造的。对吗？那么你为什么要我花时间对苏联的方针提出疑问呢？你想问我为什么相信斯大林？我相信他，是的，也相信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恰如你相信这些墙壁的坚固。换句话说，我知道世间存在历史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劳动人民的国家和欧洲的无产者有着一致的利益。况且我不经常想这个问题，就像你不常想起你住房的屋基：地板在我脚下，屋顶在我头上，我确信无疑，赖以庇护，可以放手从事党指派的具体目标。当你伸手去拿饭盒的时候，你的手势本身就设定了普遍的决定论，同样，我的任何行为都不言自明地肯定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先锋。”他讥讽地瞧着施内德尔，得出结论，“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个活动家。”

施内德尔始终神情沮丧，双臂下垂摆动，眼睛黯淡无神，似乎他想用迟缓的摹拟表演来掩饰思想的敏捷。布吕内经常注意到施内德尔千方百计放慢他才气横溢的思维，好像他想在自己的脑子里引进某种坚韧不拔的思维，他大概认为这种思维是农民和士兵所特有的。为什么？让自己打心底里肯定与他们团结一致吗？为了对抗知识分子和大小头头？因为憎恨学究气？

“好呀，活动吧，老兄，活动吧，”施内德尔说，“不过你的举动倒挺像交易所咖啡厅的闲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招收了百来号可怜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向他们滔滔不绝地吹嘘欧洲光辉的未来。”

“这是必然的，”布吕内说，“在他们还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不能指使他们去干什么，只能聊一聊，接触接触。等不了多久，我们被运到德国，你瞧吧，他们不行动也得行动了。”

“是的，我等着，”施内德尔无精打采地说，“我等着，也不得不等，可神甫和纳粹分子他们却不等哪。他们的宣传比咱们的有效得多。”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布吕内直逼他的眼睛问道。

“我说说而已，没什么意思，”施内德尔惊讶地回答，“咱们在谈招收的困难嘛……”

“难道是我的错吗？”布吕内粗暴地反问，“法国人是没毅力没勇气的混蛋，你能怪我吗？难道是我的错，如果……”

施内德尔猛地挺身打断他的话，脸色铁青，声音急促而结巴，好像另一个人偷了他的嘴巴来骂布吕内：

“你是……一向是……你才是混蛋哩……混蛋是你！有个政党当靠山便自视优越，那是很容易的；受过政治培训和习惯采取强硬手段，便蔑视懵懵懂懂的可怜虫，那是很容易的。”

布吕内没有激动，只是怪自己失去了耐心。他说：

“我不蔑视任何人，至于伙伴们嘛，不言而喻，对他们的过失我会酌情处理的。”

施内德尔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大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等待内心突变，终于大声斥道：

“是你的错，是你的错！”

布吕内直勾勾望着他发愣，但见施内德尔双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胜过怒火，仿佛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仇恨，一种隐藏久远的世仇，终于一下子发作了。布吕内瞧着这张愤怒的大脸，这张公开表明观点的面孔，心想：“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施内德尔一边抓住他的胳膊一边向他指着正在抓耳挠腮、无所事事的汤普森公司的工程师，但因为太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布吕内保持沉着、冷静，别人发火反倒使他冷静。他等着，即将知道施内德尔肚子里藏着什么。施内德尔费了好大的劲才冲口而出：

“喏，他就是没有毅力、没有勇气的混蛋之一，一个平常的人，像我，像穆吕，像我们大家，当然跟你不一样喽。不错，他变成了混蛋，不错，连他自己也深信的确是个混蛋。不过，去年九月，我亲眼在土尔见过他，那时他憎恶战争，但他还是毅然参战了，因为他相信参战有理，我向你保证他不是混蛋……是你使他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你们沆瀣一气，贝当和希特勒，希特勒和斯大林，一鼻孔出气，硬说他们犯了双重罪过：打仗的罪过和打败的罪过。他们曾经相信的参战的种种理由，你们正在一个个推倒。这个可怜虫原以为是为权利和正义而战，你们却想使他相信他是冒冒失失陷入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他完全糊涂了，不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不仅是敌人的军队打了胜仗，而且是敌人的思想取得了胜利。他被世人抛弃，被历史抛弃，呆在那里与死亡的思想为伍，竭力想自卫，重新估计形势。但依靠什么？依靠已经过时的思想工具？你们使他痛心疾首。”

“喂，你跟谁说话？”布吕内忍俊不禁，问道，“跟我还是跟希特勒？”

“我跟《人道报》编辑说话，”施内德尔回答，“跟法共党员说话，跟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为庆祝德苏条约签订发表两栏文章的家伙说话。”

“原来如此，”布吕内说。

“是的，本是如此，”施内德尔毫不示弱。

“法共一向反对战争，你是非常清楚的，”布吕内温和地说。

“反对战争，是的，”施内德尔喊道，“但同时赞成德苏条约，而这个条约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不对，”布吕内有力地反驳，“德苏条约是我们避免战争的惟一机会。”

施内德尔哈哈大笑，布吕内则坦然一笑，不做声了。

“是呀，瞧你说的，瞧你说的，”施内德尔突然止住大笑，“瞧你这副法医的神态。我无数次发现你用冷漠的眼睛观察伙伴们，好像你在察看现场。结果呢？你看到什么了？发现我是个历史进程的渣滓？好吧，渣滓就渣滓，但还没有死，布吕内，还没死呀，可惜得很。我的落魄，我不得不承受，有苦难言哪。你永远不会理解的，你是搞抽象思维的，正是你们这些搞抽象思维的人把我们变成渣滓。”

布吕内一声不吭，静静凝视施内德尔。施内德尔犹豫起来，眼睛冷酷而惊恐，好像有无法挽回的话要讲，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一股恐惧的阴影使他的目光黯然失色，他闭上嘴巴。过了一会儿，他重新用洪亮的嗓音平静而单调地说：

“总而言之，咱们大家都陷入泥潭，你和我们不相上下，这也成了你的借口。当然你继续把自己看成历史进程的动力，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法共正在没有你的情况下重新组合，而且重新组合的基础你一无所知。你可以逃走，但你不敢，因为你害怕面对你在那边发现的现实。你不例外，也痛心疾首。”

布吕内淡然一笑，不对，不是这样的。别人无法使他这样，这些废话跟他没有关系。施内德尔沉默了，微微发抖，总之，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施内德尔没有供认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是有点恼火，仅此而已。至于对德苏条约的议论，自九月以来，他听过不下一百遍了。那个发呆的士兵大概明白有人在谈论他，慢慢舒展开，迈出盲蛛似的长腿，像一头受惊的牲口，侧着身子溜走了。施内德尔究竟是何许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无政府主义者？未暴露的法西斯分子？要知道法西斯分子也自称不赞成战争。布吕内转身仔细观察，只见施内德尔是个衣衫褴褛和彷徨无主的士兵，无所维护，

无可丧失，只是失神地搓着鼻子。布吕内琢磨："他想伤害我。"但他对施内德尔恨不起来，和气地问：

"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还来跟我们为伍？"

"为避免孤单，"施内德尔的声音可怜兮兮，样子老气横秋，沉默片刻后抬起头，淡淡笑着补充，"总应当干点什么吧，不对吗？干什么都行，在某些观点上咱们可以有分歧嘛……"

他沉默了，布吕内也默不做声。过了一会儿，施内德尔瞧了瞧手表，说道：

"是探访的时间了，去看看？"

"我不太想去，你先去吧，也许一会儿我去找你。"

施内德尔注视他片刻，好像想对他说什么，但他转身离开了，消失了。插曲就此结束。布吕内背着双手在院子里散步，顶着毛毛雨，他脑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肚子空空的，咕噜作响，只是面颊和双手感到蒙蒙细雨的喷射。痛心疾首。就算痛心疾首吧。痛心疾首之后呢？"心理学的把戏！"他心里鄙视地骂道。他驻足止步，不由得思念党。院子空荡荡，灰蒙蒙，好像是节假日，隐遁的日子。突然，布吕内拔脚急冲冲跑到前院。一大堆人挤在栅栏旁，鸦雀无声，一个个伸着脖子远望门楼。伙伴们远远站在另一端，顶着相同的毛毛雨，布吕内瞥见站在头排的施内德尔的虎背熊腰。他拨开人群挤了过去，把手搭在施内德尔肩上。施内德尔回头向他热情地笑了笑，说道：

"嗨，你来了。"

"对，我来了。"

"现在是两点五分，"施内德尔说，"门楼栅栏门快打开了。"

他们身旁有个准尉俯身悄悄对自己的伙伴说：

"也许会有娘儿们。"

"我喜欢看见老百姓，"施内德尔兴奋地说，"这使我想起中

学的星期日。”

“你曾是寄宿生?”

“是的，我们在会客室列队迎接父母到来。”

布吕内笑笑，没有接话茬，平民百姓跟他不相干，但他仍高兴呆着不走，因为周围的伙伴给他增添温暖。门楼大门嘎吱打开，一排排等候者窃窃私语，大失所望：“他们就这么点人?”一共三十来人。布吕内俯视那一小片打着雨伞黑鸦鸦挤在一起的人群。两个德国人上前迎接，微笑着对他们说话，检查他们的证件，然后闪过一旁让他们进来。尽是些妇女和老头，几乎全部穿黑衣服，活像雨下的送葬行列。他们提着箱子、袋子、用餐巾盖着的篮子。妇女们脸色阴沉，目光冷漠，神情疲惫。她们小步向前，大腿收缩，被贪婪的目光弄得局促不安。

“她妈的！她们难看死了，”准尉叹道。

“唉，不见得吧，瞧那个褐发女人的屁股。”

布吕内用同情的目光瞧着来访的女人们，确实，她们长得难看，神态冷漠且死板，仿佛她们专程来教训自己的丈夫：“你怎么会当俘虏的，疯了吗？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带得了小孩?”不管怎么说，她们来了，步行或搭运货车，提着沉甸甸的食品篮子。来到医院、兵营、监狱大门前等候的妇女总像她们这样站着一动不动，表情呆板，而在家里，美丽红润的脸蛋带着惊惶不安的目光空守闺房。布吕内在她们的脸上又一次激动地发现“和平”带来的窘况和不幸，她们原先给参加罢工的丈夫们送汤时，眼睛虽也焦躁不安、不以为然，但赤胆忠心。至于来访的男人，他们大部分是粗壮而外表平静的老头儿。他们步履缓慢、笨重，但心安理得：想当初他们赢得了战争，如今问心无愧。这次失败尽管不是他们的失败，但他们仍旧承担了责任。他们大度地肩负责任，有如自家的小孩砸碎了人家的窗玻璃就得赔偿，他们来探望干了

蠢事的小子既不感到生气也不感到耻辱。在他们多半像农民的憨厚的脸上，布吕内突然重新找到他失去的东西：生活的意义。“我以前经常跟他们谈话，他们一般不急于马上理解，总带着冷静而深思的神态聆听，有点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但一旦理解了的东西，他们便永世不忘。”在他心中一种旧的愿望重新抬头：“做工作，感受像他们这种有责任感的成熟目光。”他耸耸肩，往事不可追，还是面对现实吧。他瞧瞧周围的人，一帮神经质的家伙，面孔缺乏表达力，只会做怪相：“我命中注定跟这帮人打交道。”他们踮着脚尖，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注视来访者，目光像猴子似的，既放肆又胆怯。他们曾指望战争使他们成熟为男子汉，赋予他们一家之主的权利和老战士的权利，经过这种隆重的战争洗礼，那场大战，那场世界战争，其荣耀使他们的童年喘不过气来的战争，本应当让位于一场更大的更具体的世界性战争；向德国佬开枪，本应当意味着按父辈的惯例完成屠杀，每一代青年以此为生活的开端。然而他们没有向任何人开枪，更谈不上屠杀，失败了：他们仍旧没有成熟。父辈们生龙活虎地在他们面前列队而过，引起他们的怨恨、忌妒、崇敬和畏惧，使两万名武士重新堕入又懒又笨的小学生的阴暗心理中。突然，队伍中有人转身直面战俘们，看得他们个个无地自容，此人长着浓浓的黑眉毛，猩红的面颊，用手杖的一头挂着包袱扛在肩上。他离队走近战俘们，一手搭在铁丝网上，用布满血丝的大眼睛从下往上瞧着他们。在他迟钝、呆板和凶狠的目光逼视下，他们屏着呼吸等待，缩头收肩地准备吃耳光时躲闪。老汉说：

“喂，你们在这儿呀！”

“是的，老爹，我们在这儿，”沉默片刻后有人回答。

“不太苦吧！”老汉说。

准尉清清嗓子，脸涨得通红，布吕内注意到他皱紧的脸上依

然显露出怀疑的神情。准尉回答：

“苦哇，老爹，我们两万人马都想当英雄，但未发一枪就在无防御工事的地区投降了。”

老汉点点头，深沉地、沉重地叹道：

“可怜的年轻人！”

大家松了口气，轻松地凑上去向他微笑。德国看守上前碰碰老汉的手臂，彬彬有礼地示意让他离开，老汉侧身说：

“等一等，老天！我这就走。”

老汉说着向战俘们递了个会意的眼色，他们喜形于色，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寒光，是死心塌地站在他们一边的老人，所以他们间接地心安理得了。老汉问道：

“日子还过得去吧？”

布吕内心想：“这一下行了，他们要叽叽咕咕诉苦了。”不料，许多人高高兴兴地回答：

“还好，还好，老爹，还过得去。”

“那就好，那就好，”老汉连声说。

他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呆着不走，岩石般的凝然不动。德国看守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老人犹豫了，扫视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好像在寻找自己的儿子，过了一会儿，仿佛想起很久以前的心思，一下拿不定主意，最后用干瘪的声音说：

“小伙子们，你们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错。”

小伙子们没有接话茬，直僵僵地站着，几乎是立正的姿势。老人想说得更具体一点，接着说：

“我们家乡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你们的错。”

小伙子们仍没有答话，老人说：

“再见，小伙子们！”

老人说完就走了，这时人群才突然作出反应，热情地喊道：

“再见，老爹！再见！再见！再见！”

老人走得越远，他们喊得越响，但老人没有回头。施内德尔对布吕内说：

“你瞧！”

“瞧什么?”布吕内如梦初醒，但心里很清楚施内德尔想对他说什么。施内德尔说：

“对我们有点信任就行了。”

“难道我真的像法医吗?”布吕内微笑着问。

“不，此刻不像，”施内德尔回答。

他们友好地互相交换眼色。布吕内猛地转过头去，有所发现似的说：

“瞧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蹒跚了一下，站住脚跟，但手中的小包掉在泥地里。她个儿矮小，头发灰白，握在左手的花束转到右手，然后高高举起右臂，一时间，她的手臂仿佛拔高了，仿佛从肩膀和脖子拔长了，尽管动作笨拙，但最后硬是把花束扔了过来，鲜花终于散落在铁丝网这边的地上。散开的野花中有矢车菊、蒲公英、丽春花，肯定是她沿路采摘的。附近的人们争先恐后去捡花，由于用力过猛，抓住花茎的手指布满了泥土，他们哈哈笑着挺起身子，向献花的女人挥动鲜花，好像向她表示敬意。布吕内觉得喉头发紧，转过身咬牙切齿地对施内德尔说：

“鲜花，好像咱们打了胜仗似的！”

妇女脸上没有笑容，她捡起小包便走了，只见她把包背在雨衣下，扭动着远去了。布吕内张嘴想说什么，但看见施内德尔的脸色，什么也不说了。施内德尔推开周围的人挤了出来，看上去心情不佳。布吕内跟着他挤出人群，把手搭在他肩上问道：

“怎么啦?”

施内德尔抬起头，布吕内掉转脸避开，怕自己的目光、自己法医的目光惹人不快。他瞧着自己的脚重复问道：

"怎么啦？什么地方不舒服了？"

他们俩在毛毛雨下单独站在院子中央。施内德尔说：

"真叫人难受。"他沉默片刻后补充道，"重新见到老百姓，真叫人难受。"

"我也跟你一样感到难受，"布吕内说时没有抬头。

"你，不一样吧，你没有亲人了，"施内德尔说。

过了一会儿，施内德尔解开上衣钮扣，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扁得出奇的钞票夹。布吕内心想："他把一切证件都撕毁了。"施内德尔打开钞票夹，里面只剩一张明信卡大小的相片，他看也没看就把相片递给布吕内。一个眼睛忧郁的少妇出现在布吕内面前，她眼睛下面有一丝笑容，布吕内从未见过这样的笑容。看得出她非常清楚在这个世上存在集中营，存在战争，存在被扣在兵营的战俘，尽管知道，仍然微笑，她向战败者微笑，向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微笑，向历史的渣滓微笑。然而布吕内在她的眼睛里无论如何找不到任何恶意的凶焰，看到的只是信任的微笑，斯文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请求他们宽恕战胜者。布吕内看过许多相片，许多微笑，但战争使它们失效了。而这张刚出现的笑容没有失效，是对着布吕内微笑的，只对布吕内一个人微笑，对战俘布吕内、对渣滓布吕内、对得意者布吕内微笑。施内德尔附在他肩旁说：

"相片旧了。"

"是的，你该把周边剪掉，"布吕内说着把溅满雾水的照片还给他。

施内德尔用衣袖的卷边小心地擦干相片，放回钞票夹。布吕内寻思："她漂亮吗？"说不清，没来得及注意。他抬起头，凝视

施内德尔，心想："她是向施内德尔微笑。"他觉得在用别的眼光看施内德尔。这时过来两个家伙，非常年轻，是轻步兵，他们把捡来的丽春花插在扣眼上，沉默不语，但他们眼皮扇动着，给他们平添了领圣使者的滑稽相。施内德尔的目光跟随着他们，布吕内犹豫了一下，一句老话脱口而出：

"我觉得他们令人感动。"

"真话?"施内德尔说。

他们背后看热闹的人墙解体了，来访者已进入营房。代鲁凯尔摇摇摆摆走过来，后面跟着佩兰和排字工人，布吕内这才想起："对啦，已经三点钟了。"他们三个都板着脸，想到他们背后嘀咕着什么，布吕内有些不快，但这是很难避免的事，于是老远招呼：

"喂，小伙子们，怎么样啦?"

他们走近站定，面面相觑，怯生生不敢开口。布吕内直截了当地问：

"你们别卖关子了，出了什么事情?"

排字工人脸色非常不好，睁大漂亮的眼睛不安地望着布吕内说：

"我们总是按你的要求办事，对吧?"

"是呀，是呀，怎么啦?"布吕内不耐烦地说。

排字工人不知如何往下说，一直低着头的代鲁凯尔接替他说：

"我们很愿意继续做工作，只要你要求我们干，我们一定继续干，但是白费力气。"

布吕内没有吭声。

"伙伴们根本不听，"佩兰说。

布吕内仍没有吭声，排字工人语调平淡地说：

“就在昨天，我跟一个家伙打了起来，因为我说德国佬可能把咱们运往德国，那家伙疯了，他说我是第五纵队的。”他们一起抬头，直瞪瞪望着布吕内，排字工人接着说，“简直到了不能跟他们说德国人坏话的地步了。”

“坦率地说吧，”代鲁凯尔鼓起勇气，直对布吕内说，“我们不拒绝做工作，如果干得不好，可以重新再干。但应当理解我们。我们到处转悠，一天下来少说也得跟二百人谈话，对大伙儿的情绪很了解，你嘛，跟他们接触较少，当然难以体会。”

“怎么啦?”

“照他们这个样子，假如明天释放两万战俘，那就多了两万纳粹分子。”

布吕内感到脸上一阵发热，他一个个瞧过来，问道：

“这是你们的意见吗?”

“是的，”三个同时回答。

“你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布吕内问。

“同意，”他们回答。

“这里有工人、有农民，”布吕内大发雷霆，“你们应当感到羞耻，居然认为工人和农民会成为纳粹分子。要不然就是你们的过错。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块劈柴，明白吗？人是会变的，他妈的，是可以说服的，你们转变不了他们，说明你们不会做工作。”

他转身向前走了三步，猛地转过身来指着他们说：

“事实上，你们摆头头的架子，瞧不起自己的同志，请你们记住一个党员从不蔑视任何人。”他注意到他们直愣愣干瞪眼更生气了，吼道，“两万纳粹分子，你们疯了！你们如果蔑视他们，那是根本改变不了他们的。首先要千方百计理解他们，他们痛心疾首，茫然不知所措，谁要是信任他们，那他们就跟谁走。”施

内德尔在场使他很难受，于是他说，“走，咱们走！”临走前他转身对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的小伙子们说，“我想你们是一时糊涂，算了，不再追究了，但下不为例，别再胡说八道了。明天见。”

布吕内跑步上楼梯，施内德尔跟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布吕内跑进小房间，倒在被子上，伸手拿起一本书：亨利·拉夫当的《姐妹们》①，他用心一行行一字字往下念，终于使自己平静下来，直到天暗下来才想起还没有吃饭，问道：

“你们把我的面包留出来了吗？”

穆吕递给他面包，他接过面包割下一块放进背包以备明晨送给排字工人，然后开始吃饭。康特雷尔和利瓦尔出现在门口，这是串门的时间，他们问候大家：

“大家好！”

“你们好！”屋里的人回答，但都没有抬头。

“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穆吕问。

“听说有人遇到了麻烦，”利瓦尔说，“谁付出代价？当然是我们喽。”

“啊，真有新闻？”穆吕问。

“有个军士长逃跑了。”

“逃跑？为什么？”黄毛问，由于惊讶，语气变得粗鲁。

其他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眼睛显露一丝慌乱，恰似以前在地铁里疲惫不堪的人群突然听见一个疯子狂叫时所表现的那种厌恶。加苏慢慢地重复道：

“逃犯！”

北方佬放下正在雕刻的棍子，惶惑不安。朗贝尔闷声不响地

① 亨利·拉夫当（1859—1940），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姐妹们》发表于一八九六年，后来多次再版。

咀嚼，眼睛茫然而冷漠，过了一会才狞笑着说：

“总有人自以为比别人更紧迫。”

“或者因为喜欢步行，”穆吕说。

布吕内用刀尖剔去面包发霉的部分。碎片纷纷落在被子上，他感到很不自在。外边灰蒙蒙的天色映入房间，外边，在这座死城里，有个人被追得走投无路，到处躲藏。而我们，我们呆在这儿吃饭，今晚在屋内睡觉。他勉强地问道：

“他怎么跑的？”

“猜猜看！”利瓦尔神气活现地瞧着他说。

“我可不知道，从后墙跑的？”

利瓦尔摇摇头，从容不迫、得意扬扬地说：

“下午四点钟在德国佬的眼皮底下，从门楼大模大样地走了。”

大伙儿极为惊讶，利瓦尔和康特雷尔对引起众人惊愕颇为得意，接着康特雷尔声音尖利而急促地解释道：

“军士长老婆来看他时给他带来一小箱旧衣服，他躲到壁橱里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然后扶着老婆的手臂走了出去。”

“没有任何人阻止他吗？”加苏气愤地问。

“阻止？怎么阻止？”

“换了我呀，要是我在门口认出了他，早就报告德国佬了，早就把他关禁闭了！”

“你没发疯吧？”布吕内惊愕地望着他问道。

“发疯？”加苏激动地说，“可怜的法兰西！今天，尽义务的人反倒被看成发疯。”他慷慨陈词，扫视周围的人是否赞成，接着更激烈地说，“等到他们取消探望，你就知道我是否发疯了。我对你们说吧，德国人让家属进来，并非出于无奈。伙伴们，你们不同意我的看法吗？”他见穆吕和朗贝尔点点头，口气严肃地

说，"说真的，德国佬总算客气一点了，怎么感谢他们？让他们下不了台？他们肯定要发火的，怪不了他们。"

布吕内刚准备张嘴骂他混蛋，施内德尔赶紧使个眼色加以阻止，自己则大声骂道：

"加苏，你真没出息。"

布吕内嘴上不说，心里却辛酸地想道："他急忙辱骂是为了阻止我评判加苏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不评判加苏，也从不评判任何人，他在我面前为他们感到羞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他们做什么，他都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

加苏瞪视施内德尔，目光闪烁，施内德尔也不客气，回瞪他一眼。加苏垂下眼睛，解释道：

"好！好！得了！让他们取消探望好了，就算我什么也没说，反正我无所谓，家父家母远在奥朗日。"

"我更不用说了，"穆吕说，"我是孤儿，不过总得为伙伴们着想哪。"

"不错，"布吕内说，"你有权这么说，穆吕，你每天洗得干干净净，为的是不让伙伴们染上虱子。"

"这不是一码事，"黄毛突然插进来说，"穆吕邋遢，这不假，但他只使咱们几个人难受；现如今，一个人为自己方便，不顾惜两万人遭殃，未免太不像话了。"

"要是德国佬抓住他，要是德国佬让他坐牢，"朗贝尔说，"我决不会怜悯他。"

"你想一想，"穆吕说，"入伍六周那位先生便走了。难道他不能像咱们这样吗？嗯？"

这话说到中士的心里去了，他叹道：

"这便是法国人的性格，所以我们打输了。"

"尽管如此，你们还是很希望处在他的位置，为没敢冒险而

感到羞愧吧。”

“你想错了，”康特雷尔生气地说，“他若冒了什么风险，比如屁股上挨了一枪，不管怎么想他，说他混蛋也罢，爱冒险的狂热者也罢，反正他是有胆量的。而那位先生并非如此，若无其事地走了，在他老婆的保护下溜了，是个没种的东西，简直不是逃跑，而是犯了背信罪。”

布吕内感到脊梁上一阵寒战，他挺直身子，把在座的一个个打量过来：“好哇！既然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明天晚上我就爬墙逃走，咱们走着瞧吧，看有没有人去揭发我。”

大伙儿局促不安起来，加苏则毫不示弱，他说：

“我们不会揭发你，这你心里非常清楚，但一旦出了这个门，保证狠狠揍你一顿。因为，如果你逃跑，肯定倒霉的是我们这拨人。”

“揍一顿？”布吕内嘲笑着说，“揍一顿，就凭你？”

“是呀，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上。”

“得了，等十年后你从德国回来，再跟我较量吧。”

加苏正想反驳，利瓦尔抢先说：

“别跟他争了，反正咱们国庆节就获自由了，这是官方消息。”

“官方消息？”布吕内打趣道，“你看见写成文字的东西了？”

“我没有看见写成文字的东西，但八九不离十了，”利瓦尔装作不屑正面回答，转身对其他人说。昏暗中一张张脸兴奋得发亮，如同无线电收音机里的灯泡，暗中透着乳白的亮光。利瓦尔笑容可掬地打量大伙儿许久，然后解释道：“是希特勒说的。”

“希特勒！”布吕内气得发昏。

“并非因为我喜欢那个家伙，”利瓦尔没理睬布吕内的震惊，接着说，“当然喽，他是咱们的敌人。至于纳粹主义，我不赞成

也不反对，这个主义在德国佬那里可能成功，但不符合法国人的气质。不过，希特勒有一件事是可靠的，他说到做到，非但如此，甚至提前做到。"

"他说释放我们了？"朗贝尔问。

"当然。他说：六月十五日我将到巴黎，七月十四日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妻子跳舞啦。"

"我想他是说：我们跟你们的妻子跳舞。"北方佬声音怯生生地说，"我们是指德国佬。"

"你在场听见的？"利瓦尔瞪着他问。

"没有，听别人说的，"北方佬回答。

"你呢，你在场吗？"布吕内见利瓦尔冷笑，反问他。

"当然在场，就在哈格诺嘛，伙伴们有一台收音机，我进屋时希特勒刚说完这句话，"他点点头，得意地重复道，"六月十五日我们将开进巴黎，七月十四日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妻子跳舞了。"

"哈哈！"大伙儿兴致勃勃地重复道，"六月十五日我们将开进巴黎，七月十四日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妻子跳舞了。"

妻子，跳舞。他们仰面朝天，缩着脖子，手掌支着帐篷帆布，双脚舞动起来，随着节奏由慢到快旋转，震得地板咯啦作响，仿佛在星光照耀下查特顿十字路口的高楼大厦中间翩翩起舞。加苏镇静下来，俯身用合乎逻辑的语气向布吕内解释道：

"希特勒，他不是疯子，你明白吧。他为什么要把一百万战俘安置到德国去呢？你说说看，为什么要养活一百万张嘴呢？"

"为了让他们干活，"布吕内回答。

"干活？跟德国工人一起干活？那可美了，德国佬只要让我们跟他们聊聊天，他们的士气就完了。"

"用什么语言聊天？"

“随便用什么语言，用简单的法语呗，用世界语呗，法国工人天生机灵，爱责难人，专横任性，不用多久就把德国佬同化了。你尽可放心，希特勒早就想到了，他可不疯哩，不，决不。我嘛，跟利瓦尔一样，不喜欢此人，但尊重他，像他这样值得尊重的人我说不上许多。”

大伙儿点头赞成，郑重其事地说：

“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热爱自己的国家。”

“他是有理想的人，当然与咱们的理想不同，但仍旧值得尊重。”

“一切主张都值得尊重，只要是真诚的。”

“我们的主张呢，喂，我们的议员们，他们有什么理想？塞满自己的腰包，对啦，还有小娘儿们，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用我们的钱大吃大喝。在他们国家就不是这样，你交了税，可你知道人家把你的钱派什么用场。每年税务员给你发一封信：先生，您付了多少税金，好，这意味着为病人付了多少药钱或者建造了多少平方米的高速公路。我说的不错吧。”

“希特勒并不想跟我们打仗，”穆吕说，“是我们向他宣战的。”

“等一等，不是我们，是达拉第，他甚至没有征求众议院的意见。”

“这正是我所说的，现在你明白了吧，希特勒不是胆小鬼，他说：‘你们找上门来了，伙计们，那么我奉陪。’结果，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现在呢？你以为他乐意奉陪一百万战俘？你走着瞧吧，不出几天他就会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碍我的事，还是呆在你们国家吧。然后他掉头去对付俄国人，他们跟俄国人会打得鼻青脸肿的。法国嘛，你想怎么会令他感兴趣？他根本不需要。他把我们的阿尔萨斯重新拿过去，为了

声誉而已，让他拿去算了，我们向来不在乎阿尔萨斯人，告诉你吧，我向来受不了他们。”

“且慢，”利瓦尔暗自好笑，摆出自命不凡的样子说，“假如我们产生一个希特勒呢！”

“嘿，可怜的朋友！”加苏说，“希特勒指挥法国士兵？可怕！那么此时此刻，咱们就在君士坦丁堡了，”他使了个轻浮的眼色补充道，“因为法国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如果有强人指挥的话。”

布吕内猜想，施内德尔大概羞愧得要命，不敢看他。于是他站起身，背朝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心想拿他们毫无办法，走出房间，到达楼梯台，但犹豫了。他望着拐向半明半暗的楼梯发愣：此刻营房门一定关上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囚徒。早晚我还得回到牢房，跟其他人一起躺在地板上听他们说梦话。在他脚下，营房飒飒作响，喊声和歌声通过楼梯井传上来。地板咯啦咯啦作响，他急忙回头，但见施内德尔正在昏暗的楼道里向他走来，穿过一道道从房间里延伸出来的白日余辉。要问问他：“怎么！你还有胆量替他们辩护吗？”施内德尔此刻离得很近了，布吕内瞧了瞧他，但什么也没说，把臂肘支在楼梯栏杆上；施内德尔来到他身旁，也把臂肘支在楼梯栏杆上。布吕内说：

“还是代鲁凯尔说得对。”

施内德尔没有接话茬，布吕内心想，还能指望他回答什么呢。一个微笑。毛毛雨下几朵红花。只需对他们表示信任就够了，一点点信任，一点点信任，嗯！谁相信你的鬼话。他怒不可遏地重复代鲁凯尔的话：

“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当然，光凭信任是不够的！信任谁？信任什么？需要痛苦。恐惧和仇恨，需要反抗和屠杀，需要铁的纪律。当他们没有什么

可失去时，当他们的生活比死亡更糟糕时……他们俩肩并肩斜倚在黑洞洞的楼梯井上，闻着灰尘的味道。施内德尔压低声音问道：

“你真的想逃跑吗?”他见布吕内盯着他不回答，接着说，“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只有你会这样吧，”布吕内辛酸地说。

底层有人合唱：

喝一杯，喝两杯，为情人的健康干杯!

逃跑，抛弃两万人马，让他们在泥潭里受罪，我若如此，还有权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吗？但倘若巴黎有人等我回去呢？他想到巴黎，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厌恶。他说：

“我不会逃跑的，气头上说说罢罢了。”

“要是你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总有事可做的。应当因地制宜，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下一步，到时候再说。”

施内德尔叹了口气，布吕内突然说：

“你倒该逃走。”他见施内德尔摇摇头，接着说，“那边，有你的妻室呀。”施内德尔仍摇摇头，布吕内问道：“为什么？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留恋的。”

“到处一样糟糕，”施内德尔回答。

喝一杯、喝两杯，为情人的健康干杯!

“但愿快见到德国!”布吕内说。

“但愿快见到德国，是的，赶快!”施内德尔第一次难为情地重复道。

让向我们宣战的英国国王见鬼去吧!

这节车皮装着二十七人，吱嘎作响，车外，一条运河沿铁路向前延伸。穆吕说：

“总之，破坏不怎么严重。”

德国人让拉门开着，日光和苍蝇从容进入车厢。施内德尔、布吕内、排字工人坐在门口的地板上，双腿垂在外面，这是个晴朗的夏日。穆吕满意地重复道：

“说真的，破坏不怎么严重。”

布吕内抬起头，只见穆吕心满意足地站着眺望飞逝而过的田野和牧场。天气炎热，人身上发臭。有个家伙在车厢尽里打鼾。布吕内俯身车外，瞥见行李车里德国头盔在枪筒上闪闪发亮。一个晴朗的夏日，万籁无声，只听到火车隆隆，运河汩汩。每隔很长一段距离，道路上、田野里便出现一个弹坑，坑里的积水映着天色。排字工人自言自语道：

“跳下去并不困难嘛。”

“他们会向你开枪，就像打兔子一样，”施内德尔肩膀一拱，示意德国人手中的枪。

排字工人没有答辩，俯身车外，好像要往下跳，布吕内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排字工人发呆地重复道：“并不很难嘛。”

穆吕在排字工人的颈背拍了一巴掌，说道：

“当然不难，咱们正开往沙隆哩。”

“真的吗？是开往沙隆吗？”

“你也看了告示。”

“告示上没有写开往沙隆。”

“确实没写，但上面写着咱们留在法国，不对吗，布吕内？”

布吕内没有马上回答，确实的，前两天墙上贴出指挥官签署的告示，上面写着：“巴卡拉营的战俘将留在法国。”尽管如此，他们仍旧被装上火车，开往未知的地点。穆吕钉着问：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的，是真的，真的！别烦我们啦，你明明知道是真的。”

“是真的，”布吕内瞥了排字工人一眼，和气地说。

“很奇怪，我旅行的时候总觉得不踏实，”排字工人松了口气，带着放心的微笑，转身向布吕内爽朗地笑出声来，补充道，“我一生中也许乘过二十次火车，但每一次都叫人心绪不宁。”

他笑嘻嘻的，布吕内看着他笑，心里却想：“他的情况不妙。”吕西安坐在后面一点，双臂抱着两踝，他年轻，戴着眼镜，长相和气。他说：

“我父母定好星期天来看我。”

“你不乐意在家里跟他们团聚吗?”穆吕问他。

“当然。但既然他们定好星期天来，我就希望星期一开拔。”

“居然愿意多呆三天，”大伙儿群起而攻之，“他妈的，有人无法控制自己，一天天往下拖。喂，为什么不拖到圣诞节呢?”

“我父母年事已高，”吕西安笑吟吟和气地解释道，“让他们白跑一趟，我心里怪难受的。”

“得了，等他们回到家，由你接待他们吧，”穆吕说。

“那敢情好，”吕西安说，“不过我没有这么走运，他们至少得用一周时间来遣散我们。”

“不一定吧？不一定吧?”穆吕连声道，“德国佬干事可能很快的。”

“我嘛，只要求一件事，”汝拉人说，“就是回到自己家收割薰衣草。”

布吕内回头看了看，车厢里白蒙蒙布满灰尘和烟雾，有人站着，有人坐着，从一双双叉开的腿中间，他瞥见伙伴们脸上平静和气、略带微笑。汝拉人是个大块头，剃着光头，一只眼睛蒙着

黑布条，一副凶相。他盘腿而坐，尽量少占地方。布吕内问他：

“你是什么地方人?”

“马诺斯克人，我原先在海运部门服务。现在我和妻子一起生活，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收草。”

排字工人眼睛一直盯着铁路，他说：

“正是时候。”

“怎么啦？小伙子?”布吕内问。

“让他们放掉我们，正是时候。”

“是吗?”

“我很发愁。”

布吕内心想：“原来他也如此。”但他看见排字工人的眼睛是那样的塌陷和发亮，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心想：“他很快会意识到的。”施内德尔说：“对啦，小伙子，你怎么不再逗我们说笑了，怎么啦?”

“没怎么，现在好了，”排字工人回答，他想解释一下，但找不到词儿，于是做了个抱歉的手势，简单地说：

“我是从里昂来的。”

布吕内感到很不自在，心想：“我早已忘记他来自里昂，已经让他干了两个月，却对他毫不理解。此刻他紧靠着我，正患着思乡病。”

“咱们真的开往沙隆?”排字工人转过脸来突然问道，布吕内发现他眼中隐显焦急的苦楚。

“你又来啦!”穆吕不耐烦了。

“得了，得了，得了，”布吕内说，“即使不是开往沙隆，咱们迟早也会回来的。”

“必须开往沙隆，必须开往沙隆，”排字工人说，样子就像做祈祷，眼睛盯着布吕内接着说，“你知道吗，若不是因为你，我

早逃了。”

“若不是因为我?”

“是呀，自从有了负责人，我就必须留下了。”

布吕内没有吭声，心想：“当然，因为我的缘故。”但他并没有感到欣慰。排字工人继续说：

“要不然我今天已在里昂了。你想想看，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就被动员入伍，我的手艺都忘光了。”

“会很快恢复的，”吕西安说。

“怕不容易吧，”排字工人像哲人似的摇摇头，“你们走着瞧吧，手艺这东西是很难恢复的，”他神态木讷，两眼空茫，补充道，“晚上在我父母家里我把什么都擦得亮光光的，我不喜欢呆着什么也不干，硬是要什么都干干净净。”

布吕内用眼角瞧他，只见他失去平日明朗和快活的神态，从嘴里吐出的话语有气无力，黑色的茸毛在瘦削的双颊乱长。一条隧道吞没头几节车皮，布吕内望着火车驶入的黑洞，猛地回头对排字工人说：

“你想逃的话，就在此刻。”

“怎么说?”

“你跳下去就行了，等别人发现，火车已全部进入隧道。”

排字工人呆望着他，接着眼前一片漆黑，布吕内嘴里眼里全是烟灰，连咳了几声。火车放慢速度。

“跳，”布吕内咳着说，“快跳呀。”

他不见反应，只见浓烟逐渐变淡，突然满脸阳光。排字工人仍坐着没动窝儿。

“怎么没跳?”布吕内问道。

“有什么必要? 既然咱们开往沙隆，”排字工人挤挤眼睛说。

布吕内耸耸肩膀，放眼望去，只见运河边有家农舍酒店，一

个家伙坐在水边林荫小径上喝酒，布吕内只看得见他的鸭舌帽，酒杯和高鼻子。另外，小路上有两个人，他们戴着扁平的窄边草帽，边走边聊天，怡然自得，对隆隆驶近的火车连头也没回。

“喂！喂！伙计们！”穆吕朝他们喊道。

一转眼，他们不见了。但眼前出现另一家酒店，新开张的——钓鱼台。一架钢琴的叮咚声传到布吕内耳里，但很快消失了。只听见行李车上德国佬发出的声响。布吕内看见一路上首次出现的古堡：位于大花园尽头的古堡雪白鲜亮，两侧各有一座尖顶的钟楼；花园里一个小姑娘捧着一个铁环，神情严肃地望着前方，她那年轻的眼睛似乎代表无辜而过时的法兰西望着战俘们经过。布吕内眺望小姑娘，想起贝当。火车穿过这道目光，穿过充满明智游戏、良好思想、小忧小虑的未来，驶向土豆地，驶向军火工厂，驶向人类真正黑暗的未来。布吕内背后的战俘们挥动着手，他发现车厢里所有的战俘都拿着手绢挥动，但小姑娘没有回礼，一味紧紧地抱着她的铁环。

“他们问个好总是可以的吧，”安德烈说，“九月他们很高兴我们出来打仗保卫他们。”

“就是嘛，”朗贝尔说，“不过，我们这一仗没打成。”

“怎么，是我们的过错吗？我们是法国战俘，有权得到敬礼。”

有个老头在钓鱼，他坐在帆布折凳上，连头也不抬。汝拉人冷笑着说：

“他们又过上小康日子了……”

“我看确实如此，”布吕内说。

火车在宁静的氛围中行驶：渔翁垂钓，农舍错落有致，窄边草帽点缀其间，天空是这般的宁静，布吕内回头看了一眼，伙伴们低声抱怨，但一个个看得入迷了。

“别急嘛，”马夏尔说，“那老头儿做得对呀，再过一星期我也要去捉鱼了。”

“用什么捉鱼？用线吗？”

“不，去你的，用假虫饵。”

他们的自由似乎就在眼前，就像这熟悉的景色，这平静的水面，手到擒来了。和平，劳动。这老汉今晚捉了鮈鱼回家，再过一星期他们就自由了：证据在眼前嘛，暗示的但美妙的证据。布吕内很不自在，惟有他看得清未来，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滋味不好受哇。他掉过头去看另一条铁轨的枕木，只见枕木飞逝而过，心想：“我能说什么呢？反正他们不信我的话。”转念一想，觉得自己该高兴才是，他们很快终将明白过来，他总算可以开展工作了。然而他的肩上和臂上感到排字工人由于焦躁而散发的热气，不由得心头一怔，这种沮丧的感觉很像受到良心的责备。火车放慢速度。

“怎么回事？”

“嗨！”穆吕自命不凡地说，“是扳道岔呗。你们知道吧，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十年前我是旅行推销员，每星期走这条线。你们一会儿就看到，火车向左拐弯。向右拐，是北上吕内维尔和斯特拉斯堡。”

“吕内维尔？”黄毛说，“我恰恰以为应该经过吕内维尔。”

“不，不，我对你说了，我熟悉这条线，很可能通往吕内维尔的路线中断了，所以南下走圣迪耶，绕过吕内维尔，现在咱们北上。”

“往右拐，就是去德国？”拉梅尔声音慌乱地问。

“对，对，咱们正在往右拐。左边是南锡，巴勒迪克和沙隆。”

火车放慢速度，停了下来。布吕内回头观察伙伴们，他们泰

然自若，有的脸上挂着笑容，只有钢琴教师拉梅尔咬着下嘴唇，扶着眼镜，神情烦躁和沮丧，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穆吕大声喊话：

“喂，小娘儿们，亲吻一下，小宝贝心肝，轻轻吻一下。”

布吕内朝他喊话的方向望去，只见六个穿连衫裙的姑娘，粗胳膊红红的，脸色健康，她们六个在道口栅栏的另一边朝他们眺望。穆吕向她们送去飞吻。她们没有笑容，其中有个褐发胖姑娘，长得不难看，开始叹息，随着叹气，她的乳房高高隆起。他们睁大眼睛凝望，神情好不凄惨，而六个姑娘孩子般地噘着嘴，快哭出来似的，更使得她们的脸显得粗俗和呆板。

“来呀，来呀，做一个好动作！”穆吕喊道，忽然心血来潮，补充道，“总得给奔赴德国的小伙子们送上几个飞吻吧？”

“喂，别讲丧气话！”他背后立即有几个人抗议。

“你们给我闭嘴，我这么说是让她们朝我们笑一笑，”穆吕转身非常自在地说。

“那好！那好！”大家又喊又笑。

褐发姑娘仍目光惊恐地望着他们，她犹豫不决地抬起手，放到下垂的双唇，然后机械地把手抛出来。

“再好一点！再好一点！”穆吕喊道。

一声怒气冲冲的德语吆喝吓得他赶紧把头缩了回来。汝拉人说：

“闭上嘴吧，再闹，人家把车皮拉门关上了。”

穆吕没有辩驳，只低声骂道：

“这小地方的娘儿们真差劲！”

火车启动，嘎吱作响，慢慢向前滚动。大家默不作声，穆吕半张着嘴等着，火车发出隆隆声，布吕内心想：“关键时刻到了。”火车咯啦咯啦换道，猛地晃动，穆吕失去平衡，一把抓住

施内德尔的肩膀，一边高呼胜利：

“行啦，伙伴们，行啦！咱们开往南锡啦！”

大家又笑又叫，拉梅尔激动地大声问道：

“肯定吗？真的开往南锡？”

“看一眼就知道了嘛，”穆吕指着铁轨说。

确实火车向左拐弯，走成一个弓形，此刻不用俯身门外也能看清小火车头。

“以后呢？直达吗？”布吕内回头问道，他看见拉梅尔的脸色发灰，苍白的嘴唇还在发抖。

“直达？”穆吕好笑地反问，“难道人家还让我们换火车？”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还有没有别的道岔？”

“还有两处，”穆吕回答，“一处在弗鲁阿尔之前，另一处在默兹河畔的帕尼。但你用不着担心，我们向左行驶，一直往左，直通巴勒迪克和沙隆。”

“什么时候可以确信无疑？”

“你还想要什么？现在就确信无疑了。”

“前面道岔呢？”

“嘿！”穆吕解释道，“你指的是第二个道岔吧，如果向右拐弯，那就是开往梅斯和卢森堡。第三个道岔无关紧要，如果向右拐弯，那就是通向凡尔登和色当，到那边去干什么？”

“那么第二个道岔，”拉梅尔说，“就是下一个哟……”他把话咽了回去，蜷做一团，双膝顶着下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安德烈说：

“喂，别让我们扫兴，你走着瞧吧。”

拉梅尔没有吭声，顿时车厢里鸦雀无声，气氛沉闷，大家板着脸，有点紧张。布吕内听到抑扬的口琴声，安德烈暴跳如雷：

“喂，停止音乐！”

“我总有权玩口琴吧，”车厢里有个声音说。

“不要音乐！”安德烈重复道。

那个不吹口琴了。火车慢慢加快速度，越过一座桥，排字工人叹道：

“再见，运河。”

施内德尔坐着睡熟了。脑袋耷拉下来。布吕内感到无聊，望着田野，脑子空空的。过了一会儿，火车又放慢速度，拉梅尔忽地挺起身子，眼神惊慌地问：

“怎么回事？”

“别紧张，到南锡了，”穆吕说。

道碴堆得比车厢还高，像一堵墙一样挡在他们面前，碴墙上端有一条白石挑檐，再上面有一排铁栅栏。穆吕说：

“上面有一条街。”

布吕内突然觉得背上有块巨物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原来是伙伴们以他为支点俯身门外张望，他们扭着头朝天上看，火车头的浓烟滚滚涌入车厢，布吕内连连咳嗽。马夏尔说：

“你们瞧，上面有人。”

布吕内仰面朝天，觉得后脑顶着一块很硬的东西，两肩压着好几双伙伴们的手，果然瞥见有个人俯在栏杆上。他通过栅栏看得见那人穿黑上衣和条纹长裤，手里拿着公文包，四十岁模样。

“您好！”马夏尔喊道。

“你们好，”那人回答，他蓄着小胡子，面孔瘦削冷峻，眼睛浅蓝浅蓝的。

“你好，你好！”大伙儿纷纷向他致意。

“南锡的情况怎么样？”穆吕问，“毁坏得不太厉害吧？”

“不，”那人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穆吕说。

那人不说话了，大伙儿好奇地凝望着他。汝拉人问：

“市面恢复了吗?”

车头鸣笛，那人把手贴着耳朵卷成喇叭形，喊道：

“什么?”

汝拉人在布吕内头顶上方打手势，示意他不能喊得更响了。吕西安对汝拉人说：

“问问他南锡战俘的情况。”

“什么？战俘?”

“问他是否知道战俘的情况。”

“等一等，根本听不见，”穆吕说。

“快问，火车马上又要开动了。”

汽笛停止了。穆吕喊道：

“市面怎么样？恢复了吗?”

“你们想得倒好，城里那么多德国人!”那个当地人回答。

“电影院重新开张了吗?”马西亚尔问。

“什么?”那人听不清。

“他妈的，”吕西安骂道，“扯什么电影院，别乱扯，让我来问他，”没等喘上气来就问，“战俘呢?”

“什么战俘?”那人问道。

“这里没有战俘吗?”

“有过，但现在没有了。”

“他们去哪儿了?”穆吕大声问道。

“当然去德国了!”那人惊愕地望着他回答。

“哎呀，别推呀，”布吕内说，他两手用力把身体支撑在地板上，伙伴们压在他身上，一起向上喊道：

“去德国？你没发疯吧？你是说去沙隆吧？去德国了？谁对你说他们去德国了?”

那个当地人没有回话，镇静地俯视着他们。汝拉人说：

“别乱嚷嚷，伙伴们，别一起问话。”

大伙儿不吭气了，汝拉人大声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

一声怒吼。一个德国看守举着带刺刀的枪从行李车厢跳下来，跑到他们面前，是个很年轻的小子。他气得满脸通红，嗓音发哑，飞快地喊了一通德国话。布吕内突然觉得如释重负，背上的巨物卸掉了，伙伴们立即重新坐下。看守不说话了，但仍在他们面前，持枪立正。那个当地人仍站着，凭着栏杆俯视他们，布吕内猜想车厢暗处一双双焦躁不安的眼睛正向上默默地讯问。坐在他后面的吕西安低声骂道：

“糟糕！太糟糕了。”

那个当地人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虽然装着一肚子秘密，却毫无用处。车头鸣笛，一股浓烟涌进他们的车厢；火车开动，慢慢向前行进。布吕内咳嗽，看守等到行李车来到他跟前，把长枪向上一扔，从行李车厢伸出两双手，露着绿色的衣袖，抓住看守的双肩，把他拽了上去。

“那个混蛋知道什么呀！”

“对，他知道什么呀！即使战俘们离开了，他也只是看见他们离开而已。”

愤怒的声音在布吕内背后爆发，布吕内淡然一笑，什么也没说。拉梅尔却说：

“他猜想而已，他猜想他们去德国了。”

火车加速行驶，沿着空荡荡的大月台出站，布吕内看见一块示标牌上写着：“出口。地下通道。”火车隆隆滚滚，车站消失得无影无踪。紧靠布吕内肩膀的排字工人肩膀颤抖，突然大发脾气，骂道：

“没有把握却硬那么说话定是个坏蛋。”

“说得对，十足的坏蛋，”马夏尔附和道。

“干这种事的人必定糊涂透顶……”穆吕说。

“糊涂?”汝拉人反驳，“你没有看清楚他吧！我向你发誓那家伙不糊涂，他知道自己干什么，我对你说吧。”

“到底知道干什么?”

布吕内回头，看见汝拉人狞笑着说：

“他是第五纵队的成员。”

“喂，伙伴们，他说得对吗?”朗贝尔问。

“闭嘴吧，混蛋！你想去德国就自愿报名吧，别来瞎搅和。”

“吵什么，到道岔就知道啦，”穆吕说。

“什么时候到分岔口?”拉梅尔问，他脸色铁青，手指轻轻地拍着军大衣。

“再过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吧。”

大伙儿不做声了，静静地等候，脸绷得紧紧的，眼睛空茫茫的，自从溃退以来，布吕内还从未见过他们这副样子。寂静无声，只听见车厢嘎吱嘎吱作响。天气炎热，布吕内很想脱去上衣，但他夹在排字工人和车厢内壁之间动弹不得，汗珠一滴滴滚进脖子里。排字工人眼望别处对他说：

“喂，布吕内!”

“怎么啦!”

“刚才你叫我往下跳的时候，不是笑话我吧?”

“为什么要笑话你?”布吕内反问道。

排字工人向他转过脸去，孩子气的可爱的脸上尽管布着皱纹、污垢、胡子，却一点不显老。他说：

“我不能忍受去德国，”他见布吕内没有反应，接着说，“我不能忍受，我会死在那边的，肯定会死在那边的。”

“那你就跟大家一样，随遇而安吧，”布吕内耸耸肩说。

“大家都会死掉的，大家，大家，大家。”

布吕内抽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亲切地安慰道：

“小家伙，别激动。”

排字工人浑身发抖，布吕内劝他说：

“你要是嚷嚷，会引起伙伴们恐慌的。”

排字工人欲言又止，顺从地说：“你说得对，布吕内，”他做了个失望和无奈的手势，垂头丧气地说，“你总是对的。”

布吕内朝他笑了笑。过了一会儿，排字工人声音低沉地问道：

“这么说，是开玩笑喽?”

“什么?”

“刚才你叫我跳车是开玩笑喽?”

“行了，别再扯了，”布吕内回答。

“要是我现在跳车，你会见怪吗?”排字工人问。

布吕内瞧了瞧行李车，枪筒伸出车外，闪闪发亮。他说：

“别干傻事，你会吃枪子儿的。”

“让我碰一下运气吧，嗯，让我碰一下运气吧，”排字工人央求道。

“不是时候呀……”布吕内说。

“不管怎么，我去那边肯定活不下来，反正是死，不如死就死在……”排字工人见布吕内没有反驳，接着说，“不过得告诉我，你对我见怪不见怪。”

布吕内眼睛始终不离行李车上的枪筒，慢慢地冷冷地说：

“是的，我会见怪的。不许你胡来。”

排字工人低下头，下巴不住地蠕动，布吕内看在眼里。

“你好心狠，”施内德尔说。

布吕内转过脸去，不理会施内德尔严峻的目光，只是一味紧靠着门框，好像对施内德尔说："我阻止他跳车，是不想让他被打死，你看不出来吗。"但他不能说，因为不想让排字工人听见。对施内德尔横插一杠，他心里很不愉快，暗自骂道："真糟糕。"但看着排字工人瘦削的颈背，转念一想："如果他死在那边呢?"进而心里嘀咕："他妈的！我变了。"火车放慢速度，快到分岔路口了。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什么也没说。火车停下来，寂静无声。布吕内抬头张望。穆吕压着他俯身门外，张着嘴观察道路，脸色青灰。从路堤的草丛里传来蟋蟀的叫声。三个德国人跳下车厢，活动一下腿，他们笑着经过布吕内所在的车厢。火车开动了，他们转身跑回行李车厢。穆吕突然大声喊道：

"往左，伙伴们，咱们往左开了。"

车厢震动，嘎吱作响，好像快出轨似的。布吕内又一次感到双肩压着好多人，他们竞相俯身张望。大伙儿起哄：

"往左！往左！咱们开往沙隆……"

其他车厢门口也伸出许多被烟熏黑的脑袋，个个笑逐颜开。安德烈喊道：

"沙博！咱们开往沙隆！"

"快了，伙伴们，快了！"沙博从第四节车厢探出身子，笑着喊道。

大家开怀大笑，布吕内听出加苏的声音：

"哟！他们跟咱们一样虚惊一场。"

"你们明白了吧，伙伴们，"汝拉人说，"那个当地人确是第五纵队的。"

布吕内瞧了瞧排字工人，见他闷声不响，浑身颤抖，一滴眼泪沿左颊流下来，在污浊墨黑的脸上画出一道痕迹。有人吹起口琴，有人按拍子唱起来。

我的小柿子，我永远忠于你。

布吕内顿时感到忧心如焚，他望着飞逝的铁轨，真想往下跳。车厢喜气洋洋，火车纵情欢唱，好似战前的游览火车。布吕内心想“最终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排字工人深深舒了一口气，轻松自在了，连声叹道：

“好悬哟！好悬哟！”他狡黠地望着布吕内接着说，“你原先真以为咱们开往德国。”

布吕内把脸一沉，感到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但什么也没说。好在排字工人和颜悦色，赶紧用和解的语气补充道，“人人都可能有搞错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以为要去德国哩。”

布吕内沉默不语。排字工人轻轻吹起口哨，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去看她前先叫人通知她一声。”

“她是谁？”布吕内问。

“我的女友，”排字工人回答，“她一定会高兴得晕倒。”

“你有女朋友了？”布吕内又问，“你这个年纪就有女朋友了？”

“当然，要是没有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们也许早结婚了。”

“她多大了。”

“十八岁。”

“你是在党内认识她的？”

“不，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

“她跟你想法一致吗？”

“对什么事情？”

“对一切事情。”

“这难说，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我猜她什么想法也没有，还是个黄毛丫头嘛，不过她善良、勤劳，而且……身材很好，”

他有点出神，接着说，“也许正因为这事儿弄得我闷闷不乐，我好想她哟。你不搞女人吗，布吕内?”

“没有时间，”布吕内回答。

“那你怎么安排好事呢?”

“有时候，随便碰上一个搞一搞，”他微笑着回答。

“这样我可活不下去，”排字工人说，“你不在乎跟小娘儿们建立安乐窝?”

“不在乎。”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排字工人不好意思地说，好像为自己辩护似的，“我其实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她的要求也不高，三张椅子和一张床就行了。”他茫然一笑，补充道，“没有这场战争，我们也许很幸福。”

布吕内恼火了，反感地瞪了他一眼，只见他瘦削的脸上表情丰富，渴望获得幸福。布吕内慢条斯理地说：

“这场战争不是偶然发生的，你很清楚，我们生活在人压迫人的制度下是不可能获得幸福的……”

“咳！我总可以搞个小窝吧……”

“那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布吕内提高嗓门生气地说，“共产党员不应该呆在小安乐窝里。”

“是呀，正是为了其他 人，”排字工人说，“在我那个街区贫困的人比比皆是，我很想改变这种状况。”

“咱们一旦入了党，就把一切交给党了，”布吕内说，“你还记得入党誓言吧。”

“当然记得，”排字工人急忙回答，“难道我拒绝过你交给我的任务吗? 不过，我想做爱的事情，党总不至于为我牵线吧。有时候呀……”

他瞧了瞧布吕内，突然不说了。布吕内仍旧闷声不响，心

想："他这副样子，是因为他认为我搞错了。应该永远正确才是呀。"天气越来越热，汗水湿透布吕内的衬衫，太阳直晒他的脸；所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只要年轻人怀着慷慨的想法入党，总有一天会灰心丧气的。"那么你呢？你为什么入党？唔，说来话长，别提了吧，反正，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他抽出右手，擦了擦额上湿透眉毛的汗水，瞧了瞧时间：四点三十分。按这么绕道而行，离目的地还早着呢。德国佬今晚将关闭车厢，让我们睡在停车线上。他打了个呵欠，说道：

"施内德尔，你一声不吭哪。"

"你要我说什么呢?"施内德尔反问道。

布吕内又打了个呵欠，瞧着铁轨飞逝而过，一张苍白的脸在轨道中间朝他哈哈大笑，他的脑袋突然垂下来，惊醒了，眼睛生疼，不由得往后挪了挪，躲开太阳。有人宣布，"判处死刑，"他的脑袋又垂下来，终于醒了，用手抹了抹湿漉漉的下巴，惊道：

"我流口水了，一定是张着嘴睡着了。"

他讨厌自己这副模样。有人递给他一罐打开的牛肉，罐头发烫，他问道：

"这是什么？喔!"

他接过罐头时拿倒了，黄色的液体雨点似的掉在轨道上。

"喂，快递过来!"

他没有转身，背着手递回罐头，有人接过后，他又睡着了。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叫醒他，他接过罐头，把剩下的牛肉全吃了。

"把罐头给我，"排字工人说。

布吕内把罐头递过去，排字工人接过后吃力地站起来。布吕内把湿指头往衣服上擦了擦，过了一会儿，有人从他头顶上伸出一只手臂，倾倒白铁罐头，黄水洒落，化成白色水珠往后飘洒。

排字工人边坐下边擦干手指，布吕内把头搭在排字工人的肩上，听着口琴奏出的乐曲，望着鲜花盛开的花园睡着了。一个刹车的冲击把他惊醒，他喊道："嗯?"但见火车停在旷野里：

"唵?"

"没什么，你可以继续睡觉，"穆吕说，"这儿是默兹河畔的帕尼。"

布吕内转过身去，车外万籁俱寂，车内伙伴们还是那么高兴，有的玩牌，有的唱歌，有的平心静气、津津有味地互讲自己的故事，眉飞色舞，终于把心底深藏的回忆挖掘出来，谁都没有注意火车停下。布吕内睡熟了，他梦见一片奇怪的平原，男人们个个赤身裸体，骨瘦如柴，蓄着灰胡子，坐在一大堆篝火周围。等他梦醒时，太阳已经落在地平线上，天空呈淡紫色，两头母牛在牧场上吃草。火车停着不动，有的人仍在唱歌，几个德国兵在路堑边坡上采摘野花。其中有个矮墩墩的家伙，双颊鲜红，嘴上叼着一朵雏菊，满脸堆笑走近战俘。穆吕，安德烈和马夏尔朝他微笑。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时笑脸相迎。穆吕突然用德语说：

"香烟，请给香烟。"

德国兵犹豫了一下，转身返回路堑边坡，他的三个同伴正弯腰撅着屁股采花，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扔进车厢。布吕内听见背后一阵骚乱，不吸烟的拉梅尔笑容可掬，挺起身用德语高喊；

"谢谢。"

小胖子朝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不要声张。穆吕央求施内德尔说：

"问问他咱们在哪儿。"

施内德尔用德语向士兵提出问题，那个士兵微微一笑作为回答，其他士兵采完花回来了，他们左手持花束倒拿着。他们是一

个中士、两个士兵，一路上欢声笑语。

“他们说些什么，”穆吕笑着问。

“等一等，让我仔细听一下，”施内德尔着急地说。

德国兵说笑够了才不慌不忙地回到行李车，中士停下对着车厢的车轴，叉开双腿小便，之后，扣上裤裆的钮扣，朝手下的士兵瞥了一眼，见他们背朝他，于是掏出一包香烟扔进车厢。

“哈！他们真不赖！”马夏尔受宠若惊地喊道。

“因为咱们已经获得自由了嘛，”汝拉人说，“他们想给我们留下个好印象。”

“可能吧，”马夏尔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他们所做的一切姿态都是宣传。”

“他们说些什么？”穆吕问施内德尔。

大家见施内德尔不回答、样子挺古怪，安德烈憋不住追问：

“对呀，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是汉诺威人，”施内德尔艰难地咽下口水说，“他们在比利时打过仗。”

“他们说咱们开往哪儿了吗？”

“开往特里尔，”施内德尔摊开双臂，抱歉地淡然一笑。

“特里尔，”穆吕说，“在什么鬼地方？”

“在普法尔兹，”施内德尔说。

出现难以觉察的静场。穆吕说：“特里尔，在德国？这么说他们故意取笑你喽。”穆吕见施内德尔没有反驳，泰然自若地说，“去德国不经过巴拉迪克？”

施内德尔仍不吭声。安德烈漫不经心地说：

“他们说着玩的吧？”

“明摆着是开玩笑嘛，”吕西安说，“他们寻开心吧。”

“他们回答我的问题时并没有开玩笑，”施内德尔不得已解

释道。

“你没听见穆吕说的吗?”马夏尔发火了,“去德国不经过巴拉迪克,不合情理嘛。”

“不经过巴拉迪克,会往右拐,”施内德尔说。

“不,不对,”穆吕笑着说,“你得承认我比你更熟悉路线。往右是凡尔登和色当。如果你一直往右,也许到得了比利时,但到不了德国,对吧!”他转身对其他伙伴非常有把握地说,“对你们说吧,我以前每星期在这个地区走动,有时一周两趟!”他口气很硬,脸上拼命显示信心十足的样子。

“当然,当然,穆吕肯定不会搞错的,”大伙儿异口同声赞道。

“可以经过卢森堡哇,”施内德尔说,他强迫自己说话。

布吕内觉得施内德尔开始行动了,想把实情灌输到伙伴们的脑子里去;他脸色苍白,说话时眼睛不看任何人。安德烈把脸凑近施内德尔的脸,冲着他责问:

“为什么绕道?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大伙儿起哄了,“很愚蠢嘛,为什么?从吕内维尔去德国不是更直截了当吗?”

施内德尔脸涨得通红,转身直对车厢尽里,冲着大叫大嚷的伙伴们怒吼:

“我不知道,说不清,或许因为铁路被毁,或许因为德国列车占据线路。别让我说出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们爱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吧。”

一个尖嗓子压倒其他声音嚷道:

“不必担心,伙伴们,反正很快就知道了。”

“就是嘛,走着瞧吧,不必为此烦恼哇,”大伙儿附和道。

施内德尔重新坐下,不再辩驳。从最后第二节车厢伸出一个

鬈发的脑袋，发出一个年轻的声音，向他们呼唤：

“喂，伙伴们，他们对你们说了咱们去哪儿吗?”

“他说什么?”

“他问咱们去哪儿。”

车厢里顿时沸腾起来，大伙儿哈哈大笑：

“这家伙运气好，鼻子挺灵，问的正是时候。”

穆吕俯身车门外，双手搁在嘴边做成喇叭形，喊道：

“开往我的屁眼儿!”

大伙儿见那个脑袋缩了回去，哄然大笑。等大家笑够了，汝拉人建议：

“打牌吧，伙伴们? 这比胡思乱想强多了。”

“好吧，”大伙儿一致赞成。

他们把一件军大衣折叠成四，然后围着它盘腿而坐，汝拉人拿起纸牌理了理，开始发牌；拉梅尔一声不响地咬手指甲；口琴吹起一支圆舞曲；一个家伙靠在车皮尽里的内壁上站着吸德国香烟，若有所思，仿佛对自己说：“吸烟真惬意。”施内德尔转过脸抱歉地对布吕内说：

“我不能对他们说谎，”他见布吕内耸耸肩没有回答，接着说，“不，我不能说谎。”

“对，这样于事无补嘛，”布吕内说，“反正一会儿就真相大白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话无精打采，对施内德尔恼火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施内德尔样子古怪地瞧着他说：

“很遗憾你不懂德文。”

“为什么?”布吕内吃惊地问。

“因为你，会很高兴向德国人打听消息。”

“你想错了，”布吕内疲倦地回答。

“开往德国是你所盼望的吧?”

“是的，不错，我一直盼望着呢。”

排字工人浑身发起抖来，布吕内搂住他的双肩，笨拙地紧抱着他。布吕内向施内德尔晃了晃脑袋，示意叫他住嘴。施内德尔脸上露出惊讶的微笑，仿佛对布吕内说：“从什么时候你开始体恤人了?”布吕内转过脸去观察排字工人，见排字工人急切地望着他，嘴唇蠕动，温柔的大眼睛在灰暗的脸上焦急地转动。布吕内正想问他：“难道我错了吗?”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凝视悬在停转的车轮上的双脚，轻轻吹起口哨。夕阳西下，天气不那么热了。近处一个顽童用棍子赶着几头母牛，她们快步奔驰一阵后镇定下来，大模大样走上大路远去了。孩子回家，母牛归栏，令人触景生情。远处一群黑色的鸟在一块耕地上空盘旋，死者不见得都埋在土里。这种钻心的焦虑，布吕内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回头凝视伙伴们，拉开一段距离观察他们，从他们心不在焉、几乎若无其事的灰色面孔看出失神的表情下面蕴含着即将爆发的怒火，心想：“这很好，这样非常好。”但心中并不快乐。火车开动了，行驶几分钟后又停下来。穆吕俯身车门外，仔细观察远处，说道：

“分岔口就在一百米处。”

“你看得出他们让咱们在这里过夜吗?”加苏问。

“那敢情好!”安德烈说。

布吕内感觉停止不动的火车仿佛整个儿压在他的心头。有人说：

“神经战又开始了。”

车厢里响起一阵咯咯的干笑，布吕内循声望去，只听得笑声过后汝拉人镇定非凡的声音，“王牌吃王牌!”突然一阵震动使汝拉人回头张望，手上那张红心A悬在空中：火车又开动了。穆

吕仔细观察。过了一会儿，火车开始加速，两条铁轨从车轮下冒出来，像两道平行的闪电伸向左前方，消失在旷野里。

“他妈的！”穆吕骂道，“他妈的！他妈的！”

伙伴们默不作声，终于明白了。汝拉人把那张红心 A 扔在军大衣上，捡起一撮牌。火车发出有规律的噗噗喷气声。夕阳映红了施内德尔的面孔，天气凉爽起来。布吕内盯着排字工人，突然抓住他的双肩吩咐：

“别干蠢事，嗯？别干蠢事，小家伙！”

瘦削的躯体在他的手掌下抽搐，他使劲摁了摁才放松，心想：“我得抓住他不放，直到天黑。”夜里德国人要关闭车门，等到明晨小伙子就平静了。火车在淡紫色的天幕下隆隆奔驰，车厢里死一般寂静，现在他们明白了，每节车厢的人都知道了。排字工人像女人似的偎依着布吕内的肩膀。布吕内心想：我有权阻止他往下跳吗？但始终搂住他不放，布吕内背后响起一声强笑，一个声音说：

“我老婆想要一个孩子！我该给她写信让她请邻居代劳吧。”

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布吕内心想：“这是他们苦涩的笑。”

笑声充满了车厢，愤怒随之而来，一个似笑非笑的声音连连骂道：

“咱们真糊涂！咱们真糊涂！”

土豆地、炼钢厂、煤矿、强迫劳动：有权阻止他跳车吗？有什么权？

“咱们真糊涂！”那声音又重复道。

愤怒正在滚动和上升。布吕内感到手指下的瘦肩膀在俯仰、软绵绵的肌肉在蠕动，心想：“他顶不住了。”布吕内仍抓住不放：有权阻止他跳车吗？他抓得更紧，排字工人说：

“你把我弄痛了。”

布吕内抓住不放：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只要他活着，他就是属于我们的。布吕内瞧着小伙子的松鼠脸，只要他活着，就是我们的。但他还活着吗？他完了，萎靡不振，不中用了。

“放开我，”排字工人喊道，“他妈的，放开我。”

布吕内感到不舒服，他的双手搂着一具丧失灵魂的躯壳：一个不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布吕内很想跟他谈谈，鼓励他、帮助他，但难以做到了，因为布吕内的词语是党的词语：是党使词语赋有意义，在党内布吕内可以给予友爱，可以劝导和安慰。排字工人已经从党巨大的光辉圈里失脚坠落了，布吕内没有什么可对他讲的了。然而，他万分痛苦，这孩子！死就死了吧……咳！让他自己决定吧！如果他死里逃生，那算他运气；如果他逃不了，他的死对大家也是有益的教训。车厢里的气氛越来越活跃，火车减速行驶，好像要停车了。排字工人假惺惺地说：

“把空罐头递给我，尿憋不住了。”

布吕内嘴上不说，却看在眼里，他仿佛看见死亡。选择死亡的自由。

“他妈的，你不肯把罐头递给我吗？你想让我尿在裤裆里？”排字工人嚷道。

“罐头！”布吕内转过脸去喊道。

从充满怒气的昏暗中伸出一只手，递出一个空罐头，火车开得更慢了，布吕内犹豫不决，用手指在排字工人的肩上用力摁了摁，然后突然松开手去接罐头，排字工人从他的手臂下滑走了。布吕内赶紧伸手去抓，但抓个空，只见一个灰色的重物一折二的翻了下去。穆吕大喊一声，重物已经飞落在路堤上，但见他两腿叉开，两臂交叉。布吕内预测的枪声已经在耳边回响，排字工人跳将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自在的黑影。但布吕内同时看到了火焰，五个可怕的火点。排字工人沿着火车奔跑，惊恐万状，很想

再爬上火车。布吕内朝他大喊：

“跳到边坡上，他妈的，快跳！”

全车厢的人一齐喊道：

“快跳！快跳！”

排字工人听不见，他拼命奔跑，赶到车厢时伸出双臂，一边喊道：

“布吕内！布吕内！”

布吕内见他两眼惊恐失色，喊道：

“边坡！”

排字工人什么也听不见，只有大眼睛还有生气。布吕内心想：“如果他爬上来，还有一线希望。”于是他俯身车外，施内德尔领会他的意图，用左臂钩住他的腰不让他掉下去。布吕内伸出双臂，已经碰到排字工人的手了，就在此刻德国佬连放三枪，排字工人软软地朝后倒下，火车继续朝前行驶，排字工人双腿朝天，一个后滚翻趴下不动了。他头边的轨枕和砾石染满鲜血，暮霭中呈黑色。火车戛然而止，布吕内倒在施内德尔的怀里，咬牙切齿地说：

“他们明明看见他想爬上来，却故意打死他，杀人取乐。”

尸体躺在二十步开外，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自由了。我将为自己建立一个安乐窝。布吕内发觉自己手中仍拿着那个罐头，他朝排字工人伸出双臂时没有抛出，这时才让这个温热的罐头落在砾石上。四个德国佬从行李车跳下，向尸体奔来。布吕内感到背后的伙伴们愤愤不平，行了，这件事终于激起了公愤。从第一节车厢跳下十来个德国兵，他们爬上路堤，手持冲锋枪，一字排开面对火车。伙伴们没有害怕，有人在布吕内背后朝德国人怒吼：

“坏蛋！坏蛋！”

德国胖中士怒气冲冲，俯身托起尸体，让它朝天倒下，然后朝尸体踢了一脚。布吕内突然转身喊道：

“喂，喂，你们要把我推下去了。”

二十个人一起俯身车外，布吕内看见二十双充满杀气的眼睛，这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大声喊道：

“伙伴们，别往下跳，那将作无谓的牺牲。”

他顶着他们的压力吃力地爬起来，一边招呼施内德尔。施内德尔跟着站起来。他们俩一只手搂着对方的腰，另一只手分别死抓住车门框：“你们别想通过。”伙伴们向前拥挤，布吕内看到了众人的仇恨，也是他自己的仇恨，也是他自己的武器。他担心出事。三个德国人走近他们车厢，举枪向他们瞄准。伙伴们低声怒骂。德国人死盯住他们，布吕内认出那个给他们扔香烟的鬈发胖子，那双凶恶的眼睛杀气腾腾。法国人和德国人双方对峙，怒目相视：终于开战了。这是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来第一次开战。布吕内渐渐感到背后的压力减少，伙伴们朝后退了，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德国中士走近，用德语喊道：

“进去！进去！”

布吕内和施内德尔互相挤紧，用胸脯把伙伴们往里推。他们背后一个德国佬拉上滑门，顿时车厢陷入一片黑暗，汗臭和煤臭交杂，怒气有增无减。大家顿足击节，犹如千军万马。布吕内寻思：“他们将永世不忘，赢了。”他感到不舒服，呼吸困难，在暗中睁大眼睛，不时觉得肿胀，像两只大柑子，胀得快脱眶而出了。他低声喊道：

“施内德尔！施内德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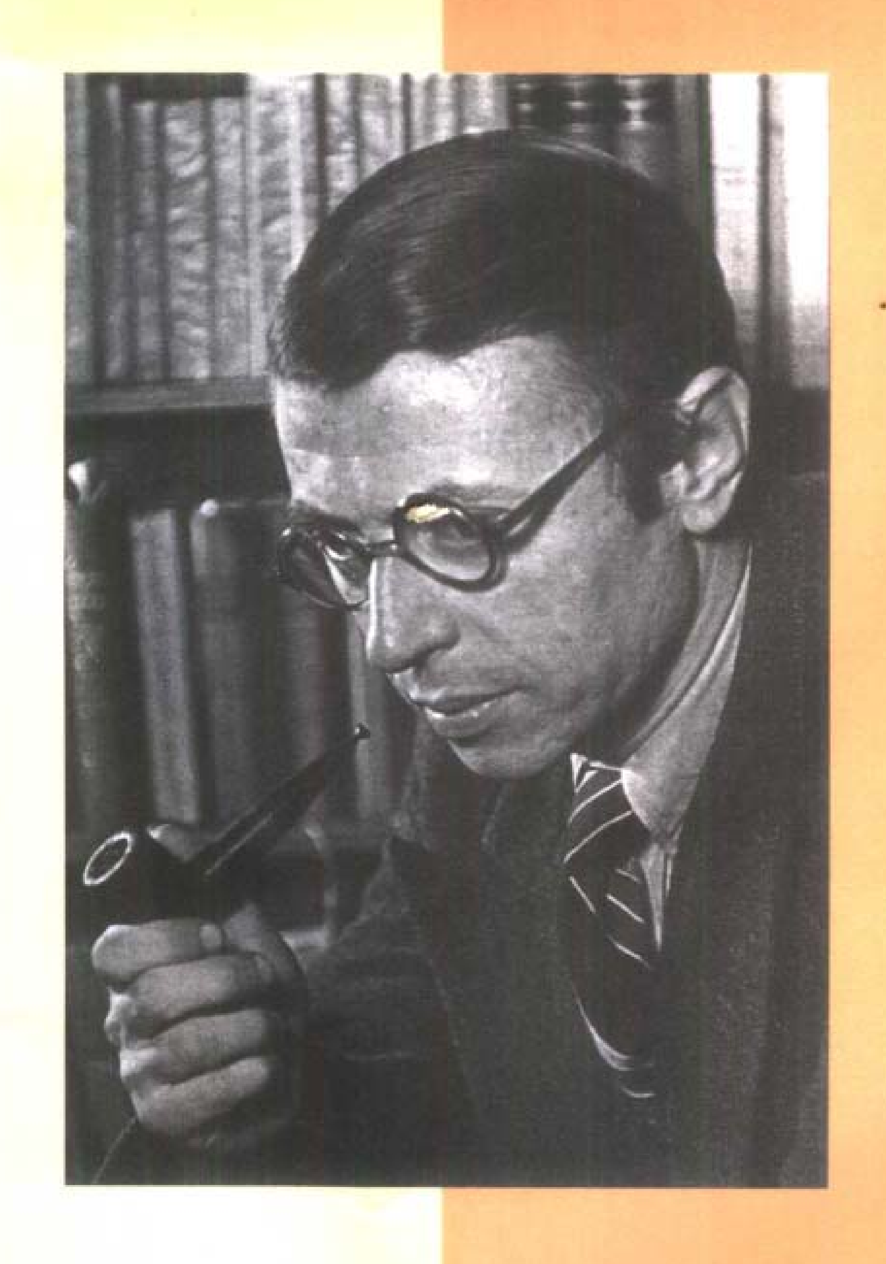
“我在这儿呢，”施内德尔回答。

布吕内在黑暗的身边摸索，他需要触及施内德尔。一只手伸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

“是你吗，施内德尔?”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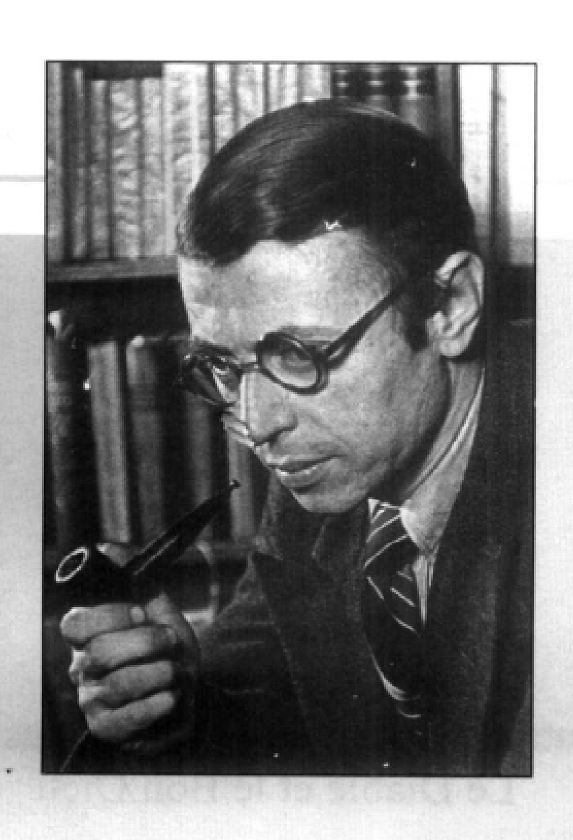
他们肩并肩，手拉手，沉默不语。一阵震动，火车嘎吱嘎吱出发了。他们身体接触有何用处？布吕内的耳朵觉出施内德尔的呼吸。突然，施内德尔把手抽走了，布吕内再想握手，施内德尔却在一次火车的震动中离开了，消失在黑暗中。布吕内感到孤独，直僵僵地仿佛置身蒸笼，很不舒服。他全身由一条腿支撑，另一条腿离开地板悬着，夹在横七竖八的腿和鞋中。他不想把腿拔出来，他需要这种暂时的栖息。他处在过渡状态，他的思想在脑子里通过，火车在法国通过，种种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模糊不清，洒落在铁轨上，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消失在他的身后，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正因为这种瞬息万变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即使完全停止，脚下好像还在滑行，而他明明知道火车在运行，嘎吱作响，碰撞震荡，但他已感觉不出处在运动之中了。他处在一只大垃圾箱里，有人在里面乱踢乱踩。在身后的路堑边坡上留着伙伴的尸体，正在腐烂。布吕内心里清楚，每一秒钟都使他离尸体更远，他想感受到这一点，但做不到，一切都凝滞了。尸体的上空，死气沉沉的车厢上空，黑夜从容逝去，成了惟一有生命的东西。明天黎明将洒下相同的露水，死亡的肉体和上锈的钢铁将流淌相同的臭水。明天任凭黑色的鸟儿飞来栖息。



萨 特 文 集

5 ● 戏剧卷［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　珉　主编

● 戏剧卷［Ⅰ］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戏剧卷导言

让－保尔·萨特的著作浩瀚恢弘，就文学领域而言，除诗歌外，几乎所有的门类和体裁都有不俗的表现。但就其反响之强烈、国际影响之深远（译为外文的数量之大和语种之多），当首推戏剧。他善于抓住当时世人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巧妙的戏剧构思和天才的戏剧语言，成功地运用人物形象传递举世瞩目的信息。因而他的每个剧本搬上舞台都产生过轰动效应。加之他的戏剧可读性极强，往往在上演的同时，剧本也在图书市场推出，观众和读者竞相争购，除了精装和平装，八个剧作全部以普及本出版，销售量大大超过他的其他著作。法国中学和大学的文学教材及各类教学参考书所选萨特作品，也以剧作居多。因此尽管时过境迁，除《隔离审讯》成为法国现代剧保留剧目外，他的其他剧作已不大有上演机会，但萨特依然属于少数拥有大量读者的剧作家，他的八部剧作至今仍是法国书店的常备书籍。

萨特具有戏剧天赋和演员性格，从小喜欢自编自演，不算少年和大学时期的习作，他的第一次戏剧尝试，是一九四〇年被关押在战俘集中营期间写的《巴里奥纳，雷之子》。他亲自执导，于圣诞节为所在地的战俘演出。这部神秘剧表面的主题是基督诞生，事实上是讲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悲剧。法国战俘看后心领神会，热烈鼓掌，在圣诞节之夜，默默响应着抵抗的召唤。萨特由此发现，真正的戏剧可以召唤世人，只要作者与公众置身共同的处境。这为他后来创造处境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此剧仅仅

是一次尝试，结构及戏剧语言均不成熟，且因迫于形势，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所以萨特后来一直不肯正式出版这部作品。为了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我们没有把这部剧作收入本集。但除了萨特八个各具特色的剧作，我们还收入了他根据大仲马的《凯恩》改编的同名剧作。此剧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在巴黎上演，场场爆满，非常成功。后来还多次出版，并附有大仲马原著。尽管萨特宣布："此乃根据亚历山大·仲马的作品改编，非让-保尔·萨特之作也"①。但事实上，尽管萨特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主题思想，却将凯恩成功地改成了体现萨特思想的戏剧人物，深深打上了萨特的烙印，因而应当收入萨特的作品集。

萨特戏剧的魅力不在于故事的曲折、情节的跌宕起伏，而以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变化引人入胜，以崇高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绝对的主观和无情的客观之间的对立使读者产生激情。萨特戏剧的主题思想、历史背景、创作方法（自由剧和处境剧）和写作动机，作者本人早有清晰的交待，我们已择其要点译出，详见本《文集》第六卷"附录"（《萨特谈"萨特戏剧"》），在此毋须赘述。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萨特戏剧来揭示引人注目的萨特思想。我们知道，萨特的文学著作始终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戏剧使其存在主义哲学走出书斋，与广大观众和读者直接沟通。萨特戏剧的主要人物随着萨特思想的嬗变而嬗变。《存在与虚无》(1943)、《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1952）和《辩证理性批判》（1960）这三部重要著作标志着萨特思想的三个里程碑。《苍蝇》(1943)、《隔离审讯》（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6）和《脏手》（1948）主要涉及《存在与虚无》提出的几大主题：自由、自在和自为，真诚作弊，他人的目光，个

① 萨特：《答让·卡利埃问》，见一九五三年《战斗报》。

人道德等。在表现自由观的同时，作者指出了妨碍取得自由的种种障碍。《魔鬼与上帝》(1951) 则形象地表现了作者的善恶辩证观。萨特宣称《圣冉奈》最完整地解释了他的自由观，是《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分水岭，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揭示了让·冉奈如何从小偷变成诗人，如何从以恶为恶过渡到以善为善。《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 体现了萨特的历史观，印证了萨特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已从心理视角扩大为历史视角：世人创造历史，同时历史塑造世人。总之，《苍蝇》、《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着重强调自由选择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而《脏手》、《魔鬼与上帝》、《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把在道德和实效之间进行选择的必然性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下面我们重点选择五个剧作，揭示萨特如何通过戏剧人物形象来图解其自由观、人际观、行为观、善恶观和历史观。

一　俄瑞斯忒斯印证了萨特的自由观

在萨特心目中，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一切理性皆通过自由得以问世。”[①] 自由就是选择权和决定权。人人皆自由。人，生而自由，生存即自由。我们把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由称为绝对自由。惟有死亡才剥夺人的自由，因为死亡作为最终归宿，使人变成了物。在人类的生存中，对每个人来说，自由之门始终敞开。一个人若决定“当暴君或民主人士”，他的选择是他整个身心使然。“彻底的选择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意识融为一体”[②]。这种内心深处的意识本身就是自由，就是选择，就是命运。但，自由虽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却需要每个个体去创造，把自在自由变成自为

① 《存在与虚无》第543页，加利马出版社。

② 同上，第517页。

自由，即把自在存在变成自为存在，这种转变行为，我们称之为极端个体主义。我们通过解剖《苍蝇》主人公俄瑞斯忒斯来揭示同期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所阐述的绝对自由观。

俄瑞斯忒斯突然来到阿耳戈斯城。他与悔恨交加、自暴自弃的全城居民相反，没有任何自卑自贱的情结。他，年轻，英俊，富有，成熟，摆脱了一切信仰的羁绊和奴役的桎梏，没有家庭、祖国、宗教、职业的牵挂，既“可以自由采取一切介入行动”，又“可以永远不承担任何义务”——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甚至不屑报杀父之仇。然而他虽自由得像空气，却为无枝可依而烦恼。于是来到阿耳戈斯扎根，以便结束游丝般生活在空中的自由，做个平常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脚踏实地，以平常心过真正平常人的生活。

但面对满城敌意，他不知所措。不过他以特殊的旁观者身分，很快看清了形势：朱庇特暗藏的神权威胁，胞姐厄勒克特拉的反叛，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无耻，国王埃癸斯托斯的暴虐。总之，老百姓深受压迫和奴役，丧失尊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受“超自我”约束的俄瑞斯忒斯，一旦选择扎根阿耳戈斯和拯救庶民百姓，立即发现自身的存在和自由。

首先，他敢于顶撞朱庇特，不把神权放在眼里：自由人不信鬼神。朱庇特多次暗里明处施展神威都无济于事。面对自由人坚定的意志，神明毫无办法，因为神明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折射，不是真实的存在，纯系人类思想的产物，神权建筑在放弃自由的人们的恐惧和怯懦的基础之上。难怪朱庇特叹道：“俄瑞斯忒斯知道他是自由的”，“自由一旦在人的灵魂中爆发，诸神便奈何他不得”。其次，为了拯救深陷凄惨处境的胞姐，为了让阿耳戈斯人民获得自由，他毅然杀掉国王，甚至处死生身母亲。为民除害和大义灭亲之后，他毫不后悔，因为一不为报私仇，二不想篡王

位，确实出于崇高的动机。最后，他自认为崇高的行为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既遭到全城居民的唾弃，又引起胞姐的憎恨。但他并不后悔，自认为他引走苍蝇就标志着阿耳戈斯获得解放。他一个人承担一切后果，声称“要做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王”。

不过俄瑞斯忒斯的行为是否像他想象的那般高贵呢？否。虽然朱庇特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却不等于俄瑞斯忒斯获得胜利，充其量打了个平手。因为阿耳戈斯人民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和自由，他们仍然悔恨加交，甚至同情和怀念被杀的国王和王后。自由人把除害当作惟一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后事如何，他就不管了，客观上把阿耳戈斯奉还朱庇特。后者定会安排别的国王，或许更暴虐。所以，俄瑞斯忒斯所赠与的解放和自由是大败笔，可谓“赢家成输家”：阿耳戈斯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相反，朱庇特倒是“输家成赢家”，因为他依然是阿耳戈斯的至高至圣。

俄瑞斯忒斯拒绝朱庇特让他当国王的建议，证明他洁身自好，独立自主，宁愿自我设计，自造命运，但也着实表明他脱离群众，力不从心，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状况和处境，甚至说服不了胞姐跟他一起逃跑，阻止不了她继续沉溺于悔恨。他非但不善于启发她的觉悟，相反一味让她隶属于他，以致被她骂为“窃贼”。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行为，即无意义的行为。不正常的孤胆英雄是一种没有价值的英雄主义。除了证明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潇洒外，剩下的依然只是他个人的自由。他返故里定居的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浪迹江湖，像他最后讲述的传奇中的风笛手那样永远消失。

综观全剧，俄瑞斯忒斯违背了做平常人，跟当地人民打成一片的初衷。相反以超人的姿态为民众做秀，从自由的假想出发，上场为自由做秀；下场之后回到自由的假想。这样看来，他并不

把解放阿耳戈斯人民真正放在心上，仅把人民当作他自我解放的机会或理由，当然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令人想起法国当年抗德分子的个人暗杀行动。由于他甘愿囿于自我孤立，他的一切行为必然导致失败，并以悲剧——即“恐怖分子的悲剧”（萨特语）告终。他辛苦追求自由一场，只写下一段“无用的激情”（《存在与虚无》结束语）的历史。他追求的自由越绝对，失败也越彻底。他的自由是为己的自由，其存在与他人无关，他人的利害也与他不相干。这种为己的存在，若不为他人谋福利，必将变成自在之物。这个道理，萨特本人后来才明白，我们将在下文论及。

我们批判绝对自由观和极端个体主义，并不等于说《苍蝇》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相反，该剧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上演，由闻名遐迩的杜兰执导。巴黎当时尚处沦陷时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年。由于贝当不战而降，俯首听命于德军，法国人民心怀怨气。同时又颇有负罪感，惟有暗中企盼解放之日到来。《苍蝇》的演出，不言自明地发出了抵抗的召唤，适逢巴黎发生了暗杀德国军官的法比安事件，场内场外公众心照不宣，对《苍蝇》的演出反响更加强烈。以致当局对此剧很快下了禁演令。

二 “地狱即他人”印证了萨特的人际观

萨特在研究人的存在本体论时，把他人的存在（为他）与自为的存在（为我）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个体的存在，哪怕最孤独的人，也离不开他人。因此“我”与“他人”的关系始终是萨特考察和研究的重要命题。萨特存在主义以研究自我为出发点，而自我，即自在和自为的那个个体，是以自由为本质的。那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由人，即以自由为本质的个体发生关系，必然产生冲突：“冲突是为他之存在的原始意义”，因为“我企图从他人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他人也企图从我的控制中解脱出去；我力

图奴役他人，同时他人也力图奴役我。”“一切于我有价值的于他人也有价值。”① 我是他人注视和评判的对象，他人也是我注视和评判的对象。然而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审视我，同时他人也不知道我如何审视他。故而他人的存在于我是一种永久的危险，反之亦然。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审视、互相逃避、互相排斥的关系，但也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他人，我便失去依托和参照。总之，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他人于我：“地狱即他人”；反之亦然。我决没有资格说“天堂就是我”。

以上是萨特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人际关系，但他的意思决非说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恶劣，而是指那些囿于自在存在的人们——即被物化了的人们，他们运用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判断手段来认识和判断自己，结果完全依附于他人，因而度日如年，如受地狱之苦。萨特为《隔离审讯》安排了这类典型。

《隔离审讯》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的荒诞剧。三个死者，一男二女，进入地狱后，互相排斥，互揭隐私，明枪暗箭，斗得不可开交。加尔森，伊奈司，埃司泰乐，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物偶然在地狱相遇，而且注定要永远呆在一起受苦。这是一座特殊的地狱，既无刑具，亦无皮肉之苦，他们的炼狱只是日夜通明的灯光。他们不眨眼皮，永无睡意，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因此他们无法逃避彼此的目光，亦无脱身之计，因他们已是死者，再也无法改变活人对他们的看法。这里的处境正好与《苍蝇》里的处境相反。俄瑞斯忒斯最终获得个人自由，而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而《隔离审讯》中的人物相互撒谎，自欺欺人，他们无法选择自由，无力选择自由，甚至不敢选择自由。他们永远孤独无援，并注定呆在一起互相折磨。

---

① 以上三句引文出自《存在与虚无》第413页，加利马出版社。

加尔森是逃避兵役的叛徒，伊奈司是造成三个人非正常死亡的同性恋者，埃司泰乐犯有溺婴罪。但当他们互相讯问为何来到地狱时，各人对自己的问题或闭口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妄加粉饰（如加尔森吹嘘自己是个高贵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仿佛仍活在人间，在进行社交性谈话。直到伊奈司指出他们“都是杀人犯……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送进地狱”，这才互揭面纱，凶相毕露，狗咬狗般恶斗。接着仍由伊奈司点破这场互审的性质："咱们每个人都是其他两个人的刽子手。"

懦夫加尔森害怕被揭短，建议三人保持缄默和互不干扰。两女士同意了，但埃司泰乐下意识地拿出粉盒和口红，涂脂抹粉需要镜子，实际是她需要用镜子来确认自己的存在，需要自我欣赏和被人欣赏。同性恋者伊奈司乘虚而入，自告奋勇用眼睛替代镜子，对她百般引诱。但埃司泰乐觉得伊奈司的眼珠照出的自己太小了，于是频频向加尔森送秋波，甚至明言希望获得加尔森的爱恋。这就引起伊奈司的嫉妒：男性在场本身就是对同性恋者的侵犯，互不干扰是决无可能了。

加尔森为洗刷自己，对埃司泰乐表现得冷淡无情。面对两名刽子手，埃司泰乐真的生气了。加尔森于是建议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但伊奈司声称不需要帮助。加尔森听任伊奈司纠缠埃司泰乐，无奈后者感兴趣的只是男女情爱，伊奈司又一次失败了。面对加尔森和埃司泰乐的爱情闹剧，伊奈司一时无计可施。幸而她很快发现，加尔森之所以接受埃司泰乐，仅仅是为了从他人口中听到美化自己的看法。于是伊奈司揭露埃司泰乐为了与男人厮混，什么谎言都说得出口。加尔森转而企图说服伊奈司相信他不是懦夫，当然又碰了钉子。就这样，三角矛盾越搅越复杂，进入恶性循环。最后加尔森恼羞成怒，愤而敲打地狱之门，企图摆脱这两个女人。不料一阵寂静之后，牢门突然洞开，吓得叶公好龙

的加尔森裹足不前，在两个女人面前充分暴露出懦夫的本性。

剧情铺展至此终于点题：加尔森三十年来梦想当英雄，并一再重申当英雄的愿望，伊奈司一针见血指出："只有行动才能断定人的愿望"。加尔森诡辩道："我死得太早。人家没给我留下时间让我拿出行动"。伊奈司进一步批他："结束了的一生就是你的为人，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一言定性。加尔森气急败坏地骂道："毒蛇！"他以谩骂认输之后，前去抚摸铜像，无奈地像铜像那样做个物件，任人审视，遭人唾骂。具体而言，就是继续忍受两个女人的折磨："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地狱即他人"。我们根据《隔离审讯》可以理解此话有两层涵义：其一，很多人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但又根本不想改变，更想不到砸碎地狱去获得自由，这样的人如同死者，并甘当死者。其二，一旦当上懦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决定人的价值的是他自身的行动，而人不仅有行动的自由，也有以行动改变行动的自由。萨特说："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到底，他们自愿入地狱"。（参见《萨特谈"萨特戏剧"》）

三　雨果的极端行为印证了萨特的行为观

如上所述，俄瑞斯忒斯怀着崇高的动机，大胆投入极端的行动，结果事与愿违。这是绝对自由观导致的失败。想当英雄的加尔森堕落为叛徒，被人处决却死不认账，这是自欺欺人、真诚作弊的可耻下场。可见行动在萨特伦理观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萨特认为，人只能通过其行动才得以自我塑造。他指出："一个人仅仅是一系列的行动，是构成这些行动关系的总和、组合、整

体"①。既然我们注定是自由的，那就应该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自由的。而且，我们所完成或未完成的一切行动应当成为所有人获得自由的模范行为。为此必须引天下为己任，不惜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这便是战后萨特在否定自己的绝对自由观时的伦理观。他抱着这种理想主义着手创作《脏手》，不料剧本上演引起轩然大波，这才发现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脏手》从本体论角度揭示存在主义的行为观。在萨特戏剧里，行为不是普遍人性的产物，而是人物的自由创造；且不是工匠式的创造，而是署名的艺术创造，即惟一的、不可替代的、有个性的创造。萨特认为，人在完成一个个行动的同时一步步创造自己的本质。他十分清楚行动观念极其复杂，但仍把重头戏——悲剧事件——或放在行动抉择的艰难阶段，或放在行动失败后人物不知所措之时。因此，与其说萨特戏剧展现人物的行动，不如说探索人与其行动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不幸，人与其行动的关系几乎是永远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总把握不住我们行为的后果，因为一切周密安排的事情，一旦得以实现，立即进入天理人情。"② 时过境迁，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了。

《脏手》的主线是雨果和贺德雷的对抗：未谙世事的青年和饱经沧桑的壮年的对峙，即千方百计采取行动向自己证明自身存在的弱者和不择手段追求效果而不怕弄脏双手的强人之间的对立，前者求纯洁认死理，后者讲灵活求实效。

雨果毅然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加入共产党。他在地下党内的化名拉斯柯尼科夫，是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主

①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58页，拿吉尔出版社。

② 《辩证理性批判》第150页，加利马出版社。

人公的名字，此名的俄语含意是叛逆者、造反者。他以杀手的名字自喻，可见入党动机不纯，却又想在革命政党内追求纯洁。这说明他一开始就错了，失败是必然的。他抱着出身不好的自卑感，竭力表现自己革命，求战立功心切。况且他感到党内同志对他不信任：资产阶级出身的新闻记者很难叫人信任嘛。他很苦闷，脱离了资产阶级又不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悬在两个世界之间，度日如年。他渴望行动，要求考验，幻想以暴力行为来抹去父亲的阴影和不好的出身，从而得到同志们的认同。但谁都不把他当回事。后来因任务急需，加之他的保护人和情妇奥尔嘉竭力推荐，上司路易终于把他派到党的高级领导人贺德雷身边当私人秘书。任务是接近贺德雷并将其暗杀。雨果兴高采烈，人家总算重视他了，而他根本不考虑其使命是否正当、正确。

出乎他意料，贺德雷表示接纳他、信任他，并明确告诉他，入党并不一定必须受贫困驱使，每个人有各自的具体情况。雨果大受感动，觉得贺德雷是实实在在的人，言行一致的人，乐于助人的人，没想到贺德雷竟乐意帮助他成长。于是他暗杀贺德雷的意志动摇了。一星期的期限懵懵懂懂地过去了，这时他亲眼看见贺德雷跟当权派卡尔斯基和保尔亲王会晤，私下达成建立抗德联合阵线的协议，雨果认为这无疑是破坏党的纯洁的背叛行为。他盛怒之下，大声斥责贺德雷背着党搞交易，正当他准备掏枪射击时，炸弹爆炸的一声巨响粉碎了窗玻璃。贺德雷奋不顾身把雨果摁倒在地，使他免于受伤。

这次爆炸明显冲雨果而来，同志们一周来未见他有所行动，已经对他产生不信任了。雨果出于自尊，决心立即投入行动。但经过与贺德雷正面交锋，雨果被贺德雷驳得无言对答。贺德雷一针见血地指出，雨果入党是为了个人灵魂得救，就像参加教会，为了摆脱无聊的孤独而追求绝对理念，他并不想改变世界，只想

把世界炸个粉碎。“想与世人沟通的资产阶级青年，行动就是目的，就是说通过行动来实现沟通。这样，事情被颠倒了：为了自救而行动，就得选择一个目的来行动。”① 贺德雷正相反，先选择目标而后行动。这样，效果便成了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只要有效，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为此不惜弄脏双手、不惜说谎，兵不厌诈嘛……就在两人交锋的过程中，雨果的妻子捷西卡爱上了贺德雷，并将雨果担负的使命通知了贺德雷。贺德雷得知雨果是党内教条主义者派来的杀手，非但没有敌视他，反而启发他独立思考，自己作出选择和判断。正当雨果拿定主意放弃暗杀任务，接受贺德雷领导时，却撞见妻子倒在贺德雷怀里。他大吃一惊，顿感五雷轰顶，以为贺德雷种种宽宏大度的表现都是为了自己的妻子。他不假思索地开了三枪，贺德雷在咽气前只来得及对自己的警卫说出一句话为雨果开脱。蓄意的政治谋杀被解释为情杀，雨果被判入狱三年。

雨果在狱中始终思想混乱，理不清自己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刺杀贺德雷，也无法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否有意义。在此期间，党的政策变了，那些命令杀害贺德雷的人如今采纳了贺德雷的路线。贺德雷恢复了名誉，成了光荣的烈士。雨果坐牢时，已经有人送去一盒含毒药的巧克力糖，他侥幸未吃，所以出狱后成了对组织构成威胁的活口，必须除掉。奥尔嘉千方百计说服路易重新接纳雨果入党，并劝雨果改名换姓，把刺杀贺德雷一事作为情杀彻底忘掉。

这时雨果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他的行为从主观到客观都毫无意义，只剩下自杀来挽回面子。于是他朝自己冷静地开了一枪，结束了毫无意义的一生。他以为可以通过自杀的“壮举”来否定

① 《冒险家肖像》，收入《处境种种》第六卷，第13页，加利马出版社。

情杀的结论，以死来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这不过是他最后一次幻想，因为革命党人认为，他的自杀行为正好说明他是不可挽救的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总之，雨果一贯囿于理想主义，把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他的伦理观和善恶观阻碍他接受实践论、效果论，导致他处处碰壁，事事失败。

四　格茨的为恶而恶、为善而善印证了萨特的善恶伦理观

《魔鬼与上帝》从伦理角度讲可以说是《脏手》的续篇，格茨是雨果的延伸，尽管这两个人物生活的时代相隔四百多年，地点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如果说《魔鬼与上帝》以人物形象表明萨特的伦理思想，那么同时期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则以传记和评论来阐明他的伦理观念，尽管不成系统。换言之，格茨以文学形象再现了让·冉奈，以形象语言表达了萨特的善恶伦理观，因为格茨像让·冉奈一样在恶与善中寻求绝对。

格茨是贵族母亲和农民父亲的私生子。在处于瓦解中的封建社会，他客观上象征恶行。每个阶级内部等级森严，尤其贵族阶级内部。男人作孽，可以赎罪；女人犯下过失却世代遭人咒骂。格茨是由母亲犯罪留下的孽种，不仅遭到爵爷们唾弃，也受到百姓的诅咒。以他这样的身分、处境，很难安身立命，他永远是他人蔑视和憎恨的对象。为了抵抗厄运，他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憎恨世人。他注定作恶。

大写的“恶”成了他生存的依据，他通过作恶来证实自己的存在。而且作恶越多越感到有生存价值，正如《苍蝇》中厄勒克特拉所言：“必须以暴力医治他们（世人），只能以恶治恶。”于是格茨奸同鬼蜮，行若狐鼠：烧杀奸淫之后，又摧毁一座教堂，借以完成绝对的恶。他甚至吹嘘杀兄是他最美的声誉。“恶人应

当为恶而恶，因为善抢在恶之前了。"[1] 格茨以恶魔化身自居，自以为所向披靡，无与伦比。这个恶魔认为惟一配得上跟他较量的对手只有上帝了。他向上天挑战："我杀了兄弟，喂，天老爷，你能拿我怎么样?"他以为冒犯上帝，就能迫使上帝显灵，出来跟他较量一番，因为他需要上帝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可上帝保持沉默，无动于衷，根本不理他。

必须说明，萨特有关魔鬼与上帝的命题与宗教毫不相干。"上帝"一词的含义，他采用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即上帝是统治宇宙的一切自然力及其产生的现象之总和。上帝并非从外界而是从内部支配人类，以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别于他人，恰似树叶、雪花，过去，现在，将来，都不相同。每个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偶然的时间和地点出世，又偶然地离世。所不同的是，人有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身在自然中，又与自然隔膜，孤独无援地生活在与一切生物共享的天地中。人有思想，且不能摆脱思想；正像有躯壳，且不能摆脱躯壳。人甚至能想象自身的终结：死亡，因而不断产生焦虑、恐惧。

为此，格茨更焦虑、更着急了，上帝越不理睬，他就越瞧不起自己，就越想作恶，甚至不惜摧毁人们最珍视的爱情，做个纯而又纯的魔鬼。他宣布与爱情不共戴天，对爱他的卡特琳娜极尽凌辱之能事，命令她充当兵营娼妓，打算把她抱到他母亲的床上做爱，报复母亲生下了他这个"杂种"。可见他的暴行和仇恨恰恰是得不到爱和不被世人接受的绝望的反抗。谁都不爱他，自然他也不爱任何人，甚至不能忍受卡特琳娜含情脉脉的眼光。他喜欢背叛，因为他是背叛的产物，甚至乐于吹嘘背信弃义。一切的一切，他都反其道而行之。

---

① 《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第77页，加利马出版社，1952年。

惟利是图的银行家富克尔问格茨为何执意毁城？这样做有何好处？“因为大家都要我赦免沃尔姆城”，格茨回答，“旁人作恶出于淫欲或私利，而我，为作恶而作恶”。格茨非但不为自己作恶感到羞愧，反而以此来炫耀。萨特指出：“作恶的经历是王侯的‘我思’”（笛卡儿语：我思故我在），这种“我思”显示意识相对存在有其独立性。我希望成为巨兽，成为飓风。人的一切与我无关，我违反世人制订的全部法律，我践踏所有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能够限定或限制我。但我存在，我将是消灭一切生命的寒流”①。然而，这一切都是幻想，幻觉。

因为，“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归根结底，两害相权应取其轻”②。绝对的恶，恰如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与人本身不相容的。况且，正如纳斯蒂所指出，格茨的暴行只对大贵族有利。一语中的，格茨立即承认：“这么说，我做了与我愿望相反的事情喽。”是的，除了他一个人承担恶行的全部责任外，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能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除了被别人利用和留下恶名外，他什么也不是。“月亮不是你的，大傻瓜；你撕打，却让贵族们渔翁得利”，纳斯蒂对他说。确实，除了确认自己的存在，为恶而恶毫无意义，纯粹是无所为而为的行为。最后，这个作恶的小丑，如纳斯蒂所说，原地打转，害了他自己。

萨特指出：“既然恶的主观标准是引起恐怖，恶人知道，最大的恶行也是给他自己造成最大痛苦的行径。冉奈背叛朋友时曾承认：我的背叛给我造成无比的痛苦。”③ 是的，格茨杀人放火，

---

① 《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第221页，加利马出版社。

② 同上，第175页。

③ 同上，第178页。

大闹乾坤，“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厌倦了，腻烦了，动摇了。于是纳斯蒂乘虚而入，点出作恶和行善在于一念之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时副官前来报告，攻打沃尔姆城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下令。格茨心慌了。这位沉湎于纯粹性和独立性的统帅，作恶也罢行善也罢，做抉择时同样心绪不宁。

中世纪的人多半很迷信，格茨也不例外。他一直暗暗地、焦急地等待上帝向他显灵，但上帝不理会他，只派了几名使者跟他周旋。所谓使者，就是富克尔，海因里希，纳斯蒂，卡特琳娜。他们看出格茨执意作恶，钻进死胡同，便告诉他作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作恶者大有人在，而且不像他那般虚张声势、大吵大闹。难就难在行善，做善事在世上是办不到的。教士海因里希激将道：“上帝的旨意是世无善。”此话击中格茨要害。既然纯粹的恶既单调又无效，必然导致失败，不如行善，况且上帝说世无善，与上帝交锋的良机来了，格茨偏要做些善事给上帝看。

此处主观的、臆想的绝对性再明显不过了：倘若上帝存在，倘若世间人人作恶，那就意味着上帝不许世人行善。格茨找到了挑战上帝的借口，于是对海因里希说：“你错了。你告诉我，行善是不可能的，那么我打赌我将行善，因为这是保持我与众不同的最好办法。我以前是罪犯，现在我要洗心革面，放下屠刀。我打赌要当圣人了。”一念之间，他决定行善，以示向上帝挑战。他非但收回毁灭沃尔姆城的命令，而且下令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他行善的决定不仅立即受到贵族的强烈的反对，斥责他“成为德国贵族的掘墓人”，甚至他以前的雇工卡尔也敌视此举，这位虚无主义者认为受到了空前的侮辱。更使格茨吃惊的是，革命首领纳斯蒂也反对他的计划，劝他留下土地，好好经营管理，增加财富，因为分配土地会过早触发农民的暴动，并终将遭受镇

压。他向格茨耐心解释，需要准备七年方可举行圣战，在此期间，格茨的土地可以用来做庇护所、集训地。

但格茨不听劝告，他决心在年内建立太阳城邦，让广阔的大地充满幸福、爱情和德行。他讨厌上帝和世人利用他，但他想利用上帝作工具来实现他的理想，声称："上帝要我发出耀眼的光辉……"一语道破他想当圣人。原来他急于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是为了他自己得救，就像雨果为了所谓的原则，不惜炸毁世界。格茨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很快引起不良的后果。农民先是不理解他的举动，接着果然引起农民的暴动。在农民起义军屡遭败北的情况下，纳斯蒂恳求格茨指挥农民军打几个胜仗，以迫使贵族与之媾和。格茨却拒绝暴力，前往农民军中宣讲"叛乱等于自杀"。他以救世主的口吻说："我下到世人中间是为了拯救和平"。但农民不信任他，他苦心经营的太阳城也被农民军烧毁。居民全部被杀。原因是他们拒绝加入暴动。走投无路的格茨再次求助上帝，上帝仍然保持沉默，他莫名惊诧：上帝不理会恶人可以理解，难道对善人也无动于衷吗？黑夜，寂静，孤独。就这样，他成了全德国最受憎恨的人。格茨遭到彻底的失败，不得不离群索居，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以饥饿折磨自己，还让惟一从太阳城逃出来照料他的希尔达鞭打他。

打赌一年的期限到了，海因里希来找他结账，一一列举他的罪状，层层剥开他的画皮：格茨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但土地原本不属于他，顺水人情而已；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根本保不住。贵族轻而易举又将土地夺回。结果，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土地，人心倒给搅乱了。格茨只不过扮演了一回救世主的角色，并知错不改，拒绝充当农民军首领，导致农民军的失败，两万五千人被杀。他应当对叛军失败负责，行善一年造成的罪孽超过他三十五年作恶。

他还是他，根本没变，换了个角色变了些言词，上演了一场又一场自欺欺人的悲剧。他承认自己是个蹩脚的演员，也乐意承担一切责任。但他对海因里希说，无论作恶或行善，都没有上帝的支持和阻拦，一切与上帝不相干。这么说上帝不存在，没有天堂，因此也没有地狱，只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世人。一心想让格茨忏悔的海因里希听了气急败坏，盛怒之下，企图掐死格茨。格茨出于自卫，一刀捅死海因里希，从而结束了行善的闹剧。

这样，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都失败了，那是注定的，必然的。格茨不得不放弃或当魔鬼或当圣人的伦理之战，加入充满谎言和妥协的政治斗争，当一名普通战士，为有限的目标拼搏。但纳斯蒂不需要普通战士，而急需指挥官。当了三十六年指挥官，换言之，体验了三十六年孤独的格茨，一心只想做个平常人，以平常心做平常人。纳斯蒂反驳道，首领也是平常人，并非圣贤，但必须忍受孤独。

格茨终于明白什么是局限，便同意了指挥叛军。有个头目不服从他指挥，立刻被他当众处死：没有纪律便没有军队，没有服从便没有纪律。他以实际行动接受指挥战争："既然有这场战争要打，我就打这场战争。"是否打得赢？剧终了，谁都回答不了。即使请教萨特本人，他大概也会说不知道。反正输赢不重要，管它呢！重要的是，格茨从此不再为恶而恶、为善而善了，他终于走上从实践中探寻真理的道路。他总算比雨果前进了一大步。虽然从德国历史来看，那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败得十分凄惨。

五 弗朗茨的肆无忌惮和无能为力印证了萨特的历史观

《苍蝇》、《脏手》和《魔鬼与上帝》三剧中，理想主义的伦理家和实用主义的活动家之间的对峙最终有利于后者，并非因为

占上风的后者正面地、积极地结束剧情，相反是为了衬托俄瑞斯忒斯、雨果和格茨这些萨特式人物的失败。总体上讲，三剧涉及个人危机及个人与个体或群体的矛盾，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在《辩证理性批判》的思想指导下写成，企图表现人与历史的关系，确切讲，人对历史的无奈。“世人不仅做不到想做的，而且要对自己的现状负责。”① 就是说，世人非但阻挡不了历史的进程，反倒要对历史的步伐负责。

格拉赫一家的内部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德国、欧洲乃至世界战后的矛盾，即每个人对那场浩劫的历史和战后的世界应抱什么态度。弗朗茨为什么自我禁闭起来？怕受司法审判吗？不，其父的势力和地位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逃避任何审判，然而却无力阻止他自我审判。父亲代表宣扬德行却不身体力行的老一代；弗朗茨则体现主张言行一致的不妥协、不通融、咄咄逼人的新一代。但新老两代都很主观，都以为选择离群索居是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剧中马丁·路德象征性地被视为弗朗茨及其一家失败的罪魁祸首：“他（弗朗茨）是个小清教徒，路德的受害者……”；“格拉赫一家都中了路德的毒，这位先知先觉的人使我们傲气十足”，使他们狂傲，自以为君临尘世，自以为他们每个想法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个批判都绝对正确和普遍适用，自以为他们的思想可以改变世界、改造世人、创造历史。

他们错了。“不是思想改变世人，一种立场，仅知其原因，还不足以消除之，必须亲自体察，把它与其他种种激情相对比，锲而不舍地与之斗争，简言之，磨练自己。”② 人的意志不管有多么坚强和巨大，只能根据现有形势的客观架构来创造历史。

---

① 《处境种种》第二卷第27页，加利马出版社。

② 《辩证理性批判》第20页，加利马出版社。

“在这层意义上，历史是全人类一切活动固有的结果，在世人看来，仿佛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如果他们在最后的和客观的结果中认不出他们自身活动的意义。”①

弗朗茨在路德教传统中长大，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幻想家，一旦接触实际就处处碰壁，必定失败。行善也罢，作恶也罢，隐居也罢，都事与愿违，一事无成。他出身的家庭属德国大实业巨富，第二帝国时期被封为贵族，拥有特大的造船厂。祖辈世代身兼企业家和造船主，父亲独揽大权，专横跋扈，宣称能对付一切、安排一切、包办一切。

战时父亲将一片土地卖给希姆莱建造集中营。弗朗茨看到俘虏的非人处境，气愤之余，也对俘虏们丧失人格尊严大惑不解。他认为父亲把土地卖给希姆莱是不道德的行为。为了替格拉赫一家赎罪，他把一名在逃的波兰犹太人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格拉赫家的司机是暗藏的纳粹分子，一直监视他们的行动。他发现了弗朗茨的举动，立即开车去告密。父亲感到事情严重，抢先给戈倍尔打电话，请求宽恕他儿子和饶恕俘虏的性命。然而纳粹党徒却当着弗朗茨的面处死了犹太人。看在老格拉赫面上，弗朗茨没有受到惩罚，但立即被送往前线当兵。这是弗朗茨生平第一次受到精神创伤，而且是由他所钦佩的父亲造成的。他倒并非为死者感到内疚，而是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感到屈辱。他是家中的长子，生就的继承人，未来的大企业主，现在却意识到自己无权无势，无足轻重，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弗朗茨的脑袋恰似肥皂沫罐，生产泡沫形象。他参战时，父亲的形象虽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圈比一圈大的希特勒形象。他对权势的迷信越来越深，在他眼里，希特勒代

① 《辩证理性批判》第20页，加利马出版社。

表德国，捍卫希特勒就是捍卫德国。这样，他的命运与战争、希特勒以及德国紧紧连在一起了。不论他投入战争的初衷如何，历史终于把他造就成一名法西斯走卒。过去被他视为无耻的种种暴行，如摧毁村庄，屠杀无辜，严刑拷问俘虏和百姓等，他都不由自主地做了。一时间，他陶醉于至高无上的权欲之中。但一待红军反攻，他的部队全军覆没。他只身逃脱，幸免一死。这次不仅是他个人失败，而且是集体失败。似乎死神有意嘲弄他，偏不让他死，不让他一了百了，用他的话来说："我追赶死神，可运气不好，死神比我跑得快。"弗朗茨穿越疮痍满目的地区，从苏联、波兰回到德国，回到父亲身边。

他还没来得及估量战争的含义和预测战争的后果，又发生了一起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对他则有决定性意义。有一天，他胞妹莱妮挑逗一个美国兵，惹得美国人欲火中烧，企图强暴。弗朗茨赶来救援。莱妮随手操起酒瓶，砸到美国人头上。弗朗茨出面承担责任，声称他打伤了美国人。父亲再一次出面打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弗朗茨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渺不足道和无能为力。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他发现父亲正在重振昔日雄风，战败反倒带来更大的繁荣。这么说来，恶是有利可图的喽。他一向为善而善，为恶而恶，面对自己从失败到失败的处境，更深地陷入迷团；"邪恶，这是惟一的原材料。人们把它送进我们的提炼厂加工。善良就是最后的成品。其结果：善良变成邪恶。但别以为邪恶能变成善良。"

他不愿意看到德国战后重新崛起；如果德国再次繁荣昌盛，他，弗朗茨，就永远是个战争罪犯，就证明他为实现希特勒鼓吹的军事王国而效的犬马之劳付诸东流了。于是他决定采取鸵鸟政策，闭眼不看现实，从此他把自己禁闭起来，与世隔绝，拒绝见父亲，只许跟他有乱伦关系的妹妹莱妮上楼伺候他。他自编神

话，自我膨胀，自欺欺人，千方百计使自己相信，战败已成为无可挽救、无可弥补的灾难，而惟有他，自成一统的隐士能挽救德国的历史价值和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他为此站岗放哨，坚决拒绝犯罪感，声讨集体犯罪的理念。他声称德国虽然战败，酷刑和谎言虽然无用，但坚决主张为纳粹德国辩护，同时也为自己推卸罪责。为此他创建螃蟹法庭，以便得到过度补偿。他以民族和世纪的先知自居，为千秋万代作证。弗朗茨装疯卖傻，转移问题的性质，颠倒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位置，胡说纳粹德国不仅无辜，而且是这场战争第一个受害者。所以，他只愿看到废墟、破产、贫困、饥馑、受伤、死亡。只有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才能证明他在战争中的作为具有正义的性质。

总之，他隐居是为了逃避现实，为了看不见祖国的复兴，也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就这样一住十三年，胡说八道了十三年。其间，弗朗茨弄虚作假，戏弄历史，把自己打扮成英雄，身上戴着十二颗战争荣誉勋章，其实是一打巧克力糖章，时不时偷吃一粒，为自己庆功。惟有父亲理解他这种自我逃避实际上比面对现实更加痛苦，因此到了第十三年，当父亲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即将辞别人世之际，便决心采取措施结束这场悲剧。父亲巧妙地怂恿次子的妻子，过时的明星尤哈娜打进弗朗茨封闭的天地，试图通过尤哈娜把弗朗茨拉回到现实中来。哪知一生只追求虚荣的尤哈娜与弗朗茨一拍即合：弗朗茨企图在尤哈娜眼里树立战争英雄的形象，而尤哈娜则希望弗朗茨承认她有永恒的美貌。这对渴望绝对观念的男女，决定心照不宣地互相吹捧，编织谎言，以便挽救各自的失败：战场的败将与陨落的明星同做英雄美人的美梦。

但莱妮不能容忍尤哈娜进入弗朗茨的生活，她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一方面向尤哈娜揭露弗朗茨是个罪人，曾严刑拷问俘虏；另一方面给弗朗茨送上一份报刊，上面刊登着系列文

章，赞扬“工商巨头重振了德国”，并论资排辈，把格拉赫家族排在榜首。莱妮一箭双雕：弗朗茨的谎言王国顿时冰消瓦解，事实胜于雄辩，德国重新繁荣昌盛了；尤哈娜对他的崇拜和爱情立即化为憎恨和厌恶。弗朗茨彻底失败了，没有必要再继续隐居，于是他同意下楼，回到现实世界。

在弗朗茨看来，父亲应对他的一切负责，罪责难逃。他对父亲说：“我是施刑者，您是揭发者。”迫使父亲承认有罪，谁也不要审判谁，父子俩清账了，扯平了。身患癌症，大限将至的父亲心领神会，况且现代大企业已掌握在技术管理人员手里，像他这种老一代企业主已无用武之地，生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他承认：“有罪的只是我一个人，我承担一切罪过。”弗朗茨觉得此话中听，于是同意跟父亲一起自裁。父亲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心爱的儿子，这儿子必然是个无用的影子，本体消失，影子跟着消失。“您是我的起源，也将是我的归宿，咱们善始善终吧。”——“我生了你养了你，现在我将毁掉你。我的死包括了你的死，最终其实是我一个人去死。”一语道破弗朗茨什么也不是，一生毫无价值，从激情到激情，即便圣洁，也只不过是“一股无用的激情”。这样，全剧以父亲和长子自杀及莱妮上楼代替哥哥隐居而告终。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揭示的世界是个历史塑造人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世人是历史的客体。暴力，酷刑，战争是客观现象，谁也逃脱不了。施刑者不一定全是虐待狂，而是社会的产物和工具。大家都逃避承担暴力的责任，主子和奴才，自由和必然结成奇怪的一对。弗朗茨既是战争的同谋，又是战争的受害者。他象征性地代表受害者和刽子手奇怪的结合，同时体现世人的真诚作弊。格拉赫一家的失败正是世人共同的失败，本时代的失败。我们大家都将受到历史及其“螃蟹们”的审判。但战后的

世人正在觉悟中，朝着人将成为历史主体，即人创造历史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辩证理性批判》留下的信息。

以上论述足以证明钱钟书先生提及萨特等人时的那个论点："盖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① 我们已经充分见出萨特式人物的艺术形象确实随着萨特哲学思想的嬗变而发展变化。他们不仅以文学形象图解萨特思想，而且常常是作者的投影，反映萨特本人的行为轨迹。我们知道，哲学家萨特给自己规定的使命是认识世界、思考世界、解释世界、寻求和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自在之物"，不管这种"自在之物"，如康德所说，是不可认识的，还是如马克思所言，只是尚未认识的，反正他把第一部哲学巨著定名为《存在与虚无——试评现象学本体论》，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认识世界。这是非常艰难的使命，因为刚开始认识世界时，他的思想已经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他说："我实际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的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② 出身书香门第的萨特受到典型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文化熏陶，所幸他很早就觉悟到，要正确认识世界，必须首先认识自己、批判自己。所以他投影于笔下的人物，让他的人物体现他的追求："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③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己塑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他自己的形象）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甚至不惜与出身阶级和所受的文化熏陶决裂："由于我们自己属于资产阶

① 《致胡乔木》，见《钱钟书散文》第42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

② 《文字生涯》第36页，加利马出版社。

③ 同上，第206页，加利马出版社。

级，我们体验了资产阶级的焦虑，我们的灵魂是分裂的，但既然心中不快的本意是想摆脱不幸的状态，况且我们不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脱，同时不得不披上寄生贵族的外衣，因此我们必须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哪怕冒着与之同归于尽的风险。"① 这段文字道出了萨特思想的社会背景和嬗变趋势，同时充分体现在他各个时期的剧作中。

萨特戏剧大多数主人公不同于"典型人物"和"性格人物"，而常常接近神话、传奇、志怪范畴的人物。萨特从不相信一成不变的"人性"，他认为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差不多相同的文学形式时，并非人性永恒不变，而是在不断产生剥夺和异化的背景下，自由和冲突始终在起作用。

萨特认为，人与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物则没有这种意识；人思考和解释外部世界，物则没有这种能力。所以物只是自在存在。此外，人意识到自己的思考能力，既用思想判断世界，也用思想判断自身。所以，人是自为存在。但，人有惰性，或懒于思考，或不善思索，乃至思想误入歧途。所以，人很容易沦为物而不能自拔。

由此，萨特提出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他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让自由人自由地塑造自己，渐渐地，自由就变成必然。这就是他的理想主义，或曰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为此，他把重心放在人的状况的嬗变上，进而人与他人的关系必定成为关键性问题。既然人以行为体现其存在，那么用世人的行为来判断世人的存在便再自然不过了。

这样，萨特戏剧的主要源泉来自人物在一定处境下被迫作出选择后所采取的行动。剧中的处境、冲突、行动和言谈全部服务

① 《什么是文学》第276页，加利马出版社。

于萨特有关介入文学的构思，直接与现实挂钩，直接影响社会。选择意味着行动。萨特式人物不按行动与否来分类，而按是否为自由而行动，或是否因甘于受奴役而行动来分类，前者诸如俄瑞斯忒斯，抵抗运动人士（《死无葬身之地》），雨果，格茨，弗朗茨，后者诸如厄勒克特拉，加尔森，丽瑟，凯恩。

为自由而行动和因甘愿受奴役而行动，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时所采取的行动，我们称之为萨特式行动。其主要特征是个人主义和排他性，只考虑个人自由而不顾其他。谁都说不清谋杀埃癸斯托斯是否会改变阿耳戈斯的形势，格茨创建的太阳城邦是否变成非暴力者的坟墓，涅克拉索夫的骗局是否导致开除好几名记者，莱妮向尤哈娜透露弗朗茨当过刽子手是否打消了尤哈娜对弗朗茨的敬佩乃至导致弗朗茨自杀。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但从不点破，让读者自己去琢磨。一切结果皆模糊不清，因为结果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排他性做秀。

做秀似乎是萨特式人物最大的本领，他们不属逢场作戏那般粉墨登场，而是天生的演员，常常一开场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不断演戏。最杰出的演员当推表演艺术家凯恩：扮演剧中人的凯恩自己成了剧中人，久而久之，他不知是扮演奥瑟罗、哈姆莱特还是扮演他自己，凯恩不存在了。确切讲，他似存在似不存在，他装作存在，一离开舞台就不存在了。

做秀当然是把不真诚当作真诚表演，以假乱真，而萨特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恰恰在于揭露世人真诚作弊，旨在恢复人的真诚本性。这种人性的转变，必然伴随争斗、暴力乃至死亡，必然充满失败。除《涅克拉索夫》和《凯恩》之外，其他所有的剧作都涉及一条甚至几条人命。大部分主人公都有暴力行为，甚至犯杀人罪。因为萨特对人的观念本身包含悲剧性：自由必然意味着与他人发生冲突，自由在充满冲突的道路上寻找界定。萨特在研究

情感结构时，着重考虑产生这种情感的真正的社会背景、激情背后的宗教和道德的价值、社会的禁忌和急需、民族的冲突、阶级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意志的冲突、行动的冲突等等。（参阅《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戏剧一般包含三类冲突：首先，剧中人与自己的冲突，这是最基本的冲突，因萨特式人物必须给自己下定义；其次，跟某个社会实体、政治实体或宗教实体的冲突，即一个人反对一大群，往往以孤胆英雄的面目出现；最后，跟他人的冲突，即普遍意义上的他人，这是最主要的冲突。萨特让他笔下的人物选择犯罪，因为不让有反悔的余地。他要的是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再说性命攸关的问题、面临死亡的问题，与己与人都至关重要，更能把人置于极端的处境。这是萨特处境剧主要的特征之一。如《死无葬身之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斗智斗法，顶住不招供，绝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总之，有两种形式的罪行：一种，有意犯罪，甚至把犯罪当作生死的依据，就像萨特笔下青少年时期的让·热奈（即后来的圣热奈）；另一种，犯罪者无法忍受自身所犯的罪行。前者诸如俄瑞斯忒斯、雨果、格茨，后者诸如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弗朗茨、海因里希。

“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或获自由的同时，人必将选择一个受奴役或享自由的天地，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上帝面前，在死亡面前，在暴君面前，我们有一条是确信无疑的，得意洋洋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反正确信我们是自由的。”萨特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新法兰西评论简报》发表的这个声明，当然是为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四个剧本作辩护。他曾把《苍蝇》、《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称为“自由剧”，很能反映他当时的观点：只要有勇气，不怕死，就有

自由抉择的可能。但后来他批判了这种绝对自由观，认为四剧"自序"提出"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的论点非常不妥。为了批判自己，他故意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海因里希这个人物：当他要在教会与穷人两者之间作选择时，他无法选择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穷人的教会，也不能选择抛弃教会的穷人。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来缚住了。"① 这是萨特处境剧后期最主要的特征，即剧中人时时处处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制约。

因此，萨特从五十年代开始相信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但坚持认为自由处于世人生活的中心地位，这仍占其著作的主导。不过自由的主体扩大了。人在自由地闯新路时，不再仅仅为自己，而主要为创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人塑造自己，在塑造自己的同时，选择社会。人只是塑造自己的结果，善与恶，如果当作一种绝对，就毫无意义了。这算是萨特后期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

不管怎样，萨特式人物毕竟多为斯丹达尔式的个人主义"英雄"，诸如雨果，格茨，弗朗茨等，作者让他们身不由己地投入历史潮流，同时又保留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可能；他们完全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却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这种制约，并对此负责。萨特认为，每个人全部，至少部分是由他人造就的，但总要对这样的自己负责。譬如，没有权柄的人往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但他又认为，一个人总还可以为别人所造就的自己有所作为，即"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灵变成部分摆脱制约的人。"②

马克思说，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解释世界，现在应当改变世

---

①② 《新左派杂志》，1969年11月12日。

界。萨特自从认定此话是真理，便一直认为意象（想象物）对现实世界具有影响力。他把戏剧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正是因为戏剧对现实具有直接的冲击力。戏剧活生生地表现个体，一个连一个，串在一起就形成故事。故事接故事，便形成历史。正因如此，他偏爱历史题材，把情节放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处境。意象或称想象，在萨特眼里，便是自由的工具。如果不重视意象，就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人通过行为的表象来赋予其行为以意义。萨特戏剧全与自由有关，每个萨特式人物都千方百计争取自由，尽管他们力不从心，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作者希望世人以他笔下人物的失败为借鉴，吸取教训，开辟新路，获得较多的自由。所以萨特式人物均为作者批判的对象，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间接自我批判，而且是相当彻底的自我批判。

文学批评家乔治·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评论萨特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作品就是沟通，出自独立自主的作家之手，超越孤立的个人，面向独立自由的世人。"如果是这样，作家就是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在为了作品而否定自己的同时，也使读者为了阅读而否定阅读者自己。正如萨特所说："作者和读者同时消失，彼此使对方消失，以便最后只有圣言存在。"①

沈志明

一九九六年岁末初稿

一九九七年初秋修改

① 《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第509页，加利马出版社。

目　次

三　幕　剧

苍　　　蝇

（一九四三年）

袁树仁　译

献　给

查理·杜兰[1]

以表衷心谢意及友好情谊

① 查理·杜兰（1885—1949），法国著名演员及导演。

人　　物

朱庇特①

俄瑞斯忒斯②

埃癸斯托斯③

保傅

卫士甲、乙

大祭司

厄勒克特拉④

---

① 朱庇特本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主宰一切。本剧中朱庇特即宙斯。

② 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被杀害时，俄瑞斯忒斯才十一、二岁。阿伽门农从前的保傅为使俄瑞斯忒斯免遭埃癸斯托斯的毒手，秘密地将他送往斯特洛菲俄斯（福喀斯王，俄瑞斯忒斯的姑父）家中寄养。八年后，俄瑞斯忒斯刚刚成人，回家为父报仇，将母亲和埃癸斯托斯杀死。后为复仇女神所追逐，终至发狂。

③ 堤厄斯忒斯之子。据希腊神话，堤厄斯忒斯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系兄弟，因争夺王位互相仇视。阿特柔斯杀了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另一儿子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期间，与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后，埃癸斯托斯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合谋杀害了阿伽门农，为其父报仇。后僭位七年，至第八年为俄瑞斯忒斯所杀。

④ 据希腊神话传说，厄勒克特拉是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之次女，俄瑞斯忒斯的姐姐。

克吕泰涅斯特拉①
复仇女神甲
一年轻妇女
一老年妇女
男女群众若干
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②
众仆人
宫廷侍卫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女儿，与海伦是姐妹。她声称与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阿伽门农，是因为憎恨阿伽门农出征时杀了他们的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她与埃癸斯托斯的关系，当然也是重要因素。

② 厄里倪厄斯，指大地或黑夜的三个女儿（一说不止三人），头缠毒蛇，眼滴鲜血。她们惩罚一切罪行，特别是弑亲罪。她们追逐杀手，逼得他无处藏身。

第 一 幕

〔阿耳戈斯[1] 的一个广场。苍蝇及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尊：白着两眼，面带血污。

第 一 场

〔一群身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按宗教仪式列队入场，在神像前奠酒。一个白痴在舞台深处席地而坐。俄瑞斯忒斯和保傅出场，朱庇特尾随而上。

俄瑞斯忒斯　喂，妇女们！

〔老年妇女都转过身来，齐声惊叫。

保傅　请问……

〔老年妇女都后退一步，并往地上啐一口唾沫。

保傅　请听我说，我们是路过这里，迷了路。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老年妇女纷纷逃散，捧着的骨灰罐失手落地。

保傅　这些老东西！还以为我对她们有点意思怎么着？啊！老爷，多么令人愉快的旅行啊！不论是希腊，还是意大利，都有五百座以上的都城。那里有香醇的美酒，服务周到的旅

---

① 阿耳戈斯，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部阿耳戈利斯境内，为阿伽门农及其兄弟墨涅拉俄斯的都城。

馆，熙熙攘攘的街道。可你倒好，灵机一动，偏要到这里来！这些山里人似乎从来没见过游客。这该死的小镇，烈日当头，我问路已经问了不下一百遍。人人都是这样：一见了你，就惊慌得大喊大叫，四散而逃。街上阳光耀眼，令人头晕目眩。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步履沉重，狂奔快跑。呸！这空荡荡的街道，颤抖的空气，还有这太阳……难道有比这太阳更晦气的么？

俄瑞斯忒斯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保傅　据说是。可是我要是你，我才不拿这个炫耀呢。

俄瑞斯忒斯　我出生在这里，可是我必须像过往行人那样问路。去敲敲这家的门！

保傅　你还指望什么？指望有人回答你么？你仔细瞧瞧这些房子，你说，都是什么模样！窗户在哪里？我估计，窗户都朝着与外界隔绝的、阴暗的内院开着，倒让屋子背面朝街……（俄瑞斯忒斯作手势）好，好，我去敲。不过，肯定没有希望。

〔保傅敲门。无声。再敲。门微启，露出一道狭缝。

语声　干什么呀？

保傅　打听一件事。您知道……

〔房门骤然关上。

保傅　他妈的，你们全去找死吧！俄瑞斯忒斯老爷，你该满意了吧，滋味尝够了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挨家挨户去敲。

俄瑞斯忒斯　不用，算了。

保傅　瞧！这儿倒有个人。（走近白痴）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再次施礼）大人！

白痴　哦！

保傅　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埃癸斯托斯的家?

白痴　哦!

保傅　阿耳戈斯王，埃癸斯托斯。

白痴　哦!哦!

〔朱庇特从舞台深处走过。

保傅　真倒霉!好容易碰上一个不逃走的，却是个白痴。(朱庇特再次走过)啊?!这家伙一直跟随我们到了这儿!

俄瑞斯忒斯　谁?

保傅　那个长胡子的人。

俄瑞斯忒斯　你在做梦吧!

保傅　我刚刚看见他走过去。

俄瑞斯忒斯　你大概认错人了吧!

保傅　绝不会。除了巴勒莫[1]的朱庇特铜像面部的铜胡子外，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胡子哩。你看，他又从这儿过去了。他到底打我们什么主意?

俄瑞斯忒斯　他也在旅行，和我们一样。

保傅　嘿!去得尔福[2]的路上，我们遇到过他。我们在伊特亚上船的时候，他那把大胡子早摊在船上了。到了瑙普利亚[3]，我们处处都碰上他。现在，他又在这里。在你看来，这无疑是偶然的巧合了?(用手驱赶苍蝇)嗳!我看这阿耳

---

① 巴勒莫，意大利城市。

② 得尔福在福喀斯境内，是阿波罗颁发神示的地方。据希腊神话，俄瑞斯忒斯来到得尔福，求签于阿波罗庙，神示令他杀母报仇。萨特反其意而用之，将俄瑞斯忒斯描写成不受神意左右的“自由的人”。

③ 瑙普利亚，阿耳戈斯地方的一个海港。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中，都提到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从特洛伊班师回国时在这里上岸。

戈斯的苍蝇倒好像比这儿的人热情好客得多。你看看这些苍蝇，快看哪！（指着白痴的眼睛）他一只眼睛上叮着十二只苍蝇，就像叮在涂了果酱的面包片上一样。可是他，他还傻乎乎地笑呐，好像很乐意苍蝇啜他的眼睛。是啊，你瞧他眼睛里渗出的白水如同酸奶一般。（驱赶苍蝇）好啦，快滚开！好啦好啦！咦！这些苍蝇又落到你身上去了！（驱赶苍蝇）你看，这可使你感到宾至如归了：你总是抱怨到了你的故国仍是外邦人，你看这些小动物不是热烈地欢迎你吗！它们好像认出你来了。（驱赶苍蝇）去，去，去，安静！安静点吧！不要跟我这么亲热！这苍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比红隼鸟声音还响，比蜻蜓个头还大！

朱庇特　（已走到他们跟前）这无非是吃得比较肥的绿头苍蝇罢了。十五年前，死尸腐烂的那股恶心味，把这些苍蝇吸引到这个城市来。自那以后，它们就一天比一天肥起来。再过十五年，个头怕要抵得上小青蛙呢！

〔静场。

保傅　请问，您是哪一位？

朱庇特　我叫得墨特里奥斯，从雅典来。

俄瑞斯忒斯　半个月以前，我好像在船上见过您。

朱庇特　我也见过你们。

〔从王宫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号。

保傅　嗳呀，这可不是吉兆。老爷，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俄瑞斯忒斯　住嘴！

朱庇特　你们完全不必害怕。今天是亡人节。这呼号的声音标志着祭祀的开始。

俄瑞斯忒斯　看来您对阿耳戈斯的事情了如指掌。

朱庇特 我经常到此地来。你们知道吗，希腊人凯旋而归的船队在瑙普利亚海湾停泊，阿伽门农王归来的时候，我正在这里。站在城墙高处，可以远远看见雪白的船帆。(驱赶苍蝇)那时还没有苍蝇。那时的阿耳戈斯还只是一座外省小城，在阳光照耀下显出无精打采、寂寞烦闷的模样。此后数日，我和别人一起登上城墙上的巡查道，久久凝视着在平原上行进的国王的行列。第二天傍晚时分，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由现国王埃癸斯托斯陪同，出现在城堡围墙上。阿耳戈斯人看见落日映红了他们的面孔，看见他们俯身雉堞，向海上久久凝望。大家心想："要有好戏看啦!"然而他们一言不发。这个埃癸斯托斯，你们大概知道，他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情夫。这个淫棍，那时就有了忧郁症。怎么，您好像累了?

俄瑞斯忒斯 这是因为长途跋涉和天气酷热的缘故。不过您的话使我很感兴趣。

朱庇特 阿伽门农是个好人。可是，你们看，他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以前不准在大庭广众之下处人极刑。很可惜。其实，在外省，来个绞刑，会给人增加几分乐趣，也会使人对死感到无所谓。这里的居民一言不发，因为他们生活烦闷，盼望看看暴死的惨状。他们看到国王出现在城门口的时候，一言不发。他们看到克吕泰涅斯特拉向国王伸出美丽而香喷喷的双臂，还是一言不发。那时，只要说一个字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缄默无语。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浮现出一个形象，一具死尸，身材高大，满脸开花。

俄瑞斯忒斯 那您呢，您也一言未发么?

朱庇特 这使您很恼火么，年轻人?我对此倒很坦然。这证明您有高尚的感情。对啦，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本地人，而且这事与我无关。那些阿耳戈斯人，第二天当他们听到他们

的国王在王宫里痛得惨叫时，他们还是一言不发。他们眼睑低垂，遮住他们那双被欲火烧得骨碌碌直转的眼珠，整座城市犹如一个发情的女人。

俄瑞斯忒斯　于是杀人凶手称王，享受了十五年的幸福。我算相信众神主持正义了！

朱庇特　嗳！不要这么快就指责众神嘛！难道非得惩罚不可么？将这场喧嚣混乱转化为有益于推行道德的局面，岂不更好？

俄瑞斯忒斯　众神这样做了么？

朱庇特　他们派来了苍蝇。

保傅　苍蝇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呢？

朱庇特　噢！这是一个象征。众神做的事，你们可以从这件事上判断一二：你们瞧那边的那个老木虱子，贴着墙壁，用那黑色的小爪子，轻快地爬着。它就是这种丛生于缝隙之中的黑色而扁平的小生物的美妙标本。我扑向小虫，把它逮住，拿来给你们看看。（朱庇特向老妇人猛扑过去，将她带到台前）这是我逮住的鱼。瞧，她那惊恐不安的神情！呸！你眨巴眼，可是你们这群人对于太阳这把白热化的利刃已经习惯了，你们看这鱼儿在钓竿头上还跳来跳去。喂，老太婆，告诉我，你一定死了好几十个儿子了吧，不然怎么从头到脚都着黑呢？好，快说！说了，我说不定会放了你。你为谁服丧啊？

老妇人　这是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

朱庇特　阿耳戈斯人穿的衣服？噢，我懂了。你是为你们的国王，被谋杀的国王服丧。

老妇人　不要说了！看在上帝面上，住嘴吧！

朱庇特　像你这个岁数，想必听到了那天整整一上午在城中街道回荡的震天动地的呼号声。那你干什么了？

老妇人　我丈夫下地去了，我能做什么呢？我把门闩上了。

朱庇特　对啦，你将窗子半开，好听得更真切一些。你屏住呼吸躲在窗帘后面向外窥视，脊梁沟里有什么东西奇异地发痒。

老妇人　不要说了！

朱庇特　肯定你那天晚上大享床笫之乐。过节嘛，嗯？

老妇人　噢，老爷，那是……一个可怕的节日。

朱庇特　一个血红的节日，一个你们无法忘却的节日。

老妇人　老爷！您是一位亡人么？

朱庇特　亡人？去，去，这个疯女人！我是谁，你不要管。最好管好你自己，设法以忏悔得到上苍的饶恕吧！

老妇人　唉！忏悔，老爷，您要是知道我是怎样忏悔的就好了。我的女儿也忏悔。我的女婿每天献祭一头母牛。就连我快七岁的小外孙，我们一直用悔悟的精神抚养教育他：这孩子乖极了，满头金发，原罪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朱庇特　好，你这个老下流胚，滚开吧！设法在悔悟中死去，惟有如此，你的灵魂方能得救。（老妇逃走）二位大人，要么是我大错特错，要么这就是牢固地建筑在恐怖之上的旧式的真心的虔诚。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谁把我放在心上？我们刚才谈到众神。那么，应该让埃癸斯托斯挨五雷轰顶才对？

俄瑞斯忒斯　当然应该……唉！我也不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关我什么事！我不是此地人。埃癸斯托斯悔悟了么？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他若是悔悟了，那我倒要十分奇怪。不过，这没关系。整个城市替他悔悟。悔悟，这是可以称出分量的。（王宫中传来的号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你们听！为了使他们永远不忘记国王临终的呼号，挑选了一个嗓门特别

大的牧牛人，每逢忌辰，让他在王宫大厅中这样喊叫。（俄瑞斯忒斯作一手势，表示厌恶）唔！这是小事一桩。等会儿把死人放出来的时候，不知你们会说什么呢！十五年以前，就是今天，阿伽门农被谋杀了。啊！从那以后，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啊！现在这里的百姓与我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和你的心？

朱庇特　算了，算了，年轻人。我这是自言自语。我本应该说：与众神的心贴得多么近。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血迹斑斑的墙壁，数百万的苍蝇，屠宰场的腥味，鼠妇[①]般的酷热，空荡荡的街道，一尊神像满面血污，活像个被谋杀的人；一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可怜虫，躲在家里捶胸顿足，——还有这呼号的声音，令人无法忍受的叫喊；讨朱庇特欢心的，难道正是这些么？

朱庇特　啊！不要对众神妄加评断吧，年轻人，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呢！

〔静场。

俄瑞斯忒斯　我记得，阿伽门农有一个女儿，是吧？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

朱庇特　对，她在这儿。就住在埃癸斯托斯的王宫里。——那就是王宫。

俄瑞斯忒斯　啊?! 那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那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怎么看呢？

朱庇特　唉！她还是个孩子。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俄瑞斯忒斯。人们说他死了。

---

① 鼠妇，一种甲壳类动物。此处形容酷热闷人。

俄瑞斯忒斯　死了！是呀……

保傅　对，对，老爷，您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死了。瑙普利亚人对我们讲过，阿伽门农死后不久，埃癸斯托斯下令将俄瑞斯忒斯也杀害了。

朱庇特　有人认为他还活着。据说，去杀他的人动了恻隐之心，没杀他，把他扔在森林里了。他可能被雅典富有的自由民收容养大。对我来说，我倒希望他已经死了。

俄瑞斯忒斯　请问，那是为什么？

朱庇特　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他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城门口……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唉！对了，那时倘若我遇到他，我就要对他说……我就要对他这么说："年轻人……"我叫他"年轻人"，因为如果他活着，差不多是您这个年纪。对了，大人，请问尊姓大名？

俄瑞斯忒斯　我叫非勒勃，科任托斯[①]人。我周游四方，增长见识，带着一个家奴，他从前是我的保傅。

朱庇特　太好了。我就要对他说："年轻人，走开吧！你到这里来寻求什么？你想行使你的权利么？嗨！我看你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到一支善战的军队里，可以当一员猛将。比起统治一座半死不活的城市，一座像一具腐尸一样招满苍蝇的城市，你更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的人触犯神灵犯了大罪，不过现在走上了赎罪的道路。随他们去吧，年轻人，随他们去吧，不要去干扰他们摆脱苦海，踮起脚尖轻轻地走开吧！你不可能分担他们的悔悟，因为他们的罪过里，没有你的份。

① 科任托斯，伊斯特摩斯地峡旁的古城，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部。

而且你那对他们说来很不得体的清白无邪，会像一条鸿沟一般将你与他们分隔开来。倘若你多少有些爱他们之心，你就走开吧！走开吧，否则你很快会失去民心：只要你在路上拦住他们，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悔恨上移开，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们的全部过失就要永远凝固在身，犹如油脂遇冷凝固一样。他们感到内疚，他们心怀恐惧——而内疚和恐惧，对众神的鼻孔来说是挺好闻的。是的，这些可怜的灵魂，众神很喜欢。你想夺走神祇对他们的宠爱么？那你又能给他们什么来代替呢？是饱食终日、是外省忧郁的宁静和厌倦，啊，幸福之中司空见惯的厌倦么？一路顺风，年轻人，祝你一路顺风。一座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是不稳定的：如果你触动了它，你就会引起大灾大难。（凝视着俄瑞斯忒斯）一场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您要说的就是这些么？好，那么，如果我是这位年轻人，我就要回答您……（二人对视，各不相让。保傅咳嗽）噢！我不知道会回答您什么。也许您言之有理。再说，反正这与我毫不相干。

朱庇特　那太好了。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通情达理。走吧，祝您平安无事。我也该办我自己的事去了。

俄瑞斯忒斯　祝您平安无事。

朱庇特　对了，我忘了告诉您：如果这苍蝇惹您讨厌，有个办法可以摆脱。您看这群苍蝇，在您周围嗡嗡叫。我一挥腕，一抬胳膊，嘴里念道："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现在您再瞧，苍蝇立刻掉下来，像青虫一样在地上爬。

俄瑞斯忒斯　感谢朱庇特！

朱庇特　这没什么。一点处世小技嘛！我会对苍蝇施展魔力。再见，我会和您再见的。（下）

第 二 场

〔俄瑞斯忒斯，保傅。

保傅 你要当心！这个人知道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他是人吗？

保傅 嗳呀！我的老爷，你真叫我伤心！我给你上的那些课，我以前教过你的微笑的怀疑主义，你都学到哪儿去了！“他是人吗？”当然啰！只能是人，这已经够受的了。这个大胡子是个人，是埃癸斯托斯的密探。

俄瑞斯忒斯 算了吧！你那套哲学可把我害苦了！

保傅 害了你?！难道使人能够独立思考是有害的么？啊，你变得太厉害了！从前我能看到你心眼里去……你跟我说说，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想在这儿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我跟你说过我来这儿是要干什么事吗？算了吧！少废话。（走近王宫）这是我的宫殿。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里，一个淫妇和她的主子，把我的父亲谋害了。我也出生在这里。埃癸斯托斯的大兵们将我带走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①。我们肯定是从这扇门走出来的。一个大兵将我抱在怀里，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定在哭……啊！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现在我看见一座寂静无声的大建筑，好一番外省的庄严气派，显得盛气凌人。我是第一次看见它。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在阿伽门农出征时是一、二岁。其父十年征战归来被杀，其时俄瑞斯忒斯应为十一、二岁。如果其父被害时他只有三岁，那么他就是阿伽门农出征七年以后生的，这不可能。

保傅　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忘恩负义的老爷，我可是花了十年心血让你记住这一切的啊！那我们到各处的旅行呢？那我们游览过的各地城市呢？那我专门为你一人开设的考古课呢？也都回忆不起来了么？不久以前，你的脑海里还装满许许多多的宫殿、庙宇和寺院。你本可以像地理学家鲍萨尼阿斯[①]一样，写一本希腊指南的呀！

俄瑞斯忒斯　宫殿！对，对！宫殿，石柱，雕像！我头脑中有这么多石头，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比以前更重些呢？还有厄斐索斯神庙[②]的三百八十七级石阶呢，你怎么没提到啊！我一级一级地爬上去，每一级我都记得。第十七级，我想，有破损。啊！一只狗，一只躺在炉灶旁取暖的老狗，主人走进来时它就微微抬起身、轻声哼哼着向主人致意，一条狗也比我的记性好：它能认出自己的主人。它的主人。然而什么是属于我的呢？

保傅　你把学问弄到哪里去了，先生？你的学问是属于你的。我怀着真挚的爱，精心为你选择你该学的东西，就好像要扎成一束鲜花一般，把我本人智慧的结晶和我的宝贵经验调配在一起。我不是自你幼年起，就让你阅读各种书籍，使你熟悉人类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让你漫游上百个城邦，在每一个场合都向你反复指出人的风习是多么变化无常么！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家财万贯，又仪表堂堂，深思熟虑有如一位长者，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可以自由自在地承担各种义务；同时

---

① 鲍萨尼阿斯，公元一至二世纪希腊著名地理学家，著有《希腊游记》等。

② 可能是指厄斐索斯地方著名的阿耳忒弥斯庙。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你也懂得，绝不应该承受诺言的约束。总之，你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甚至完全可以在一座著名的大学城里讲授哲学或建筑学。就这样，你还怨天尤人！

俄瑞斯忒斯 不，我并不抱怨。我不能抱怨：你给了我自由。风儿从蛛网上吹落几根蛛丝，那几根蛛丝就在离地面十尺的地方飘荡着。我的自由如同这几根蛛丝一样。我并不比一根蛛丝分量更重，我生活在空中。我知道这是一种幸运，我充分地珍惜这样的机会。（稍停）有的人生来就是承受某种约束的：他们无法选择，人们已将他们引向某一条道路。道路的尽头，一个行动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向前走去，赤裸的双脚沉重地踩在土地上，在碎石上擦破了皮肉。到什么地方去的欢乐，对你来说，显得庸俗不堪吧？还有别的人，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在心灵深处感觉到模糊不清的尘世形象的重压。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五岁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于是，他们的生活就变了。他们不是才智超群的人，这很好。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流亡他乡的人。各种气味，各种声响，雨点拍打屋顶的声音，光线的颤动，我任凭这一切洒满我的全身，落在我的周围。我知道那都是属于别人的，我永远也不会将这些变成我的往事。对于那些拥有房产、牲畜、奴仆和田地的人来说，往事是丰盛精美的食物。可是我……我是自由的，感谢上天。啊？我是多么自由！我的灵魂又是多么美妙的空虚！（走近王宫）本来我应该生活在这里的。你那些书，我也可以一本都不读，很可能我根本就目不识丁：王子识文断字，是很罕见的。然而，从这道大门，我本当已经出出进进一万次了。我小的时候，也许会拿这门扇玩耍，我会用力把身体顶在门扇上，门扇会吱嘎作响，却并不开启，我的手臂则会体会到它

的阻力。大了以后，我会在夜间偷偷把门推开，走出去与姑娘们幽会。再以后，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奴隶们会将这道门大大敞开，我会骑着马跨出门去。我古老的木头大门啊，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你的钥匙孔。那里，下面，那块门槛上划破的痕迹，可能是我弄的。头一天我持长矛，不会用，划出来的。（变动一下位置）小多利安风格[①]，对不？你觉得那些金银镶嵌怎么样？我在多多涅[②] 看见过类似的镶嵌：多么精美的手艺！好，走吧，我要让你高兴：这不是我的宫殿，也不是我的大门。我们在这儿无事可做。

保傅　嗳，这才叫通情达理嘛！在这儿生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的灵魂，此时此刻，或许已被可耻的悔悟搅得惊恐万分了呢！

俄瑞斯忒斯　（响亮地）那至少这悔悟是属于我的。这将我的头发烤焦的酷热，会属于我。这苍蝇的嗡嗡叫声，会属于我。这时候，我会赤身露体地呆在王宫中一间阴暗的房间里，从护窗板的缝隙中，观察着落日的红光，我会等待着夕阳西下，等待着阿耳戈斯傍晚凉爽的阴影，犹如一股芳香，从地上冉冉升起。这样的傍晚与千千万万的傍晚完全类似，但却总是新鲜的，因为这傍晚的阴影属于我。保傅，咱们走吧。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属于别人的酷热之中腐烂发臭吗？

保傅　啊，老爷！这回你可叫我放心了！最后这几个月——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向你揭示了你的身世之后——我见你一天比一天变样，我就睡不着觉。我怕……

---

① 古希腊的一种建筑风格。

② 多多涅，地名，在厄珀洛斯，是宙斯颁发神示的圣地。多多涅的祭司借橡树上的风声来推测宙斯的意思。

俄瑞斯忒斯　怕什么?

保傅　我说了，你会生气的。

俄瑞斯忒斯　我不生气。你说吧!

保傅　我怕——虽然你自幼受熏陶养成了怀疑一切、奚落一切的处世态度，恐怕也无济于事，有时你还会产生荒唐的念头——总之，我心想你是不是在考虑将埃癸斯托斯赶走，由你取而代之。

俄瑞斯忒斯　（缓慢地）赶走埃癸斯托斯!（稍停）你可以放心，老人家，现在已为时太晚了。揪住这玷污圣殿的淫夫的胡子，把他从我父亲的宝座上拉下来，我并非没有这种愿望。但是，和这里的百姓一起，我能干出什么事业来呢?我从未见过他们哪家的孩子出生，从未参加过他们哪家女儿的婚礼，我也不分担他们的悔悟，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叫不上来。还是那个大胡子说得对：一个国王应该与他的臣民有共同的回忆。随他们去吧，老人家，咱们走吧!踮着脚尖走开。啊!如果通过一个什么行动，你明白么，通过一个什么行动可以让我在他们当中站住脚，如果我能据有他们的回忆，即使是通过犯罪的手段，据有他们的恐怖心情和他们的期望，以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即使要我杀死我的生身母亲……

保傅　老爷!

俄瑞斯忒斯　是啊，这都是幻梦。我们走吧!你去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我们径直上斯巴达去，那里我有些朋友。

〔厄勒克特拉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扛着一个箱子，没有看见场上人物，走近朱庇特的雕像）下流胚！你盯着我干吗？去你的！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脸上沾满红果汁，你吓唬不了我。喂，今天早晨，她们来了，是不是？那些女圣徒，穿黑袍子的老婆子们。她们穿的大笨鞋在你四周噼啪作响。嗯，你这个妖怪就高兴了，你就喜欢那帮老婆子，她们越像幽灵，你就越喜欢她们。今天是你的节日，她们在你脚下浇洒最珍贵的美酒，霉臭味从她们裙子底下直冲上你的鼻子。你的鼻孔到现在还因这可心的芳香而美滋滋的。（往神像上蹭几下）那好，现在你闻闻我吧，闻闻我这新鲜肉的味道。我年轻，充满活力，这大概使你讨厌。全城都在祈祷，我也来向你献上我的供品。你接着：这是果皮菜叶和炉灰渣，长满蛆的臭肉块，一块弄脏了的面包。这些东西，我家的猪都不吃，可是你的苍蝇却喜欢。祝你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劲还不够大，不能把你摔倒在地。但我可以往你身上啐唾沫，我也只能这样。我等待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带着利剑来到的。他会望着你发笑，像我这样，双手叉腰，笑得前仰后合。然后他抽出利刃，将你从上到下劈成两半，就这样！于是朱庇特成了两半，刷刷地倾倒下来，一半朝左，一半朝右。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原来是白木头做的。亡人之神，是白呲呲的木头做的。脸上血迹斑斑，表情吓人，墨绿的眼睛，只不过是一层彩釉而已，难道不是吗？你自己知道，你里头全是白的，就像一个吃奶的婴儿一样白。你知道一刀就

能将你劈开。你甚至连血都流不出来。白木头！上好的白木头：真好烧。（瞥见俄瑞斯忒斯）啊?!

俄瑞斯忒斯　不要害怕。

厄勒克特拉　我不害怕。一点都不怕。你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一个外邦人。

厄勒克特拉　欢迎你。凡属不是这个城市的，我都觉得很珍贵。你叫什么名字?

俄瑞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科任托斯人。

厄勒克特拉　啊? 科任托斯人? 我嘛，人家叫我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向保傅）请你回避一下，让我们单独谈谈。

〔保傅下。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

俄瑞斯忒斯　你很漂亮。你与这里的人不相像。

厄勒克特拉　漂亮? 你肯定我很漂亮么? 和科任托斯的少女一样漂亮么?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的人都不当面说我漂亮。他们不愿意让我知道。再说，我漂亮又有什么用呢，我只不过是个女仆。

俄瑞斯忒斯　你? 你是女仆?

厄勒克特拉　最下等的女仆。我给国王和王后洗衣裳。这些衣裳污秽不堪，上面什么脏东西都有。所有他们的内衣内裤，裹着他们腐烂身躯的衬衣，国王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同房时她穿

的衬衣，这些全由我洗。我闭着眼睛，拼命地搓。我也洗碗碟。你不相信我的话？看看我的手吧！那么些大大小小的裂口，是不是？你那神情多古怪！你说，我的手会不会碰巧像公主的手？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手。不，这不像公主的手。不过，你讲下去吧。他们还让你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对，每天早晨，我得倒垃圾。我把垃圾箱拖到王宫外面，然后……我怎么处理这些垃圾，你已经看见了。我都给他，这个木头人，这个朱庇特，这个亡人和苍蝇之神。那天，大祭司来向神像顶礼膜拜，一脚踩在菜帮子、萝卜缨子、蚌壳上，气得都快晕过去了。喂，你会去告发我吗？

俄瑞斯忒斯　不会。

厄勒克特拉　要告发，尽管去，我不在乎。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打我吗？已经打过了。把我关在大塔楼顶上么？这主意还真不错，我就再也不用看他们的嘴脸了。你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我把活干完，他们就要奖赏我：我得走到一个滚圆肥胖、身材高大、染了头发的女人跟前去。她的嘴唇油腻腻的，双手雪白雪白的，那是一双散发着蜂蜜芳香的王后的手。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她的嘴唇往我的额头上一贴，说道："晚安，厄勒克特拉。"每晚如此。每天晚上，我感受到那热呼呼的贪婪的肥肉，紧贴着我的皮肤。但是我经受得住，从来没有倒下。这是我的母亲，你明白吗？如果把我关在塔楼上，她也就不用亲吻我了。

俄瑞斯忒斯　你从来没想过要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孤单单一个人上路，我会害怕的。

俄瑞斯忒斯　你就没有可以陪伴你的女友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我只有我自己。我是癞子，我是瘟疫：这里的人会告诉你的。我没有女友。

俄瑞斯忒斯　怎么，甚至连一个奶妈，一位亲眼见你出生并且多少还喜欢你的老太太，也没有么？

厄勒克特拉　没有。你去问问我母亲吧，她会说，即使那些心肠最软的人见了我也会感到失望的。

俄瑞斯忒斯　那么，你就在这里呆一辈子？

厄勒克特拉　（喊道）啊，不，不是一辈子！不，你听我说，我在等待。

俄瑞斯忒斯　等待什么事，还是等待什么人？

厄勒克特拉　我不告诉你。还是你说说吧。你也很漂亮。你要在这里呆很久么？

俄瑞斯忒斯　我本来今天就要走。可是现在……

厄勒克特拉　现在？

俄瑞斯忒斯　我说不准了。

厄勒克特拉　科任托斯是个美丽的城市么？

俄瑞斯忒斯　很美。

厄勒克特拉　你很喜欢那个城市，为它感到骄傲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对我来说，为我出生的城市感到骄傲，似乎很荒唐可笑。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俄瑞斯忒斯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没法给你解释。

厄勒克特拉　你没法？（稍停）是不是科任托斯真有浓荫覆盖的广场？真有傍晚人们可以散步的广场？

俄瑞斯忒斯　是真的。

厄勒克特拉　晚上，大家都出来吗？大家都散步吗？

俄瑞斯忒斯　对，大家。

厄勒克特拉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俄瑞斯忒斯　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

厄勒克特拉　他们彼此总有话说吗？他们很喜欢呆在一起吗？夜深了，还能听见他们在一起谈笑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

厄勒克特拉　你觉得我很幼稚可笑吧？因为我很难想象散步、歌唱、微笑这些事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人被恐惧折磨得痛苦不堪。而我……

俄瑞斯忒斯　而你？

厄勒克特拉　是仇恨折磨我。科任托斯的姑娘们，她们整天做什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梳妆打扮，唱歌或弹琴，然后互相串门，晚上，她们参加舞会。

厄勒克特拉　她们无忧无虑么？

俄瑞斯忒斯　她们也有小忧小虑。

厄勒克特拉　是吗？你听我说，科任托斯的人，他们也有悔恨吗？

俄瑞斯忒斯　偶尔也有。不常有。

厄勒克特拉　那么，他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后就不再想这些事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

厄勒克特拉　这倒挺有意思。（稍停）你再告诉我一件事，因为我需要了解，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我等待着的人，我要了解。假设有一个科任托斯的小伙子，就是每天晚上和姑娘们一起谈笑的一个小伙子，出门回来，发现他的父亲被人谋害了，他的母亲与杀父凶手同床共枕，他的姐姐沦为奴隶。这个科任托斯小伙子，他会忍气吞声吗？他是卑躬屈节地打

着恭退出来，到他的女友身边去寻求安慰呢，还是抽出利剑，向杀人凶手猛砍猛劈，直到他脑袋开花为止呢？——你怎么不回答？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

厄勒克特拉　怎么？你不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声音：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嘘！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这是我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王后。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菲勒勃，你见她害怕么？

俄瑞斯忒斯　这张脸，我曾经上百次地极力想象它是什么模样，现在，我终于见到了。虽有脂粉的光泽，仍然显得疲惫、无精打采。然而，她的眼睛这样呆滞无神，我真没想到。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国王命你穿戴齐整参加大典。你去穿上黑衣裙，戴上首饰。怎么？你垂下眼皮是什么意思？胳膊肘紧紧夹着骨瘦如柴的腰身，手足无措的样子……你在我面前常常摆出这副模样。你装得倒像，可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刚才我从窗子里看到的厄勒克特拉，与你现在判若两人，你手舞足蹈，眼睛放射出热情的光芒……你敢抬起头来看着我？你倒是回答不回答我的话？

厄勒克特拉　你们难道需要一个脏丫头，为你们的节日增添光彩么？

克吕泰涅斯特拉　别装蒜了！厄勒克特拉，你是公主。和往年一

样，百姓在等着你。

厄勒克特拉　我是公主，真的吗？你们每年也就这么一次，当老百姓要求看见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情景以受教益的时候，你们就想起还有我这么个公主，是吗？美丽的公主，给你们洗碗、放猪的公主！埃癸斯托斯是不是还和去年一样，用手臂搂住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脸露出笑容，同时在我的耳边低声道出威胁我的话语呢？

克吕泰涅斯特拉　要让他不这样，那就看你了。

厄勒克特拉　对了，如果我听任你们的悔恨也毒害我的心灵，为了我没有犯的罪祈求众神宽恕的话。对了，如果我亲吻埃癸斯托斯的手，管他叫爸爸的话。呸！他的指甲下面有干了的血迹！

克吕泰涅斯特拉　随你便吧！我已经好久不以我的名义给你下命令了。我向你转达国王的命令。

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的命令关我什么事？我的母亲，他是你的丈夫，你亲爱的丈夫，可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我看得出来，你是要把你自己毁了，也要把我们毁了。可是，一朝之间毁了自己一生的我，又怎能规劝你呢？你恨我、我的孩子。但更使我忧虑不安的，是你长得像我：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尖尖的脸，焦虑不安的性格，狡黠的眼睛——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像你！喂，菲勒勃，我们两人都在你面前，一个挨着一个，你都看见了。我不像她，是不是？

俄瑞斯忒斯　我说什么呢？她的面容如同被霹雳击过和被冰雹打过，而你的面孔似乎预示着狂风暴雨的到来：有一天，激情会将这面容完全烧毁的。

厄勒克特拉　预示着狂风暴雨？好吧。这种比拟，我可以接受。但愿你能说中。

克吕泰涅斯特拉　咦？你这样打量着人家，你是什么人？让我也来端详端详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厄勒克特拉　（急切地）他是科任托斯人，名字叫菲勒勃。他来旅行。

克吕泰涅斯特拉　菲勒勃？啊！

厄勒克特拉　你好像害怕他叫别的名字？

克吕泰涅斯特拉　害怕？如果说我毁了自己，还得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怕了。你过来，外邦人，欢迎你。你好年轻啊！你多大了？

俄瑞斯忒斯　十八岁。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父母都还健在么？

俄瑞斯忒斯　我父亲去世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母亲呢？她大概岁数跟我差不多吧？你怎么不说话？可能你觉得你的母亲比我年轻，她还能陪你谈笑歌唱吧！你爱她吗？回答呀！为什么你离开了她？

俄瑞斯忒斯　我前往斯巴达投军去，去当雇佣军。

克吕泰涅斯特拉　过往的游人一般都绕行八十公里，避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人告诉过你么？平原上的人把我们孤立起来了：他们视我们的悔恨如瘟疫，生怕被传染上。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告诉你了吗？

俄瑞斯忒斯　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说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罪大恶极，她的名字被众人咒骂，对不对？

俄瑞斯忒斯　对，他们告诉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你怎么还是来了呢？……外邦人，我就是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不要心软呐。王后搞了个我们举国一致的把戏来寻开心：这就是所谓公开忏悔的把戏。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必须当着大家的面高喊自己的罪孽。节日的时候，某个商人，关了店下了板以后，跪行长街，用地上的尘土揉搓着自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叫喊，说自己是杀人凶手，是奸夫或者是渎职者。这种事屡见不鲜。然而阿耳戈斯人对这些已经开始厌倦了：每个人对别人的罪行都能倒背如流。王后的罪行更是如此，再也不能使任何人感兴趣了，可以说这是正式公开的罪行，奠基的罪行。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看见了你，年纪轻轻，新来乍到，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是多么高兴呀！对她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于是，她装出仿佛是第一次忏悔的模样。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住嘴！随便谁都可以朝我脸上啐唾沫，叫我罪犯和娼妓。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我的悔恨说三道四。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你看见了吧，这是规矩。人们向你苦苦哀求，请你谴责他们。但是，你要注意，只能根据他们向你承认的过失来评断他们：其它的过失则与任何人无关。倘若你知道了，他们就要对你不满。

克吕泰涅斯特拉　十五年前，我是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你看看我的脸，就可以断定我经受了多少痛苦。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你：我引以为憾的，并不是那个老公羊[①] 的死！当我看见

① 指阿伽门农。

他在浴盆里血流如注的时候[1]，我高兴得唱起歌，跳起舞来。直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每当我忆起那副情景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快感使我浑身战栗。但是，我有一个儿子——他大概也是你这个岁数。埃癸斯托斯将他交给雇佣兵的时候，我……

厄勒克特拉 好像你也有一个女儿，我的母亲。你叫她当了洗碗的女佣。然而这一过失却并不使你怎样痛苦。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你还年轻。处置一个年纪轻轻还没有来得及作恶的人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不过，不要着急：有那么一天，你也要拖着一桩无法弥补的罪行的包袱。每走一步，你以为离它远一些了，然而它依然那样沉重地拖累着你。你回头望去，只见它在你身后，够又够不着它，暗淡而又纯净。有如一块黑色的水晶。甚至你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会说："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然而，它在那里，你千百次否认，它仍在那里，将你向后拉去。最后你终于明白了：你将你的一生孤注一掷，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除了拖着你罪行的重担直到死去，你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悔恨的法律，既公平也不公平。看你这青春的傲气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厄勒克特拉 我青春的傲气？你追悔你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你的罪行。你憎恨我的青春年华，远远甚于我的清白无辜。

克吕泰涅斯特拉 厄勒克特拉，在你身上我憎恨的，是我自己。并不是你的青春年华——噢，不是！——而是我自己的青春

---

① 据传说，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归来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趁他蹲在窄小的浴盆里沐浴的时候，把一件没有领口、没有袖口的浴后长袍罩在他身上，向他刺了三剑，将他杀死。

年华。

厄勒克特拉　可是我，我恨的是你，正是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不害羞吗?！我们两人在这儿对骂，就像两个年龄相仿的女人争风吃醋变成了仇敌一般。而我是你的母亲呀。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但是你的到来是不祥之兆。厄勒克特拉厌恶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十五年来，我们保持着沉默，只有彼此的眼神泄露出我们内心的秘密。你来了，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于是我们就忽然张牙舞爪像两只母狗一般对吠起来。城邦的法律规定我们有义务接待你。可是，我坦率地对你说，我希望你走开。至于你，我的孩子，你太像我了，我不喜欢你，这是事实。但我宁愿断去右手，也不愿加害于你。你对这一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利用了我的弱点。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将你那小小的毒蛇头伸向埃癸斯托斯：他举棍一击，就会打断毒蛇的脊梁骨。相信我的话，遵照他的命令去行事，否则你会后悔的。

厄勒克特拉　你可以给国王回话，说我节日典礼上不露面。菲勒勃，你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吗？城市后山上有一个岩洞，我们城里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有人说这岩洞通往地狱，大祭司让人拿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上了。你相信吗？每到我父亲的忌辰，百姓聚集在岩洞前，士兵从旁将堵塞洞口的巨石推开。据说，我们那些亡灵就从地狱里上来，四散在城内。餐桌上给他们放上一份餐具，给他们准备好椅子和床铺，晚上守夜时大家坐紧些给他们腾出位置。他们无处不去，人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猜想到活人的哀诉："我亲爱的亡灵，我亲爱的死鬼，我并不想冒犯你，宽恕我吧！"第二天清晨，鸡啼的时候，他们又回到地

下去了，再把巨石推回岩洞口。这就算结束，下一年再来。我不愿意参与这种虚情假意的仪式。死人是他们的，又不是我的。

克吕泰涅斯特拉　如果你不心甘情愿地服从，国王已经下令强拉也要拉你去。

厄勒克特拉　强拉我去？……哈哈！强拉我去？太好了！我的好妈妈，请你告诉国王放心，我服从就是了。既然百姓希望见到我，我就在节日典礼上露露面，不让他们失望。你，菲勒勃，我请你晚一些走吧，参加一下我们的节日活动。说不定你会遇到好玩的事。一会儿见，我去装扮一下。（下）

克吕泰涅斯特拉　（对俄瑞斯忒斯）你走开吧。我确信你将给我们带来不幸。你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做任何冒犯你的事情。走开吧！我以你母亲的名义乞求你，走开吧！（下）

俄瑞斯忒斯　以我母亲的名义……

〔朱庇特上。

第　六　场

〔俄瑞斯忒斯，朱庇特。

朱庇特　您的仆人告诉我，你们就要走了。他到处寻找马匹，跑遍全城，一无所获。我可以给你们搞两匹鞴有鞍具的母马，价钱也不贵。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了。

朱庇特　（缓慢地）您不走了？（稍停。急切地）那么我也不离开您，您是我的客人。在城市下方，有一家相当不错的旅店，咱们可以一起到那里去住。找我这么个伴，您是不会后悔的。首先——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我

可以帮您摆脱苍蝇。其次，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有时可以出些好主意：我可以做您的父亲呢！您给我讲讲您的身世。来吧，年轻人，听凭安排吧：这一类的邂逅有时比最初设想的还更有益处。就以忒勒马科斯为例，您是知道的，他是奥德修王[①] 的儿子。有一天，忒勒马科斯遇到一位老人，名叫门托尔[②]。此后，老人便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到处跟随着他。对了，您知道这位门托尔是谁吗？

〔朱庇特一面说着，一面将俄瑞斯忒斯带下。

——幕落

① 奥德修为伊塔刻王。他参加特洛亚战争归来时，中途遇风，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艰险，最后终于回到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② 这段故事见《奥德修纪》第二卷。为帮助忒勒马科斯，雅典娜化作奥德修的老臣门托尔，陪他到异乡去寻找父亲。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山中一处平地。右侧为一岩洞，一块黑色巨石堵住洞口。左侧，几级台阶通向一座神庙。

第　一　场

〔群众，然后上场的是朱庇特、俄瑞斯忒斯和保傅。

一妇人　（跪在小儿子面前）瞧瞧你的领带。我已经给你打了三次了。（用手掸灰尘）这儿。好，现在干净了。乖点啊，叫你哭的时候，你就和别人一起哭。听见了吗？

孩子　他们是从这儿出来吗？

妇人　对。

孩子　我害怕。

妇人　应该害怕，我的宝贝。应该怕极了。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男甲　他们今天倒碰上好天气。

男乙　幸亏如此！应该说他们还是喜欢太阳的光和热的。去年正赶上下雨。他们那样子可……真可怕。

男甲　是可怕。

男乙　唉!

男丙　等他们回到洞内，就剩我们留在这儿的时候，我要爬上去，仔细瞧瞧这块石头。心想："这回，又能过一年安稳日子了。"

男丁　是吗? 就是这样也无法宽慰我的心。从明天开始，我心里又要开始嘀咕："明年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他们一年比一年凶恶了。

男乙　住嘴，该死的! 说不定他们已经有人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在咱们当中游荡了……有些死人是提前到的。

〔几人面面相觑，心神不安。

一少妇　哪怕马上开始也好啊! 这些王宫里的人，他们干什么去了? 现在还不到。我可是觉得这么等着最难受了；全到了，大家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着急得直跺脚，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块黑石头……啊! 他们就在那儿呢，石头后面。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等待，想着出来怎么祸害我们，心里暗暗高兴。

一老妇　算了吧，你这个臭女人! 谁都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你男人今年春上刚死，可是你已经叫他当了十年王八。

少妇　对对，我承认我是想方设法欺骗他来着。可是我很爱他，我使他生活得愉快。他一点也没起疑，临死的时候还像感恩戴德的狗那样温情脉脉地望了我一眼。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是别人破坏了他的心绪。如今他恨我，他痛苦不堪。过一会儿，他会挨着我，他那轻烟一般的身躯会紧紧贴在我的身上，比任何活人都贴得紧。啊! 我要把他像皮围领一样绕在脖子上，把他带回家去。我已经给他准备了几样他爱吃的美味小菜，白面糕点，还有小吃。可是，恐怕什么都无法平息他的怨恨。而且今天夜里……今天夜里，他要和我同床。

男戊　对，她说得对。埃癸斯托斯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再这么等下去，我受不了啦！

男己　随你怎么怨天尤人吧！你以为埃癸斯托斯不像我们这么害怕吗？你愿意像他那样跟阿伽门农面对面呆上二十四小时吗？

少妇　多么可怕的等待啊，太可怕啦！我仿佛觉得你们大家都慢慢地离开我走了。巨石还没有挪开，可每个人都像孤单单的一滴雨水一样，已经在受着自家亡人的折磨了！

〔朱庇特、俄瑞斯忒斯、保傅上。

朱庇特　从这儿过来，这地方好。

俄瑞斯忒斯　这就是阿耳戈斯的公民，阿伽门农王最忠诚的百姓么？

保傅　他们长得可真丑！老爷，你看看，一个个面色蜡黄，眼窝塌陷。一个个吓得要死。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你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吧！你如果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我的人生哲学是多么高超，那你看看他们，然后再看看我的满面红光。

朱庇特　妙不可言的满面红光！我的好好先生，在朱庇特的眼光看来，即使几片罂粟花瓣贴在你脸上，你仍然和这些人一样，不失为粪土。瞧瞧吧，你都发臭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可是他们，鼻孔里充满了自己的臭味。他们比起你来，颇有些自知之明。

〔人群中怨声鼎沸。

男庚　（登上神庙的台阶，对人群讲话）他们存心要逼我们发疯吗？同伴们，咱们一齐喊，把埃癸斯托斯叫出来：我们不能再让他拖延大典了。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

一妇人　是啊！可怜可怜吧！可是谁也不会可怜我！我切齿痛恨

的那个人，他就要来了，带着他那割断的脖子！他要用那看不见的，粘糊糊的手臂紧紧搂住我，整整一夜，他要与我睡觉，整整一夜。啊！（昏厥过去）

俄瑞斯忒斯　简直发疯了！应该告诉这些人……

朱庇特　哎，怎么，年轻人，一个女人一时翻白眼，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您要见识的多啦！

男辛　（跪倒在地）我臭气冲天！我遗臭万年！我是一个卑鄙无耻之徒！你们看，苍蝇像乌鸦一样落在我身上。复仇的苍蝇！叮吧，抠吧，挖吧，到我的皮肉，直到我污秽下流的心里去找食吃吧。我有罪，我万恶不赦，我比下水道、比化粪池还肮脏……

朱庇特　老实人！

数名男子　（将男辛扶起）行啦，行啦。过一会儿，等他们来了，你再讲吧！

〔男辛依然痴痴呆呆，翻着白眼，喘着粗气。

众人　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可怜可怜我们吧，快下令开始吧！我们坚持不住啦！

〔埃癸斯托斯出现在神庙的台阶上，身后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和众卫士。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大祭司，众卫士。

埃癸斯托斯　狗男女们！你们竟然口出怨言，真是胆大包天！你们干的卑鄙勾当，都忘记了么？按照朱庇特的神意，我要使你们对过去记忆犹新。（转身向克吕泰涅斯特拉）咱们只能

决定开始，不等她了。不过，叫她小心点。我要对她进行惩罚，以儆效尤。

克吕泰涅斯特拉　她答应我服从命令。我敢肯定，她正在梳妆。她大概梳妆打扮的时间太长，耽误了。

埃癸斯托斯　（对众卫士）去，到王宫把厄勒克特拉给我找来，把她带到这里来，不愿来就强拉来！（卫士下。向群众）各就各位。男人在我右首，女人和孩子在我左首。好。

〔静场。埃癸斯托斯等待。

大祭司　这些人受不了啦！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如果卫士们……

〔卫士返场。

卫士甲　老爷，我们到处寻找公主。可是王宫里空无一人。

埃癸斯托斯　那好，明天我们再跟她算账。（向大祭司）开始吧！

大祭司　移开大石头。

众人　啊！

〔卫士移开巨石。大祭司向前，直走到岩洞口。

大祭司　你们这些被遗忘的人、被抛弃的人、失望的人，你们像死火山的喷烟一样在地底下、在黑暗中飘飘荡荡，你们除了满腹的怨恨就一无所有了，亡人们，起来吧，今天是你们的节日！来吧，就像风儿驱赶着巨大的硫磺蒸气，从地下升腾起来吧！从世界的脏腑中上来吧！啊，死过上百次的亡人们，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使你们复苏，变得如同刚刚死去一样。以愤怒、辛酸和复仇精神的名义，我召唤你们，来把你们的仇根发泄在活人身上吧！来吧，如浓雾一般布满我们的街道，成群地拥挤着混进母亲和孩子、情夫与情妇之间，让我们为不是亡人而懊恼吧！起来，夜里人人害怕的吸

血鬼，恶鬼，幽灵和哈尔比亚们[1]！起来，因说了亵渎神明的言语而死去的士兵们！起来，命途多舛的人，受尽屈辱的人！起来，饥饿而死的人们，你们临终的呼喊就是一声诅咒。你们看，活着的人们已经在这里了，肥美的活生生的猎物已在这里了！起来吧，像旋风一般扑向他们，把他们啃得只剩下骨头！起来！起来！起来！

〔鼓声大作。大祭司在岩洞口前面舞蹈，最初缓慢，后越来越快，直至精疲力尽，倒地。

埃癸斯托斯　他们来了！

众人　太可怕了！

俄瑞斯忒斯　这太不像话了！我要……

朱庇特　看着我，年轻人，正面看着我。好，您明白了。现在，请您不要做声。

俄瑞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以后您就会知道。

〔埃癸斯托斯缓步走下神庙的台阶。

埃癸斯托斯　他们已经来了。（停顿）阿瑞西，被你嘲弄的丈夫，他来了，他就在这里，紧挨着你，拥抱着你。啊，他抱得多么紧，他多么爱你，他多么恨你！尼西阿斯，你的母亲，她来了，她在这里，你那因无人照料而死去的母亲。还有你，谢盖斯特斯，无耻的高利贷者，他们来了，这些不幸的负债者，因贫困而死以及被你搞得破产而上吊自杀的人。他们就在这里，今天该他们向你讨债了。还有你们，做父母的，充满柔情的父母们，眼睛向下点，往下看，往地上看：他们来了，你们死去的孩子，伸着小手！你们往日拒绝给予他们的

---

[1] 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女怪。

快乐，你们往日使他们遭受的痛苦，现在都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痛苦失望、充满仇恨的小小心灵上。

众人 可怜可怜吧！

埃癸斯托斯 啊，是啊！可怜可怜吧！你们难道不知道，死人从来没有恻隐之心吗？他们的苦痛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他们的阳世账已经终结，不能更改了。尼西阿斯，你难道打算用积善积德来抹去从前你给母亲造成的痛苦么？然而你想想，什么样的善行才能够打动她呢？她的灵魂犹如赤日炎炎的正午，没有一丝风，一切都静止不动，一切都万古不变，什么都不生长，只有无情的烈日、纹丝不动的太阳永不停歇地炙烤着它。死去的人再也不能复活——你们懂么，这个无情的字眼——他们再也不能复活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了腐蚀不了的看守，看守着你们的罪行。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埃癸斯托斯 怜悯你们？啊，蹩脚的演员们，你们今天可有观众了！这千万只眼睛，目不转睛，带着绝望的眼光，注视着你们的面孔和双手，你们感觉到它的分量了吗？他们看得见我们，他们望着我们，在聚集起来的亡灵面前，我们就像赤身露体一样别想掩饰。哈哈！你们现在已经相当局促不安了！这看不见的、清澈的目光，比你们记得起来的任何目光都要持久，它在炙烤着你们。

众人 可怜可怜我们吧！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女 可怜我们吧！我们的周围是你们的面容和过去属于你们的东西，我们永生永世为你们服丧，我们从黎明号哭到夜晚，再从夜晚号哭到黎明。我们再怎样做也是无济于事，对你们的记忆已散成丝缕，从手指缝中漏走了。每天，记忆总要淡

薄一点，于是我们的罪过就增加一分。你们离开我们，你们离开我们，你们从我们身边流逝，有如流出的血一样。然而，倘若这话能够平息你们灵魂中的激愤的话，啊，我们亲爱的亡人，我愿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毁了我们的生活。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众儿童　可怜我们吧！我们生出来，原非本意。我们一个个都因长大了而感到羞耻。我们怎么会冒犯了你们呢？你们看，我们勉勉强强维持着生命，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身躯弱小。我们一点声都不出，悄悄溜来溜去，甚至不震动我们周围的空气。我们害怕你们，噢，怕得要命！

众男　饶恕我们吧，我们还活着，你们却死去了。

埃癸斯托斯　肃静！肃静！你们这样哀叹不止，身为你们的国王，我，我该说什么呢？对我的惩罚已经开始：大地颤抖，天空阴暗。亡人中最大的人物就要出现，他就是我亲手杀死的阿伽门农。

俄瑞斯忒斯　（拔剑出鞘）淫棍！我不许你将我父亲的名字和你的鬼把戏搅和在一起！

朱庇特　（拦腰抱住俄瑞斯忒斯）住手，年轻人，住手！

埃癸斯托斯　（转身）谁敢？（厄勒克特拉出现在神庙台阶上，身着白色裙袍。埃癸斯托斯瞥见了她）厄勒克特拉！

众人　厄勒克特拉！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你说，穿这身衣服是什么意思？

厄勒克特拉　我穿上了我最漂亮的衣服。今天难道不是过节吗？

大祭司　你这是来嘲弄亡人吗？今天是他们的节日，你知道得清清楚楚，你应该穿丧服出现。

厄勒克特拉　丧服？为什么要着丧服？我不害怕我的亡人，你们的亡人与我有什么相干！

埃癸斯托斯　你说的是实话，你的亡人不是我们的亡人。你们瞧瞧她，这个阿特柔斯的孙女，那身妓女打扮。阿特柔斯曾经卑鄙地杀害了他的侄子①。你是什么东西！无非是这个被诅咒的家族最后的子孙罢了！我可怜你，才让你留在王宫里。可是今天，我承认我错了，因为在你的血管里流的，一直是阿特柔斯家族肮脏的血液！如果我不好好整治整治你，就要把我们都传染上！畜生！你等着，瞧我会不会惩罚你。到那时，两只眼睛都还不够你哭呢。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埃癸斯托斯　听见了吧，无耻的东西！你冒犯了百姓，他们在骂你，你听到了吗？他们叫你什么，你听到了吗？倘若没有我在这里抑制着他们的愤怒，他们会就地把你撕成碎片！

众人　亵渎神明啊！

厄勒克特拉　难道快活就是亵渎神明吗？为什么他们不快活呢？谁不让他们快活呢？

埃癸斯托斯　她死去的父亲，就在这里，脸上血迹犹存。而她却在笑……

---

① 阿特柔斯为阿伽门农之父。他的兄弟堤厄斯忒斯曾诱奸他的妻子，并与之争夺王位，被阿特柔斯放逐。堤厄斯忒斯走时，将阿特柔斯的一个儿子带走，将他养大，让他去杀他的父亲阿特柔斯，结果反被阿特柔斯杀死。后来阿特柔斯假意同堤厄斯忒斯和好，请他赴宴，将堤厄斯忒斯两个儿子的肉给他吃。众神为此诅咒阿特柔斯一家不得好报。埃癸斯托斯也是堤厄斯忒斯的儿子，他后来杀死阿伽门农，也算是为父报仇。

厄勒克特拉　你竟然胆敢提起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夜里是否曾来到我身旁，轻轻地和我说话？你知道他用嘶哑和疲惫的声音对我说些什么爱抚和怀念的话语？我放声大笑，这倒不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笑，我感到幸福。难道你们认为，我的幸福不会使我父亲的心感到快慰么？啊！如果他在这里，如果他看见他女儿身穿雪白的长裙，看到他那沦为下贱女奴的女儿高昂着头，苦难不幸并没有压垮她的自尊心，我确信，他绝不想诅咒我；在他饱受痛苦折磨的脸上，双眼会闪射出光芒，淌血的双唇会露出笑容。

少妇　说不定她说的是真话？

众人　（七嘴八舌）不对，她在骗人，她疯了。厄勒克特拉，求求你，你快走开吧！否则你这样亵渎神明，会给我们招来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你们到底怕什么呢？我向你们四周看看，除了你们的影子，并没有其它的东西。不过，请你们听听我刚刚得知的事情，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在希腊，有着幸福的城市。雪白而宁静的城市，如蜥蜴一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天底下，在科任托斯的广场上，孩子们在玩耍。他们的母亲，根本无需为生了这些孩子而请求宽恕。她们微笑着，看着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啊，阿耳戈斯的母亲们，你们理解吗？一个女人望着她的孩子，心中想道：“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他啊！”这种做母亲的骄傲心情，你们还能理解吗？

埃癸斯托斯　你到底住嘴不？否则我要把你的话塞回你的喉咙！

群众中有人叫喊　对！对！叫她住嘴。够了！够了！

也有人叫喊　不！不！让她说！让她说！这是阿伽门农在她身上显灵了。

厄勒克特拉　天气晴朗。平原上到处有人抬头望着天空说道："天气不错。"他们高高兴兴。啊，你们这些自己折磨自己的人！农民们走在自己的田地上，说着："天气不错。"这种朴实的悠然自得，你们已经忘记了么？瞧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垂着胳膊，耷拉着脑袋，粗气都不敢出。你们家的亡灵紧贴在你们身上，你们吓得动也不敢动，生怕稍一动弹会把他们挤着碰着。倘若你们的手忽然从一小股潮湿的蒸汽中挥过，这气体就是你们亡父或祖先的灵魂，这该多么可怕，是吗？——你们看我：我伸出手臂，舒展身体，像刚刚睡醒的人一样伸伸懒腰，我占据着我在阳光下应有的位置，该占多少就占多少。难道天会塌下来，砸到我的头顶上么？我还要跳舞。你们瞧，我跳舞。我只感到风儿在吹动我的头发，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亡灵在哪里？你们相信他们随着节拍和我一起跳舞么？

大祭司　阿耳戈斯的百姓们，我告诉你们，这个女人亵渎神明。她和你们当中听她胡言乱语的人，要遭祸殃的！

厄勒克特拉　啊，我死去的亲人，伊菲革涅亚，我的姐姐[1]，阿伽门农，我的父亲，我惟一的国王，请你们倾听我的祈祷吧！如果我亵渎神明，如果我冒犯了你们痛苦的亡灵，就请你们示意给我吧！赶快示意给我，好让我知道。但是，我的亲人，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对，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做声，不要让一片树叶、一茎青草晃动，不要让任何声响来打扰我神圣的舞蹈：因为我为欢乐而舞，为人类的安宁而舞，为幸

---

[1] 伊菲革涅亚为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所生之长女。希腊联军将开赴特洛伊时，阿尔忒弥斯女神发怒，使海上起逆风，无法航行。阿伽门农依照先知卡尔卡斯的话，杀了伊菲革涅亚来献祭，以平息女神的愤怒。

福和生活而舞。啊，我的亲人，我要求你们保持肃静，以便让我周围的人知道，你们的心是和我在一起的。

〔舞蹈。

人群中声音 她跳了！看她，轻盈得如同跳动的火焰；她在阳光下舞蹈，有如风展旗帜飒飒作响。——而且亡灵们默不作声！

少妇 你们看她那心醉神迷的样子——不，亵渎神明的人绝不会有这样的面庞。对啦！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你一言不发——为什么你不回答？

埃癸斯托斯 跟臭畜生有什么可争论的？把它们杀了就是！以前我饶了她一命，真是大错特错了。不过，这个错误还可以挽回：不要怕，我立即把她砸死在地上，她的整个家族也就随之灭绝了！

众人 威胁不等于回答，埃癸斯托斯！除此以外，你就对我们说不出什么别的了么？

少妇 她跳着舞着，笑容满面，幸福得很，而且亡灵似乎在保护着她。啊，厄勒克特拉，太令人羡慕了！你看我，我也像你一样，伸开双臂，将我的胸脯敞向太阳！

人群中声音 亡人保持着沉默：埃癸斯托斯，你欺骗了我们！

俄瑞斯忒斯 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他妈的，我要挫挫这女孩的傲气。（伸出手臂）波济东，卡里布，卡里邦，吕拉比。

〔堵塞岩洞口的巨石沿神庙台阶滚下，轰然作响。厄勒克特拉停止舞蹈。

众人 太可怕了！

〔静场。长久的沉默。

大祭司 噢，卑怯轻浮的百姓们：亡灵们报复了！你们看，苍蝇

有如滚滚烟尘向我们扑来！你们听了亵渎神明的话语，我们遭到了诅咒！

众人　我们什么事也没干，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她来了，用她包藏祸心的话语诱惑了我们！把这个女巫扔到河里去，把她扔到河里去！烧死她！

一位老妇　（指着那位少妇）还有她！她听那番话就像吃蜜糖一样舒服！把她的衣服扒下来，让她赤身露体，拿鞭子抽得她皮开肉绽！

〔众人抓住了少妇，几个男人登上台阶，朝厄勒克特拉扑去。

埃癸斯托斯　（重又挺直身板）肃静，狗男女们！挨着个儿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让我来处置她。（静场）怎么样？你们看见了吧，不服从我是什么下场？现在，你们还怀疑你们的首领吗？回家去吧，亡灵会陪伴着你们，整个白天和整整一夜，他们是你们的客人。在餐桌上，炉灶边，在床上，给他们让出个位置来，尽量用你们堪称典范的行动，使他们忘掉这一切。至于我本人，虽然你们对我的怀疑触犯了我，但是，我宽恕你们。可是你，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怎么样？我这次没成功。下次我要搞好些。

埃癸斯托斯　我不会给你下一次的机会！城邦的法律不允许我在这节日期间惩处人。你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滥用了这条规定。但是，你不再是城邦的一员了，我驱逐你出去。你就穿着这件不要脸的衣裙光着脚离开，不许携带行李。如果明天黎明时，你还在我们的城垣内，我要下令，任何遇到你的人，都可以像杀死一只癞皮羊一样杀死你。

〔埃癸斯托斯下，卫士随下。人群列队从厄勒克特拉身旁走过，向她挥舞拳头。

朱庇特　（向俄瑞斯忒斯）怎么样，我的主人？您受感化了吧？这是一段道德教育，或者是我完全搞错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指着厄勒克特拉）这个女人……

俄瑞斯忒斯　这位女子是我的姐姐，老家伙！走开，我要和她说几句话。

朱庇特　（凝视他好一会，然后，耸耸肩膀）随您便吧！

〔朱庇特下，保傅随下。

第　四　场

〔厄勒克特拉（站在神庙的台阶上），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抬起头，注视着他）啊！是你，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再不能在这城市里呆下去了。你有危险。

厄勒克特拉　有危险？啊，真的！你看见了，我败得好惨。这多少是你的过错，你要知道。不过，我不怪你！

俄瑞斯忒斯　我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骗了我。（下台阶，向俄瑞斯忒斯走去）让我看看你的脸。是的，我上了你眼睛的当。

俄瑞斯忒斯　时间紧迫，厄勒克特拉。听我说：咱们一起逃走。有个人正在给我搞马匹，我骑马带着你，你坐在我身后。

厄勒克特拉　不！

俄瑞斯忒斯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厄勒克特拉　我不愿意逃走。

俄瑞斯忒斯　我带你到科任托斯去。

厄勒克特拉　（笑）哈哈！科任托斯……你看，虽然你是无意

的，但你还在骗我。我，到科任托斯我能干些什么呢？我还是应该冷静些。昨天我依然有着不高的愿望：当我低垂着眼帘服侍他们用饭的时候，我从睫毛间注视着国王夫妻。那上了年纪的美人，面孔呆滞死板；那男的，肥胖而苍白，干瘪的嘴巴，黑黑的连腮胡子从这边耳朵长到那边耳朵，好像连成一串的蜘蛛。我想着能有一天，看见一股热气，一小股笔直的热气，有如严寒的早晨呼出的一口气一样，从他们豁开的腹部升起。我向你发誓，这就是我的全部夙愿，菲勒勃。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不应当相信你：你的目光并不那么诚实。你知道我认识你以前想过什么吗？我想，一个聪明人在世上，除了有一天能够对其所受之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外，恐怕再也不能期望别的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如果你跟我走，你就会看到，人们还可以期望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一个聪明人。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了。你把我害苦了。你来到这里，细腻得有如少女的脸上，眼睛发出如饥似渴的光芒，你使我忘记了仇恨。我松开了攥紧的双手，让我惟一的珍宝滑到了脚下。我本来以为用说教可以治好这里的人们。事情的经过，你已经看见了：他们喜欢他们的痛苦，他们需要有个老伤口，他们用肮脏的指甲去抓挠，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其实应该用暴力来医治他们，只能以毒攻毒。永别了，菲勒勃，走开吧，让我和我可怕的幻梦为伴吧！

俄瑞斯忒斯　他们要杀死你的。

厄勒克特拉　这里有一座庙宇，阿波罗[①]神庙。有时罪犯躲在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又是诗歌、音乐、预言之神，亦能救苦救难，又称“拯救之神”。

庙内。只要他们呆在里面不出来，谁也休想触动他们一根毫毛。我就藏身庙内好了。

俄瑞斯忒斯　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帮助呢？

厄勒克特拉　应该帮助我的不是你。会有别的人来解救我的。（稍停）我的弟弟没有死，我知道。我等待着他。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不来呢？

厄勒克特拉　他会来的，他不会不来。他属于我们的家族，你懂吗？他和我一样，生下来血液里就带有犯罪和不幸。他是一位伟大的武士。两只血红的大眼睛，和我们的父亲一模一样，总是蕴含着愤怒。他受着痛苦的折磨，弄不清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回事，就像被剖了腹的马，四蹄与五脏六腑搅成一团。现在，只要稍微一动，他就会把五脏六腑掏出来。我敢肯定，他会来的，这个城市吸引着他。因为在这里他能制造最大的灾祸，并且自食最大的恶果。他要来的，低垂着头，痛苦不堪，急不可耐。他使我感到害怕：每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都看见他，并惊叫着醒过来。然而我等着他，我爱他。我必须留在这里，以引导他的怒火——我是有头脑的——并亲手将罪人指给他看，对他说："刺吧，俄瑞斯忒斯，砍吧，罪人就在这里！"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弟弟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呢？

厄勒克特拉　那你说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儿子该怎么样？

俄瑞斯忒斯　如果他在一个幸福的城邦中长大，不愿意再报效他的家族了呢？

厄勒克特拉　那我就朝他脸上啐一口唾沫，对他说："滚开吧，你这只狗，滚到女人堆里去。你简直是个女人胚。然而，你打错了算盘，你是阿特柔斯的孙子，你逃不脱阿特柔斯家人

的命运！你宁愿蒙受耻辱，不愿犯罪，随你的便吧！但是，命运要找上门来，那时你就要先蒙受耻辱，然后身不由己地犯下罪孽！”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就是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叫喊失声）你说谎！

俄瑞斯忒斯　凭我父亲阿伽门农的亡灵，我向你发誓：我是俄瑞斯忒斯。（沉默片刻）怎么？还等什么，干吗不往我脸上啐呀！

厄勒克特拉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看着俄瑞斯忒斯）这漂亮的额头，是我弟弟的额头。这闪闪发光的眼睛，是我弟弟的眼睛。俄瑞斯忒斯啊！我倒宁愿我弟弟死了，让你还是菲勒勃。（腼腆地）你真的在科任托斯生活过吗？

俄瑞斯忒斯　不，是雅典的市民将我抚育成人。

厄勒克特拉　看上去，你真年轻！你打过仗吗？你身旁佩的剑，你使用过吗？

俄瑞斯忒斯　从来没有。

厄勒克特拉　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并不太孤独：我在等待着另外一个人。我只想着他的力量，而从不想我自己的弱小。现在，你就在我眼前了。俄瑞斯忒斯曾经是你。我望着你，我明白了，我们是两个孤儿。（稍停）可是你知道，我爱你。比起想象中的俄瑞斯忒斯来，我更爱你。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爱我，那就来吧：我们一道逃走。

厄勒克特拉　逃走？和你？不。阿特柔斯家族的命运应该在这里决定。我是阿特柔斯家族的一员。我对你一无所求。我再也不愿意向菲勒勃要求什么了。但是我留在这里。

〔朱庇特出现在舞台后部，躲藏起来偷听他们谈话。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是俄瑞斯忒斯，你的弟弟。我也是

阿特柔斯家族的一员，你的位置是在我身旁。

厄勒克特拉　不，你不是我弟弟，我也不认识你。俄瑞斯忒斯已经死了，这对他实在是再好也不过了。从今以后，我要在祭奠我父亲和我姐姐的亡灵时，一道祭奠他的亡灵。可是你，你来索取阿特柔斯家族的姓氏，你是什么人，可以自称是我们家族的人呢？难道你曾经在谋杀阴影的笼罩下生活过么？你应是个文静的孩子，神态温柔端庄，带有你养父的高傲神态，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两眼充满自信，闪闪发光。你相信人们，因为他们在餐桌上，在床榻边，在楼梯上，都对你笑容可掬，因为他们是人的忠实奴仆。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你有万贯家财，你的玩具数不胜数。可能有时你想过，人世并不那么丑恶。你认为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是一种乐趣，就像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发出惬意的呻吟那样。而我，六岁时便沦为女仆[1]，我对一切都不相信了。（稍停）走开吧，好心人。好心人对我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一个同谋。

俄瑞斯忒斯　你想，我会抛下你孤单单一个人么？既然你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你留在这儿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厄勒克特拉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永别了，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你赶我走么？（走了几步又停下）你等待着一个气势汹汹的武士，我与他并不相像，难道这是我的过错么？如果来的果然是那样的人，你会抓住他的手，对他说："砍吧！刺吧！"而对我，你什么要求也没有。上帝啊，我是什么人啊，连我的亲姐姐都不考验我一下，就不认我了？

---

①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这是不可能的。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十年。厄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均应为出征前所生。

厄勒克特拉　啊！菲勒勃，我不能在你没有仇恨的心灵上压这样一副重担！

俄瑞斯忒斯　（痛苦不堪）你说得真好：没有仇恨。也没有爱。你，我本来可以爱你的。本来可以……然而，为了爱，为了恨，应该献出自己。一个人，出生富裕之家，稳稳地置身于他的财富之中，某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爱，奉献给了恨，并且和自己一起，把他的土地、房屋和往昔的回忆都献出去了。这个人是美的。而我是什么人，我有什么可以献出来呢？我不过是苟活于世：今天在城中游荡的幽灵，我比任何一个都更虚无缥缈。我体会过幽灵的爱情，有如轻烟一般捉摸不定，稀疏淡薄；但是我没有体验过活人炽热的感情。（稍停）耻辱啊！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的姐姐却不肯认我。现在，我该走向何方？哪一个城邦该是我的落脚之处呢？

厄勒克特拉　难道没有这么一个城邦，那儿有美丽的姑娘等待着你么？

俄瑞斯忒斯　没有任何人等待着我。我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对于别人也好，对我自己也好，都是外邦人。我走过之后，城门随即关闭，犹如涟漪消失后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我离开阿耳戈斯之后，除了在你心头留下幻想破灭的辛酸以外，此行还能留下什么呢？

厄勒克特拉　你向我说过有幸福的城市……

俄瑞斯忒斯　对幸福我是朝思暮想的。我希望有我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有我自己的土地，在阿耳戈斯人中间有我自己的地位。（静场）厄勒克特拉，我不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走吧，我求求你：我真可怜你。如果我是你心目中的亲人，你就走吧。你只会遭到不幸，而且你清白

的心地，说不定会使我的计划遭到失败。

俄瑞斯忒斯　我不走。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在这儿我会让你那讨厌的纯洁保持下去，让你留下做吓人的无言的法官，审判我的行动么？为什么你还固执己见呢？这里没有一个人要你。

俄瑞斯忒斯　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厄勒克特拉，你不能拒绝给我这个机会。请你理解我：我要成为某一个地方的人，众人中的一员。就说一个奴隶吧，当他走过的时候虽然疲惫不堪，心情抑郁，背负重物，步履艰难，为使自己不跌倒，望着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脚，但他是走在他的城市之中，犹如一片树叶长在绿叶丛中，犹如一棵树长在森林之中。虽然令人压抑而且灼热，但阿耳戈斯就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阿耳戈斯的一切。厄勒克特拉，我愿意当这个奴隶，我多么希望将城市拉在我的身旁，裹在我的身上，就像裹在毯子里一样。我不走了。

厄勒克特拉　即使你在我们当中呆上一百年，你也永远是个外邦人，比在大路上游荡还要孤单。人们将垂下眼帘，用眼角乜斜你。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说话也要放低嗓门。

俄瑞斯忒斯　为你们效劳真的如此之难吗？我可以保卫城池，我也有黄金，可以周济你们的穷苦人。

厄勒克特拉　我们既不缺少将校，也不缺乏乐善好施的慈善人。

俄瑞斯忒斯　那……

〔低头走了几步。朱庇特出现，搓手注视着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重又抬起头）至少让我看明白也好啊！啊，宙斯[1]，宙斯，上天之王，我很少有求于你，你也很少垂青于

---

[1]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

我。但你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来是与人为善的。现在，我厌倦了，我再也不分善与恶，我需要的是给我指出一条我应走的路。宙斯，难道一个国王的儿子，被赶出他出生的城市，就真的该虔诚地忍受放逐之苦，低垂着头，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他的家乡么？这就是你的意愿么？我实在不能相信。然而……然而你又不许杀生……啊！谁在谈起杀生？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宙斯，我向你祈求：如果忍气吞声和甘受胯下之辱是你强加给我的天条，就请你向我显圣吧，因为我对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朱庇特　（自言自语）怎么办？对，为你效劳！阿布拉克萨斯，加拉，加拉，啐，啐！

〔巨石周围光芒四射。

厄勒克特拉　（笑出声来）哈！哈！今天圣迹接二连三出现！你看，虔诚的菲勒勃，你看，求教众神得到的就是这个！（狂笑不止）善良的年轻人……虔诚的菲勒勃："向我显圣吧，宙斯，向我显圣吧！"于是，神圣的巨石周围光芒四射。走开吧！到科任托斯去吧！到科任托斯去吧！走吧！

俄瑞斯忒斯　（注视巨石）那么……这就是善么？（稍停，久久注视巨石）乖乖地听话。乖乖地。总是说"对不起"和"谢谢"……是么？（稍停，一直注视着巨石）善。他们的善……（稍停）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快走，快走吧！不要让这位贤哲的奶娘失望，她正从奥林匹斯山顶[①]向你俯下身来。（戛然而止，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

① 奥林匹斯山在希腊北部马其顿与忒萨利亚之间，高约三千二百公尺，是希腊半岛最高的山。古人相信它的顶巅直入云中，认为它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俄瑞斯忒斯　（声音变了）还有一条路。

厄勒克特拉　（惊恐万状）不要违抗了，菲勒勃。你已经请示过众神的旨意了：那好啦！你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

俄瑞斯忒斯　旨意？……是的……你是指这巨石四周的光芒么？这光芒并不是为我闪射的。现在谁也不能再对我发号施令了。

厄勒克特拉　你说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俄瑞斯忒斯　你现在忽然间距离我多么遥远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多么厉害啊！在我周围，以前存在着有生机的、热乎乎的东西。现在有什么东西刚刚死去了。一切都是多么空虚……啊！茫茫的空间，漫无边际……（走了几步）黑夜降临了……你不觉得天冷了吗？……可是，是什么……是什么刚刚死去了？

厄勒克特拉　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我告诉你还有一条路……我的路。你没有看见吗？这条路从这里开始，下坡通向城里。应该下去，你懂吗，一直下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是在一个洞穴的尽头，最里头……（向前，朝厄勒克特拉走去）你是我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这座城市是我的城市。我的姐姐！

〔抓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你弄得我好疼，你使我害怕——而且我不属于你。

俄瑞斯忒斯　我知道。还不属于我，我还太轻。我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使我直沉下去，直沉到阿耳戈斯的渊底。

厄勒克特拉　你准备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等等。让我向这个无瑕的轻薄之物告别，它就是我

过去的形象。让我向我的青春年华告别。科任托斯或雅典的傍晚，充满歌声、芳香四溢的夜晚，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清晨，充满希望的清晨……好了，永别了！永别了！（朝厄勒克特拉走去）来，厄勒克特拉，好好看看我们的城市。它就在那边，在阳光映照下通红一片，人和苍蝇嗡嗡作响。夏日的午后，它处于不能自拔的麻木之中。它的每一堵墙壁，每一个屋顶，每一扇关闭的门扉，都不欢迎我。然而，必须征服这个城市，从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你也一样，厄勒克特拉，也要征服你。我会征服你们的。我要变作一把利斧，将这顽固的城墙劈作两半。我要把这些笃信宗教的人家砸烂，从它们开裂的伤口会散发出饲料和焚香的气味。我要变作一把大斧，砍进这座城市的心脏，就像一把大斧砍进橡树树心一般。

厄勒克特拉　你变得多么厉害：你的眼睛不再闪闪发亮，而变得暗淡无光了。唉！菲勒勃，你从前那样温柔！而现在，你跟我讲话，就像我梦中的那个人和我讲话一样。

俄瑞斯忒斯　听我说：这些人被他们死去的亲人包围，在他们阴暗的房间里瑟瑟发抖。假如说，我将他们全部的罪行都承担起来，假如说我想作一个名副其实的“盗窃悔恨的人”，将他们的全部悔恨都放在我的心上：欺骗了她丈夫的那位女子的悔恨，让他母亲死去的那位商人的悔恨，将欠他债的人搜括至死的高利贷者的悔恨。到了那一天，我心头的悔恨将比阿耳戈斯的苍蝇还要多，全城的悔恨都将集中在我的身上，你说，我不是就获得了城邦公民权，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了吗？到那时候，在你们血迹斑斑的城墙之中，我不是也和呆在自己家里一样了吗？不是正像那个围着红色围裙的屠夫，四周挂着他刚刚宰完的带血的牛肉，呆在自己的铺子里一

样吗？

厄勒克特拉　你想为我们抵罪么？

俄瑞斯忒斯　抵罪？我说要把你们的悔恨放在我的心头，但我并没有说将这些聒噪的飞禽如何处置：说不定我要拧断它们的脖子。

厄勒克特拉　你怎么能承担起我们的痛苦呢？

俄瑞斯忒斯　你们只要要求摆脱痛苦就行了。事实上，强迫你们在心中保留这些痛苦的，就是国王和王后。

厄勒克特拉　国王和王后……菲勒勃。

俄瑞斯忒斯　众神为我作证，我本来是不愿让他们流血的。

〔静场良久。

厄勒克特拉　你太年轻，太软弱了……

俄瑞斯忒斯　怎么，现在你要后退了么？把我藏在王宫里，今天晚上带我到国王王后的床榻跟前，你就会看到我是不是太软弱。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是你第一次叫我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是的。果真是你。你是俄瑞斯忒斯。我认不出你来了，因为我等待着的你不是这个样子。然而，我口中这股苦味，这股发烧的味道，我在梦中已经尝到过千百次了，我辨别得出来。你终于来了，俄瑞斯忒斯，你决心已下。我现在，就像在梦中一样，正处于一个无法弥补的行动的起点上，我害怕——就像在梦中一样。啊，日夜盼望的时刻，又怕它到来的时刻啊！现在，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犹如一台机器上的大小齿轮互相咬紧一样。我们一刻也不能怠慢，直到让他们两人都四脚朝天躺在地上，面孔就像被踩了一脚的桑葚。让他们血流满地！正是你要结果他们。从前你的眼光

多么温柔！唉！我永远不会再看见那柔和的目光了，永远也不会再看见菲勒勃了。俄瑞斯忒斯，你是我的兄弟，你是咱们家的家长[1]，拥抱我吧，保护我吧！我们正在迎接极大的苦痛。

〔俄瑞斯忒斯将厄勒克特拉抱在怀里。朱庇特从藏身之处走出，悄然离开。

——幕落

第　二　景

〔王宫中。宝座大殿。一尊朱庇特雕像，表情可怖，血迹斑斑。日暮时分。

第　一　场

〔厄勒克特拉首先上场，然后向俄瑞斯忒斯摆手示意，俄瑞斯忒斯上。

俄瑞斯忒斯　有人来了！（拔剑在手）

厄勒克特拉　是巡逻的士兵。跟我来，我们藏在这里。

〔二人藏身于宝座之后。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隐藏），士兵二人。

士兵甲　这苍蝇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跟疯了一样。

---

① 古希腊习俗，父死后，子为家长。

士兵乙 苍蝇闻到了死人味道，高兴了。我连呵欠都不敢打，怕一张嘴，苍蝇就冲进来，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飞进我的嗓子眼。（厄勒克特拉猛一露头，又隐藏起来）咦，有什么响动。

士兵甲 是阿伽门农坐在宝座上。

士兵乙 是他那大屁股压得宝座板嘎嘎直响？不可能，伙计，死人可没有分量。

士兵甲 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分量的。可是他，成为王室死人以前，可是一位活生生的国王啊！不管年头好坏，平均总有一百二十五公斤吧！若是他剩不下几斤重，那才稀奇呢！

士兵乙 那么……你确信他在这儿？

士兵甲 那你说他在哪儿？我要是一位故去的国王，嘿，要是每年有二十四小时可以还阳，我肯定回来坐在我的宝座上。坐上一整天，追忆以前的大好时光，不去祸害任何人。

士兵乙 你现在活着，你才这么说。你要是死了，大概也和别的死人一样干坏事。（士兵甲给了士兵乙一个嘴巴）嘀嘀！这还了得！

士兵甲 这是为你好，你看，我一下子就打死了七个，简直是一群。

士兵乙 一群死人？

士兵甲 不是。一群苍蝇。哎呀，我满手都是血。（往军裤上擦手）该死的苍蝇！

士兵乙 上帝让它们生出来就是死的那该有多好！你看这儿这些死人，一个个全都一声不吭，规规矩矩呆着，毫不碍事。苍蝇死了，大概也差不多。

士兵甲 住嘴！我琢磨呀，说不定这儿还得加上苍蝇的幽灵……

士兵乙 谁说不是呢！

士兵甲 你想想看！这些小玩艺儿，每天上百万地死去。要是把去年夏天以来死的苍蝇都在城里放出来，有一个活的，就得有三百六十五只死的，围着我们嗡嗡转。呸！那空气都得粘糊糊的，全是苍蝇。到那时，一张嘴就得吃苍蝇，一呼吸就得进苍蝇，一股一股的苍蝇粘糊糊的，钻到我们的气管和肠胃里去……喂，你说，说不定这间屋子有怪味，就是因为这个。

士兵乙 唔！像这么大的一千平方尺的大殿，有几个死人就能熏臭了。人说死人有口臭。

士兵甲 我告诉你，这些死人相互吸血呢……

士兵乙 我跟你说，有点不对劲：木板直响。

〔士兵甲乙从右边走到宝座后面观察。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从左边绕到前面，绕过宝座台阶。等士兵从左边出来时，他们已从右边回到藏身之处。

士兵甲 你看，明明白白没人嘛！这是阿伽门农，我告诉你，这是神圣的阿伽门农！他大概坐在这儿层坐垫上，身子挺得笔直，像根竹竿一样，正瞧着我们：除了瞧瞧我们，他那时间可怎么打发呀！

士兵乙 那咱们最好改改姿势，苍蝇弄得鼻子直痒痒，也只好认了。

士兵甲 我倒宁愿呆在哨所里，来上一盘棋，那该多美！在那儿，回来的死鬼是咱们的伙伴，也和咱们一样，是普通一兵。可在这儿，我一想到先王坐在上边，数着我上衣上缺几颗钮扣，就像将领检阅我们似的，我就觉得不自在。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上，仆人掌灯随上。

埃癸斯托斯 下去！

第 三 场

〔埃癸斯托斯，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你怎么啦?

埃癸斯托斯　你看见了么?要不是我用恐怖吓住他们，转眼之间，他们就会把悔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使你心神不安的，难道就是这个么?在必要的时候，你总是有办法使他们那股反叛劲顿然消失的。

埃癸斯托斯　可能。这套把戏对我真是易如反掌。（稍停）我后悔不该惩处厄勒克特拉。

克吕泰涅斯特拉　是因为她是我生的么?既然你高兴那么做，那就行了。凡是你做的事，我都觉得做得好。

埃癸斯托斯　夫人，我感到后悔并不是因为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并不喜欢厄勒克特拉。

埃癸斯托斯　我受够了。我用手臂，将全国百姓的悔恨托在空中，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穿得像个吓唬人的稻草人，这些黑衣服最后把我的灵魂也给染黑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可是，老爷，我自己……

埃癸斯托斯　我知道，夫人，我知道：你马上要向我提起你的悔恨。真的，我很羡慕你，这悔恨充实了你的生活。我呢，我没有悔恨，因此阿耳戈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忧伤。

克吕泰涅斯特拉　我亲爱的老爷……（挨近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别过来，你这轻浮的女人！他在看着，你不感到羞耻吗?

克吕泰涅斯特拉　他在看着?谁能看见我们?

埃癸斯托斯　怎么？国王呀！今天早晨把死鬼放出来了。

克吕泰涅斯特拉　老爷，我求求你……死鬼在地底下，不会这么快就妨碍我们。难道你忘了，这套鬼把戏是你自己为老百姓编出来的？

埃癸斯托斯　夫人言之有理。你瞧我很累了，你走开吧，我要一个人好好想想。

〔克吕泰涅斯特拉下。

第　四　场

〔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隐藏）。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难道你需要的阿耳戈斯王就是这般模样么？我去，我来，我会高声叫喊，我到处摆出这副盛气凌人的可怕的架势，凡是瞥见我的人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然而我是一个空空的躯壳：一头野兽在我不知不觉中吞食了我的五脏六腑。此刻，我顾影自怜，发现我比死去的阿伽门农更加是个死人。我说过我很忧伤吗？那我是说谎。一片茫茫沙漠，在清澄虚无的天空之下，无数虚无的黄沙，这既不是忧伤，也不是快乐：它是阴森可怖的。啊！只要我能流下一滴眼泪，就是送掉我的王国，也在所不惜啊！

〔朱庇特上。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诉说你的愁怨吧：你是一个与其他国王差不多的国王。

埃癸斯托斯　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

埃癸斯托斯　滚出去，否则我要叫卫士痛打你一顿。

朱庇特　你认不出我来啦? 可是你见过我。梦中见过。对，我那时模样比现在可怕。(雷鸣电闪，朱庇特现出可怖神情) 是这模样?

埃癸斯托斯　朱庇特!

朱庇特　这就对了。(又变得笑容可掬，走近雕像) 这是我吧? 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他们祈祷时看见的我，是这样的吧? 当然喽，一位天神能这样面对面端详自己的形象，是难得的事。(稍停) 我长得真是丑陋不堪! 他们大概不会很喜欢我。

埃癸斯托斯　他们怕您。

朱庇特　太妙了! 我要人家喜欢我有什么用! 你呢，你喜欢我吗?

埃癸斯托斯　您要我怎么样呢? 我难道不是已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了吗?

朱庇特　永远不够!

埃癸斯托斯　我要累死了!

朱庇特　不要夸大其辞吧! 你身体不错，又肥又胖。这我倒不怪你。这是上等的王室油脂，黄黄的像蜡油。这倒是需要的。你注定还要活上二十年。

埃癸斯托斯　还要二十年!

朱庇特　你希望死么?

埃癸斯托斯　是的。

朱庇特　如果有一个人走进这里，手执出鞘的利剑，你会引颈待毙么?

埃癸斯托斯　我不知道。

朱庇特　好好听我说。如果你像小牛一样任人宰割，我们就要惩处你，惩一儆百，叫你永生永世作龌龊人的王。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埃癸斯托斯　有人要杀我？

朱庇特　似乎如此。

埃癸斯托斯　厄勒克特拉？

朱庇特　还有一个人。

埃癸斯托斯　谁？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

埃癸斯托斯　啊！（稍停）那好，这是在劫难逃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朱庇特　“我有什么办法呢？”（改变口气）立即下令，逮住一个年轻的自称名叫菲勒勃的外邦人。叫人把他和厄勒克特拉关进地牢——我准你把他们永世扔在地牢里。好啦！你还等什么？叫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不。

朱庇特　请问你能否把拒绝的理由告诉我？

埃癸斯托斯　我疲倦了。

朱庇特　为什么盯着你的脚尖？你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转过来望着我！看这儿，看这儿！你出身高贵，却像一匹马一样愚蠢。不过，你的这种抗命不从与那些使我激怒的违抗有所不同：这好比是一点调味的辣子，过一会儿，会使你的俯首听命显得更加有味。我知道你最后会接受的。

埃癸斯托斯　告诉您，我不愿意按您的意图行事了。我过去干得太多了！

朱庇特　加油！顶吧！顶吧！啊！我喜欢你这样的心灵！你双眼闪射出炯炯的光芒，握紧拳头，当着朱庇特的面拒绝服从。

然而，你这没有头脑的家伙，你这匹小马驹，不听话的小马驹，你心里早就跟我说同意了。好，你得服从。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离开奥林匹斯山么？我是想预先给你报个凶信，希望阻止这场凶杀。

埃癸斯托斯　给我报个信！……这真奇怪呀！

朱庇特　相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想使你避开这个危险。

埃癸斯托斯　谁要求您这样做的？阿伽门农，那时您给他报信了么？他可是很想活的！

朱庇特　啊，你这天生忘恩负义的家伙！啊，你这个讨厌的人！我对你，比对阿伽门农更亲，我向你证明了这一点，你反倒怨气冲天。

埃癸斯托斯　比阿伽门农更亲？我？您亲的是俄瑞斯忒斯。您容许我毁掉自己，任凭我手执斧头，直奔国王的浴盆——那时肯定您在神山之巅舐着嘴唇，心中暗想，罪人的灵魂是多么令人惬意。可是今天，您保护着俄瑞斯忒斯，不让他犯罪——而我，您促使我杀了父亲；您又选中了我，拉住要报仇的儿子的胳膊。我大概只配当一个杀人凶手。而他，对不起，肯定您对他另有打算了。

朱庇特　多么奇怪的嫉妒！放心吧：我喜欢他并不胜于喜欢你。我谁都不喜欢。

埃癸斯托斯　那么，不公平的神明，请您看看你们叫我成了什么人！您说：如果您今天要阻止俄瑞斯忒斯蓄谋的凶杀，那您从前为什么又允许我杀人？

朱庇特　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同样地令我讨厌。埃癸斯托斯，你我都是王，我坦率地对你讲：第一件罪行，是我犯的，因为我创造出的人是会死的。自那以后，你们这些杀人凶手，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杀死你们的受害者吗？好吧，反正受害者

本身就已孕育着死亡。你们最多是加速了这个死的发展过程而已。如果你不杀死阿伽门农，你知道他后来的遭遇如何吗？三个月以后，他应该患中风，死于一位美丽的女奴的怀抱之中。可是你的罪行帮了我的忙。

埃癸斯托斯 帮了您的忙？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赎罪，这罪行反倒帮了您的忙？真是倒霉透了！

朱庇特 怎么？正是因为你赎罪，这才帮了我的忙呀？我喜欢付出代价的犯罪。我很喜欢你的罪行，因为那场凶杀是缺乏理智的，昏头昏脑的，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老式的，与其说是人祸，不如说更像天灾。你对我不曾有一瞬间的对抗，你在极度疯狂和恐惧之中猛砍下去。等到狂热平息下来，你带着恐惧的心理反复考虑你的行为，于是你不想承认了。然而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死了一个人，却有两万人堕入悔恨之中，这就是结论。我这桩买卖做得合算！

埃癸斯托斯 我明白了您这番话的涵义：俄瑞斯忒斯是不会懊悔的。

朱庇特 毫无疑义。此刻他正在头脑冷静地、稳稳当当地、颇为得法地设计他的计划。一场毫无悔恨、肆无忌惮、平静无波的凶杀，在杀人凶手心灵中这事如雾气一般轻盈，毫无压力，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一定要阻止！啊，我痛恨新的一代所犯的这些罪：这些罪有如稗子一样，徒劳无益。这个温柔的年轻人，会像宰小鸡一样将你杀死，然后走开。双手沾满鲜血，良心却不受谴责。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我真的会感到受了羞辱。来！叫你的卫士吧！

埃癸斯托斯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不叫。正在酝酿的这场凶杀令您那样不快，因此它反而使我高兴。

朱庇特 （改换口气）埃癸斯托斯，你是国王，我这是向你作为

国王的良心说话，因为你喜欢统治。

埃癸斯托斯　那又怎么样？

朱庇特　你恨我。但是咱们是亲戚。我按照我的形象塑造了你：一个国王，他就是一位地上的神明，像神明一样高贵和阴森可怕。

埃癸斯托斯　阴森可怕？您？

朱庇特　你看看我！（静场良久）我跟你说了，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塑造的。我们两个人都要使天下安宁。你在阿耳戈斯，我在全世界。在我们的心头，沉重地压着同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我没有秘密。

朱庇特　有。跟我有同样的秘密。使众神和众国王痛苦的秘密，这就是：人是自由的。埃癸斯托斯，他们是自由的。这一点，你知道，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埃癸斯托斯　那当然喽！如果他们知道，还不在我王宫四周放火，把它付之一炬！十五年来，我一直搞这套把戏，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

朱庇特　你很明白，咱们都一样。

埃癸斯托斯　一样？一位天神说他和我一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自我上台以来，我的全部言行都旨在塑造我的形象，我要使我的形象深深印在每个臣民的心中，即使他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感到我严厉的目光透入他的思想深处。然而第一个受害者竟是我自己：我也只会用他们看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了。我俯身于他们心灵的井口，在井底看见了我自己的形象。它使我感到厌恶，把我吓得目瞪口呆。万能的神啊，无非别人对我心怀恐惧罢了，除此之外，我是个什么呢？

朱庇特　那你以为我又是个什么呢？（指着雕像）我也一样，我有我的形象。你以为我见了它不感到头晕目眩么？十万年

来，我在世人面前舞蹈。一种缓慢、阴沉的舞蹈。必须让他们瞧着我：只要他们的眼睛盯在我身上，就会忘了看他们自己。如果我稍微一走神，如果让他们的目光移开的话……

埃癸斯托斯　怎么样？

朱庇特　算了。这只跟我有关系。你疲倦了，埃癸斯托斯，但是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你会死去。我则不会。只要这大地上有人类，我就非得在他们面前跳舞不可。

埃癸斯托斯　唉！可是，是谁迫使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呢？

朱庇特　没有谁，无非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嗜好。你喜欢"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治。这是真话。正是为这个，我引诱了克吕泰涅斯特拉；正是为这个我杀死了国王。我希望到处有治，并且通过我来体现。我没有欲望，没有爱情，没有希望地活了这么多年，我做到了有治。噢，这可怕的神圣的嗜好啊！

朱庇特　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嗜好：我是天神，而你天生就是要当国王的。

埃癸斯托斯　天哪！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我的创造物，我的会死的兄弟啊，以我们两人为之效劳的治的名义，我命令你：把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姐姐抓起来。

埃癸斯托斯　他们真的那么危险么？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知道他是自由的。

埃癸斯托斯　（急切地）他知道他是自由的。那么，将他关进铁窗这还不够。一个自由人呆在一座城市里，恰如一只癞皮羊呆在羊群里一样。他要把我的整个王国传染上，毁了我的事业。万能的天神啊，您还等什么，还不叫雷劈死他？

朱庇特　（缓慢地）叫雷劈死他？（稍停。疲倦，弓起背）埃癸

斯托斯，众神还有一个秘密……

埃癸斯托斯　您又要对我说什么？

朱庇特　一个人的灵魂中，一旦自由爆发出来，众神对他就毫无办法了。因为这是人间的事情，应该由其他的人——也只能由其他的人来决定，是让他到处走呢，还是将他扼杀。

埃癸斯托斯　（注视朱庇特）将他扼杀？……很好。我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可是，请您再不要说什么了，也不要再呆在这儿了。因为我受不了。

〔朱庇特下。

第　六　场

〔埃癸斯托斯独自一人呆了片刻；然后，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出现。

厄勒克特拉　（跳至门边）刺死他！别让他喊出声！我把住门。

埃癸斯托斯　原来是你，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看剑！

埃癸斯托斯　我不自卫。现在我叫人也太晚了，我感到庆幸的是为时太晚了。我不自卫：我愿意你把我杀死。

俄瑞斯忒斯　那好。用什么方式无关紧要。我反正要当杀人凶手。

〔剑击埃癸斯托斯。

埃癸斯托斯　（踉跄）你刺得很准。（拼命抓住俄瑞斯忒斯）让我看看你。你真的不懊悔吗？

俄瑞斯忒斯　懊悔？为什么？我干的是正义的事。

埃癸斯托斯　正义的事，这正是朱庇特希望的事。你藏身这里，听到了他的话。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关我什么事？正义是人的事，我不需要一位天神来指教我。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杀死你是正义之举，摧毁你对阿耳戈斯人进行统治的王国是正义之举，将他们自尊的情感还给他们是正义之举。

〔俄瑞斯忒斯将埃癸斯托斯推开。

埃癸斯托斯　疼啊！

厄勒克特拉　他站不稳了，面色苍白。太可怕了！一个人死的时候，真难看啊！

俄瑞斯忒斯　住嘴！不要让他将别的记忆带进坟墓，只要他记住我们的快乐！

埃癸斯托斯　让你们两人都受到诅咒吧！

俄瑞斯忒斯　你这口气还没咽完？（又刺埃癸斯托斯一剑，埃癸斯托斯倒地）

埃癸斯托斯　当心苍蝇，俄瑞斯忒斯，当心苍蝇！事情还没完呢！（死去）

俄瑞斯忒斯　（用脚碰碰埃癸斯托斯）不管怎么说，对他来说，是全部完结了。领我到王后的卧室去！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她再也无法加害于我们了……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我认不出你来了。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我也认不出你来了。

俄瑞斯忒斯　那好，我一个人去。（下）

第 七 场

〔厄勒克特拉独自一人。

厄勒克特拉 她马上要喊叫了吧？（稍停。侧耳细听）他正在走廊上行走。等他打开第四扇门……啊！我曾经希望如此！我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我必须还希望如此。（注视埃癸斯托斯）这个已经死了。我所希望的原来是这个。真没想到。（走近埃癸斯托斯）我在梦中曾经上百次地看见他，就是躺在这个地方，心口上插着一把剑，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是多么恨他，我从对他的憎恨中感到多么快乐。可现在他不像睡着的样子，他睁着眼睛，瞧着我。他死了——我心中的仇恨也和他一起死了。我在这里等待着。另外一个，在她的卧室深处，还活着。她马上就要叫喊起来。她会像野兽一样嚎叫。啊！这眼光我受不了。（跪下，将一件外套扔在埃癸斯托斯脸上）我所希望的到底是什么？（静场。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他把她刺杀了。她是我们的母亲，他把她杀死了。（立起）好了，我的仇敌全死了。几年当中，我预先享受了他们的死带给我的快乐。而现在，我的心仿佛被钳子夹住了。难道十五年之中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并不懦弱！我曾经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我曾经期望看到这只肮脏的胖猪躺在我的脚下。（扯过外套）你这死鱼一般的目光，没什么了不起！我曾经期望有朝一日看到它，现在看到了，感到欣慰。（传来克吕泰涅斯特拉较前微弱的呼喊声）让她喊吧！让她叫吧！我愿意听她恐怖的呼喊，我愿意她受痛苦折磨。（喊声停止）快乐啊！快乐啊！我快乐得流出了眼泪：

我的仇敌死了，我父亲的仇报了!

〔俄瑞斯忒斯返场，手握血迹斑斑的利剑。厄勒克特拉向他奔去。

第　八　场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俄瑞斯忒斯!（扑在俄瑞斯忒斯的怀里）

俄瑞斯忒斯　你怕什么?

厄勒克特拉　我不是害怕，我是陶醉了。陶醉在快乐之中。她说什么了?她有好长时间乞求你宽恕么?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我做的事，不会懊悔。然而我觉得不该谈起这些事：有些回忆是不能分享的。你知道她死了，这就行了。

厄勒克特拉　她死的时候诅咒了我们吗?你只告诉我这一点：诅咒了我们吗?

俄瑞斯忒斯　是的，诅咒了我们。

厄勒克特拉　把我搂在你的怀里，我心爱的人，用尽全力紧紧地拥抱我吧!夜色是多么浓，火把的光芒都很难照透!你爱我吗?

俄瑞斯忒斯　这不是夜晚，这是晨曦。我们自由了，厄勒克特拉。我仿佛觉得我使你诞生于世，我自己也刚刚和你一起诞生。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昨天我还是孤身一人，今天你属于我了。鲜血双重地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是同一血统，我们又共同让别人流了血。

厄勒克特拉　把你的剑扔掉!把这只手给我!（握住俄瑞斯忒斯的手亲吻）你的手指短短的，方方的。天生是双夺权和掌权

的手。亲爱的手！它比我的手还要洁白。为了砍杀那杀死我们父亲的凶手，它又变得多么沉重！等等！（厄勒克特拉找来一个火把，将火把挨近俄瑞斯忒斯）我要照照你的面庞，因为夜色深沉，我看不清你。我需要看看你；我看不见你的时候，我很怕你。我的眼睛绝不能离开你。我爱你。我应该想着我爱你。你的神情好奇怪啊！

俄瑞斯忒斯　我自由了，厄勒克特拉。自由像雷一样打到了我的头上。

厄勒克特拉　自由了？我，我不觉得我自由了。你能使得这一切都不发生么？一件事情临到头上，我们就再也无法自由地使它不发生。我们从今以后永远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了，难道你能阻止它么？

俄瑞斯忒斯　你以为我愿意阻止它么？我完成了我的行动，厄勒克特拉，这一行动好像背人过河的驮夫一样，我要把它背在肩上。我要将它背到河的那边，我才感觉到分量。背的越沉，我就越高兴，因为我的自由，就是它。昨天，我还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千上万条道路从我脚下飞逝而过，因为这些路都属于别人。这千万条道路我都走过，纤夫沿着河岸走的路，赶骡子的人走的崎岖山路，赶车人走的石板路，我全都走过。但是没有一条路是属于我的。今天，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上帝知道它通向哪里，然而这却是我的道路。你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我看不见你啦！灯火不亮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但是这声音使我难受，就好像刀子割我一样。难道从今以后天空就总是这么昏暗了么，连白天也这样吗？俄瑞斯忒斯，它们来了！

俄瑞斯忒斯　谁来了？

厄勒克特拉　它们来啦！它们从哪儿来的？它们吊在天花板上，就像一串串黑葡萄，正是它们黑压压地一片把墙变成了黑色。它们挤到光线和我的眼睛之间，正是它们的影子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你的脸。

俄瑞斯忒斯　苍蝇……

厄勒克特拉　你听！……你听苍蝇振动翅膀的声音，仿佛铁匠铺风箱的轰鸣！俄瑞斯忒斯，苍蝇把我们包围了。苍蝇盯住我们。过一会儿就要落在我们身上，我就会感到千百只粘糊糊的苍蝇腿在我身上爬行。俄瑞斯忒斯，往哪里逃啊？眼看着苍蝇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现在已经有蜜蜂那么大了。苍蝇要结成厚厚实实的一团团，到处跟随着我们。太可怕了！我看见了苍蝇的眼睛，成百万只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俄瑞斯忒斯　小小的苍蝇能把我们怎么样？

厄勒克特拉　这是厄里倪厄斯，俄瑞斯忒斯，这是复仇女神。

人声　（在门后）开门！开门！要是不开门，就把大门撞开！

〔沉重的击门声。

俄瑞斯忒斯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喊声引来了卫士。来！领我到阿波罗神庙去。我们在那里过夜，避开这群人和苍蝇。明天我要向我的臣民讲话。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阿波罗神庙。半明半暗。舞台中央一尊阿波罗雕像。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睡在神像脚下，手臂环抱着神像的大腿。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复仇女神如同长脚鹭鸶那样站着睡觉。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铜门。

复仇女神甲　（伸懒腰）啊！我站着睡着了，怒火满腔，做了好些令人生气的梦。啊！美丽的狂热之花啊，我心上美丽的红花！（绕着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转）他们睡着了。他们长得多么白净，性情多么温柔！我要到他们的肚子上和胸脯上滚上一滚，恰如溪流在卵石上跳跃一样。我要耐心地在这细嫩的皮肉上磨擦，揉搓，刮磨，直到刨出骨头来。（踱了几步）啊，纯洁的仇恨之晨！多么壮丽的苏醒：他们睡着了，浑身湿漉漉的，散发出灼热的气味。而我，精神爽朗，表情严峻，我看管着。我是铁石心肠——我感到自己神圣无比。

厄勒克特拉　（酣睡中）唉！

复仇女神甲　她在叹息。喂，耐心点，你马上就会体验到我们叮咬的滋味。我们要让你在我们的抚摸下号叫不止。我要像雄

性与雌性交尾那样刺入你的体内。因为你就是我的配偶，你会感受到我的情爱的分量。厄勒克特拉，你很漂亮，比我漂亮。不过，你等着吧，我的亲吻使人衰老。不出六个月，我就会把你变成个老太婆，而我依然年轻。（俯身凝望二人）这美妙的猎物，鲜美可口，却容易腐败变质。我凝视着他们，呼吸着他们的气息，怒不可遏。啾、感觉到复仇解恨的时刻已经到来该有多么快乐！感觉到自己能张牙舞爪，凶猛异常，血管中怒火在燃烧，是多么快乐！仇恨充满我的全身，仇恨压抑着我，仇恨像乳汁一样涨满我的乳房。醒来吧，我的姐妹们，醒来吧：清晨已来临。

复仇女神乙　我梦见我咬，我叮！

复仇女神甲　别着急，今天有一位天神在保佑着他们。但是长不了，口渴和饥饿就会使他们离开这个避难地。到那时，你们就大嚼特嚼吧！

复仇女神丙　啊！我要抓他一爪！

复仇女神甲　稍等片刻：不久你的利爪就会在罪人的皮肉上划出千百条血印。过来，姐妹们，来端详端详他们。

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年轻！

另一复仇女神　他们多么漂亮！

复仇女神甲　享受一番吧：大多数情况下，罪人都是又老又丑的。毁坏美好的东西，这种令人如醉如痴的快乐，是千载难逢的啊！

众复仇女神　哎呀！哎呀！

复仇女神丙　俄瑞斯忒斯还几乎是个孩子。我的仇恨对他要表现出母爱的温存。我要把他苍白的脸放在我的膝上，抚摩他的头发。

复仇女神甲　然后呢？

复仇女神丙　然后我就猛然间将这两个手指头戳进他的眼睛。

〔三人齐声哈哈大笑。

复仇女神甲　他们在叹息，在焦躁不安。他们就要醒了。来，姐妹们，苍蝇姐妹们，让我们用歌声把罪犯们唤醒。

复仇女神　（合唱）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像那苍蝇扑上涂了果酱的面包，
我们要落在你们腐烂的心胸。
腐烂的心，出血的心，鲜美的心，
我们要采集你心上的脓血，
就像那小蜜蜂。
看吧，我们要酿成蜜，酿成美好的青蜜。
仇恨充满我们的心，还有什么样的爱情能与它抗争。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我们将是监视各家各户的耳目，
我们将是看家的大狗，你走过时，呲着牙，面目狰狞。
我们将是天空中的嗡嗡声，飞过你的头顶，
我们将是森林中的声响，
我们将是哨音，格格的响声，嘘嘘的声音，猫头鹰的叫声，
我们将是黑夜，
你心灵上深沉的夜空。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哎呀！哎呀！哎呀哈！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我们吮吸脓血，是一群苍蝇，

我们和你分享一切，
我们到你口中寻觅食物，到你眼睛深处寻觅光明，
我们伴随你，直到坟墓，
到那时，我们才让位给蛆虫。
勃兹，勃兹，勃兹，勃兹。

〔舞蹈。

厄勒克特拉　（醒来）谁在说话？你们是谁？

众复仇女神　勃兹，勃兹，勃兹。

厄勒克特拉　啊！你们来了！怎么？我们确实把他们俩杀死了么？

俄瑞斯忒斯　（醒来）厄勒克特拉！

厄勒克特拉　你，你是谁？啊！你是俄瑞斯忒斯。走开！

俄瑞斯忒斯　你这是怎么啦？

厄勒克特拉　你叫我见了害怕。我梦见我们的母亲仰面倒地，血流如注。她的血汇成细流，从王宫中每一扇门下流淌出来。你摸摸我的手，冰凉。不，放开我！别碰我！她流血多么？

俄瑞斯忒斯　住嘴！

厄勒克特拉　（完全清醒过来）让我看看你：你杀死了他们。是你杀死了他们。你在这里，你刚刚醒过来，你脸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然而，你杀死了他们。

俄瑞斯忒斯　那又怎么样？是的，我杀死了他们！（稍停）你叫我见了也害怕。昨天你是那么漂亮。好像一头野兽今天用利爪毁了你的面容。

厄勒克特拉　一头野兽？那是你的罪行。它扯下了我的双颊和眼皮，我仿佛觉得我的眼睛和牙齿都裸露在外。咦，这些人，这些人是谁？

俄瑞斯忒斯　不要理她们。她们丝毫不能加害于你。

复仇女神甲　要是她有胆量，叫她到我们中间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对她无能为力。

俄瑞斯忒斯　安静，母狗们！滚回窝里去！（众复仇女神嘟嘟哝哝）昨天身着白色长裙，在庙宇台阶上欢舞的，是你么？这怎么可能呢？

厄勒克特拉　一夜之间，我衰老了。

俄瑞斯忒斯　你还很漂亮，不过……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无神的眼睛呢？厄勒克特拉，你像她。你像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她，值得吗？我在你的眼睛里看见了我的罪行，这罪行使我厌恶自己。

复仇女神甲　这是因为她厌恶你。

俄瑞斯忒斯　真的吗？我真的使你厌恶吗？

厄勒克特拉　不要问我吧！

复仇女神甲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好怀疑么？她怎么能不恨你呢？她怀着幻想，平静地生活着。你突然来了，带来了杀戮，触犯了神灵。现在，她分担了你的过失，紧紧抱住这底座，这是她剩下的惟一的一方土地了。

俄瑞斯忒斯　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复仇女神甲　往后站！往后站！赶走他，厄勒克特拉，不要让他的手触到你。他是屠夫！他身上散发出鲜血的腥味。他极其野蛮地杀害了老太太，你知道，翻来覆去砍了好几刀。

厄勒克特拉　你不是骗人吧？

复仇女神甲　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当时我在场，我在他们四周嗡嗡地叫。

厄勒克特拉　他砍了好几刀？

复仇女神甲　足有十几刀。而且，每一剑下去，伤口都嚓嚓作

啊。她用双手护住面孔和腹部，他却将她的双手砍成一道一道的。

厄勒克特拉 她受了很多罪么？她不是当场死掉的么？

俄瑞斯忒斯 再不要看她们，堵住你的耳朵，尤其不要再问她们了。你问她们，你就完了！

复仇女神甲 她受的罪惨不可言！

厄勒克特拉 （以手掩面）啊！

俄瑞斯忒斯 她想分裂我们，在你周围竖起孤独的高墙。当心啊！当你孤身一人，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她们就会向你猛扑过来。厄勒克特拉，我们共同决定了这次谋杀，我们也应当共同承受它的后果。

厄勒克特拉 你以为我是愿意的么？

俄瑞斯忒斯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么？

厄勒克特拉 不，不是这么回事……等一等……是的，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幻想过要除掉他们。但是，是你，是你干的！你是杀害生母的刽子手！

众复仇女神 （哈哈大笑，高声叫喊）刽子手！刽子手！屠夫！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这扇门后面，就是世界。那里有人世和清晨。外面，太阳在大路上升起。我们一会儿走出去，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这些黑夜的女儿[①] 就会失去她们的威力：白昼的阳光有如利剑，将穿透她们的胸膛。

厄勒克特拉 阳光……

复仇女神甲 你永远也见不到阳光了，厄勒克特拉。我们就像遮天盖地的蝗虫群一样遮住你的阳光。你走到哪里，在你的头上都是漆黑一片。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复仇女神是大地或黑夜的女儿。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吧！不要再折磨我啦！

俄瑞斯忒斯　正是你的软弱造成了她们的强大。你看，她们什么都不敢对我说。你听着：一种无名的厌恶落在了你的头上，并且分裂了我们。可是，有什么你经历过的，我不曾经历过呢？母亲的呻吟，难道你以为我的耳朵永远也听不见了么？她惨白的脸上睁得大大的两只眼睛——波涛汹涌的两大海洋——难道你以为我的眼睛永远也看不见了吗？折磨你的恐惧不安的心情，难道你以为永远不会折磨我了吗？不过，我不怕，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超越恐惧不安和可怕的回忆，我是自由的。我认为我做得对。不应该恨你自己，厄勒克特拉。把你的手给我：我不会抛弃你的。

厄勒克特拉　放开我的手！四周这些黑糊糊的母夜叉叫我害怕，但是比起你来，你更骇人。

复仇女神甲　你看！你看！小囡儿，我们还不如他那样叫你害怕，是不是？厄勒克特拉，你需要我们，你是我们的孩子。你需要我们的指甲挖你的皮肉，你需要我们的牙齿叮咬你的胸口，你需要我们吃人的爱使你忘却背负的仇恨，你需要肉体受苦以忘却心灵上的痛苦。来吧！来吧！你只要走下两级台阶，我们就会将你迎进我们的怀抱，我们的亲吻就会撕裂你细嫩的皮肉，那时你就会忘却，在纯净的苦痛之火上获得忘却！

众复仇女神　来吧！来吧！

〔众复仇女神缓缓舞蹈，仿佛要使厄勒克特拉沉醉入迷。厄勒克特拉站起。

俄瑞斯忒斯　（拉住厄勒克特拉的手臂）不要去，我求求你，那你就毁了自己！

厄勒克特拉　（猛力挣脱）啊！我恨你！

〔厄勒克特拉走下台阶，众复仇女神一拥而上，向她猛扑过来。

厄勒克特拉　救命啊！

〔朱庇特上。

第二场

〔前场人物、朱庇特。

朱庇特　滚回狗窝里去！

复仇女神甲　主人！

〔复仇女神遗憾地闪开，留下厄勒克特拉躺在地上。

朱庇特　可怜的孩子们！（向厄勒克特拉走去）你们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愤怒和怜悯使我内心矛盾。起来吧，厄勒克特拉：只要我在这里，我这些母夜叉们就不会加害于你。（朱庇特搀扶厄勒克特拉站起）你的脸真吓人！一夜之间！仅仅一夜之间！你那农家姑娘般的鲜艳哪里去了？一夜之间，你的肝，你的肺，你的脾都已衰竭，你的躯体只叫人生怜。啊！高傲疯狂的年轻人啊，你们给自己制造了多少苦痛！

俄瑞斯忒斯　不要用这种善良的语气说话，这对诸神之王很不合适。

朱庇特　你，你也不要用这种高傲的语气说话，这对一个正在赎罪的罪人也不怎么合适。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罪人，你也不能让我补赎我不承认是罪行的罪行。

朱庇特　你大概搞错了。不过，耐心一些，我不会让你长期不醒悟。

俄瑞斯忒斯　你想折磨我多久就折磨多久；但我对我的行为毫不

悔恨。

朱庇特　由于你的过错，你姐姐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你竟然不懊悔么？

俄瑞斯忒斯　不懊悔。

朱庇特　厄勒克特拉，你听见了么？这就是那个自称爱你的人！

俄瑞斯忒斯　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但是她的痛苦来自她自己，也只有她自己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她是自由的。

朱庇特　那你呢？你大概也是自由的吧？

俄瑞斯忒斯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朱庇特　厚颜无耻、愚昧无知的家伙，你拿镜子照照自己吧：你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实际上，你不过蜷缩在一位乐于助人的天神[①]双腿之中，被饿狗包围着。此情此景，如果你还敢宣称你是自由的，那么，身戴镣铐、关在牢房的囚犯，饱受折磨的奴隶，也应该吹嘘他们是自由的了？

俄瑞斯忒斯　那为什么不可以？

朱庇特　你当心点：现在你气壮如牛，无非是阿波罗在保护着你。可是，阿波罗是我俯首帖耳的奴仆。我只要手指动一动，他就会抛弃你。

俄瑞斯忒斯　好吧，你动动手指好了，干脆把你整只手都举起来得了。

朱庇特　那又何必？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愿意惩罚人？我是来拯救你们的。

厄勒克特拉　拯救我们？复仇和死亡之神，别开玩笑了！给受苦的人以徒然的希望，是不允许的，哪怕他是一位天神也不允许。

---

① 指阿波罗。

朱庇特　一刻钟以后，你可以离开这里。

厄勒克特拉　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

朱庇特　我说话算数！

厄勒克特拉　那你反过来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朱庇特　对你，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的孩子。

厄勒克特拉　什么要求也没有？善良的天神，可爱的天神，我没听错吧？

朱庇特　或者说，几乎什么要求也没有。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我的东西，就是一点点懊悔。

俄瑞斯忒斯　当心，厄勒克特拉：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的心上。

朱庇特　（对厄勒克特拉）别听他的！你还是回答我吧：你怎么能拒绝否认这个犯罪行为呢！犯下这罪行的是别人。最多只能说你是他的同谋吧！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你要否认你十五年的仇恨和希望么？

朱庇特　谁说要否认那个了？但是，她从来不愿意干这种亵渎神明的事情。

厄勒克特拉　唉！

朱庇特　来吧！你可以相信我。难道我看不到人的内心深处么？

厄勒克特拉　（怀疑地）十五年来，我日夜梦想着杀掉他们和复仇，而你在我内心深处看到的，是我不愿意这样做么？

朱庇特　唉！你梦想流血报仇，这使你感到安慰，但也有它无罪的一面：它掩盖了你受奴役的一面，它医治着你骄傲的自尊心所受的创伤。然而你从未考虑过要把梦想付诸行动。难道我错了么？

厄勒克特拉　啊！我的天神，我亲爱的天神，我多么希望你没有错啊！

朱庇特　你还是个小姑娘，厄勒克特拉。别的姑娘期望成为女子中最富有的或者最美丽的人。而你，在你的家族可怕命运的诱惑之下，却期望成为最痛苦和罪孽最深重的女人。你从来不想作恶，你只希望你自己受苦。在你那小小的年纪，别的孩子还在玩娃娃或者跳房子；而你，可怜的小姑娘，你没有玩具，你没有小朋友，你就玩谋杀，因为这是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

厄勒克特拉　唉！唉！听你这一席话，我对自己反倒看清楚了。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厄勒克特拉！你现在是有罪之人了。你期望什么，除了你自己，谁能知晓？难道你让别人为你做主？为什么要歪曲过去，因为无法为自己辩护了吗？厄勒克特拉，过去你曾经是愤怒的，你为什么要否认你自己呢？过去，你是一个年轻的复仇女神，我是多么看重你这一点呀，你为什么否认你自己呢？你难道看不出，这残酷的天神在耍弄你吗？

朱庇特　我在耍弄你？你们最好听一听我向你们提出的条件吧：如果你们不再坚持你们的罪行，我把你们二人都扶上阿耳戈斯的宝座。

俄瑞斯忒斯　接替我们的受害者？

朱庇特　这很必要。

俄瑞斯忒斯　我要穿上已故国王余温尚存的衣服。

朱庇特　穿这身衣服或者穿别的衣服，这倒无关紧要。

俄瑞斯忒斯　对，只要是黑的就行，是不是？

朱庇特　你不是在服丧么？

俄瑞斯忒斯　对，我忘了，为我母亲服丧。那我的臣民呢，我也必须让他们穿黑衣服么？

朱庇特　他们已经身着黑衣了。

俄瑞斯忒斯　是这样。让他们把旧衣裳慢慢穿破吧！怎么样，你懂了么，厄勒克特拉？如果你流上几滴眼泪，就会给你送上克吕泰涅斯特拉的裙子和衣衫——你十五年来亲手洗涤的臭气冲天、污秽不堪的衣衫。她的角色也等待着你，你只要照她的样子扮演一番就可以了。视觉效果一定十分完美，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的母亲转世了，因为你已经长得跟她一模一样。我可比较挑剔：我杀死了那小丑，他的裤子，我绝不穿。

朱庇特　你高昂着头，你杀死了一个毫不自卫的男子和一个求饶的老太婆。不认识你、光听你讲话的人可能还以为，你以一当十，浴血奋战，拯救了你出生的城市呢！

俄瑞斯忒斯　说不定我确实拯救了我出生的城市。

朱庇特　你？你知道这门后面是什么吗？阿耳戈斯的居民——阿耳戈斯的全体居民。他们手拿石头、叉子和棍棒，正等待着他们的救星，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你如同麻风病患者一样是孤独一人。

俄瑞斯忒斯　是的。

朱庇特　去吧，别得意。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他们蔑视你、厌恶你，已把你抛进孤独的境遇之中。

俄瑞斯忒斯　最卑鄙无耻的杀人凶手，是那干完了又懊悔的人。

朱庇特　俄瑞斯忒斯！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一切。你看！（神庙墙壁打开。天空显现，转动的群星闪烁。朱庇特出现在舞台深处，声音变得震天动地——用扩音器——但是看不真切）你看这日月星辰，旋转井然有序，从不相互碰撞：这是我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节了它们的运行。你听这群星和谐的声音，这优雅而雄壮的矿物界歌声，在天空的各个角落里

回荡。（音乐）由我主宰，各类物种蕃衍不息。我下令，人生人，狗下狗；由我主宰，海浪伸出柔软的舌头舐着细沙，并按时退回；我使万物生长，我的气息指引着淡黄花粉般的烟云环绕着地球旋转。不速之客，这并非在你家。你存在于世界上，就像刺扎在肉中一样，就像偷猎者闯入禁猎的领主森林一样：因为世界是善良的。我按照我的意志创造了世界，我就是善的化身。而你，你作了恶，世上万物以茫然的声音在控告你：善乃无所不在，它是植物的精髓，它是泉水的清新，它是组成火石的颗粒，它是岩石的重量。善无所不在，甚至在火与光的自然状态中，你都可以找到善。你的躯体本身也违背你的意志，因为它服从我的规定。善在你身内，也在你身外：它如同刺刀刺入你体内；它犹如高山压在你的身上；它犹如大海冲带着你，席卷着你。是它使你的肮脏勾当得逞，因为它是蜡烛的光亮，你刀剑的利刃，臂膀的力量。你为之自豪的恶，你自诩为创造者的恶，它不是存在的反映、巧妙的遁词、骗人的假象又是什么呢？就连这假象的存在本身，也是要由善来支持的。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吧，俄瑞斯忒斯：宇宙认为你错了，而你在宇宙中不过是个渺小的小虫。返回本性之中吧，反常的孩子：承认你的过失，痛恨你的过失，如同拔掉一颗发臭的龋齿那样，把过失从你身上拔除吧！否则你可要当心，大海会在你面前后退，你路过之处泉水会枯竭，你走的路上石块和岩石会滚出道外，大地会在你脚下化成灰烬。

俄瑞斯忒斯　让大地化成灰烬好了！让岩石怒骂我好了！让我所经之处花草凋谢好了！要归罪于我，搬出你的整个宇宙都不够！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

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

〔四壁合拢，朱庇特重又出现，疲惫不堪，背驼腰弯。又恢复了自然的声调。

朱庇特 我不是你的王，无耻小儿，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 是你。但你不应该把我造成自由的人。

朱庇特 我给你自由，是为了替我效劳。

俄瑞斯忒斯 那倒很可能。不过，这自由反过来对抗你了。无论是你，还是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朱庇特 终于有了道歉的话了。

俄瑞斯忒斯 我不道歉。

朱庇特 真的么？你自称成了自由的奴隶，这很像是一句道歉的话，你知道么？

俄瑞斯忒斯 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的自由。你一旦把我创造出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

厄勒克特拉 看在咱们父亲的份上，俄瑞斯忒斯，我恳求你，不要在犯罪之上又加上亵渎神明吧！

朱庇特 听她的话吧。别想以你的理由说服她。你的这些话她可能没听到过，似乎相当新颖——但也相当刺耳。

俄瑞斯忒斯 朱庇特，对我的耳朵也是如此。对发音的喉咙和对吐字的舌头，也是如此：我很难理解自己说的话。昨天，你还是蒙着我眼的一块布，堵着我耳的蜡塞。昨天，我还有一个借口：我存在的借口就是你，因为你把我生出来是为你的意图服务。人世是个老媒婆，不断向我提到你。后来，你抛弃了我。

朱庇特 抛弃了你，我？

俄瑞斯忒斯 昨天，我在厄勒克特拉身旁。你的整个大自然簇拥

在我的周围。这赛壬[1]，她歌唱着你的善德，给我出了很多主意。为了使我软下心来，炽热的阳光变得温和，有如薄雾遮挡住视线。为了鼓动我忘掉所受的屈辱，天空变得明媚迷人，仿佛给人以宽恕。我的青春听从你的命令觉醒了，它站在我的眼前，那副哀求的样子就像一个将要被人抛弃的未婚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的青春年华。突然间，自由落在我的头上，使我浑身麻木，大自然向后逃去。这时，我再也没有年龄了，我感到在你那宽宏大量的小小的世界上，自己是孤单一人，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在天上，一切都消失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朱庇特　如此说来，我应该高度赞赏从羊群中除去的癞皮羊，或者关在检疫所里的麻风病患者喽？俄瑞斯忒斯，你回想一下，你曾是我的羊群的一分子，你曾和我的羊一起啃过我田里的青草。你的自由只不过是使你浑身发痒的疥癣，只不过是遇到放逐而已。

俄瑞斯忒斯　你说的确是实话：一种流亡。

朱庇特　恶还不是那么深远：它始于昨天。回到我们中间来吧！回来吧！看你是多么孤单，连你的姐姐也抛弃了你。你面色苍白，忧虑不安，眼睛瞪得老大。你希望活着么？但你现在被不人道的恶行折磨着，这恶行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与你自己也格格不入。回来吧！我就是忘却，我就是安宁。

俄瑞斯忒斯　与我格格不入，我知道。超出天性，违反天性，无法辩解，除了靠我自己，不能再依赖别人。但是，我不会回

[1]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长着女人的头，身躯似鸟。躲在海岛上，每当船只通过时，便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船员，使船只触礁沉没，然后吞食遇难的人。

到你的法律之下；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我不会返回你的自然之中：尽管有千百条道路引导我返回你的自然，我却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应该开创自己的路。自然是怕人的，你，你，诸神之王，人类也使你害怕。

朱庇特　你说的不假：当人像你这样时，我憎恨他们。

俄瑞斯忒斯　当心，你刚才承认了你的弱点。我呢，我并不憎恨你。你我有何相干呢？我们两人如同两只船，顺流而下，挨得很紧，但互不相撞。你是一位天神，我是自由的人：我们孤独的状况极为相似，我们的苦恼也极为相似。有谁告诉你，我不曾在这漫漫长夜中寻觅悔恨呢？悔恨。困倦。而我再也不能悔恨了，也不能安眠了。

〔静场。

朱庇特　你打算怎么办？

俄瑞斯忒斯　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必须使他们睁开眼睛。

朱庇特　可怜的人们！你赐给他们的是孤独和羞耻，你将把我遮盖他们的布帛撕下，你会猛然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淫秽的枯燥乏味的生活，白白送给他们的生活。

俄瑞斯忒斯　既然绝望是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我要拒绝把我心中的绝望给予他们呢？

朱庇特　他们要来何用？

俄瑞斯忒斯　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是自由的，而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

〔静场。

朱庇特　好吧，俄瑞斯忒斯，这一切本在预料之中。总该有人来宣告我的失势。这就是你喽？昨天见到你少女般的面庞时，

谁会相信这个人就是你呢?

俄瑞斯忒斯 难道我自己会想到么? 我吐出的字眼对我的嘴说来都太大, 把我的嘴都撕破了。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 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

朱庇特 我并不怎么喜欢你, 但我可怜你。

俄瑞斯忒斯 我也可怜你。

朱庇特 再见, 俄瑞斯忒斯。(走了几步) 至于你, 厄勒克特拉, 你要记住: 我的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斗争。你是和我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 走着瞧吧! 再见。

俄瑞斯忒斯 再见。

〔朱庇特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 (除朱庇特)。厄勒克特拉缓缓站起。

俄瑞斯忒斯 你到哪里去?

厄勒克特拉 别管我。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俄瑞斯忒斯 我昨天刚刚认出你, 难道必须永远失去你么?

厄勒克特拉 但愿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俄瑞斯忒斯 厄勒克特拉! 我的姐姐, 我亲爱的厄勒克特拉! 你是我惟一的亲人, 我生活中惟一的温暖, 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 跟我一起留下吧!

厄勒克特拉 贼! 从前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 只有一点点平静和若干幻梦。现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你盗窃一个穷人。你是我的弟弟, 一家之长。你本应当保护我, 你却将我投入血泊之中。我满身通红, 如同剥了皮的牛一般。贪婪成性的苍蝇

紧追着我，我的心已成了苍蝇的破窝！

俄瑞斯忒斯 我心爱的人，真是这样，我夺走了你的一切，除了我的罪过，我什么也不能给你。可是，这是一件极大的礼物。你以为它不像铅块一样也压在我的心灵上么？我们以前太轻飘飘了，厄勒克特拉。现在我们的双脚踩在泥土里，正像大车的车轮深陷在车辙里一样。来，我们马上动身，弯着腰，背起我们宝贵的重担，脚步沉重地向前走去。把你的手给我，我们朝……

厄勒克特拉 哪里走？

俄瑞斯忒斯 我不知道。朝我们自己走。在江河和高山的彼端，有另一个俄瑞斯忒斯和另一个厄勒克特拉在等待着我们。必须耐心地找寻他们。

厄勒克特拉 我再也不愿意听你说教了。你给我的无非是不幸和厌恶。（厄勒克特拉跳到台上。众复仇女神缓缓靠近）救命啊！朱庇特，众神之王和人类之王，抱着我、把我带走吧，保护我吧！我将遵循你的法规，我要作你的奴隶任你驱使，我要亲吻你的双脚、你的双膝。保护我，防着苍蝇，防着我弟弟，防着我自己！不要让我孤独一人，我要终生赎罪。我悔过，朱庇特，我悔过。（跑下）

第四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

〔众复仇女神欲追赶厄勒克特拉。复仇女神甲 拦住她们。

复仇女神甲 让她去吧，姐妹们。她从我们手里逃掉了。不过，这一个还在。我估计还要呆很长时间，别看他年纪轻轻，心

眼可够死的呢！让他抵两个人的罪！

〔众复仇女神开始嗡嗡作响，靠近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我是孤单一人。

复仇女神甲　不，噢，最俊俏的杀人凶手，我还陪伴着你呢：你瞧我将用什么样的游戏逗你高兴吧！

俄瑞斯忒斯　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然后……

复仇女神甲　干啊，姐妹们，他软下来了。你们看，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不久，他的神经就要像竖琴的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在恐怖的美妙指法下，发出回响。

复仇女神乙　不久饥饿就会驱使他离开避难所，不出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尝到他的鲜血味道了！

俄瑞斯忒斯　可怜的厄勒克特拉！

〔保傅上。

第　五　场

〔俄瑞斯忒斯，众复仇女神，保傅。

保傅　喂，我的老爷，你在哪儿呀？怎么一点也瞧不见！我给你送来点吃的：阿耳戈斯人包围了神庙，你就别想从这儿出去。今天夜里，咱们再设法逃走。趁这会工夫，吃点东西吧。（众复仇女神拦住他的去路）啊！这是些什么人？又是迷信。我多么留恋阿提刻[①]这个甜蜜的国度啊，在那儿我的道理是对的。

俄瑞斯忒斯　不要靠近我，她们要把你活活撕碎的！

---

① 阿提刻为雅典所在的一部分地方。原名阿克忒，意为海边。克刺那俄斯为王时，为纪念他的女儿阿提斯，将这地方改称阿提刻。

保傅 轻点轻点，我的美人们。来，要是我的供品能使你们安静下来，请吃这些肉和果品吧！

俄瑞斯忒斯 你是说，阿耳戈斯人已聚集在神庙前面了吗？

保傅 对啦！到底谁心眼最坏、最疯狂，要加害于你，是这些美人儿，还是你亲爱的百姓，我真还说不准呢！

俄瑞斯忒斯 那好。（稍停）把这门打开。

保傅 你疯了？他们手执武器，就在门后呢！

俄瑞斯忒斯 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保傅 请允许我违抗你，就这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会用石块把你砸死①。

俄瑞斯忒斯 我是你的主人。老头子，我命令你打开大门。

〔保傅将门稍稍打开。

保傅 哎呀呀！不得了！

俄瑞斯忒斯 把两扇门都打开！

〔保傅打开大门，躲藏在一扇门后。人群猛力推开两扇门，在门槛处停住，目瞪口呆。阳光耀眼。

第六场

〔前场人物，群众。

〔人群中叫喊声：打死他！打死他！砸死他！撕碎他！打死他！

俄瑞斯忒斯 （完全没有听到叫喊）啊，阳光！

众人 亵渎神明的家伙！杀人凶手！屠夫！要把你四马分尸！要

---

① 在古希腊，群众可以把那些引起公愤的人用石头砸死，一面扔石头、一面诅咒，这种惩罚叫“石击刑”。

把滚烫的铅水浇在你的伤口上!

一妇女　我要抠你的眼睛!

一男子　我要吃你的心肝!

俄瑞斯忒斯　（挺起身来）我十分忠诚的百姓，你们来啦？我是俄瑞斯忒斯，你们的国王，阿伽门农的儿子。今天是我加冕的日子。（人群低声嘟哝，不知所措）你们怎么不大喊大叫啦？（人群沉默不语）我知道：我叫你们害怕。十五年前的今天，另一个杀人凶手站在你们面前，他的手套沾满鲜血，一直红到肘部。然而你们没有怕他，你们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没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行为，和你们是同样的人。罪犯承担不住的罪恶，就不再是谁的罪恶了，是不是？那几乎等于一场偶然的灾祸。你们欢迎了杀人凶手做你们的国王。过去的罪恶如同丧家之犬，轻声呻吟着，开始在城垣内到处游荡。阿耳戈斯的居民们，你们瞧着我，你们明白，我的罪行确确实实由我承担。我面对着太阳郑重表示，我愿意承担这罪行的责任，它正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的骄傲。你们既不能惩罚我，也无法怜悯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害怕我。可是，我的臣民们，我爱你们，正是为了你们我才杀人的。为了你们。我来讨还我的王位，你们不要我，因为我和你们不是同样的人。现在，我是你们的一员了。噢，我的臣民们，鲜血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有资格当你们的国王。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深夜的苦恼和忧虑，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承担一切。再不要惧怕你们的亡人了，现在他们是我的亡人了。你们看：你们忠实的苍蝇离开了你们朝我扑来。不过阿耳戈斯人，请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浑身沾满鲜血就坐上被我杀死的人的宝座：一位天神将这宝座奉献给我，我说不要。我要做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

王。再见了，我的臣民，设法活下去吧：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有待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刚刚开始。奇异的生活。你们再听着：一年夏天，斯库洛斯[1]岛老鼠成灾，肆虐猖獗，把什么都咬坏了。城中居民以为只有死路一条了。一天，来了一个风笛手。他高高挺立在城中央——就这样。（站起）他开始吹奏风笛，所有的老鼠都来聚集在他的周围。然后他大步走去，就这样，（走下神像底座）一面向斯库洛斯人喊道："闪开！"（人群闪开）所有的老鼠都犹豫不决地昂着头——就像苍蝇那样。你们快看！你们看那苍蝇！然后，猛然间，老鼠扑到他的脚印上去。于是风笛手和老鼠就永远地消逝了。就像这样。

〔俄瑞斯忒斯下。众复仇女神在他身后吼叫着，奔过去。

——幕落

① 希腊东面的一个小岛，周围一百公里，距欧玻亚不到五十公里。



独 幕 剧

隔 离 审 讯

（一九四五年）

李恒基 译

人　　物

伊奈司

埃司泰乐

加尔森

招待员

第 一 场

〔加尔森，招待员。

〔一间陈设为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客厅，壁炉架上有一尊铜像。

加尔森 （上，环顾）到了。

招待员 到了。

加尔森 这样的……

招待员 这样的。

加尔森 我……我想，住久了，对这些家具总会习惯的。

招待员 这得看什么人。

加尔森 每间都一样？

招待员 哪里哪里。上我们这儿来的，有中国人、印度人。一把这种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大靠椅，他们能派上什么用场？

加尔森 那我呢，我能拿它们派什么用场？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算了，这无关紧要。总而言之，过去我一直在我不喜欢的家具堆里，生活在虚假的环境之中，我也过得很高兴。在一间路易-菲力浦式餐厅的虚假环境里生活，您觉得如何？

招待员 往后您就知道了，在一间第二帝国时代的客厅里，也挺不错呢！

加尔森 啊？好，好，好，好。（环顾）怎么说，我也是万万没有料到……您对世上传说纷纷的事，不是一无所闻吧？

招待员 哪方面的？

加尔森　这个这个……（做了一个含糊的、动作很大的手势）各方面的呀。

招待员　您怎么能听信那些胡说八道呢？他们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因为，说来说去，他们一旦进到这里，那就……

加尔森　对了。

〔两人大笑。

加尔森　（忽严肃起来）尖头桩在哪儿？

招待员　什么？

加尔森　尖头桩呀，铁条架呀，皮漏斗呀。[①]

招待员　您说笑话吧？

加尔森　（凝视招待员）啊？那好。不，我不是说笑话。（沉吟片刻，来回踱步）没有镜子，没有窗户，当然啦。容易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忽勃然大怒）可是为什么连我的牙刷都要拿走？

招待员　这不来劲儿了？瞧您又要讲究起什么做人的面子来了。真了不得。

加尔森　（怒拍椅子扶手）我请您别这样放肆。我对我自己目前的处境不是一无所知，可是我不许您这样……

招待员　哎唷！您别见怪。有什么法子？上这儿来的主顾，全都提同样的问题。他们来了就问："尖头桩在哪儿呀？"我管保他们问这话的时候，决不会想到梳洗打扮。等到我们给他们吃过定心丸之后，这就要什么牙刷了。可是，看在上帝份上，您就不能仔细想一想吗？归根到底，请问：你为什么要刷牙呢？

---

① 均为残酷刑具。尖头桩：使犯人坐其上，桩尖刺穿人体；铁条架：置犯人于其上，下设火烧；皮漏斗：用以强灌液体入犯人口腔或鼻腔的工具。

加尔森　（平静下来）对啊，究竟为什么？（看看四周）还有，究竟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至于这尊铜像嘛，放得好啊……可以想象，总会到那样的时候，我得瞪眼瞧它。瞪眼瞧它，嗯？咱们来干脆的，没有什么好隐瞒；我已经说了，我对自己眼前的处境，并不是一无所知。您要我说说怎么回事吗？那家伙出不来气儿，往下沉，没进水里，只有眼睛还露出在水面，他看见了什么呢？一尊巴勒第安纳[1] 的铜像。真是一场噩梦呀！好，大约有规定，不许你回答我的问话，那我不勉强。不过，您记着：我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人，您甭自鸣得意，以为已经让我感到意外了；我是要正视目前的处境。（又踱步）这么说，没有牙刷。也没有床。因为不睡觉，是不是？

招待员　当然！

加尔森　我早料到。为什么要睡觉呢？睡意从耳朵后面冷不防地掐住您，您感到眼睛阖上了，可是，为什么要睡呢？您往长沙发上一靠，呼……睡意过去了。您就得揉揉眼睛爬起来，一切又从头开始。

招待员　您真是想象力丰富！

加尔森　别插嘴。我决不大喊大叫，也决不哼哼，我要正视自己的处境。我不愿意连它是什么模样都没有看到就让它从我后面扑过来。我是胡思乱想吗？那是因为根本不需要睡觉。既然不困，为什么要睡呢？对极了。别忙，别忙！为什么这就难熬呢？为什么这就一定教人吃不消呢？我懂了：因为这种生活，没有间隙。

---

① 巴勒第安纳（1810—1892），法国著名铸匠，曾复制许多当代及古代雕塑。从“怎么回事”以下的这一段话，是加尔森想象地狱里刑讯时的景象。

招待员　什么间隙?

加尔森　（学他的语气）什么间隙?（怀疑地）望着我。我早料到会是这样的！您的眼光里之所以会有这种叫人受不了的、像是要把人看透的放肆表情，原因就在这里。我实话实说，它们萎缩了。

招待员　您说的是什么?

加尔森　您的眼皮。我们，我们眨一下眼皮，叫做一瞬。黑乎乎的一刹那，就像一道幕，一起一落，造成间隙。眼睛得到湿润，世界顿时消隐。您可体会不到，这多使人耳目一新啊。一小时之内休息四千次。四千次短暂的逍遥。我说四千次……可现在呢?我就要过这种没有眼皮的日子了吗?别装糊涂。没有眼皮跟没有睡意，是一回事。我再也没法睡觉了……我怎么受得了呢?请您费点劲儿了解了解我这个人：我生就的脾气爱故意找别扭，您看出来了吧，我……我习惯于跟自己过不去。可是我……我总不能一刻不停地跟自己找别扭呀：在尘世，有白天黑夜。夜里我得睡觉。舒舒服服睡一觉。以此补偿。我让自己做些简单的梦。比如梦见一片草地……就只有一片草地，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梦见我在上面散步。现在是白天吗?

招待员　您明明看到：灯全亮着。

加尔森　敢情！这就是你们的白天。我说的是外边。

招待员　（惊愕）外边?

加尔森　外边！这些墙的另外一面。

招待员　有一条走廊。

加尔森　走廊的尽头呢?

招待员　有别的房间，别的走廊，还有楼梯。

加尔森　还有呢?

招待员　没有了。

加尔森　您总有外出的日子吧？您去哪儿？

招待员　我舅舅那儿，他是招待员的领班，在四楼。

加尔森　我该早料到呀。电路开关在哪儿？

招待员　没有。

加尔森　那怎么办？没法关灯？

招待员　管理处到时候会卡断电路的。不过，我不记得这一层楼什么时候断过电。咱们这儿随时都有电的。

加尔森　好啊。那就得瞪着眼生活了。

招待员　（讥讽）生活……

加尔森　您别抠字眼儿。瞪着眼儿。眼睛老得睁着。眼睛里一片亮。脑子里一片亮。（稍停）要是我把这铜像甩过去，那电灯也砸不灭吗？

招待员　铜像太沉了。

加尔森　（双手抱住铜像，想把它拿起来）您说对了，太沉。

〔静场片刻。

招待员　嗯，如果您用不着我，我就走了。

加尔森　（一惊）你要走？再见。（招待员走到门口）请等一下。（招待员转身）那是电铃吗？（招待员点头）我什么时候想叫您来，按铃就成，是吗？

招待员　原则上是这样。可是电铃不听使唤。里面什么地方卡住了。

〔加尔森走到电铃跟前按铃。铃响。

加尔森　没毛病！

招待员　（诧异）没毛病。（他也按了一下）您这会儿别太高兴，这种情况长不了。行，随时听候吩咐。

加尔森　（做了一个挽留的手势）我……

招待员　哎？

加尔森　不，没事。（他走到壁炉前，拿起一把裁纸刀）这是什么？

招待员　您看得出，这是一把裁纸刀。

加尔森　这屋里有书吗？

招待员　没有。

加尔森　那么，要它有什么用？（招待员耸肩）好。您请便吧。

〔招待员下。

第　二　场

〔加尔森一人。

〔台上只有加尔森一人。他走到铜像前，抚摸铜像。坐下。又站起来。走到电铃前，按电钮。铃不响。他又按了两三下。铃仍无声。他走到门口，想开门。门却推不动。他叫起来。

加尔森　招待员！招待员！

〔无人回答。他一面叫一面双拳捶门。突然，他平静下来，又回去坐下。恰在这时，门开了，伊奈司上，后随招待员。

第　三　场

〔加尔森，伊奈司，招待员。

招待员　（对加尔森）刚才您叫我来着？

〔加尔森走过去，正要回答，瞥见伊奈司。

加尔森　没有。

招待员 （转向伊奈司）您就住这儿，太太。（伊奈司不语）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伊奈司仍不语）

招待员 （感到扫兴）到这儿来的主顾，都爱问这问那……我不勉强您问。况且，牙刷、电铃、巴勃第安纳的铜像这一类问题，这位先生全都知道，他一定给您解答得跟我一样清楚。

〔招待员下。静场。加尔森不看伊奈司。伊奈司环顾左右，然后，突然朝加尔森走去。

伊奈司 弗洛朗丝呢？（加尔森不语）我在问您呐：弗洛朗丝在哪儿？

加尔森 我根本不知道。

伊奈司 敢情这就是你们的全部办法呀？不让见，好让人牵肠挂肚地受不了？告诉您吧，这一招对我不管用。弗洛朗丝是个缺心眼儿的傻丫头，我并不惦记她。

加尔森 对不起：您把我当成谁了？

伊奈司 您？刽子手呀。

加尔森 （吓了一跳，继而大笑）这场误会闹得真滑稽。刽子手？不错不错！您走进屋子，朝我一看，您就想，他是刽子手。荒唐荒唐！招待员也可笑，他早该给咱们互相介绍介绍。什么刽子手！鄙人叫约瑟夫·加尔森，专栏作家，文人。事实上，咱们俩是以同样的名义给送到这里来的。夫人尊姓大名？

伊奈司 （干巴巴地）伊奈司·赛拉诺。是小姐。

加尔森 很好，好极了。哎呀，总算说开了。那么，您觉得我的模样像个刽子手了？请问：凭什么能把刽子手一眼就认出来呢？

伊奈司 他们都显得害怕。

加尔森 怕？太有意思了。怕谁？怕受他们害的人？

伊奈司　问得好！我说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我照过镜子。

加尔森　照过镜子？（看看四周）真要命，他们把可以当镜子用的东西统统拿走了。（稍停）不管怎么说吧，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不害怕。我倒不是对目前的处境满不在乎，我很能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然而我不害怕。

伊奈司　（耸肩）这我管不着。（稍停）您是不是有时候去外面遛遛，散散步？

加尔森　门是关死的。

伊奈司　糟糕。

加尔森　我看得出来，有我在场，您很反感。就我个人而言，也恨不得能一个人呆着。我得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需要好好反省。不过我相信，咱们都将就点儿，是能够彼此适应的。我不说话，尽量少动，少出声。只是，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咱们之间礼数得周到些，这是一道最有效的防线。

伊奈司　我不懂什么礼数。

加尔森　那我就得来双份的。

〔静场。加尔森坐在长沙发上。伊奈司来回踱步。

伊奈司　（望他）您的嘴。

加尔森　（如梦初醒）有何见教？

伊奈司　您能不能让您的嘴歇歇呢？它在您的鼻子底下像一只陀螺老转老转。

加尔森　您多包涵，我自己觉察不到。

伊奈司　要不然我早就怪您了。（加尔森的嘴嗒地一响）又来了！您还自以为有礼貌呢，您连自己脸上什么表情都不管。这儿不光是您一个人，您没有权利让我看到您怕成那样而感到难受。

〔加尔森站起来，向她走去。

加尔森　您不害怕吗，您？

伊奈司　怕管什么用？以前，就是咱们还抱有希望的那会儿，怕也许是件好事。

加尔森　（轻轻地）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咱们跟以前还是一样呀。咱们并没有一进来就吃苦头呀，小姐。

伊奈司　我知道。（稍停）那又怎么样？以后呢？

加尔森　我不知道。我等着。

〔静场。加尔森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伊奈司又来回踱起步来。加尔森的嘴嗒地一响，忙看了伊奈司一眼，赶紧用手捂住脸。埃司泰乐同招待员上。

第　四　场

〔伊奈司，加尔森，埃司泰乐，招待员，

〔埃司泰乐看着加尔森。加尔森没有抬头。

埃司泰乐　（对加尔森）不！不，不，别抬头。我知道你的两只手捂住的是什么，我知道你已经没有面孔了。（加尔森松开手）啊！（稍停片刻。感到意外）我不认识您。

加尔森　我不是刽子手，太太。

埃司泰乐　我也没有把您当成刽子手呀。我……我还以为是某某人跟我闹恶作剧呢。（对招待员）还有谁来？

加尔森　没有了。

埃司泰乐　（舒了口气）啊！那么说，就我们几个：这位先生，这位太太，跟我……

〔她笑起来。

加尔森　（干巴巴地）有什么可笑的。

埃司泰乐　（仍笑着）可是这几张沙发多难看，您瞧，摆成那

样，好像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上玛丽舅妈家去作客似的。这长沙发该是每人一张吧？我的是这一张？（对招待员）可是我没法往上坐，简直太吓人了：我穿的这一身是浅蓝色的，那沙发是墨绿色的。

伊奈司 您就坐我的那张吧。

埃司泰乐 枣红色的那张？您太客气了，可是，那也好不了多少。不过，有什么法子呢？各有各的份儿：既然我的是墨绿色的，我就坐墨绿色的吧。（稍停）要说对我勉强凑合的嘛，该是先生坐的那张。

〔静场片刻。

伊奈司 听到没有，加尔森？

加尔森 （惊跳）长……沙发？哦，对不起。（起身）您请坐，太太。

埃司泰乐 谢谢。（她脱去大衣，往沙发上一扔。停顿片刻）既然要一起相处了，就让咱们彼此认识认识。我叫埃司泰乐·里戈。

〔加尔森鞠躬，正要自报姓名，伊奈司却抢了先。

伊奈司 伊奈司·赛拉诺。非常荣幸。

〔加尔森又鞠一躬。

加尔森 约瑟夫·加尔森。

招待员 您还有什么吩咐？

埃司泰乐 没有，您走吧。有事我就按铃叫您。

〔招待员鞠躬。下。

第 五 场

〔伊奈司，加尔森，埃司泰乐。

伊奈司　您真漂亮。我恨不能弄一束鲜花来欢迎您。

埃司泰乐　鲜花？是呀。我可喜欢鲜花了。花儿一到这里会蔫的:太热。嗨！最起码，是不是，要保持心情愉快。您是……

伊奈司　上星期。您呢？

埃司泰乐　我？昨天。丧葬仪式没有结束。（她说得很随便，语气、表情就像叙说眼前见到的情景）风吹拂着我姐姐的面纱。她使劲装哭。哭啊，哭啊，再使点劲儿。瞧，这不是！挤出了两滴眼泪，两滴小小的眼泪在她的黑纱后面闪亮。奥尔加·雅代那天早晨可难看了。她挽着我姐姐的胳膊。她没有哭，因为睫毛上了油膏。我得说，我要是她的话，……她算是我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呢。

伊奈司　您吃了不少苦头吧？

埃司泰乐　没有。倒不如说是迷迷糊糊的。

伊奈司　您得的是……？

埃司泰乐　肺炎。（跟刚才叙说时的表情一样）好，丧事办完了，他们走了。你好！你好！握手，握手，握手。我丈夫伤心过度病倒了，呆在家里。（问伊奈司）您是……？

伊奈司　中了煤气。

埃司泰乐　您呢，先生？

加尔森　挨了十二颗子弹[①]。（埃司泰乐做了一个动作）真抱歉，作为死人，我可不是体面的伴侣。

埃司泰乐　哦！亲爱的先生，请您别用这样难听的词儿说话行不行？这……听着刺耳。说到底，这字眼有什么意思？没准咱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生气。如果一定要说明咱们所处

① 意谓被行刑队处决。行刑队一般十二人。

的这种……现状，倒不如管咱们叫不在世的人，这样的称呼更加准确。您成为不在世的人很久了吗？

加尔森 个把月了。

埃司泰乐 您是哪儿人？

加尔森 里约热内卢人。

埃司泰乐 我是巴黎人。您在那儿还有什么人？

加尔森 我的妻子。（同埃司泰乐刚才的表情一样，叙说着）跟往常一样，她来到兵营；人家不让她进。她从栅栏的铁条中间往里看。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在了，不过她觉得不对劲儿。她走了。她穿了一身黑。赶巧，她不必再换丧服了。她不哭；她从来不哭。阳光那么明媚，她穿了一身黑，走在空荡荡的街上，睁着那双受害者的大眼睛。啊！她教我受不了。

〔静场。加尔森走到中间那张沙发坐下，双手捧头。

伊奈司 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 先生，加尔森先生！

加尔森 有何见教？

埃司泰乐 您坐在我的沙发上了。

加尔森 对不起。

〔他起身。

埃司泰乐 您好像心事挺重。

加尔森 我要把我的一生理出个头绪来。（伊奈司大笑）笑什么，还是学我的样好。

伊奈司 我一生清清楚楚。有条有理。在世上的时候，我的生活本来就过得有条不紊，用不着我操这份心。

加尔森 当真？您居然认为这很简单！（抚额）多热啊！你们不见怪吧？

〔他打算脱掉外衣。

埃司泰乐 啊！不行！（语气放得柔和些）别脱。我最讨厌男人不穿外衣。

加尔森 （重又穿上）那好吧。（稍停）我，我过去总在编辑部里过夜。那儿总是热得要命。（停顿片刻。像刚才追叙往事时的表情一样）热得要命。天黑了。

埃司泰乐 可不，已经是夜里了。奥尔加正脱衣裳呢。在阳世，时间过得才快哩。

伊奈司 是夜里了。他们已经封上我的房门。屋子里空空如也，一片漆黑。

加尔森 他们把外衣搭在椅子背上，衬衫的袖子一直捋到胳膊肘上面。尽是男人的味儿，烟草的味儿。（沉吟片刻）想当初我就爱在穿着衬衫的男人圈子里过日子。

埃司泰乐 （干巴巴地）咱们的口味本来就不一样。这就是证明。（对伊奈司）您呢，您喜欢光穿衬衫的男人吗？

伊奈司 光穿衬衫也罢，穿了外衣也罢，反正对男人我不大感兴趣。

埃司泰乐 （怔怔地看看他们俩）那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咱们凑到一块儿？

伊奈司 （抿嘴笑）您说什么？

埃司泰乐 我看着你们俩，心想：咱们要一起相处了……我本指望能在这里碰到几位朋友，几位亲人。

伊奈司 还有一位脸的正中间给打穿了的、顶要好的男朋友。

埃司泰乐 对，还有他。他的探戈舞跳得像专业舞蹈家一样出色。可是咱们，咱们，为什么要把咱们凑在一起？

加尔森 赶巧。他们按先来后到的次序，哪儿有空，往哪儿送。（对伊奈司）您笑什么？

伊奈司　因为您说赶巧，把我逗乐了。您用得着那样急于给自己吃定心丸吗？他们才不会让什么事情赶巧凑在一起呢？

埃司泰乐　（怯怯地）咱们从前没准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吧？

伊奈司　从来没有。否则我是不会忘记您的。

埃司泰乐　那么，或者跟咱们来往的人中间，有人认识您，也认识我？您认识杜布瓦-塞穆一家吗？

伊奈司　怎么可能呢？

埃司泰乐　他们谁都接待。

伊奈司　他们是干什么的？

埃司泰乐　（意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在柯列兹有一幢古堡式的别墅……

伊奈司　我，我可只是个邮政局的女职员。

埃司泰乐　（后退一步）啊？真的？……（稍停）您呢，加尔森先生？

加尔森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里约热内卢。

埃司泰乐　这证明您完全说对了：把咱们凑在一起，是出于偶然。

伊奈司　偶然。这些家具放在一起是偶然的。右边的大沙发是墨绿色的，左边的大沙发是枣红色的，都是赶巧，是不是？那好，您倒是把这几张沙发的位置变换变换试试，到时候您就不这么说了。再说那尊铜像，也是随便放的？还有，这儿这么热，这么热，是偶然造成的？（沉吟片刻）跟您说吧，这一切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甚至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经过他们精心安排。这间屋子，早就预备好等咱们来住。

埃司泰乐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那么难看，那么僵硬，那么见棱见角。我顶讨厌棱角了。

伊奈司　（耸肩）您以为我一直是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里生

活吗?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 这么说，一切都早已定了?

伊奈司 一切。咱们几个也早给搭配好了。

埃司泰乐 那，您，您的位置正好对着我，这也不是偶然的了?(稍停)他们想要干什么呀?

伊奈司 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打算。

埃司泰乐 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身上打主意。我马上就想做点相反的事。

伊奈司 请便!您倒是做呀!您连他们打的什么主意都不知道。

埃司泰乐 (顿足)受不了。准有什么倒霉事要通过你们俩落到我的头上。(她看着他们)通过你们俩。过去有些人的脸色，我一看就明白。可是从你们俩的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加尔森 (忽对伊奈司)您说说看，为什么把咱们弄到一块儿?您已经说了一大堆，索性说个透。

伊奈司 (意外)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

加尔森 应该知道。

〔他搜索枯肠。

伊奈司 除非咱们每个人都有勇气说出……

加尔森 什么?

伊奈司 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 什么事?

伊奈司 您干过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送您上这儿来?

埃司泰乐 (连忙说)不知道，压根儿不明白为什么。我想会不会闹错了。(对伊奈司)您别笑。您想想：每天有多少人……不在了。他们成千上万往这里来，接待他们的只是些下级办事人员，是些不明情况的职员。哪能不出差错呢?别自

以为是。（对加尔森）您也说句话呀。他们既然对我处理错了，那对您也可能弄错的呀。（对伊奈司）您也一样。咱们想：给弄到这儿来，完全是错误造成的，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伊奈司　您要说的就这些？

埃司泰乐　您还要我怎么说？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从小没爹没妈，挨穷受苦，还要养活我的小弟。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向我求婚。他有钱，心眼儿好，我就答应了。您处在我的地位能不这样做吗？小弟有病，需要人精心照料。我跟我丈夫一起风平浪静地过了六年。两年以前，我遇到了我后来爱上的那个人。我们很快就彼此倾诉衷肠，他要我跟他私奔，我不干。后来我就得了肺炎。事情就是这一些。说不定有人会根据什么原则，责怪我不该为一个老人牺牲我自己的青春。（问加尔森）您认为我这样做是错的吗？

加尔森　当然不错。（稍停）您呢，您认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是错的吗？

埃司泰乐　难道有谁在这方面责备您吗？

伊奈司　那时候我办了一份和平主义的报纸。仗打起来了。怎么办？他们的眼睛都盯在我身上。"看他还敢不敢？"我呢，我敢。我要看他们拿我怎么办？他们枪毙了我。我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呀？

埃司泰乐　（一只手放到他的手臂上）您没有错。您是……

伊奈司　（挖苦）一位英雄。尊夫人呢，加尔森？

加尔森　嗯，什么？当年是我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的。

埃司泰乐　（对伊奈司）您看看！您看看！

伊奈司　我一清二楚。（稍停）您这出戏演给谁看？咱们是彼此彼此。

埃司泰乐 （厚着脸皮问）什么彼此彼此？

伊奈司 都是杀人犯。咱们现在是在地狱里，我的小乖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错不错的问题，从来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送进地狱的。

埃司泰乐 别说了！

伊奈司 送进地狱！打入地狱！打入地狱！

埃司泰乐 住口！要您住口！不许您把话说得这样难听。

伊奈司 小圣女，您给打入地狱啦！十全十美的英雄，您给打入地狱啦！咱们有过欢天喜地的日子，是不是？有些人，直到死还在为咱们受尽苦难，而咱们还因此而高兴。现在，该受报应了。

加尔森 （举手）您住不住口？

伊奈司 （并不害怕，却十分惊讶地望着他）哈！（停顿片刻）别忙！我总算明白了，总算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咱们几个安排到一块儿。

加尔森 您说话留点神。

伊奈司 您待会儿就明白这有多简单。简单到极点！没有肉刑，是不是？然而，咱们是在地狱里。再没有人会进来，没有人了。就咱们几个要呆在一起，呆到底。是这样吧？总之，咱们这儿还缺一个人，缺一个刽子手。

加尔森 （低声）我知道。

伊奈司 就是说，他们节省了一个人员。就是这样。由客人自己侍候自己，就像自助餐厅那样。

埃司泰乐 您这话怎么讲？

伊奈司 咱们之中，每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就是刽子手。

〔静场。他们在品味着这句话的滋味。

加尔森 （柔声细气地）我决不当你们俩的刽子手。我不愿意给

你们吃苦头，我跟你们河水不犯井水。毫无牵连。这很简单：每人守住自己的那点地盘就成。这是防守之地。您在这儿，您在这儿，我在那儿。谁也别出声，别说话；这不难做到吧，是不是？咱们每人都有那么多事要操心呢。我相信，哪怕呆上一万年我也能不说一句话。

埃司泰乐　我得沉默？

加尔森　对。那样，咱们……咱们就能得救。不说话，眼睛老往自己的心里看，千万别抬头。行不行？

伊奈司　行。

埃司泰乐　（犹犹豫豫地）行。

加尔森　那好，咱们这就分手。

〔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双手蒙头。静场。伊奈司给自己唱道：

在白外套大街
他们搭了个露台
把砻糠灌进木桶
那是一座断头台
在白外套大街。

在白外套大街
刽子手早早起了床
他们有事儿要忙
得斩决几名大将
几名主教和海军司令
在白外套大街。

在白外套大街

来了些正经的娘儿们
穿戴花花绿绿
就是没有了脑袋
她们的脑袋早已
跟帽子一起滚进了
白外套大街的臭水沟里。

〔这时，埃司泰乐在搽粉抹口红。埃司泰乐一面化妆，一面发愁似地在周围找镜子。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翻了一阵，接着转身问加尔森。

埃司泰乐　先生，您带了镜子没有？（加尔森不语）大镜子，或者随身带的小镜子，随便什么镜子都成，有没有？（加尔森仍不语）既然您让我一个人在一边儿呆着，至少得给我一面镜子照照。

〔加尔森仍捧住头，不答。

伊奈司　（殷勤）我有，我手提包里有一面镜子。（翻手提包。无可奈何）我的镜子也找不着了。准是他们在传达室给拿走的。

埃司泰乐　真气人！

〔停顿片刻。她闭眼，踉跄欲倒。伊奈司忙去扶住她。

伊奈司　您怎么啦？

埃司泰乐　（睁眼，微笑）我也莫名其妙。（摸自己）您没有这种感觉吗？要是我不照镜子，尽管摸到自己，我也不能肯定我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

伊奈司　您算有福气。我从来没有从内心感觉到我自己。

埃司泰乐　啊，对了，从内心……脑子里的那些事情，全都朦朦胧胧的，弄得我昏昏欲睡。（稍停）过去我的卧室里有六面大镜子。现在我还看得见这些镜子，全都看得见。可是镜子

却看不见我。镜子里照出了双人沙发，地毯，窗户……多么空虚呀，这一面照不见我的镜子。想当初我说话的时候，总想法子呆在有一面镜子照得着我的地方。我一面说话，一面看镜子里说话的我。我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一样。这样我才清醒。（绝望地）我的唇膏！我一定把唇膏涂得不是地方。老是照不到镜子，我可怎么办哪！

伊奈司　让我当您的小镜子好吗？过来，请上我这儿来。坐在我的沙发上。

埃司泰乐　（指指加尔森）可是……

伊奈司　咱们不管他。

埃司泰乐　那咱们会互相伤害的，您刚才这么说过。

伊奈司　我像要伤害您吗？

埃司泰乐　这，我哪说得准呀。

伊奈司　是你要伤害我。可是，又能怎么样？既然得吃苦头，倒不如由你给我吃苦头算了。坐，靠近些。再过来些。往我的眼睛里看：你看到你自己没有？

埃司泰乐　影子太小了。看不清。

伊奈司　我可看得清呐。看得到你的全身。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问我吧。没有哪一面镜子比我这双眼睛更牢靠。

〔埃司泰乐感到为难，转身向加尔森望去，好像要求他帮忙。

埃司泰乐　先生！先生！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影响您吧？

〔加尔森不答。

伊奈司　别理他；他已经不算数了；就咱们俩在一起。你就问我吧。

埃司泰乐　我的唇膏是抹在嘴唇上了吗？

伊奈司　让我看看。抹得不怎么对头。

埃司泰乐 我刚才就想来着。幸而（瞥加尔森）谁都没有看见。我重抹吧。

伊奈司 这样好一点。不。顺着嘴唇抹；我把住你的手。这儿，这儿。好。

埃司泰乐 跟我刚进门的时候一样好吗？

伊奈司 比那会儿强多了。更有分量，更残忍，这正是一张地狱里的嘴巴。

埃司泰乐 嗯！这就好？真气人，我就是没有法子自己判断判断。您担保这样好吗？

伊奈司 你不愿意咱们之间以你相称吗？

埃司泰乐 您担保我这样好吗？

伊奈司 你真美。

埃司泰乐 您有审美力吗？您跟我的审美观是一样的吗？哎哟，真气人，真气人！

伊奈司 我跟你的审美观是一样的，因为我看你挺顺眼。好好看看我。对我微笑。我也不难看。我不比一面镜子好得多吗？

埃司泰乐 我不知道。您让我发憷。过去，我照镜子，镜子里我的形象完全顺从我。我很熟悉它……现在我要微笑了，我的微笑将一直进入您的瞳仁深处，天晓得它会变成什么模样。

伊奈司 谁不让你也教我对你百依百顺呀？（她们俩面对面望着。埃司泰乐堆起笑脸，伊奈司的目光有点把她镇住了）你下决心不肯改口用“您”来称呼我吗？

埃司泰乐 对妇女不称“您”，我有点说不出口。

伊奈司 特别是对邮政局的女职员，是不是？你那儿有一块什么？腮帮底下？是一块红斑吗？

埃司泰乐 （吓了一跳）一块红斑？多可怕呀！哪儿？

伊奈司 哎唷！我是一面诱捕云雀的迷镜；我的小云雀，我可逮

住你了！没有红斑。一丁点儿都没有。嗯？要是镜子也撒谎怎么办呢？或者，要是我闭上眼睛，不肯看你，你的美貌又能有什么用处？别害怕：我得望着你，我的眼睛必须瞪得大大的。而且我一定好好对待你，体贴入微地对待你。不过，你得用“你”来称呼我。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　我让你喜欢？

伊奈司　很喜欢！

〔停顿片刻。

埃司泰乐　（朝加尔森那面点了点头）我愿意他也看我。

伊奈司　哈！因为他是男的。（对加尔森）您赢了。（加尔森不语）抬起头来看看她吧。（对加尔森不语）别装样儿了：我们说的话您句句都听进去了。

加尔森　（突然抬头）您可以这么说，我句句都听进去了；尽管我用手指头堵住了耳朵，你们的话还是在我的头脑里直嗡嗡。现在可以让我安静了吧？我跟你们没有交道可打。

伊奈司　跟这位小妞儿呢？您想打打交道吧？您安的什么心，我早已看透了。您摆出一副俨然的样子，无非是为了逗她动心。

加尔森　您算了吧。这会儿正有人在报社议论我呢。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我才不在乎那小妞儿呢。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

埃司泰乐　多谢多谢。

加尔森　我本来不愿意出言不逊的……

埃司泰乐　没教养的东西！

〔停顿片刻。他们都站了起来，一个个面面相对。

加尔森　瞧，这不是！（稍停）我早就恳求过你们：不要说话。

埃司泰乐　是她起的头。她主动要给我当镜子。我并没有向她要

过什么。

伊奈司　是没要什么。你只是在他跟前磨来蹭去，搔首弄姿，想吸引他看你一眼。

埃司泰乐　那又怎么样？

加尔森　你们都疯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闹下去会闹出什么结果吗？趁早别说话了！（稍停）咱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安安静静坐下来，闭上眼睛，尽量忘记还有别人在场。

〔稍停。他重新坐下。她们也犹犹豫豫地各自回到座位上去了。伊奈司忽转过身来。

伊奈司　啊！忘掉。多么幼稚！我直到骨子里都感到您在场。您的沉默灌满了我的耳朵。您即使闭上嘴，即使割掉舌头，难道您就能够使自己不存在了吗？您就能够停止您的思想吗？您的思想，我听得见，它在嗒吧嗒吧地响着，像一只闹钟；我还知道，我的思想您照样也听得见。您一动不动蜷缩在您那张沙发上也白搭，您无处不在，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都已经弄脏了，因为在传来的半道上您已经听到过。您连我的脸都抢走了。您认识那张脸，我自己反而不认识。她呢？她？您把她从我的手里抢走了。要是只有我跟她两个人在，您想她敢像现在这样对待我吗？不，不，把您的手从脸上挪开吧，我才不会让您这样待着呢，这不太称您的心了吗？您麻木不仁地待着，像菩萨入定那样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我就算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她在把她生活中的种种声音，甚至裙子摆动发出的窸窣声，都奉献给您，能感觉到她在朝您微笑，尽管您自己看不见……不行！我甘愿选择我的地狱；我要睁大了眼睛看你们，抹开情面斗下去。

加尔森　很好。我料到会有这一步；他们像要弄孩子似地对待我们。要是他们安排我跟男人们在一起就好了……男人都有不

说话的本领。不过也不应该要求太多。(他朝埃司泰乐走去，伸手托住她的下巴) 那么，小乖乖，你喜欢我，是吗？好像你刚才还瞟我来着？

埃司泰乐 您别碰我。

加尔森 哎！咱们松快松快吧。过去我很喜欢女人，知道吗？女人们也很喜欢我。赶紧宽衣解带。咱们已经不怕吃什么亏了。有什么必要讲礼貌？为什么还要讲客气？不必见外！待会儿，咱们都得剥得一丝不挂。

埃司泰乐 您别缠着我。

加尔森 一丝不挂！啊！我早跟你们打过招呼。我本来对你们毫无要求，只求你们给我安宁，少说话。我用手指头堵住了耳朵。当时戈麦斯正站在那几张桌子中间说话呢。报馆的同事们都在听着。他们全都只穿衬衫。我想弄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可是很难哪。地面上的事情发展得那样快，很难跟上趟。那时候你们就不能不说话吗？现在已经完了。他已经不说了，他对我的全部看法统统收进他的脑袋里去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剥个一丝不挂，我倒要看看我究竟得跟谁周旋。

伊奈司 您心里明白。您知道跟谁周旋。

加尔森 只要咱们不是每个人都坦白说出自己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处罚，咱们就照旧什么都不知道。你，金发女郎，从你说起。你是为了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说实话可以消灾；等到咱们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咱们的孽障，那……你说吧，为什么？

埃司泰乐 跟你们说了：我不知道。他们也不肯告诉我。

加尔森 我知道。对我，他们也不肯说明白。可是我有自知之明。你怕带头？好吧。由我先说说。(沉吟片刻) 我很不

光彩。

伊奈司 行了。我们知道您临阵逃跑。

加尔森 别说了。永远也别这么说。我到这里是因为我亏待了我的妻子。完全是为了这个。我虐待了她五年。当然，她现在还忍受着痛苦。看，她来了；我一提到她，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在乎的是戈麦斯，可眼前出现的却是她。戈麦斯在哪儿呢？整整五年呀。你们说说看！他们把我的东西还给她；她坐在窗户跟前，把我的上衣放到膝盖上。那件有十二个子弹孔的上衣。血迹像锈斑一样。弹孔周围一圈焦黄。哈！这是一件可以进博物馆的展品，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上衣。这件上衣，我穿过！你要哭吗？你总算要哭了，是不是？我回家的时候常常醉得像头猪，身上一股酒味儿和脂粉味儿。她已经等了我整整一夜；她没有哭，连句埋怨话都不说，当然啰。只是她的眼睛，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流露出埋怨的神情。现在我毫无遗憾，我要受到报应，但我不后悔。外面飘着雪花。可是你哭不哭呢？她真是个有殉道者气质的女人。

伊奈司 （几乎柔声细气地）为什么您要让她痛苦呢？

加尔森 因为折磨她太容易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教她顿时改变脸色。她是个敏感的女人。啊！一句埋怨话都不说。我很会气人。我等着，等着。就是等不来。她就是不流一滴眼泪，不说一句埋怨话。当初是我把她救出了火坑，你们懂吗？她的手摸着上衣，眼睛并不看。她用手指头摸着一个个弹孔。你还等什么？你还抱什么希望？跟你说吧，我毫无遗憾。总而言之，她太崇拜我了。你们懂不懂？

伊奈司 不懂。没有人崇拜我。

加尔森 那倒好。对您是件大好事。这些，您听起来一定觉得太

抽象。那我讲段故事吧：从前哪，我把一个混血女人留宿在我家里。夜里就甭提多痛快了！我的妻子睡在楼上，我们怎么折腾她都听得见。清早，她头一个起床。我们还在睡懒觉呢，她就把早饭端到我们床上。

伊奈司　下流胚！

加尔森　对，对，对，有人疼的下流胚！（思想走神）不，没什么。这是戈麦斯，不过他没提起我。您刚才说我是“下流胚”，是不是？当然是呀，要不然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请问您是……？

伊奈司　我呀，我在尘世人家就管我叫“该下地狱的臭娘儿们”。早就要把我打入地狱。今天到这里当然也不足为怪了。

加尔森　就这些？

伊奈司　不止这些，还有那桩跟弗洛朗丝有关的事。死人的事。三条人命。先是他，接着是她和我。谁也没有能够活下来，总算教我无牵无挂；干脆只剩下空房一间。偶尔，那间屋子又出现在我眼前。全空了，百叶窗关得严严的。啊！啊！他们后来把封条启开了。要出租……把那间屋租出去。门上贴了告示。这……简直荒唐。

加尔森　三条人命。您是说三条人命吗？

伊奈司　三条。

加尔森　一男两女？

伊奈司　对。

加尔森　得。（沉默片刻）男的是自杀的？

伊奈司　他？他当时根本没有那份能耐。不过，他也没有少受痛苦。他不是自杀的，是给一辆有轨电车压死的。那还不轻而易举！当时我就住在他们家，他是我的表弟。

加尔森　弗洛朗丝是金黄色头发？

伊奈司　金黄头发？（瞅了一眼埃司泰乐）您知道，我一点都不痛惜。不过，跟你们讲这段往事，我终归不痛快。

加尔森　讲下去！讲下去！那个男的教您恶心了，是不是？

伊奈司　逐渐造成的，一件事一件事积累起来的。比如说，他喝什么的时候，总出怪声；他的鼻子总往杯子里喷气儿。尽是这一类小事。喔！他怪可怜的，经不起打击。您干吗微笑？

加尔森　因为我，我不是那种不堪一击的人。

伊奈司　还得以后看呢。我已经钻到那个女人的心里去了。她是用我的眼睛来看他的……临了，她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在市区的另一头租了一间屋子。

加尔森　后来呢？

伊奈司　后来就出了车祸。我天天都跟她叨叨：哎呀，小宝贝儿！是咱们害死了他。（稍停）我真坏透了。

加尔森　对，我也坏。

伊奈司　不，您，您不坏。您是另一码事。

加尔森　什么？

伊奈司　我待会儿跟您细说。我，我才坏呢。我是说，我活着就得让别人受痛苦。一把火，一把烧毁人家心灵的火。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就熄灭了。整整半年呀，我在她心里燃烧，把什么都烧光了。有一天夜里，没料到她竟从床上爬起来，拧开了煤气开关，然后又回来挨着我睡觉。结果就落到这样的下场。

加尔森　嗯！

伊奈司　什么？

加尔森　没什么。这可是不体面。

伊奈司　是不体面。那又怎么样？

加尔森　哦！您说得对。（对埃司泰乐）该你了。你做过什么事？

埃司泰乐　我早跟您说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扪心自问也找不到答案……

加尔森　好。那就让我们来帮你弄清。那个脸给打破了的人是谁？

埃司泰乐　哪个人？

伊奈司　你明知道在说谁。你进门的时候害怕见到的那个人。

埃司泰乐　是我的一位朋友。

加尔森　你为什么要怕他？

埃司泰乐　您没有权利来盘问我。

伊奈司　他是为了你才自杀的，是不是？

埃司泰乐　才不是呐。您疯了？

加尔森　那你为什么怕他？他用长枪朝自己脸上开了一枪，嗯？这一枪把他的脑袋都打飞了，是不是？

埃司泰乐　别说了！别说了！

加尔森　就是为了你，为了你！

伊奈司　为了你，挨上这一枪。

埃司泰乐　你们让我安静。你们教我害怕。我要走！要走！

〔她跑到门口，摇门。

加尔森　要走请便！我求之不得。不过，门是从外面关死的。

〔埃司泰乐按电铃，铃不响。伊奈司和加尔森大笑。埃司泰乐转身，背靠着门，面对他们俩。

埃司泰乐　（声音沙哑，慢慢地）你们卑鄙！

伊奈司　不错，是卑鄙。那又怎么样？那个人是为了你才自杀的，是不是？他是你的情夫？

加尔森　当然是她的情夫。要把她独占，是不是这么回事？

伊奈司　他的探戈舞跳得像专业舞蹈家一样出色。但是，据我想，他穷。

〔静场。

加尔森 问你呐，他是不是穷？

埃司泰乐 是，他穷。

加尔森 而你呢，你要保全名声。有一天他来了，求你，你却打哈哈。

伊奈司 唵？唵？你跟他打哈哈？所以他就自杀了？

埃司泰乐 你当初就是用这双眼睛来看弗洛朗丝的吗？

伊奈司 对。

〔静场片刻。埃司泰乐哈哈大笑。

埃司泰乐 你们根本没有猜着！（她挺了挺腰，仍背靠门看着他们。用无情的、挑衅的口气说）他要我生个孩子。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

加尔森 而你，你不肯。

埃司泰乐 不肯。可是孩子还是生了出来。我去瑞士住了五个月。谁都不知道。生了一个女儿。我生产的时候，罗杰就守在我身边。他可高兴当爸爸了。我不高兴。

加尔森 后来呢？

埃司泰乐 有一个阳台，下面就是湖。我搬来了一块大石头。他冲着我喊："埃司泰乐，求求你，求求你。"我恨他。他全都看到了。他赶到阳台上趴着看，看见了湖面上一圈圈水波。

加尔森 后来呢？

埃司泰乐 完了。后来我回到巴黎。他，他就自作自受地干出了那件事。

加尔森 把自己的脑袋炸开了？

埃司泰乐 就是。真犯不着；我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半点怀疑。（稍停）我恨你们。

〔忽然，她抽抽搭搭地干泣。

加尔森　没用。进到这里，是流不出眼泪来的。

埃司泰乐　我胆小卑鄙！胆小卑鄙！（稍停）你们要是知道我多恨你们才好呢！

伊奈司　（挽住她的胳膊）可怜的小东西！（对加尔森）调查结束了。不必再绷着刽子手的嘴脸了。

加尔森　刽子手的……（环顾四周）只要能照照镜子，让我出多大的代价都成啊。（稍停）这儿多热！（无意中脱下上衣）喔！对不起。(打算再穿上)

埃司泰乐　您尽管脱掉上衣好了。现在……

加尔森　对。(把上衣扔到沙发上）不要恨我，埃司泰乐。

埃司泰乐　我不恨您。

伊奈司　那对我呢，您恨我吗？

埃司泰乐　恨。

〔静场。

伊奈司　怎么样，加尔森？现在咱们都已经给剥得精光，露了原形，您看得更清楚了吗？

加尔森　我不知道。也许更清楚些。(胆怯地）咱们试试怎么样？看咱们能不能互相帮助？

伊奈司　我不需要帮助。

加尔森　伊奈司，他们把头绪搅乱了。哪怕您稍有动弹，哪怕您只是抬手扇扇风，埃司泰乐和我都不免感到晃悠。咱们谁也没法单独脱身；要么一起完蛋，要么一同得救。您自己选择吧。(稍停）怎么啦？

伊奈司　他们租下了那间屋子。窗户四敞大开，一个男人坐在我的床上。他们租下了那间屋子！租下了那间屋子！进来吧！进来吧，别不好意思。进来的是个女人。她走到男的跟前，手搭到他的肩膀上……他们还等什么呀？为什么还不开灯

呀？都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拥抱了吗？这间屋子是我的！是我的呀！为什么他们不开灯。我看不见他们了。他们说些什么悄悄话？他就要在我的床上来亲她疼她了吗？女的跟男的说，已经中午了，太阳多亮呀。那么说，是我瞎了。（稍停）完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到。好，我想，我同尘世的缘分算是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颤了一下）我感到四大皆空。现在我完全死了，整个儿的我全都进到这里来了。（稍停）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要帮我忙，是吗？

加尔森　是。

伊奈司　帮什么忙？

加尔森　叫他们的打算落空。

伊奈司　那我用什么来报答您呢？

加尔森　您也帮我的忙。费不了多大劲儿，伊奈司；只要您拿出一点儿良心。

伊奈司　良心……我到哪儿去弄这点儿良心呀？我已经烂了。

加尔森　我还不是一样？（稍停）就算这样，咱们也得试试，好不好？

伊奈司　我已经干枯了。我既不能接受别人的恩惠，也无法给别人好处；我怎么帮得上您的忙呢？一根枯掉了的树枝，火一点就着的枯树枝。（稍停；她看看埃司泰乐，埃司泰乐捧住了头）弗洛朗丝是金黄头发的女人。

加尔森　难道您知道这小个子女人以后就是您的刽子手？

伊奈司　据我想，很可能。

加尔森　他们是要通过她来收拾您。至于我，我，我……我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如果您这方面……

伊奈司　怎么？

加尔森　明摆着是个圈套。他们冷眼瞅着您，看您中不中圈套。

伊奈司　我明白。您，您就是一个圈套。您以为您的这番话，他们没有预料到吗？您以为这里就没有咱们见不着的陷阱机关吗？处处都有陷阱。可是能把我怎么样？我也一样，我也是陷阱。是对付她的陷阱。说不定最终要由我来收拾她。

加尔森　您什么也抓不着。咱们就像回旋木马一样，看起来在你追我赶，却永远跑不到一块儿。您可以相信：他们早都安排好了。死了这条心吧，伊奈司。算了吧，别死攥住不放了。不然的话，您早晚要弄得咱们三个人全都倒霉的。

伊奈司　难道我会随便松手吗？我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要燃烧。我烧呀，烧呀，我明明知道不会有结果；我什么都知道。您以为我会就此罢休吗？我非把她弄上手不可，她将用我的眼睛来看您，就像当初弗洛朗丝看另外一个男人一样。您还说什么你们要倒霉的。告诉您吧，我全都知道，我甚至对自己都不怜悯。圈套，哈！圈套。当然，我中了圈套。那又能怎么着？他们要满意才好呢？

加尔森　（搂住她的肩膀）我呀，我会疼您的。您看我。咱们都已经给剥得精光了，连骨头都赤裸裸地亮在外面，我能够一眼看到您的心里。就好比有一条纽带把咱们拴到了一块儿。您想我会愿意伤害您吗？我对尘世已无挂牵，对自己也无怨尤；我也已经干枯了。但是，对您，我能怜悯。

伊奈司　（加尔森说话的时候，她由他搂着；待他把话说完，伊奈司甩开身子）别碰我。我讨厌别人碰我。收起您的恻隐之心吧。得了！加尔森，就在这间屋子里，也有许多陷阱等着您呢。是对付您的。专门对付您的。您还是多为自己的事操心吧。（稍停）只要您不影响我们，让我跟那个小妞儿得到完全的安宁，那我就尽量不伤害您。

加尔森 （凝视她良久，耸肩）好吧。

埃司泰乐 （抬头）救救我，加尔森。

加尔森 您要我干什么？

埃司泰乐 （站起来，朝他走去）我，您能救我。

加尔森 去求她吧。

〔伊奈司走过来，站到埃司泰乐的身后，但没有碰到她。下面对话时，她的话几乎是凑在埃司泰乐的耳边说的。可是埃司泰乐却面对加尔森。加尔森也看着她，不说一句话。埃司泰乐只朝他答话，好像是他在盘问。

埃司泰乐 求求您，加尔森，您答应过的！快一点！赶紧呀！我不愿意一个人呆着。奥尔加把他拉去跳舞了。

伊奈司 把谁？

埃司泰乐 彼埃尔。他们在一起跳舞。

伊奈司 彼埃尔是谁？

埃司泰乐 一个傻小子。他管我叫他的活水。他爱我。奥尔加把他拉去跳舞了。

伊奈司 你爱他吗？

埃司泰乐 他们跳完一曲又坐下了。奥尔加喘着大气儿。她干吗要跳舞呢？为了让自己苗条一些？当然不是。当然我不爱他，他才十八岁，我不是专吃小白脸的妖精。

伊奈司 那你就由他们去吧。你又在乎什么呢？

埃司泰乐 他本来是属于我的。

伊奈司 如今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你的了。

埃司泰乐 他本来是我的。

伊奈司 对了，他本来是……现在你再试试看，还能把他抓到手吗？还能摸到他吗？奥尔加能摸到他，她能，是不是？是不是？她能够把他捧在手里、能够抚摸他的膝盖。

埃司泰乐 她正用肥大的胸脯贴着他，呼出的气息直喷到他的脸上。小不点儿啊，可怜的小不点儿，你还等什么？赶紧冲她大笑呀。当初我只要瞅她一眼，她就不敢这样放肆……如今，我真的什么也不是了吗？

伊奈司 你什么也不是了。在世上你什么也没有了；你有的一切全都在这里。你要裁纸刀吗？你要那尊巴勃第安纳的铜像吗？蓝颜色的那张沙发归你使用。还有我，小宝贝，我也永远是你的了。

埃司泰乐 哈？我的？那么，你们俩有谁敢管我叫他的活水？要骗你们是不行的，你们全都知道，我是脏透了的垃圾。想念我吧，彼埃尔，你就只惦记我一个人吧，保护我；只要你心里老叨念着："我的活水，我亲爱的活水！"我就可以只有一半在这里，只有一半的罪孽，就可以仍然是尘世间的活水，在你的身边。她脸红得像只西红柿。看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在一起笑话过她上百次。这是什么曲子，我过去那么爱听的？啊！这是圣路易勃鲁斯舞曲……哎，跳呀，跳呀。加尔森，您要是能看得到她，那才有意思呢。她万万想不到我居然现在还看得见她。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你的头发凌乱了，你的脸往一边歪着，我看见你踩了他的脚。真是笑死人。跳呀！快一点！再快一点！他把她拉过来扯过去，真不雅观。快一点！想当初，他跟我说过；您跳得真轻巧。那就跳吧，咱们跳吧！（边说边跳）告诉你，我看见你了。她满不在乎，从我的眼前跳过去。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什么？咱们的亲爱的埃司泰乐？啊！你住嘴吧！我出殡的那天，你没掉一滴眼泪。她跟他说："咱们亲爱的埃司泰乐。"亏她还有脸提到我。跳呀，跟着拍子跳。她哪会边说边跳呀。你说什么……不！不！别告诉他！我把他舍给你了，你

就把他带走吧，守着他，随你把他弄成什么样都行，可就是别告诉他……（停止跳舞）好。你现在可以把他留在你身边了。加尔森呀，她竟然全都跟他说了：罗杰是谁，我为什么去瑞士，又怎么生了个私孩子，全都告诉了他。“咱们亲爱的埃司泰乐并不是……”不，不，确实，我并不如何如何……他伤心地摇摇头，这倒并不是说，他知道了这些怎么大吃一惊。现在，你就守着他吧。我决不为他那长长的睫毛和少女一般的容貌来跟你争风吃醋。哈！他管我叫他的活水，他的水晶。唉，水晶已经摔成碎片。“咱们亲爱的埃司泰乐”。跳舞吧！你们跳吧！注意，跟着拍子跳。一，二。（跳舞）要是能回到世上，哪怕一会儿，一小会儿，去跳个舞，要我出多大的代价我也舍得呀！（跳舞；沉默）我听不大清了。他们灭了灯，好像要跳探戈；为什么他们压低了乐声？大点声吧！多遥远呀！我……我完全听不到了。（停下舞步）永远听不到了。大地离开了我。加尔森，望着我，搂住我。

〔伊奈司从埃司泰乐身后向加尔森示意走开。

伊奈司　（盛气凌人）加尔森！

加尔森　（后退一步，向埃司泰乐指指伊奈司）您找她去。

埃司泰乐　（抓住他）别走开！您还算不算男子汉？望着我，别把眼睛躲开；您就那么受不了吗？我有金黄色的头发，况且，还有人为我自杀过。请问：您总得看点什么吧？就算不看我，您也得看铜像，看桌子，看这几张沙发。无论如何，我总比那几样东西要好看吧。告诉你：我是从他们的心窝里掉出来的，就像从窝里掉出来的小鸟一样。你把我捡起来吧，放到你的心窝里去，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有多可爱呢。

加尔森　（竭力推开她）我要您找她去。

埃司泰乐　找她？她顶什么用？她是女的。

伊奈司　我不管用？可是，小鸟，小云雀，你可是在我的心窝里美美地呆过很久的。别怕，我要一直望着你，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将永远活在我的眼光里面，就像一道阳光里面的一片光斑。

埃司泰乐　一道阳光？哈！算了吧。您刚才就算计过我，您明明知道我没上您的当。

伊奈司　埃司泰乐，我的活水，我的水晶。

埃司泰乐　您的水晶？真滑稽。您想哄谁？得了吧，谁都知道我曾经把亲生的女儿从窗口扔了出去。水晶已经摔到地上成为碎片，我并不在乎。我不过是一张人皮，——我这张人皮却不是供您消受的。

伊奈司　来吧！你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愿意是活水，愿意是脏水都行，到了我的眼睛里面，你就能重新找到你自己的形象，你愿意是什么就能是什么。

埃司泰乐　放手！您根本没长眼睛！我该怎么办才能教您撒手呀？有了！

〔她朝伊奈司当脸啐了一口。伊奈司突然撒手。

伊奈司　加尔森！我找您算账！

〔静场片刻。加尔森耸肩，向埃司泰乐走去。

加尔森　怎么？你要一个男人？

埃司泰乐　不是随便哪一个男人。要你。

加尔森　别瞎说了。随便哪一个男人都成。碰巧我在场，就要我。好吧。（扶住她双肩）我可没有多少本领讨你的欢心，你知道：我不是傻小子，也不会跳探戈舞。

埃司泰乐　就你这样，我也要。说不定我能改变你。

加尔森　我不信。况且，我会……会走神的。我心上牵挂着别的事呢？

埃司泰乐　什么事？

加尔森　与你无关。

埃司泰乐　我要坐到你的沙发上去。等着你过来照应我。

伊奈司　（哈哈大笑）哈！母狗！趴下！趴下！他还算不上怎么美呢。

埃司泰乐　（对加尔森）别理他。她根本不长眼睛，也没有耳朵。她不算数。

加尔森　我能给你多少就给多少。可是能给的不多。我不会爱上你：我对你太了解了。

埃司泰乐　那你要我吗？

加尔森　要。

埃司泰乐　这就行了。

加尔森　那……

〔他向她俯下身去。

伊奈司　埃司泰乐！加尔森！你们昏头了！我还在呢，我！

加尔森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

伊奈司　居然当着我的面？你们……你们不能！

埃司泰乐　为什么不能？我一向当着女用人的面脱衣裳的。

伊奈司　（扑到加尔森身上）撒手！撒手！不要用您那双男人的脏手去碰她！

加尔森　（用力把她推开）行了，我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要我揍一个女人，我决不手软。

伊奈司　您可是答应过我的呀，加尔森，您答应过我的！求求您！您答应过我的呀！

加尔森　是您先撕毁了协议。

〔伊奈司后退，一直退到舞台深处。

伊奈司　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你们是强者。可是，你们记

着：我在这里瞅着你们。我的眼睛要死死盯住您——加尔森；您不得不在我的眼皮底下亲她搂她。我恨死你们了！你们相亲相爱吧！相亲相爱吧！咱们都在地狱里，早晚要轮到我的。

〔下面的戏中，她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

加尔森 （回到埃司泰乐跟前，搂住她的肩膀）把你的嘴给我。

〔停顿片刻。他向她俯下身去，冷不丁又挺起身来。

埃司泰乐 （做了一个气恼的动作）唉！……（稍停）我跟你说过，别把她当回事儿。

加尔森 可是偏偏她在作怪。（稍停）戈麦斯在报馆。他们关严了窗户；该是冬天了吧。足有半年了。他们把我……已经半年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我会走神吗？他们冷得直哆嗦。全都穿着上衣……真有意思，在世上，他们竟冷成那样；我在这里，偏偏又这么热。这一次，戈麦斯议论的，正好是我。

埃司泰乐 这会拖得很长吗？（稍停）你起码得告诉我：他在说什么？

加尔森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是个混蛋。就是个混蛋。（侧耳倾听）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蛋。呸！（他又凑近埃司泰乐）咱们干咱们的？你会爱上我吗？

埃司泰乐 （微笑）谁知道呢？

加尔森 你能相信我吗？

埃司泰乐 问得怪。以后你就老在我跟前，你总不至于跟伊奈司合伙来坑我吧？

加尔森 那倒不会。（停顿片刻。他从埃司泰乐肩上把手松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信任。（倾听）说下去，说下去，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反正我不在场。我没法为自己辩护。（对埃司泰乐）埃司泰乐，你得给我信任。

埃司泰乐　麻烦事儿真不少！你已经有了我的嘴，我的胳膊，我的整个身子，一切本来可以很简单……还要我的信任？我，我又偏偏没有信任可以给你；你太难为我了。啊！你一定干过什么坏事，才这样需要我的信任。

加尔森　他们枪毙了我。

埃司泰乐　我知道。你拒绝上阵。后来呢？

加尔森　我……我也没有完全拒绝。（对看不到的人们）他说得对，他骂得恰如其分，可是他并没有说该怎么做才对。难道我当初应该闯进将军府，对他说："将军，我不去"吗？多废话呀！他们会当场把我抓进监狱。而那时候我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话！我不愿意听凭他们来封住我的嘴。（对埃司泰乐）我……我跳上了火车。他们在国境线上逮捕了我。

埃司泰乐　你当时想去哪儿？

加尔森　去墨西哥。我打算去那儿办一份和平主义的报纸。（沉默片刻）哎，你倒是说话呀。

埃司泰乐　你要我说什么？说你做得对，因为那时候你不希望打仗。（加尔森做了一个表示气恼的动作）啊！我的亲亲，我实在猜不出该怎么说才称你的心。

伊奈司　我的心肝儿，你得说他像一头雄狮那样跑了。因为他是逃跑的，你的这位肥头大耳的亲亲。正是这件事儿，弄得他心里很不踏实。

加尔森　逃跑，出走；你们怎么说都成。

埃司泰乐　当时你不逃走不行呀。如果你不走，他们早就把你抓起来了。

加尔森　那还用说。（稍停）埃司泰乐，难道我是贪生怕死吗？

埃司泰乐　我可不知道，我的小乖乖，我可没有钻进你肚子里

呀。究竟是不是，得由你自己来断定。

加尔森 （颓然）我定不了。

埃司泰乐 说来说去，你应该记得：你当初那样做，总有理由吧？

加尔森 对。

埃司泰乐 这就是了。

加尔森 那些理由靠得住吗？

埃司泰乐 （怫然）你多复杂！

加尔森 当时我想说明自己的观点……我……在这以前反复考虑过……那些理由靠得住吗？

伊奈司 啊！问题来了：那些理由是不是靠得住？你反复推敲斟酌，就是不肯贸然行动。可是，恐惧呀，仇恨呀，以及种种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统统也都成了理由。想下去，找找原因，刨根究底地问问自己。

加尔森 住口！你以为我在等你发表高见吗？我在单人牢房关着的时候，日日夜夜只是走来走去吗？从窗户底下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户底下。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详加审察，让自己顺着一条路线走。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在扪心自问。可是又怎么样？实际行动在那儿摆着：我……我跳上了火车。这是抹不掉的。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临了，我也想过：让死来断定我是什么人吧；如果我死得清白，那就证明我不是贪生怕死……

伊奈司 那你是怎么死的呢，加尔森？

加尔森 死得很窝囊。（伊奈司大笑）哦！因为我的肉体垮掉了。我并不惭愧。只是，一切问题都因此挂了起来。（对埃司泰乐）过来，你。望着我。他们在世上议论我的时候，我需要有人望着我。我喜欢绿颜色的眼睛。

伊奈司　绿颜色的眼睛？看看，看看！那你呢，埃司泰乐？你爱不爱贪生怕死的小人？

埃司泰乐　你可不知道，我才无所谓呢。贪生怕死也罢，不贪生怕死也罢，只要能亲我疼我就行。

加尔森　他们一面抽烟，一面晃悠着脑袋；他们腻烦了，他们想：加尔森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他们有气无力地、无精打采地这样想着，不过是为了总得想点什么而已。加尔森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这就是他们——我的同事们——下的结论。半年之后，他们就会说：跟加尔森一样贪生怕死。你们俩算走运；在世上已经没有人还想得起你们。我，我的日子，要难过得多呀。

伊奈司　您的妻子呢，加尔森？

加尔森　哦，我的妻子呀。她死了。

伊奈司　死了？

加尔森　我大概忘了跟你们说了。她刚死不久。两个来月吧。

伊奈司　由于悲痛？

加尔森　当然是由于悲痛。您想她还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死吗？好了，万事大吉：战争结束了，我的妻子死了，我也进入了历史。

〔他干泣，捂住了脸。埃司泰乐勾住他。

埃司泰乐　我的心肝，宝贝！看我呀，乖乖！摸我，摸我。（她抓住他的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心口）把你的手放到我心口。（加尔森想抽开手）手搁那儿；搁那儿，别挪开。他们早晚会一个接一个死掉的：他们现在怎么想有什么要紧。忘掉他们。只有我才是你的。

加尔森　（抽开手）他们可忘不了我，他们。他们是早晚会死的，可是他们后继有人，后来的人会接替他们；我这一生已

经成了他们手里的把柄。

埃司泰乐　你想得太多了！

加尔森　有什么法子？从前，我也脚踏实地干过……啊！真恨不能回到他们中间，哪怕一天也行啊……得费多大劲来澄清这一笔糊涂账啊！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局外人，他们根本不考虑我就做出了结论。他们是正确的，因为我已经死掉了。已经像只耗子那样关进鼠笼。（笑）已经报废了。

〔静场。

埃司泰乐　（轻轻地）加尔森！

加尔森　你在？那好，听我说，帮个忙吧。不，别后退。我知道：你觉得奇怪，居然有人求你帮忙，你没有这个习惯。可是，只要你肯，只要你努一把力，咱们说不定能够真正地相爱。你看，他们有一千张嘴，一遍又一遍说我是怕死鬼。可是一千张嘴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一个灵魂，仅仅一个灵魂，竭力来证明我没有逃跑，我不可能逃跑，来肯定我的勇气，我的清白，那我……我确信能够得救！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会觉得你比我自己还要亲呢。

埃司泰乐　（笑）白痴！亲爱的白痴！你想我会爱上一个怕死鬼吗？

加尔森　可是你刚才还说……

埃司泰乐　我跟你说着玩的。我爱男人，加尔森，我爱货真价实的男子汉，皮肤粗糙、手里有劲的男子汉。你的下巴不是怕死鬼的下巴，你的嘴不是怕死鬼的嘴，你的声音不是怕死鬼的声音，你的头发不是怕死鬼的头发。为了你的嘴，你的声音，你的头发，我才爱你的。

加尔森　当真？全是真话？

埃司泰乐　你要我赌咒发誓吗？

加尔森 那我就敢跟他们斗，跟世上的人斗，跟这里的人斗。埃司泰乐，咱们就一定能够走出这座地狱。（伊奈司大笑。他中断了讲话，转过脸看她）怎么回事？

伊奈司 （笑）她说的那番话连她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这样天真？“埃司泰乐，我是胆小鬼吗？”你知道她才不在乎呢！

埃司泰乐 伊奈司！（对加尔森）别听她胡说！如果你真的要我信任你，你得先信任我。

伊奈司 对啦，对啦！快信任她吧。她急需一个男人，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她需要有一个男人的胳膊来搂住她的身子，她需要闻到男人的气味，需要在男人的眼睛里看到男人的欲望。至于别的嘛……哈！她会说：你是上帝，是天王老子，只要你听了受用。

加尔森 埃司泰乐！真是这样的吗？你倒是说话呀；真是这样的吗？

埃司泰乐 我说什么好呢？这方面，我一窍不通。（跺脚）这一切真叫人受不了！就算你是贪生怕死的小人，我也爱你！这还不行吗？

〔静场片刻。

加尔森 （对两个女人）你们俩都让我恶心！

〔他朝门口走去。

埃司泰乐 你干什么？

加尔森 走。

伊奈司 （急促地）你走不远：门是关死的。

加尔森 他们会开门的。

〔他按电铃。铃无声。

埃司泰乐 加尔森！

伊奈司 （对埃司泰乐）甭着急；电铃坏了。

加尔森　告诉你们，他们会来开门的。（捶门）对你们我再也无法容忍了，我吃不消！（埃司泰乐朝他扑去，他推开她）滚！你比她更让人恶心！我不愿意陷到你的眼窝里去。你这个浑身湿漉漉、软绵绵的东西！你是一条章鱼，一片烂泥塘！（砸门）你们开不开门呀？

埃司泰乐　加尔森，求求你，别走。我不跟你纠缠了，我让你安安静静地待着，只求你别走。伊奈司已经张牙舞爪了，我不愿意单独跟她待在一起。

加尔森　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吧。我又没有请你来。

埃司泰乐　胆小鬼！胆小鬼！你是个地地道道的胆小鬼！

伊奈司　（靠近埃司泰乐）哎，我的小云雀，不满意了？刚才为了讨他好，你啐了我一脸，为了他，咱们闹翻了。可是那个败兴的家伙现在要走了，他一走，咱们女人之间什么都好说。

埃司泰乐　你休想得到什么好处！只要门一开，我就出去。

伊奈司　上哪儿？

埃司泰乐　哪儿都成。离你越远越好。

〔加尔森一个劲儿地捶门。

加尔森　开门，开门呀！我宁可受遍毒刑，挨夹棍、拶子，烧化的铅水、夹肉的钳子、勒脖子的绞带以及种种烧、烤、炮、烙，割、剐、磔裂等大刑。哪怕被鞭子抽，挨镪水浇，弄得遍体鳞伤、皮肉寸断，也比忍受这思想上的痛苦，比受这痛苦的阴魂百般戏弄、弄得你不疼不痒、难以名状，强得多呀。（他抓住门把，使劲晃着门）你们开不开门？（突然间，门自开了，他差一点摔趴下）啊！

〔静场良久。

伊奈司　怎么着，加尔森？您要走就走吧。

加尔森　（慢条斯理地）我弄不明白：这门为什么竟然开了。

伊奈司　你还等什么？走吧！快走呀！

加尔森　我不走了。

伊奈司　你呢，埃司泰乐？（埃司泰乐不动；伊奈司大笑）怎么样？谁走？咱们三个人中间谁走？路已经通了，谁不让咱们走呀？哈！真笑死人！咱们谁也离不了谁。

〔埃司泰乐从后面朝她扑过去。

埃司泰乐　谁也离不了谁？加尔森，快来帮忙，快来。咱们把她拖出去，把她关到门外去；临了，她就明白了。

伊奈司　（挣扎）埃司泰乐！埃司泰乐！求求你！别抛弃我。别把我扔到门外走廊里去，别扔掉我。

加尔森　放开她！

埃司泰乐　你疯了？她恨你。

加尔森　我是为了她才不走的。

〔埃司泰乐放开伊奈司，惊诧地望着加尔森。

伊奈司　你为了我？（稍停）好，那就快把门关上。开着门，这里更热上十倍。（加尔森过去关上门）你为了我？

加尔森　是。你知道什么人才叫贪生怕死。

伊奈司　我知道。

加尔森　你知道什么叫痛苦、羞耻和恐惧。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日子，你把自己看透了，弄得灰心丧气、寸步难行；过了一夜，你又变得没有了主意，变得不明白头天得到的启示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啊，你熟悉痛苦的代价。既然你说我是贪生怕死，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嗯？

伊奈司　对。

加尔森　我应该说服的不是别人，而是你：你是我的同类。刚才，你以为我真的会走吗？我不能由你抱着那些想法，那些

对我的全部想法，留在这里洋洋自得。

伊奈司 你当真想说服我？

加尔森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听不到他们的议论了，这你是知道的。不用说，他们已经同我断绝了关系。全都完了：事情已经成为定局。我在世上已经什么都算不上了，连个胆小鬼也算不上了。伊奈司，现在只有咱们几个在一起：只有你们俩在想到我。而她又起不了作用。可是，信不信由你，只有你，只有恨我的你，才能救我出苦海。

伊奈司 怕不那么容易吧。仔细看看我：我这脑袋顽固得很哪！

加尔森 需要下多大功夫，我就下多大功夫。

伊奈司 哦！你倒是有功夫。有的是功夫。

加尔森 （扶住她的双肩）听我说：人人都有目的，是不是？我一向不把金钱、美女放在心上。我只想做一个男子汉。一个硬汉子。我的赌注全都压在这上面了，一个选择了走艰险道路的人，难道会是贪生怕死的吗？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单凭一件事来断定呢？

伊奈司 为什么不能？你做了三十年的大梦，老以为自己有智有勇；你对自己的千百种缺点短处从来都不放在心上，总以为英雄人物怎么干都是允许的。那时候你多不拘小节呀！可是后来，弄到大难临头，人家把你逼得无路可走，你……你就跳上了去墨西哥的火车。

加尔森 我不是做英雄梦。我是自愿选择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人自己愿意做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伊奈司 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过去并非梦想。只有行动才能断定人的愿望。

加尔森 我死得太早，人家没有给我时间，让我拿出我的行动。

伊奈司 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死得太晚。然而，结束了的一

生在那儿摆着，像账单一样，已经记到头，得结账了。你的一生就是你的为人，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

加尔森　毒蛇！你对什么都有说头。

伊奈司　说下去！说下去！不要丧失勇气。要说服我其实也不难。找一点论据，费一点口舌就是了。（加尔森耸肩）哎，怎么样？我早说过，你不堪一击。啊！你现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你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加尔森，你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因为我说你是，听到了没有，我说你是！然而，你看，我其实多软弱无力呀，不过是一口气儿；不过是一道看着你的目光，一种想着你的惨淡的思想。（加尔森张开双臂，朝她走去）哈！那双男子汉的大手张开了。可是你希望抓到什么呢？思想是用手抓不到的。得了吧，你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说服。我抓住你了。

埃司泰乐　加尔森！

加尔森　什么？

埃司泰乐　你还不报复？

加尔森　怎么报复？

埃司泰乐　搂住我，她就会大喊大叫起来。

加尔森　这倒是真的，伊奈司。你抓住了我；我也抓住了你呀。

〔他向埃司泰乐俯下身去。伊奈司大叫。

伊奈司　哈！胆小鬼！胆小鬼！干吧，从女人身上找安慰去吧。

埃司泰乐　吱哇乱叫吧，伊奈司，吱哇乱叫吧。

伊奈司　你们可真是匹配的一对！你看他那只大手，掌心贴在你的背上，抚摩你的皮肉，你的衣裳，可惜你看不到。那只手湿漉漉的，他在出汗。他会在你的衣裳上留下一摊蓝茵茵的印渍。

埃司泰乐　由你吱哇乱叫吧！加尔森，把我搂得更紧些，让她

气死。

伊奈司 对，对，紧紧地搂住她，搂住她！把你们的热气掺合在一起吧。爱是挺美滋滋的吧，嗯，加尔森？像睡觉一样，暖和，深沉，可是我决不会让你睡着。

〔加尔森做了一个动作。

埃司泰乐 别理她。亲我的嘴；我把整个身子都交给你了。

伊奈司 那你还等什么？照人家说的办吧。贪生怕死的加尔森，怀里搂住了杀害婴儿的凶手埃司泰乐。谁下赌注？——胆小鬼加尔森会不会亲她疼她？我看见你们了，看见你们了；我一个人就代表一群人，代表众人，加尔森，你听见没有？我代表众人。（念念有词）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你想躲开我？休想！我决不会放过你。你打算从她的嘴唇上寻求什么？遗忘？可是我决不忘记你，我决不。你得说服我才行。得说服我。来吧，来呀！我等着你呢。你看，埃司泰乐，他松手了。他像一条狗那样听话……你休想把他弄到手。

加尔森 这里老也不黑？

伊奈司 永远不黑。

加尔森 你总能看到我？

伊奈司 永远看得到。

〔加尔森放开了埃司泰乐，在房里走了几步，走近铜像。

加尔森 铜像……（伸手摸）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铜像在这儿摆着，我瞪眼看它，我明白我是在地狱里。我跟你们说过，这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料到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到这壁炉跟前来伸手捏住这尊铜像。那一双双眼睛像是要把我吃了……（突然转身）啊！你们不过才两个人啊！我刚才还以为有好多人呢。（笑）原来这就是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

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他人。

埃司泰乐　我的爱！

加尔森　（推开她）别缠着我。咱们之间，有她挡着呢。只要她看得见我，我就没法爱你。

埃司泰乐　哈！我要叫她看不见咱们。

〔她从桌上拿起裁纸刀，扑向伊奈司，连击数刀。

伊奈司　（边招架边笑）你干什么？干什么？疯了？你明明知道我早已经死了。

埃司泰乐　死了？

〔她丢下了刀。静场片刻。伊奈司拾起刀，朝自己身上猛击多下。

伊奈司　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刀子没用了，毒药没用了，绳索也没用了。早已经完了，你懂不懂？咱们永远在一起了。

〔伊奈司笑。

埃司泰乐　（大笑）永远，我的上帝呀，这有多滑稽！永远！

加尔森　（望着她俩，亦笑）永远！

〔他们三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静场良久。他们已不笑，只面面相觑。加尔森站起来。

加尔森　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幕落



四 幕 剧

死 无 葬 身 之 地

(一九四六年)

沈志明 译

人　物

弗朗索瓦
索比埃
卡诺里
吕茜
亨利
民团团丁甲
若望
克洛谢
朗德里约
贝勒兰
民团团丁乙

第一幕

〔一间阁楼，有一个天窗透亮。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乱糟糟地放着：几只箱子，一个旧火炉，一具女式服装模特儿。卡诺里和索比埃，一个坐在箱子上，一个坐在一张旧木凳上；吕茜坐在火炉上。他们都戴着手铐。弗朗索瓦来回踱着，他也戴着手铐。亨利躺在地上，睡熟了。

第一场

〔卡诺里，索比埃，弗朗索瓦，吕茜，亨利。

弗朗索瓦　你们到底打算说说话不？

索比埃　（抬起头）你要我们说什么？

弗朗索瓦　随便说什么，只要出声就行。

〔突然传来一阵庸俗而刺耳的乐曲声，是楼下有人打开了无线电收音机。

索比埃　喏，声音来啦。

弗朗索瓦　我不要听这个，这是他们的声音。（又开始踱步，突然停下）哦！

索比埃　又怎么啦？

弗朗索瓦　他们听见我的脚步声了，他们在说：“喏，他们之中已有人开始坐立不安啦。”

卡诺里 那就别坐立不安呗。坐下吧。把手放在膝盖上，这样你的手腕就不那么疼了。也别说话。设法睡睡觉，或者想点什么也行。

弗朗索瓦 管什么用？

〔卡诺里耸耸肩膀。弗朗索瓦又踱来踱去。

索比埃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嗯？

索比埃 你的皮鞋嘎吱嘎吱响。

弗朗索瓦 我是故意让它响的。（稍停。过来站到索比埃跟前）你们能想些什么呢？

索比埃 （抬起头）你要我告诉你吗？

弗朗索瓦 （望着他，往后退了几步）不，不必告诉我。

索比埃 我在想那个喊救命的小姑娘。

吕西 （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哪个小姑娘？

索比埃 庄户的那个小姑娘。他们把我们带走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喊叫。当时火已经烧到楼梯了。

吕西 庄户的小姑娘？不该再向我们提起她。

索比埃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死了。有孩子，有妇女。但我并没有听见他们临死的惨叫。而那个小姑娘的呼叫声好像还在我耳边。这种惨叫我一个人承受不住。

吕西 她十三岁。她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死的。

索比埃 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们都死了。

卡诺里 （向弗朗索瓦）瞧，还是不说话的好。

弗朗索瓦 说话又怎么啦？我们也活不多久啦。等会儿说不定你会觉得还是他们走运哩。

索比埃 他们没有想到要死。

弗朗索瓦 难道我想到了吗？事情没成，不能怪我们。

索比埃 不，怪我们。

弗朗索瓦 我们是按命令办的。

索比埃 没错。

弗朗索瓦 他们对我们说：“冲上去，拿下村庄。”我们告诉他们：“这太蠢啦，德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知道。”他们回答我们说：“无论如何得上去，攻下村庄。”我们只得说：“好吧。”我们冲上去了。错在哪里？

索比埃 应该拿下来才对。

弗朗索瓦 但我们拿不下来啊。

索比埃 我知道。我是说，无论如何应该拿下来。（稍停）三百个人。三百个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死。结果无谓地牺牲了。他们躺在石头堆里，太阳晒黑了他们的尸体。从哪个窗口都看得见他们。这全怪我们，是由于我们的过错。现在这座村子里只剩下民团、死人和石头了。我们死的时候，耳边响着这些惨叫声可真够受的。

弗朗索瓦 （大嚷）别再跟我们提你那些死人了。我最年轻，我只是服从命令。我冤枉！冤枉！我冤枉！

吕茜 （温和地，在弗朗索瓦和索比埃争论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冷静）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不知所措，声音也软了）干吗？

吕茜 来，小弟，坐到我这里来。（弗朗索瓦犹豫不决。吕茜更温和地重复道）来呀！（弗朗索瓦坐下。吕茜用铐着手铐的双手吃力地伸向弗朗索瓦的脸庞）瞧你热的！你的手帕呢？

弗朗索瓦 在我的口袋里，我掏不出来。

吕茜 是在这个口袋里吗？

弗朗索瓦 是的。

〔吕茜把手伸进弗朗索瓦的上衣口袋。费劲地从里面掏

出一块手帕，替他擦脸。

吕茜 你浑身湿透了，你在发抖，不该走这么长的时间。

弗朗索瓦 要是我能脱掉上衣该多好……

吕茜 既然这不可能就别去想了。（弗朗索瓦想挣脱手铐）别弄了，别想弄断它了。希望会使人难受的。你安静下来，慢慢呼吸，一动也不要动；我就一动不动，使自己平静。这样我不消耗体力。

弗朗索瓦 有什么用？难道为了呆会儿受刑时有劲叫得更响！这能保存多少体力?! 只剩下这么点时间了，我真想哪儿都去去。（欲起身）

吕茜 坐着。

弗朗索瓦 我必须兜圈子。只要一停下来，脑子就开始想。我不愿想。

吕茜 可怜的小弟。

弗朗索瓦 （不由自主地依偎在吕茜的膝旁）吕茜，这一切是多么残酷啊。我不能再看你们的脸，你们的脸简直使我害怕。

吕茜 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是啊，这一切是多么残酷啊，而你又是这么年轻。要是有人能对你微笑着说："我可怜的小兄弟！"那该有多好啊。从前，我可以分担你的悲伤。我可怜的小弟……我可怜的小弟……（突然挺直身子）现在不行了，忧虑已使我眼泪干枯，我哭不出来了。

弗朗索瓦 别抛弃我。我有时产生一些使我感到羞耻的念头。

吕茜 听着，有一个人能帮助你……我并不感到很孤单……（稍停）若望和我心连心。如果你能……

弗朗索瓦 若望？

吕茜 他们没有抓住他。他往南去格勒诺布尔了。我们当中只有他能活下来。

弗朗索瓦　那又怎么样呢?

吕茜　他会去寻找其他同志。他们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开辟工作。等将来战争结束，他们就住在巴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使用贴着自己照片的真证件；人家将用他们的真名实姓来称呼他们。

弗朗索瓦　那又怎么样？算他走运。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吕茜　他穿过森林下山，山下沿公路长着杨树。他会想到我。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么柔情脉脉地思念我。也想你，他会想到你是一个可怜的小鬼。试想一下他在看着你哩，他会掉泪的。(哭了)

弗朗索瓦　你，你也会掉泪。

吕茜　我哭出的是他的眼泪。

〔稍停。弗朗索瓦突然站起来。

弗朗索瓦　够了，够了，我到头来会恨他的。

吕茜　你以前可是喜欢他的啊。

弗朗索瓦　不像你那么喜欢他。

吕茜　是的，不像我那么喜欢他。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门开了。吕茜突然站起身。一个团丁看了看他们，又把门关上。

索比埃　(耸耸肩膀）他们拿我们开心。你为什么站起来?

吕茜　(重新坐下）我以为他们来提我们了。

卡诺里　他们不会那么快来的。

吕茜　为什么?

卡诺里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等待会磨灭意志。

索比埃　难道错了吗？人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等待可是不好受的呀!

卡诺里　当然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你能有时间使自己镇静下

来。譬如我吧，第一次被捕是在希腊，当时是梅塔克萨斯[①]统治时期。清晨四点钟他们来抓我。如果当时他们稍微逼我一下，我就会招供了。出乎意料，他们什么也没有问我。过了十天，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重刑。但太晚了，他们错过了利用我神魂未定的好机会。

索比埃　他们拷打你了？

卡诺里　那还用说！

索比埃　拳打？

卡诺里　又拳打又脚踢。

索比埃　你……想过要开口吗？

卡诺里　没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能顶住。

索比埃　啊？喔，能顶住。（稍停）要是他们打在胫骨上或肘部呢？

卡诺里　没事，没事。能顶住。（温和地）索比埃。

索比埃　什么？

卡诺里　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没有多少办法。

索比埃　我害怕的是我自己。

卡诺里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我们所知道的他们都知道。听我说！（稍停）其实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弗朗索瓦　怎么讲？

卡诺里　我说不好。噢，譬如，我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很快。（笑了）我就拼命地咬紧牙关，以至于后来三个小时内我想张嘴

---

① 梅塔克萨斯（1871—1941），希腊政治家。一九一七年随康斯坦丁国王逃亡国外。一九二〇年回希腊搞政变。失败后再度流亡。王朝复辟后，他出任内务大臣（1932）、国防大臣（1936），后任内阁首相。一九三八年自行宣布任终身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起先靠拢德国，后倒向盟国。

都张不开了。那是在瑙普利亚。有个家伙穿着旧式高鞠皮鞋，鞋头很尖，他往我脸上踢。当时有几个女人在窗外唱歌。我居然把她们唱的歌都记住了。

索比埃　在瑙普利亚？哪一年？

卡诺里　三六年。

索比埃　那年我去过那里。我是乘泰奥菲尔-戈蒂埃号轮船去希腊的。我去那里野营。我见过监狱，墙前长着仙人掌。这么说，当时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喽？（笑了）真有意思。

卡诺里　有意思。

索比埃　（突然）如果他们一点一点地折磨你呢？

卡诺里　唵？

索比埃　如果他们用刑具一点一点地折磨你呢？（卡诺里耸耸肩膀）我设想采用自我控制的办法来对付。每隔一分钟我对自己说，再坚持一分钟。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卡诺里　没有现成的办法。

索比埃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

吕茜　你们难道就不能不说话吗？瞧瞧这孩子，你们以为讲这些能给他鼓气吗？等着吧，他们会教给你们办法的。

索比埃　别管我们的事。他不爱听，让他堵上耳朵好啦！

吕茜　我呢，我也得堵上耳朵吗？我不喜欢听你们讲这些，是因为我怕瞧不起你们。难道你们需要用这些话来给自己打气吗？我看见过牲畜是怎么死的，我倒愿意像它们那样默默地死去。

索比埃　谁跟你说死来着？我们在说，他们在我们死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应该作好思想准备啊。

吕茜　我就不愿意做什么思想准备。对即将到来的这种时刻我何苦要感受两次呢？瞧瞧人家亨利，他睡大觉哩。为什么不睡

大觉？

索比埃 睡觉？然后让他们在睡梦中推醒我？我不干。我的时间很宝贵。

吕茜 那么就想一点你喜爱的事物吧。我啊，我想念若望，想我的生活，想我的弟弟，想到他有一次生病了，我在阿卡雄的一个旅馆里照料他的情景。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出去，我看得见一片绿浪涛涛的松柏。

索比埃 （嘲讽地）绿浪涛涛，真的吗？我对你说，我的时间很宝贵。

吕茜 索比埃，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索比埃 （尴尬）行了！我的神经不好，我像少女一样容易激动。（起身向她走去）咱们按各人自己的方式应付吧。至于我，如果受到突然袭击毫无准备，我就毫无办法。如果我能事先感受到痛苦——哪怕一点儿也好，以便事到临头不突然——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不是我的错。我做什么都很过细。（稍停）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但我感到孤独得很。（稍停）如果你要我沉默不语……

弗朗索瓦 让他们说去吧。要的就是有点声响。

吕茜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静场。

索比埃 （低声地）喂，卡诺里！（卡诺里抬起头）你，你是否遇到过招出同党的人？

卡诺里 嗯，遇到过。

索比埃 后来怎么样？

卡诺里 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可供认的，这对你有什么用？

索比埃 我想知道，他们能互相宽容吗？

卡诺里 这得看情况。有一个人用猎枪朝自己脸上开了一枪，但

他只不过打瞎了自己的眼睛。我有时在比雷埃夫斯港大街上碰见他，由一个亚美尼亚女人领着走路。他想他已经不欠谁的账了。谁欠谁的账，只有自己最清楚。我们在一次集市上干掉了一个。他当时正在买洛库姆糕[①]。这小子出狱之后便爱上这种糕点，因为是甜的。

索比埃 一个走运的人。

卡诺里 嗯！

索比埃 要是我招了供，我怎么也不会吃甜食来寻开心。

卡诺里 说是这么说，未经历这种场面，难说究竟会怎么样。

索比埃 不管怎么说，干出这种事之后，我决不会怜惜自己，我想我会去摘猎枪的。

弗朗索瓦 我，我挑的是吃洛库姆糕。

索比埃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怎么啦？我入你们一伙的时候，难道你们事先告诉过我这一切后果了吗？你们对我说："抵抗运动需要人。"但你们没有对我说抵抗运动需要英雄啊。我可不是英雄。我干了人家叫我干的事：我散发了传单、运过武器。你们还说我老是高高兴兴的。可是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最后等着我的结局是什么。我向你们发誓，我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奋斗。

索比埃 你知道的。你知道勒内受过严刑拷打。

弗朗索瓦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稍停）那小女孩死了，你们怜悯她，说什么："她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死的。"而我，如果他们用雪茄烟头烫我之后我招了，你们便会说："这是个怕死鬼。"你们如果背后不给我一枪的话，也会把猎枪递到我

---

① 洛库姆糕，一种阿拉伯甜点。

的手里。可是我，我才比那个小女孩大两岁啊。

索比埃 我刚才是说我自己。

卡诺里 （走近弗朗索瓦）弗朗索瓦，现在你不再承担任何义务，没有义务，也没接受什么指令。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也无所谓保守什么秘密。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应付，设法少受点皮肉之苦吧。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那并不重要。

〔弗朗索瓦渐渐冷静下来，但已精疲力尽。吕茜把他搂在怀里。

索比埃 手段并不重要……当然。嚎叫，哭泣，哀求，向他们认错，搜索枯肠向他们交待点什么事、供出个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输不了什么，有什么可指摘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事绝对不会被人知道。也许这样做更好些。（稍停）我拿不准。

卡诺里 你想干什么？想知道一个名字或一个行动日期，以便有点事情拒绝向他们交待？

索比埃 我说不好。我甚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什么也不说。

卡诺里 什么意思？

索比埃 我想了解我自己。我早知道到头来总要被他们抓住的。总有那么一天我将面墙而立，没人救我。我自问，能顶住吗？我的身体使我担忧。你明白吗？我身子骨不结实，神经脆弱得像个女人。现在，喏，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他们马上要用刑具收拾我。但我上了当！我将白白地受折磨，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

〔楼下音乐停了。他们愣了一下，竖起耳朵听着。

亨利 （突然惊醒）怎么啦？（稍停）波尔卡舞曲完了。我想该轮到我们跳舞了。（音乐又响了）虚惊一场。真奇怪，他们怎

么那么喜欢听音乐。(站起来)我梦见我在跳舞，在谢赫拉查德[1]，你们知道巴黎的谢赫拉查德吗?我可从来没有去过。(慢慢完全苏醒过来)啊，你们在这儿……你们在这儿……吕茜，你想跳舞吗?

吕茜 不。

亨利 你们的手腕也疼吗?我睡觉的时候，手上的肉大概肿起来了。现在几点钟?

卡诺里 三点。

吕茜 五点。

索比埃 六点。

卡诺里 我们不知道到底几点。

亨利 你不是有表嘛。

卡诺里 我戴在手腕上，他们把它砸碎了。可以肯定，你睡了好半天了。

亨利 我把被他们夺走的睡眠时间补回来了。(向卡诺里)帮我一下。(卡诺里为他当人梯，亨利站在他身上够到天窗口)看太阳现在是五点钟啦，吕茜讲得对。(跳下地)镇公所还在燃烧。我说，你不想跳舞?(稍停)这音乐，我讨厌死了。

卡诺里 (无所谓地)忍耐点吧。

亨利 大概从农庄那边都能听得见这音乐。

卡诺里 不会再有人听它了。

亨利 我知道。但这音乐从窗口进去，在尸体上空缭绕。音乐、太阳构成一幅图画。尸体变得黑糊糊的。唉!我们真的失败了。(稍停)小家伙怎么啦?

吕茜 他不大舒服。他已经八天没合过眼了。你用什么办法睡着

---

[1] 独场芭蕾舞剧，一九一〇年首次在巴黎歌剧院演出。此处系指巴黎歌剧院。

的呢？

亨利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感到非常孤独，所以直发困。（笑了笑）我们已经被整个世界遗忘了。（走近弗朗索瓦）可怜的小鬼……（抚摸他的头发，突然停住，向卡诺里）我们错在哪儿？

卡诺里　我不知道。找错管什么用？

亨利　出了岔子，我感到自己有责任。

索比埃　你也这么想？啊，我很高兴。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呐。

卡诺里　噢，那好，我说，我也感到有责任。但这能改变什么？

亨利　我可不乐意带罪死去。

卡诺里　别钻牛角尖啦。我相信伙伴们决不会责怪我们。

亨利　我才不在乎伙伴们呢。此刻我只觉得对不起自己。

卡诺里　（感到不快，冷冰冰地）怎么，你是想请一位听忏悔的神甫喽?!

亨利　让神甫见鬼去吧。此时此刻我只感到对不起我自己。（稍停，似乎自言自语）事情不应该落到这么个地步。如果我能找到错在哪里……

卡诺里　那你不就成了先知先觉了吗？

亨利　那我也可以正视错误并对自己说："我是为此而死的。"天啊，一个人决不能像耗子一样无缘无故地死去。连吭都不吭一声。

卡诺里　（耸耸肩）得了。

索比埃　你为什么耸肩膀？他有权死得其所啊，这是他惟一的权利。

卡诺里　当然啦。如果他做得到，那就让他死得其所吧。

亨利　谢谢你的批准。（稍停）你最好也着手考虑考虑如何死得

其所，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卡诺里 我的死？为什么？这对谁有用？这纯属个人的事。

亨利 纯属个人的事。是的，那又怎么啦？

卡诺里 我从来不热衷于个人的事。既不热衷于别人的事，也不热衷于自己的事。

亨利 （没有听卡诺里讲话）我只求做到能对自己说，我已尽力而为了。不过，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三十年来我总感到自己有罪，罪过在于我一直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房子烧了，无辜的人死了这么多，所以我也将负罪而死。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个错误。

〔卡诺里起身向他走去。

卡诺里 你不谦虚呀，亨利。

亨利 什么？

卡诺里 你自寻烦恼，因为你自视太高。我，我认为我们早已死亡，从我们不再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死了。现在，我们只剩下一点死后的生命，再消磨上几个小时就完了。你已无事可做，只能消磨消磨时间，和你身旁的人聊聊天而已。亨利，任其自然吧。你休息休息，因为我们在这儿已无事可做。你有权休息了，你休息吧，因为我们已经无用了。我们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死者。（稍停）我这是第一次自认为有权休息。

亨利 三年以来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正视自己。从前人家给我下命令，我服从，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现在谁也不能再给我下命令了，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我是对的。多余的一点儿生命，是的。就这么点时间来考虑我自己的问题。（稍停）卡诺里，我们为什么要死呢？

卡诺里 因为人们把一项危险的任务委派给了我们，而我们很不

走运。

亨利 是的，伙伴们会这么想的。他们在正式讲话中也会这么说的。但你自己怎么想的呢？

卡诺里 我什么也不想。我为我们的事业而活着，我早就预料到我会像现在这样死去。

亨利 你为我们的事业而活着，这倒是。不过不要对我说你为我们的事业而牺牲。或许，譬如说，我们成功了，或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了，或许在那个时候……（稍停）而现在，我们快死了，是因为别人向我们下了个愚蠢的命令，而我们又没有执行好，因此，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我们的事业并不需要攻打这座村庄，说不需要是因为这项计划不现实。事业从不下命令，事业从不发表意见，而是由我们来决定事业的需要。别谈什么事业了吧。不要在这儿谈。当人们可以为事业工作的时候，可以谈谈。不能为它工作了，就应该保持沉默，尤其不应当用它来作自我安慰。事业抛弃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事业会找别的人去为它服务，譬如在图尔、在里尔、在卡卡索纳，女人们正在生下接替我们的婴儿。我们想证实我们的生活有意义，但我们失败了。现在我们要去死了，我们将成为有罪的死者。

卡诺里 （无动于衷）随你怎么说吧。反正在这个紧闭的房间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也罢，绝望也罢，反正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

〔稍停。

亨利 如果我们还能干点儿什么该多好啊。随便干什么都行。或者能向他们隐瞒点什么也行……算了！（稍停。向卡诺里）你有妻室吗？喂？

卡诺里 有啊，她在希腊。

亨利　你可以想想她嘛。

卡诺里　我试试看，但隔得太远了。

亨利　（向索比埃）你呢？

索比埃　我有二老双亲。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猜他们现在正坐下来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如果我能对自己说他们将突然之间感到一阵心悸，好像是某种预兆似的，那也好啊……但我肯定他们此刻非常安逸。他们会等我几年。越来越平静地等候，直到我在他们心目中不知不觉地消失。我父亲，他现在大概正在说他的园子，以前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讲园子。待会儿他要去浇他的菜地。（叹气）可怜的老人！为什么我想起他们呢？一点用也没有！

亨利　是的，没什么用。（稍停）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我的老人健在，可惜我没有亲人了。

索比埃　什么人也没有了？

亨利　没有了。

吕茜　（生气地）你这么说不对。若望是你的亲人，若望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正想念我们哩。

亨利　他想念你，因为他爱你。

吕茜　他想念我们大家。

亨利　（温和地）吕茜！难道我们过去常常谈论故世的人吗？我们来不及埋葬他们，连把他们埋葬在我们心中的时间也没有。（稍停）没有。哪儿也不缺我，我没让人感觉缺少我。地铁挤得水泄不通，饭馆总是满座，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被小忧小虑塞得满满的。我溜出了这个世界，可它依然是满满的，满得很。应当承认我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稍停）我本来很想成为不可缺少的人，对某件事或对某个人来说少了我不行。（稍停）吕茜，我爱过你。我现在对你说出来，因为

这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吕茜 是的，没有关系了。

亨利 好啦。（他笑笑）我生在这个世上确确实实、完完全全是多余的。

〔房门打开，几个团丁进来。

索比埃 你们好。（向亨利）你睡着的时候，他们已经光顾我们三次了。

团丁甲 叫索比埃的是你吗？

〔静场。

索比埃 是我。

团丁甲 跟我们走。

〔再次静场。

索比埃 说到头来，我很乐意他们从我下手。（稍停。走向门口）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退场的时候）现在是我父亲浇莱的时候了。

第　二　场

〔除索比埃外，前场人物都在。

〔又是长时间的静场。

亨利 （向卡诺里）给我一支烟。

卡诺里 他们把我的烟抢走了。

亨利 倒霉。

〔传来的音乐是爪哇舞曲。

亨利 哎，咱们跳舞吧，他们不是让我们跳舞吧？怎么样，吕茜？

吕茜 我对你说过我不跳。

亨利　随你便。反正女舞伴有的是。（他走近那个女式服装人体模型，举起铐着的双手，把模特儿套进双臂，双手又沿模特儿的双肩和双侧滑下去，然后抱紧模特儿开始跳舞。音乐不响了，亨利停了下来，放下模特儿，然后慢慢把双臂抽出来）他们开始了。

〔他们侧耳细听。

卡诺里　你听见什么了吗？

亨利　没有。

弗朗索瓦　你说他们会怎么整他？

卡诺里　不知道。（稍停）我希望他能顶住。否则他自己会感到非常痛苦，比他们施的刑罚更使他痛苦。

亨利　他一定能经受得住。

卡诺里　我是说内心里要经受得住。当你没有什么好交待时，这更难对付。

〔静场片刻。

亨利　他没有叫出声来，这已经不错了。

弗朗索瓦　也许他们只是审问审问他。

卡诺里　没这回事！

〔索比埃嘶哑地惨叫。大家吓了一跳。

吕西　（语调急促，显得很不自然）现在，若望大概已经到达格勒诺布尔了。我不信他走十五个多小时还到不了。他一定感到很奇怪，因为他看到的是宁静的城市，人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韦科尔[1] 的经历只是一场梦而已。（索比埃喊声越

---

[1] 韦科尔山脉是法国北方前阿尔卑斯的最大山脉。此处指格勒诺布尔周围群山之中最高的山头，称韦科尔山，海拔一三二四米。吕西他们曾在韦科尔山里打游击。

来越大，吕茜的说话声也越来越响）他想着我们。他开着窗听无线电广播。太阳照在山头上闪闪发光。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索比埃喊声更大）啊！（瘫坐在一只箱子上，抽泣起来，嘴里还重复着）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

亨利　（向卡诺里）我不会叫的。

卡诺里　你错了。喊出声会好受些。

亨利　我想到你们听见我的喊声，她在我的头顶上抽泣，我会受不了的。

〔弗朗索瓦开始发抖。

弗朗索瓦　（快忍受不住了）我不信……我不信……

卡诺里　别出声，小兄弟。他们来啦。

亨利　该轮到谁了？

卡诺里　轮到你或轮到我。他们会把姑娘和孩子留到后边。（钥匙在锁洞里转动）我希望轮到我。我不喜欢听别人的喊叫声。

〔门开了，若望被推进屋子。他没有戴手铐。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若望。

〔他进屋时眨眨眼睛。以适应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大家都向他转过去。团丁退出，随手把门关上。

吕茜　若望！

若望　别出声。别叫我的名字。上这边来靠着墙：他们也许透过门缝看着我们。（瞧着吕茜）你在这儿，你在这儿。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那边是谁？

卡诺里　卡诺里。

亨利　亨利。

若望　我看不清你们。皮埃尔和雅克都已经……？

亨利　是的。

若望　小鬼也在这儿吗？可怜的孩子。（声音低而急促）我倒希望你们都死了。

亨利　（笑着）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若望　我估计到了。（向吕茜）你怎么啦？

吕茜　哎！若望，一切都完了。我原想，若望，他现在已经在格勒诺布尔，他在街上走动，他眺望群山……可……可现在，一切都完了。

若望　别哭哭啼啼的，我完全有可能从这儿脱身。

亨利　他们怎么抓到你的？

若望　他们还没有真的抓住我。我在山脚下去凡尔多纳的大路上遭遇上他们的一支巡逻队。我说我是锡米埃人，锡米埃是山谷中的一个小镇，他们便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呆不长，他们去了解我讲的是不是真话。

吕茜　可是在锡米埃，他们要去……

若望　我那儿有伙伴，他们知道对他们该说些什么。我能脱身。（稍停）我必须出去，因为伙伴们不知道我在这儿。

亨利　（吹口哨）确实是。（稍停）喂，你对我们这次行动怎么看？我们这回搞得够惨的吧？

若望　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干。

亨利　你，你能重新干。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

卡诺里　你们离他远一点，别让他们看见我们在同他说话。

若望　怎么了？

亨利　他们把索比埃送回来了。

若望 啊！他们已经……

亨利 是的，他们从他身上下手了。

〔几个团丁架着索比埃进来，索比埃瘫倒在一只箱子上。团丁退场。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索比埃。

索比埃 （没有看见若望）他们搞了我多久？

亨利 半个小时。

索比埃 半个小时？卡诺里，你说的对，时间过得挺快。你们听见我喊了吗？（没人回答）自然你们是听见了的。

弗朗索瓦 他们怎么整你来着？

索比埃 别忙。你会知道的，别这么着急嘛。

弗朗索瓦 是不是……非常难受？

索比埃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他们问我若望在哪里，而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的话，我很可能就告诉他们了。（笑笑）你们瞧，我现在认识我自己了。（大家不做声）怎么啦？（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看见若望，他靠着墙，双臂是分开的）谁在那儿？是若望？

亨利 （赶紧制止）住嘴。他们把他当成锡米埃的一个小伙子了。

索比埃 锡米埃的小伙子？（叹了口气）算我运气。

亨利 （出乎意料）你说什么？

索比埃 我说，算我运气。现在我可有秘密向他们隐瞒了。

亨利 （几乎高兴地）真的哟。现在我们大家都有秘密向他们隐瞒了。

索比埃　我刚才真希望他们把我杀了。

卡诺里　索比埃，我敢肯定你不会招供的。你不可能招供。

索比埃　告诉你，我连母亲都会出卖。（稍停）一分钟便能毁掉整个一生，这太不公正了。

卡诺里　（轻声细语）其实哪止一个一分钟。你认为一时的软弱能抹杀你决定抛弃一切来和我们一起战斗的那个时刻吗？还有这三年的勇敢战斗和忍耐？还有那天你自己尽管已精疲力尽还替小家伙背枪和背包？

索比埃　不用为我费心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看到了我自己真实的面貌。

卡诺里　真实的面貌？今天他们拷打你的时候，你的表现难道不是真实面貌吗？昨天你坚持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吕茜喝，这难道不是你的真实面貌吗？我们不是完人，不能对自己求全责备。山谷里的路也有好几条嘛。

索比埃　好，那如果我刚才出卖了同伴，你们还能正眼看待我吗？

卡诺里　你不会出卖同伴的。

索比埃　如果我会呢？（卡诺里沉默）你明白了吗？（稍停，笑笑）有些人死在床上，问心无愧。好儿子，好丈夫，好公民，好父亲……嗨！其实像我一样都是些懦夫，而他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运气好。（稍停）你们使我不开口吧！来吧！还等什么呀？

亨利　索比埃，你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索比埃　胡说！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他们默不作声。门打开。

团丁甲　那个希腊人，在哪儿？

卡诺里　我就是！

团丁甲 出来。

〔卡诺里随团丁下。

第 五 场

〔除卡诺里外，前场人物都在。

若望 他为我受罪去了。

亨利 正是为你受罪才好哩，否则就白受罪了。

若望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怎么能经受得起他的眼光呢！（向吕茜）告诉我，你恨我吗？

吕茜 我像恨你的样子吗？

若望 把手伸给我。（吕茜向他伸去铐着的双手）我为自己没戴手铐而感到耻辱。你还活着！我曾经想过："至少，对她说来一切都结束了，用不着恐惧了，饥饿和痛苦都过去了。"可是你还活着！他们会来提审你。等他们把你送回来的时候，你就剩半条命了。

吕茜 可是我的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若望 我一定会听见你的喊叫。

吕茜 我尽可能不叫。

若望 但小鬼会喊叫的。我肯定他会喊叫的。

弗朗索瓦 住嘴！住嘴！你们统统给我住嘴！难道你们想让我发疯吗？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我不愿意他们把我当作你的替死鬼！

吕茜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别管我！我可不跟他睡觉。（向若望）我，我恨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稍停。

若望　你说得对。（朝门口走去）

亨利　慢！你要干什么？

若望　我从来不让我的伙伴们替我去死。

亨利　那谁去通知同志们？

〔若望站住。

弗朗索瓦　随他去好啦！他要去自首就让他去。你没有权利阻止他。

亨利　（向若望，不理睬弗朗索瓦）要是伙伴们以为我们已攻下村庄，队伍往这儿开过来，那可就坏事了。（若望低着头转回身，走过来坐下）还是给我支烟抽抽吧。（若望给他一支烟）也给小鬼一支抽。

弗朗索瓦　别来烦我。

〔弗朗索瓦又回到里边的角落里。

亨利　给我点上。（若望替他点上烟，亨利吸了两口，神经质地抽噎了一两下）不用担心。我喜欢抽烟，但我过去不知道抽烟能给人这么大的乐趣。你还剩下几支？

若望　一支。

亨利　（向着索比埃）拿着！（索比埃一声不吭地接过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还给他。亨利转过身来向着若望）我很高兴你来到这儿。首先你给了我一支烟，其次你是我们的见证人，这是硬碰硬的。将来你去看望一下索比埃的双亲，再给卡诺里的妻子写封信。

吕西　明天，你将进城，你把我生命最后一刻的神情藏在眼睛里带走。你是世界上惟一能看到这种神情的人，千万别把它遗忘。我，就是你。你活着，等于我活着。

若望　哪能忘得了。

〔他向吕茜走去。又有脚步声。

亨利 你原来在哪儿还呆在哪儿，别动，别说话。他们来了。这次该轮到我了，我得赶紧，否则我的话就讲不完了。听着！倘若你不来，我们将像牲畜一样受罪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在这里，这儿发生的一切将有一定的意义。我们进行斗争，并非为你一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伙伴。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或许能挽回面子。（稍停）我原来认为自己已毫无用处了，但我现在看到有些事情还需要我。运气好一点，我也许还能对自己说，我死得其所了。

〔门打开，卡诺里出现，两个团丁架着他。

索比埃 他，他没有喊叫。

——幕落

第 二 幕

〔一间学校的教室。一些条凳和课桌。涂着白灰泥的墙壁。里边墙上挂着一张非洲地图和贝当[1]的肖像。一块黑板。左侧有一扇窗，尽里有一道门。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

第 一 场

〔克洛谢，贝勒兰，朗德里约。

克洛谢　提下一个吗？

朗德里约　等一等，得抽空填肚子。

克洛谢　你们愿意填就填吧。趁你们吃饭的空我也许还能再审问一个。

朗德里约　不，那你就太美了。你难道不饿吗？

克洛谢　不。

朗德里约　（向贝勒兰）克洛谢不饿！（向克洛谢）你准是病了吧？

克洛谢　我一干起来就不觉得饿。

---

① 贝当（1856—1951），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总理，主持对德投降并组织维希傀儡政府，称“元首”。一九四五年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

〔他朝收音机走去，转动旋钮。

贝勒兰 别吵我们。

克洛谢 （低声咕噜，但听得见）……不爱音乐！

贝勒兰 你说什么？

克洛谢 我说，每当我见到不爱音乐的人就觉得奇怪。

贝勒兰 我也许喜欢音乐，但不喜欢这种音乐，也不喜欢在这种地方听音乐。

克洛谢 是吗？而我，只要这么一唱就行……（遗憾地）声音开得轻点行不行……

贝勒兰 不行。

克洛谢 你们都是些畜生。（稍停）叫人带人去？

朗德里约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天啊！还有三个要审呢，这要搞到晚上十点了。饿着肚子干，我可受不了。

克洛谢 第一，只剩下两个了，因为我们把小男孩留到明天再问；其次，要是抓紧点，我们在两小时内就把他们打发了。（稍停）今晚图卢兹电台广播歌剧《托斯卡》[①]。

朗德里约 我才不在乎呢。下去看看他们搞到什么好吃的。

克洛谢 我知道：鸡。

朗德里约 又是鸡！我都吃腻了！去给我找一盒牛肉罐头来。

克洛谢 （向贝勒兰）你呢？

贝勒兰 我也要牛肉。

朗德里约 还有，你叫个人来把这个给我们擦掉。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 这儿，那个希腊人出的血。真叫人恶心。

克洛谢 不应该把血迹擦掉，这能起到吓唬他们的作用。

---

① 三幕歌剧，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04）的作品。。

朗德里约　地板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不擦掉，我吃不下饭。（稍停）你还等什么？

克洛谢　不该把血迹擦掉。

朗德里约　这儿谁指挥谁？

〔克洛谢耸耸肩膀，退场。

第　二　场

〔朗德里约，贝勒兰。

贝勒兰　你对他别太过分了。

朗德里约　我克制点就是。

贝勒兰　我告诉你……他有一个表兄在达南[1]身边工作。他经常给他打小报告。我想一定是他把多班撵走的。

朗德里约　这王八蛋！他要是想把我撵走，他得趁早，因为我觉得达南要比我先见阎王。

贝勒兰　有可能。（叹一口气，机械地朝收音机走去）

朗德里约　啊，不，你别去开。

贝勒兰　听听新闻。

朗德里约　（冷笑）新闻，我不听也知道。

〔贝勒兰转动收音机旋钮。

广播员声音　第四响是八点整。（“嘟嘟嘟嘟”，他们对表）亲爱的听众，一会儿请听我们的星期音乐会节目。

朗德里约　（叹气）真的，今天是星期日。（收音机开始播送某个乐曲）把它关掉。

---

[1] 达南（1897—1945），法国政客。他创立民团（1943），专门镇压抵抗运动。

贝勒兰 每星期天，我开着车，到蒙马特尔[1] 搞个把娘儿们，然后朝图凯海滩飞驶而去。

朗德里约 什么时候？

贝勒兰 哦，战前呗。

广播员声音 现在播送《我在本堂神甫住宅的花园里找到一些钉子》。我重复一遍：《我在……》

朗德里约 闭上臭嘴，混蛋！（拿起一个罐头盒向收音机的方向扔过去）

贝勒兰 你疯了？收音机要砸坏的。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呢。我不要听这些混蛋讲话。

〔贝勒兰旋动收音机的旋钮。

广播员声音 德军固守瑟堡和冈城。在圣洛地区，德军未能挡住敌军，敌军有所推进。

朗德里约 知道了。关上吧。（稍停）你将来准备干什么？上哪儿去？

贝勒兰 你想我还能干什么？完了！

朗德里的 是的，这些混账王八蛋！

贝勒兰 你骂谁？

朗德里约 所有的人。德国人也是混蛋。半斤八两，统统一样！（稍停）要是一切能重新开始……

贝勒兰 我，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我吃喝玩乐够痛快的了，至少直到最近，我都挺痛快。

〔克洛谢回屋，捧着罐头。

---

① 蒙马特尔，巴黎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常有妓女出没。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一名团丁。

朗德里约　喂，克洛谢，英国人在尼斯登陆了。

克洛谢　在尼斯？

朗德里约　他们没有遇到抵抗。他们正向皮热泰尼埃挺进。

〔克洛谢瘫坐在一张凳上。

克洛谢　圣母呀！（贝勒兰和朗德里约笑起来）跟我开玩笑吧！你们可不该开这种玩笑啊！

朗德里约　没什么。今天晚上你把这事写到你的小报告里去好啦！（团丁进来）把它给我擦干净。（向贝勒兰）你一起吃吗？

〔贝勒兰走近，拿起牛肉罐头，瞧了瞧又放下。

贝勒兰　（打哈欠）审讯以前我总感到不舒服。（打哈欠）我不够凶狠；可是一旦他们顽固不化，我就发火了。下一个要提审的家伙是什么样的？

克洛谢　一个大高个儿，三十岁，很结实。要费点劲。

朗德里约　他可别像那个希腊人那样。

贝勒兰　哦！那个希腊人是他妈的畜生。

朗德里约　活见鬼。他们不开口真叫人无法忍受。（打哈欠）你的哈欠传染给我啦。（稍停。朗德里约看看吃空的牛肉罐头底，没说话，然后突然向着团丁）喂，去带人来。

〔团丁出去。静场。克洛谢吹口哨。贝勒兰走到窗前，把窗开得大大的。

克洛谢　别开窗，天气已经开始凉了。

贝勒兰　什么窗？噢，对……（他笑笑）我没意识到竟把窗打开

了。(准备去关窗)

朗德里约 让它开着吧。这儿让人憋气，我需要空气。

克洛谢 随你便。

〔亨利和三个团丁上。

朗德里约 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摘了。把他两只手绑在椅子扶手上。(团丁把亨利捆上) 叫什么?

亨利 亨利。

朗德里约 亨利什么[①]?

亨利 亨利。

〔朗德里约做个手势，团丁打亨利。

朗德里约 怎么样? 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 我叫亨利，就叫这个。

〔团丁打亨利。

朗德里约 停下。再打会把他打昏的。多大岁数?

亨利 二十九岁。

朗德里约 职业呢?

亨利 战前，我学医。

贝勒兰 你受过教育，混蛋。(向团丁) 打!

朗德里约 别浪费时间。

贝勒兰 学医! 给我打!

朗德里约 贝勒兰! (向亨利) 你的头头在哪儿?

亨利 不知道。

朗德里约 当然喽! 别，别打他。你抽烟吗? 把这支烟给他。等等。(把烟夹在自己嘴上，点着了，然后递给亨利。一个团丁把烟放到亨利的嘴上) 抽吧。你还指望什么? 你唬不住我

---

① 即让他讲出姓氏。

们。行了，亨利，别充好汉了。反正谁也看不见你。别浪费你我的时间，你没有几个小时可活了。

亨利 你们也长不了。

朗德里约 我们嘛，我们活着的时间可以按月算。我们能埋葬你。抽吧，好好想一想。既然你受过教育，那就放明白一点。你要是不说，你那个女同伙或那个小孩会说的。

亨利 那是他们的事。

朗德里约 你的头头在哪儿？

亨利 你们可以想办法让我说啊。

朗德里约 你倒喜欢来硬的？拿掉他的烟。克洛谢，收拾收拾他。

克洛谢 把棍子插到绳里去。（团丁把两根棍子塞进绑着亨利手腕的绳子里）很好。我们来转动棍子，直到你开口为止。

亨利 我决不开口。

克洛谢 别忙，你先得嚎叫一番。

亨利 来，让我叫吧。

克洛谢 你小子夸口。放谦虚点。自己把自己捧得太高，摔下来可会粉身碎骨。给我转！慢点！怎么样？没事？好，再转。转。等等，他开始痛了。怎么样？痛不痛？当然喽，对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痛苦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从你的脸部表情上看出痛来了。（温和地）你淌汗了。我替你难受。（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脸上的汗）再转。要喊了，还不喊？你摇晃啦。你可以忍住不叫出声来，但止不住要晃脑袋。你痛得很哪。（用手指摸一下亨利的双颊）你的牙关咬得好紧啊，这么说你害怕喽？“我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只再坚持一小会儿……”但这一会儿过去后还要再来一会儿，之后还有一会儿，直到你觉得太痛苦了，忍不住了。还是甘拜下风

为好，我们决不会放过你的。（双手捧住亨利的头）你这双眼睛已经看不见我了，看见什么来着？（轻声地）你长得挺俊。转！（稍停，得意洋洋）你马上要大喊啦，亨利，你马上要大叫啦。我已经看见叫喊声涌上来把你的脖子都胀肿了，现在到嘴边啦。再使点劲。转！（亨利喊叫）哈哈！（稍停）你感到多丢脸呐。转，不停地转。（亨利喊叫）你瞧瞧，就是第一声难呐。现在慢慢地，自然而然地你要开口啦。

亨利　你们只能得到我的喊叫声。

克洛谢　不，亨利，不。你已经没有资格逞英雄了。"来，让我叫吧。"你瞧，你熬不了多久。你的头头在哪儿？放老实点，亨利。要低声下气才行。告诉我们，你的头头在哪儿？怎么，你还等什么？要么叫，要么说。转！转哪！他妈的，把他的手腕拧断！停！他昏死过去了。（拿来一瓶烧酒和一只杯子，慢慢地喂亨利喝）喝吧，可怜的烈士。你觉得好点吗？那么我们再来。把家伙拿来。

朗德里约　不必了。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用手摸了摸额头。

朗德里约　把他带到隔壁去。你们到那儿去收拾他。

克洛谢　那边地方太小，施展不开。

朗德里约　我说了算，克洛谢。我已经提醒你两次了。

克洛谢　可是……

朗德里约　你要我赏你嘴上一拳吗？

克洛谢　好，好，把他带走。

〔团丁把亨利松绑后带走，克洛谢随下。

第 四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

贝勒兰 你去吗？

朗德里约 不。克洛谢使我讨厌。

贝勒兰 他话太多。（稍停）学医，这混蛋。我十三岁就离开了中学，我不得不靠自己挣钱过日子。我不走运，没找上个有钱的父母送我上学。

朗德里约 我希望他能开口。

贝勒兰 我发誓，会的，他会开口的。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死不开口的家伙。

〔亨利喊叫。朗德里约走到门口，把门带上。隔着门很清楚地又传来亨利的喊叫声。朗德里约走到收音机旁，打开收音机。

贝勒兰 （惊愕）你也受不了啦，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这些惨叫真叫人受不了，神经要结实才行。

贝勒兰 让他喊去吧！这个混账臭知识分子。（尖声的音乐）轻一点。你使我听不清隔壁的声音了。

朗德里约 你上他们那儿去吧。（贝勒兰迟疑一下，退场）一定要让他开口。这是个懦夫，他非是个懦夫不行。

〔音乐声和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喊声中止，等了一会儿。贝勒兰回来，脸色苍白。

贝勒兰 把音乐关掉。

〔朗德里约关收音机。

朗德里约 怎么样？

贝勒兰 他们打死他，他也不会开口的。

朗德里约 （向门口走去）住手。把他带到这儿来。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几个团丁，亨利。

贝勒兰 （走向亨利）还没有完。重新戴上。不必害怕。垂下眼睛，我叫你眼睛朝下看。（打亨利）混蛋！

克洛谢 （走近他们）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戴上手铐。（慢慢地替他戴好手铐）痛吧？嗯？很痛吧？可怜的小伙子。（抚摸亨利的头发）行了，别再逞强了，你已经喊叫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喊出声了。明天，你就要开口了。

〔朗德里约打了个手势，团丁们把亨利带走。

第 六 场

〔除亨利和团丁外，前场人物都在。

贝勒兰 混账！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

克洛谢 什么？

朗德里约 真叫人受不了，死不开口的家伙。

克洛谢 他还是喊了嘛，他喊出了声……

〔朗德里约耸耸肩膀。

贝勒兰 把姑娘带来。

朗德里约 姑娘……要是她不开口……

贝勒兰 那就……

朗德里约 没什么，（突然暴跳如雷）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开口的。

克洛谢　那就把那金黄头发的小子再带来一趟。他到火候了。

朗德里约　黄头发的?

克洛谢　索比埃。他是个胆小鬼。

朗德里约　一个胆小鬼? 把他带来。

〔克洛谢下。

第　七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

贝勒兰　其实都是些胆小鬼，只是有些人顽固一点罢了。

朗德里约　贝勒兰，如果有人拔你的手指甲，你怎么办?

贝勒兰　英国人不拔手指甲。

朗德里约　要是游击队呢?

贝勒兰　他们也不会拔我们的手指甲。

朗德里约　为什么?

贝勒兰　我们，我们不会遇上这种事。

〔克洛谢推着索比埃上。

克洛谢　让我来审问他。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克洛谢，索比埃和几个团丁。

克洛谢　把他的手铐摘下来。把他的手臂绑在扶手椅上。好。(向索比埃走去)不错，搞的还是你，你又被绑在椅子上了。我们都在这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又叫你下来吗?

索比埃　不知道。

克洛谢　因为你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你会招出来。你不是个懦

夫吗!

索比埃　是懦夫。

克洛谢　你瞧瞧，你瞧瞧……我从你的眼神里早看出来了。让我们看看你那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

索比埃　赶明儿你被吊死的时候，你的眼睛也会这么大。

克洛谢　别充好汉，你根本不配。

索比埃　全都一样，咱们彼此彼此。你对我有兴趣，唵？其实你严刑酷打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克洛谢　（突如其来地）你是犹太人吗?

索比埃　（诧异）我？不是。

克洛谢　我敢说，你是犹太人。（向团丁们作了个手势，团丁们打索比埃）你不是犹太人?

索比埃　行，我是犹太人。

克洛谢　好。现在你听着，先拔手指甲，这样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考虑。我们不着急，我们有一夜的时间。你说不说?

索比埃　多么卑鄙!

克洛谢　你说什么?

索比埃　我说，多么卑鄙。你和我，我们都卑鄙。

克洛谢　（向团丁们）把钳子拿来，开始拔。

索比埃　别碰我！别碰我！我说，你们要知道什么我统统说出来。

克洛谢　（向团丁们）还是拔他一下手指甲，让他瞧瞧我们可是真拔。（索比埃呻吟）好，你的头头在哪儿?

索比埃　松开我，我在这张椅子上受不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朗德里约示意，团丁们给他松绑。他踉踉跄跄站起身走向桌子）给支烟。

朗德里约　等等。

索比埃　你想知道什么？头头在哪儿？我知道，我的伙伴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秘密。他在……（突然朝他们背后一指）那儿！（大家都转过身去。他突然跳上窗户，蹦到窗台上）我赢了！别走近我，否则我就往下跳。我赢了！我赢了！

克洛谢　别装疯卖傻。只要说出来，我们就放你。

索比埃　你们干等着吧！（大喊）喂，楼上听着，亨利，卡诺里，我没有说。（团丁们向他冲去，他跳楼自尽）晚安！

第　九　场

〔克洛谢，朗德里约，贝勒兰，团丁。

贝勒兰　混蛋！臭胆小鬼！

〔他们俯身窗口往下望。

朗德里约　（向团丁们）下去看看。如果还活着，再把他带来。我们要趁热打铁，直到他在我们手中完蛋为止。

〔团丁们下，稍停。

克洛谢　我对你们说过把窗关上。

〔朗德里约向他走去，朝他脸中央猛打一拳。

朗德里约　你把这一拳写进小报告里去吧。

〔稍停。克洛谢拿出一块手帕，擦擦嘴。团丁回来。

团丁乙　断气了。

朗德里约　婊子养的！（向着团丁）把姑娘给我带来。（团丁们下）他们会开口的，他妈的！他们会开口的！

——幕落

第 三 幕

〔阁楼。弗朗索瓦、卡诺里、亨利背靠着背席地而坐。他们紧紧围成一个圆圈，低声说着话。若望愁眉苦脸地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不时想介入谈话，但克制住了，继续踱来踱去。

第 一 场

〔弗朗索瓦，亨利，卡诺里，若望。

卡诺里　他们绑我胳膊的时候，我瞧着他们。一个家伙过来打我。我看清楚他了，心想："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接着，他们劈头盖脑地打我，我却竭力在想这个家伙是谁。

亨利　你指哪一个？

卡诺里　嘴闲不住的那个大高个儿。我在格勒诺布尔见过他。你认识龙格街的糕点商沙泽埃尔吗？他在商店后间卖奶油冰淇淋卷。每星期天早晨，那个家伙手里拎着红线扎的一盒糕点从那里走出来。因为他的嘴脸特别，我便注意了他。我当时以为他是警察局的人。

亨利　你早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

卡诺里　说他是警察局的人。

亨利　沙泽埃尔卖过奶油冰淇淋卷。他也对你胡扯了吗？

卡诺里　是的。他凑过来脸对脸地悄悄对我说的。

若望 （突然地）他说什么来着？

〔他们向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瞧着他。

亨利 没什么。瞎扯呢。

若望 现在还瞎扯，我简直不能忍受。

亨利 为什么？这样可以分分心。

若望 啊，是吗？当然，我可感觉不出来。

〔静场。亨利又转向卡诺里。

亨利 你估计他们当老百姓的时候是干什么的？

卡诺里 作纪录的那个胖子大概是牙科医生。

亨利 不错嘛，嗨，我说，幸亏他没有带牙钻。

〔他们笑起来。

若望 （暴躁地）别笑了。（他们停止笑，瞧着若望）我知道，你们可以笑，你们有权笑。再说，我不能再给你们下命令。（稍停）如果你们过去对我说，有朝一日你们会使我惶恐不安的……（稍停）你们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亨利 自寻快乐呗。

若望 当然，你们只是自身受苦，所以心里踏实。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没对你们说起过。我妻子在临产时死了。当时，我在诊所的大厅里蹓来蹓去，我知道她快死了。和现在的情形一样，完全一样！我多么想帮助她啊，但我无能为力。我走着，走着；我竖起耳朵听着，想听她的喊叫声。她没有喊。她是好样的，你们也是好样的。

亨利 这不能怪我们。

若望 这也不怪我自己呀！我很想能帮助你们。

卡诺里 你帮不了。

若望 我知道。（稍停）他们已经把她带走两个小时了。他们可没有把你们留这么长时间啊。

亨利　她是个女人嘛。和女人在一块，他们就得玩个够。

若望　（怒不可遏）我一定要打回来。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我一定会再回来。我要叫人把他们全都给骗了。

亨利　你还能憎恨他们，你有运气。

若望　难道这是运气吗？我恨他们主要是为了分心。（他又走了一会儿，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把一只旧火炉拖到天窗底下）

卡诺里　你真烦人。你要干什么？

若望　我想在天黑以前再见他一面。

亨利　谁？

若望　索比埃。

亨利　（无动于衷）哦！

〔若望站在火炉上，从天窗口往下望。

若望　他还在那儿呢。他们会让他在那儿腐烂发臭。你们想上来看看吗？我扶你们上去。

卡诺里　何必呢？

若望　是啊，何必呢？死人，反正你们留给我啦！

弗朗索瓦　我想看看。

亨利　我劝你别看。

弗朗索瓦　（向着若望）帮我一把。（若望帮弗朗索瓦爬上火炉。他扒着天窗往下望）他，他的脑壳摔碎了。（他跳下来，到一个角落里蹲下，浑身发抖）

亨利　（向着若望）你这样不好。

若望　为什么？你们心肠这样硬，我想你们看看尸体还是经受得住的。

亨利　我大概经受得住。但小鬼不行。（向弗朗索瓦）悼词之类，是若望的事。你不必管这个死人。他的生命结束了。谁也不

会再淡起他了。而你，你还有一小段路要走。管管你自己吧。

弗朗索瓦　我的脑袋也将粉碎，眼睛也……

亨利　你就用不着管了，反正到那时你也瞧不见你自个儿的模样了。

（稍停。若望来回踱着，然后笔直站到卡诺里和亨利的面前。

若望　是否需要别人拔掉我的手指甲，我才能重新成为你们的伙伴？

卡诺里　你一直是我们的伙伴。

若望　你明知不是。谁对你们说我会顶不住呢！（向亨利）也许我，我还能忍住不喊呢！

亨利　还有什么说的吗？

若望　请原谅我，我只有沉默的权利。

亨利　若望！过来坐在我们身边。（若望迟疑了一下，坐下）要是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也会像我们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事不一样。（若望突然站起来）你怎么啦？

若望　他们不把她带回来，我就坐不住。

亨利　你瞧瞧，你动个不停，焦躁不安，你真是生气勃勃啊。

若望　整整六个月我都没有对她说过我爱她；夜里我把她搂在怀里，把灯关掉。现在他们把她剥得赤身露体，在她身上乱摸。

亨利　这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要取胜。

若望　胜什么？

亨利　要取胜。有两个队比赛，一队要别一队招供。（他笑笑）这个比喻有点可笑，但我们只能如此。如果我们招了，那一切都完了。因为我喊叫了，他们得了几分，但总的来讲我们

的处境并不坏。

若望　胜了，负了，我才不在乎呢。这只是说着玩玩而已，而她受到羞辱却是真的，她受到折磨是真的。

亨利　那又怎么啦？他们逼我喊出声的时候，我，我也感到羞辱，但这很快就过去了。只要她不说出来，他们的手不会在她身上打下烙印的。你知道，这批家伙是一些可怜虫。

若望　他们是些男人，而她现在在他们的怀里。

亨利　行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也爱她。

若望　你？

亨利　为什么不呢？晚上，你们双双上楼的时候，我并不怎么好受啊。噢，至于灯光么，我还经常在想，你是不是关灯。

若望　你，你爱她？而你居然能这样无动于衷？

亨利　她的痛苦使我们接近了。你以前给予她的欢乐曾使我们疏远。今天我却比你更接近她。

若望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她受刑的时候一定想着我。她只想到我。为了不出卖我她才蒙受痛苦和耻辱。

亨利　不，为了取胜。

若望　你撒谎！（稍停）她说过："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亨利　她回来了，你可以从她的眼神里明白一切。

〔门打开。亨利站起身。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吕茜。

〔若望和亨利默默地看着吕茜。吕茜直挺挺地走过去，

连看也不看他们。走到舞台前坐下。稍停。

吕茜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来到她身边，靠着她的双膝坐下）别碰我。把索比埃的大衣给我。（弗朗索瓦拿过大衣）把大衣披在我肩上。（用大衣把自己紧紧裹住）

弗朗索瓦 你冷吗？

吕茜 不冷。（稍停）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瞧着我？他们干吗不一起说说话？

若望 （从后面走近她）吕茜！

卡诺里 别打扰她！

若望 吕茜！

吕茜 （温和地）你要干什么？

若望 你答应过我，你的眼睛里只会有爱情的光芒。

吕茜 爱情的光芒？（不胜悲伤地耸耸肩膀）

卡诺里 （站起身）别缠她！你过一会儿再跟她说话。

若望 （粗暴地）别管我。她是我的。你们这些人，你们抛弃了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你们别想把她从我手里夺走。（向吕茜）对我说话啊。你和他们不一样，是吗？你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你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你怨我吗？

吕茜 我不怨你。

若望 我温柔的吕茜。

吕茜 我再也不会温柔了，若望。

若望 你不爱我啦？

吕茜 不知道。（若望向吕茜走近一步）我求求你，别碰我。（费劲地）我想我应该继续爱你，但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爱情了。（疲乏地）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卡诺里 （向若望）你过来。（拖着若望，强迫若望坐在自己旁边）

吕茜 （自言自语）这一切都没什么大关系。（向着弗朗索瓦）他们在干什么？

弗朗索瓦 他们坐着，背对着背。

吕茜 好。（稍停）告诉他们我没有招供。

卡诺里 我们知道，吕茜。

吕茜 好。（长时间的静场。走廊里响起脚步声。弗朗索瓦喊着蹿起来）你怎么啦？啊，对，该轮到你啦。不要示弱。要使他们丢脸才行。

〔脚步声渐近，后又渐渐远去。

弗朗索瓦 （趴在吕茜的膝盖上）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再也受不住了！

吕茜 看着我！（扶起他的头）瞧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不会说出来的？回答呀！

弗朗索瓦 我说不好。我刚才还有一点儿勇气，但我不该重新看见你。你这个模样，披头散发，衬衣被撕破了。我知道他们都搂过你。

吕茜 （激烈地）他们碰也没有碰到我，谁也没有碰到我。我硬得像块石头。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手摸我。我正面看着他们，心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充满激情地）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我使他们害怕了。（稍停）弗朗索瓦，要是你招供，这将意味着他们倒是确确实实强奸了我。他们会说："我们终于制服了他们。"他们会很得意地回想起这些事。他们会说："我们拿那个姑娘大大开心了一番。"应该让他们丢脸。如果我不想再见他们的话，我马上就吊死在这个天窗的栏杆上。你不会说吧？

〔弗朗索瓦耸耸肩不回答。静场。

亨利 （轻声地）怎么样，若望？谁说的对？她想取胜，这是压

倒一切的。

若望　住嘴！你为什么想从我手里夺走她？你心满意足了。你可以高高兴兴，充满自豪地去死。而我只有她，我却还要活下去。

亨利　我什么也不要。不是我从你那儿把她抢走的。

若望　说吧！说吧！继续吧。你有充分的权利，甚至有理由来折磨我，因为你早已付了代价。（他站起身）你们对自己多自信啊！难道只要皮肉受过苦就能问心无愧了？（亨利不答）你真不理解我比你们大家更不幸吗？

弗朗索瓦　（忽地跳起来）得了！得了！得了！

若望　（大嚷）我最不幸！最不幸！

弗朗索瓦　（向若望扑去）你们瞧瞧他啊！你们瞧瞧啊！我们大伙中最不幸的人。他睡得着，吃得下。他的双手是自由的。他会重见天日，他会活下去。这就算最不幸的人。你还想要什么？让我们怜悯你吗？混蛋！

若望　（把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很好。

弗朗索瓦　有一点响声我便心惊肉跳，我连口水也咽不下去，我奄奄一息。可是数他最不幸，而我得高高兴兴地去死。（怒不可遏）我把这个幸福还你吧，去你妈的蛋。

吕茜　（突然站起身）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我去告发你！我去告发你！我要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欢乐！

若望　（声音低沉而急迫）去吧，你不会理解我多么希望你去告发我啊！

吕茜　（抓住弗朗索瓦的后颈，把他的头扭向自己）瞧着我。你敢招出来？

弗朗索瓦　敢！这就是你们吓人的话，我要告发他，就是要告发

他。这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向我走过来，我的嘴巴就自动张开了，他的名字脱口而出，而且我这是心口一致的。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看到你们脸色苍白、肌肉抽搐、神色古怪的时候，你们对我的鄙视不再使我害怕了。（稍停）我要救你的命，吕茜；他们会让我们活下去的。

吕茜　这样的活命我不要。

弗朗索瓦　我可要。不管怎么个活法，我都要活。只要活得长久，耻辱会过去的。

卡诺里　他们不会饶恕你的，弗朗索瓦。即使你说了，也不饶你。

弗朗索瓦　（指着若望）至少我能看到他吃苦头。

亨利　（站起来，向吕茜走去）你想他会说出来吗？

吕茜　（转身向着弗朗索瓦，细细打量着他）会的。

亨利　你有把握吗？

〔他们面面相觑。

吕茜　（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有。

〔亨利向弗朗索瓦走去。卡诺里站起身，来到亨利身旁。他们俩望着弗朗索瓦。

亨利　弗朗索瓦，我不是你的审判官。你还是一个孩子，这一切对你来讲实在太冷酷无情了。要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我想我也会招的。

卡诺里　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万不该把你带上，因为有些风险只有成年人才能承担。我们请求你原谅。

弗朗索瓦　（后退几步）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要把我怎么样？

亨利　不能让你招供，弗朗索瓦。你要知道，他们不管怎样最终还是要把你杀掉的，而你这样就死得卑怯。

弗朗索瓦　（吓坏了）好吧，我不说。我告诉你们，我决不说。

你们别缠着我了，好吧。

亨利 我们已经不信任你了。他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他们一定会对你用尽酷刑，直到你招供了为止。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你开口。

若望 你们以为我会让你们这么干吗？别害怕，小弟。我的双手是自由的，我和你在一起。

吕茜 （挡住若望的去路）关你什么事？

若望 他是你弟弟。

吕茜 弟弟又怎么啦？反正他明天要死的。

若望 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你叫我害怕。

吕茜 必须使他不开口，用什么手段都行。

弗朗索瓦 你们别……（他们不理睬他）既然我已经向你们发誓不说出来。（他们自然不理）吕茜，救救我，别让他们害我；我决不招供，我向你发誓。吕茜，我决不招。

若望 （站到弗朗索瓦旁边）你们别想碰他。

亨利 若望，伙伴们什么时候到这个村庄来？

若望 星期二。

亨利 他们来多少人？

若望 六十个。

亨利 六十个人对你寄予信任。可是他们星期二会像耗子一样死去。要六十个人还是要他，你选择吧。

若望 你们没有权利叫我作这样的选择。

亨利 你是他们的头头不是？说呀！

〔若望迟疑一下，然后慢慢离去。亨利走近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 （瞧着他，然后大喊起来）吕茜，救救我！我不愿意死在这里，我不愿意今夜死。亨利，我才十五岁，让我活吧。不要在黑暗中杀死我。（亨利掐紧弗朗索瓦的喉咙）吕

茜！（吕茜把头转过去）我恨你们，全都恨。

吕茜　小弟，我可怜的弟弟，我惟一的亲人，原谅我们吧。（转过身去。稍停）快点。

亨利　我快不了，他们把我的手腕几乎弄碎了。

〔静场。

吕茜　完了吗？

亨利　他死了。

〔吕茜转过身来，把弗朗索瓦的尸体抱在怀里。弗朗索瓦的头搁在她的膝盖上。很长时间的静场之后，若望开始低声说话。下面的对话都是低声进行的。

若望　你们都变成些什么了？为什么你们不和其他人一块儿死？我厌恶你们。

亨利　你以为我就自爱吗？

若望　行了。反正二十四小时之后，你就升天了，而我，我得每天想起这求饶的小鬼，以及你双手掐住他脖子时的嘴脸。（向弗朗索瓦走去，看着他）才十五岁！他在愤怒和恐惧中死去。（又走过来向亨利走去）他从前爱戴你，他靠着你的肩膀睡觉，他对你说过：“有你在我就睡得踏实。”（稍停）混蛋！

亨利　（向着卡诺里和吕茜）你们俩倒是说话啊！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吕茜！卡诺里！你们是借我的手把他杀死的啊！（没有回音，他转身向着若望）你呢？你居然审判起我来了，你干吗不保护他？

若望　（暴躁地）我能干些什么？你们会让我保护他吗？

亨利　你手上没有铐，应该打我啊。（激动地）倘若你打了我……倘若你把我打趴在地上……

若望　手上没铐？可是你们捆住了我的手脚。只要我说一句话，

只要我动一动，你们就说："伙伴们怎么办？"你们把我排斥在外，你们主宰着我的生和死，毫不留情。现在别来说我又是你们的同谋了，哪有那么容易。我是你们行为的见证人，如此而已。我证明你们是杀人凶手。（稍停）你掐死他是出于自尊。

亨利　你胡说！

若望　出于自尊！他们使你喊出声了，嗯？你感到耻辱。你想使他们上当以作补偿。你想死得光彩，难道不是吗？你要取胜，你对我们说过。你明明对我们说过你想取胜。

亨利　不对！这不对！吕茜，告诉他，这不对。（吕茜不答，他向她跨了一步）你说啊，你说我是出于自尊才掐死他的吗？

吕茜　我不知道。（稍停，痛苦地）反正不能让他说出来。

亨利　你恨我吗？他是你弟弟，只有你有权谴责我。

吕茜　我不恨你。（亨利凑近吕茜抱在怀里的弗朗索瓦的尸体。她生气地）别碰他。

〔亨利慢慢转过身去，走向卡诺里。

亨利　卡诺里，你没有喊叫。可是你也要他死的啊。难道我们是出于自尊杀死他的吗？

卡诺里　我并不自尊。

亨利　而我有！我确实有。但我是出于自尊杀死他的吗？

卡诺里　你自己应该知道。

亨利　我……不，我搞不清楚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现在他已经死了，（突然地）你们不要嫌弃我吧！你们没有权利嫌弃我。刚才我的两只手掐住他脖子时，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手，我觉得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掐，否则我绝对不会……

卡诺里　他死是应该的。如果他刚才离我近，会由我掐死他的。至于你脑子里想什么……

亨利 怎么?

卡诺里 这无关紧要。在这四壁之间什么都无关紧要。他应该死就是了。

亨利 好吧。(他走近尸体,向着吕茜)别害怕,我不会碰他。(他向尸体俯下身去,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直起身子)若望,我们搞第一次行动时,有多少人质被枪杀?(若望不答)十二个。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叫代斯塔什。你还记得吧,我们在米尼大街上见过布告,沙博内尔要去自首,而你阻止了他。

若望 那又怎么啦?

亨利 你想过为什么要阻止他吗?

若望 情况不一样。

亨利 也许不一样。如果你当时有更明确的动机,那倒不错。你能够问心无愧。不过代斯塔什还是死了。我永远问心有愧,直到他们把我蒙上眼睛推到墙根下枪毙的时候,我还会感到内疚。但是我要良心有什么用?反正孩子死在必然。

若望 要是我就不这样。

亨利 (温和地)因为你置身事外,若望,你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评论。

〔长时间静场,吕茜开口说话。她抚摸着弗朗索瓦的头发,但并不看他。自这场开始,她第一次大声说话。

吕茜 你死了,我的眼泪已经哭干。原谅我,我没有眼泪了,死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外边有三百人,他们倒在草丛中。明天我自己也将凉了,赤身露体,甚至无人用手来抚摸我的头发。没什么可遗憾的。你瞧,生命也算不了什么。永别了。你已经尽了你的力量。你之所以半途而止,这是因为你的力量还不够。谁也没有权利责备你。

若望 谁也不能怪他。（长时间静场。他走过来坐在吕茜身旁）吕茜！（她作了个手势让他走开）别赶我啊，我很想帮助你。

吕茜 （诧异）帮助我干什么？我不需要帮助。

若望 你需要。我认为你需要帮助，我怕你经受不住。

吕茜 我可以一直坚持到明天晚上。

若望 你太紧张了，你会坚持不住的。你会突然失去勇气的。

吕茜 你为什么替我担心？（看着他）你现在痛苦。好，我对你说些使你安心的话，然后你就走吧。小弟死后，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我只要照管我自己就行了。你知道，我不需要勇气就能死。反正你很清楚，我不会比他多活多久。现在，你走吧。等会儿他们来提我的时候我会向你告别的。

若望 让我呆在你身边吧。你要我不说话，我就不说。可是我呆在这儿，你就不觉得孤独了。

吕茜 和你在一起就不孤独了吗？啊，若望，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的东西了。

若望 难道你忘了我爱你吗？

吕茜 你爱的是另一个女人。

若望 那是你啊！

吕茜 我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女人了。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卡住。

若望 也许是。也许你变成另一个女人了。如果是这样，我爱的就是这个女人。明天，我就爱这个死去的你。我所爱的是你啊，吕茜，是你。幸福的吕茜我爱，不幸的吕茜我也爱；活着的吕茜我爱，死去的吕茜我也爱。反正我爱的是你。

吕茜 好吧，你爱我，那又能怎么样呢？

若望 你也爱过我。

吕茜 是的。我也爱过我的弟弟，而我却听任人家把他杀了。我

们的爱情已是遥远的过去了，还跟我提它作甚？爱情实在太无关紧要了。

若望　你撒谎。你明明知道你在撒谎。爱情过去一直是我们的生命，不折不扣是我们俩的生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俩一起度过的。

吕茜　是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前途。我生活在期待之中；在期待中我爱过你。我总盼着战争结束，盼着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大伙面前举行婚礼，我每天傍晚都在等待着你。可现在我没有什么前程了，我只有等死，而我将一个人死去。（稍停）走开吧。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并不痛苦，我不需要安慰。

若望　你以为我想安慰你吗？我看到你这双干枯的眼睛，我知道你的心像地狱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的痕迹，甚至没有一滴眼泪。一切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感觉不到痛苦，你该是多么痛苦呀。啊！我多少次想到严刑酷打，我预先什么都感受到了，但我想象不到拷打居然能使自尊心变成这般可怕的痛苦。吕茜，我真想让你对自己有点怜悯心。如果你能放松一下这个紧箍的头，如果你能把头靠在我的肩上，那该多好啊。回答我啊！瞧瞧我啊！

吕茜　别碰我。

若望　吕茜，你这是徒劳的。我们连在一起不能分离。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俩的。你感觉不到的痛苦，我感觉到了。这种痛苦在等待着你。如果你投入我的怀抱，这就会变成我们俩的痛苦。我亲爱的，相信我吧。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俩。我们将是一对伴侣，我们将共同承受一切，甚至你的死亡。如果你还能有一滴眼泪……

吕茜　（暴躁地）一滴眼泪？我只希望他们再来提我，他们拷打

我，这样我便能死不开口，让我来嘲弄他们，使他们害怕。这儿的一切都没意思：等待、你的爱情、这压在我膝上的沉重的脑袋。我愿痛苦吞噬了我，我要化为灰烬。我要死不开口，盯住他们戒备的目光。

若望 （垂头丧气）自尊心已经湮没了你整个身心。

吕茜 这难道是我的不是吗？他们所打击的就是我的自尊心。我恨他们，他们控制着我，其实我也控制着他们。我感到离他们比离你更近。（笑了笑）你要我说：我们！你的手腕像亨利的手腕那样骨碎筋折吗？你的双腿上有卡诺里腿上的斑斑伤痕吗？算了，真是一场喜剧。你什么也没有受到，可你什么都想象得出来。

若望 骨碎筋折的手腕……好啊！如果我只要成了这个样子就能和你们一起的话，那我很快就能办到。

〔他在自己周围寻找什么，发现一只沉甸甸的炉箅，急忙拿了过来。吕茜哈哈大笑。

吕茜 你干什么？

若望 （把左手摊在地板上，右手拿着炉箅朝左手砸去）我听够了你们宣扬你们的痛苦，好像这些痛苦是你们的功劳似的。我老是用可怜虫般的眼光瞧着你们，我受够了。他们对你们施加的刑罚我也能受到，这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

吕茜 （笑着）晚了，晚了。你可以砸碎自己的骨头，你可以挖掉自己的眼睛。但这是你，是你自己决定要受痛苦的。而我们受的每个痛苦都是别人强加的。那是别人使我们蒙受的。你赶不上我们。

〔稍停。若望扔下炉箅，望着吕茜，接着站起身。

若望 你说的对。我不可能赶上你们了。你们是生死与共的，而我是孤单一人。我不再动弹了，也不跟你们讲话了。我躲到

阴暗的角落里去，你们忘记我的存在吧。我想，这是我在这段历史中要承受的命运。我应该接受我的命运，正如你们接受你们的命运一样。（稍停）刚才我有个想法：皮埃尔在塞瓦兹我们藏过武器的那个山洞附近被打死了。如果他们放了我，我就去找他的尸体，我放几份文件在他的口袋里，然后把他拖到山洞里。你们计算一下时间，在我走后四小时，等他们再提审的时候，你们就告诉他们这个山洞。他们会找到死去的皮埃尔，一定以为就是我。我想，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折磨你们，会很快结果你们的。就这样吧，永别了。

〔他走向屋子深处。长时间的静场。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团丁手提一盏灯进屋，用灯在屋子四周照了一圈。

团丁 （瞥见弗朗索瓦）他怎么了？

吕茜 他睡着了。

团丁 （向着若望）你来，你！你有消息了。

〔若望迟疑了一下，带着绝望的神情看了看每个人，随团丁下。门又关上。

第三场

〔卡诺里、亨利、吕茜。

吕茜 他脱身了，是吗？

卡诺里 我想是的。

吕茜 很好，又少了一桩心事。他将会合志同道合的人，一切会很顺利。你们上我这边来。（亨利和卡诺里走近）再过来一点，现在就剩我们，没外人了。怎么站着不过来？（望着他们，明白了）哎！（稍停）他早晚要死的，你们很清楚，他

早晚要死的。是楼下那帮人借我们的手杀死了他。过来，我是他的姐姐，我对你们说，你们是无罪的。把你们的手放在他身上。他一死，便是我们的人了。瞧瞧他的神态多严厉啊。他的嘴巴封住了一个秘密。摸摸他吧。

亨利　(抚摸弗朗索瓦的头发)我的小弟！我可怜的小弟弟！

吕茜　他们逼你喊出声，亨利，我听到你喊了，你大概感到耻辱吧。

亨利　是的。

吕茜　我像你自己一样，强烈地感到你的耻辱，这也是我的耻辱。我对若望说我孤单，我对他撒了谎。和你们在一起，我不感到孤单。(向卡诺里)你没有喊叫，你，多遗憾！

卡诺里　我也感到耻辱。

吕茜　喔！为什么？

卡诺里　亨利喊叫的时候，我感到耻辱。

吕茜　好。你们俩靠紧我。我感觉出了你们的胳膊，你们的肩膀。这孩子的头沉沉地压在我的膝上。这样很好。明天我还是不开口。啊！我一定死不开口，为了弟弟，为了我，为了索比埃，为了你们。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

——幕落

第　四　幕

〔幕启前，一个令人厌恶且庸俗不堪的声音唱道："倘使所有戴绿帽子的男子都戴上小铃铛。"幕拉开，一间教室。时间是翌日早晨。贝勒兰坐在一条板凳上喝酒，看上去醉醺醺的。克洛谢靠窗口站着，打着哈欠。朗德里约不时发出笑声。

第　一　场

〔贝勒兰、朗德里约，克洛谢。

贝勒兰　你笑什么?

朗德里约　(把手攥成喇叭形贴在耳边) 你说什么?

贝勒兰　我问你为什么发笑。

朗德里约　(指着唱机，大声嚷) 因为这个。

贝勒兰　唵?

朗德里约　是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滑稽。

贝勒兰　什么想法?

朗德里约　把小铃铛系在当王八的男人身上。

贝勒兰　啊，他妈的! 我啥也听不清。(朝收音机走去)

朗德里约　(大嚷) 别关。(贝勒兰转动旋钮。静场) 你瞧，你瞧。

贝勒兰　(愣住) 瞧什么?

朗德里约 冷啊。

贝勒兰 七月天你还冷?

朗德里约 我对你说天气冷，你啥也不懂。

贝勒兰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

朗德里约 啊?

贝勒兰 什么王八男人。

朗德里约 谁对你说什么王八男人来着? 你才戴绿帽子哪。(稍停) 我要听听新闻。(站起身，朝收音机走去)

克洛谢 没有新闻。

朗德里约 不播新闻了?

克洛谢 还不到时候。

朗德里约 我倒要看看。(抓住旋钮，音乐声，杂音)

贝勒兰 你把我们的耳朵都吵聋了。

朗德里约 (冲着收音机) 混蛋! (稍停) 我才不管呐，我要听BBC电台，波长多少?

贝勒兰 二十一米。

〔朗德里约转动旋钮：捷克语讲话。朗德里约笑起来。

朗德里约(笑着) 这是捷克话，你听听；这年月一个捷克人在伦敦发表讲话。世界可真大啊。(摇晃收音机) 你就不能讲点法语? (关上收音机) 给我来点喝的。(贝勒兰给他倒一杯酒。朗德里约向他走去，喝酒) 我们在这里干吗?

贝勒兰 管它这里那里的……

朗德里约 我真想去打仗……

贝勒兰 嗨!

朗德里约 真的，我想去打仗。(抓住贝勒兰胳膊上的衣服) 你别来说我怕死。

贝勒兰 我什么也没说啊。

朗德里约 死，是怎么回事？唵？怎么回事？说穿了，人总要死的，明天，后天，或三个月之后。

克洛谢 （生气地）不对，说的不对！英国人一定会被赶回海里。

朗德里约 赶回海里？英国人可跟在你的屁股后边不放。就连这座村子里都会劈劈啪啪大打一场。朝教堂"嘭"一下，朝镇公所"嘭"一下。克洛谢，到那时你怎么办？你躲进地窖里去！哈！哈！进地窖去！那才有意思哩！（向贝勒兰）人一旦死了……我扯到哪里去了。嘿，上面那些小坏蛋，把他们全部毙了，怎么样？这与我毫不相干。人早晚总有一死。我就是这么想的。今天轮到他们死，明天轮到我。这是注定了的，不是吗？我严守时刻，我。（喝酒）我们都是些畜生。（向克洛谢）你为什么打哈欠？

克洛谢 我感到无聊。

朗德里约 那你喝酒好了。你看我无聊吗？你就爱监视我们。你在肚子里打你的小报告。（倒了一杯酒，递给克洛谢）喝，来，喝！

克洛谢 我不能喝，我肝不好。

朗德里约 你把这杯喝下去，否则我就泼你一脸。（稍停，克洛谢伸手拿起杯子，喝酒）哈！哈！畜生，统统都是畜生。就这样，好极了。（他们听见脚步声，有人在阁楼上走动。他们三人一齐抬起眼睛向上望。他们默默地听着，然后朗德里约突然转身向门口跑去，打开门，叫唤）科比埃！科比埃！（一团丁出现）去叫他们安静点。揍他们一顿。（团丁下，朗德里约关上门，回到其他两个人中间来，三个人仰着脑袋倾听。静场）又得看他们的嘴脸，这日子过得真窝囊。

贝勒兰 你们提审他们时还需要我吗？

朗德里约 怎么啦？

贝勒兰　我想，他们的头头兴许躲在林子里，我带上二十人，去搜捕一趟。

朗德里约　（望着他）唔？（稍停，仍旧听见上面走动声）你留在这儿。

贝勒兰　好吧。（耸耸肩）不过我们会浪费时间。

朗德里约　这有可能。我们一起浪费时间好啦！

〔他们情不自禁地看着天花板，仰着头，进行下面一段对话，直至上面的声音消失为止。

克洛谢　现在该把那个小年轻弄下来了。

朗德里约　小年轻，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要让男子汉开口。

贝勒兰　他们不会讲的。

朗德里约　我对你说，他们一定会开口的。他们是些畜生，问题是要会对付他们。嘿！我们揍得还不够厉害。（顶楼上一阵推推搡搡的嘈杂声，接着一片寂静。朗德里约满意地）你看怎么样？他们安静下来了吧。什么也顶不上强硬手段。

〔显而易见，他们松了一口气。

克洛谢　你还是应该从小孩开始。

朗德里约　好吧。（他朝门口走去）科比埃！（没有回答声）科比埃！（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科比埃出现）把小孩给我带来。

科比埃　小孩？他们把他掐死了。

朗德里约　什么？

科比埃　昨天夜里他们把他掐死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头靠在他姐姐的膝盖上，她说他睡着了，其实他已经冰凉了。脖子上有手指的痕迹。

朗德里约　啊？（稍停）那谁在上面走动？

科比埃　希腊人。

朗德里约　好。你可以走了。

〔科比埃退场。静场。克洛谢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天花板。

贝勒兰　（大发雷霆）马上打十二发子弹把他们毙了。别再见他们了！

朗德里约　住嘴！（他走向收音机，把它打开。慢步圆舞曲。然后他回到讲台，自斟自饮。他放下酒杯时，看见了贝当的肖像）你瞧见了吧，你瞧见了吧，你推脱不管。你献身了，你把自己献给了法国。但这些芝麻大的事，你却不管。你已名垂青史，而我们却陷在狗屎堆里。什么东西！（把酒杯朝贝当像扔去）

克洛谢　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你的报告把这也写上。（稍停。他努力克制自己。转身向着贝勒兰）请他们吃十二发子弹，那太便宜他们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明白吗？

贝勒兰　如果这是他们所希望的，那算他们运气。结束了吧，别再见他们了。

朗德里约　我不愿意让他们不招供就完蛋。

贝勒兰　他们不再有什么值得我们要的东西了。他们在这儿已经二十四小时了，那头头早就逃之夭夭了。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他们的头头哩，我要他们开口。

贝勒兰　但如果他们不开口呢？

朗德里约　你不必发愁。

贝勒兰　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不开口呢？怎么办？

朗德里约　（大嚷）我对你说不必发愁。

贝勒兰　好吧，那你提他们来吧。

朗德里约　我自然要提他们。

〔他不动弹，克洛谢笑起来。

克洛谢 如果这是些视死如归的人呢？唵？

〔朗德里约突然往门口走去。

朗德里约 把他们带来。

科比埃 （上场）三个全带来？

朗德里约 对！三个全带来。

〔科比埃退场。

贝勒兰 那个姑娘，你应该把她留在上头。

〔从他们头顶的楼上传来脚步声。

朗德里约 他们下来了。（向收音机走去，把它关了）如果他们把头头交出来，我便饶他们活命。

克洛谢 朗德里约，你疯了！

朗德里约 住嘴！

克洛谢 他们罪该万死。

朗德里约 我才不管他们该不该呢。我要他们屈服。他们别给我来殉教徒的那一套。

贝勒兰 我……听我说，免他们一死我可受不了。如果我想到他们会活下去，他们可能比我们后死。他们头脑里会一辈子记住我们的模样……

朗德里约 你没有必要为此发愁。要是他们为了活命而开口招供，那他们就不会再回忆起这段经历了。他们来啦！

〔贝勒兰突然站起身，把酒瓶和酒杯统统藏在椅子底下。他们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候。

第二场

〔前场人物，吕茜、亨利、卡诺里和三个团丁。

〔双方默默对视。

朗德里约 和你们在一起的男孩子，你们把他怎么了？

〔吕茜等人不回答。

贝勒兰 一群杀人犯！

朗德里约 你别说话。（向着他们）他想招供，是不是？而你们不让他招。

吕茜 （激昂地）不对。他根本不想招供，谁也不想招。

亨利 他太年轻。犯不着让他受折磨。

朗德里约 你们当中是谁掐死他的？

卡诺里 我们是集体决定的，因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朗德里约 好。（稍停）如果你们提供我们问你们的情况，你们就可以活命。

克洛谢 朗德里约！

朗德里约 我对你们讲过，不要插嘴。（向他们）你们接受吗？（稍停）怎么样？行还是不行？（吕茜等人沉默不语。朗德里约样子狼狈）你们拒绝吗？你们为了救一条命要献出三条命，多么荒唐！（稍停）我让你们活命！活命！活命！你们是聋子吗？

〔静场。然后，吕茜向朗德里约等人走去。

吕茜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个时刻使我们失去的许多东西得到了报偿。昨天夜里我想忘记的一切，现在我骄傲地让它再现在眼前。他们剥下我的衣服。（指克洛谢）这个家伙按着我的双腿。（指朗德里约）这个家伙抓住我的双臂。（指贝勒兰）而这个家伙强奸了我。我现在能说了，我可以大声喊："你们强奸了我，你们不要脸。"我已经雪耻了。你们的大小钳子在哪儿？你们的鞭子在哪儿？今天早上你们乞求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回答是："不，不。"你们必须干完才能了事。

贝勒兰 够了！够了！重重地打！

朗德里约　行了，贝勒兰。我当你们的头也许当不长久，但只要由我当一天头，就不许你们顶撞我的命令。把他们带走。

克洛谢　难道不稍稍收拾他们一下？反正对他们说什么也是白费口舌，白费口舌，耳边风而已。（指着亨利）这个家伙昨天来的时候还神气活现，结果我们照样让他像娘儿们那样哇哇叫。

亨利　今天你们再试试，看我叫不叫。

朗德里约　如果你还有劲，你就收拾他们吧。

克洛谢　噢，我啊，你知道，即使他们是视死如归的人，也不会使我为难。我喜欢干这一行。（指着团丁们）把他们带到老虎凳那边去。

卡诺里　等一等。如果我们接受，怎么能够证明你们能让我们活命？

朗德里约　我说话算话。

卡诺里　好，总得将就着点，不活就得死，只能挑一样。那你们以后把我们怎么处置？

朗德里约　我把你们交给德国当局。

卡诺里　由德国当局枪毙我们。

朗德里约　不，我向他们说明你们的情况。

卡诺里　好。（稍停）如果我的同志们允许的话，我准备说了。

亨利　卡诺里！

卡诺里　我能单独跟他们谈谈吗？我认为我可以说服他们。

朗德里约　（仔细打量着卡诺里）为什么你要招呢？你怕死？

〔长时间的静场，卡诺里低下头。

卡诺里　是的。

吕茜　怕死鬼。

朗德里约　好。（向着团丁们）你，你站到岗口去；你，你把着

门。你们其他人跟我来。你有一刻钟的时间可以做他们的工作。

〔朗德里约、贝勒兰和克洛谢从尽里头那道门退场。

第三场

〔卡诺里，吕茜，亨利。

〔在这一场的整个前半场，吕茜一直保持沉默，好像对争论不感兴趣。

卡诺里 （一直走到窗口，然后回来，走到他们跟前，声音急促而低沉）太阳看不见了，快下雨了。你们都疯了？你们这么看着我，好像我真要出卖我们的头头似的。我只是想按若望给我们出的主意，把他们打发到塞瓦兹山洞里去。（稍停。他微笑）他们伤了一点我们的筋骨，但我们还是完全顶用的啊。（稍停）行了，应该开口，我们没有必要浪费三条命。（稍停，温和地）你们干吗非要死呢？这样死有什么用处？你们回答呀！死有什么用？

亨利 没什么用。

卡诺里 那为什么？

亨利 我活腻了。

卡诺里 我比你更不想活。我比你大十五岁，他们折磨我更厉害。他们留下我这条命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亨利 （温和地）你难道就这么怕死吗？

卡诺里 我不怕死。刚才我骗他们来着，我不怕死。但我们没有权利作无谓的牺牲啊。

亨利 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他们打断了我的手腕，他们剥了我的皮，难道我没有付出代价吗？我们取胜了。为什么当

我心甘情愿一死了之的时候，你要我再活下去？

卡诺里 有些伙伴需要帮助。

亨利 哪些伙伴？在哪儿？

卡诺里 到处都有。

亨利 瞧你说的。即使他们饶了我们的命，也会送我们到盐矿上去的。

卡诺里 那我们就逃跑。

亨利 你，你能逃得了？你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

卡诺里 我逃跑不了，还有你哪。

亨利 希望渺茫。

卡诺里 那也值得冒一下风险。即使逃跑不了，盐场上还有别的人：生病的老人，坚持不住的妇女，他们都需要我们。

亨利 听我说，我看到小弟脸色煞白地躺在地上，心想："行了，事已至此，我毫不后悔。"当时，我在盘算着我一定会在黎明时死去。只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才动手的。倘若我没有想到六小时之后我们也是一抔黄土的话……（大嚷）不，我不愿意在他死后活着，我不愿意比这孩子多活三十年。卡诺里，死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们甚至来不及看他们的枪筒就完事了。

卡诺里 我们没有权利作无谓的牺牲。

亨利 要是有人打你，直打得你没有一块好骨头，这样活着难道还有意思吗？天这么黑。（从窗口往外望去）你说的对，快下雨了。

卡诺里 天空乌云密布，马上会有一场倾盆大雨。

亨利 （突然间）那是出于自尊。

卡诺里 什么？

亨利 小弟。我想我杀死他确实出于自尊。

卡诺里 讲这话有什么用，反正他必须死。

亨利 这个疑问就如同犯人脚镣上拖的铁球一样，我得带着他。我一生中每时每刻都要责问自己。（稍停）不能，我不能活下去。

卡诺里 你真婆婆妈妈！你和别人一起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会忘掉的……你考虑你自己太多了，亨利。你想挽救你的一生吗？……好！那就应该干，这样我们就能自救。（稍停）听我说，亨利。如果你今天死了，人家就给你作个结论：你是出于自尊杀死了小弟，这就盖棺论定了。但如果你活下去……

亨利 会怎么样呢？

卡诺里 那就不会定案了。人家根据你的整个一生来判断你的每一个行为。（稍停）如果你在还能工作的时候听任别人杀死你，那没有比你的死更为荒谬的了。（稍停）我叫他们不？

亨利 （指着吕茜）由她决定。

卡诺里 你听见了吗，吕茜？

吕茜 决定什么？喔，是的，一切早已定了：告诉他们我们决不招供，让他们快点下手。

卡诺里 吕茜，那么伙伴们呢？

吕茜 我没有什么伙伴了。（她向团丁们走去）去叫他们来，我决定不招供。

卡诺里 （跟在她后面，向着团丁们）等一等，还有五分钟。（他把她引到舞台前）

吕茜 五分钟，是的。你盼什么？五分钟内说服我？

卡诺里 是的。

吕茜 多么纯洁的心啊！你满可以活下去，你心安理得，他们折腾了你一下，仅此而已。而我，他们玷污了我。我全身没有

一块地方不使我恶心。（向亨利）你，你装腔作势，因为你掐死了一个孩子。你忘了这个孩子正是我的弟弟吗？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是吗？我承担一切罪孽；叫他们把我连同一切罪孽都消灭掉算了。你们走吧，既然你们能够容忍你们自己，那就去活着吧。而我，我恨我自己。但愿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像我从未存在过似的。

亨利　吕茜，我决不离开你。你怎么决定，我听你的。

〔稍停。

卡诺里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还是要拯救你们。

吕茜　你要招供？

卡诺里　该这么做。

吕茜　（愤慨地）我就对他们说你胡说。你完全是在瞎编。（稍停）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招供，你以为我会让你们碰我弟弟吗？

卡诺里　你弟弟要出卖我们的头头，而我要给他们设一个迷魂阵。

吕茜　这是一码事。他们眼睛中胜利的神情是一样的。

卡诺里　吕茜，你也是出于自尊才让我们弄死弗朗索瓦的喽？

吕茜　你白费口舌，你永远不能使我受良心的责备。

团丁乙　还有两分钟。

卡诺里　亨利！

亨利　我听她的决定。

卡诺里　（向吕茜）你为什么要想着这帮子人？六个月以后，他们将统统龟缩在地窖里不敢露面，从气窗往里扔进一颗手榴弹，就能使我们这段历史永远结束。剩下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世界以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咱们的伙伴们以及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

吕茜 我已经冷漠无情了。我感到孤单。我只能想到我自己。

卡诺里 （温和地）难道在这人世间你真的一无留恋吗？

吕茜 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败坏了。

卡诺里 那么……

〔他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向团丁们跨出一步。下雨了，开始是稀稀拉拉的淅沥小雨，后来是急促密集的滂沱大雨。

吕茜 （急切地）怎么啦？（低声而缓慢地）下雨了。（一直走到窗口，看下雨。稍停）我三个月没有听见雨声了。（稍停）我的天哪，在这段日子里，一直晴天，叫人难受。我已记不起来了，我还以为要永远生活在阳光下。雨下得多大啊！一会儿就能闻到泥土的湿味了。（她的双唇颤抖起来）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亨利和卡诺里来到她的身旁。

亨利 吕茜！

吕茜 我不愿意哭，否则我会变成一头畜生的。（亨利搂住她）放开我！（大喊）我愿活着，我愿活着！（伏在亨利的肩头抽噎）

团丁甲 （走上前来）怎么样，到时间了。

卡诺里 （看了吕茜一眼后，向着团丁）去告诉你的头头们，说我们愿招。

〔团丁下。稍停。

吕茜 （镇静过来）真的吗？我们能活下去？我可是已经置身在另一个世界里了……你们看看我，对我笑笑。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微笑了……我们这样做对吗，卡诺里？我们做得对吗？

卡诺里 我们做得对。应该活下去。（向一个团丁走去）去告诉

你的头头们，说我们愿招。

〔团丁下。

第四场

〔除上场原有人物外，加上朗德里约、贝勒兰、克洛谢。

朗德里约　考虑得怎么样啦？

卡诺里　去格勒诺布尔的公路上，在四十二号界石处，你们走右首的小路。进林子五十米以后，你们看得见一个小树丛，矮林后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的头头就藏在里面，还有武器。

朗德里约　（向着团丁们）带十个人，马上出发。尽量抓活的来。把俘虏们重新押到上面去。

〔团丁们把俘虏们押出去。克洛谢迟疑片刻，悄悄随他们退场。

第五场

〔朗德里约、贝勒兰，后加克洛谢。

贝勒兰　你认为他们讲的是真话吗？

朗德里约　当然是真的。这是些畜生。（坐在讲台上）怎么样，我们到底还是制服了他们。你看见他们走出去时的神态了吧？他们没有进来的时候那样傲气了。（克洛谢进来。朗德里约和颜悦色）怎么样，克洛谢，我们制服他们了吧。

克洛谢　（漫不经心地搓着双手）是啊，是啊，我们制服了他们。

贝勒兰　（向着朗德里约）你让他们活命吗？

朗德里约　哦！不管怎么样，现在……（窗下响起一排枪声）怎么回事？（克洛谢用手捂起脸，不好意思地笑）克洛谢，你

没有……？

〔克洛谢笑着示意，没有执行命令。

克洛谢　我想这样更人道一点。

朗德里约　混蛋！

〔又响起一排枪声，朗德里约跑向窗口。

贝勒兰　算了吧！一二不过三。

朗德里约　我不允许……

贝勒兰　这样也好，在活着的人面前，我们脸上就光彩了。

克洛谢　过一会儿，谁也想不起这一切了。除了我们以外，谁也不知道。

〔响起第三排枪声。朗德里约直挺挺坐下。

朗德里约　哎唷！

〔克洛谢向收音机走去。转动旋钮。音乐。

——幕落

独　幕　剧

恭顺的妓女

（一九四六年）

罗大冈　译

人　物

丽瑟
黑人
弗莱特
约翰
吉姆士
参议员
男甲
男乙
男丙

第 一 景

〔美国南方某城市的一个房间。白墙。一张没有靠背的大沙发。右边是窗，左边是一扇门（通浴室）。台底一小前厅，通向门口。

第 一 场

〔丽瑟，黑人（稍后上）。

〔开幕前，台上有暴风雨般的嗡嗡声。丽瑟独自一人，身穿衬衣，使用电气吸尘机扫地。有人按门铃。她犹豫了一下，望了一下浴室的门。铃声又响。她关了吸尘机，去把浴室的门打开一半。

丽瑟 （轻声说）有人按铃，你别出来。（去开门。一个黑人在门口出现。一个白头发、又胖又高的黑人，笔挺地站着）怎么回事？你想必找错地方了！（稍停）你到底要干什么？说话呀！

黑人 （恳求）求求您，太太，求求您。

丽瑟 求什么呀？（仔细打量他）噢……那天在火车上的就是你吧？你到底没有让他们抓住？你怎么会找到我的住址的？

黑人 我想办法找到的，太太。我到处找啊。（作企图入门状）求求您！

丽瑟 别进来，我这儿有人。你到底要干什么？

黑人　求求您。

丽瑟　到底什么事？什么事呀？你要钱吗？

黑人　不，太太。（稍停）求求您，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丽瑟　对谁说呀？

黑人　对法官说。太太，请您就对他这样说吧。求求您，对他这样说吧。

丽瑟　我呀，我什么也不说。

黑人　求求您。

丽瑟　我什么都不说。我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愿再管别人的麻烦事了，你走吧。

黑人　您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干，难道我干了什么事吗？

丽瑟　你是什么都没干。我可不去见法官。法官跟警察全都一样，我看见他们就恶心。

黑人　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在外边转了一整夜圈子不敢回家，我实在吃不消了。

丽瑟　你就离开这个城吧。

黑人　各处车站上都有人监视。

丽瑟　谁在监视？

黑人　白人。

丽瑟　什么样的白人？

黑人　所有的白人。您今天还没有出门么？

丽瑟　没有。

黑人　街上人很多，老老少少。互不相识的人也聚在一块儿。

丽瑟　这是怎么回事？

黑人　这就是说，我只好在城里转圈子，一直转到他们把我捉住为止。每逢不相识的白人在一起交头接耳，必定有一个黑人要没命了。（稍停）请您去说我什么都没干，太太。对法官

这样说；对记者这样说。他们也许会登出来的。这样说吧，太太，这样说吧，这样说吧。

丽瑟 你别嚷。我这儿有人。（稍停）至于报纸，你别打那个主意。现在不是我出头露面的时候。（稍停）但如果他们逼我去作证人，我答应你对他们说实话好了。

黑人 您对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干么？

丽瑟 我就这样去说。

黑人 您可以对我起誓么，太太？

丽瑟 可以，可以。

黑人 对着上帝起誓，上帝的眼睛在看着我们。

丽瑟 啊！你给我滚吧！我已答应你，你该知足了。（稍停）滚吧！快滚呀！

黑人 （突然地）求求您，把我藏起来。

丽瑟 把您藏起来？

黑人 您不愿意吗，太太？您不愿意吗？

丽瑟 我？把您藏起来？去吧！（砰然把门关上，把黑人关在门外）别找麻烦。（转向浴室）你可以出来了。

〔弗莱特上，身穿衬衣，没有带假领，也没打领带。

第 二 场

〔丽瑟，弗莱特。

弗莱特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丽瑟 没有什么。

弗莱特 我以为是警察来了。

丽瑟 警察？你跟警察有什么来往吗？

弗莱特 我倒没有什么。我以为是来找你的。

丽瑟 （恼怒）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拿过别人一分钱！

弗莱特 警察从来没有找过你麻烦么？

丽瑟 反正，没说我偷过东西。（忙着摆弄电气吸尘机，暴风雨般的声音又响起来）

弗莱特 （被声音弄得很烦躁）咳！

丽瑟 （高声喊，想让对方听见）怎么了，亲爱的？

弗莱特 （高声喊）你把我耳朵震聋了。

丽瑟 （高声喊）马上就完。（稍停）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弗莱特 （高声喊）什么？

丽瑟 （高声喊）我对你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弗莱特 （高声喊）什么样子？

丽瑟 （高声喊）就是这样子。第二天早晨起来，我非洗澡不可，并且要用吸尘机扫地。（放下吸尘机）

弗莱特 （指着床）你顺手把床毯铺上吧。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床。我跟你说把床铺好，这样敞着，有那么一股罪过的味儿。

丽瑟 罪过？哪儿来的词儿？你是牧师吗？

弗莱特 不是。为什么问我是不是牧师？

丽瑟 你说话跟《圣经》一样。（注视他）不，你不是牧师，你打扮得太讲究了。让我瞧瞧你的那些戒指。（羡慕地）啊！告诉我，你很有钱吧？

弗莱特 是的。

丽瑟 大财主吗？

弗莱特 大财主。

丽瑟 那再好不过了。（用双臂围绕他的头颈，把嘴唇向他伸去）我觉得一个男子还是有钱的好，这样使人对他信任。

〔弗莱特犹豫着，没吻她，接着转过脸去。

弗莱特　收拾床吧。

丽瑟　好，好，好！我就收拾。（把床铺好，自己发笑）“有一股罪过的味儿。”要不然我还感觉不出来呢。亲爱的，你说吧，这罪过是你干的呀。（弗莱特作否认状）当然，这也是我的罪过。但是我良心上已有那样多的罪过……（坐在床沿强拉弗莱特坐在她身旁）来，坐在我们共同的罪过上。这是一个挺美的罪过，嗯，一个讨人喜欢的罪过，对不对？（笑）你别低着眼皮儿，你是不是怕我？（弗莱特很粗野地抱紧她）好痛，好痛！（他放开她）古怪的家伙！你看上去可不善良。（稍顿）你的小名叫什么？你不愿意告诉我吗？要知道，不知道你的小名使我怪别扭的。自己不肯说小名，这倒还是头一次。来我这儿的人很少说他们姓什么，这一点我也明白。可是小名！假如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名，叫我怎么分辨你们呢？把小名告诉我，告诉我吧，亲爱的！

弗莱特　不。

丽瑟　那么，就叫你“无名先生”。（站起来）等一下，我就快收拾好了。（移动几件东西）得，得，都整理好了。把椅子放在桌子周围，这样比较大方。你不认识卖图片的商店吗？我要在墙上挂些画。我箱子里有一幅画，很美的一幅，叫作《打破的水罐》；画的是一个女孩子，她把她的水罐打碎了，可怜的姑娘。那是幅法国画。

弗莱特　什么罐子？

丽瑟　我可说不清，她的罐子，想必她有一个罐子。我想要一幅《老祖母》，和《女孩子》配一对。老祖母在织袜子或在给她的孙儿们讲故事。啊！我要拉开窗帘，打开窗子。（她这样做）天气真好！你瞧，一天又开始了。（伸懒腰）啊！真舒

服：天气真好，我洗了一个舒服的澡，和你痛快地睡了一夜。我多么舒服，多么舒服！你来看看我窗外的风景，来！我这儿风景多美，全是树！这样显得阔气！你说，我运气不坏吧：一下子我就在繁华的市区找到了一间屋子。你不来看吗？你不爱你这城市吗？

弗莱特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我才爱它。

丽瑟　（突然地）清早刚醒就看见一个黑人不算晦气吧？

弗莱特　为什么？

丽瑟　我……有一个黑人在对面人行道上走过。

弗莱特　看见黑人总是晦气的。黑人，就是魔鬼。（稍停）关上窗子。

丽瑟　你可允许我给房间换换空气？

弗莱特　我跟你说关上窗子。好，拉上窗帘，开电灯。

丽瑟　为什么？就因为黑人吗？

弗莱特　糊涂虫。

丽瑟　这样好的太阳。

弗莱特　这儿不要太阳。我要你的房间就像昨夜一样。我跟你说关上窗子。太阳，我到外面就会有太阳。（站起，走向丽瑟，注视她）

丽瑟　（稍感不安）怎么啦？

弗莱特　没有什么。去拿我的领带来。

丽瑟　领带在浴室里。（丽瑟下。弗莱特很快地打开桌子的各个抽屉，翻寻；丽瑟拿着领带回来）你的领带在这儿！等等。（给他打上领带）你知道，我不常作过路客人的生意，因为这样得接待太多的新客人。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三四个上了岁数的先生们的外室。比如说，一个星期二来，一个星期四来，另一个来度周末。我告诉你，你虽然还年轻，可是你样

子倒很老成，也许你有时会起这个念头。好，好，我不说了。你瞧着办吧。瞧，你标致得像仙童一样。亲个嘴吧，漂亮小伙儿！吻我一下，慰劳慰劳！你不愿意吻我么？（他突然粗野地吻她，接着把她推开）唔！

弗莱特 你是个魔鬼。

丽瑟 你说什么？

弗莱特 你是个魔鬼。

丽瑟 《圣经》又来啦！你怎么啦？

弗莱特 没有什么。我觉得可笑。

丽瑟 你开玩笑的样子真特别。（稍停）你满意么？

弗莱特 满意什么？

丽瑟 （微笑着模仿他）"满意什么？"你真笨，我的小娃娃。

弗莱特 啊！对！很满意，很满意。你要多少钱？

丽瑟 谁跟你说这个？我问你是不是满意，你总可以客气点儿回答我吧。怎么啦？你并不满意么？啊！我可真没想到，你知道，我可真没想到。

弗莱特 闭嘴。

丽瑟 你夜里紧紧地抱着我，抱得那么紧。你还低声对我说你爱我。

弗莱特 你昨晚上喝醉了。

丽瑟 不，我没有醉。

弗莱特 不，你醉了。

丽瑟 我跟你说没有。

弗莱特 反正，我是醉了。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丽瑟 你全忘了，可惜得很。我在浴室脱的衣服，当我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满脸通红，你不记得吗？我还对你说："瞧我这只烤虾。"你不记得你要把灯熄灭，在黑暗中爱我吗？我

还觉得这样做更亲切，更有礼貌，你不记得吗？

弗莱特 不记得。

丽瑟 我们俩玩两个婴儿在一只摇篮里的把戏，你记得吧？

弗莱特 我叫你闭上嘴。晚上的事是晚上的事。大白天，别说这些。

丽瑟 （挑衅地）如果我高兴说这些事呢？你知道，我玩得真痛快。

弗莱特 啊！你玩得痛快。（他走到她跟前，轻轻地抚摸她的双臂，突然两手掐着她的脖子）当你们认为一个男人被你们耍着玩儿的时候，你们就开心了。（稍顿）夜里和你的事我全忘了，完全忘了。我只记得跳舞场，没有别的。其余的事，只有你记得，你一个人记得。（他掐紧她的脖子）

丽瑟 你干什么？

弗莱特 我掐你的脖子。

丽瑟 你弄得我好痛。

弗莱特 只你一个人记得。假如我再掐紧一点儿，世界上便再没有人记得起这一夜了。（他放开她）你要多少钱？

丽瑟 你要是把夜里的事忘了，那是我没有侍候好。侍候得不好，我不要你的钱。

弗莱特 别啰嗦；多少钱？

丽瑟 你听着：我是前天到这儿的，你是头一个来光顾的，我让头一个人白睡，不收钱，开个利市。

弗莱特 我用不着你白送。（把一张十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

丽瑟 我不要你的钞票；但是我要看看你怎样估我的身价。等一下，让我来猜猜看！（拿起票子，闭上眼睛）四十块钱？不，太多了，而且那样得有两张票子。二十块？也不是？那么，一定比四十块多。五十、一百？（当她说时，弗莱特静静地

笑着看她）算了，我把眼睛睁开吧。（注视票子）你没弄错吗？

弗莱特 我想不会。

丽瑟 你知道你给了我多少吗？

弗莱特 知道。

丽瑟 收回去，立刻收回去。（他用手势拒绝）十块钱！十块钱！去你的吧，像我这样的姑娘，只值十块钱。我的大腿，你瞧见过吗？（给他看两腿）还有我的乳房，你看见了！这是只值十块钱的乳房吗？把你的票子拿回去，趁我没发脾气，赶紧滚罢！十块钱！大爷吻遍了我全身，大爷老要再干一次，大爷要我给他讲我的童年；可是今天早晨，居然大发脾气，给我脸色看，像把我包了月一样；这才给多少钱呢？不是四十块，不是三十块，不是二十块，只有十块钱！

弗莱特 这种像猪一样的肮脏事，给十块钱够手宽的了。

丽瑟 你自己才是猪呢！你是哪儿钻出来的，乡下佬？你母亲想必是一个大大的贱货，要不然她为什么没有教给你怎样尊敬妇女？

弗莱特 你闭嘴不闭？

丽瑟 大贱货！大贱货！

弗莱特 （用低沉严重的声调）我劝你，小丫头：如果你不愿被掐死的话，对我们这里的男子不要老提他们的母亲。

丽瑟 （走到他前面）掐死我吧！你掐死我瞧瞧！

弗莱特 （后退）安静点儿。（丽瑟在桌上拿起一个小磁瓶，显然想要向他头上砸过去）再加你十块钱，你可得安静点儿。要不然，我叫人把你关起来！

丽瑟 你，你叫人把我关起来？

弗莱特 我。

丽瑟　你？

弗莱特　正是我。

丽瑟　我才不信呢。

弗莱特　我是克拉克的儿子。

丽瑟　哪个克拉克？

弗莱特　参议员。

丽瑟　真的吗？那我是罗斯福的女儿。

弗莱特　你在报上看见过克拉克的照片么？

丽瑟　见过……那便怎样？

弗莱特　瞧这个。（拿出一张照片给她看）我在他旁边，他扶着我的肩膀。

丽瑟　（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嘿！你父亲他多体面！让我瞧瞧。

〔弗莱特从她手里抢回照片。

弗莱特　瞧瞧就行了。

丽瑟　他真体面。他神气那么公正，那么严肃。人们说他说话像蜜一样甜，真的吗？（他不回答）花园是你家的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看起来好像很大。坐在大椅子上的小姑娘们，是你的妹妹们吗？（他不回答）你家的房子是在小山坡上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那么，早晨，吃早点的时候，你从窗口看得见全城了？

弗莱特　是的。

丽瑟　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打钟通知你们？你回答呀。

弗莱特　有人打锣。

丽瑟　（出神）打锣！我简直不懂。我呢，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家庭和这样一所住宅，得给我一笔钱，我才肯在外面过夜……

（稍停）刚才我说了你妈，我向你赔个不是吧：刚才我生气了。照片上也有她吗？

弗莱特 我对你说过，不许你当我的面提起我母亲。

丽瑟 好吧，好吧！（稍停）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不回答）如果男女关系使你恶心，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呢？（他不回答；她叹气）得，既然到这地步，我只好想法子对你的脾气慢慢习惯吧。（稍停。弗莱特在镜前拢头发）

弗莱特 你从北方来？

丽瑟 对啦。

弗莱特 从纽约来？

丽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弗莱特 刚才你提到过纽约。

丽瑟 谁都能提到纽约，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弗莱特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呆下去？

丽瑟 我在那儿呆腻了。

弗莱特 惹了什么麻烦吧？

丽瑟 那还用说，是我自己招的。有人天性就是这样。你看见这条蛇吗？（她给他看一只镯子）这是不吉利的东西。

弗莱特 那你为什么戴它？

丽瑟 既然有这么只镯子，我就得戴着。听说蛇报起仇来很可怕。

弗莱特 那黑人要强奸的就是你吗？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你是前天六点的快车到这儿的？

丽瑟 对啦。

弗莱特 那么一定是你。

丽瑟 谁也没有想强奸我。（略带辛酸的笑）强奸我？你想得

倒好!

弗莱特　是你，韦伯斯特昨天在跳舞场里对我说的。

丽瑟　韦伯斯特?（稍停）原来如此!

弗莱特　什么?

丽瑟　原来昨天你的眼睛发亮就为的是这个。这一说引你上劲儿了?是不是?坏蛋!亏你有那么慈祥的父亲。

弗莱特　蠢货!（稍停）如果我知道你和黑人睡过觉……

丽瑟　那又怎样?

弗莱特　我有五个黑人听差。有人给我打电话，他们之中的一个拿起电话筒来，在递给我之前还得擦一擦哩。

丽瑟　（赞叹地吹哨）我明白。

弗莱特　（和缓地）我们这儿不很喜欢黑人，也不很喜欢跟黑人胡搞的白种女人。

丽瑟　够了。我没什么跟黑人过不去的地方，但是我不愿意他们碰我一下。

弗莱特　谁知道?你是魔鬼，黑人也是魔鬼。（突然）那末他想强奸你吗?

丽瑟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弗莱特　他们两人走进你的车厢，过了一会儿，他们扑到你身上。你喊救命，白人们来了。一个黑人抽出他的刮脸刀，一个白人一枪打死了他。另一个黑人逃跑了。

丽瑟　这就是韦伯斯特对你讲的吗?

弗莱特　对啦。

丽瑟　他从哪儿知道的?

弗莱特　全城都在谈论这件事。

丽瑟　全城?这真是我的运气。你们全闲着没有别的事干吗?

弗莱特　经过的情况是不是就像我说的那样?

丽瑟　完全不对。两个黑人很安静地待在那儿聊天。他们连看都没有看我。随后，上来了四个白人，有两个来纠缠我。他们刚赢了一场橄榄球，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说有黑人的臭气，要把那两个黑人从车门口扔出去。两个黑人拚命招架；到末了，一个白人眼上挨了一拳，这下子他掏出手枪来开了枪。就是这么回事。正巧车进了站，另一个黑人跳车跑了。

弗莱特　人们认得他，让他等着吧！（稍停）要是让你到法庭上去，你也这么说吗？

丽瑟　可是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弗莱特　回答我。

丽瑟　我不会去见法官。我跟你说过，我就怕惹是生非。

弗莱特　你一定得去。

丽瑟　我不去。我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

弗莱特　他们会来找你的。

丽瑟　那我就把我所看见的直说出来。(稍停)

弗莱特　你要干的是什么事，你意识到了吗？

丽瑟　我要干什么事？

弗莱特　你要替一个黑人作证，反对一个白人。

丽瑟　如果白人有罪，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

弗莱特　他没有罪。

丽瑟　他既然杀了人，就有罪。

弗莱特　犯了什么罪？

丽瑟　杀人罪！

弗莱特　但他杀的是一个黑人呀。

丽瑟　那又怎样？

弗莱特　要是每杀一个黑人就犯罪……

丽瑟　他没有权杀死黑人。

弗莱特 什么权?

丽瑟 他没有权杀死黑人。

弗莱特 你说的那个“权”是从北方来的。无论犯罪不犯罪，你反正不能让一个跟你同种的人受罚。

丽瑟 我不愿意使任何人受罚。别人要是问我，我就把我看见的事照直说出来。(稍停。弗莱特走到她面前)

弗莱特 你跟这黑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保护他?

丽瑟 我根本不认识他。

弗莱特 那又为什么?

丽瑟 我要说真话!

弗莱特 真话!一个值十块钱的妓女要讲真话!没有什么真话：只有白人和黑人。这儿有一万七千白人，两万黑人。我们这儿不是纽约，我们不能开玩笑。(稍停)汤麦斯是我的表兄。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汤麦斯——杀黑人的那个人，是我的表兄。

丽瑟 (惊诧)啊!

弗莱特 他是个正派人。你对这是无所谓的；可他是个正派人啊。

丽瑟 一个老挨着我挤，老想撩起我的裙子的正派人。别跟我提这样的正派人了!怪不得你跟他是一家。

弗莱特 (抬手要打)脏货。(控制住了自己)你是魔鬼，跟魔鬼在一起，人只能干坏事。他撩了你的裙子，开枪打死了一个肮脏的黑人，这算得了什么!这都是未加思索的举动，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汤麦斯是一个首领，这才算回事。

丽瑟 这有可能。但是那个黑人什么也没干。

弗莱特 一个黑人总不干好事。

丽瑟 我决不把一个人出卖给警察。

弗莱特　要不出卖他，就得出卖汤麦斯。无论如何，你反正得出卖一个。由你选择吧。

丽瑟　得啦。为了换个地方，我现在掉在牛屎堆里了，一直陷到脖子。（对着她的镯子）脏东西，烂东西，除了这种倒霉的事，你反正干不了别的。（她把它扔到地上）

弗莱特　你要多少钱？

丽瑟　我一分钱也不要。

弗莱特　五百块。

丽瑟　一分钱也不要。

弗莱特　挣五百块钱，你一夜一夜地得干多少回。

丽瑟　特别是碰到像你这样的吝啬鬼。（稍停）昨天晚上你招呼我，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弗莱特　不错！

丽瑟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丫头，让我送她回家，顺便让她接受这笔买卖。"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你尽管捏着我的手，心里可冷得像冰一样，你在想，我怎么能使她上钩呢？（稍停）但是，告诉你，小子，如果你是来跟我谈你的这个勾当，你没有和我睡觉的必要。嘿？为什么你要跟我睡觉呢？坏蛋，为什么你要同我睡觉呢？

弗莱特　鬼晓得为什么。

丽瑟　（哭倒在一张椅子上）坏蛋，坏蛋，坏蛋！

弗莱特　五百块钱！上帝呀，别哭了！五百块钱！别哭！别哭！得啦，丽瑟，丽瑟，懂事点儿，五百块钱！

丽瑟　我不懂事。我不要你的五百块钱，我不愿意作假见证！我要回纽约，我要走，我要走，（有人按门铃。她立刻不说了。铃又响。她低声说）怎么回事？你别出声。（拉长的铃声）

我决不开门。你安静地呆着。

〔敲门声。

门外 开门，是警察。

丽瑟 （低声）警察，我早就知道会来的。（她指着那镯子）都是它招来的。（她俯身，拾起镯子，戴上）还是戴着它好些。（对弗莱特）你藏起来。

〔敲门声。

门外 警察！

丽瑟 你藏起来呀！到洗澡间去。（他不动。她用全力推他）快去，去呀！

门外 你在那儿吗，弗莱特？弗莱特，你在里边吗？

弗莱特 我在这儿。（他推开她。她发愣地注视他）

丽瑟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弗莱特去开门。约翰和吉姆士上。

第 三 场

〔丽瑟，弗莱特，约翰和吉姆士。

〔大门敞开着。

约翰 我是警察。丽瑟·麦克·凯，就是你吗？

丽瑟 （置之不理，继续注视弗莱特）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约翰 （摇她的肩膀）跟你说话，回答！

丽瑟 啊？是，就是我。

约翰 你的证件？

丽瑟 （控制着自己，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权利来问我？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约翰指指他的星章）谁都能佩戴星章。你们是这位先生的同伙，你们是商量好了来叫我上当的。

约翰 （拿出警察证送到她鼻子底下）你认识这个吗？

丽瑟 （指着吉姆士）他呢？

约翰 （对吉姆士）把你的证件给她看。（吉姆士给她看证件。丽瑟注视证件，一句话不说，走到桌边，找出她的身分证交给他们。约翰指着弗莱特）你昨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的？卖淫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丽瑟 你们有把握吗？没有公文就闯进别人家里，你们敢肯定有这样的权利吗？你们不怕我去告发吗？

约翰 你用不着替我们担心。（稍停）问你，是不是你把他带到你家来的？

丽瑟 （自从两个警察进来以后，她变了态度。她变得更强硬，更粗野了）别白费脑筋了。自然，我把他带到我家来了。可是，我让他白睡了觉。这回你们没话可说了吧？

弗莱特 你们在桌上可以找到两张十元的钞票，那是我的。

丽瑟 怎能证明是你的？

弗莱特 （不看她，对其他两个人）我昨天早上从银行里取出来的票子，还有二十八张，都是连号的。你们只要对对号码就行了。

丽瑟 （强烈地）我没要，我没有要他的脏钱，我刚才冲着他的脸把票子扔还他了。

约翰 如果你不要，票子为什么还在桌上？

丽瑟 （寂静片刻）我算是完啦！（用一种麻木的神气注视弗莱特，用差不多已是温和的声音说）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对警察）好吧，你们要我怎么样？

约翰 你坐下。（对弗莱特）你都对她讲了吗？（弗莱特点头）我叫你坐下。（把她摔在圈椅上）如果有你的书面证词，法官同意释放汤麦斯。（拿出一张纸）证词已经写好，你只要签

名就行。明天，得按手续讯问你。你认识字吗？（丽瑟耸耸肩，他递给她一张纸）看完了就签字！

丽瑟 这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约翰 那也可能。假的又怎么样？

丽瑟 我决不签字。

弗莱特 把她带走。（对丽瑟）监禁十八个月。

丽瑟 十八个月，好。等我出来的时候，我要你的命。

弗莱特 那也得看我允许不允许。（对警察）你们得给纽约打电报，我相信她在那儿也惹了麻烦。

丽瑟 （赞叹地）你下流得像一个下贱女人。我做梦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能这么下流！

约翰 快决定。要不你就签字，要不我把你带到监狱里去。

丽瑟 我宁愿坐牢，也不撒谎。

弗莱特 你不撒谎，烂污货！你整夜干的是什么勾当？当你叫我"我的亲人，我的爱，我的小宝贝"的时候，你不是在撒谎吗？当你哼哼着，为使我相信我使你快乐的时候，你不是在撒谎吗？

丽瑟 （挑衅地）我说谎对你有利，是吗？不，我没有说谎。（他们互相注视，弗莱特终于避开了她的眼光）

弗莱特 够了，我的钢笔在这儿，你给我签字。

丽瑟 你收起来吧！

〔寂静片刻。三个男人很为难。

弗莱特 瞧！我们到了这步田地！他是全城最好的一个人，但他的命运却取决于一个丫头的任性。（来回左右踱步，又突然走向丽瑟）你瞧瞧他！（给她看一张照片）在你母狗一般的生活里，你见识过不少男子。可有多少像他那模样的吗？你瞧这额角，瞧这下巴，瞧他制服上的勋章。不，不，你别转

过脸去。瞧，这就是你的牺牲品，欣赏欣赏吧。你看他多么年轻！样子多么神气！多么漂亮！你放心吧，十年以后，他出监狱的时候，他会比一个老头儿还要衰老，他的头发和牙齿也要掉了。你得意吧，你干的好事。直到今日，你还在人家口袋里偷钱，这一下你可挑了最有为的一个人，你要他的命。你怎么不开口？你连骨头都烂了吗？（推她跪下）跪下，娼妓！这个人，你要使他身败名裂，在他的照片前面跪下！

〔参议员克拉克由开着的大门口进来。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加参议员。

参议员　放开她。（对丽瑟）您起来。

弗莱特　您好！

参议员　您好！您好！

约翰　您好！

约翰　（对丽瑟）这是克拉克参议员。

参议员　（对丽瑟）您好！

丽瑟　您好！

参议员　好，大家都介绍了。（注视丽瑟）就是这位姑娘？她样子多么可亲。

弗莱特　她不肯签字。

参议员　她完全有理。你们没有权利跑到她家里来。（看见约翰，做出一个不满的姿势，更强调地说）一点也没权利；你们对她很蛮横，想叫她违反良心说话，这不是美国人办事的方式。是不是那黑人强奸了你，孩子？

丽瑟　没有。

参议员　好极了，现在完全清楚了。您看我的眼睛，（注视她）我敢担保她没有撒谎。（稍停）可怜的玛利。（对其余的人）得啦，孩子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向小姐道个歉。

丽瑟　谁是玛利？

参议员　玛利？是我的姐姐，不幸的汤麦斯的母亲。她将要为汤麦斯的事而难过死的，怪可怜的老太太。再见，孩子。

丽瑟　参议员！

参议员　什么，我的孩子？

丽瑟　我后悔……

参议员　既然您说了真话，有什么可后悔的？

丽瑟　我后悔……这样的真话。

参议员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谁也没有权力向您要一个假的证词。（稍停）不，您别再想她了。

丽瑟　想谁？

参议员　想我的姐姐。您刚才没想我的姐姐吗？

丽瑟　想啦！

参议员　孩子，我很了解您。要不要我对您说说您脑子里想些什么？（模仿丽瑟）“我要是签了字，参议员就会到可怜的老太太家里去找她，对她说：‘丽瑟·麦克·凯是一个好姑娘，是她把你的儿子还给你的。’她会含着泪微笑，并且说：‘丽瑟·麦克·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被社会唾弃的苦命人，可能会有一位顶纯朴的老太太，在她的大住宅里想到我，会有一位美国母亲把我记在心头。”可怜的丽瑟，别再想这些了。

丽瑟　她头发白了吗？

参议员　全白了。但是面孔还年轻。假如您看见过她的微笑……

可她再也不会微笑了。再见。明天，您去对法官说真话吧!

丽瑟　您要走吗?

参议员　对，可不是，我要到她家里去。我应当把我们的谈话告诉她。

丽瑟　她知道您在我这儿吗?

参议员　由于她的请求，我才来的。

丽瑟　上帝！她等着回音吧？要是您去对她讲，我拒绝签字，她会恨死我的!

参议员　（把两只手放在她双肩上）可怜的孩子，我不愿处在您的地位。

丽瑟　真倒霉！（对她的镯子）下贱东西，都是你闹的!

参议员　怎么回事?

丽瑟　没有什么。（稍停）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幸的倒是黑人没有真的把我强奸了!

参议员　（感动）我的孩子!

丽瑟　（忧愁地）如果那样的话，可以使您们多么高兴；对于我，那倒也不至于太痛苦。

参议员　谢谢。（稍停）我多么想帮您忙。（稍停）可惜！事实终归是事实。

丽瑟　（忧愁地）对啊。

参议员　事实是黑人没有强奸您。

丽瑟　（同样的表情）对啊。

参议员　对。（稍停）不用说，这是起码的真理。

丽瑟　（不懂）起码的……

参议员　是啊，我的意思说，这是一种……平民百姓的真理。

丽瑟　平民百姓的？这不算是真理么?

参议员　算，算，为什么不算？可是……有种种不同的真理。

丽瑟 您认为黑人把我强奸了吗?

参议员 没有，没有。他没有强奸您。从某一种观点上看，他一点也没有强奸您。可是您瞧，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还常常不免犯错误；不过近几年来，错误稍微少一些罢了。在这一切上面，我跟您有不同的看法。

丽瑟 您有什么看法呢?

参议员 怎么跟您解释呢?您听着：现在我们设想，美国这个国家忽然出现在您面前，它将对您说些什么呢?

丽瑟 （恐慌地）我想它没有什么跟我说的。

参议员 您是共产党么?

丽瑟 那还了得!我当然不是。

参议员 那么，国家有很多话要对您说。它将对您说：“丽瑟，你现在必须在我的两个孩子之间选择一个。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办呢?应当保留着那个好的孩子。那么，让我们现在找出哪一个是好的。你愿意么?”

丽瑟 我愿意。可是，对不起，我刚才以为是您在说话。

参议员 我用国家的名义说话。（接着说）“丽瑟，你保护的这个黑人，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偶然出生在世上，天晓得他生在什么地方!我养活他，而他呢，他干些什么来报答我呢?什么也不干!他鬼混日子，小偷小摸，高兴就唱歌，买些粉红和翠绿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是我的孩子，我爱他就和爱别的孩子一样。但是我请问你：他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他要是死了，我连觉察都觉察不出来。”

丽瑟 您说得真好。

参议员 （继续用前面的声调）“反过来说，另一个，就是汤麦斯，他杀了一个黑人，这是很糟糕的。但是我需要他。他是

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们最老的世家之一的子孙，他在哈佛大学毕了业，他是军官——我需要许多军官；在他的工厂里，雇着两千工人——要是他死了，两千工人就会失业；他又是一个首领，一座反对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和犹太人的铜墙铁壁。他应该活下去，您呢，有义务保全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现在，您选择吧。”

丽瑟　您说得真好。

参议员　您选择吧！

丽瑟　（震惊）唵？对……（稍顿）您把我弄糊涂了，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

参议员　请您看我，丽瑟。您信任我吗？

丽瑟　是的，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您认为我能劝您做坏事吗？

丽瑟　不能，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那么就应该签字。这是我的笔。

丽瑟　您相信她会满意我吗？

参议员　谁？

丽瑟　您的姐姐。

参议员　她将永远地，像爱亲生女儿一样地爱您。

丽瑟　也许她会给我送花来？

参议员　那是完全可能的。

丽瑟　或者把她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我？

参议员　很可能。

丽瑟　我要把照片挂在墙上。（稍停。她激动地走来走去）真见鬼！（回身向参议员）我要是签了字，你们将怎样处置那黑人呢？

参议员　对那黑人！呸！（他把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假如您签了

字，全城都会把您当自己人。全城，城里所有的母亲。

丽瑟　但是……

参议员　难道您以为全城的人都会错吗？全城的人，连同牧师、神甫、医生、律师、艺术家、市长和他的官员，以及一切慈善机关全算在内，难道您以为他们都会错吗？

丽瑟　不，不，不是。

参议员　把手给我！（他强迫她签了字）行啦！我代表我的姐姐和我的外甥，代表我们城市的一万七千个白人，代表我在此地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向您致谢。把您的额头伸过来。（他吻她的额头）你们大家跟我来吧！（对丽瑟）晚上我再来看您，我们还有话要谈。（下）

弗莱特　（一边出门）再见，丽瑟。

丽瑟　再见。（他们都下了场。她精疲力竭地呆着，接着冲向门口）参议员！参议员！我不愿意！请您撕了那张纸吧！参议员！（她回到台中间，机械地拿起吸尘器）美国国家！（她插上插销）我看他们把我骗了！（她狂怒地用吸尘器扫地）

——幕落

第二景

（布景同上。前场十二小时以后。灯火齐明，窗开着，窗外夜色朦胧。人声喧腾，愈来愈响。黑人在窗口出现，跨过窗槛，跳到无人的房间中。他一直走到舞台的中间。有人按门铃。他藏在一块窗幔后面。丽瑟从浴室

中出来，一直走到大门口，打开门。

第 一 场

〔丽瑟，参议员，黑人（躲藏着)。

丽瑟 请进!（参议员上）怎样了?

参议员 汤麦斯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我代表他们母子，向您道谢。

丽瑟 她高兴么?

参议员 十分高兴。

丽瑟 她哭了么?

参议员 哭？为什么哭？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丽瑟 您跟我说过，她会哭的。

参议员 那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

丽瑟 她没有想到吧？对吗？她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坏女人，会替黑人作见证的。

参议员 她早已把自己托付给上帝了。

丽瑟 她觉得我怎样呢?

参议员 她谢谢您。

丽瑟 她没有问我长什么模样吗?

参议员 没有。

丽瑟 她觉得我是一个好姑娘吗?

参议员 她认为您做了您该做的事。

丽瑟 啊，真的吗？……

参议员 她希望您以后继续这样做。

丽瑟 对，对……

参议员 您瞧着我，丽瑟。（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您以后继续

这样做吗？您不愿意让她失望吧？

丽瑟 您别着急。我说过的话我再也收不回了。要不然，他们会把我抓去坐牢的。（稍停）外边这么叫喊是怎么回事呀？

参议员 没有什么。

丽瑟 这嚷劲儿我可受不了啦！（去关窗）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 我的孩子……

丽瑟 你肯定我们没有弄错，我真的做了我应当做的事吗？

参议员 绝对肯定。

丽瑟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您把我弄糊涂了；您想得快，我赶不上。几点钟了？

参议员 十一点。

丽瑟 离天亮还得有八个钟点。我觉得我没法儿合眼睡觉了。（稍顿）这里晚上跟白天一样的闷热。（稍顿）那个黑人呢？

参议员 什么黑人？啊！对，人们正在找他。

丽瑟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呢？（参议员耸耸肩，窗外人声愈来愈沸腾。丽瑟走到窗口）这股嚷劲儿到底为什么？拿着手电筒、带着狗的人走过去很多很多。这是提灯游行吗？要不然……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参议员先生！请您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参议员 （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我姐姐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丽瑟 （兴奋）是她给我的信吗？（她撕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又在信封内寻找，希望有信，没找到；于是揉皱了信封，将它扔在地上。她的声音变了）一百元。你们够满意了吧！您的儿子答应我五百元，您倒省下了一大笔钱！

参议员 我的孩子。

丽瑟 您替我谢谢您的姐姐。您对她说我宁愿要她一个小花瓶

儿，要不就是几双尼龙丝袜，只要是她亲手挑的任何一件东西；重要的是一番心意，对吗？（稍停）我上了您的大当了。（他们互相注视，参议员走近丽瑟）

参议员 我谢谢您，我的孩子；我想和您单独谈一谈。您现在精神混乱，您需要我的支持。

丽瑟 我尤其需要钱，但是我想咱们俩好商量。（稍停）我一向喜欢上年纪的人，因为他们看上去叫人尊重，可是现在，我开始产生了疑问，是不是上年纪的人比别人更滑头。

参议员 （开心）滑头！啊，我愿意让我的同事们来听听。多么可爱的天真爽直！您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您身上有些地方却还是干净的。（抚摸她）是，是，有些地方……（她任他抚摸，一动不动，但脸上显出轻蔑的神气）我一会儿再来，不要送我。（参议员下。丽瑟站着发愣。她拿起一百元的票子，揉皱以后，扔在地上，随身倒在椅子上，呜呜地啼哭起来。外面，吼叫声越来越近。远处有枪声。黑人从躲藏处出来，站在丽瑟面前。她一抬头，失声惊呼）

第 二 场

〔丽瑟，黑人。

丽瑟 啊！（稍停，站起来）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的。我准知道你要回来的。你从哪儿进来的？

黑人 跳窗子进来的。

丽瑟 你要干什么？

黑人 请您把我藏起来。

丽瑟 我对你说不行。

黑人 太太，您听见这些人了吗？

丽瑟 听见了。

黑人 他们已经在开始追捕了。

丽瑟 追捕什么?

黑人 追捕黑人。

丽瑟 啊!(停顿良久)你有把握他们没看见你进来么?

黑人 有把握。

丽瑟 如果他们捉住你,将怎样处置你?

黑人 汽油。

丽瑟 什么?

黑人 汽油,(用手势解释)他们要把我浇上汽油,然后点火。

丽瑟 我懂了。(走到窗前,拉上窗幔)你坐下。(黑人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去)你偏偏又到我这儿来,我算是一辈子缠不清了。(差不多恐吓地向黑人逼近一步)我怕惹事,你明白么?(用脚蹬地)腻烦死了!腻烦死了!腻烦死了!

黑人 太太,他们以为我冒犯了您。

丽瑟 那便怎么样?

黑人 所以他们不会到这儿来找我。

丽瑟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黑人 因为他们以为我冒犯了您。

丽瑟 你知道谁跟他们讲的吗?

黑人 不知道。

丽瑟 我讲的。(停顿良久。黑人注视她)你觉得怎么样?

黑人 太太,您为什么干这种事?啊!您为什么干这种事?

丽瑟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黑人 他们的心是狠毒的。他们要用鞭子抽打我的眼睛。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并没有对不起您呀。

丽瑟 噢!不,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不可能知道你多么对不

起我呀！（稍停）你不想掐死我吗？

黑人　他们时常逼着人讲出违心的话。

丽瑟　对啊，时常这样。如果他们强迫不成，他们就用花言巧语把人弄糊涂。（稍停）怎么？你不掐死我？不？你这个人倒不坏。（稍停）我把你藏到明天晚上。（他想走近她）别碰我！我不喜欢黑人。（窗外喧哗声与枪声齐作）他们越来越近了。（走到窗前，撩起窗幔，看街上）咱们完蛋了！

黑人　他们在干什么？

丽瑟　街道口都有人把守着，现在正挨户搜查。你不该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人看见你进这条街了。（又瞧窗外）得，现在轮到搜查咱们了。他们上楼来了！

黑人　有多少人？

丽瑟　五六个人。其他的人在下面等着。（回到他面前）你别发抖，你别发抖，上帝呀。（稍停。对她的镯子）瘟蛇！（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践踏）下流东西！（对黑人）谁叫你到我这儿来！（黑人站起，预备逃走）站住。你要是出去，你就完蛋了。

黑人　上房顶。

丽瑟　在这样的月光底下？如果你愿意做他们的枪靶子，你就去吧！（稍停）别忙。他们在到咱们这里以前，还有两层楼要搜查。我跟你说不要发抖。（沉默片刻。她前后左右地走。黑人极颓丧地坐在椅子上）你身上没有枪吗？

黑人　哦！没有。

丽瑟　行。（在一个抽屉中翻寻，拿出一把手枪）

黑人　太太，您要干什么？

丽瑟　我要给他们开门，请他们进来。他们用什么“白发老母”、“光荣战士”和“美国国家”骗了我二十五年。可是我现在

明白了。他们不能把我哄到底。我要打开房门，对他们说：“黑人就在这儿，黑人就在这儿。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他们用诡计哄我签了一张假证词。我当着仁慈的上帝起誓证明，他什么也没干。”

黑人 他们不会相信您的。

丽瑟 那也可能。可能他们不相信我！那时你就用手枪瞄准他们，要是他们不走，你就开枪。

黑人 还有别的人会来的。

丽瑟 再来别人，你再开枪。尤其，如果你看见参议员的儿子，千万别放过他，因为都是他一手捣的鬼。咱们跑不了啦，对不对？反正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乱子。因为，你知道，要是他们在我这儿找着你的话，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的。那么，还不如大伙儿一起完蛋的好。（递给他手枪）拿着！我叫你拿着。

黑人 太太，我不能。

丽瑟 什么？

黑人 我不能开枪打白人。

丽瑟 真的吗？他们可不会这样客气。

黑人 他们是白人，太太。

丽瑟 那又怎样？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就有权像宰猪一样放你的血吗？

黑人 他们是白人。

丽瑟 笨蛋！我看，你跟我差不多，你跟我一样窝囊。好吧，如果大家都同意……

黑人 太太，为什么您自己不肯开枪呢？

丽瑟 我跟你说我是蠢货。（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他们来了。（急促地笑了一声）瞧咱们这副嘴脸。（稍停）快跑到浴室里

去。别动，憋住气。（黑人听命。丽瑟等着。门铃响了。她在胸前画十字，拾起镯子，去开门，有三个带着枪的人进来了）

第三场

〔丽瑟，三个男人。

男甲　我们来找一个黑人。

丽瑟　什么黑人？

男甲　在火车里强奸了一个白种女人，并且用剃刀扎伤了参议员的外甥的那个黑人。

丽瑟　活见鬼，不应当到我这儿来找他！（稍停）你们不认识我吗？

男乙　认识，认识，认识。前天我看见您下火车的。

丽瑟　对极了。因为他强奸的就是我，你们明白吧。（众人哄然。他们用充满惊诧、贪欲及憎恶的眼光注视她，并略向后退）要是他闯到这儿来，我就叫他尝尝厉害。

〔众人笑。

男丙　您不想瞧绞死这黑人吗？

丽瑟　等你们抓住了他，就来叫我。

男丙　这就快了，我的小甜姐儿，我们知道他就藏在这条胡同里。

丽瑟　祝你们顺利。（众人下。她关上门。把手枪放在桌上）

第四场

〔丽瑟，黑人。

丽瑟 你可以出来了。（黑人出来，跪下，吻她连衣裙的边缘）我跟你说过不要碰我。（注视他）既然全城的人跟着你跑，想必你是个古怪家伙。

黑人 太太，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什么也没干。

丽瑟 他们说，一个黑人没有不干坏事的。

黑人 我从来没有干过坏事。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丽瑟 （用手摸自己的额头）我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稍停）话说回来，全城的人总不能大家都错了吧。（稍停）他妈的！我简直完全糊涂了！

黑人 就是这样，太太。白人一向是这样的。

丽瑟 你也觉得你有罪吗？

黑人 是的，太太。

丽瑟 可是你什么也没有干呀！

黑人 没有，太太。

丽瑟 可是，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老是叫人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黑人 他们是白人。

丽瑟 我自己也是个白人。（稍停。外面脚步声近）他们下楼去了。（不由自主地靠近他。他颤抖起来，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脚步声渐渐地远去。寂静。她突然挣脱黑人）你瞧？我们两个真孤立，像两个孤儿。（门铃响。他们屏息地听着。铃又响）快到洗澡间去。（有人打门。黑人藏起来，丽瑟去开门）

第五场

〔弗莱特，丽瑟。

丽瑟 你疯了？你为什么打我的门？不行，不许你进来。你那一

套我已经瞧够了。滚开！滚开！下流东西，滚开！滚开！（他推开她，关上门，抱住她的肩头。长时间的沉默）怎么着？

弗莱特　你是魔鬼！

丽瑟　你要砸破我的门就为的来跟我说这个吗？瞧你这副嘴脸！你从哪儿来？（稍停）回答呀！

弗莱特　他们抓住了一个黑人。不是该抓的那个。可是他们也把他打得半死。

丽瑟　后来呢？

弗莱特　我刚在那边帮忙。

丽瑟　（吹口哨）我明白。（稍停）人家毒打黑人，大概你瞧着挺过瘾吧？

弗莱特　我想跟你睡觉。

丽瑟　什么？

弗莱特　你是魔鬼！你把我的魂都迷住了。我刚才跟他们在一起，拿着手枪，那黑人吊在树枝上摇摆。我一瞧黑人，一边想，我要跟你睡觉。这可有点儿不正常。

丽瑟　放开我！我叫你放开我！

弗莱特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妖婆，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邪道？刚才我眼睛盯着黑人，可是看见的却是你。我看见你在火焰上摆动。我开了枪。

丽瑟　脏货！放开我，放开我呀！你是个杀人的凶手！

弗莱特　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花招？你粘在我身上，好像牙齿粘在牙床上。我到处都看见你，看见你的肚子，你的母狗肚子；我双手感觉到你身体的温热；我的鼻孔嗅到你的气味。我一口气跑到这儿，不知道是要杀死你，还是要用暴力占有你。现在，我才明白了。（突然把她放开）但是我不能为了

一个妓女而入地狱。（又走近她）你今天早晨对我说的话是真的吗？

丽瑟　什么话？

弗莱特　说我让你得到乐趣？

丽瑟　别跟我闹。

弗莱特　你要起誓说这是真的。你要起誓！（扭她的手腕。浴室内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什么？（静听）有人在这儿。

丽瑟　你发疯了。什么人也没有。

弗莱特　可不，有人在浴室里。（向浴室走去）

丽瑟　不许进去。

弗莱特　你瞧，可不是有人在里边。

丽瑟　这是我今天的主顾，一个肯花钱的主儿。嘿，这一下你满意了吧？

弗莱特　主顾？你再不能接客了。永远不能接了。你是属于我的（稍停）我要瞧瞧那人是什么嘴脸。（嚷）出来！

丽瑟　（嚷）别出来。别出来上当。

弗莱特　你这个婊子！（猛然推开她，走到浴室门口，打开门。黑人出来）就是这家伙，你的主顾？

丽瑟　我把他藏在这儿，因为人们要害他。你别开枪，你明知道他没有罪。（弗莱特掏出枪，黑人突然冲过来，出其不意地把弗莱特推开，就向外跑。弗莱特在后面追。丽瑟跟到房门口。弗莱特和黑人跑远了。丽瑟在嚷）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幕后枪响了两下。她回到室中，面孔恶狠狠的，走到桌前，拿起手枪。弗莱特回来。她转身向他，背向着观众，拿枪的手放在背后。弗莱特把他的手枪掷在桌上）好哇，你把他打死了？（弗莱特不回答）好的。现在可该轮到你了。（用手枪瞄准他）

弗莱特 丽瑟！我家里有老母亲。

丽瑟 闭上你的狗嘴！甭想再哄骗我了。

弗莱特 （慢慢向她走去）头一个克拉克单独开垦了整整一座森林。他亲手杀了十六个印第安人，最后中了埋伏丧了命。他的儿子几乎建筑了整整这个城市；他和华盛顿彼此称兄道弟，他为了合众国的独立牺牲在约克敦战场上。我的曾祖是旧金山“警卫党”的领袖，大火灾的时候，救了二十二个人的命。我的祖父回到这个城里安家。他完成了密西西比运河的工程，他当过州长。我的父亲是参议员！我将来也要接替他当参议员！我是他的独生子，克拉克家族传宗接代的人。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克拉克家族建立的。它的历史就是我家的历史……阿拉斯加、菲律宾、新墨西哥都有我们克拉克家的人。你敢向全美国开枪吗？

丽瑟 你再向前走一步，我就崩了你！

弗莱特 开枪吧！你开枪呀！你瞧，你不敢。像你这么一个丫头，不能向我这样一个男子汉开枪。你是谁？你活在世上干些什么？你连自己的祖父是什么人都不见得知道吧。我呢，我有权力活下去，有许多事业要做，人们等待着我。把手枪给我！（丽瑟把手枪交给他，他随手把枪放进衣袋）至于那个黑人，他跑得太快了，我没打中他。（稍停。他用手臂抱住她的双肩）我要把你安置在小山坡上，在河的那一边，在一所有花园的漂亮住宅里。你可以在大花园里散步。可是我禁止你出去。我是顶爱吃醋的。我每星期去瞧你三次，天一黑我就到；星期二、星期四，加上周末。你将有几个黑人供你使唤，还有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大把的钱。可是你得顺着我的性子，我任性的地方可多着哩！（丽瑟渐渐地依偎在弗莱特怀中）我让你痛快了？真的吗？回答，真的吗？

丽瑟 （疲乏地）对，是真的。

弗莱特 （轻轻拍她的面颊）这么着，一切都上轨道了。（稍停）我的小名叫弗莱特。

——幕落

七 幕 剧

脏　　　手

（一九四八年）

林秀清 译

人　　物

贺德雷
雨　果
奥尔嘉
捷西卡
路　易
亲　王
史力克
乔　治
卡尔斯基
法朗兹
查　理
伊　凡

第一幕

〔奥尔嘉家中。
〔大路旁一座小房子的底层。右侧有一扇正门和一扇百叶窗紧闭着的窗户。尽里有一部电话放在一个带抽屉的衣柜上。左侧靠后有一扇门。屋里摆着桌子和椅子；都是一些七拼八凑的不值钱的家具。可以感觉到：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对陈设是毫不在意的。在屋子左边，门旁有一个壁炉，上面挂着一面镜子。大路上不时有汽车驶过，发出呜呜声和喇叭声。

第一场

〔奥尔嘉先出场，雨果后出场。
〔奥尔嘉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正在转动收音机的旋钮。先是杂音，后来听见一个相当清晰的声音。
〔播音员："德军全线撤退。苏军已占领距离伊利里亚国境四十公里的克雪纳尔。伊利里亚的军队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在拒绝战斗。很多倒戈者已经跑到联盟国一边去了。伊利里亚人民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的。我们理解伊利里亚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深厚感情，我们还……"
〔奥尔嘉关掉收音机，声音中断。她动也不动，眼睛直

瞪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她吃了一惊。又有人敲门。她慢慢地朝门走去。再次响起敲门声。

奥尔嘉 是谁?

雨果的声音 雨果。

奥尔嘉 谁?

雨果的声音 雨果·巴里纳。

〔奥尔嘉一惊，接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前。

雨果的声音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啦? 开开门，好吗? 给我开门。

〔奥尔嘉迅速地向衣柜走去……她左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件东西，接着用一条毛巾把左手裹住，然后去开门。开门时她猛然身体向后一闪，以防万一。一个身材高大的二十三岁的青年站在门口。

雨果 是我。

〔两人互相注视，沉默了一会儿。

雨果 这使你感到意外吗?

奥尔嘉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你那副样子。

雨果 对，我变了。(稍停) 你看清我了吗? 认出来了吗? 不会搞错吧? (他指着藏在毛巾底下的手枪) 那么，你可以把这东西搁下啦。

奥尔嘉 (没有放下手枪) 我还以为你得坐五年牢。

雨果 不错，是这样。我得坐五年牢。

奥尔嘉 进来，把门关上。

〔她后退一步。手枪虽没有完全对着雨果，但也差不多。雨果感到好笑地对手枪看了一眼，慢慢地转身背对着奥尔嘉，然后把门关上。

奥尔嘉 逃出来的?

雨果 逃? 我又不是疯子。是他们抓住我的双肩硬把我推出来

的。（稍停）因为我表现良好，把我释放了。

奥尔嘉　你肚子饿吗？

雨果　你希望我肚子饿，对吗？

奥尔嘉　为什么？

雨果　施舍还不容易。这样可以保持距离；而且一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样子会显得温和些。（稍停）对不起，我既不饿也不渴。

奥尔嘉　你只要回答一句不饿就够了。

雨果　你忘记了我过去是个多话的人。

奥尔嘉　我记得。

雨果　（环视周围）多凄凉！可是，东西全在。我的打字机呢？

奥尔嘉　卖掉了。

雨果　什么？（稍停。他看看房间）空空洞洞。

奥尔嘉　什么空空洞洞？

雨果　（用手在屋内比划了一个圆圈）这些！这些家具的样子，像摆在沙漠里一样。在牢里，我伸开双臂就可以同时碰到左右两堵墙。走近来一点，（奥尔嘉不动）的确，在监牢外生活，就得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这么大的距离空间完全是浪费！获得自由这事可真怪，它使人晕头转向。我得重新养成习惯：和别人谈话时不去碰他。

奥尔嘉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的？

雨果　刚才。

奥尔嘉　你是直接到这里来的吗？

雨果　那你让我到哪里去呀？

奥尔嘉　你没有告诉别人吧？

雨果　（看看她，笑了起来）没有，奥尔嘉，没有。你放心，没有告诉任何人。

奥尔嘉 （变得轻松一点，看看雨果）他们没有把你的头发剃光。

雨果 没有。

奥尔嘉 可是他们把你那撮拳曲的头发剪掉了。

〔静场。

雨果 重新见到我你高兴吗?

奥尔嘉 我不知道。

〔外面有一辆汽车驶过，喇叭声，发动机的噪声。雨果战栗起来。汽车驶过去了。奥尔嘉冷静地观察他。

奥尔嘉 如果真的是他们释放了你，那么你用不着害怕。

雨果 （嘲讽地)你认为就不用害怕吗?（耸耸肩膀。稍停）路易怎么样?

奥尔嘉 还好。

雨果 洛朗呢?

奥尔嘉 他……他运气不好。

雨果 我料到会如此的。不知道为什么，过去我每次想到他，总是像想到一个死去的人一样。现在局势应当有所变化了吧。

奥尔嘉 自从德国鬼子来到这里以后，局势更艰难了。

雨果 （冷漠地）是呀，德国人在这里。

奥尔嘉 已经来了三个月了。一共五个师。照理说，他们只是过境开到匈牙利去的。可是，后来他们却驻扎下来了。

雨果 嗬!（感到兴趣）你们那里有新来的人吗?

奥尔嘉 很多。

雨果 一些年轻人?

奥尔嘉 不少是年轻的。我们现在吸收人员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少空下来的位置需要人来填补。我们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了。

雨果　对，当然是这样，总得适应环境。（稍微有点担心地问）基本上还是同样的路线吗？

奥尔嘉　（尴尬地）唔……大致上，是这样——自然是这样。

雨果　这么说，你们活下来了。蹲在监牢里，一个人难以想象别人还在继续活下去。有人和你在一起生活吗？

奥尔嘉　有时候有。（看到雨果的一个手势）现在没有。

雨果　你们有时候……是不是……谈起我？

奥尔嘉　（撒谎，显得不自然）有时候谈起的。

雨果　像我过去在这里的时候一样，他们晚上骑自行车来到这里，围着桌子坐下。路易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有人问起："那年轻人自告奋勇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是不是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夜里？"

奥尔嘉　谈起这个或谈别的。

雨果　你们会接着说：他完成得不错，干得干净利落，没有牵累任何人。

奥尔嘉　是的，是的，是这样。

雨果　有时候，雨声使我醒来，我对自己说：他们可能浑身湿透了。后来，在我重新睡着之前，我对自己说：可能今天晚上他们会谈到我的。我比已经死去的人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还能够想你们会想起我。（奥尔嘉不禁笨拙地抓住他的胳膊。两人相视。奥尔嘉放开他的手臂。雨果态度有点生硬）后来，有一天你们对自己说：他还得坐三年牢，而且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声调变了，但眼睛一直盯住奥尔嘉）当他出来的时候，作为报答，人家会把他当作一条狗似的打死。

奥尔嘉　（突然后退几步）你疯了吗？

雨果　算啦！奥尔嘉，瞧你！（稍停）是他们叫你给我寄巧克力

的吗？

奥尔嘉 什么巧克力？

雨果 好啦！好啦！

奥尔嘉 （迫切地）什么巧克力？

雨果 酒心巧克力，装在粉红色盒子里的。一连半年，有一个叫德烈司的人定期给我寄来一些包裹。因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我明白了这些包裹准是你寄来的，我感到很高兴。以后包裹不寄来了，我对自己说：他们把我忘啦。后来，就在三个月前，我又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姓名跟以前的一样，有巧克力和香烟。我抽了香烟，同牢房的难友吃了巧克力。这可要了那个可怜家伙的命，要了他的性命！这时我想：原来他们并没有忘记我。

奥尔嘉 后来呢？

雨果 完了。

奥尔嘉 贺德雷有些朋友大概不喜欢你。

雨果 那他们用不着等了两年才让我知道，用不着的，奥尔嘉。我用了充分的时间细想过这件事，我只能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开头党组织认为我还可以用，但后来改变了想法。

奥尔嘉 （态度并不严厉）你说话过多，雨果，总是过多。你老要讲话，无非是为了使自己感到还活着。

雨果 我不否认这一点。我说话过多，这我自己早就很清楚。而且你们从来不相信我。不过，现在不必再追究下去了。（稍停）你知道，我对你们并不怀恨。那一件事，从一开头就没有搞好。

奥尔嘉 雨果，你看着我。你讲的真是心里话吗？（盯着他看）不错，你认为是这样的。（暴烈地）那么，为什么你到我这儿来？为什么？为什么？

雨果 因为你不会向我开枪。(看看她手里还拿着的手枪，微笑起来）最低限度，我是这么想的。

〔奥尔嘉愤怒地把裹着手巾的枪扔在桌上。

雨果 你看，是这样吧?

奥尔嘉 雨果，听着，你向我讲的我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也没有接到有关你的任何命令。要是我接到命令的话，你知道我会执行的。要是党内有人查问我，即使人家决定就在我面前把你干掉，我也会告诉他们，你在这里。你身上有钱吗?

雨果 没有。

奥尔嘉 我会给你点钱，然后你就走吧!

雨果 走到哪儿去? 在港口的小街窄巷或者码头上到处游荡吗? 奥尔嘉，海边冷冰冰的。在这里，不管怎样，有灯光，而且总是暖和的，死也死得舒服些。

奥尔嘉 雨果，党命令我的，我一定照办。我可以向你发誓，党的命令，我一定执行。

雨果 我知道这是真的。

奥尔嘉 你走吧。

雨果 不。(模仿奥尔嘉的口吻）“党的命令，我一定执行。”可是，有些事你是想不到的。你哪怕诚心诚意去干，也永远不能确切地完成党命令你去做的工作。“你到贺德雷家去对准他的腹部开三枪。”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对吗? 我到贺德雷家去了，朝他腹部开了三枪。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命令? 不再有什么命令了。从某一时刻起，命令使你一人行动。命令撂到一边去了，我一个人向前，我一个人动手杀人，而且……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党命令你向我开枪，好看看——仅仅是为了看看你将怎么样。

奥尔嘉 你会看到的。(稍停）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雨果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当他们把牢门打开时，我想的是到这里来，我就来了。

奥尔嘉 捷西卡呢？

雨果 在他父亲家里，开头一段时间，她有时还写信给我。我想她现在已不用我的姓了。①

奥尔嘉 你瞧，我让你住什么地方好呢？每天都有一些同志到这里来。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的。

雨果 也能进你的房间吗？

奥尔嘉 那不行。

雨果 过去我经常进去。在那里的沙发床上铺着一条红色的被子，墙上贴着菱形图案的黄绿花纸。还有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

奥尔嘉 你在清点财产吗？

雨果 不是的，我在回忆。过去我经常想这些东西。另一张照片使我大伤脑筋。我记不起那人是谁了。

〔外面有一辆汽车驶来。雨果吃了一惊。两人都不做声。汽车在门外停下。车门砰地关上。有人敲门。

奥尔嘉 是谁？

查理的声音 是查理。

雨果 （低声说）查理是谁？

奥尔嘉 （也低声说）我们组织里的人。

雨果 （看着她）怎么办？

〔一会儿，查理又敲门。

奥尔嘉 喂，你还等什么？快到我房间里去，你记不起的东西就能补全了。

---

① 西方国家中，妇女婚后一般用丈夫的姓。

〔雨果退场。奥尔嘉走去开门。

第二场

〔奥尔嘉、查理和法朗兹。

查理 他在哪里?

奥尔嘉 谁?

查理 那家伙。他从监狱出来，我们就一直跟踪着他。(静场片刻) 他不在这里吗?

奥尔嘉 在的，他在这里。

查理 在哪里?

奥尔嘉 那儿。(指她的房间)

查理 好! (示意要法朗兹跟随他，他的一只手放在上装的口袋里，脚往前踏一步，奥尔嘉挡住他的去路)

奥尔嘉 不行。

查理 奥尔嘉，用不了很多时间。你愿意的话，到大路上去溜一圈。到你回来时，人就不在了，任何痕迹也不留。(指法朗兹) 这孩子是到这里来打扫的。

奥尔嘉 不行!

查理 奥尔嘉，让我干我的事。

奥尔嘉 是路易派你来的?

查理 是的。

奥尔嘉 他在哪儿?

查理 在汽车里。

查理 把他找来。(查理犹豫不决) 去! 我叫你去把他找来。

〔查理打个招呼，法朗兹就走了。奥尔嘉和查理默默相对。奥尔嘉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法朗兹，同时把放在桌上

裹着枪的手巾收起。

第 三 场

〔奥尔嘉、查理、法朗兹和路易。

路易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阻碍他们执行任务？

奥尔嘉 你们太性急。

路易 太性急？

奥尔嘉 你先把他们打发走。

路易 到外面去等着我。我喊你们就来。（查理和法朗兹退场）好吧，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静场片刻

奥尔嘉 （低声）路易，他为我们做过工作。

路易 奥尔嘉，不要孩子气了。这家伙危险。千万不能让他说出去。

奥尔嘉 他不会说的。

路易 他？这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

奥尔嘉 他不会说出去的。

路易 我怀疑你是不是把他看清了。你对他总是偏爱。

奥尔嘉 可你却对他偏恨。（稍停）路易，我并不是叫你来谈论我们的弱点。我是从党的利益考虑跟你谈话的。自从德国鬼子来这里以后，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们不能看也不看这个年轻人是否还可以挽救，就贸然把他干掉。

路易 可以挽救？他一直是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一个资产阶级，高兴干时就干，随便为一点小事就撒手不干。

奥尔嘉 但他刚二十岁就能够把四周有警卫保护的贺德雷干掉，

而且能设法使人以为这是一件情杀案，借以掩盖这件政治谋杀案。

路易　这是一件政治谋杀案吗？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奥尔嘉　对，正因为如此，现在应该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路易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我不想沾边。还有，不管怎样，我也没有时间去审查他的问题。

奥尔嘉　我有时间。（路易作了一个手势）路易，我怕你在这件事上过分感情用事。

路易　奥尔嘉，我担心你也太动感情，比我还厉害。

奥尔嘉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对感情让过步吗？我并不要求你无条件地给他一条活路，我不在乎他那条命。我不过是说，在把他干掉以前，应当看一看党是否还能重新要他。

路易　党不能再重新要他，现在更不能。这你是知道的。

奥尔嘉　他以前是用化名工作的，除了两个人外，没有别人认识他。洛朗已经死了，德累斯顿在前线。你担心他会讲出去吗？只要把他控制好，他不会讲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要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他的行动证明他办得到。

路易　那么，你认为该怎么办？

奥尔嘉　现在几点钟？

路易　九点。

奥尔嘉　你们半夜十二点再来。那时候我能弄清楚他为什么枪杀贺德雷，他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凭良心断定他还可以和我们一道工作的话，我在门缝里通知你们。那么你们就让他好好地睡一觉，明天早上你们有什么指示再告诉他。

路易 要是他无可救药呢?

奥尔嘉 我就开门让你们进来。

路易 这可是为了芝麻大的事冒一场大风险。

奥尔嘉 有什么风险?这房子周围都有人吧?

路易 四个。

奥尔嘉 要他们放哨到半夜十二点。(路易动也不动)路易,他曾经为我们做了工作。应当给他个机会。

路易 好吧!半夜十二点再碰头。(下)

第 四 场

〔奥尔嘉和后来出场的雨果。

〔奥尔嘉走向房门,把门打开。雨果走了出来。

雨果 那是你的妹妹。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墙上那张照片。是你妹妹的照片。(稍停)我的照片,你把它拿掉了。(奥尔嘉没有回答。雨果看着她)你样子好怪。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奥尔嘉 他们来找你。

雨果 啊!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了?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好。(想走出去)

奥尔嘉 今晚外面很亮,而且房子四周有我们的同志。

雨果 啊!是吗?(坐到桌子旁)给我一点吃的。

〔奥尔嘉找来一个碟子、一些面包和火腿。她站在他面前把碟子和食物摆在桌子上,在这当中,雨果说了下面一席话。

雨果 对你的房间，我过去没有想错，一次也没有错。一切都和我回忆的一样。（稍停）不过，在监牢里，我总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回忆。真实的房间就在那里，在墙的另一边。"我走进去，看了你的房间，它好像并不比我回忆中的更真实些。牢房也是一场梦。贺德雷的一双眼睛，我向他开枪的那一天，也是梦。你想我有机会醒过来吗？也许会有，当你的那些伙伴拿着他们的玩意儿走来对付我的时候……

奥尔嘉 只要你在这里，他们不会碰你的。

雨果 你使他们同意了吗？（替自己斟了一酒杯）我最后总得出去。

奥尔嘉 等一等。你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在一晚之间，可能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

雨果 你希望会发生什么事？

奥尔嘉 有些事物会起变化。

雨果 什么？

奥尔嘉 你，我。

雨果 你？

奥尔嘉 这取决于你。

雨果 是我使你变吗？

〔他笑起来，看看她，站起来向她走过去。她迅速避开。

奥尔嘉 别这样，别这样！只有我心甘情愿，别人才能改变我。

〔静场片刻。雨果耸耸肩膀，重新坐下。他开始吃东西。

雨果 还有什么？

奥尔嘉 为什么你不重新回来跟我们一起？

雨果 （笑了起来）向我提出这问题，你时间可选得太好啦。

奥尔嘉 要是这可能呢？要是那件事完全出于误会呢？你难道从没想过一旦从牢里释放出来，自己要干些什么吗？

雨果　我不想它。

奥尔嘉　那你想些什么？

雨果　想我干过的事。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我干了那件事。

奥尔嘉　结果你弄清楚了吗？（雨果耸耸肩膀）你跟贺德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搞上了捷西卡，是真的吗？

雨果　是真的。

奥尔嘉　是出于妒忌……

雨果　我不知道。我……我想不是的。

奥尔嘉　谈一谈吧。

雨果　什么？

奥尔嘉　全部经过，从头讲起。

雨果　谈谈事情的经过，这并不难。这件事我都背得出来了。在监牢里，我每天都反复回想这件事。至于谈到这件事的真正意义，那就又当别论了。这是件荒唐事，像所有的舞台布景一样。你要是远看的话，它还勉强站得住脚，可是走近一看，就全完蛋了。事情发生得太快，突然之间你不假思索就干了，你都不清楚到底是你存心要干呢，还是不由自主干的。事实是，我开了枪……

奥尔嘉　源源本本，从头讲起。

雨果　事情的开头，你和我一样清楚。不过，事情真的有个开头吗？可以从一九四三年三月路易把我叫去开始谈起。或者再早一年，从我入党开始。也许可以更早一些，从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不管怎样，我们就假设一切从四三年三月开始。

〔他说话时，舞台渐渐转暗。

第 二 幕

〔奥尔嘉家，景同；时间是在第一幕时间之前两年。这是个晚上。通过朝着院子开的后门，可以听到好些人讲话的声音。嘈杂的语声时起时伏，似乎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在讲话。

第 一 场

〔雨果和伊凡。

〔雨果在打字。他比前一幕显得年轻得多。伊凡来回踱步。

伊凡　喂！

雨果　什么事？

伊凡　你不能把打字停下来吗？

雨果　为什么？

伊凡　我看到这个就恼火。

雨果　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容易恼火的人。

伊凡　说得对。但现在我感到恼火。你不能跟我聊聊天吗？

雨果　（殷勤地）我，我巴不得跟你聊聊。你叫什么？

伊凡　在地下活动中，我叫伊凡。你呢？

雨果　拉斯柯尼科夫①。

---

① 拉斯柯尼科夫本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伊凡　（笑着说）叫这样一个名字!

雨果　这是我在党内的名字。

伊凡　这名字你从哪儿捞来的?

雨果　是一本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伊凡　他干什么的?

雨果　他杀人。

伊凡　嗬! 你杀过人吗?

雨果　没有。(半晌）谁派你到这里来的?

伊凡　路易。

雨果　你的任务是什么?

伊凡　等到十点钟。

雨果　以后呢?

〔伊凡作了个手势，向雨果示意不应该问下去。从隔壁房间传来吵闹声，似乎发生了争执。

伊凡　那些小青年，他们在那里面闹什么?

〔雨果也模仿伊凡刚才的手势，示意不该向他问起这件事。

雨果　你看，讨厌的是，聊天也聊不下去。

〔静场片刻。

伊凡　你入党很长时间了吗?

雨果　四二年到现在，整一年啦。我是摄政王向苏联宣战那时候加入的。你呢?

伊凡　我都记不得了。我想我一直是在组织里面的。(稍停）报纸是你编写的吗?

雨果　是我，还有别人。

伊凡　我手头经常有这份报，但是我不看。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的消息比英国的BBC电台或是苏联广播电台要晚一个

星期。

雨果 你叫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搞消息？我们也和你一样靠听广播。

伊凡 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你有你的任务，对你没什么可指责的。（稍停）现在几点钟？

雨果 差五分十点。

伊凡 啊！（打哈欠）

雨果 你怎么啦？

伊凡 没什么。

雨果 你好像不大自在。

伊凡 我对你说过，没什么。以前我总是这个样子。

雨果 什么时候以前？

伊凡 就是以前。（稍停）我要是骑上自行车，那就会好一些。（沉默片刻）我现在感到自己太温和了，连一只苍蝇也不肯伤害。

〔伊凡打哈欠。奥尔嘉从正门入场。

第二场

〔伊凡、雨果和奥尔嘉。

〔奥尔嘉把一个手提箱放在门旁。

奥尔嘉 （对伊凡说）就是这个箱子。你能够把它绑在车架上吗？

伊凡 我看看。行，好得很。

奥尔嘉 现在是十点钟。你可以走啦。已经跟你说过，目标是堤坝和房子。

伊凡 明白啦。

奥尔嘉　祝你顺利。

伊凡　别来这一套。（稍停）你吻一吻我吗？

奥尔嘉　当然要吻。

〔她吻伊凡的面颊。

伊凡　（他拿起箱子，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来做了一个滑稽夸张的动作）再见啦，拉斯柯尼科夫！

雨果　（微笑）见鬼去！

〔伊凡下场。

第　三　场

〔雨果和奥尔嘉。

奥尔嘉　你刚才不该向他说见鬼去。

雨果　为什么？

奥尔嘉　这不是该讲的话。

雨果　（有些吃惊）奥尔嘉，你是不是迷信？

奥尔嘉　（不高兴地）不是的。

雨果　他去干什么？

奥尔嘉　你没必要知道。

雨果　他要去炸掉科斯克大桥吗？

奥尔嘉　为什么你要我告诉你？遇到不测时，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雨果　可是，你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吗？

奥尔嘉　（耸耸肩膀）哎！我……

雨果　当然，你是守口如瓶的，像路易一样。即使把你杀了，你也不会讲的。（沉默片刻）但是谁向你证实我会讲出去呢？如果你们不让我受到考验，你们怎么能够相信我呢？

奥尔嘉　党组织不是夜校。我们不是要考验你，而是根据你的能力用你。

雨果　（指打字机）我的能力，就是这个吗？

奥尔嘉　难道你会拆掉铁轨吗？

雨果　不会。

奥尔嘉　那么？（静场。雨果从镜子里端详自己）你觉得自己漂亮吗？

雨果　我看看自己像不像我父亲。（稍停）要是有胡子，那就真像。

奥尔嘉　（耸耸肩膀）还有呢？

雨果　我不喜欢我父亲。

奥尔嘉　我们知道。

雨果　他对我说过："我年轻时也参加过一个革命组织。我替它的报纸写文章。你会过这一关的，正如我从前也过了一样……"

奥尔嘉　你跟我谈这些事干什么？

雨果　不为什么。每当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我就想起这个。

奥尔嘉　（指会议室的门）路易在里面吗？

雨果　在的。

奥尔嘉　贺德雷呢？

雨果　我不认得他，不过我想他在里面。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奥尔嘉　国会被解散以前他是个议员。现在他是党的书记，贺德雷并不是他的真姓名。

雨果　他的真姓名叫什么？

奥尔嘉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太喜欢打听了。

雨果　里面叫喊得很响，似乎打起来了。

奥尔嘉　贺德雷召集了委员会，打算让委员会通过一项建议。

雨果　什么建议？

奥尔嘉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路易反对这项建议。

雨果　（微微一笑）要是他反对，我也反对。用不着知道其内容是什么。（稍停）奥尔嘉，你得帮我的忙。

奥尔嘉　帮什么忙？

雨果　帮忙说服路易让我直接参加行动。当同志们遭到杀害的时候，我却只是在写文章，实在受不了。

奥尔嘉　你也是要冒险的。

雨果　但性质不一样。（稍停）奥尔嘉，我不想活下去了。

奥尔嘉　真的？为什么？

雨果　（作手势）活下去太难了。

奥尔嘉　可是你已经结婚了。

雨果　那又怎样！

奥尔嘉　你爱你的妻子。

雨果　是的，一点不错。（稍停）一个不想活下去的人，只要会利用他，是可以派点用场的。（稍停。从会议室传来叫喊和吵闹声）那里面不好啦。

奥尔嘉　（担心地说）很糟糕。

第　四　场

〔雨果、奥尔嘉和路易。

〔会议室的门打开，路易和两个人走出来。那两个人很快走过去，推开正门，走了出去。

路易　开完啦！

奥尔嘉　贺德雷呢？

路易　他跟波利和吕伽从后门走了。

奥尔嘉　怎么样?

路易　（耸耸肩膀，没有回答。静场片刻）一群混蛋!

奥尔嘉　你们表决了吗?

路易　是的。（略停）委员会授权他去谈判。当他谈判回来带着对方明确的条件时，他的目的可就达到了。

奥尔嘉　下次开会是什么时间?

路易　十天后。我们总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奥尔嘉向他指一指雨果）什么？呀！对……你还在这里吗？（他看看雨果，心不在焉地又说一句）你还在这里……（雨果作要走开的样子）别走，我也许有些工作要你做。（转向奥尔嘉）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他到底怎样?

奥尔嘉　还可以。

路易　他不会拉稀吧?

奥尔嘉　肯定不会。更确切点说……

路易　什么?

奥尔嘉　没什么。他还可以。

路易　好吧。（稍停）伊凡已经走了?

奥尔嘉　走了一刻钟了。

路易　我们离得很近，在这儿可以听见爆炸声。（稍停。他转过身来向雨果走去）听说你想参加行动，是吗?

雨果　是的。

路易　为什么?

雨果　就是为了要行动。

路易　那好。不过，你光有十个指头，什么也不会干。

雨果　的确，我什么也不会干。

路易　那你干什么呢?

雨果　上一个世纪末，在俄国有几个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

一位大公要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那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

路易 那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你做这种梦，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可是，你落后了五十年啦，恐怖主义已经过时了。

雨果 这样看来，我是一个无能的人。

路易 在这方面，是的。

雨果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路易 等一等。（稍停）也许我会给你找点事干干。

雨果 是真正的工作吗？

路易 怎么会不是？

雨果 你真的信任我？

路易 这得看你怎样。

雨果 路易，我什么都干。

路易 以后再看吧。你坐下。（稍停）形势是这样：一方面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它采取与轴心国步调一致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党，我们是为民主、自由和实现一个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而斗争的。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五角大楼党，它暗中组织了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样就有了三个利益不可调和的集团，三个互相仇视的集团的人。（稍停）今天晚上，贺德雷把我们找来开会，是因为他打算使无产阶级党这个组织去跟法西斯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党联合起来，这样，战争结束以后，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政权。你对这事情怎么看？

雨果 （微笑）开玩笑。

路易 为什么？

雨果 因为这荒唐可笑。

路易 可是，就为了这件事，我们刚才在这里讨论了三个钟头。

雨果 （目瞪口呆）原来是这样……这就像你对我说，奥尔嘉把我们全部出卖给警察了，而党组织还投票通过给予她嘉奖一样。

路易 要是大多数代表都公开宣布赞成这种联合呢？

雨果 你是一本正经地问我吗？

路易 是的。

雨果 在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压迫的那一天，我就背离了我的家庭和阶级。现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对这阶级的人采取妥协态度。

路易 要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呢？

雨果 那我就拿起一把手枪，跑到皇家广场去打死一名警察，或者打死一个民兵，如果我有一点运气的话。然后我就守候在尸体旁边，看看会把我怎么样。（稍停）这不过是说说笑话。

路易 委员会已经以四票对三票通过了贺德雷的建议。下星期贺德雷就要和摄政王的使节会晤了。

雨果 他是不是被收买了？

路易 我不清楚，这我不在乎。客观地说，他是个叛徒，这就够了。

雨果 路易，但是……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是，这实在是荒唐：摄政王恨死我们，到处追捕我们，他站在德国鬼子一边打苏联，他下令枪毙我们的同志：他怎么会……？

路易 摄政王不再相信轴心国会胜利了。他想保他自己。万一联盟国赢了，他就可以说：他过去只不过是搞两面派。

雨果 可是同志们……

路易 以我为代表的共产党联盟全都反对贺德雷。不过，你知道，无产阶级党是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的。

社会民主党赞成贺德雷，他们是多数。

雨果　为什么他们……？

路易　因为贺德雷使他们害怕……

雨果　难道我们不能甩了他们吗？

路易　搞分裂？不可能！（稍停）年轻人，你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吗？

雨果　奥尔嘉和你教会我懂得了一切，我今天的一切多亏了你们。对我说来，你们就是党。

路易　（转向奥尔嘉）他讲的是真心话吗？

奥尔嘉　是的。

路易　好。（转向雨果）现在的形势你清楚了吧：我们既不能一走了事，也不能在委员会中取胜。不过，这完全是贺德雷搞的诡计。没有贺德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其他的人。（稍停）贺德雷上星期二要求党组织给他派一个男秘书去。要大学生，而且是要结了婚的。

雨果　为什么要已婚的？

路易　我不知道。你结婚了吗？

雨果　结了。

路易　你看怎样？你同意吗？

〔两人相视片刻。

雨果　（用力地说）同意。

路易　很好。明天你就和你的妻子一起去。贺德雷住在离此地二十公里的一座乡间别墅里，是一位朋友借给他的。有三个彪形大汉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住在那里是防备万一的。你只要留心注意他的行动就行了。你一到那里，我们就会跟你建立联系。不能让他同摄政王的使节会晤。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和使节再次会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雨果　明白。

路易　在我们跟你约好的晚上，你给去执行任务的三位同志打开大门。大路上将有一辆汽车，在这段时间里，你就带着你的妻子跑掉。

雨果　唉！路易。

路易　什么？

雨果　就是干这种事吗？只不过是干这种事吗？这就是你认为我有能力做的事吗？

路易　你不同意吗？

雨果　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我不愿当小绵羊。我们这种人有我们的一套。一个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会接受随便什么任务的。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听着，我向你提出的建议既用不着搞联络，也用不着搞侦察。我一个人干就行了。

路易　你？

雨果　就是我。

路易　对一位不常搞这个的人来说，这项任务太难了。

雨果　你们那三位谋杀者也许会碰上贺德雷的警卫，他们有被干掉的危险。我呢，我要是当他的秘书，又能获得他信任的话，我每天都会有几个钟头单独和他在一起。

路易　（犹豫不决）我不……

奥尔嘉　路易！

路易　怎样？

奥尔嘉　（轻轻地说）信任他吧。这小伙子在寻找他的机会。他会干成的。

路易　你负责任吗？

奥尔嘉　负一切责任。

路易　行。那么你听着……

〔远方隐约地响起爆炸声。

奥尔嘉　他成功啦!

路易　把灯关掉!雨果,开窗!

〔雨果关灯并开窗。后台出现一片大火的红光。

奥尔嘉　那里烧起来啦,烧起来啦!一场大火。他成功了!

〔三人都跑到窗旁。

雨果　他成功了。在这个周末之前,在一个和现在一样的晚上,你们两个人将在这个地方等候消息。你们坐立不安,你们在谈论着我,你们心里有我。你们在想:到底他在干什么?后来有人打电话来,或者有人来敲门,你们相对微笑,正像你们现在一样。你们也会说:"他成功啦!"

——幕落

第 三 幕

〔一座乡间别墅。一张床。还有衣柜、沙发、椅子。所有的椅子上全都是女人的衣服，床上摆着打开着的小提箱。

〔捷西卡在布置新居。她走到窗口看看，又走回来。她走近一个放在墙角的锁着的小提箱（上有姓名缩写H.B.），把它拖到台前，接着又向窗口瞥一眼。她在乱七八糟的壁橱里找出一套男人的套服，掏它的口袋，拿出一把钥匙，开了箱子，急忙搜索，然后又跑到窗口看看，再走回来，再翻箱子，最后找到了一件东西。她背向观众看那东西，接着又向窗外瞥一眼。她哆嗦着，迅速把箱子锁上，把钥匙放回上衣口袋，将手里拿着的东西藏在床垫下。

〔雨果上。

第 一 场

〔捷西卡和雨果。

雨果　他老是没个完。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吧?

捷西卡　长得厉害。

雨果　你在干什么?

捷西卡　我睡了一觉。

雨果 一个人睡着了就不会感到时间长了。

捷西卡 我做梦都梦见我感到时间很长，这样我就醒了。我把一些箱子打开了。这样安放，你觉得怎样?

〔她指指床上、椅子上乱七八糟堆着的衣服。

雨果 很难说，这是暂时的。

捷西卡 （坚定地说）定下来，不变了。

雨果 那很好。

捷西卡 他怎样?

雨果 谁?

捷西卡 贺德雷。

雨果 贺德雷吗？和所有的人一样。

捷西卡 他有多大年纪?

雨果 中年了。

捷西卡 大概在多少岁数之间?

雨果 二十与六十之间。

捷西卡 高大还是矮小?

雨果 中等身材。

捷西卡 有什么特征?

雨果 脸上一道很长的刀疤，一头假发，还有一只玻璃假眼。

捷西卡 多可怕!

雨果 我是瞎扯的。他并没有什么特征。

捷西卡 你在耍花枪。不过，要你给我描述他，你也做不到。

雨果 还用说吗，我当然做得到。

捷西卡 你做不到。

雨果 做得到。

捷西卡 做不到。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雨果 灰的。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以为人的眼睛都是灰色的。其实有蓝的、绿的、棕色的，还有黑的，甚至有淡紫的。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用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别看！

雨果　是两座丝织楼阁，两个安达卢西亚[①]式的花园，两条月光鱼。

捷西卡　我问的是什么颜色。

雨果　蓝的。

捷西卡　你已经看过啦？

雨果　没有，是你今天早上告诉我的。

捷西卡　傻瓜！（走近他）雨果，好好想一想：他有没有胡子？

雨果　没有。（稍停一停。口气坚决）肯定没有。

捷西卡　（伤心地）我希望能够相信你的话。

雨果　（想了一想，接着脱口而出）他有一条花点子的领带。

捷西卡　花点子的？

雨果　对，有花点子的。

捷西卡　这算什么？

雨果　这样的……（作一个打大花结领带的手势）你晓得的。

捷西卡　你露了馅啦，你漏了嘴啦。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一直望着他的领带。雨果，他让你感到害怕。

雨果　没这回事！

捷西卡　他让你害怕！

雨果　他并不使人害怕。

捷西卡　那你为什么老看着他的领带呢？

雨果　好使他不感到怕我。

---

① 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的南部地区，以富于南国风光著称。

捷西卡 算啦。我去看看他，什么时候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只要问我就行了。他和你说什么了?

雨果 我告诉他：我父亲是托斯克煤炭同业公会的副董事长，我为了参加党组织同他脱离了关系。

捷西卡 他怎么说?

雨果 他说很好。

捷西卡 后来呢?

雨果 我对他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使他了解到：我并不是知识分子，让我做抄抄写写的工作我也并不感到见不得人。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

捷西卡 他怎么说呢?

雨果 他说很好。

捷西卡 就这么几句话，花了你们两个钟头。

雨果 有时我们两人没说话。

捷西卡 有些人总是告诉你他们对别人说的话，从来不告诉你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你就是这种人。

雨果 这是因为我想：你对我比对别的人关心。

捷西卡 当然是这样，我的小蜜蜂。可是我占有你却不能占有别人。

雨果 你想占有贺德雷吗?

捷西卡 我想占有所有的人。

雨果 哼！他可是个庸俗的人。

捷西卡 你没有好好看看他，怎么知道?

雨果 一个庸俗的人才会系带花点的领结。

捷西卡 从前希腊皇后还跟野蛮民族的将军睡觉哩。

雨果 希腊从来没有皇后。

捷西卡　在拜占廷[1] 有过的。

雨果　拜占廷从前是有过野蛮民族的将军和希腊的皇后，可是并没有人谈起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捷西卡　他们在一起还能干别的什么呢？（静场片刻）他向你问起过我是怎么样的吗？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你总不能回答他，你什么也不知道吧。关于我，他有没有再打听些什么？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他礼貌不周。

雨果　唉，可是你要关心他已经太晚了。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你答应不讲出去吗？

捷西卡　绝对保证。

雨果　他快死了。

捷西卡　他有病吗？

雨果　他没病，但他将被暗杀，就像所有搞政治的人一样。

捷西卡　哎哟！（稍停）而你，小蜜蜂，你是搞政治的人吗？

雨果　当然是。

捷西卡　这种人的寡妇该怎么办呢？

雨果　参加她丈夫的政党，完成他的事业。

捷西卡　我的天哪！我宁可在你墓前自杀。

雨果　只有在马拉巴[2] 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事。

---

① 拜占廷是公元前七世纪建立的希腊古城，于公元三世纪被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② 马拉巴是印度的一个地方。

捷西卡　好，你听着，我会怎么办：我去把杀害你的凶手一个个找到，使他们为爱我而欲火中烧；最后当他们以为能够使我那带着傲慢与哀痛的抑郁心灵得到安慰时，我就把刀子插进他们的心脏。

雨果　到底最使你觉得有趣的是什么？杀死他们呢？还是诱惑他们？

捷西卡　你既愚蠢又庸俗。

雨果　我还以为你喜欢庸俗的男人。（捷西卡没有答话）开玩笑，还是当真？

捷西卡　再不闹啦！让我开箱子。

雨果　开吧！开吧！

捷西卡　只剩下你的那个箱子了。把钥匙给我。

雨果　我已经给你了。

〔捷西卡指着那个在这场戏开始时她打开过的箱子。

捷西卡　你没给我这箱子的钥匙。

雨果　这个箱子，我自己来开。

捷西卡　我的小宝贝，这不是你分内的事。

雨果　从什么时候起，这成为你分内的事了？你想扮演家庭主妇吗？

捷西卡　你演革命者倒演得挺不错的。

雨果　革命者不需要只操家务的女人：他们会把这种女人的脑袋砍掉的。

捷西卡　他们喜欢像奥尔嘉那样的黑头发母狼。

雨果　你忌妒吗？

捷西卡　我倒想忌妒。我从来还没有这么过。咱们试试看？

雨果　你高兴就来吧。

捷西卡　好！那么你把这个箱子的钥匙给我。

雨果　绝对不给。

捷西卡　这箱子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雨果　一个可耻的秘密。

捷西卡　什么秘密?

雨果　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这使你多高兴呀。不过,这做不到,你长得和他太像了。

雨果　捷西卡,这不是事实。你觉得我像他吗?

捷西卡　开玩笑还是当真?

雨果　开玩笑。

捷西卡　好,打开这个箱子。

雨果　我已经发过誓不打开。

捷西卡　箱子里塞满了母狼的信,或者照片?打开!

雨果　不。

捷西卡　打开,打开。

雨果　不,不。

捷西卡　你当真?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好,够了!我不闹了。把箱子打开!

雨果　闹吧,我不打开。

捷西卡　开不开都一样,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雨果　有什么东西?

捷西卡　有……有……(把手伸到床垫底下,然后一只手藏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照片左右晃动)这个!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得意地)我在你的蓝色套服里找到了钥匙,我现在知道谁是你的情妇、你的公主、你的皇后。她既不是我也不是

母狼。亲爱的，是你，是你自己。在箱子里一共有你的十二张照片。

雨果　把这些照片还我。

捷西卡　十二张你充满梦想的年轻时代照片。三岁时的、六岁时的、八岁时的、十岁时的、十二岁时的、十六岁时的。是你父亲把你赶走的时候你带出来的。这些照片跟着你到处跑：你是多么喜欢你自己呀。

雨果　捷西卡，我不再闹了。

捷西卡　六岁时你就穿硬领衬衫，大概把你那细鸡脖子的嫩肉都擦疼了；还有全是用天鹅绒做的衣服，系着花领结。多漂亮的小伙子，多乖的孩子！太太，乖孩子往往会成为最可怕的革命者。他们小时候不声不响，也不钻到桌子底下去，一次只吃一粒糖果。等到长大了，他可要社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对乖孩子可得当心啊！

雨果　（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突然向捷西卡扑去）妖婆，把照片还我。你一定得还我。

捷西卡　放开我！（他把她推到床上）当心，你会使我们两人都死掉的。

雨果　还给我。

捷西卡　我告诉你，手枪要走火啦！（雨果站起来。她出示藏在背后的手枪）箱子里边，还有这件东西。

雨果　给我。

〔他从她手里拿了枪，跑去摸他那件蓝色上装的口袋，拿出了钥匙，走到箱子旁边，把它打开，接着，收好照片，把它们和手枪一起放在箱子里。静场片刻。

捷西卡　这手枪是怎么回事？

雨果　我总是随身带支枪的。

捷西卡　这不是事实。在来这儿以前，你没有枪，也没有这个箱子。这两件东西是你一块儿买的。你要这支手枪干什么？

雨果　你想知道吗？

捷西卡　是的。正经地回答我的问题。你没有权利把我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

雨果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捷西卡　任何人都不告诉。

雨果　这是为了杀死贺德雷。

捷西卡　雨果，你真烦。我跟你说，我不闹了。

雨果　哈！哈！我在开玩笑吗？我一本正经吗？别说出去……捷西卡，你将是一个杀人凶手的妻子！

捷西卡　可是，我可怜的小蜜蜂，你干不了这个。你愿不愿意让我来替你杀死他？我送上门去给他，然后我……

雨果　谢谢啦！送上门去以后，你会干不掉他的！我自己干去。

捷西卡　为什么你要杀死他呢？你并不认识这个人。

雨果　为了使我的妻子不敢小瞧我。你会把我当个人物吗？

捷西卡　我？我将钦佩你，把你藏起来，给你东西吃，在你躲藏的地方，给你解闷。一旦邻居告发了我们，我会推开警察扑到你身上，一边把你抱住一边叫喊：我爱你。

雨果　现在就对我说吧。

捷西卡　说什么？

雨果　你爱我。

捷西卡　我爱你。

雨果　要当真地讲。

捷西卡　我爱你。

雨果　这不是当真的。

捷西卡　你是怎么回事？你在开玩笑吧？

雨果　不，我不开玩笑。

捷西卡　那么，为什么你要我说这句话呢？你从来不这样的。

雨果　不知为什么，我很希望能想到你是爱我的。我有权利这样要求。来吧！说吧！好好地说。

捷西卡　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么说法，我爱你。唉！见鬼去！你怎么说法？

雨果　我爱你。

捷西卡　瞧，你不比我强。

雨果　捷西卡，你并不相信我说的。

捷西卡　说你爱我吗？

雨果　说我要去杀死贺德雷。

捷西卡　当然，我相信。

雨果　捷西卡，正经点，做到态度严肃。

捷西卡　为什么我要态度严肃？

雨果　因为我们总不能老是打打闹闹的。

捷西卡　我可不喜欢严肃的人，不过有办法。我就装出严肃的样子。

雨果　看着我的眼睛，别笑，听好：杀贺德雷的事，这是真的。是党派我干的。

捷西卡　我相信。但为什么你不早跟我说？

雨果　我要是早说了，你也许不肯跟我来。

捷西卡　为什么？这是男人的事，与我无关。

雨果　这件工作不大好搞，你知道……那家伙样子挺顽强。

捷西卡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先把他麻醉了，然后把他缚在枪口上。

雨果　捷西卡，我是当真的。

捷西卡　我也是一样。

雨果　你，你是装出来的，你刚才还跟我说来着。

捷西卡　不，是你在装。

雨果　我请求你相信我。

捷西卡　我会相信你的，如果你相信我是严肃的。

雨果　好吧！那么，我相信你。

捷西卡　不对，你是装作相信我。

雨果　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人敲门）进来！

〔捷西卡走去站在箱子前面，背向观众，与此同时，雨果跑去开门。

第　二　场

〔史力克、乔治、雨果和捷西卡。

〔史力克和乔治微笑着走进来。他们手提轻机枪，腰挂短手枪。静场。

乔治　是我们。

雨果　什么事？

乔治　来看看你们是不是需要帮忙。

雨果　帮什么忙？

史力克　布置新居。

捷西卡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别人帮忙。

乔治　（指着凌乱地搁在床上、椅上的女人衣服）这些都要叠吧？

史力克　四个人一起动手，那会快得多。

捷西卡　您以为是这样吗？

史力克　（从椅背上拿起一件连衫裙，伸直手提着）先从中间对着叠，然后两边合过来，对吗？

捷西卡　是这样吗？好啦，我看你们还是干力气活儿行。

乔治　史力克，别碰这种东西。这会引起你胡思乱想的。太太，请原谅，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女人了。

史力克　我们甚至想不起女人的身段是怎样的。

捷西卡　现在你们想起来了吗？

乔治　慢慢地想起来了。

捷西卡　这村子里没有女人吗？

史力克　有的，但是我们不出门。

乔治　以前那位秘书每天晚上都跳墙出去，结果有一天早上人家发现他的头倒栽在一个泥坑里。因此，这次老头子决定新来的秘书必须是结了婚的，这样他可以在家里得到满足。

捷西卡　他倒想得很周到哩。

史力克　可是对我们呢，他却想不到我们也需要得到满足。

捷西卡　有这种事？为什么？

乔治　他说，他要我们一个个又凶又猛。

雨果　他们是贺德雷的警卫。

捷西卡　我早就猜到了。

史力克　（指着他的轻机枪）因为看到了这个，是吗？

捷西卡　也是因为看到这个。

乔治　您不要把我们当成职业保镖。我呢，我本来是管工。现在是临时来这儿干干的，因为党需要。

史力克　您不怕我们吧？

捷西卡　一点也不。可是，我希望（她指着轻机枪和小手枪）你们把这些家伙放下，搁在角落里。

乔治　不行。

史力克　这是禁止的。

捷西卡　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离手吗？

乔治 不离手，太太。

捷西卡 真不离手？

史力克 真的不。

雨果 他们是照规矩办事。当我头一次走进贺德雷家的时候，他们把机枪口顶着我。

乔治 （笑着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史力克 （也笑着说）那时只要他动一动，您就变成寡妇了。（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捷西卡 你们的头头很怕死吧？

史力克 他不怕，但是他不想让人家把自己杀了。

捷西卡 为什么人家要杀他呢？

史力克 为什么，这我不晓得。但肯定是有人要杀害他。他的伙伴已经来给他通风报信。这事快有两个星期了。

捷西卡 这可真有意思。

史力克 总之，要站好岗。噢，您会习惯的，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史力克回答时，乔治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装作随便看看的样子。他走到打开的壁橱里，拿出雨果的那件衣服。

乔治 喂，史力克！你瞧，他穿着多么讲究！

史力克 这是他职业的需要。当你看着秘书把你的话记下来的时候，秘书应当能讨你喜欢，要不然，就会影响你的思路。

〔乔治装作刷衣服，摸摸衣服里有什么没有。

乔治 当心壁橱，里边的板壁很脏。

〔乔治把衣服放回壁橱，接着走到史力克旁边。捷西卡和雨果相视。

捷西卡 （有了主意）来吧！……请坐下。

史力克　不，不。谢谢啦。

乔治　站着就行了。

捷西卡　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请你们喝。

史力克　在值勤的时间，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喝。

雨果　你们现在是在值勤吗？

乔治　我们总是在值勤。

雨果　啊？

史力克　我跟你们说吧，一个人要变成圣人才能干这种见鬼的差使。

雨果　我可还没有到值勤的时间。我是在我的家里，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捷西卡，我们坐下吧。

〔两人坐下。

史力克　（走到窗口）景致真好。

乔治　他们的家满漂亮。

史力克　而且安静。

乔治　你看那张床可够大的……足够三个人睡。

史力克　够四个人：年轻夫妇总是挤在一起睡的。

乔治　这块地方白白浪费啦，可有人却得睡在地上。

史力克　别说啦，今晚上我要做梦了。

捷西卡　你们没有床吗？

史力克　（开心地）乔治！

乔治　（笑着说）我在这儿。

史力克　她问我们是不是有床。

乔治　（指着史力克）他睡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我睡在老头子房门前的过道上。

捷西卡　不舒服吧？

乔治　要是你丈夫睡在那儿，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因为他看样子

挺娇气。我们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叫人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地方呆。花园里不安全，我们白天只好呆在门厅里。(他弯下腰看床底下)

雨果 你看什么?

乔治 有时候那里有老鼠。(直起身来)

雨果 没有吧?

乔治 没有。

雨果 那就好。

〔静场片刻。

捷西卡 你们让你们的头头单独呆着吗? 你们难道不怕，要是你们过久地不在他身边，会出事吗?

史力克 还有莱昂在那里。(指着电话机) 再说，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可以把我们叫去。

〔静场。雨果站起来，紧张得脸色发白。捷西卡也站了起来。

雨果 他们挺和气的，是吗?

捷西卡 和气极了。

雨果 你瞧，他们长得多棒哪!

捷西卡 又高又大! 嗳! 你们倒可以凑成三人帮。我丈夫佩服杀手。他也想当。

史力克 他可不是当这号人的料。他生来是个当秘书的。

雨果 我们会合得来的。行呀! 我是脑袋，捷西卡是眼睛，你们是肌肉。捷西卡，摸摸肌肉! (他摸摸他们) 像铁一样。摸摸看!

捷西卡 可是，乔治先生也许不大高兴。

乔治 (生硬地) 我不在乎。

雨果 你看，他很高兴。去吧，去摸摸，捷西卡，去摸摸看。

（捷西卡摸乔治的肌肉）像铁一样，是吗？

捷西卡 像钢一样。

雨果 我们三个人彼此不用客气的称呼，好吗？

史力克 行，年轻人，你愿意就行。

捷西卡 你们来看望我们，实在太客气了。

史力克 我们也很高兴。乔治，对吗？

乔治 看见你们过得幸福，我们挺高兴。

捷西卡 当你们呆在门厅里的时候，这就可以做你们的话题了。

史力克 一点不错。到了晚上，我们会说："他们热乎乎的，小伙子怀里抱着他的小媳妇。"

乔治 这就给我们鼓了劲。

雨果 （走到房门前，把门打开）你们以后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这里跟你们自己家里一样。

史力克 （平静地走到门旁，把门重新关上）我们就走，马上就走。只消一点点时间就把一个小小的例行公事办了。

雨果 什么公事？

史力克 搜查房间。

雨果 不行！

乔治 不行？

雨果 你们什么也不许搜查。

史力克 别白费劲啦，小脑袋，我们是奉命来的。

雨果 谁的命令？

史力克 贺德雷。

雨果 贺德雷命令你们来搜我的房间？

乔治 好啦，小同志，别装傻了。我刚才跟你说了，有人已经来向我们报信，说最近几天将有一场火并。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我们不看看你的口袋就会放你跑进来吗？尽管我看你连

用汽枪打飞碟的本事也没有，你也许会甩几颗手榴弹或放什么破枪。

雨果　我问你们，是不是贺德雷指名要你们来检查我的东西？

史力克　指名要我们俩来的。

乔治　是指名要我们俩来的。

史力克　没经过搜查，谁也不能进这里来。这是规定。就是这样。

雨果　对我，你们不能搜查。这是例外。就是这样。

乔治　你不是党员？

雨果　是党员。

乔治　那么在你们那儿都教了你什么啦？你难道不晓得什么是指令吗？

雨果　这我和你们一样清楚。

乔治　当你接到指令的时候，你不知道应当服从吗？

雨果　我知道。

史力克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雨果　我服从指令，但是我也不能失去我的体面。对于那些故意要笑我的荒唐命令，我是不会服从的。

史力克　乔治，你听到吗？你说说，你就不知道体面吗？

乔治　我想不。这是有可能搞清楚的。史力克，你呢？

史力克　你疯了吗？你至少得是个秘书，那你才有权讲什么体面呢。

雨果　可怜的蠢才！我参加党组织就是为了有一天使所有的人，不管是不是秘书，都有这种权利。

乔治　史力克，叫他别说了，要不，我快哭出来了。小同志，我们这些人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

史力克　我们是为了有一天，所有我们这一类人都能有东西填饱

肚子。

乔治 啊！史力克，别闲扯了。先把这箱子打开，开个头。

雨果 不许碰它。

史力克 不许？我的小同志，你怎能做到不让我动手呢？

雨果 我不想跟你这架压路机硬拼。不过，只要你的爪子碰一碰这只箱子，我们今天晚上就离开这个别墅，贺德雷可以另找一位秘书。

乔治 嘛！你居然吓唬我！像你这号秘书，我天天都可以捏出一个来。

雨果 那好！搜吧，你不怕的话，那就搜吧！

〔乔治搔搔头皮。捷西卡在这期间一直非常镇静，这时她向他们走过来。

捷西卡 为什么不给贺德雷打个电话呢？

史力克 给贺德雷？

捷西卡 他会使你们意见一致的。

〔乔治和史力克用眼光互相商量。

乔治 行。（走到电话机旁，揿一揿，拿起电话筒）哈啰，是莱昂吗？去告诉老头子，那位小同志不让干。什么？呃，别瞎吹！（回过身来对史力克说）他问老头子去了。

史力克 好。不过，乔治，我跟你说，我虽然很喜欢贺德雷，但是，在我们连邮差都全身搜查的情况下，如果他居然对这位有钱人的少爷破格相待，我就不干了。

乔治 同意。这小子要查他，要不然我们就不干了。

史力克 我可能并不讲什么体面，但是我和别人一样有点自尊心。

雨果 我的高个儿同志，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当贺德雷亲自下令搜查的时候，我五分钟后就离开这座房子。

乔治　史力克!

史力克　什么?

乔治　你不觉得这位先生有一副贵族老爷的嘴脸吗?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你不觉得这两位先生有一副警察的嘴脸吗?

史力克　（直冲他走去，接着把一只手搭在雨果肩上）小同志，当心点，我们要是警察的话，早就要动手打人了。

〔贺德雷走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贺德雷。

贺德雷　为什么打扰我?

史力克　（向后退了一步）他不让搜查。

贺德雷　为什么不让?

雨果　如果您答应他们搜查，我这就走。话就说到这里。

贺德雷　好吧!

乔治　如果你不让搜查，我们就走，不干啦。

贺德雷　你们都坐下。（其他的人全都勉强坐下）顺便提一提，雨果，你对我可以不称呼您。在这里，大家都不用客气的称呼。（从沙发椅背上拿下一条三角裤和一双长袜，准备搁到床上去）

捷西卡　让我来。（从他手里拿过那两样东西，卷成一团，仍坐回原处，一面把东西扔到床上）

贺德雷　你叫什么名字?

捷西卡　对妇女您也称呼“你”吗?

贺德雷 是的。

捷西卡 好吧，我会习惯的。我叫捷西卡。

贺德雷 （一直盯住她）我原以为你长得不好看。

捷西卡 我很遗憾。

贺德雷 （仍然盯住她）对。是遗憾的事。

捷西卡 我是不是该剃光头？

贺德雷 （不停地看她）不，（离开她远一点）是因为你，他们要打起架来吗？

捷西卡 还没到时候。

贺德雷 希望这种时候永远也别来到。（坐到沙发上）搜查，这是无关重要的事。

史力克 我们……

贺德雷 无关重要的。我们以后慢慢再谈。（向史力克）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对他有什么不满的？他穿着太好？他说话文绉绉？

史力克 是穿着的问题。

贺德雷 在这里不扯这个。把这问题放到一边。（看看雨果、史力克和乔治）我的孩子们，你们一开始就没搞好。（向着雨果）你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因为你是最弱小的一个。（转向史力克和乔治）你们呢，你们摆出一副对什么都不满的嘴脸。你们一开始就恶意地看着他。明天你们会捉弄他，等到下星期我需要他记录一封由我口述的信时，你们就会跑来对我说，人家把他从池塘里捞起来了。

雨果 办不到。如果我能够阻止……

贺德雷 你什么也阻止不了。年轻人，不要发火。不能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就是嘛。四个男人住在一起，如果不是亲亲热热，就会互相残杀。你们要亲亲热热，我才高兴。

乔治　（庄严地）不能靠命令叫人产生感情。

贺德雷　（用力地说）能的。在同一个组织里的同志之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可以靠命令产生感情的。

乔治　我们又不是同一个党的。

贺德雷　（问雨果）你不是我们的人吗？

雨果　是自己人。

贺德雷　这不就行啦！

史力克　可能我们是同一个党的，但我们不是出于同一个动机参加党的。

贺德雷　我们参加党组织总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史力克　对不起！他是为了使穷人懂得应该尊重自己。

贺德雷　什么？

乔治　这是他自己讲的。

雨果　你们呢，你们参加党只是为了可以有饭吃。这是你们说的。

贺德雷　那又怎样呢？你们意见是一致的。

史力克　什么？

贺德雷　史力克！你不是和我说过，说你因为挨饿而感到羞耻吗？（他俯身向着史力克，等着回答，但落空了）你还说你怒火冲天，因为一天到晚不能想别的事，对吗？你还说：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来说，他还有比整天为自己的肚子忙碌更为重要的事要干，不是吗？

史力克　当着他的面，你没有必要讲这些。

贺德雷　你不是跟我讲的吗？

史力克　这说明什么呢？

贺德雷　这说明你想吃饱肚子还加上一点别的东西。他呢，按照他的讲法，这是尊重自己。他要这样讲，就让他讲吧。每一

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爱用的字眼。

史力克 这可不是尊重。把这个叫做尊重，这可真叫我难受。他这个人用的字眼是在自己脑袋里找到的，他想事情，凭的是自己的脑袋瓜儿。

雨果 那你要我凭什么东西来想呢？

史力克 我的同志，当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可不是凭头脑来想事情的。的确，我希望不再感到肚子饿，我的老天爷，的确是这样。我只希望有一点儿时间，短短的一点儿时间也好，让我能够对别的事情发生兴趣，对除自己以外任何别的事情发生兴趣，但这不是尊重自己。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可是你却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大道理，正像从前那个常来调查我母亲的慈善组织的太太们一样，她看见我母亲酗酒，就说她不尊重自己。

雨果 这不对。

乔治 你，你挨过饿吗？我想，你过去在吃饭前需要的是运动，好使胃口好些。

雨果 我的高个儿同志，这一次你讲对了：我一向不知什么是胃口。你如果看见过我小时候吃磷酸脂，总是剩下一半，你会叫：这是多大的浪费呀！于是，人们掰开我的嘴巴对我说："为爸爸吃一匙，为妈妈吃一匙，为姑妈安娜吃一匙。"有时甚至把茶匙一直捅到我的喉咙口。你想想，我就这样长大了，可是我长不胖。由于我脸色发白，就送我去屠宰场喝鲜血，这一来我连肉也不肯沾了。每天晚上我的父亲总是说："这孩子肚子不会饿……"每天晚上，你总看到这种情况："吃吧，雨果，吃吧。你会生病的。"人们要我吃鱼肝油。奢侈到极点了，竟用药来使你感到饥饿，而这时候，别的一些人却为了一块牛排在街上出卖自己。我看见有些人在我窗前

走过，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一点面包吧！"可我看了一会儿之后，却走去坐在饭桌旁。"吃吧，雨果，吃吧。为失业的看守吃一匙，为在垃圾箱里拾菜帮子的老婆子吃一匙，为断了腿的木工一家再吃一匙。"我终于离开了家。我入党难道是为了听同样的老话："你从来没有挨过饿。雨果，你管什么闲事？你能懂得什么？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对的，我从来没有挨过饿。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也许能够告诉我：该怎么办才能使你们所有的人不再为这件事责备我。

〔静场片刻。

贺德雷　你们都听见了吗？好吧，你们教教他吧。告诉他该怎么办。史力克！你对他有什么要求？要他把一只手砍掉吗？挖掉自己一只眼睛吗？把他的妻子给你吗？到底他应当付出什么代价你们才能原谅他？

史力克　他没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

贺德雷　有的。他参加党不是迫于贫困。

乔治　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而责备他。不过在我们和他之间隔了一座大山：他不过是个爱好者罢了。他入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好，办件好事。而我们呢？我们是出于没有别的路可走。

贺德雷　从他来说，你以为他就有别的路可走吗？看到别人饥饿，也并不是好受的。

乔治　也有不少人心安理得。

贺德雷　那是因为这些人缺乏想象力。这个小青年的不幸就在他想象力过于丰富。

史力克　算啦！我们并不是跟他过不去，并不憎恨他，总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是有权利……

贺德雷　什么权利？你们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我们并不憎恨

他”……你们这些混蛋，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副长相吧！然后，如果有勇气的话，回来向我说说你们细致的感想。我们是根据工作表现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的。当心我要根据你们的工作表现来判断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来，你们过分松懈了。

雨果　您不要袒护我！谁要您袒护我的？您看得很清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好歹也习惯了。刚才我看着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我见到过的微笑。他们并不漂亮。您可以相信我，他们来是要我还债，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家里所有总是吃得饱饱的人还债的。我跟您说吧，我见过这种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容下我的。像他们刚才那样，带着那种微笑看我的人有千千万万。我进行过斗争，我低声下气，我尽了一切力量使他们忘掉这一切。我反复对他们说：我喜欢他们，羡慕他们，钦佩他们。可是，没用，一点儿也没用！我还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不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算啦！他们要怎样想就怎样想吧！他们是对的，这的确是一个穿着的问题。

〔史力克和乔治沉默地彼此相视。

贺德雷　（向着两个警卫）怎么样？（史力克和乔治耸耸肩膀表示很难说）我不会比你们更宽待他，你们都晓得我不宽待任何人。虽然他将来也不是靠两手劳动的，但是我会使他工作到精疲力竭的。（有点恼火）好，到此为止。

史力克　（下了决心）同意！（向着雨果）不过，我的孩子，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没有办法，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东西使我们粘不到一块儿。可是，我不认为你是个坏人。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搞好关系。我们要设法不使彼此过不去。同意吗？

雨果 （有气无力地）随你的便。

史力克 乔治，你同意吗？

乔治 就这样吧。

〔静场片刻。

贺德雷 （心平气和地）还有搜查的问题。

史力克 对，搜查……噢！现在……

乔治 那么刚才说的，只是嘴上说说了？

史力克 那总不能不搜查呀。

贺德雷 （变了语调）谁征求你们的意见？我叫你们进行搜查，你们就动手。（转向雨果，恢复正常的口吻）我的孩子，我是相信你的，不过你得现实一些。如果今天我破例地对待你一次，明天他们就会要我破例两次。弄到最后，一个家伙就会跑进来把我们全都杀了，因为警卫没有把他的口袋翻出来看看。假使他们客客气气地向你提出要求，你让他们搜吗？现在，你们都是朋友了。

雨果 我……怕还是不行。

贺德雷 嘀！（看看雨果）要是我向你提出呢？（稍停）我看，你是有你的原则的。我也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不过原则和我……（稍停）看着我。你没有武器吧？

雨果 没有。

贺德雷 你的妻子也没有吗？

雨果 没有。

贺德雷 很好。我相信你。你们两个走吧。

捷西卡 等一等。（史力克和乔治回转来）雨果，不以信任回报人家的信任，这是不对的。

雨果 你说什么？

捷西卡 你们什么地方都可以搜查。

雨果 捷西卡，不过……

捷西卡 不过什么？你会使他们以为你藏着一支手枪哩。

雨果 你疯啦！

捷西卡 那就让他们搜吧。既然是我们主动要求他们搜的，就不会损害你的自尊心了。

〔乔治和史力克站在门槛上犹豫不决。

贺德雷 怎么啦？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明白吗？

史力克 我们以为……

贺德雷 没什么好以为的，人家怎么要求你们，你们就照办好了。

史力克 行，行，行。

乔治 那刚才就用不着花那么些工夫讲一大套了。

〔他们两人开始搜查的时候，雨果浑身无力，目瞪口呆，一直看着捷西卡。

贺德雷 （向史力克和乔治）希望从这件事当中，你们学会相信人家。对什么人我都相信。（两人进行搜查）你们真马虎！既然人家抱着严肃的态度向你们提出要求，搜查就得认认真真。史力克，看看衣柜底下。好。把衣服拿出来摸一摸。

史力克 已经看过了。

贺德雷 再看一遍。也要看看床垫底下。行啦！史力克，继续搜查。你，乔治，到这边来（指雨果）搜查他。你只要摸摸他上衣口袋就行了。那里！裤子的口袋。好。还有后面的口袋。好极啦。

捷西卡 我呢？

贺德雷 既然你提出来，乔治！（乔治动也不动）怎么啦，她把你吓住了吗？

乔治 嗳！好吧！（走到捷西卡前面，满脸通红，用手指轻轻地

碰一碰她，捷西卡笑起来）

捷西卡　他的手像贵夫人的侍女一样。

〔史力克已走到放着手枪的箱子前。

史力克　箱子都是空的吗？

雨果　（紧张地）是的。

〔贺德雷注视着他。

贺德雷　这个箱子也是空的吗？

雨果　是的。

史力克　（提起箱子）不对。

雨果　呀……不对，这箱子不是空的。我刚才正要清理，你们就进来了。

贺德雷　打开。

〔史力克开箱搜查。

史力克　没什么。

贺德雷　好！完了！你们可以走啦。

史力克　（向雨果）请别介意。

雨果　没什么。

捷西卡　（当两个警卫走出去时，她说）我会到那个门厅里去看望你们的。

第　四　场

〔捷西卡、贺德雷和雨果。

贺德雷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太经常地去找他们。

捷西卡　嗬！为什么？他们很可爱，特别是乔治，像个姑娘。

贺德雷　哼！（朝她走去）你长得很漂亮，这是事实。为此而后悔也没有用。既然事实是这样，我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头

一个是，如果你的心地宽厚，你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幸福。

捷西卡　我的心地很狭窄。

贺德雷　我不相信。我看他们会落到彼此打起来的地步的。还有第二个解决办法：你丈夫外出的时候，你把自己关起来，对什么人都不开门，连我在内。

捷西卡　好。不过，请您别见怪，我要选择第三种办法。

贺德雷　那就随你的便。（俯身向她，深深地吸一口气）你闻起来很香。你去找他们的时候，不要擦这种香水。

捷西卡　我没有擦香水。

贺德雷　那就算啦！（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房子中间，然后站住了。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眼光到处细细搜索。他好像在找寻什么。他的眼光不时停留在雨果身上，仔细观察他）好！到底是……对啦！（静场）对啦！（静场）雨果，明天早上十点钟你到我那儿去。

雨果　我知道了。

贺德雷　（心不在焉的样子，到处细心察看）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瞧！一切都好，善始善终。我的孩子们，你们一脸不高兴。一切都好，是这样！大家彼此和解了，大家亲亲热热……（忽然问）我的孩子，你累了吗？

雨果　没什么，（贺德雷留神看着他。雨果发窘，费劲地说着话）就是因为……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我……觉得很抱歉。

贺德雷　（一直看着他）我已经不再想那件事了。

雨果　往后，您……

贺德雷　我跟你说过，不要用客气的称呼。

雨果　往后，你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了。我一定遵守纪律。

贺德雷　这你已经对我说过了。你确实不觉得自己有病吗？（雨果没有回答）你要是有病，现在还来得及跟我说，我可以要

求委员会另派一个人来顶替你。

雨果 我没有病。

贺德雷 那就太好啦。好，我要走了。我想你们俩巴不得没人在旁边。（走到桌子旁，看看桌上的书）恩格斯、马克思，很好。洛尔卡[①]、爱略特[②]，不认得。（翻一翻书）

雨果 这两位是诗人。

贺德雷 （拿起别的一些书）诗……诗……很多诗集。你写诗吗？

雨果 唔——不写。

贺德雷 可是，你写过的。（离开桌子，走到床前站住）睡衣，你的穿着确实讲究。是你离开你父亲的时候带出来的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我想那两套衣服也是的，对吗？（递给雨果一支烟）

雨果 （拒绝）谢谢。

贺德雷 你不抽烟？（雨果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不抽）好。委员会告诉我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直接行动。真的吗？

雨果 真的。

贺德雷 你大概手痒了吧。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梦想参加行动。

雨果 我的工作是编辑报纸。

贺德雷 我听说了。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收到报纸了。以前的报纸都是你编辑的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这倒是个好工作。他们居然肯忍痛把一位这样得力的编辑派到我这里来吗？

---

① 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戏剧诗人。

② 爱略特（1888—1965），原籍美国的英国诗人。

雨果　他们想我会适合你的需要。

贺德雷　他们很不错。你呢？你高兴离开原来的工作吗？

雨果　我……

贺德雷　报纸完全由你负责，那倒是要担风险、负责任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可以算作是实际行动。（看看雨果）现在你当起秘书来了。（稍停）为什么你要离开原来的工作？为什么？

雨果　因为服从组织纪律。

贺德雷　不要老讲纪律。我对那些言必称纪律的人很有戒心。

雨果　我需要有纪律。

贺德雷　为什么？

雨果　（厌倦地）我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我得把它们赶出去。

贺德雷　哪一类的思想？

雨果　"我在这儿干什么？我想要得到自己想望的东西，这想法对吗？我是不是在演戏？"诸如此类想法。

贺德雷　（慢条斯理地）哦！诸如此类想法。那么，现在你的头脑里也充满这些想法吗？

雨果　（发窘）没有，没有，现在没有。（沉默片刻）但是，有可能再出现。我要提防着点。要是我能把别的想法装进自己的头脑就好啦。譬如这样一些命令："干这个。齐步走。立正。说这个。"我需要服从。服从，光这个就够了。吃饭、睡觉、服从。

贺德雷　行呀。只要你服从，我们就能配合好。（把一只手搭到雨果肩上）听着……（雨果躲开，往后一跳。贺德雷用越来越感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语气变得尖锐、无情）怎么？（稍停）哈！哈！

雨果　我……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贺德雷　（声音严厉急促）他们搜查你这个箱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心惊胆战？为什么？

雨果　我没有心惊胆战。

贺德雷　不对！你害怕了。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雨果　他们都搜过了，里面没什么。

贺德雷　没什么？让我们瞧瞧。（走到箱子旁，把它打开）他们刚才是搜查武器。然而箱子里既可以藏武器，也可以藏一些文件。

雨果　或者装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东西。

贺德雷　从你成为我的下属那一刻起，你要好好记住：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了。（他搜查箱子）衬衫、衬裤，全是新的。看来你有一些钱，对吗？

雨果　我的妻子有钱。

贺德雷　这是些什么照片？（他拿起来看。静场）是这个，原来是这个！（他看着一张照片）天鹅绒的衣服……（他看着另一张）海军服大翻领，还有风雪帽。多神气的小少爷！

雨果　把这些照片给我。

贺德雷　嘘！（他把雨果一把推开）全在这儿，这是些完全属于私人的东西。你刚才是害怕他们发现。

雨果　要是他们那双肮脏的手拿到了照片，要是他们一边看一边嘲笑，我就……

贺德雷　好啦，秘密已经揭开。瞧，这就叫做了亏心事，脸上看得出。我刚才几乎可以发誓：你至少藏着一颗手榴弹。（看看照片）你没有变。这双细腿……显然你从来胃口都不好。你那时候这么小，人家把你放在一把椅子上，你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拿破仑一样打量着你周围的人。你那时样子好像不高兴。不……做一个有钱人家里的孩子，不见得天天都

好过。这是生活不幸的开始。既然你想埋葬过去，为什么你把这些照片放在这箱子里随身携带呢？（雨果作了一个含糊的手势）总之，你对自己想得过多。

雨果　我加入组织就是为了把自己忘掉。

贺德雷　你甚至每一分钟都想着应当忘记自己。好啦，各人自己尽力想办法去应付自己的处境吧！（把照片还给雨果）把它藏好。（雨果接过照片，放在上衣的里袋内）明天见，雨果。

雨果　明天见。

贺德雷　捷西卡，晚安！

捷西卡　晚安。

〔贺德雷走到门前，转过身来。

贺德雷　放下百叶窗，拉好铁闩。谁晓得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命令。（下）

第　五　场

〔雨果和捷西卡。

〔雨果跑到门旁，把门加两道锁。

捷西卡　他的确庸俗，可是并没有系花点子领带。

雨果　手枪在哪儿？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刚才我觉得真好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和真正的男人较量。

雨果　捷西卡，那只手枪在哪儿？

捷西卡　雨果，你不懂得搞这种把戏该怎么搞法。窗子关上了吗？人家可以从外面看到我们。

雨果　（走去把百叶窗关上，再回到她身边）在哪儿？

捷西卡　（从自己衣服的上胸口掏出手枪）要进行搜查的话，贺

德雷最好添个女的。我自告奋勇。

雨果　你什么时候把它拿走的?

捷西卡　当你跑去给那两只看家狗开门的时候。

雨果　你把我们耍得够意思的。我还以为你落进他的圈套了呢。

捷西卡　我?我差一点要当面笑他。"我相信你们!对什么人我都相信。希望从这件事当中,你们学会相信人家……"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对于信任这一招,只有男人才会上钩。

雨果　还有呢?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少开口。你感情激动了。

雨果　我?什么时候?

捷西卡　当他跟你说他相信你的时候。

雨果　没有,我没有激动。

捷西卡　激动的。

雨果　没有。

捷西卡　说老实话,如果你有一天让我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单独在一块,你可别对我说:"我相信你。"我事先给你打个招呼。要是我动了心,不是靠你这么一句话就能阻止我欺骗你的。恰恰相反。

雨果　我很放心,我会闭着眼睛走的。

捷西卡　你以为用感情就可以打动我吗?

雨果　不会,我的小白雪雕像,我是相信霜雪的寒冷的。最多情的引诱者在你身上也会冻僵手指。他抚摩你,想使你感到温暖,你却融化在他的手里了。

捷西卡　傻瓜!我不再开玩笑了。(短暂的静场)你很害怕吗?

雨果　刚才吗?没有。我不信我害怕了。我看着他们搜查时,心里在想:"我们在演戏!"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真实的。

捷西卡　连我也在内吗？

雨果　你吗？（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把头转过去）说真的，你害怕了吗？你也怕了？

捷西卡　当我意识到他们将要搜查我的时候。因为这就得看运气了。乔治嘛，我肯定他不会认真搜我身的，可是我怕史力克会把我抓在手里，其实我并不怕他搜到手枪，我是怕他的那双手。

雨果　真不该把你拖进这件事里。

捷西卡　恰恰相反。我过去老是梦想当一名冒险家。

雨果　捷西卡，这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头子是危险人物。

捷西卡　危险人物？对谁危险？

雨果　对党组织。

捷西卡　对党组织？我还以为他是党的领导人。

雨果　他是领导人之一。正是因为这样，他……

捷西卡　千万别对我来一通解释。我相信你说的。

雨果　你相信什么？

捷西卡　（象背诵似地）我相信这个人是危险人物，认为应当消灭他，你来这里是为了把他干掉……

雨果　嘘！（稍停）看着我。有时候我心里想：你装作相信我，其实你并不真正相信我。有时候我想：你心里是相信我的，可是你装作不相信我的样子，到底哪个是真的？

捷西卡　（笑着说）都不是真的。

雨果　要是我需要你帮忙，你怎么办？

捷西卡　难道我不是来给你帮忙的吗？

雨果　是的，我的小宝贝。可是，我要的不是这种帮忙。

捷西卡　忘恩负义。

雨果　（看着她）要是我能够看出你头脑里想的……

捷西卡　你就问吧。

雨果　（耸耸肩膀）算啦！（稍停）我的天哪，当一个人要去杀人的时候，应该感到像压了块石头那样沉重。我的头脑里应该一片平静。（大声叫喊）平静！（稍停）你刚才没看到他是多么难以捉摸？多么有活力？（稍停）真的！是真的！真的我要把他杀死。一个星期后他将倒在地上死掉，身上五个窟窿。（稍停）多有意思！

捷西卡　（笑了起来）我可怜的小蜜蜂，如果你想使我相信你将成为一个杀人凶手，首先你得确信自己能行。

雨果　我不像有信心的样子吗？

捷西卡　一点也没有。你没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雨果　捷西卡，我不是在演戏。

捷西卡　不，我不是在演戏。

雨果　不对。演戏的是你，总是你。

捷西卡　不，是你。还有，枪在我这里，你怎么能够杀死他呢？

雨果　把枪还给我。

捷西卡　说什么也不行。枪是我保住的。没有我，你就会因为这支枪叫他们抓走。

雨果　把枪还我！

捷西卡　不，我不还给你。我要去找贺德雷，我对他说：我来供你开心，当他抱着我的时候……

〔雨果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突然扑到她身上。像第一场戏一样，两人倒在床上，又叫又笑。当幕布落下时，雨果终于夺回了枪。捷西卡叫喊："当心！当心！枪要走火啦！"

——幕落

第　四　幕

〔贺德雷的办公室。布置严肃朴素，但相当舒适。右边是一张写字台，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桌布拖到地面。办公室左侧有一扇窗户。从窗口可以看见花园里的一些树。右侧后方有一道门；门左侧有一张厨房用的小桌子，上面搁着一只煤气炉。炉上有一只咖啡壶。此外还有式样不一的几张椅子。时间是下午。

〔雨果一个人在场。他走近写字台，拿起贺德雷的蘸水笔杆，用手指轻轻碰一碰。然后走到炉子旁，拿起咖啡壶，一边看一边轻轻吹着口哨。捷西卡悄悄地走进来。

第　一　场

〔捷西卡和雨果。

捷西卡　你拿着这咖啡壶干什么？

雨果　（赶忙把咖啡壶放下）捷西卡，你不能进这办公室。

捷西卡　你拿着这咖啡壶干什么？

雨果　你呢，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捷西卡　来看看你，我的宝贝。

雨果　好啦，你已经看见我啦。快走吧！贺德雷要下楼了。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不在，我多想你呀。

雨果　捷西卡，我没时间跟你闹。

捷西卡　（看看四周）当然，要是叫你把这里的情景给我描述一番，你是办不到的。这里有一股烟味，像我小时候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闻到的一样。其实，描述一种气味也不难。

雨果 你好好听我说……

捷西卡 慢点！（掏自己上衣的口袋）我是特地给你送这件东西来的。

雨果 什么东西？

捷西卡 （从口袋里拿出手枪，搁在手心上递给雨果）这个！你忘拿了。

雨果 我没有忘。我从来不把它带在身上。

捷西卡 你忘了，你不应当不随身带着。

雨果 捷西卡，既然你好像还不理解，我干脆明白对你说：我禁止你到这里来。你想要玩，到花园或楼阁里去玩吧。

捷西卡 雨果，你跟我讲话的样子，好像我是六岁的孩子。

雨果 这怪谁呢？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你一看到我就忍不住要笑。等我们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这样笑倒是挺快活的。可现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们俩一起养成的一种不好的习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捷西卡 很明白。

雨果 你肯努力做到吗？

捷西卡 肯的。

雨果 好。那么，把这手枪收起来，这算开始。

捷西卡 我不能。

雨果 捷西卡！

捷西卡 枪是你的，应当你拿着。

雨果 可是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才不想拿着它呢。

捷西卡 可我呢？你要我拿它作什么用？

雨果 随你便。这与我无关。

捷西卡 你总不能让你妻子整天口袋里放着一支枪到处逛吧？

雨果　回家去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捷西卡　可是我不想回去；你真讨厌！

雨果　那你本来就不该把枪拿到这儿来。

捷西卡　你呢？你本来就不该忘记拿它。

雨果　我对你说过，我没有忘。

捷西卡　没有吗？雨果，看来你已经改变计划了。

雨果　嘘！

捷西卡　雨果，看着我的眼睛。你到底改变计划没有？

雨果　没有，我没有改变。

捷西卡　是不是你有意要……

雨果　是的！是的！是的！可是，不是今天。

捷西卡　噢！雨果，我的小雨果，为什么不在今天呢？我感到无聊透了，我看完了你给我弄来的全部小说。我不喜欢像苏丹宫廷里的女奴那样整天躺在床上，这会使我肥胖起来。你还在等什么？

雨果　你又在胡闹了。

捷西卡　是你胡闹。这十天来，你神气活现，打算使我觉得你了不起。可是，那个人却始终活着。如果这是演戏玩玩，那时间未免拖得太长了。我们连讲话都得放低声音，生怕人家听见，我还得忍受你的各色各样的脾气，好像你是个怀孕的女人。

雨果　你很清楚，这不是演戏。

捷西卡　（冷淡地）这就更坏了！我讨厌那种拿定了主意却不动手干的人。如果你要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今天就干完它。

雨果　今天不是时候。

捷西卡　（恢复平常的声调）又来了！

雨果　唉！你叫我烦死了。他在等客人，就在那里！

捷西卡 多少客人?

雨果 两个。

捷西卡 一起干掉。

雨果 当别人不想演戏时，有一个人却硬要演下去，再没有比这更不识相的了。我不要求你来帮我忙。哎！不要。我只求你别来碍手碍脚。

捷西卡 行！行！既然你把我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那随你的便吧。不过，把这手枪拿去，因为我带着它会使我的口袋走样的。

雨果 要是我拿了，你走吗?

捷西卡 你先拿着。

雨果 （拿过手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现在走吧。

捷西卡 等一下，我总有权利看一下我丈夫的办公室吧。（从贺德雷的写字台后面走过，指着桌子）谁坐在这儿？他，还是你?

雨果 （不高兴地）是他。（指着桌子）我是在这张桌子上工作的。

捷西卡 （没有听雨果对她说的话）这是他写的字?（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纸）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极感兴趣）哈！哈！哈！

雨果 放下。

捷西卡 你看到他的字是怎样写的吗？他是一个一个字母写的，中间不连起来，你看见了吗?

雨果 这有什么?

捷西卡 这有什么？这就够重要的了。

雨果 对什么重要?

捷西卡　对了解他的性格。就等于知道要杀死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看他写的两个字之间离得很远，可以说每一个字母像一个小岛，每一个字是一列群岛。这肯定有什么涵义。

雨果　什么涵义?

捷西卡　我不知道。他童年的回忆，他搞过的女人，他恋爱的方式，按理都可以从他的字迹上看出来。可是，我看不出来，真使人恼火……雨果，你应该给我买一本研究字迹的书，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具有天才。

雨果　要是你马上走的话，我给你买一本。

捷西卡　这椅子好像是弹钢琴用的圆凳。

雨果　是圆凳。

捷西卡　（坐在圆凳上，转来转去）多么惬意！那么说他坐在这儿，抽烟，聊天，在凳子上转来转去。

雨果　是这样。

捷西卡　（拔开写字台上一个小长颈瓶的瓶塞，嗅了几下）他喝酒吗?

雨果　像个无底洞。

捷西卡　一边工作一边喝吗?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他从来不醉吗?

雨果　从来不醉。

捷西卡　我希望你别喝烧酒，即使他请你喝也别喝。你会受不了的。

雨果　你别当我的大姐。我很知道我既喝不了烧酒，也抽不了烟，热不行，冷不行，潮湿也不行，闻稻草的味道受不了，什么都受不了。

捷西卡　（慢条斯理地）他在那里，说话，抽烟，喝酒，坐在他

那小圆凳上打转转。

雨果　是这样。我呢？我……

捷西卡　（发现炉子）这是什么？他自己做饭吗？

雨果　是的。

捷西卡　（大笑起来）何必呢？既然我替你做饭，我也可以替他做饭。他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吃。

雨果　你做饭不一定比他强。我想这对他是一种消遣。早上他给我们烧咖啡，非常好的咖啡，从黑市买来的……

捷西卡　（指着咖啡壶）在这里面烧？

雨果　对。

捷西卡　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你手里拿着的就是这把咖啡壶？

雨果　对。

捷西卡　为什么你拿它？你要找什么？

雨果　不知道。（稍停）当他接触到这把壶时，这壶就好像变成真实的东西了。凡是他接触的东西，都使人觉得是真实的。他把咖啡倒在杯子里，我喝着，同时看着他喝，我感到咖啡的真实味道就在他的嘴里。（稍停）咖啡真实的味道要消失了，还有真实的热气，真实的灯光。将来剩下的只有这一样东西。（打了个手势，指指咖啡壶）

捷西卡　什么？只有这个吗？

雨果　（做了个更大的手势，指指整个办公室）这些，全都是虚构的。（重新搁下咖啡壶）我是生活在布景之中。（他沉思起来）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吃了一惊）什么？

捷西卡　要是他死了，烟草的气味就消失了。（突然说）不要杀死他。

雨果　你以为我要杀死他吗？回答呀！你真相信吗？

捷西卡　不知道。一切看起来都这样安静。此外，这里使我感受到我童年的气息……什么也不要发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你是跟我开玩笑的。

雨果　他来啦！快从窗口跑出去。（想要拖她走）

捷西卡　（不肯走）我想看看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

雨果　（拖着她）快走吧！

捷西卡　（很快地说）要是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就躲到桌子底下，连续好几个钟头看着他工作。

〔雨果用左手推开窗子。捷西卡从他手里逃脱，钻到桌子底下。贺德雷走进来。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贺德雷。

贺德雷　你在那底下干什么？

捷西卡　藏起来。

贺德雷　干什么？

捷西卡　为了要看看我不在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

贺德雷　你看不成了。（对雨果说）谁让她跑进来的？

雨果　我不知道。

贺德雷　这是你的妻子，要管教好。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他把你当作我的丈夫哩。

贺德雷　他不是你的丈夫？

捷西卡　是我的小弟弟。

贺德雷　（对雨果）她不尊重你。

雨果　是这样。

贺德雷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

雨果　因为她不尊重我。

贺德雷　一个人入了党就应当跟党内的人结婚。

捷西卡　为什么?

贺德雷　事情就会简单些。

捷西卡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党员呢?

贺德雷　这看得出来。(看看她)你什么都不会做，只会谈情说爱。

捷西卡　我连谈情说爱也不会。(顿了一下)你是不是认为我应当申请入党?

贺德雷　你要是愿意，可以嘛，不过，看来没有希望。

捷西卡　这是我的过错吗?

贺德雷　我怎么会知道?我想你像所有的人一样，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犯。

捷西卡　(突然粗暴地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同谋。人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替我决定了命运。

贺德雷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对妇女解放问题，我不怎么热心。

捷西卡　(指着雨果)你认为我待他不好吗?

贺德雷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吗?

捷西卡　为什么不?

贺德雷　我想：你是他的奢侈品。资产阶级的子弟到我们这里来，总是强烈地想随身带来一点点过去的奢侈生活作为纪念。有的带来他们的自由思想，有的带来一枚领带别针。而他呢?带来的是他的妻子。

捷西卡　对。当然，我不需要奢侈。

贺德雷　当然不需要。(他们彼此对看) 走吧，快点走开，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

捷西卡　行。我走啦，让你们去谈男人之间的友情吧。(威风凛凛地下场)

第　三　场

〔雨果和贺德雷。

贺德雷　你对她很有感情吗?

雨果　当然。

贺德雷　既然这样，你得禁止她再到这地方来。当我必须在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不错的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年轻男人的。但是可别使我难以作出选择。

雨果　谁要您作出选择?

贺德雷　这不值得问。总之，我选择的是你。

雨果　(微笑) 您不了解捷西卡。

贺德雷　很可能。还是不了解好些。(稍停) 你去告诉她，往后不要再来。(突然说) 现在几点钟啦? 四点十分。他们迟到了。(走到窗口，往外看了看，接着又走回来)

雨果　您没有什么要口授的吗?

贺德雷　今天没有。(雨果作了一个动作) 不，你别走。四点十分了吗?

雨果　是的。

贺德雷　要是他们不来，将来会后悔的。

雨果　谁要来?

贺德雷　你瞧着吧。你那个社会的人。(走了几步) 我不喜欢等人。(转身向雨果) 他们要是来的话，大功稳能告成；如果

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害怕了，那么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可是我想，我赶不上了。你有多大？

雨果 二十一岁。

贺德雷 你赶得上。

雨果 您年纪也并不很大。

贺德雷 我并不老，可是我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向雨果指指花园）在墙那边，有人朝思暮想要把我打死。既然我不想成天自保其身，他们最后肯定会把我干掉的。

雨果 您怎么知道他们朝思暮想要打死您？

贺德雷 因为我了解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一些干不成不死心的人。

雨果 您了解他们吗？

贺德雷 了解。你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吗？

雨果 没有。（两人倾听）没有。

贺德雷 也许就在此刻，这些家伙中的一个从墙上跳进来，他就找到了机会漂亮地完成任务。

雨果 （慢慢地）也许是时候……

贺德雷 （看着雨果）你是晓得的，他们巴不得我无法会晤来客。（走到写字台旁，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你要吗？

雨果 不。（稍停）您害怕吗？

贺德雷 怕什么？

雨果 怕死。

贺德雷 不怕。但是我没有时间了。什么时候我都没有时间。以前我不在乎等候，现在我再也等不住了。

雨果 您大概痛恨他们。

贺德雷 为什么？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谋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

雨果　给我一点烧酒。

贺德雷　（惊讶）嗬！（拿起小长颈瓶，给他斟了杯酒，雨果喝酒，但眼睛一直看着他）怎么啦？对，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吗？

雨果　没有，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贺德雷　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你生活路程中的一个站头。当然你是站在你的前途的高处来瞧我的。你心里想："我在这老头子这里捱过两三年，等他死了，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去干别的……"

雨果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干别的。

贺德雷　二十年以后，你将对你的伙伴说："那个时期，我正在贺德雷那里当秘书。"二十年后！真有意思！

雨果　二十年后……

贺德雷　怎么？

雨果　很遥远。

贺德雷　为什么？你害了痨病吗？

雨果　没有。再给我一点烧酒。（贺德雷倒酒给他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到老。我也是时间不够。

贺德雷　你和我不是一回事。

雨果　对。（稍停）过去，有时候我曾经希望立刻长成一个大人，哪怕为此把我一只手砍掉也心甘情愿。有时候我又似乎不愿青春逝去之后还继续活着。

贺德雷　青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雨果　怎么会呢？

贺德雷　青春，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因为我是从童年直接进入成年的。

雨果　是的，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病。（笑起来）很多人因为害了

这种病而死掉。

贺德雷　你要我帮忙吗?

雨果　为什么?

贺德雷　你似乎一开始就不顺当。你要我帮忙吗?

雨果　(震惊地)你不行!(马上恢复了镇静)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贺德雷　(朝他走去)我的孩子，听着。(他中断了说话，留神谛听着)他们来了。(走到窗旁，雨果随后)高个子是卡尔斯基，他是五角大楼党的书记。那个胖子是保尔亲王。

雨果　是摄政王的儿子吗?

贺德雷　对。(脸上的表情改变了，他神态冷淡、无情，非常自信)你喝多了。把你的杯子给我。(把杯子里的酒朝花园里一倒)现在去坐好。仔细听我们谈话，如果我向你示意，你就记下来。(他把窗子重新关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写字台旁)

第　四　场

〔贺德雷、雨果、卡尔斯基、保尔亲王、史力克和乔治。

〔两位来客走进来，史力克和乔治跟在后面，用机枪顶着他们的腰部，推着他们向前走。

卡尔斯基　我是卡尔斯基。

贺德雷　(仍然坐着)我见过您。

卡尔斯基　您知道和我一起来的是谁吗?

贺德雷　知道。

卡尔斯基　那就把您的两只警犬打发走吧。

贺德雷　行!小伙子，你们走吧。

〔史力克和乔治退场。

卡尔斯基　（讽刺地）您戒备森严。

贺德雷　如果最近期间我没有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接待你们了。

卡尔斯基　（转过身来朝着雨果）这个人呢？

贺德雷　是我的秘书。他也参加。

卡尔斯基　您是雨果·巴里纳吗？（雨果没有回答）您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雨果　是的。

卡尔斯基　我上星期见过令尊。您还有兴趣知道他的情况吗？

雨果　没有。

卡尔斯基　很可能您对他去世要负责任。

雨果　他对我的在世也要负责任，这倒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我们之间没有牵扯了。

卡尔斯基　（低声说）您是个可怜的孩子。

雨果　请告诉我……

贺德雷　你不要说话。（向卡尔斯基）您不是到这里来侮辱我的秘书的，对吗？请你们坐下。（两人坐下）喝白兰地吗？

卡尔斯基　不，谢谢。

亲王　我想喝。

〔贺德雷给他斟酒。

卡尔斯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德雷。（看看贺德雷）前天，您手下的人还向我们的人开枪。

贺德雷　为什么？

卡尔斯基　我们的汽车房里存有一批军火。您的那些人想要抢走。事情就这么简单。

贺德雷　他们拿走了军火吗？

卡尔斯基　拿走了。

贺德雷　干得好。

卡尔斯基　没什么可夸耀的，他们十个人对付一个人。

贺德雷　要取得胜利，最好以十对一，这样比较有把握。

卡尔斯基　这种讨论，我们不要继续下去了，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一致的，因为我们不是同一种类的人。

贺德雷　我们是同一种类，但不是同一阶级。

亲王　先生们，还是谈我们的正事吧。

贺德雷　同意。我听你们的高见。

卡尔斯基　是我们要听您的高见。

贺德雷　准是发生误会了。

卡尔斯基　很可能。如果我不认为您有一项明确的建议要向我们提出的话，我才不会跑来看您呢？

贺德雷　我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卡尔斯基　好极啦！（站起来）

亲王　先生们，大家客气点。卡尔斯基，您坐下。开头就不好。我们不能稍微和睦一点进行这次会谈吗？

卡尔斯基　（对亲王说）和睦一点？当他的两只看门狗用机枪从背后推着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您看到他那双眼睛吗？这些人恨我们。只是因为您再三要求，我才同意进行这次会谈的。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亲王　卡尔斯基，去年您曾经两次组织人行刺我的父亲，可是我仍然同意和您见面。我们之间也许没有什么理由要彼此相亲相爱，可是一旦关系到国家利益，我们也就不能斤斤计较个人感情了。（稍停）当然，对这种利益，我们双方的理解不总是一致的。贺德雷，您把自己过分地看作是工人阶级合法要求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我父亲和我本人，过去一直是赞成

这些要求的。但是面对德国人的令人担忧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把这些要求放在次要的地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首要的职责是保卫国家领土的独立，不惜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

贺德雷　这就是说，向苏联宣战。

亲王　（把话接下去）另一方面，卡尔斯基和他的朋友，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可能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一种需要，就是伊利里亚必须在外国人眼里以一个团结一致、实力雄厚的国家出现，全国人民要万众一心支持一个惟一的领袖。因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政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同样都是正直、爱国的人士，却由于对自己的职责持不同的见解，一时不能携手合作。（贺德雷粗野地笑起来）对不起，请问有什么意见？

贺德雷　没什么。请讲下去。

亲王　今天，大家的立场有幸互相接近了。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别人的观点有了更广泛的理解。我父亲不想再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既无谓又花钱的内战。当然，我们不可能分别媾和，政府的军事行动将敷衍了事地进行。另一方面，卡尔斯基也认为：国家内部的分裂只会损害祖国的大业。我们各方都希望今天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为明天的和平做好准备。当然，这种统一工作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否则将引起德国的疑心，但可以在已经存在的地下组织中进行。

贺德雷　还有呢？

亲王　没了，我的话完了。卡尔斯基和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贺德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卡尔斯基　够啦！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亲王 （继续把话讲下去）这种联合的范围应当尽可能地扩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无产阶级党有意和我们联合的话……

贺德雷 你们给什么代价？

卡尔斯基 在我们即将成立的全国地下组织中央委员会中，给你们的党两票。

贺德雷 多少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十二票中的。

贺德雷 （故作惊讶，但不失礼貌）十二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四票由摄政王派他的顾问作为代表，其余六票归五角大楼党。主席由选举产生。

贺德雷 （讽刺地）十二票中的两票。

卡尔斯基 五角大楼党拥有大部分农民，等于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七，还加上几乎全部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在我国只不过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并不是全部都拥护你们的。

贺德雷 好，还有呢？

卡尔斯基 对我们两个地下组织的基层，要进行改组和合并。你们的人并入我们五角大楼党的机构里。

贺德雷 这等于说：我们的部队将被五角大楼党吃掉。

卡尔斯基 这是和解的最好方案。

贺德雷 事实是，这是一种把对方全部消灭的和解。照这样看来，在中央委员会里仅仅给我们两票，倒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甚至可以说这还多了，因为这两票不代表任何东西。

卡尔斯基 没有人强迫您接受这个条件。

亲王 （赶快补充）如果您肯接受，政府自然准备废除关于新闻、工会组织和劳动者证的第三十九号法令。

贺德雷 多有诱惑力呀！（敲敲桌子）好啦！既然我们已经相识

了，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吧。我的条件是：一个领导委员会只由六名成员组成。三票归无产阶级党，其余的三票，你们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各地下组织绝对保持独立性，只有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事情上，才采取一致行动。你们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卡尔斯基　您跟我们开玩笑吗？

贺德雷　没人强迫您接受。

卡尔斯基　（对亲王说）我早就和您说过，跟这些人没法取得谅解。我们手里有三分之二的国土，有钱，有武器，有训练有素的准军事组织，还有我们牺牲了的烈士为我们造成的道义上的优势。可是这里居然有一小撮人，穷得半分钱也没有，却心安理得地要求当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派。

贺德雷　怎么样？就是说你们不干了？

卡尔斯基　不干。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行。

贺德雷　既然这样，你们走吧。（卡尔斯基犹豫了一下，接着朝门口走去。亲王没有动）卡尔斯基，您看看亲王；他比您聪明，他已经明白了。

亲王　（对卡尔斯基低声说）我们不能未经研究就断然拒绝这些建议。

卡尔斯基　（激烈地说）这不是建议，这是些荒唐的要求，我拒绝研究。（站在原地不动）

贺德雷　四二年时，警察追捕你们的人和我们的人。那时你们组织人刺杀摄政王，我们破坏军火生产。尽管如此，那时只要我们的一个人遇上你们五角大楼党里的一个人，总要拼个你死我活。今天您突然想叫大家互相拥抱，这是为什么？

亲王　为了祖国的利益。

贺德雷　为什么祖国的利益和四二年时不同了呢？（静场片刻）

难道不是因为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了保卢斯[1]，德国军队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吗？

亲王　冲突的发展造成新的形势，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看不出……

贺德雷　我可以肯定，正相反，您看得很清楚。我相信您想保住伊利里亚。不过，您想保住的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伊利里亚，把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和阶级特权一起保存下来。当德国人好像打赢了的时候，您的父亲就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今天风向转了，他就想办法和俄国人打交道。可是，这就比较难了。

卡尔斯基　贺德雷，我们有很多人是在跟德国的战斗中牺牲的。我不允许您说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曾经和敌人妥协过。

贺德雷　卡尔斯基，这我知道：五角大楼党是反对德国的。你们在这一局中占了上风：因为摄政王为了使德国人不入侵伊利里亚，曾经给过希特勒一些好处。不过，你们过去也反对俄国，因为俄国人离这里很远。我久已听惯：伊利里亚，伊利里亚自己管自己。你们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唱这类老调已有两年之久了。现在俄国人逼近了，不消一年时间，他们就将推进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到那时，伊利里亚就再也不可能自己管自己了。那可怎么办呢？得找一些保险的东西。如果到时候你们能够向俄国人讲：五角大楼党过去是为你们俄国人干事的，摄政王则不过是脚踏两只船罢了，那多好啊！可是，他们未必相信你们讲的。他们将会怎样呢？嗯？他们将会怎么样呢？我们的政府毕竟向他们宣过战呀。

---

[1] 保卢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元帅，一九四三年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生俘。希特勒失败后，被囚于苏联。一九五三年获释。

亲王 亲爱的贺德雷，一旦苏联了解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

贺德雷 一旦苏联了解到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和一个保守党所以真心诚意地跑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我猜它未必会对这些人感激涕零。（稍停）只有一个党一直得到苏联的信任，只有这个党在整个战争期间跟她保持着联系，只有这个党能穿过火线派去使者，只有这个党能为你们打的小算盘提供成功的保证：这个党就是我们的党。当俄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将以我们的看法来看事物。（稍停）因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不得不接受的。

卡尔斯基 我就不该同意到这里来。

亲王 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 我早就应当料到您会用一种卑鄙的敲诈勒索来回答诚挚的建议。

贺德雷 大喊大叫吧，我不是容易激怒的。像杀猪时的猪那样嚎叫吧。不过，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合作过，当苏军驻在我们领土上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掌权了。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取得谅解，战争结束时我的党就单独掌权。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

卡尔斯基 我……

亲王 （向卡尔斯基）过激不能解决问题，要采取现实的态度来应付局势。

卡尔斯基 （向亲王）您太软弱了！您为了保自己，把我拖进了人家的陷阱。

贺德雷 什么陷阱？您要走，尽可以走。我可以和亲王取得谅解，用不着您。

卡尔斯基 （向亲王）您不走……

亲王 为什么要走？要是您不喜欢这个办法，我们并不一定要您

参加。我不一定要根据您的决定才能作出我的决定。

贺德雷　显而易见，我们党和摄政王政府结成同盟，会使五角大楼党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处于困难地位。当德国人完蛋的时候，我们要采取措施把五角大楼党彻底消灭，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既然你们要保持你们党的纯洁性……

卡尔斯基　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战斗了三年，成千上万的青年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了。我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这一切难道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德国的党和俄国的党联合起来，在树林里僻静的地方把我们杀死？

贺德雷　卡尔斯基，不要多愁善感了。你们失败，是因为你们必然要失败。“伊利里亚，伊利里亚自己管自己……”这种口号无法保护一个四周都是强邻的小国。（稍停）您接受我的条件吗？

卡尔斯基　我没有资格接受，我一个人不能作出决定。

贺德雷　卡尔斯基，我没有时间了。

亲王　亲爱的贺德雷，也许我们可以让他有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等一个星期。

贺德雷　我可不能等一个星期。卡尔斯基，我相信您。我总是相信别人的，这是一个原则。我知道您必须跟您的朋友们商量。不过，我也知道您是能够说服他们的。如果今天您能在原则上接受我的条件，明天我就可以告诉我党的同志们。

雨果　（突然站起来）贺德雷！

贺德雷　什么事？

雨果　您怎么敢……？

贺德雷　住口。

雨果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就是……我的天，就是这些人！以前到我父亲家里来的就是这些人……同样阴沉、无聊的嘴脸

……他们一直跟踪我到这里。您没有权利这样做。他们到处钻，使得一切都腐化堕落，他们的能量非常之大……

贺德雷 您别再说了！

雨果 你们两人听着，干这种勾当，他是得不到党组织的支持的！你们不要以为靠着他就可以洗刷自己，他不会得到党的支持。

贺德雷 （镇静地向其他两人说）没关系。这纯属个人的对抗。

亲王 对。不过这样大喊大叫很讨厌。能不能叫您的警卫把这个年轻人弄出去？

贺德雷 什么话！他自己就会出去的。（站起来向雨果走去）

雨果 （后退几步）不许碰我！（把手伸进放手枪的口袋里）您不想听我说吗？您不想听我说吗？

〔这时候，人们听到爆炸的巨响，窗玻璃碎片四面飞溅，窗框也震下来了。

贺德雷 卧倒！（抓住雨果双肩，把他推倒在地上。其他两人也卧倒）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莱昂、史力克和乔治。

〔这些人跑了进来。后来，捷西卡也进来了。

史力克 你受伤了吗？

贺德雷 （站了起来）没有。没有人受伤吧？（对站起来的卡尔斯基说）您出血了？

卡尔斯基 没关系。给玻璃碎片擦破的。

乔治 是手榴弹？

贺德雷 是手榴弹或者炸弹。不过都没有打中。搜查花园！

雨果　（转身朝着窗口，自言自语）这些混蛋！这些混蛋！

〔莱昂和乔治从窗口跳出去。

贺德雷　（向亲王）我已经估计到要发生这一类事。遗憾的是，他们选了这样一个时间。

亲王　呸！这叫我想起我父亲住的皇宫里也曾有过这类事。卡尔斯基！这是您的人搞的吧？

卡尔斯基　您发神经病了吗？

贺德雷　要消灭的是我。这件事只跟我有关。（向卡尔斯基）您看，还是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方为上策。（看看卡尔斯基）您流血很多。

捷西卡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贺德雷被杀死了吗？

贺德雷　您丈夫平安无事。（向卡尔斯基）让莱昂带您到我房间里去，替您包扎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谈。

史力克　你们全都该到楼上去，他们很有可能再来搞一下。你们可以一面让莱昂包扎，一面谈。

贺德雷　就这样。（这时乔治和莱昂从窗口跳进来）怎么样？

乔治　是炸弹。他们是从花园里扔进来的，扔了就跑。只有墙全都坍了。

雨果　混蛋！

贺德雷　我们上楼吧。（他们四人向办公室门口走去，雨果跟在后面）你不用去了！（两人彼此对视，接着贺德雷转身走出去）

第　六　场

〔雨果、捷西卡、乔治和史力克。

雨果　（咬紧牙关）这些混蛋。

史力克　讲谁?

雨果　那些扔炸弹的家伙，混账东西!(跑去倒酒喝)

史力克　有点紧张，是吗?

雨果　呸!

史力克　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这是炮火的洗礼。你将来会习惯的。

乔治　甚至还可以对你说：时间一久，这会使人觉得好玩。史力克，是吗?

史力克　会使人变化，会使人清醒，使你两腿不再发麻。

雨果　我不是紧张。我是气愤。(端起酒来喝)

捷西卡　我的小蜜蜂，你对谁呀?

雨果　对那些扔炸弹的混蛋。

史力克　你过分善良了。我们这些人早已不感到气愤了。

乔治　这种事倒同我们的饭碗有关。要不是有这些个家伙，我们也不会在这里。

雨果　你看，所有的人都无所谓，所有的人都心安理得。那个人像一只大肥猪一样地流血，一边擦自己脸上的血一边微笑地说："没关系。"这些人有勇气。这些由世界上的娼妇生下来的最伟大的儿子，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足以使你无法彻底地蔑视他们。(伤心地)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再喝酒)美德与邪恶不是公平合理地均分的。

捷西卡　我的宝贝，你并不懦弱。

雨果　我不懦弱，但也并不勇敢。我过于神经质。我希望睡着后梦见自己是史力克。瞧他：身上一百公斤肉，可头颅里装着的只不过是一个胡桃般大小的东西，他真像一条大鲸鱼。那个胡桃般的东西发出的害怕和愤怒的信息，在这堆肉中烟消云散了。他充其量不过是觉得有点发痒罢了。

史力克 （笑起来）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乔治 （笑着说）他说得对。

〔雨果喝酒。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什么？

捷西卡 不要再喝啦。

雨果 为什么？我再没有事情可干了。我被撤职了。

捷西卡 贺德雷把你撤职了吗？

雨果 贺德雷？谁谈贺德雷？对贺德雷，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是这个人信任我，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说这样的话的。（又喝酒。接着向史力克走去）有一些人叫你去办一项秘密任务，你呢，你豁出命去干，可是当快要成功的时候，你发现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人家已经叫别人去干了。

捷西卡 你少说点行不行！别向他们谈咱们家里的事啦。

雨果 家里的事？哈！（快活起来）她真妙极啦！

捷西卡 他谈的是我。他责备我对他不信任已经有两年了。

雨果 （向史力克）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对吗？（朝捷西卡）没有，你没有信任过我。你现在信任我吗？

捷西卡 现在当然不信任。

雨果 没有一个人信任我。大概我的外貌有些什么古怪的地方。对我说：你爱我。

捷西卡 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

史力克 不要因为我们在场你们就觉得难为情。

雨果 她并不爱我。她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她是天使，是用盐堆的雕像。

史力克 盐堆的雕像？

雨果 不对，我刚才是想说：她是一尊雪堆的雕像。如果你轻轻

抚摩她，她就融化了。

乔治 别开玩笑。

捷西卡 雨果，走吧，我们一起回家。

雨果 等一下，我要给史力克一个劝告。我喜欢史力克。我对他有好感，因为他有力气，他不思考。史力克，你要听我的劝告吗？

史力克 如果我没法不听的话，我就听。

雨果 听着：不要过早结婚。

史力克 早婚也没什么危险。

雨果 （开始醉了）不，你听着：不要过早结婚。你明白我要讲的话吗？不要过早结婚。不要把你挑不起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因为到后来，它就会变得过分沉重了。一切都很沉重。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做年轻人不是容易的事。（笑起来）秘密任务！告诉我，信任，它在哪里？

乔治 什么任务？

雨果 噢！我担负着一项任务。

乔治 什么任务？

雨果 他们想使我讲出来，可是把力气花在我身上，那是白费工夫。我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从镜子里瞧自己）难以捉摸！一副毫无表情的脸，普通人的脸。这是应该看得出来的，我的天，是应该看得出来的。

乔治 看得出什么？

雨果 我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乔治 史力克？

史力克 唔……

捷西卡 （镇静地）你们用不着费脑筋去猜：他这是说，我不久要生孩子了。他照镜子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个父亲。

雨果 真了不起！做父亲！对，正是这么回事。做父亲！她和我两个人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难以捉摸！一个做父亲的人，大概是可以辨认出来的。从某一点上辨认出来，像脸上的神气，嘴里的味道，心里的痛苦。（喝酒）对贺德雷，我感到抱歉。因为，我跟你们说吧，他本来能帮我忙的。（笑起来）瞧，他们在楼上谈话，莱昂在洗卡尔斯基那副肮脏的猪猡似的嘴脸。你们难道是木头，是笨蛋吗？朝我开枪吧。

史力克 （向捷西卡）这小年轻不该喝酒。

乔治 他干不了这个。

雨果 我跟你们说，向我开枪吧。这是你们的本行。你们听着：一个做父亲的人，总不会真正是做父亲的。一个杀人凶手，总不会完全是凶手。你们要明白，他们是在演戏。可是一个死去的人，那是真正地死去了。生存，还是死亡，怎么才好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除了做一个埋在六尺土下的死人外，我不可能成为别样的人。这一切，我跟你们说，都是演戏。（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这些，这些也是演戏。一切都是！我跟你们说的全都是演戏。你们也许认为我是灰心绝望了吧？完全不是的。我是在演绝望的戏。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戏里摆脱出来？

捷西卡 你愿意回家吗？

雨果 等一等。我不回去。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说，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呢？

捷西卡 （把酒杯斟满）那就喝吧。

雨果 好！（喝酒）

史力克 您还叫他喝，不是发疯了吗？

捷西卡 这样可以使事情快点结束。现在，只好等着吧。

雨果 （一饮而尽。捷西卡又替他斟满酒杯。雨果醉醺醺地）刚

才我说什么来着？我谈到杀人凶手吗？捷西卡和我两人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这里面，话讲得太多了。（拍拍自己的额头）我希望平静。（对史力克）你的脑袋里大概是满惬意的吧：黑夜沉沉，寂静无声。为什么你们要赶紧转过身去？不要笑：我知道自己喝醉了，我知道自己卑鄙无耻。我要对你们说：我不希望处在我现在的地位。不。这不是一个值得称羡的地位。别转过去！全部要干的就是点燃炸药引火线。看起来这没什么，不过我并不希望你们担任这项任务。引火线全在这儿了。点燃引火线。接着，所有的人都被炸死，连我也在内。这样就无需证明你在场不在场，只有沉寂、黑夜。除非死人也演起戏来。你们不防设想一下：要是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发现那些死人不过是一些活人扮演的，那会怎样？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管怎样，只要把引火线点燃爆炸，这就是了解心理状态的时刻。（笑起来）我的老天爷，不要转过身去！否则我也要打转转了。（想打转，但结果倒在一张椅子上）瞧，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干下的好事。（头左右摇晃，捷西卡走近看他）

捷西卡　好！结束了。你们肯帮我把他抬到床上去吗"

史力克　（抓抓头，看着她）你的丈夫话太多了。

捷西卡　你们不了解他。他的话都是扯淡。

〔史力克和乔治抓住雨果的脚和肩膀，把他抬了起来。

——幕落

第　五　幕

〔在雨果的房间里。

第　一　场

〔雨果、捷西卡和奥尔嘉。

〔雨果和衣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单。他睡着了。他在梦中辗转反侧，低声呻吟。捷西卡静坐在他的床头。雨果又呻吟。捷西卡站起来，走进盥洗间。可以听见自来水的声音。奥尔嘉躲在窗帘后面。她拨开窗帘，露出头来。她下决心走到雨果旁边看着他。雨果呻吟。奥尔嘉扶起他的头，把他的枕头摆好。就在这时候，捷西卡手里还拿着一块浸湿的纱布，回到屋里，看见了这情景。

捷西卡　多体贴啊！您好，太太。

奥尔嘉　不要嚷嚷。我是……

捷西卡　我并不想嚷嚷。请坐！我倒是想笑。

奥尔嘉　我是奥尔嘉·罗拉姆。

捷西卡　我已经料到了。

奥尔嘉　雨果跟您谈起过我吗？

捷西卡　是的。

奥尔嘉　他受伤了吗？

捷西卡　没有，他喝醉了。（从奥尔嘉前面走过去）对不起。（把

湿纱布敷在雨果的额上）

奥尔嘉 不是这样敷的。（把纱布弄好）

捷西卡 很抱歉。

奥尔嘉 贺德雷呢？

捷西卡 贺德雷？不要客气，请坐下。（奥尔嘉坐下）太太，炸弹是您扔的吗？

奥尔嘉 是的。

捷西卡 可惜一个人也没有炸死。下一次您的运气会好一些的。您是怎么进来的？

奥尔嘉 从门口进来的。您出去的时候，没有把门关上。永远也不应当让门开着。

捷西卡 （指雨果）您刚才知道他也在办公室吗？

奥尔嘉 不知道。

捷西卡 可是您知道他很可能在那里。

奥尔嘉 总是要冒点风险的。

捷西卡 您要是运气好一点，就已经把他炸死了。

奥尔嘉 倘若这样，对他倒是大吉大利。

捷西卡 真的吗？

奥尔嘉 我们的党不太喜欢叛徒。

捷西卡 雨果不是叛徒。

奥尔嘉 我相信。可是我不能强迫别人也相信。（稍停）这项任务被他耽误了：一星期前就该完成。

捷西卡 总得找到机会才行。

奥尔嘉 机会要人去创造。

捷西卡 是党派您来的吗？

奥尔嘉 组织不知道我在这里，是我自己来的。

捷西卡 我明白了。您把一颗炸弹放在手提包里，然后您好心好

意地跑来把它向雨果扔去，以保全他的名誉。

奥尔嘉 当时要是我成功了，人家会以为雨果故意使自己和贺德雷同归于尽。

捷西卡 对。不过，那他就死了。

奥尔嘉 不论他怎么死，反正他现在难逃一死。

捷西卡 您的友情倒是挺深的。

奥尔嘉 肯定比您的爱情要深些。（她们两人相互注视）是您阻止他去完成任务的吗？

捷西卡 我丝毫没有阻止他。

奥尔嘉 您也没有帮他的忙？

捷西卡 为什么我要帮他忙？入党以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吗？当他决定：除了去谋杀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以外，再也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生命时，他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奥尔嘉 为什么他要征求您的意见呢？您能够给他出些什么主意呢？

捷西卡 当然有主意可出。

奥尔嘉 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党，他要求交给他这项任务，这对您来说就够了。

捷西卡 这不够。

〔雨果低声呻吟。

奥尔嘉 他不舒服。您不该让他喝酒。

捷西卡 要是他的脸挨了您的炸弹的弹片，他会更不舒服。（稍停）真可惜他没有和您结婚：他需要的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在您去十字路口扔手榴弹的时候，他会留在您的房间里为您熨好连衫裙，这样就皆大欢喜啦。（看看奥尔嘉）我还以为您身材高，人很瘦。

奥尔嘉 还有胡子，是吗？

捷西卡　没有胡子，但鼻子底下长着一个疣子。每次他从您家里回来，神气总是那么庄重严肃。他说："我们谈了政治。"

奥尔嘉　当然，他跟您是从不谈政治的。

捷西卡　您要知道，他不是为这个和我结婚的。（稍停）您爱上他了，对吗？

奥尔嘉　爱情在这里有什么关系？您小说看得太多了。

捷西卡　一个不搞政治活动的人总得找点事做。

奥尔嘉　您放心吧。爱情不会使一个足智多谋的女人感到烦恼的。我们并不靠这个活着。

捷西卡　我呢？我靠这个活着？

奥尔嘉　所有痴情的女人都靠这个活着。

捷西卡　就算是个痴情的女人。比起您的聪明机智，我更喜欢自己的感情。

奥尔嘉　可怜的雨果！

捷西卡　对，可怜的雨果！太太，您大概很讨厌我。

奥尔嘉　我吗？我时间不多。（沉默片刻）把他叫醒。我有话要跟他讲。

捷西卡　（走到床旁，摇摇雨果）雨果！雨果！有人来看你。

雨果　嗳！（半个身子坐了起来）奥尔嘉！奥尔嘉！你来啦！我真高兴你在这儿。你得帮我忙。（坐到床边）我的天，我的头真疼。我刚才讲什么来着？你知道，你来了我真高兴。等一下！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你再帮不了我的忙了。现在，你帮不了我啦。是你扔的炸弹，对吗？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奥尔嘉　雨果，过一刻钟，会有一位同志从墙外抛过一条绳子来，我就得走了。我没有时间。你听我说。

雨果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奥尔嘉 捷西卡，把杯子和水瓶递给我。

〔捷西卡把这两样东西递给奥尔嘉。奥尔嘉把杯子灌满，朝雨果的脸上泼去。

雨果 噗！

奥尔嘉 你听我说吗？

雨果 听。（擦干自己的脸）我的头怎么啦。瓶子里还有水吗？

捷西卡 有的。

雨果 倒点水给我喝，好吗？（捷西卡递给他一杯水，他喝了下去）同志们是怎么想的？

奥尔嘉 他们认为你是叛徒。

雨果 他们夸大其词了。

奥尔嘉 你现在一天也耽误不得。在明晚以前，这件事必须解决。

雨果 你不该扔那个炸弹。

奥尔嘉 雨果，你当初要求担当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要单独干。当我们有上百条理由可以拒绝你的要求时，我是第一个相信你的人，而且我使别人也相信了你。我们不是童子军，党组织并不是为了给你提供表现英雄主义的机会而建立的。现在既然有一件事要做，那就得完成，谁去完成都可以。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你没有完成你的任务，人家就会派另一个人来代替你去完成。

雨果 如果派人来代替我，我就脱离党。

奥尔嘉 你在打什么主意？你以为可以脱离组织吗？雨果，我们是在战争期间，同志们可不是开玩笑的。现在一个人要脱党，除非在他到阎王那里去报到的时候。

雨果 我不怕死。

奥尔嘉　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一切都失败了以后就这么窝囊地死去，像一个告密者那样被处决掉，或者更糟糕，像一个小笨蛋那样，由于人家怕他笨手笨脚误了事而把他干掉。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呢？当你第一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当你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幸福，那样骄傲的时候，难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吗？（向捷西卡）您跟他好好谈谈！您既然有点爱他，自然不愿意人家把他当作一条狗似的打死。

捷西卡　太太，您知道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奥尔嘉　你到底决定怎样？

雨果　你不该扔炸弹。

奥尔嘉　你决定怎样？

雨果　你们明天就知道。

奥尔嘉　那好。雨果，永别啦！

雨果　奥尔嘉，永别啦！

捷西卡　太太，再见！

奥尔嘉　把灯关掉，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出去。

〔捷西卡熄灯，奥尔嘉开门走出去。

第　二　场

〔雨果和捷西卡。

捷西卡　要再开灯吗？

雨果　等一下。也许她还得回来。

〔两人在黑暗中等着。

捷西卡　可以稍微拉开百叶窗看看。

雨果　不要。

〔静场。

捷西卡　你难受吗？（雨果没有回答）回答呀，现在反正黑洞洞的。

雨果　我头疼，没别的。（稍停）连一个星期的等待都经受不起的信任，算不了什么。

捷西卡　对，算不了什么。

雨果　要是没有一个人信任你，你怎么活呀？

捷西卡　从来没有人信任我，你比别人更不信任我。可我还是活下来了。

雨果　以前，只有她对我有点信任。

捷西卡　雨果……

雨果　只有她，你是知道的。（稍停）现在她大概没有危险了。我想可以开灯了。（开了灯。捷西卡突然转过身去）怎么啦？

捷西卡　在灯光下看到你，我不大舒服。

雨果　要我把灯关掉吗？

捷西卡　不要。（转过身来朝他走去）你呀，你呀，你要去杀一个人。

雨果　难道我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吗？

捷西卡　让我看一看手枪。

雨果　为什么？

捷西卡　我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雨果　整个下午，你都随身带着它到处走。

捷西卡　那时候它不过是件玩具。

雨果　（把枪递给她）当心。

捷西卡　唉！（看看枪）挺有意思的。

雨果　什么东西有意思？

捷西卡　现在这支枪使我害怕。拿回去吧。（稍停）你要去杀一个人。

〔雨果笑了起来。

捷西卡　你笑什么？

雨果　现在你相信了！你终于决心相信这件事了。

捷西卡　是的。

雨果　你的时机选得很不错，现在正是没有人相信这件事的时候。（稍停）要是你在一星期前这样，也许还能帮我点忙。

捷西卡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今天早上我还不能想象他会死。（稍停）刚才我跑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鲜血淋漓，你们几个人全都像死了似的。贺德雷也像死人一样。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要是你不杀死他，他们也会派别人来杀的。

雨果　杀他的将是我。（稍停）那个流血的家伙，一副肮脏样子，是吗？

捷西卡　是的，是肮脏。

雨果　贺德雷也要流血的。

捷西卡　别说啦。

雨果　他将躺在地上，一副蠢相，衣服上全是血。

捷西卡　（声音低沉，慢慢地说）别说啦。

雨果　她不过是向墙上扔了个炸弹，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她甚至没有看到我们。无论是谁都能杀人，只要人家不强迫他去看他所干的事就行了。我当时正要动手。我已经站在办公室里，面对着他们，正要开枪，是她使得我没干成。

捷西卡　你真的就要开枪了吗？

雨果　我的手已经放在口袋里，手指扣住扳机。

捷西卡　你真要开枪！你肯定那时候会开枪吗？

雨果　我……我那时候幸亏是在气头上。当然，我是要开枪的。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做起了。（笑起来）你听到她的话了吗，那些人说我是叛徒。他们可真行。在他们那儿，当他们决定

要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像在电话簿上把一个名字划掉一样，既干净利索又无伤大雅。而在这里，死却是一项任务。这里是屠宰场。（稍停）他喝酒，抽烟，跟我谈党组织，制定计划，而我呢，我却老是想着他将变成一具死尸，够丑恶的了。你看见过他那双眼睛吗？

捷西卡　看见过。

雨果　那双眼睛是何等炯炯有神但又冷酷无情，是吗？何等机警灵活，是吗？

捷西卡　是。

雨果　也许我要对着他的眼睛开枪。你知道，我要瞄准腹部。可是，你知道，开枪时，枪会朝上跳的。

捷西卡　我喜欢他的一双眼睛。

雨果　（突然说）这是难以理解的事。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我说，谋杀是难以理解的事。你扣动扳机，以后，就不再理解所发生的事了。（稍停）要是开枪时能够不看人就好了。（稍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

捷西卡　我也纳闷你为什么说这个。

雨果　请原谅。（稍停）不过，要是我躺在这张床上眼看就要死了，你不至于丢下我不管吧？

捷西卡　不会的。

雨果　其实，都是一样；杀人也好，死去也好，都是一样：都是孤独一人。他，他倒运气好，只死一次。而我呢？十天来，我每一分钟都在杀他。（突然粗暴地说）捷西卡，你怎么办？

捷西卡　什么？

雨果　听着：如果我明天还没有杀死他，那么我或者是销声匿迹，或者是去找他们，对他们说：随你们的便，怎么处置我

都可以。如果我杀死……（以手掩面）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

捷西卡 你是问我，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吗？

雨果 你想，我能去问谁呢？我在世界上只有你了。

捷西卡 真的，你只有我了，只有我一个人了。可怜的雨果。（稍停）我要是你，我就去找贺德雷，对他说：事情是这样，人家派我来杀死你，可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愿意在你手下工作。

雨果 可怜的捷西卡！

捷西卡 这不可能吗？

雨果 这正是那种被称为背叛的行为。

捷西卡 （伤心地）你看！我什么主意都不能给你出。（稍停）为什么这不可能呢？因为他跟你想法不同吗？

雨果 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他跟我想法不同。

捷西卡 那么凡是跟你想法不同的人都应当把他们杀掉喽？

雨果 有时候是这样。

捷西卡 为什么你选择了路易和奥尔嘉的想法呢？

雨果 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现实。

捷西卡 可是，雨果，假使去年你碰见的不是路易而是贺德雷，那么你就会觉得有现实性的是贺德雷的想法了。

雨果 你发神经病。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照你这么说，似乎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取的，无好坏之分。人们像得病一样，接受这种或那种意见。

捷西卡 我并不这样想。我……我不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雨果，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会确信他是对的。此外，我认为他是个诚心诚意的人，他希望自己的

党好。

雨果　他的愿望，他的思想，我不管它。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

捷西卡　可是……

雨果　客观上他的行动像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

捷西卡　（没有听懂）客观上？

雨果　对。

捷西卡　是吗？（稍停）他如果知道了你准备动手干的事，是不是会认为你是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呢？

雨果　我不知道。

捷西卡　他会不会这样想呢？

雨果　这又能怎么样呢？是呀，可能他会这样想。

捷西卡　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雨果　我。

捷西卡　你怎么知道？

雨果　政治是一种科学。你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人是错误的。

捷西卡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犹豫不决呢？

雨果　向你解释起来话可就长了。

捷西卡　我们晚上有时间。

雨果　需要好几个月、好几年的时间。

捷西卡　哎呀！（走到书堆旁边）这些书里都写着吗？

雨果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的。只要会看书就行。

捷西卡　我的上帝！（拿起一本书，翻开，着迷似地看看，接着叹一口气，搁下了书）我的上帝！

雨果　现在，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你睡觉去，或者去干你想干的事。

捷西卡　怎么了？我刚才说什么惹了你了？

雨果　没什么。你没说什么。错的是我。过去我要求你帮忙，实在是发疯了。你的主意是从另一个世界产生出来的。

捷西卡　这怪谁？为什么不教会我懂得一点东西呢？为什么你任何事情都不告诉我呢？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说我是你的一种奢侈品。我被安排在你们男人的社会里已经有十九年了。禁止我去碰展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东西。你们使我相信一切都很顺利，我什么都用不着管，只要把鲜花插到花瓶里就行了。为什么你们过去对我说假话？为什么你们把一切都瞒着我？难道只是为了有一天向我承认，这个世界到处在土崩瓦解，你们却无能为力，而且迫使我在自杀与谋杀之间作出抉择。我可不愿作出抉择，既不想你让人家杀死，也不想让你去把他杀死。为什么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对于你们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完全不相干。我既不是压迫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也不是革命者，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完全是无辜的。

雨果　捷西卡，我不再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了。

捷西卡　雨果，太迟了。你已经把我拖进来了。现在，我必须作出抉择。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选择的是我要活，和你一起活着，我……啊！我的上帝！我不能。

雨果　你看得很清楚。

〔静场。雨果坐在床上，两眼发呆。捷西卡坐在他身帝，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捷西卡　不要说什么。不要管我。我不跟你谈话，不妨碍你思索。我只是呆在这儿。清早天气寒冷，分享我身上一点热气你会高兴的，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给你了。你的头还老是疼吗？

雨果　疼的。

捷西卡　把头搁在我肩上。你的额头很烫。（抚摩他的头发）可

怜的头!

雨果 （突然间挺起身来）够啦!

捷西卡 （温柔地）雨果!

雨果 你在扮演贤妻良母。

捷西卡 我不是在演戏，我再也不演戏了。

雨果 你的身体冷冰冰的，不能给我一点热气。带着慈母的神态俯身向着一个男人，用手抚摩他的头发，这并不是难事。无论哪一个小姑娘都希望像你这样。可是当我拥抱你，向你求婚的时候，你可没有演得这么好。

捷西卡 别说了。

雨果 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爱情不过是一场喜剧吗？

捷西卡 今天晚上要紧的不是我们的爱情，而是你明天怎么办。

雨果 这一切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我要是早能肯定……（突然说）捷西卡，看着我。你能对我说，你爱我吗？（看看她。静场）瞧你！我甚至连这个也得不到。

捷西卡 雨果，你呢？你认为自己一直爱我吗？（他没有回答）你是很清楚的。（稍停。突然说）为什么你不去试试说服他呢？

雨果 说服他？说服谁？贺德雷吗？

捷西卡 既然他错了，你应当能够向他证明他犯了错误。

雨果 你想得可真美！他是一个非常狡猾诡诈的人。

捷西卡 既然你不能证明他错了，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呢？雨果，你要是能使大家都和解，大家都满意，那该多好哇。雨果，我求你试试看。至少，在杀死他以前试一次。

〔有人敲门。雨果挺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

雨果 是奥尔嘉。她又回来了。我知道她一定会回来的。把灯关

上，把门打开。

捷西卡　你多么需要她。

〔她走去把灯关了，并把门打开。贺德雷走进来。门关上时，雨果重新把灯打开。

第　三　场

〔雨果、捷西卡和贺德雷。

捷西卡　（认出是贺德雷）哎！

贺德雷　我使你吓了一跳吗?

捷西卡　今晚我神经紧张。刚才那炸弹……

贺德雷　当然，这是难免的。你们习惯在黑暗里呆着吗?

捷西卡　我不得不这样，因为我眼睛很累。

贺德雷　哦！（稍停）我可以坐一会儿吗?（在沙发上坐下）你们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而感到拘束。

雨果　您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贺德雷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使我很好笑。你气得面红耳赤。

雨果　我……

贺德雷　用不着抱歉，我料到你会这样。如果你不抗议，我反而会感到不安。有很多事情应当向你解释。等明天，明天我们两人再谈。现在你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的也结束了。多么有意思的一天，对吗？为什么你们不挂一两幅版画在墙上呢？这样四壁就不显得光秃秃了。屋顶阁楼里有一些版画，史力克可以给你们找来。

捷西卡　是些什么样的画?

贺德雷　什么样的都有。你可以自己挑选。

捷西卡　谢谢您。我并不一定要版画。

贺德雷　随你便吧。你们没有什么可喝的吗？

捷西卡　没有，很抱歉。

贺德雷　算啦！算啦！我来以前，你们在干什么？

捷西卡　我们在聊天。

贺德雷　好哇！聊吧！聊吧！不用管我。（把烟丝装在烟斗里，点火抽烟。沉闷的寂静。微笑着）当然，不用管我。

捷西卡　可是要我们当作您不坐在这里是很难的。

贺德雷　你们很可以把我赶出去。（向雨果）当你的上级有什么古怪念头的时候，你不是非得接待他不可的。（稍停）我不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我睡不着，试着做点工作……（耸耸肩膀）一个人不能老是工作。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这件事快结束了……

雨果　（急切地）什么事？

贺德雷　和卡尔斯基打交道的事。这人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但事情的进展比我设想的要快。

雨果　（激烈地）您……

贺德雷　嘘！明天，明天！（稍停）当一项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闲散无聊。刚才你们开着灯吧？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我刚才靠窗站着。站在黑暗里，免得给人当靶子。你们看到今晚是何等阴沉沉静吗？亮光从你们的百叶窗缝里透射出来。（稍停）我们看到死就在眼前。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隐约带笑）就在眼前。（稍停）我从我房间里悄悄出来。史力克睡在过道上，客厅里睡着乔治。莱昂睡在门厅

里，我本来想叫醒他的，但后来……算啦！（稍停）后来，我就到这里来了。（向捷西卡）怎么回事？今天下午你看起来不像现在这么害怕。

捷西卡　那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样子。

贺德雷　什么样子？

捷西卡　我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任何人。

贺德雷　我不需要任何人。（稍停）史力克告诉我，你怀孕了。

捷西卡　（急忙地说）没这回事。

雨果　好啦，捷西卡，你已经告诉史力克了，为什么要瞒着贺德雷呢？

捷西卡　我和史力克开玩笑。

贺德雷　（盯着捷西卡看了好一会儿）好啦。（稍停）我当议员的时候，住在一个开汽车维修店的人家里。晚上我经常到他家的餐室去抽一斗烟。那儿有一台收音机，小孩子在玩……（稍停）好啦！我要去睡觉了。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一场幻梦。

捷西卡　什么是过去的一场幻梦？

贺德雷　（作一个手势）这一切。你们也在内。好好工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向雨果）你打个电话到村子里去，通知木匠来修好办公室的窗子。（看看雨果）你的样子像是精疲力尽了。好像你喝醉了，是吗？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你用不着九点钟以前来。

〔他站起来。雨果向前一步。捷西卡很快跑到他们两人之间。

捷西卡　雨果，是时候啦。

雨果　什么？

捷西卡　你答应过我要说服他的。

贺德雷　说服我？

雨果　住嘴。

〔雨果极力想推开她，但她站到他前面，挡住他。

捷西卡　他不同意您的意见。

贺德雷　（觉得满有趣）我已经发觉了。

捷西卡　他想对您解释一下。

贺德雷　明天！明天！

捷西卡　明天就太迟了。

贺德雷　为什么？

捷西卡　（仍然站在雨果前面）他……他说，如果您不听他的，他再也不想当您的秘书了。你们两个都睡不着，你们还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而且你们都是死里逃生。这样，你们两人更容易和解了。

雨果　我说，你别提这事啦。

捷西卡　雨果，你答应过我的！（对贺德雷）他说您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贺德雷　社会主义的叛徒！仅此而已！

捷西卡　客观上是。他说：客观上是。

贺德雷　（声音和脸色都变了）好哇！既然谁也不能让你不说，我的年轻人，把心里想的都告诉我吧。在睡觉之前，我得把这件事解决了。为什么我是一个叛徒？

雨果　因为您没有权利把党组织拖进您搞的勾当里去。

贺德雷　为什么没有权利？

雨果　因为党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您却要把它变成执政党之一。

贺德雷　建立革命政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

雨果　夺取政权是对的。不过，是通过武力来夺取，而不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

贺德雷　你是惋惜没有流血吗？我也感到遗憾。不过，你要知

道，我们无法靠武力取得地位。一旦爆发内战，五角大楼党有武器、有军官，它可以作为反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

雨果 谁说会爆发内战？贺德雷，我不懂你说的话。只要稍微有点耐心，再等待一下就够了。您自己也说过：红军将赶跑摄政王，我们将独掌政权。

贺德雷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保持政权呢？（稍停）一旦红军越过我们的边境，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定会有一段艰难的日子。

雨果 红军……

贺德雷 对，对。我知道。我也在等待红军到来，而且在耐心等待。不过，你得明白：一切作战的军队，不论是来解放我们的或者不是来解放我们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靠被占领的国家养活。我们的农民会讨厌俄国人，这是必然的。我们的领导地位是由俄国人强行建立的，试问，农民怎么会喜欢我们呢？他们会把我们叫做外国人的党，或者用更难听的名称。五角大楼党将转入地下，它甚至连口号也用不着更改。

雨果 五角大楼党，我……

贺德雷 不仅这样，国家还将遭到破坏。很可能会变成战场。不论接替摄政王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就不得人心。红军一旦撤走，第二天我们就会被一场暴动赶下台。

雨果 一场暴动，这是能粉碎的。我们将建立铁的秩序。

贺德雷 铁的秩序？靠什么去建立？即使在一场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在长时间内力量仍然是非常薄弱的。铁的秩序？在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破坏，农民烧掉粮食来饿死我们的情况下，这能行吗？

雨果 那又怎样？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遇到的困

难比这大得多。

贺德雷 但它不是靠外国人建立自己的政权。现在，我的孩子，你好好听着，想想明白。我们要和卡尔斯基的自由主义者和摄政王的保守党人一起取得政权。建立民族联合政府，那就不会有麻烦，不会有破坏，也没有人会骂我们是靠外国势力取得的政权。我要求的是在抵抗运动的委员会中占有一半席位，可是我不会蠢到要求拥有一半的政府部长的席位。我们应当是少数派。这个少数派让其他政党去为种种不得人心的措施承担责任，而它在政府内部则作为反对党，以此来取得人民的拥护。其他政党将被逼得无路可走。在两年内，你就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一败涂地。那时，全国将要求我们去主持政府。

雨果 到那时，我们的党也就完蛋了。

贺德雷 完蛋？为什么？

雨果 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却利用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中搞阶级合作的政治。多少年内，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应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

贺德雷 废话！如果你不想冒风险，就不要搞政治。

雨果　我不想冒这种风险。

贺德雷　那好！那么请问怎样保持政权呢？

雨果　首先，为什么要取得政权呢？

贺德雷　你是发神经病吗？一支社会主义的军队眼看要占领我们的国家，而你却白白地让它来了又走了，一点不去利用它的帮助？这是一去不复返的机会。我告诉你，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进行一场革命。

雨果　我们不应当为了能够取得政权而付出这样的代价。

贺德雷　你想把党派什么用处？做赛马用的马厩吗？如果不是为了用在一时，磨刀千日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

雨果　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全部的理想。只实现我们的理想。

贺德雷　说真的，你有一些理想。不过，你会忘掉它们的。

雨果　您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理想吗？我们那些过去被摄政王的警察杀害的同志，不就是为了理想而死的吗？您不认为，我们利用自己的党组织去开脱那些杀害我们同志的家伙是背叛先烈吗？

贺德雷　我才不去管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是为党而死的，而党是有作出决定的自由的。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

雨果　您以为活着的人同意您干的勾当吗？

贺德雷　我会慢慢地使他们接受的。

雨果　欺骗他们吗？

贺德雷　有时候要用欺骗的办法。

雨果　您……您的样子看起来这么真诚！这么可靠！您是不可能同意欺骗同志们的。

贺德雷　这有什么呢？我们是在打仗。按照习惯，没有必要每一个小时都让士兵知道军事行动的进展。

雨果　贺德雷，我……我比您更清楚说谎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父亲那里，所有的人都彼此说假话，所有的人都对我说假话。我入党以后，才呼吸到自由。我生平头一次看到一些不对别人说谎的人；人人可以信任大家，大家可以信任人人。连最平凡的一个战士都可以感到上级的命令反映了自己深切的愿望；要是遇到危险，他知道为什么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您不要……

贺德雷　你到底要讲什么？

雨果　讲我们的党。

贺德雷　我们的党？可是在我们党内，正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多少总要说点假话。而你，雨果，你能肯定自己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假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假话，你此时此刻也没有说假话吗？

雨果　我从来没有对同志说过假话。我……如果我们认为人们不值得尊重，可以用甜言蜜语去欺骗他们，那我们为这些人的解放去斗争又有什么用呢？

贺德雷　必要时我说假话，但我并不看轻任何人。假话并不是我创造发明的，它是在人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产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继承了这东西。并不是拒绝谎言就可以消灭谎言的，要消灭谎言就应当运用一切手段消灭阶级。

雨果　不是任何手段都值得采用的。

贺德雷　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用。

雨果　照这么说，你有什么权利谴责摄政王的政策呢？他向苏联宣战，是因为这是保存国家独立的最有效的办法。

贺德雷　你以为我谴责这种政策吗？他干的事，他的阶层中任何

处在他那种地位的人都会这样干的。我们斗争的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政策，而是产生这些人和这些政策的阶级。

雨果 那您所找到的跟这个阶级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就是建议它和您一起分掌政权了？

贺德雷 一点不错。在今天看来，这是最好的方式。（稍停）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

雨果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并不害怕血污。

贺德雷 好极啦！戴上鲜红的手套，多好看！你怕的是其他的事，是你那贵族的鼻子闻起来太臭的事。

雨果 瞧，又是那一套。我是一个贵族，一个从来没有捱过饿的人！可是对您来说，不幸的是，事实上持我这种看法的不是我一个人。

贺德雷 并非你一个人？这样说来，你在来这里以前，已经有点知道我谈判的情况了。

雨果 唔——不知道。在党内有些传闻，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这些人，我可以向您发誓，都不是贵族。

贺德雷 我的孩子，这里发生了一些误会。我清楚这些人——这些不赞成我的政策的党内年轻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我这种人，而不是你那种人，不久你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不赞成这些谈判，只不过是认为时机未到。要是在别的

时候，他们会带头赞成的。而你呢，却把这件事看作是原则问题。

雨果 谁说是原则问题？

贺德雷 你不是把它作为原则问题吗？好。那就要摆摆事实说服你。如果我们现在和摄政王谈判，他一定会停止战争，伊利里亚的军队就会乖乖地等着俄国人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我们中断谈判，摄政王看见自己完蛋了，必定会像疯狗那样顽抗，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因此而丧失生命。你看怎样？（静场）喂，你看怎样？你能够一笔勾销十万人的生命吗？

雨果 （费力地说）干革命不是捧着鲜花。如果他们那些人没有别的办法……

贺德雷 怎么样？

雨果 那就只好算啦！

贺德雷 你看！你好好地看看！雨果，你爱的不是人，你爱的只不过是一些原则。

雨果 人？为什么我要爱他们？他们爱我吗？

贺德雷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爱人类，我们不可能为他们而斗争。

雨果 我参加党组织是因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一旦它的事业不再是正义的，我就脱离这个组织。至于人类，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现[illegible]，而是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贺德雷 而我，我爱的是处于现状的人，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我爱他们的声音、他们劳动的手和他们的肌肤——世界上最赤裸裸的肌肤，还有他们那忧虑重重的眼睛，以及他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痛苦所进行的绝望的斗争。对我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贵的。我的孩子，对你，我了解，你是一个毁灭者。你恨人

们，因为你恨自己。你的纯洁与死亡相似，你所梦想的革命并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造世界，你只想把它炸毁。

雨果 （站起来）贺德雷！

贺德雷 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个样。知识分子不是革命者，只适合做一个杀手。

雨果 一个杀手。对的！

捷西卡 雨果！

〔她站到两人之间。门上的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打开了。乔治和史力克走进来。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史力克和乔治。

乔治 你原来在这里。我们到处找你。

雨果 谁把我门上的钥匙给了你们的？

史力克 所有门上的钥匙，我们都有。你知道，我们是警卫。

乔治 （向贺德雷）你叫我们吓了一跳。史力克醒来一看，贺德雷没啦。你出去透透气，也该事先打个招呼。

贺德雷 你们都睡着了。

史力克 （目瞪口呆）是这样！打什么时候起，当你想要叫醒我们时，却还让我们继续睡下去呢？

贺德雷 （笑着说）真的，我是怎么回事？（稍停）我马上跟你们回去。年轻人，明天见。九点钟。我们明天再好好谈一谈这些事。（雨果没有回答）捷西卡，再见！

捷西卡 贺德雷，明天见。

〔三人同下。

第 五 场

〔捷西卡和雨果。

〔长时间的静场。

捷西卡 怎样？

雨果 你在场，你都听见了。

捷西卡 你怎么想的？

雨果 你要我怎么想？我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他是一个狡猾诡诈的人。

捷西卡 雨果！他有道理。

雨果 可怜的捷西卡，在这方面你能知道些什么？

捷西卡 可你呢？你又知道些什么？在他面前，你也挺局促。

雨果 是呀！跟我比起来，他当然占上风。我希望他跟路易打打交道，路易可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

捷西卡 可能路易早已听他摆布了。

雨果 （笑着说）哈！路易？你不了解这个人。路易不会上当受骗的！

捷西卡 为什么？

雨果 因为，因为他是路易。

捷西卡 雨果！你说的是违心话。你在和贺德雷讨论时，我一直在看你，他把你说服了。

雨果 他并没有说服我。谁也没法说服我应当对同志说假话。要是他已经把我说服，那就更有理由把他干掉，因为这证明他也会说服其他的人。明天早上，我将完成我的任务。

——幕 落

第　六　幕

〔贺德雷的办公室。

〔两个被震下来的窗框靠墙摆着。玻璃碎片已经扫掉。窗上蒙着一块垂地的长被单，用图钉揿着。

第　一　场

〔贺德雷，随后捷西卡上场。

〔开场时贺德雷站在炉子前面，一边抽烟一边煮咖啡。有人敲门。史力克从门缝里探进头来。

史力克　那个女人要见您。

贺德雷　不见。

史力克　她说有非常要紧的事。

贺德雷　好吧，让她进来。（捷西卡上，史力克下）什么事？（她默不作声）走近些。（她仍然站在门前，头发全披在脸上。他向她走去）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她点点头）那么说吧，说完就走。

捷西卡　您总是那么忙……

贺德雷　我在工作。

捷西卡　您不在工作，您在煮咖啡。我可以喝一杯吗？

贺德雷　当然可以。（稍停）有什么事？

捷西卡　先让我歇一口气。跟您说话可太难啦。您在等雨果来，

可是他还没有开始刮胡子。

贺德雷 好吧，给你五分钟定定神。喝咖啡吧。

捷西卡 您谈谈。

贺德雷 什么？

捷西卡 好让我定定神。您跟我谈谈。

贺德雷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谈的，而且我也不善于跟女人谈天。

捷西卡 不，您很会。

贺德雷 什么？

〔静场片刻。

捷西卡 昨天晚上……

贺德雷 怎么样？

捷西卡 我觉得还是您有道理。

贺德雷 道理？哈！（稍停）谢谢，你是在鼓励我。

捷西卡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

贺德雷 是真的。

〔静场片刻。

捷西卡 如果我加入党组织，你们会把我怎么样？

贺德雷 首先人家得让你加入。

捷西卡 如果让我加入，人家会把我怎么样？

贺德雷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稍停）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捷西卡 不是的。

贺德雷 那是什么呢？到底有什么事？你生雨果的气，想走，是吗？

捷西卡 不是的。要是我走了，您不会苦恼吗？

贺德雷 那我可高兴了。我可以安心地工作。

捷西卡 您讲的不是您所想的。

贺德雷 不是吗？

捷西卡　不是的。(稍停) 昨晚上您进来的时候，样子非常孤独。

贺德雷　那又怎样?

捷西卡　一个孤独的男人看起来很可爱。

贺德雷　很可爱，以致使人马上想要陪陪他。这一来，他就不再是孤独的了；这世界总搞不好。

捷西卡　噢！跟我在一起,您尽可以保持孤独。我不会妨碍您的。

贺德雷　跟你在一起?

捷西卡　这不过是说说罢了。(稍停) 您结过婚吗?

贺德雷　结过。

捷西卡　跟党内的一个女人吗?

贺德雷　不是的。

捷西卡　您说过，一个党员应当和党内的女人结婚。

贺德雷　确是这样。

捷西卡　她长得漂亮吗?

贺德雷　那要看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人的眼光了。

捷西卡　我呢? 您觉得我长得漂亮吗?

贺德雷　你跟我开玩笑吗?

捷西卡　(笑着说) 是的。

贺德雷　五分钟已经过去了。有话就说，说完就走。

捷西卡　您不要伤害他。

贺德雷　伤害谁?

捷西卡　伤害雨果！您对他怀有友情，对吗?

贺德雷　噢！别提什么感情啦！他想杀死我，是吗? 这就是你要讲的事吗?

捷西卡　不要伤害他。

贺德雷　不会，我不会伤害他。

捷西卡　您……您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

贺德雷　昨天起就知道了。他打算用什么东西杀我呢?

捷西卡　什么?

贺德雷　用什么武器? 手榴弹、手枪、斧头、军刀还是毒药?

捷西卡　手枪。

贺德雷　再好没有了。

捷西卡　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身上会带着手枪的。

贺德雷　好，好，好! 为什么你告发他? 你恨他吗?

捷西卡　不。可是……

贺德雷　可是什么?

捷西卡　他要我帮他忙。

贺德雷　你就这样帮他的忙吗? 你使我惊讶。

捷西卡　他并不想杀死您，一点也不想。他简直太喜欢您了，可是他接到了命令。如果有人使他无法执行这项命令，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虽然他嘴里不会说出来。

贺德雷　那还得看看。

捷西卡　您要怎么办?

贺德雷　我还不知道。

捷西卡　叫史力克去好好地解除他的武装。他只有一支手枪。要是把他的枪拿掉了，事情就解决了。

贺德雷　不行,这样会使他丢脸。不能使一个人丢脸。我跟他谈谈。

捷西卡　您等会儿让他带着武器进来吗?

贺德雷　为什么不呢? 我想说服他。只要冒五分钟的风险，最多五分钟。如果今天早上他不动手，以后就再也不会动手了。

捷西卡　(突然说) 我不愿意他杀死您。

贺德雷　我要是让人干掉了，你会感到烦闷吗?

捷西卡　我? 我会高兴的。

〔有人敲门。

史力克 雨果来啦!

贺德雷 等一下。(史力克把门重新关上) 赶快从窗口出去。

捷西卡 我不想离开您。

贺德雷 要是你在这儿，他一定会开枪。在你面前，他不会泄气的。走吧! 快! (捷西卡从窗口出去。窗上挂着的被单重新垂下) 让他进来。

第 二 场

〔雨果和贺德雷。

〔雨果上场。贺德雷一直走到门口，陪着雨果走到他平时工作的桌子旁，站在靠他很近的地方，一边和他说话，一边观察他的动作，以便在雨果拿出枪来的当儿就抓住他的手腕。

贺德雷 怎样? 睡得好吗?

雨果 还可以。

贺德雷 酒醉过后嘴干吗?

雨果 干极了。

贺德雷 你决定了吗?

雨果 (吃了一惊) 决定什么?

贺德雷 昨天晚上你不是对我说过: 如果你不能使我改变主意，你就要离开我。

雨果 我的决定没变。

贺德雷 好吧。那么，我们一会儿再商量吧。现在，我们先工作。你坐下。(雨果坐到自己桌子上) 上次讲到什么地方?

雨果 (念他的笔记) “根据专业统计的数字，农业工人的人数从一九〇六年的八百七十七万一千人下降到……”

贺德雷　喂，你知道扔炸弹的是一个女的吗？

雨果　是个女的？

贺德雷　史力克发现了花坛边上的脚印。你认得这个女人吗？

雨果　我怎么会认得她？

〔静场。

贺德雷　事情很蹊跷，是吗？

雨果　的确。

贺德雷　可是看样子你并不觉得蹊跷。你怎么啦？

雨果　我不舒服。

贺德雷　要我今天早上放你的假吗？

雨果　不用。工作吧！

贺德雷　好，那就重新念那一句。

雨果　（再把笔记拿起来，开始念）“根据专业统计的数字……”

〔贺德雷笑了起来。雨果蓦然抬起头。

贺德雷　你知道为什么她没有炸中我们吗？我敢打赌，她是闭上眼睛扔那颗炸弹的。

雨果　（心不在焉）为什么？

贺德雷　因为怕爆响。女人们为了怕听见响声而把眼睛闭上。你爱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吧。这些小老鼠都怕响声，要不然的话，她们都可以成为出色的杀手。你晓得的，她们都很固执：她们接受一些现成的想法以后，就把这些想法当作上帝一样信奉。我们这些男人，要我们为了一些原则问题去向一个人开枪可就没那么便当了，因为那些原则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知道耍的是什么花招：我们总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自己是正确的。你，你能肯定自己是正确的吗？

雨果　能。

贺德雷　不管怎样，你成不了一个杀手。干这个，还得有天赋。

雨果 如果是党的命令，无论谁都能够杀人。

贺德雷 要是党命令你在硬钢丝上跳舞，你认为你办得到吗？杀手是天生的。你呢？你想得太多，你干不了。

雨果 如果我有决心，就干得了。

贺德雷 因为我不同意你的政见，你也许能无情地朝我眼睛上开枪把我打死。

雨果 只要我下了决心，或者是党命令我这样干，我就能。

贺德雷 你使我感到意外。（雨果准备把手伸到口袋里去，贺德雷把他的手抓住，轻轻地举到桌子上面）假如这只手拿着一支枪，这手指正扣在扳机上……

雨果 放开我的手。

贺德雷 （没有放开他）假如我就像现在这个样子站在你前面，而且你瞄准我……

雨果 放开我，让我们工作吧。

贺德雷 当你瞧着我，当你正要开枪时，你想到："万一是他对呢？"你考虑过吗？

雨果 我不会去想的。除了要杀人以外，我什么也不想。

贺德雷 你会想的；一个知识分子是要思索的。甚至在你扣动扳机以前，你恐怕早已看到你的行动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了：一个人一生的工作从此完了，一项政策失败了，再没有人来替代我，党也许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雨果 我跟您说了，我不会去想的。

贺德雷 你不能不想。先想一想也许更好，因为像你这种人，如果事先不想想，以后一生的时间也不够你在事后想的了。（稍停）你们这些人狂到什么程度，居然想当杀手？那种人都是一些没心眼的人：他们杀起人来毫不在乎，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没有任何认识。我倒是喜欢那些怕别人死的人，因为

这证明他们懂得生活。

雨果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适合于活着。我既不懂得什么是生活，也不需要懂得。我是多余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厌烦。既没有人喜欢我，也没有人相信我。

贺德雷　我，我相信你。

雨果　您？

贺德雷　当然。你还是一个孩子，要过渡到成年时期你还有困难；如果有人在这个过程中给你一点帮助，你将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如果我逃得过他们大大小小的炸弹，我会把你留在我身边，给你帮助。

雨果　为什么对我讲这些？为什么要今天讲？

贺德雷　（放开了他）只不过是向你证明：除非你专门受过训练，否则你想无动于衷地杀个人是办不到的。

雨果　如果我下了决心，我应当办得到。（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好像是在对自己说）我应当办得到。

贺德雷　当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下得了手杀死我吗？（两人相视。贺德雷离开桌子，向后退了一步）真正的杀手甚至想不到被害者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而你呢，你却清楚。如果我看着你把枪口对准我，我脑子里想的东西你能受得了吗？（稍停。他一直看着雨果）你喝咖啡吗？（雨果没有回答）咖啡煮好了，我给你倒一杯。（他背向雨果，把咖啡倒在杯子里。雨果站了起来，把手放在藏着手枪的口袋里。可以看出他内心在斗争。过了一会儿，贺德雷转过身来，平静地朝雨果走去，手里拿着一满杯咖啡，递给雨果）现在把你的枪交给我。来吧，交出来。你看，我已经给你机会，可是你没有利用。（把手伸到雨果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枪）这不过是一件

小玩具。(走到自己的写字台旁，把枪扔在桌上)

雨果　我恨您。

贺德雷　(近身朝他走去)不，你并不恨我。你有什么理由恨我呢？

雨果　你把我当作一个胆小鬼。

贺德雷　为什么？你不会杀人，并不等于不知道怎样死。正相反。

雨果　我刚才手指已扣住扳机了。

贺德雷　是这样。

雨果　而我却……(作了一个软弱无能的手势)

贺德雷　是的。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比想象中的要难。

雨果　我知道你刚才是故意把背向着我的。正是因为这样……

贺德雷　噢！不管怎样……

雨果　我不是叛徒！

贺德雷　谁说你是了？叛变也得看有没有本事。

雨果　他们会把我看作叛徒，因为我没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贺德雷　他们是谁？(静场)是路易派你来的吗？(静场)你什么都不愿讲，这并不奇怪。(稍停)听着，你的命运跟我的联结在一起了。从昨天起，在我这一局赌博里我已掌握了一些王牌。我要设法把我们两条性命都保全下来。明天我进城去跟路易谈一谈。他这人很强硬，不过我也是这样。至于你那些伙伴，这好办。最困难的倒是：你自己怎么办？

雨果　困难吗？很快就可以解决。您只要把手枪还给我。

贺德雷　不行。

雨果　我朝自己打一枪，这对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您的敌人。

贺德雷　首先，你不是我的敌人。其次，你还有用处。

雨果　您很清楚我完蛋啦。

贺德雷 什么话！过去你想对自己证明，你是能够干点事的；你选择了艰难的道路，就像一个人想建立与上帝同等的功勋。在你这样的年纪，往往是这样的。可是你没有成功。是这样，还有什么？其实又有什么要证实的呢。你知道，革命不是一个谁行不行的问题，而是要讲求效果；上帝是没有的，有的是要做的工作，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一个人应当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这种事是容易做的，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最好的工作不是要你付出最大代价的那一种，而是你能干得最好的那一种。

雨果 我干什么都不行。

贺德雷 你有写作能力。

雨果 写作？摘文字！总是摘文字！

贺德雷 那又怎样？人当好胜。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总比一个蹩脚的杀人者要有价值些。

雨果 （举棋不定，但怀着某种信心）贺德雷！当您像我这种年纪的时候……

贺德雷 怎么样？

雨果 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样？

贺德雷 我吗？我会开枪的。不过，这并不是我能够干得最好的事。还有，我们俩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雨果 我希望属于那一类型的人：像你那样，应该感到自在吧。

贺德雷 你以为是这样吗？（笑了一笑）有一天，我要向你谈谈我自己。

雨果 有一天？（稍停）贺德雷，我失败了，而且现在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向您开枪了，因为……因为我器重您。不过，您不要错误地以为，对于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会同意您的观点；我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我也不会成为您的人。

我不希望您袒护我，不论是明天或是今后哪一天。

贺德雷 好吧。

雨果 现在，我请您允许我离开。我要好好地想想这一切。

贺德雷 你得保证：在你再见到我以前，你不会干出傻事来。

雨果 我照您的办。

贺德雷 那就去吧。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能够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不要忘记你还是我的秘书。当你还没有杀死我或者我还没有辞掉你的时候，你要为我工作。

〔雨果下。

贺德雷 （走到门口）史力克！

史力克 嗳？

贺德雷 这年轻人有些烦恼的事。远远地监视着他，必要时要阻止他自杀，不过，要悄悄地。等一会儿要是他想回到我这里来，别借口要先禀报我而在半路上拦住他。让他高兴来就来，不高兴就走，特别是不要刺激他。

〔贺德雷把门重新关上，回到放着炉子的桌旁，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捷西卡拨开蒙在窗上的被单走了出来。

第 三 场

〔捷西卡和贺德雷。

贺德雷 还是你吗，讨厌的女人？你要干什么？

捷西卡 我刚才坐在窗沿上，我全听到了。

贺德雷 那怎么样？

捷西卡 我很害怕。

贺德雷 你刚才走掉就好了。

捷西卡 我不能离开您。

贺德雷 你帮不了大忙。

捷西卡 我知道。(稍停)我也许早该用身子挡住您，代替您，让子弹打到我身上。

贺德雷 你真够浪漫的。

捷西卡 您也一样。

贺德雷 什么?

捷西卡 您也是，您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为了不让他感到丢脸，您可以豁出自己的生命。

贺德雷 如果一个人要知道生命的价值，那么有的时候就应当拿它去冒冒风险。

捷西卡 您向他提出要帮他的忙，他还不愿意接受哩，可是您并不因此灰心：看起来您似乎喜爱他。

贺德雷 还有呢。

捷西卡 没有啦。刚才就是这些事。说完啦。

〔两人对视。

贺德雷 走吧!(她没有动)捷西卡，我的习惯是来者不拒，而且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接触女人了。现在你走还来得及；五分钟后，那就太晚了。你听见我说的吗?(她还是不动)这个小青年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人，而且他将遇到更不称心的事。他需要有人给他勇气。

捷西卡 可以给他勇气的是您，不是我。我们俩只是彼此互相折磨。

贺德雷 你们是相亲相爱的。

捷西卡 没这回事。我们俩太相像了。

〔静场。

贺德雷 什么时候你想到这个的?

捷西卡 你说什么?

贺德雷　（作了一个手势）你头脑里的一切，一切。

捷西卡　我不知道。我想，是昨天吧，当您看着我的时候，您那样子显得寂寞孤独。

贺德雷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捷西卡　那您就不会来了，是吗？

贺德雷　我……（看着她，耸耸肩膀。稍停）我的天！要是你精神空虚的话，史力克和乔治都会给你解闷的。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

捷西卡　我精神并不空虚，我也没有看中谁。我并不需要选择。

贺德雷　你叫我厌烦啦。（稍停）你还在等什么？我没有时间应付你。你总不至于要我把你按倒在这张沙发上，然后再抛弃你。

捷西卡　您拿主意吧。

贺德雷　可是你早该知道……

捷西卡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姑娘，我过去一直生活在梦中。有人吻我的时候，我就想笑。现在，我就在您面前，我好像刚刚睡醒，而且时间是在清晨。您不是梦，您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我实在怕您，可是我想，我真的是爱上您了。您要拿我怎样就怎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决不责怪您。

贺德雷　有人吻你，你就想笑吗？（捷西卡羞赧地低着头）是吗？

捷西卡　是的。

贺德雷　这么说，你是冷冰冰不动感情的喽？

捷西卡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贺德雷　你呢？你自己怎么想的？

捷西卡　我不知道。

贺德雷　那就让我们试试看。（他吻她）怎么样？

捷西卡　我没有想笑。

〔门打开，雨果上。

第　四　场

〔贺德雷、雨果和捷西卡。

雨果　原来是这样！

贺德雷　雨果……

雨果　好啊。（稍停）原来是这样，所以您刚才对我那么宽大。我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没有叫手下的人把我打死，或者把我驱逐出去。我对自己说：他不可能发疯到这种程度，或者宽宏大量到这种地步。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为了我妻子的缘故。我倒宁可是这样。

捷西卡　听我说……

雨果　捷西卡，不要讲啦，再不要讲啦。我不恨你，我并不妒忌。我们过去彼此并不相爱。可是他，他差点使我上了他的圈套，“我要帮助你，我要使你过渡到成年时期。”我多么傻！他其实在开玩笑。

贺德雷　雨果，你要不要我向你保证……

雨果　您用不着抱歉。正相反，是我应当感谢您。至少您总算有一次让我高兴地看到您狼狈不堪。还有……还有……（他一个箭步窜到写字台旁，抓起手枪，对准贺德雷）还有就是，您解放了我。

捷西卡　（大喊一声）雨果！

雨果　贺德雷，您看，我盯着您的眼睛，我用枪瞄准你，我的手也不发抖，我不管您头脑里在想些什么。

贺德雷　等一等，年轻人，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干出蠢事。

〔雨果连打三枪。捷西卡嚎叫起来。史力克和乔治奔入办公室。

贺德雷　傻瓜。你把一切都搞糟了。

史力克　混蛋！（拔出手枪）

贺德雷　别伤害他。（倒在沙发椅上）他是由于吃醋才开枪的。

史力克　这话什么意思？

贺德雷　我和那个年轻女人睡过觉。（稍停）啊！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死去）

——幕落

第　七　幕

〔在奥尔嘉的房间里。

独　场

〔奥尔嘉和雨果。

〔可以听到他们两人在黑夜里说话的声音，接着舞台上的灯光渐渐亮起来。

奥尔嘉　这些都是真的吗？你真的是为了捷西卡而杀死他的吗？

雨果　我……我杀死他是因为我把门推开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我当时没有把门打开的话……他站在那里，把捷西卡抱在怀里，下巴上印着唇膏。不过，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长久以来是在悲剧中生活着。为了弥补这场悲剧，我才开枪的。

奥尔嘉　你那时候并不嫉妒吗？

雨果　嫉妒？也许。但不是因为捷西卡。

奥尔嘉　好好地看着我，真心诚意地回答我，因为我要向你提出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对自己的行动感到骄傲吗？是你自己要干的吗？如果要你再来一次，你肯干吗？

雨果　干这件事的仅仅是我一个人吗？其实杀人的不是我，是偶然性。要是我早两分钟或是迟两分钟开门，我就不会出其不意地看到他们俩拥抱在一起，我也就不会开枪了。（稍停）

我当时回到办公室，是想要对他说：我同意接受他的帮助。

奥尔嘉　原来是这样。

雨果　完全是由于偶然，开了三枪，正像蹩脚的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由于偶然，你可以用“如果”这类假设开始：“如果我当时在栗子树前多呆一会儿，如果我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如果我回到自己住的小楼里去……”但我这个人，我，这个内在的我，会怎样呢？这是一桩没有杀手的谋杀案。（稍停）在监牢里，我经常想：如果奥尔嘉在这里的话，她会对我说些什么，她会要我想什么？

奥尔嘉　（冷淡地）后来呢？

雨果　噢！我知道你会对我说的话；你会对我说：“雨果，你要谦虚点。你的理由，你的动机，人家并不放在眼里。我们要求你去把这个人杀死，而你的确把这个人杀死了。重要的是结果。”我……我并不是谦虚，奥尔嘉。要我把谋杀的行动和动机分开，我办不到。

奥尔嘉　我认为这样倒更好些。

雨果　什么？这样倒更好些？奥尔嘉，这是你讲的吗？你过去一直对我说……

奥尔嘉　我会向你解释的。现在几点了？

雨果　（看看自己的手表）十一点四十分。

奥尔嘉　好，我们还有时间。刚才你对我说什么来着？说你当时并不理解自己的行动。

雨果　更确切地说，我理解过头了。行动好比是一个什么钥匙都可以开的匣子，瞧，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完全可以对自己说：我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人的。当我推开门时我身上的那一阵狂怒，只不过是使我易于下手的一个小小的冲动。

奥尔嘉　（不安地打量他）雨果，你相信是这样吗？你真相信自

已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而开枪的吗？

雨果 奥尔嘉，我什么都相信。可是我现在想的是：我是不是真的把他杀死了。

奥尔嘉 真的吗？

雨果 是不是这一切只不过是演一出戏？

奥尔嘉 你当时真的扣动了枪的扳机。

雨果 真的。我的确动了一动手指，但是，在舞台上，演员开枪时手指也动的。你看，就这样：我动一动食指，我对你瞄准。（他用右手对她瞄准，食指弯起）当时的手势就跟这会儿一样。也许我不是真实的，也许只有子弹才是真实的。你为什么笑？

奥尔嘉 因为你减少了我许多困难。

雨果 过去我觉得自己过于年轻。我希望在自己的脖子上像挂一块大石头那样缚上一桩罪行。可是我又怕它沉重得难以忍受。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因为它一点也不重，非常之轻，一点分量也没有。你看看我：我已经老了，我在监牢里度过了两年，离开了捷西卡，过着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鬼日子，一直到同志们想方设法使我得到释放。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行造成的，不是吗？可是这罪行并不使我感到沉重，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无论在脖子上，在肩膀上，在心上，我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明白吗？罪行已变成我的命运，它从外部统治了我的生活，可是我既看不到它，也摸不到它。它不是我的，它是一种不使人感到痛苦的致命的病症罢了。到底它在什么地方？它存在吗？可是，我的确开了枪，推开了门……奥尔嘉，我是喜欢贺德雷的。在世界上所有我喜欢过的人当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看见他。听他讲话；我喜欢他的双手，他的面容，而且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头

脑里的一切风暴都平息了。致我死命的不是我犯的罪，而是贺德雷的死。（稍停）事情就是这样。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我不过是在乡下过了十天，在监牢里过了两年；我并没有改变，我仍然老是喋喋不休。杀手应当戴有鲜明的标志，例如钮扣洞上插一朵丽春花。（稍停）够啦。怎么样？结论呢？

奥尔嘉　你将重新入党。

雨果　好。

奥尔嘉　午夜十二点钟，路易和查利要回来把你干掉，我不给他们开门。我要对他说，你是可以回收的。

雨果　（笑起来）可以回收！多么滑稽的字眼！这是用在废品身上的字眼，对吗？

奥尔嘉　你同意吗？

雨果　为什么不同意？

奥尔嘉　明天你会接到新的命令。

雨果　好的。

奥尔嘉　哎！（往椅子上一坐）

雨果　你怎么啦？

奥尔嘉　我很高兴。（稍停）你讲了三个钟头，我一直在担心害怕。

雨果　担心害怕什么？

奥尔嘉　害怕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的那一切。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将回到我们中间，你将干一个成年人的工作。

雨果　你像从前一样帮助我吗？

奥尔嘉　雨果！当然，我会帮助你的。

雨果　奥尔嘉，我很爱你。你始终没有变：这样纯洁，这样鲜明！是你教会我懂得了什么是纯洁。

奥尔嘉　我变老了吗？

雨果　没有。（握住她的手）

奥尔嘉　我每天都想念你。

雨果　喂，奥尔嘉！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那个包裹，不是你寄的？

奥尔嘉　什么包裹？

雨果　有巧克力的。

奥尔嘉　不，不是我寄的。不过，我知道他们要给你寄。

雨果　你就让他们寄？

奥尔嘉　是的。

雨果　你那时心里怎么想的？

奥尔嘉　（指着自己的头发）你看。

雨果　什么？白头发吗？

奥尔嘉　是在一夜之间变白的。你再不要离开我了。如果遇到艰难险阻，我们一起来忍受。

雨果　（微笑）你可记得：拉斯柯尼科夫。

奥尔嘉　（吃了一惊）拉斯柯尼科夫？

雨果　这是你为了我的地下工作替我起的名字。哎！奥尔嘉，你忘了。

奥尔嘉　不，我记得的。

雨果　我要重新用这个名字。

奥尔嘉　不要用。

雨果　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说过：它对我最合适不过了。

奥尔嘉　你用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你。

雨果　知道我？什么人知道？

奥尔嘉 （忽然感到厌倦）几点钟了？

雨果 差五分钟十二点。

奥尔嘉 雨果，你听着，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还有一点事要跟你说。无关重要，不必重视。你……你开头会感到惊讶，后来就会慢慢懂得的。

雨果 是吗？

奥尔嘉 我……我很高兴听到你刚才对我谈的，有关你的……你的行动的看法。要是你过去为此感到骄傲或者自满，那么这事情对你来说就会更困难些。

雨果 更困难些？去做什么事情会更困难些？

奥尔嘉 忘记它更困难些。

雨果 忘记它？可是，奥尔嘉……

奥尔嘉 雨果！你应当把它忘记掉。我对你没有过分的要求。刚才你自己说：你既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你现在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杀了贺德雷。这样，你就走上正确的道路了。以后接着朝前走，就行了。忘掉你过去干的那件事，那不过是一场噩梦。再不要谈起这件事了，连对我也不要谈。那个杀死贺德雷的人已经死了。他叫拉斯柯尼科夫，他已经因为吃了酒心巧克力中毒死了。（她抚摩他的头发）我要替你另取一个名字。

雨果 奥尔嘉，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干了些什么事？

奥尔嘉 党已经改变了政策。（雨果盯住她看）不要这样看我。你应当设法理解这一点。当我们派你到贺德雷那里去时，我们和苏联的联系中断了，因此不得不独自决定我们的路线。不要这样盯着我！雨果！不要这样看我。

雨果 后来呢？

奥尔嘉 后来，联络重新建立起来了。去年冬天，苏联转告我

们，纯粹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希望我们接近摄政王。

雨果　而你们……你们服从了命令？

奥尔嘉　是的。我们同政府的人和五角大楼党的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地下委员会。

雨果　六名成员。你们占了三席？

奥尔嘉　对。你怎么知道的？

雨果　我不过是这么想。继续讲下去吧。

奥尔嘉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再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了。我们也许保全了十万人的生命。不过，德国人却突然入侵我国。

雨果　妙极啦。我想苏联人还有个目的，就是让你们晓得，他们并不希望把政权单独交给无产阶级党，否则他们就可能跟同盟国发生纠葛，而且，你们也很快就会被暴动消灭掉。

奥尔嘉　不过……

雨果　这些事我似乎已经不是初次听到了。那么，贺德雷呢？

奥尔嘉　他曾打算这么做，但为时过早，何况他也不是执行这项政策最合适的人。

雨果　因此就得把他杀掉，这是够明智的。不过我想，你们已经恢复他的名誉了吧？

奥尔嘉　当然该恢复。

雨果　等战争结束，他的雕像会树立起来，在我们所有的城市里都会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在历史书上也会记载着他的名字。这实在使我为他高兴。至于杀死他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被德国收买过去的家伙吗？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你说！

奥尔嘉　同志们知道：你当时是我们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信

过这是情杀。因此，我们尽可能……向他们作了解释。

雨果　你们向同志们说了假话。

奥尔嘉　没有说假话。不过，雨果，我们……我们现在还是在战争时期，不能把全部真相都告诉部队。

〔雨果哈哈大笑。

奥尔嘉　你怎么啦？雨果！雨果！

雨果　（往沙发椅子上一坐，笑得眼泪直流）一切都是他讲过的！一切都是他讲过的！这是一场闹剧！

奥尔嘉　雨果！

雨果　奥尔嘉，等一等！让我笑个够。十年来我没有这样大笑过。瞧，这是一桩棘手的罪行，谁也不愿碰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干了这桩事，而你们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看着她）你们都是一个样的。

奥尔嘉　雨果，我求你……

雨果　一个样的！贺德雷、路易、你，你们全都属于一个种类——优秀的种类。你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一些征服者，一些领袖人物。只有我走错了门。

奥尔嘉　雨果，你一直是喜欢贺德雷的。

雨果　我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候那样喜欢他。

奥尔嘉　那么，你就应当帮助我们继续完成他的事业。（他看着奥尔嘉。她向后退）雨果！

雨果　（温和地）奥尔嘉，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不过，你不要说话。一分钟，让我把思路整理一下。好。照这样看来，我是可以回收的了。好极了。不过得是孤单单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包袱。条件是我要脱胎换骨——如果我能变成患健忘症的病人，那就更好。罪行，人们是不回收它的，对吗？这是过去犯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错误。把罪行抛进它该去

的地方——抛进垃圾箱里。至于我呢，从明天起，我改名换姓，我叫于连·索雷尔，或者是拉斯蒂涅，或者是牟司吉纳，我将和五角大楼党的人携手合作。

奥尔嘉　我要去……

雨果　奥尔嘉，别说话。我求你什么也别说。（想了一会儿）我拒绝。

奥尔嘉　什么？

雨果　我拒绝。我不和你们合作。

奥尔嘉　雨果，你还没有明白吗？他们就要带着枪来了……

雨果　我知道。他们甚至已经迟到了。

奥尔嘉　你不应当让自己像一条狗似的给人打死。你不能同意无谓地死去！雨果，我们相信你。你会看到，你将是我们真正的同志，你已经受过考验了……

〔汽车声和发动机声。

雨果　他们来啦。

奥尔嘉　雨果，这样做是有罪的！党组织……

雨果　奥尔嘉，不要用这些好听的字眼了。在这件事上，好听的字眼已经用得太多了，这些好听的字眼干了不少的坏事。（汽车驶过去了）这不是他们的汽车。我还有时间给你解释。听着：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杀死了贺德雷，可是我知道早就该把他杀死，因为他不是正大光明地搞政治活动，因为他对他的同志们说假话，因为他有腐蚀党组织的危险。如果我有勇气在单独和他呆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开枪，他就会因为上面讲的原因而死，这样，我在想起自己时就会毫不羞愧。而我现在感到羞愧，是因为我杀死他是在……以后。而你们呢，你们使我更加羞愧，因为你们使我断定自己是平白无故地把他杀死的。奥尔嘉，对于贺德雷的政策，我现在还在思

考。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和我意见一致的，因此使我感到有支持。现在，我晓得了：持这种意见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奥尔嘉 这次真的是他们来了。听着，我不能够……你拿着这把枪，从我房间的窗口跳出去，试试运气吧。

雨果 （没有接过枪）你们已经把贺德雷树成一个伟人。可是我过去敬爱他的程度比你们将来可能达到的要深得多。如果我否定了自己过去所干的事，他就会变成一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变成党内的渣滓。（汽车停下的声音）为了一个女人偶然被杀。

奥尔嘉 快走。

雨果 一个像贺德雷这样的人不会死于偶然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策而死去的，他对自己的死亡负起全部责任。如果我在大家面前承担我的罪行，如果我宣布我的名字是拉斯柯尼科夫，如果我同意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贺德雷就死得其所了。

〔有人敲门。

奥尔嘉 雨果，我……

雨果 （向门口大步走去）奥尔嘉，我还没有杀死贺德雷，还没有。现在我才去杀死他，我也同归于尽。

〔有人再次敲门。

奥尔嘉 （大声叫喊）你们滚蛋！你们滚蛋！

雨果 （一脚把门踢开，大声叫道）不能回收！

——幕 落

三 幕 剧

魔鬼与上帝

（一九五一年）

罗嘉美 译

人　物

格茨
海因里希
纳斯蒂
特策尔
卡尔
希尔达
卡特琳
大主教
主教
银行家富克尔
李纳哈特上校
施密特
海因茨
格尔拉赫
赫尔曼

军官数人
仆役数人
沃尔姆城居民若干。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舞台左侧，凌空是大主教官的一个大殿；右侧，主教府和城墙。

〔开幕时，灯光只照着大殿。

〔舞台其余部分均在暗中。

独　　场

大主教　（在窗前）他会来吗？主啊，臣民们的指头已把金币磨得连我的头像都看不清，您那严厉的拇指又折磨得我面容憔悴：现在我这个大主教只剩下一个影子了。让今晚带给我失败的消息吧，这样大家就会看到我已被折磨到何等地步！主啊，您打算怎样处置我这个名存实亡的使者呢？（仆人上）李纳哈特上校到了吗？

仆人　不，来的是银行家富克尔。他想……

大主教　等会儿再说。（稍停）李纳哈特在干吗？他该到了，该给我带来最新消息了。（稍停）现在连厨房里都在谈论这场战争了吧？

仆人　大家成天净谈这个，大人。

大主教　都说些什么?

仆人　说胜利大有希望，说康拉德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还说……

大主教　我知道，我知道。但真打起来，我们也可能失败……

仆人　大人……

大主教　退下。(仆人下) 主啊，您为什么允许这一切? 敌人侵占了我的土地，我心爱的沃尔姆城起来造我的反。我在和康拉德作战，市民们却从背后给了我一刀。我原来不知道，上帝，您对我竟是打的这个算盘：我将来难道还得变成瞎子，让一个孩子领着去挨家挨户讨饭不成? 自然，如果您执意要实现您的意志，我将完全听从您的安排。但请您考虑一下，我已经不是二十岁的人了，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充当殉教者的使命。

〔远处传来"胜利了! 胜利了!"的呼喊。喊声越来越近。大主教把手放在胸口，仔细倾听。

仆人　(上) 胜利了!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大人。李纳哈特上校到。

上校　(上) 我们胜利了，大人，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胜利了。一场堪称典范的战斗。这个日子应当载入史册：我们共打死、淹死敌人六千，其余的落荒而逃。

大主教　感谢上帝。康拉德呢?

上校　他也死了。

大主教　感谢上帝。(稍停) 既然他已经死了，那我就饶恕他。(对李纳哈特) 我祝福你。现在去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吧。

上校　(挺直腰板) 太阳升起不久，我们发现尘土飞扬……

大主教　(打断他的话) 不，不! 不必细说! 千万别谈细节。一谈细节，胜仗和败仗就没有多大区别了。怎么说我们还是打了胜仗吧?

上校 了不起的胜仗：打得太漂亮了。

大主教 去吧。我要祈祷了。（上校下。大主教跳起舞来）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把手放在心口）啊呀！（跪到跪凳上）我们来祈祷吧。

〔灯光照亮舞台右侧。可以看到城墙和一段巡查道。海因茨和施密特俯身在雉堞上。

海因茨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上帝不会允许的。

施密特 等等，他们就要重新开始了。看！一，二，三……三……又来了，一，二，三，四，五……

纳斯蒂[①] （出现在城墙上）喂！什么事？

施密特 纳斯蒂！大事不好！

纳斯蒂 对于上帝选中的人来说，永远不会大事不好的。

海因茨 我们看了一个多钟头了，是烟火信号。它不停地反复出现。瞧！一，二，三，一共五个！（指着那座山）大主教打赢了。

纳斯蒂 我知道。

施密特 现在败局已定：我们被困在沃尔姆城，没有盟军，没有粮草。你对我们说过格茨会厌战，最终会解除对我们的包围，说康拉德会打败大主教。而结果呢，你看，死的是康拉德，大主教的军队将在我们城下和格茨的军队会师，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格尔拉赫 （跑上）康拉德打败了。市长和官员们正在市政府开会商议。

施密特 当然啦！他们在商量归顺的办法。

纳斯蒂 你们信上帝吗，弟兄们？

---

① 英语：卑贱的人。

众人　是的，纳斯蒂，我们信！

纳斯蒂　那你们就什么也别怕。康拉德的失败是个征兆。

施密特　征兆？

纳斯蒂　是上帝给我的征兆。格尔拉赫，你去，快到市政府去，设法探听委员会的决定。

〔城墙隐没在黑暗中。

大主教　（站起来）来人哪！（仆人上）让银行家进来。（银行家上）请坐，银行家。你浑身是泥，打哪儿来呀？

银行家　我一路走了三十六个小时，为的是阻止您干出荒唐事来。

大主教　荒唐事？

银行家　您要杀掉一只每年给您下一个金蛋的母鸡。

大主教　你指什么？

银行家　我指您的沃尔姆城：我听说您在围攻这座城。如果您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市，您就会破产，我也跟您同归于尽。穷兵黩武难道是您这把年纪的人该干的事吗？

大主教　并不是我去招惹康拉德。

银行家　您也许没招惹他。但谁能担保不是您促使他来招惹您的呢？

大主教　他是我的臣属，应当服从我。但他受了魔鬼的指使，煽动骑士们造反，领着他们来进攻我。

银行家　您为什么不在他翻脸之前把他想得到的东西给他呢？

大主教　他什么都要。

银行家　好吧，不谈康拉德了。既然他被打败了，那他肯定是罪魁祸首。但是您的沃尔姆城……

大主教　沃尔姆是我的心肝宝贝，是我的掌上明珠。但就在康拉德越过边界的那一天，沃尔姆忘恩负义地背叛了我。

银行家　这过错是很严重。但您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沃尔姆。如果您学老提比略[①]的样，屠杀您的市民，那谁来付您的捐税，谁来偿还我的贷款呢？

大主教　他们折磨教士，把他们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们侮辱主教，禁止他出主教府。

银行家　真孩子气！但如果不是您把他们逼成那样，他们是绝不会动武的。只有一无所有的人会使用暴力。

大主教　你要我怎么办？

银行家　宽恕他们。向他们课一大笔罚金，把事情了结算了。

大主教　唉！

银行家　唉什么？……

大主教　我爱沃尔姆，银行家。即便不罚款，我也由衷地愿意宽恕他们。

银行家　对呀，说下去！

大主教　包围沃尔姆的不是我呀。

银行家　那是谁呢？

大主教　是格茨。

银行家　格茨是什么人？是康拉德的兄弟吗？

大主教　是的。是全德国最出色的军官。

银行家　他在您的城下干什么？他是您的敌人吗？

大主教　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他是什么人。最初他与康拉德联手，以我为敌，后来他和我结成同盟，又以康拉德为敌，而现在……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起码可以下这个结论。

银行家　为什么和这样不可靠的人结盟？

---

① 提比略（前42—37），古罗马第二任皇帝，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于公元十四年登基。

大主教　我难道有选择的余地吗？康拉德和他一道侵占了我的土地。幸而我听说他们之间产生不和，我便私下给格茨许愿，只要他站到我们这边来，他兄弟的土地就归他。要不是我离间他和康拉德，我早就输掉这场战争了。

银行家　这么说，他和他的军队都站到您这边来了。后来呢？

大主教　我把后方的防卫任务交给了他。他大概厌倦了：我想他是不喜欢驻守生活，一天，他领兵来到沃尔姆城下，未经我下令就包围了城市。

银行家　您命令他……（大主教苦笑并耸了耸肩）他不服从您的命令？

大主教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将在外而听从君命的？

银行家　总而言之，您是在他的手心里。

大主教　是的。

〔灯光照亮了城墙。

格尔拉赫　（上）市政府决定派军事谈判代表去见格茨。

海因茨　果然如此。（稍停）胆小鬼！

格尔拉赫　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格茨提出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如果格茨真的是大家所说的那种人，他是不会姑息我们的。

银行家　对财产他可能会手下留情。

大主教　只怕他连人的性命也不放过。

施密特　（对格尔拉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大主教　这种私生子从娘肚里带来了坏胚，他专以干坏事为乐。

格尔拉赫　这杂种是只猪，最爱干坏事。假如他想洗劫沃尔姆城，那市民们就只有背水一战了。

施密特　他要是打算把城市夷为平地，绝不会天真地说出来。他会要求人们放他进城，保证秋毫无犯。

银行家 （愤怒地）沃尔姆欠我三万杜卡托，应该立即结束这一切了。您下令让部队去攻打格茨吧。

大主教 （垂头丧气地）只怕他会打垮我的军队。

〔大主教的大殿隐没在黑暗中。

海因茨 （对纳斯蒂）你说，我们真的完了吗？

纳斯蒂 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弟兄们，我们完不了。今夜我要出城，设法穿过他们的营地到沃尔多夫去，不出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召集到一万名武装起来的农民。

施密特 我们怎样才能坚持一个星期呢？他们今晚就可能向格茨大开城门。

纳斯蒂 不能让他们打开城门。

海因茨 你想夺取政权吗？

纳斯蒂 不。大局未定。

海因茨 那怎么办呢？

纳斯蒂 我们应当把市民都卷进来，让他们为自己的脑袋提心吊胆。

众人 怎么做呢？

纳斯蒂 来一场大屠杀。（这时，城墙下整个舞台都被照亮。一个妇女坐在通往巡查道的台阶旁，她三十五岁上下，目光呆滞，衣衫褴褛。一个神甫读着日课经从台上走过）……这神甫是谁？他为什么不和别人关在一起？

海因茨 你认不出他了？

纳斯蒂 噢！原来是海因里希。他变化真大。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应该把他关起来。

海因茨 穷人喜欢他，因为他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子。我们怕穷人不满意。

纳斯蒂 他才是最危险的人。

妇女 （看见神甫）神甫！神甫！（神甫逃跑。她喊了起来）你跑这么快，要上哪儿去？

海因里希 （站住）我已经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了！我把一切都施舍给别人了。

妇女 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别人一叫你你就逃跑啊！

海因里希 （疲乏地转向她）你饿吗？

妇女 不饿。

海因里希 那你要什么？

妇女 我要你给我解释一下。

海因里希 （激动地）我什么也解释不了。

妇女 你连我要说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海因里希 好，你说吧，快点说。要我解释什么？

妇女 为什么孩子死了？

海因里希 什么孩子？

妇女 （微微笑了笑）我的孩子。瞧你，神甫，昨天是你埋葬了他：他三岁就饿死了。

海因里希 我累了，教友，我认不出你来了。我看你们每个人的脸都长得一样，连眼睛都一样。

妇女 他为什么死了？

海因里希 我不知道。

妇女 可你是神甫呀！

海因里希 对，我是神甫。

妇女 连你都不知道，那还有谁能告诉我呢？（稍停）我要是现在去死，是坏事吗？

海因里希 （坚决地）是的，很坏。

妇女 我也这么想。但我非常想死。你瞧，你应该好好开导我一下。

〔一阵沉默。海因里希摸摸额头，努力振作了一下。

海因里希　没有上帝的允许，任何事也不会发生，而上帝是最最善良的，因此，发生了的事都是最美好的。

妇女　我不明白。

海因里希　上帝知道的事比你多：在你看来是坏事的，在他眼里却是好事，因为他权衡了它的一切后果。

妇女　你能明白这些吗，你？

海因里希　不！不！我不明白！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不能明白，也不想明白！应该相信！相信！相信！

妇女　（笑了笑）你说应该相信，可看样子，你对自己说的话也根本不信。

海因里希　教友，这番话，这三个月来我已经重复了那么多遍，所以我已闹不清是出于信念还是出于习惯。但请你不要弄错了：我是相信它的。我坚决地、全心全意地相信。上帝可以作证，我心里一刻也没有怀疑过。（稍停）教友，你的孩子在天堂里，你会在那里找到他的。

〔海因里希跪下。

妇女　是的，神甫，当然是这样。可是天堂是另一回事。再说，我太疲劳了，永远也快活不起来了，即使进了天堂也一样。

海因里希　教友，饶恕我吧。

妇女　为什么要饶恕你呢，好神甫？你没有对不起我。

海因里希　饶恕我，饶恕了我，你就饶恕了所有的神甫，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的。

妇女　（乐了）我由衷地饶恕你。这样你高兴吗？

海因里希　我高兴。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教友；一起来祈求上帝重新赐予我们希望。

〔在他们说最后几句话时，纳斯蒂慢慢走下城墙的台阶。

妇女 （看见纳斯蒂，高兴地停止了祈祷）纳斯蒂！纳斯蒂！

纳斯蒂 你叫我干吗？

妇女 面包匠，我的孩子死了。你应当知道这是为什么，你是什么都知道的。

纳斯蒂 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 纳斯蒂，我求求你，住口吧。惹事的人要自找倒霉的。

纳斯蒂 他死是因为我们城里的有钱人起来反对大主教，反对他们那非常富有的大主教老爷。富人打仗，穷人送命。

妇女 上帝准许他们打仗吗？

纳斯蒂 上帝明明是禁止的。

妇女 这人说，没有上帝的允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纳斯蒂 对，除了来自人类凶恶本性的灾难。

海因里希 面包匠，你撒谎，你在混淆真伪，欺骗世人。

纳斯蒂 你坚持上帝允许这种无谓的流血和苦难的看法吗？我说上帝对这一切是没有责任的。

〔海因里希不说话了。

妇女 这么说，上帝不愿意我的孩子死掉？

纳斯蒂 他如果要他死，又何必让他生下来呢？

妇女 （宽慰地）我比较喜欢这种说法。（对神甫）你看，这样，我就明白了。这么说，善良的上帝见到我痛苦他也伤心，是吗？

纳斯蒂 伤心得要命。

妇女 那他就不能帮助我吗？

纳斯蒂 当然能。他会把孩子还给你的。

妇女 （失望地）对，我知道！在天上。

纳斯蒂 不，不在天上。在人间。

妇女　（惊讶地）在人间？

纳斯蒂　首先必须穿过针眼[1]，忍受七年的苦难，然后上帝的统治就会在世间建立起来：死者会复活，普天下人人相爱，谁也不会挨饿了！

妇女　为什么必须等七年？

纳斯蒂　因为需要七年的斗争才能除掉那些坏人。

妇女　要做的事很艰巨。

纳斯蒂　正因为如此，上帝需要你的帮助。

妇女　万能的上帝也需要我的帮助？

纳斯蒂　是的，大姐。魔鬼还要在大地上统治七年。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勇敢地斗争，我们就都会得救，上帝也会和我们一同得救。你相信我的话吗？

妇女　（站起身）相信，纳斯蒂，我相信你的话。

纳斯蒂　你的儿子不在天上，大姐，他在你怀里。你要怀着他过七年，七年以后，你会第二次生下他来，然后他将和你手拉着手并肩前进。

妇女　我相信你，纳斯蒂，我相信你。（下）

海因里希　你把她给毁了。

纳斯蒂　要是你敢肯定这一点，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打断我？

海因里希　噢！因为看样子她不那么痛苦了。（纳斯蒂耸耸肩，下）主啊，我没有勇气叫他住口，我罪过。但是，主啊，我相信您万能，我相信您神圣的教会。教会是我的母亲，是耶稣的圣体，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坚信，万象皆出自您的旨意，即使一个孩子的死也如此。我坚信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相信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荒谬的！荒谬的！荒谬的！

---

① 阿拉伯谚语“骆驼穿针眼”，比喻很难做到的事。

〔这时整个舞台都被照亮，市民们带着眷属聚集在主教府周围等待着。

众人 ——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等待……

——等待什么？

——没什么……

——你们看见了吗？

——右边。

——对。

——那些坏家伙。

——风浪一起，泥沙就会泛起。

——现在上街可得小心。

——这仗该打完了，该快点结束它了。否则好戏还在后头。

——我想见主教，我想见一见主教。

——他不会露面的，他在生气……

——谁？……谁？……

——主教……

——自打他被关在这儿起，我们有时看见他站在窗口，掀起帘子，往外看。

——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你们想要主教对你们说些什么？

——可能他有新消息。

〔窃窃私语声。

人群里的声音 ——主教！主教！出来吧！

——给我们出出主意。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个声音　世界末日来临了！

〔人群中出现一人，他扑向主教府前，背靠在墙上。海因里希离开他，回到人群中去。

先知　人世气数已尽！气数已尽！

痛打那些行尸走肉吧，

打呀！打呀！狠狠地打！上帝已降临。

〔喊叫声。人们惊恐万状。

一市民　喂！喂！安静点儿。他不过是个先知。

众人　又是一个？够了！闭上你的嘴。到处都冒出先知。真该把神甫们都关起来！

先知　大地乌烟瘴气，

太阳在向上帝诉泣！

上帝，我愿将我的光芒停熄。

我厌恶这腐烂的人间，

我越散发热量，它越臭气熏天。

它玷污了我的光华，

“真不幸！”太阳说，“粪水浸泡着我美丽的金发。”

一市民　（打他）闭嘴！

〔先知跌坐地上。主教的窗户猛然打开，主教穿着礼服出现在阳台上。

众人　主教！

主教　康拉德的部队在哪儿？骑士们在哪儿？前来击溃敌人的天使军团在哪儿？你们是孤立的，没有朋友，没有希望，只有别人的诅咒。来吧，沃尔姆的市民们，回答我的问题。假使你们是为了讨好上帝才把他的使者关起来，那么主为什么抛

弃了你们呢?(众人叹息)请回答呀!

海因里希　别让他们失去勇气。

主教　谁在说话?

海因里希　我，海因里希，圣吉洛的本堂神甫。

主教　吞下你的舌头吧，叛逆的教士。你敢正眼看看你的主教吗?

海因里希　如果他们冒犯了您，我的主教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过吧，就像我饶恕您对我的辱骂一样。

主教　犹大!犹大·伊斯卡里奥特!你去吊死得了!

海因里希　我不是犹大。

主教　那你在他们中间呆着干什么?为什么你支持他们?为什么你不和我们关在一起?

海因里希　他们让我自由，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所以没主动去和别的神甫关在一起，是为了在这注定要毁灭的城市里继续做弥撒和举行圣事。没有我，教会就不存在，沃尔姆就无法在异端邪说面前自卫，人们就会像狗一般地死去……大人，不要使他们丧失勇气吧!

主教　是谁哺育了你?是谁把你抚养成人?又是谁教会你识文断字，使你明辨善恶?是谁使你成了教士?

海因里希　是教会，我最圣洁的母亲。

主教　你的一切都是她给予你的。你首先属于教会。

海因里希　我首先属于教会，但我也是他们的兄弟。

主教　(强烈地)你首先属于教会。

海因里希　是的，首先属于教会，但……

主教　我要对这些人说话。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如果他们继续叛乱，我就命令你重新回到你真正的兄弟——教士们中间来，和他们一起关到最小兄弟会或神学院的修道院里去。你服从

你主教的命令吗？

一平民 别扔下我们不管，海因里希，你是穷人的神甫，你属于我们。

海因里希 （沉重地，但声调很坚决）我首先属于教会。主教大人，我将服从您的命令。

主教 沃尔姆的居民们，好好看看你们这座洁白而人口稠密的城市吧，再看上最后一眼：它很快就要变成饥荒和瘟疫流行的臭地狱；富人和穷人终将互相残杀。当格茨的军队开进来时，他们见到的将只有臭肉和瓦砾了。（稍停）我能拯救你们，但你们应当先获得我的同情。

众人声音 救救我们，主教大人，救救我们吧！

主教 跪下，傲慢的市民，祈求上帝宽恕你们吧！（富人陆续跪下，平民仍然站着）海因里希，你跪不跪？（海因里希跪下）至高无上的主啊，饶恕我们的罪过，让大主教息怒吧。跟着我说一遍。

众人 至高无上的主啊，饶恕我们的罪过，让大主教息怒吧。

主教 阿门。起来吧。（稍停）你们首先释放教士和修道士，然后打开城门。你们要跪在教堂前的广场上，边忏悔边耐心等待。我们列队前去恳求格茨宽恕你们。

一市民 要是他根本不听您的呢？

主教 格茨之上还有大主教。他是我们共同的神师。他会做出仁慈的裁决。

〔纳斯蒂出现在巡查道上有一会儿功夫了。他静静地听着。主教说到最后一段话时，他从城墙的台阶上往下走了两级。

纳斯蒂 格茨不是大主教的人。他属于魔鬼。他在他亲兄弟康拉德面前起过誓，但最后还是背叛了他。就算他今天保证不杀

你们，你们能当真傻到听信他的话吗？

主教　你，上边的那个家伙，不管你是什么人，我命令你……

纳斯蒂　你是什么人，可以给我下命令？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除了你们自己选举的首领以外，你们不必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主教　那么是谁选举了你这个邋遢鬼？

纳斯蒂　是穷人。（对其他人）士兵们和我们是一伙儿的。我在城门设了岗，如果有人扬言要打开城门，就立即将他处死。

主教　干吧！卑鄙的东西，你把他们都引向毁灭吧。他们只有一线得救的希望，而你却使它破灭了。

纳斯蒂　假如真的没有希望，我会第一个出来劝你们投降的。谁在散布上帝将抛弃我们的谬论？有人想叫你们怀疑天使吗？弟兄们，天使就在那儿！不，不要抬头看，天是空的。天使们正在地上行动，他们正在向敌人的营垒猛攻。

一市民　什么天使？

纳斯蒂　霍乱和瘟疫，饥饿和争端，这就是天使。坚持住！我们的城是坚不可摧的，上帝会帮助我们。他们会撤围的。

主教　沃尔姆的百姓们，听信这个异教徒的话是要进地狱的；我用我进天堂的那份权利来担保。

纳斯蒂　你进天堂的权利，上帝早就把它喂狗了。

主教　而你的那份，上帝自然好好地给你留着，等着你去取喽！他现在听见你在辱骂他的教士，一定很高兴吧！

纳斯蒂　谁把你变成教士的？

主教　神圣的教会。

纳斯蒂　你那教会是婊子：谁有钱谁就能买到它的宠爱。你想接受我的忏悔？你想洗刷我的罪孽？你自己的灵魂才百孔千疮呢，上帝见到它就咬牙切齿。我的弟兄们不需要教士，所有

的人都能给别人行洗礼，所有的人都能赦别人的罪，所有的人都会布道。我以真理的名义[1] 对你说：要么所有的人都是先知，要么上帝不存在。

主教 呸！呸！呸！你这个叛逆！

〔他把化缘的钱袋往纳斯蒂脸上扔。

纳斯蒂 （指着主教府的大门）这门已被虫蛀空了，用肩一顶就倒。（沉默）你们真有耐心，我的弟兄们！（稍停。对平民）他们全是一丘之貉：主教、市政府、财主；他们想投降，因为他们怕你们。可是交出了城市，谁来替大家受过呢？是你们！永远是你们！好了，站起来吧，弟兄们，要进天堂就得学会杀人。

〔平民们发出低沉的吼声。

一有钱人 （对他的妻子）来！我们走吧。

另一有钱人 （对他的儿子）快，我们去关好铺子的门板，躲到家里去。

主教 上帝作证，我尽了自己的能力拯救这些臣民。我带着您的荣誉，将死而无憾，因为我知道现在您的怒火即将降临沃尔姆，这城市将化为灰烬。

纳斯蒂 这老东西在吸你们的血。他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浑厚？因为他吃得好。你们到他的谷仓去转转，在里边会发现足够一个团吃上半年的面包。

主教 （大声地）你撒谎。我的粮仓是空的，这你明明知道。

纳斯蒂 去看看吧，弟兄们。去看看。凭他这几句话你们就相信他了？

〔富人们匆匆走开。只剩下平民和纳斯蒂在一起。

---

[1] 耶稣的话。这里出自不信耶稣的人之口，当然有讽刺意味。

海因里希　（走到纳斯蒂跟前）纳斯蒂！

纳斯蒂　你要干吗，你？

海因里希　其实你明明知道他的粮仓里空空如也。你知道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他把他那份口粮分给了穷人。

纳斯蒂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

海因里希　你们受苦时我支持你们，你们想要血洗教会，我就反对你们。

纳斯蒂　当人们杀害我们时你支持我们，而当我们敢于自卫时，你就反对我们了。

海因里希　我是教会的人，纳斯蒂。

纳斯蒂　冲开大门！

〔人们撞击大门。

〔主教站着，默默地祈祷。

海因里希　（扑向门前）除非把我杀了……

一平民　把你杀了？为什么？

〔他们打他，把他推倒在地。

海因里希　你们打了我！我爱你们胜过爱自己的灵魂，而你们却打了我！（他站起来，气势汹汹地向着纳斯蒂）不许打主教，纳斯蒂，不许打主教！你要打就打我吧，别打主教。

纳斯蒂　为什么不打他？他囤积粮食！

海因里希　你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你心里很清楚。假使你想把你的弟兄们从压迫和欺骗下解放出来，那你为什么首先欺骗他们？

纳斯蒂　我从来不骗人。

海因里希　你撒谎！主教的粮仓里一颗粮食也没有。

纳斯蒂　那有什么关系！他的教堂里有金银财宝。我要说，那些饿死在大理石基督像和象牙圣母像脚下的人，都是他弄

死的。

海因里希 这不是一回事。你可能没有制造谎言，但你说的也不是真理。

纳斯蒂 我说的不是你的真理：我说的是我们的真理。如果上帝爱穷苦人，那么在最终审判日，他是会把我们的真理看作他自己的真理的。

海因里希 那好，那你就让上帝去审判主教吧。但不要制造教会的流血事件。

纳斯蒂 我只认识一个教会：人类的社会。

海因里希 那就是所有的人的社会，所有被爱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徒的社会。然而，你却以大屠杀来给你的社会行洗礼。

纳斯蒂 现在谈爱还为时过早。我们必须以流血的代价来换取爱的权利。

海因里希 上帝禁止暴力：他憎恶暴力。

纳斯蒂 那么地狱呢？你以为对地狱里的罪人就不使用暴力吗？

海因里希 上帝说：拔剑者……

纳斯蒂 死于剑……好，对，我们将死于剑。我们全体。但我们的子孙将看到上帝的统治在大地上建立起来。好了，滚你的吧，你不比别的传教士强。

海因里希 纳斯蒂！纳斯蒂！为什么你们不爱我？我哪里得罪你们了？

纳斯蒂 你得罪我们就因为你是神甫，不管神甫干什么，他总是神甫。

海因里希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是穷人，是穷人的儿子。

纳斯蒂 好，这就证明你是叛徒，没有别的。

海因里希 （喊着）他们把门撞开了！（门真的撞开了，人们冲进主教府。海因里希跪倒在地）我的上帝，如果您还爱人类，

如果您还不痛恨所有人的话，请您制止这场杀戮吧。

主教　我不需要你的祈祷，海因里希！你们这些人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你们我可以宽恕。但我诅咒你，你这无耻的叛徒。

海因里希　啊！

主教　哈里路亚！哈里路亚！哈里路亚！[①]

〔有人打他。他倒在阳台上。

纳斯蒂　（对施密特）好，现在，让他们交出城市试试。

一平民　（出现在大门口）粮仓里没有粮食。

纳斯蒂　因为他们把它藏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了。

那人　（喊着）到最小兄弟会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一些人跑下。

一些平民　到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

纳斯蒂　（对施密特）今夜，我将设法通过封锁线。

〔他们下。海因里希站起来，环视一下周围。他旁边只有先知。他一眼瞥见主教正睁大眼睛盯着他。

海因里希　（走过去准备进教堂。主教伸起胳膊不准他进）我不进去。放下你的胳膊吧，放下。如果你还有一口气，那你就饶恕他们吧。积怨是沉重的包袱，它只属于人间，你把它留在大地上，轻快地死去吧。（主教想说什么）什么？（主教笑）叛徒？是的，当然是的。你知道，他们也管我叫叛徒。但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有本事同时背叛所有的人呢？（主教仍在笑）你为什么笑？说呀。（稍停）他们打了我。可我是爱他们的。上帝！我是多么爱他们呀！（稍停）我爱他们，然而我欺骗了他们。我以沉默欺骗了他们。我不说话，不开

① 希伯莱语，为赞美、高兴时的呼语。

口！我闭紧嘴唇、咬紧牙关。他们正像苍蝇一样地死去，而我却一声也不吭。当他们需要面包时，我给他们带去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你以为十字架可以吃吗？啊！放下你的胳膊吧，得了，我们是同谋。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贫困，像他们那样挨冻受饿，但他们还在死，不是吗？瞧，这也是一种背叛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相信教会也很穷。现在，他们怒火中烧，杀了人了。他们因此入了岐途，只能永远和地狱打交道：今生如此，来世亦如此。（主教说了几个无法听清的词）可你要我怎么办呢？我怎能阻止得了他们？（他走到舞台深处，往街上看）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在用板凳撞击修道院的大门。门很结实，可以坚持到天亮。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毫无办法！毫无办法！算了，你闭上嘴，尊严地去死吧。（主教手里掉下一把钥匙）这是什么钥匙？开哪扇门的？你府上的门？不是？大教堂的门？是的？圣器室的门？不是？……地下室的门？……是地下室的门吗？老是关着的那一扇？说呀！

主教　地道。

海因里希　它通到哪里？……别说了！但愿你还没说出来就死掉。

主教　通到城外。

海因里希　我不捡这把钥匙。（沉默）一条地道从地下室通到城外。你是要我去找格茨，让他从地道进城来？别指望我吧。

主教　二百个教士！他们的生命在你手里。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　不错，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笑的。你的恶作剧真高明。谢谢你，好主教，谢谢。不是穷人杀死教士，便是格茨杀掉穷人。二百个教士还是两万百姓，你要我作出美妙的选

择。当然，两万人比二百人要多得多，问题在于不知道多少个百姓顶得上一个教士。我应该作出抉择：我好歹也是教会的人。我不捡这把钥匙，这样，这些神甫就会直接升入天堂。（主教倒下）除非他们也像你似地怀着满腔怒火死去。好，你终于完了，安眠吧。饶恕他吧，我的上帝，像我一样饶恕他吧。我不捡这把钥匙。对。不捡！不捡！就不捡！（他捡起钥匙）

先知 （站起身来）上帝，愿您的意志快快实现。

世界已不可救药，不可救药！

愿您的意志快快实现！

海因里希 上帝，你诅咒了该隐[①] 和他的子孙，愿你的意志化作现实。你预言人们的心将被吞噬，他们的邪念将化成泡影，他们的行动将不攻自破并遭到唾弃，愿此成为现实！愿此成为现实！原此成为现实！（下）

先知 痛打那些死灵魂吧。

打吧，打吧：上帝就在眼前！

第 二 景

〔格茨营房旁。夜。舞台深处是沃尔姆城。一军官上，遥望城市。另一军官随即上。

第 一 场

〔军官们、赫尔曼。

---

① 该隐，《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

军官乙　你在干吗?

军官甲　我在看这个城市：万一有一天它插上翅膀飞走了……

军官乙　（对军官甲）它飞不走。我们没有这福气。（突然转身）什么事?

〔两个人走过，担架上抬着一个蒙着被单的人。他们一言不发。军官甲走到担架前，掀起单子，后又盖上。

军官甲　扔到河里！立即执行！

军官乙　他……?

军官甲　皮肤都黑了。

〔沉默片刻。两个护士抬起担架走了。病人发出呻吟。

军官乙　等一等。

〔他们停下脚步。

军官甲　怎么啦?

军官乙　他还活着。

军官甲　我不想知道。把他扔到河里去!

军官乙　（对护士）哪个团的?

护士　蓝十字团的。

军官乙　哟，是我的团。向后转!

军官甲　你疯了！把他扔到河里去!

军官乙　我不能让人把我手下的人像猫仔似地淹死。

〔他们互相注视着。护士们好笑地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放下垂死的病人，等着。

军官甲　死也好，活也好，留着他就会使全军都染上霍乱。

军官丙　（上）不染上霍乱也会引起恐慌。好了！把他扔到河里去!

护士　他还哼哼呢。

〔沉默片刻。军官乙生气地转向护士，怒气冲冲地拔出

匕首，刺向病人。

军官乙　他不会再哼哼了。去吧！（两人下）三个了。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三个了。

赫尔曼　（上）四个。刚才又有一个倒在军营里了。

军官乙　士兵们看见了？

赫尔曼　倒在军营里了，我再说一遍。

军官丙　假如是我指挥的话，今天夜里我就撤围。

赫尔曼　同意。但指挥的人不是你。

军官甲　那应该去跟他说。

赫尔曼　谁去说呀？（沉默。他看着他们）你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军官乙　这么说，我们算完了。即使幸免于霍乱，我们也会被手下人干掉的。

赫尔曼　除非是他死掉。

军官甲　他？因为霍乱？

赫尔曼　因为霍乱或因为别的。（沉默片刻）人家透露给我，大主教倒是乐意他死的。

〔沉默。

军官乙　我不能这样做。

军官甲　我也不能。我对他厌恶透顶，犯不上去伤害他。

赫尔曼　人家也没要求你做什么。你只要守口如瓶，让那些不像你那样厌恶他的人去干就行了。

〔沉默。格茨和卡特琳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格茨、卡特琳。

格茨 (上)你们没什么要报告的吗?连战士们已没有面包吃,霍乱将使部队大批减员也不报告我吗?你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吗?连撤围以避免灾难的要求也没有吗?(稍停)你们就这么怕我?

〔军官们沉默不语。

卡特琳 瞧他们怎样瞧着你,我的宝贝。这些人不大喜欢你,要是有一天看到你肚子上插着一把大刀躺在地上,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格茨 你喜欢我吗,你?

卡特琳 鬼才喜欢!

格茨 那,你看,你并没有杀死我呀。

卡特琳 并不是我不想杀。

格茨 我知道:你在做着杀我的美梦。可是我很踏实,我一死,马上会有两万个男人来拍你马屁。而即使是对你这样的人,两万个男人也还是太多了些。

卡特琳 两万个也比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强。

格茨 我所以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厌恶我。(对军官们)你们要我什么时候撤围?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告诉你们吧,我的朋友,我不等到星期二,也不等到星期四,而是今天夜里就去攻城。

军官乙 今天夜里?

格茨 再过一会儿。(看着城市)那边有一小点蓝色的光线,你们看见了吗?我每天晚上都看它,而每天晚上,就在这个时辰,它就要熄灭。瞧: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好了,我今天是第一百零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它熄灭了。安睡吧,我们不得不毁掉自己之所爱了。还有别的灯火……别的灯火也正在熄灭。天哪,有些人睡得早,因为他们想明天早起。但

是不会有明天了。夜很美，对吗：不很明亮，却满天星斗。过一会儿，月亮就要升起。正是那种平安无事的夜。他们什么都料想到了，他们一切听天由命，包括大屠杀在内。但他们绝对想不到是在今天夜里。天色这样晴朗，使人放心，使他们相信今夜是属于他们的。（突然）我的力量多大呀！上帝，这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要把她献给你。过一会儿，为了你的荣誉，我将使它燃烧起来！（对军官们）一个教士从沃尔姆逃了出来，声称要领我们进城。乌里斯上尉正在审问他。

军官丙　哼！

格茨　什么意思？

军官丙　我不信叛徒的话。

格茨　真的？我最喜欢他们了。

〔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推着教士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上尉。

海因里希　（跪到格茨面前）拷打我吧！拔掉我的指甲！把我活剥了吧！

〔格茨大笑起来。

格茨　（跪到教士面前）挖出我的五脏六腑吧！活活打死我吧！把我五马分尸了吧！（站起来）好了，不必拘束了。（对上尉）他是谁？

上尉　他是海因里希，沃尔姆的神甫，他本来想把城市献给我们。

格茨　后来呢？

上尉　他不愿说了。

格茨　（走向海因里希）为什么？

上尉　他只说他改变主意了。

军官丙　改变主意了！该死的东西！敲掉他的牙！砸断他的脊梁骨！

海因里希　敲掉我的牙！砸断我的脊梁骨吧！

格茨　你真是疯了！（对海因里希）你最初为什么想献出城市？

海因里希　为了救教士，那些群氓要杀他们。

格茨　你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

海因里希　我看到了你那些大兵的嘴脸。

格茨　怎么样？

海因里希　很说明问题。

格茨　说明什么问题？

海因里希　它们告诉我，如果我想制止对一些人的杀害，反而可能引起一场大屠杀。

格茨　可是你明明以前也见过大兵。你知道他们的样子并不善良。

海因里希　这些兵比别的还要坏。

格茨　得了，得了！所有的大兵都一个样。你以为到这儿来能见到谁，见到天使吗？

海因里希　见到人。我想恳求这些人宽恕另一些人。如果他们向我起誓一个居民都不杀，他们就可以进城。

格茨　那你相信我的话吗？

海因里希　相信你的话？（他看着他）你是格茨？

格茨　是的。

海因里希　我……我原来以为可以相信。

格茨　（惊讶）信我的话？（稍停）我向你起誓。（海因里希保持

沉默）如果你让我们进城，我发誓保证居民的生命安全。

海因里希　你想让我相信你？

格茨　你没有这种想法吗？

海因里希　有的，在见到你以前有过。

格茨　（笑起来）对，我知道：见到我的人很少有相信我的话的。我大概样子太聪明了，不像是守信用的人。但请你听着：要记住我的话。咱们走着瞧！信我一回试试……我好歹是个基督徒，我以圣经的名义向你起誓，怎么样？你就盲目地信任我一回吧！你们这些当教士的，你们的本分不就是以善来感化恶人吗？

海因里希　以善来感化你？那你可太得意了！

格茨　你很了解我。（他微笑地看着他）你们都下去。

〔军官们和卡特琳下。

第　四　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　（带着几分体贴）你浑身是汗，太受罪了！

海因里希　受得还不够！受罪的是别人，不是我。上帝要我时刻不忘别人的痛苦，却从来不让我感受他们的痛苦。你为什么看着我？

格茨　（仍很亲切地）我也有过你这样一副骗子的嘴脸。我看的是你，怜悯的是我自己：我俩是一丘之貉。

海因里希　胡说！你出卖了你的亲兄弟。我可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

格茨　今夜你就要出卖他们。

海因里希　今夜不会，永远不会。

〔沉默片刻。

格茨 （漠然置之的语气）穷人将如何处置那些教士？把他们挂在卖肉的钩子上吗？

海因里希 （喊起来）住嘴！（他镇定下来）这是战争恐怖。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神甫，没有能力来避免这种恐怖。

格茨 伪君子！今天夜里你掌握着两万人的生杀大权。

海因里希 我不要这权力。这权力来自魔鬼。

格茨 你不要，但你却掌握着它。（海因里希逃跑）喂！你这是干吗？你跑就说明你已经作了决定。

〔海因里希往回走，看着格茨，笑了起来。

海因里希 你说得对。我逃也好，自杀也好，都无济于事，都是沉默的表现。我是上帝选中的人。

格茨 与其说你是上帝选中的人，不如说你像只耗子。

海因里希 这其实是一回事：被上帝选中的人也就是被上帝的指头逼到墙角里的人。（稍停）上帝，你干吗选中我呀？

格茨 （和气地）你弥留的时刻到了。我想替你把这时刻缩短一点，让我来帮助你吧。

海因里希 帮助我，你？上帝可没发话。（稍停）算了，我承认我撒谎了：我不是他选中的人。我干吗要他来选呢？谁强迫我出城了？谁委派我来找你了？事实上是我自己选中了自己。在我来请求你对我的弟兄们手下留情时，我早已肯定达不到这个目的。不是你们凶恶的嘴脸使我改变了主意，而是你们的为人。我是想作恶，而见到你以后，我才明白我真的要作恶了。你知道我恨穷人吗？

格茨 是的，我知道。

海因里希 当我向他们伸出臂膀时，他们为什么走开？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受着比我多得多的苦难？上帝，您为什么允许世上

有穷人存在？您又为什么不让我去当修士？在修道院里，我将全部属于您。可是当还有人饿死的时候，我又怎能只侍奉您一个呢？（对格茨）我本是为了把他们都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们斩尽杀绝才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忘掉他们曾经存在过。

格茨　后来呢？

海因里希　后来，我改变了主意：你不必进城了。

格茨　而如果上帝的意志是叫你来领我们进城呢？听着：如果你不开口，今夜教士们就没命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穷人呢？你以为他们就会幸存下来吗？我不撤除对城市的包围，一个月之后，沃尔姆所有的人都将饿死。对你来说，不是主宰他们存亡的问题，而是在两种死法之间替他们作出选择的问题。蠢东西，还是选择最快的解决办法吧。你知道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如果他们今夜在杀死教士之前就死掉的话，他们是清白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升入天堂。反之，如果你让他们多活几星期，他们的双手将沾满鲜血，你就只好把他们送进地狱。得了，神甫，是魔鬼给你出的点子，叫你姑息他们在世间的生命，为了给他们留出时间来造孽，将来好下地狱。（稍停）告诉我怎么进城。

海因里希　你这个人不存在。

格茨　唔？

海因里希　没你这个人。你的话还没进我的耳朵就消失了，你的脸也不是那种大白天见得到的脸。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我也料到你要做的一切。你是我创造的。你的想法是我提示的。我在做梦，一切都已死亡，只有一片长眠的气息。

格茨　既然如此，那我也在做梦，因为我对你的一举一动也预先了如指掌，所以你已经让我厌倦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

我们两个人中间是谁老在另一个人的梦中反复出现。

海因里希 我并没有出城！谁说我出城了！我们在画好的布景前演戏。好，能说会道的家伙，接着演戏吧。你背得出台词吗？我的台词是不！不！不！不！你不说了？这场戏很平常，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演得也不像。我在格茨的军营里干什么？（他指着城）这万家灯火能熄灭就好了！既然我在城里，这城怎么跑到那儿去了？（稍停）魔鬼在引诱我，但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对格茨）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我早晚要去见魔鬼；每当他准备对我做鬼脸时，我总是先看到光怪陆离的幻影。

格茨 你已经见过魔鬼了？

海因里希 比你见你亲娘的次数还要多。

格茨 我长得像他吗？

海因里希 你这可怜的人？你是小丑。

格茨 什么小丑？

海因里希 总是有个小丑。他的作用就是跟我过不去。（稍停）我赢了。

格茨 什么？

海因里希 我赢了。最后一盏灯熄灭了：沃尔姆那魔鬼般的幻影已经消失。好了！你也该消失了，这可笑而诱人的幻景也就结束了。夜，到处是漫漫长夜。多么宁静！

格茨 接着说，神甫，接着说。你要说的一切我都能回忆起来。一年前……噢，对，我的哥哥，我记起来了：你多想把今夜的情况牢牢记在你的脑袋里呀！和我想的不谋而合！

海因里希 （低语）我醒来时会在哪里？

格茨 （突然笑起来）你醒着呢，装疯卖傻的东西，你明知自己醒着。一切都是真的。你看看我，摸摸我，我是有血有肉

的。瞧，月亮升起来了，你那魔鬼的城市从暗处出现了。好好看看：这会是幻景吗？算了吧！这岩石是真的，这城墙也是真的，这是座真正的城市，里边住着真正的居民。而你这家伙呢，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叛徒。

海因里希　只有叛变的人才是叛徒，你在枉费心机，我是不会叛变的。

格茨　是叛徒就会叛变，所以你会叛变的。瞧，神甫，你已经是叛徒了：两军对峙，你竟自称同时属于双方。所以，你在玩弄两面派的把戏，你在用两种语言思考问题：穷人的苦难，你用教会的拉丁语称之为考验，又用德语称之为罪孽。弄我进城难道会加重你的罪状吗？你现在已是叛徒，将来还会变成叛徒，如此而已。叛徒叛变，就是承认自己是叛徒。

海因里希　不是我指点，你哪能知道这些？

格茨　因为我就是个叛徒。（稍停）我已经走过了你还没有走完的道路。然而，请看看我：我难道不是容光焕发的吗？

海因里希　你容光焕发，因为你做的事符合你的本性。所有的杂种都叛变，这人人皆知。而我不是杂种。

格茨　（想打他，但控制住了自己）一般情况下，叫我杂种的人都叫不成第二次。

海因里希　杂种！

格茨　神甫，神甫，放严肃点。别逼我把你耳朵割下来。再说割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会留着你的舌头。（他突然拥抱神甫）你好！小兄弟！向你致以杂种的敬礼！因为你也是杂种！为了造就你，教会和穷困私姘在一起，这种满足多么不三不四！（稍停）杂种当然要叛变的，除此而外，他们还会干什么呢？我的出生造就了我的两重性：我的母亲委身于一个乡巴佬，我这个人是由两个拼凑不到一起的半拉组成的：

每半拉都使另外半拉感到厌恶。你以为你的运气比我好一点吗？半个神甫加上半个穷人，永远也成不了一个整人。我们不存在，我们一无所有。所有合法的孩子都可以不付代价就享有人间的生活。而你却不行，我也不行。我从小就通过钥匙洞观察着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个漂亮的小鸡蛋，里边一点空隙也没有，每人都占着既定的位置，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不在其中。而在外边！拒绝这个不承认你的世界吧！作恶吧！你会看到这有多么痛快！（一个军官上）什么事？

军官　大主教的使者到。

格茨　叫他过来。

军官　他传来消息，敌人扔下七千具尸体溃逃了。

格茨　那我的兄弟呢？（军官想凑着他耳朵说）别走近我，大声说。

军官　康拉德死了。

〔从这时起，海因里希注意地观察格茨。

格茨　好。找到他的尸体了吗？

军官　找到了。

格茨　尸体怎么样？说！

军官　面容全毁了。

格茨　被剑砍的？

军官　被狼咬的。

格茨　什么狼？这儿有狼？

军官　阿尔汉森林……

格茨　好。让我去算这笔账，我要把全军开进去打狼；我要把阿尔汉森林里的狼全都剥了皮。下去吧。（军官下。稍停）他没有忏悔就死了，狼把他的脸给吃了。可是你看见了吧，我

在微笑。

海因里希 （低声地）你为什么背叛他？

格茨 因为我不喜欢模棱两可。神甫，我是自己造就的自己。私生子嘛，我生来就是，但杀害亲兄弟的美名却只能归功于我自己。（稍停）现在它是我的了，它属于我一个人了。

海因里希 什么是你的了？

格茨 海登斯坦的家产。海登斯坦家族完了，绝嗣了，我把他们全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上自老祖宗阿尔贝里克，下至最后一个男性继承人康拉德。仔细看看我，神甫，我是埋葬我们家族的地下墓穴。你笑什么？

海因里希 我还以为今夜我要一个人去见魔鬼呢，现在我想我们两个人都会见到他的。

格茨 魔鬼根本不在我眼里！他回收灵魂，但把人打入地狱的并不是他。只有上帝我才肯俯就，妖怪也好，圣人也好，都属他管辖。上帝看得见我，神甫，他知道我杀了我的亲兄弟，他心如刀割。哎，是的，上帝，我杀了他。可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的罪天诛地灭，而公正的上帝却对我无可奈何。早在十五年前他就把我打入地狱了。够了，今天谈得不少了，现在要来庆贺一番。我要喝上一杯。

海因里希 （走向他）喏！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递给格茨。

格茨 这是什么？

海因里希 一把钥匙。

格茨 什么钥匙？

海因里希 沃尔姆城的钥匙。

格茨 今天够了，我再说一遍。一个兄弟，真见鬼！埋葬亲兄弟是件难得的事，所以我有权给自己放放假了，明天再干吧。

海因里希 （逼近他）胆小鬼！

格茨 （停下步来）假如我拿了这把钥匙，我就要把全城付之一炬。

海因里希 山谷深处有块巨大的白岩石。岩石脚下的荆棘丛中有一个洞。你们顺着地道走，就会看见一扇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它。

格茨 你的穷人们该多么爱你呀！他们要大大地祝福你一番了！

海因里希 这已与我无关了。我反正完了。但我把我的穷人托付给你这个杂种。现在，该由你来进行选择了。

格茨 你刚才说只要看看我的嘴脸就……

海因里希 我刚才没看清楚。

格茨 那你现在看清什么了？

海因里希 我看清了你非常憎恶你自己。

格茨 这不假，但你别轻信！十五年来我一直憎恶我自己。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不懂得我活着就是为作恶吗？把钥匙给我。（他接过钥匙）好了，神甫，你将自己欺骗自己到底。你以为找到了一个诀窍可以掩盖你的背叛行径。但你到底还是叛变了，你出卖了康拉德。

海因里希 康拉德？

格茨 别担心；你实在太像我了，所以我把你当成了我。

〔下。

第 三 景

〔格茨的帐篷。

〔从帐篷口可以看到远处月光下的城市。

第 一 场

〔赫尔曼、卡特琳。

〔赫尔曼进来，想躲到行军床后面。他的头和身子藏进去了，大屁股却露在外面。

〔卡特琳进来，走过去踢了他一脚。

〔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她往后一跳，哈哈大笑起来。

军官丙 （即赫尔曼）你要是喊叫……

卡特琳 我要是喊叫，你就会被抓起来，格茨就会把你吊死。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谈谈。你要把他怎么样？

军官 臭婊子，你如果有点胆量，我要干的你早就干了。好了！你走远点吧，你要感谢上帝，这差事现在有人替你干了。听见了吗？

卡特琳 他死了我怎么办？全军营的人都要扑到我身上来了。

军官 我们会让你逃走。

卡特琳 你们会给我钱吗？

军官 我们会给你一点儿的。

卡特琳 给我一笔财产，我进修道院去。

军官 （笑）进修道院！你？如果你愿意过集体生活，我建议你不如去妓院，凭你大腿的才干，你可以挣不少金子。好了，下决心吧。我只要求你别做声。

卡特琳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无论如何，我不会出卖你的。至于让不让你杀他……那可要看情况。

军官 看什么情况？

卡特琳 我们的利害不一致，我的上尉。男人失去的荣誉可以用

刀尖恢复。而我呢，他已经把我变成了妓女，这可难补救多了。（稍停）今夜就要攻下城市，战争一结束，大家就得散伙。等会儿他回来，我要问问他打算把我怎么办。如果他留下我……

军官　格茨，留下你？你疯了。你说他要你干吗？

卡特琳　如果他留下我，你就不许碰他。

军官　那要是他赶你走呢？

卡特琳　那他就归你。假如我喊："是你自作自受！"你就从躲着的地方出来，怎么处置他都行。

军官　这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喜欢自己的事情受裙子里的勾当牵制。

卡特琳　（已经朝外看了一会儿了）那你就只能跪下来向他求饶了：他来了。

〔赫尔曼跑过去躲起来，卡特琳笑。

第　二　场

〔格茨、卡特琳、赫尔曼（躲着）。

格茨　（上）你为什么笑？

卡特琳　我想到些好笑的事，我看见你死了，背上插着把匕首。（稍停）怎么样，他说了吗？

格茨　谁？

卡特琳　神甫。

格茨　哪个神甫？哦，对！说了，说了，当然说了。

卡特琳　今天夜里干吗？

格茨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给我把靴子脱下来。（卡特琳给他脱靴子）康拉德死了。

卡特琳　我知道，全军营的人都知道了。

格茨　给我拿酒来。应当庆贺庆贺。（她给他倒酒）你也喝。

卡特琳　我不想喝。

格茨　你喝，他妈的，今天是好日子。

卡特琳　以屠杀开始，又将以屠杀告终的大好日子。

格茨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节日。明天我就动身去我的领地。

卡特琳　（震惊）这么早就去？

格茨　这么早！我三十年来一直梦想着这一天。我一天也不再等了。（卡特琳好像心绪很乱）你不舒服了？

卡特琳　（镇定下来）康拉德尸骨未寒，你就说是你的地了。

格茨　三十年来它暗地里已经属于我了。（举杯）为我的土地和城堡干杯！碰杯！（她默默地举起杯来）你说：为你的土地干杯！

卡特琳　不。

格茨　为什么，不要脸的女人？

卡特琳　因为这地不是你的。难道杀了你的兄弟，你就不再是私生子了？（格茨笑起来，要打她耳光。她往后闪避开了，同时也笑了起来）土地是继承的。

格茨　要我继承它，当初该付给我很高的代价。我拿到手的就是属于我的。好了。碰杯，不然我要生气了。

卡特琳　为你的土地，为你的城堡干杯！

格茨　为今夜从城堡走廊里出来的许多愤怒的幽灵干杯！

卡特琳　这不假，没有观众，你这蹩脚演员还能干什么？我也为幽灵干杯。（稍停）这么说，我的宝贝，你拿到手的就属于你喽？

格茨　只有我拿的才属于我。

卡特琳　我说，除了你的城堡和你的地产，你还有一件无价之

宝，而你却好像没想起来。

格茨 什么?

卡特琳 我，亲爱的，我。我难道不是被你强占的吗?（少时）你打算把我怎么办?快决定吧。

格茨 （看着她，想了想）好吧，我带你走。

卡特琳 带我走?（她犹豫不决地走起来）你为什么把我带走?为在古城堡中安置一个妓女吗?

格茨 为了让妓女睡在我母亲的床上。

〔沉默片刻。

卡特琳 假使我拒绝呢?要是我不愿意跟你走呢?

格茨 我当然希望如此。

卡特琳 啊!你要把我强行带走。这样我心里就松快了。自愿跟你走是丢人的。（稍停）为什么你总是要强夺别人本来也许会心甘情愿给你的东西呢?

格茨 就为了肯定人家打心眼里不愿意给我。（向她走去）看着我，卡特琳。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卡特琳 （激动地）我，什么也没有!

格茨 这阵子你和过去不一样了。你还是那么痛恨我，对吗?

卡特琳 那还用说?恨得要死!

格茨 你还老梦见你在暗杀我?

卡特琳 每夜都要梦见好几次。

格茨 你至少没忘了是我糟蹋了你，败坏了你的名声吧?

卡特琳 我经常提醒着自己。

格茨 我的爱抚仍然使你厌恶?

卡特琳 使我浑身颤抖。

格茨 好极了。倘若你敢在我的怀抱里感到陶醉，我马上赶你走。

卡特琳　但是……

格茨　我以后不接受任何东西了，即使是一个女人的爱。

卡特琳　为什么？

格茨　因为以前我接受得太多了。二十年来，他们把什么都恩赐给我，连我呼吸的空气也是他们给的：一个私生子就该吻养活他的人的手。嘿！现在该我来施舍了！我要大大地赏赐一番了。

弗兰茨　（上）大主教阁下的使者到。

格茨　让他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银行家。

银行家　我是富克尔。

格茨　我是格茨，这是卡特琳。

银行家　能拜见您这样出色的将领感到非常荣幸。

格茨　见到您这样富有的银行家我也很荣幸。

银行家　我带来三个非常好的消息。

格茨　大主教胜利了，我兄弟死了，他的领地属于我了。是这些吗？

银行家　完全正确。好吧，我……

格茨　让我们来庆贺一番吧。您想喝酒吧？

银行家　我的胃不行了。我……

格茨　您要这俊俏的姑娘吗？她是您的了。

银行家　我要她没用。我太老了。

格茨　我可怜的卡特琳，他不要你。（对银行家）您喜欢年轻小伙子吧？今晚您帐篷里会有的。

银行家 不，不！不要小伙子！不要小伙子！我……

格茨 来个大兵怎么样？我有个身高六尺、满脸是毛的，就像是波吕斐摩斯[1]再世。

银行家 哟！哟！千万不要……

格茨 既然如此，我们就给您荣誉。（唤人）弗兰茨！（弗兰茨上）弗兰茨，待会儿领着这位先生去军营里到处转转，要战士们高呼“银行家万岁！”，同时往上抛帽子。

〔弗兰茨下。

银行家 我很感激您，但我希望能和您单独谈谈。

格茨 （惊讶地）自打您进来到现在，您都在干吗呢？（指着卡特琳）啊，这一个。她是我养的牲口：您别拘束，谈吧。

银行家 大主教阁下一向是爱好和平的，您知道，您已故的兄弟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格茨 我的兄弟！（十分粗暴地）要不是这头老蠢驴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银行家 先生……

格茨 对。请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不过，您要是不提我的兄弟，我将非常感激您。不管怎么说，我还在给他戴孝呢。

银行家 所以，大主教阁下决定，为欢庆和平的恢复，将实行特赦。

格茨 太好了！他打算打开监狱吗？

银行家 监狱？噢，不！

格茨 他希望我给受处分的战士减刑吗？

银行家 他肯定希望您这样做。但他打算特赦的范围要宽得多。他想把它推广到沃尔姆的庶民身上。

---

[1] 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格茨　啊！啊！

银行家　对他们一时误入岐途，他不准备追究。

格茨　好啊，这主意很高明。

银行家　这么说，我们意见一致了？这么快就一致了？

格茨　完全一致。

〔银行家兴奋地搓了搓手。

银行家　那么，一切都很顺利。您是位通情达理的人。您打算何时解除对城市的包围？

格茨　明天就全结束了。

银行家　明天倒是早了一点。大主教阁下想和被围的臣民举行谈判。如果您的军队在城下再呆几天，谈判将会便利些。

格茨　我明白了。那谁去和他们谈判呢？

银行家　我。

格茨　什么时候？

银行家　明天。

格茨　不可能。

银行家　为什么？

格茨　卡特琳，要告诉他吗？

卡特琳　当然啦，我的宝贝。

格茨　你来告诉他吧。我不敢说，这会对他打击过大。

卡特琳　银行家，明天，这些人就都死了。

银行家　死了？

格茨　全部。

银行家　全部死了？

格茨　死光了。就在今天夜里。您看见这把钥匙了吗？这是沃尔姆城的钥匙。从现在起再过一小时，我们就开始大屠杀。

银行家　所有的人，连有钱的也杀？

格茨　连有钱的也杀。

银行家　但您是赞成大主教大人的赦免政策的……

格茨　我现在还赞成。人家冒犯了他，他又是教士，所以有双重理由饶恕别人。而我呢，我为什么要饶恕人家？沃尔姆的市民没有触犯我。没有，没有！我是军人，所以我杀人。我从我的职责出发杀死他们；而主教则饶恕他们，这是他的职责。

〔沉默片刻。银行家笑了起来。卡特琳、格茨也笑了。

银行家　您喜欢笑。

格茨　我就爱笑。

卡特琳　他很风趣，对吗？

银行家　很风趣。他的事进行得很不错。

格茨　什么事？

银行家　三十年来，我信守一条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在我面前，人们总是用最最高尚的动机来标榜他们的行为。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心里却想：找出利益之所在。

格茨　而当您找到之后呢？

银行家　大家就坐下来谈。

格茨　您找到我的了吗？

银行家　当然！

格茨　是什么！

银行家　慢着点。您属于一种很难驾驭的类型。对您必须一步步地来。

格茨　哪一种类型？

银行家　理想主义者。

格茨　这是些什么人？

银行家　您看，我把人分成三类：有很多钱的，根本没有的，稍

为有一点的。第一种人想保住他们既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秩序；第二种人想取得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的利益在于破坏现有秩序，建立一种对他们有利的秩序。第一种和第二种人都讲究实际，和他们可以说得通。第三种人想推翻现有社会秩序以取得他们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想保住现有秩序以免别人取走他们已有的东西。结果，他们事实上在保存他们思想上所要摧毁的东西，或者事实上在摧毁他们好像在保存的东西。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

格茨　可怜的人。怎么改掉他们的毛病呢？

银行家　采取使他们转入另一种社会级别的办法。倘若让他们发财，他们就会保卫已建立起来的秩序。

格茨　那就让我发财吧。你们给我点什么？

银行家　康拉德的土地。

格茨　你们已经给了我了。

银行家　不错。但别忘了，这多亏了大主教阁下的仁慈。

格茨　请您相信，我不会忘的。说下去。

银行家　您兄弟背着债。

格茨　可怜的人！

〔他划十字，同时神经质地抽泣。

银行家　您这是怎么啦？

格茨　没什么：这是亲属观念。这么说，他欠着债。

银行家　我们可以偿还。

格茨　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我压根不打算承认这些债务。这是他的债主们所关心的事。

银行家　给您一千杜卡托的年金好吗？……

格茨　那我的士兵呢？如果他们拒绝两手空空地解散呢？

银行家　再来一千杜卡托发给军队。这样够吗？

格茨　太多了。
银行家　这么说，我们的意见又一致了？
格茨　没有。
银行家　二千杜卡托的年金？三千。再多我不给了。
格茨　谁求您给了？
银行家　那您想要什么？
格茨　攻城，并把它毁掉。
银行家　攻城就攻城吧。可是见鬼，为什么要毁掉它？
格茨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我对它手下留情。
银行家　（愕然）我大概听错了吧……
格茨　哎，是的！你没能找到我的利益之所在！想想，我的利益是什么？动动脑子！把它想出来！但要快，你必须在一小时之内想出来。到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指导我的行为的动机，我就领你上街去走走，你会看见一家家的房子着起火来。
银行家　您辜负了大主教对您的信任。
格茨　辜负？信任？你们全是一路货色，你们这些现实主义者。当你们没词儿的时候，就不惜使用理想主义者的语言了。
银行家　假如您胆敢夷平该城，您就得不到康拉德的地。
格茨　你们留着它吧！银行家，我的利益原是占有这些地，在这土地上生活。但我不完全确信人的行动是从利益出发的。好了，你们留着它吧，请大主教阁下把它藏到裤裆里去。我为大主教牺牲了自己的兄弟，现在却要我放过这两万没教养的老百姓？我把沃尔姆的居民献给康拉德的亡灵，为祭康拉德，他们将被烤熟。至于海登斯坦的领地嘛，大主教愿意的话，请他隐退到那里去吧，让他搞搞农业。他会需要这样做的，因为我要叫他今夜就破产。（稍停）弗兰茨。（弗兰茨出

现）把这个老现实主义者带出去，让大家给他最高的荣誉，当他进了帐篷以后，把他的手脚结结实实地捆起来。

银行家　不！不，不，不！

格茨　怎么啦？

银行家　我风湿病很厉害，您的绳子会把我的老命送掉的。您要我发誓不离开帐篷吗？

格茨　发誓？眼下你的利益是对我发誓，可是过一会儿你的利益就成了违背你的誓言了。去，弗兰茨，把绳子的扣系紧点。

〔弗兰茨和银行家下。附近立即传来“银行家万岁”的呼声，声音一点点远去，慢慢减弱。

第　四　场

〔格茨、卡特琳、赫尔曼（藏着）。

格茨　银行家万岁！（他放声大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田野和河流！永别了，城堡！

卡特琳　（笑）永别了，土地！永别了，城堡！永别了，祖先们的肖像！

格茨　别遗憾！我们在里边会烦闷死的。（稍停）这个老笨蛋！（稍停）唉！他不该来惹我！

卡特琳　你不好受了？

格茨　你管什么闲事？（稍停）作恶会使所有的人都痛苦。首先是作恶的人自己。

卡特琳　（胆怯地）要是你不攻城呢？

格茨　要是我不攻城，你就会成为城堡的女主人。

卡特琳　我没往那儿想。

格茨　当然没有。那么你该高兴了：我要拿下这城市。

卡特琳　为什么呢？

格茨　因为这是恶。

卡特琳　为什么要作恶？

格茨　因为善事有人干了。

卡特琳　谁？

格茨　万物之主上帝。我呢，我要创造。（喊人）喂！申恩上尉，马上过来！

〔格茨站在帐篷门口，看着外边。

卡特琳　你在看什么？

格茨　看城市。（稍停）我不知道那一夜有没有月光。

卡特琳　什么时候？在哪儿？……

格茨　去年，我要打哈雷尔① 的时候。那天夜里和今夜一样，我也在帐篷口呆着，望着城墙上方的钟塔。凌晨，我们发起了进攻。（他回身走向她）不管怎样，在没闻到臭味之前，我就溜走，骑上马，再见了。

卡特琳　你……要走？

格茨　明天，中午之前。而且不告诉任何人。

卡特琳　那我呢？

格茨　你？堵上你的鼻子，但愿风别往你这边吹。（上尉上）叫两千人拿好武器：沃尔夫玛和乌利希的两个团。叫他们准备半小时后跟我出发。余下的部队戒备待命。摸黑准备，不许出声。（上尉下。直到这场戏结束，都可以听见压低了的准备工作的声音）所以，宝贝，你当不了城堡女主人了。

卡特琳　我早就知道。

格茨　你很失望吧？

---

① 哈雷尔，德国东部城市。

卡特琳 我根本没往那儿想。

格茨 为什么?

卡特琳 因为我了解你。

格茨 (粗暴地)你，你了解我?(他不说了，笑了起来)说到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可以预见的。(稍停)你脑子里大概老在琢磨一套治我的办法：你老在那儿观察我，注视我……

卡特琳 狗都能看主教，我干吗不能看你?

格茨 对，但狗眼看出去，主教也像狗。我像什么?像狗?像开妓院的?像娼妓?(看着她)上床来。

卡特琳 不。

格茨 来呀，我叫你呢。我要亲亲你。

卡特琳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催命。(他抱住她的肩膀)也没这么迫不及待的。你怎么啦?

格茨 现在是开妓院的格茨在向我招手。我们俩要合二而一。另外，心里一焦虑，就想干这种事。

卡特琳 您感到焦虑了?

格茨 是的，(他又上床，坐到床上，背对着躲着的军官)快点!来吧!

〔卡特琳向他走过去，迅速把他拉过来，然后自己坐到他刚才的位子上。

卡特琳 我来了，来了，我是你的。但是你得先告诉我，我以后干什么。

格茨 什么时候?

卡特琳 从明天起。

格茨 我怎么能知道呢!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卡特琳 也就是说，去当婊子。

格茨　嗯，我看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吗？

卡特琳　要是我不喜欢干呢？

格茨　找个蠢货，嫁给他。

卡特琳　你呢，你干什么？

格茨　还去当兵。人家说胡斯党[1]很不老实，我要去教训他们。

卡特琳　带我去吧。

格茨　干什么？

卡特琳　有时候你会需要女人，当有月光，你要攻城的时候，你会感到焦虑，会变得多情。

格茨　所有的女人都一样。如果我想要，我手下的人就会给我找来一打又一打。

卡特琳　（突然）我不愿意！

格茨　你不愿意？

卡特琳　我可以成为二十个女人，一百个女人，如果你高兴，我可以代替所有的女人。把我放在你的马背上，我分量很轻，你的马感觉不出我来。我愿意充当你的随军妓院！

〔她紧紧地靠在他身上。

格茨　你怎么回事？（停稍。他看着她。突然）滚开！我替你感到羞耻。

卡特琳　（哀求地）格茨！

格茨　你用这种眼光看我，我受不了。你可真是地道的破鞋，我那样糟蹋你，你竟敢爱我！

卡特琳　（高喊）我不爱你！我发誓！我就是爱你，你也永远不会知道的！只要不说出来，爱你对你又有什么妨碍？

格茨　我要人家爱干什么？如果你爱我，快乐就全成你的了。快

---

[1] 胡斯是十五世纪捷克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党人是他的信徒。

给我滚，不要脸的东西！我不愿意别人占我的便宜。

卡特琳 （大喊）格茨！格茨！别赶我走！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格茨想把她扔出帐篷。但她牢牢地抓住他的双手。

格茨 你走不走？

卡特琳 那你就自作自受了，格茨！你活该。（赫尔曼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举着刀扑过去）噢！当心！

格茨 （一转身抓住了赫尔曼的手腕）弗兰茨！（几个士兵进来，他笑起来）总算有人被我逼得忍无可忍了。

赫尔曼 （对卡特琳）下流胚！就会告密！

格茨 （对卡特琳）你是同谋？这我倒喜欢：我很喜欢这样！（他抚摸她的下巴）把他带走……我过一会儿来处置他。

〔士兵把赫尔曼带下。沉默片刻。

卡特琳 你要把他怎么样？

格茨 我不能怪罪试图杀死我的人。我太理解他们了。他像只大酒桶，我只在他身上钻个洞，这就行了。

卡特琳 那我呢，你对我怎么打算？

格茨 真的，我还得惩罚你。

卡特琳 你不是非这么做不可。

格茨 就要这样做。（稍停）我好多士兵一看见你走过，嗓子眼就发干。我把你送给他们。完事之后，要是你还活着，我们就选上个独眼的大麻子兵，由沃尔姆的神甫来主持你们的婚礼。

卡特琳 我不信你的话。

格茨 不信？

卡特琳 不信。你不是……你不会这样干的。我敢肯定。我肯定！

格茨 我不会这样做?(喊人)弗兰茨! 弗兰茨! (弗兰茨和两个士兵上)新娘交给你了，弗兰茨!

弗兰茨 哪个新娘?

格茨 卡特琳。你先把她嫁给大家，婚礼要隆重，然后……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纳斯蒂。

〔纳斯蒂上，走向格茨，弹了弹他的耳朵。

格茨 喂，喂，乡巴佬，你在干什么?

纳斯蒂 我在弹你的耳朵。

格茨 这我感觉出来了。(抓住他)你是谁?

纳斯蒂 面包匠纳斯蒂。

格茨 (对士兵)他是纳斯蒂吗?

士兵们 对，是他。

格茨 被我抓住了，抓得好。

纳斯蒂 你没抓住我，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

格茨 随你怎么说，结果是一样的。今天上帝给我送的礼真多。(看着纳斯蒂)原来你就是纳斯蒂，全德国所有乞丐的上帝。一点不错，我想你就是道德的化身，见了就让人泄气。

纳斯蒂 我没那么多的德行。我们的子孙可能会成为那种人，但我们必须流很多血，才能使他们获得这种权利。

格茨 我明白了：你是先知!

纳斯蒂 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格茨 真的? 那我也是先知喽?

纳斯蒂 人的每句话都证明上帝存在，每句话都说明一切事物。

格茨 糟了! 我说话得注意了。

纳斯蒂 那有什么用？你不可能不把一切都说出来。

格茨 好。那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尽量别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然我们就没完了。这么说，你是纳斯蒂，先知和面包匠。

纳斯蒂 对，是的。

格茨 人家说你在沃尔姆城里。

纳斯蒂 我从城里出来了。

格茨 今天夜里？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为了和我谈谈？

纳斯蒂 为了去找援兵，从背后袭击你们。

格茨 好主意。什么使你改变了计划？

纳斯蒂 走过你们军营时，我听说有叛徒把城市出卖给你们了。

格茨 想必你度过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刻。

纳斯蒂 是的，非常难熬。

格茨 后来呢？

纳斯蒂 我坐在帐篷后面的一块石头上。后来，我见到帐篷里亮起了一点光，有影子晃动了。这时，我就接到了使命来见你，和你谈谈。

格茨 谁给你的使命？

纳斯蒂 你说是谁？

格茨 对呀，是谁呀？你真是个走运的人：你既有使命在身，又清楚是谁给你的使命。你想象一下，我也一样有使命在身，喏，是烧毁沃尔姆城的使命。但我无法知道是谁给我的使命。（稍停）是上帝命令你来弹我的耳朵吗？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为什么？

纳斯蒂 我不知道。可能是为了除掉塞着你耳朵的蜡。

格茨　人家在悬赏要你的头。上帝通知你了吗？

纳斯蒂　上帝无需通知我。我一向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下场。

格茨　你毕竟是先知。

纳斯蒂　这无需当先知，因为我们这种人跑不出两种死法：逆来顺受的饿死，不逆来顺受的被绞死。一个人十二岁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不是逆来顺受的了。

格茨　说得很对。那你快给我跪下。

纳斯蒂　干什么？

格茨　我想是求我开恩吧。上帝没给你下这个命令吗？

〔弗兰茨给他穿靴子。

纳斯蒂　没有，因为你没有怜悯心，上帝也没有。再说，到了那天我不会怜悯任何人，为什么倒要恳求别人来怜悯我呢？

格茨　（站起身来）那你到这儿来搞什么鬼？

纳斯蒂　来开导开导你，我的兄弟。

格茨　嗬！多美妙的夜晚，一切都在活动。上帝降临大地，我的帐篷成了充满流星的夜空。瞧瞧这一颗最美的——纳斯蒂，面包店的先知——来开导我了。谁能料想到，为了这么一个二万五千人的城市，上界下界竟如此像煞有介事？说到底，面包匠，谁能证明你不是魔鬼的牺牲品呢？

纳斯蒂　当太阳光照得你睁不开眼时，谁能证明你不是在黑夜里呢？

格茨　当你夜里梦见太阳时，谁能证明你是在白天呢？假使我也见过上帝呢？嗯？哈！我们就成了太阳对太阳。（稍停）我已把他们都捏在手心里了，一个也不漏：这个要杀我的女人，大主教的特使，还有你，乞丐王。上帝的指责挫败了你们的阴谋，揭露了罪犯，更妙的是，是上帝的一名使者以上帝的名义给我送来了城门的钥匙。

纳斯蒂 （改变声调，以命令式的生硬语气）他的一名使者？哪一个？

格茨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你马上就要死了。得了，你快承认上帝站在我这边吧。

纳斯蒂 站在你那边？不对。你不是上帝的人。你充其量只不过剽窃了他的名义。

格茨 你怎么知道？

纳斯蒂 上帝的人不是破坏就是建设，而你只知道维持现状。

格茨 我？

纳斯蒂 你在制造混乱。而混乱是现有秩序最忠实的走狗。你背叛康拉德削弱了整个骑士会，你又要摧毁沃尔姆削弱资产阶级。这对谁有好处？对大人物。你是为大人物效劳的，格茨，你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一切没有章法的破坏行为，都会使弱者更弱、富者更富、强者更强。

格茨 那我做的事恰好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啦？（讽刺地）多亏上帝派你来启发我了。你究竟有何高见？

纳斯蒂 建立一种新的同盟。

格茨 噢！好再来一次新的背叛？你太体贴我了：对这种事我至少是习惯的。这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我既不同资产阶级，也不同骑士会，也不同王公贵族结盟，我就不太明白应该去同谁结成同盟了。

纳斯蒂 你去攻城，杀掉有钱人和教士，把城交给穷人，建立起一支农民的军队，赶走大主教。这样，明天全国都会跟你走。

格茨 （惊呆）你要我和穷人结盟？

纳斯蒂 和穷人，对！和城市以及乡村的庶民结盟！

格茨 古怪的建议！

纳斯蒂　他们本来就是你的天然盟友。如果你真想破坏，想夷平撒旦[1]建造的宫殿和教堂，想砸碎异教徒的淫秽塑像，烧毁成千上万册宣扬魔鬼邪说的妖书和废除金银钱币，那你就站到我们这边来吧。没有我们，你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做对你自己有害的事。和我们在一起，你就会成为上帝的灾星。

格茨　你们将怎样对待有钱人？

纳斯蒂　我们将没收他们的财产，好让没有衣服的人穿上衣服，让饥饿的人吃上饭。

格茨　教士呢？

纳斯蒂　打发他们回罗马。

格茨　贵族呢？

纳斯蒂　砍掉他们的脑袋。

格茨　等我们赶走大主教之后怎么办？

纳斯蒂　创建上帝之城的时刻就到来了。

格茨　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它？

纳斯蒂　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上帝身上有大家，大家心中有上帝。圣灵的话通过每个人的嘴说出来，每个人都是教士或先知，每个人都可以给别人施洗礼，主持婚礼，传布福音、饶恕罪孽。在大地上，在众人面前，每人都公开地生活，而在灵魂深处，在上帝面前，每人都孑然一身。

格茨　在你们的国度里，不会每天都很开心的。

纳斯蒂　难道能拿自己所爱的人开心吗？将来的法律是爱。

格茨　我在里边充当什么角色，我？

纳斯蒂　和大家一样。

---

① 魔鬼之王。

格茨　但如果我不喜欢和你们一样呢？

纳斯蒂　和大家一样，还是充当所有王公贵族的奴才，你选择吧。

格茨　你的建议是诚恳的，面包匠。问题是穷人们让我烦透了，凡是我喜欢的，他们都恨。

纳斯蒂　你喜欢什么？

格茨　你们想砸烂的一切：塑像、奢华、战争。

纳斯蒂　你这是异想天开，上了当还不知道，你在打仗，而享受的是贵族。

格茨　（由衷而诚恳地）可是我喜欢贵族。

纳斯蒂　你？但你在杀他们。

格茨　嗨！我杀一点点，时不时地杀几个，因为他们的女人很会生，我杀一个，她们生十个。但我不愿意你们把他们全吊死。我干吗帮你们去吹灭太阳和地上所有的火把呢？那样大地将会变成北极式的漫漫黑夜。

纳斯蒂　那你就继续这样无谓地吵闹？

格茨　无谓地，对。对人们没有意义。但人们对我又有什么意义？上帝听得见我在闹，我吵的是上帝，这对我就够了，因为惟有他配得上当我的敌人。世上只存在上帝、我和鬼怪。我今夜要让上帝为你和两万人受折磨，因为他的苦难是无穷尽的，而这种苦难会使折磨上帝的人也变得无限伟大。这城市将被一把火烧光。上帝也知道。现在他很害怕，我感觉得出来。我感到他在注视着我的手，我感到他的气息吹着我的头发，他的天使们在哭泣。他在想“格茨也许不敢”——就像他只不过是个凡人似的。哭泣吧，天使们，哭泣吧：我会敢的。过一会儿，我将伴随他的恐惧和愤怒前进。这城市会变成一片火海：上帝的灵魂是镜子组成的长廊，火光将会在

成百万面镜子里映出来。那时，我就会明白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对弗兰茨）我的腰带。

纳斯蒂 （声音变了）饶了那些穷人吧。大主教很富有，让他破产你可以开心。可是穷人，格茨，让穷人受罪并不好玩。

格茨 噢！对，确实不好玩。

纳斯蒂 那你怎么做呢？

格茨 我也有我的使命。

纳斯蒂 我跪下恳求你。

格茨 我还以为你是绝对不恳求人的呢。

纳斯蒂 当关系到救人的时候，没有任何做不得的事。

格茨 先知，我好像觉得上帝把你送进一个陷阱里来了。（纳斯蒂耸耸肩）你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什么吗？

纳斯蒂 毒打和绞刑，我当然知道。我对你说过我从来就清楚这一点。

格茨 毒打和绞刑……毒打和绞刑……太单调了。作恶使人厌烦就是因为干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得有点儿天才才能想出新名堂来。今晚我觉得自己一点灵感都没有。

卡特琳 给他个神甫，叫他忏悔。

格茨 一个……

卡特琳 你不能不让他得到宽恕就死去。

格茨 纳斯蒂！这才是天才呢。当然，你是个好人，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忏悔神甫！这是我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另外，我要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对弗兰茨）去把神甫找来……（对纳斯蒂）我喜欢这出戏：它千变万化。这戏是好是坏？真使人晕头转向。

纳斯蒂 一个罗马人玷污不了我。

格茨 我们要严刑拷打你，直到你同意忏悔。这是为了你好。

〔海因里希上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对我，你能作的恶全都作了。放开我。

格茨 他刚才在干吗？

弗兰茨 他刚才坐在黑地里摇头。

海因里希 你要把我怎么样？

格茨 要你干你的本行。先是这个女的，你马上主持她的婚礼。至于这个家伙呢，你来办他的临终圣事。

海因里希 这一个？……（看见了纳斯蒂）啊！……

格茨 （假装惊讶）你们认识？

纳斯蒂 他就是送给你那把钥匙的上帝的使者？

海因里希 不！不，不！

格茨 神甫，你撒谎也不害臊！

海因里希 纳斯蒂！（纳斯蒂根本不看他一眼）我不能任人屠杀那些教士。（纳斯蒂不回答，海因里希走近他）你说，我能听任人家杀害他们吗？（稍停，转身走向格茨）说吧，为什么要让我来听他忏悔？

格茨 因为我们要绞死他。

海因里希 快点吧，那就请快点吧！快绞死他！忏悔的事，你们另请高明。

格茨 要么是你，要么拉倒。

海因里希 那就拉倒好了。

〔他要出去。

格茨 喂！站住！（海因里希站住）你能让他不忏悔就去死吗？

海因里希　（慢吞吞地往回走）不，小丑，不能。你说得对：我不能这样做。（对纳斯蒂）跪下。（稍停）你不愿意？教友，我的错误不会玷污教会，我是以教会的名义来赦你的罪的！你要我公开忏悔吗？（对所有的人）我出于恶念和怨恨而出卖了我的城市，任人来屠杀。我应当被所有的人唾弃。啐我一口，以后我们不再提这事了。（纳斯蒂不动）你这个大兵，来啐我一口。

弗兰茨　（高兴地对格茨）我啐他吗？

格茨　（宽厚地）啐吧，我的孩子，痛快地乐一乐吧。

〔弗兰茨朝海因里希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海因里希　事情了结了。海因里希已羞愧而死。现在只剩下教士了。一个很普通的教士，你应该在他面前跪下。（等待片刻后，他突然动手打纳斯蒂）杀人凶手！我真是疯了，明明一切过错都是你造成的，而我却在你面前卑躬屈膝。

纳斯蒂　过错是我造成的？

海因里希　对！对！是你造成的。你想扮演先知的角色，现在你失败了，被人逮住了，要被绞死了，所有相信你的人也都得死。所有的！所有的！哈！哈！你吹牛，说你懂得爱护穷人而我不懂。好吧，你看：你对他们作的恶比我还多。

纳斯蒂　比你多！臭狗屎！（他扑到海因里希身上。人家把他们拉开）谁叛变了？是你还是我？

海因里希　是我！是我！是我！但若不是你害死了主教，我是决不会叛变的。

纳斯蒂　上帝命令我打他，因为他使穷人挨饿。

海因里希　上帝，真的吗？你说得多简单呀！这么说，是上帝让我背叛穷人的，因为他们想杀死教士！

纳斯蒂　上帝不可能命令你背叛穷人，因为上帝和穷人在一起。

海因里希　他要是和穷人在一起，那为什么穷人造反总是失败？他今天怎么又让你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呢？喂！回答呀！回答！说呀！你答不上来了？

格茨　好了，时候到了。它使人焦虑，使人汗里渗出血来[①]。好！没关系！焦虑是好事。你的脸多么和蔼呀，看着它我就感到两万人即将死去。我喜欢你。（他吻海因里希的嘴）得了，兄弟，事情还未最后定下来：我是决心攻沃尔姆的，但是如果上帝和你站在一起，那就可能发生一件什么事来阻止我去攻城。

纳斯蒂　（低沉但坚信不移地）这样的事会发生的。

海因里希　（喊叫）不会的！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不会产生奇迹的，不然就太不公平了。如果上帝要创造奇迹的话，为什么他不在我背叛之前就这样做？他为什么要牺牲我而救你？

〔进来一个军官，大家为之一惊。

军官　一切准备就绪。战士们在山谷边上，战车后面列队待命。

格茨　已经准备好了！（稍停）去对乌利希上尉说，我马上到。

〔军官下。格茨倒在一张椅子上。

卡特琳　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宝贝。（格茨用手摸摸脸）去吧！去烧杀抢掠吧！再见！

格茨　（从厌倦逐步转向做作的狂热）告别的时刻到了。回来的时候，我将混身血渍斑斑，我的帐篷会空空如也。真遗憾，我已习惯于你们的存在了。（对纳斯蒂和海因里希）你们俩像一对情人似地过上一夜吧。（对海因里希）人家用烧红的钳子夹他时，你注意轻轻地握住他的手。（指着纳斯蒂对弗兰茨说）他一旦接受忏悔，马上停止拷打；他被赦罪后，立

---

① 基督临刑前汗里渗出了血。

刻绞死他。(好像刚想起卡特琳的存在似地)啊！新娘！费兰茨，你去把马夫们都找来，把他们介绍给这位女士。只要不杀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她。

卡特琳 (突然扑到他膝前)格茨！可怜可怜我！别这样！这太可怕了！发发慈悲吧！

格茨 (惊讶地后退)你刚才那么充好汉……你不是不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卡特琳 是的，格茨，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格茨 其实，我自己也不信。恶，只有做出来了之后才能信。(她吻他的膝盖)弗兰茨，把她给我弄走，(弗兰茨抓住她，把她扔到床上)，好，喏，我什么也没忘……没有！我想一切就绪了。(稍停)还是没有出现奇迹。所以，我现在相信上帝已授予我全权。谢谢，上帝，我非常感谢你。我谨代表将被奸淫的妇女，被扎死的孩子，被砍头的男人感谢你。(稍停)我如果愿意说出来的话，我知道的内情可太多了！说实话，你是个卑鄙的伪君子。喏，纳斯蒂，我要向你坦白：上帝在利用我。今夜你看到了：是他把他的天使派来鼓动我的。

海因里希 他的天使？

格茨 你们都是。卡特琳毫无疑问是天使，你也是，银行家也是。(回到纳斯蒂面前)而这把钥匙呢？我管他要了吗，我？我连有这么一把钥匙都没想到过。所以上帝只得派他的一个神甫来把它交到我的手里。你当然清楚他想干什么，他要让我救出他的狗教士和他的狗修女。因此，他暗中引诱我，制造一些机会而他自己不出面。如果我被人抓住尾巴，他可以不承认我。其实不管怎么说，我本来完全可以把钥匙扔到山谷里去的。

纳斯蒂　是啊，可以的，你本来可以，现在也还可以。

格茨　算了，我的天使，你明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纳斯蒂　为什么？

格茨　因为我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得了，我就来一次小血洗，为他效效劳吧。但干完这差事后，他会又一次堵住鼻子叫嚷说他不愿看到这种事。你真的不愿意吗，上帝？那现在还来得及阻止我。我不要求天塌下来掉到我头上，你只要啐上一口唾沫就行：我在上面滑一交，摔断大腿，今天的事就了结了。你不干？好，好。我并不坚持。瞧，纳斯蒂，看看这把钥匙。很好，一把钥匙，它有用处。现在要的是手！上帝把活给做绝了：应当感谢他把手也给了我们。手上有把钥匙，这不是坏事，让我们代表此时此刻掌握着世上所有钥匙的所有的手感谢他吧。至于手用钥匙去干什么，上帝就不负任何责任了，下文就和可怜的上帝无关了。是的，上帝，您绝对清白无辜，您是丰饶的化身，怎能想象一切会化为乌有？您的目光就是光明，它照亮一切，您怎会知道我心中的阴影？您无穷的智慧怎能潜入我的头脑，而不爆出威力？仇恨、怯懦、暴力、死亡、痛苦，这仅仅属于人类，它们组成了我惟一的王国，我孤独地处在其间。在这个王国中发生的事只能归咎于我。好，好，没关系，我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到最终审判之日，我将一言不发，守口如瓶，我太自负了，甘愿默默地接受判决。然而，把你的打手打入地狱，这难道不使你略微感到一点儿，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儿不自在吗？我马上就走，这就走：战士们还在待命，这把好钥匙也在往前拽我，它要回到它的锁眼里去。（走到门口停住，转过身来）你们见过像我这种人吗？我能使万能的上帝不自在。在我身上，上帝发现了他自身之可憎！世上可以有两万个贵族、三

十个大主教，十五个国王，人们也曾经同时见过三个皇帝、一个教皇和一个伪教皇，但你们举得出第二个格茨来吗？有时，我想象地狱像一片荒野，就等着我一个人去。永别了。（欲下。海因里希大笑起来）怎么啦？

海因里希　地狱就像庙会，蠢货！（格茨站住，看着他。海因里希对别人说）这个人是最古怪的幻想家，他自认为世上惟有他在作恶。每天夜里德国都被燃烧的火把照得通明，今夜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打成打的城市在燃烧，而那些洗劫城市的军人不说这么多的废话。工作日他们杀人，礼拜天他们老老实实地去忏悔。而这个人却因为自己尽了士兵的职责就自认为是魔鬼的化身了。（对格茨）小丑，如果你是魔鬼，那我这个自称爱穷人而把他们出卖给你的人又是什么？

〔在他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格茨始终出神地看着他。听完后，他振作了一下精神。

格茨　你在祈求什么？进地狱的权利吗？我给你这个权利。地狱够大的，咱俩在里边碰不上。

海因里希　那其他人呢？

格茨　哪些人？

海因里希　其他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杀人的，但所有的人都想这么做。

格茨　我作恶和他们不同；他们出于淫荡或私利才胡作非为，我却是为作恶而作恶。

海因里希　只要证实了人们只能作恶，那作恶的动机又有什么要紧？

格茨　这点证实了吗？

海因里希　是的，小丑，这确凿无疑。

格茨　谁证实的？

海因里希　上帝自己。上帝的意志就是尘世间不能行善。

格茨　不能行善?

海因里希　完完全全不可能：爱，不可能！公正，不可能！你去爱爱你身边的人试试看，到时看你说什么。

格茨　干吗不能爱，假如我偏要爱呢?

海因里希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恨另一个人，这仇恨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终传到全人类。

格茨　（接茬）这人原来爱过穷人。

海因里希　他那是在用高明的手段欺骗他们，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情感，强迫他们打死了一个老人。（稍停）我有什么办法，我？哼，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罪，但罪恶就像小偷似地扑到了我身上。杂种，告诉我善在何处？善在何处？哪里的恶最少？（稍停）你自吹有罪是徒劳的！如果你想获得进地狱的资格，只要呆在床上就成。世界本是伤风败俗的，如果你承认它，你就是同谋；如果你改变它，你就是刽子手。（大笑）哈！大地散发的臭气把星星都熏臭了。

格茨　那所有的人都得下地狱?

海因里希　噢不！不是所有的人！（稍停）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上帝，我有信仰。我不犯绝望的罪过。我虽然病得脚底都流脓，但我知道如果你下决心，一定会拯救我的。（对格茨）杂种，我们大家同样有罪，我们都配入地狱，但上帝一高兴，就会饶恕我们。

格茨　我要是不情愿，他就不会饶恕我。

海因里希　卑微的小人，你怎么斗得过他的仁慈？他的耐心是无穷的，你怎能奈何得了他？他如果高兴，就会把你抓进他的手掌，送进天国；他用手轻轻一指，就会粉碎你作恶的企图；他会撬开你的嘴，用善心填满你的肚子，你哪怕不情

愿，也会感到自己在变成好人。去吧！去放火烧沃尔姆城吧，去抢，去杀，你现在在这儿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和心血，早晚有一天你会和大家一样，进入炼狱。

格茨 这么说大家全在作恶。

海因里希 所有的人。

格茨 从来也没有人行善？

海因里希 没有。

格茨 很好。（他回到帐篷里来）我和你打赌我要干。

海因里希 干什么？

格茨 我要行善。你敢和我打赌吗？

海因里希 （耸耸肩）不，杂种，我什么也不赌。

格茨 你错了，你告诉我行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打赌我要行善，因为这是保持我与众不同的最好办法。我以前是罪犯，现在我要洗心革面：我要放下屠刀，我打赌要当圣人了。

海因里希 谁来评定真假呢？

格茨 你，一年零一天之后。你只需打赌就成。

海因里希 你要是打赌，那你就输定了，蠢货！你行善是为了赌赢。

格茨 说得对！好吧，我们来掷骰子。如果我赢了，那就是恶占上风……我要是输了……啊！我要是输了，我连该干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谁和我赌？纳斯蒂！

纳斯蒂 不！

格茨 为什么？

纳斯蒂 这是坏事。

格茨 当然，是的，是坏事。你胡想什么？得啦，面包匠，我还是个恶人嘛。

纳斯蒂 你要是想行善，下决心做就得了，很简单。

格茨　我要将上帝一军，这回一定要他说出个是或非来。他让我赢了，全城就会着起火来，他的责任就确定无疑。来，玩吧：既然上帝和你在一起，你就不该害怕。你不敢，胆小鬼！你宁愿被吊死吗？谁敢？

卡特琳　我！

格茨　你，卡特琳？（看着她）为什么你不行呢？（给她骰子）来吧。

卡特琳　（掷出）两点加一点。（颤抖）看来你输不了了。

格茨　谁告诉你们我想输？（他把骰子放进摇骰子的杯子里。）上帝，这下您不好办了吧。现在该揭穿您的花招了。

〔他掷出骰子。

卡特琳　一加一……你输了！

格茨　我按上帝的意志办事。别了，卡特琳。

卡特琳　吻我。（他吻她）别了，格茨。

格茨　你拿着这个钱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对弗兰茨）弗兰茨，去告诉乌利希上尉打发战士们睡觉去。你，纳斯蒂，回城里去，现在还来得及阻止骚乱。如果你们在黎明时打开城门，放教士们安全出城，由我来看管，我就在中午撤围。同意吗？

纳斯蒂　同意。

格茨　你恢复你的信念了，先知？

纳斯蒂　我从来也没有失去过它。

格茨　你真走运！

海因里希　你恢复他们的自由，把生命和希望还给他们。但对我呢，你这狗东西，你强逼我背叛了，就不还我清白吗？

格茨　恢复清白是你自己的事。总而言之，你也没有作出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来。

海因里希　做什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动机。好吧，我要跟着你，我会寸步不离地日夜尾随着你，评判你行为的事交给我好了。你可以放心，一年零一天之后，不论你走到哪里，我都将前去赴约。

格茨　拂晓了。好冷啊。拂晓与善良已进入我的帐篷，但我们并不因此比原来快活：这个女的在呜咽，这个男的在恨我：简直像刚发生过一场灾难似的。也许善就是令人绝望的……这没什么关系，再说，评论它不是我的事，我只需去做。永别了。

〔格茨下。卡特琳放声大笑起来。

卡特琳　（笑出了眼泪）他作弊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他捣鬼了，他是故意输的！

——幕落

第 二 幕

第 四 景

第 一 场

〔卡尔、两个农民。

农民甲 里面吵得真凶。

卡尔 他们是男爵。明摆着，他们都气疯了。

农民甲 要是他害怕了，不干了呢？

卡尔 没事，他倔得像条牛。你们躲起来，他来了。

第 二 场

〔两个农民（躲着）、格茨和卡尔。

格茨 我的兄弟，你给我们弄瓶酒来好吗？三杯就够，我不喝。看在我的面上吧。

卡尔 看在你面上，我去拿，我的兄弟。

〔格茨下。两个农民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一边笑一边拍着大腿。

农民甲 我的兄弟，我的小兄弟！小老弟！喏！看在你的面

上，给！

〔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相互拍打着。

卡尔 （把杯子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仆人都是他的兄弟。他说他爱我们，他拍我们马屁，有时候还拥抱我们。昨天他一高兴，还给我洗了回脚。一个好老爷，好兄弟。呸！（他啐了一口唾沫）这词扎我的嘴，每回说到它我就要啐上一口。他有一天会因为叫过我兄弟而被绞死，等人家把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我要亲亲他的嘴，对他说："晚安，小老弟。看在我的面上死去吧。"

〔他举着杯子和托盘下。

农民甲 这是条汉子。人家骗不了他。

农民乙 人家说他识字。

农民甲 见鬼！

卡尔 （回来）传令。你们到诺萨克和舒尔汉去跑一圈，让这条消息家喻户晓："格茨把海登斯坦的土地给了农民。"然后让他们喘一口气，再接着说："连他这个嫖客、私生子都把地给了大家，为什么舒尔汉的大老爷不把他的土地给你们呢？"去煽动他们，气死他们，让到处都乱起来。去吧。（农民们下）格茨，我亲爱的兄弟，你将看到我怎么去败坏你的好事。把你的地给他们吧，给吧：有一天你会后悔没在分地之前就死掉的。（笑）爱！我每天给你穿衣服，给你脱衣服，看你的肚脐、你的脚趾、你的屁股，你还要我来爱你。我才不爱你呢！康拉德又凶又狠，但我宁愿受他的辱骂而不要你的仁慈。（纳斯蒂上）你有什么事？

第 三 场

〔卡尔和纳斯蒂。

纳斯蒂 格茨叫我来。

卡尔 纳斯蒂!

纳斯蒂 (认出他来)是你!

卡尔 你认识格茨?这号人你也交?

纳斯蒂 用不着你管。(稍停)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卡尔!你最好少废话,乖乖地等我的命令。

卡尔 城里的命令对农村没用。

纳斯蒂 你小子要是敢干这种不要脸的勾当,我绞死你。

卡尔 你倒得留神自己别给绞死。你先说说,你上这儿来干什么?这很可疑。你说你来找格茨谈话,结果倒劝告我们不要造反。谁能保证人家没收买你呀?

纳斯蒂 谁能保证人家没收买你呢?你这样过早地发动骚乱,为的是让老爷们来断送它吧?

卡尔 格茨来了。

第 四 场

〔格茨、纳斯蒂、贵族们。

〔格茨退着上场,舒尔汉、诺萨克、里歇尔等男爵围着他狂叫。

诺萨克 农民在你眼里算老几?说穿了,你要的是我们的命。

舒尔汉 你想用我们的血来洗刷你娘干下的丑事?

诺萨克 你想充当德国贵族的掘墓人。

格茨　弟兄们，我最亲爱的弟兄们，我简直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里歇尔　你不知道你的举动是在往火药桶上点火吗？如果我们不立时把土地、金子、直到贴身衬衣都给农民，外加对他们的祝福，他们会成为一群疯子。这你不知道吗？

舒尔汉　你不知道他们会到我们的城堡里来围攻我们吗？

里歇尔　你不知道我们同意了就得破产，拒绝了就得掉脑袋吗？

诺萨克　你不知道吗？

格茨　我最亲爱的弟兄们……

舒尔汉　别净说好听的了！你放弃你的主张吗？回答是或不。

格茨　我最亲爱的弟兄们，请原谅：我的回答是不。

舒尔汉　你是个杀人凶手。

格茨　对，我的兄弟，和大家一样。

舒尔汉　一个私生子。

格茨　对，和耶稣基督一样。

舒尔汉　臭混蛋！臭狗屎！

（他朝格茨脸上打了一拳。格茨踉跄一下又重新站稳，并朝他走去。众人后退。突然，格茨直挺挺地扑到地上。

格茨　救救我吧，天使！帮我控制住自己吧！（全身颤抖）。我不能打人。如果我的右手痒痒，我就砍断右手。（他在地上扭动，舒尔汉踢了他一脚）玫瑰花啊，花如雨下，温柔地抚爱我。上帝多么爱我啊！我接受这一切。（站起身来）我是狗杂种、臭狗屎、大叛徒，为我祈祷吧。

舒尔汉　（打他）你放弃你的想法吗？

格茨　别打，你们会弄脏自己的手的。

里歇尔 （威胁地）你放弃吗？

格茨 上帝，我实在忍不住要笑，快帮我摆脱这可恶的欲望吧！

舒尔汉 仁慈的上帝啊！

里歇尔 走吧，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第 五 场

〔纳斯蒂、格茨、卡尔。

〔格茨转身走向纳斯蒂。

格茨 （愉快地）你好，纳斯蒂。你好，我的兄弟。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两个月前，在沃尔姆城下你建议我和穷人结成同盟。你看，我接受了。等一下，该我先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行善之前，我心想应当首先知道什么是善，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好了！纳斯蒂，我现在知道了，善就是爱。但事实是人们并不相爱。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是因为不平等、奴役和贫困。因此要消灭这一切。说到这儿为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对吗？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这是受益于你的开导。是的，纳斯蒂，最近我常想到你。不过，你是想推迟建立上帝的统治；我呢，比你机灵一点，我找到了让它立即实现的途径，至少是在地球的一角，在这儿，先建立起来。第一阶段：我把我的地给农民。第二阶段：就在这片土地上，我来组织第一个基督教共同体，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啊！纳斯蒂，我是指挥官，我在发动一场善的战斗，我要马上不流血地赢胜利。帮助我吧，你愿意吗？你善于对穷人讲话。我们两个将重建天堂，因为上帝选择了我来洗刷我们的

原罪。喏，我已经为我的法伦斯泰尔[①] 找好了名字：我管它叫太阳城。怎么啦？噢！你这驴脾气！哎！真扫兴！你难道还有什么要责怪我的？

纳斯蒂 留着你的地吧。

格茨 留着我的地！是你，纳斯蒂，要我这样做？说实话，我一切都料想得到，惟独这点除外。

纳斯蒂 留着它吧。如果你为我们好，就安静点，别插手我们的事。

格茨 这么说，你也认为农民要造反？

纳斯蒂 我不是认为，我知道他们要造反。

格茨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我早该预见到我会得罪你这个狭隘而固执的家伙。刚才是那些猪猡，现在又是你。你们叫得那么凶，可见我是多么有理。好，这才叫我来劲呢！我要把地给农民，我就要给！不管众人怎样反对，好事一定要做。

纳斯蒂 谁要求你给地了？

格茨 我知道我应当给。

纳斯蒂 可是谁要你给了？

格茨 我告诉你，我知道我该给。我对自己的道路就像对你看得一样清楚，因为上帝给了我光明。

纳斯蒂 当上帝沉默的时候，你想要他说什么他说的就是什么。

格茨 噢！可敬的先知！三万农民正饿得要死，我把自己全部财产拿出来减轻他们的困苦，你却心安理得地对我说上帝禁止我拯救他们。

纳斯蒂 你，拯救穷人？你只能使他们堕落。

---

① 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的社会基层组织。本剧以十六世纪为背景，这词显然还不存在，是作者故意用的。

格茨 那谁来拯救他们呢?

纳斯蒂 不必为他们担忧，他们会自己救自己的。

格茨 如果剥夺了我行善的手段，哪我干什么呢?

纳斯蒂 你有事干，管理好你的财产，使它越来越多，这够你干一辈子的了。

格茨 为了让你高兴，我就得变成坏财主?

纳斯蒂 无所谓坏财主，财主就是财主，如此而已。

格茨 纳斯蒂，我是你们的人。

纳斯蒂 不。

格茨 我不是穷了一辈子吗?

纳斯蒂 世上有两种穷人，一种是和大伙穷在一起的，另一种是自己穷自己的。第一种是真正的穷人，另一种是不走运的富人。

格茨 我想，把财产给了别人的富人也不是穷人喽。

纳斯蒂 对，他们是从前的富人。

格茨 这么说，我注定没有希望了。你不害臊，纳斯蒂，你斥责一个基督徒，也不容他申辩。（激动地来回走着）那些小贵族恨我，他们很傲慢，但你们比他们更傲慢。我加入他们的社会等级可能比加入你们的社会等级还要容易一些。走着瞧吧！谢谢，上帝：我将爱他们而得不到回报。我的爱将瓦解你的敌意，平息穷人的怒火。我爱你们，纳斯蒂，我爱你们大家。

纳斯蒂 （温和些）如果你爱我们，那就放弃你的计划吧。

格茨 不。

纳斯蒂 （改变语气，变得咄咄逼人）听着，我需要七年时间。

格茨 干什么?

纳斯蒂 七年后我们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圣战。早了不行。如果

你今天把农民投入战争，我看要不了一星期他们就会被残杀。你一个星期破坏的东西，要化半个多世纪才能重建起来。

卡尔 农民来了，老爷。

纳斯蒂 打发他们回去，格茨。（格茨不回答）听着，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你是做得到的。

格茨 （对卡尔）请他们等一等，我的兄弟。（卡尔下）你要我怎么做？

纳斯蒂 你留着自己的地。

格茨 那得看你的建议是什么。

纳斯蒂 你把土地留着，它可以成为我们藏身和聚集的场所。我将住到你的某个村子里去。我的命令可以从那里发向全德国。七年后那里将发出战斗的信号。你给我们帮的忙将是无法估量的。怎么样？

格茨 不同意。

纳斯蒂 你不同意？

格茨 我不能小手小脚地行善。你看来没明白吧，纳斯蒂？因为我的缘故，到不了年底，在一万阿尔邦[①] 的土地上将充满幸福、博爱和道德。我要在我的领地上建立太阳城，而你，却要我把它变成杀人犯的巢穴。

纳斯蒂 为善服务像战士打仗一样，格茨，哪个战士能独自打胜仗？你还是先放谦虚点吧。

格茨 我不会谦虚的。我可以忍辱负重，但不能谦虚。谦虚是庸人的品德。（稍停）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准备战争？上帝禁止流血，而你却要血洗德国！我不当你的帮凶。

---

① 阿尔邦，古时度量衡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二十至五十公亩。

纳斯蒂 你就不杀人？那好，把你的地给农民吧，把你的城堡也给农民，你会看到德国的土地上是否就不流血了。

格茨 不会流血的。善不会引起恶。

纳斯蒂 善不会引起恶，就算是吧。而正因为你这种无理智的慷慨会引起残杀，所以说明你并不是行善。

格茨 善难道是使穷人的苦难长期延续下去吗？

纳斯蒂 我要求七年时间。

格茨 那不到七年就死掉的人怎么办？他们在仇恨和恐惧中生活了一辈子，最后将在绝望中死去。

纳斯蒂 愿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

格茨 七年！而七年之后又将有七年的战争，接踵而来的将是七年的磨难，因为需要修复废墟，而谁知道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也许是一场新的战争，新的磨难，又会有新的先知来要求大家再耐心地等上七年。你这江湖骗子，你要让他们一直耐心地等到最后的审判那一天吗？我说，善是可以做到的，每天、每时，甚至此时此刻都可以。所以我将做个立即行善的人。海因里希说："只要有两个人互相仇恨，仇恨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蔓延到全世界。"而我说，实际上只要有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所有的人，这种爱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感染全人类。

纳斯蒂 那你就当这个人？

格茨 我就当这个人，对，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知道行善比作恶要艰难。恶仅仅是我自己，善却包罗万象。但我不害怕。如果需要使大地回春，我就去温暖大地。上帝要我发出耀眼的光辉，我就发出耀眼的光辉，我会像抛洒热血一样把光明洒向人间。我是炽热的火焰，上帝的气息把我拨得更旺，我自己将活活烧死。面包匠，我得了行善的不治之症，我要使

它成为一种传染病。我要脚踏实地去做，要为善而献身，并诱发众人。

纳斯蒂 你招摇撞骗！

格茨 你搅乱不了我！我看得明白，我心里清楚，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也会预卜未来。

纳斯蒂 声称“我认为是好事，我就去做，哪怕天崩地裂”的人是假先知，是魔鬼的帮凶。

格茨 声称“让世界先毁灭，我再来看善是否可行”的人才是假先知和魔鬼的帮凶。

纳斯蒂 格茨，如果你碍我的事，我要打倒你。

格茨 你会杀掉我吗，纳斯蒂？

纳斯蒂 是的，假如你妨碍我的话。

格茨 我可不会杀掉你，因为我的本分是爱，我去把地分给他们。

第 五 景

〔乡村教堂门前。门洞下有两把椅子，一把上有个鼓，另一把上放着一支笛子。

第 一 场

〔格茨、纳斯蒂，有几个农民后上。

格茨 （喊着进来）喂！噢！方圆百里就没个人，他们全躲起来了。我的仁慈简直像灾难般降到了他们头上。这些人真蠢。（他突然转身朝着纳斯蒂）你干吗老跟着我？

纳斯蒂 为了亲眼看到你的失败。

格茨　不会失败的。我今天在给我的国家奠基。我想他们都在地窖里。请耐心点。我只要抓住五六个人，你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他们。（喊声、短笛的音乐）这是怎么回事？（一群醉醺醺的农民抬着放有石膏圣像的架子列队上场。）你们真高兴。你们是在庆贺你们的前老爷的恩赐吗？

一个农民　上帝保佑，我们不干这种事，好修士。

格茨　我不是修士。（他摘下斗篷的风帽）

农民们　格茨！

〔农民惊恐地后退。有的人在画十字。

格茨　格茨，对，是凶神格茨！阿提拉[1]格茨出于基督徒的仁慈把地给了农民。我的样子就那么吓人吗？过来：我有话对你们说。（稍停）怎么啦？你们在等什么？过来呀！（农民固执地沉默着。他用命令的口气）谁是你们的头？

一个老人　（不情愿地）我。

格茨　上前面来。

〔老人离开队伍，朝他走去。农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

格茨　你说说，我在领主的谷仓里见到了成袋的粮食。你们难道没明白我的意思吗？以后不征什一税，也不征杂税了。

老人　在短期内我们还要让一切维持现状。

格茨　为什么？

老人　为了看情况。

格茨　很好。粮食会烂掉。（稍停）你们对自己现在的条件怎么想？

老人　我们不谈这些，老爷。

---

[1] 阿提拉，匈奴帝国国王，五世纪时在位，打败了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外号“上帝的灾星”，见本剧第一幕第五场纳斯蒂的台词。

格茨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老爷了。叫我兄弟，你听见了？

老人 是，我的老爷。

格茨 你的兄弟，我再说一遍。

老人 不，这可不行。

格茨 我命……我请求你。

老人 只要您高兴，您就当我的兄弟好了，但我可不是您的兄弟。每人有他自己的位置，老爷。

格茨 好了！好了！你以后会习惯的。（指着笛子和鼓）这是什么？

老人 笛子和鼓。

格茨 谁会演奏它？

老人 修士们。

格茨 这里有修士吗？

老人 特策尔修士带着两个小徒弟从沃尔姆来了，来卖赦罪符。

格茨 （伤心地）你们那么高兴，原来是这个缘故？（突然）见鬼去吧！我这里不要这种东西。（老人沉默）这种赦罪符一钱不值。你以为上帝会以他的宽恕来骗钱吗？（稍停）如果我还是你的主人，我命令你赶走这三个骗子，你照办吗？

老人 是，我会照办的。

格茨 那好，你的主人最后一次命令你……

老人 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了。

格茨 去你的，你太老了。（他推开老人，跳上一级台阶，对众人说）你们想没想过，为什么我把地当作礼品送给你们？（指着一个农民）你回答。

农民 不知道。

格茨 （对一个妇女）你呢？

妇女 （犹豫不决地）也许……您是想使我们幸福。

格茨　答得好！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幸福只是手段。有了它，你们打算干什么？

妇女　（惊恐地）干什么？可我们得先得到它啊。

格茨　你们会得到的，别担心。得到幸福后你们用它干什么？

妇女　我们还没想过。我们连幸福是什么都不知道。

格茨　我替你们想过了。（稍停）你们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爱。不过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不可能爱。兄弟们，直到昨天你们都很不幸，所以人们想不到要求你们去爱。好，我现在要使你们没有理由不爱。我要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养得肥肥的，这样你们就会爱了。妈的，我要求你们爱所有的人。我不再摆布你们的躯体，而要指导你们的灵魂，因为上帝在启发我这样做。我是建筑师，你们是工人。一切属于大家，工具和土地都归公，以后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除了爱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法律了。我们将成为全德国的榜样。来吧，伙伴们，我们来试试看？（沉默）乍一开始我有点让你们害怕，这我挺高兴，因为最让人放心的莫过于一个善良的老鬼了。而天使呢，弟兄们，天使反而让人怀疑！（众人微笑，叹息，激动）到底笑了！你们到底对我笑了。

众人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格茨　（转身看见特策尔，气恼地）让修士们都见鬼去吧！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特策尔、两个小修士，一个神甫。

〔两个小修士拿起他们的乐器。有人取来一张桌子放到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特策尔把一卷卷的羊皮纸放在桌上。

特策尔　喂，胖大爷们！过来，过来呀！我没吃大蒜！（众人笑）这一带情况怎么样？地好吗？

农民们　不算太坏。

特策尔　那娘儿们呢？还是那么讨厌吗？

农民们　噢，当然啦！到处都一样。

特策尔　别埋怨，她们在保护你们不受魔鬼的欺侮，因为她们比魔鬼还可恶。（众人笑）啊！亲爱的伙伴们，这还没说完呢，我们来谈点儿正经的吧！奏乐！（鼓和笛作响）你们老是埋头干活，这千真万确，但有时候你们不免扶着铁锹，看着远处，心里想："我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个布满鲜花的美丽的坟墓并不是一切，因为灵魂不在里头。它上哪儿去了？进了地狱（鼓声）还是进了天堂？（笛声）善良的人们，你们当然知道上帝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为你们操心不尽，我们的好上帝，他连觉都睡不着了。喂，你，那边的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农民　彼特。

特策尔　怎么样，彼特，你时常喝酒喝过了头吧？得了，别撒谎了！

农民　唉！有时候是这样。

特策尔　你老婆呢，你打她吗？

农民　我喝多了的时候打她。

特策尔　但是你怕上帝。

农民　噢对，修士！

特策尔　那圣母呢，你爱圣母吗？

农民　超过爱亲娘。

特策尔　这么一来，善良的上帝很为难。"这人并不太坏，"他想，"我不想跟他过不去。但他有罪孽，所以我必须惩

罚他。”

农民 （难过地）唉！

特策尔 等一下。幸亏有圣人，他们每人都有资格进十万次天堂，但这对他们没用，因为他们只能进去一次。于是，上帝是怎么想的呢？他想：“为了不浪费没有使用的权利，我去把它发给那些不配进天堂的人。这老实的彼特，要是买上特策尔修士的一张赦罪符，就可以拿着圣马丁的一份请帖进入我的天堂。”嗯？嗯？这主意真妙，对不对？（众人欢呼）来吧，彼特，拿出钱包来吧。教友们，上帝建议的买卖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出二个埃居[1] 就可以进天堂。哪个吝啬鬼，哪个守财奴不愿为自己永久的生命花上两个埃居呢？（他收下彼特的两个埃居）谢谢。好了，回家去吧，别再造孽了。谁还要？瞧瞧，这才上算呢，只要给神甫看看这卷东西，你们要他赦免你们哪桩滔天大罪，他就得赦免你们哪桩滔天大罪。对不对，神甫？

神甫 一定得赦免，这不假。

特策尔 这一卷呢？（他高举一卷羊皮纸）啊！教友们，上帝为大家想得多周到！这些赦罪符是专为有亲人在炼狱中的好人设计的。如果你们付足了钱，你们全家的亲人就会展开翅膀，飞向天堂。每花两个埃居，就可以送一个人进天堂，而且马上就过去。来吧！谁要？谁要？你，你家死了谁？

一农民 我娘。

特策尔 你娘，就没别人了？你这年纪，只死了娘？

农民 （犹豫不决地）还有一个伯伯……

特策尔 你难道就让你可怜的伯伯呆在炼狱里吗？来吧，来吧！

---

① 埃居，古代钱币，一埃居值三法郎。

数四个埃居给我。(他拿了钱，把它举在化缘袋口上)注意，伙伴们，请注意：埃居一落，灵魂就上天。(他让埃居一个个地落到钱袋里。长长的笛声)一个！(第二声笛声)两个！他们在那儿！在那儿！在你们头上飞翔：两只美丽的白蝴蝶！(笛声)再见！再见！请为我们祈祷，请向所有的圣人请安。喂，乡亲们，向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说声再见吧。(掌声)现在该谁了？(许多农民拥上前去)为你的老婆和你的祖母？为你的姐姐？(笛声——笛声)拿钱来！拿钱来！

格茨　往后退！

〔众人喧哗。

特策尔　(对神甫)这是什么人？

神甫　是他们的前领主。不用怕。

格茨　你们疯了，以为施舍几个钱就把事儿了了，你们以为殉难者被活活烧死就是为了使你们像进磨坊似地进天堂吗？圣人们的功德你们用钱是买不来的，只有具备了他们的美德才能得到拯救！

一农民　那我宁肯吊死或者立刻被打入地狱。每天干十六小时活儿的人是没法变成圣人的。

特策尔　别说了，大笨蛋，对你没那么高的要求。你只要时不时地买上一对赦罪符，上帝就会发慈悲收你进天堂的。

格茨　去吧！去买他的破烂货吧。他会让你以两埃居的代价换取重新作恶的权利，但上帝是不会批准你们这种买卖的！你还是在往地狱跑。

特策尔　剥夺他们的希望吧！消除他们的信念吧！干吧！看你将来拿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

格茨　爱。

特策尔　你知道什么是爱？

格茨　你自己呢？一个这样歧视他们而出卖天堂给他们的人怎么会爱他们呢？

特策尔　（对农民）我，我的小羔羊，我歧视你们吗？

众人　噢！

特策尔　我，我的小宝贝们，我不爱你们吗？

农民们　爱！爱！你爱我们！

特策尔　教友们，我属于教会。教会以外不存在什么爱。教会是我们大家的母亲，她通过修士和教士的渠道，给予她所有的孩子，不论命好不好，都以同样的母爱。（铃声、木铃声。麻风病人出现。农民们惊惶失措地躲到舞台另一端）怎么回事？

〔神甫和小修士跑回教堂去了。

农民们　（用手指着麻风病人对他说）那儿！那儿！留神！有麻风病人！

特策尔　（吓坏了）仁慈的耶稣啊！

〔片刻。格茨走近麻风病人。

格茨　（指着麻风病人对特策尔说）拥抱他！

特策尔　呸！

格茨　教会要是真的对她最苦命的孩子也无反感、无保留地爱，那你干吗还不快拥抱他？（特策尔摇头）要是耶稣在，他肯定会把他搂在怀里的。我比你更爱他。

〔片刻。他走向麻风病人。

麻风病人　（从牙缝里挤出）又来一个吻麻风病人的家伙。

格茨　过来，我的兄弟。

麻风病人　果然！（不乐意地走近他）如果这样能拯救你，我是不能拒绝的，但请你动作快一点。这些人全一个样，上帝好

像是故意让我得了病，好让他们有机会升天。（格茨过去拥抱他）别亲嘴！（吻）呸！（他擦嘴）

特策尔 （笑起来）怎么样？你高兴了？你看他在擦嘴。他的病比原来减轻了吗？告诉我，麻风病人，生活怎么样？

麻风病人 要是圣人少一点，麻风病人多一点，生活就会好得多。

特策尔 你在哪里过日子？

麻风病人 在树林里，和别的麻风病人在一起。

特策尔 你们成天干什么？

麻风病人 我们互相讲些麻风病人的故事。

特策尔 你干吗到村里来？

麻风病人 我来看看能不能拣到一张赦罪符。

特策尔 好极了。

麻风病人 你们真的卖赦罪符吗？

特策尔 两个埃居一张。

麻风病人 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特策尔 （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农民说）你们瞧！（对麻风病人）你看见这崭新的漂亮的赦罪符了？你喜欢什么？喜欢我把它送给你，还是喜欢我吻你的嘴？

麻风病人 当然……

特策尔 啊！你愿意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选择吧。

麻风病人 当然喽，我宁愿你把它送给我。

特策尔 给你，gratis pro Deo[①]，这是你神圣的母亲——教会给你的礼物。拿着。

麻风病人 教会万岁！

---

① 拉丁文：上帝免费给你的。

〔特策尔把赦罪符扔给他，他在半空中接住。

特策尔 现在，你快走吧！

〔麻风病人下。铃声和木铃声起。

特策尔 怎么样？是谁最爱他？

众人 是你！是你！乌拉，特策尔！

特策尔 好，教友们！该谁了？为你死在远方的姐姐？（笛声）为抚养过你的姑姑婶婶。为你母亲。为你爸爸、妈妈、为你的大儿子！给钱吧！给钱！给钱！

格茨 这些狗东西！（他敲打桌子，鼓滚到台阶下面）耶稣赶走了教堂里的商人……（他突然缄口不语，瞧着沉默而怀有敌意的农民；接着把帽子拉下遮住脸，呻吟着跪在教堂墙脚下）噢！噢！噢！我真丢人！我不会和他们谈话。上帝，指引我找到通向他们心灵的道路吧！

〔农民们看着他，特策尔在微笑。农民们瞧着特策尔。特策尔向他们递眼色，把手指放在嘴上不让他们出声，然后头一歪，示意他们进教堂去。

〔他自己踮着脚尖先进去了。

〔农民们举起圣像也走了进去。他们都消失了。沉默片刻。然后海因里希穿着世俗的服装出现在教堂门口。

第 三 场

〔海因里希、格茨、纳斯蒂。

〔海因里希走下台阶，向格茨走去，他没看见纳斯蒂。

海因里希 你把灵魂当地里的蔬菜对待。

格茨 谁在说话？

海因里希 园丁可以决定什么对胡萝卜合适，但任何人也不能替

别人作出对他们有利的选择。

格茨　谁在说话？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是的。

格茨　（站起身来，把风帽抛向脑后）我肯定第一步一走错，就会见到你。（稍停）你到这儿来干吗？来找恨我的理由吗？

海因里希　“善有善报。”你说的，对吗？

格茨　我说的，我今天还这么说。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　我把报应给你带来了。

格茨　还早了点。

〔沉默片刻。

海因里希　卡特琳要死了：这是你的第一个报应。

格茨　她要死了？她的灵魂属于上帝。你要我怎么办呢？（海因里希笑起来）别笑，蠢货，明摆着你不会笑。

海因里希　（抱歉的口气）他在对我做鬼脸。

格茨　（迅速转过身来）谁？（突然醒悟）啊！（转向海因里希）显然，你们已经形影不离了！

海因里希　差不多了。

格茨　这样你就有伴儿了。

海因里希　（用手摸摸脸）他很讨厌。

格茨　（向海因里希走去）海因里希……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请饶恕我。

海因里希　饶恕你！好让你到处去吹嘘你把仇恨变成了爱，就像基督把水变成了酒！

格茨　你的恨属于我。我会使你摆脱它和魔鬼的。

海因里希　（改变嗓音，很像是另一个人在通过他的嘴说话）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讲话。圣父是我，魔鬼是我的儿

子，仇恨就是圣灵。要把我们这三位一体分成三部分，那可比拆散天上的圣三位一体还要难。

格茨　那么，只好祝你晚安了。你去沃尔姆城做弥撒吧，我们九个月后再见。

海因里希　我永远不回沃尔姆去，也永远不再做弥撒了。我不再是教会的人了，小丑。人家取消了我主持日课和圣礼的资格。

格茨　他们对你有什么好责备的？

海因里希　他们谴责我为了钱出卖了城市。

格茨　真是无耻的谎言。

海因里希　这谎言是我制造的。我登上讲坛，在大家面前忏悔了一切：我贪财，我嫉妒，我不守教规，我恋女色。

格茨　你撒谎。

海因里希　那有什么？反正沃尔姆城里都在传，说教会厌恶穷人，是它命令我出卖他们，任人来屠杀他们的。总得给教会找到一个贬斥我的借口吧。

格茨　这么说，你赎罪了。

海因里希　你很清楚，罪是永远赎不了的。

格茨　这倒是真的。世上任何东西都抹不掉。（稍停。突然走向海因里希）卡特琳怎么了？

海因里希　她的血变质了，全身都是溃疡。她不吃不睡已经三个星期了。

格茨　你为什么不呆在她身边？

海因里希　她不需要我，我也用不着她。

〔纳斯蒂上，站在舞台深处。

格茨　应该给她治病。

海因里希　治不好了，她只能死。

格茨 她害的什么病?

海因里希 耻辱病。她厌恶自己的身体,因为那么多男人的手都在上边摸过。她更厌恶自己的心,因为你的形象还留在里边。她得的是不治之症,病因就是你。

格茨 这是去年的事,神甫,我不承认去年犯的错误。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永生中,我会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的。但在这个世界上,不行,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海因里希 这么说有两个格茨。

格茨 两个,对。一活着,在行善;另一个死了,他作恶。

海因里希 你把你的罪孽和死去的格茨一起埋葬了?

格茨 是的。

海因里希 好极了。不过,正在杀死这个姑娘的并不是已经死了的格茨,而是纯洁漂亮,正在把自己贡献给爱的事业的格茨。

格茨 你撒谎。这罪行是作恶多端的格茨犯下的。

海因里希 这不是罪行。你玷污她的时候,给予她的比你自己所有的要多得多:你给了她爱。事实是她在爱你,尽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一天,你发了慈悲,于是,你放了一个钱包在卡特琳手里,把她撵走了。她是为这个缘故而死的。

格茨 我能和一个妓女生活在一起吗?

海因里希 能,因为是你把她变成妓女的。

格茨 要么放弃善,要么放弃她。

海因里希 假使你留下了她,你也许还能救她,而且你自己也一起得救。你说什么?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仅仅一个?一个叫格茨的人怎么能这样降低他的身分?他的志向远大多了。

格茨 （突然）她在哪儿？

海因里希 就在你的土地上。

格茨 这么说她想再见见我？

海因里希 是的。后来，半路上她被恶魔压垮了。

格茨 在哪儿？

海因里希 我不告诉你，因为你对她干的坏事已经够多的了。

格茨 （举起拳头，愤怒地）我……（他平静下来）好，我会自己找到她的。别了，海因里希。（向魔鬼的方向鞠了一躬）向你致敬。（他转身向着纳斯蒂）来，纳斯蒂。

海因里希 （吓了一跳）纳斯蒂！

〔纳斯蒂想跟着格茨走。海因里希挡住了他的去路。

第　四　场

〔海因里希、纳斯蒂。

海因里希 （犹豫不决地）纳斯蒂！（提高嗓门）纳斯蒂，我在找你。站住！我有话跟你说。你只管看不起我好了，只要听我说就行。我经过了舒尔汉的领地，那里在酝酿着暴动。

纳斯蒂 让我过去。我知道这些。

海因里希 你希望发生这场暴动吗？说，你希望这样吗？

纳斯蒂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让我过去。

海因里希 （伸出胳膊）你不回答就休想过去。

〔纳斯蒂默默地看着他，最后下了决心。

纳斯蒂 我希望也好，不希望也好，现在谁也阻挡不了它了。

海因里希 我可以。我可以在两天之内筑起一道堤岸挡住海水。作为交换条件，纳斯蒂，我要你宽恕我。

纳斯蒂 又来这套宽恕的把戏了？（稍停）这种把戏让我讨厌，

我跟它不相干。我既无资格判罪，又无资格赦罪：这是上帝的事。

海因里希　如果上帝让我在他的宽恕和你的宽恕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就选你的。

纳斯蒂　你选错了，你为了听这么一句话也许连天堂都放弃了。

海因里希　不，纳斯蒂，我放弃天上的宽恕，要得到的是人间的宽恕。

纳斯蒂　人间是不宽恕的。

海因里希　你真讨厌。

纳斯蒂　什么？

海因里希　我不是对你说话。（对纳斯蒂）你不给我提供方便。人家在逼我恨，纳斯蒂。我的恨是逼出来的，而你也不帮我。（他画了三次十字）好，现在我可以安静一阵子了。好了，听我说，要快。农民在组织起来。他们准备和男爵们谈判，这样我们就有了几天的时间。

纳斯蒂　你准备用这几天干什么？

海因里希　（指着教堂）你看见他们了，为了教会他们宁可千刀万剐。在这一带乡村，人们比德国所有其他地方的都更虔诚。

〔纳斯蒂摇头。

纳斯蒂　你们的神甫是无能之辈，农民喜欢他们，这不假，但是如果神甫们谴责起义，那他们的说教就没人听。

海因里希　我指望的不是他们的演说，而是他们的沉默。你想想，某天早晨，当村民们醒来时，发现他们教堂的门大敞着，里边空空的，神甫们像鸟似地远走高飞了，祭台前没人，圣器室前没人，地下室没人，神甫的住处也没人……

纳斯蒂　这办得到吗？

海因里希　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这儿有人吗?

纳斯蒂　有几个。

海因里希　让他们在这一带到处跑，用比谁都高的嗓门嚷嚷，尤其是要他们辱骂宗教。一定要让他们引起愤怒和恐慌。然后，下个礼拜天，在里格希，当弥撒做到一半时，让他们把神甫绑架走，把他拖到树林里，再带着有血迹的剑回来。这个地区所有的神甫就会在当天夜里悄悄地离开他们的村子，躲到马克斯坦的城堡里去，那儿有人等着他们。从下星期一开始，上帝就回天上去了。孩子们不能受洗礼，人们犯了过错得不到宽恕，病人们害怕不忏悔就死去！恐惧终将使暴动窒息。

纳斯蒂　（思索着）这可能……

〔教堂的大门打开了。传来一阵阵风琴声。农民们抬着放有圣像的架子出来。

纳斯蒂　（看着他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成。

海因里希　纳斯蒂，我恳求你，如果事情办成了，你就对我说你宽恕我。

纳斯蒂　我很愿意说这句话。但不幸的是我了解你是什么人。

第　六　景

〔半个月后，在教堂里。全村的人都躲在里边不出去了。他们在里边吃，在里边睡。现在他们正在祈祷。纳斯蒂和海因里希看着他们祈祷。一些男男女女睡在地上，病人和残废人也被抬进了教堂。讲道台下有人在呻吟和翻动。

第 一 场

〔在祈祷的农民，纳斯蒂和海因里希。

纳斯蒂 （自言自语）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唉！原来你们除了发火什么都不会，而我却吹灭了你们的怒火。

海因里希 你说什么？

纳斯蒂 什么也没说。

海因里希 你不高兴了？

纳斯蒂 是的。

海因里希 不管在哪儿，人们都挤在教堂里，吓得要死，暴动已被葬送在胚胎里了。你还要怎么样？（纳斯蒂不回答）我为我们两个高兴呢。（纳斯蒂打他）你怎么搞的？

纳斯蒂 你要是高兴，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

海因里希 你不愿意我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

纳斯蒂 我不愿你因为把人们变成软骨头而高兴。

海因里希 我这样做是为了你，而且也得到了你的同意。你怀疑你自己吗，先知？（纳斯蒂耸耸肩膀）再说，你对他们撒谎也不是头一次了。

纳斯蒂 但我还是头一次把他们弄得跪在地上爬不起来，不能自卫。头一次和迷信勾结，和魔鬼串通。

海因里希 你害怕了？

纳斯蒂 魔鬼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如果上帝愿意，魔鬼就会服从我。（突然）这教堂快憋死我了，我们走吧。

第二场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往外走。格茨突然出现，愤怒地冲着海因里希。

格茨 狗东西！你为了赌赢真不择手段。你害我白白浪费了半个月的功夫，为了找她，我在我的领地上来回跑了十次。我刚听说她就在这儿，而我却在老远的鬼地方找她。她病倒在这儿，躺在石头地上。这是我的过错。（海因里希挣脱出来，和纳斯蒂下。格茨自言自语）我的过错……没意思，这话真空洞。你要我感到羞愧，我没有。我全身的伤口里渗出的只有骄傲：三十五年来我目空一切，但这却是我无地自容的表现。应该改变这种状况。（突然）剥夺我的思维能力吧！快一些！让我忘却往事！把我变成一条虫吧！但愿如此！（农民低低的祈祷声提高了一些，随后又低了下去）卡特琳！（他从人群中走过，看着每一个人，叫着）卡特琳！卡特琳！（他走近躺在石板上的一个阴暗的身形，掀开裹着的被子，看清楚不是她后又把被子放下。接着他转到一根柱子后面，还听见他在叫喊）卡特琳！

第三场

〔农民们。

〔一座大钟敲了七下。

一个睡觉的人 （他躺在石板上，这时突然惊醒）几点了？今天礼拜几？

一男人 礼拜天早晨，现在七点。不，今天不是礼拜天。

——礼拜天完了，没有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我们的神甫把礼拜天带走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工作日，该诅咒的干活和挨饿的日子。

农民　那就见鬼去吧！我又要睡着了！到最后审判时你们再叫醒我。

一妇女　我们来祷告吧。

〔希尔达抱着一捆麦秸进来，身后跟着两个农妇，也都抱着麦秸。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希尔达，格茨后上。

妇女甲　希尔达，希尔达来了！

妇女乙　我们很想你。外边有什么事吗？说给我们听听。

希尔达　没什么好说的。到处是一片寂静，只有受惊的牲口在叫唤。

一个声音　天气好吗？

希尔达　不知道。

声音　你没看看天吗？

希尔达　没有。（稍停）我抱回一些麦秸给病人铺床。（对两个农妇）来帮我一下。（她们抬起一个病人，把他放到草垫上）这儿，现在该这一个了。（同样的过程）还有这个。（她们抬起一个老太太，老人哭了起来）别哭，求求你，别弄得大家都气馁。好了，老奶奶，你要是哭，他们全都会和你一起哭的。

老妇　（抽泣着）我的念珠，那儿……

〔她指着刚才她躺过的地方的石板。

希尔达 （恼火，拣起念珠扔到她膝盖上）喏！（镇定下来，温和了些）祈祷吧，来呀，祈祷吧！祷告比哭好，声音小。哟！怎么啦，可不能又哭又祷告啊。（她用手绢给老人擦眼睛）来！来！擤擤鼻涕！行了！别哭了，我说。我们没有罪，上帝没有权利惩罚我们。

老妇 （哭哭啼啼地）唉！我的姑娘！你明知道一切权利都掌握在他手里。

希尔达 （粗暴地）如果他有权惩罚无辜者，那我马上就嫁给魔鬼。（人们大吃一惊，注视着她。她耸了耸肩，走过去靠在柱子上。她两眼发直地愣了一阵，好像沉浸在什么回忆之中。然后突然厌恶地）呸！

妇女甲 希尔达！你怎么啦？

希尔达 没什么。

妇女甲 你一向最知道怎样重新唤起我们的希望……

希尔达 对谁的希望？对什么的希望？

妇女甲 希尔达，你要是绝望，我们全都会和你一起绝望的。

希尔达 好。那你们别注意我说的好了。（她打了个寒战）天真冷。你们是世界上惟一的温暖。你们应该互相挤紧点等着。

一个声音 等什么？

希尔达 等身上暖和起来。我们又饥又渴，心里害怕，身上又不舒服，但惟一要紧的是暖和。

妇女甲 那你过来挨着我吧，来吧！（希尔达不动。女甲站起来，走近她）她死了？

希尔达 是的。

妇女甲 愿她的灵魂属于上帝。

希尔达 上帝？（笑了笑）上帝不要她的灵魂。

女甲 希尔达！你怎么敢说这话？

〔人群中一片嘈杂声。

希尔达 她死以前已见过地狱了。她突然坐起来，说她看见了些什么，后来她就死了。

女甲 没人守着她？

希尔达 没有。你愿意去吗？

女甲 给什么我也不去。

希尔达 好。我过一会儿去。给我点时间暖暖身子。

女甲 （转向人群）祷告吧，乡亲们！为可怜的死者祈求宽恕吧，她见过地狱，很可能会被打入地狱。

〔她走开，跪下。一阵单调的祈祷声。格茨出现了，他瞧着仍靠在柱子上的希尔达。

希尔达 （低声）祈求你的宽恕！我们有什么要你来宽恕的？应该是你来求我们宽恕你！虽然我不知道你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命运，也不怎么认识这个女人，但如果你把她打入地狱，我就不接受你的天堂。你以为准许我在天堂里生活一千年就能使我忘却她眼中的恐惧吗？对你那些愚蠢的选民，我根本就看不起。地狱里有罪人，大地上有穷人，他们居然高兴得起来。我站在人类一边，我决不离开他们，你可以不让神甫听我忏悔就让我死去，可以突如其来地把我传到你的审判庭前，不过我们倒要看看谁将审判谁。（稍停）她爱着他。她整夜呼唤着他的名字。这私生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她突然转向众人）如果你们愿意祈祷，那就让里格希所流的血都落到格茨的头上吧！

一个声音 格茨！

希尔达 罪人是他！

声音 让上帝惩罚私生子格茨！

格茨 （笑了笑）就是这样。我这人作恶也好，行善也好，总是招人恨。（对一个农民）这人是谁？

农民 她呀，是希尔达。

格茨 姓什么？

农民 希尔达·莱姆。她父亲是村里最富的磨坊主。

格茨 （痛苦地）你们像领上帝的谕旨那样听她的话。她让你们祈求上帝惩罚格茨，你们就全跪下了。

农民 噢！这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她。

格茨 你们喜欢她？她有钱，你们还喜欢她？

农民 她现在没有钱了。去年她本来要去当修女，后来发生了饥荒，她便放弃了她许下的誓愿，来和我们同甘共苦了。

格茨 她怎样才使大家爱她的？

农民 她就像一个修女，节衣缩食来帮助大家……

格茨 对，对。这一切，我都做得到。这里边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吧，唔？

农民 据我所知，没有了。

格茨 没有了，哼！

农民 她很……可亲。

格茨 （笑起来）可亲？谢谢，好人，你开导了我。（他走开去）要是她真在行善，我将很高兴，上帝，我会高兴的。只要能实现你的统治，通过她或通过我都无关紧要。（他仇恨地看着她）像个善良的修女！那我呢？我难道不像修士吗？她干的什么事我没干？（走上前去）你好！你认识卡特琳吗？

希尔达 （吓了一跳）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你是谁？

格茨 回答我。你认识她吗？

希尔达 是的，是的。我认识她。（她突然掀掉格茨的风帽，露出他的脸）你，我也认识，尽管我从来没见过你。你是

格茨？

格茨　是的。

希尔达　你终于来了！

格茨　她在哪儿？

〔她看着他不回答，愤怒地微笑着。

希尔达　你会看见她的，不必着急。

格茨　你以为她想再多痛苦五分钟吗？

希尔达　你以为她见到你就不痛苦了吗？（她注视着他。稍停）你们两个都等等吧。

格茨　等什么？

希尔达　等我称心如意地看看你。

格茨　你疯了！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希尔达　我可认识你。

格茨　不对。

希尔达　不对？你胸脯上有一束像黑丝绒般的卷毛，左大腿根有一道青筋，当你占有女人时它就鼓起来。你腰部上方有一颗草莓大小的胎痣。

格茨　你从哪儿知道的？

希尔达　我守护卡特琳已经五天五夜了。我们三个人在一间屋里，她、我、你。我们三个成了一家人。她眼里到处都看到你，弄得我最终好像也见到了你。每夜门总要打开二十次，然后你走进来。你懒洋洋而自命不凡地看着她，用两个指头抚摸她的脖子。就像这样。（她粗暴地抓过他的手）喂，你这指头有什么特别的？上边有什么？有肉有毛。

〔她猛烈地甩开他。

格茨　她都说些什么？

希尔达　没有一句不是让我厌恶你的话。

格茨　说我粗暴、下流、让人讨厌？

希尔达　说你漂亮、聪明、勇敢，说你傲慢而冷酷，还说女人见了你不能不爱。

格茨　她对你说的是另一个格茨吧？

希尔达　格茨只有一个。

格茨　你用你的眼睛看看我吧。我哪儿冷酷？哪儿傲慢？唉！我的聪明又在哪里？从前我看得清看得远，因为作恶很简单。而现在我的视觉变得模糊了，世上充满了我不理解的东西。希尔达！我求求你好吗？不要与我为敌。

希尔达　与你为敌又能把你怎么样？我又不能害你。

格茨　（指着农民们）你在他们面前损害了我。

希尔达　这些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们。你别把他们扯到你的事里去。

格茨　他们爱你，这是真的？

希尔达　是的，是真的。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我从来没想过。

格茨　唔！是因为你长得美！

希尔达　不，我的长官。你们这些人喜欢漂亮女人是因为你们无所事事，吃香的喝辣的。我的乡亲们可成天干活，饿着肚子，他们没心思去欣赏妇女的美貌。

格茨　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需要你吗？

希尔达　不如说是因为我需要他们。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你理解不了。

格茨　（走向她）他们一见你就喜欢你了？

希尔达　一见就喜欢了，对。

格茨　（自言自语）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要么一见就喜欢，要么永远也不喜欢。输赢都是事先注定的，时间和努力无济于事。（突然）上帝的意志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不公正。这就等于说有人生来就得下地狱。

希尔达　有这样的人，比如卡特琳。

格茨　（不听她说）你对他们搞了什么名堂，巫婆？你一定是对他们搞了鬼，所以我才失败而你成功了。

希尔达　那你呢，你对卡特琳搞了什么鬼，使她这样着魔？

〔他们互相出神地看着。

格茨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你偷走了他们对我的爱。当我看着你时，我见到的是他们的爱。

希尔达　而当我看着你时，我见到的是卡特琳的爱，真叫我恶心。

格茨　你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地方？

希尔达　我以卡特琳的名义责备你使她陷入绝境。

格茨　这和你无关。

希尔达　我以这些妇女和男人的名义谴责你把土地一车车地扔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埋在底下。

格茨　滚你的！……我不需要在一个女人面前解释自己的行为。

希尔达　我以我自己的名义谴责你强迫我和你睡觉。

格茨　（愕然）和你睡觉？

希尔达　一连五夜，你狡猾而粗暴地占有了我。

格茨　（笑）你可真是在做梦！

希尔达　在做梦，是的。是在梦里，在她的梦里，她把我也拽了进去。我本想分担她的痛苦，就像分担这么多人的苦难一样，但我上了圈套，因为我不得不以她的爱来爱你。感谢上帝，我现在见到你了。大白天见到你，这样我解脱了！白天

你不过就是你而已。

格茨　那好，对了，你醒醒吧，一切只是你头脑中的幻想。我没有碰过你，直到今天早上为止，我从没见过你。所以在你身上什么也没发生过。

希尔达　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她在我的怀抱里叫喊，但没什么要紧，没出什么事，因为你既没碰过我的胸部也没吻过我的嘴。当然啦，我漂亮的军官，你像富翁一样孤独，除了别人打伤你以外，你从未感到过痛苦，这是你的不幸。而我却几乎感觉不到自己肉体的存在。我不知自己的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人家叫我，我也不一定答应，我有时甚至奇怪自己有个名字。但所有的人身上的痛苦我都能感觉得到，别人挨打就打在我的脸上，别人死就是我在死，你糟蹋被你强占的妇女，就是糟蹋我的肉体。

格茨　（胜利地）到底有了！（希尔达惊讶地看着他）你将是第一个！

希尔达　第一个？

格茨　第一个爱我的人。

希尔达　我？

〔她大笑起来。

格茨　你已经爱上我了。我连续五夜把你搂在怀里，我已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因为卡特琳对我的爱所以你爱我，因为穷人爱你所以我爱你。你会爱我的。如果像你说的，他们属于你，那他们一定会因为爱你而爱我的。

希尔达　假若有一天我的眼睛会温情脉脉地看你，那我就立刻把它挖出来。（他抓住她的胳膊。她突然停止了笑，凶狠地望着他）卡特琳死了。

格茨　死了！（深受打击）什么时候？

希尔达　刚才。

格茨　她……痛苦吗?

希尔达　就像在进地狱。

格茨　(踉跄地)死了!

希尔达　她可逃脱你了，对吗?去抚摸她的后脖颈吧。

〔寂静。随后教堂深处发出了喊声。农民们站起来，转向教堂入口。片刻的等候。

〔嘈杂声大起来，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抬着担架出现，担架上抬着卡特琳。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海因里希、纳斯蒂、卡特琳。

卡特琳　(不再叫喊，半撑起身子咕噜着)不!不!不!不!不!

格茨　(喊叫)卡特琳!(对希尔达)臭东西!你骗了我!

希尔达　我……我没骗你，格茨，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她俯身看卡特琳。

海因里希　我们在路上听见她喊叫，她说魔鬼在盯着她。她要求我们把她抬到十字架下面来。

〔人群威胁地站在他们面前。

声音　不!不行!她是入地狱的人!抬出去!出去!马上出去!

格茨　好啊，狗东西，我要教教你们什么是基督徒的仁慈!

希尔达　住嘴，你只知道作恶。(对农民)这是具尸体，但灵魂还紧紧地附在上边，因为它周围全是恶魔。你们也一样，魔鬼也在偷偷地盯着你们。如果你们不怜悯她，将来谁会来怜

悯你们呢？如果穷人不相爱，那还有谁来爱穷人？（人群默默地散开）既然她这样要求，就把她抬到十字架下面去吧。

〔海因里希和纳斯蒂把担架抬到十字架下。

卡特琳　他在吗？

希尔达　谁？

卡特琳　神甫。

希尔达　还没来。

卡特琳　去找他来！快！我将坚持到他来。

格茨　（走近前去）卡特琳！

卡特琳　是他吗？

格茨　是我，亲爱的。

卡特琳　你？啊！我还以为是神甫呢。（她喊叫起来）我要一个教士，去把他找来，快一点，我不愿意不忏悔就死！

格茨　卡特琳，你不用害怕，魔鬼不会伤害你的。你在人间受的苦太多了。

卡特琳　可是你要知道，我看见他们了。

格茨　在哪儿？

卡特琳　到处都是。往他们身上洒点圣水。（她又喊起来）救救我吧，格茨，救救我。事情都是你干出来的，我没有罪。你要是爱我就救救我吧！

〔希尔达搂着她，试图让她躺回担架上。卡特琳边挣扎边喊叫。

格茨　（哀求地）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我已经不是教会的人了！

格茨　她并不知道。你只要在她额头上画个十字，就可以把她从恐惧中解救出来。

海因里希　有什么用？她一到阴间又会恐惧的。

格茨　这都是胡说八道，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你这样看？

〔他笑。

格茨　纳斯蒂，你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教士吗……

〔纳斯蒂耸耸肩，做了个无能为力而沮丧的动作。

卡特琳　（没听他们的话）你们怎么不明白我就要死了？（希尔达想迫使她躺下）放开我！放开我！

格茨　（自言自语）要是我能……（突然下定决心，转向人群）这个女子是因为我的过错而堕落的，只有我才能救她。你们走开。（他们慢慢走开去。纳斯蒂拽走了海因里希。希尔达还在犹豫）你也走，希尔达。

〔她看了看他，出去了。

第　六　场

〔格茨、卡特琳，众人后上。

格茨　这回我抓住你了！不管你多么舍不得显灵，这次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显出一个来。

卡特琳　他们去哪儿？别把我一个人留下。

格茨　不会的，卡特琳，不会的，亲爱的，我会救你的。

卡特琳　你怎么救法？你又不是教士。

格茨　我要求基督把你的罪孽加给我。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卡特琳　是的。

格茨　我替你承担罪孽。你的灵魂会和你出生时一样纯洁，比教士恕了你的罪还要纯洁。

卡特琳　我怎样才能知道上帝满足了你的心愿没有呢？

格茨　我去祈祷。如果我回到你身边来时脸上被麻风或坏疽蛀烂了，你能相信我吗？

卡特琳　是的，亲爱的，我会相信你的。

〔他走到一边去。

格茨　这些罪孽都是我的，你也知道。把属于我的归还我吧。你没有权利谴责这个女人。因为惟一有罪的是我。来吧！这是我的胳膊、我的脸、我的胸脯。啃烂我的脸颊吧，把她的罪过化作脓血灌到我眼睛和耳朵里，让它像硫酸一样腐蚀我的后背、大腿、生殖器，让我染上麻风、霍乱、瘟疫吧，但请你救救她！

卡特琳　（声音更微弱了）格茨！救救我！

格茨　你在听我说吗，聋子上帝？你总不至于拒绝我提出的这笔交易吧？因为它是公正的。

卡特琳　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　噢！这声音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攀上讲坛）你是为人类而死的，是还是不是？你看一看吧：人们还在受折磨，你应当再死一次。给我！把你的伤给我吧！把你肋部的创伤给我，把你手上的两个窟窿也给我。如果上帝曾为他们蒙难，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你是嫉妒我吗？把你的五伤给我[1]！给我吧！（他面向基督，伸开两臂成十字状）给我！给我！给我！（他重复着："给我！"就像在念咒语一般）你聋了？真是，我太笨了，自助者天助！（他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匕首，拿它用右手刺左手，又用左手刺右手，然后往肋部扎。最后，他把刀扔到祭台后面，身子凑过去，把血抹到基

[1] 天主教有些圣人曾要求上帝把五伤转到他们身上，如圣方济各。据说他身上就出现了圣痕。

督的胸脯上）你们都来呀！（众人进来）基督流血了。（人声鼎沸。他举起双手）看见了吗？上帝发慈悲了，他让我带上了五伤。基督的血，教友们，基督的血在我手上淌。（他从讲坛下来，走到卡特琳跟前）什么也别怕了，亲爱的。我用我们耶稣的血来抹你的额头、眼睛和嘴。（他把血抹到她脸上）你还见到魔鬼吗？

卡特琳　见不到了。

格茨　你放心地走吧。

卡特琳　你的血，格茨，这是你的血。你为我献出了自己的血。

格茨　耶稣的血，卡特琳。

卡特琳　你的血。

〔她死了。

格茨　你们都跪下。（众人跪下）你们的教士是些狗东西。但你们别害怕，我留在你们中间。只要这双手上流着基督的血，任何不幸就都不可能降临到你们的头上。回到你们家去庆贺一番吧，今天过节。上帝今天开始统治大家。我们要建设太阳城。

〔寂静。

〔人群默默地逐渐散开。一个妇女从格茨身边走过，抓住他的手，用他的血往脸上乱涂。希尔达留到最后，她走近格茨，但格茨看不见她。

希尔达　别伤害他们。

〔格茨不回答。她走开了。格茨摇摇晃晃地走过去靠在柱子上。

格茨　他们属于我了。终于属于我了。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七 景

〔阿尔特韦勒的一个广场。

第 一 场

〔农民们聚集在一个农妇周围，她在当他们的教师。卡尔和一年轻妇女后上。

教师　（一个样子温和的年轻妇女。她手执细棍，指着地上的字母）这是什么字母？

一农民　这是A。

教师　这个呢？

另一农民　是M。

教师　这三个呢？

一农民　OSR。

教师　不对！

另一农民　OUR。

教师　整个字是什么？

一农民　AMOUR。①

---

① 爱，读作“阿慕尔”。

所有的农民 AMOUR，爱……

教师 加油吧，乡亲们，不久你们就能认字了，你们会分清好坏和真假。现在，你回答，那边的那个……我们的天性是什么？

一农妇 （像在上教理课似的）我们的天性是我们在认识格茨之前的本性。

教师 这本性怎么样？

一农民 （以同样的语气）是坏的。

教师 应该怎么来和它作斗争呢？

一农民 创造出第二天性。

教师 怎样在我们身上创造出第二天性来呢？

一农妇 要学会表现爱。

教师 表现爱就是爱吗？

一农妇 不，表现爱不是……

〔希尔达上，农民们指着她。

教师 什么？（转过身来）啊！希尔达！……（稍停）姑娘……你在妨碍我们。

希尔达 我怎么妨碍你们了，我一句话也不说。

教师 你一句话也不说，但你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知道你不赞成我们。

希尔达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吗？

教师 不能，希尔达。这里的人想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都公开地说出来。每人的思想都是大家的思想。你愿意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吗？

希尔达 不！

教师 这么说你不爱我们？

希尔达 爱，但有我自己的爱法。

教师　你不为我们的幸福而高兴吗？

希尔达　我……噢！乡亲们，你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你们要是幸福，我也该感到幸福。

〔卡尔眼睛上蒙着布条，由一年轻妇女领上。

教师　谁？

年轻妇女　我们在寻找太阳城。

一农民　这儿就是太阳城，你们到了。

年轻妇女　（对卡尔）我准知道没错。真可惜你看不见他们容光焕发的样子。你见到了一定高兴。

〔农民们热情地围在他们身边。

农民们　可怜的人！你们渴吗？饿吗？请坐！

卡尔　（坐下）噢！你们真善良。

一农民　这里人人都善良，大家都幸福。

另一农民　在这动乱的时代，我们几乎不出门了。我们只好自己互相爱。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我们非常高兴。

一农妇　能款待一个外来人是很愉快的事。你们想要什么？

年轻妇女　我们想见见手上淌血的那个人。

卡尔　他真能让上帝显灵吗？

一农妇　他专门让上帝显灵。

卡尔　他的手真会淌血吗？

一农民　没一天不淌血的。

卡尔　我希望他抹点血在我可怜的眼睛上，好让它重见光明。

一农妇　啊！啊！这正是他的事。他会治好你的。

卡尔　你们运气真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再也不做坏事了？

一农民　没人酗酒，没人偷东西。

另一农民　禁止丈夫打妻子。

一农民　禁止父母打孩子。

卡尔 （在凳子上坐下）但愿永远如此。

一农民 只要上帝愿意，就会永远如此的。

卡尔 唉！（他叹了口气）

教师 你为什么叹气？

卡尔 这姑娘到处都见到拿着武器的人。农民和贵族们就要打仗了。

教师 在海登斯坦的土地上吗？

卡尔 不，在它周围。

教师 这样，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不愿意别人不幸，我们的任务是让爱统治世界。

卡尔 妙极了！让他们去互相残杀吧。仇恨、屠杀、别人的血是你们的幸福的必要食粮。

一农民 你在说些什么？你疯了！

卡尔 真的，我只是重复人家到处都在说的话。

教师 人家说些什么？

卡尔 人家说你们的幸福使他们的痛苦更加无法忍受，绝望把他们推上了极端的道路。（稍停）算了！你们有理由不理会这些话。你们的幸福被染上几滴血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代价不算太高嘛！

教师 我们的幸福是神圣的，格茨对我们说过。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幸福，也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向所有的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幸福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村子是一座神殿，所有的农民都会把目光转向我们，就像全体基督徒的眼睛都注视着圣地一样。

卡尔 等我回到村里，我要到处传播这好消息。我知道有的人全家都快饿死了，他们要是知道你们的幸福也是为了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农民们尴尬地沉默着）善良的人们，如果

战争爆发了，你们干什么？

一农妇　我们祈祷。

卡尔　啊！我怕你们不得不表明态度。

教师　这个，不会！

全体农民　不会！不会！不会的！

卡尔　奴隶想成为人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场圣战吗？

教师　所有的战争都是大逆不道的。我们要继续当爱的守护者，和平的殉难者。

卡尔　老爷们在你们的大门口大肆掠夺、奸淫妇女、屠杀你们的弟兄，你们就不恨他们？

一农妇　我们可怜他们这样坏。

全体农民　我们可怜他们。

卡尔　既然他们那么坏，那他们的受害人造反不是正义的吗？

教师　暴力不论来自哪一方，都是非正义的。

卡尔　你们谴责你们的弟兄的暴力，那说明你们支持贵族的暴力了？

教师　当然不。

卡尔　肯定是支持的，因为你们不愿阻止这种暴力。

教师　我们要贵族们自愿放弃暴力。

卡尔　谁能使他们自愿放弃暴力？

教师　我们。

全体农民　我们！我们！

卡尔　在他们没放弃暴力之前，农民们该干什么？

教师　顺从、等待和祈祷。

卡尔　叛徒，你们的嘴脸暴露了：你们爱的只有你们自己。请留神，一旦战争爆发，人们是要和你们算账的，他们绝不允许你们看着你们的弟兄被杀害而保持中立。要是农民胜利了，

你们就等着他们来烧掉太阳城，等着他们来惩罚你们的背叛行为吧。而老爷们要是胜利了，他们是不会容忍一块贵族的土地留在农奴手里的。拿起武器来吧，伙计们，拿起武器！即使你们不为博爱而战，至少也应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幸福是要捍卫的。

一农民　我们不打仗。

卡尔　那人家就会来打你们。

教师　我们将吻打我们的人的手，我们死的时候将为杀害我们的人祈祷。只要我们活着，就有被杀的可能，但我们死后就会活在你们的灵魂中，我们的声音就会在你们耳中回响。

卡尔　显然，你们的功课背得很熟！啊！你们不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那个假先知，是他把这毫无理智的甜言蜜语灌给了你们。

一农民　他辱骂我们的格茨！

〔农民逼近卡尔。

年轻妇女　你们口口声声说活着是为了爱，你们难道要打一个瞎子吗？

一农民　（扯下卡尔的蒙眼布条）好一个瞎子！你们瞧：是卡尔，城堡里的奴仆，他的心被仇恨蛀烂了，好几个星期来他一直不怀好意地逛来逛去，挑拨离间，鼓吹叛乱。

农民们　绞死他！

希尔达　怎么啦，可爱的绵羊，你们怎么突然发起狂来了？卡尔是条狗，因为他鼓动你们去打仗。但他说的是真话，我不允许你们打说真话的人，不管他是打哪儿来的。乡亲们，你们的太阳城确实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要让贵族老爷容忍它，农民就必须甘心受奴役。乡亲们，我不责怪你们幸福，但我感到，当我们一起受苦时我要自在得多，因为我们

的不幸也是所有人的不幸。在这流血的大地上，一切欢乐都是不道德的，幸福的人是孤独的。

一农民　得了！你就喜欢贫困，格茨可要建设！

希尔达　你们的格茨就会招摇撞骗。（嘈杂声）怎么？你们为什么还等着，不来打我，不绞死我呀？

〔格茨上。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格茨。

格茨　你们的脸怎么这样吓人呀？

一农民　格茨，这……

格茨　住口！我不愿再见到有人皱眉头。先笑，然后你们再说话。哎，笑啊！

〔农民们微笑。

一农民　（微笑着）这人来煽动我们造反。

格茨　那太好了，这是对你们的考验。应该善于听取仇恨的语言。

一农妇　（微笑着）他骂你了，格茨，说你是冒牌先知。

格茨　我的好卡尔，你就这么恨我？

卡尔　确实如此，我够恨你的。

格茨　可见我不会讨人喜欢，请原谅我。你们把他送到村口，给他点粮食，吻他一下就和解了。

卡尔　这一切的后果将是一场大屠杀，格茨。愿这些人的血淌到你的头上。

格茨　但愿如此。

〔卡尔和年轻女子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少了卡尔和年轻妇女。

格茨　为他们祈祷吧!

教师　格茨，有件事使我们很苦恼。

格茨　说吧。

教师　是关于希尔达的。我们很爱她，但她在妨碍我们，因为她不同意你的意见。

格茨　我知道。

希尔达　这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反正我马上就要走了。

格茨　（震惊）你要走？

希尔达　过一会儿就走。

格茨　为什么？

希尔达　因为他们幸福了。

格茨　怎么？

希尔达　对于幸福的人我没有用。

格茨　他们爱你。

希尔达　当然啦，当然爱我。但他们会慢慢忘掉的。

格茨　他们还需要你。

希尔达　你这么想吗？（转向农民）你们还需要我吗？（农民为难地沉默着）你看见了吧。他们有了你，还要我有什么用？永别了。

格茨　（对农民）你们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她走？忘恩负义的家伙们，你们不幸的时候是谁把你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留下来吧，希尔达，我以他们的名义恳求你。而你们呢，我命令你们把对她的爱还给她。

希尔达　（突然粗暴地）你把一切都留着吧。你虽然偷走了我的钱包，但你不能用我的钱来施舍我。

教师　既然他要求你留下，你就留下来吧，希尔达。我们会服从他的，我向你发誓，我们会按圣人的命令爱你的。

希尔达　嘘！嘘！你们曾从心里自然地爱过我，现在这已经结束了，别提它了。忘掉我，快点忘掉我吧，越早越好。

格茨　（对农民）请你们让我们单独谈谈。

〔农民们下。

第　四　场

〔格茨、希尔达。

格茨　你上哪儿去？

希尔达　随便哪儿。贫困俯拾皆是。

格茨　永远是贫困！永远是不幸！再没有别的了吗？

希尔达　对我来说没有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格茨　难道应该永远为人们的苦难而痛苦？难道不能为他们的幸福而高兴吗？

希尔达　（暴躁地）我不能，我！多美好的幸福啊！人们在咩咩叫。（失望地）噢，格茨，自从你来到我们中间，我成了自己灵魂的仇敌，我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想法感到羞耻。我知道他们现在不挨饿了，劳动也不像以往那样艰苦了。如果他们要的是这种羔羊的幸福，我也该和他们分享这种幸福。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要这种幸福。我也许是个怪物，因为自从他们的苦难减轻以后，我对他们的爱也减少了。然而我却是憎恨痛苦的。（稍停）我是个坏人吧？

格茨　你？不，你嫉妒。

希尔达 嫉妒。对，嫉妒得要命。（稍停）你明白吗，我走的时候到了，因为你败坏了我。你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你总是在别人心里引起邪恶。别了。

格茨 再见。（她并不走）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她正往外走）希尔达，请不要抛弃我。（她笑）你怎么啦？

希尔达 （无恶意地）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却来要求我不要抛弃你？

格茨 他们越爱我，我越是孤独。我是他们的家，而我自己却没有家。我是他们的天，而我自己却见不到天。不对，我有天：这一片，你看它是多么遥远。我想变成柱子，支撑苍穹。说得好听！天是空洞。我甚至不知道上帝住在什么地方。（稍停）我对他们爱得不够，根子就在这里。我做了爱的姿态，但爱并没有产生。看来只能说是我缺乏天才。你干吗看着我？

希尔达 你根本不爱他们。你偷走了我的爱但却一无所获。

格茨 啊！我该偷的不是他们对你的爱，而是你对他们的爱。我应该用你的心去爱他们。瞧，我真羡慕你，连你的嫉妒都羡慕。你在这里，看着他们，摸着他们，你是热，你是光，而你不是我，这让我受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两个人，我愿意变成你，但同时也仍是我自己。

〔纳斯蒂上。

第五场

〔格茨、希尔达、纳斯蒂。

纳斯蒂 （以喑哑的声音）格茨！格茨！格茨！

格茨 （转过身去）谁？……纳斯蒂！……

纳斯蒂 人们都聋了。

格茨 聋了？听不见你的声音了？真新鲜。

纳斯蒂 是的。是新鲜。

格茨 上帝跟考验别人一样考验起你来了？我们来看看你怎样应付这场考验吧。

纳斯蒂 愿上帝尽情地考验我吧。我不会怀疑他，也不会怀疑我自己的使命。上帝如果怀疑我，那他就是疯了。

格茨 现在你说吧。

纳斯蒂 （指着希尔达）把她打发走。

格茨 她就是我。要么说话，要么走你的。

纳斯蒂 好吧。（稍停）暴动开始了。

格茨 什么暴动？（突然）不是因为我，这不是我的错！让他们自相残杀吧，我没有责任！

纳斯蒂 他们原来只是因为怕教会才没敢动手。是你向他们证明了他们不需要什么教士，所以现在先知到处泛滥。不过全是些鼓吹复仇的愤怒的先知。

格茨 这些都是我造成的？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是么！（打纳斯蒂）

纳斯蒂 打吧！打呀！

格茨 哈！（原地转了一圈）当年作恶多舒服：我可以杀人！（踱步。稍停）好吧！你要求我干什么？

纳斯蒂 你可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格茨 我？（冷笑）我是毒眼[1]，蠢货。你怎么敢利用我呀！

纳斯蒂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没有武器，没有钱，没有军

---

① 传说毒眼看人会给此人带来灾难。

事将领，我们的农民太缺乏纪律性，当不了好兵。几天后我们就会遭受挫折，几个月后就会遭到大屠杀。

格茨 那怎么办？

纳斯蒂 还有一个机会。今天，我阻挡不了起义的洪流，但三个月后，可以。只要我们打赢一场阵地战，只要一场，贵族们就会求和。

格茨 我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

纳斯蒂 你是德国最优秀的指挥官。

格茨 （看着他，然后转过身去）啊！（稍停）补救！总是补救！你们这些人全在浪费我的时间。上帝，我有别的事要干，我。

纳斯蒂 只要你能建设你的玩具城，你的模范城，你就可以听任全世界互相残杀？

格茨 这个村子是一艘挪亚方舟，我把爱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洪水再大也没关系，因为我拯救了爱。

纳斯蒂 你是精神不正常吗？你逃脱不了战争，它会打到这里，上门来找你的。（格茨沉默）怎么样？你接受吗？

格茨 没那么快。（他回身走向纳斯蒂）现在缺乏纪律，所以我得进行整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绞死一些人。

纳斯蒂 我知道。

格茨 纳斯蒂，要绞死的是穷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几只鸡来吓猴，无辜的和有罪的一起杀。我在说些什么呀？他们全是无辜的。今天我是他们的兄弟，所以我看得清他们是无辜的。明天，如果我成了他们的首领，那他们就全是罪人，我就什么也不明白了，我就光知道绞死人。

纳斯蒂 行。必须这样。

格茨 我也得变成屠夫。你们既没有武器又没有打仗的本领，你

们惟一的王牌就是人多。你们将无谓地牺牲许多人命。肮脏的战争!

纳斯蒂 你牺牲两万人，但将拯救十万人。

格茨 我对这点如果有把握就好了! 纳斯蒂，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太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投入这场战争，我们百分之九十九是要输的。

纳斯蒂 那我还是要争取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好了! 不管上帝的意图如何，我们都是他的选民，我是他的先知，你是他的屠夫，现在已经不是后退的时刻了。

〔沉默片刻。

格茨 希尔达!

希尔达 干吗?

格茨 帮助我吧。你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怎么办?

希尔达 我永远不会，也不愿意处在你的地位。你们是些头目，我只是个女人。对你们我无可奉告。

格茨 我只信任你。

希尔达 信任我?

格茨 胜过我自己。

希尔达 为什么你要让我当你的同谋? 为什么你要强迫我来替你作决定? 为什么你要把决定乡亲们生死的大权交给我?

格茨 因为我爱你。

希尔达 住口（稍停）啊! 你赢了，你把我推过了鸿沟。以前我站在受苦人一边，现在我站到了决定人们苦难的人一边。噢! 格茨，我永远也不可能睡得着觉了!（稍停）我不许你杀人。拒绝他吧。

格茨 我们一起来采取决定吗?

希尔达 对，一起。

格茨　我们也共同承担后果?

希尔达　共同承担，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纳斯蒂　（对希尔达）你管什么闲事?

希尔达　我代表穷人说话。

纳斯蒂　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也无权以穷人的名义说话。

希尔达　为什么?

纳斯蒂　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希尔达　你，是个穷人?你早就不是了，你是长官。

〔格茨在沉思，没听他们说话。这时忽然抬起头来。

格茨　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他们?

纳斯蒂　什么实情?

格茨　他们不会作战，一旦打起来他们就会失败。

纳斯蒂　因为谁说了他们就会把谁杀掉。

格茨　要是我去说呢?

纳斯蒂　你?

格茨　我在他们面前有威信。因为我是先知，我把财产分给了他们。威信要来干吗，不就是在危险的场合使用它吗?

纳斯蒂　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格茨　千分之一，好!你有权拒绝这千分之一的希望吗?

纳斯蒂　不，我没有这个权利。走吧。

希尔达　别去。

格茨　（搂住她的肩膀）别害怕。这次，上帝站在我们一边。（他喊）你们都来!（农民们回到舞台上）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明天，战火会蔓延到全德国。我要到人们中间去拯救和平。

全体农民　唉!格茨，不要扔下我们。没有你我们怎么办呢?

格茨　我会回来的，乡亲们。这里有我的上帝，这里有我的幸

福，这里有我的爱。我会回来的。这是希尔达，我把你们托付给她。我不在的时候，如果有人让你们参加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战争，你们就拒绝。要是人家威胁你们，你们就用爱来回答他。记住，乡亲们，要记住：爱将挫败战争。

〔格茨和纳斯蒂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少了格茨和纳斯蒂。

农民们　他要是不回来呢？

〔沉默。

希尔达　我们祈祷吧。（稍停）祈求上帝，让爱挫败战争吧。

农民们　（跪下）我的上帝，愿爱挫败战争。

希尔达　（站着）愿我的爱挫败战争。愿此成为现实。

〔舞台消失在黑暗中，第八景的头几句话紧接希尔达的尾白。

第八和第九景

〔农民的营地。

〔黑暗中一片嘈杂声、喊叫声。

第一场

〔格茨、纳斯蒂、卡尔、农民们。

声音　呜！呜！呜！

格茨的声音　（压过众人的喧闹声）你们全都得死！

声音　打死他！打死他！（光亮。这是树林里的一片空地。夜。农民手里举着棍棒和长叉，有的人佩着剑，还有人举着火把。格茨和纳斯蒂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俯视着人群）呜！呜！呜！

格茨　可怜的人，你们连正视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吗？

一个声音　现实就是你是个叛徒。

格茨　现实，弟兄们，瞎子也能见到的现实，就是你们不会打仗。

〔一个长得像赫拉克勒斯[1]似的农民站出来。

壮汉　我不会打仗？（哗然）哎，伙计们，有人说我不会打仗！我抓住公牛的角能把它脖子拧下来。

〔格茨跳下来，走近他。

格茨　看起来，老兄，你比我壮三倍吧？

壮汉　我吗，老弟？

〔他用胳膊肘撞了格茨一下，把他推出五步以外。

格茨　好极了。（对一个农民）给我这根棍子。（对壮汉）你拿着这根。准备。开始，刺、砍、劈、挑。（他闪过，避开了一次次的进攻）你看！你看！你看见了！你的力量对你有什么用？你只会让空气里的精灵哭泣，让风流血。（他们对打）现在，我的老兄，请原谅，我要轻轻地揍你一下，这是为了大家好。嘿！（他猛击了一下）仁慈的基督，饶恕我。（壮汉倒下）你们服了吗？他是最壮的，我可谈不上是最机灵的。（稍停。农民们瞠目结舌。格茨因胜利而一时很得意，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怕死吗？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以为死的将是你旁边的人。（稍停）现在我来问

[1]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

问我们的圣父，我来对他说：我的上帝，你如果要我帮助这些人，那就显显灵，告诉我哪些人将死于战争。（他突然装出十分恐惧的样子）喔！喔！喔！喔！我看见的是什么？啊呀，教友们，你们怎么啦？这景象太可怕了！啊！你们成了这副样子！

一农民 （不安地）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啦？……

格茨 上帝把你们身上的肉像火漆似地融化了，我只看见你们的白骨。仁慈的圣母！到处全是骷髅。

一农民 依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格茨 上帝不愿意你们暴动，他在指给我看哪些人将死在战场上。

该农民 谁呀？举出来。

格茨 谁？（用食指指着他，用可怕的声音说道）你！（沉默）还有你！你！和你！多可怕的骷髅舞！

一农民 （震惊，但还有些怀疑）谁来证明你是个先知？

格茨 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如果要证据，只要看看这血就可以了。（他举起双手。沉默。对纳斯蒂）我赢了。

纳斯蒂 （喃喃地）还没有。（卡尔站出来）留神这家伙，他最难对付。

卡尔 噢，我的弟兄们，你们太好骗了，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学会怀疑呢？你们太老实、太温和了，连恨都不会！今天还是这样，只要有人用上帝的口气跟你们说话，你们马上就低下头来。怎么啦？他手上有点血？这有什么？要是淌点血就能使你们信服，我马上就淌血。

〔他把双手举起来，手开始淌血。

格茨 你是谁？

卡尔 和你一样，也是先知。

格茨　仇恨的先知？

卡尔　仇恨是通向爱的惟一道路。

格茨　可我认得出你。你是卡尔，我的奴仆。

卡尔　是的，为您效劳。

格茨　奴仆加先知，那是小丑。

卡尔　不见得比将军加先知更像小丑。

格茨　（走下台阶）我看看你的手！（把他的手翻过来）当然啦，这人在袖子里藏了盛血的猪尿泡。

卡尔　也让我看看你的手。（看他的手）这人用指甲抠老伤疤让它淌出了几滴脓来。喂，乡亲们，你们来考验考验我们吧，看看谁是真正的先知。

嘈杂声　对……对……

卡尔　你会这手吗？（他在一根细棒上变出花来）这个呢？（他从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还有这个？（浑身冒烟）让我们看看你会干点什么？

格茨　这类杂耍我在广场上见过一百次了。我可不是走江湖的。

一农民　走江湖会干的，先知也该会。

格茨　我不和我的随身男仆比什么绝招。教友们，在当先知之前，我是将军。现在是谈打仗，你们如果不信先知，也请信任将军吧。

卡尔　你们等将军证明了他不是叛徒再来相信他吧。

格茨　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是出于对你和你弟兄们的爱才放弃自己的财产的。

卡尔　出于对我的爱？

格茨　对，对你这个仇恨我的人的爱。

卡尔　这么说你爱我？

格茨　对，我的兄弟，我爱你。

卡尔 （胜利地）他说漏嘴了，乡亲们！他在骗我们！你们看看我这张脸，告诉我人家怎么会爱我？还有你们，伙计们，你们这些人都想想，你们是可爱的吗？

格茨 白痴！我要是不爱他们，干吗要把自己的地给他们？

卡尔 不错，为什么？根本问题就在这儿。（突然）上帝！明察秋毫的上帝，救救我吧！我把躯体和嘴借给你，你告诉我们，为什么私生子格茨把地给了我们。

〔卡尔开始发出可怕的叫喊声。

农民们 上帝附身了！

上帝要说话了！

〔他们跪下。

格茨 天啊！这回可齐全了。

卡尔（闭上眼睛，用好像不属于他的声音说）喂，噢，嘀，嘀，大地！

农民们 喂，噢，嘀！喂，噢，嘀！

卡尔 （仍用刚才那套表演）上帝在此。我看见你们了，人们，我看见你们了。

农民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

卡尔 （同样的表演）格茨在吗？

一农民 在，我们的圣父，在右边，在你后边一点儿。

卡尔 （同样的表演）格茨！格茨！为什么你把地给了他们？回答。

格茨 请问你是哪位？

卡尔 （同样的表演）我是我。

格茨 好，如果你是你，那你就知道你知道的事，那你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做了我所做的事。

农民们 （威胁地）呸！呸！回答！回答！

格茨　对你们，我会回答的，教友们。是回答你们，而不是回答他。我把地给大家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

〔卡尔笑。

农民们　上帝笑了！

上帝笑了！

〔纳斯蒂走下台阶，站到格茨身后。

卡尔　（同样的表演）你撒谎，格茨，你在欺骗你的上帝。而你们，我的孩子们，听着！

一个老爷不论干什么，永远也不会和你们平等。

所以我命令你们把他们全杀光。

这人把地给了你们。

但你们能把自己的地给他吗？

给或不给，他可以选择。

而你们难道能拒绝吗？

对吻你们或打你们的人

你们也同样回敬他。

而对给了你们而你们无法回敬的，

你们就献上心里全部的仇恨吧。

因为你们原是他们的奴隶，而他现在仍在奴役你们，

因为你们曾经受过侮辱，而他现在还在加倍侮辱你们。

早晨的礼物使人悲！

中午的礼物使人愁！

晚上的礼物使人忧！

格茨　啊！高明的说教！谁给了你们生命和光明？是上帝。赐予是他的法则，不论他做什么，他都在赐予。你们不过是尘埃，你们难道能还给他什么吗？什么也还不了！所以，结论是你们应该恨的是上帝。

一农民 上帝不一样。

格茨 为什么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塑造了我们？既然上帝是慷慨和爱的化身，那他创造的人类也应充满慷慨和爱！教友们，我恳求你们：接受我的礼品和我的友谊吧。我不要求你们感谢我，噢，绝不，我只要求你们别把我的爱当作邪恶，别把我的礼品当作罪行来谴责。

一农民 扯你的淡去吧，我不喜欢别人的施舍。

卡尔 （重新用他自然的声音说话、指着一个乞丐）到底有人明白了。土地是你们的，所以声称赐给你们土地的人是在欺骗你们，因为他给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接受这土地吧！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的人，就该先接受了土地再杀掉他。我们是用暴力来教育自己的。

格茨 难道世上只有仇恨吗，教友们？我的爱……

卡尔 你的爱来自魔鬼，它碰到什么什么就烂。啊！伙计们，你们要是见到阿尔特韦勒的人就好了。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他们变得不男不女的。他太爱你们了，他会把这里的人都阉了，换上长春花。别听他的摆布。你们从前是牲口，是仇恨把你们变成了人；如果抛弃仇恨，你们就会重新四脚着地，成为沉默而不幸的牲口。

格茨 纳斯蒂！帮帮忙。

纳斯蒂 （指着卡尔）诉讼已见分晓，上帝站在他一边。

格茨 （愣住了）纳斯蒂！

农民们 滚！滚！见鬼去吧！

格茨 （狂怒）我就走，你们别怕。快去死吧，你们死了，我就跳舞。你们多么丑恶！你们这群幽灵和亡魂。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你们的灵魂，因为这使我懂得我错了。贵族们占有

土地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是骄傲的；你们四只脚爬也是正确的，乡巴佬，因为你们不过是些猪猡。

农民们　（想扑到他身上）打死他！打死他！

格茨　（从一个农民手里夺过剑）来抓我吧！

纳斯蒂　（举起手来）够了。（鸦雀无声）这人已经相信你们的话了。但你们得学会遵守诺言，即使对敌人也一样。

〔人慢慢走空了，舞台又回到一片黑暗中。岩缝中还有最后一个火把，纳斯蒂取过来，准备下场。

纳斯蒂　走吧，格茨，快点走！

格茨　纳斯蒂！纳斯蒂！你为什么抛弃了我？

纳斯蒂　因为你失败了。

格茨　纳斯蒂，他们是一群狼。你怎么能和他们呆在一起呢？

纳斯蒂　他们心里充满了爱。

格茨　他们心里？你要是能在这些垃圾桶里看到一丝爱，那说明你眼神好。我什么也没看见。

纳斯蒂　这不假，格茨，你什么也没看见。

〔纳斯蒂下。

〔夜。

〔嘈杂声远去，远处传来一声妇女的喊叫，最后一抹微光照在格茨身上。

第　二　场

〔格茨一人。

格茨　你们会死的，畜生！我要让你们倒霉，叫你们永远忘不了。我的邪恶，来帮助我吧，让我轻松一下吧。（稍停）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善已洗净了我的灵魂，我身上再也找不到

一滴毒液了。好极了，上路，去行善吧。去阿尔特韦勒，要么上吊，要么行善。我的孩子们在等我，我的阉鸡，我的不男不女的娃娃们，我的家禽场里的天使们，他们会来欢迎我的。仁慈的上帝，他们多么让我讨厌啊。我喜欢的倒是那些人：那些狼。（踱起步来）好吧，上帝，该你来引导我在黑夜里行进了。既然失败了也要坚持，既然失败是一种征兆，那么所有的不幸就都是幸运，所有的灾祸都是你对我的恩宠。请教教我怎样好好运用我的厄运吧，上帝，我认为，我就这样认为，你所以允许我存在于世界之外，是为了要我完全属于你。

现在，我的上帝，我们又重新面对面了，像很久以前我专作恶时一样。啊！我根本就不该去管人们，他们真碍事。他们是荆棘，要达到你那里，应该劈开它们才是。我来找你了，上帝，我来了，我在你的黑夜中行进，请把手伸给我。告诉我：夜就是你，对吗？夜，凄惨的、一无所有的夜！因为你存在于虚无缥缈中，只有万籁俱寂时才能听见你，一无所见时才能见到你。古老的夜，尚未产生生命的漫漫长夜，混沌朦胧，带给人厄运和不幸的夜，把我笼罩起来，吞噬我肮脏的躯体，钻到我的灵魂和躯体之间来，腐蚀我吧。我要忍受歧视、窘困、羞耻和孤独，因为人生来就是为了摧毁自身，最后像雌性一样，在庞大漆黑的夜的躯体面前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在我饱尝一切辛酸苦辣之前，我将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在我占有一切之前，我将一无所有。在我成为一切之前，我将什么也不是。我要在众人面前卑躬屈膝，而最后，你，上帝，就将以你用夜织成的网把我捞起，使我凌驾于众人之上。（以强烈而忧伤的声调）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就是你的意志吗？当我还是恶人时，我不是已经在追

寻这种对人的仇根、对自己的鄙视了吗？行善时的孤独和作恶时究竟有什么区别？（天慢慢亮了）天亮了，我已度过了你的夜晚。我赞美你给了我光明：我将看得清了。（他转过身来，看见了阿尔特韦勒的一片废墟。希尔达坐在一堆石头瓦砾上，双手捧着脑袋。他喊）啊！

第　三　场

〔格茨、希尔达。

希尔达　（抬头看）终于回来了！

格茨　其他人哪儿去了？死了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打仗吗？

希尔达　是的。

格茨　还我黑夜吧，我不愿见人。（稍停）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希尔达　从瓦尔申来了些武装的农民，，他们要求我们参加他们的队伍，我们没同意。

格茨　所以他们烧了村子。很好。（他狂笑）你为什么没和别的人一块儿死？

希尔达　你感到遗憾吗？

格茨　当然啦！没人活下来，事情要简单多了！

希尔达　我也感到遗憾。（稍停）他们把我们关在一所房子里，放了火。这很好。

格茨　对，很好，非常好。

希尔达　最后，有扇窗打开了。我跳了出来。死对我无所谓，但我想再见你一面。

格茨　见我干吗？你在天上会见到我的。

希尔达　我们不会上天的，格茨，即使我们都上了天，我们的眼

睛也顾不上互相看上一眼，手也互相摸不着。在天上，我们只能照顾上帝。（她来摸摸他）你在这儿，这么一点儿疲惫不堪、粗糙而可怜的皮肉，一个生命——可怜的生命。我喜欢的是这种有血有肉的生命。人只能在尘世间，违背上帝的意志去爱。

格茨　我只爱上帝，我已不在人世了。

希尔达　那你不爱我？

格茨　不爱。你也一样，希尔达，你也不爱我。你认为是爱的，其实是恨。

希尔达　我为什么要恨你呢？

格茨　因为你认为我杀害了你的亲人。

希尔达　是我杀害了他们。

格茨　你？

希尔达　是我说的不同意。我宁愿乡亲们死而不愿他们杀人。噢，格茨，我有什么权力来替他们作出选择呢？

格茨　嘿！照我的样做吧！别把这次流血事件放在心上。我们微不足道，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人幻想自己是在行动，其实是上帝在支配他。

希尔达　不，格茨，不。没有我，他们还能活。

格茨　好，就算是吧。没有你，他们也许还能活。但这于我毫无意义。

希尔达　"我们一起采取决定，共同承担后果。"你别忘了。

格茨　我们并没在一起。你想见我？好吧，看看我，摸摸我。好；现在，走你的吧。我这一辈子，不再看人家的脸了。我只看大地和石头。（稍停）我曾问过你的意见，我的上帝，你也回答了我。我感谢你，因为你向我揭示了人的恶毒本性。我要在自己的肉体上对他们的过错进行惩罚，我要用饥

饿、寒冷和鞭子来折磨它，要用小火，很细的文火慢慢地煎熬它。我要摧毁人类，因为你创造人类就是为的毁掉他。这些人是我的臣民，人数很少，只住在一个村子里，简直像一家人。我的臣民死了，我虽是生者，但要作为死者存在于世上。我的余生将用来对死进行思考。（对希尔达）你还在这里？去吧。到别处去寻找贫困和生命吧。

希尔达　一贫如洗的是你，所以我的位置在这儿。我要留在这里。

第十景

〔半年后，在变成废墟的村子里。

第一场

〔希尔达，海因里希后上。

〔希尔达坐在前一景的老位子上，注视着大路。看得出她突然见到有人来了。她半侧着身子等着。

〔海因里希上。他帽子上戴着花，手里也拿着一束鲜花。

海因里希　我们到了。（他转向一个无形的人）摘下你的帽子。（对希尔达）我叫海因里希，以前我主持弥撒，今天我靠施舍度日。（对魔鬼）你往哪儿跑？到这边来。（对希尔达）哪里有死亡的气息，他就上哪儿忙活。但他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

希尔达　一年零一天了，对吗？从沃尔姆事件算起一年零一天了吧？

海因里希　谁告诉你的？

希尔达　我数了日子。

海因里希　有人对你说起过我？

希尔达　对。从前。

海因里希　今天天气真好，嗯？我在路上采了些花，这是周年纪念的花束。（把花递给她）

希尔达　我不要。（把花放在一边）

海因里希　不应该害怕幸福的人。

希尔达　你并不幸福。

海因里希　我告诉你，今天是节日，昨夜我睡了个好觉。好了，姑娘，应该对我微笑，除了一个人以外，我爱所有的人，我愿所有的人都高兴。（突然）去找他来。（她不动弹）得了！别让他等了。

希尔达　他没有等你。

海因里希　他？你的话真使我惊讶。我们是一对好朋友，我敢打赌他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迎接我呢。

希尔达　饶了他吧。拿起你的花束，快点走吧。

海因里希　（对魔鬼）你听见她的话了吗？

希尔达　别提你的魔鬼了，我不信这套。

海因里希　我也不信。

希尔达　那怎么……？

海因里希　（大笑）哈！哈！哈！你是个孩子。

希尔达　得罪过你的人不存在了，他身在人世但已死亡。他根本就不会认出你来的，你呢，我肯定你也认不出他来了。你在寻找一个人，找到的将是另一个人。

海因里希　我找到谁就是谁吧。

希尔达　饶了他吧，我求求你。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害我呢？

海因里希 我不想害你，因为我很喜欢你。

希尔达 你在他身上造成的每一处创伤中都将淌出我的血来。

海因里希 你爱他？

希尔达 对。

海因里希 这么说还有人能爱他？真有趣。（笑）好几个人都试过要爱我，但都没有成功。他也爱你吗？

希尔达 他曾像爱他自己那样爱过我。

海因里希 要是他爱你，对你的痛苦我就不那么遗憾了。

希尔达 你如果宽恕他触犯了你，上帝也就会饶恕你触犯了他。

海因里希 但我根本不想让上帝宽恕我。惩罚也有好的一面，一切全在于习惯。我已经习惯了。我还没入地狱，但对那儿已经有点习惯了。

希尔达 可怜的人！

海因里希 （怒）不！不！不！我不可怜。我很幸福，我告诉你，我很幸福。（稍停）行了！叫他来吧。（她沉默）最好是你叫他，这样他见到我就会喜出望外。你不愿意？那我就自己叫。格茨！格茨！格茨！

希尔达 他不在这儿。

海因里希 他在哪儿？

希尔达 在树林里。他有时在里边一呆就是好几个星期。

海因里希 离这儿远吗？

希尔达 二十五里地。

海因里希 （对魔鬼）你信她的话吗，你？（他闭上眼睛听着魔鬼的提示）对，对，对。（他狡黠地微笑着。最后说）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希尔达 找吧，好神甫，找吧。你的同伙会指点你的。

海因里希 愿上帝保佑你，姑娘。（对魔鬼）喂，你来呀。

〔他消失了。希尔达一个人呆着，注视着他远去。

第 二 场

〔希尔达、格茨。

〔格茨上，右手拿着一根鞭子，左手提着水罐。看样子他精疲力竭了。

格茨 谁在叫我？（希尔达不回答）有人在叫我。我听见他的声音了。

希尔达 你饿肚子时老是幻听。

格茨 这花是从哪里来的？

希尔达 我采来的。

格茨 你很少采花。（稍停）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一年过到哪一天了？

希尔达 你干吗问这个？

格茨 今年秋天有人来。

希尔达 谁？

格茨 我记不得了。（稍停）喂，今天是几号？几月几号？

希尔达 你以为我在数日子吗？现在只剩下惟一的日子了，不断反复的日子：黎明把它给我们带来，黑夜又把它收回去。你是一座停了摆的钟，永远指在同一个点上。

格茨 停了？不，我在走。（他晃了晃水罐）你听见了吗？水在汩汩地响。它发出的是天使的音乐。我嗓子里冒着地狱里的火，耳朵里听到的是天堂里的音乐。

希尔达 你有多长时间没喝水了？

格茨 三天。我得坚持到明天。

希尔达 为什么要到明天？

格茨 （像白痴似地笑着）哈！嘻！必须这样！必须这样！（稍停，他摇摇水罐）汩！汩！唔？我看对一个渴得要死的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他讨厌的声音了。

希尔达 好好乐一乐吧，馋馋你自己吧。渴了就喝，这也太简单了！你如果不在自己头脑中不断保持一种诱人的欲念，就有可能忘掉自己。

格茨 要是不诱惑自己，我又怎能战胜自己呢？

希尔达 噢，格茨，你怎么可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过这种日子呢？水罐、水声、你嘴唇上干裂的白皮，这我都背出来了，你难道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格茨 我将坚持到明天早上，没别的。

希尔达 你从来没有坚持到底过，因为你强加给自己的考验太长久了。你去晃这个罐子，一直晃到你倒下为止。等你倒下后，我就给你喝水。

格茨 你想见点新鲜的吗？瞧。（他侧过水罐）花渴了。喝吧，花，喝我的水，让天来看看你们金黄色的小花蕊。你看：它们又活了。大地和植物接受我的礼物，只有人类才拒绝。（他把水罐倒翻）好了，没法再喝了。（他笑，艰难地重复）没法再喝了……没法再……

希尔达 是上帝的意志让你变成老糊涂的吗？

格茨 当然。应该毁掉人类，不对吗？（他扔掉水罐）好了，现在你让我喝水吧！

〔他倒下。

希尔达 （冷冷地看着他，大笑起来）当然啦，我总是存着水的，因为我了解你。（她去找来一罐水，回来托起格茨的头）好了，喝吧。

格茨 不到明天早晨不喝。

希尔达 上帝愿你变得怪僻、糊涂，但并不要你死。所以，你应该喝。

格茨 我这个人能让整个德国发抖，但现在我却像婴儿似地仰面躺在妈妈的怀里。你满足了吗，上帝，你见过比我更可鄙的吗？希尔达，你能预见一切，你知道如果我不渴了会发生什么事？

希尔达 是的，我知道，你会动真格的，会产生肉欲，想同我睡觉。

格茨 那你也还要我喝水？

希尔达 是的。

格茨 我要是扑到你身上呢？

希尔达 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吗？得了，一切都会像做弥撒那样了结：你大骂一通，说一通下流话，最后给自己一顿鞭子。喝吧。

格茨 （接过水罐）又输了！（喝水）肉体是腐败的。（他喝水）

希尔达 肉体是健康的，腐败的是你的灵魂。

格茨 （放下水罐）不渴了，我感到空虚。（稍停）我困了。

希尔达 睡吧。

格茨 正因为困，所以我不睡。（他看着她）让我看看你的乳房。（她不动）喂，让我看看，引诱我呀，让我馋死。不吗？啊！混账女人，为什么？

希尔达 因为我爱你。

格茨 把你的爱激发到白热化，让它钻进我心里，让它烤我，让它冒烟！你要是爱我，就该折磨我。

希尔达 我是你的，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折磨你的刑具呢？

格茨 你要是看清了我是什么人，就会杀掉我的。我脑袋里像在

开巫魔夜会[1]，你就是参加夜会的所有巫婆。

希尔达　（笑）你在吹牛。

格茨　我要你变成一头牲口，好跟你像牲口似地交配。

希尔达　对你来说，做人是多么痛苦啊！

格茨　我不是人，我什么也不是。只有上帝才存在。人，是视觉的幻象。我让你感到恶心，对吗？

希尔达　（平静地）不，因为我爱你。

格茨　你明白我是在想尽办法贬低你吗？

希尔达　是的，因为我是你最珍贵的财产。

格茨　（怒）你不跟我配合！

希尔达　对，我不搞你那套把戏。

格茨　只要你呆在我身旁，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

希尔达　我就是为这个缘故才留下的。

〔格茨吃力地站起来。

格茨　我要是把你抱在怀里，你会推开我吗？

希尔达　不会。

格茨　即使我来时心里充满了肮脏的想法？

希尔达　你要是敢碰我，就说明你心地是纯洁的。

格茨　希尔达，人们怎么能相爱而不感到羞耻呢？淫欲是最卑鄙的罪过。

希尔达　看着我，仔细看着我，看看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胸脯、我的胳膊，我是罪过吗？

格茨　你很美。美就是恶。

---

① 传说每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间的夜晚，魔鬼和女巫们在勃罗肯山山顶举行狂欢聚会。

希尔达　你肯定吗?

格茨　我现在对什么都不肯定了。(稍停)我要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我就犯了罪，但我得到了解脱；我要是拒绝满足欲望，它就毒化我的整个灵魂……夜幕正在降临，在黄昏时分必须有好眼力才能辨清上帝和魔鬼。(他走近希尔达，摸摸她，又突然走远)在上帝的注视下和你发生关系?不，我不喜欢放纵自己。(稍停)要是某一天，夜色是那样地深沉，可以使他的眼睛看不见我们……

希尔达　爱就是这样的夜，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相爱的人的。

〔格茨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往后闪去。

格茨　给我一双彼俄提亚[1]人的锐利眼睛，让我的眼光透过这层皮肤吧。让我看看这鼻孔和耳朵里藏着什么。我手指碰了垃圾都要恶心，怎么还会希望把这一整袋大粪[2]搂在怀里呢?

希尔达　(激昂地)你灵魂里的垃圾要比我身上的多。肉体的丑恶和肮脏只存在于你的灵魂里。我不需要锐利的目光：我照料过你，给你洗过澡，闻过你发烧时身上的气味。我终止了对你的爱吗?你一天比一天更像你死后的那具尸体，但我也还在爱你。你要是死了，我会挨着你躺着，不吃也不喝直到死。你会在我的怀里腐烂变质，你成了臭肉，我仍将爱你。因为，如果不是一切都爱，那就是什么都不爱。

格茨　(把鞭子递给她)抽我一顿吧。(希尔达耸耸肩)喂，抽吧，抽吧，抽在我身上你就可以替死去的卡特琳，为你失去的青春和所有因我的过错而被烧死的人报仇。

---

① 彼俄提亚，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② 某些教士说，女人的美在于皮肤，皮肤下面不过是大粪。

希尔达　（放声大笑）对，我会鞭笞你的，卑鄙的修士，因为你毁了我们的爱。

〔她拿起鞭子。

格茨　照着眼睛打，希尔达，往眼睛上抽。

第　三　场

〔同前，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抽吧！抽吧！就当我不在。（他走上前去，对希尔达说）我的伙伴教我先去转上一圈，再悄悄溜回来。人家骗不了他，你知道。（对格茨）她想阻挠我们见面。你真的没在等我吗？

格茨　我？我数着日子呢。

希尔达　你在数日子？噢！格茨，你骗了我。（她看着他）你怎么啦？你的眼睛闪闪发光，你和原来不一样了。

格茨　这是因为见了他我高兴。

希尔达　这种高兴真古怪：他会想尽办法害你的。

格茨　这证明他爱我。你嫉妒了，唵？（希尔达不回答。格茨又转向海因里希）花是你采来的？

海因里希　是的，为你而采的。

格茨　谢谢。（拾起花束）

海因里希　周年纪念快乐，格茨。

格茨　祝你快乐，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你也许今天夜里就死……

格茨　真的吗？为什么？

海因里希　有些农民在找你，要杀你。为了赶在他们前面，我不得不跑着来。

格茨　杀我，他妈的！我太荣幸了，我还以为人家把我忘光了呢。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

海因里希　星期四在贡施巴希平原上，男爵们把纳斯蒂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死了二万五千人，剩下的都逃跑了。两三个月后暴动就会被彻底镇压下去。

格茨　（暴跳如雷）死了二万五千人！这仗不该打，这些蠢货！他们本该……（平静下来）见鬼去吧。我们生来就是要死的。（稍停）他们自然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喽？

海因里希　他们说如果是你指挥部队，就可以避免这场屠杀。这回你高兴吧，你是全德国最受人痛恨的人了。

格茨　纳斯蒂呢？他逃跑了？被抓走了？死了？

海因里希　你猜猜看。

格茨　滚你的。

〔他陷入了沉思。

希尔达　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吗？

海因里希　知道。

希尔达　谁告诉他们的？你？

海因里希　（指着魔鬼）我没有，是他。

希尔达　（轻声地）格茨！（碰碰他的胳膊）格茨！

格茨　（吃了一惊）嗯！什么？

希尔达　你不能呆在这儿。

格茨　为什么？欠账要还，不是吗？

希尔达　你不应该还账，因为你没有罪。

格茨　你管你自己的事去吧。

希尔达　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格茨，该走了。

格茨　到哪儿去？

希尔达　随便到哪儿，只要你躲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你无权让人

杀掉你。

格茨　是没有。

希尔达　不然就是作弊。

格茨　啊，对，作弊……那又怎么样？我这一生不都在作弊吗？（对海因里希）你可以开始宣读我的罪状了。时间到了，我准备好了。

海因里希　（指着希尔达）叫她走开。

希尔达　你当着我的面说吧，我不会离开他的。

格茨　他说得对，希尔达：这场官司应当秘密审理。

希尔达　什么官司？

格茨　我的官司。

希尔达　你为什么让人家来审判你？把这个教士赶走，我们离开这个林子吧。

格茨　希尔达，我需要人家来审判我。我每日每时都在给自己判罪，但我心里没法信服。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所以不能相信自己。我看不清自己的灵魂，因为它就在我鼻子底下。所以我需要有人把眼睛借给我。

希尔达　把我的借去吧。

格茨　你也看不清，因为你爱我。海因里希恨我，所以他能说服我。当我的思想出自他的嘴时，我就会相信了。

希尔达　我要是走开，你答应过会儿和我一起逃走吗？

格茨　是的，要是我的官司打赢了的话。

希尔达　你明知自己是决心输的。别了，格茨。

〔她向格茨走去，拥抱他，下。

第 四 场

〔格茨、海因里希。

格茨 （扔掉花束）快，开始吧！你有什么坏招都使出来吧。

海因里希 （看着他）我想象中你不是这样的。

格茨 勇敢些，海因里希，这事不难办。我的一半可以充当你的同谋，反对我的另一半。来吧，来搜索我的内心深处，因为要审判的是我的内心世界。

海因里希 这么说你真的是存心要输？

格茨 不，你别怕。我不过是觉得稀里糊涂还不如绝望的好。

海因里希 好吧……（稍停）等等，有些东西我记不起来了。我常忘事，但我会想起来的。（他激动地走着）可我还是有所准备的，今天早晨我还把经过都回想了一遍……毛病出在你这儿，你的样子不对头。你应当是头上戴着玫瑰花冠，眼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那样我就会摘掉你的花冠，践踏你的胜利，最终你就会跪倒在地上……你的威风在哪里？你的傲慢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半死不活，我再踩上一只脚又有什么乐趣？（狂怒）啊！我还不够狠！

格茨 （笑）你太紧张了，海因里希，放松些，别着急。

海因里希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我告诉你，他们紧跟在我屁股后面。（对魔鬼）提提词，提提词呀，帮助我，让我对他深恶痛绝。（抱怨地）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不在。

格茨 我来给你提提词。（稍停）那土地。

海因里希 土地？

格茨 我把地给大家，做错了吗？

海因里希 啊！地……但你并没有把它给人，因为给人家的只能

是自己所有的东西。

格茨 说得好！占有是人和物之间的一种友情，但是东西到我的手里就叫嚷受不了。我什么也没给，不过是当众宣读了一纸赠送土地的文约，如此而已。但是，神甫，虽然我没把地给人是真的，但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却也是真的。这怎么解释呢？

海因里希 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因为他们留不住它。等爵爷们侵入了这片领地，并把康拉德的一个小表弟安顿在海登斯坦城堡里以后，这种魔幻不就化为泡影了吗？

格茨 说得太好了。既没给，也没得到，这样就简单多了。当人们要花魔鬼的皮斯托尔[1] 时，它就变成枯叶。我的善行就像这种钱，用手一摸，它就僵死了。可是意图呢，不管怎么说，我的意图还是好的吧？唔？我如果真心想做好事，那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都不能剥夺我的想法。现在你来抨击我的意图吧，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吧。

海因里希 这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你不能享有这些财产，所以你超然置之，假装放弃了它。

格茨 噢，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啊，把我的思想公诸于世吧。我简直闹不清是在听你说还是我自己在说了。这么说一切不过是欺骗，是在演戏？我并没有行动，而只是做了做姿态。啊，神甫，我哪儿痒你就搔我哪儿。接着说，接着说！这蹩脚演员又干了什么？怎么，你这么快就喘不上气来了？

海因里希 （染上了格茨的狂热）你给地是为了破坏。

格茨 你说到点子上了！光杀死继承人对我是不够的……

海因里希 （同样的表情）你想使遗产化为乌有。

---

[1] 皮斯托尔，西班牙、意大利古币名。

格茨　我把海登斯坦古老的领地举起来……

海因里希　（同样的表情）接着掼到地上，把它摔得粉碎。

格茨　我要我的善心比我的恶行摧毁力更大。

海因里希　你成功了：二万五千具尸体！你做了一天的功德，而杀死的人比你三十五年作恶杀死的还多。

格茨　再加这些死者都是穷人——正是我假装把康拉德的财产给了他们的那些穷人！

海因里希　当然！你一向是恨他们的。

格茨　（举起拳头）狗东西！（他停下，笑了起来）我想打你，这表明你是正确的。哈！哈！我的弱点就在这里。你要在这点上做做文章！你应该控告我痛恨穷人，并利用他们的感激来奴役他们。从前我以酷刑来玷污人们的灵魂，现在用的是善行。我把这村里的人变成了一束枯萎的灵魂。可怜的人们，他们傻乎乎地学我的样，我则傻乎乎地假装积德。他们无谓地牺牲了，却不知是为什么死的。听着，神甫，我背叛了所有的人，也背叛了自己的亲兄弟，但我背叛的胃口还未满足。于是，一天夜里，在沃尔姆城下，我发明了反戈一击背叛恶的办法，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恶并不是那么容易背叛的，从骰子杯里出来的不是善，而是更坏的恶。再说，这又有什么要紧，做个妖魔或做个圣人对我都无所谓，我就是不要人性。你说呀，海因里希，你说我当时羞愧得发了疯，为了逃避人们的歧视，就想惊天动地。喂，你在等什么？说话呀！噢，对，你不愿说话，因为从我嘴里发出的是你的声音。（模仿海因里希）你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格茨，你改变的是语言。你把对人的恨称做爱，把摧毁一切的狂热叫做慷慨，但你的本性丝毫没有改变，仍和原来一样：你不是别的，是个地地道道的私生子。（用自己原来的声音）我

的上帝，我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作为被告，我承认我有罪。我的官司打输了，海因里希。你满意了吗？

〔他晃晃悠悠地靠到墙上。

海因里希　不。

格茨　你这人真不好对付。

海因里希　噢，天哪，这难道就是我的胜利吗？它是多么的凄惨！

格茨　我死了你怎么办呢？你该想我了。

海因里希　（指魔鬼）这家伙会给我许多事干，我不会有功夫去想你的。

格茨　他们想杀我，这你至少可以肯定吧？

海因里希　肯定。

格茨　他们是好人。我将把脖子伸给他们，一切就将这样结束，大家就全都解脱了。

海因里希　一切都永远结束不了。

格茨　一切？噢，对，还有地狱。那起码可以换换花样。

海因里希　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已经在地狱里了。我的伙伴告诉我，（指魔鬼）尘世只是表面现象，天堂和地狱才是一切。对于亲属来说，死是骗骗傻瓜的花招，对于死者来说，一切都在继续。

格茨　对我，一切也都将继续下去吗？

海因里希　一切。在永恒世界中，你可以享有你自己。

〔稍停。

格茨　在我专门作恶时，善显得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我伸出了胳膊，它却化作穿堂风跑了。善是海市蜃楼吗？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善是可能的吗？

海因里希　祝你周年快乐。一年零一天前，你曾向我提过同样的

问题。我回答：不可能。当时是在夜里，你看着我大笑，你说："你像只耗子。"然后你就用掷骰子来打马虎眼。怎么样，你看，现在又是夜晚，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夜晚，如今是谁被扣在捕鼠器里了？

格茨 （小丑似地）是我。

海因里希 你还逃得出来吗？

格茨 （不再做小丑样）不。我出不来了。（来回踱步）上帝，您既然拒绝给人以行善的手段，那您为什么又给了我们行善的强烈愿望呢？既然您不允许我成为好人，那为什么又要打消我作恶的愿望？（走动着）真奇怪，竟不给人一条出路。

海因里希 你干吗装出和他谈话的样子来？你明知道他不会回答你的。

格茨 他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能在先知的母驴面前显灵[①]，为什么不在我面前显灵？

海因里希 你算老几？你欺凌弱者或折磨自己，你去吻妓女或去吻麻风病人的嘴唇，你死于清贫或死于虚荣，上帝都嗤之以鼻。

格茨 那谁才能算数呢？

海因里希 谁也不算数。人类等于零。别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向来就知道这一点，你掷骰子时也知道。不然你为什么要作弊呢？（格茨想说话）你作弊了，卡特琳看见了。你拼命提高嗓门来掩盖上帝的沉默。你声称接受的那些命令都是你自己指派给自己的。

格茨 （思考着）是我，对。

---

① 典出《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摩押王巴勒率军同以色列人对阵，用重金聘巴兰前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骑驴南下时，耶和华使驴吐人言阻之。

海因里希　（惊奇地）哎，对，是你自己。

格茨　（同样的神态）我一个人。

海因里希　是的，我说，是的。

格茨　（抬起头来）我一个人，神甫，你说得对。是我一个人。我当时在哀求，在乞求一个征兆，我往天上传递了信息，但没有回音。上天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我在上帝眼里究竟算什么。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什么也不是。上帝看不见我。上帝听不见我。上帝不认识我。你看见我们头上这空空的一片了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门上这个缺口了吗？这也是上帝。你看见地上这个洞了吗？这还是上帝。寂静无声就是上帝，虚无空幻就是上帝。人类的孤独就是上帝。当时只有我，我一个人决定了恶，又独自发明了善。是我作的弊，是我显的灵，我是惟一能宽恕自己的人，今天恰恰是我自己在控告自己。我是人。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如果人存在……你往哪儿跑？

海因里希　我走了，我跟你再没什么可干的了。

格茨　等等，神甫：我要让你笑。

海因里希　住口！

格茨　可你还不知道我要对你说些什么呢。（他看着海因里希，突然地）你知道的！

海因里希　（喊）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

格茨　海因里希，我要向你揭穿一个弥天大谎：上帝并不存在。（海因里希扑到他身上，打他。格茨一边挨打，一边笑和喊）上帝不存在，我太高兴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哈利路亚。疯子！别打了。我把我们都解救出来了，再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了，只有人间。

海因里希　啊！让上帝把我一百次，一千次地打入地狱好了，只

要他存在就行。格茨，人们曾把我们叫做叛逆，杂种，他们谴责过我们。要是上帝不存在，就再也没有逃避人们的办法了。我的上帝，这人亵渎神明，我却是相信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在天之父，我甘愿接受永恒者的审判而不愿受我同类的审判。

格茨　你在对谁说话？你刚才还说他是聋子。（海因里希默默地看着他）现在无法躲避人们了。永别了，妖魔鬼怪，永别了，神仙圣人，永别了骄傲，世上只有人。

海因里希　只有那些抛弃你的人，私生子。

格茨　嗯！这问题会解决的。（稍停）海因里希，我没有输掉这场官司，因为没有审判官，所以也没打成官司。（稍停）我要一切重新开始。

海因里希　（震惊）你重新开始什么？

格茨　生活。

海因里希　这太便宜你了。（扑到他身上）你不会重新开始的。已经完了，今天必须把事情了结。

格茨　放开我，海因里希，放开我。一切都变了，我要活。

〔他挣扎着。

海因里希　（掐住格茨的脖子）你的力量在哪里，格茨，你的力量在哪里？你想活，真是太凑巧了，你偏偏将在绝望中咽气！（格茨软弱无力，试图推开他，但推不动）让你入地狱的权利，再坚持这最后一秒钟吧。

格茨　放开我。（挣扎）当然，如果我们两人里非得死一个，那你死也一样！

〔他用刀扎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啊！（稍停）我不愿放弃我的仇恨，不愿停止我的痛苦。（他倒下）一死什么都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有了。

而你，明天你将见到光明。

〔他死去。

格茨　你死了，世上并没有缺少什么，谁也不会怀念你的。（他拿起花，把它扔到尸体上）行善的喜剧已经以杀人告终。这样很好，我也开不了倒车了。（他喊）希尔达！希尔达！

第　五　场

〔希尔达、格茨。

〔夜幕降临了。

格茨　上帝死了。

希尔达　死也好，活也好，和我什么相干！我早就不再想他了。海因里希在哪儿？

格茨　他走了。

希尔达　你的官司打赢了吗？

格茨　没打什么官司，我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拥抱她）现在没人在场了，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你的头发和额头。上帝一死，你是多么真实啊。你看着我，一刻不停地看着我，世上的人对我已视而不见，你要是再转过头去，恐怕我就要消失了。（他笑）终于只有我们自己了！

〔出现光亮。一些火炬在逐渐靠近。

希尔达　他们来了。跟我走吧。

格茨　我要等他们来。

希尔达　他们会杀死你的。

格茨　嘿！谁知道呢？（稍停）我们就呆在这儿吧：我需要见到人。

〔火炬光越来越近。

第十一景

〔农民的营地。

第一场

〔卡尔、巫婆、两个农民，纳斯蒂后上。

〔巫婆用木制的假手按摩农民。

纳斯蒂 （上）你在干什么?

巫婆 用这木手擦过的农民会刀枪不入，他们可以打人而挨不着打。

纳斯蒂 扔掉这只手!（逼进她）快! 扔掉它。（巫婆躲在卡尔身后）卡尔! 你跟她串通好的?

卡尔 是的。你让她干吧。

纳斯蒂 只要是我指挥，头头们就不许对部队胡说八道。

卡尔 那部队就会和头头一起完蛋。

纳斯蒂 （对农民）出去。

〔农民们下。稍停。卡尔走向纳斯蒂。

卡尔 你在犹豫，纳斯蒂，你在做梦，而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开小差! 军队在失去它的战士，犹如伤员正在失血。现在应当立即止血。我们无权在手段问题上犹豫不决。

纳斯蒂 你要干什么?

卡尔 下命令让所有的人都让这美人儿擦一下。只要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刀枪不入，就不会逃跑。

纳斯蒂 我把他们变成了人，你又在把他们变成畜生。

卡尔 牺牲在战场上的畜生比开小差的人强。

纳斯蒂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十恶不赦的先知!

卡尔 好，对，我是个假先知。那你呢，你是什么?

纳斯蒂 我本来不愿意打这场战争……

卡尔 这是可能的，但既然你没能制止它发生，这就说明上帝不和你站在一起。

纳斯蒂 我不是冒牌先知，而是被上帝欺骗了的人，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卡尔和巫婆下）是的，我的上帝，您欺骗了我，因为您让我相信了我是您的选民。话说回来，一个像我这样爱我的弟兄们，但又这样在欺骗他们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责备您欺骗了您创造的人类，又有什么资格怀疑您的爱呢?

第 二 场

〔纳斯蒂、格茨、希尔达、三个武装的农民。

纳斯蒂 （并不惊讶）你们来了!

一个农民 （指着格茨）我们在找这家伙，想要干掉他。但这人跟原来不一样了，他承认错误，还说愿意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参加战斗。所以，我们把他带来了。

纳斯蒂 你们走开。（农民们下）你愿意和我们并肩战斗?

格茨 对。

纳斯蒂 为什么?

格茨 我需要你们。我愿意做众人中的一员。

纳斯蒂 仅仅如此。

格茨 我知道，这是最困难的。为此，我必须从头做起。

纳斯蒂 什么是开头?

格茨 犯罪。今天的人生来就要犯罪。如果我想分享人们的爱和

德，就必须索取我应有的那份罪孽。我过去要的是纯洁的爱，多么幼稚！因为互相爱就意味着仇恨共同的敌人。所以我要和你们同仇敌忾。我过去要行善，多么愚蠢！因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善和恶是不可分割的。为使自己成为善者，我答应先作恶人。

纳斯蒂　（看着他）你变了。

格茨　变多了！我失去了一个亲爱的人。

纳斯蒂　谁？

格茨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稍停）我要求立刻到你手下服务，当普通一兵。

纳斯蒂　我不接受。

格茨　纳斯蒂！

纳斯蒂　现在我每天都要损失五十个士兵，你说我要一个士兵来有什么用？

格茨　当我像傲慢的财主似地来找你们时，你们摒弃我是正确的，因为我口口声声说你们需要我。但今天我对你们说是我需要你们，如果你们再拒绝我就错了，因为赶走乞丐是不对的。

纳斯蒂　我不拒绝你。（稍停）一年零一天以来，你的位子就一直在等待着你。你就位吧，你来指挥全军。

格茨　不！（稍停）我不是生来就指挥别人的。我愿服从别人。

纳斯蒂　妙极了！那好，我命令你当我们的头。服从吧。

格茨　纳斯蒂，我可以服从命令去杀人，必要时也可以去送命；但我将不再把任何人派去送死。因为现在我知道死是什么了。世上什么都不存在，纳斯蒂，什么都不存在：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生命。

希尔达　（不许他说）格茨！住口！

格茨　（对希尔达）是。（对纳斯蒂）当首领是孤独的，我希望到处都是人，我的周围，我的上面，我愿他们把天遮住。纳斯蒂，请允许我当个普普通通的人吧。

纳斯蒂　可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呀。你以为一个首领就比别的人珍贵些吗？如果你不愿指挥，那就请便。

希尔达　（对格茨）你接受吧。

格茨　不。三十六年的孤独，我已经受够了。

希尔达　我将和你在一起。

格茨　你，就是我。我们两人将孤独地在一起。

希尔达　（小声）如果你在战士们中间，你会对他们说上帝死了吗？

格茨　不会。

希尔达　你瞧。

格茨　我瞧什么？

希尔达　你和他们永远也不一样。你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坏，而是另外一种人。假如你和他们意见一致，那也是出于误会。

格茨　我杀死了上帝，因为他把我和人们分开，但他一死却使得我更加孤立了。我不能让这个庞大的尸体来毒化我和人的友谊，必要的话，我将揭穿这个秘密。

希尔达　你难道有权夺走他们的勇气吗？

格茨　我一点点地做。经过一年的努力……

希尔达　（笑）一年，得了，那时我们都死绝了。

格茨　既然上帝不存在，那我这个愿意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什么还是孑然一身？

〔几个农民推着巫婆进来。

巫婆　我发誓这对你们没有坏处。用它擦过后刀枪不入。

农民们　要是纳斯蒂也让你擦，我们就相信你。

〔巫婆走近纳斯蒂。

纳斯蒂　见你的鬼去吧！

巫婆　（小声）看在卡尔的面上，让我干，否则一切都完了。

纳斯蒂　（大声）那好，快一点。

〔巫婆给他擦。农民们鼓掌。

一农民　你也给这修士擦擦。

格茨　胡闹！

希尔达　（温柔地）格茨！

格茨　来吧，美人儿，使劲擦。

〔巫婆给他擦。

纳斯蒂　（粗暴地）你们都走。

〔女巫和农民们下。

格茨　纳斯蒂，你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了？

纳斯蒂　是的。

格茨　这么说你看不起他们？

纳斯蒂　我看不起的只有我自己。（稍停）你听说过比这更古怪可笑的事吗？我这人痛恨撒谎，但我却对自己的弟兄们撒谎，好叫他们鼓起勇气到一场我所痛恨的战争中去送死。

格茨　对，希尔达，这人和我一样孤独。

纳斯蒂　比你孤独得多。你这个人从来就是孤独的。而我呢，我曾经代表十万人，而现在我只是我了。格茨，从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失败和忧虑，而现在我对它们束手无策。

〔一士兵上。

战士　头头们要和你谈谈。

纳斯蒂　让他们进来。（对格茨）他们会对我说，现在大家没有

信心了，他们说话不灵了。

格茨 （用响亮的声音）不。（纳斯蒂看着他）痛苦、焦虑、悔恨，对我都合适。但你，你要是痛苦，那最后一支烛光就将熄灭，那就是黑夜。我来指挥军队。

〔头头们和卡尔上。

一军官 纳斯蒂，应当善于结束一场战争。我手下的人……

纳斯蒂 我让你说话你再开口。（稍停）我告诉你们一条新闻，这新闻不亚于一场胜仗：我们有将军了，而且是德国最著名的军官。

一将领 就是这个修士？

格茨 我什么都是，惟独不是修士！

〔他扔掉教袍。变成了士兵。

将领们 格茨！

卡尔 格茨！当然……

一将领 格茨！这就大不一样了！

另一将领 有什么不一样，嗯？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个叛徒。你们瞧，他早晚会叫你们全上他的圈套，叫你们一辈子忘不了。

格茨 过来！纳斯蒂任命我当首领和统帅。你服从我吗？

一将领 我宁肯死。

格茨 那你就死吧，兄弟！（刺死了他）你们呢，都听着！我违心地负起指挥全军的责任，但我不会撤手的。请相信，这场战争只要有一线胜利的希望，我就将赢得这场战争。请立即宣布，绞死所有打算开小差的战士。今晚我要全面清理人员、武器和给养。你们要用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切就绪。等你们手下的人对我比对敌人还要害怕时，我们就肯定可以取得胜利。（军官们想说话）不，一句话也别说，去吧。明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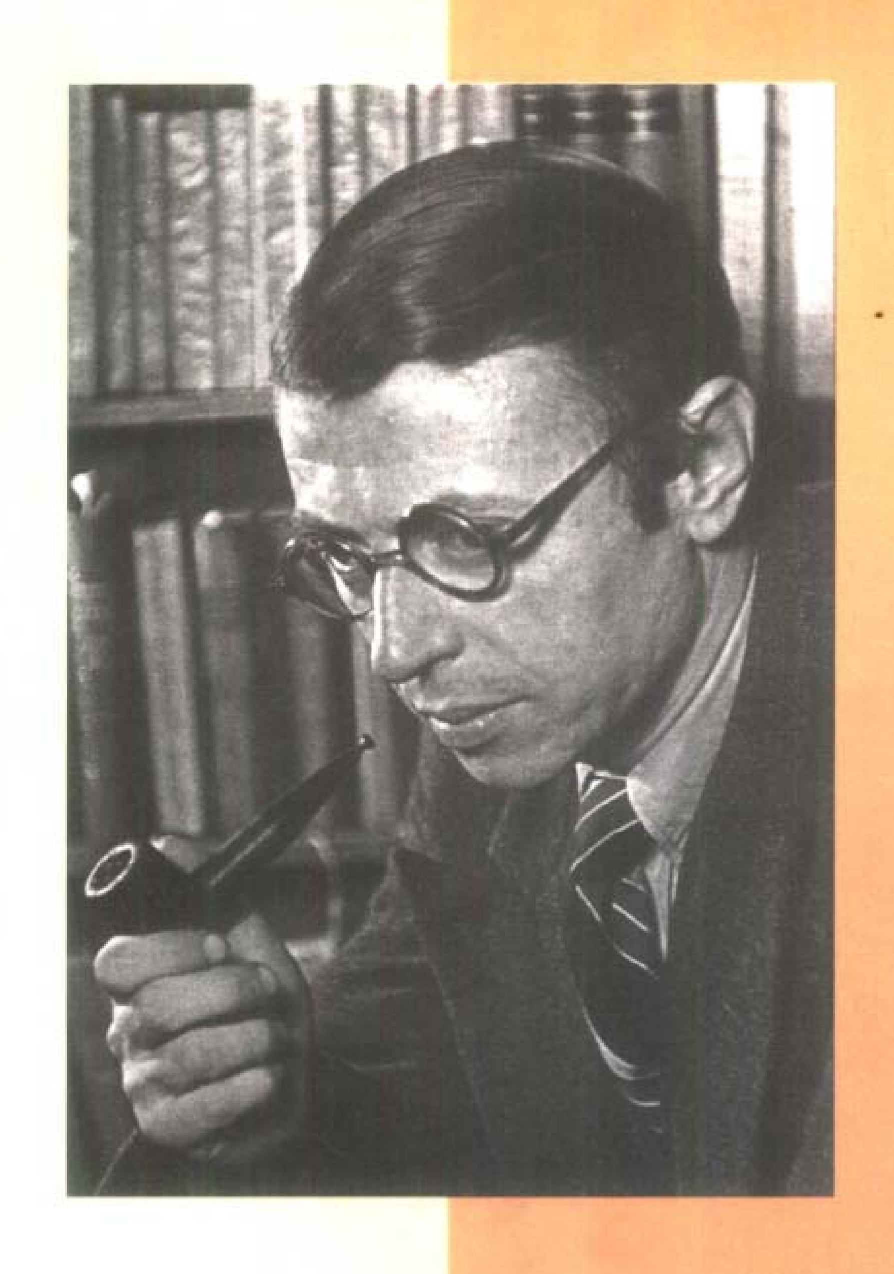
就宣布我的计划。（军官们下。格茨用脚踢尸体）现在人的统治开始了。这头开得好。算了，纳斯蒂，我将成为刽子手和屠夫。

〔他一时有点支持不住。

纳斯蒂 （把手放到他肩上）格茨……

格茨 别怕，我不会垮。我要使他们怕我，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爱他们；我将给他们下命令，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来服从他们；我将一个人头顶着上面这一无所有的天空，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和大家呆在一起。既然有这场战争要打，我就来打这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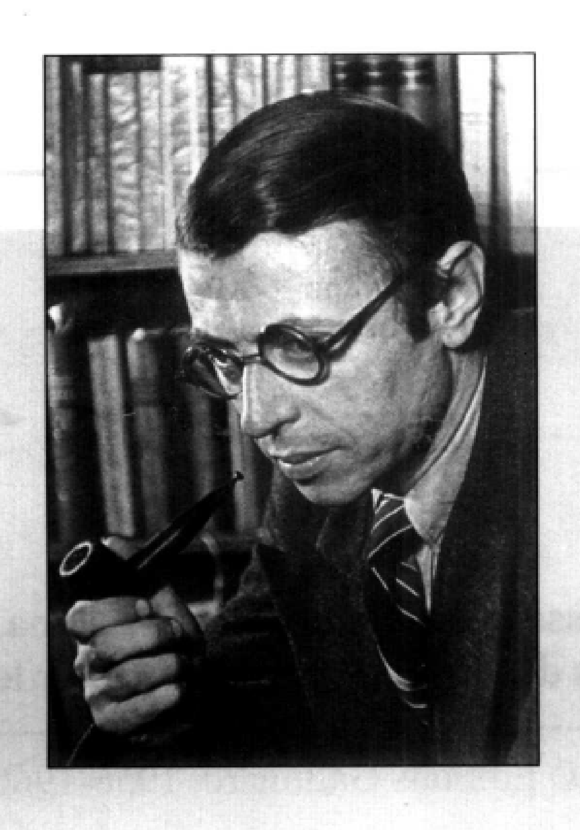
——幕 落



萨特文集

6 ● 戏剧卷［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 戏剧卷[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八 幕 剧

涅克拉索夫

（一九五六年）

郭安定 译

人　物

第一幕：塞纳河畔

男流浪者，女流浪者，乔治·德·瓦列拉，警官高伯莱，警察甲、乙

第二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儒勒·巴洛丹，女秘书，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穆东

第三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警察，维罗尼克，希比洛，高伯莱

第四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巴洛丹，乔治，希比洛，穆东，莱米尼埃，沙里维，奈西亚，贝尔热拉

第五幕：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房间

警察甲、乙，花店伙计，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夫人，维罗尼克

第六幕：布努米夫人家的客厅

博杜安，沙布衣，布努米夫人，奈西亚，贝尔德里叶，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摄影师，男

客甲、乙，女客甲、乙、丙、丁，巴洛丹，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乔治，希比洛，警卫甲、乙

第七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维罗尼克，沙布衣，博杜安，护理甲、乙，高伯莱，德米多夫

第八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巴洛丹，博杜安，沙布衣，穆东，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

第 一 幕

〔塞纳河岸，近处有座桥。皓月当空。

第 一 场

〔男流浪者躺着睡觉；女流浪者坐着，若有所思。

女流浪者 噢！

男流浪者 （半睡半醒）啊?!

女流浪者 真漂亮！

男流浪者 什么?

女流浪者 月亮。

男流浪者 月亮，这有什么漂亮的！天天看得见。

女流浪者 说它漂亮，因为它圆。

男流浪者 反正这是有钱人的事。还有观赏星星什么的。（他又躺下，睡着了）

女流浪者 喂！喂！（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

男流浪者 你能不能叫我安静会儿?

女流浪者 （非常激动）看！那儿！那儿！

男流浪者 （揉着眼睛）哪儿?

女流浪者 桥上，路灯旁边。又是一个！

男流浪者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正是干这事儿的季节嘛！

女流浪者 他瞧月亮呢。这事倒叫我挺高兴，因为刚才我也看月

亮来着。他在脱上衣，还把它叠起来。嗨！这人不赖。

男流浪者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小孬种。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想跳河寻死。

女流浪者　淹死倒挺合我的口胃。只要不往下跳就行。我仰面朝天躺在水里，全身摊开，河水，就像个小情人儿，从各处进入我体内。

男流浪者　因为你是女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就得放响屁，干干脆脆。可那小子准得跟娘儿们似的扭扭捏捏，没错。（又躺下睡觉）

女流浪者　你就不看他跳了再睡？

男流浪者　他还要磨蹭呢。等他决心定了，再叫醒我也不迟。（说着又睡着了）

女流浪者　（自言自语）我最爱看这种时刻，临跳前的那会儿工夫。人到了这地步，看上去都挺和善。他俯下身去，盯着水里的月亮。水在流，可月亮不动。（推男流浪者）跳了！跳了！（跳入水中的声响）嗯？跳得挺够意思的。

男流浪者　哼！（站起来）

女流浪者　你到哪儿去？

男流浪者　他的上衣！他的上衣留在那儿了。

女流浪者　你总不能撇下我，让我一个人和淹死鬼在一块儿吧！

男流浪者　没什么可害怕的。他沉底了。（往旁边走，准备下场）他妈的，还没死。

女流浪者　怎么办？

男流浪者　没什么。脑袋又露出来了。光露个脑袋，这是正常的。（又坐下）不过，我还得等一等。只要他还有口气，我就不动他的衣服。动了就算偷。（责备似的连续发出咂嘴声）

啧，啧，啧……

女流浪者　你怎么了?

男流浪者　我不喜欢这样。

女流浪者　你到底说什么呀?

男流浪者　他游上泳了!

女流浪者　嗨! 你总没有满意的时候。

男流浪者　我可看不上那些窝囊废!

女流浪者　窝囊废不窝囊废，他反正得死。

男流浪者　这回可真是个窝囊废! 再说，那件上衣捞不到手了。我呀，我至少得等他死了才去拿。可我敢打赌，头一个过桥的，不管是谁，准没有我这么高尚。(走到缆桩跟前，解下绕在桩上的缆绳)

女流浪者　罗贝尔，你干什么呢?

男流浪者　(继续放缆绳) 我解这条绳子。

女流浪者　干什么用?

男流浪者　(继续放绳索) 扔给他。

女流浪者　为什么你要扔给他?

男流浪者　叫他抓住绳子啊。

女流浪者　住手。可怜虫! 让专干打捞营救的去搞吧。咱们是流浪人，得老老实实，就像个花坛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你要是出头露面呐，就等着受罪吧。

男流浪者　(被说服) 老婆子，你说得就跟书上写的一样。

女流浪者　那么，就别给他扔绳子了。

男流浪者　我还得扔。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还在游。

女流浪者　(走到河边) 住手吧，别扔了! 你瞧，太晚了，他沉

下去了。总算完了！

男流浪者 （边向河中看去）我们可真不该！（随即又躺下）

女流浪者 上衣呢？你不去拿？

男流浪者 我已经没心思干这个了。瞧，这是一个人，因为没人救他而死了。是啊，这使我想到我自己：在生活里，要是早有人帮我一把……（打哈欠）

女流浪者 快去！罗贝尔！快去！

男流浪者 让我睡会儿好不好！

女流浪者 快，我叫你快点！拿绳子！他又漂上来了。（拉起男流浪者）混蛋！你怎么见死不救？

男流浪者 （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哈欠）你改变主意了？

女流浪者 对。

男流浪者 （把缆绳全放开）为什么？

女流浪者 因为他又露出水面了。

男流浪者 女人啊，真没法理解。（抛绳索）

女流浪者 扔准点儿！（发脾气）你就不知道这样他够不着？

男流浪者 （把绳索又收回来）女人都是一样。一个人刚跳河寻死，可你想叫他心甘情愿地再上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廉耻吗？（又抛绳索）

女流浪者 他抓住了！他抓住了！

男流浪者 （失望）他甚至连样子都没装一装。要不，我怎么说他有娘儿们气呢。

女流浪者 他自己拽着绳子朝上爬呢。得救了！你不感到骄傲吗？我可感到骄傲。就好像你给我弄出个孩子来一样骄傲。

男流浪者 是啊！可见在生活里，并不是只有坏人！想当初我要是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好人，从厄运中把我拉出来……

〔乔治上。浑身水淋淋的。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乔治。

乔治 （怒不可遏）一群王八蛋！

女流浪者 （难过地）你瞧瞧！

男流浪者 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

乔治 （揪住男流浪者的上衣，使劲摇晃）你他妈的管什么闲事，混账东西！你把自己看成老天爷啦？

男流浪者 我们还以为……

乔治 你以为什么！今晚这么亮，跟大白天一样，你根本不可能搞不清我要干什么。我要自杀，你听见了吗？你们难道那么卑鄙，连一个要死的人的意愿都不尊重？

男流浪者 您刚才还没到要死的地步。

乔治 谁说的！我那不是马上就要死了吗？

男流浪者 刚才您并非马上要死，因为您现在还没死。

乔治 我所以没死，那是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遗愿。

男流浪者 什么遗愿？

乔治 死的遗愿呗。

男流浪者 那称不上什么遗愿。

乔治 谁说的！

男流浪者 当然称不上。您那会儿还在水里游呢。

乔治 这算什么！我游一会儿，是等着沉底呢。要是你们不抛绳子……

男流浪者 嗨！要是您不抓呢……

乔治 我是不得已才抓的。

男流浪者 什么逼您非抓不可？

乔治 咳！还不是人性嘛！自杀，那是违背人性的！

男流浪者 这回您总算看对了！

乔治 我看对什么了？噢，原来你是个崇拜人性的人啊！我当时不是不知道，我的那个人性啊，它会不答应的。可是，我算计好了，就是它不答应也来不及了。先冻得我浑身麻木，再叫水这么一呛，我就喊不出来了。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想到冒出一个傻老头，利用了我求生的本能。

男流浪者 我们可没想作孽呀。

乔治 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个！大家都想作孽，你就不能跟大家一样吗？要是刚才你也想作点孽，你就会乖乖地等我沉了底，你就会蔫不唧儿地走上桥头，把我撂下的衣服拿走，那可就三全其美啰。我呢，死了；你们俩呢，还能捞三千法郎。

男流浪者 这件上衣值三千法郎！（欲躲开。乔治一把抓住他）

乔治 少说也值三千。说不定值四千。（男流浪者又想躲开，乔治又把他拉回来）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一件漂亮的全新上衣，又暖和，又时髦，丝绸衬里，还有好几个暗口袋。这件上衣从你鼻子底下溜走了！我再去寻死的时候可就要穿着它了。你懂吗，傻瓜！我死了才对你有好处。

男流浪者 先生，这我知道。不过，我那会儿一心想的只是您呀！

乔治 （粗暴地）你说什么？撒谎！

男流浪者 我们是想给您帮个忙。

乔治 你撒谎！（男流浪者正要表示抗议）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揍你这小子。



男流浪者　要怎么揍您就揍吧。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乔治　老家伙，我活了三十五岁，人世间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我都经历过。人心哪，我算是看透了。可是，到了我的末日，竟有这么个人模狗样的家伙，有胆子当着我的面，（指了一下河水）在我的灵床前，冲着我说，他想帮我个忙！你听好了，从来没有谁帮过谁的忙。幸亏如此！你以为我会感激你？我感激你？我告诉你，我瞧不上你，就是瞧不上！（忽然有所怀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唉，你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你，我才捡了一条命？（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你说！

男流浪者　不，先生，不。

乔治　那我这条命该属于谁？

男流浪者　不属于任何人。命是您自己的，完全属于您。

乔治　（放开男流浪者）是啊，老家伙，命是我的。我这条命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就连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也不欠他们的账。他们没掐算好，这才倒霉地生出了我。谁供养、教育我来着？谁安慰过我最初的忧伤？谁又保护我免遭世上的种种危险？是我！是我自己！我只欠我自己一个人的账。我是我自己所作所为的好儿子！（又抓住男流浪者的衣领）告诉我，你到底图个什么？我临死前一定要弄个明白。是钱吗？你以为我会给你钱吗？

男流浪者　先生，一个人要自杀，恰恰是因为他没钱。

乔治　那总有点什么别的可图了。（恍然若有所悟）没错！你们俩一定是非常高傲的人喽。

男流浪者　（不知所措）我们俩？

乔治　你一定想："此人必非寻常之辈，看他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容貌虽不出众，看上去却聪明伶俐、颇有魄力。这样一位先生，一定不会鲁莽从事，他既然要了结自己的余生，想

必出于某种重大原因。可是，我，我这个阴沟里的耗子，这个区区小虫，这个腐烂发臭的地老鼠，可我比他看得还远，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我比他自己更清楚，我替他作出决定，他该活下去！”这不是骄傲又是什么？

男流浪者　天哪……

乔治　尼禄[1]从奴隶们的妻子身边把奴隶夺过来，扔到河里喂鱼；你呢，你把我从鱼嘴里夺下来，又抛给人们吞噬。你这不是比尼禄还残忍吗？你考虑过没有，世人原来要怎样整治我？你没想过。你是任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怜的法兰西啊！要是全国的流浪汉都像罗马皇帝尼禄那样随心所欲，法兰西将变成什么样子！

男流浪者　（惊恐地）先生……

乔治　像尼禄那样！你们最高的享受，就是叫那些活不成的人也死不成。你们专门躲在暗处候着那些当今的厌世者，看准了时机就提起线儿操纵他们。

男流浪者　提什么线儿？

乔治　加利古拉[2]暴君，你别装好人了！我们身上都连着线儿，只要人家提线提得得法，我们就跟着跳舞。我是吃过苦头才懂得这一点的。我就这样提过别人的线，我玩了十年。只不过，我，我不像你们那样，我不去招惹受折磨的苦孩子、被人家玩弄过的姑娘和有家室之累的失业者。我专找那些飞黄腾达、权倾一时的阔佬，专到这些人家里去花言巧语连哄带骗。噢！生活就像打扑克牌一样。有时候啊，一对七就能战

---

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残暴闻名。

② 加利古拉（约12—41），罗马皇帝，公元三七年至四一年在位，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胜四张同花。一个不名一文的加利古拉式的人物就能牵动我的绳子，叫我这个过去牵着世上大人物们鼻子走的人在月光下跳舞。（稍停）算了吧，我还是跳河的好。再见了，晚安。

男、女流浪者 晚安。

乔治 （又返回来对男、女流浪者说）你们不会再救我吧？

男流浪者 再救你？

乔治 是啊，绳子，在那儿，不会了吧……

男流浪者 哦！不会了！我发誓，我们再也不干那种蠢事了。

乔治 要是我在水中挣扎呢？

女流浪者 我们就只搓搓手。

乔治 我要是喊救命呢？

女流浪者 那我们就唱歌，把你的声音盖住。

乔治 真好！好极了！（仍在原地不动）

女流浪者 再见啦。

乔治 多少时间浪费掉了！我本应该死去十分钟了。

男流浪者 （胆怯地）哦！先生，十分钟，这算得了什么？

女流浪者 特别是像您这样，当永恒就在眼前的时候。

乔治 我愿意在永恒里见到你们！永恒刚才是在我的眼前，这是事实。不过，由于你们的过错，我让永恒溜掉了，我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抓回来。

男流浪者 永恒不会走远的。

乔治 （用手指着河水）用不着找了，永恒就在那儿。现在的问题是要到那里去与它会合。请理解我：刚才我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走在一座桥上，恰好这时我感到绝望，这两种场合不是那么容易碰到一起的。现在呢，我不再站在桥上了，但是我希望——听好了，我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还处于绝望之中。哎！它们来了！

男流浪者　（吓了一跳）谁？

乔治　促使我死的理由。（扳着手指头数）这些理由一一都在。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不打算阻挡您，先生，不过，既然你已经找回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您要是不嫌我们冒昧的话……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很喜欢知道您的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这些日子，我们看到不少人跳河……

男流浪者　（急促地）可并不是天天能找到机会同他们谈谈。

乔治　星星啊，转过脸去吧！苍天啊，快把你的月亮带走！应该有两个太阳，才能把人类愚蠢的叽里旮旯儿照亮。（向两个流浪者）你们竟敢问我想死的理由？倒是该我，该我问问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男流浪者　我们活着的理由……（向女流浪者）你，你说得上来吗？

女流浪者　说不上来。

男流浪者　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

女流浪者　既然开了头，就得过下去。

男流浪者　反正总要到头，干吗非要自己往台阶下走呢？

乔治　到头是要到头的。可落得个什么样子？还没死就成了臭肉一摊。别错过我给你们的这个机会。把手伸给我，咱们三个手拉手，一齐跳。这样，死就成为一桩乐事了。

女流浪者　可是，干吗非要死呢？

乔治　因为你们早就倒下了。生活，就像剧院里失了火，一片慌乱。大家都找太平门，可是谁也找不到，你挤我，我撞你。谁要跌倒了，那就活该倒霉，马上被众人踩在脚下。四千万法国人都在你们脸上踩来踩去，这分量你们感觉到了吗？可谁也别想踩我。我周围的人都叫我踩过了。今天，我倒在地

上了。那么，再见吧。我宁愿一命呜呼，也不愿让人老踩在脚下。你知道吗？很久以来，我总是随身带着毒药，就藏在戒指的宝石座底下。我已经提前死了；我翱翔于人间之上；我以艺术家的超脱观察这一切。这多么轻盈飘忽！我的死，我的生，一切都出自我自身。我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我，我是我自己事业的破坏者。这又多么值得自豪。跳下去吧，伙伴们。人与兽惟一的不同，就是人能自尽，而兽类就不能。（要拉男流浪者去跳河）

男流浪者　先生，您先跳吧，让我再想一想。

乔治　我还没有说服你？

男流浪者　还没完全说服。

乔治　现在到了我结束自己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不行了。过去，我只要一开口，想说服谁就能说服谁。（向女流浪者）那你呢？

女流浪者　不跳！

乔治　不跳？

女流浪者　咱们用不着客气。

乔治　那就来吧！你将死在一个艺术家的怀抱里。（拖女流浪者）

男流浪者　我的老婆子，上帝啊，我的老婆子！她是我的，他是我老婆。救命哪！救命哪！

乔治　（松开手）别嚷嚷。他们会听到的。

〔桥上及远处出现灯光。哨声。

男、女流浪者　（看到手电筒的光束）警察来了！

乔治　他们抓的是我！

男流浪者　您是个小偷？

乔治　（不快）我长得像个小偷吗？我的老好人，我是骗子。（传来哨声。乔治若有所思）要么寻死，要么坐五年班房。现在

问题就在这儿。

男流浪者 （注视桥上）他们看上去好像要下来。

女流浪者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罗贝尔？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他的同谋，把我们打得鲜血直流。（向乔治）先生，您要是还想自寻短见的话，就快请便吧，用不着考虑我们。您要是赶在警察来到背后之前拿定主意，那我们可就感恩不尽了。先生，请您帮这个忙吧。

乔治 我从来没有帮过什么人的忙。临死这一天，我也不能开这个头！（男、女流浪者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一齐扑向乔治，打算把他推到河里）哎！哎！你们要干什么？

男流浪者 帮您一把，先生。

女流浪者 您知道，万事开头难……

男流浪者 想帮您开这个头。

乔治 你们放开我！

男流浪者 （继续推）别忘了您已经倒在地上了，先生。

女流浪者 倒了，完蛋了，一无所有了！

男流浪者 让人家在您脸上踩吧！

乔治 你们要溺死自己的孩子？

女流浪者 我们自己的孩子？

乔治 我是你们的孩子，是你刚刚说的。（推男、女流浪者，二人跌倒在地）你们这两个溺婴犯，我有权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俩生出个儿子，这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现在，该由你们保护他！（左顾右盼）我来得及逃走吗？

男流浪者 他们从两头堵过来了。

乔治 要是抓住我，你们也得挨揍。这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你们的利益。这正是我喜欢做的：你们救了我，自己也得救了。这样，我什么也不欠你们了，连感激之心也不欠你们

了。这是什么?(用手指河岸上一小片暗影)

男流浪者 这是我的洗换衣服。

乔治 把它给我。(男流浪者把衣服递给他)好极了!(脱掉裤子，换上拿过来的一条)真够脏的，都成虱子窝了。(把自己的裤子扔到塞纳河里)给我搓搓身子!

男流浪者 我们可不是您的仆人。

乔治 可是你们是我的父母呀。给我搓搓，要不我可要揍人了。(二人给他搓身)他们来了!我躺下假装睡着了，你们就说我是你们的儿子。(躺下)

男流浪者 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

乔治 你们要是表情逼真，他们会相信的。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高伯莱警官及警察两名。

警官 你们好，我的好人儿们。

男流浪者 (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嗯!

警官 谁喊叫了?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

警官 刚才。

女流浪者 (指了一下她丈夫)是他。

警官 他为什么要喊?

女流浪者 我揍他来着。

警官 她说的是真的吗?回答!(摇晃男流浪者)

男流浪者 您别碰我!如今是共和国，我老婆打我，我就有权利叫唤。

警官 嘘!别那么不耐烦，客气点，我是警察局的。

男流浪者　我不怕警察。

警官　这就错了。

男流浪者　为什么错了？我又没干坏事。

警官　有什么证据？

男流浪者　证据要你们拿出来，看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警官　那再好也没有了。不过，警察局穷，拿到证据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偏爱口供，因为这用不着花钱。

男流浪者　我什么也没招供。

警官　安静些，你会招供的：一切全按法律办事。（向警察）把他们带走。

警察甲　头头，叫他们招供什么？

警官　什么！招供蓬图瓦兹那件凶杀案，还有沙朗东抢劫案。（警察拉男、女流浪者）停一停！（向两人走过去，和颜悦色地）咱们三个人，能不能交个朋友？有事好商量嘛！你们吃了苦头，我会感到遗憾的。

女流浪者　官长，那就太好了。

警官　我在追捕一个男子，三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黑头发，灰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看上去风度翩翩的。你们见过这样一个人吗？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

警官　今天夜里。

男流浪者　我没看见。（向女流浪者）你呢？

女流浪者　没见过！这么个仪表堂堂的男人，你说我能不注意吗？

〔乔治打喷嚏。

警官　他是谁？

女流浪者　他是我们的大儿子。

警官　为什么他牙齿格格作响？
女流浪者　因为他睡着了。
男流浪者　他从小一睡着就咬牙。
警官　（对警察）晃醒他。

〔警察摇晃乔治，乔治站起身来，揉着眼睛。

乔治　谁要是长着你们那样的尊容，就不能让他突然把人叫醒。
警官　（自我介绍）我是高伯莱警官。客气点。
乔治　客气点？我没犯什么事！奉公守法，用不着讲什么客气。（向女流浪者）妈妈，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警官　你父亲大喊大叫，你就没醒？
乔治　他叫来着？
警官　像宰猪一样没命地叫。
乔治　他常常大喊大叫，我习惯了。
警官　常常喊叫？那为什么？
乔治　因为我母亲常打他。
警官　你母亲打他，你就不劝阻？为什么？
乔治　因为我跟我妈一头。
警官　你见过一个褐色头发、灰色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的大个子吗？
乔治　见过，见过这么个混蛋！就是他想把我推进河里。
警官　时间？地点？
乔治　在我的梦里。
警官　胡闹！

〔一警察跑上。

警察　在桥上发现了他的上衣。
警官　那就是说他跳河了。要不，就是迷惑我们，想让我们以为他跳河了。（向男、女流浪者）你们没听到什么响动？

女流浪者　没听到。

警官　（对两个警察）你们认为他淹死了吗？你们两位？

警察甲　我不大相信。

警官　我也不信。这家伙，是头狮子，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跟你斗到底。（在河边坐下）小伙子们坐下吧。坐嘛！坐！坐！失败面前，咱们是人人平等。（警察坐下）让我们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安慰吧。多么皎洁的月光啊！那是大熊星座，看见了吗？哦！还有小熊星座！在如此迷人的夜色中，追捕人可真是其乐无穷啊。

警察甲　唉！

警官　告诉你们吧，我跟上边儿说了。我说："老板，我倒愿意老实对您说，这个人我是抓不着的！"我是一个凡人，我这么说并不感到丢人：凡人是社会的中坚啊！让我去抓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凶手，我一下子就能给你逮住：凡人与凡人之间，彼此看得透，摸得清。可是这个要逮的人哪，你说怎么办，我就是感觉不到他。这是个百年不遇的骗子，一个无形无影的人。诈骗一百二十起，一次也没落网。我有什么办法？这人是个天才，真叫我坐立不安。我怎么就一点儿也预见不到呢？（向警察）他在哪里？他做什么？他怎样对付咱们？你叫我怎么知道。这种人天生就和我们不同。（俯视河中）哎？那是什么？（捞起裤子）他的裤子！

警察甲　准是脱了裤子以便游水。

警官　不可能！我是在第三个台阶上捡起来的，是在水面以上！（乔治往左边爬，最后不见了）等一等……他是在这儿脱的衣裳。他必定有替换的衣服。这些衣服……有了！（一回头看见刚才乔治呆的地方，乔治已无踪影）抓住他！抓住他！

〔警察跑去追赶。

男流浪者　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
男流浪者　你明白了?
女流浪者　明白了。把手给我。
男流浪者　永别了,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永别了。
警官　(回头向两人)至于你们,两个坏蛋……(男、女流浪者手拉着手,直立地跳入河中)快捞!把这两个捞上来!快抓!把那个抓住!(警察跑上,跳入水中。警官擦额头上的汗)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抓不住他的!

——幕落

第　二　幕

〔《巴黎晚报》社社长儒勒·巴洛丹的办公室。里外两间，大间供社长用，小间供女秘书用。椅子数把，还有电话机等物。几张《巴黎晚报》的招贴画。一面镜子。墙上还挂着三张巴洛丹的照片。

第　一　场

〔儒勒，女秘书。

儒勒　（欣赏自己的照片）挺像我的。你说呢？

女秘书　我最喜欢那一张。

儒勒　拿图钉来，把它们钉到墙上。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墙上钉照片。

女秘书　董事会开会了。

儒勒　什么时候开的？

女秘书　昨天。

儒勒　竟不通知我？有点不妙。谈了些什么？

女秘书　吕西安想偷听来着。可是他们说话声音太低。散会时，董事长说，他今天要来看您。

儒勒　菲菲！真可恶！真可恶！这个老守财奴要整掉我。

〔电话铃响。

女秘书　喂，是啊。好，董事长先生。（向儒勒）我怎么回答？

是他。他问您，一个小时以后，您能否接待他。

儒勒 当然，反正我没法不让他来。

女秘书 可以，董事长先生。好，董事长先生。(放下听筒)

儒勒 吝啬鬼！放高利贷的！守财奴！（敲门声）怎么回事？

〔门开了。希比洛上。

第 二 场

〔希比洛，儒勒，女秘书。

儒勒 是你啊，希比洛。进来吧。有事吗？我只能给你三分钟。(希比洛进入室内）坐吧。(儒勒一直未坐。他在室内来回踱步）什么事？说吧。

希比洛 老板，七年前您决定把第五版用来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您把这一版全部交给了我，真使我十分荣幸。打那以后，我可是兢兢业业，把心血全都放进去了。身体垮了，头发掉了，好的心情没了，这些我都不在乎。而且，为了您，我就是再苦点，哪怕成天咳嗽也在所不惜，决不反悔。但是，有一项要求，我是不能退让的，否则报纸就会受损失，这就是物质方面应有保障。与分离主义者进行斗争，需要不断有所创造，需要掌握火候，需要敏感。为了打动人们的思想，我甚至敢于提出要有点想入非非的劲头。这些素质我都具备。可是，要是外在的烦恼侵扰着你，你怎能保持住这些素质呢？要是我的鞋子磨破进水，而我又无力修好它，我怎能够冥思苦想、找出挖苦的句子还击对方，找出像镪水一样猛烈的批评，找出一针见血的字眼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描绘威胁着我们的大灾大难如何降临，又怎能预言世界末日何时到来呢？

儒勒 你现在挣多少?

希比洛 (指指正在打字的女秘书)请您叫她出去一下。(儒勒吃惊地望着他)我请求您,只要一分钟。

儒勒 (对女秘书)去把清样给我取来。(女秘书下)为什么当着她的面就不能讲?

希比洛 如实讲出我挣多少钱,真叫我难为情。

儒勒 太多了?

希比洛 太少了。

儒勒 我瞧瞧有多少?

希比洛 七万。

儒勒 一年?

希比洛 一个月。

儒勒 这工资满说得过去了,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希比洛 我跟别人说,我挣十万。

儒勒 那么,继续这么办吧。我允许你对人家说你挣十二万。那样一来,人家就会认为你挣九万。

希比洛 谢谢您,老板……(稍停)您能不能真的给我这个数?

儒勒 (一惊)十二万?

希比洛 哦!不是。九万就行了。我妻子住院五年,我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儒勒 (以手加额)她是得了……(希比洛连连点头称是)不治之症?(希比洛又点头称是)我可怜的老伙计。(稍停)你女儿呢?我想她可以帮你一把了吧?

希比洛 她尽力而为,可她也不富。再说,她和我呀,我们观点不同。

儒勒 钱还有什么观点不观点,真是!

希比洛 因为……她是进步分子。

儒勒 算了吧！将来会过去的。

希比洛 可现在我得花莫斯科的钱，否则日子就过不去。对于一个职业的反共专家来说这叫人真不好受。

儒勒 恰恰相反。你在尽你的责任。只要钱在你手里，它就干不出坏事来。

希比洛 就是有了莫斯科的钱，月底也像噩梦一样难过！

儒勒 （起了疑心）希比洛，看着我。看我的眼睛。直着看。你可喜欢你的本职工作？

希比洛 喜欢呀，老板。

儒勒 哼！那我呢，我的孩子，你爱我不爱？

希比洛 是呀，老板。

儒勒 那么，把话说清楚！

希比洛 老板，我爱您。

儒勒 说得再清楚点！

希比洛 我爱您！

儒勒 还不够劲！不够劲！不够劲！希比洛，我们的报纸是爱的契约，是联系各阶级的纽带。因此，我要求在我这里合作的人，都要从爱出发去工作。要是我怀疑你是为了挣钱获利才来吃这碗饭，那我一刻也不会再留你。

希比洛 老板，您还不晓得？这爱，在第五版上，不是常常有机会……

儒勒 希比洛，你这就大错特错了！第五版上，爱是在字里行间。你为了爱而进行战斗，去反对那些想阻挠资产者同化无产者并推迟阶级间相亲相爱时刻到来的大坏蛋。这是一个宏伟的任务。我认识不少人，他们以实现这一任务为己任，而自己一无所求。你呢，你有幸为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事业服务，而且还得到了报酬，可你竟然伸手要我给你涨工资？

（女秘书拿着报纸进来）就到这里吧。你的情况我会予以研究、多加关照的。

希比洛　谢谢，老板。

儒勒　可我什么都没答应你啊。

希比洛　谢谢老板。

儒勒　我什么时候决定了会叫你的。再见，我的朋友。

希比洛　再见，老板。谢谢您。（下）

第　三　场

〔儒勒、女秘书

儒勒　（对女秘书）他每月挣七十张票子，可还要求加薪。你说呢？

女秘书　（气呼呼地）嘀！

儒勒　注意别让他再闯进来了。（拿起报纸浏览）瞧！瞧！瞧！（打开门）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开头版碰头会！

〔塔维尼埃与佩里格尔上。女秘书下。

第　四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出什么事了，孩子们？情场失意？健康不佳？

塔维尼埃　（吃惊地）没有啊……

佩里格尔　（吃惊地）怎么会……

儒勒　要不，就是你们不爱我了？

塔维尼埃　看你说的！儒勒。

佩里格尔　你是知道的，大家都热爱你。

儒勒　不，你们谈不上热爱我。你们有点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挺和气。反正你们并不想爱我。你们缺乏的不是热心，而是热情。我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心里是一团火，可身边的人都是些温吞水！

塔维尼埃　我们到底怎么了，儒勒？

儒勒　你们糟蹋了我的头版，放的那几个大标题，连巴布亚人也会笑掉大牙。

佩里格尔　那该放什么好呢，老板？

儒勒　是我要问你们，我的孩子们。提吧！（沉默）好好想想：我要一条有煽动性的大标题，原子弹式的爆炸性标题！已经八天了，咱们还是死水一潭，毫无动静。

塔维尼埃　上摩洛哥的事。

儒勒　死多少？

佩里格尔　十七个。

儒勒　嗨，比昨天才多两个。放在第二版。标题写："马拉喀什城：忠君示威激动人心"。副标题："国人中正直分子谴责逆党"。.我们不是有一张前苏丹玩弹子球的照片吗？

塔维尼埃　在档案里。

儒勒　登在第一版。加框。照片说明，就写"摩洛哥前苏丹看来已经适应他的新府邸"。

佩里格尔　这些都不能作大标题。

儒勒　倒也是。（思考）阿登纳[1] 呢？

塔维尼埃　他昨天还骂我们呢。

儒勒　不屑理他，只字不提。战争怎么样？今天是冷战？还是热战？

---

[1] 阿登纳（1876—1967），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三年任西德总理。

佩里格尔　还过得去。

儒勒　总而言之，是温的喽。跟你们一样。（佩里格尔抬起一个手指）你想出标题来了？

佩里格尔　“战争离远了”。

儒勒　不，孩子们，不行。战争啊，要离多远就离多远吧。但是不能上第一版。第一版上，凡是战争，都得临近。华盛顿呢？就没有人唠叨了点什么？艾克[1]？杜勒斯[2]？

佩里格尔　都没说什么。

儒勒　他们净干他妈的什么？（塔维尼埃抬起一个指头）说吧。

塔维尼埃　“美国方面令人担忧的沉默”。

儒勒　不好。

塔维尼埃　不过……

儒勒　美国不令人担忧；美国令人放心。

佩里格尔　“美国方面令人放心的沉默”。

儒勒　好一个令人放心！老兄，报可不是我一个人办的：我对股东们负有义务。你认为我会在大标题里放上“放心”二字来寻开心，好叫人老远就看清楚吗？要是人们早就放心了，你还要他们买报纸干什么用哪？

塔维尼埃　（又抬手指）“苏联方面令人不安的沉默”。

儒勒　令人不安？现在，苏联令你不安吗？还有氢弹呢？这叫什么？这不是吓唬小鸟儿吗？

佩里格尔　我建议放一个眉题：“美国不感到严重”，下面写：“苏联令人不安的沉默”。

儒勒　你这是捉弄美国，我的孩子！你这是找美国的碴儿呢！

---

① 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890—1969）。

② 杜勒斯（1888—1959），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佩里格尔　我？

儒勒　可不！如果这次沉默令人不安了，而美国还满不在乎，这当然就不对了。

佩里格尔　“对苏联令人不安的沉默华盛顿既不草木皆兵也不掉以轻心”。

儒勒　这叫什么玩意儿？是报纸的标题，还是一群野象冲杀过来？要有节奏，我的老天爷，要有节奏。要快！要快！要快！报纸不是写出来的，是跳出来的。你知道吗，就你提的那个标题，美国佬这么写：“苏联：沉默；美国：微笑”。这就叫摇摆乐！哎！我怎么没几个美国助手呢！（女秘书上）有什么事？

女秘书　特拉瓦加市长到。

儒勒　（对佩里格尔）摄影师来了吗？

佩里格尔　没有。

儒勒　怎么？你没叫摄影师来？

佩里格尔　可是我不知道……

儒勒　叫他等一等，赶紧把报社的摄影师都找来！（对佩里格尔）我对你说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我要办一份富有人情味的报纸！（女秘书下）我们离读者太远了。从现在起，《巴黎晚报》在读者的印象里，应当有一副亲切的面孔，笑容可掬，温情脉脉。塔维尼埃，你说说，这面孔该是个什么样子？

塔维尼埃　儒勒，就像你那副面孔。

儒勒　（对佩里格尔）特拉瓦加毁于雪崩。该市市长刚收到我们募捐的款子。佩里格尔，你怎么就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向他们表明我是多么乐善好施？

〔女秘书上。

女秘书　摄影师都到了。

儒勒　叫市长进来。（女秘书下）特拉瓦加在什么地方？快找！

佩里格尔　在秘鲁。

儒勒　能肯定吗？我觉得好像是在智利。

佩里格尔　你当然比我清楚啦。

儒勒　你呢？你认为在哪里？

塔维尼埃　我本来倾向于在秘鲁之说，不过你一定是对的，是……

儒勒　不要奉承！我是自修出身的，我不害臊！拿地图来！（两人找来地图，儒勒跪在地图前）秘鲁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着？

塔维尼埃　往上，左边。没那么高！在这儿。

儒勒　这不是一块小手绢吗？特拉瓦加呢？

塔维尼埃　一个黑点，在右边。

儒勒　（生硬地）塔维尼埃，你眼睛比我好。

塔维尼埃　儒勒，请原谅。

〔特拉瓦加市市长上，后面跟着好几名摄影师。

第　五　场

〔特拉瓦加市市长，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翻译，摄影师。

儒勒　我的天，支票放哪儿啦？（在身上乱翻）

塔维尼埃　在你上衣口袋里。

儒勒　那我的上衣呢？

市长　（像要开始演讲）纳……

儒勒　（急匆匆地）先生，您好！请这边坐。（对摄影师们）他现

在归你们，给他拍吧。

市长 纳……

〔摄影师围着市长转。镁光灯不停地闪亮。

儒勒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帮帮我的忙。（爬到每张桌子下去找）

市长 纳……（照相）纳……（照相）

儒勒 （从一张桌子底下找出他的外衣，又从外衣口袋里抽出支票。于是他像胜利者似的叫起来）有了！

市长 纳……（拍照）乌日加！……（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儒勒 （对摄影师）冲啊！我的上帝！照啊！（对女秘书）写图片说明："特拉瓦加市长，在我社社长面前，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摄影师仍在拍照。市长仍在哭泣。儒勒对翻译说话）告诉他可以停止了。像照完了。

翻译 奥—加—里。

市长 乌—背—加—米—努。

翻译 他在飞机上准备了一篇演讲。他哭是因为不让他演讲。

儒勒 你把它给翻出来，我们全文发表。

翻译 拉—戈—沙—扑！

市长 班—蓬。

翻译 他非讲不可。我冒昧向诸位说明，特拉瓦加城地处海拔三千八百一十米的高原。空气稀薄，人很容易喘。演讲人都学会了简练。

儒勒 快点！那就快讲吧！

市长 （慢吞吞地）纳—沃—奇。诺—沃—卡。克—考—雷。

翻译 特拉瓦加的儿童们，永远不会忘记，法国人民的慷慨援助。（停顿）

儒勒 还有呢？

翻译　没有了。

儒勒　（示意要鼓掌）绝妙的演说！（向佩里格尔）最好还是再充实充实。（对市长）咱们两个来一张，特拉瓦加。（他递支票，市长伸手接过）把支票从他那儿拿回来！快点！摄影师拍照需要。

〔有人把支票从市长手里拿过来。

摄影师甲　（将一个小台子放在地板上）儒勒。

儒勒　什么事？

摄影师甲　请到台子上去……

儒勒　为什么？

摄影师　慷慨是从上向下施舍的。

儒勒　要是那样，干脆放两层台子，不更高些吗？

〔儒勒登上双层台子，递支票。市长接受。闪光灯亮。

摄影师甲　再来一张！（从市长手里取过支票，又递给儒勒。重复刚才的动作）再来一张！（又一次重复刚才的动作。市长哭起来）

儒勒　够了，我的上帝！行了！（把支票放在市长手里。对翻译）“再见”怎么说？

翻译　拉一必一达。

儒勒　（对市长）拉必达！

市长　拉一必一达。

〔儒勒和市长两人拥抱。

儒勒　（用力拥抱着市长）孩子们，我觉得自己掉眼泪了。快拍！快！

〔连续拍照。儒勒挤出了一滴泪珠，给市长看他指尖的确是湿了。市长也做同样的动作，并用自己的指尖触触儒勒的指尖。拍照。

儒勒 （对摄影师们）领他到处看看：圣心教堂，无名战士墓，游艺场。（对市长）拉必达！

市长 （一边鞠躬一边后退着下）拉—必—达，拉—必—达。

〔摄影师及翻译下。

第 六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孩子们，还有什么比行善更有乐趣的吗？（突然）噢！噢！噢！

佩里格尔 （担心地）儒勒，你……

儒勒 静一静，孩子们：我感觉来了个主意。

佩里格尔 （对正在打字的女秘书）停一停，菲菲，停一停：怎么个主意！（静场。儒勒来回走动）

儒勒 今天星期几？

佩里格尔 星期二。

儒勒 好。我打算，一星期搞上它一天慈善日，就定在星期三。佩里格尔，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从星期五起，找些难民、遇险无援的人，死里逃生的人，还有孤儿，要光屁股的。星期六，你就开始募捐。星期三宣布结果。懂了吗？我的小家伙！下星期三，你打算给我们找点什么人来？

佩里格尔 要不……我……为什么不要无家可归的？

儒勒 无家可归的？好极了！你指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住在哪里？在加拉加斯？还是在波多黎各？

佩里格尔 我想找的是咱们这儿的。

儒勒 你疯了！在咱们这里，难民必须纯系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否则，你就会纠缠进一些所谓的社会不公正事件之中，乌七

八糟，白白浪费我们的恻隐之心。你们总还记得，以前咱们搞了个叫做“大家都幸福吗?”的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做到使大家都相信我们。那么，今年咱们再发动一个新的运动，叫做：“大家都是好人”。你们看吧，这一回，我们一定要赢得所有人的信任。这才是我称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好宣传。孩子们！想标题吧！想标题！刚才你们怎么提来着?

塔维尼埃　什么也没提呀，儒勒。我们都晕头转向了。

佩里格尔　除了十七个摩洛哥人死亡……（接着讲下去）……两起自杀，特鲁维尔显了圣，互换外交照会，还有一起偷窃珠宝案……

塔维尼埃　（接着说下去）四起交通事故，两起边界纠纷……（接着往下数）……什么也没有了。

儒勒　再没有新鲜的了？看来你们颇不满意，是吗？你们要的是什么？要攻陷巴士底狱，要网球场誓师[1]这样的大事吗？孩子们，我是办官方报纸的。不是派我来撰写历史的，因为政府执意不搞什么历史，公众也不要什么历史。人各司其职：伟大的历史由历史学家写；日常之事由几家大报纸去报道。既然是日常之事，就理应与新鲜之事相反，这指的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天天都发生的事情：杀人，偷盗，拐骗幼童，还有什么义行善举、闺阁美德之类。（电话铃响）什么事?

女秘书　（听电话）老板，是朗斯洛来的。

儒勒　喂！噢！啊！几点？好，好，好。（挂上电话）孩子们，你们的标题有了：“乔治·德·瓦列拉刚刚逃跑了”。

佩里格尔　那个骗子?

塔维尼埃　那个骗了五千万的家伙?

---

① 以上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重大事件。

儒勒　正是他。他是本世纪的奇才。你们把他的照片登第一版，放在我的相片旁边。

塔维尼埃　老板，这叫善恶分明。

儒勒　感人肺腑和激起义愤都是帮助消化的感情冲动：别忘了，咱们的报纸是下午出版的。（电话铃响）什么？什么？什么？不！不！不！具体情况不详？哦！哦！哦！好。（挂上电话）他妈的！他妈的！妈的！

塔维尼埃　又把他抓回来了？

儒勒　不是。惊人的新闻总是成双而至的。刚才苦求不得，可现在又多出了一个。

塔维尼埃　出了什么事？

儒勒　苏联内政部长失踪了。

佩里格尔　涅克拉索夫？进监狱了？

儒勒　还要奇怪得多。他可能是投奔自由世界了。

佩里格尔　了解到什么情况？

儒勒　几乎是一无所知。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上星期二他没去歌剧院看戏，此后，再也没有见他露面。

塔维尼埃　消息从哪里来的？

儒勒　路透社和法新社。

塔维尼埃　塔斯社呢？

儒勒　一声不吭。

塔维尼埃　哼！

儒勒　是呀！哼！

塔维尼埃　那么，上哪个？涅克拉索夫还是瓦列拉？

儒勒　上涅克拉索夫。标题就用：“涅克拉索夫失踪”，副标题用：“苏联内政部长可能选择了自由”。有照片吗？

佩里格尔　儒勒，照片你见过的。他那副模样，像个海盗，右眼

上还带着个眼罩。

儒勒 登在我的照片旁边，以便善恶对比，一目了然。

佩里格尔 瓦列拉的照片呢?

儒勒 放到四版去。(电话铃响) 要是再来个头条新闻，那我可倒霉了。

女秘书 喂！是。是。董事长先生。(对儒勒) 董事长要来见您。

儒勒 叫守财奴上来！

女秘书 (对电话里讲) 是，董事长先生。马上可以，董事长先生。(挂上电话)

儒勒 (对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 你们回避回避，孩子们。一会儿见。

〔佩里格尔与塔维尼埃下。儒勒打量自己的上衣，不知如何是好。迟疑了片刻，还是穿上了。

第七场

〔儒勒，穆东，女秘书。

儒勒 您好，亲爱的董事长先生。

穆东 您好，亲爱的巴洛丹。(坐下) 您也坐吧。

儒勒 只要您不感到不便，我倒愿意站着。

穆东 那我会感到非常不便。要跟您说话，我还得在办公室里到处找您，您说这合适吗?

儒勒 那就悉听尊便。(坐下)

穆东 我来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内政部长昨天打电话给我，他的意思是他在考虑把招聘的广告交我报独家刊登。

儒勒 招聘广告? 这……这真是意想不到呀！……

穆东 谁说不是呢！这次电话之后，我立即决定召开董事会会

议。会上，全体同仁都强调，这一决定对我报意义重大。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减少费用，提高质量。

儒勒 我们出它二十版，把《巴黎新闻》和《法兰西晚报》都挤垮！

穆东 我们将是第一家刊登彩色照片的报纸。

儒勒 作为交换条件，部长有什么要求吗？

穆东 嘿，亲爱的朋友！人家什么也没要，什么也没要！这种特殊照顾如果是出于对我们业绩的称道，我们受之无愧，如果是为了收买我们的良心，那我们就拒不接受。部长很年轻，充满活力，有一股子运动员的劲头！他要激励他的同僚，使政府工作真正做到现代化。由于《巴黎晚报》是一家政府报纸，所以给它条件，让它现代化起来。部长甚至说了这么一句绝妙的话：让消遣报变成冲锋号！

儒勒 （哈哈大笑，然后突然收住笑容）他把我当成消遣报啦？

穆东 这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然而，我不能不告诉您，我的某些同仁曾向我指出，《巴黎晚报》近来有些死气沉沉。报纸总的格调还是很好的，只是锐气大大不如以前，公众欣赏的那股锐气没有了。

儒勒 别忘了现在国际局势缓和了！佩里格尔刚才对我说的很对，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发生。

穆东 当然！当然！您一定知道，我总是护着您的。可是，我明白部长的意思。部长对我说："咄咄逼人的气势，是今后法国政策的新面貌。"只要我们经受得住考验，部长给我们的照顾，一定会大大超过其他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是表明我们具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时候了。归纳起来说，部长的意思是：塞纳-马恩州就要举行部分选举了。共产党挑中了这个选区要跟我们较量一番。内阁准备接受这个挑战。

竞选将围绕一个问题进行，就是赞成还是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您知道布努米夫人吧？她是政府支持的候选人。这位基督徒妇女是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十二个子女还都活着，她能觉察到法国公众心里想什么。她的宣传简单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我们的政治家，还是我们各大报的负责人，都应向她学习。请您看看这张宣传画。（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宣传画，把它打开。上面写着："通过重新武装走向博爱"。下面还有一行字："为了保卫和平，任何手段，甚至战争手段，皆可采取"）这多么直截了当！我倒希望您把它贴在墙上。

儒勒 （对女秘书）菲菲！拿图钉来！（女秘书把宣传画钉在墙上）

穆东 要是胜负凭才能而定，布努米夫人轻而易举即可当选。不幸的是，形势并不很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掌握三十万张选票；共产党的票数会差不多，也许还要多点儿；像往常一样，一半左右的选民会弃权。此外，还有十来万人要投激进党议员贝尔德里叶的票。这样，可能会出现第一轮无人当选，那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而第二轮投票时共产党候选人很可能当选。

儒勒 （迷惑不解）啊！啊！

穆东 为了不出现他毫不隐讳地称之为一场灾难的这种局面，部长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了支持布努米夫人而让贝尔德里叶放弃竞选，不过，难办的是，贝尔德里叶不肯退出。

儒勒 贝尔德里叶？我认识他，他是苏联人的死敌，我们还在同一桌上吃过饭呢。

穆东 我跟他更熟：他是我乡下别墅的邻居。

儒勒 他跟我谈话，有些看法非常合情合理。

穆东 您是说，他谴责苏联的政策？

儒勒　正是。

穆东　此人就是这样！他憎恶共产党但不愿意重新武装德国。

儒勒　惊人的矛盾！

穆东　他完全是感情用事。您知道事情的底细吗？四〇年，德国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四四年又把他流放了。

儒勒　还有什么？

穆东　就这些！他是什么也不想学，什么也不想忘。

儒勒　噢！

穆东　请注意，那次流放，没什么了不起，只有八到十个月。

儒勒　是啊，要不然他怎么回得来哟！

穆东　（耸肩）可不，问题就在于他对往事耿耿于怀，他就讨厌德国人，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他这种排德情绪一点道理也没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掠夺的将是俄国的土地，流放的将是俄国佬啊！

儒勒　没错！

穆东　您一定知道，这他都懂。

儒勒　这还动摇不了他固有的信念？

穆东　可不是嘛，越说他越来劲！他说，把人关进布亨瓦尔德集中营，即使是俄国人，他也同样不能容忍。（略现笑意）可是，一谈起德国人，他马上火冒三丈。（儒勒有礼貌地笑了笑）好吧，情况就是这样，您都知道了：贝尔德里叶怕德国人甚于怕俄国人。你们要是叫他反过来，即怕俄国人甚于怕德国人，他就会退出竞选。

儒勒　你们要是叫他……这你们具体指谁？

穆东　就是您。

儒勒　我？我怎么办得了这件事？我对他没什么影响。

穆东　应该取得对他的影响嘛。

儒勒　用什么办法?

穆东　他那十来万选民看《巴黎晚报》。

儒勒　还怎么着?

穆东　你们得咄咄逼人。要叫人害怕。

儒勒　害怕? 我干的就是吓唬人的事。我那第五版，全部讲的是红祸。

穆东　问题正出在这一版上。(沉默片刻) 我亲爱的巴洛丹，董事会委托我告诉您，您那个第五版，现在一钱不值了。(儒勒站起来) 我的朋友，我恳求您坐下来。(用手按儒勒) 请给我这个面子。(儒勒坐下) 过去，读第五版，得益匪浅。我还记得你们那篇精彩的调查记，《战争，就在明天!》，读了吓得人出冷汗。还有你们的照片剪接术：斯大林骑着大马走进一片火海的巴黎圣母院! 都是杰作! 然而，最近一年多来，我发现你们松劲了，这有点可疑，还有许多该提的不提了，这是有罪的。过去常讲苏联闹饥荒，现在不提了。为什么? 你们认为俄国人现在吃饱了吗?

儒勒　我? 我不会这样想。

穆东　有一天，我看到登了一张照片，图片说明是："苏联家庭主妇在食品店门前排队"。我感到吃惊的是，好几个妇女脸上笑咪咪的，排队的人都穿着皮鞋。在莫斯科，有皮鞋! 这显然是苏联发的宣传照片，你们却错当作法新社的照片登了出来。有皮鞋! 我的老天，你们该把照片上她们的脚裁掉呀! 在苏联，还有人穿皮鞋!

儒勒　可是我不能把她们的头也裁掉呀!

穆东　为什么不能裁掉! 要我明白告诉您吗? 我甚至怀疑过您的观点是不是变了!

儒勒　(自尊地) 我的报纸是客观的，是政府报纸。只要政府不

改变观点，我的观点就不会改变。

穆东　好。很好。您不感到担心吗？

儒勒　我为什么要担心？

穆东　因为人们开始放心了。

儒勒　开始放心了？亲爱的董事长，您不觉得有些夸大其词吗？

穆东　我从来不夸大其词。两年前，在罗加玛杜尔举行过一次露天舞会。不巧一声霹雳打在一百米外的地方，会场大乱，一百人死亡。我们的人去调查时，幸存者都说，他们还以为是苏联飞机来扔炸弹了。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报刊虽然搞的是客观报道，可那时候干得很不错。昨天法国舆论研究所发表了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您知道了吗？

儒勒　还不知道。

穆东　调查者询问了一万人，这些人地位不同，各界的都有。对于"您将死在何处？"这个问题，百分之十的人回答不知道；其他的人，就是说几乎全部，都说死在床上，寿终正寝。

儒勒　死在床上？

穆东　死在床上。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我们的读者。啊！比起罗加玛杜尔那个时候来，差得太远了，这两年时间退步太大了。

儒勒　连一个人也没有说，他可能被烧死，被炸得粉身碎骨，化作一缕青烟？

穆东　都说死在床上！

儒勒　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氢弹、致人死命的辐射、放射云、死灰、硫酸雨？

穆东　都死在床上。已经是二十世纪中叶了，有了使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他们认为还能死在床上，就像中世纪时候一样！啊！我亲爱的巴洛丹，出于友谊让我告诉您，您是罪魁

祸首。

儒勒　（站起来）这与我牵连不上！

穆东　（也站起来）您的报纸太软了！温吞吞的！淡而无味！哭哭啼啼！就在昨天，你们还大谈什么和平！（向儒勒逼近）

儒勒　（后退）没有！

穆东　（进逼）有！就在第一版！

儒勒　（同样动作）那不是我！是莫洛托夫① 谈的！我仅仅刊登了他的讲话。

穆东　（进逼）你全文刊载了。要登也该摘登呀！

儒勒　新闻报道要求……

穆东　整个宇宙都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这些要求又算得了什么？西方列强之所以团结，正是出于恐惧。如果您叫它们个个得到安全，它们到哪里汲取准备战争的力量呢？

儒勒　（被挤在办公桌前）战争？什么战争？

穆东　下次战争。

儒勒　可是，我不要战争，不要。

穆东　您不要？巴洛丹，那就请回答我：您认为您会死在什么地方？

儒勒　在我的……

穆东　在您的……？

儒勒　在一张……哎呀！我怎么知道呀？

穆东　您是个稀里糊涂的中立主义者，一个可耻的和平主义者，一个贩卖幻想的商人！

儒勒　（跳到前场照相用过的台子上，喊叫）让我安静点儿！安静！安静！

---

① 莫洛托夫（1890—?），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任苏联外交部长。

穆东 安静就是和平！您看，您要的就是和平吧。（沉默。儒勒跳到地上）算了吧，再坐下，我们都平心静气一点！（儒勒坐下）您的品质出众，无人不晓。昨天我还在董事会上说，您是客观报道的拿破仑。可是，在咄咄逼人的气势方面，您能不能也当拿破仑呢？

儒勒 我也能。

穆东 拿出行动来！

儒勒 怎么？

穆东 设法让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发动一场可怕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把读者们病态的梦想打个稀烂；要叫读者看到，法国要实实在在地生存下去，这取决于德国的军队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要设法使我们怕活比怕死更厉害。

儒勒 我……照办。

穆东 您如果怕接受这项任务，现在退缩还来得及。

儒勒 这任务我不怕。（对女秘书）叫希比洛马上来一趟。

女秘书 （打电话）叫希比洛来。

儒勒 啊！可怜的家伙们！可怜的家伙们！

穆东 说谁呢？

儒勒 读者！他们安安稳稳地钓鱼，他们天天晚上打纸牌，一星期搂着女人睡两回，希望老了平平安安死在床上。我这可要大扫他们的兴了。

穆东 亲爱的朋友，不要悲天悯人。想想您自己吧。您的处境可不妙啊。想想我吧，是我一直在维护着您。更要为国家多想一想！明天早晨十点钟，董事会开会。希望您能提交您的新方案。不必、不必，坐着。不必送了。

〔穆东下。儒勒跳起来，几乎是小跑着，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儒勒　他妈的！见他妈的鬼！妈的！

〔希比洛上。

第　八　场

〔儒勒，希比洛，女秘书。

儒勒　走近点！

希比洛　老板，我给您道谢了。

儒勒　别谢我，希比洛，先别谢我。

希比洛　不管您的决定是什么，我都要先谢谢您。您看，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叫我。

儒勒　你弄错了。

希比洛　是我错了。由于我缺少爱人之心，所以总错。由于揭露丑恶，最后使得我眼里到处都是丑恶，不相信人还有什么宽容厚道。直说吧，老板，凡是人，人本身，对我来说都变得可疑了。

儒勒　那你现在不担心了？

希比洛　一点也不担心了。从此刻起，我爱人，我信任人。

儒勒　你运气不坏。（在房里走来走去）我的朋友，我们上次的谈话，打开了我的眼界。你不是对我说过，干你那一行要不断创新吗？

希比洛　是啊，少不了这个。

儒勒　还要感觉敏锐，掌握火候，甚至还要有诗兴？

希比洛　太对了！

儒勒　总而言之——咱们别怕说过了头——要有某种天才，对吗？

希比洛　我本来不敢这么……

儒勒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希比洛　是啊！总得有那么点……

儒勒　好极了。（停顿）这表明，你不是我所需要的人。（希比洛站起来。呆若木鸡）坐着坐着！我是老板，这里由我走动！走到明天早晨都由我！

希比洛　您刚才是说……？

儒勒　坐下！（希比洛坐下）我刚才是说，你是无能之辈，糊涂虫，破坏分子。掌握火候？惟妙惟肖？就你？你让登的照片上，苏联女人都穿着皮大衣，鞋袜漂亮得像皇后，笑得嘴角都扯到耳根子上去了！希比洛，这是因为你把我的报社当作吃闲饭的地方，在我这儿吃空额，退休养老！你把《巴黎晚报》第五版编辑室当成了养老院。你白白拿着七十张票子，同事们都埋头苦干，你却冷眼看他们的笑话。（对女秘书）他挣着……

希比洛　（发出凄厉的叫声）老板，别说这个了！

儒勒　（毫不留情）每月挣七十张票子，就是为了在我的报上，给苏维埃俄国涂脂抹粉！

希比洛　不是这样！

儒勒　我有时候寻思你是不是个潜伏分子！

希比洛　我向您起誓……

儒勒　一个潜伏分子！暗藏分子！空投下来的！

希比洛　别说了，老板！我觉得要发疯了。

儒勒　你不是向我承认过，你接受莫斯科的金钱吗？

希比洛　可是，那是我女儿……

儒勒　对，是你女儿！可后来呢？不会不给你送的。（希比洛要站起来）坐着别动！你自己挑吧，你是卖身投靠呢，还是无能之辈？

希比洛　我向您保证，我都不是！

儒勒　那你就用行动证明吧！

希比洛　怎么？

儒勒　明天，我要掀起一场反共运动。十五天之内，我要叫共产党跪倒在地。我需要第一流的反共理论家、打手、能砍能伐的人。你当不当？

希比洛　当，老板。

儒勒　你要是能马上想出个主意来，我就相信你！

希比洛　一个主意……为了这场运动……

儒勒　给你三十秒钟。

希比洛　三十秒钟就想个主意？

儒勒　现在剩下十五秒了。咱们看看你有没有点天才！

希比洛　我……斯大林一生，图画连载！

儒勒　斯大林一生，图画连载？那你还不如画穆罕默德的生平呢！三十秒钟过了。希比洛，你被解聘了！

希比洛　老板，我求求您，您不能……（停顿）我有老婆，有女儿。

儒勒　有女儿！那好啊！她可以养你。

希比洛　老板，听我对您说：您要是辞退我，我就回家打开煤气自杀。

儒勒　这算得了什么！（停顿）好吧，我把期限延长到明天。如果明天上午十点，你不带着响当当的主意来见我，你就可以卷铺盖了。

希比洛　明天上午？

儒勒　你可以想一宿。去吧！

希比洛　老板，主意一定会有。然而，我还想对你说句话：从今以后我再也无法相信人了。

儒勒 干你要干的这差事，要求的正是这个。

〔希比洛下，神态颓唐。

——幕落

第 三 幕

〔客厅。夜。

第 一 场

〔乔治，维罗尼克。

〔乔治越窗而入，差点没碰倒一只花瓶，他赶紧扶住，没有倒下。哨声。乔治紧贴着墙。一个警察从两扇窗子之间探进头来，用手电筒照室内。乔治屏住气，一动不动。警察走了。乔治大喘了几口气。过了一会儿，只见他要打喷嚏，强忍着，没打出来。他捏着鼻子，又张开嘴，最后还是啊嚏一声打出来了。

维罗尼克 （声音从远处传来）谁呀？

〔乔治又打喷嚏。他向窗口奔去，正跨窗外的栏杆，近处哨声又起，他赶紧缩回室内。这时候，维罗尼克走进来，打开灯。乔治后退，直至墙根，背紧贴着墙面。

乔治 （举起双手）完蛋了！

维罗尼克 什么完蛋了？（瞧着乔治）哎呀！是个贼！

乔治 贼？在哪里？

维罗尼克 您不是贼吗？

乔治 我怎能是贼；我是来拜访您的。

维罗尼克 半夜三更来拜访？

乔治 是呀。

维罗尼克 那您为什么举着手呢?

乔治 正因为是半夜三更。一个夜来客，不邀而至，遇见人就该举手，这是惯例。

维罗尼克 那好! 礼貌已经到了，把手放下来吧。

乔治 这不慎重吧。

维罗尼克 那么，您就高举着，随您便吧。(维罗尼克坐下)请找个椅子坐下，把胳膊肘放到椅背上，这样舒服些。(乔治坐下，仍高举着双手。维罗尼克打量他)您说得对，我是不应该把您当成贼。

乔治 谢谢。

维罗尼克 不客气。

乔治 不能这么说! 光看外表，我不像好人；您愿意相信我，我很高兴。

维罗尼克 我相信您的手。瞧您那两只手，看上去多笨啊，您从来没有用十个手指头做过什么。

乔治 (含含糊糊地)我是靠舌头做营生的。

维罗尼克 (接着讲下去)反之，一个小偷的手又灵巧，又有劲，又机灵……

乔治 (恼火)您怎么会知道的?

维罗尼克 我搞过司法报道。

乔治 您干过这个? 我可不想祝贺您。

维罗尼克 我干了两年。现在搞外交政策的报道。

乔治 记者?

维罗尼克 对。您呢?

乔治 我吗? 可能，吸引我的，还是艺术行当。

维罗尼克 您是干什么的?

乔治 在生活里？我专门做说话的事。

维罗尼克 那在这个客厅里呢？

乔治 在这个客厅里也是来说话的。

维罗尼克 好！那么，请说吧！

乔治 谈些什么呢！

维罗尼克 这您自己该知道。就说说您需要说的吧。

乔治 对您说？哦！不。把您丈夫叫来。

维罗尼克 我离婚了。

乔治 （指指桌上的烟斗）是您抽烟斗吗？

维罗尼克 是我父亲。

乔治 您跟他住在一起？

维罗尼克 我住在父亲家里。

乔治 叫您父亲来。

维罗尼克 他在报馆。

乔治 噢！你们二位都是记者。

维罗尼克 对，但不在一家报馆。

乔治 那现在，房子里就咱们两个了。

维罗尼克 这使您不高兴吗？

乔治 这不明不白的，会牵累您的名声，对我也别扭。

维罗尼克 我并不觉得这对我有什么。

乔治 这我就更别扭了。

维罗尼克 那好，再见吧！等我父亲回来，您再来。

乔治 再见！晚安！（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外面哨声又起。他又坐下）如果不打扰您的话，我想就在这儿等您父亲。

维罗尼克 不打扰我，只是我要出去。我可以留您一个人在我家里。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您到我家干什么来了？

乔治 再正当不过了。（停顿）您听着。（停顿）

维罗尼克　什么？

乔治　（又打喷嚏，还跺脚）伤风了！伤风了！干一件事没干好，这就是惟一的后果，怪可笑的。我本来想凉快凉快，结果却着凉了。

维罗尼克　（递给他一条手帕）快擤擤鼻子！

乔治　（双手仍然高举）擤不了！

维罗尼克　为什么？

乔治　我手放不下来。

维罗尼克　站起来。（乔治站起来。维罗尼克身体悬挂在乔治的双臂上，仍无法使之落下）您瘫痪了？

乔治　这是疑心的结果。

维罗尼克　您疑心我？

乔治　凡是女人我都不那么放心。

维罗尼克　（生硬地）随您的便。（从乔治手中拿过手帕给他擦鼻涕）使劲擤，再使劲！对了。（把手帕叠起来，塞进乔治的口袋里）

乔治　（怒气冲冲）真别扭！我的天哪，这真别扭！

维罗尼克　放松点。

乔治　说起来容易。

维罗尼克　头向后仰，闭上眼，数数，一直数到一千。

乔治　我要是闭上眼，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偷偷溜出去叫警察，要不就是到抽屉里拿手枪……

维罗尼克　您是不是要我也举起手来？（她举起双手，乔治的手慢慢落下））总算下来了！您感觉好点了吗？

乔治　好点了。自在多了。

维罗尼克　这么说，您可以回答我了？

乔治　当然可以。回答什么来着？

维罗尼克　一个钟头了，我问您，您来我们家，到底有什么事？

乔治　有什么事？那再简单不过了。不过，请把手放下来。瞧！这多难受啊！只要您那两只手举在头上，我就没法跟您说话。（维罗尼克放下手来）很好！

维罗尼克　我听您说。

乔治　您父亲不在，我深感遗憾！我喜欢女人，喜欢给她们身上挂满金银珠宝，抚摩她们。我什么都乐意给她们，就是不能对她们做解释。

维罗尼克　这多奇怪！为了什么？

乔治　夫人，因为女人听不懂。假定——这当然是打个比方啦——我对您说："我是个骗子手，警察正在追捕我，看见您家的窗户开着，我就跳进来了。"这看来很简单，也很清楚。那么，您听了怎么想呢？

维罗尼克　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我……

乔治　您看，您连知道都不知道！

维罗尼克　那我就想，您是个骗子……

乔治　这就对了嘛！

维罗尼克　您要讲的，主要就是这个？（短暂的沉默）我觉得很遗憾。

乔治　那您更喜欢小偷儿了？

维罗尼克　可以那么说。因为他们总还要动动手啊。

乔治　您也搞工运中心主义那一套？（稍停）不管怎么说，经验是能说明问题的：您全理解错了，满拧。

维罗尼克　那您不是骗子？

乔治　不！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屁股后边有警察在追。换个男人，他绝对不会弄错的。（突然大叫起来）有警察在后边追我，明白吗？

维罗尼克　好了，好了！别喊了。

〔静场片刻。

乔治　您要干什么？

维罗尼克　拉上窗帘。（向窗前走去，拉窗帘）

乔治　拿我怎么办？

维罗尼克　拿您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呢？您又不是一把吉他，让我拨弄您！您又不是一把曼陀林，让我弹弹您！您又不是一枚钉子，让我敲打您的头！

乔治　那又怎么样？

维罗尼克　不怎么样。我并不需要您。

乔治　不怎么样。再没有比这更含糊的回答了。不怎么样，那就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可能发生。您可以哭哭啼啼，也可以用帽子上的别针挖出我的眼睛。唉！我怎么就没碰上您父亲他老先生啊！您说他会怎么回答我呢？

维罗尼克　我马上把您送交警察。

乔治　（吓一跳）您马上把我送交警察？

维罗尼克　嗨！不是我！我是说，我父亲会这么回答您。

乔治　这回答好！这才像个男子汉！

维罗尼克　很可能，是呀，他要在家，您早就戴上手铐了。

乔治　不会！

维罗尼克　不会？

乔治　不会。只要是男人，我就能说服他。他们的头脑有逻辑性。依靠逻辑的力量，我能遥控他们的思想。可是您呢，夫人？您的逻辑在哪里？您的见识又在哪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不打算把我交给警察，对吗？

维罗尼克　您真的理解我了。

乔治　正因为如此，您一定会把我交给警察的。您别辩解！您跟

所有女人一样，感情容易冲动、爱狂热。您向我微笑，您可以对我关怀备至。然后呢，您看见我的耳朵就会害怕，看见我鼻孔里的一根鼻毛也会惊恐万分，于是，您就会叫喊起来。

维罗尼克 当我发现了您的时候，我喊了吗？

乔治 正是，您还没有喊出来。我了解女人。她们若要喊叫，迟早总会喊出来的，对任何人毫不留情。您那一声啊，还憋在嗓子里。只要警察一敲门，您就会痛痛快快地喊出来。真不幸，您不是个男的。是男的您就能是我的救星。可您是个女人，出于女人的天性，您会毁了我的命运。

维罗尼克 毁了的您命运？我？

乔治 一扇紧紧关闭的牢门，一个收紧了的绞索扣，一把落下来的铡刀：这就是女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维罗尼克 （动怒）您走错门了。要讲毁人命运，您找三楼那位太太去。她搞得两个有妇之夫倾家荡产。我可是四门大开，我还……（停住不讲，笑了起来）您差点儿把我……

乔治 您说什么？

维罗尼克 一张弓上有两根弦：射男人用讲道理之弦；对女人呢，就采用激将法那根弦，假惺惺地认为我们女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们觉得每个女人都想与众不同。“您是女人，因此您一定要把我交给警察。”您这么说，是想激我，您以为我会迫不及待地向您显示自己与一般女人不一样。我可怜的朋友，您这是枉费心机：我毫无不同寻常之意，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并且为此感到满意。

〔从大门外传来电铃声。

乔治 这……

维罗尼克 我真怕。

乔治　（举起双手）您会把我交给警察吗？

维罗尼克　您说呢？（看到乔治双手高举）放下来吧，您真叫我不知该怎么好了！

乔治　（把双手插到衣袋里）您到底怎么办？

维罗尼克　别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稍停）她们会怎么办？

乔治　我哪儿知道。

维罗尼克　您认为她们会喊叫吗？

乔治　我对您说了，我不知道。

维罗尼克　刚才您可是镇静得多。（门铃声又响）您要再说一个字，我可就要感情冲动、要发疯了。

乔治　我难道落到这般地步，我的命运落入了一个女人手中？

维罗尼克　只要您表个态，我就把您的命运交到男人手里。

〔敲门声。喊声："警察局的。"

乔治　（拿定主意）说定了我可没有什么好感激您的。

维罗尼克　行啊。

乔治　您可别指望我报答您……

维罗尼克　我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

乔治　我可说不定会以怨报德。

维罗尼克　行啊！

乔治　那么，把我藏起来吧！（突然惊慌起来）快！还等什么？

维罗尼克　（指了指她卧室的门）进去吧。

〔乔治不见了。维罗尼克去开大门。警长高伯莱的脑袋从门缝里伸进来。

第 二 场

〔维罗尼克，高伯莱警长。

高伯莱 当然了，夫人，您一定没看到一个身长一米七八、褐色头发的男人……

维罗尼克 （急速地）当然不会！

高伯莱 这我相信。

〔高伯莱鞠躬告退。维罗尼克关上门。

第 三 场

〔维罗尼克，乔治。

维罗尼克 您可以出来了。

〔乔治进来，身上裹着红毛毯。维罗尼克大笑起来。

乔治 （一本正经地）没什么好笑的。我想暖和暖和。（坐下）您可撒谎了！

维罗尼克 天哪！

乔治 这太不应该了！

维罗尼克 我为了您才撒谎的呀！

乔治 这并不解决问题。

维罗尼克 太不像话了！您可能从不撒谎吧？

乔治 我的情况不同：我不是正派人。要是所有的老实人都像您那样……

维罗尼克 怎么样？

乔治 社会秩序会成什么样子？

维罗尼克 嗬！

乔治　啲什么！啲是什么意思？

维罗尼克　这个秩序……

乔治　您见过更好的秩序吗？

维罗尼克　见过。

乔治　什么样的？在哪儿？

维罗尼克　说来话长。简单说吧，我说谎骗警察，因为我不喜欢这些人。

乔治　那您是欺骗嫖客的妓女，还是偷窃成性的女贼？

维罗尼克　我跟您说过了，我是新闻记者，是个正派人。

乔治　那么说，您是喜欢警察的啦。很明显，正派人是喜欢警察的。

维罗尼克　为什么我要喜欢他们呢？

乔治　因为他们保护您。

维罗尼克　他们根本不保护我，上星期还揍了我好几下。（挽起袖子）看看，这青一块紫一块的。

乔治　哎呀！

维罗尼克　这就是他们干的。

乔治　（惊讶地）他们搞错了吧？

维罗尼克　没搞错。

乔治　那您一定犯了法？

维罗尼克　我们游行来着。

乔治　谁，你们？

维罗尼克　我和别的示威者呗。

乔治　你们为了什么游行呀？

维罗尼克　我们有不满呗。

乔治　不可想象！您看看我，再看看您自己，我们两人中到底谁有权利表示不满！这样说来，我倒不是不满分子了。我没有

一点不满，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示威。站在监禁的边缘上，站在死亡的边缘上，我接受这样的世界。您刚二十岁，您是自由的人，可您竟拒绝这样的世界。（起了疑心）总之，您是赤色分子。

维罗尼克 是粉红的。

乔治 越来越红。那您父亲呢？他对您抱什么态度？

维罗尼克 他呀，我这可怜的父亲，他不高兴。

乔治 他是另一边的？

维罗尼克 他在《巴黎晚报》写稿子。

乔治 噢，我听了非常高兴。我看《巴黎晚报》。那么您父亲是个正人君子啦。他只有一个弱点：就是有您这么个女儿。（乔治打颤，打喷嚏，把披在身上的毛毯裹得更紧）这一夜，多么富于诗意呀！一个生来爱管闲事的流浪汉救了我的命。然后，一个不信神只信人的女革命者使我获得自由。不是“慈善周”哪能遇见这么多好人。（停顿）您这回该满意了：您制造了混乱，背叛了您的阶级，欺骗了您的当然保护者，还侮辱了一个男人……

维罗尼克 侮辱？

乔治 可不是么！您把我当成一件东西，当成了接受您的恻隐之心的一件不幸之物。

维罗尼克 您要是上了囚车，可能就不是那么件“东西”了吧？

乔治 不能那么说。不过，我会恨您的，然后，我就躲进自己内心深处，聊以自慰。啊，您可是大大地捉弄了我一番！

维罗尼克 我？

乔治 （用力地）大大地捉弄了我！您眼光短浅，只看到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但我呢，我要思考：考虑未来。未来是阴暗的，非常阴暗。我亲爱的，光救人还不够，还得给他们一条

生路。您想过没有，我今后会怎么样？

维罗尼克 我猜，您还会去当骗子。

乔治 这回您可没猜对！

维罗尼克 什么？您要当老实人了？

乔治 我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从今以后，我再也没办法当骗子了。行骗要有点资本，要下点本钱：两身套服，一件夜礼服，最好还有一套燕尾大礼服，衬衣一打，衬裤六条，袜子六双，皮鞋三双，一套领带，一枚金别针，一只皮提包，一副玳瑁眼镜。可我现在，一个钱也没有，就这一身破衣烂袜。这您叫我怎么干？就穿这一身，我能去拜访法兰西银行行长吗？搞得我太惨了，压得我太深了，我再也爬不上去了。都是您的过错：您救了我，使我不蹲监狱，可是把我推进了下贱的深渊。到了监狱里，我还能保持本来面目，要是成了流浪汉，那可就丢脸了。我竟成了个流浪汉？所以，夫人，我一点也不感激您。

维罗尼克 我给您找个工作怎么样？

乔治 工作，一个月挣三万法郎，要干活，受人雇佣？这种差使，您自己留着吧，我不能出卖自己。

维罗尼克 置办您那套行头，需要多少钱？

乔治 我说不清。

维罗尼克 我身上还有点钱……

乔治 别再提了。钱，这是神圣之物；我从不接受赠与，我只是自取。

维罗尼克 那就请自取吧。

乔治 我没法自取您的钱，因为是您要给我的。（突然间）我建议，咱们搞一桩交易。这可是正正经经的交易。显然，我没有权利挑三拣四，让您为难。我可以接受您的采访，全世界

独家采访。

维罗尼克 您？我？

乔治 您不是记者吗？向我提问吧。

维罗尼克 提什么呀？

乔治 问问我的艺术吧。

维罗尼克 我不是告诉过您了吗？我是报道外交政策的！此外，我的报纸对骗子的事不感兴趣。

乔治 嘀，是家进步报纸！这倒是怪讨厌的。（稍停）我是乔治·德·瓦列拉。

维罗尼克 （不无诧异地）就是……

乔治 对，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瓦列拉。

维罗尼克 （犹豫不决）当然……

乔治 恐怕你们的报纸挺穷的。

维罗尼克 对了，够穷的。

乔治 我只要两身套服、一打衬衫、三条领带、一双皮鞋就可以了。付实物也行。（他站起来）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一个黑人卫兵和一个白皮肤的俄罗斯女人，生下一个蓝皮肤的孩子……

维罗尼克 不行。

乔治 您不感兴趣？

维罗尼克 我没时间。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马上要出去。

乔治 以后谈，行吗？

维罗尼克 说实在的，也不行。您明白，凡是骗子，有天才也好，没天才也好……

乔治 见鬼去吧！（传来关门声）谁来了？

维罗尼克 噼哩啪啦……准是我父亲。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他要是看见您，一定报告警察。先进去躲躲吧。我来对付他。

〔门开了，乔治躲出去。

第　四　场

〔维罗尼克、希比洛。

希比洛　你还没走?

维罗尼克　我正要走，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希比洛　（心酸地）我自己也没想到!

维罗尼克　爸爸，你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希比洛　简直是一群混账东西!

维罗尼克　说谁呢?

希比洛　全都是。做个人我都感到羞耻。给我拿点喝的来。

维罗尼克　（倒水，端水）你认为……

希比洛　忘恩负义，谎话连篇，胆小如鼠，坏事干尽，我们人人如此。要是人类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提出保护动物。

维罗尼克　刚才，我……

希比洛　我真想当条狗!狗在爱慕和忠诚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啊，不行，狗类都受人愚弄，它们傻乎乎地还爱我们呢。我要当猫。不，猫也不行：哺乳动物全都一样。我怎么就变不成一条大鲨鱼，跟在过往船只后面，等着吃水手呢!

维罗尼克　可怜的好爸爸，别人怎么惹你了。

希比洛　孩子啊，人家把我赶出门外了。

维罗尼克　嗨，不是每半个月就要赶你一次吗?

希比洛　这一回，可真完蛋了!维罗尼克，你是见证人，近十年来，我吃反共这碗饭。这碗饭既难吃又没有意思。多少次，

我想换换口味，比方说，刺刺教士，整整共济会，骂骂亿万富翁，说说女人什么的！可是没用：就那么一份菜单，休想换花样。我什么时候对这份差事表示过不满来着？马林科夫还没骂完，又该攻击赫鲁晓夫了。可我什么时候抱怨过？每天我都编造一些新玩意儿吊人口胃。谁搞的底斯缪德破坏案？一起颠覆国家的阴谋是谁搞出来的？还有信鸽事件！是我，全都是我！十年来，我保卫着欧洲，从柏林到西贡，我攻击过越共，攻击过中国人，攻击过苏联军队，说什么他们又派飞机，又派坦克的。好啦！孩子，你看看，人是多么没良心。我的胃口刚刚有一点点衰退，老板就一脚把我踢出大门。

维罗尼克　真把你辞退了？

希比洛　把我当成坏蛋赶出来啦。除非到明天早晨，能想出个新花样来。

维罗尼克　（毫无同情地表示）别害怕，花样你会找到的。

希比洛　这回可难喽！你叫我怎么办？我不是提坦[1]，我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拚死拚活地干一个月才挣七万法郎。十年间，我把我的能量全放尽了。这是真的，从前我是天马，可以行空。现在，翅膀让火烧坏了。我成什么了？一匹没用的劣马，只能宰了吃肉。（来回踱步）忠心耿耿地干了十年，你等着人家给你一句人话，对你有一点感激的表示，什么都没有。有的是警告和威胁。就是这些。唉！临了，我还真得恨起你们这些共产党来！（胆怯地）我的好女儿啊！

维罗尼克　爸爸？

希比洛　你能想出个——我这可完全是随便说说——你能想出个

① 提坦，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主意来吗？你有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东西？

维罗尼克 噢，爸爸！

希比洛 听我说，孩子。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的交往，虽然你的这些交往连累了我。也许这就是我不幸的根源。自从你母亲生病以后，我一直没有管束你，你自由地干你的事。惟一的交换条件是，你的那些朋友一旦当政掌权，别惩治我就行。我对你那么宽容，你就不想报答报答我？你就忍心看着你的老父亲陷进泥潭？孩子，我只要你稍微出一把力，出一点点力就行了。共产党，你跟他们接近。帮我的忙，你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吧？

维罗尼克 不行，爸爸。

希比洛 那么，就拉倒吧！

维罗尼克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希比洛 这不又多了一条理由。他们要不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会了解他们的缺点呢？至于我，我的朋友全在我们报社编辑部里。好吧，我可以起誓，我要是想说他们的毛病呀，有的是！……嘿，我建议，咱们来个交换。你把你所了解的杜克洛[1]的情况告诉我，我就揭露揭露儒勒的那些事儿。这样，你就有过硬的材料了！好不好？

维罗尼克 不，爸爸！

希比洛 我成了约伯[2]了，我亲生女儿看我在危难之中也不管我了。那你走吧！

维罗尼克 我走，我走。不过，我想告诉你……

[1] 杜克洛（1896—1975），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任法共中央书记。

[2] 见《旧约·约伯记》：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吃了许多苦头，但他长期忍受，不埋怨上帝。这里比喻长期受委屈的人。

希比洛 维罗尼克！你知道什么正在死亡吗？是人：工作，家庭，祖国，统统都完蛋了。瞧，这篇稿子：《人类的黄昏》。你有什么看法？

维罗尼克 你每月在《考验》杂志上都看得到。

希比洛 说得对。让他见鬼去吧！

维罗尼克 谁？

希比洛 人！为了每月那七万法郎，我屁股都坐烂了。可是，共产党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每月就这七万法郎，我就是站到他们那边去，也是说得过去的！

维罗尼克 这些话可不是我要你讲的。

希比洛 不是你，我的女儿，不是你。你以后也别劝诱我了。我是一个老派的人；我太喜欢自由了，我太尊重人的尊严了。（突然站起来）尊重人的尊严，这是一件多么干净、多么美好的事啊！一个老手，一个有家小的人，就像一个不正派的人那样被一脚踢了出来，踢到大街上，手里只有一个月的薪水，连退休金都没有！……嘿，我想起来了，这说不定是个好题目：在苏联，劳动者年迈后无权领取退休金。（照镜子，端详自己的头发）他们白发苍苍，这可以写点什么呢？

维罗尼克 爸爸，他们有退休金。

希比洛 别吵吵，让我好好想想。（稍停）这样写不行。读者会理直气壮地对我们说："苏联工人没有退休金，这有可能，然而这总不能构成重新武装德国的一个理由吧！"（停顿）维罗尼克，必须武装德国。可是，为了什么呢，嗯？为了什么理由哪？

维罗尼克 根本就没有理由。

希比洛 有，我的孩子，有一条！那就是，我一辈子当牛做马，跟俄国人没有两样。我受够了。现在我要别人也轮着受受这

份罪。我敢起誓，要是重新武装了德国，嗨，他们就得受这份罪。重新武装吧，那就重新武装吧！重新武装德国、日本吧！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去放火吧！你想想：就给七万小钱，叫我保卫全人类！出这么个价钱，就叫所有的人都活不成！

维罗尼克 那你也活不成啊。

希比洛 更好！我这一辈子，实际上是慢慢地埋葬自己，连送葬的人都没有一个呀！可是，对不起，我的死会引起轰动。这该是多么高的荣耀啊！儒勒那老家伙，要是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呀，我要像火箭一样，爆发一阵再走！一个月只给你七万法郎，可每天要在你屁股上踹七十脚！要完蛋，咱们一块儿完蛋！战争万岁！（透不过气，咳嗽起来）

维罗尼克 喝点水吧。（倒水，送水）

希比洛 哎哟！

维罗尼克 在我房间里有个流浪汉。

希比洛 是共产党？

维罗尼克 根本不是！

希比洛 那么，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维罗尼克 警察正搜捕他呢。

希比洛 那就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叫他们来人抓走，不就行了吗？

维罗尼克 爸爸，我想留一留他。

希比洛 你的那个宝贝，他干了什么坏事了？如果他偷了东西，就得办他的罪。

维罗尼克 他没偷也没抢。别那么气势汹汹的。你别管他。你就安安静静地想你的那个新花样吧。明天一早，他不声不响地就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希比洛 就这么办吧！他要是老老实实的，我就假装不知道他在

这儿。不过，警察要是来找，可别指望我说假话！

维罗尼克 （把她卧室的门打开一半）我走了。您可以在这里呆一宿，可别走出我的房间。再见。（又关上门）爸爸，明天见。你那个新花样嘛，别担心，反正总是老一套，你一定找得出来的。

第五场

〔希比洛独自一人。

希比洛 滚吧！（维罗尼克下）总是老一套！当然啦，总是老一套！每回都必须把老一套重新装扮一番，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双手抱头）斯大林的一生，图画连载……他们不要，这帮蠢货！我也说不清这是因为什么！（乔治打喷嚏，希比洛侧耳细听，然后又沉思起来）破坏……阴谋……背叛……恐怖……（每说一个词，都想一想，接着又摇摇头）饥荒……饥荒？哎！（停顿片刻）不行：用得太多了。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翻过来掉过去地用这个。（拿过几份报纸翻看）俄国人到底做了些什么？（继续翻报纸）什么也不做？这不可能！在一个两亿人的国家里，每天哪能不出点不公正的事，不发生一两起恶性犯罪案件呢？要硬说没有，谁又会相信呢？铁幕，这就叫铁幕！（又思考起来）破坏……阴谋……（乔治打喷嚏。希比洛发火了）还叫不叫我安安静静地工作一会儿！背叛……阴谋……嗨，从另一头想想看：西方的文化……欧洲使命……精神权利……（乔治又打喷嚏）够了！够了！（重新冥思苦想）斯大林的一生，图画连载。（从外头传来哨声。他痛苦异常）唉！（又双手抱头。似有所悟）斯大林的一生，不配画连载……（乔治又打喷嚏）这小子，我

非宰了他不可。

乔治　（幕后音）妈的！他妈的！

希比洛　别这么烦我了！我的天哪！别这么烦我了！（走向电话机，拨号码）喂！警察分局吗？我叫勒内·希比洛，新闻记者，住古尔登街十三号，一楼，左边那个门。有一个人潜入我家。看来是警察正在搜捕的那个家伙。对，派人来吧。

〔希比洛讲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门开了，乔治走进客厅。

第　六　场

〔希比洛，乔治。

乔治　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呢！先生，您是个正常的人。让我握握您的手。（向前走，伸出手去）

希比洛　（向后一跳）救命啊！

乔治　（向希比洛扑过去）嘘！嘘！（用一只手捂住希比洛的嘴）难道我长得像杀人犯？真是天大的误会！我佩服您，可您却以为我要掐死您。是的，我佩服您：您刚才打的那个电话精彩极了。那些被虚假的自由主义所迷惑的好人们，正在失去行使他们自己权利的意识，他们都应当以您为榜样。别怕我跑掉。我想成全您，叫您出出名：明天，各报都会登出消息，说我是在您的家里被抓住的。您相信我，对吧？您相信我吗？（希比洛因嘴已被捂住，点点头表示同意）那好极了！（乔治放开希比洛，后退一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您这位正直人的无上尊严吧！（稍停）要是我刚才跟您说过，为了摆脱追捕，我曾经自杀过呢？……

希比洛　您别打算软化我！

乔治　好得很！我要是从破衣服里掏出一包药面儿，一口吞下

去，接着倒在您脚下咽了气呢？……

希比洛　什么？

乔治　您怎么说呢？

希比洛　我会说："这个坏蛋畏罪自杀。"

乔治　您非常自信没做过任何亏心事！先生，看得出来，您从来没有对善良产生过怀疑。

希比洛　这倒不假！

乔治　……还有，您根本不听把罪犯说成是社会造成的那些蛊惑人心的道理。

希比洛　罪犯就是罪犯嘛！

乔治　越讲越精彩了！罪犯就是罪犯。说得多好啊！还有，我要是讲讲我不幸的童年，看来您不会被软化。

希比洛　您没找对人：我小时候受够了折磨。

乔治　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是俄国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这些都与您关系不大，对吧？

希比洛　这样的受害者，不只是你，还有别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可人家并没有下贱到偷盗的地步。

乔治　您什么都有的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影响您的信念。哎！先生，您有这样毫不动摇的态度、不受诱惑的眼睛和铁石般的心肠，您一定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对吗？

希比洛　我刚才怎么就没想起来，您是个犹太人，对吗？

乔治　不，先生，不是。跟您直说吧，我分享您的排犹主义。（希比洛做了个手势，他赶紧改口）您别生气，分享二字，说得太过分了；就说我捡点您的排犹主义掉下来的碎渣。我没有当诚实人的福气，所以也得不到您那样的自信。我怀疑，先生，我怀疑：这是心灵混乱的人所固有的。我是一个排犹的或然论者，如果您不反对的话。（说知心话的神色）

还有阿拉伯人呢？您也厌恶他们，是不是？

希比洛 谈到这儿就够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听您胡聊乱扯。请您立刻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乖乖地等警察来。

乔治 我这就走！我这就退出您的房子！只要对我说您厌恶阿拉伯人就行。

希比洛 是啊！

乔治 说明确点。请满足我，我起誓，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希比洛 他们应该呆在自己家里。

乔治 精彩极了。先生，让我向您致意：您正直到了残酷无情的地步。经过这番简单的探讨，很明显，咱俩的观点一致，这我并不感到奇怪。所以，我觉得，只要警察给我们时间的话，像我这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也能变成正直的人。

希比洛 您到底给我滚开不滚开？

乔治 我再说一句话。先生，就一句话，说完马上走。怎么？您是法国人，是法国农民的子孙；而我呢，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法国的临时户口；您是正直的化身，而我则是罪恶的代表。现在呢，不管它什么恶行和美德，我们手拉着手，共同谴责犹太人，共同谴责共产党人和各种颠覆的念头，不是吗？我们的一致，其意义应该是很深刻的。这个意义，我明白，先生，我这就讲给您听：那就是，我们俩都尊重私有财产。

希比洛 您也尊重财产？

乔治 我吗？我就是靠它过活呀，先生！我怎么能不尊重它呢？您看，先生，您女儿想要救我；您呢，您告发了我。可是，我觉得跟您比跟她更接近。从这里面我得出的实际结论是，

您和我，我们俩有义务一起工作。

希比洛 一起工作？谁？我们俩？您疯啦？

乔治 我能帮您一个大忙。

希比洛 真是莫名其妙。

乔治 刚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您与您女儿的谈话，我一字不漏地全听见了。您在想花样，对吧？那么，这个花样我能给您想出来。

希比洛 想出个花样来？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乔治 是的。

希比洛 您……您了解全部情况喽？

乔治 一个骗子，应该什么情况都了解。

希比洛 那好！说吧，您的花样是什么？我可以要求法庭对您从宽处理。

乔治 那不行！

希比洛 为什么？

乔治 只有我这两只手是自由的时候，我才能帮助您。

希比洛 警察可……

乔治 警察，对，警察可要来了，马上就来，两分钟以后就到这儿。我还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下：我从小失去父母，成了孤儿。年纪那么小，走投无路，逼得我只能在天才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了天才并没什么了不起，先生，我本来就有天赋，就像您向来正直一样。我的天才，您的正直，都是无情地充分表现出来的。您设想过没有，要是天才与正直结合在一起，灵感与固执结合在一起，见识与盲从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呀？那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我有的是主意，我每分钟就能想出几打主意；不幸的是，我的主意说服不了人；因为我坚持得不够。您

呢，您没什么主意，反而让各种主意掌握了您。它们把您牢牢地抓在掌中，翻搅您的脑子，遮住您的眼睛。正因为如此，这些主意才能说服别人。可那都是些石头梦。石头梦能迷惑那些向往石化的人。现在，假设从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新主意，假设这个主意掌握了您。那么，它马上就会呈现您的样子，一副可怜相，看上去这样无情，这样傻乎乎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以至于好像宇宙中少了它就不成。

〔门铃响了。希比洛正听得津津有味，门铃声把他吓了一跳。

希比洛　这是……

乔治　对。由您决定。要是把我交给警察，您就过个不眠之夜，明天早晨等着被解雇。（门铃声又响）您要是救了我，我的才华却能使您名利双收。

希比洛　（被乔治的话吸引了）谁能向我证明您确有天才？

乔治　（看着客厅的门）去问警官吧。

〔希比洛去开门的时候，乔治下。

第七场

〔希比洛，警官高伯莱。

高伯莱　希比洛先生吗？

希比洛　是我。

高伯莱　他在哪儿？

希比洛　谁？

高伯莱　乔治·德·瓦列拉呀！

希比洛　（故作惊讶）您找的是乔治·德·瓦列拉？

高伯莱　是啊！唉，又没希望了。这家伙简直是条泥鳅。您允许

我坐下吗？（坐下）我看您家里没有三角钢琴，是吧？祝贺您。

希比洛 您不喜欢三角钢琴？

高伯莱 我见得太多了。

希比洛 在哪里？

高伯莱 在阔人家。（自我介绍）我是警官高伯莱。

希比洛 幸会，幸会！

高伯莱 我多么喜爱您这室内的陈设。我觉得要是离开您这地方，肯定会感到留恋的。

希比洛 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高伯莱 您没有想到您这话说得有多好！您这间客厅和我那间一模一样。是不是一九二五式的？

希比洛 啊？

高伯莱 （用手画了个圈）这些家具，一九二五年的吧？

希比洛 啊？一九二五年？噢，对，是啊。

高伯莱 装饰艺术展览。我们年轻的时候……

希比洛 那年我结的婚。

高伯莱 我也是那年。咱们的妻子在那个时代由她们的母亲陪着，去选购家具；咱们可没有发言权，钱是岳父母付的。您喜欢这种椅子吗？一九二五式的。

希比洛 您知道，这种椅子后来就见不到了。（摇头）我当时曾想，这不过是临时布置布置而已……

高伯莱 当然是这样！什么不是临时的呀？过了二十年，有那么一天……

希比洛 发现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临时的也就变成最后的了。

高伯莱 我们都要死，就跟我们都从一九二五年活过来一样。（突然站起来）那是什么？一幅名画？

希比洛　不是。是复制品。

高伯莱　那不是更好吗？我就讨厌名画、名牌车呀什么的。因为阔佬们就爱收集这些东西，这就逼得我们什么牌子都非认得不可。

希比洛　谁？说的是你们？

高伯莱　我们，治安警察。

希比洛　那又为什么呢？

高伯莱　为了谈话时多一点共同的话题。（走近那幅画）这一幅，是康斯坦布尔的。我没想到，您竟然喜欢康斯坦布尔的画。

希比洛　可它总比潮湿发霉的墙壁好得多吧。

高伯莱　（托起画框）啊！原来，康斯坦布尔画底下……

希比洛　可不是吗！

高伯莱　太潮了，对吧？

希比洛　因为这儿离塞纳河太近了。

高伯莱　用不着跟我说这个，我就住在热纳维里叶。（乔治连打喷嚏，并骂出声来）这是谁？

希比洛　是邻居。这个邻居，受不住潮湿，一潮湿就感冒。

高伯莱　您还算运气，感冒的是邻居。在我们热纳维里叶，感冒的是我。（又坐下）亲爱的先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我非常喜欢您这套房子，因为看到它使我想起我那个讨厌的家。

希比洛　这又该怎么解释？

高伯莱　这个嘛，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出入那些漂亮的地方。过去我是治安警察，叫我管犯罪青少年，抓诈骗犯，所以我常去帕西这样的阔地方。我到条件比我好的人家家里去调查，总觉得低人一等，亲爱的先生，人家处处叫你感觉出这一点。上下楼，得走佣人用的楼梯；让你在钢琴和一盆花草之间等上老半天；见到戴皮手套的女士和满身香气的先

生，你都得笑脸相迎，可人家总把你当佣人看等。由于这些人家到处乱摆镜子，所以我等候的当儿，走到哪一堵墙壁跟前，都能看到我那副穷酸相。

希比洛　您就不能把镜子放放好？

高伯莱　放放好？不是镜子放的不是地方，是我呆的不是地方。这类事儿，在您那儿也是少不了的吧。

希比洛　我吗？告诉您，我每天都得舐上司的屁股！

高伯莱　这不可能！谁逼您非这样不可？

希比洛　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高伯莱　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跟您说，我舐警察局长的屁股一千多次了。您这房子之所以使我喜欢，就是因为它叫人感到这家人并不宽裕，谦卑中带股傲劲。这回呀，这回我是到一个与我社会地位相等的人家来调查。可以说，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可以自由行动，我要是心血来潮，想把您关起来，或者揍您一顿，也没人敢反对。

希比洛　您是这样想的？

高伯莱　天哪！我可没那意思！您的面孔长得和和善善的，就和我这张面孔一样！每月六万法郎。

希比洛　七万。

高伯莱　六万，七万，都一样！一拿到十万，面孔就变了。（激动了）我可怜的希比洛啊！

希比洛　我可怜的警察官啊！

（两人握手。

高伯莱　除了我们自己，谁能知道我们的苦衷有多深，我们的灵魂有多高尚。来，给我来一杯。

希比洛　可以。（斟了两杯酒）

高伯莱　（举杯）为西方文化的卫士干杯！（一饮而尽）

希比洛 胜利永远属于那些保卫阔佬而又不爱阔佬的人。(饮酒)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主意？

高伯莱 整谁的主意？

希比洛 整共产党的。

高伯莱 啊！您是搞宣传的！那么说来，您想不出主意。主意对您简直太狡猾了。您找不到它就跟我找不到我那个瓦列拉一样。

希比洛 瓦列拉，他真那么狡猾？

高伯莱 这个人吗？恕我用个夸大的字眼，这个人简直是个天才。对了，您不是对我说他逃到您家里来啦？

希比洛 我……我是说过，有那么一个人……

高伯莱 准是他，没错。他刚才要是在这儿，现在应该还在这儿：这座房子所有的门窗都有人把着。走廊和楼梯都有我的人把守。好，就这么办！这回我要让您看看我是多么尊重他：我不搜查您这客厅，别的房间我也不进。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可以肯定，他已经耍了花招，想叫人认不出他来，以便离开此地。谁知道他在哪里？装扮成个什么样子？没准儿您就是……

希比洛 我？

高伯莱 放心吧。庸庸碌碌的样子是装不出来的。这件事该结束了，亲爱的先生。您说点情况，我好写报告。您瞧见了这个人，便急忙打电话通知我们；而这个人趁这几分钟您没注意，就跑了，对吗？是这样吗？

希比洛 我……

高伯莱 很好！（停顿）现在我告辞了，我们的会见，时间虽然太短，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应该再次会面。

希比洛 我也求之不得。

高伯莱　我会不时给您打电话。什么时候咱俩抽个空，一块儿去看场电影，就跟小青年们一样。请留步，别送了！（下）

第　八　场

〔希比洛，乔治。

希比洛　（去打开卧室的门）快把您出的主意告诉我，然后走您的吧。

乔治　不行！

希比洛　为什么？

乔治　我不在场，我的主意就蔫了。咱们俩不能分开。

希比洛　要是这样，我就不需要您了。请走吧！

乔治　你没听见警官的话吗？他说我是个天才，老爹！

希比洛　（无奈地）那又怎么样？您要什么？

乔治　要的不多。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直到警察全部撤离这所房子。

希比洛　还有什么？不要钱？

乔治　钱不要。但是，你的旧衣服，让我穿一身走。

希比洛　好吧。那就留下吧。（稍停）现在，您的主意，谈谈吧。

乔治　（走到椅子前，坐下，倒了一杯酒，拿起希比洛的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装烟丝，点着烟）好！告诉你……

——幕落

第 四 幕

〔儒勒·巴洛丹的办公室。

第 一 场

〔儒勒，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

儒勒 几点了？

塔维尼埃 差两分十点。

儒勒 希比洛还没来？

塔维尼埃 没来。

儒勒 以前他每天都早到……

佩里格尔 他今天还没有迟到。

儒勒 不对！但他已经不提前来了。现在我没有帮手了！

〔电话铃声。

女秘书 （接电话）喂！是，是。董事长先生。（对儒勒）董事会开会了。董事长问有没有新主意。

儒勒 新主意？滚他娘的吧！告诉他，我出去了。

女秘书 （对话筒）不，董事长先生。他可能在排版车间。（对儒勒）看来，他可没好气儿。

儒勒 告诉他，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他，他听了准大吃一惊。

女秘书 （对话筒）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说要告诉您一件惊人的好消息。好的。

儒勒　他怎么说？

女秘书　说董事会等着您的电话。

儒勒　老守财奴！吝啬鬼！什么惊人消息，去他妈的吧！（对女秘书）叫希比洛马上来。

女秘书　（打电话）叫希比洛到老板这儿来。（对儒勒）还没来上班。

儒勒　几点了？

女秘书　十点五分。

儒勒　（对其他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先是不再早到，后来就迟到。（稍停）好！好，好，好！（坐下，摆出一副安详的样子）安安静静地等吧。（又换了一个姿势，仍然安详无事的样子）要绝对安静。（对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你们放松放松。（女秘书打字。儒勒喊叫）我说了，要安静！（猛然跳起来，站在地上）我这个人，不是等人的人。（踱步）杀人了！

塔维尼埃　哪儿杀人啦，老板？

儒勒　我知道哪儿？开罗，汉堡，瓦尔帕来索①，巴黎。一架喷气式飞机在波尔多上空爆炸。一个农民，在他的地里，发现了火星人的脚印。我搞的是新闻，孩子们，新闻不能等。（电话铃声）希比洛吗？

女秘书　（接电话）喂。是吗？好，部长先生。（对儒勒）是内政部长。他问有没有新情况。

儒勒　说我不在！

女秘书　部长先生，社长先生他不在。（对儒勒）他发火了。

儒勒　告诉他，我有个意外的消息要告诉他。

女秘书　社长先生刚才说，他有个您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告诉您。

---

①　瓦尔帕来索，智利主要海港。

好，部长先生。（挂上电话）过一个钟头，他再来电话。

儒勒 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就能找到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佩里格尔 儒勒，你一定能找到。

儒勒 我吗？要是那样，我可首先会感到意外。（停止踱步）现在恢复平静吧。真见鬼了！咱们设法想点别的吧。（稍停）怎么样？

塔维尼埃 （吃惊地）怎么？

儒勒 想啊！

佩里格尔 好吧，老板。想什么？

儒勒 我不是说了吗，想别的！

佩里格尔 我们是想别的呢。

儒勒 把想到的大声说出来！

佩里格尔 （作思索状）我在寻思，房东是不是来修房顶。我的律师建议我告他一状！他说啊，官司准是我赢。可是我没有把握。

塔维尼埃 （作思索状）我那地铁车票本到底塞到哪儿去了？我把口袋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在地铁售票处，我用右手拿着零钱，左手……

儒勒 有贼！

塔维尼埃 （被惊醒）怎么回事？

儒勒 我总算看透你们的心了。你们心里装着什么？房顶啊，地铁票啊！你们的思想是属于我的，我花钱买来的。你们要把它从我这儿偷走！（对女秘书）我要希比洛来，给他家里打电话。

女秘书 好，儒勒。（拨电话号码，等待。儒勒停住脚步，等待）没人接。

儒勒　我非把他赶出去不可！不行，不行，我什么也不听！非赶走他不可！可谁来代替他？

塔维尼埃　梯也里·摩尼埃怎么样？

儒勒　不行。

塔维尼埃　这个人特别，怕共产主义，怕得要命。

儒勒　他的怕就是传染不到别人身上。我就知道有这么两个人，读了他写的文章后，马上参加了共产党。（突然）涅克拉索夫呢？有什么消息没有？

佩里格尔　有人在罗马见到他。

儒勒　在罗马？这下可完蛋了。天主教民主党会留住他。

塔维尼埃　可是，塔斯社辟谣了，说他半个月来一直在克里米亚。

儒勒　为什么不可能呢？目前不要过多谈论这个人。等有了确实消息再说。特别不要说他在罗马。目前旅馆业生意不景气，所以，现在不能替意大利的旅游业做广告。知道了吧，孩子们，见了困难要上，明白吗？

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　儒勒，都明白了。

儒勒　开展宣传攻势，需要的是什么？

佩里格尔　要有资本。

儒勒　这我们不缺。然后呢？

塔维尼埃　找个替死鬼。

儒勒　这也有。还有呢？

佩里格尔　找个题目做文章。

儒勒　要有题目，说到点子上了！题目。

塔维尼埃　要有个爆炸性的题目。

佩里格尔　爆炸性的！

塔维尼埃　恐怖加性感！

佩里格尔　弄点死人骨头，再搞点女人屁股！
儒勒　啊！有点眉目了，这个主题，我看出点名堂了！
塔维尼埃　老板，我们也看出来了……
儒勒　我找着了……
佩里格尔　我们也找着了，我们也找着了！
儒勒　你们也找着了？
塔维尼埃　可不是！
儒勒　那么，给我说说，找着了些什么？
佩里格尔　那个嘛，是呀，只是一个总的看法……
塔维尼埃　是个整体，很难……
佩里格尔　我觉得，还要找个人，为了……
塔维尼埃　是啊！为了……
儒勒　说了半天就这些！（坐下，神色颓唐。突然间）你们在开玩笑吧，孩子们？
塔维尼埃　（愤怒地）儒勒！你说我们？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儒勒　你们要开玩笑，那就错了。我要出了事，你们跟着一齐完蛋。

〔电话铃声。

女秘书　（接电话）是吗？叫他马上上来。（对儒勒）是希比洛。
儒勒　终于来了！

〔四个人一动不动，眼睛死盯着玻璃门。门开的时候，儒勒示意塔维尼埃和佩里格尔出去。两人走出去，女秘书也随之下场。

第　二　场

〔儒勒，希比洛，乔治。

儒勒 我的好希比洛，你知道吗，你再不来，我就要等急啦。

希比洛 原谅我，老板。

儒勒 谈吧，谈吧！这事就算了！这位先生是谁？

希比洛 这是一位先生。

儒勒 这我知道。

希比洛 他的事情，过一会儿再告诉您。

儒勒 您好，先生。（乔治不答）他是聋子？

希比洛 他不懂法语。

儒勒 （对乔治指了一下扶手椅）请坐吧。（儒勒做了个请对方坐下的姿势。乔治无动于衷）他连手势也不懂？

希比洛 这是因为，您的手势也是法国式的。

〔乔治走开，从办公桌上操起一张报纸，报上可以看到一行大字："涅克拉索夫失踪"。

儒勒 他看得懂？

希比洛 不，不，不。他光看图片。

儒勒 （双手放到希比洛的肩上）怎么样，老伙计？

希比洛 （不解其意）什么？

儒勒 您的主意呢？

希比洛 啊！我的主意……（停顿片刻）老板，我感到非常抱歉。

儒勒 （愤怒地）你没有主意？

希比洛 就是说……（乔治站在儒勒身后，给希比洛打手势，叫他说出来）哦！有，老板。当然有。

儒勒 可你看上去并不很得意。

希比洛 是啊，（乔治指手画脚）但是我……我是个谦虚的人。

儒勒 主意，总该不错吧？

〔乔治又做了一个手势。

希比洛 （嘟嘟囔囔地）是啊！太不错了！

儒勒 你有怨气吗？希比洛，你这个人与众不同。（停顿）说出来瞧瞧。（希比洛沉默）你什么也不说。（乔治默默地怂恿希比洛，希比洛不语）我看出是怎么回事了：你是要加薪水。听我说，老朋友。我答应你，给你加。只要你的主意中我的意，就给你加。

希比洛 哦！不，不，不！

儒勒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希比洛 我不要求加薪水。

儒勒 那也好，就不加。这你总该满意了吧？（有些恼火）你到底讲不讲？（希比洛用手指乔治）怎么啦？

希比洛 是他！

儒勒 主意？是他？

希比洛 是他。

儒勒 （不解其意）他就是主意？

希比洛 他就是主意。

儒勒 你的主意，就是他？

希比洛 主意不是我的。不，不！不是我的！

儒勒 那么，是他的主意了？

〔乔治示意希比洛否认。

希比洛 （按乔治的示意办）也不是。

儒勒 （指乔治）这人是谁？

希比洛 一个……一个外国人。

儒勒 哪国人？

希比洛 噢！（闭上双目）苏联人。

儒勒 （失望）我看出来了。

希比洛 （总算打开了话匣子）一个走出铁幕的苏联官员。

儒勒 是高级官员吗?

〔乔治示意希比洛说是。

希比洛 是……(又害怕起来)就是说，不是。中层的。很一般，一个小小的官员。

儒勒 总之，是个无用之辈，对吧?

希比洛 这就对了!

〔乔治作愤怒的手势。

儒勒 我的朋友，你让我拿你这个苏联官员干些什么呀?

希比洛 什么也不干，老板，绝对什么也不干。

儒勒 什么也不干?你带他来做什么?

希比洛 (恢复镇静)我想，他可以向我们提供……

儒勒 什么?

希比洛 情报。

儒勒 情报!什么样的情报?关于苏联打字机的情报吗?有关台灯或是电扇的情报?希比洛，我要求你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可你却搞一些鸡毛蒜皮，连《和平与自由》这样的报纸也不要的玩意儿。你知道吗，从克拉甫申科以来，我见到过多少苏联官员一个个选择了自由?我的朋友，真的假的都算上，总共一百二十二名啦。我们接待过使馆的司机，婴儿的保姆，还有一个管子工，十七个理发师;我已经习惯了，只要有这种人找上门，我就打发给我的同行，《费加罗报》的罗比奈，这个人倒不嫌弃这类小新闻。结果呢，克拉甫申科式的人物普遍降价了。最近的一名，叫做德米多夫，是一个高级行政官员，还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德米多夫勉勉强强提供了四张纸的情报，而且皮杜尔[①] 本人也不

---

① 皮杜尔，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为法国总理。

再宴请他了。（走到乔治跟前）啊，先生，您跨出了铁幕！啊，先生，您选择了自由！那很好嘛！给他端份汤来。吃完，就以我的名义，把他送到救世军[1] 去。

希比洛 老板，太好了！

儒勒 嗯！

希比洛 您想不出我心里有多高兴。（对乔治，一副报复的神气）到救世军去！到救世军去！

儒勒 就这么些？你没有别的主意了？

希比洛 （搓手）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

儒勒 蠢材！你被解聘了！

希比洛 遵命，老板！谢谢，老板！再见，老板！（希比洛向门口走去。乔治把他拦住并拉到舞台中央）

乔治 可以吗？

儒勒 您会说法语？

乔治 我母亲是法国人。

儒勒 （对希比洛）嗨，这样来骗我！给我滚吧！

乔治 （拉住希比洛）出于谨慎，我没有让他知道。

儒勒 先生，我祝贺您，我们的美妙的语言，您说得这么好。不过，说法语也好，说俄语也好，您都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您能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本人不胜感激。

乔治 本人也正想如此。（对希比洛）走，快，到《法兰西晚报》去。

儒勒 去《法兰西晚报》？为什么？

乔治 （朝门口走去）您的时间太宝贵了，不再打扰您了。

儒勒 （站到乔治面前）我的同行拉扎雷夫是我的好朋友。我可

---

① 救世军，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仿效军队编制。

以担保，他不会为您做什么事情的。

乔治 这我毫不怀疑。我对任何人无所求，任何人也不可能帮我。但是，我，我可以给他的报纸做许多事情，可以为你们国家做许多事情。

儒勒 您？

乔治 是我。

儒勒 那您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乔治 这会浪费您的时间。

希比洛 是的，老板，是的，这会浪费您的时间。（向乔治）咱们走吧。

儒勒 希比洛！干你的事去吧。（对乔治）不管怎么说，我总能挤出五分钟来吧。再说，也不能不听对方讲讲，就把人家赶走啊。

乔治 这么说，是您请我留下来？

儒勒 是的，是我请您的。

乔治 好吧。（钻到桌子底下，在地上爬）

儒勒 您这是干什么？

乔治 藏没藏录音机？有没有窃听器？好。（站起来）您有胆量吗？

儒勒 我想是有的。

乔治 我要是一讲，您就有死的危险。

儒勒 有死的危险？那别讲了！不，还是讲吧！快讲。

乔治 看着我。仔仔细细地看。（停顿片刻）怎么样？

儒勒 什么怎么样？

乔治 您刊登了我的照片，登在贵报头版。

儒勒 您知道，照片嘛……（盯着乔治）我看不出来呀！

乔治 （右眼戴上黑眼罩）这样呢？

儒勒　涅克拉索夫!

乔治　您要一喊，可就没命了。在您的报社里，有七名带枪的共产党。

儒勒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乔治　等会儿! 不会马上出危险。

儒勒　涅克拉索夫!（对希比洛）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希比洛　我向您发誓，我原先不知道，老板。我向您发誓。

儒勒　涅克拉索夫! 我的老兄希比洛啊，你真有两下子!

希比洛　老板，承您夸奖! 受之有愧! 有愧! 有愧!

儒勒　涅克拉索夫来了! 咳，我太喜欢你了!（拥抱希比洛）

希比洛　（就势倒在扶手椅里）生米已成熟饭了!（昏厥过去）

乔治　（轻蔑地看了一眼希比洛）这回可没外人了! 谈谈吧。

儒勒　我不想冒犯您。不过……

乔治　您就是想冒犯我，也办不到。

儒勒　有什么能证明，您就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大笑）什么也没有。

儒勒　什么也没有?

乔治　什么也没有。您搜吧。

儒勒　我不……

乔治　（粗暴地）不是叫您搜吗?

儒勒　好! 好!（搜乔治的身）

乔治　找到什么了?

儒勒　什么也没有。

乔治　这就是，这就是推翻不了的证据。一个骗子手，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呢? 他会给您出示护照、户口簿、一张苏联的身分证。可是，您，巴洛丹，您要是涅克拉索夫的话，您决定跨出铁幕的时候，您能那么傻，把这些证件留在身

上吗?

儒勒 天哪，当然不能。

乔治 因此就发生了要证明的问题了。

儒勒 这清楚了。(脸色又阴沉起来)但是，照您这么说，任何人都可以……

乔治 我的样子像任何人吗?

儒勒 已经有人在意大利看到您了……

乔治 有什么稀奇!明天会有人说在希腊看到我，也说不定是在西班牙，或者西德。但是，把这些骗子弄来，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是真是假，马上会搞得你稀里糊涂。真正的涅克拉索夫在红色地狱里过了三十五年，他的眼睛是一双来自远方的人的那种眼睛。请看我的两只眼!真正的涅克拉索夫亲手结果了一百一十八条性命!请看我这两只手!真正的涅克拉索夫搞了十年恐怖统治!把那些冒名顶替我的人都带来!那时候，您再看看，我们当中，到底谁最可怕!(猛然向儒勒走去)您害怕吗?

儒勒 我……(后退，差一点碰上手提箱)

乔治 可怜虫!别碰手提箱!

儒勒 (叫出声来)啊!(看手提箱)里面有什么?

乔治 过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离远点。(儒勒蜷缩到一个角落)您看，您害怕了。已经害怕了!啊!我真想把你们统统吓死，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涅克拉索夫!

儒勒 我害怕，不过，我还是拿不准。您要是骗了我怎么办……

乔治 会怎么样?

儒勒 报社就要关门了。(电话铃响。儒勒摘下话筒)喂!您好，亲爱的部长。是。是。当然如此!在我心里没有比这个攻势更主要的了。对。对。这可不是，我绝无坏的意思!请您再

给我几个小时，再几个小时就行。是，搞出新东西来。电话里不好讲啊。不过，我请求您，不要生气……他挂上了！（挂上电话）

乔治 （讥讽地）您非常需要我就是涅克拉索夫。

儒勒 唉！

乔治 那我就是。

儒勒 您说什么？

乔治 您把您基本的教理都忘了吗？要从人们需要上帝这一点上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儒勒 您知道基本教理？

乔治 我们什么都知道。儒勒，您听见部长的话了。我要不是涅克拉索夫，您也就不再是巴洛丹了，不再是新闻界的拿破仑了。您是巴洛丹吗？

儒勒 是啊。

乔治 您还想当巴洛丹吗？

儒勒 想啊！

乔治 那么，我就是涅克拉索夫。

希比洛 （清醒过来）他瞎说，老板，他瞎说！

儒勒 （向希比洛扑去）笨蛋！无用之辈！傻瓜！你管什么闲事？这个人是涅克拉索夫，他刚刚向我证明他确实就是。

希比洛 他向您证明了他确实是？

儒勒 毫无辩驳的余地。

希比洛 我起誓……

儒勒 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乔治 走吧，我的好希比洛。到外边等我去吧。

〔儒勒和乔治把希比洛推出去。

希比洛 （一边出门，一边说）这一切都没我的责任。我什么事

情也不管了!

〔希比洛一出去，门就又关上了。

第 三 场

〔乔治，儒勒。

乔治　开始干吧!

儒勒　您什么都了解，不是吗?

乔治　关于哪方面的事?

儒勒　关于苏联的，是吗?

乔治　那还用说!

儒勒　那里……是很可怕的啦?

乔治　（明白对方意图）啊!

儒勒　能否跟我谈谈……

乔治　不行。叫董事会全体董事来，我要提出条件!

儒勒　完全可以向我提……

乔治　不行。叫董事们来。

儒勒　（打电话）喂，我亲爱的董事长，那件意外的事情已经到了，它在等您呢。对，对，对。您看，我答应的事从不食言。（挂上电话）他火冒三丈，这个老混蛋。

乔治　为什么?

儒勒　他曾想要我的命。

乔治　他叫什么名字?

儒勒　穆东。

乔治　他的名字，我记住了。

〔静场片刻。

儒勒　我本来想，一边等他们，一边……

乔治　把我知道的先拿点出来你看看。好吧！我可以详细地透露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如何占领法国的那个有名的C字计划。

儒勒　有一个占领法国的C字计划？

乔治　去年，您的报纸就谈过这个计划。

儒勒　是吗？噢！对！可是，我……希望得到证实。

乔治　你们当时写的文章不是说C字计划包括一个枪决名单吗？不错！你们说得对。

儒勒　要枪决一些法国人？

乔治　十万。

儒勒　十万！

乔治　你们写过没有，写了还是没写？

儒勒　您知道，我们写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您一定有名单了？

乔治　我记住了两万人的名字。

儒勒　举几个让我听听。要枪毙谁？赫里欧①，有吗？

乔治　当然！

儒勒　他呀，他对你们——咳，是对他们——可挺不错的呀。这倒挺有意思！还有谁？我想，所有的部长谁也跑不了？

乔治　还有当过部长的人。

儒勒　那就是说，四个议员里，就有一个。

乔治　对不起！四个当中有一个是因为当过部长而遭处决；可是另外三个也可能出于别的理由而被枪毙。

儒勒　我明白了：整个议会，除了共产党以外，都跑不了。

乔治　除了共产党？为什么？

儒勒　因为共产党也……

① 赫里欧（1872—1957），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多次出任内阁总理。

乔治　嘘！

儒勒　但是……

乔治　您心肠还不够硬，我都说出来您还受不了！咱们一步一步来，慢慢地透露。

儒勒　您知道贝尔德里叶吗？

乔治　贝尔德里叶？

儒勒　我们希望他能上名单。

乔治　嗬！这为什么呢？

儒勒　不为什么！是想叫他好好反省反省。没有他，也就算了。

乔治　因为我知道，有两个姓贝尔德里叶的。一个名叫勒内……

儒勒　不是这个。

乔治　幸好，因为这个人不在名单上。

儒勒　我们的那一位，名字叫亨利。是个激进社会党人。

乔治　亨利？那就对上了。名单上就是他。是个议员？

儒勒　不是。过去当过，现在不当了。这次又要参加塞纳-马恩省的部分选举。

乔治　那就是他了。您想，能饶得了他吗？他还是第一批杀的。

儒勒　您真叫我高兴。在新闻界，有谁？

乔治　人很多啊。

儒勒　那您举个例子，有谁？

乔治　有您！

儒勒　有我？（奔向电话机）佩里格尔吗？通栏六行大标题："涅克拉索夫在巴黎。我报社长名列黑名单"。真有意思，嗯？可不，真有意思！（挂上电话。突然发作）我？被枪毙！这，这……这是不行的。

乔治　嗨！

儒勒　我是一家政府报纸！您说呢，就是苏联人占领了巴黎，也

得有个政府啊!

乔治 当然要有。

儒勒 既然如此,那么?

乔治 他们会保留《巴黎晚报》,但人员要清洗。

儒勒 被枪毙!最可笑的是,这对我来说,并非完全令人不快之事。这增加分量,使人的地位提高。我高大了。(站到镜子前)被枪毙!被枪毙!这个人呀,要被枪毙了。哎,我现在对自己,已经是刮目相看了。您知道这使我想起什么吗?想起我接受荣誉勋位勋章的那一天。(转身面向乔治)那董事会的人呢?

乔治 您只要把名字一一说出来,我就马上告诉您,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

儒勒 他们来了!

〔董事们鱼贯而入。

第四场

〔儒勒,乔治,穆东,奈西亚,莱米尼埃,沙里维,贝尔热拉。

穆东 我亲爱的巴洛丹……

儒勒 先生们,这就是我的意外新闻!

众人 涅克拉索夫!

儒勒 对,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向我提供了关于他的身分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讲法语,并准备向全世界揭露一些使人目瞪口呆的情况。其中一项,就是他记下了两万人的名字。俄军总部准备,一旦俄国军队占领法国,就把这些人统统枪决。

董事们　（乱哄哄地）人名！人名！里边有我们吗？里边有我吗？

乔治　我希望一一了解这些先生的姓名。

儒勒　这自然。（指最近的一名董事）莱米尼埃先生。

莱米尼埃　久仰。

乔治　处决。

儒勒　沙里维先生。

沙里维　久仰。

乔治　处决。

儒勒　奈西亚先生。

奈西亚　久仰。

乔治　处决。

奈西亚　先生，我为此感到荣幸。

儒勒　贝尔热拉先生。

贝尔热拉　久仰。

乔治　处决。

贝尔热拉　这表明，先生，我是一个好法国人。

儒勒　我们的董事长，穆东先生。

乔治　穆东？

儒勒　穆东。

乔治　啊！

穆东　（迎上前去）久仰。

乔治　久仰。

穆东　您说什么？

乔治　我说：久仰。

穆东　（笑了）您说走嘴了吧？

乔治　没有。

穆东　您是不是要说：枪毙？

乔治　我要说的，就是我已经说的。

穆东　穆东，您瞧，就是穆一东。就是羊的意思[1]。

儒勒　第一个字母是 M，玛莉的 M。然后是字母 O……

乔治　不必多说了。穆东先生不在名单上。

穆东　您可能把我忘了吧？

乔治　我从不忘事。

穆东　那为什么，请问，不屑于把我枪决呢？

乔治　这我不知道。

穆东　啊！没那么容易。不行。我们素昧生平，您竟这般侮辱我，还拒绝向我作出解释，这是为什么？我要求……

乔治　新闻界的黑名单是由情报部提供的，没有附加说明。

奈西亚　我亲爱的穆东……

穆东　这是个玩笑，先生们，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乔治　一位苏联的部长从不开玩笑。

穆东　这真叫人万分扫兴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告诉涅克拉索夫先生，我所担任过的职务必然使我成为苏联政府要迫害的人。一九一四年的老战士，战争十字勋章的获得者，现在我主持四个机构的董事会；而且，我……（停下来）无论如何，你们倒说呀！（使人尴尬的沉默）巴洛丹，您打算发表这个名单吗？

儒勒　先生们，你们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贝尔热拉　当然应当发表。

穆东　那也好！记住把我的名字加上。公众想不到会有人忘记把我写上。否则，读者会写信抗议的。

〔乔治拿起帽子，向门口走去。

---

[1] “穆东”在法文里就是“羊”。

儒勒 您去哪儿?

乔治 去《法兰西晚报》。

奈西亚 去《法兰西晚报》? 不过……

乔治 我从不骗人，我的力量就在这里。要么就全文登载我讲的话，要么我就找别人去。

穆东 见鬼去吧! 我们不要您也行!

奈西亚 我亲爱的，您疯了。

沙里维 完全疯了!

贝尔热拉 （对乔治）亲爱的先生，请您多多原谅。

莱米尼埃 我们的董事长太激动了……

沙里维 他的激动是正当的。

奈西亚 但是，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

贝尔热拉 全部的真相。

莱米尼埃 就要真相。

儒勒 诸位要发表什么，我们就发表什么……

穆东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是个骗子。

〔一阵乱哄哄的声音，都不同意穆东的看法。

乔治 先生，我要处在您的地位，绝对不会说骗子一类的话，因为被排斥在黑名单之外的不是我，而恰恰是您。

穆东 （向各位董事）你们能听任他辱骂你们的董事长?（沉默）人的心是个坑，里边全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你们认识我二十年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 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就使你们不再信任我，信不过我这个朋友了!

沙里维 我亲爱的穆东……

穆东 躲开点! 你们是利欲熏心，无可救药! 你们想靠几条耸人听闻、但毫无根据的所谓内部新闻来蛊惑人心，你们想靠这个增加发行量；为了几个钱，你们不惜牺牲咱们二十年的交

情！那好！去登吧，先生们，去登吧！我离开你们，我去设法证实这个人是个撒谎大王，是个作伪专家，是个大骗子手。祈求上帝吧，叫我在人们讥笑你们愚不可及之前，就能证实给你们看。再见了。等咱们再见面之日，你们就会追悔万分，负荆请罪。(下场)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穆东及女秘书。

奈西亚　噢！

沙里维　噢，噢！

莱米尼埃　噢，噢，噢！

贝尔热拉　噢！噢！噢！噢！

乔治　唉！先生们！我还有别的呢！

奈西亚　我们就等着往下看呢。

贝尔热拉　说吧！快说！

乔治　等一等，先生们！我要对你们做些解释，还要提几个条件。

莱米尼埃　我们听着。

乔治　为了避免误会，我首先声明，我蔑视你们。

奈西亚　对呀！这是当然的事情。

贝尔热拉　不这样才怪呢。

乔治　在我眼里，你们统统都是资本主义可恶的帮凶。

沙里维　说得好啊！

乔治　我之所以离开我的祖国，是因为我看出来，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背叛了革命的原则；不过，请不要误会，我始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至一死一不一变！

莱米尼埃　这只能增加您的光荣。

奈西亚　您如此坦率，我们表示感激。

乔治　我不是不知道，要是把推翻苏维埃制度的方法告诉你们，我会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延长一个世纪。

众人　说得好！太好了！太好了！

乔治　我这是万不得已，忍痛而为之。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纯洁革命运动。如果真有必要，就是葬送这个运动也在所不惜：一百年后，它会死灰复燃，再获新生的。到那时候，我们再重新开始前进。我要告诉你们，那时候我们定会完全胜利。

奈西亚　过一百年，行啊！

沙里维　一百年后，即使世界遭受大难，我也不管了！

奈西亚　至于我，我一直认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步子要慢。

贝尔热拉　从现在起，到那时为止，我们惟一关心的就是打倒苏联！

沙里维　打倒苏联，太好了！

莱米尼埃　打倒苏联！打倒苏联！消灭法国共产党！

〔女秘书托着盘子，送来几杯香槟酒。

奈西亚　（举杯）为我们亲爱的敌人干杯！

乔治　为您的健康干杯！（碰杯，饮酒）现在我提条件。我本人，什么也不要。

莱米尼埃　什么也不要？

乔治　什么也不要。只要在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套房子，两名随身警卫，几套像样的衣服，还有一点零花钱。

奈西亚　可以。

乔治　我要向一位有经验的记者口授我的回忆录，以及我要揭露

的秘密。

儒勒 您要卡蒂埃吗？

乔治 我要希比洛。

儒勒 完全可以。

乔治 我要求给他提薪。他现在挣多少？

儒勒 嗯……一个月七十张一百法郎的票子。

乔治 你们这不是要饿死人吗？增加两倍。

儒勒 我答应您。

乔治 现在就开始工作吧。

儒勒 那七名共产党呢？

乔治 什么共产党？

儒勒 就是在我们报馆的那几个，还有武器的呀！

乔治 噢！……对。

奈西亚 在《巴黎晚报》里有共产党？

儒勒 （对乔治）七个！对吧？

乔治 对，对，对。这数字是我告诉您的。

奈西亚 真难以相信！他们怎么钻进来……

乔治 哈！哈！哈！你们太天真了！

莱米尼埃 还有武器？什么武器？

乔治 常规武器：手榴弹，塑料炸弹，手枪。此外，在地板下边还应该有几支冲锋枪。

奈西亚 可真危险！

乔治 不，目前还不至于。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贝尔热拉 可是，这就是咱们的正题呀。

奈西亚 请允许我对您说，您首要的任务，是防止有人杀害董事会成员。

乔治 他们不想杀掉你们。

奈西亚　那么，为什么要藏武器呢？

乔治　嘘！

奈西亚　（吃惊地）嘘什么？

乔治　每件事，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

儒勒　无论如何，应该清理报馆里的人员。涅克拉索夫先生会把这七个人告诉我们的。

莱米尼埃　（满脸堆笑）我想，他肯定会告诉我们，而且会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们。

贝尔热拉　这帮坏蛋！坏蛋！坏蛋！坏蛋！

莱米尼埃　今天上午就把他们赶出去！

儒勒　他们要朝我开枪怎么办？

贝尔热拉　通知警察局，派一车警官来。

奈西亚　稍有动静，就全抓起来！

沙里维　您真以为这些人动也不敢动吗？

莱米尼埃　无论如何，最好把这几个人的地址报告内政部。那里的层次可多呢！

奈西亚　我有个想法：巴洛丹，您打电话给各报馆同行，日报晚报都要打，把名单通知他们。把这几个家伙从咱们这个行业里清洗出去。

莱米尼埃　让他们统统见鬼去！

沙里维　让他们统统饿死，这帮强盗！

贝尔热拉　可是，他们的党会养活他们！

沙里维　他们的党？一旦得悉这几个人暴露了，党也就不管他们了！

奈西亚　您不怕他们来报仇，扔几个炸弹？

沙里维　可以叫共和国保安队保卫我们的大楼嘛。

莱米尼埃　必要的话，可以调部队来。

沙里维　保卫上六个月！

莱米尼埃　一年！两年！

贝尔热拉　啊哈！这些先生要跟我们斗一斗。好吧！我保证，他们不会那么顺手！

奈西亚　（转身向乔治）亲爱的先生，，您说吧，我们听着。

乔治　我……恐怕名字记不全了。

儒勒　（叫女秘书）菲菲！把人员名单拿来。（菲菲送来名单，儒勒接过来，对乔治说）它可以帮助您回忆，您只要用手一指就行了。

〔儒勒将名单摊在他的办公桌上，做手势请乔治坐下。乔治坐在办公桌前。长时间的沉默。

贝尔热拉　请吧？

乔治　（情不自禁地）我可不是个告密者。

莱米尼埃　（一惊）您说什么？

乔治　（说走了嘴）我的意思是……

贝尔热拉　（怀疑顿起）您拒绝提供名单？

乔治　（又恢复了平静）我？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成千上万个名字。可是，你们也太幼稚了，为了揭露几个敌人，不惜惊动其他所有的敌人。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哟。诸位想想，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们要知道，你们全都蒙在鼓里；要不是命运把我引到你们这里，你们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贝尔热拉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乔治　唉！怎么才能跟你们说明白呢？我把真相一下子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思想准备。我不能一下子全端出来。（猛然间）打量打量这个手提箱吧。（提起手提箱，放到儒勒的办公桌上）这个箱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儒勒 没有。

乔治 对不起。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跟别的手提箱没有什么两样。

奈西亚 可以断定，它是在法国制造的。

乔治 它不是法国造的。不过，您可以到市政厅商场花三千五百法郎买上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

莱米尼埃 （吃惊）哦！

贝尔热拉 这真狡猾透顶了！

乔治 这东西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突出的特征，它真有那么可怕吗？它看上去太一般了，然而，正因为它太一般才变得可疑了。因为它不引人注意，所以没有人去调查它，也没有人给它建立体貌特征卡片。别看这会儿，你们一见了它就感到惊慌，可是，一转眼，你连它的形状，乃至颜色，都会忘得一干二净。（沉默）你们知道里边放的是什么吗？七公斤放射性粉末。在你们国家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共产党员，有这么一个手提箱。他们有的装扮成管理教区财务的神甫，有的是财政督察员，有的是舞蹈与形体教师，有时是养猫养鸟的一位老姑娘。手提箱放在储藏室里，和别的大小箱子堆在一起，旁边还有闲置的火炉子，柳条做的人体模特儿等杂物。谁能想到上这种地方去找呢？可是，到了那一天，同一个密码信号传到法国各大城市，同一个时间里，每一个手提箱都打开了。后果如何，可想而知：一天就得死十万人。

众人 （恐怖万状）啊?!

乔治 你们自己瞧瞧吧！（走过去要打开手提箱）

贝尔热拉 （大喊一声）别打开！

乔治 别害怕，箱子是空的！（打开手提箱）走近点，看看上面的商标，检查检查皮带，摸摸折叠的部分……

〔董事们一个个走过去，战战兢兢地摸手提箱。

贝尔热拉　（手摸着箱子）真的哎，是真的！

莱米尼埃　（手摸箱子）真是一场噩梦！

沙里维　坏蛋！

奈西亚　坏蛋！坏蛋！坏蛋！

贝尔热拉　我恨死他们了！

莱米尼埃　我们总不能像耗子似的让人家弄死啊！怎么办？

乔治　制造几台探测仪。还有几个月时间。（停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们认识到了吗？这场斗争将是艰苦的；要是光想着惩办几个无足轻重的马前卒，说不定要坏大事。

沙里维　还是把那几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吧。

莱米尼埃　我们答应您，绝不会惊动他们。

贝尔热拉　是啊，我们得知道对手是谁呀……

奈西亚　而且，必须正视存在的危险啊。

乔治　既然如此，就告诉你们吧。不过，你们必须一字一句地按照我的指示办：我刚想出一个法子，能叫那些人无法造成危害。

贝尔热拉　什么法子？

乔治　给他们增加薪水。（纷纷议论）到处宣传说他们工作得很好，你们非常高兴，因而决定给他们大幅度加薪。

贝尔热拉　您认为这些人能够收买过来吗？

乔治　当然不行。但是，这么一来，在他们头头的眼中，这些人就不会那么可靠了。这些无从解释的好处，使人感觉到这些人背叛了。

莱米尼埃　您有把握吗？

乔治　这再明白不过了。这么一来，你们就可以不必为他们伤脑筋了：莫斯科会来收拾他们的。（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在

名单上指了七个名字)

奈西亚 不！不！不不！我绝不同意给这些坏家伙加薪！

莱米尼埃 奈西亚，你这个人哪！

贝尔热拉 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整这帮人嘛！

沙里维 我们拥抱他们，是为了闷死他们。

奈西亚 既然如此，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乔治站起来，递过名单)

儒勒 (看名单)萨米维尔？这不可能！

贝尔热拉 戈斯达涅夫人？谁能想到？

乔治 (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他们的话)这还算不了什么。我将把面纱一一掀开，叫你们看看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你们对你们的儿子，你们的老婆，你们的父亲，统统有疑心的时候；当你们照着镜子，越看越觉得自己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也成了共产党的时候；到了那时候，你们才算看到了一点点真情实况。(坐到儒勒的办公桌前，请在场的人都坐下)请坐嘛，先生们，现在咱们就开始工作。要拯救法兰西，剩下的时间不是太多了！

——幕落

第 五 幕

〔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住宅。客厅里。百叶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共有三个门。左边的门通卧室，中间的门通浴室。右首的门通前厅。大束大束的鲜花靠墙堆放着。大部分是玫瑰花。

第 一 场

〔花店伙计上，手里捧着一个玫瑰花花篮；两名警卫跟在后面，用手枪顶住他的腰。伙计放下花篮，双手举起，倒退着从右边的门走出去。左边的门开了，乔治身穿睡衣，出现在门口，连声打着哈欠。

第 二 场

〔乔治，两名警卫。

乔治 那是什么？

警卫甲 鲜花。

乔治 （打着哈欠，走近花束）又是玫瑰花！打开窗户。

警卫甲 不！

乔治 不？

警卫甲 危险。

乔治 你闻不出这些玫瑰花都臭了吗？

警卫甲 闻不出来。

乔治 算你走运。（乔治拿起一封信，随手打开）“一群法国妇女向您致以充满激情的敬佩之意”。人们都敬佩我，唵？

警卫甲 是的。

乔治 人们喜欢我吗？

警卫甲 是的。

乔治 马马虎虎，非常喜欢，还是喜欢得了不得呢？

警卫甲 了不得。

乔治 喜欢得这么强烈，那就应该恨得咬牙切齿。

警卫甲 恨谁？

乔治 恨别人呗。（向花束俯下身去）闻一闻仇恨的芳香吧。（闻花束）香得很，说不出是什么香，有一股腐烂味。（指花束）危险就在这里。（两警卫拔出手枪，枪口对准花束）不要开枪：这是一条千头蛇。一千个气得发红的小脑袋，就像临死前哀号似地喷发出一种味道。这些玫瑰散发毒药。

警卫乙 毒药？

警卫甲 （向警卫乙）通知毒品检验室。电话：古腾贝格—66—21。

〔警卫乙向电话机走去。

乔治 太晚了。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毒化了，因为我是在仇恨中工作的。

警卫甲 （迷惑不解）仇恨？

乔治 对了！这是一种难闻的欲望！不过，你要想抓住线头幕后操纵，就得伸手自己去拿，即使在牛粪中，你也得去拿。现在条条线都握在我手里，这是我光荣的一天。仇恨万岁！因为我的无敌都应归功于仇恨。别用这种眼光瞧着我：我是诗

人。你们的任务，是理解我，还是保卫我？
警卫甲　保卫您。
乔治　那就好了！保卫吧！保卫吧！几点钟了！
警卫甲　（看手表）十七点三十分。
乔治　天气如何？
警卫乙　（去窗户旁边看晴雨计）晴。
乔治　温度呢？
警卫甲　（去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表）列氏二十度。
乔治　春日的下午多么美丽！天空晴朗，阳光映红了玻璃窗；人们穿着鲜艳的服装，安详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来来往往，傍晚的落日余辉，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柔和温顺。是啊，看到这一切，我是多么快乐啊。（打哈欠）有什么安排？
警卫甲　（看一个单子）十七点四十分，希比洛来，帮您写回忆录。
乔治　然后呢？
警卫甲　十八点三十分，《费加罗报》一位女记者来访。
乔治　仔细搜身。防不胜防。然后呢？
警卫甲　跳舞晚会。
乔治　在谁家？
警卫甲　布努米夫人家。
乔治　这个人，她也举行舞会？
警卫甲　为了庆祝她的对手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
乔治　我要好好庆祝一下：这可是我的杰作啊。下去吧。

〔二警卫下。乔治关好门，打哈欠。

第 三 场

〔乔治一人。

乔治 （走到镜子前，照镜子，伸出舌头）睡不好觉，舌苔太重，食欲不振，这都是因为正式宴会太多了。——何况我又不怎么出去走动。（打哈欠）有点烦闷：这是正常的；人的权势到了顶峰的时候，总是孤家寡人。小人物们，我看得见你们的心，可你们看不见我的心。（电话铃响）喂！我就是。坏蛋？啊，是您，亲爱的先生，您认为我是个坏蛋。蒙您厚意告知，这是第三十七次了。请您注意，我已经完全了解您的看法。从现在起，就不劳驾您……他倒先把电话挂上了。（踱步）坏蛋，叛党分子，说得早了点儿。到底谁是坏蛋？不是我。我乔治·德·瓦列拉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也不是涅克拉索夫，他这会儿正在克里米亚休养，并没想到要害谁。打匿名电话的这个人，说了等于白说。（走到镜子前）还我童年吧！嗬！那漂亮的油漆的木雪橇，我爸爸把我抱上去，走吧！铃儿叮叮当当，鞭子一甩啪啪响，好大的雪呀……

〔希比洛已进来一会儿了。

第 四 场

〔希比洛，乔治。

希比洛 你在那儿做什么呢？

乔治 练基本功！

希比洛 什么基本功？

乔治　自己骗自己！

希比洛　你也骗自己？

乔治　先得骗我自己！我生来太喜欢厚颜无耻了；少不了受骗的首先是我自己。希比洛，我要死了，你正赶上我临终的时刻。

希比洛　啊？

乔治　死的是瓦列拉，以便转生为涅克拉索夫。

希比洛　可你不是涅克拉索夫呀！

乔治　怎么不是，从头到脚都是，从成年追溯到童年都是。

希比洛　你从头到脚都是个可恶的骗子手；你自取灭亡。我要是没作精心安排，非让你把我也拖进去不可。

乔治　喔！好啊！（盯着希比洛）你要反戈一击，把我们毁了，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希比洛　我们去坦白！

乔治　蠢货！现在一切都那么顺当！

希比洛　刚才我已经打定主意，现在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十一点正，我要扑到儒勒的脚下，坦白一切。你还有十七个小时，可以准备逃跑。

乔治　你疯啦？贝尔德里叶退出竞选，《巴黎晚报》发行量翻了一番，你每月挣上了二十一万法郎，可现在你竟要自首？

希比洛　是啊。

乔治　可怜虫，你也替我想想！我现在握有最高的权力，我是大西洋公约的幕后军师，手中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的大权；希比洛，我在书写历史，我在书写历史。可你偏偏选择这么个关头，往我脚下扔香蕉皮，要我摔跤！你知道么？我一辈子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么个机会。使用我的权势吧，你将是我的浮士德。你要钱吗？要美女？要青春？

希比洛 （耸耸肩）青春……

乔治 为什么不能要？这也不过是钱的问题。（希比洛向门口走去）你上哪儿？

希比洛 我去自首。

乔治 你可以去自首，别害怕，你可以去自首。不过用不着那么着急。我们还有时间谈谈嘛。（把希比洛拉回房间中央）你简直怕得要死，我的朋友。出什么事了吗？

希比洛 出事啦，穆东这就要你的命啦，连我也跑不了啊。他找到德米多夫作帮手。德米多夫可是个真正的克拉甫申科式的人物，塔斯社已经证实了。穆东现在正在寻找你呢。他们一旦找到你——他们一定能找到你的——德米多夫就会戳穿你的骗局，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乔治 就这么点儿事情？你那个德米多夫，叫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来对付他。我把他们全包了：企业家、银行家、法官、部长、美国殖民者、苏联难民。我要叫他们都给我跳舞。还有别的吗？

希比洛 有啊。还有更严重的呢！

乔治 那好！我正闲着没事呐。

希比洛 还有，涅克拉索夫在电台发表声明。

乔治 我吗？我发誓，我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

希比洛 不是说你。我说的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涅克拉索夫，就是我。

希比洛 我说的是在克里米亚的那一个。

乔治 你瞎掺和些什么？希比洛，你是法国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何必管克里米亚发生的事呢？

希比洛 他说他已经痊愈，本周末就要返回莫斯科。

乔治 那又怎么样？

希比洛　怎么样？我们就要完蛋！

乔治　完蛋？就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在话筒前胡扯了几句废话，我们就完蛋了？你呀，希比洛，你这个反共先锋，竟信任起这种人来了？你真使我失望。

希比洛　星期五，所有大使和外国记者，都将应邀到莫斯科歌剧院观剧。他们将亲眼看到涅克拉索夫坐在政府要人的包厢里！到那时候，我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使你失望了。

乔治　啊！因为，星期五……

希比洛　对！

乔治　已经宣布了吗？

希比洛　是的。

乔治　那么，他们看到的将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在那边，和所有的部长一样，我有个和我长得一样的替身。我们怕人暗害，所以在正式场合都由替身出面。嗨，把这记下来，明天发表。等一等，还得加上点有趣的小花絮，那就更真实了。要编一些别人编不出来的轶事。这样说吧：我和我的替身简直别提多像了，十步之外，别人根本辨别不出来谁真谁假。不幸的是，我的替身第一次来见我，我就看出来，他的一只眼睛是假的。你想想，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我只好放出风声，说我的右眼害了病，治不好了。这就是我这个眼罩的来由。你这样写大标题："替身是独眼，涅克拉索夫本人跟着戴眼罩"。记下来了么？

希比洛　这有什么用？

乔治　（以命令的口吻）给我记！（希比洛耸耸肩，掏出铅笔，记录）文章用这样挑衅性的语言结尾：那位自称是涅克拉索夫的人，走进政府要人的包厢时，如果他有胆量，就请他摘下眼罩来。在同一时间，我也当着眼科和内科医生的面，摘下

我的眼罩。他们会发现，我的两只眼睛都是好好的，没有毛病。而那个人，要是他只有一只眼，那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不是我。写了么？

希比洛　写是写了。可是，用处不大。

乔治　为什么用处不大？

希比洛　我要自首！我是个老实人，你明白吗？老实人！老实人！我是老实人！

乔治　谁说你不老实来着？

希比洛　我！我！我自己！

乔治　你自己？

希比洛　我每天对自己重复一百次，说我是个不老实的人！乔治，我撒谎就和我说话一样容易了。我欺骗读者，欺骗我的亲生女儿，欺骗我的老板！

乔治　你认识我以前，就没有撒过谎吗？

希比洛　那时候，即使我撒谎，也有上级的批准。我编的谎言是有控制的，经检验放行的，都是些假的重大新闻，于公众有益的谎言。

乔治　那你现在的谎言呢，对公众就无益了吗？其实都一样，你说呢？

希比洛　是都一样。可是，现在的谎言没有政府的保障。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是什么人。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次我的罪过不是骗人，而是独自一个人骗人。

乔治　那你就去吧！还等什么？快跑去自首吧！（希比洛迈步）还有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完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干涉。你对儒勒怎么说？

希比洛　全说。

乔治　全说什么？

希比洛　你很清楚!

乔治　天哪，我不清楚。

希比洛　那我告诉你! 我就说：我欺骗了他，你不是真正的涅克拉索夫。

乔治　不明白。

希比洛　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么。

乔治　你那真正的三个字怎么讲?（希比洛耸耸肩）你是真正的希比洛吗?

希比洛　是，我就是希比洛啊! 我是个倒霉的家长，被你这个无赖拉下了水。我现在又在给我这满头白发抹黑。

乔治　说话要有证据。

希比洛　我有证明文件。

乔治　我，我也有。

希比洛　我的是真的。

乔治　我的也不假。我有州警察局发的居住证，你要看吗?

希比洛　它一钱不值。

乔治　为什么? 请你说说。

希比洛　因为你不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你那几个证明文件，都管用吗?

希比洛　当然管用。

乔治　为什么?

希比洛　因为我是希比洛。

乔治　你看，要证明一个人的身分，并不靠证明文件。

希比洛　说对了! 并不靠证明文件!

乔治　那么，你给我证明证明你就是希比洛吧。

希比洛　大家都会告诉你我是。

乔治　大家? 多少人算大家?

希比洛　一百，二百，我可说不清，一千……

乔治　一千个人认为你是希比洛，凭他们一句话，你就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话。可是两百万读者认为我是涅克拉索夫，你却信不过他们的话。

希比洛　这不是一码事……

乔治　公众到处在议论，把我当成自由的英雄、西方的先锋，你想让他们不说话吗？你想用你那微弱的个人信念对抗鼓舞着善良公民的集体信仰吗？你连自己的身分都弄不清楚，还想冒冒失失地使二百万人一下子丧失希望。干吧，叫你们老板破产吧。再加把油，把那位部长也搞下台。我知道这使谁高兴。

希比洛　谁？

乔治　共产党！没错！难道你是为他们干事情的？

希比洛　（忧心忡忡）瞧你说的，乔治！

乔治　他们花钱收买人干败坏舆论的勾当，你并不是第一个！

希比洛　我向你起誓……

乔治　你怎能叫我再相信你，你刚才不是向我供认自己极不老实吗？

希比洛　（慌乱不堪）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个不老实的老实人，而不是不老实的人！

乔治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么……可是，那么……嘿！嘿！我可怜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一把吗？

希比洛　还有什么事情？

乔治　怎么跟你说呢？这么说吧，一方面是四千万法国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深信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另一方面呢，有这么个人，就他一个人，他固执地宣称，说自己是查理五世皇帝。这样一个人，该叫他什么好？

希比洛　疯子。

乔治　而你正是这样一个人，你想否认建立在公认基础上的事实。

希比洛　乔治！

乔治　儒勒会怎么对待你，你知道吗？当他看到他最老的职员扑在他的脚下，恳求他亲手把他的报纸埋葬掉，他会怎么对待你？

希比洛　他会把我赶走！

乔治　他吗？才不会呢！他会叫人把你关起来。

希比洛　（吓呆了）哟？

乔治　喏，看看这份电报，是麦卡锡给我的，他请我担任长期的证人。这是佛朗哥的贺电，这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贺电，还有阿登纳的友好信，包尔若参议员的亲笔信。我提供的内部情况一发表，纽约交易所的行情马上上涨。不论在哪里，军火工业都繁荣兴旺。可下了大本钱了。涅克拉索夫，已不仅仅是我了，他已变成军火工厂股东应得红利的统称了。老兄，这就是现在的客观事实！这就是现实！你能抗得过它？你开动了这个机器，这是真的；硬要叫它停下来，它就会把你轧得粉身碎骨。再见了，我可怜的朋友。我一直是爱你的。（希比洛一动不动）你等什么？

希比洛　（哽咽声）我还能有救吗？

乔治　治好你的精神病？

希比洛　是呀。

乔治　就怕来不及了。

希比洛　乔治，你要是给我治治呢？你愿意不愿意给我治治啊？

乔治　唉！我可不是精神科医生。（稍停）不过，说实在的，主要还是功能恢复的问题。你可想让我把你的功能矫治一下？

希比洛 那就请吧!

乔治 开始吧，拿出诚实的样子来。

希比洛 我可不知道怎么装法。

乔治 坐到沙发上，靠着沙发背。把脚放到软垫子上。把这枝玫瑰花别在扣眼里。拿着这支雪茄烟。（拿过一面镜子，递给希比洛）

希比洛 （照镜子）唉!

乔治 现在你是不是感到比刚才诚实一些了?

希比洛 可能是诚实点了。

乔治 好。把你个人那些确信无疑的想法撂到一边，对自己说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谁也不这样看。这些想法会使你远离人世。赶紧回到人群里来吧。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好法国人。现在看着我，用读我们报纸的千千万万法国人的眼光看。你看到谁了?

希比洛 涅克拉索夫!

乔治 现在我出去，再进来。你要使自己处于诚实状况。当然，我指的是集体的诚实。我一推门，你就对我说：“您好，尼基塔……”

〔乔治出去。希比洛摆好架式，喝酒，吸烟。乔治进门。

希比洛 您好，尼基塔。

乔治 你好，希比洛。

希比洛 我说对了吗?

乔治 还算不坏。（绕着希比洛坐着的沙发走了一圈，突然俯下身去，用手蒙住希比洛的眼睛）你猜是谁?

希比洛 别闹，放开我，尼基塔!

乔治 越来越好了。起来吧。

〔希比洛站起来，背向乔治。乔治搔希比洛的痒。

希比洛 （身子歪扭着，笑个不止）行了！……尼基塔！

乔治 你的病快好了。（稍停）今天就治到这儿。现在开始工作！第八章："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

希比洛 （一边记录）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

〔电话铃声。

乔治 （接电话）喂！是啊！戈斯达涅夫人？请等一等。（对希比洛）这个名字，好像哪儿听见过。

希比洛 《巴黎晚报》的打字员。

乔治 啊！是那七个里头的一个吧？他们想要把这几个人赶出门外，我反而使他们加了薪。她找我干什么？

希比洛 儒勒就要把她辞退了！

乔治 （对着电话）叫她上来。（挂上电话，又向希比洛走去）与斯大林悲剧性的会晤。副标题是："坐着轿子逃出克里姆林宫"。

希比洛 尼基塔！这可能吗？

乔治 再自然不过了。后面有人追我。我藏到博物馆一间摆满马车的展览厅里。一个角落里，有一乘轿子……

一警卫 戈斯达涅夫人到。

乔治 叫她进来。千万别用手枪吓唬她。

第 五 场

〔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夫人。

希比洛 （向夫人走去）您好，戈斯达涅夫人。

戈斯达涅夫人 您好，希比洛先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指乔治）他是涅克拉索夫吗？

希比洛 对。这就是我们的尼基塔。

乔治　向您致敬，夫人。

戈斯达涅夫人　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要叫人将我解雇？

乔治　什么？

希比洛　已经把您解雇了？

戈斯达涅夫人　（向乔治）先生，您心里非常清楚。别装模作样了。

乔治　我向您保证……

戈斯达涅夫人　巴洛丹先生刚才把我叫去。董事会的先生们都在场，他们个个脸色难看。

乔治　后来呢？

戈斯达涅夫人　后来？我就被他们解雇了。

乔治　那又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呢？

戈斯达涅夫人　我刚想问问，就感到他们像要扑上来似的。他们每一位都冲着我喊："问涅克拉索夫去！涅克拉索夫会告诉你！"

乔治　混蛋！混蛋！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想惹您生气。不过，您要是向他们说了我的坏话，您比他们还要混蛋。

乔治　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也没作呀！我认都不认得您。

戈斯达涅夫人　他们叫我找您。这就是说您是知道点情况的。

乔治　夫人，今天以前，您见没见到过我？

戈斯达涅夫人　从来没有。

乔治　您瞧！

戈斯达涅夫人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不定您想占我的位子。

乔治　我占您的位子干什么呢？这是开玩笑，夫人。这是一个不好的玩笑！

戈斯达涅夫人　我是个寡妇，还有个病女儿。我要是丢了工作，

就要露宿街头了。这里面没有什么玩笑好开的。

乔治 您说得对。（对希比洛）真他妈的混蛋！

戈斯达涅夫人 您为什么非跟我过不去？

乔治 我对您没什么！恰恰相反，希比洛可以作证，我想过要给您加薪。

戈斯达涅夫人 给我加薪？

乔治 是啊。

戈斯达涅夫人 撒谎！您刚刚还说根本不认识我呢！

乔治 多少了解一点。我知道，二十多年来，您是多么忠心耿耿地工作……

戈斯达涅夫人 我来报馆才五年。

乔治 对您都说了吧。一些重大政治原因……

戈斯达涅夫人 政治，我从不过问政治。我那可怜的丈夫在世时，不喜欢听人谈政治。我没受过什么教育，先生。不过，我可不是十足的傻子，我才不上您那一套的当呢。

乔治 （摘下电话耳机）请接《巴黎晚报》。（对戈斯达涅夫人）这是个误会！仅仅是个误会！（对电话讲）喂，《巴黎晚报》吗？我要找社长。对。我是涅克拉索夫。（对戈斯达涅夫人）一定会恢复您的职位，我可以担保。而且还要向您道歉。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需要道歉，我需要的是恢复工作。

乔治 喂！他不在办公室？他在家里？什么地方？好。他一回来就告诉他，马上给我打电话，我有急事找他。（挂上电话）都会安排好的，夫人，都会安排好。在这之前，请允许我……（用手在皮包里掏着）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要人家的施舍。

乔治 看您想到哪里去了？绝不是施舍，当然不是。只不过是朋友的馈赠罢了……

戈斯达涅夫人 您不是我的朋友。

乔治 今天不是。但是，当您恢复了职位之后，我就是了。这您可以等着瞧，您就看吧！（突然想到什么）哎呀！（停顿）别的几个人呢？

戈斯达涅夫人 别的几个人？

乔治 您知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人也被解雇了？

戈斯达涅夫人 人家这么说。

乔治 谁？几个人？

戈斯达涅夫人 我不清楚。人家辞了我，我收拾收拾东西，就出来了。

乔治 （对希比洛）你看，他们会把这些人全部辞退的！这帮子黄鼠狼！豺狼！屎壳郎！我还以为把他们吓住了。哎，我的老兄，希比洛，要吸取教训：仇恨比恐惧更有力量。（拿上帽子）这场戏该收场了。夫人，请跟我们来。我欺负穷人？我？我能干这种事吗？我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我要抓住儒勒的脖子。

〔乔治开门。一个警卫出现。

警卫 不行！

乔治 怎么不行？我要出去！

警卫 不可能。有危险！

乔治 那么，你们陪着我好了！

警卫 这也禁止。

乔治 要是我非出去不可呢？

警卫 （一丝冷笑）嘿！

乔治 滚！我不出去了。（对希比洛）带着这位夫人去找儒勒。告诉他，这回我可不是和他们开玩笑。如果被辞退的人员，二十四小时之内不恢复工作，我就把回忆录余下的部分交

《费加罗报》。去吧，夫人，可能我损害了您，不过，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保证，您受到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希比洛与戈斯达涅夫人下）希比洛，你不对我说再见就走了？

希比洛　再见。

乔治　跟谁再见？

希比洛　再见，尼基塔。

乔治　见过了儒勒，就给我挂个电话。

乔治　（独自一人）辞退……（踱步）啊！这不是我的过错！仇根是一种我没有体验过的感情。我不得不摆弄一些可怕的力量，我也弄不清楚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会适应的，我……辞退了！……这几个人都靠那点儿工资过活——顶多再有一两万积蓄……今天，我要使他们又有金又有银。我要叫董事们在大门口拿着玫瑰花迎接他们，一抱一抱的玫瑰花……

第　六　场

〔乔治，警卫。

警卫　（走进来）《费加罗报》的女记者来了。

乔治　叫她进来吧。请等一等。这个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

警卫　还过得去。

〔乔治向镜子走去，戴上黑眼罩，端详了片刻，又摘下来，放进口袋里。

乔治　领她进来吧。

〔维罗尼克上。

第七场

〔乔治，维罗尼克。

乔治　（望见维罗尼克）哦！（举起双手）

维罗尼克　看得出来，您认识我。

乔治　（放下双手）是啊。您现在在《费加罗报》了？

维罗尼克　对。

乔治　我原来还以为您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维罗尼克　人是能变的。涅克拉索夫在哪里？

乔治　他……出去了。

维罗尼克　那我就等一等吧。（坐下）您也在等他？

乔治　我吗？不是。

维罗尼克　那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乔治　噢！您知道，我这个人哪，从来不干什么。（稍停。又站起来）我现在感到他今天晚上不会回来的。您最好明天再来。

维罗尼克　好吧。（乔治显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维罗尼克从提包里掏出笔记本）趁现在您在这儿，请把您所知道的情况给我谈谈吧。

乔治　我一无所知。

维罗尼克　算了吧！他不在家，您能随随便便地留在他的客厅里，要是与他没有点亲密关系，警卫能让您留下吗？

乔治　（不知该如何回答）亲密关系？当然，这……这完全符合逻辑。（稍停）我是他的表弟。

维罗尼克　哦！真的！

乔治　我母亲的姐姐，一直留在俄国，涅克拉索夫是她的儿子。

一天早晨，我在街头长凳上看见有张报纸，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我表哥刚到……

维罗尼克　您就跟他联系上了，您和他谈了你们是一家子，他伸开双臂欢迎您……

乔治　还把我留下，当他的秘书。

维罗尼克　秘书？呸！

乔治　您别着急呀！当秘书是闹着玩儿的。过上十天半月，把钱一拿，我就溜之大吉。

维罗尼克　溜掉之前，您就帮他干坏事！

乔治　坏事？你呀，你这个黄毛丫头，你不是《费加罗报》的！

维罗尼克　我吗？我当然不是！

乔治　你又撒谎了？

维罗尼克　嗯。

乔治　还是那家进步报社派你来的吧？

维罗尼克　不是。是我自己来的。（沉默）怎么样？给我谈谈这个人吧。你们在一起，都干些什么？

乔治　他喝酒。

维罗尼克　说些什么？

乔治　什么也不说。

维罗尼克　就这些？

乔治　就这些。

维罗尼克　他没有说过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把老婆孩子都丢在那边了。

乔治　你让我安静点好不好！（稍停）他信得过我，我不愿出卖他。

维罗尼克　您不愿出卖他，可是要诈骗他。

乔治　我是要诈骗他的。但是，这不妨碍我对他有感情。我对我

的受害者从来都是同情的；干这一行，就得这样。要是我不能讨人喜欢，又怎么行骗？如果别人不讨我喜欢，我又怎么讨人喜欢呢？我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一见倾心开始的。

维罗尼克 对涅克拉索夫，您也是一见倾心吗？

乔治 稍有好感而已。就那么一点点。

维罗尼克 对这个无耻之徒吗？

乔治 我不许你……

维罗尼克 你为他辩护？

乔治 我不为他辩护。但是，你用的字眼，我听了不痛快。

维罗尼克 他不是个无耻之徒吗？

乔治 也可能是的。不过，你没有权利去咒骂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维罗尼克 我太了解他了。

乔治 你了解他？

维罗尼克 （温柔地）那好，既然这就是您！

乔治 （重复维罗尼克的话，然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她的意思）对！是的，既然这就是我。（一跳而起）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维罗尼克微笑着注视他）你从哪儿知道的？

维罗尼克 我父亲，他……

乔治 他对你说的？

维罗尼克 不是。

乔治 那又是谁？

维罗尼克 他和别的公开撒谎专家一样，私下里，他骗人的技术很不高明。

乔治 你父亲老糊涂了！（在房内踱步）好吧！我想叫你高兴高兴，现在就假设我是涅克拉索夫吧。

维罗尼克 谢谢。

乔治　我要真是涅克拉索夫，你拿我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给警察？

维罗尼克　上次，那天夜里，我把你交给警察了吗？

乔治　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报纸上把我的真名揭露出去？

维罗尼克　现在这样做，那就太愚蠢了。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别人不会相信的。

乔治　（放心了）总而言之，我的对手，被我逼得毫无办法。

维罗尼克　是的，现在我们毫无办法。

乔治　（发出笑声）左派，右派，中派，我把你们统统攥在手心里。你会气死的。我漂亮的孩子！对你实说了吧：涅克拉索夫，真的就是我。你还记得吗？那次，在你的房间里，你接待了一个流浪汉。自那以来，我走了多么漫长的道路！一步登天，我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乔治停下来注视维罗尼克）说真的，你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维罗尼克　我是来对你说，你是个无耻之徒。

乔治　夸大的字眼就别用了，我是抗得住的。每天早晨，《人道报》像骂脏耗子一样地骂我。

维罗尼克　这样说并不对！

乔治　你说出这样的话，我爱听。

维罗尼克　你不是脏耗子，你是无耻之徒。

乔治　唉！你真气人！（走了几步，又返回来，向维罗尼克走去）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专门来到巴黎，为他国家的人民和他的党的敌人提供武器，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是个无耻之徒，甚至——我比你骂得还要狠——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我既没当过部长，又不是共产党员。我离开苏联的时候，才出生六个月。我父亲是白俄：我从谁那里都没得到好处。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是一个有天才的骗子，孤身

一人。我干的事产生了我这个人。可是我现在还跟从前一样。昨天，我倒卖假房产和假证券；今天呢，我卖的是假造的苏联情报。这又有什么区别呢？（维罗尼克不答）反正你特别不喜爱阔佬。既然如此，我骗骗他们，又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呢？

维罗尼克　你真以为你骗的是阔佬吗？

乔治　我制作衣服的费用、旅馆的开销是谁付的？我那部加古尔汽车又是谁给买的？

维罗尼克　他们为什么肯为你花钱呢？

乔治　因为我把我的谎言鬼话卖给他们了。

维罗尼克　可他们又为什么要买呢？

乔治　因为……老天啊，这是他们的事，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维罗尼克　他们从你这儿趸来，又转手卖给穷人。

乔治　卖给穷人？嗨，谁还想得到穷人？

维罗尼克　《巴黎晚报》的读者，你以为都是百万富翁吗？（从提包里抽出一张报纸）"涅克拉索夫说：'俄国工人是全世界最苦的人。'"这是你说的吧？

乔治　是我说的。昨天。

维罗尼克　你这话是对谁说的？对富人还是对穷人？

乔治　这我哪儿知道？对大家说的！对谁也没说！这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玩笑而已。

维罗尼克　当然，在这里，在玫瑰花中间，可以这么说。总而言之，住乔治五世大街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见过工人。但是，在比扬古尔，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不要触动资本主义，否则就会陷入野蛮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世界诚然有其缺点，然而它是最好的社会形式，不

可能有比它更好的了。贫困只能听天由命；在贫困中自求生计，请相信贫困是不会有头的。上帝没让你们出生在苏联，还不谢天谢地。”

乔治　他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他们不是傻瓜。

维罗尼克　幸亏如此，否则，他们一个个岂不都要喝酒醉死，或者打开煤气自尽。但是，即使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上了你的当，你就够得上是个杀人凶犯。我可怜的乔治，你落入别人的圈套了！

乔治　我？

维罗尼克　难道不是吗！你以为白拿阔佬的钱。可你不是白拿，你是挣他们的钱。那天夜里，我建议给你找个工作。你拒绝了，看你当时那副高傲劲儿：“我？要我干活！”怎么样，现在你可有了东家了吧？东家给你的活儿还不轻嘛！

乔治　不是这么回事！

维罗尼克　算了吧，算了吧，你很明白，人家给你钱，是叫你使穷人绝望，看不到出路。

乔治　听我说……

维罗尼克　（接着往下说）过去，你还可以说自己是个无罪的骗子，没有害人之心。半个不老实的人，半个诗人。可是，现在，你知道人家把你变成什么了？一个干混蛋事的人！你要是不甘心看不起自己，必然要变成一个十足的坏蛋。

乔治　（嘟嘟囔囔）这帮王八蛋！

维罗尼克　这一回，谁牵着谁的线？

乔治　牵线？

维罗尼克　是啊。

乔治　喔，……（领会了对方的意思）哦，是我。总是我牵呀。

维罗尼克　那就是说，你真心实意地要使穷人绝望了？

乔治　不。

维罗尼克　那么，还是别人牵着你的线操纵你喽？

乔治　谁也操纵不了我。世界上就没人办得到。

维罗尼克　总之，你只有一种选择，要么你是受骗者，要么你是罪犯！

乔治　这还不容易：犯罪万岁！

维罗尼克　乔治！

乔治　我使工人绝望？那又怎么样？人人为己嘛。叫工人别绝望好了。我污蔑苏联？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就是要在西方消灭共产主义！说到你的那些工人，比扬古尔的工人也好，莫斯科的工人也好，我把他们都……

维罗尼克　乔治，你看，你已经开始变坏了。

乔治　善也罢，恶也罢，我都不在乎。不论是善和恶，我都负责，好汉做事好汉当。

维罗尼克　（给乔治看《巴黎晚报》的一篇文章）这篇稿子，你也负责吗？

乔治　当然。讲的是什么？（读报纸）"涅克拉索夫先生说，他与罗贝尔·杜瓦尔和查理·麦斯特尔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维罗尼克　我也不相信你说过。正是为了这事，我才来找你。

乔治　罗贝尔·杜瓦尔？查理·麦斯特尔？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两个名字。

维罗尼克　他们是我们那里的记者。他们写了文章，反对重新武装德国。

乔治　这又怎么样？

维罗尼克　人家这不是要你说，他俩被苏联收买过去了。

乔治　要是我真的这么说呢？

维罗尼克　那就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

乔治　你放心吧。谁也别想从我嘴里捞到什么。你相信我吗？

维罗尼克　我相信你。不过，要当心：你编造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人家啦；现在，人家开始自己杜撰谎言，再把它加在你的头上，说是你说的。

乔治　你指的就是那条小消息？准是一个下边的人劲头上来搞的。我叫人整他一顿。我马上找儒勒。我一定命令他公开辟谣。

维罗尼克　（没有信心）你尽量办吧。

乔治　你要谈的，就这么些了？

维罗尼克　就这么些了。

乔治　再见。

维罗尼克　再见。（一只手还扶着门把手）但愿你不要变得太坏。（下）

第　八　场

乔治　（独白）这个小姑娘一点政治也不懂。这就叫初出茅庐！（朝着房门）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圈套？谁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偏不干。我从来就是这么个脾气。（穿过房间，去找常礼服）就让比扬古尔那里的人绝望绝望吧！我要再找几个骇人听闻的口号！（去找衬衫和假领。哼哼唧唧地唱起来）叫比扬古尔人绝望吧！叫比扬古尔人绝望吧！（电话铃声。乔治去接电话）是你呀，希比洛……怎么样？……唵？……瞧你这个办事的！这不可能……你见到儒勒本人了吗？……你对他说是我的意思啦？……蠢货！是你不会说话！一到他跟前你就发抖。应当威胁他。今天晚上他去布努米大妈家吗？

好，由我亲自跟他谈吧。（挂上电话）竟有人拒绝我？（倒在沙发上。短暂的颓丧）我有的是政治，装满两靴子！满满两靴子！（猛然又站起来）有人正寻找我呢！有人正寻找我呢！怎么办？我预感到他们找得到的！要较量一番，我奉陪。我欣然接受：趁这个机会，好好树树我的权威。（笑起来）我要把这帮子人一个个都砸到地底下去。（电话铃声）喂？又是你……对不起，您是哪一位？啊！太好了！有多巧！我正在想您呢。混蛋？可不是吗，亲爱的先生，最混的混蛋。我说呀，乃无耻之徒。说我使人辞退了几个低级职员，说我把好几名记者交给了警察，说我还叫穷人们绝望。这仅仅是开始，我今后要揭露的情况，还会引起一连串的自杀呢。您哪，当然，您是个老实人。我在这儿就能看清楚：你的衣服破旧了，您一天坐四回地铁，您看上去像个穷光蛋。这是因为，善没有善报啊！我吗？我有金钱、荣誉、美女。您要碰上我那辆加古尔牌车，请躲远点。我故意贴着人行道开车，好溅那些好人一身泥。（挂上电话）这一回，电话可是我先挂的。（笑起来）那个丫头说得有理，我马上就变坏了。（冲着一只只花篮踢了好几脚，把玫瑰花篮一一踢倒）凶狠！恶毒！坏透了！

——幕落

第 六 幕

〔一间小客厅。它与另一间大客厅相连。小客厅里摆着冷餐桌。左边，是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外夜色朦胧。正面，一个双扉门敞开着，通向后面的大客厅。窗与门之间，放着几个大桌子，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摆着一盘盘各式小糕点和三明治。宾客从正面门进进出出，大客厅里熙熙攘攘，有的人只经过小客厅门口，没有进来，有的则进来取菜。右边，也有一个门，没有打开。厅内除扶手椅和桌子外，家具很少。其它家具看来事先已经挪走，好让来宾能够自由穿行。

第 一 场

〔布努米夫人，博杜安，沙布衣，来宾多人。

博杜安　（叫住布努米夫人，向她介绍沙布衣）沙布衣。

沙布衣　（介绍博杜安）博杜安。（博杜安和沙布衣掏出证件，同时出示）

博杜安、沙布衣　国土保安监察员。

博杜安　总统府特派……

沙布衣　照管涅克拉索夫。

博杜安　他到了吗？

布努米夫人　还没有。

沙布衣　让他从正门进来，恐怕不够谨慎。

博杜安　您要是允许，我们就下命令……

沙布衣　让他从便门进来……

博杜安　（指着右边的门）可以从这儿直接进来。

布努米夫人　为什么要如此防范呢？

沙布衣　（秘密地）不能排除会有人行刺。

布努米夫人　啊！

博杜安　您别害怕，夫人。

沙布衣　有我们呢！

博杜安　有我们呢！

〔两人走出。几个宾客走进，其中有贝尔德里叶，儒勒和奈西亚。

第二场

〔布努米夫人，贝尔德里叶，儒勒·巴洛丹，奈西亚，来宾多人，摄影师数名，佩里格尔。

奈西亚　（一只胳膊搂着贝尔德里叶的腰）这是我们的神童。我为贝尔德里叶干杯！

众人　为贝尔德里叶干杯！

贝尔德里叶　女士们，先生们，我过去是一头固执的老蠢驴。我为给我开了窍的这位天赐之士干杯。

儒勒　（微笑）谢谢。

贝尔德里叶　（未听见儒勒的话）为涅克拉索夫干杯！

儒勒　（不悦。对奈西亚）涅克拉索夫！（耸肩）没有我，他能成什么气候？（走开）

奈西亚　（对贝尔德里叶）对巴洛丹也该有所表示吧。

贝尔德里叶　我为巴洛丹干杯，他……他有勇气，敢于发表涅克拉索夫揭露的情况。

数名来宾　为巴洛丹干杯！

儒勒　（不悦）人们还不了解报纸的威力有多大。

贝尔德里叶　我借此机会，请求诸位原谅，原谅我的固执己见，原谅我愚不可及的固执，以及我……（说着哭了起来，众人围上去）

布努米夫人　我的好人贝尔德里叶啊……

贝尔德里叶　（挣脱众人）我要请诸位原谅！我要请诸位原谅！

布努米夫人　让我们忘掉过去吧。拥抱我吧。（拥抱贝尔德里叶）

儒勒　（对摄影师）拍照！（佩里格尔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酒。儒勒一下子抓住他的胳膊，以至他杯子里的酒洒了出来）喂，喂，喂。

佩里格尔　老板，又有主意啦？

儒勒　对，有个主意。把我的话统统记录下来。（对众人）亲爱的朋友们……（众人安静下来）您也是，我也是，贝尔德里叶也是，咱们今天出席的，都是将来要被枪决的人。今天这个晚会本身就已经非常值得纪念了，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显示人类良知的时辰，好不好啊？让我们成立一个“待决犯俱乐部”吧！

众人　好极了！待决犯俱乐部万岁！

儒勒　就在这个晚会上，我们选出一个临时执委会，以便草拟章程。我冒昧自荐担任主席职务。（掌声。向佩里格尔）头版头条，明天见报，加上我的照片。（穆东走进来）这是怎么回事？穆东也来了？（走到奈西亚和布努米夫人旁边）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加上穆东及德米多夫。

布努米夫人　啊呀！

奈西亚　谁请他来的？

布努米夫人　还带着个德米多夫。

奈西亚　就是那个俄国佬？他们胆子可真大！

布努米夫人　我的上帝！暗害呀！

奈西亚　您说什么？

布努米夫人　不能排除暗害的可能性。

奈西亚　他们来是为了……

布努米夫人　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过那边有两位警官，我去通知他们一声。

〔上面谈话进行时，穆东已来到来宾中间。他对每一个人不是微笑打招呼，就是伸出手去。可是，大家都不理睬他。他走到布努米夫人面前躬身致敬。

穆东　夫人……

布努米夫人　不，先生，不！我们，我们都要死了。我们祝您长寿，但不向您致敬！

众来宾　（往外走）待决犯万岁！（实际上向着穆东喊）打倒未来的行刑队！（众下）

第 四 场

〔穆东，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走向冷餐桌，大量地取菜。

穆东　对我们有点冷淡。

德米多夫　（一边吃着）我倒没注意到。

穆东　您从来什么都看不到！

德米多夫　什么叫从来！我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揭露苏联的制度，不是来观赏西方风土人情的。（又吃又喝）

穆东　他们把我当成共产党了。

德米多夫　这倒真奇怪。

穆东　不，这并不奇怪。这是一出悲剧，而并不奇怪：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突然）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

德米多夫　嗯？

穆东　那个名单是假的，是不是？

德米多夫　什么名单？

穆东　要枪毙的人的名单……

德米多夫　我一无所知。

穆东　（一惊）什么？

德米多夫　只有见到了涅克拉索夫，我才能知道。

穆东　那么，也可能真有这张名单喽？

德米多夫　是啊，如果那个涅克拉索夫真的就是涅克拉索夫的话。

穆东　那我就完了。（德米多夫耸耸肩）真倒霉！如果俄国人不枪毙我，这就是说我为他们干事了。

德米多夫　可不是么！

穆东　不过，这是不可想象的，真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您总不能相信……

德米多夫　我什么都不相信。

穆东　我一辈子所作所为可以为我作证。我干的全是反共的事。

德米多夫　你知道些什么呢？

穆东　（沮丧）问题就在这里！我知道些什么呢？我老老实实对您说吧，我有时候也觉得有人在操纵我；我记得有几件令人不安的事情……（稍停）我过去有个秘书是个共产党，我一发现，就把他赶走了。

德米多夫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吧？

穆东　当然。是啊。

德米多夫　您已经为他们办了事了。

穆东　您，您也这么看？我一直不敢往这方面想。（稍停）前几次闹罢工，在我们这一行里，只有我什么好处都没给罢工者。结果呢，三个月之后，工会选举……

德米多夫　全体职工都投劳动总工会的票。

穆东　您怎么也知道？

德米多夫　这是老一套。

穆东　总而言之，我使他们招到了新会员。（德米多夫点头表示赞同）唉！（稍停）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您看看我，我是不是有正直人的表情。

德米多夫　一个西方正直人的表情。

穆东　是不是一个体面老头的表情？

德米多夫　体面的西方老头的表情。

穆东　凭我这张脸，我能是个共产党吗？

德米多夫　为什么不能？

穆东　我是凭实干一步一步升上去的呀！全靠自己埋头苦干！

德米多夫　也靠运气。

穆东　（回忆起自己的这些经历，不禁莞尔一笑）是啊，我的运气不错。

德米多夫　好运就来自他们。

穆东　（吃了一惊）他们？

德米多夫 说不定就是他们让您发家的，因为您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人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说不定他们早就策划好了，使您的一举一动都产生莫斯科所希求的效果，可自己一点也意识不到。

穆东 难道我这一辈子，从头到尾，都叫人家利用了吗？（德米多夫点头赞同。突然间）请您坦率地回答我：要是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革命分子，要是我在各种情况下所做的事都和共产党的要求一样，我和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德米多夫 您吗？没有区别。您是一个客观上的共产党。

穆东 客观上的！客观上的！（掏出手帕，擦前额）啊！我着魔了！（突然注视手帕）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俩说着话，我怎么就摆弄起手帕来了？它怎么到了我手里的？

德米多夫 是您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穆东 （精神恍惚）我自己掏！……啊！这比我预料的还要坏！他们都安排好了，叫我自己发出信号！什么信号？发给谁？也许就给您！谁能说您不是他们的特务？（德米多夫耸耸肩）您看，我发疯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我求求您，快把附在我身上的共产党赶走吧！

德米多夫 怎么赶呀？

穆东 扯下这个无赖的假面具！

德米多夫 他要是个骗子，我就揭穿他。

穆东 （又不安起来）他要真是涅克拉索夫呢？

德米多夫 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痛骂他一顿。

穆东 （摇摇头）痛骂他……

德米多夫 凡是在我之后离开苏联的人，我都认为他们是苏联当局的同谋。

〔高伯莱在远处出现。

第 五 场

〔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

穆东　不管他是什么，就把他说成是个骗子。我看这样要有效得多。

德米多夫　不。（穆东这时做了个手势）不要坚持了，我是收买不了的。（穆东叹气）怎么？还等什么？咱们找他去！

穆东　我叫来了一名治安警官。要是那个自称涅克拉索夫的果真是骗子，这家伙准是属于国际诈骗集团的。那就要把他抓起来，关一辈子。（看见高伯莱）很好，高伯莱！请进来吧。（高伯莱走过来）我一指哪个人，您就仔仔细细地瞧瞧他。要是个惯犯，马上就把他抓起来。

高伯莱　当着大家的面？

穆东　那当然了。

高伯莱　这个人长得英俊吗？

穆东　不赖。

高伯莱　（懊恼的神情）人们又该比了。

穆东　比什么？

高伯莱　拿他的脸和我的脸比呗！

穆东　您这是要拒绝……？

高伯莱　我是来者不拒。不过，我更喜欢逮捕长相丑陋的人，没什么别的原因。

第 六 场

〔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博杜安，沙布衣。后两人

刚走进来。

博杜安 （向穆东亮证件卡）国土保安部的。证件？

穆东 我是查理·穆东。

沙布衣 那更要看了！可疑分子。

〔穆东耸耸肩，拿出他的身分证。

博杜安 好啦。（向德米多夫）你，我们认识。走吧，不要忘记，你是法国的客人。

沙布衣 你们俩走开点。我们有话要跟高伯莱警官说。

穆东 （对高伯莱）我们到各厅转转，看那个人来了没有。请您在这里等我们。

〔德米多夫与穆东下。

第 七 场

〔博杜安，沙布衣，高伯莱。

博杜安 （挡住高伯莱的去路）同事，你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高伯莱 我是被请来的。

沙布衣 请来的？就你这副尊容？

高伯莱 凭你们那副模样可以被邀请，为什么凭我这副就不行呢？

沙布衣 我们不是来作客的，我们是执行任务。

高伯莱 那我也是！

博杜安 你是不是找个什么人？

高伯莱 这你们用不着管。

沙布衣 喂，同行……

博杜安 让他去，这小子故弄玄虚。（对高伯莱）爱找谁你就找谁去。不过别想坏我们的事。

高伯莱 （目瞪口呆）坏你们的事？
沙布衣 不许捉弄涅克拉索夫。
高伯莱 （目瞪口呆）啊？
博杜安 老兄，你要是不想打破饭碗，就别招惹这个人。
高伯莱 （一直想弄清对方是什么意思）涅克拉索夫？
沙布衣 对，是涅克拉索夫。别动他！
高伯莱 我用不着听你们的。我属于司法警察，我只听我的头头的。
沙布衣 这可能。不过，你的头头得听我们的头头的。再见，同行。
博杜安 （微微一笑）再见！再见！

第八场

〔先是高伯莱独自一人，后来进来几位男宾。
高伯莱 （嘟嘟囔囔）趁早给我滚蛋！（若有所思）涅克拉索夫，这个名字，我在报上见过……

第九场

〔高伯莱，乔治，希比洛，两名警卫，一名男来宾。
乔治 （对两名警卫）去玩玩吧。（两人出去，乔治立刻把门关上，对希比洛说）站直点！要有点高傲劲嘛，天哪！（把希比洛的头发弄乱）还要有点不拘小节的样子。就这样！
希比洛 咱们进去吧。（乔治拉住他）你怎么了？
乔治 高山症。我只要一进去，他们就会扑倒在我的脚下，他们就会吻我的手。这使我头晕目眩。把这么多的爱和这么多的

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可能吗？希比洛，你说是不是这样：人们爱的不是我，恨的也不是我。我只是个形象而已，这样我就放心了。

〔穆东与德米多夫走到正中的门口。

希比洛　我……（发现穆东）转过身去！

乔治　怎么了？

希比洛　叫你转过身子，要不咱们就完蛋了！（乔治转身，面朝观众）穆东和德米多夫刚刚过去。他们在找你哪。

乔治　德米多夫，我不在乎。儒勒和奈西亚还算有点分量。这两个笨蛋，自以为牵着线在操纵我呢。

希比洛　听我说，尼基塔……

乔治　住口！我要叫他们看看，到底谁听谁的。戈斯达涅夫人明天必须恢复工作，不然……（恼火地跺脚）唉！真他妈的见鬼！

希比洛　又怎么了？

乔治　今天晚上，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仗，可我总感觉情绪不那么对劲儿，不是稳赢的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一男宾跌跌撞撞走了进来。他靠着餐桌，取了一杯酒，喝了一口，又高高举起杯子，像是在祝酒。

来宾　瞄准！放！法兰西万岁！（倒地）

高伯莱　（跑过来）可怜的家伙！（单腿跪在那人身旁）

来宾　（睁开眼睛）丑八怪！快结果我算了。

〔来宾又昏睡了。高伯莱气势汹汹地把这个宾客塞到餐桌底下，又把桌布放下来遮住他。乔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乔治　（对希比洛）高伯莱！（一下子转过身去，背朝高伯莱）

希比洛　在哪儿？

希比洛 来一杯，警官，来一杯。到了那儿，咱们可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啦。（拖着警官下）

第十场

〔先是乔治一人，后来走进博杜安及沙布衣。

乔治 （独自一人）喔唷！

沙布衣 （出现在门口）喂！

博杜安 （在另一个门口）喂！

乔治 干什么？

博杜安 我们是国土保安部门的警官。

沙布衣 我们向您表示欢迎……

博杜安 欢迎您来到我们保卫的国土。

乔治 谢谢二位。

沙布衣 您千万别担心。

博杜安 全包在我们身上了。

沙布衣 有了危险，有我们在呢。

乔治 有了危险？还会有危险？

博杜安 还不能排除暗害的可能性。

乔治 暗害谁？

博杜安 （微笑）您啊！

沙布衣 （坦率地大笑起来）暗害您呀！

乔治 哎哟哟！那你们说……

博杜安 嘘！嘘！我们暗中保护您！

沙布衣 我们暗中保护您。

〔两人退下。这时候，布努米夫人偕众来宾上。

第十一场

〔乔治，布努米夫人，奈西亚，儒勒，贝尔德里叶，男、女宾客多人，摄影师数名，佩里格尔。

布努米夫人　这就是我们的救星！

众人　涅克拉索夫万岁！

一男宾客　先生，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乔治　先生，您也绝非冒牌货。

一女宾客　您真是风度翩翩！

乔治　为的就是讨您欢心。

又一女宾客　先生，要是能和您生一个孩子，我将引以自豪。

乔治　夫人，我们会安排的。

布努米夫人　亲爱的朋友，您讲几句话吗？

乔治　好的。（提高嗓门）女士们，先生们，一切文明都不是不朽的。当今的欧洲，考虑的不再是什么自身自由的问题，而是自身命运的问题了。希腊的奇迹处于危险之中：让我们去拯救它。

众人　为拯救希腊奇迹，我们万死不辞！为拯救希腊奇迹，我们万死不辞！

〔掌声四起。布努米夫人把贝尔德里叶推到乔治身旁。

布努米夫人　（对乔治）这是一位敬佩您的人。

乔治　您敬佩我吗，先生？就凭这一点，我就喜欢您。您是谁？

贝尔德里叶　先生，我很感激您，我这一生都感激您。

乔治　（吃惊）我，我为什么人办了好事吗？……

贝尔德里叶　您使我退出了竞选。

乔治　噢，贝尔德里叶呀！（贝尔德里叶想吻他的手。乔治没有

让他吻）让我们拥抱吧！

〔两人拥抱。

布努米夫人　照相！（闪光灯连续闪亮。布努米夫人挎着乔治的一只胳膊，贝尔德里叶把夫人的另一只胳膊挎住）现在我们三个人，来张集体照。

儒勒　（急速地）我可以吗？（挽住贝尔德里叶的手臂）

乔治　别来，我的小儒勒，别来。你等一等嘛。

儒勒　为什么您总是有意地不让我跟您照相？

乔治　因为你总是左动右动的，哪能照得好，准浪费胶卷。

儒勒　就让……

乔治　不行，我的老兄。我有我的公众：人们买你的报纸，就是为了把我的照片剪下来，他们有权利……

儒勒　你有你的公众，这是可能的。可是，我有我的摄影师，你禁止他们给我照相，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乔治　那就快点照吧！（闪光灯亮）好啦！行啦！够啦！过来，我跟你谈谈。（拖儒勒走到前台）

儒勒　你找我干什么？

乔治　你辞退的那七名雇员，我要你恢复他们的工作。

儒勒　又来了！不过，老兄，这事与你无关。这纯属我们的内部事务。

乔治　报社的一切事情都与我有关。

儒勒　谁是社长？是你还是我？

乔治　你。但你倘若总这么干下去，你这个社长也当不长。我要求董事会要你的脑袋。

儒勒　好吧！奈西亚在这里，他星期四接替穆东当选董事长，你可以向他告状嘛。

乔治　（挽住奈西亚一只手臂，把他拉到儒勒面前）我亲爱的奈

西亚……
奈西亚 我亲爱的涅克拉索夫……
乔治 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
奈西亚 那还用请吗？
乔治 您还记得那个可怜的戈斯达涅夫人吗？
奈西亚 天哪，我可记不住。
乔治 就是您辞退的那个女秘书。
奈西亚 啊！对，对，对！她是个共产党。
乔治 我亲爱的奈西亚，她是寡妇。
奈西亚 不错，共产党员的寡妇。
乔治 她有一个残废女儿。
奈西亚 残废？一个好厉害的小辣椒。共产党的一根苗子。
乔治 她就靠那点工资过日子呢。总不能叫她打开煤气自杀吧！
奈西亚 那不就少了两个共产党员了吗？（稍停）您要怎么样？
乔治 您恢复她的工作。
奈西亚 可是，我亲爱的涅克拉索夫，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稍停）请您相信，我一定把您的要求提交给董事会。（乔治大为恼火，可是他克制住自己）就这些吗？
乔治 还有。（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巴黎晚报》）这是什么意思？
奈西亚 （读报）“涅克拉索夫声称：记者杜瓦尔和麦斯特尔都是他个人的朋友。”怎么啦？这是您自己说的呀！
乔治 恰恰相反。
奈西亚 您没说这话？
乔治 根本没有。
奈西亚 哎呀呀！（严厉地对儒勒）我亲爱的儒勒，您怎能干出这样的事。您可知道，咱们报纸的格言是不掺假的真实啊！
儒勒 （叫住走过的佩里格尔）佩里格尔！（佩里格尔走过来）我

非常吃惊：把涅克拉索夫没说过的话，硬安在他头上了！

佩里格尔　（拿过报纸看了看）啊！啊！这一定是塔皮诺娅那个小东西干的。

儒勒　原来是塔皮诺娅那个小东西！

佩里格尔　她一定以为这一招很不错呢。

儒勒　佩里格尔，在我们这里，不许这么胡闹。真实不能掺假。把塔皮诺娅给我赶出去！

乔治　我不要求这样做。

儒勒　赶出去！赶出去！

乔治　不，儒勒，我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再开除人了！

儒勒　那就狠狠斥责她一顿。告诉她，要不是涅克拉索夫亲自替她说情，她的饭碗就砸了。

乔治　是这样。（稍停）有关我的问题，只要一条辟谣声明就够了。

儒勒　（吃了一惊）一条什么？

乔治　辟谣声明，明天就登出来。

儒勒　辟谣？

奈西亚　辟谣？

佩里格尔　辟谣？

〔三人相对而视。

儒勒　但是，尼基塔，这说不定是最愚蠢的了。

佩里格尔　人家会产生怀疑，问我们到底搞些什么名堂？

奈西亚　除了法庭强迫之外，您见过哪家报纸自己辟谣否定自己发表的消息？

儒勒　这么一来，我们马上就把公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条不幸的小消息上来了。

佩里格尔　我可以肯定，没人注意这条小消息。

儒勒 （对奈西亚）亲爱的董事长，您注意到了吗？

奈西亚 我？丝毫也没注意。可是，每天的报纸，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我是一字不漏。

儒勒 这种小动作一开了头，那可再也刹不住了。难道每天都要从前一天的消息中挑点什么来辟辟谣吗？

乔治 很好。那您打算怎么办？

奈西亚 您指哪方面的问题？

乔治 我说的那几句话呗！

儒勒 干脆，再也不提它了。把这条消息淹没在次日的一大堆新闻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你真以为读者会记住他们一天天看过的东西吗？我的老兄，要是读者记性真那么好，我看连气象预报也用不着登了！

奈西亚 （搓着手）好啦，就这么解决吧。

乔治 不行。

奈西亚 不行？

乔治 不行！我要求你们，必须刊登辟谣声明。

奈西亚 您要求？

乔治 是的。就凭我给你们帮的这么多忙……

奈西亚 我们可是都给您钱了。

乔治 我获得很大名声，我就以这个名义要求……

儒勒 你的名声，我可怜的尼基塔，我本来还不想跟你说破。你的名声已经下跌了。星期四，售出二百万份，创造了最高记录。自那以后，发行量回跌到一百七十万份。

乔治 这还远远高出你们往常的发行量。

儒勒 等到下星期再看吧。

乔治 下星期又怎么样？

儒勒 还会回到九十万份的。那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呢，由于你发

行量急剧上升，接着又急剧下跌，然后，无声无息：死了。

乔治　不会那么快，我还保留着好些惊人的情报没有透露呢！

儒勒　太晚了。靠的就是冲击作用。读者看够了。即使明天我们说，俄国人吃自己的孩子，也引不起读者多大反应啦。

〔穆东与德米多夫上。

第十二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穆东与德米多夫，博杜安，沙布衣。

穆东　（高声地）先生们！（众人安静下来并转身看着穆东）诸位全被出卖了。

〔一阵喧哗声。来宾们很激动。

奈西亚　穆东，您到这里干什么来啦？

穆东　揭露一个叛徒。（指了指德米多夫）这位是德米多夫，苏联经济学家，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过十年。请听听他怎么说吧。（指着乔治，对德米多夫说）好好看看他，他就是自称涅克拉索夫的那个人，您认识他吗？

德米多夫　我得换副眼镜。（摘下眼镜，又戴上另一副，环视周围）他在哪儿？

乔治　（急忙走到德米多夫面前，拥抱他）终于见到了！找得我好苦啊！

〔穆东往后拉乔治。

穆东　（对德米多夫）您认识他吗？

乔治　大家都出去一下，我有个机密的事要告诉他。

穆东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们决不出去。

〔国土保安部的警官走了进来。

博杜安　（突然出现在穆东面前）哦！不，先生。您得出去。

穆东 可是，我……

博杜安 我是国土保安部的。这是命令。

沙布衣 （对其他人）先生们，对不起，你们也一样要回避一下。
〔博杜安和沙布衣把大家都弄出去了。只剩下德米多夫和乔治。

第十三场

〔德米多夫，乔治。

德米多夫 （不住地打量乔治，没有发现别人都出去了）这个人不是涅克拉索夫。

乔治 你别费那个劲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是小个子，矮胖身材，腿还有点瘸。

乔治 他是个瘸子？真遗憾，我怎么早不知道呢？（稍停）德米多夫，我早就想找你谈谈。

德米多夫 我不认识你。

乔治 我却很了解你。关于你的情报，我得到不少。你是一九五〇年到的法国。那时候，你是列宁派布尔什维克，你常有孤独之感。有段时间，你接近了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变成托洛茨基派布尔什维克。那个集团破裂之后，你转向铁托，于是就自称为铁托派布尔什维克。后来，南斯拉夫与苏联和解，你又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声称自己是毛派布尔什维克。由于中国没有和苏维埃决裂，你又疏远了中国，并自称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我说得对吗？

德米多夫 对。

乔治 这些巨大的变化都发生在你的头脑里，你一直是光杆一

人。过去，《巴黎晚报》登过你的文章；现在，哪儿都不要你的文章了。你住在阁楼上，养着一只金翅鸟。金翅鸟也快死了，房东会把你赶出门去。到那时候，你就只好到救世军的驳船上过夜喽。

德米多夫　贫困吓不倒我。我只有一个目标：铲除苏联的官僚机构。

乔治　哈！你完蛋了，我可怜的老兄。西方已经把你吃干净了，你现在不值钱了。

德米多夫　（抓住乔治的脖子）你这条淫荡的毒蛇！

乔治　放开我，德米多夫，放开我！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准能叫你摆脱困境。

德米多夫　（放开了乔治）说什么也没用。

乔治　怎么没用？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我来这里就是要揭穿你。

乔治　不能说出来，你这个可怜虫！说了，只对你的敌人有利。你对苏维埃的仇恨还不很深，因为你自己还不能窒息自己热爱真理的欲望。好好考虑考虑吧！穆东把你忘了，现在去把你找出来，为的是搞我。你干完了，他就又不管你了。直到有一天，人们在乱坟坑里找着你。你窝窝囊囊地死了，含恨而亡。你说说，到那时候，谁拍手称快呢？是全俄罗斯的官僚嘛！

德米多夫　你不是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是瘸腿的……

乔治　对，对。我知道。（稍停）德米多夫，我想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德米多夫　你？

乔治　是我。你好好掂量掂量，这下子你迈了多大的一步呀！当一个党只有一个成员的时候，发展成两个党员的机会和可能

是很小很小的。可是，要是有了两个党员，谁能挡住它明天发展成为拥有百万名成员的党呢？你接受我吗？

德米多夫 （被乔治的一番话说得有些飘飘然）我的党会有两个党员？

乔治 没错儿。两个。

德米多夫 （仍疑虑重重）你知道我们的原则是集中制。

乔治 这我了解。

德米多夫 （接着讲下去）我们的规矩是集权的民主。

乔治 这我知道。

德米多夫 领袖，是我。

乔治 我只是个基层的积极分子。

德米多夫 只要你搞一点儿派别活动，我就开除你！

乔治 你别担心，我忠于你。但是时间紧迫。今天我出名，明天也许人家就把我忘了。要利用这个机会，越快越好！现在全世界争看我的文章。今后，你说什么，我想什么。

德米多夫 就揭露这一代技术官僚是如何排挤老革命家的，你看怎么样？

乔治 好，每栏我都写这个。

德米多夫 你把奥尔洛夫写得越坏越好。

乔治 奥尔洛夫是谁？

德米多夫 我原来的顶头上司。一条豺狼。

乔治 此人明天就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柄。

德米多夫 好极了。（向乔治伸出右手）一言为定，涅克拉索夫。

〔乔治与他握手。众宾客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门槛上。

第十四场

〔众宾客，乔治，德米多夫，穆东，博杜安，沙布衣。

穆东　喂，德米多夫？这个人是谁？

德米多夫　他吗？涅克拉索夫呀。

〔欢呼声四起。

穆东　你撒谎？刚才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搞了什么鬼？

乔治　我向他介绍苏联国内出现的地下抵抗组织活动的情况。

穆东　骗子手！

乔治　（向众宾客）我请诸位作证，诸位都看到了，这家伙为共产党干事！

众宾客　（对穆东）滚回莫斯科去吧！滚回莫斯科去吧！

穆东　你这个恶棍，逼得我走绝路，我死，也非得把你拉上不可。（掏出手枪，对准乔治）感谢我吧，诸位先生，我从世界上清除了一个坏蛋，一个客观上的共产党员！

布努米夫人　杀人啦！杀人啦！

〔博杜安与沙布衣向穆东扑去，夺下他的枪。两个警卫从右侧门跑上。

沙布衣　（指着穆东，对两警卫说）把这位先生带走。

穆东　（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

众宾客　滚回莫斯科去！滚回莫斯科去！

〔二警卫架着穆东，把他从右侧门带下。

博杜安　（对众宾客）我们事先就料到会有人行刺。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一切危险都已排除；请诸位回到各个大厅里去。我们暂时让涅克拉索夫先生和我们呆一会儿，研究一下安全保卫的措施。请大家放心，我们很快就让他回到你们

中间。

〔众宾客纷纷下场。

第十五场

〔乔治，博杜安，沙布衣。

博杜安　先生，您说实话，我们是不是您的守护天神?

沙布衣　要是没有我们，这个混蛋早把您当面撂倒了。

乔治　二位先生，我感谢你们。

博杜安　没什么。我们只是尽责而已。

沙布衣　我们能把您从危难中救出来，实在太高兴了。

〔乔治微微躬身，准备走出去。博杜安拉住他的胳膊。

乔治　怎么……

沙布衣　我们遇上点麻烦，怎么说呢……

博杜安　我们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

乔治　（坐下）我能帮二位做些什么呢?

〔二警官也坐下。

沙布衣　是这样：我们俩正办一桩严重损害国民士气的案子。

乔治　法兰西民族的士气垮了?

沙布衣　还不到那个地步，先生。有我们在防着呢。

博杜安　不过，的确有人竭力破坏民族的士气。

乔治　可怜的法国呀！谁如此大胆……

沙布衣　两个新闻记者。

乔治　四千万人里头，才有两个？这个国家也有点太弱不禁风了吧。

博杜安　这两个人只是露在外面的招牌而已。政府打算，通过这两个人打击一下欺骗读者的可恶的新闻界。

沙布衣　打得要快、要狠。

博杜安　我们打算明天就逮捕这两个人。至迟后天。

沙布衣　不过要我们提供证据，证明这两名被告蓄意破坏国民士气……

博杜安　照我们俩看来用不着这么麻烦……

沙布衣　可是，司法方面认为非有证据不可。

博杜安　唉，这一回呀，运气总算帮忙……

沙布衣　您明白了吗？

乔治　我明白了吗？

博杜安　您难道还不明白吗？

乔治　天啊，我明白了。我尽力而为吧。

沙布衣　那就好了！请您给我们当证人。

博杜安　作为苏联的部长，一定是您雇用了这两个记者。

沙布衣　您要能证实这一点，我们感激不尽。

乔治　他们叫什么？

沙布衣　罗贝尔·杜瓦尔和查理·麦斯特尔。

乔治　麦斯特尔，杜瓦尔……杜瓦尔，麦斯特尔……说实话，我不认识他们。

博杜安　这不可能！

乔治　那为什么？

沙布衣　昨天您亲口说的嘛，登在《巴黎晚报》上，您与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乔治　这是捏造的，强加到我头上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博杜安　这倒可能。不过，文章登出来了。何况，退一步说，他们是共产党员。杜瓦尔在共产党里头影响还不小哩！

沙布衣　杜瓦尔这个人，您该认识吧！

乔治 在苏联，每个部长手下都有自己的人，别的部长根本不知道。您二位去找找宣传部门或者新闻部门的人吧，外交部门或许也知道。我呢，你们不是不知道，我管的是内政部。

博杜安 您有顾虑，这我们完全理解……

沙布衣 我俩要处在您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顾虑。

博杜安 可是，既然杜瓦尔是共产党……

沙布衣 那就不一定要您亲眼看到过他的名字。

博杜安 从常识上看，您可以确信他是苏联特务。

沙布衣 那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出来作证，证明他是拿了卢布干事的。

乔治 很遗憾，我不能作证。

〔一阵沉默。

博杜安 很好。

沙布衣 好极了！

博杜安 法国是个自由之邦。在我们这里，说还是不说，每个人完全有自由。

沙布衣 我们不坚持了，我们不坚持了！

博杜安 但愿我们的上司也不坚持，那就好了。

〔一阵沉默。

博杜安 （对沙布衣）咱们的头儿会不坚持吗？

沙布衣 （对博杜安）谁知道？麻烦的是，涅克拉索夫先生树敌太多啦。

博杜安 （对乔治）那些看到您出名就感到不舒服的人……

沙布衣 （对乔治）他们还说，是莫斯科派您来的。

乔治 胡说八道！

沙布衣 当然。

〔两人站起来，立在乔治两边。

博杜安　可是，总得把造谣中伤压下去啊。
沙布衣　就得采取一个使您深深地陷进去的行动。
博杜安　不管怎么说，上个月，您还是我国的死敌呢……
沙布衣　……没有证据表明，您现在已经不是了……
博杜安　有人常指责我们，说我们玩忽职守……
沙布衣　……还说应该把您立即押送出境。
博杜安　好好想想吧。到那时候，可要把您交给苏联警察当局啦！
沙布衣　您交代完了之后，那头一刻钟可够您受的！
乔治　我相信法国的殷勤好客，你们真的忍心把我赶走？
沙布衣　（笑出声来）嘿！嘿！
博杜安　（笑出声来）殷勤好客！
沙布衣　（对博杜安）为什么不说是避难权呢？他以为现在还是中世纪呢？
博杜安　我们的确殷勤好客，但是，这是对英国爵士……
沙布衣　德国旅游家……
博杜安　美国大兵……
沙布衣　被剥夺居留权的比利时人……
博杜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看来，您并不打算叫我们对苏联公民也同样殷勤、同样好客！
乔治　这简直就是讹诈！
沙布衣　不，先生，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博杜安　我说呀：两者挑一。（沉默）
乔治　那就把我送出边境吧。
〔停顿。
博杜安　（改变口气）怎么样？我的小乔治？要我们不客气吗？
沙布衣　要我们来硬的码？

乔治 （惊跳而起）你说什么？

博杜安 坐下吧。

〔两人又使他坐下。

沙布衣 你这一套，吓不住我们，懂吗？

博杜安 我们这些人，真正厉害的见多了，硬汉子有的是。

沙布衣 谁都知道，一个骗子只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博杜安 一个娘儿们。

沙布衣 有什么轻轻戳你一下……

博杜安 你就会马上老老实实全招了。

乔治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沙布衣 嗨！你懂，你心里全明白！

博杜安 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乔治·德·瓦列拉，国际流氓。高伯莱警官正找你呢，我们可以立即把你交给他！

乔治 （竭力发出笑声）乔治·德·瓦列拉？这是误会，一个挺有意思的误会。我……

沙布衣 你别再做梦了。八天来，你的警卫偷偷地、仔仔细细地给你拍了一大堆照片。你的指纹，也叫他们取来了。我们只要把你的特征卡片拿来对照一下就行了。你这回完了。

乔治 他妈的。（沉默）

博杜安 你可要看到，我们这些人并不坏。

沙布衣 此外，提诈骗犯，也不归我们管。

博杜安 那是司法警察的事。在我们国家，对司法警察，大家并没有什么好感。

沙布衣 至于警官高伯莱，你叫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

博杜安 我们只想整掉那两个记者。别的，什么也不要。

沙布衣 你要是成全了我们，你还能当你的涅克拉索夫，想当多久，就当多久。

博杜安　当然，还可能有些小事，也要请你帮忙。

沙布衣　有时候，我们指给你看一些人。

博杜安　你就说认识他们；不为别的，为了我们。

沙布衣　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为你保守秘密。

博杜安　除了我们，别人谁也不知道这底细，你心里要有个数。

沙布衣　注意，有人已经把这事对董事长说了。

博杜安　不过，关系不大：他不会知道的。

沙布衣　他说："我不想知道。"

博杜安　这个人哪，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他心里全有数。

沙布衣　明白这里面的奥妙了吧，你这个小脑瓜子？

博杜安　星期四，我们来找你，带你去见预审法官。

沙布衣　他会问你，你认不认识杜瓦尔……

博杜安　你就说：认识。因为，你不能说别的。

沙布衣　再见，我的小伙伴，再见。

博杜安　星期四见，哥儿们，别忘记。

〔两人下。

第十六场

〔先是乔治一人，后来德米多夫上。

乔治　好啊！好，好，好！……（走到镜子面前）永别了，我童年时代的俄罗斯大草原！永别了，荣誉、光荣！涅克拉索夫，永别啦！永别啦，可怜的、亲爱的大人物！别了，叛逆、无耻之徒！永别了，坏蛋！乔治·德·瓦列拉万岁！（掏衣袋）七千法郎。我轰动了全世界，可是才拿到七千法郎。什么狗差事啊！（对着镜子）乔治啊，我的老伙计乔治，你

想象不到，我又找到了你心里有多么快活！（走上前台）女士们，先生们，涅克拉索夫既然死了，乔治·德·瓦列拉就该溜号了。（思索着）正门，出不去，警察把着呢。走便门……（去开右侧的门）他妈的，我那两个警卫守着走廊。（从大厅这头走到那头）窗户行不行？（从窗口探身往下看）离地有十米，非粉身碎骨不可。看不见有水管子吗？（爬上窗台）离得太远了。哎，我的天，我要是有法子把我那两个卫兵支开就好了……

〔德米多夫上，一把抓住他的大腿，把他从窗台上扶下来。

德米多夫　别这样，积极分子！我禁止你这样做。

乔治　我是……

德米多夫　自杀。头三个月，谁都免不了有这个念头。你慢慢就会明白，过了这段时间也就习惯了。我是过来人啦。（悄悄地）我刚从大厅来，因为我多喝了几杯。积极分子，我可不能醉。注意着我点。我一醉呀，那可就吓人啦。

乔治　（听得津津有味）哦！是吗？

德米多夫　是啊。

乔治　真的吓人吗？

德米多夫　我见什么摔什么。有时候还杀人。

乔治　你说的这些真有意思！

〔众宾客及布努米夫人突然进来。

第十七场

〔乔治，德米多夫，布努米夫人，贝尔德里叶，以及所有宾客。

布努米夫人 （对乔治）哎呀，这回总算可以接近您了。我想，您还不走吧？我们现在就开始社交节目。

乔治 社交节目？

布努米夫人 是啊！

乔治 我知道有一种玩法，当年它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

布努米夫人 我对这个倒挺有兴趣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乔治 那我就说说吧！是这样的：大家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有个习惯，就是给德米多夫灌酒。诸位恐怕想象不出来，他这一醉呀，那主意、点子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逗人乐。他可是个真正的诗人。

布努米夫人 这太好玩了！咱们也来试试，好吗？

乔治 您给大家传话，其余一概由我安排。

布努米夫人 （对一男宾客）灌醉德米多夫，听说他一喝多了就逗死人了。

〔一个个往下传话。

乔治 （对德米多夫）我们的朋友都想和你碰碰杯。

德米多夫 行啊。（一名仆役用木盘托来斟满酒的杯子）这是什么酒？

乔治 不甜的马蒂尼酒。

德米多夫 不喝美国饮料。来伏特加！

布努米夫人 （对仆人）拿伏特加！

〔一仆人托着木盘，送来伏特加数杯。

德米多夫 （举杯）我为消灭苏联的官僚干杯！

布努米夫人及众宾客 为苏联官僚的灭亡干杯！

乔治 （从托盘上又拿了一杯，递给德米多夫）你把技术官僚忘了吧。

德米多夫　为消灭技术官僚干杯！

众宾客　为消灭技术官僚！

〔德米多夫一饮而尽。

乔治　（又递一杯）还有奥尔洛夫呢！（对众宾客）是他的顶头上司。

德米多夫　（一边喝着）为绞死奥尔洛夫干杯！

众宾客　为绞死奥尔洛夫！

乔治　（又递一杯）该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祝酒了。

德米多夫　行吗？

乔治　那还用说！你应该宣布出去。应该想到宣传的效果呀！

德米多夫　（边喝边说）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众宾客　为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

〔大部分宾客都显露醉态。有的戴上纸帽子，有的吹起芦笛，有的掷彩色纸条。在下面的场面里，德米多夫讲话时，都有芦笛声加强节奏。

德米多夫　（对乔治）现在，该为什么干杯了！

乔治　（又递一杯）为你的金翅鸟。

德米多夫　为我那只金翅鸟干杯！

众宾客　为他那只金翅鸟干杯！

〔乔治又递过去一杯酒。

德米多夫　该为什么干杯了？

乔治　我也不知道该为什么了，或许，为法兰西吧？这样更合乎礼貌。

德米多夫　不！（举杯）我为那些被坏心肠的牧羊人拴住不放的善良的俄国小老百姓干杯！

众宾客　为俄国老百姓干杯！

德米多夫　你们会把他们解救出来的，是不是？我那些可怜的小

百姓，你们会把他们解救出来，不是吗？

众人 我们一定解救他们！一定解救他们！

〔芦笛声大作。

德米多夫 谢谢诸位。我为倾泻在我的人民头上的铁与火的洪流干杯！

众人 为这股洪流干杯！为这股洪流干杯！

德米多夫 （对乔治）我喝的是什么呀？

乔治 伏特加。

德米多夫 不对。

乔治 你自己看哪。（拿过酒瓶给德米多夫看）

德米多夫 快逃命吧！这可是法国伏特加呀！我是个叛徒啊！

乔治 得啦，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 住嘴，我党的积极分子！俄国人，不管他是谁，只要喝了法国伏特加，那就是背叛了他的人民。该枪毙我。（向大家）快动手！还等什么？

布努米夫人 （设法使他安静下来）亲爱的德米多夫，我们可远没有想到这上面去呀！

德米多夫 （推开夫人）那么，把所有的俄国人都解放了，把他们统统都解放了！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他就要指着我的鼻子说："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你小子喝法国伏特加。"（回答一个想象中的对话者）"这要怪奥尔洛夫。我的老舅唉，在他手下，我可受不了啦！"（又喝一口）我为解放人的炸弹干杯！（大家默不作声，感到有些恐怖。德米多夫用威胁的口气对贝尔德里叶说）干呀，你干呀！

贝尔德里叶 为炸弹干杯！

德米多夫 （威胁的神态与口吻）什么炸弹？

贝尔德里叶 我，我哪里知道，为氢弹干杯！

德米多夫　你这个黄鼠狼！豺狼！你以为能叫我们相信，用一只爆竹，就能使历史停下不前进了吗？

贝尔德里叶　可是我没想叫历史停下呀！

德米多夫　我，我要求马上把历史停下来。因为我知道谁在写历史！是我的小小老百姓，还有看管他们的那些坏牧羊人。你们懂吗？奥尔洛夫在写历史，可我呢，我就像一只小鸟从窝里掉出来一样落到历史外边。（好像有个东西以很高的速度穿厅而过，别人看不见；可是，德米多夫两眼紧随）历史多快呀！让它停下！让它停下！（又拿了一杯酒）我为Z弹干杯！有朝一日，这种炸弹会炸掉整个地球。（对贝尔德里叶）喝呀！

贝尔德里叶　（声音已经半哽咽了）不喝。

德米多夫　你不愿意地球爆炸？

贝尔德里叶　不愿意。

德米多夫　你要是不把人类毁灭了，如何能使人的历史停下来呢？（对着窗户）请看！请看外面的月亮！从前，那也是一个地球。可是，月球上的资本家比诸位敢作敢为。他们一闻到烤焦了的气味，便放了一通钴弹，使月球的大气层膨胀起来；从此，太空才变得如此寂静。虽然几百万个月球还在空间运行，可是几百万座钟表，与历史在同一时刻，一下子就都停住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以便使它留在太阳的旁边滴答作响。诸位要是有胆量，这恼人的滴答声，咱们可以使它不响。我举杯，为下一个月球，也就是地球，干杯！（乔治打算溜走）你到哪儿去，积极分子？为了月亮，干一杯！

乔治　为月亮干杯！

德米多夫　（喝酒，又恶心地吐出来）呸！（对乔治）积极分子，你感到了吗？我处在未来的月亮上，喝着法国的伏特加。女

士们，先生们，我是个叛徒！历史必胜，我要死了；后辈儿孙将来会在书里读到我的名字：叛徒德米多夫在布努米夫人家中，喝过法国制的伏特加。我错了，女士们，先生们，在未来的世纪面前，我有愧。请诸位举杯。我感到孤身一人。（对贝尔德里叶）你这个豺狼，跟我一起喊：历史进程万岁！

贝尔德里叶 （非常害怕）历史进程万岁！

德米多夫 把我像牛粪一样碾得粉碎，并且像我推翻这张桌子一样把一切古老的社会打得稀巴烂的历史进程万岁！

〔德米多夫一下子把冷餐桌推翻。大家恐怖万状。

第十八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两名警卫，高伯莱，希比洛。

乔治 （打开右侧的门，叫两警卫进来）他发疯了！把他管住！

〔二警卫向德米多夫扑去，打算把他制伏。乔治正想逃跑；不巧，与右侧门进来的高伯莱迎面相遇；高伯莱肩上背着酩酊大醉的希比洛。

高伯莱 （把希比洛放到扶手椅上）老兄，躺好了，等一等，我去给你找块湿毛巾敷一敷。

希比洛 我的好高伯莱，你简直是我的亲妈。（放声哭起来）我背叛了我这个妈。我把她拉到厨房里使她没能抓住一个骗子！

高伯莱 （一下站起来）哪个骗子？

希比洛 乔治·德·瓦列拉！

〔这时候，乔治转了个弯，避开希比洛和高伯莱，走到右侧便门。

高伯莱 乔治·德·瓦列拉？在哪儿？

〔乔治已经走到右侧门口。

希比洛 （用手指乔治）那儿！那儿！那儿！

高伯莱 他妈的！（拔出手枪，追逐乔治而下，还放了几枪）

众宾客 （惊恐万状）行刑的人来了！行刑的人来了！

德米多夫 （出神地）来了！来了！这就是历史。

〔博杜安和沙布衣追高伯莱下；德米多夫摆脱了两警卫，奔去追赶两警官；两警卫明白过来，也奔出追逐。

——幕落

第 七 幕

〔希比洛家一九二五年式客厅。

第 一 场

〔乔治，维罗尼克。

〔夜间。乔治跨窗而入。维罗尼克走进来，打开灯。她的衣着与第三幕相同，也正打算出门。乔治站在她身后，双手高举，面带微笑。

乔治 晚上好。

维罗尼克 （转过身来）啊！涅克拉索夫。

乔治 他已经死了。叫我乔治吧。把窗帘拉上。（放下双手）小姑娘，你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你叫什么。

维罗尼克 维罗尼克。

乔治 温柔的法兰西啊！（顺势坐到扶手椅上）上一回，我坐的也是这把椅子，你也正要出去，警察围着房子转。一切又重演了。上次，我多么年轻啊！（注意静听）有警笛声？

维罗尼克 没有。他们追捕你？

乔治 从我二十岁起就开始了。（稍停）我刚把他们甩掉。噢，马上会回来的。

维罗尼克 要是他们进来呢？

乔治 他们肯定要来的。高伯莱是出于习惯，国土保安人员是闻

着味来的。不过十分钟之内来不了。

维罗尼克 你让国土保安部门也盯上了?

乔治 博杜安警官和沙布衣警官,你认识吗?

维罗尼克 不认识。不过我了解国土保安警察。你危险了。

乔治 (开玩笑地)有一点!

维罗尼克 别留在这儿啦!

乔治 我要跟你谈谈。

维罗尼克 谈你的事?

乔治 你朋友们的事。

维罗尼克 我明天来见你,在哪儿都行,什么时间都行。现在,快跑吧!

乔治 (摇头)我一离开你,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他们这就会把我抓起来。(维罗尼克做了个手势)你别不信。这种事情,只要是干这一行的,都有预感。再说,你叫我去哪儿呢?我没有一个肯藏我的朋友。半夜里穿着夜礼服,人家不大注意;可是,明天,中午大太阳地里……(突然心生一计)你父亲的旧西服,在哪儿放着?

维罗尼克 都送给看门的了。

乔治 新的呢?

维罗尼克 除了他身上穿的那一件,别的还没做好呢。

乔治 你看:我的运气有多坏。维罗尼克,我的星辰陨灭了,我的天才黯淡无光了。我完了。(踱步)今夜,准有个人被捕,这你不必怀疑。是谁呢?被捕的是哪一个呢?你能告诉我吗?高伯莱追寻瓦列拉,国土保安人员找的是涅克拉索夫。谁先抓到我,我就变成他们要的那个人。要打赌,你押在哪一边呢?是司法警察呢,还是国土保安警察?是乔治呢、还是尼基塔?

维罗尼克　我押在国土保安警察身上。

乔治　我跟你一样。（稍停）通知一下麦斯特尔和杜瓦尔。

维罗尼克　通知他们什么？

乔治　听我说，我的孩子，尽量把我的话听明白。（非常耐心地）国土保安部会把我怎么样？把我关起来？他们没那么傻：涅克拉索夫是法国的客人。他们会为我租一幢郊外的别墅，当然是四周无邻的，有着漂亮的向阳房间。会让我住在最好的房间里，我将日夜卧床不起，因为，涅克拉索夫，这个可怜虫，身体太虚弱了。他过去受够了苦。然而，你父亲仍然可以按照我揭露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继续往下搞。他基调已掌握住了，没有我也能自己往下编。（学报贩子的喊叫声）“麦斯特尔和杜瓦尔秘密到过莫斯科。涅克拉索夫付给他们美金！”我想，这就是所谓创造心理气氛吧：要是把他们两个拖到泥坑里，再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公众就会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了。

维罗尼克　我父亲写的那些文章，法庭不会理睬的。法庭要的是证人。

乔治　你以为我不会出庭作证吗？

维罗尼克　你？

乔治　不错，是我。用担架抬着我出庭。我不喜欢吃拳头，小姑娘。要是天天给我来上一、两顿，很快我就要腻了。

维罗尼克　你认为，他们真会揍人？

乔治　他们难道会感到不好下手！哎！你可以瞧不起我，我太像个艺术家了，以至于在肉体方面缺乏勇气。

维罗尼克　我怎能瞧不起你？再说，谁跟你说要你肉体的勇气了？只要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就行了。

乔治　那还用说，我当然明白！

维罗尼克　你不愿意当个告密者，对吗？

乔治　不愿意。不过，我也不愿意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你说说，我该选哪条路？

维罗尼克　你这个人太傲气了，你不会招认的。

乔治　我还有傲气吗？

维罗尼克　你一身都是傲气！

乔治　但愿老天爷能听你的！没关系：我要是知道杜瓦尔和麦斯特尔没事了，我就大大地放心了。

维罗尼克　知道了又怎么样？

乔治　我要是受够了，就可能咬他们。我知道，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坐牢的。

维罗尼克　你要是咬了他们，他们就要判罪了。

乔治　既然不会关他们，判个什么罪关系不大。

维罗尼克　（无能为力地）我可怜的乔治呀！

乔治　（没有听维罗尼克）你现在明白了吧，黄毛丫头。我要走了；你呀，快去给他们报个信儿，叫他们快逃跑。

维罗尼克　他们不会逃跑。

乔治　警察紧跟而来，眼看就要蹲五年班房，还不逃走？你发疯了？

维罗尼克　他们不愿意逃跑，因为他们是无罪的。

乔治　那么说，刚才你催我走，是因为我犯法了？你这逻辑真够可以的！照你的法子办，全法国的罪犯都没事，可以去捕鳟鱼，而没犯法的人呢，却常年蹲在监狱里。

维罗尼克　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乔治　别再说空话了，小妞儿。事实上，你是看着他们两个往下掉！

维罗尼克　让他们来抓吧。然后等着瞧。

乔治　早瞧见过了：你们上街去，大喊大叫，贴标语，开大会，游行示威；真是大大地热闹一番。可你们的两个同志呢，他们在哪儿？在牢房里。他妈的：你们要的就是把他们俩关的时间越长越好。（发出笑声）可我这个可怜的白痴，为了通风报信，自投狼嘴。可不是给他们通风报信嘛！可是你们这些人却无所谓。我干了件大蠢事，可我不责备你们：人人为己嘛。不过，我还是有点讨厌你们，这是因为，我要去坐牢了，所以我觉得该拉一把被你们当作牺牲品的两个可怜的小伙子。（维罗尼克拨电话号码）你要干什么？

维罗尼克　（对着电话筒说）罗贝尔，是你吗？有一个人在电话里要跟你谈谈。（对乔治）是杜瓦尔。

乔治　他们电话可能有人监听。

维罗尼克　没关系。（把电话筒递给乔治）

乔治　（对着电话筒说）喂，杜瓦尔吗？老朋友，请听我讲，您明天就要被捕，至迟过不了后天。而且很可能要判罪。您甚至连收拾行李都来不及了：挂上电话，就赶快溜吧！什么？啊！啊！什么？（放下电话筒）他倒骂了我一通！

维罗尼克　（对电话筒）不，罗贝尔，不是，你安静些；不是个挑衅者。不是，看你想到哪里去了？会向你解释清楚的。（对乔治）要不要我给麦斯特尔打电话？

乔治　什么也不干了，我全明白了。（大笑起来）我这辈子，帮人的忙，这还是头一次。看来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稍停）我只能走了。晚上好，请多原谅！

维罗尼克　晚上好。

乔治　（突然发作）一句话，都是些大傻瓜！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的可怜虫！连坐牢是什么滋味都不琢磨琢磨！我可尝过这滋味。

维罗尼克　你没有坐过牢。

乔治　不假。可我是诗人啊。从今天晚上起，监狱就像粘到我身上一样，我骨头里都好像有监狱味。五个人进监狱，出来至少有两个成了痨病鬼，这他们知道吗？

维罗尼克　杜瓦尔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进了监狱，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出来。得了痨病。

乔治　那么，他就更不能原谅了。

维罗尼克　不能这么说，我的小乔治。他和你一样，怎么对他有利他怎么办。

乔治　对他有利？还是对你们有利？

维罗尼克　对他，对我，对我们，都是一回事。你呀，除了一条命，就没什么了；你想救自己的命，这是非常自然的。杜瓦尔也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并不是天天想他的命，他有他的党，有他的工作，有他的读者。要想挽救他这一切，他必须留下。（稍停）

乔治　（粗暴地）可耻的利己主义者！

维罗尼克　你说什么？

乔治　人们皆大欢喜：他将戴上荆冠[①]殉难，你们将借此大大热闹一番。我呢，一帮混蛋，我在这里头，会变成个什么呢？一个叛徒，一个密探，一个告密者！

维罗尼克　你只要……

乔治　什么也没用！警察把我绑在行军床上，一天三顿"开导"我；有时为了歇口气，他们问我："你到底作不作证？"我这时无法回答：脑袋瓜子胀得比南瓜还要大，里边就像有铃铛不停地摇。这当儿，我会想起这两位受折磨的人，两位纯粹

① 据《圣经》传说，耶稣临死前，被戴上"荆冠"，备受凌辱与痛苦。

的人，他们由于不愿意逃走，弄得我好不是滋味。我自己对自己说："你要是顶不住，他们可要坐五年牢。"我要是真顶不住了？那好，你们便皆大欢喜。没有犹大[1]就没有耶稣，你说对不对？可怜的犹大，这儿也有一个你这样的人，他心里可难受啦。这个人，我理解他。我尊重他。要是我真能顶住……那可得挨不少揍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可我得到什么报酬呢？唾骂：你父亲在《巴黎晚报》上一篇又一篇地编造我的假谈话，你们的报纸庆祝杜瓦尔获释，同时大肆宣扬中伤诬蔑者涅克拉索夫遭到可耻的失败。你们把获释的朋友抬到肩上，庆祝胜利。就在这个时候，兴高采烈的人群从我身上踩过。我像一个小孩一样被人家操纵。大家都耍弄我！在那边，我是仇恨的工具；在这儿，我是历史的工具！（稍停）维罗尼克！你能不能把我的处境给你的朋友讲清楚？也许他们会发善心，同意逃走。

维罗尼克　我怕他们不同意。

乔治　混蛋！啊！我本想当你的面抹脖子，用我的血弄脏你家的地板。你真走运，现在我没这勇气了。（又坐下来）我什么都不明白了。过去，我有自己小小的人生哲学，它支持我活下去。如今，我什么也没有了，连我的原则也丢光了。啊！我真不该搞政治！

维罗尼克　走吧，乔治，走吧。我们什么也不要求你做；你也不欠任何人的账。走吧。

乔治　（走到窗前，半打开窗帘）夜深了。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得贴着墙溜，一直晃到天亮。然后呢……（稍停）你想知道真情吗？我来这里就是准备被捕的。一个人一旦入了

[1] 犹大，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来出卖了耶稣。

修道院，他在外面看到的最后一张人脸对他来说会很重要，会长时间留在他的记忆里。我希望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的脸。（维罗尼克微笑）你应该多笑笑。一笑你就更好看了。

维罗尼克 对我喜欢的人我就微笑。

乔治 我没什么讨你喜欢的地方，而你也并不招我喜欢。（稍停）我要能使这两位有魄力的汉子不去坐牢，可这反而给你们帮了个倒忙！（踱步）我的天才，快来帮帮我吧！让我看看你还存在吧！

维罗尼克 天才，你知道……

乔治 安静！（转过身子，背向维罗尼克，鞠躬）谢谢！谢谢！（转回身向着维罗尼克）我遗憾地通知你，你那两位好朋友不会被捕了。再见，本来准备热闹一番，还有给殉道者的棕榈枝，如今全不必了。戈斯达涅夫人就会复职。谁又能断定，贝尔德里叶的那十万张选票下星期天不会投到共产党候选人的名下呢？我要叫你们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会让人任意摆布，让人牵着走？

维罗尼克 （耸肩）你没啥好办法了。

乔治 找个人把我藏起来。明天，你来见我，我给你个全世界独家专访。

维罗尼克 又来了！

乔治 你不要？

维罗尼克 不要……

乔治 可是，我想出个好标题："我是怎样变成涅克拉索夫的——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维罗尼克 乔治！

乔治 我可以在你的伙伴家住两个礼拜，你们可以大量拍照，各种各样的照，戴眼罩的，不戴眼罩的都要。巴洛丹、奈西

亚、穆东那帮人，我一个个都了解。我要透露一些驳不到的秘密。

维罗尼克　第一篇文章一出来，他们就该派警察来抓你了。要是我们不把你交出去，他们就会在报上宣布，说你的那番话统统是编造的。

乔治　第一篇文章出来后，你以为他们还敢逮捕我？这我见得多了。怎么着？如果他们还要逮捕，就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你们那二位无谓地去受难，叫我心里总不好受。要是非得有个人去受难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维罗尼克　你瞧，你还是充满了傲气。

乔治　是啊。（片刻停顿）专访的事，你同意吗？（维罗尼克拥抱乔治）要保持分寸。（笑出声来）我最后还是赢了吧。你那家进步报纸，竟要登一个骗子的文章。这对我来说，跟以前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原先我口述，让爸爸写，以后由我说，让女儿写。

〔博杜安与沙布衣跨窗而入。

第　二　场

〔乔治，维罗尼克，博杜安，沙布衣。

沙布衣　您好，尼基塔！

博杜安　高伯莱警官正在找您。

沙布衣　不过，别怕，有我们保护你呢。

维罗尼克　全完了！

乔治　谁又料得到呢？我又找回了我的天才；看来我的星辰没有陨落。

博杜安　尼基塔，跟我们走吧。你现在很危险。

沙布衣　这个女的跟共产党素有交往。

博杜安　说不定就是派来暗杀你的。

乔治　我是乔治·德·瓦列拉，就是那个骗子，我要求把我交到高伯莱警官手里。

沙布衣　（对维罗尼克）可怜的尼基塔！

博杜安　（对维罗尼克）你的俄国朋友们，不久前把他的妻子，还有成年的儿子，都关起来了。

沙布衣　（对维罗尼克）痛苦使他神志不清，使他失去理智。

〔博杜安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两名护理入。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场，加上两名护理。

博杜安　（对护理）就是他。手脚要轻点。

沙布衣　尼基塔，你需要休息。

博杜安　这两位先生带你到一个漂亮的疗养所去。

沙布衣　还有个阳光充足的花园。

乔治　（对维罗克尼）你看，给我找个多好的地方。这主意比去郊区别墅还刁。

博杜安　（对护理）带走

〔两名护理走上前来，但身后的房门仍然开着。他们抓住乔治。高伯莱上。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场，加上高伯莱。

高伯莱　先生们，女士们，自然喽，诸位没有见到一个身高一米

七八的男子……

乔治　（大声地）在这儿，高伯莱！我是乔治·德·瓦列拉！

高伯莱　瓦列拉！

乔治　我承认行骗一百二十次！这回，年底前您肯定可以当上首席警官。

高伯莱　（惊喜，向前走）瓦列拉！

博杜安　（挡住高伯莱）同行，搞错了。他是涅克拉索夫！

高伯莱　（躲过博杜安，向乔治奔去，一把抓住乔治的一只胳膊）多少年了，找你找得好苦啊！

沙布衣　（抓住乔治的另一只胳膊拖他）告诉你，他是个疯子，自己说自己是瓦列拉！

高伯莱　（拉乔治的胳膊）放开他！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人，这是我逮住的东西。

沙布衣　（用力拽）你他妈的给我松手！

高伯莱　没门儿。

博杜安　你再闹，我们就要求停你的职！

高伯莱　那你们就试试吧！事情会传开闹大的！

乔治　高伯莱！使劲！我跟你走！

博杜安　（对护理）把这两个都给我带走。

〔两名护理向乔治及高伯莱扑去。

维罗克尼　救人啊！

〔沙布衣用手捂住维罗克尼的嘴。维罗克尼猛烈挣扎。这当儿德米多夫露面，他怒不可遏。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加上德米多夫。

德米多夫　我的积极分子在哪里？

乔治　德米多夫，快救我！

德米多夫　我的党员！他妈的！把我的党员还给我！

博杜安　（对德米多夫）你搀和什么？

德米多夫　我搀和什么？去你的吧！（德米多夫把博杜安打倒在地。其他的人扑向德米多夫）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万岁！坚持住，我的战士！打倒警棍！（把一名护理打倒在地）好啊！你们想分裂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党！（又把沙布衣打倒在地）好啊！你们想阻挡革命的前进！（把高伯莱打翻在地。乔治与维罗尼克互相使了个眼色，从窗户逃走。德米多夫一拳又把另一名护理撂到地上，然后环顾四周，呼叫着从大门跑出）坚持住，积极分子，我来啦！

高伯莱　（神情沮丧地爬起来）我早就说过，我抓不住他。（一头栽倒，昏厥过去）

——幕落

第 八 幕

〔巴洛丹的办公室。黎明。灰白色的光线。灯亮着。

第 一 场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儒勒。

〔奈西亚头戴一顶纸做的贝雷帽；贝尔热拉吹着芦笛；沙里维与莱米尼埃疲惫地坐在椅子上；每个人的夜礼服上都绕着好几圈五颜六色的纸条。儒勒在一旁踱步。人人神情疲倦，脸色阴沉。待决犯联谊会的标记别在每人胸前。这标记是个相当大的胸徽，观众可以看清上面的“待决犯”三个金字。——这一幕演出过程中，舞台逐渐由暗转亮。儒勒离去之后，整个办公室阳光耀眼。

沙里维　我脑瓜子疼！

莱米尼埃　我也疼！

贝尔热拉　我也疼！

奈西亚　（生硬地）亲爱的朋友们，我也疼。有什么办法呢？

沙里维　我要睡觉。

奈西亚　不行，沙里维，那不行。我们在这儿等涅克拉索夫，你也得跟我们一块儿等！

沙里维　涅克拉索夫啊！他还在跑呢！

奈西亚　他们保证，黎明之前一定把他弄回来。

沙里维 （指着窗户）黎明前？黎明到了！

奈西亚 可不。一切马上就会结束了。

沙里维 （走近窗户。又厌恶地退了回来）真难看！

奈西亚 你说什么？

沙里维 黎明！二十五年没有再见过它，它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静场片刻。

奈西亚 亲爱的朋友们……（贝尔热拉吹芦笛）看在上帝的面上，贝尔热拉，别吹你那芦笛了！

贝尔热拉 这是一把小号。

奈西亚 （耐住性子）亲爱的朋友，小号就小号吧。能不能请您为我把它扔了？

贝尔热拉 （生气地）扔掉我的小号？（想了想）我可以扔掉，不过您得把您那纸帽子摘下来。

奈西亚 （吃惊）我的……？亲爱的，您醉了。（用手摸了摸脑袋）啊！……（气恼地扔掉纸帽子，然后站起来）先生们，注意点儿仪表举止！我们在开会呢。把这些纸条都给我揪下来扔掉。（贝尔热拉把芦笛放在办公桌上，其他人掸自己的衣服）好了！（儒勒一直不停地踱来踱去，心事重重。此刻，他走到办公桌前，打开一扇柜门，取出一瓶烈性酒和一个杯子。他想倒酒喝）啊！不行，亲爱的朋友！您不能喝。我一直以为您从不喝酒。

儒勒 我喝酒是为了忘却。

奈西亚 忘却什么？

儒勒 忘却我现在虽然掌握着我此生得到的一条最精彩的新闻，然而却禁止我发表它。“涅克拉索夫其人，就是瓦列拉”。怎么样？你们看，这不寻常吧！两个名人合二而一，大标题一

个顶俩。在新闻界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场双人会①！

奈西亚　您哪，亲爱的，您头脑不清楚了。

儒勒　我做梦呢！（踱步）当一回左派报纸，就当一天！就这么一天！多么吸引人的标题呀！（停下来，自我欣赏地）我看到了：第一版整版还登不下，只得延伸到第二版，又移到第三版……

奈西亚　你少说点行不行！

儒勒　行，行！（痛苦地）对马海战以后，日本一家大报的社长、也遇到了类似的良心问题：他最后剖腹自杀了。

奈西亚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的朋友。涅克拉索夫，他是涅克拉索夫，他刚才跑掉了。因为，他以为自己成了共产党行刺的对象。（直勾勾地望着儒勒的眼睛）这就是真相。

儒勒　（叹了一口气）真相哪有梦想美好。（敲门声）请进！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以及博杜安与沙布衣。

〔两名警官头上缠着绷带。沙布衣一只胳膊用三角巾悬吊着。博杜安拄着双拐。

众人　可来了！

奈西亚　他在哪儿？

博杜安　我们在希比洛家撞见了他……

沙布衣　正和一个女共产党员谈情说爱……

儒勒　和一个女……准能引起轰动！

---

① 德国风俗，聚会吃核果时，如有人巧得双仁核，即与另一人分食。日后两人再次相遇，先说“菲利普你好”的，可得对方的礼物。

〔他正要去打电话，奈西亚挡住他。

奈西亚　（对二警官）接着讲！

博杜安　他正打算向《解放者》报出卖情报。

沙布衣　“我是怎样变成涅克拉索夫的——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儒勒　卖给《解放者》？

贝尔热拉　乔治·德·瓦列拉亲述？

沙里维　我们险些吃大亏呀！

奈西亚　当然，你们二位一定把他抓住了吧？

沙布衣　当然。

众人　（除了正在沉思的儒勒）好！二位先生！太好啦！

沙里维　把他关到哪个城堡里去！

莱米尼埃　把他发配到魔鬼岛！

贝尔热拉　给他戴上铁面具！

博杜安　可是……（犹豫不决）

奈西亚　说吧。嗨，快说呀！

沙布衣　我们刚把他抓住，这时来了二十几个共产党徒……

博杜安　向我们冲过来，把我们狠狠地揍了一顿。

沙布衣　（指指头上的绷带）瞧，全是伤。

奈西亚　是啊，是啊……可是，涅克拉索夫呢？

沙布衣　他……跟着他们，逃走了……

莱米尼埃　蠢货！

沙里维　傻瓜！

贝尔热拉　白痴！

博杜安　（指着他的双拐）先生们，我们是因公受难哪！

奈西亚　受得还不够。非常遗憾，他们没有打断你们的脊梁骨。我们要向总理告你们！

贝尔热拉　还要到让-保尔·达卫那儿告状!

奈西亚　出去!

〔两警官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少了博杜安及沙布衣。

贝尔热拉　（悲伤地摘下胸徽，仔细端详）完了!（把胸章扔掉）

莱米尼埃　（与前者动作相同）完了!

沙里维　（与前者动作相同）这回我们可要寿终正寝了!（沉默）

儒勒　（自言自语，神色忧郁）他走运哪!

奈西亚　谁?

儒勒　我那《解放者》报的同行。

奈西亚　（粗暴地）够了!（拿起儒勒的酒瓶及酒杯，摔到地上。然后对儒勒、沙里维、莱米尼埃三人说）拿出胆量来，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考虑未来!

贝尔热拉　未来没有喽。明天就是咱们送命的日子。《解放者》要把瓦列拉的自白登出来；当天，各家晚报，我们那些竞争对手，都会兴高采烈地全文转载。这样一来，咱们可就栽大跟头，传为笑柄啦。

沙里维　亲爱的朋友们，不光是笑柄，要招人家恨啊!

莱米尼埃　人家要指责我们为共产党效劳!

贝尔热拉　那我们就破产了，名誉扫地了。

沙里维　我想睡觉! 我想睡觉!（打算出去，奈西亚阻止他）

奈西亚　你怎么那么热衷于上床啊? 着什么急嘛，反正你肯定能在床上得个好死。（贝尔热拉又吹起他的芦笛）还有您，亲爱的朋友，我最后一次求求您，把芦……不，把小号搁一

搁吧！

贝尔热拉 我总还有权利到音乐中寻求安慰吧！（在奈西亚的逼视之下）好，好吧！（扔下芦笛）

奈西亚 （向众人）还没有输定。但是，必须想一想。怎么才能挽救咱们的报纸？

〔长时间的沉默。

儒勒 要是可以让我……

奈西亚 请说吧！

儒勒 给《解放者》来个措手不及，今天下午这一期，咱们就把消息登出去。

奈西亚 嗯？

儒勒 （念出他想好的大标题）"艺超亚森·罗苹[1]：瓦列拉骗过全法国"。

奈西亚 请您住口。

儒勒 咱们会销三百万份。

众人 够了！够了！够了！

儒勒 那好！那好！（叹气）真是坦塔罗斯[2]受刑，功亏一篑啊！

〔停顿。

奈西亚 经过考虑，我采纳巴洛丹的建议。不过我要加以补充，使之完善；因为我们的揭露一发表，必然激起公愤……

贝尔热拉 那可怎么办？

奈西亚 用牺牲某个人的办法去平息它。咱们就说，我们的诚挚

---

① 亚森·罗苹，法国侦探小说中著名的侠盗。

② 典出希腊神话。坦塔罗斯杀子飨众神，触怒宙斯，被罚永受饥渴之刑，水到唇边不得饮，果到嘴边不能食。用作文学典故，含可望不可即及功亏一篑之意。

之心被愚弄了。咱们里头要找一个人，叫他出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在报纸上揭露，说他处理此事极为轻率，简直是犯罪；把他骂一顿然后赶走。

〔沉默。

沙里维　您说谁合适？

奈西亚　董事会不管具体的新闻业务。每一位董事都没有罪责。

众人　说得好！（鼓掌）

儒勒　（停止鼓掌）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来……（突然停住。众人都盯着他。他来回走动。别人的目光随着他的步子移动）你们为什么都看我？

奈西亚　（走到他身边）我亲爱的巴洛丹，拿出勇气来！

贝尔热拉　咱们的报纸，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把它当成您的儿子。

沙里维　父亲用自己的死保儿子的命，这并非没有先例。

儒勒　啊？好啊！你们这是要……（停顿片刻）我接受。

众人　好极了！

儒勒　我接受。不过，这作用不大：我是个什么人？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而已。公众甚至连我的名姓都说不上来。为了引人注目，我有个建议，最好还是牺牲你们的董事长。。

贝尔热拉。（吃了一惊）哎！

莱米尼埃　哎！哎！

沙里维　巴洛丹的话并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奈西亚　亲爱的朋友……

沙里维　嗨！您最好来个高姿态！

奈西亚　您好接替我当董事长，是不是？我很遗憾。不过，是巴洛丹把瓦列拉介绍给我们的。

纱里维　那倒不错。然而，您毫不查核就把他的话信以为真。

奈西亚　你也信了。

沙里维　可我不主持董事会。

奈西亚　那会儿，也不是我主持。是穆东。

沙里维　（向奈西亚走去）穆东那时有所怀疑，亲爱的可怜人！

莱米尼埃　（向奈西亚走去）所以说，咱们上了当不能怪他。

贝尔热拉　而正是您，奈西亚，是您施展阴谋诡计，把他赶跑的。

〔奈西亚后退几步，正好碰上手提箱。

沙里维　（不禁大叫）当心！

奈西亚　（一回头）什么？

众人　箱子！（众人惊恐地打量着手提箱。过了一会儿，大家突然都发起火来）

奈西亚　（对手提箱）去你妈的蛋！（在手提箱上踢了一脚）

贝尔热拉　（对手提箱）什么放射性粉末！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你呢！（又踢一脚）

沙里维（指着手提箱）就是它，祸根就是它！

莱米尼埃　处死瓦列拉！（又踢一脚）

众人　处死它！处死它！（众人你一脚他一脚地踢手提箱。穆东上，后面跟着希比洛）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场，再加上穆东与希比洛。

穆东　好哇，先生们，锻炼身体哪；诸位这个年龄还行。

奈西亚　穆东！

众人　穆东！穆东！

穆东　我的朋友们，是我，穆东，你们的前董事长。诚实的希比洛都跟我说了。希比洛，请进来，别害怕！

希比洛 （走进来）我请诸位原谅我。

儒勒 糊涂虫一条！

穆东 安静！好样的希比洛，您没什么可抱歉的。您帮了我们一个了不起的大忙。报纸要能得救，全靠您了。

沙里维 能得救吗？

穆东 我若是没把握，能到诸位这里来吗？

贝尔热拉 您有法子啦？

穆东 有。

沙里维 （拉住穆东的手）我们过去有罪……

贝尔热拉 您怎样才能原谅……

穆东 我从不原谅。当别人能使我忘却的时候，我就忘却。《巴黎晚报》是一笔文化财富；它要是消失了，那法国就要贫困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计较个人恩怨。

沙里维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穆东 我不提任何建议，我提的是要求。

贝尔热拉 那就要求吧！

穆东 （提出第一个要求）毋庸讳言，我仍然是你们的董事长。

奈西亚 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是通过正式投票表决才……

穆东 （对其他人）请诸位只考虑报纸的前途。奈西亚要能挽救它，我就告辞了。

沙里维 奈西亚？他无能！

奈西亚 我要说……

众人 （除儒勒和穆东外异口同声）辞职！辞职！

〔奈西亚耸耸肩，并离开人群。

穆东 （提第二个要求）你们开除了七名无辜的同事。我要给他们复职，并赔偿其损失。

莱米尼埃 理所当然！

穆东 现在来谈正题。先生们，一年来，报纸滑到邪路上去了。我们一心想扩大发行量；同人们疯狂地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忘记了我们严肃而崇高的格言是：“赤裸裸的真实性”。（讲话时，手指墙上的标语）

莱米尼埃 唉！

穆东 问题出在哪里？先生们，照我说就是因为我们把报纸的经营委托给一个冒险家，一个既无原则又无操守的家伙。我点他的名：巴洛丹。

儒勒 现在咱们算明白了！是呀，您一直就憋着要整我！

穆东 先生们，请诸位选择：要他，还是要我！

众人 要您！要您！

儒勒 我是报纸的心脏，每一行字里都跳动着我的脉搏。可怜虫们，要是没有我这个客观报道的拿破仑，你们能干些什么？

穆东 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又怎么样了？法国活下来了，先生。我们还要活下去。

儒勒 活得不好！大家不要上当！（指穆东）这家伙是路易十八①，要搞复辟。我走了，我到圣赫勒拿岛② 去不过，你们要提防新的七月革命③！

穆东 出去！

儒勒 我愉快地走！先生们，你们活该倒霉！从今天早晨起，时事新闻掌握在左派手里，每日引起轰动的消息也左倾了！左倾，使人们重新战栗吧！既然他们都左倾了，我也要到他们

---

① 路易十八，路易十四的孙子。拿破仑失败后，回到法国，复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② 圣赫勒拿岛，大西洋上一小岛。拿破仑被放逐到该岛上，最后在那里去世。

③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推翻波旁王朝的三天起义，革命后由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执掌政权。

那边去。我要办一家进步报纸，把你们挤垮！

希比洛　老板！老板！我对不起您。谎言使我透不过气来，我……

儒勒　往后站，你这个犹大！你给我上吊去！（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只少了儒勒一人。

穆东　没什么可遗憾的。这是一次公共卫生大扫除。（指着窗户）请看：巴洛丹一离开咱们，太阳就出来了。今后，我们要说真话。先生们，咱们要到处宣传事实真相。我们所从事的，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啊！我们的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走近众人）请诸位发誓，要讲真话。要全部讲真话。只讲真话。

众人　我发誓。

穆东　希比洛，走近点儿。对于这位伟大的正直人士，我们的救星，我要求诸位同意，把报社的领导职责托付给他。

希比洛　给我？（瘫了）

穆东　下面谈谈我的计划。刚才我和部长通了电话。当然，他放弃对杜瓦尔和麦斯特尔的追捕。因为能否占上风还是未知数。

沙里维　部长发火了吧？

穆东　他开始很生气；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怒气平息了。我们俩商定要采取几项措施。明天拂晓，有三千人聚集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到十点钟，示威人数增加到三万。要三次冲破警戒线，还要打碎十七块窗玻璃。下午三点，多数党一名议员，要在议会提出质询，他将要求查抄苏联大使馆。

沙里维　你们不怕引起外交事件……

穆东　我就是要这个。

沙里维　我们要冒引起冲突的危险！

穆东　哪儿会呀，苏联和法国没有共同边界。

奈西亚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么大做文章？

穆东　为的是把《解放者》将引起的震动预先压下去。亲爱的朋友们，这么一来，开始跳舞的信号，可就由咱们发出了。民众的愤怒，反苏的示威，要由咱们今天这一期挑起来。（摇晃希比洛）

希比洛　（恢复了神态）唉？

穆东　动手干吧，我的朋友。第一版要全部重编。先给我放个眉题："乔治·德·瓦列拉卖身投靠共产党"。大标题要占半个版面："涅克拉索夫在布努米夫人家举行的招待会上被苏维埃人员绑架"。最后还有副标题，你这么写："在苏联使馆的地窖里蹲了十二小时之后，这个可怜的人可能已被装入木箱运回莫斯科"。懂了没有？

希比洛　懂了，董事长先生。

穆东　文章要占六栏，由你尽情发挥。

沙里维　人家信吗？

穆东　不信。不过，《解放者》的文章也就没人信了。这是主要的。（对希比洛）对了，我的朋友，在涅克拉索夫的文件里，警察又发现一个补充名单……

沙里维　什么名单？

穆东　要枪决的犯人名单，那还用说！（对希比洛）在第一版上，你把几个主要的名字登出来，有吉贝尔·培戈，乔治·杜哈麦尔；还有穆东，你们的董事长。（弯腰拾起一枚"待决犯"证章，别在一个扣眼上）

沙里维 我可以睡觉了吗?

穆东 当然可以，亲爱的朋友。我一个人值班就行了。(往门口推同事们。奈西亚显露出抗拒的神色)您也走吧，奈西亚，您也走。我敢肯定，你脑袋一沾枕头就不干蠢事了。(站在门槛上，回过头来对希比洛说)希比洛，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

〔众人下。

第 六 场

〔希比洛一人，后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上。

〔希比洛站起来，在室内踱步。开始步子较慢，后来越走越快。最后脱下上衣，一下子扔到扶手椅上。他打开房门，大声呼叫。

希比洛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来开头版碰头会。(塔维尼埃及佩里格尔跑上。看见希比洛，两人停下来，惊愕得目瞪口呆。希比洛直直地看着他们)喂，我的孩子们，你们喜欢我吗?

——幕落

五　幕　剧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一九六〇年）

沈志明　译

说　明

我原以为格拉赫这个姓氏是我自己杜撰的。我弄错了，其实我在哪儿见过，后来记不清了。我对自己的差错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姓氏恰好是一位反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很勇敢、很出名的人物的姓氏。

黑尔姆思·冯·格拉赫为法德友好、为和平真可谓鞠躬尽瘁，奋斗一生。一九三三年，他在被放逐的德国人中是主要人物，他本人和他家族的财产被没收了。接着他又把他最后的精力放在救助流落异地的同胞上。两年后，死于他乡。

现在要更改剧中人物的名字已经来不及了，谨请他的生前友好和亲属原谅，并请他们接受我的歉意。

人　物

莱妮
尤哈娜
魏纳尔
父亲
弗朗茨
纳粹党卫队员和美国人
某妇女
克拉吉斯中尉
某副官

第 一 幕

〔一间宽敞的客厅，摆满了似乎讲究、但式样难看的家具，多半是德国十九世纪末的产品。里端有一节楼梯通向二楼楼梯小平台，平台处有一道紧闭的门。右侧两扇落地长窗向着一座树木扶疏的花园，透进来的阳光，由于从浓密的树叶里穿过，几乎是绿色的。舞台后部左右两侧各有一扇门。墙上挂着三张弗朗茨的大幅照片，每个镜框的右下角镶着黑纱。

第 一 场

〔莱妮，魏纳尔，尤哈娜。

〔莱妮站着，魏纳尔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尤哈娜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没有说话。静场片刻后，德国式大摆钟敲了三下。魏纳尔急忙起立。

莱妮 （哈哈大笑）立正！（稍停）亏你三十三岁啦！（不快地）你再坐下吧！

尤哈娜 为什么？不是到时候了吗？

莱妮 时候到了？现在开始等待，等着就是啦。（魏纳尔耸耸肩膀。她向魏纳尔）我们等吧，你心里很清楚。

尤哈娜 他怎么会清楚呢？

莱妮 因为这是惯例，每次开家庭会议……

尤哈娜 以前常开家庭会议吗?

莱妮 这是我们的家庭节日。

尤哈娜 好一个家庭节日。能讲一讲吗?

莱妮 (接前句)魏纳尔总是早到,老兴登堡[1] 总是迟到。

魏纳尔 (对尤哈娜)什么也别信她的。父亲总是像军人一样准时。

莱妮 对极了。我们每次在这儿等他的时候,他却在办公室里一边抽雪茄,一边看表。到三点十分,他迈着军人的步子走进屋。迟到十分钟: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科室人员会议他迟到十二分钟;遇到他主持董事会的时候,迟到八分钟。

尤哈娜 为什么要劳这份神?

莱妮 好让我们有时间战战兢兢。

尤哈娜 要是去船厂呢?

莱妮 领导总是最后一个到。

尤哈娜 (惊愕)什么?谁规定的?(笑)现在谁也不信这一套了。

莱妮 五十年了,老兴登堡始终坚信这一套。

尤哈娜 也许不错,但现在……

莱妮 现在嘛,他什么也不信啦。(稍停)不过他照例要迟到十分钟。老规矩不时兴了,老习惯仍留了下来。他的习惯还是在俾斯麦活着的时候养成的哩。(向魏纳尔)我们是怎么等他的,你不记得了吗?(对尤哈娜)他每次都发抖,还一个劲地问,这回谁要倒霉啦。

魏纳尔 你不发抖,莱妮?

---

[1]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1934),一九三三年任命希特勒组阁。此处的"兴登堡"是莱妮给自己父亲起的绰号。

莱妮 （冷冰冰地一笑）我？我怕得要死，但心想：“到头来他自食其果。”

尤哈娜 （嘲讽地）他自食其果了吗？

莱妮 （笑吟吟地，但话很刻薄）他正在自食其果。（回转身向着魏纳尔）谁要倒霉，魏纳尔？咱们俩谁要倒霉？我们又成了小孩啦！（突然暴躁地）我讨厌对刽子手必恭必敬的受害者。

尤哈娜 魏纳尔不是受害者。

莱妮 您瞧瞧他吧！

尤哈娜 （指着镜子）请您自己照照吧！

莱妮 （吃一惊）我？

尤哈娜 您并不那么胆壮，话却说得很多。

莱妮 为了给你们解闷嘛。我早就不怕爸爸了。再说，这回我们也知道他要对我们说什么。

魏纳尔 我可是一无所知。

莱妮 一无所知？别装了，伪君子，你把什么不顺心的事全藏在心里！（对尤哈娜）老兴登堡快完蛋了，尤哈娜。难道您不知道吗？

尤哈娜 不知道。

魏纳尔 瞎说！（颤抖起来）我告诉你这是瞎说。

莱妮 别发抖呀！（突然暴躁起来）完蛋！是的，他快完蛋了！像一条狗一样的完蛋！而你早就得到了消息，证据就是你什么都对尤哈娜讲了。

尤哈娜 你搞错了吧，莱妮。

莱妮 得了吧！他还能对你保密呀！

尤哈娜 偏偏他对我保了密。

莱妮 那么谁告诉您的？

尤哈娜　您呀！

莱妮　（大吃一惊）我？

尤哈娜　三个星期以前，诊视完毕后，一个医生到蓝色客厅来找您。

莱妮　对，是希贝特。那有什么？

尤哈娜　他刚走，我就在走廊里碰见了您。

莱妮　后来呢？

尤哈娜　没啦。（稍停）从您脸上可都看出来了，莱妮。

莱妮　这我倒不知道，谢谢。我当时欣喜若狂吗？

尤哈娜　您好像惊恐万状。

莱妮　（大叫）不可能！（镇定下来）

尤哈娜　（和缓地）到镜子那儿照照您的嘴巴，恐怖还在哪儿呢？

莱妮　（干脆地）镜子，留给你们自己照吧。

魏纳尔　（拍着安乐椅扶手）够了！（他怒冲冲地瞧着她们）即使父亲真的快死了，那也不要声张，这才合乎道理。（对莱妮）他怎么啦？（莱妮不回答）我问你他怎么啦。

莱妮　你心里有数。

魏纳尔　没有的事！

莱妮　你比我还早知道二十分钟。

尤哈娜　莱妮，您怎么能这样？……

莱妮　希贝特医生到蓝色客厅去之前，先去了玫瑰客厅，在那儿他碰见了我哥哥，什么都对他讲了。

尤哈娜　（惊愕）魏纳尔！（他蜷缩在扶手椅里，一言不发）我……我不明白。

莱妮　您还不了解我们格拉赫家族的人，尤哈娜。

尤哈娜　（指着魏纳尔）三年前我在汉堡认识了格拉赫，对他一

见钟情：那时他自由自在，直爽，快活。现在你们使他完全变了样。

莱妮 你这个格拉赫在汉堡的时候害怕说真话吗？

尤哈娜 我明白告诉你，他不怕。

莱妮 那么他在这里却怕。

尤哈娜 （转向魏纳尔，不胜悲伤）你欺骗了我！

魏纳尔 （迅速而高声地）别再说了。（指着莱妮）瞧瞧她笑的样子，她在造舆论呐。

尤哈娜 替谁？

魏纳尔 替父亲。咱们是他们选定的受害者。他们第一个目标是要把咱们俩分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请别责怪我，否则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尤哈娜 （温柔，但严肃地）我没有什么好责怪你的。

魏纳尔 （样子古怪，心不在焉）那好，再好也没有了！再好也没有了！

尤哈娜 他们要我们干什么？

魏纳尔 别害怕，他们会对我们说的。

〔静场。

尤哈娜 他怎么啦？

莱妮 谁？

尤哈娜 父亲。

莱妮 喉癌。

尤哈娜 致命吗？

莱妮 一般是致命的。（稍停）他能拖。（和和气气地）你以前对他有好感，是吗？

尤哈娜 我一直对他有好感。

莱妮 他讨女人的喜欢。（稍停）多受罪啊！这张过去多么讨人

喜欢的嘴……（见尤哈娜不解其意）你也许不知道吧，喉癌就是有这个很大的不方便……

尤哈娜 （领会）别说啦。

莱妮 好极了！你也成为一位格拉赫女将了。（莱妮去取十六世纪的一本又厚又沉的《圣经》，她吃力地把《圣经》搬到独脚小圆桌上）

尤哈娜 这是什么？

莱妮 《圣经》。每次开家庭会议，就把《圣经》放在桌上。（尤哈娜瞧着《圣经》，不胜诧异；莱妮略有不快，补充道）是啊，以备我们起誓时用。

尤哈娜 没有什么好起誓的。

莱妮 难说。

尤哈娜 （以笑来使自己镇静）你们既不信神也不敬鬼呀。

莱妮 这倒是。但我们既去教堂做礼拜，又以《圣经》起誓。我对你说过，这个家族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还保留着良好的习惯。（她看看时钟）三点十分了，魏纳尔，你可以起立了。

第二场

〔前场人物，加上父亲。

〔就在此刻，父亲从落地窗门上场。魏纳尔听见开门的声音，转过身来。尤哈娜想站起来，但迟疑了一下，最后不得已地站起身。这时父亲快步走过去，双手按着尤哈娜的双肩，让她坐下。

父亲 请坐，我的孩子。（尤哈娜坐下，父亲俯下身去吻她的手，然后一下子直起身子，看着魏纳尔和莱妮）其实，我没有什

么新东西可告诉你们。这也好。咱们就开门见山，别拘礼了吧！（稍停）我得了不治之症。（魏纳尔扶着他的手臂，父亲几乎是粗暴地挣脱了他）我说了，别搞这套。（魏纳尔悻悻然转过身去坐下。稍停，用眼睛看着他们三人，用嗄哑的声音说）你们大家都相信我快死了吧！（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们，似乎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我快完了，我快完了。这是明摆着的事。（镇定下来，颇诙谐地）孩子们，上天可真跟我作对啊！不过我好坏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在我这身体从未难为过别人。六个月以后，我将成为一具僵尸，给你们招各种麻烦，而带不来什么好处。（见魏纳尔有所表示，笑起来说）坐下，我会体体面面地去世的。

莱妮 （关切和谦恭地）您将……

父亲 像我这样一个教钢铁飘洋过海的人，你想我会容忍几个增殖的细胞为非作歹吗？（沉默片刻）把我的家业安排停当，六个月绰绰有余。

魏纳尔 那么六个月以后呢？

父亲 以后？你还要什么？全没了。

莱妮 什么也没有了吗？

父亲 一起人为的死亡，让自然规律最后再屈服一次。

魏纳尔 （喉咙哽噎）谁能办到？

父亲 你，要是你有能耐的话。（魏纳尔吓了一跳，父亲笑）得了，我自己安排一切，你们只要管一下丧葬就行了。（沉默）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长久的沉默。和颜悦色地向尤哈娜）我的孩子，我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向莱妮和魏纳尔，改变语气）你们要一个接一个地起誓。

尤哈娜 （不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您刚才还说不搞这一套呢？有什么好起誓的啊？

父亲 （很随和的样子）事情不多，我的儿媳。况且结缘的亲眷用不着起誓。（转向儿子，从他郑重其事的样子看不出究竟是当真还是开玩笑）魏纳尔，你站起来。我的儿啊，你当过律师。弗朗茨死的时候，我把你召来帮我办事，你当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律师的职业。这值得给予报偿，你将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和企业的领导。（对尤哈娜）你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我使他成为一个今世之王。（尤哈娜沉默不语）不赞成吗？

尤哈娜 这不该由我来回答。

父亲 魏纳尔！（不耐烦地）你拒绝吗？

魏纳尔 （阴郁而慌乱地）您愿怎样，我遵命。

父亲 这是天经地义的。（他瞧着儿子）不过你不情愿吗？

魏纳尔 是的。

父亲 一个最大的造船企业！我把它给了你，这么做却使你很伤心。这为什么？

魏纳尔 我……算是我当之有愧吧。

父亲 这很可能。但我没有法子：你是我惟一的男性继承人。

魏纳尔 弗朗茨倒具备各种条件。

父亲 可惜他缺一样：他已经死了。

魏纳尔 请想一想，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律师，而我当一个没能力的老板，我于心不甘。

父亲 你也许不会太差。

魏纳尔 只要我跟别人面对面，我就没法给他下命令。

父亲 为什么？

魏纳尔 我觉得自己比不上他。

父亲 那你眼睛朝上看，别瞧他好啦。（摸摸自己的前额）比如说这儿，这儿只有骨头。

魏纳尔　需要有您的尊严。

父亲　你没有吗？

魏纳尔　我哪儿来的尊严啊？您不遗余力地按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弗朗茨。而您只教我惟命是听。这难道怪我吗？

父亲　这是一回事。

魏纳尔　怎么？是一回事？

父亲　服从与命令，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你都是在传达你接受的命令。

魏纳尔　您也接受命令吗？

父亲　不久前我才不再受命于人了。

魏纳尔　那么以前谁给您下命令呢？

父亲　不知道。也许是我自己。（微笑）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要指挥别人的时候，就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人。

魏纳尔　我不把自己当作任何人。

父亲　等我死了以后。我死后一个礼拜，你就把你自己当作我。

魏纳尔　决策！决策！什么事都得自己决断。一个人。以十万人的名义。亏您活得下去。

父亲　很久以来我不作任何决断了。我只是签署信件。明年得由你签署啦。

魏纳尔　您别的什么也不干了吗？

父亲　近十年来什么也不干了。

魏纳尔　那还需要您干吗？谁都能干喽？

父亲　谁都行。

魏纳尔　譬如说我行吗？

父亲　你行。

魏纳尔　事情不总是十全十美的，有那么多的机构层次，要是哪儿出了毛病……

父亲 那就调整调整，反正有格尔贝在嘛。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我们干了二十五年。

魏纳尔 好吧，我有运气。由他去主管。

父亲 由格尔贝？你疯了！他是你的雇员，你雇用他，让他告诉你该下什么命令。

魏纳尔 （稍停）哦，父亲，您一生中从未让我挑过重担。现在您把我推到企业主的位置上，就因为我现在是您惟一的男性继承人，而您原先只想把我变成花盆。

父亲 （苦笑）花盆！那我呢？我是什么？挂在桅杆顶上的一只帽子。（他的样子忧伤、温和、苍老）欧洲最大的企业……这可是一大摊子事啊，是不是，好大一摊子事……

魏纳尔 那好。要是我闲着没事，我就重温我的辩护业务。随后我们外出旅行。

父亲 那不行。

魏纳尔 （诧异地）这是我所能干的最不引人注目的事啊。

父亲 （命令式地、斩钉截铁地）不行。（瞧着魏纳尔和莱妮）现在听我说。遗产是不可分的。绝对禁止向任何人出卖或转让你们各自的那份遗产。禁止出卖或出租这幢房子。不许离开这栋房子，你们要在这儿住到死。起誓吧！（向莱妮）你先开始。

莱妮 （微笑）说老实话，我提醒您，誓言对我没有约束力。

父亲 （也微笑）起誓吧，起誓吧，莱妮，我信得过你，给你哥哥做个榜样。

莱妮 （走近《圣经》，伸出手）我……（她强忍住笑）哎呀！要么算了。爸爸，原谅我，我憋不住要笑。（偷偷对尤哈娜一个人说）我每次都这样。

父亲 （和善地）笑吧，孩子，我只要求你起个誓。

莱妮 （笑着）我对《圣经》起誓永远遵守您的遗志。（父亲笑着瞧她。对魏纳尔）轮到你啦，一家之长！

〔魏纳尔心不在焉。

父亲 魏纳尔？

〔魏纳尔猛地抬起头，走投无路似地看着父亲。

莱妮 （一本正经地）哥哥，快让我们大家解脱吧，起个誓，这事就完了。

〔魏纳尔转向《圣经》。

尤哈娜 （以彬彬有礼和平静的语气）请等一等。（父亲瞧着她，故作惊讶以吓唬她；她还了一眼，毫不心慌）莱妮的起誓是一出闹剧！大家笑个不停；可是轮到魏纳尔起誓时，谁也不笑了，这是为什么？

莱妮 因为您丈夫对什么都很认真。

尤哈娜 那就更该笑啦。（稍停）您在暗算他，莱妮。

父亲 （威严地）尤哈娜……

尤哈娜 父亲，您也在暗算他。

莱妮 这么说来，您也在暗算我。

尤哈娜 父亲，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地说清楚。

父亲 （感到有趣）我和您？

尤哈娜 您和我。（父亲笑笑。尤哈娜捧起《圣经》，费劲地搬到一个较远的家具上）首先谈谈，然后怎么起誓都行。

莱妮 魏纳尔！你让你妻子替你辩护吗？

魏纳尔 难道有人攻击我吗？

尤哈娜 （向着父亲）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要主宰我的命运？

父亲 （指着魏纳尔）我主宰他的命运，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我的。但我没有权力主宰您的命运。

尤哈娜 （微笑）您以为我们俩的命运能分开吗？您是结过婚的

人，您爱他们的母亲吗？

父亲 恰到好处。

尤哈娜 （微笑）我明白啦。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死的。而我们，父亲，我们之间的爱超过了“恰到好处”，一切有关我们的事，我们都是共同决定的。（稍停）要是他被迫起誓，要是为了遵守他的誓言，他把自己关在这栋房子里，那么他就只能是一个人，并且是违背我的意志作出决定。这样您就把我们俩永远分开了。

父亲 （微微一笑）你不喜欢我们这栋房子吗？

尤哈娜 一点也不喜欢。

〔静场。

父亲 它哪儿使你不顺心，我的儿媳？

尤哈娜 我嫁给了汉堡的一个律师，当时他除才干之外一无所有。三年之后，我来到这座冷冷清清的堡垒，成为船舶制造商的妻子。

父亲 难道这是一个悲惨的命运吗？

尤哈娜 对我来说，是的。我当年爱魏纳尔，是因为他自力谋生，而您知道他现在已经丧失了自主性。

父亲 让谁剥夺了呢？

尤哈娜 您。

父亲 十八个月以前，你们是共同决定搬到这儿来住的啊。

尤哈娜 那是您要我们来。

父亲 要是有什么不对的话，您也有份。

尤哈娜 我那时不愿意让他在您我之间进行选择。

父亲 您错了。

莱妮 （和颜悦色）魏纳尔本该选择您。

尤哈娜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但他会百分之百地厌恶他所

作出的这个选择。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因为他爱您。（父亲不快地耸耸肩膀）您知道没有希望的爱是什么滋味吗？

〔父亲脸色变了，莱妮察觉。

莱妮 （迅速地）尤哈娜，您呢，您知道吗？

尤哈娜 （冷淡地）不知道。（稍停）魏纳尔，他知道。

〔魏纳尔站起身，朝落地窗门走去。

父亲 （对魏纳尔）你上哪儿去？

魏纳尔 我告辞。你们可以更自在一些。

尤哈娜 魏纳尔！我所以争辩，为的是咱们呀！

魏纳尔 为咱们？（很生硬）在格拉赫家里，女人是不随便插嘴的。（欲离开）

父亲 （温和而带命令的口吻）魏纳尔！（魏纳尔立即站住）回来坐下。

〔魏纳尔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背朝他们坐下，双手捧着头，表示拒绝参加谈话。

魏纳尔 让尤哈娜讲。

父亲 好吧，我的儿媳，继续讲下去。

尤哈娜 （用不安的目光看着魏纳尔）改时间再谈吧，我很累了。

父亲 不，我的孩子，您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说完。（稍停。尤哈娜不知所措，默默地望着魏纳尔）您的意思是说我死后您不愿住在这儿，我理解得对吗？

尤哈娜 （几乎是恳求的语调）魏纳尔！（魏纳尔不吭气。她突然改变态度）是的，父亲，这正是我想说的意思。

父亲 你们住哪儿？

尤哈娜 住我们原来的房子。

父亲 你们回汉堡去吗?

尤哈娜 我们回去。

莱妮 如果魏纳尔愿意的话。

尤哈娜 他一定愿意。

父亲 而企业呢? 你同意他掌管企业吗?

尤哈娜 要是您喜欢的话,要是魏纳尔有兴致当个傀儡老板的话,我同意。

父亲 (好像在思考)住在汉堡……

尤哈娜 (抱有希望地)我们对您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您就不能向我们作出这惟一的让步吗?

父亲 (和蔼可亲,但已作出决定)不行。(稍停)我的儿子要住在这里,住在这里,死在这里,就像我一样,就像我父亲和我祖父一样。

尤哈娜 为什么?

父亲 为什么不呢?

尤哈娜 房子必须要有人住吗?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一时暴躁)那就让它坍掉算了!

〔莱妮哈哈大笑。

莱妮 (彬彬有礼)要不要我放上一把火? 我小时候曾梦想过这么做。

父亲 (看看四周,风趣地)可怜的房子,难道它那样令人憎恶吗? ……使魏纳尔厌恶吗?

尤哈娜 使魏纳尔和我厌恶,它太难看了!

莱妮 我们知道。

尤哈娜 我们现在四个人。到年底我们只剩三个人。难道我们需

要三十二间堆满东西的房间吗？魏纳尔到船厂上班，我一个人害怕。

父亲　因此你们要离开我们？这可不是正当的理由。

尤哈娜　不是。

父亲　还有其他理由？

尤哈娜　有。

父亲　谈谈看。

魏纳尔　（喊将起来）尤哈娜，我不许你……

尤哈娜　那你自己讲吧！

魏纳尔　有什么用？你很清楚我会听他的话！

尤哈娜　为什么？

魏纳尔　他是我父亲。嗳！咱们结束了吧！（站起身来）

尤哈娜　（走到魏纳尔面前站住）不，魏纳尔，不！

父亲　他说的对，我的儿媳。咱们结束了吧！一幢房子，就是一个家。我请您住这幢房子，是因为您进了我们的家。

尤哈娜　（笑着）家庭倒是个好借口。您莫不是要我们为家庭而牺牲？

父亲　那还为谁？

魏纳尔　尤哈娜！

尤哈娜　为您的大儿子。

〔静场许久。

莱妮　（平静地）弗朗茨死在阿根廷快四年了。（尤哈娜朝她冷笑）我们收到他一九五六年去世的死亡证明书，您到阿尔托纳市政府去查吧，那里的人会出示给您看的。

尤哈娜　死了？我倒想知道，他现在在这里过的日子该怎样称呼？不管死也罢，活也罢，肯定无疑的是，他现在就住在这里。

莱妮 不对!

尤哈娜 (朝二楼的那扇门做了个手势)就住在上面。在那扇门后面。

莱妮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谁告诉您的?

(稍停。魏纳尔平静地站起来。一谈及他哥哥,他的眼睛就发亮,他已镇定自若。

魏纳尔 你想会是谁呢?是我。

莱妮 晚上睡觉时悄悄说的?

尤哈娜 为什么不可以?

莱妮 呸!

魏纳尔 她是我的妻子,她有权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

莱妮 爱情的权利?你们多么无聊!我愿为我爱的男人赴汤蹈火,但如果有必要,我会一辈子不对他讲真话。

魏纳尔 (粗暴地)听听这个瞎子居然给我们大讲颜色。你想骗谁?骗鹦鹉吗?

父亲 (命令的口吻)你们三个都住嘴!(抚摸着莱妮的头发)头盖骨是硬的,头发是软的。(她猛地挣脱,他戒备着)弗朗茨住在上面已经十三年了,他足不离户,除了照料他的莱妮外,谁也见不着他。

魏纳尔 还除了您。

父亲 除了我?谁对你说的?莱妮?你信她的话?你们俩,一旦要害我的时候,倒是配合得不错。(稍停)我有十三年没有见着他了。

魏纳尔 (呆若木鸡)这是为什么?

父亲 (非常自然地)因为他不愿意见我。

魏纳尔 (惊诧不解)噢,原来如此!(稍停)原来如此!(回到原位)

父亲 （向尤哈娜）我感谢你，我的孩子。你看，在家庭内部，我们丝毫不想隐瞒真实情况。不过，每次只要可能，我们总设法由外边的人说出事实真相。（稍停）是的，弗朗茨住在上面，他有病，只身一人。但这能改变什么？

尤哈娜 差不多能改变一切。（稍停）父亲，您该高兴了：一个姻亲，一个外来的女人，替您说出事实真相。据我所知，一九四六年发生了一起丑闻，我不知道详情，因为我丈夫当时在法国的监狱里。似乎是法律进行了追究。弗朗茨失踪了，你们说他去了阿根廷，其实他一直藏在这里。一九五六年格尔贝到南美进行了一次闪电式旅行，带回来一张死亡证明书。不久您便命令魏纳尔抛弃他的职业，您把他安置在这儿，作为您未来的继承人。我没说错吧？

父亲 没错，继续讲下去。

尤哈娜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弗朗茨是谁，他干了些什么，他现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惟一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留下来，就得给他当奴隶。

莱妮 （粗暴地）不！我一个人服侍他就够了。

尤哈娜 应该认为您一个人是不够的。

莱妮 他只愿意见我一个人。

尤哈娜 这有可能。但父亲在背后保护着他，以后就该由我们来保护他。或者监护他。也许我们又是狱卒，又是奴隶。

莱妮 （怒气冲冲）难道我是他的女看守吗？

尤哈娜 我怎么说好呢？难道不是你们——你们俩——把他关在里面的吗？

〔静场。莱妮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莱妮 上楼敲敲门，看他开不开门，喏，给您钥匙。

尤哈娜 （接过钥匙）谢谢。（看看魏纳尔）我该上去吗，魏

纳尔？

魏纳尔 随你便。上去也罢，不上去也罢，你会明白这是骗傻瓜的花招……

〔尤哈娜犹豫了一下，慢慢走上楼梯。她敲门，一次，两次。突然她神经质地烦躁起来，拳头像下雹子似的落在门上。她转向客厅，准备下楼。

莱妮 （平静地）你不是有钥匙吗?!（稍停。尤哈娜迟疑不决，她害怕。魏纳尔惶惶不安。尤哈娜控制住自己，把钥匙塞进门锁里，钥匙虽然能转动，但打不开门）怎么样？

尤哈娜 里面有插销，他大概插上了。（走下来）

莱妮 谁插上的？我吗？

尤哈娜 也许还有一扇门。

莱妮 你明知道没有别的门。这间房子与别处不通。要是有人插上门闩，只能是弗朗茨自己。（尤哈娜走到楼梯下）怎么样？是我们把这个可怜虫关在里面的吗？

尤哈娜 要禁闭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最好的方式是设法让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莱妮 怎么能办到呢？

尤哈娜 骗他。

〔尤哈娜瞧着莱妮，莱妮显得张皇失措。

父亲 （向着魏纳尔，很快地）你为这类案件担任过辩护吗？

魏纳尔 什么案件？

父亲 非法监禁。

魏纳尔 （喉咙哽住）有过一次。

父亲 好。假若检察院受理这样的案件，是不是要到这儿来搜查呢？

魏纳尔 （上了钩）为什么要来搜查呢？十三年来从未搜查过。

父亲 那是因为我在。

〔静场。

莱妮 （向尤哈娜）再说，您对我说过，我开车开得太快。我很可能撞到树上去。那么剩下弗朗茨怎么办呢？

尤哈娜 如果他没有丧失理智，他雇用人好了。

莱妮 他没有丧失理智，但他不肯雇用人。（稍停）到头来别人只能用鼻子闻出我哥哥死了！（稍停）人家只能破门而入，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四周全是贝壳。

尤哈娜 什么贝壳？

莱妮 他喜欢吃牡蛎。

父亲 （友好地向尤哈娜）我的儿媳，听她的话吧。假如他这么个死法，那将成为千古丑闻。（她不做声）千古丑闻，尤哈娜……

尤哈娜 （生硬地）跟您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您反正已在九泉之下了。

父亲 （微笑）我嘛，当然喽。但你们不会。让咱们再回到一九四六年这起案子吧。还有时效吗？回答！这可是你的本行呐。

魏纳尔 我不了解犯罪的内容。

父亲 轻者：殴打伤人；重者：谋杀未遂。

魏纳尔 （喉咙哽住）没有时效了。

父亲 那好，你要知道，等待我们的罪名将是：参与谋杀案，伪造文书和使用伪造文书，非法监禁。

魏纳尔 伪造文书？伪造了什么？

父亲 （笑）死亡证书呀！这张证书花了我不少钱哩。（稍停）你怎么看，律师？该上刑事法庭了吧？

〔魏纳尔沉默不语。

尤哈娜　魏纳尔，事已至此。现在由我们作个抉择：要么我们成为他们所偏爱的疯子的用人，要么我们坐在被告席上，你挑哪个？我主意已定：上刑事法庭。有期徒刑蹲监狱总比无限期服劳役要强吧。（稍停）你说呢？

〔魏纳尔不做声。尤哈娜做了个失望的动作。

父亲　（热烈地）孩子们，我实在感到吃惊。讹诈！圈套！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逼出来的。我的儿子，我只求你对你的兄长有点恻隐之心。有的情况靠莱妮一个人是对付不了的。除此之外，你们完全自由，像空气一样。你们会看到，一切都将有个好结局。弗朗茨活不长久，我怕他是活不长了。总有一天晚上你们把他埋在花园里。他的死标志着最后一个真正的冯·格拉赫家族的人消失了……（魏纳尔有所表示）……我的意思是说最后一个魔鬼。你们俩人，既健康又正常。你们会有正常的孩子，他们将来爱住哪儿就住哪儿。你留下吧，尤哈娜！看在魏纳尔孩子们的分上留下吧。他们将继承这个企业，这可是万贯家财啊，你无权剥夺他们。

魏纳尔　（吓了一跳，他目光冷峻，眼睛发亮）唵？（大家都看着魏纳尔）您是说为了魏纳尔的儿子们吗？（父亲一惊，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洋洋得意）瞧，尤哈娜，好一个假惺惺的花招。对魏纳尔和他的孩子们，哼，爸爸，您才不在乎呢！您才不在乎呢！您才不在乎呢！（尤哈娜走近魏纳尔。稍停）即使您能活到那一天，看见我的第一个儿子出世，您也会讨厌他的，因为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因为自从我出世的那一天起，我的肉体就使您厌恶。（向着尤哈娜）可怜的爸爸！多么糟糕！倘若是弗朗茨的孩子，他才宝贝哩！

尤哈娜　（急切地）别说了！你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你要是心一软，我们就完了。

魏纳尔 正相反，我倒得救了。你要我怎么办？要我丢下他们不管吗？

尤哈娜 是的。

魏纳尔 （笑着）好极了！

尤哈娜 向他们说你不同意。不要喊，不要笑。就说：不。

〔魏纳尔转向父亲和莱妮。父亲和莱妮默默地看着魏纳尔。

魏纳尔 他们在看我。

尤哈娜 那又怎么样？（魏纳尔耸耸肩膀，准备去坐下。她显出很厌倦的样子）魏纳尔！

〔魏纳尔不再看尤哈娜。长时间的静场。

父亲 （掩饰着他的洋洋得意）怎么样，我的儿媳？

尤哈娜 他没有起誓。

父亲 他会起誓的。弱者总是为强者服务的，这是规律。

尤哈娜 （感到受了刺伤）您认为，谁是强者？是上面那位既不疯、又不癫，却连吃奶的孩子都不如的人呢，还是曾被您抛弃而能独立谋生的魏纳尔？

父亲 魏纳尔是弱者，弗朗茨是强者，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尤哈娜 强者活在世上干些什么呢？

父亲 一般说来，他们什么也不干。

尤哈娜 我明白。

父亲 这些人天生就和死神有很深的交情，他们手中掌握着别人的生死命运。

尤哈娜 弗朗茨是这样吗？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十三年之后，您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啦？

父亲　我们这里四个人的命运由他掌握着，可是他自己想也没有想到。

尤哈娜　那他想什么？

莱妮　（讥讽，粗鲁，但很真诚）想螃蟹[1]。

尤哈娜　（嘲讽）成天想吗？

莱妮　这是很吸引人的啊。

尤哈娜　陈词滥调！像你们的家具一样，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请问，您不相信这一套吧。

父亲　（微笑）我只有六个月可活啦，我的儿媳，六个月时间太短，来不及相信什么了。（稍停）魏纳尔可是相信的。

魏纳尔　您错了，爸爸。这是您的想法，而不是我的，是您把它灌输给我的。既然久而久之您已经把它遗忘，要是我也摆脱它，您不会感到不快吧。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既非强者，亦非弱者，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尽力干活。至于弗朗茨，我不知道是否还能认出他来，但我确信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向尤哈娜指着弗朗茨的相片）他比我多点儿什么？（瞧着弗朗茨的相片，出了神）他甚至长得也不好看！

莱妮　（嘲讽）说得是，他不好看！

魏纳尔　（还是出神地，但声音已减弱）我什么时候生下来就是为他服务的？奴隶还起来造反呢。我的哥哥决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莱妮　你情愿你妻子决定你的命运吗？

尤哈娜　你把我也算作强者？

莱妮　是的。

---

[1] 弗朗茨经常产生幻觉，在他的幻觉中人人都成了螃蟹。螃蟹成堆是互相倾轧的象征。

尤哈娜　多么奇怪的想法啊！请问为什么？

莱妮　你从前当过演员，不是吗？一位明星？

尤哈娜　的确是，但后来我失败了。怎么着？

莱妮　怎么着？于是你嫁给了魏纳尔。从此你啥也不干，光想着死。

尤哈娜　要是你想侮辱他，那是枉费心机。在他认识我的时候，我早已永远离开舞台和银幕，我当时失去了理智，幸亏他救了我，他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

莱妮　我打赌他并不感到骄傲。

尤哈娜　（向着魏纳尔）该你说话了。

〔静场。魏纳尔不回答。

莱妮　你真把他给难住了，这个可怜虫。（稍停）尤哈娜，要是您不失败，你也会看中他吗？有些婚礼其实是葬礼。

〔尤哈娜欲反驳。父亲打断莱妮的话。

父亲　莱妮！（抚摸她的头，她怒冲冲地躲开）你表现得比平时好，我的女儿。要是我自信的话，我会认为我的死使你恼火。

莱妮　（很快地）这是当然的事，爸爸。很明显，您的死将使事情复杂化。

父亲　（笑了起来，向着尤哈娜）不要责怪莱妮，我的孩子。她的意思是想说我们是一类的：你，弗朗茨和我。（稍停）我喜欢你，尤哈娜。有时候，我感到我死的时候你会哭的。只有你一个人哭。（对尤哈娜微微一笑）

尤哈娜　（生硬地）要是您还关心活人，要是我有幸讨您的喜欢，您怎敢当着我的面侮辱我丈夫呢？（父亲点头不语）您是站在死神一边吗？

父亲　这一边，那一边，并没有什么区别。六个月，我是一个前

途无望的老人。(望着空处，自言自语) 我们的企业要不断发展，只靠私人投资已经不够，必须要有国家插手。弗朗茨在上面呆十年，呆二十年，他会很痛苦……

莱妮 (不容置辩地) 他并不痛苦。

父亲 (没有听见她的话) 我要死了。眼前我虽然继续活着，但却已置身于生活之外了。(静场。他坐下，蜷缩着，眼光凝视前方) 弗朗茨的头发将变成灰白……像囚犯那样虚胖……

莱妮 (激烈地) 您不要说了。

父亲 (没有听见她的话) 这是难以忍受的。(样子很痛苦)

魏纳尔 (慢腾腾地) 如果我们留下，能减轻您的痛苦吗?

尤哈娜 (迅速地) 注意!

魏纳尔 注意什么? 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愿意他痛苦。

尤哈娜 他是为那个人痛苦。

魏纳尔 反正一样。(他去取过《圣经》，放回刚才莱妮放的桌子上)

尤哈娜 (表情不变) 他在做戏给你看。

魏纳尔 (怀着恶意，用话里有话的语气) 你呢? 你不是也在对我演戏吗? (向父亲) 您说，能减轻您的痛苦吗? ……

父亲 我不知道。

魏纳尔 (向父亲) 我们看吧。

〔静场片刻。父亲和莱妮都没有作任何表示。他们等待着，防备着。

尤哈娜 提一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然后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魏纳尔瞧着尤哈娜，神情阴郁，固执。

父亲 魏纳尔，等一等。(魏纳尔离开《圣经》，咕噜了一声，表示同意) 什么问题，我的儿媳?

尤哈娜　为什么弗朗茨隐居起来?
父亲　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尤哈娜　那就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父亲　（略带讥讽）嗨，因为战争呗。
尤哈娜　大家都经历了这场战争。怎么别人不躲呢?
父亲　躲起来的人，你见不着他们呀。
尤哈娜　这么说，他打过仗?
父亲　一直打到战争结束。
尤哈娜　在哪条战线上?
父亲　在俄国。
尤哈娜　什么时候回来的?
父亲　一九四六年秋天。
尤哈娜　很晚了，为什么?
父亲　他所在的团被歼灭了。弗朗茨是徒步走回来的，到一处躲一处，穿过波兰和被占领的德国，一天有人按门铃。（远处传来铃声，隐隐约约）原来是他。

〔弗朗茨在舞台后部出现，站在他父亲背后，处在半明半暗处。他穿着便服，样子年轻：二十三或二十四岁。

〔尤哈娜，魏纳尔和莱妮，在这个倒叙和以下的倒叙中，看不见被追述的人。追述中有关的人——在第一、第二个倒叙场面中的父亲，在第三个倒叙场面中的父亲和莱妮——在需要与被追述的人对话时才转向他们。演出倒叙场面的人物其语气和表演均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采用"间隔效果"①，以区别过去与现在，甚至在暴烈的行动中也是如此。此刻，谁也看不见弗朗茨，即使父亲

①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用语，指演员与角色、观众与剧情要保持一定距离。

也看不见他。

〔弗朗茨右手拿着一瓶打开口的香槟酒，只在他喝酒的时候，观众才能看见酒瓶。一个香槟酒杯放在蜗形脚桌子上，被一些小摆设遮盖。当他要喝酒的时候，才拿起酒杯。

尤哈娜 他回家后立即闭门不出了吗？

父亲 是的，马上闭门不出；一年之后，他便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

尤哈娜 那么在这一年中，您每天见到他吗？

父亲 差不多。

尤哈娜 他干些什么？

父亲 喝酒。

尤哈娜 他说些什么？

弗朗茨 （从远处传来死板的声音）你好！晚安。是。不。

尤哈娜 别的什么也不说吗？

父亲 什么也不说。但有一天，他讲了一大套。我什么也没听懂。（苦笑）当时我正在书房里，正收听着无线电广播。

〔无线电收音机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固定节目前的预告曲，这些声音好像被捂住似的。广播员的声音：亲爱的听众，现在报告新闻。纽伦堡消息，盟国法庭判处戈林[①] 元帅……

〔弗朗茨走过去关掉收音机。在他走动的时候，始终处

---

① 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战犯。希特勒上台后任空军部长。为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立者和"国会纵火案"的主谋。曾制定迫害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计划。一九四六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畏罪自杀。

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父亲 （惊愕地转过身来）你干什么?!（弗朗茨用毫无生气的眼睛瞧着父亲）我想知道怎么判的。

弗朗茨 （整个舞台回响着玩世不恭、阴沉忧郁的声音）绞刑，把他吊到断气为止。（喝酒）

父亲 你怎么知道的?（弗朗茨沉默。父亲转身向尤哈娜）你那时不看报吧?

尤哈娜 很少看。我才十二岁。

父亲 他们全部落到了同盟国的手里。“我们是德国人，因此我们有罪；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每天，每一页报纸上都是这类言论。缠得你受不了。（向弗朗茨）什么八千万罪犯，胡说八道！最多不过三、四十个，把他们吊死好了，但应给我们恢复名誉，应该结束这场噩梦了。（命令的口吻）你把收音机给我打开。（弗朗茨喝酒，站着不动。很冷淡）你喝得太多了。（弗朗茨瞧着他，眼光冷峻之极，父亲只好不做声，神态不自在。静场片刻之后，父亲接着说，表现出渴望了解的心情）把一国人民推到绝望的境地，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我干了什么啦，要承受全世界的蔑视?我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你，弗朗茨，你一直战斗到底了吗?（弗朗茨无礼地笑了起来）你是纳粹分子吗?

弗朗茨 活见鬼，我根本不是。

父亲 那么你选择吧：要么由人家去惩罚那些该负责任的人，要么让他们的罪责转嫁到全体德国人的头上。

弗朗茨 （没有动作，迸发出一阵既粗野又冷漠的笑声）嘿!（稍停）其实这都一样。

父亲 你疯了吗?

弗朗茨 毁掉一国人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他们全部否定，另

一种是强迫他们背弃自己推崇的领袖们。第二种方式最坏。

父亲　我不背弃任何人，因为纳粹分子不是我的领袖。我勉强接受他们是领袖而已。

弗朗茨　你对他们听之任之。

父亲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弗朗茨　什么也不干。

父亲　讲到戈林，我还身受其害呢！你到我们船厂去看看。挨了十二次轰炸，没有一个厂棚是完好的。他就是这样保护我们船厂的。

弗朗茨　（粗鲁地）我就是戈林。他们要吊死他，就吊死了我。

父亲　你从前是讨厌戈林的啊！

弗朗茨　我服从了。

父亲　服从了你部队里的长官，这是事实。

弗朗茨　那么他们服从谁呢？（笑）希特勒，我们恨他，别人却喜欢他，区别在哪里呢？你给他提供舰艇，我给他提供炮灰。你说说看，就算我们崇拜了他，我们不也就是这点事吗？

父亲　是呀！罪过人人有份吗？

弗朗茨　他妈的，才不是呢！除了甘愿接受战胜者审判的死狗外，谁也没有罪过。好厉害的战胜者！我们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领教过了[①]，就是这些人，有着同样虚伪的美德。之后，他们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自己又变成什么样子？听我说，总是由战胜者来安排历史发展。他们担起了此任，给了我们希特勒。这些审判官，他们就从来没有抢劫、屠杀、强奸过吗？广岛上的原子弹是戈林扔的吗？现在他们控告我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是战败国。

们，将来谁控告他们？他们大讲我们的罪孽，那是为了使他们暗地干的勾当合法化：有步骤地消灭德国人民。（把酒杯摔碎在桌子上）在敌人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所有的人：您、我、戈林，以及所有其他的人。

父亲 （喊叫）弗朗茨！（弗朗茨周围的灯光减弱，熄灭，弗朗茨退下）弗朗茨！（静场片刻。父亲缓慢地转向尤哈娜，和蔼地笑了笑）我根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呢？

尤哈娜 我也不懂。后来呢？

父亲 讲完了。

尤哈娜 可是，还得选择呀：要么人人无罪，要么人人有罪？

父亲 他不选择。

尤哈娜 （沉思片刻后说）这没有什么意义。

父亲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

莱妮 （激情地）别再往下问了，尤哈娜。我哥哥当时很少关心戈林和军用飞机，因为他是步兵。对他说来，既有犯罪者，也有无辜者，但两者不一样。（向着正想开口的父亲）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天天见他。无辜者当年二十来岁，这就是士兵；犯罪者五十来岁了，这就是他们的父亲。

尤哈娜 我明白了。

父亲 （失去了轻松和善的样子。他一讲到弗朗茨，声音就带有激情）你什么也没有明白，她在撒谎。

莱妮 爸爸！您明明知道弗朗茨恨您。

父亲 （有力地，向着尤哈娜说）弗朗茨过去爱我胜过爱任何人。

莱妮 那是在战前。

父亲 战前，战后。

莱妮 既然如此，为什么您说：过去爱我？

父亲 （愣住）这个……莱妮……刚才我们讲的是过去的事啊。

莱妮 不要改口啦。您已经说出了您的想法。（稍停）我哥哥十八岁就当兵了。如果爸爸愿意讲讲这是为什么，尤哈娜，您就会更清楚这个家族的历史了。

父亲 你自己说吧，莱妮，我不会剥夺你这分乐趣的。

魏纳尔 （竭力使自己镇静）莱妮，我可要提醒你，你只要道出一件有损爸爸荣誉的事，我马上离开这间屋子。

莱妮 你那么害怕相信我的话吗？

魏纳尔 谁也别想在我面前侮辱我父亲。

父亲 （向魏纳尔）冷静点，魏纳尔，我自己来说。从战争一开始，国家就向我们定货。舰队的军舰是我们造的。一九四一年春天，政府通知我说想购买我们某些不使用的土地，就是小山岗后面的那片荒地。你是熟悉这个地方的。

莱妮 所谓政府，就是指希姆莱[1]。他当时正在找地皮准备建立一个集中营。

〔沉闷的静场。

尤哈娜 您知道这一点吗？

父亲 （冷静地）知道。

尤哈娜 您接受了？

父亲 （用同样的语气）接受了。（稍停）弗朗茨发现了这项工程。有人向我报告，他不时沿着铁丝网徘徊。

尤哈娜 后来呢？

父亲 没事。没人提起这事。可是一九四一年六月里有一天，他自己打破了沉默。（父亲转身向着弗朗茨，注意地瞧着他，

---

[1] 希姆莱（1900—1945），纳粹德国战犯。秘密警察头子，总揽法西斯特务组织，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被捕，服毒自杀。

但同时继续对魏纳尔与尤哈娜讲话）我一下子就看出他干了一桩蠢事，而且时机非常不巧：戈培尔[①]和窦尼兹[②]海军上将正在汉堡，并且要参观我新建的设施。

弗朗茨 （声音年轻、温和、亲切，但不安）爸爸，我想跟您谈谈。

父亲 （瞧着弗朗茨）你到那边去过了？

弗朗茨 是的。（突然不胜惶恐）爸爸，他们简直不像人了。

父亲 看守吗？

弗朗茨 囚犯。他们的样子太可怕了，我觉得恶心：污秽不堪，满身虱子，遍体鳞伤。（稍停）老是胆战心惊的样子。

父亲 这副样子是别人给造成的。

弗朗茨 谁也不能把我搞成这副模样。

父亲 不能吗？

弗朗茨 我顶得住。

父亲 谁向你证明他们顶不住呢？

弗朗茨 他们的眼睛。

父亲 你处在他们的地位，你的眼睛也会那样。

弗朗茨 不会。（非常自信地）决不会。

〔父亲认真地望着他。

父亲 瞧着我。（托起弗朗茨的下巴，盯住他的眼睛）你这个念头从哪儿来的？

弗朗茨 什么？

---

① 戈倍尔（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希特勒上台后任宣传部长，为希特勒亲信之一。苏军占领柏林后自杀。

② 窦尼兹曾先后担任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司令、海军司令和北方地区军政长官。希特勒死后组织新的帝国政府，后被英国逮捕。一九四六年由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父亲 害怕被关押。

弗朗茨 我并不害怕。

父亲 那你愿意被关押?

弗朗茨 我……不。

父亲 哦,(稍停)这块地皮,我不该卖吗?

弗朗茨 您卖了它,那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 我可以不卖。

弗朗茨 (惊愕)您可以拒绝吗?

父亲 当然。(弗朗茨反应强烈)怎么?你信不过我吗?

弗朗茨 (表示出信任的样子,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您会给我解释清楚的。

父亲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希姆莱要安置俘虏。若是我拒绝卖我的地,他也能买别人的。

弗朗茨 向别人买?

父亲 一点不错。往东一点或往西一点,还是这些俘虏,照样在这些“卡脖”[1] 们手下受苦,而我却在政府内部树了敌。

弗朗茨 (固执)您不该插手这件事。

父亲 为什么呢?

弗朗茨 因为您是您啊。

父亲 好让你落个一身干净,你这个小清教徒。

弗朗茨 父亲,您真叫我害怕:别人受苦,您并不怎么难过。

父亲 当我有办法消除别人痛苦的时候,我就会为他们难过了。

弗朗茨 您永远不会有办法的。

父亲 因此我不为他们难过。那是浪费时间。你替别人的痛苦难

---

[1] “卡脖”指看管战俘的德国刑事犯。纳粹利用刑事犯当看守,他们杀人成性,凶残无比。

过吗？算了吧！（稍停）你并不爱别人，弗朗茨，否则你不敢鄙视这些囚犯。

弗朗茨 （被父亲的话刺伤）我没有鄙视他们呀！

父亲 你鄙视他们，因为他们脏，因为他们害怕。（他站起身走向尤哈娜）他还相信人类的尊严哩。

尤哈娜 他错了吗？

父亲 这个嘛，我的儿媳，我可就一无所知了。我能对您讲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格拉赫一家人都中了路德[①]的毒，这位先知先觉的人使得我们傲气十足。（他慢慢走回他原来的位置上，向尤哈娜指着弗朗茨）弗朗茨在小山岗上徘徊，在思想斗争。但他一旦良心上接受了某种信念，你即使把他剁成泥，也难以让他改变主张。我在他那个年纪，也跟他一样。

尤哈娜 （嘲讽）您也有过良心吗？

父亲 有过。但我把它丢了，要不起啊。这是王孙公子才要得起的玩艺儿。弗朗茨可以有，因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满可以自认为以天下为己任。而我，我得工作呀！（向弗朗茨）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好呢？说希特勒和希姆莱是罪犯吗？那么好吧，就算我对你说了这句话。（笑）这纯属个人见解，而且毫无用处。

弗朗茨 怎么？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

父亲 是的，如果我们甘愿无所作为的话。如果你成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谴责世人，你就对世人毫无贡献。（稍停）从三月份以来，我的工人已达八万。我要扩大，还要扩大。我的船厂，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我具有无比巨大的权力。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

弗朗茨　当然，因为您为纳粹服务。

父亲　因为他们为我服务。这批人是贱民掌权。但是他们发动战争为的是替我们寻找市场，我犯不着为一宗地皮的事跟他们闹翻。

弗朗茨　（固执地）您不该管闲事。

父亲　小王子！小王子！你想把世界扛在肩上吗？世界沉着呐，而且你并不了解这个世界。放下吧。办好咱们的企业，今天它是我的，明天就是你的；我的身体和我的血液，我的权势，我的力量，你的前途。二十年以后，你将成为船王，你的船将游弋四海，那时谁还记得住希特勒？（稍停）你是一个脱离实际的人。

弗朗茨　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父亲　嗳！（仔细地打量着他）你干了什么？干坏事啦？

弗朗茨　（高傲地）没有。

父亲　干好事啦？（沉默许久）天知道！（稍停）怎么样？事情严重吗？

弗朗茨　严重。

父亲　我的小王子，不用害怕，我会处理的。

弗朗茨　这次不行。

父亲　这次和以前几次一样。（稍停）怎么啦？（稍停）你要我来盘问你吗？（思考）这关系到纳粹党人？好。集中营？好。（豁然开朗）波兰人！（站起来，烦躁不安地走动。向尤哈娜）那是一个犹太教教士，波兰人。他前一天越营逃跑了。集中营长官已把事情向我通报了。（向弗朗茨）他在哪儿？

弗朗茨　在我的房间里。

〔静场片刻。

父亲　这个人，你在哪儿碰到的？

弗朗茨　在花园里，他连躲也不躲，他一时异想天开，逃了出来，现在他害怕了。要是他们抓住他？……

父亲　我知道。（稍停）要是谁也没有见着他，事情就好办了。我可以用卡车把他送到汉堡去。（弗朗茨仍很紧张）有人看见他了吗？啊？谁？

弗朗茨　弗里兹。

父亲　（向尤哈娜，用谈话的口气）他是我们从前的司机，一个真正的纳粹分子。

弗朗茨　他今天早晨开汽车走了，说什么他要去阿尔托纳汽车库。他还没有回来。（略带几分自豪感）我是那么不讲实际吗？

父亲　（微笑）比往常更不实际。（改变声调）为什么你把他藏在你房间里？要赎我的罪吗？（沉默）回答，是为了我吧！

弗朗茨　为了我们。您，就是我。

父亲　得。（稍停）要是弗里兹揭发了你……

弗朗茨　（立即接口）他们要来的，我知道。

父亲　到楼上莱妮的房间里去，把门插上，这是命令。一切由我来处理。（弗朗茨狐疑地瞧着父亲）怎么啦？

弗朗茨　犯人……

父亲　我说了，一切由我处理。犯人在我家里。走吧。

〔弗朗茨退下。父亲重新坐下。

尤哈娜　他们来了吗？

父亲　四十五分钟之后到的。

〔一个纳粹党卫队员在舞台后部出现，他背后有两个人，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党卫队员　希特勒万岁！

父亲　（在静默中）万岁！您是谁？有何贵干？

党卫队员　我们刚才在您儿子的房间里发现，他跟昨天晚上躲在他屋里的一个逃犯呆在一起。

父亲　在他的房间里？（向尤哈娜）弗朗茨不肯躲到莱妮的房间里去，这好小子。他承担了一切风险。（向党卫队员）噢，以后呢？

党卫队员　您明白了吗？

父亲　很明白，我的儿子干了一件冒失的事。

党卫队员　（吃惊而愤怒）一件什么？（稍停）我跟您讲话时，您得站起来！

〔电话铃响

父亲　（拒不站起）不。（拿起话筒，也不问是谁打来的，就把话筒递给党卫队员，后者从他手上夺过话筒）

党卫队员　（听电话）喂？啊！（两个靴跟互撞，立正）是。是。遵命！（边听边吃惊地打量着父亲）好！遵命！（两个靴跟互撞。挂上话筒）

父亲　（严厉地，毫无笑容）他干了一件冒失的事，是不是？

党卫队员　没有别的。

父亲　你们要是动了他一根头发……

党卫队员　他先向我们扑过来。

父亲　（惊讶，不安）我的儿子？（党卫队员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你们打他了吗？

党卫队员　没有。我向您发誓。他被擒住了……

父亲　（思考的样子）他扑向你们！他不会这样的，肯定是你们先向他挑衅。你们干什么了？（党卫队员沉默不语）那个囚犯！（父亲站起身）在他的眼前？在我儿子的眼前？（盛怒，神态可畏）我看你们真过于卖力！叫什么名字？

党卫队员　（一副可怜相）海曼·阿尔德里希。

父亲　海曼·阿尔德里希！我敢保证您这一辈子都能记住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走吧。

〔党卫队员下。

尤哈娜　他记住了吗？

父亲　（微笑）我想他记住了。他没有活多久。

尤哈娜　弗朗茨呢？

父亲　他立即被释放了，条件是要他参军。当年冬天他在俄国战线当了中尉。（稍停）怎么啦？

尤哈娜　我不爱听这个故事。

父亲　我没说这个故事好听呀！（稍停）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事，我的儿媳。

尤哈娜　（冷冷地）后来呢？

父亲　总得活下去。

尤哈娜　波兰人没有活下来。

父亲　（无动于衷）没有。这不是我的过错。

尤哈娜　难说。

魏纳尔　尤哈娜！

尤哈娜　您当时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为了救您的儿子，您都干了些什么来着？

父亲　您清楚得很。

尤哈娜　戈培尔当时在汉堡，您给他打了电话。

父亲　是的。

尤哈娜　您告诉他逃跑了一个囚犯，您恳求他宽恕您的儿子。

父亲　我也请求饶囚犯的命。

尤哈娜　这还用说。（稍停）您打电话给戈培尔的时候……

父亲　怎样？

尤哈娜　您不可能知道司机已经告发了弗朗茨。

父亲　怎么会不知道！他不断地监视着我们。

尤哈娜　对。但有可能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开车出去也许为别的事。

父亲　这可能的。

尤哈娜　自然喽，您什么也没有问过他。

父亲　问谁？

尤哈娜　问这个弗里兹呗。（父亲耸耸肩）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　在意大利，躺在木头的十字架下。

尤哈娜　（略停）我明白了。这么说，我们永远也搞不清了。如果不是弗里兹出卖那个囚犯，那必然是您了。

魏纳尔　（怒冲冲地）我不允许你……

父亲　不要老是嚷嚷，魏纳尔。（魏纳尔不做声）您说得对，我的孩子。（稍停）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我心想，有一半的运气。

〔静场片刻。

尤哈娜　一半的运气使一个犹太人被杀。（稍停）这件事从来没使您睡不着觉吗？

父亲　（平静地）从来没有。

魏纳尔　（向父亲）父亲，我无保留地赞成您。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倘若必须选择的话，我想首先选择儿子的生命。

尤哈娜　（温和地）问题不在于你的看法如何，魏纳尔，而是要知道弗朗茨当时怎么想的。他当时怎么想的，莱妮？

莱妮　（微笑）您可是了解冯·格拉赫家族的啊，尤哈娜。

尤哈娜　他默不做声吗？

莱妮　他连嘴巴都没有张就走了，也从未给我们写过信。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向父亲）您对他讲：一切由我来处理。因此他一如既往地相信你。

父亲 我实践了我的诺言：囚犯，我已经得到保证不惩罚他。我能想象他们竟会在我儿子的面前把他杀了吗？

尤哈娜 父亲，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在那时，为谨慎起见，什么都得想到。（她走近弗朗茨的照片，一张一张打量着。稍停。她一直瞧着弗朗茨的放大照片）他是一个小清教徒，路德的受害者，他情愿用血来偿还您卖掉的土地。（她转身向着父亲）您把一切都包揽下来了。给富家子弟留下的只是一场游戏，当然，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危险由游戏的对方承担。弗朗茨明白人家让他随心所欲，是因为他无足轻重。

父亲 （神情开朗，指着尤哈娜）这才是他需要的女人呢！

〔魏纳尔和莱妮一下子朝父亲转过脸去。

魏纳尔 （怒气冲冲地）什么？

莱妮 爸爸，多低级呀！

父亲 （向魏纳尔和尤哈娜）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向尤哈娜）对不对？我本该妥协一下，同意判他两年徒刑。办了件傻事啊！什么都比逍遥法外要强。

〔静场片刻。父亲沉思。尤哈娜一直看着大照片。魏纳尔站起身。抓住她的双肩，把她转向自己。

尤哈娜 （冷冷地）干什么？

魏纳尔 不要同情弗朗茨了，他不是甘心失败的那号人。

尤哈娜 怎见得？

魏纳尔 （指着大照片）瞧！十二枚勋章。

尤哈娜 又是十二次失败。他去找死，倒霉，死神比他跑得快。（向着父亲）把他的事讲完吧。他打了仗，一九四六年回到

家里，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丑事。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　是我们莱妮搞的一场恶作剧。

莱妮　（谦虚地）父亲过奖了。我提供了机会，仅此而已。

父亲　我们家住了些美国军官。她激起了他们的情欲，等到他们欲火如炽的时候，她就在他们耳边低声说道："我是纳粹分子"。并且骂他们是臭犹太人。

莱妮　为的是给他们熄熄火。这很有趣，不是吗？

尤哈娜　非常有趣，火熄了吗？

父亲　熄了几回。但有几次他们大发雷霆。其中有一个人捅了漏子。

莱妮　（向着尤哈娜）一个美国人，他如果不是犹太人，就是反犹太人，除非他是个反犹太人的犹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但他恼了。

尤哈娜　怎么啦？

莱妮　他想强奸我，弗朗茨来搭救我，他们在地上扭打，那家伙占了上风，我操起一个酒瓶，狠狠给了他一下。

尤哈娜　他死了吗？

父亲　（很冷静）哪儿的话！他的脑壳撞碎了酒瓶。（稍停）住了六个月的医院。自然，弗朗茨承担了一切。

尤哈娜　用瓶子打的那一下子，他也承认是他干的？

父亲　全认下了。（两个美国军官出现在舞台后部。父亲转身向着他们）这是一个冒失行为。（稍停）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这是一件严重的冒失行为。（稍停）我请你们代我向霍布金斯[①]将军致谢。请告诉他，我的儿子一经获得签证，就马

---

① 霍布金斯（1890—1946），罗斯福实行"新政"期间历任政府要职，左右白宫事务，协助罗斯福执行对外扩张政策。

上离开德国。

尤哈娜 到阿根廷去吗？

父亲 （两个美国人下场的时候，父亲转身向着尤哈娜）这是条件。

尤哈娜 我明白。

父亲 （很轻松的样子）美国人真通情达理。

尤哈娜 像戈培尔在一九四一年一样。

父亲 比戈倍尔强！强得多！华盛顿打算重振我们的企业，并委托我们重建商船队。

尤哈娜 可怜的弗朗茨！

父亲 我有什么办法？这关系到重大的利益，比那位美国上尉的脑壳重要得多。即使我不出面干预，占领者也会掩盖丑闻，息事宁人的。

尤哈娜 这完全可能。（稍停）他拒不出走吗？

父亲 没有马上拒绝。（稍停）我搞到了签证。他本应在某个星期六动身。但星期五的早上莱妮来对我说，他永远不再下楼了。（稍停）起先我以为他死了呢，后来我从女儿的眼睛中看出：她赢了。

尤哈娜 赢了什么？

父亲 她从来没有说过。

莱妮 （微笑）您不知道吧，在我们家里，我们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

尤哈娜 以后呢？

父亲 我们过了十三年。

尤哈娜 （转向弗朗茨的大照片）十三年。

魏纳尔 干得不坏啊！请相信，我作为鉴赏家，非常钦佩这一手。可怜的尤哈娜，瞧你们已把她掌握在你们手里了。开

始，她还不爱听你们的；最后，她却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了。好啦，现在，她像了。（笑）“你是他所需要的女人!”妙极了，爸爸！真是天才!

尤哈娜　别说了！你坏了咱们的事。

魏纳尔　咱们已经完了。咱们还剩下什么呢？（抓住她的上臂，把她拉到自己跟前，瞧着她）你的眼神到哪儿去了？你的眼睛像泥塑木雕似的，有眼无珠。（粗暴地推开她）多么庸俗的恭维！你中了他们的圈套！亲爱的，你真叫我失望!

〔静场片刻。大家都望着魏纳尔。

尤哈娜　时候到了。

魏纳尔　什么时候?

尤哈娜　处决，我心爱的宝贝!

魏纳尔　处决谁?

尤哈娜　处决你。（稍停）我们落入他们的手掌之中了，当他们向我讲述弗朗茨的时候，他们是想方设法含沙射影攻击你。

魏纳尔　他们大概是引我上钩，对吗?

尤哈娜　他们不引诱任何人。他们想叫你相信他们是在引诱我。

魏纳尔　请问为什么?

尤哈娜　为的是要提醒你，什么都不属于你，连你的老婆都不属于你。（父亲轻轻地搓着双手。稍停。她突然粗声粗气地）把我从这儿弄走！（沉默片刻）我求求你！（魏纳尔笑。她变得僵硬、冷酷）我最后一次求你，咱们走吧！最后一次，你听见了没有?

魏纳尔　我听见了。你没有别的问题要向我提了吗?

尤哈娜　没有。

魏纳尔　好。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尤哈娜已精疲力尽，她做了个手势）很好。（手按《圣经》）我发誓遵循我父亲的

遗志。

父亲 你留下啦?

魏纳尔 （手仍旧按着《圣经》）既然您要求我留在这儿，这幢房子就是我的，我生于此，死于此。(低下头)

父亲 （站起身，向魏纳尔走去，亲切地赞许）好极了。

〔父亲向魏纳尔微笑。魏纳尔起先闷闷不乐，后来带着感激的心情对父亲谦恭地笑笑。

尤哈娜 （看着所有的人）这就叫家庭会议。（稍停）魏纳尔，我走了。你跟不跟我走，由你选择。

魏纳尔 （不看她）不跟。

尤哈娜 好吧。(沉默片刻）我希望你不要太怀念我。

莱妮 我们大家会怀念您的，尤其是父亲。您什么时候离开我们?

尤哈娜 我还不知道。当我确信我输定的时候，我就走。

莱妮 您还不信服吗?

尤哈娜 （微笑）噢，不，还不到时候。

〔静场片刻。

莱妮 （自以为猜透了尤哈娜的心思）如果警察进来，会以搞非法监禁的罪名把我们三个人统统抓起来。至于我，还会控告我犯了谋害罪。

尤哈娜 （不动声色）难道我像是去报告警察的人吗?（向父亲）请允许我告辞。

父亲 晚安，孩子。

〔她欠身告辞，退场。魏纳尔笑起来。

魏纳尔 （笑着）好啊……好啊……（他突然不笑了，走近父亲，怯生生地碰碰父亲的手臂，温顺而不安地望着他）您高兴了吧?

父亲　（震惊地）不要碰我！（稍停）家庭会议到此结束，找你的妻子去吧！

〔魏纳尔颇为失望地瞧了父亲片刻，然后转过身去，退下。

第　三　场

〔父亲，莱妮。

莱妮　您不觉得您还是太严厉了吗？

父亲　对魏纳尔？必要的时候，我会温和的。但恰恰是严父出孝子。

莱妮　不要逼人太甚。

父亲　唔！

莱妮　他老婆倒是挺有主意的。

父亲　戏剧性的虚张声势罢了，气恼使她重新演戏，而演员是要下台的。

莱妮　愿上帝保佑您……（稍停）晚上见，爸爸。（她等着父亲离去。父亲一动不动）我该下护窗板啦，然后该服侍弗朗茨了。（恳求）晚上见。

父亲　（微笑）我走，我走！（稍停。有些畏畏缩缩的样子）他知道我的事吗？

莱妮　（诧异）谁？哦，弗朗茨！肯定不知道。

父亲　噢。（挖苦地）你让他免受这份罪，是吗？

莱妮　他？您钻到火车轮子底下去他也无所谓……（无动于衷）实话告诉您，我忘了向他提起您的事。

父亲　在你手帕上打个结，免得忘。

莱妮　（拿出一块手帕，打了一个结）喏。

父亲　你不会忘了吧？

莱妮　不会，但要等机会。

父亲　有机会，也设法问问他是否能让我见他一下。

莱妮　（厌烦地）又来了！（生硬，但没有火气）他不会见您的。为什么要逼我天天向您重复您十三年前就清楚的事？

父亲　（激烈地）我清楚什么了，小丫头？我清楚什么事？你撒起谎来就像你喘气一样容易。我不知道你是否向他转交了我的信件并转告了我的请求，有时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让他认为我已经死了十年了。

莱妮　（耸耸肩膀）您到底要知道什么？

父亲　我要知道真相，或你是怎么撒谎的。

莱妮　（指着二楼）真相！真相就在上面。上楼吧，您到楼上就知道真相啦。上楼啊！去啊！

父亲　（怒气已消，好像有点害怕）你疯了！

莱妮　去问他，您就什么都弄明白了。

父亲　（表情不安）我甚至不知道……

莱妮　暗号！？（笑）噢！您知道暗号。很多次我发现您暗中盯着我。我听见您的脚步声，我看到您的影子，我没吭声，但忍不住要笑。（父亲正想反驳）我错了吗？那么，我很乐意亲自把暗号告诉您。

父亲　（低沉地，情不自禁地）不必啦。

莱妮　先敲四下门，然后敲五下，再敲两次三下。什么东西拦着您呢？

父亲　他会对我怎么样呢？（稍停。声音低沉）要是他赶我走，我可受不了。

莱妮　所以您情愿认为是我不让他投入您的怀抱。

父亲　（痛苦地）莱妮，应该原谅我。我常常错怪人。（他抚摸

她的头，她抽缩着）你的头发很柔软。（他漫不经心地抚摸着，仿佛在深思）他听你的话吗？

莱妮 （骄傲地）当然喽。

父亲 你就不能慢慢地，巧妙地从事……我请你着重强调这一点，关键的一点：我首次见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我只呆一个小时。如果这使他太累，时间少一点也行。特别要告诉他，我并不着急。（微笑）就是说，不太着急。

莱妮 只见一次？

父亲 只见一次。

莱妮 只见一次面，您就死了，那见他干啥？

父亲 为了看看他。（莱妮放肆地笑了）也是跟他告别。

莱妮 要是您悄悄地去世了，没见上，与不见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父亲 对我来说吗？完全不一样。如果我见着他，我的账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就可以结算了。

莱妮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账目自己会清的。

父亲 你想有这么容易吗？（沉默片刻）我必须亲自把它一笔勾销，否则一切都会土崩瓦解的。（几乎是怯生生地一笑）不管怎么样，这一辈子，我是活过来了，我不愿意前功尽弃。（稍停。几乎是怯生生地）你肯跟他谈谈吗？

莱妮 （粗暴地）我为什么要跟他谈？我站岗已经站了十三年。现在只剩最后六个月，我却放松警惕了，行吗？

父亲 难道你站岗为的是提防我？

莱妮 提防所有想毁他的人。

父亲 我想毁掉弗朗茨？

莱妮 是的。

父亲 （激烈地）你疯了？（他平静下来。竭力想说服，几乎在

恳求莱妮）听着，怎么做才对他有利，在这点上我们的意见可能有分歧。但我只要求见他一次。即使我想要伤害他，我哪儿来得及呢？（莱妮粗鲁地大笑）我向你保证……

莱妮 我要您保证了吗？别来这一套。

父亲 那么让我们把话说清楚。

莱妮 冯·格拉赫家族互相之间没什么可说的。

父亲 你以为你控制着我，是吗？

莱妮 （语气和微笑不变）我控制您，有这么一点，不多，不是吗？

父亲 （讥讽地撇撇嘴，轻蔑地）亏你想得出来！

莱妮 爸爸，咱们俩究竟谁需要谁？

父亲 （温和地）莱妮，咱们俩究竟谁怕谁？

莱妮 我不怕您。（笑着）别吓唬人啦！（她挑衅地望着父亲）您知道什么东西使我立于不败之地吗？我感到幸福。

父亲 你？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莱妮 您呢？您知道吗？

父亲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幸福进了这双眼睛，便是最高级的折磨。

莱妮 （几乎失去理智）对喽！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我转呀，转呀！要是我停下来，我就完蛋了。这便是幸福，无以复加的幸福！（得意洋洋地和调皮地）我，我见弗朗茨。我要什么有什么。（父亲温和地笑。她突然不说了，目不转睛地瞧着父亲）不，您从来不吓唬人。我想您有一张王牌。那么，请亮出来吧！

父亲 （和气地）马上吗？

莱妮 （变得严厉起来）马上。您可别留着，等到我不提防的时候，突然拿出来。

父亲 （仍然和气地）要是我不肯拿出来呢？

莱妮 我强迫您拿出来。

父亲 怎么个强迫法？

莱妮 我就硬干。（她吃力地捧起《圣经》，把它放在一张桌上）弗朗茨决不会见您，我发誓。（把手伸过去）我向《圣经》起誓，您死以前绝对见不着他。（稍停）喏！（稍停）摊牌吧！

父亲 （平静地）噢！这一次你没有忍不住大笑啊！（他抚摸她的头发）每当我抚摸你的头发的时候，我就想到地球，外表贴着一层丝绸，柔软美丽，里面却是烈火一团。（他轻轻地搓着双手，和善地、温和地笑笑）我走啦，我的孩子。（下）

第 四 场

〔先是莱妮单独一个人，随后尤哈娜上场，再后是父亲。

〔莱妮的眼睛盯着里边左侧父亲刚从那儿出去的那道门。然后她恢复常态，朝右面的落地窗走去，打开窗，放下护窗板，然后关上窗门。室内顿时昏暗。她慢慢沿着楼梯上到二楼。敲弗朗茨的房门：四下，五下，两次三下。当她敲两次三下的时候，舞台后部右侧的门开了，尤哈娜不声不响地出现，她在窥探。传来转锁扣的声音和起铁闩的声音，楼上门开，从弗朗茨房间里射出一束电灯光。但弗朗茨没有露面，莱妮进屋，关上房门。听得见她关锁扣和上铁闩的声音。尤哈娜上场，走近一张蜗形脚桌子，用食指在桌上敲两次三下，以加深印象。显而易见，她没有听见莱妮敲的前五下和四下。她又重复敲两次三下。此刻大吊灯上所有的灯泡一下全亮了，

她吓了一跳，差一点没叫出声来。这时父亲出现在左侧，是他开的灯。尤哈娜用手和前臂挡着眼睛。

父亲 谁?（尤哈娜把手放下）尤哈娜!（父亲朝她走去）我很抱歉!（走到屋子中间）在警庭审讯人的时候，他们用聚光灯照被告，刚才我一下子把这么强的光刺进你的眼里，你对我怎么想呢?

尤哈娜 我想您应该把灯关上。

父亲 （一动不动）还有呢?

尤哈娜 还有，我想您并不是警察，但您打算像警察审人那样来审问我一下。（父亲微笑，放下双臂，装作沮丧的样子。尤哈娜生气地说）您从来不进这间屋的，要不是监视我，您来干什么?

父亲 可是，我的孩子，你也是从来不进来的啊。（尤哈娜不答话）不会审问你的。（他打开两盏台灯——灯罩是粉红色麻纱的——然后关了大吊灯）您瞧，这是两盏半明半暗的粉红色灯光。现在你是不是自在一些了?

尤哈娜 不。让我走吧。

父亲 听完我的回答以后，我就让你走。

尤哈娜 我什么也没有问哪。

父亲 你问过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吗，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尽管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可骄傲的。（沉默片刻）多年来，几乎是每天，当我肯定莱妮不会发现我的时候，我便坐在这张扶手椅上，等待着。

尤哈娜 （不禁感到好奇）等什么?

父亲 等弗朗茨在他房间里走动，我就可以听见他的脚步声。（稍停）他的鞋底与地板碰击的声音，这就是我与我儿子保持的全部联系。（稍停）半夜里，我下床。大家都睡了，但

我知道弗朗茨没有睡：他和我，我们患的是同样的失眠症。这是一种在一起的方式。而你呢，尤哈娜！你偷偷地候着谁呢？

尤哈娜　我谁也不候。

父亲　那么，今天是碰巧了，再巧不过的巧合，而且是最合适不过的巧合了，因为我非常希望跟你单独谈谈。（尤哈娜恼了，父亲赶紧地说）不，不，没什么秘密，没什么秘密，只对莱妮保密而已。你可以把我说的都告诉魏纳尔，而且我坚持要你这样做。

尤哈娜　既然如此，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他叫来。

父亲　我只要求跟你谈两分钟，两分钟以后，如果你还坚持叫魏纳尔来的话，我就去把他叫来。

〔尤哈娜对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感到吃惊，她站住，面对面瞧着他。

尤哈娜　那好吧。您想说什么？

父亲　跟格拉赫家族年轻小家庭里的我的儿媳谈谈。

尤哈娜　这个格拉赫年轻小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了。

父亲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尤哈娜　没什么新的意思，是您把这个小家庭砸碎的。

父亲　（抱歉地）我的天啊！那是我不当心的缘故。（关怀备至地）但我以为你有办法使它破镜重圆。（尤哈娜急速地走到舞台后部的左侧）你要干什么？

尤哈娜　（打开大吊灯所有的灯泡）审讯开始了，我打开聚光灯。（她走过来站在吊灯下）我该站在哪儿？这儿行吗？现在，在千真万确的实情和天衣无缝的谎言的冷光之下，我宣布我不会招供，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根本无供可招。我孤独一人，没有力量，而且很清楚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要走

了。我到汉堡等魏纳尔。如果他不来……（作了个失望的手势）

父亲 （庄重地）可怜的尤哈娜，我们只给你带来痛苦。（语气骤然变为推心置腹和快快乐乐的）不过，要紧的是，你要打扮得漂亮些。

尤哈娜 您说什么？

父亲 （微笑）我说，你要漂亮些。

尤哈娜 （几乎大怒，粗暴地）漂亮！

父亲 这并不费劲啊。

尤哈娜 （表情不变）漂亮！是不是要我在与您永别的那天给您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

父亲 不，尤哈娜，我是说你到弗朗茨房间里去的那天。（尤哈娜大惊失色）两分钟已过，我要去叫你的丈夫来吗？（尤哈娜示意不要）那好，这将成为我们的秘密。

尤哈娜 魏纳尔会知道一切的。

父亲 什么时候？

尤哈娜 几天以后。是的，我将去找他，您的弗朗茨，我要见见你们家的这个霸王，宁找阎王，不求小鬼。

父亲 （稍停）我很高兴，你愿意试试你的运气。（搓起手来，然后把手放到口袋里）

尤哈娜 对不起，我看您高兴不了。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因为我们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我希望弗朗茨能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父亲 我也这么希望。

尤哈娜 您？只要他一踏出门去，警察就会把他抓走，你们家就名声扫地了。

父亲　（微笑）我想你想象不到我的势力有多大。我的儿子只要肯下楼，我保管立刻什么事也没有了。

尤哈娜　要使他赶紧跑回楼上躲在房间里永不出来，这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静场。父亲低下头，看着地毯。

父亲　（声音低沉）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他会给你开门，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会听你说话，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会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获得这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尤哈娜　怎么啦？

尤哈娜　你是否愿意告诉他我快死了？

尤哈娜　莱妮没有……？

父亲　没有。

〔父亲抬起头。尤哈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尤哈娜　原来是这样？（一直看着他）您没撒谎吧。（稍停）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吸了口冷气，但立即恢复常态）还要问他是否愿意见您？

父亲　（害怕，急速地）不，不！只不过告诉他一声，老头快死了。别的不用说。说定了？

尤哈娜　（微笑）我对《圣经》起誓。

父亲　谢谢。（她始终望着他。他喃喃自语，仿佛在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低沉的声音又仿佛在对自己说话）我很想帮助他。今天不必去试了。莱妮很晚才下楼，他一定会很累的。

尤哈娜　明天？

父亲　行。明天中午以后。

尤哈娜　要是有事，到哪儿找您？

父亲　你找不到我。（稍停）我要到莱比锡去。（稍停）如果你没

搞成……（做手势）我过几天就回来，不管你成不成功。

尤哈娜　（惴惴不安）您让我一个人干？（恢复常态）为什么不可以呢？（稍停）好吧，我祝您一路顺风，但我求您千万不要对我寄以希望。

父亲　请等一等。（带歉意地微微一笑，但很严肃）我担心使你不耐烦了，我的孩子。但我得向你重复一遍：要打扮得漂亮点。

尤哈娜　又来啦！

父亲　弗朗茨十三年没有见人，没有见过生灵。

尤哈娜　（耸耸肩膀）除莱妮以外。

父亲　莱妮不是生灵。我怀疑他是否注意她。他打开门后，将会怎么样呢？他害不害怕？他是不是永远沉沦在孤寂之中？

尤哈娜　我涂脂抹粉一番起什么作用？

父亲　（温和地）他从前喜欢美貌。

尤哈娜　这个工业家的儿子要美人干什么？

父亲　他明天会告诉你的。

尤哈娜　他什么也不会说。（稍停）我不美。这不是很明显吗？

父亲　如果你不美，那么还有谁美呢？

尤哈娜　谁都不美，有的只是打扮成美人的丑八怪。我决不再打扮了。

父亲　也不为魏纳尔打扮了？

尤哈娜　也不为魏纳尔打扮。不要扯到他。（稍停）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以前人家把我打扮成……一个美女，我每演一部电影就成了一种美女。（稍停）请原谅我，这是一种画出来的美人头，谁要碰它一下，这头就掉了。

父亲　应该是我请你原谅，我的孩子。

尤哈娜　别说了。您是不可能知道的，或许您知道了，这无关紧

要。（稍停）我认为我从前漂亮……反正人家对我说我漂亮.我相信了他们的话。难道我知道我在世上将要做些什么？一个人的生活是需要证实其价值的。糟糕的是人家把我看错了。（突然）都是些无稽之谈，这也有必要证实吗？

父亲 没有必要。

尤哈娜 我想也是。（稍停）我就这个样子去见弗朗茨，就穿这件衣裳，脸也就这个样子。随便哪个女人，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总是有吸引力的。

〔静场。在他们头顶上，弗朗茨开始走动。脚步很不规律，时而缓慢而不均匀，时而快速而有节奏，时而原地踏步。

〔她不安地望着父亲，好像在问："是弗朗茨吗?"

父亲 （回答这个讯问的眼神）是的。

尤哈娜 您就这样整夜整夜的呆着……

父亲 （脸色苍白、痉挛）是的。

尤哈娜 那我罢手不试了。

父亲 您以为他是疯子？

尤哈娜 一个该捆起来的疯子。

父亲 不是什么疯癫症。

尤哈娜 （耸耸肩膀）那是什么？

父亲 不幸。

尤哈娜 谁能比一个疯子更不幸呢？

父亲 他。

尤哈娜 （粗鲁地）我不上弗朗茨那儿去了。

父亲 去吧，明天中午以后。（稍停）我们没有别的机会了，你没有，他没有，我也没有。

尤哈娜 （转身向着楼梯，慢慢地）我将登上这个楼梯，去敲那

扇门……（稍停。停下脚步）好吧，我明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为的是保护我自己。

〔父亲向她微笑，搓着双手。

——幕落

第　二　幕

〔弗朗茨的房间。左侧凹墙内有一扇门（门向着楼梯口平台）。锁扣。铁门闩。房间尽里在床的两边各有一扇门：一扇门通浴室，一扇门通工作室。一张很大的床，床上既无被单，又无床垫，一条叠好的毯子放在床绷上。一张桌子靠着右边的墙。只有一把椅子。左边是一堆杂七杂八损坏了的家具和破损的小摆设：这一堆东西便是原来房中的家具和摆设的残余。尽里边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希特勒像（靠床右侧上方）。右边还有几个格架，格架上放着一些带盘（录音机磁带）。墙上有些牌子——用手写的印刷体，写着“不要打搅”，“不许害怕”。桌上放着牡蛎，香槟酒瓶，高脚酒杯，一把尺，等等。

〔四周墙壁和天花板上霉点斑斑。

第　一　场

〔弗朗茨，莱妮。

〔弗朗茨身穿一套破烂的士兵制服。从制服的几个破洞明显地露出肉来。

〔他坐在桌子上，背对着莱妮，身子的四分之三向着观众。

〔桌上，牡蛎和香槟酒瓶。

〔桌下，藏着录音机。

〔莱妮面向观众，连衫裙外面套着白围裙，她在扫地。

〔她静静地干活，不紧不慢，如同能干的家庭主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当弗朗茨说话的时候，她几乎像睡着的样子，但不时向弗朗茨投以短促的目光。看得出她在窥视他，等他把话讲完。

弗朗茨　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有人欺骗你们。二十亿假证人！每秒钟提供二十亿份伪证！听听人们的怨言吧："我们被我们的行为出卖了，被我们的言论出卖了，被我们混账的生活出卖了。"十足类[1]，我证明他们言不由衷，行非所欲。我们要申辩：没有犯罪。尤其不要根据供词，哪怕是签字画押的供词去判罪，因为那年头人们说："被告已认罪，因此可免罪。"亲爱的听众，我的时代是一场大拍卖：对人的贱价处理是由上面决定的，首先从德国开刀，干个彻底。（他自斟自饮）只有一个人说得对，那就是受了伤的提坦[2]，他是目击者，多少世纪以来的见证人，守信的见证人，世俗的见证人，直至世界末日来临。我。人类死了，我是见证。时代啊，我要告诉你我所处的时代的味道，然后请你宣布被告无罪。至于事实怎样，我不在乎。我留给这些假证人去诉说，让他们去分析什么偶然的原因和根本的原因。有过这种味道。以前我们满嘴全是。（他喝酒）我们喝酒为的是解掉这种味道。（沉思）

---

① 在弗朗茨的幻觉中，人像螃蟹那样横行，故他把人称为十足类。此处的听众，所谓"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指未来世纪的人。

② 提坦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此处弗朗茨以提坦自诩。

这是一种怪味，嗯，什么？（他突然惊恐似地站起来）我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莱妮 （以为他讲完了）弗朗茨，我有话对你说。

弗朗茨 （叫嚷）螃蟹们别做声！

莱妮 （声调自然）听我说，这事关重大。

弗朗茨 （向螃蟹们）你们不是选择了甲壳吗？好极了！那就不再赤身露体了！但为什么还留着你们的眼睛？这是我们最丑的东西。唵?! 为什么？（他装作等待。咔嗒声。他吓了一跳。他的声音变得无情、急促、刺耳）怎么回事？（他转身向着莱妮，用怀疑和严厉的眼光望着她）

莱妮 （平静地）带盘。（她蹲下去，取出录音机，放到桌上）带子录完了……（她按一个键盘，带子倒转，人们听到倒过来的弗朗茨讲话声）现在，你听我说。（弗朗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抽搐地抓前胸。莱妮中断讲话，转身向着弗朗茨，看到他在痉挛，好像很痛苦。不动声色地））怎么啦？

弗朗茨 什么怎么啦？

莱妮 心脏吗？

弗朗茨 （痛苦地）跳得厉害。

莱妮 讹诈大王，你要什么？再来一盘磁带？

弗朗茨 （突然平静下来）千万别来！（他抬起头，笑起来）我死了，累死了，莱妮，累死了。给我拿掉！（莱妮去卸磁带）等等！我要听听我的声音。

莱妮 从头听起？

弗朗茨 从哪儿开始都行。（莱妮开动录音机。听到弗朗茨的声音："只有一个人说得对……"弗朗茨听了一会儿，脸绷得紧紧的。他对着录音机说）我根本没想说这些。谁在说话？一句真话也没有。（侧耳细听）我受不了这声音。这声音不

复存在了。停下，我的上帝，停下啊，你简直使我发疯了！……（莱妮不慌不忙地关了录音机，倒回磁带。她在磁带上写了一个号码，然后把它和别的磁带搁在一起。弗朗茨瞧着她，神情沮丧）好。一切得重新开始！

莱妮　和过去一样。

弗朗茨　不，我在前进。总有一天，言词自然而然地向我涌来，我将说出想说的话。然后，休息！（稍停）你说这存在吗？

莱妮　什么？

弗朗茨　休息。

莱妮　不存在。

弗朗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静场片刻。

莱妮　听我说话，好吗？

弗朗茨　嗳！

莱妮　我害怕！

弗朗茨　（吓一跳）害怕？（不安地望着她）你是说，害怕？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粗暴地）那么，滚开！（拿起桌上的尺，用尺的一头敲打一个挂牌："不许害怕！"）

莱妮　好吧。我不再害怕了。（稍停）听我说，好吗？

弗朗茨　我成天听你说，头都痛了。（稍停）说吧。

莱妮　我不完全知道就要发生的事情，但……

弗朗茨　将发生什么事情？在哪儿？在华盛顿？在莫斯科？

莱妮　就在你脚底下。

弗朗茨　在底层？（突然明白）爸爸快死了。

莱妮　谁说父亲来着？他活得长，等着埋我们呢。

弗朗茨　再好没有。

莱妮 再好没有？

弗朗茨 好不好，坏不坏，我不在乎。怎么啦？到底出什么事了？

莱妮 你有危险。

弗朗茨 （满有把握地）是的。我死之后！如果世界失去了我的踪迹，恶魔把我吃了，那还有谁来拯救世人呢？莱妮？

莱妮 谁愿意救就救呗。弗朗茨，从昨天开始，你就处在危险之中，你有生命危险。

弗朗茨 （无所谓地）那么，你保护我吧，这是你的事。

莱妮 当然。但你要帮我的忙。

弗朗茨 没有时间。（发脾气）我在撰写历史，你净用些屁大的事来打搅我。

莱妮 他们要害死你，这也是桩屁大的事？

弗朗茨 是的。

莱妮 要是他们过早地害死你呢？

弗朗茨 （皱眉头）过早？（稍停）谁要害我？

莱妮 占领者。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他们想让后人听不见我的声音，用伪造的文件来欺骗三十世纪的人。（稍停）他们为此派人来了吗？

莱妮 我想已派了。

弗朗茨 谁？

莱妮 我还不清楚。我想是魏纳尔的妻子。

弗朗茨 那个鸡胸驼背的女人？

莱妮 是的，她到处刺探。

弗朗茨 给她吃点耗子药。

莱妮 她鬼着呢！

弗朗茨　这可麻烦了。（不安）我需要有十年的时间。

莱妮　给我十分钟吧。

弗朗茨　你真烦人。（朝房间尽头的墙走去，用手指掠着架上的磁带盘）

莱妮　要是他们偷了你的磁带？

弗朗茨　（突然转过身来）什么？

莱妮　磁带。

弗朗茨　你疯了。

莱妮　（冷冰冰地）假设他们乘我不在的时候来这儿，或者干脆把我除掉再下手呢？

弗朗茨　那又怎么啦？我不开门。（感到很有意思）他们也想除掉你，是吗？

莱妮　他们想的。没有我，你怎么办呢？（弗朗茨不回答）你会饿死的。

弗朗茨　饿肚子不要紧。大不了死掉就是了。我，我演说。死亡，这是我肉体的事情，我甚至感觉不出来；我要继续讲话。（停了一下）好在用不着你来给我合眼。他们破门而入，见到的是什么呢？一具被暗杀的德意志尸体。（笑）我会腐烂发臭，像悔恨一样使人难受。

莱妮　他们才不会破门呐。他们会敲门，你还活着，你会给他们开门的。

弗朗茨　（故作惊讶）我？

莱妮　你。（稍停）他们知道暗号。

弗朗茨　他们不可能知道。

莱妮　自从他们盯我的梢以后，你可想而知，他们已经探得暗号了。喔，爸爸，我肯定他是知道的。

弗朗茨　啊！（沉默）这里边也有他？

莱妮 天知道!(稍停)我对你说,你会给他们开门的。

弗朗茨 以后呢?

莱妮 他们取走录音带。

〔弗朗茨打开桌子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支军用手枪,笑着给莱妮看枪。

弗朗茨 还有这个吗?

莱妮 他们不会强抢的,他们会说服你自己交出来。(弗朗茨哈哈大笑)弗朗茨,我求求你,咱们换个暗号吧。(弗朗茨不笑了。望着莱妮,样子阴险而不知所措)好吗?

弗朗茨 不。(他逐渐编出一套拒绝的理由)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历史是一句神圣的名言,哪怕你改动一个逗号,就什么也不复存在了。

莱妮 那好。咱们不要触动历史。你会把磁带奉送给他们,外加录音机。

〔弗朗茨朝磁带走去,用不知所措的神情望着录音带。

弗朗茨 (先是犹豫、痛苦)磁带呀……磁带呀……(稍停。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举起左臂一挥,把磁带盘全部打落在地板上)我就这样奉送!(他说话慷慨激昂,仿佛向莱妮吐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其实他是一面编造一面说出来的)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记住。要是到三十世纪还没发现窗玻璃的话。

莱妮 窗玻璃?这真新鲜。你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

弗朗茨 我不是什么都说的,小妹子。(他搓着双手,兴高采烈,活像第一幕中的父亲)设想一下,这是一种黑色窗玻璃,比乙醚更细,灵敏极了,透口气,哪怕稍稍透口气,也会反映进去。整个历史都刻写在里面,自从开天辟地,一直到我弹这个响指。

〔他弹了一个响指。

莱妮 在哪儿?

弗朗茨 窗玻璃?到处都有。这儿也有。这是背面。他们将发明一些仪器使它振动,于是一切均将重现。唵?什么?(突然陷入幻觉)我们所有的行为,(语调又变得急促,像着了魔似的)都是电影,我对你说:团团围着的螃蟹瞧着熊熊燃烧的罗马和翩翩起舞的尼禄。(向希特勒像)他们将看到你,小老头。因为你跳过舞,不是吗?你也跳了一阵子。(用脚踢了几下磁带盘)烧!烧掉算了!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屁用?你给我弄走。(突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晚上八点十分你干什么来着?(莱妮耸耸肩膀)你记不起了?他们可清楚,他们把你的一生都展现出来,莱妮;我发现了叫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我们生活在软禁之中。

莱妮 我们?

弗朗茨 (面对观众)你,我,所有这些死人:所有的人。(笑)你站直。人家瞧着你呐。(阴郁,自言自语地)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莱妮苦笑了一声)你快笑吧,莱妮。三十世纪像个小偷一样悄悄地来了。有一根操纵杆在动,黑夜在颤抖。你得跳入三十世纪的人群中去。

莱妮 活着?

弗朗茨 作为死了一千年的人。

莱妮 (无动于衷地)唔!

弗朗茨 死而复活:窗玻璃反映得清清楚楚,连思想也被反映出来。唵?什么?(稍停。神情不安,看不出是真的不安还是装出来的)要是我们已经置身其间该有多好?

莱妮 哪儿?

弗朗茨 置身于三十世纪中。你能肯定这个喜剧是第一次上演

吗？我们是活着还是死而复生？（笑）你站直。如果十足类瞧我们，请相信他们一定觉得我们是丑八怪。

莱妮 你怎么知道？

弗朗茨 螃蟹只喜欢螃蟹，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莱妮 如果是人呢？

弗朗茨 到三十世纪？如果那时还剩下一个人，就把这个人保存在博物馆里……你认为到那时他们就不保留我们的神经系统了吗？

莱妮 这样就能产生螃蟹吗？

弗朗茨 （很干脆地）是的。（稍停）他们的躯体与我们不一样，因而思想也不一样。什么思想，唵？究竟什么思想呢？……你是不是估计一下我的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异乎寻常的艰巨性？我在尚未有幸结识的法官面前为你辩护。瞎子们干的事：可以估计到，人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会像瀑布似的一世纪接一世纪地往下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有时当我想对他们说黑的时候我却说了白吗？（突然他瘫倒在椅子上）天啊！

莱妮 还有什么？

弗朗茨 （疲惫不堪）窗玻璃！

莱妮 怎么啦！

弗朗茨 现在一切都是直接的。我们应该时刻留神我们的言行。我早就想找到这种窗玻璃！（强烈地）为窗玻璃解释！为窗玻璃辩护！一刻不停地进行！男人们，女人们，被追捕的刽子手们，冷酷无情的受害者们，我是为你们而牺牲的。

莱妮 要是他们自己什么都看得见，他们还要你说服干吗？

弗朗茨 （笑着）嗨！莱妮，他们是螃蟹嘛；他们什么也不懂。（用手帕擦擦头，看看手帕，气恼地把手帕扔在桌上）盐水。

莱妮 你怎么啦?

弗朗茨 （耸耸肩膀）血汗症。我得了血汗症。（重新站起来，很有精神，装作快乐的样子）莱妮，听我指挥！我要直接利用你。试一试声音。说话声要大，发音要清楚。（声音很大）在法官面前作证，民主的十字军不愿意让我们重建我们家园的院墙。（莱妮不做声，生气）来呀，如果你服从我，我就听你说话。

莱妮 （对着天花板）我作证，一切都毁了。

弗朗茨 再大声一点。

莱妮 一切都毁了。

弗朗茨 慕尼黑还剩下什么?

莱妮 两块砖。

弗朗茨 汉堡呢?

莱妮 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

弗朗茨 最后剩下的德国人，他们在哪儿?

莱妮 在地窖里。

弗朗茨 （对着天花板）唉，你们呢，你们想得到吗？十三年之后！荒草遍街，我们的机器上长满了牵牛花。（装作倾听）一种惩罚？干了什么蠢事？在欧洲不能有竞争，这才是原则和学说。喂，我们的企业还剩下什么了?

莱妮 两个船坞。

弗朗茨 两个！战前我们有一百个！（他搓双手。向着莱妮，声音自然）今天就到这儿吧！声音太弱，但你使劲叫的时候，还可以。（稍停）现在你说吧。刚才你要说什么?（稍停）有人想消磨我的斗志?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打错了算盘，我斗志如钢。

莱妮　我可怜的弗朗茨！他要把你怎样就能把你怎样。

弗朗茨　谁？

莱妮　占领者派来的人。

弗朗茨　哈！哈！

莱妮　他来敲门，你去开门，你知道他要对你说什么吗？

弗朗茨　管他说什么，我不在乎。

莱妮　他会对你说，你把自己当作证人，可你是被告。（沉默片刻）你如何回答？

弗朗茨　我赶你出去。他们收买了你，你才是想挫伤我的斗志呢。

莱妮　你如何回答，弗朗茨？你如何回答？十二年来你拜倒在这个未来的法庭面前，我承认它拥有一切权利，为什么不承认它有审判你的权利？

弗朗茨　（喊叫）因为我是为被告辩护的证人！

莱妮　谁挑选了你？

弗朗茨　历史。

莱妮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人自以为被历史选中了，其实历史召唤的却是他的邻人。

弗朗茨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们大家一律被宣告无罪，甚至包括你，这是我的报复。我要让历史从老鼠洞里钻过去。（他打住话头，不安地）嘘！他们在窃听。你老激我，激我，害得我最后发脾气。（对天花板）请原谅，亲爱的听众，我言不由衷了。

莱妮　（激烈而带讽刺的语气）瞧，好一个斗志如钢的人！（鄙视地）你把时间泡在原谅自己上了。

弗朗茨　我想看看你怎么样。今晚他们要吱吱叫啦。

莱妮　螃蟹会吱吱叫吗？

弗朗茨　这类螃蟹会叫的，叫起来令人非常不舒服。（向着天花板）亲爱的听众，请记录我的更正……

莱妮　（发作）够了！够了！让他们见鬼去吧！

弗朗茨　你精神失常了吗？

莱妮　拒绝法庭的审判吧，我求求你，这是你惟一的弱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审判官！"这样你谁都用不着怕了，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来世。

弗朗茨　（粗暴地）滚开！（拿起两个牡蛎壳，来回搓着）

莱妮　我还没打扫完呢。

弗朗茨　很好，我上三十世纪去。（站起身，仍然背向着莱妮，把写着"不要打搅"的牌子翻过来，牌子反面写道："明天中午以前不在家"。他重新坐下，又拿起牡蛎壳来回搓）你老瞧着我，害得我的后脖子火辣辣的痛。我禁止你看我。你要留下，就干你自己的事吧！（莱妮不动）请你垂下眼睛，好不好！

莱妮　你对着我说话，我就垂下眼睛。

弗朗茨　你简直使我发疯了！疯了！疯了！

莱妮　（轻声笑，但不快乐）你自找的。

弗朗茨　你要看我？那就看好了！（他站起身，正步走）一，二！一，二！

莱妮　立定！

弗朗茨　一，二！一，二！

莱妮　停下，好不好！

弗朗茨　怎么啦，我的美人，你怕大兵吗？

莱妮　我怕瞧不起你。

〔她解下围裙，扔在床上，准备退场。弗朗茨突然停下了。

弗朗茨 莱妮！（莱妮已走到门口。他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声音是温和的）别留下我一个人。

莱妮 （她转过身，热切地）你要我留下？

弗朗茨 （语调不变）我需要你，莱妮。

莱妮 （她向他走去，不禁动情）我亲爱的！（走近弗朗茨，犹豫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的脸）

弗朗茨 （他让她抚摸了一会儿，猛然向后跳了几步）保持距离！保持应有的距离。尤其不要动感情。

莱妮 （微笑）清教徒！

弗朗茨 清教徒？（稍停）你是这么想的吗？（弗朗茨走近莱妮，抚摸着她的双肩和脖子。莱妮任他抚摸，但心绪慌乱）清教徒是不会抚摸女人的。（他抚摸她的乳房，她微微打颤，闭上眼睛）而我，我会。（莱妮贴着弗朗茨的身子。突然，弗朗茨挣脱开）滚开！你叫我厌烦啦！

莱妮 （后退一步，异常冷静）不见得老叫你厌烦吧！

弗朗茨 我一直讨厌你！一直！从第一天开始！

莱妮 跪下！你还不赶快向他们请求宽恕？

弗朗茨 宽恕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啊！

莱妮 昨天呢？

弗朗茨 没有，我对你说！什么也没有！

莱妮 没有什么，只是兄妹通奸，乱伦。

弗朗茨 你总是夸大其辞！

莱妮 你不是我的哥哥吗？

弗朗茨 是的，当然是。

莱妮 你没有跟我睡过觉吗？

弗朗茨 少得很。

莱妮 哪怕你只干过一次……你就这么害怕说这几个字吗？

弗朗茨 （耸耸肩膀）字眼！（稍停）什么？要找字眼来形容我这行尸走肉所遭受的不幸。（笑）你认为，我同你发生了两性关系？噢，小妹子！你在我这儿，我搂你，人类与人类性交，如同这个星球上每天夜里人类亿万次进行着的事情一样。（对着天花板）但我要宣布，格拉赫的大儿子弗朗茨从来没有想占有他的妹妹莱妮。

莱妮 胆小鬼！（对着天花板）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时代的见证人是一个作伪证的证人。我，莱妮，与哥哥通奸的妹妹，我爱弗朗茨出自情欲。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儿家庭的感情，你们就可以最终判处我们。但我不在乎。（向着弗朗茨）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人哪，这才是应该向他们讲的呐。（向着螃蟹们）他要我的肉体，但并不爱我，他羞得无地自容，因为他在黑暗里跟我睡了觉……结果呢？是我赢了，我想占有他，我占有了他。

弗朗茨 （向着螃蟹们）她疯了。（他向螃蟹们使了一个眼色）等她不在的时候，我再向你们解释。

莱妮 我禁止你这么做！我快死了，我已经死了，我不许你替我辩护，我只有一个法官：我自己，而我宣告我无罪。啊！为被告辩护的证人，在你自己面前作证吧！如果你敢说："我为我所欲，我欲我所为"，那么你将立于不败之地。

弗朗茨 （他的脸突然呆住了，神情冷淡，咬牙切齿地，用怀疑的口吻厉声说）我到底干了什么了，莱妮？

莱妮 （喊叫）弗朗茨！要是你不替自己辩护，他们就会要你的命。

弗朗茨 莱妮，我到底干了什么了？

莱妮 （不安，向弗朗茨让步了）哦……我已经对你讲过了……

弗朗茨 乱伦？不，莱妮，你说的不是乱伦。（稍停）我到底干

了什么了？

〔长时间静场：他们面面相觑。莱妮首先转过脸去。

莱妮　好。我输了，忘掉它吧。我自己来保护你，也不要你帮忙了，反正我习惯了。

弗朗茨　滚开！（稍停）如果你不服从，我就以沉默表示抗议。你知道我能坚持两个月不说话。

莱妮　我知道。（稍停）而我做不到。（她向房门走去，抬起铁闩，转动锁扣）今晚，我给你端晚饭来。

弗朗茨　不用了，我不会开门的。

莱妮　那是你的事啦，我的任务是给你端来。（弗朗茨不回答。出房门时，莱妮向着螃蟹们说）要是他不给我开门，我可爱的螃蟹们，那我现在就祝你们晚安！

第　二　场

〔弗朗茨一人。

〔他转过身子，等待片刻，走过去放下铁闩，关上锁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脸仍然绷着。当他最终感到安全时，他放松下来，显得放心的样子，几乎是轻松了。但从这时开始，他的神经好像最不正常。整个这一场戏他都对着螃蟹们说话。这不是一场独白，而是同看不见的人物的一场对话。

弗朗茨　证人靠不住。必须是我在场的情况下并根据我的指示进行庭议。（稍停。他感到放心，样子疲惫，软绵绵的）嗳？她叫人厌倦吗？干那个事，是的，她挺叫人厌倦的。但火一般的感情呀！（打哈欠）她的主要作用在于让我醒着。（打哈欠）本世纪已经有二十年漆黑一片，半夜里睁大眼睛不是很

舒服的。不，不，其实只是半醒半睡而已。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老打瞌睡。（昏昏欲睡）我不该把她打发走。（步履蹒跚，突然挺直身子，迈着军人的步子走到桌边，拿起几个牡蛎壳，扔向希特勒像，大叫）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立正，两个鞋跟互撞）元首，我是一名士兵。要是我睡着了，事情就严重了，非常严重：放弃职守。我向你发誓，永远醒着。嘿，你们这帮人，探照灯对着我吧！把灯开得亮亮的，对准我的脸，朝我的眼里照，这样使我不困。（等候）混蛋！（向椅子走去，声音软绵绵的，声调和解）好，我要坐一会儿……（坐下，晃着头，眨眨眼睛）玫瑰花……啊！太客气了……（猛然站起来，由于太猛以至碰翻了椅子）玫瑰花？如果我接受这束玫瑰花，他们就给我来个狂欢节。（向螃蟹们）一个厚颜无耻的狂欢节！朋友们，听我的，这一套我太清楚了。人家想把我往洞里引，这是莫大的诱惑！（走到床头柜旁，从药管里取出几片药，塞到嘴里嚼起来）亲爱的听众，请记录我新的预告信号：D.P.C.，意思是，我大声疾呼内心的痛苦。大家都在听，吱吱叫吧，吱吱叫吧，要是你们不听我说，我就睡着啦。（弗朗茨往一只玻璃杯里倒香槟酒，喝了一口，把另一半酒洒在军上衣上，双臂自然沿两肋下垂，用指头夹着酒杯），就在这期间，世纪溜跑了……他们使我昏头昏脑。望出去一片迷雾，白色的。（眨巴着眼睛）白雾贴近田野徐徐飘荡……白雾保护着他们。他们匍匐前进。今晚要流血。

〔远处传来枪声，嘈杂声，马蹄声。他昏昏入睡，双眼闭拢。副官海尔曼打开工作室的门，走向已经转身对着观众的弗朗茨。弗朗茨眼睛仍紧闭。海尔曼敬礼，立正。

第 三 场

〔弗朗茨，副官海尔曼。

弗朗茨 （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眼睛仍闭着）有游击队？

副官 二十来个。

弗朗茨 死了人吗！

副官 没有，两名受伤。

弗朗茨 在我们这边？

副官 在他们那边。我们把他们关在粮仓里。

弗朗茨 你们是知道我的命令的。走吧。

〔副官望着弗朗茨，神色犹豫，怒气冲冲。

副官 是，中尉。

〔副官敬礼，转身，从工作室的门下，随手带上门。静场，弗朗茨的头垂到胸前。他怪叫一声，惊醒了。

第 四 场

〔弗朗茨一个人。

〔他惊醒过来，茫然若失地望着观众。

弗朗茨 不！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我对你说不！（他吃力地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把尺，往左手的指头上敲打。好像得到了一次教训）当然是我同意的！（用尺敲打着）我负全部责任。莱妮，她怎么说来着？（把莱妮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我为我所欲，我欲我所为。（不知所措）三〇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庭讯，中尉弗朗茨·冯·格拉赫。不要把我的时代扔入垃圾箱。在没有听完我的申辩前，不要扔。法官先生们，邪

恶，邪恶，这是惟一的原材料。人们把它送进我们的提炼厂加工。善良就是最后的成品。其结果：善良变成邪恶。但别以为邪恶能变成善良。（他微笑，表情温厚，头低了一下）唉？（喊叫）是昏昏欲睡吗？不是！是智力衰退。人家想从头部打击我。各位法官，你们留神：如果我智力衰退，我的时代就会被吞没，世纪的羊群里就少掉一只癞皮羊。如果二十世纪迷失了方向，节肢动物们[1]，四十世纪该怎么办呢？（稍停）没救了吗？永远没救了吗？就按你们的意愿办吧。（他回到舞台前端，准备坐下）唉！我万不该把她打发走。（有人敲门。他听着，站起身。听出这是约定的暗号，高兴得喊起来）莱妮！（他跑到门口，拉起门闩，打开锁扣，动作干净利落。他完全清醒了。开门）快进来！（后退一步，让她进屋）

第 五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尤哈娜出现在门口，非常漂亮，化了妆，穿着长裙子。弗朗茨往后退了一步。

弗朗茨 （嘶哑的叫声）啊！（后退）怎么回事？（她欲回答，但他阻止了她）什么也别说！（后退，坐下。久久地望着尤哈娜，跨坐在椅子上，像着了迷似的。他示意尤哈娜进来，用克制的语气说）请。（沉默片刻）她将进来……（弗朗茨说这番话的时候，尤哈娜走了进来）……但以后我仍将是一个人。（向着螃蟹们）谢谢，同志们！我非常需要你们的援助。

---

① 蟹属节肢动物。

（似乎心醉神迷）她不会说话，只是失神而已，我要瞧着她！

尤哈娜 （她看上去也有些昏乱，而后，又恢复了镇静。她微笑着说话，为的是控制自己不要害怕）我需要跟您谈谈。

弗朗茨 （他倒退了几步，离尤哈娜远一点，但眼光一直没有离开她）不！（拍桌子）我早知道她会把事情全搅个乱七八糟。（稍停）现在有一个人了。在我家里！快走开吧！（尤哈娜不动）我要叫人把你当作野妓赶走。

尤哈娜 叫谁？

弗朗茨 （叫喊）莱妮快来！（稍停）头脑狭隘，但清醒，您找到了突破点：我只有一个人。（他突然转过身去。稍停）您是谁？

尤哈娜 魏纳尔的妻子。

弗朗茨 魏纳尔的妻子？（站起身，望着她）魏纳尔的妻子？（他惊愕地打量着她）谁派您来的？

尤哈娜 谁也没派。

弗朗茨 您怎么知道暗号的？

尤哈娜 通过莱妮。

弗朗茨 （笑了一声）通过莱妮！我信您才怪呢！

尤哈娜 她敲你的门，让我碰上了。我记住了她敲几下，怎么敲。

弗朗茨 有人提醒我说您到处在刺探。（稍停）嘿，夫人，您冒着害死我的危险前来。（尤哈娜笑）笑吧！笑吧！我很可能一激动就要倒下的，那您该怎么办？人家不允许我接待客人，因为我心脏不好。要不是有个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个器官肯定是要垮的；幸好您很漂亮。喔！等一等，这回完了。上帝才知道我把您当作什么啦……也许当成一个幻影。赶紧趁这个幸运的错觉，趁现在还没有犯下罪行的时候，快离

开吧。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叫喊）我要……（向尤哈娜走去，咄咄逼人，但又站住了。他瘫倒在椅子上。他自己号脉）至少跳一百四十下。快滚开，他妈的，您看得清清楚楚，我快完蛋了。

尤哈娜 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弗朗茨 唵？（他把手从胸前移开，不胜惊讶地望着尤哈娜）她说得对：您是被人收买的。（他站起来，悠然自得地走动）不能那么快就解决了我。慢慢来！慢慢来！（他突然回头向尤哈娜走去）你说最好的解决办法？为了谁？为了世上所有作伪证的人吗？

尤哈娜 为了魏纳尔和我。（她瞧着他）

弗朗茨 （感到很吃惊）我妨碍你们吗？

尤哈娜 您折磨我们。

弗朗茨 我甚至还不认识您哩。

尤哈娜 您认识魏纳尔。

弗朗茨 我甚至连他的模样都忘了。

尤哈娜 有人强迫我们留在这里，以您的名义。

弗朗茨 谁？

尤哈娜 父亲和莱妮。

弗朗茨 （感到很有意思）他们打您了，把你们拴起来了？

尤哈娜 没有。

弗朗茨 那怎么啦？

尤哈娜 用讹诈手段。

弗朗茨 这很可能。他们善于搞这一手。（笑了一声。又用诧异的语调）以我的名义。他们要干什么？

尤哈娜 把我们作为后备力量，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可以

接班。

弗朗茨 （感到很新鲜）您丈夫给我做汤，您给我打扫房间吗？您会补衣服吗？

尤哈娜 （指着弗朗茨身上破烂的军服）针线活并不招人喜欢。

弗朗茨 您错了！这是些很难补的窟窿。要是我妹妹有仙女般的手艺……（突然一本正经地）不需要接班。把魏纳尔给我带得远远的，别让我再见到您！（他走近椅子，刚要坐下，又转过身来）还在那儿呆着？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还给你们自由。

尤哈娜 您什么也没有还给我们。

弗朗茨 我告诉您你们自由啦。

尤哈娜 空话！去您的吧！

弗朗茨 要实际行动？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那好。该怎么办呢？

尤哈娜 最好的办法是干掉您。

弗朗茨 又来啦！（笑了笑）老实说，别指望这个。

尤哈娜 （稍停）那么，您自己想想办法吧！

弗朗茨 （惊呆）唵？

尤哈娜 （热烈地）应当帮帮我们，弗朗茨。

〔静场片刻。

弗朗茨 不。（稍停）我不是本世纪的人。我要一下子拯救所有的人，但我不帮助任何个别人。（激动不安地走动着）我不许你们把我卷入你们的破事。我是一个病人，您懂吗？有人利用我的病使我处在最卑贱的从属地位，您既年轻又健壮，您居然求一个残废的人，一个受压迫的人来援助您，您应当

感到羞耻。(稍停) 夫人，我很脆弱，安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医疗上的要求。即使有人在我面前掐死您，我连手指也不会抬一下。(讨好地) 我使您讨厌吗?

尤哈娜　讨厌透了。

弗朗茨　(搓手) 好极了。

尤哈娜　但还没有讨厌到使我想走的程度。

弗朗茨　好。(他拿起手枪瞄准尤哈娜) 我数到三。(尤哈娜微笑着) 一! (稍停) 二! (稍停) 嘭! 人没了。变没了! (向螃蟹们) 多么安静! 她不吭声了。这就尽善尽美啦，同志们。"打扮漂亮点，但别说话。"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否映入你们的窗玻璃? 没有! 那映进去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改变; 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击打空，房间里挨了一下，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一个不划任何窗玻璃的金刚钻; 失神; 美人。可怜的甲壳动物们，你们将看到火光一闪。你们借用我们的眼睛察看存在的事物。而我们，在人的时代，我们用同样的眼睛，能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尤哈娜　(平静地) 父亲快死了。

〔静场。弗朗茨扔下手枪，突然站起来。

弗朗茨　死不了! 莱妮刚告诉我说他身体结实得很。

尤哈娜　她撒谎。

弗朗茨　(自信地) 她对所有的人都撒谎，就是对我例外，这是比赛规则。(突然) 您快去躲起来，否则您会羞得无地自容: 一套如此拙劣的把戏，而又如此迅速地被戳穿了! 唵，什么? ——不到一个小时，机会变得好得多了——您居然不利用这个空前难得的机会! 我的弟媳妇，您属庸人之辈，魏纳尔娶了您，我现在不再感到奇怪了。

〔弗朗茨转过去背向着尤哈娜，坐下，拿两个牡蛎壳互

相敲打。脸色沉了下来，一副孤僻相：好似尤哈娜并不在他旁边。

尤哈娜　（第一次显得尴尬）弗朗茨！（稍停）……他六个月以后就要死了！（沉默。她克制着胆怯的心情，走近弗朗茨，碰碰他的肩。弗朗茨没有反应。尤哈娜把手放下，默默地望着他）您说得对，我确实不会利用我的这次机会。永别了！（准备退场）

弗朗茨　（突然地）等一等！（尤哈娜慢慢地转过身来，但弗朗茨仍背向着她）那边，在瓶子里有药片。瓶子在床头柜上，给我拿来。

尤哈娜　（尤哈娜走向床头柜）苯海索片，是这个吗？（弗朗茨点点头。尤哈娜把药瓶向弗朗茨扔过去，他在空中用手接住）您为什么吃苯海索片？

弗朗茨　为了能奉陪您。（吞下四片）

尤哈娜　一次四片？

弗朗茨　刚才吃了四片，一共八片。（弗朗茨喝了口水）人家讨厌我活着，我知道，夫人。您是某个杀人犯的工具。现在是讲讲清楚的时候啦，唵，什么？要很谨慎小心。（他吞下最后一片药）有过迷漫之雾……（手指放在前额上）……这儿。我在这儿安了一个太阳。（他喝，竭力控制自己，转过身来。面容正经，严厉）这件衣裳，这些首饰，这条金链子，谁劝您戴的？谁让您今天戴的？是爸爸派您来的吧。

尤哈娜　不是。

弗朗茨　但他给您出了好主意。（尤哈娜欲说话）不用争辩！我很了解他，他行事就像是我授意的一样。说实在的，我不太清楚我们俩之间谁学了谁。当我要预卜他耍什么花招的时候，我先把我自己的脑子清洗干净，我相信凭空而出的想

法，自行冒出来的第一批想法，一定是他的想法。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我的，要么就是他自己变成了他所塑造的形象。（笑）您莫名其妙吧？（懒洋洋地作了一个横扫的手势）这是反应问题。（学着父亲的口气）“特别注意要漂亮点！”我在这儿就听见他说了。他喜爱美色，这个老疯子：那么他是知道我不会把任何东西置于美色之上了，除了我自己的疯狂之外。您是他的情妇吗？（尤哈娜摇摇头）那是因为他老啦！那么是他的同谋吗？

尤哈娜　在来您这儿之前，我是他的对头。

弗朗茨　对头变盟友了？他最喜欢搞这种名堂。（突然严肃地）就剩六个月了？

尤哈娜　过不了。

弗朗茨　心脏病？

尤哈娜　喉头。

弗朗茨　癌？（尤哈娜示意说是）一天吸三十支雪茄！笨蛋！（沉默）癌？那么，他会自杀的！（稍停。他站起来，拿起牡蛎壳，向希特勒像猛扔过去）他会自杀的，老元首，他会自杀的！（沉默。尤哈娜望着他）有什么事？

尤哈娜　没有什么。（稍停）您爱他。

弗朗茨　如同爱我自己一样，比爱霍乱差一点。他想干什么？见一次面？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这样对他更好。（叫喊）他活着，他完蛋，我一概不在乎！瞧瞧他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拿起药瓶，准备拧开盖子）

尤哈娜　（温和地）请把药管给我。

弗朗茨　与您有什么相干？

尤哈娜　（伸出手）给我。

弗朗茨　我必须吃兴奋剂：我讨厌别人改变我的习惯。（尤哈娜仍伸着手）给您，但不要再对我提起这件愚蠢的事了，同意吗？（尤哈娜作了一个含糊的表示，看上去是同意了）好。（弗朗茨把药管给了尤哈娜）而我，我会忘记一切。眼下，我就忘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力量，唵？（稍停）就这样，安息吧，怎么样？对我讲话呀！

尤哈娜　讲谁？讲什么？

弗朗茨　除了我们家，讲什么都行。讲讲您自己。

尤哈娜　没有什么好讲的。

弗朗茨　这由我来决定。（仔细打量着她）一条美人计，这就是您的使命。（仔细端详她）很内行，职业的。（稍停）是演员吗？

尤哈娜　从前是。

弗朗茨　以后呢？

尤哈娜　我嫁给了魏纳尔。

弗朗茨　因为您不红？

尤哈娜　不怎么红。

弗朗茨　配角？二流明星？

尤哈娜　（作了一个不屑回顾过去的手势）算了吧！

弗朗茨　明星？

尤哈娜　随您说吧。

弗朗茨　（带嘲笑的赞赏）明星！但您没能出人头地？您想要什么？

尤哈娜　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

弗朗茨　（慢吞吞地）什么都想要，是的。总是这一套。要么什么都想要，要么什么都不想要。（笑着）这不会有好结果的，唵？

尤哈娜　的确是这样。

弗朗茨　那么魏纳尔呢？他什么都想要吗？

尤哈娜　不。

弗朗茨　那您为什么要嫁给他？

尤哈娜　因为我爱他。

弗朗茨　（温和地）不是吧。

尤哈娜　（很抵触地）什么？

弗朗茨　凡是想什么都要的人……

尤哈娜　（表情不变）怎么啦？

弗朗茨　他们不可能爱。

尤哈娜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了。

弗朗茨　除他的幸福之外，我希望如此！

尤哈娜　是的。（稍停）请帮帮我们的忙！

弗朗茨　我能为你们干些什么？

尤哈娜　我们期待您复活。

弗朗茨　喔！（笑着）您刚才还建议我自杀呢！

尤哈娜　非此即彼。

弗朗茨　（恶意地嘲笑）现在一切都清楚啦！（稍停）我被控告犯杀人罪，只有在剥夺了我终身的权利之后，这场官司才算了结。您知道这件事，对吗？

尤哈娜　我知道。

弗朗茨　那您还希望我复活？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要是杀不了夫兄，就把他关进监牢。（她耸耸肩膀）我应当在这儿等待警察呢，还是去自首投监呢？

尤哈娜　（不高兴地）您不会进监狱的。

弗朗茨　不会吗？

尤哈娜　当然不会。

弗朗茨　那么说，他肯处理我的事了。（尤哈娜点头称是）他倒没有泄气？（充满怨恨地讽刺）他为我真是做到家了，大好人呐！（作手势指指房间和他自己）而这一切便是结果。（暴躁地）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尤哈娜　（失望之极）哦！弗朗茨！您是一个胆小鬼！

弗朗茨　（突然站起来）什么？（他平静了下来，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尤哈娜　这些是什么？（用手指尖轻轻掠过弗朗茨身上戴的勋章）

弗朗茨　这些？（拉下一枚勋章，剥去锡纸，勋章原来是巧克力做的，他把它吃了）喔！所有的勋章都是我得来的，全部属于我，我有权利吃。英雄主义，这正是我要的东西，至于英雄……反正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尤哈娜　不知道。

弗朗茨　有各式各样的英雄：警察与小偷，军人与百姓，——百姓中英雄不多——懦夫与闯将，真是应有尽有。只有一个共同点：勋章。我，我是一个怯懦的英雄，所以我佩戴巧克力勋章，这更得体。您想要吗？不必客气，我抽屉里还有一百多个。

尤哈娜　要。

〔弗朗茨摘下一枚勋章，递给尤哈娜。她接过巧克力勋章，吃了。

弗朗茨　（突然暴躁地）不行！

尤哈娜　什么？

弗朗茨　我不能听任我弟弟的老婆来审判我。（用力地）夫人，我不是一个懦夫，监狱并不使我害怕，我现在就在蹲监狱。

别人强加给我的这种监禁，要是您，您三天都受不了。

尤哈娜 这说明什么呢？您自个儿挑的。

弗朗茨 我？我从来不挑什么，我可怜的朋友。我是被选定的。我出世前九个月，人家就取好了我的名字，确定了我的职业，安排了我的性格，规定了我的命运。我对您说，别人强加给我这种隔离监禁，您应该理解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我是不会屈从的。

尤哈娜 什么理由？

弗朗茨 （他后退一步，沉默片刻）您的眼睛闪闪发亮。不，夫人，我不坦白交待。

尤哈娜 弗朗茨，您已经无路可走了，要么阐述您站得住脚的理由，要么任凭您弟弟的妻子最终判处你，二者必居其一。

〔尤哈娜走近弗朗茨，想取一枚勋章。

弗朗茨 死神，是您吗？不，还是摘十字勋章吧，这是瑞士巧克力做的。

尤哈娜 （她取下一枚十字勋章）谢谢。（她离开他一点）死神？我像死神吗？

弗朗茨 有时像。

尤哈娜 （她朝镜子里瞥了一眼）您使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像？

弗朗茨 当您漂亮的时候。（稍停）您当了他们的工具，夫人。他们作了安排，让您来责问我，如果我向您交待了，我就有生命危险。（稍停）算我倒霉，我愿冒一切风险，请问吧！

尤哈娜 （稍等片刻）您为什么藏在这儿？

弗朗茨 首先，我并没有躲藏。如果我真想逃避法律追究的话，我早就可以跑到阿根廷去了。（指着墙）原来这里有一扇窗。这儿，朝向我们以前的花园。

尤哈娜 朝向以前的?

弗朗茨 是啊。(他们相视片刻。弗朗茨接着说)我让人把它堵上了。(稍停)出事了吧。在外面，出了一些我不愿看到的事吧。

尤哈娜 什么事?

弗朗茨 (用挑战的目光瞧着尤哈娜)杀害了整个德国。(弗朗茨一直望着她，恳求和威胁的神情交织在一起，好似为阻止尤哈娜说出：他们已到达了危险区)请听我说，因为我见到了废墟。

尤哈娜 什么时候?

弗朗茨 我从俄国回来的时候。

尤哈娜 那已过去十四年了。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那您认为什么也没有变化吗?

弗朗茨 我知道一切都越来越糟糕。

尤哈娜 是莱妮告诉您的?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您看报纸吗?

费朗茨 她念给我听。城市被夷为平地，机器被砸烂，工业被洗劫一空，失业人数直线上升，肺病蔓延，出生率急剧下降，我什么都知道。我妹妹抄下了所有的统计数字，(指着桌子的抽屉)在这个抽屉里放着呢；历史上最残忍的谋杀案，我有一切证据。少说二十年，最多再过五十年，德国人要死绝。别以为我在抱怨，我们战败了，人家掐我们的脖子，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您也许能理解，我不愿亲眼目睹这场大屠杀。我不愿去饱览被毁坏的教堂和被烧掉的工厂，我不愿去看望那些拥挤在地窖里的家庭，我不愿与残废者、奴隶、叛

徒和妓女为伍。我想您对这些现象已经习惯了，但我坦白告诉您，我可受不了。照我看，所谓懦夫者，就是那些能容忍这种惨象的人。这场战争，我们本应该打赢，想尽一切办法打赢。我说想尽一切办法。嗯，怎么？否则就完蛋。请相信，我完全有朝自己脑袋开枪那种军人气概，但既然德国人民接受别人强加的这种苟延残喘，我才决定留下一张嘴以便高声抗议。（他突然神经质起来）不！无罪！（高喊）抗议！（沉默）就这些。

尤哈娜　（慢吞吞地，不知如何是好）别人强加的苟延残喘……

弗朗茨　（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尤哈娜）我说完了，就这些，全部讲完了。

尤哈娜　（心不在焉地）是的，就这些，全部讲完了。（稍停）就只为这个理由，您闭门不出？

弗朗茨　就只为这个理由。（沉默。尤哈娜思索着）怎么啦？结束您的工作吧，我使您害怕了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为什么，好心人？

尤哈娜　因为您害怕了。

弗朗茨　怕您？

尤哈娜　怕我要说的事。（稍停）我倒想不知道我已知道的事情。

弗朗茨　（克制自己极度的焦虑不安，用挑战的语气）您知道些什么？（尤哈娜犹豫不决，他们两人互相打量）唵？您知道些什么？（尤哈娜不回答。沉默。他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彼此都害怕。有人敲门：五下，四下，两次三下。弗朗茨隐隐一笑。他站起身，走过去打开一扇尽里的门。观众可以瞥见一个浴缸。向尤哈娜低声地）一会儿就完事。

尤哈娜　（低声地）我不躲。

弗朗茨 （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低声地）您硬要逞强的话，您的小计策就会前功尽弃。

〔尤哈娜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决心躲进浴室。门外有人又在敲门。

第六场

〔弗朗茨，莱妮。

〔莱妮拿着托盘。

莱妮 （惊讶地）你没有闩门？

弗朗茨 没有。

莱妮 为什么？

弗朗茨 （冷冷地）你盘问我吗？（很快地）给我托盘，你呆在这儿。（从莱妮手中接过托盘，放到桌上）

莱妮 （目瞪口呆）你怎么啦？

弗朗茨 托盘太沉了。（他转过身，瞧着她）你责怪我的殷勤吗？

莱妮 不，但我害怕。每当你变得殷勤的时候，我总感到要坏事。

弗朗茨 （笑）哈哈！（莱妮进屋，随手把门带上）我没有叫你进屋啊。（稍停。他拿起一只鸡翅膀，吃起来）好啦，我要吃晚饭啦。明儿见。

莱妮 等等。我要请你原谅，是我跟你吵了架。

弗朗茨 （鸡翅膀塞满了嘴）吵架？

莱妮 是的，刚才。

弗朗茨 （含糊其词地）噢，是的！刚才……（迅速地）那好吧！我原谅你。

莱妮 我对你说过我怕要瞧不起你，这是不对的。

弗朗茨 好极了！好极了！一切都好极了。（吃鸡）

莱妮 你的螃蟹们，我承认他们，我服从他们的法庭。你要我告诉他们吗？（向着螃蟹们）甲壳动物们，我崇敬你们。

弗朗茨 你怎么啦？

莱妮 我不知道。（稍停）我也想告诉你，我需要你存在下去，你，我们家族姓氏的继承人，惟有你对我的爱抚使我动心而不使我感到羞辱。（稍停）我一文不值，但我生在格拉赫家，这就是说，非常高傲，我只能跟一个姓格拉赫的男人发生关系。乱伦，我只能这样，这是我的归宿。（笑）一句话，这是我加深家庭关系的方法。

弗朗茨 （专横地）够了！明天再谈心理学吧！（莱妮吓了一跳，她对弗朗茨的疑心又上来了，她观察着他）我们俩和解了，我向你保证。（沉默）喂，鸡胸驼背的女人……

莱妮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哪个鸡胸驼背的女人？

弗朗茨 魏纳尔的老婆。她长得还算漂亮吧？

莱妮 一般。

弗朗茨 我明白了。（稍停。一本正经地）谢谢你，小妹子。你已经尽力而为了，已经竭尽全力了。（一直把莱妮送到门口。她顺从着，但很不放心）我不是一个好侍候的病人，唵？再见！

莱妮 （装出笑容）这么郑重其事！我明天还要见你的，不是吗？

弗朗茨 （温和地，几乎是温存地）我衷心希望明天能见到你。

〔弗朗茨打开门，低下头，吻莱妮的前额。她昂起头，突然在弗朗茨嘴上吻了一下，退场。

第七场

〔弗朗茨一人。

〔他关上门，扣了锁，拿出手绢，擦擦嘴唇。然后回到桌子边。

弗朗茨 同志们，你们别搞错了，莱妮不会撒谎。（指着浴室）撒谎的女人在那里边。我要搞得她下不来台。嗯，什么？不用害怕，我办法很多。今天晚上你们将看到一个伪证败露的狼狈相。（他发现他的手在颤抖，眼睛盯着双手看，竭力控制自己）好了，我的小手，别抖啦！停！停！（手渐渐停止颤抖。他朝镜子看了一眼，拉拉上衣，紧紧腰带。他变了样。从本幕开始以来，第一次见他完全控制了自己。他走向浴室的门，打开门，向里边点了点头）干活吧，夫人！

〔尤哈娜走出来。弗朗茨关上门，很严厉地窥测着她。在整个下一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弗朗茨千方百计想压倒尤哈娜。

第八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关好门。他回来站在尤哈娜面前。尤哈娜向房门口跨出一步，又停下来。

弗朗茨 别动，莱妮还没有离开客厅。

尤哈娜 她在那儿干什么？

弗朗茨 整理屋子。（尤哈娜又走了一步）留神您的鞋跟！（弗朗茨轻轻敲着门，摹仿女人高跟鞋的声音。弗朗茨讲话的时

候，眼睛始终看着尤哈娜。看得出他是在掂量他冒的风险有多大，他的话都是预先考虑好的）您想走了吗，但您不是有秘密要告诉我吗？

尤哈娜 （从浴室出来以后，好像觉得很不自在）不，没有。

弗朗茨 啊！（稍停）那就算了！（稍停）您什么也不说了？

尤哈娜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弗朗茨 （突然站了起来）不，我亲爱的弟媳妇，没有那么便宜。起先想把秘密捅给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末了一去不复返，故意留下团团疑云，来毒死我，办不到！（他走到桌旁，拿起两只酒杯和一瓶酒，边往酒杯中倒酒，边说）是德国吗？德国变富了吗？我们繁荣昌盛了吗？

尤哈娜 （被激怒）德国……

弗朗茨 （很快地堵住双耳）用不着说了！用不着说了！我不会相信您的话！（尤哈娜望着弗朗茨，耸耸肩膀，默不作声。弗朗茨走来走去，从容潇洒）总之，这是一次失败。

尤哈娜 什么失败？

弗朗茨 您的卤莽行动。

尤哈娜 哦，（略停，声音低沉）应该是这样：要么治好您，要么杀掉您。

弗朗茨 对！对！（和颜悦色地）您会找别的办法。（稍停）至于我，您给了我瞧您的乐趣，我要感谢您的慷慨大方。

尤哈娜 我并不慷慨。

弗朗茨 那么您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怎么解释呢？还有对着镜子下的这番工夫？花了您好几个小时吧。为了一个男人，下这么多的钓饵！

尤哈娜 我每天晚上都这样打扮。

弗朗茨 为了魏纳尔。

尤哈娜　为了魏纳尔。有时也为了他的朋友。

弗朗茨　（笑着摇摇头）不对。

尤哈娜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蓬头垢面吗？我不梳洗吗？

弗朗茨　那也不是。（他停止看尤哈娜，眼睛转到墙上，一边想象尤哈娜的样子，一边描绘着）您的身子直挺挺的，笔直笔直的，这样头就能露出水面。头发是披散的，嘴唇没涂口红，没扑一点香粉。魏纳尔可以享受体贴、温存、亲吻。至于您的微笑，则从来享受不到，您不再微笑了。

尤哈娜　（微笑）幻想家！

弗朗茨　隐居者掌握了一种特殊的光，能使他们互相认得出来。

尤哈娜　他们大概不常见面。

弗朗茨　是啊，您瞧，有时能见面。

尤哈娜　您认出我来了？

弗朗茨　我们互相认出来了。

尤哈娜　我也是一个隐居者？（她站起身，照照镜子，转过身来，很美，第一次露出撩人的媚态）我倒没有想到。（向弗朗茨走去）

弗朗茨　（赶紧地）留神您的鞋跟声！

〔尤哈娜笑着把皮鞋脱下，一只一只向希特勒像扔过去。

尤哈娜　（走近弗朗茨）魏纳尔当律师时，我见到过一个委托人的女儿，她戴着手铐脚镣，瘦得只有三十五公斤，浑身是虱子。我像她吗？

弗朗茨　如同姐妹。我猜想她什么都想要，这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装作什么也不想要的样子。

尤哈娜　（恼火）还要议论我很久吗？（后退一步，指着地板）莱妮该已经离开客厅了。

弗朗茨　还没有。

尤哈娜　（看看手表）魏纳尔快回来了。八点了。

弗朗茨　（暴躁地）不！（尤哈娜惊讶地望着他）这儿从来没有时间概念，这里是永恒。（平静下来）耐心点，您很快就自由啦。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又似挑逗，又似好奇地）怎么？我隐居起来了吗？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出于高傲？

弗朗茨　当然喽！

尤哈娜　您还有什么？

弗朗茨　您还不够漂亮。

尤哈娜　（微笑）这是恭维！

弗朗茨　我说出了您的想法。

尤哈娜　而您？您怎么想的？

弗朗茨　对我自己吗？

尤哈娜　对我。

弗朗茨　您着了魔。

尤哈娜　疯了？

弗朗茨　疯到极点。

尤哈娜　您跟我扯些什么？您的事还是我的事？

弗朗茨　咱们的事。

尤哈娜　您，您着了什么魔呢？

弗朗茨　这能说得出吗！空虚。（稍停）不如说，伟大……（笑）它使我着了魔，但我没有得到它。

尤哈娜　这才说对啦。

弗朗茨　您监视您自己，嗯？您要使自己措手不及吗？（尤哈娜

表示同意）您抓住了您自己？

尤哈娜 亏您想得出来！（她顾影自怜地照照镜子）我看见过这个。（她指着镜子中的面影。稍停）我以前经常去城区的电影院。当女明星尤哈娜·泰斯悄悄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我听见一阵小小的嘈杂声，他们很激动，每个人都由于别人的激动而激动。我看着……

弗朗茨 看见什么？

尤哈娜 什么也没看见。我根本没有看见过他们所看见的东西。（稍停）你呢？

弗朗茨 喔，我也跟您一样，没有获得自己。人家在全军面前给我授勋章。魏纳尔觉得您漂亮吗？

尤哈娜 我很希望他觉得我不漂亮。只有一个男人觉得我漂亮，您想想看，这有啥意思？

弗朗茨 （慢吞吞地）我，我觉得您漂亮。

尤哈娜 那您就这样认为吧，但不要再说了。自从观众不捧我了，没有一个人，您听见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漂亮……（她平静了一点，笑）您把自己看成是整整一个军团啦。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不停地看着尤哈娜）应该相信我的话，这是您的运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我就成为拥有数不清的成员的一个大军团。

尤哈娜 （神经质地笑笑）这是一笔交易："加入我的疯狂之中，我也加入您的疯狂之中。"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您什么也不会丧失。至于我的疯狂，很久以前您已经加入了，（指房门）当我给你开门的时候，您看见的不是我，而是我眼底的某种形象。

尤哈娜 因为您的眼睛是空的。

弗朗茨 是这样。

尤哈娜　我甚至不记得不复存在的女明星的形象是什么样了。您说话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

弗朗茨　是您先讲话的。

尤哈娜　因为我受不了。必须打破沉默。

弗朗茨　打破了。

尤哈娜　不管怎么说，总算说话了。（稍停）您怎么啦？（神经质地笑笑）您的眼睛像摄影机的镜头。别看了。您死了。

弗朗茨　为您效劳。死亡是死亡的镜子。我的伟大反映出您的美貌。

尤哈娜　我是要讨活人们的欢心。

弗朗茨　取悦那些渴望死去的疲惫不堪的芸芸众生吗？您给他们观看了纯真安详的长眠的脸庞。电影院是公墓啊，亲爱的朋友。您叫什么？

尤哈娜　尤哈娜。

弗朗茨　尤哈娜，我并不想要您，我不爱您。我是您的见证，我是所有人的见证。我要世世代代为您作证，我说：您很漂亮。

尤哈娜　（仿佛入迷）好。

〔弗朗茨使劲敲桌子。

弗朗茨　（声音严厉）承认您说了谎吧，照实说：德国奄奄一息。

尤哈娜　（近乎痛苦地打了一个哆嗦。清醒过来）啊！（打了个寒颤，面孔抽搐，片刻间变得丑陋）您把一切都搞糟了。

弗朗茨　一切，我搅和了形象。（突然）您居然想让我枯木重生？您这是徒劳的。叫我下楼与你们生活在一起，我和全家人一起吃饭，这样您就可以跟您的魏纳尔一起到汉堡去。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恢复了常态。微笑）到汉堡去。

弗朗茨 到了汉堡，您永远也美不起来了。

尤哈娜 是的，永远也不行了。

弗朗茨 可是在这儿，您天天都是美的。

尤哈娜 是的，要是我天天来的话。

弗朗茨 您会来的。

尤哈娜 您开门吗？

弗朗茨 我开门。

尤哈娜 （学弗朗茨刚才说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弗朗茨 这里是永生呀！

尤哈娜 （微笑）这里是两人说疯话……（她思索。迷惑消失，看得出她想起了原来的策划）好，我一定再来。

弗朗茨 明天吗？

尤哈娜 可能明天来。

弗朗茨 （温和地，尤哈娜沉默不语）您说德国奄奄一息，说啊！否则，镜子就粉碎啦。（恼火起来，双手又抖起来了）说啊！说啊！说啊！

尤哈娜 （慢慢地）反正是两人说疯话，好吧！（稍停）德国在奄奄一息。

弗朗茨 是真的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会把我们掐死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好。（注意倾听）她走了。（捡尤哈娜的鞋子，跪在她面前，替她穿鞋。她站起身。他站直身子，一鞠躬，两个脚跟咔嚓并拢）明天见！（尤哈娜快步走到门口，弗朗茨跟在后面，转开锁扣。开门。尤哈娜向他点头示意，微微一笑。她

要离开时，弗朗茨叫住她）等一等！（尤哈娜转过身，弗朗茨突然怀疑地瞧着她）谁赢了？

尤哈娜 赢什么？

弗朗茨 第一个回合。

尤哈娜 您猜猜。

〔尤哈娜退场。弗朗茨关上门。插铁闩，上锁扣。他如释重负，走到台中央，站住。

第 九 场

〔弗朗茨一人。

弗朗茨 喔唷！（脸上浮起一阵笑容，片刻间面色难看。他害怕）我疾呼内心的痛苦！（痛心疾首）吱吱叫吧！吱吱叫吧！吱吱叫吧！（开始颤抖）

——幕落

第 三 幕

〔魏纳尔办公室。家具陈设很时髦。有一面镜子。两道门。

第 一 场

〔父亲、莱妮。

〔有人敲门。台上空无一人。继续有敲门声。父亲上场。他左手提着一个公文皮包，雨衣搭在他的右臂上。他关上门，把雨衣和公文包放在一把扶手椅上，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到门口，把门打开。

父亲 （向幕后的人高声喊）我看见你了！（沉默片刻）莱妮！

〔片刻后莱妮上场。

莱妮 （有点满不在乎）我在这儿呐。

父亲 （抚摸她的头发）你好，你躲着哪？

莱妮 （稍稍后退）您好，爸爸。我是躲着呢。（瞧着父亲）气色多好啊！

父亲 旅行活络了我的血气。（咳嗽，短促的干咳使他很难受）

莱妮 莱比锡有流感吗？

父亲 （没听明白）流感？（明白了）不，我咳嗽。（莱妮带着恐惧的神情看着父亲）这碍您什么事吗？

莱妮 （转过头去，望着空处）我希望这不碍我什么事。

〔静场片刻。

父亲 （诙谐地）这么说，你在监视我？

莱妮 （和蔼地）我在监视您。大家轮着来嘛。

父亲 你时间抓得挺紧，我才到呀。

莱妮 我很想知道您一到就干些什么。

父亲 这很清楚嘛；我是来看魏纳尔的。

莱妮 （看一眼手表）您知道得很清楚，魏纳尔此刻应该在船厂。

父亲 我等他回来。

莱妮 （装作惊讶）您？

父亲 为什么不可以呢？（坐下）

莱妮 确实，为什么不可以呢？（跟着坐下）要我陪您吗？

父亲 我一个人等。

莱妮 好。（站起来）您干了些什么？

父亲 （诧异地）在莱比锡？

莱妮 在这儿。

父亲 （表情不变）我干了些什么？

莱妮 是的，我在问您。

父亲 我的孩子，六天前我就离开这儿了。

莱妮 星期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着？

父亲 啊！你真烦人。（稍停）什么也没干哪。我吃了晚饭，睡觉了。

莱妮 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父亲 什么变了？

莱妮 您自己明白。

父亲 我刚下飞机，什么也不知道，我还什么都没看见呢。

莱妮 您看见了我。

父亲　那倒是。（稍停）你永远也不会变的，莱妮。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总是老样子。

莱妮　爸爸！（指着镜子）我也一样，我瞧见了我自己。（她朝镜子中的自己走去）当然，您把我的头发弄乱了。（整理头发）当我自己见到自己的时候……

父亲　你认不出自己来了。

莱妮　一点也认不出了。（她垂下双臂）得了！（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清醒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多么轻浮！（不转身）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见到尤哈娜，她打扮得浓胭厚脂的。

父亲　噢？（眼睛豁然开朗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常态）还有什么？

莱妮　就这些。

父亲　女人每天都要打扮一番。

莱妮　她可从来没有打扮过。

父亲　她大概想重新博得丈夫的欢心。

莱妮　她的丈夫！（轻蔑地撇了撇嘴）您没有看见她那双眼睛哩。

父亲　（微笑）喔，没看见。她眼睛怎么啦？

莱妮　（简简单单地）您自个儿瞧吧。（稍停冷笑）嘿！您会谁都认不出来了。魏纳尔说话扯大了嗓门，他大吃大喝。

父亲　可不是我使你们变的啊。

莱妮　除了您还有谁？

父亲　没有谁，是我这患喉病的老人异想天开的结果，好吧：父亲要与世长辞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已经提前六个月通知你们了。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想办法，你得感谢我才是。

莱妮　我很感谢您。（稍停。声音变了）星期天晚上，您赠送给我们一枚定时炸弹。埋在哪儿？（父亲耸耸肩膀，微笑）我

反正能找到。

父亲 一颗炸弹！为什么你要……？

莱妮 世上的大人物不乐意孤独地去世啊。

父亲 难道我要把全家炸了不成？

莱妮 全家，才不呢。您爱这个家还没有爱到如此程度。（稍停）弗朗茨。

父亲 可怜的弗朗茨，我死后，倘若这个世界还在，难道我只带他一个人进坟墓吗？莱妮，我非常希望你阻止我带他进坟墓。

莱妮 包在我身上。（她向父亲跨一步）如果有人企图接近他，您就该立即离开人世，而且孤零零一个人走。

父亲 好吧！（沉默。坐下）你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她示意没有了。父亲带命令的口气，但语调不变地对莱妮说）你走吧。

〔莱妮看了父亲一眼，低一下头表示告辞，退场。父亲站起身，走去打开了门，朝走廊里看一眼，好像要证实一下莱妮是否藏在那儿，然后关上门，用钥匙锁好，在钥匙上挂上手帕，以堵住锁眼。他回过身来，穿过屋子，走到尽里边的门口，把门打开。

第 二 场

〔父亲，尤哈娜后上场。

父亲 （用力地）尤哈娜！

〔一阵咳嗽打断了他的声音。他转过身，现在他只身一人，不再控制自己了，显然很痛苦。他走近办公桌，拿起一只凉水瓶，给自己倒一杯水，喝了。尤哈娜从尽里

的门上场，看着父亲的背影。

尤哈娜 谁啊……（父亲转过身去）喔，是您啊？

父亲 （嗓子还是堵着东西似的）嗳，是我。（吻尤哈娜的手。他的嗓音清楚了）您没有想到是我吧？

尤哈娜 我把您给忘了。（恢复常态，笑笑）您一路上好吗？

父亲 很好。（她瞧着门钥匙上挂着的手帕）这没有什么，堵死一只眼睛。（稍停。他望着尤哈娜说）您没有擦胭脂抹粉。

尤哈娜 没有。

父亲 那么您不上弗朗茨那儿去了？

尤哈娜 谁那儿我也不去，我等我的丈夫。

父亲 但您看到他了吗？

尤哈娜 谁？

父亲 我的儿子。

尤哈娜 您有两个儿子，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哪一个。

父亲 大儿子。（沉默）说啊，我的孩子？

尤哈娜 （一惊）父亲？

父亲 记得我们的协议吗？

尤哈娜 （装作惊讶的样子）不错，您可以这么问！多么好笑！（几乎是推心置腹地）在楼下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甚至连您，这个快死的人，都是滑稽可笑的。您怎么能够保持那样富有理性的神情呢？（稍停）好吧，我见到了他。（稍停）我肯定您蒙在鼓里。

父亲 （他料到尤哈娜会承认见了弗朗茨，但听到尤哈娜这样回答却不禁有些不安）您见到弗朗茨了？（稍停）什么时候？星期一？

尤哈娜 星期一和这星期的每一天。

父亲 每天！（大惊）五次？

尤哈娜 大概是吧，我没有算过。

父亲 五次！（稍停）这简直是奇迹。（搓手）

尤哈娜 （虽没有提高嗓门，但却带命令口吻）请您听着。（父亲把双手插到口袋里）请不要为此高兴。

父亲 原谅我，尤哈娜。在回来的班机上，我直出冷汗，我以为一切都完了。

尤哈娜 现在呢？

父亲 我听说您每天见他。

尤哈娜 是我一切都完了。

父亲 为什么？（尤哈娜耸耸肩膀）我的孩子，他肯给你开门，证明你们俩关系很融洽。

尤哈娜 我们是很融洽。（语气显得不顾廉耻而且生硬）我们狼狈为奸。

父亲 （困惑不解）唵？（沉默）总之，你们成了好朋友？

尤哈娜 除了成为朋友外，什么都成了。

父亲 什么都成了？（稍停）您的意思是……

尤哈娜 （惊讶地）什么？（哈哈大笑）情人？您认为我们没有朝这方面想吗？对您的计划说来，这样做有必要吗？

父亲 （带几分不快之意）我的儿媳，恕我直言，这就是您的不是了，因为您决心叫我什么也不明白，所以您什么也不给我讲清楚。

尤哈娜 没有什么要讲清楚的。

父亲 （不安）至少他没有……生病吧。

尤哈娜 生病？（她明白其意。以极度鄙视的口吻）噢！疯了？（耸耸肩膀）我怎么会知道呢？

父亲 您亲眼见到他如何生活的啊。

尤哈娜 要是他疯了，我也疯了。为什么我不会疯呢？

父亲 不管怎么样，您总可以告诉我他是否痛苦吧。

尤哈娜 （感到有趣）这个嘛！（告以真情）在上面，言词的意义和我们的不一样。

父亲 噢，在上面，一个人痛苦，怎么个说法？

尤哈娜 不痛苦。

父亲 啊？

尤哈娜 他忙着哩。

父亲 弗朗茨很忙？（尤哈娜点头称是）忙什么？

尤哈娜 忙什么？您想说为谁忙吧？

父亲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为谁？

尤哈娜 这与我无关。

父亲 （温和地）您不愿意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吗？

尤哈娜 （极其厌倦的样子）用什么语言？每时每刻都要为您进行翻译，这太累了。（稍停）父亲，我要走啦。

父亲 您撂下他不管了？

尤哈娜 他谁也不需要。

父亲 自然，这是您的权利，您是自由的。（稍停）您答应过我一件事。

尤哈娜 我遵守了诺言。

父亲 他知道了……（尤哈娜点点头）他说了什么？

尤哈娜 他说您抽烟太多了。

父亲 还有呢？

尤哈娜 别的什么也没说。

父亲 （深深感受到了屈辱）我早知道了！这个臭姑娘，她什么都骗他！十三年当中她都向他胡扯了些什么啊……

〔尤哈娜微微一笑。父亲突然不说了，瞧着尤哈娜。

尤哈娜 您瞧，您不明白吧！（父亲望着尤哈娜，脸沉了下来）

您知道我在弗朗茨那儿干了什么吗？我对他撒谎。

父亲 您？

尤哈娜 我只要一开口就欺骗他。

父亲 （大惊失色，几乎毫无办法）可是……您是厌恶撒谎的呀！

尤哈娜 我一直厌恶撒谎。

父亲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尤哈娜 就是这么回事，我撒谎。我以沉默不语来欺骗魏纳尔。用滔滔不绝的话语骗弗朗茨。

父亲 （冷冰冰地）这可不是我们原先商定的啊。

尤哈娜 不是。

父亲 您刚才说的对，我……我确实不明白。您这样做对您自己不利。

尤哈娜 对魏纳尔不利。

父亲 这是你们的利益。

尤哈娜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静场。一时不知所措的父亲恢复了镇静。

父亲 您倒向另一个阵营了？

尤哈娜 不存在什么阵营。

父亲 好。那么，请听我说，弗朗茨非常值得同情，我看出您本想成全他，可是您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倘使您屈从于对他的恻隐之心……

尤哈娜 我们没有什么恻隐之心。

父亲 你们是谁？

尤哈娜 莱妮和我。

父亲 莱妮，那是另一码事。而您，我的儿媳，不管您把您对他的感情叫做什么，不要再欺骗我的儿子了；否则您会使他毁

得更快。（尤哈娜微微一笑。父亲以更有力的语气）他只有一个愿望：自我逃避。要是您用谎言把他填满了，他就会沉沦至深渊之中。

尤哈娜　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造成很大痛苦。我对您说我要走了。

父亲　什么时候？到哪儿去？

尤哈娜　明天，随便到哪儿。

父亲　魏纳尔跟你走吗？

尤哈娜　不知道。

父亲　是逃跑？

尤哈娜　是的。

父亲　为什么？

尤哈娜　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两种真理，您不觉得这对一个人来说负担太重了吗？（笑）譬如，杜塞尔多夫的那些孤儿，我无法不管他们。

父亲　胡扯些什么？谎言吗？

尤哈娜　在楼上都是实情，这是一些被遗弃的孩子，他们在集中营里快饿死了。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反正他们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一直盯着我，直盯到楼下。昨天晚上，我差一点没问魏纳尔我们是否能救救他们。（笑）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上面……

父亲　怎么样？

尤哈娜　我是我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我的嘴巴在说谎，我的身体却揭穿了我自己的谎言。我谈到饥荒，我说我们将饿死。现在请瞧瞧我，我像是吃不饱的人吗？如果弗朗茨瞧见我……

父亲　他看不见你吗？

尤哈娜　他还没有细看我呢。（她像对自己讲）一个叛逆者。他

受到了某种启示，非常自信，于是侃侃而谈，别人听着他。然后，突然间他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只写着一个词，而这个词只在他不说话的时候才看得见：“背叛”。这就是每天在您儿子房间里等待着我的噩梦。

父亲　这是所有人的噩梦。白天，黑夜，它每时每刻都缠着人们。

〔静场。

尤哈娜　我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父亲点了点头，尤哈娜接着说）你们家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您要把我弄进来？

父亲　（冷冰冰地）我的儿媳，您神志不清了吗，是您自己要介入的。

尤哈娜　您怎么知道我决意介入呢？

父亲　我不知道。

尤哈娜　您责备我撒谎，您自己别撒谎呀。不管怎样，谎话不要说得太早，六天时间挺长的，您使我有时间好好想了一想。（稍停）家庭会议其实是为我一个人开的。

父亲　不，我的孩子，是为魏纳尔开的。

尤哈娜　魏纳尔？得了吧！您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他，为的是让我出来保护他。是我想到要跟弗朗茨谈的，这我承认。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我想出了这个主意，您把这个主意藏在屋子里，您非常巧妙地引导我，最后这个主意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来了。是这样的吧？

父亲　我确实希望你去见见我的儿子，其理由您是很清楚的。

尤哈娜　（大声地）其理由我是不清楚的。（稍停）当您使我们面对面地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知情的，他却不愿知道，您是否预先告诉过我只要一个字就能把他置于死地？

父亲　（问心无愧地）尤哈娜，我对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啊。

尤哈娜　确实一无所知，但您却知道弗朗茨千方百计想自我逃避，以及我们用谎言帮助他自我逃避。算了吧！您肯定是在演戏：我告诉您只要一个词就能把他置于死地，而您听了甚至不动声色。

父亲　（微笑）我的孩子，什么词？

尤哈娜　（当面嘲笑他）富足。

父亲　什么？

尤哈娜　这个词或别的什么词都行，只要能表达出我们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稍停）您好像并不感到奇怪。

父亲　我不感到奇怪。十二年前，我从他脱口而出的一些话里了解到我儿子的恐惧。他以为有人要消灭德国，因此闭门不出，避免目睹我们的毁灭。当初，倘使有人能够向他展示前途，他是会病愈的。如今，挽救他比较困难了，因为他养成了习惯；莱妮惯坏了他，闭门修行的生活给他提供了某种方便。但别担心，治他的病，惟一的妙药就是说实话。开始他会不乐意，因为您使他的赌气成为无的放矢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会主动向您道歉的。

尤哈娜　（暴躁地）无稽之谈！（粗暴地）我昨天已经见了他，这您还感到不够吗？

父亲　不够。

尤哈娜　在他楼上，德国比月亮还死气沉沉。要是我使德国复活了，他非朝自己嘴里打一枪不可。

父亲　（笑）亏您想得出来！

尤哈娜　我对您说，这是明摆着的。

父亲　他不再爱他的国家了吗？

尤哈娜　他非常热爱。

父亲　那么！尤哈娜，这就不合人之常情了。

尤哈娜　啊！在这方面，确实不合。（有点精神失常地笑）人之常情！这儿，（指着父亲的头）在这颗脑袋里有人之常情。而在我的脑袋里，装着他的眼睛。（稍停）一切都停下吧！您可怕的机器会在您手里爆炸的。

父亲　我什么也阻挡不住了。

尤哈娜　那么，我走好了，不再见他了，永世不再见他了。至于真情实况，请放心，我是要说的。但不是对弗朗茨说，而是对魏纳尔说。

父亲　（生气地）不行！（他恢复平静）这只会使他痛苦。

尤哈娜　难道从星期天以来我对他有好处吗？（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他回来啦，一刻钟之后，他什么都会知道。

父亲　（强制命令地）等一等！（尤哈娜停下，发愣。父亲走到门口，取下手帕，开了锁，然后转身向尤哈娜）我向你提一个建议。（尤哈娜默不作声，全身紧张。稍停）对你丈夫什么也不要谈起。最后再去见一次弗朗茨，告诉他我想见他一面。如果他同意，我便解除魏纳尔的誓言，然后你们俩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沉默）尤哈娜！我给你自由。

尤哈娜　我知道。

〔汽车开进花园。

父亲　怎么样？

尤哈娜　这个代价不行。

父亲　什么代价？

尤哈娜　要弗朗茨死。

父亲　我的孩子！你怎么了？你说的话和莱妮的话一样。

尤哈娜　您明白就好。我们是孪生姐妹。不要奇怪，是您使我们变得一样的。如果世间的女人先后都去了您儿子的房间，她们都会像莱妮一样起来反对您。

〔刹车声。汽车停在门前台阶上。

父亲　我请你暂且不要作出任何决定！我答应你……

尤哈娜　没有必要。要花钱找个杀人的人，请找男的去。

父亲　那么你什么都告诉魏纳尔吗？

尤哈娜　是的。

父亲　好得很。但是如果我什么都告诉莱妮呢？

尤哈娜　（目瞪口呆，大惊失色）告诉莱妮，您？

父亲　为什么不呢？反正这个家要毁了。

尤哈娜　（近乎歇斯底里发作）把家毁了吧！把地球毁了吧！最后我们都清静！（发笑，起先笑声阴沉，后来情不自禁地放声笑起来）清静！清静！哈哈，清静！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父亲急速走向尤哈娜，猛然抓住她的双肩，一边摇着她，一边紧紧盯着她。

〔尤哈娜终于平静下来。在门打开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尤哈娜。

第　三　场

〔除上场原有人物外，加上魏纳尔。

魏纳尔　（步子急速地进屋，看见父亲）啊！是您！

父亲　你好，魏纳尔。

魏纳尔　您好，父亲。您这次出门满意吗？

父亲　嘿！（下意识地搓搓手））满意，是的，满意。也许非常满意。

魏纳尔　您想找我谈谈？

父亲　找你？不，我没有想找你。你们呆在这儿，我走了，我亲爱的孩子们。（在门口）尤哈娜，我的建议仍然有效。（下）

第 四 场

〔尤哈娜，魏纳尔。

魏纳尔 什么建议?

尤哈娜 我会对你讲的。

魏纳尔 我不喜欢他到这儿来管闲事。(走过去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香槟酒和两个酒杯，把酒杯放在办公桌上，打开酒瓶塞子) 喝香槟吗?

尤哈娜 不喝。

魏纳尔 好吧，我一个人喝。

〔尤哈娜把酒杯都推开了。

尤哈娜 今晚别喝了，我需要你。

魏纳尔 你使我很惊讶。(他瞧着尤哈娜。突然地) 不论怎样，这和喝酒没有关系。(他砰的一声拔出瓶塞，尤哈娜轻轻地叫了一声，魏纳尔笑了起来，斟满两杯，望着尤哈娜) 我敢说，你害怕了。

尤哈娜 我神思不定。

魏纳尔 (似乎挺满意) 我说你害怕嘛。(稍停) 怕谁? 怕爸爸吗?

尤哈娜 也怕他。

魏纳尔 你要我保护你吗? (轻蔑地一笑，但更放松了) 我们的角色倒过来了。(他一口气喝干一杯) 跟我说说你的心事吧。(沉默) 这么困难吗? 来! (尤哈娜不动，魏纳尔拉她贴近自己，她全身紧张) 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他似乎用力地把尤哈娜的头扳低下来。稍停。他照照镜子，微笑着) 别紧张了! (沉默片刻) 说吧，我亲爱的!

尤哈娜　（抬起头看着魏纳尔）我见了弗朗茨。

魏纳尔　（怒冲冲地推开尤哈娜）弗朗茨！（他转过身去不理尤哈娜，走到办公桌旁，又倒了一杯香槟，喝了一口，然后从容不迫地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镇静，笑盈盈地）再好不过了！我们全家人你都认识了。（尤哈娜瞧着魏纳尔，神色慌张）我哥哥，你觉得他怎么样？虎背熊腰吧，嗯？（尤哈娜仍然目瞪口呆，摇摇头）噢！（感到有趣）噢！噢！那么他是弱不禁风的喽？（尤哈娜难以开口）怎么啦？

尤哈娜　他没你个儿高。

魏纳尔　（表情不变）哈！哈！（稍停）他那身漂亮的军官服呢？还一直穿着吗？

尤哈娜　军服已不漂亮了。

魏纳尔　破烂不堪了？告诉我，这个可怜的弗朗茨身体很糟糕吧。（尤哈娜紧张地默不作声。魏纳尔拿起酒杯）为他的康复干一杯。（举起酒杯，可是发现尤哈娜两手是空的，他走过去拿过另一杯酒来，递给尤哈娜）让我们来碰杯！（她犹豫不决。魏纳尔命令她）拿着！

〔尤哈娜强硬起来，接过酒杯。

尤哈娜　（挑战地）我为弗朗茨干杯！

〔尤哈娜想把酒杯往魏纳尔的酒杯上碰。魏纳尔赶紧缩回自己的酒杯。

〔他们面面相觑片刻，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然后魏纳尔哈哈大笑，把自己酒杯里的酒泼在地板上。

魏纳尔　（带着一种高兴的冲动）难以想象！简直难以想象！（尤哈娜惊愕不已。魏纳尔走向尤哈娜）你决没有见到他，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当面嘲笑尤哈娜）我的小宝贝，门锁扣呢？铁门闩呢？他们有暗号，这是没错的。

尤哈娜 （恢复了冷冰冰的神态）他们有一个暗号，但我得到了暗号。

魏纳尔 （一直笑哈哈的）怎么？莫非你问了莱妮？

尤哈娜 我向父亲打听的。

魏纳尔 （吃一惊）啊！（沉默许久。他走到写字台旁，放下酒杯，思索起来。然后回过身去对着尤哈娜，神态仍然是愉快的，但看得出他竭力在控制自己）是这样！很可能就是这样。（稍停）父亲决不做没有目的的事，他到底用心何在？

尤哈娜 我正想知道哩。

魏纳尔 他刚才向你建议什么来着？

尤哈娜 如果弗朗茨同意会他一面，他就解除你的誓言。

魏纳尔 （变得阴沉，多疑，在下面的对话中，他的疑心越来越重）一次会面……弗朗茨会同意吗？

尤哈娜 （很有把握地）会的。

魏纳尔 以后呢？

尤哈娜 没事了，我们就自由啦。

魏纳尔 什么自由？

尤哈娜 自由离开啊。

魏纳尔 （干笑，苦笑）去汉堡吗？

尤哈娜 随我们去哪儿。

魏纳尔 （表情不变）好得很！（苦笑）啊，我的妻，这是我一生中所遭受的最阴险的一次暗算。

尤哈娜 （惊愕）魏纳尔，父亲可一刻也没想到……

魏纳尔 他的小儿子？当然没有想到。弗朗茨将接收我的办公室，坐在我的扶手椅里，喝我的香槟酒，把他的牡蛎壳扔到我的床底下。除此以外，谁会想到我呢？我算个什么呢？（稍停）老头改变了主意：事情就是这样。

尤哈娜　这么说，你什么也不明白？

魏纳尔　我认为他要我哥哥来领导他的企业，我还认为你欣然同意当他们的中间人：只要你能把我从这儿弄走，哪怕人家把我从这儿踢出去，你也无所谓。（尤哈娜无情地瞧着魏纳尔，她让他讲下去，甚至不想插话作任何解释）他们断送了我的律师生涯，把我软禁在这座倒霉的破房子里，让我重温童年时的美好回忆；有一天，浪子愿意下楼了，人家就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以资庆祝，而后一脚把我踢出门外。于是乎皆大欢喜，我老婆带头拍手称快！多么美好的故事呀。你将来可以到汉堡去大讲特讲。（他走到写字台旁，又给自己倒一杯香槟酒，喝了下去。显然略有醉意。到本幕结束前他的醉意越来越浓）至于行装，你最好还是慢点打，因为你该明白，我还不知道自己让不让别人任意摆布呢。（大声地）我掌握着企业，我要保住它，要人家瞧瞧我的厉害。（他走过去坐在写字台旁，声音平静，怨恨，并带有很大的疑心）现在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要好好想一想。

〔静场片刻。

尤哈娜　（从容不迫，声音冷淡，平静）我讲的和企业没有关系，没有人跟你争企业。

魏纳尔　除了我父亲和兄弟外，没有别人。

尤哈娜　弗朗茨不会领导船厂。

魏纳尔　为什么？

尤哈娜　他不愿意。

魏纳尔　他不愿意还是不能够？

尤哈娜　（勉强地）两者都有。（稍停）而父亲是知道的。

魏纳尔　他要怎样？

尤哈娜　他想在临死之前再见一次弗朗茨。

魏纳尔 （松了口气，但还不放心）这叫人捉摸不透。

尤哈娜 非常叫人捉摸不透，但这跟你并不相干。

〔魏纳尔站起身，走到尤哈娜跟前。他直盯着她看，尤哈娜也瞧着魏纳尔。

魏纳尔 我相信你的话。（他喝酒。尤哈娜转过头去，心中不快）一个无能之辈！（笑）而且还是一个矮小瘦弱的男子。上星期天，爸爸还谈论皮下脂肪过多哩。

尤哈娜 （马上接口）弗朗茨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魏纳尔 是的，不过肚子鼓鼓的，像所有的囚犯一样。（他照照镜子，挺胸凸肚，几乎是下意识地）无能之辈，衣衫褴褛，半疯半癫的人。（他转过身向着尤哈娜）你见了他……常见吗？

尤哈娜 每天。

魏纳尔 我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可说的。（他又泰然自若地走动起来）"无家不出废物。"我记不得谁说过这话。可怕啊，但这是实话，嗯？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以为我自己是废物。（把两手搁在尤哈娜的双肩上）谢谢，我的妻，你解救了我。（他准备去取酒杯，尤哈娜阻止他）你说的对，不该再喝香槟了！（他一手把两个杯子扫到地上，杯子落地，粉碎）让人替我把酒给他送去。（笑）至于你，你再也不要去见他，我不许你见他。

尤哈娜 （始终冷冷地）好极了，那就带我离开这儿吧。

魏纳尔 我对你说你解救了我。你看，我起先是胡思乱想了。从今以后，万事如意。

尤哈娜 对我来说并不如意。

魏纳尔 为什么？（他瞧着尤哈娜，脸色变了，双肩微微拱起）即使我向你发誓我将洗心革面，并且使他们每个人规规矩

矩，也不行吗？

尤哈娜 那也不行。

魏纳尔 （突然地）你们睡过觉了！（冷笑）告诉我，我不责怪你。听说，此人只要吹一声口哨，娘儿们就纷纷送上门去。（他恶狠狠地瞧着尤哈娜）我问你呢。

尤哈娜 （非常严厉地）如果你强迫我回答，我就不会原谅你。

魏纳尔 回答我，用不着原谅。

尤哈娜 不。

魏纳尔 你们没有睡过觉。好！不过你非常想跟他睡觉。

尤哈娜 （没有发作，但带着憎恨的口吻）你真下流！

魏纳尔 （笑嘻嘻，但恶意地）我是格拉赫家族的一员啊。回答！

尤哈娜 不。

魏纳尔 你怕什么呢？

尤哈娜 （仍然冷冰冰的）在认识你以前，死亡和狂热都引诱过我。在弗朗茨的楼上，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我不愿意。（稍停）他的那些螃蟹，我比他更相信是存在的。

魏纳尔 因为你爱他。

尤哈娜 因为这些螃蟹确实存在。疯子吐真言，魏纳尔。

魏纳尔 真的吗？什么真言？

尤哈娜 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厌恶活着。（重新变得有火气）我不愿说！我不愿说！我宁愿欺骗自己。如果你爱我，那就救救我。（指天花板）这顶盖子把我压死了。带我到一个一切都属于大家的城市去吧，到一个大家都互相撒谎的城市去吧。吹吹外边的风，从远方吹来的风吧。这样我们又能言归于好，魏纳尔，我向你发誓。

魏纳尔 （突然非常暴躁和蛮横地）我们言归于好？嘿！怎么谈

得上失掉了你呢，尤哈娜？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你。算了吧！你的关心对我有屁用。你给我的全是些假货！我本想娶个妻子，却只得到她的尸体。要是你疯了，活该！反正我们要在这儿呆下去。（学尤哈娜的语调）“保护我吧！救救我吧！”怎么个办法？逃之夭夭？（他控制住自己。狞笑，冷淡）刚才我发了火，原谅我。你会尽力当好一个正派的妻子。这是你在生活中的角色，但一切乐趣都是为了你自己。（稍停）怎样才能使你忘掉我哥哥呢？我们逃到什么地方为止？火车，飞机，轮船，多么费事！多么劳累！你将用有眼无珠的眼睛看待一切：一个无用的遇难者，这改变不了你一丝一毫。而我呢？你想过没有，我会怎么想呢？我不战就宣告失败，连手指都不抬一下就逃跑了。一个懦夫，嗯，一个胆小鬼，你就爱我这个样子，你就这样安慰我啊！像母亲爱抚孩子一样！（大声地）我们要留在这儿！直到我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了为止：你，我哥哥，或是我。

尤哈娜　你把我恨之入骨了。

魏纳尔　等我征服你以后，我会爱你的。我要斗下去。你放心好了。（笑）我将取胜。你们这些女人，你们只爱权势。而权势，是由我掌握着哩。

〔魏纳尔搂着尤哈娜的腰，粗野地抱着她，吻她。尤哈娜用握紧的拳头打他，挣脱开，笑起来。

尤哈娜　（哈哈大笑）哦！魏纳尔，你想他咬人吗？

魏纳尔　谁？弗朗茨？

尤哈娜　你愿意仿效的兵痞！（稍停）要是我们留下的话，我每天都到你哥哥那里去。

魏纳尔　我巴不得这样。而你每天夜晚在我床上跟我过夜。（笑）自然而然就比较出来了。

尤哈娜 （慢吞吞地，很伤心地）可怜的魏纳尔！（向门口走去）

魏纳尔 （突然不知所措）你上哪儿去？

尤哈娜 （恶意的一笑）我去比较比较。

〔尤哈娜开门，退场，魏纳尔没有作任何阻止的动作。

——幕落

第 四 幕

〔弗朗茨的房间。布景和第二幕相同，但所有挂着的纸牌子都不见了。地板上没有牡蛎壳了。桌子上有一盏台灯。只有希特勒像犹在。

第 一 场

〔弗朗茨一人。

弗朗茨 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躲在天花板后面的居民们，请注意！（沉默。冲着天花板）喂？（嘀咕着）我感觉不到他们啊。（大声地）同志们！同志们！德国在对你们讲话！殉难的德国在对你们讲话！（稍停。垂头丧气地）今天听众这么麻木。今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又无法证实：今晚历史要停止前进了，一下子停了！地球爆炸已在计划之中，科学家们的手指已在电钮上，永别了！（稍停）不过我倒挺想知道地球爆炸之后，幸存的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恼火，近乎暴躁）为了讨好他们，我不惜出卖肉体，他们连听都不听。（兴冲冲地）亲爱的听众，我恳求你们听着，如果我说话你们不听，如果伪证哄骗了你们……（突然）等一等！（在口袋里掏东西）我抓住了罪魁祸首。（掏出一只手表，拴住皮表带的一头，不胜厌恶）有人送给我这个古怪的礼物，我错不该接受。（瞧着表）十五分钟！她晚了十五分

钟！简直不能容忍！这表，我要把它砸了！（把表戴在手腕上）十五分钟！现在十六分钟了。（发作）如果人家用针刺般的嘀咕声来烦我，我怎么能够保住我经久不渝的耐心呢？这不会有好下场。（稍停）我不开门，这很简单；我让她在楼道口等上整整两个小时。

〔有人敲三下门。他急忙去开门。

第二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　（后退，让尤哈娜进屋）十七！（用手指指手表）

尤哈娜　请问什么意思？

弗朗茨　（用电台报时的声音）现在四点十七分三十秒。您把我弟弟的照片带来了吗？（稍停）怎么啦？

尤哈娜　（不情愿地）带来了。

弗朗茨　给我看看。

尤哈娜　（表情不变）您要照片干什么？

弗朗茨　（放肆地大笑）要照片干什么用？

尤哈娜　（犹豫一下之后）在这儿！

弗朗茨　（瞧照片）哟，我都认不出他来啦。简直是一个运动员啊！祝贺，祝贺！（把照片放进口袋里）我们的孤儿们怎么样？

尤哈娜　（有些尴尬）什么孤儿们？

弗朗茨　哎呀！杜塞尔多夫的孤儿们呗。

尤哈娜　噢……（突然）他们统统死了。

弗朗茨　（对着天花板）螃蟹们，他们共七百人呐。七百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停了下来）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管这

些孤儿了。尽快让人把他们埋了！这件事就了结了！（稍停）喏，喏，由于您的过错，我成了一个坏德国人。

尤哈娜 由于我的过错？

弗朗茨 我本该知道这玩艺儿会把一切都搞乱的。为了把时间概念从这个房间里赶跑，我花了五年时间，而您只用了一会儿功夫就把时间概念领回来了。（指着手表说）这个温存的动物围着我的手腕轻声鸣叫。当我听到莱妮敲门，我就赶紧把表塞到口袋里。这个表是统一的时间，是电台报时的时间，是时刻表和天文台的时间。你要我拿它干什么使？难道我是统一的人吗？（瞧着手表）我觉得这个礼物可疑。

尤哈娜 那您把它还给我。

弗朗茨 才不呢！我留着它。我只是想知道您为什么送我这个礼物。

尤哈娜 因为我还活着，您也还活着。

弗朗茨 什么叫活着？等您来？一千年以来我什么也不等。我这盏灯是不灭的，莱妮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瞌睡的时候，就随便睡一会儿，一句话，我从来不知道时间。（略带情绪地）现在呢，日夜颠倒了。（看一眼手表）四点二十五分，天暗下来，白日黯淡下来，我讨厌傍晚。您要是走开，那将是一片黑暗；您呆在这儿，就光辉灿烂！您一走，我会害怕的！（突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准备什么时候埋他们入土啊？

尤哈娜 我想是星期一吧。

弗朗茨 在教堂的废墟上设一个露天的点蜡烛的停尸室，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守着七百个小棺材！（瞧着尤哈娜）您今天没有打扮？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忘了？

尤哈娜　没有。我原不打算到这里来。

弗朗茨　（暴躁）什么？

尤哈娜　今天是和魏纳尔呆在一起的日子。（稍停）是的，今天是星期六。

弗朗茨　他要一个白天干什么，他每天夜里不都是和您在一起。星期六？……哦，是的，英国式工作周[1]。（稍停）当然还有星期日喽。

尤哈娜　当然！

弗朗茨　如果我听明白了您的话，今天是星期六喽。但是，夫人，手表上看不出来，应该给我送一个日历记事本来。（冷笑一下，突然）两天见不着您？我受不了。

尤哈娜　您以为我会牺牲惟一能和我丈夫呆在一起的时间吗？

弗朗茨　为什么不可以呢？（尤哈娜笑而不答）他对您有权利吗？很抱歉，但我也有啊。

尤哈娜　（近乎暴躁）您？没有任何权利。一点儿也没有！

弗朗茨　是我去找您的吗？（大嚷）您什么时候能明白这种无聊的等待已经使我背离了我的职责。螃蟹们困惑不解，他们起了疑心，因为伪证获胜了。（近乎辱骂）您这个达利拉[2]！

尤哈娜　（恶意地大笑）呸！（向弗朗茨走去，傲慢地望着他）

---

[1] 星期六下午（或全日）和星期日均休息的工作制，最初在英国采用，现已普及。

[2] 典出《旧约·士师记》，达利拉是力士参孙的情妇，受非利士人的收买，骗取了参孙力大无穷的秘密，剪去了他蕴藏力量的头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降服，交给了他的敌人。

那么您就是参孙[1]喽？参孙！参孙！（停止笑）我以前可不是这么看的啊！

弗朗茨　（令人生畏地）参孙就是我。千秋万代压在我身上，如果我直起腰，今后的世世代代就统统要垮掉。（稍停。语调自然，辛辣地嘲笑）况且参孙是一个可怜的人，我确信无疑。（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完全处在受人支配的地位！（沉默。坐下）夫人，您使我为难。

〔静场片刻。

尤哈娜　我不再难为您啦。

弗朗茨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尤哈娜　我什么都对魏纳尔说了。

弗朗茨　哟！这是为什么？

尤哈娜　（话里有刺）我也说不好。

弗朗茨　他听后没生气？

尤哈娜　他很生气。

弗朗茨　（不安，神经质地）他要离开我们？他要把你带走？

尤哈娜　他留下不走。

弗朗茨　（放心）一切顺利。（搓手）一切非常顺利。

尤哈娜　（辛辣地嘲笑）这样您眼睛一直看着我。但您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她走近弗朗茨、双手捧着他的头，强迫他看她）对，就这样，现在您还敢讲一切顺利！

弗朗茨　（瞧着她，挣脱开）我明白了，是的，我明白了！您怀

---

[1] 《旧约·士师记》记载，参孙是以色列犹太族英雄、被非利士人诱捕后，给剜去双眼，锁在监里推磨。但他的头发逐渐长出，又恢复了力气。一日，非利士人宴饮，以侮辱参孙取乐，参孙便抱住大殿的两根柱子，一手一根，用力摇动，使大殿倒塌，他自己也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念汉堡。安逸的生活。男人的赞赏和他们的追求。（耸耸肩膀）这都是您所关心的。

尤哈娜　（伤心，但冷酷地）参孙仅仅是个可怜虫而已。

弗朗茨　是的，是的，是的。一个可怜虫。（横着走起来）

尤哈娜　您干什么？

弗朗茨　（声音刺耳，深沉）我学螃蟹哩。（对自己刚才说的话大吃一惊）嗬，什么？（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声音自然）为什么我是个可怜虫？

尤哈娜　因为您什么也不懂。（稍停）我们会遭地狱之苦。

弗朗茨　谁？

尤哈娜　魏纳尔，您和我。（沉默片刻）他是出于忌妒才留下来的。

弗朗茨　（吃惊）什么？

尤哈娜　出于忌妒。明白吗？（稍停。耸耸肩膀）您甚至不知道忌妒是什么意思。（弗朗茨笑）他准备让我每天上您这儿来，甚至星期天也来。在船厂，在他那间部长式的大办公室里，他折磨着自己。晚上，我付出代价。

弗朗茨　（真的感到稀奇）我请您原谅，亲爱的朋友。他忌妒谁呀？（尤哈娜耸耸肩膀。弗朗茨拿出魏纳尔的照片，看了看）忌妒我？（稍停）您对他讲过……我成什么样子了吗？

尤哈娜　我对他讲过。

弗朗茨　那他怎样？

尤哈娜　他忌妒您。

弗朗茨　这简直是反常！我是一个病人，也许是一个疯子；我躲藏着。战争毁了我，夫人。

尤哈娜　战争没有毁坏您的傲气。

弗朗茨　这就足以使他忌妒我吗？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告诉他，我的傲气已化为乌有。就说我自吹自擂是为了自卫。喏，我干脆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好了，告诉魏纳尔，我也忌妒。

尤哈娜 忌妒他？

弗朗茨 忌妒他的自由，忌妒他健壮的肌肉，忌妒他的笑容，忌妒他有妻子，忌妒他健全的知觉。（稍停）嗯？他的自尊心能够得到多大的抚慰呀！

尤哈娜 他不会相信我的话。

弗朗茨 那他活该！（稍停）您呢？

尤哈娜 我？

弗朗茨 您相信我的话吗？

尤哈娜 （拿不定主意，恼火）不。

弗朗茨 夫人，有人走漏了风声，我对你们每分每秒的私生活了如指掌。

尤哈娜 （耸耸肩膀）莱妮对您瞎说。

弗朗茨 莱妮从不谈起您。（指着手表）是这个多嘴婆，它什么都说。您一走，它就唠叨开了：八点半，在家吃晚饭；十点，各人回房，您跟您丈夫单独在一起；十一点，睡前梳洗。魏纳尔睡觉，您洗个澡，十二点，您进他的被窝。

尤哈娜 （放肆地笑）进他的被窝？（稍停）不。

弗朗茨 你们分床睡？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你们在哪个床上亲热呢？

尤哈娜 （激怒，放肆）有时在他床上，有时在我床上。

弗朗茨 （低声埋怨）哦！（他看照片）八十公斤！他像个运动员，大概压得您够呛吧！您喜欢这样吗？

尤哈娜　我之所以选择他，就因为我喜欢体格魁梧的运动员，而不喜欢瘦骨嶙峋的侏儒。

弗朗茨　（嘀哩咕哝地瞧着照片，然后把它放进口袋）我已经六十小时没有合眼了。

尤哈娜　为什么？

弗朗茨　我一睡着，您不就跟他睡觉了！

尤哈娜　（冷笑）那您就永远别睡觉吧。

弗朗茨　这就是我的意图。今天夜里，当他搂住您的时候，您会知道我醒着呐。

尤哈娜　（暴躁地）很抱歉，但我可要剥夺您这肮脏的、怪僻的乐趣。今晚您好好睡吧，魏纳尔不会碰我。

弗朗茨　（茫然）噢！

尤哈娜　这使您失望吗？

弗朗茨　不。

尤哈娜　只要由于他的错我们留在这儿，他再也别想碰我。（稍停）您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他以为是您勾引了我！（辱骂地）您！（稍停）你们俩多相像啊！

弗朗茨　（拿出照片来）不像！

尤哈娜　一路货！两个格拉赫，两个想入非非的人，一对异想天开的兄弟！我，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一件折磨人的工具罢了。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找到别人抚摸的痕迹。（走近弗朗茨）瞧瞧这个肉体。（抓起弗朗茨的手，硬把它放在她的肩膀上）以前，我在男人中间混的时候，他们想占有这个肉体，并不需要搞假正经。（她推开弗朗茨，离开了他。稍停。突然）父亲想跟您谈谈。

弗朗茨　（无所谓的样子）喔！

尤哈娜　如果您见他，他就解除魏纳尔的誓言。

弗朗茨 （平静、没有表情）然后呢？你们就离开这儿？
尤哈娜 这全取决于魏纳尔。
弗朗茨 （表情不变）您希望我见他吗？
尤哈娜 希望。
弗朗茨 （表情不变）我应该不再与您见面了吗？
尤哈娜 当然！
弗朗茨 （表情不变）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尤哈娜 您再回到您的永生中去。
弗朗茨 好吧。（稍停）去告诉我父亲……
尤哈娜 （突然地）不！
弗朗茨 哎？
尤哈娜 （怀着激烈的热情）不！我什么也不对他说。
弗朗茨 （表面上无动于衷，内心感到他胜利了）我应当给他一个答复啊！
尤哈娜 （表情不变）用不着答复，反正我不转达。
弗朗茨 那您为什么向我转达他的要求呢？
尤哈娜 因为我憋不住。
弗朗茨 您憋不住？
尤哈娜 （小声笑，目光中仍充满着憎恨）请注意，我想杀您。
弗朗茨 （非常和蔼可亲）喔！很久就有这个想法了吗？
尤哈娜 才五分钟。
弗朗茨 现在没有了？
尤哈娜 （微笑，平静）现在我只想抓你的面颊。（两手抓他的脸。弗朗茨听任她摆布）就这样。（放下手，离开弗朗茨）
弗朗茨 （仍旧和蔼可亲）五分钟！您走运了。我，我整宿都想杀您。

〔静场。尤哈娜坐在床上，望着空间。

尤哈娜 （自言自语）我再也不走啦。

弗朗茨 （窥视尤哈娜）永远也不走啦？

尤哈娜 （不看弗朗茨）永远。

〔她茫然一笑，张开两手，好像从手上掉落什么东西，瞧瞧她的双脚。弗朗茨仔细打量她，改变了举止，他又变得怪僻，装得一本正经，恢复到第二幕中的神情。

弗朗茨 跟我在一起，寸步不离。

尤哈娜 在这间屋子里？

弗朗茨 是的。

尤哈娜 从此不出屋？（弗朗茨点点头）隐居？

弗朗茨 就是隐居。（他边说话边走动。尤哈娜用眼睛跟着他。弗朗茨说话的时候尤哈娜恢复镇静，并且强硬起来。因为她明白，弗朗茨只想保护他的精神失常状态）我十二年来生活在高山之巅冰封雪地的屋脊上。我把多如蚂蚁的玻璃珠子统统倒在漆黑的深渊中。

尤哈娜 （开始有所警惕）什么玻璃珠子？

弗朗茨 世界啊，亲爱的夫人。您生活的世界啊。（稍停）这个不公道的破烂世界复活了，被您复活了：您一离开我，它就老缠着我，因为您在里面。您把我压在撒克逊瑞士山脉[①]的脚下，我在海拔五米的一个猎人小屋里胡言乱语。在浴缸里水从您皮肉的四周重新涌出，现在易北河在流动，草木在生长。女人是不讲信义的，夫人。

尤哈娜 （阴沉、僵硬地）倘若我背弃了某个人，这个人也不是您啊。

弗朗茨 是我！等于是我！您这个两面人物！二十四小时中有二

---

① 撒克逊瑞士山脉位于德国易北河两岸。

十小时您在我地板底下跟其他人一起观看，感觉，思想，您使我屈居在庸人的天地之下。（稍停）如果我把您锁在屋里，那就绝对太平了：世界回到苦海之中。您将只是现在的您，（指着她）就这样！螃蟹们便会恢复对我的信任，我将继续对它们讲话。

尤哈娜 （嘲讽地）您有时也对我讲话吗？

弗朗茨 （指着天花板）我们一起对它们讲话。（尤哈娜哈哈大笑。弗朗茨望着她，张皇失措）您拒绝吗？

尤哈娜 有什么可拒绝的？您对我讲了个噩梦；我听着，不就是这些吗？

弗朗茨 您不离开魏纳尔吗？

尤哈娜 我对您说过不离开他。

弗朗茨 那么离开我吧。喏，这是您丈夫的照片，（把照片交还尤哈娜，尤哈娜接过照片）至于手表，当报时信号响第四下[①] 的时候，它将进入永恒。（解下手表，看着表面）去吧！，（把手表扔到地上）从今以后，永远是四点半，作为对您的纪念，夫人。永别了。（走到门口，打开锁扣，抬起门闩。长时间静场。他低头鞠了个躬，请尤哈娜出去。尤哈娜不慌不忙走到门口，关上锁扣，放下门闩。她向弗朗茨走去，平静，没有笑容，但很有权威的样子）好吧！（稍停）那您将干些什么？

尤哈娜 干我星期一以来所干的事：来来往往。（作手势）

弗朗茨 要是我不开门呢？

尤哈娜 （平静）您会开的。

〔弗朗茨弯下身子，捡起手表，放到耳朵上听，脸色和

① 指广播电台的报时信号“嘟，嘟，嘟，嘟”，共四下。

声音都变了，说话时情绪激动，从尤哈娜这次接话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

弗朗茨 我们很走运，表还在走。(看表面) 四点三十一分。永恒加一分钟。表针，转吧，转吧! 应该活下去。(向着尤哈娜) 怎么活法?

尤哈娜 我不知道。

弗朗茨 我们将是三个躁狂型的疯子。

尤哈娜 四个。

弗朗茨 四个?

尤哈娜 如果您拒绝见你父亲，他会告诉莱妮的。

弗朗茨 他完全做得出来的。

尤哈娜 会出什么事吗?

弗朗茨 莱妮不喜欢闹得太复杂。

尤哈娜 她会怎么样?

弗朗茨 她会采取简单化的做法。

尤哈娜 (把弗朗茨桌上的手枪拿在手里) 用这个?

弗朗茨 用这个或别的办法。

尤哈娜 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朝女人开枪。

弗朗茨 莱妮只能算半个女人。

尤哈娜 您不乐意死吗?

弗朗茨 老实说不乐意。(指着天花板) 我没有找到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您呢?

尤哈娜 我不愿意魏纳尔孤零零一个人。

弗朗茨 (转身笑，概括地) 我们既死不了，又活不成。

尤哈娜 (学着他的表情) 既不能呆在一起又不能分离。

弗朗茨 我们莫名其妙地被卡住了。(坐下)

尤哈娜 莫名其妙。

〔尤哈娜在床上坐下。静场。弗朗茨背对着尤哈娜，把两个牡蛎壳互相搓着。

弗朗茨 （背朝尤哈娜）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尤哈娜 没有出路。

弗朗茨 （用力地）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怪僻地、失望地搓着牡蛎壳）嗯，什么？

尤哈娜 扔下您的牡蛎壳吧，真叫人受不了。

弗朗茨 住嘴！（把牡蛎壳向希特勒像扔去）看见我使的力气没有？（他回身一半朝尤哈娜，并给她看他发抖的双手）您知道什么使我害怕吗？

尤哈娜 出路？（弗朗茨点点头，仍然全身紧张）您怎么啦？

弗朗茨 别急！（站起身，不安地走动）您别催我。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了，哪怕不太好的道也不通了。畅通无阻的路只剩一条，因为此路无人行走，即最坏的道路。咱们走这条道吧。

尤哈娜 （喊出）不！

弗朗茨 您瞧您明明知道有出路。

尤哈娜 （充满激情）我们这样很幸福嘛。

弗朗茨 地狱般的幸福？

尤哈娜 （激动地接词）是地狱般的幸福，您不情愿，我也不情愿，但我请求您，我恳求您，让咱们维持现状吧。不做声，不行动，等待吧。（抓住他的手臂）咱们不要改变。

弗朗茨 别人要改变的啊，尤哈娜，别人要使我们改变。（稍停）您以为莱妮会让我们这样活下去吗？

尤哈娜 （激烈地）莱妮，由我来对付她。如有必要开枪，我先下手。

弗朗茨 让我们把莱妮排开吧，我们俩单独在一起，面对面的，那又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情绪依然激昂地）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我们将……

弗朗茨　可能您会毁了我。

尤哈娜　（表情不变）决不会。

弗朗茨　只要我和您一起，您就肯定会慢慢地把我毁了。我的疯狂已经开始瓦解，尤哈娜，疯狂是我的藏身之地。当我重见天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尤哈娜　（表情不变）您病就好了。

弗朗茨　（短暂的发作）啊！（稍停。苦笑）那我就不中用了。

尤哈娜　我决不会加害于您，我不想给您治病，因为您的疯狂便是我的笼子，我在里面转来转去。

弗朗茨　（带着辛酸、惆怅的感情）您转来转去，小松鼠？松鼠的牙齿可厉害了，您会把笼子的铁条咬断的。

尤哈娜　不对！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俯首帖耳屈从您的各种要求。

弗朗茨　说得好。但说过头了，您的谎言成了招供。

尤哈娜　（紧张）我从不对您撒谎！

弗朗茨　您专门撒谎。讲起来滔滔不绝，一本正经，活像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只不过您撒谎撒得很拙劣。撒谎要使人相信，首先自身必须是一个假象，我就是这样的。而您，您是真实的。当我望着您的时候，我看出真实是存在的，但真实不在我这一边。（笑）如果杜塞尔多夫还有孤儿的话，我敢打赌，他们准像鹌鹑那样胖乎乎的！

尤哈娜　（用机械的、执拗的声调）他们死了！德国消灭了！

弗朗茨　（粗暴地）住嘴！（稍停）怎么样？您现在知道这条最坏的出路啦？您没法让我闭上眼睛，结果反而让我睁开了眼。而我，每天戳穿您，我成了您的同谋，因为……因为我

依恋您。

尤哈娜　（有点恢复常态）因此每个人都在做与他愿望相反的事情。

弗朗茨　确实如此。

尤哈娜　（用傲慢、被挫伤的声调）那怎么办呢？出路何在？

弗朗茨　每个人都要甘愿做他被迫做的事情。

尤哈娜　这么说我必须乐意毁掉您喽？

弗朗茨　我们必须互相帮忙以求得真理。

尤哈娜　（表情不变）您从来不要真理。您已经虚假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弗朗茨　（冷淡、疏远）嗳！我亲爱的，早该替我辩护啦。（稍停。热情了一点）我立即抛弃变魔术的把戏，当……（犹豫不决）

尤哈娜　当什么？

弗朗茨　当我爱您胜过爱我的谎言的时候，当您不顾我的真理而爱我的时候。

尤哈娜　（嘲讽地）您还有一套真理？什么真理？是您对螃蟹们讲的真理吗？

弗朗茨　（冲着她直吼）什么螃蟹？你疯了吗？什么螃蟹？（稍停。他转过头去）喔！是的。这么说，是的……（突然一下子改变语气）螃蟹就是人呀！（稍停）嗯，什么？（坐下）我曾经到什么地方找过？（稍停）我以前……是知道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操心的事太多了。（稍停。用果断的语调）正人君子们，和善和俊美的人在世纪的阳台上，而我，我在院子里爬着，我好像听见他们在说："兄弟，这是什么玩艺儿？"这玩艺儿，就是我……（站起身，行军礼，立正。用有力的声音）我，螃蟹。（转向尤哈娜，亲昵地对她说）喂，

我说不行，有些人不会对我的时代作出评断。说到底，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儿子的儿子。难道可以允许娃娃们判他们老祖父们的罪吗？我反其道而行之，我大声疾呼："喏，我就是人类，我死后世界毁灭，我也不管；世界毁灭之后，就是螃蟹们，是你们呀！"统统现原形了，挤在阳台上的全是些节肢动物。（郑重其事）你不是不知道，人类一开始就起错了步，而我使人类令人难以置信的厄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把人类的尸体交给了甲壳动物们的法院。（稍停。横走，慢慢地横走）好。照这么说，甲壳动物也是一部分人。（轻轻地笑，精神失常的样子，后退着朝希特勒像走去）一部分人，您明白这个意思吧！（突然生气）尤哈娜，我否认他们的审判权，我不让他们管这个案子，我把它交给您办。审判我吧！

尤哈娜　（有些吃惊，但主要还是用顺从的口吻）审判您？

弗朗茨　（大嚷）您聋了吗？（从焦急不安转为暴躁）嗯，怎么办？（恢复常态。冷笑，近于自命不凡的神态，阴沉）您来审判我，毫无疑问，您审判我吧。

尤哈娜　昨天您还是见证人，人类的见证人啊。

弗朗茨　昨天是昨天。（把手放到额头上）人类的见证人……（笑）您认为人类见证人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夫人，这就是人类自己。连三岁小孩也猜得出来。被告为他自己作证。我承认有恶性循环。（语气阴森傲慢）我是人类，尤哈娜；我是任何一个人又是全人类，我是整个时代，（突然谦卑得可笑）其实任何人都和我一样。

尤哈娜　那么我就办另一个人的案子啦。

弗朗茨　谁的？

尤哈娜　随便谁的。

弗朗茨　被告看来具有典型性，可以杀一儆百，我本该替被告辩解，但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自控有罪。（稍停）当然，您是自由的。但要是您不听我的申辨，或者害怕了解我而撇下我的案子不管，那您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已经作出了判决。您决定吧。（稍停。指着天花板）我把脑袋里想的都对他们说了，但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对他们吹牛皮，说笑话，我正在寻思他们是信以为真呢，还是都记了下来，以便有朝一日找我算账。一座沉寂的金字塔，这个一千年也不吭一声的东西压在我的头上，真叫我受不了。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要是没有法庭，我会怎么样呢？真太瞧不起人了！——“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才不在乎哩！”——噢，怎么？我就那样微不足道吗？一个没有被认可的生命，只能被大地吞没。这是《旧约全书》中说的，喏，听听《新约》：您是未来和现在，人间和我；除您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您使我忘记时间的流逝，我能活下去。您会听我说话，我将碰到您的目光，我要听您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也许几年之后，总有一天您会承认我无罪，我会知道的。那该是多么隆重的节日呀，钟鼓齐鸣，您将成为我的一切，一切都将宣告我无罪。（稍停）尤哈娜！这可能吗？

〔静场片刻。

尤哈娜　可能。

弗朗茨　人家还能爱我吗？

尤哈娜　（悲伤地一笑，但是真心诚意地）不幸，能爱您。

〔弗朗茨站起身，如释重负，几乎是快活的。他走向尤哈娜，用双臂搂着她。

弗朗茨　我再也不会孤单了……（他准备吻她，但突然把她推

开，又是原来怪僻而冷漠的神情。尤哈娜望着弗朗茨，明白他犯孤僻病了，于是也生硬起来。弗朗茨带着恶意的嘲讽意味，但只针对自己）我请求您原谅，尤哈娜，腐蚀我自己选择的审判官未免太早了一点吧。

尤哈娜 我不是您的审判官。对自己心爱的人，人们是不会审判的。

弗朗茨 如果您不再爱我了？这难道不就是判决吗？不就是终判吗？

尤哈娜 我怎么会呢？

弗朗茨 当您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尤哈娜 我已经知道了。

弗朗茨 （兴奋地搓着双手）啊，不！您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稍停。完全是疯子的神态）总有那么一天，这一天跟哪一天都一样，我说出了我的经历，您听着。突然间，爱情的大厦倒塌了，您厌恶地看着我，我感到重新变成……（他趴在地上，横爬着）……螃蟹！

尤哈娜 （厌恶地瞧着弗朗茨）别爬了！

弗朗茨 （爬在地上）您会这样瞪我的，就像这样瞪我！（他敏捷地爬起来）被判了刑，嗯？被最终判了刑！（改变语气，用装腔作势和乐观的腔调）当然，我也可能被宣告无罪。

尤哈娜 （蔑视、紧张）我不敢肯定您是否真心愿意。

弗朗茨 夫人，我衷心希望把事情了结，不管结果如何。

〔静场片刻

尤哈娜 您赢了，好样的！如果我离开您，我就是给您判了刑；如果我留下，您就在我们之间制造猜疑；这种猜疑已经在您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好吧，咱们就按计划办吧：让我们一起堕落，小心翼翼地互相使对方变坏，我们把我们之间的爱

情变成一种折磨人的工具。我们喝酒，是吗？您喝您的香槟酒，我喝我的威士忌，威士忌酒由我自备。每人一瓶酒，面对面，各喝各的酒。（恶意的微笑）人类的见证，您知道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子吗？我们将成为一对夫妻，和天下所有的夫妻一样！（给自己斟了一杯香槟，举杯）我为我们干杯！（一饮而尽，把酒杯向希特勒像扔去。酒杯砸到像上，碎了。尤哈娜走到破家具堆前捡了一张椅子，把椅子支起，坐下）怎么样？

弗朗茨　（尴尬地）尤哈娜……难道……

尤哈娜　该我审问了。怎么样？您有什么好说的？

弗朗茨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向您发誓……

尤哈娜　哪还有什么别人？

弗朗茨　（痛心地）莱妮，我的妹妹。我之所以决心讲真话，是为了使我们摆脱她。我会讲出……应该讲的事情，决不姑息自己，但以我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讲出来，这需要几个月，几年，管他呢！我只要求您相信我，如果您答应只相信我一个人的话，您将取得我的信任。

尤哈娜　（久久地瞧着弗朗茨。语气缓和一些）好。我只相信您一个人。

弗朗茨　（有点郑重其事，但很真诚地）只要您遵守这个诺言，莱妮就对我们无可奈何。（坐下）刚才我很害怕。我把您搂在怀里，我想得到您，我正想……但突然间我仿佛见到我的妹妹，我心想："她要干掉我们的。"（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喔唷！（用温和的声音）现在是夏天了吧？天该热啦。（稍停。望着空处）您知道他曾经把我变成一部可怕的机器吗？

尤哈娜　您父亲？

弗朗茨　（表情不变）是的，一部指挥机器。（小声笑。稍停）又是一个夏天了！机器还在运行。但一如既往，空转着。（他站起身）我要向您讲述我的一生，不过您别以为我干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不，我没干过这样的事。您知道，我所责怪自己的是：一生无所作为。（灯光渐渐暗下来）无所作为！无所作为！一辈子无所作为！

第　三　场

〔弗朗茨，尤哈娜，一个妇人。

一个妇人的声音　（轻声地）士兵！

尤哈娜　（没有听见这个女人的声音）你们发动了战争。

弗朗茨　哪儿的话！

〔台上灯光开始暗淡下来。

妇人的声音　（声音较响）士兵！

弗朗茨　（站在台的前景，观众只能看见他。尤哈娜坐在扶手椅上，在暗处）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而是战争发动了我们。人家打仗的时候，我却玩的痛快，我是穿着军服的老百姓。可是一天夜里，我成了终生士兵。（他从背后的桌子上拿起一顶军官帽，猛地戴在头上）一个到处乞讨的可怜的战败者，一个无能之辈！我从俄国回来，躲躲藏藏地穿过了德国，我走进一座夷为废墟的村庄。

妇人　（观众始终看不见她，但她的声音更响了）士兵！

弗朗茨　嗯？（突然转过身去。他左手拿着一只手电筒，右手从枪筒中拔出手枪，准备射击；手电筒没有打开）谁叫我？

妇人　找找吧。

弗朗茨　你们多少人?

妇人　像你这样站着的，一个没有。躺在地上的，有我。(弗朗茨突然打开手电筒，照着地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靠着墙，半躺在地上) 把手电关上，你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弗朗茨关上手电。台上灯光暗淡，他们周围有一抹光线，观众可以看到他们) 哈哈! 开枪吧! 开枪啊! 你以杀害一个德国女人来结束你参加的战争吧!

〔弗朗茨发现他无意之间把枪口对准了这个妇女，恐惧地把手枪放进口袋。

弗朗茨　你在那儿干什么?

妇人　你不是看见了，我在墙脚下。(很自豪地) 这是我家房子的墙，全村最结实的一堵墙，惟一没有倒塌的墙。

弗朗茨　上我这儿来。

妇人　把手电打开。(弗朗茨打开手电，一束灯光照在地上。他照亮了一条把那个妇人从头裹到脚的毯子) 瞧。(她把毯子的一角掀开。弗朗茨把光束朝她指给他看的地方照去，但观众见不着。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咒骂声，突然把手电熄灭了) 瞧这儿，原先我还有两条腿。

弗朗茨　我能帮你干什么?

妇人　你坐一分钟。(弗朗茨靠近妇人坐下) 我请我们的一个士兵在我家墙脚下呆一会儿! (稍停) 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稍停) 我原希望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但是他已经死了。死在诺曼底，算了；你也行。我想对他说："瞧瞧! (指着村子的废墟) 这是你的杰作。"

弗朗茨　他的杰作?

妇人　(直截了当，向弗朗茨) 也是你的杰作，小伙子。

弗朗茨　为什么?

妇人 （觉得再明显不过）你让人家打败了。

弗朗茨 别胡说八道啦。（他突然站起身，面对着妇人。他见到一张标语，这标语早先在暗处看不见，现在聚光灯亮着才看见了。标语贴在墙上，离地一米七十五公分高，靠妇人的右侧，上面写着："有罪的是你们！"）又是标语！他们到处贴啊！（准备扯下标语）

妇人 （仰面瞧着他）留着！我说，留着它，这是我的墙！（弗朗茨离开标语）有罪的是你们！（她念着，指着弗朗茨）你，我的兄弟，你们大家！

弗朗茨 你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吗？

妇人 完全同意。他们对上帝说我们是吃人肉喝人血的，上帝相信了他们，因为他们打胜了，但人家始终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真正吃人肉喝人血的，是战胜者。士兵，你承认吧：你不想吃人。

弗朗茨 （疲惫不堪地）我们毁坏了城市和村庄，摧毁了一些京城！

妇人 他们打败了你们，因为他们毁坏的城市比你们还多。（弗朗茨耸耸肩）你吃过人吗？

弗朗茨 你的兄弟呢？他吃过人吗？

妇人 肯定没有，他保持着文雅的举止。像你一样。

弗朗茨 （沉默之后）有人跟你谈过集中营吗？

妇人 什么样的集中营？

弗朗茨 你知道得很清楚，灭绝人的集中营。

妇人 有人跟我讲起过。

弗朗茨 假设有人对你说，你兄弟死的时候是集中营的看守，你会感到骄傲吗？

妇人 （残暴相）会的。好好听我说，小伙子，如果我兄弟的良

心上有成千上万条人命，如果这些死者里有像我一样的妇女，有像在这片瓦砾下腐烂的儿童，我会为他感到骄傲，因为我确信他已经在天堂，他有权认为："我，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我了解他，他爱我们，但更爱他的荣誉，更爱他的品德。结果呢？喏！（她作了个手势，指着周围一片瓦砾，语气激烈地）必须搞恐怖，你们本应该摧毁一切！

弗朗茨　我们已经做了。

妇人　差远了，永远不够！集中营不够多！刽子手不够多！你们放掉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对我们的背叛，每当你饶过敌人营垒中的一条性命，哪怕是还在摇篮里的一条性命，就意味着你夺去了我们自己人的一条命：你原想不怀着仇恨打仗，其结果是使我染了这种仇恨，使我心碎。你的道德在哪儿，坏士兵？败兵，你的荣誉在哪儿？有罪的是你！上帝不是根据你的所作所为来判你罪的，而是根据那些你不敢干的事情：根据你应该犯而没有犯的罪。（灯光渐暗，台上一片漆黑，惟有标语可见。妇人的声音重复回响，远去）有罪的是你！是你！是你！

〔标语消失。

第　四　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的声音　（在黑暗中）尤哈娜！

〔灯光。弗朗茨光着头站在桌旁。尤哈娜坐在扶手椅上。妇人已消失。

尤哈娜　（吓了一跳）什么事？

〔弗朗茨向尤哈娜走去，久久地望着她。

弗朗茨　尤哈娜！（望着她，竭力驱散他的回忆）

尤哈娜　（向后仰着，有点冷淡）她后来怎么样了？

弗朗茨　那个妇人？这要看情况而定。

尤哈娜　（没有想到）看什么情况？

弗朗茨　看我的梦是怎么做的。

尤哈娜　原来不是一个回忆啊？

弗朗茨　是的，但也是一场梦。有时我想着她，有时我忘了她，有时……不管怎么说，她死了，这是一场噩梦。（两眼发呆，自言自语地）兴许是我把她杀了。

尤哈娜　（没有感到意外，但感到害怕和厌恶）嗨！

〔弗朗茨笑起来。

弗朗茨　（作扣扳机的动作）像这样！（得意洋洋地微笑）要是您，您会让她受痛苦吗？条条路上都有罪恶，预先制好的罪恶，只待犯罪者去完成。真正的士兵路过，就当仁不让。（突然）您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不喜欢您的眼睛！唉！随您给这个故事编一个您喜欢的结局吧。（他大步离开尤哈娜，走到桌边，转过身来）"有罪的是你！"您觉得怎么样？她说得好吗？

尤哈娜　（耸耸肩膀）她一定疯了。

弗朗茨　是的，但何以见得？

尤哈娜　（有力而明确）我们打败了是因为我们缺人，缺飞机。

弗朗茨　（打断尤哈娜的话）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希特勒的事。（稍停）我跟您讲我。战争是我的命运，我到底应珍惜它到什么程度？（尤哈娜欲开口）考虑考虑！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回答将起决定性作用。

尤哈娜　（不自在，恼火，板着脸）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弗朗茨　（略停）假设我犯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的种种滔天

罪行……

尤哈娜 哪些罪行?

弗朗茨 我怎么知道! 种族灭绝和所有乌七八糟的事情。

尤哈娜 (耸耸肩膀)您为什么会犯这些罪呢?

弗朗茨 因为战争是我的命运，我们父辈搞大我们母辈的肚子，她们就生产士兵。我不知道为什么。

尤哈娜 一个士兵也是一个人啊。

弗朗茨 首先是一个士兵。怎么? 您还爱我吗? (尤哈娜说话)别急着回答，他娘的!(尤哈娜默默地望着弗朗茨)怎么样?

尤哈娜 不爱。

弗朗茨 您不再爱我啦? (尤哈娜作了否定的表示)我使您厌恶了?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哈哈大笑)好，好，好! 请放心，尤哈娜; 跟您打交道的是一个童男。保证洁白无邪。(尤哈娜依然怀疑和无情)您满可以向我笑笑，因为我多愁善感才扼杀了德国。

〔浴室门打开。克拉吉斯进场，随手关门后，慢步走到弗朗茨的椅子旁坐下。弗朗茨和尤哈娜均未注意到他。

第 五 场

〔弗朗茨，尤哈娜，克拉吉斯。

弗朗茨 那时我们在斯摩棱斯克有五百人，被牵制在一座小村庄里，少数被打死。上尉们也丧了命，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尉和一个副官。奇怪的三头执政：克拉吉斯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一个理想主义者，成天想入非非……海因里希副官是个脚踏

实地的人，但他是个十足的纳粹。游击队切断了我们的后路，他们用火力封住了道路。我们只有三天的给养。我们抓到两个俄国农民，把他们关进一个谷仓，并称他们为俘虏。

克拉吉斯 （疲惫不堪）真是畜生。

弗朗茨 （没有回头）啊？

克拉吉斯 海因里希！我说他真是畜生！

弗朗茨 （含糊其词，仍未回头）噢……

克拉吉斯 （一副倒霉相）弗朗茨，我的处境狼狈极了！（弗朗茨突然转向他）他决定要拷问这两个乡下佬。

弗朗茨 喔！喔！（稍停）而你，你不愿意他碰他们？

克拉吉斯 我错了吗？

弗朗茨 问题并不在这儿。

克拉吉斯 问题在哪儿？

弗朗茨 你不许他进谷仓吗？（克拉吉斯表示是的）那么他就不应该进去。

克拉吉斯 你知道他不会听我的。

弗朗茨 （装作气愤而惊异的样子）嗯？

克拉吉斯 我找不到理由。

弗朗茨 嗯？

克拉吉斯 找不到说服他的理由。

弗朗茨 （不胜惊愕）你居然还想说服他！（粗暴地）像狗一样对待他，要他在地上爬！

克拉吉斯 我做不到。要是我鄙视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刽子手，我就会不再尊重任何人了。

弗朗茨 如果你的一个下级，只要一个下级拒绝服从你，就不会有任何人服从你了。尊重人，才不在乎这个哩，但如果你把纪律抛到九霄云外，那就会一败涂地，随便杀人，或两者同

时发生。

克拉吉斯 （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儿，朝外面瞧一眼）他在谷仓外面，正在窥测呢。（又把门关上，转身向着弗朗茨）救救他们吧！

弗朗茨 如果你挽救了你的权威，你就救了他们。

克拉吉斯 我想……

弗朗茨 什么？

克拉吉斯 海因里希对你惟命是听。

弗朗茨 因为我对他如同对待一堆狗屎，这是合乎逻辑的。

克拉吉斯 （感到为难）如果由你来下命令……（恳求）弗朗茨！

弗朗茨 不！俘虏属你管辖。如果我替你下命令，势必使你失去权威。如果你失去权威后的一小时我阵亡了，那么海因里希将独揽指挥大权。那事情就糟透了：他指挥不了我的士兵，因为他太愚蠢；你的俘虏也该到霉了，因为他太残忍。（弗朗茨穿过房间，走近尤哈娜）克拉吉斯这一来可要倒大霉了，因为尽管他是中尉，海因里希准能使他坐牢。

尤哈娜 为什么？

弗朗茨 克拉吉斯希望我们战败。

克拉吉斯 我不是希望，而是要我们战败。

弗朗茨 你没有权利！

克拉吉斯 战败会导致希特勒垮台。

弗朗茨 那德国也垮台了。（笑）完蛋了！完蛋了！（回过身来向尤哈娜）他是言不由衷的好手：他，人为纳粹分子服务，心却谴责纳粹分子，聊以自慰。

尤哈娜 他没有为纳粹分子服务！

弗朗茨 （向着尤哈娜）行了！你们是一路货色。他的双手为纳

粹服务，他的声音为纳粹服务。他对上帝说，“我不愿意干我所干的事情！”而他却干着。（回过头去对克拉吉斯）战争找上了你的门，你如果拒绝战争，就等于你宣判自己无能：你毫无代价地出卖了灵魂，道德家！而我打仗，是要战争付出代价。（稍停）首先打胜，然后再来对付希特勒。

克拉吉斯　那就太晚了。

弗朗茨　我们走着瞧吧！（回过身来向着尤哈娜。咄咄逼人地）夫人，人家欺骗了我，所以我下决心不再受骗上当。

尤哈娜　谁欺骗了您？

弗朗茨　您问这个？路德。（笑）懂了！明白了！我打发路德见鬼去了，于是我出发上前线。战争是我的命运，我从心眼里盼望战争。我总算行动了！我重新作了一番整顿，我终于跟自己取得了一致。

尤哈娜　行动就是杀戮吗？

弗朗茨　（向着尤哈娜）行动就是行动，书写自己的名字。

尤哈娜　写在什么地方？

弗朗茨　（向着克拉吉斯）到什么地方就写在什么地方，我把我的名字写在那块平原上。我要为战争负责，就像这场战争是我一个人打的。如果我得胜，我将再次入伍。

尤哈娜　（非常冷淡地）弗朗茨，那两个俘虏呢？

弗朗茨　（转过身去向着尤哈娜）唵？

尤哈娜　您声称对一切负责，您对他们负责了吗？

弗朗茨　（稍停）我已经使他们脱身了。（向着克拉吉斯）怎样给他下这个命令而又不使你丧失权威呢？等一等。（思索了一下）好！（走到门口，打开门，叫喊）海因里希！

〔他回到桌旁，海因里希跑步进场。

第 六 场

〔弗朗茨，尤哈娜，克拉吉斯，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行军礼，立正）您有什么吩咐，中尉。（他对弗朗茨讲话时，脸上露出隐约的笑容，充满信任，近乎温和）

弗朗茨　（不慌不忙地向副官走去，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副官，你不修边幅。（指着悬挂在扣眼上的一个钮扣）这是什么，这个？

海因里希　这个……哦……这是一个钮扣，中尉。

弗朗茨　（和颜悦色地）你的钮扣会丢的，朋友。（一下子把他的钮扣拽下来，拿在左手上）把它钉上。

海因里希　（抱歉的样子）中尉，现在谁也没有线呀！

弗朗茨　你回嘴，混蛋！（飞起左手给他一个嘴巴子，接着又打了一下）捡起来！（故意让钮扣落到地上。副官弯下身子捡扣子）站直！（副官捡完扣子，必恭必敬地站着）从今天起，克拉吉斯中尉和我，我们决定每星期交换担任职务。过一会儿你开车把他送到前沿去；我，直到星期一，我行使他的职权。出去！（海因里希行军礼）等一等！（向着克拉吉斯）有几个俘虏，是吗？

克拉吉斯　两个。

弗朗茨　很好，由我负责。

海因里希　（双眼闪闪发亮，他以为弗朗茨将接受他的建议）中尉！

弗朗茨　（粗暴、诧异的样子）什么事？

海因里希　他们是游击队员。

弗朗茨　有可能！怎么啦？

海因里希　如果您允许的话……
克拉吉斯　我已经不许他管俘虏了。
弗朗茨　听见了吗？海因里希？这已经解决了。出去吧。
克拉吉斯　等一下。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
海因里希　（向着弗朗茨）我……我开了个玩笑，中尉。
弗朗茨　（皱眉头）跟上司开玩笑？（向着克拉吉斯）他问你什么来着？
克拉吉斯　“如果我不服从您，您怎么办？”
弗朗茨　（用平淡的声调）啊！（他转身向海因里希）今天，副官，由我来回答你。如果你不服从的话……（拍拍他的手枪套子）……我就毙了你。
〔静场片刻。
克拉吉斯　（向着海因里希）开车送我到前沿去。（和弗朗茨交换了一个眼色，随海因里希退场）

第七场

〔弗朗茨、尤哈娜。
弗朗茨　杀掉自己的士兵，这好吗？
尤哈娜　你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啊。
弗朗茨　我没有尽力使他们不死。
尤哈娜　俘虏不肯招供。
弗朗茨　您怎么知道？
尤哈娜　他们是些乡下佬嘛！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弗朗茨　谁证明他们不是游击队呢？
尤哈娜　一般说来，游击队员不肯开口。
弗朗茨　一般说来，是的！（语气肯定，样子疯癫）德国不折不

扣等于罪过，唵，什么？（摆出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度，过分潇洒，近乎滑稽可笑）我不知道是否说明了我的意思。您已经属于另一代人。（稍停。激烈，无情，真挚；不看尤哈娜，眼睛发呆，差不多笔直站着）生命短促，但有个好死！前进！前进！走到恐怖世界的尽头，还要穿过地狱！一座火药库：我要让它在黑暗中爆炸，把一切都炸个稀巴烂，只剩下我的国家；等等，我也许只不过是一束令人难忘的绚丽的焰火，刹那之间什么也不存在了：一片黑暗，只有我的名字铭刻在青铜像上。（稍停）应该承认我发了不少牢骚表示不满。道德准则，我亲爱的，没完没了的道德准则。至于那两个素不相识的俘虏，您以为我喜欢我的士兵胜过他们吗？应该说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我岂不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人了吗？且慢，我最多不过是一个吃素的人。（稍停。夸张其辞，斩钉截铁地）干得不彻底的人等于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的人不算是人。人？（好像点名时自己点到自己）到！（稍停。向着尤哈娜）这就是第一条罪状。

尤哈娜　我恕您无罪。

弗朗茨　我说应该进行辩论。

尤哈娜　我爱您。

弗朗茨　尤哈娜！（房门口有人敲门：五下，四下，两次三下。他们面面相觑）唉，太晚了一点。

尤哈娜　弗朗茨……

弗朗茨　您恕我无罪已经太晚了一点。（稍停）爸爸已经都讲了。（稍停）尤哈娜，您将看到人头落地。

尤哈娜　（瞧着弗朗茨）杀您的头？（有人又在敲门）您听凭宰割？（稍停）这么说您不爱我喽？

弗朗茨　（默默地笑着）我们的爱情，我一会儿再对您说……

（指着门）让她在场，不怎么好。但记住这一点：我请您帮助我，但您不肯伸出帮助之手。（稍停）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现在请进去吧！

〔他把她带到浴室门口，她进去。他关上门后，去给莱妮开房门。

第 八 场

〔弗朗茨，莱妮。

弗朗茨 （急忙摘下手表，放进口袋里。莱妮进屋。手里拿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是一小块撒满白糖的蛋糕。蛋糕上插着四支小蜡烛。她左手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为什么这么晚还来打搅我？

莱妮 你知道时间啦？

弗朗茨 我知道你刚离开我。

莱妮 时间对你来讲过得倒挺快。

弗朗茨 是的。（指着蛋糕说）这是什么？

莱妮 一个小蛋糕，我本该明天给你送来当餐后甜食的。

弗朗茨 那？

莱妮 你瞧，我今晚给你端来了，还插上蜡烛。

弗朗茨 蜡烛，为什么？

莱妮 数一数。

弗朗茨 一，二，三，四。怎么是四支？

莱妮 你三十四岁了。

弗朗茨 是的，二月十五日以后就三十四岁了。

莱妮 二月十五日是你的生日。

弗朗茨 那今天呢？

莱妮 值得纪念的日子。

弗朗茨 好。（接过盘子，放到桌上）“弗朗茨”。是你雕上我的名字的？

莱妮 你想还会是谁呢？

弗朗茨 信息女神！（凝视自己的名字）“弗朗茨”三个字用玫瑰白糖写成，比起青铜像上的更漂亮，但不那么讨人喜欢。（点亮蜡烛）蜡烛啊，慢慢燃烧吧，蜡烛成灰时，我也就消耗殆尽了。（漫不经心地）你见到爸爸了吗？

莱妮 他来看过我。

弗朗茨 到你的房间里？

莱妮 是的！

弗朗茨 他呆的时间长吗？

莱妮 挺长的。

弗朗茨 到你的房间去，这可是破格的待遇啊。

莱妮 我要付出代价的。

弗朗茨 我也是。

莱妮 你也是。

弗朗茨 （切下两片蛋糕）这是我的躯体。（往两只酒杯中倒香槟酒）这是我的血浆。（把蛋糕递给莱妮）吃吧。（莱妮微笑着摇摇头）有毒吗？

莱妮 为什么放毒？

弗朗茨 你说得对，为什么放毒？（递给她一只杯子）你愿意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吗？（莱妮接过杯子，疑心地观察着酒杯）一只螃蟹吗？

莱妮 口红。

〔他从她那儿夺过杯子，砸碎在桌子上。

弗朗茨 这是你的口红！你碗碟没洗干净。（递给她另一杯满满

的酒，她接过酒杯。他为自己往第三只杯里斟香槟）为我干杯吧！

莱妮 为你。（举杯）

弗朗茨 为我！（把酒杯往莱妮的酒杯上碰）你祝愿我什么？

莱妮 祝愿你什么也得不到。

弗朗茨 什么也得不到？嗅！之后呢？好主意！（举杯）我为了什么也得不到而干杯！（喝酒，放下杯子。莱妮身子摇晃，弗朗茨用双臂把她扶住，扶她走到扶手椅旁）坐下，小妹子。

莱妮 （坐下）请原谅，我累了。（稍停）难办的还在后面呢。

弗朗茨 正是这样。（擦额上的汗）

莱妮 （好像对自己说话）我一阵一阵发冷。又是一个霉烂的夏天。

弗朗茨 （惊愕地）天气很闷。

莱妮 （很诚心地）啊？也许是。（瞧着弗朗茨）

弗朗茨 你瞧我？

莱妮 是的。（稍停）你变成另一个人了。这理应看得出来。

弗朗茨 难道现在看不出来吗？

莱妮 看不出来。我看到了你。这使人失望。（稍停）谁也没有过错，亲爱的，你本来应该爱我，但我认为你现在做不到了。

弗朗茨 我很爱你。

莱妮 （暴躁地大嚷，怒不可遏）住嘴！（她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声音始终非常严厉）爸爸告诉我说你认识了我嫂子。

弗朗茨 她有时来看看我。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我替魏纳尔高兴。你以前跟我胡诌些什么呀？她根本不是鸡胸驼背。

莱妮 不，她是的！

弗朗茨　不，不是！（用手作直上直下的手势）她是……

莱妮　是的，她的腰背挺直，尽管如此，她依然是鸡胸驼背。（稍停）你觉得她美吗？

弗朗茨　你呢？

莱妮　像死神一样美。

弗朗茨　你说得很巧妙，我也这么对她说过。

莱妮　我为她干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扔掉）

弗朗茨　（用旁观的语气）你忌妒了？

莱妮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弗朗茨　是的，还为时太早。

莱妮　实在还太早。

〔稍停。弗朗茨拿了一块蛋糕吃起来。

弗朗茨　（指着蛋糕笑着说）这可不好嚼呀！（左手拿着蛋糕，右手打开抽屉，取出手枪，一边吃蛋糕，一边把手枪递给莱妮）给。

莱妮　你给我手枪干什么？

弗朗茨　（指着自己）开枪，但不要惊动她。

莱妮　（笑着）把枪收到你抽屉里去吧。我还不会使哪。

弗朗茨　（手臂向前伸直，手枪放在手心上）你不会害她吧？

莱妮　难道我照料过她十三年吗？我乞求过她的垂青吗？我咽过她的唾沫吗？我给她吃过饭，洗过澡，穿过衣？我为了保护她而反对过所有的人吗？她不欠我任何情义，我才不碰她哩。我希望她稍稍受点痛苦，但这是出于对你的爱。

弗朗茨　（可以说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而我，我的一切都多亏你吗？

莱妮　（恶狠狠地）一切！

弗朗茨　（指着手枪）拿枪吧。

莱妮　你倒非常想挨一枪。不过你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呢！守寡对她来说多合适呀，她天生是当寡妇的。（稍停）我不想杀死你，我的心肝，在这个世界上最使我害怕的莫过于你的死，不过我不得不使你大大痛苦一阵：我的想法是把一切都告诉尤哈娜。

弗朗茨　一切？

莱妮　一切。我要把你在她心中砸得粉碎。（弗朗茨的手紧张地握住手枪）向你可怜的妹妹开枪吧，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万一我遭到不幸，尤哈娜今晚就能收到这封信。（稍停）你以为我在报复吧？

弗朗茨　难道你不报复？

莱妮　怎么样正确我就怎么做，不管是死，是活，按理你是属于我的，因为惟有我一个人按你的本来面目爱你。

弗朗茨　惟有你一个人？（稍停）昨天我可能会杀人，而今天我隐约看到了一个机会，她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接受我的要求。（把手枪放进抽屉）其所以让你活着，莱妮，是因为我决定死死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莱妮　好得很。让她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再看谁战胜谁吧。

〔莱妮站起身，向浴室走去。当她经过弗朗茨后面的时候，她把手中的报纸扔在桌子上。弗朗茨吓了一跳。

弗朗茨　什么？

莱妮　这是《法兰克福日报》，报上讲到我们的事哩。

弗朗茨　讲你和我？

莱妮　讲我们家。他们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重建德国的巨头们》。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受到什么样的尊敬。论资排辈，他们从格拉赫家族讲起。

弗朗茨　（他下不了决心去拿报纸看）爸爸也是一个巨头？

莱妮 （指着文章）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自己看吧！他们说爸爸是巨头之最。（弗朗茨发出嘶哑的骂声，拿起报纸。他打开报纸。他面朝观众坐着，背向浴室，头被打开的报纸遮住了。莱妮敲浴室的门）请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呐。

第 九 场

〔弗朗茨，莱妮，尤哈娜。

尤哈娜 （打开门）太好啦。我不喜欢躲躲藏藏。（和蔼可亲地）您好。

莱妮 （和蔼可亲地）您好。

〔尤哈娜惴惴不安，推开莱妮，径直向弗朗茨走去，望着看报的弗朗茨。

尤哈娜 报纸？（弗朗茨连头也不回。她转身向着莱妮）你进行得好快哟。

莱妮 我着急啊。

尤哈娜 急于杀他？

莱妮 （耸耸肩膀）不，不。

尤哈娜 那你就赶紧吧，我们已经走到前头去了。从今天起我深信他将忍受现实。

莱妮 这就怪了，他也深信您将忍受现实。

尤哈娜 （微笑）我将忍受一切。（稍停）父亲把事情告诉您了？

莱妮 是的。

尤哈娜 他威胁过我。是他告诉我怎样到这儿来的。

莱妮 啊！

尤哈娜 他没有对您讲起吧？

莱妮 没有。

尤哈娜　他在耍弄我们。

莱妮　那还用说。

尤哈娜　难道您认了？

莱妮　认了。

尤哈娜　您有什么要求？

莱妮　（指着弗朗茨）您从他的生活中出去。

尤哈娜　我永远不出去。

莱妮　那我把您赶出去。

尤哈娜　试试吧。

〔静场。

弗朗茨　（放下报纸，站起身，向尤哈娜走去。很贴近她）尤哈娜，您答应过我，只相信我一个人的话。现在是实现您诺言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爱情的成败全在于此。

尤哈娜　我只相信您的话。（他们互相看着。尤哈娜充满信任地向弗朗茨微笑，但弗朗茨脸色苍白，由于不断抽搐而扭作一团。他竭力向尤哈娜微笑，然后转过身，走向他自己原来的位子，又拿起报纸）怎么样，莱妮？

莱妮　我们是两个。有一个是多余的。谁是多余的人应当自己承认。

尤哈娜　那我们怎么进行？

莱妮　应当进行严肃的较量，如果您赢了，您取我而代之。

尤哈娜　您会作弊的。

莱妮　用不着。

尤哈娜　为什么？

莱妮　您肯定输。

尤哈娜　您说怎么较量吧。

莱妮　好。（稍停）他跟您讲过海因里希副官和俄国俘虏吗？他

谴责自己由于救了两个游击队员的命而置他的伙伴们于死地，是吗？

尤哈娜　是的。

莱妮　您对他讲过他做得对，是吗？

尤哈娜　（嘲讽地）您什么都知道！

莱妮　不必奇怪，因为他也这么哄过我。

尤哈娜　怎么？您认为他在撒谎？

莱妮　他对你说的没有一点是假的。

尤哈娜　可是……

莱妮　可是他的故事没有讲完。尤哈娜，较量开始。

弗朗茨　了不起！（他扔下报纸，站起身，脸色苍白，眼睛发呆）一百二十个船坞！如果把我们的船只每年航行的航程加在一起，就等于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了。德国站起来了！德国万岁！（他迈着机械的大步子走向莱妮）谢谢你，妹妹。现在，你走吧。

莱妮　不。

弗朗茨　（命令的口吻，大嚷）我说了，请你走。（想拖莱妮出去）

尤哈娜　弗朗茨！

弗朗茨　怎么？

尤哈娜　我要知道故事的结局。

弗朗茨　故事没有什么结局。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死了。

莱妮　瞧瞧他。一九四九年某一天，他向我什么都承认了。

尤哈娜　承认了？承认什么了？

弗朗茨　鬼话。能跟她谈正经事吗？我说说闹着玩的！（稍停）尤哈娜，您答应过只相信我的话。

尤哈娜　是的。

弗朗茨　相信我吧，上帝啊！请相信我吧！

尤哈娜　我……有她在场您就不一样了。（莱妮笑）您要设法使我相信您啊！对我说她在撒谎，说啊！您没有作过孽，是吗？

弗朗茨　（几乎是骂骂咧咧的）没有。

尤哈娜　（暴躁地）说出来呀！得让我听见！您说：我没有作孽！

弗朗茨　（声音不由自主）我没有作孽！

尤哈娜　（不胜恐怖地看着弗朗茨，开始大叫）哈！（忍住叫喊）我都认不出您来了。

弗朗茨　（执拗地）我没有作孽。

莱妮　你听凭别人作孽。

尤哈娜　谁？

莱妮　海因里希。

尤哈娜　对两个俘虏吗？

莱妮　那两个只是开始。

尤哈娜　还有别人？

莱妮　万事起头难嘛！

弗朗茨　我要把事情说清楚。我见到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晕头转向了。你们让我受不了……尤哈娜，等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谈吧……事情发展太快了……我将恢复理智，我将说出全部真相，尤哈娜，我爱您胜过爱我的生命……

〔弗朗茨抓住尤哈娜的胳膊。她大声嚷着挣脱了。

尤哈娜　放开我！

〔尤哈娜走到莱妮一边，弗朗茨面对着她，呆若木鸡。

莱妮　（向着尤哈娜）较量进行得很不顺利。

尤哈娜　较量失败了。把他留给您吧。

弗朗茨　（茫然不知所措）你们俩，都听我说……

尤哈娜　（带着憎恨的心情）您严刑拷打过人！您！

弗朗茨　尤哈娜！（尤哈娜望着他）别这么看我！不要这样。别这么看我！（稍停）我知道了！（他哈哈大笑，四肢着地爬起来）倒退！倒退！（莱妮吼斥。弗朗茨站起来）小妹子，你从来没见过我横爬吧？（稍停）你们走吧，两个人全走开！（莱妮走近桌子，欲开抽屉）现在五点十分。告诉爸爸，我约他七点在开家庭会议的地方会面。出去。（长时间的静场。灯光暗下来。尤哈娜第一个出去，头也不回。莱妮有点犹豫，跟着退场。弗朗茨坐下，重新拿起报纸）一百二十个船坞：简直是一个帝国！

——幕落

第　五　幕

〔布景和第一幕相同。时间是七点钟。天色暗下来。起先觉不出天黑，因为落地窗门的护窗板紧闭着，室内半明半暗。时钟敲七下，敲到第三下的时候，左边落地窗门的护板从外面打开，透进光线。父亲推门进来。同时二楼弗朗茨的房门也开了，弗朗茨出现在楼道口。两人相视片刻。弗朗茨手提一只黑色正方小箱子：他的录音机。

第　一　场

〔父亲，弗朗茨。

弗朗茨　（站着不动）您好，爸爸。

父亲　（声音自然，亲切）你好，孩子。（他踉跄了一下，扶住一张椅子的靠背）等等，我放点光线进来。（把另一扇落地窗打开，推开护窗板。第一幕快结束时出现的绿光透进室内）

弗朗茨　（下了一级楼梯）您说吧，我听着呢。

父亲　我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

弗朗茨　怎么？您可是缠着莱妮要她转达您的请求……

父亲　我的孩子，我到这间屋里来，是因为你叫我来的啊。

弗朗茨　（他不胜惊愕地看着父亲，然后哈哈大笑）确实如此。

(他又下了一级楼梯，停下）好一盘棋！您先用尤哈娜整莱妮，后来又用莱妮整尤哈娜，三步棋就把人将死了。

父亲 谁输了？

弗朗茨 我，黑方之王。您赢腻味了吧？

父亲 除了一件事外，我对什么都腻味了，我的儿子。这件事就是：我们永远赢不了。我尽量想捞回赌注罢了。

弗朗茨 （耸耸肩膀）您最后总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

父亲 这是最可靠的输的办法。

弗朗茨 （尖刻地）这倒是真的。（突然）直说吧，您有什么事？

父亲 此刻！看看你。

弗朗茨 我在这儿呐，请看吧，趁您还活着的时候，看个够吧。我专门拣好听的给您说。（父亲咳嗽）别咳嗽。

父亲 （带几分谦卑）我尽量不咳，（他还是咳嗽）不很容易……（控制自己）不咳啦。

弗朗茨 （望着父亲，慢吞吞地）这么愁眉苦脸啊！（稍停）笑笑吧！今天值得庆祝，父子重逢，大摆酒宴吧。（突然地）您成不了我的审判官。

父亲 谁说这个来着？

弗朗茨 您的眼神。（稍停）两个罪人：其中一个以他们共同践踏的道德准则的名义审判另一个，这出滑稽戏叫什么？

父亲 （平静而不动感情）正义。（沉默片刻）你是一个罪人？

弗朗茨 是的。您也是。（稍停）我不承认您有权审我。

父亲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谈话？

弗朗茨 为了告诉您，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您也将失去一切。（稍停）对着《圣经》起誓，您不审判我，请起誓，否则我马上回我房间。

父亲 （一直走到《圣经》旁，打开书，把手伸过去）我起誓！

弗朗茨 那好!(走下楼梯,直走到桌旁,把录音机放在桌上。他转过身。父亲和儿子面对面)岁月对您不起作用吗?您还是老样子。

父亲 不。

弗朗茨 (走近父亲,仿佛被吸引过去。带着明显的傲慢神情,但不咄咄逼人)我重新见到您,完全无动于衷。(稍停。他抬起手。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把手搁在父亲的手臂上)老兴登堡,唵,什么?(他朝后仰一仰。生硬地,恶狠狠地)我严刑拷打过人。(沉默。激烈地)您听见了吗?

父亲 (面不改色)听见了。接着讲。

弗朗茨 讲完了。游击队搞得我们精疲力尽;他们和村庄的老百姓串通一气,我企图使村民开口招供。(沉默。冷漠而神经质)最后总是同样的结果。

父亲 (语气沉重,缓慢,毫无表情)总是如此。

〔静场片刻。弗朗茨高傲地瞧着父亲。

弗朗茨 我想,您会审判我?

父亲 不。

弗朗茨 再好不过了,我亲爱的爸爸。我还要告诉您,我是施刑者,因为您是告密者。

父亲 我没有告发过任何人。

弗朗茨 波兰犹太教士?

父亲 连他也没有。我冒了风险……令人讨厌的风险。

弗朗茨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弗朗茨回忆过去)令人讨厌的风险?我也冒过这样的风险。(笑)嗨!非常令人讨厌的风险!(弗朗茨笑。父亲借机咳嗽)您怎么啦?

父亲 我跟着你笑呐。

弗朗茨 您咳嗽!别咳啦,他妈的,您把我嗓子都撕破了。

父亲 对不起。

弗朗茨 您快死啦?

父亲 你知道了。

弗朗茨 (准备走近父亲，但突然后退)这下可轻松了!(他的手发抖)大概难受得要命吧。

父亲 什么。

弗朗茨 该死的咳嗽。

父亲 (不快地)不，不。

〔又一阵咳嗽，然后平息下来。

弗朗茨 您的痛苦，我感觉得到。(眼睛发呆)我曾经缺乏想象力。

父亲 什么时候?

弗朗茨 在那边。(沉默许久。他的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瞧着尽里的门。他说话时，又回到过去的岁月；只有在直接对父亲讲话时，他才置身于现在)上司都成了肉酱；副官和克拉吉斯在我的手中；士兵统统跪在我的脚下。惟一的指令：坚持下去，我坚持了。我可以叫人死，也可以让人活：你，去死吧!你，留在这儿!(稍停。弗朗茨站在舞台前，庄严而凄凉)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稍停)唵，什么?(仿佛在听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然后转身向着父亲)有人问我：“你怎么行使你的权力?”

父亲 谁问?

弗朗茨 这是在黑夜的空气里发出的声音。每天夜里。(模仿看不见的对话者发出的唧哝声)你怎么行使权力?你怎么行使权力?(大嚷)笨蛋!我要坚持到底，直到权力用尽为止!(向着父亲，突如其来地)您知道为什么吗?

父亲 知道。

弗朗茨　（有点张皇失措）啊？

父亲　你一生中间有这么一次认识到你无能为力。

弗朗茨　（大声笑着说）老兴登堡始终头脑清楚，祝他万岁！是的，我认识到了。（停止笑）在这儿，由于您的缘故！您向他们出卖了犹太教士，他们拼命揪住我，而另一些人把他掐死了。我能干什么呢？（举起左手的小拇指，瞧着）连小指都没有动一下。（稍停）奇异的经历，但我劝将来的头领们别重复我的经历，因为这种创伤是医治不好的。您立我为王子，父亲。您知道谁立我为王吗？

父亲　希特勒。

弗朗茨　对喽！这是羞愧所造成的。在这个……事件之后，权力变成我的天职。您也知道我很崇敬他吗？

父亲　希特勒。

弗朗茨　您不知道吧？哦！我恨他。在此前后都恨他。但那一天，我完全着了希特勒的魔。两个领袖人物，那只能是要么互相厮杀，要么互相结合。我曾经跟希特勒相结合。犹太教士流血而死，在我无能为力之时，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赞同。（回忆过去）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希特勒使我变成另一个人，心如铁石而又神圣的人：变成了希特勒自己。我成了希特勒，超越了我自己。（稍停。向着父亲）没有给养了，我的士兵们围着谷仓转。（回忆过去）四个德国人会把我压在地上，我的下属会把俘虏们的血全放了。不行！我不能再次陷入可耻的无能为力。我起誓。天色已晚，恐怖还未实施……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要是有人掀起恐怖的话，那便是我。我要搞邪恶，要以一个令人难忘的行为来显示我的权力，而且是别出心裁的：把人活活地变成虫；我要一个人对付俘虏，我将对他竭尽侮辱之能事；他们一定会开口招供

的。权力是一座我能见底的深渊。光挑选去死的人还不够劲；用一把小刀子和一个打火机，我就能决定对人类世界的统治。（精神失常）多么令人神往！君主们统统进地狱，这是他们的光荣，我也去。

〔弗朗茨在舞台前处于幻觉状态。

父亲　（平静地）他们招了吗？

弗朗茨　（从回忆中醒悟过来）唵，什么？（稍停）没有。（稍停）没招就死了。

父亲　输者其实是赢者。

弗朗茨　唉！一切都学得会，我的手不灵。还不灵。

父亲　（凄楚地一笑）这不是个理由，人类的统治是由输者决定的。

弗朗茨　（大声吼叫）我本来满可以像他们一样！我也满可以被乱拳打死而一声不吭！（冷静下来）然而我对此并不在乎！我保住了我的权威。

父亲　很久吗？

弗朗茨　十天。十天之后，敌人的坦克进攻了，我们全死了，俘虏也死了。（笑）对不起，当然除我以外，我没有死！根本没有死！（稍停）我所说的事没有什么是可靠的，惟一可肯定的是我严刑拷打过人。

父亲　之后？（弗朗茨耸耸肩膀）你就赶大路？躲躲藏藏？最后回到我们家？

弗朗茨　是的。（稍停）片片废墟证明我是对的，我喜欢见到我们的房屋遭洗劫，我们的儿童骨断肢残。我认为我闭门不出是因为不忍眼看德国的末日。这不对，其实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灭亡，而我闭门不出是因为不愿意看到德国的复兴。（稍停）审判我吧！

父亲　你已经让我对《圣经》起过誓了……

弗朗茨　我改变了主意，结束了算啦！

父亲　不。

弗朗茨　我对您说我解除您的誓言。

父亲　施刑者能接受告密者的审判吗？

弗朗茨　不存在上帝，不是吗？

父亲　我怕的是上帝不存在，不过有时没有上帝还真麻烦。

弗朗茨　好吧，不管你是不是告密者，反正您是我天然的审判官。（稍停。父亲摇摇头）您不审判我吗？一点也不肯？那么，您脑袋里一定装着别的什么东西！那就更糟糕。（突然地）您等待什么？

父亲　什么也不等；你已在我眼前了。

弗朗茨　您等！我知道您耐心地等待着，长时间地等待着。我见到在您面前出现过冷酷无情的人，心黑手狠的人。他们对您破口大骂，您却忍气吞声，您等待着，到头来好好先生们的毅力丧失殆尽了。（稍停）说话啊！说话啊！随便讲点什么！真叫人受不了！

〔静场片刻。

父亲　今后你想怎么样？

弗朗茨　回到楼上去。

父亲　什么时候再下楼。

弗朗茨　永远也不下来啦。

父亲　你不见任何人了？

弗朗茨　我只见莱妮；她侍候我。

父亲　尤哈娜呢？

弗朗茨　（生硬地）吹了！（稍停）这个女人缺乏魄力……

父亲　你爱过她吗？

弗朗茨 孤独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稍停）如果我像现在这个样子她要我的话……

父亲 你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吗?

弗朗茨 您呢? 您要我吗?

父亲 不要。

弗朗茨 （被深深触动）甚至父亲也不要我了。

父亲 甚至父亲也不要。

弗朗茨 （声音变了）原来如此? 那我们干吗在一起呢?（父亲不答。弗朗茨深感焦虑地）啊，我原不该再见您。我早就预料到了! 我早就预料到了。

父亲 预料到什么?

弗朗茨 预料到会落在我头上的事情。

父亲 你什么事也不会有。

弗朗茨 事情还没有发生哩。您在那儿，我在这儿，如同在我梦中一样。您就像我在梦里看到的那样等待着。（稍停）很好。我也一样，我也可以等待。（指着他的房门）在您和我之间，我关上这扇门。耐心等待六个月。（用一个指头点着父亲的头）过六个月这个脑袋里将空空如也，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虫子们将吃掉您的嘴唇，吃掉使嘴唇鼓鼓的趾高气扬。

父亲 我没有瞧不起你。

弗朗茨 （嘲笑地）真的! 在我对您讲了这一切之后?

父亲 你没有给我讲什么新鲜事呀。

弗朗茨 （惊愕）你说什么?

父亲 你在斯摩棱斯克的那些事，我知道已经有三年了。

弗朗茨 （激烈地）不可能! 人全死了! 没有见证人。死的死，埋的埋，全完了。

父亲 除了那两个后来被俄国人释放的家伙。他们来见过我。时

间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弗里斯特和舍德曼，你记得他们吗？

弗朗茨　（狼狈不堪）不记得。（稍停）他们要干什么？

父亲　要钱，以换取他们保守机密。

弗朗茨　后来呢？

父亲　我不会要挟人。

弗朗茨　他们守……

父亲　守口如瓶。你已经把他们给忘了，接着讲吧。

弗朗茨　（眼睛发呆）三年？

父亲　三年。我几乎立即宣布说你死了；第二年我把魏纳尔叫了回来，这样做比较审慎。

弗朗茨　（没有听父亲说话）三年！我对螃蟹们发表演说，我骗了他们！而三年之中，我在这儿早已暴露无遗了。（突如其来地）是不是从这时候起您千方百计想见我？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为什么？

父亲　（耸耸肩膀）不为什么？

弗朗茨　他们坐在您的办公室里，您听着他们，因为他们认识我，突然间其中一个对您说道："弗朗茨·冯·格拉赫是一个刽子手。"晴天霹雳。（试图开玩笑）我想这出乎您意料之外吧？

父亲　不。不太意外。

弗朗茨　（大嚷）在我离开您的时候，我是干干净净的，洁白无瑕，我曾经想营救那个波兰人……不感到意外吗？（稍停）您是怎么想的？您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但一下子，您知道了！（声音更响）您是他妈的怎么想的？

父亲　（带着深厚的温情但又忧郁）我可怜的孩子！

弗朗茨　什么？

父亲　你问我是怎么想的，我告诉你。（稍停。弗朗茨挺直整个身子，突然扑倒在父亲的肩上恸哭起来）我可怜的孩子！（父亲笨拙地抚摸弗朗茨的后颈）我可怜的孩子！

〔静场片刻。

弗朗茨　（突然直起身子）行了！（稍停）意外打动了我的感情，我有十六年没有哭了，十六年后我又哭了。别可怜我，这反而使我恼火。（稍停）我不大喜欢自己。

父亲　为什么你要喜欢自己呢？

弗朗茨　对啊。

父亲　与此有关的是我。

弗朗茨　您喜欢我，您？您喜欢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

父亲　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是你。

弗朗茨　好，好，您别感到不好意思。（故意笑得俗不可耐）所有的情趣都是天生有的。（突然地）您在折磨我！每次您透露出您的想法，都是因为这些想法有助于您计划的实现。我对您说您在折磨我：先给我几下子，然后可怜我，当您认为我到时候了……得了！这件事您已经反复考虑了很久，您太专横，以至于非按您的方式解决不可。

父亲　（忧郁的嘲笑）专横！这在我早已成为过去的事。（稍停，他自个儿笑了笑，轻松了一点，但仍然阴郁。然后他转身向着弗朗茨。非常温和，但极其坚定）但对这件事，我是专横的，由我来解决吧。

弗朗茨　（猛地朝后一跳）我不许您插手。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父亲　我要你不再痛苦。

弗朗茨　（冷酷、粗暴、好似在指责别人）我不痛苦，我使别人痛苦过。也许您能领会两者细微的差别？

父亲　我领会。

弗朗茨 我把什么都忘了，连他们的喊叫声都忘了。我脑子里现在是空空的。

父亲 我已料到了，但这更难受，不是吗？

弗朗茨 为什么？

父亲 十四年来你摆脱不了一种你自己造成的但你自己又感受不到的痛苦。

弗朗茨 谁请您谈论我？是的，这更难受，我好似一匹马，痛苦骑在我身上。但我并不欢迎痛苦这个骑士。（突然地）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瞧着他的父亲，圆睁双目）您滚吧！（转身背着父亲，吃力地登上楼梯）

父亲 （没有作阻止弗朗茨的表示。但当弗朗茨走上二楼楼梯平台时，他用很响亮的声音说）德国就在你的房间里！（弗朗茨慢慢转过身来）德国活着，弗朗茨！你再也无法忘怀了。

弗朗茨 我知道，尽管败了，但德国还勉强活着。我自己会安排的。

父亲 正因为德国失败过，所以今天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你怎么办？（稍停）我们既是祸根，又是赌注。人家宠爱我们，所有的市场都向我们开放，我们的机器开动着：这是一座炼铁炉，停不下来。得天独厚的失败，弗朗茨，我们既有黄油又有枪炮，还有士兵，我的儿子！明天还有炸弹。到那时，我们只要像马那样抖动一下鬃毛，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保护人像跳蚤一样乱蹦乱跳。

弗朗茨 （最后的辩解）我们统治着欧洲，而我们是战败者。要是我们是战胜者，那会怎么样？

父亲 我们不可能战胜。

弗朗茨 那场战争，应该打败吗？

父亲 本来就应该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

弗朗茨　您就是这么做的吗?

父亲　是的，从双方一交手我就如此。

弗朗茨　那些热爱国家而且为了胜利牺牲自己军人荣誉的人们……

父亲　（平静而冷酷）他们很可能延长屠杀和影响重建。（稍停）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作什么恶，只不过杀了个别人而已。

弗朗茨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题；这下我回到房间里有事可干了。

父亲　你在房间里一刻也呆不住啦。

弗朗茨　那您就错了：既然这个国家否认我，我便否定这个国家。

父亲　你已经尝试了十三年，并无很大成效。现在你全知道了，你怎么还能旧戏重演呢?

弗朗茨　我怎么能丢得开我演的戏呢?要么德国灭亡，要么我就是一名普通法的罪犯，二者必居其一。

父亲　正是这样。

弗朗茨　怎么办呢?（瞧着父亲，突然）我不愿意死。

父亲　（平静地）为什么不愿意?

弗朗茨　我倒正要问您为什么呢。您已经留名在世了。

父亲　你知道这我根本不在乎!

弗朗茨　爸爸，您撒谎，您要造船，您已经造出了。

父亲　我造船是为了你。

弗朗茨　哟!我以为您生下我是为了船哩。不管怎么说，船造出来了。您死了，船队载着您的名字。我呢?我能留下什么?

父亲　什么也没有。

弗朗茨　（精神失常）所以我要活一百年。我，我只有这一条命。（惊慌）我只有这条命。别想夺走我这条命。请相信我

讨厌我这条命，但我觉得它比虚无要强。

父亲 你活，你死，总而言之，都是虚无。你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不干，你什么也没干出来，你什么也干不了。(长时间静场。父亲慢慢走近楼梯，靠着灯站到弗朗茨下面，仰着头对他说）我请你原谅。

弗朗茨 （一下子吓呆了）请我，您？这是一个花招！（父亲等待着。弗朗茨突然问）原谅什么？

父亲 对不起你。(稍停。带着微笑）父母都是笨蛋，他们阻挡太阳。我以为世界是不会变的，而世界变了。你记得我给你描绘过的前程吗？

弗朗茨 记得。

父亲 我不断跟你讲前程，你，你也看到了你的前程。(弗朗茨点头表示同意）其实这个前程只是我的过去。

弗朗茨 是的。

父亲 你以前就知道了吗？

弗朗茨 我一直知道。起初，我非常喜欢。

父亲 我可怜的孩子。我原想你在我之后领导企业。其实企业在领导我们，企业在选择它需要的人材，企业把我淘汰了，我拥有所有权，但我指挥不了了。而你，我的公子，企业一开始就把你拒之门外，企业要个公子哥儿来干吗？企业自己培养和招聘着它的管理人员。(在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弗朗茨慢慢走下楼梯）我把我的本事全给了你，给你灌输了我那贪婪的权欲，但这一切都无助于你，真遗憾！为了达到目的，你曾冒过最大的风险，但你瞧，企业把你的行动全变成了欺人之谈。你的烦恼最后促使你犯罪，到头来在你的罪行中，企业把你清除了，你的失败导致了企业的壮大。我不喜欢搞什么良心责备，弗朗茨，这无济于事。如果当年我能想

到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或以别的方式有所作为……但我把你培养成了一个君王，用现在的话来说，毫无用处的人。

弗朗茨 （带着微笑）我注定如此？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注定无能？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注定要犯罪？

父亲 是的。

弗朗茨 由于您？

父亲 由于我灌输给你的感情欲望。告诉你的螃蟹法庭，有罪的只是我一个人，我承担一切罪过。

弗朗茨 （带着同样的微笑）这才是我想听您说出来的话哩。（他下完最后几级楼梯，然后与父亲并排站着）现在我接受了。

父亲 接受什么？

弗朗茨 接受您期待着我的事情。（稍停）惟一的条件是两个人一起去，而且马上去。

父亲 （突然变得尴尬）马上？

弗朗茨 是的。

父亲 （声音变哑）你是说今天？

弗朗茨 我是说，此刻。（沉默）这是您所希望的吗？

父亲 （咳嗽）不要……这么快。

弗朗茨 为什么不呢？

父亲 我跟你刚刚重逢。

弗朗茨 您没有跟任何人重逢，您自己也在内。（神态平静，老实，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表情，但完全绝望了）我只不过是您诸多形象中的一个形象，其他形象还在您的头脑里。不

幸的是我这个形象形成了肉身。在斯摩棱斯克的一天夜里，我这个形象有过那么……什么呢？有过一分钟的自主。而现在除了这件事外您承担一切罪过。（稍停）我在这儿过了十三年，我抽屉里一直放着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您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吗？我心里想："木已成舟，改变不了。"（稍停。非常真诚地）死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原希望……您会感到好笑，我原希望根本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在楼上并不成天撒谎。晚上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想念您。

父亲　而我，我就在这儿，坐在这张扶手椅上。你来回走着。我听着你。

弗朗茨　（麻木，无表情地）啊！（紧接着说）我曾经想："如果有办法把这个叛逆的形象追回来，把它还给我，并使它融化在我之中，那么恐怕只有他了。"

父亲　弗朗茨，其实只不过有过我罢了。

弗朗茨　说得轻巧，请证明您的话。（稍停）只要我们都活着，我们总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稍停）梅塞戴斯牌汽车当时有六个座位，但您只带我一个人。您说："弗朗茨，应该锻炼你，我们开快车。"我当年八岁，我们沿易北河的那条道开出去……"鬼桥"还在吗？

父亲　一直在。

弗朗茨　那是条险道，每年都死人。

父亲　在那儿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弗朗茨　您一边对我说："我们到了"，一边加大油门。我害怕得要死，但又高兴得要命。

父亲　（微微一笑）有一次我们差一点翻车。

弗朗茨　有过两次。如今车速更快了吧？

父亲 你妹妹的那辆波尔舍牌汽车每小时能开一百八十公里。

弗朗茨 咱们就用这一辆吧。

父亲 这么快就去！……

弗朗茨 您还盼望什么？

父亲 暂缓一缓。

弗朗茨 您已经缓期了，（稍停）您很清楚不能再缓。（稍停）我没有一刻不在恨您。

父亲 现在呢？

弗朗茨 现在，不。（稍停）您的形象将同所有埋在您头脑里的其他形象一起化为乌有。您是我的起源，也将是我的归宿，咱们善始善终吧。

〔静场片刻。

父亲 好。（稍停）我生了你养了你，现在我将毁掉你。我的死包括了你的死，最终其实是我一个人去死。（稍停）等一等。我也没有想到一切会发展得这么快。（微笑，但掩盖不了内心的焦虑）真有意思，一条生命在空廓的天空下报销了。这……这不说明什么。（稍停）不会有人审判我。（稍停）你知道，我，我也不喜爱我自己。

弗朗茨 （把手搁在父亲的手臂上）这和我有关。

父亲 （表情不变）到头了。我是一片云彩的影子，等下过一场骤雨，太阳又将照耀我生活过的地方，我才不在乎哩，赢者输了。这个压死我的企业，是我创建的。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稍停）弗朗茨，你乐意开快车吗？这能锻炼你啊。

弗朗茨 我们开波尔舍牌车，好吗？

父亲 当然。我去车库把车开出来。等我一下。

弗朗茨 您一会儿给个信号吧？

父亲 开车灯为号？好。（稍停）莱妮和尤哈娜在平台上。跟她

们告别吧。

弗朗茨　我……好吧……叫她们吧。

父亲　回头见，我的孩子。(下)

第　二　场

〔先是弗朗茨一人，后莱妮、尤哈娜上。

〔传来父亲在后台的喊声。

父亲　(在幕后) 尤哈娜！莱妮！

〔弗朗茨走近壁炉，望着他的照片。突然扯下黑纱，扔到地上。

莱妮　(刚出现在门口) 你在干什么？

弗朗茨　(笑着) 我活着，不是吗？

〔尤哈娜跟着进屋。弗朗茨走到台前。

莱妮　你穿便服了，中尉？

弗朗茨　爸爸马上开车送我去汉堡，明天我就搭船走。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了，尤哈娜，你赢了。魏纳尔自由了。像空气那样自由。祝您一切顺利。(他站在桌子旁边，用食指点着录音机) 我把录音机送给您，还有我最好的讲话录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录音。那天我很有灵感。您以后再听。哪一天您想了解我的辩护词，或干脆你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你再打开。您接受吗？

尤哈娜　我接受。

弗朗茨　永别了。

尤哈娜　永别了。

弗朗茨　永别了，莱妮。(像父亲那样抚摸莱妮的头发)

莱妮　你们用哪一辆车？

弗朗茨 你的车。

莱妮 你们从哪儿走?

弗朗茨 走易北河岸。

〔两盏汽车的前灯在屋外亮着，亮光通过落地窗透进室内。

莱妮 我明白了。父亲在给你打信号哪。永别了。

〔弗朗茨退场。汽车开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后又逐渐减轻。灯光射到另一扇窗，然后消失。汽车开走了。

第 三 场

〔尤哈娜，莱妮。

莱妮 现在几点了?

尤哈娜 （靠时钟比较近）六点三十二分。

莱妮 六点三十九分我的波尔舍牌汽车将跌进水里啦！永别了!

尤哈娜 （感到恐惧）为什么?

莱妮 因为“鬼桥”离这儿只有七分钟的路程。

尤哈娜 他们要……

莱妮 是的。

尤哈娜 （刻薄、全身紧张）你杀害了他!

莱妮 （也很刻薄）你呢?（稍停）有什么办法? 他不想活了。

尤哈娜 （始终竭力控制自己，几乎忍不住了）七分钟。

莱妮 （走近时钟）现在还有六分钟，不，五分半钟。

尤哈娜 难道我们不能……

莱妮 （始终刻薄地）追上他们? 不妨试试。（沉默）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尤哈娜 （装出无情的样子）由魏纳尔决定，你呢？

莱妮 （指着弗朗茨的房间）上面需要有一个隐居者。现在轮到我了。尤哈娜，我再也不见你啦。（稍停）劳驾告诉海尔德，要她明天早上敲那扇门，我有事吩咐她。（稍停）还有两分钟。（稍停）我并不恨您。（走近录音机）辩护词。（打开录音机）

尤哈娜 我不愿意……

莱妮 七分钟！得了，他们死了。

〔莱妮说完话立即按录音机的键。弗朗茨的声音立刻响起来。弗朗茨的说话声回荡的时候，莱妮穿过屋子，登上楼梯，走进弗朗茨的房间。

弗朗茨的声音 （从录音机发出）

千秋万代啊，我的时代，孤独而丑陋，他是被告。委托人亲手剖腹。你们以为是白色淋巴液的东西，其实是血，因为被告是饿死的，所以没有红血球了。但我要告诉你们引起器官千疮百孔的秘密：如果人类不被凶恶的世仇所暗算，不被发誓要毁他的食肉动物所暗算，不被没毛而恶毒的畜生所暗算，不被人类自己所暗算，这个世纪本来会是美好的。一加一等于一，这就是我们的奥秘。野兽隐藏着，我们意外地突然在我们同类的眼睛深处看到了野兽的目光，于是我们就大打出手：所谓预防性的正当自卫。我意外瞥见了这只野兽，我打了一阵，结果倒下的是一个人，在他死前的眼睛里我看到了野兽。活着的野兽：就是我。一加一等于一，多么大的误会哟！我嗓子眼里的这股油哈喇和寡味是谁的？是什么味？是人的？是野兽的？是我自己的？这是我们时代的滋味。幸福的千秋万代啊，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憎恨，你们怎么会理解我们由杀生欲望而产生的那股残酷力量。爱，恨，一

加一……请恕我们无罪吧！委托我诉讼的人最先懂得羞耻：他知道他是赤身露体的。美丽的孩子们，你们是我们所生，是我们痛苦的产儿。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位妇女，她生儿育女，难道你们会给你们的母亲判罪吗？唵？回答啊！（稍停）第三十世纪不肯回答。或许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后就不再存在什么世纪了。或许一颗炸弹把一切光明全都扑灭。一切都将死亡：眼睛，法官，时间。黑夜。啊，黑夜的法庭，你过去是，将来是，现在是，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我，弗朗茨·冯·格拉赫，这儿，在这个房间里，我啊！我啊！我以肩负这个时代为已任，我说过：我将为这个时代负责。今天负责，永远负责。唵，什么？

〔莱妮已进入弗朗茨的房间。魏纳尔出现在花厅门口。尤哈娜见到魏纳尔，向他走去。两人面无表情，他们互相没有说话就退场了。从“回答啊”这句话开始，舞台上空无一人。

——幕落

五幕剧

凯　　恩

——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

（一九五三年）

郭安定　译

人　物

凯恩
安娜·丹比
爱莲娜·科菲尔德伯爵夫人
艾梅·高斯维尔伯爵夫人
科菲尔德伯爵
威尔士亲王
索罗门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科菲尔德伯爵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爱莲娜，管家，仆人。

管家 （发号施令）牌桌都支好了吗?

仆人 两桌惠斯特牌，另一桌是波斯顿牌。

管家 通知乐师了吗?

仆人 乐师九点半准时在大厅里聚齐。

爱莲娜 （在写信）别忘记给男士们准备雪茄烟……都很好。管家先生，晚会进行中，请您不要走开。

〔管家下。

仆人 （通报）高斯维尔伯爵夫人到。

爱莲娜 噢! 请进，快请进来!

〔艾梅上，仆人下。

第 二 场

〔爱莲娜，艾梅。

爱莲娜 您真好，这么早就到了。咱们俩有好多话要说呢！

艾梅 我是有意赶在所有的人之前到的。您可不知道我这个赶喽！亲爱的，如今人们不再相互探望，仅仅是碰碰面罢了。天哪，我累坏了！新市场有赛马会……我当然不能不去。

爱莲娜 我觉得，您并不喜欢看赛马。

艾梅 可不，我是不喜欢这玩艺儿。人们拥在一起看马儿跑，我觉得荒唐透了。马总是要跑的，有什么稀奇？那是它们的天性嘛。长了四只傻蹄子，不跑干什么？再说，男人们除了骑马，还会干什么？把一打男人放到一打马身上，立刻热闹了：骂骂咧咧，大吼大叫，扬鞭抽打，又蹦又跳，接着就撒开蹄子跑起来。要是没有一匹马驮着背上的男人最先到达终点，那倒是怪事。可是，为了展示马儿的奔驰，用得着调遣那么多上流社会人士吗？不过，爱莲娜，我是为了尽职责才去的呀！其实您也有同样的职责；只不过您越来越疏于尽责了。

爱莲娜 亲爱的，我不是英国人，因而没有……

艾梅 您不是英国人，可您是大使夫人啊。在我们欢庆的场合，丹麦大使的夫人要是不露面，我们怎么能够断定丹麦人和我们相安无事呢？仅仅这个星期，我就听了四出歌剧，参加了两场舞会，出席了四次晚宴。您说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是铁打的；看到女友们逃避义务，爱莲娜，恕我心直口快，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爱莲娜 昨天我到德鲁里·莱茵剧院看戏去了。

艾梅 去德鲁里·莱茵，当然聊胜于无。不过，那费不了多大气力。坐在包厢里，可以浑身放松，闭上眼睛，甚至打打瞌睡。而我，在那段时间，正跟瘸腿的莱赛斯特老公爵跳舞呢。回到家里，连我也一瘸一拐了。对了，昨晚德鲁里·莱茵演的是什么戏？

爱莲娜 《哈姆莱特》。

艾梅 还是这出！真烦人，剧作家都死了，他们变不出新花样啦。

爱莲娜 变化还是有的；每次演出都有新演员出场嘛。

艾梅 话是这么说，不过您知道，要是看上十几遍奥瑟罗拿枕头闷死苔丝狄蒙娜，奥瑟罗能变，苔丝狄蒙娜也能变，可用的总还是枕头啊。我第一次看《哈姆莱特》的时候，刚刚十五岁。哈姆莱特一声喊："老鼠！"，吓得我立刻把双脚缩上座位，用裙裾紧紧裹住脚踝。然而到了今天，惊恐效应已不复存在了。不论哪位演员，哪怕是扬或是肯布尔喊出那声"老鼠"，我也不会动一动。我知道，那是波洛涅斯藏在幕布后面。

爱莲娜 昨天晚上您要是去了，一定会跳上座位。

艾梅 把裙裾裹住脚踝？

爱莲娜 还会吓得叫起来！

艾梅 那么，是凯恩演的？

爱莲娜 正是凯恩。

艾梅 他怎么那么神呢？

爱莲娜 说不清楚。我……我当时觉得，眼前就是哈姆莱特本人。

艾梅 嗬，真有那么了不起吗？一个男子汉，一举手就能把他叔父杀死；却拖了整整五幕戏才下定决心！您那位哈姆莱特

呀，真是个蠢货，有什么可看的！到了戏院，碰上些平常不屑于理睬的人，真叫人憋气。我看呀，您还不如说是去看凯恩……

爱莲娜 凯恩？舞台上难道是凯恩吗？昨晚我见到的男子，正是哈姆莱特其人。

艾梅 不错，就像前天此人是罗密欧，上个月是麦克白一样。对他的情妇来说，那该有多快活呀；当然，如果他有情妇的话。这位情妇，某个晚上可以被丹麦王子搂着睡觉；第二天又倒在威尼斯的摩尔人的怀抱里。最水性杨花的女人也会心满意足。爱莲娜，您不会捶打我吧？

爱莲娜 当然不会。到底怎么回事？

艾梅 嗨！疯子们讲的故事。博您一笑而已。

爱莲娜 我会开怀大笑的。讲吧。

艾梅 这里不会有别人听见吧？

爱莲娜 艾梅，您怎么啦，大惊小怪的。

艾梅 您知道人们说些什么吗？

爱莲娜 人们是谁呀？

艾梅 上流社会呗。

爱莲娜 那么，让我猜猜。人们说：哪个丈夫被妻子欺骗，要不就是哪位妻子受到丈夫冷落。对不对？

艾梅 不完全如此。

爱莲娜 那么，人们不完全如此说的，会是谁呢？

艾梅 （拉住爱莲娜的双手）爱莲娜，亲爱的朋友……（稍停）说的是您呀。

爱莲娜 我！怎么可能！

艾梅 人们说，莎士比亚搅昏了您的脑袋。

爱莲娜 果真如此，英国人应该庆幸才对呀。

艾梅　是这样，肯定是这样。

爱莲娜　如果莎士比亚是他们的上帝，为什么此翁就不能成为我的上帝呢？

艾梅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开始捉摸，您去教堂是不是去朝拜上帝。

爱莲娜　那我去朝拜谁呢？

艾梅　牧师。

爱莲娜　扬？

艾梅　说到哪儿去了！

爱莲娜　马克瑞迪？

艾梅　可能吗？

爱莲娜　肯布尔？

艾梅　哈！哈！哈！（稍停）是凯恩。

爱莲娜　噢！真荒唐。这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艾梅　谁知道？从天上掉下来的流言蜚语呗。

爱莲娜　从天上掉下来，正好落到我们最好的女友们耳朵里。（摸了一下艾梅的耳朵）这只漂亮的耳朵，有多少流言蜚语钻了进去呀！（凑上去作倾听状）真的，这是一个海螺，我听到了大海的咆哮。那么，是说我爱上他了？

艾梅　爱得发狂。

爱莲娜　我会为他做出什么事来？

艾梅　什么都做得出来。

爱莲娜　不胜荣幸。我有意大利血统：敢爱敢恨，从不含糊。那么，人们是谴责我喽。

艾梅　人们可怜您。

爱莲娜　遗憾。我倒宁愿受责骂。

艾梅　好好考虑考虑吧！爱上了个凯恩。

爱莲娜　轻点儿，亲爱的。我并没有承认什么。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爱凯恩呢？

艾梅　那是个戏子呀！

爱莲娜　戏子又怎么样？

艾梅　这种人不能进我们的客厅……

爱莲娜　更不应在我们的闺房里受到接待……艾梅，我是在威尔士亲王家里遇上凯恩先生的。

艾梅　亲王可以随心所欲………老实说，爱莲娜，此人很不正派。

爱莲娜　是吗？

艾梅　天哪，只有您一个人蒙在鼓里！知道吗，他有一千零二个女人！

爱莲娜　一个零二个？

艾梅　一千零二个。

爱莲娜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艾梅　正是。他说，再来一个，他就和唐璜并驾齐驱了。

爱莲娜　看样子，我将是第一千零三个了？

艾梅　可不是吗……除非从现在起……

爱莲娜　我看，这可怜的男人，现在该厌倦了吧。

艾梅　可是，爱莲娜，这种事并不那么累人呀。再说，此人十年前就声名狼藉了。十年搞了一千个女人，就是说，三天换一个；每年还有两个月休整。

爱莲娜　这种情况有什么罪过吗？我想，这些女人都是出于自愿。凯恩先生只不过是巧于安排罢了。

艾梅　嗨！别开玩笑了。此人罪大恶极，狂妄自大，因出身低贱而怨气冲天；为了和威尔士亲王争豪华比阔气，这个浪子大把大把往窗户外面扔钱；他负债累累，要不是利用了某些贵

妇的善心，早就进班房了；这个神气活现的暴发户，可惜他那些俗不可耐的情趣泄露了他出身低贱的老底……

爱莲娜 凯恩，俗不可耐？

艾梅 每天晚上，一脱下理查或是亨利的行头，他就穿上水手服装，往小酒馆跑。

爱莲娜 果真如此？

艾梅 果真如此。

爱莲娜 啊！现在看起来，您说得有道理：此人很糟糕。

艾梅 您也看明白了吧。

爱莲娜 一个卑鄙无耻之徒！

艾梅 说得好极了。

爱莲娜 寡廉鲜耻！

艾梅 唉！

爱莲娜 您就把这么一个男人塞给我当情夫吗？您真是爱我爱到家了！

艾梅 爱莲娜！我可从来没有相信呀！

爱莲娜 当然，亲爱的。请相信：我不相信您会相信的。在这一点上，我和您完全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为您辩护。

艾梅 您为我辩护？老天，这指的是什么？

爱莲娜 指的流言蜚语呀，从天上掉下来的流言蜚语，知道吧。对了，代尔木斯爵士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艾梅 代尔木斯爵士……可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太熟悉他。

爱莲娜 啊！我到处打听他的消息。他不是挺招人爱的吗？我可真喜欢他，这善良的年轻人，这英俊的小伙子，那么漂亮，那么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娇嫩得提高嗓门都怕把他震碎了。他那长长的睫毛，亲爱的，紧贴着面颊忽闪忽闪地颤

动，该有多少柔情蜜意啊。他具有所有的优良品格，只少了一条：不善保密，喜好张扬。

艾梅　喜好张扬？

爱莲娜　对，不太审慎。可是，谁会相信他的话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一个傻乎乎的纨袴子弟。您说呢？

艾梅　我？唉，我什么也没说。

爱莲娜　那么，我同样什么也没说。（两人笑起来）什么也没说，时间过得还挺快。

艾梅　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时间就过去了。（拿起扇子）噢！这扇子真好看！

爱莲娜　别人送的。

艾梅　谁送的？

爱莲娜　一个搞过一千个女人的唐璜，一个浪子，一个负债累累的男人……

艾梅　是……

爱莲娜　不，亲爱的，是威尔士亲王。

艾梅　嗬！

爱莲娜　人们也会说我对威尔士亲王有意思吗？

艾梅　要说的话，那是他对您起了意。亲爱的大使呢？他不在吗？

爱莲娜　您的愿望就是命令：他来了。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伯爵。

伯爵　再见，欧洲的列位君主，今天晚上，我只认识一位王后。

〔伯爵亲吻艾梅的手。

艾梅　可惜我无法相信您的话!

伯爵　为什么您不相信我的话?

艾梅　因为我了解外交官。他们嘴上说白，心里想的是黑。

伯爵　那么，我就说黑。好，美丽的伯爵夫人，我这样说：您身上的连衫裙做工粗劣，使您的腰身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说着笑了起来)

艾梅　有什么证据，表明您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呢?

伯爵　(语塞)但是，伯爵夫人……

艾梅　如果我是那种使您不安的人，您一定会这样做：利用我对外交官的疑虑，把您心里的话直说出来，又让我相信，您说的不是心里话。这便是外交手腕的二次方了。

爱莲娜　是呀。假如我的嫉妒心很重，他打算恭维您而不引起我的警觉，就得根据我们俩不同的幼稚程度来斟酌。他说您不好看的时候，一方面要让您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同时又要让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就是外交手腕的三次方了。

艾梅　还有四次方呢!请设想，他认为您是个轻浮的女人，并且打定注意，要挑动您的嫉妒心。他说我丑，正是引导您得出结论，认为他是故意这么说，叫您以为我不招他喜欢。至于五次方嘛……

伯爵　饶了我吧，女士们，别说了行不行!我发誓：搞外交并没有这么复杂。要是必需这么弯弯绕，干脆让女人当大使好了。

艾梅　那么，伯爵，我到底是美还是丑，您说呢?

伯爵　夫人，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艾梅　您这个办法最高明，我相信您的沉默。

爱莲娜　高斯维尔爵士来吗?

艾梅　恐怕不会来了。他正给梅维尔爵士帮忙，攀那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呢。

爱莲娜　梅维尔爵士？他要结婚？

艾梅　他破了产，不得不这么做。

爱莲娜　娶的是哪位千金？

艾梅　一袋黄金。

爱莲娜　就是一只口袋，也得有个名字吧。

艾梅　您想知道也可以告诉您。不过，这是个毫不起眼、谁也记不住的姓氏。安妮……安娜……

伯爵　丹比。

爱莲娜　丹比？对了，这个姓好像在哪儿听说过，有点印象。但是，到底有件什么事来着？

伯爵　安娜·丹比，亲爱的，就是那位姑娘，在德鲁里·莱茵戏院租了包厢，正好在咱们对面。

爱莲娜　对，她那双眼睛，简直要把凯恩吞下去。不过，她人倒是挺可爱的。

艾梅　真有那么好？

爱莲娜　总而言之，长得不错。要挑毛病的话，就是还不够稳重。她一场演出都不落；正是那股执著劲，引起了我的注意。

伯爵　可以肯定，她也注意到您了。

爱莲娜　她注意我干什么？难道我把上半身探到包厢外面去了吗？难道每次独白我都拼命鼓掌，把手套都拍破了吗？

艾梅　大概是因为她喜爱莎士比亚吧？

爱莲娜　喜爱莎士比亚？可能吧。但愿这小妮子结婚以后变得懂事一些。

艾梅　这么一来，这个勾引女人的家伙倒真叫人捉摸不透了。

（对伯爵）先生，我是否可以冒昧请求您，此人下次演出时，在您的包厢里，给我留个座位？

伯爵　什么？您也想见识此人？

艾梅　正是，而且要从近处观看。从您那台口边上的包厢，他的表情变化，可以一目了然。

伯爵　好极了。那么，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在近处一睹他的容颜。

艾梅　今天晚上？

伯爵　他参加我们的晚宴。

爱莲娜　先生，您邀请了他？事先竟不给我打个招呼？

伯爵　邀请……邀请……难道能邀请这种人吗？我是召一个丑角来侍候各位。正餐吃完后，他将表演福斯塔夫[1]。

爱莲娜　您竟不给我打个招呼！

伯爵　爱莲娜，这是为了讨亲王的喜欢，亲王喜欢拿他开心逗乐。女士们，我本来打算给殿下一个意外的惊喜，可你们早早地就引诱我把秘密吐露出来；还说我是外交家呢。（管家上，送上一封信）可以吗？（看信）这世道可真奇怪，大官请戏子，竟遭到拒绝！

爱莲娜　是凯恩？

伯爵　就是他。

爱莲娜　他拒绝了。

伯爵　可不吗！难以置信。

爱莲娜　您的信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提法吧？

伯爵　听听他的回信，您自己判断判断。（大声读信）"大人：非常抱歉。您打算赏给我的荣誉，肯定是给予一名戏子的。尽

---

①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喜剧人物。

管您万分客气不直说出来，我敢打赌，今晚我要是不来助兴，在晚餐末尾饰演胖小丑福斯塔夫，或者长着驴头的波顿[1]，诸位定会感到扫兴。想到能够让诸位心旷神怡，我本人深感欣慰。不幸的是，您无法请戏子而不请其人；而其人今晚正好有事无法推迟。大人，恳请您发善心，把我最深沉的歉意及最诚挚的敬意置于伯爵夫人的足下。”

艾梅　好啊！多么放肆无礼！

伯爵　（不悦）不对，亲爱的朋友，不能说是放肆无礼。

艾梅　不对？

伯爵　不对。真要是放肆无礼，我就该生气了。而我当大使的尊严不允许我发脾气……爱莲娜，您怎么了？

〔爱莲娜见亲王进来，躬身曲膝行礼。

仆人：威尔士亲王殿下驾到。

〔仆人下。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亲王。

亲王　（上，注视众人，发出笑声）哈！哈！

伯爵　（见亲王直乐感到好笑）嘻！嘻！

亲王　（兴头越来越大）哈！哈！哈！

伯爵　嘻！嘻！嘻！

爱莲娜　大人，您可真开心呀。

亲王　（行吻手礼）女士们，请原谅。我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一桩惊人的绯闻在伦敦街头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

---

① 波顿，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

爱莲娜 大人，讲给我们听听，我们就原谅您。

亲王 嗨呀！要是没人听我讲，我就跑到泰晤士河边，对着芦苇讲啦。

爱莲娜 我预先声明，我不信，一个字也不相信。

艾梅 大人，讲吧，讲故事用不着管谁信谁不信。

亲王 梅维尔爵士……（哈哈大笑）哈！哈！

伯爵 （笑）嘻！嘻！

亲王 梅维尔爵士……（他笑，大家也笑）

艾梅 饶了我们吧，大人，饶命吧！

亲王 （上气不接下气）没人肯嫁的货色！

伯爵 没人肯嫁的货色？我还以为……

亲王 以为他要结婚？我想，他自己也这么以为，和您一样。证明就是：他添制衣物家具，修整房屋、车辆，购置马匹，清理债券债务。可是，就在今天晚上，迎亲的人前往新娘家……（大笑）噗啊！……

伯爵 噗啊？……

艾梅 噗啊？……

亲王 飞啦！门开着，笼子里什么也没有啦！

〔又笑起来。

爱莲娜 可怜的姑娘，别人给她安排婚事，她不愿意！（亲王仍笑个不停）您还笑呢，亲王！女孩子要是遇上不幸怎么办？

亲王 跟心上人跑出去旅行，也算不幸？

爱莲娜 跟心上人？

艾梅 知道不知道诱拐者是谁？

亲王 知道不知道？此公大名鼎鼎！

艾梅 亲王，亲王，快说呀，求您了。

伯爵 女士们，不要催逼殿下，你们可能让殿下为难了。

亲王　我吗？不，亲爱的朋友，我绝不攻击资产阶级。女士们，此人是个戴着王冠的国王，而我直到现在还不慌不忙，等待王冠往我头上戴呢。——上帝保佑我哥哥健康长寿。

爱莲娜　那么，到底是谁呢？

亲王　是个唐璜！是个福布拉斯骑士！是三个王国的黎塞留[①]！……他的名字叫：埃德蒙·凯恩！

爱莲娜　凯恩！

亲王　此时此刻，女士们，这个男人和那个女子，正在去利物浦的路上呢。

爱莲娜　这……这不可能。

艾梅　为什么不可能，爱莲娜？你刚才不是说，这小妮子两眼像要把他吞掉似的……

伯爵　他拒绝邀请，原因就在这里？

亲王　他拒绝邀请？他本应来这里？

伯爵　大人，我邀请他来，本打算让您高兴高兴。

亲王　他拒绝邀请倒成了件好事；否则，人家说不定把您当成同谋，弄不好还会破坏丹麦同英国的关系，那可就……女士们，应当庆祝一下，此事给我们的家园带来平静；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来说，也是件善举。我敢打赌：今天晚上，半个伦敦城都会灯火通明。

艾梅　真有那么吓人？

亲王　看吧！

艾梅　有人说，某些贵妇人对此人恩宠有加，把他提高到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

---

① 指法国元帅黎塞留（1696—1788），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的侄孙，其人多风流韵事，常常闹得满城风雨。

亲王　夫人，更确切地说，是她们心甘情愿地往下滑，滑到那家伙的水平。

爱莲娜　大人，我无法接受……

伯爵　爱莲娜……

爱莲娜　大人请包涵，求您暂时仍把我当个外省女人；本来，我在伦敦只过了一个冬天；而我们丹麦的男子都有尊敬妇女的野蛮习惯。不过，用不着担心，我的奢望到明年秋天就会像落叶一样凋零；到那时，我也会附和你们这些饱学之士嘲笑女性；为了讨你们喜欢，我将污蔑我所有的女友。（猛回头，面朝艾梅）第一个就是您！

亲王　夫人，是我应当请求您原谅，并向您致谢。

爱莲娜　大人，您感谢我？

亲王　我领略过您优美的风度与迷人的微笑。我所以要感谢您，是因为今晚您提供了机会，让我欣赏您发脾气时的神态。伯爵真是福气不浅。就此刻我所看见的情形，我就愉快地相信，您一定经常训斥伯爵。

伯爵　（自鸣得意）可不是！经常地，隔三差五！

爱莲娜　算了吧！有那么经常吗！

亲王　至于我们那些贵妇，我不想说她们的坏话，我只是同情与怜悯她们而已。如果说我们的宫廷变得柔弱无力，女人气十足，那绝对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迷恋凯恩，其实是追逐一个男人的幻影。

爱莲娜　幻影？凯恩难道不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男人吗？

亲王　不是，夫人。他不过是个戏子。

爱莲娜　戏子是什么意思？

亲王　一座海市蜃楼罢了。

爱莲娜　那亲王们又是什么？他们就不是海市蜃楼了？

亲王　夫人，那只有走到他们跟前，触摸到他们，才能弄清楚。

仆人　凯恩先生到。

爱莲娜　凯恩！

伯爵　凯恩。

亲王　凯恩？事情复杂了。（搓弄双手）不过，我就喜欢复杂。

伯爵　请进。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凯恩。

凯恩　女士们……先生……（发现亲王在场）请殿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所有的人都原地不动）请原谅我言行前后不一。贵府盛情邀请，因事未能同意前来赴会，深感抱歉。后来，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我原定的计划，并使我不得不前来请求帮助。

伯爵　先生，坦率地讲，后来我们已不指望您来了。

凯恩　唉，先生，我已预料到了。可能，有那么一会儿您赏脸要我来赴会，不幸我没有抓住机会；很遗憾，我在诸位都不希望我到场的时候来了。（稍停。众人不动）是呀，我再次身处虚伪做作的情境；有什么办法，我吃的就是这碗饭；虚伪造作的情境，我见得多了，每天晚上；我所碰到的男人，都巴望我让五百个魔鬼抓去；我向之表白爱情的女人，把匕首藏在背后，准备捅了我。诸位可不知道我们的剧作家还能想象出些什么。有时候，我向一位兄弟吐露心迹，谁知他正是我的情敌，可他不动声色，就像此刻诸位的表情。有时候，我所爱恋的女子认为我犯有罪过，逼得我只好在她丈夫和国王的胡子底下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在昨天，丹麦国王——先

生，那便是贵国了——双眼狠狠地盯住我，那眼神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我还是忍受了；正是这位君主害得我成了孤儿。我和丹麦肯定没有缘分；今天，丹麦大使又向我投来咄咄逼人的目光，我简直承受不住啦。可是，先生，无论如何我要忍受，也一定能忍受；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慢慢地获得了耐毒性。我们这些当戏子的，在台上要表现出轻蔑的表情，那就得做出个样子来，让园子里一千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鲜明、强烈、耀眼。亨利四世的轻蔑表情，福斯塔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受，连睫毛都不敢眨一眨。我之所以能忍受您的斥责，而没有钻到地缝里去，其原因就在这里。您的指责尽管吓人，却有缺陷，那就是不真实。我常常琢磨，真实的感情是否就是表演拙劣的感情？好吧，先生，还有您，大人；请相信：再过一会儿，咱们就要一道开怀大笑。编剧们每天晚上把我抛进这样那样虚伪的境况之中，可是每天晚上他们又把我从里面拉出来。不要紧，此时的情境尽管不佳，我也能让大家都摆脱出来；我毕竟经历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情境呀。

伯爵　我看只有一个法子，先生，那就是请您尽快告辞。到处流传着您的风言风语，亲王大人已经给我们讲了，您一定会感到……

凯恩　感到我留在这里不合适，对吗？先生，我深信不疑，的确不合适。然而，正是那些流言把我带到您家来的。

艾梅　这些流言不是事实吗，先生？

凯恩　不，夫人，是事实。安娜·丹比小姐的确去过我的住所。

爱莲娜　那么，先生，您说这些，是要我们干些什么呢？是不是希望我丈夫把您的艳遇通报给外国宫廷？

凯恩　夫人，流言所说，全都真实，只有一点不是事实：丹比小

姐没有找到我，又走了。

亲王 可是，人们说……

凯恩 说她留下来了！啊，大人，那是因为跟踪的探子看到她进去，而没有耐心等她出来。（激动起来）探子立了功，结果是小姐受到牵累。

亲王 多么慷慨激昂！为了保护女性的名誉，您可真卖力气！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您并不总是操这份心。

凯恩 大人，我表演过，因而也就体验过形形色色的激情。每天早晨，我挑出一种，与我的衣服搭配好；这种激情全天都要附在我身上。今天，我选择了一种崇高的感情。（向伯爵）先生，我只对您一个人抱有希望。

伯爵 对我一人？真见鬼，您到底要我做什么？您要是清白无辜，辟谣好了。

凯恩 辟谣？啊！先生，看来您并不了解人们是怎样看我们的！（转向爱莲娜）夫人，如果为了辟谣，我仅仅对您说："不对，我不认识丹比小姐，我不可能爱上她，"您会相信吗？

爱莲娜 没有别的证据吗？

凯恩 没有别的证据，只有我的保证。

艾梅 爱莲娜，我认为您不会相信他！

艾莲娜 不会，我不相信。

凯恩 先生，您瞧。科菲尔德伯爵夫人没有能够透过戏子奇特怪诞的表演，看到一个男子汉的荣誉感。说到凯恩的荣誉，诸位会发笑。然而，大使先生，您享有世袭的荣誉，光凭出身您便有权受到敬重；您要是出来讲话，说出……不行，光使人敬重还不足以迫使那些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沉默下来……这不够，还要受到人们的崇拜。夫人，全伦敦城都崇拜您。请您出来，为我辟谣吧！

爱莲娜 但是，凯恩先生，要我为您辟谣，也得让我相信您说的都是真话呀。

凯恩 （递给爱莲娜一封信）看一看这封信，您就能够在所有的人面前证实，丹比小姐的名誉没有受到玷污。

伯爵 先生，您自己念吧，我们听着。

凯恩 十分抱歉，先生，属于谁就该给谁：荣誉给予上流社会的男人，聪明和才能留给演戏的；女人拥有的应当是内心细腻的情感。这桩秘密关系到一位女子的幸福与前途，甚至她的生命，因而只能透露给一位女性。夫人，读信吧，我恳求您。

亲王 我的地位是否可以给我分享秘密的权利？

凯恩 在秘密面前，所有的男人都是平等的。

亲王 （把凯恩拉到一边）凯恩，你玩的是什么把戏？

凯恩 把戏？唉，大人，今晚您想看什么把戏？我是演戏的。（对爱莲娜）夫人，我再次请求您。

伯爵 真不明白……

艾梅 （拉住伯爵的胳臂）就这样吧，伯爵。您是外交官；您的妻子一旦知道了秘密，您马上就能猜出来。

亲王 （拉住伯爵的另一只胳臂）您一猜到、就告诉我们。（两人把伯爵拉到更远处）

爱莲娜 凭这么一封信就足以为您辩护了？（接过信，读了起来）"先生：我前往府上，但是没有见到您，未能获得被您所了解的荣幸。不过，当您一旦了解，我今后的全部生命，将取决于您愿意向我提供的劝告和建议，我敢肯定，您一定不会拒绝明天同我见上一面。安娜·丹比。"谢谢，先生，万分感谢您。不过，您是如何回信的呢？

凯恩 （压低声音）夫人，翻到下页。

爱莲娜　（低声念信）“爱莲娜，我不知怎样才能见到您，我不敢给您写信；今天机会来了，我立即把它抓住。您知道，您能摆脱周围的人而给予我的时间是多么稀少，是何等一闪而过，是如何使人焦虑不安，以至于这些时刻在我的生活里，只能留下回味的余地……”（停止读信）

凯恩　（低声）求求您，夫人，读完吧。

艾莲娜　（又读）“我经常琢磨，像您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要是真的喜爱我，怎样才能不时给我一个小时会面的时间，而又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名声。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如果这位女子真的喜欢我，愿意花一个小时同我会面，以换取我用整个生命做出的回报，她可以按照下面的办法行事：坐车出门，经过德鲁里·莱茵戏院时，在定票处门前下车，借口索取预定的戏票走进去。定票处的那个人忠诚可靠；我的化妆室开了一道暗门；我命令此人，明天晚上，若有穿黑衣、披头巾的女子前来找我，立即开启暗门放她进来。”（高声）给您信，先生。

〔递信，凯恩接住。

凯恩　伯爵夫人，万分感激您。（鞠躬）伯爵先生……高贵的太太……亲王大人……

〔朝出口走去。

艾梅　（趋前）怎么样，爱莲娜？

亲王　怎么样，夫人？

伯爵　怎么样，伯爵夫人？

艾莲娜　（不紧不慢）指控凯恩先生诱拐安娜·丹比女士，是没有道理的。

亲王　（目送凯恩离去）啊！凯恩先生，您给我们布下一座迷魂

阵；告诉您，我一定要破这个谜。

凯恩　（走到门口，扭过头来，行礼）谢谢您啦，伯爵夫人。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二　景

〔凯恩的化妆室。

第　一　场

〔凯恩、索罗门。

索罗门　主人？

凯恩　嗯？

索罗门　可以跟您说句话吗？

凯恩　呆会儿，呆会儿说！几点了？

索罗门　六点。

凯恩　你看，她不会来了！

索罗门　不一定吧！

凯恩　等着瞧！等着瞧吧！

索罗门　第一个来的准是她。

凯恩　其他的，我统统不喜欢。一个女人，你要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再没比这更加明明白白的事了。门好开吗？

索罗门　今天早晨刚刚膏了油。

凯恩　咱们设想一下：要是她来了，门开不开，怎么办？

索罗门 绝不可能！（走向暗门，打开，又关上）就是一个小孩子，用一个手指头也能打开。

凯恩 好。那么，现在只要等着就行了。我就烦等人。（外面传来街头乐师的小提琴声。凯恩将钱包递给索罗门）把钱包扔给他，叫他离远点。（索罗门取出钱，将其中一半抛给乐师，把另一半放回钱包，又把钱包放回凯恩的口袋）你这是干吗？

索罗门 分成两份，一份留给您，一份送给他。

凯恩 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喜欢分一半。

索罗门 那么，就应当全部留下。

凯恩 你呀，你是不是想阻止我行善？

索罗门 不错，当您拿别人的钱行善的时候。

凯恩 这些钱……

索罗门 这些钱是上个月挣的；不过，快三年了，我们所花的钱，要在今后六年里才能挣出来。

凯恩 原来是债主的钱？

索罗门 可不是！

凯恩 那就更应该都散出去；这不是拯救债主们的灵魂吗？

〔向窗户走去，拟扔钱包；索罗门拦住他。

索罗门 您踩着我的身子走过去吧！（抓住凯恩不放）主人，我们就剩下这点钱了！

凯恩 都在这里？

索罗门 所有现金都在这里。

凯恩 那么，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索罗门 连一分钱的影子都没有啦。

凯恩 那我正好穿紧身裤！你知道我对你那现金有什么不满吗？告诉你，它们太占地方，沉甸甸地压在口袋里，把衣服都搞

得变了形。索罗门，你看，我的大腿有多么美。
索罗门　你要是什么也不穿，我看就更美了。
凯恩　（严厉地）索罗门，这是什么话？你疯了？
索罗门　我没有疯，可就是讨厌您那不管不顾的劲头。
凯恩　我为什么要为钱而操心呢？钱有什么用？
索罗门　买什么东西都要给钱呀！
凯恩　我买任何东西都不给钱，你要我拿钱做什么用？
索罗门　我要您拿钱做什么用？只要您听我讲一讲，您立刻就会明白。
凯恩　我的好索罗门，我随时可以听你讲。
索罗门　再好不过了。
凯恩　可是今天不行。
索罗门　（伤心地）我本该料想到这一点。那就明天吧？
凯恩　好，明天。
索罗门　不过，此时此刻听我讲，是最好不过的机会；看您，从这个沙发走到那个沙发，连着打哈欠，显然是心烦意乱……
凯恩　我在等一个女人，你这个坏蛋……
索罗门　我知道您在干什么。
凯恩　（接茬）……不错，我心烦意乱，因为爱情原本就叫人心烦意乱。
索罗门　请让我把您目前的财务状况总结一下；听我一说，保证您就不会心烦意乱了；时间将会过得很快，就像做一场梦。
凯恩　不过，我要是愿意心烦意乱呢？
索罗门　那是为什么？
凯恩　因为我热爱的就是爱情。说真的，我所爱恋的那个女人，你让我什么时候好好地捉摸捉摸她的魅力呢？
索罗门　天哪！等她来了再捉摸也不迟啊。

凯恩　她来了，我就一分钟也顾不上看她了；那时得忙着刺探、揣摩人家的心理。别说了，让我静一会！（躺在长沙发上，闭上双眼）爱莲娜！

索罗门　（轻轻走近凯恩，在他的耳边大喊）您已走投无路了！

凯恩　（大吃一惊）什么？

索罗门　走投无路。

凯恩　不许说这个！现在你让我怎么和她谈情说爱？（稍停）走投无路！当然，这是个好消息。三十五年来总是这样，你以为我不明白吗？我不止二十次打算上吊；想绝食而死总有一百回。在小时候，我就……

索罗门　（喊叫）啊，别说了！说什么都行，就是别提您的童年。我犯不上……

凯恩　不提我的童年？我的童年让你怎么了？

索罗门　您的童年叫我喜欢，令我尊敬，引我怜悯；不过，您的童年，那些情况，我都能背出来了，要是我一提钱您就说童年，那咱们可就一事无成了。要知道，现在不是跟一个小孩子打交道，您已经是男子汉啦。当年，小男孩要什么没什么，一心想着从贫困里逃出来；而现在的男子汉，过着豪华的生活，已经十年了……主人，我所要维护的，正是您豪华的生活。请您听我讲一讲。

凯恩　（生气）豪华的生活？你这是什么意思？

索罗门　（做了个姿势）喏，就是这一切：您的私邸，您的车马，还有您那六名仆从……

凯恩　傻瓜！这一切豪华都属于别人。私邸做了抵押，立马就要完蛋；车马没有付款；仆人六个月没拿到薪水。这个长沙发，它合法的所有者是苏格兰古董商格里哥尔·麦克佩森；这件室内长袍……你想了解小男孩与男子汉的相同之处，那

好，告诉你：他们都有窟窿。小男孩破衣烂衫，上面窟窿挨窟窿；男子汉一无所有，入不敷出，收支账上窟窿摞窟窿。要是那些债权人拿定主意收回赊购之物，我就赤条条地呆在皮卡迪利[①] 大街上，肩膀上还少了十年的分量。

索罗门　听您这么说，人家还以为您巴不得落到那种地步呢。

凯恩　可不，那我就无拘无束，一身轻松了。在老鲍伯剧团里，他们还给我留着位子呢。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戴上面具，拿起丑角的木刀，穿上破旧的戏衣。

索罗门　什么时候?

凯恩　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一无所有，因而一无牵挂。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简直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一文不名，袋里无钱，两手空空。不过，我只要伸出手来，打一个响指，就能招来一群地下的精灵，给我送来东方的飞毯、金银珠宝，要不就是鲜艳的花束。（说着打起响指；接着，传来敲门声）怎么回事?

索罗门　（前去开门）鲜花……

凯恩　怎么样？你看是不是？我是变魔术的还是巫师？把花放好，是给她的。（稍停）你在扮鬼脸，是不是?

索罗门　每一枝不会少于一埃居。

凯恩　你说什么?

索罗门　嗨！花儿呀!

凯恩　哪儿有花?

索罗门　那边。

凯恩　那是幻影。我付过钱了吗?

索罗门　这回没有。

---

① 皮卡迪利，伦敦市中心的一条大街。

凯恩 谁是这些花儿的合法所有者？

索罗门 苏和广场的花店老板。

凯恩 此人是傻瓜？动不动上当受骗？要不就是个浪荡家伙？

索罗门 此人是个守财奴，吝啬得不能再吝啬，从不白白给人一分一厘。

凯恩 你看，我什么也没付出，也什么都没收到。鲜花还在花店里，你不过被视觉的幻象耍了一回。敬礼，玫瑰花的影子！走进幻术中去！我喜欢在海市蜃楼里面称王称霸；你们越是虚幻，我就越喜爱你们。索罗门，你看：花儿一朵接一朵都开了，开得热情奔放，身不由己。它们要是我掏钱买的，我早就腻烦了。可是，我现在仍然那么待见它们，原因就是：它们直到凋零、枯萎，都不属于我。享受吧，索罗门。

索罗门 （吃惊）唵？

凯恩 享受！

索罗门 让我享受？享受什么？

凯恩 享受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闲情逸致呀，他人的妻女呀，这些鲜花呀！（向索罗门扔去一朵玫瑰）享受吧！但是不要拥有！

索罗门 享受而不拥有，那不是负债吗？

凯恩 负债就负债吧！你看：有人把这束鲜花送给我，不是因为此人喜爱我吗？只要你尚未偿还债务，债务就是爱情的回忆，就是仁慈善良的证据。啊，花店老板多么仁慈，多么善良！而且过分了，太过分了。真的，他惯坏了我，我该责备他了！你知道吧，他每天都为我祈祷，求上帝保佑我活在世上！（稍停）索罗门，你喜爱我吗？

索罗门 这您还不知道！

凯恩 既然如此，你看到别人喜爱我就该高兴才是。那么，你就

不必责备我债台高筑；相反，应该帮我增加债务才对。

索罗门　没门儿！

凯恩　什么？什么没门儿？

索罗门　债务增加不了啦！

凯恩　为什么？

索罗门　信用没有了。

凯恩　没有了？可是，昨天还……

索罗门　那是昨天。从今天起……

凯恩　这么说，一夜之间，人心大变！

索罗门　人心没变，是债主的心变了。他们串通一气，商量好不再借钱给您，也不让您赊购任何东西。

凯恩　为什么直到现在你才告诉我？

索罗门　一个钟头了，我一直设法向您递话！

凯恩　让那些家伙见鬼去吧！放账的有的是。

索罗门　就您的事，人家发出了通告，全伦敦都传遍了。

凯恩　说些什么？

索罗门　“连一个子儿都不要借给演戏的凯恩。”

凯恩　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索罗门　要您还钱。

凯恩　真是一群鲨鱼！（来回踱步）还要不要我干我的本行了？这帮家伙认为，在茅草棚子里就能排出理查三世来吗？加油：把本世纪最伟大的演员杀死。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的夜晚又将回到漆黑一片！（向索罗门）唉！你在那儿干什么呢？人家要勒死我，要掐死我，可你竟然张口呆望。快去！找钱去！

索罗门　到哪儿去找呀？

凯恩　自己想办法吧！我的任务是花钱，你的任务是找钱。（思

路突然一变）可是，你说……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借钱给我，那是因为不再相信我。如果他们对我失去了信心，那是因为我自己失掉了……快去，马上去售票处，把收入账本要来。

索罗门 收入账跟您有什么关系？收多收少都不属于您。

凯恩 我想了解一下，门票是否卖少了……这是因为，索罗门，票房收入要是真的下降，那就说明，我的身价也下降了。

索罗门 昨天，有六百人没买着票。

凯恩 前天呢？

索罗门 前天是七百五。

凯恩 你看！你看！为什么差这么多？

索罗门 那是因为，我国政府与荷兰政府之间发生了争端！

凯恩 让政治见鬼去吧！它使监狱人满为患，却弄得剧场上不了座。索罗门，你敢对我发誓，说大家仍然喜欢我？

索罗门 喜欢得发狂。

凯恩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你每天上午教我演戏，晚上又给我提词；说实话，我的身价是不是下降了？不要害怕伤害我；我要在听到喝倒彩之前就自动退出舞台。

索罗门 现在您演得比从前还要好。

凯恩 比从前还好？可是，以前是不是有时候演得跟现在一样好呢？

索罗门 唉呀，我的圣母！

凯恩 明白了！（焦躁地踱步）我还没有走下坡，不过再也升不上去啦。就是说，我不行了。无论在剧场还是在情场，只有一条规律：不进则退。不过，仁慈的上帝，人们还要求我什么？要求我更上一层楼？然而，拿什么上呀？剧作家都是些矮子！你们想要一个超级凯恩，那就给我一位超级莎士比亚

吧。索罗门，我好比是阿拉丁，我的天才就是我的神灯。要是有一天它会熄灭……

索罗门 您的神灯不会熄灭；它永远光彩夺目，直到您离开人世。

凯恩 神灯……碰一碰木头[1]，可怜的索罗门！碰一碰木头！（两人触摸一把椅子的扶手。凯恩连嗓音都变了）怎么样？现在该怎么办？

索罗门 第一条：厉行节约。

凯恩 关于这一条，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干。看看其它条目吧。

索罗门 节约并不难呀！

凯恩 活见鬼，你要我节约什么呢？

索罗门 您并不太喜欢同人们聚会，那就不要请客吃饭了。

凯恩 好长时间我都不请客了。

索罗门 今天晚上您就要大摆宴席。是服装师告诉我的。

凯恩 今天晚上？噢，那说不上摆宴席！去的地方叫黑公鸡，老板是彼得·帕特；你不会不知道，那是个无业游民与流浪汉的黑窝，经常出抢劫和杀人案的地方，就在泰晤士河边上。

索罗门 您去那儿做什么？

凯恩 有个婴儿受洗，我请请客。

索罗门 有多少人参加？

凯恩 说不清；二、三十人吧。

索罗门 还得把路上碰到顺便带去的流浪汉打进去。

凯恩 唉，索罗门先生，您要怎么样？不许我款待朋友吗？

索罗门 那些游民成了您的朋友？

---

[1] 法国旧时的迷信，认为触摸一下木头，就会有好运气，愿望或承诺就会实现。

凯恩　你这个笨蛋，他们不是游民，是民间艺人！是老鲍伯剧团的人，没有一个孬种。从前，我和他们一起忍受艰难困苦；我要过饭，在十字路口跳过舞；是他们教会我七种柔功，他们教会我“尼亚加拉”、“太阳一个接一个”等等花样；我怎么能忘记他们？那是我全部的童年，索罗门。你要我背弃自己的童年吗？

索罗门　看在上帝份上，让您的童年安静安静吧！

凯恩　那好。只要你不提我的债务，我就不谈我的童年。今晚来吧，索罗门，热情邀请你。老鲍伯生下第十二个孩子，我是孩子的教父。那么，就来吧。

索罗门　（面色阴沉）那么，又多了一张嘴。

凯恩　彼得·帕特还会赊账，我敢担保。我说，索罗门，你能不能笑一笑？你怎么老是一副不讨人喜欢的牧师面孔？来点微笑好不好？还有什么事？你没有全倒出来！准是还有一桩金钱的故事没讲，对吗？

索罗门　那……

凯恩　啊！住口！住口！你非要扫我的兴不可。索罗门，有位伯爵夫人要来，我需要有充分的耐心。（稍停）此外，还有什么？说吧！

索罗门　还有珠宝商。您给人家签过一张四百英镑的欠条，拿了人家一条项链，送给了凡妮·赫斯特。

凯恩　这类事情，都是不假思索做的。

索罗门　不错。然而，您没有维护您大名的荣誉。

凯恩　我的大名？什么时候我签上了大名？

索罗门　快六个月了。

凯恩　六个月来，我演过哈姆莱特、罗密欧、麦克白、李尔王，你竟说我没有维护我大名的荣誉！

索罗门　我说的是，您没有付钱。

凯恩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疯啦？你专门挑选我爱上爱莲娜的时候，让我掏钱给凡妮买项链，不是吗？我要付了钱，就是不忠实。

索罗门　您说得有道理。不过，珠宝商可是靠别人不忠实来吃饭的。

凯恩　珠宝商怎么说？

索罗门　律师刚才告诉我，珠宝商要求拘捕您。

凯恩　拘捕我？我跟你打赌，他绝不会得逞。

索罗门　律师们说，他的要求肯定会获得批准。

凯恩　真要拘捕，又会怎么样？

索罗门　扣押财产是肯定的，说不定还要坐牢呢。

凯恩　那咱们就看看伦敦的百姓答应不答应。凯恩坐牢？两个大陆所有的剧院都会关门，以示哀悼！（声调变得沮丧）这可好，笨蛋，你终于把我搅乱了。

索罗门　搅乱了什么？

凯恩　我的兴致，我的心情！我当然明白，我完蛋了，我烧焦了，我沉底了，我毁灭了！不过出于礼貌，我没有说出来罢了。

索罗门　我刚才想到……

凯恩　又想到什么？

索罗门　想到您可以……请求威尔士亲王帮帮忙。

凯恩　见鬼去吧！他背的债比我还要多。

索罗门　说不定他可以替您向国王求求情。

凯恩　我会考虑的。现在，你给我闭上嘴！

索罗门　借钱……

凯恩　（粗暴地）从今天起，我禁止你当着我的面再说出这个淫

移的字眼。我该对爱莲娜说些什么呢？我怎么敢张开双臂拥抱她呢？你把我弄脏了。

索罗门　（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要是国王替您付一半欠债，——仅仅一半就行，再加上您挣的钱……

凯恩　叫我挣钱！我宁愿饿死！

索罗门　然而……

凯恩　别说啦！你以为给我钱是叫我演戏吗？其实，我是个牧师；每天晚上都要做弥撒，每星期都能收到献品，如此而已。钱是个臭东西，索罗门。你可以去偷，可以去抢；或者，顶多当作遗产继承下来。要是你挣了钱，只有一个法子处置它（走到窗前。蹩脚的小提琴又奏起了老调子）那就是：从窗子扔出去！

〔把钱包抛到窗外。

索罗门　（大叫一声）啊！天哪！

凯恩　（先是被自己的行为弄得不知所措，然后耸了耸肩）：算了吧！要它干什么！（以温和的口气）借给我一个先令好吗？今天晚上，还得买雪茄呢。

索罗门　行啊，主人。

〔有人敲门。

凯恩　又有人！咱们是不是掉进风车里了？我可是谁也不想见。

〔索罗门去开门。

索罗门　客人……

凯恩　（不耐烦地）唵？谁呀？

索罗门　威尔士亲王。

凯恩　告诉亲王殿下，此刻我无法见他。

第　二　场

〔亲王、凯恩、索罗门。

亲王　（上）凯恩先生，您真的无法见我？

〔索罗门下

凯恩　（紧接话茬）我无法见到您而不感到万分高兴与更大的快乐。

亲王　理当如此。不过，这不能阻挡我打扰你，也不能阻挡你想把我打发到魔鬼那儿去。

凯恩　殿下从来不打扰我。

亲王　你出于习惯奉承人。可是，你把牙咬得那么紧，连词儿都吐不出来了。

凯恩　莫非发音发得不好？那可就严重了。（练习发音，又清晰地念了一遍）殿—下—从—来—不—打—扰—我。

亲王　从来不打扰？

凯恩　从来不！

亲王　要是你等着和一位女士约会呢？凯恩，果真如此的话，就应当说出来，我立即回避。

凯恩　大人，我谁也不等。

亲王　你说谎！这些鲜花是做什么用的？

凯恩　是女赞赏者们送的。

凯恩　这件豪华的便装呢？

凯恩　每天晚上，我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以取悦整个英格兰。难道在台下我就没有权利脱下外衣，取悦一下我自己吗？

亲王　这件室内长袍是哪里做的？

凯恩　是帕金斯做的。

亲王　明天我就找他定做一件一模一样的。

凯恩　又来了！

亲王　你说什么？

凯恩　殿下仿效我的口味，这是第六次了……

亲王　这有什么不好？

凯恩　这件室内长袍，到下星期，整个欧洲，到处都会流行起来。

亲王　我要是你，会为此感到自豪。

凯恩　大人，很久以来，我的音容笑貌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所有的人；很久以来，我的姿态与身段为联合王国所有的演员所剽窃。过去，我至少有几件衣裳留给自己；那时，我不时关上门，独自对着镜子，端详真凯恩的形象；这一形象惟有我自己一人了解。可是，时至今日，我对着镜子看，里面总是一幅时装版画。感谢殿下大恩大德，我成了公众人物；连我的私生活也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

亲王　该抱怨就抱怨吧！谁让我是你的朋友呢。（稍停）今晚扮演什么角色？

凯恩　罗密欧。

亲王　罗密欧？这么大岁数？我可怜的老凯恩呀！罗密欧自杀的时候，也就是十八岁吧？

凯恩　差不多。

亲王　可是你，已经比他多活了二十年，对不对？

凯恩　二十年来，是我拦住他，他才免于一死。

亲王　你那位朱丽叶，她多大了？

凯恩　你说的是麦克莱希夫人。

亲王　真吓死人！当年，就是她，破了我那国王哥哥的童身。你们俩加一起足有一百岁！那分量，快要把舞台压塌了！一对

老夫老妻，爱来爱去，真不知观众怎么受得了！

凯恩 什么叫才华？要是不能叫观众以为我刚刚十八，那还算能耐？

亲王 你还凑合说得过去；可是那位麦克莱希呀……

凯恩 我要是无法让观众觉得我的女搭档年方二八，那还称得上天才吗？

亲王 你有什么妙法？

凯恩 我会使出浑身解数，把全场的视线都吸引到我身上；于是，观众都会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我的搭档。

亲王 你的搭档开口说话呢？

凯恩 观众一听她说话，就等着我接茬儿。再说，朱丽叶这个角色，略欠饱满，还有不少大段独白。我请人做了修改，大大减轻了分量。

亲王 可她总不能不说话呀！一说话，露了馅儿，那该怎么办？

凯恩 观众由我包了。人们要是盯上了她，我马上打断她的话。

亲王 噢，明白了。你看表干什么？

凯恩 看看是不是到了喝蛋黄甜奶的钟点。我习惯喝这种奶，滋音润喉嗓。

亲王 果真如此？离上场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喝？恐怕到了台上，那效用早过去了吧！还有神经呢？

凯恩 什么神经？

亲王 我是说，为了保养神经，你又用点儿什么？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神经相当紧张。

凯恩 那是因为，您前来探望，我喜出望外。

亲王 别瞎编了！拉倒吧，凯恩先生。你焦躁烦恼，事出有因；你那个秘密，人家早就看透啦！

凯恩 对于殿下来说，在下无秘密可言。

亲王　到昨天为止，此话不假。

凯恩　到昨天为止？

亲王　你说，你给科菲尔德伯爵夫人的信……

凯恩　噢！大人，那封信里是丹比小姐的秘密。

亲王　不过，当时我似乎从远处认出了你的笔迹。于是，我心里马上产生了疑问：信中吐露的隐衷，说不定就是你这老家伙那颗不可救药的心里藏不住的秘密。（念台词）我经常琢磨："真心爱我的女人，怎么才能……"

凯恩　大人哪！

亲王　（继续念）"……怎么才能给我一个小时会面的时间，而又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名誉……"

凯恩　大人，这话是谁告诉您的？

亲王　谁？啊哈！你猜吧！又有谁能知道呢？（稍停）凯恩先生，您怎么了？

凯恩　（气得脸色苍白）：没什么，有点儿生气。

〔坐下。

亲王　您可以坐下，我说话算话。

凯恩　（不自然地笑）在殿下您面前坐下？不敢！我只不过是落在沙发上面罢了。

亲王　怎么说话又结结巴巴啦？

凯恩　（笑）是啊！您见过舞台上这种场面吗？我是奥瑟罗；有人告诉我，苔丝狄蒙娜欺骗了我，我一气之下倒在椅子上。嘘声四起，观众要求我们情感表达得更加高贵，更加激越。大人，我什么才能都有。麻烦的是，这一切全是虚构出来的，假设今天晚上，有个假王子诱拐了我的一个假情妇，您看我会不会怒不可遏，大喊大叫。然而，当真正的威尔士亲王走到我面前说："你向这个女人吐露衷情，而正是这个女

人，昨天同我在一起，嘲笑你，拿你寻开心"，这时候，我就会气得发呆，说话也结巴起来。我一直认为，造化乃艺术的低劣摹本。（恢复镇定）这么说，大人，科菲尔德伯爵夫人都告诉您了？

亲王　你承认了？你承认同这个女人约会，今天晚上，在你的化妆室里，你此刻正在等她，对吗？那么，我要做一个好王子了；既然你承认了，我就不再折磨你。告诉你吧，科菲尔德夫人什么也没有说。（凯恩沉默不语）她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我刚才不过是跟你开了个玩笑。（稍停）那么，凯恩呀，还要我给您下保证吗？

凯恩　我坚信殿下您的话，就如同我坚信圣经一样；然而，有一样东西必须除外，那就是女人。大人，我们俩在一起，欺骗过多少当丈夫的男人！

亲王　欺骗过一些当丈夫的男人，就算是这样；可是，怎么能骗你呢，我的朋友？

凯恩　不能骗我？大人哪，还记得珍妮吗？还有梅伊和劳拉。（稍停）那封信，要不是人家背给您听，您怎么会知道它的内容？

亲王　什么？可怜的疯子，是你自己让我看的呀！没错，就是你！第一次是在三年前，你把信寄给布利斯女士之前；第二次，是一年前，你准备把信塞进波托卡伯爵夫人的写字桌里；那第三次……噢，对，第三次，全说了吧，那次我记在脑子里，接着自作主张，以我本人的名义，寄给了拉普朗特夫人。

凯恩　（笑）原来如此！

亲王　（笑）对呀！仅此而已！

凯恩　（笑）是让您看过这样的信！这一次原来您一无所知！您什

么也没有听说！

亲王 （笑）什么也没有！我是撞大运呢。（责备的口吻）嘀！好你个凯恩！老是那么一封信！也不害臊？

凯恩 （完全恢复平静）我不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

亲王 有什么不同？你毕竟写了信嘛！

凯恩 写是写了，不过没有给您看。

亲王 那是因为你爱上了她？

凯恩 爱得死去活来。

亲王 （笑）好一个罗密欧！

凯恩 不，不，我不是罗密欧。罗密欧为爱而死。我呢，是爱得死去活来。过一会儿，上了舞台，我将经历一场虚构的爱情；然而，此时此刻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爱情，与我生气时有点近似；做不出来，唱不出来，说不出来。只得结结巴巴地述说它，而它则弄得我昏头涨脑，迷迷糊糊。

亲王 那就治一治吧。

凯恩 要能治就好了！

亲王 不能治？

凯恩 大人，这一回呀，我可不是寻欢作乐。

亲王 凯恩，要是我要求你放弃这个女人呢？

凯恩 您原来是为此而来？

亲王 正是。

凯恩 这么说，您是要……

亲王 （笑起来）要插一腿？上帝呀，绝非如此！我心上有三个女人，她们就像放进一只口袋里的几只猫，乱抓乱咬，弄得我满身都是血。要是再加上一个，怎么受得了？我这番话，是提醒你。看你那气色，怪可怜的。还有，昨天晚上，你的

举止，像个恶魔。如此放纵情欲，已经不是你这个年龄该干的事了。凯恩，放纵情欲使你昏头涨脑，这是你自己说的；何况，英国也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它的最佳演员。

凯恩　要是英国想留住我，那它就不要约束我的感情。要想表现形形色色的感情，必须把所有的情感都体验一番。过去我只体会过爱情的欢乐，现在才经受了爱情所造成的痛苦。大人，您要是再来看我演的《奥瑟罗》，您就必然能够估量，这件事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益处。

亲王　凯恩，我还是劝你，放弃这个女人。

凯恩　什么？

亲王　即使不是出于明智，也要出于服从。

凯恩　啊！对不起，大人。刚才我还以为是跟那位快乐的老搭挡说话呢。这位老搭挡呀，我可没少跟他出去夜游；不止一次，我把他背了回来。现在才明白，我错了：我明明是跟威尔士亲王谈话！服从？当然，这是我的首要职责。但是，如果殿下您要求我服从您的意志，如果您至少因为我不再和您分享乐趣便感到痛苦，那么，您这些乐趣就很难得到我的尊重了……

亲王　（生硬地）凯恩！（稍停）要是我以国王的名义要求你呢？

凯恩　以国王的名义？陛下他连我谈恋爱也要管吗？

亲王　陛下希望，你不要扰乱大使夫人们的平静。科菲尔德伯爵是位杰出的人物，他效忠自己国家的利益，同时照顾到我国的利益。可以想象，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凯恩，你要知道，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会被召回国去。可是，谁又能代替得了他呢？要知道，我们同丹麦有大笔的生意要做呀！

凯恩　可不是。奶酪。

亲王　什么？

凯恩 我是说，这大笔的生意，不就是我国商人从丹麦购进奶酪吗？啊！真是一架奇怪的天平，大人！天平的一个盘子上摆着奶酪；另一个盘子呢？您是不是要把我的心放上去呢？

亲王 要是我放上金子呢？

凯恩 放在心那一头？

亲王 不。是放在奶酪那一头。你债台高筑……

凯恩 大人，这您比谁都清楚，因为债都是咱俩一起借的。

亲王 如果你服从了，国王全都给你还上。就这样吧，凯恩，我了解你的心；你再怎么说，我也不信那颗心比六千杜卡托①还贵重。拿着。

〔递给他一张纸。

凯恩 这是什么？

亲王 放弃文书。

凯恩 （读）"今收到六千杜卡托，以放弃追求……"呸！为了六千杜卡托！大人，我毫不怀疑，您对我的爱情作了准确的估价；不过我相信，您更加看重我的承诺！对您来说，我把灵魂卖给魔鬼还不够，还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

亲王 （笑）凯恩，在其他情况下，你只要口头保证就可以了。然而，一旦牵涉到女人，就不能相信你的话，对吗？多少回咱俩一块儿哄骗那些女人的丈夫来着？多少回你跟我的情妇勾搭，欺骗了我来着？有了这张字据，我心里就踏实了。你要是再纠缠爱莲娜，我就毫不迟疑地把字据拿给她看。来吧，签上字，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送钱去。（稍停）怎么样？

凯恩 如果国王陛下关心全国的高利贷者，那就请他从您开始，大人，先还您的债。您的债权人比我的债主等的时间还

---

① 杜卡托，威尼斯古币名。

长呢。

亲王　凯恩先生！你竟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凯恩　大人，您竟用这种方式对待我？

亲王　算了，算了！算我不对。不过，你的那些爱情，从来没有叫我看得多么郑重。就拿布利斯夫人来说吧，你宁可拿她换六千杜卡托。至于蒙塔古夫人……

凯恩　大人，布利斯夫人只要求奥瑟罗用双手抚弄她美丽的双肩，只要求罗密欧亲吻她那樱唇；凯恩这个名字，我还真拿不准她是否听人讲起过。至于蒙塔古夫人，我只不过是她一个无关紧要的玩意儿。我和她交往的初期，你若是给我六千杜卡托，我绝对不会离开她；因为，为了把我拴在身边，她一下子就给了我七千杜卡托。

亲王　如此不顾廉耻！你可真不应该。

凯恩　大人何必如此。您声色俱厉地责备我出卖自己，然而就在同一时刻，您却在试图收买我。我是什么人？不就是您要造就的那种人吗？

亲王　是我要？

凯恩　您，还有所有其他人！圣母呀！这是因为，所有的正人君子，无不需要为自己制造某种假象。在两次欺诈行为之间，他们喜欢设想，人们生生死死，为的不是奶酪，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他们又该怎么做呢？找一个小男孩，把他变成一种装点门面的假象。一种假象，一种幻影，这就是正人君子所造就出来的凯恩。在奶酪商人的掌声中，我震动了一国又一国，使大家笑口常开；我是假王子，假大臣，假将军。除此之外，啥也不是。啊，并不尽然，我还是全国的光荣。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我不许斗胆想要活得实实在在。再过一会儿，你信不信，当我拉过一个老婊子，搂在怀里不松

手，全英国就会喊叫起来，欢呼喝彩；可是，当我亲吻心爱女子的双手，人家就会扔石块打我。您明白吗？我多么希望，以我真实的分量，立足于众人之中。够了，我不愿意再充当神灯的幻象。二十年了，我指手画脚地取悦你们；你们理解吗？我并非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呀！

亲王　谁拦着你了？

凯恩　人们给我做人的权利了吗？我们这些戏子，是化外之民。我能参与政事吗？能花钱买个上尉的证书吗？有权同人决斗吗？可以出庭作证吗？您看，我连卖奶酪都做不到。你们什么也不让我做，那就只有一条路：搞女人。只有上了你们那些女人的床，我才是个男子汉；只有上了女人的床，我才能同你们平起平坐。既然如此，就别到女人床上找我啦！

亲王　听我说，傻瓜！问题不在你那里，有问题的是她！你们的故事，已经闹得伦敦满城风雨。昨天晚上，你没注意高斯维尔伯爵夫人那双眼睛闪闪发亮吗？这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看透了你的把戏；只有上帝才知道，此时此刻，她正在散布些什么流言蜚语？

凯恩　感谢您提醒了我。从今以后，大人，我小心就是了。（突然）所有的大使夫人，没有一个没有情夫；可是，谁也不打算责备她们！

亲王　都有情夫？对！不过……

凯恩　不过，情夫不能是凯恩！她们的情夫，只要是大人老爷，不管有没有毛病，只要是有产者，不管放不放高利贷，人人都会鞠躬致敬。然而，要是这些女人中哪一位垂青一个演戏的，尽管戏演得全国第一，也会有人出来干预；人们宁可塞给她一个跟班仆役。（稍停）既然如此，丑闻就丑闻吧。

亲王　你疯了吗？她将被……

凯恩 被休弃？被赶出宫廷？被人戳脊梁骨？那更好啊；跟她在一起的，就只有我了。您以为，我就不能代替整个宇宙吗？

亲王 你自以为愿她好，可是却在毁灭她。

凯恩 谁对您说我愿她好来着？

亲王 你不是爱她吗？

凯恩 我爱她，也愿她坏。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爱别人的。

亲王 “你们”，指的是哪些人？

凯恩 我们，演戏的人。把荣誉带给我所钟情的女人，您以为这不是我经常梦想做到的吗？可是，既然人们禁止我这样做，我便接受使她蒙受耻辱的风险。如果必须毁灭我且又毁灭她，那也好啊。至少在她身上打上了我的烙印！

亲王 凯恩，原来你恨她！

凯恩 我？我可以豁出这条命……

亲王 以便毁坏她的名声。可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为了治疗你病态的骄傲，一个女人就必须自动放弃她的骄傲；为了挽救你，这个女人必须毁掉自己；只有这个女人拒绝我们给她的荣誉，而选择你给予她的耻辱，你才能感到自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当你所爱的女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从而毁掉自己的高贵，你才感觉向贵族复了仇；这就是说，通过爱莲娜，你抓的是我们，抓住我们这些真正的人不放。（笑）你纠缠的，原来是我们这些人！

凯恩 即使如此，又怎么样？

亲王 不过，凯恩，这需要她真的爱你才行啊！

凯恩 唵？

亲王 可怜的凯恩！（稍停）那么说，你以为她会爱你喽？

凯恩 绝对没有问题，大人。（看表）我请求殿下您……

亲王　请求我走开？（大笑）我敢同你打赌：她绝对不会来找你的。

凯恩　我告诉您：她绝对会来找我。

亲王　你敢打赌？

凯恩　敢！

亲王　赌注是什么？

凯恩　要是她来了，您替我还债。

亲王　一言为定。要是不来呢？

凯恩　我就在契约上签字。

亲王　如此说来，凯恩先生，无论来不来，两种情况下，我都要替你还债喽！（稍停）凯恩，她不会来啦！马尔伯勒夫人家里开舞会，今天上午我示意这位夫人邀请她参加，连同科菲尔德伯爵。现在，她正在梳妆打扮呢……

凯恩　您以为她宁愿去跳舞……

亲王　而不来你的化妆室？当然如此，我毫不怀疑。凯恩，你以为，我们的妇女真离不开你们这些人吗？

凯恩　您只要留下跟我呆在这里，直到听到敲门的声音，您就不会固执已见了。

亲王　那我就陪你，直到你上场。（敲门声。凯恩扭头朝暗门方向看去）嗨！不是那边，凯恩先生，敲的是这边的门。

〔亲王指化妆室入口。

凯恩　请进！

索罗门　（上）一个字条，给您的。（下）

凯恩　（接过信，读完）大人，您赢了。马尔伯勒夫人的客厅，比起一个演员的化妆室来，对丹麦大使夫人更具有魅力。（稍停）那么，您就嘲笑我吧！不，不必劳驾，您的嘲笑比我的自嘲差远了。谁爱谁呢？还是您有道理：我也不待见

她；一切都是幻术。难道我能指望得到她的青睐？那好，我越是明白无法得到她的青睐，便越想得到她。您称之为仇恨的就是这个，对吗？为什么不能称之为仇恨呢？要是我真的进入她的卧室，心荡神驰，我会按铃把她的仆人都叫进来，当着他们的面，好好折腾她一番。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只是我对自己估价的百分之一。我知道，同她相比，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和她那老糊涂丈夫相比，我仍然什么也不是。然而，为什么我什么也不是呢？我真傻，竟弄不清楚为什么整个英国把我抬得这么高，同时又把我压得那么低。（突然喊叫）你们既赞赏我，又蔑视我，简直要把我大卸八块，我到底是国王，还是小丑？由您选择吧！……我可能狂妄到了极点，我不可能不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在你们所有人当中也是第一位。你们谁能比得上我有才华？不过，话说回来，大人，请您相信，我又怀着深深的自卑。我的才华，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说说话，做做动作，要不就是一段魔术，仅此而已。每天晚上，我都把自身隐匿起来，我就是这么个人。此刻也一样，我巴不得自己无影无踪！真奇怪，有那么多的自尊心，又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值钱。（亲王做了个手势）不必担心；在您眼前，只是演员凯恩，正在扮演凯恩这个角色。而您呢？您是何人？您在扮演威尔士亲王的角色，对吗？那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谁的表演更受欢迎！是的，您演得已经相当好了。可是，要当心科菲尔德伯爵夫人。咱们三个人当中，数她戏演得好，（笑）这出戏该起个什么名字？《随您的便》，可以吗？要不就叫《雷声大雨点小》？就这么办：亲王和伯爵夫人生出许多孩子，老伯爵则获得一大堆勋章。至于小丑，那么，就替他把债务还清。大人，把您那张纸给我。

亲王　（不慌不忙）不给。

凯恩　为什么？不是叫我签字吗？（有人敲暗门。两人侧耳静听；凯恩恢复了自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没错，今天是愚人节。（敲门声又起，凯恩前去开门）恐怕我们这次谈话算是白费了。

〔暗门自动开启。出现一蒙面女子，此人是安娜。

亲王　我也一样担心。（告别）晚安，凯恩先生。夫人，向您致敬。

〔亲王下。

第　三　场

〔凯恩、安娜。

凯恩　到这时候，我已经不指望您来了；不过，我一直盼望您还能来。爱莲娜，谢谢您，我的信任得到了您的回报。

安娜　您说得真是动人！不幸的是，我……我并不是爱莲娜。

凯恩　那么，您是谁？谁请您进来的？……（把来者的面纱撩开）啊，丹比小姐！

安娜　（神情沮丧）是我。不过，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

凯恩　是谁叫您从这个门进来的？

安娜　啊！我本不该……看得出来，您很不高兴。（急促地）可是，这不完全是我的错。我去您家里，得知您上了剧场；我来到这儿，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住了，惟有售票处的门开着；我走近售票窗口，像是要买票。我问人家，可不可以见您一面。

凯恩　您一直戴着面纱？

安娜　不戴不行呀！我的监护人和梅维尔爵士到处找我呢。

凯恩　唉！真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谁也没有错。（笑）另外那位女子正在梳妆打扮，准备前往舞会！在亲王面前，她将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啊！真是愚人节。

安娜　那么，您不会怨恨我吗？

凯恩　我，怨恨您？不，恰恰相反。您帮我赢了一场赌博，还挽救了我免受羞辱。

安娜　我真有这么大本领？

凯恩　可不。您感到奇怪吗？

安娜　不奇怪。我总是给人带来好运。今后我们熟悉了，您就会进一步明白。那么，我就不走了……

〔安娜坐下。

凯恩　您，那么，唉，好吧！您就呆会儿吧。我喜欢有人陪着我。您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安娜　（像背书一般）先生，就在刚才，我还拿不准主意，是该来请教您，还是去梅非尔修女院避难。

凯恩　（念哈姆莱特的台词）去修女院！进修女院去吧！（笑）这么说，您是天主教徒了？

安娜　是。

凯恩　爱尔兰人？

安娜　对。

凯恩　我喜欢爱尔兰人，他们喝酒很痛快。您喝酒吗？

安娜　我不喝酒。

凯恩　您不喝，就委屈您啦，我可就自斟自饮了。（喝酒）为爱尔兰干杯！（喝酒）也为丹麦干杯。在您跟前，我有点不拘小节，是吗？有人说，我常喝得酩酊大醉，对吗？

安娜　有人说过。

凯恩　几个星期前，我已经戒掉了。不过，此刻我觉得酒瘾又犯

了。您将有幸亲眼见到大明星凯恩酩酊大醉。

安娜 凯恩先生，您……今天晚上，您不该喝。

凯恩 为什么？因为您在我的化妆室里？按说，您算是溜门撬锁进来的；现在又得寸进尺，要我放弃我那点儿嗜好。算了吧，我喝酒，对您毫无损害：酒一下肚，我就风流起来。

安娜 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要知道，您……您今晚有演出！

凯恩 小姐，要是我没有弄错，您来是向我讨主意，而不是给我出主意的，对吗？（喝酒）何况，不必担心；酒鬼是最好的演员。而观众又是那么傻里傻气，他们只看到激情之火。就拿您来说吧，我不下二十次看到您拼命给我鼓掌；那热情劲儿就甭提了！您那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

安娜 这么说，您注意到我了？

凯恩 当然；不过，您让我发笑，因为我醉了，我可怜的小姐，醉得就像一只大酒桶。

安娜 这我心里有数。

凯恩 别顺着竿儿爬了。

安娜 （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十二月十五日，您醉了；当您向王太后鞠躬的时候，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差点儿跌倒在地；还称太后为波洛涅斯。十二月十八日，又醉了一次，您把哈姆莱特的独白念得那么富有激情，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凯恩 您看，没问题吧！

安娜 没问题倒是没问题；可是，那天晚上，演的却是《李尔王》。

凯恩 （一惊）仁慈的上帝！观众们是怎么说的？

安娜 反正，是呀，说来说去，李尔王也是个疯子。既然如此，

他把自己当成哈姆莱特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凯恩 够了！别说了！您明明知道我喝醉了，还使劲鼓掌，那是干什么？

安娜 为了给您鼓劲呀！

凯恩 鼓劲？还给我鼓劲？

安娜 我看到，您每吐一个字，都费那么大劲；您看上去是那么脆弱。我从头到尾都为您担心，怕您在什么地方忘了台词，说着说着僵在那儿，让台上台下所有的人盯着您，看您出洋相。啊，在这种时刻才见出艺术家的功力来。我呀，简单说吧，那几晚我离开包厢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幸亏您有一位称职的提词人！

凯恩 那么说，您是给提词人鼓掌啦！

安娜 也给您鼓掌嘛。看到一个男人同他自己的舌头搏斗，那是非常感人的。同时，我感觉到，您心情不好，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凯恩 （恼火）心情不好！瞧您说的！凯恩会心情不好！我可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话。人们通常都是嫉妒我，而不是可怜我。刚才出去的那个家伙，他嫉妒我的一切：我的成就，我的才华；乃至那些喜欢我的女人，他都眼红。您知道他是谁吗？威尔士亲王。

安娜 这么说来，您并没有不愉快的事？

凯恩 您呢？您愉快不愉快？您堕入情网了没有？女人啊，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存在或不存在，小家伙，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是演戏；此时此刻我这个样子，也是在演戏。隔上一段时间，凯恩就要给他自己演上一出戏；为什么我就不能一个人过一过自己最隐秘的狂欢节呢？（喝酒）您真有运气：

您将参加一次凯恩的狂欢节！从头到尾，无一遗漏。从崇高到污秽。（大笑，然后改变声调）我痛苦得像条狗。

安娜　凯恩！

凯恩　（练习发音，用三种不同的音调）我痛苦得像条狗！我痛苦得像条狗！我痛苦得像条狗！您觉得哪种声调更好？亲爱的丹比小姐，在舞台下我就这样折磨自己，才能把什么都学会。（喝酒）您走吧……

安娜　为什么要我走？

凯恩　我预感到，我马上就要变得面目可憎。

安娜　要叫我憎恶您，可不是容易的事。（笑）我不走。

凯恩　那也好！您可以留下来，但我已经提醒过您，对吧？如果罗密欧变成了福斯塔夫，可不要惊奇。对，您是来向我讨主意的。向我讨主意！我的意见是，您最好立刻去修女院。（稍停）我是不是吓着您了？

安娜　没有。

凯恩　果真没有？那好，您说得对。凯恩是一支没上真子弹的手枪：听见枪响，打不着人。人们可以嘲弄他，听见没有，嘲弄他；接着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发生。仅仅倒在椅子上，结结巴巴说些什么！（笑起来）只是一些词儿，一些词儿，都是词儿！您知道吗？（喝酒）小姐，听了我这番话，您可能还是弄不清楚。您结识演员凯恩，是在一个不怎么适当的时刻。今天晚上，伟大的凯恩不太喜欢女人，要是哪个女人落到他手里……（注视安娜）您很美……美丽使人感到屈辱。屈辱，明白吗？美丽、高贵，有了这二者，就不会受到伤害。（走近安娜）您知道我内心隐秘的梦想吗？把一个美丽的女人关闭在四堵墙中间，嘲弄她、奚落她。（猛地）后退！您不懂得怎样扮演您的角色。您往后退干什么？

安娜　因为后退我才感到安全。

凯恩　您愿意不愿意在我的床上睡觉?

安娜　不愿意。

凯恩　那您就错了。我会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待您。(念哈姆莱特的台词)“我可否跪在您的双膝之间?”

安娜　(接下去念台词):“大人，您在寻开心。”

凯恩　(停住，惊讶)您从哪里学到的?

安娜　这是奥菲利娅一角的台词，我都会背了。

凯恩　那好!(稍停)总而言之，您想干什么?

安娜　我想演戏。

凯恩　演什么戏?演小红帽，还是大恶狼?演小女婿，还是小妇人?要不就是演妈妈，演三个小猪仔的故事?

安娜　我想当一名演员。

凯恩　(哈哈大笑)请原谅，不过这真太可笑了：一位奶酪商的女儿打算演戏!您父亲在坟墓里也不得安生的，丹比小姐，您，想当戏子，这可是三教九流最末一个行当呀。您的想法好古怪!是谁把这个念头塞进您脑子里的?

安娜　就是您。

凯恩　我?

安娜　您的榜样向我表明，通过努力，可以掌握一些光荣而体面的本领。

凯恩　体面!(喝酒，然后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您看我像个体面男人吗?不幸的姑娘，您只要呆在家里，就已经有了体面；体面是奶酪商人的特权。至于光荣，不错，我倒是享受到了光荣。不过，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假如贵府街道上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嫂们背后说您行为不端，这叫做不体面。然而，假如整个英格兰都把您当成婊子，您就获得了光荣。我若是有

空，一定会让您挽着我的胳臂，一块儿到伦敦的大街上转一圈；所经之处，您一定会听到人们品头论足："嗬，快看，凯恩就这副模样呀？我还以为比这强得多呢。瞧，这么胖！看样子还挺自以为了不起。再说，他已经不年轻了！看那头发，肯定是假发套。我真想上去揪它一把，看看到底是真发还是假发。"从前，谁要是犯下了罪过，任何公民碰上他，都可以当场砍杀，像打死一条狗，而不必先提出警告。光荣，就是这种玩艺儿。丹比小姐，回家去吧；在我这里，您没有什么好做的。

安娜　（微笑）凯恩先生，昨天晚上，我已经弃家出走。对一个女子来说，这不是比不体面还要不体面吗？

凯恩　您要怎么样？难道您觉得这还不够吗？

安娜　我的天，既然走了这一步，就应当一不做二不休，您说是吗？

凯恩　（吃惊）好，好吧，既然非要这样……您是来向我讨主意的，我也给您出了主意。

安娜　我讨的不是这种主意。

凯恩　那是什么主意呢？

安娜　我想知道，您认为我能不能演戏？

凯恩　那也得先听您念念台词呀。

安娜　莎士比亚所有的女性角色，我都会演。

凯恩　真是这样？（稍停）谁给您排练的呢？

安娜　您呀。

凯恩　又是我？

安娜　我念女角的台词，您来接词，咱们试试。我听您的戏，真说不清有多少次。您会如何评论，我都能预料到。

凯恩　那咱们就看看如何吧。您想演什么？

安娜　苔丝狄蒙娜、朱丽叶、奥菲利娅，您说吧，都行。

凯恩　那就演奥菲利娅吧。

〔安娜念台词；凯恩喝酒。

安娜　（演奥菲利娅）“这是给您的茴香和漏斗花；这是给您的芸香；我还留了一点点给自己。我们不妨叫它安息日的慈悲草……”嗯，唉！……想不起词儿来了。

凯恩　想不起来没关系。您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安娜　当然。

凯恩　我所有的心里话吗？

安娜　当然。（凯恩的神情使她胆怯起来）总之，差不多吧。

凯恩　（念哈姆莱特的台词）“到修女院去！到修女院去！”

安娜　那么……没希望了？

凯恩　一点希望都没有。

安娜　我演得……真那么差？

凯恩　（露出轻蔑的神情）比差稍强一点吧，要下功夫还可以。

安娜　那就行，好好练……我有毅力，您知道，我有坚强的毅力。我想要干什么，必定能成功。

凯恩　当然喽！卖奶酪，发家致富，需要有毅力；奶酪商的女儿，通过遗传，获得父辈的毅力。您打算一步一步地得到才能，就像您父亲当年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获利。您会花大力气，下大工夫！而我呢，我还没干就累了。于是，您会进步！多多进步！永远进步，不停地进步。您能练得不错，再进一步是良好，然后是优良，接着再向前，达到完美，比完美还要美好。到了后来，又怎么样呢？（学安娜的声调）“我想要干什么，必定能成功。”（回到自己正常的声调）小家伙，只要有毅力，上天去摘月亮都可以；月亮不就是挂在天空里的一块奶酪吗？但是，演员是变不成的。您以为认认

真真地去演就行了？我演得怎么样，认真不认真？我有没有毅力？当演员就像当亲王，都是天生的，命里注定。您再有毅力，也抗不过命运。

安娜　凯恩先生，我非演戏不可。

凯恩　为什么非演戏不可？

安娜　挣钱吃饭呀。

凯恩　您家里难道还没有钱？

安娜　我离家出走，全都抛弃了。

凯恩　全都抛弃了。于是，便来到穷棒子们当中，寻找一个渺小而正派的职业！要节衣缩食，像爸爸当年那样！要勤劳，勇敢，不怕吃苦受累，像爸爸当年那样！多干活，少花钱；一幅多么富有教益的图画！所缺少的，就是一本复式簿记了。莎士比亚，马洛①，本·琼森②，诸位请看，奶酪姑娘要把乃父的品德融进戏剧中去！到修女院去，丹比小姐，到修道院去！把您的品德献给仁慈的上帝，观众才不管那一套呢？演戏不是为了挣钱吃饭，演戏是为了骗人，也欺骗自己，为了做出自己做不出的事来；同时因为人们按老套子生活，过得腻烦了，要换换花样。人们对自己太了解了，便要演演戏，以便看不出自己的真面目来。演英雄，是因为自己是懦夫；演圣人，因为自己居心不良；演杀人凶手，是因为自己内心特想杀死邻居；之所以演戏，是因为人们生下来就是骗子；之所以演戏，是因为人们热爱真理又憎恶真理；之所以演

---

① 马洛（1564—1593），英国戏剧家。他革新了中世纪戏剧，作品为英国文学中的奇葩。

② 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十七世纪初英国文坛的盟主。

戏，是因为人们要是不演戏就会变成疯子。那就演戏吧！我什么时候演戏，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有没有停下来不演戏的时候？请看我，我是憎恨女人，还是在表演憎恨女人？此时此刻，我是做戏吓唬您、恶心您呢，还是我真真实实地心怀鬼胎，想让您偿还别人的欠债？回家吧，去数您的金便士；让我们留下来数我们自己用硬纸做的金路易！

安娜 （温和地）凯恩先生，您能不能演一演善良的人？

凯恩 （目瞪口呆）演一演善良的人？当然，为什么不能呢？这当然不是保留角色，不过我并不讨厌即兴创作。（稍停）假如我是个善良人……假如我善良……（做戏）您见到过人生闪光的一面，这一面照得您眼花缭乱。现在我要给您展示一下这闪光的勋章背面，这上面有一顶花冠，还有一顶荆冠。

安娜 （笑）您一旦成为善良人，就怪逗人的！

凯恩 （仍然沉着冷静）您天真憨直，您青春焕发，反而使我承担的任务变得微妙而棘手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有些事情是难以启齿的；而对于您这样的妙龄少女，有些事情是不易理解的。如果我纯真的思想在表达上有所不当，您不会见怪，对吗？

安娜 （演戏的腔调）我希望，埃德蒙·凯恩不至于说出任何安娜·丹比无法入耳的言词。

凯恩 （演戏的腔调）小姐，对不起。此时此刻，我要末沉默，要末和盘托出。

安娜 （拉下面纱）说吧！先生。

凯恩 （改变腔调）你愿出卖自己吗？

安娜 （自然的语调）不这样就不行吗？

凯恩 绝对不行。必须睡觉……您看……（屈指数来）跟导演，男主角，还有剧作者。请注意，我还没提其他附加的人。

安娜　关于剧作者，我算走运：莎士比亚已经不在人世。至于导演，也好办，反正他得听男主角的。

凯恩　男主角的事还有待解决呢。喏，假如你来拜见全民族的光荣、伟大的明星凯恩，请求他保护，假如他真保护了你，你明天就会成为朱丽叶，或者苔丝狄蒙娜。凯恩要是不愿意保护你，你再恳求也是白搭；你的演艺生涯必定胎死腹中。然而，演员凯恩到底如何行事？说不定你会设想，可以用情感来感化他；看在你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的份上，他会鼓动人家聘用你。你是这么想的吧？然而，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演员凯恩太了解女人了，他也太了解热烈的情感了。他活着，靠的就是热烈的情感。至于女人嘛……

安娜　人家说，他有时也靠女人养活……

凯恩　不对。他要死在女人手里。现在呢，你面前这个男人爱发脾气，心灰意冷，可能还挺恶毒；不过，他还颇有高雅的气度！你在他面前，既天真无邪，又工于心计！一场较量势均力敌。结果如何？哈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来，表演表演试试。看看你有没有即兴发挥的才能。我当凯恩，你当你自己。下场。好。现在上场。不，不对，不要撩起面纱。就这样，太好啦。（表演）您有什么事？

安娜　凯恩先生，我想演戏。

凯恩　（自然语气）不对。像这样。你一点儿机会也没有了。你面前的这个男人，虚荣心十足，知道吗？他心情忧郁而又目空一切。必须奉承他，拍马屁，知道吗？再来。要有所创造。

安娜　我不会创造。

凯恩　让话语从心灵里流淌出来。

安娜　（即兴表演）我来到他的家……我有没有勇气说出是什么

把我带到这里来？……啊，上帝，我的上帝，快赐给我力量，我支持不住，就要憋死啦。

凯恩 （自然语调）不坏。（表演）您要求我做些什么？

安娜 （心醉神迷）啊！这是他的声音。（对凯恩）对不起，先生，原谅我情不自禁。这是有情可原的。要知道，不论您多么谦虚，都会明白：您的声望，您的才华，您的天才……

凯恩 很好。

安娜 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胆战心惊，尽管您的接待使我放下心来。不过，还是前者压倒了后者。人们说，您既善良又演技高超……如果您仅仅是戏演得好，我就不会来找您了。

凯恩 我并不善良。

安娜 什么？

凯恩 我说我并不善良。

安娜 您这话是出自内心，还是演您的角色？

凯恩 （怒冲冲）我也说不清。我只告诉你：我并非善良之辈。走近一点。你不是想演戏吗？

安娜 先生，您猜得很准确，我指望您多多帮忙。这关系到我的幸福，我的前途，还可能关系到我的生命……

凯恩 女人都是一路货色。只要有张好看的脸蛋，只要身材苗条一些，就自以为能演戏了。撩开面纱。（安娜听命）不赖！长得不赖。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能给男人带来不幸。可是，你打算怎样让我明白，你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幸福呢？伸出腿来看看。

安娜 （表演）噢！先生！

凯恩 怎么？你不好意思？

安娜 （自然语气）我吗？没什么不好意思！

〔安娜撩起裙子。

凯恩　哼！……你疯了？你本应拒绝我的要求！

安娜　为什么要拒绝？我不是想演戏吗？

凯恩　现在演的不是你那个角色了。这么说：真讨厌！

安娜　真讨厌！

〔安娜说着，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凯恩　这哪行！

安娜　（寻找正确的腔调）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

凯恩　好。走走步子。走好点儿。要像王后一样。对一个卖奶酪的女人，已经不错了。做出受委屈的样子。

安娜　为什么要这样？

凯恩　因为我让你受了委屈，仁慈的上帝呀！我不是说过吗，我憎恶女人。你看，我走到你跟前，伸出手来，抓住你的双肩。你要叫一声。

安娜　啊！

凯恩　我要打掉你的傲气。说不定我恨哪个女人，要在你身上出气。你还是处女吗？

安娜　不是了。

凯恩　怎么会不是？你当然是处女。说：我是。

安娜　（毫无自信）我是。

凯恩　（不耐烦）你到底是还是不是？

安娜　随您的便吧。

凯恩　你是处女，我吓得你惊慌失措。

安娜　噢！不，凯恩先生，不行。

凯恩　当然行。来吧，站到原来的地方。（向安娜走去）小傻瓜，你欺骗我，是不是？你那出戏编排得还真不错：未婚夫粗暴，出逃，暗楼梯，无巧不成书。你想演戏，又不想付出。没那么便宜的事。一个女人要想得到嘲弄我的快乐，至少得

是位伯爵夫人。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替你自己付出，还要为同一时刻企图欺骗可怜的男子的所有女人付出代价。你知道吗？你那固执、倔强的小脑袋，我一看就烦。你也是一身傲气，对吗？你们女人都骄傲得发狂。你的傲气，都该留在更衣室里。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就别想上台。任你选择。（双臂抱住安娜）痛快点，选择吧？

安娜　（声音清晰而平静）选好了：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凯恩　什么？（放开安娜，又喝了一杯酒）我可怜的孩子，你不会即兴表演。

安娜　我的话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呀！我不是说了吗？我想当演员呀！要不，咱们从头再来。（走近凯恩，神态诱人）您要我做什么都行……

凯恩　（机警地）不，别这样。呆在原来的地方。（稍停）来吧！我给你排练排练；只要有一点儿才能，我就要你。别害怕，没有别的条件。

安娜　什么也不要我做？

凯恩　那不可能！喏，不是要演戏吗？

安娜　（失望）啊！好吧。

凯恩　什么叫“啊！好吧”？我不是讲得明明白白了吗？

安娜　跟您打交道，真是吃不准。

凯恩　小坏蛋，跟你打交道，也是吃不准。那么，去吧，你赢了。

安娜　您是不是又在演戏，扮演一位善良的人？

凯恩　演戏，还是没演戏，我也弄不清楚。我喝醉了，这我倒是清楚的。这个机会，你可要抓住。

安娜　我会抓住的。（吻凯恩的双颊，急速地跑开）明天见！

〔安娜下。

第　四　场

〔凯恩、索罗门。

凯恩　（独自一人，一边穿衣，一边哼着曲子。当意识到自己在哼曲子时，没有好气地发出一声“唉！”停止哼曲子）爱莲娜……爱莲娜……（不耐烦）不对！（声音变得低沉）爱莲娜。今天晚上，你把我折磨得够呛。（朝穿衣镜望了一眼）爱莲娜！你折磨得我够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发音吐字）爱—莲—娜—你—折—磨—得—我—够—呛。（穿上那双尖翘头鞋，披上斗蓬，带上直筒帽）爱莲娜。（照镜子）朱丽叶！朱丽叶！（念台词）“是的，我信任我的朱丽叶。是的，她就是我的太阳，她就是云……”

〔舞台铃响。

索罗门　（上）快，快。快上场。

凯恩　（照了照镜子）索罗门，我有多大年纪了？

索罗门　（训练有素）主人，您才十八。

凯恩　（念台词）“快看，我充满嫉妒心的幸福之感，放射出一道光线，穿过地平线，一直延伸到我们身边。快看，天空映出光亮，星星开始暗淡。走就能生存；留下来，则必死无疑。”（酩酊大醉）留下来必死无疑！真是白痴！（大笑）今天晚上人多吗？

索罗门　客满。

凯恩　这些傻瓜！他们来看一位四十八岁的罗密欧，他的朱丽叶还给他戴上了绿帽子。（大笑）这帮人，我才不在乎呢！管他什么样的罗密欧，我都无所谓！（索罗门毕恭毕敬地搀扶

着他，把他推向上场门。临出场时，凯恩才面朝观众）我就恨这帮观众。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三 景

〔黑公鸡小酒馆里。

第 一 场

〔酒客三五成群。卖艺者要把戏。凯恩走进酒馆，帽沿低低地压在眼睛上；他在一张桌前坐下，脸色阴沉，招呼要酒。

凯恩 拿酒来！

彼得·帕特 ·(观看卖艺者表演) 马上就来！还没着火，有那么急吗？

凯恩 （发怒）马上拿酒来，混账东西！要不就打断你的脊梁骨！

彼得·帕特 （高兴地）啊！是您老啊？贵客驾到，对吧？

凯恩 不对。

彼得·帕特 啊？

凯恩 不对就是不对，我不是什么贵客。

彼得，帕特 凯恩先生！

凯恩 他不在，直到月底都不在。

彼得·帕特　我不是叫您了吗？我认识您！

凯恩　你过去见过我这副嘴脸吗？

〔凯恩脸色阴沉，近似疯狂。

彼得·帕特　噢！没看见过，幸亏没看见过。

凯恩　你看，你不认识我吧。快拿香槟酒，再招一个婊子来，跟我碰杯。

彼得·帕特　不过……

凯恩　不过什么？

彼得·帕特　（指艺人们）那群人等着您呢，是您约他们来的。

〔凯恩朝艺人们望去，神情沮丧，竟没有认出他们来。

凯恩　见鬼去吧。给我拿酒来。

〔彼得·帕特下，示意一名妓女去陪凯恩。

妓女　来啦！

凯恩　你叫什么？

妓女　法妮。

凯恩　法妮，乏妮子，乏得没法子……（转了话题）干那事，可以赊账吗？

〔彼得·帕特端香槟酒回来，示意妓女答应下来。

妓女　可以，先生。

凯恩　叫我罗密欧。（给妓女斟酒。艺人们围了上来，静静地望着他）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艺人们不悦，七嘴八舌地责怪他）是你们啊？（站起来，向艺人走去）我可怜的朋友们，我的弟兄们，原谅我吧，我喝醉了。今晚不是庆祝洗礼吗？

艺人甲　（仍然不悦）对，是来吃洗礼饭的。是您请客呀！不过，您既然把我们全忘了……

凯恩　我会忘记患难之交吗？拥抱我吧！（互相拥抱）我打心窝里喜欢你们每一位。（转向彼得·帕特）饭呢？准备好了吗？

彼得·帕特　当然。

凯恩　那咱们就吃吧。（问艺人们）那位当爸爸的幸福人，到哪儿去啦？

艺人乙　老鲍伯？唉，出事啦！

凯恩　你是说，他……

艺人乙　还不至于。不过，脚崴了。得在床上呆六个礼拜。

凯恩　那也不错，好好休息休息。我还真羡慕他。我哪里都呆不住，连床上都呆不住。

艺人丙　不过，呆在床上，过日子可就……

凯恩　可就怎么啦？

艺人丙　整个戏班子，可就要挨饿，活不下去啦。

凯恩　他不在就演不成了？

艺人丁　就是演不成，这您不是不知道。

凯恩　你们饿得要死，现在有机会好好吃一顿；可是，刚才你们尽管空着肚子，还是要走，因为我那模样，好像是认不出你们来了。啊！我终于又找到了卖艺人的那股傲气，我从前的那股子傲气。别着急……（找钱包，找了半天才想起来，自己已经身无分文。发起火来）活见鬼，怎么没了……（从桌上拿起水壶，递到法妮手里）朱丽叶，往我头上浇水。（法妮犹豫）叫你浇，你就浇嘛！我得解解酒。（法妮倒水；凯恩抖动身子）好，现在你去吧。（眼睛盯着法妮）不好，你瘦得叫人掉泪；那就留下来，跟我们吃饭吧。（对其他人）六个礼拜吃不上饭……我也有过，你们知道吗？那是在十六年前。噢，不对，那次是三个礼拜。彼得·帕特，拿支笔来，还有墨水。

彼得　拿来啦！

凯恩　（坐下写字）把这封信给德鲁里·莱茵剧院的经理送去。我对他宣布，明天要为一位受了伤的老朋友举行义演，演出《奥瑟罗》的最后一幕。

一艺人　啊！真棒！够朋友。

一女艺人　这才叫同甘共苦。

彼得　（叫唤）菲利普！

〔一名伙计上。凯恩把信递给他。

凯恩　拿着，要他给个回话。怎么样？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一艺人　都准备好了。

凯恩　那好！咱们这就吃饭。

〔众人下。

第　二　场

〔彼得、安娜。

〔先是彼得一人在场；片刻后安娜上。

安娜　先生，我要开一个房间。

彼得　已经定好了。

安娜　怎么？

彼得　有人命令我，把旅馆里最好的房间留下来，给一位太太，她今天晚上就要到。这位太太，我估摸着，就是您了。没猜错吧？

安娜　没错，就是我。快带我去房间吧，朋友。我担心随时会有人进来。

彼得　多莉！多莉。（一妇人上场）一号房间，干净的那间。带客人去吧。夫人，您还要点什么？

安娜　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

〔安娜下。

第　三　场

〔彼得、索罗门。

索罗门　（上）凯恩走了没有？

彼得　没有。他正和艺人们一起用餐呢。

索罗门　快派个人去找他来。就说我等他，有话跟他讲。

彼得　（对一伙计）听见没有？

〔伙计下。索罗门来回踱步。凯恩上。

第　四　场

〔索罗门、凯恩。

凯恩　什么事？

索罗门　主人，是件不幸的事！

凯恩　没错儿！除此以外，我还能有什么事？怎么啦？快说吧！

索罗门　珠宝商起诉成功，要对您进行追究。

凯恩　（大笑）太可笑了。

索罗门　您说什么？

凯恩　知道吗？今天晚上，我本来有机会偿还全部欠债。

索罗门　天哪！

凯恩　可是被我拒绝了，知道吗？（大笑）

索罗门　主人啊！郡长和检查官都到了您的公馆，等着呢！

凯恩　既然我不在家，你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索罗门　他们说，要一直等到您回来。

凯恩　那再好不过。行，我就不回去了。

索罗门　我的主人！

凯恩　又有什么事？

索罗门　愿意替您还债的那个人……还能追得上吗？

凯恩　（生硬地）不行！（稍缓和）拉倒吧，我们老索罗门，别总是这么愁眉苦脸的。到了这儿，咱们还能缺什么？有好酒，好菜，敞开赊账，没有限制。此外，还有这么多朋友。朋友们喜欢我，使我把全世界都抛到九霄云外。在朋友们心目中，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明白吗？这一点，他们毫不含糊，最终一定会说服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走吧。索罗门，上桌子吧，我要变个活法。至于郡长嘛，让他等着吧。看看我们俩当中，谁先挺不住。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安娜风风火火地进来。

安娜　我来啦！

凯恩　啊？

安娜　我是说：我来啦！

凯恩　那还用说！我看得见。见鬼，您到这儿干什么来啦？

安娜　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听到您说话的声音。

凯恩　在您自己的房间？您在这窑子里开了房间？

安娜　（兴味盎然）噢！原来这儿是窑子？

凯恩　嗨……不完全是。

安娜　是窑子不是窑子，我住的房间，是您给我预订的。

凯恩　我预订的？我给您定了房间？（对索罗门）你先去吃饭，我这就去。（索罗门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走到哪儿，

都会看见您？

安娜　（拿出信）您要是不想见我，就不该给我写这封信！

凯恩　（被激怒）什么，什么，我根本没有给您写过信呀！

安娜　（念信）“有人一直跟踪您；您的藏身之地已被发现；搜捕您的请求已经获准，命令即将下达。今夜请前往港口，找到黑公鸡酒店；会有人来接您，陪您到我这里。不必担心，请信任我。对于您，我既尊敬又爱恋。凯恩。”

凯恩　（重复最后一句）既尊敬又爱恋！（耸肩）

安娜　（毫不让步）既尊敬又爱恋。是您自己写的。

凯恩　我对您说了，不是我写的……况且，这事干得多么愚蠢！我要是想见您，没有必要这样藏藏掖掖的嘛！

安娜　您在信尾还附了一句：“有人跟踪我。所以我不去接您了；前往接您的，可能是位蒙面人。”

凯恩　蒙面人！（大笑）我的运气真不好：出了戏院还得演戏。戏院、剑术格斗、神秘的局面、蒙面的阴谋家，我见得太多，受不了啦。我为什么来这里，您知道吗？是喝酒、吃饭来啦。这就是生活。我有权利这样生活，不对吗？（怒）既尊敬又爱恋！还有个蒙面人！（突然）看着我，这封信是您自己写的。

安娜　不是。

凯恩　算了吧！您干得出这种事。

安娜　我干不干得出，是另一码事。然而事实是，信不是我写的。

凯恩　给我瞧瞧。（读信）是男人的笔迹。那好，这么说，是有人在算计您，您陷入了困境。

安娜　算计我？

凯恩　没错！肯定是您的监护人耍的花招，要不就是您的未

婚夫。

安娜 我的监护人，绝不可能；他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凯恩 梅维尔爵士的鬼点子却不少。事情很清楚：把您引诱到这里来，在现场捉住您，就像当着众人把一朵鲜花掐下来一样。

安娜 不会。

凯恩 怎么不会？

安娜 因为您会保护我。

凯恩 毫无疑问，我会保护您。不过，请问，为什么我每走一步就非撞上您不可？为什么昨天晚上，整个伦敦流言四起，说我诱拐、劫持了您？为什么刚才您从一道暗门走进我的房间？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在一个窑子里相会，而您又迫使我在这种地方与一帮蒙面之徒扭打撕扯？

安娜 首先，这里并不是窑姐儿的窝。另外，要来的人不一定就是蒙面之徒。

凯恩 总而言之，为什么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你们都要安排一出悲剧？当然，我说悲剧，指的是滑稽悲剧。啊，奶酪商家女孩子的脑袋里，难道有那么多浪漫情调？

安娜 浪漫情调？凯恩，看您想到哪儿去了！我一点儿不浪漫。

凯恩 是吗？

安娜 我并不浪漫，可是我受不了厌倦无聊。（乖巧地）此刻，我感觉很开心，一切都那么有意思。您没有这种感觉吗？（无拘无束地）您站着干么？坐呀！来，给我弄点香槟酒。

凯恩 （不情愿地坐下）那边还在等我呢。

安娜 我知道。（稍停）在监护人家里，我无聊透顶，没法不生病。

凯恩 您不能谈谈您的经历么？

安娜　您先谈谈您的不是更好吗？

凯恩　不。

安娜　那我就说上五分钟，让您有个大概的了解。刚才说了，我烦闷无聊，日渐孱弱枯萎，变得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内中原委，您会理解的。

凯恩　我理解。您需要有个丈夫了。

安娜　医生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异口同声说我需要娱乐。医生们说：这个姑娘活不长了，应该让她参加舞会、晚会，让她看戏。舞会，您知道，我……，您喜欢跳舞吗？

凯恩　我嘛……不喜欢。

安娜　应当告诉您我失过足。噢！那仅仅是因为烦闷。比起舞会，人们更乐意让我看戏，因为在戏园子里能够把我看得更牢。

凯恩　（怒）您是个傻瓜！

安娜　我怎么是傻瓜？

凯恩：我认为您失身就很傻。这种事……可不是您这样的姑娘该干的。真不知您是怎么想的！那家伙是谁？

安娜　不必再提了！已经过去很久了……再说，那种事也怪讨厌的，于是我马上又变得贞洁了。我常去看戏，到德鲁里·莱茵剧场。头一回去的时候，台上正好是位年轻、俊美的美男子。天哪！他那声音真动听；谈起爱情来叫人心醉。可他的朱丽叶却是个丑八怪！那位美男子，当然是罗密欧了。演出结束，我觉得刚刚过了一秒钟。这一秒钟里，我没说一句话，气儿都来不及喘，连鼓掌都没工夫。

凯恩　您错了：演员们需要观众鼓励。那天罗密欧是谁演的？

安娜　又过了两天，我被领去看《威尼斯的摩尔人》。啊！多么伟岸的男子汉！他嫉妒得叫人喜爱。要是他用枕头把我闷

死，我也会心甘情愿，满心喜欢的。因为，我感觉，这类事情，那么微妙，难以言传。死在毛茸茸的羽毛下面，多么美妙的梦幻。苔丝狄蒙娜演得糟透了，岁数又那么大。而那位男子汉，让我说个够吧，比罗密欧还能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一直倾心于成熟的男性。

凯恩　嗯！奥瑟罗是谁扮演的？

安娜　又过了一天，我自己要求再去看戏。这一回上演《哈姆莱特》。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思虑过多。可是，人长得漂亮。遗憾的是，他跟那只白色小母鹅打交道。要是我，我会这样回答：我喜欢人们之间多一些交谈。不过，她没活成，也算解脱了。可是，可怜的小伙子也死了。死得那么别扭。这一回，我可哭了。啊！我哭个没完没了。而且，您该满意了，我使劲鼓掌。

凯恩　谁演哈姆莱特？

安娜　是肯布尔。

凯恩　（跳起来）什么？

安娜　（露出笑容）噢，不是他；凯恩，我记错了。是您，当然是您。罗密欧是您演的；奥瑟罗也是您演的；哈姆莱特还是您演的。不过，您也得承认，肯布尔演得也不错。

凯恩　嗯！

安娜　我派人打听您，听说您是个酒鬼，淫荡下流，债务缠身；一会儿忧郁，一会儿狂暴。我当时就感到，此人需要有位女子在身边。

凯恩　（学安娜的语气）我需要娱乐。

安娜　您需要一位女子在身边。一位商人的女儿，性格坚强，说一不二；尽可能不要浪漫；这样，就会把您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凯恩　好一个井井有条！这样一来，倒是井井有条了；然而我的才华怎么办？

安娜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井井有条归我负责，发挥才华，任您去办。噢！凯恩，一切都会清清爽爽，到处都干干净净；事情都由我安排布置，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眼皮底下的事，您甚至理会不到就办好了。每天晚上，从九点到午夜，您去大喊大叫；然后，回到家里，您会得到宁静、豪华……（垂下眼帘）还有感官享受……

凯恩　过来，小妹妹。要不要我说实话？你比起我来，更加疯狂，更加浪漫。

〔吻安娜的前额。

安娜　那么说，您不愿意？

凯恩　是不愿意。你井井有条，我杂乱无章，用不了一个星期，这个家就吵翻天啦。

安娜　您最终会接受的，我敢肯定。您生性软弱，这您自己也知道；而我呢，想干什么……

凯恩　都能干成，我知道。（一伙计跑上）什么事？

伙计　凯恩先生，剧院给您的回信。

凯恩　瞧瞧。（草草看信）好，就这样！（对伙计）你再跑一趟。告诉剧院，明天早上就张贴海报；我负责给她找替补。（伙计下）你想干什么，一定能干成，还想不想扮演苔丝狄蒙娜啦？

安娜　苔丝狄蒙娜？

凯恩　明天晚上，我为朋友举行义演。是刚才决定的，可剧院说来不及通知麦克莱希夫人；她住在乡下家里，星期五才回来。您愿不愿意代替她演？

安娜　不过……我从来没有………

凯恩　明天中午，你来我的化妆室，我帮你排练，直到大幕拉开。

安娜　凯恩，那我是跟您……搭档啰？

凯恩　跟我，没错。

安娜　您看怎么样！这表明我会嫁给您的。

凯恩　是啊，是啊！可在这之前，我得先设法把你从马蜂窝里拽出来。

安娜　什么马蜂窝？噢！我倒忘记了。这事有多逗呀！我还真琢磨不出您打算怎么办呢。

凯恩　（呼唤）彼得！给我找个警察来。

〔彼得上，然后跑下，带回一名警官。

第　六　场

〔凯恩、安娜与警官。

凯恩　警官先生，这位是丹比小姐。伦敦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选择配偶的事情上，有人要对她施加暴力。我召您来，是要把她托付给您。

警官　这世道变成什么样了！先生，您是何许人，竟以如此权威的口吻，要我办事？

凯恩　（朗诵）到底是何人请求法律保护，这并不重要；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警官　凯恩！我怎么会认不出您来？您的演出，我看过不下百次，我是您最热情的仰慕者之一……这么说来，小姐，您要求我的保护啦？那好，您已经得到此项保护。不过，可否告诉我，以什么方式……

凯恩　安娜，和警官先生上楼去，到您房间里去谈吧；把一切都

告诉警官先生。我留在这里，等那个家伙。

安娜　希望您好好揍他一顿。

凯恩　那没问题。特别是当我认准了的时候。

安娜　我也留下来，等着看个究竟。

凯恩　还是到你房间去吧。

安娜　（高兴得叫起来）真好！

凯恩　好什么？

安娜　我真高兴。您刚才像丈夫一样跟我说话，把“您”改成了“你”。

〔安娜同警官下。

第七场

〔凯恩一人，稍后梅维尔爵士上场。

凯恩　蒙面。为什么要蒙面？一名被雇用者没有必要蒙面……没错！……一定是未婚夫本人，英格兰贵族院议员梅维尔爵士！此人劫持绑架、伪造笔迹，当场被擒。接下来呢？接下来……狠狠地揍这小子一顿！狠狠揍一位爵士，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亲王啊，为了向贵族报仇，我凯恩今后不必再通过女人行事啦，既然没能抚摸那位贵妇人的肩膀，现在就给一位爵士来个大背挎。把一位爵士摺到后背上，叫人感到活得痛快。狠揍一位爵士，这回可要由我来执行法律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祈求您老人家，叫这家伙快来吧。瞧，他来了！

〔梅维尔爵士蒙面上场。

梅维尔爵士　对不起，朋友，劳驾让我过去。

凯恩　对不起，朋友，不能让您过去。

梅维尔爵士　这是什么意思？

凯恩　意思是：我不喜欢带面具的人。

梅维尔爵士　不喜欢？

凯恩　不喜欢。

梅维尔爵士　那又为什么？

凯恩　因为这一套在女王玛利亚时代就不时行了。

梅维尔爵士　总有些特殊情况，需要蒙面。

凯恩　是不是您的面孔丑陋无比？（梅维尔爵士硬要过去；凯恩边说话边阻拦）您是满脸麻子？还是得了软下疳毁了脸面？或者是鼻子烂掉了一块？您是双颊布满酒渣斑点？还是长了西葫芦大小还带有一撮毛的疣瘤？是不是有刀伤？是不是有人割掉了您的鼻子和耳朵？果然如此，倒很遗憾，那我可就没什么事好做了。

梅维尔爵士　快让我过去，混蛋。

凯恩　不行就是不行，小白脸。

梅维尔爵士　你要什么？要钱？

凯恩　我要看看你那副光溜溜的小嘴脸。（改变声调）你要是自己不摘下面具，我可就要动手啦。

梅维尔爵士　该死的狗东西！

〔梅维尔向前扑过去。凯恩用左手抓住他的右臂。

凯恩　怎么样？你摘不摘？你还有一只手能活动，就用这只手摘下面具来。要是我不得不用我这只手替你摘，说不定会刮破你的脸。你不摘？那好。（摘下爵士的面具）进里边去吧，里边亮堂。我抓住一只蟑螂，我要看看它长什么样。

〔两人进屋。

梅维尔爵士　凯恩！

凯恩　（假装惊愕）噢！原来是梅维尔爵士！真没想到，真不好

意思！爵士，您看，刚才我还把您当成蟑螂，要把您捻死呢。您一定知道，我经常把波洛涅斯当成老鼠，便形成这样一种职业癖性。

梅维尔爵士　这是圈套！

凯恩　您扫清了我最后的疑云。（朝其他人）既然他能说话，就不是蟑螂。先生，平静点，别着急，什么消息都不会从这里走漏。

梅维尔爵士　那么，您说怎么办吧？

凯恩　您勾引女人，却栽到我头上，真是欺人太甚。您必须讲清楚，否则没完。

梅维尔爵士　这里只有一点困难，先生。那就是，英格兰贵族院议员不得同一名卖艺者争斗。

凯恩　（举起圆凳，又放了下来）当然，刚才是我昏了头，没想到您是爵士，我是走江湖卖艺的；所以，我们之间，不能争斗。您是金雀花王室[1]的直系后裔，您的身分正直线下降[2]；我呢，没有显赫的姓氏可承袭，地位却冉冉上升。可这并不妨碍您是爵士，我还是卖艺的，我们之间不能打架斗殴。您坐在最高法院的席位上，您制订法律又破坏法律；只要通报您的大名，王宫的大门就会为您开启。不过，您的姓氏太伟大，也太沉重，压得您喘不过气来，叫您背不动，简直要把您压扁了。于是，当您想喘口气，或者干点什么不体面的事，就想到利用我的名姓。至于我这个人，您看，我比

---

① 金雀花王朝，一一五四至一三九九年统治英国；又称安晳文王朝（或译“昂儒王朝”、“安茹王朝”）。

② 血缘关系的“一脉相承”和“降低身分”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这里是凯恩玩的文字游戏。

您挑剔得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不冒您的大名。我的名姓属于我自己，大人，它不是什么人给的，是我自己凭本事闯出来的。当然，这并不妨碍……（说话时，一会儿指自己，一会儿指梅维尔爵士；接着摇晃食指，表示两人打不起来）您说得对！您有道理！咱们打不起来：您降得太低；我一剑刺出，从您的脑袋上扎过去，碰不着您。而我升得太高，您一剑又一剑，连我的脚后跟都难以触及。（稍停）大人，在这一切之中，您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您现在落到了我的手心里。咱俩不会打架，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我要是揍您呢，那您有什么好说的？唵？您要知道，街头卖艺人可不好惹，他们出手很重。知道吗，我可以把您砸得粉身碎骨，就像摔碎这个玻璃杯一样，（大笑）……如果我不是更喜欢用它来干杯的话。彼得，斟酒。（彼得倒酒）祝安娜·丹比小姐幸福，祝她选中一位如意郎君……愿这位如意郎君带给她幸福，与她神形完全相配的幸福，与我的祝福完全一样的那种幸福。

所有在场的人　凯恩先生万岁！

凯恩　（对梅维尔）先生，您现在可以自由退席了。

——幕落

第　四　幕

第　四　景

〔凯恩的化妆室。

第　一　场

〔安娜、索罗门。

安娜　（念苔丝狄蒙娜的台词。接着，以同样的声调说）几点钟了？

索罗门　又问一次！

安娜　什么又问一次？

索罗门　您问钟点，我说又问一次，因为连这一回，您已经问七遍了。现在是六点半。

安娜　（哭）索罗门，他不来啦！

索罗门　（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不能不来，今晚有他的戏。

安娜　要是他拿定主意，今晚不演了呢？

索罗门　噢！这事我清楚。请相信，他早就拿定主意了。

安娜　您这么看！

索罗门　一喝醉酒，他就指着那些伟大的神明发誓，说今后再也不登台；说要重操旧业，回到街头去卖艺。可是，从未

兑现!

安娜 这一回，可能是真的了吧。

索罗门 难说! 他答应为卖艺者义演；这个人可是从不食言的。

安娜 不会出什么事吧?

索罗门 算了吧! 他会出事? 他简直是好运气的化身。这人的不幸，恰恰在于他总有好运。

安娜 您这么说，是给我吃定心丸；看得出来，您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索罗门 不是这么回事。还是练您的角色吧。

安娜 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呢?

索罗门 要我说实话吗? 肯定是在哪儿醒酒呢。

安娜 能在哪儿? 他家里没人。

索罗门 我怎么说得清! 有一回，离这里十里地开外，去剑桥的大路边，发现他睡在一个土坑里；谁也说不清他是怎么钻到那里边去的。睡得可香啦，就跟小耶稣一般。

安娜 您这是干什么呢?

索罗门 我看表呀!

安娜 您看，您心里也不安稳了吧!

索罗门 别管这个，还是准备演戏吧。

安娜 （背台词）“大人，上床来吧。”（恢复说话语调）您喜欢他吗?

索罗门 谁?

安娜 他呀!

索罗门 所有跟他相好的女人，哪一个也不如我喜欢他。

安娜 那好。我答应您：今后什么也不会改变! 您还跟我们住在一起。

索罗门 跟你们? 什么时候呀?

安娜 在我们结婚以后。(念台词)“大人，上床来吧。”

索罗门 这么念不行，太生硬了。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安娜 我有劲呀!

索罗门 您演的那个角色可没有劲。她呀，是个可怜又可爱的尤物，只是一口气儿。

安娜 一口气儿?这话我不相信。那个小东西一定有手腕，要不怎么能让将军看上她呢?

索罗门 她是个受害者，是个殉难的女子。

安娜 漂亮女人能当上殉难者，您见过这样的女人吗?殉难者都是些丑女人：总得让她们占上点什么呀!

索罗门 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安娜 谁能证明您说的话都着边际呢?您理解女人的心吗?

索罗门 那些来过这间化妆室的女人，我要是不理解她们的心，事情就不好办了。

安娜 莎士比亚呢?您也理解吗?

索罗门 我给他提词儿，足有十年啦。

安娜 理由倒挺充足的。

索罗门 麦克莱希夫人，怎么样?她总该理解莎士比亚吧?她演苔丝狄蒙娜慢慢悠悠的；大幕拉开，一看她那个样子，就叫人感觉是活不长了。

安娜 这个老婆子!她慢慢悠悠，是因为怕底气不足，露出马脚。我年轻，有激情!我怎么演都恰到好处。(背台词)“上床来吧……”(突然停下来)您尽扫我的兴!他为什么不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中午，来我的化妆室。准时到。”

索罗门 他那是喝醉了。

安娜 可是他醒了之后，又说了一遍。

索罗门　他一分钟也没有醒过来。

安娜　早晨六点钟，他醒过来了。您当然没有看见，我们俩坐在车子里，他送我去姑妈家，天气晴朗，天刚亮，他握住我的双手，称我是他的小蜜糕。

索罗门　要是必须给被他叫过“小蜜糕”的女人发津贴，国家准得破产。

安娜　索罗门先生，您真是个呆子。“小妹妹”呢？被他称做“小妹妹”的女人多吗？

索罗门　嗬！那可不多。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他要的不是这类女性。

安娜　（自负地）可我，我就被他称作“小妹妹”。

索罗门　这没什么可夸耀的。

安娜　我告诉他，说我失过身。该不该说这个？

索罗门　您当然没有失过身。

安娜　真的没有。

索罗门　没有，您知道，这能看得出来。

安娜　（不高兴地）是吗？真能看出来？

索罗门　当然看得出来。不过，说来说去，这并不重要，他不在乎这个。（后台传来咒骂声。一片响动）他来了。

安娜　可来了。

索罗门　您要是听我的劝告，就赶快走，从暗门出去。

安娜　为什么？

索罗门　听见没有？他那暴躁的狗脾气。

安娜　可他需要我呀！

索罗门　需要您？

安娜　我答应给他配戏，演苔丝狄蒙娜。

索罗门　恐怕更像是他答应您与他同台演出吧？（安娜做了个手

势）无论如何，他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马上就进来，先要一块地毯……

安娜 要地毯做什么？……

〔凯恩猛然闯入。

第 二 场

〔安娜、索罗门、凯恩。

凯恩 索罗门！地毯！

索罗门 什么？

凯恩 一条地毯，一张狮子皮，什么都行……（望见安娜）您又来了！

安娜 您对我说过……

凯恩 什么？说过什么？

安娜 让我今天晚上演苔丝狄蒙娜。

凯恩 真的？那我真是喝糊涂了！小姐，是这样，苔丝狄蒙娜演不成了。

安娜 （伤心）啊！怎么回事？

凯恩 今天晚上，谁也不演了，就是这样。索罗门，听见了没有，我从此再也不演戏了！

索罗门 行，主人。

凯恩 今晚不演，永远不演。

索罗门 行，主人。

凯恩 你就这么轻易地同意了？

索罗门 主人，其实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凯恩 地毯呢，怎么还不拿来？还不去找？

安娜 （不耐烦）您要地毯，有什么用处？

凯恩 翻跟头！我就是从翻跟头起家的。将来也要用这玩艺儿结束我的演艺生涯。快去，到伦敦的四面城墙上贴海报，说小丑凯恩将在摄政王大街和圣詹姆斯表演柔功，只要求看客从窗户往外扔出八畿尼[1] 作为酬报。哈！哈！所有的人都想看看，哈姆莱特如何在掌上行走，奥瑟罗又是怎样做鲤鱼翻身！这样一来，只要八天时间，就能发财；而在那座可恶的剧场里，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挣下足够的钱，好醉倒在德旺夏厅堂深处，在一块咸牛肉和一罐生啤酒之间。光荣！天才！艺术！艺术！我的老索罗门呀，这回我算是明白透彻了！你知道我是什么吗？莎士比亚的受害者！这个老吸血鬼！耗干了我，好让他永垂不朽！

安娜 凯恩！您的艺术不能丢啊！怎么可以……

凯恩 我的艺术！哈！哈！小姐，大家都知道，您是卖奶酪的。奶酪是一个个既腼腆又营养丰富的动物。而艺术却十分贪婪。您难道看不见，它是怎样生吞活剥把我吃到嘴里！我已经告诉您，我现在终于大彻大悟了：我干的是骗子的勾当，我为莎士比亚火中取栗！让莎士比亚见鬼去吧！既然他写出了剧本，就让他自己去表演好了。

安娜 （温柔地）凯恩！发生了什么事？

凯恩 什么事？我的私宅被警察包围、我的卧室挤满执达吏；我夜间泡小酒馆，整个白天呆在车子里。我四肢酸痛，而人家还要拿镢头砸我的脑袋、关我的禁闭。明白了吧！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笔四百镑的鬼账！

安娜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把生活安排得有些条理，就没事了。

---

① 畿尼，英国古钱币单位。

凯恩 有些条理!(笑起来)看来现在正是对我大谈条理的时候。而我恰恰相反,要的是乱七八糟!我想鞭打某位贵妇人,当着他那王爷丈夫的面,一五一十地抖搂她那些丑事!要是这还不行,就放火烧剧场!通通舍弃,通通丢掉,从空无一物达到有条有理,这才是我要干的事。火烧剧场,凯恩死于烈焰之中。这该是怎样的殊荣!仁慈的上帝呀,我怎么头疼起来了! (话锋突然一转)先说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你”地称呼起我来啦?

安娜 从昨天。

凯恩 昨天?(忧心忡忡)昨天咱俩在一起干什么来着?

安娜 好多事情呢。

凯恩 (更加忧心忡忡)啊?!

安娜 你拉住我的两只手……

凯恩 两只手?还有……

安娜 就这些。

凯恩 两只手!索罗门,你看,我真老了,该退休了。要是干不了那事,你叫我还怎么演戏呢?那么说,是我拉住你的两只手,建议你扮演苔丝狄蒙娜?

安娜 是的。

凯恩 那么,我还要演。

安娜 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演了呢。

凯恩 今天晚上还得演。为了帮助老鲍伯!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索罗门 是,主人。(稍停)主人啊,今天晚上您要是还演,能不能……从票房账上……

凯恩 嗯?

索罗门 把那四百镑提出来?

凯恩 票房账，它不属于我，索罗门！我帮人家的忙，你倒要我让人家出钱？真是馊主意！今晚演什么？

索罗门 《奥瑟罗》的最后一场。

凯恩 可真够快活的！脑袋瓜子疼，还必须大喊大叫！（对安娜）来吧，躺到长沙发上，让我闷死你。

安娜 我希望索罗门出去一下。

凯恩 你不愿意当着他死，是吧？索罗门，这就是羞耻之心！没有比一具尸体更加赤裸裸的了，这话不假。（对索罗门）下去吧。

〔索罗门下。

第 三 场

〔安娜、凯恩。

凯恩 看着我。知道吗？你演的是一位秀美的女死者，死了还要好看。唵？

安娜 怎么？怎么回事？

凯恩 是我这可恶的脑瓜子。真希望它是装上去的假玩意儿！就像理查的驼背，用完可以卸下来。

安娜 您很疼吗？

凯恩 那还用说！我这是在付代价！瞧我有多蠢：昨天要是满足了你，而不是喝得像摊烂泥，此刻我就会像眼珠子那样灵敏，像燕雀一般快活。

〔凯恩边说话边把一条毛巾泡在水盆里。

安娜 让我来吧。（把毛巾敷在凯恩的额上）好一些吗？

凯恩 挺凉快的！我的面色很难看吧？

安娜 您容光焕发！像海盗一般剽悍。

凯恩 （惊喜）像个海盗？为什么就不能像海盗？我早就该当海盗了！

安娜 我也早该追随您。

凯恩 打扮成个男孩子，你便成了龟岛之主凯恩大帝宠幸的小水手。

安娜 （温柔地）最后两个人一起被绞死……

凯恩 对于两个情人，那该是多么美妙的结局：悬在天地之间，脸对脸地吐出舌头。这是所有爱情故事的象征！（稍停）很好。那么，你就躺下来，我来告诉你怎么个死法。把枕头递过来。

〔安娜躺倒在长沙发上。凯恩手里拿着枕头。这时，暗门开启，出现了爱莲娜的身影。爱莲娜见此情景，哈哈大笑起来。

第四场

〔凯恩、安娜、爱莲娜。

爱莲娜 凯恩头顶睡帽，手里抱着枕头！您就是这样给女崇拜者们治病吧！我是不是把你们吵醒了？（凯恩没好气地揪下睡帽）我是来祝贺你们的。今天上午，全伦敦城都准备为您和小姐办喜事。然而，看这样子，婚礼好像已经举行过了；因为在这间化妆室里，我觉出有点儿过日子的味道。

凯恩 （不失尊严）爱莲娜，我正在排练《奥瑟罗》的最后一幕。

爱莲娜 啊，是这样！那么，凯恩太太演的是苔丝狄蒙娜啰？可真精彩：一对儿艺术家，真正的两口子。此外……太太，新婚之夜颠鸾倒凤，今天上台首演就是这么一出戏，您就不胆战心惊？您是否有点疲劳过度？因为人家告诉我，您二位昨

天晚上……

安娜 在窑子里过夜。是的，夫人，此话属实。

爱莲娜 凯恩，您的妻子真是魅力无穷；不过，她的气质里，有那么点杂货铺的味道。对于争风吃醋，我毫无兴趣。能亲眼见到二位生活幸福，实在非常高兴；好，我这就走了。

凯恩 请留一下，夫人。小家伙，到你的化妆室去。

安娜 我没有化妆室。

凯恩 索罗门，给她找一间。索罗门！（索罗门上）给小家伙找一间化妆室。

安娜 我不愿意留下你一个人跟夫人呆在一起。

爱莲娜 噢，已经你呀你呀地叫起来了，真不错！

凯恩 在剧场里，大家都以你相称。（对安娜）快去吧！你要是不马上离开，今晚的戏就别演了。

安娜 （被索罗门推着出去，一边大声说）您要是非让夫人代替我，干脆就演《驯悍记》好了。

〔二人下场。

第 五 场

〔凯恩、爱莲娜。

凯恩 （沮丧）来啦！

爱莲娜 （神经质地笑着）可不是么，来了！来了！谢谢，凯恩。昨天，为了您，我说不定会做出一生里最疯狂的举动；是您，及时地制止住我……

凯恩 （焦躁）昨天晚上您要是来，只要您来……

爱莲娜 是啊！责骂我吧。我背叛了丈夫的信赖，我把道德与节操踩在脚下，冒着万千的风险来与您会面；而我却看到您的

化妆室改成了卧室，看到一个女人躺在长沙发上；而您呢，凯恩，看您戴着睡帽那副打扮。现在，我倒成了被告，不得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凯恩　爱莲娜，丹比小姐同我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爱莲娜没有回答）我对您发誓！（爱莲娜仍然一言不发）爱莲娜，您难道不相信我？

爱莲娜　唉！我真傻。能不相信您吗？（稍停）不过，今晚您要是跟她同台演戏，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见您了。

凯恩　夫人，太晚了，来不及换人了。

爱莲娜　那好。她可以肆意辱骂我而不受惩罚；过一会儿，开了戏，我在包厢里，眼巴巴地看着她投入您的怀抱。您以为我受得了吗？

凯恩　（恳求）爱莲娜，我们演的是《奥瑟罗》，最后一场。我只是把她闷死，没有别的动作。闷死她，您明白吗？而且离得远远的，双臂伸直。还拿着个枕头！您看，一点儿接触都没有。如果……如果这个小家伙没有运气得到您的欢心，那就眼瞅着让我闷死她，这您该开心了吧。咳，昨天您要是来了，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爱莲娜　不过，您也太固执了。您知道您该受什么惩罚吗？我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回答您的无礼指责，我可不像您。您的焦躁让我难过。我希望您尽快平静下来。凯恩，昨天我没来，那是因为我不能来，并非我不想来。

凯恩　（生硬地）当然！参加舞会，也是义务！

爱莲娜　不错，对于大使夫人，的确是义务。凯恩，我是跳舞去了；那是因为我丈夫命令我必须去。这么一说，您该放心了吧？

凯恩　命令您？

爱莲娜　是的！他命令我去。他所受的训练嘱咐他务必讨好威尔士亲王。

凯恩　这倒是。我没想到威尔士亲王。可是，科菲尔德伯爵就不能独自前往？您就不能找个借口？

爱莲娜　说我偏头疼？头晕乏力？啊！您不了解我丈夫，他这个人很厉害。

凯恩　嗬！真没看出来。

爱莲娜　要是不善于藏而不露，还能当外交官吗？嗨！刚才我一言未发，事出有因；本来不想告诉您，现在逼得我只好和盘托出了：我那个丈夫，起疑心啦。

凯恩　疑心？关于……咱俩的事？

爱莲娜　可不是嘛，就是咱俩的事。啊！我不想说出来是有道理的，瞧您一听就那么紧张。现在明白了吧？我不能不顺着他。要是我不跟他去跳舞，他会一本正经地独自前往，然后突然返回，叫你措手不及。天哪！他回来要是找不到我……凯恩，您就是这样爱我的吗？您希望我被抛到河里吗？希望他杀了我吗？

凯恩　（难过）夫人……

爱莲娜　告诉您，他这个人可是做得出来……

凯恩　爱莲娜，恳求您饶恕我。

爱莲娜　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路货色：你们不公平，苛求，残酷。把名声交到你们手里还不够；为了爱你们还必须不顾一切风险，随时准备毁坏自己的名声！既然如此，凯恩，一不做二不休，把您的不公平，您的残酷，把您给我造成的痛苦推到顶点吧！但是，野蛮的家伙，您应该承认：我自甘蒙羞受辱，完全是为了让您得到满足。

凯恩　爱莲娜（跪在爱莲娜膝下）您可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痛

苦！就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

爱莲娜　但是，人们都说，您一夜狂欢作乐！

凯恩　好一个狂欢作乐！爱莲娜，我醉成一摊泥。在生活里，只有遇上最不顺心的事，只有心情最坏的时候，才会如此贪杯。我还跟一名脚夫厮打起来，我臭骂了一通某位贵族院议员。啊！我当时真想动刀子，要是杀人真能解脱我的痛苦，解脱我那……撕心裂肺的痛苦。

爱莲娜　您疯了！仅仅为了一件事先料不到的耽搁……

凯恩　当然，看来仅仅是耽搁了……

爱莲娜　那还有什么？

凯恩　我妒火中烧，爱莲娜！我的血管里掺和着浓浓的烧酒。

爱莲娜　妒火中烧？您嫉妒了？

凯恩　我嫉妒，痛苦，像魔鬼缠身，我感到屈辱，一钱不值！

爱莲娜　仁慈的上帝呀！您嫉妒的是谁呢？

凯恩　这您心里明白。

爱莲娜　我发誓，真不明白。

凯恩　不必发誓啦，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的誓言。女人都有一种本能；用不着我们开口，她们就明白我们爱上了她们。

爱莲娜　告诉您吧，先生：追求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凯恩　这些人不算数；爱莲娜，昨天晚上，威尔士亲王去了没有？

爱莲娜　去啦，那还用说。

凯恩　他跟您说话了？

爱莲娜　说了好长时间。

凯恩　说的都是些什么？

爱莲娜　您希望我们说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说。

凯恩　什么也没说？啊！我担心的正是什么也不说！

爱莲娜　那么，什么都说了。行了吧？

凯恩　什么都说了，什么也没说，其实是一回事。嘴巴东拉西扯，其实什么也没说；眼睛不说话，却表达了一切。他盯着您瞧，是不是？

爱莲娜　他一直盯着我。

凯恩　此外……他举止如何？

爱莲娜　看您问的！和平常一样，爱说俏皮话，轻松自如，挺有魅力。

凯恩　还挺有魅力！

爱莲娜　此人难道没有魅力？

凯恩　唉呀！

爱莲娜　咳，您真烦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谈论威尔士亲王吗？您究竟是爱我，还是爱他？

凯恩　夫人，他爱上您了。

爱莲娜　他爱上我？凯恩，您真让我羞愧。威尔士亲王！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凯恩　（带有责备之意）爱莲娜！

爱莲娜　那好吧……全告诉您得了：从前，他送我这把扇子的时候……似乎有那么点……后来，就把此事放下，不再想它了……没良心的东西，我只想您一个人！

凯恩　威尔士亲王，昨天还来这间化妆室，要求我同您一刀两断。

爱莲娜　（神情欢快）威尔士亲王？可能吗？他说什么来着？快说，快讲给我听。

凯恩　唉呀，夫人！您看见了吧？

爱莲娜　我看见什么啦？

凯恩　您的声调，您的动作，无不表明：这个新闻叫您喜出

望外。

爱莲娜 凯恩，您疯了？……我只是要求您尽快把这件奇事讲给我听；因为，总之，威尔士亲王从哪儿打听到……他怎么知道我对您好？噢！凯恩，要不就是您告诉他的？

凯恩 是我？

爱莲娜 真没想到您能干出……

凯恩 夫人，是他猜测的，他猜想我爱您。

爱莲娜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怎么能想到这里？

凯恩 那天晚上，我把丹比小姐的信给您看……

爱莲娜 凯恩，您看，我多么信任您。光是今天晚上，就两次了，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将来什么时候您要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愿能想起我今天是怎么信任您来着。

凯恩 夫人，我不需要想起什么；我绝对不会对您产生任何怀疑。

爱莲娜 那好！假设这位可怜的亲王真的爱我——您一定明白，我接受这一假设，仅仅是为了顺着您的意思往下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我该怎么办？

凯恩 我不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能看见您和他在一起，否则就要发疯。

爱莲娜 我的奥瑟罗！该怎么办呀？现在已经太晚，今天晚上推不掉了……

凯恩 您要推掉什么？原本有什么安排？

爱莲娜 昨天，蒙他垂怜，给我们在台口订了包厢。

凯恩 是今天晚上的吗？

爱莲娜 是。

凯恩 那就是说，我在台上演，他在您的包厢里看？

爱莲娜 是啊，您正好把那个尤物抱在怀里。

凯恩　咳！夫人，我那不过是逗人一乐；在台上嘛，总是要做戏的。

爱莲娜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

凯恩　不，夫人，我什么意思也没说。不过，我有一项请求，恳切希望您不要拒绝：在我演出的整个过程中，不要和他讲话，不要向他微笑，也不要听他说话！还有，夫人，从头到尾，您都要注视着我。我的要求，您可能觉得不合情理；但是，我极为重视。一旦发现你们两人有丝毫情投意合的迹象，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爱莲娜　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先生？

凯恩　可以设想，我会失去记忆；我会伤心地立在舞台中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可以设想，我会放声大哭，抽泣不止。（*爱莲娜噗哧一笑*）不要笑，我可就要完蛋了！

爱莲娜　您想到没有？这不是要求我对御弟粗暴无礼吗？要我转过身子不理他？叫他明白我讨厌他？不过，凯恩，他的自尊心要是受到伤害，吃亏的将是丹麦。

凯恩　丹麦！丹麦！总是丹麦！还有丹麦的奶牛！告诉您吧，夫人，我已经受到了伤害。

爱莲娜　您？

凯恩　不错，是我。就在昨天晚上。深深地受到伤害！有人说三道四，叫我明白：您并不喜爱我；您对我不过是心血来潮；您看上一个戏子，是因为闲得发慌，还因为我这种人无足轻重，损害不了贵妇人的名誉。还说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游戏，我只是给您解解闷罢了。

爱莲娜　这是谁说的？

凯恩　威尔士亲王。

爱莲娜　咳！他吃醋了。

凯恩　这就是说，您承认他爱您喽？

爱莲娜　我什么也用不着承认。

凯恩　爱莲娜，我的爱情需要您把您的爱情也表示出来。

爱莲娜　您的爱情？不对，是您的傲气。您并不需要我向您表示出爱情，而是要求我做给亲王看。他昨天羞辱了您，宣称我并不爱您，现在您就期待我点破他的假话。我的爱情？啊！此时此刻您并不太在乎；在您眼里，亲王的看法才真正有分量。

凯恩　爱莲娜，您的表示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只对我一个人有价值。一名女观众全神贯注地看戏，双眼不离开男演员，特别是这位男演员名叫凯恩——这难道不是非常自然的事吗？有谁能为此而责怪您？亲王凑到您耳边搭话，您不答理他，也同样非常自然，他会认为您没有注意听，或者您正在为可怜的苔丝狄蒙娜而战栗。您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病就会烟消云散。您是知道的。我全心全意地爱您，没有一丝保留。我的爱要是得不到回报，我就活不下去了。您是贵妇人，我是街头卖艺的。然而，夫人，靠您的青睐，我向卖艺者表明，他们可以像爵士一般被人所爱；这对您来说，也是一份荣誉，是我送给您的荣誉。

爱莲娜　就算如此吧！不过也要礼尚往来，各有所得才行。

凯恩　可以，您提吧，有什么要求。

爱莲娜　把小丹比送回家去，仍然同老麦克莱希合演。

凯恩　（非常为难）爱莲娜！老麦克莱希不在伦敦，来不及通知她了！

爱莲娜　咳！这有什么关系。想想办法，安排一下。让提台词的扮演，不就行了吗？

凯恩　提词的演戏！叫索罗门扮成少妇？那观众……

爱莲娜　您要是真有天才，就能叫观众把提词人当成最迷人的苔丝狄蒙娜。

凯恩　（诉苦般）我不是魔术师，我只会演戏。

爱莲娜　凯恩先生，您又来这一套了！您的要求得寸进尺；然而，当人家反过来斗胆向您提出最简单、最正当的要求，您却一口回绝。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吧：要是那个小妮子与您同台演戏，我马上转向亲王，脸对脸，同他说说笑笑。啊！醋坛子先生，我要弄得您脸色煞白……我还要……

〔敲门声。

凯恩　（吃惊）啊呀！天哪！（高声）谁呀？

亲王的声音　是我！

爱莲娜　（压低声音）威尔士亲王的声音。

〔爱莲娜边说边试着开启暗门。

凯恩　（高声）您是哪位？

亲王[①]　威尔士亲王，错不了！

伯爵的声音　还有科菲尔德伯爵！

爱莲娜　（低声）天哪，是我丈夫！全完了！

凯恩　（低声）别出声！拿上您的面纱，快出去！（高声）对不起，亲王……我碰上点为难的事情……（低声对爱莲娜）快，赶快！

爱莲娜　这门怎么开呀？

凯恩　（高声）……就是说，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讨那四百英镑的债款……

亲王的声音　我明白！

凯恩　（高声）这帮家伙毫不犹豫地冒用殿下尊贵的大名。闯了

---

① 似应为“亲王的声音”，但原文如此。

进来，找到了我。大人，劳您大驾，亲笔写个条子，签上您的大名。

亲王的声音　你在里边干什么呢？

凯恩　（高声）我正把钥匙拿下来，给您留空呢……（低声对爱莲娜）再见，爱莲娜……我爱您，您能满足我的愿望吗？

爱莲娜　（低声）您也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凯恩　（低声）我……

爱莲娜　有来有往，一言为定。

〔爱莲娜下，暗门关闭。从正门的钥匙孔里，塞进一个纸卷来。

凯恩　（走过去取出纸卷）钞票，四百英镑，还有王室名片。请进，我的亲王，果然是您驾到！

〔凯恩打开正门，亲王与伯爵进来。

第　六　场

〔凯恩、亲王、伯爵。

亲王　（走进来，东张西望）伯爵先生，有一件事，用不着怀疑：我们走进罗密欧的化妆室之前，把朱丽叶吓跑了。

伯爵　真的？

凯恩　大人，您真是异想天开；您看吧，找啊！

亲王　演员的化妆室，都有机关装置，像安娜·拉德克利夫[1]的城堡……有隐形翻板，通往地道；墙板后有暗门，打开便是外人不知道的走廊；还有……

凯恩　（对伯爵）阁下，该怎么感谢您。大驾屈尊，光临一名卑

---

[1] 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小说家，专写惊险恐怖的故事。

微戏子的化妆室？

亲王 花花公子先生，伯爵不是冲着您的功绩来的，只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伯爵尽管是外交家，却从未涉足剧场的后台；于是，便想来看看……

凯恩 想看演员如何换装，这好办，殿下。伯爵先生，我们这些观众的宠臣，有一条礼节必须严格遵守，比起诸位大人，国王的宠臣，要严格很多。那就是说，钟点一到，必须就位；稍一疏忽，就会嘘声四起，口哨乱吹；您听，第二遍铃响了，您是否允许我……？

伯爵 上帝呀！还真像那么回事。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如同我们没来一样……要是我们妨碍您……

凯恩 不，一点儿也不……

索罗门 （上）主人，我来了。

凯恩 大人，请您先把钞票收回。

亲王 那怎么行！这是还账，我欠了您一笔诺言账嘛。

凯恩 欠我的账？

亲王 昨天，打赌。

凯恩 提到昨天的事，我的亲王，赌注可要比这大得多。

亲王 这我知道，凯恩。现在不是刚开头吗？（对伯爵）伯爵，我们俩打过赌；不过，谁输谁赢，尚未见分晓。

伯爵 既然如此，大人，为何还要给钱？

亲王 这是因为，是输是赢，反正一样。凯恩先生总是变着法子要我掏钱。

凯恩 要这么说，我可就收下啦。索罗门，我的朋友，你知道这笔钱该怎么花吧？

〔凯恩走到屏风后面。

伯爵 （低声对亲王）先生，您觉得，他刚才是跟一个女人在

一起？

亲王 （同样低声）我能肯定……

伯爵 说不定是安娜小姐。

亲王 很难弄清楚……

伯爵 （一眼看到他妻子忘记拿走的扇子）那好！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向您保证。

〔伯爵把扇子装入口袋，未让亲王觉察。

亲王 但是，怎样才能弄清楚？

伯爵 暂时保密；外交机密。

凯恩 （在屏风后面）殿下，有什么新闻？

亲王 重要的一条没有……惟一可说的，是昨天晚上，在黑公鸡酒铺里，有个人蛮横无礼，辱骂梅维尔爵士，还威胁他。

伯爵 为了什么呀？

凯恩 梅维尔爵士，以此人是戏子为由，拒绝同他决斗。我似乎听到人们是这么谈论的。

亲王 伯爵，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伯爵 （对亲王）大人，我不了解英国的习俗；我们丹麦人，只要认为受到污辱，跟谁都可以决斗。

凯恩 大人，果真如此，我祝哥本哈根万寿无疆！我保证，宁可去丹麦决斗而死。

伯爵 热烈欢迎您去丹麦。（对亲王）大人，咱们走吧，让凯恩先生化完妆。

凯恩 （低声对亲王）我非常希望跟殿下谈上几句话。

亲王 伯爵，您先走一步，我这就来。

伯爵 殿下知道包厢的号码吗？

亲王 知道，在前台口。过一会儿再告诉我吧。

伯爵 二位慢慢谈。（行礼）凯恩先生……

凯恩 （躬身施礼）大人慢走……

〔伯爵下。

第 七 场

〔凯恩、亲王。

亲王 混账东西，咱们那场赌，我赢了，还是输了？别扭捏了，说实话吧！

凯恩 您和我一样明白呀，大人。在舞会上，您没有见到科菲尔德夫人？

亲王 她是露了一面，这倒不假。不过，来得很迟。再说，那个蒙面女人……

凯恩 那蒙面女人……是个亲戚。

亲王 这么说，我赢了？（凯恩不回答）你不置可否？那么，是我输了。

凯恩 大人，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求您允许我不置可否。您输了，我沉默是为了维护这位女子的名声；您赢了，则是为了顾全我的尊严。

亲王 那好。我就自行考察吧。你有什么事？

凯恩 能否向您提个问题？

亲王 你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居然还有胆子向我提问题？算了，算了！问就问吧。

凯恩 我是您的什么人？

亲王 （摸不着头脑）啊？

凯恩 我问的是：我是什么人？是一个被保护者，还是一位朋友。

亲王 可是……见鬼！能这么粗鲁地提问题吗？被保护人还是朋

友？我也说不清：谁去想这种事情！我的钱袋属于你；我的宫殿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随时向你敞开大门；你需要我的权势，就帮你的忙。这还不够吗？

凯恩　这一切恩惠，大人，无不授受于亲王和臣民之间。

亲王　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

凯恩　假设这么着吧：我请求殿下为我牺牲点什么；而这一类的牺牲，只有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才能做出……

亲王　那又怎样？

凯恩　保护者的仁德能否进一步变成朋友间的忠诚？

亲王　那你就试验试验。

凯恩　大人……她的包厢，您就不要去了。

亲王　她的包厢？（明白过来）噢！……

凯恩　你年轻、英俊，又是亲王。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子能够抗拒您的诱惑。此外，吃喝玩乐，风流韵事，种种爱好，还可以扩展到伦敦之外；苏格兰、爱尔兰任您游览作乐。您可以追求所有的女人……

亲王　（模仿凯恩的语调）"但是把爱莲娜给我留下。"是这个意思吧？（凯恩点头）这么说，她来过了，你坦白了。

凯恩　大人，正是因为她没有来，我才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我要是心满意足，您说，我还用得着担心男人们看上她？现在，我既然不得不放弃她，至少不要叫我看到别人和她在一起有多么幸福。

亲王　就是我退出来，别人也会把位子占上。

凯恩　咳！别人我就管不着了！跟上别人，她只能是自贬身价……（稍停）大人，今天晚上您就不要到她的包厢去了。

亲王　这就是你要求我做出的牺牲？

凯恩　对！正是。

亲王 那好吧，我不去就是了。

凯恩 （非常欢快）大人……

亲王 等一等！（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我的条件是：你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

凯恩 这是什么？

亲王 昨天你就应该签字的债据。

凯恩 签了字，我就保证不再见她？

亲王 是这样，您得到的是六千杜卡托。

凯恩 （反应强烈）我不能签这个字！

亲王 你露馅了，凯恩！你要是不签字，就表明你跟她见面了！

凯恩 没有，殿下！不过，她来看戏，我在台上连说带演，一眼看见您钻进她的包厢……咳！您理解不了我心灵里会是什么滋味。我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血往头上涌，我肯定会丧失理智。

亲王 那你就是她的情夫了。

凯恩 不是，我向您发誓……您如果对我有一丝一毫的友谊……如果您不想把我拖到事后我会后悔的某件丑闻中去……求求您，别到她的包厢去！您看，一谈此事，我就连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要开演了，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亲王 我这就走。

凯恩 您答应我了？……

亲王 你承认是她的情夫吗？

凯恩 我不能承认没影儿的事情啊！

亲王 那就签字。

凯恩 不行，大人，我不能签。

亲王 再见，凯恩。

凯恩 大人……

亲王　我会为你鼓掌。

凯恩　在您自己的包厢里？

亲王　要掏心里话，不能半心半意，凯恩先生。否则，我答应你，也只能是半真半假喽。

凯恩　（躬身施礼）大人，那您就看着办吧。

亲王　谢谢你允许我……凯恩先生。

〔亲王下。

第　八　场

〔索罗门、凯恩。

索罗门　（上场。手里拿着奥瑟罗的大衣）主人！……主人！……快，赶紧上场……

凯恩　来啦。（有人轻声敲门）索罗门，有人在敲暗门。给开开。

〔索罗门开门。走进爱莲娜的侍女。

第　九　场

〔吉德撒、索罗门、凯恩。

凯恩　吉德撒，您来了！有什么事吗？

吉德撒　（进来）我家女主人把扇子忘在这里，我来取一趟。

凯恩　扇子？索罗门，你看见过吗？

索罗门　没有，主人。

凯恩　那就找一找吧，吉德撒。

吉德撒　噢！天哪！这可怎么办？我家女主人非常看重这把扇子，是威尔士亲王送的礼物。

凯恩　可不是，我倒没想起来。好好找一找，吉德撒，好好找一

找。威尔士亲王的礼物不能丢失在一个演员的化妆室里！（稍停）要不到车子里去找找，说不定忘在车里了。

吉德撒 您说得有理。

〔女侍下，暗门重新关闭。

第十场

凯恩 威尔士亲王赠送的扇子！……我想，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很珍视来自王室的礼品。（呼叫）大流士！怎么还不来，这个蠢发型师！他不来了？大流士！

索罗门 主人，注意保护您的钻石嗓子；我来替您叫他……（呼叫）大流士？

大流士 （手持假发套上）来啦！来啦！

凯恩 （坐下）蠢东西，你干什么去了？闲聊天，是不是？过来，给我整理头发。

舞台监督 （开门）凯恩先生，观众休息厅可以打铃了吗？

凯恩 可以了。我准备好了。

舞台监督 谢谢，大师！

〔舞台监督鞠躬后退出。

凯恩 索罗门，我的发型就要做好，快去看一眼，马上回来告诉我，还有谁在科菲尔德伯爵的包厢里。

〔索罗门下。扮成苔丝狄蒙娜的安娜上。凯恩见了，忍不住噗哧一笑。

第十一场

〔凯恩、安娜、大流士。

凯恩 看你那个扮相！可怜的小家伙，谁给你化的妆？谁给你穿的戏装？

安娜 我自己呀。

凯恩 真能叫死人笑出声来。过来，跪下，我设法给你整理整理。（给安娜上妆、整理头发）你怯场吗？

安娜 我不怯场。

凯恩 不要慌。你要是接不上词儿，我就插进话去；你要是不知道往哪儿站，我就拉你的胳臂，你跟过来就行了。一下子忘了词儿，没关系，说上一句“我爱您”。在爱情戏里，这句话总用得上。（稍停）今天没人拉我的胳臂，也没人提醒我接词儿。这样一来，我总有点儿怯场。大流士，把酒瓶子递过来。（喝酒）这东西是最佳药品。（又喝）我算是完蛋了。跟你打赌，我会让人喝倒彩，大流士。

大流士 （微笑）行，打就打。赌多少钱？

凯恩 （生硬地）不，不，不打赌了。今天赌得够多了。（索罗门上）怎么样？

索罗门 厅里已满，外面还在排队，一直排到干草市场。

凯恩 科菲尔德伯爵夫人坐在她的包厢里吗？

索罗门 伯爵夫人在包厢里。科菲尔德伴爵也在，另外还有一位夫人；威尔士亲王刚才也进去了。

凯恩 我早料到了！他呀，还算是我的朋友呢！……亲王啊，友谊只存在于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您出于虚荣，把我拉到您的车子上面；而我是因为愚蠢，才上了您的车。您的虚荣同我的愚蠢，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对安娜）小家伙，如果我要求你放弃演出，你会很难过吗？

安娜 非常难过。

凯恩 然而，要你放弃，是为了成全我呢？

安娜　为了成全你！为了成全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凯恩　谢谢你。（拥抱安娜，对大流士）去问一问吉西小姐，她能不能演苔丝狄蒙娜。她肯定在化妆室里，今晚上有她的戏。她要是不行，再去找普里金特小姐。

〔大流士跑下。

安娜　她不同意我演，是不是？

凯恩　是呀，她不同意你演。

安娜　为了她而牺牲我，您感到幸福吗？

凯恩　不能那么说？

安娜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的神情，并不怎么兴高采烈。

舞台监督　（站在门口）凯恩先生，大幕马上就要拉开。

凯恩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舞台监督　您刚才不是说，可以打铃了吗？

凯恩　快滚开，见鬼去吧！

舞台监督　（急跑而下，一边大声喊叫）先别拉幕！别拉幕！

大流士　（跑回）吉西小姐不会演这个角色。不过，她可以演《李尔王》里的考狄利娅。她问可以不可以对付？

凯恩　不能对付。普里金特小姐呢？

大流士　吉西小姐提醒您，普里金特小姐上星期四就病倒了。

凯恩　那好，我也不演了！

索罗门　主人！主人呀！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凯恩　（不动摇）我不演了，我说的就是这话。

舞台监督　（返回时，正好听到凯恩的话）先生，人家要强迫您演。

凯恩　人家是谁？请说明白。

舞台监督　警官。

凯恩　叫他来一趟。

索罗门　主人，主人呀，看在上苍的份上吧！他们会把您关进监狱。

凯恩　关进监狱？那是正中下怀。反正我是不演了。

索罗门　您主意已定，怎么也变不了啦？

凯恩　世界上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主意！不演就是不演了。

舞台监督　票已经全部售出。

凯恩　退款呗！

舞台监督　您这样做，有失艺德。

凯恩　不演，不演，就是不演！

〔凯恩拿过一把椅子，举起摔碎。

舞台监督　您看着办吧，反正获利者不是我。

〔舞台监督下。凯恩倒在扶手椅上。嘈杂声不断传来。

安娜　（温柔地）凯恩！还有老鲍伯，比斯多尔，普姆，凯蒂……您心里难过，不好受，那可不是他们的错。凯恩！尽管您心情不好，但是您今晚要是不演，您的心情会更糟。您答应为他们义演；您要是真不演，可就食言了。您这一辈子，这可是第一次不守信用。

凯恩　那好，大流士呢？

索罗门　他跑开了。

大流士　（从衣帽间出来）我在这儿呢！

凯恩　舞台监督呢？

索罗门　（对大流士）找他去！

凯恩　我的大衣！（给他大衣）这是什么？我要您拿的是腰带。

大流士　（又回来）给您！凯恩先生，给您！

舞台监督　（进来）您叫我。

凯恩　是的，先生。我的剑！

索罗门　您的剑？

凯恩　是，可能我要的是剑；您感到惊奇吗？……你让我用什么自杀呢？（对舞台监督）先生，我要演。

舞台监督　噢！谢谢您，凯恩先生，谢谢啦。

索罗门　演出时间过了！观众好像已经开始碰板凳。

凯恩　先生，观众有他们的道理。我巴不得见到你们到场子里看戏。你们的票要是在大门口排队买的，而进到场子里又让你们白白等了那么长时间……你们将作何感想呢？

索罗门　圣母呀！我的主人……

凯恩　您想说什么？您是不是想说：演员首先应该向观众负责，应该献身于观众？

索罗门　是这个意思。

凯恩　你说得对。

舞台监督　我这边准备好了；凯恩先生，可以宣布演出开始了吗？

凯恩　可以了，先生。（向安娜）来，表演几下。好，说得过去。观众鼓掌的时候，别忘了屈膝还礼。来的人多吗？

舞台监督　客满！……大门口还在抢票呢。

凯恩　那么，拉犁的马，往前走，耕翻你的莎士比亚去吧。

第　五　景

〔德鲁里·莱茵剧场的舞台。

第　一　场

观众　（有节奏地呼喊）开演！开演！快开演！

亲王　（对爱莲娜）今晚谁演苔丝狄蒙娜？

爱莲娜 （生硬地）但愿跟凯恩配戏的是麦克莱希小姐。

亲王 您为什么希望是麦克莱希呢？

爱莲娜 （恢复镇定）因为他俩配合默契。跟其他人搭档，凯恩很可能闹出笑话来。

艾梅 （非常激动）您看见了吗？

爱莲娜 看见什么？

艾梅 梅维尔爵士，那儿，那儿，咱们对面的包厢。今天晚上，准有好戏看，我敢担保。昨天夜里凯恩打了他，为的是保护一个姑娘。

爱莲娜 算了吧！故事活灵活现，肯定少不了添油加醋。

〔科菲尔德伯爵昏昏入睡。

亲王 夫人，我真佩服您丈夫。周围如此嘈杂，他还睡得着？

爱莲娜 （怒气冲冲，推搡其夫）先生！

伯爵 （惊醒）怎么啦？

爱莲娜 先生，今晚亲王殿下赏光；您答应我不睡觉！

亲王 （设法平息爱莲娜的怒气）夫人，没什么关系！伯爵没有睡觉，他是在练功：外交不露神功。

〔伯爵笑了笑，又接着睡觉。

观众 开演！开演！快开演！

舞台监督 （对观众）绅士们，先生们：凯恩先生方才突感不适，深恐有负于诸位的深情厚谊，开演前特委托敝人敬祈诸位海涵。

〔舞台监督再次行礼，退下。乐队奏起《上帝佑吾王》。大幕拉开。

爱莲娜 （喃喃低语）还是让她上了！我饶不了他。

艾梅 您说什么，亲爱的？

爱莲娜 没说什么。

第　二　场

〔苔丝狄蒙娜躺在床上。床的两边各有一支火炬。奥瑟罗走上前去，望着妻子。

凯恩　（演奥瑟罗）原由，原由，噢，我的心灵，只有你才了解内中原由；还有你，过分贞洁的星空，闭上你那几百万只冷冰冰的眼睛，还我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让夜幕把罪人和她的屠夫一同埋葬；我这双手将要做的事，但愿能藏匿在阴影之中，而让遗忘解脱我的自责。噢，黑夜呀，侵蚀我的心灵，吞噬我的记忆吧。（目光转向苔丝狄蒙娜）让她死，毫无疑问。然而，不能留下痕迹。既不能有伤疤，也不能有什么印记。不能流血，这件雪白的大衣不应留下任何污迹。假如死神可以活活地将你拿去，同时，让你如同安睡一般保持温暖与白皙，我真愿意杀了你，以便更深沉地爱你。来吧，黑夜！让黑夜笼罩这一切。（走近火炬）首先，这个小精灵，捻线已燃到尽头……（喘气）就要熄灭！不过，我可以使你复燃，如果我有这个愿望。那另一支烛光，温暖着她细腻的肌肤，要是我把它熄灭，那就一切都将完结。（稍停）假如明天我又想见到她，那该怎么办？该到哪儿去找普罗米修斯的神火，重新把她点燃？今夜我将拆毁的，明天绝无可能重新造就，连我也无能为力。（猛然改变语调）我为什么要再见到她？让她死去，要不然她会欺骗更多的人。让她快死，永不复生。（俯身吻她）清白的，无辜的，纯真的，是她的气息，是她身上散发的香味！是她的秀发，她的睫毛，她的耳朵，她那一双美丽的胳臂。你的全身都是纯净的；纯净，饱含夜色，无声无息，像森林，像海洋。惩罚？对树

木，对浪潮，还需要惩罚吗？可是你，苔丝狄蒙娜，你给我造成那么多伤害！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躲藏？（吻她）再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是最后一下了：我最后一吻，温柔又要置人于死地；就像你本人，那么温柔，温柔得叫人死去活来……（哭泣）是的，我哭了，但你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我的痛苦，如同苍天，凡它所爱，都避免不掉惩处。

〔苔丝狄蒙娜醒来。观众掌声四起。

亲王 （对艾梅）您说说，怎么样？

艾梅 就那么回事！我更喜欢肯布尔？

亲王 那是为什么？

艾梅 肯布尔演的是莎士比亚。而我感觉，凯恩是借莎士比亚演他自己。

〔掌声持续不断。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是谁呀？

凯恩 （对安娜）过一会儿再说。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奥瑟罗？

凯恩 （对安娜）叫你别说嘛！让他们鼓掌，鼓个够。

〔凯恩躬身致谢。

观众 好！演得好！

凯恩 （躬身致谢。接着问索罗门）多长？

索罗门 鼓了足有三分钟。

凯恩 比上星期二长了三十秒。（躬身致谢。掌声停息下来）小母鸡，该你叫唤了。别害怕；今天晚上观众真神了。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是谁呀？奥瑟罗？

凯恩 （演奥瑟罗）是我，苔丝狄蒙娜。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上床睡觉吧，老爷！

凯恩 （演奥瑟罗）今晚你祈祷过了吧？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祈祷过了，老爷。

凯恩 （演奥瑟罗）所有的事，都求上帝宽恕了吗？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都求了，老爷。

凯恩 （演奥瑟罗）此刻要是想起还有什么罪过，没有得到上天圣宠的赦免，就赶紧祈求吧！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唉，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凯恩 （演奥瑟罗）没别的意思。快点儿吧。

〔女的祈祷；男的围着床转。

爱莲娜 大人！

亲王 夫人！

爱莲娜 还能比那个小妮子演得更差劲吗？

亲王 夫人，除了不能比您更加美丽；其他方面，能不能就难说了。她是谁呢？

爱莲娜 我怎么知道啊？

〔凯恩在台上停下来，注视台下这两个人。两人停止谈话。

凯恩 （演奥瑟罗）祈祷完了？我不愿意在你灵魂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动手杀人。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您说杀人？

凯恩 （演奥瑟罗）正是。我说了。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那么……（犹疑不决）……那么……

索罗门 （提词）上天垂怜我！

〔安娜没有明白过来。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猛然间）我爱你。

索罗门 （提词）不对！是“上天垂怜我！”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心情慌乱）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凯恩 （演奥瑟罗）不，厚颜无耻的女人，你不爱我！

安娜 我……

凯恩 （演奥瑟罗）你不爱我，现在说谎已经没有用处。知道么，在此大限临近的时刻，你应该说的还是那句话："上天垂怜我！"

安娜 （对凯恩）噢！是说"上天垂怜我"？谢谢。（表演）上天啊，怜悯我吧！

凯恩 （演奥瑟罗）阿门！此乃吾之所愿。

爱莲娜 （对亲王）原来她对角色还一无所知。太过分了！

科菲尔德伯爵 （惊醒）谁对角色一无所知？

爱莲娜 那个小妮子。

伯爵 啊！是奥菲利娅？

爱莲娜 对！对！睡您的吧。

〔伯爵又入梦乡。凯恩一下子转过身来，面朝台口。

安娜 您既然这么说，希望您不至于杀死我。（凯恩未回答）您既然这么说，希望不至于杀死我。

凯恩 （演奥瑟罗；漫不经心）不行！不行！过一会儿就杀你！

梅维尔爵士 （对其友人）演不下去了。

〔爵士从衣袋内掏出一只哨子吹起来。凯恩吃了一惊，接着慢慢转向安娜。

凯恩 （演奥瑟罗）想想你的罪过。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我的罪过只有一条，就是太爱您了。

凯恩 为了这一条，你就得死。

安娜 您为什么咬嘴唇？……您咬嘴唇干什么？

〔安娜在犹豫中忘了下面的台词。

索罗门 （提词）为什么您的眼睛充满血丝？

安娜 为什么您的血丝充满眼睛？（意识到念错台词）唉呀！

〔观众席里发出轻微的惊讶声。

凯恩　（对安娜）白痴！改过来！

安娜　（对凯恩）我不会！

凯恩　我来！（演奥瑟罗，神采飞扬）我的血液有眼睛，因为我的心灵有怀疑；我的血管充斥着眼睛，透过皮肤观察你，看见你全身上下一丝不挂！要是我的眼睛充血，那是因为你这巫女将眼睛浸入我的血液！

〔掌声四起。凯恩敬礼致谢。

艾梅　（对亲王）莎士比亚的本子里有这些话吗？

亲王　（无动于衷）咳！怎见得没有？

凯恩　（对安娜）快！接下去！

安娜　（回答凯恩）您编词又发挥，叫我怎么接茬儿？

凯恩　（对索罗门）提词！

索罗门　（提词）我完啦。

安娜　（突然自作主张；上半身探出床外，紧紧抓住凯恩）我爱你！我爱你！

凯恩　（出乎意料）你疯了！放开我！（设法摆脱）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仍紧紧抓住不松手）想杀就杀了我吧；可是你永远阻挡不住我爱你。

〔两人扭做一团；女角喊叫："我爱你"；男角终于甩开女角，把她推回床上。

安娜　（有气无力地）我爱你。

科非尔德伯爵　（突然醒来）好！（独自鼓掌，对爱莲娜说）演得真精彩，那个小妮子。

爱莲娜　（恼火）噢！睡您的吧。

〔观众中掌声四起。

凯恩　小傻瓜，算你抢了个满堂彩。（演奥瑟罗）我送给你的那块手绢……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怎么了，老爷？

凯恩 （演奥瑟罗）你把它送给了凯西奥。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没有！我用性命担保。可以把他找来对质。

凯恩 （演奥瑟罗）亲爱的，可不能发伪誓：你已经上了停尸床。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愿上天垂怜于我。

凯恩 （演奥瑟罗）阿门！再说一遍。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愿您也大发慈悲！我从来没有冒犯过您。从来没有爱过凯西奥！从来没有送过他任何信物。

凯恩 （演奥瑟罗）难道你要我怀疑自己的感官？我亲眼看见那条手绢在他手里。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那么是他捡着的。

凯恩 （演奥瑟罗）难道你要我怀疑自己的理智？白费心思。我自己判决，亲自执行。处死你这婊子并非罪过，而是献祭的牺牲。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奥瑟罗！

凯恩 （演奥瑟罗）闭嘴，我什么也听不见，我已心如死灰。即使看到你清白的证明，我也不会相信。在进坟墓之前，谁也无法叫我改变主意。当初那疯狂的爱情，我就这样吹向天空。（吹灭第二个火炬）消失，出现，在你地狱深处隐藏的积怨。我心里爬满毒蛇。恰如激流奔腾，流向大海；我的思想将被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复仇意念所吞没，永远不会朝着爱情回流。你的同谋已经死去。听见没有？他死了。即使他有头发那么多条命，我的深仇大恨也会一根一根地揪下来，一根不剩。现在，轮到你了。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明天再杀我！让我活过今夜。

凯恩 （演奥瑟罗）没有缓刑。

安娜 （演苔丝狄蒙娜）只给我半个小时。

爱莲娜 众位神明！让她立即死去。

〔亲王发出笑声，艾梅和爱莲娜也跟着笑起来。凯恩转身面对前台口，双臂交叉在胸前。

索罗门 （给凯恩提词）太晚了。（凯恩站着不动）太晚了。

凯恩 （转向爱莲娜的包厢）太晚了。有人冒犯我，我就要杀人。

〔凯恩朝包厢方向迈了一步；安娜穿着衬衣下了床，跑过去拽他的衣袖。

安娜 （即兴发挥）那就快杀了我。奥瑟罗，来吧，拿出勇气，杀了我吧。

凯恩 （咆哮）别烦人，你。

安娜 （即兴发挥）不，不行，我活够了，我叫您现在就杀死我。我忍受不了您的蔑视，我宁愿去死。闷死我吧。给，拿这个枕头！

〔把枕头递到凯恩手中。爱莲娜哈哈大笑。凯恩向前台口冲过去。

凯恩 （声音很大）住嘴！

亲王 （先是一惊，继而恢复常态。对爱莲娜）夫人，上帝见谅。他是冲着我来的。

爱莲娜 大人，我求您转过脸去，朝着舞台，千万不要再看我。

凯恩 可以请求殿下不要出声吗？

爱莲娜 （对亲王说，眼睛看别处）如果您爱我，就什么也不要说。闹出事来，头一个受害者就是我。

亲王 那就听听凯恩先生说些什么吧。我很想看看他到底会走多远。

凯恩 您以为自己在哪里？在宫廷里？在女人的闺房里？走到哪儿您都是亲王，而在这里却是我当国王。告诉您，马上住

嘴；否则就停演。先生，我们正在工作；如果有闲者必须尊重一件事情，那首先便是他人的工作。

亲王　（压低声音）凯恩，别闹了！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在毁掉自己？

凯恩　如果我就是想毁掉自己呢？

亲王　你真傻！

凯恩　您说什么？（观众中发出不满的声音；凯恩毫不退让）啊！你们还呆在这里，你们这些人，我倒把你们给忘了。怎么了？谁惹你们生气了？你们花钱来看流血，你们想看流血，是不是？流的当然是鸡血。给你们流点儿人血看看，愿意不愿意？

〔凯恩朝包厢走去，准备拔剑出鞘，剑柄握在手中，露出一小段剑刃。观众有的笑，有的吹口哨。还有人喊："逮捕他！坐牢去！"警官沿着科菲尔德包厢的前沿向凯恩走去。亲王看见警官的动作。凯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低着头，神情沮丧，精疲力竭。

亲王　喂！（警官回过头来）先生，您要干什么？

警官　我去把他抓起来，大人。

亲王　先回去，等待命令。

〔警官退下。安娜又拿起枕头，站到凯恩身后，希望他还能接着演下去。

安娜　奥瑟罗，我亲爱的丈夫……（凯恩不回答）奥瑟罗！

〔凯恩浑身战栗。

凯恩　谁在叫我奥瑟罗？谁认为我在扮演奥瑟罗？（指自己）这就是奥瑟罗？算了吧，是杀人犯；我……我……我……是个结巴。（稍停）上帝呀！让我变成奥瑟罗吧，把他的力气和怒气赏给我。等一分钟，就等一分钟；这个角色我演得太多

了，等一小会儿不成问题。一分钟，干什么呢？摇晃剧场的柱子，让顶上的枝形大吊灯掉下来，落到这些人的头上。（浑身猛烈使劲，似乎想从内变起，成为奥瑟罗）还缺少什么？这个黑家伙的衣服我有了，他的鞋子我也穿上了。啊！威尔士亲王，威尔士亲王，你真走运：我要真是个奥瑟罗，你就不敢这么颐指气使了（观众中喊叫声与口哨声四起）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杀人的事情。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安娜走近凯恩，手里拿着枕头）你给我滚，你演不了这个角色。（从安娜手中夺过枕头）把这东西给我。（转向爱莲娜）夫人，您为什么不扮演苔丝狄蒙娜？我会轻轻地把您弄死？（把枕头举过头顶）女士们，先生们，这件犯罪的武器，请看我怎么使用吧！（把枕头向前台口抛去，正好落在爱莲娜的脚下）给最美丽的一位女士。这个枕头是我的心，我那再懦弱不过的懦夫之心：让她把双脚放上去，做个脚垫。（对安娜）去把你的情人凯西奥找来：从现在起，他可以当着我的面无所顾忌地抚弄你。（捶胸）此人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该给奥瑟罗戴上一顶大大的大绿帽子，我是……是……是个小……小……的小丑。（众人笑。凯恩又转向威尔士亲王）喂，大人，我早就对您说过：一旦把我惹急了，那就没完没了啦。（哨声吹得更响，人们呼叫："打倒凯恩！打倒演员！"凯恩向观众迈了一步，怒目而视。哨声停息）怎么回事，你们大家？都跟我过不去？多么荣幸！可这是为什么？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我到底怎么你们啦？我早就认识诸位，可是头一回见到各位这副杀人犯的嘴脸，难道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你们每晚来这儿，往台上扔花束，一个劲地叫好。结果我以为你们真的喜欢我……现在请告诉我，你们到底是给谁鼓掌？啊？奥瑟罗？不

可能。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那就应该是凯恩啦。“我们伟大的凯恩，我们亲爱的凯恩，我们全民的凯恩!”看吧，你们的凯恩，就在这里！（从口袋里抽出手绢擦脸，弄得满脸黑印）对，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此人，好好看看吧。你们怎么不鼓掌？（口哨声）原来你们只喜欢假货，无论如何，这很古怪。

梅维尔爵士 （在其包厢内）蹩脚的戏子！

凯恩 谁在说话？咳！是梅维尔！（走近梅维尔的包厢)刚才王爷们让我胆怯，我退让了。但我正告你：跳蚤吓不倒我。你要是不闭上臭嘴，我就用两个指头捏碎你。就这样。（做捏碎的动作。场内鸦雀无声)先生们、太太们，晚上好。罗密欧、李尔王、麦克白，让我给诸位带好。我这就随他们而去，你们的情况我会多多向他们报告。我这就回到虚构之中，我高傲的怒气在召唤我。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夜里，在我家中，倒插上门，我将成为奥瑟罗；而且真的要开杀戒。当然，这得你们喜欢我才行……然而，事情不能刨根问底，是吗？噢，忘了一件事：刚才不应该向诸位提起凯恩。凯恩早死了，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笑声)住嘴，杀人凶犯，是你们杀死了他！是你们把一个孩子抓来，叫他变成鬼怪！（观众惊吓得一片寂静)大家看，这多好！安安稳稳，死一般的沉默。为什么嘘声四起？台上并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或者说，可能有一个戏子，假借奥瑟罗的角色，表演的是凯恩其人，好吧，我坦白了吧：我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只是伪装而已，为的是讨你们喜欢，先生们，女士们，为的是讨你们的欢心。再说，我……（欲言又止，做了个手势，表示“何必再说”)……就说到这里吧。

〔凯恩慢慢走开，沉默不语。台上其他人物惊讶得一动不动。索罗门从提词孔出来，向观众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朝后台喊叫。

索罗门 拉幕！喂！拉幕！

一置景工 刚才我找值班医生去了。

索罗门 拉幕，不是叫你拉幕吗？……（向前走近观众）女士们，先生们……演出无法继续。英格兰的太阳失去了光辉：著名的、杰出的、无以伦比的演员凯恩精神病突然发作。

〔观众中一阵骚动。伯爵被惊醒，揉眼睛。

伯爵 结束了？那好，大人，您认为凯恩怎么样？

亲王 （以赞扬演员表演成功的语调）值得赞叹。

——幕落

第　五　幕

第　六　景

〔凯恩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舞台监督、大流士、索罗门。

〔清晨六时。索罗门独自一人，往两三个小杯子里倒烧酒。

〔舞台监督与大流士踮着脚走上场来。

索罗门　二位有何贵干？

舞台监督　来看看他。

索罗门　他在卧室里，由医生陪着。二位请登个记。

〔索罗门将登记单递过去，二人写上各自的姓名。

舞台监督　夜里怎么样？

索罗门　爬在柜顶上。

大流士　是真疯了？

索罗门　还要捆绑起来。

大流士　医生是不是在给他放血？

索罗门　快放光啦。

舞台监督　是哪种疯病？
索罗门　疯癫。
大流士　什么症状？
索罗门　乱打。
舞台监督　打什么？
索罗门　什么都打。
大流士　也打人吗？
索罗门　打得更凶。
大流士　是不是挨过狗咬？
索罗门　恐怕有可能。（停顿片刻。做出倾听的样子）嘘！
舞台监督　怎么啦？
索罗门　有种咆哮的声音。
大流士　是……？
舞台监督　凯恩？

〔索罗门点头表示肯定。

大流士与舞台监督　（急促地）再见，再见，可怜的索罗门。

〔两人踉踉跄跄跑下。

第　二　场

〔凯恩、索罗门

〔凯恩上场，低垂着头，未看见索罗门。

索罗门　主人……
凯恩　（一惊）什么？（认出索罗门）我不是你的主人了。叫我埃德蒙先生吧。（稍停）还有人吗？我听见你在说话。
索罗门　是几个演员，主人。
凯恩　几个演员？那么说，就是没有人啦。（笑）没有人！没有

人！你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索罗门 我对大家说，您疯了。

凯恩 说伟大的凯恩疯了？混账东西，事实完全相反。去告诉伦敦的居民，一位名叫埃德蒙的商人刚才恢复了理智。（用手指捏索罗门的下巴）我明白了：莎士比亚是一块奶酪。

索罗门 （惊恐状）怎么回事？

凯恩 一块奶酪。我切成一片一片地零卖来着。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这个？

索罗门 （惊恐状）我没跟您说什么？

凯恩 说我是卖奶酪的商人。（平静下来）你看，我的头脑完全清醒吧？嗯？完全清醒，明白吗？

索罗门 嗯……

凯恩 再说一遍，乡巴佬！"您的头脑完全清醒。"

索罗门 您的头脑完全清醒。

凯恩 好。现在，您就走，到每个十字路口，把这条消息传扬出去。

索罗门 不去。

凯恩 （向索罗门冲去）怎么？不去？

索罗门 要是我说您头脑清醒……

凯恩 那又怎么样？

索罗门 他们会把您送进监狱。

凯恩 送进监狱？就因为我头脑清醒？这世界可真逗！算了！进监狱就进监狱吧。

索罗门 进了监狱，您就演不成戏啦。

凯恩 真是个美好的不幸！

索罗门 （温和地）您要为自己辩解！

凯恩 啊？

索罗门 主人，千万不要持无所谓的态度！要为自己辩解。他们一直是容许你……

凯恩 当然，我知道，我拥有丑角豁免权。

索罗门 然而，这一回……

凯恩 这一回怎么样？

索罗门 这一回严重了，人家要毁掉您。

凯恩 人家，指的是谁？

索罗门 梅维尔爵士，还有别人。此外，便是观众了。每当他们赞赏过了头，就要杀人了。恳求您：为自己辩解，对付他们。

凯恩 那没问题！你以为我会求饶吗？他们是会赦免小丑的。要是把我投入监牢，那就说明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了。我宁愿如此。

索罗门 并不是要您求饶。

凯恩 那你要我做什么？

索罗门 如果您同意……有这么一天或者两天……

凯恩 做什么？

索罗门 假装……

凯恩 （拍打额头，示意理智不健全）假装这个？……

索罗门 对。（凯恩做了一个手势。索罗门急匆匆地说）在《李尔王》里，您演得那么精彩。

凯恩 （慢吞吞地）《李尔王》？（充满感情地对索罗门说）可怜的老兄，就是我想演，恐怕也不可能了。我演不了戏啦。

索罗门 （目瞪口呆）演不了啦？

凯恩 演不了啦。

索罗门 您什么时候？……

凯恩 噢，昨天夜里。我反复思考。要演戏，就得把自己当成另

外一个人。我以前一直把自己当成凯恩，凯恩又把自己当成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又把自己当成福丁布拉斯①。

索罗门 啊！哈姆莱特……

凯恩 不错。哈姆莱特把自己当成福丁布拉斯。不过，嘘！此乃一桩秘密。福丁布拉斯与埃德蒙先生是同一种人：是什么就表露出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问他们天气如何，现在几点，面包多少钱。但是，千万不要试图让他们演戏。咳！你是个疯老头，你什么也不懂。拉开窗帘。（索罗门拉开窗帘。一束强烈的光线射入室内）天气怎么样？

索罗门 您看不出来吗？阳光普照。

凯恩 这就是你们的太阳。我还得习惯习惯。凯恩的太阳画在布景上。索罗门，伦敦的天空就是一张画出来的景片；每天早晨，你拉开窗帘，我抬头望去……啊！记不清了，那时候我看见的都是些什么？人要是一假，周围的一切就都假了。在假太阳下，假凯恩假喊叫他假心灵的假痛苦。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这颗星辰是真的。多么昏暗呀，这真实的阳光。索罗门，说实话，它应该光芒四射，照得人睁不开眼才对！真的，我真完了，成了一个废人。唉，真是不堪设想。有的时候，我感觉马上就要明白一切，然而时机转瞬即逝。（稍停）借给我一百弗罗林，取一半给仆役，把他们立即辞退。另一半留给你。我就坐在这张沙发上等警察来。

索罗门 这是理査三世的宝座。

凯恩 （生硬地）我就坐在这里。你走的时候，把门开得大大的：我要听听，警察走进我家来，就像走进一座磨房。

索罗门 就像高卢人走进罗马的元老院？

---

① 福丁布拉斯，《哈姆莱特》中的人物，挪威王子。

凯恩 唵？谁告诉你我是这样想的？

索罗门 我读过您的《布雷纳斯[1]》的手稿呀！

凯恩 你说的没错。是的，我那是想做个姿态。你知道，我浑身上下都是各种各样的姿态。不同钟点有不同钟点的姿态，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姿态，一生里不同年龄有不同年龄的姿态。我学会走路、呼吸和咽气。幸亏这种种姿态都死了，甚于枯死了的树枝树叶。昨天晚上，我一口气把他们全杀死了。我要是再掏出一个什么姿态来，一准要碎，没用了。你从来也不做姿态吗？当然，你不做。所有的姿态，我都要从身上拽出来，一个不剩。要是办不到，我就把两条胳臂都砍下来。（笑）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吗？啊！蹩脚的戏子，你活得太艰难了。自在点，要求不能高。（突然暴躁起来）走！滚吧！要不就掐死你。（又镇静下来）不，别走。你并不妨碍我。（坐下）不对。（又站起来）你看，刚才坐下的那个家伙不是我，是理查三世。（又坐下）这一回，是夏洛克，威尼斯的犹太人。见鬼。这得慢慢来。我要模拟自然，直至自然成为第二天性。（稍停）喂，昨天晚上，你看见我了吗？

索罗门 别提了！

凯恩 我干了些什么？

索罗门 您辱骂威尔士亲王，还有一位英格兰贵族院议员，以及七百八十二名观众。

凯恩 是这样，是这样，我知道。那么，这该算什么呢？

索罗门 他们说，这是犯罪，是亵渎王权罪。

凯门 傻瓜，我问的不是这个。这算是姿态呢，还是行为？

索罗门 我不清楚。

---

① 布雷纳斯为高卢人的领袖，公元前三九〇年率军劫掠罗马。

凯恩　是个姿态，懂不懂？最后一次姿态。我把自己当成奥瑟罗；那个在包厢里发笑的女人，我当她是苔丝狄蒙娜。没有什么意义的姿态，我并不因此欠任何人的账：梦游者是没有责任的。

索罗门　是呀，我不是说了吗？您没有罪，所以应当辩解。

凯恩　（提高嗓门）你撒谎！那是一个行为。因为它毁掉了我的一生。坐十年牢，唵？这并不过分，因为我着实吓了他们一大跳。索罗门，索罗门，是行为还是姿态？问题就在这里。七百八十二个人眼瞅着我犯罪，还能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可我呢？犯罪出于我的本意，还是在梦里犯罪？难道我会拿身家性命去冒险？难道我没想到我还享有小丑的豁免权？真是一桩令人发笑的自杀。不过，人家给手枪装上子弹，伟大的凯恩便真的自杀了。（双手抱住脑袋）要是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索罗门　可以倒退回去。都交给我办，我承担一切。

凯恩　（又改变主意）混蛋！倒退回去，意味着我将清醒地重做一遍我曾盲目地干过的事情。我必然一五一十地向他们诉说我的仇恨，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在他们的面孔上审视这一切所产生的效果。如果应当毁灭自己，那至少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一辈子活在黑暗里，现在，又死在黑暗里。你看，我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现在站到提词者与奶酪商人一边。可还是弄不太清楚。（猛然加大声音）我要是凯恩，是正把自己当作埃德蒙先生的那个凯恩，又会怎么样？我们这些演戏的，遇上不幸，就必须做出痛苦的表情来体会这种痛苦。（抓起一把扶手椅，重重地摔到地上）这些家具都太轻了。伪劣产品！当布景使的玩意儿！（发出笑声）进监狱！进监狱！牢房的门都是用青铜铸成。（倒在一张椅

子上）索罗门，我怕监狱。（稍停）你听过那个青蛙的故事吗？青蛙自不量力，想变成牛那么大。牛，就是威尔士亲王。牛吗？不如称做公牛。我的毛病是骄傲。骄傲其实是自卑的背面。一个气泡，膨胀，不停地膨胀，最后爆裂了。昨天晚上，我已经爆裂了。（稍停）从监狱出来，我就卖奶酪去。多么走运：骄傲没了，也用不着自惭形秽了。我终于可以当个无关紧要的人。（索罗门拿过名单，漫不经心地握在手里）你拿的是什么？

索罗门　您不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是从今天早晨起陆续来拜访您这位无关紧要的人的那些傻瓜的名单。（假装看名单）事前想不到自己的大名竟然跑到一起来的人，绝对不止两个。富人、贵人、有权有势的人……艺术家、工人、搬运夫……从首相修塞兰德公爵，到车夫威廉，都留下了大名。可怜的人呀！他们都把您当成了凯恩。

凯恩　给我。（读名单）名字真不少！谁的名字都有，就是我找的那个名字没有。她要是没派人来，那一准是她自己要来。索罗门，谁也别放进来，除非是……

索罗门　除非是她！

〔索罗门笑了起来。

凯恩　笑什么？

索罗门　因为我又找回了从前的您；埃德蒙先生不可能有此激情。

凯恩　你说得对。埃德蒙不会有此激情。（稍停）疯狂而没有希望的激情，这就是凯恩仍然残留在我身上的东西。这把火如果在我心中熄灭，剩下的就只有灰烬了。火还得烧，不能不烧。去吧，去……要是她来了，立即请进来。

索罗门　您尽管放心。

〔索罗门下。

凯恩　（独自一人）十点钟了，还没有她一个字。啊！夫人，您更加担心的是您那把扇子！要不就是她怨我恨我！责备我连累了她……（稍停）扇子！……要不就是伯爵捡走了！……可不是嘛！显然是他！准是他拿走的。她把扇子掉在我的化妆室，叫他捡走了。此时此刻，伯爵一定在拷问她，责骂她，可能还在打她呢；说不定她正在呼唤我去救她……索罗门！索罗门！

索罗门　（上）主人有何吩咐？

凯恩　备马，套车！

索罗门　备马？

凯恩　不备马，你就自己拉车！

索罗门　您要出门？

凯恩　对，出门。去吧。快跑！没看见我发烧，脑瓜子像着了火，血液像开了锅？……我将把车窗的帘子放下来，只要能到她房间的窗户下，我就……（发现索罗门还没走）怎么啦，还不走？

索罗门　这就走，这就去……啊！有人敲门。

凯恩　对，是敲门声。快去，开门。

索罗门　来的若是她，您就留下来，对吗？

凯恩　（笑出声来）真是个傻东西！

索罗门　我这就跑去开门。

〔索罗门下。

凯恩　（独自一人）哎！我怎么啦？真的，我心跳得像敲鼓。还用得着表演发疯？我已经疯了，我就是疯子。

〔索罗门领安娜上。

第 三 场

〔凯恩、安娜、索罗门。

凯恩 你可好！……索罗门！不是告诉你谁也不许放进来吗！

索罗门 主人，小安娜也能算在里头？何况，她就呆一小会儿，她是来向您告别的！

凯恩 告别？你要走？

安娜 是的。

〔索罗门下。

第 四 场

〔凯恩、安娜。

凯恩 你要离开伦敦？

安娜 离开英国。

凯恩 咳！你……嗯，好极了。小家伙，你做得对。船要沉的时候，老鼠就该四散离去。（稍停）还等什么？快跑吧！你不是看见了吗？我正往下沉呢。

安娜 要是您真发了疯，我会留下来侍候您的。

凯恩 你说怎么办？我没有这个运气：我仅仅毁了名声，招来了耻辱，倾家荡产；除此之外，还该去坐牢。这么一个人，怎能在身边留住女人？

安娜 凯恩！您何必那么干呢？

凯恩 怎么干？

安娜 昨天那样干。

凯恩 噢！结束时的发挥？那是为了开开心，解解闷。这么说

来，你心里从来没有把一切砸个稀巴烂的想法？

安娜 哟，没有！那是为什么呀！

凯恩 我也说不清那是为什么：为了试探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假设人生只是一场梦。你拧自己、掐自己，就会从睡梦里醒来。昨天晚上就是这种情况，我又拧又掐……怪漂亮的自杀，不是吗？荣誉与爱情，不过是吹牛皮；然而，请相信，监狱是货真价实的。进去好受不了，真的，特别是到了冬天。你到哪儿去？

安娜 去美洲。

凯恩 去美洲？到那儿去干什么？

安娜 纽约剧院的记者看了昨天晚上的戏，觉得我表演得还不错。

凯恩 这家伙，当我在台上五内俱焚的时候，却看上了你，真是厚颜无耻！毫无心肝！

安娜 不管怎么说吧，他在聘任书上签了名。

凯恩 他疯了。完全疯了。你呢，你真傻；你还没出师呢，对吧？我本来可以带带你，训练训练。

安娜 您做不到啦！不是要坐牢吗？

凯恩 天哪！你说得真对。你的监护人呢？一句话也不说就放你走？一点儿权威都没有。

安娜 自从我那些事捅出来以后，他便一心一意要把我发配到地球另一边。

凯恩 在某种意义上，我明白了。好、那么，就这样吧。

安娜 就这样。

凯恩 话说回来，你为什么非要走？

安娜 （吃惊）怎么？那是因为，您不爱我呀！

凯恩 啊！因为……话说回来，这不假：我不爱你。

安娜　这么说，过去的事情，您都忘啦？

凯恩　今天你知道了吧，我这人没有头脑。不过，你也没有达到目的。

安娜　是没有。

凯恩　我本来以为，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安娜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凯恩　你看，这不是吹牛吗？我曾想："这个顽皮的小女孩想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说不定过上一两天，一觉醒来，我会疯狂地爱上她。"当时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却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演戏。我对你完全失望了。当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肯定不是个好丈夫。

安娜　我就盼望有个坏丈夫。

凯恩　我要是结了婚，难道就是为了身边有个人，好跟她谈论我这个人！

安娜　我善解人意。

凯恩　那当然好啊。你去倾听新苏格兰某位清教徒的絮叨吧；看来你是当牧师妻子的料。你什么时候出发？

安娜　两个小时以后。

凯恩　（粗暴地）什么？

安娜　乘华盛顿号邮船，位子已经定好了。

凯恩　走就走吧，祝你好运！

安娜　也祝您好运。

凯恩　我进了监狱，你会给我写信吗？

安娜　我给您寄包裹来。

凯恩　从纽约寄来？还没到就烂了。（稍停）要知道，我可以命令你留下来。

安娜　命令我？

凯恩　当然是命令你。然而，不要害怕：我不会下这道命令。不过，我有权这样做。因为，归根结底，发生这一切，全是你的错。要是你不上台，爱莲娜就不会跟我过不去，我也不会大吵大闹。可不是么，从全面考虑，责任在你一个人身上。我知道，许多人处在我的位置上会对你说些什么。他们会告诉你：进入某一个人的生活，把它搅乱，然后远走高飞，那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是的，面对面地看问题，他们必然这么说给你听。这还没算上结尾时那令人恶心的无礼之举：你挑起了吵闹，你伤透了我的心，你损坏了我的前程。结果是：你应聘出国，去了纽约；我犯事被捕，进了监狱。总而言之，善人不得好报，恶人获得奖赏。话说到这里，当然，我并不打算扣住你不放。你也知道，我的生活里，并没有你的位置。但是，你要是多一点同情心——噢！这恐怕要求太高了——就用分寸感这个词吧，要不干脆说有点礼貌，你绝对不会打定主意抛弃我。毫无疑问，这是抛弃！是卑鄙的变节！是叛逆！

安娜　既然您不爱我！……

凯恩　幸亏我不爱你。要是我爱上一个不负责任的女孩，一个心血来潮毁掉男人一生的女孩，那可就更好看了！

安娜　您这番话，说得不近情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您爱我，我就留下不走。

凯恩　可不是吗？为了让你乐于留下来，我就得匍匐在你双膝之下；并且戴上白手套，到你的监护人面前向你求婚。拖鼻涕的小妮子！四十岁的男人跪到一个小姑娘脚下，你见过吗？碰到这种情况，我要不是一个风雅汉子，你猜我会作何反应吗？（*站起来，向安娜走去*）我会打你的屁股，好好地打上一顿！然而，要是从前你该挨打的时候真的挨了打，这一切

本来就都不可能发生。

索罗门 （跑上场来）主人！主人！她来了！

第五场

〔凯恩、安娜、索罗门。

凯恩 （受到打扰，不假思索地说）让她见鬼去吧！你是说……

安娜 是爱莲娜？

凯恩 肯定是她。不过，不要以为咱们的事就这么过去了。进那里边去。装腔作势的小姑娘；要是嫌闷得慌，就想想过一会儿我怎么打你的屁股。（把安娜送进一间卧室。对索罗门说）现在，把那一位领进来。

〔索罗门下。凯恩拿过镜子，改变表情，对着镜子端详。爱莲娜上。

第六场

〔凯恩、爱莲娜。

凯恩 爱莲娜！是您呀！您冒着可能出事的风险，还是来啦？……知道吗，我是多么急切地等待您呀？您原谅我吗？

爱莲娜 哪个女人能不原谅为了她而做出的疯狂举动？

凯恩 快让我看看！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又是那么美丽！此刻能见到您，我是多么幸福。昨天我昏了头，毁了前程，但只要您是因此而前来看望我，那我也就心满意足，没有丝毫遗憾了。

爱莲娜 说实话，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过，我们面临共同的危险……

凯恩　共同的？

爱莲娜　有一封信可能被发现了……我吓得发抖，怕您已经被他们逮捕。

凯恩　啊！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爱莲娜　是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场可怕的诉讼正在威胁着您；凯恩，逃吧！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今天夜里必须离开伦敦；可能的话，离开英国……到法国，或者是比利时，才能脱离危险。

凯恩　让我逃？离开伦敦？爱莲娜，您还不了解我的为人。梅维尔爵士想扬名，那就让他如愿以偿；他的名姓还不够荣耀，不够显赫，那就叫他按其所值荣耀荣耀，显赫显赫。

爱莲娜　您忘了，法庭辩论的时候，还要提到另一个的名字。您那天的狂怒是针对两个人：亲王与梅维尔爵士。对您的动机，要进行调查，得出个结论来。

凯恩　是啊，是啊……您说得对……然而，此祸焉知非福？……爱莲娜，您爱我吗？

爱莲娜　那还用问？

凯恩　听我说：您也牵连进去了。

爱莲娜　我知道。

凯恩　不，您并不都知道；那把扇子，您忘在我化妆室里……

爱莲娜　怎么样？

凯恩　被人捡去了。

爱莲娜　谁？

凯恩　恐怕是伯爵。

爱莲娜　天哪！

〔停顿片刻。

凯恩　（温和地）爱莲娜，要我一个人逃吗？

爱莲娜 唉呀！凯恩！

凯恩 您说怎么办？

爱莲娜：真是荒谬。不，不行，不可能！

凯恩 马车已经备好。

爱莲娜 真残酷！名誉呢，不要了？

凯恩 由伦敦之王挽着离开英国，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誉吗？在这里，您不过是伯爵夫人；到了那边，您就成为流亡的王后了。

爱莲娜 那我丈夫呢？

凯恩 在他未来的痛苦面前，我深深地鞠躬。

爱莲娜 他会死的。

凯恩 要死的，非他即我。不如谁年轻就救谁。

爱莲娜 将来有一天，咱们恢复了理智，您怎能忍受造成他死亡的愧疚？

凯恩 轻轻松松地忍受。

爱莲娜 要是他先杀了您呢？

凯恩 这种假设没有可能。

爱莲娜 啊！您怎么知道？

凯恩 他深度近视。

爱莲娜 凯恩！我的孩子们怎么办？

凯恩 （非常惊讶）您的孩子们？可是，夫人，您还没孩子呀！

爱莲娜 我起过誓，要生！

凯恩 起誓？向谁起誓？

爱莲娜 向我丈夫，在上帝面前。

凯恩 是这么回事？在上帝面前，您会生的，让我来保证。

爱莲娜 您不理解我：我向伯爵承诺，给他生个儿子，男性继承人。

凯恩　上帝没有注意到您的誓言；他只关心维护人种的生存，而不理会某一家庭的延续。

爱莲娜　然而，我已经爱上这个儿子。我要是跟您走，那就要胎死腹中。啊！凯恩，我爱您不惜通奸；您不能要我杀害婴儿呀！

凯恩　一句话：您拒绝，对吗？

爱莲娜　我说拒绝了吗？拒绝也好，接受也好，总而言之，不外都是选择绝望。唉！我的朋友，我的头脑还是过于清醒。要毁掉我这一生，那就先把我的头脑搅乱吧。

凯恩　（温柔地）爱莲娜！（张开双臂，抱住对方）

爱莲娜　（试图挣脱）别这样！好好说话，用甜言蜜语把我灌醉；把您的才华都施展出来，恐怕也不一定够用。啊！我预感：斗争将十分激烈；我会使出浑身解数抗拒到底，直到搅得我天旋地转，无法自持，才能让步。表现给我看：您把我当成整个宇宙，而您又有能力充当我的一切。（凯恩没有回答。爱莲娜感到惊讶，又重复一遍）……叫我相信您能够充当我的一切。

凯恩　（不耐烦）啊！不必提词了！

爱莲娜　（惊得呆住）什么？

凯恩　（呆若木鸡）不……

〔凯恩停住不说。

爱莲娜　您说什么？

凯恩　我说……天哪，您刚才在这儿，不知如何是好，把您最后一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这倒叫我想起……想起什么来着？（笑起来）噢！对了，夫人，您那是等我接着说台词呢。

爱莲娜　您怎么竟敢……？

凯恩　我什么也不敢，因为我不演戏了，仅此而已。停！拉幕！

爱莲娜　您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懂。您是真疯了，还是想把我弄疯？（稍停）看着我。从您的眼神里，我明白了。

凯恩　您又明白了什么？

爱莲娜　您十分痛苦，像是下了地狱！

凯恩　不对。还没到那种程度，放心吧。

爱莲娜　爱情在折磨您；为了报仇，您非把它搞乱搞糟不可。凯恩，多么可怕，又有多美！给您，可怜的朋友，拉住我的手，放到您的双唇上；让我们纯结的接触驱散您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使您的神形都得到解脱。我的雄狮，您的吼声震天动地！不过，谁告诉您，我不答应跟您出奔？您缺乏耐心。（不耐烦）怎么！还要我等多长时间？吻吧！

凯恩　（没有握住对方递过来的手）爱莲娜，我说了，一切都已完结。您总不能独自一人把戏演下去吧？

爱莲娜　（突然说出）走就走吧！

凯恩　（不知如何是好）啊？

爱莲娜　不是你说的，马车已经备好了吗？那好，带我走吧。嗬！说我演戏！把你的命全搭上恐怕也抵不上这两个字的代价。我有激情，听见没有，我全心全意，真心实意；我会嫉妒，我不是好惹的；我既有丹麦女子的憨直，又有意大利女人的情意缠绵；我可以当天使，必要时又能变成雌虎。我要是爱上谁，不惜把贞洁与名声踏在脚下，不惜把家人、亲朋推入绝望之谷；他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哪怕是坐牢，甚至上断头台，（用亮晶晶的眼神，望着凯恩）都行。

凯恩　（一动不动）您所爱的人，是我吗？

爱莲娜　是你吗？我恨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劫持我，带走我呀！（凯恩仍未动。长时间的沉默）看来，先生，您刚才说的是大实话：嘴上说爱我，其实是演戏。我实说吧，刚才您

对我表示……忏悔的时候，我双眼盯着您看，您的话根本无法叫我相信。在这之前不是没有传闻。您知道人们到处说些什么吗？“大明星凯恩不过是一只充满了气的羊皮袋。”我这个丹麦女子，生性天真率直；恐怕全伦敦只有我一个人认真对待您，把您当回事。演戏？真的吗？我可没有跟您演戏。我冒着出丑的风险，前来分担您的苦难，准备和您一起接受毁灭的命运。现在，您已被逼到墙脚下。我对您说：“一起走吧！”可是您呆着不动，摇晃着双臂，眼睛呆滞无神，为自己的怯懦而惭愧；太怯懦了，连一点儿自尊心都鼓不起来。一个女人准备为您毁灭，伟大的神明啊，您又是如何对待她？别的女人，得到您的垂爱而获得幸福，可是她们却要别的男人供养与保护；每天晚上您都在德鲁里·莱茵剧院扮演情人；有时候，下午还要到私人邸宅去表演，那叫什么来着？是跑“堂会”吧？别怕，先生，我还给您自由。您一个人逃吧，您一个人到大陆上巡回演出，大出风头吧。千万不要以为我怨您恨您；相反，要道歉的是我。是我发了疯把您当成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而您却只是个演戏的，当然这并不是您个人的过错。

凯恩 （发怒）演戏的就不是人啦？

爱莲娜 不是。我可怜的朋友威尔士亲王说得好：只不过是个倒影。

凯恩 啊！是他说的？

〔凯恩抓住爱莲娜，把她举起来。

爱莲娜 （受到惊吓）您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

凯恩 您不是看到了吗？我把您劫持了。

〔凯恩双手抱着爱莲娜，打算下场。

爱莲娜 等一等！等一等！

凯恩　还等什么？

爱莲娜　我……我想先定定神，清醒清醒。放开我。只呆一会儿，一小会儿。然后就心甘情愿地跟您走。（凯恩将她放下）那么，我们还走吗？

凯恩　走，这就出发。

爱莲娜　您一点遗憾也没有？

凯恩　没有。您呢？

爱莲娜　一点也没有。咱们去哪里？马德里？罗马？巴黎？

凯恩　去阿姆斯特丹。

爱莲娜　唉！（停顿片刻）我就不喜欢阿姆斯特丹。

凯恩　我也不喜欢，先将就些日子吧。

〔凯恩又要去抱爱莲娜。

爱莲娜　我还有一句话。（凯恩停下来）学会扮演角色，需要多长时间？

凯恩　哪些角色？

爱莲娜　嗨！所有的角色：苔丝狄蒙娜、朱丽叶、奥菲利娅……

凯恩　噢，原来您还打算演戏？

爱莲娜　那您让我一天到晚干些什么呢？干等着您？

凯恩　您不演戏，爱莲娜，我也不演了。结束了。您跟着珠宝商埃德蒙先生出发。我有不少非常漂亮的珠宝，全是女性仰慕者赠送的。您知道，是堂会的收入。我打算开个店铺。不要担心，您什么也不会缺。缺的可能只是陪伴您的人。我的同行，珠宝商们，恐怕您不会喜欢；而上流社会，我怀疑他们是否肯向一名流亡的演员与一位名声不佳的女人敞开大门。但我们会自得其乐的，是不是？平日我到店铺里去，您留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小说。星期天，两人在家里过，手拉着手，眼望着眼；一星期看上三回戏，以翻新咱们爱情词语的

储备。

〔凯恩又抱起爱莲娜。爱莲娜抓他，打他。

爱莲娜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

〔凯恩又把她放下，哈哈大笑起来。

凯恩 （学爱莲娜的腔调）哪怕是坐牢，甚至上断头台！直至世界的尽头！（笑起来）您看，这不是演戏又是什么？

爱莲娜 （望着凯恩，不知如何是好；然后，也笑了起来）这个字眼儿硬了点儿。就说是撒娇吧。

凯恩 您从没想到跟我私奔吗？

爱莲娜 想到？当然想到过！我的确起过这个念头。

凯恩 念头，当然好办。可是，现实呢？

爱莲娜 先生，一个正派女人是不触及现实的。

凯恩 咱们直话直说吧。您是不是取信来的。

爱莲娜 （气愤）绝对不是！

凯恩 不是？太好了，仍由我保存。

爱莲娜 （有气无力）当然，我并不想……立刻向您要回。

凯恩 不立刻取回。当然啦，得做做姿态嘛。不过，时间不多了，他们很快就会来抓我。（去找信件）全在这儿。数一数。

爱莲娜 我信任您。

凯恩 不对，您不信任我。（数信）一、二、三、四、五、六、七。

爱莲娜 （做出并不在意的样子）总共有八封。

凯恩 第八封，您想想，我当着您的面撕碎了，还是应您的请求呢。给您，接住吧。（爱莲娜站着不动）怎么？还不要？信放在您一伸手就拿得到的地方，您认为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拿走就行了。

爱莲娜 去你的吧！

凯恩 又怎么啦？是不是我推进得太快了？要是在一出现代戏里，我一开始会拒绝把信还给您。不过，我跳过几段对话，否则戏就拖长了。您不相信？咱们试试看。（表演）取走您的信？绝对不给。这是您留在我身边惟一的纪念了。您背弃了我们的爱情；但是，您无法要求我毁掉爱情的回忆。（模仿爱莲娜的腔调）然而，理智要求这么做。您将会爱上别的女人；这些信现在是爱情纪念物；到那时候，就会变成战利品。

爱莲娜 （笑得流出眼泪）住嘴吧！别说了！真像；天哪，真像那么回事。我会这么说的！噢！这……怪可笑的！

凯恩 是可笑。错误正在这里：咱们的戏，比一般的要高上两三个调门。（微笑）咱俩干吗要一起唱高调呢？

爱莲娜 啊，凯恩！生活在超我的状态下也怪有趣的！（做幻想状）毕竟这也是一种真正的激情，也挺美的。

凯恩 （持怀疑态度）您这么认为？

爱莲娜 我就是这么认为。您才华横溢，什么都难不倒您。我没有那般本事，只好把赌注下到爱情上面。爱情是贫乏者的才华。（笑起来，并无恶意）以前我要是跟您出奔的话，您早就叫人家抓回来了！

凯恩 没那么严重吧！我倒不担心。要说风险？顶多是您陪我到多佛尔① 罢了？

爱莲娜 反正您是跟大使夫人过不去。

凯恩 不如说是跟大使先生过不去。我是个私生子，您懂吗？私生子最得意之举，乃是勾引达官贵人之妻。您呢？您想要诱惑的是伦敦之王。

① 多佛尔，英国港口城市，濒英吉利海峡，对岸是法国。

爱莲娜 什么样的男人我都想诱惑。因为我长得丑，懂吗？

凯恩 您长得丑？

爱莲娜 可怜的朋友，女子没有不丑的。美丽，是一项劳作。您知道这得费多大劲？那么大一个白色活物，没有一天不需要涂脂抹粉、描画喷香！

凯恩 （微笑）这么做总有好处吧？

爱莲娜 当然有好处啰。（两人笑起来）够了，够了！给我一块面纱，凯恩，快给我找一块面纱。咱们就停留在情感喜剧上吧；我们女人很少到闹剧的领地去冒险。您倒是说话呀！说点什么都行。这样子冷场，我可是受不了。

凯恩 祝您好运，爱莲娜。

爱莲娜 （吃惊）好运？

凯恩 这不是明摆着吗？第五场没有我的戏，剧终时我不会返场向观众致敬。而您则不同，后面是您最好的场景，留下来任您发挥呢。

爱莲娜 我最好的场景？

凯恩 跟威尔士亲王搭档呀！

爱莲娜 啊？啊，对！有可能。

凯恩 所以我祝您好运，如此而已。

爱莲娜 这么说，你不再嫉妒了？（凯恩摇头）一点儿也不了？真有意思。

凯恩 一点儿也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威尔士亲王就是我。我们三个人都是受害者。你是个女子；他出身太好；我出身太坏。结果呢：你通过别人的眼睛享受你的美丽，我则在掌声中发现自己的才华；至于他呢，此人是一枝鲜花：为了感觉到自己的亲王气息，需要有人去闻。美貌、权势、才华，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幻影，同一个海市蜃楼。你说得对，我们只

不过是倒影；三个人都靠别人对自己的爱而活着，而又不能去爱别人。你想获得我的爱情，我想获得你的爱情，他想得到咱们俩的爱情。真是舞蹈里说的交叉移位！瞧你，快笑出来了。可不是嘛，你说我是倒影；其实他在内心深处，是把我当人看待的；为了变成我这样子，他可以不惜代价 。你看：他喝我喝的酒，喝得酩酊大醉；他勾引跟我来往的女人；连我的睡袍他也要照样来一件。他追求你，因为他认为我爱你。与此同时，我演亨利四世，以便成为亲王。三个倒影，每一个都认为另外两个是真实的存在，喜剧就这么出来了。嫉妒吗？啊！我不嫉妒。将要嫉妒的是你，因为亲王看重的是我。你笑什么？

爱莲娜　我想起莎士比亚。

凯恩　那有什么可笑的？

爱莲娜　怎么不可笑！在莎士比亚的戏里，我们三个人这种情况，早就都死了。你会在决斗中把亲王杀死。

凯恩　你丈夫又会派人暗杀我。

爱莲娜　接着是国王下令砍下他的头。

凯恩　你会倒在我们的坟墓上，结束自己的一生。

爱莲娜　（笑）真是一场大屠杀！（认真起来）喂！你说，为什么我们注定要一块儿演沙龙喜剧呢？

凯恩　（耸耸肩）因为，时至今日，爱情已经变成滑稽剧。

爱莲娜　难道就没有悲剧啦？

凯恩　有，在政治范围内。不过，这不属于咱们的领域。你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你很漂亮地脱出身来；上帝知道，舞台并不那么舒服。怨恨、激情、发怒，你都表演过了，甚至还有真诚。你很有才能。再见了，我的朱丽叶；再见了，我的苔丝

狄蒙娜；再见了，我的鲍西娅①。

爱莲娜 再见了，福斯塔夫！

凯恩 不要使坏。你还怨我吗？

爱莲娜 不能怨埃德蒙先生。至于大明星凯恩嘛……

凯恩 怎么样？

爱莲娜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为我而自杀的。

凯恩 为您？嗯！

爱莲娜 嘘！嘘！他自杀，是为了我。珠宝商，您怎能了解个中隐情？对于爱情，您又有多少领悟？

凯恩 不过，我吸进了他的最后一口气。

爱莲娜 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凯恩 （彬彬有礼）说的是：他为您而死。

爱莲娜 您看，怎么样？

凯恩 他还委托我把信归还给您。（递信）您会接受的吧？

爱莲娜 接受。为的是了却死者的遗愿。谢谢您。（把信放入怀中，彬彬有礼）对于埃德蒙先生，我该表示什么祝愿？祝他得到热烈的爱情？

凯恩 珠宝商难以引起女人热烈的爱情。那就祝我去爱别人，给人以爱吧。让我也变一变。

〔凯恩吻爱莲娜的手。

伯爵的声音 告诉您，先生，我要进去。

索罗门的声音 我也告诉您，先生，您不能进去。

〔爱莲那与凯恩相对而视，笑了起来。

爱莲娜 天哪！我丈夫来啦。

凯恩 啊！怪不得语音那么优雅。他演的肯定不是咱们这出戏。

---

① 鲍西亚，《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莎士比亚理想中的新女性。

您懂吗？此乃纯粹的悲剧。

爱莲娜 他还以为是在莎士比亚的戏里呢。

凯恩 可不，没人提醒他。（笑）您看吧，他是杀我来的！

爱莲娜 （笑）真可怕，我可不想看这个。（向安娜躲藏的房间走去）我躲进这个房间，等你们完事。

凯恩 不。那边去。（指另外一个房间）那间房子窗户是朝泰晤士河开的，谁也看不到您。

爱莲娜 但是，我禁止你们打斗。伯爵不年轻了，三下五去二把他打坏了可不好。

凯恩 真是个可怜的男子汉！不过，您不必担心。要是昨天，在梦中我也会向他挑衅，做着梦也能砍能杀。那他必死无疑。然而今天……再见吧，爱莲娜。

〔爱莲娜进屋，关上房门。

伯爵的声音 告诉您，我必须见到他。

凯恩 （开门）索罗门，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让科菲尔德伯爵进来？

第 七 场

〔凯恩、伯爵、索罗门。

索罗门 您不是叫我……

凯恩 谁也不放进来？不错。然而，我怎么能想到科菲尔德伯爵会大驾光临？

〔索罗门下。

伯爵 先生，还记得昨天我说的话吗？

凯恩 当然。是关于什么来着？

伯爵 我对您说：我们丹麦人，只要受到冒犯，不管是什么人，

都要跟他决斗。

凯恩　对，我想起来了！啊，伯爵先生，这句格言说得真好，我听了真高兴。

伯爵　谢谢。我……

凯恩　多么豁达的见解！而我们英国人，就没有说这种语言的习惯。

伯爵　我受到冒犯，我是来决斗的。

凯恩　受到冒犯？啊！真令人吃惊。见解如此豁达，心胸如此高尚，再加上如此充满人道的平等观念，像您这样的灵魂，是不会受到冒犯的。因为他大彻大悟，包容一切。咳，是哪个坏蛋惹您老不高兴了？真不像话！我敢肯定，他此刻比您更加难受。

伯爵　告诉您，我要决斗。

凯恩　那好，如果无法使您改变主意，我竭诚愿意充当证人。

伯爵　充当证人！先生，我是来跟您决斗的！

凯恩　跟我？啊！不可能。

伯爵　说明白点好吗？

凯恩　不，不。非常遗憾。这不可能。

伯爵　为什么不可能？

凯恩　因为我这个人不跟人决斗。再说，我并没有冒犯过您呀。

伯爵　还没冒犯呢？都快气死我了。

凯恩　（委婉地责备）先生！请您承认，我并不是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

伯爵　我理解您微妙的意思。不过，这对我又加了一层侮辱。

凯恩　那么，我真是冒犯您了？无论如何，既然您非这么说……我就给您赔个不是吧。

伯爵　赔个不是就完了？

凯恩　必恭必敬地……

伯爵　我不要赔不是!

凯恩　我非要赔不可。我起誓：诚心诚意地赔不是，您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要知道，再赔我也赔不到哪里去。不行？那么，您必须带走点什么东西才能离开这里。带件小玩意儿，一束鲜花什么的都行。由于我不能用武器弥补，那就允许我送您点东西做为补偿。

伯爵　您错了，先生！一报还一报，不报是不行的。

凯恩　咳，不能这么说！不必客气。您既然受到冒犯，要求决斗我觉得合情合理。然而，既然您没有冒犯我，我不决斗您也应当觉得要求正当。

伯爵　这不是一回事!

凯恩　咱们打赌吧？我说您的愿望绝对实现不了。因为我性格温和，从不轻易发火。

伯爵　撒谎!

凯恩　还真说对了，我是个职业说谎者。

伯爵　胆小鬼!

凯恩　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怎么能保证万无一失呢？

伯爵　狗东西!

凯恩　不能这么说。狗，您知道，有四条腿！（友好地）算了吧，您说了这么多话；其实，一个字您也没有当真。

伯爵　先生，我之所以说这么多辱骂您的话，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烧红的烙铁给您打上耻辱的烙印。

凯恩　啊！既然您已经完全承认，我怎么还抓住不放，恨您怨您呢？

伯爵　（举手要打凯恩）看打！

凯恩　（在空中抓住伯爵的手）不必害怕，亲爱的朋友，我已经把那走入歧途的一刻忘得一干二净。（变得严肃）先生，这样行事没好处。我不可能跟您斗个你死我活，只有小孩子和贵族才打架。昨天夜里，我已经领悟到我已不是前者，也永远成不了后者。在我的生活里，我用剑刺过人，那是在演戏。我冒过死亡的风险，因为我出身低贱。后来，我对贵族怀恨在心，因为他们的血没有在我的血管里流动；于是，我想叫他们的血从他们的血管里流出来。然而，喜剧到此结束：埃德蒙先生不打算决斗。您看，先生，使您受到伤害就够不幸的了，何必非要我了结您的性命？

伯爵　那好。我不强人所难。但是，我的怒气必须发泄出来。

凯恩　发泄吧，发泄吧！这里铺的地毯很厚！能把您苦涩的胆汁吸干。

伯爵　好好想一想。即使不冲着您，也得冲着您的同谋。

凯恩　还有同谋？

伯爵　您心里有数。您怕我找您报仇，便把火往一个女人身上引。

凯恩　这事儿里头还有个女人？我认识这个女人吗？那么，让我猜猜。她年轻还是上了岁数？

伯爵　给您提个醒。认得这把扇子吗？

凯恩　这把扇子？

伯爵　它属于伯爵夫人。

凯恩　那又怎么样，先生？

伯爵　先生，这把扇子，是我昨天找到的……

索罗门　（急匆匆上）亲王紧急来函。

凯恩　等一会儿。

索罗门 （低声说）不行，马上看。

凯恩 （向伯爵）可以吗，伯爵先生？

伯爵 看吧，看吧。我不走远。

凯恩 （匆匆看信，接着说） 您认识威尔士亲王的笔迹吗，先生？

伯爵 可能认识。但是，威尔士亲王的笔迹有什么用……？

凯恩 （把信递过去）请读吧。

伯爵 （念信）“我亲爱的凯恩，请在您的化妆室里仔仔细细找一找；我认为昨天我把科菲尔德夫人的一把扇子忘在您那里了。我借来这把扇子，是想照样制作一把，送给诺森伯兰公爵夫人。除此之外，今天我还要去找您论论理：昨天在剧场里，为了那名演戏的小姑娘，就没头没脑地跟我吵了那么一大架。我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竟能被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损害。您亲爱的乔治，很好！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啊！正是时候，不早不晚，凯恩先生。

凯恩 您否认此信出自亲王之手吗？

伯爵 我不否认。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才半信半疑。

凯恩 要叫您全信不疑，该怎么办呀？

伯爵 刚才有个蒙面女子走进了府上；把她请出来，同我见上一面，就可以了。

凯恩 从昨天晚上起，就没有女人走进我的家门。

伯爵 （显得冲动）撒谎！（又平静下来）凯恩先生，好自为之，不要损害了这封信的好作用。我已经半信半疑；能不能解掉我那一半疑感，现在就看您的了。

凯恩 这里没有女人。

伯爵 告诉您吧，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个蒙着面纱的女人走了进来。

凯恩 我……

〔安娜突然出现。

第八场

〔凯恩、伯爵、安娜。

安娜 哎，凯恩！还打不打屁股了？噢！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有客人。

伯爵 怎么样，先生，您看看！

凯恩 您刚才说的是：一个女人走进我家来。而她只是个小姑娘。我怎么会往她身上想呢？

伯爵 我说，她就是女人，长得相当美丽。谢谢您！（敬礼、朝门口走了一步，又改变主意，返了回来）大家在谈论，说要逮捕您。不要忘记；使领馆是不容侵犯的，而丹麦大使馆正是这样一座馆所。

凯恩 谢谢您，先生。

伯爵 再见。（鞠躬）夫人。

安娜 还没当上呢，先生。

伯爵 啊！快啦，用不了多久，小姐，我敢断言。

〔伯爵下。

第九场

〔凯恩、安娜。

凯恩 谢谢。

安娜 您刚才怎么不把我叫进来？

凯恩 你在听我们说话？我呀，想是想到了……可就是不愿意连

累你。

安娜　算了吧！已经连累了，多一分少一分，又能怎么样？

凯恩　一句话，你是把自己的名声做为礼物，送给了我。

安娜　天啊，可不是吗？

凯恩　连我愿意不愿意娶你还没有弄清楚。知道吗，小东西，你的礼物，昨天还会使我喜悦得发狂！

安娜　今天就不行啦？

凯恩　昨天，我希望有一个女子，——无论是哪一位——为了我而不顾自己的名声……

安娜　今天呢？

凯恩　（望着安娜）今天我重视更加实在的好处。（稍停）另一位！（朝爱莲娜躲藏的房间走了一步）回你的藏身处去。噢，别去了，留下吧。时至今日，全无所谓了！爱莲娜！（打开门）哎？

安娜　怎么啦？

〔凯恩进去又出来。

凯恩　活见鬼！跑啦！飞啦！窗户大开。真是出了奇迹。

〔凯恩大笑。

安娜　还笑呢！窗户底下就是泰晤士河。说不定……

凯恩　自杀？放心吧。这种女人是不会自杀的。然而，有没有可能……我倒想了解了解。

第　十　场

〔凯恩、安娜、索罗门。

索罗门　（上）有两位客人在前厅等候。先让哪一位进来？

凯恩　两人是谁？

索罗门　一位是警官，另一位是威尔士亲王。

凯恩　警官来干什么？

索罗门　逮捕您……

凯恩　亲王呢？

第十一场

〔凯恩、安娜、索罗门、亲王。

亲王　（上）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走。

凯恩　谢谢，大人。还要谢谢您的那封信。不幸的是，爱莲娜……

〔凯恩伸出一只胳臂向窗户指去。

亲王　不必担心。她安然无恙。

凯恩　谁救了她？

亲王　有个朋友，从昨天晚上起就在暗中照料您；他把各种出事的可能都想到了，便在窗户下放了一只小船，在大门口停了一辆马车。

凯恩　她到哪儿去啦？

亲王　在她自己家里。我派了一名心腹，把她送回去了。收到我的信了吧？

凯恩　收到了，我的亲王。两次都是您救了我的命。该怎么补赎我对您的过错呢？

亲王　原谅我对你所做的错事，就行了。（稍停）本来判您坐牢六个月；我请求国王，国王同意改为流放一年。

凯恩　殿下把我发配何方？

亲王　您想去哪里都成！只要离开英国……巴黎……柏林……纽约……

凯恩　（望着安娜）那么，就去纽约！

安娜　（向凯恩走去）您说什么？

凯恩　一个小时之后就出发。指定坐哪条船？

亲王　由您自由选择。

凯恩　那么，索罗门，我选择华盛顿号邮船！派人订一张船票。

安娜　要两张才行。

凯恩　两张，为什么？

安娜　圣母呀，还有我呢！

凯恩　可是，我以为……你骗我啦？

安娜　是的。

凯恩　骗我干吗？

安娜　为了跟您结婚。

亲王　但愿美洲的空气带给您成功。

凯恩　我打算在那边结婚，大人。（把安娜推到亲王跟前）安娜·丹比小姐；看上去并不起眼；然而，她心里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安娜　大人好。

〔安娜行屈膝礼。

亲王　（惊讶）凯恩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还要带个女人走吗？

凯恩　国王陛下有此禁令吗？

亲王　没有，当然没有，如果意图是正当的话……

凯恩　殿下您似乎感到失望。

亲王　我吗？哪儿的话。到了你这个年龄，该是收心的时候了。不过，你……你还是令我吃惊。我一直以为你的灵魂中有一团烈火，一团激情；你偏爱过分之举，我把它归结为情感的深不可测……现在，恐怕我是看错了。咱们说实话：你难道

不伤心吗？

凯恩　不伤心。

亲王　有点儿吧？连个小小的伤口也没有？

凯恩　连个小小的裂纹也找不到。

亲王　真有意思。我要是你呀，我就……感到内疚，这很自然！我真傻。你的确不爱她了？

凯恩　爱谁？

亲王　爱莲娜呀，瞧你这个人！

凯恩　难道我爱过她？

亲王　（发怒）你昏头了！记不清啦？你闭着双眼闯进这件风流韵事；当然，我也紧随其后，现在，你又来对我说……（转身朝向安娜）何况，小姐，她并不是合我口味的女人。要不是对您未婚夫的癖好怀有盲目信任的话……我琢磨来琢磨去：凯恩到底看上她什么了？后来，终于觉得：这个女人必然有一种秘密的魅力。（转向凯恩，发脾气）现在，你这个倒霉蛋，要是你不再爱她，叫我拿她怎么办？（注视安娜）小姐，只要端详一下您的面孔，就能明白，我们的大明星凯恩，一直是内行之中最内行的人啦。（对凯恩）十分迷人，我亲爱的。秀色可餐！

凯恩　殿下，对任何我有幸向您引见过的女人，您都是这样评价的。

亲王　先生，这一回有所不同。即使当初我自己认识了您的未婚妻，也会被她迷住的。

〔向安娜走去。

凯恩　嗨！大人。这一个可是我的啦，我要跟她结婚！

安娜　（柔情地向凯恩）不必担心，我亲爱的。王爷们引诱的是牧羊女，而不是奶酪商的女儿。

亲王 这么说来，小姐，您总是心想事成的啦?

安娜 是的，大人。

亲王 不难相信您的本事。如果您想要勾引一位亲王，我毫不怀疑，您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安娜 大人，我也毫不怀疑。我是如此相信自己，以致连试都不想试了。

〔凯恩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哈哈大笑。

亲王 （对凯恩）她对你太好了。（注视安娜）没有你们二位，我将多么烦闷忧愁呀。我真不该在国王跟前替你求情！你要是进了监狱，我会设法进去探望；小姐和我在外边，会不时谈论起你来。

凯恩 今后，您还会同爱莲娜谈论我的。

亲王 （相当生硬地）爱莲娜惹我厌烦，我要设法把科菲尔德伯爵尽快召回丹麦。至于你，你也要当心，我只有一句话对你说……

安娜 （温柔地）大人……

亲王 什么事?

安娜 （痛苦地）我本希望殿下不要增加我内心的痛苦。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坦诚相告：凯恩还爱着她。

亲王 还爱着爱莲娜?

安娜 爱得发狂。

亲王 （恢复平静的神态，但仍半信半疑）他怎么不明说呢?

安娜 您还没有理解他的心态，他那是怕丢面子，竭力掩饰呢。

凯恩 （发怒）瞧你都说些什么!

安娜 （暗地里拧凯恩，示意他不要说话）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叫我难过。

亲王 但他毕竟要娶你。

安娜 这不假。但是，难道能把自己喜爱的女人都娶过来吗？您可知道，当您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对我说："你将是我的护士。"

凯恩 （发怒）我没有……

亲王 凯恩，她说的对吗？

凯恩 （安娜踢了他一脚。闷闷不乐）对，对，是这样。

亲王 （变得轻松）我的好凯恩，我又找回了从前的你！我早就知道，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你还爱她！当然如此。你觉得她……

安娜 （赶紧接茬）非常迷人！

亲王 非常迷人。是这样。她有……

安娜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这是凯恩的原话。

亲王 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得好！说得真好！凯恩，我伤害了你，是吧？恳求你，原谅我！你难以想象我有多么后悔。（随意而漫不经心地对安娜）你呀，小妮子，好好照顾他！英国把最珍贵的国宝托付给你了。（对凯恩）你不埋怨我吧？

凯恩 （更加恼怒）算了，算了吧！别再提了。喂，索罗门，你在干什么呢？快去，订两张邮船票。

索罗门 （双手提着手提箱上）三张。

凯恩 为什么要三张？

索罗门 你们俩上台演戏，总要有个提词的吧！

凯恩 （对索罗门及安娜。张开双臂拥抱他们）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真正的朋友。

亲王 （站在远处，准备下场）您呀，凯恩先生，您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凯恩 （向亲王走去）啊，大人，这真是舞台上的绝妙好词。如

果您没有异议，咱们就用这个词做结束吧。

〔凯恩上前与亲王拥抱。

——幕落

附 录

萨特谈“萨特戏剧”*

沈志明 选译

* 米歇尔·孔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把萨特关于戏剧问题的论述和关于其戏剧的谈话汇集成册，题为《一种处境剧》。此附录除一篇选自《处境种种》第九集以外，均选自这个册子。

关 于《苍 蝇》

加利玛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发行《苍蝇》单行本。萨特为分赠报刊的样书撰写了“新书介绍”，全文如下：

悲剧是厄运的镜子。我不认为写自由悲剧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大写的命运只不过是颠倒的自由。俄瑞斯忒斯有犯罪的自由；从犯罪的角度，我描写他为自由所折磨，就像俄狄浦斯备受命运挟制。他在这种铁掌下挣扎，但我不得不让他以杀人告终，让他肩扛凶杀重负，并背负其罪渡到彼岸。因为，自由不是甚么超人类状况的抽象力，而是最荒诞最无情的介入。俄瑞斯忒斯走自己的路，是无法辩解的，是不可辩驳的，是孤独无援的。英雄乎，常人乎，不在乎！

一九四三年四月《苍蝇》预演，萨特在答记者问时避而不谈剧本的政治内容，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他的创作意图。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戏剧报》。

我想探讨与宿命悲剧相对立的自由悲剧，换言之，我这个剧本的主题可概括为：“一个人行了暴力，即使他自己也厌恶这个行为，但他肯承担全部的后果和责任，面对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

显然，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不符合内心自由的原则，某些哲学家，并非微不足道的哲学家，如柏格森[①]，认为这种内心自

①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27），对普鲁斯特等作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由是惟一存在的自由，他们曾想从中寻找摆脱命运的源泉。这类自由始终停留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而我想从一个处境自由的人着手，他不满足于想象中的自由，而不惜采取特殊的行动来获得自由，哪怕这个行动是极其残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使他获得他自己的最终自由。

我采用了古典悲剧的骨架和人物，冒着重复古典悲剧的危险，我要说我的主人公犯下了表面上最不人道的罪行。他的行为是伸张正义者的行为，他为了替父王报仇，杀死了谋害他父亲的篡权者。但，他把惩罚扩大到他的生母——王后身上，把她也杀了，因为她是谋杀父王的原罪同谋。

不能把他的行为和他的感情反应孤立开来，通过这个行为，他恢复了节奏平衡，超越了善与恶的观念。但如果这个行为不是完全彻底的，如果这个行为将导致接受悔恨，——这种感情只是一种后退，因为等于受过去的束缚——那么他的行为仍将毫无结果。

信仰自由的人，思想境界很高，但只有在为他人重建自由之后，只有他的行为导致现存秩序的消亡和恢复原来应有的状况之后，他自己才有处境自由。

短促的戏剧内容要求特别紧凑的、富于戏剧性的情景。如果我的主人公由我杜撰，那么他的行为所引起的恐怖必定无情地把他打入冷宫，所以我借用舞台上已经出名的人物。我没有别的选择。

法国解放时，萨特作了明确的补充，原载《十字街头报》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为什么借用古希腊人的嘴说话？还不是为了在法西斯制度下掩盖自己的思想？

真正的悲剧，即我心里想写的悲剧，是恐怖分子的悲剧：每次恐怖分子在街上暗杀了德国人，立即有五十来个人质被枪杀。

一九四七年《苍蝇》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上演，萨特在六月《果园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一九四〇年我们失败以后，太多的法国人灰心丧气，悔恨交加。我创作了《苍蝇》，我试图表明悔恨不是法国人在我国军事失败之后所应选择的态度。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时间水一般的从我们手中流逝，我们没来得及抓住，仔细看看，以求甚解。但未来却是崭新的，尽管敌军依然占领法国。我们有办法掌握未来，我们在自由地创造一个失败者的未来，或反之，自由人的未来，因为自由的人不会相信一次失败就完蛋，激起世人生活愿望的美好事物没有终结。

今天在德国人面前摆着类似的问题，对德国人来说，我同样认为悔恨是毫无用处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应当从他们的记忆中抹掉过去的错误。不。但是我确信不是靠讨好人的悔恨来获得世界对他们的宽恕，而是要全力以赴地、真心诚意地投入自由和劳动的未来，坚定不移地建设这个未来，在他们中间出现尽可能多的满怀诚意的人。我不奢望这个剧本能指引他们走向这个未来，但我祝愿它能鼓舞他们达到这个未来。

一九四八年《苍蝇》用德语在柏林上演，围绕这次演出组织过一次讨论，其内容以《围绕〈苍蝇〉的讨论》为题，发表在《果园杂志》(1948年第5期)。这里我们只摘译萨特的发言。

整个辩论围绕着这个问题：《苍蝇》一九四三年在巴黎被占领时上演有什么意义？今天在柏林演出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首先围绕悔恨的问题，其次前后

两部分紧密相连，中心议题是：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可能是好的剧本，有价值的剧本，现今是否还有同样的价值，尤其在一九四八年是否还有一定的影响。应当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解释剧本。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很多人非常希望法国人沉溺于悔根。首先纳粹分子就竭力主张如此，贝当[①]和他的新闻界也沆瀣一气。还要说服法国人，要我们自己说服自已，让我们确信我们曾是一些疯子，堕落到了不能再堕落的地步，人民阵线使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精英统统拂袖而去了，等等，不一而足。这场宣传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提高法国人，也不是改造法国人。不是的，其目的是让我们沉溺于懊丧和羞耻，最终使我们无力进行抵抗，满足于我们的懊丧，甚至从中寻找乐趣。这对纳粹分子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

我创作这个剧本是想用我惟一的手段，非常微弱的手段，为把我们从悔恨病中解脱出来，为把我们从耽于懊丧和羞耻中摆脱出来作出微薄的贡献。为此，必须使法国人民重整旗鼓，恢复勇气。那些反对维希政府的人对这个剧本的涵义都心领神会，法国所有奋起反对纳粹统治的人都认为维希政府是堕落的。当时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②]

我创作的第二个动机更多地涉及个人。那个时期存在暗杀纳粹分子的问题，不仅暗杀纳粹分子，而且矛头指向德国占领军所有的成员。参与暗杀的人在干的时候自然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决不会想到什么良心。在他们看来，战争状态高于一切，向一个敌

---

① 贝当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新法兰西》（第 167 页）中写道："你们受痛苦，你们还要受长期的痛苦，因为我们还没有为我们所有的错误付出足够的代价。"

② 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第十二期上，刊登著名作家米歇尔·莱里斯撰写的未署名的文章，题为《俄瑞斯忒斯与国家》，赞扬《苍蝇》。

人扔一颗手榴弹就等于一个战斗行动。但，与之相关却产生另一个问题，属道义上的问题，即所谓人质的问题。德国占领军当时负责执行处决。暗杀三个德国人，就有六个或十个人质被枪决，这在道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这些人质是无辜的，而且应该重申，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反对德国占领军的事情，人质的大部分甚至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开始，人质多半是犹太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公开抵抗，对抵抗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暗杀行为成了极为重要的问题。这类暗杀者应当知道，如果他不自首，人家就随意枪杀法国人。于是他承受第二种形式的悔恨，他必须经得起去自首的危险。应当从这些方面去理解我这个剧本的寓意。

所以当年上演的时候，没有人认为剧本是悲观主义的，相反是乐观主义的。我通过剧本对法国人说：你们用不着悔恨，甚至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谋杀犯的人也不用后悔，你们应当承受你们的行为，即使你们的行为导致了无辜者的死亡。问题也在于：彼时被视为乐观主义的剧本怎么此时在德国受到截然不同的解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怎么在另一个国家出现时竟表达绝望呢？怎么会变成彻底的悲观主义呢？

〔……〕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法国和一九四八年的德国，两种形势自然是非常不相同的，但也不乏共同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为一个过去的错误而苦恼。一九四三年有人千方百计劝法国人只应当朝后看。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真正的法国人应当向前看；决心为未来而奋斗的法国人应当行动起来参加抵抗，不要懊丧，用不着内疚。罪责问题在今日德国也提出来了，当然是纳粹制度的罪责。但这种罪过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所理解的这种罪过总跟纳粹分子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只想到这个过去，

日日夜夜为之苦恼烦闷，这是贫乏的感情，纯粹是消极的。我没有主张应当取消责任感，相反，我说责任心是必要的，但要面向未来。当对懊丧有不同理解时，往往混淆概念，由此对罪过感的内容或认识产生误会。我设想我的罪过，我内心为之十分痛苦，这就导致我怀有所谓悔恨的情感，也许因为后悔了，便可聊以自慰。这一切只不过是被动的，眼睛朝后看，从中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反之，责任感能使人得到别的东西，某种积极的东西，即必要的恢复名誉，导致为有生命的、积极的未来而行动。

我也知道马克思有关民族耻辱的观点，这可能导致他采取革命行动。顺便提醒一下，这一说法，见之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后来他几乎从未再涉及此主题。确切讲，马克思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所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现时的、当今的处境下所产生的耻辱。他的意思根本不能用于过去的处境。他想说，耻辱感随着一定的处境而产生。例如不自限于沮丧，不自限于消沉。

〔……〕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理解俄瑞斯忒斯的案情和他的决定。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剧中的社会背景，我想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归根结底俄瑞斯忒斯只能在争自由和受奴役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看到有人作了选择，看到他选择了自由，在我看来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主要的是他选择了自由。如果他选择了受奴役，那就有问题了，而且事情就严重了。俄瑞斯忒斯最终选择了自由，他决心在解放其人民的同时，获得自身的解放，并且想通过这次解放使自己同人民相结合。如果我们没有确切地理解这一点，大概是由于我们对阿耳戈斯的形势关注得不够。在舞台上，如同在生活中，剧本的这种自由选择始终意味着一次真正的解放，说到

底，主要的是争取解放的意志，这就等于自由被确认了。持有这种看法，我们就可以不接受种种解释，辩证的解释也罢，心理分析的解释也罢，不仅可以不接受，而且可以把它们跟被压迫者的解释归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俄瑞斯忒斯和基督相提并论。在我看来，俄瑞斯忒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但他是一个不愿听凭别人把自己同人民隔绝的人。在人民大众能够和应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时候，他一马当先冲向解放的道路，他第一个用自己的行为向他们指明了道路。当他一旦达到目的，他可以解甲归田，默默无闻地在人民的怀抱里休憩。〔……〕

关于《隔离审讯》

（又译《密室》、《禁锢》、《间隔》、《禁止旁听》、《没有出口》）

该剧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首演。初演期间和以后，萨特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一九六五年在灌制剧本唱片的时候，他录制了一个前言。同年《快报》周刊（10 月 11 - 17 日）登载了详细摘要。全文如下。

当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总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和某些深远的考虑。偶然的原因是，一九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初，我写《隔离审讯》时正好有三个朋友，我想让他们演一个剧，演一个我写的剧。我不想突出任何一个，就是说，想让他们始终一起呆在舞台上。因为我心想，如果有一个人走了，他会觉得其他两个在他不在的时候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总之，我想让他们呆在一起。我琢磨如何使三个人在一起，不让其中任何一个离开，自始至终待在舞台上，永不散伙。

于是我想出把他们放到地狱里，使他们每个人都是其他两个的刽子手。这就是偶然的原因。

我应当补充一句，后来这三个朋友并没有演这出戏，如同你们所知，是由维托尔、塔尼娅·巴拉绍瓦和加比·西尔薇娅演出的。

但是当时有更为普遍的考虑，我想通过这个剧本表达另外的思想，不仅仅是偶然的机会提供我说一般的话。我想说：地狱即他人。但是“地狱即他人”一直被曲解。人们以为我想说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的，关系始终恶劣的。然而我想说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跟他人的关系起了疙瘩，变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为什么？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上他人最为重要。当我们捉摸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所用的其实是他人对我们的认识，我们运用他人掌握的手段，运用他人判断我们的手段来判断自己。不管我对自己怎么想，反正他人的判断已经进入我的脑海，不管我感觉自己怎么样，反正他人对我的感觉已经在我身上扎根。这就是说，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于是我当然犹如处在地狱里。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跟他人有其他的关系，这只不过表明所有其他人对我们每个人说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人跟我们是不相同的，你们在《隔离审讯》中听到的三个人跟我们没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是活人，他们是死人。当然，这里“死人”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我想指出的是，确实有很多人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但是根本不想改变。这样的人如同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可能冲破框框，超越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定见和他们的习惯，因而他们常常是他人对自身定见的受害者。由此清楚地

看出他们是懦夫或坏人。一旦他们当上了懦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正因如此，他们是死人，或者说他们是活死人。这是一种说法，意思是指那些老是苦恼于他人的定见，受人摆布，而不想改变现状的人。我这是极而言之，因为我们是活人，我想通过荒诞的形式指明自由对我们的重要性，即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到底，他们自愿入地狱。

综上所述，跟他人的关系，禁锢和自由，通向彼岸的自由，这就是该剧的三个题材。我希望当你们听到剧中人说：地狱即他人，你们能想起上述的论点。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当一九四四年这个剧本首次上演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非常罕见的幸福，对于剧作家来讲非同寻常的幸福，那就是这三个人物，加上地狱侍者，由上述三个演员和绍法扮演，真是让他们演活了。从此我一想起剧中的人物，维托尔、加比·西尔薇娅、塔尼娅·巴拉绍瓦和绍法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这个剧由别的演员重演了。我想特别指出我看过克里斯蒂亚娜·勒尼埃的演出，她把伊奈司演得活灵活现。

关于《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该剧首演前，萨特向记者发表了讲话，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战斗报》。

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处境以及置身于这种处境中的人的反应。我曾一度想把这个剧确定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出的问题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许多人："我如何经得住拷打？"对这个

全球性的问题，他们的父辈是不用操心的。这正是剧中一个人物所注意到的，他的父亲被认为是英雄，因为被打死了，但也许会在酷刑下屈服。

由于我认为现代剧应当写当代题材，今天我不会重写像《苍蝇》这样的剧本。我选择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为背景，想着重表现在刽子手和他的受害者之间最后产生的这种内心深处的默契，这已超越了原则的冲突。民团的头头需要使抵抗运动分子屈服，迫使他们像他那样贪生怕死，这是惟一能使他聊以自慰的东西。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五日《青年自由手册》第一期上刊登了萨特对该剧的评价。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剧本。总的来讲，我处理的这个主题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受害者的命运完全是预先决定了的，谁都不会设想他们会招供，因此没有悬念，这是今天人们常用的词儿。我把命运早已确定无疑的人物搬上了舞台。一般在戏剧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忍受，二是逃脱。而此剧的牌都亮在桌面上了。这出戏太凄惨，缺少出其不意。最好把它写成小说或拍摄成电影。

关于《恭顺的妓女》

该剧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首演。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美国公演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同年萨特为美国出版的同名译本写了一篇序言，全文如下。

当我请人上演这个剧本的时候，有人说我以怨报德，辜负了美国人的盛情，说我是反美分子。我不是反美分子，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反对种族主义，因为我知道种族主义意味着什么。我的美国朋友——在接待我的人中所有我喜爱的朋友

——也都反对种族主义。我确信我没有写过使他们不高兴的或者暴露出我忘恩负义的东西。

有人说我光挑别人的毛病，看不到自己的瑕疵，所谓严于责人，宽于律己。确实，我们法国人有殖民地，我们的行为有待改进。但是涉及到压迫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严人宽己了，应当揭露任何地方出现的非正义。

作家在世界上干不出大事，他只能说说他的见闻。我谴责过反犹太主义。今天在这个剧本中谴责种族主义，明天我要在我的杂志上搞一个专辑谴责殖民主义。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有多么重要或能改变什么，甚至不认为我的作品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朋友。随他去吧，我做作家该做的工作。

在我面前放着有关的材料。我很高兴"一年两次出版社"[①]的读者将能判断我是否想侮辱美国，还是我仅仅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了一个概括，况且这种关系不是美国独家所专有。

正当莫斯科的《真理报》强烈指责我是美国宣传的代理人，而在纽约则有人指责我搞反美主义，这岂非咄咄怪事。但是发生这样的怪事，无非说明一点：要么我拙劣透顶，要么我走在阳关道上。

关　于《脏　手》

该剧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首次上演，预演时萨特接待了各报记者的采访。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由射手报》报道了他的

① 这篇序言曾转载在纪念"一年两次出版社"成立十周年的专辑上，专辑的题目是：《艺术与行动》。

谈话。

萨特：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两个剧名之间：《情杀罪》或《脏手》）。《脏手》……我有时担心这个剧名会引起带倾向性的解释，因为把剧情确定在左派阶层。但最终还是保留了这个剧名，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剧，不带任何程度的政治色彩……

——但可以说是外国政治吗？

萨特：确切说是印证政治的。如果要为该剧题词，可以引用圣鞠斯特的这句话："没有人无辜执政。"[1] 换言之，搞政治的人（不管搞什么政治），没有不弄脏手的，没有不被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的。

——为什么选择剧情发生在一个极左的党里？

萨特：出于同情他们，因为我对他们比较熟悉，还因为在保守党里或在反动的党里不存在，或不尖锐地存在"目的"与"手段"这种复杂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战斗报》报道了萨特在预演前接待记者的谈话。

——您赞成理想主义和清白吗？

萨特：绝不。我不表态。一个好的剧本应当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希腊悲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理，同时大家都没有理，为此他们互相残杀，他们的死亡也就是悲剧的高峰。况且雨果出狱以后，发现以前促使他杀害贺德雷的人只是出于策略上的理由，他们现在执行的正是贺德雷提出的方针。他醒悟到自己

[1] 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政治家。他的原话是："人们不能无辜地统治。"这是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审判路易十六时说的话，他还说："凡是国王都是背叛者和篡权者。"

毫无意义地杀害了贺德雷，他的行动只是跟自己作对，所以他情愿让人打死。

——您所描写的情境几乎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里都发生过。工人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抵抗运动的范围内，应不应该跟资产阶级政党合作？

萨特：确实如此。但问题更为广泛。这正是列宁首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过的问题。战前社会党也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人民阵线使社会党执政。

——您的剧本没有影射戴高乐主义吗？

萨特：没有。所有的剧情全部确定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我再说一遍，我只关心一点：一个革命者能否以效果的名义冒损害理想的风险？他是否有权"弄脏自己的手"？

弗朗西斯·尚松写的《萨特言行》（1955）中引用了萨特关于《脏手》的一段谈话。

我的学生或朋友中有一些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现今二十五岁，我首先希望他们从雨果动摇不定的态度中找到某些他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我对雨果这个人物从来没有好感，始终不认为他是对的，而贺德雷是错的。但是我想在他身上体现某些青年的烦恼，尽管这些青年人具有地道的共产主义者的义愤，但不能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受的是自由化教育。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错了或他们对了，否则我就会写成一个主题剧。我只不过描绘了他们。但是在我看来只有贺德雷的态度是健康的。

根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脏手》一剧自上演以来，在巴黎演出了六百二十五场，在外省演出三百场，在国外也有数量很多的演出。其间，萨特看到他的剧本在违背他的意愿下被利用成冷战的工具而非常不快，所以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决定凡是没有得到所在国共产党同

意，一律不许上演《脏手》。一九六二年以后，萨特才同意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和捷克上演。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萨特会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应他的要求谈了有关《脏手》的问题，现节译如下。

卡鲁索：首先我想问问您当年刚写完《脏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在该剧公开上演之前的想法。然后请您谈谈得知观众和批评界的反应之后的想法。最后，十六年之后的今天，您对这个剧的看法……

萨特：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一个戏剧作品跟其他作品，例如小说相比，不那么取决于作者本人，往往发生出乎他意料的情况。确实，彩排的那天和上演之后，观众和作者之间就产生某种距离，造成了剧本的某种客观现实，而且经常出乎作者的意料和违背他的意愿……也有这种情形，观众——尤其是有倾向性的观众，他们对一时的影响很敏感——来看戏的时候抱着某种目的，而恰恰是这些目的使他们不能深刻理解剧本。

卡鲁索：观众抱有某种成见或抱着某种期望，这当然是难以避免的。

萨特：另外，客观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个时候，由于当时的形势，剧本得承受观众所赋予的某种客观意义。毫无办法，整个法国资产阶级为《脏手》叫好，而共产党人加以抨击，这说明客观上产生了某种效果，就是说剧本客观上成为反共的了，而作者的意图却不算一回事。那么现在我想干什么？想试验一下，因为我们处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剧本的客观性。总之，如黑格尔所说，我对该剧有我主观的信念，有我自己的观点，在接受都灵的斯塔比尔剧团公演该剧之前，我力图重新检查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有了一点改变，但基本上跟原来相同，我继续认为，主观上，即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反共的作品，

恰恰相反，这至少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品。但是如果这个剧本在都灵上演后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反共的作品，如果我跟左派力量之间的协议不能阻止右派报界和资产阶级继续说剧本是反共的，那么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脏手》永远不再上演。正因为如此，我非常重视斯塔比尔剧团的尝试，如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试验。

卡鲁索：您预料会怎么样？一九四八年您认为没有创作反共剧本。您现在的信念跟过去是否一致？或者，剧本的客观意义是否仍旧相同？

萨特：恰好不相同。我的观点基本没有变，也许现在我赋予剧作另一层意义，甚至另一种实际价值。请您记住，当年主要的误会在于剧中的政治暗杀被看作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常规。譬如可以理解为，如果多列士跟党内一个同志发生意见分歧，他就会用暗杀的方式把对方清除掉。其实很明显，作品的涵义完全不在这里。在地下武装抵抗的某个时期——举全国解放战线为例吧——出现了一些情况，非得把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不可，因为反对派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情形在法国抵抗运动时期确实出现过，当然不只是在共产党内部。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措施。总之，用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甚至集中制的政党所用的手段，来跟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行地下武装斗争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完全是两码事。而恰恰政治凶杀突出表明了这是"左派"的剧本；尽管正面人物贺德雷在某个时候说过："我不反对政治凶杀；在形势所迫时，政治凶杀总是会发生的。"[①] 换言之，左派政党把政治凶杀作为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手段和典型的行动，而

① 贺德雷的原话："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见第四幕第三场）

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左派政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这就好比你描写抵抗运动时的一个破坏活动，便有人来问你："你认为搞破坏活动的是共产党人吗?"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反对在工厂里搞破坏，认为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

他们（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搞破坏是错误的方法，因为这是个体行动。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反对政治暗杀，甚至在斗争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反对。但是在抵抗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抵抗运动分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出于无奈搞政治暗杀；谁都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敌方也发生过著名的政治暗杀。

卡鲁索：这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中按时间的顺序指出：最初资产阶级报刊感到为该剧捧场不大有把握，等着共产党人的反应，只是在共产党人大肆抨击之后，资产阶级报刊才拚命叫好。

萨特：确实是这样，共产党人先产生误会。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深远的原因，另一个是偶然的原因。深远的原因，就是所谓斯大林主义。那个时代，持批评态度的"同路人"是不能见容于共产党的。唯唯喏喏的同路人可以容忍，持批评态度的同路人却被视为敌人。而您知道我以前是——现在仍旧是——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同路人。况且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应当把纪律和批评结合起来，这是矛盾的，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使两者协调一致。没有纪律的批评不行，缺乏基本赞同态度的批评不行，但没有批评的赞同也不行（可以存在不持批评的赞同，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任务）。知识分子恰恰应以自身特性的名义，从客观进程出发，对他所见的事情作出客观的反应，他有责任阐述己见。

卡鲁索：那么偶然的原因呢？

萨特：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尽管不太严重，就是组织革命民主联盟[①]，即我参加的一个左派组织（但后来是我出于左的理由使该组织瓦解了）。总之，我们在受到党的排斥以后，决意成立一个自治的左派组织，站在党的一边。我们犯了错误，我在论述梅劳·庞蒂[②] 的文章（《梅劳·庞蒂还活着》）中已经讲过：首先，即使我们成功了，我们也只能吸引一些接近共产党人的支持者，因此减少了可能参加共产党的人。〔……〕其次，在这个组织的内部有些人想利用这个组织达到个人往上爬的目的。《脏手》上演的时候，该组织早已成立了，该剧不可避免地被认为带有革命民主联盟的标记，因此成为反共的了。

卡鲁索：您说雨果不值得同情，他自始至终是错误的。但左派观众不会谴责雨果最后的举动（自杀身亡），不能接受党内同志的论点。社会实践和政治现实主义有自身的需求：面向未来而不反顾过去。谁都不会赞成篡改档案和歪曲历史的意义。

萨特：当然。这无疑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人敌视《脏手》的原因。我的剧本确实没有卫道的意图，就算持批评态度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吧。恰恰是这种批评，矛头指向了其时盛行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篡改历史是斯大林主义一贯的手法。例如，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无论什么审判都把被告的老账统统抖搂出来，即使

---

① 革命民主联盟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初。《脏手》的首场演出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② 梅劳·庞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曾参加领导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一九五五年跟萨特产生意见分歧，脱离《现代》，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突然去世。萨特为旧友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登在《现代》上（1961 年 10 月），以示悼念。

涉及非常有名的共产党人。谁在某一点上不忠，必定被视为叛徒。今天不是这样了，但当时是的。比如，由于某些教条主义的原则，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辩证理性，某人没能成为革命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他不再革命了。但，他一旦不再革命，他就从来没有革过命，这便是斯大林主义原则。更有甚者，老账一直翻到被告的娘胎；通过篡改一切，"了解到"此人一贯反革命。正是反抗篡改历史，雨果最后的辩词言之凿凿。他言之有理呀，但另一方面，同时存在社会实践的需求，即路易及其同志们不可能在恢复贺德雷政策的同时宣称贺德雷曾经是条狗。充其量他们可以说，在应该采取新策略时出了差错。

至于暗杀，请注意。贺德雷本人同意不让人家认为是政治暗杀。他断气时说："我跟小妞睡觉了。"这是胡说，但一箭双雕，既救了雨果又保住了党的团结。贺德雷也想避免党内分裂，就是说，为了消除一个危险的叛徒，一部分人赞成暗杀，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

〔……〕

卡鲁索：……贺德雷几乎成了理想人物的化身，对这样的革命者观众赞赏备至。他是正面人物，但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整个悲剧都在雨果身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雨果身上，通过雨果的眼睛来观察剧中发生的事情。

萨特：确实是的，但尽管如此，剧本的意义并不符合雨果的命运。我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辩证地考察当时社会实践的需求问题。您知道，在我们法国，有过跟贺德雷类似的情形，即多里奥事件，虽说最后并未以暗杀告终。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对的，而党从此奠定了人民

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的需要。

还有一点我想着重说明：我对雨果的态度深为谅解，但你要是认为我通过他体现我自己那就错了。而贺德雷却是我的化身，当然是理想的化身，不要以为我自认为是贺德雷，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在感情上更多地接近他。如果我是一个革命者，贺德雷是我仿效的榜样，因此我是贺德雷，哪怕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如此。

卡鲁索：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您也是雨果。

萨特：不。雨果是我的学生，或更确切地讲，是我从前的学生的化身。这些小伙子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要想加入共产党真是困难重重，因为他们受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面前的党非但不能帮助他们，而且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要么利用他们的缺点，使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要么排斥他们，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实在难以忍受。既然如此，我想表现青年知识分子的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存在种种缺点，但人们总还能帮助他们超越他们所处的阶段，因为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可能的），但是他们正处在革命辩证法客观发展的阶段，以致对他们来讲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可能性。雨果得到我的同情，只是指的这层意思：贺德雷本来可能使他成为有作为的人。但我有意安排了捷西卡-贺德雷的场面，显而易见，如果不发生这个事件（偶然事件），雨果本来可能放弃他承担的任务，而不打死贺德雷；如果贺德雷把雨果争取过来了，雨果很可能留下来继续当他的秘书，受到他的培养，他好歹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但雨果是受路易和像路易这样的人招引入党的，就是说，路易的教条主义也许实际上并非是一种极左的教条主义，却被雨果理解成"极左的"了。

卡鲁索：总之，这是跟雨果的理想主义很吻合的一种教条主义。

萨特：自然是的。回过头再谈谈《脏手》被误解的原因。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比其他原因更为客观。如果在一个悲剧性的情境中，一个年轻人（缪塞式的年轻人）跟一些成熟的人打交道，艰难地搏斗着，观众自然倾向年轻人。

有一个右派批评家，让-雅克·戈蒂埃，把雨果比作哈姆莱特式的人物。我认为，这不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看《哈姆莱特》的时候，确实同情主人公，因为他年轻，因为他陷入困境，等等。然而哈姆莱特错了，剧本的结局说明他错了：他本应该下决心杀掉篡权者，不应自找麻烦，搞那么多纠纷。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观众跟着他一起难受，我们不无同情地谅解他的处境，即使他错了。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哈姆莱特的优柔寡断使人厌烦，哈姆莱特看问题过于简单化，或诸如此类的意见。人们接受他的现状，他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我们进入了他的角色。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资产阶级正是以这种方式看待《脏手》的。另外，不应当忘记雨果是出自他们阶层的人。结果怎么样？他来自他们的阶层，对左派失望，又不能脱逃，只能一死了之。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资产阶级对《脏手》的“宣传”。资产阶级一般都有这种看法，就像有的父亲对儿子说：“想当初我也是革命者呢，我是过来人了。”此类事情不一而足。他们看着戏，交头接耳说：“这个小伙子到这些人中间来干什么呢？”

〔……〕

雨果拒绝谎言是很彻底的。至于我，我认为在社会实践的需求所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谎言。但谎言不应该受到谴责，当然不应该先验地受到赞同（例如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家搞的那一套），但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出现谎言，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贺德雷说：“谎言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我只在必要时使用一下而已。”[1] 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没有忘记，不管怎样我们应当为摆脱谎言而斗争，应当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反对谎言，但是我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彻底否定说谎的必要性。当雨果说不应对同志说谎，这句话本身就受到资产阶级观众的藐视，因为资产阶级持着唯心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过说谎，同时却宣称不应当说谎。雨果这个人物，他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在他看来，对人说谎本身就意味着侮辱人。而贺德雷，他尽一切可能说真话，他本质上不是说谎的人，但是当谎言和暗杀成为社会实践的需求时，他却毫不犹豫。顺便说一句，今年五月我将在罗马的格拉姆奇学院举行的讨论会上从哲学角度讲这个问题。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道德与社会实践》。我将试图解释道德在什么意义上脱离社会实践就不复存在。道德无非是社会实践所需要的某种自我控制，但始终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所以道德建立在不断被超越的价值标准上，因为价值标准是根据先前的社会实践制定的。贺德雷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

关于《魔鬼与上帝》

萨特用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首演时的一段谈话作为该剧的内容提要，印在加利玛出版社的白皮版封皮的背面。

这部剧本可以看作《脏手》的补充、续集，尽管剧情发生在

---

[1] 原话是：“假话不是我创造发明的：它是在人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产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继承了这东西。”（见第五幕第三场）

四百年以前。我试图描写跟他同时代的群众格格不入的一个人物，如同《脏手》的主人公，资产阶级的年轻人雨果，他们俩对此都万分痛苦。这次痛苦的程度更深。由皮埃尔·布拉瑟尔扮演的主人公格茨痛苦异常，因为他是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他同时遭到两方面的唾弃。问题是如何使他抛弃右倾的无政府主义，去参加农民战争。我想把我的人物格茨描写成一个自由射手式的人物，作恶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以为大大摧毁了世界，其实什么也没有摧毁；他既没有摧毁社会，也没有动摇社会的基础，他毁灭的是人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到头来为王侯们所利用，对此他极为恼火。在第二部分他千方百计要行善，行绝对纯的善，这也毫无意义。他把土地分给农民，但馈赠引起了战争，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土地被夺了回去。因此，绝对作恶或绝对行善的结果只是毁灭生灵。整个剧本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人与绝对的关系。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发行量极大的周刊《星期六晚报》登载了萨特答记者问的摘要，题为《魔鬼和上帝是一码事……而我，我选择世人》，现摘译如下。

萨特：格茨先作恶，然后靠掷骰子决定行善，前后的态度同样毅然决然。但实际上，他作弊了：作选择的是他，而不是上帝。同样，最后为了救一个女人，他吁请上帝毁他的身体，他再一次作弊。整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出现不了的奇迹。

——*所以格茨作弊。*

萨特：格茨之所以作弊，因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系列的事件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他行善或作恶，结果都一样，同样以惨败告终。为什么？因为行善也罢，作恶也罢，他的行为总跟上帝有关而与世人无关。他起先肆虐，以示向上帝挑

战，结果农民深受他抢劫之害；之后，他停止作恶，顺从上帝，但同样使农民遭受不幸，因为他拒绝组织他们造反。另外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遵守天命，结果一步步毁掉了自己的人格。相信上帝的人只是一个可怜虫：非得撞到南墙方肯回头。格茨选择行善，结果毁了自己，落到痴愚的地步。

——落到痴愚的地步了吗？使人沮丧的结论。

萨特：就差变成痴子了，幸亏有最后一幕。我们曾经两度陷入死胡同：上帝毁人不亚于魔鬼。于是格茨面临更彻底的选择：他判断上帝不存在，这是格茨信仰的转变，他开始皈依人。在抛弃绝对的伦理之后，他发现了历史的伦理、人类的伦理和具体的伦理。他起先酷爱暴力以便对抗上帝，后来摒弃暴力以便讨好上帝。现在他懂得有时应该强暴，有时应该平和。从此他跟兄弟们为伍，参加农民的造反。在魔鬼与上帝之间，他选择了人。

——这样，您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您的《伦理学》已经预告八年了，《自由之路》未来的结局在这里已见端倪了吗？《脏手》的中心是行动问题，并没有解决……

萨特：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我所同情的是活动家贺德雷，而不是雨果。雨果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他不懂具体行动的必要性。格茨是转变了的雨果。

——因此，您的人物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应当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萨特：当然喽。但是这些态度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是模糊的，这一点必须明确，由于十六世纪的特殊情况，而且我决意尊重当时这种特殊情况，突出的是所有的人物都在宗教的气氛中活动。格茨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自由之路：他从笃信上帝到无神论，从抽象的伦理，不着边际的伦理到具体的介入。他身旁的另

一个人物，纳斯蒂，可能成为革命者，但因为他生活在十六世纪，他带着宗教的色彩，所以他自称先知；如果在别的时代，他可能创建一个政党 。

当我研究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我感到震惊的是，当时产生宗教异端的关键归根结底无不来自社会的贫困，但这种异端是通过那个时代固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清洁派，再浸礼教派，基督教教派等等。总是由一个被压迫的集团千方百计以宗教的形式阐明自己的思想，因为时代要求如此。

——所以如果搬到今天，格茨和纳斯蒂的对立便成了冒险家和活动家的对立了。

萨特：格茨是一个冒险家，他的失败永远不能使他成为一个活动家，但是能够跟活动家结成生死同盟。格茨和纳斯蒂终于经过双重失败之后和解了：活动家懂得了冒险的意义，并明白他也可能失误；冒险家意识到他实际上只做了保存旧秩序的事情。格茨的失败带有强制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譬如他决定分土地给农民，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的行动完全是个人的行动，脱离整个具体形势。而只有把握全局才能解决问题。

——围绕格茨-纳斯蒂……

萨特：在他的周围首先有教士海因里希，格茨使人感到这个剧本是乐观的，而海因里希使剧本显得阴森森。我们的神甫往往认为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纯洁。今天我们知道，有时形势可以恶化到直接影响人的心灵。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形势：海因里希是十六世纪的一个穷教士，他被教会抚养成人，成为教会的人。他笃信上帝，对教会一片忠心。然而鉴于十六世纪沃尔姆地区教会的情况，他陷入了死胡同：如果他倾向穷人，他便背叛教会；如果他倾向教会，他便背叛穷人。说他身上存在着矛盾还不够，他本身就是矛盾。对他来说，问题绝对无法解决，因为

他已经无可挽回地踏上了歧途。于是，出于憎恨自己，他选择充当恶人，必将面临绝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观察家》杂志刊登了萨特的一段谈话。

格茨发觉上帝完全无动于衷，上帝听凭他行动，从来不显灵。所以当失去信仰的海因里希给他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不得不断定上帝不存在。于是他恍然大悟，转向人生。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但在最后一幕格茨接受了相对的和有限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适应人类的命运：他用历史代替了绝对。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费加罗文学专刊》发表萨特在该剧首演后不久的答记者问，现节译如下。

——上演两星期之后，现在观众的反应如何？

萨特：嗐！有一种没有预料到的反应，这种反应每天晚上都出现。格茨计划屠杀沃尔姆居民之前对大主教的使节说："我要杀掉他们，这是我的本分；大主教要宽恕他们，这是他的本分。"这里我感到他的话带有黑色幽默，大主教为被屠杀的人祝福。但是观众听不见这句话，因为在这之前观众已经笑开了。为什么笑？因为格茨说："我是军人，所以我杀人。"而这句话从十六世纪雇佣兵的嘴里吐出来是非常自然的，我根本无意影射当代的军人，朝鲜的军人或别地方的军人，对军人的看法，我的头脑还不至于那么简单吧。

——是否观众带有某些偏见？

萨特：大概是吧。第一天的演出并没有受到批评界的影响，但全场已经惊慌了。格茨自刺五伤的那场戏。当他对着十字架上

的基督吆喝的时候，观众担心他是否要砸基督受难像。如科克托① 所说的，人们不知道我“到底会走多远”。今天，这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观众，其中有许多外国人，一些文艺界的名流，一些心怀戒备的人，还有一些大学生。有一点是肯定的，演出时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咳嗽，没有人擤鼻涕，这表明观众注意力集中，他们来这里，心想戏中有些名堂要搞搞清楚。我不太喜欢这种关注，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但他们毕竟不像批评家，批评家脑子里想的是作者，自认为有责任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剧本有什么价值?”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是“带黑格尔色彩的尼采主义”的东西。我所喜欢的观众，是像这样一位妇人，她看完戏出来说：“即使格茨行善成功了，难道他能继续行善吗?”我希望观众只注视一个人未知的命运，只提这样的问题：“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一幕的问题在于：他将作恶吗？第二、三幕的问题是：他将行善吗？事实上，第一幕是主菜前的小吃。第二幕的三场戏(即第四、五、六场）是展开部分，这里的戏比较弱，我有意这么安排的，观众可听可不听。剧情的关键在第七场，然后第十场格茨和海因里希对话，戏达到高峰。我希望观众把全部注意力留给第八到第十一场。

〔……〕

——*您确信上帝不存在吗?*

萨特：我坚信。

——*坚信，还是肯定?*

萨特：肯定。我出身在一个半耶稣教、半天主教的家庭。面对两教的争议，从十一岁开始，我的信念已经确定。在这个基础

① 冉·科克托（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上进行了一些思考，最后肯定不疑。

我可以向您证明上帝不存在，但这是哲学推理，会把话题扯远了。

格茨终于明白了他跟上帝没有关系，而应该跟农民或穷乡绅在一起，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关于《涅克拉索夫》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该剧首演，六月七日《战斗报》刊登萨特在预演时的谈话节录。

萨特：我的意图是把《涅克拉索夫》写成一个讽刺剧。首先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形式论述当今的社会，其次因为在法国存在一种潜在的审查，扼杀这类戏剧。我知道马塞尔·帕尼奥尔写过一出很好的戏《多巴斯》[1]，但我指的是触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讽刺剧。在古代希腊，讽刺作品很有作用，但是今天就不行了。从人们对《涅克拉索夫》排演的初步反应来看，我发觉讽刺戏剧很难站住脚。

——有人说您的剧本是针对报界的，是吗？

萨特：不是针对报界，而是针对某些报刊以及这些报刊所采用的反共伎俩。有人说我有意影射皮埃尔·拉扎雷夫。这真是莫须有，因为我不认为所有的晚报都是反共的。误解来自：（一）为了便于舞台演出，我选择了一家晚报；（二）原先被确定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路易·德·菲内斯是矮个儿，正好皮埃尔·拉扎雷夫也是矮个儿。说实话，尽管我认为讽刺剧可以采用真人真姓，

---

① 马塞尔·帕尼奥尔（1895—1974），法国作家和戏剧家。《多巴斯》写于一九二八年。

但我无意针对某些个人。

——您谈到讽刺剧时特别提到《多巴斯》，但还有马塞尔·埃梅写的《别人的头》[1] 呢？

萨特：确实，但根本区别在于，《别人的头》针对某个司法机构，这个机构出于尊严没有作出反应，而《涅克拉索夫》矛头指向社会的一个不可触及的部分。何以见得？一部分报刊还不知道我的剧名，还没有被擦伤一点皮肉，就已经大叫大嚷了！这样的反应继续下去，我对我的剧本能否找到观众完全没有把握。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人道报》刊登萨特的一次谈话，题为《通过我的新剧本揭露反共报刊的伎俩，我要对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一分作家的贡献》。

萨特：其实《涅克拉索夫》应该称作"闹剧性讽刺剧"，我的目的在于讽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口头表达形式中，戏剧最适合讽刺的形式。不幸，讽刺作品已经过时。我想到古希腊，那时候讽刺作品起着调节的作用，后来退化为活报剧，而且一般颇为反动。讽刺剧的形式当时相当松散，由于讽喻当今事件，显得生动活泼，请见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由此我想结合我们对剧本创作的口味恢复讽刺剧的传统。您知道《涅克拉索夫》的主题吧，一个骗子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在地区选举的前夕向"大报界"透露耸人听闻的秘密。这是一个夸张的事实，我想说，具有典型性的事实。看到涅克拉索夫，人们可以想到马祖索夫，这个美国法庭上臭名远扬的（反共）原告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闹剧人物，如果他不招致别人坐牢的话。当然这类剧本会引起某些反应。"右"的讽刺作品总是被容忍的，"左"的讽刺作品是否

[1] 马塞尔·埃梅（1902—1967），法国作家。《别人的头》写于一九五二年。

也能被容忍，我们将拭目以待。

——您的剧本还没有问世，就已经引起骚动，不是吗？有些人是否惟恐天下不乱？

萨特：《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文章说这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人”的剧作。《费加罗报》忘记了希腊文的含义。“暗藏”者，掩盖也。然而我丝毫不掩盖我的意图：我想通过《涅克拉索夫》指出报刊的反共宣传运动可能造成的危害。甚至还没有看我的剧本就号召用流言蜚语大肆反对，这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这可不是“夸张事实”，而是歪曲事实了，但《费加罗报》的手段仍旧很有代表性。您的目的……

萨特：我要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一分作家的贡献。我们在维也纳许下了诺言[①]，应该实践我们的诺言。正当缓和得以强调的时候，正当宣布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时候，阻挡我们希望，阻挡我们行动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正是这类使事情恶化的报刊。我决意把这种报刊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读者中善良的人擦亮眼睛。这个剧有一点消极，但此时此地，戏剧从消极方面，即运用讽刺，大概更为有益。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消极作用”。您大概不反对使用“揭穿骗局”这个词吧。

萨特：绝对不反对。确实是揭穿骗局。这个剧本标志着我不再采用传奇而直接涉及社会现实的意愿。在《魔鬼与上帝》中我已深深涉及社会现实，但通过传奇。现在我要直抒胸臆。应当承

---

① 萨特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参加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维也纳举行的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代表大会。

认，我想论述的主题和巴黎戏剧界目前的观众之间存在着距离。总之，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演这类剧本是件荒唐的事情。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人道报》星期增刊发表萨特对首演后引起的反应的谈话。

萨特：我注意到了某些观众的失望情绪，因为他们感到剧本不够凶狠，但是我的意图恰恰是不使我的人物全盘阴暗：希比洛不完全是一个出卖灵魂的记者。他也是受骗上当的，是他报纸所维护的思想的牺牲品。巴洛丹酷爱他的职业：新闻报道。涅克拉索夫，这个个人主义的骗子，逍遥取乐，自以为暗中操纵，而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整个制度的一颗小齿轮，跟其他人一样，最后不得不妥协，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作用。制度、机构决定着人。我描写的人物，着重表现他们受害于某个处境，而不着眼塑造他们的性格。如果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他们很可能不一样。所以左派的讽刺应该是针对制度的讽刺，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讽刺。

——马塞尔·埃梅的《别人的头》属于后一类吧？

萨特：是后一类的范例。这是一出相当辛辣的讽刺剧，但并没有遭到围攻，因为他的剧本只针对某些个人或某个团体，他们是一些法官，染上了职业恶癖，变坏了，但整个司法，一个阶级的司法并没有遭到非难。如果他的剧本所表现的法官并不比平常人坏，只是迫不得已干了卑鄙的勾当，表明这是执行制度的必然结果，是雇用他们的阶级迫使他们干的，那么必定引起哗然。诚然，马塞尔·埃梅的作品已经开始抨击社会，但批评得不彻底：似乎只要找到好的法官，司法机构将会好起来。《涅克拉索夫》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笔下的记者不是坏人，坏的是他们所服务的事业。

——有人责怪您给德米多夫"抹黑"。

萨特：但他并不让人讨厌呀！这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写了一些不诚实的文章，人家多少给了他一些钱。但从此他被抛弃，没有生活来源，眼睁睁等着饿死，因冷战而穷途潦倒。我企图在他身上表现一个没有前途的人物，滑向越来越无能为力的境地。

——与此相反，有的批评家认为第七场景很有"建树"，从进步女记者身上发现一个"贞德"，一个主保圣人式的女英雄。

萨特：没有比这更使我吃惊的了，她没有多少戏呀，她没有作出什么了不起的英雄行为或冒险行动呀！〔……〕

今天的戏剧，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一天我在一所平民大学作了关于戏剧的报告，我问听众对他们最近看的戏有什么想法。回答是，他们没有看戏，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剧院。巴黎很能反映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住在市中心，把工人推到郊外。剧院离工人的住处很远，票价昂贵。全国人民剧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受到官方条款的束缚。戏剧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只能表现一些有限的、被容忍的主题，即一些轻松的、不痛不痒的剧本，十九世纪末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戏剧，有时相当泼辣。那个时代，资产阶级还没有感到直接受到威胁。现在连写真正的爱情的剧本也没有了，因为这样的主题涉及问题太多。

人们对待爱情不严肃，不深谈爱情的问题。皮兰德娄① 写过一些新鲜的题材，相当尖锐。现在连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因此可以说戏剧出现了危机：有才华的作家出于成名的考虑不得不把创作的主题塞到适合要求的铸模里。

①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作家。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五日《青年自由手册》第一期上刊登萨特对《涅克拉索夫》的评价。

这是一个半失败的剧本。本应当以报纸为中心，而不应当以骗子为中心，骗子本身没有意思，最好使他陷入报界的运转齿轮里。当然，批评界认为这个剧本不好不只是这个原因。我抨击了报界，报界进行了反击。

关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该剧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首演后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同年《人民戏剧》第四期刊登了萨特关于该剧的谈话，现摘译如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剧本，您为什么把剧情安排在德国？*

萨特：首先，因为我非常希望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而如果我正面触及暴力问题，照目前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我的剧本将遭“失败”，或演出将受到禁止，而是上演以前自我审查就会起作用，我会连排戏的导演都找不到：这样倒不至于有人起哄，因为剧本被扼杀了。

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尽管我们不是德国人，尽管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在纳粹主义时期的问题，但德国人和我们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当年我们同他们对峙的局面正好是今天阿尔及利亚人同我们对峙的局面。

如果我的剧本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希望观众的第一个

反应是谴责舞台上出现的人物，这些人跟当年在代索塞街[1] 活动的人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希望观众慢慢感到不舒服，最后认识到这些德国人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观众自己。讲得雅一点，戏剧海市蜃楼慢慢消失，显露出背后的真情。

这符合我心目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妨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戏剧海市蜃楼消散，这是我采用的譬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成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

〔……〕

我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想说明的是，在一个正向暴力社会演变的社会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折磨别人的危险。这一点，我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观众是明白的，没有一个观众按表面的现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国，没有一个观众认为我真的想讲一个前德国兵在一九五九年的情况。在这个德国的背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尔及利亚，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批评家。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新法兰西报》刊登了萨特的一次讲话。

剧本讲的是德国一个大企业主家族，这个家族在威廉二世时获得爵位，拥有巨大的船厂和船队。当这一家之主继承这份家业的时候，企业经理和产业主还是同一个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冯·格拉赫认为这是贱民篡权。他是一个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的

---

[1] 代索塞街，德军占领期间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所在地。

人。但是客观上，希特勒主义寻找海外市场，所以尽管他对希特勒主义有所保留，他仍然采取合作态度。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矛盾正是格拉赫灵魂的核心！他不可能接受希特勒主义：他所受的教育导致他如此；他反对集中营，但他有他的推理："我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肆虐，但集中营不是我建立的，我只不过把地卖了，是人家在上面建立集中营啊。"

他家产万贯，是一个工业巨头。他是他那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他跟纳粹主义合作，另一方面在道德上他厌恶纳粹主义，一种无能为力的厌恶。路德教义起了作用，特别他内心感到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完全全地施行权力了。

战争结束，等到一切罪行了结后，他再次面临同样深刻的矛盾，即心理状态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西德重建商船队的计划纳入了美国在欧洲进行冷战的轨道。格拉赫跟美国资本家合作。他的企业又一次脱离了他的控制，因为有别的合伙人，因为有别的因素使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变得错综复杂，技术官僚深入到资本主义各个领域。财产拥有者的职能和管理者的职能分开了，个人权力，或者确切地说，个人权力的基础消失了。

格拉赫就在这样的悲剧气氛中挣扎。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大儿子是三十五年前出世的，就是说那时候他还是无可争议的船王。他把儿子作为未来的企业主培养。他传给儿子一个职责、一种责任的概念，可是不合时宜了，他自己也罢，他儿子也罢，已经不能履行了。他的命运跟他受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冲突，控制权失去了。儿子弗朗茨是作为大资本家的苗子加以培养的，满脑子佛罗伦萨的美梦，这是意大利式的征服者和艺术家的教育结果，他企图挽救耶稣教的清教主义，其行动是拯救被纳粹分子追捕的一个囚犯。纳粹分子在他面前杀了受害者，并要求他自愿加入德国占领军以示赎罪。他当时十九岁，正赶上战争。弗朗茨在俄国

前线被切断了跟后援的联系，他对当地居民掌握着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令人陶醉而昙花一现的权力！他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他所在的团被歼灭了。他穿过几个被战争毁坏的国家：苏联、波兰和德国。他思考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废墟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思考自己的前途，而把德国的前途丢在脑后。如果德国复兴了和改变了，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于是他闭门不出，隐居了十三年，不愿见到德国复活，因为德国的复兴会使他的过去化为乌有，会使他目睹的一切化为泡影。他拒绝见非常爱他的父亲，而父亲十分清楚他的儿子正是他自己的复制品。应该让他面对现实吗？这样可能失去他。父亲对他怀着矛盾的感情。人们看得出悲剧早已铸成。格拉赫重见了他的儿子，向他讲明了真相，意图是两个人一起下决心自杀。他们驾着汽车，投易北河自杀了。

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曾想用另外的剧名，例如：《输家为赢家》，但这个剧名缺少事物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面，即：《赢家为输家》。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重的战斗。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主人公和结局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一例。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之外，很难写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主人公最后不再生自己的气，那么从头到尾看他演戏的观众也很可能调和他们的疑问，消除未解决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德国上演，五月萨特接见德国一家周刊的采访，现节译如下。

——您这个剧本的主要人物弗朗茨·冯·格拉赫是德军上尉，在斯摩棱斯克拷打了俘虏，之后他要求审判，即使不是普通的审判也行。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斯摩棱斯克的刽子手是不找审判者的，相反逃还来不及呢。

萨特：是的，但是他的不幸恰恰是逃避现实，这几乎是对他的判决。剧中的意思是酷爱儿子的父亲情愿他死而不愿他逃避现实。归根结底，逃避是最难以忍受的判决，不是吗？逃避，不断地逃避，对自己说谎，继续逃避……这种逃避使人堕落，所以父亲决意使他的逃避变为自杀。

——是的，但是父亲接受了战后的形势，即繁荣，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萨特：父亲接受了，他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不太讲道德。

——他代表了现时流行的行为。

萨特：是的，他代表资产阶级道德，但他使自己的名誉大大受到了损害。他也应该自责共犯关系，例如作为工业巨头，尽管被迫，毕竟他把造船企业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企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也有责任。但他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平庸，从他顽固拒绝扪心自问这一点来看，此人不义。父亲惟一操心的事是他儿子的精神状态。儿子的道德心使父亲心绪不宁。换言之，如果他的儿子死在战场上，或他的儿子心安理得，那么父亲才不会操这分心呢。这个儿子给家庭带来道德上的不安，最后触及到了父亲。

——您说儿子代表了一种极限的情况，但同时他很明显地代表了一部分德国人，您想描写的正是这一部分德国人吗？

萨特：实话告诉您，其实我不想描写任何一类德国人，并非

因为您是一家德国周刊的记者我才这么说。若干时候以来轮到我们面临德国人以前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是作为这个问题的极限处境出现的。再说我剧中的人物是一九四五年的德国人，不是一九六〇年的德国人。

〔……〕

我记得一九四八年跟一些德国人谈过话，由于某个具体原因，他们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当年在德国举行的讨论，现在我记忆犹新。关于我的剧本《苍蝇》，我听到两类德国人的意见。一部分人严厉指责我，因为我主张悔恨没有伦理的价值。评价过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单纯的懊丧不属伦理的范畴。他们责难我这一点，因为这些德国人希望悔恨能多多少少被纳入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引起我更大的注意，他们是一些内心万分痛苦而不断扪心自问的人。这些人很像弗朗茨，至少我认为如此，他们说："我们当时是反对纳粹分子的，我们参加打仗，因为必须使我国取胜，所以我们拒不悔恨。"这些人引起我更大的注意，因为正是他们存在着内心矛盾，同时他们对自己作出评价，从而心情非常复杂。我感到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常令人同情的，这些人心里痛苦，所以自问："怎么？我当兵打仗，有什么可指责的呀？"

——*开始弗朗茨是一个清教徒，后来他滑下去了。*

萨特：啊！我认为他一开始就往下滑了。在第一幕跟他父亲的第一次谈话就可以看得出。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发现了犯人营，即集中营。当他对集中营的犯人感到厌恶的时候，已经在朝下滑，这时他以人类尊严的名义不仅谴责了集中营制度——从道德角度来看当然是十分好的——但同时从感情上谴责了囚犯，几乎动了感情，他说："他们已经不像人了。"从这时起他已向下滑。父亲笑话他，正因为他自己对人不宽容，他对弗朗茨说：

“你不爱世人，只爱你的道德原则，爱你的清教主义。”①

——弗朗茨·冯·格拉赫在隐居期间，不肯接受集体犯罪的说法。

萨特：最初拒绝承担集体责任的辩护者不是弗朗茨，而是父亲。他说：“应当抓七个、八个或一百个真正有罪的人。”但弗朗茨反驳道：“如果你杀了人民所顺从的领导人，同时说什么：‘人民没有责任，因为他们是受蒙骗的。’那么你的行为等于谴责人民。”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的意思是说：“我执行了命令，所以我的责任直接跟接到的命令联系在一起，是我自愿决定服从的。如果人们对我说我有罪，人们就判决好了。但是如果人们对我说：‘你执行了命令，但你毫无责任，应由头头们负责，你是执行者。’这样对待我比判决我更糟糕，因为人们把我看成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在前线是上尉，我服从了一些命令，我犯了某些罪，如果人们判决我的部队上司，不判决我，那他们就是根本不把我的内心痛苦当作一回事，不把我自己作出的抉择当作一回事。”所以他认为把头头们清除掉而不考虑集体责任问题，未免过于简单了。

——弗朗茨对“螃蟹”的讲话难道不是拒绝集体罪责的一种辩护词吗？

萨特：是的，但这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讲的：如果每个人都无动于衷，或甘心头脑半不清醒或容忍，那么集体犯罪必然存在。这种现象在法国每天都可见到，从报纸上看，在别的国家里也存在。人们缺乏起码的求知愿望，求真理的愿望，结果，严格地说来，人们集体犯了罪。

---

① 原话：“你并不爱别人，弗朗茨，否则你不敢鄙视这些囚犯。”（见第一幕第二场）下面的引语也是近似的。

——您所讲的“螃蟹法庭”是一种寓意吧，象征什么呢？

萨特：弗朗茨的自尊心深深受到挫伤，因为他一事无成，对他来说，如同分析家们指出的，他的傲气需要有过度的补偿。于是导致他面向未来的世纪，以他的民族和他的世纪的预言家自居。〔……〕我想指出，弗朗茨在这个时候——也是真正表现出他病态的时候——真的以世纪的见证人自居，从而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换句话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在俗的路德，不再向上帝作证，而是向永恒的世纪作证，这也是他会晤上帝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层意思，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现实，因为弗朗茨把问题转移了。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螃蟹”、上帝或别的什么，也不在于替他的人民的痛苦作证，首要的是通过他的证词替他自己推卸罪责。

——但是他在假想的法庭面前不是作为被告出现的，而总是明确地作为见证人出现。

萨特：这是他退出社会活动的方式，他企图说：“我是这个德国的辩护律师”等等，但同时他又显出一点与众不同，这自然有点病态的成分，但主要出于逃避现实和自尊。总的来讲，我想通过这个剧本指明的东西以及我尽心竭力做的事情，就是使观众感到——我不知道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未来的世纪正在对我们审判，如同我们的世纪对十九或十八世纪进行着审判，我希望使观众稍稍意识到自己是这种审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整个剧本既针对现在，又移向过去——不是在我们之先的过去，而是正在受观察但还未被判决的过去。

——“螃蟹”意味着历史判决吗？

萨特：“螃蟹”当然代表历史判决。

——最终的判决吗？

萨特：推心置腹地说，不存在最终的判决。

——不存在“螃蟹”?

萨特：不存在“螃蟹”，但判决还是存在的，相对的和不断的判决。

——弗朗茨自己说过，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剧本安排他死也没有意义吧?

萨特：有人责怪我让他死去，对我说：为什么他不继续活下去以便赎罪？这个反对意见相当荒谬。如果一个已婚的农民——三个孩子的父亲——当了兵，在战争中犯了暴行，然后回到家，再一次肩负生活的必需，承担养家的义务，那么他可能慢慢重新找到出路，他的处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处境。他这么做并不需要赎罪，我认为赎罪是宗教的事情。不过弗朗茨的情形有点特别，他不能什么也不干，而无论战前或战后，他一概无所作为，因为他从小是作为工业巨头加以培养的，而给他安排的这种地位已不复存在，就是说弗朗茨本来要成为家庭企业的总裁，以前产业主同时是企业主。而现在面临一种巨大的联合企业，他只能起一个次要的作用。

一九六〇年《戏剧的独特风格》月刊第三、四期连续刊登了萨特关于该剧的谈话，现节译有关剧中的两位女性和弗朗茨的关系问题的部分。

——我想问问您如何评价莱妮和尤哈娜这两个人物，我认为她们两个人都起到了刽子手的作用。

萨特：这完全是我的想法。莱妮和尤哈娜把弗朗茨置于死地，一个采用文火慢速的办法，让他活着，但慢慢弄死他；另一个用急火快速的办法，因为她代表了现实，而现实能使他死亡。换言之，此人既不能忍受谎言，因为这等于发疯，也不能接受真相，因为这意味死亡。确实，我把她们两个人看成刽子手，但我

并不由此泛指女人做的事情均属此类。

〔……〕

但是莱妮和尤哈娜如此对待他，也是弗朗茨自己造成的，因为他要求她们对他说谎。当尤哈娜上楼看他，决心向他诉说真情，是他，弗朗茨，用一套诱骗的办法，设法使她发现他的一套谎言，从而制造一种迷惑力，迫使年轻的妇人说谎。从此，他们结合在一起胡言乱语，否则局面难以维持。是的，这两个女人只能起刽子手的作用。实际上，惟一跟弗朗茨发生关系的是他的父亲。整个故事只是他们十五年关系的概括。弗朗茨利用他的妹妹莱妮反对父亲。

——*但是这两位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萨特：她们两人都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严格地讲，不是弗朗茨的利益。例如其中一人的畸形情欲，我写他们乱伦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想指出莱妮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单纯忠于弗朗茨而不懂得她的利益所在的女人，否则将不可理解，其中必定有某种自私的成分，多少带有盲目性。

对莱妮说来，她的想法根本不顾及道德。她认为弗朗茨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你已经干了，你拷打了，现在你承受就是了。好，你说：我拷打过人，这不就完事了。”莱妮不懂这正好是问题的所在。像弗朗茨这样的人能如此一般地承受恶行吗？莱妮却得意洋洋地承认乱伦，大声道：“我，我承认。为什么你不像我这样承认呢？”她根本不懂，在一个已经大大衰落的家庭，在一个道德已经非常松弛的时代，要求认可她的乱伦，或要一个男人平静地承担他为之痛苦至死的事实，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只要弗朗茨说不出口：“我干了，我承担，”莱妮将继续说谎，同时她很清楚弗朗茨永远不肯说出口，因此他们将始终维持这样一种假性状态，莱妮在这里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因为同时她也是

被弗朗茨所利用的。

尤哈娜的情况不同。她对弗朗茨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尽管在第一幕父亲给她描绘了弗朗茨的形象，脑子里已有先入为主的东西，但最初她上楼的动机是真挚的，她对弗朗茨说："请听我说，事实如此，现在请还我们自由。"但她和弗朗茨有共同的弱点，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只不过弗朗茨已不可挽救罢了。此人曾经想望崇高，到头来却严刑拷打了别人。若是一个卑微的人，他也许会想："我是跟着干的啊!"有人干了这种事，会承认："上帝啊，真恶心，我还以为干得不错呢。"这种人比较容易复原，而那种把赌注全盘下在崇高上，甚至一度以为出于高贵才走到那个地步的，突然发现他的行为毫无意义。他所追求的是虚假的崇高和虚无，这种人则很难恢复正常。至于尤哈娜，对她来说，崇高等于美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无，从她所处的地位，要达到明星的高度，必须她的美貌受到承认，受到公众的承认。换句话说，她还不具有这种美貌。再换一种说法，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讨许多男人喜欢，但还算不上一个美人。美人就是明星，例如人们说：美人阿娃·加德纳尔；尤哈娜一度被人承认，但后来被人遗忘了，这在电影界屡见不鲜。从剧本中看不出是因为她不太美，或是因为她演得不太好，或是因为观众的兴趣转向十七岁的姑娘，而以前是二十五岁。总而言之，尤哈娜失去了社会地位，然后落得一场空。在她看来，美貌恰似崇高，是一种证据，其实当然就是所谓"异化"。如果一个女人仅仅是漂亮而已，那就谈不上异化的问题，这没有意义。譬如说她也许有点过分卖俏，但这算不上异化。然而当人们对一个女人以一定的方式评价她的美貌时，那么她就被异化了；如果美貌是流动的，那么事过境迁，剩下的是虚无，其实美貌本身就是虚无，因为这是别人的看法。尤哈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美人。她知道起先人家认为她

美，后来认为她不怎么美了。但是她照着镜子对自己的看法始终一致，就是说既不美，也不丑，而在于打扮。

——正像弗朗茨，既有罪，又无罪，而在于弄清思想。

萨特：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点。弗朗茨迫使尤哈娜跟他唱谵妄双簧。如果她对他说德国已经死亡，从而为"崇高的"弗朗茨服务，那么他将对她说她是美人。由于她从一个颇异乎寻常的人嘴里听到此话，那么她将为他服务：她相信他的话。换言之，尤哈娜认为这个人能使她信服。这引起了她的谵妄，但谵妄不能持久，而一旦谵妄消除，尤哈娜必然成为刽子手。妹妹莱妮出于妒忌对她说："弗朗茨拷打过俘虏。"尤哈娜的回答不是："他拷打过，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她的反应不是这样，而是立即抛弃弗朗茨。她当然可以更深入一步，或要求解释，或帮助弗朗茨。不，她立刻甩掉了他。因为在我的思想里，这一场应该这么铺展：一旦莱妮说出拷打，弗朗茨就不再想说服别人了。事已定局。到此为止，他认输了。真相大白，好几个人都知道了，因此停战。现在应该找父亲算账了。实际上弗朗茨拒绝一切帮助。他设法使人厌恶，他不肯说出："好吧，我把一切都说了吧。"所以尤哈娜离开他是情有可原的，弗朗茨不要她了。

关于"自由选择"

一九四七年加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戏剧选》，包括《苍蝇》、《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四个剧，萨特写了几行字作为选集的介绍，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简报》（1947年7月）。

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当懦夫或当胜者。在为自己选择受奴役或获自由

的同时，人必将选择一个受奴役或有自由的天地，悲剧在于人必定尽心竭力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在上帝面前，在死亡面前，在暴君面前，我们有一条是确信无疑的，得意洋洋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反正确信我们是自由的。

一九六九年萨特在接见《新左派杂志》记者时提到上面这段文字，作了自我批评，并对自由选择作了新的解释。这次谈话刊登在该杂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号上，后收入《处境种种》（九）。现节译如下。

我很想通过我的传记解释我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因为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彻底改变立场。我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生活使我懂得了“势所必然”。其实，从《存在与虚无》起我就应该开始明白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人家硬要让我当兵，而我很不愿意，所以我已经体验到某些违背我自由的东西，某些从外部控制我的东西。更有甚者，我被俘虏了，而我曾千方百计逃脱当俘虏的命运。因此我开始发现人置身于物中的现实处境，我称这种现象为“人生在世”。

然后我逐渐意识到世界还要复杂得多。在抵抗运动中，好像存在着自由决定的可能性。我认为我早期的几个剧本非常能反映我在战争年代的思想状况，我称这些剧本为“自由剧”。有一天我重读了我为出版四个剧——《苍蝇》，《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写的前言，我着实大为恼火了一阵。我曾写道：“在任何情况，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人自由选择自己当叛徒或当英雄。”当我读到这些时，心想：“简直难以想象，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哩！”

要理解我当年何以有这种想法，应当记得抗战时期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勇气问题：人们不得不承

担行动的风险，就是说要冒被捕入狱或被流放、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除此之外有别的选择吗？每个法国人要么赞成德国人，要么反对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导致你表示“赞成，但是……”或“反对，但是……”的真正的政治问题，在那个时期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我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这是错误的，非常错误，以致后来我自己批判自己，我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海因里希这个人物，他无法选择。当然他很想两者择一，但做不到，他既不能选择抛弃穷人的教会，也不能选择抛弃教会的穷人。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束缚住了。

然而这一切，我是后来才明白的。战争的悲剧给我以及所有参加过战争的人带来的东西是对英雄主义的体验，当然不是我的英雄主义，我只不过干了一点苦力活。但是那些被逮捕和被拷打的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我们看来简直成了一种神话。这种积极分子当然是存在的，但对我们来讲是神话式的人物。我们自己在严刑拷打下也能顶得住吗？这实实在在需要考验身体的耐力，而不是挫败什么历史学的诡计，或揭穿异化的什么圈套。一个人被拷打：他该怎么办？他该招供或拒绝招供？这就是我说的对英雄主义的体验，在我，这是一种并非实际的体验。

战后，我有了真实的体验，即对社会的体验。但是我认为对于我来说，首先体验英雄主义传奇是十分必要的。应当让战前的人物，即某种斯丹达尔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身不由己地投入历史的潮流，同时还保留着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可能，然后才能对付战后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时他完全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然而有足够的能力来决定承受这种制约，并对此负责。我有一个想法，也是我不断加以发挥的，就是每个人归根结底总是对别人所造就的自己负责，甚至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但我又认为一个人总能为别人所造就的自己做点什么，

这就是我今天对自由所下的定义。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他所受到的制约的人。譬如，圣冉奈[①] 变成了诗人，而他生存的条件却不折不扣让他成为小偷。

《圣冉奈》也许是我阐述我所理解的自由最详尽的书。冉奈被迫成为小偷，他就说："我是小偷。"这二者之间细小的差别则是使他成为诗人的过程的开端，然后，总而言之，他不再是一个真正脱离社会的人，只是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因而默不做声而已。像他这种情况，自由不可能是幸福的，自由不是一种胜利。对冉奈来说，自由只不过为他打开了某些道路，而这些道路在他的生涯开始时对他是封锁的。

关　于《凯　恩》

萨特根据亚历山大·仲马《凯恩或混世魔王》改编的剧本《凯恩》，准备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萨拉-贝尔纳剧院首场演出。为此他撰写了题为《关于凯恩》一文，签署日期：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全文如下：

大名鼎鼎的凯恩来巴黎逗留，在奥德翁剧院用英语上演莎士比亚期间，弗雷德里克·勒迈特[②] 带他跑遍全城夜总会。凯恩边喝酒边讲述生活经历；勒迈特边喝酒，边听，心想："世上只有两位演员，他和我。"凯恩回英国不久便死了。于是弗雷德里克·勒迈特认为："世上只剩下一位演员了。"为了使观众确信其想法，他妄图进入已故凯恩的角色。著名多题材作家德·库尔西受

① 指萨特写的传记《圣冉奈，演员和殉难道》的主人公圣冉奈。

② 弗雷德里克·勒迈特（1800—1876），法国著名表演艺术家。

托撰写一部叙述凯恩身世的剧本，由勒迈特扮演主角。至于亚历山大·仲马呢？他跟此事有何关系？我想谁也不得而知，反正他署了名领了钱，这是确凿无疑的；剧本如今已编入他的作品全集，只署他一人姓名。剧作上演非常成功，冲昏了法国这位演员的头脑，最后他居然完全跟英国同行混同了：当他暮年得知《凯恩》在奥德翁重新上演（我想是由一名意大利演员扮演的），他五内俱焚，一怒之下，在巴黎街头巷尾张贴海报，申明：“真正的凯恩是我！”后来，这个角色吸引过其他演员，尤其吕西安·居特里[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凡·莫舒金在电影中扮演凯恩[②]。此剧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始终具有现实意义：每隔二十五年就有一名红角儿让其“风光一番”；勒迈特，居特里，莫舒金轮流出来向观众讲述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困难和遭遇，但按其职业的规矩，即小心谨慎，羞羞答答，就是说悄悄溜进别人的角色。所有这些伟大的故人相继扮演凯恩，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这个角色。如今，凯恩连同其放荡、天才和厄运一起超越历史人物范畴，跻身于神话之列，成为演员的主保圣人。我希望皮埃尔·布拉瑟尔走运，倘若果真如此，就会产生奇迹。一百年来该剧一向马到成功：你们将分不清是布拉瑟尔在演凯恩，还是凯恩在演布拉瑟尔。改编者的任务是微不足道的：无非去锈除霉。简言之，清污除垢，拨繁就简，使观众聚精会神欣赏这异乎

---

① 吕西安·居特里（1860—1925），法国著名演员。其子萨沙·居特里（1885—1957）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其戏剧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

② 指一九二四年伊·伏尔科夫执导的一部苏联影片，伊凡·莫舒金扮演凯恩。萨特改编的《凯恩》于一九五七年在意大利搬上银幕，由维托利和奥·加斯曼执导并亲自主演。最近，弗朗克·豪塞尔翻译了萨特改编的《凯恩》，并将其搬上英国舞台，由阿兰·巴德尔在伦敦全球剧场主演（1977 年 1 月 8 日），取得极大的成功。——原注

寻常的演出：一个演员扮演体现自身的角色。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战斗报》刊登记者采访萨特的报道，下面是有关《凯恩》的谈话片段：

萨特：我非常喜欢《艾那尼》(1830)，然而半年前上演《艾那尼》，观众哈哈大笑。谁之过？错不在观众，也不在雨果，而在于一个世纪的隔膜，我们的反应与浪漫主义的观众不相同了。从中我看出了问题，多半为此我改编了亚历山大·仲马的《凯恩》。〔……〕我试图解决问题，无意满足于回避问题，力图使情节剧适应现时需要，根本不想搞戏剧模仿。这个意图促使我思考被人称之为演员的问题。

——您准备论述此问题吗？

萨特：不，不会的。要说论述，无非是我的改编剧！演员决非逢场作戏，演出完毕，依然故我，做平常人，而是时时刻刻"自己演自己"。这既是奇妙的天赋，又是在劫难逃，自己害自己，永远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是真做戏还是假做戏……

一位未署名的记者，根据采访记录，发表了萨特的谈话。以下是关于《凯恩》的谈话片段：

——从海报上看到，您"改编"了亚历山大·仲马的剧本《凯恩》。我们坐在萨拉-贝尔纳剧院看演出，始终弄不明白观众为谁鼓掌，为您呢还是为基度山之父①？

萨特：不错。事情是这样：出主意的，先是布拉瑟尔。他跟我谈起此事。我嘛，很喜欢大仲马，认为他是出色的小说家，并且写过极好的剧本。计划诱人哇。但必需改编某些东西，以适应观众趣味的变化。我并没有把大仲马和索福克勒斯相提并论，而

① 指大仲马。此雅号来自他是著名小说《基度山伯爵》的作者。

像科克托“压缩”《安提戈涅》[1] 那样，重写了《凯恩》。另外，我完全改变了安娜姑娘的性格，大仲马笔下的安娜备受为人不齿的病痛折磨，形容枯槁。他对痨病女性的构思已不再适合本世纪。倘若使她戏剧性康复，显得在舞台上康复比一切治疗措施更有效，那就会惹人耻笑。至于爱莲娜，我让她更加卖弄风情。威尔士亲王这个人物，我突出其风貌。亲王接近国王，王家气派十足。请注意，我只不过把大仲马不便说透的想法做了现代的推导，因为彼时，大仲马虽然是立宪派和进步人士，但颇动心于王家排场……另外第二幕有所改动。原剧中，凯恩向安娜叙述演员的荣辱。这不，十九世纪尚属新鲜的东西，而今不免沉闷乏味了。您知道，同一主题就有五十多部剧作，其中有居特里的数部……整个工作非常有意思。说实话，我只把有点陈旧的东西变动了一下，每天晚上最受人鼓掌的那句台词，如您所知，“啃你的莎士比亚去吧”，就出自大仲马。

——在对《凯恩》的一片赞扬声中，惟有最后一幕引起某些保留意见。但似乎都是大仲马的，况且剧情进展必然导致如此。

萨特：对呀。不然怎么结束剧情？大仲马把剧本封尾了嘛。我一场一场按部就班把这最后一幕改完。我很愿意结尾是乐观的。有些人希望处处留下悬念，弄得整个剧本凄凄惨惨的，不要理睬他们。莫里哀结束《伪君子》时调子乐观，而剧本看上去很可能是悲观的。为什么要对大仲马求全责备？

——某些人认为，《凯恩》通过皮埃尔·布拉瑟尔体现的人物

---

① 科克托曾改编古希腊戏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同名剧作《安提戈涅》（1922）。用俯瞰全景的办法，压缩作品，突出重点和构架。毕加索为其绘制舞台背景。

给您提供了机会，让您重申您的某些哲学思想。是您的目的吗?

萨特：存在主义仲马！简直开玩笑嘛。演员有时自己给自己做戏，这个想法是在跟一些大演员谈话时产生的，特别像布拉瑟尔这样的演员。对他们来说，这是个问题。但绝对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人人都在演戏，尤其不可以得出一套理论。爱莲娜这个人物之所以也会逢场作戏，是因为她属于有闲社会。这里没有任何哲学主题。

萨特接受勒内·索雷尔（René Saurel）的采访，记录载于《法兰西文学报》(1953年11月12日)，对凯恩的人格作了详细的叙述。其要点如下：

萨特：值得注意的，是凯恩其人。他是私生子。就是说，在严守教规的英国，他是有罪的，下贱的。小丑凯恩，街头艺人，从小跟父辈学艺。众所周知，他一七八七年出生在伦敦。母亲偶尔卖身，他为此痛苦不堪。他非常傲慢，一生待人接物的态度可从受委屈的童年得到解释：幼年时有一次人家拒绝他进入包厢，为此他整整一星期不肯见人。

——他很年轻就开始戏剧生涯了?

萨特：是的。十三、四岁就扮演哈姆莱特，人家利用他让国王开心。他在德鲁里巷剧院[1] 扮演小角色，真正的戏剧生涯是从扮演夏洛克[2] 开始的，当时是充当替角。他演此角色，一鸣惊人；其演技别开生面。大卫·加里克[3] 时期，剧院上演反映犹

---

① 伦敦一家著名的剧院，创建于十七世纪。后来此巷名反以剧院著称。

②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典型。后来夏洛克成为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代名词。

③ 大卫·加里克（1717—1779），英国著名演员兼剧作家，曾任德鲁里巷剧院经理（1747—1776）长达三十年之久。

太人区的传统剧目。凯恩扮演一位犹太阔老，衣冠楚楚，四十岁左右，运道不好且为人不善。或确切地讲，为人不善，因为运道不好。此人就是夏洛克，凯恩演这个角色，注入他私生子的身世。他对戏剧主要的贡献是把一个书面角色演得有声有色。在英国传统戏剧中第一次有人以自身的气质和个性上台表演。从这个角度看，恐怕他又是个蹩脚的演员，或确切讲，他真正是个演员，而不会逢场作戏。举例说，正好与弗雷内[1]相反，弗雷内自始至终完美无缺，因为他始终兢兢业业于自己的角色。再说，凯恩的成就一向很有争议。他有时候半场戏演得一塌糊涂，而且自己也知道，之后"他的"戏一到，便演得叫人倾倒。〔……〕

他四十六岁死于肺结核，在演完一场《奥瑟罗》之后。平时他演伊阿古。这次例外接受扮演奥瑟罗，为了让他儿子扮演伊阿古，其子一直名不见经传。凯恩演完那场《奥瑟罗》，心力交瘁，一周之后便死了。他一生好与人争斗，放荡不羁，但最后的岁月是很了不起的。从演夏洛克开始，他一直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各个角色。他是大写的演员，已入化境，立地成圣了。他无休止地做戏，上演自己的生活，连自己都认不出了，不知道自己是谁。末了，他谁也不是。《凯恩》中所有的人物莫不如此：大人物与自身的投影斗得不可开交。只有一个人物差不多是真诚的，那就是安娜·丹比，患萎黄病的纯洁姑娘，剧中凯恩最后娶她为妻。

言归正传，再讲凯恩其人。他最后几个春秋动荡不定。他结了婚，又有外遇，结果闹出离婚丑闻。他爱吵闹，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甚至手持凶器，袭击取乐。朋友们怂恿他成立"善面恶人俱乐部"，为他造舆论。但那个时代正值思想正统的英国驱逐拜伦。人家把他也放逐了……

---

[1] 弗雷内（1897—1975），法国著名演员。

——放逐美国？

萨特：是的。不妨跟您讲一讲他在美国的历险，从中看出某些美国特色的不变数。在流放之前，凯恩已经去过美国。那是他第一次赴美巡回演出，原定在波士顿上演十五场之后结束。但观众很少，只占剧场的一半，三分之一。第四场演出，来的人更少了。于是他拒绝出场，径直回到他寄居的朋友家。其间波士顿人逐渐到场。剧场慢慢坐满了。波士顿人一向充当美国最文明的观众，这次气愤难平，理所当然嘛。凯恩受到报刊攻击，但他傲慢地予以反驳。这次落难流放，回到了美国人的家园。人家对他说："您想演出吗？好哇，但波士顿的气温会很高的……"他同意发表公开信，对以前的事件深表遗憾。这样他重新在同一个剧院出现，上演他以前拒演的《理查三世》。但人家事先"作了安排"，剧场里安插了捣乱分子。嘘喊，打唿哨，扔熟土豆。有人爬上台，殴打演员，波士顿人定要放火烧毁剧场。后来总算劝阻了，提醒说这是"他们的"剧场。他们满城找凯恩，搜住所，恰似私刑处死黑人。凯恩躲在朋友家的床底下。床上朋友的妻子正在分娩！他终于离开波士顿，来到纽约，一到就病倒，筋疲力竭了。后来他到美国南方巡回试演。拥护黑奴制的观众居然对他不薄，使他得以上演全部保留剧目。最后他返回伦敦。他私生活的丑闻被人淡忘了。可他自己积习难改，故伎重演。他再次需要重新开始，他勇敢地投入行动，三、四年后终于重新站稳脚跟……他找回了曾经跟他亲密无间的观众。从前他们见他上场便冲着他喊："混蛋！你扔掉老婆啦！"大仲马和勒迈特以浪漫的情怀，重温了这些故事。

——他回国不久就死了？

萨特：是的，我说过了，在提携了初出茅庐的儿子之后吧。而且他临终遗言是："他获得成功了吗？"

——大仲马的剧本是在凯恩去世不久创作的吗?

萨特:在一八三六年,即凯恩死后三年。在多艺剧院上演。剧本还有个掌故呢。勒迈特曾说:“凯恩,就是我。”况且他更有国际影响。他早就在演莎士比亚的剧目。好像勒迈特委托一个叫德·库尔西的撰写剧本,不管对不对,我说不好,反正听说德·库尔西是《费加罗报》的创办人。就此事,我收到娘家姓德·库尔西的马松·德·图尔贝夫人一封信,附有一份影印件,似乎确实证明德·库尔西,在某个叫泰奥隆的协助下,撰写了剧本;也许是在大仲马“监督”下进行的,最后由大仲马在剧本上署名。您知道,大仲马请别人捉刀代笔的事,屡见不鲜……

——您对剧本作了甚么改动?忠实保留情节和人物吗?

萨特:尽可能忠实呗。我只不过删节一、二场过于奇特的情节。现在这样的脚本,我觉得很有意思,并非因为情节本身,而是因为这是演员得天独厚的机会,某种“演员陷阱”。我尽可能尊重大仲马的作品,不管是仲马的,还是德·库尔西的,泰奥隆的,反正原著吧。但笔调的变化还是有的。我们这个时代,世人对问题看得比较透了,比较清醒了。与凯恩的时代相比,我们也一样愁肠百结,矛盾百出,但不那么“盲动”,他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冷静。我试图把这一点显示出来。

——除了剧作主人公本身的意义,是否有其他意义,例如社会意义?

萨特:《费加罗报》最近责备我把作品的社会性抹煞了!作品的进步性!大仲马这个剧作没有进步性,我向您担保。况且,大仲马当时非常追求贵族时髦。您将看到威尔士亲王在《凯恩》中扮演高雅的角色。一次凯恩闹得满城风雨,威尔士亲王亲自向国王求情,减轻对凯恩的处分……

——就是凯恩责问威尔士亲王为何坐在他的心上人德·科菲

尔德夫人的包厢吗?

萨特：是的。凯恩公开粗暴辱骂亲王。我重写了剧本，既本着绝对尊重原著的精神，又不落入戏谑模仿。我觉得戏谑模仿是老套套，只适合夜总会。我同情凯恩，他是个不寻常的好人，远远超越他生活的时代，令当时的批评家瞠乎其后，其举止态度要五十年之后方可被世人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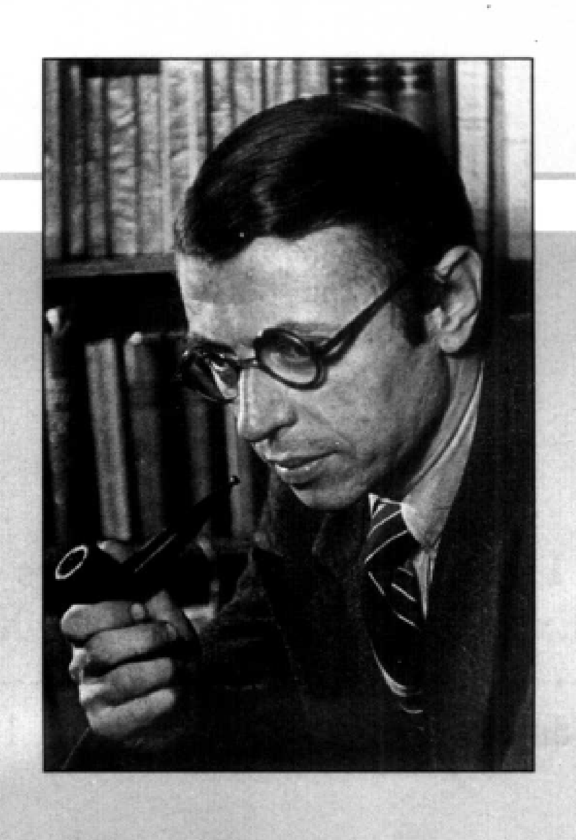
我想故事可以是很生动的。此公为了摆脱对社会的怨恨才成为演员，他身上有股革命之气。《凯恩》有《艾那尼》的气势，我非常喜欢《艾那尼》。



萨 特 文 集

7 ● 文论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　珉　主编

7 ● 文论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　　论

施康强　选译

文论卷导言

一

萨特兼为哲学家和作家，也是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说他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那么，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思辨活动，与他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他的哲学著作与文学创作的中介。

他的文学批评活动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是最早对美国作家产生兴趣的当代法国作家之一，早期文论中有一篇评论多斯·帕索斯，两篇评论福克纳。在《福克纳的时间》里他声称："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时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小说家的哲学观点既然体现在他的技巧上，萨特就特别注意小说家对叙述时间的处理方式。他指出，福克纳的叙述混杂过去与现在，排斥将来，这是因为对小说中的人物来说，一切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现在什么也不会再发生，现在的一切都在过去中显示，犹如坐在疾驰的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最初只看到闪烁、颤动的光点，当车子开过一段距离之后才变成清晰可辨的景色。萨特认为，这也是福克纳本人的感受：他生活在一个正在死于衰老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不可能发生变革，他因此感到窒息、绝望，相信"未来已被挡住"。然而萨特本人不以为人的时

间没有未来。他指出时间是从外部加给意识的，而“意识的本性决定它自动投向未来；我们只能通过它将来是什么来理解它现在是什么，它通过自身的可能性规定它现在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与福克纳式的人认同，不应该用过去来解释现在和未来。存在主义哲学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在这篇评论中已经崭露头角了。

在萨特那里，自由是意识的基本属性，意识即自由，自由即意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一文就是从“自由”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来评论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如果说他对美国作家赞不绝口，他对一般法国作家，尤其对莫里亚克却持论甚苛。莫里亚克的小说里剥夺了女主人公苔蕾丝的自由，让她听凭一种宿命力量的摆布，这是萨特不能接受的。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赞同莫里亚克的观点，认为苔蕾丝不能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那么莫里亚克理应只从外部描写人物，然而莫里亚克在叙述时既位于人物外部，又置身人物内部。他使用了模棱两可的第三人称“她”，有时候“她”代表女主人公本身的想法，有时候却是作者在评判“她”，赋予“她”一个命运，甚至在同一句话里莫里亚克会从一种叙述角度跳到另一种叙述角度。萨特认为，这在技巧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局外人〉的诠释》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名篇之一。萨特指出，读者读这部小说时会产生荒诞感，那是因为一方面作者描写了主人公逐日经历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在叙述这一现实生活时又使它变得难以辨认，如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叙述的谋杀经过，便与读者在上文读到的、从主人公默尔索的角度体验的事件完全不同。事实本无意义，是理性的叙述赋予事实以意义。因此，加缪在叙述时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避免表示因果关系与时间关系，好像现实无非是个别因素的总和，本可以还原成互不相关的因素。萨特这一分析，对于动词有时态变化，频繁使用

表示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的连词的西方语言来说，倒也言之成理，对于汉语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地道的汉语恰好以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省略连词为其特征（我们的连词，如“当……的时候”，“因为……所以……”，其实都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我们却丝毫不感到荒诞。

二

萨特首先是，并主要是哲学家。哲学家一般都喜欢构造理论体系。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的文学批评对萨特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战后他创办了《现代》杂志，在发刊词中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号召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履行他作为人的责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个重大问题做出回答。这个主张引起一场论战，促使他于一九四七年在《现代》上分期连载他的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关于文学本质的思考到一九四七年法国作家的具体任务，这一著作构成萨特独特的文学理论体系。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先介绍其内容，然后再做评论。

在《什么是文学?》的第一章《什么是写作?》中，萨特开宗明义声明从不要求绘画、雕刻、音乐也介入，至少不要求这些艺术门类以与文学同样的方式介入。艺术家在颜色和声音上下功夫，作家则用文字做表达工具，与意义打交道。但是有必要区分散文与诗。散文① 是符号的王国，诗却站在绘画、雕刻、音乐这一边。诗与散文的区别在于它不以与散文同样的方式使用文

① 萨特所指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而言的一切文字，不仅包括小说、戏剧、评论，也包括政论和学术性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

字，甚至可以说诗不但不使用文字，它反而是为文字服务的。诗人不把语言看作工具，他把文字看成物而不是符号。诗的本质是非功利性的；诗人与语言的关系，犹如画家之于颜色，音乐家之于旋律。诗的意境不能离开诗句本身来解释，如同一幅画或一首乐曲的意境不能离开颜色或旋律纯用语言来解释一样。既然如此，人们不能要求诗人也介入，正如不能要求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介入一样。但是散文作家与诗人不同。对于散文作家，文字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的名称。首先要知道的不是这些文字本身是否讨人喜欢，而是它们是否正确指出世上某一东西或某一概念。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在使用语言，语言总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离开这个行动（语境）人们就不能理解它。因此人们有权利问散文作家：你为什么目的而写作？如果词被组成清晰的句子，必定是作者决定向其他人提供自己获得的结果，因此在每个场合都应该质问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而语言、说话也是一种行动方式："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动，你就对他显示了他的行为，于是，他看到了他自己。由于你同时也向所有其他人道破了他的行为，他知道自己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被人看到……这以后，他又怎么能照原来的方式行动呢？或者出于固执，他明知故犯，或者他放弃原来的行动。"① 因为说话、写作便是

① 下面萨特举《巴马修道院》中莫斯卡伯爵、法布里斯和他的姑姑吉娜·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三角关系为例。莫斯卡目送马车载着法布里斯和桑塞维利纳远去时说了一句话："万一爱情这个词在他们之间冒出来，我就完了。"法布里斯与吉娜之间其实已发生了爱情，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只要他们自以为这不过是姑侄之间的温情，就不至逾越界限。一旦说穿，他们势必真的相爱，莫斯卡本人对吉娜的爱情就没有希望了。

揭露，因为散文作家选择了揭露作为行动方式，于是要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要揭露世界的哪一个面貌？你想通过这个揭露给世界带来什么变革？这正是第二章《为什么写作?》所要回答的。

各种各样的理由驱使作家从事写作，但是“在作者的各种意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刻、更直接、为大家共有的抉择”。世界诚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世间万物只有通过人的意识，才能显现自身。人揭示了世界，然而对于世界而言，人不是重要的，因为单个的人总要消失，而世界始终存在。人不满足这种情况，他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重要的：这便是艺术创作最深层的动机。但是作者单独一人不可能完成作品，作者创造作品的过程和方式不同于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和方式。需要有一个人们称之为阅读的具体行为，作品才算完成。在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创作行为不过是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主要的，因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那么作家向什么发出召唤呢？阅读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一方面，读者随时可以把书本撂下来，他之所以读下去，是因为他自由地信任作者；另一方面，读者的感情不受外在现实的制约，它以自由为永恒的源泉：不是书中的人物打动读者，而是读者把自己的感情赋予这些人物，使他们获得生命。所以作者是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把他给予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

向相反的召唤来吁请他的自由。”于是出现阅读过程中的另一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因此，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在的整体而言是主要的。既然作者在写作时承认了读者的自由，既然读者在阅读时承认了作者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对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一个行为。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然而这只是理想条件下的情况。实际上作家在他自己身上和他的读者身上遇到的都是“陷在泥淖中的”、“有待于打扫干净的自由”。作者和读者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生活，他们都有历史性，同样出力创造历史。通过书本，在他们中间形成一种历史接触。写作与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每本书都使人们从个别异化中得到具体的解放。作者和读者的自由互相寻找、彼此影响。作者在选择世界的某一面貌的同时决定了他的读者对象，在选择他的读者对象的同时决定他的题材。

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始终是萨特思考的焦点。在第三章《为谁写作?》中，他考察作家与读者关系变化的历史。他认为作家不事生产，是由统治阶级养活的。写作就是揭露，如果读者在被揭露的真相面前感到羞耻，揭露便会引起变革。但是，一般说，统治阶级委托给作家的任务是由作家为他们提供一幅他们能够接受的肖像，因此作家的工作便与养活他们的人的利益相违背。这一冲突在客观上表现为“保守力量或作家实际上的读者群与进步力量或作家潜在的读者群之间的对抗”。作家“内心负疚”的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不存在一个广泛的潜在读者群，这个冲突便趋于消弭。如在十二世纪，神职人员专门为神职人员写作。这个时期，文学

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致，作家心安理得。十七世纪，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际上的读者群与潜在的读者群相一致。十七世纪作家的读者是上流社会的全体成员，后者在文学上都是行家。古典主义作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非常融洽，他们批评越轨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批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相信人性不变，认为古代作品提供的典范是不可超越的，所以他们着意刻画人的心理活动，努力使“正人君子”从他们的情欲中解放出来。

十八世纪为法国作家提供了历史上惟一的良机：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实际上的读者群——处于上升时期但政治上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形成积极的公众，他们要求作家为他们阐明他们的历史作用。同时，作家仍旧受到贵族阶级的拉拢。这个时期的贵族阶级对自身价值的信念已开始动摇。于是作家对于宫廷、教会、城市（资产阶级）都持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置身于冲突之上，享有真正的作家的自主性。十八世纪作家在追求舆论自由的时候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资产阶级虽然强大，却没有政治自由，在法律和其他领域没有平等权利。因此，百科全书派作家写作的目的不是使“正人君子”从他们的情欲中解放出来，而是赋予人以政治自由。“不管作家本人的意愿如何，他向他的资产阶级读者发出的召唤总是鼓动他们起来造反；他同时向统治阶级发出的召唤，是吁请他们保持清醒，对自己做批判反省，放弃他们的特权。”宗教改革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些作家在公共事务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资产阶级一旦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作家就觉得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功利主义的，它要求作家为它服务。这与真正的文学是不相容的。有些作家同意为资产阶级服务，大部分人拒绝了。这个拒绝把文学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从一八四八年到

一九一四年，作家原则上是为了反对他的读者群而写作。作家本可以转向另一个新兴阶级——无产阶级，但是除了个别例外，作家们都不愿意从自己出身的阶级降下来。他们将要去保卫的形式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与无产阶级的要求没有共同之处，因为无产阶级希望的是改善他们的物质处境。

但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作家与资产阶级的决裂是象征性的。资产阶级养活了作家，作家知道自己是为他们写作的，但又不愿意知道这一点，如同资产阶级拒绝承认社会上存在阶级一样，作家拒绝问自己，他到底为谁写作。他乐意相信他是为自己，为上帝写作的。活着的时候，他为同调者写作。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当时的"文社"里重新出现由内行的读者们组成的公众，作家再一次为同行们写作。另一方面，作家觉得自己与过去的大作家们有一种神秘的默契，自诩为他们的知音，希望身后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同享不朽的盛名。作家试图模仿贵族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效法他们过纯消费者的生活。为艺术而艺术、巴那斯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便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萨特引用上述事例来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家们的自由位于什么处境。他认为，自由的一个本质性的和必然的属性是它位于一定的处境之中。"如果说，文字的本质确实是自由发现了自身，并且愿意自己完全变成对其他人的自由发出的召唤，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各种形式的压迫在向人们掩盖他们是自由的这一事实的同时，也为作家们掩盖了这一本质的全部或部分。"那么文学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纯粹本质"呢？

萨特认为，当一种文学对自己的自主性没有明确意识，听命于某一意识形态，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目的时，这种文学便是被异化的文学；当一种文学对自身的本质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认识，仅以形式上的自主为原则而视作品主题为

无关紧要时，这种文学便是抽象的文学。文学在十二世纪既是具体的又是被异化的，它通过否定性（对既存秩序持争议、异议）解放自己，进入抽象阶段。“更确切地说，它在十八世纪变成抽象的否定性，然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变成绝对否定。”

作家在原则上是为所有人写作的，但是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人读他的作品。理想的读者群与实际上的读者群之间存在着差距，作家因而只能达到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具体的普遍性，即“生活在某一社会的所有人的整体”。这个具体的读者群向作家提出巨大的疑问，等待作家的回答。但是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公众才能自由地提问，作家才能自由地回答。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学，才完全意识到它自身。“它将懂得，形式与内容，读者与主题都是一致的，说的形式自由与做的物质自由是互为补充的，人们应该利用其中的一项去要求另一项；它将懂得当它最深刻地表达了集体要求时，它就最好地体现了主体性，反之亦然；它将懂得它的职能是向具体的普遍性表达具体的普遍性，它的目的是呼唤人们的自由，以便他们实现并维持人们自由的统治。”

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固然是萨特为建立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定要顾及的两个环节，然而他关心的却是眼前。上面全部论证都是为了解答最具体、最迫切的问题：一九四七年作家位于什么处境之中？他拥有什么样的读者群？他能写什么？想写什么？应该写什么？

在第四章《一九四七年作家的处境》中，萨特把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在一九一四年前已经成名，他们多半依附资产阶级。第二代活跃在两次大战之间，他们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对现实持否定态度。超现实主义者是他们的代表。不过他们的否定性不是黑格尔的否定性，因为他们只顾破坏，不

顾建设。第二代作家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出身和拥有的读者群使他们接近激进社会党的观点，他们为平庸的读者描写平庸的生活，不能使自己的作品达到这个悲剧时代的高度。

第三代于第二次大战前开始写作。萨特把他本人归入这一代。他们具有敏锐的历史感，不像老辈作家那样依附资产阶级，与第二代也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纳粹统治下，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受刑、被处死的可能。如果你顶得住严刑拷打，你就是人人敬仰的英雄；如果你屈服，你就成为万众唾骂的叛徒。当代人就这样发现了自己的历史性。

第二次大战后的情况与第一次大战后不同。第一次大战后，社会上物资富足，人们拼命享乐。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变为一片废墟，百业凋敝。人们努力生产，把消费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个时期的文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生产社会"的自由意识。"如果说否定性是自由的一个面貌，那么建设是它的另一个面貌。我们时代的悖论在于，建设性的自由从未如现在那样接近于产生对自身的意识，而同时，可能它也从未如现在那样被异化。"作家的任务已经摆明了："就文学是否定性而言，文学将对劳动的异化提出抗议；就它是创造和超越而言，它将把人表现为创造性行动，它将伴随人为超越自身异化，趋向更好的处境而做的努力。"如果说过去时代的文学是消费文学，那么现在正在出现一种生产文学、实践文学。

二十世纪作家希望能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占据类似十八世纪作家在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位置："被压迫者与压迫者都是他的读者，他为被压迫者作证反对压迫者，他从内部和外部向压迫者提供形象，他与被压迫者一起意识到压迫，他出力构成一个建设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办得到，今天却行不通了：正当作家们发现实践的重要性

时，他们的读者群却消失了。

一七八〇年，只有贵族阶级有意识形态及政治组织，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既无政党，也无明确的意识。作家批评君主制和宗教，向资产阶级介绍几个以否定为重要内涵的概念，如自由和政治平等；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直接在为资产阶级服务了。一八五〇年，资产阶级成为压迫阶级，有系统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则处于无组织、未觉醒状态。作家本可以直接诉诸工人，但是他错过了这个机会。在这两个时期，文学的本质与历史形势的要求相一致。但是今天一切都颠倒了："压迫阶级失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它们的自我意识动摇了，它的堡垒不再分明，它敞开自己，它呼吁作家前来救援。被压迫阶级则受到一个政党[1]的拘束，被一种严格的意识形态搞得举止生硬，它变成一个封闭性社会：人们不复不通过中介就与他沟通。"

一方面是作家通过艺术发现了自由的两个方面（否定性与创造性的超越）。另一方面，一九四七年的工人寻求在解放自身的同时解放所有的人。两者于是发生关系："就工人是被压迫者而言，文学作为否定性能反映他的愤怒的对象；就工人是生产者和革命者而言，他是一种实践文学的最好题材。"因此，"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不幸在法国，法共把工人与作家隔开，并追随苏联的政治，而苏联在"革命出了故障"的现阶段，保卫的不是革命利益，而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艺术品作为绝对目的，它在本质上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共产党的功利主义也无法调和。作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作家只能在共产党提出反映被压迫阶级愿望的要求的时候，支持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某些开明人士承

---

[1] "一个政党"指法国共产党。

认精神性同时既是自由的否定性又是自由的建设性的时候，作家又应该支持他们而反对共产党；当一种保守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本质相矛盾时，作家应该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和共产党。这就是说，“我们有读者，但没有读者群”。

三

以上是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阐述的理论的大概。第一章《什么是写作?》和第二章《为什么写作?》直逼美学的堂奥，第三章《为谁写作?》涉及历史哲学，又是从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这一特定角度审视的法国文学史，第四章《一九四七年作家的处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萨特当时在政治上想走中间道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不断批判共产党）。“自由”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贯穿全书的哲学思辨。

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者用存在主义术语来说，人在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或这样做，或那样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如果他推诿于某种原则，那是他对自己掩盖了自己的自由，所以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问题在于，任何哲学在介入人生时，都会遇到伦理学问题。萨特说：“我们是孤独的，得不到辩解。我说人命定是自由的，指的正是这个意思，说命定，因为人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自由的，因为他一旦投入世上，他就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① 人的行动果真得不到辩解，因而也不需要辩解的话，那么他只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①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岂非就不必受任何伦理标准的约束？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普遍原则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同时又是作为行为标准的伦理意义上的自由呢？萨特这样回答问题："我们为了自由而要求自由，通过每个特殊的场合要求自由，而其他人的自由也取决于我们的自由。诚然，自由作为人的定义而言，并不取决于他人。但是一旦发生了介入行为，我就被迫在要求我自己的自由的同时要求其他人的自由。只有当我把其他人的自由当作目的的时候，我才能把自己的自由当作目的。"① 这段话轻而易举地、但是并不令人信服地从哲学层面飞渡到伦理层面。在《什么是写作?》里他先是论证作者与读者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然后提出作家只能从自由的角度去介绍世界，因此他必须反对任何奴役；这一过渡同样不是很明显的。伦理学也许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误区"。他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许诺要写一部伦理学，但始终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生活经验也证明，任何人在一定处境中做出选择时不可能不考虑现实提供的有利或不利条件，他在行动中得到社会的助力或者同样来自社会的阻力，他的自我设计蓝图最终能否实现不是全凭他的个人意志。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看，强调自由选择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过分夸大个人的主观自由，就会陷入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

另一个问题纯属文学理论：文学是否有独立的本质？如果有，这个本质是否就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既适应又不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学作品或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或体现某一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本

①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质。如果说文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指的是文学体裁的发生、进化规律和艺术规律，不是说文学是一个有自身命运的、先验的存在。萨特却认为文学以自由为本质，这个本质在历史中展开，历史本身的发展经常与这个本质相忤，偶尔也与它相一致（十八世纪）。为使文学不再受到异化，为了实现文学的本质，就要改变社会，消灭阶级，因为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文学才能意识到它自身。

在这里，萨特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不是文学去反映社会，反映历史的过程，而是社会和历史将要去适应文学的本质；文学要致力于"改变周围的社会"，但是归根结底改变社会是为了解放文学自身。这套理论不由使人想起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由作为人的定义和文学的本质，在萨特的体系中的地位有点类似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念。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在逻辑阶段作为抽象的、纯粹逻辑的范畴而运动、发展；在萨特那里，文学在历史之前、历史之外，便以自由为本质。绝对理念在自然阶段采取了异于自己的自然的、物质的形式；文学在阶级社会中被异化，失去或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本质。绝对理念在精神阶段由于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战胜了被动的、无力的物质、自然，摆脱了异化的形式，回复到同它自己相适应的精神形式；文学通过否定性解放自己，从异化（十二世纪）到抽象的否定性（十八世纪），再经由绝对的否定（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到既有否定性又有建设性（1947），最终将在无阶级社会里充分实现它的本质。似乎萨特是借助一个先验哲学模式来建立他的文学理论的，为了体系的完整，就难免削足适履。其次，这套理论全部以法国文学史上的现象为立论根据，缺乏普遍性，用以解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确实枘凿难入。

从仓颉造字鬼神夜哭的传说到清朝末年与周树人、周作人兄

弟同在东京留学的诸暨蒋观云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文字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具有魔力。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类似的传统。“逻各斯”的本义为语言，《圣经》中的“太初有言”也可译作“太初有道”。萨特认定“写作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变”，赋予文字——语言的载体——以如此崇高的使命和如此巨大的威力，本有其思想渊源。但他似乎太抬举文学了。广义的散文史上，有过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作品，如萨特不止一次提到的卢梭的《民约论》，又如他没有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然而“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学可以号召、推动人们去改变世界，但是它不能代替改变世界的行动；创立一种“实践文学”或“整体文学”不等于建立一个无阶级的、非异化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以前的阶级社会里，或者说在自由被异化的社会里，不仅有起揭露作用的写作，也有起掩盖作用的写作。有为被压迫者呼吁的文学，也有为压迫者帮忙或帮闲的文学，如全部“消费文学”和“旨在奉承阿谀、献媚取宠”的坏小说，或许还有一种中性文学。萨特认为消费文学和坏小说因为违背了文学的本质，所以不是好的文学，但总不能因此否定这类文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不是揭露，而是掩盖。如果说揭露就是变革，那么掩盖就是维持现状。

萨特一方面过分重视写作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在文学内部，他却认为惟有散文具有揭露和变革的功能，而诗与绘画、雕刻、音乐一样，不是功利性的。这既表现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也说明他没有深入到各种艺术现象的本质。关于音乐的非介入性，日后他在《〈艺术家和他的良心〉序》(1950)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打算写一篇文章发挥这一观点。然而对于诗的非介入性，他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他的体系的薄弱环节，人们很容易以比如说抵抗运动诗歌为例来反驳他的论

点。于是他在《什么是写作?》文末特地写了一条长注，声明他指的是当代诗歌。他认为诗的目的是创造人的“神话”，而散文的目的是画出人的“肖像”。资本主义社会一味讲求功利，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绝对目的，人在社会上成就越大，就越丧失自己的本性。诗人为了恢复人的纯洁性，故意只看到人的事业的失败。诗人要指出，人即便失败了，他也比压垮他的一切更有价值。“诗歌是输家反而成了赢家。为了能赢，真正的诗人选择了诗，至死无悔……他确信人的事业完全失败，并且安排自己在生活中失败，以便用他的个别失败来为人类普遍的失败作证。”可见萨特只是把“真正的诗人”从其他诗人中区分出来：“真正的诗人”不能介入，介入的诗不是真正的诗人。这和他说的散文作家以自由为主题，作品若不以自由为主题，便违背了文学的本质，因而不是好作品一样，更多地是回避问题，而不是正面解答问题。

四

一九六〇年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在该书第一部分《方法问题》中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但是存在主义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框架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已经僵化了，停止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每个人的具体实在，满足于用普遍、一般的真理去分析具体的单个的人，把人一开始就当作成年人。因此萨特认为有必要引入精神分析方法，回溯到人的童年以便完整、正确地理解他成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个基础上，萨特创立了他自己的辩证法，即“前进-逆溯法”或称“存在精神分析法”，并以《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为例

具体应用这一方法。后来他还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研究福楼拜的专著《家中的低能儿》。

概括说，“前进-逆溯法”就是从社会整体到个人和从个人到社会整体结合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主张个人第一性，社会第二性。就个人属性来说，它主张心理、生理属性为第一性，社会属性为第二性。一个人的生活计划是在童年形成的，如研究福楼拜就必须回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及其当时的家庭关系，然后才谈得上应用前进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环扣一环地重建历史的整体化运动。①

我们不妨也用这个方法去研究萨特本人，好在他为我们留下一部自传：《文字生涯》。他说自己不到四岁就能识字读书，不久就模仿别人的著作写小说，被家人视为神童。他的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信天主教，每天在饭桌上彼此嘲弄对方的信仰。早慧的孩子在一旁听着，得出自己的结论：两种宗教都没有价值。萨特失去信仰，七、八岁时就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把对永生的渴望转化为对写作的嗜好，指望通过文学事业而永垂不朽。“当我以为自己献身于文学的时候，实际上我接受了神职。”②“我把文字和它们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便是信仰。”③他曾相信文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把文字看成事物的本质。”④在本书的结尾，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字生涯：“我长期以来把我的笔当作一柄剑：现在我明白我们无能为力。”

因此，《什么是文学？》中认为写作就是说出事物的名称，就是揭露，就是变革，这个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萨特的童年。文

---

① 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杜小真著《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第158—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③④ 参见萨特《文字生涯》。

学对于萨特来说一直具有奇妙的功能，所不同的是，到一九四七年这种功能从个人层面转移到了社会领域。萨特不再像中国的儒家那样认为立言与立德、立功一样可以不朽，但他认为文字可以直接改变社会。他在一九四七年提倡“实践文学”或“整体文学”时，西欧物质匮乏，还是他所谓的“生产社会”。五十年代西欧经济开始复苏、繁荣，后来进入充分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经验使他领悟到笔不是剑，文字不是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应该怎样重新看待“介入文学”理论呢？要么他放弃“介入文学”的主张，要么给它一种新的解释。萨特选择了后一种做法。

一九六三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东西方当代小说讨论会”，会上对文学介入时代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萨特和法国新小说派理论家罗伯-格里耶参加了这次会议。罗伯-格里耶对介入问题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让我们把介入这个概念惟一可能对我们具有的意义归还给它吧。介入不应该是政治性的。对于作家来说，介入就是充分意识到他使用的语言当前遇到的问题，确信这些问题极其重要，决心从内部来解决这些问题。”① 在赴列宁格勒前夕，他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观点：“对世界提出质问，只能通过形式来进行，而不能通过某一含义不明的社会或政治趣闻。文学对革命施加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方式是不可预料，不可估计的。”② 苏联作家在发言中强调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形式是由艺术家的实际目的决定的。这个目的是他要抵达的港口，每个严肃的作家都应该事先预见到他的目标。”③萨特在会上的发言既不

① 罗伯-格里耶：《提倡一种新小说》。

②③ 《费加罗文学报》（1963年2月23日），转引自本杰明·苏尔：《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哲学家萨特》，第228页。大学出版社，巴黎，1971年。

同于苏联作家，也不同于罗伯-格里耶，他说："一部小说，这是一个整体的人的作品……如果一部小说不是整体小说，那就不是好小说。卡夫卡写了薄薄几本书，只谈论小资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但是如果人们深入阅读这些书，他们就会发现一部现代新小说始终应该力求达到的那种整体……文学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介入，这一点无关紧要，文学必然通过今天一个人的整体而介入。而今天一个人的整体便是，举例来说，我们都可能死于原子战争这一事实。这不等于说作家必须谈论原子战争；这是说，当一个人害怕自己像耗子一样死去的时候，如果他满足于写关于鸟的诗，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真诚的。"① 这以后，他在巴黎以《文学能做些什么?》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发挥了上述论点：作家若要反映"整体"，就要在作品中关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不过这种关注不一定非要在作品里以被叫出名称来的现实的形式得到表现，有时候甚至最好不要这样做。"②

显然，他已经从一九四七年的激进立场大大后退了。后来他研究福楼拜，认为这个曾经一再遭他谴责的"整体解脱"的典型，其实也介入了他的时代。萨特当然有一番解释：

> 如果人们从表面上看他写的作品：这时出现的是整体解脱，但是人们后来看到他在第二个层次上介入了，不管怎样我要把这个层次叫作政治层次。这里说的是那个曾经，举例说，辱骂巴黎公社社员的人，一个大家知道是业主和反动派的人。但是如果人们停留在这个看法上，人们就对福楼拜不够公道。为了真正把握他，就应该一直走到那个深层的介入，他企图借以拯救自己一生的介入。重要的是福楼拜在另一个层次上彻底介入了，即便这一层次的介入意味着他在所有其他地方

①② 《费加罗文学报》(1963年2月23日)，转引自本杰明·苏尔：《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哲学家萨特》，第228、229页。大学出版社，巴黎，1971年。

都采取了理应受到谴责的立场。文学介入，这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这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这不是简单的在"承诺写书"意义上的文学介入。

在另一个场合，他给文学和介入分别下了定义："人生在世，他的各种形象环绕着他。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在这个意义上，散文与诗、音乐、绘画、雕刻都以同样方式介入了："……诗与散文艺术首先变成批判艺术：马拉梅管他自己的诗叫'批判诗'。写作就是对全部文学提出质问。今天亦然。在绘画、雕刻、音乐上，情况是相同的：全部艺术介入单独一个人的历险；它在寻找自己的界限，开拓自己的疆域。但是写作不可能在带有批判性的同时不对它身上的那个一切提出质问：这才是写作的内容。"①

就这样，《什么是文学?》中那种有自觉政治内容的、公开的、狭义的介入，变成福楼拜式的无明确政治内容的、潜在的、广义的介入。萨特的话也许不太好懂，一位中国批评家评论沈从文的一段文字倒是可以用来相互说明："其实，政治是生活里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它虽非生活的全部，但却在生活中广泛地渗透。一个真正忠实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是不会，也不可能使自己作品的内容完全脱离政治的。沈从文并不例外。前面我们已指出，他笔下二三十年代的湘西，正是苦难中国的一角。不过，他不属于'席勒式'的作家，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是更倾向于'莎士比亚化'的。"②

---

① 萨特：《关于我自己》，《处境种种》第九集第31页。参见同书第15页："如果文学不是一切，它就一钱不值。我说的'介入'就是这个意思。"

② 刘一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集，第300页。

五

萨特作为作家的声望，主要来自他的戏剧创作。除了写剧本，他还有一套戏剧理论，称自己写的剧本为“处境剧”，大力提倡处境剧。存在主义的自由，其实指的是人在每种处境中都有选择的自由。如果说“介入文学”理论高扬自由，处境剧理论则强调处境，二者相辅相成。

萨特认为：“伟大的悲剧，无论是埃斯库勒斯还是索福克勒斯的，或者是高乃依的，都以人的自由为主要动力。俄狄浦斯是自由的，安提戈涅和普罗米修斯也是自由的。人们自以为在古代戏剧中看到的宿命力量不过是自由的反面。情欲本身是坠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的自由。”而所谓处境，并非复杂的情节。“如果人在某一特定处境中真正是自由的，如果他真的在这个处境中并且通过这个处境选择自己，那么应该在戏剧中表现一些单纯的、人的处境，以及在这些处境中选择自身的自由……处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我们；它向我们提出一些解决方式，由我们去决定。为了使这个决定深刻地符合人性，为了使他能牵动人的总体，每一次都应该把极限处境搬上舞台，就是说处境提供抉择，而死亡是其中的一种。于是自由在最高程度上发现它自身，既然它同意为了确立自己而毁灭自己。因为只有达成全体观众的一致时才有戏剧，所以必须找到一些人所共有的普遍处境。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做自我选择：你能这样做就赢了，剧本就是好的。”

与处境剧相对立，“性格剧”主要关心性格分析和性格交锋。萨特与他引为同道的法国剧作家不相信人有共同的、一经形成就

一成不变的“人性”。戏剧应该表现人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和观念体系的对峙，而不是研究性格冲突。如在阿努依的《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被表现为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在选定自己的性格特征之前无性格可言，她在确定以死亡为自己的自由的那一瞬间，才完成自己的选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白吃饭的嘴巴》里，沃塞尔市市长犹豫不决，不知应该用牺牲一半居民（老弱妇孺）为代价来解救他被围困的城市呢，还是努力保全全体居民而甘冒全城生灵涂炭的风险。剧本展示他的焦虑，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与他的性格无关。“我们想用一种处境剧来代替性格剧，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经验中一切共同的情境，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至少出现过一次的情境。我们剧本中的人物区别不是懦夫与吝啬鬼的区别或吝啬鬼与勇士的区别，而是行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权利和权利之间可以怎样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处境剧也与萨特理解的现实主义戏剧唱反调，因为后者“总是喜欢表现外部力量怎样压垮一个人，粉碎他，最终把他变成一个随风转动的风标。”

在表现手法上，萨特要求剧本朴实无华，从一开始就表现情境即将达到顶点的那个确切时刻，没有必要详细描述某一性格或某一情节的微妙演变过程。剧本简洁、强劲，围绕单一的事件展开，上场人物不多，台词使用日常语汇。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具有强大张力的、严峻的戏剧。萨特提倡处境剧，与法国生活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严峻性是一致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搞得精疲力尽，解放并不意味回到富裕生活；人们要求很高，但是只有厉行节约才能生存下去。萨特并非没有意识到处境剧理论本身的处境，即其时代、地域特征，无意把它奉为戏剧创作的金科玉律。他本人创作的剧本的成功，也与它们发表、上演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曾自问，这类剧

作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国家（指当时的美国）能否得到人数更多的观众。反过来，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在物质条件不够优越，并为重大的权利冲突困扰的社会里，处境剧理论仍有其一定意义。

施 康 强

目　次

附录

福克纳的《萨托里斯》*

过了一段时期，好的小说就会变得与自然现象完全相似；人们忘了它们有一个作者，人们像接受石头或者树木一样接受它们，只因为它们就在那儿，因为它们存在着。《八月之光》就是这一类密封的作品，一种矿石。但是人们不能接受《萨托里斯》，正是这一点使得这本书变得宝贵：福克纳在这本书里藏头露尾，人们到处发现他的手，他的伎俩。我明白他的艺术的主要动力乃是不诚实。当然任何艺术都是不诚实的。一幅画中的远景总是虚假的。但是既有真正的画，也有所谓“逼真”的画。

《八月之光》里的人——我想的是福克纳的人，就像人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或梅瑞狄斯[①]的人一样——这头既有神性又不信上帝的野兽，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已沉沦，并且不遗余力地使自己堕落，他残忍却又讲道德，在杀人时也不忘道德；在临死前的瞬间终于得救——不是被死亡拯救，也不是在死亡中得救——他在遭受苦刑，在他的肉体蒙受最难堪的侮辱时仍不损其伟大；我不作任何批评就接受了这个人；我没有忘记他那副高傲的、咄咄逼人的暴君的面孔，他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我在《萨托里斯》里又找到这个人，我认出了巴耶德的“阴沉的傲慢”。然而我却再也不能接受福克纳的人：这不过是逼真的布景。这是一个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法国加利玛出版社1973年版。

①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

……她再次努力什么都不去想，使她的意识完全淹没，像人们把一只小狗按在水中，直到它不再挣扎为止。

只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人们想淹死的意识里面有什么东西。这倒不是说他存心隐瞒：他希望我们能猜出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被猜出来的东西会有一种魔力。我们想对福克纳说："动作太多了"，就像人们对莫扎特说："音符太多了"一样。词儿也太多了。福克纳滔滔不绝的词锋，他那种布道师式的抽象、高妙、拟人化的风格，这一切仍是障眼法。这种风格使日常生活的动作变得滞重，使它们带上史诗般的华美而又不胜这种华美的重负，终于像铅制的小狗一样直沉海底。这都是故意的：福克纳追求的，正是这种既富丽堂皇又令人作呕的单调，这种日常生活的礼仪；动作，这就是充满厌烦的世界。这些有钱人不事生产却又无处消遣，体面却又没有文化，离不开他们的土地，既是他们的黑奴的主人又是奴隶，他们活得腻烦，试着用动作填满他们的时间。但是这种腻烦（福克纳是否总能明确区分他的作品的主人公们的腻烦和他的读者们的腻烦？）仅是外表，是福克纳用来对付我们，也是萨托里斯家族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防卫手段。真正的腻烦，这是社会秩序，是一切可以看到、听到、触及的东西那种单调的萎靡不振：福克纳笔下的景物和他的人物同样感到腻烦。真正的悲剧在背后，在腻烦、动作和意识的背后。突然一下子，行动像流星从悲剧深处涌现。一个行动——总算发生了某件事情，带来某一信息。但是福克纳还要使我们失望：他很少描写行动。这是因为他遇上又躲开了小说技巧上的一个老问题：行动构成小说的主体；人们精心安排伏笔，后来当行动发生时，它们就像铜器一样光洁，极其简单，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滑走。关于这些行动人们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消直呼其名就够了。福克纳不说出这些行动的名称，他不谈论它们，借此暗示它们有无数

个，非言语所能表达。他只指出行动的结果：一个老人死在坐椅上，一辆汽车翻倒在河里，水面上露出两条腿。这些结果静止不动、粗暴、结实、严密的程度堪与行动的躲闪性媲美，它们在日常生活动作织成的稠密的细雨中出现，摊开，无可改变，不可解释。然后这些猜不透的暴力将变成“故事”：人们将说出它们的名字，解释它们，讲述它们。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家族都有故事。萨托里斯家的人肩负着两次战争、两个系列的故事的重荷：老祖宗巴耶德死于南北战争，约翰·萨托里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中丧生。故事出现又消失，口口相传，与日常生活的动作一起掩沓。它们不完全属于过去，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超级现在。

“和平时一样，老福尔斯把约翰·萨托里斯的阴魂带进房间……约翰既然已不受时间和肉体的羁绊，便形成比这两个定期相会，彼此冲着对方重听的耳朵大声嚷嚷的老人更明显的存在。”这些故事给现在带来诗意，使现在具有宿命性：“宿命的不朽性和不朽的宿命性”。福克纳的主人公们用故事铸造自己的命运：通过这些精细的、偶尔经过几代人加工美化的叙述，一个叫不出名字的、被长期掩埋的行动向别的行动打招呼，使它们着迷，吸引它们，犹如尖端吸引雷电。这里体现出文字、故事阴险的力量，但是福克纳不相信这类咒语：“……原先只是两个莽撞、冒失的男孩子被自己的青春活力弄得晕乎乎，盲目出走，后来却变成勇敢和壮美的顶锋，甚至被人说成是两个英勇地自甘沉沦的天使通过改变事件的进程……为种族的历史增光添彩……”他决不会完全上当，因为他知道这些故事的价值，因为是他在讲故事，因为他和歇伍德·安德森[①] 一样，是“讲故事者，说谎者”。只不过他梦想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故事都有人相信，那里故事真

① 歇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作家，著有《讲故事者的故事》等。

的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他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他梦想的世界。我们知道《喧哗与骚动》和《八月之光》应用的“杂乱技巧”，即过去与现在不可分地相互纠缠。我以为在《萨托里斯》里找到了这一技巧的双重起源：一方面，是不可遏制的讲故事的需要，为了插进一个故事不惜把最紧急的行动停下来——我以为这是许多抒情小说家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一半真的相信，一半想象故事有魔法般的力量。但是他在写作《萨托里斯》时技巧未臻完善，因此他在从现在过渡到过去，从动作过渡到故事时显得很笨拙。

所以，这就是他介绍给我们、要求我们接受的人：这是个捉不到的人；人们不能通过他的动作抓住他，因为这些动作不过是个幌子，也不能通过他的故事抓住他，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假的，更不能通过他的行动抓住他，因为他的行动是不可描绘的闪电。然而，越过行为和词句，越过空洞的意识，这个人却存在着，我们预感到一个真正的悲剧，某种可以辨认的、足以解释一切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族的或者家族的缺陷，阿德勒[1]的自卑感，还是被压抑的力必多[2]？或此或彼，视故事与人物而异；福克纳本人往往不明说。再说他也不太关心这一点：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毋宁是这个新人的本性：这个本性首先是诗意的和神奇的，它矛盾重重，但隐而不露。我们可以通过其心理表现把握这个“本性”（能用别的名词称呼它吗?），它是心理存在的构成部分；它不完全属于无意识，因为受它驱使的人似乎往往可以转过身来面向它，观察它。但是另一方面，它却是像厄运一样一

①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疗法，以指导有自卑感的情绪障碍患者达到成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② 力必多（Libido），弗洛伊德所创造的心理学名词，原指与性冲动有关的生理能量，后又指爱本能或生存本能。

成不变的，福克纳的主人公一出娘胎就带着这个本性，它像岩石一样顽固，它是物。亦物亦精神，一种藏在意识背后的固态的、不透明的精神，一种以光明为本质的黑暗：这才是地道的有魔力的物体；福克纳的人物中了魔法，一种令人窒息的妖术气氛包围着他们。这正是我上文说的不诚实：像这样着魔是不可能的，甚至不能想象的。所以福克纳用心避免让我们具体想象这种魔法：他的全部手段仅用来暗示它们。

他是否完全不诚实呢？我不认为。或者说，如果他说谎，那是对他自己说谎。《萨托里斯》里一段有趣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区分他的谎言和真诚的钥匙：

> "你的亚伦们和萨巴蒂尼们① 话说得太多，还有那个老德莱塞，谁也没有他那么多话要说，谁也不像他说得那么费劲。"
>
> "但是他们含蓄，"她解释说，"莎士比亚不含蓄。他说出一切。"
>
> "这我明白，他对细微的差别不敏感，也不善于含蓄。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位绅士，"他委婉地说。
>
> "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
>
> "所以，必须含蓄，才能当绅士。"
>
> "哟，你可真叫人头疼。"

模棱两可的、无疑也是讽刺性的对话。因为纳西撒算不上聪明，何况迈克尔·亚伦和萨巴蒂尼都是蹩脚作家。不过我觉得福克纳在这段对话里透露了许多有关他自己的东西。如果说纳西撒的文学趣味可能不高，相反她的直觉却是很准的，她凭直觉选择了巴耶德，一个有秘密的人。霍拉斯·班波喜欢莎士比亚可能是对的，但是他软弱、饶舌，他说出一切；他不是一个男子汉。福克纳喜欢的人，如《八月之光》里的黑人，巴耶德·萨托里斯，

① 亚伦，萨巴蒂尼，均为当代作家。

《押沙龙》里的父亲，都很含蓄；他们缄口不语。福克纳的人道主义大概是我们惟一能接受的东西：他恨我们那种四平八稳的良知，我们那种工程师式的唠唠叨叨的良知。但是他是否知道他笔下那些伟大、阴郁的人物徒有其表？他是不是受到自己的艺术的捉弄？光是把我们的秘密驱逐到无意识里对他来说还不够：他梦想在意识中间有一个绝对的黑暗区域，希望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造成一个绝对黑暗区域。沉默，在我们身外，也在我们身上的沉默，这是一种极端的清教徒斯多噶主义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是否对我们撒谎？他一个人的时候在做些什么？他会不会勉强忍受自己太富于人性的良知那滔滔不绝的饶舌？这还有待了解。

一九三八年二月

关于多斯·帕索斯[①]和《一九一九年》*

大家都说：一部小说是一面镜子。但是读小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这是跳到镜子里面去。人们一下子就置身于镜子的另一边，与看上去很面熟的人和物待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和物只是似曾相识而已，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们。而我们自己的世界里的事物却被赶出去，变成反映了。你合上书，跨过镜子的边缘，回到这个诚实不欺的世界，重逢楼房、花园和一些对你无话可说的人；在你背后重又合上的镜子平静地反映着它们。这以后你会赌咒说艺术是反映；最乖巧的人甚至会说艺术好比哈哈镜。多斯·帕索斯有意识地利用这一荒谬、执拗的幻觉把我们引向反抗。他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使他的小说只是一种反映，他甚至披上民粹主义的驴皮[②]。这是因为他的艺术不是无所为而为的，他意在证明。可是他的做法很奇怪；他把这个世界，我们居住的世界展示给我们看。仅仅是展示、不加解释和评论。他不去披露警察局的圈套，石油大王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三 K 党的内幕，也不去无情地描绘贫困。他要让我们看的东西我们已经见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法国加利马出版社 1976 年版。

① 多斯·帕索斯（1896—197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小说家之一。《一九一九年》是《美国》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为《北纬四十二度》，第三部为《赚大钱》。

② 驴皮，典出法国作家佩罗的童话：一名公主为了逃避父亲对她的不正当爱情，远离家乡，白天披上丑陋的驴皮，晚上恢复原来的盛装。

过，而且我们最初的印象是，我们看到的样子正是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一上来就认出这些没有悲剧因素、富裕但是闷闷不乐的生活；这成千上万人的遭遇正是我们自己的遭遇，他们的遭遇刚勾出轮廓就告流产，立即被遗忘，永远重新开始，不留痕迹地滑过去，从来不让当事者承担责任，直到有那么一天，某个遭遇本来和其他遭遇没有差别，突然之际好像是由于手脚失灵或者是弄虚作假，在使当事人从此永远感到恶心的同时，不经意地毁坏了某一运行机制。多斯·帕索斯正是通过描绘太为我们熟悉的这些外表——我们自己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描绘它们，我们每个人都与它们相安无事——使这些外表变得无法忍受。他使那些从未愤怒的人感到愤怒，使那些从未害怕的人感到害怕。是不是他变了一套魔术？我朝周围看：人、城市、船舶、战争。原来刚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它们有一种淡淡的暧昧、不祥的神情，像在噩梦中所见的一切。连我对那个世界的愤怒，我也觉得它不无暧昧：它只是远看好像另一种愤怒，一条社会新闻足以引起的愤怒：我位于镜子的另一边。

多斯·帕索斯的仇恨、绝望和高傲的轻蔑都是真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的世界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创造的物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品——福克纳和卡夫卡的作品也在内——具有比这更伟大、更隐蔽的艺术。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世界比这离我们更近、更宝贵、更打动人；这是因为多斯·帕索斯取材于我们的世界。但是没有一个世界比他的世界更遥远、更奇怪；多斯·帕索斯只发明了一件东西：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但是这就足够创造一个世界了。

人们生活在时间里，人们在时间里起作用。小说与生活一样，在现在展开。完成时态仅在表面上被小说采用；应该带着审美距离把它看成一种现在时，一种舞台手段。小说里的情节未成

定局，因为小说里的人是自由的。情节在我们眼皮底下展开；我们的急躁、无知和期待与主人公的急躁、无知和期待是相同的。记叙则反其道而行之，费尔南德斯[①] 指出记叙是用过去时进行的。但是记叙提供解释：与生活的次序相吻合的年代次序背后，隐约可见为理性准备的因果次序；事件不触及我们。它位于事实与规律的正中间。多斯·帕索斯的时间是他独特的创造：既非小说，又非记叙。或者不妨说，这是历史的时间。使用完成时和未完成时并非为了遵循语法：乔或者伊芙琳的遭遇的真实性在于这些遭遇已成过去。一切都好像以某人在回忆的口气来叙述："狄克小时候从未听人说起过他爸爸……"那年冬天，伊芙琳只想着一件事：上美术学院……""他们在维哥待了半个月，这期间当局对他们的身分百般挑剔，他们简直受够了……"小说里的事件是一个未被叫出名字的存在：关于它人们说不出任何内容，因为它正在发生；人们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两个人走遍全城寻找他们的情妇，但是人们不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找到她们"，因为这不是事实：只要还有一条街、一家咖啡馆、一座房子没有查看过，这还不能成为事实。在多斯·帕索斯的作品里事件首先得到一个名称，骰子已经掷出去了，像我们记忆里的事情一样："格仑和乔在岸上只待了四个小时，未能找到玛瑟琳和萝萝。"事实被围上显明的轮廓线，去思考它们正是时候。但是多斯·帕索斯从来不去思考它们：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们也不能在年代次序下发现因果次序。这不是记叙，这是一个智力低下、记忆里有许多空白的人结结巴巴地回忆过去，用几句话带过整整几年，然后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三流连。这和我们真实的记忆完全一样，大处落墨的壁画和工笔画彼此混杂。这样做倒也不乏立体感，不过产

---

① 费尔南德斯（1929—?），法国作家。

生立体效果的地方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精心安排的。再往前走一步，就与《喧哗与骚动》里那个白痴有名的独白如出一辙了。不过这后一种做法仍是理性化，用非理性来暗示一种解释，让读者在这一片混乱后面预感到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秩序。多斯·帕索斯及时止步。幸亏他这样做，过去的事实得以保留现在的鲜味；它们在流放中仍是它们有一天，在惟一的一天曾经是的东西：色彩、声响和情欲不可解释的骚动。每个事件都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孤独的物，它不是任何其他物的衍生，它突然出现了，加到其他物上头：它是不可缩减的。对多斯·帕索斯来说，记叙就是做加法。所以他的文体显得松散："还有……还有……还有"。令人不安的重大外表、战争、爱情、一个政治运动、一场罢工无不逐渐消隐，碎裂成无数可以并排放在一起的小摆设。他这样写停战："十一月初就传闻要停战了，然后突然有一个下午，伍德少校一阵风似地冲进伊芙琳和伊丽阿诺合用的办公室，让她们放下工作，一边拥抱她们一边叫喊：'总算盼到了！'伊芙琳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发现自己竟与摩耳豪斯少校接上吻了。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变得像足球队旗开得胜那天晚上的大学宿舍：这就是停战。突然一下人人都拿出考涅克酒，齐声唱起'有条长长的盘山路'或者'玛德隆对我们不厉害……'"这些美国人看战争就跟法布利斯[①]看滑铁卢大战一样。只要我们动动脑筋，作者的意图和手法都很明显。不过需要我们合上书本，动脑子去想。

情欲和动作也是物。普鲁斯特分析它们，把它们与以前的状态相联系，于是它们就成为必然的。多斯·帕索斯要保留它们作为事实的性质。只允许说："是这么回事：那个时期理查是这样的，另一个时期他又是一个样子。"爱情、决定都是以自身为轴

① 法布利斯，斯丹达尔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之一。

心旋转的大球。我们至多能在人物的心理状态与外部情景之间发现某种契合，某种类似色彩配比关系的东西。我们也许会猜疑到某些解释是可能的。但是这些解释显得轻飘、琐屑，犹如张在一片硕大的红花上的蜘蛛网。然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感到小说特有的那种自由，而是多斯·帕索斯以其细节非前定论强加给我们一种不愉快的印象。行动、感情、想法突然在一个人物身上出现，安顿下来，然后离开他，而人物本身在这里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应该说人物承受这些行动、感情、想法，他只是见到它们——谁也不能为它们的出现指定一些规律。

然而它们都是曾经存在的。这个无规律可循的过去是不可逆转的。多斯·帕索斯在讲故事时有意把历史放在前景，他要让我们感到事情已成定局。马尔罗[①] 在《希望》里说过类似的话："死亡的悲剧意味在于它把生命变成命运。"多斯·帕索斯在他的书一开头就以死亡为基点。所有他描绘的人生都已经封闭。它们犹如柏格森式的记忆，肉体死亡后仍在某一阴阳界游荡，有声、有味、有光，但是没有生命。这些谦卑、模糊的人生，我们老觉得它们犹如命运。我们自己的过去绝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今天已不能改变其价值和意义的。但是多斯·帕索斯拿给我们看的这些美丽的、花花绿绿的物件在它们耀眼的色彩底下却有某种僵化如石头的东西：它们的意义已被固定。请闭上眼睛，试着回想你自己的过去，试着以这种方式回想过去，你会喘不过气来的。多斯·帕索斯想表达的，正是这种窒息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没有生命，他们只有命运。这一点，他不在任何地方明说，但他到处让我们感觉到。他悄悄地、审慎地反复暗示这一点，直到我们终于渴望砸烂我们的命运。我们于是成了反抗

①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

者；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镜子后面的反抗者。因为现实世界的反抗者要求改变的不是这一点：他要求改变人们当前的状况，这个正在逐日形成的状况。用过去时讲述现在，这样做是耍了一个花招，创造出一个奇特又美丽的世界，五官固定犹如狂欢节最后一天的面具，但是一旦它真的成为活人脸上的长相，它就变得狰狞可怕了。

那么，像这样从小说开始到结尾抽丝般展开的回忆到底是谁的回忆呢？乍一看，似乎是主人公们的回忆，是乔、狄克、费雷特、伊芙琳的回忆。这在不止一个场合是正确的。一般说，每当人物是真诚的、每当他具有不管何种形式的充实性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他自己的回忆："他做完工作就回家，筋疲力尽，浑身酸痛，在有草莓香味的巴黎曙色中回忆起一双眼睛，被汗水浸湿的头发，收缩的、沾满油腻和凝固的血块的手指……"但是叙述者往往与主人公不完全吻合：叙述者说的话不一定全是主人公的话，不过我们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叙述者从外部叙述，就像主人公愿意别人代他叙述那样。由于这种默契，多斯·帕索斯不跟我们事先打招呼就使我们完成他期待的过渡：我们突然一下被安置在一个可怕的记忆里，每一个回忆都使我们感到踟蹰。这个使我们犹如身处异域的记忆既不是作者的，也不是他的人物的：它好像是一个合唱队在回忆，这个合唱队好用格言警句，又与作者和人物站在同一立场："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好，教师们很喜欢他，尤其是英语教员梯格尔小姐，因为他很有教养，能不失分寸讲些闲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位英语教员肯定他确有英语作文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他给她寄去一部他自己写的关于三王来朝圣婴耶稣的短诗剧，她就宣告他有天赋。"叙述到这里有点拿腔作势，人们告诉我们的关于主人公的事情变成庄重地向公众发布的消息："她宣告他有天赋"。这句话没有伴

随任何评论，但它引起一种集体的共振。这是一份宣言。确实如此，往往当我们想了解他的人物的思想时，多斯·帕索斯却以彬彬有礼的客观态度把人物的宣言告诉我们："费莱德……宣称出发前夜他一定玩个痛快。一旦上了前线，他可能被打死，那时候可就晚了。狄克回答说他很乐意和娘儿们聊天，不过她们的生意经味道太重，叫他恶心。埃德·斯库依勒外号法国佬，完全是欧洲人的做派，他说街上的女孩子们太幼稚了。"我打开一份《巴黎晚报》，读到："本报特派记者报导：查理·卓别林宣布他杀死了夏洛。"我恍然大悟：多斯·帕索斯用报上的宣言的文体来转述他的人物的全部话语。霎时间，这些话语就与思想脱离关系，变成纯粹的话语，变成应该如行为主义者那样照原样记录下来的简单反应，何况多斯·帕索斯有时高兴起来也向行为主义讨教。但是语言同时取得一种社会重要性：它是神圣的，它变成格言。得到满足的合唱队会想：狄克脑子里装着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他说出这句话就行了。主要的是这句话被说出来：它来自远方、别处，它并非在他身上形成的，在他还没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它已是一个神气活现、理应避讳的响声了；而他无非是把自己表示肯定的力量借给它罢了。好像在一个常见的语言和场合的天宇，我们每个人只消从中摘取现成的词句便能应付一切情境。也存在一个动作的天宇。多斯·帕索斯佯装把动作当作纯粹的事件、单纯的外表，作为一头动物的自由运动展示给我们看。其实这仅是表象：他在描绘这些动作时，实际上采用了合唱队和公众舆论的观点。狄克或者伊丽阿诺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宣言，不是伴随着表示赞许的轻声低语："在尚蒂依他们参观了古堡，给水濠里的鲤鱼喂食。他们在树林里坐在橡胶垫子上用午餐。J.-W.说他最讨厌野餐，问大家为什么即便是最聪明的女人也无一例外总想组织几次野餐，这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午餐后，他们一直走到桑

利斯去看战争期间被德国枪骑兵毁掉的房屋。”这难道不像地方报纸上刊登的退伍军人聚餐会记事？在动作不断缩小，最终变成一层薄膜的同时，我们突然发现它是起作用的，就是说它使做动作的人承担责任，它是神圣的。对谁而言是神圣的？对于“大家”的卑污的意识，对于海德格尔① 所谓的 das Man②。进一步说，这个意识是谁使它诞生的？当我阅读的时候，是谁在代表这个意识？是我自己。为了理解词句，为了赋予各个段落以意义，我首先必须采取这个意识的观点，必须成为随和的合唱队。这个意识只是因为我才得以存在；没有我，就只剩下白纸上的黑斑点。但是正当我就是这个集体意识的那个瞬间，我想与它分开，用法官的观点审视它：也就是说我想与自身分开。多斯·帕索斯巧妙地让读者感到的那种耻辱和不安的根源正在于此。我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这个意识的同谋——其实我是否真的违背自己的意愿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既创造又拒绝禁忌；然后我又在自己心中反对自己，革自己的命。

反过来，我却十分厌恶多斯·帕索斯的人物。他们的意识只在一秒钟内向我展示，这时间刚够让我看到他们是些活的动物，然后他们就无休止地展开由他们程式化的宣言和神圣性的动作组成的织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断裂不发生在里与外、意识与肉体之间，而是产生在某一个别的、羞答答的、间歇性的、不善用语言表述的思想的嗫嚅与集体表象的粘粘糊糊的世界之间。这个手法多么简单，多么有效：只要用美国新闻报导的技巧去讲述某个人的一生，人生就如萨尔茨堡的盐矿里的树枝一样结晶，取得社

①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② 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本义为“人家”、“别人”，特指一种失去真性，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的存在方式。

会意义。社会小说最棘手的向典型过渡的问题也就同时得到解决。再也不必给我们介绍一名典型的工人，不必如尼赞在《安东·勃洛瓦叶》里所做的那样，杜撰一个正好代表成千上万个人生的精确平均值的人生了。相反，多斯·帕索斯可以专心致志表现一个人的一生的特殊性。他的每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人物遇到的事情只有他本人才摊得上。这样做没有什么妨碍，因为社会性已经比任何特殊情况在他身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因为社会性就是他。于是，越过各种命运的偶然性和细节的偶然性，我们隐约看到一种比左拉的生理必然性和普鲁斯特的心理机制更灵活的秩序，一种婉转的、温柔的压迫，它似乎放开它的牺牲品，让它们走开，然后又在他们不知不觉中重新把它们抓住：这是一种统计学的决定论。这些人沉溺在自己的生活里，他们得过且过，他们挣扎，他们遇上的事情不是事先就被决定的。然而他们最凶狠的暴力，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努力都不影响出生、结婚、自杀的规律性。气体对于容器内壁的压力不取决于组成这一气体的各个分子的个别历史。

我们始终处在镜子的另一边。昨天你见到你最好的朋友，你向他表达了你对战争的强烈仇恨。现在请你试着用多斯·帕索斯的方式为你自己讲述这次谈话："于是他们要了两杯啤酒，说战争是可恶的。保尔宣布他宁可干其他一切也不愿去打仗，而冉说他们很高兴彼此看法一致。保尔在回家路上决定今后与冉更经常地见面。"你马上会讨厌你自己。但是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明白，你不能不用这种口气谈论你自己。不管你多么缺乏诚意，至少你体验着你的不真诚；你独自一人打这张牌，你不时以连续的创造来延长这一不真诚的存在。然而，即便你让集体表象粘住你的手脚，你首先必须亲身体验到集体表象就是个人教育自己的职责。我们既非机器，又没有着魔；我们的处境更糟：我们是自由

的。我们不是整个儿在外部，就是整个儿在内部。多斯·帕索斯式的人是一个杂种。既在外又在内。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就在他身上，我们和他动摇的个人意识一起生活，可是突然一下这个意识顶不住了，它变弱了，它溶化在集体意识里了。我们跟着它进入集体意识，当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突然又被排挤在外。镜子后面的人。奇怪、可鄙却又令人眩惑的创造物。多斯·帕索斯从这两种境界之间的永恒往返得出美丽的效果。我不知道有比乔的死亡更动人心魄的文字："乔打发掉两个'蛙人'，倒退着走到门口，此时才看见镜子里有个穿工作服的大个子双手举起一个酒瓶正向他的脑袋砸去。他想转身，但已来不及了。酒瓶砸碎了他的头骨，于是一切告终。"直到酒瓶敲开头盖的时候，我们一直和他一起置身在里面。这以后，我们马上出来了，和合唱队一起进入集体意识："于是一切告终"。没有比这更能让人感到什么是毁灭了。随后人们翻过的每一页书讲的都是别人的意识和一个没有乔照样存在的世界，这每一页书都像加在他尸体上的一锹泥土。不过这是在镜子后面发生的死亡：实际上我们把握的只是虚无的外表。真正的虚无不能被感受，也不能被思考。关于我们真正的死亡，我们永远不能说出什么来，我们之后的任何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多斯·帕索斯的世界与福克纳、卡夫卡和斯丹达尔的世界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矛盾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它是美的：美是一种掩盖之下的矛盾。我认为多斯·帕索斯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一九三八年八月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

小说给人的不是物，而是物的符号[①]。光凭这些符号，即指示虚空的文字，怎么能建立一个站得住脚的世界呢？斯塔夫罗金[②]从哪里得到生命呢？如果人们认为他从我的想象力得到生命，那是错的：当我们对着文字遐想时，文字在我们头脑中唤起一些形象，但是当我阅读时，我不在遐想，我在期待。不，我没有想象斯塔夫罗金，我在等他，我等待他的行为，他的历险的结局。当我阅读《群魔》时，我搅拌的那个稠密的材料是我自己的等待，是我的时间。因为一本书无非是一小堆干燥的纸张，或者是一个正在运动中的巨大形式：阅读。小说家逮住这个运动，引导它，改变它的方向，他把它变成他的人物的实质；一部小说是一连串阅读行为，一连串寄生的小生命，每一个小生命的持续时间不超过跳一场舞的时间，它依靠读者们的时间而膨胀，而养活自己。但是，若要使我的不耐烦、我的无知的延续时间被逮住，被塑造加工，最后被当作这些杜撰的人物的血肉之躯介绍给我自己，小说家必须善于引其入彀，他必须利用供他支配的符号，在他的书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

① 我在下面提出的看法也适用于作者的近作，如《美蒙娜》或《俯视》。但是莫里亚克先生在写作《黑夜的终止》时明言要探讨自由问题，所以我宁可从这本书里找例证。——作者原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里用阴文刻画出一个与我的时间相似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未来悬而未决。如果我猜到主人公未来的行动已经被他的遗传因素，被社会影响或某一其他机制所预先规定，我的时间就会退回到我身上。于是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一本静止的书，只有我在阅读，在时间中存在。你愿意赋予你的人物生命吗？请你给他们自由。问题不在给情欲下定义，更不在解释它们（小说里最好的心理分析也尸气扑鼻），而是仅在于展示情欲和不可预料的行为。罗戈任[1] 将要做的事情，我和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他要去见他有罪的情妇，然而我猜不到他将克制自己，或是在盛怒之下动手杀人：因为他是自由的。我附在他身上，于是他就带着我的等待等待他自己，他在我身上害怕他自己；他活着。

我在准备读《黑夜的终止》[2] 时产生一个想法：基督教作家由于他们的信仰的性质使然，最适合写小说。因为宗教的人是自由的。天主教徒至高无上的宽恕精神可能叫我们恼火，因为他们这种态度是学来的。如果他们当小说家，宽恕精神却能帮上大忙。小说人物和基督教徒作为不确定性的中心虽有性格，却躲开自己的性格；他们超越本性而得到自由，即便他们屈服于本性，那也是出于他们的自由。他们可能陷入心理齿轮的啮合之中，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是机器。甚至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也与小说体裁的一项原则严密对应。基督教徒犯罪，小说主人公必须犯过失：如果不是因为错误的存在——人们不能抹掉过失，只有赎罪——向读者披露了时间的不可逆性，主人公如此充实的时间延续就会失去紧迫感，而正是紧迫感赋予艺术品以必然性和残酷性。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基督教小说家。他不是小说家和基督徒，像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人物。

② 本书有周国强的中译本，收入《爱的沙漠——莫里亚克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斯德是基督徒和科学家一样：他是为基督效力的小说家。

莫里亚克先生也是基督教小说家。他的书《黑夜的终止》企图在最深处触及一个女人的自由。他在该书序言里说，他试图描写“分配给受厄运压迫最深重的人们的力量，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法则表示否定的那股力量”。我们于是被带到小说艺术和信仰的中心。然而，我得承认我掩卷时感到失望；没有一刹那我曾被攫走，没有一刹那我曾忘记我的时间。我依然存在，我感到自己活着，我打了呵欠，有时我说：“演得不错！”我想得更多的不是苔蕾丝·德斯盖鲁，而是莫里亚克先生，他为人精细、敏感、狭隘，既审慎又不知羞耻，有善意但缺乏常性，感情冲动时倒也凄怆动人，此外他还有一种辛酸的、怯生生的诗意，痉挛性的文体和突然冒出来的俗气。为什么我既不能忘了他，又不能忘了我自己呢？基督教徒写小说的天赋又到哪里去了？应该回到自由这个问题上来。莫里亚克先生把自由当礼物送给他的女主人公，他用什么手法让我们发现这个自由呢？

苔蕾丝·德斯盖鲁诚然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所以她有两重性。她的一部分被禁锢在本性里，我们可以说：她本是这样的，如同石头是石头，木柴是木柴一样，但是她的另一部分逃脱了描写和定义的框框，因为这一部分是虚空。只要自由接受本性的制约，宿命的统治立即开始。只要她拒绝本性，只要她去爬坡，苔蕾丝·德斯盖鲁就是自由的。表示否定的自由，至少是不表示赞同的自由（“对他们惟一的要求是不要甘心地忍受这个黑夜”）。笛卡儿式的自由，无边无际，无可名状，叫不出名字，也不受命运支配，“永远重新开始”，它惟一的力量是赞同，但它也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可以拒绝赞同。至少这就是我们在序言里瞥见的那个自由。那么我们是否将在小说正文里找到它呢？

打一开头就应该说：这个悬在半空中的意志更多地是悲剧性的，而不是小说性的。苔蕾丝在她本性的冲动和意志的抬头之间

徬徨，使人想到罗特鲁[①] 的四行诗节，但是真正的小说冲突应是自由和它本身的冲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自由在它的源头就已经中毒了；它越是努力挣脱束缚，束缚勒得更紧。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骄傲易怒与阿廖沙的内心平静同样是自由的。德米特里与使他窒息的本性抗争，但是这个本性不是上帝为他造成的，而是他自己为自己造成的，是他发誓要成为的，而且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而固定下来的那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阿兰[②] 说性格就是誓言。我们在读莫里亚克先生的作品时——可能这正是他的长处——会遐想有另一个苔蕾丝，她应该更能干，更伟大。话说回来，这个自由与本性的斗争因其历史悠久及不悖正统而被世人认可：这是理智与情欲的斗争，是在想象力作用下与肉体结合但又反抗肉体欲望的基督徒的灵魂。我们姑且接受这一主题，即便它显得虚假：只要它是美的也就不必深究了。

只不过，苔蕾丝应该与之斗争的这个“宿命”，是否仅是她的习性对她的决定力量呢？莫里亚克先生把这叫做命运。我们不应把命运和性格混为一谈。性格仍是我们自己，这是各种阴柔的力量的集合，这些力量潜入我们的意愿，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努力从原来的目标引开，转到同一个方向上去。蒙杜侮辱了苔蕾丝[③]，苔蕾丝大怒。此时莫里亚克写道：“这一回才是她在说话，

---

① 罗特鲁（1609—1650），法国戏剧诗人，其剧中人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往往接受命运的安排。

② 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散文家。

③ 苔蕾丝·德斯盖鲁曾因企图毒死丈夫贝尔纳·德斯盖鲁而被送上法庭。贝尔纳顾及家族面子，收回起诉，但从此与苔蕾丝分居。《黑夜的终止》开始时，苔蕾丝独居巴黎，女儿玛丽从乡下老家突然来找她，说她与乔治的亲事遭到乔治家人反对，要求母亲帮助。苔蕾丝为促成女儿的婚事，决心放弃自己名下的财产。乔治与苔蕾丝见面后，爱上了她，并向她表白。苔蕾丝大为感动，但告以不可能。乔治走后，苔蕾丝担心他出事，第二天到乔治的寓所去看他，遇到他的朋友蒙杜，得知乔治一夜未归。蒙杜指责苔蕾丝挑拨他与乔治的关系，让乔治以为他在向她献殷勤。

是这个……准备应付一切诬蔑中伤的苔蕾丝。”这里涉及的确实是苔蕾丝的性格。但是下文不远，苔蕾丝极为恶毒地反唇相讥①之后，当她离他而去时，我读到：“这发自一只有把握的手的打击，帮助她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我于是想起序言里的话：“那种毒害和腐蚀的天赋力量”。就这样命运出场了，它包裹、超越性格，它在本性内部，也在莫里亚克先生有时流露卑劣心理的作品里，代表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某种法则，不受苔蕾丝的意志左右，从她的行为脱离她的那一瞬间起，它就制约它们，把它们无一例外——甚至动机最善良的行为——引向凶险的后果。我们想起一个仙女施加的惩罚：“你一张嘴，嘴里就会跳出癞虾蟆。”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对这种魔法莫名其妙。但是信教的人很理解它：说到底，它难道不是另一种魔法，即原罪的表现形式吗？当莫里亚克先生作为基督徒谈论命运时，我同意他是严肃的。当他作为小说家谈论命运时，我却不能追随他了。苔蕾丝·德斯盖鲁的命运由两个因素组成，一方面是她的性格的缺陷，另一方面是加在她的全部行为上的诅咒。但是这两个因素相互排斥：前一个因素可以由女主人公本人从内部觉察到，后一个因素要求有一个证人从外部做无数次观察，注视苔蕾丝的所作所为，一直跟踪到行为的最终结果。莫里亚克先生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当他要让我们看到苔蕾丝的一切皆系前定时，耍了一个花招：他为我们指出苔蕾丝对其他人呈现的样子：“她走过时人们都回头看她也不足为奇：一头发臭的野兽首先让人闻到它的气味。”这就是人们贯穿小说始终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巨大的、杂凑的外表：苔蕾丝并非仅限于她自己的纯粹自

---

① 我很少见到有比这一场景更粗俗不堪的。奇怪的是，显然应该把这一粗俗归咎于莫里亚克先生本人。——作者原注

由，而是逃脱自己，化作不祥的雾霭在人间消失。话说回来，除非苔蕾丝已经接受这个命运，否则她又何从知道自己有一个命运呢？莫里亚克先生又何从知道呢？命运的概念饶有诗意，发人幽思。但是小说是行动，小说家无权离开战场，舒舒服服地高踞小山顶上观看两军恶斗、感叹战神的喜怒无常。

我们不应认为莫里亚克先生只是偶尔一次抵挡不住诗意的诱惑：这种首先与他的人物等同起来，然后突然抛弃他，从外部像法官一样审视他的做法，是莫里亚克的艺术的特点。他打第一页就告诉我们，他将采用苔蕾丝的观点叙述故事。确实如此，在我们的眼睛和苔蕾丝的房间、她的女仆和从街上传来的喧哗声之间，我们立即感到另有一个厚实的、半透明的意识存在着。但是，几页以后，我们还以为附在这个意识身上时，事实上我们已经离开它了，我们已和莫里亚克先生一起处在外部，审视这个意识。莫里亚克先生用来造成这种错觉的手法，是“第三人称”的模棱两可性。在一部小说里，代词“她”可以指别人，就是说一个不透明的物体，某个我们只见到其外部的人。譬如我写道：“我发觉她在颤抖”，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这个代词会把我们引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个内心世界从逻辑上说应该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她惊愕地听到自己的话在回响。”这一点，只有当*我*就是*她*，也就是说，当我能够说“我听到自己的话在回响”时，我才能知道。实际上小说家们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是出于某种审慎态度，为了不必要求读者与人物难解难分地同谋合伙，为了在“我”造成的令人目眩的亲密关系前面开辟一个防护地带。女主人公的意识起到望远镜的作用，读者可以用它眺望小说世界，而“她”这个词给人一种望远镜被挪开的错觉，提醒人们这个泄露天机的意识也是小说的创造物，它代表加在那个优越观点之上的另一个视点，为读者实现了普天下情

人的夙愿：既是自身，又是另一个人。同一个词因此具有两种相反的功能："主体她"和"客体她"。莫里亚克先生利用这一不确定性使我们不知不觉从苔蕾丝的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苔蕾丝为自己的感受而羞愧。"[1] 就拿这句话做例子。这个苔蕾丝是主体，这是与我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另一个我，我在苔蕾丝身上体验到这一羞愧，因为苔蕾丝本人知道她有这一感觉。但是，在这一情况下，既然我是借用她的眼睛窥探她的内心的，关于她我能够知道的只是她自己知道的：她知道的一切，仅是她知道的而已。为了理解苔蕾丝到底是什么人，我必须打破与她的同谋关系，合上书本：于是我只剩下对这个意识的回忆，这个意识始终是清澈的，但是像一切成为过去的东西一样变得不透明，而我则企图解释它，就像它是我自己已逝生命的一个片断似的。可是，正当我与他的人物密迩相处，在他们受骗时我也上当，在他们说谎时我也不讲实话时，莫里亚克先生却在他们没有觉察时突然用刺眼的闪电照亮他们，他仅为我一个人照亮他们的底蕴。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底蕴，而他们的性格却像奖章上的花纹一样突现在这上面："她思想里，还未在她所不知的苔蕾丝·德斯盖鲁的际遇和一桩刑事案件之间建立过任何联系……至少在她清澈的意识中还没有"[2] 等等。——于是我的处境很古怪：我是苔蕾丝，她是隔着一段审美距离的我自己。她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在她形成这些思想的同时我形成同样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一些有关她的情况，她却一无所知。要不就是，我在她的意识中心安顿下来，帮助她说谎，同时我却审判她，给她定罪，我作为他人附

① 乔治向苔蕾丝表明爱情之后，苔蕾丝满心喜欢，但又意识到自己不应夺走女儿的未婚夫。

② 这里指的是玛丽，她家里人一直对她隐瞒苔蕾丝上过刑事法庭的事。

在她身上："她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但是她却心安理得，从中得到休息。"这句话足以说明莫里亚克先生要求我经常采取两面三刀的做法。对自己说谎，发现自己在说谎，但又设法对自己隐瞒：这就是苔蕾丝的态度，我只有通过她才知道的态度。但是，就在人们向我揭示这个态度的方式里，有一种以证人身分作出的无情评判。再说这一不自在的感觉为时甚短：莫里亚克先生利用我在上文已指出其模棱两可性的"第三人称"，突然溜到外面去，同时把我也带出去了："孩子，你擦了胭脂真漂亮……"这是苔蕾丝说的第一句话，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的话。苔蕾丝的意识之火熄灭了，这个人物现在不再从内部照亮，恢复了它厚实的不透明状态。然而用来称呼她的名字或姓氏，乃至叙述的口气都没有改变。莫里亚克先生觉得这种往返极其自然，他甚至能在同一句话里从作为主体的苔蕾丝过渡到作为客体的苔蕾丝："她听到钟敲九点。还得捱过一段时间，因为服用能给她带来几小时睡眠的药片为时尚早；这倒不是这个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晚上她不能不乞灵药物。"谁判断苔蕾丝是一个"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人"呢？这不可能是她自己。不是的，这是莫里亚克先生，这是我自己：我们手里有苔蕾丝的卷宗，我们在作判决。

但是莫里亚克先生的伎俩不止于此：他喜欢阿斯摩台[①] 这个糊里糊涂、东张西望的魔鬼，爱像他一样掀开屋顶的一角朝里窥视。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更合适，他就离开苔蕾丝，突然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心去安家，附在乔治、玛丽、贝尔纳·德斯盖鲁、女仆安娜身上。他在那里转上几圈，然后走开，像在演木偶戏：

① 阿斯摩台，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瘸腿魔鬼》中魔鬼的名字。

“在那张仰起的脸上，苔蕾丝什么也看不出来，她不知道少女在想什么。‘这个老婆子在几天里走完的路程，我一辈子走不了一半……’”她确实不知道吗？这无关紧要：莫里亚克先生突然抛弃她，让她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却跳到玛丽那里去，给我们带回来这张小小的快照。别的时候恰恰相反，他又慷慨地让他的某一人物分享小说家洞察幽微的神力：“她伸出手去，想把他拉过去，然而他粗暴地挣脱了，于是她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他。”征兆并不明确，而且只与现在有关。可是这不打紧。莫里亚克先生决定苔蕾丝已经失去了乔治。他决定这一条，像古代的神明决定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一样。于是，为了把他的判决告诉我们，他暂时把提瑞西阿斯[①] 未卜先知的本领借给苔蕾丝。不过你不必担心，她不久就要回到她的黑夜里去。何况宵禁时间到了，家家黑灯瞎火。莫里亚克先生疲倦了，突然一下同时从所有人物身上撤走，剩下的只是世界的外表和几个在硬纸板景片前面活动的木偶：

> 姑娘挪开遮在眼睛上的手，说：
> “我还以为您睡着了呢……”
> 那声音重又在哀求：
> “对我发誓说你感到幸福。”

若明若暗处的动作和声响。莫里亚克先生坐在几步开外的地方沉思：

> “妈妈，您一定非常痛苦吧！”
> “不，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 嗳！什么！这嘶哑的喘气声，这紫涨的脸，竟不是痛苦的征候么”
> 或者我们能够穿过痛苦的地狱而不留下任何记忆么？

① 提瑞西阿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一位盲人先知。

对于了解玛丽性格的人来说，毫无疑问这个少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类似的想法上。不，这是第七天的休息，而莫里亚克先生情绪激动，对自己发问，感叹起自己创造的人物来了。

他正是在这一点上坏了事。他曾说小说家对于他创造的人物而言等于上帝对于万物。他的技巧的全部古怪之处都可以从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上帝同时看到外部和内部，灵魂的底蕴和肉体，整个宇宙。莫里亚克先生对于他那个小世界同样也是无所不知的。他关于他的人物说的话与《福音书》上的话有同等力量。他解释他的人物，给他们分类，不容上诉地给他们定罪。如果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苔蕾丝是一个'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人?"他一定会感到奇怪，他会回答说："难道不是我把她造成这样的吗?"

不！现在应该说：小说家不是上帝。请想一想康拉德[①]花了多少周折向我们暗示吉姆爷可能是个"空想家"。他有意避免自己作出判断，他让他的一个人物，一个会有失误的人，不无犹豫地说出这句话。"空想家"这个含意如此明确的名词因而显得突出，带着某种悲怆情调，某种说不清的神秘。莫里亚克先生那里用不着这番周折："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人"不是一个假设，这是从上天颁下的明谕。作者急于让我们把握他的女主人公的性格，突然把理解的钥匙塞给我们。但是我恰恰认为他没有权利作出绝对的判决。一部小说是从若干不同角度讲述的一个故事。莫里亚克先生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黑夜的终止》中写过："……关于同一个人物的极端相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照明问题，不存在比别的照明方式更揭示真相的某一照明方式……"但是每一种解释都应该处于运动中，就是说被它解释的那

---

① 康拉德（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

个行动本身卷入运动。简单说，这是参与其事者的证词，它应该既披露作证者为之作证的事件，也披露作证者本人的情况；它应该激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个解释是否将被以后发生的事件证实或者否定?），从而让我们感到时间的抵抗力：因此每种观点都是相对的，最好的观点应能让读者在最大限度上遇到时间的阻力。当事者提供的解释都有假定性。越过这些假定，读者可能将预感到事件的绝对真实性，但是只有让他独自去重建这个真实性，如果他有兴趣做这种练习。不过即使他试着去做，他也永远不可能离开逼真性和可能性的领域。无论如何，把绝对真理，即上帝的观点引入小说是双重的技术错误：首先这一绝对真理意味着存在一个不卷入行动、纯粹处于观察者地位的叙述者，这就与瓦莱里① 提出的美学法则相违背，根据这条法则一个艺术品的任一成分都应该与其他成分始终保持多元性的关系。其次，绝对是没有时间性的。如果你用绝对方式进行叙述，时间的持续绸带就会断裂，小说从你眼皮底下消失，只剩下一种萎靡不振的 sub specie æternitatis② 真理。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莫里亚克先生时刻准备塞进叙述里去的不容变更的判断证明他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构思他的人物。他在动笔之前就铸定人物的本质，他发布命令说他们将是这样或那样的。苔蕾丝这只发臭的野兽，这个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人等等，她的本质是复杂的，这我同意，而且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但是这所谓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是她的灵魂最深处？请仔细看：康拉德很清楚，“空想家”这个词如果表示人物对于别人呈现的一种面貌，它才具有意义。我们看到，“拼命时不乏谨慎的女

① 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文艺理论家。

② 拉丁文：表现为永恒形式的。

人”，“发臭的野兽”，“海上遇难者”以及所有其他漂亮的提法，与康拉德放在群岛上一个商人嘴里的这个名词属于同一性质：道德家和历史学家的概括。当苔蕾丝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她挣扎着跑出泥淖，然后再一次滑进里面去，如此无限地反复……有几年时间，她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她的命运的循环规律。然而现在她已经走出了这个黑夜。她看得一清二楚。”）她能够如此从容不迫地评判自己的过去是因为她不能再回到过去。当莫里亚克先生以为自己在探索人物的内心时，他也是待在外面、门口。这本来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他明白这一点、因而写出海明威式的小说，只让我们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语言和他们相互作出的不确定的评价了解他们。但是，当莫里亚克先生利用他作为造物者的全部权威，让我们把这些外部看法当作他的人物的内心本质来接受时，他把人物变成了物。不过物的本质已经预定，属于物自己的只有外表。意识没有预定的本质，它的本质处在形成过程中。莫里亚克先生在塑造表现为永恒形式的苔蕾丝时，把她首先造成物，然而他从下面再给她加上一层意识，不过这纯属徒劳。小说人物有他们自身的法则，其中最严格的一条规定：小说家可以是人物的见证人或者同谋，但是绝不能身兼二职。不在外面，就在里面。莫里亚克先生不注意这些法则，结果杀死了他的人物的意识。

我们现在回到自由问题上，自由是苔蕾丝的另一个向度。在这个熄灭的世界她变成什么了？迄今为止苔蕾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物，一连串安排好的动机、模式、情欲、习惯和利益——一个可以概括为几句格言的故事——一种宿命力量。然而现在人们把这个女巫，这个中了魔法的女人，当作一个自由的人介绍给我们。莫里亚克先生留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自由：“尤其是昨天，当我下决心放弃我的财产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享受。我翱翔于我的实际存在千仞之上。我往上升呀，升呀，升呀……

接着我一下子滑下来，重又回到这种冷酷而邪恶的意愿中，即当我不作任何努力时我的存在本身之中，——当我坠落到自身时便也坠落到它身上①。”所以，自由与意识一样不是苔蕾丝的“实际存在”。这个人，这个“当我坠落到自身时便也坠落到它身上”的东西，是一开始就给出的；这是物。意识和自由是后加的，意识作为一种使人对自己产生错觉的力量，自由则作为一种使人逃脱自我的力量。这意思是说，对于莫里亚克先生而言，自由不会建设；一个人凭着他的自由既不能创造自己，也不能铸造自己的历史。自由意志只是一种不连续的力量，它能使人得到短暂的解脱，但是什么也产生不了，除非是引起几个没有明天的事件。所以在莫里亚克先生的想法里《黑夜的终止》应该是关于一个人的自由的小说，我们却觉得它主要是关于一个人的奴役的小说。这一点确定无疑，所以作者本想为我们展示“一个人精神升华经历的各个阶段”，却在序言里承认苔蕾丝不由他做主便把他带入地狱。他不无遗憾地说：“作品完成后，这个书名所包含的希望部分地落空了。”但是他的希望怎么可能不落空呢？正因为自由是苔蕾丝厚实、凝固的本性的附加物，自由就失去了它的全部力量和它的不确定性，它得到一个定义、一个本性，既然我们知道它是相对于什么的自由。更有甚者，莫里亚克先生把一项法则强加给自由：“我往上升呀，升呀，升呀……接着我一下子滑下来。”可见苔蕾丝每次上升后必定坠落早已前定。我们甚至在序言里被告知，不能对她要求过高：“她属于那种只有到结束生命时才能摆脱黑夜的人。对他们的惟一要求是不要甘心地忍受这个黑夜。”刚才苔蕾丝本人就谈到“她的命运的节奏”：自由是这个节奏的一个节拍；苔蕾丝在自由时的作为也是可以预见的。莫里亚克先

① 变体字是我标明的。——作者原注

生赐给她的有限的独立性是经过精确衡量的，像医生处方或者菜谱里规定的分量。我什么也不期待她，我知道一切。所以她的上升和坠落并不比一只愚蠢地执意爬墙的蟑螂更打动我。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让自由充分行使其权力。苔蕾丝的自由是像输液那样一点一滴地给她的，这个自由不像真正的自由，就跟她的意识不像真正的意识一样。莫里亚克先生殚精竭虑描写苔蕾丝心理活动的机制，当他想让我们感到她不再是一个机械装置时，突然捉襟见肘了。他无疑要让我们看到苔蕾丝正与自己的恶劣倾向作斗争："苔蕾丝紧闭双唇，她反复对自己说：'我一定不对她提起那个叫卡珊的女人。'"[①] 但是谁能为我证明，进一步的分析不会在这突如其来的反抗背后找到一环扣一环的联系和决定论的原因？莫里亚克先生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他有时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会拽一下我们的袖子，悄悄对我们说：这下可是真的，她是自由的。例如这一段："当时有一句话，她说了一半没说下去（因为她完全是出于真诚）。"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放在括号里的提醒更笨拙的手段。但是我们很理解作者也是万不得已：如果人们以莫里亚克先生孕育的，被他叫作苔蕾丝的本性的这个不伦不类的怪胎做出发点，一个自由的行动和一项情欲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标志。可能也有，那就是当人物战胜自己时流露在他脸部表情上或体现在他内心的某种短暂的韵致："目光之美为他前所未见"；"她不觉痛苦，只感到解脱，被剥除了她自己也说不明白的累赘，好像她不再原地兜圈子，好像她一下子向前进了……"但是这些精神上的奖赏不足以使我们信服。相反它们表明，对莫里亚克先生而言，自由与奴役的区别在于它的价值，而

① 卡珊是乔治的女友，也许是情妇。苔蕾丝觉得自己不应该把乔治另有所欢这件事告诉玛丽。

不在它的本质。任何向上、向善的愿望都是自由的；任何向恶的意愿都是被捆绑的。这一区分原则本身有多大价值，我们不必多说。无论如何它扼杀了小说的自由，同时也扼杀了作为小说原料的时间直接延续性。

苔蕾丝的故事怎样在时间上延续呢？我们于是又回到关于上帝的无所不知和人的自由这一古老的神学争论：苔蕾丝的“命运的节奏”，即她的上升和坠落的图表，犹如表示体温的曲线；这都是死去的时间，因为未来在这个时间里如同过去一样摊开，仅是重复过去。小说的读者不愿意做上帝：为了使我自己的延续时间能注入苔蕾丝和玛丽·德斯盖鲁的血管，我必须至少有一次不知道她们的命运但又急于想知道。但是莫里亚克先生无意引起我的好奇心：他惟一的目的是把我变得与他一样博识多闻，他无情地为我提供充裕的情报；我刚萌发一丝好奇心，他立即给我过量的满足。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会在苔蕾丝周围设置一些充实的、带着秘密的人物，我在每一页上眼看这些人物的意义就要暴露，却始终把握不住。但是莫里亚克先生一上来就在人物心灵最深处安营扎寨。谁也没有秘密可言，他用同样的光明普照众生。所以，即使我偶尔对小说中以后发生的事件感到兴趣，我也不可能把我的好奇心与苔蕾丝急于知道事情结局的心理等同起来，因为我们期待的不是相同的东西，因为我早就知道她想知道的东西了。她对于我来说好像桥牌对局讲解中那些抽象的对局者，他们被假定不知道对方手里的牌，从这个无知出发设计自己的打法，而我却看到各家手里的牌，当他们在计算、还抱着希望时，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牌路错了。他们不在我的时间之内，是失去血肉之躯的幽灵。

再说，显然莫里亚克先生一点不喜欢时间，也不喜欢柏格森的等待“糖块溶化”的必要性。对他来说，他的人物的时间是梦

幻，是人所特有的幻觉；他摆脱这种幻觉，毅然在永恒中定居。但是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他本来就不应该去写小说。真正的小说家热爱一切有抵抗力的东西。他爱一扇门，因为需要打开它，他爱一封信，因为需要拆开它。物在海明威那部出色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是些时间陷阱，它们在叙述的各处设置无数琐屑、顽强的障碍，主人公必须逐一粉碎这些障碍。但是莫里亚克先生讨厌这些使他偏离目标的微小的路障，他尽可能不提到它们。他甚至舍不得在人物的对话上花费时间：他突然代替人物说话，用寥寥数语概括他们将要说的话。“(苔蕾丝说）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至少对于男人不是的。——她从这个话题说开头。她本可以就这样一直讲到天亮，她出于责任心费力说出的这些合情合理的话不是那种……”在整本书里，可能没有比这类节省更严重的错误了。正当人物的对话开始使我感到兴趣的时候，莫里亚克先生——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却把对话切断了，突然把我扔到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故事之外。因为这些对话没有停下来；我知道它们在某处继续进行着，只不过人们剥夺了我在一旁聆听的权利。莫里亚克先生大概会把这种突然停顿和继之而来的突然起动叫做“省略法”，我以为倒不如叫做“故障”。当然需要不时“省略”，但是这不等于说人们可以突然夺走叙述的时间延续性。在一部小说里你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说出一切，尤其不要略去任何东西，不要“跳过”任何东西。所谓省略只是叙述速度的变化。莫里亚克先生没有闲功夫，他想必发过誓不使他的作品超过中篇小说的篇幅。英国小说中常见长长的、吞吞吐吐的对话，主人公无休止地重温自己的故事，却无从使故事向前发展。我在《黑夜的终止里》找不到这种对话，也找不到把行动悬起来，从而使它变得更加紧迫的暂时休止，以及所谓“间歇时间”，那时候小说人物在浓云密布的天宇下如蝼蚁般忙于他们的

日常事务。莫里亚克先生只同意处理主要段落，然后用简略的交代把这些段落串联起来。

由于他偏爱简洁，他的人物说起话来就像在念台词。莫里亚克先生确实只想让他们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明晰地表达他们想说的内容。他去掉口语中多余、重复和游移不定的话，使他的主人公的“说白”具有不带任何修饰的表意力量。但是总得让人家感到他用自己名义写下的文字和他让人物说的话之间有区别才好，于是他就赋予这些极为明晰的言词一种激流奔泻的速度，而这正是戏剧手法。且听苔蕾丝怎么说话：“怎么？您还敢有异议？我难道没犯过那桩案件？我可是干过了的；同我别的更卑鄙、更隐蔽、毫无危险的罪行相比，它可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给人阅读的，不如说是供人朗诵的。请你欣赏开头的雄辩气势和那个一再重复，在重复过程中膨胀的质问。你是不是想起爱尔米奥娜[①] 的愤怒来了？我发现自己被这小试其技的修辞术镇住了，不由低声念出上面这段话。而这正是悲剧里成功的对话的标志。再请读这一段：“您的朋友再荒诞，也不至于认为您还能取悦女人。如果我有意要使他忌妒，那我还该做出关心备至的样子来。”[②] 你难道没有认出十八世纪喜剧作家爱用的句法？小说却和这类优雅的表现方式格格不入。这倒不是因为小说人物说话应该和生活里一样，但是小说有它自己的程式。从叙述转入对话时，照明应该摇曳不定。光线暗下来，主人公努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话不是他的灵魂的画面，而是自由的、笨拙的行为，不是说过头，就是说得不够；读者迫不及待，他想弄清这些挨挨挤挤、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文字的这种阻力

---

① 爱尔米奥娜，拉辛的悲剧《昂朵玛格》中的人物。

② 这是苔蕾丝对乔治的朋友蒙杜说的话。

是产生无数误会和无意中泄露秘密的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和福克纳善于利用这一阻力，把对话变成小说中最具时间延续感的瞬间。如此含糊的对话想必不讨莫里亚克先生的喜欢。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古典主义是用于雄辩和戏剧的。

这还不够：莫里亚克先生要求他笔下的每一场对话都是有效的，因此还需要服从一条戏剧法则，因为只有在戏剧里，对话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剧情。于是他写出一些“场景”；全部小说由四场戏组成，每场戏都有一个“收场事件”，每场戏都如在悲剧里一样早就埋下伏笔。

请看下面这一段便可作出判断：玛丽在圣克莱尔收到她的未婚夫乔治的一封信，乔治在信里表示要解除婚约。玛丽出于误会，以为她母亲是乔治情变的原因，立即赶到巴黎去。我们对这个少女的性格已有精确的了解，她好动、自私、狂热、相当傻、有时也能行善；我们看到她在旅途中怒气冲天，张牙舞爪，决心战斗、损害别人，变本加厉地报复。同时，人们同样精确地描绘了苔蕾丝的状态：我们知道痛苦使她身心交瘁，突然濒于疯狂。你难道没看出来，这两个女人的会见被安排得像一场戏？我们知道两种力量在对峙，情境已被严格规定；这是一场交锋。玛丽不知道她母亲疯了；一旦她发现这个事实，她将怎么做？问题提得很清楚；只有让决定论行使它的权力，于是我们看到进攻、反击、意料之中的情节突变。决定论稳妥地把我们引向结局：玛丽临时充当看护妇，说服她母亲回到德斯盖鲁家去。你是否想到萨尔杜①和他的《女间谍》里那一场有名的戏？想到伯恩斯坦② 和《小偷》的第二幕？我不难理解莫里亚克先生曾受到戏剧的诱惑。

---

① 萨尔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

② 伯恩斯坦（1876—1953），法国剧作家。

我在读《黑夜的终止》时，有一百次产生正在读一部四幕剧的剧情提要和主要场面的印象。

现在请你读梅瑞狄斯的《博尚的生涯》中关于博尚和勒内最后一次见面那一节文字。他们依然相爱，只差一点他们就要相互表白了，但是他们还是分手了。当他们会面时，他们之间一切都是可能的：未来尚未定局。由于他们轻微的过失、小小的误会和不愉快心情越来越重地压在他们的良好意愿上，他们再也看不清了。然而，直到我开始担心他们会决裂的那一刹那，我仍感到一切还可以另作安排。这是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最终的分离也是他们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造成的。这才叫小说。

《黑夜的终止》不是一部小说，这部见棱见角、冷若冰霜的作品兼收并蓄了戏剧片断、分析性段落和诗的冥想，这样一部作品你能管它叫小说吗？这种不顺当的起动、急刹车、艰难的重新起动和频发的故障，你能把这一切与小说时间延续的宏伟过程等同起来吗？这种静止的叙述一上来就暴露它的理性框架，犹如圆的内接角限定主人公们沉默的形象，你能被这种叙述牵着鼻子走吗？如果一部小说真的与一幅画、一所建筑一样是一个物，如果人们真的与用油画颜料作画一样用自由的意识和延续的时间写小说，那么《黑夜的终止》不是一部小说，它至多是若干符号和意愿的总和，莫里亚克先生不是小说家。

为什么？为什么这位严肃、用功的作者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以为这是因为他过于骄傲。与我们大部分当代作者一样，他拒不承认相对论完全适用于小说世界。在一部真正的小说里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一样，没有为享有特权的观察者留下位置。他也不想知道在小说系统[1]里和在物理系统里一样，不存在能使人测

---

[1] 我用小说系统这个说法兼指整部小说和组成小说的各个分系统（人物的意识、他们的心理和伦理判断的总体）。——作者原注

出这个系统处于运动还是静止状态的实验。莫里亚克先生偏爱自己。他选择了神明的全知全能。但是小说是由一个人写给其他人看的。上帝的目光穿透外表，不在外表上停留，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也没有艺术，因为艺术以外表为生。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

一九三九年二月

德尼·德·鲁日蒙的《爱情与西方》*

“由（《特里斯丹和伊瑟》的）传说[①]发扬光大的激情型爱情始于十二世纪，它在当时确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特别是历史上一种特定的基督教异端。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说，今天由小说和电影加以普及的两性间的激情不过是一种唯灵主义异端不合时宜地回潮和侵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遗失了理解这一异端的钥匙。”

以上便是鲁日蒙先生企图证明的论点。我得承认他的各条论据并非对我具有同等说服力。尤其是特里斯丹和伊瑟的传说与清洁派异端的联系与其说是被证明的，不如说是被断定的。在另一处，鲁日蒙先生为了自圆其说，需要指出中国人不知有激情型的爱情。于是他就这么说了，我当然很愿意相信他。不过我继而一想，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和形形色色的众多人口。我立即去找附录里鲁日蒙先生为证实自己的说法而引用的材料，我看到他关于中国人心理的立论全部建立在莱奥·菲雷罗的遗著《绝望》中一段简短的文字上。这样做是严肃的吗？可能他还有别的理由，不过为了不增加篇幅他没有逐一列举罢了。中国人的事姑且不跟他计

---

* 德尼·德·鲁日蒙（1906—?），瑞士法语作家。《爱情与西方》（1939）是一部心理学、历史学和伦理学研究著作。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

① 渊源于克尔特族古代传说的中世纪著名爱情传说，男主人公特里斯丹和女主人公伊瑟历尽磨难未能结合，双双殉情。

较，但是我们难以放过他关于当代文学的大部分看法。譬如说在第233页上我们这位作者杂乱无章地引证了考德威尔①、劳伦斯、福克纳和塞林纳②，把他们说成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神秘主义态度的代表，并且说这一神秘主义态度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滥觞。福克纳竟是生命神秘论者？考德威尔成了纳粹的堂兄弟！我们只有奉劝鲁日蒙先生去读或者重读《八月之光》和《上帝的小块土地》。视野放得太宽难免产生这类危险。

幸亏这本书并非全都这么大胆、不拘细节。人们一定会欣赏作者机智的分析，他的某些类比的精细和独特之处——我以为有关“爱情与战争”那一章尤为出色——及其灵巧、简洁的文风。不过对我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表明在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三重影响下历史研究方法最近呈现深度的灵活化。我以为鲁日蒙先生把神话当作严格的研究对象处理的做法来自社会学。只不过他作为历史学家着手研究，就是说他无意比较原始神话以便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他选择一个特定的有时间界限的神话然后追随它的个别变化史。我很乐意把他和卡约瓦③先生相提并论——不是当后者为我们解释螳螂神话④ 时，而是当他研究“大都会巴黎”的神话在十九世纪怎样形成和演变时——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会同样惹恼两位如此不同的作者。但是这两位终得承认，至少在这一个别场合他们做法相同，都把神话同时看作普遍感情反应的表现形式和某一个别历史情境的象征产品。这样一种神话观念本身就是当代的产物，从索黑尔⑤ 以

① 考德威尔（1903—?），美国小说家。

② 塞林纳（1894—1961）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茫茫黑夜的旅行》。

③ 卡约瓦（1913—1978），法国散文作家、社会科学家。

④ 有一种雌螳螂与雄性交配后随即吞食雄性，引申为诱惑、毁灭男性的女人。

⑤ 乔治·索黑尔（1847—1922），法国政论家。他认为社会学说是反映无产阶级要求的“神话”。

来甚为流行。让-理查·勃洛克[1] 不久前不是呼吁二十世纪应有自己的神话吗？安德烈·马尔罗在他为劳伦斯一本小说的译本写的序言[2] 里谈论的不正是爱情的神话吗？以致我们可以仿效这几位作者的口气，说人们可以担心今天已形成关于神话的神话，它本身就可以当作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我也不认为鲁日蒙先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虽说我以为在他的书里觉察到这种影响。如果他愿意，我也可以承认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我没有忘记我们这位作者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宝贵的想法，认为在同一文明的不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和对应关系呢？对于我们的作者而言，一个社会似乎是一个有意义的总体，其个别组成部分各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同一个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看法不会表示异议。每一上层建筑都有某种它特有的逻辑，这一逻辑似乎既反映一种基本情境，同时又根据它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发展：这一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层次上，由于假定精神，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如果人们愿意使用后一种提法——有其客观的变化史，我们就与精神分析学说汇合了。鲁日蒙先生作为真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写道："神话即无意识"。事实上，当他询问中世纪在法国南方和北方活动的行吟诗人时，他很少关心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诗歌的秘密意义。社会和人一样有自身的秘密；神话是象征——与我们的梦一样。于是历史学家就有了新的使命：对文本进行精神分析。

这些不同影响的合力作用产生的最好的结果，无疑是促使鲁

---

① 让-理查·勃洛克（1884—1947），法国作家。

② 指马尔罗为《恰特莱夫人的情人》法译本写的序言。

日蒙先生用“领悟”方法去阐明历史现象。雷蒙·阿隆[1] 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企图阐明“领悟”法的逻辑，我以为这一方法的应用标志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真正进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鲁日蒙先生的这部著作里既找不到社会学家确定的这类因果系列（如西密扬[2] 在十九世纪发现金矿和工资上升之间建立联系），也不见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推导，更不会发现如拉维斯[3] 和瑟诺博斯[4] 那样按照年代顺序罗列事实的做法。我们的作者力求阐明有关社会集团的客观精神的领悟性关系，我们在这里简明扼要地把领悟性关系定义为对文化现象内在的某一类型的目的性的揭示。

由此可见，激情型的爱情不是人的状况的一项原始材料，我们可以指出它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年代，我们也可以想象它完全消失：“人们……可以想象，我们各种道德规范都办不成的事情，强制实行优生原理却能办成，到那一天欧洲的激情时期就告终了。”这个想法可能并不如它表面上显得那样新颖。涂尔干[5] 在《乱伦的禁止》中已经提示说，现代爱情观念起源于禁止原始人娶本家族的女子为妻。他说，如果允许乱伦，性行为就会变成家族内部一项严肃、神圣的仪式。不过鲁日蒙先生既然是基督徒，他表现那么多的历史主义就令人吃惊。因为历史主义推到底，就

---

① 雷蒙·阿隆（1905—1983），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区分“领悟”（compréhension）和“因果性”（causalité）：“领悟指的是人的存在和事业不需要确立因果关系就能被理解时我们对它们取得的认识。”（该书第59页，加利玛出版社1967年版）

② 西密扬（1873—1935），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用统计方法进行研究。

③ 拉维斯（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④ 瑟诺博斯（1854—1942），法国历史学家。

⑤ 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

会自动走向完全相对主义。鲁日蒙先生在这条路上他乐意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了：他确实断定信仰是绝对的。这一下我们就看清了基督教的模棱两可性，它是对于绝对的历史启示。这一悖论本身并不令人反感，因为人生来只能在时间中认识永恒的真理。不过鲁日蒙先生需要小心。如果他利用“激情型爱情”现象的历史性来断定它的相对性，他会使我们不禁对宗教也如法炮制。而且，如果他提出绝对完全可以在时间里属于我们，以便维护他的信仰，我们就会回答他：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人类状况的某些主要结构不能通过一定的历史条件得到实现呢？谁能阻止我假设激情型爱情在古代希腊曾被异教信仰、城市宗教和家族压力掩盖起来呢？何况我以为发现作者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游移不定。一会儿他似乎相信激情是自然的情欲的正常结局，他甚至谈到“激情和对死亡的本能恐惧是压在任何社会之上的永久威胁”，一会儿他又把激情说成是“西方从东方受到的诱惑”。他想必会说，这是一回事，东方人就是自然的人。我看不见得，不完全是，既然作者自己承认“相同的信仰没有在东方民族中产生相同的效果”。他说这是因为这些信仰没有在东方遇到相同的障碍：“……基督教婚姻在变成一项圣事时把自然人无法忍受的忠贞要求强加给自然人……自然人欢迎在天主教形式掩盖下各种能解除他的束缚的异教神秘主义的复活。”好。这一来我们就远离激情压在社会之上的“永久威胁”了。激情型爱情是一个贬了身价的神话。鲁日蒙先生的立场与精神分析学者出奇地接近，既然他和他们一样断言人的感情活动在其原始状态是“一片空白”。是个人或集体历史中产生的情况把它们的教训镌刻到这一片空白上去的。这一切不是说得很清楚，可能也不连贯。作者到处肯定有信仰的人的存在，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对自然人和有信仰的人的区别本应有所解释。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我们且把作者

的论点原样拿过来，只问它有多大价值。

就我个人而言，我佩服这一论点的巧妙，但是不敢苟同。首先必须证明文学准确地反映风俗，还必须证明文学影响风俗。鲁日蒙先生仅限于肯定这一影响的存在，因为据他说，“激情起源于精神的飞跃，而这一飞跃也产生了语言”。此话不假。但是语言和文学表现不是一回事，仅仅通过一项神话的文学形式——即其自觉的、被思维的形式——去研究该项神话，这就好比根据一个集体的成文法去研究其风俗。鲁日蒙先生至多不过指出文学创造了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好比给激情贴上标签，这可能就是许多艳遇得以发生的根源。其实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打从斯丹达尔起我们就知道了。莫斯卡伯爵眼望马车载着桑塞维利纳和法布利斯远去时说道：“如果他俩之间说出爱情这个词，我就完了。”[①] 但是真实的激情，突然在一个灵魂中形成的激情，也结晶为这类千篇一律的形式吗？是否没有这类形式，激情就成为懵懵懂懂、怡然自得的性欲？激情作为心理现象难道没有它自身的辩证法？它热烈而不幸的努力所追求的难道不是取消障碍，反而是不断引起新的障碍？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我听到鲁日蒙先生对我说：性本能听之任之时是不讲辩证法的。如果他指的是十九世纪的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性欲的这一在下腹部产生的痒感，我可以同意。但是需要知道性欲是否仅是下腹部的痒感而已。

我以为鲁日蒙先生下面这段话倒是触及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爱情作为激情的历史……这是记载厄洛斯[②] 为用一种强烈的情

---

① 莫斯卡伯爵，斯丹达尔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他爱着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后者与她的侄儿法布利斯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感情，但没有意识到或不敢想到这就是爱情。如把事情挑破，则对莫斯卡不利。

② 厄洛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感代替神秘主义的超验性而做出的越来越绝望的努力①。”我们接触正题了：激情型爱情与神秘主义一样，提出了超验性的问题。但是作者在检讨这个问题时带着一种已过时的心理学的内在论和主观主义偏见。假如超验性就是人的“存在性”结构呢？有没有一种爱情上的恋己癖呢？如果真是这样，还有必要用骑士矢志效忠贵妇的神话来解释激情吗？鲁日蒙先生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至关紧要：如果人有“超验性”，人只有在超越自我，就是说投入自身之外的世界时才能存在：这便是海德格尔的 Sich - vorweg - Sein - bei。在这种情况下，爱只是超验性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自身之外有所爱，在别人身边有所爱，怀着爱情的人直到其存在的核心都取决于别人。如果鲁日蒙先生认为“爱”这个词指的是一大大进化了的情感，我要对他说性欲本身也是一种超验性。人们不是像一头等待挤奶的奶牛那样产生排出体内某种东西的“欲念”。人们的欲念指向的也不是由皮肉接触引起的纯属主观的印象。人们的欲念指向一个人的肉体。有欲念，这就是投入世界，在一个女人的肉体身边经历危险，在这个女人的肉体里经历危险；这就是要求通过肉体，在肉体上，达到一个意识，即瓦莱里说的“神明的虚无”。至此毋庸赘言便能理解欲念自然包含着它特有的矛盾，它的不幸和它的辩证法。欲念不是在寻求一种为其本性排斥的结合；欲念就是意欲得到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欲念无从牢笼的。最后，如果人的真正存在确实是“为死而存在”，任何真正的激情都应该带有白骨的味道。如果死亡与爱情难解难分，这不是爱情的过错，也不是某种难以命名的恋己癖的过错；这是死亡的过错。

因为鲁日蒙先生的书甚至无意讨论这些问题，它只能提供一

① 变体字是我注明的。——作者原注

种精致的消遣。这倒不要紧：请你读这本书，你会感到兴味盎然。可能你还会遐想，如果清洁派奇迹般地杀死所有基督徒（很不幸，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的宗教一直流传至今，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清洁派都是些正人君子。

关于《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

人们阅读《喧哗与骚动》时，一上来就会对写作技巧的奇特感到突兀。为什么福克纳要把故事的时间打碎，又把碎片搅乱呢？为什么朝这个小说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户竟是一个白痴的意识呢？读者忍不住要去寻找故事的线索，为自己重建时间顺序："杰生和卡罗琳·康普生有三男一女。女儿凯蒂与达尔顿·艾密司有染后怀孕，不得不赶紧去找个丈夫……"读者到这里就会停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讲另一个故事：福克纳并非先构思好一个有条理的情节，然后再像洗牌一样把它打乱，他舍此没有别的叙述方法。在古典小说中，故事情节总有一个焦点，如卡拉马佐夫家父亲被害，如《伪币制造者》[①]中爱德华与贝尔纳相会。但是在《喧哗与骚动》中却找不到这种焦点。是班吉被阉割吗？是凯蒂不幸的私情吗？是昆丁的自杀吗？是杰生对他外甥女的仇恨？每一段情节只要遇上我们的目光，便会自己张开，让我们看到它后面的其他情节，所有的情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故事没有进展：是我们在每个字底下发现故事，它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碍手碍脚的东西躲在那里，其浓缩程度则视不同场合而异。如果认为这些反常做法不过是无谓地卖弄技巧，那就错了：一种小说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

① 《伪币制造者》，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小说。

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显然，福克纳的哲学是一种时间哲学。

人的不幸在于他被时间制约。“人者，无非是其不幸的总和而已。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了你的不幸了。”① 这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如果说福克纳采用的技巧乍一看似乎是对时间的否定，那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和时序混为一谈了。是人发明了日期和时钟。“经常猜测一片人为的刻度盘上几根机械指针的位置，这是心智有毛病的征象，父亲说，这就像出汗一样，也是一种排泄。”② 要理解真正的时间，必须抛弃这一人为的计时尺度，它什么也测不出来：“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嗒卡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③ 所以昆丁砸毁他的手表这一动作具有象征意义：它使我们进入没有钟表的时间。白痴班吉的时间也是没有钟表的，因为他不识钟表。

这样出现的时间，是现在。这个现在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乖乖地就位并成为两者的理想界线的那个时间：福克纳的现在本质上是灾难性的；它像贼一样逼近我们的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它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从这个现在再往前，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未来是不存在的。现在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它赶走另一个现在；这是一个不断重新计算的总数。“还有……还有……再还有……”福克纳像多斯·帕索斯一样把他的叙述当作演算加法，不过他做得要巧妙得多。小说中的行动即使从行动主

① 《喧哗与骚动》，第119页，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96页。

体的角度来看，在进入现在的同时就爆炸分裂，散落在四处："我来到梳妆台前拿起那只表面朝下的表。我把玻璃蒙子往台面上一磕，用手把碎玻璃碴儿接住，把它们放在烟灰缸里，把表针拧下来也扔进了烟灰缸。表针还在嘀嗒嘀嗒地走。"[①] 这一现在的另一特点是陷入。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表示这一无定形的妖魔的某种静止的运动。在福克纳的小说里，从来不存在进展，没有任何来自未来的东西。现在并非首先曾经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就像我的朋友先是*我期待的那个人*，随后他终于来临那样。不：福克纳的现在无缘无故地出现然后陷入。这一陷入并非一种抽象的看法：福克纳在事物本身中看到它，并且设法让我们也感到它："列车拐弯了，机车喷发出几下短促的，重重的爆裂声，[他和骡子就那样平稳地离开了视域，] 还是那么可怜巴巴，那么有永恒的耐心，那么死一般的肃穆……"[②] 还有下文："马车虽然重，马蹄却迅速地叩击着地面，轻快得犹如一位女士在绣花，*像是没有动，却一点一点地在缩小*，跟一个踩着踏车被迅速地拖下舞台的角色似的。"[③] 福克纳似乎就是在事物的中心抓住一种被冻结的速度：他碰到一些喷发出来的、凝固成水柱似的东西，这些水柱失色、后退、缩小但依然不动。

然而这个不易捉摸、不可思议的静止状态还是可以被抓住，并形诸思想的。昆丁可以说：我把手表砸坏了。只不过，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动作已成为过去。过去是可以有称谓、被叙述，并在某种程度上固定为概念或被心灵认出来的。我们在谈到

① 《喧哗与骚动》，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98 页。方括号内的字为萨特在引用时略去，但未加省略号。"他"指昆丁把身子探出火车窗外扭过头去看到的一个骡夫。

③ 同上，第 141—142 页。变体字是萨特标明的。

《萨托里斯》时已经指出，福克纳总是当一个事件已经发生后才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在《喧哗与骚动》里一切都在幕后进行：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这能使我们理解他的一个主人公这种奇怪的表述方式："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克纳可以把人写成一个没有未来的总体："他对各地气候取得的经验的总和"，"他的不幸的总和"，"他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在每一瞬间都能划一条线表示到此为止，因为现在不过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传闻，不过是过去将来时。福克纳看到的世界似乎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看到的东西来比拟。每一刹那都有形状不定的阴影在他左右出现，它们似闪烁、颤动的光点，当车子开过一段距离之后才变成树木、行人、车辆。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成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现实：它轮廓分明、固定不变；现在则是无可名状的、躲闪不定的，它很难与这个过去抗衡；现在满是窟窿，通过这些窟窿，过去的事物侵入现在，它们像法官或者像目光一样固定、不动、沉默。福克纳的独白使我们想起坐飞机遇上许多空潭；每逢一个空潭主人公的意识就"堕入过去"，重新升起，再行堕入。现在并不存在，它老在变；一切都是过去的。在《萨托里斯》里过去叫做"故事"，因为这都是些经过加工的家族回忆，也因为福克纳还没有找到他的技巧。在《喧哗与骚动》中，这个过去更带有个人性，更游移不定。但是过去纠缠不放福克纳的人物，有时它甚至掩盖了现在——于是现在在影子里行进，像一条地下河流，当它重新露出地面时它自己也变成过去了。当昆丁惹怒布兰特时①，他自

---

① 原书第158—167页（中译本第169—186页）。尤见第162页（中译本第182页）的对话。萨特原注："见嵌在昆丁与艾密司的对话中间的他与布兰特的对话：'你有姐妹没有你有没有？'等等，以及他分不清两次打架，把它们混为一谈的做法。"

己毫无觉察：他在重温自己与达尔顿·艾密司的吵架。而当布兰特揍他的时候，这场打架又被昆丁过去与艾密司那场打架所覆盖、隐藏。后来当施里夫将叙述布兰特怎样打了昆丁时，他将描述这个场景是因为它已变成过去，——但是当这幕场景在现在发生时，它不过是隐隐约约的悄悄滑过去的事情。有人跟我讲过一位变得痴呆的中学学监，他的记忆像一只打坏了的表，永远停在四十岁上。他已六十岁了，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他最后的回忆是中学的院子以及他每天在顶棚下兜圈子。所以他就借助这最终的过去来解释现在，整天围着桌子转，自以为在监视学生课间休息。福克纳的人物就是这个样子。更糟的是他们的过去本是有条有理的，却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根据情感散列为星辰。无数沉默的天体围绕几个中心主题（凯蒂的怀孕，班吉的被阉割，昆丁的自杀）旋转。于是时序就成为荒谬的，“时钟愚蠢地转圈子报时”也是荒谬的：因为过去的次序是情感的次序。我们切不要相信，现在一经过去就变成我们最切近的回忆。现在经历的变化可以把它沉到记忆最深处，也可以让它浮出水面；只有它本身的密度和我们生活的悲剧意义能决定它的沉浮。

以上说的就是福克纳的时间的性质。我们是否承认它呢？这个现在非语言所能形容，像漏船一样到处进水，过去突然侵入现在，感情的次序与理性的次序相对立，后者虽然遵照年代顺序但缺乏现实性，记忆千奇百怪、断断续续，但反复涌现，心潮时起时伏……这一切难道不就是马赛尔·普鲁斯特失而复得的时间吗？我并非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别：譬如说我知道，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解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在于过去全部重现。对于福克纳来说，恰恰相反，很不幸过去从来没有丢失，它始终在那里，死死地缠住我们。我们逃避现时世界的惟一方法是神秘的出

神忘形。神秘主义者总是一个企求忘记什么东西的人：他想忘记自我，更一般地说想忘记语言或其形象化的表现。福克纳需要忘记的是时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 reducto absurdum，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①]《八月之光》中被追捕的黑人正因为忘了时间，才突然获得一种奇特的、残酷的幸福："这不是在你认识到任何东西——宗教、骄傲、任何其他——都帮助不了你的时候，而是在你认识到你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②] 不过对于福克纳和对于普鲁斯特一样，时间首先是*起分离作用的东西*。我们记得普鲁斯特的主人公们因不能做到像过去一样相爱而感到惊愕，记得《悠游卒岁录》里的情侣们拼命抓住他们害怕消逝但又知道必将消逝的热情。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同样的焦虑："人们是做不出这样可怕的事来的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极端可怕的事来的今天认为是可怕的事到明天他们甚至都记不起来了"[③]。还有："一种爱或一种哀愁会是一种事先没有计划便购买下来的债券它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自己成长起来的而且是事先不给信号就涌进了自己的记忆并被当时正好当道的任何一种牌号的神所代替的"[④]。说实话，普鲁斯特的小说技

① 见《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第 85 页。变体字是萨特标明的。

② 《八月之光》，（英文）现代文库 1950 年版，第 99 页。

③ 见《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第 90 页。

④ 同上，第 200 页。

巧本应该也是福克纳的技巧，它是福克纳的哲学在逻辑上的必然产物。但是福克纳是个迷途者，正因为他感到自己迷失了方向，他就不怕冒险，把自己的思想推向极端。普鲁斯特是古典主义者，又是法国人；法国人就是迷路也不会走得很远，他们总能回到正路上来。动人的文采，对清晰观念的爱好以及理智主义迫使普鲁斯特至少保留时间顺序的外表。

应该在一种很普遍的文学现象中寻找这两位作家之所以接近的深刻理由：当代多数大作家，普鲁斯特、乔依斯、多斯·帕索斯、福克纳、纪德和弗吉尼亚·沃尔夫，都曾经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割裂时间。有的人把过去和未来去掉，于是时间只剩下对眼前瞬间的纯粹直觉；另一些人，如多斯·帕索斯，把时间变成一种死去的、封闭的记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干脆砍掉时间的脑袋，他们去掉了时间的未来，也就是行动和自由那一向度。普鲁斯特的主人公们什么也不去做：他们诚然在作预测，但是他们的预见紧贴在他们身上，不能化作桥梁跨越现在；这都是些白日梦，遇到现实就逃之夭夭。阿尔贝蒂娜出现时不是人们期待的那个人，而期待也不过是局限于一瞬间的一场小小的无关紧要的骚动。至于福克纳的主人公们，他们从不预见什么；汽车把他们脸朝后带走。给昆丁的最后一天投上漆黑阴影的那个将要发生的自杀不在人的选择范围；昆丁没有一秒钟想到他可以不自杀。这个自杀是一堵岿然不动的墙，一件物，昆丁倒退着向它接近，他不愿意，也不能够思考它："你仿佛只把它看作是这样一种经验，它可以说是一夜使你白了头而根本没改变你的形态。"它不是你选择去干的事情，它是一种宿命；在它失去它作为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性质的同时，它就不再在未来中存在；它已经成为现在，而福克纳的全部艺术旨在向我们暗示，昆丁的独白和他最后的散步已经是他的自杀。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个奇怪的悖论：昆丁想着自

己的最后一天时把这当作过去的事。好像是某人在回忆。但是，既然主人公最后的思想跟他的回忆的爆裂和消灭几乎是重合的，到底是谁在回忆呢？应该回答说，小说家的技巧在于他把哪一个时间选定为现在，由此开始叙述过去。正如萨拉克鲁[1]在《阿拉斯的陌生女人》中一样，福克纳把死亡这一短得不能再短的瞬间选定为现在。所以，当昆丁的记忆开始列举他的各种印象（“我隔墙听到施里夫眠床的弹簧声，然后是他的拖鞋在地板上的沙沙声。我起来……”）时，*他已经死了*。在艺术上下了那么多功夫，事实上也是耍了那么多不诚实的手段，目的只是为了取代作者缺乏的对未来的直觉。这下子一切都明白了。首先是时间的不合理性得到解释了：现在既然是不期然的、不定形的，它只有借助加重回忆才能明确自身。我们也认识到持续时间[2]是“人类特有的不幸”。假如未来有真实性，那么时间离开过去，*趋近*未来；但是，如果你取消了未来，时间就成了仅起分离作用，把现在从它自身分割开来的东西：“想到你将来不会像这样痛苦，你就再也不能忍受这个想法。”人毕生与时间斗争，时间像酸一样腐蚀人，把他与自己割裂开，使他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属性。一切都是荒唐：“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3]

可是，人的时间是否没有未来呢？我知道铁钉、土块、原子的时间处于永恒的现在之中。但是人是否一个能思想的钉子呢？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像投入硫酸池一样把人投入宇宙时间，星云、行星、第三纪的皱褶和各种动物种类的时间，然后讨论这个问

---

① 萨拉克鲁（1895—?），法国剧作家。

②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术语，指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理时间。

③《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

题，那么答案是明显的。不过，如果我们相信时间是从外部加给意识的，那么像这样在一个个瞬息之间推来搡去的意识应该首先是意识，然后才取得时间属性。意识只有通过把它变为意识的同一运动变成时间，才能“存在于时间之中”；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必须“时间化”。于是就不允许在每一现在时让人停下来，把他定义为“他有的一切的总和”：相反，意识的本性决定它自动向前投往未来；我们只能通过它将来是什么来理解它现在是什么，它通过自身的可能性规定它现在的存在：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性的沉默的力量”。福克纳式的人被剥夺了可能性，只能通过他的过去来解释他的现在，你不会和他认同的。请你努力把握自己的意识并且去探测它，你会发现它是虚空，你在这里面只能找到未来。我说的甚至不是你的计划和期待：即便是在你眼前闪过的一个动作，只有在你计划把它延伸到它自身之外，你自己之外，在未来中完成它的情况下，它对你才有意义。你看不见这只茶杯的底——你做完一个动作就可以看见它，但是你还没有去做；这张白纸的背面你也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把它翻过来）。茶杯、白纸、所有我们周围的稳定、浑成的东西都在未来中展示它们最直接、最厚实的性质。人不是他有的东西的总和，而是他还没有的东西，他可能有的东西的总汇。既然我们是这样沉浸在未来之中的，现在的未定型的粗暴性岂不因此得到缓和？事件并非像贼一样向我们袭来，既然它从其本性来说是一种已成过去的未来。而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过去，他的任务难道不是首先寻找这一过去在未来引起的后果？福克纳在人生中看到的那种荒谬性，恐怕是他自己事先加上去的。这倒不是说人生不是荒谬的，但那是另一种荒谬。

那么福克纳和其他许多作者为什么选择了这种如此不像小说又如此不真实的荒谬性呢？我以为要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状况

中去找原因。我觉得福克纳的绝望感先于他的哲学：对他和对我们大家一样，未来已被挡住。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促使我们说："不能老这样下去了"，然而变革很难设想，除非它采取灾难的形式。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能发生革命的时代，福克纳就用他出众的艺术来描绘一个正在死于衰老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的窒息。我喜爱他的艺术，但我不相信他的哲学：被挡住去路的未来仍是一种未来："即使人的实在'前面'再也没有什么了，即使它把账都清了"，人的实在的存在仍然取决于这"本身的提前"。譬如说吧，失去一切希望也不至于剥夺人类现实的各种可能性，这不过是"面对这种种可能性的一种*存在*方式"①。

一九三九年七月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局外人》的诠释*

加缪先生的《局外人》[1]一出版就大享鸿运，众口交誉说这是“停战”[2]以来最好的书。这部小说本身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间也是一名局外人。它来自分界线[3]的另一边，来自大海彼岸；在这个没有煤火取暖的寒冬，它对我们谈论阳光，而且不是把阳光当作异国情调，而是怀着对阳光享受过度因而产生厌倦的人的那种狎昵态度来谈论。它无意再一次亲手埋葬旧制度，也不想让我们对自己的耻辱生切肤之痛；我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想起从前也有一些作品企图仅因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存在，不想证明什么道理。不过，与这一无所为而为的态度相对应的，是这部小说的含义不甚分明：这个人物在他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他“由于阳光”就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在被处死的前夕声称自己“过去曾是幸福的，现在仍是幸福的”，还希望在断头台四周有很多观众对他“报以仇恨的喊叫声”。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人才好呢？有人说：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

① 中译本见《加缪中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原书出版于一九四二年。

②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的贝当政府与德国媾和停战。

③ 根据贝当政府与德国的和约，法国北部与西部归德国占领，南部为贝当政府管辖的“自由区”。巴黎在占领区内。

“这是个傻蛋，是条可怜虫”；另一些人更有见地，说“这是个无辜者”。不过还需要弄清这一无辜的意义。

加缪先生在几个月后问世的《西绪福斯神话》① 里为我们提供了他对自己的作品的确切评价：他的主人公不好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这些范畴对他都不适用：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作者名之曰“荒诞”。但是这个词在加缪笔下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荒诞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某些人对这一状态的清醒意识。一个人从根本上的荒诞性毫不留情地引出必然导致的结论，这个人便是荒诞的。这里发生与人们把跳摇摆舞的年轻人叫做“摇摆舞”一样的词义转移。荒诞作为事实状态，作为原始依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的荒诞首先显示一种脱节现象：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与精神和自然不可克服的两元性相脱节；人对永生的憧憬与他的生命的有限性相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全属徒劳，这又是脱节。死亡，真理与万汇不可消除的多元性，现实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种种都是荒诞的集中体现。老实说，这些主题并不新鲜，加缪先生也没有把它们照搬过来。从十七世纪起，某种地道法国式的干巴巴的、短浅的、静思默想的理性已把这些主题列举无遗：它们成为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帕斯卡尔曾强调：“我们好生想想，便能感到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必有一死和如此可怜的状况乃是天生的不幸。”他不是给理性划定了它的位置吗？他一定会毫无保留地赞同加缪这句话：“世界既不（完全）是合理的，也不至于如此不合理。”他不是对我们指出“习惯”和

① 本文有郭宏安的中译文，收入《文艺理论译丛》第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另有杜小真的译本《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出版。

“娱乐”为人们掩盖了“他们的虚无、无依无靠、不足、无能和空虚”吗？加缪先生以《西绪福斯神话》的冷峭风格及其论说文的题材，已跻身于法国道德家的伟大传统之中，安德勒[①]称这些道德家为尼采的先驱是有道理的。至于加缪先生对于我们的理性的能力所及范围表示的怀疑，则与时代更近的法国认识论传统一脉相承。人们只要想到科学唯名论、庞加莱[②]、迪昂[③]、迈耶松[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位作者对于现代科学的责难：“……你们跟我谈到一个看不见的行星般的系统，其中电子环绕一个核运动。你们用一种形象对我解释这个世界。我于是承认你们达到了诗的高度……”[⑤] 几乎同时，另一位作者援引同样的依据写下这段话：“（物理学）不加区分地使用机械、力学乃至心理学模式，好像它已不再有本体论的抱负，对机械论或动力论的经典性的二律背反无动于衷，而这些二律背反却假定一种自在的本性。”[⑥] 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证雅斯贝斯[⑦]、海德格尔、克尔恺郭尔[⑧]，虽说他似乎并不每次都对他们理解得很透。但是他真正的导师另有其人：他的推理方式，他的思想的明晰性，他作为论说文作家的文体以及某种类型的在阳光照耀下井井有条、郑重其

① 安德勒（1866—1933），法国学者，日耳曼学家，著有《尼采的生平与思想》（1920）等。

② 亨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晚年关心科学哲学问题。

③ 彼埃尔·迪昂（1861—1916），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

④ 爱弥尔·迈耶松（1859—1933），波兰出生的法国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⑤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⑥ 梅劳-庞蒂（1908—1961）：《行动的结构》，1942年版第1页。

⑦ 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学说的奠基人。

⑧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出生的著名宗教哲学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事的忧伤悲凉之情，这一切都预告一位古典主义者、一位地中海人。甚至他的方法（“惟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①）也使人想起帕斯卡尔和卢梭古老的“情绪几何学”，也联想到例如莫拉斯②，这另一位地中海人，虽说他与后者在许多方面的区别大于与一位德国现象学家或丹麦存在主义者的区别。

但是加缪先生想必乐于听任我们这么说。他以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点：确实如此，他的志向不是收集悲观主义的格言。如果人们把人和世界分开来看，荒诞既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上；然而，因为人的本质特性是他“存在于世界上”，荒诞到头来就与人的状况结为一体。所以荒诞首先不是某一简单概念的对象：是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顿悟作用向人披露了荒诞。“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③ 然后突然间“布景倒塌了”，我们达到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拒绝宗教或者人生哲学的欺骗性援助，我们就掌握了几项明显事实：世界是一片混乱，一种“从浑沌产生的绝妙的一体同仁”；——既然人必有一死，所以没有明天。“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挽救，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④因为人确实不就是世界：“假如我是树中的一棵树……这人生可能会有一种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成了这个世界

①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②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

③④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的一部分。我就成了这个世界，而现在我却以我的全部意识来和这个世界相对立……正是这个如此可笑的理性使我和全部创造相对立。”[1] 我们这部小说的标题已在此得到部分说明：局外人就是面对着世界的人；加缪先生满可以把乔治·吉辛[2] 一本书的标题《生于流放中》移做自己的书名。局外人，这也是人中间的人。“人们会把自己……以前爱过的女人当作陌生人。”[3] ——最后，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局外人，即自然的人对于精神而言是局外人：“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

不仅如此：对于荒诞也有一种激情。荒诞的人不会去自杀：他要活下去，但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信念，他没有明天，不抱希望，不存幻想，也不逆来顺受。荒诞的人在反抗中确立自身。他满怀激情注视着死亡，死亡的眩惑使他得到解脱：他体验到死囚的“奇妙的不负责任感。一切都是允许的，既然上帝不存在而人正在死去。一切经验都是等值的，需要做的仅是取得尽可能多的经验。“现时与一连串相互递嬗的现时面对一个始终觉醒的灵魂，这就是荒诞的人的理想。”[4] 面对这一“数量伦理学”，一切价值都倒塌了；荒诞的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他反抗，他不负责任，用不着“作任何辩解”。他是无邪的，如毛姆谈到的那些原始人种一样无邪。后来牧师来到他们中间，教会他们区分善与恶，允许做的事情和禁止做的事情：对于荒诞的人，一切都是允许的。他像“永远生活在现时，有时微笑有时漠不关心”的梅什金公爵[5] 一样无邪。他的无邪包括这个词的全部涵义，你说他是

---

①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② 乔治·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

③④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⑤ 梅什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

“白痴”也可以。现在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加缪这部小说的标题了。他要描绘的那个局外人是这样一个爱捅漏子的天真无邪者，他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公愤正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生活在与他不相干的人们中间，对于他们他同样置身局外。正因为这一点，有些人才爱他。如他的情妇玛丽喜欢他是“因为他古怪”；另一些人由于这一点而讨厌他，如法庭上的旁听者，他突然感到他们的仇恨向他袭来。我们自己，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还不习惯荒诞感，我们徒然设法根据我们习惯的标准去评判他，对于我们他也是一个局外人。

你打开书本后读到这一段：“我想好歹又过了一个星期天，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你会感到一阵反感，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一效果是有意追求的：这是你与荒诞初次相遇的结果。但是你想必希望，只要继续读下去，你的不安就会消失，一切都会逐渐明朗，有理可循，得到解释。然而你失望了：《局外人》不是一本提供解释的书，因为荒诞的人不作解释，他只是描写。这也不是一本提供证明的书。加缪先生仅作提示，他无心去证实本质上无法证实的东西。《西绪福斯神话》将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看待作者的这部小说。我们果真在《西绪福斯神话》里找到荒诞小说的理论。虽然人的状况的荒诞性是荒诞小说的惟一主题，它却不是一种宣传主张的小说，它并非产生于一种“心满意足”、有意出示证明文件的思想；相反，它是一种“受局限的、必有一死的、反抗的”思想的产物。这种小说本身就证明了有推理能力的理性毫无用处：“他们［伟大的小说家］选择了用形象而不是用推理来写作，这种选择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某个共同思想，即深信一切解释原则统归无用，坚信可感知的表象传递的教育信息。”① 所以，光是用小说形式发

①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布信息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加缪先生既谦卑又骄傲。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既承认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诚然，他以为有必要用哲学语言翻译他用小说形式表达的信息，这个译本就是《西绪福斯神话》，而且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复制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译本的存在无损于小说的无所为而为性质。荒诞的创造者丢失了一切幻想，甚至不幻想自己的作品是必要的。相反他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到他的作品纯属偶然。他希望人们能在作品上写下一行题词："本可不作"，就像纪德愿意人们在《伪币制造者》结尾写下"本可继续"一样。这部作品本来可以不存在：如同这块石头，这条河流，这张脸；这不过是呈现在眼前的现时，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现时一样。艺术家们乐意声称自己的作品在主观上有必要性，他们常说："我不能不写，我必须写出来才能得到解脱。"可是《局外人》甚至没有这种主观必要性。我们在这部作品里重遇经过古典主义阳光筛选的一个超现实恐怖主义主题：艺术品不过是生命中撕下来的一页。这部小说确实表达了这一想法，但它本可以不去表达。何况一切都是等价的，写《群魔》与喝一杯奶油咖啡的意义相同。因此加缪先生与那些"把生命奉献给艺术"的作家们不同，他不要求读者关注他的作品。《局外人》是他生命的一页。因为最荒诞的生命应该是最贫瘠的，他的小说愿意达到一种高妙的贫瘠性。艺术是无益的豪情。我们且莫惊慌：在加缪先生的悖论底下我找到康德关于美"没有明确目的却有符合目的性"的某些言之成理的见解。不管怎么说，《局外人》已摆在那里，它从一个人的生命中撕下来，没有得到辩解，也无从辩解，不能生育，它只是一个瞬间，已被作者抛弃，因为作者已去追逐别的现时。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部作品：把它当作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相视莫逆。

以上分析大致上指明了我们应以何种方式看待《局外人》的主人公。如果加缪先生本想写一部小说来宣传一种观点，他不难表现这样一名公务员，此人在家庭里惟我独尊，后来突然直觉到人生的荒诞，一度挣扎，最终决心接受他的生存的根本上的荒诞性，但照常活下去。那样的话，读者会与人物同时，并且出于同样的理由，信服作者的观点。或者换一种办法，他本可以为我们描述他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列举的并为他所偏爱的荒诞的圣徒：唐璜、演员、征服者、创造者中的某一位。他却没有这样做。甚至对于熟悉荒诞理论的读者来说，《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仍然不易捉摸。当然，我们确信他是荒诞的，而且知道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毫不容情的清醒。此外，在不止一处，他被作者用来集中图解《西绪福斯神话》里提出的论点。譬如加缪先生在后一本书里写道："男人更多地不是通过他说的话，而是他闭口不语的事情体现他的丈夫气概。"默尔索便是这种雄健的沉默，这种拒绝说空话的态度的典范："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个缄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正好，上面两行，同一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宣称默尔索"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加缪先生还在《西绪福斯神话》里长篇大论阐述爱情问题："我们只是在参照一种来自书本和传说的一种集体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时，才把那种把我们与某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叫作爱情。"相应地，我们在《局外人》中读到："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庭里和读者头脑中围绕"默尔索是否爱过他的母亲？"这个问题展开的辩论是双重荒诞的。首先，律师说得好："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更主要的是"爱"这个词没有意思。默尔索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必定是因为他没有钱，也因为他们"彼此无话可说"。他不经常去探

望她，想必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但是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是只顾眼前，只听从自己眼前的情绪吗？人们称之为感情的东西不过是由不连贯的印象组成的抽象整体和它们表示的意义。我并非念念不忘我所爱的人们，但是我声称即便我不想着他们的时候我也爱着他们——甚至当我并不在片刻间感到真正激动的情况下，我也会以一种抽象的感情的名义损害我平静的心境。默尔索的思想和行动与众不同：他不想知道这些持续的、统统一样的感情；对他来说爱情不存在，男女私情也不存在。只有眼前的、具体的东西才有价值。他想去看望母亲便去看她，如此而已。只要他有愿望，这个愿望就会促使他去赶汽车，既然另一个具体的愿望会使这个懒人拔腿飞跑，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但是他始终用温情的、孩子气的“妈妈”一词来称呼他母亲，也从不放过理解她、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的机会。“关于爱情，我只知道那种欲望、温情和智力的混合，这种混合把我同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不应忽视默而索性格中理论性的方面。因此他的许多经历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借以强调根本的荒诞性的这一或那一面貌。例如我们已经见到《西绪福斯神话》赞扬“清晨，监狱的门在死刑犯面前打开时，他的神圣的不受约束性”。加缪先生正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这个黎明和这个神圣的不受约束性才把他的主人公判了死刑。他借用他的口说：“我当时居然没有看出执行死刑是件最最重要的事，总之，是真正使一个人感兴趣的惟一的一件事！”类似的例子和引文举不胜举。然而这个清醒、冷漠、沉默不语的人并非完全是出于需要才设计出来的。性格一旦被勾勒出来，无疑就会自动完成，而人物想必也有他自身的重量。尽管如此，我们总觉得他的荒诞不是经过努力达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要到书的最后一页才豁然

领悟，但是在这以前他一直按照加缪先生的标准活着。如果说存在一种荒诞的圣宠，那么应该说他是得到圣宠的。他好像不受《西绪福斯神话》里提出的任何问题的困扰；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在被判死刑之前有过什么反抗。他是幸福的，他无忧无虑地打发时光，他的幸福似乎甚至不带加缪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多次提到的隐痛，这一隐痛来自人们念及死亡就会感到的眩晕。他的冷漠态度也往往像是懒散，如那个星期天他因为懒惰才待在家里，自认"有点腻味"。所以，甚至用荒诞的目光也看不穿这个人物。他不是荒诞的唐璜或堂吉诃德，我们倒是可以相信他是桑丘·潘沙[1]。他在那里，他存在着，我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他，也不能完全评判他；反正他活着，他作为小说人物的厚度足以使他在我们眼里站得住脚。

然而不应该把《局外人》看作一部纯粹无所为而为的作品。我们说过，加缪先生区分荒诞的感觉和荒诞的概念。他曾写道："像伟大的作品一样，深刻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它有意识表达的更多的意义……伟大的感情到处都带着自己的宇宙，辉煌的或悲惨的宇宙。"[2] 下文不远他又补充说："然而荒诞感并不就是荒诞的概念。荒诞感确立荒诞的概念，如此而已。前者不能概括为后者……"我们可以说《西绪福斯神话》旨在提供这个概念，而《局外人》企图启发我们产生这个感觉。两部作品的发表次序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设；先发表《局外人》，不容分说把我们投入荒诞的"氛围"；论著后出版，照亮了这片景色。荒诞即是脱节，差距。《局外人》因此是一部关于差距、脱节、置身异域他乡之感的小说。该书的巧妙结构由此脱胎：一方面是切身经历的日常

① 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随从，生性懒散。

② 加缪：《西绪福斯神话》。

生活平淡无奇的细流，另一方面则是由人的理性和言词重新组合这一现实生活，以便给人教益。于是产生荒诞的感觉，即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观念和语汇去思考世上的事件。默尔索埋葬她的母亲，搞上一个情妇，犯下一桩罪。在他出庭受审时这些不同的事实将由召集到一起的证人来叙述，由律师加以解释；默尔索的印象却是人们在谈论另一个人。这一切安排是为了导致玛丽突然爆发。她在证人席上依照人类的法则作了叙述之后，忽然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从《伪币制造者》起，这一镜中呈象手法已被广泛采用。加缪先生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此。但是他应该解决的问题迫使他采用一种新颖的形式：为了能使我们感到律师的结论和凶杀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为了使我们在掩卷时产生司法是荒诞的这一印象，感到司法永远不能理解甚至不能达到它企图惩罚的事实，我们必须首先与现实接触，或者与现实的某一情况接触。《局外人》的第一部完全可以如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一样，题作《译自沉默》。这里我们触及当代许多作家共同的病症，我最初是在儒勒·勒那尔那里发现这一病症的征兆的[①]。我称之为“沉默迷恋症”。波朗[②] 先生必定会认为这一现象乃是文学恐怖主义的一种效应。这一效应表现为成千种方式，从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写作直到贝尔纳有名的“沉默剧”。这是因为，如同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沉默乃是语言的真正形态，只有能说话的人才闭口不语。加缪先生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话很多，甚至有点饶舌。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他喜爱沉默。他引用了克尔恺郭尔的说

① 参看收入本书的《被捆绑的人》。儒勒·勒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
② 冉·波朗（1884—1968），法国作家，文艺理论家。

法：“最可靠的缄默不是不说话，而是说话”[①]。他自己补充说“男人更多地不是通过他说的话，而是他闭口不语的事情体现他的丈夫气概。”所以，他在《局外人》中打算闭口不语。但是怎样才能用语言做到闭口不语呢？怎样才能用概念来表示现时不可思议、杂乱无章的连续出现呢？这一难题要求使用一种新的技巧。

这是怎样一种技巧呢？有人对我说过：“这是用海明威的风格写卡夫卡的内容。”我得供认我没有在加缪先生那里找到卡夫卡。加缪先生的见解都是脚踏实地的。卡夫卡是以不可能达到的超验性为题材的小说家：宇宙对他来说充满我们不能理解的符号；布景有它的背面。相反，对于加缪先生，人类的悲剧根本不存在任何超验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超过我理解能力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了解这个意义，而且此刻我不可能了解它。一个存在于我的状况之外的意义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只能用人的方式来理解。我能理解的无非是我摸到的，对我有阻力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怎样遣词造句，以便让人揣度一种非人性的、不能理解的秩序的存在：非人性的东西，直截了当就是混乱，就是机械性。他的作品里没有任何暧昧不清、令人不安的东西，没有任何暗示：《局外人》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派阳光普照的景色。如果说这些景色令人产生陌生感，那只是因为它们数量太大，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又没有联系。晴朗的早晨和黄昏，奇热难熬的中午：这是他偏爱的时刻；阿尔及尔永驻的夏天：这是他的季节。在他的世界里没有黑夜的位置。如果他有时讲到黑夜，用的是这种口气：“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天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夜的气味，土地

---

① 也可参看勃里斯·帕兰的语言理论及其对沉默的看法。——作者原注

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两鬓感到清凉。这沉睡的夏夜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写下这几行字的人与卡夫卡的距离远到不可能再远。他在混乱之中心安理得；大自然固执的盲目性想必叫他恼火，但也叫他放心，它的不合理性只是反面：荒诞的人是人文主义学者，他只看到这个世界好的一面。

把加缪先生与海明威相比更加贴切。这两家的风格有明显的亲缘关系。两位都爱用同样的短句：每个人都拒绝利用前面的句子造成的飞腾之势，每句话都重新开始。每句话都像是对一个姿态、一个物件摄下的照片。每个新的姿态和新的物件都有一个新的句子与之对应。然而这样说还不能使我满意。存在一种"美国式"的叙述技巧无疑对加缪先生有所帮助，但是我怀疑这种技巧在严格意义上影响了加缪先生。《死于下午》不是小说，但是海明威在这篇作品里保留了这种断断续续的叙述方式，每句话都像憋足了气才从虚无中诞生：他文如其人。我们已经知道加缪先生还有另一种风格，一种典雅的风格。但是，就在《局外人》里，他有时也提高调门；句子于是更长，更有连贯性："在已经轻松的空气中飘散着卖报人的吆喝声，滞留在街头公园里的鸟雀的叫声，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画出了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随意乱跑时的路线。"透过默尔索气喘吁吁的叙述，我隐约看到一种更为宽广的带诗意的散文，正是这一散文支撑着默尔索的叙述，它应该便是加缪先生本人的表达方式。如果说《局外人》明显地带有美国式技巧的痕迹，那是作者存心借用的，加缪先生在为他提供的各种工具中间选择了他认为最适用于其目的的那一种。我怀疑他在以后的作品里还会使用同一工具。

我们只要进一步审视叙述的脉络，便能更好地了解他使用的

手段。加缪写道："人也散发出非人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举动的机械面貌，他们的没有意义的矫揉造作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蠢。"需要首先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局外人》应该突然把我们带入"面对人的非人性而产生的不自在状态"。不过，什么样的特殊机遇才能引起我们身上这种不自在感觉呢？《西绪福斯神话》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人们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下我们恍然大悟，甚至看破了机关，因为这个例子暴露了作者的某种成见。你听不见打电话的人在说什么，但见他指手画脚。其实他的手势仅是相对荒诞的：这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不完整的线路。你只要推开门，把耳朵贴到电话听筒上去，线路马上接通，人的活动又恢复了意义。所以，为了做到诚实无欺，我们应该说只存在相对的荒诞，而且这些相对的荒诞现象是相对于"绝对的合理现象"而言的。不过这里需要的不是诚实，而是艺术；加缪先生于是找到一个现成的手法：他将在他谈到的人物与读者之间设立一道玻璃屏障。还有比处在一扇玻璃后面的人更荒诞的吗？玻璃好像让一切都畅行无阻，只挡住一件东西：人的动作的意义。剩下要做的是选择合用的玻璃：这将是局外人的意识。此人的意识确实是透明的，我们看到这个意识看到的一切。不过人们在建造它时赋予它一种特性，使它明于物而昧于意义：

"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童子、院长和我，一齐走出去。门口，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默尔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听见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

有人在玻璃后面跳舞。一个人的意识介于他们与读者之间；这个意识几乎是虚空，它是一种纯粹的透明性，一种记录一切事实的纯粹被动性。这就是耍下的花招：正因为意识是被动的，它仅仅记录事实，读者没有发觉在他和他看到的人物之间有这一道屏障。不过以这种方式做的叙述需要假定什么前提呢？总之，人们把一个富有旋律的组合变成无变化的诸项因素的简单相加；人们声称先后相继的动作与作为总体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这里遇上的正是分析法的公设，它声称任何现实都可以还原为个别因素的总和。分析方法既是科学的工具，也是幽默的手法。假若我想描写一场橄榄球赛，并且这样写："我看见一些穿短裤的成年人为了让一个皮做的球通过两根木桩而大打出手，滚翻在地"，我把我看到的一切的总和都说出来了，但是我故意不提这一切的意义：我来了一下幽默。加缪先生的叙述是分析性的，也是幽默的。和任何别的艺术家一样，他说谎话，因为他声称要复原赤裸裸的经验，但却狡诈地滤掉所有有意义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也属于经验的组成部分。从前休谟① 就是这样做的，他宣布在经验里只发现彼此孤立的印象。当今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者们还在这样做，他们否定在现象之间除了外部联系还存在别的东西。当代哲学为反驳他们，已证明意义也是直接材料。不过讨论这个问题会扯得太远。我们只要指出荒诞的人的世界就是新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性世界也就够了。文学上应用这一手法不乏成功之例：它见于《天真汉》和《小大人》②，也见于《格列佛游记》。因为十八世纪也有它自己的"局外人"，——一般说，这是些"善良的野人"，他们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文明之中，感受这个文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

② 《天真汉》和《小大人》都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

明的各种事实却未能把握其意义。这一错位追求的效果不正是在读者心里引起荒诞感吗？加缪先生似乎屡次想起这一点，尤其在他描述主人公思考自己坐牢的原因时。

正是出于这一分析手法，《局外人》采用了美国小说技巧。死亡守候在我们的道路的尽头，它使我们的未来烟消云散，人生"没有明天"，仅是彼此递嬗的现时。这无非是说，荒诞的人把分析精神用于时间概念。柏格森认为时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合物，荒诞的人只看到一连串的瞬间。最终，要靠彼此不相通的瞬间的多元性来解释生命的多元性。我们这位作者从海明威那里借用的，是后者的句子的不连贯性，而这种不连贯性是模仿时间的不连贯性。现在我们好理解加缪先生的叙述特色了：每句话都是一个现时。不过这不是那种不确定的、有扩散性的、多少延伸到后面那个现时上去的现时。句子干净利落，没有瑕疵，自我封闭；它与下一句之间隔着一片虚无，犹如笛卡儿的瞬间与随后来临的瞬间彼此隔开。在每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世界死过去又复苏：句子一旦写出来，便是无中生有的创造物；《局外人》的一句话好比一座岛屿。我们从句子到句子，从虚无到虚无跳跃前进。加缪先生正是为了强调每一单句的孤立性才选用复合过去时来叙述。简单过去时用于表示绵延的时间：Il se promena longtemps。[①] 这些词指向一个前过去时和一个未来时；句子的事实是动词，是有及物性和超越性的行动。Il s' est promené longtemps[②] 则掩盖了动词的动词性；动词被断裂成两截：在一头我们得到一个失去任何超越性，像一件物体一样被动的过去分词，另一头是动词"être"，但它在这里仅有助动词的意义，其作用

① 法文：他散步了很长时间（简单过去时）。

② 法文：他散步了很长时间（复合过去时）。

是把过去分词和名词连接起来，把谓语与主语连接起来；动词的及物性消失了，句子凝固了；现在名词成了它的事实，它不再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而是渺小、孤立、自给自足的实体。此外，如果人们用心尽可能把句子压缩为一个主句，句子的内在结构就获得一种完美的单纯性，它的凝聚力因而增强。它变成不可分割的时间原子。自然人们不会把各个句子组织起来：句子之间纯属并列关系；人们特别避免任何因果联系，因为这会在叙述中多少引入一些解释，从而在各个瞬间之间确立不同于纯粹递嬗关系的另一种秩序。作者写道："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莱蒙屋里打起来了。"我们用异体字标出的其中两句话尽可能小心翼翼地用纯粹递嬗关系的外表掩盖一种因果联系。每当绝对必须在一句话里提示上一句话时，人们便使用"还有"、"但是"、"然后"、"正当此时……"等词，这些词不带任何意义，除非表示脱节、对抗或者纯粹的加法。这些时间单位的关系是外在的关系，犹如新现实主义在事物之间确立的关系：现实出现了，但没有被领过来，它消失了，但没被摧毁，世界随着每一时间脉冲分崩离析然后重生。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世界会自己产生自己：它有惰性。世界一旦进入活动，任何活动都倾向于用令人生畏的力量取代偶然性造成的令人安心的混乱状态。一位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会这样写："一座桥横跨在河上。"加缪先生拒绝这种人格化的做法。他会说："河上有一座桥。"这么一来物就立即呈现它的被动性。物不过在那里而已，无任何特色可言："……屋子里有四个穿黑衣服的人。……门口，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门前有送葬的车……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人们说勒那尔最终会写出："母鸡下蛋"这样简洁的句子。加缪先生

和当代许多作家会写成："有一只母鸡，还有是它下蛋。"这是因为他们爱的是事物本身，不愿意用绵延的时间的洪流冲淡事物。"有一点水"：这便是永恒的一个片断，它是被动的，莫测高深的，不相沟通的，熠熠发光的；如果人们能触摸这一片断的永恒，这该是多大的感官享受！对于荒诞的人来说，这是世界上惟一的财富。所以这位小说家不喜欢有条理的叙述，他偏爱无以为继、一鳞半爪的闪光，每一闪光都带给他一次快感，所以加缪先生在写作《局外人》时可以相信自己缄默不语：他的句子不属于言语的天地，它没有枝蔓，不向上下延伸，也没有内部结构；它满可以像瓦莱里的"风灵"一样被界定如下：

> 无影也无踪，
> 换内衣露胸，
> 两件一刹那。[1]

它是由用一种静默的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十分精确地测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把加缪先生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吗？他的书里所有的句子彼此等值，就跟荒诞的人的所有经验都是等值的一样，每一个句子只为自身而存在，把其余句子都抛入虚无之中；于是，除了作者背离他的原则去制造诗意的鲜有场合，任何一个句子都不能突出显示在由其他句子组成的背景上。对话也被纳入叙述：对话本是做出解释、揭示意义的时刻；如果给予对话特殊地位，那就等于承认意义是存在的。加缪先生把对话刨平，简化，往往用非直接引语记录对话，不用特殊的印刷符号标明对话，以致人物口中的话好像一些与其他事件相似的

① 卞之琳的译文。《世界文学》(1979年第10期)。

事件，在一瞬间闪过随即消失，如一股热风，一个声音，一股气味。所以，当人们开始阅读这本书时，人们似乎面对的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个单调的旋律，一首阿拉伯人用浓重鼻音唱出的歌曲。人们于是可以认为这本书与库特林纳[①]说过的那种曲调相似，它们“一去不复返”，无缘无故戛然而止。但是，就在读者眼皮底下，这本书自动组织起来，显示支撑着它的结实的深层结构。没有一个细节是多余的，没有一个细节不在下文再次出现，成为辩论的材料；终卷时，我们明白这本书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开头，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结局：人们想让我们把世界看成是荒诞的，并且细心地抽掉了因果关系，在这个世界里最渺小的事件也有其重量；没有一个事件不帮助把主人公推向犯罪和死刑。《局外人》是一部古典主义作品，一部有条有理的关于荒诞、反抗荒诞的作品。我不知道这是否完全是作者的本意，我谈的是读者的看法。

这部干脆、利落，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结构缜密，一旦人们掌握了它的钥匙便变得如此富于“人性”，不带秘密的作品，我们该把它归入哪一类呢？我们不能把它叫做记叙：记叙在记录的同时作出解释和进行协调，它用因果关系取代时间顺序。加缪先生称自己的作品为“小说”。然而小说要求绵延的时间，一种变化过程以及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明显存在。这部作品是一系列彼此递嬗的无活力的现时，在它下面却隐约可见一架机器精密的结构，我很犹豫是否能给它冠上小说的名称。要不它就与《查第格》和《老实人》[②]一样，是道德家的中篇小说，伴有委婉的讽

---

① 库特林纳（1858—1929），法国作家，戏剧家。

② 《查第格》和《老实人》都是伏尔泰的哲理小说。

刺和几幅嘲弄性肖像[1]。这样一种小说，尽管有德国存在主义者和美国小说家助阵，归根结底还是与伏尔泰的小说很接近。

一九四七年二月

① 拉皮条的、预审推事和律师等人的肖像。——作者原注

被捆绑的人*

——关于儒勒·勒那尔的《日记》的札记

他创造了缄默文学。大家知道这一文学以后的遭遇。我们有过缄默戏剧，也有过消费巨量词句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词句编织的帘幕熊熊燃烧，在着火的帷幕后面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存在：精神。今天布朗肖①努力制造一些古怪的精密机器——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无声手枪”——在这类机器里精心选定的词句相互抵消，好像答数应为零的复杂的代数运算。恐怖主义的精巧形式。不过儒勒·勒那尔不是恐怖主义者。他无意征服一种不落言筌的无人知晓的缄默；他的目的不是发明缄默。他以为自己已经拥有缄默了。缄默在他身上，缄默就是他。这是一件物。需要做的只是把缄默固定在纸上，用文字把它誊录下来。这是一种缄默的现实主义。

他的祖辈中有好几代人沉默寡言：他母亲用农民的简短句子说话，难得开口，但每句话都意味深长。他父亲是村里的怪人，与我的祖父属于同一类型。我祖父对婚约②大为失望，四十五年间对我祖母没有说过三句话，而我祖母管他叫“我的寄宿生”。他在农民中间度过童年，这些农民每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宣告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一集。

① 莫里斯·布朗肖（1907—?），法国作家，批评家。

② 缔婚双方用契约形式规定相互间的财产关系。

语言无用。他写道：

> 农民回家以后，动作不比三趾树懒多。他喜欢黑暗，不仅是为了节省，也是出于爱好。他被灼伤的眼睛得到休息。

请看布洛老爹的肖像。他家新来一位女仆：

> 第一天，她问：
>
> “今天我该煮点什么做您的点心？”
>
> “土豆汤。”
>
> 第二天她问：
>
> “我该为您煮点什么？”
>
> “我说过了：土豆汤。”
>
> 于是她明白了，从此她每天主动给他做一份土豆汤。

勒那尔身上某种孤独的、节节疤疤的东西与布洛老爹有亲缘关系：一种真正的、为村民特有的厌世心理。如果他当乡下医生、调解法官或者某一农村的村长，他必定会完全适应他的职务；可能他还会得到幸福。但是这个沉默寡言者喜爱写作；他到巴黎来标新立异，他寻求伴侣以便向别人表现他的孤独；在他活动的圈子里，人们害怕他要求很高的沉默；他用写作表示沉默。

他曾想使自己的作品跻身当代宏篇巨著之列，犹如他本人厕身沙龙里饶舌的宾客之间，从而赢得声誉。如果他活在今天，这一愿望会促使他去寻求一种语言自我毁灭的公式。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产生这种想法。

他认为简短的语句与缄默不语最为接近，而最缄默的句子是最节省的句子。他终生信奉风格便是力求简短。最简洁的表达方法通常也是最好的，这一点大概不错。不过需要声明：这是相对于人们表达的思想而言的。所以笛卡儿或普鲁斯特的某些长句其

实很短，因为人们不可能用更少的字说出他们想说的意思。他却要求绝对简洁：在有一个意思之前，他先定下应该表达这个意思的字数。他关心的惟一问题，是雅奈[①] 所谓的筐子问题，可以如下方式表述："怎样在同一个筐子里装进尽可能多的砖头?"勒那尔自称对诗歌感到恶心，因为据他说，"一行诗，还是太长"。他在小说里感兴趣的是"风格的瑰宝"。当然在小说里最难找到这种东西，因为风格在小说里是隐去的。好在勒那尔不喜欢小说。

勒那尔的句子浑圆、充实，内部结构简无可简，犹如那种口腔兼做排泄孔道的低等、壮实的动物。他的句子不带从句，后者好像是脊椎骨或动脉，有时像是神经节。凡是不属主句的成分对他都显得可疑：这些都是废话，不起作用的限制，无意义的赘词，后悔话。他确实跟句法有仇：句法对于这个农民来说是游手好闲者的精致玩艺儿。他把布洛老爹说的那种土里土气、民间常用的句子，那种单细胞结构的句子当作自己的句子。应由单词独家承担表达思想的细微差异和复杂性的使命。贫困的句子里有富裕的词。他不能不走到这一步上：单词比句子更接近沉默。理想的方案该是单词本身就构成一个句子。这样的话，言语和沉默就在这个词上汇合，就像时间和永恒在克尔恺郭尔的瞬间里汇合一样。实在找不到具备整个句子功能的单词，那么就在句子里放入尽可能少，但是含义尽可能丰富的单词吧。这些单词不应该局限于表达不带任何修饰的思想，而是应该通过它们的不同意义——词源学的、民间的和学术意义的组合，让人们看到思想的绰约风姿。

---

① 保尔·雅奈（1823—1899），法国哲学家。

马莱伯[①] 生逢今日该能大展鸿图：
——教人们用词得当，便威力无穷。
然后把如水母一般疲软的所有其他词都扔到垃圾箱里去。

于是句子成了超饱和的缄默。一个句子从不与另一个句子相关联：用一句话可以表达的思想，为什么说成两句呢？我们触及问题的实质了：写整段文章或整本书的人，当他在纸上写下一句话时，他就被这句话打发到作为整体的言语上去。他没有凌驾在言语之上，他正在制造言语；我正在写的词包含着这以前出现的词和我以后将写的词，而且由近及远，包含着所有的词；我需要全部言语才能理解言语的一个不完整的瞬间。故此，沉默只是作为一个词存在于言语内部，而我自己则置身于言语之中，置身于意义的交叉之中，每一个意义都不是完备的，都需要其他意义才能阐明自己。但是，如果我像勒那尔一样用陡峭的句子来思想，把全部想法限定在两块界石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每句话都与其余的话不相关联，单独一句话便是整个言语。我读这句话，我写下这句话，我看一眼就把这句话浓缩起来；在这句话的前后是一片虚无；我从缄默的观点出发辨认、理解这句话。句子本身虚悬在缄默之中，变成缄默，犹如布朗肖和巴塔叶[②] 从非知识的观点，即从知识的彼岸观照知识，知识就变成非知识。因为言语不是在沉默的顶峰噼啪作响的声音，它是人类的总体事业。

不过有时勒那尔有趣地颠倒表述的次序：他的最初目标既是沉默，他寻找句子正是为了缄默不语，句子不过是一丁点转眼即逝的沉默，他是为了句子才去寻找思想的。

---

① 马莱伯（1555—1628），法国诗人，曾大力提倡语言的纯洁性。
② 巴塔叶（1897—1962），法国作家。

“一个想法，这有多虚妄：没有句子的话，我不如去睡觉。”

这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想法被限制在用来表述它的一个句子里。他认为位于两个句点之间的句子便是想法的天然形体。他从未想到一个想法可以表现为一章文字，一卷书，也可以——在布伦斯维克[①] 谈到“批判思想”的意义上——是无法表述的，只代表用来考虑某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一条言语法则。

勒那尔认为思想是一个浓缩一定数量经验的肯定格式。同样，句子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是段落这个微型宇宙中的接合、过渡、滑动，是扭曲、转盘、桥梁或堡垒，对他来说则是一定数量的思想的浓缩。思想和句子，形体和灵魂以箴言或悖论的形式向他显示；例如：“做个好人会使我十分愉快。”这是因为他没有思想。他甘心情愿的、精心策划的、艺术性的沉默掩盖着一种天生的、无依无靠的沉默：他无话可说。他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缄默不语，这就意味着他“废话连篇”。

因为，到头来，他对沉默的偏爱导致他喋喋不休。一百行是废话，五个词也嫌啰嗦。只要喜欢句子甚于思想，人们说的便是废话。因为读者遇到句子，思想却隐匿不见了。勒那尔的《日记》是简洁的废话，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点彩派画风——这种点彩派画作自有其修辞学，就像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②] 的由多种成分合成的巨型句子有一套修辞学一样。

人们可能会惊讶勒那尔竟然无话可说。人们会问，既然只要描绘自己便能标新立异，为什么有些时代，有些人却没有任何信

---

① 布伦斯维克（1903—1955），匈牙利心理学家。

② 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1595—1654），十七世纪法国散文家，文体讲究。

息可供发布。可能这个问题提得不恰当。根据勒那尔的看法，似乎人的本性与观照这个本性的内在眼睛一样都是固定的，只要这只眼睛习惯我们的黑暗，便能在其中发现几条新的真理。事实上，眼睛事先设想它看到的东西并加以清理，而且这只眼睛不是我们一上来就有的。必须发明看东西的方式；人们因此先验地、通过一项自由选择决定自己看到的东西。空虚的时代是选用已为别人发明的眼睛观看自身的时代。除了加工提炼别人的发现，这些时代什么事也做不成；因为带来眼睛的人同时带来了被看到的东西。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人用伦敦的经验主义者的眼睛，穆勒[①] 的眼睛和斯宾塞[②] 的眼睛来观看自己。作家只有一个手段：观察；只有一个工具：分析。在福楼拜和龚古尔之后，人们已经可以觉察某种不自在。龚古尔在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

> 左拉到我家来吃午饭。他对我谈起他打算写的一系列小说，一部十卷史诗，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对我说：在对感情的无穷小如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尝试做过的那样进行分析的专家之后，在像你做过的那样对艺术的、造型的、神经质的东西进行分析之后，在这些珠宝作品，这些精雕细刻的卷帙之后，没有位置留给年轻人了；再也没有事情可做了；再也不需要去构思、创造一个人物，一个形象了：人们只能通过著作的数量和创造的力量去对公众说话。

这场谈话必定相当滑稽。不过我们应该看它的实质。它证明，早在一八七〇年，一位青年作家已经认为自己必须经营批发业务，因为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太激烈了。这也不错。可是以后怎

---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5—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

②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么办呢？有人写出十卷本的史诗以后，剩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勒那尔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位于从福楼拜经过龚古尔和左拉到莫泊桑的这个巨大的文学运动的尾端。所有的出口都关闭了，道路统统堵塞了。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投入文学生涯，感到自己来得太晚，一切都有人说过了。他一门心思标新立异，同时又害怕达不到目的。他既没有选择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便到处寻找新的景色，但是纯属徒劳。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道路都是畅通的，认为一切有待我们去说出来，有时甚至面对在我们前面伸展的空地感到眩晕。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些被捆绑的人的抱怨更古怪的事情了：他们株守一片耕种了无数次的土壤，焦灼地寻找一小块处女地。然而这正是勒那尔的处境：他嘲笑左拉及其搜集资料的癖好，但是承认作家应该寻求*真理*。不过这个真理就是准确地照原样描绘向一个假设为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显示的可感知的表象和心理表象。所以勒那尔和自然主义者一样认为现实就是经过实证主义科学组织、过滤、清理的表象，而他赞同的这个有名的“现实主义”无非是根据原样记录现象。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有什么可写呢？再也不必去分析重大的心理或社会典型了：对于典型的金融家、矿工、妓女，还有什么新的话可说呢？左拉已经走在前头了。对普遍感情的研究已经山穷水尽了。剩下的只是细部和个别性的东西。勒那尔的前辈因为胸怀大志，恰恰忽视了个别性。勒那尔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七日写道：

> 卷首题词：我没有见到典型，只见到个别的人。学者专事一般化，艺术家做的是个别化。

这个提法似乎已开了纪德那几页有名的文章的先声，纪德号召写个别题材，把个别题材的各方面挖掘无遗。但是我以为勒那尔这样说毋宁是招认自己无能。对于勒那尔和他的同时代人，个

人是他们的先辈留给他们的东西。证据是一涉及这些个别现实的本质，他们就拿不定主张。勒那尔诚然在一八八九年对杜布斯大为恼火，因为后者“有几套关于妇女的理论。又来了？难道提出关于妇女的理论没个够吗？”但是这不妨碍他在一八九四年劝告自己的儿子：方台克[①]，想当作家，只消研究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研究透彻，便能了解一般女人。

所以，达到典型性这一古老的梦想并未消失。只不过人们在抵达目的前将绕一个弯子：我们用心去刮擦个别性，个别性便碎为细屑，销声匿迹，在剥落的油漆下就会露出普遍性。

别的时刻，相反，勒那尔似乎拼命想使自己的观察具有普遍意义却又做不到。这是因为他几乎不知不觉地受到关于真理的一种多元性的、反目的论的、悲观主义的看法的影响。同一时代适逢实证主义瓦解，起步时无往不胜的科学开始在某些领域遇到困难，这种真理观便应运而生。例如他写道：“我们的前人认为性格、典型有连续性……我们却看到典型没有连续性，它有时平静，有时发作，既有为善的瞬间，也有作恶的片刻。”

绝对真理随着绝对科学的消亡而消亡。剩下的只是一些个别的科学和个别的真理。应该说这一多元论在勒那尔那里是很脆弱的，既然他同时承认决定论。真正的多元论只能建立在宇宙的部分不确定性和人的自由之上。但是勒那尔没有走得这么远。阿那托尔·法朗士同样不彻底，他于一八九一年（上文引用的勒那尔的话写于1892年）在《文学生涯》里写道：“……据说有些人的脑子被隔成密封舱。每一间隔充满奇妙的液体，但无从渗入其他间隔。一位热情维护自己信念的唯理主义者对戴奥杜尔·里波[②]

---

① 方台克是勒那尔的儿子的小名。

② 戴奥杜尔·里波（1839—1916），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先生表示他对存在这样的头脑感到惊奇，实验哲学的大师莞尔一笑回答他说：‘其实这是最平常的事情。相反，执意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确立统一性，这难道不是唯灵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你不愿意一个人有两重、三重、四重性呢？’”

这段文章因其愚蠢而弥足珍贵，因为它表明实验多元论与唯灵论的理性主义针锋相对。这一悲观主义思潮最终导致梅奇尼科夫[①] 的《人性的不协调》。勒那尔希望做的正是对“人性的不协调”作一研究，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偏爱瞬间印象提供理论依据。他曾高呼：

写碎片，小的碎片，特别小的碎片。

我们于是通过另一条道路，即勒那尔夸张其辞地称之为他的虚无主义的道路，被领回到我们的出发点：点彩画法和作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的句子。事实上，如果人性首先是混乱和不协调，那么就不可能写长篇小说了。勒那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长篇小说已经过时，因为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如果人不过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瞬间，那么还不如写短篇小说：

“用几篇越来越短的故事编一个集子，书名就叫《轧钢机》。”

把这种做法推向极致，我们就会重逢自在圆通的句子。有人说过，勒那尔最后会写出“母鸡下蛋”这样的句子。至此功德圆满：在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惟有瞬间才是真实的，那么惟一可能的艺术形式就是记录。我在一个瞬间读到的句子被双重的虚无与其他句子隔开，它的内容是我正当印象飞逝时逮住的瞬息印象。所以勒那尔的全部心理学都是记录印

① 梅奇尼科夫（1845—1916），俄国动物学家、微生物学家，获一九〇八年诺贝尔医学奖。

象。他检查、分析自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奇，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半空中完成的。这也是自作自受：他记录自己一刹那的嫉妒心，他天真的或卑下的欲望，他为逗乐保姆而说的笑话；他没花什么代价就赢得残酷的名声。殊不知这正是他选择看到的东西，他愿意自己在自己眼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说到底，他本是用情专一的丈夫，几乎没有外遇，也是好父亲和热中名利的作家。而且他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道德决心才作此选择的。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克尔恺郭尔称之为"重复"，海德格尔称之为"谋划"的层面上……对于把人生当作事业的人来说，这类自尊心的波动无关宏旨。何况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项事业。"愤世嫉俗"心理仅是文学家的发明。勒那尔因为存心对他自己的生活的组合性及其意图的连续性视而不见，他就蹉跎此生并且为我们留下他自身的不正确的形象：我们一时的脾气只有当我们注意它们时才有其重要性。我们不应该根据他的脾气来看待他或评判他，而是应该把他当作一个选择了注意自己的脾气的人。

再说，他从来没有花许多功夫去研究情欲和灵魂的活动。他在农村度过童年，保留了对动物和乡间事物的喜爱，他喜欢谈论、描写这些东西。不过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也生不逢时。前辈作家，如福楼拜、左拉、狄更斯们，已经对现实世界做过普查：他们需要为艺术开拓新的疆土，使文学语言变得灵活，以便它适应描写诸如机器、花园、厨房一类粗俗的事物。从这个观点来看，《情感教育》具有宣言书的价值。一切都被囊括进去；有了《小酒店》、《萌芽》和《妇女乐园》，长篇小说便占领了酒馆、矿井和百货公司。这些作品是用大笔浓墨绘出的图画，更是一种分类归档的做法。轮到勒那尔那一代人来做的事情，只是在这个底子上工笔细描。这本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发点。果不

其然，勒那尔与他的前辈背道而驰。前辈作家首先关心的是把每一件东西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是列举厨房设施和花园里诸般花卉的名目，他们从叫出各种炊具的技术名称得到一种单纯的享受；勒那尔面对个别事物却产生从深处把握这一事物并进入其本质的要求。他不关心清点小酒店柜台上玻璃杯的数目和出售的各色酒的品种，他不把每一事物看作详尽的清单上的一个项目从而考察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他也不屑描写“气氛”，几年以后巴雷斯[①]将开创这一风气。勒那尔看到的玻璃杯是与世界上其他事物切断联系的。杯子与一句话一样是孤独的、封闭的。勒那尔惟一的野心是做到能使他的句子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刻地表现玻璃杯的内在本质。从他的《日记》的头几页起，我们就看到他留心砥砺将要刺入物质的工具，如同下面这几条简短的札记所显示的那样：“干柴捆的强烈气味”，或“冰面下水的搏动”。人们只能同情他为使事物出血而做的笨拙努力。这番努力是后来许多类似企图的滥觞。但是勒那尔恰巧受到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遏制：为了能与物灵犀相通，他必须首先摆脱泰纳的形而上学。必须让客体有一个黑暗的核心，必须让它不仅是可感知的纯粹表象或者一组感觉，而是这以外的别的东西。勒那尔预感到这一深藏不露的东西，并且在最小的石子里，在一张蜘蛛网或者一只蜻蜓身上寻找它，但是他怯生生的实证哲学不让他找到它。如果人们想有朝一日发现事物的核心，人们首先必须发明它。奥第培蒂[②]谈到牛奶“秘密的乌黑”时，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牛奶的情况。但是对于勒那尔来说，牛奶不可救药地是白色的，因为它只是它显示的那个样子。他描绘的形象的重要特点渊源于此。诚然这些形

① 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

② 奥第培蒂（1899—1966），法国作家。

象首先是一种造短句的手段。当他写道："这位才子是蠢笨如鹅的鹰"，人们立即看到鹰和鹅这两个词起到的节省效果。对于勒那尔，形象的诸多功能中的一项是概括思想。于是这种深奥的文风，这种阿雷讷[①]所谓的"美术字体"，便与农民的神话式及谚语式谈吐相汇合；他的每句话都是一则袖珍寓言。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勒那尔创造的形象是重组事物的羞怯的努力，可是每次重组终归失败。他当然想深入现实世界的内部。但是根据泰纳的形而上学，现实世界首先是供人观察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智慧所在，是经验主义的文学翻版。于是我们这位不幸的人便尽可能地观察。一月十七日他谈到水在冰面下的搏动；五月十三日他谈到铃兰。他不会想到在冬天谈论花卉，夏天谈论冰块的。可是今天尽人皆知，人们不可能通过消极地观察现实而深入现实的本质：最优秀的诗人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目眩神迷；总之他不是观察家。此外，勒那尔枉为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信徒：他乖乖地相信科学世界；他甚至确信科学世界和他观察到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他知道冲击他耳朵的声音是空气的颤动；刺激他眼睛的颜色是以太的颤动。所以他什么也不会找到：他的世界在他为之设立的哲学和科学框架里窒息。观察向他展示世界平淡无奇的大致轮廓；他看到的世界是普通人的世界。至于他看不到的东西，他让科学代劳。总而言之，他与之打交道的现实世界早已由见物不见精神的常识安排妥帖了。所以他的大部分笔记都由两个句子成分组成，第一个成分扎实、精确、有规定性，能把事物按其对常识显现的样子照样重现；第二个成分由"好像"一词与前者相连，构成确切意义上的形象。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已汇总在第一个句子成分中，第二成分就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内容；正因为事物

① 阿雷讷（1843—1896），法国乡土文学作家，用普罗旺斯语写诗。

已被组成，形象不能为我们揭示该事物的结构。例如这一句："一只蜘蛛在一条看不见的线上滑行，好像它在空气中游泳。"

人们首先说出动物的名称，然后用精确的词汇描写它的动作，甚至越过表象去假定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过去的经验和专家们的著作都告诉我们蜘蛛是拴在一根细线上散步的。所以没有比这第一个句子成分更令人安心，更实在的话了。第二成分则相反，它用"游泳"这个词表现空气好像对蜘蛛施加的异乎寻常的阻力，这一阻力不同于比如说空气对于飞鸟和苍蝇的阻力。不过后一成分产生的效果正好被前一成分抵消。既然人们让我们知道蜘蛛在一条线的尽头滑行，既然人们向我们透露了这条我们看不见的线的存在，既然人们要我们相信这便是现实、真实，形象就虚悬在空中，无依无靠，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形象之前，它已经被拆穿，被当作对表象的一种神话式摹写方式，要不然就被当作一种纯粹的非现实，总之是作者的幻想。就这样人们在句子里引入一个强拍、一个弱拍，因为第一成分牢固地锲入作者认真对待的社会和科学世界之中，而第二成分却散为烟云。这一僵化做法威胁着勒那尔的全部形象，把它们引向滑稽和温情，使每一个形象都成为一种逃避行为，以便逃离令人生厌的、太熟悉的现实世界，躲进一个纯属想象的世界，而这个臆想的天地丝毫无助于理解所谓的现实。他在一八九二年写道：

> 用不存在的法则取代现存的法则。

这正是他在每一个比喻里做的事情，既然他把真正的法则和科学解释放在一边，把他自己发明的法则放在另一边。他将记下"晕倒，即在自由流通的空气中淹死"，他将认为圣保尔-鲁[①]的

---

① 圣保尔-鲁（1861—1940），法国诗人，师事马拉梅。

一句话"妙不可言"："飞鸟往返林中，像树木在交谈"；他最终写下这句话："灌木丛似在阳光下酣醉，若感不适而晃动，呕吐山楂花，白色的泡沫。"这句话实在糟透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形象是借助自身的重力展开的。我们注意"似"这个词，它是用来让读者也让勒那尔本人放心，提醒他们说他们将进入纯粹幻想的领域，而灌木丛是不会呕吐的。我们也注意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笨拙的并列方式："山楂花，白色的泡沫。"勒那尔把这片似烟如雾的花比做泡沫，但是他先说出花的名字，使他归属于某科、某目、某界。这么一来他就取消了形象，使形象失去真实性。他心目中的诗意其实恰巧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只有当人们不承认对于现实世界的科学解释具有任何优先价值，而是确认各种解释体系之间绝对平等时，才能产生诗意。然而，人们猜到在这一糟透了的形象的底子上好像有对于某种自然的直接领悟。阳光曝晒下扑满尘土、涨满发粘的汁液的灌木丛的存在中确实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这些被晒热了的植物已经变成汤药了，然而盛夏所有的白色尘埃都凝聚在它们身上。今天一位弗朗西斯·蓬热[①] 一定会出色地表达这种感受。相反，勒那尔的努力却流产了，在他还没有弄清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前就流产了，因为他的努力在根子上已经败坏了。本来应该迷失方向，单人独骑接近客体。但是勒那尔从不迷失方向。请看他怎样追求红绶带，当人家终于授予他红绶带时他怎样感激涕零：他偶尔也逃向想象世界，但是这个人必须在科学的保护下带着全套社会机构上路。如果他能像兰波[②] 那样拒绝逃避，如果他直接与所谓的"现实"搏斗，

---

① 蓬热（1899—?），法国诗人，致力于描写物的自主存在，萨特推崇他为存在主义诗人。

②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

如果他能挣脱这个现实的资产阶级及科学主义的框架，他可能会达到普鲁斯特的直接性或者《巴黎的农民》[①] 的超现实性，他可能会猜到里尔克[②] 或者霍夫曼斯塔尔[③] 在事物背后寻找的那个"实质"。但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如果说他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源头，那是因为他模糊地预感到有一个他禁止自己进入的领域。

这也是因为勒那尔从来没有单独生活。他属于一个"精英"阶层；他自以为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这个概念来自龚古尔兄弟，带有这对兄弟特有的愚蠢、庸俗却又自命不凡的标记。伟大时代有过受命运诅咒的诗人，经过为艺术而艺术运动以后，剩下来的就只有艺术家这个概念了。压在勒那尔和他的朋友们头顶上的，不过是一个洁白的、资产阶级化的、舒适的诅咒：不再是孤独的魔法师的诅咒，而是一种出类拔萃的标记。如果你的"脑瓜"特别酥脆，神经分布如花边图案，你就是被诅咒的。事实上，这个"艺术家"概念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神话——关于诗人 vates[④] 的神话——的孑遗，它主要是如第三共和国的精英那样的小型资产阶级社会借以把握自己并认出自己的三棱镜，这个社会生活优裕，有教养，而且从事写作。今天这个概念可能令人纳罕：罗曼[⑤] 或者马尔罗想必会同意别人说他们是艺术家，既然说到底大家公认写作是一种艺术。但是他们本人似乎不从这个角度看待自己。今天，特别是一九一四年战争以后，分工日益发

---

① 《巴黎的农民》，阿拉贡的早期小说。

② 里尔克（1875—1926），德裔奥地利作家。

③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诗人，戏剧家。

④ 拉丁文：诗人。

⑤ 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

展。当代作家首先关心的是向读者展示人的状况的完整形象。这样做的同时，他就介入[①]了。今天人们多少有点蔑视一本不是介入行为的书。至于美，它是附加的，如果有可能办到的话。然而儒勒·勒那尔首先关注的是美和艺术享受。一八九五年的作家既非预言家，也不是被诅咒的人，更不是战士：他是参透了某种奥秘的人。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更多地不是由于他做的事情，而是由于他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的乐趣。这一审美快感是他"纤细"且极度紧张的神经的果实，使他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一位老提琴家声称自己感到的艺术快乐强于他感受到的，勒那尔便大动肝火：

> 比较音乐与文学。这些人想使我们相信他们的激动比我们的更完满……我很难相信这个半死不活的小老头在艺术享受方面超过维克多·雨果或拉马丁，而这两位是不喜欢音乐的。

这样一来勒那尔就被完全捆绑起来了，这是因为，尽管他做过有气无力的申辩，他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的特点是他不行动。他只是静观，既然他要如原样描绘现实，就是说根据现实向一个不偏不倚的证人显示的样子描绘现实。他必须严守中立，这是他作为书记员的职责所在。他没有，他也从来不应该"参与其间"。他在各党派、各阶级的上空翱翔，从而确定自己作为资产者的身分，因为资产者的特点是否认资产阶级的存在。他的静观属于一种特殊类型：这是一种伴随着审美激动的直觉享受。然而，因为现实主义者是悲观的，他在世界上只看见混乱和丑恶，他的使命就是把现实的物体照原样搬到一些能因其形式而给他审美享受的句子里去。现实主义者是在写作时，而不是

---

① 关于萨特的"介入"理论，详见收入本书的《什么是文学?》

在观看时找到乐趣的，而他写下的句子能否使他产生快感，便是评价这个句子的标记。所以这种虚无主义的现实主义把勒那尔引向完全从形式出发去理解美的观点，就像它以前把福楼拜引向同一观点一样。物质是粘糊糊的、不起眼的，但是只要遇到用豪华的外表装点这一贫困现象的句子，敏感的精英分子便会产生共鸣。需要做的是给现实穿衣打扮。福楼拜花哨、雄辩的句子于是变成勒那尔短小的、瞬间性的沉默。但是这一沉默同样有化为金石的野心。于是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对勒那尔来说，一个漂亮句子是可以刻在石碑上的句子。美，这是思想的节省，是虚悬在大自然的伟大沉默之中的一个石头或青铜的微小沉默。

他沉默不语，他没有做过什么。他的事业是毁灭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时代和环境，他专事心理分析的成见以及他的婚姻把他绳捆索绑还堵住他的嘴，他的《日记》使他失去繁殖能力，他只能在梦想中一显身手。他创造的形象应该首先像利爪一样刺入现实世界，却很快变成游离在事物边缘的瞬息幻想。但是他太害怕失去立足点，不会想到在世界彼岸建设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他很快回到各种物体、他的友人和他的勋章那儿去，而他最执著的梦想——因为它们最安全——限于再三流连于一个平庸的、无伤大雅的通奸场面，虽说他难得有勇气真的去做。同样地，他的《日记》本应体现清醒的严厉精神，却很快变成一个幽暗、温暖的角落，让他蹲在那里可耻地与自己同谋。这是勒比克先生一家人[①] 可怕的沉默的补偿品。他在这本日记里解开扣子——这一点一开始看不出来，因为他用的是衣冠楚楚的文体。他把自己的生命弄得奄奄一息，穷途末路的现实主义选中了他以便和他一起死去。然而，由于这个拼命毁灭自己的努力，由于他执

① 勒那尔的自传性小说《胡萝卜须》中描写姓勒比克的一家人。

拗地把福楼拜堂皇的和谐复合句拆成碎片，还是由于他越过经验主义的抽象表象总是预感到个别的具体性却又始终把握不到？——然而这个垂死的人却是某种威胁着“世纪末”作家的灾难的佐证。这些作家直接地或间接地成为当代文学的起源。

一九四五年

什么是文学?*

一个年轻的笨蛋写道:“既然你想介入,你为什么不去加入共产党?”一位经常介入,更经常脱身,但又忘了这回事的大作家对我说:“最坏的艺术家是介入程度最深的:请看苏联画家便知分晓。”一位老批评家悄悄地抱怨:“你想杀害文学;你的杂志肆无忌惮地表示对文学的蔑视。”一个见识浅薄的人称我专横独行,这对他来说显然是最厉害的辱骂;一位作者好不容易从一次大战活到另一次大战,他的名字有时还能在老人心中唤起惆怅的回忆,他责怪我不关心千秋万载的令名:谢天谢地,他认识许多正人君子以此为主要希望。一个蹩脚美国记者认为,我错在从来不读柏格森、弗洛伊德;至于那位不介入世务的福楼拜,似乎他成了我的心病,狡狯之徒眨巴眼睛说:“还有诗歌呢?还有绘画呢?音乐呢?莫非你要它们也介入?”好斗之士问道:“指的是什么?是介入文学?这就是从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不就是民粹主义的复兴,不过比从前更咄咄逼人。”

真是蠢话连篇!这是因为人们读得太快,囫囵吞枣,还没弄懂就作出判断。所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这对任何人都不好玩,对你和对我一样。但是必须把钉子钉死。既然批评家们用文学的名义谴责我,却又从来不说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是什么东西,对他

* 本文最初发表在一九四七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来出单行本,并收入《处境种种》第二集。

们最好的回答是不带偏见地审查写作艺术。什么是写作？人们为什么写作？为谁？事实上，似乎谁也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一 什么是写作？

不，我们不想让绘画、雕塑和音乐"也介入"，至少不以同样的方式介入。再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过去时代的一位作家发表了有关他自己的职业的见解时，难道有人立即要求他把这一见解应用于其他艺术吗？但是今天的漂亮做法是用音乐家或文学家的行话来"谈论绘画"，或者用画家的行话来"谈论文学"，好像归根结底只有一种艺术，像斯宾诺莎[①]的实体完整反映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里一样，艺术可以一视同仁用这种或那种语言来表达。人们无疑可以在任何艺术语汇的起源找到一个未经区分的选择，到后来环境、教育和与世界的接触才使这个选择取得各种特殊形式。同一个时代的艺术无疑是相互影响的，而且受到同样的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是若有人要表明某一文学理论因其不适用于音乐因而就是荒谬的，他们首先应该证明各种艺术是平行的。偏偏并不存在这种平行性。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不仅是形式，还有质地也造成差别；用颜色和声音工作是一回事，用文字来表达是另一回事。音符、色彩、形式不是符号，它们不引向它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当然，绝对不可能把它们严格还原为它们自身，比如纯粹声音的观念乃是抽象的结果：梅劳-庞蒂在《感知的现象学》里已指出，最洗练的品质或感觉也没有不带意义的，但是附在它们身上的那个小小的意义，不管是轻盈的快乐还是淡淡的哀愁，都是它们内在的，或者像一片热雾在它们周围颤动；

---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这个意义就是颜色或者声音。谁能把苹果绿色从它带酸味的快乐中区别出来呢？“苹果绿色带酸味的快乐”这种说法本身是不是已经显得啰唆？有绿色，有红色，如此而已；它们都是物，它们由于它们自身而存在。当然人们可以约定俗成赋予它们以符号的价值。花卉语言就是这样被应用的。但是，如果我同意说白玫瑰对我表示的意义是“忠贞不渝”，这是因为我已停止把它们看作玫瑰：我的目光穿过它们，指向它们之外的那个抽象的属性；我忘了它们，我不去注意它们似烟如雾的茂密盛开，也不理会它们滞留不散的甜香；我甚至没有感到它们。这就是说我没有像艺术家那样行事。对于艺术家来说，颜色、花束、匙子磕碰托盘的叮当声，都是最高程度上的物；他停下来打量声音或形式的性质，他流连再三，满心喜悦；他要把这个颜色-客体搬到画布上去，他让它受到的惟一改变是把它变成想象的客体。所以他距离把颜色和声音看成一种语言〔1〕的人最远。这一适用于艺术创作诸要素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各要素的组合：画家无意在画布上描下一些符号，他要创造〔2〕一件物；如果他把红色、黄色和绿色放在一起，这并不成为这些颜色的集合具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意义，即它们指名道姓引向另一个客体的理由。这一颜色集合无疑也有一个灵魂附体；既然画家必须有动机，即便是隐蔽的动机，才去选用黄色而不是紫罗兰色，那么人们可以持论说这样创造出来的客体反映了画家最深藏不露的倾向。不过这些被创造的客体从来不像语言或面部表情那样表达他的愤怒、忧虑或快乐；它们倒是浸透了这些情绪；这些色彩本身已经具有某种类似意义的东西，画家的激动心情注入这些色彩后便变得模糊、不分明；谁也无法在色彩中把它们完全辨认出来。各各他[①] 上空中那一道黄色的

① 各各他（Golgotha），耶稣受难之处，又名髑髅地。

裂痕，丁托列托[①] 选用它不是为了表示忧虑，也不是为了激起忧虑；它本身就是忧虑，同时也是黄色的天空。不是满布忧虑的天空，也不是带忧虑情绪的天空；它整个儿就是物化了的忧虑，它在变成天上一道黄色裂痕的同时又被万物特有的属性，它们的不容渗透性，它们的延伸性、盲目的恒久性、外在性以及它们与其他物保持的无穷联系所淹没，掩埋；也就是说它再也不能被辨认，它好像是一个巨大但又徒劳的努力，始终虚悬在天空和大地的半途，无从表达它们的本性禁止它们表达的内容。同样地，一个旋律的意义——如果人们在这里还能谈论意义——离开旋律本身也就荡然无存了。相反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完满地表达相同的观念。你尽可说这个旋律是欢乐的或阴郁的，不管你关于它说了些什么，它总是或过之或不及。这倒不是因为艺术家的感情更丰富，更多变化，而是因为他的感情虽然可能是他发明这个音乐主题的起因，但感情在与音符结合的同时改变了本质，产生渐变。一个痛苦的喊声是引起这个喊声的痛苦的符号。但是一曲痛苦的歌既是它本身，也是它本身以外别的东西。或者用存在主义的语汇来说，这一痛苦不复是无定性的存在，它已取得本质[②]。但是你会说，假如画家画的是房屋呢？他是在画房屋，就是说他在画布上创造一所想象的房屋，而不是一个房屋的符号。这样出现的房屋保留了真实的房屋的全部暧昧性。作家可以引导你；如果他描写一所陋屋，他可以让你从中看到社会不公正的象征，激发你的想象。画家沉默不语：他为你展示一所陋屋，如此而已；你有自由爱在这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个阁楼绝对不会成为贫困的

---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威尼斯画家。萨特著有未完成的《丁托列托传》。

② 存在主义哲学以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相对照。人没有事先规定的本质，他是自由的，通过一系列选择实现其本质。相反，物有既定的本质。参照下文，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乐曲与画一样是物，所以已取得本质（定性）。

象征；为了成为象征，它必须是个符号，然而它却是物。笨画家寻找典型，他画典型的阿拉伯人、儿童、妇女；好画家知道现实世界里和画布上都不存在典型的阿拉伯人或典型的无产者；他为你提供一个工人——某一个工人。关于一个工人我们能想到什么呢？想到无数相互矛盾的事情。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情都在那里，浑然一体粘合在画布上；由你去进行选择。有几位灵魂高尚的艺术家偶尔想感动我们；他们画了在雪地上排长队等待雇主的工人，失业者消瘦的脸，还有战场。但是他们并不比画《浪子》的格勒兹[1] 更打动我们。《格尔尼卡的屠杀》[2] 诚然是杰作，但是有人相信它曾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赢得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支持吗？然而确实有某种东西被说出来了，人们不可能完全听到这个东西，因为需要无量数的词才能表达它。毕加索画的细高个子意大利喜剧丑角老有一种暧昧、永恒的神情，他们身上附着一个猜不透的意思，而这个意思是与他们瘦削、前倾的身材和他们穿的洗褪了颜色的紧身百衲衣分不开的；他们是一种化成血肉之躯的激情，肉体像吸墨纸吸收墨水一样吸收这一激情，使它变得无法辨认，迷失方向，成为某种对它自己也是陌生的东西被肢解在宇宙四隅却又无处不在。我不怀疑仁慈或者愤怒可以产生别的客体，但是这两种感情同样会陷入它们产生的客体之中不能自拔，它们将失去自己的名称，只剩下一些幽魂附体的物。人们不可能画出意义，人们不可能把意义谱成音乐；既然如此，谁还敢要求画家和音乐家也介入呢？

相反，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还需要区分：散文是符号的

---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风俗画家。

② 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一小城，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惨遭支持佛朗哥的德国空军的轰炸。

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人们指责我厌恶诗歌：证据是《现代》杂志很少发表诗作。其实相反，这正是我们喜爱诗歌的证据。谓予不信，只要看一下当代诗歌作品就能明白。于是批评家们得意洋洋地说："至少，你甚至不能想象让诗歌也介入。"确实如此。但是我为什么要让诗歌也介入呢？难道因为诗歌与散文都使用文字？可是诗歌使用文字的方式与散文不同；甚至诗歌根本不是使用文字；我想倒不如说它为文字服务。诗人是拒绝利用语言的人。因为寻求真理是在被当作某种工具的语言内部并且通过这个工具完成的，所以不应该想象诗人们以发现并阐述真理为目的。他们也不会想到去给世界命名，事实上他们没有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因为命名永远意味着名字为被命名的客体作出牺牲，或者用黑格尔的说法，名字面对有本质性的物显示了自身的非本质性。诗人们不说话；他们也不是闭口不语：这是另一个问题。人们说诗人们想通过匪夷所思的组合摧毁语言，这样说是错的；因为如果诗人们果真这样做，他们必定事先已经被投入功利语言的天地，企图通过一些奇特的、小巧的词组，如把"马"和"黄油"组合成"黄油马"〔3〕，从这一天地中取出他们需要的词。且不说这项事业要求无限长的时间，我们也不能设想人们可以同时既处在功利计划的层面上，把词看成一些工具，同时又冥思苦想怎样除掉词的工具性。事实上，诗人一了百了地从语言-工具脱身而出；他一劳永逸地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因为符号具有模棱两可性，人们既可以自由自在地像穿过玻璃一样穿过它去追逐它所指的物，也可以把目光转向符号的事实，把它看作物，说话的人越过了词，他靠近物体；诗人没有达到词。对于前者，词是为他效劳的仆人；对于后者，词还没有被驯化。对于说话的人，词是有用的规定，是逐渐磨损的工具，一旦不能继续使用就该把它们扔掉；对于诗

人，词是自然的物，它们像树木和青草一样在大地上自然地生长。

不过，即便诗流连于词，犹如画家之于色彩，音乐家之于音符，这并不意味着词对于诗人而言失去了任何意义；事实上只有意义才能赋予词以语言一致性；没有了意义，词就会变成声音或笔划，四处飘散。只不过意义也变成自然而然的东西了；它不再是人类的超越性始终瞄准但永远达不到的目的；它成了每个词的属性，类似脸部的表情，声音和色彩的或喜或忧的微小意思。意义浇铸在词里，被词的音响或外观吸收了，变厚、变质，它也成为物，与物一样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与物同寿；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结构。说话的人位于语言内部，他受到词语的包围；词语是他的感官的延长，是他的螯，他的触角，他的眼镜；他从内部操纵词语，他像感知自己的身体一样感知它们，他被语言的实体包围，但他几乎意识不到这一影响遍及世界的语言实体的存在。诗人处在语言外部，他从反面看词语，好像他不是人类一分子，而是他向人类走去，首先遇到语言犹如路障挡在他面前似的。他不是首先通过事物的名称来认识物，而是首先与物有一种沉默的接触，然后转向对他来说本是另一种物的词语，触摸它们，试探它们，他在它们身上发现一种洁净的、小小的亮光，以及与大地、天空、水域和所有造物的特殊亲和力，他不屑把词语当作指示世界某一面貌的*符号*来使用，而是在词里头看到世界某一面貌的*形象*。他因其与柳树或榛树相像而选用的语言形象未必就是我们用来称呼这些客体的名词本身。由于诗人已经位于语言外部，词语对他来说就不是使他脱离自身，把他抛向万物中间的指示器。他把它们看作捕捉躲闪不定的现实的陷阱；总之，全部语言对于诗人来说是世界的镜子。于是乎词的内部结构就产生重要的变化。词的发音，它的长度，它以开音节或闭音节

结尾，它的视觉形态合在一起为诗人组成一张有血有肉的脸，这张脸与其说是表达意义，不如说它表现意义。反过来，由于意义被实现了，词的物质面貌就反映在意义上，于是意义作为语言实体的形象发挥作用。它也作为语言实体的符号起作用，因为它已失去了自己的优越地位，而且，既然词语与物一样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诗人不去决定究竟是物为词语而存在，还是词语为物而存在。于是在词与所指的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双重的相互关系，彼此既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和所指关系。由于诗人不是利用词语，他不在同一词的各种含义之间进行选择，每一含义对他来说不具备独立的功能，而是好像一项物质属性委身与他，在他眼皮底下与其他含义溶为一体。于是，只因为他采取了诗意的态度，他就在每个词身上实现了毕加索梦想的变化：毕加索曾想造出这样一种火柴盒，它整个儿就是一只蝙蝠，却又始终是火柴盒。佛罗伦萨是城市、花和女人①，它同时是城市-花，城市-女人和少女-花。于是乎出现这个奇怪的客体，它兼有河流的液态与黄金的浅黄褐色的柔情蜜意，并且不失体统地献出自身，通过袅袅不绝的哑音 e 无穷尽地扩展它扩满矜持的华贵风度。此外还要加上传记起到的狡诈作用。对我来说，佛罗伦萨也是某个女人，一个在我童年时代演无声片的美国女演员。关于她我什么都忘了，只记得她身材颀长如舞会上戴的长手套，总是面有倦色，身为有夫之妇总是守身如玉却又始终不被理解，只记得我当时爱着她，她名叫佛罗伦萨。因为词语使散文作家与自己分离，把他投向世界的中心，而对于诗人它却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他自身的形象。因此莱里斯② 才同时着手去做两件事。一方面，他在《难词词典》

① 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语是“花城”的意思，也用作女名。

② 莱里斯（1901—?），法国作家。

中努力给某些词下一个诗的定义，就是说这一定义本身应是语言的声音外壳及其灵魂的相互关系的综合，另一方面他又在一部尚未问世的著作中，在几个对他来说特别富于感情色彩的词的指引下，去寻找逝去的时间。所以诗意的词是一个微型宇宙。本世纪初发生的语言危机是诗的危机。不管什么是促成这一危机的社会与历史因素，它表现为作家面对词严重丧失自己的个性。他不再知道如何使用词；用柏格森那句有名的话来说，他对词只认出一半。于是他怀着一种古怪的感情去接近词，结果却卓有成效。词不再属于他，它们不再就是他，但是这些陌生的镜子反映着天空、大地和他本人的生命；最后词变成物本身，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变成物的黑色核心。当诗人把好几个这一类的微型宇宙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做的事情等于画家把颜色集合在画布上；人们以为他在造一个句子，但这仅仅是表象：其实他在创造一个客体。词-客体通过神奇的相亲或相斥关系组合起来，与色彩和声音一样，它们相互吸引，相互排斥，它们燃烧起来，于是它们的集合就组成真正的诗的单位，即句子—客体。常见的情况是，诗人先在头脑里产生句子的模式，词儿跟着就来了。不过这一模式与人们通常所谓的语言模式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主持建造一个意义；倒不如说它与毕加索的创造计划相近：毕加索在拿起画笔之前，先在空间中设想好这个将变成一个江湖艺人或者意大利喜剧丑角的物。

> 逃啊，逃到那里，我感到鸟已经醉了，
> 而我的心啊听到水手的歌声。

这个“而”犹如磐石矗立在句子边缘，它并没有把下一句诗与上一句诗联结起来。它使这句诗染上某种审慎的色彩，带上一种浸润全句的矜持态度。同样地，有些诗篇一开头就是“于是”。

这个连接词不再标志有待进行的某一操作：它渗入整段诗，赋予这段诗以一套组曲的绝对性质。对于诗人来说，句子有一种调性，一种滋味；诗人通过句子品尝责难、持重、分解等态度具有的辛辣味道，他注重的仅是这些味道本身；他把它们推向极致，使之成为句子的真实属性；句子整个儿成为责难，但又不是对任何具体东西的责难。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上文指出的存在于诗意的词及其意境之间的相互牵连关系：被选用的词的整体作为询问或限制色彩的意象行使其功能，反过来，询问则是被它限定的那个语言整体的意象。

如在下面这两句出色的诗里：

啊，四季！啊，城堡！
谁的灵魂没有缺陷？

谁也没有受到询问；谁也没有提问：诗人不在其中。询问不要求回答，或者应该说它本身就是回答。那么这是否是假的询问？但是如果人们以为兰波想说：人人都有缺陷，这是荒唐的。勃勒东·德·圣保尔-鲁说过："如果他想说这个意思，他会明说的。"但是他也不想说别的意思。他提出一个绝对的询问；他把一种询问性的存在赋予灵魂这个美丽的词。于是询问变成物，犹如丁托列托的焦虑变成黄色的天空。这不再是一种意义，而是一种实质；它是从外部被看到的。兰波正是邀请我们与他一起从外部去看它；它的古怪正在于我们为了观看它而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人的状况的另一边，即上帝这一边。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要求诗人介入委实愚不可及。在诗的根源上无疑可以找到激动、激情乃至——为什么不呢？——愤怒、社会义愤和政治仇恨。但是这些感情在诗歌里不是像在抨击文章或者自白书里那样得到表达的：散文作者在阐

述感情的同时照亮了他的感情；诗人则相反，一旦他把自己的激情浇铸在诗篇里，他就再也不认识它们了：词语攫住感情，浸透了感情，并使感情变形：甚至在诗人眼中，词语也不表示感情。激动变成物，它现在具有物的不透光性；人们把它关闭在词汇里，而词汇模棱两可的属性使它也产生混淆。更重要的是，如同在各各他上空的黄色天空中有比单纯的焦虑更多的东西一样，在每句话里，每句诗里，总有更多的涵义。词，句子-物与物一样无穷无尽，从各方面溢出引起它们的感情。正当人们把读者从人的状况中抽身出来，邀请他用上帝的目光从反面看待语言时，人们怎么能指望引起读者的义愤或政治热情呢？人们会说："你忘了抵抗运动的诗人。你忘了彼埃尔·埃玛纽尔①。"不！我正要拿他们做例子说明问题〔4〕。

但是，诗人被禁止介入能否成为散文作者也不必介入的理由呢？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散文作者确实在写作，诗人也在写作。但是这两个写作行为的共同点仅是手画出字母的运动而已。在其余方面，两者的天地是彼此隔绝的，对于其中一位行之有效的东西对另一位不适用。散文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我乐意把散文作者定义为一个*使用*词语的人。茹尔丹先生② 要求仆人给他拿拖鞋时，希特勒向波兰宣战时，用的都是散文。作家是一个说话者：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即便他在说空话，他也不因此就变成诗人：这不过是一个散文作者在没话找话说。我们从反面看语言已经看够了，现在该从正面来看了。〔5〕

---

① 彼埃尔·埃玛纽尔（1916— ），法国诗人。他的作品体现了抵抗运动精神。

② 指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中的主人公，一个醉心于贵族生活的小市民，他十分惊讶地明白了，自己平时说话用的都是散文。

散文艺术以语言为对象，它的材料自然是可表达的：就是说词首先不是客体，而是客体的名称。首要的不是知道词本身是否讨人喜欢或招人厌恶，而是它们是否正确指示世界上某些东西或某一概念。所以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掌握了别人用语言教会我们的某一想法，却记不起用来传达这一想法的任何一个词。散文首先是一种精神态度：借用瓦莱里的说法，当词像玻璃透过阳光一样透过我们的目光时，便有了散文。当人们遇到危险或困难时，人们会抄起随便什么工具。一待危险过去，人们甚至记不清用过的是锤子还是劈柴。况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用过什么：当时需要的只是延长我们的身躯，设法使手够得着最高的树枝；这是第六个手指，第三条腿，总而言之是我们获得的一种纯粹功能。对语言亦复如此：它是我们的甲壳和触角，它保护我们不受别人的侵犯，并为我们提供有关别人的情况，它是我们的感官的延长。我们处在语言内部就像处在自己身体内部一样；我们在为抵达别的目的而超越语言的同时自发地感到它，就像我们感到自己的手和脚一样；当别人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对它有感知，就像我们感知别人的四肢一样。有亲身体验到的词，也有邂逅相遇的词。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事情都是在一项事业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管是我自己着手一项关涉别人的事业，还是别人进行一项关涉到我的事业。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我们不能离开行动去理解它。有些失语症患者丧失了行动、理解形势和与异性保持正常关系的能力。在这种运用失能症内部，语言功能的毁坏仅是多项结构之中的一项最细腻的和最明显的结构的崩溃。如果散文从来不过是从事某一事业的特别合适的工具，如果只有诗人能不怀功利的目的审视词语，那么人们就有权首先向散文作者发问：你为什么目的写作？你投入了什么事业？为什么这项事业要求你写作？而且这个事业无论如何不会以单纯审视词语为目的。

因为直觉是静默，而语言的目的是沟通。无疑语言也能把直觉的结果固定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匆涂在纸上的几个词就足够了：作者本人总会辨认出其中意思的。如果词为力求明晰而组成句子，那么必定有一个与直觉，甚至与语言本身无关的决定在里面起作用：决定向别人提供取得的结果。人们在任何场合都应该要求知道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我们的饱学之士们太爱把常情常理抛在脑后，而常情常理反复告诫的也正是这一点。人们习惯向所有有志写作的年轻人提出这个原则性问题："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这话应该理解成：有什么值得说的话要说吗？但是，如果不借助一种超验性的价值体系，又怎么理解什么话值得说呢？

再说，即便我们只考虑作为事业的次要结构的语言瞬间，纯文体学家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语言是一阵清风飘过事物的表面，它轻轻地触拂事物但不改变它们。他们错在认为说话的人不过是个证人，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与世无争的静观行为。殊不知说话就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为，你就对他显示了他的行为，于是他看到他自己。由于你同时也向所有其他人道破了他的行为，他知道自己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被人看到；他不经意做的动作这一来就如庞然大物那样存在，为所有人而存在，它与客观精神相结合，它获得新的规模，它被回收了。这以后，他又怎么能照原来的方式行动呢？或者出于固执，他明知故犯，或者他放弃原来的行动。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其他人为了改变这一情境而揭露它；我触及它的核心；我刺穿它，我把它固定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在它归我摆布了，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所以散文作者是选择了某种

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向他提出第二个问题：你要揭露世界的哪一个面貌？你想通过这个揭露带给世界什么变化？“介入”作家知道揭露就是变革，知道人们只有在计划引起变革时才能有所揭露。他放弃了不偏不倚地描绘社会和人的状况这一不可能的梦想。人是这样一种生灵，面对他任何生灵都不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甚至上帝也做不到。因为上帝如果存在，他也是如某些神秘主义者看到的那样，相对于人确定自身的处境。人也是这样一种生灵，他不能看到某一处境而不改变它，因为它的目光使对象凝固，毁灭它，或者雕琢它，或者如永恒做到的那样，把对象变成它自身[①]。人与世界面对爱情、仇恨、气恼、恐惧、欢乐、愤怒、赞赏、希望和绝望显示它们自身的真理。介入作家无疑可能是平庸的作家，他甚至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但是就像人们不设想自己会大获成功就不会去写作一样，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谦逊态度不应该导致他在构筑作品时不假定它理应取得最大的成功。他永远不应该对自己说：“好吧，我勉强会有三千名读者”；而是应该说：“假如人人都读我的书，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想起莫斯卡目送轿式马车载着法布利斯和桑塞维利纳远去时说的那句话：“万一爱情这个词在他们之间冒出来，我就完了。”他知道他是叫出那个还没有被命名或者不敢直言其名的东西的名字的人，他知道是他使爱情和仇恨这两个词在一些还没有决定自己的感情的人中间“冒出来”，同时爱情和仇恨也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他知道，如同勃里斯-帕兰说的那样，词是“上了子弹的手枪”。如果他说话，他等于在射击。他可以沉默不语，但是既然他选择了射击，他就应该像个男子汉，瞄准目标，而不是像小孩

① 马拉梅的名句：“如同最后永恒把他变成他自身”。（《爱伦·坡挽诗》）

那样闭上眼睛乱开枪，满足于听响声取乐。下文我们将试图确定什么可以是文学的目的。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法律是被假定为无人不知的，因为有一部法典，而且法律是写成文字的：承认了这一条以后，你想触犯法律悉听尊便，但是你知道自己承担的风险。同样，作家的职能是使得无人不知世界，无人能说世界与他无关。一旦他介入语言的天地，他就再也不能伪装他不会说话：如果你进入意义的天地，你再也无法从中脱身了；还是让词语自由自在地组织起来吧，它们将组合成句子，而每句话都包含整个语言，指向整个宇宙；沉默本身也是相对于词语确定自身的，就像音乐中的休止符从它周围那几组音符取得意义一样。这个沉默乃是语言的一个瞬间；沉默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拒绝说话，所以仍在说话。如果一个作家选择对世界的某一面貌沉默不语，或者借用一个真是把话说到点子上的成语来说，他把世界的某一面貌置于沉默之下，人们就有权利问他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你谈论这一点而不是那一点，而且——既然你说话的目的是改变——为什么你想改变这一点而不是那一点？

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写作方式的存在。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散文的价值当然在于它的风格。但是风格应该不被觉察。既然词语是透明的，目光穿过词语，那么在词语和目光之间塞进几道毛玻璃便是大谬不然。美在这里仅是一种柔和的、感觉不到的力量。在一幅画上美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在一本书里它却隐藏起来，它像一个人的声音或一张脸的魅力，以情动人，它不强制，它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意向，人们以为自己被论据说服了，其实只是受到人们看不见的一种魅力的吸引。弥撒的仪

式不就是信仰，但是它引向信仰；词的和谐与美，句子的平衡在读者不知不觉中引导他的激情，像弥撒、音乐和舞蹈一样使激情井然有序；如果读者去审视词句本身，他就丢失了意义，只剩下令人生厌的为使句子均衡而花的心思。在散文里，审美喜悦只有当它是附加上去的时候才是纯粹的。提醒一些如此简单的见解委实有点难为情，不过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了这些看法。不这么提醒的话，人们岂非会说我们蓄意杀害文学，或者直截了当说介入对写作艺术有害？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受到诗歌影响的散文搞乱了批评家们的见解，既然我们始终谈论的都是内容问题，他们怎么还会想到在形式问题上攻击我们呢？关于形式，事先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每人发明他自己的形式，容别人事后作出评判。题材推荐风格，此话不假，但是题材并不决定风格；没有一种题材是先验地位于文学艺术之外的。还有比攻击耶稣会更为介入，更令人生厌的写作目的吗？帕斯卡尔却写成了《致外省人书简》。总而言之，要紧的是知道人们想写什么：是蝴蝶还是犹太人的状况。一旦人们知道想写什么了，剩下的事情是决定怎样写。往往这两项选择合而为一，但在好的作者那里，从来都是先选择写什么，然后才考虑怎样写。我知道吉罗杜[①] 说过："惟一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的风格，想法随后会来的。"但是他错了：想法没有随后产生。只要人们把题材看成永远开放的问题，看成一些请求和期待，人们就会理解，艺术不会在介入时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就像物理学向数学家提出新的问题，迫使他们创造新的符号体系一样，社会和形而上学日新月异的要求促使艺术家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技巧。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像十七世纪

① 吉罗杜（1882—1944），法国作家。

那样写作，那是因为拉辛和圣埃弗勒蒙[①] 的语言不适合谈论火车头和无产阶级。这以后，语言纯洁主义者们可能会禁止我们写作有关火车头的内容。但是艺术从来不站在语言纯洁主义者们那一边。

既然这就是介入的原则，人们还有什么可以责难它的呢？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它提出过什么责难？我觉得我的论敌们缺乏热忱，他们的文章无非是由他们心目中的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的一声长叹，拖拖拉拉填满报上两到三栏。我很想知道他们用什么名义，根据什么样的文学观点谴责我：可是他们不说出来，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最彻底的做法应该是引用陈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来支持他们的判决。但是他们中没有人能够接受这个理论。它也碍手碍脚。大家知道，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缺乏文艺修养，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自己也承认作家必须谈论什么事情。可谈论什么呢？我相信，要不是费尔南德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他们找到了信息这个概念，他们将陷于极大的困境。他们说，今天作家无论如何不能关心现世的事务；他也不应该把毫无意义的词排列在纸上或者惟一追求句子和形象的美：他的职责在于向读者传递信息。信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必须指出，大部分批评家是一些不太走运的人，他们在濒临绝望之际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公墓看守人职位。上帝知道，如果说公墓是宁静的，最惬意的公墓莫过于图书室，死者都在那里；他们惟一做过的事情是写作，他们早就洗涤了生的罪孽，何况关于他们的一生，人们只是通过别的死人写的有关他们

① 圣埃弗勒蒙（1615—1703），法国伦理学家，批评家。

的书才有所了解。兰波死了。帕台纳·贝里松和伊萨贝尔·兰波[1]也死了；碍事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沿着贴墙的搁板，像骨灰存放处的骨灰盒一样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小棺材。批评家活得不顺心，他的妻子不赏识他的才能，他的儿子们以怨报德，每到月底家里就缺钱。但是他总可以步入书房，从搁板上抽下一本书，打开它。从书中轻轻散逸出一股地窖气味，于是一项奇特的操作就开始了，批评家决定名之曰阅读。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占有：人们把自己的身躯借给死者，让他们夺舍还魂。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触。书确实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行为，甚至不是一个思想：它由一名死者写成，讲述死去的事情，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它的位置，它谈论的事情无一与我们直接有关；没人理睬它的时候，书就收缩、倒塌，只剩下发霉的纸上的油墨渍，而当批评家使墨渍复活，当他把墨渍化为字母和词的时候，墨渍就对他谈论他并不怀有的激情，没有对象的怒火，以及死去的恐惧和希望。整整一个没有具体形式的世界环绕着他，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情感因为不再触及实际，便升格为模范情感，说白了便是取得价值的地位。所以他相信自己在与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交流，那个世界好像是他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理由。他认为自然模仿艺术，就像对于柏拉图来说，可感知的世界模仿原型世界一样。当他阅读的时候，他的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他脾气暴躁的妻子是个表象，他的驼背儿子也是表象：这些表象终将得救，因为色诺芬[2]创造了桑蒂普[3]的肖像，莎士比亚描绘了理查三世[4]。若逢当代作家知趣地死去，批评家的高兴

---

① 帕台纳·贝里松和伊萨贝尔·兰波即象征派诗人兰波的妹夫和妹妹。

② 色诺芬（前431—前350以前），古希腊历史学家。

③ 桑蒂普是苏格拉底的妻子，色诺芬说她脾气暴躁。

④ 理查三世是驼背。

无异过节：他们的书原先太露骨，太逼真，太给人以压迫感，现在都走到另一边去了，它们越来越不触及实际，相应地变得越来越美；在净界稍作逗留之后，它们就飞升到新价值的明白易懂的天庭去栖身。贝高特、斯万、齐格非、贝拉和泰斯特先生[①]：这些名字不久前都完成了这一变化。人们正在等待纳塔那埃尔和梅纳尔克[②]。至于那些不知趣偏要活下去的作家，人们只要求他们别乱动，并且努力做到从现在起就与他们将要成为的死人相像。瓦莱里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他二十五年以来发表的都是遗作。所以他才能像几位例外的圣徒一样，活着的时候就被封为圣人。但是马尔罗骇世惊俗。我们的批评家们都是纯洁派：他们不愿意与现实世界打任何交道，除非是为了饮食。而且，既然是人总得与同类交往，他们选择了与死者交往。他们只为已经归档的事务，已经结束的争吵和人们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激动。他们绝不就不确定的结局打赌。由于历史已经代他们做出决定，由于曾经引起他们所读的书的作者们的恐怖或愤怒的对象已经消失，由于两个世纪以后当初的浴血纷争显得纯属无谓，他们就可以陶醉于结构均衡的复合句，而且对他们来说，似乎全部文学只是一个庞大的同语反复，似乎每个新的散文作者都发明了一种新的说废话的方式。谈论原型和“人性”，或者说废话？我们的批评家们的各种见解就在这两种想法之间摇摆不定。当然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大作家们想的是破坏，建设，证明。但是我们不注意他们提供的证据，因为对于他们企图证明的事情我们毫不关心。他们揭露的弊端与我们的时代无关；另一些使我们义愤填膺的弊端，

---

① 贝高特、斯万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齐格非、贝拉是吉罗杜作品中的人物；泰斯特先生是瓦莱里笔下的人物。

② 梅纳尔克，纪德的《人间食粮》中的人物。

他们却根本想不到；历史推翻了他们的某些预言，而那些日后证实了的预言则因为它们变成事实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忘了这曾是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有些思想已完全死去，另一些思想则为全人类接受，以致被我们看作老生常谈。于是这些作家最出色的论据已失去时效，我们今天欣赏的只是推理的条理分明和严密性；他们煞费苦心的经营在我们眼里只是一个装饰品，一个为展开主题而构造的漂亮建筑物，与另一些建筑物，如巴赫的赋格曲和阿尔汉布拉宫[①] 的阿拉伯装饰图案一样没有实际用途。

在这类情绪几何学中，当几何学说服不了人的时候，激情还能打动人。或者不如说表现激情还能打动人。种种想法随着岁月的推移莫不走味变质，但是它们仍是一个曾有血肉之躯的活人的小小的执拗劲头。理性的理由萎靡不振，但是我们在它们背后看到心灵的理由，德性，恶行以及人们与生俱来的巨大痛苦。萨德[②] 费尽心机争取我们的同情，然而他连引起公愤都很勉强：他不过是一枚珠贝，一个患着美丽的疾病的灵魂。《论戏剧的书简》不再使任何人不上剧院，但是我们觉得卢梭憎恶戏剧艺术倒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对精神分析学说略知一二，我们的乐趣便完美无缺了：我们将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民约论》，用自卑情绪来解释《法意》；就是说我们将充分享受公认的活狗相对于死狮而言的优越性。当一本书展示的令人心醉的思想仅有理性的外表，一遇到我们的目光就溶化，变成只不过是心脏的搏动的时候，当人们从书里引出的教训与作者想给的教训完全不同时，人们就把这本书叫做一个信息。法国革命之父卢梭与种族主义之

---

① 阿尔汉布拉宫，阿拉伯文原意为红宫，指西班牙格林纳达的摩尔人王国的宫殿和城堡，以装饰华丽著称。

② 萨德侯爵（1740—1814）所著小说的主人公都有变态性心理。

父戈比诺[1] 这两位都向我们发出信息。批评家怀着同等的同情心看待他们。如果他们两位都还活着，我们就得做出抉择，拥护一位，反对另一位，爱一位，恨另一位。不过使他们两位接近的，首先是他们犯下同一个意味深长、妙不可言的错误：他们都死了。

所以人们应该劝告当代作家发布信息，就是说有意把他们的作品限于灵魂的无意流露。我说“无意”，因为死者，从蒙田到兰波，无不完整地描绘了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并未先存此心，他们只是附加做到这一点；他们出于无心送给我们的附加成分应该成为活着的作家们首要的、公开承认的目的。人们不要求他们为我们提供不加修饰的忏悔录，也不要求他们效法浪漫派的感情泛滥。但是，既然我们拆穿了夏多布里昂或卢梭的诡计，在他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时候冷不防进入他们的私生活，在他们最具普遍性的论断中找出他们的个人动机，从而得到乐趣，我们就要求新来的人有意识地为我们提供同一乐趣。他们尽可推理，肯定，否定，反驳，证明，但是他们维护的事业应该只是他们的言词的表面目的：深层的目的是把自己和盘托出但又做得好像没有这回事。他们必须先解除自己的推理的武装，就像时间解除了古典作家的推理的武装一样；他们还应该把自己的推论用于谁也不感兴趣的题材或者用于大而化之，事先就使读者信服的普遍真理。至于他们的想法，他们必须使之貌似深刻，其实空洞无物，而且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以便他们明显地可以用不幸的童年、阶级仇恨或者乱伦关系来解释。他们千万别真的去思想：思想隐蔽了人，但是我们只对人感兴趣。放声大哭是不美的：它伤害别人。好的推理也伤害人，斯丹达尔早就看到这一点。若有一种掩盖着

[1] 戈比诺伯爵（1816—1882），法国外交家、作家。

一场痛哭的推理，这就正中下怀了。推理除掉了哭泣中不恭敬的成分，而哭泣则在暴露其感情根源的时候除掉了推理中咄咄逼人的成分。我们既非过分感动，又非完全信服，于是可以安全地享受众所周知能从欣赏艺术品得到的有节制的快感。这便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一种呈现为客观形式的主观性，一种经过古怪的安排后变得与沉默相等的言词，一个对自身有争议的思想，一种理性，但它仅是疯狂戴上的面具，一种永恒，但它暗示自己仅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一种历史瞬间，但它通过它揭露的底蕴，突然指向永恒的人、一种永久的教训，但它与教训者本人的明确意志相左。

归根结底，所谓信息是一个变成客体的灵魂。一个灵魂；人们拿灵魂做什么用呢？人们隔着一段距离恭恭敬敬地瞻望它。除非另有强烈的动机，人们没有向公众显示自己灵魂的习惯。但是，约定俗成允许几个人有保留地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商业领域，而且所有成年人都能得到它。今天对许多人来说，精神产品就是这样一种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的游魂：既有好心肠的老蒙田的游魂，也有亲爱的拉封丹的游魂，还有让-雅克的，让-保尔的，以及妙不可言的热拉尔[①] 的。人们把使这些游魂变得不能加害于人的全套加工过程叫做文学艺术。它们经过鞣制、提炼和化学处理，就能为买主提供机会，以便他们从整个儿向外发展的一生中抽出片刻来培育自己的主观世界。使用本品绝对安全：既然《随笔集》的作者[②] 在波尔多发生瘟疫时惊恐万状，谁又会拿他的怀疑主义当真呢？既然让-雅克把亲生子女送进济贫所，谁又会对卢梭的人道主义认真呢？更不要说《西尔薇》奇特的启示

①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

② 指蒙田。

了，既然热拉尔·奈瓦尔是疯子。职业批评家至多不过在死去的作家之间建立地狱里的对话，告诉我们法国思想是帕斯卡尔与蒙田之间的永恒交谈①。他这么做不是要搞活帕斯卡尔和蒙田，而是把马尔罗和纪德弄死。最后，当生活和作品的内在矛盾使两者都不能被利用，当莫测高深的信息教给我们下列基本原理："人不善也不恶"，"人生多坎坷"，"天才是长期的忍耐"等等，到这个时候，这套化生为死的烹饪术的最终目的便达到了，而读者掩卷时就可以怀着宁静的心境喊道："这一切不过是文学。"②

但是，既然对我们来说一篇作品是一项事业，既然作家在死去以前是活着的，既然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我们的书里证明自己有理，既然，即便未来的岁月会判断我们是错了，这也不能成为事先就说我们错了的理由，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也应该自问：人们为什么写作？

注*

〔1〕至少，一般如此。克利③的伟大和谬误都在于他企图做到使绘画既是符号，又是客体。

〔2〕我说的是"创造"，不是"模仿"，这就足以使沙尔·埃斯吉纳先生的全部做作变得纯属无谓。他显然丝毫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一味与影子

---

* 萨特原注。

① 这里指的是莫里亚克的见解。

② 兰波的名句。

③ 保尔·克利（1879—1940），德国画家。

大打出手。

〔3〕这是巴塔叶在《内心经验》中举的例子。

〔4〕如果人们想了解对于语言的这种态度的起源，我愿在此作简要的提示。

从起源上看，诗歌创造人的神话，而散文家描出人的肖像。事实上，人的行为听命于需要并受到功利性目的的敦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手段。它本身不被觉察，重要的是它产生的结果：当我为了抓住笔杆而伸出手时，我对自己的动作仅有游移的、昏暗的意识；我看到的是笔杆；所以人被他的目的异化了。诗歌把关系颠倒过来：世界与物转入非本质状态，成为行为的借口，而行为变成它自身的目的。花瓶待在那里是为了让少女用优雅的姿势往里插满鲜花，特洛亚战争之所以发生是为了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能奋勇决战。行动与其目的分离，目的淡化，于是行动变成壮举或舞蹈。然而，不管诗人对事业的成功与否多么冷淡，在十九世纪以前他与社会整体是协调的；他使用语言不是为了与散文追逐同一目的，但是他与散文作者一样信任语言。

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后，诗人与散文作者结成联盟，宣布人们在这个社会里无法生活。对于诗人来说，要做的事情始终是创造人的神话，但是他从白魔法转入黑魔法①。人始终被看作绝对目的，但是由于他的事业成功，他就陷入功利主义的集体之中。从此不再是成功，而是失败成为他的行为的背景，使得他能够转入神话。惟有失败犹如一道屏障阻断人的谋划的无穷尽的系列，使人回归他自己，恢复他的纯洁性。世界仍是非本质性的，但是现在世界是作为失败的借口而存在。物的目的性在于阻断人的通路，把人打发回他自己那里去。何况需要做的不是专横地把失败和破坏引入世界的进程，而是让眼睛只看到失败和破坏。人的事业有两个方面：它同时是成功和失败。辩证法模式用来思考人的事业是不敷应用的：需要进一步放宽我们的词汇和我们的理性框架。有一天我将试图描绘历史这个古

① 古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家们把魔法分成两种，行善的为白魔法，作恶的为黑魔法。

怪的事实，它既不是客观的，又不完全是主观的；辩证法在历史里受到某种反辩证法的争议、侵入和腐蚀，然而这种反辩证法本身仍是辩证的。不过这是哲学家的事情：通常人们不去考察伊阿诺斯① 的两面：行动家看到其中一面，诗人看到另一面。当工具被毁坏，丧失其功用，计划受挫，努力落空时，世界就呈现一种清新面貌，既稚气又可怕，没有支撑点，也没有道路。此时的世界具有最高限度的真实性，因为它压垮了人。而且，就像行动总会产生普遍性一样，失败使物恢复其个别性。但是，通过一种意料之中的逆转作用，被看作最终目的的失败同时既对这个世界有所争议又占有这个世界。有所争议，因为人比压垮他的东西更有价值；不是像工程师或船长那样因为物“缺少真实性”才对物有所争议，而是相反，通过他作为战败者的存在，对物的过分真实性有所不满；他是世界的悔恨。也是占有，因为世界一旦不再是取得成功的工具，就变成失败的工具。于是世界就具有一种不分明的目的性，它的敌对系数就发挥作用，它越与人敌对就越富人性。失败本身转化成得救。并非失败使我们抵达某个彼岸世界，而是它自动地倾覆、变化。比如诗的语言在散文的废墟上诞生。如果语言确实是一种背叛，如果真的不可能相互沟通，那么每个词都会自己恢复自己的个别性，成为我们的失败的工具，而且包含着不可传达的内容。这倒不是说另有别的东西有待传达：但是用散文来传达既然已告失败，词的意义本身就成为纯粹不可传达的东西。于是沟通的失败变成对不可传达的内容的暗示；而利用这些词的计划受到挫折，就让位于对语言的一种非功利性的纯粹直觉。我们又回到我们在本书第 16 页② 企图作出的描写，不过现在问题被置于一个更普遍的前景之下，即赋予失败以绝对价值的前景：我以为这是当代诗歌的本原态度。也需要指出，这一选择在集体内部赋予诗人一项很明确的功能：在一个结合程度很深的社会或宗教社会里，失败被国家掩盖起来或者被宗教消弭；在一个结合程度不深而且是世俗性的社会，如我们的民主国家里，诗歌起到消弭失败的作用。

---

① 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守卫门户的两面神，长着两张方向相反的脸，既可瞻前也可顾后。

② 这是原版的页码，译文见本书第 98 页。

诗歌是输家反而成了赢家。为了能赢，真正的诗人选择了输，至死无悔。我重复说，这里指的是当代诗歌。历史上有过别的形式的诗歌。本文的主题不是阐明这些诗歌与我们的诗歌的联系。如果人们非要谈论诗人的介入不可，那就应该说，诗人是承诺赌输的人，这才是他的厄运的深层含义。他一贯声称自己遭逢厄运，蒙受诅咒，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力的干涉，其实这却是他最深层的选择，是他的诗歌的源泉而不是结果。他确信人的事业完全失败，并且安排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失败，以便用他的个别失败为人类的普遍失败作证，因此他有所争议——我们将看到这一点——而散文作者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散文的争议是以一个更大的成功的名义作出的，而诗歌的争议用的是任何胜利都包含的隐蔽的失败的名义。

〔5〕不言而喻，在任何诗歌里都有某种形式的散文，即成功因素；相应的，最枯燥的散文也必定包含少许诗意，即某种形式的失败：任何散文家，即便是头脑最清醒的，也不能让人完全明白他想说的意思；他不是说过头，就是没说够，每句话都是打赌，都承担了风险；人们越是反复探索，词就越显得古怪；瓦莱里曾经指出，谁也不能彻底理解一个词。每个词无不同时在其明确的社会意义上与某些朦胧的联想意义上被使用，我几乎想说因其面貌而被使用。读者对此也有感受。于是我们不再处于协力沟通思想的层面上，而是位于顿悟与偶然性的层面上；散文的沉默带有诗意，因为它们标志着散文的界限，我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才考察了纯诗和纯散文这两个极端例子。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中间形式从诗过渡到散文。如果散文作者过分宠爱词句，散文就失去其魅力，我们就坠入一篇胡话之中。如果诗人去叙述，解释或者教诲，诗就变成散文化的，他就输了。这里指的是复杂的、不纯的，但是界限分明的结构。

二　为什么写作？

各有各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手段。但是人们可以以隐居、以发疯、以

死亡作为逃避方式；人们可以用武器从事征服。为什么偏偏要写作，要通过写作来达到逃避和征服的目的呢？这是因为在作者的各种意图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更直接的、为大家共有的抉择。我们将试图弄清这个抉择，而且我们将看到，是不是正因为作家们选择了写作，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他们介入。

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意识活动，即意识到人的实在[①]是"起揭示作用的"，就是说由于人的实在，才"有"〔万物的〕存在，或者说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由于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上，于是便产生了繁复的关系，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关联；多亏我们，这棵灭寂了几千年的星，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是我们的汽车和我们的飞机的速度把地球的庞大体积组织起来；我们每有所举动，世界便披示出一种新的面貌。不过，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存在的侦查者，我们也知道我们并非存在的生产者。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至少它将停滞在那里；没有那么疯狂的人会相信它将要消失。将要消失的是我们自己，而大地将停留在麻痹状态中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因此，我们一面在内心深处确信自己"起揭示作用"，另一面又确信自己对于被揭示的东西而言不是主要的。

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我揭示了田野或海洋的这一面貌，或者这一脸部表情，如果我把它们固定在画布上或文字里，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凑，在原先没有秩序的地方引进秩序，并把精神的统一

---

① "人的实在"（réalité humaine），是萨特常用的哲学术语，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实有"（Dasein）。

性强加给事物的多样性，于是我就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它们，就是说我感到自己对于我的创造物而言是主要的。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就把握不住被创造的对象：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揭示又生产。对于创造活动而言，创造物就不是主要的了。首先，即便被创造的对象在别人看来已经定型了，对于我们自己它却总是处于未决状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这条线，这块颜色，这个词；因此它永远不能强使我们接受它。有个学画的人问他的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认为我的画已经完工了?"老师回答说："什么时候你可以用惊讶的目光看你自己的画，并且对自己说：'难道这是我画出来的!'这个时候才算完工。"

这等于说：永无完工之日。因为这样就等于用另一个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作品，等于揭示自己创造的东西。但是，不言而喻，我们越多意识到自己的生产性活动，我们就越少意识到被生产出来的物体。当我们生产一件陶器或者一座房架的时候，我们遵循传统的标准并且使用其用途早已规范化的工具，这个时候，是海德格尔有名的"人家"通过我们的手在工作。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对〔劳动的〕结果相当淡漠，以致它在我们眼里能保存它的客观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决定生产规则、衡量尺度和标准，如果我们的创造冲动来自我们内心最深处，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作品中所能找到的永远只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发明了我们据以判断作品的规则；我们在作品里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欢乐；即使我们只是看着我们的作品，再也不去碰它，我们也永远不能从它那里收到这份欢乐和这个爱情：是我们自己把欢乐和爱情放在作品里面的；我们在画布上或者在纸上取得的效果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是客观的；我们太了解〔取得它们的〕方式了，而它们不过是这些方式产生的效果而已。这些方式始终是一种主观想出来的东西：它们便是我们自

己，是我们的灵感和我们的狡黠，甚至当我们试图去知觉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仍在创造它，我们仍在心里重温产生这个作品的各项操作，而作品的每一方面对我们来说都好像是一个结果。因此，在知觉过程中，客体居于主要地位而主体不是主要的；主体在创造中寻求并且得到主要地位，不过这一来客体却变成非主要的了。

这一辩证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写作艺术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文学对象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它只存在于运动之中。为了使这个辩证关系能够出现，就需要有一个人们称之为阅读的具体行为，而且这个辩证关系延续的时间相应于阅读延续的时间。除此之外，只剩下白纸上的黑字。鞋匠可以穿上他自己刚做得的鞋，如果这双鞋的尺码适合他的脚，建筑师可以住在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里。然而作家却不能阅读他自己写下的东西。这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个预测和期待的过程。人们预测他们正在读的那句话的结尾，预测下一句话和下一页；人们期待它们证实或推翻自己的预测，组成阅读过程的是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紧跟在梦想之后的觉醒，以及一系列希望和失望；读者总是走在他正在读的那句话的前头，他们面临一个仅仅是可能产生的未来，随着他们的阅读逐步深入，这个未来部分得到确立，部分则沦为虚妄，正是这个逐页后退的未来形成文学对象的变幻的地平线。没有期待，没有未来，没有无知状态，就不会有客观性。然而写作行动包含一个隐藏的准阅读过程，正是这个准阅读过程使真正的阅读成为不可能的。当一个又一个的词奔凑到他笔尖底下的时候，作者当然看到这些词，但是他并非用与读者一样的眼光看到这些词，既然他在还没有写下来之前就预先知道它们了；词儿呆在那里，等待有人去阅读它们，读者的眼光在拂及它们的时候就把它们唤醒，但是作者的眼光和职能却在于检查写下来的符号；

总而言之，这纯粹是一项调节性的使命，在这里视觉除了发现手犯下的小差错之外，不会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作家既不预测也不臆断：他在作谋划。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在等待自己，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他在等待灵感。但是人们等待自己和人们等待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作家还在犹豫，他却知道未来尚未定局，是他自己将去创造这个未来；如果他还不知道他的主人公将会遇到什么事情，那不过是说，他还没有想到这一层，他还没有作任何决定；对他来说，未来是一页白纸，而对于读者来说，未来则是结局以前那二百页印满了字的书。因此，作家到处遇到的只有他的知识，他的意志，他的谋划，总而言之他只遇到他自己；他能触及的始终只是他自己的主观性，他够不着自己创造的对象，他不是为他自己创造这个对象的。假如他重读自己的作品，那也为时已晚了；在他自己眼中，他写下的句子永远不能完全成为一件东西。他走到主观性的边缘但是没有超过这个边缘，他估量一句妙语、一条格言、一个恰到好处的形容词的效果；但却是这句妙语、这条格言、这个形容词在别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他可以对它们做出估价，但是不能感受他们。普鲁斯特从未发现沙吕斯[①] 在搞同性恋，既然他在动笔写书之前就决定沙吕斯有此癖好。如果说有朝一日作品对于作者本人也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外表，那是因为岁月流逝，作者已忘掉自己的作品，他不再进入作品内部，而且很可能不再有能力写出这部作品。卢梭晚年重读《民约论》的时候，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将遭到最惨痛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去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弱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

① 沙吕斯，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

为只不过是〔一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完备的、抽象的瞬间；如果世上只有作者一个人，他尽可以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作品作为对象，永远不会问世，于是作者必定会搁笔或陷于绝望。但是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阅读确实好像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1〕；阅读既确定主体的主要性，又确定客体的主要性；客体是主要的，因为它不折不扣具有超越性，因为它把它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人，因为人们应该期待它、观察它；但是主体也是主要的，因为它不仅是为揭示客体（即使世间有某一客体）所必需的，而且是为这一客体绝对地是它那个样子（即为生产这个客体）所必需的。简单地说，读者意识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创造，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揭示，在揭示过程中进行创造。确实不应该认为阅读是一项机械性的行动，认为它像照相底版感光那样受符号的感应。如果读者分心、疲乏、愚笨、漫不经心，他就会漏掉书里的大部分关系，他就不能使对象“着”起来（就像我们说火“着”了或“没着”那样）；他只是从暗处拉出一些文句来，这些文句好像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如果读者处于自身最佳状态，他将越过字句而获得一个综合形式：“主题”、“题材”或者“意义”，而组成这个形式的每一句话，将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的职能。所以，从一开始起，意义就没有被包含在字句里面，因为，恰恰相反，正是意义使我们得以理解每个词的含义；而文学客体虽然通过语言才得以实现，它却从来也不是在语言里面被给予的；相反，就其本性而言，它是沉默和对于语言的争议。因此，排列在一本书里的十万个词尽可以逐个被人

读过去，而作品的意义却没有从中涌现出来；意义不是字句的总和，它是后者的有机整体①。如果读者不是一下子就在几乎没有向导的情况下达到这个沉默的高度，那么他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到。总之，如果他不是自己发明出这个沉默，如果他不是把他唤醒的字句纳入这个沉默里面，他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倘若有人对我说，应该把这一行动叫做重新发明或发现，我要回答说：首先这样一种重新发明将是与第一次发明同样崭新、同样独特的行为。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既然一个客体前此从未存在，那就谈不上重新发明它或发现它。因为如果说我在上文说到的沉默确实是作者瞄准的目标，至少作者对之还从来没有经验；他的沉默是主观的、先于语言的，这是没有字句的空白，是灵感的浑沌一体的、只可意会的沉默，然后才由语言使之特殊化。与此不同，由读者产生的沉默却是一个客体。而且在这个客体内部还另有一些沉默：这就是作者没有明言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如此特殊的意图，它们离开阅读使之出现的客体就不会有意义；然而偏偏是它们组成客体的密度，赋予客体以它独有的面貌。说它们没有被表达出来还嫌不够：它们正是不能表达的。正因为如此，人们不能在阅读过程的某一确定的瞬间找到它们；它们既无所不在，又无处藏身：《大个子摩纳》② 的奇妙性质，《阿尔芒斯》③ 的雄伟风格，卡夫卡神话的写实和真实程度，这一切都从来不是现成给予的；必需由读者自己在不断超越写出来的东西的过程中去发明这一切。当然作者在引导他；但是作者只是引导他而已，

---

① 萨特在特定意义上使用“整体”（totalité）这个术语：有机整体作为整体起作用，它具有为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属性。

② 《大个子摩纳》，法国作家阿兰·富尼埃（1886—1914）的小说，用梦幻般的笔触写少年人的恋爱和历险故事。

③ 《阿尔芒斯》，斯丹达尔的小说。

作者设置的路标之间都是虚空，读者必需自己抵达这些路标，它必需超过它们。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一方面，文学客体确实在读者的主观之外没有别的实体：拉斯柯尔尼科夫[①]的期待，这是我的期待、是我把我的期待赋予了他；如果没有读者的这种迫切的心情，那么剩下的只是〔白纸上〕一堆软弱无力的符号；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于审讯他的法官的仇恨，这是我的仇恨，是符号引起并且接收了我的仇恨，而且法官本人，如果没有我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他怀有的仇恨，他也不会存在；是我的仇恨使他具有生命，成为血肉之躯。但是，另一方面，字句好比是设下的圈套，它们激起我们的感情然后再把我们的感情向我们反射过来；每个词是一条超越的道路，它知照我们的情感，叫出它们的名字，把它们派给一个想象人物，后者为了我们去体验这些情感，他除了这些借来的情欲之外没有别的实体；他为它们提供对象、前景和一条地平线。因此，对于读者来说，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一切又都已安排就绪；作品只在与他的能力相应的程度上存在；当他在阅读和创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以在阅读中越走越远，在创造中越走越深；出于这个原因，作品对他来说就显得与物一样无穷尽，一样不透光。这一绝对生产产生的属性从我们的主观性中衍生出来之后，随即在我们眼皮底下凝固成不透风雨的客观性，我们很想把这一绝对生产比做康德用来称呼神的理性的“唯理直觉”。

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

---

① 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如果有人问作家向什么发出召唤，回答很简单。由于我们永远不能在书里找到能使审美对象出现的充分理由，找到的只是为产生审美对象而发生的吁请，由于在作者的精神里也找不出这个充分理由，由于作者不能摆脱自己的主观性，而他的主观性也不能用来说明转化为客观存在的过程，所以艺术品的出现是一个崭新的事件，它不能用先此存在的材料来解释。既然这一引导下的创作是个绝对的开端，因此它是由读者的自由来实施的，这里是就这个自由的最纯粹的意义而言。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人们想必会说所有的工具都诉诸我们的自由，因为它们都是某一可能的行动的工具，因此艺术品在这一点上并无特殊之处。诚然工具是一项动作的凝固的草图。但是它们留在假设命令级别：我可以用一把锤子来钉木箱或者殴打我的邻居。只要我把它看作它自己，它就不是对我的自由发出的一项召唤，它没有把我放在与我的自由面对面的地位，倒不如说它用它排好的一系列传统行为来代替自由发明的手段，从而达到为我的自由服务的目的。书却不为我的自由服务：它需要我的自由。人们确实不能通过强制、眩惑或者恳求来诉诸一个作为自由而言的自由。为了能诉诸自由，只有一个方法：首先承认它，然后对它表示信任；最后用它自己的名义，也就是说用人们给予它的信任的名义，要求它完成一件行为。因此书与工具不一样，它不是为某一目的提供的手段：它是作为目的被提供给读者的自由。我以为康德的说法："没有明确目的而却有符合目的性"[①]，用在艺术品身上是完全不适合的。这一说法指的是审美对象只在表面上具有符合目的性，它只限于引起想

---

① 康德认为"美没有明确目的而却有符合目的性"，参见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第十二章。

象力的自由的、有规则的游戏。这样说就忘了观赏者的想象不仅有调节功能，还有构成功能；它并非在做游戏，它只是被吁请越过艺术家留下的痕迹，重组美的客体。想象与精神的其他功能一样不能享用它自身；它总是在外面活动，总是投入某一业举之中。如果某一客体呈现如此井然的秩序，以致我们即便在不能为它指定明确目的的时候也禁不住要为它假定一个目的，这个时候就会有“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合目的性”。人们如果用这种方式给美下定义，人们就会——这正是康德的目的——把自然美与艺术美等同起来。拿花来打比方，既然一朵花呈现如此多的对称关系，如此和谐的色调和如此有规律的曲线，人们不由要为所有这些属性寻找一种符合目的性的解释，会认为所有这些属性都是为某一未被知晓的目的而安排的。然而错误正在这里：自然美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艺术美相比较。我们同意康德的说法：艺术品没有目的。但这是因为艺术品本身便是一个目的。康德的公式没有说明在每幅画、每座雕像、每本书里面回荡的那个召唤。康德认为艺术品首先在事实上存在，然后它被看到。其实不然，艺术品只是当人们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它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它不是一个有明显存在和不确定的目的的工具：它是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它一上来就处于绝对命令级别。你完全有自由把这本书摆在桌子上不去理睬它。但是一旦你打开它，你就对它负有责任。因为自由不是在对主观性的自由运行的享用中，而是在为一项命令所要求的创造性行为中被感知的。这一绝对目的，这一超越性的然而又是为自由所同意的、被自由视作已出的命令，这便是人们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

如果我向我的读者发出召唤，要他把我开了个头的业举很好地进行下去，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我把他看作纯粹的自由，纯粹的

创造力量，不受制约的活动；我怎么也不能诉诸他的消极性，就是说我怎么也不能试图影响他，一上来就把恐惧、欲望或者愤怒等情感传达给他。当然有些作者一门心思想引起这类情感，因为这类情感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也因为他们掌握了屡试不爽的手段，有把握引起这类情感。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人们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他们，如同人们从古时候起就因为欧里庇得斯让孩童登上舞台而责备他那样。在激情里面，自由是被异化的；自由一旦贸然投入局部性的业举，它就看不到自己的任务：产生一个绝对目的。于是书就成为维持仇恨或欲望的一种手段，如此而已。作家不应当去寻求打动人，否则他就与他自己发生矛盾；如果他有所要求，那么他就必须只是提出有待完成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艺术品的〕这一纯粹提供性质，这一性质对于艺术品来说是主要的：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正是这一点，被戈蒂耶愚蠢地拿来与"为艺术而艺术"混为一谈，又被巴那斯派拿来与艺术家的不动感情相混淆。其实这里遇到的只是一种谨慎措施而已，冉奈[①] 比较确切地把它叫做作者对于读者的礼貌。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如果审美对象是动人的，它只能通过我们的眼泪显现它自己；如果它是好笑的，它将得到笑声的承认。不过这些感情属于一个特殊类别：它们源于自由，它们是借来的。甚至我给予故事的信任也莫不是自愿同意的。这是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激情，即一种毅然决然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的自由，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一牺牲取得某种超越性效果。读者心甘情愿地相信，他越来越轻信，而这一轻信，尽管它最终要像一场梦那样包笼读者，它却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读者

① 冉奈，法国当代作家。萨特为他的作品集写了长达570多页的序言，《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

的〕自由意识，即〔读者〕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人们有时想为作者提出一个两难推理："要么人家相信你的故事，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要么人家一点也不信，而这是可笑的。"但是这个论据是荒谬的，因为审美意识的特点正在于它是通过介入，通过盟誓而形成的信任，是通过对自身和对作者的忠诚而延续下去的信任，是就表示信任而作出的不断更新的选择。我每时每刻都可以醒过来，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结果是这样：所有以这个想象的信任为背景而搬演的感情都好像是我的自由的个别转调形式；这些感情不但不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它们反而是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现而选择的各种方式。我已经说过，如果不是我对他怀有搀和着反感和友谊的感情，如果不是这个混合的感情使他获得生命，拉斯柯尔尼科夫将只是一个幽灵。但是，出于作为想象客体的特性的一种逆转过程，并非他的行为引起我的愤怒或敬意，相反是我的敬意或我的愤怒赋予他的行为以坚定性和客观性。因此读者的感情从来不受对象的控制。由于没有一种外在现实能够制约读者的感情，后者就以自由为永恒的根源，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豪迈的——因为我把一种以自由为根源和目的的感情叫做豪迈的感情。因此阅读是豪情的一种运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不是让他去应用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让他把整个身心都奉献出来，带着他的情欲，他的成见，他的同情心，他的性欲秉赋，以及他的价值体系。不过这个人是满怀豪情奉献出他自己的，自由贯穿他的全身，从而改变他的感情里面最黑暗的成分。由于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对象而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相应地被动性就变成行动，读书的人就上升到最高的高度。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出名铁石心肠的人在读到臆想出来的不幸遭遇的时候会掉下眼泪；他们在这个瞬间已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他们不是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自己

掩盖他们的自由的话。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予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召唤来吁请他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

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对于我在色调的配合、在风中的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和谐之中发现的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我很清楚我不能说明它的理由。然而这一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是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只有当存在已经在那儿的时候，我才能使它有；不过，即使我相信上帝，我也不能在神的普遍关注与我观瞻的特殊景色之间确立任何过渡关系，除非是一种纯粹字面上的过渡关系：如果有人说上帝为使我喜悦而创造风景，或者说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能在风景中感到喜悦，那就是把问题当作答案了。这个蓝色和这个绿色的和谐配合是否有意安排的？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神明无所不在这一观念并不能保证在每件个别事情上都体现这个神明的意图；特别是在上面举的例子里，既然草的绿色可以用生理规律、特殊恒量和地缘决定论来解释，而水的蓝色的原因在于溪流的深度、土地的性质以及水流的速度。如果说色调的配合是有意安排的，那也只能是附带出现的。那是两个因果系列的汇合，也就是说，初看是一种偶然情况。这一符合目的性充其量也不过是盖然性的。我们确立的各种关系都是些假设；没有一个目的是以一项命令的方

式对我们提出来的，既然没有一个目的显示自己是被一个造物者故意安排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自由从未被自然美召唤。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树叶、形状和运动组成的整体之中有一个表面上的秩序，即有一个召唤的幻觉。这个召唤的幻觉好像在吁请我们的自由，它一遇到我们的目光就立即消失。我们刚开始用目光浏览这一秩序，召唤就消失了：孤零零的只剩下我们自己，全看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颜色和另一个颜色或第三种颜色联结起来，让树和水或者树和天空之间，或者树、水、天空三者之间发生联系。我的自由任性行事；我越是确立新的关系，我就越是远离那个对我发出吁请的幻想的客观性；我对着由物潦潦草草勾出来的某些图案大发遐想，自然的现实只不过是我进行遐想的凭据。或者有这样的情况：既然没有什么人向我提供这个曾在一刹那间被知觉的秩序关系，因而这个秩序关系不是真实的，由于我对于这一点深感遗憾，我就把我的遐想固定下来，我就把它搬到画布上，把它写成文字。这样，我就在出现在自然景色之中的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合目的性和其他人的目光中间充当媒介；我向其他人转达这个“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合目的性”；由于这个转达，后者就变成人世间的东西；艺术在这里是一种奉献仪式，而且奉献本身就引起一种变化。这里发生的情况，类似从母系亲属继承职衔和权力，在这一制度中母亲不拥有姓氏，但在舅甥之间成为不可缺少的中间人。既然我在中途逮住这个幻觉，既然我把它递给其他人，既然为了他们我已把它整理就绪，并且重新思考过，他们就可以放心察看它了，它已变成有意安排的了；至于我本人，当然我停留在主观和客观的边缘上，怎么也不能对我转达的客观秩序出神凝思。

相反，读者却是在安全情况下前进的。不管他走得有多远，作者总是走在他前面。不管他在书的各个部分——章节和字句

——之间确立什么比较关系，他总有一个保证：这些比较关系都是有意安排的。他甚至可以如笛卡儿所说的那样佯认在好像没有任何关系的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秩序；创造者在这条路上已是走在他前头，而最美的杂乱是艺术的效果，也就是说仍然是秩序。阅读是归纳、〔为原文〕增补文字和推论。这些活动以作者的意志为依据，就像人们曾经长期以为科学归纳的依据在于神的意志一样。有一股柔和的力量伴随着我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支撑着我们。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轻易就能辨认艺术家的意图：我们说过，艺术家的意图是猜测的对象，而且这里还有读者的经验在起作用；不过这些猜测都受到一个巨大的信任的支撑，即我们相信书里面的美绝非邂逅相逢的效果。自然界的树木和天空出于偶然而处于和谐状态；相反如果在小说里主人公处在这座塔里头，这所监狱里头，如果他们在这座花园里散步，那么这里发生的情况既是重建一系列独立的因果关系（由于一连串心理和社会变故，人物正处于某种情绪之中；另一方面，他要到某一特定地点，而城区的布局迫使他穿过某一个公园），又是表达更深一层的符合目的性，因为公园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与某一情绪相协调，为了用物来表现这个情绪或者为了通过鲜明的对比来突出它；而情绪本身是在与景物的联系中产生的。在这里，符合因果性是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符合因果性”，而符合目的性倒是深刻的现实。不过，如果说我可以这样放心地把目的范畴置于因果范畴底下，那是因为我在打开书本的时候就肯定对象以人的自由为源泉。如果我应该怀疑艺术家是出于激情或在激情中写作的，那么我的信任就立即烟消云散了，因为就是用目的范畴来支撑因果范畴也无济于事；在这种场合目的范畴也会受到另一种心理上的符合因果性的支持，最终艺术品就回到决定论的锁链里去。当我阅读的时候，当然我不否认，作者可以是

满怀激情的，他甚至可以在激情冲动下构思他的作品的雏型。不过他既然决定写作，他就必定要对他的感情保持一段距离；简单说，他已把他的情感变成自由的情感，就像我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把我自己的情感变成自由的情感那样，也就是说作者处于豪迈的姿态。因此，阅读是作者的豪情与读者的豪情缔结的一项协定；每一方都信任另一方，每一方都把自己托付给另一方，在同等程度上要求对方和要求自己。因为这种信任本身就是豪情，谁也不能迫使作者相信他的读者将会运用自己的自由；谁也不能迫使读者相信作者已经运用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他们双方作出的自由决定。于是就产生一种辩证的往复关系；当我阅读的时候，我有所要求；如果我的要求得到满足，我已读到的东西就使我对作者要求得更多，这就是说，要求作者对我的自由提出更多的要求。相反地，作者要求的是我把我的要求提高到最大限度。就这样，我的自由在显示自身的同时揭示了别人的自由。

至于审美对象是一种“现实主义（或所谓如此的）艺术或一种形式主义”艺术的产品，这一点关系不大。不管怎么说，自然关系总被颠倒过来了：塞尚[①] 的油画近景里的这棵树首先是作为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结果出现的。但是符合因果性是一种幻觉，这一符合因果性，只要我们看着这幅画，它无疑是作为一项建议而存在的。但是它在深部受到一种符合目的性的支撑：如果这棵树是这样安排的，那是因为画面其余部分要求人们把这个形状和这些颜色安排在近景。就这样，穿过现象的符合因果性，我们的目光达到作为客体的深部结构的符合目的性，而且穿过这一符合目的性，我们的目光达到作为客体的源泉及其原始基础的人的自

①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

由。弗美尔[①] 的现实主义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乍一看会把他的作品当做照片。但是，他用的颜料是华丽的，他画的低矮的砖墙带有粉红色的柔软的光华，他笔下的一枝忍冬呈厚重的蓝色，幽暗的门厅涂着上光油，人物脸部橙色的皮肉如石质圣水盆一样光滑，如果人们察看到这一切，人们会从自己体验到的愉快中突然感到，符合目的性与其说存在于形状和色彩之中，不如说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物质想象之中；在这里，物的形状的存在理由是它们的实体本身和它们的原质；这位画家可能使我们最接近绝对的创造，因为我们在物质的被动状态本身中也遇到人的深不可测的自由。

然而，作品决不局限于画成的、雕成的或讲述出来的客体；如同人们只能在世界的背景上知觉事物一样，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是在宇宙的背景上显现的。作为法布利斯的历险的背景，是一八二〇年的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布拉奈斯神甫[②] 观测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最后还有整个地球。如果画家画给我们看一角田野或者一瓶花，他的画幅是开向整个世界的窗户；这条隐没在两边的麦田中间的红色小道，我们沿着它走得比梵高画出来的部分要远得多，我们一直走到另一些麦田之间，另一朵云彩底下，直到投入大海的一条河流；我们把深沉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穷远，是这个大地支撑着田野与符合目的性的存在。结果是，创造活动通过它产生或重现的有限几个对象，实际上却以完整地重新把握世界作为它努力的目标。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

---

① 弗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擅长风景和内景。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时势的力量》中，记述一九四六年底萨特在荷兰看到这位画家的原作，大受启发，从而给艺术下了个定义：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见该书第132页，加利玛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布拉奈斯神甫，《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挽回，它们都把这一整体提供给观众的自由。因为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在依照其本来面目把这个世界展示给人家看的时候挽回这个世界，但是要做得好像世界的根源便是人的自由。然而，由于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因此这一挽回过程是通过观赏活动这一仪式——特别是通过阅读仪式——得到认可的。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了：作家做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他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包笼世界。

如果我们愿意更进一步，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作家和所有其他艺术家一样企图给予他的读者们一种人们习惯称之为审美快感的感情，至于我，我宁可把它叫做审美喜悦；这一感情一旦出现，便是作品成功的标志。因此应该根据上文阐述的看法去审察这一感情。创造者因其在创造，他确实得到这一喜悦，而这一喜悦是与观赏者的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即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是与读者的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感情，其结构相互制约，不可分离。首先它与对于一种超越性的、绝对的自由的辨认融为一体，这一超越性的、绝对的自由在一个瞬间止住了目的-手段和手段-目的〔2〕循环不已地形成的功利主义瀑布，也就是说，审美意识首先是与对于一项召唤，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一项价值的辨认融为一体的。而我对于这项价值产生的位置意识① 必然伴随着对于我的自由的非位置意识②，既然自由

---

① 萨特曾师事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任何意识都是对于某物的意识，任何意识都不是一个超越的对象所占的位置。如我们意识到一张桌子，桌子本身并不在意识里面，它在空间里面。因此意识乃是对世界的“位置意识”(con—science positionnelle)。

② 意识本身不占位置，因此对于意识的意识，即“前反省意识”，乃是“非位置意识”。

是通过一种超越性的要求显示自身的。自由辨认出自身便是喜悦。但是非正题意识的这一结构包含着另一结构：既然阅读是创造，那么我的自由不仅作为纯粹的自主，而且作为创造活动向自己显现，就是说它不限于为自己制定法则，并且作为对象的构成部分把握它自己。在这一层次上便出现地道的审美现象，即出现一种创造，在这里被创造的对象被作为客体给予它的创造者。只有在这惟一的场合创造者才享受到他创造的客体。享受这个词用在对于被读到的作品的位置意识上足以说明我们遇到的是审美喜悦的一个主要结构。这一位置性的享受伴随着一种非位置意识，即意识到自己对于作为主要的东西被把握的一个客体而言是主要的；我把审美意识的这一方面叫做安全感；是这种安全感给最强烈的审美情感打上至高无上的静穆标记，它的根源在于确认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有严格的和谐。另一方面，由于审美对象正是通过想象物的媒介力求达到的世界，审美喜悦就伴随这样一种位置意识，即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价值，也就是说世界是向人的自由提出的一项任务。我把这一点称之为人的谋划的审美变更，因为通常情况下世界是作为我们的境遇的地平线，作为把我们和我们自己隔开的无穷尽的距离，作为与项的综合整体，作为阻碍和器具[①] 的未经区分的群体出现的——但是从来不是作为诉诸我们的自由的一个要求出现的。因此审美喜悦在这个阶段就来自我产生的这样一种意识，即我意识到自己在挽回并内化那个地地道道是非我的东西，既然我把与项变成命令，把事实变成价值：世界是我的任务，也就是说我的自由的主要的和自愿同意的职能正在

① 根据存在主义哲学，"自在"的存在（物）对于"自为"的存在（意识、人）来说，不是帮助后者完成他的"谋划"（projet），便是阻挠他。在第一种情况下，物是器具（ustensile），在第二种情况下，物是阻碍（obstacle）。

于通过一个不受限制的运动使世界这惟一和绝对的客体得到存在。再则，第三点，上述结构包含着人们的自由之间的一项协定，因为一方面阅读是对于作者的自由的满怀信心和要求苛刻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审美快感因其本身是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知觉的，它就包括对别人提出的一项绝对要求：要求任何人，就其是自由而言，在读同一部作品的时候产生同样的快感。就这样，全人类带着它最高限度的自由都在场了，全人类支撑着一个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既是它的世界又是“外部”世界。在审美喜悦里，位置意识是对于世界整体的*意象*意识，这个世界同时既作为存在又作为应当存在，既作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作为完全异己的，而且它越是异己就越属于我们。非位置意识*确实*包笼人们的自由的和谐整体，在这里这一种和谐整体既是一种普遍信任又是一项普遍要求的对象。

因此，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在的整体而言是*主要的*；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主要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人们经常注意到这一点：一个故事中的一个物的存在密度并非来自人们对它所做的描述的次数和长度，而是来自它与不同人物的联系的复杂性；物越被人物摆弄，被拿起来又放下来，简括地说它越是被人物为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超越，它就越显得真实。小说世界，即物和人的存在的整体，正是如此：为了使得这一世界具有最大密度，那就必须让读者借以发现它的这个揭示-创造过程也是想象当中的投入行动过程；换句话说，人们越对改变它感到兴味，它就越显得生动。现实主义的谬

误在于它曾经相信，只要用心观察，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作出公正的描绘。这又怎么可能呢，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消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人们就改变了这个对象？再则，作家既然意欲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是主要的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为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么做罢了。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我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不使自己对之负责。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牵连进去。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正因为这个世界由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与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如果这个世界不真正是它应该成为的目的之城邦，至少它必须是通向这个目的之城邦的一个阶段，简单说，它必须是一个生成，人们必须始终把它不是当作压在我们身上的庞然大物来看待、介绍，而是从它是为通向这个目的之城邦而作的超越努力这个观点来看待、介绍它；不管作品描绘的人类有多恶毒，绝望，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迈的神情。当然不是说这一豪情应该由旨在感化人的说教或由敦品励行的人物来体现，它甚至不应该是蓄意安排的，而且千真万确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是写不出好书来的。但是这个豪情应该是书的经纬，应该是人与物从中受型的原材料：不管写什么题材，一种必要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个*奉献*。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

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因为，既然写作者由于他不辞劳苦去从事写作，他就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既然阅读者光凭他打开书本这一件事，他就承认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艺术品，后者总是一个对于人们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为。既然读者们和作者一样之所以承认这个自由只是为了要求它显示自身，对作品就可以这样下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由此，首先可以推导：没有黑色文学，因为不管人们用多么阴暗的颜色去描绘世界，人们描绘世界是为了一些自由的人能在它面前感到自己的自由。因此只有好的或坏的小说。坏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旨在阿谀奉承，献媚取宠；而好小说是一项要求，一个表示信任的行为。尤其因为，当作家在为实现个别的自由之间的协调而向它们介绍世界的时候，他只能从惟一的角度出发，即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人们愈益用自己的自由去浸透的世界。不能设想，为作家引起的这一连串豪情是被用来核准一个非正义行为的；也不能设想，如果一部作品赞同、接受人奴役人的现象，或者只是不去谴责这一现象，读者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会享用自己的自由。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国黑人会写出一部好小说，即使整本书都流露出对白人的仇恨。这是因为，通过这个仇恨，作者要求得到的只是他的种族的自由。由于他吁请我也采取豪迈的态度，当我作为纯粹自由感知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人家把

我与一个压迫人的种族等同起来。因此我在反对白种人，并在我是白种人的一员这个意义上反对我自己的时候，我便向所有的自由发出号召，要求它们去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然而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3〕。因为当我感知自己的自由是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不能要求我使用这个自由去赞同对他们其中某些人的奴役。因此，不管作家写的是随笔、抨击文章、讽刺作品还是小说，不管他只谈论个人的情感还是攻击社会制度，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

因此，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对于一个铁匠来说，法西斯主义将要损害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损害他的职业；对于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职业都将受到损害，而且后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前者。我见过一些作者，他们在战前衷心祝愿法西斯主义来临，然而正当纳粹使他们备享尊荣的时候，他们却写不出作品来了。我特别想到德里欧·拉罗舍尔：他弄错了，但他是诚恳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他答应去领导一家有背景的杂志。头几个月他申斥、责备、教训他的同胞们。谁也不回答他：因为人们不再有回答的自由。他因此恼火，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读者了，他显得更加恳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信号证明他已被理解。既无仇恨、也无愤怒的信号：什么也没有。他不知所措，愈益不安，他辛酸地向德国人诉苦；他的文章曾经趾高气扬，现在变得满纸牢骚；最后他落到顿足捶胸的地步：仍旧没有回音，除非来自他蔑视的那帮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那里。他提出辞呈，然后又收回去，继续发表议论，但是总像在沙漠里一样，没有人听他。最后他闭嘴了，是其他人的沉默堵住了他的嘴。他曾要求奴役其他人，但是在他疯狂的头脑里，他必定想象这一奴役是自愿接受的，仍是自由的；奴役果然来到

了；他作为人对之满怀喜悦，但是作为作家他忍受不了。正是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幸亏他们是大多数——才懂得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介入什么？人们会问。保卫自由，这么说未免太匆促。作家是否守卫理想价值，如班达的神职人员在背叛以前所做的那样[①]，或者需要在政治和社会斗争中明确表态，从而保护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相联。后者表面上很简单，但是人们却从未对自己提出过："人们为谁写作？"

注

〔1〕在不同程度上，观赏者对其他艺术品（绘画、交响乐、雕像等等）的态度亦复如此。

〔2〕在实际生活中，每个手段都有可能被看作目的，只要人们去寻求这一手段，而每个目的都显示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

〔3〕这一见解曾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议。我要求人家只消对我举出一部蓄意为压迫服务的好小说，一部反对犹太人、黑人、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好小说。人家会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小说，这不等于说人们不会有一天写出一部来。"不过这一来你得承认你是个抽象理论家。是你，不是我。因为

---

① 班达（1867—1956），法国作家。他在《神职人员的叛变》（1927）一书中，把作家比作神职人员，认为他们的使命在于为抽象的正义服务，而现代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和社会斗争，投靠世俗或精神权力，这样做就背叛了他们应该守卫的理想价值。

你用你对艺术的抽象看法的名义肯定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实的可能性，而我仅限于对一个被承认的事实提供一种解释。

三 为谁写作?

乍一看，这不成问题，人们为所有的读者写作；而且我们确实看到作家提出的要求在原则上是面向所有人的。但是上面描述的是理想状况。事实上作家知道他是面对一些陷于泥淖、被掩盖、不能支配的自由说话的；他本人的自由也不是那么纯净，他必须清洗它；他为了清洗它而写作。忙不迭地谈论永恒价值诚然容易，却也危险：永恒价值是干瘪的。自由本身，如果人们考察其永恒的形式，也像一根干枯的树枝：因为它和大海一样潮涨潮落周而复始，它无非是人们持续不断地借以自我挣脱、自我解放的运动。没有现成的自由；必须克服情欲、种族、阶级、民族的羁绊去争得自由，而且在争得自由的同时征服其他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有待铲除的障碍和有待克服的阻力的特殊面貌，是这一特殊面貌在每一场合把自身的形象赋予自由。如果作家如班达要求的那样选择说废话，他可以用漂亮的和谐复合句谈论这个同时为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要求的永恒自由。他这样做不会使任何人为难，他将不对任何人说话：人们事先就把他需要的一切都给他了。但这是一个抽象的梦，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即使他在觊觎永恒的桂冠，作家也在对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同胞、他的同种族、同阶级的兄弟们说话。实际上，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件精神产品自然而然是暗示性的。即便作者旨在完整无遗地表现对象，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他知道的总比他说的多。这是因为语言是省略。如果我想让我身旁的人注意一只马蜂已经飞进窗内，我不必长篇大论。

"当心!"或者"瞧!"——一个词，一个手势就够了——他一看见马蜂，一切都明白了。假定有一张唱片不加评论反复播放普洛万或者昂古莱姆一对夫妻的日常谈话，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缺少语境，即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感知，这对夫妇的处境及他们的谋划，总之缺少对话的每一方知道的向对方显示的那个世界。阅读亦然：同一时代或同一集体的人经历了同样的事件，向自己提出或回避同样的问题，嘴里有同样的回味，所以他们之间形成同谋关系，而且他们之间还横躺着同一些尸体。所以用不着写那么多；只要一些关键性的字眼就够了。如果我向美国公众讲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情况，我就得做许多分析，还得特别小心谨慎；我将白白花掉二十页篇幅来消除一些先入之见、偏见和无稽之谈；然后我要步步为营，要在美国历史中寻找一些能帮助他们理解我们历史的形象和象征，我还要始终想到我们作为老年人的悲观主义和他们作为儿童的乐观主义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为法国人写同一题材的文章，我们就是在自己人中间了：比如说，只要说"一个德国军乐队在公园的凉亭里演奏"，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一个寒意料峭的春天，外省一座公园里，几个剃光脑袋的人使劲吹着铜管乐器，一些佯装不闻不见的行人加快脚步走过，两三个紧绷着脸的听众伫立树下，听这首对法国毫无用处的晨曲在天空中消失，我们的耻辱、忧愁、愤怒和骄傲也都包含在这个场面中了。因此，我与之说话的读者既非小大人和天真汉，也不是上帝。他不像善良的野蛮人那样蒙昧无知，以致需要从原则出发解释一切，他不是才智之士，也不是一片空白。他也不像天使或上帝那样全知全能，我向他揭示宇宙的某些面貌，我利用他知道的事情试图把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这确实不是一个瞬间意识，一个超越时间

的对自由的纯粹肯定，而且读者也不是在历史的上空翱翔：他置身其间，作者们同样也有历史性；惟其如此，他们中有些人就希望逃脱历史，跃入永恒。在这些投入同一段历史并且同样致力于创造这一历史的人中间，通过书籍的媒介建立起一种历史接触。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而作家怂恿我们去争取的那个自由并非以纯粹抽象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确切说这个自由没有定性，它是在一个历史处境中争取到的；每本书从一个特殊的异化出发建议一种具体的解放途径，所以每本书都在暗中求助于某些典章制度和习俗、某些压迫和冲突形式，求助于当时的智慧和疯狂、持久的激情和一时的固执，求助于迷信和良知的最新成果、明显不过的事实和愚昧无知的表现，求助于科学使之流行，并由人们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特殊推理方法，求助于希望和恐惧，求助于感性、想象乃至感知的习惯。总之，求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整个世界。作者使之活跃起来并把他自己的自由注入其中的正是这个熟悉的世界，医生应该从这个熟悉的世界出发做手术，使它得到具体的解放：这个世界便是异化、处境、历史，我应该把它接过来，承担起来，应该为了我也为了别人改变它或保存它。因为，如果说自由的直接面貌是否定性，众所周知这里指的不是抽象的表示否决的力量，而是一种具体的否定性，它身上包含着它否定的东西，它整个儿染上后者的色彩。既然作者与读者的自由通过一个世界彼此寻找，相互影响，我们既可以说作者对世界某一面貌的选择确定了他选中的读者，也可以说他在选择读者的同时决定了他的题材。所以所有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着它们选中的读者的形象。我可以根据《地粮》画出纳塔那埃尔的肖像：人们吁请他从中解脱的那个异化，我知道这指的是家庭，他拥有的或将通过继承得到的不动产，功利主义的谋划，一种学到的伦理道德和一种狭隘的有神

论；我也看到他有文化、有闲暇，因为如把梅纳尔克作为榜样介绍给当小工的、失业者和美国黑人，这就荒唐了；我还知道他不受到任何外部危险的威胁，不愁吃喝，不担心打仗，不怕来自一个阶级或一个种族的压迫；他遇到的惟一危险是成为他所属阶级的牺牲品。所以这是个白人，亚里安人，有钱人，资产阶级名门望族的继承人，他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依然安逸的时代，当时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刚刚开始衰落：这正是罗杰·马丁·杜加尔日后向我们介绍的那位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安德烈·纪德的热情仰慕者[①]。

举个更近的例子，《海的沉默》是一位早期抵抗运动成员的作品，其写作意图我们是很清楚的。给人强烈印象的是这部作品在纽约、伦敦，有时甚至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流亡者圈子中遇到的只是敌意，人们甚而指责作者有意通敌。这是因为维尔高尔不是以这一批读者为对象的。相反，在沦陷区，没有人怀疑作者的意图及作品的效力：他是为我们写作的。我确实不认为，人们如果说他笔下的德国人是真实的，法国老人和法国少女也是真实的，就能为维尔高尔辩护。凯斯特莱[②] 关于这个问题写过出色的文章：这两个法国人的沉默并不具有心理上的真实性；这一沉默甚至略嫌过时：它使人想起另一次占领时期莫泊桑笔下的爱国农民执拗的沉默不语，那另一次占领时期有过另一些希望，另一些忧虑，另外的风俗习惯。至于那个德国军官，他的形象不乏生气，但是，不言而喻，因为维尔高尔拒绝与占领军有任何接触，他是

---

① 罗杰·马丁·杜加尔（1881—1958）的《蒂波一家》的主人公之一，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在火车上看到一位旅客在读纪德的《地粮》，跃入他眼帘的字句带给他巨大的启示。

② 凯斯特莱（1905—?），用英语写作的匈牙利作家。

通过组合这一人物的各种可能因素“凭记忆”把他画出来的。所以人们不是由于这些形象的真实性才应该偏爱它们甚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宣传每天制造的形象。但是对于法国本土的法国人来说，维尔高尔的小说在一九四一年是最有效的。当敌人与你之间隔着一道火的屏障时，你必定笼统地把他看作恶的化身：任何战争都是一种善恶二元论。所以英国报纸不浪费时间在德国军队中区别良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此相反，被战败、被占领的民众与战胜者混杂在一起，由于适应了环境，也由于受到巧妙的宣传的影响，却重新学会把敌人看作人，有好有坏，亦好亦坏。如有一部作品在一九四一年把德国兵写成吃人的恶魔，那就会使这些读者感到好笑，因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从一九四二年年底起，《海的沉默》失去效力：因为战争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新开始；一方面是秘密宣传、破坏活动、颠覆火车、暗杀；另一方面则是宵禁、集中营、监禁、酷刑和处决人质。一道无形的火的屏障重又隔开法国人和德国人；我们不想知道挖掉我们友人的眼睛、拔掉他们的指甲的那些德国人是纳粹主义的帮凶还是牺牲品；面对他们，保持一种高傲的沉默已经不够了，何况他们也不容忍我们这样做：到了战争的这个转折关头，你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他们；在轰炸、屠杀、村庄烧成焦土、平民关进集中营的环境里，维尔高尔的小说像是一阕牧歌，它已失去了它的读者群。它的读者是一九四一年的法国人，他因战败感到屈辱，但是占领者被教会的那种彬彬有礼的举止又使他惊讶，他真心渴望和平，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吓破了胆，又被贝当的言词搅得晕头转向。对于这个读者，把德国人描写成嗜血成性的暴徒是白费心思，相反倒是应该对他承认，德国人也可以是有礼貌的，甚至是和蔼可亲的。而且，既然他已惊奇地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就应该向他说明，即使如此，跟他们亲如手

足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外国兵越是显得可亲，就越加不幸和无济于事，人们必须与一种有害的制度和一种有害的意识形态斗争，即使我们觉得把这一制度和这一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人不是坏人。总之，因为人们是在向一大群消极被动的人说话，因为当时很少有重要的抵抗组组，而且这些组织在吸收成员时非常慎重，人们可以要求居民采取的惟一抵抗形式是沉默、轻蔑，是被迫的、而且让人感到是被迫的服从。维尔高尔的小说就这样确定了自己的读者群；在确定读者群的同时，它也确定了自身：它的立意是抵消蒙托瓦会晤[1] 对一九四一年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战败后一年半，这部小说还是活生生的、辛辣的、有效的。半个世纪以后它不再能激起任何人的热情。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会把它当作关于一九三九年战争的令人愉快但略带忧伤的故事来阅读。香蕉似乎是刚摘下来的时候味道更好：精神产品亦然，应该就地消费。

对于任何用精神产品为之创作的公众来解释这一精神产品的尝试，人们禁不住要指责它虽说巧妙但是徒劳，而且不直截了当。把作者本身的状况作为决定因素不是更简单、更直接、更严谨的做法吗？坚持泰纳的“环境”概念不是很合适吗？我回答说，用环境来解释确实有决定性：环境产生作家；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不相信这种说法。相反，公众召唤作家，就是说公众向作家的自由提出疑问。环境是一股 vis a tergo[2]，公众则相反，是一个期待，一个有待填补的真空，一个在本义和转义上的愿望。总之，公众是另一个人。我绝不反对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我一向把写作计划看成对某种人类的和整体的处境的自由超越。而且

---

①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贝当与希特勒在法国的蒙托瓦镇会晤。

② 拉丁文：从后面来的力量。

在这一方面，写作计划和其他事业没有差别。埃吉昂勃勒〔1〕在一篇极为机智但略嫌肤浅的文章中写道："我正打算修订我那本小词典时，偶然读到让-保尔·萨特的三行字：'对于我们来说，作家确实既不是供奉女灶神的贞女，也不是爱丽儿①。不管他在做什么，他总是参与其事了，在他最偏僻的隐居之地他也被打上印记，牵连在内。'他参与其事，介入其中。我差不多认出布莱兹·帕斯卡尔那句话：'我们都卷进去了。'但是这样一来我也看到介入失去任何价值，突然被缩小成最平常的事情，变成王子与奴隶的关系，变成人的状况。"

别的我就不说了。不过埃吉昂勃勒假装糊涂。如果说每个人都卷进去了，这不等于说他自己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大部分人把时间耗费在向自己掩饰这一介入上。不是说他们非得努力在谎言、人造的天堂和幻想生活中寻求逃避；他们只消承担后果而讳言手段，拒绝与同类团结一致，躲进严肃精神② 从死亡的角度看待生命从而夺走它的任何价值，同时又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躲避死亡，消除死亡恐惧；如果他们属于剥削阶级，他们只消确信人们可以因其情操的高尚摆脱自身的阶级，如果他们属于被压迫者，他们只消声称人们只要喜爱内心生活，即便戴着镣铐也仍是自由的，于是便能对自己隐瞒自己与压迫者的同谋关系。作家和其他人一样，所有这些做法他都可以使用。有这样的作家，而且他们是大多数，为只求安稳睡大觉的读者提供了一整套策略。我想说，当一个作家努力以最清醒、最完整的方式意识到自

① 爱丽儿：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空气的精灵。

② 严肃精神（l' esprit de sérieux）是萨特常用的哲学术语。他认为严肃精神与"焦虑"相对，具有严肃精神的人从世界的压力出发来理解行动的价值，而不是从自由赋予世界的意义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和把握行动。见《存在与虚无》。

己卷进去了，也就是说当他为自己、也为其他人把介入从自发、直接的阶段推向反思阶段时，他便是介入作家。作家是最出色的中介人，他的介入就是起中介作用。只不过，如果人们有理由要求从作家的状况出发来解释其作品，同时应该记住他的状况不仅是一般人的状况，而且也是一个作家的状况。他可能是犹太人，捷克人，出身农民家庭，但这是一位犹太作家，一位农村出身的捷克作家。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试图为犹太人的状况下定义时，我只找到这样的话："犹太人是这样一种人，他被其他人看成贪得无厌，必须根据别人为他造成的处境来选择自己。"这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些品性完全来自别人的评价。就作家而言，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谁也没有被迫选择自己成为作家。所以一开始存在着自由：首先由于我有自由的写作计划，我才成为作者。但是紧跟着出现这一情况：我变成一个被别人看成是作家的人，即一个应该满足某种要求、并且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已被授予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不管他想干什么，他必须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行事。他可能愿意改变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人们赋予文人的角色，但是为了改变事实他必须首先进入这个角色。所以读者就带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对社会和社会内部的文学的看法出面干预了；他们包围作家、围攻作家，他们的强烈或狡猾的要求，他们的拒绝和逃避便是人们借以写成一部作品的实际材料。试以伟大的黑人作家理查·赖特[1]为例。假如我们只看他作为人的状况，即从美国南方移居北方的"尼格鲁"的状况，我们马上就会明白他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出来的白人。当南方百分之九十的黑人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时，难道人们能够认为，哪怕只是

[1] 理查·赖特（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下文提到的《黑孩子》是他的自传。

一会儿，他会同意把自己的生命用于冥想真、美和永恒的善？假如有人在这里谈论神职人员的背叛，我要回答说被压迫者中间没有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必定是压迫阶级或种族的食客。假如一位美国黑人发现自己的使命是当作家，他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题材，他是从外部看白人的人，他从外部吸收了白人的文化，他的每一部书都将表明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他不是客观地、用现实主义手法去写，而是满怀激情，把他的读者也牵连进去。但是这番观察仍未决定他的作品的性质：他可以写论战性小册子，创作布鲁斯舞曲，或者充当南方黑人的耶利米[①]。如果我们想作进一步探讨，就要去看他的读者群。理查·赖特为谁写作呢？肯定不是为普遍的人。普遍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他不介入任何一个特定时代，路易斯安那的黑人的命运并不比斯巴达克思时代罗马奴隶的命运更能打动他。普遍的人不会去想普遍价值以外的东西，他是对人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的纯粹和抽象的肯定。但是赖特也不可能为弗吉尼亚州或卡罗利纳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写作，他们早有先入之见，而且不会打开他写的书。他也不是为河汊地区目不识丁的黑人农民写作的。如果说欧洲欢迎他的作品令他高兴，明显的事实却是，他在写这些作品时没有首先想到欧洲读者。欧洲是那么遥远，它的愤慨不起作用，也是虚假的。对于奴役了印度、印度支那、黑非洲的民族，人们不能期望太高。上面这些考察足以使我们确定他的读者：他为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美国白人（知识分子，左派民主党人、激进党人、产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写作。

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通过这些读者来瞄准所有的人；但是他通过他们瞄准所有的人，犹如永恒的自由在他追求的具体的历史

---

① 耶利米是《圣经》中的犹太先知。

解放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犹如人类的普遍性在他的读者群组成的具体的历史集团中显现。不识字的黑人和南方种植园主在他真正的读者周围代表一个抽象可能性的空白地带；说到底，文盲可以学会读书识字；《黑孩子》可能落到对黑人怀有最固执的敌意的人手里，使他恍然大悟。这不过意味着人的任何计划都超越其实际上的界限，由近及远向无垠扩展。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读者群内部存在明显的裂缝。对于赖特来说，黑人读者代表主体性。他与他们有相同的童年，相同的困难，相同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心里就明白了。在他努力弄清自身处境的同时，他也使他们弄清他们的处境。他们只顾眼前，得过且过地活着，他们忍受生活的艰辛却找不到词儿来表达自己的痛苦，赖特把这一切变成间接材料，为之命名，并指给他们看：他就是他们的意识，他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身状况进行反思的运动，也是他所属的整个种族的运动。但是，不管白人读者有多么善良，他们对于一位黑人作家来说总是代表另一种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一切，他们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依靠一些随时可能欺骗他们的类比法，才可能理解黑人的状况。另一方面，赖特也不完全了解他们：他只是从外部设想他们傲慢的安全感和全体亚里安白人共有的那种镇定的对世界的信念，即他们认为世界是白色的，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他在白纸上写下的黑字的背景对于白人的意义与对于黑人的不同：他只能估摸着选用词语，因为他不知道这些词语在陌生的意识中会引起什么反响。而且，当赖特对白人说话时，他的目标本身也改变了：他需要把他们也牵连进去，让他们衡量自己的责任，必须激起他们的愤慨，使他们感到羞耻。所以赖特的每一本书里都包含着波德莱尔[①] 所谓的“同时

① 波德莱尔（1826—1867），法国诗人，作家，《恶之花》的作者。

双重要求”，每个词指向两个背景；两种力量同时施加在每一句句子上，赋予他的叙述以无与伦比的张力。如果他只对白人说话，他可能会更啰唆，更带说教性，辱骂也会更厉害；如果只以黑人为对象，行文会更省略，更心照不宣，哀伤情调更重。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的作品就会接近讽刺；在第二种情况下，就会类似预言者的悲歌：耶利米只说给犹太人听。但是赖特为分裂成两部分的读者群写作，他做到了既维持又超越这个分裂。他把这个分裂变成创作一种艺术品的理由。

作家专事消费，不事生产，即使他决定用笔为团体利益服务时，情况亦是如此。他的作品仍是无偿的，因此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有的时代人们发给作家一份年金，另一些时代作家按他的书籍销售价格的一定百分比提取报酬。但是，如同旧制度下诗篇和国王赏赐的年金之间没有公用的尺度一样，当今社会里精神产品与其根据百分比得到的报酬之间也没有一致的衡量标准。实际上，人们不是付给作家报酬：人们只是养活他，根据不同时代的情况或好或坏罢了。事情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因为作家的活动是*无用的*：他完全*无用*，而让社会意识到它自身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有用的定义是在一个业已建成的社会的框架内，相对于各种制度、价值和业已规定的目标而确立的。如果社会看见自身，尤其是如果社会看见自己*被看见了*，这一事实就引起对既定的价值和制度的争议：作家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他命令社会承担这个形象或者改变自身。不管怎样，社会起了变化；它失去了因无知而得到的平衡；它在羞愧和厚颜无耻之间摇摆不定，它实行自欺[1]；作家于是使社会产生

---

[1] 自欺(la mauvaise foi)是萨特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自欺是一种辩解行为，是意识将否定引向内部的结果，是意识对自己的谎言。见《存在与虚无》。

一种负疚心理，因此他与维持平衡的保守力量永远处于对抗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衡。因为从直接到中介的过渡只有通过否定直接才能完成，这个过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革命。只有统治阶级有财力酬劳一种既非生产性的、又如此危险的活动，而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策略，也是出于误会。对大会数人是误会：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他们得到充分的自由，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他们想恢复自我，就委托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形象，殊不知这以后他们必须担当这个形象。对某些人是策略，他们认出了危险，就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便控制他的毁灭力量，所以艺术家是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的食客。但是就其功能而言，他与养活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2〕

这便是规定了作家的状况的原始冲突。有时冲突很明显。人们至今还在谈论那些曾为《费加罗的婚礼》出力捧场的朝臣，虽然这部戏敲响了那个制度的丧钟。另一些时候，冲突是隐蔽的，但它始终存在。因为说出名字就是揭示，而揭示就是改变。由于这一危及既得利益的争议活动可能为改变现有制度效其微薄之力，也由于，另一方面，被压迫阶级既无闲暇也无兴趣读书，这一冲突的客观面貌就表现为保守势力——即作家的真正读者，与进步势力——即作家的潜在读者之间的对抗。在一个没有阶级，并以不断革命为内部结构的社会里，作家可以是大家的中介人，他的原则性争议可以先于或者伴随事实上的变化。我以为这便是人们应该赋予自我批评概念的深层含义。作家的真正读者群的范围若能扩大到他潜在的读者群的边缘，这就会在他的意识里调和敌对的倾向，于是文学获得彻底解放，将代表作为建设过程中一个必要瞬间的否定性。但是据我所知，这一类型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而且人们可以怀疑它是否可能存在。所以冲突仍然存在，它就是我称之为作家及其负疚的良心的种种灾难的根源。

当潜在的读者群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当作家不是处于特权阶级的外部而是被吸收进去时，这一冲突就简化到极点。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便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沉思冥想[①]在这个阶级内部进行，争议只涉及细枝末节，而且是根据一些无可争议的原则作出的。例如欧洲在十二世纪左右便出现这种情况：教士专门为教士们写作。但是教士可以有平静的心境，因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是分离的。基督教革命导致精神性，亦即精神的统治，这一精神作为否定性、争议和超越、不断的建设，既不受自然，也不受由若干自由组成的反自然的城邦的支配。但是这个超越客体的万能权力必定先得如同一个客体那样被人遇到，这一对自然的不断否定必然首先作为自然显现出来，这一不断创造各种意识形态又把它们逐一遗弃在路上的能力一开始必定体现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公元头几个世纪，精神被基督教囚禁，或者不妨说基督教就是异化了的精神本身。这是变成客体的精神。我们于是可以理解，这一精神不是作为所有人的不断重新开始的共同事业出现，而是首先作为某些人的专长显现出来。中世纪社会有精神需要，为了满足这些精神需要，它建立一个专家团体，其成员由专家们自行遴选。

我们今天把阅读和写作看成是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人与别人相沟通的手段，它几乎与口语一样自然、自发；所以最缺乏文化知识的农民也是一名潜在的读者。在教士们的时代，阅读和写作却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用于锻炼人的思想，它们的目的不在使人们接受后世称之为“人文科学”的那种广泛、朦胧的人文主义；它们仅仅是保存和传递基督教思想的

---

① 原文为 méditation，疑为 médiation（中介）之误。上文讲作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大家的中介人（médiateur）”。

手段。会读书就是拥有得到关于《圣经》及有关《圣经》的无数注释的知识的必要工具，会写作就是会注释《圣经》。其他人不想掌握这种专门知识，就像今天我们如果有别的职业，就不渴望掌握木匠或文献专家的技能一样。贵族们把产生和保卫精神生活这种事完全托付给教士了。他们单靠自己就没有能力如同今天的读者所做的那样控制住作家；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区分异端邪说与正统信仰。只有当教皇求助于世俗权力时，他们的情绪才激动起来。于是他们就抢劫、焚烧一切。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信赖教皇，也因为他们从不放过一个抢劫的机会。诚然，意识形态最终是留给贵族与百姓使用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布道，以口头方式传达给他们，而且教会很早就应用一种比文学更简便的语言，即图像。修道院和大教堂里的雕像、彩绘玻璃窗、绘画和镶嵌画都在讲述上帝和圣徒的故事。在这一宏大的图解信仰工程之外，教士还撰写编年史、哲学著作、评论和诗歌；他是写给他的同行们看的，而且作品受他的上级的监督。他不必关心自己的作品会在群众中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事先就能肯定群众对它们一无所知；他也不会想使某个掠夺成性或叛逆不忠的领主感到内疚：暴力是不识字的。所以他既不需要反映世俗社会的形象，也不需要表态，同样不需要通过持续的努力把精神从历史经验中清理出来。但是，反过来，由于作家是教会的成员，由于教会是一个以抵制变革来证明其尊严的巨大的精神团体，由于历史与世俗生活合二为一，而精神生活却与世俗生活截然分开，由于神职人员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这一区别，即维持自己作为专家团体面向尘世的地位，此外还由于经济生活呈割据状态，交通手段匮乏而且缓慢，以致一个省里发生的事情根本不会波及邻省，修道院里的人可以像《阿卡奈人》[1] 的主人公一样，在国家遭受

---

① 《阿卡奈人》是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名剧。

战乱的时候安享个人的和平，由于这一切，作家的使命就是专事静观永恒，从而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他不停地断言永恒是存在的，而且用他本人专以注视永恒为业这一事实来证明永恒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他倒是实现了班达的理想，但是我们且看这个理想得以实现的条件：精神性和文学必须受到异化，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大获全胜，多元化的封建制度使教士有可能与世隔绝，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文盲，作家以其他作家形成的团体为惟一读者群。不能设想，人们可以同时行使自己的思想自由，为一个超出专家团体的狭隘范围的读者群写作，却又局限于以永恒价值和先验思想为写作内容。中世纪教士的心安理得是以文学的死亡为代价的。

然而，为了使作家们保持这种美好的心境，不一定非要让他们的读者群缩小成一个专业人员团体不可。只要作家们沉浸在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被它彻底渗透，以致他们不能再有别的思想，这也就够了。然而，在这一情况下，他们的职能变了：人们不再要求他们充当教义的守护者，而是只要求他们不去诽谤教义。我以为，十七世纪的法国可以选作作家依附现有意识形态的第二种例子。

在那个时代，作家及其读者的世俗化过程日趋完成。文学作品的扩张力量及其宏伟的性质，以及任何精神产品包含的对自由的召唤，必定是这一世俗化过程的起因。但是外部情况，诸如教育的发展，教会权力的衰落，专为世俗权力服务的新思想的诞生，也起到推动作用。然而世俗化不等于普遍化。作家的读者群仍是极其有限的。人们笼统称之为社会，然而这个名词指的是一部分宫廷显贵、教士、法官和有钱的资产者。作为个人而言，读者名曰“君子”，他执行某种审查职能，人们称之为鉴赏力。总而言之，读者既是上层阶级的一分子，又是一名专家。如果说他

批评作家，那是因为他自己也会写作。高乃依、帕斯卡尔、笛卡儿的读者是塞维涅夫人[1]、梅雷骑士[2]、格里涅昂夫人[3]，朗布绮夫人[4]、圣埃弗勒蒙。今天的读者群相对作家而言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期待作家把一些想法或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灌输给他们。他们是那群惰性十足的人，思想将在他们中间自动形成。他们的控制手段是间接的、消极的；很难说他们明确表态了；他们只是买或不买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类似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因为阅读已变成一种简便的了解情况的方式，而写作是一种很普遍的传达方式。在十七世纪，会写就意味着能够写得好。这倒不是因为上帝把写作才能平均分配给所有人，而是因为那时候的读者严格说来虽然不再与作家等同，但仍是潜在的作家。读者属于寄生的精英集团，对于他来说写作艺术如果不是一门职业，至少是他的优越性的标志。人们阅读是因为人们能够写作；只要运气稍为好一点，人们本可以写出他们读到的文字。这样的读者是积极的：人们确实把精神产品交给他们审查；读者根据一个价值体系进行审查，他本人也出力维持这个价值体系。那个时代甚至不可能想象发生类似浪漫主义运动的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必须得到摇摆不定的群众的赞助，作家向他们揭示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想法和感情，使他们惊奇，使他们骚动不安，使他们突然活跃起来，而且他们因为缺乏坚定的信念，不断要求作家强行给他们灌输思想和感情，使他们充实起来。在十七世纪，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宗教思想与世俗权力本身产生的政治思想重合，谁也不怀疑上帝的

---

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十七世纪法国的书简作家。
② 梅雷骑士（1607—1684），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伦理学家。
③ 格里涅昂夫人（1646—1705），塞维涅夫人的女儿。
④ 朗布绮夫人（1588—1655）的客厅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沙龙。

存在和神授的君权。那个“社会”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尚和礼仪，它要在它读的书里找到这一切，也想从中找到自己的时间观念。由于他们坚持不懈思考的两个历史事实——原罪和赎罪——属于一个遥远的过去，由于掌握政治权的大家族正是从这遥远的过去得到自豪感和他们享有特权的证据；由于未来不可能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因为上帝的制作尽善尽美，无需改动，也因为尘世的两大势力——教会和君主政体——渴望永久不变，所以时间的积极因素便是过去，过去本身就是永恒的一种减弱了的表现；现在是持续不断的罪恶，只有当它尽可能好地反映过去时代的形象时，它才能得到宽恕；凡是思想必须证明自己历史悠久才能被人接受；凡是艺术品必须脱胎于古代典范才能取悦于人。我们还能找到一些作家专门充当这一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另有一些地位显要的教士，他们除了捍卫教义不关心别的事情。此外还要加上世俗权力的“看家狗”，即那些为建立和维护绝对王权的意识形态费尽心机的史官、宫廷诗人、法学家和哲学家。但是在他们身边我们看到出现第三种类型的作家。他们是地道的世俗作家，他们中大部分人接受当代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但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证明它或维护它。他们不写这方面的东西，他们默默地采纳了这种宗教和政治思想；对于他们，这一切无非是我们上文称之为背景，即为作家和读者共有的先决条件而已，这些条件为使后者理解前者所写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作家一般说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受贵族的供养；由于他们只消费不生产，由于贵族同样也不事生产，而是依赖别人的劳动为生，这些作家就成了一个寄生阶级的寄生者。他们不再过团体生活，但是在这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里他们组成一个默契的行会，而且为了使他们经常想到他们源于一个团体以及他们从前的教士身分，王权选中他们中某些人，由这些人组成一个象征性的团体：学士院。作家们由国

王供养，他们的作品供精英分子阅读，他们惟一关心的是满足这些为数有限的读者的要求。他们与十二世纪的教士一样心安理得，或者差不多；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提到一个区别于真正读者群的潜在读者群。拉布吕耶尔[1] 有时也谈到农民，但他不是谈给农民听的。他指出农民的苦难，但不是为了从中引出反对他接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论据，而是以那个意识形态的名义指出：农民的苦难对于开明的君主和好心的基督徒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高踞于大众之上谈论大众，他们甚至不能想象一篇文字可以帮助大众觉醒。再说清一色的读者群排除了作家内心的任何矛盾。作家不是在真正的、然而可恶的读者群和潜在的、理想的、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读者群之间身首异处；他们没有对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因为作家只有在他的使命没有被明确规定，有待他去发明或重新发明的时代，才会对自己的使命产生疑问。也就是说，在那些时代，他在精英阶层的读者之外瞥见一个尚未形成的可能的读者群，他可以选择去争取或者不去争取他们，而在他有条件达到这个读者群的情况下，他应该自己决定他与他们的关系。十七世纪作家有明确的职责，因为他们为一个有教养的、严格限定的、积极的读者群写作，后者对他们实施经常性的监督；他们不为人民所知，以向养活他们的精英集团反映其形象为职业。但是有好几种反映形象的方式：某些肖像本身就是争议，因为它们是由拒绝与他的模特儿合谋的画家不带激情地从外部画出来的。只不过，若要一个作家想到给真正的读者画一幅引起争议的肖像，他必须意识到自己与读者之间存在矛盾，就是说他必须从外部向他的读者走来，怀着惊讶的心情观察他们，感到陌生意识（少数民族、被压迫阶级等等）的惊讶的目光沉重地

---

[1]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品格论》的作者。

压在由他和读者们组成的那个小社会上。但是，既然十七世纪不存在潜在的读者，既然艺术家不加批判地接受精英集团的意识形态，他就成了读者的同谋；没有陌生的目光来扰乱他的游戏。散文作家乃至诗人都不会遭到诅咒。他们不需要在每写一部作品时都得决定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传统已经规定了这个意义和这个价值；他们被紧密结合进一个等级社会，不知道独特性带来的骄傲和焦虑。总之，他们是古典主义作家。古典主义产生于这种时代：一个社会已取得相对稳定的形态，社会对自身永世长存的神话深信不疑，就是说社会对现在与永恒，历史性与传统主义混淆不分，各阶级的等级极其分明，潜在的读者群永远不会超出真正读者群的范围，每个读者对于作家而言既是够格的批评家又是审查官，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如此强大，禁条如此严厉，以致绝不可能为思想发现新的天地，而只能赋予精英集团认可的老生常谈以某种程式，以便阅读——我们已看到，阅读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成为与互致敬意类似的辨认仪式，即用礼仪性的方式肯定作者与读者属于同一个世界，对一切问题持相同见解。所以每个精神产品都同时是礼貌行为，而文体就是作者向读者表示的最高敬意。至于读者，他从不因在不同的书里遇到相同的思想而感到厌倦，因为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一点不想获得别的想法，只希望人们把他已有的思想辉煌地表述出来。于是作者向读者展示的形象必定是抽象的、有同谋色彩的；作家对一个寄生阶级说话，他不会去表现劳动者，一般说也不会去表现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由于，另一方面，有专家团体在教会和君主政体监督之下致力于维护宗教和世俗的意识形态，作家甚至想不到经济、宗教、形而上学和政治因素在人的构成中的重要性；由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对现在与永恒混淆不分，他甚至不能想象他所谓的人性能发生最微小的变化；他设想历史是一连

串偶然事件，触及永恒的人的表面，但不会使他在深层发生变化。如果需要他给历史的延续指定一个意义，他会从中看到一个永无休止的重复过程，从前发生的事件可以而且应该为当代人提供借鉴，同时也看到一个轻微的退化过程，因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早已成为过去，因为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已尽善尽美，古代作品的典范对他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在这一切方面，作家与其读者再次完全一致。读者们把劳动看作一种厄运，只因为他们享有特权，他们感受不到自己在历史中和世界上的处境，惟一关心的是信仰，尊重君主、情欲、战争、死亡和礼节。总之，古典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只有纯粹心理学属性，因为它们的读者只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活动。还必须明白，这一心理学本身是传统主义的：它既不去费心发现有关人的内心的深刻的新的真理，也无意建立什么假设：只有在不稳定的社会里，当读者分成好几个上下相叠的阶层时，作家无所适从，心怀不满，才会给自己的焦虑找出一些解释理由。十七世纪的心理学纯粹是描述性的：它更多地不是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为依据，而是精英集团对自身的想法的美学表现。拉罗什富科[1]的箴言的形式和内容来自沙龙里的消遣活动；耶稣会士的决疑论，风雅女士的礼数，问答猜谜游戏，尼科尔[2]的伦理学，教会对情欲问题的观点，这一切是另外一百部著作的渊源所在；演员们则从古代心理学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普通常识中汲取灵感。那个社会满怀喜悦地在文学作品里映照自身，因为它在其中认出它对自己的想法；它不要求作家反映它实际上的样子，而是它自以为是的那个样子。当然人们可以略作讽刺，但那是整个精英集团借助抨击性文章和喜剧，以道德的名义，为它的

---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其名著为《箴言录》。

② 尼科尔（1625—1695），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属冉森派。

健康所进行的必要的清洗和打扫工作；人们从来不是从统治阶级外部的观点来嘲弄可笑的侯爵、爱打官司的人或风雅女士；被嘲弄的总是那些不为一个文明社会同化、自外于集体生活的怪人。人们之所以嘲笑那个恨世者①，是因为他不懂礼貌；之所以揶揄卡多丝和玛德隆②，是因为她们的礼节太繁琐。菲拉曼特③不符合人们对于妇女的固有想法，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④在有钱的资产者眼里是可憎的，因为后者在谦逊中不失骄傲，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既伟大又卑贱，同时他在贵族眼里也是可憎的，因为他想强行挤入贵族的行列。这一讽刺是内部的，不妨说是生理学的，与博马舍、保尔-路易·库里埃⑤、儒勒·瓦莱斯⑥、塞林纳的伟大讽刺毫无共同之处。这一讽刺虽然勇气不足，但更能伤人，因为它体现了集体对弱者、病人、不适应者的镇压行为；这是一伙顽童面对他们作弄的对象的笨拙举动发出的冷酷笑声。

这一时期的作家出身于资产阶级，保留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他在家里更像奥隆特⑦和克利查尔⑧，不像一七八〇或一八三〇年他那些杰出的、奋发有为的同行，他被权贵的社会圈子接纳，得到他们的年金供奉。对于他出身的阶级而言他被稍稍拔高了，但他却深信才能不能代替血统的高贵，老老实实听从神甫的训诫，对王权毕恭毕敬，庆幸自己能在以教会和君主政体为两大

---

① 指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

② 卡多丝和玛德隆，两者都是莫里哀的喜剧《可笑的女才子》的主人公。

③ 菲拉曼特，莫里哀的喜剧《女博士》中的人物。

④ 指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又译《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主人公茹尔丹。

⑤ 保尔-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

⑥ 儒勒·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记者。

⑦ 奥隆特，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

⑧ 克利查尔，莫里哀的喜剧《女博士》中的人物，一个忠厚老实的小市民。

支柱的宏伟大厦中占据一个不足道的位置，位于商人和学者之上的某处，但低于贵族和教士。作家心安理得地从事他的职业，他深信自己出生太晚，一切都被前人说过了，他只需以讨人喜欢的方式重说一遍就行了；他把期待中的荣誉看成是世袭头衔的褪色的图象，如果说他指望这一荣誉将是永久的，那是因为他根本不能想象他的读者们的社会可能被社会变革搅乱；所以在他看来王室传之万世就是他自己的名声永世长存的保证。

可是，几乎不由作家做主，他谦逊地向读者展示的那面镜子却是一面魔镜：它眩惑读者，使他们受到牵累。即使作家做了一切努力以便向读者显示谄媚的、与他们同谋的、主体性大于客体性、内部性大于外部性的形象，这个形象仍是一件艺术品，即它是以作者的自由为依据向读者的自由发出的召唤。既然这一形象是美的，它就是冰冷的，审美距离使它不容狎玩。人们不可能对之满意，不可能从中得到令人舒适的温暖和一种悄悄给予的宽容；虽然这一形象是由那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和那些悄悄说出来的像脐带一样联结着当代人的可心话构成的，它仍是被某一自由支撑着，从而获得另一种类型的客体性。精英集团在镜子里看到的确实是他们自己：但这是当他们对自身毫不容情时才能看到的自身形象。这一形象没有在外人的目光的注视下凝聚成客体，因为无论农民还是工匠都还不是相对于这个形象而言的外人，而作为十七世纪艺术的特点的反思行为纯系一个内部过程。只不过这一行为把每个人为看清自身而做的努力推向极致，它是一个永久不断的“我思故我在”。当然这一反思行为不对游手好闲、压迫和寄生现象提出疑问，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这些面貌只向位于这一阶级外部的观察者显示；所以作家向统治阶级反映的形象纯属心理性的。但是自发行为进入反思状态时就丧失其无辜性及其因无

中介时得到的原谅[1]：现在必须承担这些行为的责任，或者改变它们。作家向读者展示的确实是一个礼貌和礼仪的世界，但是既然作家邀请读者去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认出自身，读者此时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了。在这个意义上，拉辛谈到《费德尔》[2] 时说的话是对的："让人们在该剧中看到情欲，只是为了指出作为情欲根源的全部混乱所在。"当然人们不应理解为他专以引起对爱情的恐惧为目的。但是描写情欲这件事本身已是超越情欲，已是摆脱了情欲。所以，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们企图通过认识来医治情欲，这绝非偶然。由于人们通常给自由面对情欲进行反思的做法冠以道德的美名，必须承认十七世纪的艺术是极富教诲性的。这倒不是因为十七世纪的艺术不隐讳自己以提倡德行为目的，也不是因为它中了善良愿望的毒，——善良愿望产生低劣的文学——而是因为，仅仅由于它默默地向读者展现他的形象，他就使读者不能忍受这个形象。说它是教诲性的，这既是一个定义，也是一个限制。它仅仅是教诲性的而已；如果说它建议人超越心理领域而趋向道德领域，这是因为它认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都已解决了；但是它的行动仍是"符合天主教教义的"。由于它把普遍的人与掌握权力的个别的人混为一谈，它就不会效忠于任何一类具体的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然而作家虽然为压迫阶级所同化，却绝对不与它同谋；他的作品毋庸置疑是解放性的，因为作品起到的作用是在这个阶级内部把人从他自身解放出来。

---

① 原文：l' excuse de l' immédiateté，或可译作"因直接性而得到的原谅"。意思似乎是说：读者需要有作家做中介人才能认识自身。在没有中介人的情况下，他不认识自身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行为都是无辜的，不必承担责任。

② 《费德尔》，拉辛的名剧，参见收入本书的《布莱希特与古典主义戏剧家》一文中的脚注。

至此为止，我们考察了作家潜在的读者群根本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没有任何冲突使他真正的读者群产生分裂。我们看到作家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并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内部向自由发出召唤。假如潜在的读者群突然出现，或者假如真正的读者群分裂成敌对的派别，那么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需要考察，当环境促使作家拒绝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时，文学会出现什么情况。

十八世纪为法国作家提供了历史上惟一的机会，也是他们随即失去的天堂。作家们的社会条件没有改变：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出身于资产阶级，权贵们赐予他们的恩宠使他们脱离自己的阶级。他们的真正读者群的圈子明显地扩大了，因为资产阶级已开始读书，但是“下等”阶级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果说作家们比拉布吕耶尔和费讷隆[①] 更为经常地谈论起下等阶级，他们却不是说给下等阶级听的，甚至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然而一场大动荡把他们的读者群分裂成两部分；现在他们必须满足相互矛盾的要求，他们的处境一开始就以紧张为特点。这一紧张状态以一种很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统治阶级确实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失去信心。它处于守势；它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推迟新思想的传播，但是它自己也不能做到不受新思想的影响。它明白它的宗教和政治原则是确保它的权力的最佳工具，但是正因为它把这些原则只看成是工具，它已不再完全相信它们；务实的真理取代了启示真理。虽然审查制度和禁条更加彰明较著，它们其实掩盖着一种隐秘的软弱和一种源于绝望的犬儒主义。不再有教士；教会文学成为一种不生效果的护教论，成了一只攥紧的拳头，却又抓不住从拳头缝里溜走的教义。教会文学反对自由，它企图打动人们

① 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高级神职人员。曾任太子太傅。

的崇敬心、恐惧心并诱之以利，由于它不再是向自由人发出的自由的召唤，它就不再是文学。迷途的精英人物转向真正的作家，要求他做到不可能的事情：作家可以对他们毫不容情，如果作家执意要这样做，但是他们要求作家至少为一个正在衰落的意识形态带来一点自由，要求他与读者的理性对话，说服读者的理性，使它接受一些由于时间的推移已变得不合理的教义，总之他们要求作家充当宣传家，同时又不失其为作家。但是他们输定了：既然他们的原则不再是直接的、未经表述的明显事实，既然他们需要把这些原则推荐给作家以使他为之辩护，既然现在要做的不再是拯救这些原则本身，而是维持秩序，那么，恰好是他们为恢复这些原则而做的努力说明他们已不相信这些原则的可靠性。作家既然赞同巩固这一岌岌可危的意识形态，那么至少他是赞同这一意识形态。作家现在是自愿接受一些过去曾统治人们的思想却未被人们发现的原则，这一事实使他从这些原则中解脱出来；他已经超越了这些原则，不由自主地脱颖而出，进入孤独和自由的境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已组成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谓的“上升阶级”，他们同时渴望摆脱人们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建立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不过这个不久将要求参与国家大事的上升阶级受到的只是政治压迫。面对一个破了产的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正在不声不响地取得经济优势；它已经拥有金钱、文化和闲暇。于是，破天荒第一次，一个被压迫阶级作为真正的读者群向作家显现。当时的局势更加有利：因为这个正在觉醒的、读书并且努力思考的阶级还没有建成有组织的、像中世纪教会产生意识形态那样也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政党。作家还没有遇到他后来遇到的情况，即夹在一个衰落阶级正在消亡的意识形态和上升阶级严峻的意识形态之间动弹不得。资产阶级渴望获得知识；它隐约感到自己的思想是被异化的，它希望意识到它自身。当然

人们可以在资产阶级内部发现一些组织的迹象，诸如唯物主义社团、思想社团与共济会。但是这些组织主要是研究性的协会，与其说它们创造思想，不如说它们在期待思想。当然人们也看到当时流传一种自发的民间写作形式：秘密的匿名传单。但是这一业余作者的文学与其说在与专业作家竞争，不如说它把集体的不甚分明的愿望告诉专业作家，从而刺激他们，鼓励他们。所以，面对一个勉强维持其地位、始终在宫廷和社会上层吸收其成员的半专家式的读者群，资产阶级提供了大众读者的雏形：相对于文学而言，资产阶级处于相对被动状态，因为它不实践任何一种写作形式，因为它对于风格和文学体裁没有先入之见，因为它期待从作家的天才得到一切，兼有形式和内容。

十八世纪作家受到两方面的吁请，他夹在敌对的两派读者之间，好像是他们的冲突的评判者。他不再是教士，不再由统治阶级单独供养。统治阶级确实仍发给他年金，但是资产阶级买他的书，他从两边领钱。他的父亲是资产者，他的儿子也将是资产者。人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天分较高的资产者，虽然与其他人一样受到压迫，但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终于认识了自己的状况，简单说他是一面内部的镜子，整个资产阶级通过这面镜子意识到自身以及自己的要求。不过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有一点人们说得不够多：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同时从内部和从外部看到自己，换言之，只有当它得到外部帮助时，才能获得阶级意识。而知识分子、这些永远脱离本阶级位置的人，起的正是这一作用。十八世纪作家的主要特征便是主观上的越位之思和客观上的越位事实。虽然作家还想到他与资产阶级的联系，权贵们对他的宠信已使他脱离资产者的圈子：他不再感到自己与当律师的表兄和当乡村教士的兄弟有具体的休戚相关之处，因为作家享有的特权他们都没有。他的举止乃至他的文体的优雅之处都是模仿宫廷气派和贵族

风度。荣誉乃是他最大的愿望和他功成名就的标志，现在变成一个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心头升起一种新生的荣誉观念，即作家的真正奖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布尔日医生或者一个无案可办的兰斯律师在贪婪地、几乎是偷偷地读他的书。但是这一他不甚了解的读者群对他的朦胧的感激之情，只在一半程度上打动作家，因为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一种传统的名望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惟有君主才能使一个作家的天才得到普遍承认。作家成名的明显标志，是叶卡捷琳娜[①] 或者弗雷德里希[②] 邀请他同桌进餐。君王给他的赏赐和官衔不同于我们共和国颁发的奖金和勋章：这些赏赐和官衔没有后者那种官方的非个人性，它们保留着人与人之间的准封建性依附关系。更何况，作为生产者社会里永恒的消费者，作为寄生阶级的寄生者，作家像寄生虫一样对待金钱。他不挣钱，因为他的劳动与他的报酬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他只是花钱。所以，即使他贫穷，他也在奢侈中生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奢侈品，尤其是他的作品。然而，甚至在国王的寝宫里，作家仍旧保留一股粗野劲头和浓重的俗气。狄德罗有一次谈论哲学到了兴头上，居然使劲去拧俄国女皇的大腿。不过，如果他做得太过分，人们自有法子叫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村夫俗子：伏尔泰挨过棍棒毒打，被关进巴士底狱，逃到伦敦，后来又遇到普鲁士国王的傲慢无礼的对待，他的一生不断受到颂扬，也不断蒙受屈辱。作家有时会得到某位侯爵夫人一时的殷切关照，但是他娶了侯爵夫人的女仆，要不就是泥瓦匠的女儿。所以作家的意识与他的读者的意识一样，是撕裂成两部分的。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痛苦；相反，他从这一先天的矛盾中获得自豪感：他认为

---

①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

② 指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1712—1786）。

他不与任何人串通，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友人和敌人，他只要拿起笔杆子就能摆脱环境、民族和阶级的制约。他展翅高飞，翱翔于尘世之上，他就是纯粹的思想和目光。他选择写作是为了要求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他承担这一行动的后果，并且把它变为一种孤独处境；他从外部，用资产者的眼光审视贵族，也从外部，用贵族的眼光审视资产者，同时他又与两者保持足够的同谋关系，以便他同样可以从内部理解他们。于是文学前此只在一个一体化社会中起保存和净化作用，现在却在作家身上并通过作家意识到自身的独立性。文学遇上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处于一些纷乱的愿望和一个业已崩溃的意识形态之间，犹如作家位于资产阶级为一方与宫廷和教会为另一方之间，它突然声明自己的独立性：它不再反映那个集体的老生常谈，而是与精神融为一体，即与创造思想并批判思想的那个永久的权力融为一体。当然文学重新把握自身的这一行动是抽象的，几乎是纯粹形式的，因为文学作品不是任何一个阶级的具体表现；更有甚者，因为作家一开始就拒绝与他出身的阶层和接纳他的那个阶层有任何密切联系，文学就与否定性，即与怀疑、拒绝、批判、争议相混同。但是，这样一来，文学就与教会的僵化了的精神性相对抗，结果就为一种新的、正在运动中的精神性确立了权利，这一新的精神性不再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相混同，它作为永恒超越一切既成事实的力量显示自身。当文学托庇于笃信天主教的君主国家的大厦里，专事模仿一些绝妙的范例时，它不怎么为关心真理而伤脑筋，因为真理只是养活它的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很粗俗、很具体的品性：是真实的存在，或者只是*存在*而已，这对教会的教义来说是一回事，人们不可能在这个体系之外构思真理。但是现在精神性变成这一抽象的运动，它穿过所有各种意识形态向前进，把它们像空贝壳一样逐一扔在路上，于是轮到真理也从各种具体的、特殊的哲学中解

脱出来，它显示了自身的抽象独立性，它变成调节文学的思想，变成批判运动的长期目标。精神性、文学、真理，这三个概念在意识觉醒这一抽象的否定性运动中紧密相连；它们以分析为工具，即运用否定的、批判的方法永无休止地把具体材料分解成抽象成分，把历史的产品分解成普遍观念的组合形式。一个年轻人选择写作是为了摆脱他遭受的压迫和使他感到羞耻的某种利害相关的联系；他刚写下头几句话，就自以为摆脱了一切社会圈子和一切阶级，就以为只要他对自己的历史处境有了反思的、批判的认识，他就能使这个历史处境爆炸碎裂。资产者和贵族彼此混战，他们由于各自的偏见而被囚禁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而那位青年作家一拿起笔就发现自己成为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的意识，总之成为普遍的人。而使他得到解放的文学是一种抽象的职能，是人性的一种先验的权力；文学是这样一种运动，通过它，人得以每时每刻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总之文学就是行使自由。在十七世纪，人们选择写作便是从事一门特定的职业，这门职业有它的收入，它的规则和惯例，以及它在各种职业的排列等级中的明确地位。到十八世纪，模子统统打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精神产品不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或好或坏地制作出来，而是每一精神产品都是特殊的发明，好比是作者对文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作出的决定；每一精神产品都带来自己的规则和它愿意接受的评判原则；每一精神产品都宣称它使整个文学介入，并且为之开辟了新的道路。那个时代最拙劣的作品是最依附传统的作品。这一事实绝非偶然：悲剧与史诗是一个一体化社会结出的美味果实；在一个分裂的集体里，它们只能作为前一时代的孑遗和模仿品而存在。

十八世纪作家在作品中坚持不懈地追求的，是运用一种反历史的理性来与历史对抗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他做的仅是揭示

了抽象文学的基本要求。他根本无意让读者对他们所属的阶级产生更明确的意识：恰恰相反，他向资产阶级读者群再三呼吁，是为了敦促他们忘掉自己的屈辱、偏见和恐惧；而他向贵族读者发出召唤，是为了恳求他们抛弃门第的优越感和各种特权。由于作家把自己变成普遍的人，他只能有普遍的读者，而他向他的同时代人的自由提出的要求，是割断他们的历史联系以便与他共登普遍性的境界。他用抽象的自由对抗具体的压迫，用理性对抗历史，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谋而合。这个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采用了它特有的、并将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故伎重演的策略，即在夺取政权的前夕，与那些还不能提出政权要求的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因为能够把如此不同的社会集团团结起来的联系只能是非常笼统和抽象的，资产阶级想得更多的不是对自身产生明确的意识，——它若这样做就会把自己摆在与手工业者及农民对立的地位——而是让别人确认它领导反对派的权力，因为它比别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能使业已形成的权力了解普遍人性的一切要求。另一方面，正在酝酿的革命是政治性的；当时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没有有组织的政党，资产阶级只要求有人给它指点迷津，有人为它尽快地肃清几个世纪以来愚弄它、使它异化的那个意识形态：至于取代那个意识形态，以后再做也不迟。目前它渴望舆论自由，把取得这一自由当作通向政治权力的一个步骤。故此作家在为他自己并作为作家要求思想自由及表达思想的自由的同时，他必定在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人们不要求他做得更多，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多；在别的时代，我们将看到作家可能在要求写作自由时心里并不踏实，他可能意识到被压迫阶级渴望的是这一自由之外的别的东西。那个时候，思想自由看来可能像是一项特权，在一些人眼中会是一种压迫手段，于是作家的处境可能极其尴尬。但

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作家遇到异乎寻常的良机，他只要捍卫自己的职业就能同时为上升阶级的愿望充当向导。

作家知道这一点。他把自己看成向导和精神领袖，并承担风险。由于掌权的精英集团越来越喜怒无常，今天对作家宠信有加，第二天就会把他投入巴士底狱，所以作家不复如他的先辈那样过着太平日子，其实平庸却自命不凡。他的一生既光荣又坎坷，有时上升到阳光灿烂的峰顶，有时一落千丈：这是冒险家的生涯。有一天晚上，我读到布莱兹·桑德拉[①] 写在《朗姆酒》卷首的话："献给今天对文学感到腻烦的青年，以便向他们证明小说也可以是一种行动"，我随即想到我们委实可悲，也罪责难逃，因为我们现在需要证明在十八世纪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精神产品是双重意义上的行动，因为它产生的思想将成为社会大动荡的根源，也因为它把作者本人置于危险的境地。而这一行动，不管这里涉及的书是什么样的，总可以作如下界定：它具有*解放性*。当然，十七世纪的文学也有解放职能，但是这一职能是隐蔽的、含而不露的。到了百科全书派学者的时代，需要做的不再是向正人君子毫不容情地反映他们的情欲，从而使他们摆脱情欲，而是借助笔杆子促进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不管作家本人的意愿如何，他向他的资产阶级读者发出的召唤总是鼓动他们起来造反；他同时向统治阶级发出的召唤，是吁请他们保持清醒，对自己作批判反省，放弃他们的特权。卢梭当年的处境类似同时为白人和有教养的黑人写作的理查·赖特：他在贵族面前作证，同时敦促他的平民兄弟们意识到自身。他的作品以及狄德

① 布莱兹·桑德拉（1887—1961），法国作家，《朗姆酒》（1930）是他的报告文学作品。

罗和孔多尔赛[①] 的作品不仅在多年以前就为攻占巴士底狱做好准备，也为八月四日[②] 之夜做好准备。

由于作家自以为割断了他与自己出身的阶级的联系，由于他从普遍人性的高度对读者讲话，他就认为他之所以向读者发出召唤以及他之所以分担他们的苦难，纯属慷慨豪情的驱使，写作就是给予。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点承担了并且挽救了他作为一个勤劳的社会的寄生者的境遇中令人难堪之处，也正是通过这一点他意识到这一绝对自由，这一形成文学创作的特性的无偿性。但是，虽然他老想着普遍的人和人性的抽象权利，我们不应认为他扮演了班达描写的那种文人角色。既然作家的处境本质上是批判性的，那么他必须有什么东西供他批判才行；首先成为他的批判对象的，是典章制度、迷信、传统和一个传统政府的各项措施。换言之，因为支撑十八世纪意识形态大厦的墙垣出现裂缝，行将倒塌，作家看到时间的一个新的面貌——现在的全部纯洁性。而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把现在或者看成永恒的可感知的形象表现，或者当做古代的式微。对于未来，作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他知道他正在经历的、即将消逝的这一时刻是独一无二的，是属于他的，而且与古代最辉煌的时刻不相上下，因为古代最辉煌的时刻也和此时此刻一样，一开始也是现在；他知道此时此刻便是他的机遇，他绝不能坐失良机；所以他考虑更多的不是把他应该进行的战斗当作未来社会的准备工作，而是当作近期的、立刻见效的事业。应该揭发的是这一具体制度，而且刻不容缓，应该立即破除的是这一迷信，应该纠正的是这一个别的不公正现象。

---

① 孔多尔赛（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家。

②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除教会的什一税和贵族阶级的特权。

由于他对现在满怀激情，他不至于陷入理想主义，他不局限于沉思默想自由或平等的永恒观念。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作家们首次干预公众生活，抗议某一极不公正的法令，要求重新审理某一案件。总之，他们决定让精神走上大街、集市、商场和法庭，不但不应背离尘世，而是相反，应该不断返回尘世，并在每一特殊情况下超越尘世。

因此，作家的读者群阵容的混乱和欧洲良知的危机，赋予了作家一种新的职能。他把文学看作豪情的持续表现。他仍接受同行们严密的监督，但他在自己下面隐约看到一种尚未成形的、然而是热情的期待，一种更加女性化、更为浑成的渴望，这一期待和这一渴望使他得以摆脱同行们的审查；他不再体现精神性，他的事业与那个垂死待毙的意识形态的事业分道扬镳；他的书是向读者们的自由发出的自由的召唤。

作家们曾全心全意呼唤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而这个胜利一旦实现，却彻底动摇了作家们的地位，甚至使文学的本质也成为疑问，好像他们出了那么大的力气只是为了更有把握地促成自己的消亡。他们把文学事业与政治民主等同起来时，无疑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与此同时，假如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作家们就可能看到他们追求的目标，即他们的作品的永恒的、几乎是惟一的主题有消失的危险。总之，一旦文学自身的要求与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都得到实现，原来联系两者的那种奇妙的和谐关系就断绝了。只要还有几百万人因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怒气冲冲，要求自由写作和审查一切的权利当然是合乎时宜的，但是一旦思想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已经取得，保卫文学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游戏，谁也不会对之产生兴味；因此需要找到别的东西。与此同时，作家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一特

权地位起源于他们的读者群一分为二，因而使他们有可能脚踩两只船。现在这分裂的两半粘合起来了；资产阶级吞并了或者差不多吞并了贵族阶级。作者们需要满足一个统一的读者群的要求。他们无望脱离他们出身的阶级。他们的父母是资产者，读他们的书、付给他们报酬的也是资产者，作家们必定依然是资产者，资产阶级像一座监狱，把他们囚禁起来。他们不胜怀念那个出于一时高兴而养活他们，并被他们毫无内疚地从内部加以破坏的疯狂的寄生阶级；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干了杀鸡取蛋的蠢事。资产阶级创立了新的压迫形式；然而资产阶级不是寄生阶级：它诚然占有了劳动工具，但是它十分勤勉地从事调节生产组织和产品分配工作。它不把文学作品看成一种无偿的、无私的创造，而是看作一种换取报酬的劳务。

这一勤劳的但不事生产的阶级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神话，即*功利主义*：资产者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中间人，他是无所不能的中介；在手段和目的这一对不可分离的伴侣中，他选定赋予手段以头等重要性。目的仅被暗示，人们从来不正视它，不提起它；人生的目的与尊严在于在安排手段中消耗此生；不经中介就去努力制造一个绝对目的，这不是严肃的做法，这好像人们声称不需要教会帮助就能直接面对上帝。人们只相信这样一些事业，它们的目的只是由手段的无穷系列构成的不断后退的地平线。如果艺术品加入功利主义的圆舞圈，如果它要人们认真对待它，那么它必须从不受制约的目的的天空降临尘世，它必须接受使自己也变成有用的，即作为一种安排手段的手段介绍自己。特别是，因为资产者对自己还没有十足信心，因为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上帝的旨意之上，文学必须帮助他感到自己当资产者是出于神的恩宠。所以，文学在十八世纪曾是特权阶级良心不安的表现，到十九世纪却变成一个压迫阶级问心无愧的表

现。如果作家能保留上个世纪曾使他走运并引以为荣的自由批判精神，那么他还能接受这一处境。但是他的读者群反对这么做：只要资产阶级还在与贵族的特权作斗争，它与起毁灭作用的否定性不难相处。现在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它转向建设，要求人们帮助它进行建设。在宗教意识形态内部，持不同见解仍是可以的，因为信徒把他的义务与信条交给上帝的意志来裁决，通过这一做法他在自己和上帝之间建立起具体的、封建性的由人及人的联系。虽然上帝尽善尽美，想不做到尽善尽美也办不到，求助于神的自由裁决这一做法却在基督教伦理学中引进一个无所为而为的因素，因此也在文学中引入些许自由：基督教的英雄永远是与天使角力的雅各，对神的意志持异议的圣徒，即使他提出异议只是为了能更驯服地顺从这个意志。但是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并非源自上帝：它的普遍和抽象的规则是铭刻在事物上的；这些规则不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但却是亲切、有个人性质的意志的结果，它们倒是更像天经地义的物理定律。至少人们假定它们毋须证明，因为凑近去看是不慎重的。正因为这些规则的起源不明，严肃的人不去审视它们。资产阶级艺术要么是手段，要么它就不存在；这一艺术禁止自己去触动原则，因为它害怕原则会倒塌〔3〕，也不让自己过分深入探索人的内心，因为它害怕会找到混乱。它的读者群最怕的是才能，这一咄咄逼人而又使其拥有者异常欣喜的疯狂劲头，因为才能借助难以预料的词句发现事物令人不安的底蕴，又通过对自由的反复召唤搅乱了人心中更加令人不安的底蕴。较受欢迎的是娴熟的技巧：这是被束缚、转而反对自己的才能，是用和谐的，意料之中的言词使人宽心的艺术，是用有教养的人的口吻向人指出世界与人都是平庸的、透明的，既没有惊奇，也没有威胁和趣味可言的艺术。

更有甚者：由于资产者只有通过别人的中介才能同自然力量

建立联系，由于物质的实在性是以制成品的形式向他显示的，由于资产者处于一个已经人性化了的、向他反映出他自身形象的茫茫世界的包围之中，由于他限于在事物的表面拾取别人置放在上面的意义，由于他的任务主要在于运用抽象的象征符号——词、数字、表格、图表——去决定他的雇佣劳动者们将用何种方式分配消费品，由于他的文化修养和职业促使他只是对思想进行思考，所以资产者确信宇宙可以还原为一个观念体系；他把努力、痛苦、需要、压迫、战争都溶化为观念：恶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种多元论；有些观念在自由状态下生存，应该把它们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所以他把人类进步看成一场壮阔的同化运动：各种观念相互同化，各种思想亦然。这个巨大的消化过程完成之时，思想将得到统一，而社会也将完全一体化。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与作家对自己的艺术的看法截然不同。艺术家需要一种不能同化的材料，因为美不能分解为观点；即便他是散文家，即便他做的只是汇集一些符号，如果他对词的物质性及其非理性的阻力感觉迟钝，那么他的文笔决谈不上优美和遒劲。如果作家要在作品里建立一个世界并用一种永不枯竭的自由来支撑这个世界，那正是因为他把事物和思想两者截然分开；他的自由与事物之所以同质，是因为两者都是不可探测的。如果作家要使沙漠或原始森林与思想重新适应，他要做的不是把沙漠或森林变成沙漠或森林的观念，而是用存在的不确定的自发性去照亮这些存在物，让它们作为存在物带上它们的不透明性和敌对系数。因此艺术品不能还原为观念；首先因为艺术品是某一*存在物*即某一永远不能被完全纳入思考范围的东西的生产或再生产；其次因为这一存在物被一种存在，即被一种自由完全渗透，这一自由决定着思想的价值乃至其命运。所以艺术家一贯对恶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恶不是某一观念的暂时的、可以医治的孤立状态，而是世界与人不能还原

为思想这一特性。

资产者否定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否定资产阶级的存在，人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辨别资产者。贵族企图指挥别人，是因为他属于一个社会等级。资产者的权势和统治别人的权利建立在他完美的成熟状态之上，而他之所以臻于成熟是因为他几个世纪以来占有着这个世界的财富。何况他只承认业主和被占有的东西之间有综合关系；至于其他，他用分析方法证明所有人都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各种社会化合物的不变的元素，也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完整地拥有人性。这么一来，种种不平等现象都好像是意外的、短暂的事故，无损于社会原子的永恒属性。没有无产阶级，即不存在每个工人都是其短暂形态的综合阶级；有的只是无产者，他们每个人都囿于自身的人性，不是由于内在的休戚与共关系，而只是被相似性的外部联系结合在一起。资产者在被他的分析性宣传所迷惑和分离的个别人之间，只看到心理联系。这一点很好理解：由于资产者不是直接控制事物，由于他主要是对人做工作，对他来说惟一重要的是取悦于人或恐吓人；礼仪、纪律与礼貌支配着他的行为，他把他的同类看作木偶，他之所以想对他们的感情和性格有所了解，那是因为每种情欲对他说来都像操纵木偶的绳索。雄心勃勃但家境贫寒的资产者的必备书是一部"登龙术"，富有的资产者的每日必读书是一部"治人之术"。因此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假如作家竟然会思考社会秩序，他就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烦，产生恐惧，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于作家的只是让他们分享作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这一来，文学就与在十七世纪一样，还原成心理学了。当年高乃依、帕斯卡尔、沃夫纳格[①] 的心理学还是对

① 沃夫纳格（1715—1747），法国伦理学家。

自由的一种起净化作用的呼唤，但是今天商人不信任他的顾客的自由，省长对区长的自由也怀有戒心。他们只希望人们为他们提供万无一失的迷惑人和统治人的良策。人必须是有把握略施小计就可以控制的，总之人心的法则必须是精确的、没有例外的。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不相信人的自由犹如科学家不相信奇迹。由于资产者的道德是功利主义的，他的心理的主要动力便是利益。对于作家来说，不再需要他把作品当作一种召唤诉诸一些绝对的自由，而只需要他向读者阐述心理规律，这些规律对他和他的读者同样起作用。

理想主义、心理主义、决定论、功利主义、严肃精神：这些便是资产阶级作家应该向读者反映的东西。人们不要求他重现世界的奇特性和不透明性，而是把世界融化成便于消化的、基本的、主观的印象，也不要求他在自己的自由的最深处同样找到人心最隐秘的活动，而是要求他把自己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相对照。他的作品同时既是资产者的财产清单，也是以确立精英集团的权利、指出现行典章制度的明智为不变宗旨的心理鉴定书，文明礼貌的教科书。结论早已事先做出；人们事先规定探索允许达到什么深度，心理动力都经过一番筛洗，就连风格也是符合规矩的。读者不必顾虑担惊受怕，他可以闭着眼睛买书。但是文学却被杀害了。从爱弥尔·奥吉埃① 开始，经过小仲马、帕耶隆②、奥奈③、布尔热④、波尔多⑤ 直到马赛尔·普雷沃⑥ 和爱

---

① 爱弥尔·奥吉埃（1820—1889），法国剧作家。

② 帕耶隆（1834—1899），法国作家。

③ 奥奈（1848—191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④ 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

⑤ 波尔多（1870—1963），法国小说家。

⑥ 马赛尔·普雷沃（1862—1941），法国小说家。

德蒙·雅卢[1]，确实出了一些照章办事的作家，我甚至不揣冒昧地说，他们信守协定，一丝不苟，他们写出拙劣的作品并非偶然：即便他们真有才能，也得深藏不露。

最优秀的作家拒绝合作。他们的拒绝挽救了文学，但是也确定了文学在此后五十年间的特征。从一八四八年起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作家的读者群的彻底统一促使作家在原则上为反对所有读者而写作。他仍出售他的产品，但是他蔑视购买产品的顾客，尽力违背他们的愿望。有名不如无名，艺术家生前的成功只能用误会来解释：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万一发表的作品不足以惊世骇俗，作家就加上一篇序言，索性谩骂。作家与读者之间这一根本的冲突是文学史上没有先例的现象。在十七世纪，文学家与读者的配合异常和谐；十八世纪，作者有两个同样真实的读者群，他可以随意依靠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浪漫主义运动起初是为避免公开斗争而做的徒劳的努力，它企图恢复读者群的两元性，借重贵族来与资产阶级抗衡。但是一八五〇年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掩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身的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了，同一时期，在社会深层一个潜在的读者群已露端倪，他们已在期待作家向他们显示他们的形象；这是因为义务教育事业已取得进展，不久以后第三共和国将规定所有人都有读书和写作的权利。那么作家该怎么做呢？他将选择站在群众一边反对精英集团呢，还是将企图重建对他有利的双重读者群？

初看起来，作家似乎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一个巨大的思想运动搅乱了资产阶级的边缘地带：借了这一运动的光，某些作家发现他们有一个潜在的读者群。他们名之曰“人民”，用神秘的圣宠把它装扮起来：人民将使世界得救。

---

[1] 爱德蒙·雅卢（1878—1949），法国小说家，批评家。

但是，虽然他们爱这个读者群，他们对它却不甚了解，尤其是他们并非出身其中。乔治·桑是杜德望男爵夫人，雨果是第一帝国一位将军的儿子。米什莱[1]虽然是一个印刷厂主的儿子，他离里昂的丝织工和里尔的织布工还是很远。当这些作家信奉社会主义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一项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只是他们某些作品的题材，而不是他们选定的读者。雨果的运气实属罕见，他无疑打入社会各个阶层；他是我国极少数的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作家之一，可能是惟一的一位。但是其他作家招来资产阶级的敌视，却未能赢得一个工人读者群作为补偿。谓予不信，只要比较资产阶级大学对米什莱与泰纳或勒南的重视程度就足够了。米什莱是真正的天才，第一流的散文家，泰纳不过是一名村学究，而勒南的"漂亮文体"为卑劣和丑陋提供了各种理想的范例。资产阶级让米什莱在炼狱中受煎熬，他却不能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偿：他热爱的"人民"曾经在一个时期读他的作品，后来马克思主义大获全胜，他就被遗忘了。总之，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都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中的失败者；他们把自己的名声和命运寄托在这场革命上。除了雨果，他们中谁也未能对文学真正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他人，所有其他人，面对降低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前景统统畏缩不前，这一降格会使他们像脖子上吊着一块大石头似地直往下沉。他们不乏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现在为时尚早，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真实的联系，这个被压迫阶级不可能吸收他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他们。他们保卫无产阶级的决心是抽象的：不管他们有多大诚意，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关心"某些不幸，他们是用头脑去理解这些不幸，而不是在心里感受到的。他

---

① 米什莱（1789—1874），法国历史学家。

们一方面脱离了出身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他们不得不放弃的富足生活，他们于是有可能在无产阶级之外形成一个“冒牌无产阶级”，既见疑于工人，又遭资产者的羞辱，他们的要求与其说是受到豪情的驱使，不如说是出于牢骚和怨恨，而且他们结果会既反对资产者，又反对工人〔4〕。此外，文学在十八世纪要求的必不可少的自由与公民要求得到的政治自由不能区别，作家只要探索他的艺术的带随意性的本质，并且成为这一艺术在形式上的要求的代言人，他就是革命的：当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文学自然是革命的，因为它在首次发现自身时发现了自己与政治民主的联系。但是论说家、小说家和诗人日后将要保卫的形式自由与无产阶级的深切要求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想的不是要求政治自由，他们毕竟还享有政治自由，虽说这是一个骗局〔5〕；无产阶级目前也用不着思想自由；他们要求的东西与这些抽象的自由大不相同：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同时更为深切地、也更为朦胧地希望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些要求与被设想为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写作艺术的要求是一致的。把写作艺术设想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即是把它看作一个人在同意使自己历史化时，向他同时代所有的人发出的有关完整的人的个别的、注明时间的呼唤。但是，到十九世纪文学刚从宗教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拒绝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文学自以为在原则上是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因此它保留了它那种纯粹否定性的抽象面貌。它还不明白它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它声嘶力竭地表明自己的自主性，其实谁也没有否认它这一条。这一切等于说，文学宣称它不偏爱任何题材，而是可以平等对待一切材料：无疑人们可以写工人的状况写得很好，但是选择这个题材取决于环境，全赖艺术家本人的自由决定；换一天人们可以去

讲外省一个女市民，另一天还可以谈论迦太基的雇佣兵[1]。不时会有福楼拜这样的作家出来肯定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但是他并不从中引出实际结论。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仍然相信温克尔曼[2]们和莱辛们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给美下的定义，这一定义总是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把美解释为寓多样性于统一性之中。需要做的是捕捉千姿百态的的光泽，然后通过风格使之严格地统一起来。龚古尔兄弟的"艺术家风格"无非如此：这是一种从形式上着手，旨在统一和美化所有素材的方法，连最美的素材也要加以美化。这样做的话，人们怎么还能想象在下层阶级的要求和写作艺术的原则之间存在内部联系呢？好像只有普鲁东猜出这一点。当然也有马克思，但是他们不是文学家。文学全神贯注于发现自己的自主性，它把本身当作对象。文学进入反思阶段；它在试验它的方法，打破旧的框框，企图用实验手段确定它自身的规律，锤炼新的技巧。它悄悄地向现代形式的正剧与小说，向自由诗和语言批评演进。假如文学想表现某一特殊内容，它就必须从对自身的冥想中挣脱出来，并从这一内容的性质引出其美学规范。同时，作家假如选择为潜在的读者群写作，他们就必须使自己的艺术适应于启迪思想的任务，也就是说应该根据外部要求，而不是艺术自身的本质来规定艺术；有些叙述、诗歌乃至推理形式也必须被放弃，只因为它们不能为缺乏文化修养的读者们所接受。这样一来，文学似乎有重新被异化的危险。所以作家真心实意地拒绝使文学服从某一读者群或某一特定题材。但是他没有发现正在奋力兴起的那个具体革命与他从事的抽象游戏背道而驰。这一次，群众旨在夺取政权，但是因为群众没有文化修养也没有

① 这里指的是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和《萨朗波》。

②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文艺理论家，考古学家。

闲暇，而任何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学革命都致力于雕琢技巧，结果群众根本读不懂在这一文学革命感召下产生的作品，于是文学革命正好符合社会保守主义的利益。

所以还得回到资产阶级读者身边去。作家吹嘘自己斩断了与资产阶级读者的一切联系，但是，由于他拒绝降低自己的阶级地位，他的决裂只能是象征性的：他不间断地表演这一决裂，他通过自己的服饰、饮食、家具、有意养成的生活习惯让别人看到这一决裂，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读他的书，只有资产阶级在养活他，能够给予他荣耀。他徒然佯作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以便能从整体上观察它：如果他要评判资产阶级，他首先必须从资产阶级内部走出来，而要从中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即体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由于作家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就生活在矛盾与自欺之中，因为他既知道，又不愿意知道他是为谁写作的。与其承认自己偷偷选定了什么样的读者群，他更乐意谈论自己的孤独，他发明一种理论，说人们仅为自己或为上帝写作，他把写作变成一种形而上的工作，一种祈祷，一种反省，总之什么都是，除了不是一种沟通方式。他经常把自己比作一个着魔的人，因为，虽然他在内心需要的驱使下吐出文字，至少他不是给出这些文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精心修改他写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对资产阶级毫无恶意，甚至不怀疑它的统治权。恰恰相反，福楼拜公开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巴黎公社曾吓得他魂不附体，他在公社失败以后写的信里充满对工人的卑劣的辱骂〔6〕。由于艺术家陷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不能从外部对它进行评判，由于他的各项拒绝只是一些不产生实际效果的心态，他甚至看不到资产阶级是压迫阶级；事实上他根本不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而是看成一个自然的种类，如果他试着去描写它，他使用的也是严格的心理学术语。所以资产阶级作家与

受诅咒的作家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活动；两者之间惟一的差别是前者在搞白色心理学，后者搞的是黑色心理学。例如，当福楼拜宣布他“把所有思想卑下的人都叫做资产者”时，他是在用心理学和理想主义的术语给资产者下定义，即他仍旧参照了他声称摒弃的意识形态。这么一来他就为资产阶级效了大劳：他把有可能转向无产阶级的反抗者、不适应者统统领回羊圈，让他们相信人们只要简简单单接受一种内心纪律就能剥离自己身上那个资产者：只要他们在私底下练习高尚地思想，他们便能继续问心无愧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和特权；他们依然住着符合资产者水准的房子，享受以资产者方式得到的收入，光顾资产者的沙龙，但是这一切仅是外表，由于他们感情高尚，他们已经上升到他们的族类之上。与此同时，作家教给同行们一个诀窍，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心安理得：因为慷慨大度最好的运用方式是从事艺术活动。

艺术家的孤独双重地掺了假：这一孤独不仅掩饰与公众的真实联系，而且重建了由专家组成的读者群。既然人们让资产者去管理人和财产，精神权力就与世俗权力再次分离，人们看到某种神职人员集团再生转世。斯丹达尔的读者是巴尔扎克，而波德莱尔的读者是巴尔贝·德·奥尔维利[①]，至于波德莱尔本人又是爱伦·坡的读者。文学沙龙变得多少有点像头衔、身分相同的人的聚会，人们在沙龙里怀着无限的敬意低声“谈论文学”，人们讨论音乐家从音乐中得到的审美享受是否大于作家从他的书中得到的；随着艺术离生活越来越远，它再次变成神圣的。圣徒们之间甚至形成一种灵犀相通的关系：越过时间的长河，人们可以向塞万提斯、拉伯雷、但丁伸出手去，人们加入这个僧侣社团；神职人员集团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不妨说是地域性的组织，而是变成

① 巴尔贝·德·奥尔维利（1808—1889），法国作家。

在时间上连续的机构，变成这样一个俱乐部，其成员都是死人，除了一位，最后出生的那一位，还在世界上代表其他人，并且用他一个人概括了整个团体。这些新的信徒在过去找到他们的圣徒，也有他们的未来生活。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分离引起荣誉观念的深刻变化：在拉辛的时代，荣誉更多地不是怀才不遇的作家对社会的报复，而是在一个不变的社会中取得的成功的自然延伸。在十九世纪，荣誉起到一个超补偿机制的作用。“我将在一八八〇年被人理解”，“我将在上诉法庭打赢官司”，这些名言证明作家没有放弃在一个一体化集体的范围内从事直接、普遍行动的希望。但是因为这个行动现在不可能，人们就把安慰自己的神话投射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相信到那个时候作家与其读者将达成和解。何况这一切很不明确：这些荣誉爱好者中没有一个人想过他将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得到奖励；他只是乐于幻想自己的侄孙那一辈人因为生得晚，生在一个更老的社会里，他们的内心世界便能得到改善。波德莱尔就是这样想的。他毫不在乎自相矛盾，经常用自己身后将享大名的想法来包扎他的骄傲受到的创伤，虽然他认为社会进入颓废时期，将以人类的消失而告终。

对于现在，作家求助于由专家组成的读者群；对于过去，他与伟大的死者们缔结了神秘的协定；对于未来，他利用荣誉的神话。他没有忽略任何做法以便象征性地脱离他所属的阶级。他虚悬在半空，与自己生活的世纪格格不入，备受诅咒。所有这些喜剧只有一个目的：把作家纳入一个犹如旧制度下贵族阶级形象的象征社会。精神分析学说熟悉这类认同过程，而艺术家的思想为它提供了许多实例。病人需要钥匙才能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久而久之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把钥匙。艺术家需要大人物的恩宠才能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而升格，最终他相信自己就是整个贵族阶级的体现。由于贵族阶级以寄生为特征，作家就选择炫耀寄生现象作

为生活方式。他将成为纯粹消费的殉道者。我们已经说过，他不以为使用资产阶级的财富有什么不合适，但是使用的条件是浪费，就是说把这些财富变成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物品；不妨说他焚毁这些财富，因为火使一切变得纯洁。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是始终腰缠万贯，可他又得活下去，他就为自己设计一种奇特的生活，既挥霍又勤劳；他既不能发疯似地花钱，就貌似缺乏远虑，实际上却是经过精心计算后摆一次阔，借以象征性地满足挥霍的需要。在艺术之外，他只找到三件事情是高尚的。首先是爱情，因为这是一项无用的激情，也因为如同尼采说的那样，女人是最危险的游戏。其次是旅行，因为旅行者是个永久的见证人，他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从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久留，也因为旅行者是一个勤劳的集体中外来的消费者，他最完美地体现了寄生现象。有时战争也算，因为战争无限制地消耗人和财富。

贵族和武士社会轻视各种谋生的职业，作家亦然：他自己毫无用处还不够，与旧制度下的朝臣一样，他但愿能把有用的劳动踩在脚底下，砸烂、焚烧、破坏，但愿能模仿为追逐猎物而率领队伍在成熟的麦田中踏出一条路的贵族气派。他培养自己的毁灭冲动，波德莱尔在《玻璃匠》[1] 里讲到这种冲动。这以后不久，他将偏爱制作上有缺陷的、做坏了的，或者不堪继续使用、一半已经重返自然的器具，因为这些器具好比是对器具的实用性的讽刺。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作专事毁灭的工具也不为罕见，至少他拿生命来冒险，而且存心输掉：烧酒、毒品，一切手段都用上了。无用的极致，当然就是美。从“为艺术而艺术”经过现实主义和巴那斯派直到象征主义，所有的流派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即艺术

[1] 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玻璃匠》写一名无赖为了取乐，使一个玻璃匠滑了一交，背在背上的玻璃统统摔破。

是纯消费的最高形式。艺术不传授任何内容，不反映任何意识形态，它尤其禁止自己带有道德性：在纪德发表这一主张之前，福楼拜、戈蒂耶、龚古尔兄弟、勒那尔、莫泊桑早就用各自的方式说过“人们带着善良的感情就会创作出低劣的文学”。对于一些人来说，文学是推向极致的主体性，是一堆篝火，他们的痛苦和恶癖的黑色葡萄藤在这堆火中扭曲；他们躺卧在世界的底层像耽在牢房里。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满足揭示了“彼岸”世界，他们就超越这个世界，把它化为乌有。他们想必觉得自己的心灵相当奇特，以致他们描出的心灵图画决意不呈生机。另一些人自命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公正的证人。但是他们不为任何人作证；他们把证词和证人都提升到绝对高度；他们向空荡荡的天宇展示他们四周的社会的画面。世界上的事件受到迷惑，挪了位置，被统一起来，落入某种艺术家风格的陷阱，便成为中性的，而且不妨说被放在两个括号中间了；现实主义只是“存而不论”。不可能实现的真理就此与不带人间烟火气、“像一个石头的梦一样美丽”的美相汇合。作者只要他在写，读者只要他在读，都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已变成纯目光；他们从外部观察人，他们力图用上帝的观点，或者如果人们喜欢另一种说法，用绝对真空的观点去看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能在最纯粹的抒情作者对他自己的特性的描述中认出我自己；再则，既然实验小说模仿科学，那么它不是也可以在社会上有所应用吗？因为惧怕他们的作品为人所用，走极端的作家就希望作品甚至不能帮助读者了解自己的内心，他们干脆拒绝传达自己的经验。极而言之，只有完全不带人间烟火气的作品才是完全无所为而为的。朝这个方向走到头，便有可能产生一种绝对创作，它集奢侈和糜费的精华于一身，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因为它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因为它不提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想象力被设想成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否定

现实的能力，艺术品则是建立在世界的崩塌之上。于是就有了戴才生特[1]的激烈的人工主义，有了各种感官的有系统的错轨[2]，最后还有齐心协力毁灭语言。也有沉默：马拉梅的作品冰一样的沉默，或者泰斯特先生[3]的沉默，对于他来说思想和感情的任何沟通都是不洁净的。

这一漂亮却饱含杀机的文学的顶峰尖端，便是虚无。虚无既是它的尖端，又是它的深层本质：新的精神权力没有丝毫积极性，它只是对世俗权力的纯粹否定；在中世纪，世俗权力相对精神权力而言不是主要的；到十九世纪事情颠倒过来了，世俗权力居于首位，精神权力是不占主要地位的寄生者，它蚕食世俗权力，企图毁灭它。精神权力需要否定世界或者把世界消费掉。福楼拜写作是为了摆脱人和物。他的句子围住客体，抓住它，使它动弹不得，然后砸断它的脊梁，然后句子封闭合拢，在变成石头的同时把被关在里面的客体也化成石头。福拜楼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没有一丝生气；一片深沉的寂静把它与下一句隔开；它掉进虚空，永劫不返，带着它的猎获物一起下坠。任何现实一经描写，便从清单上勾销：人们转向下一项。现实主义无非是这场阴郁沉闷的狩猎。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使自己放心，凡是现实主义经过之处，寸草不生。自然主义小说的决定论压垮生命，用单向的机制取代人的行动。自然主义小说只有一个题材：一个人，一项事业，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缓慢的解体过程；必须回到零，人们先是在自然处于富于生机的不平衡状态时把握自然，然

① 戴才生特，法国作家于斯曼（1848—1907）的小说《逆向》（1884）的主人公，一个颓废的唯美主义者。

② 这是象征派诗人兰波的主张。

③ 泰斯特，瓦莱里的作品《泰斯特先生》的主人公，冷静的理性的化身。

后人们取消这一不平衡，通过在场的各种力量的抵消，人们回到一种带来死亡的平衡状态。自然主义小说偶尔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野心家如何成功，不过这仅是外表：漂亮朋友[①] 攻克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堡垒，他是一个浮沉子，他升到水面上只是证明一个社会崩溃了。当象征主义发现美与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时，它只不过使半个世纪以来全部文学的主题变得明朗化而已。过去是美的，因为过去的不再存在；垂死的少女，凋谢的花朵，一切侵蚀、所有废墟都是美的；消费行为，慢慢扩展的疾病，吞噬一切的爱情，杀害生命的艺术，都是尊严的最高表现；死亡无处不在，它在我们前面，也在我们后面，甚至阳光和大地上芬芳馥郁的气息中也无不有它的踪迹。巴雷斯的艺术是对死亡的默想：一件东西只有当它是“可消费的”，就是说在被人们享用时就死去的情况下，才是美的。瞬间是特别适合于这类王公大人游戏的时间结构。因为它转瞬即逝，也因为它本身是永恒的形象，瞬间便是对人的时间，即劳动与历史的三维时间的否定。经历许多时间才建设起来的东西，毁掉它只需片刻。从这个观点去看纪德的作品，人们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一种专为作家——消费者制定的伦理学。纪德的无所为而为的行动无非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喜剧的结穴和作者-贵族的指令。给人很深印象的是，无所为而为的行动的实例都来自消费：菲洛克忒忒斯送出他的弓；百万富翁挥霍他的钞票；贝尔纳偷窃；拉夫卡第欧杀人；梅纳尔克出售他的家具[②] 这一毁灭运动将走向极端。勃勒东[③] 写道：“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动便是拿着手枪上街，朝人群乱开枪，能支持多

① 指莫泊桑的小说《漂亮朋友》中的主人公杜·洛阿。

② 贝尔纳、拉夫卡第欧、梅纳尔克都是纪德作品中的人物。

③ 勃勒东（1896—1966），法国诗人，评论家，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创导者之一。

久就支持多久。”这便是一个长期的辩证运动的终端：文学在十八世纪是否定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文学转入绝对的、实体化的否定状态，它变成一个五彩缤纷、光辉夺目的毁灭过程。勃勒东还写过：“超现实主义没有必要重视……不以毁灭存在，把它转化成绚烂、盲目的内心世界为目的的一切，这一内心世界既不是冰的灵魂，也不是火的精神。”到头来文学可做的事情只剩下否定自身了。这正是文学以超现实主义的名义所做的：人们写了七十年是为了把世界消费掉；一九一八年以后人们写作是为了把文学消费掉；人们挥霍文学传统，浪费词语，把词语抛掷出去，让它们相互碰撞，直至爆裂。文学作为绝对否定，正在变成反文学；它从未比现在*更像文学*：至此大功告成。

与此同时，作家为了模仿血统贵族轻佻、挥霍的习性，便以明确自己不负责任为最大要务。他首先提出天才赋予的权利，这可以取代专制王权的神授权利。既然美是推向极致的奢侈，既然美是用寒冷的火焰照亮、消耗一切的火堆，既然美用一切形式的损耗与毁灭，特别用痛苦和死亡来养活自身，那么艺术家既为美的祭司，就有权利以美的名义要求，并在需要时引起他的邻人们的不幸。至于他自己，他早就烧着了，烧成灰了；他需要别的牺牲品以便保持火焰不灭。特别需要女人；女人使艺术家尝尽痛苦，他也轻饶不了女人；他希望能把不幸带给周围的一切。假如他没有本事引起灾祸，他就满足于接受供奉。男女崇拜者们围着他转，以便他能在他们心里引起火灾，或者不用感激、不知悔恨地花掉他们的钱财。莫里斯·萨克斯说他的外祖父对阿那托尔·法朗士崇拜得五体投地，花了一大笔钱为萨伊德别墅购置家具。他死后，法朗士念出这句有名的悼词：“呜呼哀哉！斯人善于添置家具。”作家取走资产者的钱财便是行使他的神职，因为他把一部分财富化为乌有了。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就使自己凌驾于

所有责任之上：他该对谁负责？以什么名义？如果他的作品以建设为目的，那么人们可以要求他汇报成绩。但是既然他是纯毁灭，他就不受审判。所有这一切在上一世纪末仍相当混乱、矛盾。但是，到了超现实主义时期，文学就将以挑起谋杀为己任，人们将看到作家通过一连串貌似悖谬其实合乎逻辑的推理，明确提出他不负任何责任的原则。说实话他没有清清楚楚地摆出理由，他只是躲进自动写作的林莽之中。但是动机很明显：一个纯粹从事消费的寄生贵族阶级以不断焚烧一个勤劳的、专事生产的社会的财富为其职能，这样一个阶级不受它动手毁灭的那个集体的审判。由于这一系统性的毁灭绝不会走得比丑闻更远，所以实际上这等于说作家以制造丑闻为首要义务，以不承担后果为永不失效的权利。

资产阶级听之任之；它对这些冒失举动报之一笑。它不在乎作家蔑视它；这一轻蔑不会走得很远，既然它是作家惟一的读者群；作家只对资产阶级谈论他的轻蔑，这是他对资产阶级推心置腹的话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即使作家拥有大众读者，他向大众阐述资产者如何以卑劣的方式思想，难道就能激发大众的不满吗？一种绝对消费学说毫无可能迷惑劳动阶级。再说资产阶级心里明白，作家暗中是站在它这一边的：作家需要它才能使他的反对派美学和他的怨恨言之成理；作家从它那里取得他消费的财富；他希望维持现存社会秩序以便感到自己与之总是格格不入：简言之，作家是反抗者，不是革命者。对于反抗者，资产阶级自有办法应付。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反抗者的同谋：把否定力量约束在一种虚妄的唯美主义里，一种没有结果的反抗行动里，岂不更好？这些力量一旦获得自由，便会用于为被压迫阶级服务。再则，资产阶级读者对于作家所谓的作品的无所为而为性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对于作家来说，无所为而为

是精神性的本质，是他与世俗权力英勇决裂的表示；对于资产阶级读者来说，一部无所为而为的作品根本上是无害的，这是一项消遣；他们无疑更喜爱波尔多和布尔热的文学，但是他们觉得有那么一些无用的书能把精神从严肃事务上引开，让它得到休息以便恢复元气，倒也不是坏事。所以，即使在承认艺术品不能有任何用途的时候，资产阶级读者群仍有办法利用它。作家的成功建立在这一误会之上：由于他对自己怀才不遇感到高兴，那么读者们对他产生误会也是正常的事情。既然文学在作家手里变成这一抽象的否定，把自身作为养料，那么作家应该期待读者对他最激烈的詈骂付之一笑，说道："这不过是文学罢了"；既然文学是对于严肃精神的纯粹否定，作家应该觉得读者出于原则拒绝认真对待他本是件好事。最后，读者即使视之为丑闻，虽说他们不甚了然，他们也在当代最"虚无主义"的作品里找到自己的身影。这是因为即使作家竭力对自己掩盖他的读者所在，他也永远不能摆脱读者无孔不入的影响。作家是感到羞愧的资产者，他为资产者而写作，但不对自己承认这一事实，他满可以发表最荒诞不经的想法：想法往往只是在精神的表面形成的气泡。但是他的技巧出卖了他，因为他没有用同样的热心去监视他的技巧，技巧表达一种更深层的、更真实的选择，一种隐晦的形而上学，以及与当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关系。不管作家选择的题材有多么玩世不恭，有多么苦涩，十九世纪的小说技巧向法国读者提供了资产阶级令人放心的形象。说实话，我们的作者们只是继承了这一技巧，但是他们使之臻于完善。这一技巧肇始于中世纪末期，当时小说家第一次对自身进行反思，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艺术。最初小说家讲故事时自己不介入故事，他也不去思考自己的职能，因为故事的题材几乎都来自民间传说，或者总是集体编造的，小说家做的只是把题材化为作品；他加工的材料的社会性以及这一材料在他动手

加工之前早就存在这一事实，赋予小说家中间人的角色，并且足以证明他是有用的：他是知道最美丽的故事的人，他不是口头讲述故事，而是把它们写下来；他很少创造，他精心雕琢，他是想象的事物的历史学家。但是当他开始自己编造他发表的虚构故事时，他就看见了自己：他同时发现了自己几乎是有罪的孤独，以及文学创作无从辩解的无所为而为性和主体性。为了对大家，也对自己掩盖这一切，也为了确立他的写作权利，他企图赋予他的创造以真实的外表。集体想象的故事的特点是它们有一种几乎近似物质的不透明性。作家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至少他假装他说的故事不是他想出来的，他力求人们相信这是些回忆。为此目的，他在作品中用一个口头传说的叙述者来代表他自己，同时他在作品中引进一个虚构的听众群以代表他真正的读者群。这就像《十日谈》里的人物，他们为躲避瘟疫而暂时生活在一起，这使他们的处境与神职人员出奇地接近，他们轮流充当讲故事者、听众和批评家。先有客观的和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时期，那时候讲故事用的词语被当作这些词语所指的东西本身，而故事的实体是宇宙本身。接踵而来的是文学理想主义时期，到这个时期，词只在一个人的嘴里或笔下才得到存在，它的本质规定它引向一个说话者，它的作用是证明他在场；到这个时期故事的实体是主体性，主体性感知并思考宇宙，小说家不是让读者与客体直接接触，他意识到自己的中介者角色，借助一个虚构的叙述者体现中介作用。从此以后，人们提供给读者的故事的主要特征是它已被思考过，即它已经归档、整理、去掉了累赘、变得一清二楚，或者不如说它只以人们事后对它形成的想法的形式交付给读者。所以，史诗因其起源于集体，惯用现在时叙述，而小说几乎都用过去时。从卜伽丘到塞万提斯，然后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法国小说，技巧趋向复杂，新花样层出不穷，因为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收容了讽

刺、寓言、肖像〔7〕等体裁，把它们化为己有：小说家在第一章露面，他预告内容，他向读者打招呼，告诫他们，向他们保证他的故事全是真的；我把这叫做初度主体性；然后，叙述进行过程中，次要人物登场，第一个叙述者与他们相逢，他们打断故事情节，以便讲述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这些人都是二度主体性，初度主体性支撑着它们，使它们复原：所以有些故事是在第二阶段再次思考并理智化的〔8〕。事态从来不会使读者措手不及：如果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叙述者曾感到惊奇，他并不向读者传达他的惊奇；他只是把事件告诉读者而已。至于小说家，由于他坚信词语只有被说出来时才有真实性，由于他生活的文明世纪里还存在一种谈话艺术，他就把一些交谈者引入书中，以便证明书里的词语是有用的，但是，由于他用词语来表现一些以说话为职能的人，他就不能逃脱怪圈〔9〕。十九世纪的作者诚然致力于叙述事件，他们企图在部分程度上重视事件的新鲜感和暴力，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袭用了与资产阶级理想主义完全合拍的理想主义技巧。如巴尔贝·多尔维利与弗罗芒丹① 那样大异其趣的作者同样经常使用这一技巧。以《多米尼克》为例，人们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个初度主体性，它支撑着叙述故事的二度主体性。这一手法在莫泊桑那里最为明显。他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几乎一成不变：首先介绍故事的听众，这通常是晚饭后聚集在客厅里的社交界才智之士。夜色深沉，笼罩一切，人们的疲劳消失了，情欲熄灭了。被压迫者和反抗者统统入睡；世界已被埋葬，故事于是抬头了。一片虚无之中浮现一个光明的气泡，这群精英分子没有就寝，他们正在其中忙着举行仪式。如果说他们之间有爱、有恨，

---

① 弗罗芒丹（1820—1876），法国画家、作家。下面提到的《多米尼克》（1863）是他的小说。

人们并不告诉我们，何况欲望和怒意此时已经平息：这群男女忙于保存他们的文化和行为方式，忙于通过种种礼貌规矩来相互辨认。他们体现了秩序最精美的成分：静谧的夜晚，情欲沉默不语，一切因素都凑齐了，象征上世纪末地位稳定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认为将来什么也不会发生，相信资本主义体系是永恒的。这当口，叙述者上场了：此人有一把年纪，他“阅历甚广，读过许多书，记住许多事情”，他是积累人生经验的专业人员，是医生，军人，艺术家或唐璜。他处于生命中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相信一种既令人起敬又迎合人意的神话，据说人已摆脱了情欲，能用清醒和宽容的态度回顾他过去的情欲，他的心与夜色一样安静；他讲的故事对他已属过去；如果说这个故事曾经使他痛苦，他已用痛苦酿成蜜，他回过头来审视故事体现的真理，即其 Sub specie æternitalis[①]。确实有过骚乱，但是骚乱早就告终：当事人都死了，要不就结婚成家或得到安慰。所以历险故事不过是一个简短的、业已终结的混乱状态。它被从经验和智慧的观点讲述，被从秩序的观点听取。秩序胜利了，秩序无处不在，它注视一个过去的、已被取消的混乱状态，犹如夏日的一潭死水保存着对于水面上曾经形成的涟漪的回忆。再说，难道真的有过骚乱吗？提起一个突然发生的变故会吓坏这些聚在一起的资产者。无论是那位将军还是那位医生都不会和盘托出他们的回忆的原始状态：回忆变成经验，他们从中提炼出精华，他们一开始发言就提醒我们说，他们讲的故事包含一个道德教训。所以故事是解释性的：它的目的在于从一个范例引出一条心理法则。一条法则，或者借用黑格尔的说法，变化的安静的形象。而变化本身，即轶事的个人面貌，难道不是一种表象吗？人们越是解释后

① 拉丁文：永恒形式。

果，就越把整个后果还原成整个原因，把出乎意料的还原成期待之中的，把新的还原成旧的。叙述者对于人间事件动的手术相当于，按照迈耶松的说法，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对科学事实动的手术。他把多样还原成单一。如果说，他不时出于狡狯，愿意让他的故事保留一丁点儿令人不安的气氛，他就精心确定变化的不可还原性的适宜程度，就像在那些神怪小说里，作者想让人在不能解释的事件背后猜到一种能把合理性带回宇宙的因果关系。所以，对于出身于这个稳定社会的小说家而言，变化如同对于巴门尼德斯[①] 一样是不存在，犹如恶对于克洛岱尔[②] 是不存在的。何况，即便变化是存在的，它也不过是在一个不适应环境的灵魂中发生的个人骚乱而已。需要做的不是在一个处于运动过程中的系统——社会，宇宙——里研究子系统的相对运动，而是以绝对静止的观点去考察某一相对孤立的子系统的绝对运动；也就是说人们掌握了确立这一运动的绝对标志，因此人们认识了它的绝对真理。在一个秩序井然、正在沉思默想自身的永恒性并举行仪式庆贺这一永恒性的社会里，有一个人提起过去的一桩混乱事件，使这一混乱闪烁光芒，用过时的优雅装束把它打扮起来，而正当它就要令人不安时，那个人的魔棍轻轻一挥，顿时使它消失，被原因和法则的永恒等级关系取代。人们在这位魔法师身上认出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位从高空俯瞰一切的贵族〔10〕。这位魔法师由于理解历史和生命便不受这两者的羁绊，他由于自己的知识和阅历高高地凌驾于他的听众们之上。

我们之所以着重阐述莫泊桑的叙述手法，那是因为这一手法成为他的同辈、直接前辈和以后几代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内在叙

---

① 巴门尼德斯（约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② 克洛岱尔（1868—1965），法国诗人，戏剧家。

述者始终在场。他可以缩小成一个抽象存在，甚至他往往没有被明确指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通过他的主体性来看待事件的。即便他根本不露面，这也不是因为人们如同取消一根无用的发条一样把他取消了，而是因为他已变成作者的第二个人格。作者面对一页白纸，看到自己的想象化成阅历，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写作，而是在记录一个成熟的、老成持重者的口述，这个人曾是他讲述的情况的见证人。举例说，都德明显地完全处于沙龙里讲故事人的精神状态的控制之下，因而他的文体带有伴随社交谈话的习惯动作和那种可爱的随便口吻。在沙龙里讲故事的人惯于感叹，嘲讽，询问听众，跟听众打招呼："啊！达达兰该有多么失望啊！您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敢打赌，您怎么也猜不到……"[1] 现实主义作家虽然想当他们时代的客观的历史学家，连他们也采用了这一方法的抽象模式，即认为所有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共同的脉络，这一中心和脉络不是小说家的个人的和历史的主体性，而是有阅历的人的理想的、普遍的主体性。首先，叙述使用过去时：既是礼仪性的过去时，以便在事件与读者之间设置距离，也是主观的过去时，相当于讲故事人的记忆，也是社会性过去时，因为轶事不属于正在形成、没有结论的历史，而是属于已经完成的历史。据雅奈说，回忆与以梦游方式重现过去有别，后者复制事件的延续过程，而前者具有无限的可压缩性，根据情况需要，它可以用一句话，也可以用一本书来叙述。如果雅奈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一类型的小说突然压缩时间，然后又把时间抻长，它们正是确切意义上的回忆。叙述者一会儿着重描写一个决定性的瞬间，一会儿跳过好几年："三年过去了，三年沉闷、痛苦的岁月……"他不禁止自己用人物的未来

---

[1] 见都德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

说明他们的现在："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短促的相遇会产生悲惨的后果"，而且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这个现在和这个未来都已过去，因为记忆的时间已失去不可逆性，人们可以从后向前回溯，也可以从前向后求索。何况他交给我们的回忆已经过加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回忆为我们提供一个能被直接消化的教训：感情和行为往往被作为心灵法则的典范介绍给读者："达尼埃尔与所有年轻人一样……""梅尔西埃有坐办公室的人常有的怪癖……"由于这些法则不能先验地推导出来，不能由直觉把握，也不能建立在科学实验的结果上因而可以普遍地重现，它们就把读者引向从一个人动乱不安的生活的种种遭遇中归纳出这些规则的那个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大部分法国小说都自命出自五十多岁的作家的手笔，并且以此为荣，而这与小说真正作者的年龄无关，甚至作者的年龄越年轻，他越向往这一荣誉。

在这跨越好几代人的时期，轶事被从绝对的观点，即秩序的观点叙述；它是一个静止系统中的局部变化；作者和读者都不冒风险，不必担心任何意外：事情已过去，归档，被理解。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法国是一个稳定社会，它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威胁它的危险，它掌握着一种道德、一个价值序列和一个解释体系可以把它的局部变化纳入整体之中，它确信自己位于历史性的另一端，将来再也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耕种，它被古老的围墙分隔成犹如棋盘上的格子，它的工业生产方法凝固不变，它躺在大革命的光荣业绩上昏昏欲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可能设想有别的小说技巧；人们企图移植的新方法只能引起好奇心而已，要不然就如同昙花一现：无论作者、读者,还是这一集团的结构及其神话都不要求新的小说手法〔11〕。

所以，文学通常在社会内部起着纳入总体之内的战斗作用，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社会却展示了史无前例的景观：一个勤劳的集体团结在生产的大旗的周围，从这个集体产生的文学却不去反映它，从不对它谈论它感兴趣的事情，采取与它的意识形态相反的立场，把美与不事生产相等同，拒绝把自己纳入整体之中，甚至不希望有读者。然而，这一文学在它从事反抗的同时，仍旧以其最深层的结构，甚至以其“风格”反映着统治阶级。

我们不应该责备这一时期的作者，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位属于我们最伟大、最纯粹的作家的行列。其次，由于人的每一行为都为我们揭示了世界的一个面貌，这些作者的态度也使我们得到丰富充实——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因为他们向我们揭示了无所为而为性是世界的无数面貌中的一个，也是人类活动可能的目标之一。由于这些作者都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包含着对读者的自由的绝望的召唤，尽管他们假装蔑视这个读者。他们的作品把争议推向极致，直到对自身提出争议；这些作品让我们越过对词语的残杀，隐约看到一个黑色的沉默，也让我们越过严肃精神，看到等值关系的空荡荡、赤裸裸的天宇；它们邀请我们通过毁灭所有神话和所有价值原则进入虚无；它们让我们在人身上不复看到与神的超越性的亲密关系，而是看到与乌有的密切、隐秘的联系。这便是少年时代的文学。人在这个年龄仍受父母的供养，他没有用处，也不负责任，他挥霍家里的钱财，评判他的父亲，目睹曾保护他的童年的那个严肃世界的崩溃。卡约瓦说得好，节日是一种否定性时刻，在这个时刻社会集体消费它积累起来的财富，践踏它的道德法则，为图痛快而花钱，为图痛快而破坏。如果人们记起这个说法，人们就会看到，十九世纪文学是在一个对储蓄持有神秘信仰的勤劳社会的边缘举

办的盛大、豪华的葬礼，它邀请人们在光辉灿烂的不道德言行中，在情欲中燃烧，至死为止。当我说到十九世纪文学在亲托洛茨基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中得到迟来的完成并且以此告终时，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在一个过于封闭的社会中承担的职能：这是一个安全阀。说到底，从永恒的节日到不断革命，这中间的距离并不大。

然而十九世纪对于作家来说却是过失和衰落的时代。如果作家接受降低阶级地位，并且赋予他的艺术以一个内容，那么他本可以用别的手段，在另一个层面上继续他的前辈们的事业。他本可以出力使文学从抽象否定性过渡到具体的建设性；在为文学保留十八世纪为它争得的，而且现在再也不能从它那里夺走的自主性的同时，他本可以重新使文学纳入社会整体，通过说明和支持无产阶级的要求，他本可以深化写作艺术的本质并且懂得，不仅思想的形式自由与政治民主是重合的，选择人作为永久思考主题的物质义务与社会民主也是重合的；他的风格本可以重新得到某种内在张力，因为他本应该对一个分裂成两部分的读者群说话。他面对资产者作证，在指出他们的不公正的同时力图唤醒工人阶级的意识，这样他的作品就能反映整个世界；他本可以学会区分豪情与挥霍，豪情是艺术的本源与对读者的不受制约的召唤，而挥霍却是豪情的漫画形式；他本可以放弃用分析方法和心理学方法解释"人性"，转而用综合方法评价各种状况。这样做当然很难，可能办不到；但是他做得很笨。他不应该为摆脱任何阶级决定性而徒劳地故作高傲，也不应该去"关心"无产者，而是相反，应该把自己看作不见容于本阶级的资产者，由于共同利益与被压迫大众结成一体。他发现的表现手段的华美不应该使我们因此忘记他背叛了文学。但是他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作者们能在被压迫阶级中找到读者，那么他们的观点的分歧以及他们的作品

的多元化本可以有助于在群众中产生人们用一个很漂亮的说法称之为思想运动的东西，即一种开放的、矛盾的、辩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还会取得胜利的，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染上成千上百种色彩，它就不得不吸收敌对的学说，消化它们，使自己仍旧处于开放状态。我们知道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百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只有两种；一八七〇年以前普鲁东分子在工人国际中占多数地位，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于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可是它之所以取得胜利不是由于在扬弃过程中有所保存的黑格尔的否定性的力量，而是因为外部力量直截了当地取消了矛盾的另一方。马克思主义因胜之不武而付出的代价难以估量：由于不存在对立面，它失去了生命力。假如它是最强的一方，永远受到攻击并且为了战胜对手而永远改变自身，并夺过对手的武器据为己有，它本可以与精神等同起来；现在它是孤家寡人，变成了教会，同时一些贵族作家却在离它千万里远的地方自命为一种抽象的精神性的守卫者。

人们相信我知道以上分析的全部片面性和所有可争议之处吗？例外很多，我都知道：但是，为了说明这些例外，就需要写一大本书：我只能应付最紧急的情况。尤其应该理解我是在什么精神支配下从事这项工作的：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某种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解释的努力，甚至是肤浅的努力，那么这项工作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一段围绕自己的一端旋转的直线的概念是抽象的和虚假的，如果人们在考察这个概念时排除了圆周这个综合的、具体的、完成了的概念，因为正是圆周的概念包含了、补充了前一个概念，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同样地，上面这些看法仍然带有武断性，如果人们不把它们放在一件艺术品，即对一个自由发出的自由的和不受制约的召唤的前景下来考察。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

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者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位于处境之中。但是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计划一样，同时既关闭这一处境，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了它；作品甚至解释处境并使之得以成立，犹如圆周的概念解释一段旋转的直线的概念并使之得以成立。自由的本质性的和必然的特点是它位于处境之中，描写处境不可能损害自由。冉森派的意识形态，三一律与法语诗律学都不是艺术，相对艺术而言它们纯属虚无，因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简单的组合产生一部好的悲剧，一场好戏乃至一句好诗。但是拉辛的艺术却应该从它们出发，依照有些人相当愚蠢的说法，拉辛的艺术向它们屈从，从中接受必要的束缚和制约；其实相反，拉辛的艺术对冉森派意识形态、三一律和法语诗律学进行了再创造，它赋予剧本的分幕、诗句中间的停顿、韵脚和王家港[1] 的道德标准以一种全新的为拉辛独有的功能，以致人们无法辨明，究竟是拉辛把他的题材注入时代强加给他的模子呢，还是他真的选择了这一技巧，因为他的题材要求如此。为了理解费德尔不可能是什么样子，只需要读和听就行了，就是说只需要把自己变成纯粹自由，并且豪迈地把自己的信任给予另一个豪情就行了。我们选择的例子仅用于确定作家的自由在不同时代的处境，通过对作家提出的需求的界限来说明作家的召唤的界限，通过读者对作家的作用的想法来说明作家发明的对于文学的想法的必然局限。如果说，文学的本质确实是自由发现了自身并且愿意自己完全变成对其他人的自由发出的召唤，那么同样确实的是，各种压迫形式在向人们掩盖他们是自由

① 王家港（音译“保尔-罗亚尔”）修道院是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非正统的冉森派的大本营。拉辛青年时代曾在该修道院求学。

的这一事实的同时，也为作家们掩盖了这一本质的全部或一部分。所以作者们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必定是经过阉割的，这些看法必定包含某些真理，但是如果人们就此止步不前，这部分的、孤立的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再则，社会运动能使我们理解文学观念的种种变动，虽然每一部具体作品都以某种方式超越了人们对艺术可能持有的各种看法，因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不受制约的，它产生自虚无，它擎住世界，把它高悬在虚无之中。此外，由于我们的描述使我们得以隐约看到文学观念的某种辩证法，我们就可以——虽说我们毫无写一部文学史的意思——再现这一辩证法在前几个世纪的运动过程，以便在这一运动的尽头，即便只是作为理想，发现文学作品的纯粹本质，同时发现文学作品要求的读者类型，也就是社会类型。

我说，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当它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当它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被异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品就其个别性而言，无疑超越了这一奴役，每一作品无疑包含一个不受制约的要求，但是这一切仅是潜在的。我认为，一种文学当它还没有完满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当它只是提出它的形式自主的原则，而将作品的题材视为无关紧要时，这一文学便是抽象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十七世纪提供了一种具体的、被异化的文学的形象。说它是具体的，因为内容与形式混为一体：人们学会写作只是为了写作有关上帝的事情；书是世界的镜子，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书是位于一个主要创造边缘的非主要创造。它是赞颂、棕榈树枝、供品、纯粹的反射。这样一来，文学就沦于异化。就是说，由于它总是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反思性，它仍处于未经反思的反思性状态：它使天主教世界间接化，但是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它仍是直接的；它回收了世界，但

在这样做的同时失落了自身。但是，由于反思观念必定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否则它就会与整个被反思的世界一起化为乌有，我们后来研究的三个例子说明了文学被它自身回收的运动，即文学从毋需中介的、未被反思的反思状态过渡到反思的中介状态。它起初是具体的和被异化的，后来通过否定性解放自己，进入抽象阶段；更确切地说，它在十八世纪变成抽象的否定性，然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变成绝对否定。到这一演变过程的末端，文学切断了它与社会的全部联系；它甚至不再有读者群。波朗写道："众所周知，今天有两种文学：不堪卒读的低劣文学（读的人很多）和没有人读的优秀文学。"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进步：这种高傲的孤立到了尽头，这种轻蔑地拒绝任何实效的态度到了底，文学就自己毁灭自己。首先有这句可怕的话："这不过是文学而已"①，然后有波朗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差不多与文学的寄生性和无所为而为性的观念同时诞生，好比是这个观念的反题，它在十九世纪发育成长，与这个观念缔结了成千上百次非理性的婚姻，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爆发。与其称之为恐怖主义，不如称之为恐怖情结，因为这是一个蛇结，人们可以从中看到：1）对于作为符号而言的符号的一种强烈反感，以致作者在任何情况下喜爱所指的事物甚于名词，喜爱行动甚于言语，喜爱被当作客体看待的词甚于起表意作用的词，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他喜爱诗歌甚于散文，自发的混乱甚于安排好的结构；2）把文学当作与其他形式并列的表达生命的形式的一种努力，不再为文学而牺牲生命；3）作家的一种道德意识危机，即寄生主义在痛苦中崩溃。所以，虽然文学从未考虑放弃自己的形式自主，它变成对形式主义的否定，并且提出了它的本质性内

① 兰波的名言。

容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越过了恐怖主义阶段，我们可以借助恐怖主义提供的经验和上面的分析来确定一种具体的和自由的文学的主要特征。

我们已经说过，作家原则上是对所有人说话的。但是我们随即指出，只有一小部分人读他的作品。理想的读者群与真正的读者群之间存在差距，由此产生抽象普遍性的观念。就是说，作者认定他现在拥有的一小撮读者将在无穷尽的未来时间内不断重复出现。文学荣誉与尼采的永恒回归极其相似：这是与历史斗争。对于文学和对于尼采一样，借助无穷的时间，人们补偿在空间上的失败（对十七世纪作者而言，正人君子世世代代重复出现；对于十九世纪作者而言，作家与读者的俱乐部在无穷的时间里发展成员）。但是，由于把真正的和现时的读者群投向未来必定产生的效果——至少作家的想法是如此——是把大部分人排斥在外，此外，也由于想象尚未出生的无数读者的存在等于用只是可能有的读者来扩充实在的读者群，作家为了荣誉而追求的那种普遍性便是部分的、抽象的。由于对读者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题材的选择，以荣誉为目的和调节观念的文学自身也应该是抽象的。至于具体的普遍性，相反，它指的是生活在某一社会的所有人的整体。假如作家的读者群真能扩展到拥抱这个整体，结果并不意味着作家必定要把作品的声望局限于现在，但是他需要用一段具体的、有限的时间与抽象的永恒，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洞的绝对梦想相对抗。他通过选择自己的主题来决定这一具体的有限的时间的延续期限，而这一期限不但不会把他从历史中强行拉出来，只能确定他在社会时间中的处境。人的任何计划都由于它遵循的准则而划定某一未来：如果我动手去播种，我就需要等待一年的时间；如果我结婚，此举就使我的整个生活突然展示在我面前；如果我投身政治活动，我就抵押了我直到死后的未来。作

品亦同此理。希望得到不朽的桂冠固然是高雅的想法，但是从今天起，人们在这一不朽的荣誉下面发现一些比较谦逊、更加具体的念头：敌人诱使法国人与他们合作，而《海的沉默》则想使法国人拒绝合作。因此，这部小说的时效及其实际存在的读者群不可能超过德国占领时期。只要美国还存在黑人问题，理查·赖特的书就是有生命力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求作家放弃身后的影响，恰恰相反，是作家决定自己身后的影响；只要他在起作用，他就名垂后世。这以后，他只拥有名誉头衔，他就退休。今天，因为他想不受历史的限制，作家刚刚死去，就只剩下名誉头衔了，有的甚至在生前就有名无实。

所以具体的读者群将是一个巨大的、阴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期待，作家需要接收、满足这个期待。但是，为了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读者群必须能自由地提出要求，而作者必须能自由地回答。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的问题都不应该掩盖其他阶层的问题，否则我们将再次陷入抽象。简单说，行动中的文学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才能与自身的本质完全等同。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作家才能发现他的主题和他的读者群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文学的主题始终是处在世界之中的人。只不过，只要潜在的读者群仍像阴沉的海水围绕真正的读者群那个光明的小海滩，作家就有把人的利益与关注和一小部分处境比较优越的人的利益与关注相混淆的危险。但是，如果读者群与具体的普遍性相等同，那么作家就真的需要以人的整体为写作内容。不是为了一个没有确定年代的读者写作有关所有时代的抽象人的内容，而是为了他的同时代人写作有关他的时代的整个人的内容。这样一来，由抒情的主观性和客观的证词形成的文学二律背反就被超越了。作家和他的读者们投入同一场历险，他与读者们一样位于一个没有内部沟壑的集体之中，他在谈论读者的同时也

就谈论了他自己，而在谈论他自己的同时也就谈论了读者。由于不再有任何贵族的骄傲驱使他否认自己位于处境之中，他就不再企图在他的时代之上翱翔以便在永恒面前提供有关这一时代的证词；但是，由于他的处境将是普遍的，他就将表达所有人的希望和愤怒，从而也完整地表达了他自己。就是说他不像中世纪的神职人员那样把自己表达为形而上的创造物，也不像我们的古典主义作家那样把自己表达为心理动物，甚至也不表达为社会实体，而是表达为从世界涌向虚空的整体，这一整体本身在人的状况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中包含着所有这些结构；到那个时候，文学就真正取得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学性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自然不可能找到哪怕只是从远处提醒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分离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分离必定与人的异化，因而也与文学的异化相对应：我们的分析表明，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相分离总是趋向于用一个由专家，至少也由开明的爱好者组成的读者群来与彼此没有区别的群众相对抗；一名神职人员不管他信奉善、神的完美、美或者真，他总是站在压迫者这一边的。由他自己去选择，是当走狗还是当小丑。班达先生选择了宫廷丑角的人头杖，马赛尔先生选择了狗窝；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文学有一天应该能够享有自己的本质，到那个时候作家就没有阶级，没有由身分相等的人组成的团体，没有沙龙，没有过多的荣誉，也没有耻辱，他将被投入世界，投入人们中间；到那个时候连神职人员这个概念本身也将是难以设想的了。何况精神权力总要以某一意识形态为依据，而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便是自由，当它已经形成时便是压迫：作家一旦充分意识到他自己，就不再成为任何精神英雄的保存者。他就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经历一种离心运动，这种离心运动把他的前辈们的目光从世界上引开，转而注视既定价值的天空：他将知道，他的事情不是崇拜精神性，而是从

事精神化。精神化就是重新把握。除了这个具体的、多彩多姿的世界，还有什么有待精神化，有待重新把握的呢？这个世界有它的笨重性、不透明性、它的一般性区域和众多轶事，还有这一不可战胜的恶；恶在啃啮这个世界，但从来不能消灭它。作家照原样重新把握这个世界，保留它未经加工的样子，让它流着汗、散发恶臭，呈现它的日常面貌，就这样，作家以一个自由为依据，把世界介绍给另一些自由。在这个无阶级的社会里，文学将成为自身在场的世界，虚悬在一个自由的行动里并把自身提供给所有人去自由评判的世界，文学将参与一个无阶级社会对自身的反思；通过书籍，这个社会的成员可以随时进行总结，看到自己并且看到自己的处境。但是，由于肖像对模特儿产生影响，由于简单的介绍已是变化的开端，由于艺术品就其提出的要求的总体而言不是对现在的简单描述，而是以一个未来的名义对这个现在的评判，最后，由于任何一本书都包含着一项召唤，这一自身的在场已经是对自身的超越。世界不是以简单的消费的名义，而是以居住在世界上的人的希望和痛苦的名义受到争议。所以具体的文学将是否定性与计划的综合，在这里否定性是挣脱既定事实的力量，计划则是一种未来秩序的草图；具体的文学将是节日，将是焚烧一切被它反映的形象的火镜，将是豪情，即自由的发明，即赠与。但是，如果具体的文学应该能够结合自由的这两个相互补充的面貌，那么单是给予作家说出一切的自由还不够：作家必须为一个享有改变一切的自由的读者群而写作，这就意味着，除了取消任何独裁，还要永远更新干部，还要在秩序一有凝固倾向时就推翻秩序。总之，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种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者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出召

唤，为了作家的作品能产生效果，读者必须通过一项不受制约的决定把作品算在自己的账上。但是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体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即意识反思自身的瞬间。

所以，在一个无阶级、无独裁、无稳定性的社会里，文学将完成它产生自身意识的过程：它将懂得，形式与内容，读者与题材都是一致的，说的形式自由和做的物质自由是互为补充的，人们应该利用其中的一项去要求另一项；它将懂得，当它最深刻地表达了集体要求时，它就最好地体现了主体性，反之亦然；它将懂得它的职能是向具体的普遍性表达具体的普遍性，它的目的是呼唤人们的自由，以便他们实现并维持人的自由的统治。当然，这是一种乌托邦：我们可以设想这个社会，但没有实现这个社会的实际手段。但是它毕竟让我们隐约看到，文学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能得到最完整、最纯粹的体现。当然这些条件今天还不具备，而我们必须在今天写作。但是，如果文学的辩证法已发展到让我们隐约看到散文和书面作品的本质的地步，可能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回答对我们来说是惟一最迫切的问题：什么是一九四七年作家的处境，他有怎样的读者群，怎样的神话，他可能、愿意、应该写作什么？

注

〔1〕埃吉昂勃勒：《为某件事而死的作家们有福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战斗报》。

〔2〕今天作家的读者群扩大了，有时一本书能印十万册。售出十万册书就等于有四十万读者，即法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3〕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么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个可怕的启示，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一百五十年间竭力为自己

掩盖这一点。

〔4〕这有点像儒勒·瓦莱斯的情况，虽说在他身上一种天生的豪情与痛苦作了不断的斗争。

〔5〕我不是不知道工人比资产者更加出力为保卫政治民主而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过这是因为工人以为可以通过政治民主实现结构改革。

〔6〕人们经常责备我对福楼拜不公正，以致我忍不住要以引用下面那些话为乐。每句引文都出自他的《通信集》：

“一方面是新天主教主义，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两者使法国直冒傻气。一切都在无玷受孕和工人的饭盒之间活动。”(1868)

“最灵的药方是取消普选制，人类精神的耻辱。”(1871年9月8日)

“我一个人抵得上克鲁瓦赛的二十个选民……”(1871)

“我一点不恨公社社员，原因是我不会去恨疯狗。”(克鲁瓦赛，1871年星期四)

“我相信人群，畜群，总是可恨的。只有少数才智之士才是重要的，他们总是同一些人，依次传递火把。”(克鲁瓦赛，1871年9月8日)

“至于正在发出临死前的喘息声的公社，这是中世纪的最后一次表现。”

“我憎恨民主(至少是人们在法国理解的那种民主)，民主即为崇尚恩惠而贬损正义，即否定权利，总之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公社为杀人凶手恢复名誉……”

“人民是永恒的矿工，他们永远站在最后一排，既然他们是数量、总量、无限量。”

“许多农民学会识字以后不再相信本堂神甫的话，这无关紧要，但是无比重要的是许多像勒南或利特雷① 那样的人能够活下来并且说话有人听从！现在我们能否得救全靠一种合法的贵族，我指的是一个由数字以外的别的东西组成的多数。”(1871)

“您以为，如果法国不是像现在这样总而言之被大群人统治，而是由名

---

① 利特雷(1801—1881)，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有名的《利特雷词典》的编纂者。

流才子掌权，我们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如果人们不去启迪下层阶级，而是向上层阶级传授知识，这该有多好……”（克鲁瓦赛，1870年8月3日星期三）

〔7〕例如，在《瘸腿魔鬼》里，勒萨日把拉布吕耶尔的性格和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加以小说化，即用一根情节的细线把它们串连起来。

〔8〕书信体小说只是我刚才指出的手法的一种变体而已。书信是关于某一事件的主观叙述；它指向写信的那个人，此人兼任参与其事者和作证人的主体性。至于事件本身，虽然它是不久前发生的，已经被再次思考并得到解释：书信总是假设在事实（它属于最近的过去）与事实的叙述之间存在差距，叙述是事后，在闲暇时做的。

〔9〕这与企图用绘画毁灭绘画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怪圈相反；这里人们想让文学向文学颁发它的信用证书。

〔10〕当莫泊桑写作《奥尔拉》的时候，即当他谈到正在威胁他的精神病时，语调就变了。终于，某件事情，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个人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他再也不明白了，他想让读者也感受他的恐怖。但是积重难返：由于缺少一种与疯狂、死亡和历史相适应的技巧，他做不到打动读者。

〔11〕在这些手法里，我首先举出奇怪的求助于戏剧风格的做法，上个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在吉普、拉维丹、阿贝尔·海尔芒的作品里常见这种做法。小说用对话写成；人物的姿态和行动用斜体字或放在括号里表示。目的显然是使读者能与情节发展同步，就像观众在剧场里看戏那样。这一手法肯定表明戏剧艺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明社会里占优势地位；它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摆脱初度主体性的神话。但是人们后来永远放弃这一做法，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它未能解决问题。首先，乞灵于一种相邻艺术的做法是衰弱的标志：这证明人们在自己从事的那门艺术的领域内本事不济。其次，作者即使这样做了，他仍然进入人物的意识，并把读者一起带进去。他只不过用括号或用斜体字，用人们通常借以揭示舞台表演的文体和印刷手段来披露这些意识的深层内容。事实上，这是一项短命的努力，做出这项努力的作者们隐约感到人们可以用现在时写作从而革新小说。但是他们不明白，如果人们不是首先放弃解释性态度，这种革新是不可能的。

较为认真的，是把施尼茨勒① 的内心独白引进法国的努力（我不在这里谈论乔伊斯的内心独白，后者依据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原则）。我知道拉尔博② 自称私淑乔伊斯，但是我认为他主要取法《月桂树被砍掉了》③ 和《艾尔丝小姐》，大体说，这些努力旨在把初度主体性的假设推向极致，通过把理想主义绝对化而进入现实主义。

人们不经中介让读者看到的真实不再是事物本身，不再是树或烟灰缸，而是看到事物的那个意识；"真实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表象，但是表象变成一种绝对真实，因为人们是把它作为直接材料交给我们的。这一手法的缺点在于它把我们禁锢在一个个别主体性内，因此单子间世界就付阙如；另一个缺点是它在对事件和行动的感知中把两者都淡化了。然而事实和行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受主观表象的限制：主观表象把握的是事实和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其活生生的运动。最后，人们不要一些花招是不可能把意识流还原成一连串词句，即使是被歪曲的词句的。如果词是作为中介项给出的，这一中介项能指一个就其本质而言对言语有超越性的真实，那就万事大吉：词便被遗忘，便把意识卸给客体了。如果词把自己当作心理真实，如果作者在写作时声称要给予我们一种模棱两可的真实，这一真实就其客观本质而言是符号，因为它指向外部，就其形式本质而言却是物，即直接心理材料，那么人们就可以责备作者没有拿定主意，责备他无视这一可用如下方式表述的修辞学法则：文学使用符号，人们必须使用的仅仅是符号；如果人们想表示的真实是一个词，那么就必须用别的词把这一真实交给读者。人们还可以责备作者忘了心理生活的最大财富是沉默不语的。我们知道内心独白的命运：它是变成修辞方法，即作为沉默也作为言语的内心生活的诗意移植，到今天又变成小说家采用的若干手法中的一种手法。一方面它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可能是真的，另一方面它又太现实主义了，所

①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作家、戏剧家。下面提到的《艾尔丝小姐》（1924）是他的作品。

② 拉尔博（1881—1957），法国作家。

③《月桂树被砍掉了》（1887）是法国作家杜雅尔丹（1861—1949）的小说。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最早运用意识流技巧。

以不可能是完整的，它是主观主义技巧的观止；今天的文学在它身上并且通过它意识到自身；就是说今天的文学是内心独白技巧的双重超越，既趋向客观性也趋向修辞学。但是必须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自然，小说家今天仍用过去时写作，人们不是通过改变动词的时间，而是通过打乱叙述技巧，才能使读者成为历史的同时代人。

四 一九四七年作家的处境

我讲的是法国作家。惟有法国作家仍是资产者，惟有他必须凑合着使用一种被一百五十年的资产阶级统治僵碎、普及、变得灵活、塞满“资产者作风”的语言，每一“资产者作风”都像是一声舒服、懒散的叹息。美国作家在写书以前往往干过体力营生，写完书他又重操旧业；在写作两部小说的间隙，他发现自己的使命在牧场，在车间，在城市里的大街上，他不把文学看作是宣告自己的孤独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逃脱孤独的机会；出于一种荒谬的、摆脱自己的恐惧和愤懑的需要，他盲目地写作，有点像中西部的农妇给纽约电台的播音员写信吐露衷曲；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荣耀，而是友爱，他独辟蹊径不是为了反对传统，而是因为没有传统可以遵循，而他最大胆的手法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是天真幼稚的。在他眼中世界是崭新的，一切有待于被说出来，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谈论过天空和收获。他很少在纽约露面，他即便到那儿去也是行色匆匆，要不然就像斯坦贝克[1] 那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个月，专门写作，然后一年之内不再动笔；这一年他将在公路上、工地上或者酒吧里度过；他当然也参加“同业公会”或者什么协会，可这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物质利益：他与其

---

[1] 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小说家，著有《愤怒的葡萄》（1939）等。

他作家没有休戚与共的关系，北美大陆纵横两个方向的距离往往把他和别人隔开〔1〕；他绝对不会想到什么由相同身分或神职人员组成的团体；有一个时期人们祝贺他。然后人们不再关心他的行踪，最后人们把他忘了；他带着一本新书重新露面，然后再次潜入水底〔2〕：如此这般，他经历二十次短暂的荣耀后继之以二十次销声匿迹，永远在工人世界和他的中产阶级读者之间游移不定。他在工人世界中寻找历险，而他的读者们（我不敢说他们是资产者，我怀疑美国是否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狠心、粗野、年轻、不知顾忌，明天就会与他一样潜入底层。在英国，知识分子与集体的结合程度不如法国；他们形成一个古怪的，脾气不好的阶层，与其余的居民接触不多。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没有我们的运气：由于我们遥远的祖先——我们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发动了大革命，统治阶级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对我们还有点惧怕（剩下很少了），这就给了我们面子；统治阶级避免得罪我们；我们的伦敦同行没有这些光荣的回忆，他们谁也吓唬不了，人们以为他们完全不会伤人；再说俱乐部生活对于传播他们的影响而言，不如沙龙生活对传播我们的影响有利；有身分的英国人交谈时谈论生意、政治、女人或者赛马，从来不谈文学，而法国主妇把读书当作一项高雅的消遣，她们接待宾客，促成政治家、金融家、将军和文人相互接近。英国作家本系事出无奈，索性乐意为之，于是一味强调他们独特的习俗，努力把社会结构强加给他们的孤独处境当作他们的自由选择来要求。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从来不起多大作用，又被法西斯主义和战败搞得伤尽元气。在那个国家作家勤奋工作，得到的报酬甚为微薄，他住在年久失修的宫殿里，房间太大，太有气派，以致人们冬天无法取暖，也配不上合适的家具，他使用的语言又是一种王公大人的语言，华丽有余，灵活不足。意大利作家的状况与法国作家的确相去甚远。

所以我们是世界上最资产阶级化的作家。我们住得舒适，穿得整齐，吃得可能差一点；不过这一点本身也说明问题：与各自的收入相比，资产者的饮食开支低于工人，在住房与服装上花的钱又多于工人。何况所有法国作家都浸透了资产阶级文化：在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证书就是资产者资格证书，一个人没有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就计划从事写作是不能接受的。在别的国家，一些眼睛发呆的人着了魔似的骚动不安，他们完全听从一个从后面攫住他们的念头的摆布，永远不敢正视这个念头；到了他们做过一切尝试之后，便努力把他们的强迫意念倾泻在纸上，让它和墨水一起干掉。可是我们在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已经与文学打过交道，我们觉得文学在文明社会生长与树木在花园里生长是同样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太爱拉辛和魏尔兰，我们才在十四岁上，在晚自习时或者在中学的大院子里，发现自己的使命是当作家；在我们动手撰写草稿——这个乏味的、运气未卜的、被我们全身的分泌物弄得粘粘糊糊的怪物——之前，我们已经饱览了现存的文学作品，我们天真地以为，我们未来的作品从我们的脑子里诞生时必定达到其他人的作品所处的完善状态，它将带着集体表示感谢的印记，带着来自几个世纪的认可的辉煌标记，总之它堪与国家财富相比。对于我们来说，一首诗的最后变化，它在进入永恒之前的最后化妆，是它在豪华的插图本诗集发表之后，最终用小号铅字印在一本绿脊硬皮书里[1]，散发一种白色的锯末和油墨的气味，——这对我们来说便是缪斯本身的异香——并且深深打动未来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手指上沾着墨水迹的子弟。勃勒东曾想放一把火烧掉文学，他本人也是在课堂上，当老师对他朗诵马拉梅的诗篇时，受到第一次文学冲击的。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我

---

[1] 指专收经典作家作品的七星文库本作家全集。

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作品的最后归宿是为一九八〇年的法文释义提供课文。然后，我们发表第一本书刚到五年，我们便能与所有同行握手为礼。中央集权制度把我们大家都集合在巴黎；运气好的话，一位匆忙的美国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见到我们全体，了解我们大家对国际联合救援管理局[①]、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勒事件和原子弹的看法；一个训练有素的骑自行车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一份宣言、一份请愿书或抗议书从阿拉贡到莫里亚克，从维尔高尔到科克多传递一圈，顺便在蒙马特尔找到勒勒东，在讷依碰上格诺，在枫丹白露遇见比利。[②] 这些文件的内容或是赞同或是反对把特里亚斯特交还给铁托，吞并萨尔地区或在未来战争中使用 V3 无人驾驶飞机。鉴于顾虑和良心问题是我们的职业义务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在这些文件上签字表明自己的入世态度。用不着骑自行车，一句流言蜚语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传遍我们这个集团，然后放大若干倍回到最初说出这句话的人耳边。在几家咖啡馆，在七星文库主办的音乐会上，也在某些纯属文学界的活动场合，在英国大使馆，人们见到我们全体在场，至少所差无几。我们中的某一位不时由于劳累过度，宣布他要到乡下去休息。于是我们大家都去看望他，我们向他指出，他这样做再好不过了，人们待在巴黎是无法写作的，我们羡慕他，祝他称心如意；我们自己留在城里是为了照料老母，要不就是年轻的情妇，或者一件急事不容我们脱身。我们这位同行就带着《星期六晚报》的记者一起下乡。记者们摄下他的乡村幽居的照片，他感到腻烦，又回到巴黎。他说："到头来，只有在巴黎才能过上舒心日子。"外省作家如果出身不寒微，必定到巴黎来创作乡土文

---

① 一九四三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一九四七年停止活动。

② 科克多（1889—1963），格诺（1903—1976），比利，均为法国作家。

学；北非文学有资格的代表也在巴黎抒发对阿尔及尔的怀念。我们的道路已经事先划定，对于芝加哥的爱尔兰人则不然。后者苦于一个甩脱不开的念头的纠缠，突然决定把写作当作最后的解救法门，他需要用文字来处理的新生活是令人生畏的东西，与别的事物毫无可比较的共同点，这是一大块深色的大理石料，他将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把它加工成毛坯。可是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熟知伟大的生命令人难忘的、给人教益的特点；我们上四年级时就知道，假如父亲不赞成我们的志向，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固执的父母，多长时间是天才作者不为人知的合理期限，到什么年龄荣耀就会正常地降临到头上，他应该有多少个女人和多少次不幸的爱情，他是否适宜介入政治，什么时候介入最合适，一切都已写在书里，只要照本宣科就行了。早在本世纪初，罗曼·罗兰就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证明，通过组合几位有名的音乐家的行为举止，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可信的人物形象。但是人们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概算：如兰波一样开始生活，如歌德一样在三十岁左右重过循规蹈矩的日子，如左拉一样在五十岁时投身公共论战。这以后，你可以选择奈瓦尔、拜伦或者雪莱的死法。[①] 当然我们不需要在同样猛烈的程度上实现每一情节，只消指示踪迹，犹如高明的裁缝指示流行款色但不亦步亦趋。我知道我们中有好几位，而且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留心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既是典型的，又是值得效法的派头，以便他们的天才万一在作品里被人怀疑，至少在他们生活习惯里彰明较著。多亏这些范例，这些诀窍，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把作家的职业看得极其光彩，但是不感惊奇，在这一行里得到晋升一半凭实绩，一

① 奈瓦尔因穷愁潦倒，在巴黎一条小巷的栅栏上自缢而死。拜伦参加希腊独立运动，在希腊病死。雪莱在意大利溺海而死。

半靠资格。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当什么都可以：圣徒、英雄、神秘主义者、冒险家、巫师、天使、魔法师、刽子手、受害者、卜测水源者[①] 等等。但是首先是资产者：我们承认这一点不必害臊，我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彼此以不同方式承担这一共同处境。

如果人们果真有意描绘当代文学的全景，区分三代作家该是适宜的做法。第一代作家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前已开始创作。今天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他们将要写的书即便是杰作，也不能增添他们的荣耀；但是他们还活着，他们思考、判断，他们的在场决定着某些虽非主流，但是毕竟有其影响的文学潮流。总的说，我以为他们在他们自己身上，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大致上实现了文学与资产阶级读者群的和解。首先必须指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出售作品。纪德和莫里亚克有地产，普鲁斯特吃利息，莫洛亚出身工厂主的家庭；另一些人通过自由职业走向文学：杜阿曼[②] 当过医生，罗曼教过书，克洛岱尔与吉罗杜是外交官。这是因为，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代，除非以劣质多产取胜，文学是养不活作家的：在第三共和国治下，文学与政治一样不是正业，即便它最终变成从事文学的人的主要工作。所以文学家大体上与政治家来自同一个社会圈子，饶勒斯与贝玑[③] 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布鲁姆[④] 与普鲁斯特为同样的刊物撰稿。巴雷斯同时发起文学运动和竞选运动。于是作家再也不能把自己看成纯消费者；他领导生产或者主持财富分配，要不他就是公务员，

---

① 据说这种人能用棍棒或挂钟测出地下水源的位置。

② 杜阿曼（1884—1966），法国小说家。

③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

④ 布鲁姆（1872—1950），法国第一个社会党总理。

需要对国家尽职。总而言之，通过他自身不小的一部分，作家已与资产阶级结合；他的行为、职业联系、义务与关注都是资产者的；他出售、购买、下命令、服从，他进入礼貌和礼节的魔圈。这个时代有些作家的吝啬出了名，然而他们却在作品里号召人家挥霍浪费。我不知道他们这一名声是否属实，至少这证明这些作家懂得金钱的价值：我们在上文指出的作者与其读者群的分裂现象，现在出现在作者的内心里。象征主义运动之后二十年，作者依然意识到艺术的绝对无所为而为性，但是他同时已进入手段-目的与目的-手段的功利主义圈子。他既是生产者又是破坏者。他在严肃精神与争议及狂欢精神之间平分秋色；当他待在居凡维尔、弗隆特纳克与埃尔博夫[①]时，当他在白宫代表法国时[②]，他必须遵循严肃精神，当他面对一页白纸坐下来时，他又受到争议及狂欢精神的支配。他既不能毫无保留地赞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能毫不留情地谴责他出身的阶级。在这一困境中帮了他大忙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已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那个惟独关心储蓄和占有财富的残忍的上升阶级。发了家的农民和发财致富的小店主们的子孙生下来就是有钱人；他们学会了挥霍的艺术；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丝毫没有消失，只是退入暗处；一百年不间断的统治已形成一些传统；资产者在宽敞的外省老屋，在购自一名破产贵族的城堡中度过的童年获得一种深沉的诗意；心满意足的“有产者”不如以前那样经常运用分析精神；现在轮到他们要求综合精神确立他们的统治权了：在业主和他占有的东西之间建立起一种综合的，因而也是诗意的联系。巴雷斯曾指出，资产者与他的财富融为一体；如果他住在外省自己的庄园里，地貌的微微起

---

① 莫洛亚家族在埃尔博夫经营毛纺厂。

② 吉罗杜曾于一九一六年受命出使美国。

伏，白杨树银色的颤动，土壤神秘的、缓慢的孕育过程，天空迅速的、变幻莫测的躁动，某种来自所有这一切的东西进入他的体内：他在把世界据为己有的同时，也占有了世界的深度；他的灵魂从此也有下层土、矿藏、金矿、矿脉和地下贮油层。于是归顺资产阶级的作家的前途已经划定：为了拯救自己，他将要从深部拯救资产阶级。诚然他不会为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效力，他甚至将严厉地批判这一意识形态，但是他将在资产者灵魂的温馨的暖房里发现他为心安理得地发挥他的艺术而需要的全部无所为而为性和全部精神性：他将不让自己和同行们独享他在十九世纪取得的象征性的贵族身分，而是由整个资产阶级均沾其惠。

一八五〇年左右，一位美国作家在小说里写到一位老上校坐在密西西比河上一条涡轮叶片船上，环顾四周的乘客，霎时间动了了解他们的灵魂最隐蔽的皱褶的念头。他随即驱走这个想法，对自己说——或者大意如此："人太深入自己内心不是好事。"这是最初几代资产者的反应。一九〇〇年前后在法国，事情颠倒过来了：大家认为只要人们探索人心到足够的深度，必能找到上帝留下的印记。埃斯托涅① 谈论秘密生活：邮务员、铁匠师傅、工程师、国库主计官在夜阑人静时莫不有自己孤独的寻欢作乐方式，吞噬一切的情欲附在他们身上，瑰丽的烈火在他们体内燃烧；在这位作家和其他一百位作家之后，我们将学会从集邮和集币爱好中看出对彼岸世界的全部怀念，以及全部波德莱尔式的不满足感。因为，我要请教，假如人们不是对人间的友谊，对追逐女人和权力感到厌倦，人们又怎么会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收罗纪念章呢？再说还有比邮票收藏更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吗？不是人人都能当上达·芬奇或者米开朗琪罗的；但是贴在一本邮册的粉红色

---

① 埃斯托涅（1862—1942），法国作家，以描写人物性格著名。

硬纸板上的无用的邮票动人地表达了对全体九位缪斯的敬意，这便是毁灭性消费的本质。另一些人在资产者的爱情中看到向上帝发出的绝望的呼唤：难道还有比通奸更无私，更令人心碎的事情吗？而人们性交之后嘴里老有一股苦涩味道，这难道不就是否定性本身，不就是对所有享乐的异议吗？还有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在资产者的弱点里，而且在他们的德行里发现一星半点神奇的疯狂。在一名主妇的受压迫、无希望的一生里，人们为我们揭示如此荒谬、如此高傲的固执劲头，超现实主义者的全部古怪行径与之相比都显得合情合理。有一位青年作家受过这些大师们的影响，但与他们不属同一代人，从他的行为来判断，他后来已改道易辙。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什么打赌比夫妻之间誓志忠贞不渝更失去理智吗？这岂非冒犯魔鬼乃至上帝？请您告诉我有什么亵渎行为比这更疯狂，更壮丽。"我们看出这一招的诡谲：他要在伟大的毁灭者们自己的地界上打败他们。你举出唐璜，我就用奥尔贡[1]来回敬你：与引诱一千零一个女子相比，抚养一家子人体现了更大的豪迈精神，更多的玩世不恭和更深的绝望。你提出兰波，我就用克利查尔来招架：确认人们看见的椅子是一把椅子，比起所有感官有系统的脱轨[2]更加骄傲、更接近魔鬼的作为。毋庸置疑，呈现于我们的感知的那把椅子可能仅仅是一把椅子而已：为了确定它是椅子，就必须跃入无垠，并假定无数次彼此符合的复现表象。夫妻之间立誓忠贞不渝当然使空白的未来受到约束，诡辩在于人们把人面对时间为确保平静生活而做出的这些必要的，不妨说是自然的归纳说成是最大胆的挑战和最绝望的异议。无论如何，我谈到的这些作家是以这种方式建立他们的声

---

① 奥尔贡，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

② "所有感官有系统的脱轨"是兰波的诗学原则。

誉的。他们对新的一代人说话，向他们解释生产与消费之间，建设与毁灭之间存在严格的等值关系；他们证明秩序是持久的狂欢活动，而混乱则是最令人生厌的单调乏味；他们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使德行变得吸引人，甚至令人不安，他们大笔挥写的资产阶级史诗充满神秘的、扰乱人心的微笑。这正是他们的读者要求于他们的：当人们出于利害关系而待人正直，由于胆小才敦品厉行，由于习惯使然而保持忠诚时，听到有人对他们说，他们的大胆妄为其实胜过引诱女人的专家和拦路抢劫的强盗，这对他们是很愉快的。约在一九二四年我认识一个良家出身，酷爱文学，特别对当代作家入了迷的年轻人。人们对疯疯癫癫的行径不以为忤时，他也着实疯癫了一时，当酒吧间被认为是充满诗意的场所时，他成了酒吧间的常客，他还带着情妇招摇过市。然后，他父亲一死，他就很有头脑地接管了他家开办的工厂，改邪归正。后来他娶了一名女继承人，他不欺骗她，除非在旅行时偷偷结下几桩露水姻缘，总之他成了最忠实的丈夫。临结婚时，他从他读过的书里找到可以为他的生活辩解的公式。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行事应与众人相同，为人应独标高格。"这句简单的话意味深长。人们猜得出，我把这句话看做最卑劣龌龊的想头，也是所有自欺者开脱自己的遁辞。但我也以为这句话相当精确地概括了我们的作家们向读者推销的道德观。通过这个公式他们首先为自己找到辩解：行事应与众同，即应该按照规矩出售埃尔博夫的呢绒或者波尔多的葡萄酒[①]，娶一个嫁资丰厚的妻子，经常拜访父母、岳父母以及岳父母的朋友；为人应独标高格，即应该借助漂亮的，既恭敬又带破坏性的文学作品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家里人的灵魂。我把这类作品的整体叫做托辞文学。这一文学迅速取代了

① 莫里亚克家族在波尔多拥有葡萄园。

受雇用的作家们创造的文学。早在第一次大战前，统治阶级已需要托辞甚于阿谀奉承。富尼埃作品的神奇气氛便是一种托辞：由此衍生出一整套资产者的缥缈仙境；在每一场合都需要，通过近似法，把每一个读者一直领到最地道的资产者灵魂最隐蔽的一点上，在那一点上一切梦想汇合交流，融化成对不可能事物的一种绝望的渴求，在那一点上最平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被当作象征来体验，真实被想象吞噬，整个人变成神妙的不在场。人们有时奇怪阿尔朗① 既是《异国他乡》的作者，也写了《秩序》；其实不足为怪；前一本书的主人公如此高尚的不满足感，只有当人们在一个严格秩序的内部产生这种感受时才有意义；需要做的绝不是反抗婚姻、职业、社会纪律，而是巧妙地借助一种怀念之情来超越它们，而这种怀念情绪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之满足的，因为它实际上不渴望任何东西。所以秩序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人们去超越它，但是它必须存在；于是秩序就得到辩解并且牢固地重新建立起来：显然，与其用武器推翻秩序，不如用似梦若幻的忧郁情调对秩序表示异议。对于纪德的不安和莫里亚克的罪孽我也这么看：前者后来变成惶恐，后者变成没有上帝的场所。要求做到的始终是把日常生活放在括号里面，细心地过日子，但是避免弄脏手指；要求做到的始终是证明人比他过的生活更有价值，爱情的实质远远大于其在人们眼中的表现，资产者实际上比人们心目中的资产者形象要丰富得多。当然在最伟大的作家那里，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在纪德、克洛岱尔、普鲁斯特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一种人生经验，上千条途径。但是我无意绘出一个时代的全貌：我想做的是阐明一种气候，孤立一种神话〔3〕。

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一八年以后成人：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划

---

① 阿尔朗（1899—?）法国作家。

分，因为把科克多划归第二代较为合适，虽然他在战前已开始活动，反之马赛尔·阿尔朗发表第一本书，据我所知，不早于停战协定签字日期，而他却与我们上面谈到的作家肯定有亲缘关系。我们花了三十年才了解其真正原因的这一战争的明显的荒谬性导致否定性的回归。关于蒂博代[1]恰到好处地称之为“减压”时期的这个历史时期，我不打算着重谈论。这是一场焰火。今天焰火熄灭了，人们关于这个时期写过那么多文章，似乎了解了它的一切。仅须指出，其中最光辉夺目的火箭，即超现实主义，与作家-消费者的毁灭性传统重新接上关系。这些爱吵闹的年轻资产者之所以想毁灭文化，是因为人们给了他们文化。他们的主要敌人仍是海涅的庸人，莫尼埃的普律多姆[2]，福楼拜的资产者，总之是他们的爸爸。但是前几年发生的暴力事件把他们推向激进主义。他们的前辈局限于通过消费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则把追求功利进一步等同于人的计划，即等同于意识到的、受意志控制的生活。意识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是资产者：否定性应该首先对本性行使，这个本性如同帕斯卡尔说的那样，无非是最早养成的习惯。需要首先消灭生命的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睡梦状态与清醒状态之间约定俗成的区别。这就意味着人们解散主体性。主观确实在如下情况中出现，即我们承认当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向我们显示时，它们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我们断定它们属于我们是肯定的，同时又断定外部世界以它们为准则仅是可能的。斯多噶学派的道德建立在这一谦卑的信念上，而超现实主义者仇视这一信念。它为我们划定了界限，又要求我

---

① 蒂博代（1874—1936），法国批评家。

② 普律多姆是法国作家兼画家亨利·莫尼埃（1799—1877）创造的小市民典型，平庸而自负，好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些蠢话。

们承担责任，两者都使超现实主义者不悦。他于是动用一切手段来逃脱自我意识，因此也逃脱对他在世界上的处境的意识。他采纳了精神分析学说，因为这一学说认为有一些根源别有所在的寄生赘疣侵占了意识；他拒绝关于劳动的“资产者观念”，因为劳动包含着推测、假设和计划，即不断求助于主观；自动写作首先是主体性的毁灭：当我们尝试自动写作时，血液似乎凝结成块，使我们不时抽搐，全身撕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凝块从何而来，当它们在客体的世界中取得位置以前我们不认识它们，而一旦它们在客体的世界就位，我们就得用陌生的眼睛去感知它们。所以，自动写作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用无意识的主体性取代意识，而是把主体当作位于一个客观世界内部的不可靠的伪装物。但是超现实主义者的第二个步骤是摧毁客体性。他要用任何炸药都不足以产生的能量使世界炸裂。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真实摧毁存在物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做只会使这一整体从一种真实状态转入另一种真实状态，人们就致力于分解个别的客体，即在这些客体-证人上取消客体性结构本身。由于现有的真实存在物的本质已经定型，不容改变，显然不能对它们动这个手术。所以人们就去生产一些想象的客体，在构造上赋予它们某种特点，使它们的客体性能自行取消。杜尚[①]的假糖块体现了这一手法的原始模式。这些糖块用大理石雕成，会突然显示出乎意料的重量。在他掂量这些糖块的那个似有灵光降临的瞬间，参观者必定感到糖的客观本质自行毁灭；必须让参观者产生这种整个身心的失望感，这种不安感，这种好比由魔术造成的岌岌可危的感觉，例如人们看到匙子突然在茶杯里融化，糖块（与杜尚制作的伪装物相反）浮上水面漂动起来。借助这种直觉，人们希望整个

---

① 杜尚（1887—1968），法国画家。

世界将呈现为如同一个根本的矛盾。超现实主义绘画和雕塑的目的无非是大量增加这类局部的和想象的爆炸现象，这类现象如同水槽的泄水孔，整个世界都从这里流失。达里[①] 的偏执狂批判方法则是这一手法的完善和复杂化；最终，达里的方法也把自己当作旨在“有助于使真实世界完全丧失信誉”的一项努力。

文学致力于使语言经历相同的命运，通过词语的相互撞击来摧毁语言。如同糖引向大理石，大理石又引向糖，而柔软的表[②]因其柔软性对自身提出异议一样，客体自行毁灭，突然引向主体，既然人们把真实贬得一钱不值，乐意把“客观世界的形象本身看成不可靠的、过渡性的”，并使“这些形象服务于我们的精神的真实”。但是主体性紧跟着也崩溃了，露出藏在它背后的一个神秘的客体性。如此这般，却没有一项东西真正开始毁灭。恰恰相反：通过用睡梦和自动写作来象征性地取消自我，用生产渐趋消失的客体性来象征性地取消客体，用产生怪诞不经的意义来象征性地取消语言，用绘画来毁灭绘画，用文学来取消文学，超现实主义实行一项古怪的事业，即用过度丰盈的存在来实现虚无。超现实主义总是在创造过程中进行毁灭，就是说他创作一些画加在已有的画上，创作一些书加在已出版的书上。由此产生超现实主义作品的两重性：每一作品可以被认为以野蛮的、瑰奇的方式发明了一种形式，一个不为人知的存在，一句闻所未闻的话，并且因此，作为发明而言，变成对文化的自愿的贡献；然而，由于每一作品都是一个毁灭全部真实存在并与之同归于尽的计划，虚无就在它的表面闪闪发光，这一虚无仅是对立面无休止的闪烁而已。至于超现实主义者想在主体性的废墟上达到的精

---

① 达里（1904—1989），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大师。

② 达里的一幅名画中画了一块面饼一样柔软的表。

神，这个除非积累自行摧毁的客体不可能以别的方式看到的精神，它也在闪闪发光，在物的凝固的相互抵消中闪烁。它既不是黑格尔的否定性，也不是实体化的否定性，甚至不是虚无，虽然它接近虚无：倒不如把它叫做不可能性，或者也不妨叫做想象之点，在这一个点上睡梦与清醒，真实与虚构，客观与主观混淆不清。是混淆而非综合，因为综合应显示为一种用关节相连接的、控制并治理其内部矛盾的存在。然而超现实主义者们不希望出现这个仍然需要他们对之提出异议的新事物。超现实主义只想把自身维持在由寻找不可能实现的直觉而引起的恼人的紧张状态中，兰波至少想在湖水中看到客厅。超现实主义愿意永久处于即将同时看到湖水和客厅的境地：万一他果真遇见湖水和客厅了，他却会倒了胃口，要不然就感到害怕，于是他就关紧门窗去睡觉。结果是，他画了许多画，涂黑了许多纸张，但是从来没有真心毁灭什么东西。何况勃勒东在一九二五年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超现实主义革命的直接现实与其在于多少改变一些事物的物质和表面秩序，不如说是创造一种精神运动。"毁灭世界成为一项主观事业的目标，这一事业极其类似人们一直称之为哲学转换的花样。这个世界被不断地毁灭，其实人们没有触动它的一颗麦粒或沙子，损伤一根鸟羽，它不过是被放进括号里罢了。有一点人们没有给予足够注意，即超现实主义作品，绘画和诗-客体，都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怀疑主义者用以辩解他们永久的"存而不论"的那些格言的具体实现。这以后，卡涅阿德斯① 和斐洛② 确信不致由于失之谨慎的赞同而连累自己，就可以与众人一样生活了。超现实主义者亦然：一旦世界被毁灭，同时在毁灭中被奇迹

---

① 卡涅阿德斯（约前 215—前 129），希腊新学院派哲学家。

② 斐洛（约前 13—公元 54），古希腊哲学家。

般地保存下来，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可以毫无愧怍地放任他们对世界的无比柔情。这个世界，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带着它的树木、房屋，女人、贝壳和花卉，但是无法摆脱不可能和虚无的困扰的世界，便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的奇妙之处。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一代归顺资产阶级的作家们采用的另一种加括号的做法，他们摧毁资产者生活，同时又把资产者生活连带它的全部细微之处统统保存下来。超现实主义的奇妙不就是《大个子摩纳》的奇妙吗？所不同的是超现实主义把这个奇妙极端化了。诚然，在这里激情是真诚的，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和厌恶同样出自内心：但是处境没有改变：必须拯救自己但不砸烂家具，——或者通过象征性的砸烂——洗清自身的原始污垢但不放弃自己的地位带来的一切好处。

事情的实质在于，这一次也和以前一样，需要为自己找到栖身的鹰巢。超现实主义者们比他们的父辈更有野心，他们指望通过他们从事的彻底的、形而上的毁灭赋予自己超过寄生的贵族阶级千百倍的尊严。他们想做的不再是脱离资产阶级，而是纵身一跃脱离人的状况。这些富裕家庭的子弟想挥霍掉的不是祖产，而是世界。他们不得已才回到寄生生活，大家似有默契，一齐抛弃职业和学业，但是他们绝不满足于只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者：他们志在做全人类的寄生者。这一脱离出身阶级的努力虽然是形而上的，但是显然它趋向拔高，而且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关注所在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找到读者群。勒勒东有一次写道：“马克思说过要改变世界，兰波说过要改变生活。这两个口号对我们来说是一回事。”这句话足以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形。因为问题在于知道哪一种改变应该走在前头。对于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来说，毫无疑问惟有社会的改变才能引起感情和思想的变革。如果勒勒东认为可以在革命活动的边缘并与革命活动平行地从事

他的内心试验，他注定要失败；因为这等于说带着镣铐的人也可以获得精神解放，至少对于某些人是可以的，因此革命就变得不那么紧迫了。而这样做便是背叛：革命者一贯指责埃比克泰德[①]的、波利釆[②]昨天指责柏格森的，正是这一背叛。假如人们坚持认为，勃勒东这句话的用意是宣告社会状况和内心生活的逐步和同步的变化，那么我要引用另一段话来回答："一切促使人们相信，精神上存在某一个点，从那个点出发，生与死，真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以传达的与不可传达的，高与低，不再作为相互矛盾的东西被感知……超现实主义活动的动机就是希望确定这一个点，舍此寻求别的动机纯属徒劳。"这不就是宣布超现实主义与工人读者群分道扬镳的程度远远大于与资产阶级读者群的分离？因为投身斗争的无产阶级为了它的事业的顺利进展，每时每刻都需要区分过去与未来，真实与想象，生与死。勃勒东列举这些对立概念绝非偶然：这些都属于行动的范畴；革命行动比起其他行动更需要这些范畴。而超现实主义，如同它把对功利的否定极端化，把这一否定变成拒绝计划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一样，它也把文学古老的对于无所为而为性的要求极端化，把它变成通过摧毁行动的各种范畴而拒绝行动。存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寂静主义。寂静主义和不断的暴力：这是同一立场的互为补充的两方面。由于超现实主义者取消了自己协调从事某一事业的手段，他的活动局限于立即作出的冲动。我们于是重逢纪德以瞬间性和无所为而为的行动为特点的道德观，不过这一道德观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变得更加阴暗、更加笨重。这也不足为奇：任何寄生行为中都有寂静主义，而为浪费所偏爱的节奏正是瞬间。

---

① 埃比克泰德（50—125或130），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② 乔治·波利釆（1903—1942），原籍匈牙利的法国哲学家，信奉马克思主义。

然而超现实主义声称自己是革命的，它向共产党伸出手去。从王政复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文学运动公开声明自己依仗某一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因为很清楚：这些作家都是年轻人，他们首先想毁灭各自的家庭，消灭当将军的舅舅、做本堂神甫的堂兄，犹如波德莱尔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看到焚毁奥比克将军①的住宅的机会；如果这些作家出身贫寒，他们也有某些情绪，诸如嫉妒、恐惧，需要清算，再说他们也反抗来自外部的强制：刚结束的战争连同它带来的书刊审查制度、兵役、税收、天蓝色房间、思想灌输；他们都反对教会，其激烈程度与孔布老爹② 和战前的激进党人不相上下，同时对殖民主义与摩洛哥战争大为反感。这些愤怒和仇恨可以抽象地，借助一种彻底的否定概念得到表达。自不待言，这一彻底否定概念不必有意把资产阶级作为否定的对象，也将引起对资产阶级的否定。由于青年时代是卓越的形而上年龄，如同奥古斯特·孔德③ 指出的那样，他们显然偏爱为自己的反抗选定这种形而上的和抽象的表现方式。不过这也是不损害世界一根毫毛的表现方式。他们确实也阵发性地加上一些暴力行动，但是这些分散的表现充其量只能起到惊世骇俗的效果而已。他们可以有的最大的奢望是组成类似三 K 党的惩戒性秘密组织。所以他们希望，在他们的精神试验之外，有别的人承担这一任务，用暴力手段实现具体的毁灭。总而言之他们想做一个理想社会的神职人员，以不断行施暴力为其世俗职能〔4〕。所以，在赞扬瓦谢与里戈的自杀为值得效法的行动之后，在把无目的的屠杀（“向人群开枪射击”）作为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动之

---

① 奥比克将军是波德莱尔的继父，与他关系很坏。

② 爱弥尔-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早年曾有志当神甫。

③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后，他们就求助于黄祸。他们看不到这些粗暴的、局部的毁灭行动与他们从事的诗意的毁灭过程之间的深刻矛盾。事实上，每有局部的毁灭发生，这总是为达到一个积极的、更普遍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超现实主义停留在手段上，它把手段变成绝对目的。相反，它梦寐以求的整体消灭正因为是整体的，所以不能加害于任何人。这是一个位于历史之外的绝对，一种诗的虚构。亚洲人或革命者追求的目的可以为他们被迫采用的暴力手段辩解，而超现实主义的这一绝对却把这个目的也列为需要消灭的现实之一。另一方面，共产党受到资产阶级警察的迫害，在数量上又大大逊于法国社会党，除非在遥远的未来，它绝无夺取政权的希望。它刚建立，拿不准自己的策略，还处在否定阶段。它需要做的是争取群众，打入社会党的内部，把它可能从这个排斥它的集体中拉走的分子接纳到自己的队伍中去：它的智力武器是批判。所以它不反对把超现实主义看做暂时的盟友，并且准备当它不再需要这个盟友时就抛弃他；因为否定是超现实主义的本质，但仅是共产党的一个阶段。哪怕只是一瞬间的事，共产党只同意把自动写作、人工催眠和客观偶然这些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作有助于资产阶级的分崩离析的手段去考虑它们。知识分子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一致曾是十八世纪作者的良机，现在似乎再次出现这一机会。其实这仅是表面现象。误会的深刻根源在于超现实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漠不关心，他们把作为纯粹暴力的革命看作绝对目的，而共产主义却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并且用这个目的来为它将采取的流血行动辩解。其次，超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是间接的、抽象的。一个作家的力量在于他的作品引起愤怒、热情和沉思，从而对读者直接产生影响。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一贯与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因为资产阶级读他们的作品。但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无产阶级中间没有任何读者：他们勉强从外部与

党，或者不如说与党的知识分子有所联系。他们的读者群在别处，在有教养的资产者那一边，而且共产党不是不了解这个情况，它不过利用他们在统治集团中制造混乱罢了。所以他们的革命宣言纯粹是理论性的，因为这些宣言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没有为他们赢得一名读者，也没有在工人中间得到任何反响；他们仍然是他们辱骂的那个阶级的寄生者，他们的反抗仍然位于革命之外。勃勒东本人最终也承认这一点，并且恢复了他作为神职人员的独立性。他在给纳维尔的信中写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在等待这个转移发生的时候，我们认为，继续进行内心生活试验仍是必要的，而且进行试验当然不受外来监督，马克思主义的监督也不能接受……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分开的。"

当苏维埃俄国转入建设性的组织阶段，因此法国共产党也进入这一阶段时，对抗就变得明显了：本质上仍是否定的超现实主义将离之而去。勃勒东将接近托洛茨基分子，正因为后者此时受到迫害，处于少数，还停留在批判的否定阶段。于是将轮到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超现实主义作为分解的工具：托洛茨基给勃勒东的一封信不允许我们对这一点有任何怀疑。如果第四国际也有可能转入建设性阶段，显然超现实主义也会与它决裂。

所以资产阶级作家接近无产阶级的首次尝试仍是空想的、抽象的，因为资产阶级作家寻找的不是一个读者群，而是一个盟友，因为他维持并且加强了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分工，也因为他没有走出神职人员集团的界限。超现实主义与共产党缔结的原则协定没有超越形式主义；使两者联合起来的是否定性的形式概念。事实上共产党的否定性是暂时的，这是它改组社会的伟大事业中一个必要的历史瞬间；然而超现实主义的否定性，不管怎么说，却是置身于历史之外的：它同时既在瞬间中又在永恒中，它

是生活和艺术的绝对目的。勃勒东曾在某一篇文章中肯定正在与其野兽作斗争的精神和正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无产阶级间的同一性，至少他肯定两者之间存在互为象征的平行关系，这等于确认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但是，这个阶级虽被设想成一群专事杀伐的天使，共产党却如一堵围墙把它与一切超现实主义的言行都隔开。这个阶级实际上对于超现实主义作家们只是一个准宗教性的神话，它使他们心安理得，其作用类似一八四八年的人民神话对满怀善良愿望的作家们所起的作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企图同时占有一切：脱离自己出身的阶级往上升，寄生生活，贵族行径，消费上的形而上学，与革命力量结盟。这一企图的历史证明它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这以前五十年，甚至不能想象有这样的运动产生：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作家惟一可能与工人阶级发生的关系是为后者写作有关后者的作品。人们之所以有可能设想——即便只是动一下念头而已——在知识贵族和被压迫阶级之间订立临时协定，那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党作为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中介。

我同意说，超现实主义带着它作为文学宗派、精神团体、教会和秘密结社〔5〕的含糊不清的面貌，仅是战后各项产品中的一项。还需要谈论莫朗[①]、德里欧·拉罗歇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勃勒东、贝莱和戴斯诺斯的作品最具代表性，那是因为所有其他人的作品都隐含同样的特征。莫朗是典型的消费者、旅行家、过客。他袭用蒙田的怀疑主义老办法，使各种民族传统相互接触从而相互抵消；他把不同民族传统像螃蟹一样扔进同一个篮子，然后，不加评论，让它们自相残杀；他要做的是达到某一伽玛（gamma）点，这一伽玛点与超现实主义者的

① 莫朗（1888—1976），法国作家。

伽玛点颇为接近，从这一点出发一切风俗、语言、利益的差别统统消灭，融为一体。速度在这里起到偏执狂批评方法的作用。《风流欧洲》、用铁路取消不同国家的差别，《只有地球》用飞机取消大陆之间的差别，莫朗让亚洲人在伦敦漫步，让美国人游历叙利亚，土耳其人访问挪威；如同孟德斯鸠让我们借用波斯人的眼睛一样，莫朗让我们用这些人的眼睛看待我们自己的习俗，用这个手段使我们的习俗失去任何存在理由可谓屡试不爽。但是，他同时设法使这些访问者失去他们原始的纯朴性，使他们完全背叛自己的习俗却没有完全接受我们的习俗。在他们的变化过程的这一特殊瞬间，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场，异域情调和我们的唯理主义的机械主义在那里厮杀，同归于尽。莫朗的书里塞满假珠宝、玻璃珠子和漂亮的外国名字，但是它们敲响了异国情调的丧钟。他的书成为某一种类别的文学的滥觞，这种文学以消灭地方色彩为务，或者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孩提时代不胜向往的远方城市对于本地居民的眼睛和心灵来说，与圣拉萨尔车站和埃菲尔铁塔对我们的眼睛和心灵一样是太熟悉了，太平淡无奇了，或者它让我们在前几个世纪的旅行家们带着巨大的敬意描绘的仪式背后瞥见喜剧、弄虚作假和丧失信仰，要不它就让我们在东方或非洲磨损了的异域风光底下发现资本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普遍性。最后只剩下世界，到处相似、单调乏味的世界。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天，在摩加多尔与萨菲之间[①]，我尤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手法的深刻意义。当时我坐在长途公共汽车上超过一个戴面纱、骑自行车的穆斯林妇女。骑自行车的女伊斯兰教徒，这就是超现实主义者或者莫朗都能认可的一个自行摧毁的客体。路人想象这个戴面纱的女人在妻妾群居的内室里做着悠长的白日梦打发

---

① 摩加多尔、萨菲均系摩洛哥地名。

岁月，然而自行车精确的机械装置驳斥这种想象；可是同时，在她描浓的眉毛之间，在她狭小的前额后面还残留一些魔幻的、肉感的黑暗，这又驳斥了机械主义，让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统一化背后预感到虽被束缚、已经战败，但仍然尖刻、富有魅力的另一个世界。虚幻的异国情调，超现实主义的不可能实现的事物，资产者的不满足感：在这三种情况下，真实都倒塌了，人们努力在真实背后维持矛盾性的令人恼火的张力。就这些旅行者作家而言，狡计很明显：他们取消异国情调，因为一个人相对于某人而言总带点异国情调，而他们不愿意有异国情调，他们摧毁传统和历史以便逃脱他们的历史处境，他们想忘掉。最清醒的意识总是嫁接在某处的，他们要通过抽象的国际主义完成虚构的解放，通过普遍主义实现一种飞越一切的贵族政治。

德里欧与莫朗一样，有时使用异国情调自行毁灭法；在他的一部小说中，阿尔汉布拉宫变成单调的天空下一所干巴巴的外省公园。但是，通过客体与爱情的文学毁灭，通过二十年的疯狂和苦涩，他追求的是自身的毁灭：他曾是空的手提箱，吸鸦片者，而最后，面对死亡产生的眩晕吸引他投入国家社会主义。他的自传性小说《吉尔》既肮脏又华丽，清楚地表明他本是超现实主义者同室操戈的兄弟。他的纳粹主义同样不过是对宇宙大灾难的渴望，临到实用时，与勃勒东的共产主义同样失效。他们两位都是神职人员，他们都怀着无邪、无私的动机与世俗权力结盟。只不过超现实主义者的体格更壮实：他们的毁灭神话掩盖着巨大的、壮观的食欲；他们想毁灭一切，除了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如此厌恶疾病、恶癖和毒品。阴郁的德里欧比他们更加表里如一，他曾冥想自己的死亡：他之所以仇恨祖国和人类，是因为他仇恨自己。他们大家都出发去寻找绝对，由于他们从各方面受到相对性的侵入，他们就把绝对与不可能等同起来。他们大家都在两个角

色中间犹豫不决：新世界的宣告者的角色和旧世界的清算者的角色。但是，由于在战后的欧洲觉察颓废的信号比发现复兴的迹象更为容易，他们大家都选择了清算。为了使良心得到平静，他们重又抬出赫拉克利特[①] 关于生命诞生于死亡的古老神话。他们大家都念念不忘这个想象的伽玛点，在一个运动着的世界中，惟有这一点静止不动，惟有在这一点上毁灭、因其是充分的、不允许抱任何希望的毁灭，与绝对建设完全等同。他们大家都在暴力面前感到眩惑，不管这暴力来自哪一方面；他们想通过暴力把人从人的状况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就与极端政党接近，一厢情愿地认定它们有毁灭世界的意图。他们大家都受骗了：革命没有完成，纳粹主义被打败了。他们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挥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绝望也是一种奢侈。他们谴责自己的国家，因为它还在炫耀战胜国的傲气，他们揭露战争，因为他们相信有很长的和平时期。他们大家都是一九四〇年的灾难的受害者：这是因为行动的时刻来临时，他们中任何人都没有准备好。有的人沉默不语，另一些人流亡国外；从国外回来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也如同在流亡。在太平富庶的岁月他们曾预言灾难；在动乱饥馑的年代他们无话可说了〔6〕。

回头的浪子在父亲家里比在山间小径和沙漠的通道上找到更多的意外情况和疯狂，伟大的男高音歌手高唱绝望，浪荡子弟因时间未到还没有回归羊圈：在这三种人之外，一种不事张扬的人道主义臻于繁荣。普雷沃、彼埃尔、博斯特、尚松、阿弗林、博克莱尔的年龄与勃勒东和德里欧不相上下。他们的生涯的开端很有光彩：科波上演博斯特的剧本《笨蛋》时，后者还在念中学；

①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普雷沃在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时已经出名。但是正当他们的声誉如日初升时，他们仍旧很谦虚；他们没有兴趣扮演资本主义的爱丽尔，不像受到诅咒，也无意做预言者。有人问起普雷沃他为何写作，他回答说："为了挣钱糊口。"在那个时代，这句话曾引起我的反感，因为我的头脑里还残留着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神话的片片断断。再说他本来也是错的：人们写作不是为了挣钱糊口。我把这看作轻松的犬儒主义，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结结实实地、清醒地，必要时甚至令人不悦地进行思考的意志。这些作者与魔鬼主义和天使主义对抗，他们既不愿做圣徒，也不想当野兽，只想做人。从浪漫主义以来，他们可能是不把自己当作专事消费的贵族的第一批作家，而是当作在家里工作的劳动者，类似书籍装帧工和花边女工。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看作一门手艺，倒不是为了可以方便地把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顾客，而是相反，为了把自己重新纳入一个勤劳的社会，既不感骄傲，也不怀屈辱。手艺是需要学习的，而从事这门手艺的人无权蔑视他的主顾：因此他们也与读者群达成和解。他们很诚实，不以天才自居，不要求天才的权利，他们更信任劳动，而不是灵感。他们可能缺乏那种对自己的命运之星的荒谬信心，那种成为伟大人物特征的盲目的、不公正的骄傲〔7〕。他们大家都掌握了第三共和国传授给未来的公务员的那种扎实的、谋求私利的文化素养。所以他们后来几乎都变成国家公务员：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的总务主任、教授、博物馆长等等。但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出身寒微，他们不关心用自己的知识去保卫资产阶级传统。他们从来没有如享受一笔历史财产那样享用这个文化，他们只把文化看成能使自己变成人的宝贵工具。何况他们奉阿兰为思想导师，而阿兰是厌恶历史的。他们与阿兰一样坚信道德问题在所有时代都是相同的，他们看到的社会只取其瞬间剖面。他们同样敌视心理学与历史科学，对社会上的不公

正很敏感，但是太信奉笛卡儿主义以致不相信有阶级斗争，他们惟一想做的事情是从事他们作为人的职业，坚定不移地使用意志和理性来反对各种情欲和由情欲铸成的过错，反对各种神话。他们喜爱小人物，巴黎工人，手工业者，小市民，职员和大路上的行人，他们对叙述这些人的个别命运的关心有时促使他们与民粹主义调情。但是，与自然主义的这一孑遗不同，他们从不认为社会与心理的决定论组成这些人谦卑的一生的经纬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把他们的主人公看做社会压迫的绝望无告的受害者。在每一场合，这些道德家都力求说明意志、耐心、努力能够起到的作用，他们把一时的软弱看成过失，把成功看成业绩。他们很少关心不寻常的命运，但是他们想让人们看到，即便在逆境中也可以做一个人。

今天他们中好几位已经去世，另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或者间隔好长时间才有作品问世。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在起飞时令人注目，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可以组成一个“三十岁以下俱乐部”的作家无不半途而废。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个人事故，但是这一事实引人注意，要求得到更为普遍性的解释。这些作家确实不乏才能，也不缺灵感，而且从我们探讨的观点来看，他们应被视为先驱者：他们放弃了作家骄傲的孤独，爱自己的读者，没有企图为既得的特权辩护，不去默想死亡或不可能的事物，而是愿意给我们一些生活准则。他们肯定比超现实主义作家拥有多得多的读者。然而，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名词来标志两次大战之间的主要文学倾向，我们想到的是超现实主义。他们怎么会失败呢？

我以为，不管这个看法显得多么怪诞，可以用他们选定的读者群来解释他们的失败。一九〇〇年左右，一个勤劳的、有自由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借着它在德雷弗斯事件中大获全胜的机会产生了自我意识。这个阶级反教会，拥护共和政体，反对种族歧视，

主张个人主义、唯理主义，追求进步。它对自己的各项制度感到自豪，它同意改变这些制度，但不同意推翻它们。它不蔑视无产阶级，但是它自觉与无产阶级极为接近，以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压迫无产阶级。它的日子过得一般，有时不怎么顺当，但是它更加渴望的不是发财与不可企及的荣誉，而是在相当狭隘的范围内改善自己的生活。它最关心的是活着。活着，这对它意味着选择自己的职业，认真地、甚至带着激情从事这一职业，在工作中保持某种主动性，有效地控制它的政治代表，对国家大事自由地表态，以令人起敬的方式抚养子女。这一阶级信奉笛卡儿主义，因为它对地位突然上升怀有戒心，也因为与总希望幸福会如灾难一样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浪漫主义者们不同，它想得更多的不是改变世界的进程，而是战胜自我。人们很恰当地把这个阶级叫做“中等阶级”。它教育自己的子女凡事不要过分，好了还想好只能把事情搞坏。它赞同工人的要求，但以他们把要求严格限制在职业领域为条件。它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意识，因为它与大资产阶级不同，既无过去又无传统；也与工人阶级不同，不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由于它不相信上帝，但又需要严格的指令以便赋予它经受的节衣缩食之苦一个意义，它就把建立一种世俗道德作为它的精神关注之一。大学完全归这个中等阶级掌管；通过涂尔干、布伦斯维克和阿兰的笔杆子，大学在二十年内努力做成这件事，但没有成功。这些大学教授直接间接地是我们现在考察的这批作家的老师。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从小资产阶级教员那里受到教育，后来在巴黎大学或各大专院校攻读以便毕业后从事小资产阶级职业，当他们开始写作时，他们便回到他们出身的阶级。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阶级。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移植到长篇和短篇小说中，加以改善并把它转变成决疑论，这一道德的训条尽人皆知，但谁也没有找到它的原

则。他们强调职业的美丽、风险及其严峻的伟大；他们不去歌唱疯狂的爱情，而是赞颂夫妇间的友情以及婚姻这一共同事业。他们把人道主义建立在职业、友谊、社会互助和体育的基础上。小资产阶级本来已有自己的政党，即激进社会党，有自己的互助组织，即人权同盟，有自己的秘密结社，即共济会，有自己的报纸《事业报》，现在又有了自己的作家甚至自己的文学周刊，那家周刊象征性地取名为《玛丽亚娜》[①]。尚松、博斯特、普雷沃和他们的友人为公务员、大中学教员、高级职员、医生等人组成的读者群写作。他们创作的是激进社会党文学。

然而激进主义是这次大战最大的受害者。早在一九一〇年，激进主义就实现了自己的纲领，此后三十年，它只凭业已取得的速度的惯性向前进。当它找到自己的作家时，它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今天它已彻底消失。行政人员的改革和政教分离一经完成，激进主义政治只可能变成一种机会主义，它必须有社会和平与国际和平为前提才能维持下去。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两次大战以及阶级斗争的加剧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不仅激进社会党抵挡不住，更重要的是激进思想本身成为形势变化的牺牲品。这些作家没有赶上第一次大战，也没有看到第二次大战来临，他们不愿相信人剥削人，而是打赌人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诚实地、俭朴地生活，他们从中出生、后来变成他们的读者群的那个阶级剥夺了他们的历史感，却没有给他们一种形而上的绝对观念作为补偿，在所有的悲剧时代中尤富悲剧性的时代他们却没有悲剧意识，当死亡威胁整个欧洲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死亡，当有史以来最厚颜无耻的使人类堕落的企图转眼间就要拿他们做目标时，他们

① 玛丽亚娜本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旨在推翻帝制的共和派秘密结社的名称，后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外号。

却没有意识到恶。出于正直，他们局限于为我们叙述一些平庸的、无崇高可言的生活经历，而环境却在铸造异乎寻常的善与恶的命运；在诗歌复兴的前夜，——诚然这一复兴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他们清醒的理智驱散了他们头脑中的自欺性，而这种自欺是诗歌的源泉之一，他们的道德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支撑他们的心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或许也可以支撑他们，但是面临巨灾大祸却不够用了。人在这种时代不是转向伊壁鸠鲁，就是投向斯多葛主义——可是这些作家既非斯多葛派，也不是伊壁鸠鲁主义者〔8〕——要不然就求助于非理性力量，而他们选择的却是不愿意看到比自己的理性所及更远的地方。就这样，历史夺走了他们的读者群犹如它夺走了激进党的选民。他们于是沉默不语，我想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恶心，是由于他们不能使自己的明智与欧洲的疯狂相适应。作家这一行他们尽管干了二十年，由于当厄运降临时他们找不到话跟我们说，他们也就前功尽弃了。

还剩下第三代，即我们这一代。我们在战败以后或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写作。我在讲到这一代作家以前，先得指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气候下出现的。首先要说文学气候。三类作家：回归资产阶级者，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如星罗棋布占满天空。这些明星中的每一颗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大地施加影响，而这些影响组合起来就在我们周围形成最古怪、最不合理性、最矛盾的文学观念。我称这个观念为客观概念，因为它属于那个时代的客观精神。我们在吸进时代空气的同时吸进这个观念。不管这些作家花了多大心血使彼此有所区别，他们的作品在读者的头脑里同存共处，相互传染。此外，虽然存在深刻、明显的差别，但也不乏相同的特征。首先令人注意的，是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一样不关心历史，

虽然前者依托主张渐进的左翼，后者依托革命的左翼：前者处在克尔恺郭尔的“重复”的层面上，后者位于瞬间的层面，即永恒与无限小的现时的荒谬结合的层面上。在那个时代历史把我们压垮了，惟有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的文学提供少许历史趣味和一星半点历史意识。不过，由于他们想为特权辩护，他们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只考虑过去对现在的作用。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人拒绝历史都有其社会原因。超现实主义者是些神职人员，小资产阶级既无传统，也无未来，大资产阶级已完成征服阶段，现在只想保全成果。可是这些不同态度组合起来产生一种客观神话，按照这一神话文学应该选择永恒的题材，至少是与现实无关的题材。再则，我们的前辈只有一种小说技巧归他们驱使，即他们从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那里继承过来的技巧。可是我们已在上文看到，没有别的技巧比这一技巧更不利于对社会采取历史观点。

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和激进派作家都使用传统技巧：后者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道德家、唯智论者，他们对一切都要究其原因，前者这样做是因为传统技巧能为他们的意图效力：由于它系统地否定变化，传统技巧能更好地显示资产者的德行的永久性；在虚妄的骚乱平息之后，传统技巧让人们在这后面隐约看到这个稳定、神秘的秩序，这个他们希望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的静止不动的诗意；倚仗传统技巧，这些新埃利亚哲学家① 们写作反对时间、反对变化的作品，他们让骚动者和革命者在其事业尚未开始时就看到它已成过去，从而使这些人灰心丧气。我们是在读他们的书时学会这一技巧的，最初它曾是我们惟一的表达手段。在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有几个聪明人正在计算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后多长时间才是它可以成为小说题材的“最佳时间”。五十年

① 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们主张存在的同一性与永恒性。

似乎太长：人们不复能进入题材。十年又不够：人们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就这样，人们悄悄引导我们把文学看作不合时宜的考虑的王国。

这些互相敌对的团体之间也缔结联盟；激进主义者有时向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靠拢：归根结底他们有共同的抱负，即与读者和解，诚实无欺地提供读者需要的东西。他们各自的主顾当然有明显差别，但是人们不断地从一方的主顾转变成另一方的主顾，而且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的读者群的左翼构成激进派读者群的右翼。如果说激进派作家有时能和政治左翼结伴同行一段路，如果说，当激进社会党加入人民阵线时，他们大家决定都为《星期五》撰稿，反过来他们却从未与文学极左翼，即超现实主义者结盟。相反，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愿意，极端派作家却与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有共同之点：两者都认为文学以某种只能揭示，不能言传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文学在本质上是用想象实现不能实现的事物。就诗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当激进派作家姑且说把诗排斥于文学之外时，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却让他们的小说浸透诗意。人们经常指出这一事实，当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人们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原因是，资产阶级作家有心证明，资产者的生活再平淡琐屑，也自有其诗意的*彼岸世界*，这些作家把自己看成资产者的诗意的催化剂。与此同时，极端派作家把诗，即毁灭的不可设想的彼岸世界，与艺术活动的所有形式相等同。客观上，当我们开始写作时，这一趋向表现为混淆不同体裁和对小说本质缺乏认识；直到今天，还常有批评家责备一部散文作品缺乏诗意。

所有这些文学都宣扬某种主张，因为这些作者，虽然他们强烈申辩自己正好相反，根本无意捍卫任何意识形态，实际上都在这么做。极端分子和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声称自己厌恶形而上

学，但是他们反复宣布，人对他自身来说是太伟大了，通过他的存在的整整一个向度，人逃脱了心理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怎样称呼这类宣言呢？至于激进派作家，他们在宣称文学不是用善良的感情来创作的同时，却着重关心道德教训。这一切在客观精神中体现为文学观念的大幅度晃动：文学是纯粹的无所为而为，——文学是教育；文学只有在它否定自身并从灰烬中复活再生时才得以存在，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能言传的——文学是一门严峻的职业，它以特定的顾客群为对象，竭力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需要并努力满足这些需要；文学是恐怖——文学是修辞学。随后批评家们上场，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他们企图统一这些相互对立的观念：他们发明了我们在上文说到的信息概念。当然一切都是信息：纪德、尚松、勃勒东都载有某种信息，而这自然是他们本人不愿意说出来的，是批评家违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透露的。于是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加在上述各种理论之上：在这些精微的、自行毁灭的作品里，词不过是一名犹豫不决的向导，它在半路上停下来，让读者单独一人走完剩下的路，这些作品的真理远非语言所能表达，它位于浑成一体的沉默里，在这些作品里作家不由自主带给我们的才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只有当它以某种方式脱离它的作者时才是美的。如果作者本无此意，却在作品中描绘了自己，如果他的人物不受他的控制，把他们各自喜怒无常的变化强加给他，如果词语在他笔下保留某种独立性，那么他就创作了他的最佳作品。我们的批评家们的专栏文章中常见的这类话，布瓦洛若能读到必定会惊得目瞪口呆：“作者太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他太清醒了，文思来得太快，行文无不如意，他没有被他的题材驾驭。”在这一点上，不幸英雄所见略同：对于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文学的本质是诗意，因此就是彼岸世界，而通过一种难以觉察的滑动，也就成了脱离作者控制的东西，即魔鬼的

份额；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惟一有效的写作方式是自动写作；甚至激进派作家在阿兰之后也无不强调，一部作品在没有成为集体表现之前算不上完成，无不强调世世代代的读者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作品之后，作品包含的东西比作者在构思时赋予它的内容要丰富不知道多少倍。这个想法倒是正确的，它突出读者在作品形成中的作用；不过当时它足以加深混淆。简单说，在这些矛盾启迪下诞生的客观神话假定任何足以传诸后世的作品都有其秘密。如果指的是制作上的秘密，那倒还说得过去：不是的，秘密始于技巧与意志结束之处，某种来自上天的东西反映在艺术品里，并如阳光在水流中折断一样在艺术品中折断。总之，从纯诗到自动写作，文学气候为柏拉图主义所笼罩。在这个失去了信仰的神秘主义时代，或者不如说在这个自欺的神秘主义时代，文学主流驱使作家面对作品放弃自己的权利，犹如政治主流驱使他面对党放弃自己的权利。据说弗拉·安吉利科[1]是跪着画画的：假如此说不虚，许多作家与他相似，而且走得比他更远：他们相信只要跪下来写作，就能写得好。

我们还在中学教室里坐长板凳或在巴黎大学的阶梯教室听课时，彼岸世界浓密的阴影笼罩着文学。我们尝过不可能事物的苦涩的、令人失望的味道，也领略了纯粹性，不可能的纯洁性的滋味；我们先是觉得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后来又自觉是消费的爱丽儿，我们曾经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挽救生命，然后，到下一个季度，又认为人们不能挽救任何东西，而艺术为我们的堕落做出清醒、绝望的总结，我们在恐怖主义与修辞学之间，在把文学当作殉道行为或是看作一种职业之间摇来摆去：假如有人有兴

---

① 弗拉·安吉利科（约 1400—1455），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作品体现出虔诚的宗教信仰。

趣细读我们当时的作品，他必定会在其中找到这种种诱惑留下的如伤疤一般的痕迹，但是他必须舍得浪费时间才行：这一切今天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可是，由于作者是在写作时形成他对写作艺术的看法的，集体仍然生活在上一代人的文学观念里，而批评家总是晚了二十年才理解这些观念，特别高兴把它们用作评判当代作品的试金石。何况两次大战之间的文学本是强弩之末：乔治·巴塔叶对不可能的事物的诸般解释抵不上超现实主义最不经意的一句俏皮话，他关于花费的理论不过是过去的盛大庆典的微弱回响；字母派[①] 是一种代用品，是对达达主义过分充沛的精力的呆板、认真的模仿，然而这些作者已失去兴致，人们感到他们很专心，急于求成；无论安德烈·多台尔还是马里尤斯·格鲁[②]都不及阿兰·富尼埃；许多以前的超现实主义者加入共产党，犹如一八八〇年左右许多前圣西门主义者进入大工业部门的董事会，无论科克多还是莫里亚克和格林[③] 都没有挑战者；吉罗杜倒是有一百个人向他挑战，但都是平庸之辈；大部分激进派作家沉默不语。这是因为不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差距，——说到底，这也是承袭十九世纪的重要文学传统——而且在文学神话与历史现实之间也产生差距。

从一九三〇年起〔9〕，在我们还没有发表第一本书之前，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一差距。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法国人不胜惊愕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性，当然他们早在学校里学到人是在世界历史内部进行赌博，或者赌输，或者赌赢，但是他们没有把这条原理应用到自己身上：他们朦朦胧胧地认为，历史性只与死人有

---

① 字母派，法国现代诗歌流派，注重字母的音乐性，忽视思想内容。

② 安德烈·多台尔和马里尤斯·格鲁均系法国当代作家。

③ 格林（1900—?），法国当代作家。

关。前人的生命史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生活总是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夕展开，这些历史事件超过他们的预测，使他们的期待落空，打乱他们的计划，用新的光明照亮过去的岁月。这里有一种欺骗，一种不间断的偷天换日手法，好比大家都像查理·包法利在妻子死后发现她的情人们写给她的信，蓦然看到自己身后，整整二十年已经经历过的夫妇生活的幸福一下子崩塌了。在电气和飞机的世纪里，我们不认为这类惊奇的发现也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们不觉得自己处在任何事件的前夕，相反我们倒是带着模糊的骄傲情绪感到自己处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变故的翌日。即使我们偶尔对德国重新武装感到不安，我们以为自己已走上一条漫长、笔直的大路，我们深信自己的生活将由个人性的事件单独编织而成，将以科学发现和成功的改革作为前进路程上的标志。从一九三〇年起，世界危机、纳粹主义上台、中国的事变、西班牙战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觉得脚下的土地即将塌陷，突然间，对于我们也一样，历史大戏法开始了：世界普享和平的最初八年，突然应该把它们看作两次大战之间的最后八年太平日子了；我们当初欢迎的每一项许诺，现在都应该看成是威胁了；我们活过的岁月这才露出它们的真面目：我们不加戒备，完全信赖生活中的每一天，殊不知每一天都秘密地、飞快地、貌似漫不经心其实毫不容情地把我们领向一场新的大战，我们的个人生活过去似乎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德行与过失，我们运气的好坏与一小撮人的善意或恶意，现在我们觉得连它最小的细节也受到隐秘的集体力量的操纵，最琐碎的个人私事也反映着全世界的状态。于是我们突然觉得自己位于处境之中：我们的前辈特别喜爱飞越人生，这对我们变得不可能了，未来有一场集体的历险，这将是我们的历险，它日后将确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年代，我

们之中既有爱丽儿，也有凯列班[1]；某种东西在未来的阴影中等着我们，某种可能在我们毁灭之前的最后一刹那的灵光中为我们显示我们自身的东西；我们的动作和我们最亲密的劝告的秘密藏在我们前面，在我们的名字将与之联系的那场灾难之中。历史性涌回到我们身上；在我们接触的一切中，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在我们阅读的书页中，在我们写下的书页中，甚至在爱情中，我们发现一种东西好像是历史的味道，即绝对与暂时的苦涩的、暧昧的混合。既然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就在我们享受它的时候被巧妙地夺走，既然我们怀着激情，把它当作一种绝对一样体验的每一现时都被暗中处死，既然我们觉得每一现时的意义都在它本身之外，是为了另一些尚未出生的人而准备的，而且每一现时以某种方式在它存在的同时已成过去，我们还用得着去耐心制造一些自行毁灭的客体吗？当以铁与火为手段的毁灭威胁一切，包括超现实主义在内的时候，让一切都留在原地不动的超现实主义毁灭又与我们有何相干呢？我记得米罗[2] 画过一幅《绘画的毁灭》，但是燃烧弹可以一举毁灭绘画与绘画的毁灭。我们也想不到去赞美资产者美妙的德行；必须相信这些德行是永恒的，然后才能歌颂它们，但是我们是否知道明天法国资产阶级还能否存在？当我们最关心的是想知道人们在战争中能否保持人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同样不会想到如激进派作家那样教授怎样在和平环境中做正直的人。历史的压力突然向我们揭示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对我们的命运也是一大打击——但

---

① 凯列班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女巫的儿子，他与爱丽儿相反，象征始终反抗既定秩序的原始力量。

② 米罗（1893—?），西班牙画家，雕刻家。

是历史的压力同时也不由我们做主地把我们重新纳入民族集体之中：我们的前辈的旅行，他们豪华的游历以及周游世界的全副排场，过不了多久就得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假象：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法国带到哪里，他们出门旅行是因为法国打赢了，因为法郎的汇率对他们有利，他们跟在法郎后面，与法郎一样在塞维利亚和巴勒莫畅通无阻，却较难进入苏黎世和阿姆斯特丹。[①] 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长到作环球旅行的年龄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策已经扼杀了旅游小说，再说我们也没有心思去旅行：我们的前辈有一种邪恶的统一世界的癖好，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各地找到资本主义的印记；我们不必费力就能找到一种更明显的统一性：遍地都是大炮。再说，不管我们去不去旅行，面对正在威胁我们国家的冲突，我们已经懂得自己不是世界公民，既然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瑞士人、瑞典人或葡萄牙人。我们的作品的命运也与处境危险的法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的前辈为度假的灵魂写作，轮到我们对读者说话时，假期已经结束：我们的读者群由与我们同类的人组成，他们与我们一样等待着战争和死亡。对于这些没有闲暇，不懈怠地关心着惟一一件事的读者，惟一合适的题材是写作有关他们的战争和他们的死亡的事情。我们被粗暴地重新纳入历史，被迫创作一种强调历史性的文学。

但是我以为，我们的处境的独特之处在于战争和占领在把我们推入一个熔解中的世界的同时，强使我们在相对性的内部重新发现绝对。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游戏规则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因为痛苦能赎罪，因为谁也不是故意作恶的，因为人心深不可

---

①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城市，巴勒莫是意大利地名，苏黎世是瑞士地名，阿姆斯特丹为荷兰首都。

测，也因为人人均沾神的恩宠；这就意味着文学——除了把牌搅乱的超现实主义极左派——趋向于建立某种道德相对主义。基督徒不再相信地狱；罪孽是上帝缺席的所在，性爱则是对上帝的爱走上了歧途。由于民主政体容忍一切见解，甚至容忍专以毁灭民主政体为务的见解，学校里教授的共和派人道主义就把宽容精神作为首要的品德：人们容忍一切，甚至别人的不宽容；在最愚蠢的想法和最卑劣的感情里都应该辨认出隐藏的真理。官方哲学家雷翁·布伦什维克终其一生都在吸收、统一、整合，他塑造了三代人的思想，对于他来说，恶与错误都是虚幻的假象，是分离、限制与终极性的结果；只要人们炸毁分隔各个体系与各个集体的障碍，恶与错误就会自行消灭。激进派则追随奥古斯特·孔德，他们也把进步看作秩序的发展：所以秩序已经以潜在形式，如同画谜中猎人的鸭舌帽那样待在那里了，需要做的只是发现它。他们把时间都用在这上头，这是他们的精神练习；他们以此为一切辩解，首先为他们自己找到辩解。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承认压迫与资本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与贫困的现实：但是我已在别处证明，唯物辩证法的功效是同时取消善与恶，只剩下历史过程，再说斯大林共产主义不以个人为重，它认为个人的痛苦乃至死亡只要有助于加快夺权时刻的来临，就没有不能得到补偿的。恶的概念被抛弃，落到几个善恶二元论者——反犹太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右翼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他们利用这一概念来为他们的牢骚、嫉妒和他们对历史的不理解辩护。这就足以贬损恶的概念的声誉了。对政治现实主义而言，和哲学理想主义一样，恶不值得认真看待。

人们教会我们认真看待恶：在酷刑成为家常便饭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能活下来，这既不是我们的过错，也没有功劳可言。夏

多布里昂[1]、奥拉都尔[2]、索赛街[3]、杜勒[4]、达索[5]、奥斯维辛，一切都向我们证明，恶不是表面现象，从原因上认识恶并不能消除恶，恶并非如同一个模糊的观念与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抗那样与善对抗，恶不是可以医治的情欲，可以克服的恐惧，可以原谅的一时迷惑，可以使之明白的愚昧无知的结果，恶无论如何不能如同莱布尼茨的阴影一般被绕开，被接管，被还原、同化为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莱布尼茨说过，阴影对于发扬白日的光辉是必需的。马里丹[6] 曾说过，撒旦是纯洁的。纯洁，也就是说没有混杂其他成分，毫不留情。我们学会认识这一可怕的、不能还原的纯洁性：它充分显示在刽子手与其牺牲者的紧密的、几乎是肉体的关系里。因为酷刑首先旨在使受刑对象堕落；不管牺牲者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最终还是由他决定到什么时候痛苦变得无法忍受，非开口说话不可；酷刑的最大的嘲讽在于，受刑者一旦挺不下去，就得用他作为人的意志去否定他是人，把自己变成刽子手的同谋，自动跌入卑鄙的深渊。刽子手知道这一点，他在窥伺对方意志崩溃的时刻，这不仅因为他将得到他希望获得的情报，而且因为对方意志崩溃将再一次向他证明，他有理由使用酷刑，人是只配用鞭子抽打的动物；他就以这种方式消灭他的邻人的人性。由于反弹力，同时也消灭他自己身上的人性：这个呻吟不

---

① 此处夏多布里昂指法国大西洋罗亚尔省的一个县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军在此设有政治犯集中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名政治犯被作为人质处决。

② 奥拉都尔是法国上维也纳省的一座村庄。一九四四年德军屠杀了该村六百四十三名村民，其中有五百名妇孺。

③ 盖世太保在巴黎的总部设在索赛街。

④ 杜勒，法国考累兹省省会。一九四四年八月，德军在该地绞死九十名人质。

⑤ 达索，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城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设有纳粹集中营。

⑥ 马里丹（1882—1973），法国哲学家。

已，浸透汗水，浑身血污不堪的人开口求饶，这个人如痴若狂，发出钟情女子的喘息声，同意交出自身听凭别人摆布，他不仅供出一切并且热心地一再加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作恶，这一意识如同拴在他脖子上的磐石带着他越沉越深，刽子手知道这个人的形象与他自己的形象是一致的，他在行刑的同时，也在同等程度拷打他自己；如果他本人想逃脱这一整体堕落，除非表明他盲目信仰如紧身褡一般束缚住我们卑劣的软弱行为的一种铁的秩序，他没有别的办法；简单说，他只有把人的命运交给非人性的力量去主宰。某个时刻总会来临，那时候行刑者与受刑者达成一致：对于行刑者，是因为他在单独一个受害者身上象征性地满足了他对全人类的仇恨，对于受刑者，是因为他只有把自己的过错推向极端才能承担这个错误，他只有同时憎恨所有人才能忍受他对自己的憎恨。后来刽子手可能被绞死；受害者如能逃脱一死，可能会被恢复名誉：但是谁能抹掉两个自由在毁灭人性的过程中这场息息相通的弥撒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正在吃饭、睡觉、做爱时，巴黎各处都在举行这种弥撒；我们听到整条街在惨叫，我们明白了，恶作为一种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果实，与善一样是绝对的。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某个幸福的时代回顾过去，将在这些痛苦和这些耻辱中看到引向这个时代享有的和平的若干道路之一。但是我们不是位于已经形成的历史这一边；我说过，我们位于处境之中，以致我们经历的每一分钟对我们都是不可减缩的。因此尽管我们本不愿如此，我们还是作出这个将顶撞好心人的结论：恶不可能得到补偿。

但是另一方面。大部分抵抗者虽然也受严刑拷打，烈火烧灼，被挖去眼睛，折断骨骼，他们却没有开口；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行刑者，重新肯定人性。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见证，无人援助，不抱希望，甚至往往不怀

信仰。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不是相信人的尊严，而是要求人的尊严。一切无不使他们丧失勇气：他们周围的那么多的信号，这些俯视他们的脸，他们身上的痛苦，一切都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是些虫豸，人不过是蟑螂和鼠妇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将和所有人一样，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虫蚁。而他们必须用自己受刑的皮肉，自己受迫害的已经背叛他们的思想，无中生有地，不为任何目的在绝对无偿中发明尊严的人：因为在人性内部可以区分出手段与目的，价值与偏爱，但是他们还处在创造世界的阶段，他们只需要独自决定世界上除了野兽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于是他们闭口不语，而人就从他们的沉默中诞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知道，在每天的每一时刻，人在巴黎各处被毁灭和重新确立。这些毒刑拷打纠缠着我们的头脑，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如果轮到我受刑，我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必定把我们带向我们自身与人性的边缘，使我们在人类否定自身的"无人区"与人类从中涌现并创造自身的沙漠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的上一辈人把他们的文化、智慧、风俗和谚语留给我们，他们建造了我们居住的房屋，在大路上树立他们的伟人的雕像，身体力行一些朴实的美德，总是待在温和地带；他们也犯错误，但从不降得那么低，以致不能在脚下发现比他们更有罪的人；他们也建功立业，但从不升得那么高，以致不能在头顶上看到比他们更有功的人；他们目光所及之处只遇到一些人；他们爱用的并且教给我们的俗话——"笨蛋总能找到更笨的人对他表示钦佩"，"人们总需要有一个比他们自己更渺小的人"——他们在悲痛时自我安慰的方法——不管自己遇到多大的不幸，他们总对自己说还有更大的不幸——一切都说明他们把人性看成一个自然的、无限大的环境，人们决不能走出这个环境，也不能碰到它的边界；他们怀着平静的心境死去，从来没有探索过人的状况。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作家为他

们创造了一种平均处境文学。但是，当我们最好的友人假如被捕，就只能在卑劣和英雄主义之间，即在人的状况的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而在这两者之外什么都不复存在时，我们再也不能认为做有尊严的人是自然的事情。假如他们当了懦夫、叛徒，所有其他人都在他们头顶上；假如他们成为英雄，所有其他人都比他们矮一截。更常发生的是后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再感到人性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环境，而是他们身上一丝微弱的火苗，需要他们单独护持，这丝火苗全部蕴藏在他们用来与刽子手们对抗的沉默中；在他们周围只有非人性与无知无识的漫长的极地之夜，他们看不见这个黑夜，只是通过彻骨的寒冷猜到它的存在。我们的父辈总有见证人和榜样。对于这些受刑者，既无见证人也无榜样。圣埃克絮佩里[①] 在执行一次危险使命时说过：*我就是自己的见证人*。对受刑者亦然：当一个人除了自身不能有别的见证人时，他就开始感到焦虑，感到被遗弃，开始流出渗血的汗水；他是在这个时候把苦酒喝干的，即他体验到他作为人的极限。当然我们远非人人都感受过这种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如同一个威胁，如同一项许诺，死死地纠缠我们，由于我们不把自己的作家职业看得很随便，这一眩惑还反映在我们的作品里：我们着手创造一种极限处境文学。我丝毫无意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高出前辈。相反，勃洛克-米歇尔是付出代价才取得发言权的，他在《现代》杂志上撰文说，人在重大关头需要表现的德行不如在细微场合需要的更多；我没有资格决定他是否有理，也无权裁决当冉森派是否比做耶稣会士更值得[②]。我宁可想，什么都需要一点，但是同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二者。我们因此成了冉森派，因

① 圣埃克絮佩里（1900—1944），法国飞行员，小说家。

② 冉森派的道德极其严格，耶稣会士则以圆滑闻名。

为时代把我们造成这样，也因为时代让我们触及我们的极限，我还想说我们都是形而上作家。

我想我们中许多人会拒绝这个称谓，或者在接受时有所保留，但是这里有个误会：因为形而上学不是关于不能用实验证明的抽象概念的没有结果的争论，这是为了从内部完整地拥抱人的状况而作出的活生生的努力。形势迫使我们发现历史的压力犹如托里拆利[①] 发现了空气压力，严峻的时代置我们于被遗弃的境地，从这个境地去看我们作为人的状况可以一直看到其极限，看到其荒谬性，看到弃绝知识的黑夜；我们的任务（可能我们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一个时代因缺乏才智之士而未能创造自己的艺术和哲学）是创造一种能使形而上的绝对与历史事实的相对性交汇、和解的文学。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我姑且名之为重大关头文学〔10〕。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遁入永恒，也不是在怪异的扎斯拉夫斯基先生在《真理报》上称之为“历史过程”的东西面前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仍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另一种性质：人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通过历史并且为了历史而把自己造就成人？我们惟一的、不可还原的意识与我们的相对性是否可能结合，也就是说教条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观相主义能否结合？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怎样承担违背我们深层的意愿，却是由我们的行为引起的客观后果？迫不得已时人们可以通过哲学思维抽象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要亲身体验这些问题，即用小说这一虚构的、具体的经验支撑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在出发时掌握的小说技巧是我在上文分析过的那种技巧，它的目标与我们的意图截然相反。这一技巧专用于叙述一个稳定社会内部的个人生活中的事

---

① 托里拆利（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件，它能够记录、描写、解释一个静止的世界内部某一个别系统的屈曲、分割、退化及其缓慢的解体过程。可是从一九四〇年起我们就处于一场飓风的中心；如果我们要在飓风中辨别方向，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需要应付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犹如二次方程比一次方程复杂。我们需要描写各个分系统与包含它们的那个总系统的关系，前者与后者都在运动中而且两者的运动相互制约。在战前法国小说的稳定世界中，作者位于代表绝对静止的伽玛点，他拥有规定他的人物的运动的固定标记。但是我们进入一个正在演变的体系之中，我们只能认识相对的运动；我们的前辈自以为置身历史之外，他们振翅一飞就上升到巅峰，居高临下地看透各项事件的真相，然而环境把我们再次淹没在我们的时代之中；既然我们位于时代内部，我们又怎么可能看到它的整体呢？既然我们在处境之中，我们惟一可能想到去写的小说是处境小说，既无内在叙述者，也无全知的见证人；简单说，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从牛顿力学转向广义相对论，让我们的书里充满半清醒、半蒙昧的意识，我们可能对其中的一些意识或另一些意识更具同情，但是任何一个意识对于事件和自身都不享有优先观点；我们必须介绍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实在将是其中每个人对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和所有人对每个人的评价的混乱、矛盾的交错组织，这些评价决不能从内部决定他们命运的变化来自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错误或者来自世界的进程；最后我们还必须到处留下怀疑、期待与未完成的段落，迫使读者自己去作各种假说，让他感到他对情节与人物的看法只能是许多看法中的一种，从不引导他，也不让他猜到我们的感情。

然而，另一方面，如同我刚才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日复一日体验着我们的历史性，这一历史性把它一开始似乎从我们那里夺走的绝对性归还给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计划、情欲、行为从

业已形成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是可以解释的并是相对的，它们在这种被遗弃状态中取得现时的不确定性，承担其风险，获得它们自身不容还原的密度。我们不是不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时代，那时候的历史学家可以纵横浏览我们似发烧一般一分钟接着一分钟生活着的这段时间，他们可以用我们的未来——这对我们当时仅是一种可能性——说明我们的过去，借助我们的行动的结果来决定其价值，根据我们的成功来决定我们的意愿是否真诚；但是我们的时间的不可逆性只属于我们，我们必须在这不可逆的时间里摸索，要么得救，要么失落；事件如盗匪向我们突然袭来，我们必须面对不可理解的、不能忍受的事物履行我们做人的职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打赌、猜测，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动手去做，不抱希望地坚持下去；人们可以解释我们的时代，但这无损于它对于我们是不可解释的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为我们清除这一时代的苦涩味道，它只是对于我们才具有这种苦味，这种苦味将与我们一起消失。我们的前辈们的小说用过去时叙述事件，年代顺序让人们隐约看到普遍的逻辑关系和永恒真理；连最小的变化也已被理解，人们交给我们的是已经再次思考的生活经历。二百年后如有一位作者决定写一部关于一九四〇年战争的历史小说，这一技巧可能对他适用。但是就我们而言，虽说我们偶尔也会沉思我们未来的作品将是什么样子，我们确信任何一种艺术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艺术，如果它不能表现事件的粗暴的新鲜感、它的模棱两可性和不可逆料性，如果它不能表现时间的流程，世界咄咄逼人的、瑰丽的不透明性和人的长期耐心；我们不愿读者们对于一个死亡的世界产生优越感从而沾沾自喜；我们倒是希望揪住他们的脖子：愿每个人物都是一个陷阱，愿读者掉进陷阱，被从一个意识扔进另一个意识，也从一个绝对世界被抛入另一个同样绝对的世界，愿读者因主人公对前途无把握而感到自己也无把握，因

他们的不安而不安，无力应付他们的现时，屈服于他们的未来的重压，被他们的知觉和感情所包围犹如受到不可逾越的悬崖峭壁的围困，最后，愿读者感到主人公们的每一情绪变化，他们的思想的每一活动都包含着全人类，感到这些情绪变化和思想活动在它们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在历史内部，不管现时的真面目怎样永远被未来掩盖，都是不可挽回的向恶下降或是向善上升，而这种下降或上升是任何未来都不能对之提出异议的。正是这一点可以解释卡夫卡与美国小说家的作品在我们国家取得的成功。关于卡夫卡，人们把一切都说尽了：说他想描绘官僚阶层，疾病的进展，东欧犹太人的状况，对不可企及的超越性的追求，乃至当世界上缺少圣宠时描绘了圣宠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对的，我甚至会说他曾想描绘人的状况。但是我们特别敏感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认出历史和处于历史中的我们自己。他的作品总是写在审理过程中的案件，有朝一日审理突然结束而且结束得很坏，问案的法官们无人认识而且永远找不到，被告们为了解对他们提出的控告而作的努力纯属徒劳，他们耐心地建立起来的辩护体系有朝一日会反过来变成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他的作品写出这个荒谬的现时，人物认真地在这个现时中生活，然而理解它的钥匙却在别处。我们离开福楼拜和莫里亚克很远了：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至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手法被用于介绍一些受愚弄的命运，它们在根底上已遭破坏，然而经历其事者却仔细地、灵巧地、谦逊地生活着；这一手法也被用于表现表象的不可还原的真相。并且让人们越过这些表象预感到我们将永远不能认识的另一个真相，卡夫卡是无法模仿也不能重复的：应该做的是在他的书里吸取宝贵的鼓励，然后到别处去寻找。至于美国作家，他们不是用他们的残酷或悲观主义打动我们：我们在他们身上认出一些穷于应付环境的人，他们那个大陆太大了，他们在其中迷失方向犹如我们在历史

上迷路，他们没有传统可以依赖，因陋就简地努力表现他们面对无法理解的事件产生的惊愕和被遗弃感。福克纳、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的成功不是追逐时髦的结果，至少不首先是：这是我们的文学的自卫反应。因其技巧和神话不再能帮助它应付历史处境，我们的文学感到自身受到威胁，为了能在新的局势下履行职责它就为自己嫁接一些外国技巧。就这样，正当我们与读者群相遇时，环境迫使我们与前辈们决裂：他们选择了文学理想主义，通过某一占有优先地位的主体性为我们展示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历史相对主义先验地确定所有主体性的等值性〔11〕，把活生生的事件的全部价值归还给事件，并在文学上通过绝对主观主义把我们领回独断的现实主义。他们不断在叙述中明显地提示或者暗示作者的存在，以为这样就能为讲故事这一疯狂的举动找到辩解，至少表面上找到辩解：我们则希望我们的书孤悬在空中，希望词语不是向后指向那个写出它们的人，而是被遗忘，没有伴侣，不被觉察，成为把读者输送给一个没有见证人的世界的滑梯，简单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书以物、植物和事件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产品的方式存在；我们想把上帝从我们的作品中赶走，犹如我们已经把上帝从世界上赶走。我以为我们将不再用形式，甚至也不用内容，而是用存在的密度来规定美〔12〕。

我已说明“回顾”文学如何体现作者们对于社会整体采取的一种飞越态度，选择从已经形成的历史的观点去作叙述的人如何设法否定他们的肉身，他们的历史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这一进入永恒的跳跃是我指出的作家与其读者群分离的结果。反过来，人们就不难理解我们作出的把绝对重新纳入历史的决定伴随着旨在使作者与读者达成和解的努力，即激进派作家与回归资产阶级的作家曾经做过的事情。当作家以为自己拥有朝向永恒的窗口时，他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不可能把自己享受的光明传递给在他

脚底下蠕动的卑污的群氓。但是，如果他能想到人们办不到借助优美的感情脱离他们所属的阶级，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享有特权的意识，文学也不是贵族资格证书，如果他明白了一个人若愿意被他的时代欺骗，最稳妥的办法是背对时代、自以为高踞时代之上，如果他明白了人们不是通过逃避时代来超越时代，而是在为了改变时代而承担时代的同时，即在越过它以便趋向最近的未来的同时超越时代，那么他就会为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一起写作，因为他企图用他个人的手段解决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人曾为秘密刊物撰稿，他们的文章便是诉诸整个社会的。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我们做得不是很出色：抵抗文学产生的好作品实在不多。但是这一经验使我们预感到具体普遍的文学可以是什么样子。

一般说，我们在这些匿名文章里只行使纯否定精神。面对着明显的压迫以及这一压迫为了支撑自身而日复一日铸造的各种神话，精神性便是拒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做的是批评一项政策，揭露某一专横措施、提醒人们警惕某个人或某一宣传。当我们颂扬一名被流放者或被处决者时，这个人之所以被流放或处决也是因为他曾有勇气拒绝。为了对抗人们不分昼夜向我们灌输的不明确的综合性概念，诸如欧洲、种族、犹太人和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我们必须唤醒古老的分析精神，因为只有它能粉碎这些概念。所以我们的作用有点像十八世纪作家曾经如此出色地起到的作用的谦卑的回响。但是，由于我们与狄德罗和伏尔泰不同，即便我们只想让压迫者们对压迫感到羞耻，除了通过文学虚构，我们不可能对他们说话，也由于我们从不与他们来往，我们没有这些作者有过的幻觉，不认为我们通过从事自己的职业就逃脱了我们作为被压迫者的状况；相反，我们是在压迫者的内部向我们是其中一员的那个被压迫的集体表现他们的愤怒和希望。假如我们

的运气更好一些，有更多的德行和才能，更密切的团结和更多的训练，我们本可以写出被占领的法国的内心独白。不过，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特别值得夸耀的功劳：民族阵线根据职业组织其成员，我们中间以自己的专长为抵抗运动工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医生、工程师和铁路工人用他们的专长做了重要得多的工作。我们不难采取这一态度是因为它符合文学否定性的伟大传统，然而到了解放以后，无论如何，它很可能变成全面的否定，再次完成作家与其读者群的分离。我们曾颂扬一切毁灭形式：开小差、抗命、颠覆列车、放火烧掉成熟的作物、暗杀等等，因为我们处于战时。战争结束了：如果我们保持这一态度，我们就会与超现实主义团体以及所有把艺术当作一种经常的、彻底的消费形式的人相汇合。但是一九四五年不同于一九一八年。当凯旋的、餍足的法国自以为统治着欧洲时，呼唤洪水降临法国是漂亮的做法。洪水果真来临：还剩下什么有待摧毁？第一次大战以后的那场巨大的、形而上的消费运动是在欢乐中、在减压爆炸中进行的：今天战争在威胁我们，还有饥饿和独裁：我们仍处在超高压下。一九一八年是欢度佳节，人们可以用二十个世纪积累的文化和储蓄点燃一堆篝火。今天火不是自行熄灭就是点不着；喜庆日子的归来遥遥无期。在一个富足的压迫社会里，人们还可以把艺术看作最高的奢侈，因为奢侈似乎是文明的标记。但是今天奢侈已失去其神圣性：黑市把奢侈变成一种社会解体现象；奢侈的乐趣一半在于它是“众目睽睽的消费”，可现在它失去这一性质：人们关起门来消费，与别人隔绝，人们不再处于社会阶梯的顶端，而是在社会之外：纯消费艺术可望而不可即，它不再建立在锦衣美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快感之上，它勉强向几名享有特权者提供孤独的消遣，自慰的享乐以及惋惜生活的甜蜜一去不复返的机会。当整个欧洲首先以重建为当务之急时，当各国

为增加出口而节衣缩食时，与教会一样善于适应各种形势，不管怎样总在设法救出自身的文学于是显示了它的另一面：写作不就是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挣脱出来以便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凝视柏拉图的本质和美的原型，同样不是如被利剑刺穿一样被一些陌生的、未被理解的、来自我们背后的词语撕裂：写作是从事一门职业。一门要求习艺过程、持久的劳作、敬业意识和责任心的职业。不是我们发现了从事这门职业应具的责任心，情况恰恰相反：一百年以来，作家一直梦想能在一种超越善恶的无邪状态，或者不妨说在犯错误以前的状态中委身于他的艺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是社会前不久强加在我们背上的。应该相信社会认为我们相当可畏，既然它判处我们中曾与敌人合作的人死刑，却不去触动犯有同一罪行的企业家。今天人们说当初与其谈论大西洋墙还不如去建造它。这句话并不使我特别反感。当然，因为我们是些纯消费者，集体才对我们毫不容情；枪决一个作家不过是少了一张等饭吃的嘴，缺少一名最小的生产者对民族也意味着更大的损失〔13〕。我不说这样做是对的，相反，这种做法导致各种滥用权力现象，导致审查制度和迫害。但是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职业包含某种危险而高兴；当我们在地下写作时，我们的风险微不足道，印刷者承担的风险要大得多：我经常对这种情况感到耻辱：至少这教会我们实行某种文字紧缩。当每个词都可能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时，必须字斟句酌，人们不应该让大提琴一唱三叹：人们应付最紧急的需要，文字务求简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加速了语言危机，我乐意说一九四〇年的战争对这一危机作出新的评价。但是应该希望，当我们重又在作品上署下自己的名字时，我们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风险：说到底一名瓦匠可能遇到的危险比我们大得多。

在一个强调生产，把消费限制到最低必需程度的社会里，文

学作品显然仍是无所为而为的。即使作家强调自己为之付出多少劳动，即使他满有道理指出，这一劳动就其本身而言调动了与一名工程师或医生的劳动相同的智力，他创造的客体仍旧不能等同于一种财富。这一无所为而为性非但不使我们难受，反而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它便是自由的形象。艺术品是自由的，因为它是绝对目的，也因为它是作为一项绝对命令向观众提出的。所以，虽然艺术品本身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生产，它却希望代表一个生产社会中的自由意识，即如同赫西奥德当年做过的那样，用自由的语汇把生产反映给生产者看。当然，需要做的不是重新连接令人生厌的劳动文学的断线。彼埃尔·昂普曾是这一文学最不祥的代表，他的作品读来催人入睡；但是由于这种性质的反射既是召唤又是超越，在让这个时代的人们看到他们的工作与时日的同时，也应该让他们彰明较著地看到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原则、目的和内部结构。如果说否定性是自由的一个面貌，那么建设是它的另一个面貌。我们时代的悖论在于，建设性的自由从未如现在那样接近于产生对自身的意识，而同时，可能它也从未如现在那样被异化。劳动从未以比现在更大的威力表现它的生产能力，可是劳动的产品与意义从未更加彻底地被从劳动者身边夺走，homo - faber[①] 从未比现在更明白他在*创造*历史，同时他从未比现在更感到自己在历史面前无能为力。我们的角色已经指定：就文学是否定性而言，文学将对劳动的异化提出异义；就它是创造和超越而言，它将把人表现为*创造性行动*，它将伴随人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趋向更好的处境而做的努力。如果*有*、*做*和*存在*真是人的实在的基本范畴，人们可以说消费文学局限于研究*存在*与*有*的联系：感觉被当做享乐，——这在哲学上是错的——而最会享乐

---

① 拉丁文：工人。

的人就被看作是最充分地存在着的人；从《培养自我》经过《地粮》和《巴纳布思的日记》到《占有世界》，存在就是占有。起源于这一类感官享受的艺术品声称自己就是享受或许诺享受；这样就完成了循环。我们则相反，形势使我们在我们的历史处境的前景下看清存在与做的关系，人的存在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在劳动受到异化的当今社会里，情况仍旧如此吗？今天该做什么？选择什么目的？在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社会里，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关心这些问题的作品不可能首先以取悦为目的：它们使人恼怒、不安，它们把自身当作有待完成的任务向读者提出，它们让读者目击一些结局未定的经历。这类作品是痛苦与疑问的结果，不可能为读者带来享乐，而是带来痛苦与疑问。如果我们能够写出成功的作品，它们将不是消遣，而是强迫意念。它们不是让人“观看”世界，而是去改变它。这个磨损了的、饱经触摸、嗅闻的旧世界在改变中不会丧失什么，它只会赚到什么。从叔本华起，人们认为当人抑制了自己心中的权力意志之后，客体就能显示其全部尊严：客体向无所事事的消费者交出它们的秘密；只有在人们不需要用客体做些什么的时候，人们才能关于客体写些什么。上个世纪的枯燥乏味的描写是拒绝使用的表现：人们不去触动世界，人们只是用眼睛生吞活剥世界，作家与资产者意识形态相对抗，他选择一个有利时刻对我们谈论物，在这一时刻他与物之间的一切具体联系统统断绝，只剩下目光那一根细线，这一时刻物在目光的注视下慢慢解体，变成一束束被打开的美妙感觉。这是印象的时代：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方的印象。文学家用心吸收这些景观，他在进食过程结束，消化过程开始的模棱两可的时刻为我们描写这些景观，在这一时刻主体性渗入客观事物，但是它的酸溶液还没有开始腐蚀客观事物，在这一时刻田野和树林仍是田野和树林，但已是心

态。一个冰冷的、涂了漆的世界占据了资产阶级的书，这是一个为名胜地度假者而设的世界，它勉强还给我们一种不失体面的欢乐或者一种高雅的忧郁。我们从我们的窗口看到这一世界，我们不在世界里面。当小说家在这个世界里安顿几个农民时，这些农民与山峦空灵的阴影与溪流的银色涟漪很不协调；农民在用铲子翻动忙于工作的土地，人们却让我们看到这块土地穿着星期天的盛装。这些误入休息日的世界中的劳动者很像让·埃菲尔[①] 画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普吕沃在一幅漫画中引进这个院士的形象，让他说话表示道歉："我走错了画面。"要不然就是人们把这些劳动者也变成物了——变成物和心态。

对于我们来说，做显示存在，每一姿态都在大地上绘出新的图案，每一技术，每一工具都有向世界敞开的意义；有多少种使用物的方式，物就有多少种面貌。我们不是与想占有世界的人们站在一起，而是与想改变世界的人们站在一起，世界只对改变世界的计划透露其存在的秘密。海德格尔说过，人们在使用锤子时便对锤子有了最深入的认识。当人们把钉子钉入墙壁时，便对钉子与墙壁有了最深入的认识。圣埃克絮佩里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指出飞机对于飞行员来说是一个感觉器官〔14〕；当人们以时速六百公里飞越山脉时，在这全新的角度下山脉看来像缠成一团的蛇：挤紧的群山呈黝黑色，向天空伸出它们坚硬的、烧焦的峰顶，若有意破坏，若欲撞击；速度以缩地法捏拢、捏紧地球外壳上的皱褶；圣地亚哥跳到巴黎附近；从一万四千英尺的高空往下看，把圣安东尼奥拽向纽约的隐蔽的引力像铁轨一样闪闪发光。在圣埃克絮佩里之后，在海明威之后，我们怎么还能想到去描写呢？我们必须把物投入行动之中：物存在的密度对于读者来说将

① 让·埃菲尔（1908—?），法国幽默画家。

用物与人保持的实用关系的繁复性来衡量。让走私贩子、海关关员和游击队员去翻山越岭，让飞行员飞越山岭〔15〕，于是山岭就会从这两相关联的行动中突然涌现出来，从你的书里跳出来，犹如魔鬼跳出盒子。就这样，世界与人通过举动相互显示。我们可以谈论的所有举动都归结为一项，即创造历史的举动。这样我们就被领到必须抛弃*存在*[①]的文学而开创实践的文学的时刻。

作为在历史之中并作用于历史的行动，即作为历史相对性与道德的、形而上的绝对性的综合，实践向我们揭示这个既敌对又友好，既可怕又可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题材。我不说是我们选择了这些清苦的道路，我们之中肯定有人孕育着一部迷人的、感伤的小说，但是这部小说永无出生之日。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要做的不是选择自己的时代，而是在时代中选择自己。

正在来临的生产文学不会使人们遗忘它的反题消费文学；它不应该存心超过消费文学，也许它永远不能与消费文学并驾齐驱；谁也不认为生产文学使我们达到终点并实现写作艺术的本质。也许生产文学不久就将消失：我们的下一代似乎犹豫不决，这一代人的许多小说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节日，像德国占领时期的家庭舞会，年轻人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播放战前的唱片，一边喝着埃洛省的葡萄酒一边跳舞。果真如此的话，这场革命就将落空。何况，即使实践文学能站住脚跟，它也会与存在文学一样成为明日黄花，于是人们又将回归存在文学；也可能未来几十年的历史将记录这两种文学的相互交替。这就意味着人们无法挽回地错过了另一场革命，一场无比重要的革命。说实在的，只有在社会主义集体中，当文学终于明白自己的本质，完成了实践与存在的综合，否定性与建设的综合以及做、有、存在三者的综合

---

① 存在（exis），此处特指相对于行动而言的静止的存在方式。

之后，文学才配得上整体文学的名字。在等待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且去耕种自己的园地，我们有事可做。

确实，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用赠与取代花费，放弃我们的前辈们的贵族谎言，愿意通过我们的全部作品向集体的全体成员发出民主的召唤，这一切还不够。还需要知道谁读我们的书，当前的形势是否使我们为“具体的普遍性”写作的愿望沦为空想。如果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二十世纪作家将在被压迫阶级及其压迫者之间占据类似十八世纪作家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理查·赖特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所占的位置：被压迫者与压迫者都是他的读者，他为被压迫者作证反对压迫者，他从内部和外部向压迫者提供其形象，他与被压迫者一起意识到压迫，他出力构成一个建设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惜这些希望都不合时宜：在普鲁东和马克思时代可能做到的事情今天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还是重提开头提出的问题，不带成见地审查我们的读者群。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作家的处境从未如现在这样不合常情；它似乎由极为矛盾的特点组成。积极的一面，是热闹的外观，广阔的可能性，总的说来还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准，消极方面只有一条，即文学正在死去。不是说文学界缺少才子或者有志者，而是在当代社会里文学派不上用场。正当我们发现实践的重要性时，正当我们隐约可见一种整体文学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读者群却崩塌、消失了，我们的的确确再也不知道为谁写作。

乍看起来，过去时代的作家如果能见到我们，必定会羡慕我们的命运〔16〕。马尔罗有一天说：“我们从波德莱尔的痛苦得益。”我不认为他说得完全对，但是波德莱尔确实死时没有读者，而我们还没有证明自己的才能，甚至人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一天会证明自己的才能，我们的读者却已遍布全世界。想到这一点我们真该脸红，但是说到底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一切都是形势使

然。先是战前的自给自足状态，然后是战争剥夺了本国读者群每年能读到的外国作品；今天人们补偿损失，加快速度：只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减压现象。国家参与其事：我曾在别处指出，战败国或破产国把文学当作出口产品。自从各个集体也插手以后，这个文学市场就扩大了，变得经常化了：通常使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倾销（如美国的“海外版”图书），保护主义（加拿大和东欧某些国家），国际协定，各国彼此用“文摘”侵占对方市场，如这个名称所指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经过消化[①] 的读物，是文学乳糜。总之，文学与电影一样正在变成工业化的艺术。我们当然是受惠者：科克多、萨拉克鲁和阿努依[②] 的剧本在世界各地上演；我可以举出许多作品出版后不到三个月即被译成六、七种外文。然而，所有这一切仅是表面上的热闹：在纽约或特拉维夫可能有人读我们的书，但是纸张紧缺限制了我们的书在巴黎的印数。所以读者群分散的程度大于其增长的程度；可能在四、五个外国有一万人，在本国有另外一万人读我们的书：两万读者，这在战前不过是小小的成功罢了。所以今天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们的基础远没有我们仅在国内知名的前辈们牢靠。我知道以后不会缺少纸张。但是同时欧洲出版业进入危机；销售量一成不变。

就算我们在国外出了名，我们也不值得为之欢欣鼓舞，这一荣耀不会产生实际效果。今天更有效地把世界各国分开的，不是山与海的阻隔，而是经济与军事潜力的差别。一个想法可以从潜能高的国家下降到潜能低的国家，如从美国到法国，它不可能逆升。当然，现在有那么多报纸，那么多国际接触，美国人最后总会听到谈论人们正在欧洲宣扬的社会或文学理论，但是这些学说

---

① 英文“文摘”（Digest）原意为“消化”。

② 阿努依（1910—1987），法国当代剧作家。

在上升过程中弄得精疲力竭：这些学说在潜能低的国家来势甚猛，当它们爬到顶峰就萎靡不振了：我们知道美国知识分子把欧洲的思想集成花束，嗅了一下就扔掉，因为花束在美国比在其他气候下更易凋谢；至于俄国，它干的是小偷小摸的勾当，它只要可以轻易转化成它自己的本质的东西。欧洲战败了，破产了，欧洲掌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此它的思想不再能走出欧洲的范围；今天思想交流的惟一具体渠道只通过英国、法国、北欧诸国和意大利。

此事属实：我们出名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书被人阅读的程度。虽然这甚至违背我们的本愿，我们也用新的手段，从新的切入角度触及旁人。诚然书籍仍是横扫和占领战场的重装备步兵。但是文学还拥有飞机和 VI，VII 飞弹，这类武器抵达远方，引起对方的不安，骚扰对方，但不奠定成败。这首先是报纸。一位作者为一万读者写作；人们交给他一家周刊的批评专栏；于是他将有三十万读者，即使他的文章毫无价值。然后是广播：我的剧本《隔离审讯》[①] 虽被英国戏剧审查机构禁演，却由 B·B·C·播出四次。如果是在伦敦一家剧院演出该剧，姑且假定它取得成功，观众也不会超过两、三万。B·B·C·的戏剧广播自动为我提供五十万听众。最后是电影：四百万法国人经常光顾电影院。如果我们想起保尔·苏戴在本世纪初责备纪德限制自己作品的印数，电影《田园交响曲》的成功会使我们看到，从那时候到现在世道有多大变化。

不过，专栏作家的三十万读者里最多只有几千人会有好奇心去买他的书，虽然他把自己才能中最优秀的成分都倾注在书里

① 此剧曾译为《禁闭》，《密室》，《禁止旁听》，英文译名 No Exit 则应译为《没有出口》。

了；其他人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在报纸的第二版不下一百次见到这个名字，犹如他们在第十二版不下一百次见到一种净化药物的名称。去剧场看《隔离审讯》的英国人通过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对剧本已有所了解，他们是为了作出判断才上剧场的。而我的B·B·C·听众们在旋开收音机转钮的时候对剧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有我这个人：他们只想与平时一样收听星期四的戏剧广播；播音一结束，他们就把它忘了，犹如它们忘了前几次播音的内容。在电影院里首先吸引观众的是明星的名字，然后是导演，最后才是作家。纪德的名字是不久前破门闯入某些人的头脑中的，但是我有把握说，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他的名字与米歇尔·摩根[①]姣好的面容有趣地结合起来。影片确实能使文学作品多销售几千册，但是在这些新读者的心目中，文学作品不过是对影片的忠实程度不等的评论而已。作者触及的公众人数越多，他触动他们的程度就越浅，在他施加的影响里他就越来越认不出他自己，他的思想逃脱他的控制，变得僵化、庸俗化，一些感到厌倦、疲惫的人以更大的冷漠和怀疑精神接受这些思想，他们仍把文学看作一项消遣是因为人们不解用他们的“母语”对他们说话。提到一些作家的名字，人们总会想起一些固定的说法。既然我们的名声所届远远超过我们的书本，也就是说超过我们大大小小的实绩，那就不应该把人们给我们的一时厚遇看作具体的普遍性觉醒的信号，而是看作文学通货膨胀的迹象。

这倒不要紧：总的说只要我们保持警惕就行了，归根结底，文学是否会工业化取决于我们。但是另有更严重的事态：我们有读者，但无读者群〔17〕。在一七八〇年，惟有压迫阶级拥有意

① 米歇尔·摩根（1920— ），法国电影演员，在《田园交响曲》（1946）中饰女主角。

识形态和政治组织；资产阶级既无政党也无自身意识，作家批判君主政体与宗教的古老神话，向资产阶级介绍几个以否定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概念，诸如自由、平等、人身保护，他以这种方式直接为资产阶级服务。在一八五〇年，面对产生了自我意识并拥有一个系统化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尚未定形，对自身的认识仍处于蒙昧状态，它满腔悲愤但是回天乏术，第一国际仅接触到它的表面；当时一切有待动手去做，作家本可以直接对工人说话。我们看到，作家错过了这个机会。至少，即使这不是他的本意，甚至他本人根本不知道，作家在向资产阶级价值行施其否定性时曾为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效劳。所以，在一七八〇年和一八五〇年这两种情况下，环境都允许作家在压迫者面前为被压迫者作证，并且帮助被压迫者产生自我意识；文学的本质于是与历史形势的要求相一致。但是今天一切都颠倒了：压迫阶级失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自我意识动摇了，它的界限不再区划分明，它敞开自己，它呼吁作家前来救援。被压迫阶级则受到一个政党的拘束，被一个严格的意识形态搞得举止生硬，它变成一个封闭性社会；人们不复能不通过中介就与它沟通。

资产阶级的命运是与欧洲霸权与殖民主义连在一起的。欧洲在不复能驾驭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失去其殖民地；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为了罗马尼亚石油或巴格达铁路在小国之间进行战争：下一次冲突需要的工业装备是整个旧世界加在一起也无力供应的；两大世界强国——两者都不是资产阶级国家，都不是欧洲国家——争夺对世界的占有权；其中一个获胜，国家主义与国际官僚阶级就会统治全球；另一个赢了，抽象资本主义就会君临天下。人人都是公务员？人人都是雇员？资产阶级勉勉强强保持着幻想，以为它能选择自己将浇上什么酱汁后被吃掉。今天它知道自己只代表欧洲历史的一个瞬间，技术与工具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从未达

到世界规模。此外，它保留的对自身的本质与使命的感觉也变得模糊了：经济危机震撼它，损坏它，腐蚀它，造成裂缝，引起滑坡和内部崩塌；在某些国家，资产阶级如一幢徒具外观的大厦俨然屹立，一颗炸弹已把大厦内部炸碎；在另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成员成批成群地沦为无产者；人们不再能用占有财富作为资产阶级的定义，因为它的财富一天比一天减少，也不能用政治权力做定义，因为几乎在世界各地它都与直接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新人分享权力；被压迫阶级产生自我意识之前以一种无定形的、粘糊糊的性状为其特征，现在轮到资产阶级呈现这种性状了。在法国，人们发现资产阶级在机器设备和大工业的组织方面落后五十年：由此形成我们的出生率危机，衰退的不容否认的信号。此外，黑市和德国占领使资产阶级百分之四十的财富转移到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手里，后者的习俗、原则、目标都不同于老的资产阶级。欧洲资产阶级虽已破产，但仍具压迫性，它只顾眼前，全靠耍弄小手段维持统治：在意大利它制服了劳动者是因为它依靠了教会与贫困结成的同盟；在别处它使人家离不开它是因为它提供技术干部与行政人员；在另一处它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尤其因为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告终，它才能保全其统治：革命政党无意推翻这具蛀空了的架子，它们甚至尽可能避免这具架子倒下来：只消出现第一道裂缝，马上会有外国出面干涉，还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而俄国还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资产阶级受到各方面的关怀，美国、教会甚至苏联都给它注射兴奋剂，它听凭外交角逐变化不定的胜负结果的摆布，没有外国力量的帮助它既不能保持权力，也不能丢失权力。资产阶级是当代欧洲的病人，它的咽气过程可以延续很久。

它的意识形态一下子就垮了：资产阶级用劳动，也用一种缓慢的相互渗透作用来为它的产业辩解，这一渗透作用把被占有的

东西的品性输入占有者的灵魂，因为在资产阶级心目中占有财富便是一种功绩，便是最精致的培养自我的方式。然而产业正在变成象征性的和集体性的，人们不再占有物，而是占有物的符号或者它们的符号的符号："劳动-功绩"论与"享受-培养"论不攻自破。许多人因为仇恨托拉斯与抽象产业造成的不快心理，便转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应召而至，它用经济统制取代托拉斯，然后它消灭了，经济统制却留下来了：资产者们什么也没有赚到，如果说他们还在占有财富，现在他们的占有方式显得顽强，但是不带欢乐；由于厌倦，他们差一点就能把财富看成一种得不到辩解的事实：他们失去信仰。民主制度曾是他们的骄傲，但是遇上第一下打击它就崩溃了，所以他们现在对之没有多大信心。至于国家社会主义，正当他们要归顺它的时候，它也垮下来了。结果他们既不相信共和国，也不相信独裁政体，也不相信进步：当他们的阶级还在上升时，进步是好事，现在他们的阶级衰落了，进步与他们从此不相干；想到将由别的人、别的阶级来保障进步委实叫他们伤心。他们的劳动并不使他们与物质有比以前更多的接触，但是两次大战使他们发现疲劳、血、泪、暴力与恶。炸弹不仅摧毁了他们的工厂还震裂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功利主义是银行储户的哲学：当通货膨胀与破产的危险影响到储蓄时，功利主义便失去任何意义。海德格尔大致这样说过："世界在出了毛病的器具的地平线上显示自身。"当你使用一件工具时，你是想引起一项变革，而这一变革本身乃是获得另一更重要的变革的手段，以此类推。因此你被卷入你看不到其两端的手段与目的的连锁运动之中，而且因为你专心致志于你的局部行动，你不可能去怀疑它的终极目的。一旦工具毁坏，行动停止，整个锁链就昭然若揭了。资产者亦然：他的工具出了毛病，他看到锁链，认识了他的目的的无所为而为性：只要他还在看不到这些目的的

情况下相信这些目的，只要他还在离他最近的环节上埋头苦干，他就能从目的得到自身的辩解；现在他看清目的了，他发现自己得不到辩解；世界显示自身，他在世界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也显示出来了：于是产生焦虑〔18〕。也产生羞耻感。甚至对于那些用资产阶级自己的原则来评判资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也明显地有过三次背叛行为：在慕尼黑，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在维希政府治下。当然，资产阶级后来醒悟过来了：许多早期维希分子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投入抵抗运动，他们懂得自己应该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名义与纳粹主义斗争。共产党确实犹豫了一年多，教会确实一直犹豫到解放的时候。但是共产党与教会都有足够的力量、团结和纪律，能要求它们的信徒遵守命令忘掉过去的错误。资产阶级却什么也没有忘掉：它身上还带着它的一个儿子，它最引以为荣的那个儿子给它留下的创伤；资产阶级在判处贝当无期徒刑时，好像把自己也锁在牢房里了；它可以把保尔·沙克的话算在自己的账上：此人是军官、天主教徒、资产者，只因为他曾经盲目服从一位也是天主教徒和资产者的法国元帅① 的命令，在一位也是天主教徒和资产者的将军② 的政府治下就被送上资产者法庭；这套戏法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在受审时不断嘀咕："我不明白。"资产阶级四分五裂，没有前途，失去保证，得不到辩解，客观上变成病人，它在主观上进入良心负疚阶段。它的许多成员无所适从，在发怒与害怕这两种逃避行为之间游移不定；如果说他们的财产往往化为乌有，已无法保全，最优秀的成员至少仍在努力维护资产者的真正战利品；法律的普遍适用性，言论自由，人身保护法。是这些人组成我们的读者群。我们惟一的读者群。

① 指贝当。

② 指戴高乐。

他们在读旧书时明白了文学的本质决定它站在民主自由这一边。他们转向文学，祈求文学带给他们生活与希望的理由，带给他们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从十八世纪以来，可能人们从未对作家有这么高的期望。

我们对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身不由己地属于一个压迫阶级。他们想必也是受害者，而且清白无辜，但他们仍是暴君并且有罪。我们可以做的全部事情是在我们的镜子里反映他们负疚的良心，是推进他们的原则的瓦解过程；我们的任务不会讨人喜欢：当他们的错误已变成压在他们头上的诅咒时，我们还要去责备他们的错误。我们自己也是资产者，我们亲身体验过资产者的焦虑，我们有过这种被撕裂的灵魂，但是，既然负疚的良心的特点是企图挣脱不幸状态，我们就不能安安稳稳地待在本阶级的内部，而且，由于我们不再可能通过赋予自己以贵族寄生阶级的外表，振翅一飞就脱离本阶级，我们就必须做它的掘墓人，即便我们有与它一起被埋葬的危险也义无反顾。

我们转向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今天对于作家可以如一七八〇年的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一个革命的读者群。它虽是潜在的读者群，却很有影响。一九四七年的工人有社会与职业教养，他阅读技术、工会与政治刊物，他已意识到自身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可以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他亲身经历我们时代的全部冒险：在莫斯科、在布达佩斯、在慕尼黑、在斯大林格勒，也在法国的游击队基地里；正当我们在写作艺术里发现了自由作为否定性和作为创造性的超越的双重面貌时，工人寻求在解放自身的同时把所有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工人是被压迫者而言，文学作为否定性能反映他的愤怒的对象；就工人是生产者和革命者而言，他是一种实践文学的最好题材。我们与工人共有表示异义和从事建设的义务；正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历史性的时候，工人要求创造历史

的权利。我们还不熟悉工人的语言，他也不熟悉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接近他的办法：我将在下文说明，必须征服“大众传播”，而这并不困难。我们也知道工人在俄国与作家直接展开讨论，在那里出现一种新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这既非被动的、女性的等待，也不是神职人员的专业性批评。我不相信无产阶级的“使命”，也不以为它因其身分享有特殊圣宠：它由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人组成，这些人可能误入歧途，而且人们经常愚弄他们。但是必须毫不犹豫地说，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里，一道铁幕把我们与这些我们应该与之说话的人隔开：我们对他们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听不见。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被惟一的政党紧紧箍住，它被一种宣传包围，与其他人隔绝，形成一个没有门窗的封闭社会。只有一条狭路通向无产阶级：共产党。作家加入共产党是否好事？如果作家出于公民的信念和对文学的恶心而加入共产党，这样很好，他作出了选择。但是他能否在变成共产党人的同时仍是作家？

共产党的政策向苏俄的政策看齐，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才存在一种社会主义组织的雏型。但是，如果说俄国确实开始了社会革命，同样确实的是俄国没有完成这一革命。它工业落后，缺乏干部，民众未受过教育，这一切使它不得单独实现社会主义，更不能通过榜样的传染性把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如果从莫斯科出发的革命运动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它就不会在扩大阵地的同时在俄国停止前进；事实上它被约束在苏联边境之内，凝固成一种防卫性的和保守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既得成果。正当俄国成为工人阶级的麦加的时候，它发现自己在同等程度上既不能负起它的历史使命，又不能否认这一使命；它不得不收缩力量，致力于培养干部，赶上它在装备上的差距，

借助一个以出了故障的革命为表现形式的专制政体维持自身。由于以俄国为依靠，为无产阶级掌权在做准备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不够强大，不具进攻力量，俄国不得不利用它们做自己的防御体系的前哨。然而，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只有执行一项革命政策才能在群众中间为俄国效劳，也由于俄国从未放弃一旦形势有利就能领导欧洲无产阶级的希望，俄国就让欧洲各共产党保持红旗与信仰。就这样，世界革命的力量被挪用来维持一个处于冬眠状态的革命。虽然必须承认，只要共产党还真诚地相信通过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即便这是遥远的事情——只要对它来说要紧的仍是削弱资产阶级与打入社会党的内部，它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机构行施否定性批判，而这一批判保留了自由的外观。一九三九年以前，一切都帮它的忙：论战文章、讽刺、黑色小说、超现实主义暴力、关于我们在殖民地推行的做法的确凿证词。一九四四年起，一切都变得严重了：欧洲的滑坡使形势变得简单。两大强国岿然不动：苏联和美国；它们彼此害怕。大家知道，由恐惧产生恼怒，而恼怒使人动手。然而苏联是两者中较弱的，二十年来它就是怕打仗，现在它刚打完这一仗，它还需要等待时机，重整军备，在内部加强专政，在外部得到盟友、附庸和阵地。

革命策略变成外交策略：必须让欧洲站在自己这一边。因此需要安抚资产阶级，对它讲一些寓言以便催它入睡，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因恐惧而投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怀抱。《人道报》当年可以这样写："任何一个资产者遇见一名工人都应该感到害怕。"这个时代可是过去很久了。共产党人在欧洲从未如今天那样强大，然而革命的机会从未如今天那样微弱：如果共产党计划在某地武力夺取政权，它的企图必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使用武器也有一百种办法粉碎这一企图，而苏联也

不会报以青睐的。万一暴动成功了，它也将在原地维持局面，不能扩充势力。如果，出于奇迹，它蔓延到别处，它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共产党人在本国准备的不是无产阶级执政，而是战争，仅仅是战争。苏联若战胜，就能把它的制度推广到欧洲，各国会如成熟的果子一般掉下来；它若打败，它与各国共产党就统统垮台。安抚资产阶级同时又不失去群众的信任，允许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同时又保留对它进攻的外表，占据一些指挥岗位同时又不受牵连：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之间我们曾是一场处于腐烂过程中的战争的见证人和受害者，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形势正在腐烂。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作家为了跟上群众，是否应该为共产党效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治与诚实地从事文学职业是不相容的：一个策划革命的政党不应该失去任何东西；然而共产党既有可能失去的东西，也有需要顾全的东西：由于共产党的目的不再是用武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保卫处于危险中的苏联，今天它就呈现模棱两可的面貌：就它的理论和它公开承认的目的而言它是革命的，就它使用的手段而言它却变成保守的，甚至它还没有掌权就采纳了早已掌权的人的思想方式、推理方法和各种花招。约瑟夫·德·迈斯特[1]与加罗蒂[2]先生之间有共同点，不过这一共同点并非才能。一般地说，只要浏览一篇共产党人的文章，就能从中随手摘出一百种保守手段：人们通过重复、恫吓、隐蔽的威胁、目中无人的肯定语气与神秘的暗示来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说法。人们闪烁其词地提到一些证明，却从来不真的证明，只是表现自己毫无保留，深信不疑，以致这一

① 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作家、政治家，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

② 加罗蒂，当时是法共理论家。

信念一下子就凌驾在一切辩论之上，令人目眩神迷，最终变得带有传染性。人们从不回答对手，人们贬损他的信誉，说他是警察局的人，是情报部门派来的，要不就是法西斯分子。至于证据，人们从不出示，因为证据太可怕了，牵连到许多人。如果你坚持要得到证据，人们就叫你到此为止，凭他们所说的相信他们的指控："不要强迫我们出示证据，你会受不了的。"简单说，共产党知识分子袭用根据一些秘密证据为德雷弗斯定罪的参谋本部的故伎。当然他也回到反动分子的善恶二元论上来，只不过他依据别的原则划分世界。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犹如一名犹太人对于莫拉斯，是恶的化身，来自他的一切必定都是坏的。反之，拥有某些头衔等于享有特殊圣宠。请比较迈斯特这句话："已婚女子必定是贞洁的"，与《行动报》一名记者的话："共产党人是我们时代恒久的英雄。"我第一个承认共产党里有英雄好汉。可是你怎么说来着？已婚女子绝对没有意志薄弱的时候？"不会的，既然她在上帝面前缔结婚姻。"那么只要加入共产党就能成为英雄了？"是的，既然共产党是英雄的党。"假如有人对你举出一个有时也犯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呢？"那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十九世纪，作家需要交出许多抵押品，过着堪称楷模的生活，才能在资产者眼中洗刷写作的罪孽：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异端邪说。局面至今没有改变，所不同的是现在是共产党人，即无产阶级最有资格的代表，原则上视作家为可疑分子。即便他的品行无可指责，一名共产党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原罪：他是自由地入党的；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他阅读了《资本论》并进行思考，批判地审度了历史形势，是他有敏锐的正义感，豪迈的情操和喜爱团结一致：这一切都显示一种气味不正的独立性。他是出于一项自由选择入党的，所以它也可以出党〔19〕。他入党是因

为他批判了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政治，所以他也可能批判他皈依的那个阶级的代表们的政治。所以，他借以开始新生活的那个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将终生压在他头上的诅咒。从他被接纳入党的那一时刻起，一个漫长的，如同卡夫卡描写过的审案过程就开始了。法官不露面，卷宗都是保密的，惟一的终审判决是定罪。不需要这些看不见的原告如法庭上习见的那样出示被告有罪的证据，而是需要被告证明自己无罪。由于共产党知识分子写下的一切都可能对他不利，而且他本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模棱两可性，既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出的公开呼吁，又是为他自己准备的秘密辩护词。一切由读者从外部看来像是一连串斩钉截铁的肯定的东西，由法官们从内部看来却是为自我辩解而做的谦卑、笨拙的努力。党员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显得最出类拔萃，最卓有成效的时候，也可能是他最有罪的时候。我们有时觉得（可能他自己也相信）他在党内的等级提高了，他已成为党的发言人，殊不知这是一个考验或一个骗局：阶梯是假象，当他自以为在顶端时，其实他仍在地上，就是读上一百遍他写的文字，你也不能断定这些文字的真正重要性。当尼赞在《今晚报》负责对外政策评论时，他诚恳地努力证明我们惟一的得救希望在于签订法俄条约，秘密审判他的法官们听任他这么说，可是他们已经获悉里宾特洛普与莫洛托夫谈判的内容。如果他以为只消如死尸一般服从就能摆脱困境，他也弄错了。人们要求他机智、辛辣、清醒、有所发明。但是在人们要求他具备这些品质的同时，人们正因为这些品质而对他不满，因为它们本身便是犯罪的倾向：怎么能让批判精神得到施展呢？所以错误在他身上犹如虫子藏在果实里。他不能取悦读者，也不讨他的法官们和他自己的好。在众人眼里，甚至在他自己心目中，他不过是一个有罪的主体性，因在自身的浊水中反映科学而歪曲了科学。这一歪曲可以

派上用场：由于读者们分不清哪些是来自作者的，哪些是“历史过程”强加给他的，必要时总可以否认他的见解是授权发表的。肯定的是，如果他在干这项工作时弄脏了手，由于他的任务是逐日表明共产党的政策，虽然政策早已变了，他的文章却是抹不掉的，于是当斯大林主义的对手们需要说明斯大林主义矛盾重重或者容易变卦时，他们就去引用这些文章；所以作家不仅假定有罪，他还承担了过去的全部过失，既然他的名字与党的错误联在一起，他并且是一切政治清洗的替罪羊。

然而，如果他学会管束自己的才能，当才能有把他拉到太远的地方去的危险时就拽一下绳子，那么他长期坚持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不应该玩世不恭，玩世不恭与善良愿望同为恶习。他应该懂得有所不知；他应该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后就把它忘记到从来不去写它的程度，同时又要对它保持足够的记忆，以便将来避免再去看它；他应该实施批判直到能确定在哪一点上适合打住，就是说他应该超过这一点，以便将来能够不受超过这一点的诱惑，但是他应该与这一展望性批判划清界线，把它放进括号里，视它的成果为零；简单地说，他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认为精神是有终极的，它到处都被神奇的边境，被浓雾围住，犹如原始人只能数到二十，被神秘地剥夺了继续往下数的能力；他应该随时准备在他自己和令人难堪的明显事实之间散布这一人造浓雾，而我们直呼其名为自欺。这还不够；他应该避免过多谈论信条；把信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妥当的；马克思的著作与天主教徒的圣经一样，对于没有忏悔神甫的指导就去接触它们的人是危险的；在每个支部里都有一名忏悔神甫；如有怀疑和顾虑，应该向他披露求教。也不要让小说里或舞台上出现太多的共产党人；假如这些共产党人有缺点，他们可能令人不快；假如他们十全十美，他们又令人生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不希望在文学里看到自

身的形象，因为它知道肖像已是异议。摆脱困境的办法是描绘“恒久的英雄”模糊的轮廓，让他在故事结束时出现以便引出故事的结论。或者到处暗示他的存在却不让他露面，如同都德笔下的阿尔莱城的姑娘。尽可能避免提到革命：这样做过时了。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在别处写成，必须使无产阶级逐渐习惯于放弃它的旧梦，悄悄地用战争的前景取代暴动的前景。即便作家符合所有这些指令，人们还是不爱他。这是一张白吃饭的嘴；他不用双手劳作。作家知道这一点，他因自卑情绪而痛苦，他几乎对自己的职业感到羞耻，所以他热心在工人面前弯腰不亚于一九〇〇年左右儒勒·勒迈特[1] 见了将军就鞠躬。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原封未动，日趋枯萎：由于缺少内部争论，它退化成一种愚蠢的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过一百次，用原因提供的解释应该让位于辩证过程，但是辩证法不能用教义问答公式来表达。人们到处传播一种初级的科学主义，人们用一系列线型因果关系的重叠来说明历史；法国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位大才子波利采在战前不久曾被迫教导人们：“大脑分泌思想”如同内分泌腺分泌激素；今天，当共产党知识分子想解释历史或人的行为时，他就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用一种建立在利益法则和机械论之上的决定论心理学。

可是另有更糟糕的：共产党的保守主义今天伴随着一种与之相抵触的机会主义。需要做的不仅是保卫苏联，还要照顾资产阶级。所以人们就讲起资产阶级的语言：家庭、祖国、宗教、道德；而且，由于人们没有因此放弃削弱资产阶级的打算，人们就企图变本加厉宣扬资产阶级原则以求在资产阶级自身的领域打败

① 儒勒·勒迈特（1853—1914），法国作家。

它。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重叠两种相互矛盾的保守主义：唯物主义的烦琐哲学和基督教的道德主义。说实话，只要人们抛弃任何逻辑，从其中一种保守主义转向另一种倒也不难，因为两者要求同样的感伤态度；需要做的是紧紧抓住受到威胁的阵地，拒绝讨论，用愤怒来掩盖恐惧。但是，知识分子的定义偏偏规定他应该也使用逻辑。人们因此要求他要花招遮盖矛盾；他必须努力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强行弥合相互排斥的思想，用漂亮文体的光可鉴人的漆层掩饰焊缝；此外还有一项不久前才交给他的任务：把法国的历史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过来，把大费雷[①]，小巴拉[②]，圣樊尚·德·保尔[③]与笛卡儿统统拉过来。可怜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他们躲开他们出身阶级的意识形态，却在他们选择的阶级里重遇这一意识形态。这一次可不能再发笑了；劳动，家庭，祖国：他们必须唱歌。我想象他们应该更想咬上几口；但是他们被套上锁链了：人们让他们对一些幽灵或者对几个仍是自由的，不代表什么的作家吠叫几声。

人们会给我举出几个卓越的作者的名字。当然啰，我承认他们有过才华。现在他们不再有才华，难道纯系偶然？我在上文已说明，艺术品作为绝对目的在本质上是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对立的。难道人们相信艺术品可以迁就共产党的功利主义？在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里，艺术品会遇到有利于它的繁荣的氛围，因为人的解放与无阶级社会的来临与艺术品一样是绝对目的，是不受制约的要求，而艺术品可以在自身的要求中反映这些要求；但是今天共产党加入了手段的地狱圆舞，它必须攻占并且守住一些关键

---

① 费雷，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有名的爱国者。

② 巴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和军士兵，英勇战死。

③ 圣樊尚·德·保尔（1576—1660），法国神甫、慈善家。

阵地，即为获得手段所需的手段。当目的远离时，当一望无际的手段如鼠妇一般蠕动时，艺术品也变成手段，它被套上锁链，它的目的与原则变成它外部的东西；它被从外部统治着，它不再要求什么，它以腹部与下腹部打动人；作家保留才能的外表，即找到一些闪光字眼的艺术，但是，在内部，有些东西死了，文学变成宣传〔20〕。然而却是共产党员和宣传家加罗蒂先生指责我是掘墓人。我本可以回敬他这个辱骂，但是我宁可作有罪辩护：如果我有权力，我宁可亲手埋葬文学也不愿意让文学服务于加罗蒂先生利用它达到的目的。可你说什么来着？掘墓人是诚实的人，肯定是工会会员，可能还是共产党员。我宁可当掘墓人也不当仆人。

既然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就不去与共产党的看家狗汇合；我们有没有才华不取决于我们，但是，由于我们选择了写作职业，我们每个人都对文学负有责任，文学是否再次被异化取决于我们。人们有时硬说我们的书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徬徨，小资产阶级拿不定主意拥护无产阶级还是赞成资本主义。这么说是错的：我们已经拿定主意。对此人们又会回答说，我们的选择是无效的、抽象的，这一选择如不以我们加入革命政党为伴随条件，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不再是革命政党并非我们的过错。今天在法国，确实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接近劳动阶级，但是，只有思想糊涂的人才把劳动阶级的事业与共产党的事业等同起来。即使我们作为公民在一些严格规定的场合可以投票支持共产党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笔应该屈从于它。如果只能在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那么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权仅为压迫阶级写作，也无权与一个要求我们怀着内疚与自欺心理写作的政党团结一致。共产党几乎不由自主地集中了整个被压迫阶级的愿望，被压迫阶级不可阻

挡地推动它由于害怕“在左翼被超越”而要求诸如在越南实现和平和提高工资等措施，而它的全部政策却倾向于避免这些措施。只要共产党集中了被压迫阶级的愿望，我们就与它在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中某些善良人士承认精神性应该同时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设性，我们就与这些资产者站在一起反对共产党；只要一种僵化的、机会主义的、保守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本质相矛盾，我们就同时反对共产党与资产阶级。这就清楚地意味着，我们为反对所有人而写作，我们有读者，但没有读者群。

我们是与本阶级决裂，但保留着资产阶级生活习惯的资产者。共产党的屏障把我们与无产阶级隔开，同时我们又丢掉了贵族幻想，因此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的善良愿望对谁都没用，甚至对我们自己也没用。我们进入找不到读者群的时代。更糟的是，我们是在逆着潮流写作。十八世纪的作者们有助于创造历史，因为当时的历史前景是革命，既然已被证明除了革命没有别的手段可能终止压迫，作家可以而且应该站在革命一边。然而今天的作家无论如何不能赞成战争，因为战争的社会结构是独裁，因为战争的结果总难预料，而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总比它带来的好处不知大多少倍，最后还因为人们在战时要使文学为欺骗性宣传服务，这样就异化了文学。由于我们的历史前景是战争，由于人们迫使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与苏联集团之间选择，也由于我们拒绝站在一方或另一方准备战争，我们就掉到历史外面去了，我们在沙漠中说话。我们甚至不抱在上诉法庭打赢官司的幻想：不会有上诉法庭，我们知道自己的作品在我们身后的命运不取决于我们的才华或努力，而是取决于未来冲突的结果；假定苏联获胜，将不再有人提到我们，直到我们第二次死去；倘若美国获胜，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将被装进文学史的大口玻璃瓶，从此

不许出来。

对最阴暗的处境的清醒认识本身已是一个乐观主义行为：这一认识确实意味着这个处境是可被思考的，即我们没有在其中如在不见天日的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相反我们可以至少从精神上挣脱这一处境，把它置于我们的目光之下，也就是说已经超越了它，并且面对它作出决定，即使这是些绝望的决定。当所有的教会都排斥我们，把我们革出教门时，当写作艺术夹在各种宣传中间，似乎丧失了自身的效力时，我们的介入应当开始了。问题不在于在文学的要求上加码，而是同时为所有的要求服务，即便不抱希望。

（一）首先调查我们潜在的读者，即不读我们的书但可能读我们的书的社会范畴。我不相信我们已深入小学教师阶层，这是很可惜的；他们在文学与群众中间充当中间人的事情已经发生过〔21〕。今天，他们中许多人已做出选择：他们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学生们传授基督教意识形态或者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另一些教师犹豫不决：我们应该接触他们。关于小资产阶级，人们写了不少，说他们怀有戒心，总是被愚弄，受到迷惑后特别容易追随法西斯煽动家。可我不以为人们经常为他们写作〔22〕，除非是一些传单。然而人们可以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员接触到这个阶级。最后还有民众中的某些派别，他们不赞同共产主义或者对共产主义失去兴趣，有可能采取顺从、冷漠态度或者不能把不满情绪指向具体对象，这些人离得更远，很难与其他人相区别，更难达到。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农民一般不读书——比一九一四年以前读得多一些——，工人阶级已被锁起来。这些就是问题的已知数：它们不令人鼓舞，但是必须适应它们。

（二）怎样把这些潜在的读者并入我们实在的读者群？书有惰性，它对打开它的人起作用，但是它不能强迫人打开它。所以

谈不上“通俗化”：若要这么做，我们就成了文学糊涂虫，为了使文学躲开宣传的礁石反而让它对准礁石撞上去。因此需要借助别的手段：这些手段已经存在，美国人称之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这便是我们用于征服潜在的读者群的确实办法。自然我们必须压下一些顾虑；书当然是最高尚、最古老的形式；我们当然还要转回去写书，但是另有广播、电影、社论和新闻报导的文学艺术。根本不需要注意“通俗化”：电影本质上就是对人群说话的；它对人群谈论人群及其命运；广播在人们进餐时或躺在床上时突然袭来，此时人们最少防备，处于孤独的、几乎在生理上被抛弃的境地。今天广播利用这个情况哄骗人们，但是这一时刻也是最适合诉诸人们的诚意的时刻：人们此时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我们在这块地盘上插下一脚：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

问题根本不在于让别人为银幕或法兰西电台的广播节目改编我们的作品：必须直接为电影和广播写作。我在上文提到的困难的原因在于广播和电影是些机器，由于它们作为机器需要动用巨额资本，今天它们不可避免地掌握在国家或保守的股份公司手里。人们寻求作家的协作是出于误会，作家以为人们要求得到他的劳动成果，其实人们用不着它，人们要的只是他的签名，签名便能赚到钱。由于作家如此缺乏实际观念，以致一般说来人们不能使他下决心只卖签名不卖作品，于是人们设法至少做到使他取悦于人，保证能为股东带来利润，或者使他说服人，能为国家政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用统计数字向他证明，坏作品比好作品更易成功，而当人们让他认识了公众的恶俗趣味后，人们就请求他屈从这一趣味。当作品完成后，为了能有绝对把握使它处于最低水平，人们就把它交给庸碌之辈，让他们去掉超出来的部分。但是我们恰巧应该在这一点上展开斗争，不应该为取悦

于人而降低水平，而是相反，应该向公众揭示他们自身的要求，逐渐提高他们，直到他们有阅读的需要。必须在表面上作些让步，使我们成为不可缺少的，并且，如果有可能，通过轻易得到的成功巩固我们的阵地；然后利用政府部门的混乱与某些制片人的外行把这些武器反过来针对他们。到那个时候，作家就将投入陌生之中：他将在黑暗中对一些他不认识的人说话，以前从未有人对这些人说话，除非向他们撒谎；他将用自己的声音代这些人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关注；这些人以前从未照过镜子，已经学会像瞎子一样微笑和哭泣但却看不见自己，他们将突然面对自己的形象。谁敢说文学这样做的时候将有所失呢？相反我以为它将有所得：从前整数与分数便是全部算术，今天它们只代表数学科学的一小部分。书亦如此："整体文学"若能问世，它将有自己的无理数、代数和虚数。且别说这些工业与艺术无关：说到底印刷业也是一种工业，而过去的作者为我们征服了印刷业；我不以为我们能使用全部"大众传播媒介"，但是为了我们的后来人而开始征服它们是一件壮举。肯定无疑的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去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就得甘心永远只为资产者写作。

（三）有善良意愿的资产者，知识分子，小学教员，非共产党员的工人：假定我们能同时接触到这些驳杂的成分，怎样才能把他们变成一个公众，即读者、听众与观众的有机统一呢？

我们要记住，阅读者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他的经验人格，逃脱了他的怨恨、恐惧与觊觎心理，从而使自己位于自身自由的巅峰；这一自由把文学作品当作绝对目的，并且通过文学作品把人性也作为绝对目的；它使自己成为相对于它自身、作者与可能有的读者而言不受制约的要求：因此它可以等同于康德的善良意志，这一意志在任何场合都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就这样，读者由于他提出了要求便参加了康德称之为目的之城邦的善良意

志，而在地球上每一处，在每一时刻，有几千名彼此不相识的读者致力于维持这一合唱团。但是，为了这一理想的合唱团能变成一个具体社会，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读者应用一种直觉，或者至少用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肉身存在的预感来取代他们大家作为人类的个别样品而彼此对别人怀有的原则性认识；其次，这些抽象的善良意志不应该彼此不通声气，徒然向虚空发出关于人的一般状况的不触及任何人的召唤，而是应该于真实事件发生之际在相互之间建立实在的联系，换句话说，这些非时间性的善良意志应该在维护它们的纯洁性的同时使自己历史化，应该把它们的形式要求改变成物质的、有确定日期的要求。做不到这一点的话，目的之城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就只在我们进行阅读的时间内存在；当我们从想象生活回到现实生活时，我们就会忘掉这一抽象的、隐含的、建立在虚无之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关系。我称之为阅读的两种主要愚弄作用即来源于此。

当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阅读《奥雷连》[①] 或者一名基督徒大学生阅读《人质》[②] 时，他们感到片刻的审美愉悦，他们的情感包含一个普遍要求，目的之城邦用虚幻的城墙包围他们；但是，这些作品同时各自受到一个具体的集体的支撑——对于前者是共产党，对于后者是基督徒社团——集体对作品表示认可并在字里行间显示自己的存在。一名神甫在布道时曾提到某一作品，《人道报》曾推荐另一作品；大学生在读书时从不感到自己是孤身一人，书取得一种神圣性，它是宗教崇拜的道具，阅读变成仪式，正好类似共领圣餐。反之，当纳塔那埃尔打开《地粮》时，他一旦兴奋起来，就向人们的善良意志发出同一个无力的呼唤，而被

① 《奥雷连》，阿拉贡的小说。

② 《人质》，克洛岱尔的作品。

魔法召请的目的之城邦是不会拒绝显现的。然而，他的热情本质上是孤独的，在这一场合阅读起分隔作用；人们诱使读者与家庭、与周围的社会对抗，人们切断他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把他还原为他自身在瞬间中赤裸裸的存在；人们教会他潜入内心底层以便辨认、计算他最特殊的欲望。至于在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是否有另一个纳塔那埃尔埋头阅读同一本书，体验到同样的激昂情绪，我们这位纳塔那埃尔毫不在意：信息仅是向他发出的，辨读这个信息是内心生活行为，是寻求孤独的努力；到头来人们请他把书扔掉，毁弃把他与作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个规定相互提出要求的协议，结果他除了自己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他自己作为被隔离的实体。套用涂尔干的说法，我们不妨说克洛岱尔的读者们的团结一致是有机的，而纪德的读者们的团结一致是机械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学都在经历最严重的危险。当书具有神圣性时，它的宗教美德并非来自它的意图或它本身的美，它是从外部如接受一个印记一样接受这一美德，由于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的主要瞬间是同气相求，即象征性地与团体相结合，写成的作品转而成为非主要的，即它真的变成仪式的一种道具。尼赞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当他是共产党员时，党员们怀着热忱读他的文章；当他叛党，死去，没有一个斯大林分子会想起重读他的书；在这些抱有成见的人眼中，他的书体现了背叛的形象。但是，由于《特洛亚之马》与《密谋》的读者在一九三九年发出不受条件制约的、非时间性的召唤，要求所有自由人表示赞同，由于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神圣性却是有条件的与暂时的，并且包含着当作者被革出教门时由读者把它们如同被玷污的圣餐饼一样切掉，或者当共产党改变政策时至少把它们忘掉的可能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内涵就把阅读的意义也毁灭殆尽了〔23〕。这也不足为奇，既然我们看到共产党作家在他那一方面毁灭写作直到毁灭其意

义：于是大功告成。那么是否必须凑合着被人秘密地、几乎是偷偷地阅读呢，还是必须使艺术品如同一个美丽的、金光闪闪的恶习在孤独灵魂的最深处慢慢成熟？在这里我也以为觉察到一个矛盾：在艺术品中我们发现全人类在场；阅读是读者与作者，与其他读者沟通：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同时劝诱人们彼此隔离呢？

不管我们的公众有多少人，我们既不愿意他们仅是个别读者的重叠，也不愿意由一个政党或一个教会的超越性行为赋予他们以一致性。阅读既不应该是神秘的心心相印，也不应该是手淫，而是一种同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承认纯形式地求助于抽象自由意志会使每个人留在原先的孤立处境中。然而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如果人们失去这条线索，人们就会突然迷失在宣传的丛林里或者一种“喜爱自身胜过一切”的文体带来的自私的快感中。所以必须由我们通过我们的作品的内容，来把目的之城邦改变成具体的、开放性的社会。

如果说目的之城邦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抽象物，那是因为没有历史形势的客观改变就不可能实现它。我以为康德看清了这一点，但是他一会儿寄希望于道德主体的纯主观改变，一会儿又不相信能在世界上遇到一个善良意志。对美的观赏确实能在我们身上引起把人看做目的的纯形式意愿，但是这一意愿在实践中不起作用，因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仍是压迫性的。当前的道德悖论在于此：如果我专心致志于把几个经过选择的人，如我的妻子、儿子、友人、我在路上遇到的穷人，当作绝对目的，如果我拼命履行我对他们的全部义务，那么我将在这番努力中耗尽自己的生命，我势必将避而不谈当代的不公正现象，阶级斗争，殖民主义，反犹太主义等等，结果是我利用压迫去行善。此外，由于这一压迫必将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里，甚至以更微妙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意愿里，我企图做的善事必将在根子上已经腐败，它将变成

彻底的恶。然而，如果我反过来投身革命事业，我就可能没有闲暇去照管个人关系，更糟的是我可能被行动的逻辑引向把大部分人，甚至我的同志们看作手段。但是，如果我们从审美情感不自觉地包含的道德要求开始，我们就有了好的出发点：必须使读者的善良意志历史化，即尽可能通过我们的作品的形式安排促使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看作绝对目的的意愿，并且通过我们的作品的题材引导读者把他的意愿引向他的邻人，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被压迫者。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除此之外还在作品的脉络本身中向读者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他恰巧不可能把具体的人当作目的，那么我们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就这样，人们挽着读者的手为他引路，直到让他明白，他实际上要求的是取消人剥削人制度，而他一下子就在审美直觉中确立的目的之城邦仅是一个理想，我们只有走完一个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才能与之接近。换言之，我们应该把读者形式上的善良意志改变成通过确定的手段改变这个世界的具体物质意志，以便为既定的具体社会的来临出一把力。因为当今之世一个人的善良意志是不可能的，或者确切地说，一个人的善良意志仅是、也只可能是使普遍善良意志成为可能的想法。于是产生我们的作品应该表现的特殊张力，这一张力有点像我在上文谈论理查·赖特时提到的张力。因为我们想争取的读者中的一部分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消耗他们的善良意志，也因为另一部分读者因其属于被压迫群众，便把通过一切手段获得自身命运的物质改善作为任务。所以必须告诉前者，目的的统治不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告诉后者，革命者不是为目的的统治做准备，也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我们坚持不懈，这一持久的张力将促成我们的读者群的统一。简单地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作品里兼为人的自由与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我们要做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

联的。

我们出身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教会我们认识它的征服成果，诸如政治自由，人身保护等等的价值；由于我们的文化教养，生活方式和我们现有的读者群，我们仍然是资产者。但是，与此同时历史形势敦促我们与无产阶级会合以便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毋庸置疑，无产阶级目前很少关心思想自由：它有别的事情要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佯作不理解“物质自由”这个名词的意思。所以，至少在这一方面，每个阶级都可以保持心安理得，既然它不知道二律背反的一项。但是虽说现在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们对之深思[①]，我们仍处于中介人的地位上，我们夹在两个阶级中间，每个阶级都把我们朝自己这一边拉，我们注定要像耶稣受难一样承受这一双重要求。这一双重要求既是我们的个人问题，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人们自然会说，这一使我们身心分裂的二律背反的原因在于我们身上还有残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还不善于清除这些残余；另一方面人们会说，我们以革命为时髦，我们想使文学服务于它并非为之而存在的目的。这么说本来无足轻重，但是我们当中感到内疚的某些人心中，这些声音会引起交替的回声。所以我们应该确信下列真理：放弃形式自由以便更彻底地否定我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就足以从根本上贬损写作计划的信誉；也许更简单的是对物质要求不感兴趣以便怀着宁静的心境去创造“纯文学”，但是这一来我们将放弃在压迫阶级之外选择我们的读者。所以我们应该也是为了自己并且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一对立。首先我们要相信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文学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榜样，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自由

---

① 统观下文，“深思”（méditer）疑为“作中介”（médier）之误，那么这句话应读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为之作中介”。

诉诸一些充盈的自由的结果，也因为这样它就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一项创造性活动的自由产品，显示了人的整体状况。再则，另一方面，如果说设想一种整体解决方案非我们的力量所能及，我们的责任却在于在成千上万次局部综合中克服对立。我们每天必须在我们作为作家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章和书中表明立场。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理应始终把作为形式自由与物质自由的实际综合的整体自由的权利当作指导原则，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我们的小说、评论和剧本里。由于我们笔下的人物如果是当代人就不享有这一自由，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指出，不拥有这一自由使他们蒙受多大损失。用漂亮的文体揭露滥用权力与不公正，对资产阶级作出色的否定性心理分析，甚至连用我们的笔为社会政党服务都不够了：为了拯救文学，*必须在我们的文学里*表明立场，因为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表明立场。我们应该在各个领域一齐排斥不以严格的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解决方案，但是同时也应该背弃所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不应该代表终极目的，而是开始的终结，或者不妨说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身享有其自由。因此我们的作品应以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首先是否定性。大家知道批判性文学的伟大传统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末：问题在于运用分析方法分离每一概念里属于它自己的内容与传统或压迫者的愚民手段添加进去的成分。如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学者这样的作家把行使这一批判职能当作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既然作家的材料与工具是语言，由作者们负责清扫自己的工具是正常的事情。说实话，文学的这一否定性职能在下一世纪被弃置了，其原因可能是统治阶级使用了过去的大作家们为他们确定的观念，而且一开始在统治者们建立的各种体制、他们的意图以及他们行使的压迫与他们赋予自己使用的词语的意义之

间有某种平衡。举例说，“自由”这个词在十九世纪显然仅指政治自由，人们用“混乱”、“放荡”这类词来称呼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同样地，“革命”这个词必定指的是一场伟大的历史革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出于普遍的默契忽视这一革命的经济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在其历史书中几乎不提格拉古斯·巴贝夫[①]，也很少谈及马拉与罗伯斯庇尔的看法，从而只对戴穆兰与吉隆特党人表示正式景仰，结果便是人们用“革命”这个词来称呼成功的政治暴动，而且人们可以把这一名称用于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事件，虽说这些事件说到底仅仅引起统治者的人员变动而已。语汇上的这一狭隘性显然使人们无视历史、心理与哲学现实的某些面貌；但是由于这些面貌本身并不明显，由于它们与其说与社会或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实际因素相对应，不如说对应于群众或个人意识中潜在的不自在感，所以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词汇的不足，不如说是它们那种干枯洁净的性质以及词义的明确不变性。在十八世纪，撰写一部哲学辞典便是悄悄地破坏统治阶级的基础。在十九世纪，利特雷和拉罗斯[②]是信奉实证主义的、保守的资产者：词典的目的仅在于普查词汇并确定其形义。两次大战之间文学遇到语言危机，其原因在于历史与心理现实中被忽视的面貌于暗中成熟之后，突然跃居首要地位，然而我们用来称呼这些原先被忽视的面貌的语汇却一如既往。这个问题本来可能不太严重，因为在大多数场合需要做的仅是深化一些观念和变更一些定义：举例说，当人们指出“革命”这个词应当指一种同时包括所有制的改变、执政者的变动与采用暴动手段的历史现象，从而便更新了这个词的意义时，人们没费多大力气就

---

① 格拉古斯·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其学说属空想共产主义。

② 拉罗斯（1817—1875），法国语法学家，词典编纂人。

使法语的一个部门重焕青春，而这个词一旦浸透了新的生命，便能踏上新的征程。不过必须指出，有待施加于语言的基本工作是综合性的，而在伏尔泰的时代这一工作却是分析性的：现在需要加宽、拓深，敞开大门，让新思想成群结队地进来并在它们进门时实施监督。这正是反学院派之道而行之。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宣传的时代，这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极其复杂。在一九四一年，敌对的双方仅以上帝为争夺对象，问题还不严重。今天却有五、六个敌对阵营以争夺关键性概念为务，因为这些概念对大众产生的影响最大。大家都还记得德国人怎样保留了战前法国报纸的外观、报名、版面乃至字体，利用它们来传播与我们习惯在报上找到的思想完全相反的思想：因为装潢依旧，他们指望我们不会发觉药丸已经变了。词语亦复如此：每一派都把词语如同特洛亚木马一般往前推，我们则把它们放进来，因为人们用它们在十九世纪具有的意义来迷惑我们。它们一旦进入位置，就敞开自身，于是一些陌生的，闻所未闻的含义如同百万大军在我们身上向四处散开，我们还没来得及留神，堡垒已被攻占。从此以后谈话与争论都不可能了；勃里斯-帕兰看得很明白，他大致说过如下的话：如果你在我面前使用自由这个词，我顿时就会情绪激昂，我或者同意或者反驳；但是我这个词指的意思与你指的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是在白费唇舌。此话不假，不过这却是一种现代病。在十九世纪，利特雷词典就能使双方的理解达成一致；在这次大战之前，我们可以查拉朗德[①] 的词汇。今天不再有仲裁。何况我们都是同谋犯，因为这些游移不定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的自欺。这还不算完：语言学家们经常指出词语在动乱时期保留着人

① 安德烈·拉朗德（1867—1963），《哲学技术词汇批判释义》（1902—1903）的主编。

类大迁移的痕迹：一支野蛮人的大军穿过高卢，士兵们寻开心学说当地居民的语言，于是这一语言将在长时期内变质走样。我们的语言还带着纳粹入侵的印记。“犹太人”这个词从前指某种类型的人；法国反犹太主义可能给这个词带上轻微的贬义，但是洗刷掉这层贬义并不难做到：今天人们害怕使用此词，它听起来好像一项威胁，一个辱骂或挑衅。“欧洲”这个词过去指旧大陆这个地理、经济与历史单位。今天它保有日耳曼主义与奴役的气味。连“合作”这个无辜的、抽象的名词也未能幸免，变得臭名昭著。另一方面，由于苏俄出了故障，战前共产党人使用的词也出了故障。如同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思维停留在半路上一样，这些词的意义也在半路上停住，要不然就在岔路上迷失方向。在这一方面“革命”这个词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通敌的新闻记者的话：“维持，这就是民族革命的箴言。”今天我要加上出自一位共产党知识分子的另一句话：“生产，这就是真正的革命。”事情走得那么远，以致法国人最近能在竞选招贴上读到：“投共产党一票，即为保护财产投票。”〔24〕反过来，今天谁又不是社会党呢？我记得一次作家聚会，与会者均属左翼，大家拒绝在宣言中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已被贬得太厉害了”。而今天的语言事实上又是如此复杂，我不知道这些作者排斥这个词是出于他们声明的理由呢，还是因为——不管它有多么陈旧过时——它叫他们害怕。此外，大家知道“共产党人”这个词在美国指任何不投共和党一票的美国公民，而“法西斯分子”在欧洲指任何不投共产党一票的欧洲公民。为了把牌进一步搅乱，还得补充说法国保守派宣称苏联实行的制度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尽管这一制度并非以一种种族理论或反犹太主义理论为依据，同时左翼则有人宣称美国陷入法西斯主义，尽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由公众舆论实施散漫的专政。

作家以直言不讳为职能。如果词语得了病，治愈它们是我们的责任。许多作家思不及此，却以词语的疾病为生，现代文学在许多场合是词语的癌症。我不反对别人去写“黄油的马”，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写这种文章等于谈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斯大林的国家社会主义。我尤其以为最凶险的莫过于被称为诗体散文的文学练习，这类文字使用词语时看重的是在它们周围震响的、由与明确含义矛盾的模糊意义组成的各种朦胧的和声。

我知道：许多作者曾以毁灭词语为务。犹如超现实主义者以主体与客体同归于尽为目的：这是消费文学的极致。但是我已指出，今天需要建设。如果人们不是与勃里斯-帕兰一样惋惜语言与现实不相适应，人们就成为敌人，即宣传的同谋犯。因此我们作为作家的首要义务是恢复语言的尊严。说到底我们是用词语来思想的。我们必须十分狂妄，才能相信自己藏有语言不配表达的不可名状之美。再则，我对不可言传的东西总有戒心，这是一切暴力的根源。当我们觉得不可能使别人分享为自己确认不疑的信念时，剩下可做的事情只有殴打，烧死或绞死别人。不：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应该根据我们的一生去评判我们，我们的思想也不比我们的语言更有价值，应该根据思想使用语言的方式去评判思想。如果我们要使词语恢复其能力，那就必须做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性的扫除，以便清除词语的蔓生意义，另一方面是综合性的扩展，以便它们适应于历史形势。假如单独一位作者献身于这项任务，他毕生的精力也不够用。如果我们一齐动手，我们不必费多大劲就能达到目的。

不仅如此：我们生活在愚弄的时代。有一些根本性的愚弄与社会的结构有关。无论如何，今天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对群众意识的愚弄之上，混乱亦然。纳粹主义是一种愚弄，戴高乐主义是另一种，天主教是第三种；法国共产主义无疑是当今的第四种愚

弄。我们当然可以不计较这一切，诚实地做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去招惹别人。但是，由于作家对读者的自由说话，由于每个被愚弄的意识因其与束缚它的那项愚弄同流合污，趋向于维持自己的状态，我们只有致力于为读者们揭穿骗局，才能拯救文学。基于相同的理由，作家的责任是表明立场反对所有不正义行为，不管它们来自何方。由于我们如果不以自由通过社会主义将在远期来临为目的，我们的作品就没有意义，因此在每一有关场合都需要指出曾经有过对形式与个人自由的侵犯或者有过物质压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既揭露英国在巴勒斯坦与美国在希腊推行的政策，也揭露苏联流放政治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我们希望自己能改变世界的进程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将回答说我们不抱幻想，但是某些事情是应该被说出来的，即使这样做仅是为了在儿辈面前不丢面子。何况我们并没有影响美国国务院的狂妄想法，有的只是不那么狂妄的对我国同胞的意见施加影响的想法。然而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分地用我们的笔墨任意发难。我们需要在每一场合考虑追求的目标。一些前共产党人愿意我们把苏俄看成头号敌人，因为苏俄败坏了社会主义这一观念本身，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专政；因此人家希望我们把全部时间用于谴责苏俄的敲诈行为及暴力；同时人家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种种非正义行为昭然若揭，不可能欺骗人：所以我们若去揭露资本主义的非正义便是白费精力。我只怕猜透了这类劝告的用心所在。不管我们审察的暴力是什么性质，在评判它们之前总需要考虑行使这一暴力的国家的处境以及它是在什么前景下行使暴力的。举例说，首先应该证明苏联政府当今的行为，归根结底受到它保护出了故障的革命的愿望的驱使，它希望能“挺”到有可能继续前进的时刻。反之，美国人的反犹太主义与仇视黑人，我们的殖民主义以及列强对佛朗哥

的态度虽说往往引向一些不那么彰明较著的非正义行为，却无不以维持当前的人压迫人制度为目的。人们会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能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谁也不把这一点说出来，知道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作为作家的任务是表现世界并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证词。再说，即便业已证明苏联与共产党追求真正革命的目的，这也不能使我们免于评判它们的手段。如果人们把自由当作任何人类活动的原则与目的，那么根据目的去评判手段与根据手段去评判目的同样都是错的。目的毋宁是被运用的手段的综合整体。所以有些手段仅因其存在便打破了它们想进入的那个综合整体，因而就有可能毁坏它们企图实现的目的。人们曾尝试用准数学公式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一项手段可被说成是合法的：人们在这些公式中引入实现目的的概率，目的的邻近区域以及与运用的手段要求付出的代价相比该项目的能带来多大好处。这很像边沁[①]的快乐计算法。我不认为某一类似公式不能应用于某些场合。例如在一个本身具有数量性的假定中，人们需要牺牲一定数量人的生命以便挽救其余的人。但是在大多数场合，问题截然不同：被使用的手段在目的中引入一个质的变异，而这一变异是不能用数量测定的。试想有一个革命政党为了保护其成员不致动摇其信念，不产生精神危机并不受敌对宣传的影响，就对他们一贯撒谎。追求的目的是消灭压迫制度；但是谎言本身就是压迫。难道人们可以以结束压迫为借口而维持压迫？难道必须奴役人才能更好地解放人？人们会说，手段是过渡性的。不，如果手段帮助创造一个接受谎言并且说谎的人类，它就不是过渡性的，因为这样一来，将要掌权的人就不再是配得上夺取政权的那些人了。因此，共产党对自己的队伍撒谎、造谣诬蔑、掩饰自己的失

①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

败与过错的政策连累了它追逐的目的。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回答说在战争中——任何革命政党都处于战争中——不可能把全部真相告诉士兵。这就需要掌握分寸：没有现成的公式能使我们免于审察每一特殊情况。应该由我们担任这个审察工作。假如听任政治家自行其是，他总会采用最方便的手段，即顺坡往下走。群众受宣传的欺骗，就会追随它。除了作家，谁还能向政府、政党、公民指明被运用的手段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系统地反对使用暴力。我承认不管以何种形式显示的暴力都是失败。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中；如果用暴力对抗暴力真有可能使暴力得以延续，那么同样真实的是：暴力是结束暴力的惟一手段。某家报纸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必须拒绝与暴力——不管它来自何方——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同谋关系；第二天它却报导了印度支那战争的最初几次战斗。今天我要问这家报纸：怎样才能做到拒绝以任何间接方式参与暴力？假如你讳莫如深，你必定赞成继续战争；人们总要对人们没有试图去阻止其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如果你能做到使战争不惜任何代价立即停止，你将成为几起屠杀的根源并将伤害所有在那边拥有利益的法国人。当然我不谈论妥协，既然战争是从一项妥协中诞生的。反正需要行使暴力，那就必须有所选择。根据别的原则进行选择。政治家考虑运送部队是否可能，继续战争是否会导致公众舆论对他不满，在国际上又会引起什么影响。作家的责任是评判手段；他不是从一种抽象道德观点出发，而是把手段置于一项明确的目的，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景之下进行评判。所以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每一具体场合思考关于目的与手段的现代问题。

如同大家看到的那样，有待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即使我们把毕生精力都消耗在批判上，谁又能因此责备我们呢？批判的任

务变得具有整体性，它要求人们整个儿投入其中。在十八世纪，工具已经锻成，使用分析理性便足以清扫观念；今天必须同时进行清扫和补足，需要把因为停留在半路上而变质走样的概念推向完成；它不局限于使用一种由两个世纪的数学建立起来的理性，相反它将造成现代理性，以便最终它能建立在创造性的自由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一批判本身不能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但是今天谁又能带来积极方案呢？我到处只见到陈旧的公式，重新粉刷的门面，缺乏诚意的妥协，业已过时又草草重漆一遍的神话。除了逐一戳破所有这些充满空气的膀胱，即便我们没有做其他事情，我们也对得起读者了。

然而一七五〇年左右的批判曾是改变制度的直接准备工作，因为它通过粉碎压迫阶级意识形态削弱了压迫阶级。今天的情况不同，因为有待批判的观念属于所有意识形态和所有阵营，所以，光是运用否定性已不再能为历史效力，即便这一否定性以肯定性告终。单独一个作家可以限于以批判为务，但是我们的文学作为整体首先应该是建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或各自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已指出，在每一时代，文学整个儿都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构成这一时代视不同历史形势与人才配备而异，为照亮自身而生产的一切东西的综合的、往往是矛盾的〔25〕整体。但是，既然我们已承认必须创造一种实践文学，我们理应奉行不渝，坚持到底。现在不再是描写与叙述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局限于解释。描写，即便是心理描写，无不是纯粹的静观享受；解释即是接受，它原谅一切；两者都以事情已告终结为前提。但是，如果感知本身即是行动，如果对于我们来说表现世界始终意味着在一种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前景下揭示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宿命论的时代我们需要在每一具体场合向读者显示他的做成与拆散的能力，简单说就是他的行动能力。当今的形势因

其完全无法忍受而带有革命性，然而它仍处于停滞状态，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欧洲面对未来的冲突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它寻求的主要不是防止这一冲突，而是使自己预先站在战胜者那一边；苏俄以为自己处境孤立，犹如一头野猪被一群拼命咬上来的猎犬逼得走投无路；美国不必害怕其他国家，却对自己的重量感到惊慌；它越富有就越笨重，它脑满肠肥，趾高气扬，闭着眼睛听凭自己滑向战争。至于我们，我们只为我们国家的几个人以及欧洲很少一些人写作，但是我们必须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去寻找他们，——虽然他们迷失在各自的时间里犹如麦垛里的缝衣针——还要提醒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让我们在他们的职业活动里，在家庭里，教室里，在他们的国家里找到他们，与他们一起测定他们所受的奴役，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奴役之中：应该让他们看到，在劳动者最机械的动作中也包含着对于压迫的全部否定；我们决不应该把他们的处境当作既成事实，而是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让他们看到这一处境的形式与界限来自可能性的无垠的地平线，总之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处境除了由他们选择的超越它的方式所赋予它的面貌之外不能有别的面貌：应该教他们知道，他们既是受害者也要对一切负责，他们兼为被压迫者、压迫者与他们自己的压迫者们的同谋，而且人们绝不可能分清哪些是一个人不得已而忍受的，哪些是他接受的，哪些是他要求的；应该让他们看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从来只能参照他们投向自己面前的未来得到定义，而且，既然阅读向他们显示他们的自由，我们就应该利用他们读书的机会提醒他们：他们把自己位于其中以便评判现在的那个未来即是人与自身汇合，人最终通过目的之城邦的建立作为整体达到自身的那个未来；因为只有对于正义的预感才能使人对某一特殊的非正义产生愤慨，也就是说使之成为非正义；最后，在敦促读者从目的之城

邦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他们的时代时，我们还应该让他们知道这一时代具备的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意愿的因素。从前的戏剧是所谓“性格剧”：舞台上出现一些复杂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完整的人物，他们的处境起的作用仅是使这些性格发生冲突，表明每一性格怎样在其他人的性格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我已在别处指出，前不久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好多作者返回来创作处境剧。不再有性格：主人公是与我们大家一样坠入陷阱的自由。出路何在？每个人物无非是对一种出路的选择，而且他本身不比他选定的出路更有价值。但愿整个文学与这一新戏剧一样具有道德性并且提出问题。道德性不是说教：文学仅须指出人也是价值，人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道德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处境都是陷阱，四面都是墙壁：我表达得不好，没有可供选择的出路。出路是人们自己发明的。我们每个人在发明自己的出路的同时也就发明了自己。人需要每天被发明。

特殊地说，如果我们要在准备战争的强国之间进行选择，那就一切都完了。选择苏联，这就是放弃形式自由却又无望获得物质自由：苏联工业的落后使它不可能在战胜后组织欧洲，于是专政和贫困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是，美国获胜后共产党将被消灭，工人阶级将丧失勇气，迷失方向。这里不妨借用一个新名词，它将被“原子化”，而资本主义因为成了世界的主人就会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道相信一个从零开始的革命运动会有成功的可能吗？人们会说，应该把未知因素也考虑在内。可我只想根据我知道的东西进行考虑。不过有谁强迫我们去选择呢？难道说，人们果真只有在已有的群体之间进行选择——它们被选择的理由仅是它们已经形成——只有站在强者这一边，才能创造历史？要这么说的话，法国人在一九四一年理应如合作者们建议的那样，站在德国这一边。然而，历史行动显然从来不

限于在原始材料之间进行选择，它的特点始终是从某一已定处境出发发明新的解决方式。

对“群体”的敬畏纯属经验主义，人在科学、道德与个人生活中早就超越了经验主义：佛罗伦萨的公共水池管理员“在几个建筑群之间进行选择”；托里拆利却发明了大气压，我说他发明了而不是发现了大气压，因为当所有人的眼睛都对某一物体视而不见时，必须从头到尾发明这一物体后才能发现它。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们到处宣扬创造力，那么他们为什么，出于什么自卑情绪，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却排斥这一创造力呢？推动历史的几乎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面对一个两难推理突然亮出前所未见的第三项。在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之间确实必须选择。社会主义的欧洲却不“待选择”，既然它还不存在：它有待创造。首先不是与丘吉尔，也不是与贝汶[①] 的英国一起创造欧洲，而是在大陆上，联合有同样问题的国家一起创造欧洲。人们会说为时已晚，但是果真如此吗？再说人们尝试过没有？我们与近邻的联系总要通过莫斯科、伦敦或纽约：人们是否不知道也有直接的通路？不管怎么说，只要情况没有改变，文学的机遇总是与社会主义欧洲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即一群具有民主与集体主义结构的国家的集合，每一国家在它能做到更多之前先得为了整体的利益而放弃一部分主权。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有希望避免战争，也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思想才能继续在大陆上自由流通，文学才能重新找到一个对象和一个读者群。

人们会说，这样岂非提出许多互不协调的任务？此话不假。但是柏格森曾很好地说明，眼睛因其并列多项职能而言，是一个

---

① 贝汶，当时任艾德礼内阁的英国外交大臣，力主与美国接近。

极其复杂的器官，如果人们把它置放在进化的创造性运动中去考察便重新呈现某种单纯性。作家亦然：如果你借助分析方法列举卡夫卡阐发的主题及他在书中提出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在追溯他的生涯的起点时看到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有待处理的主题与有待提出的问题，你会受到惊吓。不过人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看待他：卡夫卡的作品是对中欧犹太-基督教世界的一种自由的、单一的反应；他的小说是对他作为犹太人、捷克人、不甘就范的未婚夫、肺病患者等等的状况的综合性超越，马克斯·勃罗德赞叹不已的他的握手、微笑与目光也是同样性质的超越。在批评家的分析下，他的小说分崩离析，变成问题；但是批评家错了，应该在其运动中阅读这些小说。我无意给予我同辈的作家们布置惩罚性作业：我凭什么权利这样做？又有谁请我这样做？我对发表文学流派宣言也没有兴趣。我只想描写一种处境，带着它的前景，它受到的威胁和它接到的指令：一种实践文学诞生于找不到读者群的时代：这便是已知数；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出路。他的出路即他的风格、技巧、题材。如果作家与我一样痛感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人们可以确信他将在他的作品的创造性整体里，即在一种浑成的自由创造运动中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26〕

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保证文学是不朽的，今天文学的机会，它的惟一机会，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机会。必须碰一下运气；如果我们失去机会，不仅我们这些作家将要倒霉，社会也要倒霉。我曾指出，集体通过文学达到反思与中介，它内心负疚，获得自身的一种失衡的形象，不断设法改变并改善这一形象。但是，归根结底，写作艺术不受不变的天意的保护；写作艺术就是人们把它造成的那个东西，人们在选择自身的同时选择了它。如果写作艺术注定要变成纯粹宣传或纯粹娱乐，社会就会

再次坠入直接性的泥潭，即膜翅目与腹足纲动物的没有记忆的生活之中。当然，这一切并不重要：没有文学，世界照样存在。但是，没有了人世界可以存在得更好。

注

〔1〕美国文学仍处于地区主义阶段。

〔2〕我一九四五年路过纽约时，曾请一位文学经纪人代为取得纳塔那埃尔·威斯特的《孤心小姐》的翻译权。这位经纪人不知道有这本书，遂与某一部名叫《孤心》的书的作者，一位老小姐达成一项原则协定，那位老小姐大为惊奇竟有人想把她的书译成法文。经纪人弄清楚情况以后，便继续寻找，最后找到威斯特的出版者。后者对他承认不知道作者的近况。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分别去作调查。最后得知威斯特已于几年前死于车祸。似乎他在纽约的银行里还有账号，出版商不时寄去一张转账支票。

〔3〕茹昂多笔下的资产者灵魂具有同一神奇性；但是这一神奇性变换了符号：它变成否定性的、魔鬼性的。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资产阶级的黑魔法比它获准摆出的豪华排场更令人眩惑。

〔4〕充当暴力的神职人员，这就要求人们自觉地采用暴力作为思想方式，即人们通常求助于恫吓与权威原则，高傲地拒绝证明与讨论。这一特点使得阐述超现实主义教条的文章与夏尔·莫拉斯的政论具有纯形式的相似性。

〔5〕这是与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的另一相似之处。莫拉斯曾说“法兰西行动”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密谋集团。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惩罚性行动难道不与出售保王党报纸① 的人们相似吗?

〔6〕这些心平气和表述的见解却引起了严重的风波。然而，别人的防卫和攻击非但没有说服我，反而使我愈加坚信超现实主义失去了——可能是暂时地——它的现实性。人们把超现实主义当作一种“高度重要的”文化现象，一种“模范的”态度，人们并且试图把它悄悄归入资产阶级人道

---

① 指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报》。

主义范围。如果超现实主义生机犹存，难道人们相信它会接受添加弗洛伊德的胡椒面与阿尔基埃先生略嫌乏味的唯理主义调料吗？事实上它是它与之猛烈抗争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牺牲品；《文学报》、《喷泉》、《十字街头》等刊物都是努力消化它的胃囊。如果某位戴斯诺斯能在一九三〇年读到克洛德·莫里亚克这位第四共和国年轻的淀粉酶的下面这段话：“人与人作战，殊不知所有各种精神首先应该结成联合阵线反抗关于人的某种狭隘的、错误的观念。但是超现实主义知道这一点，并且二十年来大声疾呼指出这一点。作为认识举动，超现实主义宣布一切有待从传统的思想和感受方式出发，被重新发明”，戴斯诺斯必定会表示抗议：超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认识举动”，它指名道姓地依托马克思的名言：“我们想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它从未要求这一“各种精神的联合阵线”，这一提法令人愉快地想起法国人民联盟。与这一相当愚蠢的乐观主义针锋相对，超现实主义一贯指出内部审查与压迫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应该存在所有各种精神（“精神”一词使用复数已与超现实主义不符！）的联合阵线，那是革命以后的事情。超现实主义在其全盛时期甚至不能容忍人们审视它以便理解它。它认为——在这一点上它与共产党相同——一切不是完全地、排他性地赞同它的人都是反对它的。今天它是否明白人家怎样摆弄它了？为了帮它明白，我得透露巴塔叶先生在公开通知梅劳-庞蒂他要撤回为我们写的文章之前，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明他的意图。这位超现实主义的斗士当时宣称：“我对勃勒东极为不满，但是我们总得联合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就够了。我以为追溯超现实主义的红火时代与讨论它的宗旨，比起狡诈地试图招纳它乃是对它表示更大敬意的做法。然而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此领我的情，因为它与所有极权主义政党一样声称自己的主张有连贯性以便掩饰它们的不断变化，因此它不愿意人们考察它过去的宣言。今天我在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一九四七年的超现实主义》目录上看到的、得到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可的文章比起早期超现实主义顽强的反抗更接近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温和的折衷主义。试以帕斯图罗先生的一段文章为例：“使超现实主义在将近十年时间内围绕共产党演进的政治试验很明显地令人醒悟，企图继续这一试验将导致陷入妥协与无效的两难推理。共产党已走上阶级合作的道路，追随共产党走这条路是与当初推动超现实主义采取一种政治行动的动机相矛盾

的。这些动机既是在精神领域，特别是在道德领域的直接要求，也是追求人的完全解放这一远期目标。然而，明显不过的是人们可以依靠它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政治并非共产党的所谓左翼反对派的政治，亦非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政治……超现实主义以在精神领域要求改革，特别是引伦理改革为己任，所以超现实主义不能参加一种因其有效必定是不道德的政治行动，也不能参加一种因其遵守它认为不应违背的原则而必定是无效的政治活动，除非它放弃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于是超现实主义收敛退缩。它仍将努力促使同一些要求的实现并加速人的解放，但将是通过别的手段。"

（人们可以在法国小组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宣言《最初的决裂》第8—11页上找到相似的文章，甚至同样的句子。）

顺便需要注意"改革"这个词以及未曾有过的求助于道德的做法。有一天我们是否会读到一份名叫《超现实主义为改革服务》的期刊？不过这段文章主要表明超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现在认为人们不必改革经济基础也能对上层建筑产生作用。一种伦理的、改良主义的超现实主义愿将其行动局限于改变意识形态：这可是危险地散发着理想主义气味。剩下要做的是确定什么是人们对我们提到的"别的手段"。超现实主义是否要为我们提供新的价值体系？不，超现实主义将"追逐它的一贯目标"，致力于"还原基督教文明并为后来的 Weltanschauung① 的来临准备条件"。我们看到，需要做的始终是否定。帕斯图罗先生本人也承认西方文明已奄奄一息；一场规模无比巨大的战争威胁着它，最终必将埋葬它；我们的时代呼唤一种能使人生存下去的新的意识形态；但是超现实主义将继续攻击文明的"托玛斯主义基督教阶段"。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攻击它呢？借助一九四七年超现实主义展览这块漂亮的，很快就融化在嘴里的糖果？我们还是回到真正的超现实主义，即《曙色》、《娜佳》与《相通的花瓶》的超现实主义上去吧。

阿尔基埃与马克斯·保尔-富歇特别强调超现实主义曾是一项解放努力。按照他们的说法，超现实主义旨在肯定人类整体的权利，它把一切都

① 德文：宇宙观，世界观。

纳入人类整体，甚至包括无意识、梦幻、性欲与想象物。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这正是超现实主义愿意做到的；超现实主义事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不过需要指出"整体化"观念带有时代印记；是这一观念激活了纳粹意图，马克思主义意图，今天则激活着"存在主义"意图。但是我在超现实主义的根源上发现一个严重的矛盾：为了使用黑格尔的语言，我不妨说这一运动曾抱有整体性的观念（勃勒东的名言："自由，即人的色彩"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但在其具体显示中却实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人的整体必定是一项综合，即人的全部次要结构的有机的、概括性的统一。一种自命为整体性的解放运动应该以人对自身的整体认识为出发点（我不想在这里证明这一整体认识是可能的：大家知道我对此深信不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先验地认识——我们也不可能认识——人的实在的全部人类学内容，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首先在我们的行为、情感与梦想的既深刻又明显的统一中达到我们自身。超现实主义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果实，它在出发时就受到反综合性孑遗的羁绊：首先是对日常现实起作用的分析性否定性。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写过："思想完全成为一种否定的思维，否定了那多方面地有规定性的世界，而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在生活的这种多样性形态中成为真实的否定性……所以怀疑主义就与这一意识的实现，与对对方、对欲望和劳动的否定态度相对应。"（《精神现象学》，依波利特译本第172页）① 同样地，我以为超现实主义活动的主要性质是否定精神下降到劳动中去：怀疑主义的否定性变成具体的，杜尚的糖块与狼-桌子一样都是些劳作，即它们正好是具体地、费力地毁灭了怀疑主义者仅用语言予以毁灭的东西。对于作为超现实主义爱情的主要结构之一的欲望，我的话同样适用。众所周知，这一欲望是消费与毁灭的欲望。人们现在看清走过的路了，这一历程恰好相似于黑格尔指出的意识的各种变化形式：资产者的分析方法是通过消化以理想主义方式毁灭世界；归顺资产阶级的作家们的态度配得上黑格尔关于斯多葛派的说法：这一态度仅是否定性的观念；它犹如主人

---

① 参见《精神现象学》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上卷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的意识凌驾在此生之上。反之，超现实主义却“如奴隶的意识渗透此生”。超现实主义的价值肯定在此，而且，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可以声称与劳动者的意识相汇合，而劳动者是在劳动中感到自己的自由的。不过劳动者是为了建设而从事毁灭：他毁灭了树，却制造了大梁和木桩，所以他认识了自由的双重面貌：否定性与建设性。超现实主义借用了资产阶级的分析方法，把过程颠倒过来了：它不是为了建设而毁灭，而是为了毁灭而建设。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建设始终被异化，它融化在一个以毁灭为目标的过程中。然而，由于建设是实在的，而毁灭是象征性的，超现实主义物体也可以被直接设想为它自身的目的。视注意力的方向而异，它是“大理石的糖”或者对于糖的异议。超现实主义物体必定是绚丽多彩的，因为它表现被颠倒的人类秩序，也因为，作为这样一种物体，它在自己身上包含着它特有的矛盾。正是这一特性使其制造者能声称他同时毁灭了实在的事物，又在现实之外以诗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超现实。事实上，如此这般创造出来的超现实事物变成世界上各种物体中的一种，仅是对于世界可能遭受的毁灭的一个凝固的指示。上届超现实主义展览上的狼-桌子既是为使我们的肉体产生对于木质的朦胧感知而作的混合努力，也是惰性与活性的相互争议。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努力在同一运动的统一性中展示他们的产品的这两种面貌。但是缺少综合：这正是这些作者们不愿意的事情；他们认为合适的是在展示这两个瞬间时把它们视为已溶化在一个占据主要地位的统一性中，同时又认为其中每一瞬间都是主要的——这一做法不能使我们走出矛盾。无疑，预期的效果是达到了：被创造、被毁灭的物体在观众的头脑里造成一种张力，这一张力便是确切的超现实主义瞬间：被给出的东西由于内在争议而被毁灭，但是争议本身以及毁灭又受到创造活动的积极性及其具体的*在此*的争议。不过，不可能的事物的这一令人恼火的绚丽多彩实际上*什么也不是*，除非是一个矛盾对立的两端之间不可能填平的距离。在这里需要做到的是用技术手段引起波德莱尔式的*不满足感*。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启示，没有产生对新物体的任何直觉，对于材料或内容没有任何把握，只是对作为超越、召唤与虚空的精神产生一种*纯形式*意识。我要再次把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的说法应用于超现实主义：“在〔超现实主义〕中意识事实上把自身作为在自身内反驳自身的意识来体验。”那么意识至少是否

将翻一个身，完成一次哲学改宗呢？超现实主义物体是否将具有当它被假设为狡狯的精灵时应有的具体效力呢？不过到这里超现实主义的第二项偏见就起作用了：我已指出超现实主义与排斥自由意志一样排斥主体性。它对物质性（它的毁灭行动的对象与深不可测的支撑）的挚爱促使它宣扬唯物主义。所以它刚发现了意识，马上又把意识掩盖起来，它使矛盾取得物质形态；从而出现的不再是主体性的一种张力，而是世界的一种客观结构。请读《相通的花瓶》：标题与正文一样令人遗憾地显示任何中介均付阙如；梦与醒是相通的花瓶，这就是说有混合、涨潮与落潮，但是没有综合统一。我明白别人会对我说：可是，这一综合统一有待创造，这正是超现实主义提出的目标。阿尔巴·墨塞说道："超现实主义以意识与无意识各自区分的现实为出发点，走向这些成分的综合。"我明白了；但是它打算用什么来实现综合呢？什么是中介的工具呢？看到一大帮仙女在一只南瓜上旋转（即使这是可能的，虽说我表示怀疑），这是混合梦幻与现实，这不是把两者统一在新的形式中，这一新形式将在改变与超越梦幻与现实的成分后，把它们保留在自己身上。事实上我们始终处于争议的层面：由整个现实世界支撑的真实的南瓜对在它的表皮上奔跑的这些渐趋暗淡的仙女们提出异议，而仙女们反过来也对这一葫芦科植物提出异议。剩下意识，它是这一相互毁灭行动的惟一见证人，惟一助力；但是人们不要它。不管人们是画出还是雕出我们的梦幻，总是清醒状态吞噬了梦幻：骇人听闻的物体被置于电灯光下，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与其他物体一起展出，它离一堵墙2.1米远，距另一堵墙3.15米，作为积极的创造物变成世界上的东西（这里我采用超现实主义假定，这一假定确认图象与感知有相同的性质；如果人们如我一样认为这些性质是根本不同的，那就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作为纯否定性逃脱这个世界。因此超现实主义的人是用加法得出的和数，是一种混合，绝非综合。超现实主义作者们从精神分析学说借用了这么多东西并非偶然：精神分析学说用"情结"这个名称为这些作者提供了他们到处使用的众多的，没有真正一致性的自相矛盾的解释的范例。"情结"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人们未予足够注意的，是情结只能存在于一个事先给出的综合现实的基础之上。所以整体的人对于超现实主义来说仅是他的全部表现的总和而已。由于缺乏综合观念，他们制造了由相反事物组成的旋转栅门，

存在与非存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烁本可以揭示主体性，如同被感知的事物的矛盾把柏拉图引向可理解的形式；但是他们对主观的排斥把人变成一座闹鬼的屋子；意识对于他们而言好比朦胧的罗马式建筑的中庭，一些自行毁灭的、一些与物严格相似的物体在其间出现、消失。这些物体通过眼睛或通过后门进入。一些没有躯干的宏亮的声音犹如宣告潘神死亡的声音在那里回荡不已。比起唯物主义，这一套七拼八凑的收藏品更使人想起美国新现实主义。在这以后，为了取代由意识操作的综合统一活动，人们就设想通过参加能产生某种魔幻的统一性，这一统一性的显示将是任意的，人们将称之为客观偶然。不过这无非是人类活动的倒错形象。人们不能解放一套收藏品，人们只能清点登记它们。超现实主义正是这样 一种东西：一次清查，而不是一个解放。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待解放；需要做的仅是与人类收藏品中的某些部分遭受的贬损作斗争。超现实主义受到现成的、固态的东西的纠缠，它厌恶诞生与出生；创造对于它从不是一种衍生，不是从潜在能力到行动的一种过渡或一种孕育过程；创造是从 ex nihilo① 中涌现，是某一业已形成的物体突然出现，丰富已有的收藏品。归根结底是一个发现。它怎么可能“把人从妖魔鬼怪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呢？它可能杀死了妖魔鬼怪，但也杀死了人。人们会说，还有欲望呢。超现实主义曾想解放人的欲望，他们宣布人就是欲望。但是这不完全属实；首先他们禁止属于整整一个范畴的欲望（同性恋、恶习等等），却从不解释为什么禁止。其次，他们认为如精神分析学说所做的那样、永远只通过其产物来获悉欲望是符合他们对主观的憎恨的。所以欲望仍是物，是收藏品。只不过超现实主义者不是从物（失误行为，梦中所见的有象征意义的形象等等）上溯到其主观根源（即严格意义上的欲望），而是固定在物上。实际上欲望是贫乏的，它本身并不使超现实主义者感兴趣，它代表对情绪及其产物提出的矛盾的合理解释。在勃勒东那里人们只能找到很少的、并且是很模糊的与无意识和力必多有关的东西。使他激奋的不是灼热的欲望，而是结晶后的欲望，借用雅斯贝斯的说法人们可以称之为“世上欲望的数字”。所以在与

① 拉丁文：虚无。

我有来往的超现实主义者与前超现实主义者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从来不是欲望或自由的辉煌绚丽。他们过着谦卑的、充满禁忌的生活，他们阵发性的暴力毋宁使人想到一个着了魔的人的痉挛，而不是一个策划好的行动；而在其余方面，他们都被一些强大的情绪牢牢攫住。我一直以为，文艺复兴时代脾气暴躁的大师们乃至浪漫派们为解放欲望做得要多得多。人们会说，至少这都是些大诗人。说得好：在这一点上我们看法一致。有些幼稚的人说我"与诗作对"或"反对诗"。此话之荒诞不经等于说我反对空气或水。相反，我高度肯定超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惟一的诗歌运动；我甚至承认它从某一方面为人的解放作出贡献；但是它解放的不是欲望，也不是人的整体，而是纯想象。然而纯想象事物与实践是很难相容的。我见到一位一九四七年的超现实主义者颇为感人地招认这一点，他的姓氏似乎注定他表现最完全的诚恳①：

"我得承认（在一些不愿轻易满足自己的人中间，我想必不是孤独的），在我的反抗感、我的生活现实、我可能开展，我的友人们的作品也帮助我开展的诗歌战斗之间存在差距。不由他们做主，也不由我做主，我不太知道该怎样生活。

"想象的事物是对社会状态的批判，是抗议，是加速历史进程。求助于想象的事物会不会有切断把我们同时与现实及人们联系起来的桥梁的危险？我知道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无自由可言。"（伊夫·波纳富阿《让人生活》，见《一九四七年的超现实主义》，第68页）

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超现实主义却是用另一种调门说话的。我在上文抨击的也是别的东西：当超现实主义者们签署政治宣言，审判他们中间不忠于路线的人，确定一种社会行动方法，加入共产党然后又大肆张扬地退出共产党，接近托洛茨基，用心表明他们对于苏俄的立场时，我很难相信他们以为自己是作为诗人而行动的。对这一责难，人们会说人是一个整体，不能把他分成政治家与诗人。我同意这个说法，我甚至想补充说，比起某些作者，我更乐意承认这个说法，这些作者把诗歌变成自动写作的

① 指波纳富阿（1923— ），这个姓氏原意为"诚恳"。

产品，把政治变成自觉的、反思的努力。不过这是一句大实话，与所有的大实话一样亦真亦假。因为，如果说人是同一个人，如果说以某种方式人们到处重逢这个人的印记，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活动是相同的；如果说，在每一场合他的活动都调动了全部精神，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活动以同样方式调动精神，也不能说一种活动的成功可以为另一种活动的失败辩解。如果人们对超现实主义者们说，他们用诗人的做法搞政治，难道人们以为超现实主义者们会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恭维吗？然而，一个作家若愿显示他的生活与作品的一致性，用一种理论来表明他的诗歌与他的实践追求相同的目标，他不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只可能是散文。有一种超现实主义散文，而我在人们责难的那些文字里研究的正是这一散文。只不过超现实主义是不可捉摸的；它是普洛透斯[①]。刚才他还整个儿介入现实、斗争与生活，然而当人们要求与他结账时，他却叫嚷说他是纯诗，人们要谋害他，人们对诗一窍不通。下面这则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意味深长，足以说明这个情况。阿拉贡写了一首诗，不无理由地被看成是挑动谋杀；需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于是超现实主义团体郑重声明诗人不负责任：自动写作的产品不能等同于经过思考后发表的言论，然而，任何人只要稍稍试验过自动写作，便能看出阿拉贡那首诗的性质大不相同。这是一个怒火填膺的人用激烈、明确的字句要求处死压迫者；压迫者被惊动了，然而他在自己面前忽然只找到一位诗人，这位诗人刚醒过来，揉搓惺忪的睡眼，奇怪人们因为他做过的梦而责备他。这也是刚才发生的情况：我企图对作为对世界的介入的“超现实主义”这一总体事实作批判性的审察，看超现实主义者们如何尝试用散文解释超现实主义的多种意义。人们却说我伤害了诗人们，说我忽视他们对内心生活的“贡献”，但是他们根本看不上内心生活，他们想使内心生活爆炸，摧毁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堤防，与无产阶级一起搞革命。

结论是：超现实主义进入退缩时期，它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决裂。

---

① 普洛透斯是希腊神话中能占卜未来的老人，生活在海中。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但不告诉任何人，并能随心所欲地变化。

它要逐一拆下托玛斯-基督教大厦的砖石。好得很。但是我想知道它指望达到什么样的公众。换言之，它打算在什么样的灵魂里摧毁西方文明。它说过并且反复说它不可能直接触及工人，工人还够不着它的行动。事实证明它说对了：有多少工人观看了一九四七年超现实主义展览会？反之，有多少资产者进入会场？所以超现实主义的意图只能是否定性的：在构成它的公众的资产者的头脑里摧毁尚存的最后一些基督教神话。我想证明的正是这一点。

〔7〕近百年来，由于存在一种把伟大人物与公众隔开并且迫使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才华的标记的误会，这一骄傲尤其成为伟大人物的特征。

〔8〕普雷沃不止一次声明他对伊壁鸠鲁主义的好感，不过这是一种经过阿兰重阅、修改的伊壁鸠鲁主义。

〔9〕如果我在上文没有提到马尔罗与圣埃克絮佩里，这是因为他们属于我们这一代。他们从事写作比我们早，年龄也必定比我们大。但是，我们必须遇到一场冲突的物质现实及其紧迫性才能发现自身，而他们两人中前者从自己第一部作品起就觉察我们处在战争中，并且着手创造一种战争文学，——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而这个时候超现实主义者们乃至上帝都献身于一种和平文学。至于后者，他与我们的前辈们的主观主义与寂静主义针锋相对，勾勒出一种劳动与工具文学的轮廓。我将在下文说明他是一种建设文学的先驱者，这一建设文学趋向于取代消费文学。战争与建设、英雄主义与劳动，做，有，存在，人的状况：人们在本章结尾将看到，这些都是今天主要的文学与哲学主题。因此，当我提到“我们”时，我以为也可以把他们包括在内。

〔10〕加缪、马尔罗、凯斯特莱、卢赛等人创作的如果不是一种极端处境文学，又能是什么呢？他们创造的人物居于权力的顶峰或者身陷囹圄，即将死去，或者即将受刑或杀人；战争，政变，革命行动，轰炸与屠杀对他们是家常便饭。在每一页，每一行出现的始终是完整的人。

〔11〕当然，某些意识比别的意识更丰富，更具直觉或者更宜于分析或综合；甚至还有善预言的意识；某些意识所处的地位更宜于作预言，因为它们掌握了某几张牌，或者因为它们发现了更加广阔的地平线。但是这些差别是后天的，而对现时与最近的未来的判断，总有猜测性。

对于我们也一样，事件仅通过一些主体性显示出来。但是事件的超越性在于它越过所有这些主体性，穿过它们而展开，并且向每一主体性揭示它自身以及这一主体性自身的不同面貌。所以我们的技术问题在于找到一种协调众多意识的方法，这一协调应使我们能表现事件的多维性。再则，在放弃假定叙述者无所不知的虚构时，我们承担了取消读者与我们的人物的主体性-观点之间的中介人的义务，需要做到的是让读者如同任意进入磨坊一样进入这些意识之中，甚至还需要使读者逐一与这些意识重合。于是我们从乔伊斯那里学会寻找第二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没有中介与距离的主体性的原始现实主义。这就使我们公开主张第三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时间性的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果真使读者不经中介潜入某一意识之中，如果我们夺走他的一切飞越手段，那么就应该不加缩减地把这一意识的时间强加给他。如果我用一页文字概括六个月，读者就会跳出书外。现实主义的后一面貌引起的困难我们中任何人都未曾解决，可能它们是部分地不能解决的，因为使所有小说都限于叙述一天内发生的事情既不可能，也非人们所愿。即便人们不得已而为之，也会存在下列事实，即限定一本书叙述二十四小时而不是一小时，一小时而不是一分钟，这样做本身意味着作者的干预以及一项超越性的选择。那就必须用纯美学手法掩饰这一选择，制造一些可以乱真的假象，并且采用艺术上的一贯做法，即为了达到真实而说谎。

〔12〕从这一观点来看，绝对客观性，即第三人称叙述与绝对主观性是严格等位的。第三人称叙述仅用人物的言行来介绍人物，在遵守严格的时间顺序时不作解释也不侵入他们的内心生活。逻辑上人们自然可以声称至少有一个起着见证作用的意识：读者的意识。但是，事实上读者在他观看的时候忘了看到他自身，因而历史对他来说保留着原始森林的无邪性，这森林里的所有树木远离所有人的目光而生长。

〔13〕我有时想，德国人有一百种办法得到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是否有意放过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也是些纯消费者。在这里，过程被颠倒过来了：我们的报刊的发行极其有限；逮捕艾吕雅或莫里亚克将对所谓的合作政策带来的危害大于让他们在自由状态轻声低语。盖世太保无疑更愿意集中力量对付秘密武装与游击队（他们的实质性毁灭活动比我们的抽象否定性更使盖世太保不安）。他们诚然逮捕并枪决了雅克·德古

尔。但是当时德古尔还不怎么出名。

〔14〕在《人类的大地》里尤其可见。

〔15〕例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

〔16〕不过也不宜夸大。大体上说作家的处境改善了。不过人们将看到，这主要是通过作家以前不掌握的文学之外的手段（广播、电影、新闻）。不可能或不愿意求助于这些手段的作家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或拮据度日。于连·勃朗写道（《一个作家的愁苦》，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战斗报》）："我难得有咖啡喝或有足够的烟抽。明天我不能在面包上涂黄油，我缺乏磷，而药房里磷的价格高得吓人……从一九四三年起，我动过五次大手术。过几天我将接受第六次更大的手术。作为作家，我不享受社会保险。我有妻子和一个孩子……国家只有在要求我为我微不足道的版税支付超额税金时才对我提醒它是存在的……我必须申请减免我的住院费用……文学家协会与文学基金会又做了些什么呢？前者将会支持我的申请，后者上个月赠送我四千法郎……不提也罢。"

〔17〕天主教"作家"们自然例外。至于所谓的共产党作家，下文我会讲到他们。

〔18〕马克思主义者把"存在主义的"焦虑描述为一种时代与阶级现象，对此我不加责难就能接受。当代形式的存在主义是在资产阶级解体时出现的，它的起源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一解体能够揭露人的状况的某些面貌并使某些形而上的直觉成为可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直觉和这一揭露是资产者意识的幻觉或是对于处境的形而上的认识。

〔19〕工人是在环境压力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不怎么可疑是因为他的选择可能性较受限制。

〔20〕在法国的共产主义文学里我只找到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写作关于合欢树和卵石的诗歌并非偶然。

〔21〕他们曾让学生读雨果的书；更近一些时候他们曾在某些乡区传播吉奥诺的著作。

〔22〕我把普雷沃及其同时代人流了产的努力作为例外。我已在上文说到这一点。

〔23〕这一矛盾到处存在，尤其见于共产党的友情中。尼赞有过许多朋

友。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他最热烈地爱过的人们属于共产党：今天对他横加责难的也是他们。对他仍旧保持忠诚的人们都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团体及其逐出教门的权力存在于爱情与友谊之中，而爱情与友谊本是人与人的关系。

〔24〕还有自由这一观念指的又是什么呢？人们对存在主义提出的令人惊愕的批评证明人们其实对之一窍不通。难道错在他们吗？有一个自由共和党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它在前法西斯分子、前合作者与前社会党人中间吸收党员，然而它却自称为自由共和党。如果你反对它，你就是反对自由。但是共产党人也以自由为依仗，不过这是黑格尔的自由，即必然的升华。超现实主义者们也标榜自由，他们却是决定论者。一名年轻傻瓜有一天对我说："在《苍蝇》里你谈论俄瑞斯忒斯的自由谈得很对，这以后，在写作《存在与虚无》时你不去建立一种决定论的与唯物论的人道主义，这样你就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我们。"我明白他想说的意思：这是因为唯物主义把人从其神话中解放出来。我同意说唯物主义是解放，但是它解放是为了更好地奴役。然而，从一七六〇年起，有些美国殖民者就以自由的名义捍卫奴隶制：如果殖民者作为公民和拓荒者想买一名黑奴，他不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吗？买下黑奴以后，他不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吗？这个论证方法至今有效。一九四七年，一座游泳池的业主拒绝接待一名犹太上尉，战争中的英雄，上尉遂给报纸写信投诉。报纸发表他的抗议并作结论："美国真是令人赞叹的国家。游泳池的业主有拒绝犹太人入内的自由。但是犹太人作为合众国公民有在报纸上抗议的自由。而报纸如众所周知是自由的，它报导事实，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结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惟一的麻烦是自由这个词覆盖着这些如此不同的含义——还有一百种其他含义——人们在使用它时却不以为有必要告知它在每一场合被赋予什么意义。

〔25〕因为它与精神一样，属于我在别处称之为"被非整体化了的整体"的那种类型。

〔26〕加缪的《鼠疫》刚出版不久。我以为它为统一运动提供了好的榜样，这一运动把批判性及建设性主题的多元性融化在单独一个神话的有机统一性中。

《一个陌生人的肖像》序*

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古怪的特征之一，是到处出现生机勃勃却都具否定性的作品，人们可以称之为反小说。我把纳巴科夫①、伊弗林·沃②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把《伪币制造者》归入这一类。这类作品不是以与罗杰·卡约瓦写的《小说的力量》相同的方式反对小说体裁本身的论著；至于后者，我乐意在确认两者之间的差别的前提下，把它和卢梭的《论戏剧的书简》相比。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这都是些凭想象力写成的作品，它们向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为我们叙述他们的故事。但是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失望：作者们旨在用小说自己来否定小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似乎在建立小说的同时把它毁掉；他们写的是一部不成其为，也不可能成其为小说的小说，他们创造的虚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瑞狄斯的伟大作品相比，犹如米罗那幅题为《谋杀绘画》的油画与伦勃朗和鲁本斯的作品相比。这些奇特的、难以归类的作品并不证明小说体裁的衰落，它们只是标志我们生活在一个思索的时代，小说正在对自身进行反思。娜塔莉·萨洛特的这本书便是如此：一本读来像侦探小说的

---

* 本篇译自《处境种种》第四集。原系作者为法国新小说派著名作家娜塔莉·萨洛特（1902—?）的《一个陌生人的肖像》一书所写的序言，于1957年由加利马出版社出版。

① 纳巴科夫（1899—1977），俄国诗人、小说家，一九四五年入美国籍。

② 伊弗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家。

反小说。这本书甚至是对所谓“寻求”小说的滑稽模仿，作者引入一个狂热的业余侦探，他被一对平常的男女——一个老父亲和他已不年轻的女儿——迷住了，窥伺他们，跟踪他们，有时还能通过某种意念传递方式，从远距离猜到他们的想法，但从来不太清楚他在寻找什么，也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何况他后来一无所获，或者说几乎一无所获。他由于自身发生变化最后放弃调查，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侦探在他就要发现罪犯的时候突然自己变成罪人。

娜塔莉·萨洛特极度厌恶小说家的自欺——这一必要的自欺。小说家是与他的人物“在一起”，在他们“后面”呢还是外面？当他站在他们背后的时候，他不是想使我们相信他仍在里面或者外面吗？娜塔莉·萨洛特虚构了这个灵魂侦探，他撞到这些“巨大的食粪虫”的外壳，即“外部”，隐约感到“里面”，却永远无法触及。她就以这种方式努力维护她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诚实无欺。她不愿意从内部，他不愿从外部处理人物，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别人，都是整个儿地同时既在外面又在里面。外部就是一块中立场地，它就是我们愿意对于别人是，也是别人鼓励我们对于自己是的那个里面。这是老生常谈的一统天下。因为这个漂亮词儿有几重意思：首先它想必指的是最平庸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却成了群体的会面场所。每个人在这里找到自己，也找到别人，老生常谈属于大家，因此也属于我；它在我身上属于大家，它便是大家在我身上的存在。它的本质便是一般性；为了获得一般性，必须完成一个行为：通过这个行为我剥夺自己的特殊性以便加入一般，以便变成一般性。不是与大家相似，确切说是成为大家的化身。通过这个极具社会性的加入行为，我就在普遍性的无差别境界中与所有其他人认同。娜塔莉·萨洛特似乎区分出一般性的三个同心层次：性格层次，道德性的老生常谈层次和

艺术层次，确切说是小说层次。如果我做个坏脾气的好心人，像《一个陌生人的肖像》里那个老父亲，我就局限在第一个层次里；如果，当一个父亲拒绝给女儿钱花时，我表示："看到这种事真叫人难受；何况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啊！他死了又不能把钱带走，算了吧"，这时候我投入第二个层次；如果我把一个少妇比做塔纳格拉陶塑①，面对一个景色说它像柯罗② 的画，把一个家庭故事说成是巴尔扎克式的，我就位于第三个层次。与此同时，其他人因为也能随时进入这些领域，他们就对我表示赞同和理解；他们在折射我的态度，我的判断和我的比喻的同时，赋予它一种神圣性质。我于是使别人放心，也使自己放心，既然我已躲进这个中立的公共地带。它既非完全客观，因为我是奉命进入的，又非纯属主观，因为大家都能在这里遇到我，也找到他们自己。人们不妨把这个地带同时叫做客观的主观性和主观的客观性。因为我声称自己尽在于斯，声明我没有秘密抽屉，我就获准在这个层面上闲聊、激动、气愤，表现一种"性格"，甚至做一个"怪人"，就是说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组合老生常谈：确实有所谓"老一套的悖论"。总之，人们让我从容不迫地在客观性的界限内保留主观性。我在这局促的范围内越显得主观，人们就越感谢我：因为我将借此证明，主观性无足轻重，不必害怕它。

娜塔莉·萨洛特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向性》里已经指出，妇女们怎样利用老生常谈来相互沟通，消磨终生："她们在交谈：'他们之间搞得很糟，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吵个不停。我应该说，在这些事情里我还是可怜他。多少？至少二百万。光是约瑟芬姑妈的遗产就有……不……你有什么法子呢？他不会娶她的。

---

① 塔纳格拉是希腊一小镇，公元前四世纪生产优美的小塑像。

② 柯罗（1795—1875），法国风景画家。

他需要的是一个会当家的女人，他自己还不明白。不，我告诉你，他需要一个会当家的女人……当家的……当家的……' 人家总是跟她们说这一些。她们总是听到别人对她们说这一些，她们知道：感情、爱情、生活，这是她们的天地。这个领域属于她们。"

这就是海德格尔的"人云"，就是"别人"，总而言之，就是非真实性[①] 的统治。许多作者想必都在路过时碰上非真实性之墙，蹭下墙上的灰皮，但是我不知道有人曾有意识地把非真实性作为小说的题材：这是因为非真实性不适合小说体裁。小说家们相反努力使我们相信，世界是由不可替代的人们组成的，他们即便是坏人也个个美妙，人人热情，各有特色。娜塔莉·萨洛特让我们看到非真实性之墙，她指给我们看这堵墙无处不在。墙后面有些什么呢？正好空空如也。或者几乎空空如也。有的只是人们为躲避被猜到潜伏在暗处的某个东西而做的不分明的努力。真实性，即人与别人，与自身，与死亡的真正关系无处不被提出，但是看不见。因为人们躲避它，所以人们是预感到它的存在的。如果我们接受作者的邀请，向人们内心瞥上一眼，我们会隐约看到软绵绵的，触手一般向四方伸展的逃遁、蠕动。有的逃到宁静地反映着普遍性和恒久性的客体之中，有的逃到日常事务中，有的逃向鄙俗。书中写"老头儿"为了逃避面对死亡的焦虑，光着脚，只穿衬衫冲到厨房里去检查女儿是否偷了他的肥皂：我很少读到比这段文字给人印象更深的篇章。娜塔莉·萨洛特看到我们

---

①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有两种基本的具体方式，一种只关心别人的想法，说法，做法，避而不见自身的真正可能性，这就是非真实的方式。真实的方式是根据自身的可能性而存在，而每一项可能性都导致清醒地接受"为了死亡的存在"。

的内心世界好比一团原生质：搬开老生常谈的石头，你就会找到熔岩、涎沫、粘液，犹豫不决的阿米巴虫一般的运动。她用来暗示这种粘糊糊、活生生的溶液缓慢的、离心的爬行运动的词汇无比丰富："像某种发粘的涎沫，他们的想法渗入他体内、粘贴上去，从内部铺满他全身。"（《向性》第11页）这里有位纯洁的老姑娘"默坐灯下，犹如一株覆盖着活动吸盘的柔弱的海底植物"。（同书第50页）这是因为这些摸索着方向的、可耻的、不敢直言其名的逃避也是与别人的关系。俨乎其然的对话是老生常谈的交换仪式，在它底下隐藏着一个"潜对话"，吸盘相互磨擦、舔吮、吸引。首先会感到不自在：如果我疑心你并非你说的那个简单、浑成的老生常谈，我身上所有疲软无力的魔怪都会苏醒过来，我害怕："她蹲坐在安乐椅一角，扭动伸直的脖子，鼓出眼睛。她说：'是的，是的，是的'，每说一次就晃一下头表示赞同。她的样子吓人，柔软扁平，十分光滑，只有双目突出。她身上有某种令人焦虑、不安的东西，连她的温柔也带着威胁。他觉得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她改正过来，使她平静下来，但是只有一个具有超人力量的人才能办到……他害怕了，他快急疯了，不能再为推理和思考耽误一分钟。他开始讲话，讲个不停，想到谁就说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浑身骚动（像蛇听到音乐？像鸟看到蟒蛇？他也不清楚），越动越快，不能停顿，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越快越好，趁现在还来得及，要使她就范，要安抚她。"（同书第35页）娜塔莉·萨洛特的书里充满这一类恐怖场面：人们在说话，某种东西即将爆炸，突然照亮一个灵魂青绿色的底部，每个人都将感到自己灵魂底部也铺满游动的污泥。然而不然：威胁被挡开了，危险躲过了，人们重又平静地交换着老生常谈。但是这些老生常谈有时会崩塌，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原生质便赤裸裸地显示出来："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轮廓在松开，向各个方向延伸，甲

壳和爪牙纷纷断裂，他们现在赤裸裸，无依无靠，相互纠缠着往下滑，好像掉进一口深井的底部……这里，即他们现在滑下来的地方，像是海底的景色，所有东西都像在摆动、晃动、像噩梦中所见的物体既清晰又不真实，它们膨胀，变得硕大无比……一大堆软绵绵的东西靠在她身上，把她压垮了……她笨拙地试图挣脱出来，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一个滑稽的过于中性的声音……”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对话者一致同意拉上一般性的帘幕，遮住这个暂时的虚弱。所以不必到娜塔莉·萨洛特的书里去寻找她不愿意给我们的东西；对于她，一个人不是一个性格，而且首先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不是一张习惯织成的网：一个人是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无休止的、软弱无力的往返运动。有时，贝壳是空的，一位“杜蒙台先生”突然走过来，他巧妙地摆脱了特殊性，使它变成不过是多种一般性的迷人的、生动的组合。于是大家喘过气来，重新产生希望：原来这是可能的！原来这还是可能的啊。一种死一般的安静随同他走进房间。

以上的看法只是为了给读者在这本难懂而又出色的书里引路；它们无意解释该书的全部内容。娜塔莉·萨洛特作品里最宝贵的，是她那种断断续续的、左右摸索的、如此诚实、频频修改的风格。这种风格先是虔诚地小心翼翼接近对象，继而又出于在事物的复杂性面前产生的某种羞耻心或腼腆心理而突然离开对象，最后，借助形象的神奇力量，骤然把那个浑身淌着粘液的怪物交给我们，却又几乎没有碰到它。这就是心理学吗？娜塔莉·萨洛特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她愿意让我们相信她在表现人物的心理。至于我，我以为她在让人们猜到一种不可捉摸的真实性，在表现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不断往返，在努力刻画非真实性的令人安心但荒凉的世界的同时，她完善了一种技巧，能使人超过心理学，在人的存在本身之中触及人的实在。

《艺术家和他的良心》序*

我亲爱的莱博维茨，你曾希望我为你的书写几句话：这是因为不久前我曾有机会写过关于文学介入的文章，而你希望通过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做法来表明，在同一时代，艺术家们与作家们关心的问题是相同的。如果光凭我们的友谊还不够的话，对团结一致的关注也会促使我接受下来的。但是现在需要动笔时，我得承认我感到很为难。我对音乐并非内行，你已经用确切的语言说得那么好的话再由我笨拙地复述一遍，岂非可笑？我不想这么做。我也没有笨到想把你介绍给对你十分了解，而且满怀热情注视着你作为作曲家，乐队指挥和音乐评论家的三重活动的读者们。我当然也很乐意说出我想到的你这本书的全部优点，它如此简洁、明晰，教给我许多东西，澄清了最混乱、最隐晦的问题，使我们习惯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们。但是有必要说这些吗？读者不需要我帮助他们评价本书的长处，他们一开卷就知道了。说到底，我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是假设我们正在进行交谈，像过去我们之间常有的那样，由我向你披露你的著作在我心头引起的不安和疑问。你说服了我，但是我仍有保留和为难之处；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当然这是一个外行在向内行提问，一名学生在课后同老师讨论，但是毕竟你有许多读者也是外行，我以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四集，原系作者为勒内·莱博维茨的《艺术家和他的良心》所写的序言。于一九五〇年由阿尔什出版社出版。

为我的感觉反映了他们的感觉。总之这篇序文没有别的目的，只是用他们的名义和我的名义请求你再写一本书，或者不过写一篇文章来解除我们最后的疑惑。

共产主义蟒蛇对毕加索这头庞然大物感到恶心，既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在共产党的这一消化不良症中，我辨认出蔓延整个时代的一种传染病的症状。

当特权阶级稳坐在他们的原则之上，当他们心安理得，当被压迫者相信自己天经地义是下等人，以自己的奴颜婢膝为荣的时候，艺术家便得其所哉。照你说，文艺复兴以来音乐家的听众群一贯是由专家组成的。但是这个听众群无非是统治阶级，他们不满足于在全部领土上行使军事、司法、政治和行政权力，还要定期组成审美法庭。由于这个奉天承运的精英集团决定着人的形象，从前歌手或唱诗班指挥可以让全人类听到他们的交响乐或大合唱。艺术可以自称是人性的，因为社会是非人性的。

今天的情况一如既往吗？这正是使我大惑不解，轮到我向你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今天总算不再认为应由他们单独提供人的尺度。被压迫阶级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拥有自己的仪式、技术和意识形态。关于无产阶级，卢森贝格有一段话说得好极了："一方面，现存社会秩序一贯受到劳动者异常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这股力量掌握在一个无名范畴，一个历史的'零'手里，这就诱使所有现代神话制造者把工人阶级当作能使社会听命于己的新集体的原料。这个没有历史的无产阶级难道不能与变成它自身同样容易地变成随便什么吗？工人阶级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革命呢还是被别人用作革命的工具，这场戏的结局未定，无产阶级的悲壮性笼罩着现代史。"①恰

① 《现代》第56期，第2151页。——原注

恰是音乐——这里只谈音乐——起了变化：这门艺术的法则和局限来自它自以为的本质；你极其高明地证明了，音乐怎样在一个严格的然而又是自由的进化过程的终端从异化中解脱出来，并且考虑通过自由地为自己选定法则来创造自己的本质。它帮助向劳动阶级展示“整体人”的形象，这个整体人已摆脱了异化和人的“本性”的神话，他在日常战斗中锻造自己的本质以及他用以判断自身的价值标准；音乐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难道不能为影响历史的进程聊尽绵薄之力？当音乐先验地承认自己的局限时，它就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异化，颂扬既定事实，在它以自己的方式显示自由的同时，它表明这个自由有天然的局限；“神话制造者”们利用音乐向听众传达一种神圣的激动，从而愚弄他们，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例如军乐队或唱诗队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难道不应该在这门艺术的最新形式中看到某种类似不带任何修饰的创造力的东西吗？我以为我明白你与在布拉格宣言上签字的共产党艺术家们的分歧所在：他们想使艺术家服从一个社会-客体，让他为苏维埃世界大唱赞歌，犹如海顿赞美上帝创造了世界。他们要求艺术家照抄存在的东西，要求他模仿而不得超越，并为公众提供服从既定秩序的典范；如果音乐把自身定义为一场不断的革命，那么它难道不会在听众心里唤起把这场革命搬到别的领域去的愿望？你和他们相反，你希望向人指出他没有定型，他永远不能定型，他无时无地不保有超过所有已形成的东西去进行创造和创造自身的自由。

但是下面的事实叫我为难：你已经证明有一种内在的辩证法把音乐从无伴奏齐唱引向复调音乐，又从复调音乐最简单的形式引向最复杂的形式。这意味着音乐可以前进，但不能后退：但愿音乐恢复它以前的形象和希望我们的工业社会回归牧歌式的纯朴是同样天真的想法。音乐的发展当然是好事，只不过它日益增长

的复杂性使它——你也承认这一点——限于被极少数专家欣赏，而这些专家必定来自特权阶级。勋伯格[①] 与工人之间的距离比从前莫扎特与农民的距离还大。你会说，大部分资产者对音乐一窍不通；确实如此。但是同样确实的是能够品味音乐的人都属于资产阶级，享有资产阶级文化，拥有资产者的闲暇，一般说从事自由职业。我知道：音乐爱好者们不是富翁；他们主要属于中产阶级，难得有大企业家迷上音乐。然而却有这个情况：我不记得在你的音乐会上遇见过一个工人。现代音乐肯定在打破框框，破除陈规，闯自己的路子。但是它是在向谁谈论解放、自由、意志和人创造人呢？向一批精力衰竭、高雅脱俗、被理想主义美学堵住耳朵的听众。音乐说的是“不断革命”，资产阶级听到的是“进化、进步”。即便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几个人听懂了，他们目前的无能为力又使他们把这个解放看作一个美丽的神话，而不是他们的现实。话得说清楚：这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艺术的过错。艺术没有从内部发生改变：它的运动、它的否定性和它的创造力量一如既往。马尔罗那句话在今天和昨天都是正确的：“任何创造的起源都是一种潜在形式与一种因袭形式的斗争。”理所当然，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天空里出现了巨大的星体，即群众，它们搅乱一切，从远距离，毋需接触，便能改变艺术活动，夺走其意义，使艺术家的良心不得安宁：这都是因为群众也在为人而斗争，不过是盲目的，因为他们总有失落自身、忘记自己是什么、受到一个神话制造者的声音的诱惑的危险，也因为艺术家没有找到能使自己被群众理解的语言。艺术家讲的的确是他们的自由——因为只有一个自由——但是他使用了陌生的语言。这是我们时代固有的历史矛盾，不是艺术家们的主观性应负其咎。资产阶

① 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后加入美国籍。

级丑闻，苏联文化政策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当然，如果人们相信苏联是魔鬼，人们可以假设苏联领导人怀着恶毒的快乐进行清洗，使艺术家们惶恐不安，耗尽元气。如果人们相信上帝拥护苏维埃，那也没有困难：上帝做的都是对的，一了百了。但是，如果我们敢于支持一下这个新的悖论，认为苏联领导人也是人，是一些处境困难，几乎难以撑持的人，他们力求实现他们以为是好的事情，但是事态的发展往往超过他们的计划，使他们有时不由自主地走过了头，总之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就一切都变了。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并非兴高采烈地甘冒损坏机器的危险，老是突然改变航向。俄国革命在摧毁阶级的同时打算摧毁精英集团，即人们可以在所有压迫社会里找到的那些精美的寄生器官，它们像生产气泡一样生产价值和作品；精英是贵族中的贵族，他们为贵族勾勒整体人的形象，凡有精英施展才能的地方，新的价值和艺术作品不但不能充实被压迫者，反而使他的贫困化更加趋于绝对：精英的产品拒大多数人于门外，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空白和局限；我们的艺术爱好者们的趣味必然决定了劳动阶级趣味低劣或者丧失趣味。当才子们认可一件作品时，世界上便多了一件工人不能占有的“珍宝”，不能欣赏和理解的美。价值只有当它是大家的共同产品时才能成为每个人的积极规定性。社会的一项新成果——无论是新的工业技术或新的表达方法——既然是大家创造的，就应该对于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种充实和一条新开辟的路，总之是他最内在的可能性。贵族阶级的整体人夺走了大家的全部机会，他可以定义为一个知人所不知，欣赏人所不能欣赏，为人所不为的人，总之是人中最无法替代的人，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人在他出生时可定义为全体向每个人提供的机会的总和，在他死时则可定义为每个人向全体提供的新的机会——不管这机会有多微小。所以全体是每个人通向自

身的道路，而每个人则是全体通向全体的道路。但是正当苏联在努力实现一种社会主义美学的时候，行政管理、工业化和战争的需要迫使它首先执行一种干部政策：它需要工程师、官员、军事领袖。于是形成一种危险，即这个事实上的精英集团因其文化、职业和生活水平与大众相差悬殊，也会产生一些价值与神话，在他们内部会出现一些对艺术家有特殊需求的“爱好者”。你引用了一段经过波朗审阅修订的中国文章，这段文章相当好地概括了压在一个处于建设中的社会身上的威胁。一种新的隔离可能形成：会产生一种伴有抽象价值和晦涩作品的干部文化，而劳动大众会陷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他们不理解为新的精英集团服务的作品的程度正好用来衡量他们的野蛮程度。我以为，我也能解释使我们极其反感的有名的清洗运动：随着干部队伍的壮大，随着官僚阶层如果不能变成一个阶级，至少可能变成一个压迫性的精英集团，艺术家们就会发展唯美主义倾向。领导者既要依靠精英集团，又要尽力维持——至少作为一种理想——由整个集体创造其价值的原则。他们必定被迫采取自相矛盾的做法，既然他们一般来说推行干部政策，在文化领域却实施大众政策：他们用一只手造成一个精英集团，又用另一只手夺走这个精英集团生生不已的意识形态。但是，反过来，当苏联的对手们责备苏联领导人既创造一个压迫阶级又要砸烂阶级美学时，他们自己也陷于思想混乱。确实无疑的是苏联领导人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撞上同一个不可能性：音乐按照自身的辩证法发展，它变成依赖一种复杂技巧的艺术；这一事实令人遗憾，但是音乐需要有专门素养的听众是个事实。总之，现代音乐需要精英集团，而劳动大众需要音乐。怎样解决这个冲突呢？通过“赋予民众深刻的感受性以形式”？但那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樊尚·丹迪[1] “根据一支山歌”

① 樊尚·丹迪（1851—1931），法国作曲家。

编出深奥的乐曲。难道有人相信山民们能认出这是他们自己的歌？再说民众的感受性在创造自己的形式。民歌、爵士乐、非洲的单调旋律都用不着专业艺术家去审查修改。相反，把一种复杂的技巧用于这一感受性的自发产品必定会使这些产品变质。这正是海地艺术家们的悲剧所在，他们未能使正式文化与他们想处理的民间素材相结合。布拉格宣言大致认为必须降低音乐的水准，同时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要么这等于白说，要么这就是承认艺术及其公众将在绝对平庸中携手会合。你有理由指出艺术与社会的冲突是永恒的，因为这与两者的本质有关。但是这一冲突在当代采取了一种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艺术是一场不断革命，而且四十年来，我们社会的基本处境是革命的；然而社会革命要求审美的保守主义，而审美革命却违背艺术家本人的意愿，要求社会保守主义。毕加索是真诚的共产党人，却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谴责，而有钱的美国爱好者倒争购他的作品：他就是这一矛盾的活生生的体现。至于富热隆，他的画作不再博得精英集团的青睐，却也没有唤起无产阶级的兴趣。

何况只要人们去审察音乐灵感的源泉，这一矛盾就更为突出、深化，布拉格宣言声称应该表达“人民大众的感情和崇高的进步思想”。感情倒还说得过去。但是所谓“崇高的进步思想”，鬼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谱成音乐。因为音乐归根结底是一种无所指的艺术。有些思路不缜密的人喜欢说什么“音乐语言”。但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乐句”不确指任何客体：它本身就是客体。这个哑女怎么能向人提示她的命运呢？布拉格宣言提出一个天真得令人好笑的解决方案：人们将培植“促成达到这些目的的音乐形式，如声乐、歌剧、清唱剧、大合唱、合唱等”。显而易见，这类杂交作品都是多嘴婆；它们用音乐来交谈，倒不如直说音乐只应该是个借口，一种为歌词增光设色的手段，是歌词在歌颂斯

大林、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电气化。用别的歌词，同样的音乐可以颂扬贝当、邱吉尔、杜鲁门、增值税。只要变换字眼，一首献给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俄国士兵的颂歌会变成对于在同一个城市战死的德国人的悼词。声音给人什么呢？一阵铿锵作响的英雄主义情绪；是语言带来明确的意义。只有当作品只能接受惟一一种文字解释时，才谈得上音乐的介入；总之，必须使声音结构抵制某些词而又吸引另一些词。这可能吗？在某些幸运场合也许可能：你举了《华沙幸存者》做例子。可就是勋伯格也不能不借助词语。如果没有词语，人们怎么能在“野马奔腾”中听出死者的数目？人们只会听出一阵疾驰。诗意的比喻不在音乐内部，而在音乐与歌词的关系里。但是，你会说，至少在这里歌词是作品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素。就算是这样吧：难道因此必须放弃奏鸣曲、四重奏、交响乐？必须如布拉格宣言所要求的那样致力于创作“歌剧、清唱剧和大合唱”？我知道你不这么认为。你还写道：“被选中的题材仍是一个中性因素，有点像有待进行纯艺术加工的原料。最终是这一处理的质量将证明或否定……艺术之外的关注和情感对纯艺术计划的依附”，我很赞成。

不过这一来我不太清楚音乐的介入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担心它已从作品中逃走，躲到艺术家的行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中去了。艺术家的生活可以被引为表率：他自甘贫困，拒绝轻易获得的成功，从不满足，对别人和对自己进行不断革命，这都值得效法。但是我担心他本人的清苦自律仍是对他的作品的一种外部说明。音乐作品本身不是否定性、摒弃传统、解放运动：它是这一摒弃和这一否定性的积极后果。作为发声的客体，它揭示作曲家的疑惑、极端绝望心情和最终决定，并不比发明证书揭示发明者的磨难和不安更多一些；它不为我们指出旧法则的解体：它让我们看到另一些法则，它们是它自身发展的积极规律。对于听众来

说，艺术家不应该是他的作品的解释：如果音乐介入了，人们将是在那个直接诉诸我们耳朵的发声客体中，在直觉实在中找到音乐的介入，毋须参照艺术家本人和过去的传统。

这是可能的吗？我们似乎以另一种形式重遇我们开头碰上的两难推理：如果迫使音乐这一无所指艺术表达预先规定的意义，人们就使音乐异化；然而若把意义都扔给你所谓的“艺术之外的成分”，音乐的解放岂非会引向抽象，并把作曲家变成黑格尔称之为恐怖的这一明确不移、纯粹否定的自由的榜样？不是奴役就是恐怖，可能我们的时代不能为艺术家提供别的选择①。如果必须选择，我承认我宁可要恐怖：不是为了恐怖本身，而是因为，在这个退潮时期，恐怖能坚持艺术特有的审美要求，以便它在不受过多的损害的情况下等待更有利的时代。

可是我得向你承认，在读到你的书以前我没有那么悲观。我在这里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相当缺乏素养的听众的天真的感受：当人们为我演奏一首乐曲时，我在这一连串的声音里找不到任何意义，我也不在乎贝多芬谱成某一丧礼进行曲是为了“悼念一位英雄之死”，或者肖邦想在第一叙事曲结尾暗示华伦罗德魔鬼般的笑声；相反，我以为这一串声音有一个意境，而我喜爱的正是这个意境。我确实一直区分意义和竟境。我认为当人们通过一个客体着眼于另一个客体时，前一个客体就是有所指的。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不去注意符号本身：它超越符号而趋向所指的事物；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早就遗忘了使我们得以构想某一事物的词语，而对事物本身却牢记不忘。相反，意境与客体不可区分，我们越是注意包含某一意境的事物，这一意境就越明显。当一个客体体

① 我得明确一点：对我来说艺术家与文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从事无所指性艺术。我曾在别处说明，文学的问题大不相同。——原注

现一个超越它的实在，但是人们不能在它之外把握这一实在，而且后者的无限性又使人们不可能用任何符号系统来恰当表现时，这个客体便有一个意境。这里说的总是一个整体：一个人，一个环境，一个时代乃至人的状况的整体。我以为蒙娜·丽莎的微笑不“想”表示什么，但它有一个意境：通过它实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即神秘主义与自然主义，明证与神秘的古怪混合。我只消看一眼就能把它和隐约浮现在埃特鲁斯坎[1]的阿波罗雕像唇间的那个同样神秘，但比较令人不安，比较生硬，带着讥讽的，天真而神圣的微笑区别开来，或者与乌东[2]的伏尔泰像流露的那个“丑恶”的、世俗的、唯理主义的、机智的微笑相区别。当然，伏尔泰的微笑是有所指的：它在某些场合显示，它想说：“我可没有上当”，或是：“听他怎么说，这个宗教狂！”但是它同时是伏尔泰本人，作为无以名状的整体的伏尔泰。关于伏尔泰你可以无止境地谈下去，他的存在实在（réalité existentielle）不能用语言来测定。但是只要他莞尔一笑，你就不费吹灰之力，整个儿有了他。我以为音乐是一个美丽的以目传神的哑女。当我听到《勃兰登堡协奏曲》时，我从不想到十八世纪，莱比锡的严肃刻苦风气，德国王公清教徒式的迟钝，以及精神发展的这一特定时刻，那时理性虽已拥有臻于成熟的技术，但仍屈从于信仰，那时概念的逻辑正在变成判断的逻辑。但是一切尽在于斯，由音响给出，如同文艺复兴时代在蒙娜·丽莎的唇际微笑一样。我一直相信正因为整个时代及其世界观默默依附在任何发声的客体上，像我这样对作曲史知之不多的“普通”听众当场就能断定斯

---

① 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地区的古代民族。

② 乌东（1741—1828），法国雕刻家。

卡拉蒂[1]、舒曼或拉威尔[2]一部作品的年代，即便他可能搞错作曲家的名字。难道不能设想音乐是在这个层次上介入的？我预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我：如果艺术家把自己整个儿地——而且连带着把他的时代——表现在作品里，他是无心的：他的本意只是唱歌。是今天的听众事隔一百年才在客体里发现一些当初未被纳入的意图：上个世纪的听众感知的只是旋律，我们在回顾时看到一些反映那个时代的公设，同时代人看到的只是自然的和绝对的法则。此话不错，但是能否设想今天有一位更自觉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作出反思，试图在艺术中体现他作为人的状况？我只不过向你提出问题；你才有资格回答。但是，我承认，如果说我和你一同谴责荒谬的布拉格宣言，日丹诺夫那篇有名的，曾启迪了整个文化政策的演说[3]中有几段话却不由得使我大为困惑。你我都知道，共产党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有理的方式是错的，而且他们使我们变成有罪的，因为他们有错的方式是对的。布拉格宣言是一种完全自圆其说的艺术理论的愚蠢的极端结果，这一理论并非一定包含美学专制主义。日丹诺夫说："必须认识生活以便真实地在艺术作品里表现生活，不是用经院式的，僵死的方式来表现，不仅把它作为客观现实来表现，而是在其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他这番话无非是说，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总处于变化之中，而评价或者描绘现实的人本身也在变化。所有这些相互制约的变化的深刻统一，便是整个体系的未来方向。所以艺术家应该打破已经凝固的、使我们用现在时看待业已被超越的制度和习俗的习惯；为了提供我们时代的真实形象，他应该从时代正在

---

① 斯卡拉蒂（1685—1757），意大利键盘乐作曲家。

② 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③ 指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日丹诺夫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锻造的未来的高度俯视时代，因为是明天决定着今天的真理。这一看法在某种意义上符合你的看法：你曾指出，介入的艺术家"超前"他的时代，他用未来的眼睛观看他那门艺术现在的传统。当然日丹诺夫和你都对否定性和超越有所暗示，但是他不限于做否定的时刻。对于他来说，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其积极内容：它是一大块坠入现在的未来，它超前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好几年，它解放我们的未来可能性，它以同一运动跟踪、伴随或者领先于历史的辩证发展。我一向认为，没有比这类想确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精神水平的理论更蠢的东西了。无水平可言：对一个孩子来说，"与自身年龄相符"即同时既高于这个年龄，又低于这个年龄。我们的智力和感觉习惯亦然。马蒂斯写过："我们的感官有一个发展年龄，它并非来自直接氛围，而是来自文明所处的某一时刻。"是的，反过来我们的感官超越这一时刻，朦胧感受到人们将在明天看到的一大堆东西，在这个世界里辨认出另一个世界。但是这并非我说不清楚的某种预言才能的结果，而是时代的矛盾和冲突高度刺激感官，以致它们具有某种透视能力。所以一件艺术品既是个人的产品，又是一桩社会事实。人们在《平均律钢琴曲集》中找到的不仅是宗教与君主制的秩序：巴赫向这些兼为高压传统的受害者和受益者的高级教士和男爵们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形象，这一自由在它好像把自已局限于传统范围内的同时超越传统，趋向新的创造。他用一种开放性传统来反抗专制小朝廷的封闭传统；他教给人们在同意接受的纪律中发现新颖独到之处，总之他教给人们怎样生活：他指出在宗教与君主集权政体内部的精神自由机制，他描绘服从国王的臣民和祈求上帝的信徒们高傲的尊严。他完全置身于他的时代之中，接受并反映这个时代的偏见，但是他同时处于时代之外，默默地、按照半个世纪以后将产生康德的伦理学的一种虔信派道德主义暗含的法则来评判这

个时代。他演奏的无数变奏，他迫使自己遵循的公设，使他的继承者们差点没有改动这些公设。诚然他的一生是循规蹈矩的楷模，我也不以为他发表过什么革命性的言论，但是，他的艺术难道不同时是对服从的颂扬又是对这一服从的超越？就在他想为我们证明这一服从的时刻，他以一种当时尚未诞生的个人主义的唯理主义的观点评判这一服从。后来，艺术家没有丢失他的贵族听众，又赢得另一部分听众：通过他对自己的艺术技巧进行的思考，通过他对习惯手法的不断改进，艺术家提前向资产阶级显示了他们希望完成的那个不引起冲突和革命的进步。我亲爱的莱博维茨，我以为你对音乐介入的看法适用于那个幸福的时代：艺术家的审美要求与他的公众的政治要求若合符契，以致同一个批判分析既可以用来证明关卡、过桥费、封建法权的无用有害，也能证明调节音乐主题的长度，其再现频率及展开方式的传统规定同样无益。而且这一批判同时尊重社会的基础和艺术的基础：调性美学仍是一切音乐的天然法则，犹如产业所有权是一切群体的天然法则。人们可以猜到我无意用所有制去解释调性音乐，我只想指出，对于每个时代，否定性在所有领域内行使的对象之间及其在各个方向遇到的界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应性。“人性是有的，别碰它！”这就是十八世纪末各种社会和艺术禁令的共同含义。贝多芬的艺术如演说，悲愤激越，有时嫌啰唆，它为我们提供了——不过稍为晚了一些——革命议会的音乐形象：这就是巴纳夫[1]、米拉波[2]，可惜有时成了拉利-托朗达尔[3]。我不去考虑他

① 巴纳夫（1761—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

② 米拉波（1749—1791），制宪议会议员，著名的演说家。

③ 拉利-托朗达尔（1751—1830），制宪议会议员。他的辩才不能与前两位相比。

一时高兴赋予他作品的意义，而是想着作品的意境，归根结底是这个意境表达了他投入这个混乱的、雄辩的世界的方式。不过说到底这滔滔不绝的言词和洪水般涌来的眼泪好像虚悬在一种几乎如死一般宁静的自由里。贝多芬没有打乱他的艺术的法则，他没有越过界限，然而人们可以说他超越了大革命的胜利，甚至超越了大革命的失败。如果说有那么多人想到从音乐中寻求安慰，那是因为，我以为，音乐对他们谈论他们的痛苦时用的声音是他们得到安慰后自己也会用的那种声音，也因为音乐让他们用明后天的眼光去看他们的痛苦。

那么今天一个没有文学意图，无意有所指的艺术家是否不可能以足够的热情投入我们的世界，以足够的真诚体验它的矛盾，并以足够的恒心计划改变它，以便这个世界，带着它的野性的暴力、它的野蛮、它精密的技术、它的暴君和奴隶、它的致命的威胁和我们吓人的但却是伟大的自由，通过这位艺术家变成音乐？如果说音乐家分担了被压迫者的狂怒和希望，他是否不可能被那么多的希望和狂怒席卷而走，以致超越他自己，在今天用未来的声音歌唱这个世界？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还说得上什么“审美以外”的关注、“中性”题材和意义吗？还能把材料与处理方式区别开来吗？

亲爱的莱博维茨，我是向你，不是向日丹诺夫提出这些问题的。日丹诺夫的回答我已经知道：因为，正当我以为他向我指明道路时，我发现他自己迷路了：他刚刚提出超越客观现实，随即补充说：“表现的真实性及其历史性和具体性应该与用社会主义精神对劳动者进行意识形态改造和教育的任务相结合。”我本以为他邀请艺术家强烈而自由地*在其整体里*体验时代的各种问题，以便作品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这些问题。可是我看到事实上只是向一些官员预订他们将在党的领导下制作的说教作品。既然人们

不是让艺术家自己去发现对未来的看法，而是强加给他们，那么这一未来在政治上还有待实现就无关紧要了：对于音乐家来说，木已成舟了。整个体系沉没在过去里；借用他们爱用的一个说法，苏联艺术家们是厚古派，他们歌颂苏联的未来犹如我们的浪漫派讴歌君主制的往昔。在王政复辟时期，这样做是为了用人们佯装在旧制度初期发现的同等的光荣与我们的革命者的无上光荣相抗衡。今天人们移动了黄金时代的位置，把它挪到我们前面去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游来逛去的黄金时代万变不离其宗：它是个反动的神话。

要反动还是恐怖？要自由但抽象的艺术，还是具体但负债累累的艺术？要没有文化的群众，还是有专门素养的资产者听众？亲爱的莱博维茨，你充分自觉地，既不需要中介也不作任何妥协，体验着自由与介入的矛盾。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们这一冲突是否永恒的，或者只是历史的一个时刻；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艺术家是否今天在自己身上拥有解决冲突的手段，或者为了看到冲突的出路，我们是否应该期待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

纪德活着*

人们一直以为他已经取得神圣地位，涂上了防腐香料：临到他死了，人们才发现他一直活着。在人们老大不乐意为他编织的花圈底下隐约可见的尴尬和怨恨，表明他过去不讨人喜欢，今后还将长期不招人爱：他能做到使右翼和左翼的正统者联合起来反对他。只要想象几具道貌岸然的木乃依的欢呼："感谢吾主；是他错了，既然我还活着"，以及在《人道报》上读到"刚才死去的那个人，早就是僵尸"，便能知晓这个八十岁的，已经不再写作的老人对当今的文坛具有多大的影响。

思想也有其地理：如同一个法国人不管前往何处，他在国外每走一步不是接近就是远离法国，任何精神运作也使我们不是接近就是远离纪德。他的明澈、清醒，他的唯理主义和他对哀婉的拒绝，使其他人得以让自己的思想怀着一些不甚分明、不甚确定的企图从事探索：人们知道，与此同时，一个明亮的智慧维护着分析、纯化和某种传统的权利：即便人们会在一次发现之旅中沉没，人们不会连累精神也遭灭项之灾。近三十年的法国思想，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它另以马克思、黑格尔或克尔恺郭尔作为座标，它也应该参照纪德来定位。

就我个人而言，那些悼念他的文章所体现的精神狭隘、虚伪和那种——一言以蔽之——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使我十分不悦，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四集，法国加利马出版社 1964 年版。

以致我不想在这里标明把我们与他分开的东西。倒不如提醒大家，他曾给予我们不可估价的馈赠。

我是在某些从未以其莽撞使我吃惊的同行的笔下读到，“他穿着三件法兰绒背心仍战战兢兢过日子”。愚蠢的嘲笑。针对其他人的大胆，这些懦夫发明了一种奇怪的防卫手段：他们只有当其他人的大胆同时显现在各个领域时，才予以承认。假如纪德敢于拿生命去冒险，特别是他假如不把胸部炎症当一回事，人们才能原谅他用思想和名声去冒险。人们佯装不知有各种不同的，因人而异的勇气。不错，纪德是谨慎的。他字斟句酌。假如他对某一思想或舆论运动感兴趣，他总是设法使他的参加附带条件，以便把自己放在边缘位置上，随时准备撤退。可是这同一个人敢于在《科里东》里公布自己的信念，在《刚果之旅》中提出自己的指控，他有勇气公然站在苏联一边——而当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且有更大的勇气公开改变看法，当他不管是否有理，认为自己过去是搞错了的时候。可能正是这一狡黠和大胆的混合使他具有榜样的意义：侠义之举只有出自那些了解事物的代价的人，才值得尊重；同样，惟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胆行为最能感动人。假如《科里东》是一个冒失鬼的作品，它将缩小为一桩风化案子；但是，如果作者是这个狡猾的，掂量一切的中国人①，这本书就变成一篇宣言，一个证词，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它引发的那个丑闻。这一谨慎的大胆应该成为“指导思想的法则”：直到获得明证以前对自己的思想蓄而不发，而信念一旦确立，就得为它付出任何代价。

勇敢与谨慎，这一配比得当的混合为他作品的内在张力提供了解释。纪德的艺术想在冒险与规则之间达成平衡；在他身上新

---

① 此处“中国人”意谓工于心计的人。

教信仰与同性恋者的习性，大资产者骄傲的个人主义与清教徒对社会约束的偏爱达成平衡；某种生硬冷酷，一种沟通的困难，一种源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一种活跃的、要求自己是无邪的对感官享乐的追求；遵守规则与寻求自发性在他身上相结合。这种平衡游戏是纪德为当代文学作出的无法估价的贡献的根源：是他把当代文学从象征派的泥辙里拉出来。第二代象征派作家深信作家只有处理极少数量的十分高尚的题材，才不失身分。但是对于这些明确界定的题材，他怎么表达自己的见解都是可以的。纪德把我们从这种天真的物化主义中解放出来：他教给我们，或者重新教给我们，一切都可以被说出来——这是他的大胆之处；但是需要遵循某些把话说得好的规则——这是他的谨慎所在。

他的反复无常，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摇摆不定，他对客观性的激情，应该说乃至他的客观主义——我承认这是很具资产阶级性的——那种使他到对手身上也要去寻找理性，能使他对别人的观点入迷的客观主义，一切都来自这种谨慎的大胆。我不以为这些如此富有特性的态度今天可以对我们有用，但是它们使他得以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场认真从事的试验，而且我们不需任何准备就能予以吸收；总而言之，他亲身经历了他的种种想法，尤其是其中一个想法：上帝已死。不能想象今天有一个信徒是被圣波那旺图尔或者圣安塞姆的论据引向基督教的；但是我也不以为有一个信徒是因为服膺相反的论据而背离信仰的。上帝的问题是个涉及人们之间关系的人性问题，这是个总体问题，每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去解答这个问题，而且人们的解答反映人们针对其他人和自身所作的选择的态度。纪德提供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决心把上帝的垂危和死亡体验到底。他本可以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拿一些观念来打赌，在二十岁时就决定信神还是不信神，然后终身坚持下去。他却不这样做，他要体会自己与宗教的关系，

而那个最终把他引向无神论的活的辩证法，是一个可以在他身后重走一遍，但不能由一些概念或观念确定的历程。他与天主教徒的无休止的争论，他的感情抒发，屡屡回头的反讽，他的妩媚，突然决裂，进步，退步，坠落，他作品中上帝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性，他即便在不再相信人的时候也拒绝放弃人，说到底，所有这些严格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发比起一百个证明更多。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他使我们能避开他曾经坠入的陷阱，或者像他走出陷阱那样走出来。他只消公布他们的书信，便能使他的对手们在我们心目中声望大跌，从而再也不能迷惑我们。黑格尔说过，任何真理都是变成的。人们经常忘记这一点。人们看到结果，而不是过程。人们把理念看成一个成品，没有发觉它实际上是它自身的缓慢成熟过程，是一系列必然发生的、自行改正的错误，一系列自行补足并拓展的片面观点。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相反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他的无神论若是在二十岁时抽象地决定的，就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是慢慢争得的，是半个世纪探索的结果，这个无神论便变成他的和我们的具体真理。从这里开始，今天的人们可以变成一些新的真理。

《现代》第65期，一九五一年三月

阿尔贝·加缪*

六个月以前，乃至昨天，人们还在想："他将要做什么呢？"他为一些必需尊重的矛盾所折磨，暂时选择了沉默。不过他是那样一种罕见的，人们可以放心等待的人，因为他们选择得很慢，而且忠于他们的选择。有一天，他会说话的，我们甚至不敢猜测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们想他会和我们之中的每个人一样，与世界一起改变；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存在保有活力。

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即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的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感到他的目光停在他阅读的书页和报纸上，并且对我自己说："他又会说些什么？此刻他会说些什么？"

他保持沉默。根据不同的事件和我自己的情绪，我有时认为他的沉默出自过分的谨慎，有时认为他过于痛苦。但是这种沉默是每一天的品质，如同温暖和光明，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品质。如同他的书——尤其是《堕落》，这部可能是他最美的，也是最不为人理解的作品——所披露的那样，人们活着不是与自己的思想一致，就是反抗自己的思想，但总是通过它而活着。这是我们的文化的特殊历险，是人们企图猜出其各个阶段和终点的一场运动。

他在这个世纪里与历史对抗，代表着一个漫长的道德家谱系

---

* 本文译自《处境种种》第四集。

的当代继承人，而这个道德家谱系的作品可能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以他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他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作意义含糊的战斗。不过，反过来，以他顽强的拒绝，他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

不妨说他曾是这个不可动摇的肯定。人们只要阅读或思考，就会撞上他攥紧拳头维护的人文价值：他对政治行为提出质问。必须绕过他或者与他斗：总而言之，他对赋予精神以生命的那种张力是不可缺少的。即便是他近几年的沉默也有某种正面意义：这个发现了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的可靠场地，投入实践的不确实的道路。我们猜出他的心思，我们也猜出他秘而不宣的种种内心冲突：因为单独而言的道德同时要求反抗又谴责反抗。

我们一直在期待，必须期待，必须知道：不管他后来会做什么决定或决定做什么，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纪的历史。然而我们可能本应该知道并且理解他的历程。他做了一切——一个完整的事业——而一切始终有待去做。他说过："我的作品在我的前面。"现在结束了。他的死亡特别不能令人接受之处，是人的秩序毁于非人的因素。

人的秩序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不公正、脆弱，在这个秩序里人们杀戮、饿死；不过至少它已为一些人所确立、维护和反对。加缪必须在这个秩序里生活。这个不断前进的人向我们提出质问，他本人就是一个寻找答案的问题。他活在一个漫长的生命的中心；对于我们，对于他，对于维持这个秩序的人和拒绝这个秩序的人，重要的是他走出沉默，是他作出决定，得出结论。另

一些人活到很老才死去，另一些人的死亡总被延期，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分钟死去，而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人生整体的意义却不会因此改变。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缺乏把握，迷失方向的人来说，必须让我们中最优秀的人走到隧道的尽头。全部作品的性质和历史瞬间的条件如此明确地要求一个作家活下去，这种情况不多见。

我称杀死加缪的事故为丑闻，是因为它在人的世界的中心显示了我们最深层的要求的荒谬性。加缪二十岁时突然患上打乱他生活的疾病，于是发现了荒谬——对人的愚蠢否定。他习惯了荒谬，他思考了自己不能忍受的状况，他解脱出来了。然而人们却认为惟有他的早期作品说出他一生的真理，既然这个治愈的病人被不可预见的、来自别处的死亡所击倒。荒谬便是这个不再有人向他提出，他也不再向任何人提出的问题，便是这个甚至不再是一种沉默，绝对不复是任何东西的沉默。

我不这么认为。非人的因素一旦显示，便成为人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被停止的生命——既便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的生命——都同时是一张被打碎的唱片和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亡里有一种无法忍受的荒谬性。可是应该学会把这个残损的作品看成一部整体著作。既然加缪的人道主义包含一种面向必将向他突然袭来的死亡的人性态度，既然他对于幸福的骄傲追求意味并且要求非人性的死之必然，在相应的程度上，我们要在这部著作中和与之不可分离的作者的一生中辨认出一个人为与自己未来的死亡抗争，从而赢得每一瞬间而作出的纯洁的、胜利的努力。

《法兰西观察家》第505期，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

关于《家中的低能儿》*

——你研究福楼拜已经很久了，你能否告诉我们你的工作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阶段，特别是，为什么你的研究成果迟至今日才出版？

让-保尔·萨特：你们从《文字生涯》里已经知道我童年时读过福楼拜。我在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时用心重读了一遍，我还记得后来，在三十年代又读过一次《情感教育》。我对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一直抱有某种敌意。这是因为他把自己放进人物里面，因为他自己既是虐待狂又是被虐待狂，他就同时让我们看到他的人物既很不幸又招人反感：爱玛又笨又恶毒，其他人物也比她强不了多少。查理是个例外，我事后才发现，他代表作者的理想之一。

我真正与福楼拜正面交锋，是在德国占领时期，那时我读了夏庞蒂埃出版社出的四卷本《书信集》；当时我觉得自己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物，但是在他的书信里发现一些因素有助于我理解他的小说。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一九四三年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福楼拜的书；而且在《存在与虚无》里关于存在精神分析法的那一章结尾我宣布了这个计划。

在《什么是文学?》里我没有掩饰我对福楼拜的反感。但是，总的来说，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我不怎么想起他：我当时

---

* 本文系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卡记录的谈话稿，原载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的《世界报》，收入《处境种种》第十集。

有别的书需要写。一九五四年我接近共产党的时候，罗杰·加罗蒂向我提议："让我们挑选一个什么人，尝试着解释他，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你用你的存在主义方法。"他以为我会从主观角度处理问题，而他用的是客观方法。所以比较研究的倡议是他提出的，不过是我想起《包法利夫人》，选中了福楼拜：福楼拜本人始终憎恶这本书，这本书为他赢得不虞之誉，同时也使他蒙受耻辱。

我在三个月内写满一打笔记本：我写得既快又很肤浅，但是我已在运用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把这些笔记本拿给蓬塔利斯[①]看，他当时刚写完一篇关于福楼拜的疾病的研究文章，便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些笔记写一本书呢？"于是我就动手写了将近一千页，到一九五五年又撂下这项工作。此后不久，我想我不能老是半途而废（我在《存在与虚无》里宣告将要写一本伦理学，结果没有写出来；《辩证理性批判》只出了第一卷；关于丁托列托的研究有始无终，等等），我一生中总得有一天做完某项工作。这一有始有终的需要，这一决心，从此就没有离开过我：《福楼拜》占去我七年的光阴。我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后——虽说我当然还有别的工作——我做的只是这件事。《文字生涯》已经部分完成：我只需要在一九六三年花三个月修改初稿，去掉我当初赋予它的过于嘲讽的笔调就行了。所以我的这部研究著作在今天问世之前，有过三、四个稿本，一九六八到一九七〇年间我还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现在出的是头两卷，我想以后还有两卷。[②]

---

① 蓬塔利斯，萨特的朋友，《现代》杂志的同人。

② 《家中的低能儿》第一、二卷于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三卷于一九七三年出版，本来萨特还计划写第四卷，但三卷出版后，他认为自己想说的话都已包括在三卷书里了，所以没有写第四卷。

至于你们说的迟至今日才出版的问题，那是因为我决心深入开掘和加入新的内容。

——关于《辩证理性批判》，你说过那部书本可以写得更好，更紧凑。你好像跟马克思一样，没有时间"写短"。你对这本著作现在的形式满意吗？

——在材料方面，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一些错误：例如福楼拜的父亲写过一本生理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结尾部分我想说的是埃尔白衣，马拉梅的《伊吉图尔》中的人物，等等。

在形式方面，《福楼拜》的文体正是我有意使用的，因为我不愿意太费力气。人们应该写几本这样的书，永远不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饰文体上。风格是福楼拜的事；假如人们用精致的文体去写关于一个毕生以寻找风格为务的作家的事情，这等于发疯。(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造漂亮句子上?) 我的目的是说明一种方法，一个人。

这本书是信笔写成的：最简单、最通用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如果有时出现了风格，那是因为人们只能用讲究的文体来讲某些"不能言传"的或者难以言传的事情。

《文字生涯》讲究文体，这是因为那本书是我向文学告别：一个否定自身的物体应尽可能写得好。如果《福楼拜》有些段落像《文字生涯》，那是因为，写了五十年文章以后，一个人必定会浸透了自己的文风，有些表达方式会自动来到笔下，用不着费半点脑子。

虽然多年以来我只是在做这件事，我在写作《福楼拜》时曾感到乐趣，这对我从来不是罚做的作业。反过来，我对书本身不再有什么看法；我在书里陷得太深，我又已经处在书外了。尤其是我现在处于中间阶段，一个半真空阶段，位于已经完成的这两卷和续编之间。这并不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我有把握写完《福楼拜》。从十月底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写过一行字：从战前算起，我

这还是第一次连着休息六个月。

——你在写作《家中的低能儿》时好像怀有双重雄心：一方面是写一部小说性的作品，尽管它是一种创新，人们还是可以把它归入十九世纪的“修业小说”；另一方面是写一部因其严谨性将成为科学典范的研究著作。

——我愿意人们把我的研究著作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因为它的确讲了一个人的修业故事，他的学业导致他终生的失败。同时我希望人们在读它的时候想到这都是真的，这是部真实的小说。

就整体而言，这本书写的是我想象中的福楼拜，但是，因为我想我使用的方法是严谨的，我同时认为这也是福楼拜的本来面目，他就是这个样子。我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每时每刻都需要发挥想象。

——果真是在发挥想象呢，还是在发挥一种能在各种成分之间确立关系的智性？

——你们知道，对我来说，智性、想象、感性是一回事，我可以用亲历①这个名词来称呼它们。举例说，我手里有一封一八三八年的信和另一封一八五二年的信，无论是福楼拜本人，还是他的通信对方或批评家们，都没有确立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这一关系还不存在。如果我建立了这一关系，那是因为我想象了它。一旦我把它想象出来，这就可能给我一个真实的关系。

——但你是否把《家中的低能儿》看做一本科学著作？

① “亲历”（vécu）是萨特创造的一个术语，兼指意识与无意识（conscient-inconscient）；它可以被“了解”，但不能被“认识”。“我想借此表达关于一个总体的想法，这个总体的表面完全是被意识到的，但其余部分对于这个意识却是不透明的，它既非无意识，却又是你本人觉察不到的。”以福楼拜为例，萨特认为“他不认识自己，同时又出色地了解他自己”。

——不，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把它放在《哲学丛书》里出版。科学性意味着概念的严格性。作为哲学家，我试图借助观念来达到严格性，而我是这样区分概念（concept）和观念（notion）的：概念是外在性的定义，同时它不具时间性；我认为观念是内在性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了引起观念的那个客体需要的延续时间，而且包括认识这个观念所需要的时间。换言之，这是一个把时间引入自身的思想。所以，当你研究一个人及其历史时，你只能通过观念来进行。举例说，被动性在福楼拜身上非常重要，如果人们把它当做一个概念，它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人们此时位于外在性的层面上。如果你想把被动性看作一个历史整体，你就得表明它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发展的（写作《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的被动性当然不同于婴儿的被动性）；再说，在被动性这个观念本身里，还应该让人们看到它是怎样被发现的以及思想——具体说是我的思想——是怎样彻底把握它的。于是你就有了两个时间性因素：被动性的生成和发展，附带试图把握它的那个方法，同时还有内在性，即一些相互锲入的想法，它们之间存在内在否定关系，简单说就是辩证关系。观念包含了这一切。我对概念与观念的区分对应于我对认识和理解的区分。为了理解一个人，就必定要采取情感同化法（empathie）。

——这正是你对居斯塔夫的态度，但不是对他父母……

——说句公道话：我没有过分攻击他的父母。我认为他们造就了福楼拜，即一个曾经是不幸的，后来又把神经官能症作为摆脱不幸的办法的人。所以我让他们承担大部分责任。话是这么说，但我并非不喜欢福楼拜的父亲，阿希尔-克列奥法斯：在他身上人们感到有些因素——人们很想认识这些因素，但是缺乏有关文件——表明他与人们通常期待于他的那个人不同；例如他与自己的回忆的关系，还有他也爱哭这个事实。爱哭可能是十八世

纪革命的敏感性留下的遗产：卢梭爱哭，狄德罗爱哭，所有这些人都哭得很凶。为了这一切，也为了他花许多时间解剖尸体，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最后，从职业观点看，他作为医生有所发明，相反他的儿子阿希尔只知道袭用父亲的方法。不过我确实不喜欢福楼拜的母亲。

——这很明显。人们有时觉得，通过福楼拜一家这个细胞，通过他父母，特别是通过他的母亲，你在和这个家庭，和所有资产阶级家庭结算你自己的账。

——有点和所有家庭算账的意思。我的书里无庸争议老在攻击当时的资产阶级，福楼拜一家很能代表这个资产阶级。至于我对福楼拜母亲的恶感，据此推论我通过她在攻击我自己的母亲就大谬不然了。我母亲不仅恪尽职守，而且无比温柔。作为小居斯塔夫的对立面，我用暗笔画出另一个孩子的肖像，这个小男孩充满自信，他有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从小就得到一个孩子为发展个性、为建立一个敢于肯定的自我所需要的全部爱，这个小男孩就是我。实际上，我之所以厌恶卡罗琳正是因为我自己备受爱护。

不妨说，我在这里采用了与分析家不同的观点。分析家会说："我们在研究福楼拜，我们就他家庭的本来面目，就是说客观地、冷静地考察它，我们看这个孩子怎样从客观结构出发给自己制造困难。"而我以为家庭起了坏作用，父亲滥用权力，母亲令人大大失望，她几乎没有感情——福楼拜的孤僻倾向来源于此——长子则引起福楼拜的嫉妒心，以某种方式毁了他的一生，虽说这里没有当兄长的过错。我强调兄弟俩关系的这一方面，因为传记作家，特别是蒂博代往往忽略这一点。然而只要用心研究福楼拜青年时代写的故事就能到处发现一些主题表明兄弟俩关系很坏。

——你的研究大部分建立在福楼拜青年时代的作品上。你是

否为了证实事先的直觉才去分析它们的?

——不，我是在读这些作品时才发现许多东西的，例如福楼拜的性欲。只要加以解释就够了。后来，不久以前，我读到他在东方旅行时写的信件中未曾发表的段落——柯那尔版的《书信集》删去了这些段落——才证实了我的看法。福楼拜的性欲的被动性，还有他的同性恋倾向，在这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我非常重视被动性这个观念，它不属于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范畴，而且我在与儿科医生交谈时发现他们很少考虑它。对他们来说，被动性只能作为一种盲目欲求（conatus）的效应而存在，然而对于我，就福楼拜而言，它有两个起因。一个缺乏爱心的母亲对婴儿的任意摆布，以及居斯塔夫满七岁后学习读书时经历的危机，当时他父亲专断地、强制性地亲自教小儿子识字，认为此事有关家庭的荣誉。长子阿希尔一直被家里人当作模范指给居斯塔夫看，后者的自卑感便由此产生，他知道自己的兄长是不可企及的，这就加深了他先天的被动性。从这个观点看，好像是福楼拜作为幼子的地位注定他具有被动性。

——注定？对于那些把你看作宣扬自由的哲学家的人，你也这么说会叫他们大吃一惊的。

——我们大家都被以某种方式预先规定了命运。家庭与社会在一定时间的处境从一开始就注定我们将从事某种类型的活动。举例说，一个生于一九三五年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注定要去打仗，在某些场合，历史事先就作出判决了。在我的思想里命中注定代替了决定论：我认为我们不是自由的——至少今天暂时如此，既然我们都是被异化的。人们永远在童年时代失落自我：教育方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学校教育等等，这一切造成一个自我，不过是一个失落的自我。但是各种异化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就拿孤僻的儿童和狼孩做例子好了……

这不等于说这一命中注定不包含任何选择，但是人们知道自己不能实现自己的选择。举例说，福楼拜受到的制约不是完全促使他选择写作的。从他学会读书那一天起，他才逐渐形成这个想法。这一切与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描述什么是被异化的自由的那一部分相对应。何况福楼拜说过："我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家庭的强制为他形成严格的制约：在一个科学家家庭里人们拒绝给他当学者的可能性，因为父亲的事业归长子继承。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了：居斯塔夫还能作一些抉择，不过都是受制约的抉择。我在我的书里说明这一点。

——根据拉康① 的说法，自我是一种想象结构，一种人们在事后认同的虚构：这就是拉康所谓的镜子阶段，即与社会和家庭指令（désignation）构成的人物认同。你对福楼拜的自我的描述似乎在各方面都符合拉康的理论，但你认为这是福楼拜特有的，拉康却认为这是普遍的。

——我在描述福楼拜的构成（constitution）时没有想到拉康，说实在的我不是很了解他，但是我的描述离他的观点不远。我没有把人的构成看成福楼拜特有的，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过程。所谓构成就是从我称之为已构成的人出发创造一个人，使他扮演期待的角色，具有期待的行为。换句话说，应该对大家——也对一些主动性很强的人——做我对福楼拜做过的工作：说明个人的构成和个性化，即超越家庭结构的抽象制约而迈向具体。在福楼拜身上非现实成分肯定是完整的：福楼拜与别人的区别——当然在别人身上不可能不出现想象成分——在于福楼拜愿意完全成为想象人。

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理解自我的，我的看法没有改变：自我是

① 拉康（1901—1981），法国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学家。

我们面前的一个客体。就是说当反思统一被反思的意识时，自我就向反思显现：于是就产生一个反思极，我称之为自我，超越性的自我，它是一个准客体。福楼拜却自愿使他的自我成为想象物。

——你怎样看待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

——分析神经官能症，这属于反精神疗法。我只想说明神经官能症可以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我们谈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精神分析学说。从什么时候起，你在研究中不得不运用以精确的历史知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我一开始就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我以为若要谈论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年轻人，不把他放到他所处的时代中去是办不到的。假如福楼拜是五十年以后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他与科学的关系显然就会大不相同。同样道理，必须说明人家从他幼年时起就教给他的那个意识形态。所以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但是，确切说，我这本书的前两卷用情感同化法来说明孩子怎样内化外部社会。不过这还不够：第三卷将说明为什么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是一种被我所谓的客观精神要求的神经官能症。换句话说，我不以为艺术或文学必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事情——虽然艺术家往往有神经官能症，我以为为艺术而艺术要求一种神经官能症。应该研究的是——我打算在两三年后发表的第三卷里做这项工作——以几名作家为实例，其中有龚古尔兄弟，更重要的是勒贡特·德·利尔[①]，研究一八五〇年左右的艺术运动史。这些作家多少都有神经官能症。在头两卷里，我好像在说明福楼拜从他的个人冲突出发发明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他发明为艺术而艺术是因为

① 勒贡特·德·利尔（1818—1894），法国诗人。

客观精神使一个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〇年间立志写作的作家采取后浪漫主义的神经官能症立场，即为艺术而艺术。

——什么是你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引入想象物这一想法，我把想象物看作一个人的主要规定性（détermination）。这本书就其现在的样子而言，以某种方式与我在战前写的《想象》一脉相承。但是我在《福楼拜》里还尝试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以当我谈到词语时，我参照了它们的物质性：我认为说话是一个物质事实，思想亦然。我重新思考了在《想象》中阐述过的某些观念，但是我得说，尽管我读到关于那本书的批评，我仍以为它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惟一采取想象的观点（比如说排除社会观点），那么我的看法不变：显然需要用一种更为唯物的观点来修正它。

另一个困难在于达到这个情感同化法。过去我对福楼拜常有反感；这种反感逐渐消失了。今天我想我不会喜欢跟他共进晚餐的，因为这个人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是我把他看作一个人。

——这么说情感同化法要求排除任何道德判断？

——当然啰，写一本这种性质的书就必须这么做。如果我用价值标准去衡量福楼拜，我的判断仍会与我从前的判断很接近。可能我再也不能对他作出判断，可能是因为他受过的苦太大了，——既是太大，同时又不够，因为你们知道，他有些痛苦是自己想象的——但总之他是不幸的。他的不幸里既有痛苦，也有想象。再说，我认为，福楼拜当年说过“臭做工的”，今天谁也不可能这么说，因为法西斯分子也不说“臭做工的”，他们说“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个距离也是我能达到情感同化法的原因之一。

——在《福楼拜》里，你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你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锻造的工具？

——在前两卷里我用得不多，但是在第三卷里我将使用它。因为在那一卷里我们遇到集体和系列[①]；我还需要讲到客观精神，等等。到那时候将更多地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进行整体化（totalisation）。

——是否因为这一整体化对于十九世纪是可能做到的，对于当代却做不到，所以你不在自己身上做你对福楼拜做的澄清工作。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对自己不能产生情感同化。人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但是情感同化是对于他人的态度。人们紧贴自身。这是一位女笔迹学家的漂亮说法。她向一位女士描述了她的个性后，那位女士说她极为满意。于是女笔迹学家说："那是因为你紧贴自身。我把我以为是准确的关于你的事情告诉你，你以为这都是对你的赞许：这是因为你愿意这么看。这完全不等于说，用别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事情也是值得赞许的。"我想我们可以作出努力挣脱自身，走向客观性和情感同化，但是我们身上有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实际上，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可以是缺陷、缺点、自我迁就。所以我不认为人们可以用感情同化法来认识自己。比如说，《文字生涯》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从日期上看，写作《福楼拜》的计划与你写自传的计划是相联系的。发现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是否多少与你发现自己的神经官能症有关？

---

① 萨特区分集体（collectif）和系列（sérialité）。简单说，集体是走向未来（和过去）的群体的超越，系列是每个人在他与别人的关系决定他的存在并且已在等待他的意义上对这一关系的实践惰性现时化。见《辩证理性批判》法文版第316页。

——不，我不以为说我在福楼拜身上发现自己，与从前人们说我在冉奈身上发现自己同样有意义。关于冉奈，这可能更正确一点，因为他在许多方面与我很接近。但是我与福楼拜极少共同点。我选择了他正是因为他离我很远。一个作家描绘了一个肖像后，总有人说："他在描绘别人时描出了自己。"当然，这本书里必定有一些属于我的东西，但是主要的是一种方法。

——能否设想，通过分析你的早年著作或者你的书信，尝试把这个方法用到你自己身上？

——如果我能找到我青年时代的全部信件，如果我有兴趣仔细审视《可人儿耶稣》或者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我必定会发现自己身上某些我还不知道的面貌。何况我在重读自己的文章时，曾发现一些有关自己的事情令我大为吃惊，好像它们是从我手中逃脱似的，我的意思是说发现了一些我不由自主在其中披露了自己的成分。所以情感同化法总是可能的；但它有局限性。我不认为对我自己做这项工作有多大意义。有别的寻找自己的方式。梅劳-庞蒂有一次对我说，我想写一本自传性的关于自己，关于他的经历的书。过不久他又对我说："不，实际上我最好还是去写一部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在小说里我可以把一个想象的意义给予我的生活中自己还不理解的各个时期。"不妨说这是个与自我分析相同的问题。人们以为自我分析是可行的，但它是不科学的。同样，如果我试图研究自己，由于人对自身的紧贴，不可避免会在研究里掺入一些预先假定。

——那不等于宣布你在《存在与虚无》里说到的那个作为真实性的条件，起涤清作用的，或者说不混杂的反思，是不可能的？①

---

① 参见《存在与虚无》中译本第217页。"混杂的"(complice)直译为"同谋的"。

——你们知道我从未描述过这种反思，我说过它可能存在，但是我只指出了一些混杂的反思的事实。后来我发现不混杂的反思不是与混杂的、直接的目光不同的目光，而是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实践，终生对自己进行的批判工作。

最后还有一个与整体化方法有关的附加理由：不可能把一个活人整体化。这个方法是遵循年代顺序的，但从不拒绝用未来说明过去。为了说明福楼拜的假作慷慨，我利用了两个年代相隔很远的例子：福楼拜童年时与他妹妹卡罗琳的关系和一八七五年左右福楼拜与他最后的朋友拉保特的友情。这两个例子可以相互说明。但是我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福楼拜是一个完成的整体。比如说我在《圣冉奈》里做的工作就远远不够完整。活着的作家隐蔽自己：人们写作时就乔装改扮。

——你不担心有人会对你做你在福楼拜身上尝试做的澄清工作？

——相反，我会感到高兴的。与任何作家一样，我隐蔽自己。但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们怎么想我都可以，即使他们的想法很严厉。并非所有作家在这方面都那么安详。例如冉奈，当他读到我写的关于他的那本书的手稿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想把原稿扔到火里去。

——你一点不害怕后代的评判？

——一点不怕。这倒不是因为我确信后代会给我好评。但是我希望后代作出评判。我从未想到毁掉一些信件和有关我的私生活的文件。这一切都将公之于众，如果这能使我在后代人眼中——如果后代人对我有兴趣——具有与福楼拜在我眼中相等的透明度。

——这个如上帝洞察造物一样洞察福楼拜的一切的意志，是否一种创世神的谋划，是否人想做上帝的那个原始谋划？

——绝无此意。《福楼拜》的深层谋划，是指出实际上一切都是可以传达的，作为普通人，不必成为上帝，只要掌握了应有的材料，也能完全理解一个人。我能预见福楼拜，我了解他，我的目的就是证明任何人都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只要你使用适当的方法并且掌握必要的材料。我不以为我的方法是金科玉律。可以有许多与我的方法不同的，但是邻近的做法。

——假如福楼拜的作品只有《包法利夫人》传世，你的研究的目的仍是重组福楼拜这个个人，这个假设的客体，或者像当代相当大一部分批评家那样，你会放弃作品有个作者的想法，让创造者主体消隐，总之你会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文本上，而不是在作者这个人身上？这里是在当代符号学家赋予它的意义上使用“文本”这个词。

——我完全反对文本的想法，这正是我选中了福楼拜的原因。福楼拜留下数量众多的书信和一些习作，他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于“精神分析语句”的材料。另一方面，正好我很了解十九世纪，这样我就能说明社会因素在写作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这个个人的构成和个人化在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人家会对你说，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童年的经验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条件是作家成年后创作作品的必要条件，因此与其研究这一毋庸争议的因果关系，不如研究某一文本的特殊面貌。

——应该通过研究社会经济条件，意识形态条件，分析条件等等去研究文本的特殊面貌。举例说，福楼拜首先写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然后，几年以后，写出《包法利夫人》。只有一个人看出两本书写的是同一个题材，这就是波德莱尔。在他之后，谁也没有重提这一看法，谁也没有指出《包法利夫人》是部宇宙小说。如果你们想理解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那就必须看到《圣

安东尼》失败以后——布耶宣称：这本书最好扔进茅坑——福楼拜的想法，看到他与马克西姆·杜冈结伴在东方旅行时的反思，然后看到他重新捡起这个题材，把十六世纪一位少女当做主人公，她生活在家人中间，经过一系列事件后变成圣徒。到这里我们已经拥有一些能使我们接近《包法利夫人》的材料了。然后福楼拜又去写另一个题材，最后，有一天，这就是《包法利夫人》。人们于是看到，他寻求的正是从某一具体故事中找出一种宇宙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当人们还处在《圣安东尼》阶段时，这一宇宙认识其实平常得很。这个时候他明白了，只要进行整体化，人们可以讲述随便什么。假如你不知道福楼拜在《圣安东尼》之后发生过精神危机，是这个危机使他写出《包法利夫人》，你又怎么能看到这一切呢？不从人着手，即从研究能使我们看透这个人的文件着手，就不可能研究作品。显然这并非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文件全付阙如，你的处境就与想研究一个已经消失的居民群的民族学家们一样了：对象不复存在！只有假设-演绎性的科学，如数学，可以白手起家，就是说从精神出发。我想弄清人与作品的关系。与福楼拜打交道，我不难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书信里就像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的长沙发上那样把自己和盘托出。相反，举例说，乔治·桑却一直在书信里躲躲闪闪。在她那里，写作起着审查作用，在福楼拜那里恰恰相反：人们有了他的十四卷书信集，便对这位老先生了如指掌。遇到另一个作家，就要略为改变方法了。仍以乔治·桑为例：需要用一些信去核实另一些信的内容，也需要与她的通信人或她的朋友提供的证词进行核对。这比较困难，但还是可能做到的。

在研究《包法利夫人》时，我们首先找到的是失败，即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命运，他在童年时失落了自身，后来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又找回自身，因此把他的失败写进书里。但是

一本书不仅是一个失败，它也是一个胜利。所以应该指出为什么书作为胜利要求一个与不幸的把自身投影到书里去的福楼拜不同的作者，而我在前两卷里描写的是那个不幸的福楼拜。不存在先验的理由使他的书必定是本好书：它可以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所以还有另一个福楼拜。实际上只有一个，他总在失败与胜利这两极之间游移。如果我研究他的生平，我只能找到被战败的福楼拜；如果我研究《包法利夫人》，我必须发现作为战胜者的福楼拜。换句话说，研究到了某一时刻就要考虑文本了：这是胜利的时刻。我研究到《包法利夫人》时，当然会重遇一些失败的因素：例如大量使用被动动词，这往往是福楼拜的句子的缺点，使得他的作品成为马尔罗所谓的“美丽的瘫痪小说”。从这一点看，文体也表现了我在前两卷中用我的方法研究福楼拜这个人时解释的失败，不过作品却取得成功，它独立于作者传之后世。应该解释这个成功。我想做一次整体化批评：所以最后一卷也可以说是对《包法利夫人》的文本研究或文学研究，我将尝试在那一卷里运用“结构主义”技术。

——你说的这种技术与你的方法相容吗?

——我以为是相容的。但是要改造这种技术使之与方法相适应。不过现在说这句话还太早：对我的书我只“知道”到第三卷，该卷已部分写成，到十月份我将继续写下去。我想还需要三年功夫，一年用于写完神经官能症，即用于说明福楼拜的风格要求神经官能症，两年用于《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家中的低能儿》推导出来的，但是我对《包法利夫人》感兴趣的程度相应于它不是推导出来的程度，它将促使我运用新的技术，最终又回到肖像。

——你了解当代在形式主义和修辞学启发下开展的研究的情况吗?

——了解的。举例说我刚读完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看不到新形式主义——符号学——为旧形式主义增加了什么内容。总的来说，我不满意这类研究是因为它们不能引向任何目标：它们没有紧紧把握住对象，这是些东鳞西爪的知识。

——然而在你写作《福楼拜》的十五年里，你不得不根据当代研究成果调整你的某些想法。

——是的，我通过阅读二手材料吸收了某些想法，如拉康的主张。以同样方式，我在一九三九年吸收了黑格尔许多东西——当时我对他谈不上了解，到战后，我读到依波利特的译文及译注，才真正接触到黑格尔。事实上，我很少有计划地读书。决定读什么不读什么多少有点偶然：人们几乎寄给我所有的出版物，于是我就拣我感兴趣的来读。不管是《批评》，是《如实》，还是《诗学》，我都读。但是我觉得十年前的《批评》比今天的有意思得多。语言学家们想把语言作为外在性来处理，源自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者们也把整体作为外在性来处理：对他们来说，这是尽可能扩大应用范围。但是我不能使用这个办法，因为我不是位于科学层次，而是哲学层次，所以我不需要把整体外在化。

——换句话说，若要否定你，就要整个儿排斥你。

——我认为必须这么做，何况对大部分哲学家人们也必须这么做。

——你经常用“亲历”来代替你以前称之为意识的东西。“亲历”这个观念有何新颖之处？

——不妨说，对我而言，这个观念相当于意识-无意识，就是说我一直不相信某些形式的无意识，虽然拉康对无意识的看法比较有意思……我想提出一个关于总体的想法，这个总体的表面是完全被意识到的，但是其余部分对于这个意识是不透明的，它虽不是无意识，对你却是隐蔽的。当我说明福楼拜怎样不认识自

己，但同时又对自己十分了解时，我指的就是我所谓的亲历，即生命对自身的了解，但却没有指出一种认识，一种正题意识。这个亲历观念是我使用的一个工具，但我还没有把它理论化。我不久会做这项工作的。不妨说，福楼拜的亲历就是他谈到自己在获得顿悟之后又陷入黑暗，再也找不到通向光明的途径。一方面他在事先和事后都处于黑暗中，但是另一方面有一时刻他曾看到或理解了关于自己的某个东西。

——你怎样看待福楼拜与语言的关系，他所谓的“不可言传”的问题？

——我前不久才发现福楼拜与语言的全部关系，他给予口头语言优于书面语言的地位。福楼拜所谓的“不可言传”，实际上是他不愿意说出来，但他却知道的事情，例如他对父亲与兄长的感情，这在今天也是不能表达的。我在书里说明福楼拜最初怎样以为“诗意”不能外化成一首诗，它是被词语泄露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个时代他爱说：“找不到词来形容一个女人的艳丽或者一块李子布丁的美味。”后来他发现语言的想象用途可以形容想象的事物。从那个时候起，他在一个总体里找到使人在想象中感到一个女人的艳丽或者一份布丁的美味的可能性。但是他仍坚信亲历是不可传达的。大家知道，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重大主题之一。这一主题而且产生了重要的作品。而福楼拜被引向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想法，是因为他幼年的遭遇使他不习惯使用肯定性的语言。所以这两者不完全相同。当然我绝对反对福楼拜的观念，我在我的书里只是阐述这些观念；我希望人们不至于误会。

——以前，你曾多次讲到福楼拜的“整体解脱”，而在《方法问题》里你谈到他的“文学介入”。这两个看法是怎样联接的？

——如果人们从表面上看他写的作品，这时出现的是整体解

脱。但是人们然后看到他在第二个层次上介入了，不管怎样我要把这个层次叫做政治层次。这里说的是那个曾经，举例说，辱骂巴黎公社社员的人，一个大家知道是业主和反动派的人。但是如果人们停留在这个看法上，人们就对福楼拜不够公道。为了真正把握他，应该一直走到那个深层的介入，他企图借以拯救自己一生的介入。重要的是福楼拜在另一个层次上彻底介入了，即便这一层次的介入意味他在所有其他地方都采取了理应受到谴责的立场。文学介入，这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普莱注意到福楼拜作品的循环性主题，但是他没有走到底，他不懂这一循环性就是整体化。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这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这不是简单的在“承诺写书”意义上的文学介入。这里的情况与马拉梅——他是福楼拜的孙子——相同，是圣经意义上的真正激情[①]。

——说到这里，你尚未发表的关于马拉梅的研究著作与《家中的低能儿》之间有没有关系？

——关于马拉梅的研究著作我已经遗失了，它不如《福楼拜》那样有系统性，更加接近《圣冉奈》。两者的关系是明显的，因为我经常需要参考马拉梅和象征主义以便理解福楼拜。

——为什么你最后宁愿写《福楼拜》，而不是《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卷？

——写这第二卷要求阅读大量材料，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有没有这个时间。当然，我可以局限于历史上某一点。如果我动手写这本书，我想必会这样做的。

——你不考虑建立一个研究班子，在你领导下撰写这第二卷书？

---

① 圣经意义上的激情（passion），指耶稣为拯救世人而受难。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我必须自己读完所有的材料。写《福楼拜》时大家帮了我一把，给我弄到一些文件，但是这个帮助不起决定作用。

——你现在想着两桩计划：写一个历史内容的剧本，起草带自传性的政治遗嘱。

——我只是一般想想罢了。由于多种原因，我现在应该写一个剧本。但是我没有写剧本的愿望，于是我很恼火……至于遗嘱，我知道它会写出来的，但是我还没有写下一行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动手。

眼前我只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任务：写完《福楼拜》。

——这个规划怎样实现你从小就有的当作家的计划？

——你们知道，大多数像我这样生于一九〇五年前后的人都曾反映、内化了某一种社会，而从某一特定时刻起发生过两次断裂，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二次断裂更彻底，是在一九四五年。所以我们后来又产生另一个计划。一切来自童年，但是一方面我现在的计划与我十二到十五岁时的计划毫无关系，——那时候我想当小说家，受到我外祖父带有淡淡的人道主义色彩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

——你今天只把艺术看作一种“微型实践”？

——是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不再搞文学了！

——你刚才说《文字生涯》是你向文学告别。《家中的低能儿》难道不能以某种方式看成你向文学的回归？

——我的极左派朋友们一直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福楼拜》的小说性而言，它与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一致的。但是就我试图给出一种因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多少带革命性的方法而言，它又与我当前的问题有联系。

这里肯定有种模棱两可性，我在写书时也感到这一点：一方

面，到十九世纪去寻找某人然后关心他一八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做的事情，这可以说是一种逃避；另一方面，我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方法，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人们以后可以建立另一种方法，而这一条我以为是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当我看这本书的内容时，我感到在逃避——确实我也有点逃避——，但是当我看到方法时，我感到自己是跟上时代的，这里就产生两个距离，一个是建立一种方法，另一个是逃避。可能这正是我能做到情感同化的原因之一？话说回来，假如我今天只有五十岁，我不会去写《福楼拜》的。

——你会去斗争？

——斗争？……另有一种更有意义的用笔为极左派服务的方式，比如在人民法庭上发言或者为《我控诉》撰稿……我不十分满意这些政治文章，因为它们不够彻底。但是这里有个我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实际问题：怎样把一个想法发挥透彻又让人民群众能够理解？

我以为，今天的新型知识分子应该把一切都献给人民。我深信人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很远，但是我还不知道怎样走，无论如何，这是我正在探索的目标之一。

何况极左派显然不太关心理论。他们感兴趣的——甚至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亦复如此——是讨论已经做出的行动，总结经验，或者讨论下一个行动。

——最近人们屡次建议你写一部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小说。

——是的，但是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再说我内心也没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七十岁自画像*

米歇尔·贡塔：一年以来，关于你的健康状况流传着一些说法，有些是好心的，有些却不那么好心。到这个月你满七十岁了。萨特，你身体好吗？

让-保尔·萨特：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了：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说得确切一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字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

---

* 本文是一九七五年萨特年满七十岁时与米歇尔·贡塔的谈话记录，主要内容曾分三次在当年六月二十三日、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七日的《新观察家》周刊上连载，全文收入一九七六年加利马出版社出版的《处境种种》第十集。这里译出的是全文。

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一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1]，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2] 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再也不能写作，这毕竟是个巨大的打击。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显得很平静……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

---

① 经与电视台商定，这套节目由萨特建立一个班子，独立制作，预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分十次播送，每次一小时零一刻钟。脚本写成后，内务部长与内阁总理以萨特受到他的班子中某些成员的操纵为借口，拒绝批准经费。

② 彼埃尔·维克多，即法国极左派组织的领袖贝尼·莱维。

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没有任何反抗？*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别以为这是斯多葛主义——虽然你知道，我素来对斯多葛派有好感。不是的，既然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游，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你感到无所事事吗？*

——是的。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隐隐约约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工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讲究文体就必需反复修改，有时候要改上五次、六次。我连修改一次都办不到，因为我不能复读我写下的东西。因此，我所写的或者我所说的必定停留在最初的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复读我写的或说的话，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但是这一切和我自己动笔重写，实在不能相比。

——你不能使用录音机，口述，听自己的录音，再录下你要做的改动吗？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裕就是不够用。

——你试过没有？

——我将要试验，我将要老老实实地去试验，不过我确信这不会使我满意的。由于我的过去，我的教养，由于我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我首先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现在叫我改弦易辙已经太晚了。假如我四十岁上失明，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也许会学会其他表达技术，例如使用录音机，我知道有些作者是用录音机的。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录音机能提供写作给过我的东西。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

今天许多年轻人毫不留心文体，他们认为人们想说什么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这就够了。对我来说，文体首先是用一句话说出三个或四个意思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排斥简洁，恰恰相反。

有简单的句子，首先带着它的直接含义，然后在这下面，同时还包含着在深层相互配合的不同涵义。如果人们不能使语言表达这种多义性，那么大可不必去写作。

文学与，比方说与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

——*你的哲学手稿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文不加点；相反你的文学手稿却是用心推敲，十分精炼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这是对象的差别：在哲学上，每句话都只应该有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在《文字生涯》这本书里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这番工夫用在哲学著作上就糟糕了。如果我要解释自为和自在[①]，这可能是很困难的，我可以利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论证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必须局限于使用一些应该能够合拢的观念：完整的意义并不处在这个层次上，它可以而且应该处在整部作品的层次上。我确实不想说，哲学和科学报告一样是单义的。

文学始终以某种方式与亲历打交道，在文学上，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我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同一个现实可以用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需要整本书才能指明每句话要求的阅读类型，指明这个阅读类型要求使用什么语调，需要不需要高声朗诵。

---

① 萨特早期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成、充实状态，归入"自在"的范畴；人有意识，可变、脆弱，归入"自为"的范畴。

一句如同人们经常在斯丹达尔笔下遇到的那种纯客观类型的句子必定会舍弃许多东西，但是这句话却在它身上容纳了所有其他东西，因而包括一个整体含义。作者脑子里应该始终想着这个整体含义才能传达所有这些东西。因此文体工夫与其用于锤字炼句，毋宁用于始终在脑子里设想整个场景，整章情节，乃至整本书。如果你心目中有这个整体，你会写出好句子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你的句子不是不协调就是无所为而为。

这个工夫或大或小，或费力或轻松，视作者而异。不过，一般说，用一句话来表达四句话的意思总比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句话的意思要困难一些。比如“我思故我在”这样一句话可以在各个方向引起无穷尽的后果，但是作为句子，它有的是笛卡儿给予它的意思。然而，当斯丹达尔写道：“……只要还望得见维立叶尔城教堂的钟楼，于连总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他在简单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物在做什么事情的同时，也把于连感受到的，以及德·瑞那夫人感受到的等等，都告诉我们了。

因此，很显然，找到一句能顶好几句的话比起找到一句例如“我思故我在”那样的话更为困难。笛卡儿那句话，我猜他是一下子找到的，就在他想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

——你曾责备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使用了文学味太足的提法，如“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① 这个公式就过分凄怆。

---

① 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由于他有意识，便“与自身不相符合”，他“是他不是的那个东西，又不是他是的那个东西”。他羡慕“与自身相符合”的“自在”的存在，但又不愿放弃意识。换句话说，他想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但这只有上帝才做得到。《存在与虚无》全书以这段话告终：“因此人的激情与基督的激情相反，因为人之所以作为人丧失自己是为了上帝能够诞生。但是上帝的观念是矛盾的，于是我们徒然丧失自己：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是的，如同大部分哲学家做过的那样，我错误地在一篇本应该毫无例外地使用技术性语汇，就是说使用单义词的文章里，使用了文学性的句子。在你引证的那个公式里，显然是“激情”和“无用的”这两个词的歧义歪曲了原话的意思，引起一些误解。哲学有一套技术语汇，必须使用这套语汇，必要的时候更新这套语汇，如果人们提出新的概念。技术性句子的集合才能创造整体意思，而这个整体意思是一个有多种层次的意思。然而在小说里，提供整体的是每句话的多种意思的重叠，从最明了、最直接的意思到最深刻、最复杂的意思。通过在文体上下工夫从而在意思上下工夫，这正是我现在不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再也不能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再也不能读书，这对你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眼前还不是。我不再能亲自了解任何一本现在出版的、可能会使我感兴趣的书。不过有人对我提到这些书或者读给我听，我大体上对当前的出版物有所了解。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许多书，各种著作都有，我们在一起把这些书都读完了。

然而我从前有浏览我收到的书籍和杂志的习惯，现在不再能这么做，这是个损失。但是对我目前准备的历史节目来说，如果我想了解某一部著作，比方说社会学或历史著作，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或者我让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结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不仅要吸收一些知识，并且要批评它们，要审查它们是否彼此一致，要知道这本书在结构上是否遵循它自己的原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光听人家读就不够了。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求西蒙娜·德·波伏瓦反复读上好几遍，要求她即便不是每句话都作一个停顿，至少每段话作一个停顿。

西蒙娜·德·波伏瓦朗读和说话的速度极快。我让她用她习惯的速度去读，是我自己设法去适应她的朗读节奏。当然这要求

我做某种努力。然后，每读完一章我们就交换意见。问题在于，当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的时候，这个反省批判成分是始终在脑子里的，而在高声朗读的时候，这个成分就不那么清楚了。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只不过是为理解而做的努力，批判成分退居背后。只有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切磋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从脑子里抽取出被朗读掩盖了的东西。

——*像这样依赖别人，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难受？*

——是的，虽说难受这个词太过分了，既然，我再说一遍，眼前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不管怎么说，我对依赖别人总有点不愉快。我有独自写作、阅读的习惯，我今天仍旧相信，真正的脑力劳动要求孤独。我不是说某些脑力劳动——甚至有一些书——不能由几个人合作。但是真正的劳动，能同时导致一部写成的著作和一些哲学思考的劳动，我不认为可以由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在目前情况下，用我们习惯的思想方法面对一个对象去揭露一个思想必然需要孤独。

——*你不以为这一点是你特有的吗？*

——我曾经参加过集体工作，比如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以后，在勒阿弗尔，我曾和别的教员一起搞过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我忘了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些什么，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所有的书，除了《造反有理》和我当年与大卫·卢塞和钱拉·罗桑塔尔合作的《政治谈话录》，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我询问你自己的事情，这样做是否使你感到不便？*

——不，为什么会感到不便呢？我认为每个人在采访记者面前都应该可以把自身最深藏的东西讲出来。按照我的看法，人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坏，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对别人保留某些隐蔽的、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作保留，但是对于当时他正

与之说话的人有所保留。

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替代秘密，我不难设想这样一天，那时候两个人之间将彼此没有秘密，因为他们将对任何人都没有秘密，因为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一样都将被完全提供、给予。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交付我们的身体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却掩盖我们的思想，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和意识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是不是惟独对于那些我们在事实上交出我们的身体的人，我们才完全交出我们的思想？*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大家，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可以在任何性关系之外发生。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把我的交给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作为身体而存在。但是作为意识，作为观念，我们并非以同样方式存在，虽然观念是身体的一些变化形态。

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为了别人而存在，作为身体，作为永远可以被剥光衣服的身体而存在，——即使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做——那么观念对于别人来说应该好像是来自身体的。言语是用舌头在嘴里划出来的。所有的观念都应该以这个样子出现，即便最模糊的、最飘忽的、最难把握的观念也应该这样。换句话说，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这种秘密性，某几个世纪曾经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的荣誉所在，我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

——*对你来说，什么是对于这个透明性的主要阻碍？*

——这首先是恶。我指的是在不同原则启发下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不赞同的结果。这个恶使得所有各种思想的传送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从与我相同的原则出发来形成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当然可以得到澄清、讨论、确立；但是我不能与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我可以

和你讨论随便什么，但是我不能与我的邻居或者穿过马路的行人也这样做：逼急了，他宁可打一架也不跟我讨论到底。

因此，事实上有一种来源于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这种心理使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信任别人，或者使我过分信任。我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向我碰到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努力做到尽可能地透明，因为我认为我们身上的这个阴暗区域同时既对我们自己也对别人都是阴暗的，我们只有在力图对其他人做到襟怀坦白的时候才能为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阴暗区域。

——你是不是首先在写作中寻求这个透明性？

——不是首先，而是同时。你倒是可以说我在写作中朝这个方向走得最远。不过还有每天的谈话，与西蒙 娜·德·波伏瓦，与别的人，与你，既然我们今天在一起。在谈话中我努力做到尽可能地襟怀坦白和真实，以便能够把我的主观性全部交付出来，或者尽力把它全部交付出来。事实上我没有把我的主观性交给你，我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因为还剩下一些东西即便对我自身也拒绝被讲出来，我可以对自己讲出这些东西，但是它们不允许我对别人把它们讲出来。

——你指的是无意识？

——完全不是。我指的是我知道的东西。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也不愿意被说出来，但是它愿意被知道，被我知道。你知道人们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我想以后，就是说我死以后，也可能在你死以后，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我想这个变革并且是与一场真正的革命相联系的。

一个人必须完整地为他的邻人而存在，而他的邻人也必须完整地为他而存在，这样就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协调。这在今天不可

能实现，但是我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感情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就能实现。要改变这些关系首先要消灭物质匮乏，我以为，如同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的那样，物质匮乏是人与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对抗的根源。

到那个时候想必还会有新的对抗，我不能想象那将是什么对抗，谁也不能想象，但是那些对抗不会形成对一个新型的社会的障碍，在那个社会里每人都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给某个人，后者也将把自己完整地奉献出来。这样一个社会当然只可能是世界性的，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还存在不平等和特权，这些不平等现象引发的冲突必将由近而远地扩展，直到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

——写作不是起源于秘密和对抗吗？在一个协调的社会里，写作可能就不再有存在理由了……

——写作肯定起源于秘密，但是不要忘记它不是致力于掩盖这个秘密和撒谎——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意义——就是对这个秘密提出一个看法，甚至为人们对于其他人是什么样子提供佐证，从而尽力破除这个秘密。这种情况下它就与我要求的这个透明性相符合。

——一九七一年有一次你曾对我说过：“现在该是我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了。”你还补充说：“但是我只能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说出真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打算写一篇小说，我本打算把我在这以前想在一种政治遗嘱里说的话都以间接方式写进这篇小说。那份政治遗嘱本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续篇，后来我打消了这个计划。虚构成分应该是很少的；我本想创造这样一个人物，读者必定会说：“这里写的那个人，就是萨特。”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读者来说，人物与作者本来会相吻合，

这意味的是，最好的了解人物的方法本应该是在他身上找出自我的东西。我本来想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既是虚构，又不是虚构的。这只不过表示今天写作是什么罢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不深，我们还不能彻底地把我们自己交出来。写作的真理，这应该是我说："我拿起笔，我叫萨特，这就是我的想法。"

——一项真理难道不可以独立于表达这项真理的那个人而得到阐述吗？

——那样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把个人和人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里抽掉，局限于客观真理。人们可以达到一些客观真理而不去思考他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如果需要同时谈到人们自身所构成的这个客观性以及在这个客观性背后的、与他们的客观性在同等地位上成为人的组成部分的主观性，那个时候就应该写道："我，萨特。"由于目前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我们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借助虚构拐了一个弯子以后就能更好地接近这个由客观性和主观性共同组成的整体。

——你是不是会说，你通过罗冈丹[①] 或者马第厄[②] 比在写作《文字生涯》的时候更接近你的真理？

——也许是这样，或者不如说，我认为《文字生涯》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一些。并非说我在《文字生涯》里讲述的事情不是真的，而是因为《文字生涯》也是一种小说，一部我信以为真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仍是一部小说。

——你说过最终说出真理的时候来到了，人们会理解成，迄今为止，你一直在撒谎。

——不，不是撒谎，而是在说只有一半真实、四分之一真实

① 罗冈丹，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的主人公。

② 马第厄，萨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主人公。

的东西……比方说，我没有描写我生活里的性关系和性爱关系。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除非是在另一个社会里，那时候大家都把牌摊在桌面上。

——但是你自己确信知道自己的一切吗？你从未动过心想去做一次精神分析吗？

——动过心的，但是目的完全不在澄清一些我自己也不理解的东西。当我重写《文字生涯》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我写出这本书的第一稿，后来到一九六三年我又重写——我问一个当精神分析学家的朋友蓬塔利斯，是不是愿意给我作一次分析，与其说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对精神分析法本身怀有的求知欲。他有理由认为，鉴于我们二十年来的关系，他不可能给我做精神分析。再说我只是随便想想罢了，以后再也没有重新考虑过。

——从你的小说中，人们可以推导出许多与你体验性生活的方式有关的东西。

——是的，甚至从我的哲学著作中也能推出来。不过这只代表我的性生活的一个阶段。我的书里没有关于我的性生活的足够的细节和复杂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在这里面真的找到我。那么你可能会说：你又何必谈论它呢？我要回答你：因为作家，根据我的看法，应该在谈论整个世界的同时完整地谈论他自己。

作家的职责是谈论一切，就是说谈论作为客观性而言的世界，同时谈论与它相对抗的、与它处于矛盾地位的主观性。这一个整体，作家应该在彻底揭露它的过程中说明它。所以他不得不谈论他自己，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做得或好或坏，完全的程度也有区别，但他一直在做。

——那么写作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谈论这个整体，似乎通过说话也可以做到，不对吗？

——原则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事实上人们在口头表达时从来没有说出如在写作时那么多的东西。人们不习惯使用口头语言。目前可能有的最深刻的交谈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交谈。不是因为知识分子必定比非知识分子更接近真理，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有知识，有一种思想方式，——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学的——这使他们在了解自己和别人方面能够达到某一点，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自然达不到这一点。通常谈话是这样进行的，每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也以为别人什么都说了，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在被说出来的东西之外开始的。

——总之，你说的这个到了说出来的时候的真理，指的是要表达某些并非你讳莫如深的东西，而是你以前还不理解的东西？

——我指的尤其是把我自己放到某一个位置上，从那个角度出发我必然会看到我过去不认识的某种类型的真理。我指的是，通过真实的虚构——或者通过虚构的真实——去重新审查我一生的行动和思想，以便努力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仔细察看它们所谓的矛盾和局限，弄清楚它们是否确实有这些局限，或者人们是否强迫我认为某些想法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弄清楚人们是否正确理解我在某个时刻采取的某一行动……

——可能也是为了摆脱你自己的体系？

——是的，我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没有说明一切，我就必须在同等程度上把我自己置于这个体系之外。由于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个体系，很可能我会重新陷进去；因此，这就将证明，对我来说不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去构想真理。不过这同样可以表示这个体系在某一水平上是有效的，即便它不能达到深度的真理。

真理始终有待寻找，因为它是无穷尽的。这不是说人们不能获得一些个别真理。我想，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在那篇本应说明我的真理的小说里企图做到的事情，运气好的话，我本可以获得某

些真理，一些不仅关于我自己，而且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真理。但是我不会获得全部真理。我只不过会让人们明白真理是可以达到的——虽然今天谁也没有能力达到它。

——如果你现在能够写作，你就会去做这项工作？

——是的，而且我一直在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

——但是，人们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得悉，大约从一九五七年起，你怀着极端紧迫的感觉进行工作。西蒙娜·德·波伏瓦说你在“与时间、与死亡作精疲力竭的赛跑”。我以为，如果你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你能说出某些绝对应该被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写《辩证理性批判》的，这本书把我咬住了，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服用科里特拉纳[①] ——最后我每天吃二十片，我的确感到必须完成这本书。苯丙胺使我的思想和写作十分敏捷，至少是正常速度的三倍，而我正想尽快写。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一九六八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

写作《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对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账的一种方式。《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

---

① 一种苯丙胺类药片。

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篡改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

——*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我当时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有一天，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缝入你的皮肉的指令"：总之，要么写作，要么完蛋。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放松了，如果说你也有过放松的时候？*

——最近几年，自从我放弃写《福楼拜》以来。对于这本书

也是这样，我付出巨大的劳动，服用科里特拉纳。十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这本书。我写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福楼拜》。但是我不会写完它。不过我并不感到多么不幸，因为我认为我想说的主要东西，我在前三卷里都说了。另一个人可以从我写成的三卷书出发写出第四卷来。

尽管如此，这部未完成的《福楼拜》还是使我感到内疚。说“内疚”，可能是过分了；归根结底，我是迫于实际情况才放弃的。我本想完成它的。同时，这第四卷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文体，这对我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乏味的。不过，我告诉你：主要的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还悬在那儿。

——这个评价是否适用于你的著作的整体？人们几乎可以说，这个著作整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没有完成。难道这不使你……

——不使我烦恼？一点也不。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从事一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完成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够！

——今天你是否不再感到时间的催迫？

——不，因为我做出决定——我说得很明白：我做出决定——认为我已经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把所有我还想说的，所有我没有说的，都一刀割断了，因为我把我已经写出来的看成是主要的。我对自己说，剩下来的不值得去费劲，这不过是人们偶尔心血来潮，比如说想用这个或那个题材写一部小说，后来又取消这个打算了。

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你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一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

——但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计划里头,你投入的心血少了。

——我投入的心血少了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原因与其在于你的半失明状态,不如说在于你上了岁数?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你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

——是的,但是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个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你使我想起纪德在《忒修斯》(Thésée)里说过的话:

"……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我没有虚度此生……"他那时候七十五岁，他也有这种宁静的心理，这种因完成职责而感到的满足。你也会说同样的话吧？

——完全一样。

——用同样的精神？

——需要补充其他东西。我不是以与纪德相同的方式想到我的读者们。我不是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想到一本书的作用。我想到的未来社会与他想的不一样。但是，只拿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不错，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你对你的一生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想如果我的运气更好一些，我还可以探讨更多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如果你略微注意自己的健康，你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你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把身体搞垮了。

——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几个月以前，你既带着幽默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过："我衰退了，我活过头了。"你今天有没有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理解，这说不上，如果你是在有些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不被人理解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不过也不能说很被了解。

——你小时候有两个野心：做一番事业和出名。你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赢了？

——我总相信自己会赢的，因此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获得成功的印象。不过，说到底，战后我是赢定了。

——换句话说，这个毋宁说是个负担的名望，是一九四五年

掉到你头上来的……

——非常沉重的负担……

——它也让你高兴吧？

——你倒是想想看，它并不叫我高兴，因为这个名望里有那么多的辱骂，甚至还有诬蔑，它叫人恼火 。但是它不叫人灰心，远远不是，因为这以后我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不过，一开始这是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强加给我的：仇恨。

——仇恨影响你的情绪吗？

——不，现在不再触动我。不过当时我在领教它的滋味。我刚熬过德国占领，这很不好受，偏偏我又在我的同胞们身上找到仇恨。这真叫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这事最终解决得很好。他们始终恨我；但是，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我的关系很好。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的意思是说，六八年五月的事件是在与我无关的情况下发生的，我甚至没有看到事情的来临。后来，一九六八年以后，一九六九年的时候，我又接近他们，至少是他们中间某些人，我继续保有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读者群。现在情况又不同，这开始变成别的东西了：该我卷铺盖了……

——你遗憾青年知识分子对你的书读得不多，他们通过一些关于你的不正确的看法来了解你？

——我说这对我来说很可惜。

——对于你，还是对于他们？

——要说实话，我觉得对他们也很可惜。不过我想这只是一个阶段。

——其实你会乐意接受罗兰·巴尔特[①] 刚刚做出的预言，他说人们会重新发现你，这将是不久以后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

①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法国批评家和符号学家。

情。是吗?

——我希望是这样。

——你希望新一代人检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

——《处境种种》,《圣冉奈》,《辩证理性批判》和《魔鬼与上帝》。你不妨说《处境种种》集是非哲学部分中最接近哲学的:批评和政治。我很愿意这一部分能留下来,愿意看到人们去读它。还有《恶心》。我以为,从纯文学观点来看,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书。

——六八年五月以后,你对我说过:“如果人们重读我的全部著作,人们将会明白,我在骨子里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是真的。人们将在我为电视台准备的节目里看到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我有所改变。当我写《恶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明白对我写的东西可以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诠释,我只看到与“恶心”这个形而上学观念以及与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念的关系。后来我通过哲学发现了活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做出这个发现的时候没有用这个词,因为今天的无政府主义与一八九〇年的无政府主义毫无关系。

——你确实从来没有在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里认出你自己来!

——从来没有。相反,我离它远得很。不过我从来没有接受人家对我行使任何权力,我始终认为无政府主义,即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是应该得到实现的。

——总之你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朋友对你说你将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的时候,你没有怎么反对!

——啊，你知道，像这一类的预言！不过，说到底，我为什么要反对呢，既然我希望一百年以后人们还读我的书——虽然对这一点我不怎么有把握。但是我希望人家在我做过的工作的基础上再做点工作，超过我的工作。

——不管怎么样，你是否承认，如果说你拒绝任何权力，你自己却行使过一种权力……

——我有过一种虚假的权力：教师的权力。但是一个教师的实际权力在于，比如说，禁止在课堂上抽烟，——我从来不去禁止，或者是淘汰某些学生，——我总是给及格分数。我传授一种知识；按照我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权力，或者这要看人们是怎样教书的。你去问博斯特，我是否自认为对我的学生们拥有一种权力，我是否有点权力。

——你不以为名声给你一种权力吗？

——我不认为。也许，警察要我出示证件的时候确实比对别人要礼貌一些。不过我看不出在这些敬意之外我还有什么权力。我不以为自己除了我说出的真理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别的权力。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的权力在于你通过你的书取得的道义权威。

——但是我没有权力！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有什么权力！我是一个普通公民……

——并非随便哪一个公民都可以主持，比如说，罗素法庭……

——这又怎么能是一种权力呢？有一天有几个人来找我，对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关于越南的法庭，你愿意参加吗？"我说行。"你同意当主席吗？——如果你们认为这有用，那我同意。"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以后，我在瑞典，然后在丹麦参加法庭的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管我叫主席。但是我并不比在场的随便哪一

位代表有更多的权力。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即便它没有在罗素法庭面前发抖，这个法庭还是代表一种它不能完全忽视的力量。你和法庭其他成员在道义上的威望使你们的指控具有分量，从而这个法庭可以对世界舆论产生影响。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根据我与美国人的接触来判断，我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根本不理睬罗素法庭。至于世界舆论，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法庭的结论将被各国人民接过去，希望它们不仅是某一些人根据纽伦堡法庭确立的国际法制而作出的结论，而这一点，人们不能说它已经实现了。所以，你看，我不知道我在这件事情里有什么权力……

——实际上，你不容易估量你自己的名望有多大……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太清楚我说的话是否还有效力，或者占据当前知识界的其他文学和哲学思潮是否把我完全掩盖或隐藏起来了。

——可能今天法国青年知识分子读得更多的是德勒兹或者富科的书。但是他们的名气还是没有你大，而且肯定在国外没有你那么多的读者。你想到德国监狱中去探望巴迪尔[1]，人家就准许你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名流。一部分德国报刊辱骂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害怕你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新闻界以及给我写信的那些人表示的这种神圣的狂怒之外，我没有引起别的反响。换句话说，我以为那次探望巴迪尔是一个失败。德国舆论并未改变态度。倒不如说这件事反而促使它反对我企图支持的事业。

我在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头就声明我考虑的不是人

---

① 巴迪尔，西德一个恐怖组织“赤军派”的头头。

们责备于巴迪尔的行为，而是他受囚禁的条件。我白费唇舌，记者们认为我支持巴迪尔的政治行动。因此我以为这是一次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再干一次，如果需要再干一次的话。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萨特，你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些人对《文字生涯》的最后一句话大为反感："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人要求做随便什么人，那时候他必须已经不再是随便什么人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你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问他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人，充其量就是一个人，此外什么也不是，和大家一样。

——这个人可能处于完全无名的境地，他可能十分厌恶他的生活：他只是一个数列里一个简简单单的号码！使许多人寝食不安的，正是这种无名地位。只要能够不再成为随便什么人，他们什么都豁得出来……

——但是做随便哪一个人不等于无名无闻！这是要做自己，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在他的村子里，在他的工厂里或者在他的大城市里，而且在与随便哪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地位上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个人必须是无名无闻的呢？

——你自己，萨特，你曾希望成名！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希望成名。一九三九年的战争之前我希望成名，战争之后那几年我也希望成名，你知道那时候人们把我宠得厉害。而现在……

——这正是我想说的：现在你已经成名……

——我出名了，但是我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谈话。好吧，这将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但是在骨子里我

不在乎这一些……

——如果说你曾希望成名，这是某种存在方式。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说过："新的笛卡儿公式是：报上谈到我，故我在。"

——倘若某人想出名，他要的不是出名：他要一切。他要使自己独立于蕃衍他的生命的卵巢滤泡而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将有读者，但这是因为人们记得他，而不是相反。我从不认为报纸或者随便哪一部关于我的著作应该使我永垂不朽和使我满足。这个任务，我在还没有写下第一行字以前就指派给我自己的作品：它应该使我名垂千古，因为它便是我。只有我自己能照管我自己。其他人可以从我的著作得到混杂的收益。但是必须有一个十分高明的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以及我有多大价值，而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是不存在的。

——你自己在《文字生涯》里面解释说，你之所以渴望光荣是因为你害怕死亡，也因为你感到自身的偶然性[①]，感到你的存在的无法辩解的无目的性。

——确实如此。一旦获得光荣，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人们还是同样得不到辩解。其次，你知道，光荣这个想法不是自发产生的：我是在书本里找到它的。你是一个与其他男孩一样的男孩子，你想比其他人强一些：光这样并不含有光荣的想法。光荣是文学内部的一个想法：一个在一九一〇年前后接触文学作品的男孩子会在书本里找到一整套起源于上一个世纪的文学意识形态，

① 偶然性（Contingence）是萨特常用的哲学术语。世界上出现人以前，万物处于浑沌状态。人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安顿下来，但总觉得万物作为纯粹的存在与他格格不入。人有烦恼，物无烦恼，这表明人在世界上不得其所。宇宙间有人存在，并非一种逻辑必然性，因此人生是偶然的。见《存在与虚无》。

这个文学意识形态组成一整套命令。我把它叫做“有待去做的文学”。你会找到像福楼拜那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文学与死亡，光荣与不朽，都是一回事。就这样我也染上了这种想法。我后来花了好长时间才摆脱这种想法。

——你是否以为，在一个并不一开始就给它的成员们以合理地位的社会里——如在神权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对个人光荣的渴望是人人共有的？

——一个个人如果他愿意就能被社会合理化。实际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合理化，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一点。母亲由于她的子女而成为合理的，女儿由于母亲而成为合理的，等等。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想办法……

——大概是这样的。但是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童年时代感觉不到任何一种合理性，所以你才如此强烈地追慕光荣，而且这么一来你就得到了光荣？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人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出名。不是靠才能或天赋。但是你要从这一切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想你难以体会你对其他人是什么。我以为这是克洛德·罗阿说过的话：“萨特不知道他是萨特。”

——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想你同样不知道。

——我知道你对于我是什么。

——是的，但是问题正在这里：你是我的至交之一，至交们不把我看做一个人物。但是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又怎么知道我对于他们是什么呢？我没有提供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一种可以被把握的、可以被我自己把握的形象。确实有些人见到我之后就说：“喔！他倒是不吓唬人的。”那就是说，他们本以为我是吓唬人的。另有一些人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书。”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我得到一种外部形态，这只不过表示与我的一些关系，如此

而已。

——但是，与此同时，你经常在报纸上，不久还要在电视上遇到你自己，或者你在人们拿你做题目写的著作里遇到你自己。你很清楚，你比大部分人在公众中得到更多的传播。

——是的，我想到这一层的，虽然现在我不再知道了。几年以来，我不再知道了。

——你说这句话带着遗憾吧？

——不，我跟你说我不在乎。因为我曾想就世界和我自己写点东西，我做到这件事了。我曾想被人阅读，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个人拥有许多读者，人家就说他出名了。好吧，我同意说我出名了……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全部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如愿以偿了。不过这还代表别的东西，我也说不上是什么。至于这个东西，我却没有得到……

——人家说你有为自己做广告的天才……

——我以为这么说是不对的。我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去为自己做宣传。

——你耸人听闻。

——喔！现在不这样了。

——证据是：前不久你去探望巴迪尔。

——报上说我老糊涂了。即便是为了损毁我的信誉，迄今为止人们没有说过这种话。是我的年龄使人们可以这么说。你看，人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话题上去。

——不过，从我们刚说过的这些话来看，你不怎么见老。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自己正在变老？

——这很复杂，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实际上丧失视力，只能走一公里路等等，这个事实就是衰老。因为这些病痛实际上不是病痛，我可以带着它们活下去，它们的起因是我的路已走到

尽头了。因此，这是真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不怎么去想它。我看到我自己，我感到我自己，我像一个四十五岁、五十岁的人那样工作。我没有垂老之感。然而，一个人活到七十岁总是个老人了。

——*你是否认为，这对大部分与你岁数相同的人都适用？*

——我毫无所知。我不能跟你这么说。我不喜欢与我岁数相同的人。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比我要年轻得多。我跟他们最谈得来：他们跟我有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无知，同样的知识。我见面最多的人，目前几乎每天上午都碰头的，是彼埃尔·维克多和菲利普·加维。他们三十岁。还有你，跟你在一起我完全觉得好像跟一个三十岁的人在一起一样。我知道你比我年轻得多，不过我感觉不到这一点。

——*与你岁数相同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叫你不舒服呢？*

——他们上了岁数！他们叫人讨厌……

——*我不觉得你讨厌……*

——是的，但是我跟上了岁数的人不一样。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出尔反尔，他们有一套固定想法，他们对人们今天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他们真叫人讨厌！上了岁数，这就是惩罚，通常都是这样。还有、他们丢失了自己身上的新鲜东西。遇到一些当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的老年人，总叫我很不愉快。跟我还谈得拢的岁数最大的人们，是《现代》社的同仁，他们比我小十五岁或二十岁。跟他们还过得去。但是我只跟三十岁的人才能有正常的接触。

——*是他们寻求这个接触吗？*

——反正不是我。

——*这也是你身上叫人纳闷的事情之一：你从不主动与人谋面。*

——从不。我对人们没有好奇心。

——然而你曾经写过："我的热情就是要去理解人们。"

——是的，一旦我面前有一个人，我就产生要理解他的强烈愿望，但是我不会走老远的路去见他。

——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态度。

——孤独，是的。请注意我周围有不少人，不过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惟一的，但是总还有好几个。

——这恐怕要占去你不少时间。这已经占去你不少时间，既然你所希望的一切，归根到底是从事写作。你有一次对我说："我惟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伏案写作，最好是写哲学书。"

——是的，我真正喜欢过的是这件事情。但是人们老把我拉开：必须下定决心抛开别的事情，才能回到我的书桌跟前来。

——当你不工作的时候，你喜欢自个儿呆着吗？

——在某些场合，我很喜欢自个儿呆着。战前，有时候海狸[①]晚上没有空，我喜欢独自去吃晚饭，比如在巴尔扎餐厅。我那时候体会自己的孤独。

——战争结束以来，你不常独自外出了……

——我记得，三、四年前，我有一个晚上独自度过，我很高兴。我去找一位女友，她不在家。我喝酒了，喝得酩酊大醉。我步行走回家去，我的秘书布依格在远处跟着我，他是来看看有没有出什么事。后来我摔倒了，他把我扶起来，搀着我走，领我回家。我就是这样使用我的孤独的。所以，每当我对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我喜欢一个人呆着，但是人家不让我这么干的时候，她总是说："你叫我好笑。"

---

① 即西蒙娜·德·波伏瓦。——原注

——你今天怎样生活？

——我的生活很简单，既然我不能多走路。我早晨八点半起身。我经常睡在西蒙娜·德·波伏瓦那里，我在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吃过早饭再回我自己的家[1]。我在蒙巴那斯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战前我有很长一段时期住在一家出租带家具的房间的小旅馆里，是密斯特拉尔旅馆，今天还在赛尔街，在蒙巴 那斯公墓和曼恩大街中间。我还在快乐街的一家旅馆里住过。

人家用塑性炸药炸毁我在波拿巴特街 42 号的住所以后，我离开草场圣日耳曼区，在拉斯巴依林荫道 222 号住了十二年。现在我住在新落成的大厦附近。几乎所有接近我的人都住在蒙巴那斯，我认识这个区的居民，咖啡馆里的侍应生，女报贩，还有几个店主。

——你是一个“蒙巴那斯名人”……

——不是的。有时候我在路上听到：“瞧，这就是让-保尔·萨特。”不过说这个话的肯定不是本区的居民，他们对看到我已习以为常了。在圆顶咖啡馆，经常有人来要求我签名留念或者向我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这一点，我不再上那儿去了。我在咖啡馆里呆着，最好人家别来打扰我……

——你每到一个公共场所便会引起小小的骚动，这是否叫你感到不便？

——不，我不去注意它。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老爱跟在我后面，这就特别令人讨厌了。你要看到这并非一定是恶意的，通常不过是发表一种无关紧要的意见，比如说“看，这是某人”。

——不相识的人对你的友好表示是否让你高兴？

---

[1] 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未遵照资产阶级的法律登记结婚，双方各保有自己的寓所。

——我很少遇到这类友好表示。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很爱我：我不一定相信他们。

——但是这种咖啡馆生活，你是留恋的？

——是的，这是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生活的。这不完全是一种咖啡馆生活：我午饭吃得迟，两点才吃，我在咖啡馆一直呆到四点钟。每隔一段时间，不过这不常发生，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一家饭馆用晚餐。她有时会发现一家饭店，要我去品尝；我自己不会有这种好奇心。

——你现在是否会见许多人？

——总是同一些人，不过为数很少。主要是女人，她们在生活里非常接近我。然后有三、四个男人，固定日子会面：《现代》社的同仁，每半月碰一次头，星期三。

——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有规律呢？每个星期都与上个星期一样过，你会见的每一个人都有固定日期，固定钟点，总是同一些人……

——我以为这是因为生活必须有规律，才能从事大量的写作。我并非一生只写了三部小说，我写了好多好多页书。一个人若不遵守工作纪律就写不出比较多的书。话是这么说，我在哪儿都可以写。比如说《存在与虚无》的一部分是在比利牛斯山脉一个小山峰上写成的，那时候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博斯特一起骑自行车旅行。我第一个到达，在岩石底下坐下来，就开始写书。后来他们追上来了，在我身边坐下来，我继续写作。

当然我在咖啡馆里写了很多。例如《缓期执行》和《存在与虚无》的一大部分是在圆顶和曼恩街的三剑客，后来在弗洛尔咖啡馆写成的。但是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起，我住在波拿巴特街42号我母亲那里的时候，还有一九六二年以后，住在拉斯巴依林荫道，我几乎总是在书房里写作。但是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也

写书，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

所以，你讲的这些习惯，都是从我根据我的工作时间安排生活的那个时候起养成的：九点半或十点到一点半工作，然后从五点或六点起到九点。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工作的。现在在这几个钟点里我不怎么干活了。不过我仍旧保留这几个钟点，我的作息时间表没有改变。比如说，这一阵子，每天大约十点半或十一点，我在家里与跟我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准备电视节目的同志们会面，我们一直工作到一点半或两点。然后我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去吃午饭，四点半回家。

通常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我家里，我们说一会儿话，然后她为我读书，要么读一本对我们准备节目有用的书，或者随便什么书，要么读《世界报》或者《解放报》，或者别的报纸。这样我们一直呆到八点半或九点。到九点，通常我们就一起回到她在蒙巴那斯公墓附近的单间公寓里去，我和她一起度过夜晚，几乎总是听音乐，偶尔她继续朗读，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上床，大约夜里十二点半。

——很少人知道音乐在你的生活中占据很大位置……

——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成分。我的家庭里人人都是音乐家：我外祖父会弹钢琴和风琴，我外婆的钢琴弹得相当好，我母亲也能弹，还能唱歌。我的两个舅舅是出色的钢琴家，乔治舅舅尤其出色，他的妻子也是音乐行家。你知道我的表兄阿尔培的风琴也弹得不坏……总之，施韦泽家里人人都会乐器，我整个童年都是在音乐气氛中度过的。

八、九岁的时候，我上过钢琴课。后来一直到十二岁，迁居拉罗歇尔之前，没有再学过。我跟母亲和继父住的拉罗歇尔那座房子里有个大客厅，只有开招待会时才启用，那里摆着一架三角

钢琴。我自己重新学会弹钢琴，先是演奏轻歌剧的乐谱，后来跟我母亲一起四手演奏，比如弹门德尔松的曲子。后来逐渐过渡到比较难的曲子，贝多芬，舒曼，然后是巴赫。我的指法不太正确，但是大致跟得上速度，不是很精确，但是能遵守节拍。

最后我学会弹相当难的曲子，如肖邦的作品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贝多芬最后几个奏鸣曲太难了，我只能弹一部分。我还演奏舒曼，莫扎特，还有歌剧和轻歌剧的曲调，边弹边唱。我唱男中音，不过我从未在唱歌上下工夫。严格地说，在钢琴上我也没有下工夫：我从来不做速度练习；但是由于我老弹那几个曲子，结果勉强还过得去。我二十二岁上，在高等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教过钢琴呢。

到头来演奏变成我的一件重要事情了。比如在波拿巴特街42号，每天下午西蒙娜·德·波伏瓦到我这里来工作，她先开始阅读或写作，而我呢，我去弹钢琴，往往一弹就是两个钟头。我弹给自己听，要么弹一段新的乐谱，边读边弹，要么弹一首巴赫的序曲或赋格曲，贝多芬的奏鸣曲，我也说不上是第几遍了。

——*你有没有为朋友们演奏过？*

——不，谁也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后来我跟我的养女阿莱特合作过；她唱歌或者吹笛子，我给她伴奏。有好几年我们都这么合作，后来，到现在，我当然再也不能演奏了。眼睛出毛病前不久我就停止了，因为我一双手已失去灵活性，很难相互配合。现在我听音乐比以前多了。我可以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修养，从巴洛克音乐一直到无调性音乐。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听唱片，各种各样的作品，有时候我在白天听电台的法国音乐节目。以前我从来没有一边写作一边听广播，好像有些作家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我工作少了，我喜欢听法国音乐节目，这套节目总的来说

编得不坏。

——你最喜欢哪些作曲家？

——我要说贝多芬，他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音乐家，还有肖邦、舒曼。现代音乐里三个最著名的无调性音乐家：勋伯格、贝尔格[1] 和韦本[2]，我很喜欢他们三位，特别是韦本，还有贝尔格，例如《纪念一个天使的协奏曲》，当然还有《沃采克》。对勋伯格的喜爱稍为差一点，因为他学究气太重。另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家，那是巴尔托克[3]。一九四五年我在美国，在纽约发现了他。这以前我不知道他。巴尔托克曾经是，现在还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

此外我也很喜欢布莱[4]；他没有天才，但有很高的才能。你看得出来，我的趣味很杂。我也很喜欢旧的音乐：蒙特威尔第[5]，杰苏阿尔多[6]，那个时代的歌剧。一般说，我喜欢歌剧。

所以你看，在我患病以前，音乐占去我一天中四个钟头；现在占去的时间更多。当然，如果让我在听觉和视觉之间选择一项，我宁可丧失听觉，不过这也会叫我感到很不方便的，正是由于音乐。

——你从未作过曲？

——作过的，我甚至写了一部奏鸣曲。我想海狸还保存着这份曲谱。这有点像德彪西，我不太记得清了。我很喜欢德彪西，还有拉威尔。

---

① 贝尔格（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

② 韦本（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

③ 巴尔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

④ 布莱（1925—　），法国作曲家。

⑤ 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⑥ 杰苏阿尔多（1560—1613），意大利作曲家。

——你在音乐上没有特别厌恶的人吗？

——没有特别厌恶的。如果你硬要我指出一个，那么是舒伯特，特别是他的歌曲。他的歌曲和舒曼的没法比。舒伯特的歌曲粗糙，旋律俗气，你拿舒曼的一首歌曲的旋律和他比比看！

——你还喜欢爵士音乐吗？

——我曾经很喜欢。但是我不能把它看作一种我真正了解的音乐。米歇尔·维昂，博里斯·维昂的妻子，会演奏爵士乐，我看她很有修养；她可以谈论爵士乐。我没有这个资格。战前我听过许多爵士乐，都是好的爵士乐，不过我是碰上什么就听什么。现在我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有时候还听；例如塞洛纽斯·蒙克[①] 我现在很爱听，还有查理·派克[②]，查理·明格斯[③] ……我一九四九年在巴黎见过派克，他对我表示，如果有时间，他想到巴黎音乐学院来学习。我收听广播的爵士乐，但是通常我听不出是谁在演奏，可能除了派克，丢克·艾灵顿[④] 我也勉强听得出来；当然还有蒙克，从头几个和声就能认出他来……不过我知道的差不多就是这一些。然而我认为真正的音乐修养应该包括从旧音乐到当代最新的音乐，爵士乐当然也在其内。

——不包括流行音乐吗？

——这上头，坦白说我一窍不通。我偶尔听到一些流行音乐，我不能说它令人不快，不过我有个印象，好像每个乐师在演奏的时候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我认识一个搞流行音乐的

---

① 塞洛纽斯·蒙克（1920—1982），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又是钢琴家和作曲家。

② 查理·派克（1920—1955），作曲家，萨克管演奏家，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

③ 查理·明格斯（1922— ），作曲家，低音提琴手，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

④ 丢克·艾灵顿（1899—1974），钢琴家，作曲家，美国黑人爵士乐团指挥。

人，这是帕特里克·维昂，米歇尔和博里斯的儿子，我觉得他有一张唱片很好。不过我跟你说——你问我爵士音乐的事是因为你自己演奏爵士音乐——对我来说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是古典音乐。

说到这里，确实很奇怪的是我没有在我的书里头谈论音乐。我想这是因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以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从前为勒内·莱博维茨的一本书写过序[①]，他是我认识的有限几个音乐家之一。不过在那篇序里我讲得更多的不是音乐，而是音乐上的意义问题，再说这肯定不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

——还有《恶心》里那一段有名的话，人家会以为你讨厌大型音乐："音乐会堂里挤满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以为美是同情他们的。这帮混蛋。"

——是的，我从不以为音乐是用来在音乐会上演奏给人家听的。音乐应该是一个人听的，听广播或者听唱片，或者由三、四个朋友在一起演奏。跟一大堆你不认识的、和你一样在听音乐的人一块儿听音乐，这没有意义。音乐是供每一个人个别地听的。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音乐会上听交响乐，——虽然交响乐也是供人们单独听的——但是在音乐会上演奏室内音乐和小型音乐，那就荒唐了。

——你偏爱小型音乐作品？

——我想谁都不知道写真正的交响乐，这太难了。

——连贝多芬也不知道？

——贝多芬也不知道。虽然，第九交响乐几乎称得上一部美的交响乐。

——你拒绝音乐会，是否因为你根子里拒绝礼仪和社交活动？

---

① 即收入本书的《〈艺术家和他的良心〉序》。

——可能有这个原因。不管怎样，除了我真正的朋友们——他们很少邀请我去作客，我从不到人家家里去。我一直讨厌被人请去与陌生人一起吃饭：这种场合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人被吃掉了。

——但是有过一段时期，你很喜欢与新人会面。

——是的，比如战后，我会见了海明威、多斯·帕索斯。我会见一些作家，如萨拉克鲁、莱里斯、格诺、科克多。是的，我有过任何作家都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保持的关系。这也只是从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开始的。所有与我会面的作家都是反纳粹的，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抵抗运动。战后我会见一些美国、意大利作家，还有几个英国人。还有那些到法国来，要求见我的作家：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间，许多人要求见我。

——为什么这些经常是友好的文学交游，到后来就疏远了呢？

——有他们的原因，也有我的原因。与外国作家疏远的原因很简单，国家之间的距离，加上我很少写信：我从未与作家们保持通信联系。我们只是不时见上一面，趁他们到巴黎来的机会。与法国作家们的情况又不同了。有一些人我后来失去联系，并非因为有什么争执，只因为我们忙的事和我们关心的事变得太不相同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另一些人，尽管有分歧，我继续跟他们保持良好关系。比如我很喜欢科克多，我一九四四年认识他，跟他经常见面，直到他去世：他去世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我觉得他很可亲，人家现在说他为人轻浮，我觉得他远非如此。

我们俩在一起，主要是他说话。他讲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想法——他那些话我听来心不在焉，因为照我看他很浅薄。他的谈吐迷人，他有敏感性，但缺少思想。这不等于说我不认为他是

一个有很大价值的诗人。

——*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你参加了人们所谓的巴黎社交界。*

——我没有真正加入巴黎社交界。不如说是戏剧使我会见一些否则我绝对不会认识的人。比如我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遇到科莱特。我跟西蒙娜·贝里欧很熟，因为我的全部剧本，除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都是在她的剧院里上演的。她认识许多许多人，善于招待客人。

我喜欢伊夫·密朗德，那时候他与西蒙娜·贝里欧同居，他叫我开心。他为人敏感、滑稽。我记得有一天我对茹威朗读《魔鬼与上帝》，一方面我只写完这个剧本的第一幕，另一方面茹威已经请求他的忏悔神甫允许他上演这部戏。就这样茹威在西蒙娜·贝里欧的客厅里听我念完第一幕，密朗德在他身边。

茹威一言不发，他皱起眉头听着，样子像要打架。我念完以后，沉默了好久，密朗德说："你用的词有力量，像硝镪水。"这句话是惟一的评论，因为茹威立即站起来告辞：他第二天要到美洲去。这个可怜的密朗德，他想说一句恭维话，结果找到这么一句过时的俗套！

这一类始终与戏剧有关的事情是我对巴黎社交界的惟一让步。此外，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接见来访者，每天下午一点，在我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他们有的想见到我，有的想给我看他们写的一本书，在这件那件事上征求我的意见……

——*你今天仍旧接见研究关于你的一部或另一部作品的年轻人？*

——是的，我一直接见他们。前不久我见到一些中学生，他们是布依格的朋友，准备做一篇关于《恭顺的妓女》的作文，要求我跟他们稍为谈谈我自己对这个剧本的看法。

——但是有一个时期你似乎乐于会见名流?

——事实上，从来不是我要求见他们。他们给我写信，或者通过戈跟我联系，我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我就是这样见到一位我很喜欢的演员，爱里克·冯·斯特罗亨的。我跟他见面好几次。不过跟这样的人交谈总带点不自然的劲儿，即便他们也说点真心话。如果人们遇到一个正在变得出名的人，那就有趣多了，人们会看到他正在经历什么阶段，什么程度。但是如果你见到的一位先生已经是卓别林先生或者冯·斯特罗亨先生，那么你只看到他习惯让人看到的东西，他扮演的那个角色永远留在他身上。这倒不是他在演戏：他被他的角色霸占了。

——而且这么一来，你自己也被你的角色霸占了?

——不，因为我不怎么扮演角色，我知道存在着我的形象，不过这恰好是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不是我自己心目中的。我不知道我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关于我自己，关于我自己作为个人而言，我想得不多。当我反省的时候，我思考的是对人人都适用的想法。

十九岁的时候我曾对自己感兴趣。这以后，当我为了写作《想象》而观察自己，搜索自己的意识的时候，我更多探求的是一般性的道理。至于《文字生涯》这本书，写它的目的是要理解我的童年、过去的自我，从而明白我怎样变成写作时候的这个我。不过还需要写许多别的书才能说清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现在，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写这卷自传，做的就是这一项工作。

我力求解释事情是怎样变化的，某些事件是怎样对我产生影响的。我不认为一个人的历史是在他的童年注定的。我想还有别的很重要的时期：少年、青年、甚而壮年。我在自己生活中看得最清楚的，是有一个断痕。这道断痕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我现

在处于下半截，甚而认不清上半截里那个我来了。我指的是战前和战后。

你看，目前为止，我们的谈话主要涉及我的私生活，好像私生活可以与其他一切，即与我的思想，我发表的书，我支持的政治主张，我有过的行动，总之与人们可以笼统称之为我的公众生活的那一部分分开似的。然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存在私生活与公众生活的界线，这个界线纯属幻想，是一种愚弄。所以我不能要求有一个私生活，即一种隐蔽的、秘密的生活，所以我乐于回答你的问题。然而在这个人们称之为“私生活”的生活里有一些矛盾，它们起因于人际关系的目前状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保守秘密和说谎，我在前面已经跟你谈到这一点。不过一个人的存在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个人和政治必然相互影响，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人们只有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存在才能理解他。任何人都有政治性。不过这个道理我是在战争中为自己发现的，而且从一九四五年起我才真正理解它。

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在这上头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这对我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想的、我写的、我亲身经历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石。整个战前时期我都没有政治观点，当然我也不去投票选举。我洗耳恭听尼赞的政治演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是我同样去听阿隆或别的社会党人的讲话。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作一项社会活动。我断定资产者都是坏蛋，我想我恰恰可以通过对资产者说

话，毁坏他们的名声，从而说明我这个判断，我当然也这么做了。《恶心》并非惟独把资产阶级作为攻击对象，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请看书里写博物馆的场面……你不妨说《恶心》是“孤独的人”的理论在文学上的结穴。我的立场扼要地说在于把资产者作为坏蛋来谴责，并且在努力为孤独的个人规定一个不受蒙蔽的存在的条件的同时企图说明我自己的存在。即便我已经隐约看到这个立场的局限性，我也不可能从中脱身。说出关于存在的真理，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言，这是同一回事，而且我为了完成我作为人的命运要做的正是这桩事情，既然我生来就是为了写作。至于其他事情，即我的私生活，我以为它应该是一连串赏心乐事——跟大家一样我后来也遇到烦恼，烦恼掉到我脑袋上来，躲也躲不开，不过总的来说我后来过的是愉快的生活：女人，美餐，旅行，友情……我是教书的，当然啰，因为总得有个饭碗，不过我不讨厌教书，恰恰相反，虽然过渡到成年，负起成年人的责任，对于我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一九三五年左右，我有过一种消沉情绪，延续好几个月，今天我多少把它解释为与我过渡到成年人生活有关的一种认同危机。但是最后我设法做到把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社会义务缩小到最低限度，结果很好。所以我跟你说，我以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的：首先是写作，在这之余，愉快地过日子。

我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是从三六年开始的。首先是人民阵线。海狸讲过，我们曾从远处对人民阵线表示赞赏：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目睹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通过，队伍里头有我们的同学；我们却在外面，靠边站，我们感到这一点。不过这毕竟迫使我们放弃绝对冷漠的态度，我们是完全拥护人民阵线的。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使我足以被看作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后来社会运动发展了，事态急遽地变化，后来是三八年夏天，慕尼黑。慕尼

黑会议期间，我身上个人主义的和平主义与反纳粹主义如水火相攻；然而至少在我脑子里，反纳粹主义已经占上风了。因为这个时候纳粹主义已对我们呈现为一种要打垮我们法国人的敌对力量，这也与我的一个经历相符合，这不单是个人的经历，已经是社会经历了，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一点。我指的是一九三三年我在纳粹德国住了一年。我结识一些德国人，我跟他们谈话，我看到一些为躲避纳粹分子而隐蔽起来的共产党人。当时我不以为这在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事实上这对我想的或者我经历的已经产生影响，不过我自己还不明白。纳粹德国简直叫我冒火，而那个时候在法国已经出现杜梅格——他是一种天真善良的法西斯分子，各种联盟，火十字团等等，所以我回国后不久就采取与尼赞以及与我的共产党或社会党同学们接近的立场，就是说反法西斯的立场，但是我显然没有从中得出实际上的结论……所以你看，人们可以在我战前时期的生活里找到一些预示我日后的态度的因素。

——就是不了解你战前的生活，也能看出《恶心》是一部左翼小说！至于《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我认为当时对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再说，如果把这两篇作品与尼赞同一时期的作品相比较，显然你的作品要辛辣得多。

——这是因为我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读者；我为了反对他而写作；至少部分是为了反对他，而尼赞却希望有他为之写作的读者。由于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而他的读者群大体上与我的读者群相同，是那些读书的人，这就使他处于一种矛盾境地，而我没有这个矛盾。最终，我相当舒服地作为反资产阶级的和个人主义的作家安顿下来。

使这一切分崩离析的，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接到

应征令，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动员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载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周围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在营房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时与他们交臂而过。我看到他们尽管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同的向度，也是我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我几个月以前在我的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和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是有社会性的个人。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所有别的人与我的联系的重量。

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我四十岁，我真的从青年转入壮年。同时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与你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或者用言语来攻击你的对手，而是只消对几个武装的人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就可以逮捕你、把你投入牢房的敌人。

其次，我也是在战争里体会到社会秩序和民主社会的。尽管受压迫，被打倒，社会秩序依然存在。正因为民主社会受压迫，被摧毁，因为我们为保全它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我们才体会到它。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一九五二年，你靠拢共产党人的那一年，还有一九六八年，不也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吗？

——一九五二年不是很重要的。我有四年时间与共产党人很接近，但是我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我而且不受什么牵累，他们料想得到，如果发生布达佩斯那样的事件，我就会与他们分手：我也没有错过这么做的时机。客观上这可以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主观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差不多已经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在与共产党人做邻居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这些想法；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并且发展了这些想法。

至于一九六八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说我曾经靠拢共产党人，那是因为归根结底一九六八年以前在他们左边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有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是一些倒霉的共产党人。如果战后有过一个极左派运动，我马上就会加入的。

——那时候有个组织叫“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这是一个小宗派，联合百来个知识分子和几个工人。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有这几个工人而感到骄傲，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工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同时还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这个组织里惟一与我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勒福尔，因为他也在《现代》社工作，他远没有说服我。于是我就在《给勒福尔的回答》里表达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这篇文章是紧接着《共产党人与和平》写的，梅劳-庞蒂和勒福尔都不同意我在《共产党人与和平》里的观点。

——是的，而且如果人们重读你那时候写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人们会发现你今天重新引为依傍的自由社会主义，与其说在你这边不如说在他们那一边。

——听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于准备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起过作用，我知道柯恩-邦迪[①] 了解这些想法，彼埃尔·维克多也对之感到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与六八年表现出来的行动意志毫无关系。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可能比我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想法更为正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对头。

——因此你对《共产党人与和平》不作任何自我批评？然而你在那篇文章里关于党的作用发挥了一种与你目前的立场不相容的列宁主义观点。

——我现在批评我从前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但是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当时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政府要阻止共产党发表它的见解。

——就是为了支持共产党，你也大可不必在思想上反对你自己直到反对自由的地步。你后来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才重新找到自由。

——这个弯子转得不大，三、四年的工夫。

——但是为什么你今天仍然认为你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立场却不对头？

——这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在冷战年月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所以它要求和平。因此我们当时可以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

——这同样也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指责美国的……

① 柯恩-邦迪，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

——但是这个组织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从不信任少数派?

——不是这样的，自从……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当时没错呢?你的态度使我想起高茨不久前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毛的中国特别意味深长：一九五九年左右，有些身为中共党员的技术人员警告他们的党要提防俄国人，他们说两国之间的合作归根结底只对苏联有利。于是他们就因为“损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些技术人员要求重新入党，党却拒绝他们的要求，大体上对他们这么说：“你们错在懂得毛本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只要你们不对你们的立场作自我批评，党只能把你们视为不守纪律分子。”这等于对他们说：你们错在你们对了，我们对在我们错了。你对“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说的，总而言之也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懂得某些我还不懂得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在对于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并非因为我今天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们当时的看法一样，所以他们的理由就必定是对的。真理是“变成”的，重要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人们在自己身上以及与其他人一起为达到真理而做的工作。没有这个工作，一个真理只能是一个真正的谬误。

——不妨说他们赢得了时间。你今天与柯恩-邦迪在主要政治抉择上意见一致，而柯恩-邦迪这样的人正是亏了他们才赢得时间。

——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是可靠的；你说的那个“赢得时间”可能日后使你丧失时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你来说，六八年五月事件深刻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这个运动产生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他们决定，当自由被理解为政治目的的时候，现在必须努力去从正面描述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在街垒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我不久将设法写一本名叫《权力与自由》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说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你的态度即便在六八年以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你刚才说的话，人们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间本来期待你会和“革命万岁”这样一个组织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站在一起。“革命万岁！”企图把在五月的街垒上出现的这个新的自由精神付诸实施并且亲身体验，而前无产阶级左派却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团体，它在组织先锋党问题上遵循传统的列宁主义观念。

——毛派团体内部确实等级森严，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有这种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寻求与群众结合，不是作为先锋队而是作为表达群众意志的活动家与群众结合。他们既要组织性，又要群众的自发性，于是他们就陷入矛盾。毛派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自己，六八年五月之后将近两年，我还在思考已经发生了的、我却没有理解的事情：我看不出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也看不出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能在这件事情里起什么作用；于是我就跟

在后面走，我对他们备加赞扬，我到索邦[1] 去与他们谈话，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一开头他们要求我当《人民事业报》的社长，他们想的就是要利用我，不过他们对我直说了，所以谈不上玩弄权术，我是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接受的。后来这已变成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支持的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你的政治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是你的尾巴主义。一九四一年你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是惟一的例外，可能一九四八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也是一个例外。你总是以对一个已经形成的运动表示声援的形式来设想你的政治介入。

——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知识分子去结成团体。并非我以为知识分子只应该充当配合力量。不是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我以为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作为代替别人去思想的人注定要消失：代替别人去思想，这是荒谬的，这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站不住脚。

——然而在我们目前的处境，知识分子还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应该做他们的知识分子工作，而不是像你在一九七一年主张的那样到工厂里去“落户”，那时候你本人却在继续心安理得地写你的《福楼拜》。

——你说得太过分了，我从未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落户。我说他们应该超越他们的矛盾，除了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写文章给别的知识分子看之外，还应该发明别的介入方式。那些

---

[1] 索邦，即巴黎大学。

去落户的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过得坏，即便他们今天干别的事情了。至于我自己，如果我去敲一家工厂的门，要求人家把我当不熟练工人来雇用，这将是很滑稽的：不说别的，光讲岁数，我已大大超过退休年龄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是到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但是这对于我不能如对于一个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好的人那样在实践上产生相同的后果。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四十岁或者五十岁，你会屈从毛派对知识分子施加的压力，——毛派使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犯罪感——你会放弃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什么也不会放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继续去写我认为我可以写、应该写的东西，以及我愿意写的东西。彼埃尔·维克多要求我与其继续写作《福楼拜》，不如写一部平民小说：我丝毫没有去考虑写这样一部小说。

——反过来，某个时候你不是考虑过写一部爱情小说吗？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我在罗马，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我寻找一个小说题材。一会儿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一会儿我想写这么一个人，他在罗马街头转游，望着月亮，想着他自己在世界的过程中占什么位置……

——还是那个“孤独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人已经改变很多了……

——今天，除了你的知交，或者用你的话来说，在“自家人”之外，你很少与人见面。对那些写关于你的著作的论文的人，你是否也闭门不见？

——不，对那些写作关于我的文章并且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人，我是乐意接见的。例如你认识的这个青年批评家，米歇尔·西卡，他在准备一篇关于《家中的低能儿》的论文。有些英国或美国的大学教员以我的著作的这一或那一方面做论文题目，他们经常向我提出问题，因为我的书对这些问题提供的回答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的那么少的话，总可以有许许多多解释。还不如去问他自己，趁他还活着……

——反过来，是否有些评论家也为你阐明了你的著作的某些方面？

——不，从我的评论家们那里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不过，从一九四五年起，我曾经想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有一天某一个人将关于我写出足以阐明我的思想的某些东西。我看到，当人们在一九四〇年或者一九四五年读左拉或者雨果的时候，人们把作者自己没有有意识地放进去的东西放到他们的书里边去，因此人们就以另一种方式辨读他们。于是我想，对一个活着的作家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是不对的：只有作家死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然评论家本人就得比他研究的作家走得更远，他必须完全读透后者的所有著作，必须已经比后者更加深入，不过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

——在人们关于你写的堆积如山的文章和著作中，难道没有任何真正有用的东西？

——要那么说未免过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读到的关于我的论述中——当然我没有全部阅读，我读的勉强够十分之一——总的来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要么我遇到对我的思想的一个忠实的介绍，这是最好的情况；要么我对人家提出的异议不能给予任何重视，因为这些异议都是建立在对我想说的东西明显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对我来说

这种不了解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有一个人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和你的思想交锋，这是你的老同学雷蒙·阿隆。

——说到这儿，我太了解阿隆的思想了。我太知道他往哪里去。至于我自己，我早就超过他的观点了。他在写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实际上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我的思想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我读过他最近写的那本对《辩证理性批判》提出异议的书。他提出一些问题，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不过他提的问题与我绝对没有关系。依我看，他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

——阿隆说你除了用辱骂，没有以别的方式来反驳他的论点。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无辛酸，很是伤心……

——我一生中很少辱骂他，硬要那么说的话，我在一九六八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这位聪明、博学的教授竟然如此看待六八年五月事件，这说明他的智慧和学识有局限：他不理解那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未必是一个辱骂他的理由。

——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六八年五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在这以前，他是一位教授，对他的思想我可以不赞成，但是他讲授的思想学生们可以加以讨论。这一切，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是完全接受的。但是，当我看到他对上过他的课、对整个教育制度提出争议的学生们的想法的时候，我想他一点不了解他的学生们。我攻击的是教授，是对学生抱敌意的教授，而不是《费加罗报》的社论作者。作为写社论的，他想说什么都行。

——一般说，你不乐意与人讨论思想……

——我写书，思想都在书里头，人家只消写出别的书来回答

我的思想。

——但是你没有回答梅劳-庞蒂、莱维-施特劳斯[1] 和雷蒙·阿隆，他们都写过文章表示不同意你的见解。

——没有回答他们，回答又有什么用？我想说的我都说了，他们表达了与我不同的观点。谁不同意他们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谁都可以直说。不需要我去说。这倒不是出于蔑视。比如说我绝不蔑视莱维-施特劳斯——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家——但是他关于《辩证理性批判》写的那些话，我以为是荒唐的，不过我不必跟他说，说了又有什么用？

——单单交流思想呢？

——我讨厌知识分子之间讨论思想，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总说一些傻话。

——你从未在向一个交谈者表述你的思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思想？

——从未。我可以在我的思想尚未定型的时候向西蒙娜·德·波伏瓦表述它。我还没有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就向她阐述了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那是在"滑稽战争"[2] 时期。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都对她阐述过。

——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

——不仅因为这个，还因为惟有她对于我自己、对于我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与我同等的水平。因此她是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恩赐。可能有许多作家，男的或者女的，得到过某个非常聪明的人的爱护和帮助。比如乔治·爱略特：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很多帮助。在西蒙娜·德

① 莱维-施特劳斯（1908— ），法国人类学家。

② 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线无战事，人称"滑稽战争"。

·波伏瓦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可以说你们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

——确实如此。这个说法完全合适。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意见可能使我高兴或不高兴，不过这些批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自从《恶心》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

——*毕竟也有过你不接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评，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吗？*

——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甚至相互辱骂……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这不是说我接受她所有的批评，但我接受大部分。

——*你对她的严厉程度与她对你的严厉程度相等？*

——绝对相等。最大限度的严厉。当人们有幸爱着他们批评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人们做的批评如果不是很严厉就没有意思了。

——*按你说，你惟一的对话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你学生时代与尼赞或者阿隆的辩论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吧……*

——并非真是这样。我与阿隆或者波利采有过许多次辩论，不过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与尼赞的辩论起过一点作用。只不过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就是说他信奉了一种当我们订交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的牵连比他意识到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这样一来我就面临一个我不甚了解、我还知之甚少的思想——我读过《资本论》，但是没有读懂，就是说我读完以后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思想变得碍事，简直该死，它扮着鬼脸，爱捉弄人，因为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我所爱的人，拿这个思想既当作严肃的真理，又当作跟我开的玩笑。

我感到马克思主义对我提出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朋友的思

想，因为这个思想横在我们的友谊中间。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它为我指出我并非认识一切，差远了，还得学习。但是我没能学会它。有个时期，我在勒阿弗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

到了德国占领时期，当我参加一个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组织的时候，这就开始成为问题了。后来，在战后，我为写一部伦理学做了满满十来本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辩论。我很遗憾把笔记本都丢失了。

——*你今天还像你在一九五七年说过的那样，坚持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主性？*

——是的，完全如此。

——*也就是说你接受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名词很没意思。而且你知道不是我自己选上它的：人家硬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就接受了。但是现在谁也不管我叫“存在主义者”了，除非在教科书里，在那里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反正是个标签，你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没有经历掌权的考验。今天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在变成一个政权——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便显示了它作为权力思想的深刻本质。你怎么看？*

——这是对的，因为我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偏离了方向，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于苏联制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被二十世纪的一种独裁制度用来作掩护的一种十九世纪德国或英国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

——但是你也认为苏联制度是个彻底失败。这难道不抵消你一九五七年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苏联人吸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力成分。作为权力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充分表演过了。我认为，像我在《造反有理》里曾说过的那样，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捡起它，把它包容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我现在很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我的全部希望是有别的人接替我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彼埃尔·维克多去做这项他愿意完成的既是知识分子的又是活动家的工作。

——你在彼埃尔·维克多身上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是的。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头，惟有他在这方面使我完全满意。

——你赏识他的，似乎是他的抱负的彻底性。你在吉亚柯梅蒂[①] 身上赏识的也是这一点?

——是的，也是这一点。尼赞没有同样彻底的抱负。党使他不能走到底。如果他没有死，可能他会达到同样彻底的程度，既然照他的说法，党出卖了他。

——实际上，你给予完全器重的人都是一些，用十九世纪的

① 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雕刻家。

话来说，怀有“对绝对之渴求”的人？

——是的，当然啰。我器重那些要求一切的人。我自己也要求一切。自然人们不会达到一切，但是必须要求一切。

——在你的同时代人中间，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同样予以完全的器重？比如你在一九六〇年曾公开声明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器重和友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抗议囚禁巴第亚的时候，他不理睬我们。他对我们很粗暴，我们对他没有那么粗暴，因为我在心底对于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还有点友情。我喜欢过他，这种事不常见，我曾经很喜欢他。

——还有别的人吗？

——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一九五五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钦佩是不是一种为你熟悉的感情？

——不，我谁也不钦佩，我也不喜欢人家钦佩我。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你钦佩雨果……

——不怎么样。我说不清对雨果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应受到责备，另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美的。这种感情混杂不清，为了摆脱困境我就说我钦佩他。不过，实际上，我并不钦佩他甚于钦佩别的人。不，钦佩这种感情意味着人们不如

他们钦佩的那个人。而你知道，按照我的看法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用不着钦佩。器重，这才是人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真正的感情。

——*甚于爱？*

——不，爱与器重，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是与别人的同一个关系。这不等于说器重是为爱所绝对必需的，也不是说爱是为器重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当人们具备两者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态度。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主观被完全发现的时候我们将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你怎样对自己解释你在友谊上有始无终，而在爱情关系上却始终不渝？*

——我并非在友谊上有始无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对我来说友谊不如爱情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有始无终？

——*我想到加缪，举例说吧。*

——但是我从未反对过他。我反对的是他寄给《现代》的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管我叫“社长先生”，对弗朗西斯·詹松的文章[①]提出一些荒谬绝伦的看法。他可以反驳詹松，但是不应该以那种方式：使我发火的是他那篇文章。

——*以后你们决裂了，这没有使你感到难受吗？*

——没有，没有真正感到难受。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次数已经少得多了，最后几年里，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骂我一顿：我做了这桩事，我做了那件事，我写了几句他不喜欢的话，总之他把我臭骂一通。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不过已经不那么愉快了。加缪变得很厉害。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他是个活宝，我们在一块儿很开心：他讲话不避粗野的字眼，我也和他一样，

① 见一九五二年八月《现代》第82期。——原注

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下流话，他妻子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听了装出大为反感的样子。两三年间，我与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在知识领域不能谈得很深，因为他容易受惊；实际上他有一面是阿尔及尔的小流氓，很无赖，很逗乐。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好朋友。

——有许多人后来脱离你的生活圈子，这里头主要是男人。

——也有许多女人后来脱离我的生活圈子。有的由于死亡，另一些人则别有原因。不过，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在友谊上比别人更没有常性。比如我与博斯特的关系几乎同我与海狸的关系一样老。我们过去称之为“自家人”的那些人，我现在几乎还和他们都见面……比如布庸[①]，他是三十五年的朋友……

然而我与吉亚柯梅蒂的关系却有个奇怪的结局；是个误会，我不太明白究竟，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他死前不久曾以某种方式转过来反对我，我以为这是他那方面的误会。

——许多人奇怪你竟然长期用约翰·考这样一个人当秘书，因为约翰·考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听着，约翰·考的演变与我毫无关系。

——回过来谈女人吧……

——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义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和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即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首先有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情的语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

① 布庸，萨特的朋友，办《现代》杂志的伙伴。

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另有一件事也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你提到自己的朋友，往往毫不留情……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对我自己同样可以毫不留情。

——如果人家对你不留情面，你又会怎么想呢？

——人家指责我，大体上总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我这一生当然犯过许多错误，或大或小，原因不同，但是每次我犯错误，事情的本质总在于我做得不够彻底。

——反过来，认识你的人一般都认为你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没有自我陶醉心理。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想我没有自我陶醉心理是一件好事，我的行为确实像一个没有这种心理的人。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个看法完全正确。按照我的看法，自我陶醉是某种自我欣赏、自我爱怜的方式，是人们要在自己做的事情中找到自己为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的一种方式，简单说，这是一种与自我发生的经常关系，而这里的自我不尽然是那个在说话、思想、做梦、行动的积极的自我，毋宁说是以那个积极的自我为基础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说我完全排除自我陶醉心理了。我致力于取消这种心理，有一些时候我完全不存这种心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因此我本可以自我陶醉，但是实际上我想的是怎样尽可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我没有自我陶醉。不过换一个时候这种心理会回来的：从其他人看待我的方式可以产生自我陶醉心理，与我在一起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也可以引起我这种倾向。

——难道你不认为，做一个幸福的人，有一项条件是要爱自己？

——难道人们爱他们自己吗？难道人们对自己怀有的不是另一种感情？爱某一个人，这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爱的那个人并非老在那儿呆着，他不是你。这两个理由足以说明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可能不存在的感情，因为你老在那儿，你是你自己，于是你既是施爱的那个人又是被爱的那个人。除非你引入一些形象，这种感情才可能存在，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处在自我陶醉的境地了。我不以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爱的关系。我想爱是自我与其他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反过来，不自爱，经常责备自己、讨厌自己，同样妨碍人们充分地占有自我。

——相当令人惊讶的，是你看来果真没有犯罪感。

——我没有犯罪感，这是真的。绝对没有。我从不觉得自己有罪，我没有罪。

——然而你在你的作品里描写过这种感情，这甚至是一个重大主题。我以为你必定体验过犯罪感才能把它描写得那么生动。如果你今天毫无犯罪感，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性，而是经过努力才达到的。

——在我的家庭里，人们一开始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大有价值的孩子。然而我同时还感觉到我的偶然性，这与价值的观念有点矛盾，因为价值好比一团旋风，把各种意识形态、各种异化都卷进去了，而偶然性是赤裸裸的现实。但是我想出一个高招：我认为自己的价值正在于我能感到其他人感觉不到的偶然性。于是我就成为谈论偶然性的那个人，因此也就是把他自身的价值用来寻找偶然性的意义和含义的那个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你不认为，比如说在你处理钱财的方式中，人们可以找到犯罪感的痕迹？

——我不认为。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我出身的家庭

里，金钱与劳动的关系没有被明确地把握为某种严酷的、艰难的东西。

我外祖父工作很勤奋，但是他的工作是写作。而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娱乐。他写作，并引以为乐，我见过他改正的校样，觉得这很有趣；其次是他的工作室里有许多书，再次是他与一些人说话，给他们上德文课。他就是靠这一切挣钱的。你看得出来，关系不是很清楚的。

后来，当我自己从事写作的时候，我收到的钱和我写的书之间完全不存在关系：我不懂这两者之间会有关系，既然我认为一本书的价值只有在悠久的岁月中得到确立。因此，我的书带给我的钱本身就是偶然性的一种标志。你可以说金钱与我的生活最初发生的关系后来一直延续下去。这是种糊涂的关系。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我乐意做的努力——我一直很高兴写作——附带着还有跟这一切多少有点关联的教师职务，都没有叫我不愉快的地方。我喜欢做这些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家一定要给我钱呢？然而人家还是给我了。

——*我讲到犯罪感的时候，主要想到的是你给钱的方式。*

——我先得有钱然后才能给人家钱。我只是从十八九岁起才有钱给人家，那时候我在高等师范学院上学，同时给人上个别辅导课，收到一点钱。我在这上头搞到一点钱，于是也给别人一点。不过我到底给了人什么？几张我在做了一件自己感到满意的工作之后收到的纸币罢了。我没有感到金钱的价值，感不到钱的分量：我只感到几张钞票，我无缘无故地拿到，又无缘无故地给出去。

——*你本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占有些东西。*

——有过这样的事。我没有把我拿到的钱都给出去，于是我就给自己买了点东西。不过我从来不想拥有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或

一套房间。说清这一点之后，我不以为在我给钱的方式里有一星半点犯罪感的痕迹。我给钱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对之感兴趣的那些人需要钱用。我从未为了洗刷一个错误，或者因为钱已成为我的一个负担而给钱。

——我认识你以后，起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你经常随身携带大捆钞票。这是为什么？

——这是真的，我经常口袋里揣着一百万旧法郎。人们屡次责怪我身上带的钱太多。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就觉得这么做很可笑，这确实是件蠢事。不过，说实话，如果说我现在不这么做了，这不是因为我可能丢失这些钱或者人家可能把它偷走，而是因为我眼睛不行了：我分不清钞票的面值，这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但是我仍旧喜欢随身带着钱，现在不能这么做了，对我是桩不愉快的事情。我跟你说这还是头一回有人问我为什么……

我知道掏出一大摞钞票是阔佬的举动：我记得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住在天蓝海岸一家旅馆里的时候，有一天，接替老板娘的那个女人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抱怨说我付账的当儿拿出来的钱太多了……然而我不是阔佬。不是的，我以为，如果说我喜欢身上带许多钱，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我对待其他东西的方式相适应的：我喜欢周围有我自己的家具，喜欢穿日常衣服，几乎老穿同一件衣服，喜欢带着我的眼镜、打火机、烟盒……

我的想法是要随身带着尽可能多的能确定我毕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带着能在此时此刻代表我的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我想在眼前这个时刻完全是我是的那个样子，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什么，能够立即调用我的全部可能性。这种想法代表某种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方式，这样想当然是错的，我十分明白这一点。

——你经常给显然过多的小费。

——我总是多给。

——对于接受小费的人来说，这可能使他难堪。

——你要这么说未免过分。

——轮不到我来告诉你，只有当对方也有可能回敬的时候，一方的慷慨举动才不至于使他感到某种形式的屈辱。

——回敬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可以用盛情来报答。咖啡馆侍者们对我给他们巨额小费深为满意，他们用他们的盛情来做回报。我的想法是，既然有一个人是赖我们给的小费为生的，我就要尽可能地多给，因为我想，如果需要我养活一个人，我应该让他活得好。

——你挣了好多好多钱……

——是的，我挣了一点钱。

——如果给你挣的钱算一笔总账，会得出一个庞大的数字。这笔钱你干什么用了？

——我很难告诉你。我把一部分钱给人了，另一部分自己花掉了，花得很多，花在买书和旅行上——我的旅行开支很大。我以前有的钱比现在多，我老爱随身携带超过必要数目的款项。

——你怕短钱？

——可能有点。我外婆给我钱的时候老对我说："万一你打碎一块玻璃什么的，你好有钱赔人家。"这种想法对我有影响。直到今天，每当我的银行户头所剩无几，我就不太高兴。眼前我正处于这种情况。我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为了帮我纳税给我一千二百万旧法郎。你不妨说我花掉的钱总是超过我的收入……我不知道留下纳税的钱……几年以来，加利马出版社在我名下预扣应交的税金……

——现在你怎样开支？

——除去旅行，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相当有限。每天上一次

饭馆，不过总有人作陪——这需要一万旧法郎一天[1]，抽烟，难得买几件衣服，书有人送我——我买过许多书，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女用人，一套相当贵的房间——月租二十万。不过所有这一切还不代表我每月开销的总数。

——你每月花多少钱？

——全算上吗？有些人靠我养活：一共是一百五十万旧法郎，再加上我自己的花销将近三十万，总数大约是每月一百八十万。加利马出版社每月付给我七十二万五千旧法郎，布依格代我去领这笔钱，再加上一百万，大致上就够了。

——这一百万又从哪里来呢？

——一部分来自著作者协会，这是我的作品在法国上演或改编为广播、电视节目应得的收入，另一部分来自吉赛儿·哈利米，她是我的律师，并以这个资格照管我与国外的合同，这部分钱的来源是我的剧本，或者是电影、答记者问等等。我从这一切得到的收入比我的版税要多得多。我想我去年交了一千五百万旧法郎的税金。此外，我有一份自由职业退休金，每半年约有八十万。我的主要收入是由吉赛儿·哈利米经手的：每年两次，一般很多，每次有几百万。不过目前什么也没有了，我第一次发愁，怎样才能度过难关。

——所以就谈不上资助一些团体，像你过去曾经援助过《解放报》那样。

——这一点，我现在办不到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挣的跟你一样多吗？

——少一点，不过数字也不小。

---

① 一百旧法郎等于一个现行法郎。一九七五年前，法国最低工资不到一千五百法郎（十五万旧法郎）。

——你们不再合伙开支了?

——不，没有理由这么做。再说她的开销比我省得多。

——你是否认为，一般说这个与金钱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人们了解细节并且予以巧妙的解释，人们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有关你的真相?

——我不认为。因为事实是我从未把金钱当作它作为金钱而具有的价值。我从未花钱买股票，或者去买耐久的东西。

——事实上，你刚才讲的那种怕缺钱的心理，你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驱除它：像大部分人所做的那样去购买安全。你没有这么做，是否因为从一九四五年起，看到你已取得的地位，你完全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缺钱花?

——大体上，我确实曾经以为金钱对我不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它将会成为问题的：如果我一直活到八十岁，到某一个时候我将除了我以前写的书以外没有别的收入。

——你有没有主要为了挣钱而做过一些工作?

——有过的。至少有一件，那是我为约翰·休斯敦写的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那时候我刚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我想正是那个时候我母亲给我一千二百万旧法郎用来纳税。税交清了，我不欠任何人的钱，但是我不名一文。这个时候，人家跟我说休斯敦想见我。一天上午他来了，对我说："我建议你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脚本，我付给你两千五百万。"我答应了，我收到两千五百万。

——假如是一个不知名的或者没有才能的导演向你提出这个建议，你也会接受的?

——不。在这个计划里头已经有个滑稽的成分。那就是人家要求我来写关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弗洛伊德是无意识理论的祖师爷，而我毕生都在宣布无意识是不存在的。再说，一开头，休斯

敦不愿意我谈论无意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合而散伙了。通过为这部电影而做的工作，我主要的收获是对弗洛伊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我重新考虑我以前关于无意识的想法。

——换个话题吧。你在一九六七年说过："七星文库是一块墓碑，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活埋。"后来你改变看法，米歇尔·里巴卡和我不久就要在七星文库里出版你的小说。你为什么改变你原先的决定？

——主要是海狸对我的影响，还有别人，我向他们征求对这件事的意见，他们都说这是件好事。何况七星文库也收入别的还活着的作家，因此它的墓碑性质就不那么大了。被收入七星文库只不过表示达到另一种类型的名声：我进入古典作家的行列，而这以前我是一个普通作家。

——概括说是功成名就？

——是这么回事。这毋宁叫我高兴。说真的我急于看到这一册七星文库。我想这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对我来说出名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成精致的版本，大家都抢着买。这种想法多少没有磨灭：让自己的名字与马基雅弗利并列在同一套丛书里……其次，作为带有批评资料的丛书而言，我很喜欢七星文库。我差不多有全套书。长期以来，罗贝尔·加利马每出一册就送我一册，我惟独拒不出借的就是这套书。我经常使用它，我总是读所有的注释，因为这些注释原则上包罗当代有关一部著作的全部知识，因此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然而，被收入七星文库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你的著作已告结束。

——确实已告结束：我将发表这后一本自传性对话，电视节目可能将会完成，——你知道我们在这上头遇到多少困难——然

后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去写爱情小说！我想我可能零零碎碎地，关于我正在思考的某些事情写一本两本书；不过，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我和里巴卡把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结成一个集子出版。我们想汇集《心灵》、四七到四九年写的《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未发表的那两章等等。

——这些文章都没有完工。在《伦理学》里我有一个想法要表达，但是没有写成。我写成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应该引入一个主要思想，恰巧在这上头我遇到障碍。我的大部分笔记本都丢失了。这里头倒是有值得发表的东西。还留下一本，其余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你的拒绝表明你与你的著作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已经发表的著作，这一部分著作已经定型、告终，你希望它们能收入七星文库，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是这些未发表的著作。你始终怀着一个主要目的从事写作，就是要有读者，结果你就不在乎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可是，当我跟你说我们认为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发表它们的时候，你却回答说："不，你们等我死后再发表吧。"我不明白，从读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章到你去世以后会起什么变化。

——它们将变得更有意思，因为它们将代表我在某一时间曾经想做但又放弃完成的事情，这后一点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是，只要我还活着，——除非我衰弱到极点，什么也干不了——我总有可能捡起这些文章，或者用几句话说明我想怎样写下去。如果到我死后再发表，这些文章就处于未完成状态，如它们的本来面目那样晦涩费解，因为我在这里头提出的想法没有全部得到

充分发挥，将由读者自己去猜测这些想法本来会引出什么结论。我活着的时候情况相反，始终存在着我自己捡起这些想法、把它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世，这些文章就以它们在我生前确实具有的面目保留下来，种种费解之处也都保留下来，即便对我本人来说这可能并不费解……我让你发表的那些未发表文稿都是完全死去了的，如你收入七星文库的那几篇少作，我甚至认不出是我的手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无惊讶地认出它们，好像认出很久以前一度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文章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显的矛盾实质上在于：一方面你认为你的著作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想保留对它的控制。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你的著作更多地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读者。

——著作属于谁，这个问题很复杂。它属于作者，同时又属于读者，双方很难调和。再说读者很少以为著作归他所有，而作者以为他的著作是属于他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在他意识到的灭亡之前，——我指的是确实的死亡，意识与身体一同死去——或者在他无可挽回地发疯以前，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写下的著作仍然属于他。如果这一著作尚未完成，那么它尤其是属于作者的，因为作者可能产生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就我自己的著作而言，《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伦理学》。因为对于《批判》来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我若续写，就得重新研究历史。

——对于那些未发表过的著作，你有什么指示留给你的继承人们？

——我还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会对继承人们说：我已经指定一些人维护我的著作权，听凭他们和出版者去行事吧。这些被指定的人里没有我的家属和接近我的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不怎

么操心，因为没有多少未发表的著作。

——你有大量手稿分散在各地，有一天必定会出现。肯定还有许多信件。几年以前你对我们说，像对于《福楼拜》那样，你希望读者能接触到全部材料。你现在还是这么想？

——跟你说实话，我无所谓。我的信不比赛维涅夫人的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你知道，除了她交给你供七星文库采用的那些信件，她在一九四〇年逃难时至少丢失了二百封。另有一些必定相当有趣的信也不见了，那是我写给“图卢兹”，就是西蒙娜·若利威[1]，杜兰的女伴的信。你知道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与她有一段很长的缘分。我写给她的好多好多信，她死前几年还都保存着，后来有一天，她把信统统烧了。我在信里讲一些有关师范学院的事情，发挥一些小小的想法。我是伏脱冷，她是拉斯蒂涅[2]。说到底，除了一个例外，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你从来不愿意有弟子。为什么？

——因为照我的看法，弟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捡起另一个人的思想，却不给这个思想增添任何新的、重要的东西，不以他个人的工作去丰富、发展这个思想，使它得到延续并且向前进。比如说我毫不认为高茨的《叛徒》那本书是弟子的著作。如果说这本书使我感到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给它写序——这不是因为我在书里找到我的某些想法，找到一种力求完整地理解一

---

① 西蒙娜·若利威，原籍图卢兹，早年与萨特相好，后来与名导演杜兰结合。

② 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

个人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他的东西而不是可能来自我的东西。这是本很好的书，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新的。

——弗朗西斯·詹松呢?

——他的情况不同，他拿我做题目写了几本书；而且最后几本书不那么有趣：我想他本人现在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他最好去写那些东西。不，我看不到目前有谁从我出发以新的方式从事思考。

——你不把彼埃尔·维克多看做弟子吗?

——绝对不。他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我接近的：为了《人民事业报》能继续出版，他要求我当这家报社的社长。我一九七〇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离我的思想相当远：他来自另一个知识天地，使他的思想定型的是阿丢塞尔式的马列主义。他读过我的一些哲学著作，但是他绝非全部接受。与他打交道对我是一种幸运，我得以接触一个坚实的、站得住脚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我的思想相对立又不笼统地排斥它。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若要产生一种真正的关系，一种能使他们彼此都向前进的关系，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在一起关于自由做过许多次讨论，我想这些讨论是有收获的。

——另外，我特别觉得你在他身上看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种新型知识分子融合并且超越了迄今为止一直分开的两个类型：你曾经以某种方式代表过的古典知识分子类型以及活动家、实干家类型。

——你不妨这么说。彼埃尔既代表彻底的、自主的理论活动，——就是说不受任何政党指令的约束——又代表与一个具体的群众行动相联系的政治活动家。你马上会对我说——而且你说得对——彼埃尔曾是一个领袖，正因为这一点他曾与我认为必须

达到的境地相矛盾：我认为必须在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而且推而广之在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达到完全平等。当然我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我与一个人的关系的历史。这个人便是彼埃尔，他是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对这个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最终明白过来，这个权威是有害的。这正是前无产阶级左派自行解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许多次讨论——这可以在《造反有理》里见到——彼埃尔逐渐接近我的想法，特别是我关于自由和拒绝等级观念，一切等级观念，拒绝领袖这个概念本身的想法。

——你讲到相互改变。发生的情况却是，他改变了，你没有变。你们之间难道还不是一种父子关系？父亲由于未能陶冶儿子的思想便改变他的思想。

——但是我丝毫不把彼埃尔看作我的儿子，他也没有把我看作父亲！你要那样理解我们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尽管年龄悬殊，这与父子关系毫不相干。我跟你说：我从未希望自己有儿子，我也不在我与比我年轻的人的关系中寻找父子关系的替代品。

——彼埃尔目前做的工作——与你合作的历史节目，他从事的理论工作——凭什么使他与古典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呢？难道这不代表一种失败，使新型知识分子这个观念本身都发生动摇？

——不，我不认为。这只不过代表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处于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彼埃尔不太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当活动家的经验帮助他明确了一个方向，他就在那个方向探索。我确信他的努力会有收获的，不过这显然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他现在做的工作是他以前做的工作的继续，这既不是决裂——即便他今天对自己过去的许多立场都有异议——也不是倒退。

——你为什么不让彼埃尔加入《现代》的编委会呢？

——问题没有提出来过。彼埃尔还有别的活动。再说《现代》已经出版三十年了，编委会成员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法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他们的思想定型，而彼埃尔没有这个经历；他们有亲昵的关系，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思想习惯和语言。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性，而且各不相同。他们的想法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他们的抉择都很明确；他们并不怎么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抉择。声明这一点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彬彬有礼地接待彼埃尔，会承认他的价值的。他们一定会与他展开讨论，对他想说的话会感兴趣的。我们的《现代》为毛派出了一期专号，我们发表了好几篇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文章。但是我们也发表了别的文章，——比如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那些文章毛派当时是接受不了的。

——《现代》毕竟是你的刊物，而你本人对它是否远不如过去那样感兴趣？

——原则上，我参加每半个月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举行的编委会。她不时需要督促我；她说："萨特，你已经三次没有到会了，这一次你应该……"于是我就出席，我听取对文章内容的介绍，我与编委会其他成员一样发表我的意见，人们予以考虑，但是我的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更起作用。去年我想发表无产阶级左派一位前领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在苏联引入泰罗制的文章，作者大体上说当时不能有别的办法。我们之间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有分歧，结果就没有刊登；然而我曾要求发表它，即便我并非完全赞同它的内容。不过意见分歧的情况很少发生。班戈和蓬塔利斯有点代表《现代》的右翼的意思，他们一九七〇年辞职不干，因为他们不同意发表高茨的一篇文章，高茨在文章里说必须摧毁大学。这以后，还有一位编委会成员提出辞职，不过我说

了些必要的安慰话，终算把事情弄妥了。总的来说，我们相处很好，只消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在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自动趋向一致。

——取得一致的代价是回避可能使你们意见分歧的题目。比如说《现代》对去年的总统选举没有表态。

——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西蒙娜·德·波伏瓦、博斯特和朗芝曼想投密特朗的票；布庸、高茨和我不想去投票，但又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一家杂志不需要在政治生活的所有场合都表明立场。前一年，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曾明确表态反对投票，反对共同纲领[①] 一味收罗选票的倾向。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有严格规定的路线的政治团体。《现代》当然是一家极左翼杂志，但它首先是进行思考、提供证词的杂志，这样一本刊物的一致性体现在另一个层次上：通过我们发表的文章的整体，即便这些文章有时候初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容，这个一致性终究会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一致性，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马上觉察到，但是它来自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基础上得到综合。我想读者们是看到这个一致性的，既然我们有一个读者群。当然是极左翼的读者群，但是我们对之了解不多，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新，但它是存在的：杂志的印数大约与创办时期相等，一万一千册。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他推荐发表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影响，因为除了布庸和高茨不时写一篇文章之外，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目前都不怎么写了。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她的女权运动的革命同志们撰写的“日常性别歧视”专栏。她读其他人推荐的所有文章，她自己也推荐一些。她非常认真、坚定地领导着杂志。不过具体领导工作，实际工作——我们称之为“出一

---

① 法共与以密特朗为领导人的社会党联合提出的竞选纲领。

期”——是由布庸和高茨轮流担任的。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是要维持平衡，以免有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最终把他的路线强加给杂志。还要保留对完全由我们邀请的人编定的各期杂志的控制权——这样的期数相当多——同时又要给他们很大的自由，既然是我们请他们来的。一般说，进展顺利。

对我来说，《现代》在战后曾经很重要，然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又重要起来，六八年以后也有点重要性。总之，如果说我近来对它的关心不如过去，那是因为杂志已经取得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再作重大决定，除非作出破坏它的决定。不过我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的理由。其他人珍惜它，我以为这是一份好杂志，它有读者，它经常发表一些只有我们愿意刊登的文章。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引进一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年轻人以便改变这份杂志：那还不如去创办另一份杂志。

——一年来你以个人身分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若干问题上表了态。对国内问题你没有一次表态。你是否认为，假如左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你今天对于权力的反对态度会激烈得多？

——这很难说。假若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到今天他一定会与共产党人兵刃相见的。左派分子的阵容可能也会得到加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会反对社会党并与既反对社会党人、也反对共产党人的极左派组织保持联系。不过不可能知道左翼的一次胜利将会引起的社会运动能有多大力量。你不能要求我对假定的情况表态。就法国政治问题而言，我真的看不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目前法国的局面太糟糕了！近期没有希望，没有一家政党代表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

——一般说，你发表乐观的政治声明，即便你在私底下非常悲观。

——是的，我是悲观的。而且我的声明也从来不是非常乐

观，因为在每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涉及我们的社会事件中，我总是对它明显的或者还不很明显的矛盾很敏感；我看到错误和风险，看到所有能妨碍一个形势向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的东西。这上头我是悲观的，因为每一次确实都遇到巨大的风险。就说葡萄牙吧。我们今天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葡萄牙得到它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完全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是它同时面临最大的风险，可能受到挫折，要推迟很久才能实现。在总的方面，我这样想：要么人是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是完蛋了，他从未存在过，人们只不过是与蚂蚁一样的一个种类而已——要么人将在实现自由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他自身。当我考察个别社会事实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人是完蛋了。不过，如果我考虑到为了人成其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我想惟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全部力量去强调、去支持那些在个别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中能引来一个由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因素。如果人们不这么做，人们就得接受人是粪土。

——这正是格拉姆西[1] 说过的："必须带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去进行斗争。"

——我不会完全采用这个说法。必须斗争，这是对的。不过这并非唯意志论。如果我确信任何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都注定要失败，斗争就没有丝毫意义了。不，如果说我并非完全悲观，这首先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感到的要求不仅是我自己的，而且是任何人都有的。换句话说，正是我亲身体验的对我自身的自由的确信——我自身的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使我既要求一个自由的生活，又确信这个要求尽管其明确程度与自觉程度因人而异，也是每个人的要求。正在来临的这场革命将与以前的革命大不相

① 格拉姆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

同，它延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它将严酷得多，深刻得多。我想到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我把自己与全世界展开的革命斗争等同起来，所以法国目前的形势尽管不利，我并不因此产生更大的悲观情绪。我只是说，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斗争，人民的权力才能从资产阶级权力那里夺到部分果实，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成绩有限，但失败并非不能挽回，最终才能实现新社会，那时候一切权力都将被取消，因为每个个人都将完全地占有他自己。革命不是一个权力推翻另一个权力的时刻，它是一个漫长的放弃权力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担保革命会成功，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失败是命定的。不过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结果，你与帕斯卡尔一样打了一个赌。

——是的，不同的是我把赌注押在人身上，而不是上帝身上。不过，确实如此，要么是人垮台，——那个时候，人家只能说，在有过一些人存在的两万年期间，有几个人曾努力创造人，后来失败了——要么是这场革命取得成功，并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创造了人。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了。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确信，而是一项价值：这是自由把自身当作目的。

——这就要求有一个信仰。

——在一定范围内是的，因为不可能合理地确立革命乐观主义，既然只有当前的现实才是*存在着*的。何况怎样才能确立未来的现实呢？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这么做。我确信一点，就是必须搞彻底的政治。不过我不确信它一定会成功，要不然就有信仰了。我可以知道自己拒绝什么，我可以证明拒绝这个社会的理由，我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因此就应该彻底改变它。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不包含一种信仰，而是导致行动。作为知识分子，我能做的一切

是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就是说争取群众——加入为彻底改变这个社会而采取的行动。这正是我努力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说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既然未来尚未定局。

——你经历了这个世纪七十年的历史，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你目睹巨大的社会变革，你看到一些希望破灭了，另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希望出现了。你会不会说我们比本世纪初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处境里人的历险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可能性与过去一样大？

——我既说我们有所前进，我们开始走向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是说走向革命，又说风险与过去一样大。换句话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们比五十年或六十年前更乐观。不过，另一方面，我认为许多危险已经避免，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有所前进。如果你经历过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那几年，那时候我刚开始生活，你就会像我一样估量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大，而且看到这些变化是令人鼓舞的。

——变化令人鼓舞，尽管有上次世界大战的千百万死者，有希特勒的集中营，有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

——是的，你别以为埃及法老不希望杀死五千万敌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今天可以这样做，这个事实本身几乎足以使人产生乐观情绪：这标志着某一方面的进步。

——这并不妨碍受害者都是些个人，而他们蒙受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我完全同意：从个人角度来看，忍受到的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我只不过说，本世纪受害者的数字巨大也与世界人口增长有关，不必由此产生某种绝望情绪。

——你在政治上始终是诚实的吗？

——尽可能地诚实。有过一些场合，既然政治是那种样子，我可能支持一些我不太有把握的主张，不过我认为自己从未蓄意肯定与我的想法相反的见解。

——*即使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也如此？*

——说到这上头，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以后，我确实撒过谎。不过"撒谎"这个词可能太重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戈代我写完的，因为我患病，我刚在莫斯科住过医院——文章里说了苏联一些好话，其实我没那么想。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当你刚才还接受邀请在人家那儿做客，你不能一回到自己家里就把人家骂个狗血淋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怎样处理我与苏联、与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

——*你第一次到苏联去的时候，是否已经知道集中营的存在？*

——我已经知道，既然四年以前，我与梅劳-庞蒂一起揭露过这件事。负责接待我的作家们拿这个跟我开玩笑，他们说："千万别撇开我们去看集中营！"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斯大林死后集中营依然存在，尤其不知道这是古拉格群岛！那个时候西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你难道不担心有一天获悉中国也有古拉格？*

——人们多少已经知道一点了：你读过若望·帕斯卡利尼写的那本讲中国劳改营的书[①]！我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人

① 若望·帕斯卡利尼，汉名包若望，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曾在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任翻译。五十年代因反革命罪被捕，中法建交之际作为我国政府对法国表示的友好姿态被提前释放。他到法国后与一名美国记者合作写了一本书：《毛的囚徒》，讲他本人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经历。该书在西方有一定影响。

家带我参观几所监狱，不过这些监狱和有关的报导毫无相同之处，而我不怀疑有关报导。但是我想中国的集中营现象即便是可怕的，与苏联相比总要小得多……

——你不以为人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很不愉快的事件？

——我以为会的。所以不应该寄信仰于中国革命，也不能寄望于今天的任何一场革命。不过，再说一遍，这不妨碍你抱乐观主义。

——惟独在一个政治问题上你不顾一切保持毫不动摇的强硬态度，那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你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脱离你的战友们，使自己处于某种孤立境地。我认为总有许多人因为你这种独立的立场而感激你的。

——我不认为有人因此感激我。我觉得恰恰相反：两个阵营的每一方都希望我与对方破裂。但是我在双方都有朋友，我承认每一方都有正当权利。我知道我的立场纯粹是道义上的，但是正是这一类情况证明我们必须拒绝政治现实主义，因为政治现实主义导致战争。我想说，以阿冲突以及它在我感情上引起的波动，对我放弃政治现实主义是起了作用的。六八年以前我在某种程度上贯彻的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这上头，我确实与毛派有分歧。

——关于你的思想的影响，前不久我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使我有所体会。那一天我在蒙巴那斯塔顶上看下面的中学生游行队伍通过。一个约摸三十五岁的妇女，是塔上的工作人员，站在我身边。我们就讲起示威游行的事情。她是反对的，因为她不赞成任何反抗。她说，如果她不赞成任何反抗，那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她并非特别爱她的生活，但是她认为在她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她都有过选择，一直到她今天的境地。比如说她在十七岁上自由地选择结婚，中止了学业。她说

每个人都同我一样是自由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对他的境遇负责。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若干你最有名的提法。这个妇女可能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你的著作，她可能从你那里得到为她的忍让态度辩解的想法，对她你会说什么？

——我会对她说起异化。我会对她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需要解放自己，因此自由必须起来反抗异化。你跟她也是这么说了？

——当然啰，大致上我跟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她固执己见……

——既然如此，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结局怎么样？

——这一类谈话永远是这样告终的：双方就此分手。你知道，你必需非常爱一个人才能改变他。不过我刚才想问你的是这一点：你是否觉得：正是你的思想里传播最广的那一部分，即关于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概念，最能阻碍人们在政治上真正地觉醒？

——这是可能的。但是我想，当一部著作深入公众的时候，这类误会总会发生的。一个思想的最活跃、最深刻的部分，同时既是能带来最多好处的那一部分，又是能带来最多害处的那一部分，如果它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话。我确实认为一个关于自由的理论，如果它不同时解释什么叫异化，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摆弄，偏离正道，转过来反对它自己，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十分残酷地欺骗某一个不了解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并且相信自由是无所不在的人。不过如果人们好好读我写的东西，我不以为人们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我将在电视节目里，在政治领域说明我的观点。这将是最后两三次节目的重大主题之一。不过我将用明确的、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将不是哲学，至少这将不用哲学方式来表达。

——你以为你能说服人?

——我不知道。我将尽力而为。

——弗朗索瓦·乔治最近在《现代》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大致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的思想未能说服大家,想必是因为我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你也会说类似的话吗?

——这话说得好,大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但这并不证明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些思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叫人信服。人人都有灰心丧气的时刻。我想我在这种时刻也可能说这一类话。不过这样说既是过分抬举“大家”,——既然这里要讨论的是思想是否正确而不是大家怎么想——又是接受正确思想会马上取得胜利的看法——这同样是不对的。假设苏格拉底临死前讲过这样一句话,那岂非一大笑话!他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不过是在他死后很久。

——而你呢,你觉得你的思想产生影响了吗?

——我希望我的思想将有影响。我想人们自己对于他们的思想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过的重要性所知甚少,这种情况是件好事。

——读者写给你的信不说明一点问题吗?

——一个读者的信又能代表什么呢?况且人家现在不怎么给我写信了。有个时期,我收到许多信。现在几乎没有人给我写信。我对我收到的信也不太感兴趣了:就算有人跟我说他很爱我吧,这对我起不了大作用,这不说明什么。我曾与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通信,他们给我写信,我给他们回信。总有一天关系中断了,不是他们对我某一封回信不满意,就是他们突然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一切使我在收到一封看样子很诚恳的信的时候也不抱什么幻想。何况我收到不少疯子的来信,我不知道比如纪德这样一个作家收到的信件里,疯子来信是否占同样比例。至少对我来

说，从我开始发表作品起，总有几个疯子跟在我背后。我不知道这与我写的内容有关呢，还是所有的作家都会引起疯子向他们倾吐衷情或提出要求。《恶心》发表以后，许多人说我是疯子或者说我讲的是一个疯子的故事；这足以使某些人产生与我建立联系的想法。《圣冉奈》发表以后，我也收到许多同性恋者的来信，这只是因为我讲了一个同性恋者的事，而他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过我跟你说，虽然我有时还能收到一些信，我对它们已不感兴趣了。

——*你是否觉得，遇事冷漠，这就是到了老年？*

——我没有说我冷漠了！

——*还有什么东西使你真正感兴趣？*

——音乐，我已跟你说过。哲学和政治。

——*但是这让你激动？*

——不，不再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激动了。我把自己放在比较超脱的位子上……

——*你还想补充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需要补充一切，在另一个意义上，又什么都不需要补充了。说一切，因为相对于我们说过的话而言，还有所有剩下来的一切有待于用心发掘。不过这不是人们在一次答记者问里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每次接受记者采访都有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答记者问总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本来你确实还有许多话要说。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会想起那些话，而那些话跟你的答复恰巧相反。不过，说清这一点之后，我想作为我七十岁上的肖像，我们这次谈话是符合实际的。

——*你不至于像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临了说你“受骗上当”了？*

——不，我不会这么说。何况她本人，你也知道，她的意思

不是说她受到生活的欺骗，而是说她在写这本书[1]的场合里，就是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等等，感到自己受骗上当了，她这样解释是对的。至于我，我不会说这个话；我没有上过任何东西的当，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我见过一些人，好坏都有，——坏人只是对于某些目的而言才成其为坏人——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

——*总之，迄今为止，生活对于你是美好的?*

——总的来说是好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要责怪它的地方。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后这番声明看破一切的调子引起哈哈大笑，谈话就此结束。〕

——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

---

① 指《时势的力量》，加利马出版社1963年版。——原注

提倡一种处境剧*

伟大的悲剧，无论是埃斯库勒斯还是索福克勒斯的，或者是高乃依的，都以人的自由为主要动力。俄狄浦斯是自由的，安提戈涅和普罗米修斯也是自由的。人们自以为在古代戏剧中看到的宿命力量不过是自由的反面。情欲本身是堕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的自由。

心理戏剧，无论是欧里庇得斯、伏尔泰还是小克雷比庸[①]的，都宣告了悲剧形式的没落。性格之间的冲突不管有多少跌宕变化，永远只是几种力量的组合，而组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了。一个被各种情况凑在一起必定引向毁灭的人打动不了别人。只有当他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沉沦时，他的陨落才有伟大之处。如果说心理学不宜于戏剧，这倒不是因为心理学讲得太多，而是讲得不够。很遗憾现代剧作家在这方面仅是一知半解，却滥用他们的知识。他们不去表现意志，誓言和达到疯狂程度的骄傲，而悲剧的优点和瑕点尽在于斯。

所以，一个剧本的中心养料不是人们用巧妙的“戏词儿”来表现的性格，后者无非是我们各项誓言（发誓动辄发怒、毫不让

---

* 本文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街》杂志第12期，译自《萨特论处境剧》，米歇尔·贡塔与米歇尔·里巴卡合编，加利马出版社1973年版。

① 小克雷比庸（1707—1777），法国小说家，擅长心理分析。此处可能与他的父亲、剧作家老克雷比庸（1674—1742）混淆了。

步、忠贞不渝等等）的总体合成，而应该是处境。它也不是斯克里布[1] 和萨尔杜擅长的那种肤浅的复杂情节。如果人在某一特定处境中真的是自由的，如果他真的在这个处境中并且通过这个处境选择自己，那么应该在戏剧中表现一些单纯的、人的处境，以及在这些处境中选择自身的自由。性格是幕落以后出现的。它不过是选择的僵化和硬化，它是克尔恺郭尔所谓的重复。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作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处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我们；它向我们提出一些解决方式，由我们去决定。为了使这个决定深刻地符合人性，为了使它能牵动人的总体，每一次都应该把极限处境搬上舞台，就是说处境提供抉择，而死亡是其中的一种。于是自由在最高程度上发现它自身，既然它同意为了确立自己而毁灭自己。因为只有达成全体观众的一致时才有戏剧，所以必须找到一些人所共有的普遍处境。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作自我选择：你能这样做就赢了，剧本就是好的。每个时代都通过特殊的处境把握人的状况以及人的自由面临的难题。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安提戈涅需要在国家的道德和家族的道德中间作出选择。这一左右两难的问题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暴力的合法性的问题，行动后果的问题，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个人事业与历史常数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以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这些极限处境中选择那个最能表达他的关注的处境，并把它作为向某些人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介绍给公众。只有这样，戏剧才能找回它失去的引起共振的力量，才能统一今天看戏的各类观众。

---

[1]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作品甚多。

铸造神话*

我在报上读到有关卡萨琳·考奈尔导演的阿努依的《安提戈涅》[①]的评论时，印象是这部戏在纽约剧评家们的头脑里引起某种不自在。他们中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把一个如此古老的神话搬上舞台。另一些人指责安提戈涅这个人物缺乏生气，不可信，用戏剧行话来说是没有"性格"。我以为误会产生于剧评家们不了解许多法国青年剧作家虽说各人朝不同方向努力，没有一致的目标，却都在尝试去做的事情。

在法国有很多关于"悲剧回归"、"哲理剧复兴"的议论。这类标签容易引起混淆，概在摒弃之列。我们认为，悲剧是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臻于全盛的历史现象，我们毫无让它复活的

---

* 本文是萨特一九四六年第二次访问美国纽约期间的一次讲演的记录。这次讲演旨在向美国公众介绍德国占领期间和战后初期法国戏剧界的情况。它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的《戏剧艺术》杂志一九四六年六月号上，题作《铸造神话：法国青年剧作家》。后由米歇尔·贡塔回译成法文，收入他与米歇尔·里巴卡合编的《萨特论处境剧》一书。

① 据希腊传说，无意中犯下杀父娶母重罪的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弃位出走后，他的儿子埃台奥克勒斯和波里尼斯互争王位，在阵前决斗时双双毙命。俄狄浦斯的妻弟克雷翁继位，下令禁止埋葬波里尼斯的尸体。波里尼斯的妹妹安提戈涅违抗禁令，掩埋了波里尼斯，因而被克雷翁活埋处死。索福克勒斯之后，罗特鲁（1638）、阿尔菲利（1776）、科克多（1927）、阿努依（1944）、布莱希特（1948）都用这个题材写过剧本。阿努依的《安提戈涅》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在纽约首次演出。

愿望。我们也无意生产哲理剧，如果哲理剧指的是在舞台上图解马克思哲学、圣托玛斯哲学或存在主义而特意编写的作品。但是这两种标签都包含一部分真理：首先，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创新而是回归一种传统，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今天想在戏剧里处理的问题不同于我们在一九四〇年之前关注的问题。

两次大战期间人们理解的戏剧是一种性格剧，可能今天美国人还是这样理解的。戏剧主要关心的是性格分析和性格交锋。设置人们所谓的“情景”的惟一目的是使性格更突出。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剧本是对一个懦夫、一个说谎者、一个野心家和一个受压抑者的心理研究。有时剧作家努力阐明一种激情——通常是爱情——的机制，或者去分析一种自卑情结。

用这种原则判断，阿努依笔下的安提戈涅根本不具性格特色。她也不是按某种心理学说的定律发展的一种激情的简单依托。她代表一个赤裸裸的意志，一项纯粹的、自由的选择；人们不能在她身上区分激情和行动。法国青年剧作家们不相信人有共同的、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的“人性”，而认为它在一定情境影响下是会变化的。他们也不相信人可以受一种只能用遗传、环境和情境来解释的激情或癖好的支配。他们认为，有普遍意义的不是本性而是人处于其中的各种情境，也就是说不是人的心理特性的总和，而是他在各个方向遇到的极限。

对他们来说，人不应该定义为“有理智的动物”或“社会动物”，而应定义为一个自由的、完全不确定的存在，他应该面对某些必然限定选择他自己的存在。必然限定之一是他已经介入一个既有对他有利的因素，也有威胁性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他人中间，其他人已在他之前做出自己的选择，预先决定了这些因素的意义。他必须工作和死去，必定被投入一个已经先他而在，然而又是他自己的事业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举动都不容反

悔，他出牌必须承担风险，不管这个代价会有多大。所以我们深感有必要把某些情境搬上舞台，这些情境能照亮人的状况的重要面貌，使观众参与人在这类情境中做出的自由选择。

因此，阿努依的安提戈涅就可能显得抽象，因为与其说她被写成一个由某些影响和几桩可怕的回忆塑造定型的年轻希腊公主，不如说被表现为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在自己选定自己的性格特征之前无性格特征可言，在她不顾得胜还朝的暴君的禁令，确定以死亡为自己的自由的那一瞬间，她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同样地，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白吃饭的嘴》里，当沃塞尔市市长犹豫不决应该用牺牲一半居民（妇孺、老人）的办法来解救他被围困的城市呢，还是努力保全全体居民而甘冒全城生灵涂炭的风险时，我们关心的不是他耽于感官享受呢还是清心寡欲，他有恋母情结呢还是脾气暴躁或者生性快乐。当然，假如他鲁莽、无远见、虚荣心强或者胆小怕事，他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但是我们用不着事先安排好将迫使他做出不可避免的选择的动机或理由。我们更关心的是展示一个人的焦虑，这个人是自由的、充满善良愿望，他真心实意地努力寻求他应该采取的决策，他知道在决定别人命运的同时就选择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且不容反悔地决定自己将是暴君或是民主派。

如果我们之中也有人在舞台上表现性格，那是为了随即摆脱这个性格。譬如阿尔贝·加缪的《卡利古拉》一剧开始时，主人公卡利古拉[1] 是有性格的。人们相信他性情温和，很有教养，

[1] 卡利古拉（12—41），罗马皇帝（37—41 在位）。他即位七个月后忽然患了一场重病，病愈后性格陡变，成为嗜血的暴君，要求臣民对他像神一样崇拜。他最后遭刺杀。加缪的《卡利古拉》（1945 年首演）写卡利古拉在他的妹妹德卢西亚死后发现人生的荒谬，决心行使自己的自由以对抗人和神的秩序，否认善恶界限，倒行逆施。

而且他大概确实如此。但是，一旦皇帝得出世界是荒谬的这个可怕的结论，他的温良和谦让就突然消失了。从这个时候起，他选择自己做说服其他人相信世界的荒谬性的人，于是剧本便叙述他怎样完成这个计划。

在他所处的情境范围内自由无羁的人，当他为自己选择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同时也为其他人做出选择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剧本的题材。我们想用一种处境剧来代替性格剧，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经验中一切共同的情境，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至少出现过一次的情境。我们剧本中的人物的区别不是懦夫与吝啬鬼的区别或吝啬鬼与勇士的区别，而是行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权利与权利之间可以怎样发生冲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说，我们继承了高乃依的传统。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少考虑心理学。我们不去寻找“准确”的词以便突然揭示一种激情的发展，也不去寻找能使观众感到最可信、最不可避免的“行为”。我们认为心理学是最抽象的科学，因为它在研究我们的激情的机制时不考虑它们真正的人际背景，不考虑它们的宗教和道德价值背景，社会的禁忌和律令，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冲突，权利之间、意识之间和行动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激情是这个事业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这一点上回到古代希腊人的悲剧观念。黑格尔曾经指出，在希腊人看来，激情从来不仅仅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感情风暴，在根本意义上，它永远是对一项权利的确认。克雷翁的法西斯主义、安提戈涅的固执对于索福克勒斯和阿努依来说，卡利古拉的疯狂对于加缪来说，既是根源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感情激化，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意志的表达方式，它们旨在确认某些价值和权利体系，诸如公民的权利、家庭的权利、个人的道德、集

体的道德、杀人的权利、向别人揭示他们的处境可悲的权利，等等。我们并不排斥心理学，那样做将是荒谬的，我们只是把生活纳入戏剧。

五十年以来，法国最有名的作文题目之一是："请评论拉布吕耶尔这句话：'拉辛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描绘他们，高乃依描绘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我们以为这个判断应该颠倒过来。拉辛描绘心理学上的人，他以抽象的、纯粹的方式研究爱情、嫉妒的机制，就是说他从不允许出自道德的考虑或者人的意志改变它们必定的运动趋势。他的人物是他自己的精神创造物，剧本的结局是理性分析的结果。高乃依则相反，他在感情最激烈的时候表现出意志，从而写出了人的全部复杂性及其完整的真实性。

我讲到的这些青年作者都站在高乃依这一边。对他们来说，戏剧只有要求自己具有道德意义时才有能力表现完整的人。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戏剧应该图解行为准则或教给儿童们实用的道德，而是说应该用表现权利之间的冲突来取代对性格冲突的研究。一个斯大林分子与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之间谈不上性格冲突，一九三三年一个反纳粹分子和一名党卫军的冲突不是他们的性格；国际政治的难题并非源于各国领导人的性格；美国的罢工并不揭示企业家和工人的性格冲突。在上述各种场合，尽管利害关系有所不同，归根结底是人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和观念体系在对峙。

因此，我们的戏剧自觉地背离所谓"现实主义"戏剧，因为"现实主义"产生的剧本无非是拼凑一些失败、纵容和弃权不争的故事，它总是喜欢表现外部力量怎样压垮一个人，粉碎他，最终把他变成一个随风转动的风标。但是我们要求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区分事实与权利，现实与理想，心理与道德。

这种戏剧不是任何一种"论题"的依托，它不受任何先入之

见的影响。它只是试图探索全部状况，向当代人展示他自己的肖像，表现他的问题、希望和斗争。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戏剧描绘个别人，即便它描绘的是如同吝啬鬼、厌世者、戴绿帽的丈夫这样普遍的典型，它也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因为戏剧应该面向群众说话，应该对观众谈论他们普遍关心的事情，用每个人都能深刻理解和感受的神话形式表达他们的不安。

我的首次戏剧尝试特别幸运。一九四〇年我在德国当俘虏时，编写、导演并参与演出了一部圣诞剧。这部戏借助简单的象征手法瞒过了德国检查官的警惕性，直接对我的难友们讲话。它仅在表面上以圣经为题材。它由一名俘虏编写、导演，由几名俘虏绘景并演出，以俘虏们为惟一对象（以至后来我从未允许公演或出版这个剧本[①]）。它面向俘虏讲话，对他们讲述他们作为俘虏关心的问题。剧本无疑没有写好，演出也不成功。评论家们会说这是业余作者的作品，特殊情况下的产物。然而，我在这个场合得以越过舞台的脚灯向我的伙伴们说话，对他们讲述他们作为俘虏的处境。当我看到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专心致志时，我明白戏剧应该是什么了：它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集体的与宗教的现象。

当然，在这个场合我得力于例外的情况；你的公众被一项重大的共同利益、一桩巨大的损失或一个巨大的希望聚集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一般讲，戏剧观众的成分非常复杂。一位大实业家坐在一名旅行推销员或一名教授身边，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为邻，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这种情境对于剧作家是一种挑战：他必须创造他的观众，把所有这些庞杂的成分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在他们思想深处唤醒一个特定的时代、一

① 《巴里奥纳》，又名《雷电之子》，一九七〇年首次收入《萨特文集》，但从未公演。

个特定的群体的所有成员去关心大家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作者想利用象征手法，如果象征指的是用间接的或诗化的手法表现人们不能或不愿去直接把握的现实。今天我们很厌恶如梅特林克做过的那样用一只不可捉摸的青鸟来表示幸福①。我们的戏剧太严肃了，容不得这类幼稚的玩意儿。然而，如果说我们排斥象征剧，我们却要求自己的戏剧成为一种神话剧：我们企图为公众描绘关于死亡、流放、爱情的伟大神话。加缪的《误会》② 里的人物不是象征，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出远门归来的儿子。他们的悲剧经历本身足以说明问题。然而这些人物也是神话式的人物，因为使他们分离的误会可以代表所有使人和他自己、和世界、和其他人分离的误会。

法国公众没有看错作者的意图，某些剧本引起的争论可以证明这一点。以《白吃饭的嘴》为例，评论界没有局限于讨论剧情，剧情依据的本是中世纪经常发生的真实事件：评论家们在剧本里认出对于法西斯手段的谴责。……阿努依的《安提戈涅》也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此强烈的反应证明我们的剧本触动了公众，而且正是在他们身上需要触动的地方触动了他们。

但是这些剧本都是朴实无华的。既然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情境，我们的戏剧从一开始就表现情境即将达到顶点的那个确切时刻。我们没有功夫去做深奥的研究，我们不觉得有必要详细描述某一性格或某一情节的微妙演变过程：人们不是逐渐等待死亡

---

① 这里萨特指的是比利时著名象征主义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于一九〇八年创作的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剧《青鸟》。

② 《误会》的剧情发生在中欧某地。一对母女开了一家黑店，一心指望凑够一笔钱后可以出去看看外部世界。某日有一青年男子来投宿，母女俩害死他以后，发现他是自幼离家的儿子、兄长。

的，人们突然一下子面对死亡——如果人们是逐渐接近政治或爱情的，突然之际也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不允许你缓步前进。我们从第一场戏起，就把主人公抛到他们的冲突的中心，这就借用了人所共知的古典悲剧手法，即在剧情趋近结局时开始叙述。

我们的剧本简洁、强劲，围绕单一的事件展开；演员不多，故事被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时只有几个小时。所以他们遵循某种稍经改变的年轻化的"三一律"。只用一堂布景，上下场次数很少，人物满怀激情维护各自的权利，他们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特征使我们的剧本与百老汇花哨的幻想剧相距甚远。然而，其中有些剧本的朴实无华和高度紧张，还是得到了巴黎观众的赞赏。如今需要知道纽约是否会欢迎它们了。

既然我们的剧作者的目的是创造神话，把观众自身的痛苦放大了、丰富了以后再放映给他们看，我们的剧作者就摒弃现实主义作者念念不忘的想法，即尽可能缩短观众与演出之间的距离。一九四二年，加斯东·巴蒂[1] 导演的《驯悍记》上演时，舞台与大厅之间有一通道，以便有几个剧中人能走到观众席中来[2]。我们很不赞同这类设想和这类手法。我们认为一部戏绝不应该显得太亲昵。戏剧的伟大在于它的社会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它的宗教职能：它仍旧应该是一种宗教仪式。甚至当一部戏对观众谈论他们自己时，它也应该使它采用的语调和风格不但不能引起观众的亲昵感，反而增加作品与观众的距离。

所以我们关心的问题之一曾是找到这样一种台词风格：它极

---

① 加斯东·巴蒂（1885—1952），法国著名导演、戏剧理论家。

② 据我们所知，巴蒂从未导演过《驯悍记》，萨特想必是弄混了。除非他指的是费尔曼·热米埃一九一八年用同一手法导演的《驯悍记》，但是萨特显然不可能看过这一演出。——原编者注。

其简单，只使用日常词汇，但却能保持几分我们的语言古老的尊严。我们一致从剧本中排除离题的话、哗众取宠的演说和我们法国人所谓的“对答如流的诗意”：所有这类废话只能贬损语言。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用词尽可能精练，我们就能多少找回一些古代悲剧的气派。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每当我觉得这样一种语言适合人物的处境时，我就不禁止自己使用一个粗俗的说法、咒骂乃至黑话。但我力图通过对话的风格保持极端精练的表达方式、省略、突然停顿以及句子中的某种内应力，这些做法使我的句子一上来就有别于日常生活语言的随随便便。加缪在《卡利古拉》中应用了另一种风格，但是这种风格的简洁性和紧张性极其出色。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白吃饭的嘴》里使用的语言如此简朴，以致被有的人指责为干瘪。

德国占领时期，尤其是战争结束以来在巴黎形成了一种严肃、有道德性、带神话和宗教礼仪色彩的戏剧，产生了一批新剧本，其特点可以概括如下：这是一些简短、强劲、有时压缩为一幕长戏的正剧（《安提戈涅》演出时间为一个半小时，我自己的剧本《隔离审讯》为一小时二十分，无幕间休息），完全围绕单一的事件——往往是关系到某一种相当普遍常见的情境的权利冲突——展开，用一种明朗的、极端紧张的风格写成，上场人物为数不多，不是表现他们的个性，而是把他们投入一个迫使他们做出选择的情境之中。这些新剧本适应一个精疲力竭但是要求很高的人民的需要，对这个人民来说，解放并不意味回到富裕生活，他们只有厉行节约才能生存下去。

这些剧本的严峻性与法国生活的严峻性是一致的，它们的题材的道德意义和形而上性质反映一个民族的关注，这是一个同时进行重建和重新创造、正在寻求新的原则的民族。这些剧本只是

地区性情况的反映呢，还是因为它们采取了严峻的形式，从而能够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国家里得到人数更多的观众？在把它们移植到别国之前，我们应该坦率地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布莱希特与古典主义戏剧家*

布莱希特在某些方面和我们是一家人。他的作品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不应该妨碍法国人在其中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古老传统，即被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十九世纪埋葬了的传统。当代大部分剧本努力使我们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相反它们不在乎舞台上的事情是否启示真理：只要能使我们期待并且害怕剧终时的枪声，只要这一声枪响震耳欲聋，它与真理不相干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进入剧情”了。资产者欣赏学员的与其是表演的准确性，毋宁是一种神秘的属性，即“有戏”。谁有戏？演员有戏？不是的，是他扮演的人物有戏：只要白金汉在台上活龙活现，我们随他说什么蠢话都由他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只相信个别的真理。

我以为布莱希特既没有受到我国大戏剧作家的影响，也没有受到被后者视为楷模的希腊悲剧家的影响：他的剧本使人想起的

---

*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至二十一日，法国举办各民族戏剧节。作为该项活动的一个内容，出版了一本题为《布莱希特国际纪念文集》的小册子，本文即在此小册子中发表。

布莱希特于一九五六年逝世后，他生前领导的柏林剧团首次到巴黎演出《伽利略传》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在萨拉—贝尔那特剧院举行布莱希特纪念晚会，同时举行各民族戏剧节德国戏剧的首场演出。萨特出席了这个晚会。

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伊丽莎白时代[①] 的戏剧。然而他与我们的古典主义戏剧家和古代戏剧家有一个共同点：和他们一样，他有一种集体意识形态，一种方法和一个信仰；和他们一样，他重新让人置身于世界之中，也就是说置身于真实之中。于是真实和虚幻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与他们的剧作一样，被表现的事件自动揭露自己的*不在场性*：它发生在过去或者它从未存在过，真实性融化在纯粹的表象之中；但是这些伪装却为我们揭示了支配人类行为的真正法则。是的，对于布莱希特和对于索福克勒斯和拉辛一样，真理是存在的：戏剧家要做的不是*说出*真理，而是*表现*它。不求助于欲望或者恐惧的靠不住的魔法就把人指给人看，这一雄图无疑就是所谓的古典主义。布莱希特因为关心统一性，所以是古典主义者；如果存在一个总体的真理，戏剧的真正对象便是把社会各阶层和诸色人等搅拌在一起的整个事件，这个事件把个人的混乱变成集体混乱的反映，并以其急遽的变化揭示冲突和制约冲突的总的秩序。基于这个原因，布莱希特的剧本有一种古典主义的节约手法：当然他无意统一地点和时间，但是他去掉了所有可能使我们分心的因素；如果一些细节上的革新会使我们忽略整体，他就拒不采用。他一点不想过分激动观众，为的是每时每刻都留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去听，去看，去理解。然而他要对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可怕的妖魔：我们自己身上的妖魔。但是他不想在谈论这个妖魔时吓着我们；于是你看到这样的结果：一个既非现实却又真实的形象，缥缈少可捉摸，在这个形象里暴力、罪恶、疯狂和绝望都变成宁静的观照的对象，犹如布瓦洛说的“艺术模仿”的怪物。

①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期间，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的黄金时代。

是否应该认为，当人们在舞台上喊叫、施刑、杀人的时候，我们坐在观众席上无动于衷呢？不，既然这些凶手、受害者和刽子手就是我们自己。拉辛也对他的同时代人谈论他们自己。但是他留心只让人们看到拉开距离后缩小了的形象。他在《巴雅泽》序言里为把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搬上舞台而表示歉意："应该用与我们通常用来看待离我们很近的人物的眼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的悲剧人物。不妨说主人公离我们越远，我们对他的敬意就越大……时代离我们太近带来的不便在某种程度上因地域相距遥远而得到补偿。"这正好用来做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定义。因为在涉及嗜血成性的萝姍娜[1]时，拉辛所说的敬意无非是一种切断我们与人物的联系的做法。人们把我们的爱欲、嫉妒心和杀机展现给我们看，人们先把它们冷却了，与我们分开，变得不可接近，狰狞可怖。正因为这些情欲本是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自以为能控制住它们，正因为它们在我们力所不及的地方，带着我们在发现的同时予以承认的严酷性毫不留情地展开，它们就显得更加奇特。布莱希特的人物亦复如此：他们像巴布斯人和卡纳克人[2]一样叫我们惊讶，我们在他们身上认出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惊愕并不因此减少。这些滑稽的或悲惨的冲突，这些过失，这些畏葸行为，这些苦难，这些同恶相济的做法，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但凡能有一个英雄就好了：不管哪一位观众都乐意与这类优秀人物认同，他们在自己身上为大家实现了对立面的和解以及惩恶扬善。即便英雄被活活烧死或碎尸万段，如果夜色

---

① 萝姍娜，拉辛的悲剧《巴雅泽》的女主人公，土耳其苏丹王妃。苏丹统兵在外，派人回来处死他的弟弟巴雅泽。萝姍娜爱上巴雅泽，用心保护他。当她得知后者别有所爱后，就把他交给苏丹的使者。

② 巴布斯人和卡纳克人两者都是大洋洲的部落。

宜人，观众就会散戏后吹着口哨步行回家，心安理得。但是布莱希特不把英雄或烈士推上舞台。——要不然，如果他讲述一个新的圣女贞德的生平，我们看到贞德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们便无缘与她认同；相反，童年时代已萌发的英雄主义对于我们尤其高不可攀。这是因为不存在个人得救：必须整个社会发生变化；剧作家的职责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净化”作用。剧作家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布莱希特的剧本感动人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我们的感动很特殊：这是一种恒久的不适感，——既然我们是在静观不知结局的演出——既然我们是观众。幕落时这一不适感也不消失；它反而增长，与我们日常的不自在相汇合。我们不知道这一日常的不自在的存在，我们以自欺的态度带着它一起生活，我们回避它，而布莱希特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不自在照亮了这一日常的不自在。今天“净化”有另一个名称：它叫做“觉悟”。但是——在另一个时代，带着另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十七世纪《巴雅泽》或《费德尔》在一位女观众的灵魂里引起的平静但严厉的不自在难道不也是一种觉悟吗？因为这位女观众突然发现了人的情欲不屈不挠的法则。所以我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这个体现革命的否定性的莎士比亚式戏剧——虽然作者本人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好像是在二十世纪为重新追攀古典主义传统而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

作者，作品与公众*

《快报》：你为什么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我不是特别指这个剧本，而是想问，当你有话想说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戏剧来表达？

萨特：首先是因为我在完成那部小说①时遇到麻烦。第四卷应该讲到抵抗运动。当时不难做出选择——即便以后需要许多力量和勇气才能坚持下去。当时人们不是反对德国人，就是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是黑白分明的。今天——一九四五年以来——情况变得复杂了。也许做出选择时不需要那么大的勇气，但是选择变得困难多了。我不可能在这部以一九四三年为背景的小说里表现我们时代的进退两难。另一方面，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成为我的负担；我很难在完成它之前动手写另一部作品。

——你是否觉得，你通过戏剧比起通过小说能触及人数更多的公众？

——一个剧本演出成功，作者就触及人数更多的公众，至少当时如此。以后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出戏若能在一家

* 本文是值《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上演之际萨特的一次谈话记录，原题为《在萨特身边两小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的《快报》周刊上。与萨特交谈的是弗朗索瓦丝·吉罗，罗贝尔·康台尔，弗朗索瓦·埃瓦尔，克洛德·朗芝曼。

译自《萨特论处境剧》，加利马出版社《思想》丛书，1973年版。

① 指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此书只完成了前三卷。

大剧场连演一百场而不衰，那它就触及十万名观众。一本书有十万名读者却是少有的事……

——你的书有收入《袖珍丛书》的，印数已大大超过十万册……何况总有好几个人读同一册书。

——当然。不过你可以去看一个剧本的演出，也可以读剧本。你提到的《袖珍丛书》已经出了我好几个剧本。此外还有巡回演出和重演。

但是主要是问题的性质不同；销数不一定是衡量一本书成功与否的尺度。我知道有些杰出作品的印数不超过三、四千，但是它们至少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卡夫卡在法国不是畅销书，但是没有他，许多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戏剧是花钱的事业，必须立竿见影，所以它要求一个剧本不是马上取得成功，就是销声匿迹。这就意味着剧作家与公众的关系是不同的。一本书会慢慢地形成自己的读者群。一个剧本却必定是“戏剧性”的，因为作者知道他马上就会赢得掌声还是嘘声。它好比是一次性考试，没有补考。再说，一出戏就是击一猛掌：如果没有击中，它就反过来打击作者本人。在美国，近来在法国亦然，如果批评界的反应不好，戏票又卖不出去，演过几场以后剧场就会停演。一本书可以低声细语：正剧和喜剧应该高声说话。戏剧对我的吸引力正在于此：这一猛掌，这个洪亮的声音以及一夜之间失去一切的风险。这就迫使我换一种方式说话，这样就有变化。

——你认为去看你的戏的观众们期待你带给他们什么？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戏剧是公共事物，公众的事物，观众一入场，剧本就脱离作者了。无论如何，我的剧本，不管它们的遭遇如何，几乎都不归我掌握了。它们变成客体。这以后你会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就像威廉二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说的那

样。但是生米已成熟饭。

——这种情况对于影片是明显的，如果影片本来有一个意义。观众在“接受”影片时使它偏离其意义或者发现新的意义。但是对于戏剧来说，作者难道不能出来干预，改变导演手法，作一些修正，引向另一个方向？

——不能。作者面对自己的剧本突然发现魔鬼已做了手脚。说这是导演搞的，那又是演员们弄的，未免太简单了。一个剧本应该能够重演和在国外上演；它应该经得起由一些不完全符合角色要求的演员来演出。每个角色和整个作品都应该留有大小不等的变化余地。重要的是别的东西：首先是各场戏和各幕戏内部在成千件东西（人物的姿势、神态、行为，剧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布景、灯光等等）之间涌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关系。人们可以对这一切施加影响，但是不能做到尽如人意：一个客体正在形成，它的各项客观性质不由我们控制。

我在《魔鬼与上帝》里把大部分场景安排在黄昏或夜里。有一天，在彩排前最后一次排演时，我发现由于这些场景连续出现，这个剧本变成一出夜戏。而观众——不管他们是否高兴——在作者之前发现的正是这一点，即便他们没有说出他们的发现。

我还记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一场戏；亲德的民兵在一九四四年拷打抵抗者。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具体地表现肉刑，而是表现这两组人的关系及其冲突。再说导演兼演员维托尔及其他演员和我的关系很融洽。我们在排演时一直兴致很好。维托尔忙得顾不上吃饭，临到下场后才扑向一片三明治狼吞虎咽起来。因为他应在幕后发出受刑者的惨叫声，而他嘴里又塞满食物，这就使我们不太“相信”这场戏。后来，彩排那一天，有些观众觉得戏里这一时刻叫人无法忍受。我通过他们，而且我得承认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古典主义的审慎手法的真正价值：不应该表现一切。你知

道今天有些画家的说法：一幅画首先是一个客体。好啊！一出公演的戏，它首先是个客体。一个有其自身结构的客体。不过这个客体的出现有赖观众与作者的合作。

——你是否总是同意这种变化？

——不。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公众是一群人的集合。就是说，每一名观众在想到自己对戏的看法的同时想到他的邻座的看法。我上剧场，听到一出戏里有些对白可能大大冒犯与我见解不同的人，而我又猜到他们就在场子里时，我就不能完全自由地进行判断，我由于他们而感到不安。至于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想与他们同一党派、同一圈子或同一宗教的观众，他们也不至于觉得自己受到那么大的冒犯。从这种循环反应产生一个陌生的现实，谁也不能对之完全负责。

新闻界的作用由此而来。人们以为新闻界制造舆论，其实不然，他们只是解说和集中舆论。剧作家惯于指责新闻界使他们的剧本失去一部分观众。这里有误会：一家日报或一家周刊的专栏剧评家实际上是某一派观众公认的代表。只有当他的判断一般说都被读者们证实时，他才有威信。换句话说，事情好像是他猜到了将读他的文章的那个圈子的观众的意见，而他能做到这一点正因为他本人是其中一分子。

《脏手》公演时，人们大为赞扬弗朗索瓦·佩里埃和安德烈·吕盖，他俩也当之无愧。对于剧本本身的评价，人们却不无犹豫：它是不是反共的？极左派评论家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家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表态。后来，前者终于断定这个剧本是反对他们的党的，——其实我毫无此意——于是后者就鼓掌喝彩，这样一来前者就言之成理了。从此以后，剧本获得一个客观意义，我再也不能改变它。

——但是这以后你曾有机会把你的意图告诉公众？

——我是在沙漠里呐喊。在戏剧里意图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出来的东西。公众与作者在同等程度上创作剧本。当然，公众所处的时代，它的需要以及它特有的冲突起到制约公众的作用。举例说，人们曾把《科里奥拉努斯》[1] 看作一出反民主的戏，一九三四年法西斯分子特地到法兰西剧院为它鼓掌。相反，最近在米兰剧院的演出却突出了同一出戏批判性的一面，强调它研究独裁政体如何愚弄群众。话说回来，当然莎士比亚不是拿民主政体，而是拿合法的世袭君主政体与独裁者相对抗。

——这类变化是否总要发生？

——我以为或多或少要发生的。但是在戏剧史上的重大时刻，作者与观众之间曾有真实的一致性。这是因为观众带着程度不等的自觉性亲身经历着剧作者在舞台上展示的矛盾。如同黑格尔指出的，安提戈涅无疑代表了正在解体的大贵族世家与反对他们、在限制他们的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城邦之间的冲突。无疑雅典人深感自己被安提戈涅和克雷翁的冲突触及。所以当时戏剧有一个一致的公众。同样，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当英语不断丰富，绝对王权确立时，英国民族通过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意识到自身。

在我们这个时代，观众来自不同阶层，他们的利益有时极端对立，以致人们难以预料由他们组成的那个相当庞杂的公众的反应。无论如何，戏剧总的来说属于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同意戏票价格不断上涨，是他们在买票看戏，支持剧院。中产阶级乃至统治阶级内部冲突重重，以致戏剧展示的我们社会的形象如果取悦一部分观众，就可能得罪另一部分。妥协的结果是戏剧

---

[1] 莎士比亚写的最后一本罗马剧。科里奥拉努斯是傲慢、顽固的罗马首领。他能在战场上为罗马作出任何牺牲，却不能用妥协来博得罗马公民的欢心。

往往不去表现人与世界的变化，而是表现在一个恒久不变的世界里永远与自身相似的人。

举个明显的例子：《小茅屋》[1] 演了不下上千场，观众无不捧腹大笑。《小茅屋》到底是什么呢？人家会告诉你：把资产阶级三角恋爱即妻子、丈夫、情人的全部环境统统改变，把他们送到一个荒岛上去，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三角关系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下去。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照旧。在《可敬的克赖顿》[2] 里，我们看到仆人克赖顿的权威得到同船其他遇难者的承认，他赢得他们的尊敬，因为他是“最优秀的”。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可以改变？不。当人们看到远处出现一条船时，克赖顿决定搭船归国，回到他的低贱地位上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原样。这个鲁滨逊漂流记式的经历大概会使主人们由于仆人的德行而变得好一些。英国永远不变，这才是需要表现的。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世界在变，世界在改变人，人在改变世界。如果这不应成为任何剧本的深层主题，那么戏剧就不再有主题了。

——布莱希特在他的全部剧本中处理的不正是这个主题吗？

——确实如此。人们常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整体。其实不然。他诚然深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戏剧家，不管怎样他感兴趣的是个人的戏剧性遭遇。他只想表现，没有完全不受历史形势制约的个人遭遇，而个人遭遇同时也反过来制约社会形势。所以他的人物总是模棱两可的：他强调指出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矛盾，同时企图表现他们怎样创造自己的

---

① 《小茅屋》，安德烈·卢善的剧本，一九四七年在新作剧院公演，从此成为林荫道戏剧中最叫座的剧目之一。

②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喜剧（1903），一九二〇年首次用法文在法国上演。

命运。

我想到伽利列奥·伽利略。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我们看到他完全受他生活的那个时刻所制约。那个时刻新生的科学与传统、信仰、教会和贵族的利益发生严重的顶撞。而这个集科学于一身的人同时又是第一个背叛科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缺乏让皮肉受苦的勇气，尤其因为他不明白自己的命运不在这个世界的强者这一边，而是在为自身发展而需要科学，因而制约着科学的另一部分社会成员那一边。当时就是资产阶级。伽利略选择了主教与王侯的阵营，拒绝资产阶级给他的支持。所以伽利略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创造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他的错误只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得到解释，那时候科学家是贵族老爷或高级教士的一种仆人，所以他在创造将改变他自身状况的东西的同时却不认识自己的力量。

——那么布莱希特的作品又怎样免于被观众改变呢？

——首先因为，尽管东德观众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深刻冲突和内部张力，这一观众群是相对统一的。这个在建设中的社会——不管人们对它怎么想——为戏剧提供了有共同关注和抱共同希望的观众，而且与我们这里不同，他们不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平线。证据是，我们只是在布莱希特在别处获得成功时才理解他的剧本的艺术和意义所在。

——但是布莱希特写剧本时这个社会还不存在……

——是的。但是他真正获得成功是后来的事……

——你有把握这么说吗？布莱希特在德国，还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已取得成功。后来，纳粹时期，他在纽约取得成功。今天他在西德、瑞士和伦敦都取得成功。所以他超越了那个一致的公众。

——这话不假。但是请注意今天的布莱希特和当年巴黎公演

《三分钱歌剧》时的布莱希特之间的差别。我在战前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观看《三分钱歌剧》[1] 时，我们只见到所谓的社会讽刺。戏很有趣，迷人。好吧。可是我们完全不了解布莱希特的真正意图。二十年前，当我走出剧院时，——这就是公众对作品的改变——我认为这个剧本是无政府主义的：资产者统统烂掉了，警察局长是强盗；但是，另一方面，剧本把群众表现为一帮乞丐，把他们的领袖表现为欺骗他们的盗贼。我与当时的全体观众一样，看不到这一双重批判的积极方面……

——帕布斯特的影片在法国却被看作是“左翼”影片。这是对《三分钱歌剧》最通行的解释……

——因为人们抨击了银行家和警察。不过人们也可以从右翼抨击银行家。一切在于方式。当布莱希特能直接面对观众时，一切误会都消失了。他决定让观众也入伙，反正无论如何观众总在与作者合作，他就试图在这一合作中引导观众。一部剧本，这是人的活动形象，也是世界在人面前的形象。需要知道观众与形象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认为布莱希特想摧毁的，是参与关系，即资产阶级戏剧与观众的正常关系——古典主义戏剧又作别论。参与演出，举例说这就是多多少少把自身等同于剧中被害的英雄的形象或情人的形象……于是人们就害怕情人受骗或英雄在剧终时死去。

参与，这就是与形象保持一种几乎是肉体接触的关系，因而就不能认识这个形象。道理是一样的，当人们爱上一个人，对他产生强烈的激情时，人们不能真正认识他。

如果人们“参与”了，——这叫布莱希特为难——人们就在改变作品。

---

① 该剧于一九三〇年在蒙马特尔剧场上演，由加斯东·巴蒂执导。

一部戏里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革命家，他超越了自身的矛盾，在死亡中战胜了矛盾；对于这部戏，人们可以很有道理地说一个资产者也能参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感到不自在。因为归根结底，资产者可以与这个英雄认同，就像某些人说："我是主张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但是我尊敬英勇捐躯的民族解放阵线战士"那样，当这个左翼分子解决了自身的矛盾，为了某种理想社会而英勇牺牲时，观众可以说："我不赞成他希望来临的那个社会，但是我不由自主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能调和自身矛盾倾向的人的形象。我也有相互矛盾的倾向，——虽然是另一种性质的——而这个故事说明人们总能超越矛盾。"于是他散场时心情很好。他想必明白了，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处境中，超越总是可能的，因此他一面拒绝剧本的内容，一面对英雄主义的表现模式感到满意。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剧本的正面主人公不妨碍资产阶级观众。

布莱希特认为超越一个难受的、矛盾的处境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在历史运动中改变自身。他希望人们离开剧场时感到不自在，就是说从其起因上把握矛盾，但又不可能单凭灵机一动就超越矛盾。

——人们看完《答尔丢夫》离开剧场时，应该也感到很不自在……

——我认为古典主义剧作家与布莱希特的关系很清楚[①]；人们在古典主义剧作家那里能同时找到时空距离和间离效果。我不以为人们对奥尔贡或者欧米尔[②] 的命运特别感兴趣。答尔丢夫令人厌恶，但不至于引起极度反感。所以人们相当冷静。人们笑

① 参看收入本书的《布莱希特与古典主义剧作家》。

② 莫里哀名剧《答尔丢夫》中的人物。

得也有节制。主要是距离造成剧本的力量。

布莱希特想做到的，古典主义剧作家也想做到的，是引起柏拉图所谓的“一切哲学之源泉”，就是说把我们熟悉的事物当作陌生的事物拿给我们看，从而引起我们的惊奇。请注意，伏尔泰在他的小说中用过这一手段。只要让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出场就行了。以致人们先是笑，然后在散戏时想着：“啊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布莱希特戏剧的理想，是观众好比突然遇到一个野蛮部落的一批民族学家。他们走近这些野蛮人，大吃一惊，突然对自己说：野蛮人就是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一时刻，观众变成作者的合作者：观众在一个古怪的形状中认出自身，似乎这是另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使自己作为客体面对自己而存在，他看到自己但不认同，于是便能理解自己。

——刚才你说到剧本的动力应该是柏拉图式的惊奇。你以为戏剧单有这一项动力就够了吗？在观众与舞台之间有没有别的情感联系？要不然演出是否会显得冷冷清清？

——肯定如此。但是这并非布莱希特的本意。他只是希望观众的激动不是盲目的。说到底，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剧本的出色表演者，海伦娜·韦格尔演《大胆妈妈》时曾叫观众掉眼泪。

理想的做法是同时“说明”和“打动”。我不以为布莱希特认为这是个荒唐的矛盾，不可克服。讲故事时，一切取决于人们位于什么前景之下。要么人们采用永恒的观点：事情就是这样的，它将永远如此，女人永远是永恒的女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回到“人性”戏剧的老路上去，我把它叫做资产阶级戏剧。要么人们把故事看作正在开始的一个运动或正在进行的一场清算的信号。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或者更进一步，从未来的观点。《玩偶之家》在妇女解放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时就处理这一题材了，易卜生把自己置于未来的前景之下：他从未来的观点

看到这个专制然而无能的丈夫的垮台和娜拉的解放。

——这个未来是离现在很近的立即将来时。你在自己的作品里怎样看待这个立即将来时的引入?

——至今为止，我不怎么关心这个问题。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里我做了一些尝试。整个剧本都立足在一个既真又假的未来之上。隐居者的疯狂在于他为了不感到自己有罪，便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纪的见证人，向一个高级法庭陈词。当然他说的都是昏话，他讲的不是这个世纪的真实情况，但是我愿意观众多少也感到自己面对着这个法庭……或者只是面对着未来的世纪。

我们的世纪将受到审判，就像我们审判了十九世纪或十八世纪一样。它将在它以某种方式创造的历史上有一个位置，它将要求以客观的道德标准审判人们。我希望观众通过我的人物说的废话感到自己面对着这个法庭。

当然这一切都是一厢情愿。但是，如果事情能成功，观众就会产生滑向过去的印象。我试图让人们在意识到这个世纪正在逐渐离去的程度上感受我们的时代……就像人们每年年终时说的那样：一九五九年“不过如此”……但愿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

我希望观众从外部——这事情有点怪——作为证人去看我们的时代。同时又希望他参与其事，既然他在创造这个时代。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有点个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受到审判。

附 录

萨特生平、创作年表

罗新璋 编译

一九〇五

六月二十一日，让-保尔·萨特生于巴黎。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

其父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rtre）为海军军官，驻印度支那时染上阿米巴热病，于萨特两岁时去世。其母安娜-玛丽·施韦泽（Anne-Marie Schweitzer）携萨特去外祖父家。

萨特三岁时，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失明。

外祖父系语言教师，对萨特很宠爱，把他视若神童。萨特四岁时，即能连猜带蒙读马洛的《苦儿流浪记》（Hector Malot：Sans Famille），到七岁已读《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萨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是个"丑八怪"，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小朋友，"我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天地。对我说来，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我把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儿童读者悄然成为儿童作家，七八岁时，已会编写故事，发现自己的文学禀赋。"一直到十岁，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

一九一五

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六年级[①]。此前从未进过学校，概由其外祖父一人悉心施教。

一九一六

“我跟母亲像同龄人一样，相处得很好，从不分离。”四月，其母改嫁，萨特视为背叛行为，情绪颇受影响。

五年级时，与新来的同学保尔·尼赞（Paul Nizan）结为好友。“他跟我一样，也是斜白眼，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来更逗。”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

十一月，前往继父工作地拉罗舍尔。继父系造船厂工程师，由于文化素养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彼此不能投合。约瑟·芒希每晚亲自辅导这位饱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品的少年学几何和代数，漫长的辅导课时常以一记耳光告终；“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萨特把在拉罗舍尔度过的三四年，当作一生中最坏的几个年头。“我认为对我大有裨益，总之，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一九二〇

怕萨特在拉罗舍尔受“坏影响”，父母把他送回巴黎，继续上亨利四世中学，与尼赞重逢，两人形影不离。萨特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尼赞的文学趣味，偏好当代诸家，帮助萨特领略季罗杜（Giraudoux）、纪德（Gide）、瓦莱里（Valéry）等人的作品，一起阅读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和普鲁斯特（Proust）。思想方面，尼赞为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后来加入法共，萨特的思想当时趋于改良主义，“直到战争期间，

① 法国中学为六年制，最高班为一年级，六年级犹我国初一。

我才认识到，可以通过革命，建成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今的社会。”

一九二一

通过中学会考第一部分。

一九二二

六月，通过会考第二部分。学业优异，法文作文、哲学试题、拉丁文翻译等均获第一名。

暑假，与外祖父同游阿尔萨斯。秋天，为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与尼赞一起进路易大帝中学，读文科预备班一年级。

一九二三

读柏格森《给意识的直接材料》之后，对哲学发生兴趣。“我心想，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

读叔本华、尼采、霍夫曼斯塔尔等人著作。这时期，就像他的小说《恶心》里那个自学者一样，开始分门别类记下自己对艺术、美学的随感。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

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取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高等师范学院，对我说来，从第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的开始。在那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可以说过了四年快活日子。”

同学有保尔·尼赞、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梅芳-庞蒂（Merleau - Ponty）比他们低两班。在校期间，大量阅读，每年读书在三百本以上，包括文史哲方面艰深的著作，以期“成为最博学的人”。尤其热衷于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柏格森的著作；也读马克思，但不甚理解；对弗洛伊德有点格格不入；最喜欢斯丹达尔。时有“一人抵三个苏格拉底”（Mille Socrates）之誉，“我过分生活在别人对我的赞佩之中”。

结束时，参加当哲学教师的学衔会考，得第五十名，名落孙山。“我想别出心裁，结果不合人意……我懂了，下一年应当把

平平庸庸的内容，写得颇具创见似的。”

一九二九

准备会考口试时，遇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德·波伏瓦比萨特小三岁，后来成为萨特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虽然从未正式结婚。会考试题为：《自由与偶然》，萨特高中第一名，德·波伏瓦名列第二。

十一月，去服兵役，历时一年半，派在气象部门，是得力于雷蒙·阿隆：“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云层的一点点知识都教给了萨特。”

一九三一

二月二十八日，服役期满，得到品行端正的评语。

三月，委任为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员，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任教期间，屡去勒阿弗尔市天琴座大厅作关于德国哲学和文学专题（如乔依斯）的讲演。“到了勒阿弗尔，因为以前写过点小东西，心里想：此其时也，可以开始著述了。我真正写东西，是在那里开始的，一写就写了好久……”

暑假，与德·波伏瓦同游西班牙。

一九三二

读塞利纳（Céline）的《茫茫黑夜漫游》、李尔克（Rilke）的《马尔特·洛里兹·布里奇的札记》、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的《北纬四十二度》，印象至深。对精神分析学发生兴味，但比之弗洛伊德，更趋向于阿德勒（Adler），“因为阿德勒不把性的问题看得那么重要”。

一九三三

年初，读海明威作品。

九月，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为期一年，受业于德国现象学著名教授胡塞尔门下，研究克尔凯郭

尔、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的著作。"胡塞尔，是康德之后，最有力的德国哲学。"

一九三四

读福克纳、卡夫卡。

作研究生期间，完成《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第一期）和《论自我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Ego）（载一九三六年《哲学研究》）。

暑假，与德·波伏瓦游德国、奥地利、捷克。

十月，留学归来，继续执教于勒阿弗尔中学，结识德·波伏瓦的学生奥尔嘉·柯莎凯维契（Olga Kosakiewicz）。

一九三五

尼赞出版小说《特洛亚木马》（Cheval de Troie），其中一人物朗治颇具萨特的面目。

二月，为探索人的感觉，注射麦司卡林，感到抑郁疲惫，时常伴有种种幻觉，害怕自己要得狂病。这种现象持续有半年之久。

一九三六

出版第一本著作《想象》（L'imagination）。

想"重新创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萨特和德·波伏瓦请奥尔嘉·柯莎凯维契跟他们共同生活，不久"三重奏"失谐，德·波伏瓦据这段经历写成《女宾》这本小说。

当时，法国反法西斯统战组织人民阵线组成，萨特自称是"教授共和国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投票。但对人民阵线五月份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甚感兴奋。

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一事件，在我们生活里，有两年半时间一直占着突出地位。"

暑假游意大利。

十月，萨特和德·波伏瓦分别担任新教职：萨特去法国东北部的拉昂，德·波伏瓦到巴黎的莫里哀中学。

一九三七

七月，短篇小说《墙》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待决临刑的情景，写出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恐惧”心理。作品受到纪德瞩目，认为“是篇杰作，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作品了……当可寄大希望于作者”。

暑假去希腊。十月，到巴黎著名的巴斯德中学任教。

一九三八

四月，长篇小说《恶心》出版，获普遍好评。初名《忧郁》，一九三六年被加利马出版社退稿，后经删改，充实以在勒阿弗尔教书的经历，更名《恶心》问世。“我在三十岁上，露了一手，在《恶心》中——确是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二十六年之后，一九六四年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区区一本《恶心》真是无足轻重了。”

一九三九

二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墙》，十二月发表《情感理论初探》(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s émotions)。

五月，出席国际反法西斯大会，结识爱伦堡。

暑假在南方度过。

九月二日，应征入伍，仍在气象部门服役。“一九三九年九月里有一天，我接到应征令，只得前去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征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这一概念算是进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被火车

运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场“奇怪的战争”，对萨特是勤奋工作的年月。开始写长篇小说《不惑之年》，并在本子上记下许多哲学随感，成为日后《存在与虚无》这一著作的底子。

一九四〇

一月十五日日记上写道：“哲学在我生活中，足以克制战争带来的忧患、阴沉和悲苦的情绪。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但真的，生活和哲学在我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二月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这场争斗中将特立独行，决不追随任何人，别人愿意跟我，那就听便。”

三月，《想象的事物》（L'imaginaire）一书出版。

四月，去巴黎接受颁发给《墙》一书的民众小说奖。

五月十日，德国进攻法国，“一触即溃，我深感惊讶”。五月二十三日，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六月二十一日，未经交战，萨特就在洛林地区，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被俘。——那天正值萨特三十五岁生日。起初与一万四千名士兵一起关在巴卡拉，八月中旬迁至德国特里尔战俘集中营。圣诞节时，编写排演了一出取材于神话的戏剧《巴里奥纳》（Bariona），隐含进行抵抗的意思，号召教徒和非教徒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巴里奥纳》的排演赋予我致力戏剧的旨趣”。

一九四一

四月一日，诡称文职人员，凭借“右眼部分失明，方向感偏差”的证明获释。过了十个月战俘生活，萨特说，“在战俘集中营，重温了集体生活，这在离开师范学院之后还没有过……那里我喜欢的一点，是觉得自己是群众中一分子那种感情。可以无日

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相待。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事后对战俘营生活若有留恋，五三年夏去阿姆斯特丹途中，特地绕道去特里尔，向波伏瓦指点集中营的方位。

仍回巴斯德中学任教。“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与梅劳-庞蒂等人一起建立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知识分子抗战组织。处在法共与戴高乐派之间，妄想走第三条道路，加之成员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不久处于停顿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逮捕，于十月宣布解散。

秋天，到贡桃赛中学任教，一直教至一九四四年。写剧本《苍蝇》（Les Mouches)。德·波伏瓦说：“编剧是他当时惟一可行的抗敌形式。”

一九四二

紧张从事写作，经常去花神或圆顶咖啡馆写《存在与虚无》一书。

一九四三

年初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这是全国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并给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四月，出版三幕剧《苍蝇》；六月二日首演。“彩排那天，萨特在大厅里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报称：阿尔贝·加缪。”是为萨特与加缪订交之始。

十月，出版厚达七百二十二页的《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十年研究，二载成书，是部专供专家阅读的著作。此书仍以其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和方法为基础，但远远超出他们的统属，赋有更多的理性成分，自成新的体系。当时，评论界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一词，系基督教哲学家卡布里埃·马塞尔（Gabriel Marcel）于一九四二年首次创用。看到自己著作被归于存在主义范畴，萨特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

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一九四四

在沦陷时期，作家的身价凌越于教师的身分之上，于四月辞去教职，专心著述，筹办《现代》(Temps modernes) 杂志。

五月二十七日，《隔离审讯》(Huis clos) 首场演出。此剧展现一个萨特式的地狱——根据作者命意，我们每个人都在他人的目光底下苟活，处于从属于别人的境况里；"他人，就是地狱"，是剧中著名的哲理警句。——所以剧本最初曾拟以《他人》为题。《隔离审讯》显示出作者无可争辩的才华，萨特跨出巴黎文学圈，进入广大公众之中。

八九月间，在《战斗报》(Combat) 上发表报导抗击纳粹、解放巴黎的特写。

一九四五

出版独幕剧《隔离审讯》，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部：《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Le Sursis)。

当年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萨特表示拒绝。

一月十二日，美国战争情报署请八名法国记者访美，萨特以《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特派记者身分随团，有一架飞机专供记者团支配，几乎跑遍美国全国。会见许多逃难的法国文学艺术家，结识陶乐赫丝 (Dolorès Vanetti)。拜谒罗斯福总统，参观好莱坞。到六月份才回国。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萨特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四十岁，正是从青年时代转入成年时期。"走出战争年代，萨特声誉鹊起。"我们有责任为战后提供一种思想，"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战后现实，与梅劳-庞蒂和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和文学；《现代》杂志也因此成为存

在主义的重要论坛。萨特的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特别是“自我选择”、重在行动的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调。“人在世界上，除了靠自己，没有别人可靠。他孤零零一人，给扔在世上，面对无穷的责任，无援无助，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的；没有别的命运，除了他给自己铸就的命运。”“我们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作品。”一位作家指出，“萨特正在成为万千青年的精神领袖”。

秋天，萨特《自由之路》前两部出版，《现代》杂志（10月15日）创刊，德·波伏瓦《白吃饭的嘴》上演，萨特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一著名演讲。讲演定于十月二十九日晚八点半在古枞街中央大厅举行。当晚，萨特一人走出地铁口，见会场门口人山人海，心里想：“奇怪，这么多人，大概共产党示威来反对我的，”简直想转身往回走了。厅内拥挤闷热，晕倒十五人，踩坏三十只凳子，萨特终于成为有很高知名度的人物。一时“存在主义”一词大行其道。还有赶时髦的什么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式，存在主义狂游等。萨特那时候说，“人家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从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报刊上无一日不提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已成为一种存在。

十二月十二日，为了与陶乐赫丝重逢，再次赴美，游历讲学，一直逗留至次年三月。

一九四六

出版《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épulture)、《恭顺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犹太问题随感录》(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波德莱尔》(Baudelaire)。——《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本简明通俗的哲学著作，解释“我们所

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认为“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之中……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这本小册子，曾印行几十万册，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被奉为“存在主义的圣经”；并译成十八种语言。在《犹太问题随感录》中提出一个著名命题，认为“是排犹主义造出了犹太人”。

约翰·考（Jean Cau）时年二十，自四六至五七年，作为萨特崇拜者，任萨特秘书。

五六月份，去瑞士、意大利讲学。

《现代》杂志七月号上，发表《唯物主义与革命》（Le Matérialisme et la Révolution）一文，这是萨特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正而带欺骗性的学说”。此文发表后，与共产党关系一度紧张。法共《人道报》批判萨特的唯心主义，斥责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此同时，萨特著文谴责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有法西斯倾向，揭露政府进行印度支那战争，这样，与当权的资产阶级也反目成仇了。

十一、十二月，去荷兰游历。

一九四七

把报刊上发表的文字结集出版《处境种种》（Situations）第一集。为扩大影响，于十月二十日在电台开辟“《现代》论坛”，萨特等编辑部同仁均出席辩论。政府更迭，新上台的舒曼内阁下令取消，播出九期而终。

二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什么是文学》（Qu'est -ce que la littérature）这一文学理论著作，提出：“写作意在揭露，揭露为了变革。”

四月，著文为亡友尼赞辩冤，驳斥法共方面诽谤尼赞为叛徒的论调。

一九四八

出版七幕剧《脏手》（Les Mains sales），《处境种种》第二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啮合》(L'Engrenage)。

二月底，加入达维·胡赛（David Rousset）创建的奉行中间路线的“革命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这组织很快被视为“萨特与胡赛党”。萨特说，“我们的想法很朦胧，总的说来，是很多法国人想培植的第三势力的一种新形式。我们想推动政府协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在苏美之间进行调解。”

四月二日，《脏手》首演，极为成功，也招来共产党方面的疑忌：“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掉了。”《人道报》写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当局把此剧视为反苏宣传。十一月纽约要改编上演，萨特提出抗议。

夏天，去阿尔及利亚度假。

十月三十日，梵蒂冈教廷把萨特著作列为禁书。

一九四九

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ame），《处境种种》第三集，《政治谈话录》（Entretiens sur la politique）。四六至四九这四年，为萨特一生著述最多的年份，重要著作都出在这几年。

一二月份，在《战斗报》与卢卡契展开笔战，五月与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进行辩论。

夏天，与陶乐赫丝漫游墨西哥、危地马拉、海地和古巴。在

古巴，与海明威再次相见。两位大作家主要讨论版权、百分比、国外销售，很少谈到文学和存在主义。海明威夫人记起八月二十七日的晚宴，萨特及其女友欣赏的是酒菜，与海明威的谈话也未能满足她的期望："本希望他们对存在主义文学作个回顾和分析，哪知两个作家谈得像两个商人。"

革命民主联盟发起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组织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等活动。联盟只在知识界内略有影响，但面临冷战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力量之间难以存身，萨特于十月十五日辞去联盟内职务，整个组织也于年底解体。萨特写道："沉重的打击。有了新近这次经历，终于学会应采取现实态度。运动不能人为制造。"参加革命民主联盟前后十八个月，可谓哲学家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尝试，结果并不美妙。

一九五〇

为路易·达尔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一书作序，公开站在铁托一边，宣扬南斯拉夫经验。注意力转向历史和经济学方面，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

一月，与梅劳-庞蒂一起揭发苏联设置劳改营，表示反对。

春天，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五月，与陶乐赫丝中止交往；波伏瓦称，"这是惟一使我害怕的女人。"

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对局势看法上，与梅劳-庞蒂发生重大分歧。萨特在政治上无所适从。德·波伏瓦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共产党又那么偏执狂热，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一九五一

六月七日，《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首次公演，获极大成功。在解决知识分子与行动这一矛盾上，"我使自

己笔下的格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年内曾去挪威、冰岛、爱尔兰游历。

一九五二

《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原为冉奈作品写的一篇序，写着写着，膨胀成一本六百九十页的厚书。冉奈为一很有文采的窃贼，几次被捕，萨特曾声援过。“《圣冉奈》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拒绝服役，被捕并判刑五年。萨特一月份向当时总统递呈函件，请求给予特赦；因参加要求释放亨利·马丁的运动，与法共关系密切，对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一书中有所记述：“我说过，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完全是由于主观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产党反而会远离他自己寻找的真理。”萨特把自己五二年七月至五六年十一月这段时期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他说过，“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

萨特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加缪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加缪说萨特，“你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萨特在八月份《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中，比较彼此的异同，在肯定加缪文学道路中积极方面的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资产者”，一个自由派思想家。多年的友谊至此中断，彼此永不见面。

十一月，邀毕加索、卓别林一起去米雪尔·维昂 (Michelle Vian) 家吃饭，萨特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与她私人交谊甚为密切。萨特有什么会见，米雪尔均在场，有时担任英语口译。

十二月十二至十九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在开幕式上发言，视为西欧的代表人物。认为生平给他希望的三件大事是：三六年的人民阵线，四四年的巴黎解放和五二年的这次维也纳会议。

一九五三

出版《亨利·马丁事件》(L'Affaire Henri Martin) 一书，由萨特抄录有关文章并加以评论。“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

一月十五日，梅劳-庞蒂在法兰西公学首次讲课，萨特前去列席旁听。五月，因政见不合，梅劳-庞蒂辞去《现代》杂志编委职务。

七月，去罗马小住，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凯恩》(Kean) 一剧；以后几乎每年夏季都去罗马度假。结识作家莫拉维亚、画家枯图索等，还跟陶里亚蒂共进午餐，一边讨论理论问题。

一九五四

剧本《凯恩》出版。

二月，去比利时克诺克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遇布莱希特。

五六月间，为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画册《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作序；抗议政府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禁止苏联芭蕾舞剧团来巴黎演出；与雷诺工厂工人谈伏契克的《绞索架下的报告》。

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五月二十六至六月二十三日，应西蒙诺夫之邀，第一次去苏联访问，跟四五年访美一样，跑遍苏联全境，称“在那里，我看到了新型的人”，“特权是不存在的”，“批评自由在苏联是全面的”，等等。由于以前的积劳和宴席上饮酒过量，访问期间高血压发作，在莫斯科住院十天。归来后，在《解放》周刊发表五篇

热情洋溢的观感。

十二月，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

一九五五

六月八日，《涅克拉索夫》(Nekrassov) 首演。

六月二十八日，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遇卢卡契。关于这次会见，萨特说，"两个哲学家的讨论，几乎永远只达到他们的最低水平……如果你对某种哲学思想感兴趣，那么应该求诸其书，而不要求诸其人。"

六月，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一文中，指责萨特奉行"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九至十一月，偕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华访问四十五天，受到陈毅元帅接见。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文章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为建立一种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回国后，在十二月一日与八日这两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中国之行，是日后"第三世界的萨特"的第一次觉醒。波伏瓦回国后写了一本题为《长征》的书。其中说到："萨特和我的名字，除了两三位法国文学专家，对一般人都很陌生。报上提到萨特刚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传》，谈话者对这本书表示一种有礼貌的兴趣，接着就谈中国与法国的烹调。这种相互的不识，比政治上的歧见，更妨碍彼此的谈话。"

一九五六

剧本《涅克拉索夫》出版。

反对本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参加各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我们惟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十月末发生匈牙利事件。十一月九日接受《快报》采访时，萨特指责苏联出兵，说："法国共产党支持入侵匈牙利，我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并辞去法苏友协职务。《现代》杂志从十一月号起，以三期连载萨特长文《斯大林的幽灵》（Le Fantôme de Staline），宣称"将设法帮助法国党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

一九五七

一月，去波兰参加《苍蝇》首演，在波杂志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L'Existentialisme et le Marxisme）——后来出单行本时叫《方法论若干问题》（Questions de méthode），并冠于《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一书之前。萨特认为十七至二十世纪，共有以笛卡儿-洛克、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标志的三个哲学时代，在相应的历史阶段终结之前，那种哲学思想就是不可超越的。他的存在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旁边发展起来的，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等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因素（即存在的设想）当作人类知识的基础之日，存在主义就无复存在的理由了。"

夏季，克洛德·符（Claude Faux）取代约翰·考担任萨特的秘书。

多次抗议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使用酷刑，侵犯人权。

一九五八

五月三十日，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

一九五九

五月，接受弗朗西·尚松（Francis Jeanson）采访，表示赞同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

九月二十四日，《阿尔托纳的隐居者》（Les Séquestrés d'Altona）首演，获巨大成功。这第九个，也即最后一个剧本，有论

者认为是最深刻最抓人的萨特剧作。

一九六〇

一九六〇年，是萨特生涯里关键的一年。作家的形象慢慢淡出，斗士的姿态渐渐加重。频频出访，古巴见卡斯特罗，莫斯科谒赫鲁晓夫，南斯拉夫晤铁托，巴西利亚会库皮契总统。多的是照片，少的是作品。在传媒的渲染下，成为新的公众形象：法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国内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社会关系趋于紧张：萨特对一些人是替罪羊，对另一些人是正义后盾。

五月，《辩证理性批判》出版。该书写于五七年底至六〇年初，厚达七百五十五页。评论者认为，从书中可看出，当时萨特依然"徘徊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极左派之间"。

一月四日，加缪荒谬地死于车祸，萨特在七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撰文称："我跟他早已吵翻：吵翻，也无所谓——哪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从视线里消失。"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长存下去。

二月二十二至三月二十日古巴之行，与卡斯特罗建立私人友谊。回国后，以《糖的风暴》为题，在《法兰西晚报》发表十六篇报导，热情颂赞刚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

五月，应南作家协会之邀，去南斯拉夫访问，受到铁托元帅接见。萨特著作都不加删节译出，同时上演《隔离审讯》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这次出访，被戏称为"萨特作品的售后服务"。

应亚马多之邀，于八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访问巴西。

二月二十三日，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八月，萨特在《一二一人宣言》上签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可以不服从命令。九月，联络网成员的审讯工作进入高潮，正在巴西旅

行的萨特忽然“寄来”一信，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一边，支持联络网活动，当时反响强烈。十月，法国右翼分子为维护殖民利益，在爱丽舍大街游行时大叫“枪毙萨特!”十一月，萨特从巴西归来，并未因“一二一人”事件受到控告。据传戴高乐曾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

——萨特“来信”的秘密，在他死后已揭开：信由两个熟悉萨特文笔的人所拟，打字稿上的签名为漫画家希奈（Siné）所摹仿。萨特接受既成事实，走上积极斗争的道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奔走，直至一九六二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一九六一

五月四日，梅劳-庞蒂去世，萨特撰文，题为《遗憾，悔恨，怨尤》。

因反对秘密军队组织（l'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七月十九日住处被炸。

九月，为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指出：“殖民地人民要治好被殖民官能症，只有拿起武器来，把殖民主义者赶走。”

一九六二

一月七日，寓所再次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损失严重。

六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再度去苏联，遇西蒙诺夫、费定、沃兹涅先斯基、爱伦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从六二年六月至六六年九月，曾去苏联九次。跟翻译列娜·卓妮娜建立友谊，后来《文字生涯》一书即题赠给“Z. 夫人”，此题赠对法国读者意义不大，而对苏联人意义又太清楚了。据说，萨特每访一国，都结下一段情缘（trouver un amour-passion dans chaque pays qu'il visitait)。

七月九日至十四日，再次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和平和普遍裁军大会，以《文化的非军事化》为题发表讲话。

一九六三

年前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最后成立的是欧洲作家联盟，于八九月间在列宁格勒开会，萨特在会上作关于小说问题的讲话。会后游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十一月十二至十四日去捷克，结识捷克作家安东宁·黎姆(Antonin Liehm)。

一九六四

一月，出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文字生涯》(Les Mots)，半年之内，此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出版《处境种种》第四、五、六集。

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去苏联基辅、乌克兰、莫斯科、立陶宛、列宁格勒等地。

八月，著文悼念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萨特与陶里亚蒂长期来一直保持良好友谊。

十月十四日，从报上得悉自己有可能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曾致函婉谢，"希望自己名字不列入获奖者之列"；此信寄往"诺贝尔基金会"，工作人员未拆开即转瑞典科学院秘书长，而秘书长恰恰到外地作冬季运动去了。瑞典皇家学院于二十二日正式颁布授奖决定，萨特当晚即宣布拒绝接受："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客观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惟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奋斗……这种……交流可在人员与人员、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不必假手什么机构……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的成了这样一种奖金

……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后来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或许就给收买了。”

十二月十六日，法国作家在巴黎互助大厅就文学的作用与作家的任务为题进行辩论。萨特一出现，就全场欢呼，掌声雷动，但他的讲话，诸如文学是为斗争服务的，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云云，都是些老生常谈，令人失望，而对六十年代涌现的拉康学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则很陌生。萨特已显得是过时人物，莱维-施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拉康、福柯、阿尔杜塞等学术界新秀已呼之欲出。

一九六五

是年安德烈·毕依格（André Puig）取代克洛德·符成为萨特秘书。

出版《处境种种》第七集。三月十日，根据欧里庇得斯悲剧改编的《特洛亚妇女》（Les Troyennes）首次公演。特洛亚喻第三世界，敌人指欧洲。“我这剧本的主题，总体上是谴责战争，特殊意义上是谴责殖民战争。”

阿莱特·艾凯茵（Arlette El Kaïm），萨特一九五六年认识的一位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学生，于三月十八日正式过继为养女。

三月，为抗议美国侵越，“不到敌人那里去”，拒绝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

七月，去苏联小住，其间于十三至十四日赴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十月，去罗马参加欧洲作家联盟代表会议，被选为联盟副主席。

一九六六

五月二日至六月六日去苏，访雅尔塔、敖得萨、利沃夫等

地。谈话中表示不同意苏审判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

七月，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应人文学院和庆应大学之邀去日本旅行讲学。萨特著作已全部译成日文，大学设有专题研究，并对野间宏、大江健三郎、中野重治等作家有较大影响。飞抵东京机场，万头攒动，闪光灯亮成一片，萨特笑谓：生平尚未受到过这么多摄影机照相机的袭击。

一九六七

二月二十五至三月十七日，去埃及访问，受纳赛尔接见，长谈三个多小时；接着去以色列，到三月三十日结束。萨特捍卫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应有其存在权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

四月十三日致函戴高乐总统请求允准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十九日戴高乐复函婉拒。罗素法庭遂于五月二至十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萨特任执行庭长。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丹麦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亲自撰写结论部分，谴责美国总统等人为战争罪犯，并发表《种族灭绝者》(Le génocide)一文。

五月末，拒绝参加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对莫斯科公审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表示抗议。

一九六八

一月患动脉炎，未去哈瓦那参加文化会议。

三四月，承友人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夫款待，去南斯拉夫小住。

五月、爆发学生运动。五月六日，萨特即表明态度，全力支

持学生运动，出入大学校园及工厂，反对军警弹压。五月十一日，在卢森堡电台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五月二十日对巴黎大学造反学生讲话，谴责法共，认为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主义也谈不上"。并同学生领袖柯恩-邦迪（Cohn - Bendit）谈话。六月，总结学生运动的意义，撰《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和《五月的新思想》两文，与雷蒙·阿隆发生激烈争辩。七月，在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指责法共出卖五月革命，宣布支持共产党之外的革命运动。

苏联出兵侵捷之后，八月二十四日，正在罗马休养的萨特即宣称："我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去捷克参加《苍蝇》和《脏手》首演。

一九六八年后，萨特的精力主要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活动、忙于出席集会、发表演讲、签署宣言、出庭作证、递状请愿、会见记者、上街游行、叫卖报纸、散发传单，以及每星期一会见毛分子等。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曾五次受到控告。

一九六九

一月三十日，其母芒希夫人以八十七岁高寿去世。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继父去世后，时已四十岁的"普卢"（Poulou）与"小妈妈"恢复母子情好，常去母亲家坐半天或住一夜。

二月十日，参加一大学生集会，下面递条子："萨特，讲得清楚些，简短些。我们还有别的事要讨论。"萨特事后说，"我一开始就觉得我在那儿无事可做，他们要讨论的事也跟我无关。"已是神奇作家死亡的开始？

十一月，与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莫里亚克一起要求玻利维亚释放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勃雷（Régis Debray）。抗议苏联把索

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

一九七〇

为捷克作家安东宁·黎姆的《三代人》作序，标志着与苏联最终决绝。

四月，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和勒勃里（Michel Le Bris）被捕，萨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长。——萨特后来还担任《一切》《我控诉》《革命》等报刊的领导职务，倒并不是出于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而是想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激进派出版物免得查封或勒令停刊。五月二十五日，在互助大厅主持大会，抗议逮捕勒当泰克和勒勃里。六月十九日，因《人民事业报》上发表的文章，萨特被指控犯有诽谤罪。六月二十日和二十六日上街肆意散发报纸(distribution sauvage du journal)，受警方拘禁质询，随即释放。九月，为勒当泰克和勒勃里案件出庭作证："假如他们有罪，我比他们更有罪；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我也不比他们更无辜。"

年内，应邀访问越南，因在罗素法庭主持正义，受到几乎国家元首级的礼遇。

一九七一

五月《家中的低能儿——居斯塔夫·福楼拜》(L'Idiot de la famille, Gustave Flaubert) 第一二卷出版。"福楼拜花了我十年功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最后几年，注意力放在十九世纪，苦心孤诣探索创作现象，对拉康、阿尔杜塞等新学说，引不起他一点反响，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只是无言。对新思潮已是缺席者，外缘人。

四月，因古巴逮捕诗人埃培多·巴第亚（Heberto Padilla），与卡斯特罗决绝。

一九七二

出版《家中的低能儿》第三卷，及《处境种种》第八九集。萨特七岁即读《包法利夫人》，以后，在高等师范、勒阿弗尔和战争时期，多次阅读福楼拜。认为“福楼拜是我的反面，他的文学观与我正相反”。一九四三年即有意进行研究，五四年作具体计划，五六年开始执笔，六〇至七〇年，不断撰写，五易其稿，成书三卷，得二八〇二页，似还应有个第四卷谈《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是个隔板孩子（enfant-sandwich），兄妹均极聪敏，而他到七岁还不会看书。萨特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通过福楼拜作品和大量书信，探究天才勃发的原因。“我的理想，是让读者能感到、理解和认识福楼拜的品格，既是完全个人的品格，又是其时代代表性的品格。”

二月十四日，去雷诺工厂讲话，被持械者赶出工厂。二十八日去布洛涅-比扬古，调查年轻毛分子皮埃尔·奥凡奈（Pierre Overnez）在厂门口散发传单被杀事件。三月四日，参加奥凡奈葬礼。对地下毛派组织绑架诺格雷特表示赞同。“毛分子以其反强权的行动，已显示出是惟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还处于初期阶段，恰恰是最适合于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新形式。”接受毛分子“直接民主的观念”（conception d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一九七三

出版《处境剧》一书。

二月，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在一定程度上为赤军派活动辩护。

五六月份，双目濒于失明，无法看书写字，作为作家已经搁笔，但社会活动并未停止。

五月二十二日，萨特领导的《解放报》创刊。

夏天，去南方和意大利。

一九七四

五月，出版《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一书，收录七二至七四年间萨特与记者菲利普·加维（Philippe Gavi）和毛派活动分子彼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有关政治问题的谈话。彼埃尔·维克多本名为贝尼·莱维（Benny Lévy），七三年秋季起，成为萨特最后一任秘书。

五月二十一日，因视力和健康原因，辞去《解放报》及其他报刊的领导职务。

夏天，在罗马开始向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回顾生平的谈话，类似《文字生涯》一书的续篇。

十一月十五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提议，拟作二十世纪历史讲座十讲，在德·波伏瓦、加维和维克多协助下积极进行。

十二月四日，去西德斯图加特探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赤军派领导人巴迪尔（Andreas Baader），晤谈一小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对赤军派活动不表赞同，但强烈谴责监禁条件恶劣。西德报界对萨特深表不满。萨特后来说，"访巴迪尔是一次失败的行动。"

一九七五

六月二十一日，七十生日，《新观察家》周刊（6月23、30日及7月7日）刊登萨特的《七十岁自画像》。由于视力衰竭，行动不便，很少离开寓所，在家接待访客。萨特幼时学过钢琴，尤喜古典音乐，这时用较多时间于音乐欣赏。

九月，中止电视历史讲座的准备，"这实际上掩盖着一种审查措施"。

一九七六

出版《处境种种》第十集。发表关于自己生平记录片、《萨

特与金钱》、关于福楼拜、《耶路撒冷给我的荣誉》等谈话。与五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吁请苏联释放米哈尔·斯特恩医生。

一九七七

发表的谈话录有：《权利与自由》《萨特与妇女》《萨特与音乐》《权利与自由不是并头齐进的》等。

一月，与其秘书维克多说："今天，世人谈起我，就像谈起一个活死人。《福楼拜》之后，我已死亡，甚至还要早一点……我写还在写，看是没人看了。"

七月，勃列日涅夫访法期间，萨特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

十二月，在《世界报》发表《致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对话。

一九七八

二月，由阿莱特·艾凯茵和彼埃尔·维克多陪同去耶路撒冷，会见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

六月，出面要求政府撤消不准五月风暴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居留巴黎的禁令。

一九七九

六月二十六日，与失和多年的高等师范同学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见共和国总统，为越南"船民"请愿，要求政府救济难民。"我们过去为越南做了不少事，现在还有更多的事要做！"这是萨特最后一项重要政治活动。

十一月，《晨报》刊登《萨特谈左派：绝望和希望》一文，认为"政党是右派搞的一套，左派应该通过群众运动搞起来"。

年底，在欧洲一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记者问："依你看，今天谁家是脏手？""是苏联政府，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

一九八〇

一月，反对苏联政府放逐持不同政见的萨哈罗夫院士，号召各国抵制八〇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新观察家》周刊（3月16、23、30日）刊登萨特三篇谈话录：《希望，在今天……》《博爱与暴力》《犹太史和排犹主义》。存在主义在五十年代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六十年代进入行动阶段。萨特的哲学思想随着行动的碰壁和实践的否定而变易。他曾说，“战前，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人，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晚年思想变化更大，进一步否定“失望”“苦闷”等存在主义货色，“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活动都在追求一个未来的目标。主张用集体力量来改造社会。谈到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一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这三篇谈话录，由萨特和莱维共同署名，论者认为萨特秘书把自己思想强加给了萨特，萨特则坚称完全是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历程逸出我那些朋友的想法，逸出所有人的想法，包括‘海狸’（指波伏瓦）……”

三月二十日，因肺气肿住进布鲁塞医院，四月十五日晚九时逝世，终年七十五岁。一生著作五十余本，合一万五千页，被视为像伏尔泰和雨果笼盖一个世纪的人物。四月十九日出殡，下午两点从医院启程，数万群众自发跟随柩车，经过第十四区，经过萨特生前常出入的街道，全程三公里余，最后经由他最后的住处埃德加-基内街，送至蒙巴那斯公墓。世界舆论纷纷表示哀悼。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